#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〇一册目錄

史地類


| | | | |
|---|---|---|---|
| 軍人總傳 | | | |
| 河州景忠錄一卷附附記二卷 | 清 胡秉虔纂 | 藝海 | 一 |
| 革命家總傳 | | | |
| 陳張事略一卷附提要 | 明 吳國倫編 | 學海 | 一三 |
| 算學家總傳 | | | |
| 疇人傳正四十六卷、續六卷、三編七卷 | 清 阮元撰<br>清 羅士林續補<br>三編 清 諸可寶纂錄 | 文選 | 一七 |
| 文學家總傳 | | | |
| 唐才子傳十卷附提要、校勘記 | 元 辛文房撰 | 佚存 | 二四六 |
| 新倩籍一卷 | 明 徐禎卿撰 | 紀錄 | 二九五 |
| 吳郡二科志一卷 | 明 閻秀卿撰 | 紀錄 | 二九七 |
|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一卷 | 清 張泰來述 | 知不足 | 三〇一 |
| 名家詩鈔小傳四卷 | 清 鄭方坤撰 | 龍威 | 三〇六 |
| 名人總傳 | | | |
| 三輔決錄二卷 | 漢 趙岐纂<br>晉 摯虞注 | 二酉 | 三五〇 |
| 錢塘先賢傳贊一卷附提要、附錄 | 宋 袁韶撰 | 知不足 | 三六一 |
| 京口耆舊傳九卷 | 宋 撰人不詳 | 粵雅 | 三六九 |
| 浦陽人物記二卷 | 明 宋濂撰 | [illegible] | [illegible] |
| 國寶新編一卷 | 明 顧璘撰 | [illegible] | [illegible] |
| 廣州人物傳二十四卷 | 明 黃佐撰 | 嶺南 | 四二三 |
| 國琛集二卷 | 明 唐樞撰 | 紀錄 | 四八六 |
| 續吳先賢讚十五卷 | 明 劉鳳撰 | 紀錄 | 五〇五 |
| 百越先賢志四卷 | 明 歐大任撰 | 嶺南 | 五三四 |
| 三峯傳薰一卷 | 明 萬應隆著 | 涇川 | 五四九 |
| 前徽錄一卷 | 清 姚世錫錄 | 咫進 | 五五三 |
| 隱逸總傳 | | | |
| 高士傳三卷 | 晉 皇甫謐撰 | 逸史 | 五六三 |
| 紹陶錄二卷附提要 | 宋 王質撰 | 十萬 | 五七八 |
| 宋遺民錄十五卷 | 明 程敏政輯 | 知不足 | 五九〇 |
| 逸民傳二卷 | 明 皇甫涍撰<br>劉鳳補遺 | 夷門 | 六四〇 |
| 貧士傳二卷 | 明 黃姬水撰 | 寶顏 | 六五五 |
| 小隱書一卷 | 明 敬虛子著 | 硯雲 | 六六三 |
| 婦女總傳 | | | |
| 古列女傳八卷 | 漢 劉向編撰<br>晉 顧凱之圖畫 | 文選 | 六七二 |
| 婦人集一卷 | 清 陳維崧撰 | 海山 | 七〇六 |

ED55/01

后妃總傳　清　冒　褒注

勝朝彤史拾遺記六卷附提要　清　毛奇齡纂　藝　海　七一五


其他總傳

藏書紀事詩七卷㈠（卷一至三）　清　葉昌熾撰　靈　鶼　七三八

# 河州景忠錄

胡秉虔 撰



## 河州景忠錄

胡秉虔撰（仕履已見）

金山 錢熙輔 [illegible] 輯

蕪湖 韋遲煌 [illegible]明 校

宋

景公諱思立晉州人初蔭主渭州（今平涼府）治平砦以功知德順軍（今靜寧州治）熙寧五年建古渭砦為通遠軍（今鞏昌府）治使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知軍事以圖武勝（[illegible]武勝軍今狄道州治）部引兵築乞神平堡（在今渭源縣）吐蕃[illegible]穆衙



（舊作抹耳今據通鑑輯覽）結舒克巴（舊作木巴今據輯覽）等族入寇招率兵度竹牛嶺（在今狄道州）邀之斬首百餘級焚其廬帳洮西震動會木征（[illegible]本居河州[illegible]）宗祀（又作[illegible]今據輯覽）[illegible]爾復依其族黨保集抹邦山（在今狄道州南）朝廷詔公策應公遂以涇原兵出南路分遣諸將一擊[illegible]於南甲（在今狄道州南）一擊木征於鞏令城（吐蕃所築在今狄道州西南）[illegible]一會使不得動詔將大軍出東谷（河名出渭源縣西南流入洮河）徑趨武勝賊迎戰收首領怕約克（舊作[illegible]今據輯覽）遂餘衆悉降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尋升為熙州而木征亦敗公荷逆

[illegible]遂入河州获木征妻子韶上言公臨陣忠勇擢河州刺史兼河州團練使知其州（[illegible]）七年[illegible]襲殺伐木卒害小校七人以皆抵公詞不遜公怒會州將王凝攻之於踏白城（在今河州西北）伏發同時戰沒



案宋史公附公父泰傳後而[illegible]忠州防禦使與此不同又案舊臨洮府志云[illegible]以部去合宗哥首領青宜結鬼章（[illegible]）之衆寇踏白城思立戰死是踏白之役主兵入寇者仍是木征蓋河州久為木征所據故乘王韶入朝而思復其故地耳（[illegible]）是役也殺卒以誘公投書以激公惜公竟中其計也木征亦狡矣哉

种公諱朴洛陽人熙河鈐轄知蘭州誼子也紹聖中官熙河路鈐轄兼知河州[illegible]羌阿章率他族犯河州公至州方三日熙河帥胡宗回迫公出戰遇伏首尾不相應力戰沒於陣事聞贈雄州防禦使官其後十人

劉公諱惟輔涇州人官熙河馬步軍都監建炎二年金洛索（舊作婁室今據輯覽）既克秦州引兵犯熙河經略使張深遣公帥精騎三千禦之公留軍熟羊城（在今狄道州東）以千八百騎夜趨新店（輯覽注云在秦州西）金人恃勝不虞黎明軍遂至兵相接殺傷甚衆公舞矟直刺其帥哈富（舊作黑鋒）（[illegible]）洞胸墜馬死洛索遁走鳳翔西年金人復來侵（[illegible]）公時為熙河副總管擊敗之



殺五千餘人已而熙河陷公走匿山寺欲圖恢復其親信軍吏金師降公被執金人誘之百方不屈金人怒捽以出公瞋目曰斬即斬耳何捽為頓坐上王府曰國家何負於汝而遽降邪即不食不言而死所部亦多不屈事聞贈昭化軍節度使立廟成州（即今階州）致祭賜額忠烈

案省志作以河州觀察使為熙河副總管州志作馬步軍都監[illegible]衛不同考通鑑輯覽建炎二年書金人侵熙河部將劉惟輔擊敗於新店破之四年書金人陷熙河[illegible]亦云建炎二年以劉惟輔為熙河副總管四年金人犯熙河惟輔時為副總管擊敗之是州志所繫官舊銜而省志所繫者新銜也（[illegible]）

明

何公諱銘字德新州人河州衛指揮同知鎮南子也（省志州志皆作何鎮南[illegible]今改作）襲指揮同知洪武三十五年升授陝西都指揮同知永樂十年駐軍涼州衛遇虜戰沒

案州志云永樂九年征甘肅追虜至沙金城戰沒與省志異考通鑑輯覽永樂十年冬十一月涼州



酋[illegible]達哀（舊作老的罕）叛守將擊敗之虜達哀走赤斤蒙古衛（即今玉門縣）而沙金則與吐蕃接壤其時吐蕃勢稍衰無人寇之事故從省志

陳公諱琮州人（州志云[illegible]人）官河州衛指揮僉事成化四年領軍攻石城（在今固原州西北一百五十里）奮勇當先矢石交下死之

案省志云陳鍾蘭州衛左所正千戶成化四年從大將軍征叛賊滿俊於石城臨陣呼副千戶李廷恭力報國遂揮兵力戰同死於陣疑即一人琮鍾音近府衛稍異指揮僉事其附官乎省志不言河

州人早世也

妙公諱(州志云卑里人)州人官河州衛正千戶弘治十四
年領軍固原等處遇虜戰死贈指揮僉事
姚公諱霞州人官河州衛指揮同知升遊擊正德六年
領軍四川剿流賊力戰沒於陣
馬公諱琦州人(州志云本里人)官河州衛指揮僉事正德八
年領軍四川追剿流賊戰死贈指揮同知
馬公諱恩州人指揮僉事琦子也襲指揮僉事嘉靖元
年領軍洮州禦番賊戰死
何公諱勲字朝用州人陝西都指揮同知銘之孫也



襲指揮同知西寧洮州屢立戰功嘉靖九年戍甘州
同百戶孫福禦虜力戰陣亡事聞贈昭武將軍
蔣公諱繼勲(州志作繼勛)州人官河州衛指揮使嘉靖十一
年領軍甘州禦虜戰死事聞贈都指揮僉事
案世宗初年蒙古小王子數自河套入寇而小王
子部下酋長卜兒孩以內難奔據青海屢犯甘州
為南北患二公致身當在其時惜地無可考
黃公諱河秦州人(州志云本降夷)初官河州營千總屢立邊功
升寧夏遊擊遇虜力戰後中風死
案
國朝定制立功後在軍營病故者皆得入祀所在昭
忠祠顧遲其例公歿之年州志不詳
李公諱芳官固原遊擊劉公諱子都官遊擊(據郡國利病書)
(志)李公諱如玉官固原指揮魏公諱承勲官千戶(據郡國利病書)
李公諱國琦何公諱天爵賀公諱守義王公諱[illegible]
官俱固原官弁籍貫皆未詳萬歷十八年青海酋浩
齊(舊作火落赤今從輯覽)招撫據莽拉罕(舊作[illegible]今從輯覽)西
川謂固原鎮兵移屯防禦七月虜破老鸛闕突至雙
林堡既而知其有備遂逃大夏河搶刧將犯臨洮總
兵官劉承嗣督兵與戰於和政驛敗之虜走乐家山



承嗣率公等追剿斬殺甚多適值秋霖經旬不止虜
夜襲營公等八人同時戰沒事聞命立忠義祠(州志作祠)
(亡廟今據臨洮府志)於鼎古城春秋致祭
案天下郡國利病書萬歷十八年七月十六日遊
擊劉子都搜賊至十九原府自河西紅圍道路潛
入子都遇戰賊勢大衆力屈而死而劉承嗣
等未家山失利在二十七日以後與省府州志不
同
黃公諱命州人寧夏遊擊河秦子也官河州營千總崇
禎十年從參將賈邑(長安人)剿四川流賊於五丁峽
力戰沒於陣
李公諱絕龍州人官河州衛指揮摺授剿副總兵崇禎
十五年領軍從總督汪忠烈公(諱喬年字歲星浙江人)(國朝賜諡)
(忠烈)攻賊於河南襄城縣李自成自鄖城還救總兵官
賀人龍等不戰而走遂大潰公知衆寡不敵請忠烈
公率官兵入城拒守遂挺身出戰沒於陣
案公事僅見州志他書皆不載史稱與汪忠烈公
同時死事者有副將張國欽張一貫李萬慶



馬名顯而無公名殉節錄亦不及公宜表出之
等平忠烈公帥馬步三萬出潼關全軍覆沒身死
而名不彰者獨公也哉
朱公諱家仕字爾明號崑海州人貴州左布政使紳五
世孫也天啓元年辛酉科舉人崇禎元年戊辰科進
士授戶部主事仕至山西冀北道兵備副使駐大同
虛公坦白政治有聲巡撫衛忠節公(諱景瑗字仲玉陝西韓城人)
(國朝賜諡忠節)雅重之崇禎十七年正月李自成破太原將
北犯公與忠節公召集[illegible]發文
武衆僚屬盟誓協力守禦[illegible]侯祠下總兵
官姜瓖有異志邀之不至公獨哀形於色誓不與賊
俱生[illegible]及賊至[illegible]

其名[illegible]率左右[illegible]而出將赴義為瓖所殺公知
事不可為遂衣朝服憤數[illegible]闕再拜投井國家同
死者十有六人闔門殉城陷明史附見衛忠節公傳
國朝乾隆四十一年大學士九卿等奉
旨通考明季殉節臣民姓名事迹分別專諡通諡及入
祀所在忠義祠公得
賜諡節愍
國朝
徐公諱[illegible]奇旗人貢士官臨洮府監督同知駐河州
公諱[illegible]闕籍貫亦未詳官河州營遊擊王公諱廷熙陝



西咸陽人歲貢生官河州學正順治五年逆回米剌
印丁國棟等倡亂甘州河州回回王道宏等羣起應
之據城叛大肆殺戮公等同日遇害(州志云[illegible]烈則順治五年)
([illegible])
案河州營明設參將鎮守而總兵官駐臨洮有警
則調他處弁兵屯防協剿
國初改設遊擊順治十六年改設副將乾隆四十六
年改設總兵官
戴公諱守廉張公諱日興俱河州貢生龍公諱自齊河
州生員順治五年逆回之亂同日殉節
王公諱世德州人官臨洮兵備道([illegible])標中軍
守備順治五年甘州逆回米剌印丁國棟等倡亂臨
洮回回應之城陷公力戰遇害
案時臨洮兵備道為李公蘂飛奉天沙河堡人歷
任未及兩月遇變殉節
徐公諱進貴州人洮州營千總調征金川乾隆三十八
年六月隨大學士定邊將軍溫福營進次木果為賊
所襲力戰沒於陣事
國朝郵恩騎尉世職
關公諱信州人河州協標把總調征金川乾隆三十八

年六月攻木果木拒賊力戰沒於陣事
閩賜卹恩騎尉世職
馬公諱登魁州人寧夏廣武營把總調征金川乾隆三
十八年攻克斯當木一作谷力戰陣亡事
閩賜卹恩騎尉世職
李公諱仲祥州人循化營經制外委調征金川乾隆三
十八年木了山力戰陣亡事
閩賜卹恩騎尉世職
王公諱明州人西寧鎮標經制外委調征金川乾隆三
十八年攻美卡力戰陣亡事
閩賜卹恩騎尉世職
郭公諱啓供州人河州協標難蔭把總乾隆四十六年
循化同知所屬撒拉爾番回爭新舊教互相讎
殺總督勒爾謹傷蘭州知府楊士璣[illegible]赴循化
查辦並檄河州副將新柱旗人前往彈壓公領兵隨
往三月十八日出老鴉關抵白莊一作白莊子是夜逆回
蘇四十三等糾眾起事攻陷白莊副將新柱
倉猝被戕公力戰遇害事
閩賜卹恩騎尉世職
楊公諱天德州人河州協標經制外委乾隆四十六年



三月十八日撒拉爾逆回之難隨副將新柱在白莊
力戰遇害事
閩賜卹恩騎尉世職
劉公諱漢州人循化營經制外委乾隆四十六年三月
十八日撒拉爾逆回蘇四十三等糾眾起事攻陷白
莊公力戰遇害事
閩賜卹恩騎尉世職
韓公諱成華州人世襲管理珍珠打刺二族土務指揮
使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蘭州知府楊士璣赴循化查
辦撒拉爾逆回案調公同往十八日行抵起台堡



是夜逆回蘇四十三等已在白莊糾衆起事並殺副
將新柱官兵羅而公未之知也十九日早賊撲入
堡楊士璣遇害公手刃數人賊來益衆公受四傷罵
賊而死事
閩賜卹加銜一等承襲一次八十年奉
旨賞給恩騎尉世襲罔替
李公諱奇武威人河州協標守備署中軍都司乾隆四
十六年撒拉爾逆回起事白莊二十一日午刻突至
河州城下四面攻圍時副將新柱已在白莊被害城
中兵力單弱賊勢猖獗公與知州周植率居民上



城守禦殺大賊蘇四十三一個既而城陷公闔
署自焚事
閩賜卹恩騎尉世職
袁公諱尚仁□□□人河州協標守備乾隆四十六年撒
拉爾逆回糾眾圍城公竭力守禦城破自投城下而
死事
閩賜卹恩騎尉世職
朱公諱廷奇州人河州協標千總乾隆四十六年撒拉
爾逆回蘇四十三等起事白莊公聞信領兵五十餘
人前往老鴉關堵禦前行向賊已從山上越關而進
公急退入城竭力守禦賊登城公力戰遇害事
閩賜卹恩騎尉世職
徐公諱烈州人河州協標經制外委乾隆四十六年撒
拉爾逆回之難三月二十一日夜賊乘陰雨登城公
在城頭力戰遇害事
閩賜卹恩騎尉世職
莊公諱保字錦章號鳳山州人歲貢乾隆四十六年撒
拉爾逆回圍逼河州一日而城陷士民多自戕或易
服走匿公獨具衣冠端坐賊至大罵不絕遂被害事
定署知州謝梠據實詳報未蒙查辦閏三月部銓選





中府南鄭縣訓導四十九年公子杜登瀛呈懇題請
旌卹時忠烈嘉勇文襄王福康安總督陝甘蒙批兩
父子被害情殊可憫但事隔三年本部堂碍難具
奏仰候查明量加給獎以慰忠魂原呈發司旋蒙布
政司詳查得河州歲貢候選訓導杜鉌於乾隆四十
六年四月內據署河州知州謝梠詳報該員在城禦
賊被賊穿傷四處身故當經前司詳蒙前督批示飭
候咨部在案今伊子杜登瀛懇請查議但事隔三年
碍難請卹查該故員以捐資微員當賊猖獗之時奮
勇守城捐軀明志甚屬可憫應請仰邀憲慈給予旌
揚匾額字樣令地方官照並恭請憲銜以光閭里該
故員如有子孫現在讀書者咨河州設有書院並請
轉飭該州令於書院肄業按月給與膏火銀兩以示
優卹俾死者既獲旌閭生者亦荷恩育等語隨奉陝
甘總督福 給與烈士成名匾額
宋公諱廣文字鴻儒宋公諱文選字翰仙俱廩膳生員
呂公諱紹字敬承學附生皆州人乾隆四十六年撒
拉爾逆回之難分守城[illegible]城陷同日殉節
鄧公諱宜州人河州鎮標經制外委調征教匪嘉慶二
年三月在□□□金莪寺剿賊陣亡事



閩賜卹雲騎尉世職
丁公諱爾麦州人河州鎮標把總調征教匪嘉慶二年
九月在四川遂州徐家場一云巴州夾山坪剿賊陣亡事
閩賜卹雲騎尉世職
鄭公諱天爵州人河州城守營把總調征教匪嘉慶三
年二月在陝西西鄉縣捕旗山石梯坎剿賊陣亡事
閩賜卹雲騎尉世職
徐公諱選州人河州鎮標經制外委調征教匪嘉慶三
年二月在陝西西鄉縣插旗山石梯坎剿賊陣亡事
閩賜卹雲騎尉世職

王公諱孝忠州人甘肅提標把總調征教匪嘉慶三年
六月在陝西平利縣瓦屋梁剿賊陣亡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徐公諱士伏州人河州城守營經制外委調征教匪嘉
慶五年在文縣西園鄉剿賊陣亡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魏公諱品魁州人保安營經制外委調征教匪嘉慶五
年在成縣傅家鎮一云□□□子山剿賊陣亡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喬公諱福州人禮縣汛經制外委調征教匪嘉慶五年



在成縣傅家鎮剿賊陣亡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陳公諱五輔本西安駐防出旗寄籍河州官涼州大靖
營遊擊調征川楚教匪嘉慶六年三月在陝西城固
縣大壩剿賊沒於陣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郭公諱洪州人陝西商州營遊擊調征教匪嘉慶六年
三月在陝西城固縣大壩剿賊沒於陣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蔡公諱啟州人河州鎮標經制外委派征教匪嘉慶六
年在陝西城固縣大壩剿賊陣亡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馬公諱天喜州人循化營經制外委調征教匪嘉慶六
年在陝西城固縣大壩剿賊陣亡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李公諱景伯州人循化營經制外委調征教匪嘉慶六
年在陝西城固縣大壩一云小河口剿賊陣亡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周公諱孝州人河州城守營千總調征教匪嘉慶　年
在四川達州新灘剿賊陣亡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金公諱海州人陝甘督標經制外委調征教匪嘉慶
年在□□□兩河口剿賊陣亡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陳公諱宗顯州人循化營經制外委調征教匪嘉慶
年在陝西鄠縣景峪關剿賊陣亡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陝公諱有貴州人河州鎮標經制外委嘉慶十七年十
二月在擺江川馬厰追賊遇害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楊公諱永春州人河州鎮標把總調征教匪立功後在
四川□□四季坪軍營病故事
聞賜郵蔭監生
賀公諱明福州人河州鎮標把總調征教匪立功後在
陝西鳳縣軍營病故事
聞賜郵蔭監生
石公諱友伏州人岷州營把總調征教匪立功後在四
川□□軍營病故事
聞賜郵蔭監生
耿公諱昭榮州人河州鎮標營經制外委調征教匪立



功後在陝西安康縣鐵佛寺軍營病故事
聞賜郵蔭監生
錢公諱□州人河州鎮標經制外委調征教匪立功後
在陝西安康縣鐵佛寺軍營病故事
聞賜郵蔭監生
馮公諱文魁州人起台營經制外委調征教匪立功後
在四川□□四季坪軍營病故事
聞賜郵蔭監生
梁公諱錦州人鄜縣汛經制外委調征教匪立功後在
陝西平利縣軍營病故事

□□□蔭監生



[stamp]

河州景忠錄附記一

金山　錢　熙輔　次丞　輯

當塗　黃　安吉　子勝　校

胡杲虞尊

宋神宗熙寧中王韶克武勝城建為鎮洮軍尋升為熙州今狄道州是也後遂以熙河(謂熙州河州)與秦鳳涇原環慶為沿邊四路或稱河州為熙河者非(河州本漢枹罕縣晉時為前涼張駿所據分置河州)

宋史景泰傳云泰字周卿晉州人進士起家數與夏人戰以功仕至秦鳳路馬步軍總管李于思立熙寧中屢有戰功為引進使忠州防禦使知河州與董氈[illegible]部兵戰沒後贈忠州以左藏庫副使[illegible]州駐泊[illegible]部監[illegible]州夷人陷於羅[illegible]山下兄弟皆死王事人首與之[illegible]其地者[illegible]之[illegible]通鑑長編云熙寧六年王韶克河州復木征妻子此熙五之初入河州也王韶王兵耳又云韶既克河州會降羌叛回軍擊之木征以其黨復入河州韶進破和諸克密藏城[illegible]三十里羊[illegible]骨山[illegible][illegible]山南入洮州境道險舍騎步徙行或日至六七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此王韶之再定河州也案思立知河州當在王韶再定河州後[illegible]熙寧七年思立敗死踏白城時王韶入朝木征勢復熾上遣圖河州韶自京師還至興平聞之日夜馳至熙州或勸城守韶命擊之選兵得二萬人諸將欲趣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羌城(今寧[illegible])破西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築[illegible]分[illegible]





偽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拔柵去韶還屯熙州以兵圍西山繞踏白城後焚賊八十餘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降韶畀之從木征赴京師帝大喜以木征為營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木征雖降而董氈居[illegible]王城(舊作[illegible]城今[illegible])號令[illegible]明有宗六實[illegible]將青伊克結果莊(舊作青宜結鬼章今[illegible])戰[illegible]河州元祐二年[illegible]既死其養子[illegible]古[illegible]州行營將[illegible]首領誘[illegible]使[illegible]以[illegible]敘之遣居秦州聽招其子[illegible]及[illegible]

[illegible]以自臘月圍古乃上表謝罪

宋[illegible]十[illegible]宗哥[illegible]山環數云西羌明氏又盜有古涼州地說宥磨(即今西寧縣治)[illegible]子[illegible]死其子弱蘇下宰臨洮六處遼一日人多零丁一日宥宜結鬼章而人多零丁璟餘鬼章其亞也元豐末神宗詔諸將人多零丁欲擾王土既擒其國則彼用兵之際若旋踵之間豈無酋長狀者宜搜猛士如能殺之或生擒得者有官者白衣並拜觀察使不半歲有种誼彭孫得其歸降題入防人多零丁以其首獻詔拜彭孫觀察使於是自寧之勢孤未幾亦生得之屬元祐初也遂以其事奏



告裕陵(宋裕陵神宗陵)擒鬼章之功蓋多得一時名臣大士歌詠因大流播不知斯人多零丁此背唐所以亡也

明史西番諸衛傳云元封駙馬章吉為寧濮郡王鎮西寧於河州設吐蕃宣慰司以洮岷黎雅諸州隸之統治番眾洪武二年太祖定陝西即遣官齎詔招諭其酋長皆觀望復遣員外郎許允德招之乃多聽命明年五月吐蕃宣慰司使鎖南普以元所授金銀牌印宣敕來上會鄧愈克河州遂詣軍前降其鎮西武靖王卜納剌亦以吐蕃諸部來納款冬鎖南普等入朝貢馬及方物帝喜賜襲衣四年正月設河州衛命為指揮同知予世襲知院朵兒只汪家奴並為指揮僉事設千戶所八百戶所七皆命其酋長為之卜納剌等亦至京師為靖南衛指揮同知其儕朵加朵兒只為高昌衛指揮同知皆帶刀侍衛自是番目至尋以降人馬梅汪瓦兒並為河州衛指揮僉事十二年秋鎖南普及鎮撫劉溫各攜家屬來朝諭中書省臣曰鎖南普自歸附以來信義甚堅前遣使烏斯藏遠涉萬里及歸所言皆稱朕意今以家屬來朝宜加禮待乃賜米麥各三十石劉溫三之一

通鑑輯覽洪武十年夏四月遣鄧愈帥師擊吐蕃平之注云初鄧愈克臨洮遣員外郎許允德招諭吐蕃諸族而以指揮使韋正(字正卿[illegible]州人本姓[illegible])守臨洮會吐蕃來寇正擊降之(吐蕃屯洮河[illegible]正率兵往禦時河水未冰不能進忽有冰如[illegible]正履冰上流下[illegible]造之河冰遂合正疾渡直擣[illegible]督敢大驚以為神遂投戈降[illegible])[illegible]而允德還元吐蕃宣慰司何索洛穆布(舊作何鎖南普今改)請取門[illegible]領將武靖王伯納呼(舊作卜納剌今改)亦以諸部來降遂移正使守河州[illegible]番所部往往殺掠番蠻貢使帝命愈為征西將軍偕都督沐英討之分兵三道深入至崑崙山俘斬萬計留兵戍諸要害而還



康熙四十六年州志云何鎖南幼好習弓馬元末任土番等宣慰司洪武三年衛國公鄧愈領兵至境鎖南率眾歸附太祖嘉其誠授河州衛指揮同知賜姓何氏弟汪家奴(明史作汪家奴)授河州衛指揮僉事次子何敏授錦衣衛指揮僉事與眾[illegible]龍命誥命五年命中書勞西域指揮敕曰君子守信以義存仁所以仁者盛義者興此理道之行者也今西河指揮何鎖南自歸附以來信義甚堅前遣命往烏斯宣布朕命遠涉萬里不憚勞苦至烏斯所言朕命如敕今年以家小來

京合知[illegible]行使定[illegible]其税下程米三十石麥如之其
鎮撫劉[illegible]官職雖微心亦懷誠音屬赤至下程米一
十石麥亦如之 [illegible]

[illegible]

武天下郡國利病書云洪武二年大將軍徐達帥
諸將西征吐蕃克河州招諭吐蕃元帥何瑣南普化
鬼六等納印請降 [illegible]

[illegible]
卜剌[illegible]否 追元豫王至西黃河抵黑松林破阿撒
元子於河州案參遺克河州即明史及輯覽所云鄧
愈克河州也蓋此時徐達爲大將軍而李文忠馮勝
鄧愈湯和皆其副耳其實徐達度隴克秦州下伏羌
寧遠入鞏昌臨洮李思齊降 [illegible] 鄧愈即出[illegible]
定平涼圍慶陽以張思道兄弟在慶陽也 [illegible]
[illegible] 鄧愈乃自臨洮西遲豫王遁
河州鑑覽亦云徐達自臨洮下蘭州豫王走元豫王遁
收其部落[illegible]以主兵故邪[illegible]



谷應泰明朝紀事本末云洪武六年秋八月丙子河州
土門峽凝暫千戸王才戰死案此事他書無見然考
斯時蒙古尚未竄入青海所謂凝暫當吐蕃不遠耳
所以十年復有鄧愈征西番軍之命也

明初設布政使司以轄府州縣設都指揮使司（通稱都司）以
轄衛所洪武五年設河州府領寧河縣七年建陝西
行都指揮使司（通稱行都司）於河州十二年省府縣改置
河州衛行都指揮使司移駐莊浪二十六年又移駐
甘州

舊志十八年劉兵劉承纘[illegible]於和政驛時臨洮

兵備道鄭雜贊在城上督戰見寇中如有漸兵助聲
因獲大勝逆匪修武順王廟見臨洮府志

石城在今固原州西北一百五十里（實錄云固原州始置於明故原州城陷故爲固原以此城爲州）即唐之蕭石堡城也（紀要云圍本作故時以名州）
紀事本末云在亂山中四面峭壁數十仞無徑非引
繩不可登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山樹皆懸高二三
丈城中有數石池可汲池外設棧道下築小城護之
前有小山高數仞如拱璧狀山後悉築牆高二丈五
六尺各留小門僅容單騎城外皆亂山蓋昔人避之
避亂者成化四年滿四（又名滿俊等）被捕急遂激衆爲變

破開成縣在今固原州西南四十里（元四年方輿紀要云故開成府治四年廢開成州徙縣于此）入殺官吏叛據石城者元平涼衛千戸其部落散處開城

[illegible]



不數月衆至數萬西安巡撫陝介延綏巡撫王銳調
兵寧遠伯任壽甯義伯吳琮各率所部兵討之多敗
績賊益猖獗（宗被命李往此時）事聞遣介等而命都御史項
忠（注）督左右京營兵并發陝西三邊兵五萬人往討起大理
寺少卿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爲都御史巡撫陝西協剿十
月先後至固原分六路進兵伏羌伯毛忠（名鋭時年七十五）督精銳先登擒斯甚衆爲流矢所中還至半
山而卒劉玉亦被圍項忠親斬退縮千戸一人以徇
衆不敢退玉得免復數十戰賊大衄會天大雪忠等
慮賊乘凍渡河與套寇合乃督兵直薄城下作長圍
困之育協虎狸者最驍悍夜出汲被擒諭之願遊許
以不死虎狸願爲內應忠解所東金帶約賜之玉訓
刀與虎狸縱之歸誘滿四出戰伏兵四起遂就擒賊盡



殲乃毀石城立石紀歲月於山

洪武三年元順帝殂於應昌子阿裕錫哩達喇（舊作愛猷識理達臘）今嗣十一年阿裕錫哩達喇卒子特古斯特穆爾（舊作脫古思帖木兒今改）嗣二十一年特古斯特穆爾爲其下伊遜岱爾（舊作也速迭兒今從輯覽改）所弒而立額特穆爾（舊作）其後鄂勒齊（舊作）不復紀年後額特穆爾被弒有鄂勒齊
赤（今改）者篡立稱汗遂去國號稱韃靼永樂七年
知院阿魯台弒鄂勒齊迎元裔布尼雅錫哩（舊作本雅失里）
今立之後爲衛拉特馬哈木所殺阿魯台復立阿
台王子後爲托克托布哈所殺

托克托布哈立托克托布哈而奉之正統間托歡死其子額森（舊作也先今從輯覽改）稱太師淮王可汗亦宗[illegible]所立汗也宣德九年馬哈木子太師
托歡殺額森弒知院阿魯台欲自立爲汗衆不可乃
立托克托布哈而奉之正統間托歡死其子額森（舊作也先）
多托克托布哈雖爲汗兵較少阿拉（舊作阿剌）知院
兵又少景泰二年額森遂殺托克托布哈四年自立
爲汗以其次子爲太師五年額森爲阿拉所殺未幾
韃靼部保喇（舊作孛來）復殺阿拉求托克托布哈子
穆爾格爾（舊作麻兒可兒）立之號小王子此稱小王子



之始其後相繼多稱小王子

通鑑輯覽云元自順帝北去阿裕錫哩達喇特古斯特
穆爾皆其子孫承繼國號尚存至鄂勒齊布尼雅錫
哩等以遠族相繼宗支改號稱韃靼後衛拉特漸強諸
部稍攜日尋攻擊如托克托布哈額森及小王子等
皆弒逐併吞無復君臣之分自與順帝嫡裔有殊
（本托歡太師之子額森數傳至擴廓帖木兒之後有巴圖孟克太師遂統其部故巴圖孟克稱小王子不可考傳者相承所云爲小王子也）

明史云西寧即古湟中其西四百里有青海又曰西海
水草豐美番人環居之（漢名鮮水又名卑禾羌海又名允谷）

[illegible]……七入百里云。其務畜牧，日益蕃滋。正德四年，蒙古部酋亦不剌及阿爾禿斯[illegible]叛其主，擁衆西奔，暾知青海饒富，襲而據之。[illegible]大肆焚掠，番人失其地，多逃徙，其留者不能自存，反為所役屬。自是甘肅西寧（[illegible]）始有海寇之患。九年，總制彭澤集諸道軍，將擣其巢，寇聞知之，由河州渡黃河，奔四川，出松潘



茂州境，直走烏斯藏。及大軍引還，則仍返海上。惟阿爾禿斯遁去（[illegible]）。嘉靖十一年，甘肅巡撫趙載等言：亦不剌據海上已二十餘年，其黨卜兒孩（[illegible]）獨傾心向化，求帖木哥等屬番求納款，宜因而撫之，或俾之納馬，或令其還貿，或授官給印，建立衛所，為我藩籬，於計為便。疏下兵部，會河套吉囊（[illegible]）[illegible]，卜兒孩一枝斂衆自保，由是納款之議寢。二十年，卜兒孩求金牌，貢馬求款，兵部言宜賜敕諭，通貢西陲大利，乃止獻馬及金牌，未有如往歲遣子入侍、酋長入朝之請，未可遽許，宜令督撫臣偵察情實，道條制馭之策以聞。會寇勢漸衰，番人亦漸復業。其後寇彼北部俺答（[illegible]）狙撫諸番[illegible]三十八年，攜子賓兔（[illegible]）、丙兔等數萬衆遁據其地，卜兒孩竄走，遂縱掠諸番，已引去（[illegible]）。西寧[illegible]草入牧，至四十年以中[illegible]兒孫青海臨殷中，俺答受封順義王，修貢[illegible]



[illegible]



烏斯藏僧有稱活佛者，諸部多奉其教。丙兔乃以焚修為名，請建寺青海，帝許之。既得請，又近脅番人，使通道松潘，以迎活佛。四川守臣懼，遣乞命俺答，約束其子，毋擾鄰境。俺答言丙兔止因甘肅不許開市生亂，又甚遠艱難，恐禁令不能盡制，宜大總督方逢時亦言開市，促丙兔歷二年，許丙兔市於甘州，賓兔市於莊浪，歲一次。既而寺成，賜額仰華。自丙兔據青海，有

切盡台吉者（[illegible]），河套酋吉能（[illegible]）之子（[illegible]），從俺答從掠也，從之而西，略擾番人，不得志，遂從俺答往，助俺答攻瓦剌，乃假迎活佛名，擁衆西行，既恐瓦剌戰敗而還，乃移書甘肅守臣，乞假道赴烏斯藏，守臣不能拒，遂邀甘肅而南，會諸酋於海上。八年春，始以活佛言東還（[illegible]）。[illegible]答歸，兒子永孫卜[illegible]，遂留居青海。八月，丙兔率

[illegible]與掠番衆內地人畜。詔絕其市賞。俺答聞之，懼，會切盡乃歸還所掠，執為惡者六人，自罰牛羊七百以獻。嘉其父恭順，賚之綵幣，以牛羊賜其部人，為惡者付之自治，仍許貢市。俺答益感德。而火落赤侵掠不休，守臣撤切盡台吉約束之，亦引罪輸服。及俺答卒（[illegible]），傳至孫扯力克（[illegible]），人（[illegible]）勢[illegible]不能制諸酋。丙兔及切盡台吉死，丙兔子真相移駐莽剌川，火落赤移駐捏工川，日蠶食番族，番不能支，則折



而為寇用。扯力克又西行助之（[illegible]），勢益熾。十八年六月，入犯洮州，副總兵李聯芳率三千人禦之，盡殲。七月，復深入大掠河州、臨洮、渭源，總兵官劉承嗣與游擊孟孝臣各將一軍禦之，皆敗績，游擊李芳等死焉。西陲大震。事聞，命尚書鄭洛（[illegible]）出經略。洛前督宣大，撫順義王及忠順夫人有恩（[illegible]）。[illegible]不絕。火、真二酋自知罪重，又聞套酋卜失兔（[illegible]）來助，大敗於水泉口。扯力克復將還巢，始懼，徙帳去，留其黨可卜兔等於莽剌川。明年，總兵官尤繼先破走之。洛奏進兵青海，焚仰華寺，逐其餘衆而還。番人復業者至八萬餘人，西陲暫獲休息。

河套，唐虞為析枝渠搜，周為朔方，秦為新秦中，分縣四十有四。漢為朔方郡，領縣十。明曰河套。紀事本末云：河套周圍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舊屬陝西榆林衛，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可二千里

南至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赫連勃勃赵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一統志云今鄂爾多斯地）自天順間毛里孩（蒙古作…）阿羅出（…）等始潛入河套然時來時去出沒無常且畏不以爲窟成化以後癿加思蘭（…）殺阿羅出而併其衆滿都魯（…）孛羅忽（…）小王子火篩（…）吉囊俺答等相繼盤踞其中而延綏迄無寧歲劉敏寬曰榆林古朔方地河流自西而東由寧夏橫城折而北謂之出套北折而南東復折而南由府谷前川入保德州府谷謂之入套約回二千餘里環抱河南之地（…）之東以衛套中登城一望則平野沙漠無林阻見百十里而遁匹馬一人不能隱敵輒望城引去遂遠居沙漠河限之而套爲內地恃候冰合乃乘間入犯我所犯者秋冬耳春夏得以餘力因套中衛城守其往來侵擾惟邀東宜大寧夏甘肅莊浪一帶嬰茹其毒而延慶無患者河套蔽之也東勝不守外險既失彼始渡河無所忌矣

達案汪忠烈公（喬年）天啓間以工部郎中出守青州擢二僕行青故雄郡賦煩冒猾局邑歲解例有添搭錢公

鑿海珠塵　附記一　五

悉罷之昔爲令夜宿勸教桑麻無巨細事自裁斷午夜不少休其去青也青人尸祝之與范文正公同祠時公無恙而民有疾病疑難事顧之輒應殊不可解崇禎十四年公爲陝西巡撫遍三邊總督傅忠壯公（宗龍雲南昆明人）剿賊項城敗沒詔公代其事時李自成破河南將窺陝而三秦精銳已盡沒於項城師不用命士無固志兵部廣檄公出關公頓足曰兵疲餉乏而令當方張之寇如驅羣羊飼虎豹耳然不可不一出乃收集散亡潘同原臨洮及固綏鎮兵賀人龍鄭嘉棟牛成虎等三鎮兵以十五年正月出潼關先是寇郾爲賊守左良玉破而居之賊大忿合闖封而攻良玉良玉退保郾城賊圍之急公與諸將議曰郾城危在旦夕不可不救然賊氣方銳難與爭鋒我老砦在襄城若攻襄城賊必還救則郾圍解矣我擊其前良玉乘其後可大破也遂留步兵火器營於洛陽督精騎兼程進二月二日入襄城分人龍郎楠成虎三路駐城東四十里公自將兵駐城外賊果舍郾走以數十萬衆逆戰三帥奔良玉救不至軍大潰公仰天歎曰此我死所也率標兵千餘人入城拒守賊盡銳來攻公登城上發礮雉堞盡碎左右環泣請避公怒以

鑿海珠塵　附記一　夫

足蹴其首曰爾等畏死我不畏死也二十七日大雨雪城崩賊陷公率兵巷戰手戩數賊流矢中公援公自剄不殊賊執至韓家莊公大罵賊割其目舌乃殺之公巡撫陝西時督撒米脂令邊大綬發自成先冢自成啣指大恨及聞公出關踴而曰此發我祖墳者邪急擊勿失

衛忠節公（景瑗）初仕爲推官以廉明爲巡撫范忠貞公（文程）（…）巡按吳公（甡）所器重崇禎末巡撫大同十七年二月李自成犯太原公議督兵趣援雁門總兵官姜瓖觀望不肯行及數遣使告急公又促瓖出兵往援瓖執不可曰此非吾境也公不得已誓師麾下士赴之未行寧武陷公聞之與副使朱公家仕召集文武歃血議城守而瓖已陰使人通款於賊約爲內應反布訛言曰巡撫秦人也將應賊代王果疑公不與相見及賊至瓖開門迎降公猶督麾下巷戰衆擁公入自成營公踞坐於地大呼皇帝而哭自成好謂曰吾將淵一長耳非有天命不至此君能輔佐我我當益加君官公不答自成命拔之出公顧見瓖罵曰賊奴爾負汝我朝盟而夕叛神豈赦汝邪時公有繼母賊諭使勸

鑿海珠塵　附記一

公降公曰母年八十餘矣當自爲計兒國大臣也惟有一死耳母出公謂人曰我不爲賊者以全母也越三日又遣人自成又好謂曰君忠臣也我將具車騎送君還家公曰國破何家可歸爲速殺我因出不意以頭觸階石血淋漓被面自成又命拔之出後三日驅至海會寺公北向再拜曰臣失封疆死不足贖乘間自經死時鄜朱俱臨公之死已數日矣

鑿海珠塵　十七

金山 錢熙輔 次丞 輯
華亭 雷夏樹 發人 校

# 河州景忠錄 附記二

胡秉虔 撰

米剌印甘州回民也狡黠起卒伍順治五年官甘肅副總兵以時方草創陰蓄異志辟分巡道林維造（建甯晉江人）郎明季殉節巡撫忠烈公（諱日）從子也與總兵官劉良臣（[illegible]）謀治反側窺賊餘黨內不自安米剌印乘以糾衆逆殺（新賢無可考）微覺之留談於良臣未及發會剿征剿廚剌印佯言兵變至孫安撫署酒北城樓邀巡撫張文衡（宣府人）等會讌爾肅其從者於城下酒既行伏兵突起殲焉乃與其黨丁國棟據城反傳檄遠近其種人多響應者不數月衆十餘萬東陷蘭洮圍鞏昌隴隴大震總督孟忠毅公喬芳（字心亭永平人）疾馳教援賊退守蘭州公悉精銳徑薄蘭州大破之賊焚浮橋遁公跡行而西斬剌印於古城窮國棟跳保甘州公率兵圍之時逆侯張勇（字當非咸寧人）（或曰洋縣人卒諡襄壯）（時爲[illegible]）暫勇先登城遂破國棟及其黨（[illegible]）土倫大爲王馬寧（[illegible]）追剿之



兩金川本內地服屬土司乾隆十三年金川土酋莎羅奔郎卡跳梁不靖侵掠小金川拘其土司澤旺經略張廣泗等調兵進討
命大學士文忠公傅恒前往經略莎羅奔郎卡窮蹙乞宥遂赦
旨班師甫十年郎卡即與革布什咱綽斯甲布及三雜谷各土司搆釁郎卡死子索諾木侍其地險力強益肆兇悍小金川索與金川爲仇敵乃澤旺子僧格格桑反與索諾木締盟黨惡躪食鄰疆索諾木誘殺






革布什咱土司色楞敦多布取其印敢以歸僧格桑亦發兵攻圍鄂克什土司色達拉官兵總督阿爾泰提督董天弼親往剿僧格桑抗違不遵益復修碉築寨謀抗 天兵三十六年
命大學士溫福爲定邊將軍誠謀英勇文成公阿桂爲參贊分路進剿直抵小金川賊巢擒澤旺檻送京師而僧格桑竄入金川索諾木匿不肯獻遂移師討之將軍統兵進攻木果木山險碉堅兼多雨雪不能遽進三十八年六月僧格桑遣其黨七圖安都爾等齎由句引小金川降番復叛營大猖將軍戰殁兵遂大潰（將軍力戰遇害）
命阿文成公爲定西將軍果毅繼勇公豐昇額勇柏明亮爲左右副將軍統領勁旅所向克捷五月而小金川收復整兵進伐深入其阻四十一年二月各路官兵全抵噶拉依賊巢四面攻圍時僧格桑業經先故索諾木率其兄弟頭目捧印投降獻俘闕下兩金川全境蕩平

撒拉（剌皆作）爾川名在河州積石老鴉二關外回民五族環居之因稱撒拉族（本自西域來另爲一種以其所居近番帳又有番回之稱）約六七千戶爲十二工（日查家日清水日孟達日張哈日別列日[illegible]）（草灘日崖曼日蘇只日街子日打蘇古日[illegible]十三等以後新教滅無遺今存者止八工日[illegible]）襲土千戶韓旦韓光祖分管（[illegible]）隸循化廳同知統轄十二工各有掌教稱日阿渾凡遇婚喪等事必請阿渾念經（如婚日合婚喪日開經之類）謝以衣物錢財名日布施有安定縣官川回民馬明心者歸自新疆說云得有真傳與衆不同可以使天仙降臨兒免顯示專爲籠絡回民不肯者爭師之稱爲新教而稱老教爲舊教回民感舊喜新新教傳習日盛黨羽日多乾隆二十七年



新教賀麻六壺等遂開創禮拜寺三所三十四年創立蘇韓武韓哈濟等與知循化同知斷令將新創寺所封閉仍歸一處禮拜賀麻六壺等懼忸以韓武等串通馬國寶飲錢聚衆捏稱大歡人到天入地成仙誘人等情赴按察司衙門控告兩韓武等又訴稱二十七年馬明心夥同楊因子等潛入撒拉爾與賀麻六壺馬家南韓哈勻馬六個蘇四十三等妄言禍福煽惑愚人前經地方官將馬明心等驅逐出示嚴禁嗣其賀麻六壺等永不招留外來遊匪甘結詎賀麻六壺等於今又在韋哈寺牆壁畫圖爲門妖言門內顯示建入天仙等情趕懸指明兩造所控倶屬誣罔將賀麻六壺韓武均照誣告人死罪未決律擬以杖流賀麻六壺首先倡立新教從重發烏魯木齊給兵丁爲奴韓哈濟等擬以枷杖韓哈勻蘇四十三等訊不知情均予寬議并飭將該犯等教雖稍有異同實非兩教既不願合爲一處亦不必強之使合轉啓爭端應仿令十二工各舉身家殷實品行端方一人充當掌教令其約束稽查其新寺三所係回民禮拜之地應聽分開禮拜以杜爭競各工回民遇有婚娶所延掌教聽從本家之便不得勒令延請等因咨部完結



（然而回民見小性復剛悍因爭布施往往互相殺）四十六年三月舊教韓哈拉句韓五個又以蘇四十三等請馬明心韓二個等另立新教因伊叔韓哈戶長不肯隨從被其殺死其殺舊教四十餘人受傷一百餘人一切家財牲畜糧食搶掠無存等情在總督衙門控告總督勒爾謹飭蘭州知府楊士璣赴循化查辦並檄河州協副將新柱前往彈壓新協遂須弁目二百餘人先行十八日抵白莊先是未到數十里蘇四十三等僞爲舊教率衆在道旁跪接泣訴新教欺凌之苦新柱信以爲實也據之日汝等勿憂俟我

到彼必將新教全行剿滅不知曉接者正新教也蘇
四十三等退而謀曰汝等聞新協台之言乎事已迫
此與其騈首受戮曷若先發制人衆皆唯唯是夜天
色瞑晦蘇四十三等糾集新教一千數百人圍白莊
新協閉營知有變而黑暗中不辨賊遠近遽令弁兵
登屋施放鎗箭詎意逆賊奸猾初時止在莊外四面
喊鎗喊殺虛作攻撲之勢三更後官兵鎗箭稍緩乃
一擁而入新協倉猝披衣弁兵稍得脫者而楊太守
在知台營何未之知也賊遂夜狂奔十九日早突入
起台營楊太守與蘇土司同遇害遂於二十一日千

刻圖河州奏[illegible]
是小邪教念新經[illegible]
十六年馬明心[illegible]
[illegible]
四十三來河州打仗殺傷的也不少

太平日久營務廢弛當圍城時知州周植與都司李可
相商將軍庫舊貯大礮運往城頭施放乃因用藥過
多礮炸反傷兵丁數人再放適逆首韓二個策馬指
揮中礮身死稍免屠戮之慘河州協標兵額九百餘
名本不足數又多老弱其壯健者多在白莊陣亡賊
至守陴參遊知州率居民守禦道士喇嘛亦上城充
數逆首登高一望瞭如指掌乘值夜霧雨突作賊
遂架雲梯而上攻東北城樓男女自戕者不可勝計
[illegible]十二工分隸韓昱韓光祖二土司乃平時漫無約



宗藉其招回逆匪傳習邪教以致釀成大患及王鏗
官破堡闖入內地圍逼省城始傳集舊教土兵搜剿
賊巢擒拏逆首家屬及頭目蘇五個並五十八韓老
一卜等數人亦已晚矣雖後來率領土兵隨營打仗
頗爲出力究無解於從前之失察也仰荷
聖恩寬厚加銜詩秩
賞戴花翎念其功而恕其過當何如感激圖報於生生
世世邪（州志云撒拉爾族頭目韓大用韓炳衆六原在蘇石關外最爲桀驁近關居民大受其害即）
二土司之亂也
土司韓昱始祖韓寶元時世襲撒拉爾達魯花赤明初
歸附授撒拉爾世襲百戶正統初以軍功升授世襲
千戶
國朝雍正元年十一世韓炳隨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征
青海有功奏授世襲保安堡撒拉二千戶即韓昱之
祖也乾隆四十六年韓昱帶領舊教土兵協剿逆回
奮勇殺賊身受石傷蒙
旨賞賜三品頂戴花翎令子韓烜宗於嘉慶六年承襲
土千戶奉
旨加恩賞給四品頂戴
土司韓光祖始祖韓沙班本河州右所軍籍明初歸附
嘉靖間始授土百戶世職撥管撒拉族務
國朝雍正初年韓大用隨撫遠大將軍征青海有功部
容遠大將軍岳鍾琪奏授世襲保安堡撒拉土千戶
鈐束番回即韓光祖之曾祖也韓光祖於乾隆四十
六年帶領舊教土兵協剿逆回奮勇先登擒渠滅賊
蒙
恩賞給四品頂戴花翎嘉慶二年調征教匪在四川巴
東縣（一云巫山）軍營病故子韓卿於嘉慶三年承襲土千
戶
土司韓成璋始祖韓哈麻本山外川北族人明初與兄



番僧韓端月堅藏錯率領部番歸附招中茶馬示
樂間賜番哈麻安撫使韓端月堅藏省爾承旨二寺
都綱管理珍珠打刺二族土務世襲七世世襲安撫
使韓完卜都綱韓羅漢於萬歷間大酋內犯應立戰
功加授韓完卜指揮使韓羅漢國師世襲明末流寇
之亂印劄遺失無憑請襲十世韓世公與兄晉僧龍
且令札失以
國朝雍正間青海不靖帶領土兵把守關隘事平乾隆
六年奉
旨將番族裁撤歸河州管轄由世公即韓成鸞之祖也

[illegible]乾隆甲辰[illegible]金城紀事詩
云西陲鎖鑰控巖疆民物恬熙化日長萬里梯航通
徼塞百年耕牧靖氐羌無端戾氣鍾狂孽敢向潢池
試陸梁梁竟么麼成底事當車空自笑螳螂（新疆定以來青）
（蘭州省會之地風物繁華悍武勢不習有逆回之變）又工分十二號番回新舊
紛爭結禍貽數載養癰終潰決一朝奮臂恣嗔厓剛
戎碎首原無備太守銜騑剛可哀倉卒殉關傳警報
徵兵四出羽書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供脂渡尖山無壘射偪軍飄風迅勢驚何驟眉火危
言傳弗聞薄莫入聲俄鼎沸梟爾月黑妖氛
[illegible]

賊衆突□河撫劉斷與奔殲龍尾山傍起賊蔡百只
危樓接烽火萬家登屋聽呼號孤障下石捍衛卒眞
士甕門鎖鍵半卒苦嬰城老方伯韜中幟貳枕戈刀
賊竜至蘭州遂斷河橋以遏河西北剿之兵賊攻外郭大肆焚掠火及燕樓時制府同臬司俱在狄道督標府率大半駐□存城□少制府司□先行 [illegible] 圍蘭州布候備道承慶督率蘭州分將王廷贊及蘭州縣在省者分駐四門集民夫晝夜防守廿七日賊永順西南關進薄內城城內湖力堵禦 [illegible]
旗駐近郊重英斷介自逍遙隔河飛檄同兒戲閉壘
觀闔任客嘲憤我官無尚方劍斬他枉插總戎貂最



憐陷陣捐軀者盼斷援兵根未消 提督仁和率師赴援適河
金城閣遣兵不進惟隔河放砲每日 [illegible] 司王宗龍同日被 [illegible] 先許策應竟未發兵要土兵傷亡 [illegible]
傳王宗 [illegible] 龍敢設 賊鋒小挫豈紓懸壁上諸軍盡逗遛 禁旅
初聞過赤縣提督遂報復河州交殺輒譁與尸屏聚
護與同籌宗謀坐使依山成負固居然高壘復叢聚
賊初聚攻城未遑擇地進攻圍不下氣亦 [illegible] 制府因自狄道帶兵自營山有 [illegible] 自劾西安仲將軍馬 [illegible] 傳仁提督亦率兵渡河 [illegible] [illegible]
變鸞教更煩馳檄詔降督軍心轉爲求平循月餘
忘教養戢痛惜原州闘總鎮東川係空未靖元名甘省
[illegible]
七允吾古縣號邊衝河右屏藩作鎮雄南去蘭垣通
省台西來烏道接涼中警心風鶴留屏卒將資金湯
邊近攻帕首蝟刀等聞事旨生誰料學從戎王先吾縣漢
屏藏涼州武運省城接壤西寧有關道通衛化城巢實爲要地三月二十一日又在涼州迎迓回之信卽





兼從賊逆平番時征涼兵先輕調省城中留卒不滿百人賊攻蘭州府 [illegible] 人加罹兵夫 [illegible] 西人通名 [illegible]
怒
王誅距肯寬重臣銜
命籌登壇相公威望平滇蜀制府欽名運范韓健將紛
從天上降游魚能向釜中安金鉦一動重圍應孤壘
空悲兎脫難 阿相國和大司農先後來蘭觀師李一相國總制陳廿兩相國運籌制勝堅壁
新將海明諸將其至軍中 華林守險竟如何阬塹塡平迅躡過
一壘孤巢飛烈燄千貔狻穴燄揮戈殲巢已似鯨懸
釜覆鯤紛如雉入羅八百兇骸馳露布兵皆合逃
天河 [illegible]
制根株拱齊撟疑剿竄逋始惜醫崖成毒瘤難救編
從助屯徒寒奴驕肯爲原野孩探投荒走瘴魘南日
差曾深淵慘部人蝦鄉一歎呼 先是賊人蠢動之初
[illegible]



搜擧遺孽陸續解省兩相國具奏其逆正法者卽解諸逆者奉
旨 [illegible] 天心惻若軫瘡痍偏郵
旨
溫綸降再三蠲衆稱招入戶復蠲租重休
主恩覃益除租券蠲釆權糧遲留霆雨露甘爲語長宮
勸撫叟寬教炮鼓鼕拼殺擧興之
旨破賊 [illegible] 帑撥郵逆事平後恤梵焚毀室
旨 [illegible] 處特蠲租賦
帝格前頑偕有三旬逆命周征猶負隅六月興師
旣凸外於生成終奠逃於鈇鉞朔在金陬無缺玉燭
方調遣北寇師名應得以公然盜弄者哉原夫犬羊
雖迎褻狂住刀鋸懾因而猶屬叛爭穴蟻封而聚鬪
旣非明昭發惡漸不知恩兵匪糾抯耀威適以示窮
課無曲突徒喚上客之焦頭罷有前車腹動旁觀之
拒腕然而任烽燧熾懸知就死甚哀蠢微空張早卜
駢誅在卽赫斯
王怒行
府算於
九重吉是師貞奏膚功於二相時若天濟日麗偶來孳
孳之侵俄焉殘滅烟消果見蟲沙之化妥從娟動以
致馨平暑陳事之始終不計詩之工拙敢謂韓詩柳



雅竊步後塵庶幾目覩耳聞都爲實錄云爾辛丑中
秋後三日芍坡識
又自題辛丑金城紀事詩後云洮河南下接金城赤子
潢池竟弄兵談虎今猶色變燃犀前事極心驚孫
窺全局分功過細讀新詩識姓名豈但欝遜孫白髮
磨崖從古仗書生　一時平當局事恬嬉變起倉黃見
易淺博兒圖須全力赴亡羊深惜補牢遲杜公諸將
眞詩史裴相平淮有頌碑山鬼國殤都入詠那堪展
卷淚交頤　二
吳太守 名鏞字侑辰號松崖□□□□人官至涼州府知府□ 殉難詩學
杜鳳山墓碑 云稽石爲九曲之勁 [illegible] 旌忠備秀代出
偉人明莊毅王公之後參戎朱公名家仕者以忠烈
死閫難具載明史夫朱公身膺府倅以死勤事分所
宜然至於肖錄寒儒身末之官而皇皇以身殉難如
杜君鳳山者抑又難矣君諱綵字錦章鳳山其別號
也少而好學遊庠食餼後旋以歲薦至乾隆辛丑五
月部選南鄭縣訓導而君已於三月二十一日遇難
而死矣嗚呼痛哉蓋循化逆回倡亂猝至河州士民
多號泣登陴從官守禦俄而以衆寡不敵兼黑夜霧
雨交作城遂陷時走避者皆免而君獨具衣冠訣妻

子端坐家中賊至大罵不屈遂身被三創而死君誠烈丈夫哉往余作令山東壽張之難凡紳士死節者悉家裒附今鳳山之忠義尤有殊乎而州府申司爲新督李閣部所抑惜哉然寒儒臨難致身而忠感郡庠義留桑梓君亦可以無憾矣時同日死賊者有廩生朱廣文朱文遠新生呂紹昔君之後進而爲知州周公司城上犒士之錢糧者君死數年後予登瀛始鑿石余因爲記其大畧庶君之勳赫大節或與碑石名山並傳不朽焉兩（狄道李康王者薦書後云朱廩文朱文遠呂紹昔俱卹恭）（謹書生而居於年少[illegible]掌教鳳林書院[illegible]）

御製恭[illegible]（[illegible]）書事云乾隆四十六年回子馬明心（當作心）煽亂事未起就擒送蘭州獄其徒蘇四十三號賊數萬（實止一千數百人）來圍城據州（當作[illegible]）回總兵圖欽保以兵三千（實止五百人）赴援不得入（案[illegible]門）至而圍始解圖欽保者素稱忠勇（當作[illegible]）公阿桂不大小金川宿將也時布政使王廷贊率民兵固守謀爲明生（當作心）於堞下賊氣稍攻不利退屯城西南賁華山（當作華林山）山東堅深澗澗東爲龍尾山尾注澗身環城南遶而東圖欽保乘賊退入城後出營龍尾山扼賊衝要賊不敢攻城戶部尚書和珅督初用事奉



命視師至軍之日促戰圖欽保諫不聽疑而詰曰賊氣尚盛兵過澗澗斗絕不可過恐除斷矣賊兵已謀探山後路兵得貫賊屯由山後歸乃可令謀未返勢必敗且事重

上會遣大將軍來大將軍者忠勇（誤同前）公阿桂也和珅聞圖欽保需大將軍遂叱曰汝便令邪明日不戰吾斬若矣圖欽保起至軍門泣曰死耳如軍事何既明日率五百人過澗賊披靡轉戰益深渝山望壘益遠賊謀甚壯勇候海蘭察遂望壘登會入期拔出圖欽保圖欽保已盡沒遂力戰自山後路還入城是時

和珅立馬龍尾山觀戰賊伏精騎襲之龍尾山大營（當作[illegible]）隨和珅入城城復閉後忠勇（誤同前）公至圍賁華山（當作華林）山殲治賊亂遂戰破之會蘇四十三殲於（[illegible]）非而賜圖欽保尸卒不可得衍所服種招魂以殮軍中皆下泣焉（案圖欽保子寄呈[illegible]和珅於四月十七日抵[illegible]二十一日[illegible]阿文成公亦[illegible]二十日[illegible]後阿文成公奏云臣到[illegible]詢問海蘭察[illegible]時圖欽保先已[illegible]之內射殺賊始[illegible]合其堅立而[illegible]賊後復身[illegible]接仗[illegible]帶土兵下溝剿殺[illegible]隨兵丁五人[illegible]圖馬倒殺賊[illegible]書云云）



圖欽保字理堂號敘齋滿州鑲黃旗人由香山營前鋒從隨征伊犁葉爾羌緬甸金川大小數百戰殺賊擒渠矢石餘矛傷幾遍體

賜法福禮巴圖魯名號　賞戴花翎籍隸　紫光閣乾隆四十一年出爲甘肅固原鎮總兵官四十六年已升烏魯木齊提督未赴任聞逆回之變即率標兵五百人兼程趨赴三月二十九日抵蘭州而賊已破西南關進薄內城勢極危急圍門李兵自陳左衛右突所向披靡賊乃解省城圍退據華林山與非軍門一戰則省城雖保其禍有不忍言者矣

# 陳張事略

吳國倫編



陳張事略

明　武昌吳國倫明卿編

國倫先世從嘉禾徙居鄂渚每陳祖父言國初陳友諒張士誠事甚悉因詳其始末大略而以方國珍附焉後閱洪武日錄及稗野史所記載往往不符尙望熟於掌故者爲我正之

## 陳友諒本末略

陳友諒沔陽漁人子也與其弟友仁友貴至正中聚眾剽掠于鄖落官軍累討不能平率所聚往從羅田徐壽



輝蓋徐初起紅巾其時甚盛國號天完友諒至使隸元帥倪文俊下友諒心不平十七年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乘釁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十八年陷安慶守將余闕死之復陷龍興路并瑞州時壽輝聞而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于己不從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爲出迎伏兵城西俟壽輝入而閉門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徒擁虛器而已遂以江州爲都自稱漢王改元大義事權一歸于己遣將康泰等寇邵武等府又遣將陷吉安撫州贛州襄陽等府陷信州則守臣伯顏不花的斤死之聲大勢重統有湖湘江右二十年挾壽輝率舟師以行謀死壽輝於采石江中及東陷池州太平等府遂與天兵從戰連年互有勝負遣將張定邊陷安慶復犯建康太祖乃下令諸將曰觀其所爲不誠不已爾等具厲士卒以從大將軍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翰林學士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遂督諸帥率師乘風遡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奔武昌友諒忿其頹



塌日甚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爲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其勢甚盛兵載竹盾禦矢石攻城城且壞守將朱文正趙德勝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已而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正乃遣使詣建康告急太祖親率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旬有五日聞援兵至卽解圍出東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實至正廿三年七月也乃與書曰昨兵對泊渚磯嘗遣使齎往事不暗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大丈夫謀天下何有深讎自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並起英雄舉問事之師挾天子以令諸侯今王虛之徒一犇而亡之猖陰劉氏亦懼而往此公心羅人也部下諸將自此而夸江淮英雄惟吾吾與君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又將舟騎與吾較勝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使力驅騎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外逃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卻帝名而待主可也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遣逐至于戊午我師分爲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書



威大震明日諸軍接戰至晡東北風起焚其水寨舟數百艘其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皆焚死徐不敢出然勢猶盛也又與之書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元人以安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涅而後元人是爲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爲約從之事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蘄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奄爲我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既困於洪都兩敗于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今乘尾大不掉之舟損兵弊甲遲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也乎公早決之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大敗友諒奪氣其將張定邊欲挾之遁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斂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我舟渡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壬戌友諒冒死突出將奔還武昌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諸軍潰散實八月二十七日



也其時擒太子善兒友諒自殘帝至死僅五年能年四十四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子理徑歸武昌立理爲帝改元德壽二十四年天兵克武昌挾之悉平右陳氏本末如此我太祖書辭如此陳亦可謂勁敵也使劉伯溫不勸上先伐之養勢再大欲一時克除亦難矣故願其初犯建康臣下欲降者有欲走據鍾山者及戰龍江石灰山功臣錄皆曰殺傷相當戰鄱湖則部舟膠于沙灘韓成假帝挾水使無金木相犯之日以決一勝岌岌乎殆哉然而天命有在國不能逾貫睛之流矢

也哉



## 張士誠本末略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民至正十三年與弟士義士信士德壯士李伯昇等攻陷泰州十四年僭號大周建元天佑十五年據高郵十六年由通州渡江遂陷蘇州以承天寺爲府遣兵陷湖常松江諸路七月攻破杭州丞相達識帖木邇畏逼或以苗軍楊完者勇猛有軍引其黨自嘉興擊敗士誠然完軍尤殘虐也十七年太祖駐師金陵既與接境雖常通書被其拘使遂用師京口溧陽等地互有勝負三月命徐達攻常州擒其弟士德母痛



令士誠請和每歲輸粟十萬金幣若干太祖初許之揚復書數其開釁拘我使臣之罪每歲要糧五十萬歸使等事已而降元浙省左丞達識爲請命于朝授士誠太尉遣參政周伯琦招諭之欲其酉吳至二十年闢土叅府南自紹興北至濟甯太祖發跡之地亦遣其將李濟據之時皆稱張吳王太祖欲取士誠謀于劉基基曰方今陳友諒據上游名號不正兵力且强宜先取之友諒既平取士誠如探囊中物耳太祖用其言始置之二十三年復據杭州因以弟士信爲平章二十五年太祖命遣徐達常遇春等水陸竝進遂克泰州明年克高郵興化又明年祭江告神大舉伐之數士誠之罪曰私販鹽貨行刼于江湖兵興則守聚兇徒負固于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于元坑其參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撝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一戰而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揚矛直搗于近郊首尾畏縮又乃詐降于元其罪四也占據浙江錢糧十年不貢其罪五也陽受元朝之召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



害楊左相其罪六也知元綱已數公然害其江浙丞相達識帖木邇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其罪七也誘我叛將卻我邊民其罪八也詔諭江南使常遇春等先攻湖州湖州既疲然後移兵姑蘇秋攻湖州弁山水寨與五太子大戰遇春禽郤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敗之五太子及朱暹呂珍等以舊館降五太子養子本姓梁短小精悍平地能躍丈餘又等沒水邊珍驍將也誠倚之至是奪氣德而張天祺李伯昇亦降于是達軍直擣姑蘇十一月與西圍姑蘇達督軍攻婁門士誠出兵拒戰指揮副使茅成左脅中矢死之于是攻爾益急吳元年丁未太祖又以書諭士誠書略曰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爲常事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亦當革心順天以全身保族如漢竇融宋錢俶是也今爾能附順其福有餘無爲困守孤城自取滅亡不報伯昇知其勢急使客詣士誠門說降又不報六月士誠既被圍久欲突圍決戰覘閶門少疏將奔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與鬬久未決士誠復遣參政黃哈喇把都率兵千餘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爲援陣少卻遇春擒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



爲猛將能取此乎弼遂揮雙斧徑擊敵勢轉卻遇春率眾乘之士誠兵大敗溺死沙盆潭甚眾士誠馬驚墮水幾死肩輿入城忽忽不出一日士信張幙城上踞銀轉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遺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九月城將破熊天瑞教城中作飛礮以罪城外雖多中傷奈城中木石俱盡達督將攻破葑門城遂陷時八日辛巳也達又遣李伯昇往諭士誠自經伯昇趙世雄指解與出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臥不起舁至中書竟自縊死

## 方國珍本末略

方國珍台州甯海人力能走及奔馬其居有山在中曰楊氏常有童謠曰楊氏寄出賊精至正八年蔡亂頭綱刦海商方乃爲國宣力勦賊而總督焦鼎納蔡之賂反黜其功方忿曰蔡能亂我不能耶遂與弟國彰等叛至十六年降元爲海道漕運萬戶羈縻而已十八年天兵取婺州自料非其敵也十九年降太祖遂數款書曰國珍生長海濱負販擒鬬于時向者因怨搆譖逃死無所迪于自救而已惟明公倡戰滌梁縻渡江左據有

形勢以制四方會揚威武國珍向風慕義欲歸命之心
久矣道路塞遏不能自通今聞親下婺城撫安浙左威
德所被人心景從不棄微愚猥加訓諭開其昏瞶俾見
天日此國珍所素欲也謹遣使奉書上陳懇款或有指
揮願效奔走然既入貢陰復泛海北通擴廓帖木兒南
交陳友定圖爲犄角至吳元年王師討姑蘇擁兵坐觀
太祖反覆以書數其十二過惡其略曰爾起事時元尚
承平倡亂海隅遂陷三吳之地扼海道之衝竊據山島
二十餘年朝送款于西暮送款于北此豈大丈夫之爲
一也吾下婺時破敵甚多豈暇與爾較勝爾遣子納降
吾不逆詐數年之閒卽生兵隙二也近者浙之東西諸
郡漸下爾陰蓄異志覘吾虛實三也未有釁端先自反
覆四也易交輕悔五也擴廓帖木兒以曹操之奸旋爲
俘虜吾中原已得其半爾泛海遠交聲言擊我以速怨
尤六也彼若有事爾遠難救彼若無事交疏禮薄禍亂
由生七也爾兄弟無功于元坐要名爵跋扈萬端今歸
順又不能保八也爾兵數出上帝好生違天虐民九也
爾能盡驅溫台慶元之民與決勝負丈夫事也今復遣



數升狗偸鼠竊十也吾遣兵入浙張士誠將士盡皆降
附爾誘我海上土豪作亂近來匿其首惡十一也爾窺
陳友定之謀稔惡乃陰扇潛結遙爲聲援以詐交詐反
自疑吾十二也爾乃擇交大國有一無二尚可以保全
矣不報六月責國珍貢糧二十萬仍以書諭其略曰汝
初獻款謂杭城在卽來歸豈意挾詐張士信接境取爾
甚易不敢加兵者吾力制之故爾安享三州爾卻遣奸
覘我潛結陳友定今明告爾師下姑蘇卽取溫台水陸
鼓進爾早改過以小事大尚可保富貴也不然與我較

一勝負亦大丈夫之爲也不無餘帆竄入海島吾恐子
女玉帛反爲爾累舟中自敵國也宜愼思之國珍于是
有航海之計然又遣子明完奉表謝罪乞歸降曰臣聞
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于人無所不
容臣前負荷至上覆載之恩久矣不載自絕于天地故
略陳其愚衷知必有以容臣者臣本庸材昧于學術遭
時多故起自海島非有父祖承藉之勢與衆馳逐又非
有圖成望大之心必欲得湯武爲之依附而已向者王
師之渡江左霆雷怒至于婺城遠近震驚是以通子拜



師歸心効順惟時固已知主上有今日矣但無以依日
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澤而主上推誠布公賜手札歸
質子俾守城邑如錢鏐故事奉遵約束不敢有違豈意
從子明善不戒邊彊攜搆釁端得罪故不可解今日守
疆之吏馳走飛報言天兵遙臨聞之不勝駭愕惶惑失
措遂俾守者奉迎王師然而未免浮海何也昔者孝子
于其親過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邇與相類竊自咎拾年
之閒非主上無以至今一旦隳墜天下後世必有以議
臣者敢冒斧鉞之誅遣子入侍伏望復全覆育之恩更
予生成之賜容歸海島老死深淵使子姪輩得全餘生
以聽驅策實爲萬幸太祖始怒其反復覽表憐之乃賜
書曰汝外示歸誠中彼譎詐吾姑容之待汝自效豈意
汝行小智愈肆奸宄竟背前約致勞我師汝尚不歸命
乃逃于海上猶欲觀望成敗今辭甚哀懇吾當以汝此
誠爲誠不以前過爲過汝勿自疑率風來附悉從原宥
不報九月命參政朱亮祖討之初亮祖至台方國瑛欲
遁去會都事馬克讓自慶元還言國珍治兵爲守城計
國瑛始拒守然士卒懷懼我師攻擊國瑛度不能守以



巨艘載妻子夜走黃巖亮祖遂入城徇下仙居等縣追
至黃巖國瑛燒殿宇民居遁海守將哈兒甚降十月己
巳亮祖進兵至溫州陣於南城國珍部將率兵拒戰敗
之破其太平寨餘兵奔入城亮祖四面攻打晡時克之
獲員外劉本易方明善先挈妻子遁去十一月亮祖率
舟師襲敗明善于樂清之盤嶼追至楚門海口己丑又
命湯和共討之和既至慶元國珍遁入海島國瑛及明
善來降送之建康後洪武二年湯和降執國珍于海中
朝以之爲廣南行省左丞但不之官食祿于朝實欲之
言也又見誠意伯曰太祖威震華夏不能致者方國珍
爾入海島王保保遠去沙漠惟二子未誅恐不然也

陳張本末略一卷附方國珍本末略一卷

明吳國倫撰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河南布政司參政明史文苑傳附見李攀龍傳中是書於陳友諒得姓爲吏諸事張士誠與李伯昇等起事之由方國珍弟國瑛國珉諸人俱未臚敘所載明初攻戰諸事更爲疎漏前有國倫自序曰每聞祖父言國初陳友諒張士誠事甚悉因誌其始末大略而以方國珍附焉後閱洪武日錄及諸野史所記臚往往不符尚冀熟於掌故者爲我正之則國倫先不自信矣

# 疇人傳

阮元撰
羅士林續補
諸可寶纂錄

## 疇人傳序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昔者黃帝迎日推策，而步術興焉。自時厥後，堯命羲和，舜在璿璣，三代迭王，正朔遞改，蓋效法乾象，布宣庶績，帝王之要道也。是故周公制禮，設馮相之官；孔子作春秋，譏司術之過。先古聖人，咸重其事。兩漢通才大儒，若劉向父子、張衡、鄭元之徒，纂續微言，鉤稽典籍，類皆甄明象數，洞曉天官，或作法以敍三光，或立論以明五紀，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儒者之學，斯爲大矣。世風遞降，末學支離，九九之術，俗儒鄙不之講，而履觀臺領司天者，皆株守舊聞，罔知法意，演撰算造之家，徒換易子母，弗瀏圭表，爲合驗天，失之彌遠。步算之道，由是日衰，臺官之選，因而愈輕，六藝道湮，良可嗟歎。甚或高言內學，妄占星氣，執圖緯之小言，測淵微之懸象，老人之星，江南常見，而太史以多壽貢諛；發斂之節，終古不差，而侍臣以日長獻瑞。若此之等，率多錯謬。又或稱意空談，流爲虛誕，河圖洛書之數，傳者非真，元會運世之篇，言之無據，此皆數學之異端，藝術之楊墨也。元蚤歲研經，略涉算事，中西異同，今古沿改，三統四分之術，小輪橢圓之法，羅嘗旁稽載籍，博問通人，心鈍事繁，義鮮味焉。竊思二千年來，術經七十改，作者非一人，其建率改憲，雖疏密殊途，而各有特識，法數具存，皆足以爲將來典要。爰掇拾史書，薈萃羣籍，甄而錄之，以爲列傳。自黃帝以至于今，凡二百四十三人，附西洋三十七人，大凡二百八十人，離爲四十六卷，名曰疇人傳。綜算氏之大名，紀步天之正軌，質之藝林，以諗來學，俾知術數之妙，窮幽極微，足以綱紀羣倫，經緯天地，乃儒流實事求是之學，非方技苟且干祿之具，有志乎通天地人者，幸詳而覽焉。

嘉慶四年十月





## 疇人解

談泰

史記曆書，疇人子弟分散。漢書律曆志亦載其語。注家說疇字有四義。韋昭曰：疇，類也。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illegible]）李奇曰：同類之人，俱明曆者也。（[illegible]）樂彥曰：疇，昔知星人也。韋、李二說相近，如、樂二說迥殊。顏監以如爲是。淳所引律，當即漢律。（[illegible]）致漢書高祖紀，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傳者悉詣軍。服虔曰：傳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傳，三年耕有一年之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illegible]）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illegible]）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又云：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傳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爲弱，過五十六爲老。（[illegible]）又（[illegible]）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詳玩律義，指力役之征言。如淳借以解疇字，凡世世相傳之事，皆得謂之

疇。不但力役一端。（史記龜策傳。學者文學。因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則太卜亦用世業。故曰疇官。世）而天官之學。尤崇世胄。古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羲和二氏紹重黎後。代序天地。周官馮相氏注。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疏謂官有世功。則以官名氏。又保章氏注。世守天文之變。疏謂以其稱氏。故云世守。王子年拾遺記曰。宋景公史子韋。世司天部。妙觀星緯。景公待之若神。號司星氏。（漢志有宋司星子韋三篇）漢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爲之。其子遷嗣。自昔掌天官者。大抵師承家學。即所謂專門之業也。再考漢書宣帝紀。地節二年春三月。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薨。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毋有所與。（[illegible]）音義云。疇。等也。（[illegible]）使其後嗣與先人等也。（[illegible]）張晏云。律非始封十減二。疇者等也。不復減也。然不審何代人。所引之律。亦當爲漢律。玩詔書及注文。則疇爲世世相傳明矣。王莽傳元始元年。羣臣奏言。霍光有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又云。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又云。太后下詔以孔光爲太師。王舜爲太保。甄邯爲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又云。太后下詔以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莽讓還益封疇爵邑事。又云。陳崇奏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三人。莽傳數條與宣帝紀所稱可以互證。後漢書祭遵傳。范升上疏追稱遵曰。昔高祖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章懷注。疇。等也。言功臣死。後子孫襲封。世世與先人等。章懷此注。即本前書音義。是世世相傳爲疇。古有明文。又荀彧傳。曹操上書表彧曰。原其績效。足享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疇戶邑。（魏志荀彧傳注引彧別傳太祖表曰。前所賞錄。未副之勳。乞重平議。疇其戶邑。與范史文小異）左思魏都賦。疏爵普疇。劉注。疇。其爵邑者。呂向注。有功者分其爵邑。疇度使當其功。夫以疇爲等。已見史記宋微子世家。（尚書洪範九疇。史記作洪範九等）於文義固協。然則謂疇爲耕治之田。（[illegible]）古者農不去疇。（[illegible]）農之子恆爲農。本有世世相傳之義。後代封賞臣下。亦必有土田。故詔疏多用疇其爵邑。即暗指田疇言。古人屬文。皆有旨趣。故訓詁旁通。無所不合。史記秦始皇紀。男樂其疇。女修其業。與家業世世相傳爲疇之語。隱隱相合。如淳本漢律。確然有據。且疇官之稱。爲疇人顯證。（史記曆書。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物類之官。即所謂疇官也）律云。各從其父學。尤與史文闕會。師古從之。當矣。若夫訓疇爲類。古固有之。易否卦九家注。書洪範孔傳鄭注。皆云疇類也。孔疏以疇爲輩類之名。（[illegible]）戰國策淳于髡曰。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鮑彪注。耕治之田。禾所聚也。故爲類。（此本說文而推衍其旨）荀子勸學云。草木疇生。禽獸羣焉。（大戴禮作羣居）物各從其類也。楊注。疇與儔同。類也。齊語注。楚詞疾世注。易否卦疏。謂疇爲匹。匹猶類也。（匹字古訓偶。訓配。訓合。訓二。皆與類相近）然則疇字可以指物。（文選嵇康贈秀才入軍詩。咬咬黃鳥。顧儔弄音。呂向注。疇。匹也。此疇字指黃鳥）亦可以指人。星翁曆生。羣分類聚。故謂之疇。而象緯推測。往往世官而習其業。所謂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者。李如二說。固並存不廢矣。又史記淮陰侯傳。其輩十三人。漢書作其疇十三人。疇即輩





也。齊語。人與人相疇。是爲疇人根據。而疇儔古通。故王逸謂二人爲匹。四人爲儔。皆與李注通。董樂彥以疇爲疇昔之疇。人爲知星之人。則近于傅會。於文義爲不類。至程大昌謂古字假借。疇人即籌人。以算數得名。考荀子正論。至賢疇四海注。謂疇與籌同。則古字本通。而以漢律疇官證之。終不甚合。王西莊十七史商榷。以爲樂官亦曰疇人。不必定屬治算數。正演繁露之非。夫樂官稱疇人。此語不知何所本。按王粲七釋云。七盤陳於廣庭。疇人儼其齊俟。束晢補亡詩序云。晢與同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據此則習禮習詩習樂。皆可謂之疇人。又不專指治曆者也。錢竹汀先生曰。如氏家業世世相傳之解。最爲精當。疇之言儔也。西都賦。農服先疇之畎畝。疇之義本於農。而凡世世相傳之業。皆可當疇人之目矣。

# 疇人傳凡例

一推步之法。由疏漸密。至國朝而大備。我聖祖仁皇帝聖學生知。聰明天縱。御製數理精蘊。契合道原。範圍乾象。以故天下勤學之士。蒸然向化。若宣城梅文鼎梅瑴成。大興何國宗。秦州陳厚耀。休寧戴震等先後林立。亦皆闡揭推術。各有撰述。元少治六經。涉及九數。服官以後。未能究心。徒以象數之學。儒者所當務。爰肇自黃帝。迄于昭代。凡爲此學者。人爲立傳。俾後來彥俊。知古今名公大儒從事於此者不少。庶幾起其向慕之心。且錄是考求修改源流沿革條目。然後進而恭讀聖製。或得有所領解。仰窺萬一。此則輯錄是編之大旨也。

一學周之道。惟一故精。至步算一途。深微廣大。尤非專家不能辦。太史公謂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注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所謂專門之書也。是編以疇人傳爲名。義取諸此。

一步算占候。自古別爲兩家。周禮馮相保章所司各異。漢書藝文志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術譜十八家。六百六卷。亦判然爲二。宋大觀算學以商高隸首與梓慎裨竈同列五等。合而一之。非也。是編著錄專取步算一家。其以妖星暈珥雲氣虹霓占驗吉凶。及太一壬遁卦氣風角之流。涉于內學者。一

槪不收。

一言天者古有周髀宣夜渾天三家。宣夜絕無師說。渾蓋互相駁難。至崔靈恩而始合爲一。魏晉間又有昕天穹天安天之論。所執雖殊。而各有旨趣。學者泛觀博覽。於日月列宿天體運行之故。先了然於胷中。而後可入步算之門。而究其奧窔。故六天之說。皆詳錄焉。

一儀象者測驗之先資也。璇璣之製。見於虞書。尚已。厥後若漢之張衡。宋之錢樂之。唐之李淳風梁令瓚。宋之沈括蘇頌。元之郭守敬。代有增修。因而愈善。至西洋南懷仁紀利安輩。而其製更密。前史凡渾儀圭表壺漏之等。並載于天文志。與推步區分爲二。然事實一貫。不容歧視。是編于儀器製度。摭錄特詳。欲使學者知算造根本。當憑實測。實測所資。首重儀表。不務乎此。而附合於律於易。皆無當也。

一算術者推步之綱維也。句股益天方程演紀三差垛積。法本商功。八綫相當。舉通粟米。蓋數爲六藝之一。極乎數之用。則步天爲最大。故凡通九九術者。俱得列于是編。

一采錄諸書。二十四史而外。出于文淵閣所藏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天文算法類爲多。其餘見聞所及。時有纂錄。涉獵愈深。搜羅漸廣。凡所用書目。皆注于每篇之末。以便檢閱。

一是編以推步爲主。凡所敘錄姓名爵里生卒年月而外。其議論行事。但采其有關步算者。自餘事實。俱不冗贅。經學如鄭康成。功名如杜元凱。史家自有專傳。茲特舉其一端而已。

一立言爲三不朽之一。故論撰之目。史傳例得備書。是編亦撰取此義。凡其人著作發明數學者。無論存佚未見。一一詳載。推與天文算法無涉者。亦從省錄。專書之例。不得不爾也。

一新唐書載李淳風逆知武氏之亂。宋史載劉羲叟預知遼主之亡。此類當是傳者之過。即或有之。亦是別爲一術。並非九數所能推測。若因其步術之精。而牽連及之。適足起無識者無窮之惑。是編一律刪除。庶體例更爲純一。



一古今爲術者三統以來不下七十餘家。其間如劉洪乾象術之月行遲疾。月行三道。趙𢾺元始術。祖沖之術之破章法立歲差。張胄元大業術。劉焯皇極術之日行盈縮交道表裏五星遲疾。李淳風麟德術之廢章蔀紀元而用總法。楊忠輔統天術。郭守敬授時術之立歲實消長。而不用積年日法。當其建議之初。或不免俗流膚論。後世相沿遵用。又幾忘其創造之功。凡此之類。是編摭拾尤備。以見古人變率改憲。其精神實有不可磨滅之處。讀者因流溯源。知後世造術密於前代者。蓋集合古人之長而爲之。非後人之知能出古人上也。

一諸家用數。子母互殊。課其彊弱。則先天後天之故。灼然可見。是編于造術諸人傳中。略載積年日法歲實朔實等數。善籌策者。即是可考知其術之大凡矣。

一開元占經所載古今積年章率。授時術議所列各術積年日法。俱足以補史志之缺。但占經算至開元



甲寅。術議下距至元辛巳。故與諸史所稱不合。金史謂楊級術以三億八千三百七十六萬八千六百五十七爲上元。乃是誤寫術議之文。天台齊次風先生於此亦嘗致疑。皆未明厥故也。是編所采如黃初元始奉元占天等術。皆以距算減之。乃爲其術上元距其造術時之積年。蓋欲合於當時之舊。非輕改古書也。

一歐邏巴人自明末入中國。嗣後源源而來。相繼不絕。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於推步一事。頗能深究。亦當爲之作傳。惟新法書所載未入中國之西洋人。有在秦漢以前者。而驗其時代。又往往前後矛盾。不可檢校。其人之有無。蓋未可知。即果有其人。所謂默冬亞里大各之類。亦斷不可與商高榮方並列。是編仿諸史傳外國之例。凡古今西人。別爲卷第。附於國朝人物之後。

一西洋新法。屢經改易。派別支分。師傳各異。湯若望主小輪。穆尼閣則用不同心天。戴進賢所譯設本天爲橢圓。蔣友仁所說。又以爲太陽靜而地球動。議論紛如。難可合一。茲並彙而錄之。用資博考。

一西法實竊取於中國。前人論之已詳。地圓之說。本乎曾子。九重之論。見於楚辭。凡彼所謂至精極妙者。皆如借根方之本爲東來法。特譯算書時不肯質言之耳。近來工算之士。每據今人之密。而追咎古人。見西術之精。而篾視中法。不亦異乎。是編網羅今古。善善從長。融會中西。歸于一是。凡夫改一率立一法者。輒因管見所及。於篇末著論。以發其趣。其是非互見。謬妄不經者。亦皆寓褒貶。評其得失。天學淵微。析理匪易。所願與海內學人共審定之者也

一是編創始于乾隆乙卯。畢業於嘉慶己未。中間供職內外。公事殷繁。助元校錄者。元和學生李銳。暨台州學生周治平力居多。又復博訪通人。就正有道。嘉定錢少詹大昕歙縣汪教授萊上元談教諭泰江都焦明經循並爲印正。乃得勒爲定本。集益孔多。附書以志不忘。

一四庫諸書。浩如烟海。翻閱所到。難免漏遺。又疇家學教原數。不遺遐邇。山陬海隅。甄明度數之士。沒世而後未經表章者。亦必尙有其人。廣爲搜輯。當俟續編。

阮元手訂

# 疇人傳目

卷一

上古

羲和　常儀　臾區　伶倫　大撓　隸首　容成　重黎

唐

羲氏　和氏

夏

大章　豎亥

商

箕子

周

商高　榮方　陳子　孫子

卷二





漢

張蒼　司馬遷鄧平附見　落下閎　張壽王鮮于妄人附見　耿壽昌

劉向子歆　尹咸　許商　杜忠　乘馬延年

揚雄

卷三

後漢一

楊岑張盛景防鮑鄴附見　編訢李梵附見　賈逵　霍融　王充

張衡　成恭

卷四

後漢二

劉洪　蔡邕　何休　鄭元　徐岳

郗萌　趙爽

卷五

魏

高堂隆　韓翊　楊偉　劉徽

吳

闞澤　陸績　王蕃　姚信　陳卓

葛衡

卷六

晉

杜預　劉智　束皙　葛洪　虞喜族祖聳

王朔之　張邱建　夏侯陽

前趙附

孔挺

後秦附

姜岌

北涼附

趙䵹

卷七
宋
錢樂之　何承天　吳癸
卷八
齊
祖沖之
卷九
梁
祖暅之　崔靈恩　虞𠠎　庾曼倩
陳
朱史
卷十
後魏
晁崇　殷紹　崔浩　高允　公孫崇
李業興（張龍祥附見）
卷十一
北齊
信都芳　宋景業　張子信　董峻　鄭元偉　張孟賓
周
明克讓　甄鸞　馬顯
卷十二
隋
庾季才　耿詢　劉祐　張賓　劉孝孫
張胄元　袁充　劉焯　劉炫
卷十三
唐一
傅仁均（祖孝孫附見）　王孝通　崔善爲　李淳風　瞿曇羅
南宮說　瞿曇悉達







卷十四
唐二
一行上
卷十五
唐三
一行中
卷十六
唐四
一行下
卷十七
唐五
梁令瓚　韓穎　郭獻之　徐承嗣　徐昂
邊岡　曹士蔿
卷十八
後晉
馬重績
後周
王朴
卷十九
宋一
王處訥（子熙元）　吳昭素　苗守信　韓顯符　史序
張奎（李遵古 楚衍 宋行附見）　周琮
卷二十
宋二
沈括　衛朴　劉羲叟　孫思恭　黃居卿
蘇頌　韓公廉　姚舜輔
卷二十一
宋三

陳得一　劉孝榮（劉大鑒附見）　王齊
卷二十二
宋四
楊忠輔　鮑澣之　李德卿　譚玉　陳鼎（臧元實附見）
秦九韶　楊輝
卷二十三
遼
賈俊
金
楊級　趙知微　耶律履　張行簡　劉道用
楊雲翼
卷二十四
元一
耶律楚材　扎瑪魯鼎（舊作札瑪魯丁今改）　李治　劉秉忠　張文謙
許衡　楊恭懿　王恂
卷二十五
元二
郭守敬
卷二十六
元三
李謙上
卷二十七
元四
李謙下　齊履謙
卷二十八
元五
趙友欽　賈亨
卷二十九





明一
劉基　吳伯宗（李翀附見）　元統（李德芳附見）　王緯　彭德清
貝琳　童軒　俞正己　吳昊　周濂
朱裕　鄭善夫　樂頀華湘
卷三十
明二
唐順之　顧應祥　周述學　陳壤　雷宗
袁黃　周相
卷三十一
明三
朱載堉（何瑭附見）　朱仲福　范守己　邢雲路　魏文魁
程大位
卷三十二
明四
周子愚　李之藻　徐光啓（冷守忠附見）
卷三十三
明五
李天經　王應遴　王英明　許胥臣　陳蓋謨
卷三十四
國朝一
王錫闡上
卷三十五
國朝二
王錫闡下　潘聖樟（弟耒）
卷三十六
國朝三
薛鳳祚　楊光先　胡亶　游藝　揭暄
方中通　杜知耕　李子金　李長茂　孫蘭

卷三十七　國朝四
黃宗羲 子百家
卷三十八　國朝五
梅文鼎上
卷三十九　國朝六
梅文鼎中
梅文鼎下 子以燕 弟文鼐 文鼏 孫瑴成 曾孫鈖 鈁
卷四十　國朝七
李光地 子鍾倫 弟鼎徵 光坡　閻若璩　秦文淵　張雍敬　孔興泰
袁士龍　毛乾乾 女婿謝廷逸　沈超遠　年希堯　劉湘煃
卷四十一　國朝八
陳萬策　楊作枚
陳厚耀　惠士奇　陳訏　陳世仁　莊亨陽
顧長發　屠文漪　傅昂霄　許伯政　余熙
顧琮　何國宗　丁維烈　張永祚　王元啓
卷四十二　國朝九
江永　戴震　盛百二　錢塘　李惇
吳烜　褚寅亮　屈曾發　甄綸　厲之鍔
卷四十三　西洋一 附
默冬　亞里大各　地末恰　依巴谷　多祿某
亞而封所王　歌白尼　西滿　麻日諾　末葉大









卷四十四　西洋二 附
歐几里得 附見丁氏　亞爾罷德　泥谷老　白耳那瓦　第谷
默爵　亞奇默德　德阿多西阿　若德訥白爾 畢利格巴[illegible] 如斯 附見
卷四十五　西洋三 附
利瑪竇　熊三拔　艾儒略　龐迪我 龍華民　陽瑪諾
鄧玉函　羅雅谷
湯若望　南懷仁　紀利安　穆尼閣
卷四十六　西洋四 附
秦國　嗎西尼 利白爾 附見　戴進賢 徐懋德 附見　杜德美　顏家樂
蔣友仁
續補
卷四十七
宋補遺一
楊輝
金補遺二
元好問
元補遺三
蔣周　朱世傑 [illegible] 附見　趙城
卷四十八　國朝補遺四
明安圖 子明新　陳際新　張肱　孔廣森　博啓
許如蘭　陳懋齡 孔繼涵 附見
卷四十九
國朝續補一
錢大昕 姪侗　凌廷堪　李潢　程瑤田

卷五十
國朝續補二
李銳 黎應南附見　談泰　汪萊　徐朝俊　梅沖
卷五十一
國朝續補三
焦循 子廷琥 [illegible]　許桂林 周治平附見　吳蘭修　董祐誠 張成孫附見
卷五十二
國朝續補四
張敦仁　姚文田 施彥士附見　戴敦元　陳潮　張作楠
劉衡　謝家禾


三編


卷一
國朝續補遺一
吳任臣　龔士燕 楊文言 [illegible]　方正珠 胡宗緒　王蘭生　[illegible]高子 [illegible]
華玉淳 華綸　胡天游　嚴瑮　何夢瑤 [illegible]　萬光泰
沈大成　董達存　淩衢　孔繼涵　汪廷榜 [illegible]
卷二
國朝續補遺二
許宗彥 徐養原　紀大奎 [illegible]　朱鴻 [illegible]　時銘
黃承吉　周濟　臧壽恭　齊彥槐 江臨泰　王大齡
程恩澤 [illegible]　劉逢祿 [illegible]　牟庭 劉日旋　顧廣圻　黃汝成
安清翹
卷三
國朝後續補一
阮元　駱騰鳳 吳玉搢　李兆洛 六嚴　張鑑 [illegible]　沈欽裴 宋景昌 毛嶽生
錢儀吉　陳杰 丁兆慶 張福僖　項名達 王大有　金望欣 [illegible]　李時瀾 [illegible]
卷四
國朝後續補二







羅士琳 易之瀚 [illegible]　朱駿聲　徐有壬　馬釗　熊其光
鄒漢勳 弟漢池　施勤　戴煦 [illegible]　[illegible]
卷五
國朝後續補三
顧觀光 韓應陛　夏鸞翔　馮桂芬 [illegible]　尹錫瓚 [illegible]　鄒伯奇 [illegible]
時曰淳 [illegible]
卷六
國朝後續補四
丁取忠 李錫蕃　吳嘉善　汪曰楨　左潛　曾紀鴻
張文虎　李善蘭
卷七
國朝名媛 後附錄一
葛宜　沈綺　王貞儀
西洋 後附錄二
胡威立　[illegible]士　侯失勒約翰 [illegible]　艾約瑟
偉烈亞力　華里司 [illegible]　海麻士　哈司韋　富路瑪
那麗　連提 [illegible]


以上爲書七篇。凡得續補遺二十九人。附見二十二人。後續補三十一人。附見二十五人。附記又二人。後附錄名媛三人。西洋十一人。附見四人。附記東洋又一人。總百二十有八人云。

# 疇人傳卷第一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上古

### 羲和　常儀　臾區　伶倫　大撓　隸首　容成

羲和常儀臾區伶倫大撓隸首容成。皆黃帝時人也。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而著調曆。史記曆書索隱引系本。

論曰。世本作篇攷言疑造。羲和常儀之倫。乃占天之元始。算事之厥初也。自茲之後。下涉漢唐。代有增修。益求密合。然日官頒朔。類多差忒。迨至本朝時憲書。而後推步之術乃至精至密焉。此蓋伏遇我聖祖仁皇帝撫辰建極。叶紀體元。御製數理精蘊考成上下諸編。啓千聖不傳之祕。立萬年有道之基。是固度越漢唐。與黃帝之名察度驗。先後同揆者矣。

### 重黎

重黎司天地之官也。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史記太史公自序及臣瓚注。





論曰。太史公書曰。使復舊常。無相侵瀆。然則重黎固各司其序而不相亂矣。天地事別。不容兼治。小司馬謂二官亦通職。未爲深得也。疇官家業相傳。各從父學。並司天必專門之爵。其來尚已。

## 唐

### 羲氏　和氏

羲氏和氏重黎之後也。堯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暘谷。敬道日出。便程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其民析。鳥獸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鳥獸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程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鳥獸氄毛。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定四時。信飭百官。衆功皆興。史記五帝本紀。

論曰。敬天授時。帝王之首務。故羲人重其事。居郁夷。居南交。居西土。居北方。四方無驗之故事也。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夜中星虛。日短星昴。中星測驗之權輿也。至於以閏定時。尤非聖人不能作。蓋懸象著明。莫大於二曜。法日月之行。製中朔之數。察發斂以正時。致會衡而班朔。百官以飭。乘功以興。由斯道也。觀帝堯之命羲和。知千古步算之綱要。定於陶唐之世矣。

## 夏

### 大章　豎亥

大章豎亥。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三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步南極。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邱北。山海經、淮南子注引山海經。

論曰。暘湖孫觀察星衍曰。所謂青邱北者。當如後世輿地圖之類。指而算其相距之里差耳。西洋人以地球經緯求里差。精中法之所未有。豈知我三古時已有其術哉。

## 商

### 箕子

箕子。紂親戚也。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對曰。天錫禹洪範九等。四曰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史記宋微子世家。

論曰。日行黃道。遠天而東。歷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而一周。謂之歲。月行九道。亦違天而東。歷二十九日有餘而復追及於日。謂之月。日從天而西。歷一晝夜而一周。謂之日。陰陽之精。散爲五行。日月相會。紀以四七。則星辰是也。章蔀紀元之率。甲子六旬之名。則法數是也。洪範五紀。本乎天錫。然則古先聖哲。擬天行而序七體。其時義大矣哉。

## 周

## 商高

商高。周大夫也。周公問於商高曰。竊聞乎大夫善數也。請問古者包犧立周天曆度。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得尺寸而度。請問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方圓。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周公曰。大哉言數。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爲典。以方出圓。笠以寫天。天青黑。地黃赤。天數之爲笠也。青黑爲表。丹黃爲裏。以象天地之位。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聖。智出於句。句出於矩。夫矩之於數。其裁制萬物。惟所爲耳。周公曰。善哉。（周髀算經）

論曰。方圓者天地之道。方出於圓。圓出於矩。半其一矩。是謂句股。庖犧立周天度數。從此出。禹治天下。數之所生。蓋極句股之用。天地莫商外矣。言天者三家。以蓋天爲最古。笠以寫天。所謂蓋天是也。劉智謂顓頊造渾天。黃帝爲蓋天。蓋先於渾。是其證已。武進臧玉林琳謂此篇文句醇質。義奧精深。當是先秦古書。非後人所能托譔。可謂先得我心矣。

## 榮方 陳子

榮方。陳子。皆周公之後人也。榮方問於陳子曰。今者竊聞夫子之道。知日之高大。光之所照。一日所行。遠近之數。人所望見。四極之窮。列星之宿。天地之廣袤。夫子之道皆能知之。其信有之乎。陳子曰。然。榮方曰。方雖不省。願夫子幸而說之。今若方者可教此道邪。陳子曰。然。此皆算術之所及。子之於算。足以知此矣。若誠累思之。於是榮方歸而思之。數日不能得。復見陳子曰。方思之不能得。願終請說之。陳子曰。坐。吾語汝。於是榮方復坐而請。陳子說之曰。夏至南萬六千里。冬至南十三萬五千里。日中立竿測影。此一者天道之數。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正晷者句也。正南千里。句一尺五寸。正北千里。句一尺七寸。日益表南。晷日益長。候句六尺。即取竹空徑一寸。長八尺。捕影而視之。空正掩日。而日映空之孔。由此觀之。率八十寸而得徑一寸。故以句爲首。以髀爲股。從髀至日下六萬里。而髀無影。從此以上至日則八萬里。若求邪至日者。以日下爲句。日高爲股。句股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得邪至日。從髀所旁至日所十萬里。以率率之。八十里得徑一里。十萬里得徑千二百五十里。故曰日晷徑千二百五十里。法曰。周髀長八尺。句之損益寸千里。故曰極者天廣袤也。今立表高八尺以望極。其句一丈三寸。由此觀之。則從周北十萬三千里而至極下。榮方曰。周髀者何。陳子曰。古時天子治周。此數望之從周。故曰周髀。髀者表也。日夏至南萬六千里。日冬至南十三萬五千里。日中無影。以此觀之。從南至夏至之日中十一萬九千里。北至其夜半亦然。凡徑二十三萬八千里。此夏至日道之徑也。其周七十一萬四千里。從夏至之日中至冬至之日中十一萬九千里。北至極下亦然。則從極南至冬至之日中二十三萬八千里。從極北至





其夜半亦然。凡徑四十七萬六千里。此冬至日道徑也。其周百四十二萬八千里。從春秋分之日中北至極下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從極下北至其夜半亦然。凡徑三十五萬七千里。周一百七萬一千里。故曰月之常道。緣宿日道亦與宿正。南至夏至之日中。北至冬至之夜半。南至冬至之日中。北至夏至之夜半亦徑三十五萬七千里。周一百七萬一千里。春分之日夜分。以至秋分之日夜分。極下常有日光。秋分之日夜分。以至春分之日夜分。極下常無日光。故春秋分之日夜分之時。日光所照適至極。陰陽之分等也。冬至夏至者。日道發斂之所生也。至晝夜長短之所極。春秋分者。陰陽之修。晝夜之象。晝者陽。夜者陰。春分以至秋分。晝之象。秋分以至春分。夜之象。故春秋分之日中。光之所照北極下。夜半日光之所照。亦南至極。此日夜分之時也。故曰日照四旁各十六萬七千里。人所望見。遠近宜如日光所照。從周所望見。北過極六萬四千里。南過冬至之日三萬二千里。夏至之日中光。南過冬至之日中光四萬八千里。南過人所觀見萬六千里。北過周十五萬一千里。北過極四萬八千里。冬至之夜半日光。南不至人目所見七千里。不至極下七萬一千里。夏至之日中。與夜半日光九萬六千里。過極相接。冬至之日中。與夜半日光不相及十四萬二千里。不至極下七萬一千里。夏至之日正東西望直周東西日下至周五萬九千五百九十八里半。冬至之日正東西方不見日。以算求之。日下至周二十一萬四千五百五十七里半。凡此數者。日陳之發斂。冬至夏至。觀律之數。聽鐘之音。冬至晝夏至夜差數。及日光所道。觀之四極。觀八十一萬里。周二百四十三萬里。從周南至日照處三十萬二千里。周北至日照處五十萬八千里。東西各三十九萬一千六百八十三里半。周在天中南十萬三千里。故東西矩中徑二萬六千六百三十二里有奇。周北五十萬八千里。冬至日十三萬五千度。冬至日道徑四十七萬六千里。周百四十二萬八千里。日光四極當周東西各三十九萬一千六百八十三里有奇。（周髀算經及注）

論曰。以句股量天。始見於周髀。後人踵事增修。愈推愈密。而乃嗤古率爲觕疏。毋乃既成大輅而棄椎輪耶。歐邏巴測天專恃三角八線。所謂三角。即古之句股也。伏讀聖祖仁皇帝御製三角形論曰。論者謂今法古法不同。殊不知算自中國。流傳西土。毋庸岐視。大哉王言。非星翁術士所能與知也。

## 孫子

孫子著算經三卷。序曰。夫算者天地之經緯。羣生之元首。五常之本末。陰陽之父母。星辰之建號。三光之表裏。五行之準平。四時之終始。萬物之祖宗。六藝之綱紀。羣倫之聚散。致二氣之升降。推寒暑之迭運。步遠近之殊同。觀天道積微之兆基。察地理縱橫之長短。采神祇之所在。極成敗之符驗。窮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立規矩。準方圓。謹法度。約尺寸。立權衡。平輕重。剖毫釐。析黍絫。歷億載而不朽。施八極而無疆。散之不可勝究。斂之不盈掌握。嚮之者富有餘。背之者貧且窶。心開者幼冲而即悟。意閉者皓首而難精。夫欲學之者必務量能揆己。志在所專。如是則焉有不成者哉。（孫子算經）

論曰。朱竹垞（彝尊）以孫子算經為孫武作。戴東原（震）以書中有長安洛陽相去及佛書二十九章語。斷為漢明帝以後人。余攷韋曜博奕論枯棊三百注引邯鄲淳藝經。棊局十七道。而孫子乃云棊局十九道。則其人當更在漢以後矣。然術數之書。明多附益。如卷末推孕婦所生男女。殊鄙淺荒謬。必非孫子正文。或恐傳習孫子者轉展增加。失其本真。今但題作孫子。不署孫武。闕附於周末。以志闕疑。其書詳說乘除開方。可以攷見古人從漢布算之式。下卷物不知數。三三數之。五五數之。七七數之一篇。為九章所未及。宋秦道古論學九章大衍求一法。蓋出于此也。

# 疇人傳卷第二

賜進士出身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學政揚州阮元撰

## 漢

### 張蒼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沛公立為漢王。以蒼為常山守。又為代相。從相趙。復徙相代。六年。以功封北平侯。遷為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為相國。而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又為淮南相。十四年遷御史大夫。孝文皇帝四年為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為歲首。不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如故。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土德時歷制度。更元年。蒼由此自絀。謝病免。孝景五年薨。諡曰文侯。年百餘歲迺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史記張丞相列傳、漢書張周趙任申屠傳）

論曰。續志云。漢興。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蒼言用顓頊術。其術今已失傳。續漢志云。顓頊元用乙卯。蔡邕





命論曰。顓頊術曰。太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祖沖之曰。古之六術。並同四分。六術即黃帝顓頊夏殷周魯。然則顓頊章蔀紀元之數。竝與與分同也。開元占經曰。顓頊術上元乙卯。至今開元二年甲寅。二百七十六萬一千一十九算外。然則顓頊上元乙卯至漢元年乙未。二百七十六萬一百算外也。顓頊之術。其大略如此。劉徽序九章云。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各稱刪補。其目與古或異。蓋蒼本秦人。其所傳者必羲和周公之遺。施行當世。為從來步算家所宗。豈不宜哉。

### 司馬遷 鄧平

司馬遷字子長。馮翊夏陽人也。父談為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漢興。庶事草創。襲秦正朔。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為微近。然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迺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聞學褊陋。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於是迺詔御史曰。迺者有司言歷未定。所迺宜問。以考星度。未能讎也。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則上矣。書缺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從。未能修明。其以七年為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歷。迺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迺以前歷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為算。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歷。迺選治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鍾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鄧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陽歷。不藉半日。名曰陰歷。所謂陽歷者。先朔月生。陰歷者。朔而後月生。平曰。陽歷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諸侯王群臣便。迺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校曆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鄧平術。以平為太史丞。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作太史公書。其歷書曰。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鳺先滜。物迺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于冬分。時雞三號。卒明。撫十二而卒于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

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成厥意。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事。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菑薦至。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歷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廢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邪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於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爭。在於彊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歷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漢興。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為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歷。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張蒼自黜。所欲論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歷服色事。貴幸。後作亂。故孝文帝廢不復問。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算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至。黃鐘為宮。林鐘為徵。太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漢書律歷志。史記歷書。自序。）



論曰。漢書載三統術而不著太初水法。成疑太初與三統不同。非也。閎平之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是明日法月法與三統同矣。實遺稱太初術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是明統法則天與三統同矣。蓋太初術有三統。即得謂之三統術。以三統術說春秋。亦得謂之春秋術。稱名或異。其實則一而已矣。遷父子世太史公。首建正朔之議。可謂不尸其官者。至於運算推步。造立法數。則閎平之功







居多焉。

## 落下閎

落下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薦閎。待詔太史。更作太初歷。曰。後八百歲此歷差一日。當有聖人定之。拜侍中。辭不受。（[illegible]）

論曰。陽湖孫觀察（星衍）曰。御覽引桓譚新論云。揚子雲好天文。問之於落下閎。以渾天之說。閎曰。我少能作其事。但隨尺寸法度。殊不曉達其意。後稍稍益愈。到今七十。乃甫適知已。又老且死矣。今我兒子愛學作之。亦當復年如我。乃曉知已。又且死焉。其言可悲可笑也。又北堂書鈔儀飾部引新論云。揚子雲好天文。問落下黃閎以渾天之數。閎曰。我少作其事。不曉達其意。今七十始知其理。又史記索隱引益部耆舊傳曰。閎字長公。明曉天文。隱於落下。然則落下閎乃姓黃。而隱於落下耳。余按史記稱巴落下閎。漢書稱巴郡落下閎。皆不云姓黃。據風俗通則云姓有落下。漢有落下閎。今從史記漢書作落下閎。而著觀察說於此。以俟學者詳焉。

## 張壽王（鮮于妄人）

張壽王。太史令也。元鳳三年。上書言歷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為。傳黃帝調律歷。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歷之過也。詔下主歷使者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妄人請與治歷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鈞校諸歷用狀。奏可。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歷疏密。凡十一家。以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盡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疏遠。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歷。壽王非漢歷。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太初歷第一。即墨徐萬且。長安徐禹治太初歷亦第一。壽王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歷課皆疏闊。又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桮育治終始。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不與壽王合。壽王又移帝王錄。舜禹年歲不合人年。壽王言化益為天子代禹。驪山女亦為天子。在殷周間。皆不合經術。壽王歷乃太史官殷歷也。壽王猥曰。安得五家歷。又妄言太初歷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以故陰陽不亂。謂之亂世。劾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誦不詳之辭。作祅言欲亂制度。不道。奏可。壽王候課。比三年下。終不服。再劾死。更赦勿劾。遂不更言。誹謗益甚。竟以下吏。（漢書律歷志）

論曰。三統世經稱殷術以元帝初元二年為紀首。是年歲在甲戌。推而上之。一千五百二十年。而歲直甲寅。為元首。又上四千五百六十年。而歲復甲寅。為上元。然則殷術上元至元鳳三年。積六千四十九算。故曰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也。以此積年用四分法上推太初元年。得至朔同日。而中餘四分日之三。朔餘九百四十分日之七百五。故曰太初術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也。實等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自元鳳三年癸卯逆推之。其首歲直甲戌。又上一千五百二十年。而歲名亦在甲寅。然則

壽等所用之元與壽王合，而積年不合耳。壽王株守舊聞，妄譏時事，至陷于罪戾，而終不悟其失。習之足以困人，甚矣哉。

耿壽昌

耿壽昌，宣帝時大司農中丞也。善爲算，能商功利，賜爵關內侯。刪補九章算術，其目與古或異。甘露二年奏以圓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狀，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漢書食貨志、漢書律曆志、九章算術序。

劉向 子歆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楚元王交元孫也。年十二，以父任爲輦郎。既冠，擢爲諫大夫。成帝即位，召拜中郎，遷光祿大夫。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論九道云，青道二出黃道東，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北，赤道二出南。又云，立春春分東從青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秋白冬黑，各隨其方。又夏曆以爲列宿日月皆西移，列宿疾而日次之，月宿遲。故日與列宿昏俱入西方，後九十一日，是宿在北方，又九十一日，是宿在東方，又九十一日，在南方。此明日行遲於列宿也。月生三日，日入而月見西方，至十五日，日入而月見東方，將晦，日未出，乃見東方。以此明月行之遲於日，而皆西行也。向難之以鴻範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不敢進也，星辰西行，史官謂之逆行。此三說，夏曆皆違之，迹其意，好異者之所作也。年七十二卒。少子歆，最知名。漢書楚元王傳、律曆志、宋書律曆志、天文志。

論曰，夏術以列宿日月皆西移。宋張子本之，因有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之說，當時儒者皆主張之，蓋謂七政當順天，不當逆天也。錢少詹大昕云，天行赤道，七政各行其道，而絡乎赤道之內外，本無順逆之可言。然則七政東行，不得即謂之逆天也。元謂三統至今爲術者數十家，皆云右旋，無云左旋者，則右旋爲古今之通論也。

歆，字子駿，少爲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數術方技，靡所不究。哀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爲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出爲河內太守，徙五原，轉涿郡，復爲安定屬國都尉。王莽持政，歆爲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作三統曆及譜以說春秋，曰，夫曆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曆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曆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周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能班朔，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曆以爲在建戌，史書建亥。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亥，而怪蟄蟲之不伏也。自文





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曆數。故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其禮，而著其法於春秋。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言告朔也。元典曆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爲善。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爲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十一三之以爲實。實如法得一。黃鐘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鐘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爲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言終而復始。太極中央元氣，故爲黃鐘，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爲日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繇出也。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爲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蓍以爲數。以象兩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閏十九，及所據一加之，而以再扐兩之，是爲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是以能生吉凶。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并終數爲十九，易窮則變，故爲閏法。參天九，兩地十，是爲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爲朔望之會。以會數乘之，則周於朔旦冬至，是爲會月。九會而復元，黃鐘初九之數也。經於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所以記啓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故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此聖王之重閏也。以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冬至，是爲章月。四分月法，以其一乘章月，是爲中法。參閏法爲周至，以乘月法，以減中法而約之，則六扐之數，爲一月之閏法，其餘七分。此中朔相求之術也。朔不得中，是爲閏月，言陰陽雖交，不得中不生。故日法乘閏法，是爲統歲。三統，是爲元歲。元歲之閏，陰陽災，三統閏法。易九戹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是以春秋曰，舉正於中。又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爲民。故善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

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氣。氣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爲中。斗建下爲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經曰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夏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人生自寅。成於申。故雖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易曰。參五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塡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成。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爲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參之則得乾之策。兩之則得坤之策。以陽九九之。爲六百四十八。以陰六六之。爲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陰陽各一卦之微算策也。八之爲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又八之爲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爲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後大成。五星會終。觸類而長之。以乘章歲爲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三會爲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九章歲而六之爲法。太極上元爲實。實如法得一。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日法八十一。閏法十九。統法一千五百三十九。章月二百三十五。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周天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及王莽篡位。歆爲國師。封嘉新公。（漢書楚元王傳、律歷志、王莽傳）

論曰。三代推步之書。秦火而後。無復遺餘。及今可攷而知者。自歆三統始也。三統以統術推氣朔。紀術步五星。歲術求太歲所在。洵綱舉目張。有條不紊者矣。論其爲術之善。厥有數端。四分以後。太歲一歲一名。而三統推歲星以百四十四年行百四十五次。太歲與歲星恆相應。有超辰之法。一也。四分二十四氣中節與今不殊。而三統則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穀雨爲三月節。淸明爲三月中。合於夏小正正月啓蟄之文。二也。上世積年荒遠難稽。史記託始共和。最爲有徵。三統世經所載。自文王四十二年以後。





歲歲相揭。更在共和之前。攷古者得以有所推依。三也。歆父子相繼領校祕書。世經所稱伊訓武成等文。必真古文。足以有裨經學。四也。至於臚列尚書春秋古來有涉步算之事。一一推合。以明其術之有驗於古。班固稱爲復法密要。後世諸儒用以說經。蓋誠有所取爾也。推迹統母之生。多傳合易卦鍾律。案以算理。實多未協。如見月求日。當以統月一千九百三十五爲所有率。周天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爲所求率。積月爲所有數。而今有之。得積日。術求省易。以等數二百三十五約所有之率。得八十一。曰日法。約所求之率。得二千三百九十二。曰月法。歆乃云黃鍾初九自乘爲日法。揲大衍象得月法。則昧其本原矣。爲此論者。非敢妄議古人。庶後之類三統者。不徒驚其論統之美。而有以究其正義焉。

尹咸

尹咸。成帝時太史令也。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咸校數術。凡百九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其歷譜十八家六百六卷。曰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顓頊歷二十一卷。顓頊五星歷十四卷。日月宿歷十三卷。夏殷周魯歷十四卷。天歷大曆十八卷。漢元殷周諜歷十七卷。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耿昌月行圖二卷。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律歷數法三卷。自古五星宿紀三十卷。太歲謀日晷二十九卷。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古來帝王年譜五卷。日晷書三十四卷。許商算術二十六卷。杜忠算術十六卷。（漢書藝文志）

論曰。術譜十八家。今皆亡佚不傳。所爲元占經臚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術積年章率。未審即咸所校否也。稽漢志稱耿壽昌奏以圖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狀。蓋耿昌即耿壽昌矣。漢以前數學之書。復概略具於此。然則咸校錄之功。亦安可沒哉。

許商

許商字長伯。長安人也。善爲算。四至九卿。著五行論曆及算術二十六卷。（漢書儒林傳、藝文志、）

杜忠

杜忠有算術十六卷。（漢書藝文志）

乘馬延年

乘馬延年。建始時諫大夫也。明計算。（漢書食貨志）

揚雄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大覃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于八十一。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太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曆焉。又難蓋天八事。以通渾天。其一云。日之東行。循黃道。晝中規。牽牛距北極北百一十度。東井距北極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徑一。二十八宿周天當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晝漏五十刻。即

天蓋轉。夜當倍晝。今夜亦五十刻。何也。其三曰。日入而星見。日出而不見。即斗下見日六月。不見日六月。北斗亦當見六月。不見六月。今夜常見。何也。其四曰。以蓋圖視天河。起斗而東入狼弧間。曲如輪。今視天河直如繩。何也。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蓋圖視天。星見者當少。不見者當多。今見與不見等。何出入無冬夏。而兩宿十四星當見。不以日長短故見有多少。何也。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託天而旋。可謂至高矣。縱人目可奪。水與景不可奪也。今從高山上。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其七曰。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與北斗。近我而小。遠我而大。何也。其八曰。視蓋橑與車輻間。近杠轂即密。益遠益疏。今北極爲天杠轂。二十八宿爲天橑輻。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間當數倍。今交密。何也。年四十餘。自蜀至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薦雄待詔。歲餘。除爲郎。給事黃門。王莽篡位。轉爲大夫。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漢書本傳、隋書天文志

# 疇人傳卷第三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後漢一

楊岑 張盛 景防 鮑鄴

楊岑。待詔也。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施行百有餘年。歷稍後天。建武八年。中太僕朱浮。太中大夫許淑等。數上書言歷不正。宜當改更。時分度覺差尚微。上以天下初定。未遑改正。至永平五年。官歷署七月十六日食。岑見時月食多先歷。即縮用算上爲日。上言月當十五日食。官歷不中。詔書令岑普與官對。起七月。盡十一月。弦望凡五。官歷皆失。岑皆中。庚寅。詔令岑署弦望月食官。復令待詔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岑課。歲餘。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十二年十一月丙子。詔書令盛防代岑署弦望月食加時。影分之術。始頗施行。後漢書律歷志

論曰。漢書志載四分上元至伐桀十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三歲。其四分之率。水在三統以前。東京諸儒。特增修其法而用之耳。

編訢 李梵





編訢。治歷者也。永平九年。太史待詔董萌上言歷不正。事下三公太常知歷者雜議。訖十年閏月。無能分明據者。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而候者皆知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未至牽牛五度。而以爲牽牛中星。從天四分日之三。晦朔弦望差天一日。宿差五度。章帝知其謬錯。以問史官。雖知不合。而不能易。故詔訢及治歷李梵等。綜校其狀。二月甲寅。遂下詔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河圖曰。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又曰。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祗畏。不敢荒寧。予末小子。託在於數終。曷以續興。崇弘祖宗。拯濟元元。尚書琁璣鈐曰。述堯世。放唐文。帝命驗曰。堯考德顧期立象。凡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況乎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恧焉。閒者以來。政治不得。陰陽不和。災異不息。癘疫之氣。流傷於牛。農本不播。夫庶徵休咎。五事之應。咸在朕躬。信有闕矣。將何以補之。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歲二月。東巡狩。至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祖堯岱宗。同律度量。考在璣衡。以正儀象。庶乎有益。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改憲。史官用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謬錯。琁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術以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迕。用望平和隨時之義。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冀百君子越有民同心敬授。儻獲咸熙。以明予祖之遺功。於是四分施行。歷法曰。昔者聖人之作歷也。觀琁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景之長短。斗綱之■。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歷成日。居以列宿。終于四七。受以甲乙。終于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之月。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紀以紀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贏朒無方。莫不結系于此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營于外。琁衡追日。以察發斂。光道生焉。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違。違而後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行。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不以其精者。故陰陽有分。寒暑有節。

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若夫祐術開業。淳燿天光。重黎其上也。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曆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羲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歷明時。應天順民。湯武其盛也。及王德之衰也。無道之君亂之於上。頑愚之史失之於下。夏后之時。羲和淫湎。廢時亂日。允乃征之。紂作淫虐。喪其甲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者。其興也勃焉。回而敗之者。其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王之壯事。是以聖人寶焉。君子勤之。夫歷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來者尚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將有興焉。咨焉而以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教。頒諸明堂。以爲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往。羣忌苟禁。君子未之或知也。斗之二十一度。去極至遠也。日在焉而冬至。羣物於是乎生。故律首黃鍾。曆始冬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當漢高皇帝受命四十有五歲。陽在上章。陰在執徐。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閏積之數。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謂之漢歷。又上兩元。而月食五星之元。並發端焉。元法四千五百六十。紀法千五百二十。蔀法七十六。蔀月九百四十。章法十九。章月二百三十五。周天千四百六十一。日法四。蔀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月數百三十五。食法二十三。從上元太歲在庚辰以來。盡熹平三年。歲在甲寅。積九千四百五十五歲也。續漢書律曆志

論曰。斷分術數。名不用翔。辰五星始于合伏。爲術與三統異。而後世皆遵用之。至于昏旦中星。晝夜漏刻。二至晷影長短之數。黃赤宿度進退之率。則皆三統所未詳。始見于四分者也。其論術一篇。義少精。大昕謂爲精微簡要。非劉洪不能作。後之步天者所宜寶也。

賈逵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永平中。拜爲郎。永元三年爲左中郎將。八年爲侍中。領騎都尉。先是元和二年。施行四分而編訢。李梵猶以爲元首十一月。當先大。欲以合耦弦望。命有常日。而十九歲不得七閏。晦朔失實。行之未期。章帝復發聖思。考之經讖。使逵問治歷者衛承。李崇。太尉屬梁鮪。司徒掾嚴勗。太子舍人徐震。鉅鹿公乘蘇統。及訢梵等十人。以爲月當先小。據春秋經。書朔不書晦者。朔必有明晦。不朔必在其月也。即先大。則一月再朔。後月無朔。是明不可。梵等以爲當先大。無文正驗。取欲諧耦十六日月朓昏晦當滅而已。又晦與合同時。不得異日。又上知訢梵等亢見。敕毋拘歷已班。天元始起之月當小。定。後年歷數遂正。永元中。復令史官以九道法候弦望。驗無有差跌。逵論集狀。後之議者。用得折衷。故詳錄爲逵論曰。太初術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黃帝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星。建星即今斗星也。太初術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牽牛八度。案行事史官注。冬夏至日常不及太初術五度。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石氏星經曰。黃道規牽牛初直斗二十度。去極二十五度。於赤道斗二十一度也。四分法與行事候注天度相應。尚書考靈曜斗二十二度。無餘分。冬至在牽牛所起。又編訢等據今日所在牽





牛中星五度。於斗二十一度四分一。與考靈曜相近。即以明事。元和二年八月。詔書曰。石不可離。令兩候上得算多者。太史令元等候元和二年至永元元年五歲中。課日行及冬夏至斗二十一度四分一。合古術建星。考靈曜日所起。其星間距度皆如石氏故事。他術以爲冬至日在牽牛初者。自此遂黜也。逵論曰。以太初術考漢元盡太初元年日朔二十三事。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術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二日。以太初術考太初元年盡更始二年二十四事。十得晦。新術十六得朔。七得二日。一得晦。以太初術考建武元年盡永元元年二十三事。五得朔。十八得晦。以所術十七得朔。三得晦。三得二日。又以新術上考春秋中日朔者二十四事。失不中者二十三事。天道參差不齊。餘又有長短。不可等齊。治術者以七十六歲斷之。則餘分稍長。稍得一日。故易金火相革之卦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言聖人必曆象日月星辰。明數不可貫千萬歲。其間必改更。先距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故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有異世之術。太初術不能下通於今。新術不能上得漢元。一家術法。必在三百年之間。故歷文曰。三百年斗歷改憲。漢興當用太初而不改。至太初元年百二歲。乃得。故其前有先晦一日合朔。下至成哀。以二日爲朔。故合朔多在晦。此其明效也。逵論曰。臣前上傅安等用黃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日月同。於今術弦望至差一日以上。輒奏以爲變。至以爲日却縮退行。於黃道。自得行度。不爲變。願請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度課與待詔星象考。校奏可。臣謹案。前對言冬至日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夏至日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日去極九十一度。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也。今史官一以赤道爲度。不與日月行同。其斗牽牛癸鬼。赤道得十五。而黃道得十三度半。行東壁奎婁軫角亢。赤道十度。黃道八度。或月行多而日月相去反少。謂之日却。案黃道值牽牛。出赤道南二十五度。其值東井與鬼。出赤道北五度。赤道者爲中天。去極俱九十度。非日月道。而以搖準度日月。失其實行故也。以今太史官候注。考元和二年九月以來月行牽牛東井四十九事。無行十一度者。行婁角三十七事。無行十五六度者。如安言。問典星待詔姚崇井畢等十二人。皆曰。星圖有規法。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不知施行。案甘露二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圖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狀。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赤道使然。此前世所共知也。如言黃道有驗。合天。日無前卻。弦望不差一日。比用赤道密近。宜施用。上中多臣校。案施論。永元四年也。至十五年七月甲辰。詔書造太史黃道銅儀。以角爲十三度。亢十。氐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斗二十四四分度之一。牽牛七。須女十一。虛十。危十六。營室十八。東壁十。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昴十二。畢十六。觜三。參八。東井三十。輿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史官以郭日月行。參弦望。雖密近而不爲注日。儀。黃道與度轉運。難以候。是以少循其事。逵論曰。又今史官推合術弦望月食加時。率

多不中在於不知月行遲疾意永平中詔書令故太史待詔張隆以四分法署弦望月食加時隆言能用易九六七八爻知月行多少今案隆所署多失臣使隆逆推前手所署不應或異日不中天乃益遠至十餘度梵統以史官候注考校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又非所謂朓側匿乃由月道有遠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處三度九歲九道一復凡九章百七十一歲復十一月合朔旦冬至合春秋三統九道終數可以知合朔弦望月食加時據官注天度為分率以其術法上考建武以來月食凡三十八事差密近有益宜課試上案史官舊有九道術廢而不修熹平中故治歷郎梁國宗整上九道術詔書下太史以參舊術相應部太子舍人馮恂課校恂亦復作九道術增損其分與整術並校差為近太史令颺上以恂術參弦望然而加時猶復先後天遠則十餘度遂以永元十三年卒年七十二（後漢書本傳續漢書律曆志）

## 霍融

霍融太史待詔也永元十四年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密詔書下太常令史官與融以儀校天課度遠近太史令舒承梵等對案官所施漏法令甲第六常符漏品孝宣皇帝三年十二月乙酉下建武十年二月壬午詔書施行漏刻以日長短為數率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減一刻一氣俱十五日日去極各有多少今官漏率九日移一刻不隨日進退夏曆漏隨日南北為長短密近於官曆分明可施行其年十一月甲寅詔曰告司徒司空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昏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近日道周不可以計率分當據儀度下參晷景今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至為疏數以耦法太史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官運儀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以晷景為刻少所違失密近有驗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當用者計吏到班予四十八箭文多故魁取二十四氣日所在并黃道去極晷景漏刻昏明中星刻于下（續漢書律曆志）

論曰冬至日在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日在赤道北二十四度二至相去四十八度以二度四分增減一刻率之則四十八度應增減二十刻故冬夏二至漏刻差二十刻此夏術之法也自冬至至夏至或自夏至至冬至俱歷一百八十日以九日增減一刻率之則一百八十日亦增減二十刻此官術之法也兩法相課夏術自密於官術矣

## 王充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嘗據蓋天之說以駁渾儀云舊說天轉從地下過今掘地一丈輒有水天何得從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隨天而轉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實非合也遠使然耳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耳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之人亦將謂之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為出遠者為入矣何以明之今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半行於平地去人十里火光滅矣非火滅也遠使然耳今日西





轉不復見是火滅之類也日月不圓也望視之所以圓者去人遠也夫日火之精也月水之精也水火在地不圓在天何故圓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永元中卒（後漢書本傳）

## 張衡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徵拜郎中中興以來圖讖漏泄而考驗曆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朔望卻二日學士修之於草澤信向以為得正及太初曆以後天為疾而修之者云百四十四歲而太歲超一辰百七十一歲當棄朔餘六十三中餘千一百九十七乃可常行自太初元年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一當去分而不去故令益有疏闊此二家常挾其術庶幾施行延光二年中謁者亶誦言當用甲寅元河南梁豐言當復用太初尚書郎衡及周興皆能歷數難誦豐或不對或言失誤衡與參案儀注者考往校今以為九道法最密詔書下公卿詳議太尉愷等上侍中施延等議太初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月以晦見西方食不與天相應元和改從四分四分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道河南尹祉太子舍人李泓等四十人議即用甲寅元當除元命苞天地開闢獲麟中百一十四歲推閏月六直其日或朔晦弦望二十四氣宿度不相應者非一用九道為朔月有比三大二小皆疏遠元和變曆以應那乾凶三百歲斗曆改憲之文四分曆本起圖讖最得其正不宜易愷等八十四人議宜從太初尚書令忠上奏諸從太初者皆無他效驗徒以世宗攘夷廓境享國久長為辭或云孝章改四分災異卒甚未有善應臣伏惟聖王興起各異正朔以通三統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為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代違於帝典太宗遵修三階以平黃龍以至刑犴以錯五是以備哀平之際同承太初而妖孽累仍痾禍非一議者不以成數相參考真求實而汎采妄說歸福太初致咎四分太初歷衆賢所立是非已定永平不審復革其弦望四分有謬不可歲行元和鳳鳥不當應律而翔集遠嘉前造則喪其休近譏後改則隱其福疑見曲論未可為是臣輒復重難衡興以為五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諸術為近然猶未稽於古及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兩曆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迂闊不可復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見非獨衡興前以為九道密近今議者以為有闕及甲寅元復多違失皆未可取正昔仲尼順假馬之名以崇君之義況天之曆數不可任疑從虛以非易是上納其言遂寢改曆事再遷為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其渾儀曰赤道橫帶渾天之腹去極九十一度十分之五黃道斜帶其腹出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極六十七度而強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亦強也然則黃道斜截赤道者則春分秋分之去極也今此春分去極九十少者就夏術景去極之法以為率也上頭橫行第一行者黃道進退之數也本當以銅儀日月度之則可知也以儀一歲乃竟而中間又有陰雨難卒成也

是以作小渾。盡赤道黃道。乃各調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從冬所在始起。令之相當值也。取北極及衡各鍼鍼之爲軸。取薄竹篾。穿其兩端中。間其渾半。以貫之。令察之與渾相切摩也。乃從減半起以爲八十二度八分之五。盡衡減之半焉。又中分其篾拗去其半。令其半之際正直與兩端減半相直。令篾半之際從冬至起一度一移之。視篾之半際夕多黃赤道幾也。其所多少。則進退之數也。從北極數之。則元極之度也。各分赤道黃道爲二十四氣。一氣相去十五度十六分之七。每一氣者黃道進退一度焉。所以然者。黃道直時去南北極近。其處地小。而橫行與赤道且等。故以篾度之於赤道多也。設一氣令十六日者皆常率四日差少半也。令一氣十五日不能半耳。故使中道三日之中若少半也。三氣一節。故四十六日而差令三度也。至於差三之時。而五日同率者一。其實節之間不能四十六日也。今殘日居其策。故五日同率也。其率雖同。先之皆強。後之皆弱。不可勝計。取至於三而復有進退者。黃道稍斜。於橫行不得度故也。春分秋分所以退者。始起更斜矣。於橫行不得度故也。亦每一氣一度焉。三氣一節亦差三度也。至三氣之後。稍遠而直。故橫行得度而稍遲也。立春立秋橫行稍退矣。而度猶云進者。以其所退減其所進。猶有盈餘未盡故也。立夏立冬橫行稍進矣。而度猶退者。以其所進。增其所退。猶有不足未畢故也。以此論之。日行非有進退。而以赤道重廣黃道使之然也。本二十八宿相去度數。以赤道爲強耳。故於黃道亦進退也。冬至在斗二十一度少半。最遠時也。而此無斗二十度俱百一十五強矣。冬至宜與之同率焉。夏至在井二十一度半強。最近時也。而此無井二十三度俱六十七度強矣。夏至宜與之同率焉。靈憲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之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於渾體。是爲正儀立度。而皇極有逌建也。樞運有逌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玆以生心。故靈憲作興。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爲象。厥中惟靈。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涬。蓋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可得而紀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龐鴻。蓋乃道之幹也。道幹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陽。故圓以動。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堙鬱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太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增廣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鉤股。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儛道中。其可睹。樞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其世之遂九分而減二。體道左迴。故天道左行。有驗於物。則人氣左羸。形左繚也。天以陽迴。地以陰淳。是故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中。則四序體至。





寒暑不減。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靜。作合承天。清化致養。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莫如天。至厚莫若地。地至質者曰地而已。至多莫若水。水精爲漢。漢用於天而無列焉。思次質也。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種爲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逌屬。紫宮爲皇極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圈首於後。黃神軒轅於中。六擾既畜。而狼蚖魚龍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烏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耦。其後有凴焉者。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蠩。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眾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也。由闇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明。由明瞻暗。暗還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眾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爲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挺占。實司王命。四布於方。爲二十八宿。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福。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以總而理諸。夫三光橫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職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斁。於是乎有隕星。然則奔星之所墜。至則石。文曜麗乎天。其後有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則屈。屈則留回。留回則逆。逆則遲。迫於天也。行遲者覿于東。覿于東屬陽。行速者覿于西。覿于西屬陰。日與月此配合也。攝提熒惑地候見晨。附于日也。太白辰星見昏。附于月也。二陰三陽。參天兩地。故男女取焉。方星巡鎮。必因常度。苟或盈縮。不踰於次。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四星。周伯王逢芮各一。錯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實妖經星之所然。後吉凶宣周。其祥可盡。順帝初。再轉爲太史令。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後遷侍中。永和初。出爲河間相。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後漢書本傳、續漢書律曆志天文志注

論曰。章懷太子稱衡集無算罔論。蓋其論已亡矣。九章算術注云。張衡算又謂立方爲質。立圓爲渾。其算罔論之遺文歟。衡運巧思。作渾天儀以步天路。迄今言儀象者咸紹述焉。崔瑗撰衡碑文曰。數術窮天地。

制作律曆化豈孫吳儀。

虞恭

虞恭，太史令也。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書，世微於數虧，道盛於得常，數虧則物衰，得常則國昌。孝武皇帝攄發聖思，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乃詔太史令司馬遷、治術鄧平等更建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乾鑿度八十分之四十三為日法，設清臺之候，驗六異，課效觕密，太初為最。其後劉歆研機極深，驗之春秋，參以易道，以河圖帝覽嬉、雒書甄曜度推廣九道，百七十一歲進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歲一超次，與天相應，少有闕謬。從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一歲，進退餘分六十三，治術者不知處之，推得十二度弦望不效，挾廢術者得竄其說。至永和二年，小終之數寖過，餘分稍增，月不用晦朔而先見。孝章皇帝以保乾圖三百年斗術改憲，就用四分，以太白復樞甲子為癸亥，引天從算，耦之目前，更以庚申為元，既無明文，託之於獲麟之歲，又不與感精符單閼之歲同。史官相代，因成習疑，少能鉤深致遠。案弦望足以知之。詔書下三公、百官雜議。恭與治術宗訢等議，建術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三者有成，則術可成也。四分術仲紀之元，起於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歲歲相承，從下尋上，其執不誤，此四分術元明文圖讖所著也。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宜在庚戌，而云丙子，言百四十四歲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案歲所超，於天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俱超，日行一度，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而周天一匝，名曰歲。歲從一辰，日不得空周天，則歲無由超辰。案百七十歲二蔀一章，小餘六十三，自然之數也。夫數出於杪智，以成毫氂，毫氂積累，以成分寸，兩儀既定，日月始離，初行生分，積分成度，日行一度，一歲而周。故為術者各生度法，或以九百四十，或以八十一，法有細觕，以生兩科，其歸一也。日法者，日之所行分也。日垂令明，行有常節，日法所該，通遠無已，損益毫氂，差以千里。自此言之，數無緣得有虧棄之意也。今欲飾平之失，斷法垂分，恐傷大道。以步日月行度，終數不同，四章更不得朔餘一，雖言九道去課進退，恐不足以補其闕。且課術之法，晦朔變弦，以月食天驗，昭著莫大焉。今以去六十三分之法為術，驗章和元年以來日變二十事，月食二十八事，與四分術更失，定課相除，四分尚得多，而又便近。孝章皇帝歷度審正，圖儀晷漏，與天相應，不可復尚。文曜鉤曰：高辛受命，重黎說文，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夏后制德，昆吾列神，成周改號，萇弘分官。運斗樞曰：常占有經，世史所明。洪範五紀論曰：民間亦有黃帝諸術，不如史官記之明也。自古及今，聖帝明王，莫不取言於羲和常占之官，定精微於晷儀，正眾疑，祕藏中書，改行四分之原。及光武皇帝數下詔書，草創其端，孝明皇帝課校其實，孝章皇帝宣行其法，君更三聖，年歷數十，信而徵之，舉而行之。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甲寅詔書故事。奏可。續漢書律曆志



# 疇人傳卷第四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後漢二

### 劉洪

劉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魯王之宗室也。延熹中，以校尉應太史徵，拜郎中，遷常山長史，後為上計掾，拜郎中，檢東觀著作律術記，遷謁者，穀城門候，會稽東部都尉，徵還，未至，領山陽太守，卒官。先是太初術推月食多失，四分因太初法，以河平癸巳為元，施行五年，永元元年，以七月後閏食術以八月，其十二年正月十二日，蒙公乘宗紺上書，言今月十六日月當食，而術以二月，至期如紺言。太史令巡上紺有益官用，除待詔。甲辰，詔書以紺法署施行。五十六歲，至本初元年，天以十二月食，術以後年正月，於是始差。到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先術食者十六事。洪上作七曜術。甲辰，詔與太史部郎中劉固、舍人馮恂等課效，復作八元術，而等作月食術，並已相參，固術與七曜術同，月食所失，皆以歲在己未當食四月，恂術以三月，官術以五月。太史上課，到時施行中者。丁巳，詔書報可。其四年，紺孫誠上書言，受紺法術，當復改，今年十二月當食，而官術以後年正月，到期如言，拜誠為舍人。丙申，詔書聽行誠法。光和二年，歲在己未，三月

五月晦。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等。推計行度。以為三月近。四月遠。誠以四月。奏廢誠術。施用恂術。其三年。誠兄整前後上書言。去年三月不食。當以四月。史官廢誠正術。用恂不正術。整所上正屬太史。太史主者終不自言三月近。四月遠。食當以見為正。無遠近。詔書下太常。其詳案注記。平議術之要。效驗虛實。太常就耽上選侍中韓說。博士蔡較。右郎中陳調。與洪於太常府覆校注記。平議。難問恂誠各對。恂術以五千六百四十日有九百六十一食為法。而除成分空加縣法。推建武以來。俱得三百二十七食。其十五食錯。案其官素注天見食九十八。與兩術相應。其錯辟二千一百。誠術以百三十五月二十三食為法。乘除成月。從建康以上減四十一。建康以來減三十五。以其俱不食。恂術改易舊法。誠術中復減損。論其長短。無以相踰。各引書緯自證。文無義要。取追天而已。夫日月之術。日循黃道。月從九道。以赤道儀。日冬至去極俱一百一十五度。其入宿也。赤道在斗二十一。而黃道在斗十九。兩儀相參。日月之行。曲直有差。以生進退。故月行井牛十四度以上。其在角婁十二度以上。皆不應率不行。以是言之。則術不差不改。不驗不用。天道精微。度數難定。術法多端。術紀不一。未驗無以知其是。未差無以知其失。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此謂允執其中。今誠術未有差錯之謬。恂術來有獨中之異。以無驗改未失。是以檢將來為是者也。誠術百三十五月。月二十三食。其文在書籍。學者所修。施行日久。官守其業。經緯日月。厚而未愆。信於天文。遴而不作。恂久在候部。詳心善意。能揆儀度。定立術數。推前校往。亦與見食相應。然協曆正紀。欽若昊天。宜率舊章。如甲辰丙申詔書。以見食為比。今宜施用誠術。棄放恂術。史官課之。後有效驗。乃行其法。以審術數。以順改易。耽以說等議奏。聞詔書可。恂誠各復上書。恂言不當施誠術。整言不當復棄恂術。為洪議所侵。事下永安臺覆實。皆不如恂誠等言。劾奏謾欺。詔書報恂誠各以二月奉贖罪。整適作左校二月。遂用洪等。施行誠術。光和二年。萬年公乘王漢上月食注。自章和元年到今年。凡九十三年。合百九十六食。與官術河平元年月錯。以己巳為元。事下太史令修上言。漢所作注。不與見食相應者二事。以同為異者二十九事。尚書召洪。勑曰。前郎中馮光。司徒掾陳晃各訟術。故議郎蔡邕共補續其志。今洪其詣修與漢相參。推元謂分。考校月食。審己巳元密近。有師法。洪便從漢受不能對。洪上言推元漢己巳元。則考靈曜旃蒙之歲乙卯元也。與光晃甲寅元相經緯。於以追天作術。校三光之步。今為疏闊。孔子緯一事見二百者。明術數曆。隨天為節。甲寅術於孔子時效。己巳顓頊秦所施用。漢興草創。因而不易。至元封中。迂闊不審。更用太初。應期三百改憲之節。甲寅己巳讖雖有文。略其年數。是以學人各傳所聞。至於課校。罔得厥正。夫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五度。課兩元端。閏餘差。自五十分二之三。朔三百四中節之餘二十九。以效信難聚。漢不解說。但言先人有書而已。以漢成注。委官施行。術不同二十九事。不中見食二事。案漢習書。見己巳元。謂朔不聞。不知靈人獨有興廢之義。史官有附天密術。甲寅己巳前以施行。效後格而已。不用。河平疏闊。史官已廢之。而





漢以去事分爭。殆非其意。雖有師法與無同。課又不近密。其說蔀數。術家所共知。無所采取。遺漢錯謬。洪考史官自古迄今術注。原其進退之行。察其出入之驗。視其往來。度其終始。始悟四分於天疏闊。皆斗分太多故也。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上元己丑以來。至建安十一年丙戌。歲積七千三百七十八年。冬至日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術追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則合於古。引而下則應於今。名為乾象術。又創制月行遲速。兼考月行陰陽交錯於黃道表裏。日行於赤道宿度。復進有退。方於前世轉為精密矣。（續漢律曆志及注引袁山松書、晉書律曆志）

論曰。月行十三度十九之七。此平行率也。而驗諸天象。或行十三度不足。或十四度有餘。是知月行有遲疾矣。此遲疾一周。自度端至度端而又過三度有奇。乾象謂之過周分。即今西人所謂月最高行也。日有日道。月有月道。月道之出入乎日道。自離交而觸而後各有相距之數。其最大為五度有奇。乾象謂之兼數。即今西人所謂黃白距緯也。洪始知遲疾陰陽二術。後來術家。莫不遵用。其為功步算大矣。蔡伯喈稱洪密於用算。鄭康成論乾象以為窮幽極微。非虛譽也。

## 蔡邕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少好數術天文。建寧三年。辟司徒橋元府。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遷議郎。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言。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盜賊相續。為曆用甲寅為元。而用庚申。圖緯無以庚為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太史治術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乞與本庚申元經緯有明受虛獄重誅。乙卯詔書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務得道真。以羣臣會司徒府議。邕議以為曆數精微。去聖久遠。得失更迭。術術無常。是以承秦曆用顓頊。元用乙卯。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正朔。曆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皇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各以庚申為非。甲寅為是。案曆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據。則殷曆元也。他元雖不明於圖讖。各家術皆當有效於其當時。黃帝始用太初丁丑之元。有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曆。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卒以疏闊。連見劾奏。太初效驗。無所漏失。是雖非圖讖之元。而有效於前者也。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元效於今者也。延光元年中。謁者亶誦亦非四分庚申。上言當用命曆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參議正處。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以算追而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故有今古之術。今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之不能下通於今也。元命苞乾鑿度皆以為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及命曆序積獲麟至漢起庚子蔀之二十三歲。竟己酉戊子及丁卯蔀六十九歲。合為二百七十五歲。漢元年歲在乙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極開闢。則不在庚申。讖雖無文。其數見存。而光晃以為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獲麟至漢百六十二歲。轉差少一百一十四歲。云當滿足。則上違乾鑿度元命苞。中使獲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曆序獲

曆漢相去四蔀年數，與奏記譜注不相應，當今曆正月癸亥朔，光晃以爲乙丑朔，乙丑之與癸亥，無題勒款識可與衆共別者，須以弦望晦朔光魄虧滿可得而見者，考其符驗，而光晃歷以考靈曜二十八宿度數及冬至日所在，與今史官甘石舊文錯異，不可考校，以今渾天圖儀檢天文，亦不合於考靈曜，光晃誠能自依其術，更造望儀，以追天度，遠有驗於圖書，近有效於三光，可以易奪甘石，服窮諸術者，實宜用之，難問光晃，但言圖讖，所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史官用太初鄧平術，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曆以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迕，用望平和，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曆庚申元之詔也。深引河洛圖讖以爲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興構，而光晃以爲固意妄造，違反經文，謬之甚者。昔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曆明時，可謂正矣，且猶遇水遭旱，戒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光晃以爲陰陽不和，姦臣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來漢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區區信用所學，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至於改朔易元，往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亶誦之議不用，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群臣議者所能變易。太尉耽、司徒隗、司空訓以邕議劾光晃不敬，正鬼薪法，詔書勿治罪。光和元年，邕徙朔方，奏其所著十意，曰臣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先治律曆，以籌算爲本，天文爲驗，請太史舊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爲無窮法，道至深微，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算，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遇有頗角，會臣被罪，恐所懷隨驅腐朽，謹分別首目，并書章左，惟陛下省察。又曰，論天體者三家，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僅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占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也。宜有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欲寢伏儀下，思惟微意，按度成數，以著篇章，罪惡無狀，投畀有北，灰滅雨絕，勢路無由，宜問群臣，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意。時閹官用事，邕議不行。中平六年，董卓爲司空，辟爲祭酒，補侍御史，轉侍書御史，遷尚書，又遷巴郡太守，留爲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封高陽鄉侯，卓誅，司徒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獄中，年六十一。（後漢書本傳、續漢書律曆志、宋書天文志）

論曰，步算之道，惟其有效而已，光晃執圖讖之一言，以疑四分，邕以新元有效於今，折之，眞通儒之論也。今術之不能上通於古，猶古術之不能下通於今，偉哉斯言，雖聖人無以易也。使不效於今，卽合於古無益也，苟有效於今，卽不合於古無傷也，術家往往以推勘春秋月日，爲其術疏密之證，觀邕之言，可以爽然失矣。邕以才高被謗，遠徙五原，猶欲寢伏儀下，撰爲篇章，以續前志，嗚呼，其志亦足悲已。

## 何休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善曆算，以列卿子拜郎中，辭病而去，後拜議郎，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





五年卒。（後漢書儒林傳）

## 鄭元

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三統曆、九章算術，會稽東部尉觀洪作乾象曆，元受其法，以爲窮幽極微，加注釋焉，又著天文七政論，建安初，徵爲大司農，以病乞還，建安五年六月卒，年七十四。（後漢書本傳、晉書律曆志）

論曰，康成括囊大典，網羅衆家，爲千古儒宗，于天文數術，尤究極微眇，如箋毛詩，惟九章粟米之率，注易緯，用乾象斗分之數，蓋其學有本，東京諸儒皆不逮也。康成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通洞其善算，乃召見樓上，因從質諸疑義，然則治經之士，固不可不知數學矣。

## 徐岳

徐岳字公河，東萊人也。著數術記遺一卷，言余以天門金虎，呼數精麤，列徵星龜，郊多走馬，遂負帙遊山，躡迹志道，備歷邱嶽，林壑必過，乃於太山見劉會稽，博識多聞，偏于術數，余因受業，頗染所由，余時問曰，數有窮乎，會稽曰，吾曾遊天目山中，見有隱者，世莫知其名，號曰天目先生，余亦以此意問之，先生曰，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捐悶與四維，數不識三，妄談知十，猶川人事迷其指歸，乃惟司方之手，與未識剎那之賒促，安知麻姑之桑田，不辨積微之爲量，詎曉百億於大千，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從億至載，終于大衍，下數淺短，計事則不盡，上數宏廓，世不可用，故其傳業惟以中數耳，余時問曰，先生之言，上數者數窮則變，既云終于大衍，大衍有限，此何得窮，先生笑曰，蓋未之思耳，數之爲用，言重則變，以小兼大，又加循環，循環之理，豈有窮乎，余又問曰，爲算之體，皆以積爲名，爲復更有他法乎，先生曰，隸首注術，乃有多種，及余遺忘，記憶數事而已，其一積算，其一太一，太一之行，去來九道，其一兩儀，天氣下通，地數四時，其一三才，天地和同，隨物變通，其一五行，以生兼生，生變無窮，其一八卦，針刺八方，位闕從天，其一九宮，五行參數，猶如循環，其一運籌，小往大來，運於指掌，其一了知，首唯兼五，腹背兩兼，其一成數，春夏生發，秋收冬成，其一把頭，以身當五，耳聽四方，其一龜算，春夏秋成，遇冬則停，其一珠算，控帶四時，經緯三才，其一計算，既捨數術，宜從心計，此等諸法，並須更位，唯有九宮，守一不移，位依行色，並應無窮，余嘉其術，盧恐遺忘，故與好事後生記之云耳。（數術記遺、晉書律曆志）

## 郄萌

郄萌，祕書郎也。記先師相傳宣夜之說，云天了無形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眞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空

虞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西沒也。攝提塡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其無所繫著可知矣。若與附天體。不得爾也。晉書天文志。

論曰。劉昭注補續漢書天文志。引鄧萌占甚多。萌蓋天文家也。宣夜之說。謂七曜不遂附天體。夫旣不附天體。則七曜各自有其高下可知。今西人言日月五星各居一天。俱在恆星天之下。卽不繫附天體之謂。意其說或出于宣夜與。

趙爽

趙爽字君卿。一曰名嬰。注周髀算經。其句股方圓圖注。言句股各自乘。并之爲弦實。開方除之卽弦。按弦圖又可以句股相乘爲朱實二。倍之爲朱實四。以句股之差自相乘爲中黃實。加差實亦成弦實。以差實減弦實。半其餘。以差爲從法。開方除之。便得句矣。加差于句卽股。凡并句股之實。卽成弦實。或矩于外。或方于內。形詭而量均。體殊而數齊。句實之矩。以股弦差爲廣。股弦并爲袤。而股實方其裏。減矩句之實于弦實。開其餘卽股。倍股在兩邊爲從法。開矩句之角。卽股弦差。加股爲弦。以差除句實得股弦并。以并除句實。亦得股弦差。令并自乘與句實爲實。倍并爲法。所得亦弦。句實減并自乘。如法爲股。股實之矩。以句弦差爲廣。句弦并爲袤。而句實方其裏。減矩股之實于弦實。開其餘卽句。倍句在兩邊爲從法。開矩股之角。卽句弦差。加句爲弦。以差除股實。得句弦并。以并除股實。亦得句弦差。令并自乘與股實爲實。倍并爲法。所得亦弦。股實減并自乘。如法爲句。兩差相乘。倍而開之。所得以股弦差增之爲句。以句弦差增之爲股。兩差增之爲弦。倍弦實。列句股差實。減弦實者。以圖考之。倍弦實滿外大方而多黃實。黃實之多。卽句股差實。以差實減之。開其餘。卽外大方。大方之面。卽句股并也。令并自乘。倍弦實。乃減之。開其餘。得中黃方。黃方之面。卽句股差。以差減并而半之爲句。加差于并而半之爲股。其倍弦爲廣袤合。令句股見者自乘爲其實。四實以減之。開其餘。所得爲差。以差減合。半其餘爲廣。減廣于弦。卽所求也。觀其迭相規矩。共爲反覆。互與通分。各有所得。然則統敍羣倫。宏紀衆理。貫幽人微。鉤深致遠。故曰。其裁制萬物。惟所爲之也。周髀算經注。

論曰。句股方圓圖注五百餘言耳。而後人數千言所不能詳者。皆包蘊無遺。精深簡括。誠算氏之最也。李籍周髀音義。謂爽不知何代人。今本周髀算經題云漢趙君卿注。故系于漢代云。



# 疇人傳卷第五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魏

### 高堂隆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也。少爲諸生。建安十八年。太祖召爲丞相軍議掾。後爲歷城侯徽文學。轉爲相。黃初中爲堂陽長。以選爲平原王傅。王卽尊位。是爲明帝。以隆爲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遷陳留太守。徵爲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先是太史上漢歷不及天時。因更推步弦望朔晦。爲太和術。帝以隆學問優深。于天文又精。乃詔使隆與尚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共相校。偉祿是太史。隆故據舊術。更相勸奏。紛紜數歲。偉稱祿得日蝕而月晦不盡。隆不得日蝕而月晦盡。詔從太史。隆所爭雖不得。而遠近猶知其精微也。三國志本傳及注。

### 韓翊

韓翊。太史丞也。黃初中。以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術。上元壬午至黃初元年庚子。積三萬一千五百七十八算外。章歲十九。章閏七。紀法四千八百八十三。斗分一千二百五。日法一萬二千七十九。

月法三十五萬六千七百。其後尚書令陳羣奏以爲。離數雖明。前代通儒。多共紛爭。黃初之元。以四分歷久遠疏闊。大魏受命。宜正歷明時。韓翊首建黃初。猶恐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歷三年更相是非。舍本即末。爭長短而疑尺丈。竟無時而決。按三公議皆綜盡典議。殊塗同歸。欲使效之璿璣。各盡其法。一年之間。得失足定。合於事宜。奏可。太史令許芝云。劉洪月行術用以來。且四十餘年。以復覺失一辰有奇。孫欽議。史遷造太初。其後劉歆以爲疏。復爲三統。章和中改爲四分。以儀天度考合符應。時有差跌。日蝕覺過半日。至乎中劉洪改爲乾象。推天七曜之符。與天地合其序。董巴議云。聖人迹太陽於晷景。效太陰於弦望。明五星於見伏。正是非於晦朔。弦望伏見者。歷數之綱紀。檢驗之明者也。徐岳議。劉洪以歷後天。潛精內思二十餘載。參校漢家太初三統四分歷術。課弦望於兩儀郭間。而月行九歲一終。謂之九道。九章百七十一歲。九道小終。九九八十一章。五百六十七分而九終。進退牛前四度五分。事者務追合四分。但減一道六十三分。分不下通。是以疏闊。皆由斗分多故也。課弦望當以昏明度月所在。則知加時先後之意。不宜用兩儀郭間。洪加太初元十二紀減十斗下分。元起己丑。又爲月行遲疾交會。及黃道去極度。五星術。理實粹密。信可長行。今韓翊所造。皆用洪法。小益斗下分。所錯無幾。翊所增減。致亦留思。然十術新立。猶未就悉。至於日蝕有不盡效。效歷之要。要在日蝕。熹平之際。時洪爲郎。欲改四分。先上驗日蝕。日蝕在晏。加時在辰。蝕從下上三分。後二事御之。後如洪言。海內識真。咸不聞見。劉歆已來。未有洪比。夫以黃初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戊辰加時未日蝕。乾象術加時申半違。於消息就加未。黃初以爲加辛。強乾象後天一辰半強爲近。黃初二辰半爲遠。消息與天近。三年正月景寅朔加時申北日蝕。黃初加酉弱。乾象加午少。消息加未。黃初後天半辰近。乾象先天二辰少弱。於消息先天一辰強爲遠天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庚寅。加時西南維日蝕。乾象加未初。消息加申。黃初加未強。乾象先天一辰遠。黃初先天半辰近。消息乾象近中天。二年七月十五日癸未日加壬月蝕。乾象月加申。消息加未。黃初月加子強。入甲申日。乾象後天二辰。消息後一辰爲近。黃初後天六辰遠。三年十月十五日乙巳日加丑月加未蝕。乾象月加巳半。於消息加午。黃初以景午月加酉蝕。乾象先天二辰近。黃初後天二辰強爲遠。於消息於乾象先一辰。凡課日月蝕五事。乾象四遠。黃初一近。翊於課難徐岳。乾象消息但可減。不可加。加之無可說。不可用。岳云本術自有消息。受師法以消息爲奇。辭不能改。故列之正法消息。翊術自疏。木以三年五月二十四日丁亥晨見。黃初五月十七日庚辰見。先七日。乾象五月十五日戊寅見。先九日。土以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壬辰見。乾象十一月二十八日丁亥見。先五日。黃初十一月十八日甲申見。先八日。土以三年十月十一日壬申伏。乾象同壬申伏。黃初巳下十月十八日戊辰伏。先四日。土以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壬子見。乾象十一月十五日乙巳見。先七日。黃初十一月十二日壬寅見。先十日。金以三年閏六月十五日丁丑晨伏。乾象六月二十五日戊午伏。先十九日。黃初六月二十二日己卯伏。先二十三日。金以三年九月十一





日壬寅見乾象。以八月十八日庚辰見。先二十三日。黃初八月十五日丁丑見。先二十五日。水以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癸未晨見。乾象十一月十三日己卯見。先四日。黃初十一月十二日戊寅見。先五日。木以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己酉晨伏。乾象十二月十五日辛亥伏。後三日。黃初十二月十四日庚戌伏。後二日。水以三年五月十八日辛巳夕見。乾象亦以五月十八日見。黃初五月十七日庚辰見。先一日。水以三年六月十三日景午伏。乾象六月二十日癸丑伏。後七日。黃初六月十九日壬子伏。後六日。水以三年閏六月二十五日丁亥晨見。乾象以閏月九日辛未見。先十六日。黃初閏月八日庚午見。先十七日。水以三年七月七日己亥伏。乾象七月十一日癸卯伏。後四日。黃初以七月十日壬申伏。後三日。水以三年十一月日於晷度十四日甲辰伏。乾象以十一月九日己亥伏。先五日。黃初十月八日戊戌伏。先六日。水以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戊子夕見。二歷同以十二月壬申見。俱先十六日。凡四星見伏十五。乾象七近二中。黃初五近一中。郎中李恩議。以太史天度與相覆校。二年七月三年十一月望。與天度日皆差異。月蝕加時。乃後天六時半。非從三度之謂。定爲後天過半日也。董巴議曰。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歷。歷代十一。更年五千。凡有七歷。顓頊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頊聖人爲歷宗也。湯作殷歷。弗從。以正月朔旦立春爲節也。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據正四時。夏爲得天。以承堯舜。從顓頊故也。禮記大戴曰。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楊偉請六十日中。疏密可知。不待十年。若不從法。是校方員棄規矩。考輕重背權衡。課長短廢尺寸。論是非違分理。若不先定校歷之本法。而懸總棄法之末爭。則孟輔所請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者也。今韓翊據劉洪術者。知貴其術。珍其法。而棄其論。背其術。廢其言。違其事。是非必使洪奇妙之式不傳來世。若知而違之。於挾故而背師也。若不知據之。是爲挾不知而罔知也。校議未定。會帝崩而寢。宋書律歷志。晉書律歷志。開元占經。

## 楊偉

楊偉。尚書郎也。景初元年改定歷數。以建丑之月爲正。改其年三月爲孟夏四月。其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祭祠烝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皆以建寅爲正。三年正月。帝崩。復用夏正。偉表曰。臣攬載籍。斷考歷數。時以紀農。月以紀事。其所由來。遐而尚矣。乃自少昊則元鳥司分。顓頊帝嚳。則重黎司天。唐帝虞舜則和官掌日。三代因之則世有日官。日官司歷。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頒於境內。夏后之代。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則書載允征。由此觀之。審農時而重人事者。歷代然也。逮至周室既衰。戰國橫騖。告朔之羊。廢而不紹。登臺之禮。滅而不遵。閏分乖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蟄蟲之不藏也。是時也。天子不協時。司歷不書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人事不恤。廢棄農時。仲尼

之譽亂。於春秋託褒貶。糺正司歷。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曆則譏之有司。自此以降。暨于秦漢。乃復以孟冬爲歲首。閏爲後九月。中節乖錯。時月紕繆。加時後天。蝕不在朔。累載相久而不革也。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寤其繆焉。於是改正朔。更歷數。使大才通人。造太初術。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課中星得度。以考疎密。以建寅之月爲正朔。以黃鍾之月爲歷初。其曆斗分太多。後遂疎闊。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術。施而行之。至于今日。考察日蝕。率常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密後疎。而不可用也。是以臣前以制典餘日數考天路。稽之前典。驗之食朔。詳而精之。更建密歷。則不先不後。古今中天。以昔在唐帝協日正時。允釐百工。咸熙庶績也。欲使當今國之典禮。凡百制度。皆韜合往古。郁然備足。乃改正朔。更歷數。以大呂之月爲歲首。以建子之月爲歷初。臣以爲昔在帝代。則法曰顓頊。曩自軒轅。則歷曰黃帝。暨至漢之孝武。革正朔。更歷數。改元曰太初。因名太初術。今改元爲景初。宜曰景初術。臣之所建景初術。法數則約要。施用則近密。治之則省功。學之則易知。雖復使研桑心算。隸首運籌。重黎司晷。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術數之極者。皆未如臣如此之妙也。是以累代歷數。皆疎而不密。自黃帝以來。故革不已。壬辰元以來。至景初元年丁巳歲。積四千四十六算。此元以天正建子黃鍾之月爲歷初。元首之歲。夜半甲子朔旦冬至。紀法千八百四十三。周天六十七萬三千一百五十。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通數十三萬四千六百三十。會通七十九萬一百二十。通周十二萬五千六百二十一。元首交會差率四十一萬二千九百一十九。遲疾差率十萬三千九百四十七。（晉書律歷志、宋書律歷志）

論曰。乾象術推合。用日法。精遲疾。用周法。稽陰陽。用月周。各異其法而不相通。使後通數。會通通周。並以建日法而一爲日。用算省約。此李淳風釋法之所祖。壬辰元首有交會遲疾差數。此又楊忠輔諸差郭守敬釐定之所自出。至其推交會月蝕。以去交度十五爲法。論虧之多少。以先會後交先交後會。論虧起角之東西南北。皆遂于精術。是以爲後世法者也。

## 劉徽

劉徽。景元四年。注九章算術。其序言昔在庖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數。以合六爻之變。暨于黃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于是建歷紀。協律呂。用稽道原。然後兩儀四象精微之氣。可得而效焉。記稱隸首作數。其詳未之聞也。按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往者暴秦焚書。經術散壞。自時厥後。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舊文之遺殘。各稱刪補。故校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者多近語也。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賾之下。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其所見。爲之作注。事類相推。各有攸歸。故枝條雖分。而同本幹者。知發其一端而已。又所析理以辭。解體用圖。庶亦約而能周。通而不黷。覽之者思過半矣。且算在六藝。古者以賓興賢能。敎習國子。雖曰九數。其能窮纖入微。探測無方。至于以法相傳。亦猶規矩度量可得而共。非





特難爲也。苟今好之者寡。故世雖多通才達學。而未能綜于此耳。周官大司徒職。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其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說云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夫云爾者。以術推之。案九章立四表望遠及因木望山之術。皆端旁互見。無有超邈若斯之類。然則蒼等爲術。猶未足以博盡羣數也。徽尋九數有重差之名。原其指趣。乃所以施于此也。凡望極高。測絕深。而兼知其遠者。必用重差。句股則必以重差爲率。故曰重差也。立兩表于洛陽之城。令高八尺。南北各盡平地。同日度其正中之時。以景差爲法。表高乘表間爲實。實如法而一。所得加表高。卽日去地也。以南表之景乘表間爲實。實如法而一。卽爲從南表至南戴日下也。以南戴日下及日去地爲句股。爲之求弦。卽日去人也。以徑寸之筩南望日。日滿筩空。則定筩之長短以爲股率。以筩徑爲句率。日去人之數爲大股。大股之句。卽日徑也。雖夫圓穹之象。猶曰可度。又況泰山之高與江海之廣哉。徽以爲今之史籍。且略舉天地之物。考論厥數。載之于志。以闡世術之美。輒造重差。并爲注解。以究古人之意。綴于句股之下。度高者重表。測深者累矩。孤離者三望。離而又旁求者四望。觸類而長之。則雖幽遐詭伏。靡所不入。博物君子。詳而覽焉。徽術求圓。以周三徑一爲率。徽以爲疏。遂更張其率。其說曰。案爲圓以六觚之一面乘半徑。二因而六之。得十二觚之冪。若又割之。次以十二觚之一面乘一觚之半徑。四因而六之。則得二十四觚之冪。割之彌細。所失彌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則與圓周合體而無所失矣。觚面之外。又有餘徑。以面乘徑。則冪出觚表。若夫觚之細者。與圓合體。則表無餘徑。表無餘徑。則冪不出外矣。以一面乘半徑。觚而裁之。每輒自倍。故以半周乘半徑而爲圓冪。此一周徑。謂至然之數。非周三徑一之率也。周三者。從其六觚之環耳。以推圓規多少之較。乃弓之與弦也。然世傳此法。莫肯精覈。學者踵古。習其謬失。不有明據。辨之斯難。凡物類形象。不圓則方。方圓之率。誠著于近。則雖遠可知也。由此言之。其用博矣。謹案圖驗。更造密率。恐空設法數。昧而難譬。故置之檢括。謹詳其記註焉。

割六觚以爲十二觚。術曰。置圓徑二尺。半之爲一尺。卽圓裏六觚之面。令半徑一尺爲弦。半面五寸爲句。爲之求股。以句冪二十五寸減弦冪。餘七十五寸。開方除之。下至秒忽。又一退法。求其微數。微數無名者。以爲分子。以下爲分母。約作五分忽之二。故得股八寸六分六釐二秒五忽五分忽之二。以減半徑。餘一寸三分三釐九毫七秒四忽五分忽之三。謂之小句。觚之半面。又謂之小股。爲之求弦。其冪二千六百七十九億四千九百一十九萬三千四百四十五忽。餘分棄之。開方除之。卽十二觚之一面也。割十二觚以爲二十四觚。術曰。亦令半徑爲弦。半面爲句。爲之求股。置上小弦冪四而一。得六百六十九億八千七百二十九萬八千三百六十一忽。餘分棄之。卽句冪也。以減弦冪。其餘開方除之。得股九寸六分五釐九毫二秒五忽五分忽之四。以減半徑。餘三分四釐七秒四忽三分忽之一。謂之小句。觚之半面。又謂之小股。爲之求小弦。其冪六百八十一億四千八百三十四萬九千四百六十六忽。餘分棄之。開方除之。卽二十四觚之一面也。割二十四觚以爲四十八觚。術曰。亦令半徑爲弦。半面爲句。爲之求股。置上小弦冪四而

一，得一百七十億三千七百八萬七千三百六十六忽，餘分棄之，即句冪也，以減弦冪，其餘開方除之，得股九寸九分一釐四毫四秒四忽五分忽之四，以減半徑，餘八釐五毫五秒五忽五分忽之一，謂之小句，觚之半面，又謂之小股，爲之求小弦，其冪七百七十一億一千二十七萬八千八百一十三忽，餘分棄之，開方除之，得小弦一寸三分八毫六忽，餘分棄之，即四十八觚之一面，以半徑一尺除之，又以二十四乘之，得冪三萬一千三百九十三億四千四百萬忽，以百億除之，得冪三百一十三寸六百二十五分寸之五百八十四，即九十六觚之冪也，割四十八觚以爲九十六觚，術曰，亦令半徑爲弦，半面爲句，爲之求股，置次上弦冪四而一，得四十二億七千七百五十六萬九千七百三忽，餘分棄之，即句冪也，以減弦冪，其餘開方除之，得股九寸九分七釐八毫五秒八忽十分忽之九，以減半徑，餘二釐一毫四秒一忽十分忽之一，謂之小句，觚之半面，又謂之小股，爲之求小弦，其冪四十二億八千二百一十五萬四千一十二忽，餘分棄之，開方除之，得小弦六分五釐四毫三秒八忽，餘分棄之，即九十六觚之一面也，以半徑一尺乘之，又以四十八乘之，得冪三萬一千四百一十億二千四百萬忽，以百億除之，得冪三百一十四寸六百二十五分寸之六十四，即一百九十二觚之冪也，以九十六觚之冪減之，餘六百二十五分之一百五，謂之差冪，倍之爲分寸之二百一十，即九十六觚之外弧田所謂以弦乘矢之凡冪也，加此冪于九十六觚之冪，得三百一十四寸六百二十五分寸之一百六十九，則出圓之表矣，故還就一百九十二觚之全冪三百一十四寸以爲圓冪之定率，而棄其餘分，以半徑一尺除圓冪倍之，得六尺二寸八分，即周數，令徑自乘爲方冪四百寸，與圓冪相折，圓冪得一百五十七爲率，方冪得二百爲率，方冪二百其中容圓冪一百五十七也，圓率猶爲微少，案弧田圖令方中容圓，圓中容方，內方合外方之半，然則圓冪一百五十七，其中容方冪一百也，又令徑二尺與周六尺二寸八分相約，周得一百五十七，徑則五十，則其相與之率也，周率猶爲微少也，晉武庫中漢時王莽作銅斛，其銘曰，律嘉量斛，內方尺而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冪一百六十二寸，深一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以此術求之，得冪一百六十一寸有奇，其數相近矣，此術微少，而斛差冪六百二十五分寸之一百五，以十二觚之冪爲率消息，當取此分寸之三十六，以增于一百九十二觚之冪，以爲圓冪三百一十四寸二十五分寸之四，置徑自乘之方冪四百寸，令與圓冪通相約，圓冪三千九百二十七，方冪得五千，是爲率，方冪五千中容圓冪三千九百二十七，圓冪三千九百二十七中容方冪二千五百也，以半徑一尺除圓冪三百一十四寸二十五分寸之四，倍之得六尺二寸八分二十五分分之八，即周數也，全徑二尺與周數通相約，徑得一千二百五十，周得三千九百二十七，即其相與之率，若此者蓋盡其微矣，舉而用之，上法仍約耳，當求一千五百三十六觚之一面，得三千七十二觚之冪，而裁其微分，數亦宜然，重其驗耳，（晉書律歷志、九章算術）

論曰，徽稱九章爲九數之流，然則九徵與九章自別，賈公彥釋鄭氏周禮注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者，





此漢法增之，非也，蓋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盈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者，九數之舊名，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句股者，九章之目，今有別爲一術，不得以今爲指謂漢時也，周三徑一，于率尚悔，徽衹以六觚之面割之，又割以求周徑相與之率，厥後祖沖之更開密法，仍是割之又割耳，未能于徽法之外別立新術也，江都焦里堂循謂劉徽注九章，與許叔重說文解字，同有功于六藝，是豈算家之過當乎，

## 吳

### 闞澤

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察孝廉，除錢塘長，遷郴令，孫權爲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澤爲尚書，嘉禾中爲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受劉洪乾象法于東萊徐岳，著乾象術注，以正時日，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六年冬卒，（三國志本傳、晉書律歷志、）

### 陸績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孫權統事，辟爲奏曹掾，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始推渾天意，渾象形如鳥卵，作渾天圖注，年三十二卒，（三國志本傳、宋書天文志、）

### 王蕃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始爲尚書郎，孫休即位，爲散騎中常侍，加駙馬都尉，又爲夏口監軍，孫皓初，復入爲常侍，甘露二年，皓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皓怒斬之，時年三十九，蕃傳劉洪乾象術，依乾象法，制渾儀立論考度，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曰渾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

至于南至而徑初爲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一百八十度少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已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之漏，晝五十五刻，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家以算求之，各有同異，故諸家術法，參差不齊，洛書甄燿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爲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二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陸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考之徑一不盡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也，鄭元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天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爲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邪射陽城爲天徑之半也，以句股法言之，傍萬五千里，句也，立八萬里，股也，從日邪射陽城，弦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燿度考異郵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萬九千三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千三十，分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兩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體圓如彈丸，而陸績造渾象，其形如鳥卵，然則黃道應長於赤道矣，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然則績亦以天形正圓也，而渾象爲鳥卵，則爲自相違背，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張衡更制，以四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穊，衡器傷大，難可轉移，更制渾象，以三分爲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也，三國志本傳注、晉書天文志、宋書天文志

論曰，蕃以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以徑一丈，率之，周得三丈一尺五寸五分五釐五毫五秒五忽九分忽之五，較徽率爲疏，其立論致度，通達平正，可爲言天家之圭臬矣，

姚信

姚信字元直，一字德祐，武康人也，爲吳太常，嘗作昕天論一卷，云人爲靈蟲，形最似天，今人頤前多臨胸，而項不能覆背，近取諸身，故知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又曰，冬至日在牽牛，去極遠，夏





至日在東井，去極近，欲以推日之長短，信以太極處二十八宿之中央，雖有遠近，不能相倍，今昕天之說，以爲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冰寒也，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而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立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淺，故晝短也，然則天行家依於渾，夏依於蓋也，晉書天文志、宋書天文志、三國志注、浙江通志

論曰，昕天之說，以北極去人有遠近，冬至時極去人較二分爲近，故冬至之日道在二分之日道南，夏至時，極去人較二分爲遠，故夏至之日道在二分之日道北，在北則行地中淺，斗與日俱在人之北，有如蓋之覆於上，故曰夏依於蓋，在南則行地中深，斗在人之北，而日在人之南，有如渾之包乎外，故曰冬依於渾，日之南北，因乎極之遠近，然則昕天之說，止有赤道而無黃道矣，

陳卓

陳卓，太史令也，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于圖錄，總有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幷二十八宿及輔官附坐一百八十二星，總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晉書天文志

葛衡

葛衡字思眞，明達天官，能爲機巧，作渾天，使地居于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晷度，三國志趙達傳注引晉陽秋、隋書天文志

# 疇人傳卷第六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晉

###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尙文帝妹高陵公主，起家爲尙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泰始中守河南尹，假拜度支尙書，以時曆差舛，不應晷度，奏上上元乾度曆，行于世，後拜鎭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吳以功進爵當陽侯，著春秋長曆，其說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之七有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以設閏月，閏月無中，而北斗斜指兩辰之閒，所以異於他月，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則事序而不悖，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故仲尼邱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曆數也，劉子駿造三正曆以修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正曆惟得一蝕，比諸家既最疏，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爲次，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曆，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日蝕于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蝕，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爲月二日

成三日。公準聖人明文。其弊在于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曆論。極言曆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爲月。累月爲歲。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有餘者。無年不蝕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恆數。故曆無不有先後也。始失於毫毛。而尙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曆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曆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遠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蝕。以考晦朔。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異於度己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爲曆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筭者李修卜顯。依論體爲術。名乾度曆。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數而微增月術。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尙書及史官以乾度與泰始參校。勝官曆四十五事。今其術具存。又并考古今十曆以驗春秋。知三統之最疏也。後徵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卒年六十三。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晉書本傳、律曆志）

論曰。征南作長術。校勘春秋日月。特以意揣度。于指步之法。殊無當也。然其論謂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此則於千古步算之要。該括無遺。所謂立言不朽者。當如是矣。

## 劉智

劉智字子房。平原高唐人也。徵中書黃門吏部郎。出爲潁川太守。入爲祕書監。領南陽王師。加散騎常侍。遷侍中尙書太常。以斗曆改憲。推四分法三百年而減一日。推甲子爲上元。至泰始十年。歲在甲午。九萬七千四百一十一歲。上元天正甲子朔夜半冬至。日月五星始於星紀斗二十一。得元首之端。章歲十九。章閏七。紀日一百四萬九百五十三。交會通六百一十萬九千一百七十四。紀歲二千八百五十。紀月三萬五千二百五十。餘一萬八千七百三。名爲正曆。太康末卒。謚曰成。（晉書本傳、律曆志、開元占經）

論曰。開元占經載正術之數如此。晉志稱智術以百五十爲度法。三十七爲斗分者。以十九約紀歲二千八百五十。得百五十。卽度法。以十九約紀日一百四萬九百五十三。得五萬四千七百八十七。以度法除之。得三百六十五。餘三十七。卽斗分也。一百五十年有五萬四千七百八十七日。倍之卽三百年有十萬九千五百七十四日。于四分術。三百年當有十萬九千五百七十五日。故曰三百年而減一日也。

## 束晳

束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也。張華召爲掾。又爲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爲司空。復以爲賊曹屬。轉佐著作郎。遷轉博士著作如故。後遷尙書郎。辭疾罷歸。年四十卒。晳嘗論天體以爲。傍方與上方等。傍視則天體存於側。故日出時視日大也。日無大小。而所存者有伸厭。厭而形小。伸而體大。蓋其理也。又日始出時色白者。雖大不甚。始出時色赤者。其大則甚。此終以人目之惑。無遠近也。且夫置器廣庭。則函牛之鼎如釜。





雲崇十仞。則八尺之人猶短。物有陵之。非形異也。夫物有惑心。形有亂目。誠非斷疑定理之主。故仰游雲以觀日月。日月當動而雲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晉書本傳、隋書天文志）

## 葛洪

葛洪字稚川。自號抱朴子。丹楊句容人也。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卒年八十一。嘗據渾天以駁王充蓋天之說曰。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地如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於陰陽者少。張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爲推步七曜之道。以度曆象昏明之證候。校以四八之氣。考以漏刻之分。占晷影之往來。求形驗於事情。莫密於渾象也。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與天皆合如符契也。崔子玉爲其碑銘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偉藝。與神合契。蓋由於平子渾儀及地動儀之有驗故也。若天果如渾者。則天之出入行於水中。爲必然矣。故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又易曰。時乘六龍。夫陽爻稱龍。龍居水之物。以喻天。天陽物也。又出入水中。與龍相似。故比以龍也。聖人仰觀俯察。審其如此。故晉卦坤上離下。以證日出於地也。又明夷之卦離下坤上。以證日入於地也。又需卦乾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爲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當有何損。而謂爲不可乎。然則天之出入水中無復疑矣。又今視諸星出於東者。初但去地小許耳。漸而西行。先經人上。後遂轉而西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沒。無北轉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謂天磨石轉者。衆星日月。宜隨天而迴。初在於東。次經於南。次到於西。次及於北。而復還於東。不應橫過去也。今日出於東。冉冉轉上。及其入西。亦復漸漸稍下。都不繞邊北去。了了如此。王生必固謂爲不然者。疏矣。今日徑千里。其中足以當小星之數十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但當光曜不能復來照及人耳。宜猶望見其體。不應都失其所在也。日光既盛。其體又大於星。今見極北之小星。而不見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不復可見。其北入之間。應當稍小。而日方入之時。反乃更大。此非轉遠之徵也。王生以火炬喻日。吾亦將借子之矛。以刺子之盾焉。把火之人。去人轉遠。其光轉微。而日月自出至入。不漸小也。王生以火喻之。謬矣。又日之入西方。視之稍稍去。初尙有半。如橫破鏡之狀。須臾淪沒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轉北去者。其北都沒之頃。宜先如豎破鏡之狀。不應如橫破鏡也。如此言之。日入北方。不亦孤孑乎。又月之光微。不及日遠矣。月盛之時。雖有重雲蔽之。不見月體。而夕猶朗然。是月光猶從雲中而照外也。日若繞西而及北者。其光故應如月在雲中之狀。不得夜便大暗也。又日入則星月出焉。明知天以日月分主晝夜。相代而照也。若日當出者。不應日亦入而星月出也。又案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夫言餘氣。則不能生日月可知也。顧當言日精生火者可耳。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則亦何得盡如日月之圓乎。

今火出於陽燧。陽燧圓而火不圓也。水出於方諸。方諸方而水不方也。又陽燧可以取火於日。而無取日於火之理。此則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諸可以取水於月。無取月於水之道。此則月精之生水了矣。王生又云。遠故視之圓。若審然者。月初生之時。及既虧之後。何以視之不圓乎。而日食或上或下。從側而起。或如鉤至盡。若遠視見圓。不宜見其殘缺左右所起也。此則渾天之體。信而有徵矣。又譏虞喜安天論曰。苟辰宿不麗于天。天爲無用。便可言無。何必復云有之而不動乎。(晉書天文志、隋書天文志、)

論曰。渾蓋自古紛爭。崔靈恩以渾蓋爲一。亦第謂兩說之可以相通。究之天體是一。不得既爲渾又爲蓋也。繪圖以象天。則蓋天之說便。造儀以驗天。則渾天之說長。蓋哉蓋哉。誠不如渾之有驗于天也。觀洪之論可稽然矣。

虞喜 (族祖聳)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也。成帝咸康中。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以難渾蓋。以爲天高窮于無窮。地深測于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品之有行藏也。古曆日有常度。天周爲歲終。故久而益差。喜覺之。使天爲天。歲爲歲。乃立差以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年七十六卒。(晉書儒林傳、天文志、唐書曆志、)

論曰。古無歲差之說。有之自喜始。其說以冬至度歲歲西移。與日月兩交逆行相似。明末西人易爲恆星東行。而冬至不動。立法雖殊。而以爲歲之有差則一也。

聳。喜族祖也。爲河間相。作穹天論云。天形穹隆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譬如覆奩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如蓋之有斗也。天北下于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爲地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黃道繞極。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爲長短也。(晉書天文志、)

王朔之

王朔之。琅邪人也。穆帝時爲著作郎。以劉智正曆上元歲在甲子善之。永和八年。造通曆。以甲子爲上元。積九萬七千年。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千三百五爲斗分。因其上元爲開闢之始。何承天以爲卓乎立言者也。(晉書律曆志、宋書律曆志、)

論曰。朔之所用紀法斗分。與黃初術同。蓋采韓翊劉智兩家以爲術也。

張邱建

張邱建。清河人也。著算經三卷。序曰。夫學算者不患乘除之爲難。而患通分之爲難。是以序列諸分之本原。宜明約通之要法。上實有餘爲分子。下法從而爲分母。可約者約以命之。不可約者因以名之。凡約法





高者下之。耦者半之。命者兩之。副置其子及其母。以少減多。求等數而用之。乃若其通分之法。先以其母乘其全。然後內子。母不同者。母互乘子。母亦相乘爲一母。諸子共之。約之通分。而母入者出之則定。其夏侯陽之方倉。孫子之蕩杯。此等之術。皆未得其妙。故更造新術。推盡其理。附之于此。余爲後生好學有無由以至者。故舉其大概而爲之法。不復煩重。庶易曉云爾。(張邱建算經、)

論曰。詳觀邱建之書。蓋出入乎九章而得其精微者。序稱不患乘除之爲難。而患通分之爲難。諒哉斯言。之分之術明。則九章之要。一以貫之矣。惟雞翁母雞一問而有三答。斯則推瀦心計。於率不通。謝察微乃依數而爲之術。不亦傎乎。

夏侯陽

夏侯陽著算經三卷。序曰。夫博通九經。爲儒門之首。學該六藝。爲技術之宗。若非材性通明。孰能與於此也。然算數起自伏羲。而黃帝定三數爲十等。隸首因以著九章。逮乎有虞。乃同律度量衡。孔子曰。謹權量。審法度。漢備五數。紀于一。協于十。長于百。大于千。衍于萬。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抄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五曹孫子。述作滋多。甄鸞劉徽。爲之詳釋。稽之往古。妙絕其能。讎校今時。少有聞見。余以龍角志好其文。路尋古今。偏覽迭互。其如明數造術。詎踰端倪。尋考道言。頗知梗概。且課租庸調。無術可憑。步數奇殘。苦難錯並。求變米穀。雖旨未臍正。耗其升。何由剖析。三分五分。取一法理爲明焉。況今令式與古數不同。奚能則定。代相沿革。互議短長。經術尤深。雖可意繼。是以跋涉川陸。參會宗流。纂定研精刊繁就省。祛蕩疑惑。括諸古法。獨盡毫芒。謹錄異同。列之于左。(夏侯陽算經、)

論曰。算經載時務云。十乘加一等。百乘加二等。十除退一等。百除退二等。此即大統通軌所謂十定一子百定二子者是也。其算術皆淺顯易知。切於日用。於官曹典故。其說尤詳。簡歷爲致古之驗矣。舊以夏侯陽爲隋人。以張邱建有夏侯陽方倉之語。斷爲夏侯陽以後人。以余考之。有不盡合者。夏侯陽稱甄鸞無徵爲之詳釋。則當在甄鸞之前。而張邱建算經有甄鸞注。則張邱建當更在鸞之前。彼此互異。不可是正。蓋術數之書多經後人竄易。要不可援據單詞。定時代之先後也。今姑從大觀算學所定。以張邱建夏侯陽附見晉代。以俟知者詳之。

前趙 附

孔挺

孔挺。南陽人也。爲劉曜史官丞。光初六年。造渾天銅儀。有雙環規。相並。間相去三寸許。正豎當子午。其子午之間。通南北極之衡。各合而爲孔。以象南北樞。植楗於前後以屬焉。有單橫規。高下正當渾之半。皆周帀分爲度數。署以體辰之位以象地。又有單規。斜帶南北之中。與春秋二分之日道相應。亦周帀分爲度數。而署以維辰。並相連著屬楗植而不動。其裏又有雙規相並。如外雙規。內徑八尺。周二丈四尺。而雙規

軸。軸兩頭出規外各二寸許。合兩爲一。內有孔圓徑二寸許。南頭入地下。注於外雙規南徑孔中。以象南極。北頭出地上。入於外雙規北徑孔中。以象北極。其運動得東西轉。以象天行。其雙軸之閒。則置衡長八尺。通中有孔圓徑一寸。當衡之半。兩邊有關。各注著雙軸。衡既隨天象東西轉運。又自於雙軸得南北低仰。所以準驗辰曆。分考次度。其於揆測。唯所欲爲之者也。其儀至梁尚存。華林重雲殿前所置銅儀是也。隋書天文志。

後秦 附

姜岌

姜岌。天水人也。姚興時。當孝武太元九年。歲在甲申。造三紀甲子元曆。其略曰。治曆之道。必審日月之行。然後可以上考天時。下察地化。一失其本。則四時變移。故仲尼之作春秋。日以繼月。月以繼時。時以繼年。年以首事。明天時者人事之本。是以王者重之。自羲皇以降。暨於漢魏。各自制曆。以求厥中。考其疏密。惟交會薄蝕可以驗之。然書契所記。惟春秋著日蝕之變。自隱公訖於哀公。凡二百四十二年之閒。日蝕三十有六。考其晦朔。不知用何曆也。班固以爲春秋魯曆。魯曆不正。故置閏失其序。魯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檢春秋置閏不與此蔀相符也。命曆序曰。孔子爲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曆。使其殷可傳於儀。如是春秋宜用殷曆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曆相應。以殷曆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日。又以檢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但公羊經傳異朔。於理可從。而經有蝕朔之驗。傳爲失之也。服虔解傳用太極上元。太極上元乃三統曆。劉歆所造元也。何緣施於春秋。於春秋而用漢曆。於義無乃遠乎。傳之違失多矣。不惟斯事而已。襄公二十七年冬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蝕之。傳曰。辰在申。司曆過。再失閏也。考其去交分交會。應在此月。而不爲再失閏也。案歆曆於春秋日蝕一朔。其餘多在二日。因附五行傳著朓與側匿之說云。春秋時諸侯多失其政。故月行恆遲。歆不以曆失天而爲之差說。日之蝕朔。此乃天驗也。而歆反以己曆非此。冤天而負時曆也。杜預又以爲周衰世亂。學者莫得其真。今之所傳七曆。皆未必是時王之術也。今誠以七家之曆。以考古今交會。信無其驗也。皆由斗分疏之所致也。殷曆以四分一爲斗分。三統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爲斗分。乾象以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爲斗分。今景初以一千八百四十三分之四百五十五爲斗分。疏密不同。法數各異。殷曆斗分粗。故不施於今。乾象斗分細。故不得通於古。景初斗分雖在粗細之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日月虧已皆不及其次。假使日在東井而蝕。以月驗之。乃在參六度。差違乃爾。安可以考天時人事乎。今治新曆。以二千四百五十一分之六百五爲斗分。日在斗十七度。天正之首。上可以考合於春秋。下可以取驗於今世。以之考春秋三十六蝕。正朔者二十有五。蝕二日者二。晦者二。誤者五。凡三十三蝕。其餘蝕經元日諱之名。無以考其得失。圖緯皆云三百歲斗曆改憲。以今新曆施於春秋之世。日蝕多在朔。春秋之世。下至於今。凡一千餘歲。交會弦望。故進





退於三蝕之閒。此法迺可永載用之。豈三百歲斗曆改憲者乎。甲子上元以來。至魯隱公元年己未歲。凡八萬二千七百三十六。至晉孝武太元九年甲申歲。凡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算上。紀法二千四百五十一。周天八十九萬五千二百二十。章月二百三十五。章歲十九。五星約法。據出見以爲準。不關於元本。然則算步究于元初。約法施於今用。曲求其趣。則各有其宜。故作者兩設其法也。岌以月蝕檢日宿度所在。爲曆術者宗焉。又著渾天論以步日於黃道。駮前儒之失。並得其中。其論曰。余以爲子陽言天陽下降日下熱。東皙言天體存於目。則日大。頗近之矣。渾天之體。圓周之徑。詳之於天度。驗之於晷影。而紛然之說由人目也。參伐初出在旁。則其間疏。在上則其間數。以渾驗之。度則均也。旁之與上。理無有殊也。夫日者純陽之精也。光明外曜。以眩人目。故人視日如小。及其初出地。有遊氣以厭日光。不眩人目。即日赤而大也。無遊氣。則色白大不甚矣。地氣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時日色白。地氣上升。蒙蒙四合。與天連者。雖中時亦赤矣。日與火相類。火則體赤而炎黃。日赤宜矣。然日色赤者。猶火無炎也。光衰失常。則爲異矣。晉書律曆志、隋書天文志。

勳曰。古人驗昏旦中星。非特紀時候。且以致日所在也。岌以月食推知日度。其所得更爲切矣。西人言蒙氣差。能升卑爲高。映小爲大。與岌所稱正合。然則蒙氣反光之差。不待窮谷而後始明其理也。論天一篇。隋志以爲安岌之陽。錢少詹大昕曰。安岌當爲姜岌。字脫其半耳。其文即渾天論是也。此說確不可易。故采録隋志著于篇。

北涼 附

趙𢾺

趙𢾺。河西人也。善曆算。沮渠蒙遜元始時。修元始術。上元甲寅至元始元年壬子。積六萬一千四百三十八算上。元法四十三萬二千。紀法七千二百。章歲六百。章月七千四百二十一。亦曰時法。章閏二百二十一。周天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九。亦曰通數。餘數三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斗分一千七百五十九。日法八萬九千五十二。亦曰蔀月。月周九萬六千二百五十二。小周八千二十一。會數一百七十三。度蝕二萬七千七百一十九。會虛六萬一千三百三十三。交會差一百四十七度。餘三千三百一十一。遲疾差六百。餘四萬一千五百三十。周日二十七日。餘四萬九千三百八十。周虛三萬九千六百七十二。宋書大且渠蒙遜傳、開元占經。

論曰。殷神之破章法。爲推步家所稱。𢾺因劉洪紀法。增十一年以爲章歲。而減閏餘十九分之一。其躁立章率更在沖之前矣。魏世祖平涼得𢾺術。後以爲密。以代景初。則其術之驗於當時可知。𢾺於算造。蓋姜岌之流亞也。





第一〇一冊

# 疇人傳卷第七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宋

### 錢樂之

錢樂之。太史令也。先是張衡所造渾儀。傳至魏晉。中華覆敗。沈沒北方。王蕃舊器。亦不復存。晉義熙十四年。高祖平長安。得衡舊器。儀狀雖舉。不綴經星七曜。元嘉十三年。詔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內。立黃赤二道。南北二極。規二十八宿。北斗極星五分爲一度。置日月五星于黃道之上。置立漏刻。以水轉儀。昏明中星與天相應。十七年又作小渾天。徑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以分爲一度。安二十八宿中外宮。以白黑珠及黃三色爲三家星。日月五星。悉居黃道。宋書天文志

### 何承天

何承天。東海郯人也。義熙初。爲陶延壽輔國府參軍。宋臺建。召爲尚書祠部郎。元嘉時除著作佐郎。尋太子率更令。先是魏景初術日中晷景。卽用漢四分法。漸就乖差。其推五星則甚疏闊。晉江左以來。更用乾象五星以代之。猶有前卻。是時太祖頗好曆數。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曰。臣授性頑惰。少所關





解。自昔幼年。頗好曆數。耽情注意。迄于白首。臣亡舅故秘書監徐廣。素善其事。有既往七曜曆。每記其得失。自太和至泰元之末。四十許年。臣因比歲考校。至今又四十載。故其疏密差會。皆可知也。夫圓極常動。七曜運行。離合去來。數有定勢。以新故相涉。自然有毫末之差。連日累歲。積微成著。是以虞書著欽若之典。周易明治曆之訓。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也。魏代雜候清臺。以昏明中星課日所在。雖不可見。月盈則食。必當其衝。以月推日。則躔次可知焉。捨易而不爲。役心於難事。此臣所不解也。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今季夏則火中。又宵中星虛。以殷仲秋。今季秋則虛中。爾來二千七百餘年。以中星檢之。所差二十七八度。則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左右也。漢之太初曆。冬至在牽牛初。後漢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斗二十一。臣以月食檢之。則景初今之冬至。應在斗十七。又史官受詔。以土圭測景。考校二至。差三日有餘。從來積歲及交州所上。檢其增減。亦相符驗。然則今之二至。非天之二至也。天之南日在斗十三四矣。此則十九年七閏。數微多差。復改法易章。則用算滋繁。宜當隨時遷革。以取其合。案後漢志。春分日長。秋分日短。差過半刻。尋二分在二至之間。而有長短。因識春分近夏至。故長。秋分近冬至。故短也。楊偉不悟卽用之。上曆表云。自古及今。凡諸曆數。皆未能並己之妙。何此不疏。亦何以云。是故臣更建元嘉曆。以六百八爲一紀。半之爲度法。七十五爲室分。以建寅之月爲歲首。雨水爲氣初。以諸法閏餘一之歲爲章首。冬至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亦非曆意也。故元嘉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伏惟陛下允迪聖哲。先天不違。劬勞庶政。寅亮鴻業。究淵思於往籍。探妙旨於未聞。窮神知化。罔不該覽。是以羣臣欣遇盛明。效其管穴。伏願以臣所上元嘉法。下史官考其疏密。若魏有可採。庶或補正闕謬。以備萬分。詔曰。何承天所陳。殊有理據。可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兼丞嚴粲奏曰。太子率更令領國子博士何承天表更改元嘉曆法。以月食檢今冬至日在斗十七。以土圭測影。知冬至已差三日。詔使付外檢署。以元嘉十一年被勅。使考月食。土圭測影。檢署由來用偉景初法。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少。檢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望月食。加時在卯。十五日四更二唱丑初始食。到四唱食既。在營室十五度末。景初其日日在軫三度。以月食所衝考之。其日日應在翼十五度半。又到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望月食。加時在酉。到亥初始食。到一更三唱食既。在鬼四度。景初其日日在女三。以衝考之。其日日則在牛六度半。又到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望月食。加時在戌之半。到二更四唱亥末始食。到三更一唱食既。在井三十八度。景初其日日在斗二十五。以衝考之。其日日應在斗二十二度半。到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望月食。加時在戌。其日月始生而已食。光已生四分之一。格在斗十六度許。景初其日日在井二十四。考取其衝。其日日應在井二十。又到十七年九月十六日望月食。加時在子之少。到十五日未二更一唱始食。到三唱食十五分之十二。格在昴一度半。景初其日日在房二。以衝考之。則其日日在氐十三度半。凡以五食。以月衝一百八十二度半考之。冬至之日日並不在斗二十一度少。在斗十七

度半強。邵如承天所上。又去十一年起以土圭測景。其年景初法十一月七日冬至。前後陰不見影。到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冬至。其十五日影極長。到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其二十六日影極長。到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其前後並陰不見。到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冬至。十八日影極長。到十六年十一月二日冬至。其十月二十九日影極長。到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其十日影極長。到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冬至。二十一日影極長。到十九年十一月六日冬至。其三日影極長。到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冬至。其前後陰不見影。尋校前後以影極長爲冬至。並差三日。以月蝕檢日所在。已差四度。土圭測影。冬至又差三日。今之冬至。乃在斗十四間。又如承天所上。又承天法每月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於推交會時刻雖審。皆用盈縮。則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殊爲異。舊日蝕不唯在朔。亦有在晦及二日。公羊傳所謂或失之前。或失之後。愚謂此一條自宜仍舊。員外散騎郎皮延宗又難承天。若晦朔定大小餘。紀首值盈則退一日。便應以故歲之晦爲新紀之首。承天乃改新法依舊術。不復每月定大小餘。如延宗所難。太史所上有司奏治曆改憲。經國盛典。爰及漢魏。屢有變革。良由術無常是。取協當時。方今皇猷載暉。舊域光被。誠雖綜覈晷度。以贊維新。承天曆術合可施用。宋二十二年普用元嘉曆。詔可。其法上元庚辰甲子紀首至太甲元年癸亥。三千五百二十三年。至元嘉二十年癸未。五千七百三年。算外。日法七百五十二。通數二萬二千二百七。周天十一萬一千二十五。命度起室二。通周二萬七百二十七。會數一百



六十。會月九百二十九。甲子紀遲疾差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三。交會差八百七十七。其推五星。皆斷取近距。各設其元。曰後元。元嘉二十年。承天奏上尚書。今既改用元嘉曆。漏刻與先不同。宜應改革。按景初曆春分日長。秋分日短。相承所用漏刻。冬至後晝漏率長於冬至前。且長短增減。進退無漸。非唯先法不精。亦各傳寫謬誤。今二至二分。各據其正。則至之前後。無復差異。更增損舊刻。參以晷影。刪定爲經。改用二十五箭。請臺勒漏郎將考驗施用。從之。承天論曆曰。夫曆數之術。若心所不達。雖復通人前識。無救其爲敝也。是以多歷年歲。未能有定。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代不悟。徒云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假言讖緯。遂關治亂。此之爲蔽。亦已甚矣。劉歆三統法尤復疏闊。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惑其說。采爲太元。班固謂之最密。著于漢志。司馬彪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曾不悟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言曆幾乎不知而妄言歟。又論渾天象體曰。詳尋前說。因觀渾儀。研求其意。有悟天形正圓。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言四方者。東曰暘谷。日之所出。西曰濛汜。日之所入。莊子文云。北溟有魚。化而爲鳥。將徙於南溟。斯亦古之遺記。四方皆水證也。四方皆水。謂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歸注於海。日爲陽精。光耀炎熾。一夜入水。所經燋竭。百川歸注。足以相補。故旱不爲減。浸不爲益。又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百四分之七十五。天常西轉。一日一夜。過周一度。南北二極。相去一百一十六度三百四分度之六十五強。卽天經也。黃道袤帶赤道。春分





交於奎七度。秋分交於軫十五度。冬至斗十四度半強。夏至井十六度半。從北極扶天而南五十五度強。極居天四維之中。最高處也。卽天頂也。其下則地中也。自外與王蕃大同。漢劉洪考驗四分。於天不合。乃減朔餘。苟合時用。自是已降。率意加減。以造日法。承天更以四十九分之二十六爲強率。十七分之九爲弱率。於闕弱之際。以求日法。承天日法七百五十二。得一十五。退一弱。自後治術者莫不因承天法。累強弱之數。年七十八。卒於家。（宋書本傳律曆志、南史本傳、宋書天文志、宋史律曆志。）

論曰。漢書郎顗傳稱孔子曰。漢三百載。斗曆改憲。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易緯乾鑿度至德之數。先立金木水火土。凡各三百四歲。五德運行。元嘉度法三百四。並卽一德之數也。承天術勝於前者三事。欲用定朔。一也。改正冬至日度。二也。春秋分晷影無長短之差。三也。至其制立強弱二率。以朔日法。由唐迄宋。演撰家皆墨守其說。而不敢變易。可謂卓然名家者矣。

## 吳癸

吳癸。著作令史也。前世諸儒依圖緯云。月行有九道。故畫作九規。更相交錯。檢其行次。遲疾換易。不得爲度。漢劉洪推檢月行。作陰陽術法。元嘉二十年。太祖使癸依洪法。制元嘉術月行陰陽法。令太史施用之。（宋書律曆志。）



# 疇人傳卷第八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齊

### 祖沖之

祖沖之字文遠。范陽薊人也。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宇車服。解褐南徐州從事公府參軍。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曆。比古十一家爲密。沖之以爲尙疏。乃更造新法。大明六年上表曰。古曆疏舛。頗不精密。羣氏糾紛。莫審其要。何承天所奏。意存改革。而置法簡略。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覩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影。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乖失。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準。臣生屬聖辰。逮在昌運。敢率愚瞽。更創新曆。謹立改易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改者其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閏數爲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既移。則應改法。曆紀屢遷。實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令却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以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道之。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漢代之初。卽用秦曆。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曆。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晉時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

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並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既差則七曜宿度漸與曆舛乖謬既著輒應改制僅合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今令冬至所在歲歲微差卻檢漢注並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為辰首位在正北爻應初九斗氣之端虛為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曆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為先曆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曆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曆中衆條並應以此為始而景初曆交會遲疾亦置紀差裁合朔氣而已條序紛互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為始則合璧之曜信而有徵連珠之暉於是乎在羣流共源實精古法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效縣象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深練始終大存整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不自懼用繁之意顧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為體非細不密臣是用深惜毫釐以全求妙之準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制非為思而莫悟知而不改也竊恐讚有然否每崇遠而隨近論有是非或貴耳而遺目所以竭其管穴俯洗同異之嫌披心日月仰希葵藿之照若臣所上萬一可采伏願頒宣羣司賜垂詳究庶陳錙銖少增盛典上元甲子至宋大明七年癸卯五萬一千九百三十九年紀法三萬九千四百九十一歲餘九千五百八十九度分萬四百四十九日法三千九百三十九月法十一萬六千三百二十一其推五星即以紀法為日度法世祖下之有司使內外博議時人少解曆數竟無異同之辯唯太子旅賁中郎將戴法興議以為三精數微五緯會始自非深推測窮識晷變豈能刊古革今轉正圭宿案沖之所議每有違舛竊以愚見隨事辨問案沖之新推曆術今冬至所在歲歲微差臣法興議夫二至發斂南北之極日有恆度而宿無改位古曆冬至皆在建星戰國橫騖史官喪紀爰及漢初格候莫審後雜覘知在斗二十二度元和所用即與古曆相符也逮至景初而終無毫忒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直以月維四仲則中宿常在衛陽羲和所以正時取其萬世不易也沖之以為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遂虛加度分空撤天路其置法所在近違半次則四十五年九月率移一度在詩七月流火此夏正建申之時也定之方中又小雪之節也若冬至審差則豳公火流晷長一尺五寸楚宮之作晝漏五十三刻此詭之甚也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就如沖之所說則星無定次卦有差方名號之正古今必殊典誥之音代不通軌堯之開閉今成建除今之壽星乃周之鶉尾即時東壁已非元武軫星頓屬蒼龍誣天背經乃至於此沖之又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臣法興議夫日有緩急故斗有闊狹古人制章立為中格年積十九常有七閏晷或虛盈此不可革沖之削閏壞章倍減餘數則一百三十九年二月於四分之科頓少一日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輒失一閏夫日少則先時閏失則事悖夫閏時以作事事以厚生以此乃生人之大本曆數之所先愚恐非沖之淺慮妄可穿鑿沖之又命上元





日度發自虛一云虛為北方列宿之中臣法興議沖之既云冬至歲差又謂虛為北中舍形責影未足為迷何者凡在天非日不明居地以斗而辨借令冬至在虛則黃道彌遠東北當為黃鐘之宮室壁應元枵之位虛宿豈得復為北中乎曲使分至屢遷而星次不改招搖易繩而律呂仍往則七政不以璣衡致齊建時亦非攜提所紀不知五行何居六屬安託沖之又令上元年在甲子臣法興議夫置元設紀各有所尚或據文於圖讖或取效於當時沖之云群氏糾紛莫審其會昔黃帝辛卯日月不過顓頊乙卯四時不忒景初壬辰晦無差光元嘉庚辰朔無錯景豈非承天者乎沖之苟存甲子可謂為合以求天也沖之又令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為始臣法興議夫交會之元則食既可求遲疾之際非凡夫所測昔賈逵略見其差劉洪粗著其術至於疏密之數莫究其極且五緯所居有時盈縮即如歲星在軫見超七辰術家既追算以會今則往之與來斷可知矣景初所以紀首置差元嘉兼又各設後元者其並省功於實用不虛推以為煩也沖之既違天於改易又設法以遂情愚謂此治曆之大過也臣法興議日有八行各成一道月有一道離為九行左交右疾倍半相違其一終之理日數宜同沖之通同與會周相覺九千四十其陰陽七十九周有奇遲疾不及二匝此則當縮反盈應損更益沖之隨法興所難辯析之曰臣少銳愚尚專功數術搜練古今博采沈奧唐篇夏典莫不揆量周正漢朔咸加該驗罄策籌之思究疏密之辨至若立圓舊誤張衡述而弗改漢時斛銘劉歆詭謬其數此則算氏之劇疵也乾象之弦望定數景初之交度周日匪謂測候不精遂乃乘除翻謬斯又曆家之甚失也及鄭元闞澤王蕃劉徽並綜數藝而每多疏舛臣昔以暇日撰正眾謬理據炳然易可詳密此臣以俯信偏識不虛推古人者也案何承天曆二至先天閏移一月五星見伏或違四旬列差妄設當益反損皆前術之乖遠臣曆所改定也既沿波以討其源刪滯以暢其要能使躔次上通晷管下合反以譏詆不其惜乎尋法興所議六條並不造理難之關楗謂在於此其一日度歲差前法所略臣據經史辨正此數而法興設難徵引詩書三事皆謬其二臣校晷景改舊章法法興立難不能有詰直云恐非淺慮所可穿鑿其三次改方移臣無此法求術意誤橫生嫌貶其四曆上元年甲子術體明整則苟合可疑其五臣曆七曜咸始上元無隙可乘輒云非凡夫所測其六遲疾陰陽法興所未解誤謂兩率日數宜同凡此眾條或援謬目譏或空加抑絕未聞折正之談厭心之論也謹隨詰洗釋依源徵對仰照天暉敢罄管穴法興議曰夫二至發斂南北之極日有恆度而宿無改位故古曆冬至皆在建星沖之曰周漢之際疇人喪業曲技競設圖緯實繁或借號帝王以崇其大或假名聖賢以神其說是以讖記多虛桓譚知其矯妄古曆舛雜杜預疑其非真按五紀論黃帝曆有四法顓頊夏周並有二術詭異紛然則孰識其正此古曆可疑之據一也夏曆七曜西行特違眾法劉向以為後人所造此可疑之據二也殷曆日法九百四十而乾鑿度云殷曆以八十一為日法若易緯非差殷曆必妄此可疑之據三也顓頊曆元歲在乙卯而命曆序云此術設元歲在甲寅此可疑之據四也春秋

曾食有日朔者凡二十六，其所檢曆非周則魯，以周曆考之，檢其蝕日，失二十五；魯曆校之，又失十三。二曆並乖，則必有一僞，此可疑之據五也。古之六術並同四分，四分之法久則後天，以食檢之，經三百年輒差一日。古曆課今，其甚疏者朔後天過二日有餘，以此推之，古術之作皆在漢初周末，理不得遠。且卻校春秋，朔並先天，此則非三代以前之明徵矣，此可疑之據六也。漢律曆志前漢冬至日在斗牛之際，度在建星，其勢相鄰，自非帝者有造，則儀圜或闕，豈能窮密盡微，纖毫不失？建星之說，未足證矣。法興議曰：戰國橫鶩，史官喪紀，爰及漢初，格候莫審，後雜覘知在南斗二十二度，元和所用，即與古曆相符也。逮至景初，終無毫忒。沖之曰：古術詭雜，其詳闕聞，乙卯之曆，秦代所用，必有效於當時，故其言可徵也。漢武改創，檢課詳審，正儀審漏，事在前史，測星辨度，理無乖遠。今議者所是不實見，所非徒爲虛妄，辨彼駁此，既非通談，運今背古，所誣誠多，偏據一說，未若兼今之爲長也。景初之法，實錄五緯，今則在衡口至翼已移日，董略治朔望無事檢候，是以曉朔昏明，並即元和，二分異景，尚不知革，日度微差，宜其謬矣。法興議曰：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直以月推四仲則中宿常在衞陽，羲和所以正時，取其萬代不易也。沖之以爲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遂虛加度分，空撤天限。沖之曰：書以四星昏中審分至者，檢人君南面而言也。且南北之正，其詳易準，流見之勢，中天爲極。先儒注述，其義僉同，而法興以爲書說四星皆在衞陽之位，自在巳地，進失向方，退非始見，迂迴經文，以就所執，違訓詭情，此則甚矣。捨午稱巳，午上非無星也。必據中宿，餘宿豈復不足以正時？若宿舉中陽，義七周者，實參南曆，則不得言昴星猶見，當云伏矣。奎婁已見，復不得言伏，見不得以爲辭，則名曆何附？若中宿之通，非允當實，顧檢經旨，直云星昴，不自衞陽，衞陽無自顯之義，此談何因而立？苟理無所依，則可愚辭成說，曾泉桑野，皆爲明證，分至之辯，竟在何日？循復再三，竊深歎息。法興議曰：其置法所在，近違半次，則四十五年九月率移一度。沖之曰：元和日度，法興所是，唯徵古曆在建星，以今考之，臣法冬至亦在此宿，斗二十一了無顯證，而虛貶臣曆乖差半次，此愚情之所駭也。又年數之餘有十一月，而議云九月，涉數每乖，皆此類也。月蝕檢日度事，必在日衝，以檢日則宿度可辨，國檢效以課疏密。案太史注記，元嘉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夜月蝕盡，在鬼四度，以衝計之，日當在牛六，依法興議，日在女七。又十四年五月十五日丁夜月蝕盡，在斗二十六度，以衝計之，日當在井三十，依法興議，日在柳二。又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丁夜月蝕，在奎十一度，以衝計之，日當在角二，依法興議，日在角十二。又大明三年九月十五日乙夜月蝕，蝕在胃宿之末，以衝計之，日當在氐十二，依法興議，日在心二。凡此四蝕，皆與臣法符同，纖毫不爽，而法興所據，頓差十度，違衝移宿，顯然易睹。故知天數漸差，則當式遵以爲典，事驗昭晳，豈得信古而疑今？法興議曰：在詩七月流火，此夏正建申之時也。定之方中，又小雪之節也。若冬至審差，則豳公火流，晷長一尺五寸，楚宮之作，晷差五十三刻，此詭之甚也。沖之曰：臣案此議三條，皆謬。詩稱流火，蓋略舉西移之中，以爲驚寒之候，流之爲言，非始動之辭





也。就如始說，冬至日度在斗二十一，則火星之中，當在大暑之前，豈鄰建申之限？此專自攻糾，非謂議失。夏小正五月昏大火中，此復在衞陽之地乎？又謂臣所立法，楚宮之作在九月初，案詩傳箋，皆謂定之方中者，室壁昏中，形四方也，然則中天之正，當在室之八度。臣曆推之，元年立冬後四日，此度昏中，乃自十月之初，又非寒露之日也。議者之意，蓋誤以周世爲堯時，度差五十，故致此謬。小雪之節，自當之譏，非有明文，可據也。法興議曰：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就如沖之所誤，則星無定次，卦有差方，名號之正，古今必殊，典誥之音，時不通軌。堯之開閉，今成建除，今之壽星，乃周之鶉尾也。即時東壁，已非元武，軫星頓屬蒼龍，誣天背經，乃至於此。沖之曰：臣以爲辰極居中，而列曜貞觀，羣像殊體，而陰陽區別，故羽介殊形，則水火有位，蒼素齊設，則東西可準，非以日之所在，定其名號也。何以明之？夫陽爻初九，氣始正北，元武七列，虛當子位，若圓儀辨方，以日爲主，冬至所舍，當在元枵，而今之南極，乃處東維，違體失中，其義何附？若南北以冬夏稟稱，則卯酉以生殺定號，豈得春躔義方，秋麗仁域，名舛理乖，若此之反哉？因玆以言，固知天以列宿分方，而不在於四時，景緯環序，日不獨守故轍矣。至於中星見伏，記籍每以審時者，蓋以曆數難詳，而天驗易顯，各據一代所合，以爲簡易之政也。亦猶夏禮未通商典，濩容豈襲韶護？誠天人之道同差，則藝之興因代而推移矣。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名隨實著，非謂斗杓所指，近校漢時，已差半次，審斗節時，其效安在？或義非經訓，依以成說，則緯候多詭，僞辭間設，乎次國方名，義合宿體，分至乖舛，而厥位不改，豈謂龍火貿處，金水亂列，名號乖殊之議，抑未詳究。至如壁非元武，軫屬蒼龍，瞻度察晷，實效咸然，元嘉曆法，壽星之初，亦在翼限，參校晉注，顯驗甚衆，天數差移，百有餘載，議者誠能馳辭駢辯，令南極非冬至，望不在衝，則此談乃可守耳。若使日遷次留，則無事屢嫌，乃臣曆之良證，非難者所宜列也。尋臣所執，必據經史，遠考唐典，近徵漢籍，讖記碎言，不敢依述，竊謂循經之論也。月蝕檢日度事，驗昭著，史注詳論，文存禁閣，斯又稽天之說也。堯典四星，並在衞陽，今之日度，遠準元和，誣背之誚，實此之謂。法興議曰：夫日有緩急，故斗有闊狹，古人制章，立爲中格，年積十九，常有七閏，晷或盈虛，此不可革。沖之削閏，壞章倍減餘數，則一百三十九年二月，於四分之科頓少一日，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輒失一閏。夫日少則先時，閏失則事悖，竊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此乃生民之所本，曆數之所先，愚恐非沖之淺慮妄可穿鑿。沖之曰：案後漢書及乾象說，四分曆法雖分章設蔀，創自元和，而晷儀衆數，定於熹平三年，四分志立冬中影長一丈，立春中影九尺六寸，尋冬至南極，日晷最長，二氣去至，日數既同，則中影應等，而前長後短，頓差四寸，此曆景冬至後天之驗也。二氣中影，日差九分半弱，進退均調，略無盈縮，以率計之，二氣各退二日十二刻，則晷景之數，立冬更短，立春更長，並差二寸，二氣中影俱長九尺八寸矣，即立冬立春之正日也。以此推之，曆置冬至後天亦二日十二刻也。熹平三年時曆丁丑冬至，加時正在日中，以二日十二刻減之，天定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後三十八刻。又臣測景曆紀，還辨分

寸。觀表堅剛。暴圖不動。光晷明審。表儀檢據。大明五年十月十日。影一丈七寸七分半。十一月二十五日一丈八寸一分太。二十六日一丈七寸五分彊。折取其中。則中天冬至。應在十一月三日。求其蚤晚。令後二日影相減。則一日差率也。倍之爲法。當二日減。以百刻乘之爲實。以法除實。得冬至加時在夜半後三十一刻。在元嘉曆後一日。天數之正也。量檢竟年。則數減均同。異歲相測。則遠近應率。臣因此驗考正章法。今以臣所推之刻。如前竊謂至審。永爲定式。尋古曆法。並同四分。四分之數。久則後天。經三百年。朔差一日。是以漢載四百。食率在晦。魏代已來。遂革斯法。世莫之非者。誠有效於天也。章歲十九。其疏尤甚。同出前術。非見經典。而議云此法自古。數不可移。若古法雖疏。永當循用。謬論誠立。則法興復數施四分於當今矣。理容然乎。臣所未譬也。若謂今所革創。違舛失實者。未詳則據有以矯奪臣法也。元嘉曆術。減閏餘二。直以儀舊分蟲。故進退未合。至於棄盈求正。非爲乖衷。就如議意。率不可易。則分無增損。承天置法。復爲違謬。節氣蚤晚。當循景初。二至差三日。曾不覺其非。橫謂臣曆爲失。知日少之先。時未悟增月之甚惑也。誠未覩天驗。豈測曆數之要。生民之本。諒非率意。斷矣。又法興始云窮識晷變。可以刊舊。今復爲晷數盈虛。不可爲準。互自違伐。罔識所依。若後步不得準天。功絕於心目。未詳曆紀何因而立。案春秋以來千有餘載。以食檢朔。曾無差失。此則日行有恆之明徵也。且臣考影彌年。窮察毫斷。鍥驗以前。合若符契。王子以爲千歲之日至。可坐而知。斯言實矣。日有蝕會。未見其證。浮辭虛貶。竊非所覆。法興議曰。沖之既云冬至歲差。又謂虛爲北中。捨形責影。未足爲迷。何者。在天非日不明。居地以斗而辨。借分冬至在虛。前道彌遠。東北當爲黃鐘之宮。室壁應屬元枵之位。虛宿豈得爲北中乎。曲使分至屬儀而異次。不改。招搖易編而律呂仍往。則七政不以璣衡致齊。建時亦非攜提所紀。不知五行何居。六屬安託。沖之曰。此條所嫌。前牒已詳。次改方移。虛非中位。繁辭廣證。自爲紛惑。皆議者所謬誤。非臣法之違設也。七政致齊。實謂天儀。鄭王唱述。厥訓明允。雖有異說。蓋非實義。法興議曰。夫置元設紀。各有所尚。或據文於讖。或取效於當時。沖之云。群氏糾紛。莫審其會。昔黃帝辛卯。日月不過。顓頊乙卯。四時不忒。景初壬辰。晦無差光。元嘉庚辰。朔無餘景。豈非承天者乎。沖之之苟存甲子。可謂爲合以求天也。沖之曰。夫曆存效密。不容殊尚。合讖乖說。訓義非所取。雖驗當時。不必通遠。又臣所未安也。元值始名。體明理正。未詳辛卯之說何依。古術詭謬。事在前牒。溯名責實。殆非當謂之棄也。若以曆合一時。理無久用。元在所會。非有定歲者。今以效明之。夏殷以前。載籍淪逸。春秋漢史。咸書月蝕。正朔詳審。顯然可徵。以臣曆檢之。數皆協同。誠無虛設。循密而至。千載無殊。則雖遠可知矣。備閱衆法。疎越實多。或差三日。氣移七晨。未聞可以下通於今者也。元在乙丑。前說以爲非正。今值甲子。謂爲復彊。其苟合無名之議。自背劉之則。撰先者將何檢乎。曆紀之作。遂何息矣。夫爲合必有不合。願聞顯據。以覈理實。法興曰。夫交會之元。則蝕既可求。遲疾之際。非凡夫所測。昔賈逵略見其差。劉洪粗著其術。至於疏密之數。莫究其極。且五緯所居。有時盈縮。即如歲星在






軫。見超七辰。術家既追算以會今。則往之與率。斷可知矣。景初所以紀首置差。元嘉兼又各設後元者。其並省功於實用。不虛推以爲煩也。沖之既違天於改易。又設法以遂情。愚謂此治曆之大過也。沖之曰。遲疾之率。非出神怪。有形可載。有數可推。劉賈能述。則可累功以求密矣。議又云。五緯所居。有時盈縮。歲星在軫。見超七辰。謂應年移一辰也。案歲星之運。年恆過次。行天七帀。輒超一位。代以求之。曆凡十法。並合一時。此數咸同。史注所記。天驗又符。此則盈次之行。自其定準。非爲衍度。濫徙頓退。其衡也。若審由盈縮。豈得常疾無遲。夫甄耀測象者。必料分析度。考往驗來。準以實見。據以經史。曲辨碎說。類多浮詭。甘石之書。互爲矛楯。今以一句之經。證一字之謬。堅執偏論。以罔正理。此愚情之所未厭也。算自近始。衆法可同。但景初之二差。承天之元實。以奇偶不協。故數無同。盡爲遺舊設。後以從省易。夫建首倡論。豈尚矯異。蓋令實以文顯。言勢可極也。積元觀歲。事數咸始。斯誠術體。理不可容。而議者以爲過謬之大者。然則元嘉置元。雖七率舛陳。而猶紀協甲子。氣朔俱終。此又過謬之小者也。必當虛立上元。假稱曆始。歲違名初。日避辰首。閏餘朔分。月緯七率。並不得有盡。乃爲允衷之製乎。設法情實。謂意之所安。改易違天。未覩理之譏者也。法興曰。日有八行。合成一道。月有一道。離爲九行。左交右疾。倍半相違。其一終之理。日數宜同。沖之通同與會周相覺九千四十。其陰陽七十九周有奇。遲疾不及一帀。此則當縮反盈。應損更益。沖之曰。此議雖游漫無據。然言迹可檢。案以日八行譬月九道。此爲月行之軌。當循一燿。環帀於天。理無差動也。然則交會之際。當有定所。豈容或斗或牛。同麗一度。去極應等。安得南北無常。若日月非例。則八行之說是衍文耶。左交右疾。語甚未分。爲交爲疾。對爲舍交即疾。若舍交即疾。即交在平率。入曆七日及二十一日是也。值交蝕既。會在盈縮之極。豈得損益。或多或少。若交與疾對。則在交之衝。當爲遲疾之始。豈得入曆。或深或淺。倍半相違。新故所同。復復此句。欲以何明。臣覽曆書。古今略備。至如此說。所未前聞。遂乖舊革。近背天數。求之愚情。竊所深惑。尋遲疾陰陽。不相生。故交會加時。進退無常。昔術著之久矣。前儒實之詳矣。而法興云日數同。竊謂議者未曉此意。乖謬自著。無假驟辯。既云盈縮失衷。復不演記其數。或自嫌所執。故汎略其說乎。又以全爲率。當互因其分。法興所列二數皆將。或以八十爲七十九。當縮反盈。損更益。此條之謂矣。遠檢其議。豈但臣曆不審。又謂何承天法乖謬彌甚。若臣曆宜棄。則承天術益不可用。法興所見既審。則應革至非。景極望非日衡。凡諸新說。必有妙辯乎。時法興爲世祖所寵。天下畏其權。既立異儀。論者皆附之。唯中書舍人巢尚之是沖之之術。執據宜用。上愛奇慕古。欲用沖之新法。時大明八年也。故須明年改元。因此改曆。會帝崩不施行。出爲婁縣令。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平中。高帝輔政。使沖之追修古法。沖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之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驎者。亦云能造指南車。高帝使與沖之各造。使於樂游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僻。乃毀而焚之。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欹器。三改不成。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

之造驗器獻之與周嘯不異文惠太子在東宮見沖之曆法啓武帝施行文惠尋薨又寢轉長水校尉領本職沖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游苑造水碓磨世祖親自臨視又特善算闢率周三徑一其術疏舛自劉歆張衡劉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設新率未臻折衷沖之更開密法以圓徑一億爲一丈圓周盈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七忽朒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六忽正數在盈朒二限之間密率圓徑一百一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圓徑七周二十二又設開差冪開差立兼以正圓參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也周禮桌氏爲量鬴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鄭氏以爲方尺積千寸比九章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沖之以密率考之積凡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方尺而圓其外減傍一釐八毫其徑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秒二忽有奇而深尺即古斛之制也漢志律嘉量斛方尺而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沖之以密率考之此斛當徑一尺四寸三分六釐一毫九秒二忽庣旁一分九毫有奇劉歆庣旁九釐五毫有奇數術不精之所致也沖之又注九章造綴術數十篇永元二年卒年七十二(南齊書本傳、宋書律曆志、隋書律曆志、南史文學傳)

論曰沖之減去閏分增立歲差毅然不顧世俗之驚著爲成法非頻年測候深有得於心者不逮也法興依寵藉勢詭古爲辨抑其術使不行豈不謬哉沖之圓率徑一百一十三周三百五十五超越前賢爲最密迄今猶用之其所著綴術唐立於學官限習四歲視五曹孫子等經限歲最久其爲秘奧不易研究可知自宋以來數學衰歇是書遂亡造測之術終于不傳又重可惜已



# 疇人傳卷第九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梁

### 祖暅之

祖暅之字景爍沖之子也少傳家業究極精數經官員外散騎常侍太府卿奉朝請梁初因齊用宋元嘉曆天監三年下詔定曆暅奏曰臣先在晉已來世居此職仰尋黃帝至今十二代曆元不同周天斗分疏密亦異當代用之各垂一法宋大明中臣先人考古法以爲正曆垂之於後事皆符驗不可改張八年暅又上疏論之詔使太史令將匠道秀等候新舊二曆氣影交會及七曜行度起八年十一月訖九年七月新曆密舊曆疏暅乃奏稱史官今所用何承天術稍與天乖緯緒參差不可承案被詔付靈臺與新曆對課疏密前期百日并又再申始自去冬終于今朔得失之效並已月別啓聞夫七曜運行理數深妙一失其源則歲積彌爽所上驗可施用宜在來正至九年正月用祖沖之所造甲子元曆頒朔迄于陳氏無所革改大同十年改漏法先是宋何承天議造漏法春秋二分昏旦晝夜漏各五十五刻齊及梁初因循不改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爲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

晷。至是又改用一百八刻，一依尚書考靈曜晝夜三十六頃之數，因而三之，冬至晝漏四十八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七十刻，夜漏三十八刻，春秋二分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八刻，昏旦之數各三刻。先令暅爲漏經，皆依渾天黃道日行去極遠近，爲用箭日率。暅於天監中造八尺銅表，其下與圭相連，圭上爲溝置水，以取地平，正揆測日晷，求其盈縮。言自古論天者多矣，而羣氏糾紛，至相非毀，竊覽同異，稽之典經，仰觀辰極，傍瞻四維，覩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見伏，校之以儀象，覆之以晷漏，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輒遺衆說，附渾儀云：考靈曜先儒求得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以晷影驗之，失於過多。既不顯求之術，而虛設其數，蓋夸誕之辭，宜非聖人之旨也。學者多因其說而未之革，豈不知尋其理歟，抑未能求其數故也。王蕃所考校之前說，不啻減半，雖非揆格所知，而求之以理，誠未能遙趣其實，蓋近密乎。輒因王蕃天高數，以求冬至春分日高及南戴日下去地中數。法令表高八尺，與冬至影長一丈三尺，各自乘，幷而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爲實，實如法，得四萬二千六百五十八里有奇，即冬至日高也。以天高乘冬至影長爲實，實如法，得六萬九千三百二十里有奇，即冬至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求春秋分數法，令表高及春秋分影長五尺三寸九分，各自乘，幷而開方除之爲法。因冬至日高實而以法除之，得六萬七千五百二里有奇，即春秋分日高也。以天高乘春秋分影長實，實如法而一，得四萬五千四百七十九里有奇，即春秋分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南戴日下所謂丹穴也。推北極里數法，夜於地中表南，傅地遙望北辰紐星之末，令與表端參合，以人目去表數及表高各自乘，幷而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數爲實，實如法而一，即北辰紐星高地數也。天高乘人目去表爲實，實如法，即去北戴極下數也。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北極紐星爲樞，是不動處。暅以儀準候不動處，在紐星之末，猶一度有餘。暅又錯綜經注以推地中。其法曰：先驗昏旦，定刻漏，分辰次，乃立儀表於準平之地，名曰南表。漏刻上水，居日之中，更立一表於南表影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極樞，而立北表，令參相直。三表皆以懸準定，乃觀三表直者，其立表之地，即當子午之正。三表曲者，地偏僻。每觀中表，以知所偏。中表在西，則立表處在地中之西，當更向東求地中。若中表在東，則立表處在地中之東也，當更向西求地中。取三表直者，爲地中之正。又以春秋二分之日，旦始出東方半體，乃立表於中表之東，名曰東表。令東表與日及中表參相直。是日之夕，日入西方半體，又立表於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亦從中表西望西表及日，參相直。乃觀三表直者，即地南北之中也。若中表差近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南。中表差在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北。進退南北，求三表直正東西者，則其地處中，居卯酉之正也。（南史文學傳、隋書律曆志、天文志）

論曰：暅之造圭表測景，論氣求日高地中，於實差之術，用力深矣。睎望北極，知紐星去樞有一度餘，此乃先儒所未詳，暅之之覯獲也。

## 崔靈恩





崔靈恩，清河武城人也。先在北仕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國，儁授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于渾，論渾不合于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出爲長沙內史，還爲國子博士，復出爲明威將軍、桂州刺史，卒官。（梁書本傳、南史儒林傳）

論曰：李振之渾蓋通憲圖說，發明渾蓋合一之理，其法巧而捷矣。觀靈恩之論，知西人未入中土以前，古人固有先發之者也。

## 虞劇

虞劇，太史令也。大同十年，劇用九尺表格江左之景，夏至一尺三寸二分，冬至一丈三尺七分，立夏立秋二尺四寸五分，春分秋分五尺三寸九分。制新術以甲子爲元，至大同十年甲子，一百二萬五千七百算外。章歲六百一十九，日法一千五百三十六，紀法三萬九千六百一十六，一百八十三年冬至差一度，月朔以遲疾定其小餘，有三大二小，未及施行，而遭侯景亂，遂寢。（隋書律曆志、天文志、開元占經）

論曰：大同術數殘闕，李尚之銳曰：以率推之，當以四十八萬九千九百八十四爲紀月，一千四百四十六萬九千五百二十一爲歲分，觀萬五千三百五十九爲月法也。

## 庾曼倩

庾曼倩，字世華，新野人也。父詵，字彥寶，機巧算事，爲一時之絕。世祖在荊州，辟曼倩爲主簿，遷中錄事，轉諮議參軍。著七曜律曆及注算經。（梁書本傳）

## 陳

## 朱史

朱史，文帝時舍人也。天嘉中命史造漏，以古百刻爲法。（隋書天文志）

# 疇人傳卷第十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後魏

### 晁崇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家世史官初為慕容垂太史郎從太祖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後賜死崇所造儀以鐵為之其規有六其外四規常定一象地形二象赤道其餘象二極其內二規可以運轉用合八尺之管以窺星度後周武帝平齊得之至隋唐尚存（魏書術藝傳、北史藝術傳、隋書天文志、）

### 殷紹

殷紹長樂人也太武時為算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上言姚氏時遇遊遁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將臣到陽翟九崖巖沙門釋曇影間臣留影所請求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就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為臣開述九章數家法要（魏書術藝傳、北史藝術傳、）

### 崔浩

崔浩字伯淵清河人也弱冠為通直郎轉著作郎後擢為司徒魏初仍用景初術後得趙𢿱術以代景初





真君初年浩上五寅元術表曰太宗即位元年勅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宮無不盡看至今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有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書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漢從真宜改魏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呈唯恩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于三皇五帝矣十一年六月浩誅其法遂寢不行（魏書本傳、北史本傳、）

### 高允

高允字伯恭渤海蓨人也神䴥四年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以平涼勳賜爵汝陽子後奉詔領著作郎司徒崔浩集著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允允曰天文曆數不可空論夫善言遠者必先驗于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于理浩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術數常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于東井非十月也又謂游雅曰高允之術陽元之射也眾乃歎服後拜中書令著作如故太和二年以老告歸其年徵拜鎮軍大將軍領中秘書事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謚曰文允明算法為算術三卷（魏書本傳、北史本傳、）

論曰七政行天自有常度金水附日必不能為變而背日浩欲與木土火同論猶未喻微步之原也天文術數不可空論旨哉言乎通鑑不書五星聚井學蓋深有取于允說也

### 公孫崇

公孫崇太樂令也高祖太和中詔秘書鍾律郎上谷張明豫為太史令修綜曆事未成明豫物故遷洛仍歲南討而宮車晏駕世宗景明中詔崇及太樂令趙樊生等同共考驗正始四年冬崇表曰臣頃自太樂詳理金石及在秘省考步三光稽覽古今研其得失然四序遷流五行變易帝王相踵必奉初元改正朔殊徽號服色觀于時變以應天道故易湯武革命治曆明時是以三五迭隆曆數各異伏惟皇魏紹天明命家有率土戎軒仍動未遑曆事因前魏景初曆術數差違不協晷度世祖應期輯寧諸夏乃命故司徒東郡公崔浩錯綜其數浩博涉淵通更修曆術兼著五行論是時故司空咸陽公高允該覽群籍贊明五緯并述洪範然浩等考察未及周密高宗踐祚乃用敦煌趙𢿱甲寅之曆然其星度稍為差錯臣輒鳩集

異同。研其損益。更造新曆。以甲寅爲元。考其盈縮。晷象周審。又從約省。起自景明。因名景明曆。然天道盈虛。豈曰必協。要須參候是非。乃可施用。太史令辛寶貴、職司元象。廁閑祕數。祕書監鄭道昭、才準優贍。識覽該密。長兼國子博士高僧裕。乃故司空允之孫。世綜文業。尚書祠部郎中宗景、博涉經史。前兼尚書郎中崔彬、微曉法術。請此數人。在祕省參候。而同察晷度。要在冬夏二至前後各五日。然後乃可取驗。臣區區之誠。冀效萬分之一。詔曰。測度晷象。考步宜審。可令太常卿芳、率太學四門博士等。依所啓者。悉集詳察。魏書律曆志。

李業興 張龍祥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博涉百家。舉孝廉。爲校書郎。以世行趙歐曆。節氣後辰下算。業興乃爲戊子元曆上之。延昌四年冬。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郎崔光表曰。易稱君子以治曆明時。書云曆象日月星辰。迺同律度量衡。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春秋舉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又言天子有日官。是以昔在軒轅。容成作曆。逮乎帝唐。羲和察影。皆所以審農時而重民事也。太和十一年。臣自博士遷著作。忝司載述。時舊鍾律郎張明豫推步曆法。治己丑元。草創未備。及遷中京。轉爲太史令。未幾喪亡。所造致廢。臣中修史。景明初。奏求奉車都尉領太史令趙樊生、著作佐郎張洪、給事中領太樂令公孫崇等造曆。功未及訖。而樊生又喪。洪出除涇州長史。唯崇獨專其任。暨永平初。亦已略舉。時洪府解停京。又奏令重修前事。更取太史令趙勝、太廟令龐靈扶、明豫子龍祥。共集祕書。與崇等詳驗。推建密曆。然天道幽遠。測步理深。候觀遷延。歲月滋久。而崇及勝前後並喪。洪所造曆爲甲午甲戌二元。又除豫州司馬。靈扶亦除蒲陰令。洪至豫州。續造甲子乙亥二元。唯龍祥在京。獨修前事。以皇魏運水德。爲甲子元。兼校書郎李業興本雖不豫。亦私造曆。爲戊子元。三家之術。並未申用。故貞靜處士李譴。私立曆法。言合紀次。求就其兄瑒追取與洪等所造。遞相參考。以知精麤。臣以仰深晷度。實難審正。又求更取諸能算術兼解經義者。前司徒司馬高綽、駙馬都尉盧道虔、前冀州鎮東長史祖瑩、前并州秀才王延業、謁者僕射常景等。日集祕書與史官同檢疏密。并朝貢十五日一臨。推驗得失。擇其善者。奏聞施用。限至歲終。但世代推移。軌憲時改。上元今古。考準或異。故三代課步。始卒各別。臣職預其事。而朽情已甚。既謝運籌之能。彌愧意算之藝。由是多歷年世。茲業弗成。公私負責。俯仰慚靦。靈太后令曰。可如所請。延昌四年冬。太傅清河王懌、司空尚書令任城王澄、散騎常侍尚書僕射元暉、侍中領軍江陽王繼。奏天道至遠。非人情可量。曆數幽微。豈以意輒度。而議者紛紜。競起端緒。爭指虛遠。曆可求衷。自非建標準影。無以驗其真僞。頃永平中。雖有考察之利。而不累歲窮究。遂不知影之至否。差失少多。臣等參詳。謂宜今年至日。更立表木。明伺晷度。三載之中。足知當否。令是非有歸。爭者息競。然後採其長者。更議所從。神龜初。光復表曰。春秋載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又曰履端于始。歸餘于終。皆所以推二氣。考五運。成六位。定七曜。審八卦。立三才。正四序。以授





百官于朝。萬民于野。陰陽剛柔。仁義之道。罔不畢備。故是先代置之。垂于典籍。及史遷班固司馬彪著立書志。所論備矣。謹案曆之作也。始自黃帝辛卯爲元。迄于大魏。甲寅紀首。十有餘代。曆祀數千。執憲不等。遂近殊術。其消息盈虛。觀步疏密。莫得而識焉。去延昌四年冬。中堅將軍屯騎校尉張洪。故太史令張明豫息盪寇將軍龍祥、校書郎李業興等三家。並上新曆。各求申用。臣學缺章程。藝謝籌運。而猥職深閑。謬忝厥司。奏請廣訪諸儒。更取通數兼通經義者。及太史並集祕書。與史官同驗疏密。并請宰輔羣官。臨檢得失。至於歲終。密者施用。詔聽可。時太傅太尉公清河王臣懌等。以天道至遠。非卒可量。請立表候影。期之三載。乃採其長者。更議所從。又蒙敕許。於是洪等與前鎮東長史祖瑩等。研窮其事。爾來三年。再歷寒暑。稍勤精思。大功獲成。謹案洪等三人前上之曆。并駙馬都尉盧道虔、前太極採材軍主衞洪顯、殄寇將軍太史令胡榮、及雍州沙門統道融、司州河南人樊仲遵、定州鉅鹿人張僧豫所上。總合九家。共成一曆元起壬子。律始黃鍾。考古合今。謂爲最密。昔漢武帝元封中治曆。改年爲太初。即名太初曆。魏文帝景初中治曆。即名景初。伏惟陛下道唯先天。功邁稽古。休符告徵。靈祥炳瑞。壬子北方。水之正位。龜爲水畜實符魏德。修母子應。義當麟趾。謹定名爲神龜曆。今封以上呈。乞付有司。重加考議。事可施用。并藏祕府附於典志。正光三年十一月丙午。詔曰。治曆明時。前王茂軌。考辰正曆。奕代通規。是以北平革定于漢年楊偉草算于魏世。自皇運肇基。典章驗缺。推步晷曜。未盡曆理。先朝仍世。每所暨然。至神龜中。始命儒官改爲疏曆。同度易遠。始會璇衡。今大正斯始。品物初萌。宜變耳目。周雖舊邦。其曆維新。表也。便可班宣內外。號曰正光曆。其九家共修。以龍祥業興爲主。壬子元以來。至今大魏正光三年。歲在壬寅。積十六萬七千七百五十算外。章歲五百五。章閏一百八十六。蔀法六千六十。日法七萬四千九百五十二。周天分二百二十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七。會通一千二百九十八萬九千九百四。通周二百六萬五千三百六十六。業興以殷曆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業興又修之。各爲一卷。傳於世。永安三年。以造曆勳。賜爵長子伯。出帝登極。封屯留縣開國子。遷直散騎常侍。孝靜世。壬子曆氣朔稍違。熒惑失次。四星出伏。曆亦乖舛。興和元年十月。齊獻武王入鄴。復命業興。令其改正。立甲子元曆。事訖。尚書左僕射司馬子如、右僕射隆之等表曰。自天地剖判。日月運行。剛柔相摩。寒暑交謝。分之以氣序。紀之以星辰。弦望有盈缺。晦朔有修短。古先哲王。則之成化。迎日推筴。各有司存。以天下之至王。蓋生民之能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及卯金受命。年曆屢改。當塗啓運。日官變業。分路揚鑣。異門馳騖。同互鼎定。變歸不等。豈是人情淺深。苟相違異。蓋亦天道盈縮。欲止不能。正光之曆。既行於世。發元壬子。置差令朔。測影清臺。懸炭之期或爽。候氣寬室。布灰之驗少差。伏惟陛下。當璧膺符。大橫協兆。乘機虎變。撫運龍飛。苞括九隅。牢籠萬寓。四海來王。百靈受職。大丞相渤海王。降神岳。生同天縱。鄉負作宰。知機成務。撥亂反正。決江疏河。救家翼王。勳彰濟世。功成治定。禮樂維新。以履端歸餘。術數未盡。乃命兼散騎常侍執讀臣

李業興。大丞相府東閣祭酒奧安縣開國公臣王春。大丞相府戶曹參軍臣和貴興等。委其刊正。但回舍有疾徐。推步有疏密。不可以一方知。難得以一途揆。大丞相主簿臣孫搴。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臣陸曄。前給事黃門侍郎臣李景。渤海王世子開府諮議參軍事定州大中正臣崔暹。業興息國子學生屯留縣開國子臣子述等。並令參預。定其是非。臣等職司其憂。猶恐未盡。竊以蒙戎爲飾。必藉衆腋之華。輪奐成宇。事止一枝之用。必集名勝。更其修理。左光祿大夫臣盧道約。大司農卿彭城侯臣李諧。左光祿大夫東雍州大中正臣裴獻伯。散騎常侍西兗州大中正臣溫子昇。太尉府長史臣陸操。尚書右丞城陽縣開國子臣盧元明。中書侍郎臣李同軌。前中書侍郎臣邢子明。中書侍郎臣宇文忠之。前司空府長史建康伯臣元仲悛。大丞相法曹參軍臣杜弼。尚書左中兵郎中定陽伯臣李溥濟。尚書起部郎中臣辛術。尚書祠部郎中臣元長和。前靑州驃騎府司馬安定子臣胡世榮。太史令盧鄉縣開國男臣趙洪慶。太史令臣胡法通。應詔左右臣張喆。員外司馬督臣曹魏祖。太史丞郭顯。太史博士臣胡仲和等。或器標民譽。或術兼世業。並能顯微闡幽。表同錄異。詳考古今。共成此曆。甲寅日始。子寅天正。命曆爲元。宜從此起。運屬興和。以年號爲目。豈獨太初表於漢代。景初冠於魏曆而已。謹以封呈。乞付有司。依術施用。詔以新曆示齊獻武王田曹參軍信都芳。芳號通曆術。駁業興曰。今年十二月二十日。新曆在營室十三度。順疾。天上歲星在營室十一度。今月二十日新曆鎮星在角十一度留。天上鎮星在亢四度留。今月二十日新曆太白在斗二十五度。晨見逆行。天上太白在斗二十一度逆行。便爲差殊。業興對曰。歲星行天。伺候以來八九餘年。恆不及二度。今新曆加二度。至于夕伏晨見。疏密無爽。今日仰看如覺二度。及其出沒。還應如術。鎮星自造壬子元以來。歲常不及。故加壬子七度。亦知猶不及五度。適欲并加。恐出沒頓校十度十日。將來永用不合處多。太白之行。頓疾頓遲。取其會歸而已。近十二月二十日晨見東方。新舊二曆推之。分寸不異。行星三日頓校四度。如此之事。無年不有。至其伏見。還依術法。又芳唯使十二月二十日晨有前卻。業興推步已來三十餘載。上算千歲之日月星辰。有見經史者。與涼州趙敗、劉義隆、廷尉卿何承天、劉駿、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參校業興甲子元曆。長於三曆一倍。考洛京已來四十餘歲。五星出沒。歲星鎮星太白。業興曆首尾恆中。及有差處。不過一日二日一度兩度。三曆之失。動校十日十度。熒惑一星。伏見體自無常。或不應度。祖沖之曆多甲子曆十日六度。何承天曆不及三十日二十九度。今曆還與壬子同。不有加增。辰星一星。沒多見少。及其見時。與曆無舛。今此亦依壬子元不改。太白辰星。唯起夕合爲異。業興以天道高遠。測步難精。五行伏留。推考不易。人目仰闚。未能盡密。但取其見伏大歸。略其中間小謬。如此曆便可行。若專據所見之驗。不取出沒之效。則曆數之道。其幾廢矣。夫造曆者。節之與朔。貫穿於千年之間。閏餘斗分。推之於毫釐之內。必使盈縮得實。閏限數合。周日小分。不殊錙銖。陽曆陰曆。纖芥無爽。損益之數。驗之交會。日所居度。考之月蝕。上推下減。先定衆條。然後曆元可求。猶甲子難值。又蹉值甲子。復有差分。如





此踳駁。參闕不等。今曆發元甲子。七曜同還。合璧連珠。其舊不失。法理分明。情謂爲可。如芳所言。信亦不謬。但一合之裏。星應不驗者。至若合終。必通依驗。鎮星前年十二月二十日見。差五度。今日差三度。太白業差四度。今全無差。以此準之。見伏之驗。尋效可知。能來永用。大體無失。芳又云。以去年十二月中算新居。其鎮星以十二月二十日在角十一度留。天上在亢四度留。長曆曆差天五度。太白歲星並各有差。校於壬子。能曆雖是差天五度。太白辰星亦各有差。是舊曆差天爲多。新曆差天爲少。凡造曆者皆須積年累日。依法候天。知其疏密。然後審其近者。用作曆術。不可一月兩月之間。能正是非。若如熒惑行天七百七十九日。一遲一疾。一留一逆。一順一伏。一見之法。七頭一終。太白行天五百八十三日。晨夕之法。七頭一終。歲星行天三百九十八日。七頭一終。鎮星行天三百七十八日。七頭一終。辰星行天一百一十五日晨夕之法。七頭一終。造曆者必須通知七頭。然後作術。得七頭者造曆爲近。不得頭者其曆甚疏。皆非一二日能知是非。自五帝三王以來。及秦漢魏晉造曆者。皆積年久測。術乃可觀。其倉卒造者。當時或近。不可久行。若三四年作者。初雖近天。多載恐失。今甲子新曆。業興潛思積年。雖有少差。校於壬子元曆近天者多。若久而驗天。十年二十年間。比壬子元曆三星行天。其差爲密。獻武王上言之。詔付外施行。上元甲子以來。至太歲興和二年。歲在庚申。積二十九萬三千九百九十七算上。蔀法一萬六千八百六十。日法二十萬八千五百三十。歲五百六十二章。閏二百七。周天六百一十五萬八千一十七。會通三千六百一十四萬二千八百七。通周五百七十四萬五千九百四十一。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三年出除太原太守。五年齊文襄王引爲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止。業興乃造九宮行棊術。以五百爲章。四千四十爲蔀。九百八十七爲斗分。還以己未爲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曆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七年卒于禁所。年六十六。魏書本傳、肅宗紀、律曆志、北史儒林傳。

論曰。正光與和二術。並有推上朔法。自漢迄明。諸家術皆無之。護案見行時憲書。上朔日不宜會客作樂。以業興術推之正合。蓋其說出於選擇家也。古法推五星特舉大畧而不能觀密。觀芳業興之辯論。可以知其五步之疏矣。

# 疇人傳卷第十一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北齊

### 信都芳

信都芳字玉琳，河間人也。明算術，有巧思，嘗云算曆元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沈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江南人祖暅以諸法授芳，由是彌復精密。安豐王延明欲抄集五經算事為五經宗，及聚渾天欹器地動銅烏漏刻候風諸巧事，并圖畫為器準，並令芳算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慕容紹宗圖之于高祖，為館客，授中外府田曹參軍。芳注重差勾股，又著四術周髀宗。其序曰：漢成帝時，學者問蓋天，揚雄曰：蓋哉，未幾也。問渾天，曰：落下閎為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莫之息矣。此言蓋差而渾密也。蓋器測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于祖，故云未幾也。渾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隱見難變，故云幾乎。是時太史令尹咸窮研晷蓋，易古周法，雄乃見之，以為難也。自昔周定影王城，至漢朝蓋器一改焉。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為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效元象。芳以渾算精微，術幾萬首，故約本為之省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術周髀宗。時上黨李業興撰新曆，自以為長於趙歐、何承





天、祖沖之三家，芳難業興五星差殊，語見業興傳。芳又私撰曆書，名曰靈憲曆，算月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用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北齊書方技傳、北史藝術傳

論曰：梁祖暅以渾蓋為一，芳亦云覆仰雖殊，大歸是一，蓋明乎度數者，所見如合一轍矣。靈憲算月頻大頻小，乃用何承天法，而云承天用此不精，靈憲成當百代無異議，其然豈其然乎。

### 宋景業

宋景業，廣宗人也。魏武定初，任北平太守，文宣受禪，授散騎侍郎，封長城縣子。文宣命景業叶圖讖，造天保術。景業奏依握誠圖及元命包，言齊受籙之期，當魏終之紀，得乘三十五以為蔀，應六百七十六以為章。文宣大悅，乃施用之。期曆積日上元甲子至天保元年庚午，積十一萬五百二十六算外，元法一百四十一萬九千六百，紀法二十三萬六千六百，蔀法二萬三千六百六十，亦名曰度法，章歲六百七十六，亦名曰虞法，章閏二百四十九，亦曰閏法，章中八千一百一十二，章月八千三百六十一，日法二十九萬二千六百三十五，周天八百六十四萬一千六百八十七，亦名過數，一名蔀日，亦名沒分，餘數一十二萬四千八十七，亦名沒法，斗分五千七百八十七，歲中十二，氣法二十四，會數一百七十三，餘九萬一千五十八，會通五千七十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三，會虛二十萬一千五百七十七，周日二十七，餘一十六萬二千二百六十一，通周八百六萬三千四百六，周虛一十三萬三百七十四，小周九千三十七，月周三十一萬六千二百九十五，望十四，餘二十二萬三千九百五十三半，交限數一百五十八，餘一十五萬九千七百三十九半，經月二十九，餘一十五萬五千二百七十二，虛分一十三萬七千三百六十三。北齊書方技傳、北史藝術傳、開元占經

論曰：開元占經稱天保術上元甲子至今一十一萬六百九十算，此天保上元距唐開元二年甲寅之積算也。授時術議稱天保術積年一十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七，此天保上元距元至元十八年辛巳之積算也。天保元年距開元二年，積百六十四算，距至元十八年，積七百五十一算，依兩數推之，天保上元距天保元年，並當作十一萬五百二十六算。隋志作十一萬五百六算，蓋轉展傳寫脫漏二十字也。章蔀紀元各數，史文所載甚略，占經差詳，而亦復有衍誤，今並據數校正，著於篇，俾後之覽者得以攷焉。

### 張子信

張子信，河內人也。學藝博通，尤精術數，因避亂隱於海島中，積三十許年，專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差變之數，以步算之，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遲疾，五星見伏有感召向背。日行在春分後則遲，秋分後則速。合朔月在日道裏則日食，若在日道外，雖交不虧。月望值交則虧，不問表裏。又月行遇木火土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五星行四方列宿，各有好惡，所居遇其好者，則留多行遲，見早；遇其惡者，則留少行速，見

遲，與常數並差，少者差至五度，多者差至三十許度。其辰星之行見伏尤異，晨應見在雨水後立夏前，夕應見在處暑後霜降前者，並不見；啓蟄立夏立秋霜降四氣之內，晨夕去日前後三十六度內十八度外，有木火土金一星者見，無者不見。後張胄元、劉孝孫、劉焯等依此差度，爲定入交食分及五星定見定行，與天密會，皆古人所未得也。北齊書方技傳、北史藝術傳、隋書天文志。

論曰：劉洪以後，步月有遲疾，而交會五星，仍用三統四分舊法。積候三十餘年，始悟日月五星差變之數。蓋若是其難也。後之術家，皆本其說以立法，推步天道，由是漸密。然則測候之必據儀表審矣。

## 董峻　鄭元偉

董峻、鄭元偉，武平七年上言：宋景業移閏於天正，退命於冬至，交會之際，承二大之後，三月之交，妄減平分。臣案景業學非探賾，識殊深解，有心改作，多依舊章，唯寫子換母，頗有變革，妄誕穿鑿，不會眞理。乃使日之所在，差至八度，節氣後天，閏先一月，朔望虧食，未能知其表裏，遲疾曆步，又不可以傍通，妄設平分，虛退冬至，虛退則日數減於周年，妄設故加時差於異日，五星見伏，有違二旬，遲疾逆留，或乖兩宿，軌術之術，妄刻水旱。今上甲寅元曆，並以六百五十七爲率，二萬二千三百三十八爲蔀，五千四百六十一爲斗分，甲寅歲甲子日爲元紀。又有劉孝孫、張孟賓二人，並制新法，趣道嚴準晷影之長短，定日行之進退，更造盈縮，以求虧食之期，上拒春秋，下盡天統，日月虧食，及五星所在，以孝孫、孟賓新法考之，無有不合。其年，訖于敬禮及儀家豫刻日食疏密，六月戊申朔太陽虧，劉孝孫言食於卯時，張孟賓言食於申時，鄭元偉、董峻言食於辰時，宋景業言食於巳時，至日食乃於卯甲之間，其言皆不能中。爭論未定，遂屬國亡。隋書律曆志。

論曰：董峻、鄭元偉之術，依率推之，其章閏當爲二百四十二，其章月當爲八千一百二十六，紀月當爲二十七萬六千二百八十四，蔀日當爲八百一十五萬八千八百三十一，其蔀月即日法，其蔀日即月法也。史文闕略，聊爲補之云爾。

## 張孟賓

張孟賓受業於張子信，制造新法，以六百一十九爲章，四萬八千九百爲紀，九百四十八爲日法，萬四千九百四十五爲斗分，元紀共命，法略旨遠，日月五星並從斗十一起，盈縮轉度，陰陽分至，與漏刻相符，共日影俱合，循轉無窮。隋書律曆志。

# 周

## 明克讓

明克讓，字宏道，平原鬲人也。仕梁，位中書侍郎，歸長安，爲麟趾殿學士。武帝即位，爲露門學士。初，西魏入關，尙行李業興正光術，至武成元年，始詔克讓與麟趾學士庾季才及諸日者定新術，采祖暅舊議，通簡





南北之術，自斯已後，頗覩其謬，故周齊並時，而術差一日。克讓奮者，不處日官，以其書下於太史。累遷司調大夫，賜爵歷城縣伯。後入隋，位率更令，進爵爲侯，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北史文苑傳。

## 甄鸞

甄鸞，司隸校尉也。武帝時，造天和曆，上元甲寅至天和元年丙戌，積八十七萬五千七百九十二算外，章歲三百九十一，章閏一百四十四，蔀法二萬三千四百六十，日法二十九萬一百六十，朔餘十五萬三千九百九十一，斗分五千七百三十一，會餘九萬三千五百一十六，曆餘一十六萬八百三十，冬至斗十五度，參用推步，終于宣政元年。鸞注周髀一卷，數術記遺一卷，張邱建算經一卷，董泉三等數一卷，夏侯陽算經一卷，又九章算經九卷，五曹算經五卷，七曜本起曆五卷，七曜曆算二卷，曆術二卷。隋書律曆志、唐書藝文志、開元占經。

論曰：天和術以三百九十一爲章歲，一百四十四爲章閏，其率與祖沖之正同。蓋當時南北術家，南以何承天爲宗，北以趙歐祖沖之爲據，故即寫沖之之數也。鸞好學精思，富於論撰，誠數學之大家矣。

## 馬顯

馬顯，太史上士也。大象元年，顯等上丙寅元術，抗表奏曰：臣案九章五紀之旨，三統四分之說，咸以節宣發斂，考詳晷緯，布政授時，以當皇極者也。而乾歲難測，斗憲易差，盈縮之期致舛，咎徵之道斯應。寧止蛇或乘龍，水能沴火，因亦玉羊掩曜，金雞喪精，王化關以盛衰，有國由其隆替，曆之時義，於斯爲重。自炎漢已還，迄於有魏，運經四代，事涉千年，日御天官，不乏於世，命元班朔，互有沿改，驗近則疊璧應辰，經遠則連珠失次，義難循舊，其在茲乎。大周受圖膺籙，牢籠萬古，時夏乘殷，斟酌前代，曆變壬子，元用甲寅，高祖武皇帝索隱探賾，盡性窮理，以爲此術雖行，未臻其妙，爰降詔旨，博訪時賢，并勅太史上士馬顯等更事刊定，務得其宜。然術藝之士，各封異見，凡所上術，合有八家，精麤踳駮，未能盡善。去年冬，孝宣皇帝乃詔臣等監考疏密，更令同造。謹案史曹舊簿，及諸家法數，棄短取長，共定今術，開元發紀，肇自丙寅，至於兩曜虧食，五星伏見，參校積時，最爲精密，庶鐵炭輕重，無失寒燠之宜，灰箭飛浮，不爽陰陽之度。上元丙寅，至大象元年己亥，積四萬一千五百五十四算上。日法五萬三千五百六十三，亦名蔀會法。章歲四百四十八，章閏一百六十五，斗分三千一百六十七，蔀法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二，章中爲章會法。日法五萬三千五百六十三，曆餘二萬九千六百九十三，會日百七十三，會餘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九，冬至日在斗十二度，小周餘盈縮積，其曆後別推入蔀會，分用陽率四百九十九，陰率九，每十二月下各有日月餘轉分，推步加減之，乃爲定餘大小餘，而求加時之正，其精施行。隋書律曆志、開元占經。

論曰：何承天氣朔母法以四十九分之二十六爲強率，十七分之九爲弱率。顯術朔餘當爲二萬八千四百二十二，乃強于強率。自承天以後，迄於宋元，朔餘強於強率者，馬顯、張賓、楊忠輔三家而已。

# 疇人傳卷第十二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隋

### 庾季才

庾季才字叔奕，曼倩子也。在梁為廬陵王荊州主簿，湘東王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令，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入周，參掌太史，累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潁伯。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平陳，得善天官者周墳，并得宋氏渾儀之器，乃命季才與參校周、齊、梁、陳及祖暅、孫僧化官私舊圖，刊其大小，正彼疏密，依準三家星位，以為蓋圖。旁摛始分，甄表常度，并具赤黃二道，內外兩規，懸象著明，纏離攸次，星之隱顯，天漢昭回，宛若穹蒼，將為正範。以墳為太史令。自此太史觀生，始能識天官。會張胄元術行，及袁充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季才因言充謬。上怒，免職。仁壽三年卒，年八十八。隋書藝術傳、北史藝術傳

### 耿詢

耿詢字敦信，丹陽人也。故人高智寶以元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算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閑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動合符契。文帝命給太史局。煬帝即位，守太史丞，獻古欹器，注以





儀水，帝善之。命與宇文愷依後魏道士李蘭所修道家上法稱漏，製造稱水漏器，以充行從。又作候景分箭上水方器，置于東都乾陽殿前鼓下司辰。又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後為宇文化及所殺。隋書天文志、藝術傳，北史藝術傳

### 劉祐

劉祐，滎陽人也。開皇初為大都督，封索盧縣公。與張賓、劉暉、馬顯定曆，著律曆術文一卷。隋書藝術傳、北史藝術傳

### 張賓

張賓，道士也。初，高祖作輔，方行禪代之事，欲以符命曜於天下。賓揣知上意，自云洞曉星曆，由是大被知遇，恆在幕府。及受禪之初，擢賓為華州刺史，使與儀同劉暉、驃騎將軍董琳、索盧縣公劉祐、前太史上士馬顯、太學博士鄭元偉、前保章上士任悅、開府掾張徹、前盪邊將軍張膺之、校書郎衛洪建、太史監候粟相、太史司曆郭翟、劉宜、兼算學博士張乾敍、門下參人王君瑞、荀隆伯等，議造新曆，仍令太常卿盧賁監之。賓等依何承天法，微加增損，四年二月撰成奏上。高祖下詔曰：張賓存心算獻，通洽古今，每有陳聞，多所啟沃。畢功表奏，具已披覽。使後月復育，不出前晦之宵；前月之餘，罕留後朔之旦。減朓就朒，懸殊舊準；月行表裏，厥途乃異；日交弗食，由循遲道。驗時轉算，不越纖毫，逖聽前修，斯祕未啟。有一於此，實為精密。宜頒天下，依法施用。其法上元甲子己巳來，至開皇四年，歲在甲辰，積四百一十二萬九千一算上。章歲四百二十九，章月五千三百六，通月五百三十七萬二千二百九，日法一十八萬一千九百二十，使法一十萬二千九百六十，斗分二萬五千六十三，會月一千二百九十七，會率二百二十一。隋書律曆志

論曰：玉海稱開皇術又名己巳元，依率推之，其上元歲名日名，並起甲子，而不直己巳。劉孝孫等駁賓術之失，以五星別元為非。然則己巳蓋五星之元也。

### 劉孝孫

劉孝孫，廣平人也。齊後主武平七年，與張孟賓同知曆事，更制新法。上元甲子至武平七年丙申，四十三萬五千九十二算外。章歲六百一十九，元法一十六萬九百四，紀法八千四十七，日法一千一百四十四，歲餘一千九百六十六，虛分六千四百七，差分五百九，度法二萬四千一百四十一，行分法三十九，會月二千一十三，會率三百四十一，周法三萬四千三百二十，朔差分六萬七千八百一十七，通法三千四百四十二。冬至命度起危前五度。開皇四年，張賓所創之術既行，孝孫與冀州秀才劉焯並稱其失，言學無師法，刻食不中，所駁凡有六條。其一云：何承天不知分閏之有失，而用十九年之七閏。其二云：賓等不解宿度之差改，而冬至之日守常度。其三云：連珠合璧，七曜須同，乃以五星別元。其四云：賓等唯知日氣餘分恰盡，而為立元之法，不知日月不合，不成朔旦冬至。其五云：賓等但守立元，定法不須明有進退。其六云：賓等唯識轉加大餘二十九以為朔，不解取日月合會準以為定。此六事微妙，曆數大綱，聖賢之通

術而暉未曉此實管窺之闇也若乃驗影定氣何氏所優賓等推測去之彌遠合朔朔天何氏所劣賓等依據循彼迷蹤蓋是失其菁華得其糠粃者也又云魏明帝時有尚書郎楊偉修景初曆乃上表立義駁難尚非云加時後天食不在朔然觀楊偉之意故以食朔爲真未能詳之而制其法至宋元嘉中何承天著曆其上表云月行不定或有遲疾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亦非曆之意也然承天本意欲立合朔之術遭皮延宗飾非致難故事不得行至後魏獻帝時有龍宜弟復修延興之曆又上表云日食不在朔而習之不廢據春秋書食乃天之驗朔也此三人者前代善曆皆有其意未正其書但曆數所重唯在朔氣朔爲朝會之首氣爲生長之端朔有告餼之文氣有郊迎之典故孔子命曆而定朔旦冬至以爲將來之範今孝孫曆法並按明文以月行遲疾定其合朔欲令食必在朔不在晦二之日也縱使頻月一小三大得天之統大抵其法有三第一勘日食證恆在朔引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今以甲子元術推算符合不差春秋經書日食三十五二十七日食經書有朔推與甲子元術不差八食經書並無朔字左氏傳云不書朔官失之也公羊傳云不言朔者食二日也穀梁傳云不言朔者食晦也今以甲子元術推算俱是朔日邱明受經夫子於理尤詳公羊穀梁皆臆說也春秋左氏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推合己巳朔莊公十八年春三月日有食之推合壬子朔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推合庚午朔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推合癸未朔襄公十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亦合丁巳朔前後漢及魏晉四代所紀日食朔晦及先晦都合一百八十一今以甲子元術推之並合朔日而食前漢合有四十五食三食並先晦一日三十二食並晦日十食並是曆日後漢合有七十四食三十七食並皆朔日魏合有十四食四食並皆晦日十食並皆朔日晉合有四十八食二十五食並皆晦日二十三食並皆朔日第二勘度差驗尚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即是唐堯之時冬至之日日在危宿合昏之時昴正午案竹書紀年堯元年景子今以甲子元術推算得合堯時冬至之日合昏之時昴星正午漢書武帝太初元年丁丑歲落下閎等考定太初曆冬至之日日在牽牛初今以甲子元術算即得斗末牛初矣晉時有姜岌又以月食驗於日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宋文帝元嘉十年癸酉歲何承天考驗乾度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所言冬至後上三日雖推通融只合在斗十七度但堯年漢日所在既殊唯晉及宋所在未改故知其度理有變差至今大隋甲辰之歲考定曆數象以稽天道知冬至之日在斗十三度第三勘氣影長驗春秋緯命曆序云魯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今以甲子元術推算得合不差宋書元嘉十年何承天以土圭測影知冬至已差三日詔使付外考驗起元嘉十三年爲始畢元嘉二十年八年之中冬至之日恆與影長之日差校三日今以甲子元術推算但是冬至之日恆與影長之符合不差十三年景子天正十八日曆注冬至十五日影長即是今曆冬至日十四年丁丑天正二十九日曆注冬至二十六日影長即是今曆冬至日十五年戊寅天正十一日曆注冬至陰無影可驗今朔





八日冬至十六年己卯天正二十一日曆注冬至十八日影長即是今曆冬至日十七年庚辰天正二日曆注冬至十月二十九日影長即是今曆冬至日十八年辛巳天正十三日曆注冬至十一日影長即是今曆冬至日十九年壬午天正二十九日曆注冬至陰無影可驗今曆二十二日冬至二十年癸未天正六日曆注冬至二日影長即是今曆冬至日於時新曆初頒賓有寵於高祖劉暉附會之被升爲太史令二人叶議共短孝孫言其非駁天曆率意迂怪焯又妄相扶證惑亂時人孝孫焯等竟以他事斥罷後賓死孝孫爲掖縣丞委官入京又上前後爲劉暉所詰事寢不行仍留孝孫直太史累年不調寓宿觀臺乃抱其書弟子輿櫬來詣闕下伏而慟哭執法拘以奏之高祖異焉以問國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善即日擢授大都督遣與賓比校短長于是信都人張胄元與孝孫共短賓曆異論鋒起久之不定至十四年七月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唯一晦三朔依剋而食尚不得其時又不知所起他皆無驗胄元所剋前後妙衷時起分數合如符契孝孫所剋驗亦過半於是高祖引孝孫胄元等親自勞徠孝孫因請先斬劉暉乃可定曆高祖不懌又罷之俄而孝孫卒（隋書律曆志　開元占經）

論曰孝孫更制新法在武平間面與張賓爭論術法則在開皇時處齊事少處隋事多故繫於隋云今張邱建算經有唐算學博士劉孝孫撰細草據隋志則孝孫卒於隋不應入唐未詳即此孝孫否也又新唐書有劉孝孫荊州人大業末爲王世充弟杞王辯行臺郎中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吳王友歷諮議參軍遷太子洗馬未拜卒此則別是一人名姓偶同非此孝孫矣

## 張胄元

張胄元渤海蓨人也傳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煚薦之高祖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曆事時輩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胄元所推步甚精密楊素牛宏等復薦之胄元因言日長景短之事帝大悅令從素與都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胄元等辯析之暉杜口一無所答胄元通者五十四焉改定新曆開皇十七年曆成上之首論曆差一日上付楊素等校其短長素與國子助教王頍等執舊曆術迭相駁難與司曆劉宜援推古史影等駮胄元云命曆序僖公五年天正壬子朔旦日至左氏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張胄元曆天正壬子朔合命曆序差傳一日三日甲寅冬至差命曆序二日差傳三日成公十二年命曆序天正辛卯朔旦日至劉賓曆天正辛卯朔冬至合命曆序張胄元曆天正辛卯朔合命曆序二日壬辰冬至差命曆序一日昭公二十年春秋左氏傳二月己丑朔日南至準命曆序庚寅朔旦日至張賓曆天正庚寅曆冬至並合命曆序差傳一日張胄元曆天正庚寅朔合命曆序差傳一日二日辛卯冬至差命曆序一日差傳二日宜案命曆序及春秋左氏傳並閏餘朔之後皆須朔旦冬至若依命曆序勘春秋三十七食合處至多若依左傳合者至少是以知傳爲錯今張胄元信情置閏命曆序及傳氣朔並差又宋元嘉冬至影有七張賓曆合者五差者二亦在

前一日。張冑元曆合者三。差者四。在後一日。元嘉十二年十一月甲寅朔。十五日戊辰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戊辰冬至。張冑元曆己巳冬至。差後一日。十三年十一月己酉朔。二十六日甲戌冬至日影長。張賓曆癸酉冬至。差前一日。張冑元曆合甲戌冬至。十五年十一月丁卯朔。十八日甲申冬至日影長。二曆並合甲申冬至。十六年十一月辛酉朔。二十九日己丑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己丑冬至。張冑元曆庚寅冬至。差後一日。十七年十一月乙酉朔。十日甲午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甲午冬至。張冑元曆乙未冬至。差後一日。十八年十一月己卯朔。二十一日己亥冬至日影長。張賓歷合己亥冬至。張冑元庚子冬至。差後一日。十九年十一月癸卯朔。三日乙巳冬至日影長。張賓曆甲辰冬至。差前一日。張冑元曆合乙巳冬至。又周從天和元年景戌至開皇十五年乙卯。合得冬夏至日影一十四。張賓曆合得者十。差者四。三差前一日。一差後一日。張冑元曆合者五。差者九。八差後一日。一差前一日。天和二年十一月戊戌朔。三日庚子冬至日影長。張賓合庚子冬至。張冑元曆辛丑冬至。差後一日。三年十一月壬辰朔。十四日乙巳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乙巳冬至。張冑元曆景午冬至。差後一日。建德元年十一月巳亥朔。二十九日丁卯冬至日影長。張賓曆景寅冬至。差前一日。張冑元曆合丁卯冬至。二年五月景寅朔。三日戊辰夏至日影短。張賓曆己巳夏至。差後一日。張冑元曆庚午夏至。差後二日。三年十一月戊午朔。二十日丁丑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丁丑冬至。張冑元曆戊寅冬至。差後一日。六年十一月庚午朔。二十三日壬辰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壬辰冬至。張冑元曆癸巳冬至。差後一日。宣政元年十一月甲午朔。五日戊戌冬至日影長。兩曆並合戊戌冬至。開皇四年十一月己未朔。十一日己巳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己巳冬至。張冑元曆庚午冬至。差後一日。五年十一月甲寅朔。二十二日乙亥冬至日影長。張賓曆甲戌冬至。差前一日。張冑元曆合庚辰冬至。七年五月乙亥朔。九日癸未夏至日影短。張賓曆壬午夏至。差前一日。張冑元曆合癸未夏至。十一月壬申朔。十四日乙酉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乙酉冬至。張冑元曆景戌冬至。差後一日。十一年十一月己卯朔。二十八日景午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景午冬至。張冑元曆丁未冬至。差後一日。十四年十一月辛酉朔旦冬至。張賓曆合十一月辛酉朔旦冬至。張冑元曆十一月辛酉朔二日壬戌冬至。差後一日。建德四年四月大乙酉朔。三十日甲寅月晨見東方。張賓曆四月大乙酉朔。三十日甲寅月晨見東方。張冑元曆四月小乙酉朔。五月大甲寅朔。月晨見東方。宜案影極長爲冬至。影極短爲夏至。二至自古史分可勘者二十四。其二十一有影。三有至日無影。見行曆合一十八。差者六。旅騎尉張冑元曆合者八。差者一十六。二差後二日。一十四差後一日。又開皇四年在洛州測冬至影。與京師二處進退絲毫不差。周天和巳來。案驗並在後。更檢得建德四年晦朔東見。張冑元曆五月朔日月晨見東方。今十七年張賓曆閏七月。張冑元曆閏五月。又審至以定閏。冑元曆至既不當。故知置閏必乖。見行曆四月五月頻大。張冑元曆九月十月頻大。爲冑元朔弱。頻大在後。晨故朔日殘月晨見東方。宜又案開皇四年十二月十五





日癸卯。依曆月行在鬼三度。時加酉。月在卯。上食十五分之九。虧起西北。今伺候一更一籌。起食東北角十五分之十。至四籌還生。至二更一籌復滿。五年六月三十日。依曆太陽虧日在七星六度。加時在午少強。上食十五分之一半強。虧起西南角。今伺候日乃在午後六刻上始食。虧起西北角十五分之六。至未後一刻還生。至五刻復滿。六年六月十五日。依曆太陰虧加時酉。在卯上食十五分之九半弱。虧起西南。當其時陰雲不見月。至辰巳雲裏見食三分之二。虧從東北。即還雲合。至巳午間稍生。至午後雲裏蹔見已復滿。十月三十日丁丑。依曆太陽虧日在斗九度。時加辰少弱。上食十五分之九強。虧起東北角。今候所見日出山一丈。辰二刻始食。虧起正西。食三分之二。辰後二刻始生。入巳時三刻上復滿。十年三月十六日癸卯。依曆月行在氐七度。時加戌。月在辰太半。上食十五分之七半強。虧起東北。今候月初出卯南帶半食。出至辰初三分。可食二分許。漸生。辰未巳雲滿。見行曆九月十六日庚子。月行在胃四度。時加丑。月在未半強。上食十分之三半強。虧起正東。今伺候月以午後二刻食起正東。須臾如南。至未正上食南畔五分之四。漸生。入申一刻半復滿。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己未。依曆月行在室七度。時加戌。月在辰太強。上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強。虧起西北。今伺候一更三籌起西北。上食準三分之二強。與曆注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依曆月在申半強。上食十五分之半弱。虧起西南。十五日夜從四更候月。五更一籌起東北。上食半強。入雲不見。十四年七月一日。依曆時加巳弱。上食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強。至未後三刻日乃食。虧起西北。食半許。入雲不見。食頃暫見。猶未復生。因即雲鄣。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庚午。依曆月行在非十七度。時加亥。月在巳半。上食十五分之九半強。虧西北。其夜一更四籌後。月在辰上。起食虧東南。至二更三籌月在巳上。食三分之二許。漸生。至三更一籌月在景上復滿。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乙丑。依曆月行在井廿七度。時加丑。月在未太弱。上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弱。虧起東南。十五日夜伺候至三更一籌。月在欵上雲裏見。已食十五分之三。神虧起正東。至丁上食頻後。從東南生。至四更二籌月在未末復滿。而冑元不能盡中。迭相駁難。高龍惡焉。陰時不決。會通事舍人顏慜楚上書云。漢落下閎改顓頊曆。作太初曆。云後八百歲此曆差一日。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帝大悅。欲神其事。遂下詔曰。朕遷受圖。君臨萬寓。思欲興復聖教。恢宏令典。上順天道。下授人時。搜揚海內。廣延術士。旅騎尉張冑元理思沉敏。術蘊宏深。懷道白首。來上曆法。令與太史舊曆並加勘審。仰觀元象。參驗璣璜。冑元曆數與七曜符合。太史所行乃多疏舛。事官博議。咸以冑元爲密。太史令劉暉。司曆郭翟。無宜。驍騎尉任悅。往經修造。致此乖謬。通直散騎常侍領太史令庾季才。太史丞邢儁。司曆郭遠。曆博士蘇粲。曆助教傅儁成珍等。既是職司。須審疏密。遂虛行此曆。無所發明。論暉等情狀。已合科罪。方共飾非。護短不從正法。季才等附下罔上。義實難容。於是暉等四人元造詐者。並除名。季才等六人容隱奸慝。俱解見任。冑元所造曆法。付有司施行。擢拜冑元爲員外散騎侍郎。領太史令。冑元運袁充互相引重。各

撞一鋤。更黨延譽。胄元言充曆妙極前賢。充言胄元曆術冠於今古。相與共排術。焯由是焯術遂不行。請見焯傳。胄元學祖冲之。兼傳其師法。自茲厥後。剋食頗中。其開皇十七年所行曆術。命冬至起虛五度。後稍覺其疎。至大業四年。劉焯卒後。乃敕改法。命起虛七度。諸法率更有增損。朔轉縮事。戊辰年所定曆術。自甲子元至大業四年戊辰。積四十二萬七千六百四十四年算外。章歲四百一十。章閏百五十一。日法千一百四十四。月法三萬三千七百八十三。歲分一千五百五十七萬二千九百六十三。度法四萬二千六百四十。周天分一千五百五十七萬四千四百六十六。周通七萬二百九。周法二千五百四十八。曾通千六十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九。朔差九十萬七千五十七。胄元所爲曆法。與古不同者有三事。其一。宋祖冲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卻差一度。至梁虞劆曆法。嫌冲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胄元以此二術年限懸隔。遂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爲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移。八十三年卻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曆宿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景寅元曆。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餘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胄元以爲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爲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以爲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下。即其率也。其三。自古諸曆。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張賓立法。創有外限。則食不食。猶未能明。胄元以日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即爲當食。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食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曆五星行度皆守恆率。見伏盈縮。悉無格準。胄元推之。各得其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即如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即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爲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意旨。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曆皆以爲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胄元積候知辰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曆感召。相隨而出。即如辰星平晨見在雨水氣者。應見即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氣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水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曆步術。行有定限。自見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胄元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逆。其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至差八十餘日。留退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即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在處暑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曆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胄元





攝儀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乃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曆加時朔望同術。胄元積候。知日食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曆交分即爲食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食既。其應少反多。應多反少。自古諸曆。未悉其原。胄元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其食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食乃既。自此已後。更遠者其食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所立食分。最爲詳密。其七。古曆二分。晝夜皆等。胄元用後魏渾天鐵儀。測知春秋二分。日出卯酉之北。不正當中。與何承天所測頗同。皆日出卯三刻五十五分。入酉四刻二十五分。晝漏五十刻一十分。夜漏四十九刻四十分。晝夜差六十分。測之四十。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此胄元獨得於心。論者謂其精密。大業中卒官。隋書藝術傳、律曆志、北史藝術傳。

論曰。七曜行度。並有舒亟。南北兩家。皆寓乾象月行遲疾術。而日五星猶以平步之。大業術日月有盈縮之算。五星有平定之率。視古爲詳。然加減之數。舉大略而已。未爲精密也。

## 袁充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夏陽人也。其後寓居丹陽。仕陳爲吏部侍郎。散騎常侍。歸國。歷蒙鄜二州司馬。隋初用周朝尹公正馬顯所造漏經。開皇十四年。充上晷影漏刻。充以短影平儀。均布十二辰。立表。隨日影所指辰刻。以驗漏水之節。十二辰刻。互有多少。時正前後。刻亦不同。其二至二分用箭辰刻之法。冬至日出辰正。入申正。晝四十刻。夜六十刻。子丑亥各二刻。寅戌各六刻。卯酉各十三刻。辰申各十四刻。巳未各十刻。午八刻。右十四日改箭。春秋二分日出卯正。入酉正。晝五十刻。夜五十刻。子四刻。丑亥七刻。寅戌九刻。卯酉十四刻。辰申九刻。巳未七刻。午四刻。右五日改箭。夏至日出寅正。入戌正。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子八刻。丑亥十刻。寅戌十四刻。卯酉十三刻。辰申六刻。巳未二刻。午二刻。右十九日加減一刻。改箭。充不曉渾天。黃道去極之數。苟役私智。變改舊章。其於施用。未爲精密。與胄元測晷刻。雖推驗加時。最爲詳審。而並不行用。十九年。充爲太史令。先是胄元言日長之驗。有數司存。而其能考決。至是欲成胄元舊事。後表曰。隋興已後。日景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而短。至十七年冬至景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景長一丈二尺八分。二年夏至景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景一尺四寸五分。其十八年冬至。陰雲不測。元年。十七年。十八年夏至。亦陰雲不測。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景。日至之景尺有五寸。鄭元云。冬至之景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景短於舊五分。十七年冬至之景短於舊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曆數推之。開皇以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俱近。謹案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其常。天帝崇靈。聖王初功。京

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日行次道。霸代日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是時廢庶人勇。晉王廣初爲太子。充奏此事。深合時宜。帝臨朝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爲年號。由是改開皇二十一年爲仁壽元年。此後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皇太子率百官詣闕陳賀。議者非之。大業中累官祕書令。年七十五。爲宇文化及所殺。（隋書本傳、天文志、北史本傳）

##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爲州博士。舉秀才射策甲科。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初與劉孝孫共駁張賓曆。以乍事斥罷。後聞張胄元進用。又增損孝孫曆法。更名七曜新術。以□之。袁充與胄元忌之。又罷歸。開皇二十年。充奏日長影短。高祖因以曆事付皇太子。遣更研詳著日長之候。太子徵天下曆算之士。咸集于東宮。焯以太子新立。復增修其書。名曰皇極曆。駁正胄元之短。太子頗嘉之。未獲考驗。焯爲太學博士。負其精博。志解胄元之印。官不滿意。又稱疾罷歸。至仁壽四年。焯言胄元之誤於皇太子。其一曰。張胄元所上見行曆。日月交食。星度見留。雖未盡善。得其大較。官至五品。誠無所愧。但因人成事。非其實錄。就而討論。違舛甚衆。其二曰。胄元弦望晦朔。違古且疎。氣節閏候。乖天爽命。時不從子。半夜前則爲後。日躔莫悟緩急。月逡妄爲兩種。月度之轉。輒遺盈縮。交會之際。意造氣差。七曜之行。不循其道。月星之度。行無出入。應黃反赤。當近更遠。虧食乖準。陰陽無法。星端不協。珠璧不同。盈縮失倫。行度愆序。去極晷漏。應有而無。食分先後。彌爲煩碎。測今不審。考古莫通。立術之疎。不可紀極。今隨事糾駁。凡五百三十六條。其三曰。胄元以開皇五年與李文琮於張賓曆行之。精本州貢舉。即齎所造曆擬以上應。其曆在鄉陽流布。散寫甚多。今所見行。與焯前曆不異。元前擬獻。年將六十。非是忽迫倉卒始爲。何故至京未幾。即變同焯曆。與舊曆殊。焯作於前。元獻於後。捨己從人。異同暗會。且孝孫因焯。胄元後附孝孫。曆術之文。又皆是孝孫所作。則元本偸竊。事甚分明。恐胄元推諱。故依前曆爲駁。凡七十五條。并前曆本俱上。其四曰。元爲史官。自奏虧食。前後所上。多與曆違。今算其乖舛有一十三事。又前與太史令劉暉等校其疎密五十四事。云五十三條新計後爲曆。疏密於舊。見用算推。更疏於本。今糾發并前凡四十四條。其五曰。胄元於曆。未爲精通。然孝孫初造。皆有意。徵天推步。事必出生。不是空文。徒爲臆斷。其六曰。焯以開皇三年奉勅修造。顧諮記注。自許精微。業爲以來。賜所與議。尋聖人之迹。悟曆曾之心。測七曜之行。得三光之度。正諸氣朔。成一曆象。會通今古。符允經傳。稽於庶類。信而有徵。胄元所違。焯法皆合。胄元所闕。今則盡有。隱括始終。曜爲龜鏡。仍上啓曰。自木鐸寢聲。絕言或墜。事生攀析。諸夏沸騰。曲技萍浮。疇官術絕。曆紀廢壞。千百年矣。焯以庸鄙。謬荷甄擢。專精藝業。耽翫數象。自力群儒之下。冀覩聖人之意。臆象之初。奉勅修撰。恡不齎物。功不克終。猶被胄元。竊爲己法。未能盡妙。協時多爽。尸官





亂日。實點皇猷。請徵胄元合精其長短。仁壽四年。焯上啓於東宮。論渾天云。璿璣玉衡。正天之器。帝王欽若。世傳其象。漢之孝武。詳考律曆。糾落下閎。鮮于妄人等。共所營定。逮于張衡。又尋述作。亦其體制不異閎等。雖閎制莫存。而衡造有器。至吳時陸績王蕃。並要修鑄。績小有異。蕃乃事同。宋有錢樂之。魏初晁崇等。絕用銅鐵。小大有殊。規域經模。不異蕃造。觀蔡邕月令章句。鄭元注考靈曜。勢同衡法。迄今不改。焯以愚管。留情推測。見其數制。莫不違爽。失之千里。差若毫釐。大象一乖。餘何可驗。況赤黃均度。月無出入。至所恆定。氣不別衡。分刻本差。輪迴守故。其爲疏謬。不可復言。亦既由理不明。致使異家間出。蓋及宣夜。三說並驅。平昕安穹。四天騰沸。至當不二。理唯一揆。豈容天體七種殊說。又影漏去極。就渾可推。百骸共體。本非異物。此真已驗。彼僞自彰。豈朝日未暉。燭火不息。理有而闕。詎不可悲者也。昔蔡邕自朔方上書曰。以八尺之儀。度知天地之象。古有其器。而斷其書。常欲寢伏儀下。案度成數。而爲立說。邕以負罪朔裔。書奏不許。邕若蒙許。亦必不能。邕才不踰張衡。衡本豈有遺思也。則有器無書。觀不能悟。焯今立術。改正舊渾。又以二至之影。定去極晷漏。并天地高遠。星辰運周。所宗有本。皆有其率。祛今賢之巨惑。稽往哲之羣疑。豁若披雲。朗如撤燭。爲之錐渾。數卷已成。待得影差。陳更啓發。又云。周官夏至日影。尺有五寸。張衡鄭元王蕃陸績先儒等。皆以爲影千里差一寸。言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表影正同。天高乃異。考之算法。必爲不可。寸差千里。亦無典說。明爲臆斷。事不可依。今交愛之州。表北無影。計無萬里。南過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實差。焯今說渾。以道爲率。道里不定。得差乃審。既大聖之年。升平之日。釐改羣謬。斯正其時。請一本工。并解算術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數百里。南北使正。審時以漏。平地以繩。測氣至分。同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則天地無所匿其形。辰象無所逃其數。超前顯聖。效象除煬。請勿以人廢言。不用。大業元年。著作郎王劭諸葛穎二人。因入侍宴。言焯善曆。推步精審。證引陽明。帝曰。知之久矣。仍下其書與胄元參校。胄元駁難云。焯曆有歲率月率。而立定朔。月有三大三小。案歲率月率者。平朔之章歲章月也。以平朔之率。而求定朔。值三小者。體似減三五爲十四。值三大者。增三五爲十六也。校其理實。並非十五之正。故張衡及何承天。創有□意。爲難者執數以校其率。率皆自敗。故不克成。今焯爲定朔。則須除其平率。然後爲可。互相駁難。是非不決。焯又罷歸。四年。駕幸汾陽宮。太史奏曰。日食無效。帝召焯。欲行其曆。袁充方幸於帝。左右胄元。共排焯曆。又會焯死。曆竟不行。術士咸稱其妙。其術甲子元。距大隋仁壽四年甲子。積一百萬八千八百四十算。章率六百七十六。月率八千三百六十一。朔日法千二百四十二。朔實三萬六千六百七十七。氣日法四萬六千六百四十四。歲數千七百三十三萬六千六百四十六半。終法二千二百六十三。終實六萬二千三百五十六。周數千七百三十三萬七千七十六。交率四百六十五。交數五千九百二十三。焯于大業六年卒。年六十七。焯爲學不倦。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祕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行于世。（隋書儒林傳、律曆志、天文志、北史儒林傳）

論曰，焯術推遲疾朒朓黃道月道損益日月食多少及所在所起，並密于前術。唐麟德大衍號稱名術，而皆寫皇極舊法，以爲能究術算之微變，至自何承天祖沖之以來，未有能過之者也。

劉炫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名亞於焯，時人稱爲二劉。直門下省，以待顧問，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曆，後爲太學博士。年六十八卒。著算術一卷。隋書儒林傳、北史儒林傳。

# 疇人傳卷第十三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唐一

### 傅仁均　祖孝孫

傅仁均，滑州人，東都道士也。高祖受禪，將治新曆，太史令庾儉丞傅奕薦之，詔仁均與儉等參議，合受命歲名爲戊寅元術。其大要可考驗者有七：曰唐以戊寅歲甲子日登極，曆元戊寅日起甲子，如漢太初，一也；冬至五十餘年輒差一度，日短星昴，合於堯典，二也；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入食限，合於詩，三也；魯僖公五年壬子冬至，合春秋命曆序，四也；月有三大二小，則日食常在朔，月食當在望，五也；命辰起子半，命度起虛六，符陰陽之始，六也；立遲疾定朔，則月行晦不東見，朔不西朓，七也。其法大旨祖述張胄元，稍以劉孝孫舊議參之，以武德元年爲曆始，章歲六百七十六，章閏二百四十九，度法氣法九千四百六十四，歲分三百四十五萬六千六百七十五，周分三百四十五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半。高祖詔司曆起二年用之，擢仁均員外散騎侍郎。三年正月望及二月八月朔當蝕，比不效。六年詔吏部郎中祖孝孫使算曆博士王孝通以甲辰曆法詰之，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七宿畢見，舉中宿言耳。舉中宿則餘星可知，仁均





專守昴中，執文害意，不亦謬乎。又月令仲冬昏東壁中，明昴中非爲常準。若堯時星昴昏中，差至東壁，則堯前七千餘歲冬至昏翼中，日應在東井。井極北，去人最近，故暑；斗極南，去人最遠，故寒。寒暑易位，必不然矣。又平朔定朔，舊有二家。三大三小，爲定朔望；一大一小，爲平朔望。日月行有遲速，相及謂之合會。晦朔無定，由時消息。若定大小皆在朔者，合會雖定，而蔀元紀首三端並失。若上合履端之始，下得歸餘於終，會合有時，則甲辰元曆爲通術矣。仁均對曰：宋祖沖之立歲差，隋張胄元等因而修之，雖差數不同，各明其意。孝通未曉，乃執南斗爲冬至常星。夫日躔宿度，如郵傳之過，宿度既差，黃道隨而變矣。書云：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孔氏云：集，合也；不合則日食可知。又云：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既有先後之差，是知定朔矣。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春秋傳曰：不書朔，官失之也。自後曆差，莫能詳正。故秦漢以來，多非朔蝕。宋御史中丞何承天微欲見意，不能詳究，乃爲散騎侍郎皮延宗等所抑。孝通之語，乃延宗舊說。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如初，唯朔分氣分，有可盡之理，因其可盡，即有三端。此乃紀其日數之元爾，或以爲即夜半甲子朔冬至者，非也。冬至自有常數，朔名由于月起，月行遲疾，匪常三端，安得即合？故必須日月相合與至同日者，乃爲合朔冬至耳。孝孫以爲然，但略去尤疏闊者。九年，復詔大理卿崔善爲與孝通等校定，善爲所改凡數十條。復用上元積算，上元戊寅至武德九年丙戌，積十六萬四千三百四十八算外。其周天度，即古赤道也。貞觀初，直太史李淳風又上疏論十有八事，復詔善爲課二家得失，其七條改從淳風。十四年十一月癸亥朔甲子冬至，而淳風新術以甲子合朔冬至，乃上言古曆分日，起于子半，十一月當甲子合朔冬至，故太史令傅仁均以減餘稍多，子初爲朔，遂差三刻。司曆南宮子明太史令薛頤等言：子初及半日月，未離淳風之法，較春秋已來晷度薄食，事皆符合。國子祭酒孔穎達等及尚書八座參議，請從淳風。又以平朔推之，則二曆皆以朔日冬至，於是靡合。且平朔行之自古，故春秋傳或失之前，謂晦日也。雖癸亥日月相及，明日甲子爲朔可也。從之。十八年，淳風又上言仁均術有三大三小，云日月之蝕必在朔望。十九年九月後，四朔頻大，詔集諸解曆者詳之，不能定。庚子詔用仁均平朔，訖麟德元年。唐書曆志。

論曰：術家推步合朔有二法：一曰平朔，一曰定朔。自前朔至後朔，中積二十九日五十三刻有奇，此平朔也。若日行盈月行遲，則日月相合必在平朔之後；日行縮月行疾，則日月相合必在平朔之前。求得平朔而後，以盈縮遲疾差加減之，所謂定朔是也。嘉定錢竹汀先生嘗謂氣可不定，朔則不可不定。蓋以太陽過宮，非熟于步算者不能知；若日月相望相會，則懸象著明，固萬目所共睹也。前世用平朔，以步天路，疏闊不中，故日蝕或在晦二。何承天虞劆劉焯之徒，皆欲用定朔，當時抑而未行。至仁均始行之，未幾又以四月頻大之故，改用平朔。李淳風因有不過頻三之數，則立進朔之法，洎乎元代，始敕去進朔遷就之算，專以日月定行度相當之時刻爲朔，而後定朔之法乃大備。蓋俗人泥于舊聞，積習難破，猝立一法，而欲

推行于世。必遲之數十百年。經數十百人之議論。而是非然後堅定也。

## 王孝通

王孝通。武德九年爲算術博士。校傅仁均戊寅術。語見傅仁均傳。後爲通直郎太史丞。著緝古算經一卷。並自爲之注。其上表曰。臣孝通言。臣聞九疇載敍。紀法著於彝倫。六藝成功。數術參於造化。夫爲君上者。司牧黔首。布神道而設教。采能事而經綸。盡性窮源。莫重于算。昔周公制禮。有九數之名。竊尋九數。即九章是也。其理幽而微。其形祕而約。重句聊用。測海寸木可以量天。非宇宙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者。漢代張蒼刪補殘缺。校其條目。頗與古術不同。魏朝劉徽篤好斯言。博綜纖隱。更爲之注。徽思極毫芒。觸類增長。乃造重差之法。列於終篇。雖即未爲司南。亦一時獨步。自茲厥後。不繼前蹤。賀循徐岳之徒。王彪甄鸞之儔。會通之數。無聞焉耳。但舊經殘駁。尚有幽漏。自劉以下。更不足言。其祖暅之綴術。時人稱之精妙。曾不覺方邑進行之術。全錯不通。芻亭方亭之間。於理未盡。臣更作新術。於此附伸。臣長自閭閻。少小學算。鐫磨愚鈍。迄將皓首。鑽尋祕奧。曲盡無遺。代乏知音。終成寡和。伏蒙聖朝收拾。用臣爲太史丞。比年已來。奉勅校勘傅仁均術。凡駁正術錯三十餘道。即付太史施行。伏尋九章商功篇有平地役功受袤之術。至于上寬下狹。前高後卑。正經之內。闕而不論。致使今代之人。不達深理。就平正之間。同欹邪之用。斯乃圓孔方枘。如何可安。臣晝思夜想。臨書浩歎。恐一旦瞑目。將來莫覩。遂于平地之餘。續狹斜之法。凡二十術。名曰緝古。請訪能算之人。考論得失。如有排其一字。臣欲謝以千金。輒用陳聞。伏深戰悚。謹言。唐書附志、緝古算經

論曰。唐書選舉志。凡算學。孫子五曹共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邱建夏侯陽各一歲。周髀五經算共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之。緝古以本朝書得列于學官。而限習又三歲之久。其爲深妙可知矣。元和李尚之銳言。算書以緝古爲最深。太史造仰觀臺。以下十九術。間數奇殘。入算繁賾。學之未易通曉。惟以立天元術御之。則其中條理秩然。無可疑惑。尚之于立天元術。用心最專。著有緝古算經衍。蓋算數之理。愈推愈密。孝通緝古。實後來立天元術之所本也。

## 崔善爲

崔善爲。貝州武城人也。巧于曆數。仕隋。調文林郎。仁壽中。爲樓煩司戶書佐。高祖起兵。署大將軍府司戶參軍。封清河縣公。擢累尚書左丞。傅仁均撰戊寅曆。李淳風詆其疏。帝令善爲考二家得失。多所損正。貞觀初。爲陝州刺史。歷大理司農二卿。出爲秦州刺史。卒贈刑部尚書。謚曰忠。唐書本傳

## 李淳風

李淳風。岐州雍人也。貞觀初。與傅仁均爭曆法。議者多附淳風。故以將仕郎直太史局。制渾天儀。詆摭前世得失。上言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渾天儀也。周禮土圭正日景。以求地中。有以見日行黃道之驗也。暨于周末。此器乃亡。漢落下閎作渾儀。其後賈逵張衡等。亦各有之。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案冬至極





南。夏至極北。而赤道常定於中國。無南北之異。蓋渾儀無黃道久矣。太宗異其說。因詔爲之。至七年儀成。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鼇足。以張四表。一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極之內。列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二曰三辰儀。圓徑八尺。有璿璣規月遊規。列宿距度七曜所行。轉於六合之內。三曰四遊儀。元樞爲軸。以連結玉衡遊筩而貫約矩規。又元樞北樹北辰南矩地軸。傍轉於內。玉衡在元樞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皆用銅。帝稱善。置於凝暉閣。用之測候。閣在禁中。其後遂亡。又著法象七篇上之。擢承務郎。遷太常博士。改太史丞。尋遷爲令。高宗時。戊寅曆益疏。淳風作甲子元曆以獻。詔太史起麟德二年頒用。謂之麟德曆。與太史令瞿曇羅所上經緯曆參行。其法以麟德元年甲子距上元積二十六萬九千八百八十算。總法千三百四十。朞實四十八萬九千四百二十八。朔實三萬九千五百七十一。古曆有章蔀元紀日分度分。參差不齊。淳風爲總法以一之。凡朞實朔實及交轉五星。並以總法爲母。又損益中晷術。以考日至。爲木渾圖以測黃道。謂冬至之初日躔定在南斗十二度。餘因劉焯皇極曆法。增損所宜。以勞封昌樂縣男。奉詔與算博士梁述助教王真儒等。同正五曹孫子等書。刊定注解。立於學官。皆著五代史天文律曆志。皆淳風獨作。自祕閣郎中復爲太史令。卒。麟德曆行用至宏道元年十二月甲寅朔壬午晦。八月詔二年元日用甲申。故進以癸未爲晦。永昌元年十一月改元。載初用周正。以十二月爲臘月。建寅月爲一月。神功二年。司曆以臘月爲閏。而前歲之晦月見東方。太后詔以正月爲閏。聖曆三年。復行夏時。終開元十六年。唐書方技傳、曆志、天文志、

論曰。麟德術大旨本于皇極舊法。而氣朔轉變通一爲道。則淳風所獨爲也。總法爲一日之積分。朞實爲一歲之積分。朔實爲一月之積分。以朔實除朞實。得一歲之月。以總法除朔實。得一月之日。以古法言之。則朔實即古之章歲。又即古之月法也。朞實即古之章月。又即古之紀日也。總法即古之日法。又即古之紀法也。蓋會通其理。固與古不殊。而運算省約。則此爲最簡。術家遵用。沿及宋元。而三統四分以來。章蔀紀元之法。于是遂廢。斯其立法巧捷。勝於古人之一大端也。惟以南斗十二爲冬至常星。終古無差。此則知者千慮之失。由大衍以迄于今。更無有從其說者矣。

## 瞿曇羅

瞿曇羅官太史令。神功二年甲子。南至改元聖曆。命瞿曇羅作光宅曆。將頒用。三年罷之。唐書曆志

## 南宮說

南宮說官太史丞。中宗反正。詔說與司曆徐保南宮季友治新曆。景龍中曆成。施用。以神龍元年歲乙巳。故治乙巳元曆。推而上之。積四十一萬四千三百六十算。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七曜起牽牛之初。母法一百。朞周三百六十五日餘二十四。奇四十八。月法二十九日餘五十三。奇六。月周法二十七日餘五十五。奇四十五。小分五十九。天周三百六十五度餘二十五。奇七十一。小分七十一。交周法二十七日

餘二十一，奇二十二，小分十六，七分歲星合法三百九十三日，餘八十六，奇六十九，小分八十，熒惑合法七百七十九日，餘九十一，奇五十五，小分四十五，鎮星合法三百七十八日，餘八，奇四，小分八十，太白合法五百八十三日，餘九十一，奇七十七，小分七十，辰星合法一百一十五日，餘八十七，奇九十五，小分七十，其術有黃道而無赤道，推五星先步定合，加伏日以求定見，它與淳風術同，所異者惟平合加減差，既成，而睿宗即位，罷之。（唐書曆志、舊唐書曆志、開元占經）

論曰，元授時術不用積年日法，此則用積年而不用日法也，小分奇餘，並以百為母，入算省約，五代萬分術法，蓋出於此矣。

瞿曇悉達

瞿曇悉達開元六年，官太史監，受詔譯九執術，上言臣等謹案九執術法，梵天所造，五通仙人，承習傳授，肇自上古，白博叉二月春分朔，於時曜躔婁宿，道躔最止，日中氣秋，庶物漸榮，一切漸長，勸植讃喜，神祇交泰，擢茲令節，命為曆元，稱稍開設法數，建立章率，述而不作，正而好古，稱節易之智，陳得希夷之妙術，河激山礪，久而愈新，歲往知來，推而靡竭，嘗試言之，蓋以其國人多好道，苟非其氣，雖曰子弟，終不傳也，臣等謹遵天旨，專精鑽仰，凡在隱祕，咸得解通，今削除繁冗，開明法要，條仍舊貫，輯綴新法，起明慶二年丁亥歲二月一日為曆首，其法二月為一時，六時為一歲，月有朔，虛分七百三分日之三百三十，曆首朔虛分一百六十九，周天三百六十度，無餘分，分滿六十成一度，度滿三十成一相，相滿十二棄之，其求日度，先求中日，日去沒分九百分度之十三，次置中日，減二相二十度，餘為日藏，乃以日藏求得度分，損益中日，而得定日，其月度亦先求中月，月藏而求定月，其求交食，用日量月量阿修量，以定虧滿時刻，望前曰白博叉，望後曰黑博叉，其算法用字乘除，一舉札而成，凡數至十進入前位，每空位處恆安一點，陳景元謂一行大衍寫其術未盡云。（唐書曆志、開元占經）

論曰，九執術今西法之所自出也，名數雖殊，理則無異，如九執之十二相，即西法之十二宮也，中日中月，即太陽太陰平行度也，日藏月藏，即引數，定日定月，即實行也，九執日平行起春分，減二相二十度，則最高起算之端，在夏至前十度矣，今法最高有行分，而在夏至後，九執最高則恆在夏至前十度也，日量即日徑，月量即月徑，阿修者日道月道之交，亦即地景也，闇量者距緯也，以日月地景徑及距緯論交食，亦與今西法同也，惟九執譯於唐時，其法尚疏，後人精益求精，故今之西法為更密合耳。



# 疇人傳卷第十四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唐二

### 一行上

一行俗姓張名遂，開元九年，麟德曆署日食比不效，詔僧一行作新曆，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較經史所書氣朔日名宿度可考者皆合，十五年草成，而一行卒，詔特進張說與曆官陳元景等次為曆術七篇，略例一篇，曆議十篇，玄宗顧訪者則稱制旨，明年說表上之，起十七年頒于有司，其法上元閼逢困敦之歲，距開元十二年甲子，積九千六百九十六萬一千七百四十算，通法三千四十，策實百一十一萬三百四十三，揲法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時善算瞿曇譔者，怨不得預改曆事，二十一年，與元景奏大衍寫九執曆，其術未盡，太子右司禦率南宮說亦非之，詔侍御史李麟太史令桓執圭較靈臺候簿，大衍十得七八，麟德纔三四，九執一二焉，乃罪說等，而是否決，自太初至麟德，曆有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略例所以明述作本旨也，曆議所以考古今得失也，其說皆足以為將來折衷，略其大要著於篇，其曆本議曰，易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

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通律曆。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也。參伍相周。究於六十。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也。自五以降。爲五行生數。自六以往。爲五材成數。錯而乘之。以生數衍成位。一六而退極。五十而增極。一六爲爻位之統。五十爲大衍之母。成數乘生數。其算六百。爲天中之積。生數乘成數。其算亦六百。爲地中之積。合千有二百。以五十約之。則四象周六爻也。二十四約之。則太極包四十九用也。綜成數約中積。皆十五。綜生數約中積。皆四十。兼而爲天地之數。以五位取之。復得二中之合矣。蓍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故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爲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曆之大紀也。夫數象徵於三四。而章於七八。卦有三微。策有四象。故二微之合在始中之際焉。蓍以七備。卦以八周。故二章之合。而在中終之際焉。中極居五六間。由闢闔之交。而在章微之際者。人神之極也。天地中積千有二百。揲之以四。爲爻率三百。以十位乘之。而二章之積三千。以五材乘八象。爲二微之積四十。兼章微之積。則氣朔之分母也。以三極參之。倍六位除之。凡七百六十。是謂辰法。而齊於代軌。以十位乘之。倍大衍除之。凡三百四。是謂刻法。而齊於德運。半氣朔之母千五百二十。得天地出符之數。因而三之。凡四千五百六十。當七精返初之會也。易始於三微而生一象。四象成而後八卦章。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三變皆柔。太陰之象。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一柔二剛。少陰之象。少陽之剛。有始有壯有究。少陰之柔。有始有壯有究。兼三才而兩之。神明動乎其中。故四十九象。而大業之用周矣。數之德圓。故紀之於三。而變於七。象之德方。故紀之四而變於八。人在天地中以閏盈虛之變。則閏餘之初。而氣朔所虛也。以終合通大衍之母。虧其地十。凡九百四十。爲通數。終合除之。得中率四十九。餘十九分之九。終歲之弦。而斗分復初之朔也。地於終極之際。虧十而從天。所以遠疑陽之戰也。夫十九分之九。盈九而虛十也。乾盈九。隱乎龍戰之中。故不見其首。坤虛十。以導潛龍之氣。故不見其成。周日之朔分。周歲之閏分。與一章之弦。一蔀之月。皆合於九百四十。蓋取諸中率也。一策之分十九。而章法生。一揲之分七十六。而蔀法生。一蔀之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七。以通數約之。凡二十九日。餘四百九十九。而日月相及於朔。此六爻之紀也。以卦當歲。以爻當月。以策當日。凡三十二歲而小終。二百八十五小終。而與卦運大終二百八十五。則參伍二終之合也。數象既合。而遁行之變在乎其間矣。所謂遁行者。以爻率乘朔餘。爲十四萬九千七百。以四十九用二十四象虛之。復以爻率約之。爲四百九十八微分七十五太半。則章微之中率也。二十四象。象有四十九蓍。凡千一百七十六。故虛遁之數七十三。半氣朔之母。以三極乘參伍。以兩儀乘二十四變。因而并之。得千六百一十三。爲朔餘。四揲氣朔之母。以八氣九精遜其十七。得七百四十三。爲氣餘。歲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而氣朔會。是謂章率。歲二億七千二百九十萬九千九百二十。而無小餘。合于夜半。是謂蔀率。歲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





百。而大餘與歲建俱終。是謂元率。此不易之道也。策以紀日。象以紀月。故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爲日度之準。乾坤之用四十九象。爲月弦之檢。日之一度。不盈全策。月之一弦。不盈全用。故策餘萬五千九百四十三。則十有二中所盈也。用差萬七千一百二十四。則十有二朔所虛也。綜盈虛之數。五歲而再閏。中節相距。皆當三五。弦望相距。皆當二七。升除之應發斂之候。皆紀之以策而從日者也。表裏之行。朓朒之變。皆紀之以用而從月者也。積算曰演紀。日法曰通法。月氣曰中朔。朔實曰揲法。歲分曰策實。周天曰乾實。餘分曰虛分。氣策曰三元。一元之策。則天一遁行也。月策曰四象。一象之策。則朔弦望相距也。五行用事曰發斂。候策曰天中。卦策曰地中。半卦曰貞悔。旬周曰爻數。小分母曰象統。日行曰躔。其差曰盈縮。積盈縮曰先後。古者平朔。月朝見曰朒。夕見曰朓。今以日之所盈縮。月之所遲疾。損益之。或進退其日。以爲定朔舒亟之度。乃數使然。躔離相錯。偕以損益。故同謂之朓朒。月行曰離。遲疾曰轉度。母曰轉法。遲疾有衰。其變者勢也。月逶迤馴屈。行不中道。進退遲速。不率其常。過中則爲速。不及中則爲遲。積遲謂之屈。積速謂之伸。陽執中以出令。故曰先後。陰含章以聽命。故曰屈伸。日不及中則損之。過則益之。月不及中則益之。過則損之。尊卑之用睽。而及中之志同。觀晷景之進退。知軌道升降。軌與晷名舛而義合。其差則水漏之所從也。總名曰軌漏。中晷長短謂之陟降。景長則夜短。景短則夜長。積其陟降。謂之消長。進退曰變會。變而周曰變終。變終不及朔。謂之朔差。變中不及望。謂之望差。日道表曰陽曆。其裏曰陰曆。五星見伏周。謂之終率。以分從日。謂之終日。其差爲進退。其中氣議曰。曆氣始于冬至。稽其實。蓋取諸晷景。春秋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以周曆推之。入壬子蔀第四章。以辛亥一分合朔冬至。殷曆則壬子蔀首也。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南至。魯史失閏。至不在正。左氏記之以懲司曆之罪。周曆得己丑二分。殷曆得庚寅一分。殷曆南至常在十月晦。則中氣後天也。周曆蝕朔差經或二日。則合朔先天也。傳所據者周曆也。緯所據者殷曆也。氣合于傳。朔合于緯。斯得之矣。戊寅曆月氣專合于緯。麟德曆專合于傳。偏取之。故兩失之。又命曆序以爲孔子修春秋用殷曆。使其徵可傳于後。考其蝕朔。不與殷曆合。及開元十二年。朔差五日矣。氣差八日矣。上不合於經。下不足以傳于後代。蓋哀平閒治甲寅元曆者託之。非古也。又漢太史令張壽王說黃帝調曆以非太初。有司劾官有黃帝調曆。不與壽王同。壽王所治乃殷曆也。漢自中興以來。圖讖漏泄。而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曆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延光初中謁者亶誦。議帝時五官郎中馮光等。皆謂用之。卒不施行。緯所載壬子冬至。則其遺術也。魯曆南至。又先周曆四分日之三。而朔後九百四十分日之五十一。故僖公五年辛亥爲十二月晦。壬子爲正月朔。又推日蝕密千殷曆。其以閏餘一爲章首。亦取合於當時也。開元十二年十一月。陽城測景。以癸未極長。較其前後所差。則夜半前尚有餘分。新曆大餘十九。加時九十九刻。而皇極戊寅麟德曆皆得甲申。以元始曆氣分二千四百四十二爲率。推而上之。則失春秋辛亥。是減分太多也。以皇極曆氣分二千四百四十五爲率。推

而上之。雖合春秋。而失元嘉十九年乙巳冬至。及開皇五年甲戌冬至。七年癸未夏至。若用麟德歷。率二千四百四十七。又失春秋己丑。是減分太少也。故新曆以二千四百四十四爲率。而舊所失者皆中矣。漢會稽東部尉劉洪。以四分疎闊。由斗分多。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減餘太甚。是以不及四十年。而加時漸覺先天。韓翊、楊偉、劉智等。皆稍損益。更造新術。而皆依讖緯三百歲改憲之文。考經之合朔多中。較傳之南至則否。元始曆以爲十九年七閏。皆有餘分。是以中氣漸差。據渾天二分爲東西之中。而晷景不等。二至爲南北之極。而進退不齊。此古人所未達也。更因劉洪紀法。增十一年以爲章歲。而減閏餘十九分之一。春秋後五十四年。歲在甲寅。直應鍾章首。與景初曆閏餘皆盡。雖減章閏。然中氣加時尚差。故未合于春秋。其斗分幾得中矣。後代曆象。皆因循元始。而損益或過差。大抵古曆未減斗分。其率自二千五百以上。乾象至于元嘉曆。未減閏餘。其率自二千四百六十以上。元始大明至麟德曆。皆減分破章。其率自二千四百二十九以上。較前代史官注記。惟元嘉十三年十一月甲戌。景長皇極、麟德開元曆皆得癸酉。蓋日度變常爾。祖沖之既失甲戌冬至。以爲加時太早。增小餘以附會之。而十二年戊辰。景長得己巳。十七年甲午。景長得乙未。十八年己亥。景長得庚子。合一失三。其失愈多。劉孝孫、張胄玄因之。小餘益强。又以十六年己丑。景長爲庚寅。矣治曆者糾合衆同。以稽其所異。苟獨異焉。則失行可知。曲蔽其一。而少者失三。多者失五。是捨常數而從失行也。周建德六年。以壬辰景長。而麟德開元曆皆得癸巳。開皇七年。以癸未景短。而麟德開元曆皆得壬午。先後相戾。不可叶也。皆日行盈縮使然。凡曆術在於常數。而不在於變行。既叶中行之率。則可以兩齊先後之變矣。麟德已前。實錄所記。乃依時曆書之。非候景所得。又比年候景長短不均。由加時有早晏。行度有盈縮也。自春秋以來至開元廿二年。冬夏至。凡三十一事。戊寅曆得十六。麟德曆得二十三。開元曆得二十四。其合朔議曰。日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蝕也。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殷曆魯曆先一日者十三。後一日者三。周曆先一日者二十二。先二日者九。其僞可知矣。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當以盈縮遲疾爲定朔。殷曆雖合。適然耳。非正也。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月丙子朔。十四年三月己丑朔。文公元年五月辛酉朔。十一年三月甲申晦。襄公十九年五月壬辰晦。昭公元年十二月甲辰朔。二十年二月己丑朔。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七月戊辰晦。皆與周曆合。其所記多周齊晉事。蓋周王所頒。齊晉用之。僖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襄公十八年十月丙寅晦。十一月丁卯朔。二十六年三月甲寅朔。二十七年六月丁未朔。與殷曆魯曆合。此非合蝕。故仲尼因循時史。而所記多宋魯事。與齊晉不同可知矣。昭公十二年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原伯絞。與魯曆周曆皆差一日。此邱明即其所聞書之也。僖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朔。宋楚戰于泓。周殷魯曆皆先一日。楚人所赴也。昭公二十年六月丁巳晦。衛侯與北宮喜盟。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三曆皆先二日。衛人所赴也。此





則列國之曆。不可以一術齊矣。而長曆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欲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此杜預所甚謬也。夫合朔先天。則經書日蝕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其在晦二日。則原乎定朔以得之。列國之曆或殊。則稽於六家之術以知之。此四者皆治曆之大端。而預所未曉故也。新曆本春秋日蝕古史交會加時及史官候簿所詳。稽其進退之中。以立常率。然後以日躔月離先後屈伸之變。偕損益之。故經朔雖得其中。而躔離或失其正。若躔離各得其度。而經朔或失其中。則參求累代。必有差矣。三者迭相爲經。若權衡相持。使千有五百年間。朔必在晝。望必在夜。其加時又合。則三術之交。自然各當其正。此最微者也。若乾度盈虛。與時消息。告譴於經數之表。變常於潛遯之中。則聖人且猶不質。非籌曆之所能及矣。昔人考天事。多不知定朔。假蝕在二日。而常朔之晨。月見東方。食在晦日。則常朔之夕。月見西方。理數然也。而或以爲朓朒變行。或以爲曆術疎闊。遇常朔朝見。則增朔餘。夕見則減朔餘。此紀曆所以屢遷也。漢編訢、李梵等。又以晦猶月見。欲令蔀首先大。賈逵曰。春秋書朔者。朔必有朔。晦必有晦。晦朔必在其月前也。先大則一月再朔。後月無朔。是朔不可必也。訢梵等欲諧偶十六日月朓昏。晦當滅而已。又晦與合朔同時。不得異日。考逵等所言。蓋知之矣。晦朔之交。始終相際。則光盡明生之限。度數宜均。故合于子正。則晦日之朝。猶朔日之夕也。是以月皆不見。若合於午正。則晦日之晨。猶二日之昏也。是以月或皆見。若陰陽遲速。軌漏加時不同。舉其中數。率去日十三度以上。而月見乃其常也。且晦日之光未盡也。如二日之明已生也。一以爲是。一以爲非。又常朔進退。則定朔之晦二也。或以爲變。或以爲常。是未通於四三交會之論也。綜近代諸術。以百萬爲率齊之。其所差少或一分。多至十數。失一分者。春秋纔差一刻。而百數年間。不足成朓朒之異。施行未幾。旋復疎闊。由未知躔離經朔相求耳。李業興甄鸞等欲求天驗。輒加減月分。遷革不已。朓朒相戾。又未知昏明之限與定朔故也。楊偉採乾象爲遲疾陰陽曆。雖知加時後天。蝕不在朔。而未能有以更之也。何承天欲以盈縮定朔望小餘。錢樂之以爲推交會時刻雖審。而月頻三大二小。日蝕不唯在朔。亦有在晦二者。皮延宗又以爲紀首合朔大小餘當盡。若每月定之。則紀首位盈。當退一日。便應以故歲之晦爲新紀之首。立法之制。如爲不便。承天乃止。虞劌曰。所謂朔在會合。苟躔次既同。何患於頻大也。日月相離。何患於頻小也。春秋日蝕不書朔者八。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左氏曰官失之也。劉孝孫推俱得朔日。以邱明爲是。乃與劉焯皆議定朔。爲有司所抑不得行。傅仁均始爲定朔。而曰晦不東見。朔不西朓。以爲昔晦當滅。亦訢梵之論。淳風因循皇極密於麟德。以朔餘乘三千四十。乃一萬除之。全數得千六百一十三。又以九百四十乘之。以三千四十而一。得四百九十八秒七十五太強。是爲四分餘率。劉洪以古曆斗分太強。久當後天。乃先正斗分。而後求朔法。故朔餘之母煩矣。韓翊以乾象朔分太弱。久當先天。乃先考朔分。而後覆求度法。故度餘之母煩矣。何承天反覆相求。使氣朔之母合簡易之中。而星數不得同元矣。李業興宋景業甄鸞張賓欲使六

畢之首，桼術同元，而氣朔餘分，其細甚矣。麟德曆有總法，開元曆有通法，故積歲如月分之數，而後閏餘偕盡。考漢元光已來，史官注記日蝕，有加時者凡三十七事，麟德曆得五，開元曆得二十二。其沒滅略例曰：古者以中氣所盈之日為沒，沒分偕盡者為滅。開元曆以中分所盈為沒，朔分所虛為滅，綜終歲沒分謂之策餘，終歲滅分謂之用差，皆歸於揲易再扐而後掛也。其卦候議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於曆，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其卦議曰：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朞之日，坎離震兌，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止於占災眚與吉凶善敗之事。至於觀陰陽之變，則錯亂而不明。自乾象曆以降，皆因京氏。惟天保曆依易通統軌圖，自八十有二節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及上爻而與中氣偕終，非京氏本旨，及七略所傳。案郎顗所傳卦皆六日七分，不以初爻相次用事，齊曆謬矣。又京氏減七十三分為四正之候，其說不經，欲附會緯文七日來復而已。夫陽精道消，靜而無迹，不過極其正數，至七而通矣。七者陽之正也，安在益其小餘，令七日而後雷動地中乎。當據孟氏，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為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復初。坎震離兌，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陽，故自北正，微陽動於下，升而未達，極於二月，凝涸之氣消，坎運終焉。春分出於震，始據萬物之元，為主於內，則羣陰化而從之，極于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功究焉。離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於地下，積而未章，至于八月，文明之質衰，離運終焉。仲秋陰形于兌，始循萬物之末，為主於內，羣陽降而承之，極於北正，而天澤之施窮，兌功究焉。故陽七之靜始於坎，陽九之動始于震，陰八之靜始于離，陰六之動始於兌。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矣。易爻當日，十有二中，直全卦之初，十有二節，直全卦之中，齊曆又以節在貞，氣在晦，非是。



# 疇人傳卷第十五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唐三

一行中

其日度議曰：古曆日有常度，天周為歲終，故係星度于節氣。其說似是而非，故久而益差。虞喜覺之，使天為天，歲為歲，乃立差以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皇極取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蓋近之矣。考古史及日官候簿，以通法之三十九分太為一歲之差。自帝堯演紀之端，在虛一度。及今開元甲子卻三十六度，而乾策復初矣。日在虛一，則鳥火昴虛，皆以仲月昏中，合于堯典。劉炫依大明曆四十五年差一度，則冬至在虛危，而夏至火已過中矣。梁武帝據虞劇曆，百八十六年差一度，則唐虞之際，日在斗牛間，而冬至昴尚未中，以為皆承閏後節前月卻使然，而此經終始一歲之事，不容頓有四閏，故淳風因為之說曰：若冬至昴中，則夏至秋分星火星虛，皆在未正之西。若以夏至火中，秋分虛中，則冬至昴在巳正之東，互有盈縮，不足以為歲差證。是又不然。今以四象分天，北正元枵中，虛九度；東正大火中，房二度；南正鶉火中，七星七度；西正大梁中，昴七度。總晝夜刻以約周天，命距中星，則春

分南正中天。秋分北正中天。冬至之昏。西正在午東十八度。夏至之昏。東正在午西十八度。軌漏使然也。冬至日在虛一度。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胃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之東十二度。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四序進退。不逾午正。閒而淳風以爲不叶。非也。又王孝通云。如歲差自昴至壁。則堯前七千餘載。冬至日應在東井。井極北。故暑。斗極南。故寒。寒暑易位。必不然矣。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俱差也。假冬至日躔大火之中。則春分黃道交於虛九。而南至之軌更出房心外。距赤道亦二十四度。設在東井。差亦如之。若日在東井。猶去極最近。表景最短。則是分至常居其所。黃道不遷。日行不退。又安得謂之歲差乎。孝通及淳風以爲冬至日在斗十三度。昏東壁中。昴在巽維之左。向明之位。非無星也。水星昏正。可以爲仲冬之候。何必援昴於始覿之際。以惑民之視聽哉。夏后氏四百三十二年。日卻差五度。太康十二年戊子歲冬至。應在女十一度。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爲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近代善曆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案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沖。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房者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又春秋傳辰在斗柄。天策焞焞。降婁之初。辰尾之末。君子言之。不以爲謬。何獨慎疑於房星哉。新曆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炫以五子之歌。仲康是其一。篡位四海。復修大禹之典。其五年羲和失職。王命徂征。虞劆以爲仲康元年。非也。國語單子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韋昭以爲夏后氏之令。周人所因。推夏后氏之初。秋分後五日日在氐十三度。龍角盡見。時雨可以畢矣。又先寒露三日。天根朝覿。時訓爰始收潦。而月令亦云。水涸後寒露十日。日在尾八度而本見。又五日而駟見。故隕霜則蟄蟲墐戶。鄭康成據當時所見。謂天根朝見。在季秋之末。以月令爲謬。韋昭以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雨畢。皆非是。霜降六日。日在尾末。火星初見。營室昏中。於是始修城郭宮室。故時儆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理。麟德曆霜降後五日火伏。小雪後十日晨見。至大雪而後定星中。日且南至。冰壯地坼。又非土功之始也。夏曆十二次。立春日在東壁三度。於太初星距壁一度太也。顓頊曆上元甲寅歲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維之首。蓋重黎受職于顓頊。九黎亂德。二官咸廢。帝堯復其子孫。命掌天地四時。以及虞夏。故本其所由生。命曰顓頊。其實夏曆也。湯作殷曆。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爲上元。周人因之。距羲和千祀。昏明中星。率差半次。夏時直月節者。皆十有二中。故因循夏令。其後呂不韋得之。以爲秦法。更考中星。斷取近距。以乙卯歲正月己巳朔立春爲上元。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是也。秦顓頊曆元起乙卯。漢太初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閼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夏曆章蔀紀首皆在





立春。故其課中星揆斗建與閏餘之所盈縮。皆以十有二節爲損益之中。而殷周漢曆章蔀紀首。皆直冬至。故其名察發斂。亦以中氣爲主。此其異也。夏小正雖頗疏簡失傳。乃羲和遺迹。何承天循大戴之說。復用夏時。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爲上元。進乖夏曆。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開元曆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末。昏東井二度中。古曆以參右肩爲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斗杓懸在下。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季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昴則見。五月節日在輿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參體始見。其肩股猶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八月參中則曙。失傳也。辰伏則參見。非中也。十月初昏南門見。亦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商六百二十八年。日卻差八度。太甲二年壬午歲冬至。應在女六度。國語曰。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舊說歲在己卯。推其朏魄。乃文王崩武王成君之歲也。其明年武王即位。新曆孟春定朔丙辰。於商爲二月。故周書曰。維王元祀二月丙辰朔。武王訪于周公。竹書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而管子及家語以爲十二年。蓋通成君之歲也。先儒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至十年武王觀兵盟津。十三年復伐商。推元祀二月丙辰朔。距伐商日月。不爲相距四年。所說非是。武王十年。夏正十月戊子。周師始起。於歲差日在箕十度。則析木津也。晨初月在房四度。於易雷乘乾曰大壯。房心象焉。心爲乾精。而房升陽之駟也。房與歲星實相經緯。以應靈威仰之神。后稷感之以生。故國語曰。月之所在。辰馬農祥。我祖后稷之所經緯也。又三日得周正月庚寅朔。日月會南斗一度。故曰辰在斗柄。壬辰。辰星夕見。在南斗二十度。其明日。武王自宗周次于師所。凡月朔而未見曰死魄。夕而成光。則謂之朏。朏或以二日。或以三日。故武成曰。維一月壬辰旁死魄。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是時辰星與周師俱進。由建星之末。歷牽牛須女。涉顓頊之虛。戊午。師渡盟津。而辰星伏于天黿。辰星汁光紀之精。所以告顓頊而終水行之運。且木帝之所繇建也。故國語曰。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周氏出自天黿。及析木。有建星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是歲歲星始及鶉火。其明年周始革命。歲又退行。旅於鶉首。而後進及鳥帑。所以返復其道。經綸周室。鶉火直軒轅之虛。以爰稼穡。稷星繫焉。而成周之大萃也。鶉首當山河之右。太王以興。后稷封焉。而宗周之所宅也。歲星與房實相經緯。而相距七舍。木與水代終。而相及七月。故國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也。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七月。其二月戊子朔哉生明。王自克商還至于酆。於周爲四月。新曆推定望甲辰。月宿天根。日躔心而合辰在尾。水星伏於星紀。不及天黿。又周書革命六年而武王崩。管子家語以爲七年。蓋通克商之歲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甲戌朔己丑望。後六日乙未。三月定朔甲辰三日丙午。故召誥曰。惟

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其明年成王正
位三十年四月己酉朔甲子哉生魄故書曰惟四月才生魄甲子作顧命康王十二年歲在乙酉六月戊
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自伐紂及此五
十六年朏魄日名上下無不合而三統曆以己卯爲克商之歲非也夫有効於古宜合于今三統曆自太
初至開元朔後天三日推而上之以至周初先天失之蓋益甚焉是以知合於歆者必非克商之歲自宗
周訖春秋之季日卻差八度康王十一年甲申歲冬至應在牽牛六度周曆十二次星紀初南斗十四度
於太初星距斗十七度少也周曆分率簡易歲久輒差達曆數者隨時遷革以合其變故三代之興皆揆
測天行考正星次爲一代之制正朔既革而服色從之及繼體守文疇人代嗣則謹循先王舊制焉國語
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
不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周初先立春九日日至營室古曆距中九十一度是日晨初大火正中故曰農
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也於易象升氣究而臨受之自冬至後七日乾精始復及大寒地統之中陽洽於
萬物根柢而與萌芽俱升木在地中之象升氣已達則當推而大之故受之以臨於消息龍德在田得地
道之和澤而動於地中升陽憤盈土氣震發故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又先立春三日而
小過用事陽好節止於內動作于外矯而過正然後返求中焉是以及于艮狀則山澤通氣陽精闢戶甲
坼之萌見而孚穀之際離故曰不震不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君子之道必擬之而後言豈億度而已哉
韋昭以爲日及天廟在立春之初非也於麟德曆則又後立春十五日矣春秋桓公五年秋大雩傳曰書
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周曆立夏日在觜觿二度於軌漏昏角一度中蒼龍畢見然則當在建
巳之初周禮也至春秋時日已潛退五度節前月卻猶在建辰月令以爲五月者呂氏以顓頊曆芒種亢
中則龍以立夏昏見不知有歲差故雩祭失時然則唐禮當以建巳之初農祥始見而雩若據麟德曆以
小滿後十三日則龍角過中爲不時矣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
畢十六年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冬城向書時也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
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興版榦故祖沖之以爲定之方中直營室八度是歲九月六
日霜降二十一日立冬十月之前水星昏正故傳以爲得時杜氏據晉曆小雪後定星乃中季秋城向似
爲太早因曰功役之事皆總指天象不與言曆數同引詩云定之方中乃未正中之辭非是麟德曆立冬
後二十五日火見至大雪後營室乃中而春秋九月書時不已早乎大雩周之孟春陽氣靜復以繕城隍
治宮室是謂發天地之房方於立春斷獄所失多矣然則唐曆宜以元枵中天興土功僖公五年晉侯伐
虢卜偃曰克之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初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其九月十
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策入尾十二度新曆是歲十月丙子定朔日月合尾十





四度於黃道日在古曆尾而月在策故曰龍尾伏辰於古距張中而曙直鶉火之末始將斷降故曰賁賁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士文伯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新曆是歲二月甲辰朔入常
雨水後七日在奎十度周度爲降婁之始則魯衛之交也自周初至是已過七度故入雨水七日方及降
婁雖日度潛移而周禮未改其配神主祭之宿宜書於建國之初淳風駁戊寅曆曰漢志降婁初在奎五
度今曆日食在降婁之中依無歲差法當在兩次之交是又不然議者晚十有二次之所由生也然後
可以明其得失且劉歆等所定辰次非能有以覩陰陽之賾而得於鬼神各據當時中節星度耳歆以太
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前五度故降婁直東壁八度李業興正光曆冬至在牽牛前十二度故降婁退至東
壁三度及祖沖之後以爲日度漸差則當據列宿四正之中以定辰次不復係於中節淳風以冬至常在
斗十三度則當以東壁二度爲降婁之初安得守漢曆以駁仁均耶又三統曆昭公二十年己丑日南至
與麟德及開元曆同然則入雨水後七日亦入降婁七度非魯衛之交也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食
史墨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開元曆是歲十月辛亥朔入常立冬五日日在尾十三度於古
距辰尾之初麟德曆日在心三度於黃道退直于房矣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開元曆推置閏當在
十一年春至十二月冬失閏已久是歲九月已亥朔先寒露三日於定氣日在亢五度去心近一次火星
明大尚未當伏至霜降五日始潛日下乃月令蟄蟲咸俯則火辰未伏當在霜降前雖節氣極晚不得十
月昏見故仲尼曰邱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方夏后氏之初八月辰伏九月內火
及霜降之後火已朝覿東方距春秋之季千五百餘年乃云火伏而後蟄者畢向使冬至常居其所則仲
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是九月之初也自春秋至今又千五百歲麟德曆以霜降後五日日在氐八度房
心初伏定增二日以月蝕衝校之猶差三度閏餘稍多則建亥之始火猶見西方向使宿度不移則仲尼
不得以西流未伏明非十月之候也自羲和以來火辰見伏三覩厥變然則邱明之記欲令後之作者參
求微象以探仲尼之旨是歲失閏疑久季秋中氣後天三日比及明年仲冬又得一閏寔仲尼之言補正
時曆而十二月猶可以螽至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蝕以開元曆考之則日蝕前又增一閏魯曆正
矣長曆自哀公十年六月迄十四年二月纔置一閏非是戰國及秦日卻退三度始皇十七年辛未歲冬
至應在斗二十二度秦曆上元正月己巳朔晨初立春日月五星俱起營室五度蔀首日名皆直四孟假
朔退十五日則閏在正月前朔進十五日則閏在正月後是以十有二節皆在盈縮之中而晨昏宿度國
之以顓頊曆依月令自十有二節推之與不韋所記合而穎子嚴之倫謂月令晨昏距宿當在中氣致雩
祭太晚自乖左氏之文而杜預又據春秋以月令爲否皆非是梁大同曆夏后氏之初冬至日在牽牛初
以爲明堂月令乃夏時之記據中氣推之不合更以中氣之間爲正適稍相符不知進在節初自然契合
自秦初及今又且千歲節初之宿皆當中氣淳風因爲說曰今孟春中氣日在營室昏明中星與月令不

殊。案秦曆立春日在營室五度。麟德曆以啓蟄之日過至營室。其昏明中宿十有二建以爲不差。妄矣。古曆冬至昏明中星去日九十二度。春分秋分百度。夏至百一十八度。率一氣差三度。九日差一刻。秦曆十二次立春在營室五度。於太初星距危十六度少也。昏畢八度中。月令參中謂肩股也。晨心八度中。月令尾中。於太初星距尾也。仲春昏東井十四度中。月令弧中。弧星入東井十八度。晨南斗二度中。月令建星中。於太初星距西建也。甄耀度及魯曆。南方有狼弧。無東井鬼。北方有建星。無南斗。井斗度長。弧建度短。故以正昏明。云古曆星度及漢落下閎等所測。其星距遠近不同。然二十八宿之體不異。古以牽牛上星爲距。太初改用中星。入古曆牽牛太半度。於氣法當三十二分日之二十一。故洪範傳冬至日在牽牛一度。減太初星距二十一分。直南斗二十六度十九分也。顓頊曆立春起營室五度。冬至在牽牛一度少。洪範傳冬至所起無餘分。故立春在營室四度太。祖沖之自營室五度以太初星距命之。因云秦曆冬至日在牽牛六度。虞𠠱等襲沖之之誤。爲之說云。夏時冬至日在斗末。以歲差考之。牽牛六度乃顓頊之代。漢時雖覺其差。頓移五度。故冬至還在斗初。案洪範古今星距。僅差四分之三。皆起牽牛一度。𠠱等所說亦非是。魯宣公十五年丁卯歲。顓頊曆第十三蔀首。與麟德曆俱以丁巳平旦立春。至始皇三十三年丁亥。凡三百八十歲。得顓頊曆壬申蔀首。是歲秦曆以壬申寅初立春。而開元曆與麟德曆俱以庚午平旦。差二日。日當在南斗二十二度。古曆後天二日。又增二度。然則秦曆冬至定在午前二度。氣後天二日。日不及天二度。微而難覺。故呂氏循用之。及漢興。張蒼等亦以爲顓頊曆比五家疏闊中最近密。今考月蝕衝則開元冬至。上及牛初。正差一次。淳風以爲古術疏舛。雖弦望昏明差天十五度。而猶不知。又引呂氏春秋。黃帝以仲春乙卯日在奎。始奏十二鐘。命之曰咸池。至今三千餘年。而春分亦在奎。反謂秦曆與今不異。案不韋所記。以其月令孟春在奎。謂黃帝之時亦在奎。猶淳風曆冬至斗十三度。因謂黃帝時亦在建星耳。經籍所載。合於歲差者。淳風皆不取。而專取呂氏春秋。若爲十二紀可以爲正。則立春在營室五度固當不易。安得頓移使當啓蟄之節。此又其所不思也。漢四百二十六年。日卻差五度。景帝中元三年甲午歲冬至。應在斗二十一度。太初元年三統曆及周曆。皆以十一月夜半合朔冬至。日月俱起牽牛一度。古曆與近代密率相較。二百年氣差一日。三百年朔差一日。推而上之。久益先天。引而下之。久益後天。僖公五年。周曆正月辛亥朔餘四分之一。南至。以歲差推之。日在牽牛初至。宣公十一年癸亥。周曆與麟德曆。俱以庚戌日中冬至。而月朔尚先麟德曆十五辰。至昭公二十年己卯。周曆以正月己丑朔日中南至。麟德曆以己丑平旦冬至。哀公十一年丁巳。周曆入己酉蔀首。麟德曆以戊申禺中冬至。惠王四十三年己丑。周曆入丁卯蔀首。麟德曆以乙丑日昳冬至。呂后八年辛酉。周曆入乙酉蔀首。麟德曆以壬午黃昏冬至。其十二月甲申人定合朔。太初元年。周曆以甲子夜半合朔冬至。麟德曆以辛酉禺中冬至。十二月癸亥晡時合朔。氣差三十二辰。朔差四辰。此疏密之大較也。僖公五年周曆漢曆唐曆。皆以辛亥南至。後





五百五十餘歲。至太初元年。周曆漢曆皆得甲子夜半冬至。唐曆皆以辛酉。則漢曆後天三日矣。祖沖之張胄元促上章歲至太初元年。沖之以癸亥雞鳴冬至。而胄元以癸亥日出。欲令合於甲子。而適與魯曆相會。自此推僖公五年。魯曆以庚戌冬至。而二家皆以甲寅。且僖公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出於表晷天驗。非時史億度。乖丘明正時之意。以誣劉歆之失。今考麟德元年甲子。唐曆皆以甲子冬至。而周曆漢曆皆以庚午。然則自太初至麟德差四日。自太初上及僖公差三日。不足疑也。以歲差考太初元年辛酉冬至。加時日在斗二十三度。漢曆氣後天三日。而日先天三度。所差尚少。故落下閎等雖候昏明中星步日所在。猶未覺其差。然洪範太初所揆。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昏氐十三度中。依漢曆冬至日在牽牛初太半度。以昏距中星之奎十一度中。夏至房一度中。此皆閎等所測。自差三度。則劉向等殆已知太初冬至不及天三度矣。及永平中。治曆者考行事。史官注日。常不及太初曆五度。然諸儒守讖緯。以爲當在牛初。然賈逵等議。石氏星距黃道規牽牛初直斗二十度。於赤道二十一度也。尚書考靈曜斗二十二度。無餘分。冬至日在牽牛初。無牽牛所起文。編訢等據今日所去牽牛中星五度。於斗二十一度四分一。與考靈曜相近。遂更曆從斗二十一度起。然古曆以斗魁首爲距。至牽牛二十二度。未聞移牽牛六度以就太初星距也。逵等以末學僻於所傳。而昧天象。故以權誣之。而後聽從他術。以爲日在牛初者。由此遂黜今歲差。引而退之。則辛酉冬至日在斗二十度。合於密率。而有驗於今。推而進之。則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四度。昏奎八度中。而有證於古。其虛退之度。又適及牽牛之初。而沖之雖促減氣分。冀符漢曆。猶差六度。未及於天。而麟德曆冬至不移。則昏中向差半次。淳風以爲太初元年得本星度。日月合璧。俱起建星。賈逵考曆。亦云古曆冬至。皆起建星。而漢冬至日皆後天。故其宿度多在斗末。今以儀測建星。在斗十三四度間。自古冬至無差審矣。案古之六術。竝同四分。四分之法。久則後天。推古曆之作。皆在漢初。卻較春秋朔竝先天。則非三代之前明矣。古曆南斗至牽牛上星二十一度。入太初星距四度。上直西建之初。故六家或以南斗命度。或以建星命度。方周漢之交。日已潛退。其襲春秋舊曆者。則以爲在牽牛之首。其考當時之驗者。則以爲入建星度中。然氣朔前後。不逾一日。故漢曆冬至。當在斗末。以爲建星上得太初本星度。此其明據也。四分法雖疏。而先賢謹於天事。其遷革之意。俱有效於當時。故太史公等議二十八宿疏密。立晷儀下漏刻。以稽晦朔分至躔離弦望。其赤道遺法。後世無以非之。故雜候清臺。太初最密。若當時日在建星。已直斗十三度。則蔡王調曆。宜允得其中。豈容頓差一氣。而未知其謬。不能觀乎時變。而欲厚誣古人也。後百餘歲至永平十一年。以麟德曆較之。氣當後天二日半。朔當後天半日。是歲四分曆得辛酉蔀首。已減太初曆四分日之三。定後天二日太半。開元曆以戊午禺中冬至。日在斗十八度半弱。潛退至午前八度。進至辛酉夜半。日在斗二十一度半弱。續漢志云。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之一。是也。祖沖之曰。四分曆立冬景長一丈。立春九尺六寸。冬至南極。日晷最長。二氣去至日數既同。則中景

應等而相差四寸此冬至後天之驗也二氣中景日差九分半弱進退調均略無盈縮各退二日十二刻則景皆九尺八寸以此推冬至後天亦二日十二刻矣東漢晷漏定於永元十四年則四分法施行後十五歲也二十四氣加時進退不等其去午正極遠者四十九刻有餘日中之晷頗有盈縮故治曆者皆就其中率以午正言之而開元曆所推氣及日度皆直子半之始其未及日中尚五十刻因加二日十二刻正得二日太半與沖之所算及破章二百年間輒差一日之數皆合自漢時辛酉冬至以後天之數減之則合於今曆歲差斗十八度自今曆戊午冬至以後天之數加之則合於實逆所測斗二十一度反復僉同而淳風冬至常在斗十三度豈當時知不及牽牛五度而不知過建星八度耶晉武帝太始三年丁亥歲冬至日當在斗十六度晉用魏景初曆其冬至亦在斗二十一度少太元九年姜岌更造三紀術退在斗十七度曰古曆斗分彊故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細故不可通於古景初檢得其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合朔虧盈皆不及其次假月在東井一度蝕以日檢之乃在參六度岌以月蝕衝知日度由是躔次遂正爲後代治曆者宗宋文帝時何承天上元嘉曆曰四分景初曆冬至同在斗二十一度臣以月蝕檢之則今應在斗十七度又土圭測二至晷差三日有餘則天之南至日在斗十三四度矣事下太史考驗如承天所上以開元曆考元嘉十年冬至日在斗十四度與承天所測合大明八年祖沖之上大明曆冬至在斗十一度開元曆應在斗十三度梁天監八年沖之子員外散騎侍郎暅之上其家術詔太史令將作大匠道秀等較之上距大明又五十年日度益差其明年閏月十六日月蝕在虛十度日應在張四度承天曆在張六度沖之曆在張二度大同九年虞劆等議姜岌何承天俱以月蝕衝步日所在承天雖移及三度然其冬至亦上岌三日承天在斗十三四度而岌在斗十七度其實非移祖沖之謂爲實差以推今冬至日在斗九度用求中星不合自岌至今將二百年而冬至在斗十二度然日之所在難知驗以中星則漏刻不定漢世課昏明中星爲法已淺今候夜半中星以求日衝近於得密而水有清濁壺有增減或積塵所擁故漏有遲疾臣等頻夜候中星而前後相差或至三度大略冬至遠不過斗十四度近不出十度又以九年三月十五日夜半月在房四度蝕九月十五日夜半月在昴三度蝕以其衝計冬至皆在斗十二度自姜岌何承天所測下及大同日已却差一度而淳風以爲晉宋以來三百餘歲以月蝕衝考之固在斗十三四度間非矣劉孝孫甲子元曆推太初冬至在牽牛初下及晉太元宋元嘉皆在斗十七度開皇十四年在斗十三度而劉焯曆仁壽四年冬至日在黃道斗十度於赤道斗十一度也其後孝孫改從焯法仁壽四年冬至日亦在斗十度焯卒後胄元以其前曆上元起虛五度推漢太初猶不及牽牛乃更起虛七度故太初在斗二十三永平在斗二十一度竝與今曆合而仁壽四年冬至在斗十三度以驗近事又不逮其前曆矣戊寅曆太初元年辛酉冬至進及甲子日在牽牛三度永平十一年得戊午冬至進及辛酉在斗二十六度至元嘉中氣上景初三日而冬至猶在斗十七度欲以求合反更失之又曲





循孝孫之論而不知孝孫已變從焯術故爲淳風等所駁歲差之術由此不行以太史注記月蝕衝考日度麟德元年九月庚申月蝕在婁十度至開元四年六月庚申月蝕在牛六度較麟德曆率差三度則今冬至定在赤道斗十度又皇極曆歲差皆自黃道命之其每歲周分常當南至之軌與赤道相較所減尤多計黃道差三十六度赤道差四十餘度雖每歲遯之不足爲過然立法之體宜盡其原是以開元曆皆自赤道推之乃以今有術從變黃道



# 疇人傳卷第十六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唐四

### 一行下

其日躔盈縮略例曰北齊張子信積候合蝕加時覺日行有入氣差然損益未得其正至劉焯立盈縮躔衰術與四象升降麟德曆因之更名躔差凡陰陽往來皆馴積而變日南至其行最急急而漸損至春分及中而後遲迨日北至其行最舒而漸益之以至秋分又及中而後益急急極而寒若舒極而燠若及中而雨暘之氣交自然之數也焯術於春分前一日最急後一日最舒秋分前一日最舒後一日最急舒急同于二至而中間一日平行其說非是當以二十四氣晷景考日躔盈縮而密於加時其九道議曰洪範傳云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謂黃道也九行者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夏夏至月南從朱道立秋秋分月西從白道立冬冬至月北從黑道漢史官舊事九道術廢久劉洪頗采以著遲疾陰陽曆然本以消息爲奇而術不傳推陰陽轉交在冬至夏至則月行青道白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青道至春分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東

白道至秋分之宿。及其所衡。皆在黃道正西。若陰陽曆交在立春立秋。則月循朱道黑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朱道至立夏之宿。及其所衡。皆在黃道西南。黑道至立冬之宿。及其所衡。皆在黃道東北。若陰陽曆交在春分秋分之宿。則月行朱道黑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朱道至夏至之宿。及其所衡。皆在黃道正南。黑道至冬至之宿。及其所衡。皆在黃道正北。若陰陽曆交在立夏立冬。則月循青道白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青道至立春之宿。及其所衡。皆在黃道東南。白道至立秋之宿。及其所衡。皆在黃道西北。其大紀皆兼二道。而實分主八節。合於四正四維。案陰陽曆中終之所交。則月行正當黃道。去交七日。其行九十一度。齊於一象之率。而得八行之中。八行與中道而九。是謂九道。凡八行正於春秋。其去黃道六度。則交在冬夏。正於冬夏。其去黃道六度。則交在春秋。易九六七八。迭為終始之象也。乾坤定位。則八行各當其正。及其寒暑相推。晦朔相易。則在南者變而居北。在東者徙而為西。屈伸消息之象也。黃道之差。始自春分秋分。赤道所交。前後各五度為限。初黃道增多赤道二十四分之十二。每限損一。極九限。數終於四率。赤道四十五度。而黃道四十八度。至四立之際。一度少強。依平。復從四起。初限五度。赤道增多黃道二十四分之四。每限損一。極九限而止。終於十二率。赤道四十五度。而黃道四十二度。復得冬夏至之中矣。月道之差。始自交初交中。黃道所交。亦距交前後五度為限。初限月道增多黃道四十八分之十二。每限損一。極九限而止。數終於四率。黃道四十五度。而月道四十六度半。乃一度強。依平。復從四起。初限五度。月道差少黃道四十八分之四。每限益一。極九限而止。終於十二率。黃道四十五度。而月道四十三度半。至陰陽曆二交之半矣。凡近交初限增十二分。至半交末限減十二分。去交四十六度。得損益之平率。夫日行與歲差偕遷。月行隨交限而變。遲速相消。朓朒相補。則九道之數可知矣。其月道所交。與二分同度。則赤道黑道近交初限。黃道增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增四十八分之十二。至半交之末。其減亦如之。故於九限之際。黃道差三度。月道差一度半。蓋損益之數齊也。若所交與四立同度。則黃道在損益之中。月道差四十八分之十二。月道至損益之中。黃道差二十四分之十二。於九限之際。黃道差三度。月道差四分度之三。皆朓朒相補也。若所交與二至同度。則青道白道近交初限。黃道減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增四十八分之十二。至半交之末。黃道增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減四十八分之十二。於九限之際。黃道與月道差同。蓋遲伏相消也。日出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黃道六度。相距則四分之一。故於九道之變。以四立為中交。在二分增四分之一。而與黃道度相半。在二至減四分之一。而與黃道度正均。故推極其數。引而伸之。每氣移一候。月道所差。增損九分之一。七十二候而九道究矣。凡月交一終。退前所交一度。及餘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分度之四萬二千五百三少半。積二百二十一月。及分七千七百五十三。而交道周天矣。因而半之。將九年而九道終。以四象考之。各據合朔所交入七十二候。則其八道之行也。以朔交為交初。望交為交中。若交初在冬至初候。入陰曆則行青道。又十三日七十六分





日之四十六。至交中得所衡之宿。變入陽曆。亦行青道。若交初入陽曆。則白道也。故考交初所入。而周天之度可知。若望交在冬至初候。則減十三日四十六分。視大雪初候陰陽曆而正其行也。其晷漏中星略例曰。日行有南北。晷漏有長短。然二十四氣晷差徐疾不同者。句股使然也。直規中則差遲。與句股數齊則差急。隨辰極高下。所遇不同。如黃道刻漏。此乃數之淺者。近代且猶未曉。今推黃道去極。與晷景漏刻昏距中星四術。返復相求。消息同率。旋相為中。以合九服之變。其日蝕議曰。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虞劉以曆推之。在幽王六年。開元曆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蝕限。加時在晝。交會而蝕。數之常也。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云何不臧。日。君道也。無朏魄之變。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而浸遠。遠極又徙而近交。所以著臣人之象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陽為之蝕矣。且十月之交。於曆當蝕。君子猶以為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蝕。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為之隱。雖交而不蝕。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蝕。則天道之常。如劉歆賈逵。皆近古大儒。豈不知軌道所交。朔望同術哉。以日蝕非常。故闕而不論。黃初已來。治曆者始課日蝕疏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劉焯張胄玄之徒。自負其術。謂日月皆可以密率求。是專於曆紀者也。以戊寅麟德曆推春秋日蝕。大最皆入蝕限。於曆應蝕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蝕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盡蝕。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於曆當蝕半強。自交趾至于朔方。候之不蝕。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於曆當蝕太半。時東封泰山。還次梁宋間。皇帝徹饍。不舉樂。不蓋。素服。日亦不蝕。時群臣與八荒君長之來助祭者。降物以需。不可勝數。皆奉壽稱慶。肅然神服。雖算術乖舛。不宜如此。然後知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矣。若因開元二蝕。曲變交限而從之。則差者益多。自開元治曆。史官每歲較節氣中晷。因檢加時小餘。雖大數有常。然亦與時推移。每歲不等。晷變而長。則日行黃道南。晷變而短。則日行黃道北。行而南。則陰曆之變也。或失行而北。則陽曆之變也。或失日在黃道之中。且猶有變。況月行九道乎。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蝕者。或有頻交而蝕者。是也。故較曆必稽古史。虧蝕深淺。加時朓朒。陰陽其數相叶者。返復相求。由曆數之中以合辰象之變。觀辰象之變。反求曆數之中。類其所同。而中可知矣。辨其所異。而變可知矣。其循度則合於曆。失行則合於占。占道順成。常執中以追變。曆道逆數。常執中以俟變。知此之說者。天道如視諸掌。略例曰。舊曆考日蝕淺深。皆自張子信所傳。云積候所得。而未曉其然也。以圓儀度日月之徑。乃以月徑之半。減入交初限一度半。餘為闇虛半徑。以月去黃道每度差數。令二徑相掩。以驗蝕分。以所入日遲疾乘徑為之。所用刻數。大率去交不及三度。即月行沒在闇虛。皆入既限。又半日月之徑。減春分入交初限相去度數。餘為斜射所差。乃考差數以立既限。而優游進退於二度中間。亦令二徑相掩。

以知日蝕分數。月徑盈縮限之南。則雖在陰曆。而所虧類同。外道斜望使然也。既限之外。應向外蝕外道交分。準用此例以較古今日蝕四十三事。月蝕九十九事。課皆第一。使日蝕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曆數之疏密。若皆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教之休咎。今更設考日蝕或限術。得常則合于數。又日月交會。大小相若。而月在日下。自京師斜射而望之。假中國食既。則南方戴日之下。所虧纔半。月外反觀則交而不蝕。步九服日晷以定蝕分。晨昏漏刻。與地偕變。則宇宙雖廣。可以一術齊之矣。其五星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寖急。至漢尚微差。及哀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因以爲常。此其與餘星異也。姬氏出自靈威仰之精。受木行正氣。歲星主農祥。后稷憑焉。故周人常閱其禨祥而觀善敗。其始王也。次于鶉火。以達天黿。及其衰也。淫於元枵。以害鳥帑。其後羣雄力爭。禮樂隕壞。而從衡攻守之術興。故歲星常贏行於上。而侯王不寧於下。則木緯失行之勢。宜極於火運之中。理數然也。開元十二年正月庚午。歲星在進賢東北尺三寸。直軫十二度。於麟德曆在軫十五度。推而上之。至漢河平二年。其十月下旬。歲星在軒轅南耑大星西北尺所。麟德曆在張二度。直軒轅大星。上下相距七百五十年。考其行度。猶未甚盈縮。則哀平後不復每歲漸差也。又上百二十年。至孝景中元三年五月。星在東井鉞。麟德曆在參三度。又上六十年。得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從歲星也。於秦正歲在乙未。夏正當在甲午。麟德曆白露八日。歲星留觜觿一度。明年立夏伏于參。由差行未盡而以常數求之使然。又上二百七十一年。至哀公十七年。歲在鶉火。麟德曆初見在輿鬼二度。立冬九日留星三度。





明年驚蟄十日。退至柳五度。猶不及鶉火。又上百七十八年。至僖公五年。歲星當在大火。麟德曆初見在張八度。明年伏于翼十六度。定在鶉火。差二次矣。哀公以後。差行漸遲。相去猶近。哀公以前。率常行遲。而術曆猶用急率。不知合變。故所差彌多。武王革命。歲星亦在大火。而麟德曆在東壁三度。則唐虞已上所差周天矣。太初三統曆。歲星十二周天超一次。推商周間事。大抵皆合。驗開元注記。差九十餘度。蓋不知歲星後率故也。皇極麟德曆七周天超一次。以推漢魏間事。尚未差。上驗春秋所載。亦差九十餘度。蓋不知歲星前率故也。天保天和曆得二率之中。故上合於春秋。下猶密於記注。以推永平黃初間事。差者或差三十餘度。蓋不知戰國後歲星變行故也。自漢元始四年。距開元十二年。凡十二甲子。上距隱公六年。亦十二甲子。而二曆相合。其中或差三次於古。或差三次於今。其兩合於古今者。中間亦乖。欲一術以求之。則不可得也。開元曆歲星前率。三百九十八日餘二千二百二十九秒九十三。自哀公二十年丙寅後。每加度餘一分。盡四百三十九合。次合乃加秒十三而止。凡三百九十八日餘二千六百五十九秒六。而與日合。是爲歲星後率。自此因以爲常。入漢元始六年也。歲星差合術曰。置哀公二十年冬至合餘。加入差已來中積分。以前率約之。爲入差合數。不盡者。如曆術入之。反求冬至後合日。乃副列入差合數。增下位一算。乘而半之。盈大衍通法爲日。不盡爲日餘。以加合日。即差合所在也。求歲星差行徑術。以後終率





約上元以來中積分。亦得所求。若稽其實行。當從元始六年爲差步之。則前後相距。間不容髮。而上元之首。無忽微空積矣。成湯伐桀。歲在壬戌。開元曆星與日合于角。次于氐十度而後退行。其明年。湯始建國爲元祀。順行與日合于房。所以紀商人之命也。後六百一算。至紂六祀。周文王初禴于畢。十三祀。歲在己卯。星在鶉火。武王克商之年。進及輿鬼。而退守東井。明年。周始革命。順行與日合于柳。進留于張。考其分野。則分陝之間。與三監封域之際也。成王三年。歲在丙午。星在大火。唐叔始封。故國語曰。晉之始封。歲在大火。春秋傳僖公五年。歲在大火。晉公子重耳自蒲奔狄。十六年。歲在壽星。適齊過衛。野人與之塊。子犯曰。天賜也。天事必象。歲及鶉火。必有此乎。復于壽星。必獲諸侯。二十三年。歲星在胃昴。秦伯納晉文公。董因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實沈之星。晉人是居。君之行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善成。后稷是相。唐叔以封。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二十七年。歲在鶉火。晉侯伐衛。取五鹿。敗楚師于城濮。始獲諸侯。歲適及壽星。皆與開元曆合。襄公十八年。歲星在陬訾之口。開元曆大寒三日。星與日合。在危三度。遂順行至營室八度。其明年。鄭子蟜卒。將葬。公孫子羽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開元曆歲星在奎。奎降婁也。麟德曆在危。危元枵也。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裨竈曰。歲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開元曆歲星在南斗十七度。而退守西建間。復順行與日合于牛初。應在星紀。而盈行進及虛宿。故曰淫。留元枵二年。至三十年。開元曆歲星順行至營室十度。留距子蟜





之卒一終矣。其年八月。鄭人殺良霄。故曰及其亡也。歲在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昭公八年十一月。楚滅陳。史趙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開元曆在箕八度。析木津也。十年春。進及婺女。初在元枵之維首。傳曰。正月有星出于婺女。裨竈曰。今茲歲在顓頊之墟。是歲與日合于危。其明年進及營室。復徘徊豕韋之次。景王問萇宏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殺其君之歲。歲在豕韋。弗過此也。楚將有之。歲及大梁。蔡復楚凶。至十三年。歲星在昴畢。而楚弑靈王。陳蔡復封。初昭公九年。陳災。裨竈曰。後五年陳將復封。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自陳災五年。而歲在大梁。陳復建國。哀公十七年。五及鶉火。而楚滅陳。是年歲星與日合。在張六度。昭公三十一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是歲星與日合于南斗三度。昔僖公六年。歲陰在卯。星在析木。昭公三十二年。亦歲陰在卯。而星在星紀。故三統曆因以爲超次之率。考其實。猶百二十餘年近代諸曆。欲以八十四年齊之。此其所惑也。後三十八年。而越滅吳。星三及斗牛。已入差合二年矣。夫五事成於中。而五行之祥應于下。五緯之變彰于上。若聲發而響和。形動而影隨。故王者失典型之正。則星辰爲之亂行。汨彝倫之敘。則天事爲之無象。當其亂行無象。又可以曆紀齊乎。故襄公二十八年。歲在星紀。淫于元枵。至三十年八月。始及陬訾之口。超次而前。二年守之。漢元鼎中。太白入于天苑。失行在黃道

南三十餘度閏益武帝北巡守登單于臺勒兵十八萬騎及蔣大宛馬大死軍中晉咸寧四年九月太白爲見不見占曰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時將伐吳明年三月兵出太白始夕見西方而吳亡永寧元年正月至閏月五星縱橫無常永興二年四月丙子太白犯狼星失行在黃道南四十餘度永嘉三年正月庚子熒惑犯紫微皆天變所未有也終以二帝蒙塵天下大亂後魏神瑞二年十二月熒惑在瓠瓜星中一夕忽亡不知所在崔浩以日辰推之曰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在此二日庚午未皆主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其後熒惑果出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水竭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齊永明九年八月十四日火星應退在昴三度先曆在畢二十一日始逆行北轉垂及立冬形色瀰盛魏永平四年八月癸未熒惑在氐夕伏西方亦先期五十餘日雖時曆疎闊不宜若此隋大業九年五月丁丑熒惑逆行入南斗色赤如血大如三斗器光芒震耀長七八尺於斗中句巳而行亦天變所未有也後楊元感反天下大亂故五星留逆伏見之效表裏盈縮之行皆係之於時而象之於政政小失則小變事微而象微事章而象章已示吉凶之象則又變行襲其常度不然則皇天何以陰騭下民警悟人主哉近代算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覩五星失行皆謂之曆舛雖七曜循軌猶或謂之天災終以數象相蒙兩喪其實故較曆必稽古今注記入氣均而行度齊上下相距反復相求苟獨異於常則失行可知矣凡二星相近多爲之失行三星以上失度彌甚天竺曆以九執之曜皆有所好惡遇其所好之星則趣之行疾捨之行遲張子信曆辰星應見不見術晨夕去日前後四十六度內十八度外有木火土金一星者見無則不見張胄玄曆朔望在交限有星伏在日下木土去見十日外火去見四十日外金去見二十二日外者並不加減差皆精氣相感使然夫日月所以著尊卑不易之象五星所以示政教從時之義故日月之失行也微而少五星之失行也著而多今略考常數以課疎密略例曰其入氣加減亦自張子信始後人莫不遵用之原始要終多有不叶今較麟德曆熒惑太白見伏行度過與不及熒惑凡四十八事太白二十一事餘星所差蓋細不足考且盈縮之行宜與四象潛合而二十四氣加減不均更推易數而正之又各立歲差以究五精運周二十八舍之變較史官所記歲星二十七事熒惑二十八事鎮星二十一事太白二十二事辰星二十四事開元曆課皆第一云蓋天之說李淳風以爲天地中高而四隤日月相隱蔽以爲晝夜遶北極常見者謂之上規南極常隱者謂之下規赤道橫絡者謂之中規及一行考月行出入黃道爲圖三十六究九道之增損而蓋天之狀見削觚爲度徑一分其厚半之長與圖等穴其正中植鍼爲樞令可環運自中樞之外均刻百四十七度全度之末旋爲外規規外太半度再旋爲重規以均賦周天度分又距極樞九十一度少半旋爲赤道帶天之紘距極三十五度旋爲內規乃步冬至日躔所在以正辰次之中以立宿距案渾儀所測甘石巫咸衆星明者皆以篾橫考入宿距縱考去極度而後調之其赤道外衆星疎密之狀與仰視小殊者由渾儀去南極漸近其度從





狹而差圓漸遠其度益廣使然者考其去極入宿度數移之於渾天則一也又赤道內外其廣狹不均若就二至出入赤道二十四度以規度之則二分所交不得其正自二分黃赤道交以規度之則二至距極度數不得其正當求赤道分至之中均剡爲七十二限據每黃道差數以篾度量而識之然後規爲黃道則周天咸得其正矣又考黃道二分二至之中均剡爲七十二候定陰陽曆二交所在依月去黃道度率差一候亦以篾度量而識之然後規爲月道則周天咸得其正矣中晷之法初淳風造曆定二十四氣中晷與祖沖之短長頗異然未知其孰是及一行作大衍曆詔太史測天下之晷求其土中以爲定數其議曰周禮大司徒以土圭測土深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氏以爲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內是以半之得地中今潁川陽城是也宋元嘉中南征林邑五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交州影在表南三寸林邑九寸一分交州去洛水陸之路九千里蓋山川回折使之然以表考其弦當五千乎開元十二年測交州夏至在表南三寸三分與元嘉所測略同使者大相元太言交州望極纔高二十餘度八月海中望老人星下列星粲然明大者甚衆古所未識迺渾天家以爲常沒地中者也大率去南極二十度已上之星則見又鐵勒回紇在薛延陀之北去京師六千九百里其北又有骨利幹居瀚海之北北距大海晝長而夜短既夜天如曛不暝夕胹羊髀纔熟而曙蓋近日出沒之所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設水準繩墨植表而以引度之自滑臺始白馬夏至之晷尺五寸七分又南百九十八里百七十九步得浚儀岳臺晷尺五寸三分又南百六十七里二百八十一步得扶溝晷尺四寸四分又南百六十里百一十步至上蔡武津晷尺三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晷差二寸餘而舊說王畿千里影差一寸妄矣今以勾股校陽城中晷夏至尺四寸七分八釐冬至丈二尺七寸一分半定春秋分五尺四寸三分以覆矩斜視極出地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自滑臺表視之極高三十五度三分冬至丈三尺定春秋分五尺五寸六分自浚儀表視之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冬至丈二尺八寸五分定春秋分五尺五寸自扶溝表視之極三十四度三分冬至丈二尺五寸五分定春秋分五尺三寸七分上蔡武津表視之極高三十三度八分冬至丈二尺三寸八分定春秋分五尺二寸八分其北極去地雖秒分微有盈縮難以目校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極差一度極之遠近異則黃道軌景固隨而變矣自此爲率推之比蓋武陵晷夏至七十七分冬至丈五寸三分春秋分四尺三寸七分半以圖測之定氣四尺四寸七分案圖斜視極高二十九度半差陽城五度三分蔚州橫野軍夏至二尺二寸九分冬至丈五尺八寸九分春秋分六尺四寸四分半以圖測之定氣六尺六寸二分半案圖斜視極高四十度差陽城五度三分凡南北之差十度半其徑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自陽城至武陵千八百二十六里七十六步自陽城至橫野千八百六十一里二百一十四步夏至晷差尺五寸三分自陽城至武陵差七寸三分自陽城至橫野差八寸冬至晷差五尺三寸六分自陽城至武陵差

二尺一寸八分。自陽城至橫野。差三尺一寸八分。率夏至與南方差少。冬至與北方差多。又以圖校安南。日在天頂北二度四分。極高二十度四分。冬至晷七尺九寸四分。定春秋分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在表南三寸三分。差陽城十四度三分。其徑五千二十三里。至林邑。日在天頂北六度六分強。極高十七度四分。周圍三十五度。常見不隱。冬至晷六尺九寸。定春秋分二尺八寸五分。夏至在表南五寸七分。其徑六千一百一十二里。若令距陽城而北至鐵勒之地。亦差十七度四分。與林邑正。則五月日在天頂南二十七度四分。極高五十二度。周圍百四度。常見不隱。北至晷四尺一寸三分。南至晷二丈九尺二寸六分。定春秋分晷五尺八寸七分。其沒地纔十五餘度。夕沒亥西。晨出丑東。校其里數。已在回紇之北。又南距洛陽九千八百一十五里。則極長之遠。其夕常明。然則骨利幹猶在其南矣。吳中常侍王蕃考先儒所傳。以戴日下萬五千里為勾股。斜射陽城。考周徑之率。以揆天度。當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有餘。今測日晷。距陽城五千里。已在戴日之南。則一度之廣皆三分減二。南北極相去八萬里。其徑五萬里。宇宙之廣。豈若是乎。然則蕃之術。蓋渾海者也。古人所以持勾股術。謂其有證於近事。顧未知目視不能及遠。遠則微差。其差不已。遂與術錯。嘗游於太湖。廣袤不盈百里。見日月朝夕出入湖中。及其浮於巨海。不知幾千萬里。猶見日月朝夕出入其中矣。若於朝夕之際。俱設重差而望之。必將大小同術。無以分矣。橫既有之。縱亦宜然。又若樹兩表。南北相距十里。其崇皆十里。置大炬於南表之端。而植八尺之木於其下。則當無影。試從南表之下。仰望北表之端。必將積微分之差。漸與南表參合。表首參合。則置炬於其上。亦當無影矣。又置大炬於北表之端。而植八尺之木於其下。則當無影。試從北表之下。仰望南表之端。又將積微之差。漸於

北表參合。表首參合。則置炬於其上。亦當無影矣。復於二表間更植八尺之木。仰而望之。則表首環屈相合。若置火炬於南表之端。皆當無影矣。夫數十里之高。與十里之廣。然猶斜射之影與仰望不殊。今欲憑晷差以指遠近高下。尚不可知。而況稽周天里步於不測之中。又可必乎。十三年。南至岱宗。禮畢。自上傳呼萬歲。聲聞於下。時山下夜漏未盡。自日觀東望。日已漸高。據曆法。晨初迨日出差二刻半。然則山上所差凡三刻餘。其冬至夜刻同立春之後。春分夜刻同立夏之後。自岳趾升泰壇僅二十里。而晝夜之差一節。設使因二十里之崇以立勾股術。固不知其所以然。況八尺之表乎。原古人所以步表影之意。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於辰次之周徑。其所以重曆數之意。將欲恭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於渾蓋之是非。若乃述無稽之法於視聽之所不及。則君子當闕疑而不議也。而或者各封所傳之器以術天體。謂渾元可任數而測。大象可運算而闚。終以六家之說。迭為矛楯。誠以為蓋天邪。則南方之度漸狹。果以為渾天邪。則北方之極寢高。此二者又渾蓋之家盡智畢議。未能有以通其說也。則王仲任葛稚川之徒。區區於異同之辨。何益人倫之化哉。凡晷差冬夏不同。南北亦異。先儒一以里數齊之。遂失其實。今更為覆矩圖。南自丹穴。北暨幽都。每極移一度。輒累其差。可以稽日食之多少。定晝夜之長短。而天下之晷皆協其數





矣。昭宗時。太子少詹事邊岡修曆術。服其精粹。以為不刊之數也。唐書曆志、天文志。

論曰。推步之法。至大衍備矣。術議略例。援據經傳。旁采諸家。以證為術之善。其學博。其詞辨。後來算造者未能及也。然推本易象。終為傅合。昔人謂一行寫人于易以眩衆。是乃千古定論也。

# 疇人傳卷第十七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唐五

## 梁令瓚

梁令瓚。率府兵曹參軍也。開元九年。僧一行受詔改治新曆。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儀。令瓚以木為游儀。一行是之。乃奏黃道游儀。古有其術而無其器。昔人潛思。皆未能得。今令瓚所為日道月交。皆自然契合。於推步尤要。請更鑄以銅鐵。十一年儀成。一行又曰。靈臺鐵儀。後魏斛蘭所作。規制朴略。度刻不均。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遲速多差。多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不足以稽天象授人時。李淳風黃道儀。以玉衡旋規。別帶日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法頗難術。遂寢廢。臣更造游儀。使黃道運行。以追列舍之變。因二分之中。以立黃道。交於奎軫之間。二至陟降各二十四度。黃道內施白道月環。用究陰陽朓朒。動合天運。簡而易從。可以制器垂象。永傳不朽。於是元宗嘉之。自為之銘。又詔一行與令瓚等。更鑄渾天銅儀。圓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

百六十五轉而日周天。以木櫃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立木人二於地平上，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置鐘以候辰，至一辰亦自撞之。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鈎鍵交錯，相持，置於武成殿前以示百官。無幾而銅鐵漸澀，不能自轉，遂藏於集賢院。其黃道游儀以古尺四分為度，旋樞雙環，其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縱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五寸九分，古所謂旋儀也。南北科兩極，上下循規各三十四度，表裏畫周天度，其一面加之銀釘。使東西運轉，如渾天游旋。中旋樞軸，至兩極首內，孔徑大兩度半，長與旋環經齊。玉衡望筩長四尺五寸八分，廣一寸二分，厚一寸，孔徑六分。衡旋於軸中，旋運持正，用窺七曜及列星之闊狹。外方內圓，孔徑一度半，周日輪也。陽經雙環，表一丈七尺三寸，裏一丈四尺六寸四分，廣四寸，厚四分，直徑五尺四寸四分，置於子午，左右用八柱，八柱相固。亦表裏畫周天度，其一面加之銀釘。半出地上，半入地下，雙間使樞軸及玉衡望筩旋環於中也。陰緯單環，外內廣厚周徑，皆準陽經，與陽經相銜，各半內外，俱齊面平，上為天，下為地。橫周陽環，謂之陰渾也。平上為兩界，內外為周天百刻。天頂單環，表一丈七尺三寸，縱廣八尺，厚三分，直徑五尺四寸四分，直中國人頂之上，東西當卯酉之中，稍南使見日出入，令與陽經陰緯相固，如鳥殼之裹黃。南去赤道三十六度，去黃道十二度，去北極五十五度，去南北平各九十一度強。赤道單環，表一丈四尺五寸九分，橫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五寸八分。赤道者，當天之中，二十八宿之位也。雙規運動，度穿一穴。古者秋分日在角五度，今在軫十三度；冬至日在牽牛初，今在斗十度。隨穴退交，不復差謬。傍在卯酉之南，上去天頂三十六度，而橫置之。黃道單環，表一丈五尺四寸一分，橫八分，厚四分，直徑四尺八寸四分。日之所行，故名黃道。太陽陟降，積歲有差，月及五星亦隨日度出入。古無其器，規制不知準的，斟酌為率，疏闊尤甚。今設此環，置於赤道環內，仍開合使運轉，出入四十八度，而極晝兩方，東西列周天度數，南北列百刻，可使見日知時。上列三百六十策，與用卦相準。度穿一穴，與赤道相交。白道月環，表一丈五尺一寸五分，橫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七寸六分。月行有迂曲遲速，與日行緩急相反，古亦無其器。今設於黃道環內，使就黃道為交合，出入六度，以測每夜月離，上畫周天度數，度穿一穴，擬移交會，皆用鋼鐵。游儀四柱為龍，其崇四尺七寸，水槽及山崇一尺七寸半，槽長六尺九寸，高廣皆四寸，池深一寸，廣一寸半。龍能興雲雨，故以飾柱，柱在四維。龍下有山雲，俱在水平槽上，皆用銅。其所測宿度與古異者：舊角距星去極九十一度，亢八十九度，氐九十四度，房百八度，心百八度，尾百二十度，箕百一十八度，南斗百一十六度，牽牛百六度，須女百度，虛百四度，危九十七度，營室八十五度，東壁八十六度，奎七十六度，婁八十度，胃、昴七十四度，畢七十八度，觜觿八十四度，參九十四度，東井七十度，輿鬼六十八度，柳七十七度，七星九十一度，張九十七度，翼九十七度，軫九十八度。今測角九十三度半，亢九十一度半，氐九十八度，房百一十度半，心百一十度，尾百二十四度，箕百二十度，南斗百一十九度，牽牛百四度，須女百一度，虛百一度，危九十七度，營室八十三度，





單壁八十四度，奎七十三度，婁七十七度，胃、昴七十二度，畢七十六度，觜觿八十二度，參九十三度，東井六十八度，輿鬼六十八度，柳八十度半，七星九十三度半，張百度，翼百三度，軫百度。又舊經角距星正當赤道，黃道在其南；今測角在赤道南二度半，則黃道復經角中，與天象合。虛北星舊圖入虛，今測在須女九度；危北星舊圖入危，今測在虛六度半。又奎誤距以西大星，故壁損二度，奎增二度；今復距西南大星，即奎、壁各得水度。畢，赤道十六度，黃道亦十六度；觜觿，赤道二度，黃道三度：二宿俱當黃道斜虛，畢尚與赤道度同，觜觿總二度，黃道損加一度，蓋其誤也。今測畢十七度半，觜觿半度。又柳誤距以第四星，今復用第四星。張中央四星為朱鳥嗉，外二星為翼，比距以翼而不距以膺，故張增二度半，七星減二度半。今復以膺為距，則七星、張各得水度。唐書天文志

論曰：二十八宿距星去極度，舊經新測互有多少，梅徵君文鼎謂為西法恆星依黃道東移之證，故詳錄之。

## 韓穎

韓穎，山人也。肅宗時上言大衍曆或誤，帝疑之，以穎為太子宮門郎，直司天臺。乃損益儀術，每節增二日，更名至德曆，起乾元元年用之，訖上元三年。唐書曆志

## 郭獻之

郭獻之，司天臺官屬也。寶應元年六月望戊夜，月食三之一，官曆加時在日出後，有交不著蝕。代宗以至德曆不與天合，詔獻之等復用麟德元紀，更立歲差，增損遲疾、交會及五星差數，以寫大衍舊術，與大衍小異者九事。帝為製序，題曰五紀曆。獻用，訖建中四年。其法上元甲子距寶應元年壬寅，積二十六萬九千九百七十八算。通法千三百四十，策實四十八萬九千四百二十八，揲法三萬九千五百七十一。唐書曆志

## 徐承嗣

徐承嗣，司天官也。德宗時，五紀曆氣朔加時稍後天，推測星度與大衍差率頗異，詔承嗣與夏官正楊景風等雜麟德、大衍之旨治新曆，建中四年曆成，名曰正元，詔起五年正月行新曆，會改元元興，自是頒用，訖元和元年。其法上元甲子距建中五年甲子，歲積四十萬二千九百算外。通法千九十五，策實三十九萬九千九百四十三，揲法三萬三千三百三十六。其氣朔發斂、日躔月離、軌漏交會，悉如五紀法；其五星則寫麟德舊術也。唐書曆志

## 徐昂

徐昂，司天官也。憲宗即位，昂上新曆，名曰觀象，起元和二年用之。然無蔀章之數，至於察斂啟閉之候，循用舊法，測驗不合。至穆宗立，以為累世纘緒，必更曆紀，乃詔日官改撰曆術，名曰宣明。上元七曜起赤道虛九度，日躔月離，皆因大衍舊術，晷漏交會，則稍損增之。其推日蝕，有時氣刻三差，則前術所無也。起長

慶二年頒用。自敬宗至於僖宗。皆遵用之。訖景福元年。其法上元甲子。至長慶二年壬寅。積七百七萬一百三十八算外。統法八千四百。章歲三百六萬八千五十五。章月二十四萬八千五十七。昂所造觀象漸有司無傳者。新唐書曆志

論曰。日食加時。距午中前後。則有時差。若加時正當午正。則無差。氣差最大之數。在二至。二至前後。其差漸減。至二分而盡。刻差最大之數。在二分。二分前後。其差漸減。至二至而盡。此三差之大略也。步算莫難于日食。自三差之法行。而日食漸見親密。然則宣明創造之功。不可泯矣。唐志稱昂造觀象術。於宣明術則但云日官。而不著姓名。宋周琮謂徐昂宣明術悟日食有氣刻差數。元授時術議。亦以宣明爲徐昂造。豈唐志所云日官。即指昂歟。姑闕以俟博雅君子。

邊岡

邊岡太子少詹事也。昭宗時宣明曆施行已久。數亦漸差。詔岡與司天少監胡秀林。均州司馬王墀。改治新曆。然術一出於岡。岡巧於用算。能馳騁反覆於乘除間。立先相減後相乘之法。今談數有倫。又作徑術。求黃道月度。景福元年曆成。賜名崇元。其法上元甲子。距景福元年壬子。歲積五千三百九十四萬七千三百八算。通法一萬三千五百。歲實四百九十三萬八百一。朔實三十九萬八千六百六十三。上元七曜起赤道虛四度。起二年頒用。至唐終。新唐書曆志

論曰。相減相乘。與人限自乘。其加減皆如平方。後世造術。如求黃道宿度晷漏消息。及日食東西南北差數。皆以此法入之。即授時平立定三差。亦由是加精。然則岡之爲術善矣。劉羲叟乃詆爲超徑等捷。寡于本原。是豈真知推步者哉。

曹士蔿

曹士蔿建中時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元。雨水爲歲首。號符天術。然世謂之小曆。行於民間。五代史司天考

# 疇人傳卷第十八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後晉

馬重績

馬重績字洞微。其先出於北方。居太原。唐莊宗時拜大理司直。晉有天下。拜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天福三年二月。重績奏。臣等準漏經云。漏刻之制。起自軒轅。乃以上授天時。下著人事。是故日行有南北。漏晷自長。以黃道去極之度。而求漸刻自移之變。夫中星晝夜一百。則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假令符天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四刻十分爲正前。十分四刻爲正。後二十分爲中。必爲時正。上古以來。皆依此法。自唐室將季。黃巢犯京。既失舊經。漏刻無準。伏以見行漸刻。升於初四刻。元稱巳時。巳入未時。猶打午正。若不改更。終成錯謬。今欲每時初打四刻。至四刻後正時。辰正牌打八刻。終一時。後一時卻從初起。即上同往古。下驗將來。奉勑宜依令本司集衆覆計定奏聞者。臣等據諸家術數及太霄論漏刻等經。皆以晝時有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凡一時以打一刻。起於時初。八刻終於時正。近取到水秤較驗。方知見行漏刻差誤。假令以十時爲例。從午時五刻上行作午時一刻。發

至未時四刻始漏．八刻方終于午時．此則午未兩時中各取半合爲一時也．自日出後至日入以晝．時刻皆如此例相遞．伏乞改正．從時初打一刻．至四刻後進正牌八刻終爲一時．後時御從初起．時辰自正．晷漏無差．從之．先是五代之初．因唐之故．用崇元術．四年八月．重績更造新術．上言臣聞爲曆者正一氣之元．宜萬邦之命．受茲術象．以立章程．長慶宣明．雖氣朔不差節．而晷驗舛．初崇元．縱正屬甚工．而年差一日．今以宣明氣朔．崇元星緯．二術相參．然後符合．自古諸術皆以天正十一月爲歲首．循太古甲子爲上元．積歲彌多．差闊尤甚．臣改定元朔爲新術一部．一十一卷．七章上下經．凑等草二卷．立成十二卷．取天寶十四年乙未歲爲上元．以雨水正月朔爲歲首．其所撰新術．謹詣閤門上進．遂命司天少監趙仁錡張文結秋官正徐皓文叅謀趙延義杜崇龜等．以新術與宣明崇元覆校得失．仁錡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績術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頒行之．勅賜號調元術．令翰林學士承旨和凝撰序．行之五年．輒差不可用．乃復用崇元術．重績卒．年六十四．五代史司天考五代會要

## 後周

### 王朴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爲校書郎．世宗鎮澶州．朴爲節度掌書記．世宗爲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爲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侍郎．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顯德三年．爲東京留守．旋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先是廣順中．國子博士王處訥私撰明元術．藏于家．而萬分術止行于民間．蜀永昌術．正象術．南唐齊政術．皆止用于其國．乃詔朴校定大術．八月．朴奏曰．臣聞聖人之作也．在乎知天之變者也．人情之動．則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當以數知之．數之爲用也．聖人以之觀天道焉．歲月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爲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必因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順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氣．庶務有爲．必從其日．六宗祀之爲大典．百司執之爲要道．是以聖人受命．必治術數．故得五紀有常度．庶徵有常應．正朔行之于天下也．自唐以下．凡歷數朝．亂日失天．垂將百載．大術之數．汨陳而已．今陛下順考古道．寅畏上天．咨詢庶官．振舉墜典．以臣薄游六藝．嘗涉舊史．遂降述作之命．俾究迎推之要．雖非能者．敢不奉詔．是以包萬象以立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箭以候氣．審朓朒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較遲疾以權星．考黃道之斜正．辨天勢之升降．而交蝕詳焉．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陽之策三十六．陰之策二十四．奇偶相合．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何則．陰陽之數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謂之五行之數．五行之得奇數．過之則謂之氣盈．不及謂之朔虛．至於應變分用．無所不通．所謂包萬象矣．故以七十二爲經法．經者常也．常用之法也．法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不失舊位．故謂之法．以通法進經法．得七千二百．謂之統法．自元入經．先用此法．統術之謂也．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之下．收





分必盡．謂之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大率．而元紀生焉．元者．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正之宿．當盈縮先後之中．所謂七政齊也．古者植圭於陽城．以其近洛故也．然尚據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則距林邑．北則距橫野．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皇家建國．定都於汴．樹圭植箭．測岳臺晷漏．以爲中數．晷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得之矣．日月皆有盈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日縮．則先中而朔．自古朓朒之法．率皆平行之數．入曆既有前次．而又衰稍不倫．皇極舊術．則迂迴而難用．降及諸術．則疎略而多失．今以月離朓朒．隨術校定．日躔朓朒．臨用加減．所得者．月離定日也．一日之中．分爲九限．每限損益．衰稍有倫．朓朒之法．可謂審矣．赤道者．天之紘帶也．其勢圓而平．紀宿度之常數焉．黃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去赤道極遠二十四度．當與赤道近．則其勢斜．當與赤道遠．則其勢直．當斜則日行宜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後加其度．二至前後減其度．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黃道內．半在黃道外．去黃道極遠六度．出黃道謂之正交．入黃道謂之中交．若正交在秋分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則比黃道益斜．若正交在春分之宿．中交在秋分之宿．則比黃道反直．若正交中交在二至之宿．其勢差斜．故校去二至二分遠近．以考斜正．乃時加減之數．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未詳．徒有祖述之文．而無推步之用．今以黃道一周．分爲八節．一節之中．分明九道．盡七十二道而復．使日月二軌．無所隱其斜正之勢焉．九道之法．可謂明矣．星之行也．近日而遲．遠日而疾．去日極遠．勢盡而留．自古諸術．分段失實．隆降無準．今日行分尚多．次日便留．自留而退．惟用平行．仍以入段行度爲入術之數．皆非本理．遂至乖戾．今校凡日行分．積逐日行分以爲變段．於是自疾而漸遲．勢盡而留．自留而行．亦積微而後多．別立諸段變術．以推變差．俾諸段變差．際會相合．星之遲疾．可得而知之矣．自古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以下．則日月有蝕．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相射．其理有異焉．今以日月徑度之大小．校去交之遠近．以黃道之斜正．天勢之昇降．度仰度旁視之分數．則交虧得其實矣．乃以一篇步日．一篇步月．一篇步星．以卦候沒滅爲之下篇．都四篇．爲術經一卷．術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術一卷．臣檢討先代圖籍．今古術書．皆無蝕神首尾之文．蓋天竺胡僧之妖說也．只自得天下．況小術不能舉其大體．遂爲等接之法．蓋從假用．以求徑捷．於是乎交有逆行之數．後學者不能詳知．因言術有九曜．以爲注術之常式．今並削而去之．昔在帝堯．欽若昊天．陛下親降聖謨．考儀象日月星辰．唐堯之道也．其術謹以顯德欽天爲名．天道元遠．非微臣之所盡知．但竭涓塵．以奉明詔．疏略乖謬．甘俟罪戾．世宗覽之．親爲製序．付司天監用之．以明年正月朔旦爲始．其法．曆紀上元甲子．距顯德三年丙辰．積七千二百六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二算外．統法七千二百．歲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秒四十．朔率二十一萬二千六百二十秒二十八．六年卒．年五十四．贈侍中．五代史司天考五代會要

論曰．歐陽修述劉羲叟之言曰．前世造術者．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術．最

爲精密。後世善治術者。皆用其法。推寫分擬數而已。至朴亦能自爲一家。朴之術法。總日躔差爲盈縮二術。分月離爲遲疾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殺之漸。以審朓朒。而朔望正矣。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使日躔有常度。分黃道八節。辨其內外。以候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協矣。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密矣。測岳臺之中晷。以辨二至之日夜。而軌漏實矣。推星行逆順伏留。使舒亟有漸。而五緯齊矣。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出不能廢也。又曰。朴所撰欽天術經四篇。舊史亡其步發斂一篇。而在者三篇。簡略不完。不足爲法。予嘗問于義叟。義叟爲予求得其本經。然後朴之術大備。然則義叟所得。必是完本。而司天致乃闕日躔月離損益朓朒及五星損益先後諸數。此必歐公病其繁重。以意去之矣。不知發斂一篇。雖或散亡。猶可依數補之。而闕此諸數。則日躔月離五星三篇。俱無由布算。錢竹汀先生譏永叔不明推步。妄加刪削。遂使大備之典。終於不備。歐公有知。當亦無以自解也。

# 疇人傳卷第十九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宋一

### 王處訥 子熙元

王處訥河南洛陽人也。漢祖領節制。辟從節府。即位。擢爲司天。周廣順中。遷司天少監。世宗以舊曆差舛。俾處訥詳定。曆成未上。會樞密使王朴作欽天術以獻。頗爲精密。處訥私謂朴曰。此曆且可用。不久卽差矣。因指以示朴。朴深然之。至建隆二年五月。以欽天術推驗稍疏。詔處訥別造新術。四年四月。新法成。爲書六卷。太祖自製序。賜號應天術。其法上元木星甲子。距建隆三年壬戌。歲積四百八十二萬五千五百五十八。元法一萬二。歲差二十六萬九千三百六十五。月率五萬九千七十三。處訥又以漏刻無準。重定水稱。及候中晷分五鼓時刻。俄遷少府少監。太平興國初。改司農少卿。並判司天事。時有上言應天術氣朔漸差。詔付本監集官詳定。六年。處訥又上新術二十卷。拜司天監。會吳昭素等各獻新術。處訥所上術遂不行。歲餘卒。年六十八。子熙元。(宋史方技傳律曆志)

論曰。歲差二十六萬九千三百六十五。李尙之(銳)以爲當作歲總七十三萬六百三十五。是也。五因歲總得三百六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五。如元法而一得三百六十五不盡二千四百四十五。卽一歲之日及斗分。蓋東原實歲實欲無應天術之數。依例推之。其歲實小餘萬萬分日之二千四百四十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也。

熙元幼習父業。開寶中補司天曆算。端拱初。改監丞。累遷太子洗馬。兼春官正。加殿中丞。景德中同判監事。後拜少監。奉詔於後苑續陰能事十卷上之。眞宗爲製序。賜名靈臺秘要。及作時紀之初。上所修儀天術。秋官正趙昭益言其二年後必差。又熒惑度數稍謬。後果驗。熙元頗服其精。一上嘗對宰相言及曆算事。曰曆象陰陽家說之大者。以推步天道。平秩人事爲功。且言昭益能專其業。凡鮮及也。王濟昭應宮成。以祇事之勤。抵司天監。坐擇日差謬。降爲少監。以目疾致仕。天禧二年卒。年五十八。(宋史方技傳)

### 吳昭素

吳昭素冬官正也。太平興國間。與徐瑩董昭吉等各獻新術。詔遣內臣沈元慶集本監官屬學生參校測驗。考其疏密。秋官正史端等言昭吉術差。昭素瑩二術以建隆癸亥以來二十四年氣朔驗之。頗爲切準。復對驗二術。惟昭素氣朔稍均。可以行用。又詔衛尉少卿元象宗與元慶等再集明曆術吳昭素劉內眞苗守信徐瑩王熙元董昭吉魏序及在監官屬史端等。精加詳定。象宗等言昭素曆法考驗無差。可以施行永久。遂賜號乾元術。御製序文。其法上元甲子。距太平興國六年辛巳。積三千五十四萬三千九百七十七。元率二千九百四十。歲周二十一萬四千七百六十四。朔實一萬七千三百六十四。(宋史律曆志)

論曰。朔實一萬七千三百六十四。以五因之元率收之。得二十九日。餘一千五百六十。卽一月之日及餘也。何承天調日法。以四十九之二十六爲強率。十七之九爲弱率。朔餘當在強弱之閒。而乾元元率乃六十乘強母四十九之數。朔餘乃六十乘強子二十六之數。是以承天之強率爲日法朔餘。其朔餘太強。無惑乎其術之疏而舛也。

### 苗守信

苗守信河中人也。父訓。善天文。守信少習父業。補司天曆算。尋授江安縣主簿。改司天臺主簿。知算造。太平興國中。與冬官正吳昭素主簿劉內眞造新術。雍熙中遷冬官正。端拱初改太子洗馬。判司天監。轉殿中丞。權少監事。至道三年。眞授少監。咸平三年卒。年四十六。(宋史方技傳)

### 韓顯符

韓顯符不知何許人也。補司天監生。遷靈臺郎。累加司天冬官正。顯符專渾天之學。淳化初表請造銅渾儀候儀。詔給用度。俾顯符規度。擇匠鑄之。至道元年。渾儀成。於司天監築臺置之。賜顯符雜綵五十匹。顯符上其要法十卷。序略云。伏羲氏立渾儀測北極高下。量日影短長。定南北東西。觀星間廣狹。帝堯卽位。羲氏和氏立渾儀。定曆象日月星辰。欽授民時。使知緩急。後及虞舜。測璇璣日月星辰玉衡。以齊七政。通占又

云。擬渾儀。觀天道。萬象不足以爲多。是知渾儀者實天地造化之準。陰陽術數之元。自古聖帝明王。莫不用是精詳天象。預知差忒。自伏羲甲寅年。至皇朝大中祥符三年庚戌。歲積三千八百九十七年。五帝之後。訖今明曆象之元知渾天之奧者。近十餘朝。考而治之。臻至妙者不過四五。自餘徒誇重於一日。不深圖於久要。致使天象無準。術算漸差。占候不同。從虛難實。陛下講求廢墜。爰造渾儀。漏刻星躔。燦然易辨。且曆象之作。非渾儀無以考其僞。算造之士。非占驗不能究得失。儀渾之成。則司天歲上細行術。全可致其詳密。自是顯符專測驗渾儀。累加春官正。又轉太子洗馬。大中祥符三年。詔顯符擇監官或子孫可以授渾儀法者。顯符言長子監生承矩。善察躔度。次子保章正承規。見知算造。又杜貽範楊惟德皆可傳其學。詔顯符與貽範等參驗之。顯符後改殿中丞兼翰林天文。六年卒。年七十四。（宋史方技傳）

## 史序

史序字正倫。京兆人也。太平興國中。補司天學生。太宗親校試。擢爲主簿。稍遷監丞。賜緋魚。隸翰林天文院。後累遷太子洗馬。判司天監。真宗嗣位。命序等考歲前法。研覈舊文。取其樞要。編爲新曆。咸平四年三月曆成來上。賜號儀天術。其法自上元土星甲子。至咸平四年辛丑。積七十一萬六千四百九十七。宗法一萬一百。歲周三十六萬八千八百九十七。合率二十九萬八千二百五十九。又嘗纂天文解書爲十二卷以獻。改殿中丞。賜金紫。俄權監事。景德二年。權知少監。大中祥符初卽真。三年卒。年七十六。（宋史方技傳、律曆志）

論曰。儀天歲周進一位。以宗法除之。爲一歲之日及斗分。蓋應天乾元歲實乃五分歲首之一。儀天則十分之一也。

## 張奎　楚衍　宋行古

張奎司天役人也。乾興初。議改曆。命奎運算。其術以八千爲日法。一千九百五十八爲斗分。四千二百四十四爲朔餘。距乾興元年壬戌。歲積三千九十萬六千六百五十八。爲積年。詔以奎補保章正。又推擇學者楚衍。與曆官宋行古集天章閣。詔內侍金克隆監造術。天聖元年八月成。詔翰林學士晏殊製序施行。其術演紀上元甲子。距天聖二年甲子。歲積九千七百五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樞法一萬五百九十。歲周三百八十六萬七千九百四十。朔實三十一萬二千七百二十九。曆既成。以來甲子歲用之。是年五月丁亥朔日食當食二分半不食。詔候驗。至七年。命入內都知江德明集曆官。用渾儀較測。時周琮言古之造曆。必使千百年間星度交食若應繩準。今曆成而不驗。則曆法爲未密。又有楊皞于淵者。與琮求較驗。而皞術於木爲得。淵於金爲得。琮於月土爲得。詔增入崇天術。（宋史律曆志、玉海律曆法下）

論曰。崇天以赤道推黃道。用唐邊岡相減相乘法。較應天乾元儀天三家爲少密矣。

## 周琮

周琮官殿中丞判司天監。崇天曆行之至於嘉祐之末。英宗卽位。詔琮及司天冬官正王炳丞王棟主簿





周應祥周安世馬傑靈臺郎楊得言作新術。三年而成。琮言舊術節氣加時。後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刻。既而司天中官正舒易簡與監生石道李遘更陳家學。於是詔翰林學士范鎮諸王府侍講孫思恭國子監直講劉攽考定是非。上推尚書辰弗集於房與春秋之日食。參今術之所候。而易簡道遘等所學疏闊不可用。新曆爲密。遂賜名明天術。詔翰林學士王珪序之。琮亦爲議略冠其首。其法上元甲子距治平甲辰。歲積七十一萬一千七百六十算外。上驗往古。每年減一算。下推將來。每年加一算。元法三萬九千。歲周一千四百二十四萬四千五百。朔實一百一十五萬一千六百九十三。議略論調日法曰。造術之法。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三者有程。則術可成矣。日者積餘成之。度者積分成之。蓋日月始離。初行生分。積分成日。自四分術洎古之六術。皆以九百四十爲日法。率由日行一度。經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是爲周天。月行十三度十九分之七。經二十九日有餘。與日相會。是爲朔。史官當會集日月之行。以求合朔。自漢太初至於今冬至。差十日。如劉歆三統。復強於古。故先儒殿之最疏。後漢劉洪考驗四分。於天不合。乃減朔餘。苟合時用。自是已降。率意加減。以造日法。宋世何承天更以四十九分之二十六爲強率。十七分之九爲弱率。於強弱之際以求日法。承天日法七百五十二。得一十五強一弱。自後治術者莫不因承天法。累強弱之數。皆不悟日月有自然合會之數。今稍悟其失。定新術以三萬九千爲日法。六百二十四萬爲度母。九千五百爲斗分。三萬六百九十三爲朔餘。可以上稽於古。下驗於今。反覆推求。若應繩準。又以二百三十萬一千爲月行之餘。以一百六十萬四百四十七爲日行之餘。乃會日月之行。以盈不足平之。并盈不足。是爲一朔之法。今乃以大月乘不足之數。以小月乘盈行之分。平而并之。是爲一朔之實。以法約實。得日月相會之數。皆以等數約之。悉得今有之當。又二法相乘爲本母。各母互乘以減周天。餘則歲差生焉。亦以等數約之。卽得歲差度母。周天實用之數。此之一法。理極幽眇。所謂反覆相求。潛遁相通。數有冥符。法有偶會。古術家皆所未達。驗歲餘九千五百曰。古者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爲斗分。夫舉正於中。上稽往古。下驗當時。反覆參求。合符應準。然後施行。於百代爲不易之術。自後治術者測今冬至日晷。用校古法消盈。以萬爲母。課諸氣分。半二千五百以下。二千四百二十八已上。爲中平之率。新術斗分九千五百以萬平之。得二千四百二十五半盈。得中平之數也。而三萬九千年冬至小餘。成九千五百日滿朔實。一百一十五萬一千六百九十三年。齊於日分。而氣朔相會。又曰。歲周一千四百二十四萬四千五百以元法乘三百六十五度內斗分九千五百。得之卽爲一歲之日分。故曰歲周。又曰朔實一百一十五萬一千六百九十三。本會日月之行。以盈不足平而得二萬六百九十三。是爲朔餘。是則四象全策之餘也。今以元法乘四象全策二十九。總而并之。是爲一朔之實也。古術以一百萬平朔餘之分。得五十三萬六百以下。五百七十已上。是爲中平之率。新術以一百萬平之。得五十三萬五百八十九。得中平之數也。論中盈朔虛分曰。日月以會朔爲正。氣

序以斗建為中，是故氣進而盈分存焉，閏中斷兩氣之策，以一月之全策三十減之，每至中氣，即一萬七千四十秒十二，是為中盈分。朔退而虛分列焉，從一月之全策三十以朔策及餘減之，餘一萬八千三百七，是為朔虛分。綜中盈朔虛分而閏餘章焉，從消息以致以盈虛名焉。又曰紀法六十，易乾象之爻九，坤象之爻六，震坎艮象之爻皆七，巽離兌象之爻皆八，綜八卦之數，凡六十，又六旬之數也。紀者終也，數終八卦，故以紀名焉。又曰天正冬至大餘五十七，小餘一萬七千。先測立冬晷景，次取測立春晷景，取近者通計半之為距至汎日，乃以晷數相減，餘者以法乘之，滿其日晷差而一，為差刻，乃以差刻加減距至汎日為定日，仍加半日之刻，命從前距日辰算外，即二至加時日辰及刻分所在，如此推求，則加時與日晷相協。今須積歲四百一年，則冬至大小餘與今適會。又曰天正經朔大餘三十四，小餘三萬一百一十。此乃檃括日月交食加時早晚而定之，損益在夜半後得戊戌之日，以方程約而求之，今須積歲七十一萬一千七百六十一，則經朔大小餘與今有之數，偕閏餘而相會。又曰日度歲差八萬四百四十七，晉史正術之星以正四方，蓋先王以明時授人事，天育物，然先儒所述，互有同異。虞書云：堯時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餘年，乃東壁中，則知每歲漸差之所至。何承天云：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正仲秋。今以中星校之，所差二十七八度，即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故祖沖之修大明術，始立歲差，率四十五年九月卻一度。咸劉孝孫等因之，各有增損，以創新法。若從虞書之驗昴中，則五十餘年日退一度；若依承天之驗火中，又不及百年日退一度。後皇極綜兩術之率，而要取其中，故七十五年而退一度，此乃適其意未盡其微。今則別爲新率，故立歲差，大率七十七年七月日退一度，上元命於虛九，可上從往古，下逮於今日帝堯以來，循環考驗，新術歲差，皆得其中，最爲親近。又曰周天分二十二億七千九百二十萬四百四十七。本齊日月之行，會合朔而得之，使上考仲康房宿之交，下驗魯哀月食之衝，三十年間若應準繩，則新術周天有自然冥符之數，殆爲密近。論日躔盈縮定差曰：張胄元名損益率曰盈縮數，劉孝孫以盈縮數爲朓朒積，皇極有陟降率遲疾數，麟德曰先後盈縮數，大衍曰損益朓朒積，崇天曰損益盈縮積，所謂古術平朔之日，而月或朝覿東方，夕見西方，則史官謂之朓朒，今以日行之所盈縮，月行之所遲疾，皆損益之，或進退其日，以爲定朔，則舒亟之度，乃勢數使然，非失政之致也。新術以七千一爲盈縮之極，其數與月離相錯，而損益盈縮爲名，則文約而義見。論升降分曰：皇極躔衰有陟降率，麟德以日景差陟降率，日晷差消息爲之義，通軌漏。夫南至後日行漸升，去極近，故晷短而萬物皆盛；北至之後，日行漸降，去極遠，故晷長而萬物凝衰。自大衍以下，皆從麟德。今術消息日行之升降，積而爲盈縮焉，論赤道宿曰：漢百二年議造術，乃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赤道宿度，則其法也。其赤道斗二十六度及分，牛八度，女十二度，虛十度，危十七度，室十六度，壁九度，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畢十六度，觜二度，參九度，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張十八度，翼十八度，軫





十七度，角十二度，亢九度，氐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度。自後相承用之。唐李淳風造渾儀，亦無所改。開元中，一行作大衍術，詔梁令瓚作黃道游儀，測知畢、觜、參及輿鬼四宿赤道宿度與舊不同。自一行之後，因相沿襲，下更五代，無所增損。至仁宗皇祐初，始有詔造黃道渾儀，鑄銅爲之，自後測驗赤道宿度，又一十四宿與一行所測不同。蓋古今之人以八尺圓器欲以盡天體，決知其難矣。又況圖本所指距星，傳習有差，故赤道宿度與古不同。自漢太初後至唐開元治術之初，凡八百年間，悉無更易。今雖測驗與舊不同，亦歲月未久，新術兩備其數，如淳風從舊之意。論月度轉分曰：洪範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月未合朔在日後，今在日前，太疾也。朓者人君舒緩，臣下驕盈，專權之象。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合朔則月與日合，今在日後，太遲也。側匿者人君嚴急，臣下危殆恐懼之象。盈則進，縮則退，躔離九道，周合三旬，考其盈行，自有常數，傳釋人君有舒疾之變，未達月有遲速之常也。後漢劉洪粗通其旨，術後治術者多循儀法，皆考遲疾之分，增損平會之朔，得月後定追及日之際，而生定朔焉，至於加時早晚，或速或遲，皆由轉分強弱所致，舊術課轉分以九分之五爲強率，一百一分之五十六爲弱率，乃於強弱之際而求秒焉。新術轉分二百九十八，與八千二百二十四萬二千二百五十一，以一百萬平之，得二十七日五十五萬四千六百二十六，最得中平之數。舊術置日餘而求朓朒之數，衰次不倫，今從其度而遲疾有漸，用之課驗，稍符天度。論轉度母曰：本以朔分并周天，是爲會周，去其朔差爲轉終，各以等數約之，即得實用之數，乃以等數約本母爲轉度母，又以等數約月分爲轉法，以轉法約轉終，得轉日及餘本術。積立此數，皆古術所未有。論月離遲疾定差曰：皇極有加減限朓朒積，麟德曰增減率遲疾積，大衍曰損益率朓朒積，崇天亦曰推益率至朒積，所謂日不及平行，則損之，過平行則益之，從陽之義也；月不及平行則益之，退平行則損之，御陰之道也。陰陽相錯，而以損益遲疾爲名，新術以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九爲遲疾之極，而得五度八分，其數與經相錯，可以知合食加時之早晚也。論進朔曰：進朔之法，與於麟德，自後諸術因而立法，互有不同。假令仲夏月朔，月行極疾之時，合朔當於亥正，若不進朔，則晨而月見東方，若從大衍，當戌初進朔，則朔日之夕月生於西方。新術審朔日之餘，驗月行徐疾，變立法率，參驗加時，當視定朔小餘，秋分後四分法之三已上者，進一日；春分後定朔晨分差如春分之日者，三約之，以減四分之二，定朔小餘如此數已上者，亦進，以來日爲朔，俾循環合度，月不見於朔晨，夜會無差，明必藏於朔夕。加時在於午中，則晦日之晨同二日之夕皆合月見；加時在於酉中，則晦日之晨尚見，二日之夕未生；加時在於子中，則晦日之晨不見，二日之夕以生，定晦朔乃月見之晨夕，可知課小餘則加時之早晏無失。使坦然不惑，觸類而明之。又曰沖[illegible]漏刻立名，義通晷於麟德術，差曰屈伸率。夫晝夜者，易進退之象也。冬至一陽爻生，而晷道漸升，夜漏益減，象君子之道長，故曰息；夏至一陰爻生，而晷道漸降，夜漏益增，象君子之道消，故曰消。表景與陽爲衝，從晦者也，故與夜漏長短，今以屈伸象太陰之行，而刻差曰消

息數黃道去極日行有南北故晷漏有長短然景差徐疾不同者勾股使之然也景直晷中則差遲與句股數齊則差急觀北極高下所遇不同其黃道去極度數與日景漏刻昏中星反覆相求消息用率步日景而稽黃道因黃道而生漏刻而正中星四術旋相爲中以合九服之變約而易知簡而易從論六十四卦曰十二月卦出於孟氏七十二候原於周書後宋景業因劉洪傳卦李淳風據舊術元圖皆未覩陰陽之賾至開元中浮屠一行考揚子雲太元經錯綜其數索隱周公三統紀正時訓參其變通著在爻象非深達易象孰能造於此乎今之所修循一行舊義至於周策分率隨數遞變夫六十卦值常度至爻之交者諸侯卦也值六日三千四百八十六秒而大夫受之次九卿受之次三公受之次天子受之五六相錯復協常月之次凡九三應上九則天微然以靜六三應上六則地凝然而定九三應上六卽溫六三應上九卽寒上爻陽者風陰者雨各視所直之爻綜不刊之象而知五等與君辟之得失過與不及焉論七十二候曰李業興以來迄於麟德凡七家術皆以雞始乳爲立春初候東風解凍爲次候其餘以次承之與周書相校二十餘日舛謬益甚而一行改從古義今亦以周書爲正論岳臺日晷曰岳臺者今京師岳臺坊地曰浚儀近古候景之所尙書洛誥稱東土是也禮玉人職土圭長尺有五寸以致日此卽日有常數也司徒職以圭正日晷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此卽是地土中致日景與土圭等然後長八尺見於周髀夫天有常運地有常中術有正象表有定數昔日至者明其日至此也景尺有五寸與圭等者是其景晷之異效然夏至之日尺有五寸之景不因八尺之表將何以得故經見夏至日景者明表有定數也新術周歲中晷長短皆以八尺之表測候所得名中晷常數論交會曰日月咸象於天以辯尊卑之序日君道也月臣道也薄食之變皆與人事相應若人君修德以禳之則或當食而不食故太陰有變行以避日則不食五星潛在日下爲太陰禦侮而扶救則不食涉交數淺或在陽術日光著盛陰氣衰微則不食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天爲之觀是以光微蔽之雖交而不見食此四者皆德感之所繇致也按大衍術議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當食時自交趾至朔方同日景度測候之際晶明無雲而不食以術推之其日入交七百八十四分當食八分半十三年天正南至東封禮畢還次梁宋史官言十二月庚戌朔當食帝曰予方修元后之職誠見于天是朕之不敏無以對揚上帝之休也於是徹膳素服以候之而卒不食在位之臣莫不稱慶以謂德之動天不俟終日以術推之是月入交二度弱當食十五分之十三而陽光自若纖毫之變雖算術乖舛不宜若是凡治術之道定分景徵故損益毫釐未得其正則上考春秋以來日月交食之載必有所差假令治術者因謂元二食變交限以從之則所協甚少而差失觀多由此觀之詩云此日而微乃非天之常數也舊術直求月行入交今則先課交初所在然後與月行更相表裏務通精數論四正食差曰正交如累璧漸減則有差在內食分多在外食分少交淺則間遙交深則相薄所觀之地又偏所食之時亦別苟非地中皆隨所在而漸異纖交分正等同在南方冬食則多夏食乃





少假均冬夏早晚又殊處南辰則高居東西則下視有斜正理不可均月在陽術校驗古今交食所虧不過其半合畫四正食差則斜正於卯酉之間損益於子午之位務從親密以考精微論五星立率曰五星之行亦因日而立率以示尊卑之義日周四時無所不照君道也星分行列宿臣道也踈狀遲退于此取儀刑焉是以當陽而進當陰而退皆得其常故加減之古之推步悉皆順行至秦方有金火逆載大衍曰木星之行與諸星稍異商周之際率一百二十年而超一次至戰國之時其行寖急速中平之後八十四年而超一次自此之後以爲常率其行也初與日合一十八日行四度乃晨見東方而順行一百八日計行二十二度強而留二十七日乃退行四十六日半遲行五度強與日相望旋日而退又四十六日半退五度強復留二十七日而順行一百八日行十八度強乃夕伏西方又十八日行四度復與日合火星之行初與日合七十日行五十二度乃晨見東方而順行二百八十日計行二百一十六度半弱而留十一日乃退行二十九日退九度與日相衝旋日而退又二十九日退九度復留十一日而順行二百八十日行一百六十四度半弱而夕伏西方又七十日行五十二度復與日合土星之行初與日合二十一日行二度半乃晨見東方順行八十四日計行九度半強而留三十五日乃退行四十九日退三度半與日相望乃旋日而退又四十九日退三度少復留三十五日又順行八十四日行七度強而夕伏西方又二十一日行二度半復與日合金星之行初與日合三十八日半行四十九度太而夕見西方乃順行二百三十一日計行二百五十七度半而留十日乃退行九日退四度半而夕伏西方又六日半退四度太與日再合又六日半退四度太而晨見東方又退九日逆行四度半而復留七日而復順行二百三十一日行二百五十一度半乃晨伏東方又三十八日半行四十九度太復與日會水星之行初與日合十五日行三十三度乃夕見西方而順行三十日計行六十六度而留三日乃夕伏西方而退十日退八度與日再合又退十日退八度乃晨見東方而復留二日又順行三十三日行三十三度而晨伏東方又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與日復會一行云五星伏見留逆之數表裏盈縮之行皆係之於時驗之於政小失則小變大失則大變事微而象微事章而象章蓋皇天降譴以警悟人主又或算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覩五星失行悉南之術殊以數象相參兩喪其實大凡校驗之道必稽古今注記使上下相距反覆相求苟獨異常則失行可知矣論星行盈縮曰五星差行惟火尤甚乃有南侵狼坐北入匏瓜變化超越猶異於常是以日行之分自有盈縮此乃天度廣狹不等氣序升降有差凡五星入氣加減與于張子信以後方士各自增損以求纖密而開元術則爲四象六爻均以進退今則別立盈縮與舊異論五星見伏曰五星見伏皆以日度爲規日度之運既進退不常星行之差亦隨而增損是以五星見伏先考日度之行今則審日行盈縮究星超進退五星見伏率皆密近綜又論術曰古今之術必有術過於前人而可以爲萬世之法者乃爲勝也若一行爲大衍術議及略例校正歷世以求術法強弱爲術家體要得中平之數劉焯悟月行

有盈縮之差李淳風悟定朔之法并氣朔閏餘皆同一術張子信悟月行有交道表裏五星有入氣加減宋何承天始悟測景以定氣序晉姜岌始悟以月食所衝之宿爲日所在之度後漢劉洪作乾象術始悟月行有遲疾數宋祖冲之始悟歲差唐徐昂作宣明術悟日食有氣刻差數明天術悟日月會合爲朔所立日法積年有自然之數及立法推求晷景之氣節加時所在後之造術者莫不遵用焉其疎謬之甚者即苗守信之乾元術馬重績之調元術郭紹之五紀術也大概無出於此矣然造術者皆須會日月之行以爲晦朔之數驗春秋日食以明強弱其於氣序則取驗於傳之南至其日行盈縮月行遲疾五星加減二曜食差日宿月離中星晷景立數立法悉本之於前語然後較驗上自夏仲康五年九月辰弗集于房以至于今其星辰氣朔日月交食等使三千年間若應準繩而有前有後有親有疎者即爲中平之數乃可施於後世其較驗則依一行孫思恭取以多而不以小得爲親密較日月交食者一分二刻以下爲親二分四刻以下爲近三分五刻以上爲遠以術注有食而天驗無食或天驗有食而術注無食者爲失其較星度則以周天二度以下爲親三度以下爲近四度以上爲遠其較晷景尺寸以二分以下爲親三分以下爲近四分以上爲遠若較古而得數多又近於今兼立法立數語其理而通於本書爲最也孫自謂善術注曰世之知術者尠近世獨孫思恭爲妙而思恭又嘗推劉羲叟爲知術焉宋史律曆志

論曰李淳風麟德術推步七政以總法爲母自後術家皆效之孫術日度交度傳度各有其母而不以日法爲母其求交初度及食甚小餘四正食差之等亦與諸術互異蓋小變其例矣義略元元本本可以致算造家以強弱方程推積年日法之故論術一篇列序古今評論得失咸得其中郭若思言千一百八十二年術經七十改艱法者十有三家蓋本于此也



# 疇人傳卷第二十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宋二

### 沈括

沈括字存中錢塘人也以父任爲沭陽主簿擢進士第爲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提舉司天監熙寧七年七月上渾儀浮漏景表三議其渾儀議略曰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劇之會其法一寓于日冬至之日日之端者也日行周天而復集於表銳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則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而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別之曰黃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絜度所以生數也度在天者也爲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摶乎器中在天無所豫也天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爲難知也渾儀之爲器其屬有二相因爲用其在外者曰體以立四方上下之定位其次曰象以法天之運行其在內璣衡璣以察緯衡以察經求天地端術三明匿見者體爲之用察黃道降陟辰刻運徙者象爲之用四方上下無所不燭者璣衡爲之用體之

爲器。爲圓規者四。凡渾儀經緯之度皆屬焉。象之爲器。爲圓規者亦四。黃赤道之度皆屬焉。璣衡之爲器。爲圓規二。可以左右。以察四方。可以低昂。以察上下。其浮漏議略曰。播水之壺三。而受水之壺一。曰求壺。曰廢壺。曰復壺。曰建壺。求壺之水。復壺之所求也。壺盈則水馳。壺虛則水凝。復壺之脅爲枝渠。以爲水節。求壺進水暴。則流怒以搖。複以壺。又折以爲介。複爲枝渠。達其濫溢。枝渠之委。所謂廢壺也。以受廢水。三壺皆所以播水。爲水制也。自復壺之介。以玉權釃于建壺。建壺所以受水爲刻者也。建壺一易箭。則上發室以瀉之。求復建壺之泄。皆欲迫下。水所趨也。玉權下水之罅寸。矯而上之。然後發。則水撓而不躁也。下漏必用甘泉。惡其墊之爲壺衊也。當一如建壺之長。其陽爲百刻。爲十二辰。陰刻消長之衰。此刻漏之法也。其景表議略曰。步景之法。惟定南北爲難。古法置槷爲規。識日出之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極星不當天中。而候景之法。取晨夕景之最長者。規之兩表相去中。折以參驗最短之景爲日中。然測景之地百里之間。地之高下東西不能無偏。其間又有邑屋山林之蔽。倘在人目之外。則與濁氛相雜。莫能知其所蔽而濁氛又繫其日之明晦風雨。人間煙氣塵坌。變作不常。臣在本局候景入濁出濁之節。日日不同。又不足以考見出沒之實。則晨夕景之短長。未能得其極數。參考舊法。別立新術。候景之表三。其三表所立。相去左右上下。以度量之。令南北相重如一。日初出則量西景。日欲入則景東。故三表相去之度。又量三表之端。景之所至。各別記之。旣得四方至正。則惟設一表爲密室以棲之。當極爲漏以下午景使當表端。凡景表景薄不可辨。卽以小表副之。則景墨顯易度。括嘗斥古今曆法。五星行度。唯留逆之際最多差。術家但知行道有遲速。不知道徑又有斜直之異。熙寧中。予領太史令。衛朴造曆。氣朔已正。但五星未有候簿可驗。前世修曆。多只增損舊術而已。未嘗實考天度。其法須測驗每夜昏曉夜半月及五星所在度秒。置簿錄之。滿五年。其間剔去雲陰及晝見日數外。可得三年實行。然後以算術綴之。古所謂綴術者此也。奉元曆五星步術。但增損舊法。正其甚謬處。十得五六而已。朴之曆術。古今未有。爲羣術人所沮。不能盡其藝。惜哉。又謂日一出沒爲之一日。月一盈虧爲之一月。月行二十九日有奇。復與日會。歲十二會而尙有餘日。積三十二月。復餘一會。氣與朔漸相遠。中氣不在本月。名實相乖。加一月謂之閏。閏生於不得已。猶構舍之用磼楔也。自此氣朔交爭。歲年錯亂。四時失位。算數繁猥。凡積月以爲四時以成歲。陰陽消長。萬物生殺變化之節。皆主於氣而已。但記月之盈虧。都不係歲事之慘舒。今乃專以朔定十二月。而氣反不得主本月之政。時已謂之春矣。而猶行肅殺之政。則朔在氣前者是也。徒謂之乙歲之春。而實甲歲之冬也。時尙謂之冬矣。而已行發生之令。則朔在氣後者是也。徒謂之甲歲之冬。而實乙歲之春也。是以空名之正二三四反爲實。而生殺之實反爲寓。而又生閏月之贅疣。殆古人未之思也。今爲術莫若用十二月氣爲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之日爲孟春之一日。驚蟄爲仲春之一日。如此則四時之氣常正。歲政不相陵奪。日月五星亦自從之。不須改舊法。惟月之盈虧。事雖有繫之者。如海胎





育之類。不係歲時寒暑之節。寓之曆間可也。又論算術求積尺之法。如芻萌芻童方池冥谷塹堵鼈臑圓錐陽馬之類。物形備矣。獨未有積隙一術。謂積之有隙者。如累棊層壇及酒家積罌之類。雖似覆斗四面皆殺。緣有刻缺及虛隙之處。用芻童法求之。常失於數少。予思而得之。用芻童法爲上行。下行別列下廣。以上廣減之。餘者以高乘之。六而一。併入上行。又謂履畝之法。方圓曲直盡矣。未有會圓之術。凡圓田旣能折之。須使會之。復圜古法。惟以中破圓法折之。其失有及三倍者。予別爲折會之術。置圓田徑半之。以爲弦。又以半徑減去所割數。餘者爲股。各自乘。以股除弦。餘者開方除爲勾。倍之爲割田之直徑。以所割之數自乘。退一位倍之。又以圓徑除所得。加入直徑。爲割田之弧。再割亦如之。減去已割之數。則再割之數也。括仕至權三司使。後以光祿少卿分司。居潤八年卒。年六十五。（宋史本傳、天文志、夢溪筆談。）

論曰。括於步算之學。深造自得。所上三議。並得要領。其景表一議。尤有特見。所謂煙氣塵氛出濁入濁之節。日日不同。卽西人蒙氣差所自出也。隙積會圓二術。補九章所未及。授時術草以三乘方取矢度。卽會圓術也。惟以閏月爲贅疣。欲以立春爲孟春一日。驚蟄爲仲春一日。與羲和敬授之舊。顯相違反。徒騁辯知。而不合經義。蓋未免賢者之過矣。

## 衛朴

衛朴。淮南人也。熙寧七年。月食東方。與術不協。詔曆官議候。造新曆。終五年。日行餘分略具。會沈括提舉司天監。薦朴通算法。召朴至。朴言崇天術氣後天。明天術朔先天。失在舊元不當。詔朴改造。朴以己學爲之。祖明天術朔減二刻。八年曆成。行之。卽奉元術也。其法上元甲子距熙寧七年甲寅歲。積八千三百一十八萬五千七十日。法二萬三千七百。（玉海律曆下、元史曆志。）

論曰。奉元術南渡後已亡失。故紹興二年修神宗正史。詔陳得一裴伯壽補術之。宋史稱奉元法不存。蓋其後又亡矣。元和李尙之（銳）據元史所載積年日法。算補氣朔發斂二篇。定歲實爲八百六十五萬六千二百七十三。朔實爲六十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以推當時氣朔。並合。足以補前史之闕。故著之於此。

## 劉羲叟

劉羲叟。字仲庭。澤州晉城人也。歐陽修薦其學術。試大理評事。權趙州軍事判官。精算術。兼通大衍諸術。及修唐史。令專修律曆天文五行志。尋爲係修官。改祕書省著作佐郎。書成擢崇文院檢討。未入謝。卒。著劉氏輯術。（宋史本傳。）

論曰。史家編年之書。以日繫月。例書甲子。然不知其朔。則甲子爲可測。杜征南解春秋。所以有長術之作也。羲叟備通前代步法。上起漢元。下迄五代。爲長術。于是氣朔及閏。一一可考。其有功于史學甚鉅。嘉定錢少詹（大昕）輯遼宋金元四史朔閏攷。蓋以續羲叟長術也。

## 孫思恭

孫思恭字彥先，登州人也。擢第，爲宛邱令。棄官去。吳奎薦補國子直講，加秘閣校理，事神宗藩邸，爲說書。又爲侍講。直集賢院。及即位，擢天章閣待制，出知江寧府、鄭州，移鄆州，管幹南京留司御史臺。卒年六十二。思恭精于大衍，嘗修天文院渾儀，著堯年至熙寧長曆。近世術數之學，未有能及之者。（宋史本傳）

## 黃居卿

黃居卿，保章正也。元祐二年九月，以奉元曆疏，詔居卿等六人考定。初衛朴曆冬至後天一日，元祐五年十一月癸未冬至，驗景長之日，迺壬午，遂改造新曆。六年十一月八日，賜名觀天。工侍王欽臣爲序。紹聖元年頒行。其法上元甲子，距元祐七年壬申，歲積五百九十四萬四千八百八算。統法一萬二千三十。歲周四百三十九萬三千八百八十。朔實三十五萬五千二百五十三。（宋史律曆志、玉海律曆法下）

## 蘇頌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也。徙居丹陽。第進士。官至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嘗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所推，後宋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術家算數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諭數刻則屬子時爲明日矣。先後各從其術可也。元祐間，請別製渾儀。因命頌提舉。頌以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算術，有巧思，奏用之。授以古法，爲新儀象。上之，作新儀象法要三卷。其渾儀之制，略曰：渾儀其制爲輪三重。一曰六合儀，縱置於地渾中，即天經也。與地渾相結，其體不動。二曰三辰儀，置六合儀內。三曰四游儀，置三辰儀內。曰天經者，對地渾也。又名陽經環者，以地渾爲陰緯環，對名也。又植四龍柱于渾下之四維。又置鼇雲于六合儀下。又四龍柱下，設十字水趺，鑿溝通水道，以平高下。別設天常單環於六合儀內。又設黃道雙環，赤道單環，皆在三辰儀內，東西兩相交，隨天運轉。又爲四象環，附三辰儀，相結于天運環，黃赤道兩交。又爲直距二，縱置于四游儀內，北屬六合儀地渾之上，以正北極出地之度，南屬六合儀地渾之下，以正南極入地之度。直距內夾置望筒一，筒之半，設關軸，附直距上，使運轉低昂，窺測四方之星度。其渾象之制，略曰：渾象一座，上列二十八宿周天度，及中外官星，納于六合儀天經地渾內。周以一木櫃，載之中，貫樞軸。軸南北出渾象外，地渾在木櫃面，而橫置之以象地。天經與地渾相結，縱置之，半在地上，半隱地下，以象天。其樞軸北貫天經上杠中，末與杠平出櫃外三十五度少弱，以象北極出地。南亦貫天經出下杠外，入櫃內三十五度少弱，以象南極入地。就赤道爲牙距四百七十八牙，以銜天輪，隨樞輪之地轂以運動。其水運儀象臺之制，略曰：水運儀象臺，其制爲臺，四方而再重，上狹下廣，高下相地之宜。四面以巨枋木爲柱，柱間各設廣栿，周以板壁，下布地栿，上布板面，內設胡梯再休。隔上隔南北向各一門，隔下離二門，各南向雙扉。渾儀置上隔上，以脫摘板屋覆之。渾象進木龍貫中隔臺內，仰設晝夜機輪八重，貫以樞輪軸。一曰天輪，在天束上，與渾象赤道牙相銜。二曰晝時鐘鼓輪。三曰時刻鐘鼓輪。四曰時初正司辰輪。五曰報刻司辰輪。六曰夜漏金鉦輪。七曰夜漏更籌司辰輪。八曰夜漏箭輪。外以五層半座水閣蔽之。層當





有門，以見木人出入。第一層左搖鈴，右扣鐘，中擊鼓。第二層報時初正。第三層報刻。第四層擊夜漏金鉦。第五層報夜漏更籌。又於八輪之北，制設樞輪。其輪以七十二輻爲三十六洪，束以三輞，夾持受水三十六壺。轂中橫貫鐵樞軸一，南北出軸，南爲地轂，運撥地輪，天柱中動機輪，動渾象上動渾儀。又樞輪左設天池平水壺，平水壺受天池水，注入受水壺，以激樞輪，受水壺水落入退水壺，由壺下北竅引水入昇水下壺，以昇水下輪運水入昇水上壺，上壺內昇水上輪及河車同轉，上下輪運水入天河，天河復流入天池，周而復始。其渾儀圭表之制，略曰：渾儀圭表，其制於渾儀下安圭座，面與水趺中心相輪，各爲水溝，以定平準。圭長一丈三尺，面分尺寸，兩旁列二十四氣，自圭面上與陰緯環面與直距望筒之半，爲表之高，表高八尺。故自陰緯環面及望筒之半，至鼇雲之下，亦高八尺。於午正以望筒指日，令景透筒竅，以竅心之景指圭面之尺寸爲準。望筒圭面二法相參，氣象與上象相合，頌制造之精，遠出前古。其學略授冬官正袁惟幾，繼其子孫亦不傳云。建中靖國元年卒，年八十二，贈司空。（宋史本傳、新儀象法要）

## 韓公廉

韓公廉，吏部守當官也。通九章算術，常以鉤股法推考天度。會蘇頌製渾儀，公廉因據九章鉤股測驗渾天書一卷，並造木樣機輪一坐。頌爲奏乞置局創造，又奏差太史局夏官正周日嚴、秋官正于太古、冬官正張仲宣，與公廉同充制度官，局生袁惟幾、苗景、張端、節級劉仲景，學生侯永和、于湯臣測驗晷景刻漏等，造成，詔置集英殿。（新儀象法要）

## 姚舜輔

姚舜輔，徽宗時，有司以觀天推崇寧二年十一月朔，爲丙子，頒曆之後，始悟其朔當進而失進，遂遣占天術。改十一月朔爲丁丑，而再頒曆焉。其法上元甲子，距崇寧二年癸未，積二千五百五十萬一千七百五十九，日法二萬二千八十，既而曆官言占天成于私家，不經致輪，不可施用，乃命舜輔等復造新曆，取帝受命年登極日元，用庚辰日起己卯，視崇天減六十七刻半，始與天道相合。五年曆成，賜名紀元，御製序。自大觀元年頒用。其法上元上章執徐之歲，距崇寧五年丙戌，歲積二千八百六十一萬三千四百六十六。日法七千二百九十。朞實二百六十六萬二千六百二十六。朔實二十一萬五千二百七十八。（宋史律曆志、玉海律曆法下、元史曆志）

論曰：紀元術黃赤互易中晷損益之率，皆舜輔所創。立赤道宿度，有少半太之數，月離九道，有九因八約七因八約之差，較之前術，亦爲近密。惟月食亦有時差，爲識者所譏，然小疵無損其大醇也。占天成於私家，頒行未久，術數散亡，李尚之嘗曰：以演撰之法推之，當於一千二十五萬六千四百十爲歲實，八十二萬九千二百一十九爲朔實也。

# 疇人傳卷第二十一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宋三

### 陳得一

陳得一。常州布衣也。南渡以後。星翁離散。紀元術亡。紹興二年。高宗重購得之。六月甲午。詔輔臣曰。術官推步不精。今術差一日。近得紀元術。自明年當改正。協時月正日。豈非細事。五年。日官言正月朔旦日食九分半。虧在辰正。得一言當食八分半。虧在巳初。其言卒驗。侍御史張致遠言。今歲正月朔日食。太史所定不驗。得一嘗為臣言。曾有依據。蓋患算造者不能通消息盈虛之奧。進退遲疾之分。致立朔有訛。凡定朔小餘七千五百以上者。進一日。紹興四年十二月小餘七千六百八十。太史不進。故十一月小盡。今年五月小餘七千一百八十少三百二十。乃為進朔。四月大盡。建炎三年定十一月三十日甲戌為臘。陰陽書曰。臘者接也。以故接新在十二月。近大寒前後戌日定之。若近大寒戌日在正月十一日。若即用遠大寒戌日定之。庶不出十二月。如宣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丙午。大寒後四日庚戌。雖近。猶在六年正月一日。此時以十九日戊戌為臘。得一於歲旦日食。嘗預言之。不差。蓋劉顯薦得一。故造新曆。委官尋覓其





事。仍匱取其書。參校太史有無。以補遺闕。擇曆算子弟精通了者。授演撰之要。庶幾日官無曠。曆法不絕。二月丙子。詔祕書少監朱震即祕書省監視得一改造新曆。八月曆成。震請賜名統元。從之。詔翰林學士孫近為序。以六年頒行。遷一秩。賜得一通微處士。官其一子。道士裴伯壽等受賞有差。得一等上推甲子之歲。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日度起於虛中。以為元。著曆經七卷。曆議二卷。立成四卷。考古春秋日食一卷。七曜細行二卷。氣朔入行草一卷。詔付太史氏。副藏祕府。其法上元甲子。距紹興五年乙卯歲積九千四百二十五萬一千五百九十一。元法六千九百三十。歲周二百五十三萬一千一百三十八。朔實二十萬四千六百四十七。紹興元年。史官重修神宗正史。求奉元曆不獲。詔陳得一裴伯壽赴闕補修之。宋史律曆志。

論曰。統元乾道淳熙會元四術。宋史合為一卷。並云法同前術。蓋皆寫分擬數。未嘗有所損改也。

### 劉孝榮 闕大要

劉孝榮。光州士人也。統元術頒行雖久。有司不善用之。暗用紀元法推步。而以統元為名。乾道二年。日官以紀元術推三年丁亥歲十一月甲子朔。將頒行。裴伯壽詣禮部。陳統元曆法當進作乙丑朔。於是依統元曆法正之。孝榮言。統元術交食先天六刻。火星差天二度。嘗自著曆。期以半年可成。願改造新曆。禮部講統元曆法。用之十有五年。紀元曆法。經六十年。日月交食有先天分數之差。五星細行亦有二三度分之殊。算造曆官拘於依經用法。致朔日有進退。氣節日分有餘。于時宜改造。伯壽當造曆必先立表測景驗氣。庶幾精密。判太史局吳澤私於孝榮。且言隨表難成。木表易壞。以沮之。遂詔禮部尚書周執羔提領改造新曆。執羔亦謂測景驗氣。經涉歲月。孝榮乃采萬分曆。作三萬分。以為日法。號七曜細行曆。上之。三年。執羔以曆來上。孝宗曰。日月有盈縮。須隨時修改。執羔對曰。舜協時日正月。正為積久不能無差。故協正之。孝宗問曰。今曆與古曆何如。對曰。堯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冬至日在斗一度。孝榮七曜細行曆自謂精密。且預定是年四月戊辰朔日食一分。日官言食二分。伯壽並非之。既而積陰不食。孝榮又定八月庚戌望月食六分半。候之止及五分。又定戊子歲二月丁未望月食九分已上。出地其光復滿。伯壽言當食既。復滿在戌正三刻。侍御史單時言。比年太史局以統元曆稍差。而用紀元曆。紀元寖差。邇者劉孝榮議改曆。四月朔日食不驗。日官謂用統元紀元以定擇願二曆之差。歲寖已甚。非所以明天進正人事也。如四月朔之日不食。曆為幾誤。然一分之數。猶為近焉。八月望之月食五分。新曆以為食六分。亦為近焉。聞欲以明年二月望月食為驗。是夜或有陰晦風雨。願令日官與孝榮所定七政躔度。其數異同者。俟其可驗之時。以渾象測之。驗其稍近而屢中者。從其說以定曆。庶幾不致甚差。詔從之。十一月。詔國子司業權禮部侍郎程大昌。監察御史張敦實。監太史局驗之。時孝宗務知曆法疏密。詔太史局以高宗所降小渾儀測驗造曆。四年二月十四日丁未望月食。生光復滿。如伯壽言。時壽又言去年承詔十二月癸卯乙巳

兩夜。監測太陰太白新曆爲近；今年二月十四日望月食。臣與大昌等。以渾儀定其光體。則舊曆差近。新曆差遠。若進以舊曆爲是。則去年所測四事。皆新曆爲近。今者所定月食。乃復稍差。以是知天道之難測。留者莫肯究心。一付之星翁曆家。其說又不精審。願令禮宗孝榮等更定三月一月內七政躔度之異同者。仍令臣等往觀測驗面證曆爲。三月。詔時與大昌同驗之。太史局止用紀元曆與新曆測驗。未嘗參以統元曆。臣等先求判太史局李繼宗。天文官劉孝榮等。統元紀元新曆異同。於三月初九日夜。十一日早。十四日夜。二十日早。諸太史局召三曆官上臺。用銅儀窺管。對測太陰木火土星昏晨度經躔度數。參稽所供監視測驗。初九日昏度。舊曆太陰在黃道張宿十二度八十七分。在赤道張宿十度。新曆在黃道張宿十四度四十分。在赤道張宿十五度。太臣等驗得在赤道張宿十五度半。今考之新曆稍密。舊曆皆疏。十一日早晨度。木星在黃道室宿十五度七分。在赤道室宿十三度少。土星在黃道虛宿七度三分。在赤道虛宿七度強。新曆木星在黃道室宿十五度四十四分。在赤道室宿十四度少弱。土星在黃道虛宿六度二十一分。在赤道虛宿六度少弱。臣等驗得五更三點。土星在赤道虛宿六度弱。五更五點。木星在赤道室宿十四度。今考之新曆稍密。舊曆皆疏。十二日。都省今定驗統元紀元及新曆疏密。統元曆昏度太陰在黃道氐宿初度九十四分。在赤道氐宿三度少。紀元曆在黃道氐宿初度八十三分。在赤道氐宿二度太。新曆在黃道亢宿八度七十一分。在赤道亢宿九度少弱。三曆官以渾儀由南數之。其太陰北去角宿距星二十一度少弱。新舊曆官。稱昏度亢宿未見。祗以窺管測定角宿距星。復以曆書考東方七宿角占十二度。亢占九度少。既亢宿未見。當除角宿十二度。即太陰此時在赤道亢宿九度少弱。今考之新曆全密。紀元統元曆皆疏。二十日早晨度。統元曆太陰在黃道斗宿十一度九十一分。在赤道斗宿十二度少。火星在黃道危宿七度九十一分。在赤道危宿七度少。土星在黃道虛宿八度八十二分。在赤道虛宿八度太強。紀元曆太陰在黃道斗宿十一度四十分。在赤道斗宿十一度半。火星在黃道危宿六度。在赤道危宿六度太。土星在黃道虛宿七度三十九分。在赤道虛宿七度半弱。新曆太陰在黃道斗宿十度六十一分。在赤道斗宿十度少。火星在黃道危宿七度二十分。在赤道危宿六度。土星在黃道虛宿六度五十三分。在赤道虛宿六度半。三曆官驗得太陰在赤道斗宿十度。火星在赤道危宿六度強。土星在赤道虛宿六度半。今考之太陰紀元曆疏。火星新曆紀元曆全密。統元曆疏。土星新曆全密。紀元統元曆疏。又詔時與尚書禮部員外郎李燾同測驗。時等言先究紀元統元新曆異同。召三曆官上臺。用銅儀窺管。對測太陰土火木星晨度經躔度數。參稽所供。監視測驗。二十四日早晨度。統元曆太陰在黃道危宿十一度九十分。在赤道危宿九度。木星在黃道室宿十八度一十五分。在赤道壁宿初度少。火星在黃道危宿十度七十分。在赤道危宿十度。土星在黃道虛宿八度九十五分。在赤道虛宿九度。紀元曆太陰在赤道危宿十度五十三分。在赤道危宿八度半。木星在黃道室宿十七度六十八分。在赤道室宿十六度少。





火星在黃道危宿九度八十四分。在赤道危宿九度。土星在黃道留在虛宿七度四十分。在赤道虛宿七度半。新曆太陰在黃道危宿十三度五分。在赤道危宿十二度。木星在黃道室宿十八度一十分。在赤道室宿十六度半彊。火星在黃道危宿十度八分。在赤道危宿九度。土星在黃道虛宿六度六十分始留。在赤道虛宿六度半彊始留。三曆官驗得太陰在赤道危宿十度。木星在赤道室宿十六度太。火星在赤道危宿九度半。土星在赤道虛宿六度半弱。今考之太陰統元曆精密。紀元新曆皆疏。木星新曆稍密。紀元統元曆皆疏。火星紀元新曆稍密。統元曆疏。土星新曆精密。紀元統元曆皆疏。二十七日早晨度。統元曆木星在黃道壁宿初度四十六分。在赤道壁宿初度太強。火星在黃道危宿十二度九十二分。在赤道危宿十二度強。土星留在黃道虛宿八度九十八分。在赤道虛宿九度。紀元曆木星在黃道壁宿初度二十五分。在赤道壁宿初度分空。火星在黃道危宿十二度九十七分。在赤道危宿十一度。土星留在黃道虛宿七度四十八分。在赤道虛宿七度半。新曆木星在黃道壁宿初度四十四分。在赤道壁宿初少強。火星在黃道危宿十二度二十二分。在赤道危宿十一度半。土星留在黃道虛宿六度六十分。在赤道虛宿六度半強。三曆官驗得木星在赤道壁宿初度少。火星在赤道危宿十一度。土星在赤道虛宿六度半。今觀木星新曆稍密。紀元統元曆皆疏。火星紀元曆全密。統元新曆皆疏。土星新曆稍密。紀元統元曆皆疏。由是朝廷始知三曆異同。遂詔太史局以新舊曆參照行之。緣部言新舊曆官互相異同。參照實難。新曆比之舊曆稍密。詔用新曆。名以乾道曆。己丑歲頒行。其法上元甲子。距乾道三年丁亥。歲積九千一百六十四萬五千八百二十三。元法三萬。朞實一千九十五萬七千三百八。朔實八十八萬五千九百一十七秒七十六。孝榮有考春秋日食一卷。漢魏周隋日月交食一卷。唐日月交食一卷。宋朝日月交食一卷。氣朔入行一卷。強弱日法格數一卷。乾道四年禮部員外郎李燾言。統元曆行之既久。與天不合固宜。大衍曆最號精密。用之亦不過三十餘年。後之欲行遠也難矣。抑曆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仁宗用崇天曆。天聖至皇祐四年十一月日食。二曆不效。詔以唐八曆及宋四曆參定。皆以景福爲密。遂欲改作。而劉羲叟謂崇天曆頒行逾三年。所差無幾。距可偶緣天變。輕議改移。又謂古聖人曆象之意。止於敬授人時。雖則預考交會。不必脗合。辰刻或有遲速。未必獨是曆差。遂從羲叟言。復用崇天曆。羲叟曆學爲宋第一。歐陽修司馬光輩皆遵用之。崇天曆既復用。又十三年治平二年。始改用明天曆。曆官周琮皆奪官。後三年驗熙寧三年七月月食不效。遂詔復用崇天曆。奪琮等所遷官。熙寧八年。始更用奉元曆。沈括實主其議。明年正月月食遽不效。詔問修曆推恩者姓名。括具奏辨得不廢。識者謂括強辨。不許其深於曆也。然後知羲叟之言。然願申飭曆官。加意精思。勿執今是。益募能者熟復討論。更造密度。補治新曆。緣燾嘗承詔監觀測驗。值新曆太陰熒惑之差。恐書成所差或多。見議能者。適詔諸道訪通曆者。久之稍州布衣阮興祖上言。新曆差謬。荊大聲不以白部。即補興祖爲局生。初新曆之成也。大聲孝榮共爲之。至

是大聲乃以太陰九道圖赤道，別演一法，與孝榮立異於後。秘書少監、權殿說書兼權刑部侍郎汪大猷等言：「承朝旨於朝史臺監集局官參算，明年太陰宿度，畫注御覽詳實，今大聲等畫算明年正月至月終，九道太陰變赤道，繩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具書成，至正月內，臣等召曆官上臺，用渾儀監驗疏密。」從之。五年，國子司業兼權禮部侍郎程大昌、侍御史單時、秘書丞唐孚、秘書郎李木言：「都省下監集郎充曆算官裴應臣、應甫、鄭明、宋允恭等言：『啟今更造乾道朝曆，朝廷以委官定驗，得見日月交食密近天道，五星行度，允協躔次，惟九道太陰間有未密，搜訪能曆之人，補治新曆，半年未有局詔者。』劉荊大聲別演一法，與劉孝榮乾道曆定驗正月九道太陰行度，今來二法，皆未能密於天道，乾道太陰一法與諸曆比較，皆未盡善。今撮其精微微成一法，其先推步到正月內九道太陰正對在赤道宿度，願委官與孝榮、大聲驗之。如或精密，即以所修九道經法請得與定驗官，更集孝榮、大聲等同赴臺推步明年九道太陰正對赤道宿度，點定月分定驗，從其善者用之。大昌等擬大聲、孝榮所供正月內太陰九道宿度，已赴太史局測驗，上中旬畢，及取大聲、孝榮、應臣等三家所供正月下旬太陰宿度參照覽觀，測驗疏密，應臣繼明、允恭請具今年太陰九道宿度，欲依遂人所請，限一月各具今年太陰九道圖黃道正對赤道，其宿其度，依經具禮，送御史臺測驗，宜不時視驗，然後見其疏密。裴伯壽上書言：『孝榮自陳預定丁亥歲四月朔日食、八月望月食，俱不驗。又定去年二月望夜二更五點月食九分以上，出地復滿，臣嘗言於宰相，是月之食，當食既出地，紀元曆亦食既出地，生光在戌初二刻，復滿在戌正三刻，是夕月出地時有微雲，至昏時見月已食既，至戌初三刻果生光，即食既出地可知，復滿在戌正三刻，時二更二點。臣所言卒驗，孝榮言見行曆交食先天六刻，今所定月食復滿，乃後天四刻，新曆繼誤爲甚，其步氣朔，不知驗氣，步月離，朏之極數少朒之極四百九十三分，疾之極數，少遲之極數二十分，不合曆法。夫立表驗氣，窺測七政，然後作曆，豈容攘拾，諸餘超接舊曆，以爲新術可乎？新曆出于五代民間萬分曆，其數朔餘太強，明曆之士，往往非之。今孝榮乃三因萬分小曆，作三萬分爲日法，以隱萬分之名，三萬分曆即萬分曆也。緣朔餘太強，孝榮遂減



其分，乃增立秒，不入圖格，前古至于宋諸曆，朔餘並皆無秒。且孝榮不知王處訥於萬分增二爲應天曆，日法，朔餘五千三百七，自然無秒，而去王朴用秒之曆。臣與造統元曆之後，朝心探討，復三十餘年，考之諸曆，得失曉然，誠覆臣演朝之精，畫與太史官立表驗氣，窺測七政，運算立法，當遠過前曆。』詔送道藏測驗，官詳之，逢于尚書省，時談天者各以技術相高，互相詆毀。諫議大夫單時、秘書少監汪大猷、諫子司業權禮部侍郎程大昌、秘書丞唐孚、秘書郎李木言：『乾道新曆，荊大聲、劉孝榮與主一法，自初測驗以至權行施用，二人無異朝，後緣新圖不密，詔訪求猶曹者，孝操乃訟阮興祖緣大聲補局生，自是紛紛不已。大率官以判局提點曆書爲名，乃言不當責以立法起算，不知起曆授時，何所憑據。且正月內五夜，較孝榮所定五日，並差；大聲所定五日內，三日的中，兩日稍疏，裴伯壽進狀獻術，時等將求其曆書上臺測驗，務



求至當，而大聲等正局其官，乃僞辭避事，測驗非精。且大聲、孝榮同立新法，今然反覆，荀非各具所見，他日曆成，大聲妄有勤搖，郎前功盡廢，諸令孝榮、大聲、應臣、伯壽各具乾道五年五月已後至年終太陰五星排日正對赤道躔度，上之御史臺，令國驗官參考。』詔從之。六年，日官言：「比詔權用乾道曆推算，今歲頒曆於天下，明年用何曆推算？」詔亦權用乾道曆。一年，秋成都曆學進士賈復自言：「詔求推明熒惑太陰二事，輒運使資遣至臨安，願造新曆，畢圖蜀仍進曆法九獻。」孝宗嘉其志，館于京學，賜廩給，太史局李繼宗等言：「十二月望月食大分七小分九十三，賈復列大中等各虧初食甚分夜不同。」詔禮部侍郎鄭聞、監李繼宗等測驗，是夜食八分，秘書省言蜜臺郎宋允恭、國學生林永叔、草澤祝斌、黃夢得與時舉陳彦健等各推算日食時刻分數異同，乃詔諫議大夫姚憲監繼宗等，驗五月朔日食，憲奏時刻分數皆差舛，繼宗、澤、大聲削降有差。太史局春官正、判太史局吳澤等言：「乾道十年頒賜曆日，其中十二月已定作小，當乾道十一年正月一日，注癸未朔，畢乾道十一年正月一日，崇天統天二曆，算得甲申朔，紀元、乾道二曆，算得癸未朔，今乾道曆正朔小餘約得不及進限四十二分，是爲疑朔，更考日月之行，以定月朔大小，以此推之，則實是甲申。蘼今曆官弗加稍究，直以癸未注正，畫恐差誤。」詔再推步，於是俾程宗監視，皆以是年正月朔當用甲申，兼今歲五月朔太陰交食，本局官生獻測到天道日食四分半，虧初西北午時五刻半，食甚正北未初二刻，復滿東北申初一刻，後令永叔等五人各言五月朔日食分數，並虧初食甚復滿時刻，皆不同，並見行乾道曆比之五月朔天道日食多算二分少強，虧初少算四刻半，食甚少算三刻，復滿少算二刻已上，又考乾道曆，比之崇天紀元統元三曆，日食虧初時刻爲近，較之乾道日食虧初昇刻爲不及，程宗等參考來年十二月係大盡，及十一年正月朔當用甲申，而太史局丞同判太司局荊大聲言乾道曆加時係不及進限四十二分，定今年五月朔日食虧初在午時一刻，今測驗五月朔日食虧初在午時五刻半，乾道曆加時弱四百五十分，苟以天道時刻預定乾道十二年正月朔，已過甲申日四百五十分，大聲今再指定乾道十一年正月合作甲申朔，十年十二月合作大強，請按太史局詳定行之。五月，詔曆官詳定，淳熙元年禮部言：「今歲頒賜曆書，權用乾道新曆推算，明年復欲權用乾道曆。」詔從之。十一月，詔太史局春官正吳澤推算太陽交食不同，令秘書省秋官之並罰造曆者三年，孝榮等造新曆成，判太史局李繼宗等言：「舉詔令都在局通算曆人重造新曆，今撰成新曆七卷，推算備草二卷，校之紀元統元乾道諸曆，新曆爲密，願賜名。」於是詔名淳熙曆，四年頒行，令禮部、秘書省參詳以聞。其法上元甲子，距淳熙三年丙申，歲積五千二百四十二萬一千九百七十二，元法五千六百四十，歲實二百五萬九千九百七十四，朔實一十六萬六千五百五十二，秒五十六。淳熙四年正月，太史局言三年九月望太陰交食，以紀元統元乾道三曆推之，初虧在攢點九刻食二分及三分已上，以新曆推之，在明刻內食大分至，止在小分百分中二十七，是夜瞻候月體盛明，雖有雲而不翳，至旦不見虧食，可見紀元統元乾道

三曆。不逮新曆之密。今當預期推算淳熙五年曆。并書曆疏。進新曆未行。請賜新曆名。付下推步。禮部驗得孟邦傑李繼宗等所陳五星行度分數各有異同。繼宗云。六月癸酉本星在氐宿三度一十九分。邦傑言。夜昏度驗測得本星在氐宿三度半。半係五十分。雖見月體。而西南方有雲翳之。繼宗云。是月戊寅木星在氐宿三度四十一分。邦傑言。四望有雲。雖雲間時露月體。所可測者。本星在氐宿三度太。太係七十五分。繼宗云。庚辰土星在畢宿三度二十四分。金星在參宿五度六十五分。火星在井宿七度二十七分。邦傑言。五更五點後測見土星入畢宿二度半。半係五十分。金星入參宿六度半。火星入井宿八度多二分。繼宗云。七月辛丑太陰在角宿初度七十一分。木星在氐宿五度七十六分。邦傑言。測見昏度太陰入軫宿十六度太。太係七十五分。木星入氐宿六度少。少係二十五分。孝宗曰。古曆無不差者。況近世此學不傳。求之草澤。亦難其人。詔以淳熙曆權行頒用。一年。五年。金遣使來朝賀會慶節。妄稱其國曆九月庚寅晦爲己丑晦。接伴使檢詳邱崇辨之。使者辭窮。於是朝廷益重曆事。李繼宗吳澤言。今年九月大盡。係三十日。於二十八日早晨度驗見太陰離東濁高六十餘度。則是太陰東行未到太陽之數。然太陰一晝夜東行十三度餘。以太陰行度較之。又減去二十九日早晨度太陰所行十三度餘。則太陰尚有四十六度以上。未行到太陽之數。九月大盡明矣。其金測九月作小盡。不當見月體。今既見月體。不爲晦日。乞九月三十日十月一日差官驗之。詔遣禮部郎官呂祖謙。祖謙言。本朝十月小盡一日辛卯朔。夜昏度太陰體在尾宿七度七十分。以太陰一晝夜平行十三度三十一分。至八日上弦日太陰計行九十一度餘。按曆法。撰至上弦。太陰平行十九一度三十一分。當在室宿一度。太金測十月大盡一日庚寅朔。夜昏度太陰約在心宿初度三十一分。太陰一晝夜亦平行十三度三十一分。自撰至本朝八日爲金體九日。太陰已行一百四度六十二分。比之本朝十月八日上弦。太陰多行一晝夜之數。今測見太陰在室宿二度。計行九十二度餘。始知本朝十月八日上弦密於天道。詔祖謙復測驗是夜。邦傑用渾天儀法物測驗太陰在室宿四度。其八日上弦夜所測太陰在室宿二度。按曆法太陰平行十三度餘。行遲行十二度。今所測太陰。比之八日夜。又東行十二度。信合天道。十年十月。詔甲辰歲曆字誤。令禮部更印造頒諸安南國。繼宗澤及荊大聲劄降有差。十二年九月。成忠郎楊忠輔言。淳熙曆簡體。於天道不合。今歲三月望月食三更一點。而曆在二更二點。歲虧四分。而曆虧幾五分。四月二十三日。水星據曆當夕伏。而水星方與太白同行東井間。昏見之時。去濁數十五餘寅。七月望前。土星已伏。而曆猶注見。八月未弦。金已過氐矣。而曆猶在亢。此類甚多。而撰差者八年矣。夫守疏數之曆。不能革舊。其可哉。忠輔於易粗窺大衍之旨。創立日法。撰演新曆。不敢以言者。誠懼太史輒過飾非。恃刻漏則本有增損遲疾。恃渾儀則度有廣狹斜也。所賴今歲九月之交。食在晝。而淳熙曆法當在夜。以晝夜辨之。不待分爭而決矣。輒以忠輔新曆推算淳熙十二年九月定望日辰。退乙未。太陰交食大分四。小分八十五。晨度帶入漸進大分一。小分七。虧初在東北。





卯正一刻一十一分。係日出前。食甚在正北。辰初一刻一十分。復滿在西北。辰正初刻。並日出後。其日日出卯正二刻後。與虧初相去不滿一刻。以地形論之。臨安在岳臺之南。秋分後晝刻比岳臺差長。日當先曆而出。故知月起虧時。日光已盛。必不見食。以淳熙曆推之。九月望夜月食大分五。小分二十六。帶入漸進大分三。小分四十七。虧初在東北。卯初三刻。係遣點九測後。食甚在正北。卯正三刻後。復滿在西北。辰正初刻後。並在晝。禮部遍考其異同。孝宗曰。日月之行有疏數。故曆久不能無差。大抵月之行速。多是不及。無有過者。可遣臺官禮部官同驗之。詔遣禮部侍郎顏師魯。其夜戌正二刻。陰雲蔽月。不辨虧食。師魯請詔精於曆學者。與太史定曆。孝宗曰。曆久必差。測來年月食者。二可候驗否。十三年。右諫議大夫蔣繼周言。試用民間知星曆者。遴選提領官以重其事。如祖宗之制。孝宗曰。朝士有知星曆者。不必專領。近詔有通天文曆算者。所在州軍以聞。八月。布衣皇甫繼明等陳。今歲九月望。以淳熙曆推之。當在十七日。實曆數也。太史乃注於十六日之下。徇移避就。以掩其過。傳造新曆。而楊忠輔乞與曆官劉孝榮及繼明等各具已見。合用曆法。指定今年八月十六日太陰虧食加時早晚。有無帶出所見分數。及節次生光復滿方面。辰刻更點。同驗之。仰合乾象。折衷疏密。再請今年八月二十九日。謂月見東方一事。苟見月餘光。則其日不當以爲晦也。又今年九月十六日。驗月未盈一事。苟見月體東向之光猶薄。則其日不當爲望也。知晦望之差。則朔之差明矣。必使氣之與朔。無毫髮之差。始可演造新曆。付禮部議。各具先見。指定太陰虧食分數。方向辰刻。定驗折衷。詔師魯繼周度之。既而孝榮差一點。繼明等差二點。忠輔差三點。遂罷遣之。十四年。國學進士會稽石萬言。淳熙曆立元非是。氣朔多差。不與天合。按淳熙十四年曆。清明夏至處暑立秋四氣。及正月望二月十二月下弦。六月八月上弦。十月朔。並差一日。如卦候昏虛沒滅五行用事。亦各隨氣朔而差。南渡以來。渾儀草創。不合制度。無圭表以測日景長短。無機漏以定交食加時。設欲考正其差。而太史局官上如去年驗太陰虧食。自一更一點還光一分之後。或一點還光二分。或一點還光三分以上。或一點還光三分以下。使更點乍疾乍徐。隨景走弄。以肆欺蔽。若依晉泰始隋開皇唐開元課曆故事。取淳熙曆與萬所造之曆。各推而上之於千百世之上。以求交食。與夫歲月日星辰之著見於經史者。爲合與否。然後推而下之。以定氣撰。則異前古不合者爲差。合者爲不差。甚易見也。然其差謬非獨此耳。冬至日行極南。黃道出赤道二十四度。晝極短。故四十刻。夜極長。故六十刻。夏至日行極北。黃道入赤道二十四度。晝極長。故六十刻。夜極短。故四十刻。春秋二分。黃赤二道平而晝夜等。故各五十刻。此地中古今不易之法。至王普重實刻漏。又有南北分野冬夏晝夜長短三刻之差。今淳熙曆皆不然。冬至晝四十刻極短。夜六十刻極長。乃在大雪前二日。所差一氣以上。自冬至之後。晝當漸長。夜當漸短。今過小寒。晝猶四十刻。夜猶六十刻。所差七日有餘。夏至晝六十刻極長。夜四十刻極短。乃在芒種前一日。所差亦一氣以上。自夏至之後。晝當漸短。夜當漸長。今過小暑。晝猶六十刻。夜猶四十刻。所差亦七日有餘。

及晝夜各五十刻.又不在春分秋分之下.至於日之出入.人請之以爲晝夜有長短有漸不可得而急與遲也.急與遲則爲變.今日之出入增減一刻.近或五日.遠或三四十日.而一急一遲.與日行宜度無一合者.請考正淳熙曆法之差.俾之上不違於天時.下不乖於人事.從秘書省禮部辨之.蠡甫繼明史元寔蠡甫.迨鼎元亨等.皆石萬所撰五星再聚曆.乃用一萬三千五百爲日法.特竊取唐末崇元舊曆而婉其名爾.淳熙曆立法乖疏.丙午歲定.請則在十七日.太史知其不可.遂注請於十六日下.以掩其過.臣等嘗陳請於太史局官對辨.景局更曆.迄今未行.今考淳熙曆經.則又差於將來戊申歲十一月下弦.則在二十四日.太史局官必俟頒曆之際.又將妄退於二十三日矣.法不足恃.必假遷就.而朔望二弦.曆法綱紀.苟失其一.則五星盈縮.日月交會.與夫昏旦之中星.晝夜之晷刻.皆不可得而正也.雖請景表晝漏之器.臣等私家無之.是以曆之成書.猶有所待.繼朔以來.必假報局而曆始成.請依故造大曆故事.置局更曆.以祛太史局之敝.事上.請宰相王淮奏免送後辟省.看詳.孝宗曰.使秘省各司同察之.亦免有與同之論.六月給事中兼修玉牒官王信亦言更曆事.以爲曆法深奧.若非詳加測驗.無以見其疏密.乞令繼明與萬各造來年一歲之曆.取其無差者.詔從之.十二月.進所造曆.淮等奏萬等曆日與淳熙十五年曆差二朔.淳熙曆十一月下弦在二十四日.恐曆法有差.孝宗曰.朔豈可差.朔差則所失多矣.乃命吏部侍郎章森.秘書丞相伯嘉參定以聞.十五年禮部言.萬等所造曆.與淳熙曆法不同.會以其年六月二日.十月晦日.月不應見而見.爲驗.兼論淳熙曆下弦.不合在十一月二十四日.是日.請變官監視.詔禮部侍郎尤袤與森監之.六月二日.森奏是夜月明.至一更二點入濁.十月晦.袤奏是晦月見東方.孝宗問諸家孰爲疏密.周必大等奏.三人各定二十九日早.月體尙存一分.獨忠輔萬辯既有月體.不應小盡.孝宗曰.十一月合朔在申時.是以二十九日尙存月體耳.十六年.承節郎趙渙言.曆象大法.及淳熙曆.今歲冬至并十二月望月食.皆後天一辰.請遣官測驗.詔禮部侍郎李巘.秘書省鄭驛等視之.巘等請用太史局渾儀測驗.如乾道故事.差秘書省提舉一員專監之.詔差秘書丞黃艾.校書郎王叔簡.紹熙元年八月.詔太史更造新曆.頒之.二年正月.進立成二卷.紹熙二年七曜細行曆一卷.賜名會元.詔巘序之.亦孝榮等所造也.其法上元甲子.距紹熙二年辛亥.歲積二千五百四十九萬四千七百六十七.統率三萬八千七百.氣率一千四百一十三萬四千九百三十二.朔率一百一十四萬二千八百三十四.宋史律曆志、元史曆志

論曰.唐宋演撰之家.皆重熙日法.以求朔餘.故萬分不得爲日法.而朔餘之下.不得有秒.蓋日法一萬.其朔餘必五千三百六.是爲太強.若朔餘之下有秒.則必與弦端之法不合.宋術十八改.惟孝榮所造乾道淳熙二術.朔餘有秒.故蔡伯禧譏爲不入術格也.然會元朔餘無秒.熙亦不久卽差.者步算之道.當先測景驗氣.廬圭表之離成.而徒恢易子母.庶幾驗天.不亦難乎.

王普





王普字伯照.官左朝散大夫.行太常博士.著官術刻漏圖一卷.自序言.官術進刻以岳臺爲定.九謂之地.冬夏至晝夜刻數.或與岳臺不同.則二十四氣前後昃請之日.亦皆少差.其後進陽林氏.衍曆刻餘分均請乘時之先後.作小漏數變.視昔爲假.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 疇人傳卷第二十二

測煙請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宋四

### 楊忠輔

楊忠輔字德之.官成忠郎.紹熙四年.布衣王孝禮言今年十一月冬至日景長.禮在十九日壬午.會元曆注乃在二十日癸未.係差一日.統天曆癸未日冬至加時在酉初七十六分.紀元曆在丑初一刻六十七分.統元曆在丑初二刻二分.會元曆在丑初一刻三百四十分.迨今八十有七年.當在丑初一刻.不減而反增.儀天曆實天聖二年造.紀元曆崇寧五年造.計八十二年.是時測景驗氣.知冬至後天.乃減六十七刻半.方與天道協.其後陳得一造統元曆.劉孝榮造乾道淳熙會元三曆.未嘗測景.苟弗立表測景.萬臆其差.乞遣官令太史局以銅表同孝禮驗.朝廷雖從之.未暇改作.慶元四年.會元曆占候多差.日官草澤.互有異同.詔禮部侍郎胡紘充提領官.正字馮履充參定官.監忠輔造新曆.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姚愈言.太史局文籍散逸.測驗之器.又從不備.謂何而不疏略哉.猶元豐間言曆者十有一家.議久不決.考之經.測驗之曾王儀.然後是非稍見.元和熙以太初違天益遠.晦朔失實.使治曆者修之.以稽文證驗.雜識

蓋起越三年始定。此無他，不得儒者以總其綱，故至於此也。周官馮相氏、保章氏志日月星辰之運動，冢宰實總之。漢初曆官猶宰屬也。熙寧間司馬光、沈括皆嘗提舉司天監，故當是時曆數明審，法度嚴密。乞命儒臣常兼提舉，以專其責。五年，監察御史張巖論爲蔽辭，能去，詔通曆算者所在具名來上。及忠輔曆成，宰臣京鏜上進，賜名統天，頒之。凡曆經三卷，八曆冬至考一卷，三曆交食考三卷，晷景考一卷，考古今交食細草八卷，盈縮分損益率立成二卷，日出入晨昏分立成一卷，岳臺日出入晝夜刻一卷，赤道內外去極度一卷，臨安午中晷景常數一卷，禁漏街鼓更點辰刻一卷，禁漏五更攢點昏曉中星一卷，將來一年氣朔二卷，己未庚申二年細行二卷，總三十二卷。其法上元甲子，歲距紹熙五年甲寅，歲積三千八百三十，至慶元己未，歲積三千八百三十五。策法萬二千，歲分四百三十八萬二千九百一十，朔實三十五萬四千三百六十八，氣差二十三萬七千八百一十一，閏差二萬一千七百四，斗分差一百二十七。（宋史律曆志、鮑澣之九章算術後序）

論曰：唐宋諸家皆用積年日法，郭邢臺授時獨刊而去之，當時號爲最密，而以統天之法較之，乃往往相合。授時截用辛巳爲元，統天則上致下求，並以距甲寅立算，是亦用積元也。授時歲實三百六十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統元歲分以策法除之，亦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二十五分，是歲實與授時同，亦可以萬分爲日法也。統天之氣閏諸差，即授時之諸應，統天之斗分差，即授時之百年消長一分，知授時即寫統天術，而統天亦不用積年日法矣。顧猶婉而出之，仍建立上元實法之數者，蓋積習相沿，不欲輕更以駭俗耳。鮑澣之譏其無復強弱之法，盧震方程之舊，澣之所執，因何承天以來相傳之師法，而忠輔獨立新率，獨有心得，又何可以成法限之乎。梅徵君文鼎謂宋術莫善于紀元，尤莫善于統天，諒哉。

## 鮑澣之

鮑澣之，字仲祺，處州人也。官大理評事。慶元五年七月辛卯朔，統天曆推日食，濟陰不見。六年六月乙酉朔，推日食不驗。嘉泰二年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詔太史與草澤聚驗於朝，太陽午初一刻起虧，未初刻復滿，統天曆先天一辰有半，乃罷楊忠輔，詔草澤通曉曆者應聘修治。開禧三年，澣之言：曆者，天地之大紀，聖人所以觀象明時，倚數立法，以前民用而詔方來者。自黃帝以來，至於秦漢，六曆具存，其法簡易，同出一術，既久而與天道不相符合。於是太初三統之法，相繼改作，而推步之術，愈見闊疏。是以劉洪、祖沖之之減破斗分，追求月道，而推測之法始加詳焉。至於李淳風、一行，而後總氣朔而合法，效乾坤而擬數，演算之法始加備焉。故後世之論曆，轉爲精密，非過於古人也，蓋積習考驗而得之者審也。試以近法言之，自唐麟德開元而至於五代所作者，國初應天而至于紹熙會元所更者，十二曆，然非推求上元，開闢爲演紀之首，氣朔同元，而七政會於初度，從此推步以爲曆本，未嘗敢輒爲截法，而立加減數於其閒也。獨石晉天福間，馬重績更造調元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七曜之會，施於當時，五年輒差，遂不可用，識者





晉之。今朝廷自慶元三年以來，測驗氣景，見舊曆後天十一刻，改造新曆，賜名統天，進曆未幾，而推測日食已不驗，此猶可也。但其曆書演紀之始，起於唐堯二百餘年，非開曆之端也。氣應五星皆立虛加虛減之數，氣朔積分乃有泛積定積之繁，以外算而加朔餘，以距算而減轉率，無復強弱之法，盡廢方程之舊，其餘差漏不可備言。以是而爲術，乃民間之小曆，而非朝廷頒正朔授民時之書也。漢人以議曆元不正，故盜賊相續，言雖迂誕，然而曆紀不治，實國家之重事。願詔有司，選演撰之官，募通曆之士，置局討論，更造新術，庶幾并智合議，調治日法，追迎天道，可以行遠。澣之又言：當楊忠輔演造統天曆之時，每與議論曆事，今見統天曆舛，近亦私成新曆，願改新曆，容臣投進，與太史草澤諸人所著之曆參攷。七月，澣之又言統年曆來年閏差，願以諸人所進曆，令祕書省參攷頒用。祕書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曾漸言：改曆重事也。昔之主其事者，無非道術精微之人，如太史公、落下閎、劉歆、張衡、杜預、謝倬、李淳風、一行、王朴等，然讖久之不能無差。其餘不過諸相祖述，依約乘除，捨短取長，移疏就密而已，非有卓然特達之見也。一時偶中，即復舛戾。本朝敷在數改曆法，統天曆頒用之初，即已測日食不驗，因仍至今，置閏違差一月，其爲當改無疑。然朝廷以一代鉅典，責之專司，必其人確驗著論，破諸說之非，服衆多之口，庶幾可見。按乾道、淳熙、慶元凡三改曆，皆出劉孝榮一人之手，其後遂爲楊忠輔所勝，久之忠輔曆亦不驗，故孝榮安職。至今紹熙以來，王孝錄者猶以自負，每預測驗，或中或不中。李孝節、陳伯祥本皆忠輔之徒，達卜筮之流，石如巖數其父書不就，測驗晷景，止定月食分數，其術最疏，陳光則并交食不論，愈無憑依。此數人者，未知孰爲可付，故鮑澣之雖以爲歸。今若降旨，權局不過收聚此數人，參和會其說，使之無爭。來年閏差，其事至重，今年八月便當頒曆外，細而三數月之閒，恐遽成書，結局推賞，討論未盡，必生詆訾。今劉孝榮、王孝輔、李孝節、陳伯祥所撰改曆，及澣之新進曆，皆已成書，願以衆曆參攷，擇其與天道最近且密者頒用，庶幾來年置閏不差。數如先朝故事，搜訪天下精通曆書之人，用沈括所舉，以衞樸淵主表測驗，每日記錄，積三五年，前後參較，庶幾可傳永久。漸又言：慶元三年以後，氣景比舊曆有差，四年改造新曆未成，時當頒五年曆，遂差官以測算晷景氣朔加時辰刻，求書元曆頒賜。今若頒來年氣朔，既有去年十月以後今年正月以前所測晷景，已見天道冬至加時分數，來年閏比之統天曆亦已不同，衆諸所進曆，並可參攷。詔遂下本省提判局官於本省參攷，使澣之覆考，以最近之曆推算氣朔頒用。於是詔漸充提領官，澣之充參定官，草澤精算造者，嘗獻曆者，與造統天曆者，皆延之。於是開禧新曆議論始定。詔以戊辰年權附統天曆頒之。既而婺州布衣阮泰發獻渾儀十論，且言統天、開禧曆皆差。朝廷令道木淳儀應文解擬造之。嘉定三年，鄒淮言曆書差忒，當改造。試太子詹事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祕書監戴溪等言，請詢澣之造曆故事，詔溪充提領官，澣之充參定官，鄒淮演撰，王孝禮、劉孝榮提督推算官生十有四人。日法用三萬五千四百，四年春曆成，未及頒行，溪等去職，曆亦隨寢。韓侂冑當國，

或謂非所急，無復致言曆差者，於是開禧曆附載天曆行於世四十五年。其法上元甲子至開禧三年丁卯，歲積七百八十四萬八千一百八十三。日法一萬六千九百，歲率六百一十七萬二千六百八，朔率四十九萬九千六十七。宋史律曆志、九章算術後序。

論曰：宋史所載開禧術甚略，上元冬至宿度亦所不詳。中興天文志曰：開禧占測冬至已在箕宿，然則上元冬至當在虛五度矣。漢時冬至日在斗末，漸退而至斗初箕末，又自箕末漸退至今，而日在箕初，此歲差之實據也。

李德卿

李德卿淳祐十年造淳祐術。其法上元甲子至淳祐十年庚戌，積一億二千二十六萬七千六百四十六。日法三千五百三十。自開禧術行用之後，嘉泰元年，中奉大夫守秘書監俞豐等請改造新曆。監察御史施康年劾太史局官吳澤、荊大聲、周端友循默尸祿，言災異不及時，詔各降一官。鄧俶言：頒正朔所以前民用也，比曆書一日之間，吉凶並出，異端並用，如土鬼、暗金兀之類，則添注於凶神之上，猶可也；而其首則揭九良之名，其末則出九曜吉凶之法，勘昏行嫁之法，至於周公出行、一百二十歲宮宿圖，凡閭閻鄙俚之說，無所不有，是豈正風俗、示四夷之道哉。願削不經之論。從之。二年五月朔日食，太史以爲午正，草澤趙大猷言午初三刻半日食三分，詔著作郎張嗣古監視測驗，大猷言然，曆官乃抵罪。嘉定四年，秘書省著作郎兼權尚左郎丁端祖請考試司天生。十三年，監察御史羅相言太史局推測七月朔太陽交食至是不食，雖令與草澤新曆精加討論，於是澤等各降一官。淳祐四年，兼崇政殿說書韓祥請召山林布衣造新曆，從之。五年，降算造成永祥一官，以元算日食未初三刻，今未正四刻，元算虧八分，今止六分，故也。八年，朝奉大夫太府少卿兼尚書左司郎中兼敕令所刪修官尹渙言：曆者所以統天地、侔造化，自昔皆擇聖智典司其事，後世急其所當緩，緩其所當急，以爲利吾國者惟儲數之務，固吾圉者惟甲兵是圖，至於天文曆數，一切付之太史局，荒疎乖謬，安心爲欺，朝士大夫莫有能詰之者，請召四方之通曆算者至都，使曆官學焉。至是德卿新術成。十一年，殿中侍御史陳垓言：曆者天地之大紀，國家之重事，今淳祐十年冬所頒十一年曆，稱成永祥等依開禧新曆推算辛亥歲十二月十七日立春在酉正一刻，今所頒曆，乃相師堯等依淳祐新曆推算到壬子歲立春日在申正三刻，質諸前曆，乃差六刻，以此頒行天下，豈不貽笑四方。且許時演撰新曆，將以革舊曆之失，又考驗所食分數，開禧舊曆僅差三刻，而李德卿新曆差六刻二分有奇，與今頒行前後兩曆所載立春氣候分數亦差六刻，則同，由此觀之，舊曆差少，未可遽廢，新曆差多，未可輕用，一旦廢舊曆而用新曆，不知何所憑據，請參考推擇頒行。宋史律曆志、元史曆志。

論曰：淳祐術數殘闕，李尚之銳曰：以演撰之法推之，當以一百二十八萬九千三百七爲歲實，一十萬四千二百四十三爲朔實也。





譚玉

譚玉淳祐十二年造新術。其法上元甲子至淳祐十二年壬子，積一千一百三十五萬六千一百二十八。日法九千七百四十。秘書省言：太府寺丞張湜同李德卿算造曆書，與譚玉續進曆書，頗有抵牾，省官參訂兩曆得失，蔵密以聞。其一曰：玉泌、德卿用崇天曆日法三約用之者，崇天曆用一萬五百九十爲日法，德卿用三千五百三十爲日法，玉之旨，然。其二曰：玉泌積年一億二千二十六萬七千六百四十六，不合曆法，今考之德卿用積年一億以上。其三曰：玉泌壬子年六月、癸丑年二月六月九月、丙辰七月，微間皆差一日，今秘書省檢閱林光世用二家曆法各爲推算，其四曰：德卿曆與玉曆壬子年立春立夏以下十五節氣時刻皆同，雨水驚蟄以下九節氣各差一刻。其五曰：德卿推壬子年二月乙卯朔日食帶出已退所見大分八，玉推日食帶出已退所見大分七，辰當壁宿六度同。其六曰：德卿曆斗分作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八秒，玉曆斗分作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九秒，二曆斗分僅差一秒，惟二十八秒之法，起於齊祖沖之，而德卿用之，使沖之之法可久，何以歷代增之。玉既指其謬，又多一秒，豈能必其天道合哉。請得商權推算，合衆長而爲一，然後賜名頒行。是年曆成，賜名會天，寶祐元年行之。宋史律曆志、元史曆志。

論曰：會天術數殘闕，李尚之銳曰：以演撰之法推之，當以三百五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六爲歲實，二十八萬七千六百二十八爲朔實也。又曰：玉海載尤焴撰序曰：積年止用一千一百餘萬，日法止用五百五十八，此日法與元史授時議不合，案日法五百五十八，則朔餘當二百九十六，朔餘太弱，不得爲日法，當玉海有脫誤也。

陳鼎　補元書

陳鼎咸淳六年造新術。先是會天術推咸淳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至後爲閏十一月，既已頒曆，浙西安撫司準備差遣臧元震言：曆法以章法爲重，章法以章歲爲重。蓋曆數起於冬至，卦起於中孚，十九年謂之一章，一章必置七閏，必第七閏在冬至之前，必章歲至朔同日。故前漢志云朔旦冬至，是謂章月。後漢志云：至朔同日謂之章，積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唐志曰：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章法之不可廢也。若此，今所頒庚午歲曆，乃以前十一月三十日爲冬至，又以冬至後爲閏十一月，莫知其故。蓋庚午之閏，與每歲閏月不同，庚午之冬至，與每歲之冬至又不同。蓋自淳祐壬子數至咸淳庚午，凡十九年，是爲章歲，其十一月是爲章月，以十九年七閏推之，則閏月當在冬至之前，不當在冬至之後，以至朔同日論之，則冬至當在十一月初一日，不當在三十日，今以冬至在前十一月三十日，則是章歲至朔不同日矣。若以閏月在冬至後，則是十九年之內止有六閏，又欠一閏，且一章計六千八百四十日，於內加七閏月，除小盡，積日六千九百四十日，成六千九百三十九日，約止有一日。今自淳祐十一年辛亥章歲十一月初一日章月冬至後起算，十九年至咸淳六年庚午章歲十一月初一日，

當爲冬至，方當六千八百四十日。今算造官以閏月在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之後，與此一章止有六閏，更加六閏餘小盡外，實積止六千九百十二日，比之前後章歲之數，實欠二十八日，曆法之差，莫甚於此。況天正冬至乃曆之始，必自冬至後積三年餘分而後可以置第一閏。今庚午年章歲丙寅日申初三刻冬至，去第二日丁卯僅有四分日之一，且未正日，安得遽有餘分，未有餘分，安得遽有閏月？則是後一章之始，不可推算，其謬可知矣。今欲改之，有簡而易行之說。蓋曆法有平朔，有經朔，有定朔。一大一小，此平朔也；兩大兩小，此經朔也；三大三小，此定朔也。今正以定朔之說，則當以前十一月大爲閏十月小，以閏十一月小爲十一月大，則丙寅日冬至節，可爲十一月初一日；以閏十一月一之丁卯，爲十一月初二日，幾遲遲下一日，並閏十一月二十九日丁未，始爲大盡，然則冬至既在十一月初一，則至朔同日矣。閏月既在至節前，則十九年七閏矣。此昔人所謂晦節無定，由時消息，上合履端之始，下得歸餘於終，正謂此也。夫曆久未有不差，差則未有不改者。後漢元和初，曆差亦是十九年不得七閏，曆雖已頒，亦改正之。顧今何術於改之哉？元震謂某儕者豈欲與曆官校勝負，既知其失，安得默而不言邪？於是朝廷下之有司，遣官偕元震與太史局辨正，而太史之詞窮。元震轉一官，判太史局鄧宗文、譚玉等各降官有差。鼎因更造新術，是年術成，詔試禮部尚書馮夢得序之。七年頒行，即成天曆也。其法上元甲子，距咸淳七年辛未，歲積七千一百七十五萬八千一百四十七。日法七千四百二十，歲率二百七十一萬一百一，朔率二十一萬九千一百一十七。德祐之後，陸秀夫等擁立益王走海上，命禮部侍郎鄧光薦與蜀人楊某等作曆，賜名本天曆，今亡。宋史律曆志。

論曰：錢少詹大昕曰：十九年七閏之率，乃劉歆之率，淳風輩所擯棄不屑道者，元震乃復欲采而用之，是真妄人也已。授造成天術，亦不能從其說也。

秦九韶

秦九韶，字道古，秦鳳間人也。寓居郡州，少爲縣尉。淳祐四年，以通直郎通判建康府。寶祐間爲沿江制置司參議官，或以術學薦於朝，得對後，知瓊州，又知梅州，卒於梅。著數學九章九卷：一曰大衍，其轉以元爲數，連環求等，約爲定母，先以諸定相乘爲衍母，互乘爲衍數，又以定母去衍數，餘爲奇數，以大衍求一術入之，得乘率，以乘衍數爲用數，各與元閏餘數相乘，併之爲總數，滿衍母去之，不滿爲所求數。其大衍求一術，則置奇于右上，定于右下，立天元一于左上，先以右上除右下，所得商數與左上一相生，入左下，然後乃以右行上下以少除多，遞互除之，所得商數，隨即遞互累乘，歸左行上下，須使右上末後奇一而止，乃驗左上所得以爲乘率。凡九題，皆以此術御之。二曰天時，亦大衍及古少廣法也。其推氣推閏演紀推星，授日諸術，皆當時司天舊法，演紀一條，尤爲獨得，其說謂今人相乘演積年，其術如調日法，求朔餘朔率，立斗分歲餘，求氣骨朔骨閏骨，乃衍等數約率，因率蕃率，求入元歲，歲閏，入閏，元率，元閏，已上皆同此





術。但其所以求朔積年之術，乃以閏骨減入閏餘，謂之閏贏，卻與閏縮驗率列號甲乙丙丁四位，餘乘消減積之方程，乃求得元數，以乘元率，所得賜之積年，加入元歲，共爲演紀積年。所謂方程正負大衍術，非特置算繁多，初無定法可傳，甚是惑誤後學，易失古人之術意。故今術不言閏贏，而曰入閏差者，蓋本將率可用入元歲便爲積年之意，故今止將元閏朔率二項，以大衍先求等數，因數約數者，乃放前求入元歲之術，理假閏骨如氣骨，以等數爲約數，及求乘數約數，以等約閏縮得因乘數，滿約去之，不滿在限下，以乘元率便爲朔積年，亦加入元歲，共爲演紀積年。此術非惟止用乘除省便，又且於自然中取見積年，不惑不差矣。新術敢不用閏贏而求者，實知閏贏已存乎入閏之中，但求朔積年之奇分與閏縮等，則自與入閏相合，必滿朔率所去，故也。數理精微，不易窺識，窮年致志，感於夢寐，幸而得知，誰不敢隱。三曰田域，古少廣及方田勾股法也。其環田三積術，以塞滿一位爲同異，其率爲徑一百周三百一十六奇，與古率數率密率不同。四曰測望，古少廣重差夕桀法也。其遙度圓城術，以開九乘方得數，適算士爲繁雜。五曰賦役，古衰分粟米互易法也。復邑修賦術，答數至一百七十五條，爲自來算書所未有。六曰錢穀，古方田均輸粟米換易法也。七曰營建，古商功均輸法也。八曰軍旅，古少廣商功均輸及句股法也。九曰市易，古盈朒方程法也。諸術所載滿方賜于正負加減益積翻法，較之尤詳。凡賜平圓立及圓三乘以上方適一爲遽，有倍胎換骨玲瓏翻枝諸目。其自序略曰：周去古未遠，有張倉、許商、李尉、耿壽昌、鄭元、張衡、劉洪之倫，或明天道而法傳于後，或計功策而效驗於時。後世學者，自高鄙不之講，此學殆絕，惟治曆疇人能爲乘除，而弗通於開方衍變。若官府會事，則府史一二，系之算家位置，素所不識。持算者惟若人，則鄙之也宜矣。今數術之書尚三十餘家，天象曆度謂之綴術，九章所載謂之方圓，若爲專術，其用相通，不可岐二。獨大衍法不載九章，未有能推之者，術家演法頗用之，以爲方程者誤也。九韶愚昧，不閑於藝，然早歲侍親中都，因得訪習於太史，又嘗從隱君子受數學，肆意其間，旁諏方能，探索杳渺，粗若有得焉。營設爲問答以擬其用，積多而惜其棄，因取八十一題，釐爲九類，立術具草，間以圖發之。恐或可備多識君子之餘觀，曲藝可遂也。願進之於道，儒曰藝成而下，是惟疇人府史流也，烏足盡天下之用，亦無譽焉。癸辛雜識續集、數學九章、永樂大典。

論曰：自元郭守敬授時術，截用當時爲元，迄今五百年來，疇官術士無復有知演紀之法者，獨數學九章猶存其術。善古之士得以攷見古人推演積年日法之故，蓋藉是書之僅存矣。明顧應祥、周述學分類釋術，詳術開方諸法，然加減混淆，學者昧其原本，賴九韶書而後知昔人開方除法，固有一以貫之者。留心九數之士所宜熟復而研究之也。

楊輝

楊輝著續古摘奇算法，言古今算書，元豐七年刊入秘書省，又刻于汀州學校者十書，曰黃帝九章、周髀

算經、五經算法、海島算經、孫子算法、張邱建算法、五曹算法、緝古算法、夏侯算法、算術記遺。元豐紹興淳熙以來刊刻者，有議古根源、益古算法、證古算法、明古算法、辨古算法、明源算法、金科算法、指南算法、應用算法、曾唐算法、賈憲九章、通微集、通機集、盤珠集、走盤集、三元化零歌、鈐經、鈐釋十八種。嘉定咸淳德祐等年所刊，又有詳解黃帝九章、詳解日用算法、乘除通變本末及楊輝四種。算法統宗。

論曰，輝所稱算書十書而外，今無一存者。李冶益古演段序謂近代有某以方圓移補成編，號益古集，當卽輝所謂益古算法也。測圓海鏡有鈐經載此法以弦差率弦減丙行差弦，復以丙行乘之爲實，以差率弦爲法之語，蓋敬齋時諸書皆尚存也。

# 疇人傳卷第二十三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遼

### 賈俊

賈俊，可汗州刺史也。聖宗統和十二年，進新術。先是晉天福中，馬重績奏上乙未元術，大同元年，太宗自晉汴京收伎術儀象遷于中京，遼始有術。穆宗十一年，司天王白李正等進術，蓋乙未術也。至是以俊所進號大明術行之。遼史曆象志。

## 金

### 楊級

楊級，司天官也。天會五年，造大明術。其法上元甲子，距天會五年丁未，積三億八千三百七十六萬八千五百三十二，日法五千二百三十。其所本不能詳究，或曰因宋紀元術而增損之也。十五年春正月朔頒行之。金史曆志、元史曆志。

論曰，級術日法與趙知微術同，惟積年不同。蓋唐宋算造家積年例不得過一億已上，級術積年三億已





上，不合術格，故知微重修改爲八千餘萬也。李尚之曰，以演紀之法推之，其歲實朔實亦與知微術同也。

### 趙知微

趙知微，官司天監。先是正隆戊寅三月辛酉朔，司天言日當食而不食。大定癸巳五月壬辰朔日食，甲午十一月甲申朔日食，加時皆先天，丁酉九月丁酉朔食，乃後天。由是占候漸差，乃命知微重修大明術。十一年術成。時翰林應奉耶律履亦造乙未術。二十一年十一月望，太陰虧食，遂命尚書省委禮部員外郎任忠傑與司天曆官驗所食時刻分秒，比校知微、履及見行術之親疎，以知微術爲親，遂用之。其法上元甲子，距大定庚子八千八百六十三萬九千六百五十六年，日法五千二百三十分，歲實一百九十一萬二百二十四分，朔實一十五萬四千四百四十五分。金史曆志。

論曰，知微術法政同紀元，蓋猶五紀正光之於麟德大衍也。

### 耶律履

耶律履，一作移剌履，字履道，遼東丹王突欲七世孫也。履補爲承奉班祗候，累官禮部尚書兼翰林直學士，賜進士及第，拜參知政事，進尚書右丞。明昌二年六月卒，年六十一。是日履所生也。先是爲大明術外，課履上乙未術，以金受命乙未也。其法上元乙未，距大定庚子，積四千四十五萬三千二十年，日法二萬六百九十，未行用。金史本傳、曆志、元史曆志。

論曰，乙未術數幾闕，李尚之擬曰，以演撰之法推之，當以七百五十五萬六千八百八十爲歲實，七千六萬七千五百八十八爲朔實也。

### 張行簡

張行簡，字敬甫，莒州日照縣人也。大定十九年進士，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兼侍講，同修國史。卒贈銀靑榮祿大夫，諡文正。明昌間提點司天臺，嘗製蓮花星丸二漏以進。泰和六年，驗奏靈臺太一新術，詔行簡校之。初金旣取汴，盡致宋渾天儀於燕，但自汴至燕相去千餘里，地勢高下不同，望筩中取極星稍差，移下四度纔得窺之。後貞祐南渡，以轆于登載，遂委而去。還于汴者，惟行簡所製二儀而已。金史本傳、曆志。

### 徵道用

徵道用，司天臺官也。明昌間，改進新術，詔學士院更定術名。張行簡奏俟月食無差，然後命名。詔翰林侍講學士党懷英等覆校，懷英等校定道用新術，明昌三年不置閏，卽以閏月爲三月，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金木星俱在危十三度，道用術在十三日，差一日，三年四月十六日夜月食時刻不同，不可用，罷去。金史張行簡傳、曆志。

### 楊雲翼

楊雲翼字之美，其先贊皇檀山人也，家於平定之樂平縣，登明昌五年進士第一，大安元年，翰林承旨張行簡薦其術數，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修撰，哀宗即位，官禮部尚書兼侍讀，正大五年卒，年五十有九，諡文獻，司天有以太一新術上進者，尚書省檄雲翼參訂，摘其不合者二十餘條，術家釋巽，所著五星聚井辨一篇，縣象賦一篇，勾股機要象數雜說等，藏於家。（金史本傳、）

# 疇人傳卷第二十四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元一

##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晉卿，履子也，金制，宰相子例試補省掾，楚材欲試進士科，章宗詔如舊制，後仕為開州同知，貞祐二年，宣宗遷汴，行中書事，留守燕，辟為左右司員外郎，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日見親用，庚辰歲，西征西域，術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蝕，至期果蝕八分，太宗辛卯，拜中書令，元初承用金大明曆，楚材以大明後天，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秒，去交中之率，治月轉之餘，課兩曜之後先，調五行之出沒，以正大明之失，且以中元庚午歲，還兵南伐，而天下略定，推上元庚子歲天正十一月壬戌日子正冬至，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同會虛宿六度，以應太祖受命之符，又以西域中原地里殊遼，創為里差，以增損之，雖東西萬里，不復差忒，名曰西征庚午元曆，表上之，其法上元庚午，距庚辰，歲積二千二十七萬五千二百七十算外，日法五千二百三十，歲實一百九十一萬二百二十四，朔實一十五萬四千四百四十五，甲辰夏五月，卒于位，年五十五，至順元年，贈經國議制寅





亮佐運功臣太師上柱國，追封廣寧王，諡文正。（元史本傳、元史曆志、）

論曰，西征庚午元，寫宋紀元術術，與趙知微術同，惟以尋斯干城為里差之元，以東加之，以西減之，為楚材之創法耳，授時削去不用，蓋氣朔加時，當以京師為主也。

## 札瑪魯鼎（舊作札馬魯丁，今改、）

札瑪魯鼎西域人也，世祖至元四年，撰進萬年曆，稍頒行之，史闕其法，又造西域儀象，曰咱秃哈喇吉者，漢言渾天儀也，其制以銅為之，平設單環，刻周天度，畫十二辰位，以準地面，側立雙環而結於平環之子午，半入地下，以分天度，內第二雙環亦刻周天度，而參差相交，以結於側雙環，去地平三十六度，以為南北極，可以旋轉，以象天運，為日行之道，內第三第四環皆結於第二環，又去南北極二十四度，亦可以運轉，凡可運三環，各對綴銅方釘，皆有竅，以代衡簫之仰窺焉，曰咱秃朔八台者，漢言測驗周天星曜之器也，外周圓牆，而東西啓門，中有小臺，立銅表，高七尺五寸，上設機軸，懸銅尺，長五尺五寸，復加窺測簫二，其長如之，下置橫尺，刻度數，其上以準掛尺，下本開圖之遠近，可以左右轉而周窺，可以高低舉而徧測，曰魯哈麻亦渺凹只者，漢言春秋分晷影堂，為屋二間，脊開東西橫罅，以斜通日晷，中有臺，隨晷影南高北下，上仰置銅半環，刻天度一百八十，以準地上之半天，斜倚銳首銅尺，長六尺，闊一寸六分，上結半環之中，下加半環之上，可以往來窺運，側望漏屋晷影，驗度數，以定春秋二分，曰魯哈麻亦木思塔餘者，漢言冬夏至晷影堂也，為屋五間，屋下為坎，深二丈二尺，脊開南北一罅，以直通日晷，隨罅立壁，附壁懸銅尺，長一丈六寸，壁仰畫天度半規，其尺亦可往來規運，直望漏屋晷影，以定冬夏二至，曰苦來亦撒麻者，漢言渾天儀也，其制以銅為丸，斜刻日道交環度數于其腹，刻二十八宿形於其上，外平置銅單環，刻周天度數，列于十二辰位，以準地，而側立單環二，一結于平環之子午，以銅丁象南北極，一結于平環之卯酉，皆刻天度，即渾天儀而不可運轉窺測者也，曰苦來亦阿兒子者，漢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為圓毬，七分為水，其色綠，三分為土地，其色白，畫江河湖海脈絡，貫串於其中，畫作小方井，以計幅圓之廣袤，道里之遠近，曰兀速都兒剌不定者，漢言晝夜時刻之器，其制以銅，如圓鏡而可掛，面刻十二辰位，晝夜時刻，上加銅條綴其中，可以圓轉，銅條兩端，各屈其首為二竅，以對望，晝則視日影，夜則窺星辰，以定時刻，以測休咎，背嵌鏡片三面，刻其遷凡七，以辨東西南北日影長短之不同，星辰向背之有異，故各異其制，以驗天地之變焉。（元史曆志、天文志、）

## 李治

李治字仁卿，號敬齋，真定欒城人也，晚家元氏，登金撰士第，至元二年，召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著測圓海鏡十二卷，其序曰，數本難窮，吾欲以力窮之，彼其數不惟不能得其凡，而吾之力且憊矣，然則數果不可窮邪，既已名之數矣，則又何為而不可窮也，故謂數為難窮斯可，謂數為不可窮斯不可，何

則。彼其冥冥之中。固有昭昭者存。夫昭昭者其自然之數也。非自然之數。其自然之理也。數一出于自然。吾欲以力強窮之。使隸首復生。亦未如之何也已。苟能推自然之理。以明自然之數。則雖遠而乾端坤倪。幽而神情鬼狀。未有不合者矣。予自幼喜算數。恆病夫考圓之術。例出於牽強。殊乖於自然。如古率徽率密率之不同。截弧截矢截背之互見。內外諸角析剖支條。莫不各自名家。與世作法。及反覆研究。而卒無以當吾心焉。老大以來。得洞淵九容之說。日夕玩繹。而嚮之病我者。始爆然落去而無遺餘。山中多暇。客有從余求其說者。於是乎又為衍之。遂累一百七十問。既成編。客復目之測圓海鏡。蓋取夫天臨海鏡之義也。昔半山老人集唐百家詩選。自謂廢日力於此。良可惜。明道先生以上蔡謝君記誦為玩物喪志。夫文史尚矣。猶之為不足貴。況九九賤技能乎。嗜好酸鹹。平生每痛自戒敕。竟莫能已。類有物憑之者。吾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故嘗私為之解曰。由技兼于事者言之。夷之禮。夔之樂。亦不免為一技。由技進乎道者言之。石之斤。扁之輪。非聖人之所與乎。覽吾之編。察吾苦心。其憫我者當百數。其笑我者當千數。乃若吾之所得。則自得焉耳。寧復為人憫笑計哉。又益古演段三卷。其序曰。術數雖居六藝之末。而施之人事。則最為切務。故古之博雅君子。馬鄭之流。未有不研精於此者也。其撰著成書者。無慮百家。然皆以九章為祖。而劉徽李淳風又加注釋。而此道益明。今之為算者。未必有劉李之工。而編心跼見。不肯曉然示人。惟務隱互錯糅。故為溟涬黯黮。惟恐學者得窺其彷彿也。不然。則又以淺近觕俗無足觀者。致使軒轅隸首之術。三五錯綜之妙。盡墮於市井沾沾之兒。及夫荒邨下里蚩蚩之民。殊可憫悼。近世有某者。以方圓移補成編。號益古集。真可與劉李相頡頏。余猶恨其閟匿而不盡發。遂再為移補條段。細繙圖式。使粗知十百者。便得入室啗其文。顧不快哉。客有訝曰。子所述果能盡軒隸之祕乎。余應之曰。吾所述雖不敢追配作者。誠令後生輩優而柔之。則安知軒隸之祕不於是乎始。客退。因書以為自序。治病且革。語其子克脩曰。吾生平著述。死後可盡燔去。獨測圓海鏡一書。雖九九小數。吾嘗精思致力焉。後世必有知者。庶可布廣垂永乎。卒年八十八。元史本傳、測圓海鏡、益古演段。

論曰。立天元術。算氏至精之詣也。明季數學名家。乃不省為何語。而其術幾亡矣。梅文穆公瑴成供奉內廷。我聖祖仁皇帝。授以西洋借根方法。始知西洋借根方。即古之立天元術。于是其學復明於世。治所撰測圓海鏡益古演段。並著錄欽定四庫全書。元視學浙江。從文瀾閣抄讀。屬元和縣學生李銳。覆校算式。貽歙縣學生鮑廷博。刊入知不足齋叢書。以廣其傳。江都貢生焦循。又作天元一釋。闡其奧義。洞淵遺法。庶幾千古永存矣。

## 劉秉忠

劉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因從釋氏。又名子聰。拜官後始改今名。自號藏春散人。其先瑞州人。曾大父官邢州。遂為邢人。精于天文曆術。世祖在潛邸召見甚愛之。每上書見行遼曆日月交食頗差。聞司天臺改成





新曆。未見施行。宜因新君即位。頒曆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時。世宗嘉納焉。至元元年。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十一年秋八月卒。年五十九。十二年贈太傅。封趙國公。謚文貞。成宗時。贈太師。謚文正。仁宗時進封常山王。元史本傳、

## 張文謙

張文謙字仲謙。邢州沙河人也。與劉秉忠同學。洞悉數術。世祖召見。命掌王府書記。累官御史中丞。會大明曆歲久寖差。命許衡等造新曆。乃授文謙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以總其事。十九年。拜樞密副使。歲餘卒于位。年六十八。累贈推誠同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宣。元史本傳、

## 許衡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也。世祖王秦中。召衡為京兆提學。中統中為國子祭酒。未幾謝病歸。至元二年。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官制成。為左丞。八年。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曆。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十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以術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衡以為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術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術三十刻。以線代管。窺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為三百六十限。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朓朒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術積年日法之傅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自餘正訛完闕。蓋非一事。十七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十八年卒。年七十三。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廷。世稱魯齋先生。元史本傳、

## 楊恭懿

楊恭懿字元甫。奉元人也。至元十六年。召赴闕入見。詔於太史院改曆。十七年二月。進奏曰。臣等徧考自漢以來曆書四十餘家。精思推算。舊儀難用。而新者未備。故日行盈縮。月行遲疾。五行周天。皆未精察。今權以新儀木表所測。相較得今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與列舍分度之差。大都北極之高。晝夜刻長知。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推步成辛巳曆。雖或未精。然比之前改曆者。附會元曆。更日立法。全踵故習。亦無愧。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積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測驗良久。無改歲之事矣。又合

朔議曰。自漢曆紀漢。太初止用平朔。大小相間。或有二大者。故日食多在晦日或二日。測驗時刻亦鮮中。宋何承天測驗四十餘年。進元嘉術。始以月行遲速定小餘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名定朔法。有三大三小時。以異舊法罷之。梁虞劆造大同術。隋劉焯造皇極術。皆用定朔。爲時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術。定朔始得行。貞觀十九年四月頻大。人皆異之。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術。雖不用平朔。遇四大則避人言以平朔間之。又希合當世。爲進朔法。使無元日之食。至一行造大衍謂天事誠密。四大二小。何傷。誠爲確論。然亦循常不改。臣等更造新術。一依前賢定論。推算皆改從實。今十九年曆自八月後四月並大。實日月合朔之數也。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十八年辭歸。三十一年卒。年七十。元史本傳。

王恂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縣人也。父良。金潛心天文曆術。年九十二卒。恂性穎悟。十三學九數。輒造其極。劉秉忠見而奇之。薦於世祖。中統二年。擢太子贊善。恂早以算名。裕宗嘗問焉。恂曰。算數六藝之一。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帝以遼朝承用金大明術。歲久浸疏。欲釐正之。遂以命恂。恂薦許衡能明曆之理。詔驛召赴闕。命領改曆事。官屬悉聽恂辟置。恂與衡及楊恭懿郭守敬等。徧考曆書四十餘家。晝夜測驗。創立新法。參以古制。推算極爲精密。十六年。授嘉議大夫太史令。十七年曆成。賜名授時術。以其年冬頒行天下。十八年卒。年四十七。延祐二年。贈推忠守正功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定國公。諡文肅。子寬賓。並從許衡游。得星曆之傳於家學。寬由保章正厯兵部郎中。知衡州。賓由保章副累遷祕書監。元史本傳。



# 疇人傳卷第二十五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元二

郭守敬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也。大父榮。精於算數。使守敬從劉秉忠學。初秉忠以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脩正而卒。十三年。帝思用其言。遂以守敬與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命張文謙與樞密張易爲之主領裁奏於上。左丞許衡參預其事。守敬首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久。亦復欹側。守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高爽地。以木爲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圜。莫若以圜求圜。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守敬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闚几。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又作正方案。九表

璣正儀座正儀為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異上諸儀互相參考
其簡儀之制四方為趺縱一丈八尺三分去一以為廣趺面上廣六寸下廣八寸厚如上廣中布橫輄三
縱輄三南二北抵南輄北一南抵中輄趺面四周為水渠深一寸廣加五分四隅為礎出趺面內外各二
寸繞礎為渠深廣皆一寸與四周渠相灌通又為礎於卯酉位廣加四維長加廣三之二水渠亦如之北
極雲架柱二徑四寸長一丈二尺八寸下為鼇雲植於乾艮二隅礎上左右內向其勢斜準赤道合貫上
規規環二尺四寸廣一寸五分厚倍之中為距相交為斜十字廣厚如規中心為竅上廣五分方一寸有
半下二寸五分方一寸以受北極樞軸自雲架柱斜上去趺面七尺二寸為橫輄自輄心上至竅心六尺
八寸又為龍柱二植於卯酉礎中分之北皆飾以龍下為山形北向斜植以柱北架南極雲架柱二植於
卯酉礎中分之南廣厚形制一如北架斜向坤巽二隅相交為十字其上與百刻環邊齊在辰巳未申之
間南傾之勢準赤道各長一丈一尺五寸自趺面斜上三尺八寸為橫輄以承百刻環下邊又為龍柱二
植於坤巽二隅礎上北向斜柱其端形制一如北柱四遊雙環徑六尺廣二寸厚一寸中間相離一寸相
連於子午卯酉當子午為圓竅以受南北極樞軸兩面皆列周天度分起南極抵北極餘分附于北極去
南北樞竅兩旁四寸各為直距廣厚如環距中心各為橫關東西與兩距相連廣厚亦如之關中心相連
厚二寸為竅方八分以受窺衡樞軸窺衡長五尺九寸四分廣厚皆如環中腰為重竅徑五分以受樞軸
衡兩端為圭首以取中縮去圭首五分各為側立橫耳高二寸二分廣如衡面厚三分中為圓竅徑六分
其中心上下一線界之以知度分百刻環徑六尺四寸面廣二寸周布十二時百刻每刻作三十六分厚
二寸自半已上廣三寸又為十字距皆廣以承赤道環也百刻環內廣面臥施圓軸四使赤道環旋轉無
澀滯之患其環陷入南極架一寸仍釘之赤道環徑廣厚皆如四遊環面細刻列舍周天度分中為十字
距廣三寸中空一寸厚一寸當心為竅竅徑一寸以受南極樞軸界衡二各長五尺九寸四分廣三寸衡
首斜刻五分刻度分以對環面中腰為重竅重置赤道環南極樞軸其上衡兩端自長竅外邊至衡首底厚
倍之取二衡運轉皆著環面而無低昂之失且易得度分也二極樞軸皆以鋼鐵為之長六寸半為本半
為軸本之分寸一如上規距心適取能容軸徑一寸北極軸中心為孔孔底橫穿通兩旁中出一線曲其
本出橫孔兩旁結之孔中線留三分亦結之上下各穿一線貫界衡兩端中心為孔下洞衡底順衡中心
為渠以受線直入內界長竅中至衡中腰復為孔自衡底上出結之定極環廣半寸厚倍之皆勢穹窿中
徑六度度約一寸許極星去不動處三度僅容轉周中為斜十字距廣厚如環連於上規環距中心為孔
徑五釐下至北極軸心六十五分又置銅板連於南極雲架之十字方二寸厚五分北面剡其中心存一
釐以為厚中為圓孔徑一分孔心下至南極軸心亦六十五分又為環二其一陰緯環面刻方位取趺面
縱橫輄北十字為中心臥置之其一曰立運環面刻度分施於北極雲架柱下當臥環中心上屬架之橫





輄下抵趺輄之十字上下各施樞軸令可運轉中為直距當心為竅以施窺衡令可俯仰用窺日月星辰
出地度分右四遊環東西運轉南北低昂凡七政列舍中外官去極度分皆測之赤道環旋轉與列舍距
星相當即轉界衡使兩線相對凡日月五星中外官入宿度分皆測之百刻環轉界衡令兩線與日相對
其下直時刻則晝刻也夜則以星定之比舊儀測日月五星出沒而無陽經陰緯雲柱之映其渾象之制
圓如彈丸徑六尺縱橫各畫周天度分赤道居中去二極各周天廣之一黃道出入赤道內外各二十四
度弱月行白道出入不常用竹篾均分天度考驗黃道所交隨時遷徙先用簡儀測到入宿去極度數按
於其上校驗出入黃赤二道遠近疎密了然易辨仍參以算數為準其象置於方匱之上南北極出入匱
面各四十度太強半見半隱機運輪牙隱於匱中其仰儀之制以銅為之形若釜置於甎臺內畫周天度
脣列十二辰位蓋俯視驗天者也其銘辭云不可形體莫天大也無競維人仰釜載也六尺為深廣自倍
也兼深廣倍絜釜兌也環鑿為沼準以溉也辨方正位曰子卦也衡縮度中平斜再也斜起南極平釜鐓
也小大必周入地畫也始周浸斷浸極外也極入地深四十太也北九十一赤道齡也列刻五十六時配
也衡竿加卦巽坤內也以負縮竿本午對也首旋璣板竅納芥也上下懸直與鐓會也視日透光何度在
也暘谷朝賓夕餞昧也寒暑發斂驗進退也薄蝕起自鑒生殺也以避赫曦奪目害也南北之偏亦可概
也極淺十五林邑界也黃道夏高人所載也夏永冬短猶少差也深五十奇鐵勒塞也黃道浸平冬晝晦
也夏則不沒永短最也安渾宣夜所穹蓋也六天之書言殊話也一儀一揆孰善悖也以指為告無煩喙
也闚貴以明疑者沛也智者是之膠者怪也古今巧曆不億輩也非讓不為思不逮也將窺天眹造化愛
也其有俊明昭聖代也泰山礪乎河如帶也黃金不磨悠久賴也鬼神禁訶勿銘壞也其大明殿燈漏之
制高丈有七尺架以金為之其曲梁之上中設雲珠左日右月雲珠之下復懸一珠梁之兩端飾以龍首
張吻轉目可以審平水之緩急中梁之上有戲珠龍二隨珠俛仰又可察準水之均調凡此皆非徒設也
鐙毬雜以金寶為之內分四層上環布四神旋當日月參辰之所在左轉日一周次為龍虎鳥龜之象各
居其方依刻跳躍鐃鳴以應於內又次週分百刻上列十二神各執時牌至其時四門通報又一人當門
內常以手指其刻數下四隅鐘鼓鉦鐃各一人一刻鳴鐘二刻鼓三鉦四鐃初正皆如是其機發隱於櫃
中以水激之其正方案方四尺厚一寸四周去邊五分為渠先定中心畫為十字外低水渠去心一寸畫
為圓規自外寸規之凡十九規為墻內三分畫為重規偏布周天度中為圓徑二寸高亦如之中心洞底
植臬高一尺五寸南至則減五寸北至則倍之凡欲正四方置案平地注水于渠眡平乃植臬於中自臬
景西入外規即識以墨影少移輒識之每規皆然至東出外規而止凡出入一規之交皆度以線屈其半
以為中即所識與臬相當且其景最短則南北正矣復偏對每規之識以審定南北既正則東西從而正
然二至前後日軌東西行南北差少則外規出入之景以為東西允得其正當二分前後日軌東西行南

北差多．朝夕有不同者．外規出入之景．亦未可憑．必取近內規景爲定．仍校以累日．則愈眞．又測用之法．先測定所在北極出地度．卽是表地平以上度．如其數下對南極入地度．以墨斜經中心界之．又橫截中心斜界爲十字．卽天腹赤道斜勢也．乃以表側立懸繩取正．凡置儀象．皆以此爲準．其圭表以石爲之．長一百二十八尺．廣四尺五寸．厚一尺四寸．座高二尺六寸．南北兩端爲池．圓徑一尺五寸．深二寸．自表北一尺．與表梁中心上下相直．外一百二十八尺．中心廣四寸．兩旁各一寸．畫爲尺寸分．以達兩端．兩旁相去一寸爲水渠．深廣各一寸．與南北兩池相灌通．以取平．表長五十尺．廣二尺四寸．厚減廣之半．植於圭之南端圭石座中．入地及座中一丈四尺．上高三十六尺．其端兩旁爲二龍．半身附表上擎橫梁．自梁心至表顚四尺．下屬圭面．共爲四十尺．梁長六尺．徑三寸．上爲水渠以取平．兩端及中腰各爲橫竅．徑二分．橫貫以鐵．長五寸．繫線合於中．懸錘取正．且防傾墊．按表短則分寸短促．尺寸之下．所爲分秒太半少之數．未易分別．表長則分寸稍長．所不便者．景虛而淡．難得實影．前人欲就虛景之中．考求眞實．或設望筩．或置小表．或以木爲規．皆取端日光．下徹表面．今以銅爲表．高三十六尺．端挾以二龍．舉一橫梁．下至圭面．共四十尺．是爲八尺之表五．圭表刻爲尺寸．舊一寸．今申而爲五．釐毫差易分別．其景符之制．以銅葉博二寸．長加博之二．中穿一竅．若針芥然．以方闑爲趺．一端設爲機軸．令可開闔．楮其一端．使其勢斜倚．北高南下．往來遷就於虛梁之中．竅達日光．僅如米許．隱然見橫梁於其中．舊法一表端測晷．所得者日體上邊之景．今以橫梁取之．實得中景．不容有毫末之差．至元十六年己卯夏至晷景．四月十九日乙未景一丈二尺二寸六分九釐五毫．至元十六年己卯冬至晷景．十月二十四日戊戌．景七丈六尺七寸四分．其闚几之制．長六尺．廣二尺．高倍之．下爲趺．廣三寸．厚二寸．上闚廣四寸．厚如趺．以版爲面．厚及寸．四隅爲足．撐以斜木．務取正方．面中開明竅．長四尺．廣二寸．近竅兩旁一寸．分畫爲尺．內三寸刻爲細分．下應圭面．几面上至梁心二十六尺．取以爲準．闚限各長二尺四寸．廣二寸．脊厚五分．兩面斜剡．取其銳於几面相符．著限兩端．厚廣各存二寸．衡入几闚．候星月正中．從几下仰望．視表梁南北．以爲識．折取分寸中數．用爲直景．又於遠方同日闚測．取景數以推星月高下也．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恂爲太史令．守敬爲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及奏進儀表式．守敬當帝前指陳理致．至于日晏．帝不爲倦．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卽目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帝可其奏．遂設監候官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先測得南海北極出地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影．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





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十八刻．繼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四方測驗凡二十七所．十七年新曆告成．守敬與諸臣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曆．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二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沖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欽惟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各減大明曆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大明曆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眞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曆歲餘實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奇．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從黃道求入轉極遲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眞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術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術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

以來。測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術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曆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術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術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月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爲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行遲疾。古術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析爲三百三十六限。依垛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道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句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句股爲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爲盡。十九年。王恂卒。時曆雖頒。然其推步之式。與夫立成之數。尚皆未有定稿。守敬於是比次篇類。整齊分秒。裁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曆議擬稿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曆注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爲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獨守敬不許其請。自是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著爲令。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元史本傳、天文志、齊履謙郭太史行狀

論曰。推步之要。測與算二者而已。簡儀仰儀景符闚几之製。前此言測候者未之及也。垛疊招差句股弧矢之法。前此言算造者弗能用也。先之以精測。繼之以密算。上致下求。若應準繩。施行於世。垂四百年。可謂集古法之大成。爲將來之典要者矣。自三統以來。爲術者七十餘家。莫之倫比也。



# 疇人傳卷第二十六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元三

## 李謙上

李謙字受益。鄆之東阿人也。爲東平府教授。累官萬戶。召爲翰林應奉文字。至元十五年。陞待制。十八年。陞直學士。爲太子左諭德。二十年。受詔爲曆議。發明新曆順天求合之微。致證前代人爲附會之失。其驗氣議曰。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必就陰消陽息之際。以爲立法之始。陰陽消息之機。何從而見之。惟候其日晷進退。則其機將無所遁。候之之法。不過植表測景。以究其氣至之始。智作能述。前代諸人。爲法略備。苟能精思密索。心與理會。則前人述作之外。未必無所增益。舊法擇地平衍。設水準繩墨。植表其中。以度其中晷。然表短促。尺寸之下。所爲分秒太半少之數。未易分別。表長則分寸稍長。所不便者。景虛而淡。難得實景。前人欲就虛景之中。考求真實。或設望筩。或置小表。或以木爲規。皆取表端日光。下徹圭面。今以銅爲表。高三十六尺。端挾以二龍。舉一橫梁。下至圭面。共四十尺。是爲八尺之表五。圭表刻爲尺寸。舊寸一。今申而爲五。釐毫差易分別。創爲景符。以取實景。其制以銅葉博二寸。長加博之二。中穿一竅。若

針芥然。以方闊為趺。一端設為機軸。令可開闔。榰其一端。使其勢斜倚。北高南下。往來遷就於虛景之中。竅達日光。僅如米許。隱然見橫梁於其中。舊法以表端測晷。所得者日體上邊之景。今以橫梁取之。實得中景。不容有毫末之差。地中八尺表景。冬至長一丈三尺有奇。夏至尺有五寸。今京師長表。冬至之景。七丈九尺八寸有奇。在八尺表。則一丈五尺九寸六分。夏至之景。一丈一尺七寸有奇。在八尺表。則二尺三寸四分。雖晷景長短。所在不同。而其景長為冬至。景短為夏至。則一也。惟是氣至時刻。致求不易。蓋至日氣正。則一歲氣節從而正矣。劉宋祖沖之嘗取至前後二十三四日間晷景。折取其中。定為冬至。且以日差比課。後定時刻。宋皇祐間。周琮則取立冬立春二日之景。以為去至既遠。日差暦多。易為推考。紀元以後。諸曆為法加詳。大抵不出沖之之法。新曆積日累月。實測中晷。自遠日以及近日。取前後日率相埒者。參考同異。初非偏取一二日之景。以取數多者為定。實減大明曆一十九刻二十分。仍以累歲實測中晷日差分寸。定擬二至時刻于後。推至元十四年丁丑歲冬至。其年十一月十四日己亥。景長七丈九尺四寸八分五釐五毫。至二十一日丙午。景長七丈九尺五寸四分一釐。二十二日丁未。景長七丈九尺四寸五分五釐。以己亥丁未二日之景相校。餘三分五釐為晷差。進二位。以丙午丁未二日之景相校。餘八分六釐為法。除之。得三十五刻。用減相距日八百刻。餘七百六十五刻。折取其中。加半日刻。共為四百三十二刻半。百約為日。得四日。餘以十二乘之。百約為時。得三時。滿五十。又作一時。共得四時。餘以十二收之。得三刻。命初起距日己亥算外。得癸卯日辰初三刻為丁丑歲冬至。此取至前後四日景。十一月初九日甲午。景七丈八尺六寸三分五釐五毫。至二十六日辛亥。景七丈八尺七寸九分三釐五毫。二十七日壬子。景七丈八尺五寸五分。以甲午壬子景相減。復以辛亥壬子景相減。準前法求之。亦得癸卯日辰初三刻。至二十八日癸丑。景七丈八尺三寸四釐五毫。用壬子癸丑二日之景。與甲午景。準前法求之。亦合。此取至前後八九日景。十一月丙戌朔。景七丈五尺九寸八分六釐五毫。二日丁亥。景七丈六尺三寸七分七釐。至十二月初六日庚申。景七丈五尺八寸五分一釐。準前法求之。亦在辰初三刻。此取至前後一十七日景。十一月二十一日丙子。景七丈九寸七分一釐。至十二月十六日庚午。景七丈七寸六分。十七日辛未。景七丈一寸五分六釐五毫。準前法求之。亦得辰初三刻。此取至前後二十七日景。六月初五日癸亥。景一丈三尺八分。距十五年五月癸未朔。景一丈三尺三分八釐五毫。初二日甲申。景一丈二尺九寸二分五毫。準前法求之。亦合。此取至前後一百六十日景。推十五年戊寅歲夏至。五月十九日辛丑。景一丈一尺七寸七分七釐五毫。距二十八日庚戌。景一丈一尺七寸八分。二十九日辛亥。景一丈一尺八寸五釐五毫。用辛丑庚戌二日之景相減。餘二釐五毫。進二位為實。復用庚戌辛亥景相減。餘二分五釐五毫為法。除之。得九刻。用減相距日九百刻。餘八百九十一刻。半之。加半日刻。百約得四日。餘以十二乘之。百約得十一刻。餘以十二收為刻。得三刻。命初起距日辛丑算外。得乙巳日亥正三刻夏至。此取至前後





四日景。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己巳。景七丈一尺三寸四分三釐。距十五年十一月初二日辛巳。景七丈七寸五分九釐五毫。初三日壬午。景七丈一尺四寸六釐。用己巳壬午景相減。以辛巳壬午景相減。除之。亦合。此用至前後一百五十六日景。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丙寅。景七丈二尺九寸七分二釐五毫。十三日丁卯。景七丈二尺四寸五分四釐五毫。十四日戊辰。景七丈一尺九寸九釐。距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癸未。景七丈一尺九寸五分七釐五毫。初五日甲申。景七丈二尺五寸五釐。初六日乙酉。景七丈三尺三分三釐五毫。前後互取。所得時刻皆合。此取至前後一百五十八九日景。十四年十二月初七日辛酉。景七丈五尺四寸一分七釐。初八日壬戌。景七丈四尺九寸五分九釐五毫。初九日癸亥。景七丈四尺四寸八分六釐。距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戊子。景七丈四尺五寸二分五毫。初十日己丑。景七丈五尺三釐五毫。十一日庚寅。景七丈五尺四寸四分九釐五毫。以壬戌己丑景相減為實。以辛酉壬戌景相減為法。除之。或以壬戌癸亥景相減。或以戊子己丑景相減。若己丑庚寅景相減。推前法求之。皆合。此取至前後一百六十三閏日景。推十五年戊寅歲冬至。其年十一月十九日戊戌。景七丈八尺三寸一分八釐五毫。距閏十一月初九日戊午。景七丈八尺八分二釐五毫。用戊戌戊午二日景相減。餘四分五釐。為晷差。進二位。以戊午己未景相減。餘二寸八分一釐。為法。除之。得一十六刻。加相距日二千刻。半之。加半日刻。百約得十日。餘以十二乘之。百約為時。滿五十。又進一時。共得七時。餘以十二收為刻。命初起距日己亥算外。得戊申日未初三刻。為戊寅歲冬至。此取至前後十日景。十一月十二日辛卯。景七丈五尺八寸八分一釐五毫。十三日壬辰。景七丈六尺三寸一釐五毫。閏十一月十五日甲子。景七丈六尺三寸六分六釐五毫。十六日乙丑。景七丈五尺九寸五分三釐。十七日丙寅。景七丈五尺五寸四釐五毫。用壬辰甲子景相減為實。以辛卯壬辰景相減為法。除之。亦得戊申日未初三刻。或用甲子乙丑景相減。推之亦合。若用辛卯乙丑景相減為實。用乙丑丙寅景相減。除之並同。此取至前後十六七日景。十一月初八日丁丑。景七丈四尺三分七釐五毫。閏十一月二十日己巳。景七丈四尺一寸二分。二十一日庚午。景七丈三尺六寸一分四釐五毫。用丁亥己巳景相減為實。以己巳庚午景相減。除之亦同。此取至前後二十一日。景六月二十六日戊寅。景一丈四尺四寸五分二釐五毫。二十七日己卯。景一丈四尺六寸三分八釐。至十六年四月二日戊寅。景一丈四尺四寸八分一釐。以二戊寅景相減。用後戊寅己卯景相減。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後一百五十日景。五月二十八日庚戌。景一丈一尺七寸八分。至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乙巳。景一丈一尺八寸六分三釐。三十日丙午。景一丈一尺七寸八分三釐。用庚戌丙午景相減。以乙巳丙午景相減。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後百七十八日景。推十六年己卯歲夏至。四月十九日乙未。景一丈二尺三寸六分九釐五毫。二十日丙申。景一丈二尺二寸九分三釐五毫。至五月十九日乙丑。景一丈二尺二寸六分四釐。以丙申乙丑景相減。餘二分九釐五毫。為晷差。進二位。以乙未丙申景相減。得七分六釐。為法。除之。得

三十八刻加相距日二千九百刻半之加半日刻百約得十五日餘以十二乘之百約得二時餘以十二收之得二刻命初起距日丙申算外得辛亥日寅正二刻爲夏至此取至前後十五日景三月二十一日戊辰景一丈六尺三寸九分五毫六月十六日壬辰景一丈六尺九分九釐五毫十七日癸巳景一丈六尺三寸一分一釐用戊辰癸巳景相減以壬辰癸巳景相減準前法推之亦合此取至前後四十二日景三月初二日己酉景二丈一尺三寸五釐至七月初七日壬子景二丈一尺一寸九分五釐五毫初八日癸丑景二丈一尺四寸八分六釐五毫用己酉壬子景相減以壬子癸丑景相減如前法推之亦合此取至前後六十一二日景三月戊申朔景二丈一尺六寸一分一釐至七月初八日癸丑景二丈一尺四寸八分六釐五毫初九日甲寅景二丈一尺九寸一分五釐五毫用戊申癸丑景相減以癸丑甲寅景相減準前法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後六十二三日景二月十八日乙未景二丈六尺三分四釐五毫至七月二十一日丙寅景二丈五尺八寸九分九釐二十二日丁卯景二丈六尺二寸五分九釐用乙未丙寅景相減以丙寅丁卯景相減如前法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後七十五六日景二月三日庚辰景三丈二尺一寸九分五釐五毫至八月初五日庚辰景三丈一尺五寸九分六釐五毫初六日辛巳景三丈二尺二分六釐五毫用前庚辰與辛巳景相減以後庚辰辛巳景相減如前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後九十日景正月十九日丁卯景三丈八尺五寸一釐五毫至八月十八日癸巳景三丈七尺八寸二分三釐十九日甲午景三丈八尺三寸一分五釐用丁卯甲午景相減以癸巳甲午景相校如前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後一百三四日景推十六年己卯歲冬至十月二十四日戊戌景七丈六尺七寸四分至十一月二十五日己巳景七丈六尺五寸八分二十六日庚午景七丈六尺一寸四分二釐五毫用戊戌己巳景相減餘一寸六分爲景差進二位以己巳庚午景相減餘四寸三分七釐五毫爲法除之得三十六刻以相減距日三千一百刻餘三千六十四刻半之加五十刻百約得一十五日餘以十二乘之百約爲時滿五十又進一時共得十時餘以十二收之爲刻得二刻命初起距日戊戌算外得癸丑日戌初二刻冬至此取至前後十五六日景十月十八日壬辰景七丈四尺五分二釐五毫十九日癸巳景七丈四尺五寸四分五釐二十日甲午景七丈五尺二分五釐至十一月二十八日壬申景七丈五尺三寸一分二十九日癸酉景七丈四尺八寸五分二釐五毫十二月甲戌朔景七丈四尺三寸六分五釐初二日乙亥景七丈三尺八寸七分一釐五毫用甲午癸酉景相減癸巳甲午景相減如前推之亦同若以壬申癸酉景相減爲法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後十八九日景若用癸巳與甲戌景相減以壬辰癸巳景相減如前法推之或用癸巳甲午景相減推之或用甲戌癸酉景相減推之或用甲戌乙亥景相減推之或以壬辰乙亥景相減用壬辰癸巳景相減如前法推之並同此取至前後二十日景十月十六日庚寅景七丈三尺一分五釐十二月初三日丙子景七丈三尺三寸二分初四日丁丑景七丈二尺八寸四分二釐五毫用庚寅丁丑景相減以丙





子丁丑景相減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後二十三日景十月十四日戊子景七丈一尺九寸二分二釐五毫十五日己丑景七丈二尺四寸六分九釐十二月初五日戊寅景七丈二尺二寸七分二釐五毫用己丑戊寅景相減以戊子己丑景相減推之或用己丑庚寅景相減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後二十四日景十月初七日辛巳景六丈七尺七寸四分五釐初八日壬午景六丈八尺三寸七分二釐五毫初九日癸未景六丈八尺九寸七分七釐五毫十二月十二日乙丑景六丈八尺一寸四分五釐用壬午乙丑景相減以辛巳壬午景相減推之壬午癸未景相減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後三十一日景十月乙亥朔景六丈三尺八寸七分十八日辛卯景六丈四尺二寸九分七釐五毫十九日壬辰景六丈三尺六寸二分五釐用乙亥壬辰景相減以辛卯壬辰景相減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後三十八日景九月二十二日丙寅景五丈七尺八寸二分五釐十二月二十八日辛丑景五丈七尺五寸八分二十九日壬寅景五丈六尺九寸一分五釐用丙寅辛丑景相減以辛丑壬寅景相減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後四十七八日景九月二十日甲子景五丈六尺四寸九分二釐五毫至十二月二十九日壬寅景五丈六尺九寸一分一釐至十七年正月癸卯朔景五丈六尺二寸五分用甲子癸卯相減壬寅癸卯景相減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後五十日景右以累年推測到冬夏二至時刻爲準定擬至元十八年辛巳歲前冬至當在己未日夜半後六刻即丑初一刻其歲餘歲差議曰周天之度周歲之日皆三百六十有五全策之外又有奇分大率皆四分之一自今歲冬至距來歲冬至歷三百六十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歷千四百六十一日而餘一日析而四之則四分之一也然天之分常有餘歲之分常不足其數有不能齊者惟其所差至微前人初未覺知迨漢末劉洪始覺冬至後天謂歲周餘分太強乃作乾象曆減歲餘分二千五百爲二千四百六十二至晉虞喜宋何承天祖沖之謂歲當有差因立歲差之法其法損歲餘益天周使歲餘浸弱天周浸強強弱相減因得日躔歲退之差歲餘天周二者實相爲用歲差由斯而立日躔由斯而得一或損益失當孰能與天叶哉今自劉宋大明壬寅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眞數者有六取相距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各得其時所用歲餘復自大明壬寅距至元戊寅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得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比大明曆減去一十一秒定爲方今所用歲餘餘七十五秒用益所謂四分之一共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定爲天周餘分強弱相減餘一分五十秒用除全度得六十六年有奇日却一度以六十六年除全度適得一分五十秒定爲歲差復以堯典中星攷之其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及攷之前史漢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太元九年退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末梁大同十年在斗十二度隋開皇十八年猶在斗十二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今退在箕十度取其距今之年距今之度較之多者七十餘年少者不下五十年輒差一度宋慶元間改統天曆取大衍歲差率八十二年及開元所距之差五十五年折取其中得六十七年爲日却行一度之差施之今日

質諸天道.實爲密近.然古今曆法.合於今必不能通於古.密于古必不能驗於今.今授時曆.以之考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之推來.則增歲差而損歲餘.上推春秋以來冬至.往往皆合.下求方來.可以永久而無弊.非止密於今日而已.自春秋獻公以來.凡二千一百六十餘年.用大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授時六曆推算冬至.凡四十九事.大衍曆合者三十二.不合者十七.宣明曆合者二十六.不合者二十三.紀元曆合者三十五.不合者十四.統天曆合者三十八.不合者十一.大明曆合者三十四.不合者十五.授時曆合者三十九.不合者十事.今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正月甲寅朔旦冬至.授時曆得甲寅.統天曆得乙卯.後天一日.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授時統天皆得辛亥.與天合.下至昭公二十年己卯歲正月己丑朔旦冬至.授時統天皆得戊子.並先一日.若曲變其法以從之.則獻公僖公皆不合矣.以此知春秋所書昭公冬至.乃日度失行之驗.一也.大衍曆致古冬至.謂劉宋元嘉十三年丙子歲十一月.乃日度失行.非三曆之差.今以授時曆致之.亦得癸酉.二也.大明五年辛丑歲十一月乙酉冬至.諸曆皆得甲申.殆亦日度之差.三也.陳太建四年壬辰歲十一月丁卯.景長.大衍授時皆得丙寅.是先一日.太建九年丁酉歲十一月壬辰.景長.大衍授時皆得癸巳.是後一日.一失之先.一失之後.若合于壬辰.則差於丁酉.合於丁酉.則差於壬辰.亦日度失行之驗.五也.開皇十一年辛亥歲十一月丙午.景長.大衍統天授時.皆得丙午.與天合.至開皇十四年甲寅歲十一月辛酉冬至.而大衍統天授時皆得壬戌.若合於辛亥.則失於甲寅.合於甲寅.則失於辛亥.其開皇十四年甲寅歲冬至.亦日度失行.六也.唐貞觀十八年甲辰歲十一月乙酉.景長.諸曆得甲申.貞觀二十三年己酉歲十一月辛亥.景長.諸曆皆得庚戌.大衍曆議以永淳開元冬至推之.知前二冬至.乃史官依時曆以書.必非候景所得.所以不合.今以授時曆致之亦然.八也.自前宋以來.測景驗氣者凡十七事.其景德丁未歲.戊辰日南至.統天授時.皆得丁卯.是先一日.嘉泰癸亥歲.甲戌日南至.統天授時.皆得乙亥.是後一日.一失之先.一失之後.若曲變其數以從景德.則其餘十六事多後天.從嘉泰.則其餘十六事多先天.亦日度失行之驗.十也.前十事皆授時曆所不合.以此理推之.非不合矣.蓋類其同期知其中.辨其異則知其變.今於冬至略其日度失行.及史官依時曆書之者凡十事.則授時曆三十九事皆中.統天曆與今曆不合者.僅有獻公一事.大衍曆推獻公冬至後天二日.大明後天三日.授時曆與天合.下推至元庚辰冬至.大衍後天八十一刻.大明後天一十九刻.統天曆先天一刻.授時曆與天合.以前代諸曆校之.授時爲密.庶幾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云.



# 疇人傳卷第二十七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元四

李謙下

其古今曆參校疏密議曰.授時曆與古曆相校.疏密自見.蓋上能合於數百載之前.則下可行之永久.此前人定說.古稱善治曆者.若宋何承天隋劉焯唐傅仁均僧一行之流.最爲傑出.今以其曆與至元庚辰冬至氣應相校.未有不舛戾者.而以新曆上推往古.無不脗合.則其疏密從可知已.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壬午歲十一月乙巳日十一刻冬至.距本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八百三十八年.其年十一月氣應己未六刻冬至.元嘉曆推之.得辛酉.後授時二日.授時上考元嘉壬午歲冬至.得乙巳.與元嘉合.隋大業三年丁卯歲十一月庚午日五十二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六百七十三年.皇極曆推之.得庚申冬至.後授時一日.授時上考大業丁卯歲冬至.得庚午.與皇極合.唐武德元年戊寅歲十一月戊辰日六十四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六百六十二年.戊寅曆推之.得庚申冬至.後授時一日.授時曆上考武德戊寅歲.得戊辰冬至.與戊寅曆合.開元十五年丁卯歲十一月己亥日七十二刻冬至.距至元十

七年庚辰歲。計五百五十三年。大衍曆推之。得己未冬至。後授時八十一刻。授時曆上考開元丁卯歲。得己亥冬至。與大衍曆合。先四刻。長慶元年辛丑歲十一月壬子日七十六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四百五十九年。宣明曆推之。得庚申冬至。後授時一日。授時曆上考長慶辛丑歲。得壬子冬至。與宣明曆合。宋太平興國五年庚辰歲十一月丙午日六十三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三百年。乾元曆推之。得庚申冬至。後授時一日。授時曆上考太平興國庚辰歲。得丙午冬至。與乾元合。咸平三年庚子歲十一月辛卯日五十三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二百八十年。儀天曆推之。得庚申冬至。後授時一日。授時上考咸平庚子歲得辛卯冬至。與儀天合。崇寧四年乙酉歲十一月辛丑日六十二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一百七十五年。紀元曆推之。得己未日冬至。後授時十九刻。授時曆上考崇寧乙酉歲。得辛丑日冬至。與紀元曆合。先二刻。金大定十九年己亥歲十一月己巳日六十四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一百一年。大明曆推之。得己未冬至。後授時一十九刻。授時曆上考大定己亥歲己巳冬至。與大明曆合。先九刻。慶元四年戊午歲十一月己酉日一十七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八十二年。統天曆推之。得己未冬至。先授時一刻。授時曆上考慶元戊午歲得己酉日冬至。與統天曆合。其周天列宿度議曰。列宿著於天。爲舍二十有八。爲度三百六十五有奇。非日躔無以校其度。非列舍無以紀其度。周天之度。因二者以得之。天體渾圓。當二極南北之中。絡以赤道。日月五星之行。常出入於此。天左旋。日月五星遡而右轉。昔人曆象日月星辰。謂此也。然列舍相距度數。歷代所測不同。非微有動移。則前人所測或有未密。古用闚管。今新制渾儀。測用二線。所測度數分秒。與前代不同。其日躔議曰。日之麗天。縣象最著。大明一生。列宿俱熄。古人欲測躔度所在。必以昏旦夜半中星。衡考其所距。從考其所當。然昏旦夜半時刻未易得眞。時刻一差。則所距所當。不容無舛。晉姜岌首以月食衝檢知日度所在。紀元曆復以太白誌其相距遠近。於昏後明前驗定星度。因得日躔。今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旣。推求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九度有奇。仍自其年正月至己卯歲終。三年之間日測太陰所離宿次。及歲星太白相距度。定驗參考。其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箕宿。適與月食所衝允合。以金趙知微所修大明曆法推之。冬至猶躔斗初度三十六分六十四秒。比新測實差七十六分六十四秒。其日行盈縮議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言日月行度。冬夏各不同也。人徒知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曾不知盈縮損益。四序有不同者。北齊張子信積候合蝕加時。覺日行有入氣差。然損益未得其正。趙道嚴復準晷景長短。定日行進退。更造盈縮以求虧食。至劉焯立躔度。與四序升降。雖損益不同。後代祖述用之。夫陰陽往來。馴積而變。冬至日行一度強。出赤道二十四度弱。自此日軌漸北。積八十八日九十一分。當春分前三日交。在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適平。自後其盈日損。復行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夏至之日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弱。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日行一度弱。向之盈分盡損而無餘。自此日軌漸南。積九十三日七





十一分。當秋分後三日交。在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一十一分而復平。自後其縮日損。行八十八日九十一分。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弱。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復當冬至。向之縮分盡損而無餘。盈縮均有損益。初爲益。末爲損。自冬至以及春分。春分以及夏至。日躔自北陸轉而西。西而南。於盈爲益。益極而損。損至於無餘而縮。自夏至以及秋分。秋分以及冬至。日躔自南陸轉而東。東而北。於縮爲益。益極而損。損至於無餘而復盈。盈初縮末。俱八十八日九十一分而行一象。縮初盈末。俱九十三日七十一分而行一象。盈縮極差。皆二度四十分。由實測晷景而得。仍以算術推考。與所測允合。其月行遲疾議曰。古曆謂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漢耿壽昌以爲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始平行。赤道使然。賈逵以爲今合朔弦望月食加時。所以不中者。蓋不知月行遲疾。意李梵蘇統皆以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乃由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劉洪作乾象曆。精思二十餘年。始悟其理。列爲差率。以囿進退損益之數。後之作曆者咸因之。至唐一行考九道委蛇曲折之數。得月行疾徐之理。先儒謂月與五星皆近日而疾。遠日而遲。曆家立法。以入轉一周之日爲遲疾。二曆各立初末二限。初爲益。末爲損。在疾初遲末。其行度率過於平行。遲初疾末。率不及於平行。自入轉初日行十四度半強。從是漸殺。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疾初限。其積度比平行餘五度四十二分。自是其疾日損。又歷七日行十二度微強。向之益者盡損而無餘。謂之疾末限。自是復行遲度。又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遲初限。其積度比平行不及五度四十二分。自此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又歷七日復行十四度半強。向之益者亦損而無餘。謂之遲末限。入轉一周。實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四十六分。遲疾極差。皆五度四十二分。舊曆日爲一限。皆用二十八限。今定驗得轉分進退時各不同。今分日爲十二。共三百三十六限。半之爲半周限。析而四之爲象限。其白道交周議曰。當二極南北之中。橫絡天體以紀宿度者。赤道也。出入赤道爲日行之軌者。黃道也。所謂白道。與黃道交貫。月行之所由也。古人隨方立名。分爲八行。與黃道而九。究而言之。其實一也。惟其隨交遷徙。變動不居。故強以方色名之。月道出入日道。兩相交直。當朔則日爲月所掩。當望則月爲日所衝。故皆有食。然涉交有遠近。食分有深淺。皆可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出入日道一周之日也。日道距赤道之遠。爲度二十有四。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距赤道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出黃道外爲陽。入黃道內爲陰。陰陽一周。分爲四象。月當黃道爲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爲半交。復當黃道爲中交。入黃道內六度爲半交。是爲四象。象別七日。各行九十一度。四象周歷。是謂一交之終。以日計之。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秒。每一交退天一度二百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一周有奇。終而復始。正交在春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內十八度。正交在秋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外三十度。中交在春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內三十度。中交在秋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外十八度。月道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宿度。東西不及十四度三分度之二。夏至

在陰曆內冬至在陽曆外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多夏至在陽曆外冬至在陰曆內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少蓋白道二交有斜有直陰陽二曆有內有外直者密而狹斜者疎而闊其差亦從而異今立象置法求之差數多者不過三度五十分少者不下一度三十分是爲月道與赤道多少之差其晝夜刻議曰日出爲晝日入爲夜晝夜一周共爲百刻以十二辰分之每辰得八刻三分刻之一無間南北所在皆同晝短則夜長夜短則晝長此自然之理也春秋二分日當赤道出入晝夜正等各五十刻自春分以及夏至日入赤道內去極浸近夜短而晝長自秋分以及冬至日出赤道外去極浸遠晝短而夜長以地中揆之長不過六十刻短不過四十刻地中以南夏至去日出入之所爲遠其長有不及六十刻者冬至去日出入之所爲近其短有不止四十刻者地中以北夏至去日出入之所爲近其長有不止六十刻者冬至去日出入之所爲遠其短有不及四十刻者今京師冬至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故晝刻三十八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故晝刻六十二夜刻三十八蓋地有南北極有高下日出入有早晏所以不同耳今授時曆晝夜刻以京師爲正其交食議曰曆法疎密驗在交食然推步之術難得其密加時有早晚食分有淺深取其密合不容偶然推術加時必本於躔離朓朒考求食分必求於距交遠近苟入氣盈縮入轉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不失之先必失之後合朔失之先後則虧食時刻其能密乎日月俱東行日遲月疾月追日及是爲一會交直之道有陽曆陰曆交會之期有中前中後加以地形南北東西之不同人目高下邪直之各異此食分多寡理不得一者也今合朔既正則加時無早晚之差氣刻適中則食分無強弱之失推而上之自詩書春秋及三國以來所載虧食無不合焉者合於既往則行之悠久自可無弊矣詩書所載日食二事書允征惟仲康肇位四海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今按大衍曆作仲康即位之五年癸巳距辛巳三千四百八年九月庚戌朔泛交二十六日五千四百二十一分入食限詩小雅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今按梁太史令虞劆云十月辛卯朔在幽王六年乙丑朔大衍亦以爲然以授時曆推之是歲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春秋日食三十七事隱公三年辛酉歲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杜預云不書日史官失之公羊云日食或言朔或不言朔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穀梁云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姜岌校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己亥朔無己巳似失一閏三月己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今授時曆推之是歲三月己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六千六百三十一入食限桓公三年壬申歲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姜岌以爲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以今曆推之是歲八月壬辰朔加時在晝食六分一十四秒桓公十七年丙戌歲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左氏云不書日史官失之大衍推得在十一月交分入食限失閏也以今曆推之是歲十一月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八千五百六十八入食限莊公十八年乙巳歲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穀梁云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大衍推是歲五月朔交分入食限三月不應食以今曆推之是歲三月朔不入食限五月壬子朔加時在晝交分入食限蓋誤五爲三莊公二十五年壬子歲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大衍推之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以今曆推之是歲七月辛未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七日四百八十九入食限失閏也莊公二十六年癸丑歲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歲十二月癸亥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三千五百五十一入食限莊公三十年丁巳歲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歲十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十四日四千六百九十六入食限失閏也大衍同僖公十二年癸酉歲春王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姜氏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在誤條其五月庚午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同今曆推之是歲五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蓋五誤爲三僖公十五年丙子歲夏五月日有食之左氏云不書朔與日史官失之也大衍推四月癸丑朔去交分入食限差一閏今曆推之是歲四月癸丑朔去交分一日一千三百一十六入食限文公元年乙未歲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姜氏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三月癸亥朔入食限大衍亦以爲然今曆推之是歲三月癸亥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九百十七分入食限失閏也文公十五年己酉歲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歲六月辛丑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四千四百七十三分入食限宣公八年庚申歲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杜預以七月甲子晦食姜氏云十月甲子朔食大衍同今曆推之是歲十月甲子朔加時在晝食九分八十一秒蓋十誤爲七宣公十年壬戌歲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月丙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九百六十八分入食限宣公十七年己巳歲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姜氏云六月甲辰朔不應食大衍云是年五月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限蓋誤今曆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泛交二日已過食限大衍爲是成公十六年丙辰歲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歲六月丙寅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九千八百三十五分入食限成公十七年丁亥歲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姜氏云十二月戊子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於十一月丁巳朔交分入食限今曆推之是歲十一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八百九十七分入食限與大衍同襄公十四年壬寅歲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歲二月乙未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一千三百九十三分入食限也襄公十五年癸卯歲秋八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姜氏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也大衍同今曆推之是歲七月丁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三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襄公二十年戊申歲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歲十月丙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七千六百分入食限襄公二十一年己酉歲秋七月庚戌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月庚戌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三千六百八十二分入食限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姜氏云比月而食宜在誤條大衍亦以爲然今曆推之十月已過交限不應頻食姜說爲是襄公二十三年辛亥歲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今曆

推之。是月癸酉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七百三分入食限。襄公二十四年壬子歲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旣。今曆推之。是月甲子朔加時在晝。日食九分六秒。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漢志董仲舒以爲比食又旣。大衍云不應頻食。在誤條。今曆推之。立分不叶不應食。大衍說是。襄公二十七年乙卯歲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姜氏云。十一月乙亥朔。交分入限應食。大衍同。今曆推之。是歲十一月乙亥朔。加時在晝。交分初日八百二十五分入食限。昭公七年丙寅歲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月甲辰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七日二百九十八分入食限。昭公十五年甲戌歲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今曆推之。是歲五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九千五百六十七分入食限。昭公十七年丙子歲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姜氏云六月乙巳朔。交分不叶。不應食。當誤。大衍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姜氏是也。今曆推之。是歲九月甲戌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七千六百五十分入食限。昭公三十一年庚辰歲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月壬午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八千七百九十四分入食限。昭公二十二年辛巳歲冬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月癸酉朔。交分十四日一千八百入食限。杜預以長曆推之。當爲癸卯。非是。昭公二十四年癸未歲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月乙未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三千八百三十九分入食限。昭公二十一年庚寅歲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月辛亥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六千一百二十八分入食限。定公五年丙申歲春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三月辛卯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三百三十四分入食限。定公十二年癸卯歲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歲十月丙寅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六百二十二分入食限。蓋失一閏。定公十五年丙午歲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月庚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七千六百八十五分入食限。哀公十四年庚申歲夏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月庚申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九千二百一分入食限。右詩書所載日食二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凡三十有七事。以授時曆推之。惟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及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不入食限。蓋自有曆以來。無比月而食之理。其三十五食。食皆在朔。經或不書日不書朔。公羊穀梁以爲食晦二者非。左氏以爲史官失之者得之。其間或差一日二日者。蓋由古曆疏闊置閏失當之弊。姜岌一行已有定說。孔子作書。但因時曆以書。非大義所關。故不必致詳也。其定朔議曰。日平行一度。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晝夜之間。月先日十二度有奇。歷二十九日五十三刻。復追及日。與之同度。是謂經朔。經朔云者。謂合朔大槪不出此也。日有盈縮。月有遲疾。以盈縮遲疾之數損益之。始爲定朔。古人立法簡而未密。初用平朔一大一小。故日食有在朔二月食有在望前後者。漢張衡以月行遲疾分爲九道。宋何承天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故月有三大二小。隋劉孝孫劉焯欲遵用其法。時議排抵。以爲迂怪。卒不能行。唐傅仁均始采用之。至貞觀十九年九月後。四月頻大。復用平朔。訖麟德





元年。始用李淳風甲子元曆。定朔之法遂行。淳風又以晦月頻見。故立進朔之法。謂朔日小餘。在日法四分之三已上者。虛進一日。後代皆循用之。然虞劆嘗曰。朔在會同。苟躔次旣合。何疑於頻大。日月相離。何拘於間小。一行亦曰。天事誠密。雖四大三小。庸何傷。今但取辰集時刻所在之日以爲定朔。朔雖小餘在進限。亦不之進。甚矣人之安於故習也。初曆法用平朔。止知一大一小。爲法之不可易。初聞三大二小之說。皆不以爲然。自有曆以李下訖麟德。而定朔始行。四大三小。理數自然。唐人弗克若天。而止用平朔。迫本朝至元。而當議方革。至如進朔之意。止欲避晦日月見。殊不思合朔在酉戌亥。距前日之卯十八九辰矣。若進一日。則晦不見月。此論誠然。苟合朔在辰申之間。不當進。距前日之卯巳踰十四度。則月見於晦。庸得免乎。且月之隱見。本天道之自然。朔之進退。出入爲之牽強。執若廢人用天。不復虛進。爲得其實哉。至理所在。奚恤乎人言。可爲知者道也。其不用積年日法議曰。曆法之作。所以步日月之躔離。候氣朔之盈虛。不揆其端。無以測知天道。而與之脗合。然日月之行。遲速不同。氣朔之運。參差不一。昔人立法。必推求往古生數之始。謂之演紀上元。當斯之際。日月五星同度。如合璧連珠。然惟其世代緜遠。馴積其數至踰億萬。後人厭其布算繁多。互相推考。斷截其數。而增損日法。以爲得改憲之術。此歷代積年日法。所以不能相同者也。然行之未遠。浸復差失。蓋天道自然。豈人爲附會所能苟合哉。夫七政運行於天。進退自有常度。苟原始要終。候驗周匝。則象數昭著。有不容隱者。又何必舍目前簡易之法。而求億萬年宏闊之術哉。今授時曆以至元辛巳爲元。所用之數。一本諸天。秒而分。分而刻。刻而日。皆以百爲率。比之他曆積年日法推演附會出於人爲者。爲得自然。或曰。昔人謂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然則曆之有積年日法尚矣。自黃帝以來。諸曆轉相祖述。殆七八十家。未聞舍此而能成者。今一切削去。無乃昧於本原而考求未得其方歟。是殆不然。昔杜預有云。治曆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前代演積之法。不過爲合驗天耳。今以舊曆頗疏。乃命釐正。法之不密。在所必更。奚暇習哉。成宗即位。陞學士。大德六年爲翰林承旨。卒年七十九。（元史本傳節志）

論曰。術議發揮授時曆經改憲法之故。皆事求是。不涉虛誕。足以爲後來之折衷。其不用積年日法一議。尤見郭氏卓識。度越千載。蓋唐宋算家。拘於演撰。分秒截法。當時祇爲小術。授時所用。正五代民間之法。而不失爲大家。步算要在測驗而已。劉羲叟謂大衍依數立法。後世無以易。豈篤論哉。

## 齊履謙

齊履謙字伯恆。父義。善算術。履謙年十一。教以推步星曆。盡曉其法。至元十六年。初立太史局。改治新曆。補星曆生。同輩皆司天臺官子。太史王恂問以算數。莫能對。履謙獨隨問隨答。恂大奇之。新曆旣成。復預修曆經曆議。二十九年。授星曆教授。都城刻漏。舊以木爲之。其形如碑。故名碑漏。內設曲筒。鑄銅爲丸。自碑首轉行而下。鳴鐃以爲節。其漏經久廢壞。晨昏失度。大德元年。中書俾履謙視之。因其刻漏旁有宋舊

銅壺四。於是按圖考定蓮花寶山等漏。制命工改作。又請重建鼓樓。增置更鼓。并守漏卒。當時遵用。二年遷保章正。始專曆官之秩。三年八月朔。加時巳。依曆日食二分有奇。至其時不食。衆皆懼。履謙曰。當食不食。自古有之。矧時近午。陽盛陰微。宜當食不食。遂攷唐開元以來當蝕不蝕者凡十事以聞。六年六月朔。時加戌。依曆日蝕五十七秒。衆以涉交既淺。且復近濁。欲匿不報。履謙曰。吾所掌者常數也。其食與否。則係於天。獨以狀聞。至其時果食。衆皆爭沒日不能決。履謙曰。氣本十五日。而閏有十六日者。餘分之積也。故曆法以所積之日命爲沒日。不出本氣者爲是。衆服其議。九年南郊。履謙攝司天臺官。舊制享祀司天雖掌時刻。而無鐘鼓更漏。往往至旦始行其事。履謙白宰執用鐘鼓更漏。俾早晏有節。從之。至大三年陞授時郎秋官正。兼領冬官正事。四年擢國子監丞。改授奉直大夫國子司業。未幾復簽太史院事。延祐元年。復爲司業。至治元年拜太史院使。泰定二年九月。以本官權江西福建道。還京復爲太史院使。天曆二年。九月卒。授時曆行五十年。未嘗推考。履謙日測晷景。幷晨昏五星宿度。自至治三年冬至。至泰定二年夏至。天道加時眞數。各減現行曆書二刻。著二至晷景考二卷。授時曆雖有經串。而經以著定法。串以紀成數。然求其法之所以然。數之所從出。則略而不載。作經串演撰八法一卷。至順三年五月。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汝南郡公。謚文懿。元史本傳、

# 疇人傳卷第二十八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元五

## 趙友欽

趙友欽。一曰名敬。一曰名友。某字子恭。一曰字子公。一曰字敬夫。鄱陽人。一曰饒之德興人。弗能詳也。世稱緣督先生。宋宗室之子。著革象新書五卷。其天道左旋篇。言古人仰觀天象。知星移斗轉。漸漸不同。然其旋轉有甚窄者。以衡管窺之。有一星旋轉最密。名曰紐星。即紐星旋轉之所。名曰北極。復觀南天。比東西星宿旋轉不甚遠。由是而推。乃是南北俱各有極。北極雖然旋轉。常在於天。南極雖然旋轉。不出於地。則知地在天內。天如毬球。內盛半球之水。水上浮一木板。比似人間地平。板上雜置細微之物。比如萬類。毬球雖圓轉不已。板上之物俱不知覺。其日至之景篇。言古者見天暑而日高。天寒而日低。遂立表木以測其長短之景。以中晝表景極短之日爲夏至。中晝表景極長之日爲冬至。其歲序終始篇。言古人以冬至爲第一日。逐日記之。第三百六十六日。中晝景復最長。是爲次年冬至。四番之日。滿一千四百六十一。每年三百六十五日有餘。積四年之餘積多一日。將一日分與四年。每年得四分之一也。其閏定四時篇。





言古人測驗得月圓一次二十九日有餘。十九年月圓二百三十五次。十九年之內中氣有二百二十八。若一朔之內置一中氣。則七朔無中氣者是閏。古人以十九年爲一章。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歲次甲子。謂之至朔同日。第七十七年至朔。又復同日。遂以七十六年名一蔀。二十蔀名曰一紀。紀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于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但非甲子歲首。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於甲子日之先期夜半。又在甲子歲首。總會如初。名曰一元也。其天周歲終篇。言每年三百六十五日餘四分一。故亦以周天分三百六十五度餘四之一。太陽一日行一度。分寸丈尺引。名曰五度。分天爲度者亦是度量之義。似乎以太陽爲尺。其一度即日圓之徑數也。十九年爲一章之內。太陽行十九周。太陰二百五十四周。於月周之數。減去日周。則爲二百三十五朔。十九日之內。太陽行十九度。太陰行二百五十四度。以二百五十四均於十九。則知太陰每日行十三度餘十九之七。每年行十三周十九之七。每日太陰遠太陽十二度十九之七。每年太陰太陽十二周餘十九之七。故每年之日月。合十二朔餘十九之七。爲閏積十九年七閏也。其術法改革篇。言術法屢改。由古及今六十餘家矣。漢太初相爲可取。然猶疏略未密。唐一行作大衍術。當時以爲密矣。以今觀之。猶自甚疎。蓋歲淺則差少未覺。久而積差漸多。不容不改。要當隨時測驗。以求天數之眞。其星分棊布篇。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餘四之一度。度皆輻湊於南北極。如是則其度斂尖于兩端。最廣處在於腰脇。名曰赤道。各度皆二十八宿距星紀數。謂之經度。東西分經。則南北亦當分緯。緯度皆以北極相去遠近爲數。天頂名曰嵩高。北極偏於嵩高而北者五十五度有奇。赤道則斜倚在嵩高之南三十六度。其日道歲差篇。言統天術謂周天赤道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周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百年差一度半。然又謂周歲策少。如此則上古歲差少。後世歲差多。當今術法做之。立加減歲策之法。上考往古。百年加一秒。下驗將來。百年減一秒。其黃道損益篇。言二至之日。黃道平其度斂狹。每度約得十之九。二分斜行赤道之交。每度十有一奇。今之授時術步得冬至日躔箕宿。以此寅申度數最少。巳亥度數最多。其餘則多寡稍近。其積年日法篇。言前代造術者。逆求往古曰上元。求其積年總會。是以必立日法。然有所謂截元術。但將推步定數爲順算逆考。不求其齊。當今授時術。采取截元之術。凡積年日法皆所不取。其元會運世篇。言近世康節先生作皇極經世書。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宇宙之終始。世人多信其說。以愚觀之。實不可準。其氣朔沒滅篇。言術家算沒滅二日。唐一行以前其術不同。今載於授時術者。乃放一行而爲之也。沒用氣盈而推。滅用朔虛而求。沒滅乃已極之義也。故選日者或忌之。其日月盈縮篇。言月行十三度餘十九之七。然或先期或後期。有差至四五度者。從漢劉洪始考究之。知月有盈縮。隋之劉焯始覺太陽亦有盈縮。最多之時在于春秋二分。均差兩度有餘。李淳風有推步月孛法。謂六十二日行七度。六十二年七周天。所謂孛者。乃彗星之一種。光芒偏指者則謂之彗。光芒四出。如圓彈者乃謂之孛。然孛以月爲名者

孛之所在太陰所行最遲太陰在孛星對衝處則所行最疾孛星不常見止以太陰所行最遲處測之其月有九道篇言月行出入黃道之內外遠于黃道處六度二分月道與黃道相交處在二交之始名曰羅睺交之中名曰計都自交初至於交中月在黃道外名曰陽限自交中至於交初月在黃道內名曰陰限所謂九行者皆以畫圖比之四圖各畫黃道似一圓環俱於環南定爲夏至環北定爲冬至環西定爲春分環東定爲秋分將一羅畫爲青道與黃道交于南北南交爲羅北交爲計其青道一邊入在黃道西之東是內青道一邊出在黃道東之東是外青道又將一圖畫白道亦與黃道交於南北南交爲計北交爲羅其白道一邊入在黃道東之西是內白道一邊出在黃道西之西是外白道又將一圓畫朱道與黃道交於東西東交爲計西交爲羅其朱道一邊入黃道北之南是內朱道一邊出在黃道南之南是外朱道又將一圓畫黑道亦與黃道交於東西東交爲羅西交爲計其黑道一邊入在黃道南之北是內黑道一邊出在黃道北之北是外黑道此雖畫四圓然四圖之八道止是一道觀者當以意會本八道而曰九行者以八道之行交于黃道故通以九言也八道常變易不可畫於渾儀上亦不得畫於星圖所可具者黃赤二道耳欲辨於黃故塗以赤赤道近八道皆相交遠近朱道止十八度遠黑道至十三度遠青白二道約二十四度遠其時分百刻篇言晝夜十二時均分爲百刻一時有八大刻二小刻小刻亦準大刻一上半時之大刻四始初初次初一次初二次初三最後小刻名初四下半時之大刻亦四始曰正初次正一次正二次正三最後小刻名正四古術又將二小刻爲始後却以大刻繼之者然不若今術之便于籌策流俗謂子午卯酉各九刻餘皆八刻誠可笑歟其晝夜短長篇言春秋壺箭六七日間增減晝夜一刻若二至前後其增減一刻相去二十餘日矣冬夏增減遲春秋增減速致于渾儀即可以知其理其氣稍寒暑篇言夏至午中冬至子中然大暑在六月未中大寒在十二月丑中者此蓋飯甑之理也竈火甚炎可比午中然飯甑之氣猶未甚盛及氣盛則火已稍衰在後竈火盡滅可比子中然飯甑之氣又良久而後始衰寒暑之理豈非積久而氣盛乎其天地正中篇言天體如彈丸周圍上下相距正等名曰天中地平不當天半地上天多地下天少從地平直上自有天中之所古人却謂地平正當天半天中者蓋爲仰觀常有一半星宿可見故以地平就爲天中今謂地中直上自有天中之所者蓋見日月近大遠小星度之高密低疏所以知其然也昔人以五表求地中以今思之止須一表其表與人齊高于午日中發其短景于地用爲指北準繩卻置窺筩于表首隨準繩以望北極若北極在筩心者此處得東西之正如見北極之東者則是其地偏東見北極之西者則是其地偏西已得東西之正然後於二分之前十餘日內就此處置立竅漏準定十二時之端的須以兩日午日短景求與時參合却於春分前二日或秋分後二日太陽正當赤道時于卯酉中刻觀其表景畫地而定東西準繩若卯酉兩景相直是得南北正中矣若兩景曲而向南者則其地偏南向北者則其地偏北其地域遠近篇言陽城仰觀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





地亦三十六度迤邐測方而望之出入之度漸多遂見北極出地四十五度鐵勒塔望之出入之度三十一度廣以南其度不及二十南極二十度已下其星猶多中國不可見迨今未有名地域遠近非特仰觀不同寒暑晝夜表景亦皆差別偏南者暑多寒少偏北者暑少寒多朔方最遠之地或煮羊脾未熟而天曉或當午而纔方見日出沒止在須臾古者立八尺之表以驗四時日景地中夏至景在表北一尺六寸冬至景在表北一丈三尺南至交廣北至鐵勒等處驗之俱各不同表高八尺似失之短至元以來表長四丈誠萬古之定法也所謂土圭者自古有之然地上天多早晚太陽與人相近則景移必疾日午與人相遠則景移必遲世間土圭均齊而已豈免午後巳未而早晚時刻俱差地中差已如是若於八方偏地驗之土圭之不可準尤爲顯然偏東者早景疾而晚景遲午景先至偏西者早景遲而晚景疾午景後期偏北者少其晝而景遲偏南者多其晝而景疾若南越短景南指而子午反復則又說逆甚矣其月體半明篇言以黑漆球映日則其球必有光可以轉射暗壁太陰圓體即黑漆毬也日月對懸爲地所隔猶能受日之光者蓋陰陽精氣隔礙潛通如吸鐵之石感霜之鐘理不懸隔日月不全相當而似瑕映於內者如鏡映水之處則壁照地之處則瑕以爲山河所印之景者是也其日月薄食篇言日之圓體大月之圓體小日道之周圍亦大月道之周圍亦小日道距天較近月道距天較遠日月之體與所行之道雖有少廣之差然月與人相近日與人相遠故月體因近視而可比日體之大月道因近視而可比日道之廣日食月食當以天度經緯而推同經不同緯止曰合朔同經同緯合朔而有食矣人觀望日體見爲月之黑體所障故云日食然日體未嘗有損所謂食者強名而已日月對躔而望若不當二交前後則不食望在二交前後則必食或既或不既常以距交遠近而推若相對于二交限內對經而對緯至甚的切所受日光似于太虛陽極反亢以致月體黑暗如染紅濃厚反成紫黑也日月之圓徑相倍日徑一度月徑止得日徑之半然在於近視亦準一度是猶省秤比于複秤斤兩雖同其實則有輕重之異日之圓徑倍于月則闇虛之圓徑亦倍于月月既準一度則闇虛廣二度矣月食分數止以距交遠近而論別轉四時加減八方所見食分並同日食則不然舊曆云假令中體食既戴日之下所虧纔半化外反觀則交而不食何以言之日月如大小二毬共懸一索日上月下相去稍遠人在其下正望之則黑毬遮盡赤毬比若食既傍觀而分遠近之差即食數有多寡也其日輪分視篇言物小而近故遠則多立步小移所蔽迥別夫日月之行道于列宿雖似依躔相去懸遠測望之所不同見其少廣亦異今以交圖喻之畫一車輪周圍輻轂比三百六十餘度輪圍比天之宿躔轂竅比六合之中以黃紙剪爲日體黑紙剪爲月體日大月小圍徑相倍於輻度內置日月同躔月近轂中日近輪圍然近中處度狹近圍處度廣日月雖大小不同俱占一度然後畫日月距緯之數以黃色畫日道黑色畫月道止畫一線之周各取日月體心爲距數別將薄紙又畫一大輪與先畫輪圍周徑相倍曰眼輪其轂竅以比測望眼目將薄紙之轂加于先畫之轂即是眼

睛在六合之中。今地平不當天半。地上天多。地下天少。須當移股輪側放低。比似眼在地平。此不特比望各宿經度。亦可比望去極緯度。其五緯距合篇。言古者止知五緯距度。未知有變數之加減。北齊張子信仰觀歲久。知五緯又有盈縮之變。當加減常數。以求其逐日之躔。所以然者。蓋五緯不由黃道。亦不由月之九道、乃出入黃道內外。各自有其道。視太陽遠近而遲疾者。如足力之勤倦。又有變數之加減者。比如路里之徑直斜曲。其蓋天舛理篇。言蓋天之說。以天愈低而愈遠。今北極近南則高而小。近北則低而大。由是觀之。北極之北。天雖愈低。却與中國相近。如此則蓋天之謬明矣。其渾儀制度篇。言渾天之儀有三。一曰六合儀。一曰三辰儀。一曰四游儀。共爲一器。其經星定躔篇。言黃道因歲差逐年改異。宜先測赤道以分天體。但地平不當天半。渾儀不可以測術。於地中置立壺箭刻漏。箭分一百四十六畫半。一晝夜之間。其箭浮沈各五十次。天運一度。則箭之浮沈移四十畫。別置一木架。四柱而中空。不拘大小高低。內容一人坐立。架上平放長木兩條。其長與架相稱。高五寸許。闊二寸許。各鑿木溝。試令平正。兩木之間。留一長罅。其闊不及半寸。約三四分。首尾橫狹。均亭直指子午中向。人於架內窺測。其眼須當低罅一尺有餘。否則所望不定。若于長木之上。以板加之。令高。則不必低罅一尺矣。觀象者候視各宿來當罅中。隨即聲說。看箭者言其箭畫數曰。秉筆者記之。須當再驗三四夜以審訂焉。其橫度去極篇。言渾儀亦不可測橫度。今亦別立測橫度法。其法於露地鑿爲方穴。正向子午。傍挾卯酉。以四柱木架置于穴中。高出地平數寸許。方廣稱穴。架內可容坐立。尺寸不拘。其穴口之南。樹一長木。與架相遠丈餘。高七尺許。其架之上作十字之交。但十字之木。不向子午卯酉。乃斜指四維。而各橋於柱。正交之心。樹立一表。約高六尺。作竅于表首。可通琴線。令線無澀滯。其竅向南之下二尺許。別鑿一方竅。將平木一條于穴內。毋令突露竅北。其平木約厚二寸許。闊四寸許。長出竅南一丈。穩附于架南所樹之木。平木正指子午之中。上鑿水溝。以試平正。於平木左邊。均畫九十一度有奇。乃周天四分之一。以一寸準爲一度。又于平木之上一寸許。再構平木一條。與在下之平木不異。但在上之畫處。作通竅可容錢箸。在下之畫處。止作淺竅。以承錢箸。錢箸長二尺許。箸首大竅。似乎大針之狀。插在平木最南之畫竅。箸竅繫以琴線。穿從表竅過北。有竅筒。約長五尺以上。有尾。各有一環。下環在筒尾之上側數寸許。繫于表根。上環繫于琴線。竅筒直倚表北。琴線長短稱之。一人在架外地上。而漸移錢箸。移畫竅而北。竅筒之首漸移。然恐東西搖曳不定。當釘兩木於表側以夾之。錢箸逐畫北移。則可以測衆星所在之度。測者聲說。屋下之人書記之。其占景知交篇。言竪一表約高四丈。表首置圓物。狀如燈毬。不可透明。亦不可小。小則景淡。大却不妨。表下以石灰塗之。令白。以黑畫方眼。若棊枰。眼方一寸。于是推測四時日景九道月景于棊枰方上。考究東西南北遲疾之差。則可推日月兩景相犯。求其日食分抄。虧圓時刻。起復方位。其偏遠準則篇。言地偏南北者。則卯酉表景不相直。地偏東西者。則子午兩帶不相直。求地偏東西之數。則置刻漏。準取昏曉。折中取爲夜半。置測經度之





木架罅。指偏午于此夜半仰望中星。以較地中夜半中星。則知地偏東西之度數。若求地偏南北之數。但論罅內所見天脊緯度。取其距北極之數計之。其小罅光景篇。言室有小罅。雖不皆圓。而罅景所射。未有不圓。及至日食。則罅景亦如所食分數。罅雖寬窄不同。景却周徑相等。但寬者濃而窄者淡。若以物障其所射之處。迎奪此景於所障物上。則此景較狹而加濃。予始未悟其理。因熟思之。凡大罅有景。必隨其罅之方圓長短尖斜而不別。乃因罅大而可容日月之體也。若罅小。則不足容日月之體。是以隨日月之形而皆圓。及其缺則皆缺。罅漸窄則景漸淡。景漸遠則周徑漸廣而愈加淡。大罅之景。漸遠亦漸廣。然不減其濃。此則濃淡之別也。假於兩樓下各穿圓穿。徑皆四尺餘。右穿深四尺。左穿深八尺。置桌于左穿。桌高四尺。則雖深八尺。只如右穿之淺。作兩圓板。徑廣四尺。俱以蠟燭千餘枚。密插於上而燃之。更作兩圓板。覆穿口。板心開方竅。左方寸許。右方半寸許。于是觀其樓板之下。有二圓景。周徑所較不多。却有一濃一淡。詳察其理。千燭自有千景。其景皆隨小竅點點而方。燭在穿心者。方景直射樓板之中。在南邊者。方景斜射樓板之北。在北邊者。方景斜射樓板南。東西亦然。其四旁之景。斜射而不直者。緣四旁直上之光。礙而不得出。惟有斜穿出竅。穿內既已斜穿。竅外止得偏射。偏中之景。千數交錯。周偏疊砌。則總成一景而圓。所以有濃淡之殊者。蓋兩處皆千景疊砌。圓徑若無廣狹之分。但見其竅寬者。所容之光較多。乃千景皆廣。而疊砌稠厚。所以濃。竅窄者。所容之光較少。乃千景皆狹。而疊砌稀薄。所以淡。于是向右穿東邊減却五百燭。觀其右間樓板之景。缺其半于西。又減左穿之燭。但明二三十枝。其景雖亦周圍布置各自點點爲方。不相粘附矣。又但明一燭。則只有一景。而方緣竅小。而光形尤小。竅內可以容盡其光。卻爲大景隨空罅之象矣。若依舊燃左穿之燭。別將廣大之板二片。以障樓板。而迎奪其景。此景較于樓板者漸狹而加濃。于是去左穿之內桌案。燃燭置于穿底。竅既遠於燭。景則斂而狹。由是察之。燭也光也竅也景也四者消長勝負。皆所當論者也。其句股測天篇。言測三辰之高。必須兩表相距數百里。否則不覺其景差。里之爲數。長三百步。每步之長。伸手一度也。浙尺約六。淮尺約五。世間里路迂遙。難取徑直。既然地上量之不直。豈能推其三辰高遠。是以古人測景千里一寸之差。猶未親切。姑以其術言之。古人制表未精。今別定表之制度。併述元有算法。就地中各去南北數百里。仍不偏于東西。俱立一表。約高四丈。於表首下數寸。作一方竅。外廣而內狹。當中薄如連邊。兩旁如側置漏底之盤。形圓而發力。以南北表景之數相減。餘名景差。兩表相距里路。各乘南北表景。各如景差而一。即得二表各與戴日之地相距。數日平遠。各以表景加之。所得各以表高乘之。各如表景而一。即得日輪頂與戴日地相距數。以南北表景各加平遠。所得自乘。名句冪。日高自乘名股冪。兩冪相併。名弦冪。開爲平方。名曰日遠。乃南北表竅之景距日斜遠也。其乾象周髀篇。言古人謂圓徑一尺。周圍三尺。後世考究則不然。圓一而周三。則尚有餘。圓三而徑一。則爲不足。蓋圓三徑一。是六角之田也。或謂圓徑一尺。周圍三尺一寸四分。或謂圓徑七尺。周圍二十二尺。

成部圓徑一百一十三。周圍三百五十五。徑一而周三一四。稍自徑多圍少。徑七而周二十二。却是徑少周多。徑一百一十三。周三百五十五。最為精密。其考究之術。設百眼茶盤。一眼廣一寸。方圍之內。畫為圓圓。徑十寸。圓內又畫小方圍。小方以算術展為圓象。自四角之方。添為八角。曲圓為第一次。若第二次則為曲十六。第三次則為曲三十二。第四次則為曲六十四。凡多一次。其曲必倍。至十二次。則其為曲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其初之小方。漸加漸展。漸滿漸實。角數愈多。而其為方者。不復方而變為圓矣。今先以第一次言之。內方之弦十寸。名大弦。自乘得一百寸。名大弦羃。內方之句羃五十寸。名第一次大句羃。以第一次大句羃。減其大弦羃。餘五十寸。名大股羃。開方得七寸七釐一毫有奇。名第一次大股。以第一次大股。減其大弦。餘二寸九分二釐八毫有奇。名第一較。折半得一寸四分六釐四毫有奇。名第一次小句。此小句之數。為內方之四邊。與圓圍最相遠處也。以第一次小句自乘。得二寸一分四釐四毫有奇。名第一次小句羃。以第一次大句羃。折半得二十五寸。又折半得十二寸五分。名第一次小股羃。併第一次小句羃。得一十四寸六分四釐四毫有奇。名第一次小弦羃。開方得三寸八分二釐六毫有奇。名第一次小弦。即是八曲之一。八乘第一次小弦。得三十寸六分一釐有奇。即是八曲之周圍也。此以小數求之。不若改為大數。將大弦改為一千寸。然後依法而求。若求第二次者。以第一次小弦羃。就名第二次大句羃。以第一次大股羃。減其大弦羃。餘為第二次大股羃。開方為第二次大股。以減其大弦。餘為第二較。折半名二次小句。此小句之數。即是八曲之邊與圓圍最相遠處也。以第二次小句自乘。名第二次小句羃。以第二次大句羃兩折。名第二次小股羃。以第二次小股羃。併第二次小句羃。名第二次小弦羃。開方為第二次小弦。即是十六曲之一。以十六乘第二小弦。即是十六曲之周圍也。以第二次做第一次。若至十二次亦逐次相做。假第十二次之小弦。以第十二次之曲數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乘之。得三千一百四十一寸五分九釐二毫有奇。即是千寸徑之周圍也。以一百一十三乘之。果得三百五十五。故言其法精密。要之方為數之始。圓為數之終。圓始於方。方終於圓。周髀之術。無出於此矣。又有天文圖說一篇。文不具。友欽。隱於龍游之雞鳴山。龍游朱暉字德明。從友欽游。受革象新書。暉發其門人章湝徽采。濂序而刻之。（革象新書。）

論曰。步算之書。苦於難讀。友欽罕譬曲喻。出以平易。其津逮來學之心至矣。小隙光景乾象周髀諸篇。尤有深得。惟以地平不當天半。地上天多。地下天少。此則友欽之新說。於理不然也。

賈亨

賈亨字季通。長沙人也。著算法全能集二卷。（算法全能集。）

論曰。也是園藏書目載亨是書作六卷。余所藏止二卷。書中有珠算歌訣。則其人游在元以後矣。未審其詳。故附於此。



# 疇人傳卷第二十九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明一

### 劉基

劉基字伯溫。青田人也。元至順間舉進士。除高安丞。後為浙江儒學副提舉。太祖吳元年。基為太史院使。十一月乙未冬至。基率其屬高翼進戊申大統曆。太祖諭曰。古者季冬頒曆太遲。今于冬至亦未善。宜以十月朔。著為令。尋拜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洪武三年。授宏文館學士。封誠意伯。八年正月卒。年六十五。正德九年。加贈太師。諡文成。（明史本傳、曆志。）

### 吳伯宗　李翀

吳伯宗名祐。以字行。金谿人也。洪武庚戌鄉薦舉首。辛亥廷對。擢進士第一。官至武英殿大學士。洪武元年。徵元回回司天監黑的兒阿都剌。司天監丞迭里月實一十四人。脩定曆數。二年。又徵回回司天臺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議曆法。三年。改司天監為欽天監。以回回科隸焉。十五年。詔伯宗與翰林李翀同譯回回曆經緯度天文諸書。書成。命伯宗為序。序曰。皇上奉天明命。撫臨華夏。車書大同。人文宣朗。爰自

洪武初，大將軍平元都，收其圖籍經傳子史凡若干萬卷，悉上進京師，藏之書府。萬幾之暇，即召儒臣進講，以資治道。其間西域書數百冊，言殊字異，無能知者。十五年秋九月癸亥，上御奉天門，召翰林臣李翀、臣吳伯宗而論之曰：天道幽微，垂象以示人。人君體天行道，乃成治功。古之帝王，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以脩人事，育萬物。由是文籍以興，彝倫攸敘。邇來西域陰陽家推測天象，至爲精密，有驗其緯度之法，又中國書之所未備，此其有關于天人甚大，宜譯其書，以時披閱，庶幾無象可以省躬脩德，思患預防，順天心，立民命焉。遂召欽天監靈臺郎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廷，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曆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本音，兼通華語，其口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毋藻繪，毋忽。臣等奉命惟謹，開局于右順門之右，相與切磨，造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越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以進。有旨命臣伯宗爲序。臣聞伏羲畫八卦，唐堯欽曆象，大舜齊七政，神禹敘九疇，歷代相傳，載籍益備，其言天地之變化，陰陽之闔闢，日月星辰之道行，寒暑晝夜之代序，與夫人事吉凶，物理消長，微妙玄術矣。今觀西域天文書，與中國相傳，殊途同歸，則知至理精微之妙，充塞宇宙，豈以華夷而有間乎？恭惟皇上心與天通，學稽古訓，一言一動，森若神明在上，凡禮樂刑政，陰舒陽斂，皆法天而行，期於七曜順度，雨暘時若，以致隆平之治。皇上敬天勤民，即伏羲堯舜禹之用心也。經傳所載天人感應之理，存于方寸審矣。今又譯成此書，常留睿覽，兢兢戒慎，純亦不已。若是其至哉！是書遠出夷裔，在元世百有餘年，晦而弗顯，今遇聖明，表而爲中國之用，備一家之言，何其幸也！聖心廓焉大公，一視無間，超軼前代遠矣。刻而列之，與中國聖賢之書並傳並用，豈惟有補于當今，抑亦有功于萬世云。由是回回法與大統參用。後神宗時，用禮科給事中侯先春言，以回回曆竄入大統曆中，以備考驗。（明史本傳、曆志、明史紀事本末、回回曆法）

論曰：九執萬年，不行於當時，而回回經緯度，乃得與大統始終參用，蓋其法亦屢變而加精，漸能符合天象矣。

## 元統 李德芳

元統，號抱拙子，長安人也。洪武十七年，爲漏刻博士。上言：曆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況授時以至元辛巳爲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用法推之，漸差天度。臣今推演得洪武甲子閏准分一十七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氣准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分八秒。然七政遲疾順逆伏見不齊，其理深奧，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宜徵令推算，以成一代之制。報可。先是元年改太史院爲司天監，三年又改監名爲欽天，設四科，曰天文，刻漏，大統，回回，以監令丞統之。于是擢統爲監令。統乃取授時術，去其歲實消長之說，析其條例，錯綜其文，得四卷，以洪武十七年甲子爲元，命曰大統曆法通軌。二十二年，改





監令丞爲監正副，統爲監正。二十六年，監副李德芳言：統改作洪武甲子元，不用消長之法，以考魯獻公十五年戊寅歲天正冬至，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半強。疏上，統奏辯，太祖曰：二統皆難憑，但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大統術元以洪武甲子，而推算仍依授時法焉。（明史曆志、明史本傳、太陰通軌）

論曰：大統去授時消長之法，當時言曆者皆不謂然。以余觀之，統亦未爲無見也。何也？授時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二十五分，上致百年長一分，下推百年消一分，依其法上致七十三萬七千五百年，其歲實當爲三百六十六日無餘分，下推二十四萬二千五百年，其歲實當爲三百六十五日無餘分，此必無之理也。長極而消，消極又漸長，亦事勢所必然。明代三百年間，于授時法當消而不消，則歲實固已漸長。至本朝康熙間，歲實餘分爲二四二一有奇，雍正時乃易爲二四二三有奇，此消極而長之明效大驗，故曰統亦未爲無見也。

## 王緯

王緯，字子充，義烏人也。國初召用爲中書分省掾史，擢翰林待制，觀知制誥，國史院編修官，使雲南，抗節不屈，遂遇害，年五十二。建文中贈翰林學士，謚文節，正統中追謚忠文。緯以元趙友欽所撰革象新書，其書涉於叢冗鄙瀆，反若昧其旨意之所在，因爲纂次，削其支離，發其僞舛，釐其次第，挈其要領，爲重修革象新書二卷，篇目次第，與友欽書小異。（明史本傳、重修革象新書）

## 彭德清

彭德清，正統十四年官欽天監監正。先是永樂遷都順天，仍用應天冬夏至晝夜時刻，至德清測驗，得北京北極出地四十度，比南京高七度有奇，冬至晝三十八刻，夏至晝六十二刻，請改入大統術，永爲定式。從之。未幾景帝即位，用天文生馬軾言，仍復洪武舊制。（明史曆志）

論曰：晝夜漏刻，九服各殊。唐宋術家言之甚詳，德清奏改用順天之率，是也。景帝未審厥故，復用應天舊法，當時臺官不能執爭，其推步之疏，亦可見矣。

## 貝琳

貝琳，成化中官南京欽天監監副。先是洪武十八年，遠人歸化，獻土盤曆法，預推六曜干犯，名曰緯度，曆官元統去土盤譯爲漢算，至是歲久湮沒，琳虞廢弛失傳，成化六年具奏修補，十三年秋書成。其法分周天爲三百六十度，每宮三十度，度分秒微，各以六十遞析，以西域阿喇必年當隋開皇己未爲元，至洪武甲子，計積七百八十六算。其宮分十二：白羊戌宮三十一日，金牛酉宮三十一日，陰陽申宮三十一日，巨蟹未宮三十二日，獅子午宮三十一日，雙女巳宮三十一日，天秤辰宮三十日，天蝎卯宮三十日，人馬寅宮二十九日，磨蝎丑宮二十九日，寶瓶子宮三十日，雙魚亥宮三十日，計十二宮，共三百六十五日，爲一年，謂之不動的月。若宮分有閏，於雙魚宮內加一日，凡一百二十八年，宮閏三十一日。其月分十二，閏

一月大名法而斡而丁第二月小名阿而的必喜世第三月大名虎而達第四月小名名提而第五月大名木而達第六月小名沙合剌斡而第七月大名列黑而第八月小名阿斑第九月大名阿明而第十月小名答亦第十一月大名八哈曼第十二月小名亦思番達而麻的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計十二月共三百五十四日為一年謂之動的月若月分有閏於第十二月內加一日凡三十年月閏十一日其命日以七曜日一月二火三水四木五金六土七每日以午正起算明史曆志七政推步

論曰王寅旭謂土盤術元在唐武德年間非開皇己未是也而猶未知其審也蓋回回術有宮分年有月分年宮分有宮分之元則開皇己未是也月分有月分之元則唐武德壬午是也自開皇己未至洪武甲子積宮分年七百八十六自武德壬午至洪武甲子積月分年亦七百八十六其巧藏根數以惑人者以其兩積年之適相等也元和李尚之銳著回回術元攷親梅徵君疑問所云為詳有求宮分白羊一日入月分截元後積年月日法以為不明乎此則雖有立成不能入算也

童軒

童軒字士昂鄱陽人也景泰辛未進士官至吏部尚書成化十五年十一月戊戌望月食監推有誤時軒方以知術擢太常少卿掌監事具言晉隋以來雖立歲差之法終欠精密況南北高下地有不同豈能脗合天象監臣不能隨時修改故多舛誤會俞正己上改曆議詔禮部及軒參考軒奏正己膠泥所聞輕率妄議詔見正己傳明史本傳曆志

俞正己

俞正己直隸人也官真定教諭成化十七年上改曆議謂曆象授時乃敬天勤民之急務我朝盡革前代弊政獨曆法可議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之常度本曆元以推步又以陰陽盈虧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謹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己丑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一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於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為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載編成一冊上進請敕該部精加考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曆頒行天下詔以曆法已嘗稽定令奏有差所司詳看以聞禮部尚書周洪謨等奏正己止據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曆志推算氣朔又以己意創為八十七年約法每月大小相間輕率狂妄宜正其罪遂下正己詔獄明史曆志

論曰十九年七閏三統四分之舊率也推步家削去不用已非一世而正己乃欲以易大統術妄矣正己之淺陋不學與南宋臧元震如合一轍乃元震得轉一官而正己遂下詔獄亦有幸有不幸耳

吳昊

吳昊字仁甫臨川人也成化中為欽天監正奏言授時術起至元辛巳今二百一十年與歲行差三度餘





矣及今不改恐漸疎漏詔下欽部議如其說宏治二年上言觀象臺舊制渾儀黃赤二道交自奎軫與今之四正日度乖戾其南北軸不合兩極出入之度窺管又不與太陽出沒相當故廢設而不用所用簡儀則郭守敬遺制而北極雲柱差短以無經星去極亦不能無爽今宜改造渾儀以黃赤二道環交於壁軫始與天合又言觀象臺所用渾儀係南京舊制南京相去二千七百餘里去極高下不同且歲久推驗漸差請修改或別造以成一代之制事下禮臣覆曜令同監副造渾儀二儀緯皆與天合正德初遷太常寺卿卒于官明史本傳曆志

周濂

周濂正德中官中官正上言日躔歲退之差一分五十秒今正報乙亥距至元辛巳二百三十五年赤道歲差當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不蒙改正推步豈能有合臣參詳積驗得正德丙子歲前天正冬至氣應二十七日四百七十五分命得辛卯日丑初初刻日躔赤道箕宿六度四十七分五十秒黃道箕宿五度九十六分四十三秒為曆元其氣閏轉交四歲併周天黃赤道類立成悉從歲差隨時改正乞敕儀臣併監正董其事部奏古法未可輕改請仍舊法別選精通術學者同濂等以新法參驗更為奏請報可明史曆志

朱裕

朱裕正德時為漏刻博士先是成化十九年天文生張陞上言改曆欽天監謂祖制不可變遂寢宏治中監推交食屢不驗正德十二三年日食起復皆弗合於是裕上言至元辛巳距今二百三十七年歲久不能無差若不量加損益恐愈久愈舛乞簡大臣總理其事令本監官生半推古法半建新法兩相交驗回回科推驗西域九執術法仍遣官至各省候土圭以測節氣早晚往復參較則交食可正而七政可齊部覆言裕及監臣曆學皆未必精今十月望月食中官正周濂所推與古法及裕所奏不同請至期考驗從之明史曆志

鄭善夫

鄭善夫字繼之閩縣人也宏治十八年進士正德十五年官禮部員外郎上言日月交食日食最為難測蓋月食分數但論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且月小闇虛大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為月所掩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分故南北殊觀時刻亦異必須據地立表因時求合如正德九年八月辛卯日食曆官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宜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刻分秒必使奇零剖析詳盡不然積以歲月躔離朓朒又不合矣不報嘉靖初卒年三十有九明史本傳曆志

樂護 華湘

樂護官南京戶科給事中。華湘官工部主事。正德十六年。並以通曆法擢光祿少卿。管欽天監事。嘉靖二年。湘疏論曆之來由黃帝迄秦末。凡六改。漢高祖迄漢末。凡五改。由魏文帝迄隋。凡十三改。由唐高祖迄周末。凡十六改。由宋太祖迄宋末。凡十八改。由金熙宗迄元末。凡三改。然歷代長於曆者。不數歲而輒差。今之冬至初昏室中。去唐堯末計四千餘年。而差五十度矣。授時法歲差一分五十秒。至元辛巳至今二百四十二年。合差三度有奇。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與推算不合。臣按古今善治曆者三家。漢太初以鍾律。唐大衍以蓍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晷景爲近。欲正曆而不登臺測景。皆空言臆見也。望許臣暫能朝參。督中官正等。及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月書。至來冬至。以驗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躔月離黃赤二道昏旦中星七政四餘之度。視元辛巳所測。離合何如。差次錄聞。更敕禮部精通理數者。徵赴京師。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下禮部集議。護言曆經即歲差以推變黃道。六十七年。該推變一次。本數失於推變故耳。又謂曆不可改。與湘頗異。禮部因言我朝曆因於元。經諸大儒之手。固難議改。然推步之法。貴隨時考驗。今湘欲自行測候。不爲無識。請二臣各道所見。窮極異同。以協天道。從之。明史曆志、

# 疇人傳卷第三十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明二

### 唐順之

唐順之字應德。號荊川。武進人也。嘉靖八年會試第一。官至右都御史。通知回回術法。精於弧矢割圓之術。嘗著勾股測望論。其略云。勾股所謂矩也。古人執數寸之矩。而日月之運行。朓朒遲速之變。山谿之高深廣遠。凡目力所及。無不可知。蓋不能逃於數也。勾股之橫爲句。縱爲股。斜爲弦。蓋一弦實藏一句一股之數。一句一股之數。併得一弦數也。數非兩不可行。因句股而得弦。因股弦而得句。因句弦而得股。三者之中。其兩者顯而可知。其一者藏而不可知。因兩以得三。此句股法之可通者也。三者缺其二。數不可起。而句股之法窮矣。於是有立表之法。蓋以小句股求大句股也。句股弦三者有一可知。則立表之法可得而用。若句股弦三者無一可知。而立表之法又窮矣。於是有重表之法。蓋立表者以通句股之窮也。重表者以通一表之窮也。其實重表一表也。一表句股也。無二法也。又有句股容方圓論。略云。凡奇零不齊之數。準之於齊。圓準之於方。不齊之圓。準於齊之圓。不齊之方。準於齊之方。句股容圓。準於句股容方。如均





齊無較之句股。其容方適得句之一半。若長短不齊之句股。則容方以權而圓。不止于半句矣。須變是爲圓。以取容方之變。取容圓之徑。則用句股相乘。而倍其數。以句股弦并爲法而得數也。又弧矢論略云。凡弧矢算法。準之於矢。而參之於徑。背徑求矢之法。先求之背弦差。而半背弦差。羃之矢羃與徑相除之中倍矢羃與徑相除。則全背弦差也。半法簡捷。故用其半。無餘背徑求矢。矢背求徑。消息皆於是矣。夫積也矢也。徑也。弦也。背也。殘周也。差也。凡七者轉相爲法。而轉相求。共得三百二十六法。而後盡。渾然一圓圖面中會錯綜變化乃至於此。嗚呼。豈非所謂至妙至妙者哉。又論差分方程疊縮粟米。雖是一分法也。差分方程者。因物之參伍。而推出價之貴賤。有定式而不可亂也。差分方程之所不能盡。於是有疊縮。疊縮因其外露畸零可見之數。而推知其中藏隱雜不可見之數。以微末而窺全錐也。蓋差分以價權物。揆價而混物。故以物相較。方程以物權價。揆物而混價。故以物相參。而疊縮通乎其間矣。至於物以多而易寡。價有以貴而易賤。於是有粟米。則乘除互換之間。而多遂與寡相當。賤遂與貴相當。而其數齊矣。又謂數有繁而從簡。亦有以少而合多。而數之有分者。不可以常法約。於是有約分之法。有合分躁分之法。觀其廣纖而聚散著矣。觀其所餘而多寡著矣。算術曰。學者不患乘除之爲難。而患分法之爲難。必精於無分之乘除。而後能通於有分之乘除。非二致也。法有淺深而已矣。三十九年卒。年五十四。崇禎中。追諡襄文。明史本傳、荊川文集、

論曰。順之習回回法。而不知最高薄測圓海鏡。而不知立天元術。凡所論述。亦祗得其淺焉者耳。然明季士大夫。率以空疏相尚。順之以句股弧矢表率後賢。一線之傳。終于不墜。其功固有足多者矣。

### 顧應祥

顧應祥號箬溪道人。湖州長興人也。嘉靖間巡撫雲南。遷刑部尚書。著測圓海鏡分類釋術十卷。其序曰。天地之所以神變化而生萬物者。陰陽而已。一陰一陽交互錯綜。而變化無窮焉。聖人因其交互錯綜之不齊。而畫爲數術以觀之。於是乎天地之高深。日月之出沒。鬼神之幽祕。皆可得而知之矣。然數之爲術。雖千變萬化之不同。而其要不過一開闔而已。闢者除也。闔者乘也。而又有以形求積以積求形之異。古之爲數者有九。九者其用也。是故用之以貿易。則爲粟米。用之以分別差等。則爲差分。爲均輸。因其末而欲知其本。爲盈朒。彼此互見。則爲方程。若夫以形求積。則方田商功之類是也。以積求形。則少廣句股之類是也。以形求積者。先得其形。而後求其積。故其爲術也易。以積求形者。則先得其積而後求其長短廣狹斜正之形。有非乘除所能盡者。故必以商除之。然而商除亦不能盡也。而又立正負廣隅之法。以增損附益之。故其爲術也難。余自幼好習數學。晚得荊川唐太史所錄測圓海鏡一書。乃元翰林學士欒城李公冶所著。雖專主于求容圓求方一術。然其中間如平方立方三乘方。帶縱減縱。益廉減廉。正隅負隅諸法。凡所謂以積求形者。皆盡之矣。但其每條下細草。雖徑立天元一。反覆合之。而無下手之術

從後學之士。茫然無門路之可入。輒不自揆。每章去其繁草。立一算術。又以其所立通句邊股之題。各以類分之。將義稍繁者。略加芟損。名曰測圓海鏡分類釋術。非敢僭改前賢著述。惟以便下學云爾。今夫世之論數者。俱視爲末藝。故高明者不屑爲之。而執泥者遂以爲占驗之法。雖欒城公自序。亦以爲九九賤伎。殊不知君子之學。自性命道德之外。皆藝也。與其徒費精神於佔畢之間。又不若留情於此。不惟可以取樂。亦足以爲養心之助焉。後之有同此好者。當以余言爲然否耶。又著測圓算術四卷。序曰。句股求容圓之徑。古有其法。未有若元翰林學士欒城李先生之精且密者也。其所著測圓海鏡。設爲天地日月山川。東西南北。乾坤艮巽名號。而以通句股邊句股底句股等。錯綜而求之。極爲明簡。但每條細草。止以天元一立算。而淺無下手之處。繼群已爲之類釋。既而思之。猶有未當於心者。蓋圓之內外。其橫者爲句。其直者爲股。一橫一直或兩橫兩直相夾。成一橫一斜一直一斜。自有天然對待之妙。比而合之。皆可推類而知者。於是別出己見。復爲編次其雜亂者。附以布算之法。名號雖仍舊。而詞則務簡而明。庶使學者一覽而可得其要領焉耳。若諸和諸較雜揉之分。似涉繁冗。故俱不錄。非略之也。測圓之法。止於是足矣。其句股求容方類論說曰。句股求容方。其法雖取則於積方。而實與帶方不同。蓋方者皆如句五股五。則方積二十有五。從兩角斜分爲二。以求其斜中之所容之方。則以句股和十爲法。除之。其容方之徑。恰得方徑之半。容方之積。恰得方積四分之一。若句股容方。則句短而股長。以句乘股。乃一長方積。以句除之得股。是以廣而求縱也。以股除之得句。是以縱而求廣也。以句股和爲法。以求容方徑。是廣縱相併爲股以求句也。長方積內原無一句之數。於是截其橫之一邊以補之。而所得容方之徑。大率止在半句已上。而容方之積。則隨其句股之長短以爲多寡。不可以四分之一例之矣。然長方積乃兩句股相並。一正一倒。以一句股求容方積。與虛句股所容直方之積。則隨其長短闊狹。而未嘗不同也。嘗如句六尺。股十二尺。其積七十有二。以句股和一十八除之。得容方徑四尺。其積十六。虛句股內所容之直積。長八尺。闊二尺。亦十六也。又如句四尺。股六尺。其積二十四。以句股和除之。容方徑二尺四寸。積五尺七寸六分。虛句股內所容直積。長三尺六寸。闊一尺六寸。亦是五尺七寸六分。故曰未嘗不同也。若夫句股容圓。則又與句股容方不同。圓之形依弦而爲大小。而其徑與弦和和較同數。故立法以句股相乘。倍之爲實。以弦和和爲法除之。得弦和較。弦和較即圓徑也。若以弦和較爲法除之。即得弦和和矣。倍其積者何也。蓋句股和共爲一長股。弦爲一短股。所求之弦和較。猶夫句也。以兩直除一積。以求一橫。故不得不倍其實也。若如算梯田之法。以兩直相併。折半以爲法。則亦不必倍積。尤爲簡易。此又前人未發之論也。大抵方五斜七圍三徑一之說。止是論其大較。其實方五則斜七有奇。徑一則圍三有奇。故測圓者不能以方爲圓。而以句股測之。至於句股容方。不精於弦。句股容圓。必待弦數定而後可也。學者不可不知。又著句股算術一卷。序曰。九數之中。惟句股一法。幽深元遠。近世習算之士。得其肯綮者絕少。應祥自幼性好數學。然無師傳。





每得諸家算書。輒中夜思索。至于不寐。久之若有神告之者。遂盡得其術。既而又得周髀及四元玉鑑諸書。於是所謂句股弦和較黃中之說。圓圓折廣。悉得古人立法之旨。求之於心。無不脗合。蓋有不假於思索者。恐其久而忘也。政務之暇。手錄其詳節。各爲問答一二章附之。名曰句股算術。俾後之學算者。因此求之。庶有以得其要領云。其句股論說曰。句股之法。橫曰句。直曰股。斜之爲弦。句股相減。其差曰較。句股相併曰和。股弦之差。曰股弦較。勾弦之差。曰勾弦較。併勾股與弦相減之差。則曰弦和較。弦與勾股之差相減。其差曰弦較較。股弦相併。則曰股弦和。勾弦相併。曰勾弦和。勾股之差併弦。則曰弦較和。勾股弦併曰弦和和。勾股各自乘。併爲弦實。平方開之得弦。勾弦各自乘。相減。餘爲股實。平方開之。得股。股弦各自乘相減。餘爲勾實。平方開之。得勾。倍弦實。減勾股和自乘。開其餘得勾股較。減勾股較自乘。開其餘得勾股和。併勾弦以除股實。得勾弦較。勾股之差除股實得勾弦和。併股弦以除勾實。得股弦較。股弦之差。除勾實得股弦和。勾股和自乘。減弦實。弦較較除之。得弦較和。弦較和除之。得弦較較。勾股之差自乘以減弦實。弦和和除之。得弦和較。弦和較除之。得弦和和。以勾乘股爲實。併勾股爲法。實如法而一。勾股之容方也。以勾乘股。倍之爲實。勾股與弦併之爲法。實如法而一。勾股容圓之徑也。容圓之徑。即弦和較也。若錯綜爲用。勾加股弦較。即弦較較。減股弦較。即弦和較。加弦較和。即股弦和。加勾弦較。即弦較和。減勾弦較即弦和較。加弦較較。即勾弦和勾股較。加股弦較。即勾弦較。減股弦和。即勾弦和勾股和。加股弦較即勾弦和。減股弦和。即勾弦較勾股較。加勾股和。半之爲股。減勾股和。半之爲勾。股弦較加股弦和。半之爲弦。減股弦和。半之爲股。勾弦較加勾弦和。半之爲弦。減勾弦和。半之爲勾。弦和較加弦和和。半之爲和。減弦和和。半之爲弦。弦較較加弦較和。半之爲弦。減弦較和。半之爲較。變而通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又著弧矢算術一卷。序曰。弧矢一術。古今算法所載者絕少。錢唐吳信民九章算法。止載一條。四元玉鑑所載數條。皆不言其所以然之故。沈存中夢溪筆談。有割圓之法。雖自謂造微。然止於徑矢求弦。而於弧背求矢截積求矢諸法。俱未備。予每病之。兩曹訟牒頗暇。乃取諸家算書。間附己意。各立一法。名曰弧矢算術。藏諸篋笥。俟高明之士取正焉。未敢謂盡得其閫奧也。其弧矢論說曰。弧矢者。割圓之法也。割平圓之旁。狀若弧矢。故謂之弧矢。其背曲曰弧背。其弦直曰弧弦。其中衡曰矢。而皆取法于徑。徑也者平圓中心之徑也。實有曲直。弦有修短。係於圓之大小。圓大則徑長。圓小則徑短。非徑無以定之。故曰取則於徑。而其法不出於勾股開方之術。以矢求弦。則以半徑爲弦。半徑減矢爲股。股弦各自乘相減。餘爲實。平方開之得勾。勾即半截弦也。以弦求矢。亦以半徑爲弦。半截弦爲勾。勾弦各自乘相減。餘爲實。平方開之得股。股乃半徑減矢之餘也。以減半徑即矢。或以矢減全徑爲勾股和。以矢爲勾股較。乘之亦得勾冪。即半截弦冪也。矢自乘圓徑除之得半背弦差。倍以加弦即弧背。以半背弦差除矢冪。亦得圓徑。半截弦自乘爲實。以矢除之得矢徑差。加矢即圓徑。以矢加弦。以矢乘而半之。即所截之積也。倍截積以矢除之。減矢

卽弦倍積積以弦爲從方開之卽矢惟弧背與徑求矢截積與徑求矢開方不能盡用三乘方法開之弧背求矢以半弧背冪與徑冪相乘爲實徑乘徑冪爲從方徑冪爲上廉全背與徑相乘爲下廉約矢乘上廉以減從方以矢自乘以減下廉又以矢乘餘下廉與減餘從方爲法除實得矢易爲以矢乘上廉減從方也蓋從方乃徑與徑冪相乘其中多一矢乘徑冪之數故減之易爲又以矢自乘以減下廉也下廉乃背徑相乘其中多一矢自乘之數故亦減之減之則法與實相合矣以截積求矢則倍積自乘爲實四因積爲上廉四因徑爲下廉五爲負隅約矢以隅因之以減下廉又以矢一度乘上廉兩度乘下廉併而爲法矢減下廉者何也矢本減徑而得故減徑以求之五爲負隅者何也凡以方爲圓每一寸得虛隅二分五釐四其虛隅與四其矢合而爲五也四其廉者何也倍積則乘出之數爲積者四故亦四其廉以就之升法以就實也　以截弦與截餘外周求矢則以弦冪半弦冪相乘四而三之爲實併弦及餘周爲益方半弦乘弦加弦冪爲從上廉併廉及餘周爲下廉以約出之矢乘上廉又以矢自乘再乘爲隅法併上廉以減益方矢自之以乘下廉併減餘從方爲法除實得矢其方圓論說曰世之習算者咸以方五斜七圍三徑一爲準殊不知方五則斜七有奇徑一則圍三有奇故古人立法有勾三股四弦五之論而不能使方斜爲一定之法有割圓矢弦之論而不能使方圓爲一定之法試以勾股法求之勾股各自乘併爲弦實平方開之比循之於長直方則可若一轉方勾五股五各自乘併得五十平方開之得七而又多一算矣割圓之法求矢求弦固是至於求弧背則恐未盡也何以知之試以平圓徑十寸者例之中心剖開矢闊五寸自乘得二十五寸以徑除之得二寸五分爲半背弦差倍之得五寸以加弦得一十五寸與圓三徑一之論正合然徑一則圍三有奇奇數則不能盡矣以是知弧背之說猶未盡也不特是也凡平圓一十二立圓三十六皆不過取其大較耳或曰密率徑七則圍二十二徽率徑五十則圓一百五十七何不取二術酌之以立一定之法曰二術以圓爲方以方爲圓非不可但其邊廣與原數不合數多則散漫難收故算曆者止用徑一圍三亦勢之不得已也曰曆家以徑一圍三立法則其數似猶未精然郭守敬之曆至今行之無弊何也曰曆家以萬分爲度秒以下皆不錄縱有小差不出於一度之中況所謂黃赤道弧背度乃測驗而得止以徑一圍三定其平差立差耳雖然行之日久安保其不差也竊嘗思之天地之道陰陽而已方圓天地也方象法地靜而有質故可以象數求之圓象法天動而無形故不可以象數求之方體本靜而中斜者乃動而生陽者也圓體本動而中心之徑乃靜而根陰者也天外陽而內陰地外陰而內陽陰陽變錯而萬物化生其機正在於奇零不齊之處上智不能測巧曆不能盡者也向使天地之道俱可以限量求之則化機有盡而不能生萬物矣余因論方圓之法而併著其理如此又著授時曆法撮要序曰自劉歆作三統曆始立積分曆法以爲推步之準後世因之歷唐而宋更元改法者無慮數十家率皆行之不久卽改惟前元王恂郭守敬所著授時曆專以測驗爲主較之諸家所撰曆書特爲精





密我國家因之行之二百餘年至今漸弊應祥少好數學嘗取歷代史所載曆志比而觀之未有過于此者近者或以交食稍有前後輒議改作可謂不知量矣政務之暇取其節略大較錄爲一冊陸之館簡以爲游藝之一助云著測圓海鏡分類釋術弧矢算術勾股算術授時曆法撮要

論曰略涉九九者遇三乘方便望洋驚歎於廉隅加減之故反覆繹之而無不合其用功亦勤矣然不解立天元術故於正負開方論說甚不明晰明代算學陵替習之者鮮雖好學深思如箬溪其所造終未能深入奧室則去海鏡細草一節遂貽千古不知而作之譏惜哉

## 周述學

周述學字繼志號雲淵子山陰人也因郭太史弧矢法以蓋求陳術弦宛博極與天官名曰弧矢經時武進唐順之博研古算長與顧應祥精演例法欲求弧矢不可得述學竭其心思撰補弧矢又西域回回曆弊術有經緯淩犯之說其立法度數與中法不合名度亦異順之慨然欲纂緯法以會通中西會其卒不果述學乃撰中經用中國之算測西域之占又推究五緯細行爲星道五圖令七精皆有道可求以畢順之之志又與順之辯論歷代史志曆議正其訛舛刪其繁蕪撰大統萬年二術通議卽神道大編中曆宗通議也先是有僧希元者以水漏至嚴寒冰凍輒不能行乃以沙代水然沙行太疾未協天運又於斗輪之外復加四輪輪皆三十六齒述學病其竅太小而沙易堙更制爲六輪其五輪三十齒而微裕其竅由是運行始與晷協述學以布衣終明史本傳天文志唐順之傳浙江通志引徐渭周雲淵傳

論曰唐荊川論回回術言要求盈縮何故減那攝高行只爲歲差積久年年欠下盈縮分數以此術之問述學則以每日日中晷數爲最高梅徵君斥爲鑿殷是也蓋述學于曆法本無所得故所爲中經通議亦第抄撮舊文以矜淹博而已實未見所長也

## 陳壤

陳壤字星川吳郡人也以太一天地人三元附合回回術法嘉靖間曾上疏改曆格而未行華氏金書

## 雷宗

雷宗著合璧連珠曆法亦回回法也明史曆志

## 袁黃

袁黃字坤儀號了凡嘉善人也神宗丙辰進士授寶坻縣知縣陞兵部職方主事師事陳壤著曆法新書五卷鎔回回法入授時術其積年以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爲三元之總平分天地人三元各得二千四百十九萬二千自太乙甲子至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歷過五千二百九十五萬八百四十已過天地二元矣今當人元內四百五十六萬六千八百四十歲差之法起于子半虛宿以六十六年零差一度前去最高不用其周天三百六十度而分秒俱析百分入算列宿積度起寶瓶宮虛六度餘與回回術同曆法新書

參吳縣志、蘇州府志。

論曰、梅文鼎曰、了凡新書通回回之立成于大統、可謂苦心、然竟削去最高之算、又直用大統之歲餘、而棄授時之消長、將逆推數百年已不效、況數萬年之久乎、誠篤論也。

周相

周相、官順天府丞、掌欽天監事。隆慶三年、刊大統曆法。其曆原歷敘古今諸術同異、其略曰、粵自伏羲仰觀天象、而陰陽著。黃帝迎日推策、而曆象明。堯舜三代以來、其法漸密、備載于傳記可考也。去古既遠、其法不詳。然原其要、不過隨時考驗、求合于天而已。周秦之間、閏餘乖次。漢自劉歆造三統曆、始立積年曆法、而爲推步之準。以一十一萬四千五百一十有一爲積年、黃鍾八十一爲日法。後世因之、歷唐而宋、其更元改法者、皆有積年日法、而行之愈不能久、不知順天求合之道故也。其後李梵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三十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疾。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以月食衝檢日躔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宋何承天造元嘉曆、始將朔望及上下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沖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北齊張子信方知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留伏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曆、始知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曆傳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高宗時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日晨月見。又六十三年、開元時僧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月朔建爲四大三小。又九十四年、穆宗時徐昂造宣明曆、方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徽宗時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又一百七十餘年、元郭守敬造授時曆、考知七政運行于天、進退自有常度、專以考測爲主、其前代積年日法、推演附會出于人爲者、一切削去、爲得自然。自古及今、其推驗之密、蓋未有出于此者也。我朝聖祖高皇帝洪武初年、首命監正元統釐正之、作大統曆法四卷。步日躔曰太陽通軌、步月離曰太陰通軌、步交食曰交食通軌、步五星曰五星四餘通軌。至今遵而用之。自至元十八年辛巳爲曆元、起至今隆慶己巳、通計二百八十九年。而今有年遠數盈、歲差天度之說、失今不考、其所差必過甚矣。然考究不可以輕議、其人不可以易得、苟輕舉妄動、吾恐其差愈甚、不若仍舊之爲得矣。予承乏備員、因習學大統曆法、而推原古今曆法如此、蓋繼述舊聞、非敢有所增損也。若夫監正元統所纂曆法通軌、夏官劉信所編曆法通徑、苟得壽梓以廣其傳、使世其業者皆得以習學、是尤今日本監之要務也、較正自當勉爲、而力亦不逮、徒日望焉。明史曆志、周相大統曆法。



# 疇人傳卷第三十一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明三

朱載堉　何瑭

朱載堉、鄭恭王世子也。神宗十九年、恭王薨、載堉累疏懇讓王爵、乃令以世子世孫祿終其身。南京右都御史武陟何瑭字粹夫、載堉舅氏也、明曉天文算術、載堉從之游、遂精其學。二十三年、進聖壽萬年曆律曆融通二書。疏略曰、高皇帝革命時、元曆未久、氣朔未差、故不改作、但討論潤色而已。積年既久、氣朔漸差。後漢志言三百年斗曆改憲、今以萬曆爲元、而九年辛巳歲適當斗曆改憲之期、又協乾元用九之義、曆元正在是矣。臣嘗取大統與授時二術較之、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夫差雖九刻、處夜半之際、所差便隔一日、節氣差天一日、則置閏差一月、閏差一月、則時差一季、時差一季、則歲差一年、其失豈小小哉。蓋因授時減分太峻、失之先天、大統不減、失之後天、因和會兩家、折取中數、立爲新率、編撰成書。大旨出於許衡、而與衡術不同、黃鍾乃律曆本原、而舊術罕言之、新法則以步律呂爻象爲首、堯時冬至日躔宿次、何承天推在須女十度左右、一行推在女虛間、元人曆議亦云在女虛之交、而授時術考之、

乃在牛宿二度。大統術考之，乃在危宿一度，相差二十六度，皆不與堯典合。新法上考堯元年甲辰歲，夏至午中日在柳宿十二度左右，冬至午中日在女宿十度左右，心昴昏中，各去午正不逾半次，與承天一行二家之說合。此皆與舊術不同之大者。其餘詳見曆議。昭敎大臣名儒參訂採用。其聖壽萬年曆法一曰步發斂，以嘉靖甲寅歲爲元，元紀四千五百六十，期實千四百六十一，律應五十五日六十刻八十九分。以曆元所距年積算爲汎距，來加往減元紀爲定距，以期實乘之，四而一，爲汎積，定距自相乘，七之八而一，爲節氣歲差，用減汎積爲定積，以所求定積與次年定積相減，餘如十二而一，爲律策，半之爲氣策。二曰步朔閏，朔弦望策，與授時同。閏應十九日三十六刻十九分。三曰步日躔，日平行一度，躔周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赤道歲差一分五十秒，黃道歲差一分三十八秒，盈縮初末限與授時同。周應二百三十八度二十二分三十九秒。以赤道歲差折半加躔周爲曆率，以曆率去積度，餘命起角初，算外，得冬至加時赤道度分。四曰步晷漏，北極出地度分，冬夏至中晷恆數，晝夜刻數，以京師爲準，率以節氣之數。五曰步月離，月平行轉周轉中，與授時同。離周三百三十六限十六分六十秒，轉差一日九十七刻六十分，轉應七日五十刻三十四分。六曰步交道，正交中交，與授時同。距交十四度六十六分六十六刻，交則交中交差與授時同。交應二十日四十七刻三十四分。七曰步交食，日食交外限六度，定法六十一；交內限八度，定法八十一；月食限定法與授時同。八曰步五緯，合應土星二百六十二日三千二十六分，木星三百一十日一千八百三十七分，火星三百四十三日五千一百七十六分，金星二百三日八千三百四十七分，水星九十一日七千六百二十八分。曆應土星八千六百四日五千三百三十八分，木星四千一十八日六千七十三分，火星三百一十四日四十九分，金星六十日一千九百七十五分，水星二百五十三日七千四百九十七分。周率、度率及晨疾伏見，並與授時同。其律曆融通黃鐘曆法，以萬曆九年爲元，以曆元所距積年爲汎距，來加往減曆限三百爲定距，以曆數十二乘之，爲積月，以積月乘曆率三十爲積日，以積月乘日餘六百九十九，如千六百而一，併入積日爲歲汎積，以定距自相乘，七之八而一，所得滿曆母百爲分，是名所求歲差，來減往加汎積爲定積。餘與萬年術同，其諸應亦以萬年術之率推之。其曆議歲餘篇言授時術謂上考往古，每百年於歲實加一分，下求將來，減亦如之，竊以爲此言過矣。夫陰陽消長之理，以漸而積，未有不從秒起，便至分者。授時術于百年之際，頓加一分，考古冬至，雖或偶中，揆之於理，實有未然。假如春秋隱公三年辛酉歲，下距至元辛巳二千年，以授時本法算之，於歲實當加二十分，得庚午日六刻爲其年天正冬至。凡冬至距來年冬至，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以授時之法，考其次年壬戌歲，下距至元辛巳千九百九十九年，當加十九分，得乙亥日五十刻四十四分，爲其年天正冬至，查乙亥日五十刻四十四分，減去庚午日六刻，加所去旬周三百六十，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十四刻四十四分，則是三百六十五日九分日之四，非四分日之一也。法之謬莫甚於此。新法以其差率不





均，稍訂正之。設若每年增損二秒，推而上之，則失昭公己丑；假如每年增損一秒至一秒半，則失僖公辛亥。酌取中數，每年增損一秒太，則僖公辛亥、昭公己丑皆得矣。若周天餘分，則不必增損。授時術有周天歲餘損益相補之法，今革去不用。其日躔篇言古術緒餘見於經典，灼然可考，其知日躔及中星焉而推步家鮮有達者，蓋由不知夏時之與周正異也。大抵夏術紀中星、察發斂，皆以節氣爲主；周術則以中氣爲主。何承天覺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爲上元，進乖夏朔，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嘗以新法歲差上考堯典中星，則所謂四仲月蓋自節氣之始至于中氣之終，三十日之內中星耳。後世執著於二分二至中星，是亦謬矣。其天周篇言諸術天周餘分，古術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千五百分，大衍術爲二千五百六十五分，紀元術爲二千五百七十二分，授時術爲二千五百七十五分，皆以漸而增。豈天實有所增哉，特人爲附會之耳。新法削去後人所增之分，以復古積之舊，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上考下推，無所增損。其候極篇言自漢至齊梁，先儒候天者，皆謂紐星即不動處；祖暅之以儀測知不動處猶去紐星一度有餘。自唐至宋，又測紐星不動處三度有餘。南宋在臨安測紐星去極約有四度字。元志但從三度之說，蓋紐星去極尚未有定說也。唐開元間測浚儀岳臺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八分，宋志元志皆云三十五度，或云三十五度弱。大都北極出地四十度太強，太半少強弱，約略爲說。唐志云北極去地大率三百五十餘里而差一度，蓋候極之法，亦未有定也。今擬新法，宜于正方案上周天度內，權以一度爲北極，自此度外右旋數至六十七度四十一分爲夏至日躔所在，復數至百一十五度二十一分爲冬至日躔所在，旋數亦如之，距二處經中心實界一線，再中心共五處，各插一針，于二至日午中，向東立案，驗景使三針景合而爲一。如不合，則指起一頭，務使相合，然後懸繩界取中線，而又取方十字界之橫界，上距極若干度，即極出地度及分也。其晷景篇言自漢太初至于劉宋元嘉，上下數百年間，冬至皆後天三日，何承天立表測景，始知其誤。授時術亦憑晷景爲本，而于曆經不載推術，步晷之術是爲缺略。唐一行曰，日行有南北，晷漏有長短，二十四氣晷差徐疾不同者，勾股使然也。今用北極出地度數，弧矢勾股二術以求之，庶盡其原，又隨地形高下，立差以盡其變，前此所未有也。其漏刻篇言日月帶食出入，五星晨昏伏見，悉因晷漏爲準，而晷漏則隨地勢南北、辰極高下爲異。元人都燕，其授時術七政出沒之早晏，四時晝夜之永短，皆準大都晷漏算定。國初都金陵，故大統術改從南京晷漏，冬至夏至相差三刻有奇。今推交食分秒、南北東西等差，及五星伏見，皆因元人舊法，而獨改其漏刻，互相舛悟，是以不合也。故新法晷漏從元術所推。其日食篇言日道與月道相交處有二，若正會于交則食既，若但在交前後相近者，亦食而不既，天之交限，此大率也。又有人之交限，假令中國食既，戴日之下所虧纔半，化外反觀，則交而不食，何則，日如大赤丸，月如小黑丸，共諸一索，日上而月下，即其下正望之，黑丸必掩赤丸，似食之既，及旁觀有遠近之差，則食數有多寡矣。春分已後，日行赤道北畔，交外偏多，交內偏少，秋分

已後，日行赤道南畔，交外偏少，交內偏多，是故有南北差，冬至已後，日行黃道東畔，午前偏多，午後偏少，夏至已後，日行黃道西畔，午前偏少，午後偏多，是故有東西差，日中仰視則高，旦暮平視則低，是故有距午差，食于中前，見早，食于中後，見遲，是故有時差，凡此諸差，惟日食有之，月食則無也，故推交食，惟日最難，欲推九服之變，則各據其處考晷景之短長，辰極之高下，增損其法，而後雜也，曆經推定之數，徒以中國所見者言之耳，舊云，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內，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又云，天之交限，雖係內道，若在人之交限之外，類同外道，日亦不食，此說似矣，而未盡也，假若夏至前後，日食于寅卯酉戌之間，人向東北西北而觀之，則外道食分反多于內道矣，此前賢所未發，而舊術亦略不及此，欲創新法以補其所未備，授之於理，似密于前，但未遇其期以親驗之耳，始發其端，後人或因此說而悟其理，亦易于修改也，日體大于月，月不能盡掩之，或遇食既，而日光四溢，形如金環，故日無食十分之理，雖既亦止九分有奇而已，授時術謂日食陽限六度，定法六十，陰限八度，定法八十，各置限度，如其定法而一，皆得十分，今于其定法下各加一數，以除限度，則得九分八十餘秒，此其與舊異也，其月食，舊謂闇虛者，蓋地影也，月無早晚高卑之易，亦無四時九服之殊，譬如懸一黑丸于暗室中，其左然一燭，其右懸一白丸，若燈光爲黑丸所蔽，則白丸不受其光矣，人在四旁觀之，所見無不同也，故月食舊時差之說，推紀元術妄立時差，元儒爲其所惑，授時術月食求時差誤矣，新法月食不用時差，直以定望爲便爲食甚時刻，其五緯，舊言古法惟知常數，未知有變數之加減，北齊張子信知五緯有盈縮之變，當加減常數，以求其逐日之躔，蓋五緯不由黃道，亦不由月所行道，而出入黃道內外，各自有其道，視日遠近爲遲疾，如里路之徑直斜曲，斯世修曆多只增損舊術，未曾實考天度，其法須測驗每夜昏曉夜半月及五星所在度秒，置簿錄之，滿五年，其間剔去雲陰及晝見日數外，可得三年實行，然後可以算術綴之，古之所謂綴術者，此也，會上，禮部尚書范謙奏，歲差之法，自虞喜以來，代有差法之議，竟無畫一之規，所以求之者，大約有三，考月令之中星，測二至之日景，驗交食之分秒，考以衡管，測以臬表，驗以漏刻，斯亦備得之矣，術家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紀七政之行，又析度爲百分，分爲百秒，可謂密矣，然渾象之體，徑僅數尺，布周天度，每度不及指許，安所置分秒哉，至于臬圭之樹，不過數尺，刻漏之籌，不越數寸，以天之高且廣也，而以尺寸之物求之，欲其纖微不爽，不亦難乎，故方其差在分秒之間，無可驗者，至躔一度，乃可以管窺耳，此所以窮古今之智巧，不能盡其變與，即如世子言，以大統授時二術相較，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夫時差九刻，在亥子之間，則移一日，在晦朔之交，則移一月，此可驗之于近也，設移而前，則生明在二日昏，設移而後，則生明在四日之夕矣，今似未至此也，其書應發欽天監參訂測驗，世子留心術學，博通今古，宜賜敕獎諭，從之，由是萬年術遂不行，後載堉卒，謚端清。（明史諸王傳、儒林傳、曆志、聖壽萬年曆、律曆融通、）





論曰，載堉之有消長，類於楊輔之，而郭若思因之，然加減之差，猶當平縱，以增易爲相減相乘之術，今案精而論之，楊郭兩家尤爲詳密矣，律術總通以律呂變象爲推步之本原，其說固出傅會，而精覈諸論，援引賅博，持論明辨，于授時立法疏密之故，一一抉發無遺，方之趙緣督革象新書，有過之無不及也，當事憚於改作，抑而不行，斯其積習固然，又何足深實耶。

朱仲福

朱仲福，維揚人也，著折衷曆法十三卷，以萬曆九年爲元，折衷授時大統二術以爲法，蓋節錄鄭世子載堉聖壽萬年曆也。（欽定四庫全書存目、續文獻通考、）

范守己

范守己，官職方郎中，神宗三十八年，監推十一月壬寅朔日食分秒時刻不合，守己疏駁其誤。（明史曆志、）

邢雲路

邢雲路，字士登，安肅人也，神宗庚辰進士，二十三年官河南僉事，上言治曆之事，舊隨觀象臺晷候時，節氣四年，今丙申年日至，臣測得乙未日未正一刻，而大統推在申正二刻，相差九刻，且今年立春夏至立冬皆適直子半之交，臣推立春乙亥，而大統推丙子，夏至壬辰，而大統推癸巳，立冬己酉，而大統推庚戌，相隔皆一日，若或直元日于子半，則當退履端于月終，而朔餘大謬在月之二日矣，豈細故耶，閏八月朔日食，大統推初虧巳正二刻，食幾既，而臣候初虧巳正一刻，食止七分餘，大統實後天幾二刻，則閏應及轉應交應，各宜增損之矣，欽天監見雲路疏甚駭之，監正張應候奏詆雲路僭妄惑世，禮部侍郎范謙乃言曆爲國家大事，監官拘守成法，不能修改，幸有其人，倫和衷共事，不宜妬忌，乞以雲路提督監事，精心測候，以成鉅典，不報，三十六年，雲路官陝西按察司副使，是年監推十二月二十一日己卯子正立春，雲路推之，當在二十日戊寅亥初，因作戊申立春考證一卷，三十八年，召至京參預曆事，四十四年獻七政真數，言步曆之法，必以兩交相對，兩交正而中間時刻分秒之度數一一可按，日月之交食，五星之凌犯，皆日月五星之相交也，兩交相對，互相發明，七政之能事畢矣，天啟元年，復詳述古今日月交食數事，以明授時之疏，證古法之密，章下禮部，四月壬申朔日食，雲路所推食分時刻與監推互異，自言新法至密，至期考驗，皆與天不合，初雲路與魏文魁相善，因著古今律曆考七十二卷，其論歷代曆法，言乾象日法宜千四百五十七，而術四百五十七少千，通法宜四萬三千二十八，而術四萬三千二十六少二，周天宜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而術二十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多十，章月宜二百三十五，而術二百四十五多十，皆史書誤刻也，其論測代日食，言元至元十九年六月朔交二十四日有奇，不入食限，不應食，七月戊午朔交九刻，入食限，是日巳時日食，合何元史重載六月朔日食耶，從古無比食之理，郭守敬論之詳矣，豈以守敬十八年方定授時，而不辨此，此必修史者誤書之也，其辨授時術之失，言元史載郭守敬以割

宋祖沖之所測大明術冬至前後晷景折取其中定為冬至。授時新術。所測冬至實減大明術一十九刻二十分。自大明壬寅距至元戊寅。積日時以相距之年除之。得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分二十五秒。比大明術減去一十一秒。實為授時歲實。今余以法考之不合。查趙知微術歲策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三十六秒。皆先授時一十一秒。以推至元辛巳冬至。得五十五日二十五刻。較郭太史所測夜半後六刻。先天一十九刻。守敬用大定庚子距積一百一年之數。推為歲實。乃紀之史册云。予自大明壬寅距積八百餘年之數所定。不惟欺人。且自欺矣。又言授時求盈縮遲疾差立二法。一術不拘幾年半日。晦朔時刻。以平立定三乘之為密。一術則用加分損益積度。乃以二日對減之餘乘時刻之寡數。則分秒有不合為疏也。既有前三乘密術。何故又立後術。遂使今之司天者。不能算三乘方之難。而但從加分損益積度之易。以致步術不明。則後術偭之耳。又言日食為月所掩。人以目視。九服不同。故有時差分。月食行入時虛。異地所見皆同。宜無時差。故宋應天等術。直以定望小餘為食甚定分。而紀元術則立時差。授時術因而未革。非也。然授時時差之說固非。而授之以密率。則月亦有時差焉。其時差者。乃人處其偏。日出入分早晚不一。則人目所視。去日月對衝之中心。少頃方至。微有差殊也。又言元史載授時求月食既法以內分與一十分相減相乘。平方開之。所得以五千七百四十乘之。如定限行度而一。為既內分。非也。蓋日大月之半。故日食定法二十分。月食定法三十分。半之為十五分。乃月食既分。如月食十分以上者。去其十分。餘為既單分。是月西邊與日西邊齊。至日東邊。所食之數。為既單分也。以既單分用減月食既分十五分。餘復以單分乘之。平方開之所得。以四千九百二十乘之。如定限行度而一。為既內分。用誤定用為既外分為是。若如授時以既內分與一十分相減相乘。未有既數。先安得有既內分一十分已邊之數。又與既分無預。何以相減相乘為也。且二十四刻二十分者。以昏晨晚夜六時。因每時八刻二十分之數為夜定法也。若五十七刻四十分者。乃以曉至昏七時。因每時八刻二十分所得之數。為晝定法也。晝定法乃推日食所用者。而守敬誤用以推月食定用分。併食既分。非其類矣。今欽天監所用四十九刻二十分。卻是。又言授時五星之數。止錄舊章。並未測驗。多所舛錯。其辨大統術之失。言元授時冬至初日在箕宿十度。今退至箕五度。以推天正赤道變黃道。宜以冬至初日下赤道率度一度零八六五而一。即得黃道度。今大統推冬至初日。認箕五度作至後五度。遂用至後五度下率不及減。以四度下率一度零八四九誠之。則大謬不然矣。又言授時至元辛巳黃道日度十二交界。至今三百餘年。宜另以赤道變黃道。以合今時在天宮界。而欽天監茫然莫覺。若此尚可以為術乎。又言元大都即今順天府。授時測晷。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洪武初。南京測晷。夏至晝五十九刻。夜四十一刻。今欽天監以授時大都之法。布洪武南京之刻漏。冬夏二至各差三刻。以故正統十四年將冬夏至六十一刻。想當官以漏記之。覺其差而改者。而不知為順天測景宜然之數也。又言大統止遵舊法。一無改測。元統併其消長削去之。以致中節相





差九刻有奇。雖以閏轉交三應。躔經元甲午一改。而猶未親密。所當再正。其論圓周徑率。言古率徽率沖之率皆未善。須以圓取實。最圓中求徑。乃得真率。圓徑相取。皆三一二六為率。虛實積取率。皆十三為準。其說與文魁所著曆元曆測多相為表裏云。明史曆志、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古今律曆考。

論曰。雲路於授時大統得失。非一無所知者。而所著律衡考。欲移卷帙之多。乃援緯史以張其說。宜梅徵君之不滿之也。蓋文章繁富。本無當于實學。以之為欺世之具。而世人不必欺。一二知者又終不受其欺。然則著作等身。而一無心得。亦何益哉。

## 魏文魁

魏文魁自號玉山布衣。滿城人也。著曆元曆測二書。崇禎四年六月。命其子象乾進曆書於朝。通政司送局考驗。徐光啓駁之。語見光啓傳。時欽天監在局學習官生周允賈良棟劉有慶周良琦朱國壽潘國祥朱光顯朱光燦及訪舉序生鄔明著等。共排文魁。文魁更申前說。以答光啓曰。一議交食。據崇禎四年四月十五日月食。魁以第二男象乾第二孫理濟候滿測驗。魁以法推得分秒。以著曆元。乞貴局大方家更正。昔云獨崇禎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曆測得三分九秒初虧巳初刻。是刊書者誤也。魁之原稿所存日食一分三十九秒。復圓午初三刻。將日食分秒。作減定用。倍而減之。初虧自見。一議冬至。據曆測不用加減歲實。亦不用大統歲實。而用金大明術歲實。非余用也。余之所用歲實者。不假思索。皆從天得。曆元著明。千載合天。誠不謬也。一議歲實自漢以來。代有減差。至授時術減為二十四刻二十五分。郭守敬自言自大明壬寅歲距至元辛巳八百一十九年。假積年而一。積日得歲實。非誠而得之也。守敬止有這一段處。其月策轉終交終交泛等。並皆仍舊矣。百年消長各一。決不可用。魁用乘君子所測。今年辛未歲天正冬至甲午日夜半後五十分為應。上距大明壬寅歲一千一百六十九年。乘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七分。得中積。減氣應。以甲子去之。餘以減甲子。得乙酉日二十九刻天正冬至。與天合。又以授時至元辛巳三百五十年乘歲實。得中積。減氣應。以甲子去之。餘以減甲子。得己未日夜半後六刻冬至。與天合。一議勾股弧矢。術家之斧斤繩尺也。猶用圍三徑一。是術一誤。何所不誤。貴局訾誤者。不責其源。猶而貴流獨。余所著勾股弧矢三乘之術。已誤三百五十餘年。起于元李冶。其後郭守敬遵而用之。既然圍三徑一之誤。必也用太乙之文三而一二一三之數也。弧矢割圓三乘之誤。貴局定有良見。著為書何如使魁收入曆元。以傳後世。一議夏冬二至不為盈縮之定限。殊不知冬至盈初。夏至縮初。春分前二日四十刻。秋分後二日四十刻。盈縮遲換。即為末限二日四十刻者。自平立定三差而來曰極差。一議太陰而用圭表所測。是度遲疾者。何云非。夫測太陰非太陽之比也。四年半測高。四年半測低。九年一率遲疾一更。今以尖圓法得平立定三差。盈縮遲疾。咸備在曆元卷之三。天啓癸亥歲日低月高之會測法細錄。貴局查之。一議日食謂在正午則無時差。非也。所謂時差者。言旦夕不言距度也。食在夕者酉初一刻時差

多定朔小餘必在七十二刻時差六刻有奇食在晨者卯正三刻定朔小餘必是二十八刻時差六刻有奇食在午正初刻者定朔小餘必是五十刻則時差自何而來在曆元二帶中論之甚明是貴局非也一議日食限定爲陰曆距交八度陽曆距交六度亦是也是距交前後二度相並也自陰陽八度六度之前後漸漸而寬寬至六度漸漸而窄窄至原交陰八陽六二度相並乃食之所也弧矢三乘尖圓之法正謂此云一議曆測云宋元嘉六年己巳十一月己丑朔日食不盡如鉤晝見貴局言南宋都金陵三千里郭守敬造於燕去河北止千里非三千里不可辨論何謂也貴局報今四月望月食朝鮮謂時與山西太原同則可知矣夫北極出地南北異東西同求日出日入則可若交食時刻相同則不然矣七年文魁上言曆官所推交食節氣皆非是于是命文魁至京測驗是時言術者四家大統回回外以西洋爲西局文魁爲東局言人人殊紛若聚訟李天經督修新法又駁文魁之曆法遂不行明史曆志新法算書

論曰文魁主持中法以難西學然其造詣較唐宋術家固已遠遜反覆辨論徒欲以意氣相爭亦多見其不知量矣至謂歲實之數不假思索皆從天得可以千載合天自欺乎欺人乎其悠謬誕妄直不足與較也

## 程大位

程大位字汝思號賓渠新安人也著算法統宗十四卷以古九章爲目後以難題附之算法統宗

論曰大位算學未臻深造故其爲術類多舛錯然能采諸家往往有宋元以來相傳舊法如仙人換影之等非所能造也卷末算經源流一篇明代算家略具今列如左覽者得以考焉臨江劉士隆九章通明算法江寧夏源澤指明算法錢塘吳信民九章比類京兆劉洪算學通術金陵許榮九章詳註算法鄱陽余進九章詳通算法福山鄭高昇啓蒙發明算法吳橋馬傑改正算法吳興顧應祥勾股算術弧矢弦術金臺張爵正明算法東都陳必智算理明解會稽林高訂正算法宛陵楊溥算林拔萃銀邑金惜一鴻算法新安朱元濬庸章算法梅文穆公曰書目雖多不存俾後學知古今從事於斯者不少庶知所興起其有功於算學甚鉅也



# 疇人傳卷第三十二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明四

## 周子愚

周子愚官五官正時西洋人利瑪竇龐迪我熊三拔及龍華民鄧玉函湯若望等先後至京師皆精究天文曆法子愚因上言迪我三拔等携有彼國曆法以中國典籍所未備者乞視洪武中譯西域曆法例取知曆儒臣率同監官將諸書盡譯以補典籍之缺明史曆志

## 李之藻

李之藻字振之號涼庵仁和人也神宗戊戌進士官南京工部員外郎時大統法寖疏禮部因奏請精通曆法如邢雲路范守己爲時所推請改授京曆共理曆事翰林院檢討徐光啓南京工部員外郎李之藻亦皆精心曆理可與西洋人龐迪我熊三拔等同譯西洋法俾雲路等參訂疏入留中未幾雲路之藻皆召至京師參預曆事雲路據其所學之藻則以西法爲宗四十一年之藻已改銜南京太僕少卿上言迪我三拔及龍化民陽瑪諾等諸人俱以穎異之資洞知曆算之學攜有彼國書籍極多久漸聲教曉習華

晉。其首天文術數。有我中國昔賢所未及道者。一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其體皆圓。皆以三百六十度算之。二曰地面南北北極出地高低度分不等。三曰各處地方所見黃道。各有高低斜直之異。故其晝夜長短亦各不同。四曰七政行度各爲一重天。層層包裹。五曰列宿在天。另有行度。二萬七千餘歲一周。六曰五星之天。各有小輪。原俱平行。特爲小輪旋轉於大輪之上下。故人從地面測之。覺有順逆遲疾之異。七曰歲差分秒多寡。各有定算。其差極微。從古不覺。八曰七政諸天之中心。各與地心不同處所。人從地面望之。覺有盈縮之差。九曰太陰小輪。不但算得遲疾。又且測得高下遠近大小之異。交食多寡。非此不確。十曰日月交食。隨其出入高低之度。看法不同。十一曰日月交食。人從地面望之。東方先見。西方後見。凡地面差三十度。則時差八刻二十分。而以南北相距二百五十里差一度。東西則視所離赤道。以爲減差。十二曰日食與合朔不同。凡出地入地之時。近於地平。其差多至八刻。漸近于午。則其差時漸少。十三曰日月食所在之宮。每次不同。皆有捷法定理。可以用器轉測。十四曰節氣當求太陽眞度。如春秋分日。乃太陽正當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日均分。凡此十四事者。臣等觀前此天文曆志諸書。皆未論及。惟是諸臣能備論之。觀其所製窺天窺日之器。種種精絕。昔年利瑪竇最稱博覽超悟。其學未傳。澽先朝露。士論至今惜之。今迪我等鬚髮已白。年齡向衰。失今不圖。政恐後無人解。伏乞敕下禮部亟開館局。首將陪臣迪我等所有曆法。照依原文譯出成書。其於鼓吹休明。觀文成化。不無裨補也。崇禎二年七月。詔與大學士徐光啓同修新法。之藻先從利瑪竇游。盡得其學。著渾蓋通憲二卷。言渾蓋舊論紛紜。推步匪異。爰有通憲。範銅爲質。平測渾天。截出下規。遍徹之晷。所用固僅倚蓋。是爲渾度蓋模。通而爲一。面爲俯視圖象。背則璇璣玉衡。中樞象有南北二極。系以窺筩。及定時衡尺。其上弁以提紐。用則懸之。儀之陽有數層。上爲天盤。其下皆爲地盤。各俱中規。三規爲赤道內外二規。爲南至北至之限。而黃道絡於內外二規之間。天盤渾似天體。用黃道以紀太陽周天之度。度分三百六十。割爲十二宮二十四氣。其度斜剟緊切地盤以便覲覽。錯以經星。星不具載。載其最明鉅者。各以針芒所指爲準。地盤隨地更換。各視所用地方。北極出地之度爲率。其盤分地上地下二限。最下一曲線爲晨昏界。稍升一曲線爲出地入地之界。自此以上度數。以漸平升。直至天頂。勻爲九十度。以徵太陽列宿。漸升漸降。所到其中央一直線。則當子午之中。其過頂一曲線結於赤道卯酉之交者。則爲正東西界。其餘方向皆有曲線定之。近北密而近南寬。蓋若置身天外斜望者然。其晨昏界下諸曲線。分爲五條。又爲夜漏之節。云儀之陰中分十字界。其衡界以分入地出地之限。其最上近紐處爲天中。外規周分三百六十度。自地上至天頂。左右俱識九十度。中央運以闚筩。筩立兩表。各有大小二竅。以受太陽列宿之影。以觀其影離地面上得幾何度。其三百六十度。每三十度作一宮。內次層則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以具歲周全數。備測節氣列宿。以與外盤相準爲用。皆以窺筩審定。此爲太陽行實度也。中央上截另爲分時小軌。下截方儀。以勾股測漏近高渾各法





詳具諸說。凡十有八篇。義見大圜之體。穀中無窮。規繩曲中。不可思議。又著同文算指前編二卷。通編八卷。圜容較義一卷。皆譯西人利瑪竇之書也。其同文算指序略曰。西儒利瑪竇先生。精言天道。旁及算指。其術不假操觚。第資毛穎。又曰。昔儒所闡。覺爲三種。前編舉要。則思已過半。通編稍演其例。以通俚俗。衡取九章補綴。而卒不出原書之範圍。則測圜諸術存之。世行天學初函之藻所彙刻也。崇禎四年卒于官。明史本傳、曆志、明史藝文志、明史紀事本末、渾蓋通憲圖說、圜容較義、同文算指、

徐曰。西人書器之行于中土也。之藻譽之於前。徐光啓李天經譯之於後。是三家者皆習於西人。亟欲明其術而惟恐失之者也。當是時大統之疏舛甚矣。數君子起而共正其失。其有功於授時布化之道。豈淺小哉。

徐光啓　[illegible]

徐光啓字子先。上海人也。神宗二十五年舉鄉試第一。又七年成進士。由庶吉士歷贊善。從西洋人利瑪竇學天文推步。窺得其術。爲譯幾何原本測量法義等書。言幾何原本者度數之宗。所以窮方圓平直之情。盡規矩準繩之用也。利先生從少年時。留意藝學。其師丁氏又絕代名家。以故極精其說。而與不佞遊久。講譚餘暑時時及之。因請其象數諸書。更以華文。獨謂此書未譯。則他書俱不可得論。遂共譯其要約六卷。既卒業而復之。由顯入微。從疑得信。蓋不用爲用。衆用所基。眞可謂萬象之形囿。百家之學海矣。是書以當百家之用。猶其小者。有大用於此。周以習人之才。令細而確也。又言西泰子之譯測量諸法也。十年矣。法而系之義。自歲丁未始。爲待乎于時幾何原本始卒業。至是而後得傳其義也。是法也。與周髀九章之勾股測望不異。何貴焉。亦貴其義也。光啓又引伸測量法義。作勾股義一卷。言勾股造言見于九章中。凡諸十法。不出余所譯正法十五條。元李冶廣之作測圓海鏡。近顧司寇應祥爲之分類釋術。余欲爲說其義未遑也。其造窺第一論則此篇亦略具矣。周髀爲算術中古文第一。故爲表撰要略。并諸篇端。至於商高問答之後。所謂榮方問于陳子者。言日月天地之數。則千古大愚也。天啓三年。擢禮部右侍郎。崇禎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光啓依西法預推。順天府見食二分有奇。瓊州食旣。大寧以北不食。大統推算三分有奇。回回推算五分有奇。已而光啓法驗。餘皆疏。帝切責監官。時五官正戈豐年等言大統乃國初監臣元統所定。卽元太史郭守敬授時術也。二百六十年來。按法推步。一毫未嘗增損。授時之法。古今稱爲極密。然依其本法。尙不能無差。守敬以至元十八年成術。越十八年爲大德三年八月。已推當食不食。六年六月又食而失推。時守敬方知太史院事。亦付之無可奈何。彼立法者尙然。況斤斤守法者哉。今欲循守舊法。向後不能無差。欲行修改。更非淺陋所及。於是禮部奏請開局修改。乃以光啓督修新法。數曰。西法不妨於兼收。諸家務取而參合。用人必求其當。製象必盡其精。實有依緣。備其慎之。光啓乃上修曆法十事。其一。議歲差。每年東行漸長漸短。以正古來百年五十年六十年多寡互異之說。其二。議

歲實小餘昔多今少漸次改易及日景長短歲差不同之因以定冬至以正氣朔其三每日測日行經度以定盈縮加減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日躔其四夜測月行經緯度數以定交轉遲疾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月離其五密測列宿經緯行度以定七政盈縮遲疾順逆違離遠近之數其六密測五星經緯行度以定小輪行度遲疾留逆伏見之數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推步凌犯其七推變黃赤道廣狹度數密測二至距度及月五星各道與黃道相距之度以定交轉其八議日月去交遠近及真會似會之因以定距午時差之真率以正交食其九測日行考知二極出入地度數以定周天緯度以齊七政因考月食知東西相距地輪經度以定交食時刻其十依唐元法隨地測驗二極出入地度數地輪經緯以定晝夜晨昏永短以正交食有無多寡先後之數又修曆用人三事其一臣部所舉南局臣李之藻已從錄用外果有諳門名家亦宜徵取備用其二西洋天學臣利瑪竇等曾經部覆推舉今其同伴鄧玉函龍華民現居賜宇必得其書其法方可較正增補若以大統法與之會通歸一則事半而功倍矣其三合用人員外有訪求招致者聽臣部類齊考試各取所長不致濫收靡費又修曆急用儀器十事一造七政象限大儀六座二造列宿紀限大儀三座三造平渾懸儀三架四造交食儀一具五造列宿經緯天球儀一架六造萬國經緯地球儀一架七造節氣時刻平面日晷三具八造節氣時刻轉盤星晷三具九造候時鐘三架十裝修測候七政交食遠鏡三架奏可九月癸卯朔局又疏西洋人湯若望羅雅谷等譯書演算是月光啟進本部尚書十月十七日測驗月食臺官用器不同測時互異有旨較勘當一光啟因言臣等竊照定時之法當議者五事其一壺漏等器規制甚多今所用者水漏也然水有新舊滑澀則遲疾異漏管有時而塞有時而磷則緩急異定漏之初必於午正初刻此刻一誤無所不誤雖調品如法終無益也故壺漏者特以濟晷儀表所不及而非定時之本所謂本者必準於天行則用儀表以測日晷是已其二指南鍼者今術家用以定南北辨方正位咸取則焉然所得子午非真子午以法考之實各處不同在京師則偏東五度四十分若憑以造晷則冬至正午先天一刻四十四分有奇今觀象臺日晷一座及正方案以法考之正方案偏東二度日晷先天半刻雖此以候交食時刻其失不遠在推步也今但用表臬或儀器以求子午顯線與磁針較勘差數立見矣其三表臬者即周禮匠人置槷之法識日出入之景參之日中之景以正方位今法置小表於地平午正前後累測日景以求相等之兩長景即為東西因得中間最短之景即為真子午其四本臺原有立運儀以測驗七政高度臣等即用以定子午於午前累測日高度分因最高之度得最短之影此午正時南北真線也其五造成平面日晷依前儀器表臬南針三法參互考合務得子午卯酉真線因以分布時刻加入節氣諸線即成平面日晷若今所用圓石欹晷是為赤道晷亦用所得子午線較定此二晷者皆可得天正時刻所謂晝測日也若測星用重盤星晷上盤書時刻下盤書節氣展轉相加依近極二星用時指乘輪測知天正時刻所謂夜測星也推步推





儀惟舂悉本天行私智穿鑿無容其間故可為候時造曆之準式也今若準鍼準表準儀任用一事以造日晷二晷又因二晷以較定壺漏令遲疾如意則天正時刻人人通知在在畫一矣如此而交食尚有先後則失在推步也然而推步之學其中事理有須申明奏測者授時之法三百五十年略無修正近歲當主加意葺正而諸臣見臣等著述稍繁似有艱難之意不知其中有理有義有法有數理不明不能立法義不辨不能著數明理辨義推究顛末法立數著遵循甚易所謂明理辨義者在今日則能者從之在他日則傳之其人令可據為修改地耳如舊用測圓術求距度一事即須展轉乘除幾日之力而臣等翻譯原文二萬一千六百率又改從大統加減演算為三萬六千率用之推步屢卷即得其他諸術亦多類此此則今之為繁乃後之為簡以臣等之甚難開諸臣之甚易也光啟進曆書緣日一卷日躔術指一卷測天約說二卷大測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圜八線表六卷黃道升度表七卷黃赤道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二卷言曆來諸臣頗有不安卑邁志求改正者故萬曆四十年有修術譯書分曹治事之議夫使分曹各治事畢而止大統既不能自異於前西法又未能必為我用亦猶二百年來分科推步而已臣等愚心以為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蓋大統書籍絕少而西法至為詳備且又近今數十年間所定其青于藍寒于水者十倍前人又皆隨地異測隨時異用故可為目前必驗之法又可為二三百年不易之法又可為二三百年後測審差數因而更改之法又可令後之人循習曉暢因而求進當復更勝於今也翻譯既有端緒然後令甄明大統深知法意者參詳考定鎔彼方之材質入大統之型模臣惟茲事較理與曆法數盈繁遠然既多宜循節次事緒尤紛宜先基本今編分節次六目一曰日躔術二曰恆星術三曰月離術四曰日月交會術五曰五緯星術六曰五星交會術基本五目一曰法原二曰法數三曰法算四曰法器五曰會通一切翻譯撰述區分類別以次圖進夏四月戊午夜望月食光啟預推分秒時刻方位奏言日食隨地不同則用地緯度算其食分多少用地經度算其加時早晏月食分秒海內並同止用地經度推求先後時刻臣從輿地圖約略推步開載各布政司月食初虧度分若食分多少既天下皆同則餘率可以類推不若日食之經緯各殊必須詳備也又月體一十五分則盡入闇虛亦十五分止耳今推二十六分六十秒者蓋闇虛體大于月若食時去交稍遠即月體不能全入闇虛止從月體論其分數是夕之食極近於交故月入闇虛十五分方為食既更進一十一分有奇乃得生光故為二十六分有奇如回回術推十八分四十七秒略同此法也八月又進測量全義十卷恆星曆指三卷恆星表四卷恆星總圖一摺恆星圖像一卷揆日解訂訛一卷比例規解一卷冬十月辛丑朔日食新法預推順天見食二分有奇河南陝西山東俱見食一分南京以南不食大統以北食既例應見食不及三分不救護光啟言月食在夜加時早晚苦無定據惟日食陽白易驗故曆定時無可遷就故術法疏密獨此最為的證況臣等翻譯事緒漸次就緒面向後交食為期尚遠此時不一指實與該監臣明白共見即詳成之後無

憑取驗。非獨此也。是日之必當測候有四說焉。按日食有時差。舊法用距午爲限。中前宜減。中後宜加。若日在正中。則不用加減。故臺官相傳日食時差。多在早晚。日中必合。獨今此食既在日中。而加時則舊術在後。新術在前。當差三刻以上。所以然者七政運行。皆依黃道。不由赤道。舊法所謂中。乃赤道之午中。而不知所謂中者。黃道之正中也。黃赤二道之中。獨冬夏二至。乃得同度。餘日漸次相離。今十月朔去冬至度數尚遠。兩中之差二十三度有奇。豈可乃因食限近午。不加不減乎。若食在二至。果可無差。即食于他時。而不在日午。即差之原尚多。難辨。適際此食。又值此時。是可驗時差之正術。一也。交食之法。既無差誤。及至臨期實候。其加時又或少有後先。此則不因天度。而因地度。本方之地經度未得真率。則加時難定。必從交食時測驗數次。乃可較勘畫一。今此食依新術測候。其加時刻分。或先後未合。當取從前所記地經度斟酌改定。此可以求里差之真率。二也。時差一法。但知中無加減。而不知中分黃道。今一遇目見。一經口授。人人知加時之因黃道。一時發覆。既了然。此足以明學習之甚易。三也。監臣之所最苦者。泥爲搶改。不知即欲改。不能。如時差等術。必因千百年之測候。而後立法。即守敬不能驟得之。況諸臣乎。此足以明疏失之非辜。四也。帝是其言。至期光啓與欽天監秋官正周胤。五官司曆劉有慶。漏刻博士劉承志。天文生周士昌。薛文爍。西洋人羅雅谷。湯若望等。預點定日晷。調定壺漏。以測高儀器推定日晷高度。又於密室中斜開一隙。置窺筩眼鏡。以測虧復。畫日體分數圖板。以定食分。其食甚時刻高度密合。而分數未及二分。於是光啓言今食甚之度分密合。則經度里差。似已的確。無煩改更。獨食分未及原推者。蓋因

日光閃爍。惟食及四五分以上者。乃得與原推相合。故食一分內外者。與不見食同。則二分有奇者。所見宜不及二分也。五年四月。光啓又進月離曆指四卷。月離曆表六卷。交食曆指四卷。交食曆表二卷。南北高弧表一十二卷。諸方半晝分表一卷。諸方晨昏分表一卷。五月。光啓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九月十四日己酉月食。監推初虧在卯初一刻。光啓等推在卯初三刻。回回科推在辰初初刻。三法互異。有旨詰問。至期雲氣隱蔽。無憑測驗。光啓因具陳三法不同之故。言交食之法。先求平朔望。平朔望之算。起于曆元。今法本用授時術。以至元辛巳爲曆元。當時所立四應。稍有未合。臣等新法。以崇禎元年戊辰爲曆元。兩者相推。已推得舊法後六十五分爲半刻有奇矣。既得平朔望。以求定朔望。定朔望即日月食之食甚定分也。法以日躔盈縮。月轉遲疾。推其各差。又以兩差之較。爲加減時差。用以加減于平數。得定數焉。時九月十四日夜望。則太陽在縮限。而授時法縮限起夏至。不知日有最高。有夏至。兩行異法。縮限宜從最高起也。惟宋紹興年間。兩行同度。郭守敬後此百年。去離僅一度有奇。故未及覺。今最高一行。已在夏至後六日有奇。以推縮差。則舊法後天一十八分有奇也。是日太陰在疾限。遲疾之法。授時止論一轉周。新法謂之自行輪。月自行之外。又有兩次輪。以次密推。則舊法疾限先天二度有奇。以推疾差。又後天四十分也。次以縮疾兩差相較。變爲時而求定望。宜用減法。新法則一推而得四十八刻九十分。新法再推先得四





十一刻一十三分有奇。次得四十四刻八分。兩得相較。又差三刻彊。故舊法之食甚定分得二十八刻彊。新法得三十刻彊。以推初虧。則舊法在子正後二十二刻二十二分。爲卯初一刻。新法在子正後二十二刻五十九分。爲卯初三刻。此舊法與新法異同之因也。若回回術又異。二法者。臣等實未能纂繹其故。僅知彼曆元爲阿剌必年。與隋開皇相值。去今一千三十餘載矣。年數殊。宜其平朔望亦未必合也。即以減分論。則是太陽縮限在四宮一度。依彼法得縮差一度四十一分。新法得一度四十三分。其差二分。太陰疾限在十宮十七度。依彼法得疾差二度一十九分半。新法得三度六分。其差一十三分半。兩差相併得十五分半。變爲時約。彼法在新法後四刻。今差五刻者。宜其緣正在曆元四應。否則創法之處。距此一萬餘里。或里差又未合也。三家所報各據其本法。欲辨其疏密。則在實食之時。實測實輪而已。今已往之事。無復可論。將來準法。似須商求其所求者。蓋有二端。其一曰食分多寡。按交食法中不惟推步爲難。併較驗亦復未易。臣前疏嘗言日食時陽晶晃耀。每先食而後見。月食時游氣紛侵。每先見而後食。蓋食者二體相交之謂也。日食既交。因其光大。人目未見。必至一分以上。乃得見之。月食未交。闇虛之旁先有暗影。故入于月。及其體交。反無界限。故推步無舛謬。而較驗多任目。任意揣摩。影響不能灼見分數。以啓原推。得失亦無繇知。如宋臣周琮所定差天一分以下爲親。二分以下爲近。三分以下爲遠。非苟自寬亡其術止此而已。今欲灼見食分。有近造窺筩新法。月食時用於密室中取其光影。映照尺素之上。自初虧至復圓。所見分數界限真確。畫然不爽。月食不能定其分秒之限。蓋二體離合之際。鄰郭著明。中間色象亦

與日測無異。此定分法也。其一曰加時早晚。定時之術。相傳有壺漏爲古法。近有輪鐘爲徑法。然而類品當賴人力遷就可憑人意。故不如求端于日星。晝則用日。夜則任用一星。皆以儀器測取經緯度數。推算得之。是爲本法。其驗之則躔日有平晷新法。躔星有立晷新法。皆晷石範銅。豐著歉度節氣時刻。一一分明。以之較驗交食。皆于本晷之上。某時某刻。先期注定。至時徵驗。是合是離。灼然易見。此定時法也。二法既立。一遇交食。凡古今諸術得失疏密。如明鏡高懸。妍媸莫遁矣。月食諸史不載。所載日食。自漢至隋凡二百九十三。而食于晦日者七十七。晦前一日者三。初二日者三。其疏如此。唐至五代凡一百一十。而食于晦日者一。初二日者一。初三日者一。稍密矣。宋凡一百四十八。則無晦日。更密矣。猶有推食而不食者十三。元凡四十五。亦無晦食。猶有推食而不食者一。食而失推者一。夜食而書晝者一。至加時先後至四五刻。當其時已然。至今遵用。安望免此。乃守敬之法。三百年來世共推服。以爲度越前代。何也。高鏡無闢之事。必稍世累時。乃稍見闕倪。故惟至今千五百歲。立法者僅十有三家。寘于數十百年間一較工拙。非一人之心思智力所能陳勉者也。守敬集前古之大成。加以精思廣測。故所差報四五刻。比于前代洵爲密矣。若使守敬復生今世。欲更求精密。計非苦心極力。假以數年。恐未易得。何可責於沿襲舊法如諸臺臣者乎。六年十月。光啓以病辭局務。薦李天經以竣其事。逾月。光啓卒。贈少保。謚文定。後加贈太保。先是三

年歷按四川御史馬如蛟薦資縣諸生冷守忠精有成書。言論紛紛。抄錄原書送局。光啓力駁其謬。言曆法一家。本于周禮馮相氏會天位。辨四時之敍。于他學無與也。從古用大衍。用樂律。牽合傅會。盡屬贅疣。今用皇極經世。亦猶二家之書也。此則無關工拙。可置勿論。惟是術之始事。先定氣朔。術之終事。必驗交食。今崇禎四年辛未歲前冬至。大統術推在庚午十一月十八日亥正一刻。本部從前推步。臨期測驗。定在十九日丑初一刻五分四十一秒。則于大統術已是先天一十二刻有奇。而于來術所推在酉初四刻。又先大統一十六刻。則比于本部新法。其先二十八刻有奇。燕越若兼不啻遠矣。然而此事與書難宣。逝駒莫挽。彼此是非。孰從定之。亦姑未論。獨辛未年日月交食。此可預推。尤難掩覆。合離疏密。此不可以口舌爭也。考是年四月十五日月食。新法所推食限二十六分六十秒。四川成都府初虧在子正初刻九十一分一十三秒。食既在丑初一刻二十六分五十七秒。食甚在丑正初刻七十零分六十三秒。生光在寅初初刻二十六分四十零秒。復圓在寅正初刻五十分七十三秒。復圓之時。月輪尚在地平上一十五度有奇。來術云加時在晝。則相左之甚。而明白易見。時日既在指顧。事理又若列眉。令本生至期候驗。如果加時在晝。則其法蓋絕千古。當貯衡俟之。若或在夜。則尚宜虛心習學。以成先志。已而四川報守忠所推月食負差二時。而新法密合。四年。魏文魁進所著曆元曆測于朝。通政司送局考驗。光啓作二議七論詰之。一議交食言據單開崇禎四年四月十五日夜望月食。今考驗食分。則爲密合。加時後天一刻。亦爲粗近。稱三年五月朔日食。臨期實候得食止二分。初虧巳正四刻。與部所據新法密合。此修改之議所從起也。今曆測稱三分九秒。初虧巳初三刻。則食多一分。時先五刻。曆元稱日食一分二十一秒。初虧午初初刻。則食少一分。加時密合。而兩書自相違異。食差將及二分。加時不啻五刻。此宜再加研察。方可議定成法。以垂永久。至今年十月朔日食。本局新法推食二分有奇。初虧午正一刻。照單開食止九十七秒。初虧未初二刻。則食少一分有奇。加時後天五刻。此法異同。不須爭論。宜待臨時候驗。疏密自見。一議冬至。言法曆測。不用授時術。加減歲實。亦不用大統定用歲實。而用金重修大明術。小餘二十四刻三十六分。則各年冬至宜遞加二十四刻三十六分。方合古來成法。今查曆元稱崇禎元年戊辰測己巳歲天正冬至。得癸未日午正二刻。崇禎三年庚午測辛未歲天正冬至。得甲午日子正初刻。兩年之間。實差四十九刻。平分之得二十四刻五十分。亦爲密近。但天啓七年丁卯測戊辰歲天正冬至。得戊寅日卯初二刻。而前推己巳歲天正冬至。得午正二刻。則差二十九刻。與小餘不合者。四刻六十四分。兩測兩推。必居一誤矣。所宜再加研究。以求必合。其七論言歲實自漢以來代有減差。至授時減爲二十四分二十五秒。依郭法百年消一。今當爲二十一分有奇。而曆元用楊級趙知微之三十六秒。翻覆加。與郭法懸殊矣。今詳邪法寖失減率。考古驗今。皆非妄作。決宜遵用。而曆元所用。又以實測得之。是以確然自信。仍非臆說。二義參差。將何決定。根尋究詰。則皆是也。又皆非也。其中義據。巧曆莫然。所宜確論者一。勾股弧矢。曆學之





等斤繩尺也。每測皆得弧背。每算求弦矢。而今曆測中適用則三視一。轉方求矢之法。此之半徑。則六十度八十七分五十秒之通弦耳。此而可用。則六十度八十七分五十秒之弧。與其通弦等乎。半之則三十度四十三分七十五秒之弧。又與其正弦等乎。是術一誤。何所不誤。所宜確論者二。冬至夏至不爲盈縮之定限。今考日躔春分迄夏至。夏至迄秋分。此兩限中日時刻不等。又立春迄立夏。立秋迄立冬。此兩限中日時刻不等。此皆測量易見。推算易明之事。則太陽盈縮之實限。宜在冬夏二至之後。而各有時日刻分。代有長消加減。所宜確論者三。舊術言太陰最高得疾。最低得遲。且以圭表測而得之。非也。太陰遲疾。是入轉內事。若云交卽是轉。緣何交終轉終。兩率互異。旣是二法。豈容混推。以交道之高下。爲轉之遲疾也。交轉旣是二行。而月行轉周之上。又復左旋。所以最高向西行則極遲。最低向東行乃極疾。正與舊法相反。五星高下遲疾。亦皆准此。所宜確論者四。日食法。謂在午正則無時差。非也。時差言距。非距赤道之午中。乃距黃道限東西各九十度之正中也。而黃道限之正中。在午中前後有差至二十餘度者。若依午正加減。焉能必合。所宜確論者五。交食限。定陰限距交八度。陽限距交六度。亦非也。本局考定陰限當十七度。陽限當八度。月食則定限南北各十二度。所宜確論者六。曆測云。宋文帝元嘉六年十一月己丑朔。日食不盡如鈎。晝星見。今以郭氏授時術推之。止食六分九十六秒。郭術舛矣。不知所謂舛者。何也。若郭術果據得不盡如鈎。晝星見。則真舛耳。今云六分九十六秒。乃是密合。非舛也。夫月食天下皆同。日食九服各異。前史類書舊之。南宋都于金陵。郭術造于燕中。相去三千里。北極出地差八度。日食分度。宜有異同矣。其云不盡如鈎。當在九分左右。而極差八度。時在十一月。則食差當得二分弱。郭術推得七分弱。非密合而何。本局今定日食分數。皆實交。實地。實時。一不可闕。所宜確論者七。文魁不服。作答問以難光啓。光啓于是復爲答客難辯之。言崇禎二年五月朔日食。據云刻書者誤也。然原稿未誤者。云食一分三十九秒。亦恐未諦。蓋日食一分以下。非人目所能見。是日果食一分三十九秒。則所見極微矣。而通都共視。實不止一分三十九秒也。今年十月朔。密室所候。將及二分。而外間所見。止一分以上。此是下所自視。非其明效邪。又言歲實小餘三十六分。據云此趙知微重修大明術四餘所用。授時大統皆仍之。處士亦仍之。則三十六分特用之四餘。不用之氣朔邪。豈四餘氣朔當有兩歲實邪。不知五星之歲實。又與氣朔四餘同邪異邪。處士自云所用皆實。不假思索。皆從天得。此疑實測所定。果亦近之。然何不少費思索。并定一五星四餘畫一不爽之氣實。乃猶仍金元諸人之舊也。又言歲實加減小餘。自漢四分術定爲二十五分。乾象術減爲二四六一八。南宋大明術又減爲二四二八一四。宋統天元授時術。又減爲二四二五。其間七十餘家。互有加損。積計之。則自漢至今。皆以漸減也。彼皆實測實算。以爲當然。爲得謂元以後。毫不應復減者邪。郭云百年減一分。三百五十年來應減三分五十秒。當爲二十一分五十秒。而據局所考。正今之定用歲實。乃是二十分四十八秒六十微。郤又不及百

年而減一分，明理著數，亦猶行古之道也。此則不知者聞之，將大笑且駭，以爲該局所推冬至時刻，必且先天若干，亦先大統若干，而又不然。如今歲推壬申年天正冬至，大統得在十一月三十日己亥寅正一刻，而局推在辰初一刻一十八分，乃後于大統一十二刻。用儀器測驗，確與天合，並無乖爽。此爲何故乎？歲實非本年冬至可定，眞冬至時刻非歲實可推也。此說甚長，更僕未罄，結就所明通之處士，亦知冬至時刻終古無定率乎？果有定率，則處士所定二十七分，歲歲加增足矣，何爲每測必差？即曆元所測定，二三年間使成參錯，此其間得無諉之於儀表未精，測候未確，不知果精果確，乃眞見其無定率矣。蓋正歲年與步月離相似，冬至無定率，與定朔定望無定率一也。朔望無定率，宜以平朔望加減之；冬至無定率，宜以平年加減之。若郭太史所增減之歲實，平年也。故新法之平冬至，或在大統前，或在後，其定冬至恆在大統後也。又言勾股三乘術非誤也，特徑一圍三不合耳。既稱作者，宜自爲清源，奈何指前人之濁流邪？弧與弦終古無相等之率，無論古率、徽率、密率，太一率即多分之至萬萬億，猶是弦也，否則外周之切線也。且弧弦之術，舉手即須每推一法，當數四用之，即以古率推演，已覺太繁，況徽密以上乎？必若此者，術將卒世而不就矣。該局既已言之，安得無見？又安得無書？第所傳之書，有論說，有立成，有通率，都爲一十六卷，八十餘萬言，以入曆元，得毋本末不相稱邪？此書爲用甚大，故名大測，自當通行于世，待知者用之。又言舊法冬夏二至爲盈縮之定限，今云否者，古名術家精詳測候，見春分至立夏行四十五度有奇，立秋至秋分亦行四十五度有奇，其度等而中間所歷時日不等，又時日多寡世世不等，因知日行最高度，上古在夏至前，今世在夏至後六度，則夏至後六日乃眞盈縮之限，此即眞冬至所自出矣。又言太陰遲疾用圭表得之，夫太陽用二至前後表景推算，在一二日內，或亦近之，若遠則所得者定非眞率，何況太陰？但太陰之遲疾不在去地高卑，高卑者交道也。九年再測者，亦非測太陰，測月孛也。月交東遷，月轉西馳，兩道違行，是生月孛，孛者悖也。月轉至是，則違天行，故最遲也。九年以內，孛實行天一周，四年半在高，四年半在卑，其測高測卑之月日，太陰必與孛同度，既得同度，必是最遲，豈因圭表去地高下爲其遲疾耶？且孛則九年而一周，月則二十七日有奇而一轉，若測悉交轉之義，即月月自有其遲疾，日日可得其高下，何必九年哉？必九年乃得者，則歲星須十二年，填星須二十九年，歲差須二萬五千餘年，誰能待之？又言日食距午時差，舊法以爲論時，則定朔小餘五十刻是也；本局以爲論度，則黃道九十度限是也。時與度有離合，食在午中，或近午左右，斷線算時刻，乃不合天者，其度限去午左右稍遠故也。又言日食距交限，該局定爲陰限十七度，陽限八度，而云不然，何不考今年十月朔日食甚距交幾度耶？按是日食甚在未初一刻內五十一分，本月十五日夜望月食，食甚在辰初一刻內一十三分，兩食中積爲十四日七十三刻，月食甚時過正交入陰限一度，依法推得日食甚時，月未至中交十四度強，而食及二分，朔初入食限，豈非十七度乎？至宋神宗天聖二年甲子歲五月丁亥朔，曆官推當食不食，司天奏日食不應，中





書奏表稱賀，乃諸術推算皆云當食，以授時推之，亦然。夫于法則實當食，而于時則甯不食，此事適爲千古不決之疑，今當何以解之？按西術日食有變差一法，是日在陰限，距交一度，陰于法當食，而獨此食此地之南北差，變爲東西差，故論天行，地心與日月兩心俱參直，實不失食；而從人目所見，則日月相距近變爲遠，實不得食。顧獨汴京爲然，若從汴以東數千里，深見食至東北一萬數千里，則全見食也。此術于日食法中最爲深賾，論術至此，果所數得未嘗有也。又言據答末後一條，語意顯明，如云河北千里，朝鮮觸時等，不知何物？若本部原咨，則有二說：一論南北里差，元史稱四海測驗二十七所，大都北極出地四十度太強，揚州三十三度，今疑得金陵三十二度半，相差八度少。如唐書每度三百五十里，則二千九百餘里，罪也。如近法每度二百五十里，則二千餘里，爲其南北經線，加行路紆曲，豈非三千里乎？有里差則有食分差，安可以日食時南北之分秒等耶？一論東西里差，蓋大地人實以日出處爲東，日入處爲西，實以日出時爲卯，日入時爲酉也，有定東西，無定卯酉也。南北里差論北極出地若干里，而高下差一度，東西里差，論七政出入亦若干里，而遲疾差一度，不易之定論。驗之交食最易見矣。今反按去此差而欲臨交食乎？據漢安帝元和三年三月二日日食，史官不見，遼東以聞；五年八月朔日食，史官不見，張掖以聞，豈非食在早，獨見于遼東；食在晚，獨見于張掖乎？據稱西域之巳時，即中國之未時，則日月有食，西域之見食爲巳，中國之見時爲未，稍易驗。何者？地有兩時，天無二食也。推之西域以西，中國以東，何獨不然？安得限南北與東西同哉？光啟等所修纂編曆書凡一百二十六卷：曆書總目一卷，日躔曆指四卷，日躔表二卷，恆星曆指三卷，恆星總圖一卷，恆星圖象一卷，恆星曆表四卷，恆星經緯表二卷，恆星出沒表二卷，月離曆指四卷，月離表六卷，交食曆指七卷，交食表七卷，五緯曆指九卷，五緯表十卷，測天約說二卷，大測二卷，割圓八線表六卷，黃道升度表七卷，黃赤道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二卷，元史揆日訂訛一卷，通率立成表一卷，散表一卷，割圓八線立成長表四卷，黃道升度立成中表四卷，曆指一卷，測量全義十卷，比例規解一卷，南北高弧表十二卷，諸方半晝分表一卷，諸方晨昏分表一卷，曆學小辨一卷，曆學日辨五卷。

明史本傳、曆志、藝文志、新法算書、幾何原本、測量法義、測量異同、句股義。

論曰：自利氏東來，得其天文數學之傳者，光啟爲最深。洎乎督修新法，殫其心思才力，驗之垂象，譯爲明說，洋洋乎數千萬言，反覆引伸，務使其理其法，足以人人通曉而後已，以視術士之秘其機械者，不可同日語矣。迄今言甄明西學者，必稱光啟，蓋精于疾何得之有本，其深見遠識，非文魁守忠輩所能幾及也。

# 疇人傳卷第三十三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明五

## 李天經

李天經。字長德。趙州人也。神宗癸丑進士。歷任河南陝西藩臬。崇禎六年。以山東右參政代徐光啓督修新法。七年七月。進五緯總論一卷。日躔增一卷。五星圖一卷。日躔表一卷。火木土二百恆年表並藏周時刻表共三卷。交食厯指三卷。交食諸表用法二卷。交食表四卷。黃平象限表七卷。木土加減表二卷。交食簡法表二卷。方根表二卷。恆星屛障一具。俱徐光啓督率西人所作也。八月。天經預報五星凌犯會合行度。言閏八月二十四日木犯積尸氣。九月初四昏初火土同度。初七卯正金土同度。十一日昏初金火同度。至期測驗果合。舊法推火土同度。在初七後天三日。金火同度。在初三先天八日。時東局魏文魁言。天經所報木星犯積尸不合天經。又言臣於閏八月二十五夜。及九月初一夜。同部監諸臣在局仰見木星在鬼宿之中。距積尸僅半度。因木星光大。氣體不顯。舍窺管別無可測。臣是以獨用此管。令人人各自窺視。使明見積尸爲數十小星圍聚。則其爲犯爲不誤。禮臣陳六幹所謂恍見木星之側有數小星綺聚云





係鬼宿中積氣者。是也。而文魁指爲未犯。但據曆算未經實測。據稱初二木星已在柳初。則前此趨鬼宿而東。度分愈近。豈得不犯而能飛渡乎。且臣報閏八月二十四日。而文魁所算在九月初二。相距九日。度分已移。乃執爲不犯之證據。殊屬舛錯矣。然木星之于積尸氣。匪直此日之犯已也。後此出鬼宿退行時尙一犯焉。既而順行時又一犯焉。臺官泥於成法。以衆目共見之象。指爲厯不必有之事。宜乎以測爲未測。顚倒是非。必祇實己之言而後已耳。而天經所推木星逆行順行度分晷刻皆驗。十二月又進五緯厯指八卷。五緯用法一卷。日躔考二卷。夜中測時一卷。交食蒙求一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恆星出沒表二卷。高弧表五卷。五緯諸表九卷。甲戌乙亥日躔細行二卷。八年四月。又上乙亥丙子七政行度四冊。參訂新法。條議二十六則。一曰諸曜之應宜改。日月五星各有本行。其行有平有視。而平行起算之根。則爲應。應者乃某曜某日某時躔某宮次之數。今新法改定諸應。悉從崇禎元年戊辰年前冬至後己卯日第一子正爲始。二曰測諸曜行度。用赤道儀。尙不足。應用黃道儀。太陽繇黃道中線行。月五星各有本道。亦皆出入黃道內外。而不行赤道。若用赤道儀測之。則所得經緯度分。須通以黃赤道率表。乃可。否則所測經度宿次。非本曜天上所在之宮次。蓋器與天行不關也。三曰諸方七政行度。隨地推算不等。日月東西見食。其時各有先後。既無庸疑矣。則太陽之躔二十四節氣。月五星之掩食凌犯。安得不與交食同一理乎。故新法立成諸表。雖順天府爲主。而推算諸方行度。亦皆各有本法。四曰諸曜損益加減分。用平立定三差法。尙不足。加減一法。乃術家之要務。蓋以其數加減于平行。得視行。第天實圜體。與平行異類。舊所用三差法。俱從勾股平行定者。似于天未合。即各曜盈縮損益之數。未得其眞。今新法加減諸表。乃以圜齊圜。差可合天。又各曜盈縮損益大差。累經測驗。俱與舊法不同。今悉改正。五曰關時隨地。可求諸曜之經度。撰法欲得某日某曜經度。必先推各躔冬至日所行宮度宿次。乃以各段日度比算乃得。今法不拘時日。方所。只備本表一推步即是。六曰徑一圍三非弧矢眞法。古術家以直線測圓形。名曰弧矢法。而算用徑一圍三。謬也。今立割圜八線表。其用簡。而大弧矢等線但乘除一次便能得之。非若向之轉展商求。累時方成一率者可比。七曰球上三角三弧形。非勾股可盡。古法測天以勾股爲本。然勾股弦乃三腰之形。勾與股交。必爲直角。遇斜角則勾股窮矣。且天爲圜球。其面上與諸道相割。生多三弧形。因以測諸星經緯度分。二者一勾股不足以盡之。八曰恆星本行。即所謂歲差。從黃道極起算。各星距赤極度分。古今不同。其赤道內外也。亦古今不同。而其距黃極。或距黃道內外。則皆終古如一。所以日月五星。俱依黃道行。其恆星本行。應從黃極起算。以爲歲差之率。九曰古今各宿度不同。恆星以黃道極爲極。故各宿距星行度。與赤道極時近時遠。並行漸近極。則赤道所出過距星線漸密。其本宿赤道弧則較小。漸遠極。則過距星線漸疏。其本宿赤道弧則較大。此緣二道二極不同。故非距星有異行。亦非距星有易位也。如觜宿距星。古測距參二度。或一度半度。或五分。今測之不啻無分。且侵入參宿二十四分。此非可證之一端乎。十曰夜中

經星定時。太陽依赤道左行。每十五度爲一小時。三度四十五分爲一刻。今任指一星測之。必較其本星經行與太陽經行。得相距若干度分。又得其距子午圈前後若干度分。則以加減推太陽距本經若干。因以變爲眞時刻。十一曰宋時所定十二宮次在某宿度。今不能定於某宿度。此因恆星有本行。宿度已右移。故十二曰太陽盈縮之限。非冬夏二至。此限亦漸有移動。舊法以冬夏二至爲太陽盈縮初末之限。卽新法之所謂最高及最高衝者。蓋因測冬至至春分。又測春分至夏至。日數不等。覺冬至太陽行疾而盈。夏至太陽行遲而縮焉。今新法亦測得自冬而夏。自夏而冬。或自春而夏。自夏而秋。兩測中積非一。算得此限不在二至。已過六度有奇。且年年行過。初無一定之數。十三曰以圭表測冬夏二至。非法之善。二至前後。太陽南北之行甚微。則表影長短之差亦微。如冬夏至前後三日。太陽一日南北行爲天度六十分之一。設表長一丈。冬至兩日之影。約差一分三十秒。夫一分三十秒爲一日之差。則測差一秒。計刻當爲六刻零七分。圭上一秒之差。人目能保不誤乎。且景符之光線闊亦不止數秒。一秒得六刻有奇。若測差二三秒。算幾差二十刻。又安所得準乎。今法獨用春秋二分。蓋以此時太陽一日南北行二十四分。計一日景差一寸二分。卽測差一二秒。算不滿一刻。其差甚微。較二至爲最密。十四曰日出入分。應從順天府起算。舊法仍依應天府。諸方北極出地不同。晨昏時刻亦因以異。大統仍依應天府推算。是以晝夜長短未能合天。甚至日月東西帶食。所推未如所算。多緣于此。今悉依順天府改定。十五曰平節氣非天上眞節氣。舊法氣策爲一十五萬二一八四三七五。此乃歲周二十四分之一。然太陽之行有盈有縮。不得平分。如以平數定春秋分。則春分後天二日。秋分先天二日矣。今悉改定。庶幾測算與天合。十六曰太陰朔望之外。則有推盈分一加減不足盡之。舊法定太陰平行一日爲十三度有奇。算朔望則有加法減法。大數爲五度有奇。然兩弦時多寡不一。此加減法不足以齊之。卽授時亦言月朔望時一日平行十三度有奇。朔望外平行數不足。已明其理。未著其法。今於加減外再用一加減。名爲二三均數。理明而數亦盡。十七曰緯度不能定于五度。時多時寡。緯度舊定五度。古今術家俱言之。以交食分數及交泛等測定黃白二道相距約五度。然朔望外兩道距度有損有益。大距計五度三分度之一。若一月有兩食。其弦時用儀求距黃道度五度。未能合天。十八曰交行有損益分。羅睺計都。卽正交中交行度。古定交行一日逆行三分。千百年俱爲平行。今細測之。月有時在交上。以平求之。必不合算。因設一加減爲交行均數。十九曰天行無紫炁。舊謂紫炁生於閏餘。又曰紫炁爲木之餘氣。今細考諸曆。此曆行度無從而得。無象可明。欲推算無數可定。欲論遇又測理可據。屢經商求。則知作者爲妄增。後來爲傅會。甚屬不經。無庸置辨。二十曰交食日月景徑分恆不一。日月有時行最高。有時行最卑。因高卑道相距有遠近。蓋近則見大。遠則見小。又因遠近得太陰過景有時厚。或有時薄。所以徑分不能爲一。二十一曰日食午正非中限。乃以黃道九十度限爲中限。南北東西差。皆以視度與實度相較而得。則日月之實度。俱以黃道。而視度安得不從





黃道論其初末以求中限乎。且黃道出地平上兩象限。自有其高也。亦自有其中也。此理未明。則有宜多而少。宜少而多。或宜加反減。宜減反加者。凡日食加時不得合天。皆緣於此。二十二曰日食初虧復圓時刻多寡恆不一。非二時折半之說。視差能變實行爲視行。則以視差較食甚前後。鮮有不參差者。夫視差旣食甚前後不一。又安能合視行前後一乎。今以視行徵變時刻。則初虧復圓而其不能恆爲一也明矣。二十三曰諸方各以地經推算時刻。及日食分。地面上見日月出沒與在中。各有前後不同。卽所得時刻亦不同。故見食識一節時刻異。此日月食皆一理。若月食則因視差經地不一。卽太陰視距不一。所以見食分數亦因之異焉。二十四曰五星應用太陽視行。以段目定之不得。五星皆以太陽爲主。其與太陽合伏也則疾行。其與太陽衝也則退行。且太陽之行有遲有疾。而五星亦各有本行。太陽遲疾。則合伏日數時多時寡。自不可以段目定其度分。二十五曰五星應加緯行。月有白道。半在黃道內。半在黃道外。而五星亦然。則各于黃道有定距度。又土木火三星衝太陽緯大。合伏太陽緯小。金水二星順伏緯小。逆伏緯大。不可不詳致之也。二十六曰測五星宜用恆星爲準。則測星用黃道儀外。或用弧矢等儀。曆所測某星視距二恆星若干度分。依法布算。得本星眞經緯度分。又縮能亦可兇算。是時新法書器俱完。屢測交食凌犯俱密合。但魏文魁多方阻撓。內官又左右之。帝意不能決。諭天經同監局虛心詳究。務祈畫一。是年天經所徵火木金水等星見伏行度。皆與大統不同。而新法爲合。九年正月十五日辛酉曉望月食。天經及大統回回東局各預推虧復食甚時刻分秒。天經恐至期雲陰不見。乃奏遣道局官儒潛圖群黃宏憲前往河南。曆局供事官陳應登。天文生朱光大。前往山西測驗。其日天經督率羅雅谷湯若望。大理評事王應遴。及本局生儒鄔明著等。同禮部主客司員外郭之奇。祠祭司主事李焻。欽天監監正張守登。另局魏文魁。赴觀象臺測驗。惟天經所推獨合。已而河南所報甚合原推。山西則食時雲掩。無從考驗。帝以月食新法爲近。但以十三日爲雨水。與舊法不同。令奏明。天經奏言。丙子年新舊七政。大統推本年正月十五日辛酉子正二刻雨水。新法推十三日己未卯初二刻零八分雨水。兩法相較。幾差二日。蓋論節氣有二法。一爲平節氣。一爲定節氣。平節氣者。以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五爲歲實。而以二十四平分之。計日定率。每得一十五日有奇。爲一節氣。故從歲前冬至起算。必越六十日八十七刻有奇。而始雨水。舊法所推十五日者是也。日度之節氣也。定節氣者。以三百六十爲周天度。而亦以二十四平分之。因天立差。每得一十五度爲一節氣。故從歲前冬至起算。考定太陽所躔宿次。止須五十九日二十刻有奇。而已滿六十度。新法所徵十三日者此也。天度之節氣也。何也。太陽之行。有盈有縮。冬至後行盈。盈則其行疾。一日行天一度有奇。夏至後行縮。縮則其行遲。一日所行不及一度。此非用法加減之。必不合天。豈可拘泥氣策以平分誤實乎。請以春秋分證之。舊法推本年二月十六日己丑四刻春分。新法推十四日卯正二刻零五分。而舊法亦于本月十四日下。注晝五十刻夜五十刻矣。舊法又推本年八月二十三日丑初三刻

秋分。新法則推二十五日丑初初刻十分。而舊法推本月二十五日下。注晝五十刻夜五十刻矣。顧名思義。分者晝夜二道相交之點。太陽行至此點。晝夜之時刻各等。過此則分內外。而晝夜遂有長短也。乃晝夜平分在二月十四日與八月二十五日。而春秋分顧推十六日與二十三日乎。請又以儀器驗之。京師北極高三十九度五十五分。赤道高應五十度零五分。試用儀器于本節前後日午正測。必至二月十四日。八月二十五日。太陽高度始與此數密合。至十六日與二十三日。而太陽各高一度弱矣。是年天經陞山東按察使。尋加光祿寺卿。仍督修新法。十年正月辛丑朔日食。天經等預推京師見食一分十秒。應天及各省分秒各殊。惟雲南太原則不見食。其初虧食甚復圓時刻亦各異。大統推食一分六十三秒。回回推食三分七十秒。東局所推止游氣侵光三十餘秒而已。食時推驗。惟天經爲密。時將廢大統用新法。而管理另局代州知州郭正中言中法必不可盡廢。西法必不可專行。四法各有短長。當參合諸家。兼收西法。十一年正月。乃詔仍行大統術。如交食經緯晦朔弦望。因年遠有差者。旁求參致新法。與回回科並存。十四年十二月。天經言舊閏之法。首論合朔先後。次論月無中氣。茲臣恭進十五年新曆。而十月與十二月中氣。適交次月合朔時刻之前。所以兩月間雖無中氣。而不該有閏。蓋新法置閏。專以合朔爲主。若中氣適在合朔時刻前者。是中氣尙屬前月之晦。則無閏。若在合朔日時後者。則前月當有閏。臣等預察崇禎十六年正月後有閏。因正月後止有驚蟄一節。而春分中氣。在次月合朔之後。是十六年會閏正月無疑矣。時帝已深知西法之密。迨十六年三月乙丑朔日食。測又獨驗。八月。詔西法果密。即改爲大統術法。通行天下。會國變。竟未施行。明史本傳、曆志、新法算書。

論曰。天經之學。亞於光啓。其在西局。謹守成法。舉前人未舉之緒。十年如一日。光啓薦以自代。可謂知人矣。

## 王應遴

王應遴預修新法算書。著乾象圖說一卷。中星譜一卷。新法算書、明史藝文志。

## 王英明

王英明字子晦。開州人也。神宗丙午舉人。著曆體略三卷。上卷六篇。曰天體地形。曰二圖。曰五緯。曰辰次。曰刻漏。極度。曰雜說。中卷三篇。曰極宮。曰象位。曰天漢。皆自古談天家說也。下卷七篇。則取西人之說。曰天體地度。曰度里之差。曰緯曜。曰經宿。曰黃道宮界。曰赤道緯躔。曰氣候刻漏。附日月交食一篇。言近有歐羅巴人。挾其術自大西洋來。所論天地七政。歷歷示諸掌。創聞者不能無駭且疑。徐繹之。悉至理也。夫禮失而求之野。擇其善者而從之。不猶愈于野乎。國朝順治間。東吳翁漢麐更爲訂正。又加五圖以弁卷首。曆體略

## 許肯臣





許肯臣錢塘人也。著蓋載圖憲一卷。天體爲蓋。地體爲載。凡爲說十有七。曰全儀。曰日出日入遠近。曰紫微垣見界。紫星。曰黃赤道見界諸星。曰二十八宿占度。曰赤道北見界廣星。曰黃道南見界廣星。擬義與四仲中星。附神宗時四仲中星餘皆紫垣。次爲圖。而以步天歌圖于其下。其地與全圖。亦以周天宮度計之。欽定四庫全書存目。

## 陳蓋謨

陳蓋謨字獻可。號適菴。嘉興人也。著度測三卷。上卷首列周髀本文。以己意解之。曰詮經。次曰詮理。曰詮器。則西人之矩度也。曰詮法。曰詮算。則西人三率法也。曰諸原。則勾股弦互求之術也。中下二卷。則以平勾以正繩儀。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弦矩以見廣。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列爲七目。各以測算之法系之。末附開方說一卷。言開平立方之法。度算解一卷。言西人比例規之用。其自序略曰。謨案九章參伍錯綜。周無窮之變。而勾股尤奇奧。其法肇見周髀。周公受之商高。以度天地。推日月。且曰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以生也。唐設算學博士。督課試舉。而周髀算有程。國初制科尙試算數。後寖廢薄焉。推算不知縱橫。必歸儒究周勾股識。泰西來賓。斯學始顯。大方家多傳之。徐元扈先生有測量法義勾股義。是周髀者勾股之經。法儒者勾股之疏傳也。然周髀篇首。包舉迸法。趙注不能盡其微。次段推測後世解經疏大謬。以合於用。泰西以干支名數爲體爲文。亦既詳贍。而不耐廣者。心以目迷。掩卷度閑。以故通斯學者仍尠焉。謨爰撰茲篇。首詮算經。次臚諸法。合今古爲淺言之。出以己意。發凡綸羅。庶幾周髀大彰。法義彌著。以便有志經濟之智之者。其序度算解曰。西人有籌算一則。載在崇禎術書。已極數學之簡捷。又有比例規者。簡捷更倍焉。但限長徑尺。儀忽秒芒。不間舉圖與籌算珠算互有低昂。因輯是編。拆其精微。删其晦澀。存十線之略廣未及之端。使學人知以度算者自此始。其它遲短布尺。悉具篇中。度測

論曰。蓋謨生當有明末造。西人初入中國。能舉其矩度比例規之法。反覆引申。而傅合古義。是亦歐邏之功臣矣。至其論陳摶觀立太極周徑術。謂當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外加太極一十微。以三十一萬五千二百五除之。得徑一百一十五度八十七分九十三秒五十微。餘四微八三二五乘。還得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餘五微一六七五合二餘。得太極一十微。乃爲不內不外之數。斯則出于臆造。不合算理。未可以爲法也。

# 疇人傳卷第三十四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戸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國朝一

### 王錫闡上

王錫闡字寅旭。號曉菴。又號餘不。又號天同一生。吳江人也。兼通中西之學。自立新法。用以測日月食。不爽秒忽。每遇天色晴霽。輒登屋臥鴟吻閒。仰察星象。竟夕不寐。著曉菴新法六卷。序曰。炎帝八節。曆之始也。而其書不傳。黃帝顓頊虞夏殷周魯七曆。先儒謂其僞作。今七曆具存。大指與漢曆相似。而章蔀氣朔。未睹其真。爲漢人所托無疑。太初三統法雖疏遠。而創始之功。不可泯也。劉洪姜岌次第闡明。何祖專力表圭。益稱精切。自此南北曆家。率能好學深思。多所推論。皆非淺近所及。唐曆大衍稍親。然開元甲子當食不食。一行乃爲諛詞以自解。何如因差以求合乎。至宋而曆分兩途。有儒家之曆。有曆家之曆。儒者不知曆數。而援虛理以立說。術士不知曆理。而爲定法以驗天。天經地緯。躔離違合之原。槪未有得也。國初元統造大統曆。因郭守敬遺法。增損不及百一。豈以守敬之術。果能度越前人乎。守敬治曆。首重測日。余嘗取其表景。反覆布算。前後抵牾。餘所推改。多非密率。在當日已有失食失推之咎。況乎遺籍散亡。法意





無徵。嫌之年遠數盈。遠天漸差。安可因循不變耶。元氏執不逮郭。在廷諸臣。又不逮元。卒使昭代大典。雖謂襲僞。雖有李德芳爭之。然德芳不能推運。而株守陳言。無以相勝。誠可歎也。近代端清世子鄭善夫邢雲路魏文魁。皆有論述。要亦不越守敬範圍。至如陳壤摭拾九執之餘。律冷遂寢。墨守元會之略見。又何足以言曆乎。萬曆季年。西人利氏來歸。頗工曆算。崇禎初命禮臣徐光啓譯其書。有曆指爲法原。曆表爲法數。書百餘卷。數年而成。遂盛行於世。言曆者莫不奉爲俎豆。吾謂西曆善矣。然以爲測候精詳可也。以爲深知法意未可也。循其理而求通可也。安其誤而不辨不可也。姑舉其概。二分者春秋平氣之中。二正者日道南北之中也。大統以平氣授人時。以盈縮定日躔。法非謬也。西人既用定氣。則分正爲一。因謂中曆節氣差至二日。夫中曆歲差數強。盈縮過多。惡得無差。然二日之異。乃分正殊科。非不知日行之朓朒而致誤也。曆指直以怫己而譏之。不知法意一也。諸家造曆。必有積年日法。多寡任意。牽合由人。守敬去積年而起自辛巳。屏日法而斷以萬分。識誠卓也。西曆命日之時。以二十四命時之分以六十。通計一日爲分一千四百四十。是復用日法矣。至於刻法。彼所無也。近始每時四分之。爲一日之刻九十六。彼先求度而後日。尙未覺其繁。施之中曆則窒矣。反謂中曆百刻不適于用。何也。且日食時差法之九十有六。與日刻之九十六何與乎。而援以爲據。不知法意二也。天體渾淪。初無度分可指。昔人因一日日躔。命爲一度。日有疾徐。斷以平行。數本順天。不可損益。西人去周天五度有奇。斂爲三百六十。不過取便割圓。豈真天道固然。而黨同伐異。必曰日度爲非。詎知三百六十。何非強弦之捷徑乎。不知法意三也。上古置閏恆于歲終。蓋曆術疏闊。計歲以置閏也。中古法日趨密。始計月以置閏。而閏于積終。故舉中氣以定月。而月無中氣者。卽爲閏。大統專用平氣。置閏必得其月。新法改用定氣。致一月有兩中氣之時。一歲有兩可閏之月。若辛丑西曆者。不亦繆乎。夫月無平中氣者。乃爲積餘之終。無定中氣者。非其月也。不能虛衷深考。而以鹵莽之習。侈支離之學。是以歸餘之後。氣尙在晦。季冬中氣。已入仲冬。首春中氣。將歸臘杪。不得已而退朔一日。以塞人望。亦見其技之窮矣。不知法意四也。天正日躔。本起子半。後因歲差。自丑及寅。若夫合神之說。乃星命家猥言。明理者所不道。西人自命曆宗。何至反爲所惑。而天正日躔。定起丑初乎。況十二次舍。命名悉依星象。如隨節氣遷流。雖子午不妨異地。而元枵鳥咮。亦無定位耶。不知法意五也。歲實消長。昉于統天。郭氏用之。而未知所以當用。元氏去之。而未知所以當去。西人知以日行最高求之。而未知以二道遠近求之。得其一而遺其一。當辨者一也。歲差不齊。必緣天運緩促。今欲歸之偶差。豈前此諸家皆妄作乎。黃白異距。生交行之進退。黃赤異距。生歲差之屈伸。其理一也。曆指已明于月。何蔽于日。當辨者二也。日躔盈縮最高。斡運古今不同。揆之臆見。必有定數。不惟日躔。月星亦應同理。但行遲差微。非畢生歲月所可測度。西人每詡數千年傳人不乏。何以亦無定論。當辨者三也。日月去人時分遠近。眎徑因分大小。則遠近大小。宜爲相似之比例。西法日眎遠近差多。而眎徑差少。月則遠近差少。而眎徑差多。

因數求理,難可相通,當辨者四也.日食變差,機在交分,日軌交分,與月高交分不同,月高交於本道,與交于黃道者又不同,曆指不詳其理,曆表不著其數,豈黃道一術,足窮日食之變乎.當辨者五也.中限左右,日月視差,時或一東一西,交廣以南,日月視差,時或一南一北,此爲視差異向,與視差同向者,加減迥別,曆指豈以非所常遇,故置不講耶.萬一遇之,則學者何從立算,當辨者六也.日光射物,必有虛景,虛景者光徑與實徑之所生也,闇虛恆縮,理不出此,西人不知日有光徑,僅以實徑求闇虛,及至推步不符天驗,復酌損徑分以希偶合,當辨者七也.月食定望,惟食甚爲然,虧復四限,距望有差,日食稍離中限,即食甚已非定朔,至于虧復,相去尤遠,西曆乃言交食必在朔望,不用朓朒次差過矣.當辨者八也.歲塡熒惑,以本天爲全數,日行規爲歲輪,太白辰星,以日行規爲全數,本天爲歲輪,故測其遲速留逆,而知其去地遠近,考于曆指,數不盡合,當辨者九也.熒惑用日行高卑,變歲輪大小,理未悖也,用自行高卑,變歲輪大小,則悖矣.太白交周,不過二百餘日,辰星交周,不過八十餘日,曆指皆與歲周相近,法雖巧非也.當辨者十也.語云,步曆甚難,辨曆甚易,蓋言象緯森羅,得失無所遁也.據彼所述,亦未嘗自信無差,五星經度,或失二十餘分,躔離表驗,或失數分,交食値此,當失以刻計,淩犯値此,當失以日計矣.故立法不久,違錯頗多,余于曆說已辨一二,乃癸卯七月望食,當旣不旣,與夫失食失推者何異乎.且譯書之初,本言取西曆之材質,歸大統之型範,不謂盡墮成憲,而專用西法如今日者也.余故兼采中西,去其疵纇,參以己意,著曆法六篇,會通若干事,考正若干事,表明若干事,增葺若干事,立法若干事,舊法雖舛而未遽廢者,兩存之,理雖可知,而非上下千年,不得其數者,闕之.雖得其數,而遠引古測,未經目信者,別見補遺,而正文仍襲其故.爲日一百幾十有幾,爲文萬有千言,非敢妄云窺其堂奧,庶幾初學之津梁也.其法度法百分,日法百刻,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六十五秒五十九微三十二纖,內外準分三十九分九十一秒四十九微,交準九十一分六十八秒八十六微,黃道歲差一分四十三秒七十三微二十六纖,列宿經緯,角一十度七十三分七十九秒,南二度一分二十三秒,亢一十度八十二分二十四秒,北三度一分一秒,氐一十八度一十六分一十四秒,北四十三分九十六秒,房四度六十三分六十三秒,南五度四十六分一十九秒,心七度六十六分二秒,南三度九十七分三十八秒,尾一十五度八十二分七十八秒,南一十五度二十一分九十秒,箕九度四十六分九十六秒,南六度五十九分四十九秒,斗二十四度一十九分八十二秒,南三度八十八分九十三秒,牽牛七度七十九分五十五秒,北四度七十五分一十七秒,婺女一十一度八十二分二秒,北八度二十分五十九秒,虛一十度一十二分九十一秒,北八度八十二分七十秒,危二十度四十一分四秒,北一十度八十五分六十二秒,營室一十五度九十二分二十三秒,北一十度七十一分七十一秒,東壁一十一度六十八分四十八秒,北一十二度七十六分七十二秒,奎一十三度四十二分六十六秒,北一十八度五分,婁一十三度一十八分九十八秒,北八度六十分七十二秒,胃





一十三度二十分六十七秒,北一十一度四十三分,一十二秒,昴八度六十分七十二秒,北四度五分八十四秒,畢一十五度一十一分七十六秒,南三度四分三十八秒,觜觿一十一分八十四秒,南一十三度八十六分六十三秒,參一十二度二分三十秒,南二十四度九十二分五十四秒,東井三十度八十六分八秒,南八十九分六十二秒,輿鬼四度六十六分七十二秒,南八十一分一十七秒,柳一十七度二十四分八十二秒,南一十二度六十三分一十八秒,七星八度五十分五十七秒,南二十度七十二分七十一秒,張一十八度三十三分五秒,南二十六度五十八分二十六秒,翼一十七度二十四分八十二秒,南二十三度一分四十六秒,軫一十三度二十四分五秒,南一十四度六十二分七十三秒,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一分八十六秒六微,曆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四十八分六十八秒八微,朓朒準度三度,準分八十九秒六十微,月周二十九日五十三刻五分九十一秒九十七微,朓朒外準一分三十一秒二十微,轉周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四十六分一十三秒七十七微,朓朒準度五度五十九分,準分一分三十二秒三微,交周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二秒三微,交緯準分八分六十七秒二十五微,中緯準分八分九十四秒七十微,交行朓朒準分三分六秒八十微,歲星合周三百九十八日八十八刻三十一分七十九秒,朓朒中準一十九分二十九秒四十八微,轉周四千三百三十三日三十七刻九分六十九秒,朓朒準度三度,準分二分三十八秒五十微,交周四千三百三十一日二十四刻七十八分一十七秒,中緯準分二分五十二秒八十微,熒惑合周七百七十九日九十三刻五十一分二十八秒,朓朒中準六十五分四十九秒五十微,轉周六百八十七日五十二分八十四秒,朓朒準度三度,準分四分六十三秒七十五微,交周六百八十六日九十八刻三十二分六十八秒,中緯準分三分一十九秒九十微,塡星合周三百七十八日九刻二十二分八十四秒,朓朒中準一十分四十二秒八十微,轉周一萬七百六十七日五十六分八十五秒,朓朒準度三度,準分二分九十秒七十微,交周一萬七百五十六日八十六刻九分一秒,中緯準分四分三十九秒,太白合周五百八十三日九十一刻九十九分一十二秒,朓朒後準七十二分二十四秒八十五微,轉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六刻五十五分七十秒,朓朒準度三度,準分八十秒二十微,交周二百二十四日七十刻四十分六十八秒四十二微,中緯準分四分三十九秒,辰星合周一百一十五日八十七刻七十二分二十四秒,朓朒後準三十八分五十秒,轉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七刻一十九分五十五秒,朓朒準度五度,準分一分一十三秒七十微,交周八十七日九十七刻一十三秒一十一微,中緯準分三分八十一秒一十一微,遠近中準,日太白辰一千一百四十二度,月五十六度七十二分,歲五千九百一十九度六十九分,熒惑一千七百四十三度六十四分,塡一萬九百五十三度三十九分,視徑中準,日中準八十八秒六十八微,光徑準度一十二度四十分,月中準九十三秒七微,歲八秒,熒惑四秒六十九微,塡五秒三十一微,太白九秒四十五微,辰六秒五十二微,昏明準分三

十九分十秒一十七微伏見中準月一十七分八十八秒四十微歲一十八分三十三秒熒惑二十二分四十三秒四十微塡二十分二十六秒太白八分八十五秒八十微辰二十分三十七秒八十微北極高下全差二萬二千五百里以崇禎元年著雍執徐爲厯元南京應天爲里差之元宿應箕四度三十四分六十秒辰應三百一十度四十八分六十八秒日躔氣應三百七十四日一十刻二十分七十八秒厯應三百五十九日一十六刻七十五分一十七秒月離閏應一十三日九十四刻九十七分六十七秒轉應一日六刻七十一分三十秒交應一十日五十二刻五十三分四十四秒歲星合應一十二日四十一刻九十九分轉應三千七百五十刻五十九分交應四千一百一十日六十八刻六十一分熒惑合應四百四十五日六十八刻八十八分轉應一百八十日八十七刻九十六分交應三百七十五日八十刻九十八分塡星合應九十六日五十一刻七十二分轉應二千七百一十九日二十八刻三分交應七千三百九十三日七十一刻一分太白合應一十三日九十四刻四十五分轉應三百六十五日交應一十五日一十八刻九十六分二十八秒辰星合應三十七日七十刻一十九分轉應二百一十一日三十二刻八分交應三十五日五十三刻四十一分四十五秒北極應三十二度四十分在應天實測先是曉菴新法未成作厯說六篇厯策一篇其說精核與曉菴新法序互有詳略又檃括中西步術作大統西厯啓蒙丁未歲因推步大統法作丁未厯稾辛酉八月朔日食以中西法及己法豫定時刻分秒至期與徐發等以五家法同測己法獨合作推步交朔測日小記西法應五星皆右旋錫闡以爲土木火實左旋當改歲輪爲不同心圈則理數畫一作五星行度解術家言日月右旋儒者乃云左旋二說不同作日月左右旋問答治厯首重測圜作圜解測天當據儀器造三辰晷兼測日月星因作三辰晷志錫闡論撰俱能究術數之微與補西人所不逮文多不能悉具采其精要者著于篇厯說一曰夫治厯者不能以天求天而必以人驗天則其不合者固多矣雖率而合久必乖焉何也天地始終之故七政運行之本非上智莫窮其理然亦祗能言其大要而已欲求精密則必以數推之數非理也而因理生數卽因數可以悟理自漢以後厯家之疏密吾知之矣大約因前人之差稍爲進退于積年日法之閒卽自命作者此于厯數尚有所未盡況厯理乎至郭守敬始悉去其弊而返而求之測晷漸近自然然其法上考數千年冬至交食十得六七而下驗二十年閒或當食不食或食而失推則何也今以守敬所測至日之晷卽以其法求之其自相牴牾者不止一事以此知當時測法不免傅會故未久而差非實測之失也且守敬所立三差法于測圜之學猶非密率此其失又在數而不在理矣元統修大統厯應錄守敬舊率然覺其未密故去消長不用而又別寫土盤經緯厯法分科互測以爲改憲之端惜乎疇人子弟習當肄舊無有能會通而修正之者近代西洋新法大抵與土盤厯同原而書器尤備測候加精崇禎二年五月朔食大統土盤二法俱不合徐文定公以新法推之頗近於是有厯局之設而文定以爲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翻





譯有緒然後令甄明大統深知法意者參詳考定其意原欲因西法而求進非盡更成憲也乃文定既逝而繼其事者僅能終翻譯之緒未遑及會通之法至矜其師說齮齕異己廷議紛紛有爲之解者曰交食節氣用新神煞月令用舊不知此于理數何關輕重耶今西法且盛行向之異議者亦詘而不復爭矣然以西法爲有驗于今可也如謂不易之法無事求進不可也夫厯理一也而厯數則有中與西之異西人能言數中之理不能言理之所以同儒者每稱理外之數不能明數之所以異此兩者所以畢世而不相通耳余究心此事略已有年竊以歷法至今已密然不能必後日之不疎而過宮節氣之改天經地緯之差苟不能盡一以求至當將見天下後世必有起而議之者又安在其久而無弊哉故略舉數事粗明理數之本至于測驗乖合則非口舌所能爭勝亦曰以天求天而已二曰漢劉洪造乾象厯始悟冬至後天始減歲餘韓翊疑其損分太過後必先天自今觀之乾象斗分猶失之強況如韓翊所言乎故後世屢差屢改亦屢損歲實至統天授時二厯而損分極矣大統厯歲餘因舊不用消長以授時法律之冬至漸宜後天而三百年來反漸先天故有議增歲實者但冬至雖合而夏至乃後天三十餘刻損益兩窮而西人平歲定歲之法獨擅其勝矣其言曰論平歲則消實之說近論定歲則加實之說近然西厯以歲實求平歲以均數求定歲則所主者消實之說也所消小餘視郭厯爲更促不知數萬年後將漸消至盡抑消極復長耶又言經星東行故節歲之外別有星歲經星常爲平行星歲亦無消長以中法通之星行者卽古之歲差星歲者卽古之周天與名異理無關疏密唯古以歲差繫赤道今以歲行繫黃道則新法爲善耳所可疑者節歲與星歲之較卽經星東行之率必節歲與星歲俱無消長數同則歲差始可平行今星雖有定而歲實漸消則兩行之較將來愈多豈得以五十一秒永爲定法乎黃赤距度古遠今近最高遞移古疾今徐不同心差古多今少中厯稍久因循新法特爲剖析但既知其故亦宜立法加減方可上考下驗用難何之術凡有三測皆可推全周西史所載不止三測而迄無成法豈以舊測未足盡據耶抑古測既爲今日所疑近測又非後人所信畫一之法何時可立不如及今求其定率卽有微差餘日測驗修改亦易爲力矣其論經星云赤道經度有變黃道經度不變故斷棄赤道專用黃道寧不知經星黃緯亦有變遷乎緯度有變必自有本道本極不直行黃道也經星本極未定但從黃極分經歲久漸差距可復用餘如太陰五星本道本極已有定距而新厯測算悉用黃道反不若舊厯尚有推變白道一術也歲實消長其說不一應繫日輪之穀漸近地心其數浸消者非也日輪漸近則兩心差及所生均數亦異以論定歲誠有損益若平歲歲實尚未及均數其消長之源於兩心差何與乎識者欲以黃赤極相距遠近求歲差朓朒與星歲相較爲積歲消長終始循環之法夫距度既殊則分至諸限亦宜隨易用求差數其理始全然必有平行之歲差而後有朓朒之歲差有一定之歲實而後有稍長之歲實以有定者紀其常以無定者通其變迺可垂久而無戾矣請以質之知厯者三曰中厯主日日均則度有長短西厯主度度平則日

有多寡。雖非疎密所係。然實敬授之首務。不可不辨也。考之西法。紀日以日月七曜。紀度以白羊諸宮。舉四年而閏一日。無干支氣候閏月之法也。今以西之宮度爲中之中氣。折半爲節氣。一以天度爲本而日晷則隨時損益。因襲舊法平氣。不免違天。或以時計。或以月計。至二分則先後二日。獨不思二分與二正原不同日乎。二日之差。適分正之異。非立法疎也。又如各氣雖皆平分。原盈縮一法。自其日躔。不察其故。而概指爲謬。豈通論乎。或曰四時寒煥。皆本日行。則節氣亦宜以西法爲正。曰四時寒煥。因日行之南北。不因日行之東西。而西法惟主經度。經度者東西度也。以經度求黃赤距差。絕非平行。二分左右經度之一。距差幾及其半。二至左右經度之一。距差僅以秒計。故但主日躔。則平氣已定。若主天度。則須兼論距緯。如四立爲分至之中。中西皆然。今以距至四十五度爲立春定氣。此時日距赤道尚十六度有奇。則所謂中者經度之中。非距緯之中也。距緯之中。在距至五十九度以上。設止用經度。亦祇可謂天度之平氣。于日行南北。未有當也。周天宮界。曆家所設以步躔離。古謂歲有歲差。故宮界常定。今謂星有本行。故宮界漸移。二者似無失得。然新法定以冬至起丑。于義何居。夫宮界之分。本用堯時冬至日躔在虛。定爲子半。四千禩同。歷丑至寅。安在冬至當起丑初也。況星紀元枵諸次。本乎星名。今古無異。若隨節氣遷移。則鳥咮可爲元枵。而虛危可爲鶉首。有是理哉。故從天周分宮。則冬至今當在寅。即從節氣分宮。則冬至亦當起子。若因宋時冬至偶值丑初。而强襲其名。則亦進退無據之甚矣。新法以本月之內。太陽不及交宮。因無中氣。遂當爲閏。以中氣爲過宮。雖與舊異。以無中氣之月爲閏。仍與舊同。其不同者。舊用平氣。新用定氣。故前後或差至二月。平氣兩策。必三十日有奇。無一月三氣之法。定氣兩策。多至三十餘日。少至二十九日有奇。冬月大盡者。一月之內可容三氣。設兩中氣在晦朔之間。節氣在望。必前後有二月俱無中氣。此歲之閏。將安置乎。使置閏在前。則歸餘非終。置閏在後。則履端非始。既不可置閏於兩中氣之月。又不可一年再閏。若少爲遷就。又非不易之法。不知何術可以變通。大略西之宮閏。實難與中法並行。而會通兩家。又非目前諸人所及。故不勝齟齬之病也。





# 疇人傳卷第三十五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國朝二

### 王錫闡下

四曰交食至西曆亦略盡矣。以交緯定入交之淺深。以兩經定食分之多寡。以實行定虧復之遲速。以升度定方位之偏近。以地度東西定加時之早晚。皆前此曆家所未喻也。乃所推戊戌仲夏朔食。謂西見食差天半分。復明先天一刻。己亥季春望食。帶食分秒所失尤多。古以差天一刻爲疎。則今日所推尙未疎遠。然差數已著。則致差之故。豈宜不辨。太陰惟定當定望在小輪最近。外此即有次均加減。亦猶五星于衝合之外。即有歲行加減也。凡推五星凌犯。不能舍歲行而交食諸論。獨廢次均。豈以五星凌犯宿度。不必衝合太陽。日月自相掩食。必在定朔定望也耶。不知唯月食食甚。當在定望。止用入轉可得密合。初虧復明。距望久者不下數刻。用求倍離。得二度有奇。兩均之較亦且數分。參差之故。宜所不免。至若日食。不唯虧復二限。不在定朔。即食甚之時。亦非與會。晨近初升。夕近將降。東西差分。或過一度。倍離亦過二度。正論食甚。已不能以入轉均數求其必合。況晨食之初虧。晚食之復明。距度尤遠者哉。今皆置不復論。不

可謂非法之疎也，中曆月食一十五分，其求既內定用授時曆以一十五分爲既，內用分與何股術合，大統曆則以十五分爲既，內用分分數既加，則定用必多，與實測則稍近，使非本於天驗，何以得此，然以何股之理究之，則不合矣，西法食分，縮引數爲多少，食既之數，多至十九分強，是荒從前之器，今研察其理，亦有可疑者，其說曰，月在最卑視徑大，故食分小，月在最高視徑小，故食分大，余以爲視徑大不，惟從人目，食分大小，當據實徑，太陰實徑，不因高卑有殊，地景實徑，實因遠近損益，最卑之地景大，月入景深，食分不得反小，最高之地景小，月入景淺，食分不得反大，此與幾何公論自相矛盾，倘亦致差之一端乎，五緯曆言，星近地心者緯度多，遠地心緯度少，竊謂是誠有之，月亦宜然，不知交道有變差，徒以視徑定食分，非曆理也，推步之難，莫過交食，新法於此特爲加詳，有功曆學甚鉅，然究極元推，不能無漏，在今已見差端，將來詎可致詰，是窮理之士，商求精密，非一人之智所能盡也，五曰天問曰，圜則九重，孰營度之，則七政異天之說，古必有之，近代既亡其書，西說遂爲創論，余審日月之視差，察五星之順逆，見其實然，發知西說原本中學，非臆撰也，請舉其概，五緯曆指謂日月本天以地心爲心，五星本天以太陽爲心，斯言是矣，唯謂星天或包日天之外，諸圜能相割相入，則未敢以爲信也，蓋日爲列曜之宗，本天亦應最大，五星諸圜悉在其內，隨之斡旋，太陽則居本天之心，而繞地環行，五星各麗本圜之周，而繞日環行，二法不同也，知日天與星天異法，則知日行一規，本非天周，亦無實體，諸圜不必相割相入矣，新法既云星天

以太陽爲心，則本天之行，即爲歲行，遂復設水天，仍似以地心爲心，法既不定，安所取實乎，金考木火土三星之行，與金水二星不同，金水二星，于本圜右旋，木火土三星，于本圜左旋，皆爲日天所挈而東，猶日天爲宗動所挈而西也，左旋之數，土最疾，木次之，火又次之，自右旋論，則疾者反遲，遲者反疾，故合日在最高者，法應遲而視行爲疾，衝日在最卑者，法應疾而視行爲遲，爲退，蓋本圜之遲疾爲左旋，而視行之遲疾則右旋也，此理甚明，何莫之察耶，近見湯氏所推，又有異者，五星唯金水有順逆二合，順合者星在日後，而追及于日，逆合者星在日前，而退與日遇，此曆家所習聞也，乃所推戊戌歲四月戊辰七月丙午十一月丁巳，水星皆先過日，又歷數時，而後順合，五月己丑，水星先在日後，亦歷數時而後遇合，若言捉算偶誤，則推法之初，當倍詳慎，必無譌誤，若言無竊，吾又未得其說，夫星在日前，順行發遠，星在日後，退行發遠，安得再合，天行有漸差，而無僭差，豈容一日之內，驟進驟退，曾無定率如是乎，又據曆指，萬曆乙酉，測定金星最高，在夏至前四十五度，歲移一分半強，水星最高，在冬至前二十九度半，歲移一分大強，距今戊戌七十三年，金星過最高，當在五月戊午，而猶在辛丑，水星過最高，當在十月壬辰，而猶在癸巳，癸巳壬辰，僅差一日，或用新測推改，我不敢知，辛丑戊午，相距半月已上，即使舊測疎遠，亦恐未必至此，再考金星正交在最高前十六度，湯氏所用正與此近，豈即入交日耶，入交者南北緯度所生，高卑者盈縮均數所生，使入交可名高卑，將盈縮亦可名南北乎，五星各有交行，各有最高，唯水星同行同度，金星





而行雖同，度限迥別，驗之近測，此術未爲昊天，即欲合二爲一，必有灼見至論，然察其法，又似實未嘗改，不知何故參用交行，十餘年來，無不如是也，中法用表圭測月，李西曆繼之，今以高卑命交行，得無復爲將來所譏，此于曆術非爲據故，明理之家，必有辨其得失者矣，曆象曰，古之善言曆者有二，易大傳曰，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子輿氏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曆之道主革，故無數百年不改之曆，然不明其故，則亦無以爲改憲之端，太初以來，治曆者七十餘家，莫不有所修明，當時亦各自謂度越前人，而行之未久，差天已遠，往往廢不復用，何也，是在創法之人，不能深推理數，而附合于蓍卦鐘律以爲奇，增損于積年日法以爲定，或陰用舊法，而稍易其名，或偶悟一事，而自矜其知，欲其永久無弊，豈可得哉，執事以新法既非，舊法未必無誤，而博訪于草澤也，此正愚所樂得而縷陳者也，欲知新法之誠非，須核其非之實，欲使舊法之無誤，宜釐其誤之原，然後天官家言，在今可以盡革其弊，將來可以發明其故矣，舊法之屈于西學也，非法之不若也，以甄明法意者之測其人也，今者西曆所矜勝者，不過數端，疇人子弟順于創聞，學士大夫喜其瑰異，互相考譽，以爲古所未有，孰知此數端者，悉具舊法之中，而非彼所獨得乎，一曰平氣定氣，以步中節也，舊法不有分至以授人時，四正以定日躔乎，一曰最高最卑，以步脁朒也，舊法不有盈縮遲疾乎，一曰眞會視會，以步交食也，舊法不有朔望加減食甚定時乎，一曰小輪歲輪，以步五星也，舊法不有平合定合晨夕伏見疾遲留退乎，一曰南北地度，以步北極之高下，東西地度以步

加時之先後也，舊法不有里差之術乎，大約古人立一法，必有一理，詳于法而不著其理，理具法中，好學深思者，自觀力索而得之也，西人竊取其說，豈能越其範圍，就彼所命創始者，事不過如此，其大略可覩矣，至于日躔之改，天度之殊，則習于師說而不能變通，反以伐能爭勝，鮮能與己，不知果何關于疎密乎，且新法布算，悉用曆表，日行惟一，而日躔表與五緯表差至五十五秒，月轉惟一，而月離表與交食表差至二十三分，日差惟一，而日躔與月離各具一表，則舊業安得合天，加時安得畫一乎，是以辛丑臘月晦辰，新法非朔而謂朔，癸卯七月望食，新法前既而不既，其爲譌謬，昭然共見，不可掩也，夫新法之戾於舊法者，其不善如此，其稍善者，又悉本于舊法如彼，據則當專用舊法乎，而又非也，元氏之後，載祀三百，未經修改，法雖盡善，安能無弊，故年遠數盈，則曆元四應成弗密也，朓朒過強，則朔望加時或弗協也，交限失眞，則薄食分秒未可定也，緯度不紀，則凌犯有無難預期也，至如五星段目，昔人止錄舊章，黃道辰宿，迄今猶用辛巳，何可以爲定法乎，若是則何從而可，從乎天而已，古人有言，當順天以求合，不當爲合以驗天，法所以差，固必有致差之故，法所吻合，猶恐有偶合之緣，測愈久則數愈密，思愈精則理愈出，以古法爲型範，而取才于天行，考驗論，審圭表，慎擇人，詳著法，則異同之見漸可融泯，成憲一定，不難遵矣，羲和高出近代矣，推步交朔，敍言曰，漢律曆志曰，曆本之驗在于天，斯言得之矣，然漢人之驗天者安在哉，兩漢之世，日食多在晦，晦前朔後，間亦有之，不知當日曆尤疎遠者十七家，其疎遠又何如乎，晦朔弦

望。太初最密。最密者何事乎。上林清臺與十一家雜候。候薦五年六年。皆太初第一。且何所候乎。自昔所以迄昭代。代有作者。而法日趨于密矣。但步食或不盡驗。食時或失辰刻。則其爲術。或者可商求。苟能寔殫思。未必不復更勝。奈何一行守敬之徒。乃有惟德動天之說。日度失行之解。使近世疇人草澤。咸以二語。藉其明域。其進耶。果爾。則天自天而曆自曆。合不足爲是。失不足爲非。殊宜假援。可以無誅。安用保章氏爲也。每見天文家言日月亂行。當有何事應。五星逆次。當主何庶徵。余竊笑之。此皆步推之外。而卽傳以徵應。則殊屬誣異。唯曆師之所爲衷。是故驗于天而法猶未善。數猶未眞。理猶未闡者。吾見之矣。無驗于天。而謂法之已善。數之已眞。理之已闡者。吾未之見也。某業非專家。資復遲鈍。謹涉獵有年。皆未窺其藩落。況于堂奧。然既習其事。又不敢自棄。每遇交會。必以所步所測。課較疏密。疾病寒暑無間。變周改應增損經緯遲疾諸率。于茲三十年。所而食分求合于秒。加時求合于分。戛戛乎其難之。年齒漸邁。氣血早衰。聰明不及于前時。而黽勉孳孳。幾有一得。不自知其智力之不逮也。乃仲秋辛巳朔。日月交于鶉尾之次。于大統成憲。當食八分有奇。加時自辰至午。崇禎曆書食在巽巳之間。虧蝕不及二分。余用己法推之。食分視曆書稍贏數秒。虧甚復三限。大約先一刻有奇。而視成遠則殆有燕越緇素之殊。其合其違。雖可預信。而分秒遠近之細。必驗天而後可知。備陳三法如左。以俟實測。合則審其偶合與確合。違則求其理。進與數違。不敢苟焉以自欺而已。測日小記敘曰。說者曰。推步而得之。不如仰觀之易也。此殆有爲言之。而耳食者以爲信然。幾乎不爲陳言所誤耶。余謂步曆固難。驗曆亦不易。何也。天學一家。有理而後有數。有數而後有法。然惟創法之人。必通于數之變。而窮于理之奧。至于法成數具。而理蘊于中。似乎三尺童子可以逆籌而得。然達人穎士。猶或畏之。則以專術之家。糾繆千端。不可以一髮粗心浮氣。乘于其間。所以塗本坦夷。而卻步者嘗多也。若夫驗曆則垂象昭然。有目所共覩。密者不可謂以爲疏。疏者不可誣以爲密。譬謂之易也可。然語其大概。則亦或得之矣。其如薄食之分秒。加時之刻分。之不可決之于目。斷之以意乎。故非其人不能知也。無其器不能測也。人明于理而不習于測。猶未之明也。器精于製而不善于用。猶未之精也。人習矣。器精矣。一器而使兩人測之。所見必殊。則其心目不能一也。一人而用兩器測之。所見必殊。則其工巧不能齊也。心目一矣。工巧齊矣。而所見猶殊。則以所測之時。瞬息必有遲早也。數者之難。誠莫能免其一也。卽不然。而食分分餘之秒。果可以尺度量乎。辰刻刻餘之分。果可以儀晷計乎。古人之課食時也。較疏密于數刻之間。而余之課食分也。較疏密于半分之內。夫差以刻計。以分計。何難知之。而半刻半分之差。要非躁率之人。精疏之器。所可得也。倘唯仰觀是信。何時不自矜。何時不自欺。以爲密合乎。故曰驗曆亦不易也。重光作噩仲秋辛巳朔食法具五種。算宗三家。或行于前代。或用于當今。或參于朝寧。或播于草澤。莫不自謂曆合天行。及至實測。雖疏近不同。而求其纖微無爽者。卒未之覩也。于此見天運淵元。人智淺末。學之愈久。而愈知其不及。人之彌深。而彌知其難窮。縱使確能度越前人。猶





未足以言知天也。況乎智出前人之下。因前人之法而附益者乎。平情而論。創法爲難。測天次之。步曆又次之。若僅能握觚而卽以創法自命。師心任目。撰爲鹵莽之術。以測天。約略一合。而傲然自足。胸無古人。其庸妄不學。未嘗艱苦可知矣。日月左右旋問答曰。令與錫鑰侍於曉菴先生。縱言至于天行。先生曰。曆家言日月右旋于天。而儒者乃云隨天左旋。二子何執。令望曰。以弟子觀之。則右旋也。先生曰。先儒曰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爲體。行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日一周。不及天行一度。月又不及日行十二度有奇。觀其出入卯酉。則左旋可知。今子以爲右旋。右旋誠是也。然亦有說乎。令望曰。謂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爲體。不知二十八宿何所麗乎。無所麗乎。列宿至衆。既不能共爲一體。安得指爲天體。況又無所係屬。若鳥飛空而魚游于淵。必將前後左右。參錯紛拏。然而自古至今。垂象若一。不得謂之無所麗也。既有所麗。則所麗卽天。不得謂天無體也。錫鑰曰。列宿麗天。故垂象有常。是固然矣。日月經緯于天。遠近無定。此不麗天而與天並行。互爲離合之徵也。先儒之言。殆亦未可棄乎。令望曰。日月經星。各麗一天。而各天之行。又皆循于左旋之天。是皆可以儀器表測。知其高卑上下。不容誣也。錫鑰曰。儀測之法。準之夫子矣。今所欲辨者。日月右旋之實耳。令望曰。嘗於初昏見月在某星之西。候之未久。而月與星同度。頃復候之。而月過而東。此右旋之實可仰觀而得。不煩籌策也。先生曰。先儒固言日月隨天西行。比天差緩。經星附著于天。故逐及于月。而更出其前。非月行就星而過其東也。令望曰。日食初虧于西。月東進而掩日也。復明于東。月更進而離日也。月食初虧于東。月東進而受侵于闇虛也。復明于西。月更進而東出于闇虛也。若使左旋。則日月初虧復明。皆當東西易位矣。先生曰。先儒又言日遲于天而疾于月。闇虛在日之衝。遲疾與日正等。日行逐及于月而受掩。故初虧于西。闇虛逐及于月而侵月。故初虧于東。日西行而過月。故復明于東。闇虛離月而西去。故復明于西。是猶月行越星與星行越月之見耳。未足爲右旋之左券也。令望曰。日月常爲平行。而自人視之。則有朓朒。朓者日月在卑近人。而視行大于實行。朒者日月在高遠人。而視行小于實行。若云左旋。則朒反爲朓。朓反爲朒矣。錫鑰曰。日月乘氣而行。行有緩急。非由高卑。近年西人始有是說。豈可信乎。令望曰。夫乘氣而行者。緩急不倫。不可以率度而求。日月雖有朓朒。而朓朒未嘗無紀。當必有所以朓朒之故。不可以虛理臆斷也。日月高卑。通其術者。能以咫尺之器。測驗而知。曆術固多古人所未覺。而後人始明者。又何疑于西說乎。況乎日月徑體。時大時小。高遠見小。卑近見大。尤易知也。今試以數求之。朓朒之差。與高卑之差。爲相似之比例。高卑之差。與大小之差。亦爲相似之比例。此三差者皆相因而生。故知平行爲日月之自行。朓朒爲人目之視行也。錫鑰曰。進而見贏者。遇亦見贏。進而見縮者。遇亦見縮。然則進行之度。可因高卑以爲增損。豈獨不及天行之度。不可因高卑以爲增損乎。先生曰。朓朒分于一周。故一周之中。一高一卑者有朓朒。不高不卑者無朓朒也。夫日之高卑。一歲而復。月之高卑。終轉而更。右旋之法。日周于歲。月周于轉。左旋之法。一日一周。知一日之無殊乎高卑。則知左旋之無當

乎朓朒矣。錫綸曰。以高卑求朓朒。以朓朒證右旋。似矣。然黃赤二道。日行一周。而朓朒四變。斯何故歟。先生曰。子無疑于日行黃道。故赤道之行惟東西。而黃道之行兼南北。假令日誠左旋。將出于東南而沒于西北。出于東北而沒于西南。今冬日出辰入申。夏日出寅入戌者。何也。蓋由日躔從黃道而右旋。是以有漸南漸北之行。天牽之而左旋。則但與赤道平衡而行。東升西降也。錫綸曰。竊更思之。日躔不由黃道而爲螺旋。冬至之後。漸旋以北。夏至之後。漸旋以南。實皆隨天左轉。非右旋也。先生曰。螺旋之論。思致甚微。然當合黃赤二道右旋左旋而議其故。不可偏舉黃道專爲左旋也。夫螺旋之勢。末銳而中寬。汝言不由黃道。則無所循依。勢必起于赤道。而盡于二極。即不底二極。而出入赤道。不能南北相若。即出入相若。而距緯不爲均數。必有僭差。古云日行出入赤道二十四度。驗之實測。雖今不及古。然南北大距。度分略同。自二分以及二至。緯度衰降。永無僭差。故知實有循依。無徒爲螺旋之理也。錫綸曰。距緯若爲均數。勢必盡于二極。距緯若有僭差。必不南北相若。緯嘗細察日躔。二分一日之距緯。幾數十倍于二至一日之距緯。蓋二分爲螺旋之始。故距緯差多。以次漸少。至于二至。勢盡而復。豈得有僭差。豈得越二十四度而底于二極乎。雖無所循依。而自爲左旋。亦安所不可乎。先生曰。螺旋者無法之形也。雖或衰降有準。然以割圓弧矢求之。必不盡合。今設黃赤二道以右旋經度。求南北緯度于割圓弧矢之數。不容以毫髮爽也。握策而推。轉儀而測。合親疏遠。昭然人目。又何疑乎。錫綸曰。月離出入黃道。猶日躔出入赤道也。黃赤大距。定于二十四度。黃白大距。少或不過五度有奇。多或至于五度半弱。綸又嘗以大統曆法推算月緯。法當在南而皆測或在北。法當在北而實測或在南。何也。先生曰。人知赤道有南北二極。不知黃白二道各有南北二極。白道之極。又有游有定。此亦得之實測。古來曆家所未喻者也。黃極左旋于赤極之旁。古遠今近。約二萬八千餘年而一周。所云二十四度。亦自近古言之。未知古今之異耳。白道定極左旋于黃極之旁。八年三百餘日而一周。無遠近。白道游極。右旋于定極之旁。半月而一周。亦無遠近。然自黃極以視游極。則遠近進退。隨時而異。朔望最近。不過五度有奇。二弦最遠。至于五度半弱。朔望前後游極。循定極之內而順。二弦前後游極。循定極之外而逆。是以黃白交道。月緯南北。皆因之而變。大統本無其術。其不合天也固宜。今望曰。日月右旋。敬聞命矣。黃赤朓朒一周四變。其故可得聞歟。先生曰。天體渾圓。從南北二極。以割線分赤道諸度。形如剖瓜。遠赤道則度分狹。近赤道則度分廣。黃道交于赤道。度無廣狹。而以斜直爲廣狹。冬夏距遠。勢直。故黃道經度。加于赤道十分之一。春秋距近。勢斜。故黃道經度。減于赤道十分之一。一歲再遠再近。故爲朓朒之變者四。此與經緯二行。可互求而見。考諸圖術。觀諸儀象。無不脗合。因明螺旋之形。亦由黃道右旋而生也。錫綸曰。千古之所聚訟。一旦若發蒙矣。雖然。頗有進。日月以高卑論視行。五星亦宜同理。五星行高則疾。卑則爲遲爲留爲退。與日月相反。何也。先生曰。五星各有本行之規。皆以日爲心。歲填熒惑。左旋爲日行所牽而東。猶夫日行爲天所牽而西。故合日在高。宜遲反疾。衝日在





卑。宜疾反遲。太白辰星本行規小。不能包地。人目自地視之。惟見左右于日。而不與日衝。合日在上。視行雖小。而益之以日行。故疾。合日在下。星雖右旋。而視行反道。又大于日行。故退。五星復有本規之行度。高卑朓朒。與日月同理。無煩贅說矣。今望避席而起曰。日月右旋。已無疑義。五星則左旋之中有右旋。右旋之中有左旋。提命雖切。未易斷也。日晏矣。不敢重煩長者。先生乃以五星行度解授二子。二子受書而退。

錫闡年五十五卒。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曉庵新法、王寅旭先生遺書、道古堂文集。

論曰。錫闡考正古法之誤。而存其是。擇取西說之長。而去其短。據依圭表。改立法數。雖私家撰述。未見施行。而爲術深妙。凡在識者。莫不慨然稱善也。梅徵君文鼎勿菴書目曰。從來言交食只有食甚分數。未及其邊。惟王寅旭則以日月圓體。分爲三百六十度。而論其食甚時所虧之邊。凡幾何度。今爲推演其法。稍爲精確。然則考蝕所采文鼎以上下左右算交食。力向法實本于錫闡矣。方今梅氏之學盛行。而王氏之學尙微。蓋錫闡無子。傳其業者無人。又其遺書皆寫本。得之甚難。故知之者少。持平而論。王氏精而核。梅氏博而大。各造其極。難可軒輊也。乾隆三十七年。詔開四庫全書館。錄錫闡曉菴新法六卷。入子部天文算法類。草澤之書。得以上籍天祿石渠之藏。此與藝林之異數。學士之殊榮。錫闡自是不朽矣。

## 潘聖樟

潘聖樟一曰名耆。字力田。吳江人也。與王錫闡友善。錫闡嘗館其家。講論算法。嘗窮日夜。聖樟著辛丑曆辨曰。昔堯命羲和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蓋曆法首重置閏。而春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所謂始者。取氣朔分齊爲曆元也。所謂中者。月以中氣爲定。無中氣者則爲閏也。所謂終者。積氣盈朔虛之數而閏生焉也。自漢以降。曆術雖屢變。未有能易此者。唯西域諸曆則不然。其法有閏年有閏日而無閏月。蓋中曆主日。而西曆主度。不可強同也。今之爲西曆者。乃以日躔求定氣。求閏月。不惟盡廢中國之成憲。而亦自悖西域之本法矣。故十餘年來。宮度既紊。氣序亦訛。如戊子之閏三月也。而應在四月。庚寅之閏十一月也。而當在明年之二月。癸巳之閏七月也。而當在六月。己亥之閏正月也。而當在三月。其爲舛誤。何可勝言。然非深于曆者。未易指摘。至于辛丑之閏月。則其失顯然。無以自解矣。何也。閏法論平氣。而不論定氣。若以平氣。則是年小雪在十月晦。冬至在十一月朔。而閏在兩月之間。所謂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者也。今以定氣。則秋分居九月朔。故預于七月朔置閏。然後秋分仍在八月。而霜降小雪各歸其月。無如大寒定氣。乃在十一月朔。而十二月又無中氣。旣不可再置一閏。則是同一無中氣之月。而或閏或否。彼所云太陽不及交宮即置爲閏者。何獨于此而自背其法乎。蓋孟秋非歸餘之終。故天正不能履端于始。地正不能舉正于中也。如此則四時不定。歲功不成。而閏法又安用之。且壬寅正月定朔。術法在丙子丑初。即彼法亦在丙子子正。則辛丑之季冬當爲大盡。而明年正月中氣。復移于今歲之杪。彼亦自覺其未安。故進歲朔于乙亥。而季冬爲小盡之月。皆所謂欲蓋彌彰

者耳。卽辛丑歲朔，以彼法推，當會于寅正，而今在戌正，差至六刻，其他牴牾，更難枚舉。嚮作法如是，而歸自以爲盡善可乎。蓋其說以日行盈縮爲節氣短長，每遇月行最盈，則一月可置一氣，是古有氣盈朔虛，而今更有氣虛朔盈矣。然或晦朔兩節氣，而中氣介其間，如丙戌仲冬去閏稍遠，猶可不論。獨辛丑仲冬冬至大寒，俱在晦朔，去閏最近，進退無據，苟且遷就，有不勝其弊者。夫閏法之主乎氣，行之已數千年矣。今一變其術，未久而輒窮，至于無可如何，則又妄取紛更爲也。聖棹後以他事論大辟，弟未字天眺亦頗學曆，粗有端倪，不能竟學。（王寅旭先生說、杭道古堂文集）

# 疇人傳卷第三十六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國朝三

## 薛鳳祚

薛鳳祚，字儀甫，淄川人也。少從魏文魁游，主持舊法。順治中，與西洋人穆尼閣談算，始改從西學，盡傳其術。因著天學會通十餘種，其曰對數比例者，卽西洋之假數也。曰中法四線者，以西法六十分爲度不便于算，改從古法，以百分爲度。表所列正弦餘弦正切餘切，故曰四線。其推步諸書，曰太陽太陰諸行法原，曰木火土三星經行法原，曰交食法原，曰曆年甲子，曰求歲實，曰五星高行，曰交食表，曰經星中星，曰西域回回術，曰西域表，曰今西法選要，曰今法表，皆會中西以立法。以順治十二年乙未天正冬至爲元，諸應皆從此起算，以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五十七秒五微爲歲實。黃赤道交度有加減，恆星歲行五十二秒，與天步眞元法同。梅文鼎謂其書詳於法，而無快論以發其趣，蓋其時新法初行，中西文字輾轉相通，故詞旨未能盡暢也。（天學會通）

論曰：國初算學名家，南王北薛並稱，然王非薛之所能及也。曉庵貫通中西之術，而又頻年實測，得之目





驗。故于湯羅新法諸書，能取其精華，而去其糟粕。儀甫謹守穆尼閣成法，依數推衍，隨人步趨而已，未能有深得也。

## 楊光先

楊光先，字長公，徽州府歙縣人也。恩廕新安衛官生。以西人耶穌會非中土聖人之教，且湯若望算造時憲書面不當用上傳依西洋新法五字，於順治十七年具呈禮科，不准。又於康熙三年狀告禮部，奉旨下部會吏部同審湯若望等，由是罷黜。四年，特授欽天監右監副，旋授監正。光先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數，叩閽辭職，前後凡五上，不准辭。嗣後所上書狀論疏，爲上下卷，名曰不得已。其日食天象驗篇曰：湯若望之曆法，件件悖理，件件舛謬，乃詫于人曰，我西洋之新法，算日月交食有準，彼以此自奇，而人亦以此奇之。詎知其天象之合與不合，何其信耳而廢目哉。已往之交食姑不具論，請以康熙三年甲辰歲十二月初一戊午朔之日食驗之，人人共見，人人有目，難盡掩也。其準與不準，將誰欺乎。而世方以其不合天象之交食爲準，而附和之，是以西洋邪教爲我國必不可無之人，而欲招徠之，援引之，自貽伊戚也。毋論其交食不準之甚，卽使準矣，而大淸國臥榻之內，豈慣謀奪人國之西洋人鼾睡地耶。從古至今，有不奉彼國差來朝貢，而可越渡我疆界者否。有入貢陪臣不還本國，呼朋引類，散布天下，而煽惑我人民者否。江統徙戎論，蓋蚤炳于幾先，以爲毛羽既豐，不至破壞人之天下不已，故敢著書顯言東西萬國及我伏羲與中國之初人，盡是邪教之子孫，其辱我天下人至不可言喻，而人直受之而弗恥，異日者脫有蠢動，還是子弟拒父兄乎，還是子弟衛父兄乎。衛之于義不可，拒之力又不能，請問天下人何居焉。光先之愚見，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無好曆法，不過如漢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猶享四百年之國祚。有西洋人，吾懼其揮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于積薪之下，而禍發之無日也。況其交食甚舛乎。故圖戊午朔食之天象與二家報食之原圖，刊布國門，徧告天下，以辨舊法新法之孰得孰失，以解耳食者之惑云。康熙三年十二月初一戊午朔合朔，未正三刻二分，西洋湯若望推算日食八分九十二秒，初虧申正一刻強，正西。食甚申初二刻半，正南。復圓酉初三刻，正東。日入地平，未復光七分六十六秒。食甚日躔黃道丑宮斗宿二十一度二十一分，與天象全不合。舊法何雒書推算日食八分五十六秒，初虧未正三刻，正西偏北。食甚申正一刻，正北。復圓酉初三刻，正東偏北。日入地平，未復光三分七十二秒。食甚日躔黃道丑宮斗宿二十二度一分四十秒，此與天象有八分合。光先在監三年，謂戊申歲當閏十二月，尋覺其非，自行檢舉。時來年時憲書已頒行，乃下詔停止閏月，尋事敗。論大辟。（不得已、池北偶談）

論曰：錢少詹大昕曰：吾友戴東原嘗言，歐羅巴人以重價購不得已而焚燬之，蓋深惡之也。光先于步天之學本不甚深，其不旋踵而敗宜哉。然摘謬十論，譏西法一月有三節氣之新，移寅宮箕三度入丑宮之

新。則固明于推步者所不能廢也。元所譏不得已卷末。有雜記數條。不著撰人名氏。中一條云。欽人言光先南歸。至山東暴卒。蓋爲西人毒死。而池北偶談。則稱論大辟。其實光先蓋論大辟免死歸卒者也。

胡亶

胡亶號緱齋。仁和人也。著中星譜。周天現界圖步天歌行于世。其中星譜。于二十八宿外增益大星十七。共四十五座。一角宿。二亢宿。三大角。四氐宿。五貫索大星。六房宿。七心宿。八尾宿。九帝座。十箕宿。十一織女大星。十二斗宿。十三河鼓大星。十四牛宿。十五天津大星。十六女宿。十七虛宿。十八危宿。十九北落師門。二十室宿。二十一壁宿。二十二土司空。二十三奎宿。二十四婁宿。二十五胃宿。二十六天囷大星。二十七昴宿。二十八畢宿。二十九五車大星。三十參宿右足。三十一參宿。三十二觜宿。三十三參宿左肩。三十四井宿。三十五天狼。三十六南河南星。三十七北河南星。三十八鬼宿。三十九柳宿。四十星宿。四十一張宿。四十二軒轅大星。四十三翼宿。四十四五帝座。四十五軫宿。以二十四氣爲綱。各紀日入後日出前四十五星行至午中之時刻。以京師爲主。附浙江于後。自序言。誌星爲治曆根本。朝廷方旁求諳曉曆法之人。是譜雖不足紙正博雅。抑可爲始學津梁云。鄭亶嘗與監中西洋專家反覆辨論。衆皆嘆服。中星譜、

論曰。中星更錄以更漏時刻爲主。故所紀中星有偏東偏西之度。亶譜以列宿爲主。故所紀爲星座正中之時刻。各明一義。足以互相發也。

游藝

游藝字子六。建寧人也。著天經或問前集四卷。後集無卷數。皆設爲問答。以推闡天地之象。大旨以西法爲宗。與揭暄相友善。故集中多取其說。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天經或問、

揭暄

揭暄字子宣。江西廣昌人也。著璇璣遺述七卷。一名寫天新語。論日月東行。如槽之滾丸。而月質不變。又謂天塑地盧。譬猶餅中有餅。舊說蛋黃蛋白之喻。徒得形似。又謂七政之小輪。皆出自然。亦如盤水之運旋。而周遭以行疾而成旋渦。遂成留逆。於五星西行。日月盈縮。皆設譬多方。言之成理。康熙己巳以草稿寄梅文鼎。文鼎抄其精語爲一卷。稱其深明西術。而又別有悟入。其言多古今所未發。卒年逾八十。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梅氏全書目、

方中通

方中通字位伯。桐城人也。集諸家之說。著數度衍二十四卷。附錄一卷。言九章皆出于句股。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數爲典。以方出圓。句股之所生也。少廣方圓所出也。方田商功皆少廣所出。一方一圓。其間不齊。始出差分。而均輸對差分之數。盈朒借差求均。又差分均輸所出。而以方程濟其窮。度量衡原出黃鐘。累布出焉。黃鐘出于方圓者也。又言古法用竹徑一寸。長六分。二百七十一而成六觚爲一握。後世





有珠算而古法亡矣。泰西之筆算籌算。皆出九九尺算。即比例規。出三角。乘莫善于籌。除莫善于筆。加減莫善于珠。比例莫善于尺。其珠算歸法三一三十一四一二十二之類。十字俱作餘字。其尺算以三尺交加取數。祇用平分一綫。時廣昌揭暄亦明算術。與中通論難日輪大小。得光肥影瘦之故。及古今歲差之不同。須測算消長以齊之。一晝夜入一萬三千五百息。每息宗動天行十萬里有奇。別錄爲一書。曰揭方問答。數度衍

杜知耕

杜知耕字端甫。號伯瞿。柘城舉人也。以利瑪竇徐光啓所譯幾何原本。復加刪削。作幾何論約七卷。後附十餘。則知耕所作也。言其法似爲本書所無。其理實函各題之內。非能于本書之外。別生新義也。稱後附者。以別于丁氏利氏之增題也。又雜取諸家算法。參以西人之說。依古九章爲目。作數學鑰六卷。言數非圖不明。圖非指不明。圖用甲乙等字作誌者。代指也。故其書于圖解尤詳。梅文鼎謂其圖註九章。頗中肯綮。幾何論約、數學鑰、讀古算書文集、

李子金

李子金字子金。號隱山。柘城人也。諸生。嘗與儕輩聚飲。嫌有高樓。子金以小尺就地上縱橫量之。使一人纔上垂繩于地。試之不爽銖黍。又嘗渡河睨視水面。即能知水深淺。與王錫闡梅文鼎游藝揭暄輩。並以算術相高。著隱山鄙事四卷。以發明幾何原本幾何法要之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池北偶談、數學論、

李長茂

李長茂著算海說詳。梅文鼎謂爲亦有發明。而不能具九章。勿庵曆算書目、

徐發

徐發字圃臣。嘉興人也。著天元曆理十一卷。首曰原理。論天道日月五星所以運行之故。博引羣書以證己說。辨榮方問陳子之言。非周髀本文。張衡渾蓋之說。仍不脫地形障隔。蓋以爲所論實非也。謂太陰之體形如彈丸。半明半魄。月之于日。猶臣之于君。不敢敵體。故側而避之耳。所以有晦朔弦望之名。交食之理亦然。側避幾分。則食幾分。無足異也。次曰考古。據竹書紀年甲子。證班固曆志之非。言漢人三正之誤。非古之三正。因著爲圖說以明之。自云其時浪跡都門。偶得異人指授。即此圖也。又云行夏之時。宋人誤註行夏之建。遂令三千年天象不合。殊非細故。因復解斗綱三合之義。以駁前人之謬。并以歷朝曆法。推考己法。獨爲密合。三曰定法。取大統法。稍變歲實。以上合天元四甲子朔旦冬至爲曆元。天元曆理、

黃宗羲子百家

黃宗羲字太沖。號梨洲。餘姚人也。博覽羣書。兼通步算。論長水莊樗歲流變三疊。及徐岳太乙兩儀算曰。衆岳所云算器也。長水所云算法也。雖橫豎之言相同。其義不相干涉。今之算器。橫不列道。其數分于珠。

徐岳之算器。珠一而已。其數分于道。太乙橫爲九道。其珠自下而上。歷一道爲一算。兩儀算橫爲五道。自下而上者。一道爲一算。自上而下者。始于五。終于九。黃青二珠。交相代也。算九則窮。又移一柱。與今器迥別。長水之算。只用今器。其所謂橫豎者。分別算位。本位是豎。進一位即是橫。本位是橫。進一位即是豎。非如徐岳之實有橫豎也。乾坤鑿度曰。臥算爲年。立算爲日。臥算者長水之所謂橫也。立算者長水之所謂豎也。又論孔子生卒。曰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此出于門弟子所書。歲月無復可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爲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於史記。杜預左註。孔子家譜祖庭記。無不皆然。則孔子之生年在庚戌。亦無可疑也。至于生之月日。左傳無文。穀梁氏則書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羊氏則書十有一年庚子孔子生。陸德明釋公羊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蓋經文庚辰朔。則庚子在二十一日。若十一月則己酉朔。其距庚子五十有二日。十一月無庚子。則知有此句者之爲誤本也。某以曆法推之。襄二十一年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七日五千二十四。閏餘二十五日七千三百四十六。其年有閏。故子月甲寅朔。丑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卯月癸未朔。辰月壬子朔。巳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申月庚戌朔。酉月庚辰朔。戌月己酉朔。亥月己卯朔。襄二十二年中積六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七日三十一刻。冬至五十二日七四四九。閏餘七日七一一。子月己酉朔。丑月戊寅朔。寅月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申月乙巳朔。酉月甲戌朔。戌月甲辰朔。亥月癸酉朔。若不從公穀。以家語史記爲準。則孔子之生在二十二年酉月。自甲戌推至庚子爲二十七日。故羅泌以爲八月二十七日是也。又論衛朴推驗春秋日食曰。沈存中云。衛朴精於曆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唯莊公十八年一食。古今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愚案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曆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岌一行之說爲是。西曆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者則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初宮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初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朴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入食法。案是年己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朴于其不入食限者自謂得之。于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何說也。所著有大統曆法辨四卷。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





卷。圓解一卷。割圓八線解一卷。授時曆法假如一卷。西洋曆法假如一卷。回回曆法假如一卷。康熙十八年都御史徐元文薦於朝。以老病辭。乃詔取所著書。宣付史館。年八十六卒。子百家。浙江通志、南雷文約、百家字主一。傳其父學。又從梅文鼎問推步法。康熙中從明史百家父子先後預校曆志。著句股矩測解原二卷。上卷曰解矩度。曰解表影。曰解矩度表景。曰解物景。曰解兩景消長。下卷曰以影測高。曰以目測高。曰重矩。曰變影。曰測深測廣。曰測遠。皆有圖說詳之。句股矩測解原、勿庵曆算書目、

# 疇人傳卷第三十七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國朝四

### 梅文鼎上

梅文鼎字定九。號勿庵。宣城人也。兒時侍父士昌及塾師羅王賓仰觀星氣。輒了然于次舍運轉大意。年二十七。師事竹冠道士倪觀湖。受麻孟璇所藏臺官交食法。與弟文鼐文鼏共習之。稍稍發明其所以立法之故。補其遺缺。著曆學駢枝二卷。後增爲四卷。倪爲首肯。自此遂有學曆之志。值書之難讀者。必欲求得其說。往往廢寢忘食。殘編散帖。手自抄集。一字異同。不敢忽過。疇人弟子及西域官生。皆折節造訪。人有問者。亦詳告之無隱。期與斯世共明之。所著曆算之書。凡八十餘種。讀元史授時曆經。歎其法之善。作元史曆經補註二卷。又以授時集古法大成。然猶法五緯外大率多因古術。因參校古術七十餘家。著古今曆法通考五十八卷。後增至七十餘卷。授時以六術考古今冬至。取魯獻公冬至證統天術之疏。然依其本法步算。與授時所得正同。作春秋以來冬至考一卷。元史西征庚午元術。西征者謂太祖庚辰也。庚午元者。上元起算之端也。曆志訛太祖庚辰爲太宗。不知太宗無庚辰也。又訛上元爲庚子。則于積年

不合也。考而正之。作庚午元曆考一卷。授時非諸古術所能方。郭守敬所著曆草。乃曆經立法之根。拈其義之精微者。爲郭太史曆草補注二卷。立成傳寫魯魚。不得其說。不敢妄用。作大統立成注二卷。授時術於日躔盈縮月離遲疾。並以垛積招差立算。而九章諸書無此術。從未有能言其故者。因世得孝廉之疑。作平立定三差詳說一卷。此發明古法者也。唐九執術爲西法之權輿。其後有婆羅門十一曜經及都聿利斯經。皆九執之屬。在元則有札馬魯丁西域萬年術。在明則馬沙亦黑馬哈麻之回回術。西域天文書。天順時貝琳所刻天文實用。即本此書。作回回曆補注三卷。西域天文書補注二卷。三十雜星考一卷。表景生于日軌之高下。日軌又因于里差而變移。作四省表景立成一卷。周髀所言。理差之法。即西人之說所自出。作周髀算經補注一卷。渾蓋之器。最便行測。作渾蓋通憲圖說訂補一卷。西國日月。以太陽行黃道三十度爲一月。作西國日月考一卷。西術中有細草。猶授時之有通軌也。以曆指大意。隱括而注之。作七政細草補注三卷。新法有交食蒙求七政蒙引二書。並逸。作交食蒙求訂補二卷。交食蒙求附說二卷。監正楊光先不得已日食圖。以金環與食甚時分爲二圖。而各具時刻。其誤非小。作交食作圖法訂誤一卷。新法以黃道求赤道。交食細草。用儀象志表。不如弧三角之親切。作求赤道宿度法一卷。謂中西兩家之法。求交食起復方位。皆以東西南北爲言。然東西南北。惟日月行至午規而又近天頂。則四方各正其位矣。自非然者。則黃道有斜正之殊。而自虧至復。經歷時刻。展轉遷移。弧度之勢。頃刻易向。且北極有高



下。而隨處所見。必皆不同。勢難施諸測驗。今別立新法。不用東西南北之號。惟人所見日月圓體分爲八向。以正對天頂處命之曰上。對地平處命之曰下。上下聯爲直線。作十字橫線。命之曰左曰右。此四正向也。曰上左上右。曰下左下右。則四隅向也。乃以定其受蝕之所在。則舉目可見。作交食管見一卷。太陽之有日差。猶月離交食之有加減時。因表說含糊有誤。作日差原理一卷。火星最爲難算。至地谷而始密。解其立法之根。作火緯本法圖說一卷。訂火緯表記。因及七政。作七政前均簡法一卷。金水歲輪繞日。其度右移。上三星軌迹。其度左轉。若歲輪則仍右移。作上三星軌迹成繞日圓象一卷。天問略取黃緯不眞。而列發從之誤。作黃赤距緯圖辨一卷。西人謂日月高度等。其表景有長短。以蒙日遠近。其說非是。作太陰表影辨一卷。新法帝星句陳經緯刊本互異。作帝星句陳經緯考異一卷。測帝星句陳二星爲定夜時之簡法。作星晷眞度一卷。以上皆以發明新法算書。或正其誤。或補其闕也。康熙癸丑。宣城施副使閏章纂輯郡邑之志。以分野一門相屬。作寧國府志分野稿一卷。宣城縣志分野稿一卷。刻入郡邑志中。明年制府于成龍檄修通志。亦以分野相屬。力疾成江南通志分野擬稿一卷。而志局易人。存於家。歲己未。明史開局。曆志爲錢塘吳檢討任臣分修。總裁者睢州湯中丞斌也。繼以崑山徐司寇乾學。經嘉禾徐善。北平劉獻廷。毘陵楊文言。各有增定。最後以屬餘姚黃聘君宗羲。又以屬鼎。摘其訛舛五十餘處。以曆草通軌補之。作明史志擬稿三卷。蓋爲大統而作。實以闡明授時之奧。補元史之缺略也。其總目凡三。曰法原。



曰立成。曰推步。而法原之目七。曰句股測望。曰弧矢割圓。曰黃赤道差。曰黃赤道內外度。曰白道交周。曰日月五星平立定三差。曰里差刻漏。立成之目凡四。曰太陽盈縮。曰太陰遲疾。曰晝夜刻。曰五星盈縮。推步之目凡六。曰氣朔。曰日躔。曰月離。曰中星。曰交食。曰五星。又作曆志贅言一卷。大意言明用大統。實即授時。宜於元史闕載之事。詳之以補其未備。又回回曆承用三百年。法宜備書。又鄭世子曆學已經進呈。亦宜詳述。他如袁黃之曆法新書。唐順之周述學之會通回曆。以庚午元曆之例例之。皆得附錄。其西洋曆方今現行。然崇禎朝徐李諸公測驗改憲之功。不可沒也。亦宜備載緣起。歲己巳至京師。謁李文貞公光地于邸第。謂曰。曆法至本朝大備矣。經生家猶若望洋者。無快論以發其意也。宜略倣元趙友欽革象新書體例。作爲簡要之書。俾人人得其門戶。則從事者多。此學庶將大顯。因作曆學疑問三卷。俄光地視學大名。遂以原稿雕板。壬午十月。光地扈駕南巡。駐蹕德州。有旨取所刻書籍回奏。光地因匆遽未及攜帶。遂以所訂刻曆學疑問。謹呈求聖誨。奉旨。朕留心曆算多年。此事朕能決其是非。將書留覽再發。二日後召見光地。上云。昨所呈書甚細心。且議論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朕帶回宮中。仔細看閱。光地因求皇上親加御筆批駁改定。上肯之。明年癸未春。駕復南巡。於行在發回原書。面諭光地。朕已細細看過。中間圈點塗抹及簽貼批語。皆上手筆也。光地復請此書疵繆所在。上云。無疵繆。但算法未備。蓋梅書原未完成。聖諭遂及之。後光地以書歸之文鼎。俾寶藏焉。未幾。聖祖西巡。荷關縣令之上。[illegible]地以關中李永河南



張沐。及文鼎三人對。上亦素知永及文鼎。乙酉二月。南巡狩。光地以撫臣扈從。上問宣城處士梅文鼎者今焉在。光地以尚在臣署對。上曰。朕歸時。汝與偕來。朕將面見。四月十九日。光地與文鼎伏迎河干。越日俱召對御舟中。從容垂問。至于移時。如是者凡三日。上謂光地曰。曆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學今鮮知者。如文鼎眞僅見也。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連日賜御書扇幅。頒賜珍饌。臨辭。特賜績學參微四大字。越明年。又命其孫瑴成內廷學習。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瑴成欽奉上諭。汝祖留心律曆多年。可將律呂正義寄一部去。令看。或有錯處。指出甚好。夫古帝王有都俞吁咈四字。後來遂止有都俞。即朋友之間。亦不喜人規勸。此皆是私意。汝等要須極力克去。則學問自然長進。可併將此意寫與汝祖知道。欽此。恩寵爲千古所未有。文鼎圖注各省直及蒙古各地南北東西之差。爲書一卷。名分天度里。地既渾圓。則所云二百五十里一度者。緯度則然。若經度隨赤道遠。則里數漸狹。然惟其路正東西行與距等圈合。自有一定算法。路或斜行。則其法不可用。爲立法。若兩地各有北極高度。又有相距之經度。而無相距里數。是有兩邊一角。而求餘一邊。即可以知斜距之里。若先有斜距之里數。而求經度。是爲三邊求角。亦可以知相距之經度。其法並用斜弧三角形立算。可與月食求經度之法相參。而且簡易的確。作陸海鍼經一卷。又謂之里差捷法。文鼎於測算之圖與器。一見即得要領。古六合三辰四遊之儀。以意約爲小製。皆合。又自製月道儀。授日測高諸器。皆自出新意。嘗登觀象臺。流覽新製六儀。及元郭守敬簡儀。明初渾球指數。其中

利病，皆如素習。其書有測器考二卷，又自鳴鐘說一卷，壺漏考一卷，日晷備考三卷。其說曰：吾郡日晷依赤道斜安，實爲唐製，則日晷非始西人也。西製有平晷、立晷、碗晷、十字晷諸式，廣之不啻百十餘種。余所見自曆書渾天儀說比例規解外，別有日晷崇書三種，互爲完缺，而其中作法亦有似是而非之處，則以所學有淺深，抑做而爲者，以臆參和，厥理遂晦。赤道提晷說一卷，亦日晷之一。其說偏考中所無也。勿庵揆日器一卷，其說曰：取里差以定高度，黍珠進退，準乎節序，用二至爲端，器縮于寸，表止于分，而黃赤之理備焉。諸方節氣加時日軌高度表一卷，其說曰：曆書只有諸方晝夜晨昏論，及其分表，今缺不傳，交食高弧表非節氣度，今依弧三角法算定，爲揆日之用。揆日淺說一卷，其說曰：日晷之書詳于法，法之理多未及也，做作多差，不亦宜乎。故擇其尤難解者疏之，所說多渾天大意，故別爲卷。測景捷法一卷，其說曰：精于測景之法，可以知南北之里差，既知里差，則隨地隨時可以預定其景之分寸，約而言之，惟切線一法而已。切線者，句股相求也，表如半徑，直表之景如餘切，橫表之景如正切，並以極高度取之。璇璣尺解一卷，其說曰：尺有二，皆同樞，樞即北極，尺即以竪楮爲之，銅亦可。其一具周歲節氣，所以測日也；其一載大星十數，所以測星也，並以赤道緯度定之。晝測日景，得其高度，即可查節氣以知時刻；夜測星，得其高度，亦可查星距太陽經度，以知時刻，善用者即此已足。蓋渾蓋天盤之法，略具其中矣。測星定時簡法一卷，其說曰：有日之時，有星之時，法用星之緯度，於簡平儀上查其星距子午戌若干時刻，再查此星距太陽若干時刻，以相加減，即得真時。此法不拘何星可用，故曰簡法。勿庵側望儀式一卷，其說曰：簡平儀當論日景，故以二至爲限，此製於二至外，仍其緯度，北至極，南至地平，如置身六合之外，以望天儀，故曰側望。勿庵仰觀儀式一卷，其說曰：渾星須者以北極居中，見界爲邊，或分兩極居中，赤道爲邊，此即經緯無差，必所居之地以極爲天頂，則所見然耳。其各地天頂之星與地平環上之星，不可以擬諸形容也。此式各依本方極高之地，以規地平，而安天頂於中央，依距緯以安北極，再從北極出弧綫以定赤道，又自北極依法作多圈以擬赤緯，則某星在天頂，某星在某方高若干度，某星在地平環二十四向，可以周知。又依分至節氣各爲一圖，則天盤經緯與地盤經緯相加之處，可指而數，毫無疑似，雖從未知星者，可以案圖而得矣。勿庵渾蓋新式一卷，其說曰：渾蓋舊製以赤道外二十三度半爲限，止於晝知規，今於短規外再展八度，則太白所居南緯，可以查其所加，占測之用，於是而全。勿庵月道儀式一卷，其說曰：月道出入于黃道，猶黃道之出入于赤道也。自古及今，未有爲之儀器者，今依渾蓋北密南疎之度，以黃極爲樞，而月道半在其內，半出其外，則月緯大小之理，及正交中交，交前交後之法，可以衆著。儀以銅爲之，略如渾蓋，其上盤爲月道，亦如渾蓋天盤之黃道，圖其下盤黃道經緯，分宮分度，並以黃極爲心，而儘邊以黃緯九十五度少半爲限，出黃道南五度少半，月道所到也。自言吾爲此學，皆厭最艱苦之後，而後得簡易，有從吾遊者，坐進此道，而吾一生勤苦，皆爲若用矣。吾惟求此理大顯，使古絕學不致無傳，則死且無憾。不





必身擅其名也。禮部郎中豫章李煥斗，嘗從文鼎問曆法，作答李祠部問曆一卷。滄州老儒劉介錫同客天津，曆有所問，並攄曆法正理告之，作答劉文學問天象一卷。又言生平於難讀之書，不敢置也，每手鈔而攄諸籌術以待明者闡之，於曆算尤多，作思問編一卷。緯度以測日高，因知北極高，爲用甚博，古用二至二分，今則逐日可測，承友人之命，作七十二候太陽緯度一卷。潘天成從文鼎學曆，而苦於布算，作寫算步曆式一卷授之，又授時步交食式一卷。文鼎季弟文鼐之棄也，步五星式六卷，文鼎與其仲弟文鼐共成之者也。同時西洋穆尼閣作天步眞原，青州薛鳳祚本天步眞原而作會通，吳江王錫闡著曆書及圖解三辰儀晷，廣昌揭暄著寫天新語，文鼎每得一書，皆爲正其訛闕，指其得失，有天步眞原訂註、天學會通訂註、王寅旭書補註、寫天新語鈔存一卷。又古曆列星距度考一卷，從殘壞之本，尋其晉天星宿入宿去極度分，中缺二星，又從閩中抄得寫本補完之，而斷以爲授時之法。以上曆學之書，凡六十二種。萬歷中，利瑪竇入中國，始倡幾何之學，以點綫面體爲測量之資，制器作圖，頗爲精密，然其書率資翻譯，篇目既多，而取徑紆迴，波瀾闊遠，枝葉扶疎，讀者頗難卒業，學者張皇過甚，無暇深考乎中算之源流，輒以世傳淺術，謂古九章盡此，於是薄古法爲不足觀，而或者株守舊聞，遽斥西人爲異學，兩家之說，遂成隔礙。文鼎集其書而爲之說，用籌用筭用尺，稍稍變從我法。若三角比例等，原非中法可該，特爲表出古法方程，亦非西法所有，則專著論以明古人之精意不可湮沒。又其爲九數存古，以著其概，并凡九種，總曰中西算學通。序例一卷。一勿庵籌算七卷，籌算之法，蓋起於作曆書時，術本直籌橫寫，易之以橫籌直寫，所以適中土筆墨之宜。二勿庵筆算五卷，亦用直寫，以便文人之用，而定位一端，視舊法亦捷。三勿庵度算二卷，西人尺算，即比例規解所述也。其書原無算例，文鼎弟文鼐補之，而參以嘉禾陳蓋謨尺算用法。陳書只平分一線，文鼐書諸線皆備，又有矩算，則文鼎所創，西人用三角，故兩其尺，今用句股，故祇用一尺一方板，其理無二，尺算矩算，皆度算也。四比例數解四卷，比例數表者，西算之別傳，其法自一至萬，並設有他數相當，謂之對數，不用乘除，惟憑加減，前此無知者，本朝順治間，西士穆尼閣以授薛鳳祚，始有譯本，穆薛所著天步眞原大率會通，並依此立算，不知此，則二書不可得而讀，因稍爲詮次爲書。五三角法舉要五卷，西法用三角，猶古法之用句股，而三角能通句股之窮，要其理不出於句股，故以角形分，則二句股也，鈍角形以虛補實，亦句股也。鈍角形補其虛角，則成半實半虛之句股形，又成一虛句股形，而所設鈍角形，又即爲兩句股相較之餘形，皆句股法也。不明三角，則所著佳處必不能知，其有缺處亦不能正矣。其目有五，曰測量名義，曰算例，曰內容外切，曰或問，曰測量。李文貞公爲刻於保定，歲乙酉，南巡臺召對，以是進呈。六方程論六卷，算法之有方程，猶量法之有句股，皆其最精之事，因作論明之，安溪李鼎徵爲刻於泉州。七幾何摘要三卷，幾何原本爲西算之根本，其法以點綫面體疏三角測量之理，以比例大小分合疏算法與乘同除之理，由淺入深，善於曉譬，但取徑紆行，文古奧峭險，學者多不能終卷。

稍爲芟繁補遺。而爲是書八。句股測量二卷。測量必用句股。立少以觀多。即近以見遠。故立矩可以測高。覆矩可以測深。偃矩可以測遠。然而方可測圓不可測。於是而割圓之法立。平可測險不可測。於是而重差之術生。古書雖不盡傳。然周髀開方之圓。海島量山之算。猶存什一於千百。其錄其要。以存古意。九九數存古十卷。九數即九章。隸首之法僅存者九章之目耳。後有作者。莫能出其範圍。以上爲初編。外有書一十七種。並爲續編。一少廣拾遺一卷。古有一乘方至九乘方相生之圖。而莫詳所用。同文算指演之。其七乘方亦非了義。西鏡錄增有廉積立成。然譌亂不可讀。揭時可丁令調寄問四乘方十乘方法。諸乘方中惟此二者不可以借用他法。摘此爲問。蓋亦留心學問人也。因爲推演至十二乘方。有條不紊。二方田通法一卷。算家有捷田二十三法。稍廣之爲百十二有四三。幾何補編四卷。幾何原本止於測面七卷。以後未經譯出。取測量全義量體諸率。實考其作法根源。以補原書之未備。而原書二十等面體之算。向因疑其有誤者。今乃得其實數。又原本理分中末綫。但有求作之法。而莫知所用。今依法求得十二等面及二十等面之體積。因得其各體中稜綫及輳心對角諸綫之比例。又兩體互相容及兩體與立方立圓諸體相容各比例。並以理分中末綫爲法。乃知此綫不爲徒設。則西人之術固了不異人意也。四西鏡錄訂注一卷。西鏡錄不知誰作。其書當在天學初函之後知者。同文算指未有定位之法。而此書有之。其爲隆學加精可見。所立金法變法。亦即借衰互徵疊借互徵之用。較同文指算尤覺簡明。五權度通幾一卷。重學爲西術一種。然載於比例規解者。譌謬尤甚。今以南懷仁儀象志。互相訂補。其數始真。六奇器補詮二卷。關中王公徵奇器圖說。所述引重轉木諸器。並有裨於民生日用。而又本諸西人重學以明其意。嘗以書史所傳。如漢杜詩作水排以便民。及王氏農書諸水器之類。雜記所及。如劉繼莊詩集載筒車灌田法。稍爲輯錄。以補其所遺。而圖與說不相應者。爲之是正。其以西字爲識者。易之。七正弦簡法補一卷。大測諸書。言作八綫表之法詳矣。讀薛鳳祚書。有用矢線求度法。爲之作圖以發其意。因得兩法。在六宗率三要法之外。而爲用加捷。兩法者。一曰正弦方冪倍而退位得倍弧之矢。一曰正矢進位折半得半弧正弦上方冪。八。弧三角舉要五卷。全部曆書。皆三角法也。內分二支。一曰平三角。一曰弧三角。凡曆法所測。皆弧度也。弧綫與直綫。不能爲比例。則推測辯理。弧三角者。剖析渾圓之體。而各於弧綫中。得其相當直綫。即於無句股中尋出句股。此法之最奇最確。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弧三角之用法雖多。而其最著明者。爲黃赤交變一圖。反覆推論。瞭如列眉。熟此一端。則其餘不難推及矣。測量全義第七第八第九卷。專明此理。而舉例不全。且多錯謬。其散見諸曆指者。僅存用數。無從得其端倪。天學會通圓線三角法。作圖草率。往往不與法相應。一以正弧三角爲綱。仍用渾儀解之。正弧三角之理。盡歸句股。參伍其變。斜弧三角之算。亦歸句股矣。其目曰弧三角體式。曰正弧句股。曰求餘角法。曰弧角比例。曰垂弧。曰次形。曰垂弧捷法。曰八綫相當。九。環中黍尺五卷。舉要中弧度之法已詳。然更有簡妙之用。不可不知。測量全義。原有斜弧





用兩矢較之例。所立廉姑爲斜望之形。而無實度可言。今一以平儀正形爲主。凡可以算得者。即可以器量渾儀眞像。呈諸片楮。而經緯歷然。無絲毫隱伏假借。至於加減代乘除之用。曆書僅舉其名。不詳其說。疑之數十年而後得其條貫。即初數次數甲數乙數諸法。並渙然以解。其目曰總論。曰先數後數。曰平儀論。曰三極通幾。曰初數次數。曰加減法。曰甲數乙數。曰加減捷法。曰加減又法。曰加減通法。十。塹堵測量二卷。塹堵測量者。借立方之法以量天度也。其術以平圓御渾圓。以方體測圓體。以虛形準實形。故托其名於塹堵也。古法斜剖立方成兩塹堵。塹堵又剖爲二。成立三角。立三角爲量體所必需。然此義中西皆未發。今以渾儀黃赤道之割切二線成立三角。九立三角本實形。今諸線相遇成虛形。與實形等。而四面皆句股。即弧度可相求。不須用角。西法通於古法矣。又於餘弧取赤道及大距弧之割切綫。成句股方錐形。亦四面皆句股。即弧度可相求。亦不言角。古法通於西法矣。二者並可用堅楮爲儀。以寫其狀。則弧度中八綫相爲比例之理。瞭如掌紋。而郭守敬圓容方直矢接句股之法。不煩言說而解。其目曰總論。曰立三角摘錄。曰渾圓內容立三角。曰句股錐。曰句股方錐。曰方塹堵容圓塹堵。曰圓容方直變簡法。曰郭太史本法。曰角即弧解。十一。用句股解幾何原本之根一卷。幾何不言句股。然其理並句股也。故其最難通者。以句股釋之則明。惟理分中末綫。似與句股異源。今爲游心於立法之初。而仍出於句股。信古九章之義。包舉無方。徐光啓譯大測表名之曰割圓句股八綫表。其知之矣。十二。幾何增解數則。其目有四。曰以方斜較求斜方。曰切線角與圓內角交互相應。曰量無法四邊形捷法。曰取平行線簡法。並就幾何各題而增。不入補編。附前條共卷十三。仰觀覆矩二卷。一查地平經度爲日出入方位。一查赤道經度爲日出入時刻。並依里差。用弧三角立算。與曆書法微別。十四。方圓冪積二卷。曆書周徑率至二十位。然其入算仍用古率十一與十四之比例。豈非以乘除之際。難用多位歟。今以表列之取數疾易。乃爲之約法。則徑與周之比例。即方圓二冪之比例。亦即爲立方立圓之比例。殊爲簡易直捷。十五。度算珠璣一卷。友朋之益。取其關於算學者。十六。算器考一卷。今有筆算。遂以珠盤爲古。不知古用籌策。故曰持籌。其用珠盤。蓋起元末明初。制度簡妙。天下習用之而遂忘古法。故爲之考。十七。數學星槎一卷。誠并乘除。三日可了。初學莫易於筆算。然除法定位轉易。乘法定位稍難。茲以本數大數小數三者別焉。雖童子可知矣。至於句股開方。非圖不解。周髀算經有古圖。簡質可玩。將其本幾何立說。亦足引人思致。今稍廣之。爲圖者六。文鼎爲學甚勤。劉輝祖嘗與同舍館。告桐城方苞曰。吾每寐覺。漏鼓四五下。梅君猶篝燈夜誦。昧爽則已興矣。乃今知吾之玩日而愒時也。居京師時。裕親王以禮延致朱邸。稱梅先生而不名。李文貞公命子鍾倫從學。介弟鼎徵及華從。皆執弟子之禮。宿遷徐用錫。晉江陳萬策。景州魏廷珍。河間王之銳。交河王蘭生。皆以得與參校爲榮。家多藏書。頻年遊歷。手鈔雜帙。不下數萬卷。歲在辛丑卒。年八十有九。上聞。特命有地治者經紀其喪。士論榮之。以孫瑴成。貴。贈左都御史。

# 疇人傳卷第三十八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國朝五

梅文鼎中

文鼎曆學疑問，皆恭呈御覽，後又引申其說，作曆學疑問補二卷，皆平正通達，可爲步算家準則。今錄其要者數篇。論中西二法之同，曰：問者曰：天道以久而明，曆法以修而密。今新曆入而盡變其法以從之，則前此之積候，舉不足用乎。曰：今之用新曆也，乃兼用其長，以補舊法之未備，非盡廢古法而從新術也。夫西曆之同乎中法者，不止一端。其言曰五星之最高加減也，即中法之盈縮曆也，在太陰則遲疾曆也。其言五星之歲輪也，即中法之段目也。其言恆星東行也，即中法之歲差也。其言節氣之以日躔過宮也，即中法之定氣也。其言各省直節氣不同也，即中法之里差也。但中法言盈縮遲疾，而西說以最高最庳明其故。中法言段目，而西說以歲輪明其故。中法言歲差，而西說以恆星東行明其故。是則中曆所著者當然之運，而西曆所推者其所以然之源，此其可取者也。若夫定氣里差，中曆原有其法，但不以註曆耳。非古無而今始有也。西曆始有者，則五星之緯度是也。中曆言緯度，惟太陽太陰有之，而五星則未有及之





者。今西曆之五星有交點，有緯行，亦如太陽太陰之詳明。是則中曆缺略之大端，得西法以補其未備矣。夫於中法之同者，既有以明其所以然之故，而于中法之未備，又有以補其缺，于是吾之積候得彼說而益信，而彼說之若難信者，亦因吾之積候，而有以知其不繆，雖聖人復起，亦在所兼收而並取矣。論地圓可信。曰：問西人言水地合一圓球，而四面居人，其地度經緯正對者，兩處之人以足版相抵而立，其說可信歟？曰：以渾天之理徵之，則地之正圓無疑也。是故南行二百五十里，則南星多見一度，而北極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高一度，而南星少見一度。若非地正圓，何以能然？至於水之爲物，其性就下，四面皆天，則地居中央，爲最下。水以海爲壑，而海以地爲根。水之附地，又何疑焉？所疑者，地既渾圓，則人居地上，不能平立也。然吾以近事徵之，江南北極高三十二度，浙江高三十度，相去二度，則其所戴之天頂，即差二度。各以所居之方爲正，則遙看異地，皆成斜立。又況京師極高四十度，瓊海極高二十度，若自京師而觀瓊海，其人立處皆當傾跌。而今不然，豈非首戴皆天，足履皆地，初無欹側，不憂環立歟？然則南行而過赤道之表，北遊而至戴極之下，亦若是已矣。是故大戴禮則有曾子之說，內經則有岐伯之說，宋則有邵子、程子之說，地圓之說固不自歐邏西域始也。論恆星東移有據。曰：古以恆星即一日一周之天，而七曜行其上。今則以恆星與七曜同法，而別立宗動，是一日一周者，與恆星又分兩重，求之古曆，亦可通歟？曰：天一日一周，自東而西；七曜在天，遲速不同，皆自西而東，此中西所同也。然西法謂恆星東行，比於七曜，今考其度，蓋即古曆歲差之法耳。歲差法昉於虞喜，而暢於何承天、祖沖之、劉焯，唐一行歷代因之，講求加密，然皆謂恆星不動，而黃道西移，故曰天漸差而東，歲漸差而西。所謂天，即恆星；所謂歲，即黃道分至也。西法則以黃道終古不動，而恆星東行。假如至元十八年冬至在箕十度，至康熙辛未歷四百十一年，而冬至在箕三度半。在古法謂是冬至之度，自箕十度西移六度半，而箕宿如故也。在西法則是箕星十度東行過冬至限六度半，而冬至如故也。其差數本同，所以致差者則不同耳。然則何以知其必爲星行乎？曰：西法以經緯度候恆星，則普天星度俱有歲差，不止冬至一處，此蓋得之實測，非臆斷也。然則昔天之星度差，古之測星者何以皆不知耶？曰：亦嘗求之於古矣。蓋有三事可以相證。其一，唐一行以銅渾儀候二十八舍，其去極之度皆與舊經異，今以歲差考之，一行銅儀成於開元七年，其時冬至在斗十度，而自牽牛至東井十四宿去極之度皆小於舊經，是在冬至以後，是自南而北，南緯增則北緯減，故去北極之度漸差而少也。自與鬼至南斗十四宿去極之度皆大於舊經，是在夏至以後，歷秋分而冬至之半周，其星自北而南，南緯減則北緯增，故去極之度漸差而多也。嚮使非恆星移動，何以在冬至後者漸北，在夏至後者漸南乎？其一，古測極星即不動處，齊梁間測得離不動處一度強，趙宋熙寧測得離三度強，至元世祖至元中測得離三度有半，嚮使恆星不動，則極星何以離次乎？其一，二十八宿之距度，古今六測不同，故郭太史疑其動移，此蓋星旣循黃道東行，而古測皆依

赤道黃赤斜交句弦異視所以度有伸縮正由斜有橫斜耳不則豈其前人所測皆不足憑哉故備以多至言差則中西之理本同而合書天之星以求經緯則恆星之東移有據何以言之近兩至處恆星之差在經度故可言星東移者亦可言歲西遷近二分處恆星之差竟在緯度故惟星實東移始得有差若只兩至西移諸星經緯不應有變也如此則恆星之東移得矣恆星既東移不得不與七曜同法矣恆星東移既與七曜同法即不得不更有天體之西行此宗動所由立也而周天十二宮並以星象得名不可移動曰問天上十二宮亦人所名今隨中氣而移亦何不可之有曰十二宮名雖人所爲然其來久矣今考宮名皆依天上星宿而定非漫設者如南方七宿爲朱鳥之象故名其宮曰鶉首鶉火鶉尾東方七宿爲蒼龍故其宮曰壽星曰大火曰析木北方七宿爲元武其宮曰星紀曰元枵曰娵訾西方七宿爲白虎其宮曰降婁曰大梁曰實沈由是以觀十二宮名皆依星象而取非漫設也堯典日中星鳥以其時春分昏刻朱鳥七宿正在南方午地也日永星火以其時夏至初昏大火宮正在午也宵中星虛以其時秋分昏中者元枵宮也即虛危也日短星昴以其時冬至昏中者昴宿也即大梁宮也曆家以歲差考之堯甲辰至今已四千餘歲歲差之度已及二宮然而天上二十八舍之星宿未嘗變動故其十二宮亦終古不變也若夫二十四節氣太陽躔度當依歲差之度而移則歲歲不同七十年即差一度安得以十二中氣即過宮乎試以近事徵之元世祖至元十七年辛巳冬至在箕十度今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冬至在箕三度其差蓋已將七度而即以箕三度交星紀宮則是至元辛巳之冬至宿已改爲星紀宮之七度再一二百年則今己亥之冬至宿爲星紀宮之初度者又即爲星紀宮之第三度而尾宿且浸入星紀矣積而久之必將析木之宮盡變爲星紀大火之宮盡變爲析木而十二宮之星宿皆差一宮即十二宮之名與其宿一一相左又安用此名乎再積而久之至數千年後東宮蒼龍七宿悉變元武南宮朱鳥七宿反爲蒼龍西宮白虎七宿反爲朱鳥北宮元武七宿反爲白虎國家頒曆授時以欽若昊天而使天上宿度宮名顛倒錯亂如此其可以不亟爲釐定乎又試以西術之十二宮言之夫西洋分黃道上星爲十二象雖與羲和之舊不同然亦皆依星象而名非漫設者如彼以積尸氣爲巨蟹第一星蓋因鬼宿四星而中央白氣有似積尸也所云天蠍者則以尾宿九星卷而曲其末二星相並如蠍尾之有歧也所云人馬者謂其所圖星象類人騎馬上之形也其餘如寶瓶如雙魚如白羊如金牛如陰陽如師子如雙女如天秤以彼之星圖觀之皆依稀彷彿有相似之像故因象立名今若因節氣而每歲移其宮度積而久之宮名與星象相離俱非其舊而名實盡淆矣又考西法言歲差謂是黃道東行未嘗不是如今日鬼宿已全入大暑日躔之東在中法歲差則是大暑日躔退回鬼宿之西也在西法則是鬼宿隨黃道東行而行過大暑日躔之東其理原非有二尾宿之行入小雪日躔東亦然夫既鬼宿已行過大暑東而猶以大暑日交鶉火之次則不得復爲巨蟹之星而變爲師子矣尾宿已行過小雪後而猶以小雪日交析木之次則尾宿不





得爲天蠍而變爲人馬宮星矣即詢之西來知曆之人有不啞然失笑者乎論恆氣定氣曰問舊法節氣之日數皆平分今則有長短何也曰節氣日數平分者古法謂之恆氣其日數有多寡者古法謂之定氣二者之算古曆皆有之然各有所用唐一行大衍曆議曰以恆氣注曆以定氣算日月交食是則舊法原知有定氣但不以之註曆耳譚西法者未加詳考輒謂舊法春秋二分並差兩日則厚誣古人矣夫授時曆所註二分日各距二至九十一日奇乃恆氣也其所註晝夜各五十刻者必在春分前兩日奇及秋分後兩日奇則定氣也定氣二分與恆氣二分原相差兩日授時既遵大衍曆議以恆氣二分註曆不得復用定氣故但于晝夜平分之日紀其刻數則定氣可以互見非不知也且授時果不知有定氣平分之日又何以能知其日之爲晝夜平分乎夫不知定氣是不知太陽之有盈縮也又何以能算交食何以能算定朔乎夫西法以最高卑疏盈縮其理原精初不必爲此過當之言良由譯書者並從西法入手遂無暇參稽古曆之源流而其時亦未有能知授時立法之意者爲之援據古義以相與虛公論定故遂有此等偏說以來後人之疑議不可不知也再論恆氣定氣曰問授時既知有定氣何爲不以註曆曰古者註曆只用恆氣爲置閏地也春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蓋謂推步者必以十一月朔日冬至爲起算之端故曰履端於始而序不愆也又十二月之中氣必在其月如月內有冬至斯爲仲冬十一月月內有雨水斯爲孟春正月月內有春分斯爲仲春二月餘月並同皆以本月之中氣正在本月三十日之中而後可名之爲此月故曰舉正於中民則不惑也若一月之內只有一節氣而無中氣則不能名之爲何月斯則餘分之所積而成閏月矣閏即餘也前此餘分累積歸於此月而成閏月有此閏月以爲餘分之所歸則不致春之月入於夏且不致今冬之月入於明春故曰歸餘於終事則不悖也然惟以恆氣註曆則置閏之理易明何則恆氣之日數皆平分故其每月之內各有一節氣一中氣此兩氣策之日合之共三十日四十三刻奇以較每月常數三十日多四十三刻奇謂之氣盈又太陰自合朔至第二合朔實止二十九日五十三刻奇以較每月三十日又少四十六刻奇謂之朔虛合氣盈朔虛計之共餘九十刻奇謂之月閏乃每月朔策與兩氣策相較之差積此月閏至三十三個月間其餘分必滿月策而生閏月矣閏月之法其前月中氣必在其晦後月中氣必在其朔則閏月只有一節氣而無中氣然後名之爲閏月斯乃自然而然天造地設無可疑惑者也一年十二個月俱有兩節氣惟此一個月只一節氣望而知其爲閏月今以定氣註曆則節氣之日數多寡不齊故遂有一月內三節氣之時又或有原非閏月而一月內反只有一中氣之時其所置閏月雖亦以餘分所積而置閏之理不明民乃惑矣然非西法之咎乃譯書者之疏略耳何則西法原只有閏日而無閏月其仍用閏月者遵舊法也亦徐文定公所謂鎔西洋之巧算入大統之型模也案堯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乃帝堯所以命羲和爲萬世不刊之典也今既遵堯典而用閏月即當遵用

其說閏之法。而乃不用恆氣用定氣。以滋人惑。亦昧於先王正時之理矣。是故測算雖精。而有當酌改者。此亦一端也。今但依古法以恆氣註曆。亦仍用西法最高卑之差。以分晝夜長短進退之序。而分註於定氣日之下。即置閏之理昭然衆著。而定氣之用亦並存而不廢矣。又案恆氣在西法為太陽本天之平行。定氣在西法為黃道上視行平行度。與視行度之積差有二度半弱。西法與古法略同。所異者最高衍有行分耳。古法恆氣注曆。即是用太陽本天平行度數分節氣。文鼎又嘗作學曆說以曉世。論之精僃。其說曰。古之為曆也疏。久而漸密。其勢然也。唯其疏也。曆所步或多不效。於是乎求其說焉不得。而占家得以附會於其閒。是故日月之遇交則食。以暫食視食斷有常度也。而古曆未精。於是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占。日之食必于朔也。而古用平朔。于是有食在晦二之占。月之行有遲疾。日之行有盈縮。皆有一定之數。故可以小輪為法也。而古惟平度。於是占家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朓則侯王其舒。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則侯王其肅。月之行陰陽曆以不足卄年而周。其變也則於黃道。其變之半也。則出入于黃道之南北五度有奇。皆有常也。而古曆未知。于是占家曰。天有三門。猶房四表。中央曰天街。南閒曰陽環。北閒曰陰環。月由天街則天下和平。由陽道則主喪。由陰道則主水。夫黃道且有歲差。而況月道出入于黃道。時時不同。而欲定之于房中央。不已鑿乎。月出入黃道。既有南北。而其與黃道同升也。又有正升斜降斜升正降之不同。唯其然也。故月之始生。有平有偃。而古曆未知也。則為之占曰。月始生正而仰。天下有兵。又曰。月初生而偃。有兵兵罷。無兵兵起。月于黃道有南北。一因也。正升斜降。二因也。盈縮遲疾。三因也。人所居南北有里差。則見月有早晚。四因也。是故月之初見。有在二日三日之殊。極其變。則有朔日四日之異。而古曆未知。則為之占曰。當見不見。是失舍也。又曰不當見而見。魄質成蚤也。食日者月也。不關寔氣。而占者之說曰。未食之前數日日已有譎。日大月小。日高月卑。卑則近。高則遠。遠者見小。近者見大。故人所見之日月大小略等者。乃其遠近為之。而非其本形也。然日月之行各有最高卑。而影徑為之異。故有時月正掩日。而四面露光如金環。此皆有可考之數。而占者則以金環食為陽德盛。五星有遲疾留逆。而古法惟知順行。于是占者以逆行為災。而又為之例曰。未當居而居。當去不去。當居不居。未當去而去。皆變行也。以占其國之災福。五星之出入黃道。亦如日月。故所犯星座可以預求也。而古法無緯度。于是占者以為失行。而為之例曰陵。曰犯。曰鬬。曰食。曰掩。曰合。曰句已。曰圍繞。夫句已陵犯占可也。以為失行非也。五星離黃道不過八度。則中宮紫微及外宮距遠之星。必無犯理。而古書皆有之。近世有著賢相通占者。刪去古占黃道極遠之星。亦既知其非是矣。至于恆星有定數。亦有定距。終古不變。而世之占者。仍無儀器以知其度。又不知星座之出入地平。有濛氣之差。或以橫斜之勢。而目視偶乘。遂妄謂其移動。于是為占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天鉤直。則地維坼。泰階平。人主有福。中州以北。去北極度近。則老人星遠而近濁。不常見也。于是古占者曰。老人星見。王者多壽。以二分日候之。若江以南。則老人星甚高。三時





盡見。而疇人子弟猶據以二分占老人星審躔實謬。此其仍訛習謬。尤大彰明著矣。文鼎所著書。柏鄉魏荔彤兼濟堂纂刻者凡二十九種。平三角舉要五卷。句股闡微四卷。弧三角舉要五卷。環中黍尺五卷。塹堵測量二卷。方圓冪積一卷。幾何補編五卷。解割圜之根一卷。曆學疑問三卷。曆學疑問補二卷。交食管見一卷。交食蒙求三卷。揆日候星紀要一卷。歲周地度合考一卷。諸方日軌高度表一卷。五星紀要一卷。火星本法一卷。七政細草補註一卷。二銘補註一卷。曆學駢枝四卷。平立定三差解一卷。曆學答問一卷。古算衍略一卷。筆算五卷。籌算七卷。度算釋例二卷。方程論六卷。少廣拾遺一卷。後瑴成以算學起家。謂兼濟堂所刻。校讎編次不善。又解割圜之根及句股闡微第一卷係楊學山所撰。因削去楊書。另為編次。更名梅氏叢書輯要。總六十二卷。筆算五卷。附方田通法古算器考籌算二卷。度算釋例二卷。少廣拾遺一卷。方程論六卷。句股舉隅一卷。幾何通解一卷。平三角舉要五卷。方圓冪積一卷。幾何補編四卷。弧三角舉要五卷。環中黍尺五卷。塹堵測量二卷。曆學駢枝五卷。曆學疑問三卷。疑問補二卷。交食四卷。一日食蒙求。二日食蒙求附說。三月食蒙求。四交食管見。七政二卷。一細草補註。二火星本法圖說。七政前均簡法上三星軌迹成繞日圓象五星管見一卷。揆日紀要一卷。恆星紀要一卷。曆學答問一卷。雜著一卷。附錄二卷。則瑴成所著赤水遺珍操縵巵言也。今欽定四庫全書著錄者。用魏荔彤所刻本。瑴成所刻。則列之存目焉。乾隆四五十年閒。嘉定錢少詹大昕主講鍾山書院。梅氏子孫多從受業。訪文鼎未刻諸書。則無一存者矣。欽定四庫全書[illegible]道古堂文集錢少詹文集

論曰。徵君年二十七。即有志步算之學。距其卒且六十年。竭畢生之精力。從事一藝。既專且久。是以所造能究極精微。而無所不備。其學由授時以溯三統四分以來諸家之術。博致九執回回而歸于新法。一一洞見本原。深造底蘊。而又神明變化于三角八綫句股方程諸數。故著書滿家。皆獨抒心得。如擬為三角方向等儀求弧度而不言角。以上下左右論交食方向。而不云東西南北。尤足以見中西之會通。而補古今之缺略者也。其論算之文。務在顯明。不辭勞拙。往往以平易之語解極難之法。淺近之言達至深之理。使讀其書者。不待詳求而義可曉然。誠以絕業難傳。冀欲與斯世共明之。故不憚反覆再三。以導學者先路。此其用心之善也。卒以李文貞公薦。受聖祖皇帝特達之知。苟非積學淵深。安能膺茲榮遇哉。自徵君以來。通數學者後先輩出。而師師相傳。要皆本于梅氏。錢少詹大昕目為國朝算學第一。夫何愧焉。

# 疇人傳卷第三十九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國朝六

梅文鼐下 子以燕 孫瑴成 曾孫𤥭 鈁 弟文鼏 文鼐

以燕字正謀。文鼎子也。康熙癸酉舉人。於算學頗有悟入。有法與加減同理。而取徑特殊。能於恆星曆指中摘出致用。文鼎所謂能助余之思也。惜早卒。未竟其學。亦以瑴成貴。贈左都御史。道古堂文集、增刪算法統宗

瑴成字玉汝。號循齋。又號柳下居士。文鼎孫也。文鼎疑日差既有二根。卽宜列二表。瑴成以爲定朔時既有高卑盈縮之加減矣。茲復用于此。豈非複乎。文鼎因其說而覆思。然後知交食表之非缺。比之童烏。九歲能與太元。康熙乙未成進士。改編修。與修國史。累官左都御史。瑴成肄業蒙養齋。以故數學日進。御製數理精蘊曆象考成諸書。皆與分纂。所著增刪算法統宗十一卷。赤水遺珍一卷。操縵巵言一卷。明代算家不解立天元術。瑴成謂天元一卽西法之借根方。其說曰。嘗讀授時曆草求弦矢之法。先立天元一爲矢。而元學士李冶所著測圓海鏡。亦用天元一立算。傳寫魯魚。算式訛舛。殊不易讀。前明唐荊川顧箬溪兩公。互相推重。自謂得此中三昧。荊川之說曰。藝士著書。往往以祕其機爲奇。所謂立天元一云爾。如積





求之云爾。彼不省其爲何語。而箬溪則言細考測圓海鏡。如求城徑卽以二百四十爲天元。半徑卽以一百二十爲天元。既知其數。何用算爲。似不必立可也。二公之言如此。余於顧說頗不謂然。而無以解也。後供奉內廷。蒙聖祖仁皇帝授以借根方法。且諭曰。西洋人名此書爲阿爾熱八達。譯言東來法也。敬授而讀之。其法神妙。誠算法之指南。而竊疑天元一之術。頗與相似。復取授時曆草觀之。乃煥如冰釋。殆名異而實同。非徒曰似之已也。夫元時學士著書。臺官治曆。莫非此物。不知何故遂失其傳。猶幸遠人慕化。復得故物。東來之名。彼尙不能忘所自。而明人視爲贅疣而欲棄之。噫。好學深思如唐顧二公。猶不能知其意。而淺見寡聞者。又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明史館開。瑴成與修天文曆志。呈總裁書曰。一曆志半係先祖之藁。但增輯改竄。非復原本。其中訛舛甚多。凡有增刪改正之處。皆逐條簽出。一天文志不宜併入曆志。擬仍另編。蓋曆以欽若授時。推閏成歲。其術委曲繁重。其理精微。爲說深長。且有明二百七十餘年。沿革非一事。造曆者非一家。皆須入志。雖盡力刪削。卷帙猶繁。若加入天文之說。則恐冗雜不合史法。自司馬氏分曆與天官爲二書。歷代因之。似不可易。一天文志例載天體星座次舍儀器分野等事。遼史謂天象千古不易。歷代之志天文者。近于衍。其說似是而非。蓋天象雖無古今之異。而古今之言天者。則有疏密之殊。況恆星去極變。宮中星昏曉。歲歲有差。安得謂千古不易。今擬取天文家論說之精妙。法象之創闢。躔度之眞確。爲古人所未發者。著于篇。至于星官分主。及占驗之說。前史已詳。槩不復錄。一月犯恆星爲天行之常。無關休咎。不應登載。並太陰出入黃道南北各五度。約二十七日而周。則近黃道南北五度之星。皆當太陰必由之道。太陰固不能越恆星飛渡而避凌犯也。使果有休咎。如占家言。其徵應當無日無之。而今不然。亦可見其不足信。春秋書日食星變。而無月犯恆星之文。史家泥于星官之曲說。相沿而未改也。一五星犯月入月爲必無之事。擬刪之。蓋月在南而星追及之。謂之星犯月。是必星行疾于月而後有之。乃五星終古無疾於月之行。卽終古無犯月之理。又月去人近。五星去人以次而遠。安得出月之下而入月中。彼靈臺候簿之官。類多不諳天文。且日久生玩。未必身親。委託之人。既難憑信。夜深惰極。嘗見流星飛射。適當太陰掩星之時。遂謂有星犯月入月。候簿所書。或由於此。康熙某年。盧溝橋演礮。欽天監誤以南天鼓鳴入奏。致受處分。有案可徵。此因奏聞。故知有誤。若星變凌犯之類。彼自書而藏之。其是非有無。誰得而辨。惟斷之于理。庶不爲其所惑。一老人星江以南三時盡見。天官書言老人星見治安。乃無稽之談。疇人子弟。因而貢諛。屢書候簿。不足信也。擬刪之。又時憲志用圖論曰。客問於梅子曰。史以紀事。因而不創。聞子之志時憲也。用圖。此固廿一史所無。而子創爲之。宜執事以爲非體而欲去之也。而子固執己見。復嘵嘵上言。獨不記昌黎之自訟乎。吾竊爲子危之。梅子曰。吾聞史之道貴信。而其職貴直。余不爲史官久矣。史館總裁謂時憲天文兩志。非專家不能辨。不以余爲固陋。而委任之。余既不獲辭。不得不盡其職。今若謂舊史無圖。而疑余之創。竊謂史之紀事。亦視其信否耳。因創非所計也。夫後史之

增于前者多矣.漢書十志.已不侔于八書.而後漢皇后本紀.與魏書之志釋老.唐書之傳公主.宋史之傳道學.並皆前史所無.又何疑於國史用圖之爲創哉.且客未讀明史耶.明史於割圓弧矢月道距差諸圖備載曆志.何明史不嫌爲創.而顧疑余爲創乎.客曰.後史增于前者.必非無因.若明史之用圖.亦有說歟.梅子曰.疑以傳疑.信以傳信.春秋法也.作史者詎能易之.古之治曆者數十家.大率不過增損日法.益天周減歲餘.以求合一時而已.即太初之起數鍾律.大衍之造端蓍策.亦皆牽合.並未能深探天行之故.而發明其所以然之理.本未嘗有圖.史臣何從取圖而載之.至元郭太史之修授時.不用積年日法.全憑實測.用句股割圓以求弦矢.于是有割圓諸圖.載於曆草.作元史時不知採摭.則宋王諸公之疏也.明之大統.實即授時.本朝纂修明史.諸公謂其義非圖不明.舊史雖無圖.而表亦闕之類也.遂採諸曆草而入於志.其識見實超凡俗.復經聖君賢相.爲之鑒定.不以爲非體而去之.俾精義傳于無窮.洵足爲萬古作史者之心胸矣.至于時憲之法.更不同于授時.其立法之奇妙.義蘊之奧衍.悉具于圖.何可去之.如必以去圖爲合體.豈以明史爲非體.而本朝之制不足法歟.且客亦知時憲之圖所自來乎.我聖祖仁皇帝憫絕學之失傳.留心探索.四十餘年.見極底蘊.始親授儒臣.作曆立說.以闡明千古不傳之祕.所謂御製曆象考成者也.余固親承聖訓.實與纂編之列.彼前輩纂修明史.尚不忍沒古人之善.不惜創例以傳之.而余以承學之臣.恭紀御製.顧恐失執事之意.而遽就迎合.以致聖學不彰.使後之學者不得普沾嘉惠.何得謂之信史乎.不信之史.人可塞責.而何用余越俎而代之.余之戚戚.非沽直也.不得已也.然則韓子之自敍.亦謂其言之可已者耳.使韓子果務爲容悅以求倖免.則諍臣之論.佛骨之表.又何爲若是其侃侃哉.客唯唯而退.又儀象論略曰.齊政授時.儀象與算術並重.蓋非算術無以預推其節候.以前民用.非儀象無以測現在之行度.以驗推步之疏密.而爲修改之端也.虞書璿璣玉衡.爲儀象之權輿.其制不傳.漢人創造渾天儀.即璣衡遺制.唐宋皆倣爲之.至元始有簡儀仰儀闚几景符等器.視古加詳矣.明於齊化門南倚城築觀象臺.倣元制作渾儀簡儀天體三儀.置於臺上.臺下有晷影堂圭表壺漏.國初因之.康熙八年.命造新儀.十一年告成.安置臺上.其舊儀移置他室藏之.五十四年.西洋人紀理安欲炫其能而滅棄古法.復奏製象限儀.遂將臺下所遺元明舊器.作廢銅充用.僅存明倣元製渾儀簡儀天體三儀而已.所製象限儀成.亦置臺上.按明史云.嘉靖間.修相風杆及簡渾二儀.立四丈表以測晷影.而立運儀正方案懸晷偏晷具備于觀象臺.一以元法爲斷.余于康熙五十二三年間.充蒙養齋彙編官.屢赴觀象臺測驗.見臺下所遺舊器甚多.而元制簡儀仰儀諸器.俱有王珣郭守敬監造姓名.雖不無殘缺.然覩其遺制.想見其創造苦心.不覺肅然起敬也.乾隆年間.監臣受西洋人之愚.屢欲檢括臺下餘器.盡作廢銅.送製造局.廷臣好古者聞而奏請存留.禮部奉敕查檢.始知僅存三儀.殆紀理安之爐餘也.夫西人欲藉技術以行其教.故將盡滅古法.使後世無所考.彼益得以居奇.其心叵測.乃監臣無識.不思什一于千百.而反助





其爲虐何哉.乾隆九年.奉旨移置三儀於紫微殿前.古人法物.庶幾可以千古永存矣.又論句股曰.句股和較相求.言算學者莫不留心.其法可謂詳且備矣.未有以句股積與句弦和較爲問者.元學士李冶著測圓海鏡.用餘句餘股立算.神明變化.幾如五花八門.亦未及此.豈俱未計及于此耶.抑有其法而遺之耶.統宗少廣章內.雖有句股積及句弦較之兩題.乃偶合于句三股四之數.而非通法.皆付闕疑.余纂集數理精蘊.擬欲立法以補缺遺.乃用平方帶縱推求.皆不能御.思之累日.而後得之.因立用帶縱立方求句股二法.卒年八十三.諡文穆.(梅氏叢書輯要、增刪算法統宗、道古堂文集)

論曰.文穆藉徵君家學.推明步算之後.能不僅其家聲.又得親受聖天子之指示.故其學愈益精微.以借根方解立天元術.闡揚聖祖之言.使洞淵遺法.有明三百年來所不能知者.一旦復顯于世.其有功算學.爲甚鉅矣.

鈖字敬名.瑴成長子也.能解句股八綫之理.年二十六卒.(增刪算法統宗)

鈁字導和.瑴成第四子也.心思靜嗜.手眼俱巧.瑴成纂書數要六十餘卷.圖皆所繪.刪訂數宗圖十之七八.皆出其手.亦年二十六卒.(增刪算法統宗)

文焞字和仲.文鼎仲弟也.初學曆時.未有五星通軌.無從入算.與兄取元史曆經.以三差法布爲五星曆稿立成.然後算之.其成步五星式六卷.惜早卒.(道古堂文集)

文鼐字爾素.文鼎季弟也.著中西經星同異考一卷.以三垣二十八宿星名.依步天歌次第.臚列其目.而以中西有無多寡分注其下.載古歌于後.古歌即步天歌.西歌則利瑪竇所撰經天該也.一曰福子鈺撰.其南極諸星.則據湯若望算書及南懷仁儀象志爲考證.補歌附之於末.其發凡略言齊七政非先定恆星.則七政無從可齊.故曰七政如乘傳.恆星其地志也.七政如行棊.恆星其棊局也.曰恆者.謂其終古不易也.曰經者.謂其不同緯星南北行也.經亦有恆之義焉.是編專以中西兩家所傳之星數星名致其多寡同異.故曰經星.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重黎羲和志天文者.紛糅不一.漢張衡云.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至三國時太史令陳卓始列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總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自唐以來.以儀考測.而宋兩朝志始能言某星去極若干度.入某星若干度.爲說較詳.此中國之學者.西儀星學.遠有端緒.據算書所譯周翰王丙寅古地末一測.漢永和戊寅多祿某一測.明嘉靖乙酉尼谷老一測.萬曆乙酉第谷一測.崇禎戊辰湯若望一測.國朝康熙壬子南懷仁著儀象志.又依歲差改定黃經及赤經.今依南公志表.稽其大小分爲六等.一等大星一十有六.二等星六十有八.三等星二百有八.四等星五百一十有二.五等星三百四十有二.六等星七百三十有二.觀計一千八百七十八星.其微茫小星.則不能以數計.此泰西之舉也.書成.文鼎爲序之曰.經星同異考一卷.發凡九則.吾季弟爾素之所手輯也.歲在戊辰.余歸自武林.友人張懺

碩忱能製西器，手錢兩字，如書法之迅疾。余乃依歲差，考定平議所用大星，屬碩忱施之渾蓋，而屬吾弟爲作恆星黃赤二星圖。因於星之經緯，逐一詳校，乃知湯氏算書圖表，與南氏儀象志，互有得失，自其本法固多違異，不第與古傳殊也。因取其星名之同，而數有多寡，異于古人者，別識之，以成此書。至其所爲辯正經緯之度者，尙存別卷，不盡於是。而吾弟之爲此，則已勤矣。蓋其時方有藁本，亥年己巳，余去京師。五載至癸酉，始歸山中，吾弟乃出其精寫重校之本示余，視其年，固已已也。甲戌中秋，余乃爲之序曰：自堯典有四仲之星，而斗牽牛織女參昴龍尾烏帑天駟天黿之屬，雜見於易、書、春秋左傳、國語。至禮記月令、大戴之夏小正，稍具諸星伏見之節，蓋星之有名，其來遠矣。古者觀天文以察時變，敬授人時，有儀有象，圖書儀器，宜莫不備。遭秦燔書，棄先王之典，羲和舊術，無復可稽。所傳遺者，巫咸、甘德、石申之殘編，而三家之傳各別。司馬子長世爲史官，而天官歷書，殊爲闕略，迄於後漢，有張衡、蔡邕，而器與書並亡，自唐以後，言觀象，率祖淳風晉隋兩志，及丹元子步天歌，今攷其說，又與天官書不無參錯，不待西學之興，而始多同異也。西法黃道十二象，與中土異，而回回術與歐邏巴，復自不同，故雙女或以爲室女，陰陽或以爲雙兄，至黃道外之星，或以爲六十象，或以爲六十二象，而實家一星。回回術以爲缺椀，歐邏巴以爲冠旒，其餘星名亦多互異，豈非以占測之家非一，而所傳異辭，安得謂彼中疇學，自上世以來，永遵一術而初無更變哉。今所傳總天該之圖，與其歌，皆因西象所列而變，從中術之星座星名，即見界圖之分形，其出假在算書未成之前。闕星以閒空去中法稍近，然與步天歌仍有不同者。或以西星合古，錯而有疑似，不敢輒定，遂並收之，而有增附之星，或以古星求西圖，而弗得其處，不能強合，遂姿去之，而成古有今無之星。要之皆徐李諸公譯西星而酌爲之，非西傳之舊。余嘗見元趙緣督友欽石刻闕閣道六星在河中作晷，析增附之象，自天官書於營室言離宮閣道，步天歌及晉隋宋三史，並言六星，而今圖表割其半爲王良星，別取河中雜小星聯綴附益之，其星十餘而形直，絕異舊圖，又去營室更遠，正延淮要，而西象固廉無所謂閣道也，由是以推，其意爲更迭者，良已多矣。且西法言恆星有經度東行歲差，而緯度終古不變，然又言二至距緯古遠今近，是黃道且有微移，既言恆星之形，略無改易，然又言王良之類，有萬歷癸酉年新出星，其說亦未能歸一也。竊嘗譬之地志陵谷，豈無小易，而嶽瀆之大致自如，然其名之所起，亦人則爲之而已矣。禹治水惟九州，舜受終時，肇十有二州，殷之爲言始也。又况後世秦分爲三十六郡，唐分十道，宋分十五路，疆域代更，圖志因之而改，或者遂欲本桑欽之水經，而疑禹貢，亦見其惑矣。然則宜何如，君子於其所可知，不厭求詳，其所不知，闕之而已。義所可求，當歸壹一，其所難斷，兩存之而已。撫泥古以疑今，無執一而廢百，謹守舊聞，而無參竄，解此爲學之方，即著撰之法，自古之學者，莫不盡然，而况天之高，星辰之遠哉。是則吾弟爲致之意也。蓋其義例已具發凡中矣，而余於是亦有歎也。蓋自束髮受經於先君子，塾師羅士賓先生往往於課餘曉步時，指示以三垣列舍之狀，余小子自是知星之可識，而





天爲何物，竊以從事制義，未遑精究，然心竊好之。不幸先君子見背，營求葬地，不暇以他爲。無何余小子忽忽年近三十，始從倪觀湖先生受臺官通軌算交食法，稍稍推廣求之元史宋志，溯唐及晉至於兩漢，是時余及仲弟和仲與季弟爾素三人而已。夜則披圖仰觀，晝則運籌推步，考訂前史。三人者未嘗不共也。如是者凡數年，及余得中西之書，圖稍多，友朋之從漸廣，而仲弟不幸已前卒久矣。爾素於余所有之書，手鈔略備，多所撰定，然食指益衆，家日益貧，余兩人頻年授徒，歲時相見，不過數四，頃余且爲東西南北之人，經年累月，羇棲于數百里數千里外，欲如向者之相聚探討，何可得哉！何可得哉！而余又善病且老矣，雖嘗輯有古今曆法通攷諸書，妄自以爲竊古人之意，集諸家之長，而性懶楷書，又好增改，稿與年積，迄尠定本。其在京師，成于李少司馬之言，勞力作爲曆論六七十條，璧舒獨見其他算學新稿，亦日盈尺，而未圖出以問世，盛名之負，累然爲四方學者所知，而欲傳之其人，復求之不可得也。竊不自揆，欲略倣蘇湖遺軌，數爲鄉黨約，鄉黨同學爲讀書之事，此志未就，即當息影鄉塢于山村，庶幾收拾累年殘稿，次第成帙，稍存一得之愚，以待來學，則數十年辛嗜苦思，亦將有所歸著。而凡事有天焉主之，終不敢必其如何也。且夫星曆之學，非小道也。其事淺離，米幾近于卜祝之爲，而探賾索隱，乃根于天人理數之極，雷同俚近之言，既不足以行遠，而幾爾稍探索解人正復寥寥，天下之大，豈謂無人，然亦有同志數年，遠在天涯，合并匪易，助余成此者，不吾弟之望，更望望乎，因弟此書，俯仰今昔，而兼有厚望于將來，不覺其言之長也。文鼎又有累年算稿，文鼐爲錄存，名曰授時步交食式一卷，又有幾何類求新法，算書中比例規解、本無算列，文鼎作度算用文鼐所補，衎參之以陳藎謨尺算用法。中西經星同異攷，梅氏叢書自述古堂文鈔

# 疇人傳卷第四十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國朝七

李光地 子鍾倫 弟鼎徵 光坡

李光地字晉卿，號厚菴，福建安溪人也。康熙庚戌進士，官至大學士。著曆象本要二卷，自序略云：憶自束髮趨庭，先君子嘗慨六藝失傳，吁嗟空文，人鮮實用，因授六書九數，俾令考索。賦畀魯鈍，而性癖耽奇，輒以餘暇旁涉天官樂律，凡人所不樂爲者，則伏讀沉思，若忘寢食，博訪宿學明師，久而有得，新知執友，鮮可與言，言亦不解，自用怡悅而已。光地嘗與梅文鼎講論曆術，故所著書皆淵邃巳之學，其言均輪次輪之理，黃赤同升日食三差諸解，旁引曲喻，推闡無遺，幷圖五緯視行之軌跡，尤多前人所未發。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光地扈蹕行河，進呈梅文鼎書，文鼎由是知名，語見文鼎傳。所著又有記四分術、記太初術、記渾儀三篇。其記四分術曰：四分術卽後漢章帝紀元之法，蓋古曆所同也。四分者析日以爲四分也。以九百四十爲日法，四而分之得二百三十五分，故一歲之積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年而氣在日端，十九年而氣朔分齊，七十六年而氣朔同在日端，一千五百二十年而復于甲子日，四千五百六十





年而返于青龍。蓋日之月分，有十二度十九之七，歲之月分，有十二會十九之七，故必十九年七閏而後氣朔之分齊，四年而景復初，故必四章爲蔀，而後朔日之分盡，八十年而甲子日冬至，故必二十蔀爲紀，而後日之六旬周，六十年而歲運一變，故必三紀爲元，而後歲之六甲窮，所謂歲月日辰皆甲子，而天與日月會于子以爲曆元者，此之謂也。此與三統一元之年雖遠近，而觀步不同，日法異故也。然自太史公作曆書，紀漢太初法，而下所列者乃章蔀之數，章者褚少孫所補，少孫未學太初，故直取古法附之，然則古曆故同四分，不自東漢始矣。其記太初術，言太初章會統元之法，至朔同日謂之章，交會一周謂之會，至朔分盡同于日首謂之統，統首日名復于甲子謂之元，其日法八十一爲分，以一千五百三十九爲小分，以三百六十五又小分之三百八十五者爲日之周天，以二十九日又小分之八百一十七者爲月之會日。十二會不盡歲氣，而閏餘生焉，十九年七閏，則冬至復在月初，而氣朔分齊，故謂之章也。然月之周天與會日不同時，故每月雖合朔，而不在周道之交，則會而不食。太初之法，計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一近交，凡一百三十五月而一當交，當交則蝕，既日月數之終也。一章之日月雖會于冬至，而不當交，積之二十七章，則朔日冬至，交會分窮，故謂之會。又以日法計之，一歲全日之外小分三百八十五，比之四分之法而少贏，蓋促小分四之一也。章會至統之分，未盡于日首，積之三會，則分盡相補，復得全日。而冬至交會復起于月首而無餘分矣。故爲一統也。然甲子者日名之盡，必氣朔畢于此日，乃得曆元之始。故初統而得甲子，次統而得甲辰，三統而得甲申，三統既盡，則復値甲子朔旦夜半冬至交會分窮，而一元章矣。是以通而論之，夫冬至者氣之始，凡推步以爲準焉，一章之日月雖會，然同經不同緯，同度不同道也。至于一會，則同經而同緯，同度而同道矣。統則以得夫時之正，元則履夫日之端，斯又以日辰干支與天月日星之紀而相合者也。於是推之五星，亦皆有會合之元，而歲月亦必有幹枝之首焉。引伸觸類，原始反終，曆家立元之法，大抵若此。其記渾儀曰：儀有三重，外一重不動者爲六合儀，所以定上下四方之位，其中一重旋轉者爲三辰儀，所以象天體發斂之行，其內一重周遊四偏者爲四遊儀，所以繫玉衡而便觀察。蓋三辰一環，尤爲要切，其儀有三環，一環以準赤道，一環橫跨之以準二極，一環側倚之以準日道，三環交結相連，上刻南北東西經緯之宿度，以水激其機輪，使之日夜隨天東西運轉，必使在儀之度，與在天之度相叶而不忒，然後可以按候而仰窺也。卽以木星言之，今夜經天之處距極幾度，距赤道幾度，於何知之，以儀上所刻南北之度準之，則足以知之矣。又如木星行疾時，今夜距昨夜幾度，行遲時，今夜距昨夜幾度，於何知之，以儀所刻東西之度準之，則足以知之矣。以至日晷之南北平斜，太陰之纏絡委曲，五緯之遲留順逆，莫不皆然。然儀度雖與天相準，而人之轉睛難定，故四遊儀繫衡管于中，可以隨處低昂，掛于儀之上而注視焉，則儀度與天度相直，不爽如毫，針定于秒忽之中，而外薄乎四表，舊撰精微之差也。右璇璣玉衡之說，雖不可考，然大要當不甚遠。五十七年五月卒于官，年七十七，謚文

貞。（曆算全書、切問齋文鈔。）

論曰。文貞一代偉人。立功名于當世。其學以子朱子為宗。得道學正傳。而又多才多藝。旁及天文算數之事。尤能貫通古今。洞明根底。所著本要及論太初四分諸篇。非大覃思究極精奧。孰能與于斯乎。夫乃知大儒之學。無所不通。蓋天地靈秀之所鍾。非常人所能企及也。

鍾倫字世德。光地子也。康熙癸酉舉人。敏而好學。事事必求其根本。梅文鼎所謂無膏肓之疾者也。甲數乙數用法甚奇。本以赤道求黃道。鍾倫準其法以黃求赤。亦作為圖論。又製器以象之。（道古堂文集。）

鼎徵字安卿。光地次弟也。舉人。嘉魚令。為梅氏刻方程論於泉州。幾何補編成。手為謄寫。彼教人見鼎徵方程論序。言西法不知有方程。憤然而爭。不知西術有借衰互徵。而無從備方程。同文算指中未嘗自諱。鼎徵蓋有所本。（道古堂文集。）

光坡字耜卿。一字茂夫。光地弟也。諸生。論聖人作曆之原。言聖人作曆。大抵為順天授時而已。天道之大。在寒暑四時。而寒暑四時運于無形。不可見也。於是即日月星辰之行度。以為氣序之準則。是故察日之出沒而晝夜明焉。察月之往來而朔晦明焉。察日之發斂而冬夏明焉。書所謂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易所謂治曆明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皆謂是也。寒暑晝夜者。天道之綱。民用之本。其驗繫乎日星。故聖人定四方。候昏旦。參四時。考晷景以測日。數漏刻以推星。而分至啟閉。無所爽其候焉。至于朔晦望弦。雖非民事所關。而聖人亦欲參合而無閒。故復立閏法以紀月。正次舍以定辰。使寒暑朔晦日月星辰。皆相成而不悖。蓋所以裁成其道。輔相其宜者如此。此堯典數章。所以為萬世治曆之祖也。至其所以治之之具。曰曆象。解者曰。曆紀數之書也。象觀天之器也。有曆而無象焉。不可也。所謂象者。大端有四。一曰儀璿璣是也。蓋天度渾淪。日月五星。錯行異道。遲速異勢。其間離合遠近。不可以目齊也。故為儀以象渾天。刻南北東西相距之度數。與日月經天之行道。仰而窺之。以知贏縮遲速之常。伏逆遲留之變。則雖奇衺之間。而天體無所遁其形矣。二曰管。玉衡是也。雖以儀窺天。而人之轉眸難定。故復以管定之。橫于儀之上。而凝眸焉。則考宿度。望中星。皆可以不失其位矣。三曰表。土圭是也。所以致日景而辨分至。定四方者也。以長短之極察之。則知二至。以長短之中裁之。則知二分。以二分出入之景校之。則知東西。以午中之景正之。則知南北。故辨分至。定四方。皆由此也。四曰漏。分日為百分。而節水為漏。以數其刻。此又所以權衡乎儀管表晷之閒。定其分限。以為測候之準者也。四者互相參覈。以求天驗之詳。則所謂施之于曆。頒之于天下者。其推步不至于或差矣。蓋唐虞三代之遺法。其可攷者如此。又論推驗修改之實。言夫天道大矣。在天為尋丈者。在人未有分秒之可名。毫末之可察也。法雖至密。毫末之下。豈所能分。差之毫釐。積久成著。理勢然也。是故治曆不免于修改。而修改莫先于推驗。推驗之要。曰測晷景以驗氣。考交食以驗朔。候合見以驗星。亘億萬年而不可易者。夫日躔之無常者東西。而有定者南北。以其晷而測其躔。積年





累歲。以數相稽。則氣分宜可定矣。於是以月食之衝。檢其所在。而日躔宿度。亦可明矣。交會之期者為交食。其微者為朓朒。數端以考其薄食之時刻分秒。窺儀以推其朓朒之東西早暮。積年累歲。會其總。執其中。則朔分宜可得矣。五星之遲速雖無定勢。而合見則有常期。屢管窺候。積年累歲。稽其有常之期。以律其無定之勢。因其合日之行。以步其周天之道。則星行其可正矣。其間節目雖多。而大端不外乎此。此司天之道。所以必本于實測。而不可以私術臆見斷焉者也。以此求天。不亦易且簡乎。而崇其意以紛紛也。奚肩。（切問齋文鈔。）

## 閻若璩

閻若璩字百詩。淮安山陽人也。諸生。通時憲及授時法。嘗據算術以證古文尚書之偽。言余向謂偽作古文者略知曆法。當仲康即位初有九月日食之變。遂以瞽奏鼓等禮當之。而不顧其不合正陽之義。今余既通曆法矣。仲康在位十三年。始壬戌終甲戌。以授時時憲二曆推算。仲康四年乙丑歲。距元至元辛巳。積三千四百三十六年。九月朔交泛一十三日有奇。入日食限。九月定朔壬辰日未正一刻。合朔日食在氐宿一十五度。仲康元年壬戌歲。距積三千四百三十九年。五月朔入交泛二十七日有奇。入日食限五月定朔丁亥日巳正初刻。合朔日食在井宿二十八度。則仲康始即位之歲。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非房宿也。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御與經文肇位四海不合。且食在氐末度。亦非房宿也。夫曆法疏密。驗在交食。雖千百世以上。規程不爽。無不可以籌策窮之。仲康四年九月朔日食。而謨附于肇位四海之後。以元年五月朔日食。而譌作季秋集房。皆非也。其它以步算證經義甚多。世宗皇帝在潛邸聞其名。延至京師。禮遇甚厚。康熙四十三年卒。年六十有九。世宗親製輓章四首。復為文祭之。（尚書古文疏證、潛研堂文集。）

論曰。上古積年。據史記則託始共和。據漢書則斷自武王伐紂。至于夏殷以前。荒遠難稽。馬班所弗道。故古者存而不論可也。詩十月之交。朔食辛卯。在幽王六年。其積算班班可攷。故可以近法推之。若胤征辰弗集於房一節。出于昭十七年左傳引夏書。其積年不可審知。又安所求其日食與否耶。閻君經學名家。其於步算。蓋餘事耳。

## 秦文淵

秦文淵著秦氏七政全書八冊。其綱天要略。論天行地體經緯交錯之象。以及七政交食步算之端。皆本新法。亦稍附句股開方重測諸法。其七政諸表。敍首歲差及各表用法。其二百恆年表。即新法算書中表也。（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論曰。閻徵君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往往引秦雪九說。未審即一人否也。

## 張雍敬

張雍敬字簡庵。秀水人也。著定曆玉衡。博綜曆法五十六家。正曆術之謬四十有四。成書一十八卷。其說主中術爲多。裹糧走千里。往見梅文鼎。假館授餐。逾年相辨論者數百條。去異就同。歸于不疑之地。惟西人地圓如珠之說則不合。與梅氏兄弟及汪喬年輩往復辨難不下三四萬言。著宣城游學記。（曝書亭集、道古堂文集、）

孔興泰

孔興泰字林宗。睢州人也。通西法。著大測精義。求半弧正弦法。與梅文鼎所著正弦簡法補。不謀而合。（道古堂文集、）

袁士龍

袁士龍一名士鷗。字惠子。號覺菴。杭州府仁和縣人也。受星學於黃宏憲。西域天文有三十雜星之占。求躔中小星名十龍有考。與梅文鼎所致不謀而合。又著測量全義新書二卷。凡二十六篇。上卷曰七政經天圖說。曰測天儀象。曰次輪定位。曰經天要旨。曰列宿距度。曰新定步天歌訣。曰太陽測。曰太陰附羅計孛炁。曰土木火金水星測。曰七政躔次位置。測法不同。曰測景候氣。曰象限測法。下卷曰方程神算新法圓說。曰比例尺九式。曰測量用例齊法。曰因乘用例查法。曰歸除用例查法。曰用乘捷法五式。曰用除捷法五式。曰勾股開方捷法三式。曰指明圓周徑弦矢率。曰測高用法。曰測遠用法。曰高置人目測量高遠。曰移染換影測量高遠。曰留竿定測。（測量全義新書、道古堂文集、）

論曰。十龍詡內圓求外方。積三十二因二十五歸。然則方周率四。圓周率三一二五也。與古率徽率密率俱不合。其所謂方程神算。亦以意爲之。非九章之方程也。測量全義新書今德清許兵部宗彥藏有是書。

毛乾乾　女壻謝廷逸

毛乾乾字心易。與梅文鼎論周徑之理。因復推論及方圓相容相變諸率。寓於匡山。稱匡山隱者。女壻謝廷逸字野臣。中州人也。一曰上元人。於數學甚有精思。借隱陽羨。自相師友。著述甚富。多前人所未發。（道古堂文集、）

沈超遠

沈超遠不知其名。錢塘人也。譔方程論。作九問難梅文鼎。（道古堂文集、）

年希堯

年希堯字允恭。廣寧人也。以西人測算之切要者。摘錄刊布。爲測算刀圭三卷。一曰三角法摘要。一曰八線真數表。一曰八線假數表。又有面體比例便覽一卷。對數表一卷。對數廣運一卷。（測算刀圭、面體比例便覽、對數表、對數廣運、）

論曰。寧波教授丁君小雅杰貽余年氏所刻算書數種。因據以立傳。又有萬數平立方表一種。算法纂要





總綱一種。末附雜算法及八線表根數頁。又一部無名目。俱係寫本。字跡圖書並極潤美。而不著編人姓氏。疑亦出希堯家也。

劉湘煃

劉湘煃字允恭。江夏人也。聞梅文鼎以曆算名當世。裹糧走千餘里。受業其門。潛思積悟。多所廣獲。文鼎得之甚喜。曰。劉生好學精進。啓予不逮。其與人書曰。金水二星。曆指所說未徹。得劉生說而知二星之有歲輪。其理確不可易。因以所著曆學疑問。屬之討論。湘煃爲著訂補三卷。又廣曆法自漢唐以來。五星最疎。故其遲留伏逆。皆入於占。至元郭守敬出。而五星始有推步。郭虔之法。而緯度則猶未備。至于西法。雖亦未有緯度。至地谷而後知有推步五星緯表。然亦在守敬後矣。曆書有法原法數。並爲曆法統宗。法原者七政與交食之解說也。法數者七政與交食經緯之表也。故曆指實爲造表之根。今曆所載金水曆指。如其法而造表。則與所步之表不合。如其表以推算。測天則又與天度合。是曆官雖有表數。而猶未知立表之根也。乃作五星法象編五卷。文鼎深契其說。摘其要自爲五星紀要。湘煃又欲爲渾蓋通憲天盤安星之用。以戊辰曆元加歲差。用弧三角法。作恆星經緯表根一卷。及月離交均表根黃白距度表根各一卷。皆補新法所未及也。所著又有廣象之學。備者所宜深討。緯曆學古疏今密論。日月食算稿各一卷。各省北極出地圖說一卷。答全椒吳荀叔曆算十問書一卷。湘煃死。其遺書無一存者。（[illegible]）

論曰。胡君維君虔曰。曆算之學。二百年來江左爲盛。吾鄉方氏。宣城梅氏。作述相踵。其道大顯。方氏之弟子爲揭子宣。梅氏之弟子爲湘煃。皆有撰述。子宣之書著錄四庫。而湘煃書無傳。且不聞楚有爲是學者。豈非知之者鮮。故其書不復寶貴邪。嗚呼。是可悲已。

陳萬策

陳萬策字對初。又字謙季。晉江人也。康熙戊戌進士。官詹事府詹事。受算學於梅文鼎。作中西算法異同論。曰。古今之爲算學者。自隸首商高而後。若劉徽祖冲之趙友欽郭守敬之徒。皆精詣其術。及西法至。而其說又出於中法之外者。其易同可得而論也。夫中法有異乘同除。而西法謂之四率。可謂異矣。而爲比例之理則同也。九章之內大要多同。借衰疊借之法。蓋差分盈朒之變。其名爾至中法謂之句股也。用邊。而西法謂之三角也。用角。三邊三角。可以互求。中法有不逮于西法者。則八綫立成表是也。剖全圓而爲半周。又剖爲象限。立切對弦矢之綫。以成正方角。何嘗非句股與弦哉。其所以妙於中法者。用邊之術。可以高深廣遠而已。用角之術。則本於天度。所以在璿璣而齊七政。亦無不具乎此。蓋用邊者斜剖之方。而用角者剖心之圓。方者同地。而圓者并可以窺天也。方程之用。西法所無。而借根方之算。中法絕未有聞也。又比例數之表。不用乘除而用併減。於平方立方三乘方以上之算尤捷焉。皆中法之所未有也。至於古法之爲秝子者。今不復有所用者。珠算而已。西法則有籌算有筆算有矩算有比例規算。其雜見錯出

而均合於度數之自然，觀中法爲備矣。蓋三代而後，六藝往往不逮於古，何止數學而已。專門之疇，鮮克尋究，而西士以爲六學之一焉。業於是者，終其身竭精殫慮以相尙也。觀幾何原本一書，自丁先生以來，若六綫之精貫，可以致其用，心宜其爭衡於中法也。雖然異者法也，而同者理也。若劉徽祖沖之趙友欽，以四角起數，所算圓周之率，與西法會無毫釐之差，而西人以六宗率作割圓八綫者，其術亦不外乎此。可見理同而法不異，兼中西之法神而明之，則會也而推乎道矣。（切問齋文鈔[illegible]氏[illegible]書[illegible]序）

楊作枚

楊作枚字學山，無錫人也。著解割圓之根一卷，言割圓八綫表，久傳於世，而立法之根，未得專書剖晰。大測中如十邊五邊形之理，皆缺焉弗講。反覆紬繹，漸得會通，遂著其說，衍其算理之隱賾者明之，法之缺略者補之，以備好學者之采擇云爾。又著句股正義一卷。（梅氏叢書）

# 疇人傳卷第四十一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國朝八

陳厚耀

陳厚耀字泗源，號曙峯，泰州人也。康熙丙戌進士。安溪李光地薦厚耀通曆法，引見，上命試以算法，繪三角形，令求中積及問弧背尺寸。厚耀具劄進，稱旨。旋請省親歸里。戊子，特命來京。己丑五月，駕幸熱河，厚耀扈行。至密雲，命寫乘算式進呈。少頃，出御書筆算，問知此法否。厚耀對曰：皇上此法精妙，極爲簡便，臣法繁，不可用。上諭云：朕將教汝，汝其細心實想，以待朕問。次日又問曰：汝能測北極出地高下否。對曰：若將儀器測景長短，用檢八綫表，可得高度。此在春秋分所測則然，若其餘節氣，又有加減之異，然亦不準。何也。臣聞地上有蒙氣之差，以人目觀之，有升卑爲高，映小爲大之異，故以渾儀測之，多不合，但在天度數則不差也。又問地周三百六十度，依周尺每度二百五十里，今尺二百里，地周綑何，地徑幾何。奏云：依周尺地周九萬里，今尺七萬二千里，以圍三徑一推之，地徑二萬四千里，以密率推之，當得地徑二萬二千九百一十八里有奇。上復問地圓出何書，對以周髀算經曾言之。問何以見其圓也，對曰：職方外紀。





西人言繞地過一周，四面皆生齒所居，故知其爲圓。且東西測景有時差，南北測星有地差，皆與圓形相合，故益知其爲圓。時厚耀以母年高不忍離，乃就教職，得蘇州。未幾年召入南書房。上問測景是何法，厚耀求指示。上曰：此法甚樸，不必用八綫表，即以西洋定位法處雖法寫示。又命至座旁，陳置作兩點于紙上，厚耀隨點之。上用規尺畫圖，即得兩點相去幾何之法。上撰容點之曰：堯典敬授人時，乃帝王大事，奈何弗講。自是厚耀之學益進。嘗召入至淵鑒齋，問圓反覆，截及天象家律山川形勢，得備顧御前，雖列儀器，中有方寸器三十種。又召至西暖閣，詢問家世甚詳。推上至然祠，命就泉源石壁詩，授中書科中書。傳旨曰：上諭汝學問好，授汝京官，使汝老母喜也。厚耀請定步算諸書，以惠天下。上怡允，諭曰：汝前言梅瑴成學甚深，今命來京，與汝同修算法。瑴成至，上問曰：汝知陳厚耀否。他算法近日精進，向曾受教于汝祖。今汝祖若在，尙將就正于彼矣。乃命厚耀瑴成並修書于蒙養齋。雖算法原本，算法纂要，同文算指，嘉量算指，幾何原本，周易折中，字典，而洋儀器，金扇松花石硯及瓜果等，竟什甚多。癸巳，修書成，特授翰林院編修。甲午丁內艱，命厚耀暫歸，猶江南積道經紀其喪。喪畢，晉國子監司業，擢左諭兼翰林院修撰。戊戌會試，充同考官。己亥告疾，以原官致仕。所著天文曆算書甚夥，有春秋長曆十卷，爲補杜預長曆而作。其凡有四：一曰曆證，衡引漢晉隋唐宋元曾史志及朱載堉曆書諸說，以証檢步之異。又引春秋屬辭杜預論日月薄蝕一條，爲注疏所無。大衍曆議春秋疇考一條，亦唐志所未圖，尤足以資考證。二曰古術，古以十九年爲一章，一章之首，檢合周術正月朔冬至，前列算數，後以春秋十二公紀年積列爲四章，推列十二公積而成表，以求術元。三曰曆編，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檢其朔閏及月之大小，而以經傳干支爲證佐，皆逮杜預之說而考辨之。四曰曆存，以古術推隱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預長曆則爲辛巳朔，乃古術所檢之上年十二月朔，固元年之前失一閏，蓋以經傳干支排次知之。厚耀則謂如預之說，元年至七年中，書日者雖多不失，而與二年八月之庚辰，三年十二月之庚戌，與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諧合，且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蓋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因退一月就之，定隱公元年正月爲庚辰朔，較長曆實退兩月，檢至僖公五年止，以下疇閏前一一與杜術相符，故不復疇載焉。蓋厚耀精于曆法，所推較杜預爲密，于考辨之學尤爲有裨，治春秋者不可少此書矣。又算術尖堆除率三十六，倚壁堆除率十八。厚耀論之曰：尖堆得圍倉三之一，故圍率用十二，此用三十六，其比例爲三十六與十二，若三與一也。倚壁堆是尖堆之半，其除率宜倍三十六，作七十二，而乃用十八者，以半儀周自乘，只得全圓自乘四分之一也，故以四除七十二爲十八。又環田有內外周，併及田術間諸數者，舊術以田積爲實，內外周併數半之爲法，除實得徑，用徑自乘，以減皆半數，餘爲內周，以內周減併數，餘爲外周。厚耀論之曰：用徑自乘，句有繫，當用六因徑得十八爲較，以減[illegible]折半而得內周，內周減總而得外周，皆深于算學之言也。壬寅春卒，年七十有五。（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長曆，割圜算法綴術，陳氏家譜墓誌紀略）

論曰。吾鄉通天文算法之學者。國初以來。以泗源先生爲第一。焦君里堂嘗曰。曙峯以聖天子爲師。故其所得精契異人。方其引見時。諄諄不倦。何其遇之隆也。世之談算法者。動推梅氏。敬觀聖祖論梅製成數語。千秋定論。可不朽矣。郡志載曙峯所著孔子家語注。左傳分類。禮記分類。戰國策解。十七史正譌諸書。益已久亡。今存春秋世俗譜一卷。春秋長曆十卷。乃左傳分類中之二種也。焦君與余同里。湛深經術。而尤喜爲算。會通中西。析要至當。著有里堂學算記十六卷。泗源先生之學可引而弗替矣。

惠士奇

惠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蘇州府吳縣人也。康熙戊子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乾隆四年卒。年七十一。所著有交食舉隅二卷。言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掩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恆星爲高遠。指恆星爲天體。新法于恆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合于九重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曆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焉能掩日哉。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環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掩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闇然。而光溢于外。狀若金環也。晚年自號半農居士。鄉人因其書名。稱紅豆先生。（揅經室文集）

論曰。惠氏世傳漢學。今世學者皆宗之。蓋儒林之選也。紅豆以律呂象數研究者稀。因潛心二學。著琴笛理數考。以明律。交食舉隅。以明推步。觀其以金環食解春秋食既。辨沈括日月有氣無體之說。言甚甄明。疇專門名家。無以過之也。

陳訏

陳訏。字言揚。海寧人也。由貢生官淳安縣學教諭。著句股引蒙五卷。其凡例言六藝數居其一。句股又九章之一。古周髀積昇今三角八線。皆句股法也。因不得其門。每多望洋。是編如蒙童初識之無。握管作文。或析其數。或明其理。爲入門之始。故名句股引蒙。又有句股述二卷。自序略言余從侍梨州黃先生門下。受籌算開方。因著開方發明。後因暇請卒業句股。先生曰。句三股四弦五。此大較也。古來鉅公大儒從事於實學者。多究心焉。可弗講乎。余退而讀荊川句股論。幾不可以句伏而思之。知空中之理。非數不顯。窈中之數。非理不明。忽若有悟。因述爲句股書。（句股引蒙、句股述）

陳世仁





陳世仁。海寧人也。康熙乙未進士。著少廣補遺一卷。專明垛積之法。凡十二類。一曰平尖。二曰立尖。三曰倍尖。四曰方尖。五曰再乘。六曰抽奇平尖。七曰抽偶平尖。八曰抽偶數立尖。九曰抽奇數立尖。十曰抽奇偶數方尖。十一曰抽偶再乘尖。十二曰抽奇再乘尖。（少廣補遺）

論曰。垛積之術。不見于九章。沈括夢溪筆談云。算術求積尺之法。如芻甍芻童方池冥谷塹堵鼈臑圓錐陽馬之類。物形備矣。獨未有積隙一術。所謂積隙即是垛積。蓋其法實始於括耳。芻甍芻童之等。並具九章商功篇。然則垛積之術。乃商功之流。而以爲少廣者。近代算家之謬也。世仁詳人之所不詳。其用心有足尚已。

莊亨陽

莊亨陽。字元仲。南靖人也。康熙戊戌進士。官至淮徐海道。亨陽自部曹出董河防。於高卑測量之宜。隨在講究。因筆之於書。其後人取遺稿。集爲書八卷。名曰莊氏算學。其書首載梅勿菴開方法。次曰幾何原本舉要。次曰句股測量。及堆積差分諸雜法。次各體求積法。次曰中西筆算。次曰比例十法。次又雜載各體形及測望之法。末曰七政躔緯。乃推步七政法也。（莊氏算學）

郭長發

郭長發。字君源。江蘇人也。著周徑其旨一書。論謂周徑。古無定率。有高捷者。望紙寫積。補隅方圓。得窺梗概。而不得周數。又謂劉徽祖沖之邢雲路湯若望諸人。所定周徑。皆未密合。因擬爲定率。徑一者周三一二五。謂之智術。（欽定四庫書目）

論曰。長發所稱智術。與吳士龍所用之率正同。邢雲路以三一二六爲周率。已失之弱。而又減雲路率千分之一。則其弱益甚矣。

屠文漪

屠文漪。字蔚滄。松江人也。著九章錄要十二卷。言古九章其書不傳。特據所見近世之書。芟其繁蕪。補其缺遺。以寔隸之。又言衰分盈朒方程之外。更有借數之法。蓋借衰于衰分。疊借衰于盈朒。隅積而通之。可以籌籌知之數。此九章法外之巧也。故以爲九章之缺。（九章錄要）

論曰。文漪之于算術。蓋程大位之流。所著九章錄要。亦與統宗相埒。惟少廣篇中。有商方聿命分術法一條。謂命分單廉必納于廉實者。不復開隅。又必疊于廉實。更有法圖之合疊于廉實之數甚繁。則其法爲密。斯則可已不已。未達深旨者也。蓋開方命分。母數爲方面。西人所謂線也。子數爲冪積。西人所謂面也。二者如曲線直線之終古不能相通。開方而有命分。止就其相近之數言之。本無還原不盈朒之理。且九章云不可開者以面命之。則古人開方并無命分法也。

薛昂霄

邵昂霄字雲賓。餘姚人也。拔貢生。乾隆元年。薦博學鴻詞。以漢晉以來。天官家言及歐羅巴之說。參以己論。爲萬青樓圖編十六卷。分爲十四目。曰天體。曰儀象。曰宮度。曰二曜。曰五緯。曰雲氣。曰煇氣。曰經星。曰曆書。曰曆理。曰曆數。曰測景。曰測時。曰定時。又創爲盈天景尺及漏挽諸法。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 許伯政

許伯政字惠棠。巴陵人也。乾隆壬戌進士。官山東道監察御史。著全史日至源流三十二卷。其說以爲天周宜用三百六十度。日法宜用九十六刻。凡二百一十六年。恆星東行三度。歲實亦減二十秒。如是一百二十回爲一運。以運首所值日名甲子壬子庚子戊子丙子爲次。五運爲一元。元首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正初刻一分內一秒冬至。其歲實爲三百六十五日二時七刻十四分十秒。此天行之始數也。依法遞推。上起壬子運一。下迄壬子運二十。每歲求其冬至之日。其壬子運三十之一百一十六年癸未。當明崇禎十六年。閱歲而明亡。故終於此。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全史日至源流、

論曰。邵康節皇極經世元會運世之說。出於臆造。非儒者所宜言也。其所謂數學。亦道其所道。非周官保氏之法也。伯政乃以元會運世附合御製考成之法。謬矣。其書又謂日在高卑二日平行實行適等。然則伯政於推步之學。蓋稍涉大端而已。

## 余熙

余熙字晉齋。桐城人也。著八線測表圖說一卷。發明句股和較割圓八線六宗三要諸法。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 顧琮

顧琮字用方。滿洲人也。官吏部尚書。雍正八年六月朔日食。第谷舊法微有差。以監臣西洋人戴進賢所用新法校之。纖微密合。世宗皇帝因命進賢修日躔月離二表。續於考成之後。然有表無說。亦無推算之法。琮恐久而失傳。乾隆二年。奏請以梅瑴成爲總裁。何國宗爲副總裁。同進賢等增修表解圖說。其法以雍正癸卯冬至次日子正爲元。太陽日平行三千五百四十八秒小餘三二九零八九七。氣應三十二日一二二五四。最卑每歲平行六十二秒小餘九九七五。最卑應八度七分三十二秒二十二微。太陰日平行四萬七千四百三十五秒小餘零二三四零八六。平行應五宮二十六度二十七分四十八秒五十三微。最高日平行四百一秒小餘零七零二二六。最卑應八宮一度一十五分四十五秒三十八微。正交日平行一百九十秒小餘六三八六三。正交應五宮二十二度五十七分三十七秒三十三微。與舊法異者大端有三。一太陽地半徑差。舊定爲三分。今測止十秒。一清蒙氣差。舊定地平上三十四分。高四十五度止五秒。今測地平上三十二分。高四十五度尚有五十九秒。一日月五星本天。舊爲平圓。今爲橢圓。越六年書成。凡十卷。即御定曆象考成後編也。御定考成後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論曰。推步之術。由太初以迄大統。雖疏密殊科。而驗以實象。終多違舛。我聖祖仁皇帝御定考成上下編。





集古今之大成。總中西之要。推闡已立。萬年步算之準。定百世增修之法矣。我高宗純皇帝。法祖敬天。協時正日。御定考成後編。復推闡無餘。纖微曲盡。觀臺儀象。用在璣衡。同部里差。亦分經緯。紀年垂於無窮。正朔班乎累譯。蓋自生民以來。未有如本朝之得天者也。

## 何國宗

何國宗字翰如。順天府大興縣人也。何氏世業天文。故國宗以算學受知聖祖仁皇帝。欽賜進士。入翰林。官至禮部尚書。嘗預修御定考成上下編。御定數理精蘊。御定考成後編。御定儀象考成。皇朝文獻通考。象緯攷諸書。乾隆二十年。準噶爾蕩平。奉命出塞測定東西南北里差。奏準載入時憲書。一例頒發。先是康熙年間。嘗測各直省及蒙古之高度偏度。京師北極高三十九度五十五分。盛京高四十一度五十一分。山西高三十七度五十三分三十秒。朝鮮高三十七度三十九分十五秒。山東高三十六度四十五分二十四秒。河南高三十四度五十二分二十六秒。陝西高三十四度十六分。江南高三十二度四分。四川高三十度四十一分。湖廣高三十度三十四分四十八秒。浙江高三十度十八分二十秒。江西高二十八度三十七分十二秒。貴州高二十六度三十分二十秒。福建高二十六度二分二十四秒。廣西高二十五度十三分七秒。雲南高二十五度六分。廣東高二十三度十分。布龍洛布爾噶蘇泰高四十九度二十八分。厄格塞楞格高四十九度二十七分。桑金答顏湖高四十九度十二分。肯忒山高四十八度三十三分。克魯倫河巴拉斯城高四十八度五分三十秒。圖拉河韓山高四十七度五十七分十秒。喀爾喀河克勒和邵高四十七度三十四分三十秒。杜爾伯特高四十七度十五分。鄂爾昆河厄爾得尼招高四十六度五十八分十五秒。空各衣札布韓河高四十六度四十二分。札賴特高四十六度三十分。推河高四十六度二十九分二十秒。科爾沁高四十六度十七分。郭爾羅斯高四十五度三十分。阿祿科爾沁高四十五度三十分。翁機河高四十五度三十分。蘇克薩圖古里克高四十五度二十三分四十五秒。烏朱穆秦高四十四度四十五分。蒿齊忒高四十四度六分。古爾班賽堪高四十三度四十八分。巴林高四十三度三十分。札魯特高四十三度三十分。阿巴哈納高四十三度二十三分。阿霸垓高四十三度二十三分。奈曼高四十三度十五分。克西克騰高四十三度。蘇尼特高四十三度。哈密城高四十二度五十三分。翁牛特高四十二度三十分。敖漢高四十二度十五分。喀爾喀高四十一度四十四分。四子部落高四十一度四十一分。喀喇沁高四十一度三十分。毛明安高四十一度十五分。吳喇忒高四十度五十二分。歸化城高四十度四十九分。土默特高四十度四十九分。鄂爾多斯高三十九度三十分。阿蘭善山高三十八度三十分。盛京舊於京師東七度十五分。浙江偏東三度四十一分二十四秒。福建偏東二度五十九分。江南偏東二度十八分。山東偏東二度十五分。江西偏西三十七分。河南偏西一度五十六分。湖廣偏西二度十七分。廣東偏西三度三十三分十五秒。山西偏西三度五十七分四十二秒。廣西偏西六度十四分

四十秒。陝西偏西七度三十三分四十秒。貴州偏西九度五十二分四十秒。四川偏西十二度十六分。雲南偏西十三度三十七分。朝鮮偏東十度三十分。郭爾羅斯偏東八度十分。扎賴特偏東七度四十五分。杜爾伯特偏東六度十分。扎魯特偏東五度。奈曼偏東五度。科爾沁偏東四度三十分。敖漢偏東四度。阿祿科爾沁偏東三度五十分。喀爾喀河克勒和碩偏東二度四十六分。巴林偏東二度十四分。喀喇沁偏東二度。翁牛特偏東二度。烏朱穆秦偏東一度十分。克西克騰偏東一度十分。蒿齊忒偏東三十分。阿霸哈納偏東二十八分。阿霸垓偏東二十八分。蘇尼特偏西一度二十八分。克爾倫河巴拉斯城偏西二度五十二分。四子部落偏西四度二十八分。歸化城偏西四度四十八分。土默特偏西四度四十八分。喀爾喀偏西五度五十五分。毛明安偏西六度九分。吳喇忒偏西六度三十分。肯忒山偏西七度三分。鄂爾多斯偏西八度。歸拉河韓山偏西九度十二分。翁機河偏西十一度。古爾班賽堪偏西十一度。布龍看布爾嘎蘇泰偏西十一度二十二分。阿爾泰山偏西十二度。厄格塞楞格偏西十二度二十五分。鄂爾昆河喀爾德尼招偏西十三度五分。推河偏西十五度十五分。桑金答賴湖偏西十六度二十分。薩克薩圖古里克偏西十九度三十分。空各衣扎布韓河偏西二十度十二分。哈密城偏西二十二度三十二分。乾隆二十二年。又奏準東三省北極高度。尼布楚五十一度四十八分。黑龍江五十度一分。三姓四十七度二十分。白都訥四十五度十有五分。吉林四十三度四十七分。東西偏度三姓偏東十有三度二十分。黑龍江偏東十度五十八分。吉林偏東十度二十七分。白都訥偏東八度三十七分。尼布楚偏西十有七分。各蒙古部落北極高度。哈薩克四十七度三十分。塔爾巴噶台四十七度。齋爾四十五度三十分。哈布他克四十五度。波羅塔拉四十四度五十分。拜他克四十四度四十三分。安濟海四十四度十有三分。哈什四十四度八分。伊犁四十三度五十六分。穆壘四十三度四十五分。吉穆薩四十三度四十分。巴里坤四十三度三十三分。烏魯穆齊四十三度二十七分。珠爾都斯四十三度十有七分。土魯番四十三度四分。魯克沁四十二度四十八分。烏沙克他爾四十二度十有六分。哈拉沙拉四十二度七分。庫爾勒四十一度四十六分。東西偏度。巴里坤偏西二十三度。哈布他克偏西二十四度二十六分。拜他克偏西二十五度。穆壘偏西二十五度三十六分。魯克沁偏西二十六度十有一分。土魯番偏西二十六度四十五分。吉穆薩偏西二十六度五十二分。烏魯穆齊偏西二十七度五十六分。烏沙克他爾偏西二十八度二十六分。哈拉沙拉偏西二十九度十有七分。庫爾勒偏西二十九度五十六分。塔爾巴噶台偏西三十度。珠爾都斯偏西三十度五十分。安濟海偏西三十度五十四分。齋爾偏西三十一度。空吉斯偏西三十二度。哈什偏西三十三度。波羅他拉偏西三十三度。伊犁偏西三十四度二十分。哈薩克偏西三十四度五十分。嘉定錢少詹大昕官翰林時。于國宗爲後進。國宗聞其善算。卽先往拜。謂曰。今同館諸公談此道者鮮矣。因歎息久之。時國宗已年老。仍以步算諸術。猶津津不倦云。大清會典則例、欽定儀象考成、錢少詹說。





論曰。國宗以疇官子弟。在蒙養齋與梅文穆公同修算書。其所學蓋相埒也。方聖祖時。以算法受知致身通顯者不一人。以故習之者衆。而明其學者。往往祕不告人。藉以自見其長。蓋祿利之路然矣。少詹言國宗與人言算。平易而詳盡。惟恐人之不知。猶有梅徵君之遺風焉。可謂不驕不吝矣。

丁維烈

丁維烈。蘇州府長洲縣人也。受業梅文穆公之門。文穆以句股積及股弦和較或句弦和較求句股。向無其法。苦思力索。知其須用帶縱立方。因命維烈別立御之之法。維烈遂造減縱翻積開三乘方法以廣文穆。稱其頗能深入。載入赤水遺珍。維烈又著算法一卷。述西人三率比例法。赤水遺珍。

論曰。文穆創立句股二術。其以句股積及句弦較或股弦較爲問者。見于王孝通緝古算經。以爲向無其法。蓋偶未致爾。文穆用立方。維烈之法。乃至三乘。其實按以算理。當用立方。不得用三乘方也。歙縣汪君孝嬰萊謂有句股積有句弦和或股弦和求諸數。必有兩形和積相等而不同式。可謂發前人所未發。然則梅氏之術。且未得爲通率矣。

張永祚

張永祚。字景韶。號兩湖。錢唐人也。初爲諸生。乾隆二年二月。詔舉能通知星象者。無錫稽公曾筠時以大學士總督閩浙。試永祚策器之。薦於朝。授欽天監博士。會詔刊經史。華亭張司寇照薦永祚校勘二十二史天文律曆兩志。書成方候議敘。而遽乞假歸。仁和杭編修世駿著漢書疏證。嘗就問律曆。永祚逐條答焉。頗有發明。世駿多用其說。卒年六十餘。杭州府志、道古堂文集、漢書疏證。

王元啓

王元啓。字宋賢。嘉興人。乾隆辛未進士。知將樂縣。究心律曆句股之學。著書已刻者爲惺齋雜著。則史記正譌、漢書正譌在焉。其正史記之譌者。爲律書一卷。曆書一卷。天官書一卷。正漢書之譌者。爲律曆志分上下二卷。未刻者爲曆法記疑。句股衍。角度衍。九章雜論。而句股衍一書。因繁求簡。最爲精晰。書分甲乙丙三集。甲集術原三卷。乙集綱要二卷。丙集析義四卷。甲集首卷通論術原本及開平方法。爲句股因積求邊張本。二卷專論立方因及平方法。三卷專論和數開立方。所以盡立方諸數之變。乙集兩卷。爲相求法百三十二則之綱要。丙集四卷。卽相求法逐則分析其義。專取發明立法之意。其總序曰。句股弦相求法參以和較。凡得七十八則。求句股中函數。又有冪積之數。容員容方容縱方。及依弦作底求容方與句股求外方外員之數。又有積數與句股和較相求。容方與句股幷積相求之法。綜而計之。又得二十九則。立表測量。得求高求遠求深三則。重表亦然。其術繁矣。舊算書多簡略不備。詳者又苦錯出無緒。嘗試爲區別。使各以類從。先定相求法百十三則。甲申秋仲。復理前緒。遂一一盡通其故。運思布算時比例法爲直捷。而舊法亦不敢沒。附見以資參攷。至以中函積數與弦之所和所較相求。而得句股弦之正數。其

法爲舊算書所不載今亦補圖一法以附於後又別廣截弦分兩及補句求股補股求句之法分爲六則使不成句股之形亦可化而爲句股幷載不成句股求中垂圖凡二則容方容員四則外切員徑一則員內累求句股六則凡又一十九則以該西術三角之算蓋舊割員之用使學者知周髀一經於術無所不該後人淺爲涉獵不能旁推交通以盡其變故使西術得出而爭勝其實西術亦本周髀蓋積出於折句爲股之外也又略例引言曰算家句股一門爲術最繁非堅指一數以爲布算之準難以顯其義然知廣三條四見於徑者特其正例正例外變例尤多必欲正圖兼兩則一器中較此錯出使廣者耳目數易轉增煩憒茲特標舉數端以爲略例幷不成句股之形亦附見焉以盡句股之變以該西術三角之算又附答友問句股書曰欲求句股必先舉開方法方有正方縱方之異縱方則以條廣之和較數開之其次則求四率比例有三率求四率之法有二率求三率之法又有一率求三率之法知此即可以求句股弦各無零數之法以三率之中率爲主債中率爲股首末二率相減爲句相加爲弦依此術之得句股略例十數則然後以句股弦爲正數兩數相加爲和數相減爲較數又有弦與句股三數加減之和較數弦與和和弦與較和三數相加之和數也弦與較較弦與和積三數相減之較數也三數相加減今名之爲盡三和較凡正數相較之數各三兼三和較數各二共十三數十三數中諸舉兩數即可求句股弦全數凡得相求法九十四則而其中容方容員及截弦分兩與夫立表異乘又有單表重表之法錯不與焉其次則求截弦分兩之法是爲一句股分兩句股之術一句股分兩句股即可以知不成句股亦可以分兩句股不成句股分兩句股即西法三角算之所由名今則總以句股槩之其法取大小兩句股形小股與大句同數者合爲一形即爲不成句股之形分之爲兩則所謂中垂線者即小矩之股大矩之句以此術之又得不成句股略例二十餘則於此求之又得合形分兩削形求全二法合形分兩則有正合形截偶分兩反合形數中分兩偏合形截邊分兩之法削形求全則有削去正矩削去偏矩之殊偏矩中又有淺削深削之分知此則平句股之學盡此矣凡此諸本舊法而分條析目及入手前後之次悉出新意其標題名目及運思布算多有不循其舊自以臆定者更有舊法所不載而以意補入者承下問諄諄不敢自閟其愚輒相舉其大略如此嘉定錢庶詹其書曰開方句股之法始於九章周髀二經自後算學家遞相推衍至乎梅勿菴之少廣拾遺句股闡微而幾無餘蘊矣慎齋先生尙以舊術爲繁也更立簡法叢著若干卷先以徑方究其原繼於句股窮其變以開方爲句股所取資也輒名之曰句股衍余謝先生論學以程朱爲宗於文則法韓歐諸大家其書數十種皆華然可傳算特其游藝之一耳而精神明變化若此先生自言曰我無他長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而已矣於乎此豈今人之所及也哉余比者考求律呂若密率方圓周徑未免乎比例之煩也輒自創法以十倍徑積爲周積十分周積之一爲徑積又以圓積自乘而十六乘之則十分一爲方積之自乘方積自乘而十六除之復十倍之爲圓積之自乘由是以得周徑





方積也不過舊方而已其數視密率稍爽而驗之器物則似較密焉消乎先生已歸道山不獲叢質其學非因盡先生之書附錄於後（慎書錄者句股衍）

# 疇人傳卷第四十二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國朝九

### 江永

江永字愼修婺源人也讀梅文鼎書有所發明作數學八卷一曰數學補論文鼎疑周已爲術法疏通源流指示蹊徑永別有觸悟推筆盡之或說於本書之外或繹於本書之中二曰歲實消長辨蓋實消長前人多論之者文鼎大約主授時而亦疑其百年消長一分以乘距算其積稍變殊覺不倫又謂今現行之歲實稍大于授時其爲復長亦似有據因爲高衝近冬至而歲餘稍消過冬至而復漸長之故蓋存此以俟後學之深思永則爲之說曰平歲實本無消長而消長之故在高衝之行與小輪之改而歲節氣相距近高衝者歲稍贏近最高者稍朒積定朔定望定弦之不齊均惟逐節氣算其時刻分秒而消長勿論也三曰恆氣註術辨文鼎嘗舉康熙己未以後疑年高行以及四正相距時日別爲一卷而云西法最高卑之點在兩至後較度歲歲東移故雖冬至亦有加減不得以恆爲定而疑周補等實因當如舊法之恆氣註術永謂冬至旣不得以恆爲定則諸節氣亦當用定不可用恆四曰冬至權度文鼎作春秋以來冬至

攷各以本法詳衍算術雖明而未有折衷永固文鼎所攷定者用實法推算有不合者而其術竟良講五曰七政衍文鼎論七政小輪之動由本天之動七政之動由小輪之推永據曆象考成五星有三小輪餘月更有次均數乃以七政各輪之左右旋與其帶動自實不推之異本文鼎說一一衍之六曰金水發微文鼎五星紀要論金本左右旋猶仍舊說後西門人劉允恭悟得金水自有歲推而伏見輪乃其繞日圓象因詳爲之說發前人所未發永再三思之繪圖試之謂卽此一事文鼎已大有功於天學乃爲此卷以發其覆七曰中西合法擬草徐光啓譯西人之輪算入大統之型模正朔閏月從中不從西定氣推度從西不從中然因用定氣遂以交中氣時刻爲太陽過宮舉中法十二次之名縣之而西法十二星象亦時用之於是此則既非中法復非西法實可疑之處文鼎疑閏補已言之又擬度一舉當春酌者亦其一端永以此二事擬發用仍以文鼎之說冠於首凡四日算賸永以文鼎論算術詳觀玩之餘有得輒筆之又辨數學一卷曰正弧三角疏義分支列目以補算書所未查是書初名翼梅同郡戴震傳永之學復爲訂定改今名所著又有推步法解五卷乾隆二十七年卒年八十二後戴震入都秦文恭蕙田見而奇之撰五禮通考據其說入觀象授時一撰而推步法解難數其全書焉[illegible]

論曰愼修專力西學推崇甚至故於西人作法本原發揮殆無遺義然守一家言以推崇之故并護其所短復氣注術辨專申西說以難梅氏蓋猶不足爲定論也

## 戴震

戴震字東原休寧人也乾隆壬午舉人壬辰歲詔開四庫館震以薦入館充校理會與會試中式者同赴廷對欽賜翰林院庶吉士未及散館而卒年五十有五西法三角八綫卽古之句股弧矢自西學盛行論古法轉昧取梅文鼎所著三角法舉要塹堵測量環中黍尺三書之法易以新名飾以古義作句股割圜記三篇實因周髀首章之言衍而極之以備步算之大全補六藝之逸圖凡爲圖五十有五爲術四十有九記二千四百一十七字上篇曰割圜之法中其圜而觚分之截圜周爲弧背縆弧背之兩端曰弦値弧與弦之半曰矢弧矢之內成相等之句股二半弧弦爲句減矢於圜半徑餘爲股縆句股之兩端曰徑隅亦曰弦句股之弦適圜半徑也方圜之周徑信其周以爲表以徑爲廣其羃成四倍於方輸之羃圜之內函方其內復函圜則內摸適外圜之半方之內函圜其內復函方則內方適外方之半句股之數由斯起矣句股弦三矩方之合句與股二方適如弦之大方減矢於徑餘爲數弦和矢復爲股弦較和較相乘爲句之方減句於圜半徑餘爲次弧背之矢倍股爲次弧弦減次弧背之矢於圜徑餘爲句弦和其矢爲句弦較和較相乘爲股之方方圜相函之體用截圜之周徑而函句股和較之事四分圜周之一如之規方之四隅而函圜之周凡四觚如之因方以爲句股函隅之半周凡三觚如之爲矩以準望凡百分以矩之百分爲圜半徑自一隅規之其隅設乘綫截一矩之規成半弧背者二弧外之句謂之矩分引徑隅爲





弦而之徑引數股適滿半徑也次弧外之數適之次矩分弦謂之次引數句適圜半徑也規法九十有六發限四之一矩之規其限二十有四爲立成以起算積矩函分萬如次矩分函一得適滿百之矩分凡規限半弧背也半觚弦以爲句圜之內矩分其股難之次內矩分視限倍之爲半弧背曰倍弧規觚之半曰分弧矩分以爲句取次半弧背之分弧矩分加於句爲之弦符舊引數圜周六分之其弧弦適圜半徑是故周三徑一者六觚之解也推半徑爲股半之爲句求其弦句弦較十之是爲十觚之周數周之外內所成句股弦皆方數也圜徑割所指割圜周成弧背皆圜數也限隅則外內相適句股弦三矩適一圓率外內相應勾股弦三矩適一爲率斯可以小大互推矣弧之外內其句股弦平行視之成同限之句股三矢與圜半割成方羃半之分弧內矩分之方也減次規分於次引數其較爲分弧之矩分小大兩弧之和較互權也小弧次內距分以爲弦兩弧和較之內矩分半和爲之句次內矩分半和爲之股小弧內矩分以爲弦兩弧和較之次內矩分半較爲之句內矩分半較爲之股有大弧互權之率若大弧次內矩分以爲弦兩弧和較之內矩分半較爲之句次內矩分半和爲之股大弧內矩分以爲弦兩弧和較之次內矩分半較爲之句內矩分半和爲之股有小弧互權之率弧之外內句股弦終於一矩之規方圜之致推矣凡割限互權之率句股之大觀也句股圜矩之方撰而三觚不離矩之方以句股揮之截爲句股六而同限者各三三三交推是以圜徑互權半觚背歸一矩之規以截圜半周而得外弧三觚句於句股截其內三觚一倨於句股引而徐其外所知之距爲弦其割觚之規限內矩分爲之股所割之距爲弦測知之規限內矩分爲之股成羃知兩距一觚所知之觚所知之兩距旁之則於撰半周減一觚規限餘爲兩觚規限之和半之爲半和限兩廉之和較與半較限之矩分相應凡矩分隨數之和較權以相權凡內矩分必羃和較小大相從也中篇曰渾圜中其圜而規之二規之交循圜半周而得再交距交四分渾周之一規之會觚之曰也綠是以爲經渾圜之經限橫截經限之外謂之緯限經之內規之謂之經緯之內截其規羃之緯弧經緯之限界其外經緯之弧截其內是爲半弧背者四以句股御之半弧背之外內矩分平行相應得同限之句股弦各四古弧矢術之方直儀也儀不具次矩分之句股徑隅兩各一加一於四而五是故參其疏而其用也旁行而員之也旁行以用於經限則經弧規分爲句飾限次內矩分爲之股經弧內矩分爲句緯弧次內矩分爲之徑隅旁行用於飾限則緯弧矩分爲句經限次內矩分爲之股緯弧內矩分爲句經弧次內矩分爲之徑隅旁行用於緯弧則經觚矩分爲句緯限經引數爲之股經限內矩分爲句緯股徑引數爲之徑隅旁行用於緯弧則緯限矩分爲句經限徑引數爲之股緯限內矩分爲句徑弧徑引數爲之徑隅儀之立也爲方四成旁行而得同限之句股四經限矩分爲句則緯限矩分爲之股經限內矩分爲句則緯弧矩分爲之股經弧矩分爲句則緯限內距分爲之股經弧內矩分爲句則緯弧內距分爲之股凡句股二十有四爲互求之率五過古已降推步起日至斯其本法也引而伸之以經

限爲節者。其二規皆緯也。自交已至經弧。謂之次緯儀。以緯限爲節者。其二規皆經也。自交已至緯弧。謂之次經儀。儀各爲半弧背者三。成規限之句股徑隅。于是命半弧背之外內矩分。曰方數句股徑隅規限句股徑隅也者。古弧矢術也。必以方數句股徑隅御之。方數爲典。以方出圓。立術之通義也。次緯儀緯弧爲其句限。緯限之次半弧背爲其股限。緯弧之次半弧背爲其隅限。規限句股徑隅。其外內矩分平行相應。得同度方數句股徑隅各三。儀不具次矩分之句股徑隅面各一。加一於三而四。旁行觀之。股限經引數爲股。則隅限徑引數爲之徑隅。以用於句限。句限次內矩分爲徑隅。則隅限次內矩分爲之股。以用於股限。隅限次內矩分爲股。則句限徑引數爲之徑隅。以用於隅限。儀之立也。旁行而得同限之方數。句股徑隅三爲三成。股限矩分爲股。則隅限矩分爲之徑隅。句限矩分爲句。則股限內矩分爲之股。隅限內矩分爲徑隅。則句限內規分爲之句。取節於方直儀之經限以爲其限。凡句股十有八。爲互求之率四。次經儀亦如之。次緯儀爲關之節。經限也。是故有經限互求之率。次經儀爲關之節。緯限也。有緯限互求之率。距經緯之弧四分圓周之一規之前之外規爲總儀。凡樞紐之規法五。皆四分之。以爲其限而交加前卻之分儀。半弧背四合而爲儀者五。曰方直儀。曰右方儀。曰右次方儀。曰左方儀。曰左次方儀。半弧背三合而爲儀者十。曰次緯儀。曰次經儀。曰兩緯儀。曰兩經儀。曰次經緯度儀。儀之句度股度互易。則外內矩分各旋而易。故五名而其儀十。凡爲儀十有五。是謂一終。得方數之句股徑隅三百。弧矢術之正槩之觀敍矣。下篇曰。三觚非弧矢術之正。以句股弧矢御之。渾圓之規限正觀之中。緯側觀之。隨其高下而幾。惟半觀之中規背以平寫之。循規限之端覺半周。得圓徑衡數圓徑齊規限之末。祗外周得規限所爲半弧弦。弧與弦易正側之勢。以爲平。於是命外周之限分爲其規限。凡矢觸於規限之應弦。觸於規限之末。一從一衡相遇也。用矢用內矩分準是率。率之四分應周之一。古推步法闕之象限。是爲一矩之規。率之變也。減兩距於圓半周。用其餘弧爲兩距。減對兩距之觚於應半周。用其外弧爲兩觚內矩分。共用之半弧弦也。餘一距及其對觚。其用之觚與距也。若三觚各以爲渾圓之一極距觚四分圓周之一規之三規之交成三觚三距。則觚同其距之規限。距同其觚之規限。前術大小倨句之體更也。後術觚與距之體更也。句股相權之大復。觚之規限內矩分各與對距相應。三距爲渾圓之規限。則觚之內矩分與對距之內矩分相應。相應而展轉互權矣。所求非對距對觚。則截之成規限句股徑隅者二。各觀次緯儀之率通之。凡內矩分爲半弧弦。其弧背渾圓大規也。半弧弦不滿應半徑者。以矢爲樞。以半弧弦規之。成渾距之小規。衡截正觀側觀之規。側觀之規亦截小規。而與中圜之大規相應。截小規之徑爲大小矢。則與中權大規之徑爲大小矢相應。三觚之用兩距和較也。所求之觚。或所知之觚。所知之兩距旁之。其觚闕之本觚旁於本觚之右距。以平寫之爲平觀之規。則左距爲側觀之規。截左距之末成小規。而識左距於平距和限較限之矢較半之爲矢半較。以爲句。小規之半徑爲之徑隅。以較限與對本觚之距兩矢較爲句。左距側觀





之規。截小規之徑成大小矢爲之徑隅。如是得同限之句股二。而句與徑隅通一爲率。凡觚之規度中圜大規也。大小規之半徑及其矢並通一爲率。若左距適爲四分應周之一。則所成之規適爲中圜大規。若左右距相等無較限。則和限之矢半之爲句。小規之半徑爲之徑隅。對距之矢爲句。小規之大小矢爲之徑隅。以觚求距求對距之矢也。以距求觚求本觚規限之大小矢也。是起所謂內矩分即正弦。次內矩分即餘弦。矩分即切線。次矩分即餘切。徑引數即割線。次引數即餘割。倨即鈍角。句即銳角。度謂之限。角謂之觚。邊謂之距。又以環中黍尺用總存兩餘弦相加減。用時宜審餘弦同在半徑不同在半徑。爰立新法。改用兩矢較半之。與以餘弦相加減所得初數同。且免詳審加減之煩。又著原象八篇。迎日推策記一篇。以明截步原象。一曰日循黃道右旋斜絡乎赤道而南北者。寒暑之故也。虞夏書以璇璣玉衡寫天逸文猶見。周髀之書論髀之北辰。周髀所圖正北極。是爲左旋之極。日隨黃道。其極周髀所謂北極璇璣環正北極者也。月道之極。又環儀機者也。是爲右旋之樞。璇機之環正北極而成規也。冬至夜漏中起正北極之下。日加卯在正北極左。日加午在正北極上。日加酉在正北極右。寒夜一周而過一度。均分其規位十有二。子春分夜漏中則起正北極之左。是爲建卯。夏至起正北極之上。是爲建午。秋分起正北極之右。是爲建酉。冬至而復起於正北極下。是爲建子。中氣十有二皆中其建。如是終古不變。以璣日圖黃道相應。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小彊不滿四分日之一。日發斂一終。月違斜交乎背道。凡二十有七日小餘不滿少半日。月違其道一終。日月之會。凡二十有九日小餘過半日。以起籌十二觀凡三百五十有四日小餘不滿四分日之一。而近應終。積其差數置衡月。然後時序之從乎日行發斂者以正。故堯典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正四時成歲。日兆月而月乃有光。人自地觀之。惟於望得見其光之盈朔。則日之兆月。其光衡日下。民不可得見。餘以側見而闕。日月之行。應而薄於交道。日爲月所掩則日食。日高月卑。其積相去蓋遠。故其食分淺深隨地之方所見者不同。望爲變道而月入闇虛。則月食。張衡靈憲之文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月過則食。闇虛之爲地景。故食分淺深。見者皆同。月出入黃道表裏最遠。不及六度。日發斂於赤道外內四十餘度之緯。赤道者中衡也。古有分至啓閉。謂之八節。準以璇衡。其五變與外衡內衡發斂所極。至也。中衡南北之中分也。自南斂北入次四衡爲春。入次二衡爲夏。當其衡啓也。自北發南出次二衡爲秋。出次四衡爲冬。當其衡閉也。周髀之七衡六閒。則準乎中氣十有二。外衡多至。內衡夏至。中衡春秋分。不相變革。日之發斂。以赤道爲中。月之出入以黃道爲中。此天所以有寒暑進退。成生物之功也。日月之贏縮遲疾。皆有規法。於以見運行之機。至動有常。是以曆數得而明之。凡地之方所近日下。盡應下行。故暑。日端側照則氣寒。寒暑之候。因地而殊。中士值內衡之下。巳北。其外衡之下。巳南。寒暑與中士互易。中衡之下兩暑而無寒。暑漸遇如春秋分。乃復兩北極下。凝陰常寒矣。二曰變與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霄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夜分暨永短。

終古不變者也。星爲之屬。列象之羣目可見。大小有差。圜狹有常。相距不移徙者也。終古不變者因乎地而生里差。相距不移徙者。以考日躔而生歲差。唐虞春分日在胃昴之間。故鳥中。夏至日在七星。故火中。火。心也。秋分日在氐房之間。故虛中。冬至日在虛。故昴中。鳥。南陸。蒼龍。房心。東陸。元武。虛危。北陸。昴。西龍。昴同日西下。必龍角東陸。鳥值南。虛在極之北。四正之位。各協其方。然則列星四象。辨自羲和。仲春初昏不逾天部也。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協於星火仲夏之文。而春秋傳張趯曰。火中而寒暑退。謂季冬寒退旦中。季夏暑退昏中也。凡星未中見而東。尾過中乃西流。故豳詩曰。七月流火。小正與堯典合。春秋傳與詩合。星以紀候者先後一月。虞夏日躔所在。與周差一次。與今差二次。星之見伏昏旦中悉因之而異。此其大經也。二十有八舍十有二次。周時之文始詳。春秋傳婺女爲元枵維首。又曰元枵虛中也。據是逕〜星紀斗牽牛也。元枵婺女虛危也。娵訾之口營室東壁也。降婁奎婁也。大梁胃昴也。實沈畢觜觽參也。鶉首東井輿鬼也。鶉火柳七星張也。鶉尾翼軫也。壽星角亢也。大火氐房心也。析木之津尾箕也。元枵一曰天黿。一曰顓頊之虛。娵訾之口。一曰豕韋。斗或以建星。營室以罰。東井輿鬼以狼弧。營室隨之定。柳謂之咮。氐謂之本。房謂之駟。尾謂之依。大水定也。鳥帑軫也。亢氐之間天根也。房屬辟也。天策在尾旁。箕衡候大角南門在亢之南。斗杓是爲招搖。當依織女向降婁者也。假恆星織日月之𨒟逆。恆星畫二萬五千餘年右旋一終。古在赤道外者今徙而入乎赤道內矣。古在赤道內者今徙而出乎赤道外矣。星之與衡相值也。並古今殊。日發斂一終而成歲。於黃道無差數。冬至起外衡。仍復底外衡。而星則異其所。其爲差數也微。是謂歲差。故歲功終古不忒。而星之見伏昏旦中。隨時爲晉以示民。千百年然後一易。周人以斗牽牛爲星紀。故命曰星紀。自周而上。日月之行。不起斗牽牛也。然則十有二次之名。蓋周時始定。唐虞冬至日在虛。元枵次也。今冬至日在箕。析木之津也。三曰周官經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景短。日北景長。取中而得尺有五寸。以是求南北之中。日東景夕。日西景朝。時刻相差。比以是求東西之中。蓋所謂測土深者。以南北言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以法天。故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南北爲深。爲徙。東西爲廣。表景短長。卽南北遠近。必測之而得。故曰測土深。所謂正日景者。以東西言也。地中景正日加午。東方已過午後而爲景夕。西方尚在午前而爲景朝。周髀立晝夜異處。加四時相及之算。謂地中與東西相距四分圜周之一。則地中午。東方酉。西方卯。自卯至午。自午至酉。皆四時也。必正其日中之景以審時之相差。故曰正日景。彙是二者。一爲南北里差。一爲東西里差。測井徧夏至。夏至日中景從短及其最長。皆以土圭度之。古人用是考黃赤二道。漢已降之考北極高下也。土圭之法不惟建王國用之封國必以度地。以此知某爲或日南日北。或日西日東。然後可定各地之分至啓閉陰陽。大論之文曰。地之爲下否乎。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馮乎大氣舉之也。步算家考北極及月食。得地體周七萬二千里。環地之周。載天曰上。履地曰下。南行近二百里而北極下一度。北行近二百里而北極高一度。處乎地者無敧





側之患。何也。大氣使然也。晝夜永短。南北以漸而差。南至赤道下。南北極與地適平。晝夜均無永短。北宅極下。赤道與地適平。如帶。自春分至秋分爲晝。秋分至春分爲夜。凡氣朔之時刻。漸西則氣朔早。漸東則氣朔遲。月過而虛面與食。西見食早。東見食遲。此地與天相虛之大較也。地之廣輪。餘其方所。皆可假天度測之矣。四曰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分至啓閉。紀於歲者也。朔望朏紀於月者也。永短昏昕。紀於日者也。列星見伏。昏旦中。日躔月建。紀於星辰者也。經緯終始相差。紀於曆數者也。紀於歲者。驗之日行發斂。紀於月者。驗之日月之會交道表裏。紀於日者。驗之晝夜刻漏出入里差。紀於星辰者。驗之十有二次。紀於曆數者。而時驗積微成著。修正而不失。屈原賦之文曰。圜則九重。九重者自下而上數之。月一。辰星二。太白三。日四。熒惑五。歲星六。塡星七。恆星八。有象之高下止於八。並各爲右旋。然則大氣左旋。而九與古之治曆者。考日月之行以授時。求中星以審候。不言五步也。蓋以降推測漸密。於是五步之遲疾留逆見伏。有積天左旋。日月星離之而左者。晝夜之歲也。各爲經緯。是以知日月星皆右旋。右旋者發斂之軌也。日入次二衡而暑盛。出次二衡而暑以漸殺。日入次二衡而寒夏之暑。增冬之寒。出次二衡反是。是故知日月出入之行。可以知寒暑之所由消息矣。日之贏縮。月之遲疾。五步之虛以留逆。有規法以知晝數日月五步循之而旋也。漸高則距地遠。而人視之加小。漸下則距地邇。而人視之加大。日月五步之規法。贏縮之故也。一進一順。自然而成。至動有常之體也。古算天之學莫善於璇璣玉衡。漢以降失其傳也。久可徵而復也。爲體象考驗曰儀。渾儀而牛規之象赤道。距規四分圜周之一。設其樞象天極也。爲規載之。曰子午之規。半出於地平規。而北極高下。以審各方之永短昏昕斜絡赤道外內爲規。象黃道。距黃道四分圜周之一。是爲南北璇璣。璇璣者黃道極也。準赤道爲規法二分之規曰中衡。赤道也。冬至之規曰外衡。夏至之規曰內衡。凡爲衡者五。爲一歲之分至啓閉。衡百度度六之。爲晝夜之百刻。刻七十有二分。以知里差。經歲三百六十有五日不盡四分日之一。以是爲日躔黃道之度分。是故黃道日也。赤道刻也。星儀考驗昏旦中。設其樞以象星極。爲游規而載之。以知歲差。規設天極。皆載於子午之規。以周知一歲。婺女爲元枵之維首。而周分十有二次。以紀日月之躔離。察玉衡以知左旋。察璇璣以知右旋。天行之大致舉矣。自五篇以下。文與句股割圜記大同小異。迎日推策記曰。日月之發徙遲疾。步算家積驗於既往。定爲規法。日躔黃道。其高下進順以成發斂者。曰左旋之規。中其氣屬於黃道。循黃道而右。所謂平行者此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適終其道。謂之經歲。其周曰右旋之規。中其冕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歲不及一終。積至五十餘年而差及一度。日屬於右旋之規。隨之而右。左旋之規一終。右旋之規恆借之而再終。四分左旋之規。以爲四限。其下半周之半爲盈初。上半周之半爲縮初。自盈初至盈末。日之實體前於平行。自縮初至縮末。日之實體後於平行也。月道其高下之規法。以生遲疾者。曰左旋之規。中其值屬於月道。循月道而右。凡二十七日近少半日平行

辨其道。其周曰右旋之規。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不及一終而差數生焉。三千二百三十銖日差數之積。躔一周。四分左旋之規以爲四限。其上半周之半爲遲初。下半周之半爲疾初。遲初至遲末。猶日之縮初縮末也。疾初至疾末。猶日之盈初盈末也。屬於右旋之規者。曰附躔之規。其周曰次右旋之規。與左旋之規。恆相切也。其周曰次左旋之規。月距日一度。則次右旋之規。其旋也二度。次左旋之規亦如之。月屬於次左旋之規。朔望恆旋而在下。上下弦恆旋而在上也。二十九日過日之半。而月與日會。是謂朔策。月道交於黃道。自南而北。其交曰中交。於是月遵黃道之北。謂之陰曆。自北而南。其交曰正交。於是月遵黃道之南。謂之陽曆。其入陰曆也。已及六度中土。測之尙在日南。其入陽曆也。尙差六度中土。測之已在日南。黃道高於月道故也。月之南北行。以玉衡界黃道而八。古推步法謂之九道八行。其二十七日有奇。而月道一終也。二交不復於其所差而西。凡一度又幾度之半。自外衡以起差。數三十交而值次四衡。三十交而值中衡。赤道三十交而值次二衡。三十交而值內衡。三十交而復值次二衡。如是以底於外衡。凡十有八年過年之半。而八行一終。月道極之環繞黃極也。曰左旋之規。以黃極爲之中。曰月道極所屬之規。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十八年過年之半而一終。交道之有差數以此。月道極所屬之規亦左旋。其旋也一月而再終。朔望月道極近黃極。故月道與黃道相距爲之加遠焉。上下弦月道極遠於黃極。故月道與黃道相距爲之加邇焉。黃道與赤道相距近。較數百年間漸差而近。雖鈐闕之術未昭然明著。其故亦猶是也。塡星歲星熒惑在日之上。爲三重。太白辰星在日之下。爲二重。其規法高下遲順。以成遲疾留退者。曰左旋之規。中其規各屬於其道。循其道而右其周。曰右旋之規。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塡星歲星熒惑太白左旋之規一終。右旋之規倍之而再終。辰星左旋之規一終。右旋之規。其旋也再倍之而三終。五步之平行。終其道也。塡星凡二十有九年幾年之半。歲星幾十有二年。熒惑幾二年。太白二百二十有四日過日之半。辰星過八十有八日。左旋之規不及一終而差數生焉。晷所屬之規。中其規屬於右旋之規。在日上者三星。以日躔相推而遲。故晷所屬之規右旋。在日下者晷二。以遠於日躔。故星所屬之規左旋。晷之見伏。環日上下各有定距。成環日之規。在日上者環日之規。衡於左旋以就日。在日下者。類於右旋以就日也。自赤道以會於天極。其度闊廣殺殊體。自赤道以減日月五步之道。其升降正斜殊勢。自地周上至恆星。其高下表裏殊觀。環地之周上屬天周。中其躔是爲地躔之中。故算之所得中乎地體。測望所得周乎地體面。兩者殊數。水土之氣。蒸而上浮。日月星之度。闊以舒。下者以升。小者以大。晝夜旦夕。其爲蒙氣殊體。盈縮遲疾。至於蒙氣交錯。相差之明著者也。若夫廢今辟古。莫知紀極。管寸寸度之。至尺則差。銖銖權之。至兩則差。故儀器衡象。周法相濟。俾立數未覩者仍之。差數既覩者修而正之。此終始相差之無定者也。明著者立之法。無定者不改於其法。可以治曆矣。又著體天文略三卷。文多不載。載其目。曰星見伏昏旦中。曰列宿十二次。曰晷象。曰黃道宿度。曰七衡六閒。曰晷景短長。曰





北極高下。曰日月五步規法。曰儀象。曰漏刻。或補通志所闕遺。或廣所未及。凡占驗推步不與焉。旣在四庫館分校天文算法書甚夥。其海島算經五經算術二種。則震從永樂大典中掇拾殘賸集合而成者。曲阜孔公繼涵以震所校周髀算經周髀音義九章算術九章音義海島算經孫子算經五曹算經夏侯陽算經張邱建算經五經算術緝古算經數術記遺并震所撰九章算術補圖策算句股割圜記合而刻之。即今世所傳算經十書也。戴氏遺書算經十書。

論曰。九數爲六藝之一。古之小學也。自暴秦焚書。六經道湮。後世言數者。或雜以太一三式占候卦氣之說。由是儒林之實學。下與方技同科。是可慨已。庶常以天文輿地聲音訓詁數大端爲治經之本。故所爲步算諸書。類皆以經義潤色。縝密簡要。準古作者。而又罔羅算氏。綴緝遺經。以紹前哲。用遺來學。蓋自有戴氏。天下學者。乃不敢輕言算數。而其道始尊。然則戴氏之功。又豈在宣城下哉。

## 盛百二

盛百二。字秦川。浙江秀水人也。乾隆丙子舉人。官山東淄川縣知縣。嘗謂羲和之法。遭秦火而不傳。六天沸騰。莫之所從。自太初以後。歷學增修者。七十餘家。至此時律曆淵源之書出。如披雲見日。使千古極十數秘之說。至今日而無遁其形。始知大經大法。已略具於虞書數語之內。雖有古今中西之殊。而其理莫能外也。因著尙書釋天六卷。解堯典舜典允征洪範諸篇之有關于曆象者。博采諸書而詳疏之。其大要以西法爲宗。尙書釋天。

## 錢塘

錢塘。字學淵。一字禹美。號溉亭。太倉州嘉定縣人也。乾隆四十五年。舉江南鄉試。明年成進士。官江寧府學教授。論方圜周徑。言算莫難于算圜。圜周者。圜冪之本也。以方容圓。徑同而周異。圜周之有類冪。若方周之有方冪。故周異而冪亦異。倍其徑者四其冪。則初以爲周者。衡以爲冪矣。以方周除圜周而十之。亦即圜之冪也。由是定爲方周之率。任所得之爲方爲圜。無不可以推知其所未得。而術有古今疏密之不同。古術方周四。則圜周三。是冪亦必方四而圜三也。至劉徽注九章。推得圜周三一四有奇。而去其餘數。故推權算冪亦方四而圜三一四也。後人知古術之疏。以徽術爲密。然而用之。雖間有修改。要不離此率。自予衡之。亦未見其密也。試度取一物之徑。命之爲一。則周且至三一六以上矣。夫古術泥于陽奇陰偶之說。其疏固宜。推衡則本之割圜。割圜之術。有觚有弧矢以算之也。有半徑與弦半徑。常爲大弦。而迭爲句股以求其小數。半徑爲小弦所截成弧矢。有弧矢則半徑不盡。半徑不盡則小弦不盡。而割圜之以爲弧者即小弦也。弦直而弧曲。合之以爲周。非其類矣。周之爲物。如環無端。割而爲觚。必且無窮。而割圓不能無盡也。斯則名爲周而實非周也。而又不能無所棄。姑之開方以求大股也。可開而至于無盡也。既以其不能盡而棄之。後之隨方以求小弦也。亦可衡而至于無盡。復以其不備盡而棄之。有所棄則非全徽

矣。徽之割圜也，止於九十六觚，其於股於矢於小弦，固皆曰餘分棄之。是以二尺爲方之圜周，尚以六分半有奇爲小弦，夫以如環之圜，而以六分以上之小弦九十六之以爲周，則其與圜合者也，其孰能信之。是故求圜周者，可無割圜也。度之亦略近矣。度法絲毫以下，常無象而不可以名，則有一術焉，更術于度周而可以相代者，曰十倍其徑冪以爲周冪而已。我蓋得之於方。方之徑冪，即圜之徑冪也；方之周冪，即圜之周冪也。唯以十六爲十，是已數皆以十成，而權衡獨以十六，即其理也。是故徑冪一，則方周冪十六，而圜周冪十，徑冪十，則方周冪百六十，而圜周冪百。是爲周徑之冪，與位而同名。夫如是，則圜冪至十倍即周爲徑，而十倍其徑以爲周矣。是反覆不窮之術也。舊術周冪不足徑冪之十倍，故反覆之則必窮，窮不窮何足深論。顧如方之容圜有舒促，何容圜無舒促，則無如此術矣。是術也，可不用比例而得周徑與方圜，不出乎乘除進退以開方而已矣。求周徑者，徑自乘而十乘之，即周之自乘，周自乘而十除之，即徑之自乘。求方圜者，方自乘而十六除之，復十乘之，即圜之自乘，圜自乘而十六乘之，復十除之，即方之自乘。所得皆平方圜之也。舊唯周徑有冪，今則方圜之冪又有冪。然皆因數以立術，非爲術以設數也。然則其數幾何？曰：術在數可不言也。以徑一爲例，則徑冪百，圜冪千，而方冪之冪十萬，圜冪之冪六千二百五十。是爲徑一則周三一六有奇，而方百者圜七九零也。立圜立方何如？曰：亦不過三一六爲圜，則六爲方而已矣。年五十六卒于江寧官廨，所著有淮南天文訓補注三卷。（潛研堂文集）

論曰：圜周徑率，自劉徽、祖沖之以來，雖小有同異，大要皆徑一周三一四而已。溉亭獨掛爲三一六之率，與諸家之說迥殊。余致秦九韶數學九章環田三積術，其求周以徑冪進位爲實開方爲周，求積以徑冪乘周冪十六約之爲實開方爲圜積，是九韶亦以三一六爲周率，與溉亭所掛率正同，蓋積思所到，闇合古人也。江寧談教諭泰，今之算學名家，嘗作一丈徑木板，以度尺量其周，正得三丈一尺六寸奇，以爲溉亭之說至當不可易也。

## 李惇

李惇字成裕，號孝臣，高郵人也。乾隆己亥舉鄉試，庚子成進士，通天文術算象數之學，所著有杜氏長曆補渾天圖說若干卷，卒年五十一。（焦里堂李孝臣先生傳）

論曰：孝臣先生與嘉定錢溉亭齊名於算學，深造自得，識者爭推之。乃殁未二十年，其遺書散佚不可復得。昔人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豈未遇其人耶？著作之傳與不傳，亦有幸有不幸也。

## 吳烺

吳烺字杉亭，全椒人也。官中書，通數學，著有周髀算經而注。乾隆戊子松江沈大成爲之序，曰：客有問於余者：西法何自昉乎？曰：周髀。何以知其然也？曰：周髀者，蓋天也。蓋天之學，始立句股。句股者，西人所謂三角也。衡之以爲句，縱之以爲股，衺而引之以爲弦，正而伸之以爲開方。是故幷之則爲矩，環之則爲規，圜





內容方，方內容圜，則爲冪積弧矢，五寸之矩，可以盡天下之方；一圜之規，可以盡天下之圜。曆家以蓋天不同於渾天，即揚子雲輩疑之。然吾以爲蓋天者，渾天之半；渾天者，蓋天之全。蓋天者，自內而觀之；渾天者，自外而圜之。然圜天必先於察地，以太圜之晷景在地也。樹一表而句股之數可得，句股之數得，而高深廣遠無遁形矣。是周髀之術也。蓋嘗稽之考工，輪人之爲蓋弓也，冶氏之爲精也，磬氏之爲磬也，匠人之置槷也，有一不出于是者哉！商高之言曰：智出於句，句出於矩。其言可謂簡而要矣。趙爽甄鸞之徒，從而疏解之，若方陳子又遊而逃之，支離轇轕，如鼷鼠食郊牛之角，愈入愈深而愈不可出，是故通人無取焉。杉亭精于九章，以是經之難明也，寫之以筆算而繪以圖，較若列眉，劃然若畫井，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舉千載之難明者，一旦豁於目而洞於心，豈非渝快事哉。（周髀算經圖注）

## 褚寅亮

褚寅亮字搢升，號鶴侶，蘇州府長洲縣人也。乾隆十六年召試，欽賜舉人，內閣中書，官至刑部員外郎。長於算術，與少詹事嘉定錢辛楣大昕友善。少詹作三統術衍，校正刊本譌字甚多，其中月相求六扐之數句，六扐當作七扐，推周餘所在加十得一句，加十當作加七，皆取寅亮說也。所著有句股廣問三卷。（錢少詹跋）

論曰：少詹言乾隆辛未壬申間，與鶴侶同寓京師，因共研究算義，往復辨難者累年。鶴侶心思精銳，過史書卷帙一見便當訂其譌謬，於句股和較相求諸法，尤極精審，惜遺書未經刊行，今不審其存乎否矣。

## 屈曾發

屈曾發字省園，蘇州府常熟人也。著九數通考十三卷，自序言：己丑之春，得聖祖仁皇帝御製數理精蘊，伏而讀之，訂古今之同異，集中西之大成，平日之格而不化者，且渙然冰釋。惜海內外窮儒寒畯，未獲悉觀全書，乃不揣固陋，與鍵時所輯，頗加增改，一折衷於數理精蘊，學者取而習之，不特古者六藝散人之法可得其旨趣，即我朝文軌大同，制作明備之休，亦藉以仰窺萬一矣。其書初名數學精詳，休寧戴震爲改今名。（九數通考）

## 龔淪

龔淪字景衡，號易槃，蘇州府長洲縣人也。乾隆丙午舉人。嘉定錢少詹大昕主講蘇州紫陽書院，淪因從受數學，時年已五十餘矣。發憤力學，無間寒暑。家貧，書籍不具，從友人家借讀，手自抄撮，密行細字，每歲恆積二尺許。於步算諸法，必究其所以然而後已。讀海島算經，謂前測白石術，其又術於率不通，海島九問，惟此有又術，當是後人竄入，非劉徽本文。李淳風依數推衍，蓋未嘗深思其故也。嘉慶四年五月卒，年六十一。所著述古適三卷，乃句股弧矢之法，多以立天元術入算，有前人所未及者。余爲序之。

論曰：龔君，余丙午同年友也。以垂暮之年，究心絕業，是可尚已。老而好學，昔人所難，況今人乎！余輯疇人傳，甫竟聞其下世，乃亟錄之，以厲世之爲學者。

禹之鍔

禹之鍔。字實齋。錢唐人。乾隆間嘗游京師。考授天文生。著有𤦪𤦪璇言一卷。其書於三角八綫小輪橢圓之說。俱能洞見本原。爲於納爾抑黎以爲智者。又嘗自出巧思。製刻漏鐘。鑄爲之運轉自然。晷刻相應。不爽毫髮。觀者莫不歎絕。

# 疇人傳卷第四十三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西洋一 附

默冬

默冬。於周考王十四年。推定十九年而太陰滿自行本輪之周。復與太陽同度。爲月二百三十五。是爲章歲。西法謂之金數。用以求月之日。故古西法以二十八章歲爲一蔀。十五蔀爲一紀。積七千九百八十年。每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周考王十四年。爲紀期之四千六百八十六年。新法算書。

論曰。十九年爲一章。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一歲。與後漢四分術同。以是知西法之密合天行。亦以漸而幾。非能一蹴幾也。古以四章爲一蔀。而至蔀同。祇日首二十蔀爲紀。而日名復得甲子。西人以二十八章爲一蔀。乃古之七蔀也。七蔀之積日一十九萬四千三百一十三。以七除之適盡。蓋西法命日以七曜。所謂蔀者。日月之行俱終。而七曜亦盡也。

亞里大各

亞里大各。於周顯王二十五年。測得黃赤大距爲二十三度五十一分二十秒。新法算書。





論曰。古法推日在赤道內外最大之數。約二十四度。以亞里大各所測。變從中法度分。得二十四度三十五分奇。較古法爲強。自後歷梅歷改。漸有減分。乃皆不及二十四度。西人嘗言黃赤大距古大而今小。則斯爲最大矣。

地末恰

地末恰。一作弟末加。於周赧王二十年。測角宿大星在輪尾宮二十三度。又於四十三年而十月十二日。謂金星晨見蝕左執法。新法算書。

論曰。地末恰測角大星在積見宮二十三度。自是厥後。列星漸漸東行。中法言冬至西移。西人易以恆星東行之算。兩者相提。西說較長。然天上十二次。星紀以至析木。皆以星象得名。列宿既有行分。則十二次亦與之以移。今但云冬至日躔星紀。春分日躔降婁。名之與實。互相違戾。此用回回算書之失。王寅旭梅定九諸君辟之詳矣。

依巴谷

依巴谷。一作意靶渦。一作谿巴各。於漢景帝中元元年。測黃赤大距。與亞里大各所測同。又於武帝元陽六年。測軒轅大星在鶉尾宮二十九度五十分。因著恆星儀轉度表。又考定三百四十五平年又八十二日四刻。凡[illegible]四千二百六十七爲轉終者。四千五百七十三。又用兩月食推其積後各率均齊之數。因以定兩交行天之周數。交會五千四百五十八。兩交行天周五千九百二十三。又定月綫爲三十三分一十周秒。新法算書。

論曰。古法言交首會皆指朔日月交食。西人以日月合朔爲交會。其稱名與古異矣。月離曆指卷一。稱依巴谷在周顯王時。其黎二卷又言依巴各在漢武帝元朔時。撰積矛盾。不可究詰。然則彼所默周時人秦時人者。安知不皆烏有子虛之數耶。

多祿某

多祿某。一作多羅某。一作多勒某。後漢順帝永建時人也。著書十有三卷。第一卷辯證術學大推。如諸星逆行。天裊渾觀。地與海共爲一球。居天爽空氣之正中。地較天大不過一點等項。次著角理。不但以句股測弧之長短。且用曲線三角形量天。是以圓齊測所得兩星相距度分最準。又求兩二至相距幾何度分。在赤道內外幾何度分。并二曜相離最遠爲隔何度分。設黃道經度。求赤經相隔緯度。第二卷論宗動天。設黃道在地平上之點。求其距赤道之地平弧。設日之高。求正側各景之長短。又量黃道各點之半晝弧。解正儀晝夜等乘星常見之故。偏撰二至規下歲一次無景。距赤道愈遠。晝夜愈不等。而兩極下每歲爲一晝夜。第三卷考太陽行。求二分時刻。諸二至氣至時。陽求時對。求歲實與每日太陽平行。乃作平行立成表。又推論日行。用同心規及小輪。或同心及不同心合一之理。推地心與日規相距點何遠。圖求太陽

最遠點。定太陰諸術元及太陽行度每日不等之數。第四卷論太陰行從求太陰實行度。即月食可考。月有遲疾平三行。乃求月平行併月每日緯度。即以齊月諸行。或用同心圈及小輪。或用不同心圈。二法同理。設三月食。求同心規及小輪兩半徑。以定月諸行術元。又求月行正交中交之時。推二交逆行之數。第五卷解月自行。以求月經緯度。必用小輪推月加減。立成表。求月之更大緯度與月之地半徑差度。復求日月二輪與地球半徑之比例。及日月與地景之似徑。又求月半徑及景半徑與地半徑之比例。求日真徑。求日遠于地。求景之長大。求日月地之比例。設日月之遠。求地年徑差推視差。立成表。比日月兩視差。分月視差有三種。第六卷解日月合會。求日月平朔平望。併定朔定望時。及其宮度分。求地景及月半徑。定日月食限。論日月半年中能再食。月食後五閏月中能再食。七閏月中不再食。日于五閏月中各地能兩食。七閏月中一地能兩食。日于三十日中一地中不諸再食。更求月正緯度。設月與所在。求視所在。求月正會前後四刻之視行。及日月假會。即求日食初虧食甚三時。定日食分秒。第七卷論諸恆星遠近。終古如一。僅其晝夜行外。則有他行。論其順天經行。以黃道極爲本極。定歲差度。求三星相距。以二星經緯度。求第三星經緯度。詳測星法。第八卷論天漢起沒。詳天漢中大星所在。及衆星撲向。并其出入。聯黃道經緯度。求赤道經緯度等。第九卷求五星每年及每日平行。解五星大小輪理。求水星之本行。求水星最高。求水星大小圈半徑比例。又求水星小輪上平行。以求水星各行術元。第十卷解金水二星之行。求金星最高。及不同心輪與小輪半徑比例。設時定金星諸行術元。求木火土三星之小輪。及小輪之本行。設火星三歲。求其最高。測從地心至不同心圈。其遠幾何。求火星小輪之半徑。推火星平行。定火星諸行之術元。第十一卷解土木二星之理。即求地心與木星本心之差。及木星本輪與小輪之半徑。并其平行。定木星之術元。後設土星三次合。以求其最高。求土星小輪之半徑。而定其術元。設五星之平行。求其實經度。第十二卷解五星行度有遲留疾等之故。即求其留界及逆行之半弧。更求金星左右距日之極大弧度。并水星與日最遠度。第十三卷論齊五星緯度之法。求火木土三星各本圈。及黃道交角。并定其緯度。論五星伏見。先求火木土三星伏見相距之時。次求金水二星伏見及其相距之時。新法算書。

論曰。中土推步之學。自漢而唐而宋而元。大抵由淺入深。由疏漸密者也。乃多祿某生當漢代。其論述條目。即與明季西洋人所稱。往往相合。豈彼中步算之密。固自昔已然耶。然攷西人舊率。即用後漢四分法。是則彼之立術。亦必先疏後密。而謂多祿某時其法之詳備已如是。毋亦湯若望輩夸大其詞。以眩吾中國。而徐李諸公受其欺而不之悟也。

亞而封所王

亞而封所王極西寶祐時人。身居王位。自諳術學。捐數十萬金。訪求四方知術之人。務求先師所著。創立成表。以佐推算諸曜之法。新法算書。





歌白尼

歌白尼一作谷白尼。在多祿某後四百餘年。言多祿某法雖備。微欠晓明。乃別作新圖著書六卷。第一卷天幾以圖解。第二卷天并七曜算解。論星名及其次舍解。第三卷論歲差。而諸其行較古有異。論歲首求太陽最遠點。及隨年日時太陽躔度。第四卷取古今月食各三度。求月小輪之徑。求大輪小輪之比例。并月經緯度。推日月交食。第五卷求五星平行。用古今各三限經度。求大小兩輪之比例等。終求其正經宮度分。第六卷求五星緯度。新法算書。

論曰。蔣友仁言歌白尼論諸曜。謂太陽靜。地球動。恆星天常靜不動。西士精求天文者。皆主其說。與湯若望術法西傳所稱迥異。蓋若望言歌白尼有天動以圓算。又求太陽最遠點及太陽躔度。夫既曰天動以圓。而太陽又有遠近。有躔度。則天與太陽皆動而不靜矣。同一西人。何其說之互相違背如此耶。

西滿

西滿在歌白尼之後。嘗從多祿某歌白尼兩家之法。更相爲用。其理無二。新法算書。

麻日諾

麻日諾取歌白尼測法。更爲多祿某之幾益見其理無二。新法算書。

未葉大

未葉大悟不同心規與小輪體于推算。于是更設蛋形圈。以解天文根本。證七政三測。求最諸點。又求地心與不同心差。又求各輪比例等理。新法算書。

論曰。蛋形即古所謂形如鳥卵也。後此西人以橢圓而積求太陽太陰加減均數。其昉於此乎。

歐几里得　丁氏

歐几里得著幾何原本十三卷。後有丁氏者。利瑪竇師也。爲之集解。又續補二卷。共十五卷。利瑪竇入中國。譯其書止六卷。第一卷論三角形。二卷論線。三卷論圓。四卷論圓內外切形。五卷六卷俱論比例。卷中每題。有法有解有論有系。法言題用。解述題意。論則發明其所以然之理。系則又有旁通者也。幾何原本。

論曰。天學初函諸書。當以幾何原本爲最。以其不言數而頗能言數之理也。如云自有而分。不爲有兩。無不能并爲一有。非熟悉度數之理。不能作此造微之論也。

亞爾熱德

亞爾熱德一作亞耳熱爾。一作亞耳巴徑。其學本於多祿某。後多祿某七百四十年。於唐僖宗廣明元年庚子。測定黃赤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五分。最高在夏至前七度十三分。不同心差十萬之三千四百六十五。又圖定五星中距之數。木星水天中距地一百一十五度。金星六百一十八度。火星四千五百八十四度。木星一萬四百二十三度。土星一萬五千八百度。恆星一萬九千度。其視徑。水星爲天度之二分。金星

三分火星半分木星二分半土星一分四十三秒。新法算書。

論曰。新法書載巴德俔於唐僖宗中和四年甲辰。測恆星黃赤經度。用多祿某法。致五星及恆星離地之遠。又測諸大星之視徑。又有亞巴德者。於唐昭宗大順時。測日月實徑。又推得日距地心。如地之半徑一千一百四十六倍。又於本國及亞剌得國四次測日月食。巴德俔與亞實能德事迹相類。亞巴德與亞實能德譯音相近。當即一人也。

## 泥谷老

泥谷老在明嘉靖四年乙酉。測角宿大星在壽星宮一十七度。泥谷老後多祿某一千三百八十六年。從多祿某至巴德俔七百四十一年。測得距星行一十一度二十六分。爲六十五年而差一度。又六百四十五年至見測時行九度一十一分。是爲六十一年而差一度。以是論恆星之本行。有遲有疾。因立爲遲疾加減法。又論古今定歲實法有二。一爲星歲。恆星行周歲而復於故處。一爲節歲。日行周歲而復於故處。近古術家多專用節歲。泥谷老於正德年間。欲復用星歲。其說引恆星之歲實三。上古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一十一分。中古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九分一十二秒。自行測驗。改定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九分四十秒。以先後三率較之。所差僅一分四十八秒。以爲密親。又用古今所測節歲相較。二千年以前有差至八九分者。以爲疎遠。後第谷測驗不從其說。新法算書。

論曰。恆星依黃道每歲東行五十一秒。此據其平率言之也。若究極其理。恆星與七曜不殊。七曜各有本道。則恆星亦必有本道。不由黃道也。七曜平行之外。各有最高行。則恆星亦必有最高行。每年不恆爲五十一秒也。泥谷老立遲疾加減法。似亦有見。而後人不用之者。蓋恆星之行甚微。未易測知其確致耳。

## 白耳那瓦

白耳那瓦於明宏治元年戊申。測得春分爲酉三月二十四日子正後六十四刻六分。又測得最高在夏至後四度一十五分一十秒。兩心差三十五萬四千八百七。後第谷於神宗十六年戊子。測春分與白耳那瓦所測相較。定歲實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新法算書。

論曰。歲實小餘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與授時度一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之率正合。戴庶常震曰。西洋新法數回回術。其云測定。乃欺人耳。

## 第谷

第谷彼國太史也。四十年中。朝夕候驗。擕儀器諸方行測。不遠數千里。有門下高弟十餘人。所用儀器甚多。皆酌量本法。精加研審。多所製造。體制極大。分限極精。勘驗極確。西學推爲名宿。于器于法。多宗之。著書六卷。第一卷取二分真氣至時。第二卷取北極之高。并解前人之謬。解蒙氣反光之差。取二至真氣至時。并解二至難得真時之故。求太陽最遠點。并地心與太陽心之差。求加減數。證最遠點之行度。及太





陽平行。求歲實。并推立成表。用立成求日躔宮度。而考其法。第三卷以二十一月食。求月平行。設月行新術。以齊月行。用兩大規及三小輪。詳其所以然。推立成并其用法。乃各設假如。求月緯度。加圖及立成表算法。因求月食。又求月與地相距幾何。立推交食法。因測五緯之真經緯度。先考列宿之真經緯度。第四卷解測星應用儀器。乃駁古測有誤。取金星與日與某星相距度。以求某星距日度分幾何。取近黃赤二道距度。并之以合周天之全度。復取六星之距度。以經度相并。適合周天之全度。求角宿經緯度。以起周天之度。再求近赤道十二星經緯度。證星之黃道經緯度。今古不同。求星之經度。并解其時八百餘星之經緯度。復加百餘星赤道經緯度說。第五卷解其新見大客星。計十二章。一詳初起及漸大至與金星等。并漸減。二取附某宮星。以定其經緯度。三解測新星所用諸器。四取新星與他星距度。五解其更度幾何。六用各法以求新星經緯度。七求新星赤道經緯度。八證新星不屬空際。而麗列宿天。九考新星之大小。十取新星之似徑。得三分三十秒。十一證新星大倍于日。大于地三百六十倍。十二考衆星參差。第六卷測器諸圖。凡計五章。一解用測器求三曜之高。二解用測器求星之緯度。三解用測器求星相距度。四解各儀象。五爲天文問答。又著彗星解十卷。測彗星之高度。尾之長。知光之隱顯及其方向。考十二星在黃道上。以求彗星之真所在。設彗星離兩星之度。求黃道赤道經緯度。求彗星每日赤道經緯度。求彗星所行之道。及其道交黃赤之角處。依每日彗星行黃赤二道。作立成表。證彗星在月上。較月更遠于地爲三百倍地半徑。故知彗星在日月二天之中。其尾恆向日。與金星。作彗星行度線。徵彗星之大。爲月二之一。尾長爲九十六地半徑。因考前人之論當否。先是有比利尼阿者。言火星之行不能測度。甚爲難也。勒加乃精術之士。測火星之曲倍。欲求作圖。永爲世法。歷年久而無成功。自嘆虛費功力。閣而棄之。後世之士。益致爭。如第谷四十年中。心恆不倦。每夜密測密算。謀作度法。未竟而歿。其門人洛白剌綏著爲火星行圖五卷。七十二章。從來西洋言術大家。多祿某以後。第谷一人而已。新法算書。

論曰。小輪之法。至第谷而加詳。所定清蒙氣差一節。尤前此西人所未知。羅雅谷湯若望等譯撰新法算書。六部治習其法。然則第谷固彼中推步家之能自樹立者矣。

## 默爵

默爵在第谷之後。製遠鏡儀。其法用玻璃製一似平非平之中高鏡。曰筒口鏡。製一小窪鏡。曰靠眼鏡。二鏡之力。若何相合。若何長短。若何比例。若何苟能知其力矣。知其合矣。長短宜而比例審。方能聚一物象能。雖遠而小者。形形色色。不失本率也。鏡止於兩。觀不止於兩。筒筒相套。欲長欲短。可伸可縮。用以觀太陽。出入時見日體偏圓。非全圓。其周如鋸齒狀。觀太陰則見本體有凸而明者。有凹而暗者。觀金星則見光有消長。有上下弦。如月。觀木星則見有四小星。左右從衞。木行者。觀土星則見旁有兩小星。經久而不易其所。合而爲一。如卵之象。而有耳焉。觀天河則見無數小星。攢聚而成形。是宿天諸星。用鏡驗算

相距及度之偏正。於修術法尤爲切要。欽定曆象考成後編、新法算書。

論曰。遠鏡能令人目見不能見之物。其爲用甚博。而以之測驗七曜爲尤密。作此器者于覘學深矣。

亞奇默德

亞奇默德作圜書。言圜形之理。內三題。一題言圜形之半徑。偕其周。作句股形。其容與圜形之積等。二題言凡圜周三倍圜徑有奇。此有二法。其一云三倍又七十之十則朒。其二云三倍又七十一之十則盈。三題言圜容積與徑上方形之比例。一爲十一與十四而朒。一爲二百二十三與二百八十四而盈。又有圜球圓柱書。論圜球之全理一卷三十一題。言球上大平圜之積爲本球圜面積四之一。三十二題言徑三之二乘大平圜之積。生球容之數。又論量球一分之容與橢圓體及分角體之理。新法算書。

論曰。三倍又七十分之十。即祖沖之密率徑七周二十二也。設盈朒二限。亦沖之遺法也。

德阿多西阿

德阿多西阿撰圜球原本。言大圈者與球同心。兩大圈與球上相交。各爲兩平分。及之兩圈於球上相分爲兩平分。必兩皆大圈。大圈過他圈之兩極。必相交爲直角。大圈與本極距一象限九十度。大圈交兩大圈若作直角。則元圈之極。在兩圈之交。大圈三百六十平分之。小圈亦然。但小圈去離大圈一分。其小圈之各分。必小于大圈之各分。兩大圈相交。其交角必等。或上或下。兩角并必等兩直角。與直線相交同理。球上大圈。不能相借爲平行弧。一心止一圈故也。若同心而能爲多圈。則是距等小圈。非大圈矣。新法算書。

若往訥白爾 恩利格巴里知斯

若往訥白爾作對數比例。以眞數與假數對列成表。故名對數表。其用法以兩眞數之假數相加。查得假數。有對列之眞數。即兩眞數乘得之數。以兩眞數之假數相減。查得假數。其對列之眞數。即兩眞數除得之數。以假數倍之。即自乘。折半。即開方。三因。即再乘。三歸。即開立方。三乘方以上。倣此推之。其立數之原起於連比例。連比例之大者。莫如十百千萬。一之假數定爲〇。十之假數定爲一。百之假數定爲二。千之假數定爲三。萬之假數定爲四。十萬之假數定爲五。其間之零數。則用中比例累求而得。以首率末率兩假數相加。折半。即得中率之假數。又法用遞乘而得。以眞數相乘。開方即得中率之眞數。以首率末率兩眞數遞次相乘。其乘得之位數。即所得之假數。又有遞次開方一法。以眞數遞次開方。以假數遞次折半。至于數十次。使彼此皆可爲比例。而假數由之而生。後又有恩利格巴理知斯者。復加增修。其立表之眞數。自一至十萬。行之數十年。始入中國。數理精蘊。

論曰。對數西法之最精者也。然乘除開方。其數在十萬以上。必別立法以御之。且除與開方。或遇奇零不盡之數。則逆算轉繁雜。反不若常法之省易。嘗反復思之。乃知對數之用。爲八線表設也。弧三角法四率皆八線。以之乘除。未免積數過多。而以對數爲八線表。則一加一減。即得弧度。既知弧度。更不復求其眞數。





此其用爲至捷矣。

# 疇人傳卷第四十四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事揚州阮元撰

西洋二 附

利瑪竇

利瑪竇明萬曆時航海至廣東。是爲西法入中國之始。著乾坤體義三卷。言地與海而合一球。居天球之中。其度與天相應。但天甚大。其度廣。地甚小。其度狹。差異耳。直行北方者。每二百五十里。北極高一度。南極低一度。直行南方者。每二百五十里。北極低一度。南極高一度。每一度廣二百五十里。則地之東西南北各一周。有九萬里。厚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三十六丈。上下四旁皆生齒所居。予自太西浮海入中國。至晝夜平線。已見南北二極皆在平地。略無高低。道轉而南。過大浪峯。已見南極出地三十六度。則大浪峯與中國上下相爲對待。故謂地形圓。而週圍皆生齒者。信然矣。以天勢分山海。自北而南爲五帶。一在晝長晝短二圈之間。其地甚熱。則謂熱帶。近日輪故也。二在北極圈之內。三在南極圈之內。此二處地俱甚冷。則謂寒帶。遠日輪故也。四在北極晝長二圈之間。五在南極晝短二圈之間。此二地皆謂之正帶。不甚冷熱。不遠不近故也。凡北極出地數同。四季寒暑同態。若兩處離中線一南一北。四時相反。蓋此

之夏爲彼之冬焉耳。日輪每辰行三十度，兩處相違三十度差一辰，設差六辰，則兩處晝夜相反。地心至第一重月天，四十八萬二千五百二十二餘里。第二重水星天，九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餘里。第三重金星天，二百四十萬六百八十一餘里。第四重日輪天，一千六百零五萬五千六百九十餘里。第五重火星天，二千七百四十一萬二千一百餘里。第六重木星天，一萬二千六百七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四餘里。第七重土星天，二萬五千七十七萬五百六十四餘里。第八重列宿天，三萬二千二百七十六萬九千八百四十五餘里。第九重宗動天，六萬四千七百三十三萬八千六百九十餘里。此九重相包如葱頭，皮皆堅硬，而日月星辰定在其體，如木節在板，第天體明而無色，則能透光，如琉璃水晶之類，無所礙也。若二十八宿星，其上等每大於地球一百零六倍又六分之一，其二等之各星大於地球八十九倍又八分之一，其三等之各星大於地球七十一倍又三分之一，其四等之各星大於地球五十三倍又十二分之十一，其五等之各星大於地球三十五倍又八分之一，其六等之各星大於地球十七倍又十分之一。此六者，皆在第八重天也。土星大於地球九十倍又八分之一，木星大於地球九十四倍又一半分，火星大於地球半倍，日輪大於地球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地球大於金星三十六倍又二十七分之一，大於水星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一倍，大於月輪三十八倍又三分之一。又言第一重月天二十七日三十一刻一周，自西而東。第二重水星天，第三重金星天，第四重日輪天，皆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一周，自西而東。第五重火星天，一年三百二十一日九十三刻一周，自西而東。第六重木星天，十一年三百一十三日七十刻一周，自西而東。第七重土星天，二十九年一百五十五日二十五刻一周，自西而東。第八重五十二相，即三垣二十八宿天，帶轉動下七重，七千年一周，於春秋分一圈上自北而東而南而西復照。第九重無星，水晶天，帶轉動下八重，四萬九千年一周，自西而東。第十重無星，宗動天，帶轉動下九重，一日一周。第十一重永靜不動。又言水火土氣爲四元行，火情至輕，躋于九重天之下，夜間數見空中火似星隕，橫直飛流，其誠非星，乃烟氣從地冲騰而至火處着點耳。又言人疑日月大不踰大甕之底，而俱等，何以知日大於地，地大於月，借題照法六題易曉者，以破其疑，而後可指三球之大小相比。第一題言物形愈離吾目，愈覺其小。二題言光者照目者，視惟以直線。三題言圓尖體之底必爲環，使直切之數節，其俱乃環，而環漸離底者漸小，而皆小乎底環者。四題言圓光體者照一般大圓體，必明其半，爲影廣於體者等而無盡。五題言光體大者照一小圓體，必其大半明，而其影有盡，益近元體益大。六題言光體小者照圓體者大，惟照明其小半，而其影益離元體益大而無盡。徵日大於地，地大於月，由日月食，故先須明二蝕之所以然。朔時月或至黃道，在日之下，便掩其光，而吾不能見日，謂日蝕也。望時月或至黃道，於太陽正對，而地球障隔其光，而不得照之，故月失光，乃地影蔽之也。倘月食時，日月全見地平上，必海水影蒙蔽水土之氣，發浮地上，現出月體，此時月影實在地下，此理可試於空盂內置一錢，遠視之不見，令斟水滿





之，而宛可見，所見非錢體，乃其影耳。如云日球或小或等於地球，地球之影宜無盡，則必能及火木土星並二十八宿而蝕之矣。餘未見火木土星二十八宿之蝕，則地球影有盡，既有盡，則日球不可謂或小或等於地球，而必大也。然則地球大於月球，何以驗之？曰：地影爲一尖圓體，月球蝕時，全在其尖體之內，而久行其中，則月球之徑甚小於地球徑也。其容較圜義。言萬形有全體，以視惟一面，一面可以推全體也。面從界斷，界從線結，總曰邊線。邊線之最少者爲三邊形，多者四邊五邊乃至千百萬億邊，不可數盡也。二邊形等度者，其容積因大於三邊形，不等度者四邊亦然，而四邊形容積恆大於三邊形，多邊形容積恆大於少邊形，恆以周線相等者驗之。邊之多者莫如渾圓之體，渾圓者多邊等邊。試以周大度剖之，則三百六十等邊也。又剖度爲分，則二萬一千六百等邊也。乃至秒忽毫釐不可勝算，凡形愈多邊，則愈大，故造物者天也，象天者圜也，圜無不容，無不容故爲大。試論其概，凡兩形外周等，則多邊形容積恆大於少邊形容積，凡同周四直角形，其等邊者所容大於不等邊者，凡同周四角形，其等邊等角者所容大於不等邊等角者。又立五界說及諸形十八論。第一界等周形，二界有法形，三界求形心，四界求形面，五界求形體。第一題論凡諸三角形，從底線中分作垂線，與頂齊高，以中分線及高線作短內直角方形，必與三角所容等。二題論凡有法六角等形，自中心到其一邊之半徑線，作直角形線，其半徑線及以形之半周線，舒作直線，爲短內直角長方形，亦與有法形所容等。三題論凡有法直線形，與直角三邊形，並設直角形傍二線，一長一短，其短線與有法形半徑線等，其長線與有法形周線等，則有法形與三邊形正等。四題論凡圜取半徑線及半周線，作短內直角形，其體等。五題論凡直角三邊形，任將一銳角于對邊作一直線分之，其對邊線之全，與近直角之分之比例，大於全銳角與所分內銳角之比例。六題論凡直線有法形數端，但周相等者，多邊形必大于少邊形。七題論有三角形，其邊不等，於一邊之上，另作兩邊等三角形，與先形等周。八題論有三角形，二等周等底，其一兩邊等，其一兩邊不等，其等邊所容必多於不等邊所容。九題論相似直角三邊形，并對直角之兩弦線爲一直線，以作直角方形，又以兩相當之直線四，并二直線，各作直角方形，其容等。十題論有三角二，其底不等，而腰等，求於兩底上另作相似三角形二，而等周，其兩腰各自相等。十一題論有大小兩底，令作相似平等三角形相併，其所容必大於不相似之兩三角形併，其底同，其周同，又四腰俱同，而不相似形併，必小於相似形併。十二題論同形，其邊數相等，而等角等邊者，大於不等角等邊者。十三題論凡同周形，惟圜形者大於衆直線形有法者。十四題論設無量全形所容，與銳頂至邊垂線，及三分底之一，作內直角立形等。十五題論不面不拘幾邊，其全體可容渾圜切形者，設直角立形，其底得本形三之一，其高得圓半徑，即相等。十六題論圜半徑，及圜面三之一，作直角立方形，以輪圓之所容等。十七題論圓形與平面他形之容圖者，其周同，其容積圜爲大。十八題論凡渾圓形與圜外圍角形等周者，渾圓形必大於篇角形。時李之藻徐光啓等皆師之，盡得其學，各

有籌述。三十八年卒。乾坤體義

論曰。自利瑪竇入中國。西人接踵而至。其於天學皆有所得。采而用之。此禮失求野之義也。而徐光啟至謂利氏爲今日之羲和。是何其言之妄而敢耶。天文算數之學。吾中土講明而研究者。代不乏人。自明季空談性命。不務實學。而此業遂微。臺官步勘天道。疏闊彌甚。于是西人起而乘其衰。不得不憮然自異矣。然則但可云明之算家不如泰西。不得云古人皆不如泰西也。我國家右文尊道。六藝昌明。若吳江王氏。宣城梅氏。皆精于數學。實能兼得西法之長。而匡所不逮。至休寧戴東原先生。發明五曹孫子等經。而古算學明矣。嘉定錢竹汀先生著廿二史考異。詳論三統四分以來諸家之術。而古推步學又明矣。學者苟能綜二千年來相傳之步算諸書。一一取而研究之。則知吾中土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彼不讀古書。謬云西法勝于中法。是蓋但知西法而已。安知所謂古法哉。

## 熊三拔

熊三拔。明萬曆壬子入中國。著簡平儀說一卷。言簡平儀用二盤。下層方面。名爲下盤。亦名天盤。上層圓面半虛半實。亦名爲上盤。亦名地盤。下盤安軸處爲地心。其過心橫線名曰極線。極線之左界爲北極。右界爲南極。其過心直線。與極線作十字交羅者。名爲赤道線。盤周之最內一圈。名爲周天圈。赤道線左右各六直線漸次疏密者。名爲二十四節氣線。即以赤道線爲春分爲秋分。次左一曰清明。曰白露。次左二曰穀雨。曰處暑。次左三曰立夏。曰立秋。次左四曰小滿。曰大暑。次左五曰芒種。曰小暑。次左六曰夏至。此爲日行赤道北諸節氣線也。次右一曰驚蟄。曰寒露。次右二曰雨水。曰霜降。次右三曰立春。曰立冬。次右四曰大寒。曰小雪。次右五曰小寒。曰大雪。次右六曰冬至。此爲日行赤道南諸節氣線也。若儀體小者。左右各三線。則以一宮爲一線。若儀體大者。左右各十八線。則以一候爲一線也。從赤道線上取心。以冬夏二至線爲界。上下各作半圈者。名爲黃道圈。用半圈周平分十二者。是黃道半周天度十五度爲一分。若儀體大者。分三十六則五度爲一分也。極線之上下。并周天圈分各十二曲線漸次疏密者。名爲十二時刻線。即以極線爲卯正初刻。酉正初刻。次上一爲卯正二。爲酉初二。每線二刻。依時刻之次上十二。即周天圈分爲午正初刻也。次下一爲酉正二。卯初二。每線二刻。依時刻之至次下十二。即與天圈分爲子正初刻也。若儀體小者。上下各六線。則以四刻爲一線。儀體大者。上下各二十四線。則以一刻爲一線。更大者上下各七十二線。則以五分爲一線也。周天圈以赤道線極線分爲四體分。每體分分九十度。爲周天象限。四象限共三百六十。爲周天度數。上盤中央安軸處爲盤心。盤中過心橫線在半虛半實之界。名爲地平線。其過心直線與地平線作十字交羅者。名爲天頂線。上盤之圈周。亦以地平天頂線分爲四體分。每體分分九十度。爲周天象限。四象限共三百六十。爲周天度數。上盤半虛處。左右相對作針孔。貫以絲繩。與地平線平行。不論多寡。皆名爲日晷線。上盤地平線下。橫布疏密度數。是依天頂線作平行直線。上





圈周天度分者。名爲直應度分。上盤軸心施一繩。下垂線末繫墜。令旋轉加于上盤周天度分者。名爲垂線。若以銅爲權。下垂末銳。令其末旋轉加周者。名爲垂權。與垂繩同用。下線之上方。儀作一直耳。與極線平行者。名爲日晷線。線之兩端。截去線之上方寸許。不盡線半寸許。又截去線之下方半寸許。令成之左右上角。各爲方柱。柱線與日晷體平行者。名爲表。其用法凡十三。第一。體時隨地測日軌高幾何度分。以上盤地平線加于下盤南北極線。次任用下盤一表以承日。令表儀景加于日晷線。次視垂線所加上盤圈周度分。即日下日軌高于地平度分。第二。體節氣求日體實道而赤道幾何度分。日日約行一度。視本日去春秋分幾何日。即循兩黃道體各檢取去赤道幾何度爲兩界。用直線聯兩暑上。循直線視所當與天盤度分。即所求。第三。體地緯。日測午正初刻。及日軌高幾何度分。約日將中時。用第一法測日軌高幾何度分。少頃復依法累測之。日昃而止。次檢日軌最高度分爲本地本日午正初刻日軌高。若立表圖所測作線。即得子午線。第四。體地測南北極出入地幾何度分。依第三法測得本地午正初刻日軌高幾何度分。次依第二法求本日日距赤道幾何度分。次視日距赤道南北算之。若日距赤道而南。則以距度加高度。得赤道至地平之高。以赤道高減周天象限。度即得赤道離天頂度。亦即本極出地度數。極入地度。日距赤道北。則以距度減高度。得赤道至地平之高。如法算之。若春秋分日正距赤道。即無距度。其日軌高即赤道至地平之高。如法算之。地在赤道南北並同。其有日軌距赤道天頂居中。日中有倒景者。即倒測日軌高。以高度并距度減去周天象限。即得赤道離天頂度。地在赤道南北並同。第五。諸地諸節氣求晝夜刻各幾何。以上盤地平線加于下盤本地南北極出入地度數。視地平線加本日節氣線上。得地平線以上幾何刻。即晝刻。以下所餘刻。即夜刻。第六。體地隨節氣求日出入時刻。依第五法上下盤相加。視地平線加某時刻分。即得日出入時刻。第七。論三殊域晝夜寒暑之變。依第五法上下盤相加。視地平線以上時刻即晝。以下即夜。赤道之下日行天頂。皆夏日行南北。皆冬。第八。兩地隨節氣求日出入之廣儀。何依第五法上下盤相加。視地平線下度應度分。值本日節氣線。得幾度。即所求。第九。隨地隨節氣用極出入度。求午正初刻日軌高幾何度分。依第五法。上下盤相加。從地平線所加。起算至周天度分。數至本節氣上得幾何度分。即所求。第十。日晷依第一法測得日下日軌高幾何度分。次依第五法上下盤相加。次依日晷線所值日高度分平行視本日節氣線所值刻線。即日下時刻。若日晷線不值日高度分。即別用一直線依日高度分。與日晷線平行取之。若不用日晷線。即以日高度分之半弦爲度。與天頂線平行。一界抵地平。一界抵日高度分。依地平線平行取之。第十一。隨地隨節氣求日交天頂線在何時刻。依第五法上下盤相加。視天頂線加某時刻。即所求。第十二。論地爲圓體。用地平線天頂線加于下盤周天度數。展轉推論。可證地圜之體。第十三。論各地分表景不同。用上盤地平線天頂線。展轉加于下盤周天度數。可推立表取景。隨地不同。若赤道之下。南北極各與地平。其地有三種景。若南北極各出地初度以上。

至朱及二十三度半強者。其地有四種景。正當二十三度半強者。亦有三種景。若二十三度半強以上至九十度者。其地有二種景。若在九十度左右者。則有無窮景。又表度說一卷。言備家有渾天儀。有平儀。有正方案。以測七政星辰高下之分。以審日月方位。因而隨時隨地可用測驗日輪高下度分及午正初刻也。有法於此。任意立表取景。以表景度分。得日高度分。甚爲簡便。第欲明表景之義。先須論日輪過行之理。及日輪大于地球之比例。二論爲說甚長。俱有全書。今特舉要略作五題焉。第一題。日輪周天上向天頂。下向地平。其轉於地面俱平行。故地體之景亦平行。第二題。地球在天之中。第三題。地球小於日輪。從日輪視地球。止於一點。第四題。地本圓體。第五題。表端爲圜心。凡立表取景。必於兩平面之上。求得兩種景。其一立表平面上。與地平爲直角。北所得景直景也。如山岳樓屋樹木等景。在平地者是其一。倒景者橫表之景也。如向日有牆於其平面橫立一表。與地平爲平行者是。立表取景。以表之度分。量此二種景。可得其短長以短長之度數。可得日軌離地平分秒。又量得一種景推算。可得別種。但須先得二景之比例。及表與二景相求之法。乃悉其立法所由。今引說數條推明指義如左。其一曰。日軌出地平。從一度至九十度漸升。上就天頂。既過一象限。從九十度漸入地平。下離天頂。故表景因日上下而得消長。日上。直景消。倒景長。日下。倒景消。直景長。皆至午正而復。其二曰。倒景與日景之比例。表與二景之比例。皆在日輪出入上下度分也。令立二表相等。取兩種景。日出地平。則倒景表無景。其端正對日光故也。而直景之表。有無窮景。無數可量。其景與地平平行故也。其三曰。日軌既出地平。漸向天頂而上。至高四十五度。此半象分內二景。一消一長。直景漸消。故大于表。倒景漸長。顧小于表。日過四十五而上。直景亦消。而小于表。倒景亦長。而亦大于表。其四曰。日軌高四十五度爲半象限。即二景亦相遇。其長皆與表等。其五曰。日軌至天頂高九十度。此卽直景無景。而倒景之表有無窮景。其六曰。日出地與日高九十度。二景之理既同。卽一度至其間相反相對者。理並同也。試如日高二度。直景得長。倒景得短。日高八十九度。倒景得長。直景得短。則日高二度之直景。八十八度之倒景。其長同也。其短反是。以至日高三四五度。二景短長。與日高八十七八十六八十五度。並同也。假如立二表相等。各十二平分之。日高五度。直景之長爲表之一百三十七度。卽日高八十五度。倒景之長。亦爲表之一百三十七度。日高五度。倒景之短。爲表之一度。日高八十五度。直景之短。亦爲表之一度。二景一消一長。相反相對。無有不合。故用日高度分。表景短長。法立有算。自初度至九十度。每十分求得直景表之度分。反之。卽倒景表之度分。列爲綱推一得二。致爲簡便也。凡立表取景。先定表長。以表之長。任意平分爲若干度。今分表爲十二平分。以十二平分之一爲度。每度更六十平分之。共得七百二十分。凡立表必作垂線于平面。而與爲直角。法以表之位爲心。從心作一圈。次三平分圈界。作三點。立表于圈心。用規從界之一點。量至表端爲度。用此度量第二三點。皆至表端。則表正矣。用法。第一。隨地隨時測日軌高幾何度分。法立表取景。得景長爲表之幾





何度。檢圖得所求。第二。隨地隨時。測午正初刻。測本日日軌最高度分。及定方而正法。依上法立表取景。視表景消極長初。即得午正初刻。依法量其長。即得本日日軌最高度分。又自表位至景末作線。即得本地子午線。依子午作垂線。卽天元卯酉爲定方面之正法。第三。隨地隨日。測南北極出入地儀何度分。依第二法。立表測得本地午正初刻日晷高幾何度分。次求本日日躔距赤道幾何度分。次視日躔赤道南北算之。若日躔赤道南。則以距度加高度。得赤道于地平之高。以赤道高減周天象限度。卽得赤道離天頂度。亦卽北極出地度。日躔赤道北。則以距度減高度。如法算之。亦得北極出地度分。第四。隨地測節氣定日。此法先用各距赤道幾何度分。及本地北極度分。故其例如左。春分秋分。無距度分。清明寒露驚蟄白露。距赤道六度十九分。穀雨霜降雨水處暑。十一度半。立夏立秋立春立冬。十六度四十分。小滿小雪大暑大寒。二十度十二分。芒種大雪小暑小寒。二十二度四十六分。夏至冬至。二十三度半強。春分後日軌入赤道北。加。秋分後。日軌入赤道南。減。北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強。南京三十二半。山東三十七。山西三十八。陝西三十六。河南三十五。浙江三十。江西二十九。湖廣三十一。四川二十九。廣東二十三。福建二十六。廣西二十五。雲南二十二。貴州二十四。自春分至秋分。加其距度分于赤道高度分。秋分至春分。減其距度分于赤道高度分。得各節氣高于地平度分。以其高于地平度分。依法測表景長短。得各節氣本日。第五。依表之度分物景之長。得物之高。依第一法。量得日高四十五度。此際物在地平之景。與其物之高等。若日高四十五度以下。物景多于物之高。減其多得物之高。若日在四十五度以上。景知于物。當用加法得物之高。第六。用日晷凡數百種。其理甚廣。今止就用景而造者。略說一二。表景與日躔平行。日出地而上。或過午而下。每行三十度。得一時。表景亦然。一長一消。俱有定度。因其定度。則可定時。又日之升降于地平。隨地各異。表景之長。亦隨地各異。求各處各節氣。每時每刻日軌高度分。其簡平儀說造圓柱晷法。用堅木或銅。作圓體如柱。任意大小長短。其圓必中規。而上下等。次於兩端之圈界。各十三平分之。依所分各界。兩兩相對。作直線。俱平行。各線與柱體亦平行。柱體之周爲十三直線。皆平行相等。每線直二節氣。惟夏冬二至。各得一線。名爲二十四節氣線。卽任取一線爲冬至。次右二曰小寒大雪。右三曰大寒小雪。右四曰立春立冬。右五曰雨水霜降。右六曰驚蟄寒露。右七曰春分秋分。右八曰清明白露。右九曰穀雨處暑。右十曰立夏立秋。右十一曰小滿大暑。右十二曰芒種小暑。右十三曰夏至。次作表。表長短無定度。約柱之長短。而定其度。既得其度。依前分表法。十二平分之爲表度。每度六十平分之。凡七百二十分。依圖視節氣每時刻表景長短幾何度分。而移之柱晷之節氣本線。卽得各時刻。柱之上端爲樞。表體之長。伸其度長。爲容于餘表而入之樞。令表之度。皆在晷體之外。用時視本日幾某節氣。節幾日。轉表加于晷端界。節幾日上。次轉晷承日。令表景與節氣線平行。視表末所至。得時刻。造方晷以倒景。其法同也。其餘氣線以分黃道法爲疎密度。略見簡平儀說。用直景造圓晷及方晷。其法並同。又泰西水法六卷。

有製龍尾恆升玉衡車諸法，一皆本於句股。西洋之學有關民用者，莫切於此。（簡平儀說、表度說、泰西水法）

論曰：授日爲推步之要務，簡平儀表度之用於測日爲特詳。梅徵君謂中西算法並以日躔爲主，是也。本法龍尾恆升玉衡車諸製，非究極算理者不能作。而龍尾一車，尤於水旱有裨益之功，戴庶常震所以有嬴旋車之記也。長洲沈君彤深於此學，因屬指授工人造一具，自驗之得水多而用力省，推而行之，足以利民生矣。

艾儒略

艾儒略萬曆時入中國，著幾何法要四卷。即幾何原本宋作線面諸法，而較幾何原本爲詳。（新法算書）

龐迪我　龍華民

龐迪我、龍華民，皆萬曆時入中國，周子愚、李之藻、徐光啓等先後薦修新法。（明史曆志、新法算書）

陽瑪諾

陽瑪諾明萬曆乙卯入中國，著天問略一卷。其論天有幾重，及七政本位，言敝國術家設十二重天，其形皆圓，各安本所，各層相包，如裹蔥頭，日月五星列宿在其體內，如木節在板，一定不移，各因本天之動而動。第一重月輪天，第二重水星天，第三重金星天，第四重日輪天，第五重火星天，第六重木星天，第七重土星天，第八重五十二相，即三垣二十八宿天，第九重東西歲差，第十重南北歲差，第十一重無星宗動天，第十二重永靜不動。其論日天本動，及日距赤道度分，言赤道則第十一重宗動天之中分也，黃道則第四重日天之中分也。日天本動自西而東，北南二極離宗動天赤道之極二十三度半，黃道以南以北，離赤道二十三度半爲冬夏至，黃道以東以西，與赤道相交爲春秋分。又言太陽平行，一日一度，自春分至秋分宜行半周天，自秋分至春分亦然，今其不然，何也？曰：七政各有本天，所屬各有異動，然其本天之中心，不與地之中心同一心，故其行轉于地體之面一周，自非可謂平行也。其論日食，言日食非日失其光，乃月掩其光也。月天在日天之下，朔時月輪正過日輪之下，故掩其光，若有失之。又言日食非各處共



有之，或一處見食，別處見光；或一處全食，別處半食，皆因國地異也。試觀居房內者，房中有燭以照四方，若于東方有掩光者，必坐東者不見其光，而坐南北西方者得光也。各方如是，與食同理也。若月食則所缺分秒，萬人萬目同作是觀，無同異，與日不同。其論晝夜時刻，隨北極出地各有長短，言北極出地，即夏至晝長夜短，冬至晝短夜長，南極出地反是。南北二極與地平，則其地晝夜恆平。南北爲緯，東西爲經，各一周三百六十度。人在地面，凡居經度一帶之內者，其晝夜長短同，其日入出及晝夜時刻則異，此同緯者也。若緯度之異者，其晝夜長短各異矣。其論月體爲第一重天，及月本動，言太陰最近于地，吾徵之日食，由于月掩其光，且恆見月體能掩水與金星，則月天必居其下。依表景之理，亦可徵也。立表取景，日體高于地平五十度，月輪亦高于地平五十度，然而所得日景則短，月景則長也。日輪恆行黃道一躔，月



輪之路非一，乃出入黃道五度，其相交處謂之龍頭龍尾。月本動自西而東，每日約行十三度有奇。朔時日月同度，至第三日及第四日，即見月輪在日輪之東，非月行甚疾，何能如是。其論月食，言地球懸于十二重天之中央，如雞卵黃在青之中央，故日由西照地，則必有影射東；照東必有影射西。夫日輪恆在黃道上，若遇望日，而月輪亦在黃道上，與日正對望，則地球障隔日月之間，月輪必入地影之內，太陽不能照之，故失光而食矣。漸出地影之外，太陽輪照之，則漸復原光。因知月食悉由于地影也。（天問略）

論曰：陽瑪諾天問略，與利瑪竇乾坤體義大旨相同，蓋其學出于一原，故其議論亦相似也。自橢圓地動之說起，乃愈出而愈奇矣。

鄧玉函

鄧玉函字涵璞，明萬曆時入中國。崇禎二年七月，徐光啓處舉同修術法，翻譯諸術，撰草稿八卷。次年四月卒。著有奇器圖說三卷。西洋謂之力藝之學。翻天地生物，有數有度有重，數爲算法，度爲測量，重即此力藝之學。凡器物之微，須先有度有數，因度而生測量，因數而生計算，因測量計算而有比例，以比例而後可以窮物之理，理得而後可解此奇器。第一卷論重之本體，以明立法之所以然，凡六十一條。第二卷論各色器具之法，凡九十二條。第三卷起重十一圖，引重四圖，轉重二圖，取水九圖，轉磨十五圖，解木四圖，解石、轉碓、書架、水日晷、代耕各一圖，水銃四圖。凡三卷。諸論圖說，皆引取乾坤體義、幾何原本及句股法義諸書，與南懷仁靈臺儀象志互相發明。（新法算書、奇器圖說）

論曰：奇器之作，專恃諸輪，蓋輪爲圓體，惟圓故動，輪輪相觸，則能自行。西人以機巧相尚，殫精畢慮于此，故所爲自行諸器，千奇萬狀，迥非西域諸國所能及。於此可見人心之靈，日用日出，雖小道，必有可觀。彼悉所用心者，當知自愧矣。

羅雅谷

羅雅谷字味韶，明天啓末年入中國，寓河南開封府。崇禎三年五月，督修新法，徐光啓奏請訪用。七月赴局供事。雅谷在局譯撰，督經奏繳者十一種：曰月離曆指，月離表，五緯總論，日躔增五星簡日躔表，火木土二百恆年表，並周歲時刻表，五緯曆指，五緯用法，夜中測時。又著籌算一卷，言算數之學，大者畫野經天，小者米鹽凌雜，凡有形質度數之物，與算數不離者，用焉。且從事此道者，步步踏實，非如談空說元，可欺人以口舌；明南布列，非如握槊擊無，可欺人以強力；層層積累，非如絲句剽竊，可欺人以荒誕也。而爲術甚繁，不有簡法濟之，即窮年不能殫思暇。匠工巳學哉。敝國以籌算其來遠矣，乃人之記函弱，而心力柔脆，與昏每乘之，多有長難而中繳者，後賢別立巧法，易之以籌。余爲譯之，能便數倍，以是好學者皆喜，以爲此術之津梁也。傳不云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是書稍賢于博奕，然旅人久來未見它有論著，以此先之，不亦末乎。復自哂曰：小道可觀，聊爲之佐一籌而已。九年三月卒。（新法算書）

論曰．九執術言天竺算法．用九箇字乘除．一舉札而成．後回回亦以七盤寫算．蓋西域舊法皆用筆算也．筆之變而爲籌．猶中土之易算子爲珠盤．然用籌仍須以筆加減．固不如筆算之爲便矣

# 疇人傳卷第四十五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事揚州阮元撰

## 西洋三 附

### 湯若望

湯若望．字道未．明崇禎二年入中國．時禮部奏請開局脩改曆法．次年五月徵若望供事曆局．徐光啓李天經前後所進交食曆指．交食表．交食表用法．交食蒙求．古今交食考．恆星出沒表．諸書．及恆星屏障．皆若望所作也．國朝順治二年六月．若望上書．臣於明崇禎年間曾用西洋新法．製測量日月星晷定時考驗諸器．近爲賊燬．臣擬另製進呈．今先將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師所見日食分秒．並起復方位圖象．與各省所見不同之數．開列呈覽．及期大學士馮銓同若望赴臺測驗．與所算密合．有旨行用新法．七月．禮部言欽天監改用新法．推註已成．請易新名頒行．和碩睿親王言宜名時憲．昭朝廷憲天乂民至意．奉旨以時憲書頒行天下．若望又言敬授人時．全以節氣交宮．與太陽出入晝夜時刻爲重．今節氣之日時刻分．與太陽出入晝夜刻分．俱照道里遠近推算．請刊入時憲書．奏入．允其請．十一月．以若望掌欽天監事．時若望疏言．臣等按新法推算月食時刻分秒．復定每年進呈書目．重複者刪去．以免混





淆．得旨．欽天監印信著湯若望掌管．所屬官員．嗣後一切占候選擇．悉聽舉行．累加太僕太常寺卿．勅錫通微敎師．十四年四月．回回科秋官正吳明烜疏言．若望所推七政書．水星二八月皆伏不見．今水星於二月二十九日仍見東方．八月二十四日又夕見．又言若望舛謬三事．一遺紫炁．一顛倒觜參．一顛倒羅計．命內大臣等公同測驗．水星實不見．議明烜詐妄之罪．援赦得免．康熙四年．徽州新安衛官生楊光先上書若望新法十謬．及選擇不用正五行之誤．下王大臣等集議．若望及所屬各員俱擬治罪．於是廢西法．仍用大統．至康熙九年．復用新法．其術以天聰戊辰爲元．分周天爲三百六十度．太陽一日平行五十九分八秒二十九微四十九纖三十六芒．最高一年行四十五秒．戊辰年平行距冬至五十三分三十五秒三十九微．最高衝距冬至五度五十九分五十九秒．太陰一日平行一十三度一十分三十五秒一微．自行一十三度三分五十三秒五十六微．正交行三分一十秒．月孛行六分四十一秒．戊辰年平行距冬至六宮一度五十分五十四秒四十六微．自行距冬至六宮二十五度三十二分一十五秒三十四微．正交行距冬至一宮一十四秒．月孛行距冬至一十一宮六度一十九分．土星諸行應平行距冬至爲十一宮十八度五十一分五十一秒．本年最高行距冬至爲九宮八度五十七分五十九秒．平行距最高即引數爲二宮九度五十三分五十二秒．正交行距冬至爲六宮七度九分八秒．一平年平行爲十二度十三分三十一秒．最高行一分二十秒十二微．以最高行減平行．得十二度十二分十五秒．乃一年之引數也．一閏年平行爲十二度十五分三十五秒．引數爲十二度十四分十五秒．正交行一年爲四十二秒．木星諸行應平行距冬至爲八宮二十八度八分三十一秒．本天最高行爲十一宮二十七度十一分十五秒．平行距最高即引數爲九宮初度五十七分十六秒．正交行爲六宮二十七度四十一分五十二秒．一平年距冬至平行爲一宮零度二十分三十二秒．最高行爲五十七秒五十二微．兩數相減．得一宮零度十九分三十四秒．乃一平年之引數．其一閏年距冬至平行爲一宮零度二十五分三十一秒．引數爲一宮二十四分三十三秒．正交行一年爲一十四秒．火星諸行應平行距冬至爲五宮四度五十四分三十秒．本天最高在七宮二十九度三十分四十秒．平行距最高即引數爲九宮五度二十三分五十秒．正交行爲三宮十七度二分二十九秒．一平年距冬至平行爲六宮十一度十七分一十秒．最高行一分十四秒．兩數相減．得六宮十一度十五分五十五秒．一閏年距冬至平行爲六宮十一度四十八分三十六秒．引數爲六宮十一度四十七分二十一秒．正交行一年爲五十三秒．金星諸行應平行距冬至與太陽同度．爲初宮初度五十三分三十五秒三十九微．平行距最高即引數爲六宮零度五十六分五十五秒．伏見行從極遠處起．爲初宮九度十一分七秒．最高行在六宮零度十六分六秒．一平年距冬至爲十一宮二十九度四十五分四十秒三十八微．自行引數爲十一宮二十九度四十四分十七秒．伏見行爲七宮十五度一分五十秒．最高行爲一分二十一秒．一閏年距冬至及自行加五十九分八秒．伏見行加三度六

分二十四秒。乃一日之行也。金星正交在最高前十六度。即五宮十四度十六分。其行稍從。故未定其事。然于最高行不大差。水星諸行離平行距冬至與太陽同度。平行距最高即引數。爲二十九度二十分二秒。伏見行從稍遠處起。爲三宮二十九度五十四分一十六秒。最高在十一宮零度五十二分四十二秒。一平年距冬至亦與太陽同度。自行引數爲十一宮二十九度四十三分五十一秒。伏見行滿三周外有一宮二十三度五十七分二十六秒。一閏年引數爲十二宮零度四十二分五十九秒。伏見行全周外爲一宮二十七度三分五十二秒。正交行或曰與最高同度。難測。故不敢定。然或非與最高同。亦必不遠。若曆所定新法算書總一百卷。緣起八卷。大測二卷。測天約說二卷。測日略二卷。曆學小辨一卷。渾天儀說五卷。比例規解一卷。籌算一卷。遠鏡說一卷。日躔曆指一卷。日躔表二卷。黃赤正球一卷。月離曆指四卷。月離表四卷。五緯曆指九卷。五緯表說一卷。五緯表十卷。恆星曆指三卷。恆星表二卷。恆星經緯圖說一卷。恆星出沒表二卷。交食曆指七卷。古今交食考一卷。交食表九卷。八線表二卷。幾何要法四卷。測量全義十卷。新法曆引一卷。曆法西傳一卷。新法表異二卷。其曆法西傳新法表異二書。則入本朝後所作也。若曆論新法大要凡四十二事。一曰天地經緯。言天有經緯。地亦有之。地形實圓。大約二百五十里當天之一度。經緯皆然。二曰諸曜異天。言諸曜各天高卑相距遠甚。舊曆認爲同心。爲誤非小。三曰圜心不同。言太陽本圈與地不同心。二心相距。古今不等。四曰蒙氣有差。言地中有游氣上騰。能映小爲大。升卑爲高。地勢不等。氣勢亦不等。若非先定本地之蒙氣差。終難密合。五曰測算異古。言古法測天。惟以勾股。新法測天。以弧三角形算。以割圓八線表。是爲以圜齊圜。過直過斜。無往不合。六曰測算皆以黃道。言日行黃道。月五星皆出入黃道內外。曆家測天用赤道儀。所得經度。尚非本曜在天之宮次。新法或所得通以黃赤通率表。乃與天行密合。七曰改定諸應。言七政平行起算之端。悉從天聰二年戊辰前冬至後己卯日子正爲始。八曰節氣求真。言舊法平節氣。非天上真節氣。新法悉皆改定。九曰盈縮有限。言盈縮實生於日躔。由日輪之殼。漸近地心。其數漸消。往曆強欲齊之。古今不相通矣。授時擬立消長。此說爲近。而據算測天。則又未合者。須知日有最高最卑二點。上古在二至前。今世在二至後六度有奇。乃真盈縮之限。授時從二至起算。如此識實。安得齊也。今用授時消分爲平歲。更以最高卑差加減之。爲定歲。十曰表測二分。言舊以圭表測冬至。非法之善也。新法用春秋二分。較二至爲最密。十一曰太陽出入及晨昏限。大統曆自永樂後。遷自燕都。乃猶從江南起算。與天違甚。新法從京都起算。而諸方各有加減。十二曰晝夜不等。言一歲行度。日日不等。其差較一刻有奇。新法獨明。其故有二。一繇黃道夏遲冬疾。差獨分餘。一繇黃赤二道。廣狹不同距。則率度必不同分也。十三曰改定時刻。言晝夜定爲九十六刻。於推算甚便。十四曰置閏不同。言舊法置閏用平節氣。非也。新法用太陽所躔天度之定節氣。與舊不同。十五曰太陰加減。言朔望止一加減。餘日另有二三均數。多寡不等。十六曰月行高卑遲疾。言月行轉周之上。最高極遲。最卑極





疾。五星準此。十七曰朔後西見。言朔後月見遲疾。甚有差至三日者。新法獨明。其故有三。一因自行度遲疾。一因黃道升降斜正。一因白道在緯南緯北。十八曰交行加減。言月在交上。以平求之。必不相合。因段一加減。爲交行均數。十九曰月緯距度。言舊法言白二道相距五度。不知朔望外。尚有損益。其至大之距。五度三分之一。二十曰交食有無。言距交近。則其度狹。小于兩半徑。故食。距交遠。則其度廣。月與景過而不相涉。何食之有。然此論交前後也。又當論交左右。太陰與黃道之緯度相距幾何度分。月食則以距度較月與景兩半徑并。日食則以距度較日月兩半徑并。而距度爲小則食。若大則不食。二十一曰日月食限不同。言月食則太陰與地景相遇。兩周相切。以其兩視半徑較白道距黃道度。又以距度推交周度。定食限。若日食則雖太陰與太陽相遇。兩周相切。而其兩視半徑。未可遂以之定兩道之距度。爲有視差。故必加入視差。節後得距度。二十二曰日月食分異同。言距度在月食爲太陰心實距地景之心。愈近食分愈多。愈遠食分愈少。在日食爲日月兩心之距。愈近食多。距遠食少。與月食同。但日食不據實距。而據視距。二十三曰實會中會。以地心爲主。言會者。以地心所出直線上至黃道者爲主。而日月五星兩居此線之上。則實會也。若月與五星各居其本輪之周。地心所出線上至黃道。而兩本輪之心俱當此線之上。則爲中會。二十四曰視會。以地面爲主。言視會新法所創也。日食有天上之實食。有人所見之視食。其食分之有無多寡。兩各不同。其推算辨食則依人目與地面爲準。二十五曰黃道九十度爲東西差之中限。言地平徑三差恆垂向下。高卑差以天頂爲宗。南北差以黃道極爲宗。東西差則黃道上弧也。故論天頂則高卑差爲正下。南北差爲斜下。而東西差獨中限之一線爲正下。以外皆斜下。論黃道則南北差爲股。東西差恆爲句。高卑差恆爲弦。至中限則股弦爲一線。無句矣。所謂中限者。黃道出地平東西各九十度之限也。二十六曰三視差。言視會即實會者。惟天頂一點爲然。過此則有三種視差。其法以地半徑爲一邊。以太陰太陽各距地之線爲一邊。以二曜高度爲一邊。成三角形。用以得高卑差一也。又偏南而變緯度。得南北差二也。以黃道九十度限偏左偏右而變經度。得東西差三也。二十七曰外三差。言東西南北高卑之差。皆生于地徑。外三差不生于地徑而生于氣。一曰清蒙氣差。二曰清蒙徑差。三曰本輪徑差。此振古未聞。近始得之。二十八曰虧復不一。言日食虧復時刻。非二時折半之說。新法以視行從變時刻。則虧復時刻不一之故了然矣。二十九曰交食異算。言諸方各以地經推算交會時刻及日食分。三十曰日食變差。言據法因食。而實不見食。必此日此地之南北差恆爲東西差。故此亦千百年偶遇一二次。非常有者也。三十一曰推前數後。言新法諸表遠溯唐虞。下溯萬禩。開卷瞭然。不費功力。三十二曰五星準日。言道算五緯。皆以太陽爲準。舊法於合伏日數。時多時寡。徒以段目定之。故不免有差。新法改正。三十三曰伏見密合。言五星伏見。舊法惟用黃道距度。非也。須知五星有緯南緯北之分。黃道又有斜正升降之勢。各宮不同。所以加減各異。新法改正。三十四曰五星緯度。言太陰本道斜交黃道。因生距度。與陰陽二曆。

五星亦然，故其兩交亦曰正交中交，其在南在北，亦曰陰陽二曆，新法一一詳求，舊未能也。三十五曰金水伏見，言金星或合太陽而不伏，水星離太陽而不見，用渾儀一測便見，非舊法所能知也。三十六曰五星測法，言測五星須用恆星為準。三十七曰恆星東移，言恆星以黃道極為極，故各宿距星時近赤極，亦或時遠赤極，此由二道各極不同，非距星有異行或易位也。三十八曰籥星大備，言舊法籥星僅依河南見界，新法周天皆有，不但全備中國見界而已。又新法定恆星大小有六等之別，前此未聞。三十九曰天漢破疑，言天漢昔稱雲漢，疑為白氣者，新法測以遠鏡，始知是無算小星攢聚成形，即積尸氣等亦然。四十曰四餘刪改，言羅睺即白道之正交，計都即中交，月孛乃月所行極高之點，至紫炁一餘，無數可定，明係後人附會，今俱改刪。四十一曰測器大備，言近代臺所存，惟有圭表、簡儀、渾象等器，頗不足用，新法增置者，曰象限儀、百游儀、地平儀、弩儀、天環、天球、紀限儀、渾蓋簡平儀、黃赤全儀、日晷等晷，而所製遠鏡，更為窺天要具，此西洋近時新增，百年前未有也。四十二曰日晷備用，言單論求時，則晷為最準，新法創斯晷，隨處可用，無拘垣壁正側，咸可製造，其稱最者，則地平晷、三晷、百游晷、通光晷，他若柱晷、瓦晷、琬晷、十字晷等，不啻數十種，此外更有星晷及測月之晷，以為夜中測時之斷云。十七年若望卒。（新法算書、四庫全書總目）

論曰：明季君臣以大統寖疏，開局修正，既知新法之密，而訖未施行，聖朝定鼎，以其法造時憲書，頒行天下，彼十餘年間辯論剖譯之勞，若預以備我朝之采用者，斯亦奇矣。夫歐羅巴極西之小國也，若望小國之陪臣也，而其術誠驗於天，即錄而用之，我國家聖聖相傳，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設成心，即是一端，可以仰見如天之度量矣。若望以四十二事表西法之異，證中術之疏，由是習於西說者，咸謂西人之學，非中士之所能及，然元嘗博觀史志，綜覽天文算術家書，而知新法亦集合古今之長而為之，非彼中人所能獨創也。如地為圓體，則曾子十篇中已言之；太陽高卑，與考靈曜地有四游之說合；蒙氣有差，即姜岌地有游氣之論；諸曜異天，即郄萌不附天體之說；凡此之等，安知非出於中國，如借根方之本為東來法乎。蓋步算之道，必後勝於前，有故可求，則修改易善，古法之所以疏者，漢儒之術，質合圖讖，唐宋之術，拘泥演撰，天事微眇，而徒欲以算術綴之，無惑乎其術之未久輒差也。至授時去積年日法不用，一一憑諸實測，其于天道已能漸近自然，然則由授時而加精，不得不密於前代矣。彼西人者，幸值其時耳，使生於授時以前，則其術必不能如今日之密，唐之九執，元之萬年，可證也。且西術之密，亦密於今耳，必不能將來永用無復差忒，小輪之法，旋改橢圓，可見也。世世有郭守敬其人，誠能徧通古今推步之法，親驗七政運行之故，精益求精，期於至當，則其造詣當必有出於西人之上者，使必曰西學非中土所能及，則我大清億萬年頒朔之法，必當問之于歐羅巴乎，此必不然也。精算之士，當知所自立矣。

南懷仁





南懷仁字勤敏，一字敦伯，康熙初年入中國。是時吳明烜、楊光先等以舊法點竄遷更，強天從人，儀器倒用，以致天道勿協。康熙七年十二月，命大臣召懷仁與監官質辯，越明年正月丁酉，諸大臣同赴觀象臺測驗立春雨水太陰火星木星，懷仁預推度數，與所測皆符，明烜所指不實，大臣等請將康熙九年時憲書交南懷仁推算，從之，尋以懷仁為監副。是年八月，因舊製靈器有差，疏請改造，並呈式樣，部照南懷仁所指速造，十二年儀成，擢懷仁為監正。其儀凡六：一曰黃道經緯儀，儀之圈有四，圈各分四象限，限各九十度，其外大圈恆定而不移者，名天元子午規，外徑六尺，規面厚一寸三分，側面寬二寸五分，規之下半夾入于雲座仰載之半圓，前後正直，子午上直天頂，從天頂北下數五十度定北極，從天頂南下數一百三十度定南極，此赤道極也。次為過極至經圈，平分處各以鋼樞貫于赤道之南北極，又依黃赤大距度于過極至圈上定黃道之南北極，距黃極九十度，安黃道經圈，與過極至圈十字相交，各陷其中，以相入，令兩圈合為一體，旋轉相從，經圈之兩側面，一為十二宮，一為二十四節氣，其兩交處，一當冬至，一當夏至，此第三圈也。第四為黃道緯圈，則以鋼樞貫于黃極，其圈之徑為圓軸，圓三寸，軸之中心，立圓柱為緯表，與緯簡側面成直角，而經緯圈上各設游表，備頂更設銅絲為垂線，全儀以雙龍擎之，復為交梁，以立龍足，梁之四端各承以獅，仍設螺柱以取平。一曰赤道經緯儀，儀有三圈，外大圈者天元子午規也，以一龍南向而負之，規之分度定極，皆與黃道儀同，去極九十度安赤道經圈，與子午規十字相交，恆定不動，經圈之內規面及上側面，皆鐫二十四時，各四刻，外規面分三百六十度，內安赤道緯簡，以南北極為樞，而可東西遊轉，與經圈內規面相切，緯圈徑亦為圓軸，軸中心亦立圓柱，以及遊表垂線交梁螺柱等件，皆同黃道儀。一曰地平經儀，儀止用一圈，即地平圈，全徑六尺，其平面寬二寸五分，厚一寸二分，分四象限，限各九十度，以四龍立於交梁以承之，四端各施取平之螺柱，而梁之交處，則安立柱，高與地平圈等，適當地平圈之中心，又于地平圈上，東西各立一柱，約高四尺，柱各一龍，盤旋而上，從柱端各伸一爪，互捧圓珠，下有立軸，其形扁方，空其中如牖櫺，以安直線，軸之上端入于珠，下端入立柱中心，令可旋轉，而軸中之線，恆為天頂之垂線焉，又為長方橫表，長如地平圈全徑，厚一寸，寬一寸五分，中心開方孔，管于立軸下端，便靈立軸旋轉，復刻其兩端，令銳以指地平靈之度分，又自兩儀各出一線，而上會于立軸中直線之頂，成兩三角形，凡測一星，則旋轉游表，使三線與所測之星參相直，乃觀表端所指，即其星之地平經度也。一曰地平緯儀，即象限儀，蓋取全圜四分之一，以測高度者也，其弧九十度，其兩邊皆圓半徑六尺，兩半徑交處為儀心，儀架東西立柱，各以二龍拱之，上架橫梁，又立中柱，上管于橫梁，令可轉動，儀安柱上，儀心上指，儀之兩邊，一與中柱平行，一與儀梁平行，又於儀心立短圓柱以為表，又加窺衡，長與半徑等，上端安于儀心，刻其下端以指弧面度分，更安表耳于衡端，欲測某物，乃以窺衡上下遊移，從表耳縫中窺圓柱，令與所測之物相參直，其衡端所指度分，即其物之高度也。一曰紀限儀，紀限儀者全圓

六分之一也。其弧面為六十度。一弧一幹。幹長六尺。卽全圜之半徑。弧之寬二寸五分。幹之左右。鋼窰料綫輪連蓋轄之以固全儀者也。幹之上端。有小橫。與幹成十字。儀心與衡兩端。皆立圓柱為表。而弧面設遊表三。次儀之要。約高四尺。中直立柱。以繫儀之重心。則左右旋轉高低斜側。無所不宜。故又名百遊儀焉。一曰天體儀。儀為圓球。徑六尺。面布黃赤經緯度分。及宮次星宿羅列宛然寫象。故以天體名之。中貫鋼軸。露其兩端。以腳於子午規之南北極。令可轉運。座高四尺七寸。座上為地平圈。寬八寸。當子午處各為闕。以入子午規。闕之度。與子午規之寬厚等。則兩圈十字相交。內規面恰平。而左右上下環抱乎儀。闕圍皆空五分。以便高弧遊表進退。又安時盤于子午規外。徑二尺。分二十四時。以北極為心。其指時刻之表。亦定于北極。令能隨天轉移。又能自轉焉。座下復設機輪運轉子午規。使北極隨各方出地度升降。則各方天象隱現之限。皆可究觀。尤為精妙。六儀相須為用。凡礙于彼者。又有此以通之。所以並行而不悖也。乃繪圖立說。次為一十六卷。名曰新製靈臺儀象志。其書首論推測七政之行。諸星相離遠近之數。并詳製器法度。輕重堅固之理。表臬精粗。互相發明。其言地平儀之用。測日或測星。須於地平圈內旋轉中心表。向於本點。而令橫表上所立勾股形之兩線正對之。蓋勾股兩線。如股與弦。或勾與弦。并人目本星四者相參直。則橫表之度指所在。卽本星地平之經度分也。或從東西。或從南北。起而數之。皆可。若當日光照灼。難用目視。則於白紙上。以勾股形兩線相參直之影為準。若日色淡時。則可用目視之。然人之目與太陽正對。亦必射目。須用五彩玻璃鏡以窺之。若夜闇測星不拘何器。必以兩龍炬之光。照近遠兩線兩表所露近遠者。卽於測星之目為近遠也。其炬光須對照表端。而不可以對照測星之目。試將龍炬捌其半。而不使之透明於其後。則人在龍炬之後。於暗之地。而目所見。凡光照之物。更為明顯也。象限儀之用。凡測日或測星。轉儀向天低昂。窺衡以取參直。卽得地平之緯度。凡轉動儀時。若其背面之垂線。或有不對於原定之處。則其偏內或偏外若干分秒。必須與其所測得之緯度。或加或減分秒若干。蓋儀偏於內則用減。偏於外則用加也。夫地平而分為經緯兩儀者。以便於用而窺測為準故也。其便於用者。蓋謂兩人同時分測。乃并向於一點。以轉動而互用之。則赤道經緯度可推也。蓋夫日月五星之視差。及地半徑差。清蒙氣差等。無不可推也。紀限儀之用。其測法先定所測之二星為何星。乃順其正斜之勢。以儀面對之。而扶之以滑車。一人從衡端之耳表。窺中心柱表。及第一星。務令目與表與星相參直。又一人從游耳表向中心柱表。窺第二星。法亦如之。次視兩耳表間弧上之距度分。卽兩星之距度分也。若兩星相距太近。難容兩人並測。則另加定耳表。於中線或左或右之十度。一人從所定表向同邊之柱表。窺第一星。又一人從游表向中心表窺第二星。其定表至游表之指線度分若干。卽兩星相距度分若干也。赤道儀之用。可以知時刻。亦可以測經緯度分。若測時刻。則赤道經圈上用時刻游表。卽通光耳而對之於南北軸表。蓋經圈內游表所指。卽本時刻分秒也。若經度用兩通光耳。卽兩徑表在赤道經圈上一定一游。





一人從定耳窺南北軸表。與第一星相參測之。一人以游耳轉移遷就。而窺本軸表。與第二星相參直。如兩耳間於經圈外之度分。卽兩星之經度差也。用加減法卽得某星之經度矣。緯度亦以通光耳於緯圈上轉移而遷就焉。若測向北之緯度。卽設耳於赤道之南。測向南之緯度。卽設耳於赤道之北。務欲其準。與夫在本軸中心小表。令目與表與所測之星相參直。次視本耳下緯儀之度分。在赤道之或南或北若干度分。卽本星之距赤道南北之度也。若本星在赤道密近。難以軸中心表對之。則用負圈角表定於緯圈之第十度上。在赤道或南或北。次以通光游表對之。蓋游表距相對之十度若干度分之數。則減其半。卽為某星之緯度分也。黃道儀之用。欲求某星之黃道經緯度。須一人於黃道圈上。查先所得某星之黃道經緯度分。其上加游表而通南北軸中柱表對星定儀。又一人用游表於緯圈上過柱表。對所測之星。游移取直。則緯圈上游表之指線。定某星之緯度。又定儀查黃道圈兩表相距之度分。卽某星之經度差。若本星在黃道密近。難以軸中心表對之。則用負圈角表而測其緯度。其法與測赤道緯法同。十七年八月。預推七政交食表成。表為湯若望所推。懷仁續成之者。凡三十二卷。名曰康熙永年表。二十一年八月。懷仁奉命至盛京測北極高度。較京師高二度。別為推算日月交食表。名九十度表。懷仁言曆之為學也。其理其法。必有先後之序。漸以及焉。故由易可以及難。由淺可以入深。未有踰形器而可驟語夫精微之理者也。如幾何原本諸書。為曆學萬理之所從出。然其初要自一點一線一平面之解。及其至也。窮高極遠。而天地莫能外焉。又製垂球儀。鐵為球以線繫之。數其往來之數。準定時刻。可以測日月之徑。候星辰之行。所著又有坤輿圖說二卷。西方要記一卷。不得已辨一卷。別本坤輿外紀一卷。（欽定大清會典。儀象志。操縵巵言。）

論曰。懷仁謂推步之學。未有踰形器而可驟語精微者。斯言固不為無見也。西人熟于幾何。故所製儀象極為精密。蓋儀象精審。則測量真確。測量真確。則推步密合。西法之有驗于天。實儀象有以先之也。不此之求。而徒侈乎鍾律卦氣之說。宜為彼之所竊笑哉。

紀利安

紀利安一作紀理安。欽天監官。康熙五十四年奉命製地平經緯儀。合地平象限二儀而為一。其製平置地平圈。外徑五尺。闊七寸七分。周圍刻四象限度。下設四柱。以圓座承之。地平圈之中心。倒安螺柱。上出立軸。東西安立柱。高一丈一尺。上結曲梁。正中開孔。以容立軸之上端。中間安象限儀。圜心在下。半徑六尺。弧闊二寸七分。背面結于立軸以運之。圜心安遊表。長八尺。本設儀耳。末設橫柱。以偏仰窺。凡測諸曜。將象限儀推轉。又將游表仰昂。令與諸曜參直。則橫半徑所指。卽地平經度。遊表所指。卽地平緯度。是一測而經緯悉得矣。（欽定大清會典。四庫全書總目。操縵巵言。）

穆尼閣

穆尼閣。順治中寄寓江寧。喜與人談算術。而不招人入會。在彼教中號為篤實君子。青州薛鳳祚嘗從之

謂所譯新西法曰天步眞原。以西漢哀帝永壽四年庚申爲元。以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爲歲實。以兩心差測春秋分有加減。黃赤大距有行分。用月距日行以求太陰經度。其五星行度。俱用通弦立算。其算恆星。因璧宿一星離黃經四度者爲主。各星皆距此日行。其論日月食言交常度有南北之不同。正中交有東西之兩限。與新法算書。互有同異。其所傳比例數表。以加減代乘除。折半代開方。則前此西人所未言者。天步眞原。

論曰。穆尼閣新西法。與湯羅諸人所說互異。當時既未行用。而薛鳳祚所譯。又言之不詳。以故知其術者絕少。安得好事重爲翻譯。俾談西學者。知小輪橢圓之外。復有此一術也。

# 疇人傳卷第四十六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西洋四　附

### 奈端

奈端歷測歲實。謂第谷所減太過。酌定歲實爲三百六十五日五時三刻三分五十七秒四十一微三十八纖二忽二十六芒五十六塵。謂月在最高最卑。雖無初均數。而日在最卑後。則太陰平行常遲。最高正交平行常速。日在最高後。太陰平行常速。最高正交平行常遲。日在中距。太陰平行差十一分五十秒。最高平行差十九分五十六秒。正交平行差九分三十秒。皆以太陽中距之均數。與太陽逐度之均數爲比例。爲一平均。又謂太陽雖在最高卑。而在月天高卑前後。則平行常過。在月天中距前後。則平行常速。太陽在最高距月天高卑中距後。最大差三分三十四秒。太陽在最卑距月天高卑中距後。最大差爲三分五十六秒。以太陽距地之立方較爲比例。爲二平均。又謂太陽在兩交。則平行又稍遲。在大距後。則平行又稍速。其最大差爲四十七秒。爲三平均。考成後編。采用其法。御定考成後編。

論曰。歲實有消必有長。宋之統天元之授時。下驗將來。皆消而不長。此必無之理。固不待至今日而始知





其不善也。然今雖知其當漸長。猶不能立加減之法以施之步算者。蓋消長之數。僅在微秒。非積之久久。不能覺知其差率也。

### 噶西尼　利白爾

噶西尼改黃赤大距爲二十三度二十九分。定蒙氣差最大爲三十二分十九秒。蒙氣之厚爲地半徑千分之六千九十五。至高八十九度。尚有一秒。測地半徑差。最高爲九秒五十微。最卑爲十秒十微。自刻白爾以平行爲橢圓面積求實行。用意甚精。而推算無術。西尼又立借角求角之法。補湊之妙。謂太陰兩弦行度。止有初均三均。而三均又不盡關乎二弦之故。二均之最大者。不在兩弦而在朔弦弦望之間。其初均之最大者。七度三十九分三十四秒。日在最高朔望前後二均最大差。爲三十三分十四秒。日在最卑朔望前後二均最大差。爲三十七分十一秒。亦以日距地之立方較爲比例。爲二均數。三均之差。生於月距日與月高距日高之總度。最大差爲二分二十五秒。以半徑與總度之正弦爲比例。爲三均。若月天最高與日天最高有距度。日月又有距度。朔望後又有遲早之差。故三均之外。又有加減。如兩高相距九十度時。其差三分。皆以半徑與月距日之正弦爲比例。爲末均數。謂日在兩交時。交角最大爲五度十七分二十秒。距交九十度時。交角最小爲四度五十九分三十五秒。則望而後交角又有加分。因日距交與月距日之漸遠。以漸而大。加至二分四十三秒。交均之最大者。爲一度九分四十二秒。然黃白大距旣時時不同。非推月離不得其準。故今交食先徵平朔望。以求其入交之月。次推本日次日兩子正之日躔月離。以求其實朔望之時。又推本時次時兩日躔月離。以比例其時刻。較前法精密加詳。則太陰之行度。不爽毫髮矣。御定考成後編法多取之。御定考成後編。

論曰。天不必有小輪也。以小輪算均數加減平行。驗之於天而合。則小輪之法善矣。天亦不必爲橢圓也。以橢圓面積算均數加減平行。驗之於天而更合。則橢圓之法善矣。此與郭若思以垛積招法求盈縮疾遲差數。同爲巧算。而今法爲尤密耳。若以爲在天之實象。則爲其所惑矣。

### 戴進賢　徐懋德

戴進賢官欽天監監正。雍正時。奉命修日躔月離二表。乾隆二年。詔與監副徐懋德增補表解度說。詳見顧琮傳。御定考成後編。

### 杜德美

杜德美著周徑密率。及求正弦正矢捷法。其法先以一三五七九等數。各自乘爲屢次乘實。如一自乘仍得一。爲第一乘數。三自乘得九。爲第二乘數。以至二十三自乘得五百二十九。爲第十二乘數。又以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數。挨次兩位相乘。又以四乘之。爲屢次除數。如二三相乘得六。以四乘之。得二十四。爲第一除數。四五相乘得二十。以四乘之。得八十。爲第二除數。以二十四與二十五相乘得六百。以四乘之。

得四千二百爲第十二除數。設徑二十制求周者。以徑三與之得六十爲第一數爲實。以第一乘數乘之。第一除數除之。得二箇五千萬爲第二數。又爲實。以第二乘數乘之除數除之。得五千八百一十二萬五爲第三數。爰次乘除。至所得數祇一位爲止。乃併之得六二八三一八五二九九。卽所求徑二十制之周率也。假此數以三百六十度除之。得每度之弧線。以六十分除之。得一分之弧線。以六十秒除之。得一秒之弧線。表而列之。設有弧度求正弦者。於弧線表內取弧線而并之。爲設弧之共分。自乘爲屢乘數。又以二三四五六七之六數相挨兩兩相乘爲除數。卽用設弧其分爲第一得數。復爲實。以屢乘數乘之。第一除數除之。爲第二得數。又爲實。以屢乘數乘之第二除數除之。爲第三得數。又爲實。以屢乘數乘之第三除數除之。爲第四得數。乃以第一得數與第三得數相併。又以第二得數與第四得數相併。末以後併減先併數。餘卽所求之正弦也。求正矢者。以設弧共分自乘得屢乘數。又以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相乘。爲屢次除數。乃以屢乘數折半爲第一得數。爲實。以屢乘數乘之。第一除數除之。爲第二得數。又爲實。以屢乘數乘之。第二除數除之。爲第三得數。又爲實。以屢乘數乘之。第三除數除之。爲第四得數。乃第一得數與第三得數相併。以第二得數與第四得數相併。後以兩併數相減。餘卽所求之正矢也。如設弧過四十五度以上者。先求得餘弧之正矢。以減半徑。卽設弧之正矢也。據本傳參

論曰。梅文穆公曰。割圜密術。屢求句股至精至極。但密數十位之方。非旬日不辦。今立乘除之數以求之。得之頃刻。與屢求句股者無異。故樂援法。又曰弧矢之術。有弧背卽可求弦矢。大測割圜之法。理精數密。然不能顧展以求弦矢。今任設奇零之弧分度。不必符乎六宗。法不必依乎三要。而弦矢可得。斯誠術之奇而捷者也。文穆之稱道如此。而其所以立法之根。乃無一語及之。余嘗反覆布算。乃知屢次乘除之後。其加減之數。如平方立方與郭守敬垛積招差法正相類。夫立垛積招差以求氣朔消長。郭祖冲之綴術之遺。然知綴術一書。亦當如立天元術之流入彼中。吾中土亡之。而彼反得之矣。

## 顏家樂

顏家樂著測北極出地簡法。其法先于其處測一恆星自出地平至正午所顯之時刻。及其高度。乃以時刻變爲赤道度。以其大矢爲一率。正矢爲二率。高度之正弦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弦。查表得數。內減去星距天頂度餘。與九十度相加。折半得數。復與九十度相減。除卽其處北極出地度也。據本傳參

## 蔣友仁

蔣友仁乾隆二三十年間入中國。進增補坤輿全圖。及新製渾天儀。奉旨翻譯圖說。命內廷學士錢樾都侍郎何國宗。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錢大昕爲之詳加潤色。其坤輿全圖。繪天顯渾圓。地居天中。其體亦渾圓也。地體如球。今畫大地全圖。作兩圈界。以象上下兩半球。合之卽成全球矣。大地之經緯度。各分三百六十。與天度相應。而以天上相顯之處名之。如圖之上下頂衡兩點。與天之南北兩極應者。





亦名南北兩極。橫線平分南北爲兩半。與天上赤道應者。亦名赤道。餘線做此。經線以赤道爲主。平分赤道爲三百六十度。每度各作一橢圓之弧。上會于北極。下會于南極。以象地周三百六十經度。此線卽爲各處之子午線。緯線以子午線爲主。平分子午線爲三百六十度。每度各作一層。惟赤道爲大圈。漸遠赤道。則漸小。至南北二極。則合爲一點。以象地球南北各九十距等圈。是爲緯度。其論測量地周新程。言凡圜形有二。一爲平圜。一爲橢圜。設縱圜爲平顯。則分全圜三百六十度。其容積皆等。自古天文家但論地爲圓形。未察此圓形何顯。今西士以新製儀器。屢加推測。則疑地球大簡未必是平顯。而其度所容之遠近。亦未必相等。以故佛郎濟亞國王。特遣精通數學之士。分往各處。按法細測南北各度所容之里數。自近赤道者。自近北極者。自居北極赤道之中者。凡三處測其高度之容。近赤道則狹。漸離赤道則漸寬。由此推得地球大圈之圓形不等。止赤道爲平圓。而徑圈皆爲橢圓。地球長徑過赤道。短徑過兩極。短徑與長徑之比例。若二百六十五與二百六十六。假如維地球或坤輿徑者。命過赤道徑二尺六寸六分。則過極徑止二尺六寸五分。然斯差微小。而于維地球或地圖。或可不論也。按京師營造尺。一里得一百八十丈。而新法測得赤道各度一百九十二里十七丈二尺一九五八。若此數以三百六十乘之。則得赤道周屢六萬九千一百三十四里七十八丈九尺七。經圈上之初度一百九十一里一百十八丈三尺。第四十五度一百九十一里九十五丈四尺。第九十度一百九十二里一百四十六丈八尺。繼命經圈上諸度之里數。則得經圈周圍六萬九千零二十四里一百零二丈七尺。其論七曜序次。言自古天文家推七政體緯行度。其法詳矣。西士殫其聰明。各自推算。乃擬想宇宙諸曜之序次。各成一家之論。今姑取其緊要四宗。以齊七曜之運動而已。第一多祿畝論地爲六合之中心。地體循太陰水金太陽火木土及恆星各有本輪。俱爲實體。不相通而相切。本體之外。又有均輪。七政各行于均輪之界。而均輪之心。又行于本輪之界。然此論不足以明七政運行之諸理。今人無從之者。第二的谷論地爲六合之中心。地周圍太陰太陽及恆星。各有本輪。隨地顯轉。水金火木土五星之本輪。顧以太陽爲心。而本輪之上。俱有均輪。第三瑪爾象論地爲六合之中心。不距本所。而每日旋轉一周于南北兩極。地周圍太陰太陽及恆星旋轉。太陽周圍水金火木土之輪。以上二家。雖有可取。然皆不如歌白尼之密。第四歌白尼置太陽于宇宙中心。太陽餘近者水星。次金星。次地。次火星。次木星。次土星。太陰之本輪繞地球。土星旁有五小星繞之。木星旁有四小星繞之。各有本輪。繞本星而行。距斯諸數最遠者。乃爲恆星。天常靜不動。彼歌白尼論諸曜之次。蓋本于尼色達之論。而歌白尼特闡明之。繼之者有刻白爾。奈端。噶西尼。辣喀爾。勒莫尼。真尼。皆主其說。今西士精求天文者。並以歌白尼所論序次。推算諸類之運動。歌白尼論諸曜。以太陽靜地球動爲主。人初聞此論。輒駭爲異說。蓋止恃目證之故。今以理明之。如人自地視太陽太陰。謂其兩徑相等。而大不過五六寸。若以法推。則知太陽之徑。百倍大于地球之徑。而太陰之徑。止爲地球徑四分之一也。人自地視太陽似太

陽動而地球靜。今設地球動太陽靜。于推算既審合。而於理亦屬無礙。試舉一二端以驗其理。其一曰。人在地面視諸曜之行。皆環繞地球。而地似常靜不動。然不可以爲地靜而諸曜動之據也。譬如舟平浮海。舟中之人。見舟中諸物遠近彼此恆等。則不覺舟行。而視海岸山島及舟以外諸物。時近時遠。時左時右。則反疑其運動矣。今地球及地周圍之氣。一無阻礙。運動均勻。人在地面上。視周圍諸物之遠近恆等。則不能覺地之運行。而視地球外之諸曜。見其時上時下。時左時右。則謂諸曜繞地球而旋行。其二曰。雖設地動而太陽靜。自地視之。必似太陽動而地靜。然以斯二者推太陽出入地平之度。其數必相等。如太陽西行繞地。太陽在卯。則見太陽出地平。太陽自卯向午。則漸升。自午向酉則漸降。太陽至酉。見太陽入地平。太陽行地平之下。自酉過子。復至卯。又出地平。此太陽動而地靜之說也。今設太陽常靜不動。而地球左行。自東往西。旋轉於本心。則視太陽似升降出入于地平。與前無異。其三曰。太陽本爲光體。月水金火木土六曜。皆爲暗體。借太陽之光以爲光。與地球相似。設有人在太陰及他曜面上。則其視地球。亦如地面上之視太陰。有時晦。有時光滿。有時爲上下弦。此理凡通天文者皆知之。今六曜既皆似地球。豈有六曜及太陽循環地球。而獨地球安靜之理乎。不如設太陽于宇宙中心。而地球及其餘游曜。皆旋繞太陽。以借太陽之光。斯論不亦便捷乎。又言水金地火木土六曜之本輪。旋繞乎太陽。太陰之本輪。旋繞乎地球。而土木二星。又各有小星之本輪繞之。然太陽地球土木。非爲各本輪之中心。而微在其一偏。其相距之數。名爲兩心差。歌白尼將此諸輪作不同心之圈。而刻白爾。察游曜之固然。證此諸輪皆爲橢圓。橢圓有大小二徑。並有三心。卽中心及兩偏心。若知大小兩徑之比例。或兩心差。則可推橢圓之式。又言水金地太陰火木土。並木土七周圍九小星。皆有兩運動。一循行其本輪。一旋轉于本心。太陽雖無本輪。亦如他游曜旋轉于本心。旣設地球之兩運動。若地球于本心每日東行一周。則諸曜在地周圍。似每日西行一周。地西行一年一周輪。則太陽似東行一年一周天。其論恆星。言恆星在天。終古常靜不動。自地視之。似有兩種運動。皆因地球旋轉之故。每九十五刻十一分四秒。恆星似西行一周。蓋此時地球於南北兩極之軸。東行一周故也。每七十二年。恆星與黃道南北兩極。似東行約一度。蓋此時地球兩極之軸漸轉微偏約一度也。七政體之大小。及距地之遠近。天文家皆能測知其實數。惟恆星不然。因其距地最遠。雖細加測量。僅知其大小遠近不等而已。又恆星本各有光。其中多有較太陽更大者。恆星距地最遠。故地球並地球本輪之徑。自恆星天視之。僅如微點。地球行本輪之時。其南北二極。恆向于天之南北二極。在地雖相距有遠近。以應恆星天之兩極。常若無二。其論諸曜徑各不同。言天文家測量七政遠近大小不等。取規于地球半徑。若測量土木旁九小星。取規于本星之徑。旣知地徑之里數。由此可推知他曜遠近大小之里數。地徑二萬八千六百五十里。徑較于地徑。日一百倍。木三分之一。金等月四分之一強。火五分之一。木十倍強。土十倍弱。取規于地半徑。水距日最遠一萬零二百七十四。最近六千七百五十四。金





距日最遠一萬六千零六十。最近一萬五千七百九十六。地距日最遠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四。最近二萬一千六百二十六。月距地最遠六十二。最近五十四。火距日最遠十一萬九千九百。最近十萬八千九百。土距日最遠二十二萬一千八百七十。最近十九萬七千八百零四。其轉于本心。日二十五日四十八刻。金九十三刻五分。地九十五刻十一分四秒。月二十七日。火一日三刻十分。木三十九刻十一分。循行一周輪。水八十七日九十三刻七分。金二百二十四日六十七刻三分二十秒。地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五十七秒。月二十七日三十刻十三分五秒。火六百八十六日九十四刻零三十秒。木四千三百三十二日四十八刻。土一萬零七百五十九日三十二刻。自地視徑。日三十二分五秒。水七秒十五微。金一分十七秒三十微。月二十八分四十六秒。火八秒六微。木三十七秒十五微。土十六秒。自日視徑。水二十一秒。金三十秒。地二十五秒。火十二秒。木三十七秒。土十六秒。橢圓之比例。水長徑七千七百四十二。短徑七千五百七十。兩心差八百一十。金長徑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二。短徑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一。兩心差五十二。地長徑二萬。短徑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七。兩心差一百六十八。火長徑三萬零四百七十四。短徑三萬零三百四十二。兩心差一千四百一十五。木長徑十萬零四千零二十。短徑十萬零三千八百九十九。兩心差二萬五千零五十一。土長徑十九萬零七百五十八。短徑十九萬零四百四十八。兩心差五萬四千二百九十八。其論春夏秋冬。言歌白尼論春夏秋冬四季之輪流。亦由地運動。而所生地球所輪之本輪。相點于渾天之黃道。地兩極之軸。斜行于黃道之軸。而地赤道斜行于本輪各二十三度半。是爲春赤距緯。地循本輪。其軸恆斜。而其極恆向天之兩極。設地球之與太陽距者。在赤道北二十三度半。此歲見太陽于天頂。此時地旋轉于本心。則見太陽于夏至圈繞地左行。北方之晝長。南方之晝短。夏至後第八日。爲太陽最高之時。因此時地距太陽最遠故也。地循本輪與太陽應者。漸近赤道。太應正當地之赤道。此時地旋轉于本心。則見太陽于赤道應旋行。而晝夜適平。秋分後地球與太陽應者。漸距赤道向南。在赤道南二十三度半。此時地旋轉于本心。則見太陽于冬至圈繞地左行。冬至後第八日。是爲太陽最卑之時。因此時地距太陽最近故也。地循本輪與太陽應者。漸近赤道。則見太陽于赤道圈旋行。地行本輪一周。人從地面視之。則見太陽于黃道上循行一周。而爲一歲也。太陽之視徑大小。太陽之疏行疊縮。測時不等。皆自地兩運動而生。其論太陽。言太陽之光雖大。其面上每有黑點。或一或二或三。而不定。其點初小。漸長。然後漸消。以至于盡。黑點或多且大。則能減太陽之光。此點特在太陽之面。究不審其何物。然疏其自此往彼。每以二十五日半。復歸于原所。則知太陽二十五日半。旋轉于本心一周。太陽每一日似面行繞地一周。每一歲似東行一周。然此兩動非太陽之實動。乃由地球旋轉于本輪而生。其論太陰。言太陰及五星之體皆無光。借太陽之光以爲光。若以望遠鏡望太陰之面。則見其黑暗之處。似山林湖測。及地面上所有之物。太陽之光照太陰之面。其點皆生黑影。于太陰正對處。測其所生之影。則知太陰

面上之山。其高過于地面上之山也。太陰面上黑點。各有定所。天文家各以名命之以爲考驗東西經度之用。設如太陰食而入地影。或地影相切于太陰面上某黑點。雖無先後。然其虧復各分限時刻。各處俱不等。若知兩處時刻相差幾何。卽知兩處東西經度相距幾何。如人在京師。覩月食初虧。及地影相切于某黑點。在子初二刻三分。又有人在伊犂覩月食初虧。及地影相切于某黑點。在亥初一刻二分。兩處時差爲兩小時一刻一分。以每時行度之率推之。得三十四度。卽伊犂距京師西之經度。其論五星言水金火木土之體。與地球相似。其向日之半球恆明。背日之半球恆暗。金水二星自地視之。有朔望上下兩弦。順合如月之望。退合如月之朔。東西大距。如月之上下弦。但人以目視之不覺。若以望遠鏡窺之。可得金星朔望兩弦之象。惟水星距太陽最近。其體又微小。故難以分耳。土木火三星。自地常視其光面。獨火星距地九十度時。自地視其光面稍背。以月望前後兩日。因火星距地近故也。土星旁有五小星。各有本輪。繞土星而行。如金水二輪之圍繞太陽。各小星行之遲疾。隨其輪之大小不等。第一星行一日八十五刻。第二星行兩日七十刻。第三星行四日四十九刻。第四星行十五日九十刻。第五星行七十九日三十一刻。俱循本輪一周。木星旁有四小星。各有本輪繞木星順行。第一星行一日七十三刻。第二星行三日五十二刻。第三星行七日十四刻。第四星行十六日六十六刻。俱循本輪一周。土木兩星既全爲暗體。必于太陽相對之處生影。其周圍諸小星之體亦無光。光借于日。故入本星之影。則食木星旁四小星。以遠鏡望之易見。又其食最繁。每日或一或二。可視其出入木星之影。故用此以定各處之經度。與月食同理。又以遠鏡望土星之體。有一光圈。似渾天儀之地平。此圈體時變更。未審其爲何物。按歌白尼所定諸曜次第。五星皆如地球繞日順行于隋圓形之本輪。其行一周之遲速不等。由其距日遠近而生。水星距日最近。故其循本輪最速。八十八日而一周。土星距日最遠。故其循本輪最遲。計二十九年零一百五十五日而一周。太陽在五星諸輪之一偏心。凡各星相等之時。所循本圈弧之面積亦相等。數自太陽視之。諸星雖遲速不等。而皆爲順行。若自地視之。則見其有留退等變。然此變非諸星之變。乃自地本輪半徑差所生也。其變有二種。由星輪在地輪內外不同之故。各有周詳之。其論客星。言明史曰。客星者。言其非常有之星。殆陽異星之總名。若客星不發光芒。則曰客星。若發光芒。則曰孛彗長。今按客星之體。非地氣上升。亦並非妖瑞之兆。第如諸恆星及游星之體。其行于天上也。亦如游星行于本輪。客星之本輪爲橢圓形。太陽在其一橢心。客星距地遠。故自地不見。距地近。故自地可見。相等之時。其所行本輪弧之面積皆相等。星行本輪之弧愈大。而行愈速。又橢圓之長徑愈長。則其行一周愈遲。故客星或五六十年止行一周。止見一次。古今慣客星爲異。因未明其實理耳。茲千百餘年來。已測得五六客星再見之準。冀日後歷測諸客星之見。庶可得其一定之數。並驟見之緒實也。友仁明水法。在養心殿造辦處行走。地球圖說。

論曰。古推步家。齊七政之速行。於日躔曰發斂。於月離曰遲疾。於五星曰順留伏逆。而不言其所以發斂





遲疾順留伏逆之故。良以天道精微。非人力所能窺測。故但言其所當然。而不復強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自歐邏向化遠來。譯其步天之術。于是有本輪均輪次輪之算。此蓋假設形象。以明均數之加減而已。而無識之徒。以其能言盈縮遲疾順留伏逆之所以然。遂誤認蒼蒼者天。果有如是諸輪者。斯眞大惑矣。乃未幾而向所謂諸輪者。又易爲橢圓面積之術。且以爲地球動而太陽靜。是西人亦不能堅守其前說也。夫第假象以明算理。則謂爲橢圓面積可。謂爲地球動而太陽靜。亦何所不可。然其爲說至于上下易位。動靜倒置。則離經畔道。不可爲訓。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地谷至今才百餘年。而其法屢變如此。自是而後。必更有於此數端之外。逞其私知。創爲悠謬之論者。吾不知其伊于何底也。夫如是而曰西人之言天。能明其所以然。則何如曰盈縮。曰遲疾。曰順留伏逆。但言其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者之終古無弊哉。

# 續疇人傳序

向疑八線表及八線對數表。字數在一二百萬已上。且僅數目之字。非有文義可尋。而字體微芒。編碎叢密。保無寫刻之譌。綫從屢求句股所成。無由讎校。近見羅氏茗香以乾隆間明氏捷法。校得八綫對數表一度十三分二十秒正切第五字〇誤作一。又六度四十一分十秒正切第五字〇誤作六。又十二度五十分正弦第六字七誤作五。又十六度三十二分十秒正切第七字九誤作〇。又四十二度三十二分四十秒正切第九字五誤作四。可見西人之所能者。今人亦能之也。羅氏又因讀四元玉鑑。於如像招數一門有所會通。更取明氏捷法。御以天元。知密率亦可招差。其弧與弦矢互求之法。與授時曆草之垜積招差。一一符合。且以祖氏之綴術失傳已久。其法厪見於秦書。卽大衍之連環求等遞減遞加。亦與明氏捷法相近。爰融會諸家法意。爲撰綴輯補二卷。纂闡微言。與復絕學。古人之名亦從茲不朽。爲功匪淺。明氏爲乾隆初滿洲人。其割圜密率捷法。海內無刊本。與元朱松庭四元玉鑑等書。皆出在嘉慶初。疇人傳成之後。兩家之書。又皆大有裨於曆數。在昔聖人治易。實象獨於革卦。一則曰治曆明時。取諸革。再則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夫日三月成時。月三日成霸。霸之義从月。亦从革。說文革更也。故術家因之隨時修改。以求合於天行。自古以來。所以有七十餘家之術。而授時歲實之上考用長。下推用消。黃赤大距之古大

今小歲差之古今不同皆其明證非古人之心思才力不逮今人亦非古法之疏不若今法之密蓋迫於積漸生差術以是見疏耳盧洛下閎謂太初術八百歲當差一日亦本取革之義自西人尚巧算屢經實測修改精務求精又值中法湮替之時遂使乘間居奇世人好異喜新同聲附和不知九重本諸天間借根昉自天元西人亦未始不暗襲我中土之成說成法而改易其名色耳如諸輪變爲橢圓不同心天變爲地球動是已元且思張平子有地動儀其器不傳舊說以爲能知地震非也元竊以爲此地動天不動之儀也然則寫友仁之謂地動或本於此或爲暗合未可知也西法之最善者無過八線然舍表無以布算苟如羅氏以密率招差是其法亦無異乎元朝授時曆草更安知八線表不亦由於此乎世之學者卑無高論且因八線對數以加減代乘除競趨簡便日習其術罔稽其故致古人精語盡晦矣夫爲數之道首在廣書辨氣朔之盈虛課日月五星之遲疾因時制宜即孟子所謂苟求其故此亦實事求是最大鍵鑰者也校乘七發曰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漢人亦必有所本前傳未列孟子應否補列請思酌之方今聖世六藝昌明佚書大顯後有疇人思欲復古將見大衍爲考古之根天元爲開來之具綴術爲五星之用招差爲八線之資合大衍約分天元寄母綴術求等招差疊積又爲後學之權衡斯又宋元事復見之各得所宜甄錄而表章也元少壯本昧於天算惟閱李氏尙之焦氏里堂言天算尙之往來杭署搜列各書與元商撰成疇人傳今老病告歸田里更爲昏耄又喜得羅氏茗香論古天算有如此羅氏補續疇人各爲列傳用補前傳所未收者得補遺十二人附見五人續補二十人附見七人凡四十四人釐爲六卷次於前傳四十六卷之後統前傳共成五十二卷猶有挂漏俟再續焉又宋元間算法所指太極天元四元大衍等名皆用假制真借虛課實以爲先後彼此地位之分别耳非如道學家言確有太極天地之道貫乎其中至術數占候及太乙壬遁符讖之流則尤明曆明算者所不屑言也前傳凡例已詳析之茲更不及之道光二十年夏四月予告體仁閣大學士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在家食俸揚州阮元序時年七十有七



# 疇人傳卷第四十七

甘泉羅士琳續補

宋補遺一

楊輝

楊輝字謙光錢塘人著算法六卷其目曰田畝比類乘除捷法上曰田畝比類乘除捷法下曰算法通變本末曰乘除通變算寶曰法算取用本末曰續古摘奇算法其田畝比類乘除捷法自序曰爲田畝算法者蓋萬物之體變段終歸於田勢諸題用術變折皆歸於乘除中山劉先生作議古根源序曰入則諸門出則直田蓋此義也積成直田演段百問信知田體變化無窮引用帶從開方正負損益之法前古之所未聞也作術逾遠罔究本源非探賾索隱而莫能知之輝擇可作關鍵題問者重爲詳悉著述推廣劉君垂訓之意五曹算法題術有未切當者僭爲刪改以便後學君子目之曰田畝比類乘除捷法庶少裨汲引之楊徑云實時德祐改元歲在乙亥也學冊算法

論曰輝所著書載於文淵閣書目及算法統宗云元豐紹興淳熙以來刊刻十八種又云嘉定咸淳德祐等年四種其時算書甚多今皆不傳阮相國訪之三十年通人學士僅未之見嘉慶庚午相國以少詹事

在文淵推藏間全唐文。於永樂大典中。鈔得楊輝摘奇及議古等百餘番。嗣宦淮安。廬江上舍郎堂叅排比蔡齊之。然掇拾殘賸之餘。究非全帙也。後聞蘇州黃堯圃主事丕烈。得宋刊楊輝算法。屬何君夢華元錫假鈔其副。知輝於此學未云深造。田畝比類重修議古截田諸問。皆天元如積之術。其開方步法從橫布算之式。與秦道古數書同。此卽出於中山劉君者也。通變卷內有代乘代除各三百題。今市井俗人所謂飛歸者正復相似。考夏侯陽算經。已有以從添之身外減幾之語。蓋此種超徑等接之術。已濫觴於唐以前矣。書中所稱應用算法。詳解算法。指南算法。九章纂類。議古根源。辯古通源。及統宗所載各書。今皆未見。不審海內尚有流傳之本否也。序署德祐乙亥。爲宋瀛國公元年。又法算取用本末下。有史仲榮名。未審何人。俟考。因疇人傳于楊輝未詳。並撰傳在得書之前。故爲補敍。

金補遺二

元好問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眞驛太原秀容人。系出拓跋魏。故姓元氏。其先自汝州遷平定。又徙於忻。年七歲有神童之目。宣宗興定五年登進士第。不就選。哀宗正大二年。補國史院編修官。四年始筮仕內鄉令。再任鎭平令。丁艱。終喪辟爲鄧州南陽令。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擢尚書省掾。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三年。金鎭氏亡。入元不仕。以著作自任。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構野史亭於州治韓巖郁。凡金國君臣遺言往行。悉采摭記錄。至百餘萬言。金史多本其所著。好問淹貫經傳百家。詩文爲一代宗工。兼通九數天元之學。弱冠受知於楊雲翼趙秉文兩學士。遂登其門。又與李冶張德輝相友善。時號龍山三友。曾因劉汝諧撰如積釋鎖。爲撰細草。今二書不傳。專見祖頤序中。嘗博涉燕趙齊魯間。遊金源文章。奇名並大振。所至以異人目之。卒年六十有八。（金史本傳。遺山墓銘。金詩選。遺山年譜。外集。四元玉鑑。）

論曰。世但傳遺山工詩文。而不聞遺山明算數。他書亦絕未敍及。惟四元玉鑑後序有云。平水劉汝諧撰如積釋鎖。絳人元裕之細草。後人始知有天元。其時楊雲翼張行簡李冶郝經耶律楚材暨其子鑄材。皆精曆學。又嘗與遺山善。遺山既往來於其間。宜亦知算。則其有細草也。信必不妄。而本傳缺載。何歟。此蓋與宋史不爲秦九韶立傳。致大衍求一術幾湮。事略相同。夫自有天元而後知授時弧矢相求之妙。亦自有大衍。而後知演撰積年日法之故。然則天元與大衍。淘治曆者所必不可少也。昔梅文穆公供奉內廷。蒙聖祖仁皇帝授以借根方法。且諭曰。西洋人名此書爲阿爾熱八達。譯言東來法。是立天元一術。幸得蒙天子指示。始得復彰。而大衍則載在秦書。不絕如縷。獨如積釋鎖失傳。斯非細序。又安知遺山之有此絕學乎。推原其故。蓋史爲曆本。曆以數成。數居六藝之一。此蓋以明道。儒者之學也。自堯命羲和。舜察璣衡。而降由周秦以迄金元。凡授時事朔諸大典。莫不掌之太史。故司馬遷劉羲叟諸公。胥得預治曆修史之事。嗣是史乘領於詞館。司天別設專官。遂使假林實學。下同方技。當時遺山文名又重。自必史臣以爲不





應有此九九應能致。細草亦淪替無存。噫。是何貴末賤本之若是歟。又劉汝諧其人不詳。據遺山北渡初獻書中令公。請以一寺院所費養天下名士。書中枚舉者有劉汝翼名。未知卽其人否。俟考。

元補遺三

蔣周

蔣周平陽人。著益古書。刊於元豐紹興淳熙間。是周信爲宋元時人。說詳李冶謂可與劉徽李淳風相頡頏。鎖雖其祕匿而不盡發。（益古演段。四元玉鑑。）

論曰。李仁卿自序益古演段云。近代有某者。以方圓移補成編。餘益古集今元和李尙之秀才（銳）。因見楊輝算法中。有所謂益古算法。遂以某者指楊輝言也。士琳於四元玉鑑後序中。見其所載宋元諸算經。始知益古乃蔣氏之書。蓋爲表章云。又序中歷稱博陸李文一撰照膽。鹿泉石信道譔鈐經。平水劉汝諧撰如積釋鎖。絳人元裕之撰細草。後人始知有天元。平陽李德載撰兩儀群英集臻。兼有地元。霍山邢先生頌不高弟劉大鑑潤夫撰乾坤括囊。末有人元二門。今各書雖不傳。亦可見宋元時從事於斯者不少。謂圖海鏡有鈐經載此法。以弦差冪減丙行差冪。復以丙行乘之爲實。以差率冪爲法之語。所謂鈐經者。當卽石信道之所撰歟。

朱世傑（補 傳其著述）

朱世傑字漢卿。號松庭。寓居燕山。不知何許人。著四元玉鑑三卷。總二十四門。凡二百八十八問。卷首列開方演段諸應。凡四。一曰今古應方會要之圖。取古梯法七乘方。以正者爲從。負者爲益。明廉隅進退之旨。二曰四元自乘演段之圖。箭凡習四元者以明理爲務。必達乘除升降進退之理。乃盡性窮理之學。因立句三股四弦五黃方二爲問。併之得一十四步。自乘爲冪。計一十六段。共一百九十六步。考圖認之。其理自明。三曰五和自乘演段之圖。凡句股之術。出於圓方。蓋徑一而周三。方徑一而匝四。伸圓爲句股。方爲股。共結一角。斜弦適五。句股之所生也。今言五和者。句股和。句弦和。股弦和。弦和和。弦較和。併之得四十二步。自乘得一千七百六十四步。共爲二十五段也。四曰五較自乘演段之圖。謂算中元妙。無過演諸學者。鮮能造其精。前明五和。次辯五較。自知優劣也。其五橫者。句股較。句弦較。股弦較。弦較較。弦和較。併之得一十步。自乘得一百步。亦共爲二十五段。次則假令四問。其立天元曰一氣混元。天地二元曰兩儀化元。天地人三元曰三才運元。天地人物四元曰四象會元。校正者爲臨川前煜。字叔明。號聲屋。前有大德癸卯上元日臨川前進士莫若序。末有大德登科二月甲子祖頤心齋祖頤季眞父序。各一首。咸謂世傑以數學名家。與游湖海二十餘年。四方之來學者日衆。因帝明九章之妙。以淑後學。其法以元氣居中。立天元一於下。地元一於左。人元一於右。物元一於上。陰陽升降。進退左右。互通變化。乘除往來。用假象眞。以虛同實。鎖總正負。分求四式。必以寄之。剔之餘。籌易位。積兩和會。以成開方之式。上卷六門。曰直

段求源，曰混積問元，曰端匹互隱，曰廉積歸求，曰商功修築，曰和分索隱。中卷十門，曰如意混和，曰方圓交錯，曰三率究圓，曰明積演段，曰勾股測望，曰或問歌彖，曰菱草形段，曰箭積交參，曰撥換截田，曰如像招數。下卷八門，曰果垛疊藏，曰鎖套吞容，曰方程正負，曰雜範類會，曰兩儀合轍，曰左右逢元，曰三才變通，曰四象朝元。計自直段求源以迄雜範類會，凡二十門，悉以天元爲術，惟或問歌彖第九、第十兩問，兼立地元，又第十二問兼立三元，要皆不出九章範圍。如商功修築、勾股測望、方程正負三門，雖仍九章舊名，而精深祕奧，則又過之。其端匹互隱、廉積歸求二門，寓粟米；如意混和一門，寓借衰；菱草形段、果垛疊藏、如像招數三門，寓商功中之差分；直段求源、混積問元、明積演段、撥換截田、鎖套吞容五門，寓方田少廣；諸法又和分索隱一門，約分命分也；方圓交錯、三率究圓、箭積交參三門，定率而兼交互也；至於或問歌彖、雜範類會二門，各自爲法，一則寄諸歌詞，一則編成雜術，均有似乎補遺，大旨有淺有深，以加減乘除開方帶分六例爲綱，而每門必備此六例，凡法之簡易者略之，其繁難者詳之，更有一門而專明一義者，如和分索隱之分開方，三率究圓之積演段之反復互求是已。末後四門，專爲天元者兩儀合轍、左右逢元二門，言人元物元者，三才變通、四象朝元各一門，惟通體俱有開方帶方廉隅諸數，不詳乘除升降正負相消之法，蓋於假令四問各具細草，揭其大綱，列今式云式三元式物元式，則詳於後得左得右得，以及內二行外二行諸式，并和會配合互隱通分剔消易位以見例。先是世傑於大德己亥時，渠導初學，欲其演熟乘除加減，編集算學啟蒙三卷，自乘除加減求一穿韜反覆還源，以至天元如積，爲二十門，凡二百五十九問，卷首總括一卷，首釋九數，如一一如一，一二如二，二二如四之類，次載歸除歌括，如一歸如一進，見一進成十，二一添作五之類，謂古法多用商除，爲初學者難入，則後人以此法代之，再次則斤下留法，明縱橫訣大小數諸率，暨解斗斤秤鎰匹田畝各起率，古圓率徽率密率，明異名正負乘除開方等法，一一詳列。上卷八門，曰縱橫因法，曰身外加法，曰留頭乘法，曰身外減法，曰九歸除法，曰異乘同除，曰庫務解稅，曰折變互差。中卷七門，曰田畝形段，曰倉囤積粟，曰雙據互換，曰求差分和，曰差分均配，曰商功修築，曰貴賤反率。下卷五門，曰之分齊同，曰堆積還源，曰盈不足術，曰方程正負，曰開方釋鎖，大率由淺入深，初不外乎九章，然視九章則加精，較玉鑑則便於初學，二書互有新義，如謂半除長爲小長，長除半爲小平，小積皆爲一步，又圓問四而三即徑周，又倍斜爲廣，二方一斜和爲長，長廣相乘爲方五斜七，八角田術，若倍弦爲廣，勾股弦和爲長，長廣相乘，即勾三股四八角田積之類，又有求三角四角鼠[illegible]形，及四角落一三角撒星更落一形諸法，尤爲獨得，其論之分曰，但有除分者，除不盡之數不可棄之，棄之則不合其源，可以爲之分，言之之分者，乃乘除往來之數，還源則不失其本也，故九章設諸分於篇首者爲何，謂之分者乃開算之戶牖也，緣其義閎達，其術奧妙，是以學者造之鮮矣，故張邱建有云，不患乘除之爲難，而患通分之爲難是也。且合減課分之術，乃畢其母而齊其子，母法子實而一平分者，母互乘子





副併爲平實，母相乘爲法，以列數乘未併者各爲列實，以列數乘法，減多益少而平，經分者，錢爲實，人爲法，而一置有分者，同而通之，乘分者，子相乘爲實，母相乘爲法，而一約分者，治數之繁也，設有四分之二，減而言之，即二分之一也，可約則約，可半則半，比類簡問，欲買馬五十六匹，已買二十一匹，問幾分中買乾幾分，答曰八分中買三分也。其於開方釋鎖門，有直難有長平和題，下論天元一術曰，粲此以古法演之，和步自乘得八千四百六十四，乃是四段直積一段較冪也，列積四之得八千二百八十，減之餘有較冪二百五十六爲實，以一爲隅平方開之，得較一十六步，加和半之得長，長內減較即平也，今以天元演之，明源括法，省功數倍，假立一算於太極之下，如意求之，得方廉隅從正負之段，乃演其虛積相消相長而脫其真積也，余故於逐問備立細草，廣其縱橫，明其正負，使學者粲然易曉也。四元玉鑑算學啓蒙赤水遺珍

論曰，漢卿在宋元間，與秦道古李仁卿可稱鼎足而三。道古正負開方，仁卿天元如積，皆足上下千古，漢卿又兼包衆有，充類盡神，而明之尤超越乎秦李兩家之上。其菱草形段，如像招數，果垛疊藏各開，爲自來算書所未及，郭太史授時草平立定三差，所謂垛積招差者，殆通乎此，莫氏序謂二書相爲表裏，不其然歟。蓋當時說言天元之學，推其源實出於衰分，縱同爲假借之算，而衰分所借者爲今有之見數，天元所借者爲所求之問數，見數實而問數虛，故衰分較易，若天元者，既爲問數，祇可互爲隱伏，不容交相雜圓，故必立之於太極見數下，使其有所區別，以求同數之兩式，尤必使兩式之正負各異，庶於錯綜參伍中消成一段，俾隱伏之問數立見，所謂如積求之者，凡數之相乘或自乘，皆謂之積，凡題必有兩見數，或如題用定率得積，或如題用加減乘除得積，以兩見數各演一式，其正負自必不同，譬之題有三四層數，以八乘三，同於以六乘四，均得二十四是已，故同一弦冪也，有以和冪內減倍直積爲式，有以較冪內加倍直積爲式，兩式雖同，兩式之爲和較爲正負則互異，其法又有類於盈不足術，假令令之兩式，惟假令令之兩式消後一行，僅得實法兩層，天元兩式消僅一行不盡，爲實法兩層，其階級重率由層乘所得，故又假借爲實方廉隅諸數，而以開諸乘方法御之，地元則於天元所假借之一算外，復別假一算，此一算既不可使之與太極天元相混，故旁立於太極之左，其兩式相消後，尚有級附者交錯於其側，不成一行，不可爲開方之段，必更尋一同數之式以相消，使三式化爲兩式，兩式綜爲一行，譬之三四相乘，倍之亦得二十四，勾股二冪相併，亦爲弦冪是已。此兩式因一由題中今有數所成，故曰今式，一由云數所成，故曰云式，用以作記耳。至於三元四元，不過多一元則多一假借之算，亦多一元則多一同數之式，凡二元二式，三元三式，四元四式，悉如方程之二色三色四色，互通齊同，相當直除，其成上下左右，不能升降進退者，則又剔而自乘，務使或升或進，齊同相當，所謂剔而自乘者，譬之三四相乘爲一十二，若三自乘爲九，四自乘爲一十六，以九與一十六相乘，初不與夫一十二自乘之爲一百四十四，此中之變化莫測，自然而然，可謂別具神奇，曲盡妙理，是誠算學中最上乘也。惜唐荊川梅文穆諸公，未經深究，錯會厥

旨，澄以術士秘其機械，營之致二書并佚。阮相國在浙時，獲大德本四元玉鑑，而以未見啓蒙為憾。近士琳又訪獲朝鮮重刊本算學啓蒙，因仿論語皇侃疏七經孟子考文傳自日本例，校刊行世，并玉鑑一書，亦為補撰細草，刊布斯見澂卿之書，不難人人通曉，士琳亦不憚以平易之語反覆詳明，引申取譬，導其先路，實欲斯文未墜，絕學復昌，是所望也。

## 趙城

趙城字元鎮，維揚人，爵位無考。當元大德時，曾從朱世傑學算，并先後為代刊算學啓蒙、四元玉鑑二書。其序劉算學啓蒙曰：昔觀水一也，散則千流萬派；木一也，散則千條萬枝；數一也，散則千變萬化。老子曰：數者一也，道之所生生於一，數之所成成於九。昔者黃帝氏定三數為十等，九章之名立焉。周公制禮作為九數，九數之流，九章是已。夫算乃六藝之一，周之賓賢，嘗教國子此九數也。歷代沿襲，設科取士，魏唐間算學尤盛。如劉徽之注九章，甄鸞重差，淳風之解十經，發明補闕，博綜精微，一時獨步。自是厥後，科目既廢，算學罕傳，信如是也。則計租庸調，何術可憑？步斷畸殘，若為銷齡？米粒正耗，何由剖析？是猶捨舟楫而欲濟海，去寸木而欲量天，多見其不知量也。燕山松庭朱君篤學九章，旁通諸術，於寥寥絕響之餘，出意編撰算書三卷，分十二門，立二百五十九問，細草備解，詳圖析微，訓為算學啓蒙。其於會計租庸田疇經界，會積隱互正負方程開方之類，已足以貫通古今，發明後學。卷末一門，立天元一算，包羅萬象，靡有孑遺。明天地之變通，演陰陽之消長，能窮未明之明，克盡不解之解，索數隱微，莫過乎此。是書一出，允為算法之標準，因方之學者歸焉，斯見拔茅連茹，以備清明之選云。序成於大德三年己亥七月既望。（算學啓蒙）（四元玉鑑）

論曰：吾鄉之通算學者，陳泗源先生以前，則罕得其人。元鎮之學，雖無由得窺深淺，然觀祖氏所稱為博雅之士，成始成終，好事之德，奚可殷沒一語，是其人已可概見。又澂卿寓游廣陵，學者雲集，元鎮亦自稱學算，斯亦吾鄉古事所當摭入鄉乘者焉。



# 疇人傳卷第四十八

甘泉羅士琳續補

國朝補遺四

明安圖　子明新

明安圖字靜庵，蒙古正白旗生員，官欽天監監正。受數學於聖祖仁皇帝，故其所學精奧異人。曾預修御定考成後編、御定儀象考成。因西士杜德美用連比例演周徑密率及求正弦正矢之法，知其深微，而不可不求甚解，積思三十餘年，著割圜密率捷法四卷。一曰步法，於杜氏三法外，補續弧背求通弦求矢法，仍杜氏原法，但通加一四除耳。又弦矢求弧背，並通弦矢求弧背六法，合杜氏法共成九術。其弦求弧背者，以弦為連比例二率，半徑為一率，求得三四六八十諸率，以一三五七九之五數各自乘為層次乘數，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相挨兩兩相乘，當層次除數，即用二率為第一得數，復從四率以第一乘數乘之，第一除數除之，為第二得數，又從六率以第一第二乘數乘之，第一第二除數除之，為第三得數，又從八率以第一第二第三乘數乘之，第一第二第三除數除之，為第四得數，如是累求至所得數祇一位而止。乃併之，即所求之弧背也。矢求弧背者，倍正矢為連比例三率，亦以半徑為一率，求得五七九十一諸率，以一二三四五之五數各自乘為層次乘數，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相挨兩兩相乘，為層次除數，即用三率為

第一得數。復置五率。以第一乘數乘之。第一除數除之。為第二得數。又置七率。以第一第二乘數乘之。第一第二除數除之。為第三得數。又置九率。以第一第二第三乘數乘之。第一第二第三除數除之。為第四得數。如是累求。至所得數祇一位而止。乃併之。與半徑相乘。為實。開平方。即所求之弧背也。如通弦求弧背。亦各加一四除。矢求弧背。則三率又多加一四因。更別增倒除弦求弦矢。餘弦矢求本弧。以借弧與正餘弦互求四術。二曰用法。以角度求八線。及直線弧線三角形邊角相求。其書七題。謂今之法所以密於古者。以其能用三角形也。然三角形非八線表不能相求。惟用此法以之立表。則甚易。以之推三角形。則不用表而得數。與用表者同。三四兩卷曰法解。皆闡明弦矢與弧背相求之根。其法先以一分弧通弦求二分全弧通弦之數。次以一分二分弧通弦。求三分四分全弧通弦之數。以一分三分弧通弦。求五分全弧通弦之數。又以二分五分相乘。得十分。十分自乘得百分。十分百分相乘得千分。十分千分相乘。得萬分。遂以半徑為一率。一分弧通弦為二率。各如相乘之率數。求得十百千萬諸分弧率數。比例得弧背求通弦應減四率二十四分之一。加六率八十分之一。減八率一百六十八分之一。加十率二百八十八分之一。減十二率四百四十分之一。加十四率六百二十四分之一。減十六率八百四十分之一。各以四歸之。則二十四得六。為二三相乘數。八十得二十。為四五相乘數。一百六十八得四十二。為六七相乘數。二百八十八得七十二。為八九相乘數。四百四十得一百一十。為十與十一相乘數。六百二十四得一百五十六。為十二與十三相乘數。八百四十得二百一十。為十四與十五相乘數。故以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數。兩兩相乘。為屢次除數。又以通弦求得二率一分。多四率一分。六率九分。八率二百二十五分。十率一萬一千二十五分。十二率八十九萬三千二十五分。十四率一億八百五萬六千二十五分。得後率分數為實。各遞降二等。使二率降為四率。四率降為六率。得前率分數為法。以法除實。得四率一分為一自乘數。六率九分為三自乘數。八率二十五分為五自乘數。十率四十九分為七自乘數。十二率八十一分為九自乘數。十四率一百二十一分為十一自乘數。十六率一百六十九分為十三自乘數。故以一三五七九等數。各自乘為屢次乘數。次如求通弦法。求得十百千萬諸分弧正矢率數。比例得弧背求正矢應減五率十二分之一。加七率三十分之一。減九率五十六分之一。加十一率九十分之一。減十三率一百三十二分之一。加十五率一百八十二分之一。減十七率二百四十分之一。而十二為三四相乘數。三十為五六相乘數。五十六為七八相乘數。九十為九與十相乘數。一百三十二為十一與十二相乘數。一百八十二為十三與十四相乘數。二百四十為十五與十六相乘數。故以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數。兩兩相乘。為屢次除數。又以正矢求得五率一分。多七率四分。九率三十六分。十一率五百七十六分。十三率一萬四千四百分。十五率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分。十七率二千五百四十萬一千六百分。為後率分數。各遞降二等。為前率分數。如前通弦法。除得五率一分為一自乘數。七率四分為二自乘數。九率九分為三自乘數。





十一率十六分為四自乘數。十三率二十五分為五自乘數。十五率三十六分為六自乘數。十七率四十九分為七自乘數。故以一二三四五等數。各自乘為屢次乘數。書未成而卒。子新。（割圜密率捷法附算學方立遺書）

明新字景鑅。安圖之季子。習父業。充食俸生。時安圖病且革。以所著捷法授之。新遵父命。與門下士共續成之。論曰。杜氏泰西三法。見於梅文穆公赤水遺珍。而其所以立法之原。乃無一語道及。且祇立乘除之數。但云截去末八位。藏匿根數。秘而不宣。致汪孝嬰廣文萊。誤疑其數為偶合。今觀靜庵之法與解。始知杜氏法原暗用連比例術。以半徑為一率。數弧共分為二率。二率自乘。一率除之。得三率。以二率與三率相乘。一率除之。得四率。由是推之。三率自乘。一率除之。得五率。二率三率相乘。一率除之。得六率。三率五率相乘。一率除之。得七率。循序而進。雖至億萬率。皆如是也。文穆之謂以設弧共分自乘為屢乘數。即二率之自乘也。其截去末八位者。即一率半徑之省除法。蓋半徑為一千萬一歸不須歸。故截位以代除。設半徑為一萬。則所截去者為末五位。而非八位。或半徑不盡為一之整數。則又非除不可。此布算者所宜辨明也。而法之妙。莫捷於對數。以其用加減代乘除。而對數之用。莫便於八線。以八線之積數過多。逝算匪易。用對數則一加一減。即得弧度。不復更用乘除。考對數之由來。亦起於連比例。又安知當日立八線表時。不暗用此法推算耶。然則彼之所謂六宗三要累求句股者。殆飾詞耳。特張大其說。故作繁難。以炫異數愚。在好事者不覺墮其術中。靜庵之作是解也。其始本欲數其自得之義。相與抗衡。可謂能自樹立。其子又克觀父志。不墜家聲。方之古人。洵堪與北齊祖沖之父子媲美。昔至氏以綴術求割圜密率。至今推為最允。今靜庵以連比例求密率暨法。陳術雖不傳。而連比例之屢乘屢除。釋其名義。似有近乎綴術之遺。即謂之為明氏新法也可。

陳際新

陳際新字舜五。宛平生員。祖籍福建。官靈臺郎。為數正。明安圖高弟。安圖殁後。以割圜密率捷法未竟之稿。命偕觀新尋緒推究。覓以平日所聞面授之言。越數年。至乾隆甲午始克成書。其序略曰。凡解有因法而得者。有不因法而得者。因法而得者。法如是。解如是。止也。法如是。解不止於如是也。不因法而得。何以有是解乎。蓋其初非為法解也。亦欲自立一法與前法並行。及深思而得之。乃與作者脗合。遂以為是法之解。故法如是。而解之曲暢旁通。不止於如是也。先生初。即杜泰西圜徑求周弧背求弦求矢之法。欲自立一法。以觀其同異。因思古法有二分弧法。西法又有三分弧法。則遞分之亦必有法也。由是思之。遂得五分弧及七分弧。次列三分弧五分弧七分弧三數觀之。見其數可依次加減而得。遂加減至九十九分弧。然其分數皆奇數也。又思之。遂得二分弧。依前法遞推至四分弧六分弧。加減至百分弧。則偶數亦備矣。然猶分而不能合也。又思之。奇偶可合矣。然逐層求之。數多則繁。若累至千萬分。猶未易也。又思之。其數可超位而得。則以二分弧五分弧求得十分弧。以十分弧求得百分弧。以十分弧百分弧求得千分弧。

以十分弧千分弧求得萬分弧。既得百分弧千分弧萬分弧三數。然後比例相較。而弧矢弦相求之密率捷法。於是乎成。及其成也。與杜泰西之法無異。遂以是為解焉。豈非不因法而得者乎。今讀其解。初若與本法絕不相侔。及循序而進。而其法之必由乎此。又有確然無可疑者。至於設一術取一數。反覆求之。諸法皆立。而其用未盡。誠所謂法如是解不止於如是也。際新親承指授。且不敢違遺命。今纘其解。並述其意云。割圜密率捷法序。

## 張肱

張肱字良亭。寶應人。以諸生由博士陞授官正。終戶部主事。與陳際新齊名。同受業於數正明安圖。與際新同纘割圜密率捷法。相與討論推步校錄。際新極為稱道推許。割圜密率捷法序。

論曰。自元大德時。朱松庭游廣陵。學者雲集。其時有趙元鎮者。代刊其書。國朝又有陳泗源先生。當聖祖仁皇帝指示算學。若良亭者。則又從明監正。而監正亦得算法于聖祖仁皇帝者也。至今良亭後裔。世業疇人。引而勿替。外此如焦君里堂。循 楊君竹廬。大壯 皆精九數。近來朱氏二書既復昌於廣陵。而捷法亦為岑君紹周建功校刊。岑雖天長人。若援焉公之例。亦得附郡人之列。然則廣陵算之學。吾鄉可媲美矣。

## 孔廣森

孔廣森字衆仲。號撝約。又號顨軒。曲阜人。故衍聖公傳鐸之孫也。生而穎異。年十七舉於鄉。乾隆三十六年成進士。官檢討。丁內艱。陳情歸養。築儀鄭堂。讀書其間。蓋心儀鄭氏學云。旋遭家難。以父所著書為族人所訟。辦遣戍塞外。扶病走江淮河洛間。稱貸四方。納贖鍰。父因之獲宥。未幾。居大母與父憂。哀毀以毀卒。年三十有五。少曾師事休寧戴震。因得盡傳其學。及官翰林。與襄中秘。得見王孝通緝古算法。秦九韶數學九章。李冶益古演段測圓海鏡諸書。由是精研九數。學益大進。因梅宣城少廣拾遺。但有平方立方廉隅圖。至三乘方以上。則云不能為圖。反覆搜索。獨抒新意。取羅割變為方根。使諸乘皆可作平方觀。假圖明數。構諸乘方廉隅圖。俾學者知方廉稠疊之所由生。又因舊法割圓弧矢。用徑一圍三古率。立天元一以三乘方求矢。蓋古率本朒。故背弦之差。雖非真差。借而取矢。適得真矢。若依密率圍八分之一設半弧背。七八五三九有奇。所得之矢轉大矣。於是別立新法。分為四例。其一曰弧羃自之以徑一有半除之。開立方得矢。凡為大弧羃在圓羃五分之一以上者。通此例。其二曰三因弧羃自之以半徑之二十七倍除之。開立方得矢。凡為弧羃在圓羃十五分之一以上者。通此例。其三曰五因弧羃自之以半徑之八十一倍除之。開立方得矢。凡為弧羃在圓羃三十分之一以上者。通此例。其四曰七因弧羃自之以全徑之八十一倍除之。開立方得矢。凡為諸小弧羃不及圓羃三十分之一者。通此例。又因秦氏方斜求絕術。及算經商功章求方亭術。引申推演。廣秦氏得四術。補斛方得二十五問。著少廣正負術內外篇六卷。內篇以平立三乘方諸廉法分上中下三卷。外篇卷上曰割絕弧矢。曰新故三角法。曰方田雜法。曰推秦氏方斜求





圓算學。曰堆垛。卷中曰句股和較圖解。曰句股羃相求難題。曰句股容方難題。曰句股中長難題。曰句股不同式難題。卷下曰斜方傳間。末附訂正算法統宗求錐堆法一解。要皆發前人所未發。其餘所著書尚多。[illegible]

論曰。顨軒生自聖裔。家有師承。宜乎學貫天人矣。所學總康成春秋。象精通六書九數。駢體尤似六朝。其所創割圓四例。在明氏捷法未兼之先。亦不為無補。其年甫逾三十。而所學無所不通。一藝之分。他人白首不能到。有聞一知十之質矣。

## 博啟

博啟字繪亭。滿洲正白旗人。乾隆中官欽天監監副。嘗因句股和較之術。前人論之詳且廣矣。獨句股形中所容之方邊暨線三事。尚缺而未備。爰以三事分配和較類法六十。惜其書未刊。歿後無聞。今所傳者唯有方邊及垂線求句股弦一題。法用平行線割容方羃為四小句股形。借垂線為小句股和。借方邊為小弦。求小句小股。以小股與垂線比。若方邊與句比。以小句與垂線比。若方邊與股比。以小股與股比。若方邊與弦比。道光初。方履亭官數正時。每括此履祿士。句股容三事拾遺方履亭監正撰。

論曰。繪者明方慎菴監正亭言。繪亭監副有是法失傳。因仿監線遺法。用平行線割半圓徑羃為四小句股形。取半圓徑為垂線。借垂線為小句股和。倍半圓徑為小弦。求得小句小股。以小股比垂線。若半圓徑比句。以小句比垂線。若半圓徑比股。以小股比股。若半圓徑比弦。又以半圓徑減方邊得較。用平行線割較羃為四小句股形。倍較為小句股和。倍半圓徑為小弦。求得小句小股。以小句比半圓徑。若方邊比句。以小股比半圓徑。若方邊比股。以小股比股。若方邊比弦。用補數副之。伏徑立天元一術。為演得三事和較六十題。衆增立天地兩元為廣例二十五術。儀句股容三事拾類四卷。更試變通其法。獨以八線取方題用方斜學。求得容方中之斜線。以垂線為一率。半偶為二率。斜絕為三率。求得四率為正割。檢八線表得度。用與四十五度相加減。得垂線所分之大小兩弧。以半徑為一率。垂線為二率。小弧正割為三率。求得四率為句。如以大小兩弧之兩正切為三率。求得四率。為大小兩弧之兩弦分相并。得弦。餘二題仿此。其得數雖同。而尾數究有奇零。以八線表所列之數至單位止。單位以下棄其餘分。故不盡如句股與天元所得之數密合。或有妄詆天元術不能馭三角和較者。此徒泥西法。不知天元之妙者也。傳知天元類於宋元之際。其時安能遽知西法之有三角形而預為立法乎。要在學者善為會通耳。試取平三角形。有一角而角在兩邊之中。有大邊與對邊和。有小邊與對邊和。求三邊及垂線。此西人常法所不能御者。若立天元一術。斛任求兩邊。或和數或較數。皆一平方即得。然則天元之與西法。其優劣可由此見矣。

## 許如蘭

許如蘭字芳谷全椒人乾隆三十年舉人四十六年大挑知縣分發福建觀老故江西歷任浮梁上猶新建縣事丁憂服闋赴福建題補侯官未履任會攖氣疾病卒如蘭性敏於書無所不讀皆究心精妙於曆算始習西法通薛鳳祚所譯天步眞原天學會通時同縣山西峯武同知吳烺受梅文鼎學于劉湘煃如蘭因並習梅氏曆算全書又于乾隆四十年夏謁戴震于京都受句股割圜記四十四年秋謁董化星於常州截錄古算經十書而董則專業薛氏者也于是兼通中西之學嘗謂其弟子胡早春曰古人以句股方程列于小學童而習之人人能曉今則老宿不能通其義一則時尚帖括句股視爲不急之務再則習爲風雅不屑持籌握算致疇人子弟之所爲噎過矣又爲士大夫不精弧矢之術雖識天文之秘無益也疇人算工不明象數之理雖擅步算之能仍無益也著有乾象拾遺春暉樓集諸書今多散佚其存者有書梅氏月建非專言斗柄論後曰竊以太陽右旋一度隨天左旋一周故謂之日歷二十九日奇日與月會故謂之月歷三百六十五日奇日與天會故謂之歲但日與月會月有晦朔弦望人所易曉日與天會天體渾淪無可識肄古人不得已卽以恆星爲天以誌日躔恆星積久而差冬至日躔不在原宿始立歲差歲差之法古謂恆星不動而黃道西移今測周天星座皆動其經緯之度不隨赤道運轉而順黃道東移故謂黃道不動而恆星東行與七政同一法然則黃道與歲並無差也歲與黃道既無差冬至子正太陽躔箕一度次日子正躔箕二度自黃道言則謂太陽右旋進一度自赤道言則謂天左旋一周又過一度蓋時刻定於太陽之加臨今日子正太陽加臨于正北明日子正太陽復加于正北方擅之一日若以赤道爲主赤道箕一加于正北明日赤道箕一雖到正北而太陽仍在其西一度餘俟太陽行到正北而赤道又東過一度矣東過一度謂之一日東過三十度謂之一月天道左旋自子而丑以至于亥復至于子太陽右旋自子而亥以至于丑日與天會方成一歲由是觀之太歲月建皆法天道之左旋者也故自子至丑以周十二辰二十八宿皆麗黃道之右旋者也故由角而亢以周十二次且古人以中數爲歲朔數爲年上古氣朔同日故月建起于節氣而不起于中氣日躔過宮起于中氣而不起于節氣故曰冬至子之半起于中氣故曰冬至日躔星紀之次也然則一歲十二建乃天道左旋經歷十二辰故謂之月建此萬古不易者也斗柄所指分位不眞且恆星東移積久有差辨之誠是也但古人云斗爲帝車斟酌元氣而布之四方又曰招搖東指天下皆春不過言天道左旋無跡可見順時布化斗柄有象可徵爾拘泥其詞則惑矣其說歲差曰宗動挈諸天而行者左旋之天也每日一周循赤道西行七政恆星莫不齊同恆星七政東行者右旋之天也或一月一歲而一周或數年數十年數百千年而一周循黃道東行參差不一然赤道左旋黃道右旋同出一時並非兩候但赤道之左旋甚速每日能周三百六十度黃道之右旋甚遲每日七政或行數分或行數十分或行一度或行數度至多如月不過十三四度而止至少如恆星一年方行五十餘秒又黃赤二道斜交並非平行是于左旋至速之中微斜牽向右耳日之





于天載經緯星之于日也日行至黃道分至節氣之限則春秋寒暑皆隨之而應七政麗于各宮過各宮歷濕寒溫風雨則隨恆星之性而應然則冬夏二至乃黃道上子午之位也春秋二分乃黃道上卯酉之位也惟唐虞時冬至日躔虛中恆星之子中正逢黃道之子中嗣是漸差而東周在女漢在斗今在箕黃道之子非恆星之子也以丑宮初度爲冬至者因周時冬至恆星已差至丑古人卽以恆星爲黃道之十二次故命丑爲星紀言諸星從此紀也其實丑乃周時冬至恆星之宿度並非恆星之子中今並不在丑又移至寅十餘度矣由今箕一上溯古虛五于中共差五十八度爲年四千餘此恆星東行之明驗也其他著論無關曆算者不錄（乾象拾遺 春暉樓集）

陳懋齡

陳懋齡上元舉人著經書算學天文考其自序云唐人試士有明算科五經算術限以年今考其書亦頗易究耳夫算法至今日始愈密而愈精然不外堯典中星周髀致日等項爲測算之根濫觴掇拾於煨燼之餘營造渾天只因孔子有北辰居其所之一句至孟子言千歲日至可坐而致其自篇和假擬周幽薄蝕可考而知五經算術於此等處略不議及何耶就中惟職方封關王制而方魯論乘馬並試言之然職方鄭注汪甄王制步畝乘遠得論千乘略答難合讀其書卒難了然於心口今依恆星東行詳考歲差以弧三角視法圖寫渾儀依郭守敬授時法遍考詩書及於魯論著爲史表使學者可依法推步雖不敢謂求詳於古於西算亦萬分之一也時嘉慶二年歲在丁巳十月望日綱目曰尚書堯典曆象日月星辰考尚書堯典中星觀效大戴禮記夏小正星象考歲差恆星行圖考冬夏致日考渾儀考閏月定時考周禮地中考周禮職方封關考禮記王制開方考魯論千乘能方考魯論北辰北極考史表推步定法夏仲康五載季秋月朔日蝕考商太甲元祀十二月乙丑距三祀十有二月朔日考周書武成年月考詩十月之交辛卯朔日蝕考春秋魯隱公三年辛酉二月己巳日食考洵足爲考古治經者之一助又范景福字介茲錢塘人以優貢移晉遵欽定考成前編法推算春秋朔閏日食取上律天時義阮相國名其書曰春秋上律表焦里堂孝廉代阮相國爲之序曰余遊撫兩浙於西湖建詁經精舍祀許叔重鄭康成兩先生屬諸生肄業其中諸生能習推步之學者不乏人范生景福其一也歲癸亥生以所步春秋朔閏日食表及說請正於余而乞爲之名竊謂孔子作春秋備天地人三統之學故子思子贊其學曰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本欽若以紀四時卽祖述之旨也尊建子曰春王則憲章之義也或記司術之過或明伐鼓之非左氏引而申之歷如也其後劉歆姜岌之徒造訂諸術必上驗於春秋杜征南爲左氏學亦因宋仲子十家之法考訂春秋朔閏故不通春秋不足以知術不知術亦不足以通春秋不知術不通春秋不足以紹聖人祖述憲章之志用是命之曰春秋上律表所以嘉范生之能治春秋也且范生之書其善有四焉天文術算之學至本朝而大備天下學者或疑其深微奧祕不敢學習范生習之不十年而能發明如是學者庶

觀而效焉，而知是學之本易明，著之一也。治經者患拘執而不能通，劉氏炫過孔穎達辭而闢之，然亦不必俱非，顧者亦難悉當。杜氏於襄二十七年，宜從南闕生直言其非，而並二十五年六月辛未爲七月之朔，則稱杜氏爲不可易，按之於義，是非不謬，庶幾不泥古，不違古，爲說經之通，著之二也。疇人子弟，諳其技不能知其義，依法布算，不懲於數，其中進退離合之故，或之或知，故不能變化以推古術，生之習曰，置閏可移，食限不能移，又謂欲定閏必推中氣，又推斟酌置閏，以合干支，尤當斟酌置閏以合食限，於是用平朔不用定朔，用恆氣不用定氣，用食限不用均數，本諸時憲，參之長曆，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著之三也。本時憲上考之法，以明春秋司曆之得失，以決三傳之異同，以辨杜氏之是非，以課三統大衍授時以來上推之疏密，俾學者知聖人作春秋，爲本朝時憲之嚆矢，而本朝之制時憲，實爲聖人春秋之脈絡，著之四也。具此諸善，可知生用力之勤，研究之細，其治經也，無學究拘執之習，其治曆也，非星翁術數之求，由此而進焉，而未可量其所就矣。余樂道其書之羙，而爲之序。又按顧氏棟高撰有春秋比月頻食說，其略云，比月頻食，必無之理，經書日食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十月庚辰，二十四年七月庚子，八月癸巳，皆比月連書，先儒求其義而不得，因謂當時史官失書，事後追憶，疑在前月，又疑後月，不能明確，遂兩存之，又謂當時術者，豫推以驗立法疏密，未能準定，先兩書之，及事過而忘削其一月，並誌焉，此一前一後，皆懸擬之辭，不足據也。今以時憲上推，定爲二十一年九月庚戌，二十四年七月甲子，以交周入食限斷之，而究其實，十月庚辰，八月癸巳之由，閻氏百詩嘗謂必有某公某年日食脫簡錯置於此，其說最當，因詳推二百四十餘年食限，得襄公二十六年十一月庚辰日食，或當時錯置閏之殊，先後一月，文十一年八月癸巳日食，二者干支食限皆合，引伸閻氏之意而實指之，當見許可，較懸擬者則有左證矣，或謂二百餘年食限多矣，豈無偶合，然偏檢諸年，祇得其一，不得其二，差堪爲據，不然，疑事無質，直而勿有，亦何敢無當贅辯也。先是歲嘉因見杜氏德美割圓密率九術，乃取二箭法中相加相減術，變而通之，藉借弧求弦借弦求弧二法，其時明氏之書未刊，而竟能與之暗合，其精思妙悟有如此。算學天文考畢業焉宋已宣集方鐵書

論曰，陳副貢天文考，阮相國于道光中刊入學海堂經解中，並云其周禮地中考原圓設九問以解地圓，似反支離，且外大圓黃赤道既爲大規，而小圓上黃赤道又爲直線，亦似矛盾，因以爲地圓之理本圖易曉，不若做乾坤體義圖爲之較便，副貢越其書，爰復更定一圖，附於原圖之次，士琳叢副貢殁年無考，今據其自序年月，在前傳告成之先，故編次於據道末，又陳公三年日食考後云，別有春秋朔閏交食考，茲不具載，其考今不傳，因與范氏所著之上律表初名略同，疑即指范書而言，唯副貢用授時術推算，與范氏用今法小異，究未知是一是二，范氏白首窮經，究心絕業，所著書生前無力刊刻，崇明施槎蔭明府彥士僅舉其所推隱公元二三年及桓三年丙表附梓於施推春秋日食法之後，猶得見其一斑云。



# 疇人傳卷第四十九

甘泉羅士琳綴補

國朝續補一

錢大昕 姪侗

錢大昕，字曉徵，號辛楣，又號竹汀，先世自常熟徙居嘉定，遂爲嘉定人。年十五爲諸生，有神童之目。乾隆十六年，高宗純皇帝南巡，獻賦行在，召試舉人，以內閣中書補用。十九年成進士，授翰林院檢討，洊陞至詹事府少詹事，以丁外艱，慕際曼容之爲人，遂引疾不出。官贊善時，適西洋人蔣友仁以所著之地球圖說進，奉旨繙譯，詔大昕與閣學何國宗同潤色，國宗久領監事，精推步，由是大昕時與討論中西斷法，觀宗遜謝以爲不及。時休寧戴震亦在朝，刻戴故婺源江氏弟子，江精西法，恆而護西人之短，戴亦不無墨守師說，故大昕致書戴之，書略曰，足下盛稱婺源江氏推步之學，不在宣城下，當慉足下之書是僨，恨不即得其書讀之，頃下榻味經先生邸，始得盡觀所謂翼梅者，其論歲實論定氣，大率祖歐羅巴之說而引而伸之，其意頗不滿於宣城，而吾益以知宣城之識之高，何也，宣城能用西學，江氏則爲西人所用而已，及觀其冬至權度，益嘆然失笑，夫歲實之古强而今弱也，漢以前四分而有餘，漢以後四分而不足，而自乾象以至授時，歲實大率由頻而減，此皆當時實測，非由臆斷，故以古法下推，則必後天，由於歲實強

也。以今法上考。亦必後天。由於歲實消也。楊光輔郭守敬猶知其然。故爲百年加減一分之率以消息之。躔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而以之考古。則所失者鮮。是其術未始不善也。西人之術。止實測於今。不復遠稽於古。然其所謂平歲實者。亦復屢有更易。則固非以爲永遠可守之歲實也。江氏乃援爲本無消長之說。極詆楊郭以傅會西人。然史册所書景長之日。班班可考。圖以一人手掩盡天下之目也。於是爲定冬至加減之說以加之。加之而仍後天也。於是又爲本輪均輪半徑古大今小之說以加之。加之而仍後天也。詞遁而窮。則直斷以爲史誤。伊乃如公孫龍之言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乎。天道至大。非一時一人之術所能御。日月五星之行。皆有盈縮。古人早知之矣。各立密率以合天行。郭太史之壘積。新法之本輪均輪次輪。皆巧算弄真象也。約加減之數。而假象以爲立算之根。合則用之。小不合則增減之。大不合則棄之。本無輪也。何有於徑。本無徑也。何有於古大而今小。且夫兩輪半徑之數之減也。西人閱疑其初測之未合而改之。非定以爲古多今少之率也。就如江說兩半徑古大而今小。則仍是楊郭之百年消長之法。以矛陷其何說之辭。夫以兩春分考歲實。較之兩冬至爲近。然小餘二四二一八七五者。回回之歲率。而地谷所用也。崇禎時嘗改爲二四二一八八六四矣。今則又改爲二四二三三四四二矣。只此百年之中。西士已不能守其舊率。而江欲以地谷所用之數。上考千載。以爲謂必無消長也。有是理乎。本輪均輪本是假象。今已覺之不用。而別創一橢圓之率。橢圓亦假象也。但使躔離交食推算與測驗相準。則言大小輪可。言橢圓亦可。然立法至今未及百年。而其根已不可用。近推如此。遠考可知。而江氏取其已棄之案。斷爲終古之權度。其迂闊亦甚矣。西士之術。固有勝於中法者。習其術可也。習其術而爲所愚弄不可也。有一定之丈尺。而後可以度物。有一定之衡石。而後可以權物。今江所持以衡量者。有一定乎。無一定乎。言平歲實。則其數可多可少也。言最卑行。則其行忽遲忽疾也。言輪徑差。則借象而非真象也。以替爲日而逝羲和。以錐指地而噬嗤亥。持江氏之權度以適市。必爲司市所擯矣。向因循齋總憲不喜江說。疑其有意抑之。今讀其書。乃知循齋能承家學。識見非江所及。當今學貫天人者。莫如足下。而獨推江無異辭。豈少習於江而特爲之延譽耶。抑更有說以解僕之惑耶。其議論持平。隨意抒寫。絕無詭激之氣觸忤之語聱牙詰屈之文類如此。生平博綜羣書。兼擅衆妙。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凡經史文義音韻訓詁。歷代典章制度。官制氏族。里居官爵。事實年齒。古今地理沿革。金石書像篆隸。以及古九章算術。迄今中西曆法。無不瞭如指掌。其是非疑似。人不能明斷論否者。皆確有定見。審術滿家。不勝枚舉。嘗取算術二十四條。演爲答問。其第一問左傳絳縣人甲子。二問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太初之元當是甲寅。而漢志以爲丙子。三問續漢志太史令虞恭等議以太初元年歲在丁丑。四問古人以歲星所在紀歲。不以干支紀歲。五問淮南以咸池爲太歲。與他書不同。六問一行亦號知曆。其言秦顓頊曆元起乙卯。漢太初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七問太陰太歲渾而爲一。始於東漢。亦有說





乎。八問張晏注漢書楊雄傳云太陰歲後二辰也。據守節法史記貨殖傳亦同。今云歲陰在太歲前二辰。似不相合。九問鄭康成注周官馮相保章氏十有二歲。以歲爲太歲。十問堪輿八會之名。十一問淮南刑德七舍與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之說。如不相兼。十二問乾象推卦用事日算例。十三漢郎顗亦傳六日七分之術者。十四閏五歲再閏與十九年七閏之率執密。十五問乾象推月行術。十六漢宋楊忠輔統天術。其求汎積也。必減氣差。何故。十七問氣差氣積差之數。何以各別。十八問統天術稽日既從上元冬至甲子起算。其求天正經朔。何以又減閏差之數。十九問統天授時之歲實既同。又均用百年消長率。乃統天推上元天正冬至在戊子日戊正二刻。授時則己丑日寅正二刻。何故。二十問太陰起算分初末限。郭氏離爲六段。二十一問授時術象限有二。其推日躔。何以不用周天象限。而用周歲象限。二十二問西法有太陽每日平行之率。以歲周除天周得之。二十三問泰西推日躔有最高卑之行。其說有本乎。二十四問賈公彥不通算術。何以知之。以上諸問。悉皆考核精詳。各易神解。又嘗辨歲星太歲及歲陰太陰。謂太歲與歲星皆有超辰之率。歲星自丑而子。右行於天。太歲自子而丑。左行於地。歲星在丑。則太歲在子。歲星在子。則太歲在丑。推之十二次皆然。故鄭康成周禮注云歲星與日同在丑斗所建之辰。如歲星在丑。十一月與日同在丑。斗建子。太歲在子之類是也。若淮南則言太陰。史公則言歲陰。太陰即歲陰也。歲陰亦超辰。歷當在太歲後二位。徐廣注史記云歲陰在寅左行。歲星在丑右行。天文訓云太陰在寅。歲名攝提格。太陰在卯。歲名單閼之類。皆謂太陰。非太歲也。歷覽羣籍。惟伶州鳩武王克商歲在鶉火。呂氏春秋維秦八年歲在涒灘。淮南天文訓元年太乙在丙子以證之。又謂漢志述太初改元事。既云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又云太歲在子。則當時實以太陰紀年。而別有太歲昭然。乃自太初而後。以太陰紀年者。僅見於天官書甲子篇。而劉歆三統術無推太陰法。即算奉封事。亦似以太陰當太歲。則自太初改憲。而閼逢十名攝提格十二名移於太歲。相承已久。推讓親人。安得不云皆乎。至三統術太歲與歲星恆相應。歲星超辰紀百四十四年而超一次。太歲起丙子。亦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凡千七百二十八年而周十二辰。是爲歲星歲數。孔叢述春秋正義云三統以庚戌之歲爲太極上元。則已昧其根本。惟歲星超辰。不能不用服虔統度天門之說者。以昭十三年歲在大梁。與三十二年越得歲二文。非用超辰。便多鑿鑿耳。因著三統術衍三卷。其自序略云。古曆家言傳於漢者六家。黃帝顓頊夏殷周魯是也。劉向作五紀論。論次六家是非。漢末宋仲子以世所傳夏周二術。與藝文志所記不同。更定與夏周曆。杜預據此載家以考驗春秋。至唐一行大衍曆議。春秋經傳日食與周曆合者多。周曆魯曆合者多。宋事未嘗文院檢討劉羲叟撰長曆。推漢初朔閏。號存顓頊殷二術。則諸家唐末時猶存。而今並無之矣。漢太初曆。班志亦不著其術。史記所述甲子篇。乃張壽王所治之黃帝調律曆。非太初本法也。古術之可考者。當以三統爲首。三統之術。本之太初。又追前世一元五星會牽牛之初。以爲太極上元。參之易象。以窮其淵微

之事秋以求其驗班孟堅以爲推法密要服子慎韋宏嗣亦取其說以解春秋內外傳顧古今注漢書諸家於曆術未有詮釋者隋書經籍志有亡名氏推漢書律曆志術一卷舊唐書經籍志有陰景倫漢書律曆志音義一卷今俱亡佚予少讀此志病其難通比歲粗習算術乃爲疏通其大義并著算例釐爲三卷名之曰三統術衍蓋祇就本法論之其法之密與疏固不暇論及也志文間有譌舛相與商酌校正如長洲褚君寅亮之助實多凡所審定悉標舉各注句下如易九戹句謂九戹當作无妄蓋字形相涉而誤觀淵林注吳都賦引作无妄谷永傳遭无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阨又如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句斟蹇月令章句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爲中氣此文蓋脫去爲中二字又如東九西七乘歲數并九七爲法得一金水晨夕歲數句謂金水晨見在東方夕見在西方約其率晨見十六分之九夕見十六分之七又如推月食句謂古以日食爲災所以重天讉警人君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術家有推月食之術不及日食皆是也其實推日食即間月食又如與分上元至伐桀十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三歲其八十八紀甲子府首入伐桀後百二十七歲句謂此四分上元依東漢不用超辰之說則元退丁巳歲與周曆合又依此歲數推魯僖公五年入壬子蔀第四章以辛亥日一分合朔冬至亦與周曆合又如距建武七十六歲句謂此七字班氏所增又如王莽居攝至末即位三十三年句謂光武建武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二百五十五歲以歲是歲數除之歲餘一千一百五十九以百四十五乘之得二十二萬六千五十五益百四十四得積次一千五百六十九次餘百一十九以十二除積次餘數九推歲星當在娵訾又以六十除積次餘數亦九知太歲在乙酉也志云歲在鶉尾之張度疑有誤自王莽居攝以下班固所增凡非劉歆本文之類皆足以補正闕譌定撰二十二史考異詳論四分三統以來諸家術數亦精確不刊其跋數學九章略云秦九韶數學九章十八卷其目皆自出新意不循古九章之舊有淳祐七年九月自序考直齋書錄有數術大略九卷魯郡秦九韶道古撰前二卷大衍天時二類於治曆測天爲詳癸辛雜識又作數學大略蓋即此書而異其名耳直齋所錄崇天紀元二曆云近得之蜀人秦九韶道古然則九韶先世蓋魯人而家於蜀者也李梅亭集有回秦縣尉九韶謝差校正啓云壽璘人志當爲黃岑之校讐肯從吾遊小試丹鉛之點勘秦少游元祐中嘗校對黃本書籍九韶豈其苗裔耶李梅亭嘗爲成都漕九韶差校正當在其時其在何縣尉則無可考矣嘉熙以後蜀王賂沒寄居東南故得與直齋往還也予又考景定建康志得二事其一通判題名有秦九韶淳祐四年八月以通直郎到任十一月丁母憂解官離任其一幕題名寶祐間九韶爲沿江制置司參議官又癸辛雜識稱九韶秦鳳間人與吳履齋交尤稔嘗知瓊州數月罷歸晚寓梅州以卒合此數書觀之九韶生平仕宦蹤跡略可見矣此書首淳祐丙午十一月丙辰歲初五日庚申冬至初九日甲子此九韶據當時曆日確乎可信者也而元郭經緯充行數丙午歲十一月十五日辛未冬至則是月當爲丁巳朔相差一日蓋元初不用金趙知微術





畫歲與宋歲不能合而前人未有考及此者予方纂四史朔閏考審而錄之所著錢氏叢書若干種潛研堂文集詩集二十二史考異通鑑注辨正元詩紀事補元史氏族表補元史藝文志潛研堂金石跋尾元亨利貞四集十駕齋養新錄養新餘錄日記鈔聲類疑年錄恒言錄其四史朔閏考未成書以嘉慶九年十月二十日卒於紫陽書院年七十有七（錢氏叢書四史朔閏考、地球圖說、漢學師承記、經韻樓文集、）

姪侗字同人嘉慶十五年舉人嘗謝議敍以知縣選用性穎悟精於考核於曆算之學亦精究其原本先是大昕因元修遼史天文志有閏考朔考爰倣其例撰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屬侗考甫及成書遂捐館舍侗念其遺稿未全不忍棄沒更取正續諸史覆加鈎核以事書金石中之有關於四朝者參互考訂凡書數百種金石二千通翻閱簽補其朔月參而有干支可以逆推者如各帝之生日壽節金之射柳及擊毬并御常武殿觀宰東宮元之廷試皆有一實日期又如僞齊劉豫用金正朔其紀元可考金必相同計所增者一千三百餘條日夕檢閱推算幾忘寢食卒因此感受寒邪成疾易簀時猶喃喃道甲子不絕口（四史朔閏考）

論曰自來儒林鮮以一藝成名者罕合衆藝而精之殆未之有也若詹事於儒者庶有之藝無不習無不精又無一不曉於正其學可謂博而大矣即如律算一道古法至明全佚自梅宣城倡之於始江戴諸君又踵而振之於是古法漸顯特宣城處制局初復之時諸古算書尚多未出江戴則溺於西法其見究失之偏惟詹事實事求是集其大成視江戴二君尤精昔詹事嘗謂宣城爲國朝算學第一余謂宣城雖讓詹事一籌焉

凌廷堪

凌先生諱廷堪字次仲一字仲子歙人而家於海州之板浦場家貧少孤學賈未成年二十餘始讀書慕天性穎敏過目輒不忘久客揚州爲黃氏贊校幕其鄉江戴二君之學遊京師受業於大興翁覃谿學士三應京兆試始中副榜乾隆五十四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例授知縣投牒吏部自改教授曰必知此乃可養母治經以故朱文正公題其校禮圖有云學才富江戴又云遠利就冷官蕭嘉其志云選授寧國府教授盡力著述實通羣經旁及聲音訓詁律呂以及九章句股三角八綫中西曆算之學而尤邃於禮經嘗作氣盈朔虛辨曰歲實者日躔黃道一周歷春夏秋冬四時代序而成歲一歲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此一事也合朔者月離白道一周歷弦望晦復遇及日而成朔十二合朔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此又一事也故十二合朔與歲實一周而分四時者各不相謀以盈氣而論必日躔自立春至立夏歷九十一日有奇方謂之春自夏至秋自秋至冬莫不皆然非三合朔爲一時也古聖人因節氣通民不易曉姑借合朔一周爲一月合朔十二周爲一年良以生明生魄舉頭即見取其便於授時非借合朔十二周爲即歲實也合積十二周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較歲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所差者十一日弱而已故一年四時不甚參差也二年則多二十一日有奇積冬至將第十二月故三年必置一閏月也此月

非無端增出。蓋歲實滿三周。則已歷三十七合朔有奇。故多一合朔也。夫歲實自爲歲實。合朔自爲合朔。在天各自運行。本非一軌。今旣借合朔以紀歲實。兩難不齊。三年之中。非以此所多之一合朔爲閏。則四時必參差難一。故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宋沈存中欲用二十四節氣爲一年。立春之日爲孟春之一日。驚蟄之日爲仲春之一日。則歲歲齊盡。永無閏餘。月之盈虧。不預歲時寒暑。寓之歷間可也。其論最爲明斷。近西法正如此。唯用中氣過宮。小有不同。故亦無閏月也。夫歲實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較十二合朔多十一日弱。氣盈者此十一日弱也。十二合朔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較歲實少十一日弱。朔虛者亦此十一日弱也。非如蔡九峯書傳所云三百六十日爲一歲之常數。多五日有奇謂之氣盈。少五日有奇爲之朔虛也。術家以一月三十日爲常數。兩節氣三十日有餘也。其有餘者爲氣盈。一合朔三十日不足也。其不足者爲朔虛。此僅於步算則爾。儒者說經。當直指其所以然。苟僅襲術家之說。實貿焉書諸册。則氣盈朔虛。幾爲神奇不可測之事。學者何由而明閏月之所以然乎。又作正蒙七政隨天左旋辨曰。蔡氏書集傳天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蓋本於張橫渠正蒙。正蒙之言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朱子極取此說。書集傳二典三謨。本朱子所定。故其說如此。其實不然也。往時讀之。以爲前儒所論。必有至理。而寒暑發斂之故。由其說而推之。百思不得其解。遂疑天道果難明也。後讀步算家之書。乃知天左旋。日月五星與恆星皆右旋。左旋之天。以赤道爲中圈。以南北二極爲樞紐。一日左旋一周。黃道斜絡於赤道。半出赤道南。半出赤道北。以黃極爲樞紐。日在其上右旋。一日平行一度弱。冬至日在赤道南二十三度有奇。去北極最遠。過此則循黃道右旋而北。順九十度。至黃赤二道交點而爲春分。又右旋而北。歷九十度而爲夏至。日在赤道北二十三度有奇。去北極最近。過此又循黃道右旋而南。歷九十度至黃赤二道交點而爲秋分。又右旋而南。歷九十度。仍至赤道之南而爲冬至矣。此一歲寒暑發斂之故。其理本不難明。月五星與恆星。其右旋也亦然。月五星之右旋。朔望合伏之故也。恆星之右旋。歲差之故也。然後知左旋之說。橫渠之橫說耳。如使天左旋。而日月亦左旋。不論所麗日左旋者循黃道而行乎。抑循赤道而行乎。使其循赤道而行。則右旋面東者亦可言左旋而西。如是則終古如春秋分。無寒暑進退。晝夜永短。使其循黃道而行。則日一日左旋一周。必至朔爲冬至。左旋至午。退而爲秋分。又左旋至暮。退而爲夏至。參差舛戾。顚倒四序。不可依據矣。夫日行天上。列宿爲日所躔。不可得見。而月則其最著者也。月有交道之出入。有兩交左旋之遲度。有黃道內外之陰陽緯。則月之行。不但不循赤道。并不循黃道。而別有一道交於黃道矣。月旣不循赤道。而別有一道。使其果左旋。一日一周而不及天十三度。則奇也。則一夜之中。月必循其本道。偏歷半周天之列宿。而何以祇此右旋十三度之宿爲月所離也。夫右旋之度。本由黃道。左旋之度。則由赤道。斜直之勢不同。循緯之行亦異。中宵靜觀。歷歷可





拔。少黜懸象者無不知之。不循橫渠乃爾胄非也。又作較喉計都說。曰服喉計都。卽月道之中交正交也。其名始見於沈存中筆談。謂之西天法。案新唐書藝文志。有都聿利斯經二卷。注云貞元中都利術士李彌乾傳自西天竺。有璩公者。譯其文。然則彼時西法已入中國。但其書不傳。未審與今法何如耳。今之術家不察。勸以爲羅喉計都。案日在某宮某度。爲人決禍福得失。不亦謬乎。又讀戴氏句股割圜記。謂中唯斜弧兩邊夾一角。及三邊求角。用矢較不用餘弦。循補梅氏所未及。餘皆成法。其最異者。戴據大戴禮。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之語。遂易經爲緯。易緯爲經。殊不知地平上高弧緯線也。此線自北極至南極。而緯度在其上。地平規經線也。此線自卯東至酉西。而經度在其上。其割緯錯爲緯度。則距等圈。點與地平。平行爲東西線。割經線爲經度。則高弧線交於地平圈。爲南北線。大戴禮之所指者。點與弧線也。與此相成無相反。至於記中所立新名。驟讀之者不解。淺與思孝注之。如距分今曰正切云云。夫古有是名。而云今曰某某可也。戴氏所立之名。後於西法。而反以西法爲今。竊有所未喩也。又謂西法之最難者爲弧三角。難中尤難者爲斜弧三角。梅氏書論多於法。而法取其備。往往各書互見。不嫌於複。江氏戴氏雖各有變通。更并之術。初學究苦望洋。其實不論角之鈍銳。邊之大小。拘而首之。六類可盡。一曰兩邊夾一角。一曰兩角夾一邊。一曰邊角相對。有對所求之邊角。一曰邊角相對。無對所求之邊角。一曰三邊求角。一曰三角求邊。若邊角相易。兩角夾一邊卽兩邊夾一角。三角求邊卽三線求角。面兩邊夾一角又卽三邊求角之反。共率者與類可以互通。所謂六類者只三法而已。因擬纂其簡要。撰弧三角指南。俾初學易得門徑。以其時方有事於黔蜀。故未屬稿。嗣以母喪去官。哀毀致疾。一目喪。及兄嫂復相繼殂謝。孑然一身居使不樂。服闋出遊。得末疾歸。歙卒年五十有五。所著書已刻者。禮經釋例十三卷。燕樂考原六卷。校禮堂文集三十六卷。未刻者。詩集十四卷。元遺山年譜二卷。充渠新書二卷。梅邊吹笛譜二卷。其未成者。尚有魏書音義一種。（[illegible]校禮堂文集、漢學師承記、徽州府志。）

論曰。凌先生長於阮相國九歲。初識相國。甫弱冠。凌先生擬李白大鵬見希有鳥賦。以見意。由是遂以學問相業。追服闋出遊。相國復任撫浙。命子常生從學。并爲校刊禮經釋例。閱年歸歙卒。無子。爲猶兄子鎬。嘉鎬先先生卒。嘉鎬之兄嘉離。離先生殁。以次子名據後嘉鎬。爲先生之承重孫。不克肯據駭幾不辨菽麥。雖死故鄉。實同旅殯。如先生者亦生人之極哀也已。其弟子宣城張其錦徒步至歙。復北走東昫訪其遺稿殘編以歸。先生稿有刻書之資寄於茶客。茶客負之。其錦又走京師告之阮相國。相國函致安徽巡撫中丞（[illegible]）拘茶客歸其資。於是始刻校禮堂集及燕樂考原諸書。士琳先亦歙人。與先生同里而晚暇學成。少又同字於先生。故知之甚詳。

## 李潢

李潢。字雲門。鍾祥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由翰林官至工部左侍郎。博綜羣書。尤精算學。從步律呂。俱窮

微妙，與閣花藏大司寇簡恪公，共究中西之奧，兩人皆宗中法，道同志合，交稱莫逆，著九章算術細草圖說九卷，附海島算經一卷，共十卷，簡恪序其書謂請嘗言陳其數者下學之言也，知其義者上達之功也，有數先有象，有象皆可繪，舊注所云解此要當以基者，一一顯之於圖，於東原氏所謂舛錯不可通者，一一疏而通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體名標目，咸式古訓，亦猶劉徽析理以辭解體用圖之意也，其自序重差圖云，劉九章海島舊有圖解，錄八圖，今所補也，同式形兩兩相比，所作四率，二三率相乘，與一四率相乘同積，如欲作圖明之，第取一三率聯爲一邊，又取二四率聯爲一邊，作相乘長方圖之，自然分爲四羃，又以斜弦界爲同式句股形各二，則形勢驗矣，舊圖於形外別作同積二方，至兩形相去遼遠者，又必宛轉通之，皆可不必也，圖中以四邊形五邊形立說，似與句股不類，然於本形外補作句股形，則亦句股也，四率比例法在九章粟米術之今有，一爲所有率，二爲所求率，三爲所有數，四爲所求數，在句股則統曰之爲率，劉氏注云，句率股率見句見股者是也，今此云同式相比者，取省易耳，異乘同除，則一也，書甫寫定，績卿一病不起，遺囑務俟吳門沈欽裴算校，方可付梓，越八年，嘉慶庚辰，戴其甥儀部程喬采不敢違垂死言，延沈至家，爲之校刊，以成其志，九章初經東原戴氏從永樂大典中錄出，一刻於曲阜孔氏，再刻於常熟屈氏，悉依戴氏原校本刊刻，其時古籍甫顯，校訂較難，不無刪有扞格，自是天下之習九章者，莫不家弆一編，奉爲圭臬，而劉徽九章，亦從此有善本矣，績又嘗因古算經十書中，九章之外最著者，莫如王孝通之緝古，唐制開科取士，獨緝古四條，限以三年，誠以是書隱奧難通，世所傳之長塘鮑氏，曲阜孔氏，綏江李氏各刻本，又悉依汲古閣毛影宋本，祇有原術文，而未詳其法，且復傳寫脫誤，歸經陽城張氏，以天元一術推演細草，但天元一術，創自宋元時人，究在王氏後，似非此書本旨，爰本九章古義，爲之校正，凡其誤者糾之，闕者補之，著考注二卷，以明斜袤廣狹割截附帶分并虛實之原，務如其術乃止，稿未成，蘋殁，後爲南豐劉衡，授其同鄉揭某，以西士開方法增補算學，并附膳解，刻於江西省中，喧賓奪主，殊亂其真，嗣儀部任粵東潘時，取江西刻本，劉去圖草，仍以原考注刊布，武進李兆洛爲之序，曰緝古何爲而作也，蓋闡少廣商功之蘊而加精焉者也，商功之法，廣袤相乘，又以高若深乘之，爲立積，今轉以積與差求廣袤高深，所求之數，最小數也，爲以最小數爲所求數，曰求大數，則實方廉隅正負雜糅，求小數，則實常爲負，方廉隅常爲正也，觀臺羨道築隄穿河，方倉圓囷，芻甍輸粟，其形不一，概以從開立方除之，何也，曰一以實之之理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斜解立方得兩塹堵，斜解塹堵，一爲陽馬，一爲鼈臑，陽馬居二，鼈臑居一，不易之率也，今於平地之餘，續狹斜之法，無論爲塹堵，爲陽馬，爲鼈臑，皆作立積觀，其立積內，不以所求數乘者，爲減積，以所求數一乘者，爲方法，再乘者爲隅法，所求數再自乘，爲立方，即隅法也，從隅立方除之，得所求數，若繪圖於紙，令廣袤相乘，以所求數從橫截之，剖平羃爲若干段，又以截高與所求數乘之，分立積爲若干段，若者爲減積，若者爲方，若者爲廉，若者爲隅，條段





分明，膳廉可指，作者之意，不煩言而解矣，其云，廉毋自乘爲方毋，廉毋乘方毋爲實，毋者之分，開方之要術也，道光四年正月八日，薛玉堂書於來澄江講院，以率雲門先生所注緝古算經見示，於是書立法之根，如鋸解木，如錐畫地，又復補正脫誤，條理秩然，信王氏之功臣矣，爰述大旨，以告世之習是書者，無復苦其難讀云。九章算術細草圖說、緝古算經考注。

論曰，算自明季疏蔭，古籍散佚，前賢精義，百無一存，西士因得逞其技，明人驟見西法，詫爲神奇，趨之若鶩，遂謾以爲西法不逮，嘻，是何辭之偏歟，即有一二知算之士，狃於素習，昧於絕詣，雖欲崇中黜西，而是非曲直，先已模糊，又安能道底窮源，直揭其短，侍郎倡古能算，皆學求是，其於中西之學，孰優孰劣，早經了了於胸中，故所著九章細草，緝古考注二書，能發古人之真解，與古人息息相通，可聽力挽迴瀾，初非西學者所能窺其涯岸，倒置黑白也，考注第三問築隄下第四術，原稿稀注，劉君依例補之，可也，惜其算三術，據列西法開方兩算草，與侍郎通體義例不協，不解何意，因思此蓋揭某妄增之草，方伯未之審耳，余恐世之讀侍郎書者，以此議侍郎，故特表白之。

程瑤田

程瑤田，字易田，號易疇，歙人，嘉慶元年，詔開孝廉方正科，安徽撫臣以易疇應，賜六品頂戴，終嘉定縣教諭，少與休寧戴震相友善，欽其經術最深，生平潛心實學，精於算學，尤肆力於考工記，旁涉六書九數，蓋以其治經考古，皆莫離乎書數二事，如解磬股與鼓相函同積說，三分其鼓三以其一爲股博一三分其股二以其一爲股博六六六不盡，以股二與股博一相乘，得積二百，以鼓三與鼓博六六不盡相乘，亦得積二百，其積同，其兩體之輕重同也之類是已，著有數度小記一卷，其目曰周髀矩數圖注，周髀用矩述，天歲節示諸二生，星經命宮說，四卯時天圖規法記，日體官度出地說，七尺曰仞說，又有磬折古義一卷，目曰磬折說并圖，遺據句式四六尺考，皆以算數證經，故述之，其他著述甚多，茲不詳載。通藝錄、論學小記、通藝錄。

論曰，天算之學有數端，守其法而不能明其義者，術士之學也，明其義而不能窮其用者，經生之學也，若既明其義，又窮其用，而神明變化，罔指咸宜，要非專門名家不可，徵君之算，雖不甚精，然亦不失其爲經生之學耳。

# 疇人傳卷第五十

國朝續補二

甘泉羅士琳續補

李銳 [illegible]

李銳字尚之號四香元和縣學生員幼穎敏有過人之資從書塾中檢得算法統宗心通其義遂爲九章八線之學因受經於少詹事錢大昕得中西異同之奧辨古曆尤深自三統以迄授時悉能洞徹本原嘗撰三統世經補殷術以元帝初元二年爲紀首是年歲在甲戌推術上之一千五百二十歲而歲值甲寅爲元首又上四千五百六十年而復甲寅爲上元以此積年用四分上推太初元年得至朔同日而中餘四分日之三朔餘九百四十分之七百五故太初術朔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也銳書載三統而不著太初其實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是日法月法與三統同實遷就太初術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是統法周天又與三統同蓋四分無異於太初而太初亦得謂之三統鄭注召誥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江徵君聲王光祿鳴盛以爲據洛誥十二月戊辰逆推之其說未核今案鄭君精於步算此謂二月三月爲一月二月以緯候入蔀數推知上推下驗一一符合不僅檢勘一二年閏事也因推詩大明疏鄭注尚書文王受命





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曆甲寅元遂從文王得赤雀受命年起以乾鑿度所載之積年檢算是年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歲在戊午與劉歆所說殷曆周公六年始入戊午蔀不同故傳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武王克殷後七年而崩明年周公攝政元年校鄭少一年又載召誥洛誥俱攝殷七年事其年二月乙亥朔三月甲辰朔十二月戊辰朔并與鄭不合乃以推算各年及一月二月排比干支分次上下著召誥日名考此融會古曆以發明經術者也當是時大昕爲當代通儒第一生平未嘗輕許人獨於銳則以爲勝己故其時有南李北李之稱北李者謂雲門侍郎以侍郎爲楚北人南李則銳是也嘉慶九年甲子科江南主司耳銳名欲禮致之未出京詢之雲門侍郎詢如何而後可得李某侍郎曰是不難吾有實題一數對者即李某主司如其言搜盧有失并卷以天之高也一節四書題文闈中大索不可得竊疑之及榜發果無銳名訪知銳是年因病未與試主司嘆曰是有命也其當時見重有如此大昕晚年主講紫陽書院日以稽譔纂書校讐爲事遇有疑義輒與銳商榷由是四方學者莫不爭相接納凡有詰者銳推詳告無隱如大昕嘗以太乙統宗實銳求積年術日法一萬五百歲實三百八十三萬三千四十八分二十五秒爲疑銳據宋同州王湜易學謂每年於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四十分之外有餘於五分者有餘於六分者有餘於五六分之間者餘於五分者五代王朴欽天曆是也以七千二百爲日法餘於六分者近年萬分曆是也以一萬分爲日法餘於五六分之間者最新曆法載於太乙遁甲中是也以一萬五百分爲日法此皆用授時法也試以日法爲一率歲實爲二率授時日法一萬爲三率推四率得三百六十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分即授時之歲實也探本歷傳一言破的疑觸劃解其與群易啓數論尚聲殷直縣也翔應於左右之中爲孔縣之窩其重心不差毫秒自然兩體分垂輒參差方是鄭氏之法蓋一矩爲句故股爲二一矩有半爲弦故股爲三一之與二一有半之與三其相與之率皆倍試以三角法算之先求乙丙丁鈍角三角形之丁角此形有乙丙邊一矩有乙丁邊一矩有半有甲丙乙角爲乙內丁之外角四十五度以乙丁邊一矩有半爲一率丙角四十五度正弦爲二率乙丙邊一矩爲三率推四率得丁角正弦檢表得度次求甲乙丁鈍角三角形之乙角此形有甲角四十五度有所求之丁角二十八度七分三十二秒并二角以減半周餘乙角一百六度五十二分二十八秒即磬之倨句也深得要領可佐鄭注所未備近世曆算之學首推吳江王氏錫闡宣城梅氏文鼎則休寧戴氏震亦號名家王氏鍥十輯曆元在唐武德年間并謂回回曆實用洪武甲子爲元而托之於隋開皇己未其算宮分歲以開皇己未爲元其實立成之根則在己未元後二十四年二銳并駁戴氏謂回回曆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是每當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餘百二十八分日之三十一也以萬萬乘三十一權百二十八而一得二千四百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地谷所定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猶分丙子以萬萬乘之得日法而一亦得二千四百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與梅氏融問所云合是三家所

論未嘗不確知灼見。然均未得其詳。銳讀明史曆志回回本術。參以近年[illegible]書單儀加考核。蓋回回曆有太陽年彼中謂爲宮分。有太陰年彼中謂爲月分。宮分有宮分之元。月分有月分之元。則開皇己未是也。月分之元則唐武德壬午是也。自開皇己未至洪武甲子。積宮分年七百八十六。自武德壬午至洪武甲子。積月分年亦七百八十六。其惑人者即此兩積年相等耳。因著回回曆元考。有求宮分白羊一日入月分截元後積年月日法。以爲不明乎此。雖有立成。不能入算也。稿佚未刊。梅氏未見古九章。其所著方程論。率皆以臆見補綴。又囿於西學。致悖直除之旨。銳詳究古義。探索本根。變通簡捷。以舊術列於前。別立新術附於後。著方程新術草。以期古法共明於世。古無天元一術。其始見於元李冶測圓海鏡、益古演段二書。元郭守敬用之以造授時曆草。而明學士顧應祥不解其旨。妄刪細草。遂致是法失傳。自梅文鼎悟其即西法之借根方。於是李書乃得鄭重於世。長塘鮑廷博因欲刻於知不足齋叢書。囑銳校注。銳詳細覆定。凡傳寫舛誤。及秘奧難知者。計加案百餘條。其有原術不通。別設新術數則。更於梅說外。辨得天元之相消。有減無加。與借根方之兩邊加減法少有不同。且不滿顧氏所著之句股弧矢兩算術。謂弧矢算於九章方田。北宋沈括以兩矢羃求弧背。元李治用三乘方取矢度。引伸觸類。厥法綦詳。顧氏如積未明。開方徒術。不亦慎乎。爰取弧矢十三術入以天元。著弧矢算術細草。幷倣演段例。括句股和較六十餘術。著句股算術細草。以導習天元者之先路。又從同里顧千里處得秦九韶數學九章。見其亦有天元一之名。而其術與李異。寄於右上。定於右下。立天元一於左上。先以右上除右下所得商數。與左上相生。入於左下。依次上下相生。至右上末後奇一而止。乃驗左上所得以爲乘率。與李書立天元一於太極上如積求之得書左數與同數相消之法不同。因知秦書乃大衍求一中之又一天元。秦與李雖同時。而宋與元則南北隔絕。兩家之術無緣流通。蓋各有所授也。銳勤於探討。每得一書。其有關於曆數者。必廣搜博采。窮幽極微。取其精華。以資會通。補益從不肯輕易放過。因見秦書大衍求一術。爲演紀上元而設。實爲治曆之根。爰取歷來殘闕諸術。依相近之元法斗分。推求歲周。即以秦氏演撰法考。積歲以驗歲朔。確數幷據何承天調日法。立強弱率。求朔實以補氣朔發斂。推得宋衛朴之奉天術。歲實爲八百六十五萬六千二百七十三。朔實爲六十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姚舜輔之占天術。歲實爲一千二十五萬六千四十。朔實爲八十二萬九千二百一十九。李德卿之淳祐術。歲實爲一百二十八萬九千三百七。朔實爲一十萬四千二百四十三。譚玉之會天術。歲實爲三百五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六。朔實爲二十八萬七千六百二十八。金楊級之大明術。歲實爲一百九十一萬二百二十四。朔實爲一十五萬四千四百四十五。耶律履之乙未術。歲實爲七百五十五萬六千八百八十。朔實爲六十一萬九百八十八。即唐宋來算造家積年例不得過一億已上。大明術積年在三億上。不合術格。故趙知微重修大明。改爲八千餘萬。其歲實朔實則仍用大明。又授時曆議載會天術日法九千七百四十。與玉海所載尤煒撰序云日法止用五百五十八不合。依





例推之日法五百五十八。則朔餘當爲二百九十六。未免太弱。似玉海有脫誤。至於應天乾元儀天乃五分設爲之一。假大則十分之一。故儀天歲周進一位以宗法除之爲一歲之日及斗分。此載東原之歲實考所以無應天術數也。其歲餘二十六萬九千三百六十五。於術當作歲紀七十三萬六百三十五。以五因之。如元法而一。得三百六十五不盡二千四百四十五。再以萬萬乘之。得歲餘二千四百四十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乾元術亦五因朔實一萬七千三百六十四。以元率收之。得二十九日餘一千五百六十。其日法朔餘。即何承天之強率六十倍。朔餘太強。無惑乎其術之疏舛也。因取開元占經授時曆議所載五十一家日法朔餘課其強弱。著日法朔餘強弱考。凡合者三十五家。不合者十六家。反覆推驗。謂不合之故有三。其一朔餘強於強率。如楊忠輔統天術。朔餘六千三百六十八。約餘五千三百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絀於之議其無復強弱之法是也。其一朔餘之下增立秒數。如劉孝榮乾道術朔餘一萬五千九百一十七秒七十六。裘伯壽淳熙術。朔餘不入術格是也。其一日法積分太多。朔餘雖在強弱之間。亦爲乘不合。如劉智正術日法三萬五千二百五十。命爲七百一分強。五十三弱。則朔餘正得一萬八千七百三。若命爲七百一十八強四弱。則朔餘爲一萬八千七百四。較多一分。玉海載至道元年王睿獻新術。言於二萬以下修撰日法是也。自日法朔餘強弱考成。而歷代諸術得銳疏釋者十有七八矣。嘉慶初。阮學士元提學浙江。常延銳至杭。聞以天算。因欲輯疇人傳。開列古今中西人數。及歷朝史傳天算各書。屬銳編纂。商加論定。及撫浙。又令門生天台周治平相助。編寫諸書。及西法諸書。成疇人傳四十六卷。刊行世。其時阮撫部尚未得元朱氏四元玉鑑。故疇人傳無朱世傑之名。先是銳嘗輯四時成數。首載虞書五紀。明曆見於洪範。曆學誠致治之要。爲致之本。乃遍與通考貫而不紊。形容略數觸古今律曆。考其徒援經史以移卷軼之多。梅氏雖有欲撰曆法通考之議。卒未成書。因更輯羅諸史。由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曆。下逮元明數十餘家。一一闡明義蘊。存者表而章之。缺者考而訂之。著爲司天通志。俾積史者啓其局。治曆者益其智。惜僅成四分三統乾象奉天占天五術。注而已。餘與開方說皆屬稿未全。開方說三卷。銳積秦氏書。見其於超步退商正負加減借一爲凡例。諸法。繙得古九章少廣之遺。較梅氏少廣拾遺之無方廉者。不可以道里計。蓋梅氏本於同文算指西說。縱二商。究出自西法。初不知立方以上無不帶從之方。銳因秦法。推廣詳明。以著其說。而及上中二卷。而卒年四十有五。其下卷則弟子黎應南續成之。應南字見山。號斗一。廣東順德人。嘉慶戊寅順天經魁。以謄錄議敘。選浙江麗水縣知縣。調平陽縣知縣。海疆俸滿。加六品銜。卒於官。年四十有八。其父實爲太倉州牧。因僑寓蘇州。從銳受學。深得師承。生平著述秘不示人。亦不編排。歿後其子無者。年甫七齡。遂不知其稿之散佚與否。所傳者惟開方說後跋。其略曰。道光庚午之冬。應南始從先生受算學。由九章漸及西法。甲戌之秋。以開方說見授。曰開方者除法也。超步定位。肇於少廣。宋元諸家。入以天元之術。有天元斯有正負。因有帶從諸乘方。其式[illegible]

正步負。減以負步正。有翻積。有益積。皆一定之理。李氏測圓海鏡。秦氏數學九章。均通其法。誠算家絕詣也。宣城梅氏著少廣拾遺。立開一乘方。以至開十二乘方法。枝枝節節。窒礙無通。未免舍本而逐末。爰著開方說三卷。上卷起例發凡。臚列算式。中卷正負互易。平立代開。得數可定。其大小命分。則齊以并差。下卷推反覆求。有義必搜。無法弗備。可謂盡開方之變矣。上中兩卷早有成書。惟下卷止有條例。未立款開。丁丑之夏。先生病且革。因屬南鑽仰有日。特於易簀之際。再三屬為補成。故下卷諸數。皆謹遵先生遺命。依法推衍。非敢參以己見。并將先生平日論開方之語。繫於簡末。與海內明算者共深究焉。又有求句股率捷法。任設奇偶兩數。各自乘相併為弦。相減為句。或為股。副以兩數相乘倍之為股。或為句。若任設大小兩奇數。或大小兩偶數。各自乘。則相併半之為弦。相減半之為句。或為股。其兩數相乘即為股。或即為句。所得之句股弦皆無零數。（李氏遺書、知不足齋叢書、讀畫齋叢書、借月山房彙鈔、文選樓叢書、十萬卷樓叢書、算學叢書、則古昔齋句股算術）

論曰。尚之在嘉慶間。與汪君孝嬰、焦君里堂齊名。時人目為談天三友。然汪尉於引中古人所未言。故所論多精。精則或失於執。焦尉於闡發古人所已言。故所論多因。因則或失於平。惟尚之兼二子之長。不執不平。於實事中匪特求是。尤復求精。此所以較勝於二子也。歐自利氏西來。華相趨附。古法不彰久矣。王梅江戴諸君。非不力爭復古。其時書籍未見。文獻無徵。所謂挽回絕詣者。則純是臆測耳。猶幸戴氏於殘叢中掇拾得算經十書。而後諸古解算書。始次第復顯。尚之為錢少詹事高弟。咸蓋謝許。又能專志求古。不遺餘力。徵往開來。紬殘補缺。遂使二千年來淪替之精。得大昌於世。是王梅江戴諸君。不通慨其先。誠不能踐其實。而啟發窮源。則端自尚之始。厥功不誠偉哉。以尚之之才智抱負。何難致通顯。乃家居教諸從游弟子多得第。而身未獲登賢書。卒以攻苦著書。心血耗盡。致得咯血疾以終。且闕草末徵。白炊猶夢初以兒子纖淑貴嗣。及三娶陸氏。始生子可久。而尚之歿矣。歿時可久尚在襁褓中。可悲也。可久能守父書。道光中補學生員。其所遺算書。阮相國刻於廣東。曰李氏遺書十七卷。召誥日名考。劉入皇清經解中。傳中所述。悉舉其大者要者言之。若夫與汪焦二君辨論開方商法。天元消法。暨與張古餘觀察共著輯古細草。則縱詳於汪焦張三傳中。茲不贅述。又見山亦著作才也。其於經史坤輿之事。無不貫通。尤於天元精熟。故有求句股率之捷法。蓋亦由天元通分所致。曾擬做水道提綱例。講地理沿革提綱。乃因簿書鞅掌。不遑撰述。且甘附一官。身羅六極。良可哀已。

## 談泰

談泰字階平。上元人。由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大挑。選授山陽縣學教諭。淹通經史。專志撰述。不為世俗之學。凡困律算數。無不精通。尤喜援引考證。務求其是。嘗與江都焦孝廉循。歙汪教諭萊相友善。孝廉著開方通釋。泰曾與之互相證訂。并敍其所撰之天元一釋。曰治經之士。多不知算數。治算數者又不甚講古書。以謂西法密於中法。後人勝於前人。此大惑也。天元一術顯於元代。於明之世。無人能知。本朝梅文穆





公。知為借根方法之所自出。可謂卓識冠時。而篇中步算。仍用西人搆式。於李學士遺書。未能為之闡明。古籍臚存。不絕若綫矣。是書於正負相消。從納和較之理。實能抉其所以然。復辨別秦氏之立天元一。與李氏測圓海鏡。且細考生卒時代。知敬齋不後於道古。分綱例目。剖析微塵。可與同門李尚之所校測圓海鏡益古演段二書相輔而行。此真古學之絕而復續。幽而復明者。泰於天元算例。亦從西人入手。近始知其立法之不善。遂涯古人讀焦君此編。益煥然冰釋矣。夫西人存心叵測。恐不盡滅古籍。律得獨行其教。以自衒所長。吾儕托生中土。不能表章中土之書。使之淹沒而不著。而徒百年來但知西人之借根方。不知古法之天元一。此豈善尊先民者哉。泰聞焦君名久矣。比來武林。始得識其人。讀其書。并綴數言於簡末。昔文穆自言荊川復生。定當擊碎唾壺。想掬文穆尚在。亦有積薪之嘆矣。泰嘗從學於嘉定錢少詹事大所。故序中稱李秀才銳為同門。又詹事曾附泰序。其略云。歐羅巴之巧。非能解於中土。特以父子師弟世世相授。故久而轉精。而中土之善於數者。儒家輒鄙為小技。舍九章而演先天。支離傅會。無益實用。疇人子弟。世其官不世其巧。間以立法之原。漫不能置對。烏得不為所勝乎。宣尼有言。推十合一為士。自古未有不知數而為儒者。中法之屢於歐羅巴也。由於儒者之不知數也。昔齊桓公之時。士有以九九見者。庭燎之禮以待之。九九者黃帝所傳。商高所授。周公大聖。不恥下問。桓公禮以庭燎。良不為過。而梅福且小之。西儒之世。已有此論。何況後儒。予少與海內士大夫游。所見習於數者。無如戴東原氏。東原殁。其學無傳。比來金陵得談子階平。其於斯事。殆能於深造自得者。乃不自是而屢就予。予未老而發昏眊。健忘無能益於階平。然有願焉。則以為歐羅巴之俗。能尊其古學。而中土之儒。往往輕議古人也。蓋天之數。當時以為疏。今轉覺其密。七曜盈縮損益之率。古法與歐羅巴。原不相違也。其為彼之所疑者。不過數端。而其說亦已屢易。吾烏知他日不又有一說以易之乎。其不可易者可知者也。其可易者不可知者也。知其所可知。而不強其所不可知。庶幾儒者知數之學。予未之逮也。願階平勉之而已。先是詹事從子江寧教授塘。疑周徑率。謂徑一則周三一六有奇。面方伯者操七九箸。泰因作一丈徑木板。以度尺量其圜周。正得三丈一尺六寸有奇。因反覆引申。廣援博證。著有周徑說一卷。以為祖沖之之說。至當而不可易。又撰有王制里畝算法解一卷。其自序略云。五經中罕言算術。惟王制論里畝及之。然孔與鄭異。陳又與鄭孔異。欲折中蓋難矣。總憲梅循齋先生著赤水遺珍中有方田度里一篇。正王制注疏之誤。其法以原數立算。與鄭康成注互合。但所列諸率。不明言乘除之數。恐疑者無從稽核。而經義難明。爰引先生本文。逐句疏解。並同三率互視法。詳推如左。而記文譌誤。及孔疏標注之粗疏。亦不辨而自明焉。更復推廣之。撰王制井里算法解一卷。附列里數表。自方一里計積一里為田九百畝。至方三千里。計積九百萬里。為田八十一萬萬畝止。逐一詳悉臚列成表。又叢古經質直。凡書開方之數。皆言方邊而不言方積。取其文句簡齊。數目簡易。若以積實乘步。總敍連篇。則是算博士之筆。轉滋昧者之疑矣。又謂里數畝數十百千萬以

友遞升位數叅差，易於目眩，即算氏名家少一疏，便失其序。今依數列表，庶初學一覽即明。故復以一假爲田十萬畝演懲小數表，以一畝爲田一萬萬畝演懲大數表，併一里方積十里方積五十里方積七十里方積百里方積千里方積諸表，洵足發明經義。又因太平廣記二百十五引別傳謂鄭康成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泰據范史章帝紀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始用四分術，終漢之世未聞改法，算康成生年月日，宜以四分爲准。今依本法細推，寔以史證之。謂順帝紀書泰正月戊申疑脫一朔字，丁卯爲月之二十日，二月甲辰爲月之二十八日，夏六月乙酉爲月之十一日，秋七月甲戌朔，正合紀與五行志載並同。壬午爲月之九日，庚子爲月之二十八日，辛丑爲二十九日。天文志二月癸未爲月之七日，閏月乙酉恐有舛誤，紀書六月乙酉，則閏六月必無乙酉，當作六月爲近，或乙爲己之譌，是年閏六月五日己酉，乙己字形相近也。八月乙巳爲月之二日，劉注引古今注云丁巳，未詳何月。三月十一日，五月十二日，閏六月十三日皆丁巳也。又云七月丁酉爲月之二十四日，又云九月戊寅爲月之八日，合觀紀志所書與四分術多同，若通鑑目錄載二月丁丑朔，四月丙子朔，七月甲戌朔，九月癸酉朔，十一月壬申朔，並同四分。唯稱五月乙亥朔，則是年五月丙午朔，六月乙亥朔，殆誤先一月。又稱閏五月，則是年閏六月，亦誤先一月也。果閏五月，則乙亥爲閏五月朔，不當又稱五月乙亥朔，未免自相矛盾。此蓋因天文志閏月乙酉遷就求合，而不知先與本紀六月乙酉不合。況推是年六月二十九日癸卯大暑中氣，近晦。七月初一日甲戌處暑中氣在晦，而中間一月十五日己未立秋，只一節氣，其爲閏六月最確。倘閏五月，則有節有中，於閏法未協。又月內有乙酉，而六月反無乙酉矣。劉氏既載七月一日處暑，則當閏必在六月，而不在五月。此淺而易見者，不知何以誤推也。至袁宏後漢紀作七月丙戌朔，則月內無壬午，與紀不符，且紀志均書甲戌朔，袁又何所據而頓改之？或係傳寫之失，亦未可知。要之甲戌朔合於四分，則七月五日戊寅爲鄭公生日無疑。其所推算是年月朔及中節兩氣干支並大小餘甚詳。見劉司農年譜及文集。

論曰：衛平精學一生，惜無著述，其所校測，率教授周徑率，蠟與蔡道古環田三積術，謂從羃進位爲實，開方爲圓周率相同，蓋亦本於九章少廣開方所載演段術，率問爲方周羃八究此密率。然陷平自是嘉慶間算學名家，羽翼中學者也。

汪萊

汪萊字孝嬰，號衡齋，歙縣人。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弱冠後，請書於吳特門外，嘗至郡江文學永，藏鹿常實。金殿撰榜，程徵君易疇學力通經史百家，及推步曆算之術。嘉慶十二年，以優貢生入都，考取八旗官學教習。會御史徐國楠奏請纂修天文時憲二志，纂入學士首繼萊與徐準宜、許澂入館纂修。十四年，書成議敘以本班教職用，選授石埭縣訓導。十八年，應省試，得疾歸，卒於官，年四十有六。先是十一年夏，黃河啓放王營減壩，正溜直注張家河，會六塘河歸海，兩江督臣奉上命，查勘雲梯關外舊海口與六塘河所





海口地勢高下，延萊測算，萊蓋其精算之名，久爲官署所知。曾製算天體平一方各儀器，皆測。與郡人巴樹穀最友善，嘗江淮間，又與焦孝廉循、江上舍藩、李秀才銳辨論宋秦九韶元李冶立天元一，及正負開方諸法。天性敏絕，極能攻堅，不肯苟於著述。凡所言皆人所未言，與夫人所不能言。嘗以古率八線之制，終於三分取一，用益實歸除法求之，其一象之真數，僅得十之二，因悟得五分之一通弦與五分之三通弦，交錯爲三角形，比例立法，以取五分之一之通弦，而弦切之數益密。梅氏環中黍尺有以量代算之術，惟求倚平儀外周之兩角，而輸於內半周之角未詳，其法較易。因立新術，量取不倚外周之角度而三角之量法乃全。堆垛有求平三角立三角尖堆積法，不及三乘方以上，又復推而廣之，自三乘四乘以上之尖堆，皆可由根知積，并及諸物遞兼之法，以補古九章所未備。又糾正梅文穆公句股知積術及指謫天元一正負開方之可知不可知，其糾正句股知積術也，文穆亦水道珍爲有句股積及股弦和較求句股，向無其術，苦思力索，立法四條，其門人丁維烈又造減縱翻積開三乘方法，文穆許之。萊謂句股形等積等弦和帶縱立方形等積等高闊和者，皆有兩形互易。如句二十，股二十一，弦二十九；句弦和四十九，句股積二百一十。若句十二，股三十五，弦三十七，句弦和亦四十九，句股積亦二百一十，設問者皆執一形，則對者交盲兩數。梅丁諸公法成而不可用，蓋兩句弦較與一句弦和恆爲連比例之三率，其兩句弦較即首末二率，兩較減一和之餘即中率，而句弦和必爲三率併，遂疑立有兩積相等兩句弦和相等求兩句股形之法，以四倍句股積自乘，句弦和除之，爲帶縱長立方積，以句弦和爲縱，開得數爲兩句弦較之中率，自乘爲帶縱平方積，又以中率與句弦和相減爲長闊和，求得長闊兩根爲兩句股較，用求兩句股形。各數又同積之邊，彼此可互三次之乘，先後可通，故四倍句股積自乘即兩形之倍句相乘爲底，兩形之股相乘爲高，即猶以中末乘首中化爲中率再乘爲立方三率併爲帶縱，由長推得立方形兩高數，恆爲首末二率高闊和，恆爲三率併數與等積等弦和之兩弦較，及弦和縱連兼異，如高九闊十，高闊和十九，立方積九百，若高四闊十五，高闊和亦十九，立方積亦九百，其數莫不由兩形相引而出，故其法即命積爲帶縱長立方積，以高闊和爲所帶之縱，用帶縱長立方法，開得本方根爲兩形高數之中率，與高闊和相減，餘爲帶縱之平方長闊和，中率自乘爲帶縱平方積，用帶縱平方長闊和法開之，得長闊一根爲兩形之兩高數，兩高與和相減爲兩闊數。其指謫正負開方也，元李冶傳洞淵九容術，撰測圓海鏡，並古演段以明天元如積相消，其究必用正負開方。互詳於宋秦九韶數學九章。梅文穆公雖指天元一爲西人借根方所由來，而正負開方則未有闡明者。元和李秀才銳始爲譬校，稍少廣一章，得此始貫於一。好古之士，翕然相從。萊獨推其有可知有不可知，如測圓海鏡邊股第五問，圓田求徑二百四十步與五百七十六步共數，而李仁卿專以二百四十爲答數。數學九章田域第二題尖田求積二百四十步與八百四十步共數，而秦道古專以八百四十爲答，乃自二乘方以下，糧析推之，得九十五條。凡幾根數爲帶縱長闊較

則可知，爲帶縱長闊和則不可知，又推得幾真數少幾根數又多幾半方與一立方積等多少難保，和較莫定，立法以審之，以幾平方數用幾立方數除之，得數乘幾根數，以較幾真數，若少於真數，則以幾平方爲商闊較，是爲可知，若多於真數，則或幾平方爲通分法三母總數，幾真數爲三母維乘之共數，幾根數爲通分之共子，如二如六如十二，設真數一百四十四，少二百八根數，多二十平方積與一立方積相等，則三數皆同，是爲不可知，蓋以一答爲可知，不止一答爲不可知，故李秀才銳跋其書括爲三例以發明之，謂隅實同名者，不可知，隅實異名而從廉正負不維者可知，隅實異名而從廉正負相維，其從翻而與隅同名者，可知，否則不可知，隅實異名，即帶縱之長闊較也，較僅一答，隅實同名，即帶縱之長闊和也，和則不止一答，銳以隅實同名異名，明一答與不止一答，秦以長闊和較，明可知不可知，其善一也，秦於六經務在發正舊說，自出新解，與人接無崖岸，有以所著術相質，必研究再三，爲之疏通證明，如解司馬法二條，一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士一人徒二十人，謂歲家每生粮載，蓋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凡家出一人，七十五家出車一乘，此鄉遂之軍法也，士十人徒二十人，凡十家出一人，三百家出車一乘，條實受田者而言，三百家即成也，除旁加之，一里治溝洫者即甸也，故又曰甸出長轂一乘，此都鄙之軍法也，鄭氏於禮注，毫不相混，而服虔注左傳，竟合而一之，其誤始此，又以其說解論語千乘之國曰，出車之法，侯國亦異，外內鄉遂七十五家出車一乘，都鄙一成百井出車一乘，載於司馬法者昭然，千乘之國，蓋合鄉遂而出之，乃方二百里之小國，國乎大國之閒，而生長耳，試取司徒司馬載師匠人之文約而計之，方二百里其地四同，同萬井，九萬夫，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上地中地下地通率二而當一，實受田者三萬家，以一同於中，去二萬五千家爲一鄉一遂，凡三百三十三乘三分乘之一，餘五千家，廛里場圃之等九者各去五百家，餘五百家，從後計外周四面合三同，造都鄙，都三，致仕卿二，宜殺於王卿，約方四十里，親公子弟地從卿數，又宜減於王親，約二凡一百二十八乘，大夫五，致仕大夫五，約方二十里，疏公子弟地從大夫數，約三凡五十二乘，餘一同，二終爲十萬八千夫，三而當一，實受田者三萬六千家，通前五百家分爲公邑，出車從鄉遂，凡四百八十六乘三分乘之二，合千乘，云周能女巫家歲時祓除，當洛鄭注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陸德明釋文晉已爲祀，後人多圖祀晉，秦讀巳當音紀，以太初術推之，第三蔀第三章第三年三月三日，恰是巳日，其支爲丑而非巳，足見晉祀之謬，且古人以上稱日者，皆屬干不屬支，據賈疏云，一月三巳，因紀無疑，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是爲甲寅，僞書遽三統，推太初元年歲名丙子，說者不能決，秦第三統劉歆所作，王莽以火德消耗，土無當代，太初元年年實數至建國元年，則爲丙子，莽欲即真，萬不能待戊巳之年，故更元年爲己巳，則冠土於火之上，遂改太初甲寅爲丙子，又僞爲超辰之法，遷托諸十四萬三千二百三十九年之前，以爲太極上元，起於丙子，超若干法至能德元年恰爲己巳，此與即位之日用戊辰，令天下以戊子代甲子意同，實以之欺莽，莽以之欺天下，又程徵





君易曉，擇醫析古義，以明一矩有半之句倨，磬設縣於股，在鼓上稍右，股横於上所以縣之使正，秦謂宜橫其直，心用比例之法，令設旁線中縣而縣居線右，庶使磬鼓直縣之制，乃定著有衡齋算學七冊，考定通藝錄磬氏倨句解一冊，又有未刻者，爲兩算經十三經注疏正誤，說文聲類，聲譜，今有錄衡齋詩文集，及續修歙縣志、纂修天文時憲二志諸書。（衡齋算學、通藝錄、揅經室文集、研六室文鈔、李尚之年譜）

論曰，孝嬰超異絕倫，凡他人所未能理其精者，孝嬰曰一二過，即默識靜會，洞悉其本原，而貫達其條目，諸所著論，皆不欲苟同於人，是誠算家之最，特矯枉過正，未免有時失之於偏，尤於西學太深，摘極加駁斥，究未能出其範圍，能其用真數根數以多少課和較，而泥於可知不可知，尚是墨守西法，其於正負開方之妙，終不逮李尚之秀才銳之能通變也，即如所悟得之等積等弦和，謂有兩形倚伏於其中，固亦善於入深，然用帶縱兩次開方，不無委曲繁重，若以正負開方古法御之，四倍積自乘爲實，和自乘爲從廉，倍和爲隅，開立方得兩正數爲兩句和，再自乘與四倍積自乘相併爲實，四倍和再乘爲益方，五倍和自乘爲從廉，倍和爲益隅，開立方得兩大數爲兩弦，尤覺簡捷，蓋凡和數形皆有兩答，不僅等積已也，如句三十三股五十六弦六十五，句弦和九十八，黃方二十四，又句四十股四十二弦五十八，句弦和亦九十八，黃方亦二十四之類，不勝枚舉，所爭者不過有奇零無奇零而已，如句股和六句弦和八，既爲句三股四弦五之句股形矣，又有一句股形爲句二又四之一，股五又五之一，弦五又四之三，是已，四元玉鑑曉稿演段一門，前九題悉以直積十二步與句弦和八步爲問，廣答之外，尚有奇零之一答，而果堆疊藏一門，則又於堆垛之法，推演無遺矣，向者孝嬰家求五分之一之通弦，初甚詆杜德美求弧矢法爲偶合，及見監正明安能割圜密率捷法，以一二三四五洎十百千萬累分弧通弦，比例得弧矢通法，始翻然改悔，惜孝嬰未見朱氏四元玉鑑一書，致句股知圖及諸乘尖堆新術有積薪之嘆，要之精思妙悟，研幾入神，其真自不可沒。

## 徐朝俊

徐朝俊字恕堂，華亭諸生，謂天爲高，地爲厚，吾人戴高履厚，曾滄海一里之不知，與談爲政事之書，命官先春曆象，宣講奉治平之法，職方遠則土風因運，御製數理精蘊全函，旁搜職方外紀，及坤輿格致彙郡雜志諸書，著高厚蒙求五卷，曰天學入門，曰海域大觀，曰定時儀器上下集，曰高弧合表，其定時儀器上集目，曰日晷圖時儀法，曰晷月測時無表，曰自鳴鐘表諸說，下集目曰天地圖儀，曰揆日正方經表，又有中星表及儀器圖說二書，皆自爲鐘表儀晷諸器，爲巧匠所不及。（高厚蒙求、海塘錄）

論曰，恕堂但工製器，其於曆算之學，則僅當依數五演而已，故所著論皆撮拾成說，隨人步趨，尤論五大洲及附載種族無狀海泊海道海塞諸說，亦悉本利氏乾坤體義，荒遠無憑，不足取也。

## 梅沖

梅沖字抱村。穀成文穆公之孫。宣城諸生。著有勾股淺述。其自序云。六藝以九數並稱。而學者好言勾股。豈不以授天度地。爲用至神。而所以窮象數之變。其精解奧義。厥足引寔十之思而與爲昧哉。先徵君著曆算書八十八種。於西法之融爲神異者。皆通以勾股。而盡發其覆。故專言勾股者反略。特舉隅一卷。少示數端而已。子少承庭訓。粗聞先人緒論。未能實學。歲癸丑。從李雲門先生遊。先生詳加指示。稍得其門徑。因敬奉御定數理精蘊言勾股者。反復探索。依題集解。間參取他書。並約其精要。輯爲一編。自備省覽。後陳明經勉甫閱數學於予。出以相示。既而精通三角八線。於曆算學直深入閫奧。遂以此編屬爲作。謂用淺易入顯簡而說備。慫恿付梓。予曰。算學之弊有二。其一。求深其詞。李冶所謂故爲溟涬黯黮。惟恐學者得窺彷彿。其心私也。其一。不肯遵守成法。自矜創獲。以別立析解。而反失其故步。茲編似幸免於此。然特集錄舊說。爲之宣導窾會。以變從淺易。要循鈔胥而已。且凡言算者。必首廢以九章。後深以三角。於欽若授時事有所發明。庶足見數學之大。予亦什究觀六宗三要於御製曆象考成上下二編。及後編。幷採集圖說。以爲約本。而微驗四方。未遑卒業。家學因未能竟底。要不敢以區區者自限也。而子將使吾以此自見耶。陳子曰。此書少單行善本。吾但爲習勾股者計耳。因重加訂正。爲家塾引蒙之一助。題曰淺述。以惟淺乃可入深。用誌學步先人之意云。勾股淺述。

論曰。抱村夷承家學。於詩古文詞皆高出時輩。尤肆力於制藝。曾撰離騷經解一書行世。其所著之勾股淺述。蓋卽本先徵君勾股舉隅而詳明之。幷條取算法統宗難題數則。附列於後。斯使初學㮣大稗焉。但於勾股中聊見一端耳。



# 疇人傳卷第五十一

甘泉羅士琳續補

國朝續補三

焦循　子廷琥　汪大壯　附存

焦循字理堂。號里堂。江都人。生而穎異。年十七。補童子試。時諸城劉文淸公督學江蘇。因見詩中有經學字。詢以何本。循舉文藝桃花賦對。公嘉其秀穎。因取入邑庠。幷勗之云。不學經何以足用。盡以學賦者學經。時與化顧九苞以經學名世。循遂往就問難。始用力於經。又因九苞子超宗。貽以梅氏叢書。復用力於算。性既專。兼肯苦思。以故經史曆算聲音訓詁諸學。無所不精。嘉慶六年。舉於鄉。先是乾隆戊申科鄉試二場。夢一卒持刺來。視之。字徑寸許。曰年愚弟掌世純頓首。其科必售。遂登賢書。始悟卓柳州亦辛酉舉人。因柳州未得成進士。遂淡於仕進。壹志著書。嗣患足疾。隱於北湖。築雕菰樓以終焉。二十五年夏。足疾甚。兼痔瘡。遂致不起。年五十有八。生平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每遇一書。無論疑劣難易。隱與卑術。必悉心研究。務窮其源。嘗以梅徵君弧三角舉要。塹堵測量。環中黍尺。撰非一時。繁複無次。戴庶常句股割圜記。務爲簡奥。變易舊名。因撰釋弧三卷。上篇釋六弧八線之義。中篇釋正弧弦切。及內外垂弧之用。下篇釋次形及矢較之術。錢詹事大昕稱是書於正弧斜弧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法無不備。循復上書詹事。論七政

諸輪。其略云。梅徵君論次輪上之實體。實向太陽。推之五星。咸有然者。若太陰之次輪行倍離。所云向日者。其止謂為太陽所攝從行離日之倍度。非謂其體之向太陽耶。且五星之歲輪與日天同大。其歲輪繞日軌迹為伏見輪。與本天同大。今月之次輪視均輪尤小。既行倍離。則其軌迹不能成圈。與本天同大。意者五星與日有定距。太陰次輪與星有不同者與。又火星之歲輪半徑忽大忽小。有本天高卑。及太陽高卑之差。星與太陽同在最高。與同在最卑。其相距甚異。梅徵君火星本法云。火星兼論太陽之高卑。要不能改其徑線之大致。今以求法考之。以均輪所當之矢。為兩差之比例。以相加則其徑線隨本輪矢之高下為高下。有不能不改其大致者矣。江氏愼修言。諸星歲輪應日之本輪。火星獨應日之體。故有太陽高卑。按高卑之差。惟有不同心之異。其輪則同心。今推求火星次輪之法。在最卑時。其半徑為最小。稍離乎最卑之左右。增損一分一秒。則本輪之矢。隨之而長。即半徑之度。隨之以增。規此成橢。必大於本圈。而不同於不同心圈。與伏見輪之狀。或者火星之次輪。本割入太陽天內。高卑之差。緣是以起。然又無從得其實。通儒思弟谷以來。諸輪之設。或左行。或右行。或倍行。或三倍行。或自遠。或自近。或自半徑。或以本輪為心。大率皆以實測所得之數。假為法象。以曲求其合。故不能比而同之也。又謂弧線之生。緣於諸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之象。輪之弗明。法無從附。因又指釋輪二卷。上篇言諸輪之異同。下篇言弧角之變化。以明立法之意。更謂康熙甲子元用諸輪法。雍正癸卯元用橢圓法。蓋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隨時而改。遡其發蘊深恉。未易考究。謹探其精要。析而明之。庶幾使於初學。為讀釋略一卷。又謂劉氏徽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愼撰說文解字。謂六書者不能舍許氏之書。謂九章者不能舍劉氏之書。九章之目雖多。而其綱總不外乎加減乘除四者而已。四者之雜於九章。又不啻六書之雜於各部。故同一今有之術。用於衰分。復用於粟米。同一齊同之術。用於方田。復用於均輸。同一弦矢之術。用於勾股。復用於少廣。而立方之上。不詳三乘以上之方。四表之測。未盡三率相求之例。雖其後者又截粟米為貴賤差分。移均輸為盈借互徵。名目既繁。本原益晦。蓋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孫子張邱建兩書。似得此意。乃說之不詳。因本劉氏書以加減乘除為綱。以九章分注而辨明之。撰加減乘除釋八卷。術又嘗與吳中李尙之銳。歙汪孝嬰萊。討論宋秦九韶數學九章及元李治測圓海鏡益古演段諸書。因知立天元一為算家至精之術。秦書雖亦有立天元一名。而術與李殊。尙之所校海鏡演段二書。尋主辯天元借根之殊。故但指其大概之所近。其於盈朒和較之理。究未析其微芒之所分。乃復貫通其理。舉而明之。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鴻兩家之學。謂常法亦圖之開法。益隅亦即之虛隅。益從亦謂之益方。益方者別於從方也。益廉者別於從廉也。常法者別於益隅也。如積相消。則同減而異加。翻方相生。則同加而異減。其同異減加。則盈不足之義也。其有和有較。則方程之精也。其借算。則少廣之趣也。其實方於從。則商功之流也。其如積相比。則均輸之趣也。其齊分取率。則衰分粟米之變也。其較分。則方田





之餘也。其開舉。則勾股之積也。又謂梅勿菴以少廣拾遺發明諸乘方。於正負加減之際。闕而未備。故其廉隅繁賾。步算既艱。亦且莫適於用。近讀秦書。其中有開方法。既精且簡。不特與測圓海鏡相表裏。究其原。實古九章之遺。竊以乘除之法。負廉皆知。至開正負翻從諸乘方。備者尠精數神。或有未能了了者。使知道古此法。則自一乘以至百乘千乘。廣幾一以貫之。爰列為十二式。設圖以明之。又致書與李尙之。謂天元求消之前。有和而較不備。有較而和不備。及既相消合而為一。其和較始備。和在冪。則天元為益從。和在天元。則冪為益隅。以正負別之。正與正負與負為同名。正與負為異名。從與積同名相加。有益積。道古圖之設。胎從與積異名相消。有翻積。秦道古謂之換骨。推而核之。和在隅。乃有益積。益從大於初商則益積。初商大於益從。則不益。和在從。乃有翻積。較數小於初商。則翻積。初商小於較數。則不翻。是為少廣之極境。又非方程所從盡也。至於寄分之以乘代除。九章算中已有之。一算七人實焉。一為太倉之返。或以乘以省後之除。或彼乘以代此之除。其義一也。故尙之敍其天元一釋。略曰。為算之道。皆設所已知之數。求所未知之數。然而所謂數者。自一而累之。而十百千萬。自一而析之。而分釐秒忽。等數也。所不知之數。未知幾何。而必為一數。則可知此天元一之所由立也。已知之數見數也。未知之數。雖知其必為一數。究借算也。見數與借算不同類。故必別太極於天元外也。以不同圖者相加減。則生正負。何也。減所不可減。非負不精通其趣也。以天元乘。則層累而上。以天元除。則層遞而下。層累而上者。皆天元為方面。以乘方面為平冪。以乘平冪為立積也。層遞而下者。皆以方而除立積。則得平冪。除平冪。則得方面也。設一術於此。以求其積數。又設一術於彼。以求其積數。此之積數與彼之積數。其天元太極之等不同。而其為積數則同。故曰如積也。彼此之積數同。則以彼消此。或以此消彼。相消之後。必減盡而空。空無積數矣。然而輪有天元太極之等在。以有正負故也。計正之積與負之積適等。正之益以負之不足。消之而盡。負之不足。以正之益。消之而亦盡。正負相消。則無正亦無負。無正無負。是無積數也。猶無積數。故除之。開方之。而得所立天元一。幾何之實數。徵尙有數。不得爾也。此立天元術之大略也。是書於帶分寄母同數相消之故。條分精析。發揮無復餘蘊。蓋自李欒城郭邢臺而後。未有如此妙也。初循以太陰次輪及火星歲輪。皆與本天不合。謂有其當然。自必有其所以然。及覆數四。不得其故。商之元和李銳。銳謂古法自三統以來。見存者四十家。其於日月之盈縮遲疾。五星之順留逆伏。皆言其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本朝時憲書甲子元。用諸輪法。癸卯元。用橢圓法。以及輪尼閣穀白法。用不同心天。蔣友仁所設地動儀。設太陽不動。而地球如七曜之流轉。此皆言其當然。而又設言其所以然。然其當然者悉憑實測。其所以然者止就一家之說。衍而極之。以明算理而已。是故月五星初均次均之加減。其故由於有本輪次輪。而其實月五星之所以有本輪次輪。其故仍由於實測之時。當有加減也。以是推之。則月繞一周。不能成大圈。與本天等。其故由於有次輪。而所以有次輪之故。則由於朔望以外當有加減也。火星軌迹。不能等於本天。其故由

於黨輪徑有大小。而所以輪徑有大小之故。則由於以無消長之輪徑算火星。猶有不合。而更寘有加減也。循趾其說。故自敍釋輪云。七政諸輪生於實躔。若高卑遲疾之故。則未敢以鍛度焉。其虛實服善有如此。所著書不下數百卷。其最著者。有孟子正義。羣經宮室考。雕菰樓易學三種。餘甚多。不具。變子廷晚。星堂學算記、疇叢鍊城文集、揅經室文鈔、漢學師承記、揚州畫舫錄。

子廷琥。字虎玉。優廩生。性聰篤。善承家學。於算學亦精進。陽湖孫觀察星衍。精釋方。不信地圓。謂西人誤會大戴禮四角不揜之言。而疑地圓之論。以楊光先之斥地圓。比孟子之距楊朱。廷琥襃其說。諸古之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曰周髀。曰渾天。宣夜無師承。渾天之說。皆謂地圓。泰州陳氏寘。城梅氏。悉以東西測景有時差。南北測星有地差。與經形合爲說。且大戴有曾子之書。內經有岐伯之言。宋則有邵子程子之言。其說非西人所創。謂西人誤會古人之言也。因博搜古籍。合諸家言而臚列之。爲地圓說二卷。又庭淵詞李鍊城兼通古之學。旣據有天元一釋開方通釋。以闡明之。而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未詳開方之法。讀者依然瞑涬。因以同名相加。異名相消。用超用變諸法。示廷琥。廷琥乃知以秦氏之法。讀李氏之書。者算推算一一符合。遂取益古演段六十四問。每問皆詳畫其式。書成。其父見而喜曰。得此可謂演段矣。即命名爲益古演段開方補。且云可附於學算記之末。[illegible]

論曰。天本渾淪。古人之所謂橫帶天譏者。爲赤道斜交。赤道者爲黃道。殆如棋枰劃界。以便籌算耳。非天體有黃赤道也。然則西人所謂本輪均輪次輪。亦虛象耳。非確有輪。如連環相套於無形之天也。乃西人言之鑿鑿。且謂天有九重。層層相包。如葱頭。日月五星列宿。在其鑿內。如木節在板。一定不移。其所以論術惑愚人者。正在此等新奇無據之說。乃不謂梅江諸君。甚受其欺。遂以爲天眞有實。眞有若是諸輪。果使天眞有實。眞有若是諸輪。何以未幾而變爲橢圓之天。不識向之諸輪。究竟棄置何所。里堂輪橢二釋。甚主實用。故詳於法而略於理。旨哉淵儒者之學也。至於天元之妙。妙在寄母。負之謂減所不可減。非負不能通其變。余稱以爲除所不受除。非寄母不能通其窮。寄母者通分之謂也。不除此而乘彼。在常法多一除。立天元恆多一乘。故凡兩次除者。天元則變爲平方。三次除者。天元則變爲立方。是欲究天元之術。必先明正負開方之理。而天元之爲用甚讀。昔郭太史授時。嘗倚用之以求弧矢。是不獨可賅九章。尤治曆者之所必不可少也。里堂天元開方二釋。闡明其法。使人人通曉。較梅文穆之僅辨天元爲借根方所本。其功不更鉅哉。且里堂以通儒而兼精天學。其詰闢虎玉。又能克紹門業。可謂不媿古人。有光梓里矣。理堂隱居北湖。與同里楊叄戎相友善。叄戎名大壯。字貞吉。號竹廬。又號耕蝅。昭武將軍銜。以世襲輕車都尉官徽州營叄將。病廢回籍。精於曆算。武官中淘爲罕觀。事蹟載揚州畫舫錄。亦足以見吾鄉之篤好斯學之盛也。又烏程張秋水選成鈔。冬青館甲集。有襄里堂天元一釋。識謂卷末致鍊城與邢叄徵次之先後。尤具隻眼。然據鍊城作測圓海鏡時。即本傳所云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學徒雲集者。此





似有別。蓋仁卿作書時所言者大以來。其實亦祇中歲。寂城至至元改元以後。始卒。故河朔訪古記。載元氏縣封龍山。觀首山下。有宋丞相李昉讀書臺。其吟臺在東北隅。逮國朝至元三年。李文正公治。自翰林學士辭歸山中。因其故基。以築大成講講堂齋舍。招延學者。推此當不止八十八歲。所謂甲辰召對後。即鍊元氏山中。亦未必盡然。秋水又有大統曆法啓蒙跋。謂此曉庵遂書。蹉澤沈退甫擧以見示。曆至太初以後。雖遞有改憲。不過增損於積年日法之間。至元郭守敬去積年。益超前絕後之詣。由是西人不用日而用度。其實紀法用六十萬。與日周用一萬。皆取整數。以其便於入算而已。殊不知蓋閏則須兼論距緯。斷非平氣之可統攝。此先生所爲斷斷於換度換宿者也。然則融西人材質。歸大統型範。其苦心至矣。豈第金水二星行度有不同心爲足以抉高卑盈縮之理哉。此書出。而先生之遺書約略備矣。士琳案。碁庵遺書世所傳者。惟新法六卷而已。多係鈔本。尚未刊布。不聞有大統曆法啓蒙一書。姑附記以俟搜訪。

許桂林　周治平

許先生桂林。字同叔。號月南。又號月嵐。海州人。由拔貢生中式嘉慶二十一年舉人。旋丁內艱。以喪毀終。卒之時實無疾病。自知其死。囑家中人至前。囑以後事。端坐瞑目而逝。年四十有三。生平好學深思。至性醇粹。躬行踐履。博綜羣書。積索頗不耐勞。勞則易病。然又不能無所用心。若靜攝一二日。輒又病。惟讀書始精神煥發。故日以詁經爲事。樂此不疲。人以疑義就質。有問必答。詡然示人以可鏡。就他羣宋數語便豪氣精獨講學終日不倦。以輪力兼治六書九數。嘗謂岐伯言地大氣舉之。氣外無殼。其氣將散。氣外有殼。此殼何依。思得一說以補所未及。蓋天實一氣。而其根在北。北極是也。北極不當爲天極。而當爲氣母。萬物之祖。皆在北。故十一月爲羣生之始。天時既然。天象獨不當以北極爲一氣之元乎。元氣發於北極。浩浩蕩蕩。久而不息。經星七政。皆運於元氣之中。經星以上。遠之又遠。無論氣之至與不至。固可不必有殼以聚氣也。以北極爲氣母。其氣謂向左而運。古稱天道尙左。天樞在北。自南望之。以西爲左。近氣母者左行疾。故恆星東行之差遲。遠氣母者左行漸緩。故月東行之差最疾。日月之出自北。升而入。亦向北。向其母也。又謂氣有有形有無形。有形者彗無形者風。承地而運七曜者。無形之罡風也。有形之氣無力。無形之氣有力。風者大氣之餘。時被地上。北極爲氣母。氣起於北。至西下傳於西南。此日入於西。所以向北。而地上之風。誠如戴祖楚嘏格物輕言。風無正方。而常起於西南也。因宋集實夜遂文。以西法通之。著實西選三卷。又悲謂故定數理精蘊。撮其簡要切於日用者。著算牖四卷。蓋取啓牖以示初學之意。其自序云。算藪以簡爲貴。取其濟用。衆亦省心。所述算牖。亦此志也。而其大端有二。一曰籌算。二曰四率比例。籌算省乘爲加。省除爲減。乘則不必循乘。歸則無須精歸。四率比例往往多算者。能以少算算之。累算者。徒以一算算之。且三率旣定。即法實已分。謂不致法實顛倒之誤。四率本古法。而習乘除者多不之知。故特表之。即用珠算者。習焉其爲益於乘除不少也。籌算又最易曉。梅宣城云。朝得暮能。學之甚易。而用

之甚關瞭非捷徑乎算書人或不樂徑觀者又或未卽見其義要因於篇首著此二篇俾有志明算之士會意豐焉別有易確二十卷行世其未刊者毛詩後箋八卷春秋三傳地名考證六卷穀梁傳時月日釋例六卷漢世別水禮記長義四卷大學中庸講義二卷四書因論二卷許氏說音十二卷說文後解十卷太元後知六卷參同契金隄大義二卷步緯循明法一卷立天元一導窾四卷撰對八卷半古叢鈔八卷味無味齋文集八卷外集四卷詩集二十六卷外集八卷駢體文四卷詞二卷同時又有周治平者浙之臨海錢生事蹟不得其詳嘗因曾子問天圓篇得地上萬物各有本所故得其所則安不得其所則遠及其強力已盡自復居于本所焉本所者何如土最重重受卑性居下火最輕輕受高性居上水輕於土在土之上氣重于火在火之下然本比土爲輕較火氣爲重氣比火爲重較本土爲輕以是知本必下而不上氣必上而不下矣蓋水之情爲冷溼火之情爲燥熱土之情爲燥冷氣之情爲溼熱其情嘗爲偏勝各捷其勝所火氣偶入水土之中必不得其安而欲上行水土因氣騰入氣火之域亦必奮遽而欲下墮各居本所矣日光照地與氣上升偏於餘則發爲風火與土俱挾氣上升固於陰雲蒸歸本所火上之勢上下不得亦無就滅之理則奮迅決發激爲雷霆與氣交合迸爲火光居於本所故云変閃電日氣入地鬱陰騰起結而成雲上至冷際爲冷情所化因而成雨正如蒸水因熱上升騰騰作氣上及於蓋蓋是冷際卽化爲水下居本所故雨者冷熱二氣相和而成也若溼氣旣清且微是爲濕勝也升至冷際乃凝爲露三冬之月冷際甚冷是陰勝也雲至其處旣受冷侵一一凝沍皆是散圓卽成雪矣霜之爲霜其理略同蓋氣有三際中際爲冷上近火熱下近地溫冷際正中乃爲極冷夏月之氣鬱積濃厚決絕上騰力耳勢銳迅至極冷之深際驟凝爲雹入冬愈深凝合愈堅結體愈大矣故雹凝之大小又因入冷之淺深其變每非如冬月雲氣徐徐上升漸至冷之初際而結體甚微也故夏月雲足從狹隔騰分散而背雨雹具皆多時氣升冷際化而成雨因在氣中墜逝故一一皆圓初圓甚微以漸歸并成爲點滴未至本所又爲嚴寒所迫卽下成霰矣故霰霰者皆陰陽專一之氣所結而成者也[illegible]

論曰許先生精于格致之理言不妄發行端表正關書之外無他好與人接終日嘿嘿不萻作酬酢語洵爲古之通儒歿後州人三請崇祀鄉賢非虛也天性孝友嘗撰北堂永慕記門弟子附刊於易確後又以家貧身病寫學多愁致乏子嗣以兄之次子徵容爲子徵容好事有父風將見家學淵源引而弗替周君亦深於天算嘗習西法阮相國纂疇人傳嘗子注釋謂其能融會中西之精嘗采其言又疇人兩傳亦載其設錄之助因所論與許先生說大略相近故附及之

吳誠佳

吳誠佳字石帶嘉慶舉人官信宜訓導工詩文尤精考據兼捷算數之學嘗序李雲門侍郎輯古算經考注其略云凡高量廣道義錄穿河等二十術皆以從立方開之西法肆句股圍方而無帶從開文算指有





帶從平方而無立方梅定九撰帶從立方三術稱爲至密實未見此書也且梅氏所舉皆正歸立方猶易布算此則斜表廣狹偶截附帶以法御之無不由中可謂思極毫芒妙入無閒者矣今以其術考之立法要在求小數以各差加小數而得大數蓋以各差減大數則乘除加減正負變換以小數與各差相加與他數相乘用加而不用減法尤簡易也立言無多要能直揭王氏之旨非深於古法者不能道又撰有方程考略方程之法沿訛久矣梅氏定爲和數較數和較兼用和較交變四類可謂力闢榛棘但其圖仍用直行正負交變耳目紛繁學者猶難之因以諸書方程經梅氏考正者悉著錄遵御製數理精蘊法算之庶幾一目瞭然[illegible]

論曰石帶爲粵東知名士阮相國總制兩廣時於廣州城北粵秀山越王臺故址建立學海堂以課士首選石帶爲學長其品學已可概見所著方程考未載通御附册二門如算法統宗有孤鶩不知數一條用頭尾相減爲其數因說梅文穆公亦不通珍攷定爲兩尾相減除爲法亦非通法因悟得用方程法御之始無窒礙其他不勝枚舉要皆有功于九數者也

董祐誠

董祐誠字方立陽湖人嘉慶二十三年順天鄉試中式經魁初名曾臣鄉試後更今名幼穎異進止凝然不隨笑嬉賦頌急而訥於言辭於書之外無所嗜於世之書無不覽尤有過人才凡他人所不能探索者祐誠一二過目輒通其指始工爲漢魏六朝文繼通律曆數理輿地名物之學根究大道而以用世自期衣食奔走足跡半天下涉獵從廣謀述亦富三試禮部皆未遇鬱鬱遂肆力治經又不樂爲世俗學專治夠稽歷象之書務出新義闡秘曲補缺遺以是精力耗竭於道光三年歿于京寓年三十有三撰有割圓連比例術圖解三卷自序云元郭守敬授時草用天元術求弧矢徑一圍三舊仍舊率西人以六宗三要二簡術求八線理密數繁凡遇布算皆資於表梅文穆公亦本遷珍載西士杜德美割圜求周諸率語焉不詳罕通其故嘗欲更探遠法使弧矢與弦可以徑求草稿累年迄無所得己卯春秀水朱先生鴻以杜氏九術全本相示蓋海寧張先生豸冠所寫者九術以外別無圖說明陳氏際新嘗爲之注爲某氏所秘書已不傳乃反復尋繹究其立法之原蓋卽圓容十八觚之術引伸攜長求其累積實兼差分之列衰商功之堆垛而會通以勾股之變周髀經曰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圓弧也方弦矢也九九八十一遞加遞減遞乘遞除之差也方圓者天地之大錢奇耦相生出於自然今得此術而方圓之率通矣爰分著著解冠以九術原文並立弦矢互求四術都爲三卷辭取易明有羅雄元其所未羅俟有道正焉又撰橢圓求周術一卷自序云橢圓求周術舊無其術秀水朱先生鴻爲言圍杜斜割則或橢圓是可以句股形求之秋涼無事卽平生之說書爲說明系以圖釋大氐平圓如平方橢圓如縱方橢圓有大徑有小徑有周有積必知其二然後可求其餘猶縱方之句股形也如以兩徑與周之和較及面

稍隱難求之。則其術亦有不可盡者矣。又撰堆垛求積術一卷。自序云。堆垛求積三乘方以上。舊無其術。汪氏衡齋算學。始擬諸乘方三角堆求積術。以爲古所未發。予釋割圜捷法。更得求諸乘方所成之方錐堆術。繼復以縱方堆推之。而得諸乘方所成之縱方堆術。亦謂此兩術又汪氏所未發也。近讀四元玉鑑。菱草形段。果垛疊藏諸門。求其天元如積之原。則與諸術皆一一符合。學然後知不足。旨哉言乎。爰取舊撰兩術。比而錄之。爲讀四元玉鑑助焉。又撰斜弧三邊求角補術一卷。自序云。梅文穆公赤水遺珍有弧三角形三邊求角用平方得半角正弦法。解與薛儀甫天學會通三邊求角用對數術略同。其術視錄較術稍繁。然用於對數。則此爲簡省矣。薛氏有法無解。梅氏以平行線作同式三角形發之。義亦未顯。暇日尋繹。適知角旁大弧之弦線。與對弧之弦線相交。成平三角形。以邊角比例術求之。可得所求角正矢之半爲末數。故借末數。即得角之矢。而術必求半角正弦者。八線對數表無矢線。知此術之專爲對數立也。別爲圖解並補求又一角術。推步之士或有取焉。又撰三統術衍補一卷。自序云。推步家實測日月星辰之行。以算術綴之。綴之術自漢以下無慮數十家。莫不先審天行。復綴算數。數不虛則假物以爲用。三統之律呂爻象大衍之蓍策。授時之平差立差。西人之小輪橢圜。其用殊。其設數以求合於實測。一也。俗學昧于原本。鶩所不見。遂以律呂蓍策之說爲詬病。是知槃之非日。而並疑日之非圓也。三統術爲諸家權輿。史稱公孫卿等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已得太初本星度。通更運洛下閎等運算。以律起曆。則是已得諸數。而復傅以律呂爻象。圖章章矣。發屛事作三統術衍。頗稱詳覈。然于推術之原。猶有未備。今輒依太初元年日月五步度數。比而列之。入以演撰之法。爲補衍一卷。後之學者。庶無疑乎此也。先是祐誠研究諸史曆志。因撰三統術衍補。復取三統以次迄明大統萬年回回各術。計五十三家。輯撰五十三家曆術。其源逝溯之元始。術唐南宮說之神龍術。及瞿曇悉達之九執術。志不著錄。用數更據開元占經所引補。屬稿未成。但有序目。載文集中。敘略云。自昔上皇之世。孟幼未分。草木互易。適定神策。轉調羲大庭軒轅。遂于殷周。三五之法。詩書所稱。略可指說。雖得而詳焉。周室陵遲。憲章廢墜。亡告朔之禮。廢疇人之職。重遭秦楚。五紀崩隳。漢氏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皇。始正三微。改歲首。於是方士輻湊。曲藝雲集。追星距以定度。酌月法以積閏。而晦朔分至。躔離弦望之術。差以周備。自是以後。代自爲憲。家自爲學。下暨唐宋。經數十易。皆考驗舊代。斟酌舊傳。有元承之。作授時曆。差平立以調進退。求弧矢以正黃赤。棄積年之法。立晉驗之準。測算之術。恭以密矣。明代大統。因乎授時。暨於末年。門戶別出。紛爭辨訟。遂底國亡。大清龍興。爰肇昭曠。西徼殊俗。厥角獻技。內設五官天文之科。外渺四海統緯之變。日月效期。事殊通軌。蓋自太初以來千七百四十餘年。始集成於我朝。然猶申命臺官。朝夕稽晷。畫天地之數。若此其微也。夫術士之學。厥有三蔽。墨守師承。毀所不見。昧因造之理。違澤火之義。舉一遺三。得五忘十。其蔽一也。榮今陋古。枝本塞源。斥射姓之司星。嗤鄭平之運算。是猶指三江而狹峰流。睹九河而淺積石。其蔽二也。中夏失官。疇





淪荒。竊爲歷禱象微之制。昔紐軋形學之遺。而議者必嚴內外之防。屛梵回之巧。其蔽三也。祐誠旅食朋。顧言纂輯。乃取史志所載。自三統以下可撰述者五十三家。凡歲實朔實之分。定氣定朔之差。皆敬授之大原。先朝之遺憲。爲比其名義。課其盈虛。補其散佚。信其亡闕。都爲十卷。鉤核考互。移歲時以存先士之學。蔟有道之正焉爾。祐誠歿後。其兄基誠時官戶曹。取其已成之曆算稿五種。計七卷。附以本經注箭說殘稿四卷。文甲集二卷。乙集二卷。蘭石詞一卷。共九種。凡一十六卷。名曰方立遺書。鄉同里張成孫校而刻之。張成孫者。字彥惟。陽湖張皋文編修惠言子也。名父之後。綜學傳家。兼精天學。方立遺書。

論曰。方立沈默精敏。所著書洵足以超邁古人。尤所撰之曆術序。探本窮源。不獨指摘其三蔽所在。且可使後學知因造之端。割圜未成。而其志實與元和李尚之秀才銳。擬撰司天通志。大略相同。皆有功于象緯者也。惟橢圜求周。謨據九章句股爲生絃本術。以橢圓大徑爲弦。小徑爲句。求得股副。以小徑求得圜半周爲句。與所求之股。復求得弦爲橢圓半周。於術不通。蓋句生絃本若使兩兩相繼。其相交處必有角。故可借爲句股形求之。而橢圜之形則爲斜剖之圓柱。與句生絃本迥異。其受剖處無痕跡可尋。故能有合於長圓。而不能有合於句股。以其相交處無角也。夫其相交處無角。則其形不同。其數必恆小於橢周。信非通法。竊嘗以此論告之其兄玉椒農部基誠。乃農部既不知算。欲以友愛其弟。不忍湮沒其所著之書。堅不節去此術。致方立有遺憾。惜哉。

# 疇人傳卷第五十二

甘泉羅士琳續補

國朝續補四

## 張敦仁

張敦仁。字古餘。陽城人也。由乾隆四十年進士丁憂。四十三年補行殿試。奉以知縣歸班銓選。歷官直隸南宮江西高安廬陵等縣知縣。銅鼓川沙等廳同知。江寧揚州南昌吉安等府知府。游升雲南鹽法道。得末疾乞老歸。僑寓金陵。生平實事求是。居官勤於公事。學即力求古籍。研究羣書。雖老病家居亦不廢學。尤嗜曆算。以在江南之日最久。與元和李秀才銳相友善。因讀輯古算經。凡高廣袤道深陂穿河等二十術。皆以從立方開之。苦其有術無草。且詞隱理奧。無能通之者。其第十六術以下。原本注文術文爛脫甚多。乃與李秀才商榷。各以天元入之。共著細草。並將其爛脫字據術補足。使商功之平地役功廣袤之術。較若列眉。手寫定本刊刻。名曰輯古算經細草。長塘鮑氏見而愛之。編爲袖珍本。刻入知不足齋叢書中。自是輯古始有善本矣。又因讀秦氏數學九章。知大衍求一術。與立天元一術。皆爲曆算家至精之詣。天元一幸得宣城梅氏辨明。又有測圓海鏡益古演段諸刻本行世。獨大衍求一術。遺在秦書。而秦書又無刊本。鮮有知者。于是復權求一算術上中下三卷。自序云。算數之學。自九章而後。述作滋多。其最著者。則

有二術。一曰立天元一。一曰求一。立方圓之變。其書於立天元一。窮奇偶之情。其書於求一。求一之術。出于孫子算經物不知數之問。宋史藝文志有龍受益求一算術化零歌。當即此術。而其書不傳。推步家謂之方程。周琮明天術議略。所謂以方程約而齊之。鮑澣之論統天術。所譏盧廣方程之算者。是也。然其布算行列。迥與方程不同。則名之爲方程者。非也。其法以各數及不滿各數之殘。求末以各數除去之數。必先求以各數去之餘一之數。而後諸數可求。故曰求一也。算之用無所不包。至于步天而捴求一術之於步天。其用尤爲切要。何者。氣朔交轉之策。即各數也。氣朔交轉之應。即不滿各數之殘也。上元以來距所求年之積分。即末以各數除去之數也。是故由唐麟德術以下。迄于宋元諸家演撰。皆依賴是術而成。五代曹士蔿始變古法。不復推上古積元。然世謂之小術。祇行於民間。元郭守敬造授時術。斷取近距。不用積年日法。而李謙議仍有附演積數三法。以釋或者之疑。蓋臺官師說相傳。罔敢失墜。求一術之見重當時如此。明用大統。一切皆仍授時之舊。鄭世子載堉所進萬年術。亦依郭法截算。不立積年。上元之法。久不行用。于是古人所以推求七曜齊同之故。五百年來無有知其說者矣。國朝數學昌明。邁越千古。潛心九九之士。後先相望。立天元術。見于元李敬齋冶益古演段測圓海鏡者。唐荊州顧箬溪諸君。已不解爲何物。及宣城梅文穆公。以西洋借根方釋之。其術復大顯。獨求一術。僅見於宋秦九韶道古數學九章中。學者罕見其書。知之者鮮。余宦遊江右。上饒學使李雲門先生借鈔所藏秦李諸書。乃得窺尋立天元一求一之妙。及來吳門。有元和諸生李尚之銳。篤好斯言。因共日夕討論。研窮綿奧。官書多暇。輒依秦氏所說。略加修飾。推而衍之。得書一卷。名曰求一算術。以舊帙稍繁。分爲上中下。上以究其原。中下以明其法。中爲雜法。下則演紀也。驟爾變時測驗。以明合天。則演撰之法。不可復用。上考往古。求其已然。則算造之原。不可不知。況乎術體精微。未易窺見。秦氏自言變年致志。感于步算。幸而得知神明變化。存乎其人。又安知無用之用。其用不有更大者在乎。此則區區之心所以自矜一得之愚。亦思有以章明之也。又因讀測圓海鏡有翻法在記之注。疑李氏別有開方記一書。佚而不傳。爰取秦書所載正負開方法。自平方以迄三乘方。凡六十四問。各設超徵商除正負和較之式副以之。分二十五問。負商二十三問。無數五問。代開十二問。益翻二十二問。通論一十二問。而以釋例二十一條冠諸首。用補李氏佚書。名曰開方補記。自序云。正負開諸乘方者。天元一術之除法也。天元一術。凡應除者多不受除。不除此而乘彼。則不得不合眾乘所得之數而并除之。於是開諸乘方之法生焉。非審其取數之初。先設一隅幾乘方之見于算中。而後以吾術馭之也。後人不察。乃枝節而形求之。湊合於長闊和較之間。規規于廉隅立成之徵。說益難而古人立法之意愈晦矣。嘉慶己未。余因校李敬齋測圓海鏡。不得其開方之術。甚惜所圖應法在記者之不可以復見。轉而于秦道古數學九章中求之。始識古人層層列位。同加異減。自然相生之妙。然易一數以取初商。則猶茫然無以御也。疑是游宦所至。每遇譚藝之士。輒相諏訪。癸亥之秋。重晤李雲門先生於





都下。執手道故外。即相與極論此事。亦深以定初商爲難。冬仲南來。寓居吳會。官閒無事。乃與元和李尚之復取秦氏書。列式而詳稽之。然後嘆自九章算術以來。歷代相傳開方步法。爲同文算指隔位作點之一言汩之。而初商遂不可定也。夫隔位作點。止可以御無從之方。而不可以御正負諸乘方。正負諸乘方。有實從廉隅各層。必以正負之名。層層審之。而後可開幾數者定。必以超進之法。層層審之。而後可開幾數者之各商數俱定。時吳縣沈中立亦篤好斯學。各設新題。更相詰難。會通既得。理解豁然。正負錯糅。黍不失。蓋古人立法之精。爲蔑以加矣。去年冬。尚之與余同處金陵。乃爲通釋條例。自平方起至三乘方止。推是而至於無窮。皆可一法以御之。今年夏。出以示元和顧千里。寓目賞其排演。粲然成篇。列式雖多。義無重複。然所謂可開幾數者。以開方言之則然。若天元一術之本法。固不如是也。因偏舉秦李諸書。及郭邢臺授時法草之見於今者。爲通論一卷。以綴其後。欲令學者知古人於此。非昧之而不言。特其言之各有攸當。而非可以蠡管之見。強相當者也。夫以三百年來久佚之術。與余五六年來耿耿之疑。一旦舉海內之學人。講明而暴白之。斯亦天下之至樂矣。書既成。都爲九卷。名之曰開方補記。非能於古人之外有加毫末也。祇推演其已成之法。并申明其用法之意云爾。乙丑閏六月九日識於邵伯舟次。稿成未刊。迨道光十四年。始爲校刻。僅成六卷。遂以病殁。年八十有一。輯古算經細草一卷一算術開方補記

論曰。天元一術。肇自宋元時。究其原實古九章少廣借一步之之遂。以天元釋古。亦猶夫雲門侍郎之以九章釋古。皆專志求古者也。較之妄以西法疏釋古書者。具有霄壤之判。至於宋金諸史。不爲秦九韶立傳。而所爲大衍求一演紀上元。幾使術資補諸。湮沒無聞。得尚之衍而章之。又復闡而明之。不獨使曆志之殘缺譌舛者。可以推補。且可以備將來考驗氣朔交轉諸策諸應。歷久而差之由來。精功偉矣。綜覽著述甚富。已刊者緝古算經細草求一算術二種外。尚有鹽鐵論考證通經補議誤通鑑補略諸書。惜開方補記刊而未竣。此又與吾鄉焦里堂孝廉之開方通釋未經刊布。同一憾事也。

## 姚文田 嵩彥士

姚文田字秋農。歸安人。以嘉慶四年己未科第一甲一名進士。授職修撰。充國史館唐文館纂修。應官詹學府翰林院內閣學士禮部尚書。卒謚文僖。生平博覽群書。精於考覈。兼明古曆。傳撰有春秋經傳朔閏表二卷。其自序云。曆法以分至爲主。必使當居四正之月。然後歲序不紊。故氣有盈朔有虛。則置閏月以齊之。堯典舉四仲。其定法也。春秋時日官失職。曆法久壞。前後參錯。時有不同。春王正月一時。先儒聚訟紛紜。然如隱公七年二月十七日長至。則正月乃建亥矣。尚得謂周正月乎。自宣公初連失兩閏。後此曆補閏失。以迄襄公之末。凡五十餘年。魯多通儒。豈無有一二人能議正之者。乃聽其紊亂如是之久。魯史繫之以王。蓋是當日周曆如此。故夫子亦仍而不改。至於列國各變民俗。故有雜用夏商正者。其赴告之文。或知改從周制者。其施諸國中。則命月必有岐出。左氏採輯各傳。往往專舉四時。而不言月。則有稱

月而改定者亦有遺漏未改者。後人諭之難曉。杜氏作長曆。自謂用乾度並古今十曆以相考驗。無論諸曆皆漢以後人作。且多歧亡羊。抑又何所適從。顧氏朔閏表。力糾杜孔之失。乃祇是遷就日月。閏月重大。隨意安置。又不詳致誤之由。用力勤而失彌甚矣。愚謂夏正承顓頊後。實爲所法之宗。殷周雖改正朔。其大法必不能變。春秋曆法蓋有二端。一則先大月後小月。凡日月率二十九日半有奇而一會。每月常不足三十日。漢志先藉半日名曰陽曆。不藉名曰陰曆。藉古借字。先大後小。所謂藉半日也。然小月之朔。常在大月之晦。名議俱不衍。未知周初果如此否。漢鄭平實譏其法。見漢志至每月皆有餘分。積滿半日。則下月更不須藉。故有留大之月。大約常在第十七月。先大後小。則十七月已是大月。故不得不移前一月。而十七月反爲小月。通經傳二百五十五年中。僅失三重大。多一重大。其後旋即補正。蓋一有增脫。則小大全倒。陽曆轉爲陰曆也。一則置閏歲終。凡經傳閏月。皆在是年之末。又不言閏某月。惟文元年閏三月。當時即譏其非禮。知所謂歸餘者。斷在歲終。秦人稱後九月。有自來矣。然於古法實不合。故哀公十二月螽一傳。又引夫子之言以正其失也。由其定法全失。遂至疏數無常。故有一年再閏者。文元年是也。有一年三閏者。襄二十八年是也。有二年連閏者。僖三年四年是也。有三年連閏者。僖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是也。皆由錯失在前。隨時改正。尋其脈絡。可得而言。其夏商正閏法。必有不同。昭二十年傳有閏月殺宣姜事。文在八月之下。似當是閏八月。或書下文賜謚予盜。皆終而言之。此亦可與之一例。然在某月終不能定。惟哀十五年傳閏月。良夫與太子入。經書此事于十六年正月。是衛之閏。爲魯之正。乃爲衛用商正之實證。杜氏誤合爲一。遂并孔子之卒而亡其日。斯爲過之至大者。予既深知杜顧兩家之失。幸賴傳五年昭二十年兩日南至。傳有明文。即據此以爲本。推算前後長至。布爲定率。復取經傳分年條繫。去其傳寫有譌舛增。然後二千三百餘年以前之曆法。粲然復明。亦古今一大快事。既爲表如後。復攝其要書於卷端。詞又有施彥士字樸齋。崇明人。道光元年舉人。生平究心實學。專以經濟致用爲主。尤於天文輿地肆力最深。推步以徐圃臣爲根柢。輿地以顧祖禹爲淵源。先是彥士撰有求己堂八種。其海運傳說。即八種之一也。會三年冬。高堰隄決。運河失道。當時議籌海運。經太倉張刺史作楠。江蘇賀方伯長齡。陶中丞澍。以彥士夙有成書。延訪入幕。勸辦海運。事成。上功於朝。議敘知縣。歷任內邱正定萬全等縣。道光十五年。以勞瘁成疾。卒於官。年六十有一。嘗取天元曆理策應諸用數。推勘春秋三十七日食。其自序云。春秋日月。具有義例。而周正夏正聚訟紛如。蓋自東遷以後。失曆失閏。冬春上竄。正朔下移。甚至春二月而日南至。十二月而火西流。所以孔子嘗譏司曆過。左氏亦謂再失閏。況夏五郭公。史文多闕。千歲後其孰從而定之。杜征南爲左氏功臣。而不諳曆法。所著長曆。惟憑經文朔日前卻閏月。以求其合。而經誤傳誤。卒不可定。後人又孰從而求之。孟子有言。苟求其故。千歲日至。可坐而致。夫冬夏致日。古法憑土圭測景。葭管飛灰。容有不齊。求其可以考曆法之疏密而堅定其是非者。莫如日食。則欲以曆推春秋之日





月。而破千古之疑似者。莫如求全經之交食。然而難言之矣。王伯厚云。春秋日食三十六。曆家推驗精者。不過得二十六。唐一行得二十七。本朝衛朴得三十五。惟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然檇李徐圃臣先生云。此正坐不知春秋正朔漸變之故。則固無足怪焉。郭守敬授時曆法亦密矣。然元史曆志所推春秋三十七事。僖五年九月朔食。既缺而不載。桓三年七月日食。既僅推得六分四十一秒。又意在以經證曆。初非以曆明經。未嘗指出春秋失閏之漸。惟徐圃臣先生。能以曆證明經術。考定全經朔日。著爲經傳注疏辨正。而其書不傳。徧求諸上下兩江。卒不可得。乙亥秋杪。偕郁遂夫游嘉禾。求遺書。謁先生從孫麗川丈。尋五龍橫讀書處。則已他人是保。而殘楮剩墨。杳乎不可得知矣。無已。歸而求諸所得先生曆法積年布算。則全經日食三十七事。乃得其三十四。夫交食之法。分秒有差。即不能合。而自宣十七年癸卯外。所書甲乙。無不若合符節。並列於二千三百餘年後之珠璣。抒衛朴所不能合。郭守敬所不及詳者。一一有以得其實。豈非千古大快事哉。爰以所推交食全稿。錄爲一帙。顏徐氏法。以月建名月。比而核之。則僖公以前。合夏正者二。合夏正而失一閏者五。文公以後。合周正者十九。合周正而失一閏者六。夫亦可知春秋失閏之有漸。而周正之改月與否。可由是而定。全經朔日。亦可由是而推矣。惟僖公十五年五月交食。元史不無附會。而襄公二十一年及二十四年連月比食。古今曆法所不能得者。而衛朴能得之。此或別自有說。而彥何足以知之。姑俟澍深于春秋且精于曆法者。又諸杜氏長曆顧氏朔閏表。祇就經傳推較。而未諳曆法。晉姜岌唐一行元郭氏各以曆推春秋日食。而未及全經朔日。徐氏始以曆考定全經朔日。而其書不傳。陳厚耀長曆。或稱較預爲密。而僅從四庫提要中略見一斑。且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因一一與杜曆相符。不復續載。則襄公二十七年傳注頓置兩閏之謬。似未及辨正。而隱桓之初杜氏之得者。轉未免與同其說。以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似也。先儒謂周正建子。如失一閏。則建亥矣。而正月實建丑。非多一閏而何。然欲退一閏以就之。將以合杜氏所不能合。而不知二年八月之庚辰有不合。失在七月不置閏。三年十二月之庚戌有不合。蓋用夏正置閏不同之故。四年二月之戊申有不合。則有日無月。杜注正義辨之明矣。如必退一月以求合。則杜氏之本合者。如三年十二月癸未等日。又將何以合之。且即退一月以合周正建子。而隱元年子月當得辛亥朔。今陳氏定爲庚辰朔。較長曆實退兩月。是多退一閏矣。而朔日又進同卯月庚辰。毋乃進退兩無所據歟。況隱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辰在寅。桓三年七月日食辰在未。正足徵春秋之初失閏有漸。似尤不得泥周正建子以致疑也。總之置閏可移。而交食不可移。此不敢求異於杜氏。亦不敢強同于陳氏。爰遵徐氏法。推全經食限。而以置閏證經文。仿曆氏表。推全經朔閏。而憑日食爲天驗。因更撰春秋朔閏表發覆四卷。（[illegible]一千三百八十三求己堂[illegible]）焉。

論曰。杜著長曆。移置閏月。遷就求合。本不足據。故後人駁者甚多。文僖公據漢志稱太初元年丙子。與推

術天文訓太乙在丙子合。遂以晉歷公元年當爲戊午。開卷便錯。其他可知。且既誣杜氏預年晉閏。及一年再閏爲非。而所撰之表。不獨蹈其蔽。且復加尤。更有三年連閏及一年三閏之失。其以意排比。并同杜氏。惟云古文乙巳卯酉字形相似。經傳此二字涉誤最多。斯爲篤論。若徐氏天元曆理。條竹書紀年甲子。依班固曆志之非。取大統法。稍變歲實。以上合於天元四甲子爲曆元。初無足取。傑香獨推崇甚至。謂能以曆證經。觀其於宣四年閏七月。六年閏六月。八年十年十二年并閏五月。則其爲遷就求合也。亦顯然可見。夫春秋雖紀聖經。日名無有關係。聖人之所重者不在此。且聖人嘗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故桓五年正月。陳侯鮑卒甲戌己丑日名兩存。此闕疑之明證。漢末去古未遠。宋仲子以七曆考春秋。互有得失。已自不能全合。刻遠在二千餘年以後。歲實消長之曆法。而謂其密合二千餘年以前紀載失實之日名。此杜氏所謂度己之踰。而欲削他人之足。吾知其必不然也。

戴敦元

戴先生敦元字金溪。開化人。幼有神童之目。讀書以尺計。過目輒終身不忘。年十五。舉於鄉。乾隆五十五年成進士。以病。後一科始補殿試。授翰林。散館改主事。籤分刑部。久充秋審處總辦。由廣東高廉道濟升刑部尚書。道光十四年。卒於官。年六十有一。諡簡恪。生平無所嗜。篤好曆算之學。與鍾祥侍郎李潢交最舊。著述雖多。悉未成書。今所傳者惟劉徽所注之九章算術方程新術二。文多脫誤。簡恪曾校其一。謂先置第四行以減第三行。反減第四行。去其頭位。次置第二行。以第三行減第二行。去其頭位。次置右行及左行。去其頭位。次以第二行減右行頭位。次以右行去左行及第二行頭位。又去第四行頭位。餘可半。次以第四行減左行頭位。次以左行去第四行及第二行頭位。次以第二行去第四行頭位。餘約之爲法實。如法而一。得六。即黍價。以法減第二行得答價。左行得菽價。右行得麥價。第三行麻價。凡改八字。添二十六字。移二十九字。九章算術細草圖說

論曰。簡恪一生。沈默鮮言。清廉寡慾。實心政事。熟於刑名。退食即閉戶讀書。不事交接。凡有撰術。隨手散置。以故佚者居多。未歿之前三日。其時實無疾病。忽親爲檢束殘稿。分類編輯。次日即已痺中。不能言語。若預知其將亡。然士琳數不識三。技惟窮五。獨蒙眷愛。沒齒難忘。屢索遺稿悲校。卒不可得。曾記簡恪演朱氏四元玉鑑細草時。其末一簡。原本爛脫十五字。簡恪據術代爲訂補云各自自乘下當爲併之爲正四字。上廉下當爲一爲從三字。簡之下當爲與其數相四字。直積下當爲加三二字。茲冪下當爲減一字。股下當爲相一字。又士琳所撰句股容三事拾遺及演元九式二書。簡恪亦皆審定賜序。今序文具在。而全豹未窺。痛哉。

陳潮

陳潮字東之。泰興諸生。援例納粟。道光十一年。應京兆試。舉於鄉。生平實事求是。肆力經學。工小篆。精於





六書音韻。以護儒說經者六書尚矣。尤不能廢九數。於是銳志算學。晝夜不輟。未數月而立天元一術。及朱氏四元術。皆能探其原。以是耗精太過。勞瘁成疾。卒于京寓。先是潮館於大興徐禮部松家。曾與禮部言。戴庶常震于永樂大典中。檢得算經十書。因綴術佚亡。遂取西人器算一冊代之。究屬未善。更謂唐以明算科取士。綴術限以四歲。試之日。綴術七條。十通六爲第。六典云。六條。齊書云。祖沖之注九章。造綴術數十篇。隋志云。宋末南徐州從事祖沖之。更開圓率密法。又設開差冪開差立。兼以正圓參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所著之書名綴術。劉徽九章算術方田章王莽銅斛嘉量下。李淳風注云。祖沖之以其不精。就中更推其數。沖之爲密。又少廣章開立圓術下。李淳風注云。祖暅之謂劉徽張衡二人皆以圓囷爲方率。丸爲圓率。乃設新法。唐王孝通緝古算表。祖暅之綴術。時人稱之精妙。曾不覺方邑進行之術。全錯不通。芻甍方亭之問。於理未盡。宋秦九韶數學九章序云。七精迴穹。人事之紀。追綴而求。宵星晝晷。又天時遂顯。四問有綴術推星一題。夢溪筆談云。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綴術。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數綴之而已。北齊祖暅之有綴術二卷。合此諸說。則綴術亦推演招差之意。因撮采諸家緒論。參以朱氏招差。秦氏大衍。明氏捷法。撰綴術輯補二卷。雖不敢希合原術。或庶幾存古人之萬一焉。惜甫經建議。未得成書。齎志而歿。[illegible]

論曰。東之與余爲莫逆交。道光辛卯秋。余將出都。有日矣。東之甫學算於余。其志專。故其用力也銳。肆其學未必能登峰造極。而其苦心孤詣。良足哀已。嗣奉徐星伯禮部松來書云。東之死矣。且東之死而一無撰述。幾與草木同腐。不亦哀哉。爰據禮部所述東之生前談藝諸言。代撰是書。并列傳附論於此。

張作楠

張作楠字丹邨。金華人。由處州府教授。歷官陽湖縣。太倉州。游升至徐州府。以不得於大府。將改簡。遂乞假終養歸。優游林下者十餘稔。生平酷嗜西人曆算之學。與婺源齊彥槐。全椒江臨泰相友善。以爲人皆謂習西算也。居官不事酬應。嘗曰。與其浪費無益之酬應。不若將薄俸養活工匠。製儀器。刻算書。俾絕學大昌。故凡璣衡悉以銅木石工及剞劂氏相隨。所有書若干種。名翠微山房算學叢書。大率皆西人成法。推而演之。嘗謂僧一行曾以指南鍼較北極。鍼指虛危之間。極在虛六度初。鍼皆偏于極右二度九十五分。北極偏右。則知南極偏左。沈存中筆談。亦稱微偏東。不全南。徐文定曆議稱。鍼所得子午非真。隨地不同。在京師則偏東五度四十分。冬至正午先天一刻四十四分有奇。梅勿庵撰日紀要。謂天上正南非必鍼所指之正南。須於正午之西稍偏取之。故楊光先有鍼路論。陸朗夫切問齋集有指南鍼辨。因設取坤輿全圖各直省府廳州縣及諸部落經緯推演。列爲全表。附造平面立面及面東西諸日晷法。撰揣籥小錄。又仿梅氏諸方日軌例。自北極出地十八度起至五十四度止。推算各節氣。自卯正以至酉正。止。太陽距地平高弧。列表於前。更取直表橫表各一尺。表景亦如前。算高弧法。逐一撰演。列表於後。撰揣籥續

綫。又取正弧及斜弧三角。括以二十八例。撰弧三角舉隅。弧角設如二種。又推衡道光三年癸未天正冬至星度。七十二候各中星。列表而冠以四十五大星圖。並附各星赤道經度歲差表。中星時刻日差表。太陽黃赤升度表。二十八宿黃赤積度表。可以逐年逐日。依法加減。使中星與時刻互求。撰新衡中星釐表金華晷景表。金華更漏中星表三種。又推算道光癸未年。各恆星并近南極諸星。及天漢起沒黃赤經緯度列表。撰恆星圖表。又因八線及八線對數表。每十秒為率。卷帙繁重。爰取簡便。以每度六十分列表。析弦切割三線各為一帙。撰八線類編。八線對數類編二種。又推算北極出地二十八度至三十四度。及四十度各節氣逐時逐刻太陽高弧度分秒。並直表橫表日景尺寸。分益列表。撰高弧細草。又纂采諸書益倉量田各法。撰倉田通法十四卷。第一冊曰量倉通法一之三。第二冊曰量倉通法四之五。附以借根方法。第三冊曰方田通法補例一之三。第四冊曰方田通法補例四之六。第五冊曰倉田通法續編一之三。附立天元一法。（翠微山房[illegible]算叢書）

論曰。丹邨之學。謹守西法。依數推演。隨人步趨。無有心得。殆如屈曾發徐朝俊之亞耳。其所著之書雖多。要皆採襲於欽定數理精蘊。欽定曆象考成。欽定儀象考成。旁及秦李諸書。亦如屈氏之九數通考而已。且屈書務在致用。而卷帙以簡便為貴。故初學者至今寶之。張書則大率為斜塾中星而設。又復務在全備。故卷帙雖多。半皆抄撮。世有目丹邨為算術者。誣矣。



## 劉衡

劉衡字蘊聲。一字訒堂。廉舫其號也。初名墉。以副榜貢生教習官學。秩滿為令。初任廣東四會博羅新興等縣事。丁艱服闋。銓選四川墊江縣。調梁山。再調巴縣。擢綿州。進知保寧府。遷成都府。授河南開歸陳許道。以疾歸。生平伉直誠慤。無他腸。與人迕。旋悔且謝。未嘗宿留於中。遇人豁然。不為畦畛。與言無不盡。勸學強記。至老不衰。自經史百氏。以逮六書星經地理醫方藥性。下及雜家小說。靡不通覽。于吏治以廉能著聲。有庸吏庸言蜀僚問答。讀律心得三書刊行。歿後不數年。蜀人粵人。各以名宦請入祠崇祀。其政績詳載兩省事實冊。尤嗜九章勾股八線測量中西諸算法。曾受學於李雲門侍郎。為補輯古算經佚法二則。歸與奉新趙竹岡同里揭詡餘。朝夕討論益精。進撰六九軒算書五種。曰尺算日晷新義上下卷。勾股尺測量新法籌表。諸乘方捷法上下卷。借根方法淺說。四率淺說。趙序云。僕於世事略無所通曉。惟頗好算法。能言後即惘能之家有梅方二氏書。時時披閱。苦未盡解。長大後蠢蠢猶昔。又乏同志講貫。茲事遂廢。今年遇廉舫明府于端州。展示所著書凡五種。大要申明古義。特出新意於測量四率日晷乘方借根方法。旁通曲鬯。務欲以艱深歸諸顯易。使人人皆得其門而入。夫算學之重久矣。於吏事尤切要。財賦農田水利土方工築。下逮日用米鹽凌雜。皆奸欺出沒之藪。非通曉何以馭之。廉舫為人勤敏耐辛苦。為吏卓然有聲。用餘暇益精研于學。江右談此事者。奉都邱氏未有書。德化毛氏廣昌揭氏有書而未



賾。廉舫此五種及小學書。鄙見以為必傳無疑。其自序尺算日晷新義略云。天體渾圓而非平圓。北極出地。隨方不同。故日度所躔。與日景所到。亦遂有因地高下之異。而晝夜之長短因之。俗所用晷。不求極出地度。隨處通用。謬誤矣。夫在天一度。在地南北約二百里。顧執一成之器而概之薄海內外。曰此其晷也。豈但差毫釐而失千里已哉。衡不敏。以鄙意造算尺一具。專為製晷設也。乃變晷得六則。一曰斜立向正南之晷。二曰斜立向正東之晷。三曰斜立向正西之晷。四曰平面向正北之晷。五曰立面向正南之晷。六曰斜立向正北之晷。晷式不同。然其用北極以定赤道之高下以求晷。則點晷主見所在。六者毋或歧帙。分上下卷。上卷造尺法。下卷則製晷法也。又序句股尺測量新法略云。測量術法。用表用重表。用三表四表。西法用鏡用直尺。用矩尺。用垂竿。用指槃。用矩度。用象限儀。圖非貫徹入微。備臻美善。然皆有待於算。未有不煩布算一望即得者。衡少喜泰西家學。熟測量諸法。年來反復推索。頗以鄙意創為句股尺。其制長方。即句股相乘之積。面上橫縱諸線。凡山岳樓臺城郭之高。川谷之深。土田道里之遠。一測而得。不煩布算。但以尺而縱橫各格。即得其距。無分秒差。綜為立說。得十二法。集為一編。命兒輩鈔存之。自備省覽。且為家塾啟蒙之一助云。又序籌表開諸乘方捷法略云。宣城梅勿庵先生。本泰西羅雅谷籌算開方廉隅。此法之法。撰開方捷法一卷。祇及平方立方。而不及三乘。已上諸乘方。蓋兩者小方形也。借方籌為隅法。在平方則以之合廉法籌。在立方則以之合平廉法籌。夫平方之廉法。立方之平廉法。古謂之方法。而



諸乘方之第一廉等。但以次商之根乘之。即得廉積。故列籌九格。其數皆可取商。而三乘方以上諸方廉法漸增者。則格而難行也。衡少讀泰西家書。熟籌算。同人有以廉隅字索解者。乃創立開諸乘方表。以濟籌之窮。定為初商。用籌次三等商。第一廉廉隅。共法者用籌兼用表。二廉以下則專用表。因方遞增。其曲錯綜雜糅。勤致混淆。以籌並表御之。用籌則易於尋其源。用表則可以理其紛。順逆次第。展卷瞭然。亦算家一快事也夫。又因梅文穆公秖解借根方。即天元一。原名阿爾熱八達。譯言東來表。於借例多未備。爰舉加減乘除及相等諸例。課借根方淺說。而四率為古之今有術。又名異乘同除。算家最要之法。小而日用交易。大而躔離交食。皆所必需。乃合重測法。課四率淺說。卒年六十有七。（輯古算經考注補正。劉公傳。行狀。六九軒算書。）

論曰。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觀察之學。能出新意以製器。御煩於簡。俾至賾者一歸至便。如日晷之算尺。測量之句股尺。開諸乘方之籌與表。皆器也。皆新意之獨造也。若其借根方與四率。則又詳明術例。使初學易於入門。是書久藏家塾。鄉僅於緝古算經考注中見所補之二注。金其閩星方都轉（良騏）刊刻。道書始獲見之。爰為補傳於此。抑人之傳不傳。與夫書之存不存。殆有數焉。觀都轉記中所云家鈍生叔祖（[illegible]）泊趙竹岡吏部（[illegible]）皆明算而無書。至於揭詡餘茂才（[illegible]）竊附其中年目眚。稿悉散佚。噫此豈非斯人之不幸也歟。

## 謝家禾

謝家禾字和甫。一字穀堂。錢塘舉人。與同學戴氏兄弟煦相友善。少嗜西學。點線面體四部。歷不沿習。已復取元初諸家算書。幽探冥索。悉其秘奧。乃輯平時所得。析通分加減。定方程正負。以標舉立元大要。撰演元要義一卷。其自序云。元學至精且邃。而求其要領。無過通分加減。凡四元之分正負。及相消法。九隱通分法。大致原於方程。方程者即通分之義。方程不明。由於正負無定例。加減無定行。以為傳習。如梅宣城精研數理。未暇深究。他書可知矣。九章算經正負術甚明。而釋者反以意度。古道之不明。可勝道哉。唯以衍元之法。正方程之義。由是方程明而元學亦明。著演元要義。綜通分方程而論列之。附以連枝同體之分等法。通乎此。則四元庶可寬其涯涘耳。又以劉徽祖沖之之率求弧田。求其密於古率者。撰弧田問率一卷。同里戴煦為之序曰。古率徑一周三。徽率劉徽所定。徑五十周一百五十七也。密率乃祖沖之徑率。徑七周二十二也。諸書弧田術。皆用古率。郭太史以二至相距四十八度求矢。亦用古法。廢徽密二率之周。就截於古則積亦截於古。試設問徑之圓。旁割四弧。其中兩弦相得之方。三率皆同。知三率圓積之截。輒正三率弧積之截縮也。徽密二率弧田。古無其術。惟四元玉鑑一觀其名。而設問隱晦。乏可端倪。穀堂得其旨。因依李尚之弧矢算術細草。設問立術。亦足發前人所未發也。又以直積與句股弦和較轉輾相求。撰直積回求一卷。其自序云。始戴鄂士著句股和較集成。子亦著直積與和較求句股弦之術。然二密為義尚淺。且直積與句弦和求三事。用立方三乘方等。得數不易。而又不足以為率。其書遂不存。近見四元玉鑑直積與和較同求之法。多立二元。嘗與鄂士思其義蘊。有不必用二元者。蓋以句弦較與句弦和相乘為股冪。股弦和與股弦較相乘為句冪。而直積自乘。即句冪股冪相乘也。如以句弦較乘股弦較冪。除直積冪。即為句弦和乘股弦和冪矣。句弦和乘股弦和冪。即弦冪和冪共內少半個黃方冪也。蓋和乘冪內去一弦冪。所餘為句股相乘者一。句弦相乘者一。股弦和乘者一。此三冪合成和冪。則少一半黃方冪。半黃方冪即句弦較股弦較相乘冪也。加一半黃方冪。即為弦冪和冪共矣。加二直積。即二和冪也。減六直積。即二較冪也。又句弦和乘股弦較冪為句冪內少個句股較乘股弦較冪也。股弦和乘句弦較冪為股冪內多個句股較乘句弦較冪也。減一句股較乘股弦較冪。尚餘一句股較冪矣。術中精意皆出於此。其他之參用常法者。可不解而自明耳。草中既未暇論。恐習者不知其理。因揭其大旨於簡端。見演段之不可不精也。家禾歿後。其友人戴煦搜遺稿。囑其弟煦校讎而授諸梓。謝穀堂算學三種

論曰。弧矢截積之術。諸算書皆用古率。向校朱氏四元玉鑑一書。竊見有以徽密率截弧矢積二法。積思三載後。始發其解。蓋即本舊法而加一倍差耳。穀堂弧田問率。剏立三積。其立法之根。實與余暗合。嗣余校秦書田域第六題。蕉田求積。覺秦率固鑿。朱書徽密率亦於率不通。曾撰訂誤一則。附刊於四元釋例之末。近又校明氏密率捷法。悟得連比例屢乘屢除之所得加減諸衰。似有類於郭邢臺授時草之平立定三差。而其原要莫外乎朱書之如像招數。自來圜率之密。莫密於祖氏。惜所著之綴術。佚傳已久。釋其





名義。綴者連也。相連不絕。為交絡互綴之象。荀子所謂綴綴然是已。意其法殆亦如秦氏之大衍求一。爰融會諸家法意。寓明氏之諸衰於朱氏之招差中。用成綴術。輯補而弧矢截積。亦可由此生焉。因知天元之後。益以四元。而凡艱深之術。如李蘭城所謂溟滓黯黮者。皆可如積推演。綴術之外。佐以大衍。而凡賾繁之數。如易所謂參伍錯綜者。又皆可追綴而求之。數家者皆宋元來至精之詣。近始復彰者也。戴醇士學士熙序穀堂遺書。謂算學自隸首以來。詳於周官。述於漢晉。盛于唐而精於元。又謂積藏積人。積人積智。旨哉言乎。夫算數之學。至步天極矣。天亦一大圜也。其蘊實日法氣朔交轉日月五星之躔離朓朒。何莫非割圜之道。然天則高矣遠矣。積藏積行積行積差。要在隨時測驗修改。彼歐羅巴自詡其法之精且密。妄謂勝于中法。究其所恃者。不過三角八線六宗三要與夫借根方連比例諸法而已。其實所恃之諸法。又安能軼乎吾中士之天元四元綴術大衍。與夫正負開方垛積招差諸法之上哉。吾願世有實事求是之儒。甄明象數。誠能循是以求。造臻至理。將見斯文未墜。古法大興。是又吾之厚望焉。亦續補疇人傳之素志也夫。

## 重刻疇人傳後跋

海鹽張子儲布衣敦仁為受之先生之子。今世志學士也。近復潛心曆算。以為疑古今推步之全者。無如儀徵阮文達公疇人傳一書。而板刻久燬。海內不多。有一日客硤石蔣氏從叔祖武尹學博宥舫茂才。家曾訪求須媛傳館原刻二君出所藏本。勸其重梓。張君然之。遂介以寄余。蘇州局為勘對校讎。版余為羅氏續傳。所以補是書之遺者也。攜見元和管氏有此本。為書六卷。即次前傳之後。爰段之申季廣文禮耕仍以增補工。始於光緒壬午正月。越五月告成。亟將印行。俾世之言疇西學者。讀阮氏羅氏之書。而知地體之圜。辨自曾子。九重之度。昉自天問。三角八線之設。本自周髀。蒙氣之差。得自後秦姜岌。盈朒二限之分。肇自齊祖沖之。渾蓋合一之理。發自梁崔靈恩。九執之術。譯自唐瞿曇悉達。借根方之法。出自宋秦九韶。元李冶天元一術。西法雖微。究其原皆我中土開之。則二蔣君之力為隱懸與張君之決然刊布。其意洵足多矣。又豈僅為壽梓先民者哉。海寧許薌緒撰。盧識於木漸齋。

# 疇人傳三編序

序曰，明經明算，並重唐典。元精明替，棄遠乖建。聖祖首出，疇學大顯。盛世無外，古籍盡獻。法曰東來，資源大衍。阮先羅後，疇人列傳。訖今甲申，垂五十年。聰明才智，我有人焉。茗香四元，梅侶句股。莊愍斷闈，戴顧對數。宮詹神解，致曲洞方。徵君妙用，綺叢測最。秋紉集成，必則古昔。□李泰西，我書彼譯。（先生見紹傳）凡茲君子，度越前朝。蒐之纂錄，庸備彝叢。旁及名媛，女也三氏。附錄西洋，太傅舊例。嗟嗟束髮，願學耽翫。六九齒盈，見聞漸積。如後所聞所見，筆之於書。庶有幾者，理而董諸。光緒十有二年正月乙未朔，立春日，錢塘諸可寶目。



# 疇人傳三編卷第一

錢塘諸可寶纂錄

國朝補遺一

## 吳任臣

吳任臣，字志伊，一字爾器，初字征鳴，號託園，仁和人，諸生。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譔有十國春秋一百十四卷，欽定四庫全書據浙江孫仰曾家藏本著錄，提要謂其五易考訂，尤稱該貫。又譔山海經廣注，字彙補，周禮大義，禮通，春秋正朔考辨，南北史合注，託園詩文集，各如干卷。檢討志行端愨，博學而思深，兼精天官奇任之術，射事多中，時人比之管郭。當明史開局，嚴志爲檢討分修最初稿也。國初時，推尚算術，鄞縣全吉士（祖望）曾有言曰，自古學廢絕，西人獨推其長，中原反宗之。唐荊川顧箬溪，邢雲路，欲會通焉，而尚未能。姚江黃梨洲出，始言周公商高之術，中原失傳，而被篡於西人，試按其書以求之，汶陽之田可歸也。梨洲弟子半江南，絕學將昌。同時杭人吳志伊，蘇人王寅旭，宣人梅定九，鼎足而出。三先生者，未嘗與姚江討論及此，而所見適合。然自姚江初出，正在異軍特起，時其處尚稍疏，至諸家而甚密。今案吳江宣城，皆有傳，雖檢討遺論亡佚大半，然由全說觀之，其學信不凡已。（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揚要今世說補遺傳、續疇人傳、續文集、傳、道古堂文集、鮚埼亭集、）

論曰。熙甯以來。絕學日昌。家和璧而人隋珠。疇者彙長古之明算。亘得而指數也。傳疇人者。阮太傅創之。羅明經廣之。美矣備矣。顧阮後羅前。宜拾補者不乏。今餘吳檢討以炎若而人。斷自道光二十年已上。爲續補遺二篇。蓋諸君云往。當兩傳未成日也。後此都爲後續補四篇。附錄一篇。首傳太傅。止於乙酉。略依其行沒世之先後第之。擇必精。語必詳。悉仍前例焉。夫以太傅之閎通。明經之淹博。網羅綜貫。幾歷年所。猶且有百一之遺。並雙韭之文。大宗之集。亦尙搜求未盡。而況佚聞墜典。不如全杭之顯者乎。然則名山絕業。湮晦而弗彰者。往往非尠已。而鄙人愚妄。徒竭一心之知能。僅聚數十家之書。稽二十有餘年之聞見。而欲抗蹤已往。柄笑方來。遂信無豪髮憾哉。夫亦曰欲於河者竊鼓其腹焉斯已爾。然而當代聞人。蠡具乎是。其所不知。道從蓋闕。他日繼我輩者。或有可財取歟。

龔士燕　楊文言　周自閎

龔士燕。字武仕。武進人。少穎異能文。講求性理。嘗明蔡氏律呂新書。據衍黃鍾圓徑開方密率諸法。而於元太史郭守敬授時術。尤得其秘。如求冬至時刻。上推百年加一算。下推百年減一算。以爲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之內。滿百年消長一分。是爲萬分中之一。非萬分爲日之一日也。核之春秋日食三十七事。多與符合。又如推晦朔弦望。以太陽之盈與太陰之遲。以太陰之疾與太陽之縮。皆相併爲同名相從。以太陽之盈與太陰之疾。以太陰之遲與太陽之縮。皆相減爲異名相消。乃得盈縮遲疾。化爲加減時刻之差。以此加減朔望之大小餘分。得定朔弦望諸時刻。至盈縮遲疾。郭守敬覈平立定三差。理隱數繁。審其機括。繪圖以明之。又如赤道變黃道之法。謂在二至後者。以度率一峯八六五除赤道積度。變爲黃道宿度。在二分後者。以度率一峯八六五乘赤道積度。變爲黃道宿度。凡此授時之緒。引伸益明。其餘月離五星等法。與回回西洋諸曆。遇有疑難。無不洞悉。至日月帶徑有大小。交食限數有淺深。具見其奧。且悟虛順之弧容直闊之法。以排求太陰出入黃道。在內在外。不離乎六度。自是一應七政氣朔交食諸端。按法而推。百不失一。康熙六年。屢詔募天下知曆之士。於是入都。其時欽天監用大統曆。七政多不合天。湯若望在觀象臺每日測驗。而金星比曆差至十度。因條改古法。乃謀七年所測表影。推測太陽盈縮。又據月測五星行度。考其遲疾。彼此推求加減氣閏轉交諸應。測驗皆與天合。蓋其法亦本郭守敬。太陽爲氣應。推冬至與日躔用之。太陰周天爲轉應。朔望用之。又有交應。推日月食用之。合氣盈朔虛之奇零爲閏應。推閏月用之。此外有合應。推五星用之。條改諸應。取順治元年甲申爲元。以應世祖章皇帝撫有中夏之祥。欽天監名爲改應法。既改氣閏轉交諸應。復改遲疾限及求差諸法。又改冬至黃道法。日出分依步中星內法。又盈縮遲疾無積度。月食無時差。一一訂定條改。用推以前日食。皆與天合。臺官交章保薦。八年曆書告成。奏對武英殿。授曆科博士。時有薦西洋南懷仁等於朝。致其實測諸術。驗且捷。咸





以爲便。遂定用西洋之法。而古曆卒不行。十年以疾歸。著有象緯考一卷。曆言大略一卷。步天歌論一卷。及闡微中星交食定朔五星諸論。則佚矣。同縣並時有楊文言。亦通曆算。尤明習幾何原本。應靖南王耿精忠禮下人。聘爲幕客。精忠叛亂時。文言被縶。大兵至得出。聖祖嘗聞其人於安溪相國。對曰。杜門高蹈。李顒之流。後以明史曆志初成。文言曾有增定也。又有周自閎行事未詳。著有開方密率法一卷。圖一卷。今並存。（武進陽湖縣志、古文道集、）

論曰。龔博士明習授時舊術。而又綜貫乎大統回回諸法。凡所推演。得合天行。夫豈淺陋偏執者流所可擬。致其諸哉。當中西觝角之秋。博士獨能古道自守。不爲異說以彼而易此。謂非有志之倫而克若是歟。惜乎世罕縣遙名。且闕然。而甄錄之。亦以張吾軍也云爾。

方正珠　胡宗緒

方正珠。字浦還。桐城人。康熙中以歲貢生蒙召對。示以中和樂諸法。奏對稱旨。乃進其父中通所著數度衍。並自著乘除新法。一時學者奉爲準繩。其鄉有同縣進士胡宗緒所著算書存目。爲晝夜通儀象說。象緯歲差新論。測量大意。九九淺說。故簡平儀說各一卷。康熙七年。用爲條明史與宣城梅徵君善講梅胡問答一卷。以記相質難之說。（安徽通志）

王蘭生

王蘭生。字振聲。別字坦齋。交河人。康熙初安溪李文貞公督學畿輔。拔冠其曹。補縣學生。遂棄舉爲從自劉膺自樂律音韻旁及中西象數。莫不深造。十三年。聖祖問士於文貞。文貞首以公薦。召直內廷。蓋日三接。遂得時受天語指示。五十有二年。命與舉人一體會試。九月。算書開局。與編纂事。尋丁外艱歸。特服。許以所纂書自隨。服闋復赴書局。日侍講殿廷。承顧問。六十年。試禮部不利。賜一體殿試。以二甲一名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累官至刑部右侍郎。管禮部侍郎事。乾隆三年二月薨於位。公以布衣諸生應薦。出入禁闥二十餘年。深爲三朝所倚遇。凡纂輯律呂正義數理精蘊音韻闡微諸書。皆與焉。公學不爲汎濫。其於樂律。如有神契。既得承受聖祖御製律管風琴諸解。乃本明道之說。以人之中聲定黃鍾之管。積黍以驗之。展轉生十二律。皆與古法相應。又至郊壇親驗樂器。而後知管音有長短巨細之差。故有黃鍾積八倍者。或四倍者。而匏笙之管。反有黃鍾積八分之一者。至塤篪之數。亦皆以黃鍾積實加減而得其應聲。至弦音則但爭長短。或用倍或用半。其聲已應。蓋立方者用體。平方者用面。線與線與體之比例異故也。其說精變朱蔡。而與管子淮南之說合。此外雜說不關算數者。茲不具詳焉。（道古堂文集、先正事略、）

論曰。王侍郎爲安溪高弟。安溪之學。留心律呂曆算音韻。有發前人所未及者。侍郎皆得其傳。從事書局之餘。嘗出而督學皖浙陝西三大省。凡奇才孤學通知陰陽曆術者。必提撕獎成之。青衿紳帶之士。彬彬

鑠鑠眞不畏出門下。當是時聖君賢相君臣道合。數契於天人之際。而侍郎以一介儒素參其閒。朔捷讀議。而承恩顧。固梅人生難得之遭逢矣。雖私家無他願。纂然以歸。書終其身。故凡披卻導窾。窾爲一代石渠大制作者。皆侍郎所心營目營者也。尚胡事高與著述。與曲藝自鳴者絜短長哉。豈不懿歟。

顧棟高 子鬯 吳鼎

顧棟高字震滄。又字復初。晚年又自號左畬。無錫人。康熙六十年進士。改內閣中書。雍正初元。以奏對越次罷歸。乾隆初元。舉博學鴻詞。未第。十六年。再用薦舉。以經學徵。核其名實允孚。欽詔授官國子監司業。老不任職。辭歸。二十二年。高廟南巡。召見行在。加祭酒銜。并御書傳經耆碩四字賜之。二十四年卒。八十有一。所撰書四庫多著錄。四十八年。國史館奉勅撰儒林傳。以棟高爲始。蓋非常之典也。經明行修。旁及術數。畢生精力則盡萃於春秋大事表一書。泛濫者三十年。單思者十年。執筆爲之者又十五年。而后寫定。凡爲敘論百三十一篇。爲目五十。爲卷六十有四。首列時令表。明商周皆改時改月。以正胡氏及蔡氏書傳之非。列朔閏及長曆拾遺二表。以補杜氏之長曆。而二百四十二年之時日。始指可數。復編口號。以便學者之記誦。用心可謂苦矣。其朔閏表四卷。自序之曰。余讀春秋每苦日食置閏。不得其解。據先儒舊說。春秋不應置閏而置閏者凡二。（見襄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及文元年閏三月。）應置閏而失不置者凡三。（見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襄二十七年冬十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襄二十七年冬十二月。）至日食之乖繆尤多。穀梁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及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諸儒皆以爲日無頻食法。日月無頻交之理。不變。無從有食。歷千年罔有折衷。又經傳中日月多有互異。孔穎達曰。凡異者多是傳實而經虛。以余致之。亦有經不誤而傳誤者。有經傳俱不誤而杜以駁正經傳反致誤者。孔氏僅能發明杜氏之義。而無能救正杜氏之失。至宋儒登務以義理爲穿鑿。不考本末。濫空臆度。至使千年經義。沈霾晦蝕於附會之儒生齒牙之老宿。寧可歎也。歲癸亥。華生綱從余游。年二十三。歲性敏而有沈思。余教以推求春秋閏之法。以方幅之紙。一年橫書十二月。每月繫朔晦於首尾。細求經傳中之干支日數。不合則爲置閏。始猶覺其抵牾。十年以後。迎刃而解。其合者凡十九。不合者前後率不過差一兩日。因經傳之日數。以求晦朔。因晦朔之前後。以定閏餘。與杜氏是顧不差累黍。其違異者。爲著論駁正之。乃知春秋二百四十三年之事迹。指掌可數。粲若列眉。而後儒之濫空臆造。都成羅騰。試約舉三四事言之。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再赴也。杜謂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今致桓四年冬實有閏十二月。甲戌實是正月二十一日。而己丑則二月七日。是經書正月甲戌不誤。第甲戌之下當有闕文。己丑之上併脫二月兩字耳。傳不知而誤以爲再赴。杜併不知而誤以今年之日。屬之前年。由失不置閏故也。昭元年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甲辰朔。烝於溫。杜以甲辰爲十二月朔。謂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誤。不知是年當閏十月。不可因長曆作閏十二月。經傳皆有十一月己酉。己酉先甲辰五十五日。





則甲辰非十二月朔可知。服虔云。甲辰夏十一月朔也。蓋夏之十一月。於周爲正月。晉烝以孟夏。而趙氏以仲冬烝於家廟。傳以烝本冬祭。不可闕之來年。而甲辰實正月朔。故特變其文。先言十二月晉烝。而後言甲辰朔。此明係兩月事。趙氏之烝自在明年正月。傳紀晉事。自用晉之夏正耳。杜不知傳文書法之變。誤以來歲之日屬之今年。由置閏失所故也。更有經傳俱不誤而杜孔誤者。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日食。鼓用牲于社。左傳曰非常也。左傳之意。蓋謂正陽之月。日食爲非常之變異。書是解所以鼓用牲之故。而杜釋爲非常鼓之月。由置閏失所。誤使七月爲六月。夫不應伐鼓而伐鼓。不過失於謹愼。未足重煩聖筆。而正陽之月。受陰氣虧損。乃災異之大者。杜不舉其大而舉其細。何爲乎。今推算辛未確是六月朔日。自莊元年閏十月至二十四年閏七月。凡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之數。而孔氏曲從杜說。反謂二十四年八月以前誤置一閏。所以使七月爲六月。此經傳俱不誤而杜孔自誤也。又有杜孔俱不誤而後儒以意推求而誤者。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去凡四十二日。杜孔俱云日誤。而胡文定指爲閏月。經不書閏。是喪服不數閏之評。呂氏本中至反駁杜孔爲非。殊不知置閏須通計兩年上下。若此年十二月置閏。則來年二月安得有癸卯。五月安得有庚午乎。今推算閏當在來年之八月。此宋儒不攷經傳前後。懸空臆度。並不得杜孔而失之者也。此卷篇幅獨多。約有一百八十餘葉。就一卷中盡爲四卷。事者執是求之。以上下數千年諸儒議論。如堂上人判堂下人曲直。又如執規矩以量物。毫髮不容少錯。余於此用心良苦。而位置閏月。排列朔晦。則華生綱始葺之。斷道改正之力爲多。嗚乎蓁難哉。余往懷此志六七年。而苦無端緒。聞吾鄉陳先生有書六卷。屢郵書求其全副而不獲。而陳川師有春秋年譜一書。亦未見示。亡兒炳從旁贊曰。是不難。從經傳日數求之足矣。此亡兒請任之。余呵之。炳不敢言而退。今幸是編成。喜二華之能成吾志。而又恨亡兒之不得與成其事也。爲該然者久之。子炳行事未詳。其鄉人吳鼒字岱巖著三正考二卷。援據亦博。祭酒少卽與友。嘗爲作序一首。（[illegible]狀大學其序。）

論曰。顧祭酒讀書窮經。躬逢盛際。遂得昇覽儒林。沒世而名不朽。稽古之榮。殊恩異數。蓋自漢唐以來。未之前聞也。今讀其遺書。雖朔閏成顧實於二華。推策布算。悉稟師授。苟未嘗研究乎氣朔消長之由來。則將何道以坐而致之。且從而勘其合否乎。又豈懸空任臆所克成者乎。夫儒者兼長。類多明算。祭酒之學。初不必精是而有貴也。而成者謂是亦博能之一端耳。又烏容置弗論哉。

華玉淳 華綱

華玉淳字師道。無錫人。太學生。受業於同縣顧祭酒。（棟高）講求經義。兼長解算。族子綱。乾隆八年亦從祭酒受業。教以推求春秋朔閏之法。算爲朔閏表四卷。而太學改正之。嘗與祭酒書論春秋朔閏。曰。見示朔閏表。致爲精密。綜其中。向歲尚多得暇。嘗一檢此項。本難著手。今法以合朔時刻定月之大小。中氣有

無定閏之先後。而古曆甚疏。不得以今法爲準。杜氏只就經傳所有日月。排成長曆。未必盡合。春秋時法。今更出杜氏後二千載。而謂所定月大小日甲乙置閏先後。一一脗合。此必無之事也。晉語十月惠公卒。韋昭注云。內傳在九月。而此云十月。蓋傳中以爲閏在十二月。後晉失閏。以閏月爲正月。晉以九月爲十月而置閏也。然則列國之曆又各有不同。因此疑經傳日月參差。未必盡屬誤。或赴告有異也。最可異者。先儒見經文兩書閏月。皆在歲終。遂謂古曆閏皆十二月。以此解左傳歸餘於終。不知閏所以定時成歲。若閏必歲終。四時何以定。緜蕝置閏者。附月之餘日也。積聚餘分。至中氣在晦。則當置閏。是爲一終。所謂歸於終者如此。元楊恭懿上授時曆奏云。暴秦焚書壞古。僞作置閏歲終。西漢因之。然則史記漢書於太初未改曆前。屢書後九月。乃仍秦曆。非古法本然也。左傳再書日南至。僖五年正月辛亥朔。以宋紀元金大明曆推之。得壬子。後左傳一日。昭二十年正月己丑朔。以宋統天元授時曆推之。得戊子。先左傳一日。紀元大明得庚寅。亦後一日。明大統曆則得壬辰。更後兩日。穆堂先生春秋年譜自云節氣中氣俱備。此必以今法推之。恐未可據以定春秋時曆也。太學自著有濼園詩稿若干卷。文稿、稿山房春秋詩鈔、輔國詩話、叢刻傳

論曰。華太學爲梁谿著姓。世多達人。觀所著書。深明古今同異之故。聞之祭酒謂春秋大事表。自定敍例。及門多分任之。非朔閏一表。則成諸二華之手也。今其族裔有衛芳世芳兄弟者。並習步算有聲。江表熟於泰西所謂代數微積分之學。伯偕叔和。視一切古法。遂如土苴矣。積薪之歎。不其然乎。

胡天游

胡天游一名騤。字稚威。號雲持。山陰人。雍正七年副貢生。乾隆元年。用座主溧陽任尚書蘭枝薦。舉召試博學鴻詞。持服未與試。二年補考。鼻血大作。納卷而出。性耿介。學極淵博。才思浩瀚。名動公卿。襄勤伯相國文端公鄂爾泰欲見之。不可。強聘焉。雅賜相對。問兩戒形勢九乾躔度八十一家文盈口。汩汩如傾海。十六年再薦經學。有一品官忌之。爲蜚語聞上。御正殿問今年經學中胡天游何如。衆未對。溧陽相國史文靖公貽直奏胡天游宿學有名。上曰。得毋奔競否。史免冠搔首曰。以臣所聞太剛太自愛。上默然。自後薦舉無敢復言天游者。蓋負才名三十餘年。再膺特薦。卒不遇。恃才嫚罵。人多忌之。老益困。坐志太原。客死於蒲州。年逾六十矣。生平好奇任氣。於書無所不窺。今傳世者有石笥山房集若干卷。又著謂春秋夏正二卷。附三統論三篇。詞博而辨。道光初元。其族人搜求遺書。始得其手稿。刻成於十年三月也。自序曰。不知春秋之時。則亂經。亂經則孔子之義失。文武之道墮。故學春秋者。必先知時。推周復夏。以合乎春秋。然後文立而義正。春秋之時。或習勿能疑。疑勿能辨。辨勿能抉。抉勿能核。久哉曖而無郞也。予旣作三統論。欲究義類。復課斯編。首春王正月。繼以史曆。郊祀次之。蒐狩次之。城築次之。田功次之。天節次之。物異次之。終以人事。凡九等。推史曆之失紀。觀當時之所由。考諸人事之作爲。參稽載籍之博喻。則春王正月。仲尼所書。非緣周者。猶盤劙刀開解稚。庶春秋可從治。凡微舉經傳。或備不備。唯取明時。有所兼明。義亦





比及。若論說已具。顧不復出云。園科學叢小倉山文稿春秋夏正

論曰。胡徵君才名震一時。世祇知長於詩古文詞耳。而不知其經術湛深。讀書得間。若是也。今觀所論三統史曆。淹通而悉有根據。誠足擴征南拘墟之見。發後人千載之蒙。震特爲諍臣也。抑亦杜書之功臣歟。夫徵君於推步固非深造。然亦興門外影響之談矣。而鈎之後。此春秋家言得曆者。備諸說解。其能道之也乎。

嚴璲

嚴璲字十閑。仁和人。雍正二年。用國子生名舉鄉試。八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請急歸。講舸里門。京疾又作。十二年五月卒於邸舍。年僅三十有一。生有異稟。覩九經如瀉水。日課經史爲文。一洗儲鈍之習。半甲新意。句鍛月鍊。冥收不已。宅忘寢饋。極意步天。嘗疑蓂莢爲得之據。與羅首大梁降婁元枵之纏次多有不合。著論以發丹元子之疑。又集諸史能書人爲一卷。他詩文多不存。無子。以兄在昌子爲後。道古堂文集

何夢瑤

何夢瑤字報之。號西池。南海人。雍正八年進士。改知縣。分發廣西。後遷奉天遼陽州知州。引疾歸。富於著述。旁通百家。合錄精蘊考成及統宗。與梅氏諸成輯要法。爲算法迪十二卷。三角輯要一卷。同縣人伍崇曜氏曾刻入嶺南遺書中。又馮經字世則。號寒廬。乾隆三十五年舉人。官曲江縣學教諭。著算略一卷。周髀經注一卷。並存於家。據廣東通志、南海縣志、學海堂集

萬光泰

萬光泰字循初。號柘坡。秀水人。乾隆元年舉人。應召試博學鴻詞。報罷。客津門査氏。會錢塘梁太保文莊公纂修通考。延致其幕。十五年卒。年止三十有九。無子。所著有轉注緒言二卷。漢音存正二卷。遂初堂類音辨一卷。又柘坡居士集十二卷。附錄如下卷。疾留時寄東郭縣令吉士以遺書爲託。後吉士爲文志其墓。取遺書觀之。歎曰。是今世之學者也。其穿穴六藝。排比百家。如肉貫弗。而尤卓然獨絕者。則周髀之學也。上自注疏。旁及諸史。以至明之三曆。河魏鳴利布算。了了何其神也。循初之述作。種種皆有可稱。然即以是書傳。亦已足矣。詞章之士云乎哉。其遺書並藏於同縣友人汪吏部孟鋗家。據鶴徵錄、曝書亭集

沈大成

沈大成字學子。號沃田。華亭人。己亥科試冠鄉校。爲名諸生。後循例貢太學。雍正中家中落。屢應府徵。由粵而閩而浙而皖江。晚游維揚。客鹺州盧運使見曾官廨。旋館歙商江鶴亭氏。其生平游歷於揚爲久。與陽湖潘敏惠公交最後。獲益最多。篤志經學。博聞強識。自經史外。旁通天文地理六書九章算學。覃精研思。粹然成一家之學。師同縣黃中允之雋。而友元和惠徵君棟。休寧戴吉士震。仁和杭編修世駿。齊召

王侍郎謂故其為學原本六藝，凡古今典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與夫一名一物流傳，攷索研究原委井然。其校定梅氏曆算叢書，尤為一生精力所萃。著有學福齋文集二十卷，詩集三十八卷。惠徵君棟、吉士皆為之序。著而未成者，讀經隨筆也。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二。嘗疑周髀算經諸注，序曰：客有問於余者，西法何自昉乎？曰：周髀。何以知其然也？曰：周髀者，蓋天也。蓋天之學，始立勾股，勾股者西法所謂三角也。衡之以為勾，縱之以為股，衺而引之以為弦，正而倨之以為矩方，是故井之則為矩，環之則為規，圓內容方，方內容圓，而圓為蓋積弧矢，五寸之矩可以盡天下之方，一尺之規可以盡天下之圜。曆家以蓋天不同於渾天，即揚子雲猶疑之。然吾以為蓋天者渾天之半，渾天者蓋天之全。蓋天者自內而觀之，渾天者自外而觀之。然觀天必先於察地，以太陽之晷景在地也，樹一表而句股之數可得，句股之數得而高深廣遠無遁形矣。是周髀之術也，蓋嘗稽諸考工，輪人之為蓋，冶氏之為戟，磬氏之為磬也，匠人之度勢也，有一不出於是者哉。商高之言曰：智出於句，句出於矩，其言可為簡而要矣。趙爽、甄鸞之徒，從而疏解之，秦方觀子又從而述之，支離穿鑿，如鼷鼠食郊牛之角，愈入愈深而愈不可出，是故通人無取焉。余椒與樹亭舍人，精於九章，以是經之家明也，寫之以箋，箋而繪以圖，皎若列眉，劃然若畫井，昭晰然若揭日月而行，舉數千載之難明者，一旦豁於目而洞於心，豈非愉快事哉。是學者必宜讀之書也。為引於端以詒同志云。後南匯吳侍郎省蘭取學福齋經著一卷，刻入藝海珠塵乙集中，今行於世。[illegible]

論曰：惠徵君曰：沈君邃於經史，又旁通九宮納甲天文樂律九章諸術，故援據該洽，而無所不貫。古人有言：知今而不知古，謂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溫故知新，可以為師。吾於沈君見之矣。徵君又謂辨見洽聞，同志相賞，四十年未覩一人。然則明經之學，非能推今說而通諸古，又惡能起徵君之嘉而慰為過望哉。信乎同志之不易求也。又戴吉士曰：沃田先生出其餘，足以借今而傳後，僕既見先生，但樂於相觀而已。有移我神而與我以各樂其天者歟。夫於崖之言如故，東原之言又如此，論世知人者可以得明經之概已。

## 董達存

董達存字華星，（化星作）武進人。乾隆十七年進士，授國子監助教。告養歸里，家傳有濟齋書，精其業，洪休谷奇論，人爭迎致之，過所不可，夷然不屑。四十有四年之秋，全椒許大令（如）圖會講之防算學，董助教專業薛氏者也。（武進縣志、疇人傳許如蘭傳）

## 淩霄

淩霄字芝泉，江寧人。諸生。嘗工小學，並善書，嘗用錢塘袁大令（枚）薦入鎮洋畢尚書（沅）幕府，與陽湖孫觀察星衍、洪編修亮吉交最厚。後館江寧布政司署，又與桐城姚比部鼐友善，朝夕過從焉。著有測算指掌





一卷，藏於家。（江寧府志）

## 孔繼涵

孔繼涵字體生，一字誧孟，號葒谷，曲阜人。孔子六十九世孫，衍聖恭慤公之孫也。乾隆二十五年舉於鄉，三十六年成進士，官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四十有八年卒，年四十有五。篤於內行，雅志稽古，於天文地志經學字義算數之書，靡不博綜。為人溫厚，布衣蔬食，生平無疾言遽色，而精心強力，期於致用。遇藏書家罕傳之本，必校勘付鋟，以廣其傳。自著有考工車度記補，林氏考工記解句股粟米法各一卷，釋數同度記各一卷，其餘題跋雜著名紅櫚書屋集者，又若干卷，詞四卷。所刻有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算經十書、杜預春秋長曆、春秋土地名、趙汸春秋金鎖匙、宋庠國語補音、趙岐孟子注、孫奭孟子音義、休寧戴氏遺書諸種，為微波榭叢書，行於世，人共珍貴之。其刻算經十書，自為序曰：禮樂射御書數，周官並以司徒掌以保氏，厥後政典不修，禮樂射御，微絕論爽，六書九數，為民生日用所不能廢，唐以明算科取士，限以年，九章海島共三歲，周髀五經算共一歲，孫子五曹共一歲，張邱建夏侯陽各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之，試之日，九章三條，海島等七部各一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九為第，綴術七條，（綴術六條，云七條）緝古三條，（六典云四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九為第，落經者雖通六不第，是唐人為算者八經，綴術緝古不預之經。算經十書之名所由起也。五季亂離，其科既廢，逮宋而祖冲之綴術、徐岳記遺、董泉三等數皆亡。嘉定王中翰鳴滸之復錄得記遺於汀州七寶山三茅峯壽觀道藏，字而唐李淳風所注於夏侯陽算，取甄鸞注本，今宋元豐所刊為韓延所傳無注本，則是十書中經亡其一，注亡其二，而三等數不數焉。齊書云：祖冲之注九章，造綴術數十篇。南史云：其子暅之更修其父所改何承天曆，於是始行。隋志云：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冲之更開密法，圓徑一億為一丈，圓周盈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七忽，朒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六忽，正數在盈朒二數之間。密率圓徑一百一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圓徑七，圓周二十二。又設開差冪開差立，兼以正圓參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所著之書名為綴術，宋沈括云：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算家謂之叀術，叀文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綴術，謂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數綴之而已。北齊祖暅之有綴術二卷，唐王孝通云：祖暅之綴術，曾不覺方邑進行之術，全錯不通，芻甍方亭之問，於理未盡，由是五經算之則，綴術亦推衍重差之意耳。至記遺所載上中下數，且云下數淺短，計事不盡，上數宏廓，不可用，此假為博大之言，不得事實。夫所謂萬萬變之者，其由萬至億，亦必歷一萬二萬以至十萬為一位，其數一十萬復然，其一百萬及一千萬亦復然，然之億億兆兆無不復然，苟舍是無以成算，然則不過繁更位數名稱巧妙耳。且詩伐檀鄭毛傳萬萬曰億，今數也，鄭箋十萬曰億，古數也。乃以今數為中數，古數為下數，夸誕背謬，不足指摘。董氏三等數蓋不備也。直是一乘除竄分二開平冪三開立積歟？今得毛氏汲古閣

所藏宋元豐京監本七種。又假戴東原先生所輯永樂大典中海島算五經算。而十書備其九。舊附一今附三而併梓之曰周髀。周髀音義。九章算術。九章算術補圖。九章音義。緝古算。九章重差。孫子算經。五曹算經。夏侯陽算經。張邱建算經。五經算術。緝古算經。數術記遺。句股割圜記。皆羽翼周髀九章者也。孫子握籌易之道。九九乘除分減。繼示測遠之端。海島爲劉徽演[illegible]句股測量之術。張邱建因之。以方程之術。會通諸法。祖沖之因之。爲測量天度及方圜冪立之差。王孝通因之。爲祖氏之辨正。而五曹則分隸以官。夏侯陽則分隸以事。五經算則分隸以經史。而皆不能稍出九章之範圍焉。嗚呼。九數之作。非聖人孰能爲之哉。（復初齋文集。算經十書序。）

論曰。孔戶部爲巽軒檢討從父行。而與戴吉士最友善。數學相長。良多資益。故其所成就。其器品雖遜乎衲子。撰亦一時之雋也。自東原氏表章古籍。而后唐典帖算之書。復顯於世。苟無戶部剞以傳。亦安必其流行至今乎。昔謂無朱刻。祁刻。而二徐幾亡。無孔刻。而十經之書終熄。然則六書九數之子存也。戶部之功又豈出學士相國右哉。

## 汪廷榜 [illegible]

汪廷榜字自占。歙縣人。乾隆三十六年舉人。官旌德縣學訓導。初讀書鍾山。從宣城梅鈁得句股法。由是精通算學。著有仰山文集如干卷。敦世有張裕業字侍齋。桐城人。國貢生。官歙縣學教諭。遷滁州學學正。深於算術。旁及天文算術。皆講開方捷法一書。凡算中積求邊者。不過一乘一加而得邊與古法等。又嘗以己意創爲蝶淵表。能預知晴雨。學者稱爲華嚴先生。又余煥字淡卿。婺源人。嘉慶三年舉人。精天文算術。所著書皆能援證古今。有春秋求故。夏小正星候考。二十八宿距度推步考要。句陳斜度日星測時新表。歲實辰名異同錄。天官致異。術緒錄。讀書度圓記。弧角簡法。句股三角八線纂要各如干卷。故見存目。其同縣又有程尚志字心之。諸生。世有隱德。兼通算術。能推八綫三角以闡梅氏之學。著有古經義史鈔算學卮言各如干卷。卒年僅二十有三。亦乾嘉間人。（安徽通志。）



# 疇人傳三編卷第二

錢塘諸可寶纂錄

國朝續補遺二

## 許宗彥 [illegible]

許宗彥字積卿。又字周生。德清人。嘉慶四年進士。改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是科得人最盛。出大興文正公儀徵文達公兩太傅之門。性孝友。自入兵部。後兩月。即以親老引病歸。兩親殁無宦情。遂不復仕。名所居曰鑑止水齋。杜門以讀書爲事垂二十年。卒於杭州。年五十有一。於學無所不通。探賾索隱。識力卓然發千年儒者所未發。是爲通儒。所著有鑑止水齋文集十二卷。多說經之文。尤精天文。得泰西推步秘法。自製渾金球。別具神解。其記荷邏候星云。曩在粵京。西士湯納和爲余言西士近三十年。測得五星外尚有一星。形質甚小。而行遲。正在赤道規上。約八十餘年可一周天。若能測定此星。可因以紀赤道考歲差。其用甚廣。然此非一人一世所能候。故自來星官家皆未言及。即西人亦今始知之。余偶讀大集經云。大星宿其數有八。所謂歲星熒惑星鎮星太白星辰星日星月星荷邏候星。則西士所測。其荷邏候星歟。在杭偶與人論左右旋義。輒有所作。稍援緯書四游以破本天高卑。而知不同心非渾圓之理。考周髀北極璿璣。以推古人測驗之法。七政皆統於天。而知東漢以前用赤道不用黃道。爲得諸行之本。至若最高

每歲有行分大距，古遠而今近，疑測大距當在最高卑時，而屢轉思之，尚多滯義，蓋此學之甚，非淺識所能究也。爲太陽行度解，系以圖說，互合日本天日行實違日躔度日緯度求經緯度高卑盈縮用赤道度、日度無闊狹、日左右旋諸解爲一卷，兼辨王寅旭戴東原之誤。自記云：推步有理有法，法生於理，理不生於法。善言推步者，當明乎理以測法之原，不當徇法而遺理也。廣理不合於算，固不可用；若廣算不通於理，算亦必有時而窮。其立術也彌巧，其違天也滋遠，蓋爲合以驗天，而非順天以求合也。又有北極說、太歲太陰超辰說及古今歲星一周行度表，具載集中。同縣友人徐養原，字新田，又字飴庵，爲詁經精舍高材生，亦出文達公門下。嘉慶六年充浙江副貢，四年母卒，遂無意應舉，耽精算術，著有周髀解、九章重差補圖、劉徽割圜表提廣方說、帶縱諸乘方記、乘方補記、三角割圓對數比例、對數新論，欲字西之法，各明其實，無相雜糅，謂古義明可以知西法之莫能外也。又欲悉取太衍天元借根對數諸法，攷於古九章，以會數度之全，皆未成。已卒，時道光五年，年六十有八矣。（揅經室二集、鑑止水齋集、衎石齋記事稿、潮州府志）

論曰：許鴛部之鵠任廣州也，與歐羅巴人習，得其推步之術，顧其時談天家諸書尚未盡譯行中土也。鴛部之解日行曰：日不及天之度，即恆星過之之度，此一度歸於日之右旋，則恆星左旋適滿一周而無餘度。推步所重惟在日行，而稽恆星以紀其躔舍，遂借恆星左旋之度爲日右旋之度耳。若從左旋立算，則日行每日一周與不行等，當置日爲不動，而寒暑晝夜之推遷皆計恆星之行以定之，亦未始不可通也。是說也，非即泰西所主地球自轉行星繞日乎。又曰：昔崔靈恩論渾蓋合一，劉士元著七曜新術，並儒者而精推步，是所望於世之君子。則印證西法者未如今日之勝也。至所記術遜侯星，又即今西名之天王星耳。英吉利人侯失勒維廉於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九日夜（依西術推步者）始以遠鏡測定，是道端填星之外，體徑之角度爲三秒九，一行天一周爲三萬六百八十六日八二零八，約得八十四年有餘，與記言質小行遲語數無弗吻合矣。若今名稱王一星，則至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初四日普魯士伯靈臺官嘉魯乃測得之，在鴛部時雖彼國學者固亦有所未知也。由是觀之，吾人之用心特患其不專且摯耳，豈謂神明才智竟居歐羅巴後哉。有志之士宜思所奮與已。

紀大奎（傅九淵）　吳大壯　胡文翰　歐陽敬　黃儁

紀大奎字慎齋，臨川人。嘉慶六年舉人，官博平縣知縣。績學嗜古文詞，窮經尤專於易，旁及度數律呂之微。所著雙桂堂稿及易問、數易外編、周易參同契集韻、老子約說、仕學備餘、地理末學、與古律經傳附考、筆算便覽諸種，都爲紀慎齋全集若干卷。其筆算便覽一卷，兼及籌算，述宣城梅氏之義，簡明易能，良裨初學。（案[illegible]）又傅九淵字深甫，號拙齋，上高人，著有不爲齋算學四卷。外如鄱陽史大壯字止公，有弧矢算法；胡文翰字初白，有周髀算經注；分宜歐陽敬字心齋，有句股發明；鉛縣黃儁字昆美，有古今開方考二卷，並見存目，行事未詳。（誠齋全集、[illegible]算經十書、江西通志）





朱鴻 [illegible]

朱鴻字雲陸，亦字筠麓，號小梁，秀水人。乾隆五十四年舉於鄉，嘉慶七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擢御史，歷給事中，出官督理湖南糧儲道。研精算學，同郡錢給事（儀吉）譔三國會要，集乾象景初二術成，皆爲作注。烏程陳勛教（杰）時爲臺官博士，陽湖董孝廉（祐誠）亦客京師，皆日從論數學，各出所得相可否。術圜求周，編撰其術，爲孝廉言圜柱斜割則成橢圓，是可以句股形求之。孝廉即爲發明其說，系以圖釋。初得杜德美氏割圓九術寫本，無圖說，以示孝廉，孝廉側圓解三卷既成，復得密率捷法於錦縣李侍郎（鏗）家，則虞古數正（明安圖）師弟緒釋之，皆與傳寫本互異者也。觀察依杜法步算，徑一者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五八九七九三二三八四六二六四三一八六三六七四七二二七九五一四，周十者徑三一八三〇九八八六一八三七九〇六七一五三七七六七五四六六九六三八九〇五六六大一。烏程徐莊愍公采入務民義齋算學中。道光十年後解官，仍居京師，皆譔攷工記車制考解，又評程易疇氏（瑤田）攷工創物小記，多所糾正，錢給事有詩紀之，每相倡和。他無傳書云。其友張雰冠字神羊，號芝閣，海寧人。乾隆五十三年副榜貢生，久客京師，同精算學。初傳之杜氏九術本，即所手寫。卒後長樂梁氏（章鉅）桐雖程氏（同文）爲刻神羊遺著，一曰景獻初編，二曰算術隨錄，闡列商除等法二十餘則，并附晉志編錄、時人盛衰攷、體韻記補遺、殊算入門各一卷，三曰讀晉偶識，都如干卷，傳於世。自序晉書律曆志云：壬申夏，錢蒸人民部以朱筠輪太史所註乾象景初二曆，委余疑校，案所訂舊闕及詳訛，皆不能贊一辭。因擬錄用數與求民部，又使余補註三紀曆用數，遂并致正數處，其錄之。且附時人盛衰攷於後。雖晉曆向疏，無徒於推步，而刊本之殺字頗多，得致正本，亦便因者。又序殊算入門略謂數爲六藝之一，古之學者鴻弗能，自詞章之學興，而此道遂棄。如七余數十年來，閱人多矣，見有嫌前人之厚貲者，任人持籌，不數年而轉多逋負；見有司國家之府庫者，任人握算，不數年而往人愛嗔，其身家之傾覆，罔不盡由於不知數，而不知數其大端也。其甚者，若過年壬辰術一案，以曲法官吏舞弊至數十萬，而屢任方伯不一會計，非不知數而然哉。若讀書人而不知數，勢必受人之欺，而又轉委於不讀書人，而幅料貽誤，即不清苦人亦有廉潔者，而讀書人不能稍加致核，將涇渭不分，一二廉潔者亦白沙在泥，與之俱黑耳。其言多激切，類如是云。（據古算經書義序、算法大成上編、方立遠序、衎石齋記事稿、[illegible]）

論曰：朱觀察居乾嘉之際，杜術明密初顯於世，智者蓋寡矣，而莽譯西說，因據所謂圓錐曲線已。夫錐與柱之體積互爲內外，可以相函相比，其數規不自相通乎。觀察以句股形求之者，正是不易之論。使西人者合所設縱橫二軸，彼將以何法馭蠡曲線耶。至觀察所求圜徑四十位密率，以今致之，自二十五位以後，其小數縱不盡得真，而輪轉疏模，用心則勤，又未足爲觀察疚者已。

時鎮

時銘字佩西。號香雪。嘉定人。乾隆五十四年中省試。嘉慶十年成進士。改知縣。親老乞選近。分發山東候補。歷官至齊東縣知縣。道光元年。以催科勤能。暫不名一錢。鄙解之不得。歸。七年三月卒於濟南寓邸。年六十有一。身後以宦逋盡沒其田廬。所著筆算籌算圖一卷。別有桃落葉齋詩稿文稿外集隨筆若干卷。六壬錄要十卷。唐宋詩選十卷。藏於家。子曰騏。亦通算術。自有傳。則見後卷。（文苑一集）

黃承吉

黃承吉字春谷。歙縣人。用江都籍舉於鄉。嘉慶十年成進士。改官知縣。天資過人。爲漢儒之學。研究精微。通曆算。能辨中西之異同。尤工詩古文。自出機杼。空無依傍。著有夢陔堂集四十九卷。經說又若干卷。（安徽通志）

周濟

周濟字保緒。一字介存。荊溪人。嘉慶九年舉於鄉。十年成進士。例銓知縣。改就淮安府學教授。歲餘移疾去官。道光二十年七月客武昌卒。年五十有九。生而敏悟絕人。少與同郡李兆洛、張琦、館陶、涇縣包新喩。世臣以絕世學相切劘。兼習兵家言。習擊刺騎射。以豪俠名。四十後悔之。因自號止菴。復理故業。先成毀文字系四卷。補原四卷。越半日詩詞雜文各二卷。最後乃成晉略十冊。以寓平生經世之學。借史事發揮之。且據地志下考其沿革。悉以今測之。赤道經緯度分詳註之。凡識沙灘。非徒致訂也。尤精於步算。嘗不著爲書。嘗過京口。仁和屠太守倬方爲丹徒令。患居民爭洲田。莫得其實。久不決。教授曰。明日可具鞍馬夫役。爲君行視之。晨起至洲。先丈其一處。計其步數。乃令役前行。凡若干步即止。馬至止所。又令一役前行。自晨至日晡。縱橫環繞皆如之。凡八十餘里。還至署。令吏取所記。用開方法各乘除之。謂屠君曰。此特以測遠法用之方田耳。諸幕友如言稷嚴之。遂得其實。遂申報定案。其舉有實用如是。（古微堂外集）

論曰。周教授之用算也。蓋神明乎句股和較之術矣。先丈計步者。所以立一爲率也。役行馬止者。所以知對角之垂綫也。縱橫環繞如之者。所以徧度其邊也。於是可不煩儀矩而邊線悉得矣。邊線既得。乃綜錯所記。而如法入之。面冪皆精。將焉逃哉。夫九數之學。貴明體而達用。然後可見諸施行而無所閡。教授小試其端。而易視其爲法方田一言。若謂夫人而能之耳。抑思道古測望之篇。敬齋演段之草。苟深通而熟悉之。有資乎兵農者。其利甚廣。而其效且大。今欲得如教授之才。海內誠不多覯。有之而遂得盡其用。又什弗二三焉。亦獨何歟。

臧壽恭

臧壽恭原名耀。字眉卿。號梅溪。長興人。嘉慶十一年舉人。好讀書。尤精小學。旁通天文句股之術。生平無志進取。以閉戶著書爲事。撰有春秋古經六卷。春秋朔閏表天步證驗句股六術衍。又各如干卷。（湖州府志）

齊彥槐（江陰錄）





齊彥槐字蔭三。號梅麓。婺源人。嘉慶十三年。蒙召試。賜舉人。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金匱縣知縣。遷蘇州府同知。引疾去官。問學淵博。與同官金華張太守作楠相友善。故嘗西人算學。同守所撰有天球淺說中星儀說各一卷。北極經緯度分表四卷。又海運南漕叢議一卷。梅麓詩文集二十六卷。嘗製兩東兩平兩立晷。以授日晷。聯太守。太守變通之而加精焉。其友江臨泰號雲樵。全椒人。諸生。善用對數幾較法。周同邑金大令望欣爲忘年交。亦與太守善。所著弧三角舉隅二卷。太守刻入翠微山房算學叢書。今行於世。又著揮塵通詮二卷。則爲江寧甘戶部熙會經補訂者也。（安徽通志、疇人傳、張作楠翠微山房算學叢書、弧三角法大成、上江兩縣志、府志）

王大善

王大善字元長。歙縣人。用太學生捐貲議敍。受五品封職。道光九年卒。年八十矣。性強立。能任事。尤工心計。世業淮北鹽。嘗語人曰。凡業鹽當察天時審人事。知物力嬴絀。則天時得。知消仰高下。則人事修。然非巧算不能解。故特精乎算。凡數過百億。則持籌者苦茫昧。君即屈指高倡曰若干算。持籌者必往復詳核。曰若干算。如君言。蓋君算沙等恆河。亦不持籌也。同縣程侍郎恩澤曰。明算科不講久矣。自司農司空之屬。不能舉其籌。而奸吏日以文巧變亂射利。君之算乃有天授。不得爲在官用。以市廛終。可嘆也已。（程侍郎遺集）

程恩澤（俞正燮　鄭復光）

程恩澤字雲芬。號春海。歙縣人。嘉慶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先後在南書房上書房行走。官至戶部右侍郎。道光十七年卒於位。年五十有三。學識超時俗。六藝九流。留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嘗謂近人治算。由九章以通四元。可謂發明絕學。而儀器則罕有傳者。乃與鄭君復光。有修復古儀器之約。所著詩文集十卷。有釋夢一篇。又國策地名攷二十卷。皆爲南海伍氏刻入粵雅堂叢書中。交友最善者。俞正燮。字理初。黟縣人。道光元年舉人。負絕人之資。篤好讀書。尤善言天象推曆數。以爲泰西法精精。然甚三代秦漢人所隐解。以某時解衡某時法。是非區分。則三代秦漢人不能委其過。凡理初手成宏鉅書。不自名者。甚夥。年逾六十而聰強審密不懈。自爲癸巳類稿十五卷。侍郎爲之序。其論叢天官夜候星七曜右旋五行傳用寅正及古憲九道四分九執諸篇。一切皆精焉。又有癸巳存稿十五卷。鄭石楊氏刻入連筠簃叢書中。又同縣友人鄭復光字浣香。亦作瀚香。上舍生。精算術。侍郎嘗爲齊梅麓氏刻而東西晷日午初至未初無景。因與上舍謀而補成之。（翠微存稿、侍郎遺集）

論曰。皖南言算術者。梅氏以來。其卓然成家。無慮十數。同弗理數精詳。體用該備已。程侍郎俞孝廉後起鄰象之間。一則持議名通。一則留心法物。步天制器。嘉傳不息。可不謂之盛乎。

劉逢祿（議洽名）

劉逢祿字申受武進人文定公之孫也嘉慶十九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道光九年卒於官年五十有六於學務深造自得春秋精公羊家言中交同郡張編修惠言共通虞氏易旁求於詩及古今文尚書皆洞通奧𡟖又以餘力及九章小學取史記天官書及甘石星經爲之疏證成書數卷大都所手輯與自著逾二百十餘卷精力可謂過人矣同縣有湯治名洽作字誼卿生而聰穎學於張編修通古學兼明天官曆數風角星算游京師以算學考取天文生因母老告歸又工六壬自知死日葬期黏課於壁既葬始見其課所言皆合自著有句股算指一卷太初術長編二卷漢書分野星度辨誤一卷並存（武進一書文集、錢詠）

牟庭 劉日義

牟庭初名廷相字默人亦字陌人棲霞人爲名諸生貢太學與同縣郝戶部懿行相友善同肄樸學道光中歿著書五十餘種亂後佚大半今可見者校壺算草一卷又有兩句和與兩股較及帶縱和數立方算草各一卷其友劉日義字立夫濰縣人邃中西之學皆爲校正校壺算草者也（周校公算年表）

顧廣圻

顧廣圻字千里號澗薲元和人少孤多病枕上來皆廢書不事科舉業年三十始補博士弟子員縣府試皆冠其曹繼從江艮亭游得惠氏遺學因盡通經學小學之義家故貧常以爲人校刻博精以食遂往來皆名公輸未嘗有以自潤精於校讎每一書到竟綜其所正定者爲考異或爲校勘記於後學者亟之釐欽齊其代夏方米序數書九章曰數夫太史校其家道古數書闕離屬文提爲之覆算其題問與術草不相應或術與草乖甚且算數有誤則當日書成後未經親自覆勘耳至綴術推星題推五星遲度用遞加遞減之法授日究微通於節氣影差逐日不同皆以平派求之此則法有古今弗可概論也大衍求一術向以爲即郭守敬曆源李冶測圓海鏡之天元一法及歐羅巴借根方法今案借根方之術遞加減雖與天元一相消不同而其術即天元一法無待論矣若大衍術實非天元一法未可以其有立天元一之語遂以郭守敬及李冶所謂天元一者當之晉斯堂集亦言大衍術與李敬齋自言得自洞淵者有異不信然乎聞李尚之晉爾孫子算經中三三數之五五數之七七數之一題爲大衍求一術所自出予謂道古自序皆已自言之何也是書大旨爲九章廣其用如賦役章首題答數至一百七十五條每條步算之數至十餘位而得數皆無不合均貨推本題方程而兼衰分劉徽云世人多以方程爲難道古此題其難更何如矣開方衍變圖式備詳足資後人參致凡此皆大有功於九章者自序乃云獨大衍術不載九章其實以爲以各分數之奇零求各分數之總數九章無此法而孫子有之此九章後可以立法者故謹以語人使自得之也試爲衍之甲三乙五丙七爲元數連環求等皆得一不約便以元數爲定母以定母相乘得一百五爲衍母以各定母約衍母得甲三十五乙二十一丙一十五各爲衍數滿定去衍得奇甲二乙





一丙一以奇與定用大衍求乘率仍得甲二乙一丙一對乘衍數得甲七十乙二十一丙一十五爲各用數次置三三數之賸二以二乘七十得一百四十五五數之賸三以三乘二十一得六十三七七數之賸二以二乘一十五得三十乃併所得爲二百三十三是爲總數滿衍母倍數去之餘二十三即所求數凡所求數在衍母限內者其數或小爲第一數若大於此數者遞加一衍母數無不合者或列各定爲母於右行各立天元一爲子於左行以母互乘子亦得衍數是反覆推之而其術乃憭然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道古此術其識而進於作乎他如推求本息題各差有反羅方錐蔟積之名少廣投胎術即盈縮之異名是必古有其名而算數之書爲世所不經見者猶多也又自謂陽城張太守敦仁開方補記後序曰蓋聞開方元始載於少廣其在句股用以爲法圖是相承縱並推衍稍變能精緝古有焉遂於宋之世人諸天元之術發因乘立以增諸乘乃正負而兼帶從減并其法有異良由所御不同作述之旨如是焉耳入明以後厥術寖微疇人子弟罕洞前故根柢云昧枝葉競興著撰分測圓之精宣城拾西鏡之遺轉轉遷移重重隔閡以致指流忘源超路彌歧譎初商而罔決值疑數而眩瞑持小學之一端窮天高而難上其可閔也不已甚乎先生文圃學林圖書疑義六書九數尤副覃思初治海鏡獲窺洞淵細法在記滑悸齊心以爲錯綜之致貫一之規攝入容中煩而不究遊諸言外蘊而彌宣損益斟酌周詳要核情意遺佚未從發明緝勘創釋取爲道古商賞從闕列名定位夙昔鴻篇幾將鑿破纔以易題下算未能無機無滯仍累年月且值諧訪數四探尋委曲縱橫指蹤得無合類變通於是發凡舉例創造各條繼之緝之茂矣美矣其於先編後析異減同加視上下而相生衡次第以置變斟積從實之理通黃命分之數皆以憑守自右起虛方今至於歲開即決其可否審得騐識其小大極反覆於商負示易簡於取較鄭司農未傳之妙標獨悟之宗者也體製宏深苞孕精難處夫學者或難遠憭遂乃逐式設問每步加詳有與必援無變弗儀詳哉書之無賸乎爾更於最後特探原本圓城夾田旁涉弧矢接以所施中其較當解說詁字依文既顯義之可尋協句準韵豈他書所能勢若絃維論允爲大通歸業己未勘成乙丑脫稿九卷皆革一疑斃諸莫排千秋共信繼往開來溫故知新近群九九一家而已從此游藝之士弄竹之倫藏於箱篋置向帳中不看司南倚衛秘鑰解肝者矣是故溹齊其任拓過半之思李記雖亡釋催空之憾敢贅簡業附證知者晚得類中證臥牀第者五年道光十九年卒年七十矣有思適齋集十八卷二十九年上海徐紫珊氏渭仁校刊入春暉堂叢書（思適齋一書文集）

論曰道光朝近承乾嘉樸學之習知名輩起項背相望劉茂才寶應過人無書不窺經史小學天文曆算輿地之術靡弗貫通爲賓客所推重終其身未著一書而精詣特識時見於所爲文如䄍張二書序不明算者烏足語此蓋非尋常經生家言也

黃汝成

黃汝成字庸玉，號潛夫，嘉定人。用縣學廩膳生入貲爲校官，銓授泗州直隸州學訓導，以疑未之官也。因其友寶山毛文學(嶽生)交於武進李大令(兆洛)，訓導器局瓌偉，而才識敏達，善讀書，學不泥章句，而務合體用。自古昔禮樂德刑，以及賦稅田畝、職官選舉、錢幣權量、水利河渠、漕運鹽鐵諸事，參校理勢，損益遞嬗，而折衷於顧氏日知錄，條比義類，及所以施設者，居閒復以聲音訓詁名物度數之學，寡遇爲春秋外傳疏補，譜經正義，名實覈高，尤爲安化陶文毅公、江夏陳侍郎(鑾)所知重，以懷過肥，猝疾作弗治，殞年止三十有九。所著惟成日知錄集釋三十二卷，刊誤二卷，又袖海樓文稿若干首，藏於家。(高一鸞文集、嘉定縣志)

安清翹

安清翹字□□□□人。(或曰爲山西人、)里貫未詳。嘉道閒，有數學五書，凡若干卷，刻本行世。一推步惟是，二一線表用，三學算存略，四筆算衍略，五樂律新得也。(右日晷四卷，案南匯張刊其姓名於許宗彥之文，姑梁附於其以符算考、內長夏篆興沈吉士曾根爲金晉書，畢曾見其書、)(爲陽山人、編末詳、)

# 疇人傳三編卷第三

錢塘諸可寶纂錄

國朝續補一

阮元

阮文達公元，字伯元，號雲臺，亦號芸臺，晚自號頤性老人，儀徵人。所生月日與唐白少傅同。既冠，舉於鄉。乾隆五十四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第一，授編修。五十六年大考翰詹，題爲擬張衡天象賦，公賦曰：惟渾象之昭回，建北極以璣拱，擬斡旋以西行，儼笠冒而中擁，陽乘健以爲剛，氣斡機而非重，分五宮以各正，劃列宿而高聳，既承天以時行，亦後天而時奉。昔虞廷之治象，命羲和以互變，仰璇璣以分測，鄰四儀而內涵，惟渾儀與宣夜，合渾天而爲三，溯洛下之善製，亦歸于之極諳，地平準而天欹，倚黃道中而赤道斜，惟中陸之相距，廿四度以相含，劃渾圖爲象限，分弧角於輿堪，歸赤首之實算，斥鄒衍之虛談。原夫日周天步，月躔天衢，日一度而若退，月十三度而愈紓，分十二以合朔，乃會辰以同符，參起於牛之次，夏極東井之隅，秋過壽星之位，春在降婁之隅，惟九行之出入，亦四道之殊途，致日景之圭，景尺五寸而不逾，分高卑於遠邇，測里差之各殊，月令遲于小正，夏時合于唐虞，驗中星之遞徙，又知歲差之不可無。至若則五星於五天，錯經緯於日晷，金一年而周天，丑未終而寅戌始，水周天以同金，并格終而降婁





起，歲周年以十二爲乘星之綱紀，四仲則三宿已遷，孟季則二宿非遷，火二年而一周，入太微而含紫，土周歲以廿八，將彌月而度乃徙，旋七政以同天，館左右之日以，列宿廿八，正自重黎，指以招搖，正以攝提，惟角亢之七宿，升蒼龍而上躋，正天門與衡柱，有角首之杓攜，虞女般乎北位，爲子丑之端倪，鶉火啟乎南紀，營三台而光齊，胃昴畢之七宿，合首尾於參奎，占伐旗與溝瀆，象白虎於其西，分野占星，斗樞惟七，機青樞冀外張翼，魁舉衡剡異其術，四輔進乎璇樞，陰德近乎太乙，內階映文昌之宮，衛尉對丞弼之秩，帝座御而華蓋高，閣道齊而句陳出，王良御而造父騎，柱史則而開陽吉，斜漢絡乎天半，及紫戶而光實，其騎垣外而居省衛者，亦秩數之不能悉，舉天以敬，治象以正，三光宣精，四時爲柄，圓而動者應其德，高且明者布其令，乘三無私者惟君，建五有極者惟聖，屏鑒曜於綸書，撰璿書以互證，是以黃帝制器以推策，有虞攝衡而齊政，豈有道者萬年，協清事而衍慶，卷甚御覽，改擢第一，超授少詹事，南書房行走，夏至前二日，於乾清宮西暖閣召見，問及曾讀天文算學否，擢升詹事，五十八年，提督山東學政，六十年，調任浙江。滌內閣學士，嘉慶二年，在浙，始與元和李茂才(銳)商纂疇人傳，至庚午歲乃寫定，三年，補侍郎，任滿還朝，歷兵禮戶三部，命管理國子監算學，五年，授浙江巡撫，後累官至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兵部，道光十八年，老病乞休，予告致仕，晉加太子太保銜，在籍食大學士半俸，二十三年八十生辰，升恩賞御書頤性延齡扁額，及櫃聯諸珍物，共十事，二十六年丙午科，重赴鹿鳴筵宴，恩旨晉加太傅銜，支食全俸，諭謝手敕報曰：巔輞斬薄日增，以待三赴鹿鳴之盛事也。考國朝滿漢大臣生前加太傅者，如金文通洪文襄范文肅郭文端傅文正長文襄與公而七，後乎公者則惟潘文恭一人而已。二十九年十月，無疾而薨，年八十有六，遺疏上，恩卹如典禮，予謚文達，達公生平，蓋於學無所不窺，亦無所不喜，博聞好問，善循納篇，方二十四五歲時，會試初罷，留館京師，與餘姚邵學士(晉涵)、高郵王給事(念孫)、興化任御史(大椿)交，即以著述名家，撰考工記車制圖解，辨正車耳反出軌前十尺等事，多前賢所未及，自敘云：作車以行陸，聖人之事也，至周人上輿，一器而工聚者車爲多，考工記注解釋尚疏，唐以後學者又專守傳注，罕貫經文，元以考工之事，今之二三君子既言之矣，於車工之事猶闕焉，因玩辭步算，舉鄭所識，訂證求圖，楷敍輪輿車耳陰軌輈深任本衡輗等十條事，作輪解第一，輿算第二，輈解第三，□解第四，金解第五，推求車度次第解第六，解所未明，圖以顯之，輪圖第一，輿圖第二，輈圖第三，都爲二卷，後於嘉慶八年任浙撫日，又自識云：車制圖解，元寓京師時所撰，撰成即棄之，其間頗較軌前十尺，後錢警議，實可辨正鄭注，爲江慎修戴東原諸家所未發耳，以此立法，實可閉門而造，與而行之，此後金輔之程易田兩先生，亦言車制，書出元後，其于任水梢藪等義，頗與鄙說不同，其號亦有是者，元之說亦姑與江戴諸說並存之，以待學者精益求精焉，齊因推步日食，致定十月之交四詩，屬幽王時詩，作詩補箋說略，謂交食至梁始漸密，至元而愈精，梁虞鄺隋張胄元，唐傅仁均一行，元郭守敬並推定此日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建酉辛卯

朔日入食限.載在史志.今以後編法上推正合.若厲王在位有十月辛卯朔日食.何自古術家無一人言及者.補箋云.雍正癸卯上距周幽王六年.積二千四百九十八年.依今數日食法.推得建酉月辛卯朔太陰交周初宮一十二度八分三十五秒二十九微入食限.朔月.月朔也.箋下附列細草.中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五日三五一三八一一六.通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三日二二八八四一一六.天正冬至一十六日七七一一五八八四.紀日一十七.積日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六.日通朔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一日一二六三三.積朔三萬〇八百九十六.首朔一十四日〇〇一三一五一二.積朔太陰交周二宮一十六度五十分八秒四十微.首朔太陰交周四宮六度四十六分四十四秒九微.十月朔太陰交周（宮度見朔）爲入交有食.十月平朔辛卯日卯初三刻九分.蓋國朝時憲書密合天行.爲往古所無.今據考成後編法推正.得入交.謂厲王時者.皆膠執以爭矣.其它據時地人事.雜爲辨證者.益不異辭.又任清漕總督日.立糧艘盤糧尺算捷法.舊以尺量艙之寬長深.而三乘四因之法甚繁.今以部頒鐵斛較準一石米.立爲六面相同之立方形.命一面之寬長爲一尺.定爲立方一石之尺.每尺約當此尺七寸六分弱.用此尺量艙.得其寬長二數.初乘之.得丈尺寸分數.再以初乘之數.與深者之數乘之.得又丈尺寸分數.是再乘所得之丈尺寸分.卽米之石斗升合.故較舊法捷省一半.簡便易曉也.頒行各省.拉劉石嶽瀞院盤糧.其創立疇人傳也.甄錄自黃帝以來得二百八十人.網羅羣籍.篇帙浩繁.自起凡例.擇友人弟子分任之.而親加朱墨.改訂甚多.溯古今沿革之原.究中西異同之故.綜算氏之大名.紀步天之正軌.至今講藝之士.奉爲南鍼焉.又海內名宿著述.多爲裒集而刊布之.如錢辛楣氏三統術衍.地球圖說.測李氏述古錄.孔顨軒氏少廣正負術內外篇.焦氏里堂遺書.李氏四香算書.尤彰彰者.此外不關步算諸書.又不下數十家.公所自著.總曰揅經室集.如干卷.（書續疇主弟子 記揅經室全集）

論曰.竊嘗聞之.一代之興.必有耆儒碩畫之臣.若唐之燕許.及崔文貞權文公李衛公.以經術文章.主持風會.而其人又必聰明叡達.豪享大年.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羣材.其力尤足以提倡後學.若儀徵太傅真其人哉.夫太傅敭歷中外五十餘年.頤養里第又十一年.身爲名臣通儒.猶孜孜於天文算學不倦.良因術數之妙.窮幽極微.可以綱紀羣倫.經緯天地.乃儒流實事求是之學.非方技苟且干祿之具.用是上下二千年來.網羅將三百家.勒成一編.傳諸永久.是故勿庵興而算學之術顯.東原起而算學之道尊.儒數太傅出而算學之源流傳習.始得專書.昔河間文達公淹通經籍.人疑其不自著書.則但曰.畢生精力.備見於四庫書目提要已.吾謂儀徵公於算學亦然.非必它有所撰纂而后成一家言也.言不朽之盛業.孰有大於疇人傳者乎.又豈屑屑焉與曲藝自矜者.斠尺寸之豪釐.絜短長於迹象乎.然則儀徵之有功藝苑.與河間將毋同.若夫著作貫九流.事功垂十世.名在史宬.籍在典册.後之讀揅經室四集.讀文選樓叢書者.自能窺其全而識其異.今之記載.類取明算諸說.著於篇.庶幾備尚論之一助.以斯爲別傳也可.





卽以是當疇術外紀也.亦無不可者.小道可觀.董勇箭引未竟之緒.抑亦公剏傳之微志也歟.

駱騰鳳　矢玉樸

駱騰鳳.字鳴岡.號春池.山陽人.嘉慶六年選拔廩膳生.是秋舉鄉試.七上春官不售.考充覺羅官學教習.道光六年大挑一等.例用知縣.以母老不樂仕.改授舒城縣學訓導.未一年告養歸.教授里中.學徒甚衆.二十二年八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二.賦性敏銳.好讀書.尤精疇人之術.在都中從鍾祥李侍郎潢受算學.研精覃思.寒暑靡間.著開方釋例四卷.自序略謂天元一術.見宋秦氏九韶九章大衍數中.初不言創於何人.元李冶測圓海鏡.益古演段二書.亦用此術.治稱其術出於洞淵九容.今不可詳所自來.是術也.自平方立方以至多乘方.悉用一術.卽商實廉隅諸形.亦無不可握算而得.洵算術之秘鑰也.西法借根方實原於此.乃以多少代正負.徒欲掩其襲取之迹.不知正負以別異同.多少以分盈朒.差毫釐千里.必有能辨之者.又著藝游錄二卷.自識云.余於正負開方之術.既爲釋例以明其法矣.至於疑分方程句股等法.以及九章所未載.與夫古今算書之未盡該洽者.輒爲測其源.正其誤.不敢掠前哲之美以爲名.亦不爲講藝之詞以欺世也.騰所見而識之.總爲一編云.遺稿凡十餘萬言.手自繕寫.病亟.授其壻何銳.錫同縣丁內翰晏助之.校刊.二十三年冬工竣.卽今傳本也.南匯張明經文虎書與許補齋戶部其光書論之曰.承示駱司訓算書二種.淸覺率徵.李四香開方說.詳於超步商除.翻積益積借例.而不言立法之根.令初學者芒不知其所剏.駱氏於諸乘方.方剏和較大小加減之理.皆實言之.而推求各元進退定商諸術.尤足補李書之未備.然學開方者之金鍼也.汪孝嬰創設兩句股同積同句弦和一編.以兩句弦較中率.轉求兩句弦較.立術迂迴.駱氏以正負開方法.徑求得兩句.頗爲簡易.衡齋亦嘗首肯也.立方以上.古法頗略.孔顨軒少廣正負內篇.列帶縱立方變體十三種.以補古人所闕.有裨於算術甚鉅.三乘以上.不通算家借喩其稱.爲之數本無其形.學者往往守其法而莫明其理.孔氏始化積爲邊.俾方廉皆顯.駱氏諸圖皆襲之.而不言所自.轉於他處諱其姓氏.反脣相稽.得毋偏乎.天元如積之術.至明失傳.梅文穆始以借根方發其覆.而時推闡未至.將有之.李四香校闡圖譜.而大暢其說.不可謂無功.借根方之多少.卽天元之正負.其兩邊加減.卽天元正負相消之細論.其法.借根方固不如天元之簡.然天元實爲廉隅和疊之位.皆細借根方之細.其數幾根幾平方幾乘方.而並著.駱氏必欲體梅李之案.而直詆爲不知天元.毋過矣.且其言曰.正負者加減之謂.多少盈朒有迹.試問加減何自而生乎.以此減彼而有餘.則權之正.以彼減此而不足.則權之負.有餘非多乎.不足非少乎.以此之正.揭彼之負而見盈.（多正數）則變彼之負而爲正.稱正非盈可乎.以彼之負.消此之正而見朒.（負數多）則變此之正而爲負.謂負非朒可乎.天元左右數正負可互易.此與兩邊加減法異而理同.李氏以爲異.異其法也.駱氏謂異在正負.不在兩邊加減.此公孫龍之論白馬非馬也.李氏弧矢算術.張其殘周求矢二術.元本皆以天元除太術.得

太下一層少一天元通分。故開方式元在下兼之位。然以元除太。則太下一層已為元分。而太下一層自乘。得太下二層合天元自之為五層。即三乘方式矣。於是以太下二層為精。太下一層為元。太為方。元為廉。元自乘為隅。蓋以降二位為升二位。不啻以天元通分也。且天元術相消之後。但問得式幾層。為幾乘方實方廉隅之位。不復論為元為太。駱氏以天元通分。故元在本位。然五層之式。與率無異。苟明其指。不必別擬細草矣。方程五家共井一術。梅勿庵譏其不言井深。故所得但為虛率。而不能斷其丈尺。又七百二十一。亦非定率。凡可以七百二十一除之而盡者。皆可以五等之綆相借而及泉。此條撰出九章。然立法之疏。不必為古人諱。李雲門據劉徽注。謂明以七百二十一為井深。率七十六為戊綆。長不知但言虛率。則分寸尺丈。何不可以七百二十一命之。即分寸尺丈。又何不可以七十六命之。駱氏牖沾沾焉稱述其以法為率之巧。而惜勿庵之未見。則似猶未達勿庵之恉也。夫人心思智巧。日用日出。算數之學。往往今勝於古。然亦賴有古法以為之質耳。彼古人者則亦甚賴後人為之推求。而精益求精也。駱氏之論正負開方。堪稱發揮廉伏。而於近世諸家。詆訶已甚。將毋背其師法歟。抑主持古法而過之者歟。文虎於此學無所得。亦未敢有所偏主。聊以管見質諸足下。幸惠教之。又訓導同縣有吳玉楫。字非木。諸生。精天官家言。謂分野不足以定禨祥。惟里差為可據。作淮安里差致。又為太陽出入里數通軌說。非木遺書。為丁內翰所得。見內翰撰訓導傳論中云。闔之吾鄉人。無有知其姓字者。國方譯例藏游幾舒藝室雜著甲編。

論曰。斷訓導有功古學。而語多過當。傳謂崇宕不規規小節。每遇儒冠鄙者必醜詆之。殆天性固然也。疇山明經從而平議之。為諍臣。為畏友。備舉其說。以俟後賢。

李兆洛六嚴

李兆洛。字申耆。武進人。嘉慶九年。舉鄉試第一。次年聯捷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知縣。官安徽鳳臺久。卒辭去。家居無意出山。江陰延主暨陽書院。居之二十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三歲。幼聰穎。好讀書日能點百餘行。藏書卷逾五萬。皆手加校正。晚年校刻輿圖。督造天球。為精心之作。嘗刻恆星赤道經緯圖。謂明代禁習天文。古圖失傳。國朝康熙十三年。監官南懷仁。修儀象志。用西法考測所得星座。較隋丹元子步天歌。少有名者二十四座。三百三十五星。而增多無名者五百九十七星。又多近南極二十三座。一百五十星。乾隆初。監官戴進賢等。累加測驗。推度觀象。至九年較儀象志增多有名者十八座。一百九十星。而增多無名者一千六百一十四星。欽定儀象考成恆星經緯度表。總計恆星二百座。三千八十三星。別以六等附注歲差加減。以便推步。又欽定大清會典天文圖以視法變赤道為直線。分十二宮為十二圖。別繪近南北極星為圓圖。列於前後。較之南北赤道分圖尤便觀覽。第原經俱無增星。今推準圖分合而繪之。限於方幅。仍就赤道各分為二。至恆星隨黃道東移。歲差五十一秒。率七十年五十一分。歲之三十。而差一度。今自道光十四年甲午。上溯乾隆九年甲子。中距九十一年。所差一度有餘。謹遵考成加





減表。驗星加減各如本年冬至交宮度通。庶幾此後七十年字。可以用行。裁翦外。仍繪赤道南北分圖二。總凡二十九觀云。其刻皇朝一統輿地全圖例言後曰。兆洛始得欽定圖書集成中所刊輿地觀。苦其不著天度。繼得康熙內府輿地圖。大於集成所繪。而有天度。亦分省。有外藩東華錄言康熙五十年五月諭曰熱河行宮。諭大學士等曰。天上度數。俱與地方寬大締合。以周尺算之。天上一度。即地下二百五十里以今尺算之。天上一度。即地下二百里。古來繪輿圖者。俱不依照天上度數。以推地里遠近。故多差誤。朕前特遣能算善畫之人。將東北一帶山川地理。俱照天上度數推算。詳加繪圖。五十八年二月。諭內閣學士蔣廷錫。皇輿全覽圖。朕費三十餘年心力。始得告成。九卿等如求頒發。允之。即此是也。爾又於廣東巡撫康。見乾隆時所賜各省督撫內府輿圖。東西為橫幅長卷。而南北以次排之。能得畫方立境。必仿繪者。於改幷銅側。以嘉慶年為斷。乃合其總圖而刊之。繼又見沈廣文欽裴所藏。則有乾隆內府圖。亦總繪而成。為正方以劃之。方逾二尺。直省與兆洛所刊略同。而西與北外藩之境拓幾倍。乃以所刊本於外藩外補足焉。輯有皇朝文典七十卷。鳳臺縣志十二卷。地理韻編二十一卷。駢體文鈔七十一卷。自著養一齋文集二十卷。門人六嚴。字承如。又字穗只。江陰人。又遵道光二十四年欽定儀象考成續編。所載恆星經緯表。一等十七星。二等六十二星。三等二百二星。四等四百八十九星。五等八百十四星。六等一千六百四十六星。星氣等九星。共三千二百三十九星。自無而之有者一百六十三星。自有而之無者七星。以新定歲差五十二秒。逐年算其東行。改訂舊圖。繪成赤道南北兩圖。共四十七幀。咸豐初元。刊行於世。山舟雙樓養一齋文集[illegible]

論曰。李鳳臺以明經修。陶成從遊。編文辭。照耀一世。宜已。其所鑄遺。有天球銅儀一。日月行度銅儀一。類皆施繩布輪。動應法象。制器之巧。吳與京也。自有恆星與地圖之傳。海內承學之士。遂知寫筮綴槩。必基步算。至今日而測繪愈精。遠流粗陋之習者。非鳳臺之功。有以開之歟。若六嚴只者。又可謂不墜師門家法者矣。

張鑑

張鑑。字春治。號秋水。烏程人。嘉慶六年選拔貢生。九年鄉試中副榜。後銓授武義縣學教諭。道光二十六年卒於官所。博通經史。四十後即棄舉子業。因出儀徵太傅門下。識江都焦孝廉循甘泉羅明經士琳稍得中已采其多。為館甲集算書題跋二首。教諭著述甚富。自步算樂律音韻六書金石輿地理水利。莫不周覽。發為文章。引據典碻。所著書凡三百卷。中如中西星歌合鈔二卷。歷代歲實消長表三卷。天元借根得一一二卷。立天元一捷法一卷。皆有心得。他不儀算數者不具錄。同縣有陵盤。字厚堂。困諸生無所合。典鬻縣俞孝廉正燮友。放長推步算術。尚材績學。侯官林文忠嘗目以測士。自號德輿子。著謀等身。其致力者為學春秋。排辨五十餘卷。未寫定。同治元年五月。粵匪陷湖州。死難。齒甚高矣。墨林今話湖州府志藏舟雙樓舒藝

## 沈欽裴 宋景昌 毛嶽生

沈欽裴，字俠侯，號狎鷗，元和人。嘉慶十二年舉人，試禮部，屢見擯。大挑二等，選授荆溪縣學訓導，不屑於欽，病偏枯者累年，猶扶推以行，神明如常，課諸不輟。後布政使檄之入會城，辭病，自以不能拜不敢往，辭檄他人攝其官，趣之行，學中士相率具狀留之，主者不可，遂勸去，老病，旋卒於家。生平篤於學，而邃於思，天文地形無不通曉，尤洞精算術，宋秦九韶之數書九章，元朱松亭之四元玉鑑，李冶之測圓海鏡，世所謂絕學，皆能通之。鍾祥李侍郎潢課九章算術細草，甫寫定，病不起，遺囑務俟訓導算校，方可付梓。越庚辰歲，侍郎甥程尚書矞采方官儀曹，延訓導至家，爲之校勘算草圖說，均輸一章，增訂尤多，又爲補演海島算經細草一卷，以成侍郎之志。其校訂數書九章也，於古曆會積，則用四分術，開解術推之，以正其誤。法最詳盡，又因治曆推閏圖演紀草，與推氣治曆斟求氣骨分秒俱不合，改推衍之。又釋大衍術治曆演紀所求入閏閏縮元閏朔因數朔積年，皆因入元歲而誤，求入元歲，當以識餘爲奇，紀率爲定，用大衍術求之，得蔀率，此蔀率者是甲子子正初刻，與冬至一會之年數也。若如元術，以年分與日法用大衍術求得蔀率，則是子正初刻與冬至一會之年數，五周而後爲甲子子正初刻到冬至也。一會戊子，再會壬子，三會丙子，四會庚子，五會甲子。每歲氣骨分爲識餘，所積滿紀率去之之數，非斗分所積，滿日法去之之數。有氣骨分求入元歲，而以斗分與日法用大衍入之，與率不相通，此其所由誤也。又虛數氣元率乘元限數，以強合之，而積年之不可知已多矣。爲別立術草，并設問於後，以驗元術新術之疏密，乃改正答數，設問六則，以元術推之，可知者二，不可知者四。以新術推之，則歲歲皆可知。又於均分稀田條，校改三百餘字，極爲精備，諸田推積，辭正其命名布算立術三誤，餘如測望類求深求遠法草，並以天元一闡之，本諸海鏡，別爲譯說，於是術意之精深可旂然矣。又書補玉鑑細草四則，與羅茗香氏大同小異，而詳實不如。然四則元第三第五兩問，羅草方廉隅諸數，皆背原術，無從處之，相傳訓導所演，獨爲吻合，此其勝者。惟左右逢源第一問，宜開四乘方，而術開三乘方，第二問宜開三乘方，而術開無隅平方，第二十問宜開七乘方，而術開九乘方，第二十一問依術推演十乘方，得數雖同，而方廉諸數，並與羅草疑爲術誤，訓導於此四條，皆無細草，而云草見廣異，書時已佚，無廣異卷，其細草原稿，在同郡馬內翰釗家，謀刻未果，道咸之際，南匯張明經文虎猶及見而論訂之，復內翰死，稿遂不可問已。初訓導之居京師也，寓陽湖相國文恭公知之，將薦修天文時憲志，辭之。復書曰：國史中秘書，翰林司之，今乃索之局外，是暴翰林短也。閣下縱出大公，猶伺者保無惟此爲兼利計乎。此又非進禮退義之正也。卒不往，其所守有如此者。門人宋景昌，字冕之，亦字勉之，江陰人，諸生。又爲武進李鳳臺兆洛講學弟子，會勘輯地理韻編，好學明算，有聲於時，著數書九章札記四卷，上海郁泰峯氏松年爲之序曰：余旣刻諸容刻源二集，益思得宋元人秘笈，毛君生甫爲余言，秦道古數書九





章，思精學博，其中若大衍求一正負開方兩術，尤爲國自古不傳之秘，第其書補相紛推，譌脫滋多。元和沈廣文書稱明人趙琦美鈔本於獨娛張太守家，訂圖補脫，歷有年所，以老病未卒業，其弟子江陰宋君景昌，能傳其學，余因屬毛君索其原本，會廣文病甚，不可得，得其稿於武進李太史家，毛君又出其家藏元和李茂才所校四庫館本，并屬宋君爲之讐校，會廣文歿，宋君又於其家搜得所著刊誤殘稿數卷，於是以趙本爲主，參以各本，其文字互異，義得兩通者存其推，其傳寫錯誤無乖算術者，隨條改正，其術草紕繆，或誤後學者，採衆說而折衷之，別爲札記，以資考證。書成將署余名，余以未經究心，仍歸之宋君，獨爲之敍其原起，以付諸梓。又撰詳解九章算法札記一卷，楊輝算法札記一卷，其友人毛嶽生，字生甫，寶山人。生及晬而孤，用難蔭襲雲騎尉，後改補文學弟子員，與李鳳臺兆洛皆友善，精算學，能爲傳誌文，治古曆，亦致力於秦書，校算致數，多相發明，札記頗采其說。道光二十二年，郁氏取秦書十八卷，楊書六種，並刻入宜稼堂叢書中以傳。宜稼堂叢書一集，九章算術細草、數書九章札記、詳解九章算法札記、楊輝算法札記。

論曰：宋元人算書之僅存也，蓋不絕如綫矣。古算命名若蠶叢夕桀旁要諸術，皆統於句股類道古。譔光之書，得其匪略，餘非有沈心靜慮，具精力索之士，則不能窮精而究章之，一誤於術草之譌，再誤於傳寫之譌，其不遂終於舛亂也幾希。嘉道以來，算學大昌，通材輩出，李氏冶海鏡，駢鏡黎氏傳之，羅氏演玉鑑，什求易氏佐之，沈訓導秦書刊誤，雖未卒業，乃得宋茂才起而成之，拾遺補闕，匡謬正譌，使搖搖將墜之緒，復還舊觀，若訓導之有功前賢，固不在四香茗香下，而推之之獨承絕學，師弟相資，亦足與見山浩川兩千古矣。語曰：德不孤，必有鄰。信哉盛已。據郁泰峯氏[illegible]書札記序云，是書毛君[illegible]佚，有石研齋鈔本，[illegible]序末有石研齋秦氏印，[illegible]何許人也，今考[illegible]千里[illegible]有石研齋秦太史[illegible]宋[illegible]知之耶，附載於此，以[illegible]

## 錢儀吉

錢儀吉，字衎石，號心壺，又號新梧，嘉興人，文端公之曾孫也。嘉慶十三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戶部主事，擢御史，遷給事中，博通學籍，蓋有盛名，久處京師，道光中，客游嶺外，主學海堂及大梁書院講席，居恆與從弟警石訓導泰吉書牘賡答，商訂學術，勘遺識千古，自周秦諸子，馬班華史，許鄭詁訓，杜馬典章，洛閩之淵源，唐宋名賢之詩古文辭，以及目錄校讐金石書畫方志雜說，一孔半枝，無所不窺，蓋亦無所不辨，故二石家書，蔚然天下之至文也。嘗長曆算，著黃初朔日辨云：魏書文帝紀黃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乙亥朝日於東郊，裴松之曰：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尋此年正月郊祀，有月無日。乙亥朔日，有日無月，蓋文之脫也。案明帝朝日夕月，祈知禮文，故知此紀爲誤者也。蓋案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朝日於東郊，八月己丑，夕月於西郊，裴氏因之，謂魏制朝日夕月用二分，遂疑此乙亥朝日上書有二月字也。然竊以此紀之文，黃初元年十一月有癸酉，十二月有戊午，獻帝傳述魏文之禪，許

芝擇以十月十七日己未南王以二十九日辛未登壇受禪。劉羲叟推黃初二年正月壬申朔。校測前後。悉與史合。是乙亥為正月四日。非二月也。更以四分術推之。自黃初元年庚子入己卯部。至辛丑二年算外日餘乘之。得大餘五。小餘八。十一月十二日甲申冬至。遞推至春分為二月十五日乙卯。非乙亥也。晉書禮志稱黃初正月朝日。違禮二分之義。隋志亦言魏文正月朝日。前史以為非時。及明帝太和元年二月朝日。八月夕月。始合於古。是文帝雖有采周春分之詔。其實未嘗施行。是歲祭日實以正月。至太和乃用二分。後先殊制。不可強同。裴氏不考。當代禮制。遂謂史有闕文。誠已。倘齊太傅云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迎日於東郊。辭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又焉知魏初之制。非有取於伏氏之義歟。然不可得詳矣。又嘗譔三國會要。體裁悉本徐仲祥兩漢會要而有所變通。如改術數為天運推步術算。及史文奧賾者。通其所可知。闕為之注釋。於開元占經。得王蕃渾天象說。其所考集乾象景初二術成書。同郡朱為龍氏為注。海寧張神羊氏更審定之。見自為序例中。與烏程陳助教杰歸湖黃孝廉並友善。日相從講數學。助教時為欽天監時憲天文二科博士。演緝古細草。又著詳義。給事亦為之序。晚年校刻樸說。刊正譌謬。道光三十年四月卒。所著已刻行者術石齋記事稿十卷。記事續稿十卷。刻楮集四卷。旅逸小稿二卷。燬於兵火。今有公子甫新校刻本行世。（據術石齋記事稿、記事續稿、古書序、曾文正公文集。）



## 陳杰　丁兆慶

陳杰字靜弇。烏程人。諸生。由汪文端公督浙學時。甄賞之。嘉慶之季。客京師。考取天文生。任欽天監博士。供職時憲科。兼天文科。司測候。為上官所倚重。後官國子監算學助教最久。道光十九年。有足疾。解組歸田。僑居。譔補湖州府天文志七卷。時遊於杭。與仁和項學正（名達）甘泉羅明經（士琳）全椒金大令（望欣）同里徐莊愍公相友契。年未及七十。卒於家。生平邃於算術。尤神明乎比例之用。初著緝古算經細草一卷。後十餘年。又為之指歸形象。錄成圖解三卷。又為之發凡。標傳博採訓詁。是正其傳寫之舛譌。稽合其各本之同異。別成音義一卷。表章絕業。嘉惠後賢。蓋與陽城張太守同功也。其自述例言有曰。比例之法。昉自九章。傳由西域。在古法曰異乘同除。在西法曰比例。等假如甲有錢四百。易米二斗。問乙有錢六百。易米幾何。答曰。三斗。法以乙錢為實。甲米乘之。得數。甲錢除之。即得。錢與米異名相乘。錢與錢同名相除。故謂之異乘同除。此古法也。以甲錢比甲米。若乙錢與乙米。凡首以者一率。實比者二率。言若者三率。實與者四率。二三率相乘。一率除之。即得。此西法也。古法在元明時。中士幾已失傳。不知何時流入西域。明神宗時。西人利瑪竇來中國。出其所著之書。中士人皆矜為創見。其實所用皆古法。但易其名色耳。故以西人名色解王氏固取其平近。亦以明中西之合轍也。又有論曰。二十一史律志。無不用比例者。他如九章緝古十種算書。大半皆用比例。無如古人總不言比例。如緝古算經第二問。求均給積尺。欲以本體求





又一形之總。忽取兩面冪之數。一用以乘一用以除而得。又用九問求經圓。十問求圓容。忽以周徑乘除。即如方亭法求之。諸數悉得。讀者莫能解。杰作圖解。蓋審歸久之。而始知其為比例也。乃明言比例以揭之。自是而凡閱古算書。罔弗比例矣。又自道光以來。嘗親在觀象臺督率值班天文生多人。頻年實測黃赤大距所得之數。為二十三度二十七分。未據奏明。故當時未敢用。迨甲辰歲修儀象考成續編成書。監臣即取此數上。而欽定頒行焉。晚年所陳為算法大成上編十卷。首加減乘除。次開方句股。次比例八線。次對數。次平三角弧三角。門分類別。皆先列舊法。而以所擬新法附之。俾觀理解。不憚反覆詳明。尋為引誘初學設也。下編十卷。則有目無書。其言曰。算法之用多端。第一要曰治曆。故下編首在官之事。先在治曆。次出師。次工程。錢糧。次戶口鹽引。次堆積丈量。其餘者所為。則考據經傳。下及商賈庶民。則實本營運市廛交易。持家日用。凡事雜纂編。各設題為問答。以明算法之用。蓋如此之廣云。上編刻於癸卯。為已日。乃爭之寶原本。下編似未寫定。今益不可求矣。高足弟子丁兆慶字寶書。歸安人。沈潛好學。與同門南坪茂才各為項學正南逸夾角還求對角新法圖說。洋洋數千言。助教稱其講解明晰。戛戛獨造。均健附算法大成上編中。張福僖字南坪。烏程人。諸生。助教稱為英敏過人。所習算學。精究小輪之理。著有彗星致略如干卷。咸豐初。與海寧李京卿（善蘭）友。因同識英吉利士人艾約瑟。又於京卿處。見儀器識歲士著通。因訪之。小住數日。抄副本去。後與京卿同客徐莊愍公撫幕。公方刻項學正象數原始諸書。又屬任讐校之役。剞劂未成。未有印本。而粵寇陷湖州。同治元年春。攻湖州且急。茂才以母在圍城中。將謀入



省之。會卒為賊執。以為我偵也。遂被害死於城下云。（據緝古算經細草、圖解、算法大成上編、湖州府志。）

論曰。南豐吳嘉善曰。凡平三角大小弦冪相減。與大小句冪相減相等。故句股與弦較之比。同於弦和與句和之比。為互視比例。今以天元入之。不必知此。悉判。而與知識則者等。平三角者。陳靜弇氏所陳有用者也。天元四元者。陳氏所斥為無用者也。然遇此題。不以元術入之。當如何算。精竭慮。乃得其法。則無用者果為無用乎。夫陳助教於天元則元數理。未嘗究其體用。乃至失言。憾之識宜已。且彌不致夫陽城太守以天元演緝古平。固殊途而同歸者也。悉觀助教之書。苦心孤詣。自是名家。著定句股弦三數。皆然法表列股弦較。自一至九萬九千二百五十八。遞加數。自二至八百九十二。設為帖求十萬以內諸不同式形。而皆為度盡之數。誠自然之妙。未洩之奇。餘如借弧求通號。及諸三角邊角互求易弧為平。所創新法。亦頗洞見本源。尋稱比例。當時奉為大陳。豈偉哉。至南西人羅取乘給而為比例。弧取句股而為八線。良非虛譽。悉又南西人羅取闕元而為代數。羅取稍差堆操讀為數分耕分。則其書後出。悟乎助教之不及乎議矣。

## 項名達　王大有

項名達。原名萬準。字步來。號梅侶。仁和人。嘉慶二十一年舉人。考授國子監學正。道光六年成進士。

改官知縣。不就職。退而專攻算學。三十年卒於家。年六十有二。著述甚富。今傳世者但有下學庵句股六術。及圖解後附句股形邊角相求法三十二題。合爲一卷。以句股相求和較諸題。術術繁雜。初學便未了然。爰取舊術稍爲變通。分術爲六。使題之相同者通爲一術。蔑然悉有以御之。繁雜可無復慮。第一二三術。及第四術之前二題。恐本術解餘爲更定新術。皆別注捷法。各爲圖解。明其意。第四五六術。其原皆出於第三術。可釋之以比例。第三術以句股較比股。若股與句弦和。以股弦較比句。若句與股弦和。是爲三率連比例。凡有比例加減之。其和較亦可互相比例。故第四五六術諸題。皆可由第三術之題加減而得。即可因第三術之比例。而另生比例。因比例以成同積。而諸術開方之所以然。遂於是得。嗣德黎平階[illegible]甫爲之序曰。余在都獲與項君梅侶交。輒以數學相過從。梅侶耽精思。當窮極要眇時。雖寒暑飢渴不暇顧。苟有得則欣然邃適。若無可喻於人。嘗語余曰。守中而成法。微術較量。疇人子弟優爲之。所貴學數者。闡能推見本原。融會以通其變。覺古人未覺之緒。而發古人未發之藏耳。余是其言。顧以碌碌走塵俗。未遑卒業。迨余筮仕浙。梅侶亦主諸暨講席。見所著句股六術。嚮節稱善曰。是足爲數學導矣。句股乃學數初步。恆苦和較諸術之紛糅。未入門先作門前之繞。往往阻於數而莫敢入。得是術導之。簡而明。條焉而不紊。一展卷瞭然矣。且以見數有和較。故變生焉。故參伍錯綜不可爲典要。其爲物也雖。而其爲途也繁。從非洞徹乎其原。焉能齊繁以御繁以約。梅其變而仍適得其常哉。梅侶嘗立有弧三角衰較術。求橢圓弧綫術。術雖定。未有銓釋。余促成之。而義奧趣幽。非旦夕可竟。畢是六術也。獨先成。雖未足見梅侶之深。而所謂變通成法。爲古人覺其緒而發其藏者。於是可見一斑云。道時明算諸君子。年丈皆相友善。而與烏程陳助教杰。錢塘戴處士煦。契最深。戴年踰壯。精進廣古法爲無所用。不甚涉獵。而專意於平弧三角。與助教意不謀而適合。癸卯初夏。助教以事至杭州。訪雨訪之。縱言至於三角。年丈曰。平三角二邊夾一角。遲求夾角對邊。向無其法。稱嘗豫而得之。君聞之乎。曰未也。錄其法以歸。法蓋以甲乙邊自乘。與甲丙邊自乘相加。得數寄左。乃以半徑爲一率。甲角餘弦爲二率。甲乙甲丙兩邊相乘倍之爲三率。求得四率。與寄左相減。餘角則相加。平方開之。得數即乙丙邊也。又嘗謂泰西杜德美氏割圓九術。理精法妙。其原本於三角堆。董君方立定四術以明其原。謂爲卓見。惟求倍分弧有奇偶。徐君君青補之。庶幾詳備。名遠嘗玩三角堆。嘆其數祗一通加。絕無奇偶。而理法象數。包蘊無窮。夫方圓之率不相通。通方圓者。必以尖句股尖象也。三角堆尖股也。古法半徑屢求句股得圓周。猶不勝其繁。杜氏則以三角堆御連比例諸率。而弧弦可以互通。割圜術蔑以加矣。然以此製八綫全表。每求一數。必兩次乘除。所用弧綫。位多而乘不便。董徐二君大小弧相求法亦然。向思別立簡易法。因從三角堆積數中推出密數。但用一半徑。即可任求幾實分秒之正餘弦。不須取資於弧綫及他弧弦矣。且每一乘除。便得一數。似可爲數表之一助云。年丈又著象股原始一書。未竟疾革。時遺書屬戴處士補成之。咸豐八年。從子蓮舫(書峯)謀刻之。致書處





士。申書約乃索稿於年丈伯子茂才([illegible])較算增訂。六閱月而稿始定。都爲七卷。原書之外僅六紙。茲第七卷皆處士所補纂。卷一曰數分起度弦矢率論。二卷曰半分起度弦矢率論。卷三卷四曰零分起度弦矢率術。皆以兩等邊三角形明其象。通加法定其數。末乃申衍其算法。卷五曰諸術通詮。取新立此弧弦矢求他弧弦矢二術。半徑求弦矢二術。及杜氏董氏倍術。按術詮解之。卷六曰諸術明變。推列所定弦矢求八綫術。開諸乘方捷術。算律管新術。橢圓求周術。皆從通加數轉變而得者。卷七曰橢圓求周圖解。原術以長爲徑。求大圓周。及周較相減而得周。處士增術則以所爲徑。求小圓周。及周較相加。而亦得周。系以興解終焉。烏程徐莊愍公巡撫江蘇。郵書索處士寫定本付梓。十年閏月刻垂成。未及印行。而莊愍殉難。寄與板皆不可問矣。年丈高第弟子夏宮([illegible])自有傳。又王大有字吉甫。仁和人。諸生。輸餉敘官。爲徐林院待詔。研究天算之學。曾介戴氏謁王學使([illegible])亦問業於處士。凡處士所著述皆錄副。去年丈見之。因訪處士訂交。時道光二十有五年之夏也。又嘗校刻割圜捷術合編。粵匪杭州守義州守義死。未聞有他傳書云。(下學庵句股六術[illegible])

余曰。項年丈與先大夫同舉省試。(可[illegible])習業年丈之學。以推見本原。融會中西成法。以通其變。覺未覺之緒。教未發之藏爲義。旨哉言乎。可爲後生法也。著論圖無術率從三角堆積數中推出密數。但用半徑即可任求度若分秒諸弦。不資弧綫及他弦矢。每一乘除便得一數。可謂簡易而精矣。惜成法專書。今無傳本。而心得緒餘。猶賴有靜庵助教算法大成所采。僅存什一。實已爲紫陽宮簿秋紈京畿諸家開其先路援探微尖堆之時義大矣哉。爰加甄錄。用詒來學。又年丈孫女婿同里張吉士同年([illegible])爲余言。亂離之後。項氏式微。故書盡亡。孫竹蓉落不世其學。不亦重可悲矣乎。

## 金望欣(建功 學進)

金年丈望欣字禹谷。全椒人。嘉慶二十一年舉人。道光二十四年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甘肅試用。精天文算學。所著春秋五紀。周易漢唐古義。消寒堂詩文詞賦各集。俱梓行。初與同邑江茂才(臨泰)爲忘年交。始習梅氏叢書。通授時法。習致成新編。通時憲法。因以兩法推春秋三十六日食。就正茂才。茂才謂推日食用日月兩心視相距甚精妙。復習致成後編。通時憲見行之法。圖游京師。烏程徐莊愍公方官戶部。與訂交。示以用表推日食三差法。識廣變。交甘泉羅明經士琳。同治四元。又示以用古法七曜推春秋朔閏法。嘗謂今法之上通春秋。無不脗合。惟推春秋兩兩至皆後三日。授時有古今消長法。而後距歲實復大於前編。前人已有消術復長之疑。即梅氏不能定其是非。嘗以質之烏程徐助教。(杰)助教謂歲實有消無長。後遂以歲閏消歲太過。故消長之。然行之久遠則後推之差必甚於前編。而歲策仍小於前。題超校古法。朔策無不漸消。因取歲實朔策皆古大今小。有消無長。更算消長之數。以致春秋僖公五年辛亥朔日南至。氣朔皆符。但郭氏百年消長一分之數尚未確耳。([illegible])

論曰。金年丈自敍所學。與夫友朋講習。大略可見者。僅詳書算法大成序言中如此。此外有著。經亂並佚。又同時治四元玉鑑者。尚有天長岑紹周氏建功暨其從子秋舲氏鎔亦僅傳姓氏。在羅茗香氏算學啓蒙後記中。皖南明算之士。今無聞焉。碩果晨星。可勝嘆哉。

李時溥 董桂科 周成

李時溥字博齋。懷寧人。道光二年舉人。官壽州學學正。規行矩步。語無妄發。尤肆力於經。兼長步算。著有天文圖考算學精蘊如干卷。又董桂科字蘇甞。婺源人。道光三年進士。官松江府學教授。著有星象圖說中星考。歷代中星十二月圖說。中星更錄。測時便攷。句股要法等書。又周成成一作咸字志甫。績溪人。歲貢生。淹博精覈。咸豐中爲益陽胡文忠湘鄉曾文正二公所賞。著有經史曆算若干卷。自餘存目。其人其書皆無攷者。不具錄。安徽通志

# 疇人傳三編卷第四

錢塘諸可寶纂錄

國朝續補二

羅士琳 易之瀚 沈齡 田普實

羅士琳字次璆。號茗香。甘泉人。上舍生。循例貢太學。遊京師。得考取天文生。以出儀徵太傅文達公門下。故相從最久。太傅再撫浙。西湖詁經精舍初開。名材畢集。因得徧交通人。當代明算君子尤多相識。咸豐元年。恩詔徵舉孝廉方正之士。郡縣交薦。以老病辭。未應廷試。三年春。粵匪陷揚州死之。年垂七十矣。少治經。從其舅江都秦太史恩復受舉子業。已乃盡棄去。專力步算。博覽疇人之書。日夕尋求。數年。初精習西法。自撰言解法者曰遞法一隅。又思句股少廣相表裏。而方田與商功無異。差分與均輸不殊。按冪相從。摘九章中之切於日用所必需者若干條。悉以比例馭之。顏爲比例十二種。以各定率冠首。以借根方截。後以諸乘方開法附末。凡四卷。曰比例匯通。刻於嘉慶之季。後雖悔其少作。實使初學則染也。道光二年。試京兆。始獲見四元玉鑑原書。三年春。假得順德黎平陽應南校鈔本。又得錢塘何夢華氏元錫新刻大德本。爲元和李茂才銳欲補草而未果者。於是服膺歎絕。遂盡屏他術。專精於天元四元之術。生平肆力孟晉。無過是矣。明經博文强識。兼綜百家。於古今法算尤具神解。以朱氏此書實集算學大成。思通證測。





乃殫精一紀。步爲全草。併有原書於李不通。及步算傳寫之譌。悉爲摘出。補測正謬。疑義則反覆設例以申明之。推演訂證。就原書三卷二十有四門。廣爲二十四卷。門各補草。書爲提要鉤元之論。謂是書通證弗出九章範圍。不獨商功修築句股測望方程正負已也。如端匹互隱。廣鑿迴求二門。寓粟布。如混和寓借衰。茭草形段。果垛叠藏。如像招數三門。寓商功中之差分。直段求積。混積問元。明積演段。撥換截田。鎖套吞容五門。寓方田少廣諸法。他若和分索隱者。約分命分也。方圓交錯。三率究圓。箭積交參三門。乃定率而兼交互。至於或問歌彖。雜範類會二門。以其各自爲法。不能比類。故一則寄諸歌詞。一則編成雜法。均有似乎補遺大旨。有淺有深。要皆以加減乘除開方帶分六例爲關。而每門必備此六例。凡法之簡易者略之。其繁難者詳之。尤於自來算書所無者。必設二關以明之。如混積問元中。既設積金田及句三股四八角田爲閒。撥換截田中。復設半積金田、鎖套吞容中。復設方五斜七八角田爲閒。又果垛叠藏兩設圓罌。雜範類會。一設徽率擬圖。一設密率無闕是已。更有一門而專明一義者。如和分索隱之分開方三率。究圓兩儀合轉之反覆互求是已。是皆但云如數求之。如積者以積爲閒。有用定率爲同數和消者。有如閒加減乘除得積爲同數相消者。繼序撰平水劉汝諧撰如積釋鎖一書。惜今不傳。盛著其緒此例歟。儀徵太傅爲之序。略云。向序測圓海鏡。謂少廣著開方之法。方程別正負之用。立天元一者。融會少廣方程而加精焉者也。若四元者。是又寓方程於天元一術。尤著者也。其理較天元一則無殊。其法視天元一尤精邃。蓋天元一之所假借惟一。求徵耳。非據今有數推其由乃四元則元各一數。或有所借者不應所求於之數。惟其不應爲所求之數。故無論有無見數。悉可探賾窮微。凡天元一所能御者。四元固能御之。即天元一所不能御者。四元亦能御之。其神明變化。初非自來算家所可跂及。繼序語乃發其。以虛馭實。又謂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豈其然乎。顧賾奧深。通之者鮮。以梅文穆公之淹雅。能悟西人所譯借根方即古天元一術。尚不能於朱書辨疑詞。甚矣解人之難也。自道光中葉以來。故後得朱氏算學啓蒙原書於京師廠肆。爲朝鮮人依元大德時趙氏原槧重栞本。則復加對勘訂刊布之。十九年九月。太傅又爲序之。略云。此書總二十門。凡二百五十九問。其名術義例。洵多與玉鑑相表裏。羅君爲之互斠其證。得七。玉鑑首列和較羅積諸圖。始于天元。終于四元。義求精邃。所得甚深。於大德癸卯歲若序。計後此書四年。此書首列乘除布算諸例。始于超徑等接之術。終于天元如積開方。自淺近以至通變。循序而進。其理易見。名曰啓蒙。實則爲玉鑑立術之根。此一證也。玉鑑原本十行。行十九字。今有低一格者。術曰又低二格。與此書同式。此二證也。玉鑑斗斛之斗。斛用斛。此假借字。本漢書平帝紀及管子乘馬篇。尚雖見于唐以前之孫子五曹張邱建諸算經。其鈞石之石。說文本作柘。玉鑑作碩。碩與石古雖互通。然假碩爲鈞石之石。則屢見于毛詩甫田疏引漢書食貨志。而算書罕見。又若玉鑑屢用之嵲。雖見于李籍九章音義。而字書所無。此書并同。此三證也。玉鑑雖亦三卷。而門則爲二十四。問則爲二百八十八。

較多于此書四門二十九問，然以四字分類，其體裁彼此迥異，且如商功修築方程正負之目，則又二書互見，此四證也。玉鑑如意混和第一問，據數知一秤爲十五斤，適合此書之斤秤起率，此五證也。玉鑑第叁吾容積九問，方五斜七八角田左右逢元第六第十三第二十諸問，有小平小長，皆同無其術，此詳卷首明乘除段，卽截平除長爲小長，除平爲小平之例。其田疇形段第十五問，復藏方五斜七八角田求積通術，此六證也。他如玉鑑或問歌彖第四問，與此書盈不足術第七問；又玉鑑果垛疊藏第十四問，與此書堆積還源第十四問；又玉鑑方程正負第四問，與此書方程正負第五問，題約略相同，此七證也。是此書與朱氏原書佚而復出，可惡之至矣。同郡中學人諸鳩工以朝鮮原刻本縮版影刊，幷其末所載楊輝海島算法一番，亦爲附刻，間有魚豕，悉仍其舊，但各標識于誤字旁，別記刊誤于卷末，示不誣也。又嘗著春秋朔閏異同致，徧列黃帝顓頊夏殷周魯漢七歷，條其同異，以補宋中子之書之亡。其言曰：春秋經傳之文，或一事異時，或一事異月，或一事同日異月，或一事日月並異，或一事兩見于傳，而日月互異，或時日雖具而脫月名，或日月初無異名，及參以上下之月，推勘遠近，而不得其日，且有別本異文，如成十八年辛巳，正義曰服虔作辛未之類，蓋以時閱二千年，寫非金石，轉轉傳寫，豈無失誤，正義謂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誠有然也。蓋生數千載之後，而致稽數千載以上之日月，異同可得而言也，是非不可得而知也，則亦存其可知者焉耳。又嘗以乾隆間明氏捷法，校得八線對數表，一度十三分二十秒正切第五字○誤一，又六度四十一分十秒正切第五字○誤六，又十二度五十分正弦第六字七誤五，又十六度三十二分十秒正切第七字九誤○，又四十二度三十二分四十秒正切第九字五誤四，可見西人所能，今人亦能之。又因新四元玉鑑於如像招數一門，有所會通，更取明氏捷法，御以天元，知招差亦可招差。其弧與弦矢互求之法，與授時曆之垛積招差，一一符合，且以補氏之綴術失傳已久，其法廑見於秦書，卽大衍之連環求等，遞減遞加，亦與明氏捷法相近，爰融會諸家法意，爲撰綴術輯補二卷。又甄錄古今疇人，仍依太傅體例，各爲列傳，用補前傳所未收者，得補遺十二人，附見五人，續補二十八人，附見七人，大凡四十有四人，釐爲六卷，次於前傳四十六卷之後，統成五十有二卷。二十年後，集所校著都有觀我生室彙稿十有二種，如四元玉鑑細草二十四卷，傳例二卷，校正算學啓蒙三卷，校正測圓海鏡捷法四卷，續疇人傳六卷，皆別有單行本外，已刻者尚得七種，曰句股容三事拾遺三卷附例一卷，本緝古算經[illegible]法補其佚，取內容方邊圓徑垂線交互相求，一以天元馭之；曰三角和較算例一卷，取斜平三角中兩邊夾一角術，錯入立天元法，用和較推演成式；曰演元九式一卷，括玉鑑中進退升降消長諸例，借無數之數，以正負開方式入之；曰壘觚積演一卷，以玉鑑菱草果垛二門，足補少廣之闕，爰取壘觚形段，引而申之；曰周無專鼎銘考一卷，以四分周術爲主，佐以三統漢術，推得宣王十有六年九月旣望甲戌，與銘辭正合；曰弧矢算術補一卷，以元和李氏四香遺書原術未備，爲之增補





者二十有七，合成四十術；曰橢算日食增廣新術一卷，推廣正升斜升橫升之算法，以求太陰掩地淺時之兩觚方向分秒，復以其術通之求交食限內之方向，及所觀距之諸差分數。自餘若春秋朔閏異同，凡觀精緻補交食觀象辯周句股截積和較算例，鑑而天文測存疑博稽叢話，又如干卷，則未有刻本也。同縣李友易之晉，字浩川，號香渠，疇人算學會，勸求編輯李侍郎所測輯古算經之考注，細加釐算，更圖兩書，揚茂才嘉善增圖算草刊布，歸自南昌，知明經有四元玉鑑細草，因從假讀，爲撰四元釋例一卷，凡開方例二十九則，天元例十一則，四元例十三則，自爲序云：算學自宋元而大備，秦氏數書九章，言正負開方，李氏測圓海鏡，言天元如積，與是書之言四元，和會，洵自古算家之極詣也。自明顧箬溪唐荊川諸家不得下手處，刪去細草，別著分類釋術等書，天元已遂失其傳，國初平梅文穆公亦未遑發天元一卽借根方，則發三百年算家之蒙，可謂有功矣。獨其釋或問歌彖二則，疑爲術士秘其機緘，四元之奧，遂湮沒於此矣。見海鏡一書，得元和李尙之秀才校勘細草，李明例義，由是立天元一術，稍稍而復顯，是書但云如積求之，而無開方諸數，而不載細草，以是讀者愈無下手處。羅見茗香先生演元九式，知其爲是書發明觀元而作，併參其演有全草，因是精究，始得而玩釋之。遂畫抉四元之秘，洞余春鑿，凡人人未必欲之，借朱氏集算學啓蒙佚而不傳，祖序廣陵是書相爲表裏，或其歸例備載其中，未可知，耳不編纂所受細凡例，爲之疏釋，俾同志者用代可尋，惟是四元之學根於天元，天元者融會少廣方程而加精，四元者是又寓方程於天元，亦卽天元之齊同，撮分也，有通分而乘除不窮，有方程而通分益便，是故釋四元必不能疑仍天元，天元備例，其詳於李氏，故中茲取其原文，少加點竄，備載於四元凡例之前，俾由淺入深，用作四元之嚆矢。又天元借一，其先實幕於開襟，九章少廣篇所謂借一步之是也，蓋開方之用，其卽天元之借一，故無論天元觀元，莫不以借方爲用，其始也，因廣求之數不可知，故立元而得其實，精諸數，其竟也，廣實精諸數不易知，又假開方而得其所求之數，二者相須，不可偏廢，元和李氏嘗據開方說三卷，特詳乘併從步商除之法，其於實從廉隅，何以淡數之由，尙缺而未備，竊嘆乎此，本請以借立元之旨，故復推演李說，撮要刪繁，併補其所不足，另補凡例，弁於天元凡例之首，俾因略溯源，用啓天元四元之門徑。凡三則，精而名之曰釋例，例下各取草中諸式釋之，故云備明，號而其書詳於天元四元，而略於開方，乃從玉鑑原書外，彙釋變例，又爲之撮一增補，得增例一卷，大共補備方例凡十有五，天元四元例各一，序云：士林既補四元玉鑑細草一家，流就行久矣，開獲交易子孝廉，其於此學最精，爰復加畫定，畀以授刊。易子以術備精徽，未易窺測，有草無例，卒滯疑端，不可無秘，稽之義，因彼衍南釋左氏例，增釋釋例一卷，附刊於後，洵有功於朱氏者也。惟限於朱氏，雖書成而爲例未全，蓋算爲乘除天元一術，既不受除，自不得不合異乘之數而併論之，所以通分之妙，處不論此通乘較，若四元則又爲天元之乘法，故其法悉開於天元，而齊同以相消，所以畫句股之用，開方幾天元觀元之除法，故多一乘卽多一乘方，其正負之諸徵，層

數之書疊商借爲實從廉隅之多寡以別商除之與開之三者遂爲表裏其中變化雖方廉可紀隅測識少逸傳意愈晦士琳乃於一得之愚隅識公諸同好補增各例俾學者豁然理解亦所以廣易子之不足云爾鄒又有沈齡字與九田書實字季華並江都人同治四元者[illegible]

論曰羅明經之學卓然名家其始也屬智西法則以比例借根爲止境矣既而周遊京國進窺秘奧遂術翻然改轍盡屏其少壯所載釋精乎天元四元之精著作等身疊守終老惟以規復古學爲用中法爲宗皆可謂博而能專者歟以明經之才之事猶且初習彼術況他人乎是故融通一誠不必爲明經諱也顧自咸同以來西書愈出風氣日開夫厭故而喜新畏難而就易人情也吾見世俗講習類崇彼法而忘其稿自東來而弗究其未能挾我範圍而昧夫相得益彰之意爭巧詡捷惑溺者衆事往焉而不知其所返有甚於明季徐李諸人者豈非明經精傳所逆料乎豈獨在人心學術之可憂乎吾之推明經而論列者實有大懼於此此所爲汲汲而弗自揣者也又明經當粵匪之亂身未嘗有食職守士之責而乃不情偈勇之死從容就義首完大節厥後鄒同守黃彌死廬州馬丙鈞死丹陽羅先生凌茂才張茂才皆殉於鄉里視翁梟四走遷遁或一親賊鋒遂同遭不次之典其相去奚若哉舒爲室之詩有云疇人例祠爵羅蔵先後亡嗚呼可哀也已。

## 朱駿聲

朱駿聲字豐芑號允倩吳縣人年十三受許氏說文解字一讀能通曉戲爲孔方傳文似遷史時目爲神童十五歲冠郡試補府學生時嘉定錢詹事大昕主紫陽書院講席年亦十五爲諸生是年適游泮實一見奇其才遂受業門下專力古學以著述爲事嘉慶二十三年舉鄉試道光六年大挑二等銓授黟縣學訓導會瑞安孫學政鏘鳴奏請許海內文學之士獻所著書得旨通諭天下咸豐元年詣都進其自著說文通訓定聲等四十卷并禮部奏進之文宗幾餘披覽嘉其賅洽賞國子監博士銜爲留心經術者勸旋陞揚州府學教授引疾未之官寓居於黟八年十月卒年七十有一著書甚富類皆有成稿如干卷不具錄其論爾雅太歲在寅推驗事說家其時自以實測之歲星在亥定太歲在寅命之曰攝提格以紀年歲星所合之辰即爲太歲然歲星贏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至秦漢而甲寅之年歲星在丑太歲應在子漢初曆以太初元年爲攝提格者因六十紀年之名難以次排能不能頓羅一辰故仍命以攝提格也於是後人以寅卯等爲太歲強以攝提格等爲歲陰其實爾雅所云歲陰歲陽弗如後人說也又謂周髀帝堯能序三辰知十二次名義當爲所定然今時實測與古不同辰紀以牛得名今牛在子宮不在丑析木以箕斗得名今箕斗在丑宮不在寅大火以心得名今心在寅宮不在卯降婁以奎得名今奎在酉宮不在戌計今時距周初歲差已四十二度是名實不相副古宮之稱不必旋於今因考用舊名著歲星表一卷天算瑣記四卷又有數度衍四卷則已佚於兵火僅存歌一首附詳集中[illegible]





論曰朱博士於學無不窺七百八十三歲之星義測而名之九章之術實疊而衍之十經之說則淹而通之三史十子靡不皆熟而貫之著爲說著博大而精世之稱博士者僅知有通訓定聲一書已爾而章知其象長歲步閏通象數也蓋博士以星歲得名而又淵自韜晦不求知於世世遂無以知博士弄猶夫人之一得自封而朝暮爲表樣之不能者可以觀博士矣。

## 徐有壬

徐莊愍公有壬字君青亦字鈞卿烏程人用宛平寓籍舉京兆試道光九年成進士改主事官戶部久出守揚州遷四川成綿龍茂道廉滇臬湘藩以至江蘇巡撫咸豐十年閏夏江南大營不守總督何逃潰兵肆掠而下撫提尾其後蘇州守卒不滿四千倉猝賊已至公爲衣冠方出督戰賊隨前割其頸冠將遣乎自正之遂遇害學家殉焉學問則境師雖如輿隸公精於推步在部署日宣廟嘗召問閏月閏太夏於京城若干丈西洋質器其用如何公數陳稱旨蓋官往往就決所通籌始治算嘗得元人四元玉鑑積思三晝夜以書步爲觀算人見而奇之金匱戴編修公煦觀齋李廣文[illegible]元和沈同[illegible]尤精於割圜推步之術算推以測圓爲甚識嘉定錢氏本宋人沈存中說算爲進位開方法衍周三一六有奇一時傳之公以內容外切反覆擬之其說遂確又對數表傳自西人云以諸次開方而得其數公以屢乘屢除法衍之得數巧合而省力百倍蓋精心探索思入幼妙故深造自得如此所著務民義齋算學今傳世者七種以屢乘屢除法遞求正負開方而加減相併得所求爲測圓密率三卷首觀測求弧積十七術次弦矢互求本杜德美氏及徐於圜內外諸形邊從威羲相求二十一術三大小弧相求本董方立氏而補演之成十八術也又因考成後編新法登積遲疾皆以橢能立算而取徑紆回布算繁重且皆假借算非正術乃以實引平引角都互求二術法都簡易得數俾積於用對數爲尤捷爲橢圓正術附離用對數法及諸用數合一卷又以斜弧三角術繁重乃變立三術不用垂弧矢較次形而皆用對數以所有所求之對數較加減今有之對數即求得之對數比之舊術簡易殊倍爲弧三角拾遺一卷又從橢圓法自道光甲辰起算爲都會九道星差三卷計分二十有二條又以新法補爲用表歲日食三差捷法一卷又述截球解論一卷自序云歲何原本諸球與同徑同高之圓囊其外面皮積等截球周徑同徑同高則其外面皮積亦等而不直抉其所以然遣檢梅氏實資亦未發明釋之也蓄通於心久矣近稽李淳風九章注乃得其解因釋之以告同志雖然以盧東盧之著舊古書而論撰淳疊此注當有脫誤其矣索解人之難也今釋幾何羅本淵淳風之注稿是以明蓋博與用方今用圓其歲則難二也後屢橢圓求周術曰測圓求周無法可案借平圓求之則有三術以衰爲都求大圓周及周較相減此項梅佀氏之術也以橢爲徑求小圓周及周較相加此載邵士氏之術也余亦得一術以橢周爲陽周求其積以求周即爲能降之周術逕直捷徑可實三術爲一得云又爲造各表簡法一卷自序云竊不可量都之以方弧不

可比綴之弦矢，乘除不可省綴之對數，皆不可無立成，昔人名之曰鈐，曰表，皆立成之別名。西法有八綫表，有對數表，爲算皆從此出，表之用大矣哉，惜其創造之初，取徑紆曲，布算繁賾，不示人簡易之方，令學者望洋興歎，如八綫對數一表，至今無人知其立表之根者，不可謂非缺事也。余讀四元玉鑑，究心於垜積招差之法，推之割圓諸術，無所不通，蓋垜積者遞加數也，招差者遞比例也，合二術以施之割圓，六通四闢，而八綫之法生焉，導源於杜德美氏，發揮於董方立氏，旁推交通於項梅侶氏，戴鄂士氏，李秋級氏，幾無遺蘊矣，是書集諸家成說，參以管見，簡益求簡，凡五術，以就正有道君子。其見於目錄而未刻者，尙有垜積闡三卷，垜積招差一卷，圜率通攷一卷，四元算式一卷，校正開元占經九執術一卷，古今積年解源二卷，強弱率通攷一卷，亦七種，冀光可得。此外有割圜八綫綴術三卷，則南豐吳編修嘉善衍述之，而湘陰左上舍潛爲書細草者也。祖杜宗明，旁參董法，八綫相求，各立一式，因式立法，因法入算，術之不可立算者，令皆能馭之以法，即爲不能立法布算者，其式仍存，則式能濟法之窮，而度圜諸綫，一貫無遺矣。公所著書，初自刻於揚州者，惟截球造表二種，後爲南海鄒徵君伯奇併補周爲三，刻於廣州。同治十二年，長沙丁處士取忠復合刊八種，列白芙堂叢書之一，光緒初元，歸安姚布政觐元集貲邀齊殘書，就稿本又重刊焉，今並行於世。務民義齋算學曾序、白芙堂算學叢書序跋

曰：道咸朝，吾浙以算學自鳴者，李壬叔雖能於古今諸名大家外，因法立法，獨樹一幟者，厥推莊愍公焉。公蓋於垜積招差之法，最爲究心，故所課遞類，皆纍度齊有纖隱幾曲，及立爲術也，又若天造地設，不假推尋而得者。予登瀛修書，請公於術甚精，而其立法之原，不以示人，得不爲後世之汪衡齋計乎，公亦以爲然，而因循不果。今傳橢圓正術一編，秋級京卿居撫幕時，謂其傳過西人遠甚，曾爲闡解，餘則術蓋深邃，其不終至於湮晦也幾希。方公之筮宦也，綜覈名實，不爲苟且補苴計，於大錢鈔票力格未行，又持身儉約，有澹泊素遺，歷去官悉謝服物，推書十餘簏以行，夫公之清風亮節，將與日月爭光，初不恃曲藝爲輕重，第即此九數一道，因已度越尋常矣，區區之業，亦遂不朽，其爲薄海欽遲，諸家刊布也，豈不宜哉。

## 馬釗

馬釗字遠林，號燕郊，長洲人，幼讀父書，倍常童，九歲讀尾象，同學於同邑陳徵君奐，爲高足弟子。道光二十四年秋試，以孟藝用訓詁爲主司所賞，登賢書，丁未考取宗學教習，出湘鄉太傅文正公門，公後督師，招往，封君無道遠辭焉，咸豐三年，幫辦江南軍務，錢塘許侍郎乃釗奏留金陵行營，偷自營假歸，建議捐餉募川楚兵餘丁爲一軍，進可助剿，退可回援，時蘇藩程楙采副憲鎮之請於侍郎，募千餘人，以與象縣劉剛愍公存厚領之，號撫勇，首集而粵匪劉麗川反，遂陷上海，青浦等六縣，向忠武公徵與剛愍公甲處之，克青浦，敍功得官內閣漢票籤中書舍人，逾年上海亦復，丞駐焉，八年夏侍郎復招赴金陵，十年春，浙江告警，偕萬春鎮總兵熊勤勇公天喜赴援，復四安鎮，廣德州，率團馳回，遇賊丹陽，戰於實塔橋中





彈死，年四十有八，事聞，賜恤如例。令居恆好談兵，於武事頗士肯儕輩，嵩高自標置，雖向忠武張忠武亦多所不滿，卒皆如其言，博覽書籍，先嘗爲時人之術，三年演弧三角三邊求角一術，心動得怔忡疾，顧性所嗜不能廢也，手輯經義蒐鈔三十卷，於一切經音義，法苑珠林，並有校本，皆於軍幕失之，惟集韻校勘記十卷，以友人錄副得存，其弟芝生大令鈞至今藏之。顯志

論曰：馬內翰明算博學，師法有自，觀其出處大略，與新化鄒君將毋同，粵匪之亂，以經生號知兵能辦賊者，求諸吳中，一人而已，顧方少時，朝野驕盈，江表清晏，已獨喜擬兵書，嘖嘖武備，儼然懷積薪厝火之憂，又何識之微而蚤也，卒與乃稍稍聞於諸帥，追相羅致，亦未嘗不與委蛇俛仰，先後十年，而終不得試一旅曾一策，徒以身殉之，遺書散佚，名且湮焉，嗟夫。

## 熊其光

熊其光字韜之，別自號蘇林，青浦人，道光二十六年舉鄉試，明年成進士，改戶部主事，後用防剿上海會匪功，加員外郎銜，咸豐五年，積勞病卒，年三十有九，戶部爲學，喜深思博辨，體究其源流得失，嘗與其友南匯張明經文虎言音韻之學，有古今傳變，有方域漸差，欲作縱橫二表，以著其同異之故，其餘若天文地理禮樂兵農，皆欲倣顧氏春秋大事表例，別行表上，其一爲表，與通典通考相輔而行，曰學問之道，乃天下公事，何必皆出自己，予擬此例，後人踵而行之，猶在我也，有雜著一卷，大都攷證之文，附有弧三角算草，蓋以意設形，求其通變，稿藏於家，粵匪亂後，皆不可問已。舒藝室雜著

## 鄒漢勳 弟漢池

鄒漢勳字叔勣，新化人，咸豐元年舉人，明年禮部試報罷，東之淮上，訪邵陽魏州守源於高郵，越歲粵匪陷江寧，聞道歸長沙，時弟漢章已隨江忠烈公援江南，湘鄉太傅文正公在籍，新募楚勇千人，令江君忠濬偕率以往，圍解，敍勞以知縣用，未幾忠烈撫安徽，約相從，以功得花翎，同知直隸州知州用，廬州陷，遂同及於難，年四十有九，死事聞，吏議卹蔭如典禮。少渝苦於學，兄弟互相師友，鄉居苦書少，輒詣郡學借觀，手錄口誦，於天文推步方輿沿革六書九數之屬，靡不研究，與長沙丁處士取忠友善，爲序數學拾遺，略云，數術記遺曰，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捐悶與四維，藝經曰，捐悶周公作，三不能兩，孔子所造，四維東萊子所造，三者皆六藝中之數也，東萊子雖不知爲何人，要古之賢人也，而周公之元聖，夫子之至聖，尙不能不游於數，蓋數之爲用，小足以會計，中則門理繁賾課工程，大則以推步起曆蠡也，而能達於道，非淺陋之學也，先是余家居，聚九數之書而學之，限於荒僻，所得者僅算經十書，梅氏叢書，數理精蘊三種而已，所與研求者，季弟季深而已，及至城南，始得巢臣及黃朗軒，與相發明，蓋有所通解，余向不解立天元一之術，而句股割圜記，僅通其二十九術，巢臣朗軒爲余求算書，以互相辨究，始克於是學略涉藩籬，故余嘗於二人者深，朗軒舉於鄉而旋卒，惟巢臣與余矻矻爲此耳，生平著述甚富，有顓頊憲攷二

卷藏於家。他不關算學者未悉錄。已刊行者，貴陽大定興義安順四府志，各如干卷。季弟漢池，字季深。咸豐初元，果臣之爲輿地經緯度里表也，季深爲之布算，按度推里，取西人所紀福島英國之偏度，皆折以京師中線，閱八月而蕆事云。國朝先正事略、數學拾遺、輿地經緯度里表。

論曰：瀟湘衡岳之間，文武才挺生輩出，至今日而盛極一代矣。順求如鄒同守者，訂譌補絕學，伏則著書，出而就義，志節懍然，能爲人所不爲，蓋亦不數數覯也。嗚呼，豈非豪傑士也哉。

施勤

施勤，字梧垣，崇明人，樸齋太令彥士之從子也。爲名諸生，稟承家學，堅精曆算，皆取經傳注疏，暨諸儒著書中凡推步所列之數誤者，各就古法今術，悉爲訂正，以明治經者不容不習算，習算又不容稍有率爾，乃不受古人之欺。所步算卷雖五卷，首卷節錄三統四分授時時憲四術步法用數，中三卷詳列所訂諸儒說解及諸細草，末卷附錄星野論、星野訂誤，因乎步算所關而連及之，終以輿圖論、輿地說，並載諸簡，則又因乎星野而連及者也。書成於道光末年。咸豐紀元四月，甘泉羅明經士琳題簡端，略云：梧垣先生過訪，出大著見示，敬讀一過，知其根柢深邃，枕葄有年，所舉法，自三統四分以及大衍授時，並見行之時憲，無不包羅兼有，可謂鉤河摘洛，集其大成，蓋不獨紹承家學，乃藝苑之精英，而儒流之典要也。服膺之下，識以狂瞽，清揚頗徵翰藻，愚忠不及譔序言，謹誌數語，聊抒景仰之忱云。六年，其家人刻以行世，今傳竹義山房本是也。步算筌蹏

戴煦　傅寶臣　譚可權弟可炘附見

戴先生煦，初名邦棣，字鄂士，號鶴墅，又號仲乙，錢塘人。以商籍第一入杭州府學，旋補增廣生員，後選貢遴取，循例爲貢生。伯兄文節公熙學廣東，曾佐校年餘而歸。文節以英吉利人戰艦用火輪，許言而吾弟精思必得其制，乃由水火土氣四元行入手，著船機圖說，未成，旋命受業姚王學錄樹柴成之，凡三卷。俱居初與謝孝廉家禾不同讀書，孝廉沒，爲校刊其遺書三種，序見謝氏種傳中。後與項學正名達交最篤。學正疾革，遺書相托，作數原始一書未竟，是下爲我續成，雖且不朽。因索稿於令正子茂才錦，遂六閱月而稿始定，踐死友約也。非世明算若甘泉羅明經士琳、烏程張茂才福僖、徐非熙公、海寧李京卿善蘭皆來訂交，或互質得失。咸豐十年二月，粵匪圍攻杭州，二十七日城陷，文節投湖池殉難，家人走報，笑曰：吾兄得死所矣。丙夜自投於井，亦殉焉，年五十有六。事上，卹蔭如例，勅建三忠祠，得耕祀。三忠者，文節與煦、文節煦、偶文介增元也。先生平生沖澹靜默，避俗如不及，他事一弗與，研精曆算，十齡後即好疇人學，晝讀夜耑算，覃思有得，則起秉燭以記。嘗以劉徽九章重差一卷，李淳風注但詳其數，未詳其理，爲補演重差圖說，又著句股和較集成一卷，四元玉鑑細草如干卷，略同羅書，而附解明暢過之，皆少作。中年從精邃著對數簡法二卷，項學正序之曰：求對數舊法書之綦詳，而數重緒多，初學恆未易了，鄂士先生偶其





精要而變通之，著爲對數簡法，首論開方，自淺入深，而約以七術，繼復立累除法，省數十次開方用表，已備極能事。尤妙者，捨開方而求假設數。夫對數折半與數開方，偶至單一下多空位之零數，於是與數對數，遂得其會通。此開方所由首貴也。顧必累開不已，始得會通，何如逕就會通處假一數以逼之，迨展轉相通，而七十二對數之等差已備具於假設諸數，一比例而定準之數出矣。以是知數之爲用，帶零求整難，設整御零易，憑所知課所求，順推而入難，借所求通所知，逆轉而出易，苟悟此，可以得馭數之方，豈惟是對數一門有裨後學耶。又續對數簡法一卷，學正序曰：數之用，乘除加減而已，乘與除對，加與減對，而乘除之與加減，則兩不相通，對數欲以加減代乘除，故求之殊不易。鄂士戴先生著爲簡法，別立開方製表得表，後以累除代開，後復捨開方而用假設數求定準數，較爲已簡，顧其開平方用遞乘遞除。謂此乃開諸乘方通法，不獨平方，以語鄂士，翼日各以所立術互質，允若合符，說詳自序。鄂士既得此通法，乃續行推衍，分倍大折小率，以示其耦，求對數根，以總其要，參之用數借數，以濟其窮，於是法愈簡，得數亦愈密。書成，屬序于余。余維加減不通于乘除，而妙能通之者，惟遞加數，數中遞加一得諸根，遞加根得平積，遞加平積得立積，乃至多乘積，加既由根而得積，減亦由積而得根，蓋加即乘，減即除矣。且逐層皆具方廉隅，遞以次層乘之，首層除之，得自上而下，逐層而其數皆倍，遞以首層乘之，次層除之，得自下而上，逐層而其數皆半，是則諸乘方連比例，與夫假數折半與數開方之道，悉錯綜參伍，數而寓之於一關。開方通法，即從此數轉變而出者，故能抉乘除加減之樞，而操乎其所不得遁，遞加之爲數，減妙矣哉。此數舊釋廉率，亦曰三角堆，惜未有表章而推闡之者。今鄂士以此闡對數，遂次乘除法，遞加根也，二數三數至多數，遞加積也，根定而積從，于此探對數之真源，即于此斷遞加之神髓，讀是書者，果因端竟委而觀其通，會心當自不遠也。徐非熙公亦爲之跋曰：西法有對數表，以加減代乘除，用之極便，而造之極難，非難也，未得其簡易之法也。夫對數者，無中生有之數也，無數之中，忽焉有數，則必有起算之端，又必有總持之訣，又必有扼要之大綱，三者不可缺一焉。起算之端，莫先於一，亦莫備於一，古人天元四元，皆假一以立算，一與一爲乘除，一與一爲加減，萬算皆從此起，此假設對數所自昉也。總訣者何，對數較是也。其數比例同，對數較必等。扼要者何，對數根是也。全表之對數較，皆以此根爲乘除，三者其大關竅也。由是推衍以經之，招差以緯之，而對數全表八線對數，皆從此出矣。余嘗仿四元識別法，撰細草以明之。真數旁注太字，對數旁注元字，假設對數旁注人字，借以識別，單位不用，其算式。其略曰：數始於一，成於十，一太與十之對數較一元，十與百，百與千，千與萬，其對數較同爲一元，就此對數較之一元衰分析之爲九較，自二十至百，析之爲對數較。以二太爲首較，一一爲加二，再析爲九十較，自十一至百，析之爲一對數較。以一太一爲首較，十分位之一加一，更析爲九百較，自百一至千，析之爲對數較。以一太〇一爲首較，百分位之一加一，推之九千九萬，以至無窮，皆以一加一爲首較，爲一對數較之首較。則之一也，中間多空位，乃設首較之假數一人，如法求十之假數，以爲所有率，原設十之對數一元爲所求率。

今設首較之假數一人爲今有數，比例得首較之對數。如設二太之假數一人四太之假數二人八太之假數三人求得十之假數三人三二一九二八，比例得二太之對數。又設一太一之假數一人求得十之假數二四人一五八八五，比例得一太一之對數。又設一太〇一之假數一人求得十之假數二三一人四〇七九，比例得一太〇一之對數。如是遞求至極多較之首較。一〇〇一如依亦設假數一人求得十之假數二人三〇二五八五，比例得首較之對數。以爲對數根。如法求逐數之對數較，即得全表之對數。夫首較者，起算之端也。求十之假數者，求對數較之如積也。求首較之對數者，求樞要之對數根也。備斯三節，而全表指顧可成。斯眞可謂簡易之法矣。此戴君鄂士對數簡法所由作也。余近見李君壬叔對數探原一書，深明對數較之理，而戴君此書，專明假設對數之理。二君皆學有心得，互相發明，洵足爲後學津梁。而戴君書尤爲明快。余于乙卯秋奉諱旋里，始識戴君，讀其書。今年又得讀李君書，以方守古訓言不文之訓，不敢贅一辭。而戴君書來索序，詞甚切摯，且請俟辭職之後，益知戴之君子也。咸豐七年秋杪，余既服闋，而是書亦適刻成，乃踐前約，而疏其大旨如此。用以發明戴君之雅志，並忌書之精當不刊。讀是書者，當自知之，不待余之贅說也。又外切密率四卷，同里夏宮籌鸞翔爲序曰：方匠規不相通，通之以極細分通弦。杜氏撰爲簡術方立，董氏申其意。吾師梅侶項先生雖其全。秋紉李君又著弧矢啓秘，而術乃大備。杜術先以本數比例，後以用數入之。李術先定率數乘除，後以本數入之。究其指歸，實出一理。所惜者，杜氏有弦矢術，無切割術；李氏有其術，而分母分子之源，未經解釋。欲依杜氏例釋之，罕有得其通者。顧弦矢與切割，本可互爲比例。弦矢二綫之實數，本弦矢率數而生。是弦矢率可





當弦矢綫也。綫可比例，率豈不可比例。惟用率內諸率，各自爲率，必須累次乘除。且必令切割率分母同於弦矢率分母，乃驗所得分子爲切割率分子。每得一分子，即爲一次乘法。乘法可變，而除法不可變。於是以比例所得之率，數乘除法。乘除弧背，其求得之數，必仍爲比例所得之切割矣。父執戴鄂士先生，本此意以立術，可謂湛慮凝思，無幽不燭。尤妙者，爲餘弧求切割二術。蓋弧矢綫聯于圓中，任極大不能至弧背三之二。切割綫出于圓外，若將近九十度切割之，大殆有無量數。求至數十數後，諸數之差甚微，萬不能降至單位。以此二術濟其窮，則三率餘弧之小，可至纖微。除二率半徑得一率爲第一數，亦可大至無量數。而難者反易矣。析理之精，闡如是乎。昔吾師嘗以弧分不通切割爲憾，若見此術解，必扎狂喜鼓舞不能已已。惜哲人云萎，先生之孤詣苦心，不及欣賞。展讀是編，不禁師門之痛也。又假數測圓二卷，宮籌序曰：數未有有正而無負者。對數何獨不然。單一以上爲正對數，其用數爲一帶畸零四十五度內正割切之。單一以下爲負對數，其用數爲微小於一四十五度外餘弦類之。此出于象數之自然，初不容有假借者。父執戴鄂士先生，發前人未發之蘊，擬爲負算對數。正負全而對數乃無遺憾。爰本正負二義，以徑求八綫對數，精思所到，捷徑忽開矣。余惟對數以減代除，實內減法爲正減，減餘仍爲正；法內減實爲





反減，減餘易爲負。負算之由，已肇于此。凡有連比例三率，其中率爲一者，其首末二率之對數，爲數必同。爲正負必異，而以兩眞數互相除，其除得之數，亦必一正一負。而以單一爲中率，正割半徑餘弦正連比例三率也。若降半徑爲單一，正割餘弦亦從之而降。降位半徑昇之對數，爲無數降位正割餘弦之對數。相加仍得降位半徑昇之對數，亦必爲無數。綫如是，率亦如是。故演得之正割對數率，及餘弦對數率，必同母子而異正負。惟正負異，故以減爲加；惟母子同，故相減適盡，適得一之對數也。八綫之中，惟正割必正，餘弦必負，而又以半徑爲中率。至他綫皆與正負用數不相似，故徑求無其術耳。嗟乎！文章之道，每隨事而增華；學問之途，必因端而竟委。然非先生之沈思卓識，亦不能融其假二數以得其會通。然則象數之精微，豈有窮哉。後又總合四書名求表捷術，自序曰：對數入綫，八綫對數三表，爲新法推步所必須。惟用之甚便，而求之甚難，非集數十人之力，積數十年之功，未易蔵事。往歲得連比例開平方法，用以求開方表，且即開方表求諸對數，立術較簡，而未出舊法範圍。復變通天元一術，先求假設對數，因以求定準對數，而求對數者遂可不復開方。後又悟連比例平方法，即開諸乘方通法，因用連比例求諸對數，而得數益捷。此求對數表捷術也。至割圓八綫，必資大測，無能舍六宗三要者。自循齋梅氏譯泰西杜氏德美以連比例求弦矢諸術，而八綫乃可徑求。特其術但有求弦矢之法，而無求切割二綫之法。緣復補爲推演弧背與切割二綫互求諸術，于是割圓之法乃大備。此求八綫表捷術也。若八綫對數，則必由弧背求得八綫，然後再由八綫眞數求其對數。縱有捷法，亦須兩次推求。兹復會合對數捷法，與割圓捷法，以盡其變，而知四十五度以外，正弦諸對數，均可由弧背徑求。既得半象限弧綫，或正弦對數，而一象限內



諸綫對數，皆可加減而得。此又求八綫對數捷術也。自道光乙巳至今歲，凡八易寒暑，演錄始竣，以爲推步之助云。對數二種，先爲金山錢夢華氏培名刻入小萬卷樓叢書。求表捷術闕本，南海鄒徵君伯奇得於夏宮籌，因與其邑伍紫垣氏崇曜刻入粵雅堂叢書。英吉利士人艾約瑟初見先生書，甚推服。偉烈亞力譯代微積拾級序，亦相引重。歲甲寅，艾曾至杭州，是所刻拾級諸書，踵門求一識顏色，先生以故辭。艾後轉譯先生書入彼國算學公會中，可徵其傾倒也。先生五十後，又著音分古義二卷，因洽州嶠對屑京王語，知七律七同名義確鑿。自漢以後，劉安房京之徒，用弦定律，遂昭亦遂以四律三同解七律，以致七律之義晦，而七同不得其解。臆魏晉以至元明，未有能而正之者。緣追尋古義，以連比例立算，與古律分吻合。鄒徵君亦嘗踵而演之，原稿於庚申正月，爲金貴華孝廉翼假去。寇難起，孝廉殉難，搜得全同治初元，孝廉辟地上海，遇先生長子以恒歸之。其他尚有非子內篇衍文一卷，陶淵明集集註十卷，又元容秘旨一卷，則言堪輿術也。並藏於家。闡揚智臣字湘芸，爲時數學，道光二十五年夏，介胡學正見先生，有願天生聖人以正天算之語。他行事未詳。[illegible]

論曰：先蘇修兄可折藏族培也。文節李子訓蔣秘孫興可寶視同歲生，辛壬癸甲之間，可寶從先部常兄

可權同斗算。又與公子以恒同客上海，審相縱論西人連比例諸術，因得讀先生遺書與行狀，心竊嚮往之。夫言對數於今日，理明法備，蔑以加已。其初訥白爾造表，以異數開九乘方極多次，所得方根零數名自然對數，其底二人七一八二八一八二八四五九有奇者，即先生所謂假設對數，今曰訥對是也。後有佛拉哥以訥表十之對數爲二人三〇二五八五〇九二九九有奇，不便於進位，乃改爲十進對數，其根〇元四三四二九四四八一九〇三二五有奇者，即先生所謂定準對數，今曰常對是也。常表底爲一，訥表根亦爲一，故以常對根乘訥表，則得常表對數，以常對根除常表，則得訥表對數，可互爲比例，而得致悉符者也。顧當先生著書時，中朝但有數理精蘊所采之常對全表，如訥表如代數諸書，尚未譯行，獨能發其擬而啓其藏，類爲捷法，使巧密合，可不謂之神明乎。同時李京卿作探源，則以諸乘方平立尖錐布算而得較，徐莊愍立節法，則以大小長方和遞除而得根，皆不相謀，而道無弗合，異曲而同工者矣。於是顧尙之氏爲還求六術、還原四術、相較求八術，戴特夫氏爲求較求根四術，及純雜表降位法，夏紫笙氏亦有求訥對四術，諸家雖仙秘騁妍，窮極變化，而究無至義之蘊，要皆有先生之書，導其先路耳。最後長沙丁歐士取嘉湘鄉曾孝廉紀鴻合譔對數詳解五卷，則以代數斷其理，而訥對常對之蘊，纖屑無遺焉。愚嘗謂對數表者，西人能造之能用之，而其理不能自明之，時閱數百年，地限三萬里，必待中朝智能之士，而後媲美弗爍。觀先生與諸家之書，均創新法，其簡易精當，實有什伯於彼舊法者。世猶曰，吾人心力不能高出泰西萬萬哉，易察其顚倒於先生者何如乎。是故今日言對數，固莫得而加已，而開山之功，吾尤爲先生首屈一指云。

譔案：先仲兄字遹齋，號小腴，自號潛安，未冠補博士弟子員，附錢塘縣學第一，秋試頻黜，以輸餉議敘，初得江蘇試用知縣，後改官都察院額外都事。庚申避地崇明縣，鄉居授徒，以訓詁曆算爲之難，又爲人卜筮相地，有酬贄來者受之，自給伏處四年，海上學者稱潛安先生，爲博覽時賢算書，欲面其大成，著割圓術及求勾股捷法，周稿過半。有江淮之游，同治三年六月，就[illegible]人，且應京兆試，增輪船行，中道疾殊，海船乏醫，倉猝而卒，年僅二十有九，聞者多傷之。今附記於此，蓋不勝痛定之思矣。先十兄原名可與，字起齋，號又腴，皆從仲兄習算。仲兄嘗前開方蓋數表，列遞積相比，起單一盡十萬，以便檢用焉。仲兄之沒，時十兄偕行，泰西法舟中客死，必舉屍投之海，十兄苦持之，得免。同治十三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史館纂修官。光緒八年秋，方分修河渠志，稿未定，病卒，年三十有八。近人南匯賈歐士步緯創開方表，則用對數折半法列之，推求尤便云。



# 疇人傳三編卷第五

錢塘諸可寶篡錄

國朝續補三

顧觀光 附[illegible]

顧觀光，字賓王，號尙之，金山人。上舍生，三試不售，遂無志科第，承世業爲醫。鄉錢氏多藏書，恒往假悉讀之，博通經傳史子百家，尤究極古今中西天文曆算之術，靡不因端竟委，能抉其所以然，而摘其不盡然。時復蹈瑕抵隙，而寬補其未備。如讀周髀算經，以爲天青黃丹墨之文，及後文凡爲此圖云云，而悟篇中周徑里數，皆爲繪圖而設，大本准圓，以視法變爲平圓，則不得不以北極爲心，而內外衡以次環之，皆爲借象而非真。以平遠測天也，開元占經，載曆積年之算不合，因用演紀術，推其上元庚子至開元二年歲積，知占經少三千六十年。又以占經顓頊曆歲積，致之史記秦本紀始皇本紀，知其術雖起立春，而以小寒距朔之日爲斷，蓋秦以十月爲歲首，閏在歲終，故小寒必在十月，昔人未之言也。李尙之用何承天調日法，致古曆日法朔餘強弱不合者十六家，以爲未盡強弱之微，爰別立術，以日法朔餘展轉相減，以得強弱數，但使日法在百萬以上，皆可求，惟朔餘過於強率者不可算耳。授時術以平立定三差求太陽

盈縮，梅氏詳言數衍未明，讀明志乃知即三色方程之法，謂凡兩數升降有差，彼此逾減，必得一齊同之數，引而伸之，即諸乘差，則八線對數小輪橢圓諸術，皆可共貫。讀古經所載，累黍悉逢九執曆，而知回回泰西曆法皆淵源於此。其所謂閏月者，即月孛，月藏者即月引數，日藏者即日引數，特稱名不同，亦猶回回曆之稱蒙賓為宮分日數，朔策為月分日數之類是也。其論發源江氏冬至權度推劉宋大明五年十一月乙酉冬至前以壬戌丁未二日景求太陽實經度，而後求兩心差，乃專用壬戌，今求得丁未兩心差近，與江氏古大今小之說相反，蓋偏取一端以伸己見，其根誤在高衡行太疾也。西法用實朔距緯求食甚兩心實相距，術繇而得數未確，改之以前後兩設時求食甚，暫引徑得兩心實相距，不必更資實朔，校本法為簡而密矣。西人割圓止知內容各等邊之半為正弦，而不知外切各等邊之半為正切，乃依六宗三要二簡諸術，別立求外切各等邊正切線法，以補其闕。杜德美求圓周術，用圓內六邊形起算雖巧，而降位尚遲，謂內容十等邊之一邊，即理分中末線之大分，距周較近，且十邊形之周與邊同數，不過越進一位，而大分與全分相減，即得小分，則連比例各率，可以較數取之，入算尤簡易，因演為諸乘差表，可用弧度入算，而不用弧背真數，然尤慮其難記，且仍不能無藉於表，因又合兩法而用之，則術愈簡，而弧線直線相求之理始盡。錢塘項氏割圓捷術，止有弦矢求餘線術，以為亦可通之切割二線，因補立其術。西人求對數以正數屢次開方，對數屢次析半，立術繁重。李氏探源，以尖堆發其覆，捷矣，而布算猶繁，且所得者皆前後兩數之較，可以造表，而不可徑求。戴氏簡法及西人數學啟蒙，並有新術，而未盡其理，乃別為變通，以求二至九之八對數，因任設數立六術以御之，得數皆合，復立還原四術，又推而衍之，為和較相求八術，昔來言對數者未之聞也。又謂對數之用，莫便於施之八線，而西人未言其立表之根，因冥思力索得之，仍用諸乘差法，迎刃而解，尤晚歲造微之詣也。其它凡近時新譯西術，如代數微分諸書，舉皆有所糾正，而與同縣錢教諭熙輔刊重學，與韓舍人應陛刊幾何原本後九卷，皆與參訂。咸豐初，粵匪日熾，人心惶然，強以算理自遣。十一年，賊入鄉，避亂東走奉賢南匯間，既而暫歸，藏書多毀，而次子濬為賊擄，竟不復出。同治元年卒，年六十有四。所著曰算賸初編續編，凡二卷；曰九數存古，依九章為九卷，而以推壘、大衍、四元、旁要、重差、夕桀、割圓、弧矢諸術附焉，皆采自古書，而分門隸之；曰九數外錄，則隱括四術，為對數、割圓八線、平三角、弧三角、各等面體、圓錐三曲線、靜重學、動重學、流質重學、天重學，凡記十篇；曰六曆通考，則據古經所紀黃帝顓頊夏殷周魯積年而為之考證；曰九執曆解，曰回回曆解，皆就其法而疏通證明之；曰推步簡法，曰新曆推步簡法，曰五星簡法，則就疇人所用術，改度為百分，趨其簡易，而省其迂曲，蓋於學實事求是，無門戶異同之見，不特算術，而算術為最精。此外有古韻二十二卷，七國地理考十四卷，國策編年考一卷，又周髀算經、列女傳、吳越春秋、華陽國志諸校勘記若干卷，所輯古人已逸之書，曰神農本草經，曰七緯拾遺，曰柏子新論，其曰古書逸文者，即所以補馬氏繹史者也。餘凡所校輯，





已刊入守山閣叢書、指海者不復及。友人韓應陛，字對虞，號綠卿，婁縣人。道光二十四年舉鄉試，官內閣漢票籤中書舍人。少好讀周秦諸子，為文古質簡奧，非時俗所尚，既而從同里老儒姚處士椿游，得聞惜抱相傳古文義法，尤究心世事，邃志勵學不倦也。西人點線面積之學，莫善於幾何原本，凡十五卷，明萬曆間利瑪竇止譯六卷，咸豐初英吉利士人偉烈亞力始譯後九卷，海寧李壬叔氏寫而傳之，舍人反覆審訂，授之剞劂，亞力以為泰西舊本弗及也。外若新譯諸重學、氣學、光學、聲學諸書，每自校錄，復為之推極其致，往往出西人所論外，故發於文益奇。十年夏，粵匪陷蘇犯松江，舍人皇走避道途，[illegible]鬱鬱發病死。所選稿多散失，其友南匯張明經文虎為之編定，為讀有用書齋雜著二卷，藏於家。（九數外錄[illegible]）

論曰：顧上舍有言曰：積世積測，積人積智，曆算之學，後勝於前，微特中國，西人亦猶是也。舊法者新法之所從出，而要不離舊法之範圍，且安知不紬繹焉而別有一新法在乎，故凡以為已得新法而舊法可廢棄者，非也。中西之法，可互相證，而不可互相廢，故凡安其所習而黨同伐異者，亦非也。嗚呼，其亦人之論哉。上舍之於古今中西諸算術，無所祖，而皆有所發明，可謂能徹中邊者已。而對數還求十有八術，獨於並時戴李而外，拔幟立幟，唯變所適，每唱愈高，夫豈偏徇自喜，與夫[illegible]武斷信口誣謾者所可同年而語哉。上舍遠矣。

## 夏鸞翔

夏鸞翔，字紫笙，錢塘人。道光十九年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後以輸餉議敘得詹事府主簿。精於算學，為項學正名達入室弟子，又於戴庶士煦為世好，年少聰穎，講究曲線諸術，洞析圓出於方之理，旁通各法，更推演以窮其變，撰洞方術圖解二卷，自序云：自杜氏術出，而求弦矢捷徑焉，顧以之求弦矢，猶煩乘除，演算終不易，向思一可省乘除之法，而迄未得也。丁巳夏客都門，弁次宿邀，為輪所傷足，不能步履者踰月，靜坐無事，因細思連比例術者，尖堆底也，尖堆底之比例，與諸乘方之比例等，以之求連比例術，必合諸乘方積而并求之，設不得諸乘方積遞差之故，方積何能并求乎，且并求方積而欲以加減代之，又必得諸較自然之數而後可，誠難之難矣。既而悟之曰：方積之遞加，加以較也，較之遞生，生於三角堆也，較加較而成積，亦較加較而成較，且諸乘方積之數，與諸乘尖堆之數，數異而理正同，三角堆起於三角形，故累次增乘，皆增以三角，方積起於正方形，故累次增乘，皆增以正方。三角之較數，增一根則增一較，方積之較數，增一乘則增一較，理正同也。累次相較，較必有盡，惟其有盡，乃可入算，相通諸效矣，所以愈相較而較愈均者，正此理矣。諸較之理，皆起於天元一，而生於根差遞加，根一諸乘方根差皆一，一乘之數不變，故可以省乘，若有其根差，則非復單一乘，不能省。弦矢表弧背之差，或差一秒，或差十秒，即以一秒或十秒弧線當根差，依根遞求，即可盡得諸乘方之較，即以較加較，而盡得求弦矢各數矣，豈不捷哉。爰乘數月暇，演為求弦矢術，俾求表者得以加減代乘除，并紬繹立術之義，編為兩卷，以傳精於術數

者採擇焉。又譔致曲術一卷，曰平圓，曰橢圓，曰拋物線，曰雙曲線，曰擺線，曰對數曲線，曰螺線，凡七類，皆於杜德美氏、項梅侶氏、戴諤士氏、徐君青氏、羅密士氏諸術外，自定新術，互爲列法，密理精推。雙曲線內有篁體以小徑爲軸，錦溜以大徑爲軸，各求較差殼積，術未定。此云有二術，刻意求之，殊不可得。因雙曲線求殼，立法必繁，不能不分級數，而求級之招差，須以半心差爲乘，半徑界除，又餘弦界乘，半徑界除，以降其位。今雙曲線之半心差，與餘弦俱大於半徑，若用爲乘除法，則位數不惟不降，而反升矣。且以勾股例之，凡求殼必先求餘弦上殼，用減半球殼爲蓋殼，而雙線之正餘兩弧，無理可通，何能易餘爲正乎。若用正弧正矢以退求蓋殼，則乘除之例，尤多轇轕。因闕此二題，以俟明算君子之補綴焉。復著致曲圖解一卷，謂天爲大圜，天之賦物，莫不以圜，而圜雖一名，類乃萬殊。術圜一而曲線生焉。西人以線所由生之次數分爲諸類，一次式爲直線，二次式有平圓、橢圓、拋物線、雙曲線，四式三次式，有八十種，四次式有五千餘種，五次以上，蓋不可致矣。今但就二次式四種，溯其本源，并附解諸乘方拋物線。形雖萬殊，理實一貫，諸曲線式備具於圓錐體上，故圓錐者二次曲線之母也。橢圓利用繫，拋物線利用遠，雙曲線利用散，而其理皆出平圓，苟會其通，則制器尚象，俛仰觀察，爲用無窮矣。今爲一一解之。其目爲諸曲線，始於一點，終於一點，第一，諸式之心，第二，準線，第三，規線，第四，橫直二徑，第五，兌徑，亦名相屬二徑，第六，兩心差，第七，法線切線，第八，斜規線，又名曲率徑，第九，縱橫線式，第十，諸式互爲比例，第十一，八線，第十二。云又嘗專立捷術，以開各類乘方，通爲一術，可徑求平方根數十位，不論益積翻積，俱爲坦途。成少廣縋鑿一卷，南海鄒徵君伯奇爲之序，略云，算學自戴東原表彰古書，同其志者爲錢辛楣，而學識俱不逮，逐其塵者，則李尚之、焦里堂，皆墨守古法，而不通融。每算一數，用紙數十篇，需時數百刻，凝人廢日，所得仍復粗疏，而不足施之於用，在彼則以用盡精神，不肯割愛，付之梨棗，有讀之祇令多一重障礙而已。何如紫笙書明白已曉乎。同治二年，始遊廣東，與鄒徵君、暨南豐吳編修嘉善相友善。三年五月，卒於廣州旅舍。編修錄其算書遺稿，屬徵君箋刻之。今行於世，尚有萬象一原若干卷，未見傳本。（方圓闡幽，致曲術，圖解，少廣縋鑿）

論曰，鄒徵君曰，昔沈存中以隙積會圓二術，古書所無，自詡深思而得之。今按會圓即弧田面線相求，爲郭若思三乘方求矢之啓端，然所得非密。周孔堆垛，又推至七乘方，略近之，仍不及杜德美法之脗合。隙積即堆垛，其術須明立體，亦未及四元玉鑑之推至多乘也。蓋人心之靈，有開必先，欲窮其極，在人之善變而已。又授時術以垛積招差求日行盈縮，其意蓋引伸於綴術。是曲線與堆垛相通，已露端倪。及西法出，專以諸輪三角相求，遂謂有理會之者。今則以微分積分與曲線無所不通，然後知隙積之有裨於會圓者，固甚要也。紫笙諸書，成非一時，故其術有互見者，亦有其通而缺術者。今並仍之，不加芟削，後有同好，熟讀而精思之，當更有無限觸發也。徵君之學，有聲中外，觀所以推崇夏宮詹者，可謂至矣。宮詹爲松





如先生之繼子，而同里汪內翰年丈遠孫之壻也。家世好學，其才力又足以副之。使天假之年，孜孜孟晉，神解妙悟，啓迪方來，可傳豈不止是。是不第爲吾鄉之絕詣惜也。嗚呼。

馮桂芬 管嗣復

馮年丈桂芬，字林一，號景亭，吳縣人。道光二十年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授職翰林院編修。嘗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廣西鄉試正考官，教習庶吉士。咸豐六年補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九年告歸。同治初元，合肥相國肅毅伯奏薦，得旨宣召，病不克赴。逮淞滬出山，六年敘剿寇後功，賞加四品卿銜，旋晉三品。十三年卒於家，年六十有六。生有異稟，幼攻文學，中年以後，銳肆力於古文辭，旋經宗漢儒，精研小學，旁手暮來本學金韻譜，殺而刊之。尤喜習疇人家言，師事尚之、申耆兩李先生，曾手製定向尺及反羅經，用以步田繪圖，有繪地圖議，略云，大抵不審平幅東西經度，北極高下緯度，不可以繪千里萬里之大圖，不審平羅經三百六十度方位，及弓步丈尺，不可以繪百里十里之小圖，而繪小圖視繪大圖更難，以無頭緒之天度可據，全在辨方正位，量度丈尺，今定一簡易之法，任取本州縣一城門左旁立一石柱爲主柱，即爲起數之根，依此作子午卯酉縱橫線，以一里三百六十步爲度，各立一柱，令四柱之內爲一圖，容田五百四十畝，各圖中乾坤艮巽四隅，皆有一柱，而以艮隅之柱爲本柱，以千字文爲號，勒於其上，柱徑一尺，高一丈，埋露各半，其露者尺寸有識，適當山水市舍則省之，或向西或向南退行若干步補之。繪圖則用約方二尺之紙，十步爲一格，縱橫各三十六格，則一里內阡陌廬舍，纖悉可舉矣。如是而地之廣袤著矣。更用水平測量高下，即以主柱所傍城門之石檻爲地平起數之根，以絜各圖石柱，而得各圖立柱之地高下於城檻之數，又徧測本柱前後左右四里之高下，而得四里內高下於本圖之數，又徧測東西南北毗連州縣城檻之高下，而得各城檻高下於本城檻之數，以之入圖，則著色爲識別。凡高下於城檻在一尺內者不著色，其餘分數色，以一尺爲一色，至若干尺以上，則概爲一色，高山大阜又別爲一色，仍識若干尺於上，如是而地之高下亦明矣。又嘗校正李氏恆星圖，其跋甲辰新憲赤道恆星圖，略曰，武進李氏兆洛，刻道光甲午歲差赤道恆星圖，板存余家，經亂燬大半，徒羨諸補之。今經甲辰歲，欽定儀象考成續編之後，星數星等，多有增損升降，歲差亦改爲五十二秒，原板剜改猶易，遂補刻成完帙，謹遵御編宮度星數星等與校編異者，一一改入。計原圖星三百座，三千八十三星，今增丑十六，子十八，亥十八，戌十，酉十八，申十九，未十七，午七，巳八，辰九，卯十二，寅十一，凡一百六十三星，少司祿二，五諸侯二，天相一，天錢一，凡六星，計三百座，三千二百四十星。圖式距極三十度內，南北各爲圓圖一，三十度外，南北各爲梟鼓形，十二緯度，皆一度爲一格，經度近極五度內並十度爲一格，五度外十度內並兩度爲一格，三十度外，一度爲一格，星等皆仍李氏舊式，總圖皆正座無增減，恆星等間有升降，亦依新測改之云。自著有弧矢算術細草圖解一卷，本李尚之氏十三題詳演天元諸式，有裨初學。又譔成

暨元年中星表一卷.丈田繪地章程一卷.與江寧門人陳暘同著者.爲西算新法直解十八卷.湘陰郭侍郎嵩燾刊之.廣東新法者.米利堅人羅密士撰代微積拾級一書也.以初譯奧澀不可讀.商榷凡例各日課二三條.咸豐十一年全書成.遂用名之.外此所著顯志堂詩文集.說文解字段註攷正.使粵行紀.校邠廬抗議.家譜.兩淮鹽法志.蘇州府志.各如干卷.每一書成.遠近學者爭快覩焉.陳暘(作陽)字子璠.江寧人.副榜貢生.父昌緒.仍世名諸生.家小康.藏書甚富.能會通而貫穿之.經學史學小學天文輿地詩古文辭旁及詞曲武備方術.靡所不習.而尤精於算學.用馮年丈薦入上海廣方言館.課算學.與溧水姚拔貢(必成)同館.姚病猘驟卒.猶爲屏當其喪.有頃亦猘.夕旋沒.時同治二年秋也.年五十有八.生平著述甚多.有算學發明二十四卷.算學一得十六卷.算學啓蒙十二卷.算學重差十二卷.尺書一卷.皆燬無稿.家刻者僅礮規圖說九章補餘.及屈子生卒年月考三種.他推與馮年丈同著書.有存本爾.同郡又有曾嗣復字小巽.上元人.巽之孝廉(同)子.揚州汪戶部(寶孫)未取婿也.博雅好經術.一時耆彥方聞之士.多折行輩與之交.又研算術.窺代微積之略.遭亂.死吳中.(顯志堂稿、矢算術輯、續纂江寧府志、)

論曰.公子太守(芳植)與(可寶)爲同歲生.又讀文集十二卷.得備諗年丈之學之精且博.夫有地用算.具法不刊.年丈既創於前.南海鄒氏擅長於後.道不相謀.理皆闇合.第窺曲藝之能.足徵神智之用.已.晚歲徜徉泉石.蕭然自怡.而生平當事勇爲.尤以乞師辦賊.均賦甦民.有功東南者最偉.又久主諸書院講席.引掖成就者錫甚諧時.然則康濟之術.非託空言.六九之工.豈與儔匹.今號者儒碩望.繼往而開來.若年丈者.庶幾無愧色歟.

井錫璜錢詞

井錫璜號蔚圃.元和人.諸生.精學士也.尤長於算術.著有天元算術十卷.馮年丈(桂芬)爲之序曰.余惟算學四元之術.始於宋.盛於元.絕於明.而復大昌於我朝.是術在元時爲承學之士所共曉.不嫌從省其文.日立天元一云爾.如積求之云爾.而文義已足.無何忽失其傳.有明一代.知算如唐荊川顧箬溪.直不知爲何語.至於國朝宣城梅文穆公.始知爲西法借根方所本.而於正負開方之理未詳.蓋始創者難爲功.且其時古書多未出.雖神悟無所施.不得爲文穆咎.戴氏東原小學專家.所校測圓海鏡.肌擶負蠹.不知妄作.識者病焉.後得吾鄉李尚之先生邇而疏通證明之.而是書始大顯.蔚園焚人鏗香孝廉.爲先生高弟.家法師承.其來有自.是書舉衰分均輸方程商田.以及割圓八線諸法.無不入以天元.左右逢源.旁通曲暢.凡以見他術不能馭者.天元能馭之.他術不能一以貫之者.天元能一以貫之.用心可謂勤矣.今世名此學者.以余所知.不過數人.即吾鄉自尚之先生後.亦寥寥無幾.余早歲頗事涉獵.而不專爲病.無由造微.未嘗不退自慚愧.私覺同人中庶有達者理而董之.頗聞君與錢君子文.同治是學甚深.子文書未之見.今讀君書.具精詣若是.其能相與昌明絕學.追蹤鄉喆無疑也.子文名綺.亦諸生.著書如干卷.未傳.





(顯志堂稿、蘇州府志、)

鄒伯奇 劉顯曾 伊樵鑰

鄒伯奇字一鶚.又字特夫.南海人.諸生.聰敏絕世.於諸經義疏.無不覃究.覃思於聲音文字度數之源.而尤精於天文曆算.能萃會中西之說.而貫通之.生平寡所嗜好.執業甚篤.靜極生明.多有神解.嘗作春秋經傳日月致.謂昔人考春秋朔閏多矣.類以經傳日月求之.未能精確.今以時憲術上推二百四十二年之朔閏及食限.然後以經傳所書.質其合否.乃知有經誤傳誤及術誤之分.又論尚書克殷年月.謂鄭玄據乾鑿度以入戊午蔀四十二年克殷.下至春秋.凡三百四十八年.劉歆三統術.以爲積四百年.近人錢塘李銳多主其說.今以時憲術上推.且以歲星驗之.始知鄭玄之是.劉歆之非.其解孟子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句.謂閻百詩孟子生卒年月致.據大事記及通鑑綱目.以孟子致爲臣而歸.在周赧王元年丁未.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在己卯.當得八百有九年.今致綱目年數.本之劉歆.然共和以上.周初年數.史遷已不能紀.可致者唯世家耳.此爲劉歆曆譜所據.然將歆曆與史記比對.歆於煬公獻公等年分多所增加.共衍五十二年.若減其所加年數.則歆所謂八百有九年者.實七百五十七年耳.又謂向來注經者.於算學不盡精通.故解三禮制度.多所疏失.因作深衣致.以訂江永之謬.作戈戟致.以指程瑤田之疏.以文選景福殿賦陽馬承阿.證古宮室阿棟之制.以體積論鳧氏爲量.以重心論懸磬之形.皆繪圖注說.援引詳明.又嘗謂羣經注疏.於算術未能簡要.甄鸞五經算術.既多疏略.王伯厚六經天文篇.博引傳注家言.亦無辨證.因卽經義中有關於天文算術.或先儒所未發.或闡發而未明者.隨時錄出之.成學計一得二卷.於天象著甲寅恒星表.赤道星圖黃道星圖各一卷.自序曰.甲寅之歲.製渾球以考證經史恒星出沒歷代歲差之故.欲制器刻畫.必先繪圖.爲圖必先立表.此恒星表之所由作也.史漢晉隋諸志.於恒星但言部位.至唐宋始略有去極度數.故舊傳新圖.大抵據步天歌憑想爲之.與天象不符.國朝康熙初.南懷仁作靈臺儀象志.然後有赤經緯各列爲表.乾隆九年.增修儀象考成.補其缺誤.道光甲辰.再加考測.爲儀象考成續編.入表正座一千四百四十九星.外增一千七百九十一星.洵爲明備.今踰十載.歲漸有差.故復據現時推測.立表.庶繪圖覈諸.密合天行也.又嘗謂繪地難於算天.天文可坐而推求.地理必須親歷.近人不知古法.故疏舛異常.因攷求地理沿革.爲歷代地圖.以補史書地志之缺.又手摹縣與全圖.自序曰.地圓以天度證方.至當不易.然地球經緯相交.皆成正角.而世傳輿圖至邊地.竟成斜方形.既非數理.又失地勢.其蔽在以緯度爲直線也.昔嘗爲小總圖.依渾蓋儀.用半度切線以顯迹象.然州縣不備.且內密外疏.容與實數不符.故復爲此.其緯度無當縮而經度漸狹.相視皆爲半徑與餘弦之比例.橫九幅.縱十一幅.合之則成地球滂沱四隤之形.欲使以圖絡罔.其弱乃背也.又變西人之法作地球.正背兩面全圖.其序曰.地形渾圓.上應天度.經緯皆爲圓線.作圖者繪渾於平.須用法調劑.方不大失形似.然戲

法有三、皆爲畫圓之用。其一在圓外視圓、法用正弦、圓經圈爲橢圓、緯圈爲直線、其形中廣而旁狹、作简平儀用之。其一在圓心視圓、法用正切、則經圈爲直線、緯圈爲弧線、中曲而旁殺、其形內密而外疏、作日晷用之。其二者線無定式、最算繁難、且經緯相交、不成正角、又其邊際、或太促而褊淺、或太展而狹長、以畫地球、既非方邪之本形、復失修廣之實數、所不取也。其一在圓周視圓、法用半切線、經緯圈皆爲平圓、雖亦內密外疏、而各能自相比例。西人以此作渾蓋儀、最爲理精法密。今本之爲地球圖、分正背兩面、正面以京師爲中、其背面之中、即爲京師對衝之處。尊本朝也、旁爲廿四向、審中土與各國彼此之勢、定準望也。經緯俱以十度爲一格、設分率也。因推演其法、著測量備要四卷、分備物致用按度考數二類。備物致用、其目四。一丈量之器、曰插標、曰線架、曰指南尺、曰山尺、曰丈竹、曰竹籌、曰皮活尺、曰番紙簿、曰鉛筆。二測望之儀、曰指南分率尺、曰立望表、曰三脚架、曰矩度、曰地平經儀、曰平水準、曰紀限儀、曰迴光環、曰折照玻璃尾、曰千里鏡、曰象限儀、曰秒分時辰標、曰行海時辰標、曰析分大日晷、曰風雨針、曰寒暑針。三檢數之書、曰志書、曰地圖、曰星表、曰星圖、曰度算版、曰對數尺、曰八線表、曰八線對數表、曰十進對數表、曰現年行海通書、曰清蒙氣差表、曰太陽緯度表、曰日時差表、曰句陳四游表、曰大星經緯表、曰對數較表、曰對數較差表。四畫圖之具、曰大小幅紙、曰硯、曰墨、曰碟、曰顏色料、曰筆、曰五色鉛筆、曰筆殼、曰指南分率矩尺、曰長短界尺、曰平行尺、曰分微尺、曰機鑽、曰交連比例規、曰玻璃片、曰橡皮。按度考數、其目四。一明數、曰尺度考、曰畝法、曰里法、曰方向法、曰經緯里數。二步量、曰量田計積、曰步地遠近、曰記方向曲折、曰認山形、曰準望所見。三測算、曰測量方向遠近法、曰測地緯度法、曰論平陽大海地平界角、曰測地經度法、曰經緯方向里數互求法。四布圖、曰正紙幅、曰定分率、曰縮展、曰識別、設色綫點。又因俗改對數表之根源、求析小術、是開極多乘方法。可還求自然對數、表即根謂以十進對數根乘之、即得十進對數。著乘方捷術三卷。招培中爲之序曰、吾甥鄒特夫所著算書、曰乘方捷術、是書隱括董君方立割圓連比例、戴君鄂士開方捷法之說、而立開方四術、演圖詳解、以明其理。右通左達、以同其條、俾學者開卷瞭然、布算不紛。其於訥白爾表、以遞比例乘除法、變開一無量數乘方以求之。又立求對數較四術以求之、亦用遞比例乘除法、一以貫之。立術最爲簡易。近者徐莊愍公造各表簡法、及李君壬叔則古昔齋算學、俱有求對數較法、而操算各殊。惟夏君紫笙萬象一原、有求眞數之訥氏對數四術、其布算與特夫略同、但倍借對數以起數爲異。特夫謂此是求對數較法、凡本眞數與借眞數比例等者、其對數較必同、故不得從借對數起數也。此四條次置第一數倍之一句、當改作以所對數根倍之、則通矣。此夏君偶失檢、而特夫之精審可見。至對數開方計息諸草、所以著其術之切於日用。末附十餘對數表、及純雜表、則手此一編、即可取數以省他檢也。又創對數尺、蓋因西人對數表而變通之、爲算器增新製、爲算術開捷徑。其數於兩尺相併而伸縮之、使原有兩數相對、而今有數即對所求數。一曰形製、二曰界畫、三曰致用、四曰諸算。





五曰圖式。爲記一卷。又著有格術補一卷。同郡陳京卿澧序之曰、格術補者、古之算家有所徵格術、後世亡之、而吾友鄒特夫徵君補之也。格術之名、見夢溪筆談。其說云、陽燧照物、迫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則倒。中間有礙故也。如人搖櫓、臬爲之礙、本末相格。算家謂之格術。又云、陽燧面窪、向日照之、光聚向內、離鏡一二寸、聚爲一點、著物火發。筆談之說如此。皆格術之根源也。若其推衍爲算術、宋時蓋有其書。後世失傳、遂無知此術者。徵君得筆談之說、觀日月之光影、推求數理、窮極微眇、而知西洋製鏡之法皆出於此。乃爲書一卷、以補古算家之術。夫古所謂陽燧者、鑄金以爲鏡也。西洋鐵鏡、即陽燧也。其玻璃爲鏡、亦與陽燧同一理。故推極陽燧之理、可以貫而通之。有此書而告算家、失傳之法、復明於世。又可知西洋製器之法、實古算家所有。此今世算家之奇書也。若夫宋時算術、後世失傳、如此者當復不少。吾又因此書而感慨係之矣。同治初、南豐吳編修嘉善、錢塘夏宮贊鸞翔、游粵、皆與訂交甚篤。宮贊客死、爲之痛傷、刻其遺書以傳之。三年、湘陰郭侍郎嵩燾特疏薦之、詔居同文館以資討論。五年七年、兩奉徵詔、令督撫送咨。徵君澹於利祿、堅以疾辭、俱未赴。湘鄉太傅文正公督兩江日、欲於上海機器局旁設書院、延徵君以數學教授生徒。尉興化劉學政熙載致書、亦未就也。六年五月無疾而卒、年五十有一。劉熙載字融齋、興化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後遷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同治季年、寓居上海、主龍門書院講席。久深於音韻之學、自謂說文雙聲四聲切韻二種、以款寫烏于據一切音分析條理、曲盡其致。兼長算學、著有天元正負歌四則、簡捷易明、最便初學。見昨非集。又徵君同縣弟子伊德齡、字善卿、著有求弦矢通術一卷。刻入傳習錄中。[illegible]

論曰、鄒徵君天姿過人、力學甚勤、聞其讀書、遇名物制度、必窮晝夜探索、務得其確。或按其度數、繪爲圖、證其器而驗之、渙然冰釋而後已。故其解識多前人所未發、又能正舛誤、別是非、皆以算術權衡之。晚年論算家新法、曰自董方立以後、諸家極思生巧、出於前人之外、如華嚴樓閣、彈指即見。皆抉算理之奧。然恐後之學者、不復循途守轍、而過趨捷法、將久而忘其所自。是可憂矣。人於是益思所處之遠。夫習算必善測量、測量必資儀器、而製器精巧、與西人所稱重學光學化學相連。徵君獨深明其理、證之古籍、皆由冥搜而得。測地繪圖、尤多創解。今南海縣志諸圖、爲徵君手定義例、跬步實測、密合無爽。雖以西人爲之、微妙不是過也。使九服州郡、皆得盡人盡地而仿之、合成鉅觀、豈非千秋之業乎。若夫尚志高蹈、任天而行、又豈好爵所能縻哉。於虖難已。

時曰淳

時曰淳今名改字清甫、嘉定人、齊東君之子也。道光七年、齊東身後、官通籍產。清甫任貲志學、不墜其世。其父執友武進李鳳臺兆洛、亟稱之。亦精算術。所著書發明古人術意、無不入微。咸豐末、與長沙丁處士取忠同客益陽胡文忠公幕府、每商榷數理。見處士數學拾遺之刻、將及百雞術、剞與二色方程皆合。因

爲廣衍立二十八題。以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十四字。識其上下。爲十四韻語。皆借方程爲本術。隨題並述大衍求一術。以博其趣。作百雞術衍二卷。自序云。張邱建算經雞翁雞母題問。甄李兩註及劉孝孫草。皆未達術意。不可通。近日理堂學算中所擇尤課讀。吾友丁君果臣算學拾遺。說術與二色方程暗合。乃通法也。駱氏藝游錄。用大衍求一術。以大小較求中數。取徑頗巧。然於較除其較。實適盡者。不可求方程術。則遇法除實得中數不盡者。以分母與減率相求而齊同之。無不可得。駱氏蓋不知有方程本術也。夫題祇本經一術耳。算理之微妙。不如孫子物不知數一問。而術文各隱祕。彼則但舉用數。此亦僅著加減三率。其於前半段取數之法。並皆闕如。豈古人不傳之祕。必待學者深思而自得乎。孫子求一術。至宋秦道古發之。獨是題謬譌傳訛。莫有借方程以闡途者。曰臨菑謎既久。今年春。與果臣連榻鄂城。復一商榷。別後數月。乃得通之。怡然渙然。了無滯礙。亦窮愁中一快事也。因衍方程術爲數學拾遺。補求負數法及加減率求答數法。梅氏方程論所謂他術不能御者。方程能御之。附述求一術爲藝游錄。補以中小較求大數一法。及大中較大小較互求得中數小數二法。引伸觸類。溫故知新。庶足以暢厥旨乎。易翁母雛爲大中小設數。不必以百。而統以百雞命之。識斯術所自昉。同縣有陳琰號小遂。道光二十四年舉人。著有成文引釋致證四卷行世。競傳其兼長步算。深於說天之學云。據一齋文集、百雞術衍、蠡測定點志。

論曰。時齊東通倪侃。不當上官意。抑鬱以終。何遇之窮乎。湝甫能世其學。詮數明理。業以益精。衍法頗爲勿替。可謂善讀古書者已。顧或者猶以僅識爲然。知之則甚矣。言著作之難也。嗟夫。



# 疇人傳三編卷第六

錢塘諸可寶纂錄

國朝續補四

丁取忠 李鍚

丁取忠。字果臣。號雲梧。長沙人。爲湖南老宿。恭勤飭己。望重時輩。而象數一塗。尤所研究。撰著自娛。不求聞達。咸豐改元。嘗游昭陵十年。校書於鄂省。應益陽胡文忠公聘也。因得觀乾隆輿圖。又購魏氏海國圖志。作爲密尺定分推算。著輿地經緯度里表一卷。於海國雖未盡精覈。然足備參證。嘗自謂少喜步算。而苦無師承。又地僻不能得書。每有疑義。恆思寢食俱廢。垂四十年。然後古今言算之書。稍稍搜集。而心力亦已衰矣。晚年遂移文忠所購買書之贈。廣刻諸算術。凡二十有一種。以公同好。爲白芙堂叢書。板藏於古荷池精舍。光緒初考終於家。年逾七十。不名一錢也。所自課者。爲數學拾遺一卷。謂潛刻書時。初不知有明氏董氏書也。繼以所演算草較詳。可便初學。又爲亡友鄒叔績氏所序。不忍棄。以故逾年讀書之所觸悟。友朋之所譚論。往來書信之所傳述。凡於古今人算書有所發明者。悉錄之以附於後。意在推廣拾遺。故亦未暇詳某義之出自某人也。後有所得。猶將增入之。又課粟布演草二卷。自序云。道光壬辰。余始習算。友人羅寅交學博洪實以雞兔見詢。久細以應。同治改元。始獲交南豐吳君子登太史嘉善。君駁

以開展乘方法，余始通其術。然未悉其立法之根也。後宦遊嶺表，余推之他題，及展轉相求，仍多窒礙。又函詢海寧李君壬叔（善蘭），君示以垛法表，及求總率二術，而其理始顯。厥後吳君又示以指數表，及開方式表。李君復爲之圖解，以闡其義。由是三事互求，理歸一貫。余因取數題詳爲演草，并捷法圖解，都爲一卷。質之南海鄒君特夫（伯奇）。君復爲增訂開展乘方法，并另設題演草，以補所未備。即圖內容各等邊形，爲算家至精之理，皆可作發商生息以明之，誠快事也。歲庚午，余遊嶺表，鄒君已歸道山。余取其生平遺稿，醵金屬番禺陳君蘭甫（澧）爲之付梓。兹復以所補粟布數草，及吳李兩君所示各術草，彙梓之，用以誌生平友朋之益云。壬申歲，曾君栗誠見而愛之，因以借根演代數草，左君壬叟又借爲繙易，以從簡約，並補一真數草，即此一術，已發五花八門，變化莫測。因并梓之。後又譔演草補一篇，序云：余前年與左君壬叟共繙粟布演草，原爲商賈之習算者設也。故即發商生息爲題，或一例而演數題，或一題而更數式，或用真數，或用代數，其式或横列，或直下，雜然並陳，無非欲學者比類參觀，易於領悟也。乃初學習之，猶謂茫無入門處，蓋商賈所習算書，大都詳於文而略於式，況代數尤爲古算書所無，宜其卒然覩之，無從入手也。兹更擬一題，附之於後，特倣數理精蘊借根方體例，專詳於文，庶初學讀之，可因文而知其義，苟算理既明，則全書各式亦無不可渙然冰釋，或兼可爲習代數者導之先路乎。同縣中表兄弟李錫蕃字晉夫，亦字靖夫，道光三十年卒。著有借根方句股細草一卷，術爲二十有五術。同治二年五月，處士刻之，初以聚珍板印行，後入叢書，又復刻焉。并爲記曰：晉夫幼穎悟，工詩文，有神童之目。七八歲時，家人算魚值，錄兩參差，移時莫決，晉夫至，立剖其數，長老皆大驚。予與晉夫中表交最密。道光季年，湘南大飢，大府發倉穀，分各都甲赴領，巨室皆畏累不敢前。晉夫曰：若人人計利害，衆將得活。於是獨詣縣請穀若干石，徧賑之。後果責還倉。晉夫奔走斂集，悉數償補，卒免於累。當是時，舉家非之，而晉夫無幾微慍恨，可謂難矣。晉與予學算，思力尤絕。古人之立天元一，西人之借根方，一見輒通曉。予嘗病句股相校相求諸術，一術取一題，解有簡法，晉夫謂借根方一術足以了之，乃發例得數十題，皆用借根法，予亟從之卒業。顧屢困童子試，未脫襤而歿，春秋二十有八，惜哉。予既傷其齎志，又自念衰疾，大懼其書之不克就也，屬南豐吳子登太史避亂來楚，因定交，請爲是正數十字，而此書遂成。嗚呼，自晉夫之歿，於今十有四年矣，然後得南豐以畢予願，不可謂非晉夫之幸也。（白芙堂算學叢書）

論曰：丁處士獨諳孤往，冥搜力索，用心於衆所不屑之地，既乏師授，又困寒門，未見之書不可致，欲見之書弗能置，必窮歷艱苦而后得輪轉之竅，或且闇符先哲，宜其後詣。曾襲侯（紀澤）兄弟云，諸君博聞富藏，師資友益，視吾時雖其勞逸有相什伯倍蓰者，然則處士之勤學，豈材質之不如人哉，亦其時其地限之耳。及其傳食諸侯，廣交徧覽，思欲藏記所得，以補勿是，則已衰髮不耐矣。夫三湘七澤間，士生咸同之際，又當府主如益陽文忠湘鄉文正諸公，天下多故，卽不難攀鱗附鳳，使少得假手尺寸，而以片長薦拔，自





致乎青雲之上，身泰名立，豈不易易。胡乃甘于寒泊，槁于戶牖乎。吾知處士之志，初未嘗以彼而易此也。至於今湘八百絕學之倡者，舍處士將誰與歸。晚歲移買書之貲，惟以校刻古今算書自適，寂然成藝，憾之，籍觀風行海內，遂爲疇人家必讀之本，厥功不甚偉歟。昔巴陵杜孝廉（貴墀）爲余言，處士在武昌幕府日，文忠方督師東征，而會城有警，同人多走，或謂處士可去矣，則曰：吾安能諾府主之託而委其書局乎。獨不走，卒亦無他。其誠篤如此，嗚呼，可以風已。

## 吳嘉善

吳嘉善，字子登，南豐人。咸豐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居京師，獲交烏程徐莊愍公，同治算學。其後演述割圓八線綴術，術中有感恩知己之語，可徵其交誼篤也。同治改元，避粵匪之亂，游長沙，識丁處士（取忠），逾年客廣州，因鄒徵君（伯奇）又識錢塘夏宮簿（鸞翔），三人者志同道合，益相契，非恆情所測已。光緒五年，奉使法蘭西國（[illegible]），駐巴黎斯城，後受代還旋卒。所譔算書，首述策算，次九章翼，曰今有術，曰分法，曰開方術，曰平方平圓各形術，推演方田者，曰立方立圓術，推衍商功者，曰句股術，曰衰分術，曰盈不足術，曰方程術，於句股術後，次附平三角弧三角測量高遠三術，又次則專述天元四元之書，爲天元一術釋例，爲名式釋例，爲天元一草，爲天元問答，爲方程天元合釋，爲四元名式釋例，其草，爲四元淺釋。自序云：算學之至今日，可謂盛矣。古義既彰，新法日出，前此所未嘗有也。余與長沙丁君果臣皆無他嗜好，而甚癖於此，幾忘其癖，更欲以癖導人，嘗相與語，以爲近時津逮初學之書，苦無善本，梅文穆公所增刪之算法統宗，今亦不傳，因商榷逮此，取其淺近易曉者，以爲升高行遠之助云。處士取其書初用活字印行十七種，後乃徧刻之入白芙堂叢書。例略云：子登先生原書術多而例少，故初學讀之猶有苦其難通者。久欲稍爲增益，而其書已如成器，無少罅漏，不能羼入。今取術習難通者，於各種後依術各補一草，仍於各種後題補例二字，以示區別，庶讀者易於領解焉。（白芙堂算學叢書、舒藝室詩存）

論曰：吳編修以文學侍從之班，精覈數理，博通中西，然後假持節淩絕域，美哉使乎，不愧皇華之選矣。今讀其譔述，要歸樸實，引人入勝，所以嘉惠初學者，法備而意良，惓惓乎不啻金鍼之度焉。彼明儒統宗諸書，惡能企其什一哉。

## 汪曰楨

汪曰楨，字剛木，號謝城，又號薪甫，烏程人。咸豐二年舉人，後官會稽縣學教諭。精史學，又精算學，尤習古今推步諸術，與海寧李京卿（善蘭）友善。時移書問難，嘗初譔二十四史日月攷，上起共和，下與欽天監頒行萬年書相接，各就當時行用本法推算，每年詳列朔閏月建大小，并二十四氣，略加萬年書之式。同治元年夏，始寫定爲五十卷，以附古今推步諸術攷二卷，自黃帝術訖歐邏巴噶西尼術，著錄凡一百四十六家。又甲子紀元表一卷，總五十三卷。五年夏，獨山莫中書（友芝）見之，謂此書爲人之所不爲，可以專門

名家。而惜其卷帙過繁。宜別爲簡要之本。庶便於謄寫刊刻。因刪繁就簡。仿通鑑目錄例。專載朔閏。又取羣書所見朔閏不合者。綴於每年之末。編爲歷代長術輯要十卷。其諸術攷二卷。乃推步之凡例。仍附於後。蓋距初布算時已逾三十年矣。母甥安人桑曾爲之序。略云。讀史而攷及於月日干支。小事也。然亦難事也。欲知月日。必求朔閏。欲求朔閏。必明推步。宋劉仲更羲叟徧通前代步法。謂劉氏輯術。自漢初迄五季千餘年朔閏燦然。足資考索。惜乎輯術全書久佚。僅存於通鑑目錄。而通鑑目錄。又僅存明人刊本。脫譌不少。且自宋迨明又六百餘年。未有續撰長術繼仲更而起者。蓋其事甚小。爲之則難。不知推步者欲爲之而不能爲。知推步者能爲之而不屑爲也。兒子曰楨。性好學史。尤喜習算。嘗有志於此。徧致當時行用之本術。如法推步。得其朔閏。凡仲更所推。悉爲算校。正其譌。補其缺。并續推宋以後之長術。又取二十四史所載月日。一一稽其合否。證以羣書。略加攷辨。其布算校閱。始於丙申之夏。期以二十載之功。粗成全史。曰楨之言曰。史學所以資治。其本在深察夫興衰治忽之大端。徒致嚴於典章名物。已爲末務。月日干支。抑末之末也。雖然。月日淆亂。則事蹟之先後不明。而興衰治忽之故。將欲察而無由矣。且下學上達。初非二致。欲求其精。必先求其粗。譬諸飲食。先以烹飪。先以種蓺。及其既飽。則種蓺烹飪。皆爲筌蹏。而要不能不先從事於此。若徒知種蓺烹飪。而不求飽食。則將終身爲田父爲爨夫。惟孜孜於隴畝之畔。鑪竈之閒。而絕無饜飫之一日。是又非吾所願也。吾之爲此。固種蓺烹飪之事。乃正所以爲飽食之資。特將使人人得以專求飽食之逸。而不必先事乎種蓺烹飪之勞焉耳。是則吾識其小。而人得識其大。吾任其難。而人將任其易。雖不足稱史學。而於學史之人。則似不無小補矣。余頗韙其言。是時余方從事古文辭。曰楨因前請曰。頃所此書。持籌握管。挑燈揮汗。不勝其勞。吾母所親見也。他日書成。幷以序文可乎。余笑而頷之。迄今忽忽已閱二十年。而其書惟史記至新舊唐書屬草粗定。爲書已一百餘卷。自新舊五代史至明史。尚未暇及。僅全書三分之二。約計全書之成。至速亦更需數年。余頗欲睹其成。時加督促。而舉業間之。人事又擾之。有萬萬不能速成之勢。余衰年久病。恐不及待其成。故預爲此序。俾俟他時寫定冠諸簡端。將夫是書體大文繁。曰楨雖努力爲之。究不免力少任重。且以一人精力。別無佽助。未及詳加覆覈。舛譌缺漏必多。此後或曰楨學識稍進。自能補改。或得良友如劉仲更之流。匡其不逮。使得附於著作之林。亦云厚幸。是豈非余所及知矣。時咸豐五年九月也。教諭又通音韻之學。好塡詞。嘗爲所校正諸書。都爲茲蕤叢刻。茲不具詳。光緒七年卒於官。年六十有九。所撰兩浙志爲程志甚博。其推策小識超辰表三卷。又如積引蒙八卷。未刻。副稿今藏山陰門人許孝廉在衡家。（歷代長術輯要古今推步諸術攷推策小識超辰表如積引蒙舒藝室詩）

論曰。李尙之以乾鑿度術。推定孔錯日名。致羅著香以七所偏致春秋朔閏異同。獨特夫以考成後編時憲法。上推春秋經傳月日考證爲一書而作。已足以補其罅漏。有功方冊。若宋劉羲叟推漢至五季月日爲劉氏輯術。國朝錢同人著四史朔閏致。則皆精深博大。又薹方立擬謨三統以來五十三家所術。但傳





序目。屬稿不成。從未有互證旁通。殫精畢慮。貫穿全史爲一書。如汪教諭之作者。案其搜采諸書逾數百部。致力幾三十年。可謂博且勞矣。使讀史者舉二千五百餘年之月日。蓋然具見。治曆者合百四十六家之用數。悉有鉤稽。其津逮後學爲何如耶。昔梅勿庵氏有言。一生勤苦。皆爲人用。者教諭之謂歟。

## 左潛

左潛。字壬叟。湘陰人。侯相文襄公從子也。補縣學生。英年績學。於詩賦古文辭無不深純。每應試必冠其曹。尤酬習算術。長沙丁處士取忠引爲忘年交。同治十三年秋夭死。士林多惜之。所學自大衍天元以及借根比例諸新法。雖不通貫。且能出己意。發其式。勘其誤。作爲圖解。往往突過先民。嘗增訂烏程徐莊愍公割圜綴術。既成。忽悟通分捷法。析分母分子爲極小數根。而同者去之。凡多項通分。頃刻立就。因演數草爲通分捷法一帙。所謂綴術補草四卷。自序云。自泰西杜德美創立割圓九術。以屢乘屢除通方圓之率。我朝明氏董氏各立一家言以爲之說。而杜氏之義。推闡靡遺。顧八線互求。尙無通術。未足以盡一圓之蘊。夫非明董之智力不能因法立法以盡其蘊也。其能窮杜氏之義也。貴於借根方。其不能成杜氏之法也。亦限於借根方。蓋借根方卽天元一之變術。而借根方之不能立式。究不如天元一之巧變莫測也。是書祖杜氏而宗明氏。又旁參以董氏之法。八線相求。各立一式。因式立法。不煩寄廟之勞。因法入算。不費轉求之苦。舊之不可立算者。今皆能馭之以法。卽有不緒立法布算者。而其式終存。則式能濟法之窮。而度圜諸線。一以貫之。無遺法矣。推其立式之由。所謂比例術。卽明氏定率爲一率。所有爲二率或三率之法也。所謂還原術。卽明氏弧背求正矢。又以正矢求弧背之法也。所謂借徵術。卽明氏借十分全弧通弦率數。求百分全弧通弦率數。借百分全弧通弦率數。求千分全弧通弦率數諸法也。所謂商除法。又卽還原術之變法也。是故綴術之生。因於明氏。而又足以盡明氏之變。明氏之未能立式也。借根方法。取兩等數。其分母分子。雜糅繁重。而不可通也。其多號少號。或傳互變。而不可約也。試取明氏書驗之以綴術。其遞降各率。頃刻可求。則是書也。其眞能因法立法。而更能樹幟於明董之後者歟。書爲徐君靑先生所作。吳君子登述而成之。顧詳於式而略於草。（惟弧求小弦、切求大矢、矢求大弦、小弦求小割、大弦求大切、八式有草、餘皆有式無草）欲考其立式之原。不可遽得。學者難焉。潛因於暇日一一爲補草。合爲四卷。書既成。丁果臣先生以皆習算。於徐先生。將以此書付諸梓。因綴數語於簡端云。又謂綴術釋戴一卷。序云。余既補訂徐莊愍公割圜綴術。丁果臣先生復以戴氏鄂士求表捷術見示。因解詳斷。立法巧妙。於天地間自然之形數。曲盡精微。其中各式。有足補徐氏之未備者。（如餘弦求各線式）有式同於徐術而立法不同。（如徐術以本弧求正弦此術以…差直求…法異而理不異也）要皆祖杜宗明。使割圜之理。一以貫之。雖各有創術。而因法立法。互相發明。益足見明氏書之爲通術。而其理固無所不賅也。原書算式繁重。通分化分諸法。學者驟難通曉。余因思綴術乃天元一之變法。用以立式。巧變莫測。遂依法改演各草。不一其而諸式立就。且與書中細術諸草一一密合。爰並取全

曾綱紀誠簡手錄成帙。至求式各法。已詳綴術草中。茲不再述。又撰綴術釋明二卷。湘鄉曾孝廉紀鴻為之序。略云。易繫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則綜天下難定之象。以歸於有定。莫數若矣。在昔聖神制器尚象。利物前民。其於數理。必有究極精微。範圍後世者。代久年湮。其數學漸至失傳。近三百年。泰西猶能推闡古法。翻陳出新。而中國之才人智士。或反蹈其成轍。而率由之。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正今日數學之謂也。中國舊有弧矢算術。而未標角度。八線之名。未立八線鈐表。則雖有用其理以入算者。而無表可稽。則每求一數。必百倍其功而始得。且得而仍非密率。明代譯出泰西八線表及八線對數表。發其立法之源。得數之初。甚屬繁難。而成表之後。一勞永逸。大至於無外。細至於無微。莫不可以此表測之。則其用之廣大可想。然得表之後。雖無事於再求。而任舉一數。何能較其訛謬。若仍用舊術。則非匝月經旬。不得一數。此明靜菴董方立推演杜德美弧矢捷術之可貴也。向來求八線者。例用六宗三要二簡各法。若任背一弧度。必不能致其弦矢諸數。至杜氏創立屢乘屢除之法。則但有弧徑。而八線均可求。董方立解杜術。先取直線之極微者。令與弧線合。而後用連比例。以推至極大。又考諸率數。與尖錐理相合。故用尖錐以釋弧矢。而弧矢之理以顯。而數亦顯。明靜菴解杜術。先取四分弧通弦十分弧通弦直線之極大者。用連比例。以推至千分萬分弧通弦之極微者。致其乘除之率數。與杜氏原術乘除之理相合。故用綴術以釋弧矢。而弧矢之數以出。而理亦出。董明二君。均為弧矢不祧之宗。無庸軒輊其間。迺百年中繼起者如戴氏徐氏李氏所著各書。雖自出新裁。要皆本董明為師資也。吾友左君壬叟。於數學一道。尤孜孜不倦。遇有疑難之處。必窮力追索。務洞徹其奧窔而後止。嘗謂方圓之理。乃天地自然之數。吾之宗中宗西。不必分其畛域。直以為自得新法也可。曾釋徐君青氏綴術。又釋戴鄂士求表捷術。茲又釋明靜菴弧矢捷術。而一貫以天元寄分之式。於圓率一道。三致意焉。可謂勇矣。余癸酉從丁果臣先生遊。始識壬叟。繼與共述粟布演草圓率考真二書。相得甚歡。不啻古所謂同方合志者。孰意天厄良才。壬叟竟於甲戌秋不永年而逝。凡在同學諸人。無不歎息不置。況余與壬叟兩世神交。安能類恝切耶。（自英堂算學叢書）

論曰。今天下言相業之盛。鮮不讙驚乎湘鄉。湘陰者。踏其道德文章。與夫事功赫濯。固曉近數十年來士大夫所莫得而比數者。已而舉從弟季。類能充其材力。不為地望習俗所囿。咸奮於學問以自見。不又難之難乎。左上舍心智過人。深造自得。所謂中西家新舊諸法。皆循其當然。而抉其所以然。斐然有作。足以信今而傳後。迺與粟誠孝廉。英年甌謝。同遺不祿之悲。吾於是益歎天之生才不易。生之而又若故吝之。弗盡其才之用。抑獨何哉。噫嘻。

## 曾紀鴻

曾紀鴻字栗誠。湘鄉人。文正公少子也。同治十一年。文正薨於位。恩旨優卹。紀鴻賞給舉人。一體會試。光緒三年一就試而歿。少年好學。與伯兄襲侯紀澤。並精算術。孝廉尤神明乎西人所謂代數術。銳於思





而勇於進。創立新法。同署多心折焉。嘗謂大衍求一術。亦可以代數推求。依題演之。理正相通。同治十三年仲春。所撰對數詳解成。長沙丁處士取忠為之序云。言算至今日。可謂無法不備。無美不臻矣。即對數一術。乃西士所稱為至精至簡者。而近日海寧李壬叔。南海鄒特夫。皆創立新法。較西人舊法簡易數倍。而與西人近日所推之新法。不謀而隱隱合符。後人之心力。不可突過先民耶。然常對之外。又有訥對。頭緒紛繁。每令學者望洋生歎。即有銳意此道者。亦病其諸端不詳。詳焉不賅。窮極鑽研。亦廢然思返。余幼嗜數學。閱舊書對數比例。喜其演數之詳。復病其抉理之不顯。則雖詳如未詳也。近年與曾君栗誠交。講求天元借根之理。而尤孜孜於代數術一書。偶思對數之繁賾。唯代數可顯其理。因謂栗誠曰。子穎悟絕倫。心精力果。何弗用代數式詳解對數乎。栗誠曰。此夙志也。遂以數月之力。譔對數詳解五卷。始明代數之理。為不知代數者闢其先路也。中言對數之理。末言對數之用。作書之本意為對數設也。其於常對訥對。辨晰分明。常對以十為底。訥對以二七一八二八二為底。常對以〇四三四二九四五為根。先求得各真數之訥對。復以對數根乘之。即為常對數。根數朗然。有條不紊。雖初學讀之。苟能循序漸進。無不可相說以解者。而曾君復不欲以作述自居。每卷首皆署余名。而署名於卷後。為讐校之首。又分署友朋同志者名於各卷之後。其與人為善之心。近世罕覯。易繫所謂智崇而禮卑者非歟。余重違其意。付梓之日。一切悉仍其舊。特誌數語於簡端。以示不沒其實云。其秋又成圓率考真圖解一卷。列圓周率數至百位。為從古所未有。蓋據西士尤拉（見代數術）之法。變為捷術。以求大小弧較弧諸切線。乃依徐莊愍公術分求小弧較弧由弧背真數。相併四因之。得半周率。倍之即全周率矣。自跋其後云。歲讀古今人數學書。莫不言割圓之難。數理精蘊中所載圓率。與西人圖盧所求三十六位之數相同。皆與內容外切屢次開方之法。欲求此三十六位之率。不下數十年工夫。亦甚難矣。後有泰西杜德美特立屢乘屢除之法。省去開方。較簡法為稍捷。然秀水朱君小梁用其術以求四十位圓率。止有二十五位不誤。其後十五位概行譌誤。足見紛賾繁雜。易於淆亂。果臣先生暨紀鴻等凝心構思。幸得創茲巧法。歛級甚速。按等推求。瞭如指掌。適日深於算者。窮理之功多。演數之功少。反覺不切於日用。今用此術。推得各弧背真數。至百位之多。庶幾息諸家之聚訟。而為古之困於圓率者。置一左券也。處士者亦有序略。謂曾君創立新法。以月餘之力推得圓率百位。並用求徑率。亦以除法補至百位。而黃君玉屏。又析圓率為半周為象限。及度分秒微纖忽芒塵。皆列為表。以備求八線之用。又與左君壬叟。共為圖解。使學者循序可知其立法之源。洵可謂難能而可貴矣。適余彙刻算書。因急梓之。以公同好。乃書成而壬叟遽下世。苦雨淒其。英姿歘謝。此余與曾君兩君俯仰愴懷。不禁潸然出涕也。玉屏名宗憲。新化人。為處士高足弟子。有求一術通解二卷。亦刻入叢書以行。（自英堂算學叢書）

論曰。曾孝廉英才妙年。從宦江表。雖居金粉煙水之區。然守文正公家法。一切聲色狗馬紈綺肥甘之惑。

無因至前。是時方奏開機局。廣譯西書。又得幕下賓客。若李京卿張明經丁處士諸君子。當代號為明算。足與賞奇析疑。樂數晨夕。孝廉講習其間。折中一是。術必盡通。而理必盡貫。故其課藝窮極杪忽。多發人所未發。豈非後來居上者耶。顧獨惜天不假年。未克從哲兄之後。出使絕域。歷覽俄英法德諸國。以其心得證之於目。吾知探賾鉤深。增長神智。推步之學。將有日進而無疆者。而孰謂孝廉之可傳者止於此乎。是則可傷也已。

張文虎

張文虎字孟彪。號嘯山。南匯人。貢生。道光中葉。曾一遊京師。嗜古博覽。不求聞達。深於校勘之學。初主金山錢通守熙祚。乙未冬。同僑寓西湖之楊柳灣。日假文瀾閣書。居兩月。校八十餘種。抄四百三十二卷而返。己亥庚子秋。續校閣書。又兩寓十三間樓。比壬寅而守山閣叢書竣。同治改元。與海寧李京卿善蘭同客湘鄉文正公軍幕最久。五年金陵書局初開。主校席十三年。辭歸鄉里。光緒三年尚逾七十。猶董郡縣志事。數載所撰舒藝室雜著甲乙編各二卷。賸稿一卷。詩存七卷。詞二卷。隨筆六卷。續筆一卷。餘筆三卷。今行於世。其春秋朔閏考古今樂律攷二稿。燬於兵燹。側經之學。於名物訓詁六書音韻樂律中西算術。靡不洞徹源流。見諸隨筆者。有旁要夕桀解。曰周禮地官保氏九數。鄭注云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曾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賈疏云今有重差句股也者。此漢法增之。又引馬注作今有重差夕桀。釋文亦云夕桀二字。非鄭注。是鄭注無夕桀。馬注無句股。今本並有者。後人依馬注增入鄭注耳。今永樂大典本九章算術。缺旁要。惟揚輝九章算法詳解。句股容方第一問。引句股旁要法。夕桀則世秦九韶數書九章第四篇望敵圓營術。有其名。云以句股求之。夕桀入之。亦即句股容圓術也。重差者重疊測望而知其差也。劉徽海島算經序云。度高者重表。測深者累矩。孤離者三望。離而又旁求者四望。此即所謂重差也。旁要夕桀。蓋皆測望中之一事。旁要謂方。夕桀測圓。孔巽軒氏以為旁要即西人三角法。案釋名云。在邊曰旁。史記扁鵲倉公傳索隱云。方猶邊也。要即古著字。孔說殆近之矣。夕桀云者。廣雅釋詁云。夕衺也。王氏疏證引呂氏春秋明理論。是正坐於夕室也。注云。言其室邪夕不正。桀者揭也。文選謝靈運擬劉楨詩注。桀與揭音義同。又東京賦薛注。揭猶表也。蓋樹表而邪望之。即劉徽所云孤離者也。疑重差夕桀。古人本以旁要該之。其實此三者皆不離於句股。後人強為之分析耳。錢氏十駕齋養新錄。疑夕桀為互乘之譌。儀徵阮文達公。又以今有為即九章算術中今有術。案互乘今有。皆算家通法。不能另列為一章。且不得雜出於旁要重差下也。其代文正公作幾何原本序。略謂中國算書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為一法。學者泥其迹而求之。往往畢生習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遂有苦其繁而視為絕學者。無它。徒眩其法而不知求其理也。傳曰。物生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數。然則數出於象。觀其象而通其理。然後立法以求其數。則雖未視前人已成之法。類而求之。若合符契。至於探賾索隱。推





廣古法之所未備。則從違而無窮也。幾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有形而概之曰點線面體。點線面體者象也。點相引而成線。線相遇而成面。面相疊而成體。而線與線。面與面。體與體。其形有相兼有相似。其數有和有較。有有等有無等。有有比例有無比例。洞悉乎點線面體。而御之以加減乘除。譬諸閉門造車。出門而合轍也。奚徵繁然逐物而求哉。然則九章可廢乎。非也。學者通乎聲音訓詁之鄭。而後古書之奧衍者可讀也。明乎點線面體之理。而後數之繁賾者可通也。九章之法。各適其用。幾何原本則徹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無不賅也。致其知於此。而驗其用於彼。其如肆力小學而收效於羣籍者歟。此外言算諸篇。雜見集中。不具錄。舒藝室全集

論曰。張明經兼精律解。力求實是。綜論古今中西諸家得失。頗持其平。讀其書可謂中立而不倚者已。旁要夕桀之解。精妙獨到。非淺學薄涉之夫可語此也。可寶未見明經說。先蓋嘗私議之。重差徵序已詳。不煩辭費。愚以為旁要今有重差夕桀之四者。總在句股篇中。猶方田有諸分。少廣有平立方圓。商功有隄道亭錐。及芻曲盤冥。周官音義云。以篇言之。故曰九章。周官鄭注本意若曰曾不足以上章凡八。旁要以下皆句股章而九也。隋書律曆志。敘次最明。九曰句股。以御高深廣遠。使無諸術。胡以御之。今案今有即比例。所本錯見粟米章。李注明云。此都術也。蓋今有又所以統御諸術者。賈疏實言之。旁要也者。求之四旁也。即內容外切之方圓邊徑也。夕桀也者。斜截之也。即割分弧面以和較同式相比。又即中垂線也。西人以弦為底。句若股為兩腰。則視垂線在中。古人以橫句縱股視之。垂線自斜矣。書太甲上旁求俊彥。孔傳旁非一方。漢書地理志上顏注。要求之也。夕有衺訓。見于高注。張雅說文解字衺部。衺也。爾雅釋天李巡注。祭星以桀。故曰磔。古訓車裂為磔。是桀有破裂訓也。桀磔本通假字。形聲正同。無可疑者。然則邊徑容切垂線割分。古人未得其名。特皆缺有間耳。句讀之不明。辭志之相失。後人之咎也。夫八線三角。泰西長技。倘非以比例統馭之。由前之論。又焉能離句股而別有神速哉。臆說如是。差足補明經所未言。斷著于篇。用詒來學。

李善蘭

李善蘭字壬叔。號秋紉。海寧人。諸生。曾從長洲老儒陳徵君奐受經。於辭章訓詁之學。雖皆涉獵。然好之終不及算學。故算學用心極深。其精到處。自謂不讓西人。抑且近代罕匹。方年十齡。讀書家塾。架上有古九章。竊取閱之。以為可不學而能。從此遂好算。應試杭州。得測圓海鏡句股割圜記以歸。其學始進。三十後。所造漸深。因思割圜法非自然。深思得其理。時有心得。輒復著書。與同郡戴煦南匯張明經文虎。烏程徐莊愍公有壬。汪教諭曰楨。歸安張茂才福僖。及並世明算之士。皆相講習。時有問難。咸豐初客上海。識英吉利文士偉烈亞力艾約瑟韋廉臣三人。從譯諸書。十年在莊愍幕府。粵匪稱兵。吳越淪陷。同治改元。乃從湘鄉文正公安慶軍中。相依數歲。七年。用湘陰郭侍郎嵩燾薦。舉徵入同文館。文正資送之應詔至都。

奏派算學總教習。敍勞補階至三品卿銜。戶部郎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漢章京。光緒十年卒於官。年甫七十矣。京卿之學。會通中西。序測圓海鏡云。魯論記孔子之言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賜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此聖人傳道之要旨。自曾子子貢而外。莫得而聞焉。顧聖學始于志道。終于遊藝。故不獨道有一貫。藝亦有焉。元李敬齋先生。著測圓海鏡。每題皆有法有草。法者本題之法也。草者用立天元一曲折以求本題之法。乃造法之法。法之源也。且算術大至躔離交食。細至米鹽瑣屑。法甚繁已。以立天元一演之。莫不能得其法。故立天元一者。算學中之一貫也。明顧應祥海鏡釋術。但演諸開方法。而去其細草。重積輕珠。殊可笑焉。善蘭少習九章。以爲淺近無味。及得讀此書。然後知算學之精深。遂好之至今。後譯西國代數微分積分諸書。信筆直書。了無疑義者。此書之力焉。蓋諸西法之理。即立天元一之理也。今來同文館。即以此書課諸生。令以代數演之。則合中西爲一法矣。丁君冠西欲以聚珍板印古算學。問余何書最佳。余曰。莫如測圓海鏡。丁君曰。君之學得力此書最多。將以報私淑之師耶。余曰然。然中華算書。實無有勝于此者。請讀阮文達公之序。始知非余阿私所好也。自撰諸書。惟尖錐算學考未卒業。而燬於兵。餘皆刻于金陵。都爲則古昔齋算學。凡十三種。二十有四卷。曰方圓闡幽一卷。專言理而不言數。凡十條。曰弧矢啓祕三卷。則以尖錐立術。而弧背入綫皆可求。曰對數探源二卷。亦以尖錐截積起算。先明其理。次詳其法。自序云。正數以乘除爲比例。對數以加減爲比例。正數連比例之率。以前率與後率遞減之。則所餘者仍爲連比例之率。且仍如原率之比例。對數連比例之率。以前率與後率遞減之。則所餘者必爲齊同之數。是故有對數萬求其逐一相對之正數。則爲連比例萬率。其理夫人而知之也。有正數萬求其逐一相對之對數。則雖歐羅巴造表之人。僅能得其數。未能知其理也。曲盡深思得之。然其精微玄妙。且用以造表。較西人簡易萬倍。然後知言數者之不可不先得夫理也。曰垜積比類四卷。以立天元一詳演細草。序云。垜積爲少廣一支。而元郭太史以步躔離。近汪氏孝嬰以釋遞兼。董氏方立以推割圜。西人代數微分中所有級數。大半皆是。其用亦廣矣哉。顧歷來算書中不慣見。惟元朱氏玉鑑茭草形段。如象招數。果垜疊藏諸門。爲垜積術。蓋其意在發明天元一。故言之不詳。亦無條理。汪氏董氏之書。有條理矣。然一但言三角垜。一但言四角垜。餘皆不及。則亦不備。今所述有表有圖有法。分條別派。詳細言之。欲令習算家知垜積之術。於九章外別立一幟。其說自善蘭始。曰四元解二卷。序云。汪君謝城以手抄元朱世傑四元玉鑑三卷見示。天元之外。又有地元人元物元。書中每題條列算方廉隅諸數。無細草。讀之茫然。深思七晝夜。盡通其法。乃解明之。先釋列位及加減乘除相消諸法。復以天物相乘人地相乘諸數。無可位置。爲改定算格。取首四問。各布一細草。且明開方之法。恐初學仍不能通。復取細草逐節繪圖詳釋之。術雖深。讀此可豁然矣。曰麟德術解三卷。序云。元郭太史授時術中法。號最密。其平立定三差。學曆者皆推爲精覈。不知麟德術從朓朒遲速二法。已暗寓平定二差於其中。郭氏特踵步加密





耳。稱調借加立差。猶未也。必欲合天。當再加三乘四乘諸差。後世有好學深思之士。試取我說而演之。其密合當不在西人本輪均輪橢圓諸術下。而李氏實開其端。創始之功。又何可沒也。暇日取史志盈朒遲速二法詳論之。以質世之治中法者。曰橢圓正術解二卷。新術一卷。拾遺四卷。序云。新法盈縮遲疾皆以橢圓立算。徐君青中丞。謂其取徑迂回。布算繁重。且皆係借算。非正術也。因撰是卷。法簡而密。尤便對數。超過西人遠矣。但各術之理。俱極精深。恐學者驟難悟入。將尚多暇。輒逐術爲補圖詳解之。曰火器眞訣一卷。序云。凡鎗礮鉛子。皆行拋物綫。推算甚繁。見余所譯重學中。欲求簡便之術。久未能得。冬夜少睡。復于枕上反覆思維。忽悟可以平圓通之。因演爲若干款。依款量算。命中不難矣。曰對數尖錐變法釋一卷。序云。善蘭昔年作對數探源二卷。明對數之根。爲諸乘方合尖錐。金山錢氏刊入指海中。後與西士迻譯泰西天算諸種。其書雙曲線與漸近線中間之積即對數積。核其數與善蘭所定諸乘方尖錐合。而其求對數諸較。則法又不同。蓋善蘭所用正法也。西人所用變法也。不明其故。幾疑二法所用之根不同。故特釋之。以解後世學者之惑。曰級數回求一卷。則明代數者。序云。凡算術用級數推者。有以此推彼之級數。即可求以彼推此之級數。設數題如法演之。爲一切級數互求之準繩。曰天算或問一卷。則記友人門弟子答問之語。擇其理之精者。錄存于卷。其後又附考數根法一卷。數根者惟一可度而他數不能度之數也。立法凡四。則可補幾何之未備云。至於所譯泰西算書。提要鉤元。亦詳自序。幾何原本後九卷。譯序云。泰西歐几里得撰幾何原本十三卷。後人續增二卷。共十五卷。明徐利二公所譯。其前六卷也。未譯者九卷。卷七至卷九。論有比例無比例之理。卷十論無比例。十三卷十一至十三。論體。十四十五二卷。亦論體。則後人所續也。無七八九三卷。則十卷不能讀。無十卷。則後三卷中論五體之邊不能盡解。是七卷以後。皆爲論體而作。卽皆論體也。自明萬曆迄今。中國天算家願見全書久矣。道光壬寅。國家許息兵與泰西各國定約。此後西士願習中國經史。中士願習西國天文算法者。聽。聞之心竊喜。歲壬子來上海。與西士偉烈君亞力約。續徐利二公未完之業。偉烈君無書不覽。尤精天算。且熟習華言。遂以六月朔爲始。日譯一題。中間因應試避兵諸役。屢作屢輟。凡四歷寒暑。始卒業。是書泰西各國皆有譯本。顧第十卷闡理幽元。非深思力索不能驟解。西士通之者亦尠。故各國俗本。掣去七八九十四卷。六卷後。卽繼以十一卷。又有前六卷單行本。俱與足本並行。各國言語文字不同。傳錄譯述。旣難免參錯。又以讀全書者少。翻刻誤本是正無人。故夏五三豕。層見疊出。當筆受時。輒以意匡補。偉烈君言異日西士欲求是書善本。當反訪諸中國矣。甫脫稿。韓君綠卿寓書請捐貲上板以廣流傳。卽以全稿寄之。顧君尙之。張君嘯山任校覈。閱二年功竣。韓君復乞序之。憶善蘭年十五時。讀舊譯六卷。通其義。竊思後九卷必更深微。欲見不可得。悵恨徐利二公之不盡譯全書也。又妄冀好事者或航海譯歸。庶幾異日得見之。不意昔所冀者今自爲之。其欣喜當何如耶。雖然。非國家推恩中外。一視同仁。則懾于禁網不敢譯。非偉烈君深通算理。且能

以華言詳明剖析。則雖欲譯無從下手。非韓君力任剞劂。嘉惠來學。張勵二君。同心並力。詳加讎勘。則雖譯有成書。後或失傳。凡此諸端。不謀麕集。實千載一時難得之會。後之讀者。勿以是書全本入中國爲等閒事也。又重學二十卷。附曲線說三卷。序云。歲壬子。余遊滬上。將繼徐文定公之業。續譯幾何原本。西士艾君約瑟語余曰。君知重學乎。余曰。何謂重學。曰幾何者度量之學也。重學者權衡之學也。昔我西國以權衡之學制器。以度量之學考天。今則制器考天。皆用重學矣。故重學不可不知也。我西國言重學者。其書充棟。而以胡君威立所著者爲最善。約而該也。先生亦有意譯之乎。余曰諾。于是朝譯幾何。暮譯重學。閱二年同卒業。韓君綠卿旣任刻幾何。錢君鼎卿亦請以重學付手民。同時上板。皆印行。無幾同燬于兵。今湘鄉相國爲重刊幾何。而制軍肅毅伯亦爲重刊重學。又同時得復行于世。自明萬曆迄今。疇人子弟皆能通幾何矣。顧未知重學。重學分二科。一曰靜重學。凡以小重測大重。如衡之類。靜重學也。凡以小力引大重。如鎟車轆轤之類。靜重學也。一曰動重學。推其暫。如飛礮擊敵。動重學也。推其久。如五星繞太陽。月繞地。動重學也。靜重學之器凡七。桿也。輪軸也。齒輪也。滑車也。斜面也。螺旋也。劈也。而其理維二。輪軸齒輪滑車皆桿理也。螺旋劈皆斜面理也。動重學之學凡三。曰力。曰質。曰速。力同則質小者速大。質大者速小。質同則力小者速小。力大者速大。靜重學所推者。力相定。或二力方向同。定于一線。或二力方向異。定于一點。動重學所推者。力生速。凡物不能自動。力加之而動。若動後不復加力。則以平速動。若動後復加力。則以漸加速動。而其理之最要者有二。曰分力并力。曰重心。則靜動二學之所共者也。凡二力施于一體。合之靜。必定于并力線。合之動。必行于并力線。且物之定。必定于重心。物之動。必行于重心線。并力線必經過重心也。又凡物旋動。必環重心。地動是也。二物相連而相旋。必環公重心。月地相攝而動是也。故分力并力及重心。爲重學最要之理也。胡氏所著凡十七卷。從以流質重學三卷。都爲二十卷。制器考天之理。皆寓于其中矣。嗚呼。今歐羅巴各國日益強盛。爲中國邊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數明也。曾李二公有見于此。亟以此付梓。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異日人人習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國。令震攝奉朝貢。則是書之刻。其功豈淺尠哉。又代微積拾級十八卷。序云。中法之四元。卽西法之代數也。諸元諸乘方諸互乘積。四元別以位次。代數別以記號。法雖殊。理無異也。我朝康熙時。西國來本之。奈端二家。又創立微分積分二術。其法亦借徑於代數。其理實發千古未有之奇秘。代數以甲乙丙丁諸元。代已知數。以天地人物諸元。代未知數。微分積分。以甲乙丙丁諸元。代常數。以天地人物諸元。代變數。其理之大要。凡線面體。皆設爲由小漸大。一刹那中所增之積。卽微分也。其全積。卽積分也。故積分逐層分之爲無數微分。合無數微分。仍爲積分。其法之大要。恆設縱橫二線。以天代橫線。以地代縱線。以彳代橫線之微分。以微代縱線之微分。凡代數式。皆以法求其微係數。係於彳或微之左。爲一切諸面體之微分。故一切線面體之微分。與縱橫線之微分。皆有比例。而發求微係數。可得線面體之積數。曲線之諸異





點。是謂微分術。既有線面體之微分。可反求其積分。而最神妙者。凡同類諸題。皆有一公式。而每題又各有一本式。公式中恆兼有天地。或兼有彳微。但求得本式中天與彳之同數。或地與微之同數。以代之。乃求其積分。卽得本題之全積。是謂積分術。由是一切曲線曲線所函面曲面所函體。昔之所謂無法者。今皆有法。一切八線求弧背。弧背求八線。眞數求對數。對數求眞數。昔之視爲至難者。今皆至易。嗚呼。算術至此觀止矣。蔑以加矣。羅君密士。合衆之天算名家也。取代數微分積分三術。合爲一書。分款設題。較若列眉。嘉惠後學之功甚大。偉烈君亞力。聞而善之。亟購求其書。請余共事。譯行中國。偉烈君之功豈在羅君下哉。是書先代數。次微分。次積分。由易而難。若階級之漸升。譯旣竣。卽名之曰代微積拾級。時幾何原本刊行之後一年也。又談天十八卷。序云。西士言天者曰。恆星與日不動。地與五星俱繞日而行。故一歲者。地球繞日一周也。一晝夜者。地球自轉一周也。議者曰。以天爲靜。以地爲動。動靜倒置。違經畔道。不可信也。西士又曰。地與五星及月之道。俱係橢圜。而歷時等。則所過面積亦等。議者曰。此假象也。以本輪均輪推之而合。則設其象爲本輪均輪。以橢圜面積推之而合。則設其象爲橢圜面積。其實不過假以推步。非眞有此象也。竊謂議者未嘗精心考察。而拘牽經義。妄生議論。甚無謂也。古今談天者。莫善於子輿氏。苟求其故之一語。西士蓋善求其故者也。舊法火木土皆有歲輪。而金水二星則有伏見輪。同爲行星。何以行法不同。歌白尼求其故。則知地球與五星皆繞日。火木土之歲輪。因地繞日而生。金水之伏見輪。則其本道也。由是五星之行。皆歸一例。然其繞日非平行。古人加一本輪推之不合。則又加一均輪推之。其推月且加至三輪四輪。然猶不能盡合。刻白爾求其故。則知五星與月之道。皆爲橢圜。其行法面積與時恆有比例也。然俱僅知其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奈端求其故。則以爲皆重學之理也。凡二球環行空中。則必共繞其重心。而日之質積甚大。五星與地俱甚微。其重心與日心甚近。故繞重心卽繞日也。凡物直行空中。有他力旁加之。則物卽繞力之心而行。而物直行之遲速。與旁力之大小。適合平圜率。則繞行之道爲平圜。稍不合。則恆爲橢圜。惟歷時等。所過面積亦等。與平圜同也。今地與五星本直行空中。日之攝力加之。其行與力不能適合平圜。故皆行橢圜也。由是定論如山。不可移矣。又證以距日立方與周時平方之比例。及恆星之光行差。地道半徑視差。而地之繞日益信。證以煤坑之墜石。而地之自轉益信。證以彗星之軌道。雙星之相繞。多合橢圜。而地與五星及日之行橢圜益信。余與偉烈君所譯談天一書。皆主地動及橢圜立說。此二者之故不明。則此書不能讀。故先詳論之。又京卿所譯西書。尚有植物學一種。凡八卷。無關算術。不具詳焉。[illegible]……則古昔齋算學……代數微積拾級……誤矣。

論曰。李京卿邃于數理。專門名家。用算學爲郎。王公交辟。居譯署者幾二十年。動階比秩卿寺。遭遇之隆。近代未之有也。夫其聰彊絕人。蓋有天授。觀所譯諸書。剖析入微。奧窔盡闡。體大而思精。言簡而義賅。其爲薄海內外所傾倒也。宜已。嘗聞治算之要。理與數也云爾。加減乘除開方也者。法也。習理焉。推探招

差天元四元，與夫對數代數微分積分也者，所以用法之法也。是術也而數起矣，數有萬變，理惟一元。術無論古今中西新術也，其皆能含加減乘除開方，而他有所用法乎。是故異者其名耳，而其實正同也。同者何，理而已矣。執理之至簡，馭數之至繁，術之無不可通之數，挾之即無不可窮之理，人胡爲相膠域哉。昔者借根方法，進呈聖祖仁皇帝，諭蒙養齋諸臣曰，西洋人名此書爲阿爾熱巴拉，（案原本作八達，據四庫改正）譯言東來灋也。於是悟借根之出天元，梅氏發之於前，今知變四元爲代數，京卿證之於後。如于重學卷中附天元數草，課同文館生，演海鏡以代數，非欲學者因此識彼，究其一致乎。自得京卿，而梅氏之說彌彰，亦有梅氏，而京卿之說益信。立言不朽，此類是也。吾知天下後世之讀京卿書者，謂其心爲梅氏所共見之心，而其義爲梅氏所未及之義。論其世可想見其爲人，必曰梅氏以後，一人而已。阿好云乎哉，豈弗審歟。

# 疇人傳三編卷第七

錢塘諸可寶纂錄

國朝名媛 附錄一

## 葛宜

葛宜字南有，海寧人，明舉人雍庵第三女，諸生朱爾邁妻。性閒靜，喜讀書，日坐小樓，以筆墨自娛。書畫篆算，無不精妙，兼通西法，以儀器測星象。著有玉窗遺稿二卷。（國朝閨閣詩鈔甲之十小傳）

## 沈綺

沈綺字素君，常熟人，諸生殷增妻。博通經史，兼精律厤。著有管窺一得十二卷，又有環碧軒詩集四卷，文集四卷，駢體文二卷，畹花詞一卷，行庵補註四卷。爲乾嘉時有名者。（國朝閨閣詩鈔辛之八小傳）

## 王貞儀

王貞儀字德卿，江寧人，宣化知府者輔孫女，錫琛女，宣城詹枚妻。記誦淹貫，最嗜梅氏天算之學，著書甚富。嘉興錢給事儀吉序其術算簡存五卷，略云，予姑適吳江蒯氏者，嘗僑居金陵，姑能詩詞，信厚而明達。貞儀一見如故，常以文字相往來。姑言貞儀於學無不問，夜坐觀天星，言晴雨豐歉輒驗，尤精壬遁，且知醫。其卒也，謂其夫曰，君家門祚薄，無可爲者，妾今先死，不爲不幸。吾平生手稾，其爲我盡致蒯夫人，蒯夫





人能彰我於身後。夫如其言，則盡以致我姑，時嘉慶二年也。後六年，予省姑於黎里，得見之德風亭初集十四卷，二集六卷，繡帙餘箋十卷，星象圖釋二卷，籌算易知，重訂策算證訛，西洋籌算增刪，女蒙拾誦，沈痾囈語各一卷。及此書，姑總爲一編，藏弆珍貯之，未嘗示人。其詩文皆質實說理，不爲藻采。又有象數窺餘四卷，文選詩賦參評十卷，則未之見也。貞儀殁時，年止三十。後數年，詹枚亦亡，無子，他日遺編不泯，其終賴我姑之彰之也歟。余不獲徧觀其書，惟存此種，序而識之，班惠姬之後，一人而已。（金陵詩徵　石錄記事節）

論曰，於乎，夫九數之道，六藝之末也。保氏始教，餘力學文，秦漢以上，夫人而通之矣。至于今法術日以多，傳習日以寡，有視爲吏胥猥瑣之業而鄙不屑語者，有苦其繁賾幽奧而憚弗深求者。欲得二三明算，能絜其短長，相與尋繹其名理，引爲同調，且不能徧望諸士大夫學人也，而況巾幗之英乎。蓋自大家被詔，踵成兄固八表天文志未竟之緒，千古美談，誠無嗣響。乃有殫精象數，立說著書，藝圃技奇，女三爲粲，如葛氏沈氏王氏者，謂非接武於扶風，備見於彤史歟。爰仿廣記，并諸附編，又匪獨拾阮羅之遺珠，亦所以備昭代之隆軌焉。於是乎書。

西洋 附錄二

## 胡威立

胡威立，英吉利國人。精於重學，著書十七卷，分動靜兩大支。論靜重學者七卷，論動重學者十卷。其靜重學，先求重心，以得其相定之理。定理既明，乃可以用動力，而輪軸滑車諸器，或分或合，或複或單，均能以小力運大重，是即動重學之根矣。其動重學，有平速漸加速之分，而地心下引之力，爲漸加速速之比例。用股而不用弦，故物自上而下，弧線長於圓徑，圓徑長於通弦，而其時刻無不同者，此皆理勢之自然。中土諸人，習焉不察，一經拈出，妙義環生。且因此而知一分中月行弧線之矢，同於一秒中重物下行之路，蓋月之右旋，即如重物行於弧線，而地之引方加於月者，僅得地面三千六百分之一也。（重學）

## 羅密士

羅密士，米利堅國（即美國，亦名合衆國，俗呼花旗）人，天算名家也。嘗取法國西人代加德之推曲線諸點，日爾曼（即普國，亦名布路斯，又作普魯士）人來本之之彳號禾號法，合馬格老羅之詳獨變數爲級數，戴勞之詳兩變數和較之函數爲級數諸術，都爲一書，得十有八卷。先論代數幾何者九卷，次論微分數理者七卷，終論積分求法，及曲線改直線，與求皮積面積體積等算式者二卷。分款設題，較若列眉，由易而難，若階級之漸升。然咸豐間，海寧李京卿善蘭偕英國算士偉烈亞力譯行之，刻于墨海書館，遂以代微積拾級名其書云。（代微積拾級）

## 侯失勒約翰 比各格　武實斯　萬雄

侯失勒約翰，英吉利國人，（原作國之斯羅地人）父維廉，博學精天文測望事。約翰既長，善諳習，通各國方言，能背誦幾何原本。年十七，入基比日大書院，學益精，因選爲院中第一，比各格次之。又有武實斯者創新規，以三

角術闡導後學。約翰本武說自撰一書。又與同學共譯微分學論。其後三人另附精理推算諸式。約翰所附。爲有限較數說。嘉慶十九年（由西曆譯改者）選爲會士。已遇萬德大悅之。引爲他山之助。治天學。述父之業。萬德有至精無匹遠鏡。測得諸雙星。適天學公會創始之時。萬德輔成之。約翰爲書記長。凡算術均改以簡易。其推法必通天重學之理。道光元年迄三年。偕萬德於倫頓（亦作倫敦。英國都也）。合測諸雙星而詳誌之。既萬德以倫頓天氣不甚清朗。往巴黎斯（法國都也）。二人合測之事遂中止。然萬德所測。亦未見勝也。七年。約翰爲天學公會總領。十年著天文略。卽談天初稿。至二十九年。詳推諸根增廣之。今行世本已重刊十二次矣。其書首例未表。凡十有八卷。一論地。二命名。三測量之理。四地學。五天圖。六日躔。七月離。八動理。九諸行星。十諸月。十一彗星。十二攝動。十三橢圓諸根之變。十四逐時經緯度之差。十五恆星。十六恆星新理。十七星林。十八曆法。奄集衆長。詳考實測。天學之功臣也。咸豐九年十月。偉烈氏口譯。李京卿刪述爲藁。刻于墨海書館者。行世未廣。同治十年三月。約翰卒於家。年七十有八。十三年七月。無錫徐君建寅重校。以聚珍板印之。卽今傳本焉。（談天侯失勒約翰撰）

## 艾約瑟

艾約瑟。英吉利國人。通習重學。兼精算術。道光季年寓居上海租界。熟諳中國語言文字。咸豐初。海寧李京卿（善蘭）續徐文定公之業。補譯幾何原本後九卷。因博訪西士。亦與相識。乃共譯胡氏重學十七卷。約瑟以胡君言流質重學未詳備。專集論略得三卷。附益之。共成二十卷。其總論云。金木土等爲定質。氣水等類爲流質。定質各點（[illegible]）。重定不移。流質各點。周流無定。定質滯力大。流質滯力微也。流質有二。曰輕流質。如氣（氣動成風。故曰風氣）之類是也。曰重流質。如油水水銀及五金鎔液之類是也。流質有二力。曰互攝力。曰互推力。二力略相等。重流質亦微有滯力。何以明之。凡灑水空中。必略如球體（不竟成球體者。各點互相攝引外面物。亦相攝引故也）。又試以平面體加于流質上。舉時必增力。此其證也。又集圓錐曲綫。成三卷。亦譯附而行。圓錐任意割之。其所割之面有六種界。一頂點。二三角形。三平圓。四橢圓。五雙曲綫。六拋物綫。其綫之公名。必先明之者。爲中點。爲徑軸。爲徑。爲屬徑。爲[illegible]徑。爲通徑。爲弦綫。爲切綫。次切綫。爲法綫。次法綫。爲心。爲兩心差。倍兩心差。所以求之之法。不出乎比例。而加減乘除開方盡之矣。譯既卒業。初爲金山錢教諭（熙輔）刊行。今所傳則京卿重刻本也。約瑟又識烏程張茂才（福僖）。南匯張明經（文虎）。金山顧上舍（觀光）。效爲算友。四年。由京卿茂才處得見錢塘戴處士（煦）著述。大致服膺。轉譯之。寄入彼國算學公會中。再至杭州贄。所刻代微積拾級等書。踵門求見。處士以疾辭。乃失望返。五年。仍居上海。京卿明經上舍三人者。皆體肥。約瑟嘗曰。吾西國爲算學者多瘦。君輩何獨不爾。明經因有詩自嘲解焉。初京卿又與其國人韋廉臣共譯植物學。但得前七卷。未卒業。韋病歸國。約瑟亦爲續成第八卷云。（重學曲綫說。戴府君行狀。舒藝室詩存注。植物學序）

論曰。錢教諭之言曰。淡志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規矩準繩。皆本





於權衡矣。乃方圓平直之理。九章諸書言之甚詳。而獨不及於重學。豈久而失傳耶。西人重學。遠有師承。近百餘年間。愈入愈深。且用以步天。而知七政之行。由地球與諸曜之互相攝引。故其遲疾時時不等。遂於小輪不同心天之外。別開門戶。艾君謂言天學者必自重學始。因偕李君同譯胡氏書而附益之。余謂可以補算術之闕文。導步天之先路。而用定質流質爲生動之力。以人巧補天工。尤爲宇宙有用之學。爰商之同縣顧君。南匯張君。詳校而付之梓。書中多以代數立說。與中法天元大略相似。讀者以意會之可也。教諭書後語如是。蓋自此書出。而明季所譯之泰西水法奇器圖說等編舉無足道矣。艾氏之功誠偉已哉。

## 偉烈亞力

偉烈亞力。英吉利國人。道光二十七年。越八萬里航海而來。寓居上海北門外租界。開墨海書館。日與華人相討論。熟習中國語言文字。精於算學。初譯數學啓蒙二卷。專詳筆算。起加減乘除諸分比例。至開諸乘方對數而止。附十進對數表於末。咸豐三年刊行。自序云。天下萬國之大。無論中外。有書契卽有算數。古者西邦算學。希臘最盛。周之時。閉他臥剌歐几里得亞奇默德之時。多祿某去蕃都之數人者。皆傳希臘之學。然猶未明以十而進定位之理也。此方算術至唐中葉。獨印度自古在昔已審乎十進之理。無乎不該。自時厥後。阿喇伯諸國盛行其術。蓋阿喇伯得於印度。而歐羅巴人復得之阿喇伯者也。此術既明。比例開方諸法。益爲精密。明萬曆間。英士訥白爾始造對數。今歐士諸國皆以筆算用之。算數諸法於是乎大備。中國算學。雖自黃帝。嬴政焚書。周髀九章尚在人間。後人廢不祖述。此書若夫求一之術。出於孫子算經。南宋本秦道古因之以成大衍策。元初李冶朱世傑兩君以立天元一術。大闡厥旨。皆卓各家。窮極奧渺。自元迄明。此學既絕。而盤珠小術。盛行于世。至萬曆時。西士利瑪竇等至京師。釐定曆數。絕學因之復明。利公授西學於李之藻。所著有同文算指。第西法與中法同原。康熙御製數理精蘊一書。於中西諸法。皆有次第。西法中有名借根方者。宣城梅氏謂與元人天元術同法。而天元更爲精密。於是諸家遂修立天元一。而不習借根方矣。夫古今中西算術。義類甚深。儒者視爲疇人家言。不能使閭閻小民習用易曉。竊謂上帝降衷。實有恆性。知識聰明。人人同具。彼數爲六藝之一。何以至今不能人人同習耶。余自西士遠來中國。以傳耶穌之道爲本。餘則兼習藝能。爰述一書。曰數學啓蒙。凡二卷。舉以授塾中學徒。由淺入深。則其知之也易。譬諸小兒。始而匍匐。繼而扶牆。後乃能疾走。茲書之成。姑教之匍匐耳。扶牆徐行耳。若能疾走。則有代數微分諸書在。余將續梓之。俾覽其全者。知中西二法。雖疏密詳簡之不同。要之名異而實同。術異而理同也。時與海寧李京卿（善蘭）相善。共譯西書。序幾何原本後九卷。略謂夫儒者之學。亟致其知。致其知當由明達物理耳。物理眇隱。人才頑昏。不因既明累推其未明。吾知奚至哉。吾西國雖褊小。而其庠校所業。格物窮理之法。視諸列邦爲獨備焉。故審究物理之書極繁富也。幾何家者。專察

物之分限者也。其分者若截以爲數。則顯物幾何衆也。若完以爲度。則指物幾何大也。其數與度。或脫於物體而空論之。則數者立算法家。度者立量法家也。或二者。在完齊。當是時埃及國王多祿某。問曰。幾何之法。更有捷徑否。對曰。夫幾何若大路然。王安所得獨闢一途也。自此方輿之內。繙譯甚書者。豈於新舊約全書。余來中國。見有幾何六卷。明泰西利氏繙。算學家多重之。知其未爲全書。故亦不甚滿志。宣城梅氏云。有所祕耶。抑義理淵深繙譯不易故耶。學問之道。天下公器。奚可祕而不宣。不揣檮昧。欲續成之。顧我西國此書。外間所習。或六卷。或八卷。俱非足本。自來海上。留心蒐訪。實鮮完善。仍瞭之故鄉。始得足本。迺依希臘本繙我國語者。我國近來重槧。此爲蒨板。校勘未精。語譌字誤。毫釐千里。所失匪輕。余媿謝陋。雖生長泰西。而此術未深。不敢妄爲勘定。會海寧李君秋紉來游滬壘。君固精於算學。於幾何之術。心領神悟。能言其故。於是相與繙譯。余口之。君筆之。刪蕪正譌。反復詳審。使其無有疵病。則君之力居多。余得以藉手告成而已。是書六卷。後乎十五卷始全。末二卷出自他手。非歐几里得所著。以全書綱領言之。前四卷論線與面。第五卷論比例。第六卷論面與比例相合。此利氏譯。第七八九卷論數。第十卷論無比例之幾何分二十五類。明各類各線與他類諸線俱無等。此卷在幾何術中最爲精奧。第十一卷至末卷。俱論體。而第十三卷論中末線之用。第十四十五卷。申言等面五體。此余所譯。書既成。微特繼利氏之志。抑亦解梅氏之惑。殊深忻慰云。又代微積拾級十八卷。九年四月墨海書館刊行。序云。幾何之學。自歐几里得乎今。專門名家。代不乏人。粵在古昔。希臘最究心此學。爾時以圓錐諸曲線之理。爲最精深。亞奇默德而後。其學日進。至法蘭西代加德。立縱橫二軸線。推曲線內諸點距軸遠近。自有此法。而凡曲線無不可推。故曲線之數。多至無窮。而以直線爲限。一例用曲線之法馭之。既得諸曲線。依代數理推之。可得諸平面諸曲面諸體。其已推定之曲線。略舉其目曰。平圜線。橢圜線。雙線。拋物線。半立方拋物線。薛荔葉線。蚌線。擺線。餘擺線。和音線。次擺線。弦切諸線。指數線。對數線。亞奇默德螺線。對數螺線。等角螺線。交互螺線。兩端縣線。高西尼諸橢圜線。平行動線。而圜錐諸曲線。與他曲線。統歸一例。無或少異。此代數幾何學也。且有代數幾何。而微分學之用益大。微分學非一時一國一人所作。其源流遠矣。數學有數求數。代數無數求數。然所推皆常數。微分能推一切變數。創法者不一家。理同而術異。來本之者。曰耳曼人也。立界說曰。以小至無窮之點。積至無窮多。推其幾何。名爲推無窮小點法。難者曰。無窮小之點。雖積之至無窮。不能成幾何。解之曰。但易無窮小爲任何小。即有積可推矣。故其說雖若難解。而其理未始不合也。而英國奈端造首末比例法。不用無窮小之長數。乃用有窮甚小長數之比例。而推其漸損之限。其幾何變大。則爲末限。變小則爲首限。此法便于幾何。而不便于代數。後造流數術。棄不用。而謂萬物皆自變。其變皆有速率。凡幾何俱可用直線顯之。故速率之增損。可用直線之界顯之。此設學者皆宗之。嘉慶末。法蘭西特浪勃造限法。自云不過用奈端首末比例耳。而龐頓別創新法。凡微分一憑代數。不云任近限。而云已





得限。名曰腈理。拉格浪亦造法。多依附蕤老之理。大略與龐頓同。總論之。微分不過求變幾何最小變率之較耳。家數雖多。理實一焉。奈端來本之同時。各精思造法。未嘗相謀相師也。奈端于元上加點。以顯流數。如甲爲甲之流數是也。用以推算覺不便。故用來氏之彳號以顯之。積分者合無數微分之積也。亦用來氏之禾號以顯之。微分積分爲中土算書所未有。然觀當代天算家。如董方立氏。項梅侶氏。徐君青氏。戴鄂士氏。顧尚之氏。暨李君秋紉所著各書。其理有甚近微分者。因不用代數式。故或言之甚繁。推之甚難。今特偕李君譯此書。爲微分積分入門之助。異時中國算學日上。未必非此書實基之也。又談天十八卷。九年冬自刊之。序云。天文之學。其源遠矣。太古之世。既知稼穡。每觀天象。以定農時。而近赤道諸牧國。地炎熱多。夜放羣羊。因以觀天。間嘗上攷諸文字之國。肇有書契。即記及天文。如舊約中屢言天星。希臘古史亦然。而中國堯典亦言中星。曆家據以定歲差焉。其後積測累推。至漢太初三統。而立七政統母諸數。從此代精一代。至郭太史授時術。法已美備。惟測器未精。得數不密。此其缺陷也。中國言天者三家。曰渾天。曰蓋天。曰宣夜。得其推解。但言數不言象。而西國則自古及今。恆依象立法。昔多祿某謂地居中心。外包諸天。層層硬殼。傳其學者。又創立本輪均輪諸象。法甚繁矣。後代測天之器益精。得數益密。往往與多氏說不合。歌白尼乃更創新法。謂太陽居中心。地與諸行星繞之。第谷雖譏其非。然恆得確證。人多信之。至刻白爾推得三例。而歌氏之說始爲定論。然刻氏僅言其當然。至奈端更推求其所以然。而其說益不可搖矣。夫地球大矣。統四大洲計之。能遍歷其面者無幾人焉。然地球乃行星之一耳。且非其最大者。計繞太陽有小行星五十餘。大行星八。其最大者體中能容地球一千四百倍。其次能容九百倍也。設以五百地球平列。土星之光環能覆之。而諸行星又或有月繞之。總計諸月共二十餘。設盡并諸行星及諸月之積。不及太陽積五百分之一。太陽體中能容太陰六千萬倍。可謂大之至矣。而恆星天視之亦只一點耳。設人能飛行空中。如最速礮子。亦須四百萬年方能至最近之恆星。故目能見之恆星。最小者可比太陽。其大者或且過太陽數十萬倍也。夫恆星多至不可數計。秋冬清朗之夕。昂首九霄。目能見者約三千。設一恆星爲一日。各有行星繞之。其行星當不下十五萬。況恆星又有雙星及三合四合諸星。則行星之數。當更不止於此矣。然此僅論目所能見之恆星耳。古人論天河。皆云是氣。近代遠鏡出。知爲無數小星。遠鏡界內所已測見之星。較昔天空目所能見者多二萬倍。天河一帶。設皆如遠鏡所測之一界。其數當有二千零十九萬一千。設一星爲一日。各有五十行星繞之。則恆星之數。當有十億零九百五十五萬。意必俱有動植諸物如我地球。偉哉造物。其力之神。能之鉅。真不可思議矣。而測以更精之遠鏡。知天河亦有盡界。非佈滿虛空也。而其界外則有無數星氣。意天河亦爲一星氣。無數星氣。實即無數天河。我所居之地球。在本天河中近。故覺其大。在別星氣外遠。故覺其小耳。星氣已測得者三千餘。意其中必且有大於我天河者。初人疑星氣爲未成星之質。至羅斯伯之大遠鏡成。始知亦爲無數小星聚而成。而更別

見無數星氣。則亦但覺如氣。不能辨爲星之聚。故異日遠鏡更精。今所見者俱能辨。恐更見無數遠星。氣仍不能辨也。如是累推。不可思議。動法亦然。月繞行星。行星繞太陽。近代或言太陽率諸行星更繞他恆星。與雙星同。然則安知諸雙星不又同繞一星。而所繞之星。不又繞則星耶。如是累推。亦不可思議。偉哉造物。神妙至此。蕩蕩乎民無能名矣。同治改元後。乃以年老歸國。至今西士譯書者。皆推爲首焉。數學啓蒙、幾何原本、全書、代微積拾級、談天、

論曰。偉烈氏精通中國語言文字。又好博覽典章。信見其大。學識亦足以副之。故所撰譯。序次井略。皆有可觀焉。於啓蒙第二卷列開諸乘方又捷法。蓋即我秦道古書實方廉隅商步益翻之術。其自記曰。無論若干乘方。且無論帶縱不帶縱。俱以一法通之。故曰捷法。此法在中土爲古法。在西土爲新法。上下數千年。東西數萬里。所造之法。若合符節。信乎此心同此理同也。所言如是。是非中西一揆之明徵乎。彼曉曉於新舊優劣者。曷與讀偉烈氏之書。

華里司 附傅

華里司。一作英吉利國人。算學名家。所輯代數術二十五卷。首釋號。次論加減乘除。次諸分。次開方。次分指數化法。次比例。次獨元多元等職。等根實根之各。次方程式。次求略近根數。次無窮級數。次對數。次計息。次連分數。次無定之式。次解幾何之題。次方程界線。次八線數理終焉。同治十一年。金匱華君衡芳與英士傅蘭雅共譯之。上海機器局刊行。華君序之曰。數之名。始於一而終於九。故至十則進其位。而仍以自一至九之數名之。至百則又進其位。而仍以自一至九之數名之。如是以至千萬億兆。其例一也。夫古人造數之時。所以必以十紀之者。誠以數之多可至無窮。若每數各與一名。則吾之名必有窮時。且紛而無序。將不可記憶。不如極之於九。而以十進其位。則舉手而示。屈指而記。雖愚昧者皆能之。故可使於民生日用。傳之數千百年。至今不變也。觀夫市廛貿易之區。百貨羅列。精粗美惡貴賤之不同。則其數殊焉。多寡長短大小之不同。則其數又殊焉。凡欲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必握算而計之。其所斤斤計較者。莫非數也。設有人言吾可用他法以代其數。夫誰能信之。良以其乘除加減。不過舉手之勞。頃刻而得。無有奧邃難明之理。在其間。本無藉乎代也。惟是數理幽深。最耐探索。疇人演算。務闡精微。於是乎設題愈難。布算愈繁。甚至經旬累月不能畢一數。且其所求之數。往往雜糅匿於各數之內。而其理亦紆遠而不易明。若每事必設一題。每題必立一術。枝枝節節而爲之。術之多將不可勝紀。而仍不足以窮數理之變。則不如任數理之萬變。而我立一通法以馭之。此中法之天元。西法之代數所由作也。代數之術。其已知未知之數。皆代之以字。而乘除加減。各有記號以爲區別。可如題之曲折以相赴。迨夫層累已明。階級已見。乃以所代之數入之。而所求之數出焉。故可以省算學之工。而心亦較逸。以其可不藉思索而得也。雖然代數之術誠簡矣。誠便矣。試問工此術者。遂能不病其繁乎。則又不能也。夫人之用心日進而不已。苟





不至昏眊迷亂。必不肯中輟。故始則因繁而求簡。及其既能也。必更進焉而復遇其繁。雖迭代數十次。其能免哉。由是知代數之意。乃爲數學中鉤深索隱之用。非爲淺近之算法而設也。若米鹽零雜之事。而概欲以代數施之。未有不爲市儈所笑者也。至於代數天元之異同優劣。讀此書者自能知之。無待余言也。又輯微積溯源八卷。前四卷爲微分術。後四卷爲積分術。十三年譯行。華君亦序之曰。余既與西士傅蘭雅譯華代數術二十五卷。更思求其進境。故又與傅君譯此書焉。先是咸豐年間。曾有海寧李壬叔與西士偉烈亞力譯出代微積拾級一書。流播海內。余素與壬叔相友。得讀其書。粗明微積二術之梗概。所以又譯此書者。蓋欲補其所略也。書中代數之式甚繁。校算不易。則劉君省菴之力居多。今刻工已竣矣。故序之曰。吾以爲古時之算法。惟有加減而已。其乘與除。乃因加減之不勝其繁。故更立二術以使之簡易也。開方之法。又所以濟除法之窮者也。蓋算學者自有加減乘除開方五法。而一切淺近易明之數。無不可通矣。惟人之心思智慮。日出不窮。往往以能人之所不能者爲快。遇有窒礙無通之處。輒思立法以濟其窮。故有減其所不可減而正負之名。不得不立矣。除其所不受除。而寄母通分之法。又不得不立矣。代數中種種記號之法。皆出於不得已而立者也。惟每立一法。必能使繁者爲簡。難者爲易。遲者爲速。而算學之境界。藉此得更進一層。如是屢進不已。而所立之法。於是乎日多矣。微分積分者。蓋又因乘除開方之不勝其繁。且有窒礙難通之處。故更立此二術以濟其窮。又使簡易而速者也。試觀圓徑求周。真數求對數等事。雖無微分積分之時。亦未嘗不可求。惟須乘除開方數十百次。其繁有不可言喻者。不如用微積之法。理明而數捷也。然則謂加減乘除開方代數之外。更有二術焉。一曰微分。一曰積分。可也。其積分術爲微分之還原。猶之開平方爲自乘之還原。除法爲乘之還原。減法爲加之還原也。然加與乘。其原無不可還。而微分之原。有可還。有不可還。是猶算式中有不可還之方耳。又何怪焉。如必曰加減乘除開方。已足供吾之用矣。何必更究其精。是舍舟車之便利。而必欲負重遠行也。其用力多而成功少。蓋不待智者而辨矣。又代數術末卷之中。載求平圓周率簡捷法式。爲尤拉所設。未有此法之時。曾有算學士[illegible]用平圓內容外切之多等邊形。費極大工夫。算得三十六位之數。設徑爲一。周爲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五八九七九三二三八四六二六四三三八三二七九五〇二八八。其臨死之時。囑其家以此數刻于墓碑。蓋平生得意之作。恐其磨滅。故欲傳之永久。亦猶亞幾默得之墓。刻一球形與圓柱形也。見代數術、溯源、

論曰。嗚呼。吾觀微積溯源之序。而歎華君於是乎失言矣。夫加減乘除開方之五者。爲算之所由立也。都術也。今若曰吾不用加減乘除開方。而可以他術得數焉。雖聖人亦豈能之乎。泰西萬事不離乎算。萬算不離乎五術。不待辯已。代數之法。消納通約。化分易位。仍是五者爾。無加減則正負和較之名。胡以辨。無乘除。則法實子母之義。胡以明。無開方則根級指對之等差。胡以不淆。推而至於微分積分云者。皆不能不用代數式以求之。猶代數之不能不用五者之術而成式也。且也溯源之第二款論變比例者。明明曰

函數之同數可用加減乘除開方等法而得之、斯言也、爲爲自忘之歟、殆篤信之太過、無乃滋惑歟、抑何弗思之甚耶、然則任求一切函數諸變比例、與夫任求曲線曲面曲體諸反流數諸級數、安在有合此五者之一術乎、是故謂能濟加減乘除開方之難者、其可也、謂能出加減乘除開方之外者、不可也、又試即華君所取譬者而進一解曰、算之得數也、如舟車之行遠也、算之有加減乘除開方也、如舟之有舵、車之有輪也、雖以帆檣牛馬行者、鈍而遲、以水火氣機行者、利且速、其爲舟車之致遠也、若獨擅長技、然究其所以致遠而利舟車之用者、亦惟輪舵焉而已矣、使必謂今之致遠者、吾有異物於此外焉、是直欲廢舵而遊江海、棄輪而馳岡原也、天下容有是舟車哉、後之覽者當恍然已。

海麻士

海麻士英吉利國人、專精三角八線之學、著書十有二卷、皆言三角數理、即用爲名、首明三角用比例之理、次論兩角或多角諸比例數、次論造八線比例表之法、次解平三角諸形、次論諸角比例乘約變化之理、紀彼國算士棣美弗創例也、附以專論對數術、及諸三角形、設題一百則、爲書三卷、以引學者、次總說球上各圈及弧三角形之界、次解正弧斜弧三角形之法、次雜論求弧角數種特設之事、終以弧三角形、設題二十七則焉、亦傅氏華氏共譯之本、機局刻之、其說解過于煩瑣、仍不能變外角和較與垂弧次形總較諸舊法、自海氏書出、乃益覺非熙公拾遺三術、難能而可貴、其識過西人也遠甚。〔三角數理〕

哈司韋

哈司韋英吉利國人、深於代數微積分之術、所著算式集要四卷、傅蘭雅與元和江衡共譯者、亦局本也、其書總集名式、設數明之、一卷論各種線面之算式、二卷論各種體積之算式、三卷論圓錐曲線之算式、四卷附論測算地面諸法、言術不言理、有表有圖、包舉簡括、殊便學者。〔算式集要〕

富路瑪

富路瑪英吉利國人、所譔測地繪圖書十有一卷、於測量步算、理明法備、附錄天文解題一卷、尤得要領、求恆星時變平時又反求之、第一求諸曜高度之蒙氣地心日月半徑目高各差並儀器之指數差、第二求緯度、第三求時刻、第四求經度、第五定經線之方向並指南鍼之偏差、第六表附諸表立成及測籌格式量面積器、無少漏闕、機局刊行、無錫徐君壽從傅氏口譯本也。〔測地繪圖〕

那麗

那麗英吉利國人、所譔航海簡法四卷、美國算士金楷理與懷遠王君德均共譯本、機局刻之、中載測緯度法、測太陽午線高度、求測望處之緯度、測求星午線高度、求測望處之緯度、測句陳第一星高度、求測望處之緯度、推恆星過各處午線時刻、推太陽出入時刻、及晝夜永短、求羅經變差、求太陽距卯酉正地平弧度分、推朔望法凡五、可以得中曆西曆之異同、一求閏年、取西曆紀年總數以四約之、無餘爲閏年、





設餘幾即知爲閏後之第幾年、二求章年、如前取總數加一爲實、十九爲法、約之餘幾、爲本章之第幾年、三求西正月一日爲中曆晦日後第幾日、如求章法約之、餘數與十一相乘、得數不足二十九、即爲晦後日數、若多於二十九、以得數爲實、三十爲法、約之視餘幾爲晦後幾日、四不論何西月日、求爲中曆晦後第幾日、以朔策餘數、與某月加數並日數相併、視總數不足三十、即爲晦後日數、若過三十、減去三十、以所餘爲晦後幾日、逐月加數、〔有閏〕西一月〇〇、二月二一、三月一〇、四月二一、五月三二、六月四三、七月五四、八月六五、九月七七、十月八七、十一月十九、十二月十九、蓋西曆閏年則多一日、恆置於二月杪也、五求太陰午正後過午線時刻、依晦後第幾日數以四乘之、得爲實、五爲法約之、得爲若干小時、〔每日爲二十四小時〕餘數以十二乘之、得爲若干分數、合之即太陰過午線時分、又法如前以〇八乘之、得即若干小時、餘數以六乘之、得即若干分數、若小時過十二者、減去十二、餘爲太陰子正後過午線時分也、末卷附表十有八、以資檢用云。〔航海簡法〕

連提〔加悅傳一郎俊興附錄〕

連提英吉利國人、所譔行軍測繪十卷、皆簡易捷法、爲兵家所必講者、首列界說、末紀測算大地面之略法、詳論測器算術、足補諸家之未備、至於高深廣遠、剖面平立、範水模山、可示諸掌、與富氏書相輔而行、擇精語詳、則有過之無不及也、新陽趙君元益從傅氏譯出、自餘局本諸刻、不以算學爲主、及立言膚淺者、茲不冗贅焉。〔行軍測繪〕

論曰、自吾居亞細亞以西、歐羅巴諸國、英爲大、宜其政令之所行、習俗之所尚、視他邦爲最盛、而倚恃其強盛、要盟互市以通聲于中土也、亦最先且數焉、同治改元、海上息兵以來、彼國之人、或傳教而至者、弗絕於道途、或以藝能備予我者、亦充牣乎燕吳閩粵矣、還稽其國、用算學專科取士、猶遺李唐之風、是故公家有公會、私家有書院、通都大邑、甚布星羅、士也觀摩其間、畢生殫精竭慮、鮮不以專攻艱實爲務、遂得名世而指長者、蓋不勝指屈也、今之所錄、但舉其書譯行者爲斷、若夫古累荷里高羅士拉果闌諸馬格老臨戴勞米本之卜奴里尤拉棣美弗等若而人、雖見於諸家所旁引、而別無成書傳譯者、不盡蒐采、非漏略也、傳云、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其斯爲吾三傳之例意也夫。

案白芙堂叢書有算法圓理括囊一卷、日本國長崎島人加悅傳一郎俊興著、自號卯殼、同島友人都上國輝爲之序云、卯殼自幼嗜數學、勵精之久、遂究其淵源矣、今著書名曰圓理括囊、欲梓之公於世、乃屬余爲序焉、或曰、方今諸方數家之習、皆以爲蠹叢進學之階、故其爲益也亦多、今觀卯殼所著、高妙精微、而非入其室者不能輒解、乃屬無用長物者耶、若夫推天文以制曆、量地形以正經界、各有其官司焉、今卯殼者市井之人也、固莫關於斯、則將何用之、余謂卯殼之所以自號卯殼者、其有意於此乎、夫卯者有用而殼無用、然非殼無卯、今卯殼之術、善盡其變化、而足爲有用、數家外圍防其消隳、猶殼之於卯、則無用之爲用亦大也哉、俞卯殼來復促序、余固不諳數術、即書之以聞達焉其責焉、嘉永

五年（當中國咸豐二年）壬子七月也。今攷其術。亦因已知而得未知。設問發題。錯綜盡變。大都以連比例名率爲主。輪圜環球容切面體。或重點之分動定。或曲線之判螺擺。類如心差皮積。截徑繞周。穿穴給瑠。誠超常度。雖迹象似小異。而理解實大同焉。夫東倭此學。未敵泰西。所以論列而附記之者。彼爲希有。我即勿遺。豈曰奏雅於曲終。聊識幾何之別調云爾。

# 近代疇人著述記

疇人傳自羅茗香紺後。未有再續者。近時算家著述序跋。足繼前賢而開後學者。頗不乏人。顧或僻處偏隅。遺書未顯。或英年多故。著作未成。亦往往而有。欲搜訪而紺輯之。誠未易言矣。然而專精數理者。名山之絕業也。多方蒐錄者。尙友之苦心也。不揣檮昧。竊效管窺。意在網羅。有傷縣冗。謹分條詮次如左。

儀徵阮文達公元。嘗以廣斶推小雅十月之交。在幽王六年。因用時憲術。上推幽王六年十月朔。正得入交。將滿連時。立檔般盤欄尺算法。頒行各省。又嘗溯古今沿革之原。究中西異同之致。援拾史書。旁萃纂輯。創爲疇人傳。自黃帝以降。甄而錄之。得二百八十人。綜算氏之大成。紀步天之正軌。至今游藝之士。奉爲術臧。

甘泉羅茗香士琳。少時所著有比例匯通四卷。摘九章中切於日用者。匯爲比例十二種。意主發明西法。後益專精於天元四元之術。著觀我生室彙稿。已刻者凡九種。曰句股容三事拾遺。本博綸亭之法。取句股中積有之容方邊容圓徑。益以西法之容中垂線。互相求。一以天元御之。曰三角和較算例。取斜平三角。中兩邊夾一角術。錯入立天元一法。用和較推演成式。曰四元玉鑑細草。以朱松庭原書秘奧難讀。





殫精一紀。步爲全草。補漏訂譌。申明奧義。曰演元九式。括玉鑑中進退升降消長諸例。借無數之數。入以正負開方式。曰臺錐積演。以玉鑑中存荚草形段果獨叠藏二門。足補少廣之缺。爰取臺錐形引而申之。曰周無專鼎銘攷。以四分周術爲主。佐以三統漢術。推得宣王十六年九月既望甲戌。與銘詞合。曰續疇人傳。以阮傳歷年已久。有應續增入者。因復增補得六卷。曰弧矢算術補。以李四香弧矢算術。其術未備。爰增二十七術。合成四十術。曰增廣新術。推廣正升斜升橫升之算法。以求太陰隨地隨時之明魄方向分秒。復以其術通之。可求交食限內之方向邊分。及所經歷之邊分。其未刻者有六種。曰交食圖說舉隅。遵現行之橢圓法。於各求下繫以法解。曰春秋朔閏考。集黃帝以來六術及漢三統術。以考春秋自隱迄哀凡二百五十五年。線經傳七百九十九日名。推演成書。曰綴術輯補。以祖冲之之綴術久佚。爰搜括各書。參以本法。演得二卷。曰句股截積和較算例。以孔顨軒少廣正負術所載未備。推而廣之。得八十四術。曰淮南天文訓存疑。曰博能叢話。

甘泉易蓉湖之瀚。以羅茗香玉鑑細草。格於體裁。凡四元之條段縣糅。開方之頭緒紛如。悉未能指出義例。因撮取開方以及天元四元諸算例。爲四元釋例一書。附於羅草之後。

山陽駱春池騰鳳。著開方釋例四卷。於諸乘方方廉和較大小加減之理。皆質言之。而推求各元進退定商諸術。足補李四香開方說所未備。又書取資分方程句股等法。以及九章所未載。與夫古今算書之未能賾洽者。溯源正譌。爲藝游錄二卷。

全椒江蜜櫵臨泰。善用對數。所著弧三角舉隅。（續傳誤爲繼作補作）簡明直捷。附刻於張丹村翠微山房叢書中。

黟縣俞理初正燮。博極羣書。長於考訂。兼擅天算之學。所著溝洫東田諸解。恆星七曜古法四分諸論。皆獨具神識。未經人道。

德清許積卿宗彥。經生而兼精推步之理。著太陽行度解。以辨王寅旭歲實原之誤。其目曰解日本天。解日行黃道。解日經度。解日緯度。解求經緯度。解高卑盈縮。解用赤道度。解日度無關袂。解日左右旋。凡九篇。

元和沈狎鷗欽裴。嘗爲李蜜門校九章算術細草圖說。均輸一章。多所增訂。又補海島算經細草。晚得秦道古數書九章鈔本於張古愚家。訂譌補脫。歷有年所。著有秦書刊誤。以老病未卒業。歿後其弟子宋餘之搜得殘稿數卷。採其說入札記。居京師時。嘗手錄徐氏所步玉鑑細草數段。因欲補撰全草遺稿四册。爲長洲馬遠林釗所藏。余師張嘯山先生嘗見之。其草與羅氏大同小異。實不如羅之詳。然四象朝元第三篇五兩間。羅草方廉隅諸數皆不符原術。竟無說以處此。沈氏所演。獨與術脗合。此則勝於羅草者也。馬君謀刻之而未果。後馬君殉難。遺稿遂不可綜迹矣。

江陰宋勉之景昌。著數書九章札記。以狎鷗所校明鈔本爲主。而參以李四香所校四庫館本。搜求說而

折衷之。足資後學考證。又嘗校錫輝算法六種。皆刻入宜稼堂叢書中。其未刻者有開方之分還原術一種。

無錫鄒敬甫安鬯。精究琴理。著琴律細草一卷。篤好天元一術。校讀算書。每有所得。輒題於眉上。嘗以鄒劉秦道古數書九章謬訛錯出。演算不易。故用力尤勤。而辨正爲多。有沈李毛宋諸家所未及者。輯擬編次其說爲數書校議一冊。庶幾鄉先哲之學術可以不沒云。

烏程陳靜若杰。著算法大成上編。凡十卷。門分類別。意在引誘初學。其中平弧三角數卷。頗能洞見本原。句股求三斜數法。尤爲新得之理。惟以天元正負諸乘方爲算家故設難題。不適於用。未免爲識者所嗤。下編十卷。則由法而致用。顧無刻本。蓋未定之書也。又有輯古算經細草一卷。圖解三卷。音義一卷刊行於世。又有卦星譜二冊。其弟子有烏程張南坪福禧。歸安丁寶書兆慶。皆明算而未成著述。算法大成中。錄其兩邊夾一角徑求對邊術解。頗爲明晰。

錢唐項梅侶名達。其算學之書。已刻者曰下學葊算書。凡三種。曰句股六術圖解。變通舊術。分術爲六。使題之相同者通爲一術。圖解明晰。比例精簡。曰平三角和較術。曰弧三角和較術。極數究理。於無可比例中。尋得比例。婉轉妙合。古所未有。惜其圖解尚無成書。未刻者曰象數一原。項氏原書祇六卷。而卷四僅六紙。爲未完之書。歿後其友人戴鄂士校補之。始成全帙。凡七卷。卷一曰整分起度弦矢率論。卷二曰半分起度弦矢率論。卷三卷四曰零分起度弦矢率論。皆以兩等邊三角明其象。遞加法定其數。末乃申論其算法。卷五曰諸術通詮。取新立此弧弦矢求他弧弦矢二術。半徑求弦矢二術。及董氏杜氏諸術。按術詮解之。卷六曰諸術明變。離列所定弦矢求八線術。開諸乘方捷術。算律管新術。橢圓求周術。皆從遞加數轉變而得者也。卷七曰橢圓求周圖解。則鄂士所補纂也。其弟子錢唐王吉甫大有。篤嗜算術。徧涉中西兩家言。嘗校刻割圓捷術合編。不知有他著述否。

烏程徐壯愍公有壬。著務民義齋算學。已刻者凡七種。曰測圓密率。本杜德美董方立圓廉乘除之法。而廣爲互求之術。曰造表簡法。以垛積招差之法。求西人立表之根。曰橢圓正術。因新法疊縮遲疾皆以橢圓立算。而取徑迂回。布算繁重。爰撰是術。法簡而密。尤便對數。曰截球解義。直抉球與等徑等高之圓囷。其外而皮積亦等之理。爲幾何所未發。曰弧角拾遺。括舊法垂弧次形矢較諸目。而統歸於和較。施之對數尤便。曰表算日食三差。以西法步算多資於表。獨日食未立步法。故用新法補之。曰朔食九服里差。增廣時人舊術。爲見食各州郡隨時測驗之準。其未刻者。尚有堆垛測圓三卷。圓率通考一卷。四元算式一卷。校正九執術一卷。古今積年解源二卷。強弱率通考一卷。燬於兵燹。不可得見矣。

錢唐戴鄂士煦。粵雅堂叢書中。刻其所著求表捷術三種。共九卷。其一曰對數簡法。續對數簡法。始以開方表求諸對數。繼因假設對數。(即納白爾對數)以求定準對數。(即十進對數)續悟開無益數乘方法。用連比例求諸對





數。而得數益捷。此求對數表捷術也。曰外切密率。用連比例互相比例。借杜德美求弦矢諸術變通之。以求切割二線。乃大備。此求八線表捷術也。曰假數測圓。創爲負算對數。可合八線而徑用弧背入算。以求其八線對數。此求八線對數表捷術也。又有四元玉鑑細草。與羅茗香所著略同。而圖解明暢過之。晉分古義二卷。以連比例立算。與古律分脗合。皆未刻。

吳縣馮景亭桂芬。著弧矢算術細草圖解一卷。本李四香十三題。而詳演天元加減乘除開方各式。意淺語詳。有裨初學。刻入昭代叢書中。咸豐之季。西人新術初入中土。通其法者尟。而李壬叔所譯代微積拾級一書。尤爲難讀。因取其書逐節疏解。與上元陳子俊瑒同撰西算新法直解一書。惟輕改其所記之號。所代之字。此正如戴東原之變易舊名。轉足以疑誤後學也。又有中星表。按咸豐辛亥天正冬至星度立算。

金山顧尚之觀光。著書甚多。全稿名曰武陵山人雜著。其言算者有十一種。曰算賸初編。凡二卷。曰九數存古。依九章爲九卷。而以堆垛大衍四元旁要重差夕桀割圓弧矢諸術附焉。皆采自古書。而分門隸之。曰九數外錄。則櫽括西術。爲對數。割圓八線。平三角。弧三角。各等面體。圓錐三曲線。靜重學。動重學。流質重學。天文重學。作記十篇。曰六曆通攷。據開元占經所紀黃帝顓頊夏殷周魯積年。而爲之考證。曰九執曆解。曰回回曆解。皆就其法而疏通證明之。曰推步簡法。曰新曆推步簡法。曰五星簡法。皆就疇人所用術。改度爲百分。趨於簡易。而省其紆曲。曰算賸餘稿。曰雜著。則身歿之後。余師張嘯山先生爲之分別編次者也。

杭州夏紫笙鸞翔。遺書凡四種。曰萬象一原。曰致曲術圖解。推究橫綫之條理。研求微積分之奧竅。曰洞方術。探索夫遞加數尖堆底之原。可以加減代乘除。爲求弦矢之捷徑。曰少廣縋鑿。專立捷術以開各類乘方。通爲一術。可徑求數十位方根。無論益積翻積。俱視爲坦途矣。

臨川紀慎齋大奎。著筆算便覽。其書以筆算爲名。而兼及籌算。述宣城梅氏之義。其見簡明。同治庚午南昌梅氏重梓算經十書。曾取其書。附刻於後。

廣州何報之夢瑤。曾刪訂算法統宗。及輯梅定九朱吟石兩家之書。共爲四卷。纖復鈔撮數理精蘊。得八卷。合爲一書。凡得十二卷。名曰算迪。今伍氏刻本祇八卷。蓋非其全稿也。

南海鄒特夫伯奇。遺書曰學計一得。以算術解經義。爲治經者之助。曰補小爾雅釋度量衡三篇。博引傳注。考證詳明。曰格術補。補述夢溪之遺緒。爲算學之支流。曰對數尺記。因西人對數表而變通之。以尺代表。製簡用廣。曰乘方捷術。首立開方四術。以明其理。又立求對數較四術。以探其賾。末設對數開方計息諸草。以著其術之切於日用。曰存稿。則雜文也。嘗繪輿地全圖。其經度無盈縮。而緯度漸狹。相視皆爲半徑與餘弦之比。橫九幅。縱十一幅。合成則成地球滂沱四隤之形。以圓綺圓。其形維肖。又並咸豐甲寅歲前

恆星經緯赤道南北恆星圖二幅、其未定之書尚有測量備要二冊、其弟子伊善卿德齡、有求弦矢通術一卷、刻入傳習錄中、

嘉定時清夫曰醇、熟於求一之術、嘗以大衍一術求等約分、頭緒不一、撰求一術指一書、晚年目已雙瞽、猶能手按珠盤、口授其子、著百雞術衍二卷、以張邱建百雞一題、衍爲大中小三色、皆有分子之題、以盡通分之妙、每題分立兩法、一馭以方程、一馭以求一、以示術理相通、每問各列三答、以存其概、然疏略甚多、若以代數求之則合問之答數、尚不止此也、

興化劉融齋熙載、著天元正負歌四則、簡捷易明、最便初學、見昨非集、

長沙丁果臣取忠、爲楚南絕學之倡、嘗校刻白芙堂算學叢書、其所撰述者曰數學拾遺、多發明古今算家未盡之旨、曰輿地經緯度里表、據魏氏海國圖志、以補張氏揣籥小錄、爲之析旗部州海國推距里、惟魏圖轉帳鈞摹、所紀經緯、不足爲據、而據以推算、不無毫釐千里之謬、即如今實測英國倫頓、爲中國京師中綫偏西一百十六度二十八分、而此表乃云一百二十七度十分、差至一千二百餘里、其他各國誤率類是、曰粟布演草、其書以發商生息爲題、彙輯各家術草、以明開方之術、而鄒特夫截算積商二法、亦精以附見焉、曰對數詳解、一本乎代數之法、而闡明對數之理、與用算式屢重演算不易、則甘泉羅誠之力也、



海寧李壬叔善蘭、與西士偉烈亞力續譯幾何原本之後九卷、以竟徐文定公未完之業、又譯代數學十三卷、代微積拾級十八卷、重學二十卷、曲綫說三卷、談天十八卷、刊行於世、代數者猶中法之天元四元也、惟天元四元之所乘者在行列位次、而代數則不論行列位次、一切皆以記號明之、故其理雖同、而爲用尤廣、微分積分者、凡綫面體、皆設爲由小漸大、一剎那中所增之積、即微分也、其全積即積分也、一切曲綫及曲綫所函面、曲面及曲面所函體、八綫弧背互求、真數對數互求、昔之所謂無法而難求者、今皆有法求之而甚易矣、重學者、其學分動靜兩支、靜重學所推者力相定、動重學所推者力生速、速有平速漸加速之分、而其理之大要有二、曰分力并力、曰重心、則靜動兩學所共也、又有流質重學、其力有二、曰互攝力、曰互推力、曲綫者圓錐三曲綫也、一爲橢圓綫、二爲雙曲綫、三爲拋物綫、皆圓錐形截之、其截面錐底交角、小於錐腰錐底交角者、爲橢圓綫、大於錐腰錐底交角者、爲雙曲綫、等於錐腰錐底交角者、爲拋物綫、談天者、西士侯失勒所著天文之書也、其言日與恆星不動、而地與五星俱繞日而行、地與五星之繞日、與月之繞地、其軌道俱係橢圓、而歷時等、則所過面積亦等、此真順天以求合、而非爲合以驗天也、凡此數者、皆西人至精之詣、中土未有之奇、以視明季所譯、殆遠過之矣、所自著者、有則古昔齋算學凡十四種、曰方圓闡幽、曰弧矢啟祕、曰對數探源、皆以尖錐立算、發古人未發之祕、曰垛積比類、則本玉鑑遺法、而分條別派、詳細言之、於九章外別立一幟、曰四元解、指明算例、改定算格、詳演細草、圖解術體



深、讀此可豁然矣、曰麟德術解、以李氏盈朒遲速二法爲授時術平定二差所託始、因取史志所載校正而解明之、曰橢圓正術解、以徐所立正術、俱極精深、遂術爲補圖詳解之、曰橢圓新術、則又變通正術而益趨於簡易、曰橢圓拾遺、拾西說之遺義、以究曲綫之極致、曰火器真訣、以拋物綫之法、通之於平圓、曰尖錐變法釋、考西術之異同、別用法之正變、可以抉對數之藩籬、而無餘蘊矣、曰級數回求、爲一切級數互求之準繩、曰天算或問、則雜紀其答問之詞、瑣文賸義、剖斷入微、曰考數根法、數根者惟一可度而他數不能度之數也、立法凡四、可補幾何之未備、

新化鄒叔勣漢勛、與丁果臣同治算學、尤研究天文推步之書、著有顓頊憲攷、其弟季深洪沚亦通算學、丁氏之度里表、多出其手、

長沙李晉夫錫蕃、著借根句股細草一卷、括七十八題爲二十五術、大旨與李四香天元句股細草相仿、兩西法之借根、即中法之天元也、固可相附而行、

湘陰左壬叟潛、所著有割圓八綫綴術補草、綴術釋明、綴術釋戴等書、一貫小天元寄分之法、用以立式、巧變莫測、又有通分捷法一帙、將分母分子析爲極小數根、而同者去之、任以多項通分、頃刻可得、

湘鄉曾栗誠紀鴻、文正公之次子也、著圓率通攷、據西士尤拉之法、（見代數術二十五卷）而立新術、推得圓率百位、爲從古所未有、其他算稿尚未成書、卒以用心過度、嘔血而卒、

以上都爲二十八人、附見者五人、凡三十三人、其他山陬海澨、類明度數之士、沒世而後、遺書未經流傳者、或尚有之、第因限於聞見、未及周知、當博訪通人、隨時蒐輯、茲特略舉所知、并擬取諸書大意、以著於篇而已、光緒十年五月既望華世芳識、

唐才子傳

辛文房撰

唐才子傳卷第一

西域　辛　文房　撰

魏帝著論稱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未若文章詩賦可流傳於無窮也唐代尙文宏備碩彥不可勝數擅美於詩者奚止千家歲月易移遷流淪者亦復不少況乃浮沈宦途馳逐斗官存沒利半不更多乎崇事奕葉苦思積年心神游穹厚之倪耳目及憂喜之際幸成著述更或凋零兵火相仍而欲名垂後世難矣哉夫詩所以動天地感鬼神厚人倫移風俗也發乎性情止乎禮義非徒尙辭華



也溯其來源風雅頌開其端離騷楚辭繼其後蘇李之高妙足以定律建安之遒壯自成一家爛熳於江左灩豔於齊梁皆與社俗流坦然明暢經鑄愧金石炳煥卻丹青理窮必通因時爲變勿訝於枳橘非土所宜誰別於渭涇投膠自定盡係乎得失之運爲唐數三百年顯鐘挾雅道中間大體三變故詞句有雖心之人音節和應手之妙於法畢能備於言無所假及其逸度高標餘波遺韻登高能賦閑暇微吟皆格近體古風樂府之類芳沃當代聲振前人淡寂無枯悴之嫌華藻無淫妖之忌猶金碧助彩宮商自協

端足以仰繼先烈俯開來世將肩之悲義風之緒及夫西京蘊樂兩晉風流不相下於秋毫也余遐想高情心儀雅化窮其梗概行藏散見錯出卽覽於述作尙昧音容洽彼姓名未辨機軸營竊病之頃以端居多暇御攜闈門游目簡編宅心史集或求詳累帙備考先傳撰擬成編班班有據以悉全唐之盛用成一家之言各紀以時定爲先後遊陰分矣誰得而誣也如方外高格逸名散人上漢仙侶幽閨綺思雖多難考而亦略舉梗概天下英奇所見略似人心相去固亦無多至若觸事興懷隨附篇末異方之士弱冠斐



然狂於見聞豈所能盡敢倡斯盟尙賴同志相與廣爲庶乎作九京於長夢詠一代之清風俊爽奮飛之士相感百世之下猶期賞音也傳成凡二百七十八篇因而附錄不泯者又一百二十家釐爲十卷名以唐才子傳云有元大德甲辰春引

六帝

夫雲漢昭回仰彌高於宸極洪鐘希叩發至響於咸池以太宗天縱玄廟聰明憲德文傳宸姿瓊挺俱以萬機之暇特駐吟情奎璧騰輝袞龍浮彩寵是臣下每錫賡酬故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者矣

唐才子傳卷第一目錄


王績　崔信明　王勃　楊炯
盧照鄰　駱賓王　杜審言　沈佺期
宋之問　劉希夷　陳子昂　李百藥
李嶠　張說　王翰　吳筠
張子容　李昂　孫逖　盧鴻
王泠然　劉愼虛　王灣　崔顥
祖詠　儲光羲




王績

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文中子通之弟也年十五遊長安謁楊素一坐服其英敏目爲神仙童子隋大業末舉孝廉高第除祕書正字不樂在朝辭疾復授揚州六合縣丞以嗜酒妨政時天下亦亂遂托病風輕舟夜遁歎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故鄉至唐武德中詔徵以前朝官待詔門下省績弟靜謂績曰待詔可樂否曰待詔俸薄況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耳待詔江國公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生特判日給一斗時人呼爲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



歸河渚間有仲長子光者亦隱士也無妻子績愛其眞遂相近結廬日與對酌仲有奴婢數人多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雁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莊老置牀頭無他用心也自號東皋子雖刺史謁見皆不答終於家性簡傲好飲酒能盡五斗自著五斗先生傳彈琴爲詩著文高情勝氣獨步當時撰酒經一卷酒譜一卷李淳風見之曰君酒家南董也有詩賦等傳世

論曰唐興迨季葉治日少而亂日多雖草衣帶索罕得安居當其時遠釣弋者不走山而逃海斯德而隱者矣自王君以下幽人間出皆遠騰長往之士危行言遜重撥亂樓塵鞅軒冕掛冠引退往往見之躍身炎涼之途托跡黃綺之列雖或累聘丘園勉加冠珥適足以速深藏於藪澤耳然猶有不能逃白刃死非命爲大戮晦名彰風高塵絕豈不以有翰墨之妙騷雅之奇美哉文章爲不朽之盛事也耶不爲堯舜民學者之所同志致君於垂拱儒夫尙知勇爲今則捨聲利而向棲棲鹿冠烏几便於錦繡之服柴車茅舍安於丹轂之居藜羹疏食甘於鼎鼐之烹濁酒清醑脫於醴醪之奉樵青山漁白水足於佩金魚而紆紫綬也時有不同也事有不侔也向子平曰吾故知富

不如貧貴不如賤第未知死何知生此迷人之言也易曰遯之時義大哉

崔信明

信明青州人少英敏及長強記美文章高孝基語人曰崔生才冠一時但恨位不到耳隋大業中爲堯城令竇建德僭號信明弟仕賊勸信明降節當得美官不肯從逸踰城去隱太行山中唐貞觀六年詔郵家拜興勢丞遷秦川令卒信明恃才蹇亢嘗自矜其文時有揚州錄事參軍滎陽鄭世翼亦驁倨忤物遇信明於江中謂曰聞君有楓落吳江冷之句仍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舊製鄭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卷於水中引舟而去今其詩傳者數篇而已

王勃

勃字子安太原人王通之諸孫也六歲善辭章麟德初劉道祥表其材對策高第未及冠授朝散郎沛王召署府修撰時諸王鬬雞會勃戲爲文檄英王雞高宗聞之怒斥出府勃旣廢客劍南登山曠望慨然思諸葛之功賦詩見情又嘗匿死罪官奴懼事洩輒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時坐是左遷交趾令勃往省覲途過南昌時都督閻公新修滕王閣成九月九日大會賓客將令其壻作記以誇盛事勃至入謁帥知其才因請爲之勃欣然對客操觚頃刻而就文不加點滿座大驚酒酣辭別帥贈百縑卽舉帆去至炎方舟入洋海溺死時年二十九勃屬文綺麗請者甚多金帛盈積家織而衣筆耕而食設搆思不精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醒援筆成篇不易一字人謂之腹稿嘗言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方勃盡得其術又以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倚才陵傲僚吏疾之有集三十卷及舟中纂序五卷今行於世○勃嘗遇異人相之曰子神強骨弱氣清體羸腦骨虧陷睛神不足秀而不實終非大貴也則其才長而命短者豈非相乎

楊炯

炯華陰人顯慶六年舉神童授校書郎永隆二年皇太子舍奠表豪俊充崇文館學士後爲婺州盈川令卒炯恃才憑傲每恥朝士矯飾呼爲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戲者必刻畫其形覆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聞者甚不平故爲時所忌初張說以箴贈盈川之行戒其苛刻至官果以酷稱炯博學善文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辭齊名海內稱四才子亦曰四傑效之者風靡焉炯嘗謂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張說曰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恥王後愧盧前謙也有盈川集三十卷行于世

盧照鄰

照鄰字升之范陽人調鄧王府典籤王愛重謂人曰此吾之相如也後遷新都尉攖病去官居太白山草閣得方士玄明膏餌之會父喪號慟因而嘔丹其疾愈甚家貧苦貴官時時供衣藥後去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潁水周舍復豫爲墓偃臥其中自以當高宗之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手足攣緩不起行已十年每春歸秋至雲壑煙郊輒輿出戶庭悠然一望遂自傷作釋疾文有云覆燾雖廣嗟不容乎此生亭育雖繁恩已絕乎斯代與親屬訣自沈潁水有詩文二十卷及幽憂子三卷行於世

駱賓王

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武后時數上疏言事得罪貶臨海丞怏怏不得志棄官去文明中徐敬業起兵欲反正往投之署爲府屬爲敬業作檄傳天下暴斥武后罪后見讀之矍然曰誰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有如此才不用宰相過也及敗亡命不知所之後宋之問貶還道出錢塘遊靈隱寺月夜行吟長廊下曰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寥未得下聯有老僧燃燈坐禪問曰少年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曰欲題此寺而思不屬僧笑曰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渡石橋僧一聯篇中警策也遲明訪之已不見老僧卽駱賓王也傳聞桴海而去矣後中宗詔求其文得百餘篇及詩等十卷命郄雲卿次序之及百道判集一卷今傳於世

杜審言

審言字必簡京兆人預之遠裔咸亨元年宋守節榜進士爲隰城尉恃高才傲世見疾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何故曰彼見吾判當羞死耳又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坐事貶吉州司戶及武后召還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舞蹈以謝令賦歡喜詩稱旨授著作郎爲修文館直學士卒初審言病宋之問武平一往省候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但恨不見替人也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有集十卷今不存但傳詩四十餘篇而已

沈佺期

佺期字雲卿相州人上元二年鄭益榜進士工五言由協律考功郎受賕長流驩州後召拜起居郎兼修文館直學士常侍宮中旣侍宴帝詔學士等爲回波舞佺期作弄辭悅帝詔賜牙緋歷中書舍人佺期嘗以詩贈張燕公公曰沈三兄詩清麗須讓居第一也詩名大振○自魏建安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

照庾信徐陵已務音韻婉轉屬對精緻及佺期之問
又加靡麗回忌聲病又約句準篇著定格律遂成近體
爛如錦繡學者所宗尚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
唐詩變體始自二公猶詩之始自蘇李也有集十卷
今傳於世

宋之問

之問字延清汾州人上元二年進士偉貌辯給預廷
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累轉尚方監丞后遊龍
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虯詩先成后賜錦袍俄頃
之問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後求北門學士以



有齒疾不許遂作明河篇有明河可望不可親之句
以見志諂事張易之坐貶瀧州後逃歸匿張仲之家
聞仲之謀殺武三思乃告變擢鴻臚簿遷考功郎復
媚太平公主以知舉賄賂狼藉下遷越州長史窮歷
剡溪山水置酒賦詩日邀賓客繼遷睿宗立以無
悛悟之心流欽州御史劾奏賜死人言劉希夷之報
也徐堅嘗論其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有集行世

劉希夷

希夷字延之潁川人上元二年鄭益榜進士時年二
十五射策有文名苦吟詠特善閨帷之作詞情哀怨
多依古調體勢與時不合不爲世所重希夷美姿容
好談笑善彈琵琶飲酒至數十不醉落魄不拘常檢
嘗作白頭吟一聯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
誰在既而歎曰此語讖也石崇謂白首同所歸復何
以異乃除之又吟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
不同復歎曰死生有命豈由此虛言乎遂併存之舅
宋之問酷愛後一聯知其未傳於人懇求之許而竟
不與之問怒其誑已使奴以土囊壓殺於別舍時未
及三十人悉憐之有集十卷及詩集四卷今傳○希
夷天性俊爽才情如此想其事業勳名何所不至孰



知偃蹇之運遭逢惡人寸祿不霑長材折擲斯才尚
而見忌者也賈生悼長沙之屈禰衡痛江夏之來僕
碣折首無何殞命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所較者
輕所失者重玉迸松摧良可惜也況於骨肉相殘者
乎

陳子昂

子昂字伯玉梓州人開耀二年許且榜進士於年十
八時未知書以富家子任俠尚氣弋博後入鄉校感
悔即於州東南金華山觀讀書痛自修飭精窮墳典
耽愛黃老易象光宅元年詣闕上書諫靈駕入京召
見武后奇其才遂拜麟臺正字令云地籍英華文稱
暐曄累遷拾遺聖曆初解官歸會父喪廬塚次縣令
段簡貪殘聞其富遂詐誣子昂脅取賂二十萬緡猶
薄之遂送獄子昂自筮卦驚曰天命不祐吾殆窮乎
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昂貌柔雅性褊躁輕財好
施篤朋友之義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
昂始變雅正初爲感遇詩三十章王適見而驚曰此
子必爲海內文宗乃是知名凡所著論世以爲法詩
調尤工皆劉后興明堂太學以調元氣與遊英俊多
秉權衡柳公權評曰能極著述克備比興唐興以來
子昂而已有集十卷今傳○嗚呼古來材大或難爲
用象以有齒卒焚其身信子昂之謂歟



李百藥

百藥字重規定州人幼多病祖母以百藥名之七歲
能文襲父德林爵會高祖招杜伏威百藥勸朝京師
中道而悔怒飲以石灰酒因大病幾死既而宿病皆
愈貞觀中拜中書舍人遷太子庶子嘗侍帝同賦帝
京篇手詔褒美曰卿何年老而才猶壯齒宿而意遒
新乎百藥之才天下推服好獎薦後進藻思沉鬱詩
尤所長有集傳世

李嶠

嶠字巨山趙州人十五通五經二十擢進士累遷爲
監察御史武后時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後因罪貶廬
州別駕卒嶠富才思有所著作人輒傳諷明皇將幸
蜀登花萼樓使樓前善水調者奏歌歌曰山川滿目
淚霑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
年秋鴈飛帝慘愴移時顧侍者曰誰爲此對曰故宰
相李嶠之詞帝曰眞才子不待終曲而去嶠前與王
勃楊炯接踵後與崔融蘇味道齊名及當人沒推爲
文章宿老學者取法爲集五十卷雜詠詩十二卷單



題詩一百二十首張方爲註傳於世

張說

說字道濟洛陽人垂拱四年舉學綜古今科中第三
等考策日封進授太子校書令曰張說文思清新藝
能優絕金門對策已居高科之首銀牓效官宜中一
命之秩後累遷鳳閣舍人睿宗時兵部侍郎平章事
開元十八年終左丞相燕國公說敦氣節重然諾爲
文精壯長於碑誌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詩法特妙
晚謫岳陽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之助今有集三十
卷行于世子均開元四年進士亦以詩鳴

王翰

翰字子羽并州人景雲元年盧逸下進士及第選舉
直言極諫又舉超拔群類科少豪蕩恃才不羈喜縱
酒櫪多名馬家蓄妓樂翰嘗立言自比王侯日聚
英傑縱禽擊鼓爲歡張嘉貞爲本州長史厚遇之翰
飲酒歌舞神氣之間愈覺軒舉張說尤加禮異及輔
政召爲正字擢駕部員外郎說罷翰出爲仙州別駕
以窮樂畋飲貶道州司馬卒翰工詩多壯麗之詞文士
祖詠杜華等嘗與遊從華母崔氏云吾聞孟母三遷
吾今欲卜居使汝與王翰爲鄰足矣其才名如此燕

公論其文如琉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云有集今傳○太史公恨古布衣之俠湮沒無聞以其義出存亡生死之間而不伐其德千金驅馬視如草芥信誠名不虛立也觀王翰之氣概其若人之儔乎

吳筠

筠字貞節華陰人通經義美文辭舉進士不中隱居南陽倚帝山為道士天寶中玄宗遣使詔至京師與語甚悅勑待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問道對曰深於道者惟老子五千言其餘徒費紙墨耳復問神仙冶鍊之術曰此野人之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所宜留意筠每陳說名教世務帝重之初筠愛會稽山水往來天台剡中與李白孔巢父相酬唱至是因薦於朝帝即遣使召之筠性高鯁其待詔翰林時侍承恩顧高力士素奉佛嘗短筠於上前筠故多著賦文深詆釋氏頗為通人所譏云後知天下將亂苦求還嵩山詔為立道觀大曆間卒弟子諡為宗元先生善為詩有集十卷權德輿序之



張子容

子容襄陽人開元元年常無名榜進士仕為樂城令初與孟浩然同隱鹿門山為死生交唱答詩篇頗多後值亂離流寓江表嘗送內兄李錄事歸故里云十年多難與君同幾處移家逐轉蓬白首相逢征戰後青春已過亂離中行人杳杳看西日歸馬蕭蕭向北風漢水楚雲千萬里天涯此別恨無窮後竟棄官歸舊業有詩集興趣高遠吐棄凡庸當時哲匠咸稱道焉

李昂

昂開元二年王丘下狀元及第天寶間仕為禮部侍郎知貢舉獎拔寒素甚多工詩有戚夫人楚舞歌一篇播傳人口眞佳作也



孫逖

逖博州人幼而有文屬思警敏援筆成篇開元二年舉手筆俊拔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及文藻宏麗等科第一人及第玄宗引見擢左拾遺集賢殿修撰改考功員外郎遷中書舍人與顏真卿李華蕭穎士皆同時稱海內名士仕終刑部侍郎善詩古調今格悉為所長集二十卷今傳



盧鴻

鴻字浩然隱於嵩山博學善八分書工詩兼畫山水樹石開元初玄宗備禮徵再三不至詔曰鴻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鉤深致遠確乎自高詔書屢下每有託辭使朕虛心引領于今有年雖得幽人素履之謙而失考父滋恭之誼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有司其齎束帛之具重宣茲旨想其翻然易節副朕意焉鴻遂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問狀答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復下詔許還山將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鴻到山中廣精舍從學者五百人及卒詔賜萬錢營葬後皮日休為七愛詩謂傲大君者斯乃眞隱盧徵君是也工詩今傳甚多

王泠然

泠然山東人開元五年裴耀卿榜進士授將仕郎遷太子校書郎工文及詩氣質豪爽當言無所回忌乃卓犖奇才濟世之器惜其不大顯而卒有集今傳



劉慎虛

慎虛嵩山人姿容秀麗九歲屬文上書召見拜童子郎開元十一年徐徵榜進士調洛陽尉遷夏縣令性高古脫略勢利嘯傲風塵後欲卜隱廬阜不果交遊多山僧道侶為詩情幽興遠思雅詞奇或有所得便驚眾聽當時東南高唱者數十人聲律婉轉無出其右惟氣骨不逮諸公承明以還端可傑立江表且著方外之言惜年不永天碎國寶有志不就良可慨也集今傳世

王灣

灣開元十一年常無名榜進士與學士綦毋潛契合詞翰早著為天下所稱往來吳楚間多有著述如江南意一聯云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有詩以來罕有此作張燕公手題於政事堂每示能文令為楷式曾奉使登終南山有賦志還高遠識者不能窺焉

崔顥

顥汴州人開元十一年源少良下進士及第天寶中為尚書司勳員外郎少年為詩意浮豔多陷輕薄晚節忽變常體風骨凜然一規於正卓然稱名大家往往並驅江鮑後遊武昌登黃鶴樓感慨賦詩及李白來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無作而去為哲匠斂手云然其行稍劣好蒱博嗜酒娶妻擇美者稍不愜即棄之凡易三四初李邕聞其才名虛舍邀之顥至獻詩首章云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入顥苦吟詠嘗病起清虛友人戲之曰非子病如此乃苦吟詩瘦耳遂為口實天寶十三年



卒有詩一卷今傳

祖詠

詠洛陽人開元十二年杜綰榜進士有文名殷璠評其詩翦刻省靜用思尤苦氣雖不旺格調頗高足稱為才子也少與王維為吟侶維在濟州寓官舍贈祖三詩有云結交三十載不得一日展貧病子既深契闊余不淺蓋亦流落不偶極可傷也後移家歸汝墳間別業以漁樵終有詩一卷傳於世

儲光羲

光羲兗州人開元十四年嚴迪榜進士有部中書試

文章嘗爲監察御史値安祿山陷長安輒受僞署賊平從自歸貶死嶺南工詩格高調逸趣遠情深芟去常言得風雅之體推先王之烈覽者猶聽韶濩音一洗桑濮耳有集七十卷正論十五卷九經分義疏二十卷並傳



唐才子傳卷第一

唐才子傳卷第二目錄

包融　崔國輔　盧象　綦毋潛
王昌齡　常建　賀蘭進明　崔曙
陶翰　王維　薛據
劉長卿　李季蘭
[illegible]
閻防　李頎
張謂　孟浩然　邱爲　李白
杜甫　鄭虔　高適　沈千運
孟雲卿



唐才子傳卷第二

西域　辛　文房　撰

包融

融延陵人開元間仕歷大理司直與參軍殷遙孟浩然尤交厚工詩二子何佶繼起與父齊名當時號三包有詩一卷行世○夫人之於學苦心旣難成名不易能苦心成名而見於父子兄弟間則尤難懸觀唐人父子如三包六竇張碧張瀛顧況非熊章孝標章碣公孫如杜審言杜甫錢起錢珝溫庭筠溫憲兄弟及皇甫冉皇甫曾李宣古李宣遠姚係姚倫等皆聯玉無瑕淸塵遠播芝蘭繼芳竟無改於父道貲襲克紹庶不墜其雅風四難之間揮麈之際亦可以爲美談矣



崔國輔

國輔山陰人開元十四年嚴迪榜進士與儲光羲綦毋潛同時舉縣令累遷集賢直學士禮部郎中天寶間坐是王鉷近親貶竟陵司馬有文及詩詞意淸超深宜諷詠樂府短章古人有不能過也初至竟陵與處士陸鴻漸遊三歲交情至厚謔笑永日又相與較定茶水之品臨別謂羽曰予有襄陽太守李愷所遺白驢烏犎牛各一頭及盧口所遺文槐書函一枚此物皆己之所惜者宜野人口畜故特以相贈雅意高情一時所尙有酬酢之歌詩并集傳焉

盧象

象字緯卿汶水人鴻之姪也攜家來居江東最久仕爲校書郎左拾遺膳部員外郎曾被祿山僞官貶永州司戶參軍後爲主客員外郎工詩名譽充秘閣雅而不素有大體得國士之風集二十卷今傳同仕有韋述爲桑泉尉時詔求逸書命述等編校於朝元殿後爲翰林學士有詩名今亦傳焉

綦毋潛

潛字孝通，荊南人。開元十四年嚴迪榜進士及第，授宜壽尉，遷右拾遺，入集賢院待制，復授校書，終著作郎。與李端同工。詩骨秀神清，思幽興遠，善寫方外之情，歷代未有。荊南分野，數百年來，獨秀斯人。後見兵亂，官況日非，挂冠歸隱江東別業。王維有詩送之曰：明時久不違，棄置與君同。天命無怨色，人生有素風。一時文士咸賦詩祖餞，榮甚。有集一卷，行世。

王昌齡

昌齡字少伯，太原人。開元十五年李嶷榜進士，授汜水尉。又中宏辭，遷校書郎。後以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刀火之際歸鄉里，為刺史閭邱曉所忌而殺。後張鎬按軍河南，曉愆期，將戮之，辭以親老乞貸。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之乎？曉大慚沮。昌齡工詩，縝密而思清，時稱詩家夫子王江寧，蓋嘗為江寧令也。初與文士王之渙、辛漸交友至深，皆出模範，其名重如此。有詩集五卷。又述作詩格律、境思、體例，共十四篇，為詩格一卷。又詩中密旨一卷，及古樂府解題一卷，今並傳。○自元嘉以還，四百年之內，曹、劉、陸、謝，風骨頓盡。逮儲光羲、王昌齡，挽其頹靡，兩賢氣同而體稍別。王君尤多奇句，俊格驚耳駭目。奈何晚途不護小節，謗議沸騰，兩竄遐荒，使知音者惆然長歎，失全歸之道，不亦痛哉！



常建

建，長安人。開元十五年與王昌齡同榜登科。大曆中授盱眙尉。仕頗不如意，遂放浪琴酒，往來太白、紫閣諸峰，有肥遁之志。嘗採藥仙谷中，遇女子遍體綠毛，自言是秦時宮人，亡入山中，食松葉，遂不飢寒。因授建微旨，得養生法。後寓鄂渚，招王昌齡、張僨同隱。獲大名於當時。集一卷，傳。○古稱高才而無貴仕，誠哉



是言矣。劉楨死於文學，鮑照卒於參軍，今建亦淪於一尉，悲夫！建屬思既精，詞亦警每寄空圍，初出康莊，漸從野徑，百里之外，再歸大道，旨趣高遠，出人意表，可謂一唱而三歎者矣。

賀蘭進明

進明，開元十六年盧咸榜進士及第，仕為御史大夫。肅宗時出為河南節度使，時祿山舉黨未平，贊帥師屯臨淮，備敵竟亦無功。進明好古博雅，經籍滿腹，其所著述一百餘篇，頗究天人之奧。又有古詩樂府等數十篇，大體符於阮公，皆今所傳者。



崔署

署，宋州人。少孤貧，不應辟，志況疏爽，擇交於方外。苦讀書，高棲少室山中，與薛據友善。工詩，言詞款曲，情興悲涼，送別登樓諸作，俱堪淚下。集傳于今也。

陶翰

翰，潤州人。開元十八年崔明允下進士及第，次年中博學宏詞，與鄭昉同時。官至禮部員外郎。為詩詞筆雙美，既多興致，復備風骨，三百年以前，方可論其裁製，大為當時所稱。今有集相傳。

王維

維字摩詰，太原人。九歲知屬辭，工草隸，嫻音律，岐王重之。維將應舉，岐王謂曰：子詩清越者，可錄數篇，琵琶新聲能度一曲，同詣九公主第。維如其言。是日，諸伶擁維獨奏，主問何名，曰鬱輪袍。因出詩卷，主曰：皆我習諷，謂是古作，乃子之佳製乎？延於上座，曰：京兆得此生為解頭，榮哉！力薦之。開元十九年狀元及第。擢左拾遺，遷給事中。賊陷兩京，駕出幸，維扈從不及，為所擒，服藥稱瘖病。祿山愛其才，逼至洛陽，供舊職，拘於普施寺。賊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維痛悼賦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時皆知維困賊。賊平後，為偽官者悉定罪，獨維得免，仕至尚書右丞。維詩高妙入神，畫思亦然。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皆天機所到，非學而能。自題詩云：當代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後人評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信哉。客有以按樂圖示維者，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對曲，果然。篤志奉佛，蔬食素衣，喪妻不再娶，孤居三十年。別墅在藍田縣南輞川，亭館相望，嘗自寫其景物奇勝，日與文士邱為、裴迪、崔興宗遊覽賦詩，琴樽自樂。後表宅請以為寺。臨終作書辭親友，停筆而化。代宗訪維文章，弟縉集詩賦等十卷上之，今傳于世。

薛據

據，荊南人。開元十九年王維榜進士。天寶六年又中風雅古調科第一人。於吏部參選，據自恃才名，請受萬年錄事，流外官訴宰執，以為赤縣是某等清要。據無媒，改涉縣令。後仕歷司議郎，終水部郎中。據為人骨鯁有氣節，其所為文亦然，造句往往追逸鮑謝。嘗自傷不得早達，故好棲遁高隱，錄集晚歲置別業終南山下，老焉。有集今傳。

劉長卿



長卿字文房，河間人。少居嵩山讀書，後移家來鄱陽最久。開元二十一年徐徵榜及第。至德中歷監察御史，以檢校祠部員外郎出為轉運使判官，知淮西岳鄂轉運留後。觀察使吳仲孺誣奏，非罪繫姑蘇獄，久之，貶潘州南巴尉。會有為辯之者，量移睦州司馬，終隨州刺史。長卿清才冠世，頗凌浮俗，性剛，多忤權門，故兩遭遷斥，人悉冤之。詩筆偶儁，鍊氣歸神，其自賦傷而不怨，足以發揮風雅。權德輿稱為五言長城。長卿嘗謂：今人稱前有沈宋王杜，後有錢郎劉李。李嘉祐、郎士元何得與余並驅！每題詩不言姓，但書長卿

以天下無不知其名者也滿陵碧澗有別業今有詩賦文詞傳世淮南李穆有清才公之壻也

## 李季蘭

季蘭名冶以字行峽中人女道士也美姿容神情蕭散專心翰墨善彈琴尤工格律當時才子頗誇纖麗殊少妖豔之態始年六歲時作薔薇詩云經時不架却心緒亂縱橫其父見曰此女聰黠非常恐爲失行婦人後以筆墨交遊文士微遺物議於輕薄之口夫士有百行女惟四德季蘭則不然形氣既雄詩情亦放自鮑昭以下罕有其倫時往來剡中與山人陸羽



皎然上人意甚相得皎然嘗有詩云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其謔浪至此又嘗會諸賢於烏程開元寺知河間劉長卿有陰重之疾誚曰山氣日夕佳劉應聲曰衆鳥欣有託舉坐大笑論者兩美之天寶間玄宗聞其詩才詔赴闕留宮中月餘優賜甚厚遣歸故山評者謂上比班姬則不足下比韓英則有餘不以遲暮亦一俊媼有集今傳於世○論曰詩詠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故古詩之道各存大義然終歸于正不誠乎雅是故昔賢婦人箴情文墨班班簡牘概而論之如班姬傷秋扇之暫恩謝娥詠絮而比雪大家七誡執者身修蔡琰胡笳聞而心折率以明白之操徽美之誠欲見於悠遠寓文以宣情含毫而見志豈泛濫之故使人擊節陶情淑性昔人誠有取焉噫筆墨固非女子之事亦在用之如何耳苟天性所鍾而道中失正則詞爲自獻之具詩有妍悄之作衣服酒食無閑淨之容鉛華靡淨多餙飾之態是播惡於衆自衒聰明何關雎之義哉歷觀唐以雅道獎士類而閨閣英姿亦多熏染錦心繡口蕙質蘭情雅足尚矣其間如李季蘭



魚玄機皆躍出方外修清淨之教陶寫幽懷留連光景逍遙閒暇之功無非雲水之念殊往還復與名儒比隆然浮豔委託之心終不能淨白璧微瑕惟在此耳薛濤流落歌舞以靈慧獲名當時亦云難矣三者既不可略如劉媛劉雲鮑君徽崔仲容道士元淳薛緼崔公達張窈窕程長文梁瓊廉氏姚月華裴羽仙劉瑤常浩葛鴉兒崔鶯鶯譚意哥戶部侍郎吉中孚妻張夫人鮑參軍妻文姬杜羔妻趙氏張建封妾盼盼南楚材妻薛媛等皆能華藻才色擅美一時或望幸離宮傷寵後捧或以從征萬里斷絕音書或戍役延年逍遙闕塞或爲蕩子妻或爲商人婦花雨春夜月露秋天玄鳥將歸賓鴻來屆搗錦石之流黃織迴文於緗綺魂夢飛遠關山到難當此時也濡毫命素寫怨書懷一語一聯俱堪墮淚至若間以丰儷雜以纖穠導淫奔之約敘久曠之情不假絲琴但憑紅牋其間不能免焉尺有短而寸有長故未可以一概論也

## 閻防

防河中人開元二十二年李琚榜及第與真卿甚敬愛之欲薦於朝不屈爲人好古博雅詩崇眞素神情



氣爽放曠山水高情孤詣於終南山豐德寺結茅茨讀書百丈溪是其隱處題詩云浪跡棄人世還山自幽獨始傍巢由蹤吾其獲心曲又云試閑度人事達命知止足不學魯國儒俟時勞伐輻竟信命不務進取以此自終有詩集行世

## 李頎

頎東川人開元二十三年賈季鄰榜進士及第調新鄉縣尉性疏簡厭薄世務慕神仙服餌丹砂期輕舉之道結契風塵之外一時名輩咸重之工於詩發調既清修辭亦秀雜歌俱善玄理最長多爲放浪之語直可怡悅心神惜其偉材只將資殺故時論家祇推爲文壇作手云有集今傳

## 張諲

諲永嘉人初隱少室下閉戶精修志甚勤苦不及聲利後應舉官至刑部員外郎明易象善草隸兼畫山水詩格清古與李頎友善事王維爲兄皆爲詩酒丹青之契維贈詩云屏風誤點惑孫郎團扇草書輕內史李頎贈曰小王破體閑支策落月梨花照壁詩堪記室妬風流甚與將軍作勍敵天寶中謝官歸故山偃仰不復來人間矣有詩傳世



## 孟浩然

浩然襄陽人少好節義詩工五言隱鹿門山即漢龐公棲隱處也年四十遊京師諸名士嘗集秘省聯句浩然曰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衆欽服張九齡王維極稱道之維待詔金鑾一旦私邀入商較風雅俄報元宗臨幸浩然錯愕伏匿床下維不敢隱因奏聞帝喜曰朕素聞其人而未見也詔出再拜帝問曰卿將詩來耶對曰偶未齎即命吟近作誦至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之句帝慨然曰卿不求仕朕何嘗棄卿奈何誣我因命放還南山後張九齡署爲從事開元末王昌齡遊襄陽時新病起相見甚歡浪情宴謔卒不得志食鮮動疾而終○古稱禰衡不遇趙壹無祿觀浩然磬折謙退才名日高而終身不偶悲夫其爲詩文采丰茸經緯綿密半遵雅調全削凡近所著三卷今傳王維畫浩然像於郢州築浩然亭咸通中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名曰孟亭今存焉

## 邱爲

爲嘉興人事繼母孝有靈芝生堂下累舉不第歸山讀書數年天寶初劉單榜登進士王維甚稱許之嘗與唱和累官至太子右庶子時年八十餘母猶無恙

給俸終之半觀察使韓滉以為致仕官給祿所以惠養老臣不可於為而異唯擢春秋羊酒初還縣令謁之為候門磬折令坐方拜退背立庭下既出乃敢坐經縣署降馬而過舉動有禮卒年九十六有集行世

李白

白字太白山東人母夢長庚星而誕因以名之十歲通五經自夢筆頭生花後天才贍逸喜縱橫擊劍為任俠輕財好施為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中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自蜀至長安以所為詩文投賀知章賀讀至蜀道難歎曰子謫仙人也乃解金龜換酒終日相樂遂薦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時事因奏頌一篇帝喜賜食親為調羹詔供奉翰林嘗大醉上前草詔使高力士脫靴力士恥之摘其清平調中飛燕事以激怒貴妃帝每欲與官妃輒沮之白益傲放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飲中八仙人懇求還山賜黃金詔放歸白浮遊四方欲登華山乘醉跨驢經縣治宰不知怒引至庭下曰汝何人敢無禮白供狀不書姓名曰曾令龍巾拭吐御手調羹貴妃捧硯力士脫靴天子門前尚容走馬華陰縣裏不得騎驢宰驚愧拜謝曰不知翰林至此白長笑而去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上傍若無人祿山反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臥廬山辟為僚佐璘起兵反白逃還彭澤璘敗累繫潯陽獄初白遊并州見郭子儀奇之曾救其死罪至是郭子儀請官以贖詔長流夜郎白晚節好黃老度牛渚磯乘酒捉月沈水中初說謝家青山今墓在焉有文集二十卷行世○或云白涼武昭王暠九世孫也

杜甫

甫字子美京兆人審言生閑閑生甫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舉進士不第因困長安天寶三載元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詔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擢於泥塗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贏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與房琯為布衣交琯時敗兵又以琴客董廷蘭之故罷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解不復問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為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拾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營草堂成都西郭浣花溪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往見時或不巾且性褊躁傲誕常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中銜之一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於簾者三左右走報其母力救得止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歷中出瞿塘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遊嶽祠大水暴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為設牛炙白酒酣飲大醉卒年五十九甫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切中也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皆憐之墳在岳陽有集六十卷及潤州刺史樊晃所纂小集今並傳○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觀李杜二公崎嶇板蕩之秋假詩以鳴哀賢得失忠孝之心昭著千古騷雅之妙並振當時兼眾善於來今集大成於往作歷世之下想見風徽惜乎長轡未騁奇才並屈竹帛少色徒垂空言嗚呼哀哉昔謂杜之典重李之飄逸神聖之際二公造焉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李杜之門者難為詩斯言信哉

鄭虔

虔鄭州人高士也蘇許公為宰相申以忘年之契薦為著作郎嘗以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告虔私撰國史者虔倉惶焚之坐謫十年元宗愛其才開元二十五年為更置廣文館虔為博士廣文博士自虔始與李白杜甫交最密杜贈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惟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其窮餓轗軻如此也好琴酒吟詠善圖山水能書苦無紙於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逐日就書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表獻之元宗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由是名噪一時多稱鄭廣文祿山反偽授水部員外郎託疾不為事賊平張通王維並因繫三人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因為析解得貶台州司戶卒有集行世

高適

適字達夫一字仲武滄州人少性落拓不拘小節恥預常科隱跡博徒才名已遠後舉有道授封丘尉未幾哥舒翰表掌書記後擢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近側目李輔國忌其才蜀亂出為蜀彭二州刺史遷西川節度使還為左散騎常侍永泰初卒適尚氣節語王霸袞袞不厭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年五十始學為詩即能工以氣質自高多胸臆間語每篇已好事者輒傳播吟翫嘗過汴州與李白杜甫會酒酣登吹臺慷慨悲歌臨風懷古人莫測也於是唱和頗多今

有詩文集二十卷及所選至德迄大歷述作者二十六人詩爲中興間氣集二卷幷傳

沈千運

千運吳興人工舊體詩氣格高古當時士流皆敬慕之號爲沈四山人天寶中數應舉不第時年齒已邁遨遊襄鄧間干謁名公來濮上感懷賦詩曰聖朝優賢良草澤無遺族人生各有命在余胡不淑一生但區區五十無寸祿衰落當捐棄貧賤招謗讟其時多艱自知屯蹇遂浩然有歸歟之志賦詩曰棲隱無別事所願離風塵不來城邑遊禮樂拘束人又曰如何巢與由天子不得臣遂肆志返山中別業嘗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有薄田園兒稼女織偃仰今古自足此生誰能作小吏走風塵下乎高適賦還山吟贈行曰還山吟天高日暮寒山深送君還山識君心人生老大須恣意看君解作一生事山間偃仰無不至石泉淙淙若風雨桂花松子常滿地賣藥囊中應有錢還山服藥又延年白雲勸盡杯中物明月相隨何處眠眠時憶問醒時意夢魂可以相周旋肅宗議備禮徵致會卒而能有集傳世

孟雲卿

雲卿關西人天寶間不第氣頗難平志復高尚懷嘉遁之節與薛據相友善嘗流寓荊州杜工部時有與雲卿贈答之作甚愛重之雲詩體格祖述沈千運漁獵陳拾遺意雖傷怨詞尙和平旣得升堂復能入室當時古調無出其右一時之英也如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又朝亦常苦饑暮亦常苦饑飄飄萬里餘貧賤多是非少年莫遠遊遠遊多不歸皆爲當代推服韋應物過廣陵遇孟九贈詩云高文激頹波四海靡不傳西施且一笑衆女安得妍其才名於此可見矣仕終校書郎集傳于世○雲卿禀通濟之才淪吞靈之俗栖栖南北苦無所遇何生之不辰也身處江湖心存魏闕非杞人之憂天相率而逃者匹夫之志亦可哀矣

唐才子傳卷第二

唐才子傳卷第三目錄


岑參　王之渙　賀知章　包何
包佶　張彪　李嘉祐　賈至
鮑防　殷遙　張繼　元結
郎士元　[illegible]
[illegible]
皇甫冉　皇甫曾　獨孤及
劉方平　秦系　張衆甫　[illegible]
[illegible]　嚴維　于良史　靈澈
陸羽　顧況　張南史　戎昱
[illegible]　古之奇　蘇渙　朱灣
張志和

唐才子傳卷第三

西域 辛文房 撰

岑參

參南陽人文本之後天寶三年趙岳榜第二人及第累官左補闕起居郎出爲嘉州刺史杜鴻漸表置安西幕府拜職方郎中兼侍御史辭罷別業在杜陵山中後終于蜀參累佐戎幕往來鞍馬烽塵間十餘載極征行離別之情城障塞堡無不經行博覽史籍尤工綴文屬詞清高用心良苦詩調尤高唐興罕見此作放情山水故常懷逸念奇造幽致所得往往超拔



孤秀度越常情與高適風骨頗同讀之令人慷慨懷感每篇絕筆人輒傳咏至德中裴休杜甫等常薦其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可以備獻替之官未及大用而謝世豈不傷哉有集十卷行于世杜確爲之序云

王之渙

之渙薊門人少有俠氣所從游皆五陵少年擊劍悲歌從禽縱酒中折節工文十年名譽日振恥困場屋遂交謁名公爲詩情致雅暢得齊梁之風每有作樂工輒取以被聲律與王昌齡高適暢當忘形爾汝嘗共詣旗亭有梨園名部繼至昌齡等曰我輩擅詩名未定甲乙可觀諸伶謳詩以多者爲優一伶唱昌齡二絕句一唱適一絕句之渙曰樂人所唱皆下俚之詞須臾一佳妓唱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復唱二絕皆之渙詞三子大笑曰田舍奴吾豈妄哉諸伶竟不喻其故拜曰肉眼不識神仙三子從之酣醉終日其狂放如此云有詩傳于今

賀知章

知章字季真會稽人少以文詞知名性曠夷善談論



笑謔證聖初擢進士超拔羣類科陸象先在中書引爲太常博士象先與知章最親善常曰季真清談風韻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當時賢達皆傾慕之爲太子賓客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晚年尤加縱誕無復禮度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遨遊里巷又善草隸每醉輒屬辭筆不停綴咸有可觀每紙不過數十字好事者共傳寶之天寶三年因病夢遊帝居及寤表請爲道士求還鄉里即舍住宅爲千秋觀上許之詔賜鏡湖剡溪一曲以給漁樵帝賦詩及太子百姓官祖餞壽八十六集今傳

包何

何字幼嗣潤州延陵人包融之子也與弟佶俱以詩鳴時稱二包天寶七年楊譽榜及第曾師事孟浩然授格法與李嘉祐相友善大曆中任終起居舍人詩傳者可數蓋流離世故卒多素辭大播芳名亦當時望族也

包佶

佶字幼正天寶六年楊護榜進士累遷秘書監劉晏治財奏爲汴東兩稅使及晏罷以佶爲諸道鹽鐵等使未幾遷刑部侍郎太常少卿拜諫議大夫御史中



丞居官謹確所在有聲佶天才贍逸氣宇清深心醉古經神和大雅詩家老斲也與劉長卿竇叔向諸公皆莫逆之愛晚歲沾風痺之疾辭寵樂高不及榮利卒封丹陽郡公有詩集行于世

張彪

彪潁上人初赴舉無所遇適遭喪亂奉老母避地隱居嵩山供養至謹與孟雲卿爲中表俱工古調詩雲卿有贈云善道居貧賤潔服蒙塵埃行行無定心坎壈歸家性高簡善草書志在輕舉稼神仙云五穀非長年四氣乃靈藥列子何必待吾心滿寥廓時與

杜甫往還贈寄張十二山人詩云靜者心多妙先生藝絕倫草書何太古詩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觀工部之作可知其人矣

李嘉祐

嘉祐字從一趙州人天寶七年楊譽榜進士爲秘書正字以罪謫南荒未幾何有詔量移爲鄱陽宰又爲江陰令後遷台袁二州刺史善爲詩綺麗婉靡與錢郎別爲一體往往涉於齊梁時風人擬爲吳均何遜之敵自振藻天朝大收芳譽中興風流也有集今傳



賈至

至字幼幾洛陽人曾之子也曾開元間與蘇晉同掌制誥至天寶十年明經擢第累官起居舍人知制誥從幸西川當撰傳位冊文既進稿玄宗曰先天誥命乃父所爲今茲大冊爾又爲之兩朝盛典出朕家父子可謂繼美矣大曆初遷京兆尹以散騎常侍卒初嘗以事謫守巴陵與李白相遇日酣孟酒追懷京華舊遊多見酬唱白贈詩有云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至特工詩俊逸之氣不減鮑照庾信調亦清暢且多素辭蓋厭於漂流淪落者也有集三十餘卷今傳

鮑防

防字子慎天寶十二年楊儇榜進士襄陽人也善辭章篤志於學累官至太原尹河東節度使人樂其治不減龔黃詔圖形別殿又歷福建江西觀察使丁亂從幸奉天除禮部侍郎封東海公又遷御史大夫貞元元年策賢良方正得穆質柳公綽等皆位至台鼎世美其知人時比歲旱質對漢故事免三公烹弘羊權近獨孤愐欲下按治防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遂置質高第帝見奏嘉之授工部尚書卒防工於詩

興思優足風調嚴整凡有感發以譏切世弊正國音之宗派也與謝良爲詩友時亦稱能詠云有集今傳

殷遙

遙丹陽人天寶間常仕爲忠王府倉曹參軍與王維結交同慕禪寂志趣高疎多雲岫之想而苦家貧死不能葬一女纔十歲日哀號於親愛憐之者賻贈埋骨石樓山中工詩詞彩不羣而多警句杜甫嘗稱許之有詩傳于今

張繼

繼字懿孫襄州人天寶十二年禮部侍郎楊浚下及第與皇甫冉有髫年之故契逾昆玉早振詞名初來長安頗矜氣節有感懷詩云調與時人背心將靜者論終年帝城裏不識五侯門嘗佐鎮戎軍幕府又爲鹽鐵判官大曆間入內侍仕終檢校祠部郎中繼博覽有識好談論知治體亦嘗領郡輒有政聲詩情爽激多金玉音蓋其累代詞伯積襲弓裘其於爲文不雕自飾丰姿清迥有道風集一卷今傳

元結

結字次山武昌人魯山令元紫芝之族弟也少不羈弱冠始折節讀書天寶十三年進士禮部侍郎楊浚見其文曰一第慁子耳遂擢高品後舉制科會天下亂沈浮人間蘇源明薦於肅宗授右金吾兵曹累遷御史參山南來瑱府除容管經略使始隱於商山中稱元子逃難入猗玕洞稱猗玕子或稱浪士漁者或稱聱叟酒徒漫叟及爲官呼漫郎皆以命所著性梗僻深憎薄俗有憂道閔世之心中興頌一文燦爛金石清奇淵流作詩著辭尚聱牙天下皆知敬仰復嗜酒有句云有時逢惡客自註非酒徒卽惡客也有文編十卷及所集當人詩爲篋中集一卷並傳

郎士元



士元字君冑中山人也天寶十五年盧庚榜進士寶應初選京畿縣官詔試政事中書補渭南尉歷左拾遺出爲郢州刺史與員外郎錢起齊名時朝廷自丞相以下出牧奉使無兩君詩文祖餞人以爲愧其珍重如此二公體調大抵相同於中郎君覺稍閒雅近粲珠聯玉映不覺成編掩映時流名不虛矣有別業在半日吳村王季友錢起等皆見題詠每誇勝絕詩集今傳于世

道人重一

一公剡中人童子出家謝紱之外餘無有天性超穎追蹤謝客臨麻源第三谷中結茆讀書後學業精進居若耶溪雲門寺從學者四方而至矣尤工詩氣質淳和格律清暢兩浙名山暨衡廬諸甲刹悉所經行與皇甫冕季嚴少府朱山人徹上人等爲詩友酬贈甚多刻意聲調苦心不倦騁譽叢林後圓寂於巫山集今傳世



論曰自齊梁以來方外工文者如支遁道猷惠休寶月之儔驅駕文苑芊綿藻思奇章偉什綺錯星陳不爲寡矣厥後喪亂兵革相尋緇素亦已狼藉罕有慎入其流者至唐累朝雅道大振古風再作率皆崇道像教往念津梁龍象相望金碧交映雖寂寥之山河實威儀之淵藪寵光優渥無逾此時故有顛頓文場之人憔悴江海之客往往裂冠裳撥矰繳杳然高邁雲集蕭齋一食自甘方袍便足靈臺澄皎無事相干三餘有簡牘之期六時分吟諷之隙青峯瞰門綠水周舍長廊步屧幽徑尋真景變序遷蕩入冥思凡此數者皆達人雅士夙所欽懷雖則心侔跡殊所趣無間會稽傳孫許之玄談廬阜接謝陶於白社宜其日鍛月鍊志彌厲而道彌精佳句縱橫不廢禪定巖穴相邇更唱迭酬苦於三峽猿清同九皋鶴不其偉歟



與夫迷津畏途埋玉沉珠者慣於心發在篇詠者未可同年而論矣然道或淺深價有輕重未能悉標其奇松於草莽野鶴於雞群者有靈一靈徹皎然清塞無可虛中齊己貫休八人皆東南產秀共出一時已爲錄實其或雖以多而寡稱或著少而增價者如惟審護國文益可止清江法照廣宣無本修睦無悶太易景雲法振棲白隱巒處默卿雲棲一淡交良乂若虛雲表曇域子蘭僧鸞懷素惠標可朋懷浦慕幽善生亞齊貫顯栖蟾理瑩歸仁玄寶惠侃法宣文秀僧泚清尚智暹滄浩不特等四十五人名既隱僻事且微冥今不復喋喋云爾

皇甫冉

冉字茂政安定人避地來寓丹陽耕山釣湖放適閒淡或云秘書少監彬之姪也十歲能屬文張九齡一見歎以清才天寶十五年盧庚榜進士調無錫尉營別墅陽羨山中大曆初王縉爲河南節度辟掌書記後入爲左金吾衛兵曹參軍仕終拾遺左補闕公自擢桂禮闈便稱高格往以四道艱虞遂心江外故多飄泊之歎每文章一到朝廷而作者變色當年才子悉願締交推爲宗伯至其造語玄微遠可平揖沈贈雄視潘張惜乎長轡未騁芳蘭早凋良可痛哉有詩集三卷獨孤及爲序今傳



皇甫曾

曾字孝常冉之弟也天寶十七年楊儇榜進士善詩出王維之門與兄名望相亞當時以比張氏景陽孟陽協居上品戰遂下流侍御補闕文詞亦然體製清緊華不勝文爲士林所尚仕歷侍御史後坐事貶舒州司馬量移陽翟令有詩一卷傳于世

獨孤及

及字至之河南人卯角時誦孝經父試之曰爾志何

語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天寶末以道舉高第代宗召爲左拾遺還禮部員外郎歷濠饒常三州刺史及性孝友喜獎拔爲文必彰明善惡長於議論工詩格調高古風塵迥絕得大名當時有集傳世○嘗謂選中沈謝諸公詩有題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及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瀨茂林修竹并田南樹園激流植援齋中讀書南樓如望所遲客瞻登三山還望京邑等數詩皆奇崛精當冠絕古今獨能發其蘊奧者遠矣唐沈宋令狐楚李嘉祐韋應物等諸才子集中往往各有數題片言不苟



者不減其風度此則無傳之妙遠元和以下佳題尙孚況於詩乎立題乃詩家切要貴在卓絕淸新言簡而意足句之所到題必盡之中無失節外無餘語此可與智者商推云因舉而論之

劉方平

方平河南人白皙美姿儀二十工詞賦與元魯山交善隱居潁陽大谷高尙不仕皇甫冉李頎等相與贈答有云離邊潁陽道竹外少姨峰神意淡泊善畫山水墨妙無前汧國公李勉延致齋中甚敬愛之欲薦于朝不忍屈辭還舊隱工詩多悠遠之思陶寫性靈默會風雅故能脫略世故超然物外區區斗筲何足以累劉先生哉有集今傳

秦系

系字公緒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自稱東海釣客北都留守薛兼訓奏爲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九日山中有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注老子彌年不出時姜公輔以直言謫爲泉州別駕見系輒窮日不還去築室與相近遂忘流落之苦公輔卒妻子遠隔系爲營葬山下每好義如此張建封聞系不可致請就加校書郎與劉長卿韋應物善多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號其山爲高士峰今有麗句亭在焉集一卷今傳

張衆甫

衆甫京口人隱居不務進取與皇甫御史友善構廬接近徙各遊四方皆寄處士詩云伏臘同羅黍柴門閉雪天時官亦有徵辟者守死善道卒不就衆甫詩婉麗精錯巧用文字工於興喩文流中佳士也○同在一時者有趙徵明于逖蔣渙元季川俱山顚水涯苦學貞士名同齒莒之芳志非鉛黃之業吟詠性靈每陳衷素僅有佳篇不能湮落惜其行藏之大槪不見於記錄故缺其考詳焉

嚴維

維字正文越州人初隱居桐廬慕子陵之高風至德二年江淮選補使侍郎崔渙下以詞藻宏麗進士及第爲家貧親老不能遠離授諸暨尉時已四十餘後歷秘書郎嚴中丞節度河南辟佐幕府遷餘姚令仕終右補闕維少無宦情懷家山之樂以爲偶從升斗之祿聊代耕耳詩情雅重挹魏晉之風鍛鍊鏗鏘庶



少遺恨一時名輩孰匪金蘭詩集一卷今傳

于良史

良史至德中仕爲侍御史詩體清雅工於形似又多警句蓋其挂璋特達早步清朝興致不群詞苑增價雖平生似昧而篇什多傳

靈澈上人

靈澈姓湯氏字澄源會稽人自童子辭父兄入淨戒行果澂方使讀書不覺勤苦投詩法於嚴維遂精著有聲及維卒乃抵吳興與皎然居何山遊講因以書薦于包侍郎佶佶得之大喜又以書致于李侍郎紓時二公以文章風韻爲世宗貞元中西遊京師名振輦下緇流疾之造飛語激動中貴因誣奏得罪徙汀州會赦歸東嘉時吳楚間諸侯多賓禮招延之元和十一年終於宣州開元寺年七十有一門人遷歸建塔於山陰天柱峰下上人詩多警句能備衆體如芙蓉寺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謫汀州云青蠅爲弔客黃耳寄家書性巧逸居沃洲寺嘗取桐葉剪刻摘器爲蓮花漏置盆水之上穿細孔諸水半之則沈每晝夜十二沈爲行道之節初居嵩陽面若後來住匡廬東林寺如天目四明棲霞及衡湘諸名山行



錫幾遍當與靈一上人約老天台未得遂志雖結念雲壑而才名拘牽罄恐經旨吟諷無已所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有集十卷及錄大曆至元和中名人酬唱集十卷今傳

陸羽

羽字鴻漸不知其始初竟陵禪師智積得嬰兒於水濱育爲弟子及長恥從削髮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始爲姓名有學愧一事不盡其妙性詼諧少年匿優人中撰談笑萬言天寶間署羽伶師後遁去古人謂潔其行而穢其跡者也上元初結廬苕溪上閉門讀書名僧高士談讌終日貌寢口吃而辯人善若在己與人期雖阻虎狼不避也自稱桑苧翁又號東岡子工古調歌詩興極閑雅著書甚多扁舟往山寺唯紗巾藤鞋短褐犢鼻擊林木弄流水或行曠野中誦古詩徘徊至月黑興盡慟哭而返當時以比接輿也與皎然上人爲忘言之交有詔拜太子文學羽嗜茶造妙理著茶經三卷言茶之原煮法之具時號茶仙天下益知飲茶矣鬻茶家以瓷陶羽形祀爲神買十茶器得一鴻漸初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喜茶知羽召之羽野服挈具而入

李曰陸君善茶天下所知揚子中泠水又殊絕今二妙千載一遇山人不可輕失也茶畢命奴子與錢羽愧之更著毀茶論與皇甫補闕善時龢尙書防在越羽往依焉冉送以序曰君已窮孔釋之名理將歌詩之麗則遠墅孤島通舟必行魚梁釣磯隨意而往夫越地稱山水之鄉轅門當節鉞之重鮑侯知子愛子者將解衣推食豈徒嘗鏡水之魚宿耶溪之月而已集併茶經今傳

顧況

況字逋翁蘇州人至德二年天子幸蜀江東侍郎李希言下進士登爲歌詩性恢諧不自撿束工畫山水初爲韓晉江南判官德宗時柳渾輔政薦爲秘書郎況素善於李泌遂師事之得其服氣之法能終日不食及泌相自謂當得達官久之遷著作郎及泌卒作海鷗詠嘲誚權貴大爲所嫉被憲劾貶饒州司戶作詩曰萬里飛來爲客鳥曾蒙丹鳳借枝柯一朝鳳去梧桐死滿目鴟鳶奈爾何遂全家去隱茅山鍊金拜斗身輕如羽況暮年一子即亡追悼哀切吟曰老人哭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年又生一子名非熊三歲始言在冥漠中聞父吟苦不忍乃來復生非熊後及第自長安歸慶已不知況所在或云得長生訣仙去矣今有集二十卷傳世皇甫湜爲之序



張南史

南史字季直幽州人工奕棋神算無敵遊心太極嘗幅巾褰杖出入王侯之宅十年高談闊視慷慨奇士也既自感激始苦節學文無希世苟合之意數年間詩境漸佳調體超拔情致兼美如并燕老將氣韻沈雄時亦有及者肅宗時擢堂奬拔仕爲左衛倉曹參軍後避亂寓居揚州揚子難平再召未及赴而卒有

詩一卷今傳

戎昱

昱荊南人美風度善談少舉進士不上乃放遊名都雖貧士而軒昂氣不消沮變湖湘山水來客時李夔廉察桂林寓官舍月夜聞鄰居行吟之音清麗明朗訪之乃昱也即延爲幕賓待之甚厚崔中丞亦在湖南愛之有女國色欲以妻昱而不喜其姓戎能改則訂議昱聞之以詩謝云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自謂李大夫恩私至深無任感激初事顏平原嘗佐其征南幕亦累薦之衛伯玉鎮荊南辟爲從事歷虔州刺史至獄中以罪譴爲辰州刺史後客劍南寄家隴西數載憲宗時邊烽累急大臣議和親上曰比聞一詩人姓名稍僻者爲誰宰相對以令狐楚包子虛皆非帝舉其詩對曰戎昱也上曰嘗記其詠史云漢家青史上拙計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擬淨沙塵地下千年骨誰爲輔佐臣因笑曰魏絳何其懦也此人如在可與武陵桃花源足稱其清逸士林榮之昱詩在盛唐格氣稍劣中間有絕佳規作然風流綺麗不虧政化當時賞音喧傳翰苑固不誣矣有集今傳



古之奇

之奇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洪源下及第與耿湋同時嘗爲安西幕府書記與李司馬端有金蘭之好工古調有幽閑淡泊之致婉而成章得名藝圃非泛然者詩集傳於世

蘇渙

渙廣德二年楊栖梧榜進士素行無執往來剽盜善用白弩巴賨商人苦之稱曰白跖後自知非折節從學遂成名累遷侍御史湖南崔中丞瓘辟爲從事瓘遇害渙走交廣扇動哥舒晃跋扈如蛟龍肆毒本性



又彰居無何伏誅初嘗爲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州節度李勉其文意長於諷刺亦有陳拾遺一鱗半甲故優待之或曰此子羽翼叛臣侵敗王略今尙其文可乎勉曰渙製藏詞通說辭是史氏祖君權草以大啓鯢者善惡不討春秋至訓明言可溯畧跡取才渙其庶乎豈但存雕蟲小技亦以深懲賊子也時以爲名言杜甫有與贈答之詩今悉傳

朱灣

灣字巨川大曆時隱君也號滄洲子率履貞素潛輝不曜逍遙雲山琴酒之間放浪形骸羈撿之外郡國交徵不應工詩體格幽遠詞意弘深寫景生情窮理盡性詠物尤精或比或興蒭擊而敏捷及李勉鎮永平嘉其風操厚幣邀來署爲府中從事日相談讌親逾骨肉久之嘗謁湖州崔使君不得志臨發以書別之曰闘闢遼萊山在杳冥之間行可到貴人門無媒以通不可到驪龍珠潛滉瀁之淵或可識貴人顏無因而前不可識自假道路問津主人一身孤雲兩度國月戴請執事三趨戟門堂室深沈不啻千里況寄食漂母夜眠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食如玉之粟登如龍之門實無機心翻成機事漢陰丈人聞之豈不大笑僮溪上風便囊中金盡望甘棠而歎盡循分而退謝白鷗會稽山陰別墅其啾介類如此也有集四卷今傳



張志和

志和字子同婺州人初名龜齡詔改之十六擢明經嘗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以親喪辭去不復仕居江湖性邁不束自稱煙波釣徒撰玄眞子二卷又爲號焉兄鶴齡恐其遁世爲築室越州東郭茅茨數椽花竹掩映常豹席棕屨沿溪垂釣每不投餌志不在魚也觀察使陳少游頻往候問帝嘗賜奴

姊各一人志和配爲夫婦號漁童樵青與陸羽嘗爲
顏平原食客平原初來刺湖州志和造謁顏請以舟
敝欲爲更之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足矣善
畫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舐筆吟詠曲盡天真自撰
漁歌又圖畫之興趣高遠人不能及憲宗聞之詔寫
眞求訪并其歌詩不能致後傳一旦忽乘雲鶴而去
李德裕稱以爲漁父賢而名隱鴟夷智而功高未若
玄眞隱而名彰顯而無事不窮而達其嚴光之比歟



唐才子傳卷第三

唐才子傳卷第四目錄


盧綸 吉中孚 韓翃 耿湋
錢起（子） 司空曙 苗發 崔峒
夏侯審 李端 竇叔向
康洽 李益 冷朝陽 章八元
暢當 王季友 張謂 于鵠
王建 韋應物 皎然 武元衡
竇常 竇牟 竇羣 竇庠
竇鞏 劉言史 劉商




# 唐才子傳卷第四

西域 辛 文房 撰

## 盧綸

綸字允言河中人避天寶亂來客鄱陽大曆初數舉進士不入第元載素賞重取其文進之補閿鄉尉累遷檢校戶部郎中監察御史稱疾去渾瑊鎮河中往就之起爲元帥判官初舅韋渠牟善幸德宗因表其才名見禁中帝有所作輒賡和至是帝忽問渠牟盧綸李益何在對曰綸從渾瑊在河中驛召之會卒○綸與吉中孚韓翃耿湋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夏侯審李端聯藻文林銀黃相望且同臭味契厚玄深時號大曆十才子唐之文體至此一變矣綸所作特勝不減盛時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文宗雅愛其詩問宰相綸沒後文章幾何亦有子否李德裕對綸四子皆擢進士仕在臺閣帝遣中使悉索其巾笥得詩五百首進之有別業在終南山中集十卷今傳



## 吉中孚

中孚楚州人居鄱陽最久初爲道士山河寂寥後還俗李端贈詩云舊山連藥賣孤鶴帶雲歸盧綸送詩云舊業蕪藏穴新詩滿帝鄉來長安謁宰相有薦於天子日與王侯高會名動京師未幾即登進士授萬年尉除校書郎又登宏辭科爲翰林學士歷諫議大夫戶部侍郎判度支事貞元初卒初拜官後以親垂白在堂歸養至孝終喪復仕中孚骨秀神清吟詠高雅若神仙中人也集一卷今傳

## 韓翃

翃字君平南陽人天寶十三載楊紘榜進士侯希逸素重其才至是表佐淄青幕府罷閑居十年及李勉在宣武復辟之德宗時制誥闕人中書兩進除目御筆不點再請之批曰時有與韓翃同姓名者爲江淮

剌史宰相詩究奧詎上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韓也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翃工詩出筆驚麗如芙蓉出水一篇一詠朝士珍之比諷深於文房篤衙成於茂政當時盛稱焉有詩集五卷行世

耿湋

湋河東人也寶應二年洪源榜進士與古之奇爲莫逆之交初爲大理司法充括圖書使來江淮窮山水之勝仕終左拾遺詩才俊爽意思不羣似湋等輩不可多得詩集二卷今傳

錢起

起字仲文吳興人天寶十年李巨卿榜及第少聰敏承鄉曲之譽初從計吏至京口客舍月夜閒步聞戶外有行吟聲哉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凡再三往來起遽從之無所見矣嘗怪之及就試粉闈詩題乃湘靈鼓瑟起輒就卽以鬼謠十字爲落句主文李暐深嘉美擊節吟味久之曰是必有神助之耳遂擢置高第釋褐授校書郎嘗採篇竹奉使入蜀除考功郎中大曆中爲太清宮使翰林學士起詩體與新奇理法清密芟宋齊之浮靡削梁陳之靡矯然獨立也王右丞許以高格與郎士元齊名士林語曰前有



沈宋後有錢郎集十卷今傳子徽能詩外甥懷素善書一門之中藝名特甚可尚矣○凡唐人燕集祖送必探題分韻賦詩於衆中推一人擅場者劉相巡察江淮詩人滿座鑾推郎殿擅場侑主盛會李端擅場郭曖盛時吟詠爲樂華賢畢至觥籌交錯覽江山之佳麗續歡好於賓朋美景良辰怡神悅志誠雅事也況實無耗縱之嫌主無投轄之困殿嫺舞作酒醉弁俄王公不覺其大車布不覺其小忘形爾我促膝靓譜禮節之間竟置而不顧既而吟詠繼起筵席重新樂哉斯乎古人秉燭之遊羅日之興亦不是過也至若殘杯冷炙一獻百拜察喜怒於眉睫之間者可以休矣

司空曙

曙字文明廣平人也磊落有奇才韋皋節度劍南辟致幕府授洛陽主簿未幾遷長林縣丞累官左拾遺終水部郎中與李約員外至交性耿介不干權貴家無儋石晏如也嘗病中不給遣其愛姬既而流寓長沙遷謫江右又多結契惟贈傷流景寄駐上人詩云欲就東林寄一身尚憐兒女未成人柴門客去殘陽在藥圃蟲喧秋雨頻近水方同梅市隱曝衣多笑阮



家貧深山蘭若何時到羨與閑雲作四鄰閒居卽事高與可知詩情綿邈禍旨鮮妍如新華笑日不容綱欒盛名美譽不亦宜哉有詩集二卷今傳

苗發

發潞州人也晉卿長子初爲樂平令授兵部員外遷駕部員外郎仕終都官郎中雖名厠才子少見詩篇無當時名士咸與贈答者

崔峒

峒博陵人工文初辟諸府功曹後歷左拾遺終右補闕賦詩邅拳疑鍊精意淵深時人稱其句爲披沙揀金往往見寶詩集一卷今行於世

夏侯審

審於建中元年禮部侍郎令狐峘下試軍謀越衆科第卽爲校書郎又爲參軍仕終侍御史初於華山下多買田園爲別墅水木幽雅雲烟浩渺晚歲退居其下諷吟頗多漸次零落時見一二皆絕藝也

李端

端趙州人嘉祐之姪也少時居廬山依皎然讀書意境淸淡慕禪侶大曆五年李摶榜進士及第授秘



書省校書郎以淸羸多病辭官居終南山草堂寺未幾起爲杭州司馬厭訴薮扑心甚厭之遂買田園在虎邱爲耽樂而愛泉石移家來隱衡山自號衡嶽幽人彈琴讀易登高望遠神意瀟然泯遊宦之情深貧賤之志嘗曰余少尙神仙茲未能造友人暢不以爲門見尋定以爲未得其門耳詩格高雅於才子中聲名藉藉與盧士京兆柳中庸大理評事江東張芬友善唱酬初來長安詩名大振時令公子郭曖尙昇平公主賢明有才延納俊士端等皆在館中曖嘗進官大宴酒酣主屬端賦詩頃刻而就曰靑春都尉最風流二十功成便拜侯金距鬬雞過上苑玉鞭騎馬出長楸熏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郎不解愁日暮吹笙歸柳陌路人遙指鳳凰樓主甚喜一座賞歎錢起曰此必端宿製請以起姓爲韻端立獻一章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鉤未上弦新開金埒看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楊柳入樓吹玉笛芙蓉出水妬花鈿今朝都尉如相顧願脫長裾逐少年作者驚伏主厚賜金帛終身以榮其工捷類此集三卷今傳於世

竇叔向

叔向字遺直扶風平陵人也有卓絕之行登第於大曆初佳名遠振爲文物冠冕詩法謹嚴非尋常筆墨



可及才子多欽仰也少與常袞同燈火及袞相引擢左拾遺內供奉後坐貶出爲溧水令卒贈工部尙書五子常牟羣庠鞏俱能詩噴噴有盛譽之譽當時羨之交志載叔向集七卷今存詩甚寡亦零落之矣

康洽

洽酒泉人黃鬚美丈夫也盛時攜琴劍來長安謁當道氣度豪爽工樂府詩篇宮女梨園皆寫於聲律玄宗亦知名嘗歎美之所出入皆王侯貴主之宅從遊與誠雖駿馬蒼頭如其己有觀人嚴玩之華每形於嗟歎其憐財乃如是也後遭天寶亂醉飄蓬江表至

大曆間年已七十餘龍鍾衰老談及開元繁盛流涕不已往來兩京故侯館穀皆空洽布衣耳當時文士顯與論交李端逢之贈以詩云 常歷鮑參軍班位不過楊執戟又云同時獻賦人皆盡一壁題詩君獨存後卒杜陵山中文章不得見矣

李益

益字君虞隴西姑臧人大曆四年齊映榜進士調鄭縣尉同輩漸見遷擢益久不調鬱鬱去遊燕趙間幽州節度劉濟辟爲從事未幾又佐邠寧幕府風流辭藻與宗人賀相埒每一篇就樂工即來求去被於雅樂以供宸聽如征人早行篇天下皆繪畫之二十三登策秩從軍十年運籌決勝尤其所長往往鞍馬爲文橫槊賦詩篇中每多激厲慷慨之句是高適岑參之流也憲宗雅聞其名召爲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惟自負其才凌轢士衆致不能堪諫官暴其詩不上於望京樓等句未免涉怨詔降職俄復舊除侍御史遷禮部尚書致仕太和初卒益涉偏僻多猜忌防閑妻妾過於苛酷有散灰扃戶之譚時稱爲妬癡尚書李十郎有同姓名者爲太子庶子同在朝人恐莫辨謂君虞爲文章李益庶子爲門戶李益云有集今傳

冷朝陽

朝陽金陵人大曆四年齊映榜進士及第不待調官言歸定省自狀元以下一時名士大夫及詩人李嘉祐李端韓翃錢起等大會賦詩祖餞以一後進遽重如是人皆羨之朝陽工詩在大曆諸才子中法律稍遜氣韻清越不多讓也有集傳世

章八元

八元睦州桐廬人少喜爲詩嘗於郵亭偶題數語蓋激楚之音也宗匠嚴維到驛見而異之問八元曰爾能從我授格乎曰素所願也少頃遂發八元辭親同往維大器之親爲指點數歲間詩賦精絕大曆六年王顏榜第三人進士居京既久牀頭金盡歸江南訪韋蘇州遺贈甚厚復來都應制科貞元中調句容主簿況薄辭歸時有清江上人能詩與八元爲兄弟之好先長安慈恩寺浮圖前後名流詩版甚多八元亦題句云卻怪鳥飛平地上自驚人語半天中後元微之白樂天至塔下盡覽之悉除去惟存八元版且吟詠久之曰名下無虛士也其警策如是有詩集一卷傳世

暢當

當河東人大曆七年張式榜及第當少諳武事生亂離間盤馬彎弓搏沙布陣人咸伏之時山東有寇以子弟被召參軍貞元初爲太常博士仕終果州刺史與李司馬司空郎中有膠漆之契常往來嵩華間酷慕方外聞參禪道洞明性命之旨勸破生死之關詞旨挺拔有盛唐之概有詩二卷傳世同時有鄭常亦以詩鳴集一卷傳○嘗觀建安初陳琳阮瑀數子從戎管書記之任議論雄偉英氣逼人偶安則淋漓翰墨遇警則櫜鞬矢石或以力敵或以計伏露布於盾鼻勒銘於竹帛此磊磊落落能文能武者皆奇書生也豈如喪志窗下抱膝長吟而曰時不我與人不我知邪大道無窒何至自傷老大也唐代如此特達光烈垂遠者甚多不能不以之興懷也

王季友

季友河南人默識萬卷論必引經家貧賣屐爲業好事者攜酒就之其妻柳氏疾季友窮甚遣去來客鄂城洪州刺史李公一見欽敬即引佐幕府季友工詩性磊落好奇務險遠出常性之外白首短褐崎嶇士路傷哉貧也嘗有詩云山中誰與密白髮日相親雀鼠晝夜無知我廚廩貧又自耕自刈食爲天如鹿如麋飲野泉亦知世上公卿貴且養丘中草木年觀其寓志山水可謂遠性風疏逸情雲上矣有集傳於世

張謂

謂字正言河內人也少讀書嵩山清才拔萃博覽經史不屈於議勢自矜奇骨必談笑封侯二十四受辟從戎營朔十載幃幄間稍立功勳以將軍得罪流滯薊門有以非辜雪之者累官爲禮部侍郎未幾即出爲潭州刺史素性嗜酒又好遊湖山工詩格度嚴密語致精深多擊節之音今有集傳于世

于鵠

鵠初買山於漢陽高隱三十猶未成名大曆中嘗應薦歷諸府從事出入塞外馳逐風沙有詩甚工長短間作不拘一格縱橫放逸而不失之疎遠且多警策虛集一卷今傳

王建

建字仲初潁川人大曆十年丁澤榜第二人及第釋褐授渭南尉調昭應縣丞諸司歷薦遷大府寺丞秘書丞侍御史太和中出爲陝州司馬從軍塞上弓劍不離身數年後歸卜居咸陽原上初遊韓吏部門牆爲忘年之友與張籍契厚唱答甚多工爲樂府歌行格幽思遠二公之體竟勝時流建性耽酒放浪不羈宮詞高妙於前古初與樞密使王守澄有宗盟之分守澄以弟呼之言談間多知禁掖事因作宮詞百篇後爲過飲偶相譏謔守澄深銜之忽曰吾弟所作宮詞內庭深邃何由知之明當奏上建作詩以謝末句云不是姓同親向說九重那得外人知守澄恐累己事遂寢建才贍學博有作皆工嘗跋涉長途饑嘗艱苦自傷詩云衰門海內幾多人滿眼公卿總不親四授官資元七品再經婚娶尚單身圖書亦爲頻移盡兄弟還因數散貧獨自在家常似客黃昏哭向野田

暮又有征戍遷謫行旅離別幽居官況之作俱能感動神思道人所不能道也集十卷今傳於世

## 韋應物

應物京兆人也尙俠初以三衞郎事玄宗及崩始悔折節讀書爲性高潔恬淡寡欲所居必焚香掃地而坐冥心象外天寶時扈從遊幸永泰中任洛陽丞遷京兆府功曹大曆十四年自鄠縣令制除櫟陽令以疾辭歸寓善福寺精舍建中二年由前資除比部員外郎出爲滁州刺史頃之改江州刺史追赴闕改左司郎中或媢其進媒孽之貞元初又出爲蘇州刺史太和中以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爲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罷居永定齋心屏除人事初公豪縱不羈晚歲逢楊開府贈詩言事曰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蒱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煢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坐客何由識唯有故人知足見古人率眞之妙也○論云詩律自沈宋之下日益靡嫚鎪章刻句揣摩細切音韻婉諧屬對藻密而閑雅平淡之氣不存矣獨應物馳驟建安以還則有風韻自成一家之體清深雅麗雖詩人之盛亦罕其倫甚爲時論所重惟風情不能自已如賦米嘉榮杜韋娘等作皆杯酒之間見少年故態亦無足怪者有集十卷今傳於世



## 皎然上人

皎然字清晝吳興人俗姓謝係靈運之十世孫也初入道肄業杼山與靈徹陸羽同居妙喜寺羽於寺傍創亭以癸丑歲癸卯朔癸亥日落成湖州刺史顏眞卿名以三癸皎然爲之賦詩時稱三絕眞卿嘗於郡

嘗集文士撰韻海皎然預其論著至是聲價藉甚貞元中集賢御書院集高僧爲上人文十卷刺史于頔爲之序李端在匡嶽依歸爲門生一時名公俱相友善稱爲畫上人是也時韋應物以古淡矯俗公嘗擬其格得數篇以爲贄韋心疑之明日又錄舊製以見乃領略曰人各有長出自天分子而爲我失故步矣但以所長自名可也公心服之往時住西林寺禪定之暇嘗作詩體式爲晝公詩式五卷又取古今人詩評之爲詩評三卷悉皆議論精當取舍從公一挽狂瀾邈蹤騷雅公性放逸不縛於常律初房太尉琯早歲隱終南峻壁之下往往聞湫中龍吟聲清而靜滌人邪想時有僧潛戛三金以寫之惟銅酷似他日房公閒嶺間有聲如龍吟問僧僧因出器以示之歎曰此眞龍吟也大曆間有秦僧傳至桐江皎然戛銅椀效之以警聞寂有織人識之者公曰此達僧之事可以嬉禪爾胥胡凝滯於物而以瑣行自拘耶時人高之公釋心寂定詩學宏深居第一流第二流不過也有詩集十卷



## 武元衡

元衡字伯蒼河南人建中四年薛展榜進士元和三年以門下侍郎平章事出爲劍南節度使秉政後明年早朝遇盜從暗中射殺之元衡工詩雖時見雕琢不尙濃纖然已斲輪老手矣好事者每將其詩被於絲竹其夏夜一詩曰夜久喧暫息池臺唯月明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翌日遇害詩蓋其讖也議者謂工詩而宦達者惟高適達宦而詩工者唯元衡今有臨淮集十卷傳於世



## 竇常

常字中行叔向之子也京兆人大曆十四年王儲榜及第初歷從事累官水部員外郎遷除朗夔江撫四



州刺史拜國子祭酒而終○常兄弟五人聯芳比藻俱有盛名法度風流相距不遠且皆陳力王事寵顯清流豈僕玉述津之所可比哉後人集所著詩得一百首爲五卷名竇氏聯珠集謂若五星然常集十八卷與撰韓翃皎然等三十人詩合三百五十篇爲南薰集各系以贊爲三卷今並傳焉

## 竇牟

牟字貽周貞元二年張正甫榜進士初遊學於江東居家篤敬孝養繼母奇文異行聞于京師舅給事中袁高當時負重名獎拔甚多而弁未嘗干謁竟捷文榜始佐六府五公八還王檢校虞部元和五年拜尙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出爲澤州刺史仕終國子司業牟晚從昭義盧從史從史浸驕牟度不可諫卽移舟歸居東都別業長慶二年卒昌黎韓先生爲之墓誌云

## 竇羣

羣字丹列初隱毗陵稱處士性至孝定省無少怠及母卒哀臞不已嚙一指置棺中結廬墓次終喪蘇州刺史韋夏卿薦之韋孝廉德宗擢爲左拾遺憲宗立轉吏部郎中出爲唐州刺史節度使于頔奇之表以自副武元衡輔政薦爲御史中丞羣引呂溫羊士諤爲御史宰相李吉甫不可羣等怨遂搆吉甫陰事告之帝面覆多誣大怒欲殺羣等吉甫又爲力救得解出爲黔南觀察使遷容管經略使卒官所家無餘財惟圖書萬軸耳



## 竇庠

庠字胄卿書照辟三佐大府調奉仙令婚東都留守判官拜戶部員外郎貞元中出爲婺登二州刺史卒生工詩文每從宴錄而出今並傳之

## 竇鞏

翠字友封狀貌魁偉少博覽無不通性疎放好談古今戸外多長者車轍時諸兄已達翠尚困於場屋頗違初志作放魚詩云黄金贖得免刀痕閑道禽魚亦感恩好去長江千萬里不須辛苦上龍門人知其遠懷也元和二年王源中榜進士佐淄青幕府累遷秘書少監拜御史中丞仕終武昌觀察副使史平居與人言不輕出口時號爲囁嚅翁云

劉言史

言史趙州人也少尚氣節不舉進士工詩典麗高暑少有其匹與李賀孟郊結爲契友冀鎮節度使王武俊頗好詞藝言史造之特加敬焉武俊嘗獵有雙鴨起蒲稗間一矢貫之遂於馬上草射鴨歌以獻因表薦請官詔授棗强令辭疾不就當世重之時相國隴西公李夷簡爲漢南節度與言史少同遊習因遣以襄陽髹器千事賂武俊請之由是爲漢南幕賓日與談讌歌詩唱答大展其才問言史所欲爲曰司功掾甚閑可免奬張公諾之分雖官曹而敬待如昨歲餘奏歷秋詔下之日無疾而終公初以言史相薄不欲實以借其壽至是慟哭之曰果然徵祿殺吾愛客也厚葬於襄城皮日休稱其賦雖金篆玉牢奇龍怪百鍛爲字千鍊成句眞佳作也有歌詩六卷今傳



劉商

商字子夏徐州彭城人擢進士第貞元中累官比部員外郎歷虞部員外郎數年遷檢校兵部郎中後出爲汴州觀察判官辭疾挂印歸書樂商性好酒苦家貧嘗對花臨月悠然獨酌亢音長謠放適自遂賦詩曰春草秋風老此身一瓢長醉任家貧醒來還愛浮萍草漂寄官河不屬人素賦歌詩高雅殊絶擬蔡琰胡笳曲膾炙當時并工畫山水樹石初師吳郡張璪後自造極張貶衡州司馬有偶憶之詩又好神仙修鍊法隱於義興胡父渚結侶幽人世傳冲虛而去可謂江海冀誠山林長往者矣集十卷今傳武元衡爲之序



唐才子傳卷第四

唐才子傳卷第五目錄

盧仝　馬異　劉叉　李賀
李涉　朱晝　賈島　武南傑
張碧　朱放　羊士諤　姚係
鮑信陵　張登　令狐楚　楊巨源
馬逢　王涯　韓愈　柳子厚
陳羽　劉禹錫　孟郊
戴叔倫　張仲素　呂温　張籍
雍裕之　權德輿　長孫佐輔　楊衡

# 唐才子傳卷第五

西域 辛文房 撰

## 盧仝

仝范陽人初隱少室山號玉川子家甚貧惟圖書堆積後卜居洛城破屋數間而已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腳老無齒終日苦哦鄰僧送米朝廷知其清介之節凡兩備禮徵爲諫議大夫不起時韓愈爲河南令愛其操敬待之嘗爲惡少所恐訴於愈方爲申理仝復虞盜憎主人願罷之愈益服其度量元和間月蝕仝賦詩意切當時逆黨愈極稱工餘人稍恨之時王涯秉政胥怨於人及禍起仝偶與諸客會食涯書館中因留宿吏卒掩捕仝曰我盧山人也於衆無怨何罪之有吏曰既云山人來宰相宅容非罪乎蒼忙不能自理竟同甘露之禍仝老無髮閹人於腦後加釘先是生子名添丁人以爲讖云仝性高古介僻所見不凡近唐詩體無遺而仝之所作特異自成一家語尚奇譎讀者難解識者易知後來倣效比擬遂爲一格宗師有集一卷今傳○古詩云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鱮相戒慎出入斯所以防前之覆轍也仝志懷霜雪操擬松柏深造括囊之高夫何戶庭之失噬臍一蹈非地旋踵玉石俱焚可不痛哉

## 馬異

異睦州人也興元元年禮部侍郎鮑防下進士第二人少與皇甫湜同硯席賦性高疏詞調怪澀風骨棱棱不免枯瘠盧仝聞之頗合己志願與結交遂立同異之論以詩贈答有云昨日仝不同異自異是謂大同而小異今日仝自同異不異是謂同不往而異不至斯亦怪之甚也後不知所終集今傳世

## 劉叉

叉河朔間人一節士也少尚義行俠傍觀切齒因被酒殺人亡命會赦乃出更改志從學能博覽工爲歌詩酷好盧仝孟郊之體造語幽蹇議論多出於正冰柱雪車二篇含蓄諷刺出二公之右矣時樊宗師文亦尚怪見而獨拜之特故時所負自顧俯仰不能與世合常破履穿結槃環堵而居休焉聞韓吏部接天下貧士步而歸之出入門館無間時韓碑銘獨唱潤筆之貲盈缶因持案上金數斤而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其曠達至此初玉川子厲道守正反關著述春秋之學尤所精心時人不得見其書惟叉獨嘗授之以奧旨後無所傳叉剛直能面白人短長服其義則又熱愛若親昵然後以爭語不能下客去遊齊魯不知所終詩二十七篇今傳

## 李賀

賀字長吉鄭王之孫也七歲能辭章名動京邑韓愈皇甫湜覽其作奇之而未信曰若是古人吾曹或不知是今人豈有不識之理遂相過其家使賦詩賀總角荷衣而出欣然承命旁若無人援筆題曰高軒過二公大驚以所乘馬命聯鑣而還親爲束髮賀父名晉肅不得舉進士公爲著辯諱一篇後官至太常寺奉禮郎賀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旦日出騎弱馬從平頭小奴子背古錦囊遇有所得書置囊裏凡詩不先命題及暮歸太夫人使婢探囊中見書多卽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上燈與食卽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非大醉弔喪率如此賀詩稍尚奇詭組織花草片片成文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逕時無能効者樂府諸詩雲韶衆工諧於律呂嘗歎曰我年二十不得意一生愁心謝如梧葉矣忽疾篤恍惚晝見人緋衣駕赤虬騰下持一板書若太古雷文曰上帝新作白玉樓成立召君作記也賀叩頭辭謂母老病其人曰天上比人間差樂不苦也焂頃之窗中勃勃煙氣聞車聲甚速遂絕死時年二十七莫不憐之李藩緝集其歌詩因託賀表兄訪所遺失并加點竄付以成本彌年絕跡及詰之曰每恨其傲忽其表巳焚之矣今存十之四五杜牧爲序者五卷今傳○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信然賀天才俊拔騰冠而有極名天奪之速豈恡也耶若少假行年涵養盛德觀其才不在古人下矣今茲惜哉

## 李涉

涉洛陽人渤之仲兄也自號清谿子早歲客梁園數逢兵亂避地南來樂佳山水卜隱匡廬香爐峰下石洞間嘗養一白鹿甚馴狎因名所居白鹿洞與兄渤崔膺昆季茅舍相接後從居潁南偶從陳許辟命從事行軍太和以罪謫夷陵宰十年蹭蹬峽中病鶴成瘠自傷羽翼頭顱又復如許後遇赦得還賦詩云荷蓑不是人間事歸去滄江有釣舟遂歸重來訪吳楚舊遊登天台石橋望海得風水之便掛席浮瀟湘岳陽雲夢話舊因經桓歸洛下營草堂隱少室身自耕粃妄能類稚子供蠶果落拓生計偷樽酒羈挈友人事大和中宰相累薦徵起爲太學博士卒致仕妻亦入道涉工爲詩詞意卓犖不雜世俗長篇敘事如行雲流水無可牽制才名一時頗動朝聽過九江皖口遇夜客方登伏問何人曰李山人豪首曰若是勿用剽奪久聞詩名願題一篇足矣涉欣然書曰暮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藏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大喜因以牛酒厚遺再拜送之○夫以跖蹻之輩猶知憐才而至寶櫝藏君子顧不恧哉詩集一卷今傳

## 朱灣

蓋廣陵人貞元間與孟郊之名爲詩格氣相似曾不遠千里而訪之不厭勤苦體尚奇澀與李涉友善相酬唱古鏡詩云我有古時鏡初自壞陵得蛟龍猶泥蟠魑魅幸月當勝久見菱藻青於藍水色贈君將照心無使心受惑兒如此韓愈稱多今傳于世

賈島

島字閬仙范陽人也初連敗文場囊篋空甚遂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旋往京居青龍寺時禁僧午後不得出爲詩自傷元和中元白變尚輕淺島獨按格入僻以矯浮艷當冥搜之際前有王公貴人皆不覺嘗心萬仞慮入無窮自稱碣石山人嘗歎曰知余素心者惟終南紫閣白閣諸峯隱者耳嵩邱有草廬欲歸未得逗留長安雖行坐寢食苦吟不輟嘗跨蹇驢張蓋橫截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遂吟曰落葉滿長安方思屬聯杳不可得忽以秋風吹渭水爲對喜



不自勝因唐突大京兆劉棲楚被繫一夕旦釋之後復乘閒策蹇訪李餘幽居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又欲作僧敲煉之未定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勢傍觀亦訝時韓退之尹京兆車騎方出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到馬前島具實對未定推敲神遊象外不知迴避韓駐久之曰敲字佳遂並轡歸共論詩道結爲布衣交遂授以文法去浮屠舉進士愈贈詩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閒天恐文章渾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自此名著時新及第寓居法乾無可精舍姚合王建張籍雍陶皆琴樽之好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於島案上取卷覽之島不識因作色攘臂睨而奪取之曰郎君鮮醲自足何會此耶帝下樓去既而覺之大恐伏闕請罪上訝之他日有中旨令與一清官謫去者乃授遂州長江主簿後調遷普州司倉臨死之日家無一錢

惟病驢古琴而已當時誰不愛其才而惜其命薄島貌清意雅談玄抱佛所交悉塵外之人況味蕭條生計齟齬自題曰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每至除夕必取一歲所作置几上焚香再拜酹酒祝曰此吾終年苦心也痛飲長謠而罷今集十卷并詩格一卷傳于世

莊南傑

南傑與賈島同時曾從受學工樂府雜歌詩體似長吉氣雖壯遒語過鐫鑿盡其天資本劣未免按抑不出自然亦一好奇尚僻之士耳集二卷今行於世



張碧

碧字太碧貞元間舉進士累不第使覺三山陛步雲漢咫尺初慕李翰林之高躅一杯一詠必見清風故其名字皆亦逼似如司馬長卿希慕相如爲人也天才卓絕氣韻不凡委興山水投閒吟諷音多野意狀難摹之景焉有歌行集二卷傳世于瀛

朱放

放字長通南陽人也初居臨漢水遂歲饑南來卜居剡溪鏡湖間排青紫之念結廬雲卧釣水樵山嘗書白雲鹿麋茨筍屢蓋桓謂家時江浙名士如秦鳳鬟儒雅俱從高義如皇甫兄弟皎徹上人皆山人良友也大曆中關曹王皋鎮江西辟爲節度參謀有別同志曰潺湲寒溪上自此成離別離首望歸人移舟逐暮雪頻行識草樹漸老傷年髮唯有白雲心爲向東山月未幾不樂執掌扁舟告還貞元二年詔舉韜晦奇才詔下聘禮拜左拾遺不就表謝之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放工詩風度清越神情蕭散非尋常之比集二卷今行于世

羊士諤

士諤貞元元年禮部侍郎鮑防下進士順宗時累至





宣歙巡官王叔文所惡貶汀州寧化尉元和初李相吉甫知獎擢爲監察御史掌制誥後以與竇群呂溫等誣論宰執出爲資州刺史士諤工詩造妙梁選作皆典重早歲嘗遊女几山有卜築之志鼎名相迫不遂初心有詩集行于世

姚係

係河中人貞元元年進士與韋應物同時有詩名工古調善彈琴好遊名山希蹤謝郭終身不言祿祿亦不及之也與林棲谷隱之士往還酬酢與趣超然弟倫詩亦清麗有集並傳

[illegible]信閭

信陵貞元元年鄭全濟榜及第仕爲舒州望江縣令卒工詩有集一卷今傳

竇登

登初隱居性剛溫福中短褐交友名公後貳辟應辭府參謀遷延尉卒久之拜監察御史貞元中改河南士曹掾遷殿中侍御史遷州刺史還居告老曹觀春乘輕車出南薰門抵暮指宜春門入隱吏林辭詩酬官位登顯題曰問遊宴招送春何須苦覓春八十老壽無品秋三會身到鳳池來其瑞追如此數年



坐公累被勤吏難掃撤不堪感疾而卒有集六卷權德輿爲序云

令狐楚

楚字殼士燉煌人也五歲能文章貞元七年尹樞榜進士及第時李說嚴綬鄭儋相繼大鎮高其才行引在幕府由掌書記至判官擢宗喜文每省太原奏疏必能辨楚所爲數與美之憲宗時累擢知制誥皇甫鎛薦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楚工詩當時與白居易元稹劉禹錫唱和甚多有漆匳集一百三十卷行于世自稱曰白雲孺子

楊巨源

巨源字景山蒲中人貞元五年劉太眞下第二人及第初爲張弘靖從事拜虞部員外郎後遷太常博士國子祭酒大和中爲河中少尹入拜禮部郎中巨源才雄學富用意聲律剌把得含蓄之旨綴吟有稱承之咏長篇刻琢絕句清冷蓋優於此而疎於彼者矣有詩一卷行于世

馬逢

逢關中人貞元五年盧頊榜進士佐鎭戎幕府嘗從邊出塞得詩名篇篇警策有集今傳



王涯

涯字廣津貞元八年賈稜榜及第博學工文尤多雅思梁肅異其才薦於陸贄又舉宏辭憲宗時知制誥翰林學士俄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長慶中節度劍南召爲御史大夫遷戶部尚書鹽鐵使進僕射涯權鹽苛急百姓怨之及甘露禍起就誅衆詬罵投以瓦礫須臾成堆性嗇不蓄妓妾家財累鉅萬嘗布衣蔬食酷好前古名書名畫充積左右有不可得必百計傾陷以取之及家破後來人得卷軸皆剔取奩金玉牙軸棄之途事馬踐踏悉損矜矣惜哉著爲詩風韻遒然殊超意表集十卷今傳○否泰遷復盈虛消息通理之常夫物盛者衰之漸也散者積之極也有能兼滿而不覆者乎況圖書入變化之際神物所深忌者爲前修耽玩成癖往往殺身猶非劉劉而至也王涯掊克聚斂以邀倖售遂孤凌弱以積珍奇如已之利忘人之害至於天奪其魄鬼瞰其家一旦飄零蕩可長歎孟子曰盆成括死矣所謂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不亦宜哉庶來者之少戒云

韓愈

愈字退之南陽人早孤依嫂讀書日記數千言通百家貞元八年擢第凡三詣光範上書始得調董晉表署宣武節度推官汴軍亂去依張建封辟府推官遷監察御史上疏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善政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中爲國子博士河南令愈才高難容累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奇其才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裴度宣慰淮西奏爲行軍司馬賊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因上表極諫帝大怒欲殺裴度崔羣力救乃貶潮州刺史任後上表陳情哀切詔量移袁州刺史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長慶四年卒○公英偉間生才名冠世繼道德之統明列聖之心獨濟狂瀾詞彩燦爛齊梁綺豔毫髮都捐有冠冕珮玉之氣宮商金石之音爲一代文宗使頹綱復振豈易言也哉固無辭足以贊述云至若歌詩累百篇而驅駕氣勢若掀雷走電撐抉於天地之垠詞鋒學浪先有定價也時功曹張署亦工詩與公同爲御史又同遷謫唱答見於集中有詩賦雜文等四十卷行于世



柳宗元

宗元字子厚河東人貞元九年苑論榜第進士又試博學宏詞授校書郎調藍田縣尉累遷監察御史裏行與王叔文韋執誼善二人引之謀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用值叔文敗貶邵州刺史半道有詔貶永州司馬遍貽朝士書言情衆忌其才無爲用心者元和十年從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同謫得播州宗元以播非人所居且禹錫母老具奏以柳州讓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有爲請者遂改連州宗元在柳多惠政及卒百姓追慕立祠享祀血食至今公天才絕倫文章卓偉一時行輩咸推仰之工詩語意深切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司空圖論之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而其美常在酸鹹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應物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今詩賦雜文等三十卷傳于世

陳羽

羽江東人貞元八年禮部侍郎陸贄下第二人登科與韓愈王涯等共爲龍虎榜後仕歷東宮衛佐羽工吟與靈一上人交遊唱答寫難狀之景了了目前含不盡之意悠悠言外如自遣詩云稚子新能編笛笠山妻舊解補荷衣秋山隔岸清猿叫湖水當門白鳥飛此景何處無之曹後誰能道者二十八字一片畫圖弄造文之謂也警句甚多有集傳于世



劉禹錫

禹錫字夢得中山人貞元九年進士又中博學宏詞科工文章時王叔文得幸禹錫與之交嘗稱其有宰相器朝廷大議多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判度支鹽鐵案憑藉其勢多中傷人御史竇羣劾云挾邪亂政即日罷憲宗立叔文敗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俗信巫鬼每祀歌竹枝鼓吹俄頃其聲傖佇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聲作竹枝辭十篇武陵人悉歌之始坐叔文貶者雖赦不原宰相憐其才且困將澡用之乃悉詔補遠州刺史諫官奏罷之時久落魄鬱鬱不自抑其吐辭多諷託遠意感權臣而憾不釋久之名遲欲任南省郎而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不喜又謫守播州中丞裴度言播猿狖所宅且其母年八十餘與子死決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內遷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後由和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至京後遊玄都詠詩且言始謫十年還輦下道士種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而來無復一存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權近聞者益薄其行裴度薦爲翰林學士俄分司東都遷太子

賓客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公倚才而放心不能平行年益高偃蹇寡合乃以文章自適善詩精絕與白居易酬唱頗多嘗推爲詩豪曰劉君詩在處有神物護持有集四十卷今傳

孟郊

郊字東野洛陽人初隱嵩山稱處士性介不諧合韓愈一見爲忘形交與唱和於詩酒間貞元十二年李程榜進士時年五十矣調溧陽縣尉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蓊鬱下有積水郊閒往坐水傍命酒揮琴徘徊賦詩終日而曹務多廢縣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辭官家居李翱分司洛中日與談讌薦於興元節度使鄭餘慶遂奏爲參謀試大理評事卒餘慶給錢數萬營葬仍贍其妻子者累年張籍謚爲貞曜先生門人遠赴心喪郊拙於生事一貧徹骨裘褐懸結未嘗俛首爲可憐之色然好義者更遺之工詩大有理致韓吏部極稱之多傷不遇年邁家空思苦奇澁讀之每令人不懽如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如謝巖云吹霞弄日光不定煖得曲身成直身如愁人獨有衰蚓見一瓶溜背淚滴穿如下第云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之類皆哀怨清切窮入冥搜其初登第時曰昔日齷齪不足嗟今朝曠蕩恩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當時議者亦見其氣度窘促卒淪薄宦詩讖信有之矣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李觀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平直之處闚二謝云時從長源工詩相與來往篇什稍多亦佳作也有咸池集十卷行于世

戴叔倫

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爲門生賦性溫雅善舉止能淸談無賢不肖相接盡心工詩貞元十六年陳權榜進士嘗在租庸幕下數年夕惕匪怠吏部尚書劉晏與祠部員外郎張繼書博訪選材曰擢賓客叔倫投刺一見稱心遂就薦累遷撫州刺史政議襲黃民業其治國屏寂然轉爲茂事詔書褒美封譙郡男加金紫擢遷容管經略使威名益振治亦精明仁恕多方所至稱最德宗賦中和節詩遣使者寵賜世以爲榮還上表請爲道士未幾卒叔倫初以進汴寇亂魚肉江上攜親族避地來鄱陽肆業勤苦志業精專閉門却掃與處士張衆甫朱放索厚范張之期曾不虛月詩興悠遠每作驚人有述稿十卷今傳于世

張仲素

仲素字繪之貞元十四年李隨榜進士與李翺呂溫同年以中朝無援不調從容久之復中博學宏詞始任武康軍從事貞元二十年遷司勳員外郎除翰林學士時憲宗求盧綸詩文遣草刻仲素編集進之後拜中書舍人仲素能屬文法度嚴確魏文帝有云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詞爲衛此言得之矣其警詞未遂而意先備也善詩多警句尤精樂府往往和在宮商古人有未能虛者集一卷及賦樞三卷今傳

呂溫

溫字和叔河中人初從陸贄治春秋梁肅爲文章貞元十四年李隨榜及第中宏詞與王叔文厚善驟遷左拾遺除侍御史使吐蕃留不得還彌年溫在絕域常自悲惋元和元年還進戶部員外郎與竇羣羊士諤相愛羣爲中丞薦溫爲御史宰相李吉甫持久不報會吉甫病夜召術士羣等因劾之事見羣傳上怒貶均州再貶道州刺史詔徙衡州卒官所溫藻翰精贍一時流輩咸推尙惟險躁譎怪而好利今有集十卷行于世

張籍

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也貞元十五年封孟紳榜及第授秘書郎歷太祝除水部員外郎初至長安謁韓愈一會如平生歡才名相許論心結契愈力薦爲國子博士然性狷直多所責諷於愈愈亦不忌之時朝野名士皆與遊如王建賈島于鵠孟郊諸公集中多所贈答情愛深厚皆別家千里遊宦四方瘦馬羸童靑衫烏帽故每遇疵於風賜必多感歎之思銜杯命素又見於同志者乎羣調相況況味頗同公於樂府古風與王司馬自成機軸絕世獨立自李杜之後風雅道喪至元和中豐元白歌詩爲海內宗匠謂之元和體病格稍振無愧洪河砥柱也樂天贈詩曰張公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仕終國子司業有集七卷傳于世

雍裕之

裕之蜀人有詩名貞元後數舉進士不第飄零四方爲樂府極有情致集一卷今傳

權德輿

德輿字載之秦州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韓洄黜陟河南辟置幕府復從江西觀察使李兼府爲判官德宗聞其材召爲太常博士改左補闕中間累上書直言遷起居舍人貞元十五年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憲宗初歷兵部侍郎太子賓客以陳說謀略多中元和五年自太常卿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輿善辯論開陳古今覺悟人主爲輔相寬不甚察察封扶風郡公德輿能賦詩工古調樂府極多情致積思經術無不貫綜手不釋卷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爲薦紳羽儀有文集今傳楊嗣復爲序

長孫佐輔

佐輔朔方人學進士下第放懷不傳弟公輔貞元間

爲吉州刺史遂往依焉後不顧宦隱居以求志然風流蘊藉一代名儒詩格詞情繁縟不雜卓然有英邁之氣每見其擬古樂府數篇極怨慕傷感之心如水中月如鏡中相言可盡而理無窮也集今傳

楊衡

衡字中師吳人天寶間避地西來與符載李羣李渤同隱廬山結草堂於五老峯下號山中四友日以琴酒寓意雲月遣懷衡詩工苦於聲韻奇拔非常格敢窺其涯涘嘗吟罷自賛其作抵掌大笑長謠曰一一鶴聲飛上天謂其警徹如此人亦歎伏試大理評事往來多山僧道士爲方外之期詩一卷今傳于世



唐才子傳卷第五

唐才子傳卷第六目錄


白居易　元稹　李紳[illegible]　李涉

張又新　殷堯藩　清塞　無可

熊孺登　李約　沈亞之　徐凝

裴夷直　薛濤　姚合　李廓

章孝標　施肩吾　袁不約　韓湘

韓琮　韋楚老　張祜崔涯　劉得仁

朱慶餘　杜牧嚴惲






唐才子傳卷第六

西域　辛文房　撰

白居易

居易字樂天太原下邽人弱冠名未振觀光上國謁顧況況吳人恃才少所推可因謔之曰長安百物皆貴居大不易及覽詩卷至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歎曰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難老夫前言戲之爾貞元十六年中書舍人高郢下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元和元年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悅之召拜翰林學士遷左拾遺時盜殺宰相京師洶洶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權臣有嫌其出位怒俄有言居易母墮井死而賦新井篇言既浮華行不可用貶江州司馬初以勳庸暴露不宜實無他腸怫怒姦黨遂失志亦能順所遇託浮屠死生說忘形骸者久之轉中書舍人知制誥河朔亂兵出無功又言事不見聽乞外除爲杭州刺史文宗立召遷刑部侍郎會昌初致仕卒居易累以忠鯁遺擯乃放縱詩酒既復用又皆幼君仕情頓爾索寞卜居履道里與香山僧如滿等結淨社疏沼種樹構石樓鑿八節灘爲游賞之樂茶鐺酒杓不相離嘗科頭箕踞談禪詠古晏如也自號醉吟先生作傳酷好佛亦經月不葷稱香山居士與胡杲吉皎鄭據劉眞盧貞張渾如滿李文爽燕集皆高年不仕日相招致時人慕之繪九老圖公詩以六義爲主不尚艱難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嫗讀之問解則錄後人評白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者也雞林國行賈售於其國相率篇百金僞者卽能辨之與元稹極善膠漆音韻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與劉賓客齊名曰劉白云公好神仙自製飛雲履焚香振足如撥煙霧冉冉生雲初來九江居廬阜峯下作草堂燒丹

今尚存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及所撰古今事實爲六帖及述作詩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針集三卷並行于世

元稹

稹字微之河南人九歲工屬文十五擢明經書判入等補校書郎元和初對策第一拜左拾遺數上書言利害當路惡之出爲河南尉後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邸仇怒擊稹敗面宰相以稹年少輕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曹參軍李絳等論其枉元和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稹詩變體往往宮中樂色皆誦之呼爲才子然綴屬雖廣樂府專其警策也初在江陵與監軍崔潭峻善長慶中崔進其歌詩數千百篇帝大悅問今安在曰爲南宮散郎擢祠部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後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以瑕釁累動浮謗朝野雜笑未幾罷然素無檢望輕不爲公議所右除武昌節度使卒在越時辟竇鞏鞏工詩日酬和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蘭亭絕唱微之與白樂天最密雖骨肉未至愛慕之誠足驗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唱和之多無如二公者有元氏長慶集一百卷及



小集十卷今傳○夫松柏饒風霜而後勝梁棟之任人必勞餓空乏而後無充詘之態蓋早必氣銳氣銳則志驕志驕則斂怨先達者未足喜晚成者或可賀況鍵巾相望於門固可不慎哉人評元詩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況尤物移人侈俗遷性足見其舉止浮薄神色驕矜不容勝己至登庸成忝貽笑於多士其來尚矣不護細行終累大德豈不謂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邪古人不恥能治而無位恥有位而不能治也

李紳



紳字公垂亳州人元和元年武翊黃榜進士與皇甫湜同年補國子助教穆宗召爲翰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武宗朝位拜中書侍郎平章事紳爲人短小精敏於詩時人稱爲短李與李德裕元稹同時稱三俊集名追昔遊多紀行之作又批答一卷亦傳初爲壽州刺史有秀才郁渾年甫弱冠闕百篇科紳命題試之未昏而就警句稱意甚多亦有集今傳

鮑溶

溶字德源元和四年韋瓘榜進士佈與韓故士一時李端公益自少同袍爲爾汝交初隱江南深山中其



家貧苦氣節自卑薄蔑闕方閑壯有所作皆是絕唱過隴頭古天山大阪稱水嗚咽兮流西下賦詩曰隴頭水千古不堪聞生歸蘇屬國死別李將軍細國風騷草清哀騷人寒苦響絕大概如此古詩樂府可稱獨步蓋其魄力宏壯才贍學博古格近體獨稱衆長稱羈遊薄宦客死三川有集五卷今傳

張又新

又新字孔昭深州人也初應宏辭第一又爲京兆解頭元和九年禮部侍郎韋貫之下狀元及第時號爲張三頭進階爲補闕從事屢讒譖爲力排裴度事宰相李逢吉黨甚其人名在八關十六子之目逢吉山南節度表爲司馬坐田伍事貶官李訓專權又新復見用後竟坐李訓黨遷州刺史仕終左司郎中嘗爲詩恃才敖物未免有輕薄之言見於篇什嘗曰我少年擅美名實不欲仕佈得美妻平生足矣娶楊虔州女有德無色頗不稱懷後過淮南李紳席上得一歌姬與之偕老嘗嗜茶恨在闕別後著煎茶記一卷及詩文等行于世

殷堯藩

堯藩秀州人稟性儒靜眉目如畫工詩文耽丘壑之趣佈曰吾一日不見山水與俗人談便覺胸次塵土堆積急將醽醁澆之聊可解釋元和九年韋貫之貢榜堯藩落第楊尚書大爲稱屈未幾擢進士第數年爲永樂縣令一介之宮舉琴不下堂而人不忍欺雍陶寄詩曰古縣蕭條秋景晚昔時陶令亦如君頭巾漉酒臨黃菊手板支頤向白雲百里豈能容驥足九霄終自別鸞羣相思不恨書來少佳句多從醉下聞及與沈亞之馬戴爲詩友贈答甚多後仕終侍御史堯藩初遊韋應物門甫相契合至長沙於尚書李翺席上有舞柘枝者客語佈稱因感而賦詩以獻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座繡衣皆不識可憐紅粉淚雙垂衆客驚問之果韋公愛姬所生女也相與吁歎翺即命削丹書於賓館中擇士嫁之今有集一卷傳世皆佈縈蘊藉之作也

清塞

清塞字南鄉居廬嶽爲浮屠客南徐最久後來少室終南間俗姓周名賀工爲近體詩格調清雅與賈島無可齊名寶曆中姚合守錢塘因攜書投刺以丐品第合延待甚優見其哭僧詩云凍髭亡夜剃遺偈病時書大愛之因贈以巾使復姓字時居更麗欲然



初心竟往依名山諸尊宿自終詩一卷今傳

無可

無可長安人高僧稱工詩善爲五言初賈島棄俗時同居青龍寺呼島爲從兄與馬戴姚合爲方外交唱酬甚多律調瀟灑盡思清深以象外得其環中有如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又如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如此新奇當時欽慕稱妙以其情景兼到也集一卷今傳

熊孺登

孺登鍾陵人有詩名元和中爲西川從事與白

劉賓客等贈答頗多凡屬下筆無不言無妙天下如江流如箭月如弓行盡三國數夜中無奈子規知向蜀一聲聲似怨春風又經古墓云碑折松枯山火燒夜臺骨出不曾剔那將逝者比流水流水東流變上潮其詩類此極多有集今傳

李約

約字存博汧公李勉之子也元和中仕爲兵部員外郎與主客員外張諗極契合每聯牀共話達旦不寐好賦詩嘗贈韋況曰我有心中事不向韋郎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約博學好古性情清潔不近粉



黛汧公海內名臣多藏古今玩器約愈好之凡紫之閒必置古銅怪石法書名畫皆歷代所寶者最喜與雅士清談或終日彈琴煮茗心略不及塵事也嘗使江南於海門山得雙峯石及綠石琴俱爲相識者攜去約亦絶不介意未嘗硜硜然竟恡惜不與也復嗜茶與陸羽張又新論水品特詳嘗授客煎茶法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當使湯無妄沸始則四邊瀉動微微有聲中則魚目散布累累以起終則騰波鼓浪水氣全消此則香味俱真矣時知音者賞之後棄官終隱著有詩集又有東杓引譜一卷今傳

沈亞之

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初至長安與李賀交好舉不第爲歌以送歸元和十年侍郎崔羣下進士涇原李彙辟爲掌書記爲秘書省正字長慶中補櫟陽令四年遷福建團練副使事後徐晦累遷殿中丞御史內供奉太和三年柏耆宣慰德州取爲判官耆罷亞之貶南康尉後累郢州掾亞之以文詞得名然狂躁貪冒輔耆爲惡鮮變晚遂以及於禍常遊韓吏部門杜牧李商隱俱有擬沈下賢詩亦甚爲當時名輩器重云有集九卷傳



徐凝

凝睦州人元和間有詩名方干師事之與施肩吾同里閈日親聲調無進取之意交友喜爲之始遊長安不忍自衒竟不成名將歸以詩辭韓吏部云一生所遇惟元白天下無人重布衣欲別朱門淚先盡白頭遊子白身歸知者憐之遂歸以隱潛心詩酒人間榮耀竟不復掛齒頰中也老病且貧廬之坦然優悠以終有集一卷今傳○余昔經桐廬古邑山水蒼茫巖先生釣石粘然無恙惟物在人遙未免生感識古來之高人達士其風標氣槪足令俗士鄙人汗顏愧色又見古時碑碣述其平生事迹蘿薜荒役不忍遽去勝地以一人而傳先賢爲來者所重人亦何必沈溺於名利而不悟也

裴夷直

夷直字禮卿吳人元和十年禮部侍郎崔羣下進士仕爲中書舍人武宗立以罪貶驩州司戶宣宗時爲江華二州刺史終尚書左司員外郎散騎常侍工詩有盛名集一卷今傳于世

薛濤

濤字洪度成都樂妓也性辨慧嫻翰墨居浣花里種



菖蒲滿門傍東北即上長安道也往來留達者不少元和中元微之使蜀密以求訪府公嚴司空知之遣濤往侍微之登翰林以詩寄之曰錦江滑膩蛾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及武元衡入相奏授校書郎蜀人呼妓爲校書自濤始也後胡曾贈詩曰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樹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濤工爲小詩惜成幅寬大遂創箋狹小者以自便名曰薛濤箋濤凡事隨機應變談笑風生

高駢鎮蜀門日命之佐酒改一字惬音令且得形象曰口似沒梁斗答曰川似三條椽公曰奈一條曲何曰相公爲西川節度尚用一破斗況窮酒佐雜一曲椽何足怪哉其敏捷類如此其尉作詩詞皆激時彥歎賞意匠經營一筆不苟情詞所至爾翰苑名流輒爲奪席殊不意裙裾之下出此異物豈得輕其人而棄其才哉太和中卒有錦江集五卷多名公贈答云

姚合

合陝州人宰相崇之曾孫也以詩聞元和十一年李逢吉知貢舉有夙好因拔泥塗得解榜及第歷武功



主簿富平萬年尉寶應中除監察御史遷戶部員外郎出爲金杭二州刺史後召入拜刑戶二部郎中諫議大夫給事中開成間李商隱尉弘農以活囚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合來代簡一見大喜以風雅之契即諭使還官人難徹其義後仕終秘書監與賈島同時號姚賈其爲詩專刻鍊有清例風舍則擇咸皆平淡氣韻俱到格調少殊所謂方拙之奧至巧存焉蓋多歷下邑官況蕭條山縣荒涼風景淒之間最工羈寄耳性嗜酒愛花惜然白放人事生理略不介意有達人之大觀所爲詩十卷及選集王維祖詠等一十八人詩爲極元集一卷序稱維等皆詩家射鵰手也又選古人詩聯敘其指意各有證要談詩例一卷今並傳焉

李廓

廓宰相程之子也少有志勳業攻書慨然而不尉衙就嘗困場屋中作下第詩曰榜前潛制淚衆裏獨嫌身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時論皆稱賞且憐之而共推挽元和十三年獨孤樟榜進士話司經局正字出爲鄠縣令累縣官仕至武寧節度使政有奇績與賈島相友善故工詩極緊嚴集今傳世

## 章孝標

孝標字道正錢塘人李紳鎮淮東孝標參座辟有詩名時春雪紳命札請賦孝標索筆一揮云六出花飛處處飄黏窗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消李大稱賞薦於主文元和十四年禮部侍郎庾承宣試進士及第授校書郎於長安將歸嘉巖先寄友詩曰及第全勝十政官金湯渡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爲報時人洗眼看韓退見寄以一絕箴之曰假金方用眞金鍍若是眞金不鍍金十載長安方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孝標慚謝所惜氣宇窘急終不大用太和中嘗爲山南道從事試大理評事仕終秘書正字有集一卷傳世

## 施肩吾

肩吾字希聖睦州人元和十五年盧儲榜進士第謝禮部陳侍郎詩云九重城裏無親識八百人中獨姓施不待除授即東歸張籍拏舟吟餞皆知其有仙風道骨穿懸人間升斗耶少存箕潁之情故拍浮詩酒搴擘煙霞初讀書五行俱下至是投眞筌於仙長遷卻延顧例之法與上中下精氣神三關返元之義以洪州西山十二眞君羽化之地慕其眞風高蹈於此題詩曰重重道氣結成神玉闕金堂逐日新若數西山得道者兼余即是十三人前嘗賦閑居遺興詩一百韻頗述初心盛行于世著辨疑論一卷西山傳道會眞等記各一卷述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住爲三住銘一卷及所爲詩十卷自爲之序今傳



## 賁不豹

不豹字還朴長慶三年鄭冠榜進士大和中以平判入等調官有詩集傳於世

## 韓湘

湘字清夫愈之姪孫也長慶三年禮部侍郎王起下進士落魄不羈見韓苦吟務爲聲公勉以進學曰湘所學公不知耶因賦詩以述志云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後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煉白朱砂寶鼎存金虎元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去看仙葩公笑曰子能奪造化乎湘曰此事甚易公爲開樽湘聚土以盆覆之頃刻開碧花二朵花片上有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甚怪異未喻其意曰他日驗之遂逕去未幾公以諫佛骨事謫潮州刺史一日途中見有人冒風雪從林嶺間來視之湘也再拜馬前曰公憶花上之句乎因詢其地即藍關嗟嘆久之解鞍命酌因足成前詩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朝除弊政豈期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又贈詩曰人才爲世古來多如子雄文孰可過好待功名成就日卻抽身去上煙蘿湘笑而不答獻詩別公曰舉世都爲名利醉惟吾來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遂別竟不知所終



## 韋琮

琮字成封長慶四年李羣榜進士及第大中中仕至禮部觀察使有詩名多清新之製偏不如也送水送別云蘇晴紅稀出鳳城暮雲樓閣古今情行人莫聽官前水流盡年光是此聲駱口號望云秦川如畫渭如絲去國還家一望時公子王孫莫來好嶺花多是斷腸枝如此等何膾炙人口餘極多皆稱是有集一卷傳於世

## 韋楚老

楚老長慶四年中書舍人李宗閔下進士仕終國子祭酒工詩氣既沈雄辭亦豪健所作古樂府居多祖龍行曰黑雲兵氣射天裂壯士朝眠夢冤結祖龍一夜死沙丘胡亥空隨鮑魚轍腐肉偷生二千里僞書先賜扶蘇死墓接驪山土未乾瑞光已向芒碭起陳勝城中鼓三下秦家天地如崩瓦能蛇撩亂入咸陽少帝空隨漢家馬傑製頗多俱寄詞目今並傳

## 張祜

祜字承吉南陽人來寓姑蘇樂高尚稱處士騷情雅思凡知已者悉當時英傑然不業程文元和長慶間深爲令狐文公器許公鎮天平自草表薦以詩三百首獻于朝辭略曰凡達五言包含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祜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幾甚苦搜象頗深流輩所推風格罕及謹令繕錄詣光順門進獻望宣付中書門下祜至京屬元稹號有城府偃仰內庭上因召問祜之詞藻上下稹曰張祜雕蟲小巧壯夫不爲若獎激太過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寂寞而歸爲詩自悼云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遂客淮南時杜牧爲度支使極相善待贈句云何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祜苦吟妻孥每喚之皆不應曰吾方口吻生華豈恤汝輩乎性愛山水多遊名寺如杭之靈隱天竺蘇之靈巖楞伽常之惠山善權潤之甘露招隱往往題詠唱絕同時崔涯亦工詩與祜齊名顚自放行樂或乘興北里每題詩倡樓譽之則聲價頓增毀之則車馬掃迹涯嘗有俠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嘗共謁淮南李相祜稱釣鰲客李怪之曰釣鰲以何爲竿曰以虹以何爲鉤曰新月以何爲餌曰以須李相也紳壯之厚贈而返晚與白樂天日相聚談讌樂天譏以足下新作仙柘枝云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乃一問頭耳祜曰鄙薄之謂是也明公長恨歌曰上窮碧落下黃

泉雨虛茫茫都不見又非目擊尋毋邪一座大笑初過廣陵曰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大中中果卒於丹陽縣居人以爲讖云詩一卷今傳○衞進伯玉聆獨爲君子令孤公其庶幾乎元稹則遠矣十譽不足一譏有餘其事業淺深於此可以觀人也儕所不知人其舍諸積謂祜雖蟲琢琢而稹所爲有不若是耶忌賢嫉能迎户而噬略已而過人者穿窬之行也祜能以處士自終其身聲華不借鐘鼎而高視當代至今稱之不遇者天也不泯者亦天也豈若彼取容阿附貽



譏於適從何來者哉

劉得仁

得仁公主之子也長慶間以詩名五言清警獨步野壇自開成後至大中三朝昆弟以貴戚皆擢顯仕得仁獨苦攻文嘗立志不獲科第必不願儋人之爵也困頓名場二十年竟無所成投跡幽隱未嘗耿耿有寄所知詩云外族帝王是中朝親故稀翻令浮議者不許九霄飛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禮辭金玉難合同流而不厭於勞悴端能確守格律撝治聲讖甘心窮苦不汲汲於富貴王孫公子中千載求一人不可得也及卒僧栖白弔之曰何苦篇詩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寃始銷有詩一卷行於世

朱慶餘

慶餘字可久以字名閩中人寶歷二年裴球榜進士及第授秘省校書得張水部詩旨氣平意雅社中哲匠也名稱當時有集一卷今傳

杜牧

牧字牧之京兆人也善屬文太和二年韋籌榜進士與厲元同年求第前來東都將主司侍郎崔郾太學



博士吳武陵策蹇進謁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爲明君選才俊敢不薄施塵露向偶見文士十數輩揚眉抵掌共讀一卷文閱覽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其人王佐才也因出卷搢笏朗誦之郾大加賞曰請公與狀頭郾曰已得人矣曰不得即請第五人更否則請以賦見厥辭容激厲郾曰諸生多言牧疎曠不拘細行然敬依所教不敢易也後又舉賢良方正科人倫師表爲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拜侍御史累遷左補闕歷黃池睦三州刺史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不爲齪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勸切擬宜尤深諸兵法嘗心時事嘗以從兄悰更歷將相而己困躓快快難平卒年五十臨死自寫墓誌焚去文稿過半其詩情豪邁語率驚人識者以擬杜甫呼大杜小杜以別之後人評牧詩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謂圓快奮急也牧美容姿好歌舞風情頗張不能自遏時淮南稱繁盛不減京華且多名妓牧盜心賞牛相收街吏報杜書記平安貼子至盈篋牧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閑居家妓爲當時第一宴朝士以牧風憲不敢邀牧因遣使諷李召己既至曰聞有紫雲者妙歌舞



孰是也贈詩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四座兩行紅袖一時迴意氣閑逸傍若無人座客莫不稱異太和末往湖州契合一女子方十餘歲約以十年後吾來典郡當納之結以金幣泊周墀入相上牋乞守湖州比至已十四年前女子從人而抱雛矣賦詩曰自恨尋芳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如今風擺花狼藉綠葉成陰子滿枝此其大槩也凡一有所奉繫莫不情見于辭別業樊川有樊川集二十卷及註孫子并傳同時有嚴惲字子重工詩與牧友善以問春詩得名昔聞有集今無之矣

唐才子傳卷第七目錄


楊發　李遠　李敬方　許渾
雍陶　賈島　伍喬　陳上美
李商隱　喻鳧 [illegible]　薛逢　趙嘏
薛能　李宣古　[illegible]　姚鵠
項斯　馬戴　孟遲　任蕃
顧非熊　曹鄴　鄭嵎　劉駕
方干　李頻　李羣玉

# 唐才子傳卷第七

西域 辛 文房 撰

## 楊發

發太和四年禮部侍郎鄭澣下第二人及第工詩亦嘗時聲韻之偉者今逃其宿黃花館云孤館蕭條槐葉稀暮蟬聲隔水聲微年年爲客路長在日日送人身未歸何處離鴻迷浦月誰家愁婦擣寒衣夜深不臥簾猶捲數點殘螢入戶飛劉亮清新頗驚凡應恨其出處事跡無從稽考也有詩傳世

## 李遠

遠字求古太和五年杜陟榜進士及第蜀人也少有大志超邁流俗爲詩多逸氣五彩成文早歷下邑詞名卓然宣宗時宰相令狐綯進奏擬遷杭州刺史上曰朕聞遠詩有青山不厭千杯酒白日惟消一局棊其疎放如此豈可臨郡理人綯曰詩人托此以寫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觀之至果有治聲性簡儉喜嗜鵝鳴貴客經過無他贈厚者綠鵝一雙而已後歷忠建江三州刺史仕終御史中丞初牧湓城求天寶遺物得秦僧收楊妃襪一緉珍襲之偶示至好會李群玉校書自湘湄來過九江遠厚遇之談笑永日群玉話及向賦黃陵廟詩怨動朝雲暮雨之情遠然以對遂曰僕自獲凌波片玉窄軟輕香每一見之未嘗不神馳馬嵬下也遂更相戲笑賦詩事浼致被法家所譏蓋情深癖禁未免惑動於微辭宿也有詩集一卷今傳

## 李敬方

敬方字中虔長慶三年鄭冠榜進士太和中仕爲歙州刺史後坐事左遷台州刺史有詩一卷傳世

## 許渾

渾字仲晦潤州丹陽人圉師之後也太和六年李珪榜進士爲當塗太平二縣令少苦學勞心有清羸之疾時常蒲几伏枕久之起爲潤州司馬大中三年拜監察御史歷虞部員外郎睦郢二州刺史嘗分司朱方買田築室後抱病退居丁卯澗橋村舍暇日憔悴所作遂以成集渾政於林泉亦慷慨悲歌之士登高懷古具見壯心其格調豪麗猶強弩初張牙機發急蓄勢以發也至今慕者極多往往爲是驪龍之照夜珠也早歲嘗遊天台仰看瀑布旁眺赤城辨方廣於非煙躡石橋於懸壁登涉兼程窮覽幽勝槩評孫綽古賦毅然有追躡前人之想茲存不朽再三歎徘徊不忍去以王事不果有負初心後晝夢登山有宮闕凌虛問曰此崑崙也少頃見有數人方飲招渾就坐暮而罷一佳人出箋求詩未成夢破後吟曰曉入瑤臺露氣清庭中惟見許飛瓊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雲山空月明他日復夢至山中佳人曰子何題余姓名於人間遂改爲天風吹下步虛聲曰善矣渾才思翩翩子所愛夢寐求之一至于此昔子建賦洛神人以爲從聞虛語亦以是謂誑誕不信未幾遂卒有詩二卷今傳

## 雍陶

陶字國鈞成都人工於詞賦少貧遭蜀中亂後播越羈旅有詩云貧當多病日閒過少年時太和八年陳寬榜進士及第一時名士咸偉其作然恃才傲睨薄於親屬其舅雲安李敬之下第歸三峽有詩寄陶云地近衡陽雖少鴈水通巴蜀豈無魚陶得詩愧赧遂通問不絕大中六年授國子毛詩博士與賈島殷堯藩無可徐凝章孝標友善以琴樽詩翰相娛留長安中大中末出刺簡州才名益重自比謝宣城柳吳興闔初諸人嘗賀耳賓至必佯佯挫辱投贄者少得通秀才爲選嬰時稱楊獲因薦舉爲詩嘲者曰與太守有故簡僻屣迎見門貴曰與足下素昧平生何感之有焉曰嘗覽詩文望遠人遐何隔平生吟陶詩甚聯如立驚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又爲門客到常如病蕭院花開未是歸又江聲秋入峽雨色夜侵樓等句陶多其幕已厚贈之其自負如此後爲雅州刺史郭外有情盡橋乃分袂祖別之所陶送客至怪之遂於上立候館改名折柳橋取古樂府折楊柳之意題詩曰從來只有情難盡何事呼爲情盡橋自此改名爲折柳任他離恨一條條甚膾炙當時後辭榮閑居廬嶽養痾絕俗與塵事無關矣有唐志集五卷今傳

## 賈馳

馳太和九年鄭確榜進士初負才學歷屢名場往來公卿藩鎮間爲屬吏其志嘗入藩賦詩云河上霜風來藩頭樹初遲令朝闕城吏又見孤客入上國誰與期西來徒自急主司得因有憐才之意遂放第不甚顯宦詩文俱得美譽後來文士集中多稱賈先輩其名譽爲時所重云有集傳世

## 伍喬

喬少隱居廬山爲書工爲詩與杜牧之同時擢第初喬與張泊少友善泊時仕翰林學士寵眷優異喬時任歙州司馬自傷不遂作詩寄泊戒去僕曰俟寄著宴爾投之泊得雜云不知何處好銷憂公退攜壺即上樓爲事久參侯伯幕夢魂長達帝王州黃山向晚盈軒翠黟水含春繞郡流遙想玉堂多暇日花時誰伴出城遊泊動容久之爲言於上召還爲考功員外郎卒於官今有詩二十餘篇傳于世

## 陳上美

上美開成元年禮部侍郎高鍇放榜第二人登科以爲鳴當時間作悉佳製論其骨格本嶠但少氣耳有

集今傳○夫人死花朽年志在希賢希聖者欲此身不朽於天壤也或有其目為大儒而盛名不承或有咸推為博學而沒世無稱釣譽沽名初無實際也又或位高金多塗壁潰重生前赫赫死後悠悠反不若屬草之間得為發枯楊之稍能生稊也傳中諸人不皆望族非誇貴宦惟一詠一吟垂名千載且所傳未必盡楊雄班馬之才而世遠年湮竟家弦戶誦豈不是傳其所當傳而重其所當重耶烏可以詩為小道而忽諸

## 李商隱

商隱字義山懷州人也令狐楚奇其才使遊門下授以文法遇之甚厚開成二年高鍇知貢舉楚與鍇善獎譽甚力遂擢進士又中拔萃楚又奏為集賢校理楚出王茂元鎮興元素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妻之除侍御史茂元為牛李黨士林嘲摘商隱以為白圭有玷其疎遂之來京都久不調更依桂林總管鄭亞府為判官後隨亞謫循州三年始回求援於宰相綯綯慚其無骨餘隨波逐靡從小人之辟實謝絕之後於重陽日重叩謁留題云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又云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綯見之惻然題補大學博士柳仲郢節度巾州辟



為判官商隱廉介可畏出為廣州都督人或袖金以賂商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未幾入拜檢校吏部員外郎罷客滎陽卒商隱工詩高邁奇古言深旨遠及從楚學則華實並茂青出於藍每喜用異於寫景言情之外必旁徵遠引精切不移人人簡其橫絕前後時溫庭筠段成式各以濃麗相勝號三十六體許之者謂此詩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麗難斯未可與商隱同年而語也隱初得名傳遍長安何希知識因投宿逆旅有衆客方酣飲賦木蘭花詩就呼與坐不知為商隱也隱和一詩云洞庭波冷曉侵雲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客問姓名大驚稱罪時白樂天老退極喜商隱文章謂曰我死後得為爾兒足矣白死數年隱生子遂以白老名之既長殊鄙鈍溫飛卿戲曰以爾為侍郎後身不亦忝乎隱又生子名袞師異常聰俊商隱詩云袞師我驕兒英秀乃無匹此或白之後身也商隱自號玉溪子其文自成一格學者謂為西崑體也有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詩三卷又賦一卷文一卷並傳于世



## 喻鳧

鳧毘陵人開成五年李從實榜進士仕為烏程縣令有詩名晚唐風格既變鳧亦稍涉柔庭高古之氣無有所可法者陳言之務去耳後來才子皆稱喻先輩向慕之情足見也同時薛瑩亦工詩鳧詩一卷瑩詩洞庭集一卷今並傳

## 薛逢

逢字陶臣蒲州人會昌元年崔嘏榜第三人進士歷萬年尉未幾佐河中幕府崔鉉入相引直弘文館歷侍御史尚書郎持論鯁切以謀略高邁頗布衣中與劉瑑交而瑑才出逢下故易瑑及瑑當國有薦逢知制誥者瑑猥言先朝以兩省官給事舍人治州縣乃得除逢未試州不可乃出為巴州刺史初及第與楊收王鐸同年而逢文藝最優收輔政逢有詩云誰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收銜之斥為蓬綿二州刺史及鐸相逢又賦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毫輕鐸怒中外鄙之逢稍復遷秘書監卒逢晚年岨峿宦途嘗策羸赴朝值新進士榜下綴行而出儀從塞塗見逢行李蕭條前導曰迴避新郎君逢囅然因遣一介語之曰報道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



時也曾東塗西抹來其人辟易○逢天資本高學力亦贍故不甚苦思而奮藻遒之態自見卒然成章未免失諸淺露然亦當時所尚非離群絕俗之調夫道家三寶其一不重為天下先前人者數背後之加人者衆能受之觀逢恃才傲物恥儕凡輩而喋喋譽商鄙招人怨而樂衆怒也異擯遠方寸進尺遂至龍鍾而猶自憤不已蓋深可惜焉亦深可憐焉有詩集十卷又別紙十三卷賦集十四卷今並行

## 趙嘏

嘏字承祐山陽人會昌二年鄭言榜進士大中中仕為渭南尉一時名士大夫極稱道之嘏以官卑不得志宣宗雅知其名問宰相趙嘏詩人曾為好官否可取其詩進覽讀其卷首題秦詩云徒知六國隨斤斧莫有羣儒定是非上不悅事寢嘏嘗早秋賦詩曰殘星數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杜牧之呼為趙倚樓賞歎之也又初有詩落句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閒人仕塗厄塞豈其讖歟嘏豪邁爽達交援卿相出入館閣如飄風然能以書生令遠近契重所謂一日名動京師三日傳播天下者有自來矣飄然仙尉追躡梅市亦不惡耳先嘏家浙西有美姬甚



愛之及北上留侍母中元遊鶴林寺浙帥窺見說之奪歸明年嘏及第自傷賦詩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帥聞之殊慘然遣介送姬入長安時嘏方出關途次橫水驛於馬上相遇姬因抱嘏痛哭信宿而卒遂葬於橫水之陽嘏思慕不已臨終目有所見時方四十餘今有渭南集及編年詩二卷悉取十三代史事迹自始生至百歲賦一故二首總得一百一十章今並行於世

## 薛能

能字太拙，汾州人。會昌六年狄慎思榜登第。大中末書判入等，中選補盩厔尉，辟太原、陝虢、河陽從事。李福鎮滑臺，表置觀察判官，歷御史、都官、刑部員外郎。福徙鎮西蜀，奏以自副。咸通中，攝嘉州刺史，造朝，遷主客、度支、刑部郎中，俄爲同州刺史、京兆大尹，出帥感化，入授工部尚書，復節度徐州，徙鎮忠武。廣明元年，徐軍戍溵水，經許，能以軍多舊惠，館於許城。許軍懼見襲，大將周岌乘衆疑怒，因爲亂，逐能，據城自稱留後，數日殺能，并屠其家。能治政明察，嚴絕請謁，耽於詩，日賦一章爲課，性喜褻人，格奔獨闢蹊徑，



好尚論，嘗以第一流自居，卑所當意。時劉得仁擅雅稱，持詩造能，能以句斷云「千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蓋譏其無變態也。輕人如此，故易取怨。晚節尚浮屠，奉法唯護，性益微物，卒致身罹奇禍，惜哉。開藩將每易武吏，嘗命其子屬櫜鞬拜新進士，或問其故，曰「具猜彌奚務耳」。今有集十卷，及繁城集一卷，傳焉。

## 李宣古

宣古字垂後，澧陽人。會昌三年盧肇榜進士，又選宏辭科。工文，稱後有詩名，性諧謔，多所譏誚。時杜悰尚主，出守澧陽，宣古在館下，數陪宴賞，嘗慢戲，深悰不能忍，悉其戚，已辱之，使卧於泥中，衣冠顛倒。長林公主素惜其才，勸曰：「尚書獨不念補卿舉文將士如此耶？得平陽之譽乎。」遽人扶起，更以新服，設宴中堂，使宣古賦詩曰：「紅鐙初上月輪高，照見堂前萬朵桃。觱篥調清銀字管，琵琶聲亮紫檀槽。能歌姹女顏如玉，解飲耶郎眼似刀。爭奈夜深拋耍令，舞來挼去使人勞。」杜公賞之，敬禮如初。奈數奇，無印綬，寡終焉。自後悰二子，裔休、儒休，皆中第。人曰：「非毋賢，待爾不足成其子。」今諸集中往往載其作，有英氣，調贍清麗，惜不多見。弟宣遠亦以詩鳴，今傳者可歎也。



## 姚鵠

鵠字居雲，會昌三年禮部侍郎王起下進士，常出入當時名士公卿席幕，縣吏才文，價俱不甚超，而才名流當亦自有不可沒者。詩一卷，今傳。

## 項斯

斯字子遷，江東人也。會昌四年王起下第二人進士，始命潤州丹徒縣尉，卒於任所。開成之際，聲價藉甚，特爲張水部所知，實敵其詩格，頗與水部相類，清妙奇絕。鄭少師薰贈詩云「項斯逢水部，誰道不關情」。斯性疏曠，温飽非其本心，初築草廬於朝陽峰前，交親清高，磅礴宇宙，戴蒲花冠，宿鶴氅衣，就松陰，枕白石，飲清泉，長哦細酌，如此三十餘年，晚得一名，殊屈清致。其五言如「病當山葉落，貧起草堂低」，又「客來因月宿，床勢向山移」，下第云「無存過江馬，强拂看花衣」，病惜云「不言身後事，猶坐病中禪」，又「湖山萬疊翠，門樹一行春」，又「一燈愁裏夢，九陌病中春」。七言如「月明古寺客初到，風度閑門僧未歸」，宮人入道云「將敲碧落新齋磬，却進昭陽舊賜箏」之類，不一而足，皆警句也。楊敬之祭酒贈詩云「幾度見君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其名以此益彰矣。集一卷，今行。



## 馬戴

戴字虞臣，華州人。會昌四年左僕射王起下進士，與項斯、趙嘏同榜，俱有盛名。初應辟佐大同軍幕府，與賈島、許棠相唱答，苦家貧，爲祿代耕，歲廩殊薄，然日事吟詠，思筆清越，如秋思一絕云「萬木秋霖後，孤山夕照餘，田園無歲計，寒近憶樵漁」，調率如此。後遷國子博士，卒。○戴詩壯麗，居晚唐諸公之上，優遊不迫，沉著痛快，兩不相傷，佳作也。早耽幽趣，其難思當名山泰几一望，未日貴換頓起棲囊之想，結茅堂於玉女洗頭盆下，軒窗髀帶對嬌嬈，三十仞往還，多隱者謔謂白頭從宦，俾不嘗貧，徒爲猿鶴之誚也。有詩一卷，今傳。

## 孟遲

遲字遲之，平昌人。會昌五年易重榜進士，有詩名，尤工絕句，風流蘊藉，皆宮商金石之聲。與顧非熊同年，情甚相得。有詩一卷，行於世。

## 任蕃 一作翻

蕃，會昌間人，家江東，常遊會稽，者嘗間初應舉進士之京，不第，榜懼進謁主司曰：「僕本寒鄉之人，不遠萬里，手遮赤日，步來長安，求一第榮父母而不得，侍郎豈不聞江東一任蕃家貧吟苦，忍令其去如來日也。敢從此辭，彈琴自娛，學道自樂耳。」主司慚，欲留不可。既歸江湖，專事吟詠，遊天台巾子峰題寺壁間云「絕頂新秋生夜涼，鶴翻松露滴衣裳，前峯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既去百餘里，欲回改作「半江水」，行到題處，已有人改矣。復有題者亡其姓名，曰「任蕃題後無人繼，寂寞空山二百年」。其才名若是。凡作必使人改觀，易駭如洛陽道云「憔悴洛陽道，塵下生春草，行者豈無家，無人在家老，雞鳴前結束，爭去恐不早，百年路傍盡，白日車中曉，求富江海狹，取貴山嶽小，二端立在途，奔走何由了」，審風度如此，亦足想其標概矣。有詩七十七首，爲一卷，今所傳已非全文。



## 顧非熊

非熊，姑蘇人，况之子也。少俊悟，一覽輒能成誦，工詩，譽揚遠近，性滑稽好辯，頗雜笑言，凌轢氣焰，子弟既犯衆怒，擯排者紛遂，在舉場角藝三十年，屈聲破人耳。會昌五年，諫議大夫陳商放榜，初上，怡闡非熊詩價，至是怪其不第，勅有司進所試文，追榜放令及第。劉得仁賀以詩曰：「愚爲童稚時，已解念君詩，及得

高科早須逐羣主知投肝膽主簿不樂拜迎更厭穀蹤因棄官歸隱王司馬甚送詩云江城柳色海門煙欲到茅山始下船知道君家當瀑布菖蒲潭在草堂前一時儀別吟贈俱名流後不知所終或傳其住茅山十餘年一旦遁與人相隨入深谷不復出云有詩一卷今行於世

曹鄴

鄴字鄴之桂林人累舉不第爲閒怨三愁五情詩格甚高古時舍人韋愨所知力薦於禮部侍郎裴休大中四年裴逞璘榜及第看榜日上主司詩云一辭桂岩猿九泣都門月年年孟春至看花如看雪杏園宴閒呈同年云岐路不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開青霄在平地又云忽忽出九衢童僕顏色異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痕又云汞持其齊心莫起胡越意佳句類此者極多而志更勁苦仕至洋州刺史有集一卷今傳

鄭嵎

嵎字賓光大中五年李郃榜進士有集一卷名津陽門詩津陽即華清宮之外闕謂求父老爲詩百韻皆紀明皇時事也



劉駕

駕字司南大中六年崔瑤下進士初與曹鄴爲友深相結俱工古風鄴既擢第不忍先歸客長安中待駕成名遁同歸范蠡故山時國家復河湟故地有歸馬放牛之象駕獻樂府十章序曰駕生唐二十八年獲見明天子以德歸河湟臣得與天下夫婦復爲太平人假聚且醜不得拜舞上前作詩十章雖不足貢聲宗廟形容盛德願與耕稼陶漁者歌江湖田野間亦足自快詩奏上甚悅累歷達官駕詩多比興含蓄體無定規意盡即止爲時所宗今集一卷行於世

方干

干字雄飛桐廬人幼有清才惟拙於營務大中中舉進士不第隱居鏡中湖北有茅齋湖西有松島每風清月明攜稚子鄰叟輕棹往返甚愜素心所居水木幽閟一草一花俱能留客家貧蓄古琴行吟醉臥以自娛徐凝初有詩名一見干器之遂相師友因授格律干有贈凝詩云把得新詩草裏論時謂反語爲村裏老疑干譏誚非也干貌陋兔缺性喜凌侮王大夫廉問浙東禮邀干至遂三拜人號爲方三拜王公嘉



其操將薦於朝託吳融草表行有日發王公以疾逝事不果成干早歲汁偕往來兩京公卿好事者爭延納而志終未得遂歸無復榮辱之念浙間凡有園林名勝輒造主人留題幾遍初李頻學干爲詩頻及第詩僧清譜賀云弟子已折桂先生猶灌園咸通末卒門人相與論德謚曰玄英先生樂安孫郃等纂其遺詩三百七十餘篇爲十卷王贊論之曰鍛肌髓骨水瑩霜朗嘉者自將不吮餘滿還不棄芬苦不蓄蕭當其得志倏與神會詞若未至意已獨往御亦當曰其秀也仙藥於常花其鳴也靈鼉於衆響羈其所述論不過矣○昔黔婁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弔問曰先生終何以謚妻曰以康參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美死不榮何樂而謚爲康哉妻曰昔先生國君用爲相辭不受是有餘貴也君饋粟三十鍾辭不納是有餘富也先生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謚之以康不亦宜乎方干韋布之士生稱高尚死謚玄英其梗概大節願齊于黔婁者耶

李頻



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長盧西山廣記覽於詩特工與同里方干爲師友給事中姚合時稱詩穎頻不憚千里丐其品第合見頻大加獎賞且愛其標格即以女妻之大中八年顏標榜進士調校書郎爲南陵主簿試判入等遷武功令頻性耿介難干以非理豪猾民皆蹙右戢輯多倚賴之其行事卓卓可傳懿宗嘉之賜緋銀魚擢侍御史守法不阿遷都官員外郎表乞建州刺史至則布條教以禮治下時盜所在蜂起惟建賴頻以安未幾卒官其櫬還鄉時父老相與扶柩哀悼葬永樂州爲立廟於梨山歲時致祭珍必禱獲佑至今頻詩摩出晚年體製多與劉隨州相抗鍛嚴風譏慘慘逼人有詩一卷行於世

李羣玉

羣玉字文山澧州人也清才曠逸不樂仕進專以吟詠自適詩筆遒麗文體丰妍好吹笙美翰墨如王謝子弟別有一種風流親友強之赴舉一上而止裴相公休觀察湖南厚禮延致之郡中賓勉之曰嗟士誠羣玉悍塞富貴名高而身不知辭實守久塞荒途子其行矣大中八年以草澤臣來京詣闕上表自進詩三百篇休適入相復論薦上說之敕授弘文館校



書郎李頻使君呼爲從兄歸傑中題詩二妃廟是暮宿山舍夢見二女子來曰兒娥皇女英也承君佳句微將遊於汙漫願相從也俄而影滅羣玉自是鬱鬱歲餘而卒段成式爲詩哭曰曾話黃陵事今爲白日催老義男女巢謠哭到泉臺今有詩三卷後集五卷行世○夫澧浦古騷人之國屈平仕遭讒謗不知所訴心煩慮亂賦爲離騷蓋憫也已矣哉國無人知我兮又何懷乎故都委身魚腹魂招兮不來芳草萋地蕭艾參天吳獨一時而然也羣玉遇寡情修飾大化入不知而不議祿不及而不言墓溥圓之亡極

挹杜蘭之精華詠君門以披懷寄一命而消跡風景
觸目復何讓於古人故其格調清越而多登山臨水
懷人送歸之作如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情懸東
海水看取邊探懸等句已曲盡羈旅坎壈之情壯心
千里不攄於方寸亦大難矣



唐才子傳卷第七

唐才子傳卷第八目錄

李郢　儲嗣宗　劉滄　陳陶
鄭巢　于武陵　來鵠　溫庭筠
[illegible]　魚玄機　邵謁　于濆
李昌符　翁綬　汪遵　沈光
趙牧　[illegible]　羅鄴　胡曾
李山甫　曹唐　皮日休　陸龜蒙
司空圖　僧虛中　[illegible]　周繇
[illegible]



唐才子傳卷第八

西域　辛　文房　撰

李郢

郢字楚望大中十年崔鉶榜進士及第初居餘杭出有山水之興入有琴書之娛疏於馳競羅爲藩鎮從事後拜侍御史郢工詩理密辭閑字字珠玉清麗處極能寫景狀懷每使人竟日不能釋卷與清塞賈島最相善時塞還俗聞島尋卒郢重來錢塘音書俱絕感而賦詩曰却到城中事事傷惠休還俗賈生亡誰人收得調章篋獨我重經苦寒房一命未霑爲遜客萬緣刻盡別空王蕭蕭竹塢殘陽在葉覆閑階雪擁牆其他警句率類此有集一卷今傳



儲嗣宗

嗣宗大中十三年孔緯榜及第與顧非熊先生相結好大得詩名苦思夢索所謂逐句留心每字著意悠然皆塵外之想覽其所作如見其人警聯如森毛髀世女白髮人猶著又片水明在野萬華深見人又貧樹有歸語白雲無忌心又蟬鳴月中樹風落客前花又池亭千里月煙水一封書又鶴語松上月花明雲裏春又一酌水邊酒數聲花下琴又宿草風悲夜荒村月弔人哭彭先生云空階鶴戀丹霄影秋雨苔封白石牀題圖畫云爲嗜碧樹閒臨水花滿青山靜掩門等句皆時流所嘗避舍者也有集一卷今傳

劉滄

滄字蘊靈魯國人也體貌魁梧尚氣節善飲酒談古今令人終日不倦雅懷慨古率見詩篇大中八年禮部侍郎鄭薰下進士榜後調潞灘謂曰初謂劉君銳志一第不足介其意則來三十載不相知聞誰謂今白髮紛紛矣調華原尉與李頻同年詩極清麗句法絕類趙嘏許渾若出一轍綜然詩一卷今傳

陳陶

陶字嵩伯，鄱陽劍浦人。舉進士，輒見擯，為詩云：中原不是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頗負壯懷，志遠心曠，遂高尚不求進取，恣遊名山，自稱三教布衣。大中中，避亂入洪州西山，學神仙咽氣法，雖出入無間，時嚴尚書宇牧豫章，慕其清操，嘗備齊供，僻就山中揮談終日。而欲試之，遣少妓蓮花往侍，陶笑不答。蓮花賦詩求去曰：蓮花為號玉為腮，珍重尚書送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陶賦詩贈之云：近來詩思清於水，老去風情薄似雲。已向升天得門戶，錦衾深愧卓文君。宇見詩益嘉貞節。陶胎息已堅，輒通宵夜，必執炷焚香石上，鳴金步虛，拜禮星斗，達旦不寐。茅屋中風雷淘淘不絕，忽一日不見，惟鼎竈杵臼依然。開寶間有樵者入深谷，猶見無恙，後不知所終。陶工賦詩，無一點塵俗氣，於晚唐諸家中最得平淡趣，非時流所能企及者。有文錄十卷，今傳於世。

鄭巢

巢，錢塘人。大中間舉進士。時姚合號詩宗，為杭州刺史，巢獻所業，日遊其門，屢陪登覽燕集，大加獎重，視如門生。然性疎野，喜遊覽兩浙名山古寺，探幽尋勝，稱愜無遺。所交多名僧，相與往還酬酢，無虛日。其為詩格，摹先哲，伏膺無斁，句意清新。竟不仕而終。詩傳。

于武陵

武陵名鄴，以字名，杜曲人也。大中時嘗舉進士，不得志，攜書琴往來商洛、巴蜀間，或隱於賣卜中，存獨醒之意。時常慓慓，語不及榮貴，少與時輩交遊。嘗南來至瀟湘，愛汀洲芳草，是古騷人舊國，風景不殊，欲卜居，將未果，歸老嵩陽別墅。詩多五言，興趣飄遠，得風騷性情之作。每終篇一意，無名當時。集一卷，今傳。

來鵬

鵬，豫章人，家徐孺子亭邊，得樹林樂趣。師韓、柳為文。大中、咸通間，才名藉甚，工詩善銳。既久白偏，年長家貧，不達，未免悉怨，因多寓譏訕，當路點貢。清麗纖彩，鵬件嘗為世忌。如金錢花云：青帝若教花裏用，牡丹壓是御錢人。夏雲云：無限旱苗枯欲盡，悠悠閑處作奇峯。偶題云：可惜青天好雷電，只能驚起懶蛟龍。坐是凡十上不得第。韋宙尚書獨負其才，延待幕中，擬以遊蜀，又欲納為壻，不果。是年力薦於主司，鵬獻詩有云：一夜綠荷風剪破，嫌它秋雨不成珠。宙以為不祥，果失志。時遭廣明庚子之亂，鵬避地遊荊襄，艱難險阻，南返中和，客死於維揚逆旅，主人賢，收葬之。有詩一卷，今傳於世。



溫庭筠

庭筠字飛卿，舊名岐，并州人，宰相彥博之孫也。少天賦敏悟，能走筆成萬言，善鼓琴吹笛，曰：有弦即彈，有孔即吹，何必爨桐與柯亭也。醒詞妙曲，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才思豔麗，尤工律賦，每試押官韻，燭下未嘗起草，但籠袖凭几，一溫一吟而已，場中稱為溫八吟。能八叉手成八韻，又稱溫八叉。每為鄰舍假刀。然薄行無檢，與貴胄裴誠、令狐縞等飲博夜遊，嘗醉詬狹邪，途遇邏卒，被毆折齒，訴不得理。舉進士數上，又不第。出入令狐相國書館中，待遇甚優。時宣宗喜歌菩薩蠻，綯假其新撰進之，戒令勿泄，而遽言於人。綯又嘗問玉條脫事，對以出南華經，且曰：非僻書，相公燮理之暇，亦宜覽古。又有詩曰：中書省內坐將軍。譏綯無學，由是漸疎之。乃自傷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徐商鎮襄陽，辟巡官，不得志，遊江東。大中末，山北沈侍郎主文，特召庭筠試於簾下，恐其潛為人代，恩藉英先，諸出，仍獻啟千餘言，且已占授八人矣。執政因鄙其所為，留長安中待除。宣宗微行，題於傳舍，庭筠不識，傲然詰之曰：公非司馬長史流乎？又曰：得非文參簿尉之類？帝曰：非也。卒不得進。投誠方城尉，中書舍人裴坦當制，怔忡含毫久之，始曰：孔門以德行居先，文章為末。爾既早隨計吏，宿負雄名，徒誇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庭筠之官，文士詩人爭賦詩祖餞，惟紀唐夫最擅場，曰：鳳凰詔下雖當命，鸚鵡才高卻累身。唐夫固素有詞名者。庭筠仕終國子助教，竟流落而死。今有漢南真稿十卷，握蘭集三卷，金筌集十卷，詩集五卷，學海三十卷，採茶錄一卷，及著乾𦠆子一卷，序云：不爵不觥，非炰非炙，能悅諸心，庶乎乾𦠆之義。等並傳於世。

魚玄機

玄機，長安人，女道士也。性聰慧，好讀書，尤工韻語，情致繁縟。咸通中及笄，為李億補闕侍寵。夫人妬不能容，億遣隸咸宜觀披戴。有怨李詩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與李郢端公同巷，居止相邇，詩筒往反。復與溫庭筠交遊，有相寄篇什。嘗登崇真觀南樓，覩新進士題名，賦詩曰：雲峯滿目放春晴，歷歷銀鉤指下生。自恨羅衣掩詩句，舉頭空羨榜中名。觀其志意激切，使為男子，必有用之才，識者頗賞憐之。時京師諸宮宦女郎，皆清俊秀美，蕾星曳月，各以吟詠遣懷。惟玄機傑出，多見酬酢云。有詩集一卷，今傳。



邵謁

謁，韶州翁源縣人。少為縣廳吏，客至，倉卒令怒其不搘牀，遲待，遂去，遂截髻著縣門上，發憤讀書。書堂距縣十餘里，亦近市廛，謁平居如里中兒，未冠者髮髻，好服苦吟，工古調。咸通七年抵京師，隸國子。時溫庭筠主試，憫擢寒素，乃榜謁詩三十餘篇，以振公道，曰：遣士邵謁，識略精微，堪裨教化，聲調激切，曲備風

謠標題命篇時所難及燈燭之下雄辭卓然允宜榜示衆人不敢獨私華藻仍請申堂并榜禮部已而釋褐赴官後不知所終乏日縣民爲神者持幀舞鈴忽自稱邵先輩降鄉里父老皆至作禮問曰今先生降臨能見賜佳章乎巫即書一絕云青山山下少年郎失意當時別故鄉惆悵不堪回首望隔溪遙見舊書堂詞意悽婉音韻甚凉鄉老中曉聲韻者至爲感泣咨嗟今有詩一卷傳於世

于濆

濆字子漪咸通二年裴延翰榜進士患當時作詩者拘束聲律而入輕浮故作古風三十篇以矯弊俗自號逸詩今一卷傳於世○觀唐詩至此弊亦極矣獨奈何國運將弛士氣日喪文章隨世運轉移嘲戲月翦翠粘紅不見補於采風無少裨於化育徒務巧於一聯或伐善於隻字悅心快口何異秋蟬亂鳴也于濆邵謁劉駕曹鄴等能反棹下流發聾振聵置聲祿於度外患大雅之凌遲使耳厭鄭衛而忽洗雲和心醉韶濩而作爽明況所謂清清泠泠愈病析醒入空者爲聞人足音不亦快哉晉處士戴顒春日攜斗酒往樹下聽鸝黃曰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者豈徒然哉今於數子亦云

李昌符

昌符字若夢咸通四年禮部侍郎蕭倣下進士工詩在長安與鄭谷酬贈仕終膳部員外郎嘗作奴婢詩五十首有云不論秋菊與春花了了能噇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入庫每般閒物要些些等句後爲御史勅奏以爲輕薄遂疑其所爲文多妨政務虧嚴重之德開誹謗之風讒去貶竄終身有詩集一卷行于世

翁綬

綬咸通六年中書舍人李蔚下進士工詩多近體變古樂府者音韻嘹喨風骨遒勁睨唐之移習也惜遜偃蹇名不甚顯固知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有詩今傳

汪遵

遵宣州涇縣人幼爲小吏晝夜讀書自克苦人莫知者咸通七年韓袞榜進士初與鄉人許棠友善工爲絕詩而深自晦密以家貧無書必借於人徹夜強記棠實不知一旦辭役就貢棠時先在京偶送客至灞滻間忽遇遵於途行李蕭然棠訊之曰汪都何事來遵曰來就貢業棠怒曰小吏不忖而欲與棠同研席乎甚侮慢之後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落中有李德裕之平泉莊佳景殊勝李末歲坐事貶朱崖遵過題詩曰平泉風景好高眠水色嵐光滿目前剛欲平它不平事至今惆悵滿曹邊又過楊相宅詩云倚伏從來事不遠無何平地起青霄青霄纔到御平地門對古槐空寂寥俱爲時人稱賞其餘警策類是有集今傳○汪遵涇之小吏耳拔身卑污馳聲文苑家貧借書以夜繼日古人鑿壁偷光殆不過此皆是泥中之石今爲席上之珍丈夫自修不當如是耶與夫朱門甯家積書萬卷束諸高閣塵暗簽軸蠹落帙籍類好學之名欺盲聾之俗負百城之擁無一展之期諺曰金玉有餘買鎮宅書嗚呼哀哉

沈光

光吳興人咸通七年禮部侍郎趙隲下進士工文章古詩標格翹楚大得美稱嘗作洞庭樂賦韋岫見之曰此乃一片宮商也又如太白酒樓記等文皆儀表於世有詩集及雲夢子五卷並傳光風鑑澄爽神情俊逸從仕終侍御史云

趙牧

牧不知何處人大中咸通中累舉進士不第有俊才負奇節嘗拾場屋放浪人間效李長吉爲歌詩頗涉狂怪聳動當時鑿金結繡而無鑿染痕迹其做巧妙之詞甚多同時有劉光遠亦慕長吉凡擬其體皆能獨抒意精後皆不知所終俱有詩傳世

羅鄴

鄴餘杭人也父爲鹽鐵吏家貲鉅萬子二人俱以文學干進鄴尤長律詩時同宗有隱與虬者俱以聲律著稱遂齊名號三羅隱雄麗而坦率鄴情致而聯綿虬則麗而已咸通中數下第鄴有詩云故鄉依舊空歸去帝里如同不到來崔安潛侍郎廉問江西鄴適[illegible]蓮湘浦崔素賞其作志在弓旌而爲幕吏所沮既而俯就督郵不得志遂踏北征赴職單于牙帳去家愈遠萬里沙漠滿目離親志未伸於邑而卒惜哉○鄴素有英資筆端超絕其氣宇亦不在諸名公下初擬箕裘之訓頓振門風嘯與音韻馳傳當時非易事也而駿前蹇後絕域無歸獨奈其命薄何孔子曰才難信然有詩集一卷今傳

胡曾

曾長沙人也咸通中進士初屢下第有詩云翰苑幾時休嫁女文章早晚能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閑人折一枝曾天分高爽意度不凡薄視人間富與貴悠悠遊歷四方馬跡窮歲月所在必公卿館穀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奇士也嘗爲漢南節度從事作詠史詩皆題古君臣爭戰廢興塵跡經覽形勝關山亭障江海深阻一一可賞人事雖非風景猶昨每感輒賦俱能使人振奮至今庸夫稚子亦知傳誦後有傳効者不逮矣至於近體律絕等哀怨淒楚曲盡幽情擢居翰苑不過也惜其才茂而身未顯脫竊哉今詠史詩一卷有咸通中人陳蓋註及安定集十卷行世

李山甫

山甫咸通中累舉進士不第落魄有不羈才鬚髯如
戟能爲青白眼生憎俗子尚豪俠雖簞食豆羹無
也爲詩多託諷不得志輒狂歌痛飲拔劍斫地少攄
鬱鬱之氣從流寓河朔間依樂彥積爲魏博從事不
洽衆情以陵傲之故卒無所遇嘗作老將詩曰枝鑷
燕山經幾春雕弓白羽不離身年來馬上渾無力望
見飛鴻指似人自傷其蹇薄無成也時人憐之後不
知所終山甫詩文激切耿耿有豪氣多感時懷古之
作今詩集一卷賦二卷並傳

曹唐

唐字堯賓桂州人初爲道士工文賦詩大中間舉進
士咸通中爲諸府從事唐與羅隱同時才名並振唐
始起清流志趣澹然有凌虛之骨追慕古仙子高情
往往有奇遇之事才思不減古人遂作大遊仙詩五
十篇又小遊仙詩等紀其悲歡離合之致大播于時
嘗會隱各論近作隱曰聞兄遊仙之製甚佳但中聯
云洞裏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乃是鬼耳唐
笑曰足下牡丹詩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
人此何若也於是座客大笑唐平生壯志擬昂至是
薄宦頗自鬱悒作病馬詩以自况警聯如尾盤夜雨
紅絲脆頭揜秋風白練低又云風吹病骨無驕氣土
蝕驄花見臥痕又云飲驚白露泉花冷喫怕清秋豆
葉寒皆膾炙人口忽一日晝夢仙女鸞服花冠衣如
煙霧倚樹吟唐所詠天台劉阮詩欲相招而去唐驚
覺頗怪之明日暴病卒亦感懷之所致也有詩集二
卷今傳于世〇人云有德者或無文有文者或無德
文德兼備古今所難興論謂文人相輕從古而然各
以所長相輕所短矛楯之極則是非鋒起釁始於毫
末禍大於邱山前後類此多矣夫以口舌常談無益
無損每至喪檢德負良友承輕薄子之名乏蘊疾匿



瑕之量如此則德業未見其宏者矣故君子所慎也

皮日休

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隱居鹿門山性嗜
詩酒號醉吟先生又自稱醉士且傲誕又號間氣布
衣言已爲天地之間氣也以文章自負尤善箴銘咸
通八年禮部侍郎鄭愚下及第爲著作郎遷太常博
士時值末年虎兕出柙百姓手足無措上下所行皆
悖亂之事遂作鹿門隱書六十篇多譏切謬政有云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又曰不思而立言不
知而定交吾其憚也又曰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
也笑又曰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
爲盜等皆有所指云爾日休性冲泊無營臨難不懼
乾符喪亂東出關爲毘陵副使陷巢賊中巢惜其才
授以翰林學士日休懼怒賊欲死未能劫令作讖
文以惑衆曰欲知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
果頭三屈律賊疑其譏恨讖已遂殺之臨刑神色自
若人無知不知皆痛愧也日休在鄉里與陸龜蒙交
擬金蘭日相贈和自集所爲文十卷名文藪及詩集
一卷滑臺集七卷又著皮氏鹿門家鈔九十卷並傳
〇夫次韻唱酬其法不古元和以前未之見也暨令
狐楚薛能元稹白樂天集中稍稍開端彼此相和之
什間作間離逮日休龜蒙則飈流嶄盛猶空谷有聲
隨響即答韓渥吳融以後守之愈篤汗漫而無禁矣
於是天下翕然順下風而趨至數十反而不已莫知
非焉夫才情敏之在方寸散之彌八紘遣意於一時
寄興於四表或上下出入縱橫流轉遊刃所及孰非
我有本無拘縛彊蹙之忌也今則限以聲韻循其次
第得佳韻則杳不相干粗韻雖人有妙義則韻不能
強牽還不顧必至窘束長才拘守成法求無瑕片玉
千不獲一詩家之大弊也更以取巧稱工誇多鬬靡



卷見其少遊容之度然前修有慢其迷途既遠無法
以救之者矣

陸龜蒙

龜蒙字魯望姑蘇人幼而聰悟有高致明春秋詩騷
文尤好談笑詩法江湖名振全吳家藏書萬卷并無
辜色之嫌舉進士不得志嘗從張搏遊歷湖蘇二州
將辟以自佐又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率官屬
就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撰論有田
數百畝屋三十楹田低遭雨潦則與江通故常患飢
常自爲畚鍤茠刺無休時或譏其勞曰堯舜黴瘠禹胼
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性嗜茶置小園
顧渚山下歲入茶租薄爲甌蟻之費著書一編繼茶
經茶訣後又判品第又新水說爲七種好事者雖
惠山虎邱松江不遠百里爲致之又不喜與流俗交
雖造門亦罕納不乘馬每寒暑得中體無事時放扁
舟掛蓬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鼓櫂鳴榔太湖三
萬六千頃水天一色直入空明或往來別浦所詣少
不會意徑往不留自稱江湖散人又號天隨子甫里
先生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嘗謂般有以高士徵亦
不至書吟標清麗與皮日休爲耐久交中和初遘疾
卒吳融誄文曰霏漠漠淡淡消消雅雅冶秋鮮妍觸節
碎凝下月拭不滅玉上煙今有笠澤叢書三卷詩編
十卷賦六卷並傳

司空圖

圖字表聖河中人也父輿大中時爲商州刺史圖咸
通十年歸仁紹榜進士主司王凝初典絳州圖時方
應舉自別墅到郡以謁謁閽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
門俟入郭訪親知即不造郡齋公謂其尊敬愈重之
及知貢舉閒第四人同年鄙薄者謗曰此司空圖得
一名也公聞之因宴金榜宣言曰凝叨忝文柄今年

稍稍尊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名益振未幾凝
爲宣歙觀察使辟置幕府召拜殿中侍御史不忍去
凝府責勸左遷主簿盧相攜還朝過陝虢訪圖深愛
重留詩曰氏族司空貴官班御史卑老夫如且在未
可歎迍奇就薦於觀察使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
渥遂表爲僚佐攜執政召拜禮部員外郎尋遷郎中
丁黃巢亂間關至河中僖宗次鳳翔知制誥中書舍
人景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赴昭宗在華州召爲兵部
侍郎以足疾自乞退歸圖家本中條山王官谷有先
人田遂隱不出作亭榭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



像贊曰某官情蕭索任事無能量才一宜休揣分二
宜休耄而聵三宜休遂名其亭曰三休作文以伸志
自號知非子耐辱居士深自韜晦幾免當時之禍亂
以風雨夜得古寶劍慘淡精靈時佩出入性苦吟舉
筆縱興幾千萬言摩盪於羅檢之外豫爲冢棺遇勝
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縱醉高歌客有難者曰君
何不廣耶生死一致吾寧暫遊此中哉每值祠禱與
閭里父老鼓舞相樂時遊巖谷所過叢紛獨不入
客中知圖賢如古王蠋也士民依以避難後聞哀帝
遇弑不食扼腕嘔血數升而卒年七十有二尤撰自
祭文於擴亭一鳴齋今有一鳴集三十卷行於世

僧虛中

虛中袁州人少脫俗入道學務讀書吟詩不樂居玉
笥山二十寒暑後來遊瀟湘與齊己顧栖蟾爲詩友
住湘西宗成寺長沙馬侍中希振敬愛之俟其來延
納於齋閣中虛中好炙紫火燒豆賣茶煙麾麈聽房
權去必復備初不介意嘗還閣中日寒熏在深處幽
鳥亦多時益見賞重時司空圖懸車告老閉門家居
天下欽仰虛中欲造見論交未果因歸華山後寄詩
曰門徑放莎垂往來投刺稀有時開御札特地掛朝



衣嶽信僧傳去天香鶴帶歸他時周召化無復更衰
微圖得詩大喜寄謝云十年華嶽山前住只得虛中
一首詩其見重如此今有碧雲集一卷傳于世顧栖
蟾者亦洞庭人以聲律聞今不見其作也

周繇

繇江南人咸通十三年鄭昌圖榜進士調福昌縣尉
家貧不事生計惟好吟戰術有思卻有蘊深造閫域
時號爲詩禪嘗如送人尉黔中云公庭飛白鳥官
俸請丹砂送海云島間應有國波外恐無天甘露寺
云鐵鎖南朝像龕寒外國僧又山從平地有水到遠
天無又白雲連晉閣碧樹盡蕪城江州上薛能尚書
云樹勢樓臺月帆飛鼓角風又鄰齋多獻客鄰戶半
無僧等句讀之使人蕭蕭好手也嘗拓杯書集數
尋之心所交遊悉一時名公集今傳世繇同年有張
演者亦工詩間見一二篇亦佳作也○嘗創禪家者
流論有大小乘有邪正法家能具正法眼方爲第一
義出入無間若聲聞辟支淨因已非正矣況又墮野
狐外道鬼窟中乎詩道亦然宗派或殊風義必合品
則有神妙機則有古今才則有聖凡時則有取舍自
魏晉以降迄至盛唐大曆元和以下逮晚唐考其時
變辨其格律其邪正了然在目不能隱也然云過而



不及是謂過矣法門洞開蕭然明照清淨之境惟天
所賦靚于時以詩禪許周繇爲不入於邪魔能致思
於超妙固知其衣冠於藤人之圖書謂學詩如學仙
此之謂歟

唐才子傳卷第八

唐才子傳卷第九目錄


崔道融　聶夷中　許棠　公乘億
章碣　唐彥謙　林嵩　高蟾
高駢　牛嶠　錢珝　趙光遠
[illegible]　[illegible]　周朴　羅鄴
羅虬　崔櫓　秦韜玉　鄭谷
[illegible]　齊己　崔塗　任濤
喻坦之　溫憲　李洞　吳融
韓偓　唐備　于[illegible]　王駕
蘇思顏　杜荀鶴　[illegible]

唐才子傳卷第九

西域 辛 文房 撰

崔道融

道融荆人也自號東甌散人與司空圖爲詩友出爲永嘉宰工絕句語意妙甚如銅雀妓云歌咽新翻曲香銷舊賜衣陵園風雨暗不見六龍歸春閨云寒食月明雨落花香惱泥佳人持錦字無鴈寄征西寄人云澹澹長江水悠悠遠客情落花相與恨到地一無聲寒食夜云滿地梨華白風吹碎月明大家寒食夜獨爐還鄉情等句甚多雖在晚唐而尚是初盛風格使古人復生亦不多讓可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矣人恐推服其風情雅度獨恨出處未能概槩之也有中唐集十卷自序云乾符乙卯夏寓永嘉山齋取拾草稿得五百餘篇今傳于世

聶夷中

夷中字坦之河南人也咸通十二年禮部侍郎高湜下進士與許棠公乘億同袍時兵革多務不暇銓注夷中滯長安久皁裘已敝黃糧如珠至得調華陰縣尉之官惟琴書而已性益恭儉盡書身苦事備嘗辛楚知稼穡之艱難故其爲政多傷俗憫時之舉但時値險阻退進惟谷才足而命屯有志冀進工詩寓諷刺深含書古樂府尤得體皆警省之辭裨補政治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正國風之遺也其詩一卷今傳

許棠

棠字文化宣州涇人也苦於詩文性僻少合久困名場時馬戴佐大同軍幕爲詞宗棠往謁之一見如舊交留連累月但從事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一旦大會賓客命使以棠家書授之棠驚愕不喻其來啟緘始知戴潛遣一介恤其家矣古人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有若此之周至者咸通十二年李蔚榜進士及第年已知命嘗曰自得一第稍覺筋骨輕健愈於少年則知一名乃孤進之還丹也調涇縣尉之官鄭谷送詩曰白頭新作尉縣在故山中高第能卑宦前賢尚此風後復澹然辭榮而歸初作洞庭詩膾炙人口時號許洞庭云今集一卷傳世

公乘億

億字壽山咸通十二年進士工賦擅名時場屋取進者法之多命中嘗有賦集十二卷詩集一卷今傳

章碣

碣錢塘人孝標之子也累試不第咸通末以篇什擅名乾符中侍郎高湘自長沙攜邵安石來京及第碣恨湘不知己賦東都望幸詩曰懶修珠翠上高臺眉月連娟恨不開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自領美人來後竟流落不知所終碣有異才嘗草創詩律於八句中足字平側各從本韻如東南路盡吳江畔正是窮愁暮雨天鷗鷺不嫌斜雨岸波濤欺得逆風船偶逢島寺停帆看深羨漁翁下釣眠今古若論英達算鴟夷高興固無邊自稱變體當時趣尚者亦紛紛而起也今有詩一卷傳于世

唐彥謙

彥謙字茂業并州人也咸通末舉進士及第中和五年重榮表爲河中從事歷節度副使晉絳二州刺史重榮遇害彥謙貶漢中掾興元節度使楊守亮留書判官尋遷副使爲閬州刺史卒彥謙才高負氣奓髮逆意剛不能禁博學足藝猶長於詩亦其追古心難發言不苟極能運典如自己出初師溫庭筠應度逼似惜多纖麗之詞後變稍雅尊崇工部唐人效甫者惟彥謙一人而已自號鹿門先生有詩集傳于世薛廷珪爲之序

林嵩

嵩字降臣長樂人也乾符二年禮部侍郎崔沆下進士官至秘書省正字工詩善賦才譽與公乘億相闘頭功名之士翕然慕之有詩一卷賦一卷傳于世

高蟾

蟾河朔間人乾符三年孔緘榜及第與鄭郎中谷友相酬贈稱高先輩初累舉不第題省牆間曰冰柱數條搘白日天門幾扇鎖明時陽春發處無根蒂憑仗東風次第吹怨而不怒然是年與論未滿又下第上馬侍郎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莫向春風怨未開情見乎詞矣馬憐之又有顏色如花命如花之句自況時運蹇塞馬因力薦明年李昭知貢舉遂登第官至御史中丞蟾本寒士遑遑於一名十年始就性倜儻離群尚氣節人無故與千金即身死亦不受其胸次磊落惟詩酒能消耳詩體則氣勢雄偉態度諳遠如狂風猛雨之來物物竦動深造理窟亦一奇逢掖也詩集一卷今傳

高駢

駢字千里幽州人也崇文之孫少嫺鞍馬弓刀善射有籌力更書觀爲文舉與諸儒交硜硜談治道初事朱叔明爲府司馬遷侍御史一日校獵圍合有雙鵰並飛駢曰我後大富貴當貫之遂一發聯翩而墜眾大驚號落鵰御史駢爲西川節度築成都城四十里朝廷疑之會罷閑賦風箏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明日詔下移鎮渚宮亦非罪也仕至平章事封渤海郡王初駢以戰討之勲累拜節度身兼顯誥口沾寵祿國家倚之時巢賊勢甚兩京淪陷天子蒙塵遣詔勤王之舉悉於駢駢小欲圖徵幸帝知之以王鐸代爲都統如侍中駢失兵柄攘袂大詬一旦權勢威望頓衰乃奔入閑事絕女色屬意神仙鄱陽高倫呂用之能以妖術役鬼神及狂人諸葛殷張守

一等相引而進亦爲脊步長生飛化之說羽衣鶴氅誕辯風生覩事之若神造迎仙樓高八十尺日同方士登臨調鸞笙在雲表而下用之等叱吒風俗或望空揖拜言飯仙駕騶輒信之用之曰玉皇欲謫公眞官吾謫假亦滿當陪幢節同歸上清耳其怪誕不可勝紀後以用之守一殿等爲將分掌兵符皆稱將軍開府置官屬制與駢埒卒至誤用逆謀橫屍道途死且不悟襄駢以破亡與子弟七八人一坎而瘞名書於唐史叛臣傳吁嗟以毫釐謬以千里可不慎哉有詩一卷今傳大順中謝蟠隱爲之序

牛嶠

嶠字延峰隴西人宰相僧孺之後博學有文以歌詩著名乾符五年孫偓榜第四人進士歷仕拾遺補闕尙書郎王建鎭西川辟爲判官及僞蜀開國拜給事中卒有集本三十卷自序云竊慕李長吉所爲歌詩輒傚之今傳於世

錢珝

珝吳興人起之孫也乾寧六年鄭轟榜及第昭宗時仕爲中書舍人工詩有集傳于世

趙光遠

光遠丞相隱之猶子也幼而聰悟咸通乾符間氣焰方甚而善爲詩溫庭筠李商隱輩與交之惜其恃才放浪不拘小節金鞍駿馬恣遊狹邪著北里志風流靑樓紅粉之事及有詩集傳于世○光遠等千金之子賦飯膏粱仰蔭承榮豚若談笑驕侈不期而至矣況年少多才京邑繁盛耳目所蕩素少閑邪之業者哉故其辭多豔冶妖麗之態與孫啟崔珏同時恣心狂狎相爲唱和頗陷輕薄無莊雅之風惟盧弼氣象稍嚴不選狐惑如邊庭四時怨等作實音大播信不偶然區區賞介固何足稱特其才亦不可沒耳



周朴

朴字見素長樂人嵩山隱君也工爲詩抒思不苟每有所得必極雕琢時詩家稱爲月鍛年鍊未及成篇然已聲播人口取重當時貫休尤與友善深爲憐才而朴本無意名競利之心特以道守儒貧美價益超耳乾符中爲巢賊所得以不屈遇害遠近聞之莫不流涕林嵩得其詩百餘篇爲二卷僧栖浩序首今傳于世○周朴山林之癯褐衣糲食以爲黔婁原憲不參天物恩足保身而長年矣今則血染緇袍魂散茅宇盜跖不仁竟嬰虎口天道禍善淫果何耶識古稱節變許爲義烈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殺戮無辜亂世之道每讀至此未嘗不廢書撫髀而欷歔也

羅隱

隱字昭諫錢塘人也少英敏善屬文詩筆尤俊拔能養浩然之氣乾符初舉進士不第廣明中遇亂歸鄉里時錢尙父鎭東南節鉞崇重隱欲依焉進謁投素作卷首過夏口云一個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鏐得之大喜遂以書辟曰仲宣遠託劉荊州蓋因亂世夫子樂爲魯司寇祇爲故鄉隱曰是不可去哉遂爲掌書記性簡傲高談闊論滿座風生好譏諷威遇輒發鏐愛其才前後賜予無數陪從不頃刻相背表遷節度判官鹽鐵發運使未幾奏授著作郎辟初投鎭命沈崧草表謝援言浙西富庶隱曰今浙西焚蕩之餘朝臣方切賄賂表奏將廣大我矣鏐請隱更之有云天寒而麋鹿曾遊日暮而牛羊不下文爲賀昭宗改名表云左則姬昌之半字右爲虞舜之全文作者稱賞轉司勳郎中自號江東生魏博節度羅紹威慕其名推宗人之分拜爲叔父時亦老矣齎表萬之隱恃才傲睨衆頗憎忌自以當得大用而偃蹇一



第傳食諸侯因人成事深怨唐室凡作詩文頗多譏刺雖荒祠木偶莫能免者且性介僻不喜與俗人酬酢故身世偏卒淪落寡合也初赴舉過鍾陵識營妓雲英有才思經一紀復過之英曰羅秀才尙未脫白耶隱贈詩云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與顧雲同謁高駢駢不禮隱後爲舉將軍所殺隱有延和閣之讖又以詩投相國鄭畋畋有女族麗喜詞詠讀隱篇作至張華謾出如舟語不及劉侯一紙書由是切慕之幃竊越莫知所從隱悲來謁女從簾後窺見迂寢之狀不復念矣隱精扶書喜工筆異鳳韻曰華文章餌也今助子取高價郎以鶚顯要百幅爲贈士大夫踵門同飯一致千金率多借重如此所著讒書讒本淮海寓言湘南應用集甲乙集外集啟事等並行于世○隱戒毋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羅隱以褊急性動必嘲訕率成譏作頌刻相傳以其事業非不五鼎也學術非不經史也夫何齊東野人猥巷小子語及譏誚必以隱爲稱首凋喪雅才抽擲穢德白日能飯於浮雲美玉皆玷於青蠅雖亦未必盡然然究非慎微之道阮嗣宗臧否不挂口欲免其身耳他如猾驕玩世東方朔之流又不相類也



羅虬

虬詞藻富贍與族人隱鄴齊名咸通間稱三羅而氣字不逮廣明庚子亂後去從鄜州李孝恭爲從事虬狂宕不撿東時淮陰籍中有妓杜紅兒善歌舞姿色豔絕嘗爲副戎屬意會副戎聘鄰道虬久屬紅兒至是召之歌贈以繒綵孝恭以爲副戎所盻從事則非禮勿令受賦虬不稱意怒拂衣起詰旦乃手刃之孝恭以虬徵已坐之頃會赦虬追其寃於是取古之美女有姿艷才德者作絕句一百首以比紅兒當時盛

傳體羅凡庸嗣曾可采序曰紅兒美貌年少機智聲悟不與華族等余知紅者擇古灼然美色優劣於章何見之卒章云華落縻中玉墮泥香魂應上窅娘堤欲知此恨無窮處長倩城烏夜夜啼情極哀切矜以白刃相加今日余知紅者虬官一狂夫也大失律身之道矣姑錄以供塵談此外不見有他作

崔魯

魯廣明間舉進士才麗而蕩工爲雜文詩慕杜紫微風範警句絕多如梅花云大半寒因前夜雪數枝愁向晚來天又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蓮



花云何人解把無塵袖盛取淸香盡日憐山鵲云一番春雨吹巢冷半朵山華咽觜香又別題云雲生柱礎降龍地露洗林巒放鶴天等皆精麗無愧於人口素嗜酒無量嘗醉辱郎中陳睦旦日慚甚爲詩謝曰醉時顛蹶醒時羞麴蘖催人不自由叵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頭睦亦諒之悠然亂世竟無所成魯詩善於寫景詠物讀之如嚼冰雪心爽神怡能遂凡俗氣象淸老格調且高其中別有一種風情洵晚唐時佳作也詩三百餘篇名無機集今傳

秦韜玉

韜玉字中明京兆人父爲左軍將軍韜玉少擅詞藻工歌吟圓和劉洗慕柏耆爲人然急於干進得遇大閹田令孜擢徑未期年官至丞郎判鹽鐵保安軍節度判官僖宗幸蜀從駕中和二年禮部侍郎歸仁紹放榜特勑賜進士及第令於二十四人內編入春榜令孜引擢工部侍郎韜玉每一詩出人必傳誦貴公子行云階前莎毬綠不捲銀龜噴香挽不斷亂花織錦柳撚線妝點池臺畫屏展主人功業傳國初六親聯絡馳朝車鬬雞走狗家世事抱來皆佩黃金魚卻笑書生把書卷學得顏回忍饑面又嫌水出道



州九疑山中澗水出桂林海陽山中經道渠至零陵與瀟水合謂之瀟湘爲永州之二水也淸泚一色高秋八九月才丈餘淺碧見底過衡陽抵長沙入洞庭韜玉賦詩云女媧羅裙長百尺搭在湘江作山色又云鳳光楚岫和空碧秋染湘江到底淸由是大知名推爲絕唱今有投知小錄三卷行于世

鄭谷

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人父史開成中爲永州刺史谷幼穎悟絕倫七歲能詩司空圖與史同院見而奇之問曰予詩有病否曰大夫曲江晚望云村南斜日開眉首一對叢荊渡頭此意深矣圖拊谷背曰當爲一代風騷主也光啓三年右丞柳玭下成進士授京兆鄠縣尉遷右拾遺補闕乾寧四年爲都官郎中詩家稱鄭都官又嘗賦鷓鴣警絕復稱以鄭鷓鴣未幾告歸退隱仰山書堂卒於北巖別墅谷詩淸婉明暢不俚而切爲薛能李頻所賞與許棠任濤張蠙李栖遠張喬喻坦之周繇溫憲李昌符唱答往還號芳林十哲谷多結契山僧曰蜀茶似僧雖非告美然不能捨齊己攜詩卷來袁謁谷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佳已不覺



投拜曰我一字師也嘗從僖宗登三峯朝謁之暇寓于雲臺道舍編所作爲雲臺編三卷居宜陽集三卷及撰國風正訣一卷分六門摭詩聯註以寓古今君臣賢否國家治亂之意今並傳焉

齊己

齊己長沙人姓胡氏早失怙恃七歲穎悟爲大潙山寺司牧往往抒思取竹枝畫牛背爲小詩者夙異之遂其推挽入戒風度日峻聲價益隆遊江海名山登岳陽望洞庭時秋高水落君山如黛襟帶湘川已欲留吟而吞不可得儻徊久之來長安數載遍覽終南

條華之勝歸過豫章時陳陶近仙去已留題有云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至宜春投詩鄭都官云自封修藥院別下著僧牀谷曰善則善矣一字未安經數日來曰別擬如何谷嘉賞結爲詩友曾松方干皆己眞契性放逸不滯土木形骸頗任琴樽之好嘗撰玄機分別要覽一卷摭古人詩聯以類分次仍別風賦比興雅頌又撰詩格一卷又與鄭谷黃損等共定用韻爲葫蘆轆轤進退等格并其詩白蓮集十卷並傳

崔塗

塗字禮山光啓四年鄭貽矩榜進士及第工詩深造



理窟端能竦動人意寫景狀懷往往宜陶膚第窮年羈旅壯歲上巴蜀老大遊隴山家寄江南每多離怨之作警策如流年川暗度往事月空明又病知新事少老別故交難巫峽云江山非舊主雲雨是前身孤鴈云渚雲低暗度關月冷相隨仙寺云夕陽高鳥過踈雨一鐘殘又吾樹雲埋老僧窗燈照寒鸚鵡洲云曹鵬尙不能容物貴遣何因慶愛才春夕云胡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隴上云三聲戍角邊城暮萬里歸心塞草春過楚云玉千里外三年客十二峯前一望秋等聯意味俱遠盛名非虛一時作者咸推重焉有詩一卷今傳

喻坦之

坦之睦州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久寓長安囊金告罄乃憶漁樵數居衡山與李建州頻爲友頻以詩送歸云從客心自切飮水勝銜杯其在山中往相酬闕下來修身空有道取事各無媒不信昇平代終殘草澤才又彼此無依倚東西又別離叢困於窮蹇情見于辭矣同時雖羅徐凝章八元枌榆相望前後唱和之作頗多詩集今傳

任濤

濤筠州人也章句之名早擅乾符中數應舉每敗垂成李常侍騭廉察江西素聞濤名取其詩覽之見露摶沙鶴起人臥釣船流大加賞歎曰任濤奇才也何故不成名會當薦之特與放鄉里雜役仍令本貫優禮時盲俗互有論列騭判曰江西境內凡爲詩得及濤者即與放役豈止一任濤而已哉未幾濤逝去有才無命大可憐也詩集今傳

溫憲

憲庭筠之子也龍紀元年李瀚榜進士及第出爲山南節度府從事大著詩名詞人李巨川草薦表盛述憲先人之屈辭略曰蛾眉先妬明妃爲去國之人獨脩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上讀表惻然稱奖時宰臣亦有知者曰父以竄死今擧子宜稍振之以厭公議庶幾少雪忌才之恨上頷之後遷至郎中卒有文賦等集傳于世

李洞

洞字才江雍州人諸王之孫也家貧吟極苦至廢寢食酷慕賈長江遂銅寫島像戴之巾中常持數珠念賈島佛一日千遍人有喜島者洞必手錄島詩贈之丁寧再四曰此無異佛經歸焚香拜之其仰慕一何



如此之切也故洞詩逼眞於島新奇或過之時人多誚僻澁不知其卓峭唯吳融賞之融以大才擅雄名書新律稱遊刃焉力攻騷雅嘗以百篇示洞洞曰大兄所示中一聯殺叢魚遊子晴遊鹿引麛絕妙也融不怨所鄙而善其許洞詩大略如終南山云殘陽高照蜀敗葉遠浮涇斷竹鍾嵐凍偷湫雨雹腥遶平丹鳳闕冷射五侯廳贈司空圖云馬饑餐落葉鶴病曬殘陽又曰卷箔清溪月敲松紫閣書送僧云趁講迎騎馬留齋懺射鵰歸日本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夜云藥杵聲中擣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皆雋拔

時流者昭宗時凡三上不第裴公第二榜解前獻詩云公道此時如不得昭陵慟哭一生休果失意流落往來寓蜀而卒初島任長江有東蜀塚在其處鄭谷哭洞詩云得近長江死想君勝在生言死生不相遠也洞嘗集島警句五十聯及唐諸人警句五十聯爲詩句圖自爲之序及所爲詩一卷並傳

吳融

融字子華山陰人美才力學辭調工捷龍紀元年李瀚榜進士及第韋昭度討蜀表掌書記後累去官流浪荊南依成汭久之召爲左補闕以禮部郎中爲翰



林學士拜中書舍人天復元年元旦東內反正旣御樓融最先至上命於座前跪草十數詔簡備精當曾不頃刻皆中旨大加賞激進戶部侍郎帝幸鳳翔融不及從去客閿鄉俄召爲翰林承旨卒爲詩靡麗獨得而雅重不佻集四卷及制誥一卷並行

韓偓

偓字致堯京兆人龍紀元年禮部侍郎趙崇下擢第天復中王溥薦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從昭宗幸鳳翔進兵部侍郎翰林承旨嘗與崔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論爲功臣帝疾宦人驕橫欲去之偓畫策稱旨帝附膝曰此一事始終以屬卿偓因薦座主御史大夫趙崇時稱能讓李彥弼倨甚因譖偓漏禁省語帝怒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柰何不欲我見書學士邪帝斷精成事偓處裁密卒與上意合欲相者三四讓不敢當偓每侍侮大臣朱全忠亦惡之因構禍貶濮州司馬帝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天祐六年復召爲學士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偓自號玉山樵人工詩有集一卷又作香奩集一卷詞多側豔巧情又作金鑾密記五卷今並傳

唐備

備龍紀元年進士工古詩極多諷刺有關教化非浮豔輕靡之作時行于濆者同一機軸大爲時流所許備詩有天若無雪霜青松不如草地若無山川何人重平道又狂風拔倒樹樹倒根已露上有數枝藤青青猶未悟又一日天無風四溟波自息人心風不吹波浪高百尺又別家云兄弟惜分離扳日皆言惡千濆對華云華開蝶滿枝花謝蝶來稀惟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等詩足爲澆俗戒至今人話間必擧以爲警洵有裨世道之文餘詩皆傳

王駕

駕字大用蒲中人自號守素先生大順元年楊贊禹榜登第授校書郎仕至禮部員外郎棄官還居於別業與鄭谷司空圖爲詩友才名籍甚圖嘗與駕書評詩曰國初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江寧宏思至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敻若清沇之貫達大歷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夢得楊巨源亦各有勝會浪跡無拘劉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濫觴厥後所聞徒褊淺矣河汾蟠鬱之氣宜繼有人今王生寓居其間沈漬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尚者則前謂必推於



其類豈若神躍色揚而已哉駕得書自以擧不虛已探感賞言由是價重當時今集六卷行于世

戚思顏

思顏大順元年楊贊禹榜進士及第與王駕同袍有詩名氣宇盤礴甄能過人遂稱名家非泛然者有集今傳

杜荀鶴

荀鶴字彥之牧之微子也牧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妾有娠出嫁長林鄉士杜筠生荀鶴早得詩名嘗謁梁王朱全忠與之坐忽無雲而雨王以爲天泣

不祥命作詩稱意王喜之荀鶴寒畯連敗文場蹇甚
至是遣送名春官大順二年裴贄侍郎下第八人登
科正月十日放榜正荀鶴生辰也王希羽獻詩曰金
榜曉懸生世日玉書潛記上昇時九華山色高千尺
未必高於第八枝荀鶴居九華號九華山人拾遺張
曙亦工詩又同年嘗醉謔曰杜十五大榮而得與曙
同年荀鶴曰是公榮天下只知有荀鶴若箇知有張
五十郎邪各大笑而罷宣州田頵甚重之常致牋問
梁王立薦爲翰林學士遷主客員外郎頗恃才侮慢
縉紳爲文多主箴刺衆怒欲殺之未得天祐元年卒



荀鶴苦吟半生所志不遂晚始成名况于亂世殊多
憂愧思慮之語於一觴一詠變俗爲雅極事物之情
足邱壑之趣非易能及者也與太常博士顧雲初隱
一山登第之明年寧親相會雲撰集其詩三百餘篇
爲唐風集三卷且爲序曰壯語大言則決起逸發可
以左攬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吞賈喻八九於胸中曾
不芥蔕或情發乎中則極思冥搜神遊希夷形兀枯
木五聲勞於呼吸萬象工於抉剔信詩家之雄傑者
矣荀鶴嗜酒善彈琴風情雅度千載猶可想望也

唐才子傳卷第九

唐才子傳卷第十目錄


王渙　徐寅　張喬　劉[illegible]　吳[illegible]
鄭良士　張鼎　[illegible]　[illegible]
韋莊　王貞白　張蠙　翁承贊
王轂　殷文圭　王[illegible]　許[illegible]　劉[illegible]　[illegible]
司馬札　李咸用　李建勳　褚載　呂巖
盧延讓　曹松　劉象　王希羽　裴說
[illegible]　貫休　張瀛　沈彬
于[illegible]　唐求　楊夔　孫魴
李中　廖圖　[illegible]　孟賓于
孟貫　江爲　熊皎　陳摶
鬼




唐才子傳卷第十

西域　辛　文房　撰

王渙

渙大順二年禮部侍郎裴贄下進士及第俄自左史拜考功員外郎同年皆得美除渙首唱感恩長句上謝座主裴公當時甚榮之後以禮部侍郎致仕年九十見睢陽五老圖渙工詩情極婉麗嘗爲惆悵詩十三首悉以古佳人才子深懷感怨者成篇若崔氏鶯鶯李夫人樂昌公主綠珠張麗華王昭君及蘇武劉阮輩事哀傷嫵媚如謝家池館花籠月蕭寺房廊竹颭風夜半酒醒凭檻立所思多在別離中又夢裏分明入漢宮覺來燈背錦屏空紫臺月落關山曉腸斷君王信畫工等皆絕唱膾炙士林在晚唐諸人中實擅不伴矣有集今傳



徐寅

寅莆田人也大順三年禮部下進士及第工詩賦路傍草云楚甸秦川萬里平誰教根向路傍生輕蹄繡轂長相蹋合是榮時不得榮時人知其讖證後果顯貴交白始得秘書省正字竟蹇轉客途不知所終云有探龍集五卷剛登科射策如探驪龍之珠也

張喬

喬池州人也隱居九華山有高致十年不窺園以苦學詩句清雅迥絕其倫當時東南多才子如許棠喻坦之劇燕吳罕任濤周繇張蠙鄭谷李栖遠與喬亦稱十哲俱以韻律馳聲大順中京兆府解試李參軍頻時主文試月中桂詩喬云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遂擅場其年頻以許棠久困場屋以爲首薦喬與喻坦之俱出許下薛尚書雅知喬才欲表于朝以他不果竟岨峿名途徒得一第耳有詩集二卷傳世

鄭良士

良士字君夢咸通中累舉進士不第昭宗時自表獻詩五百餘篇勑授補闕而僅一布衣一旦俯拾青紫易若反掌浮俗莫不駭羨難乎爲例也有白巖集十卷傳世○昔言詩或窮人或達人良士逢矣亦命之所爲詩何能與而窮或歸過於詩則不揣其本也

張鼎

鼎字台業景福二年崔膠榜進士工詩集一卷今行同時趙摶有爽邁之度工歌詩章諷亦進而無過退而有守者詩各一卷及謝蟠隱云是靈運之遠孫有清才知天下之將亂作雜感詩一卷張爲閩中人離羣拔類工詩存一卷及著唐詩主客圖等並傳于世

韋莊

莊字端己京兆杜陵人也少孤貧力學才敏過人將應舉正黃巢犯闕兵火交作遂著秦婦吟有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卻重回亂定公卿多訝之號爲秦婦吟秀才乾寧元年蘇檢榜進士釋褐校書郎李詢宣諭西川舉莊爲判官從王建辟爲掌書記尋徵起居郎建表留之及建開僞蜀莊托在腹心首預謀畫其郊廟之禮冊書赦令皆出莊手以功臣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莊早嘗寇亂間關頓躓攜家來越



中弟妹散居諸郡西江湖南所在曾遊舉目有山河之異故於流離漂泛寓目緣情子期懷舊之辭王粲傷時之製或離羣軫慮或反袂興悲四愁九怨之文一詠一觴之作俱能感動人心莊自來成都訪得杜少陵所居浣花溪故址雖蕪沒已久而柱砥猶存遂誅茅重作草堂而居焉性儉稱薪而爨數米而炊識人鄙之弟藹撰莊詩爲浣花集六卷及莊嘗選杜甫王維等五十二人詩爲又玄集以續姚合之極玄也今並傳世

王貞白

貞白字有道信州永豐人也乾寧二年登第時榜下物議紛紛詔翰林學士陸扆於內殿復試中選授校書郎時登科後七年矣鄭谷以詩贈曰殿前新進士闕下校書郎初蘭溪僧貫休得雅名與貞白居相近而未晤會嘗寄御溝詩有云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後會晤及此休曰剩一字貞白拂袂去休曰此公思敏當即來休書字於掌心逡巡聞貞白還曰此中涵帝澤如何休以掌示之無異所改遂訂深契後值天子狩于岐遁退居著書不復干祿當時大獲芳譽性恬和明易豪手編所爲詩三百篇及文賦等爲靈



溪集七卷傳于世卒葬家山○貞白學力精贍篤志於詩清潤典雅轉瞬間兩獲科甲致身於青雲之上文價可知矣深惟存亡取捨之義進而就祿退而保身君子也梁陶弘景弃官隱居三茅國事必諮諸稱山中宰相號貞白今王公殆慕其爲人而名歟

張蠙

蠙字象文清河人也乾寧二年趙觀文榜進士及第釋褐爲校書郎調櫟陽尉遷犀浦令僞蜀王建開國拜膳部員外郎後爲金堂令王衍與徐后遊大慈寺見壁間題墻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愛賞久之問誰作左右以蠙對因給箋令以詩進蠙上二篇衍尤重待將召掌制誥宋光嗣以其輕傲駙馬宣疏之止賜白金千兩而已蠙生而秀穎幼能爲詩登單于臺有白日地中出黃河天上來之句由是知名初以家貧累下第留滯長安賦詩云月裏路從何處上江邊身合幾時歸十年九陌寒風夜夢掃蘆花絮客衣主司知非濫成名者也詩盡佳各有意度過人遠矣詩集二卷今傳

翁承贊

承贊字文堯乾寧三年禮部侍郎獨孤損下第四人



進士又中宏詞勑頭承贊工詩好校諧體貌甚偉名動公侯唐人應試每在八月諺曰槐花黃舉子忙承贊詠槐花云雨中粧點望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爲君忙甚爲當時傳誦嘗奉使來福州見友僧亞齊贈詩云蕭蕭風雨建陽溪溪畔維舟見亞齊一軸新詩劍潭北十年舊識華山西吟魂昔向江村老空性原知世路迷應笑乘軺青瑣客此時無暇聽猿啼他詩高妙稱是仕王審知終諫議大夫所爲詩以兵火散失僅存百二十餘篇爲一卷秘書郎孫郃爲之序云

王轂

轂字虛中宜春人自號臨沂子以歌詩擅名長於樂府未第時嘗爲玉樹曲云璧月夜瓊樹春舌鶯泠泠詞調新當時狎客盡豐祿直諫犯顏無一人歌未闋晉王劍上粘腥血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大播人口適有同人爲無賴輩毆轂前救之曰莫無禮我便是道君臣猶在醉鄉中者無賴聞之慚謝而退轂亦達節士輕財重義爲鄉里所舉適生離亂時鬱鬱不得志辭多寄寓比興之作無不知名乾寧五年羊紹素榜進士歷國子博士後以郎官致仕有



詩三卷于時宦進俱素餐尸位貴降悉役之徒轂因撰前代忠臣歸老不變圖一卷及觀光集一卷並傳

殷文圭

文圭字表儒池州青陽人也乾寧四年禮部侍郎裴贄下進士初求第時道中嘗逢一老叟目文圭久之謂人曰向者布衣綠眉方口神仙中人也如學道可以冲虛不爾垂大名於天下未幾戎馬振動車駕幸三峯文圭攜渠王表薦及第時楊令公行密鎮淮揚奄有宣歙揚汴之間榛梗既久文圭辭親間道至行在無何踰榜爲吏部侍郎裴樞宣慰判官記室參軍

至大梁以身事叩梁王王又上表薦之文圭役舍梁遏投敬事公翔聞曰於莧饑食非求尺璧之珍爰居避風不望洪鐘之樂俄爲譖言者所發更由宋汴馳過梁王大怒亟遣追捕已不及矣爲詩有登龍集冥搜集筆耕詞米鑑錄從軍稿等集傳世〇唐季文體澆漓才調荒穢稍能作者强名曰詩而郭之筆亦雜於鄭衞非復盛時之萬一也如王周劉兼司馬札蘇拯許琳李咸用等數人雖有集相傳皆氣卑格下負魚目唐突之慚竊鼠襲冀之濫所謂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不自見之患也文圭特見風度語多奇崛其



殆庶幾乎

## 李建勳

建勳字致堯廣陵人仕南唐爲宰相罷出鎮臨川末幾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年已八十志尙散逸多從仙侶參究玄門時宋齊邱有道氣在洪州西山建勳造謁致敬欲投眞果贈以詩云春來涯水涼如活曉出西山勢似行玉洞有人經劫在攜竿步步就長生歸高安別墅一夕無病而逝能文賦詩詞琢錄藴藉調洽淸平不少驚人之句也有鍾山集二十卷行于世

## 褚載

載字厚之家貧客梁宋間困甚以詩投襄陽節度使邢君牙云西風昨夜墜紅蘭一宿郵亭事萬般無地可耕歸不得有恩欲報死應難流年怕老看將老百計求安未得安一卷新詩滿懷淚頻來門館訴飢寒君牙憐之贈絹十疋薦於節度使鄭滑不行乾寧五年禮部侍郎裴贄知貢舉君牙又薦之遂擢第文德中劉子長出鎮浙西行次江西時侍郎陸威猶爲郎吏亦寓于此載擬二軸投謁誤以子長之卷面贄於威威覽之連見數字觸家諱威瞿然載愕錯白以大



誤尋謝以長牋略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慙誤筆殷浩之兢持太過翻達空函威雖激賞而終不能引拔竟流落而卒有集三卷今傳

## 呂巖

巖字洞賓京兆人禮部侍郎呂渭之孫也咸通初舉第兩調縣令値巢賊亂浩然發栖隱之志攜家歸終南山放跡江湖先是有鍾離權字雲房不知何代何許人以喪亂避地太行問入紫閣石壁上得金誥玉籙深造希夷之旨常髽髻衣槲葉隱見于世巖旣篤志大道遊覽名山至太華遇雲房知爲異人拜以詩曰先生去後應須老乞與貧儒換骨丹雲房許以法器因爲著靈寶畢法十二科志究性命之旨坐廬山中數十年金丹始就遲若竹眞人乃能驅役神鬼時及口世不復返也與陳圖南音響相接時或造訪又嘗白襴角帶賣墨於市得者皆成黃金往往邀遊洞庭瀟湘溢浦間自稱回道士其時已蟬蛻矣身常佩劍自笑曰吾仙人安用劍爲所以斷嗔愛煩惱耳嘗題寺壁曰三千里外無家客七百年前雲水身役書云唐室進士今時神仙足躡紫霧身歸洞天又宿湖州沈東老家白酒滿甕恣意拍浮臨去以石榴皮畫



壁間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又嘗負局奩於市爲賈尙書淬古鏡歸忽不見留詩云袖裏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豔長春須知物外餐霞客不是塵中磨鏡人又醉飲岳陽樓俯鑑洞庭時八月葉落水淸君山如螺黛秋風浩蕩遂按玉龍以一弄淸音嘹亮金石欲裂久之度古柳別去留詩云朝遊南浦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麤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後往來人間乘虛上下竟莫能測至今四百餘年所在留題不可勝紀凡遇之者每去後始知後悔無及蓋

其變化無窮吟詠不輟此姑紀其大概云

論曰晉稽康論神仙非積學所能致斯言信哉原其本自天靈有異凡品仙風道骨迥凌雲表歷觀傳記所載霧隱乎巖嶺霞寓於塵外崆峒羨門以下淸流相望由來尙矣雖解化一事假或玄微正非假房中黃白之小端從而服食頤養能盡其道者也不損上藥愈垂下田熊經鳥伸納新吐故無七情以奪魂魄無百慮以散肺肝庶幾指識玄戶引身長年然後一躡遺喬松之逸駕也今夫指青山作寶卧白雲振衣者長往于斯世豈高風於無窮及見其人吾亦願從



之遊耳韓湘控鶴於前呂巖驂鸞於後凡其題詠篇什鏗鏘擲作皆天成雲漢不假人工自非咀嚼冰玉呼吸煙霞孰能至此詔好事者爲之多見其不知量也吳筠張志和施肩吾劉商陳陶顧况等高蹈可數皆韻頡於玄化中者歟

## 盧延讓

延讓字子善范陽人也有卓絕之才光化三年裴格榜鑑士郎薦雷滿寫辟之滿敗歸僞蜀授水部員外郎累遷給事中卒官刑部侍郎延讓師許下薛尙書爲詩詞意堅卓不競纖巧且多警語下士大笑之初吳融爲侍御史出官峽中時延讓布衣薄遊荆渚貧無卷軸未遑貢謁會融弟得延讓詩百餘篇融覽其警聯如宿東林云兩三條電欲爲雨七八箇星猶在天旅舍言懷云名紙毛生五門下家僮骨立六街中贈元上人云高僧解語牙無水老鶴能飛骨有風蜀道云雲間鬪鑪驅歡去雪裏殘骸虎拽來又樹上諷諸批頰鳥窗間逼駁叩頭蟲等句大驚曰此去人遠絕一無蹈襲週軼尋常此子後必垂名余昔在翰林召對上曾舉其臂臙健卒橫担帽駒馬佳人卷畫衫一聯意嶲猶人自成名家一體今則信然矣遂厚禮

過贈貽甚多融雪中寄詩云永日應無食終宵必有詩後登科第多融之力也有詩一卷傳世

曹松

松字夢徵舒州人也學賈島爲詩深入幽境而無枯寂之感尤長敍事不減山公未遂時嘗避亂棲隱洪都西山初在建州依李頻頻卒從往來一無所遇光化四年禮部侍郎杜德祥下與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同登第年皆七十餘矣號爲五老榜時值新平內難朝廷以得士爲慶特授校書郎而卒松秉性方直卑嘗俗事故擲於仕進搆身林澤寓情虛無極耽吟詠別有一種風味而不淪乎怪也集三卷今傳

裴說

說工詩得盛名天祐三年禮部侍郎薛廷珪下狀元及第初年時值亂離奔走道路有詩曰避亂一身多見者悲之後仕爲補闕終禮部員外郎爲詩足奇思非意表琢煉不苟落筆有島洞之風也弟諧亦以詩名世仕終桂嶺假官宰今俱有集相傳

貫休

休字德隱婺州蘭溪人俗姓姜氏嚴壇之外尤精筆札荆州成中令問以書法休勃然曰此事須登壇可



授安得草草而言中令銜之乃遞入黔中因爲病鶴詩以見志云見說氣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何來初昭宗以武肅錢鏐平董昌功拜鎮東軍節度使自稱吳越王休時居靈隱往投詩賀中聯云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武肅大喜然僭侈之心因是而張遣諭令改四十州乃可相見休性直答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余孤雲野鶴何天不可飛即日裹衣鉢拂袖而去至蜀以詩投孟知祥云一缾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知祥久慕其名非常尊禮之及王建僭位一日遊龍華寺召休坐令口誦近詩時諸



王貴戚皆侍休意在箴戒因讀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擎鶻閑行氣貌多陵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建小忍然敬事不少怠也賜號禪月大師後圓寂葬塔丈人山青城峰下有集三十卷今傳

○休一生直氣海內無雙意度孤高學問淵博天賦敏速之才筆挾英銳之氣樂府古律當時所宗雖尚崛奇每得神助時人競趨下風皆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果僧中之一豪也後卑其比者前人以方支道林不爲過矣

張瀛

瀛君之子也仕廣南劉氏官至曹郎嘗爲詩贈琴棋僧云我嘗聽師法一說波上蓮華水中月不垢不淨是色空無法無空亦無滅我嘗對師禪一觀浪溢鰲頭蟾魄滿河沙世界盡空空一寸寒灰冷燈畔我又聞師琴一撫長松喚住秋山雨弦中雅弄若鏗金指下寒泉流太古我又看師棋一著山頂坐沉紅日腳阿誰稱是國手人羅浮道士賭却鶴輸却藥葫蘆樹下紅霞丹束手不敢爭頭角同列見之曰非其父不生是子瀛爲詩尚氣而不粗叢語新嚴卓匪夷所思



能道人所不能道粹乎父風有詩集傳於世

沈彬

彬字子文筠州高安人自幼苦學屬末歲離亂隨計不捷南遊湖湘隱雲陽山數年歸鄉里時南唐李昇鎮金陵旁羅俊逸名儒宿老必命郡縣起之彬赴辟知昇欲取楊氏因獻畫山水詩云須知筆力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昇覽之大喜授秘書郎保大中以尚書郎致仕歸從婚宜春初辭版築與韋莊杜光庭貫休俱避難在蜀交相酬酢彬臨終指葬處示家人乞果掘得一空塚中有漆燈熒然塚頭立一銅版篆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



來遂窆於此有詩集一卷傳於世彬次子廷瑞性坦率豪於觴詠舉動異俗盛夏附火嚴冬單衣或遇祟山大水古洞幽壇竟日不返時人異之呼爲沈道者士大夫多邀至門館一日邑宰戲問曰何日道成廷瑞留詩云何須問我道成時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握棗苗人不識誰論仙骨俗爭知宰驚謝後浪遊四方或傳仙去也

唐求

求隱君也成都人值三靈改卜絕念鼎鐘放曠疏逸出處悠然人多不識方外物表心遊萬仞蔚酷耽吟詠氣韻清新能有奇趣工而不僻皆達者之詞所行覽不出二百里間無秋毫塵俗之想有所得即將稿撚爲丸投大瓢中或成聯片語不拘短長數日後足成之後臥病投瓢於錦江望而祝曰茲瓢儻不淪沒得之者始知吾苦心耳瓢泛至新渠有識者見曰此唐山人詩瓢也遣舟接之得詩數十篇求初未嘗示人至是方競傳今行於世後不知所終江南處士楊夔亦工詩文名稱傑出與求相頡頏云今其何多傳

孫魴

魴唐末處士也樂安人與沈彬李建勳同時唱和極



多贈有夜坐詩爲世稱賞建勳尤器重之日與談讌嘗匿魴於齋幕中待沈彬來乃問曰魴夜坐詩如何彬曰田舍翁火爐頭之語何足道哉魴從幕中出詬彬曰何謗黷之甚彬曰畫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爐上誰有此兄一座大笑及金山寺詩云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當時謂驟情風韻不減張祜云有詩五卷今傳

李中

中字有中九江人也唐末進士及第爲新塗淦陽吉水三縣令仕終水部郎中孟賓于賞其工吟絕侶方

于買島時復過之如嘏風醫病草甘雨洗荒村又贄來寶書劍病起憶江湖又閒花半落巖幽鳥未來時又千里夢隨殘月斷一聲蟬送早秋來又殘陽影裏水東注芳草煙中人獨行又閒尋野寺聽秋水寄睡僧窗到夕陽又香入肌膚花洞酒冷侵魂夢石牀雲又西園雨過好花盡南陌人稀芳草深等句驚人泣鬼之語也有碧雲集今傳

廖圖

圖字贊禹虔州虔化人文學博贍爲時輩所服湖南馬氏辟致幕下奏授天策府學士與同時劉禹李宏



臯徐仲雅蔡昆韋鼎釋虛中俱以文藻知名賡唱迭和齊己時寓渚宮相去闊千里而詩筒往來不絕警策句極多別具高致有集二卷行于世時有荊南從事鄭準亦工詩與僧尚顏多所酬贈詩亦傳

孟賓于

賓于字國儀連州人聰敏特異有鄉曲之譽垂髫時書所作百篇名金鼇集獻之李若虛侍郎若虛採獵佳句記之尺書使賓于馳詣洛陽致諸閣達聲獨翕然留寓久之晉天福九年禮部侍郎符蒙主試賓于擢下投詩云那堪雨後更聞蟬溪隔重湖路七千憶得故園楊柳岸全家送上渡頭船蒙得詩以爲相見之晚遂擢第時已六戰北矣與詩人李昉同年情厚後賓于來仕江南李主調淦陽令因犯法抵罪當死會昉拜翰林學士聞在縲紲以詩寄之曰初攜書劍別湘潭金榜名標第十三昔日聲塵喧洛下近來詩價滿江南長爲邑令情終屈縱處曹郎志未甘莫學馮唐便休去明君晚事未爲慚後主偶見詩遂釋之遷水部郎中又知豐城縣興國中致仕居玉笥山年七十餘卒自號羣玉峯叟有集今傳

孟貫



貫閩中人秉性疎野不以顯宦爲意喜篇章周世宗幸廣陵貫時大有詩名世宗亦聞之因繕錄一卷獻上首篇書貽譚先生云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世宗不說曰朕伐叛弔民何得有巢無主之說獻朕則可他人則輸必不免遂不復終卷但賜進士而不授官後亦不知所終有詩集今傳○孟子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至唐開元孟浩然不合帝心如和璧之璺地孟郊之艱苦半生薄宦而死孟貫乃坐此詩窮無端偏諱竟獨埋沒與前賢大略相似亦命也孟氏之不遇抑何多耶

江爲

爲考城人是江淹之裔少帝時出爲建陽吳與令因又爲郡人焉爲唐末舉進士輒不第工於詩有天形圖澤國秋色籬人家月寒夜霜重江晚水煙微等句膾炙人口少遊白鹿寺有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後主南遷見之曰此人大有富貴氣象時劉洞夏寶松就爲學詩爲益傲肆自謂俯拾青紫乃詣金陵應舉又屢被黜怏怏不能已欲東書亡越會同謀者上變按得其狀伏罪今建陽縣西靖安寺即爲故居後人構之留題者甚衆有集一卷今傳



熊皎

皎九華山人唐清泰二年進士劉景巖節度延安辟爲從事晉天福中隨景巖歸朝以功擢右諫議後坐事黜爲上津令工古律詩語意俱妙嘗賦早梅云一夜開欲盡百花猶未知甚爲士林傳賞且知其必遇今有屠龍集南金集合五卷傳世學士陶穀序之

陳摶

摶字圖南譙郡人少有奇才經潛易象玄機尤所精究高論駭俗少食寡思舉進士不第時戈革滿地遂隱名辟穀煉氣撰指玄篇同道風偃僖宗召之封清虛處士居華山雲臺觀每閉門獨臥或兼旬不起周世宗召入禁中試之扃戶月餘始啟搏方熟寐鼾齁覺即辭去賦詩云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聽笙歌聒醉人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還山後因乘驢遊花陰市見鄭傳甚急問知宋祖登基搏撫掌長嘆曰天下自此定矣至太宗徵之戴華陽巾草屨垂絛與萬乘分庭抗禮賜號希夷先生時居雲臺四十年年已百歲帝贈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已肯隨徵召總把



三峯乞與君眞宗復詔不起爲謝表略曰明時聞客唐室書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善從商皓况性同猿鶴心若土灰敗荷製服脫籜裁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苟臨軒陛貽笑聖朝數行丹詔徒教彩鳳啣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詠嘲風月之詞笑傲煙霞之表遂性所樂得意何言後鑿石室於蓮華峯下一旦坐其中羽化而去有詩集今傳如洛陽潘閬之逍遙河南种放之明逸錢塘林逋君復鉅鹿魏野仲先青州李之才挺之天水穆修伯長皆從學先生一流高士俱有詩名大節詳見之宋史云

鬼

雜傳記中多錄鬼神靈怪之詞深情遇諷無異生前然影響所託究涉荒唐可不必一一以述之

唐才子傳卷第十

唐才子傳跋

唐才子傳十卷元辛文房撰坊刻頗多舛訛有稱五山版係數百年前物審其版樣蓋得元槧而翻雕之字畫楷整紙質極少間有其本世稱罕遘余家舊藏一部今據此以考訂坊本之訛按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唐才子傳八卷目考楊士奇東里集有是書跋是明初尚有完帙故永樂大典目錄於傳字韻內載其全書今傳字一韻適佚世間遂無傳本然幸其各韻之內尚雜引其文今隨條摭拾裒輯編次其得二百四十三人又附傳志者四十四人共二百八十七人依次訂正釐爲十卷則彼之所存已非完帙所謂十卷亦成於摭拾之餘者也獨幸　皇朝有傳本安得不珍而傳之乎壬戌仲春月念六日天瀑識



唐才子集校勘記

卷一

第一頁第六行「夜遁」兩字閣本作「遁去」
第六頁第十三行「而已」兩字下閣本有「杜甫其孫也」五字
第七頁第四行「猶詩」兩字閣本作「猶義人五字詩」五字
第八頁第十八行「才傳」兩字閣本作「弋傳」與新唐書合
第八頁第十九行「修節」兩字閣本作「修飭」與新唐書合
第九頁第六行「篤朋友之誼」下閣本將第九行「以調元氣」下「與遊英俊多束擧衡」八字移正于此
第十一頁第五六行「輸飲酒歎舞神氣之間忽覺軒舉」指海本作「輸酒酣自歎詩以舞闌翁頁神氣軒舉」並註「詩以」兩字據閣本補



卷二

第二頁第一行「及盧曰所謝文槐書函一枚」閣本作「及盧黃門所遣文槐書函一枚」
第二頁第二行「宜野人門當」閣本作「宜野人乘耆」
第八頁第十九行「皆能韋染」閣本作「皆雅擬韋染」
第十七頁第五行「當時古調」閣本作「然當時古調」

卷三

第一頁第十八行「酒中折節」閣本作「酒後折節」
第二頁第十九行「以給漁樵」下閣本有「後改爲天長觀」六字
第七頁第十一行「廬嶽顛第三谷中」閣本作「廬居廬嶽第三谷中」
第九頁第八行「遂心江外」閣本作「避地江外」
第十頁第十九行「沂國公李勉」閣本作「時沂國公李勉」
第十一頁第六行「有大松百餘章」與新唐書合閣本作「有大杉百餘章」
第十二頁第一行「志非鉛黃之桑」指海本作「志非雌黃之術」
第十二頁第七行「時已四十餘」閣本作「年已四十餘」
第十二頁第九行「懶家山之槩以爲偶從升斗之祿」指海本作「懶家山之槩以業從升斗之祿」並註閣本「業」作「儒」
第十三頁第十六行「不知其始」指海本作「不知所生」



第十三頁第十八行「始爲姓名」閣本作「以爲姓名」
第十四頁第二行「人謇若在己」閣本作「聞人謇若在己」
第十四頁第四行「扁舟往山寺」閣本作「扁舟往來山寺」
第十五頁第八行「一子卽亡」閣本作「一子卽卒亡」
第十五頁第十七行「既自感激」指海本作「中自感激」並註閣本「自」作「識」
第十六頁第三行「少擧進士不上」閣本作「少擧進士不第」
第十七頁第七行「素行無軌」指海本作「本不乎著」並註閣本作「少好儉利」
第十七頁第十一行「初嘗爲製律詩」閣本作「初嘗爲製體詩」
第十七頁第十二十三行「故後待之」指海本「故勉加禮待之」並註「勉」「禮」兩字據閣本補
第十七頁第十四行「以大容細者皆惡不計春秋至訓明嘗可謝略跡取才與其庶乎」指海本作「此大容細者皆惡必書春秋至訓明言不驗孟子格談與其庶乎」並註閣本「明言不驗」作「言有不驗」
第十七頁第十七行「杜甫有與贈答之詩今悉佛」下閣本有「詩云再闕通新作突過黃初詩今歲消鐵裡勝食齋房芝」二十字
第十八頁第五行「聞闕蓬萊山在杳冥之間行可到貴人門無媒以通不可到驪龍珠潛淵之揚或可識貴人顏」指海本作「聞闕蓬萊山藏杳冥間行可到貴人門無媒通不可到驪龍珠潛淵蓋之揚或可識貴人顏」閣本作「聞闕蓬萊之山藏杳冥而可到貴人之門無媒而通不可到驪龍之珠潛淵而可識貴人之顏」



第十八頁第八行「況舒貪渫游」閣本「況」作「向」
第十八頁第十七行「性邁不束」閣本作「性高邁」
第十八頁第二十行「賴往候間」下閣本有「志和待詔翰林時」七字

卷四

第一頁第十九行「本端贈詩云」閣本載全詩云「聞道華陽客儒衣謁紫微舊山連藥賣孤鶴帶雲歸柳市名猶在桃源夢已稀還家見鷗鳥應識皆船飛」
第一頁第二十行「舊隱岩穴」閣本「穴」作「竊」

第二頁第十八行「仕終左拾遺」闕本作「仕終右拾遺」與新唐書合

第三頁第十一行「子徵能詩」下闕本作「子徵與珝並能詩」

第四頁第四行「曙字文明」闕本作「曙字文初」與新唐書合

第四頁第七行「旣而流寓長沙」指海本作「亦自流寓長沙」並註闕本「自」作「嘗」

第四頁第十二行「不容絢染」指海本作「不容熏染」闕本「熏」作「再」

第六頁第六行「作者讋伏」闕本作「見者讋伏」

第七頁第十六行「未免涉怨」指海本作「以爲涉怨望」「爲」字依闕本補



第九頁第二行「人威伏之」指海本作「人曾伏之」並註「曾字似誤」

第十三頁第十七行「居第一流第二流不過也」闕本作「居第一流不疑也」

第十五頁第四行「即移舟歸」闕本作「即移疾歸」

卷五

第五頁第十五行「凡如此齎策殖多」闕本「殖」作「頗」

第六頁第二行「嵩邱有草廬」闕本「邱」作「山」

第七頁第二行「談玄抱佛」闕本作「好談禪宗玄理」

第八頁第六行「韶下被獰」闕本「韶」作「特」

第八頁第十一行「王文叔所惡」闕本「王文叔」上有「爲」字

第八頁第十三行「造妙」闕本作「妙造」

第八頁第十九行「題林壑谷隱之士」闕本「題」作「與」

第九頁第七行「潭州刺史」闕本「潭州」作「漳州」

第九頁第十行「其猖狷如此」闕本「狷」作「狂」

第十二頁第五行「詞鋒學浪」闕本「浪」作「殖」

第十六頁第二行「一見歸心」闕本「心」作「冤」

第十六頁第十七行「其每詞未羲」闕本「每」作「大」

卷六

第一頁第十二行「怒」闕本補爲「怒之」

第二頁第十九行「年少輕威」闕本「輕威」改爲「威輕」



第六頁第三行「揃士綜之」闕本「揃」作「揃」

第八頁第二行「與李賀交好」「交好」二字原脫闕本補「結交」

第八頁第四行「爲秘書省正字」闕本「爲」改爲「遷」

第九頁第十行「精騎縱」闕本「精」改爲「攝」

第十頁第一行「改一字恒晉令」闕本改爲「行一字叶晉令」

第十頁第六行「豈得輕其人」闕本「得」字下補一「以」字

第十三頁第一行「見趣苦吟務高遠」闕本作「見趣高遠尤耽苦吟」

第十三頁第十行「途中見有人」闕本作「途中見有一人」

第十三頁第十一行「從林藪間來」闕本「間」字下有「而」字

第十四頁第二行「錦不如也」闕本「錦」字下有「綺」字

第十四頁第十十一行「組繡行」闕本「行」作「吟」

第十五頁第十九行「乃一間歐耳」闕本「一」作「歐」

第十六頁第二行「初過廣陵日」闕本「廣陵」下有「縣」字

第十七頁第十行「時主司侍郎崔鄲」闕本「主司」下有「爲」字

第十八頁第七行「牧恣心賞」闕本「恣心」下補一「遊」字

第十八頁第八行「牧御史分司洛陽」闕本作「後以御史分司洛陽」

第十八頁第十五行「周墀入相上牋」闕本「入相」下補一「牧」字

第十八頁第十八行「別業樊川」闕本「別業」下有「在」字

第十八頁第二十行「今無之矣」下闕本有「牧子荀鶴」四字

卷七

第一頁第十二行「超邁流俗」闕本「超」作「遺」



第二頁第十四行「暇日」闕本作「假暇日」

第三頁第十五行「佛詩」闕本作「陶得詩」

第三頁第十九行「必伴佯挫辱」闕本作「必佯狂挫辱」

第六頁第四行「節度王茂元鎮興元」闕本作「鎮河陽」與新唐書合

第六頁第五行「茂元爲牛李黨」闕本作「茂元爲李德裕黨」

第六頁第十一行「柳仲郢節度中州」闕本作「節度東川」與新唐書合

第八頁第十二行「而豪逸之態自見卒然成章」闕本作「而自有豪逸之態第長短皆卒然而成」



第八頁第十三行「非隱草絕俗之調」闕本「調」下補一「也」字

第十頁第三行「衰歎觀察判官殿御史」闕本改補「衰爲觀察判官殿侍御史」

第十頁第十行「格律」下闕本有「卑卑」二字

第十一頁第十二行「會昌三年」闕本「三」作「四」

第十一頁第十七行「始命」闕本「命」作「官」

第十二頁第十五行「爲縣代耕」闕本作「縣仕代耕」

第十四頁第二行「二端立在途」闕本作「無中赴長途」

第十四頁第八行「治聞非顯詩」闕本「治」作「熟」

第十四頁第十十一行「及得高科早」闕本「早」上有「第」字指海本補爲「及得高科第」「早」字衍



第十四頁第十四行「一時餞別吟贈俱名流」闕本作「一時餞別俱吟僧名流」

第十六頁第十三行「斷聞」闕本「聞」作「中」

第十六頁第十六行「論德述跡」闕本「述跡」作「考行」

第十七頁第一行「不過矣」闕本補正「不爲過矣」

第十八頁第十七行「離愁也已甚」闕本作「萱草離愁也」

第十八頁第十八行「魂招兮不來」闕本「兮」字衍刪

第十八頁第十八行「芳草萋迷」闕本作「芳草萋萋」

卷八

第二頁第十六十七行「廬陵終日而欲試之」闕本作「擇善終日欲試之」

第四頁第七行「寧宙向書」闕本「宙」作「廸」

第四頁第十一行「收葬之」闕本「收」作「函」

第四頁第十四行「少天資敏悟」闕本作「少敏悟天材雄贍」

第五頁第十一行「公非司馬長史流乎」闕本「流」下有「之」字

第五頁第十四行「孔門以德行居先文章爲末」闕本「居」「爲」兩字互易

第八頁第十九二十行「汪都何事來」闕本下有「都者吏之呼也」

第十一頁第一行「不許閑人折一枝」闕本「閑」作「詩」

第十一頁第十二行「生憎俗子」閣本「生」上有「平」字
第十二頁第二行「爲諸府從事」閣本「諸」作「使」
第十二頁第十三行「鸞服花冠」閣本「鸞服」作「鸞佩」
第十二頁第十八行「曾始于茲末」閣本「曾」作「既」
第十五頁第十一行「淡消消」閣本「消消」改爲「消涓」
第十六頁第三行「左遷主簿」閣本作「左遷光祿寺主簿」
第十六頁第十行「作亭樹索室」閣本「樹」作「榭」
第十六頁第十七行「燈檻剛靜」閣本「每」作「誰」
第十七頁第三行「然謂世吟詩不朽」閣本「詩」作「咏」
第十七頁第四行「與齊己顧栖蟾爲詩友」閣本作「與齊己尙顏栖蟾爲詩友」查卷八目錄爲顧栖蟾是一顏」疑爲「顏」字
第十七頁第五行「住湘西宗成寺」閣本「宗成寺」作「栗成寺」
第十七頁第九行「寄詩曰」閣本作「寄以詩曰」
第十七頁第二十行「羸謫外幽憎」閣本「羸」作「憎」
第十八頁第一行「白雲連嘗閣」閣本「嘗」作「崗」
第十八頁第三行「使人諫聽」閣本作「皆使人諫」
第十八頁第十四行「固知其衣冠於裸人之國」閣本下有「矣」字

卷九

目錄第九行「于濆」閣本作「于濆」
第三頁第十五行「即不能榮」閣本作「大懸原榮」
第四頁第五行「乾符三年」閣本「三」作「二」
第四頁第十行「情見乎詞矣」閣本作「意亦悽楚」



第五頁第三行「咏風事云」閣本「事」下有「詩」字
第五頁第十行「呂用之」閣本下有「妄言」兩字
第五頁第十一行「張守一等」閣本作「張守一之徒凡十餘輩」
第五頁第十二行「親事之若神」閣本作「尉事之若神焉」
第七頁第五行「價登超耳」閣本「價」上有「聲」字
第七頁第十九行「遂以詩誨曰」閣本「誨」下有「之」字
第八頁第一行「高談闊論」閣本作「雲談高論」
第八頁第十六行「同輔高尉」閣本「同輔」下有「淮南」二字

第九頁第十行「然究非實徵之道」閣本「道」作「義」
第九頁第十七行「孝恭以寫謝我所貯」閣本「貯」作「盼」
第九頁第十七行「從事則非遇」閣本作「爲從事歎則非遇」
第十四頁第一行「有詩一卷今傳」閣本「今傳」下有「于世」二字
第十五頁第一行「辭略曰」閣本「辭」作「其」
第十五頁第十一行「通貫於爲」閣本「於」作「似」
第十八頁第四行「傑出江寧宏思至李杜」閣本作「傑出于江寧宏思于李杜」
第十八頁第六行「乃都市豪估耳」閣本「都市」下有「之」字
第十八頁第十行「則前謂」閣本「前」下有「所」字
第十八頁第十九行「早得詩名」閣本「得」作「著」



卷十

第二頁第六行「試月中桂詩」閣本「試」下有「以」字
第二頁第八行「供出許下」閣本作「供受放許下」
第二頁第八行「薛尙書雅知喬才」閣本作「薛尙書雅知之」
第三頁第六行「進士聯捷校書郎」「校書郎」上當有「授」字
第四頁第三行「時登科後七年矣」閣本「科」作「第」
第四頁第十五行「殆爲其爲人而名歟」閣本作「蓋爲其爲人而云爾」
第六頁第三行「舌鷰哈哈調頭新」指海本「舌鷰」作「鷰舌」
第六頁第四行「當時拜客盛豐餘」閣本「豐」作「拜」
第六頁第十二行「撰麻代忠臣爲老不覺幽一卷」閣本「不覺」下有「著爲」二字
第七頁第十六行「春來擬水淥如活」閣本作「春來擬水渡似活」
第九頁第四行「時及口世」閣本作「時移世換」
第十一頁第十五行「未逢時」閣本作「早歲未逢」
第十一頁第二十行「卒曾俗事」閣本「曾」作「挨」
第十一頁第二十行「掃身林澤」閣本作「遁跡林澤」
第十二頁第十行「此事須登壇可授安得草草而首」閣本「可」「而」互易



第十二頁第十一行「乃遞入斷中」閣本無「乃」字「入」作「故」
第十二頁第十一行「因爲病褐詩以見志」閣本作「以病褐詩見意」
第十二頁第十六行「違膝令改」閣本「膝」下有「入」字
第十六頁第十行「劉禹」閣本作「劉紹禹」
第十七頁第十四行「何得有巢無主之說」閣本於「有」字下再補一「有」字
第十八頁第十三行「以功擢右補闕」閣本「以」作「有」字
第十八頁第二十行「遂歸名」閣本「名」作「居」
第十九頁第十三行「雖有青毛」閣本「青毛」作「綠毛」

唐才子傳八卷

元辛文房撰文房字良史西域人其始末不見於史傳惟陸友仁研北雜志稱其能詩與王執謙齊名蘇天爵元文類中載其蘇小小歌一篇耳是書原本凡十卷總三百九十七人下至妓女女道士之類亦皆載入其見於新舊唐書者僅百人餘皆從傳記說部各書採輯其體例因詩繫人故有唐名人非卓有詩名者不錄即所載之人亦多詳其逸事及著作之傳否而於功業行誼則祇撮其梗



概蓋以論文爲主不以記事爲主也大抵於初盛稍略中晚以後漸詳至李建勳孫魴沈彬江爲廖圖熊皦孟賓于孟貫陳摶之倫均有專傳則下包五代矣考楊士奇東里集有是書跋是明初尚有完帙故永樂大典目錄於傳字韻內載其全書今傳字一韻適佚世間遂無傳本然幸其各韻之內尚雜引其文今隨條摭拾裒輯編次共得二百四十三人又附傳者四十四人共二百八十七人謹依次訂正釐爲八卷案楊士奇跋稱是書凡行事不關大體不足爲勸戒者不錄又稱雜以臆說不盡可據今考編中如許渾傳稱其夢遊崑崙李羣玉傳稱其妙見神女雖采孟棨本事詩范攄雲溪友議荒唐之說殊乖史裁又如儲光羲污祿山僞命而稱其養浩然之氣尤乖大義他如謂駱賓王與宋之問唱和靈隱寺中謂中興間氣集爲高適所選謂李商隱曾爲廣州都督謂唐人學杜甫者惟唐彥謙一人乖舛不一而足蓋文房鈔撮繁富或未暇檢詳故疏謬牴牾往往雜見然較計有功



唐詩紀事敘述差有條理文筆亦秀潤可觀傳後閒綴以論多掎摭詩家利病亦足以津逮藝林於學詩者考訂之助固不爲無補焉



唐才子傳跋

日本人刊佚存叢書內唐才子傳十卷列傳二百七十八人附見者百二十人與辛文房原序所稱卷目適符信爲完帙惟序云如方外高格逃名散人上漢仙侶幽閨綺思雖多徵考實故別總論之今隱逸仙釋及名媛諸傳仍依時次前後雜出頗不可解据天瀑跋所據五山版係依元槧翻雕紕繆極少然此本錯亂顛倒處不可枚舉蓋緣活字排板未暫檢正也

四庫全書本從永樂大典摭拾成編雖殘闕而校閱精審茲据以訂正爲多其兩通者附注於下各存之壬寅季春雪枝氏識



右唐才子傳十卷元辛文房撰文房字良史西域人此書自永樂大典佚去傳鈔世間遂無傳本今　四庫全書所著錄者乃是從永樂大典摭拾而成分爲八卷仍非舊帙此則日本人所刊乃原本也其書評隲精審似鍾嶸詩品標舉新穎似劉義慶世說而敘次古雅則又與皇甫謐高士傳等相同而且各小傳必注明登某人榜進士尤足以資考證中如李白傳云天寶初以所業投賀知章自蜀道難一篇足訂雲溪友議稱白作蜀道難以諷嚴武之誤賈島傳載韓昌黎贈詩一首自來韓



集皆未收尤亟當據此書補入者矣至其敘論中於才人志士坎壈不遇者尤深致憐惜如朱灣傳載其別湖州崔使君書稱爲耿介李廓傳載其下第詩任蕃傳載其謁主司語曹鄴傳載其看榜及宴杏園詩與夫沈千運孟雲卿康洽王季友朱晝張碧孟郊徐凝方干劉得仁朱臚羅鄴等或終身未集或垂暮登科輒復加以品題惜其淹蹇意良史亦必負才踸踔見嫉時流故借著書以消其憤亦司馬子長董江都等賦感士不遇之意歟惟是采摭頗多時有謬誤提要曾糾其荒唐乖舛凡七條今細檢是書尚有在提要所糾之外者如常建傳載其遇綠毛女事邵謁傳載其降神作詩事曹唐傳載其遇神女事皆誕妄不經以及賀蘭進明坐視睢陽不救陷張巡於死地人本不足取而此謂其著述窮天人之際羅隱嘗勸錢鏐拒汴志節可稱而此謂其深怨唐室千慮一失容或有之讀者錄其瑜而略其瑕可已

同治壬戌重陽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 新倩籍

徐禎卿撰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二

## 新倩籍叙

徐禎卿

余少何延大人之惠幸飽食搪緣經術以舉諸生竊不遷與從事二三君子之末斯人俱有髦雋材器角名文墨中居止鄰近相與競騁驁榮締金石之固要在不遺吾願識其誠言其就白頭廼究耳但羽翮各蓋靡可品列茲在身後自有權度之區因綜核志行紬繹如左貽之將來俾可考焉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二

## 新倩籍

徐禎卿

唐寅字伯虎雅資疎朗任逸不羈喜玩古書多所博通不為章句學文務精思氣哉陷屬豈負凌軼之志庶幾賢豪之蹤俛仰顧眄莫能彌懷家皆微浸而磨脊傲汰不能自裁日以單瘖跼然處困嘗枉對友引鏡自窺輒悲以華盛時榮名不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恐世卒莫知沒齒無聞悵然有抑鬱之心乃作昭恤賦以自見又嘗自論曰嗟乎唐生何志之肆而材之綿邪君使剖質相明亦足以彰偉觀流薄曜也素伉於意氣怪世交鄙甚要盟同比死生相護毋遺舊恩故長者多介其誼槩云

系曰有鳥驕斯高飛提提欽襟清流棲羞卑技倣蕩激揚操比俠士翹騰踔詭又類君子長鳴遲慕顧命儔似猥叙苦辛仍要素辭與子同心願各不移恆共努力比翼天衢風雨凌敝夫勿散飛天地閒合廼絶相如

文璧字徵明篤好據古洽聞舊事善議論學者咸高之性專執不同於俗不飾容儀不近女妓意淡薄儔類有小過時見排抵人有薄技亦往往歎譽為述遣勤工常矯諸友曰君等並持欵說而璧獨操翰自若璧之驥驢之駕邪牛負軛誠不可共語也與諸生朱良育善良育亦卓雅通古謂璧曰夫祿不能代養榮不能庇身時逝日莫將愁厄之不勝子其討之璧曰否否命不可枉時不可忽人生蹇難不勤何獲柰何討硜硜之憂反不因邪子行矣無戾我圖異日當不苦余言也良育允深賢之余甚偉其狷志賦詩以廣之云爾

薤生茨蒿中芬臭不相連朱紫本異色觀者苦自眊憒憒世俗闇方顥千萬端君子尚貞諒庶好驕揚砥石能引鍼砥礪乃獨堅鸞鳳不從群何況於高賢合和而不同聖哲所稱馬飛蠅惡熱薦扇哉復何言

邢參字麗文為人沉靜有醞藉固而不陋嘉遯城市不悬榮祿貧無恒業嘗敎授鄉里以著述自娛無所干何人皆尚之參志既高而材學精美多屈士于命以參之寂懿有四焉養和靖躁汪汪德心恬泊處約一何潔操文優氣柔君子之思奮與復方恂恂謹士近之不厭遠之有望是其為人者乎余因作歌以申歡慕辭曰

雲中鵠子鳴且螢三三五五將焉歸歸在外野獨排徊從朝無繫暮不炊於何求乎蘆之漪我將往饋炙中魚將子不饑兮我心愉

張靈字夢晉性聰明善習技巧家本貧窶而復挑達自恣不倫方隅不為鄉黨所禮惟祝允明嘉其才因受業門下嘗作文以厲之閑涉篇籍能潛識強誦文思便敏驕曼可采但恨生命迺苦遭歷艱困禍殃紛然內無僮僕躬操力作飧飱不繼父母妻子愁思無聊偃息弊廬喟然長歎結心鬱志不遂所懷然不能感激立節君子有所嘲焉其詩曰

咄咄張豎生時命一何迍窘狂趨欲何之家無斗石儲為汝戚戚復戚戚撫蒼老幼當從何須臾趣弗鄉躅且往採蕨貨空負文史腹腸枯竟奚為寒冬十月裏無重襦短褐卿庇形豈有貂蟬之華衣杵臼不聞春稚子前告饑盜逢猛虎鬪安忍見兒女啼沧浪之天弗用信之賢愚混淳若何徒區區芝蘭躁為草行當隕塵泥悲哉悲哉令人痒思昔在原憲環堵蕭如仲蔚高士蓬蒿閉居總總厥後賢名並驅辭曰湯湯黃河一何深百尺蟠蚑中夜

鳴爲君廻車馳洛京思將誰從邈無朋儕彼我芋
終何以聊生

錢同愛字孔周早負才思不受俗訓善文采夸飾脩容軼蕩簡潤雅爲士林所契嘗挫溺於時意氣激揚耿然有青雲之思厥騰顯美志爲終身名惜其不遂廼專精古學諷閱傳記心朗性明目涉知義彊力自振學有浹洽將沈酋英華秀而求實綜成名言貽之同好而已唐生甚信篤之常謂人曰夫健駒昂昂終爲遠器兒志士少壯寔能有其哉顈嘆其知言云歌曰

鑽火木丸毀策名神亦燎且不逾食膽徤子甘如
飴匪爲耳如飴男兒定難爲賢者恤身後愚夫貪
厚貲人生各有重定志靡可移

# 吳郡二科志

閻秀卿撰



吳郡二科志叙

天下惟東南爲最東南惟吳會爲最山川紏鬱材産饒裕昔人謂多奇材士聲施于世舊矣柱史紀其美郡乘書其長固不待更緝而其未緝者不能獨已也則亦待善述者有取焉予嘗攷之有達官有碩輔有忠臣有循吏有孝子有節婦皆可書皆盛于他郡顧才能標楙不足與執筆而覊于時學又不能爲之書是予非可待者可待在人也弘治癸亥予家居無聊更多人事之擾因思郡之爲文苑者頡頏相高流美磊落不羈然愁悉屛是任其眞而全其神不可幾矣天下是生有榮而没有傳不可幾矣郡之爲狂簡者遂類其言行作二科志非敢供太史之采直以自玩且使一二知巳贊明之也生魄前三日叙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一

吳郡二科志

閻秀卿

文苑 凡五人

傳曰言而不文行之不遠含章之義偉哉孰得而非之上則金門貝闕之情下則紆栁編蒲之吉大則君民郊廟之談微則草木河山之與莫不書鼎鐘鐫金石供耳目於當今樹風休於永世者也故逸才以高其宗絕識以栽其博定格於大雅敷綺於眞華則光流有檠價重無前可得而易職乎夫人文之宣地靈所萃旁觀列國多絕太和是以典故雖存駕馭者鮮綴文之士千里而一人焉落落足音已無裨益蚩蚩之黨靡所取裁此靈蛇之珠侯生擅握雕龍之曲崔氏自專也吳江南上郡佳麗所鍾言游而降玉軼交馳百家之詞總六變之梓諧若機雲二儁尤拔同趨月相瓊姿天下所想泣其靈者時有詞傑所就雖殊並華國之音乎區而別之使景企者自擇

楊循吉

楊循吉字君謙吳縣人居郡溼之南濠幼秀雅望之朗然甫弱冠舉進士第會試泊殿試皆十九名方射策時鮑蕃索其文讀之曰殊清雅有偉才但駢驪多非當時體不然狀元無難也循吉雅自負不以爲然暨傳臚果不及第除禮部主事非其好也適有業姑布術者稱善相往從卜之曰君貌非常人惜促數循吉曰我壽幾何曰明年乎宰木拱矣循吉適大驚投病移免歸後竟無恙循吉舊讀書居家益得涉獵盖無所不通作文則淫思竟日不宥苟文用精絕人有戲之者曰祭酒每多更草假令紙貴柰何循吉曰方辭雜尾暇日常多政當摛藻抽心使洛陽紙貴耳嘗怪文章家多僞書於董氏誌發之其文曰後世之文



壙於銘墓並惟壞文彼壞史也人死凡有力者便得銘無不以爲忠臣孝子慈母烈婦廉士才人也夫賢者固不若是之多也則文安得不壞而天下之誠忠孝慈烈廉才者何怪乎人之不信也嗚呼眞僞相亂史何徵焉故曰僞銘之究能壞史也今人束一帛以詣人乞銘無辭者不知人有當銘有不當銘當代之鉅公當銘鄉先生當銘其人有行誼當銘有文章經術當銘與親戚當銘朋友當銘朋友之父母當銘如是而已矣有其事則書其事無其事則書其歲月如是而後銘可徵也文可信也史可采也或以尊或以賢或以交游銘乃不愧不然則是文章家之劫竊蠹害也豈可哉性好山水嘗論郡中奇勝得金山因結廬居焉作金山雜志後徙南峰因號南峰山人每讀書得意則手足不能禁人由是謂之顛主事

論曰文章之習不可一淪格歸於到而已精金不駁光麗五行固人望而敬雖不飾廟堂亦天下器楊君何怯於人與稽惟劉子政之倫足以爲比彼靡麗者下矣

祝允明

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也祖顥累官參知政事母徐氏爲特進武功伯天全翁女允明聰慧絕倫博學工屬文不爲章句右手指枝因號枝指生爲人好酒色六博不修行檢屢爲雜劇少年習歌之初在郡學御史山陰司馬亞按直隸檄郡學有博學能爲古文詞者免課書吏殊禮遇郡以允明當亞按吳允明從諸生中擢行相見禮侍郎徐公貫嘗讀允明所爲文愛之數加存問由是延譽兩都知與不知莫不曰允明天下士也大抵宗左氏傳班氏書作爲文章高古雄杰中鄉闈屢春官下第弘治戊午太倉建州成巡撫彭公禮曰不可無書然書所以舉後必得祝允明琴

川桑悅於文章無所讓亦曰天下無多人獨長洲祝
某論林羅玘與悅三人耳玘江西人亦知名玘與悅
微有隙而悅訕未識允明力詆吹及從石田所見其
文乃嘆服由是觀之蓋公論也允明有一累貂裘甚
美欲市去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曰蒼頭不
言吾何以識時楊儀部循吉與允明並有文才人皆
稱之而先循吉循吉戲曰謂卿之文循吉所不如何
乃楊祝稱允明曰馬固去驢遠甚然未聞人曰馬驢
也辨給類此書學尤神妙

論曰桑悅天下大俠也其所稱止兩人而希哲與焉豈非逸羣拔類不可多得者乎唐有樊紹述文章瓌曲希哲似近之然雅重之姿樊紹不及也惜乎不自厚分才雜劇此亦俳優工戲何異巴庫子里名駒未始不蹄齧矣

## 文璧

文璧字徵明溫州刺史林次子也性方古威儀舉舉自宋元暨國家典故無所不能通詩學喜石曼卿梅聖俞尤長于法書雲間張弼書名雄天下識者許之不如璧遠甚璧所嘗洗石田尤愛敬嘗爲推纂曰徵明庚申何異乃聰明若此食性多禁尤不喜楊家果人或咲之作解嘲詩其詞曰西風微微朝夜吹暑雨未到山中時此時珍果數何物五月楊梅天下奇纖手彷彿嚼冰雪柔指頂刻成臙脂論名列品但第一我不解食猶能知天生我口慣食肉淸緣却欠楊梅福氷盤滿淚紫綃絨常年只落供吟目千金難致渠壯裘壯入老去空垂涎巢方命之我弃捐食性吾自知吾偏十年在却蘇州住老人同儕咲庸劇幾回欲作解嘲詩嘗未沾唇心不死葉生長楊梅鴻眼看口咳日千顆頗從君口較如何補作西嶠楊梅歌父在任卒璧往奔喪府僚及縣大夫命計以銀千兩餞柩行堂辭曰先君奉作府曾未貪取一毫不幸以歿卒競持其正而使不肯受斯贈是欺死父也且先君以正死不肯可以不正生乎固不受居喪按禮人多稱之

論曰文人無行恭自古而然徵明於辭受之間決之以義千金之重等視浮雲行已不當爾耶是能立德者已賢哉乎斯人

## 唐寅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吳趨里人有俊才博習多識善屬文騈驪尤絕歌詩婉麗學劉禹錫爲人跌宕不羈志甚奇沾沾自喜衡山文林自太僕出知溫州意殊不得寅作書勸之文甚奇偉林出其書示刺史新蔡曹鳳鳳奇之曰此龍門燃尾之魚不久將化去寅從御史考下第鳳立薦之得隸名末几果中式第一先是洗馬梁儲校寅卷歎曰士固有若是奇者耶解元在是矣儲事畢歸嘗從程詹事敏政飲敏政方奉詔典會試儲執卮請曰僕在南都得可與衆者唐寅爲最且其人高才此不足以畢其長惟君卿獎異之敏政曰吾固聞之寅江西奇士也儲更詣請寅三事曰必得其文覩儲合寅其章上三事皆敏提會儲奉使南行寅感激持帛一端詣敏政乞文餞後敝逮竟因此論之寅罷歸朝臣多嘆惜者歸無幾祿故去其妻寅初爲諸生嘗作悵悵詩其詞曰悵悵莫怪少時年百丈游絲易惹牽何歲逢春不惆悵何處逢情不可憐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煙前程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悔衲衣持鉢院門前允與其事合益詩讖也後作多怨音其自詠曰擬是行吟水上樓不堪重數少年游四更中酒半牀病三月傷春滿鏡愁白面書生期馬革黃金說客剌貂裘近來檢校行藏處飛葉僧家細雨舟每謂所親曰枯木朽株樹功名於時者遭也吾不能自持使所建立置之可憐是無枯朽之遭而傳世之休烏有矣聲諸梧枝旅寓苟延奚爲彼復感激曰大丈夫雖不成名要當慷慨何遽效楚囚因圖其石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

論曰伯虎以不能謹行終身歷落欲施于世者可以觀矣其所建事不可知就其家論之不務縱使果然世之爲市科目者多而彼樹白著豈非命與且如伯虎之才授之底石何愧惟其不克終豪士亦解嘗也

### 附伯虎書一首

寅白徵明君卿竊嘗聞之家吁可以當泣痛言可以譬哀故姜氏嘆於室而壁城爲之隳堞荆軻議於朝而壯士爲之徵劍良以情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所激生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嘆不意今者事集於僕哀哉哀哉此亦命矣俯首自分死喪無日括囊泣血羣於鳥獸而吾卿猶以英雄期僕亡其罪衆殷勤教督蟠竭懷素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於任候少卿之心不信於蘇李也計僕少年居身屠酤鼓刀滌血獲奉吾卿周旋頡頏婆娑皆欲以功名命世不幸多故哀亂相尋父 毋妻子蹤踵而沒喪車屢駕黃口嗷嗷加僕之宕跌無羈不問生產何有何無付之謂咲鳴琹在室坐客長滿而不能慷慨然諾周人之急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厚魯連先生與朱家二人爲其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庇人願賁門下一卒而悼世之不嘗此士也蕪穢日積門戶衰廢柴車索帶遂及藍縷猶幸藉朋友之資鄉曲之譽公卿吹噓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微名冒東南多士之上斯時也薦紳交游舉首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橫執談論之戶轍歧舌而贊交口而稱揣高基下遂爲禍

的倘目在傍而僕不知從容妄笑已在虎口庭無禁棘貝錦百足讒舌萬丈飛章交加至于 天子震嚇名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洟泗橫集而後見山狀如玉石皆毀下流難處惡惡所歸積絲成綱羅狠衆乃交入馬鶩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內遂以寅爲不齒之士仍奉張脈若赴仇敵知與不知畢指而唾辱亦甚矣整冠李下掇墨甑中僕雖聾盲亦知罪也當衡者哀憐其窮點檢舊章責爲部郵將使積勞補過循資干祿而灑除成施衘仰異途士也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吾卿僕幸同心於執事者于茲十五年矣錦帶懸髦迫於今日瀝膽濯肝明何嘗負朋友幽何嘗負鬼神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既觀愧色滿面衣敝不可伸屨缺不可納僮僕據案夫妻反目舊有獰狗當門而噬反視室中甑甂破缺衣被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嗟咄咄計無所出將春掇棄棋秋有橡實僕者不追則寄口浮屠日願一餐蓋不謀其夕也呼歔乎哉如此而不自引决抱石就木者尤自怨恨筋骨蒙脫不能挽強蹶銳攬荆吳之士劍客大俠獨當一隊爲國家出死命使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區研摩刻削之材而欲周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歲禍與命期抱毀負謗罪大罰小不勝其賀矣竊窺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戮史記百篇賈生流放文詞卓落不自揆測願麗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言之志亦將隱括舊聞總統百氏叙述十經翱翔蘊奧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托之高山沒身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亡其臭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必將爲之撫年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嗟哉吾卿男子固棺事始定視吾舌存否也僕素迭佚不能及德欲振謀策操低昂功且廢矣若不托筆札以自見將何成



哉譬若蜉蝣衣裳楚楚身雖不久爲人所憐僕一日得完首領就下見先君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月不久人命飛霜何能自戮塵中屈身低眉以竊衣食使朋友謂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素自輕富貴猶飛毛今而若此是不信於朋友也寒暑代遷裘葛可繼飽則夷狢饑乃乞食豈不偉哉黃鵠舉矣華鶴奮矣吾卿豈憂戀殘豆咪腐鼠耶此外無他談但吾架弱不任門戶傍無叔伯衣食空絕必爲流莩僕素論交者皆負節義幸捐狗馬餘食使不絕唐氏之祀則區區之懷安矣樂矣尚復何哉唯吾卿察之

## 徐禎卿

徐禎卿字昌國琴川人徙家吳縣遂占籍焉貌侵生天性穎異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與吳趨唐寅相友善寅獨器許薦于石田沈周南濠楊循吉由是知名屢舉試不捷父惡之禎卿嘆曰橋梓之間正須和協今而及此誠爲可痛且處蹇既頽君子之常何至逢棼步乎因感屈子離騷作歎歎集論者以文章江左家家玉煙月揚州樹樹花爲集中警句雖沈宋無以加又斷作詩之妙爲談藝錄陳內翰霽見之曰所觀多矣皆莫如他日當獨秀吳中可也辛酉登鄉書

論曰三閭被讒見斥作賦自悼其時齒已長度終不得用故也又楚人習於怨有觸即施彼亦習之所使者耳昌國年方熈妙所不遭特細而句吳素多奇節士豈其流之聲詩者戲耶非也已摩不察矣然文章俊拔足繼前賢可慕良休未有踰此者矣美哉

## 任簡

曲禮羈羽聖人之教任情孟浪狂士所崇天水達行矛盾不律矣仲尼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迺眷念之深何乎豈不以絕異之姿未鍔易觸卓犖之行席珍所存如瑟牢音敞臨弔會點道冠洛沂相伍



門下或加旌褒取之於可漸也沿是而還建除不一遯觀往喆可得而言高則爲俠成名下則滑稽自表四豪名過本牢七賢散處竹林相如甘立壁之困正平餐坐塚之談優孟葬馬之淚畢卓忍竊酒之羞王衍寧馨阮籍將無李白奇才義山浪子史曰言不純師行不純德態諧似優穢德似隱蓋不獨東方生然也要皆大道未由風流未許方馳末路觀咲常多豈非所謂跅弛者乎彼拘士守尺寸之義射聲利於時不可同年語矣得所見附桑悅張靈皆此類因連屬其事

## 桑悅

桑悅字民懌居海虞之泐溪穎悟博學九讀書過輒焚曰既能憶矣何所用之敢爲大言更不量皆詮次古人以孟軻自况班馬屈宋而下不論也有問韓文曰此小兒號嗄之聲問翰林文學曰虛無人舉天下亦惟悅最高耳其次祝允明其次羅玘由是喜傲者多慕焉海虞水利素亦重部使者毎駐節悅請謁之書剌曰江南才子桑悅拜時悅爲博士弟子固不當剌又厚詩使者大駭不解其爲何物人問左右曰書生也迺延之校書而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即彙筆請書足使者敬俯因規之子大夫服高世之資弘博無前正須玉立以待昂霄晉人衰世之習非所宜追者也間者屆迹一來奬特可與不有今日幾失南金若更不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襲之後以貢士試禮部文大奇典試曰豈江南桑生耶狂士狂士遂下第大學士丘濬慕其名召令觀所爲文紿曰某人譔悅心知之曰明公謂悅不怯穢予何得若文而今悅覩濬曰然則生試爲之歸譔以奉濬稱善濬嘗饋以純項悅詣謝濬曰純項美何如生固耳之否也對曰使悅嘗上方剡藥饌所不足耳而一純項何殊草具

吳郡二科志

哉劭悅名在乙榜至是調某州博士濬贈之牡册一種戲曰後當遷洛陽令故遺生袁家縈對曰明公知禾形事豈已飲上池水乎其便利如此山東提學椽荊行詣濬别濬曰某州博士桑悅有文才宜加優禮椽至州悅不爲迎椽問長吏悅今何在豈有恙長吏素遭狎侮背䘏之曰無恙此人虛有重名自負不肯來椽使吏往令之悅曰連霄旦雨溺此傳舍汜家室皆不康何得候椽言既據胡牀坐吏報歸椽益兩吏使促之必來悅怒曰始吾謂天下未有無耳者廼今知有無耳者椽是也且悅非可能令來者椽非可能召悅者必欲相屈乎不能也第還三日後來復則不來矣椽聞欲收之椽濬不果後三日悅詣椽見禮博士當䟽椽悅長揖即就列椽作厲曰博士以椽爲不當䟽耶不足䟽耶即有學何能加廼公悅前曰昔汲長孺不拜大將軍未聞獲譴豈大將軍不如明公耶汲長孺賢過悅耶今明公以而皮相恐豈豪府之士可䝉之威重耶悅雖賤誠所不能當但悅去則天下莫不曰明公不容悅因解綬請去椽不得已容之椽嘗選兩博士自隨悅在選他博士被顧問必端拱對侍校文不坐悅請曰大馬齒長不能以勳力爲禮亦不能久任立願假借且使得坐即移所便坐按御史聞悅名數召問謂悅曰匡衡講經書能解人頤今子亦復能乎對曰悅所談玄妙匡衡不敢望假令匡衡而在可使解頤何但名公願賜清問之宴御史壯之令坐講悅因跣足捫蝨御史不能禁令出後復薦之遷長沙別駕尋轉柳州州追西戎荒落殊甚悅不堪思歸因作詩有鷓鴣道我行不得杜宇勸人歸去休之句會丁外艱服闋遂不就居家益不飭禍不楚梨徃來桃邑閒

論曰以民懌之才加之組墨上可以休贊龍章下可




以美塗飾蓋文以行彰位無虛踐也而落落下僚豈命也哉文則僞涙欲使端士祖述難矣世固有雅量之賢成就其志謙尊君子不亦相去遠乎其所誠唉皆古今名碩固難盡足亦難盡非傳曰唉古人之未工忽已事之已拙則其大較也孟軻在當時無所遭而民懌稱之可謂千載知己推原其意豈亦以軻爲狂耶狂者未嘗無人至如民懌可與進取者也

## 張靈

張靈字夢晉吳縣人家故貧夢作蔡閱閤至靈始讀書好文游爲俠客至不過具器而必欲極其歡靈醉則使酒作狂每嘆曰日休小豎子耳尚能稱醉士我獨不能醉耶所與遊者吳趨唐寅最善寅嘗擬遊武丘召靈與俱往促之尚臥寅抵寢所呼曰日高春矣腄何爲得無夢晉乎靈覺怒曰今者無酒雅懷殊不啓方入醉鄉又爲相覺寅曰所以來固欲邀子靈喜加衣起遂與寅上舟扣舷痛飲作野人歌會數賈飲于可中亭且詠詩靈曰此養物登高不過弄柸酒耳固不能詩而抽心焦思豈不過誤哉因更衣爲丐者上賈與之食啖之謂曰卿于庖酒屋之資當四美之會登高能賦又有大夫之才此誠皇矣奉卿于厚也吾所得之雖至薄而詩亦能請御尾縝賈咲曰丐者得無誑之最乎時賈所爲詩有蒼官青士扑握伊尼諸詞因以問靈靈曰蒼官松也青士竹也扑握兔也伊尼鹿也賈始駭令靡靈即揮毫不已凡百絕抵舟命童子易維羅陰下令迹絕賈使人察之不見也皆以爲神仙賈去復上亭朱衣金目作胡人舞形狀殊絕劭靈與寅俱爲邑學生博古相上適鄞人方誌來督學惡古文詞察知寅欲中傷之靈杞鬱不自遣寅曰子未爲所知何愁之甚靈曰獨不聞龍王欲斬有尾族蝦蟆亦哭乎後靈果爲所斥寵或謂之曰以子之才顧不得激致青雲乃重遭顯斥豈無雜經之用而何以立於世靈曰昔謝豹化爲蟲行地中以足覆面作忍恥狀使靈用子言亦當如是矣縱不爾亦安得更啣繫落耶靈能人物畫人皆推之

論曰放情任志未有不罹者也君子至此極亦豈可更常哉若匹夫爲諒則不察之甚夢晉家窶被斥自畫無俚矣然尚嬰情酒德不渝前操老子曰上德若谷大白若辱豈謂是與其才氣過人足以發青條之華檢制雖短截長足稱謂之狂士可得無愧焉

#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張泰來 述

余嘗以西江詩派論課士於豫章率昧於厥旨鮮當人意者張吏部扶長以致政家居耄年好學衰獨覽羣籍摭拾遺事錄其有關於呂居仁宗派圖者人各立一小傳且推原作圖之意編次成帙名曰西江詩社宗派圖錄俾後學得以觀覽甚盛舉也然詩有統有派余友劉子山蔚曰統猶水行於地滙於歸墟而總爲天一之所生非支流別汊之所得偏據以爲名至於四瀆百川之既分分而溢溢而溯其所由出然後稱派以別之派者蓋一流之餘也居仁之名山谷殆以一流小之非尊之也而自附於一流抑又自小之甚矣學者誠即扶長此錄以洞然於西江詩派所自出知其學之有本非同於汙瀆更引申於山蔚之論而有得於風雅之大源則幾矣扶長以爲何如康熙辛未季秋商丘宋犖題



##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南州　張泰來　扶長述

呂居仁作江西詩社宗派圖自黃山谷西下列陳後山等凡二十五人　陳師道　潘大臨　謝逸　洪朋　洪芻　饒節　祖可　徐俯　林敏脩　洪炎　汪革　李錞　韓駒　李彭　晁沖之　江端本　楊符（廷博案揚原作楊今據宋刻劉後村集校正）　謝薖　夏倪　林敏功　潘大觀　王直方　善權　高荷　呂本中

此湲儀王伯厚小學紺珠定本也胡氏苕溪漁隱與山堂肆攷有何顒西無高荷且列洪朋於徐俯之後豫章志有高荷何顒而無何顒呂本中復不在二十五人之中恐傳鈔有誤今並記之

說者謂居仁作圖既推山谷爲宗派之祖二十五人皆嗣公法者今圖中所載或師老杜或師儲章或師二蘇師承非一家也詩派獨宗江西惟江西得而有之何以或產於揚或產於兗或產於豫或產於荆梁似風土又不得而限之矣或謂三百五篇而後作詩者原有江西一派自淵明已然至山谷而衣鉢始傳似宗派盡于二十五人也及攷紹興初晁仲石嘗與范顧言曾裘父同學詩於居仁後湖居士蘇養直歌詩清腴蓋江西之派別坡公謂秦少章句法本黃子夏均父亦稱張彥實詩出江西諸人范元實曾從山谷學詩山谷又有贈晁無咎詩執持荆山玉要我雕琢之彼數子者宗派既同而不得與于後山之列何也呂公嘗謂紫薇詩話見諸篇什者僅八九人而止餘悉無聞焉抑又何也顧公尙有師友淵源一書惜未之見耳大抵宗派一說其來已久實不妨自呂公



也嚴滄浪論詩體始於風雅建安而後體固不一述宋有元祐體江西體註云元祐體即江西派乃黃山谷蘇東坡陳後山劉後村戴石屛之詩是諸家已開風氣之先矣居仁因而結社一時壇墠所及遂有二十五人爰作圖以記之詎必溯其人之師承計其地之遠近歟觀呂公自序有云同作並和雖體製或異要皆所傳者一其臣略殆可覩矣坡老云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淵明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能及淵明既往諸家皆南北宗衛摩圍老人卽欲避此一席何可得哉竹坡周少隱曰呂舍人作宗派圖自此雲門臨濟始命矣東坡寄子由詩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則是東坡子由爲師兄弟也今謂其說始於呂公不幾爲論世尙友者所竊笑乎刻江西宗派不止于詩卽古文亦有之不獨歐陽曾王也時文亦有之不獨陳羅章艾也推之道德節義莫不皆然余以老耋失學藏書散軼抱甕之暇無以自娛適大中丞宋牧仲先生采風以此命題友人有過蓬戶而下問者聊書此意以荅之猶恐世遊言湮卽學二十五人之姓氏察其詳而不可得適紀厥爵里徧覽羣籍摭拾遺事錄其有關於宗派圖者人各立一小傳編次成帙名曰江西詩社宗派圖錄俾復之學詩者得以覽焉

### 陳師道

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徐之彭城人自號後山居士元祐三年蘇軾傅堯俞孫覺薦爲徐州教授又梁燾薦爲太學博士歷祕書省正字學識宏絕有經世才一時問業者甚衆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後山心非其說遂絕

意進取至是始以薦得官家極貧苦吟每偕及門登臨得句即急歸臥一榻以被蒙首惡聞人聲謂之吟榻家人知之即嬰兒稚子亦抱寄鄰家自咏絕句此生精力盡於詩殆無忝矣山谷曰殿常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脈作詩得老杜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為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初寓京師傅欽之欲識其面以問少游少游曰是人非持剌字伺候公卿之門者不可致也章惇在樞府將薦之於朝以書招之後山荅云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獨見于今夫相見所以成禮師道于公有貴賤之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不可見也終不往東坡出知杭州道由南京後山為教授時欲往迎之告徐守孫莘老孫不之許乃託疾私行至南京與坡公同舟直下抵宿而後返為劉安世所彈余觀後山越境而見東坡當軸而不見子厚曾何得喪足繫其胸次哉癯翁詩評沖寂自妍不求識賞貢詩如其人矣林擇之問朱文公曰後山詩恁底深他資質儘高不知如何宜去學山谷公荅云後山雅健勝似山谷然氣力不及山谷較大此其所以推服弗置也坡公最重後山書曾有一帖已遺荊州李翹叟繼亾其本借來謄出適為役夫盜去竊於僧寺追取得之復歸翹叟翹叟猶恐此卷再為盜所得也扃鐍藏之坡公聞之不禁拊掌惜乎屈從南郊不屑服趙挺之衣竟以寒疾死悲夫二子豐登豐亦能詩建炎中以父故得官過江為會稽判郡長李鄴降敵豐亦幷驅以北一云登後遂無在江左者無已著述繁多今世所傳率多偽雜惟門人魏衍昌世編後山集二十卷最善詩話談叢放翁疑為後人贋作洪容齋亦



云談叢載國朝事失於不攷究多爽其實非公筆也長短句二卷胡元任云後山自謂他文未能及人獨於詞不減秦七黃九其自矜如此

潘大臨　潘大觀

大臨字邠老黃岡人才性明敏凡經史百家之書無不融貫善屬文而尤匠心於詩元豐中寓齊安得句法於坡公次弟大觀字仲達俱以詞翰名家山谷謂其五言句覺翰墨之氣如虹猶足貫日邠老年雖少而風度恬適殊有塵外之韻山谷履竊謝甥從之遊相與琢磨去盡少年之色須用薰悟之鉏痛以治之蚤負盛名屢不得志於有司山谷極口慰藉更勉之曰子聽論作文法須熟讀檀弓大是妙論書法甚工然少波峭政以觀古人書少耳可取古法帖日陳左右事業之餘輒臨寫數紙頗勝弈棋廢日後徐師川贈詩謂字直千金師智永則進乎技矣其工妙可知也放翁題跋曰邠老詩妙絕世恨不見其字今見此帖無復遺恨其詩如和中興碑送山谷貶宜州東坡輓辭之類竟與重陽一句詩竝傳寄聯餞德操有文如二稚徒懷璧之詠後德操為俗果名如壁呂令人以為詩讖至今臨汝人尚能言之

謝逸　謝邁

逸字無逸臨川人布衣而名重搢紳於書無所不讀於文無所不能有韻之言尤超軼絕塵秉性峻潔生平不喜對書生山巔水濼多從衲子遊朱世英守撫日以德行薦於朝意不欲行不得已詣之信宿而返從弟邁字幼槃食貧嗜古樂志不仕自號竹友以詩文婉美其兄時稱二謝居仁云謝康樂詩規模宏大為一世冠元暉詩清新獨出又自有過人者無逸似康樂幼槃似元暉



眞足追配古人山谷讀其與老仲元詩大驚曰使在館閣晁張流也恨未識之耳一日惠洪過溪堂見無逸所居一室生涯如雁蘊少君方炊稚子宗野汲水無逸誦書掃除見師放帚大笑曰聊復爾耳相與飯蔬作偈而還朱世英聞而和之東鄰有儈生者年二十餘以鏤刻佛像為業俄遊京師因其役得將仕郎歸家日華裾細馬閭里聚觀門弟子不憚者累月豈非傷無逸貧出世之才年未五十一命不沾而嫉儈工之不若乎噫唏不識天下之為儈工者比比也崇觀閒欲求如二謝之高風勁節當世有幾人哉溪堂竹友二集係門人所編長短句尤天然工妙今詩餘所載僅劍首一吷耳

洪朋　洪芻　洪炎

朋字龜父豫章人山谷之甥也舉郡試第一家世業儒至龜父而聲聞益著山谷極贊其詩句甚壯不負相期之意又云龜父筆力可扛鼎不無文字垂世力學有服見精讀千卷書乃可畢茲能事寫韻亭詩泓峥蕭瑟不可言喻居仁謂作詩至此幾乎傾倒無餘山谷嘗問甥最愛老舅詩中何語龜父舉蜂房各自開戶蟻穴或夢封王侯黃流不解浣明月碧樹為我生涼秋以為深類工部山谷曰得之矣自存詩僅百篇山谷歎其句句可傳次芻字駒父第進士才氣筆力尤為超邁山谷往往閱其詩而歎曰不意江南澤中產此千里駒也駒父才而傲頗以詩酒廢吏事每讀時輩篇什大呌云使人齒頰皆甘其人喜而問之曰似何物荅云不減樹頭霜柿人每顰面而去靖康中為諫議大夫汴京失守駒父唯痛飲沈醉以誣陷坐流沙門識者箴之渡海詩云關山不隔還家夢風月猶隨過海身竟卒島中所著有豫

韋職方乘前後老圃集詩話香譜等作俱極博雅子枅字仲本亦能詩為徐師川壻嘗出知永州次炎字玉父元祐末登第官至著作祕書少監重聽嘗對上曰世人皆聾於心臣獨聾於耳心則了了雖上所使役因事免復起少監有詩再入蘭臺逢舊史重遊東觀閱新書家徒四壁今無屋誰為君王賦子虛周少微軒杜陵逸詩二十八首其一係玉父石刻得之江中相其風致當不讓伯仲氏也次羽字鴻父元符末入黨籍遂終其身世號才子四洪潘邠老作洪氏倦殼軒詩比之封胡遏末姑溪李端叔曰魯直成就諸甥之意可謂盡矣故犖然自知類不相遠蓋一本於舅氏也

## 饒節

節字德操臨川人詩句蕭散苦學副其才情絕非常緯可到尤善銘贊古文辭嘗作佛米贊許彥周最服之謂武將念佛以米記數得三升也將軍念佛難於遣詞觀德操所作雖柳子厚曲折不過是矣夙有大志既不達縱酒自晦或數日不醒醉時往往登屋危坐浩歌慟哭達旦乃下又嘗醉赴汴水遍遇客舟救之獲免祝髮後句更高妙殆不可及有別外弟蔡伯世詩極誕近日學禪者不能得達摩嫡派紛紛岐路因自號倚松道人朱考亭曰紫微呂公名德之重一言一動皆有法戒其論汪謝諸賢高志清節皆可以傳信後世獨饒節者一旦毀削膚髮殄滅天倫而諸公環視無一人能止而救之者或乃更從嗟嘆以是為不可及亦獨何哉嗟乎考亭之言猶余志也第稽德操生平非僅因飲癲而棄家者觀其勸紫微專心學道有好貸夜窗三十刻胡牀趺坐究幡風之贈眞再來人也但憐其才而益悲其遇耳





## 祖可　善權

祖可字正平丹陽人蘇伯固堅之子養直庠之兄也住廬山與善權同學詩骨氣高邁為徐師川所推羅源陳善曰予與僧惠空論今之詩僧如病可瘦權嫌其太清空云往在豫章與李商老論詩及此商老云可詩句句是廬山景物意亦以太清為病余謂清非詩之病也可師有亂山爭夕陽之句善權歎其精絕與養直唱和眞隱詩如漱壑夜泉響搖窗春霧空等詠往往得意外警妙其刻苦洵有過人者善權詩渚宮禪伯唐齊己淮甸詩豪宋惠崇其自負可知矣大抵二師之於韋蘇州性而有之非關學也吳虎臣云正平工詩至長短句甚佳世僅稱其詩耳有東溪集

## 徐俯

俯字師川分寧人山谷之甥也由通直郎歷右諫議大夫紹興初賜進士出身英才老發負磊落不羣之氣每事不肯居人下通判吉州時取郡長陳虛中判案抹而改之其他可知也嘗作上藍莊詩託龜父寄山谷公讀數過歎其詞氣甚壯不類少年書生為之喜而不寐後東坡少游後山皆歿山谷憂斯文將墜規模遠大不意於師川復見之因目為頹波之砥柱公夜宜州有手書日記嗣傳入禁中高宗篤愛之日置御案乃召師川擢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師川每語人曰東坡山谷瑩中三先生余極敬畏然其瑕疵有可笑者東坡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赴官姑熟剛當罷七日符至乃行瑩中時對日者談命皆顛倒可笑也師川持議若此可謂不阿所好矣所著有東湖集長子璧字待價豪邁能文詞擬上書萬言欲投匭極言時政無所諱避



師川見其稾大驚奪而焚之惜乎早世使其長年焉知非幹蠱才耶

## 林敏功　林敏脩

敏功字子仁蘄春人年十六預鄉薦下第歸歎曰軒冕富貴非吾願也杜門不出者三十年弟敏脩字子來俱以詩賦相高元符末蔡元度薦之累徵不起政和中賜號高隱處士子仁寄均父詩饒三落拓我迂疎饒三指德操也子仁殆借以自況焉耳山谷寄立之云林處士詩甚佳碧落碑無贋本也二林詩文凡千餘篇號松坡集

## 汪革

革字信民臨川人試禮部第一分教長沙於文無不精到曾代滎陽公作張子厚哀詞膾炙一時為詩尤警拔絕倫謝無逸號溪堂居士寄詩贈之有溪堂春水想扶疎之詠德操見而歎曰公詩日逸而道日遠矣呂舍人殆謂其用功在此而不在彼也信民和呂公欲晴詩春日絕句等篇敲字填句匠心獨妙嘗謂人能咬得菜根斷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稱賞生平清操至今尚可想見有清谿類稾論語直解幷詩話一卷

## 韓駒

駒字子蒼蜀之清井監人父為峽州夷陵令與內侍賈祥為莫逆交政和中裕陵問祥還論時有何人材祥即出子蒼詩文以進首篇有太乙眞人之句上覽奇之即批出賜進士第除祕書省正字不數年遂掌外制議祀明堂圜壇方澤樂曲早歲以詩壇天下蘇黃門一見比之儲光羲王平甫稱為官樣文章拔公題其詩卷云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到者稀我讀君詩笑無語恍

然再見儲光羲二蘇所見何其不謀而合也子蒼每詩成輒反覆塗乙又歷疏語所從來至既以予人久或累月遠或千里復追取更定無毫髮恨迺止與徐師川友壻受知於山谷周益公題山谷與子蒼帖曰士大夫少負軼才其詩章固已超絕然須經前輩題品乃自信不疑如參禪雖有所得猶藉宗師之印可耳子蒼嘗言我自學古人庶乎於山谷近之矣後僑居臨汝從者益衆酬唱之樂不減元祐諸公大歐菴詩師川所作子蒼手錄之愛才賞音卽此是覘一斑諸孫曰藉能守家學陵陽詩草迺手授放翁者刻之撫郡語錄一卷范季隨周士所編周士云子蒼所作不止此當更訪之癯翁敖器之詩評自魏武而下凡二十九人子蒼與後山紫微與焉亦足徵宗派一時之盛矣

李彭

彭字商老南康軍建昌人尚書公擇之族姪也家貧績學枕籍經史詩文能兼諸家之長尤究心釋典翟闓脩水之上樂志自放而筆墨一出人爭傳寶以相矜詫公擇猶子李伯去言年少能文汪信民亟稱之以爲有過其姪商老處居仁言商老詩文富贍宏博非後生容易可到洪覺範至石門呆禪出商老詩偈巨軸讀之嗟然謂此道人蓋滑稽翰墨者也陳了翁問範師江西之詩誰家爲最師荅曰駒父戲效孟浩然作語如王謝家子弟風神步趨不能優劣商老和之如劉安見上帝大言不遜豪氣未除獨師川有句在脊山烟雨西洲落照之外未暇窺也師之品評如是眞可稱佛門詩史矣商老嘗貧基蓋乞書于東坡公作大小兩軸竭其擇而用之且勉之曰德輿有子不亡矣坡公書山谷跋其後云





晁沖之

沖之字叔用一字用道鉅野人授承務郎以詩擅名呂居仁曰衆人方學山谷叔用獨專學老杜其昆仲之所講究者素矣所作李廷珪墨詩逼肖雅健卽杜老無以復過高秀實論其脫去世俗畦畛不讓古人與居仁唱酬最劇嘗戲語居仁我詩非不如子我作得子詩只是子差熟耳居仁戲荅云卽熟便是精妙處叔用大笑以爲然喜作長短句如臨江仙上林春慢等闋發音吐響出人意表有具茨集

夏倪

倪字均父蘄州人自府曹左官祁陽監酒文詞富贍儕輩罕及嘗以天寒霜露繁遊子有所之爲韻作十詩留別饒德操曲盡平綿之致赴江守日張彥實有贈行詩未覺朝廷疎汲黯極知州郡要文翁均父朝夕諷誦之其服官之勤可知也詩文一集呂紫微爲之序論學詩當識活法極其明快可補入詩話

王直方

直方字立之南州人舍人元才棫之子也補承奉郎力學汲古家藏圖史書畫甚富山谷極愛其文嘗云立之如瑤枝瑤樹常欲在人目前所寄楚詞二章寂齋賦一首並爲佳作因名其書室曰定志齋蓋取我徂維求定之意也山谷一日在市上見蠟梅開立之投以詩公書曰數日天氣驟煖固宜木根有春意動者遂爲詩人所覺極歎足下韻勝也偶病愛其子不克負荷盡以詩畫寄交舊居仁初未與公相識亦寄數種均父作詩慰之云書來整整復斜斜蓋笑其病中作字如此特舉山谷雪詩以戲之耳立之詩話載洪駒父詩一首胡生畫山



水烟雨山更好鴻雁書遠空馬牛風塞草外老愛第二句余愛第三句山谷愛第四句師川愛第三句第四句以是知詩特患不佳耳既佳矣欣賞者其妙在不同也

高荷

荷字子勉荊南人元祐太學生官蘭州通判學杜子美作五言頗得句法山谷自戎州歸荷以五十韻見公有蜀天何處盡巴月幾回彎之句公愛而和之并跋其後曰子勉作詩以老杜爲標準用一事如軍中之令置一字如關門之鍵南充之以博學行之以温恭蓋天下士也寄李端叔書比得荊南一詩人極有筆力使之凌厲中州恐不減晁張恨公未識之耳其推服若此柰曉爲董貫客不爲輿論所與自號還還先生其詩亦不傳

李錞

錞字希聲　人（覈案李希聲官至秘書丞）

江端本

端本字　臨川人宣和二年通判溫州（覈案江端本字子我陳留人鄰幾之孫靖康中以薦爲承務郎賜進士出身諸王官教授上書辨宜仁誣謗遭黜南渡寓家桐廬之鸕鶿原後爲太常少卿有七里先生自然菴集○廷博案劉後村江西詩派小序端本字子之子我則端友字也厲樊榭又案端友本不入社而厲氏宋詩紀事于詩派中列端友而轉遺端本則又誤矣因附正之）

楊符（廷博案元本作楊今訂正）

符字　人詳俟補入（覈案楊符字信祖未詳爵里有詩集一卷有吏道官冒惡田家事事賢之句）

呂本中

本中字居仁壽春人遷寓洛陽復徙婺州申公之孫舜徒少監之子成公之祖也宣和中爲樞密院編脩紹興初特賜進士累官侍講中書省號紫微省故稱紫微舍人家學淵源有中原文獻之目性情約雖以著述爲己

任生平因詩以窮玳禪而病淸癯若不勝衣一室蕭然
凝塵滿榻裕如也嘗序詩社宗派圖謂詩有活法若靈
均自得忽然有入然後惟意所出萬變不窮楊誠齋又
從而序之亦以學者屬文當優游厭飫以悟活法孫穀
祥野老遺聞云作詩文若不得其道則千詩一詩千句
一句自少壯至老猶旦暮也居仁之於詩每一見一
變至於今駸駸乎其未已此豈偶然哉以是知詩有活
法不知研求徒講究奪胎換骨者末矣九經堂詩蓋公
與昭德尊老諸公師友講習漸漬所得陸放翁稱其雄
筆大論凜乎其可敬畏周益公跋曰呂十一丈在政和
初春秋鼎盛且方宗尚王氏學以蘇黃爲異端而手書
立身爲學作文之法乃如此其師友淵源固有所自而
特立獨行之操誰能及之近世謂以詩名家是殆見其
書者幾耳曾元嗣贈公詩呂家三相盛天朝流澤于今
有鳳毛世業中微誰料理卻收才具入風騷洵定論哉
靖康之役太學生汪若海作麟書一卷恢詭譎怪不減
長卿大人賦居仁謂其意實有在漢武帝蓋未之知也
東叟之爲麟書蓋得法於此予固知之矣老臣憂國之
言遂使東叟圍城上書忠義激發之氣千載如見公所
作宋論四十篇審時度勢洞若觀火官箴三十二則綱鑑
云成公皆身體力行之言服官者宜各書一通於座右他
如春秋解童蒙訓軒渠錄等書皆傳布於世乾道元年
卒江守沈公雅刻紫微集二十卷
張子編次宗派圖錄既成客復過而問曰信如子言
作詩者斷以江西爲法乎予曰否否詩派人之性情
也性情不殊繫乎風土而支派或分十五國而下槩
可知矣譬之水然水雖一其源流固自不同江淮河





漢皆派也若舍派而言水是鑿井得泉而曰水盡在是
豈理也哉江西之派實祖淵明山谷云淵明於詩直
寄焉耳絳雲在霄舒卷自如寧復有派夫無派卽淵
明之派也鍾記室謂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
果何所見而云然邪宗風既祧居仁移其俎豆於山
谷蓋以山谷易似而淵明不易似也嗣是作者林立
海內翕然向風往來投贈日不給賞篇什之富梓於
獻原山中者詩派一百三十七卷續派十三卷可謂
極豫章之大觀矣南渡以來老成閒或彫謝又遇陵
陽韓子蒼僑寓臨川復執牛耳一時倡和之樂如曾
裘父錢遜叔輩又不下十數人四方傳爲盛事沿流
日久耳食之徒浸有起而訾議之者李文山遂謂元
和之後無詩楊廷秀亦有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
者自能別之之語矧璵璠餘子哉朱考亭云江西之
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廷秀又再變以斯知一代之詩
未有不變者也獨江西宗派云乎礀谷羅畸與葛山
書年來屛棄江西爲人輕姍但就陳黃中取數篇入
吾意者讀之便知古人爲不可及元遺山論詩三十
首有云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又云論
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由是觀之善學詩
者支派雖分性情則一卽曹劉鮑謝李杜集中何嘗
無淵明一派而諸家之所謂江淮河漢者自在也古
來未有無派之詩卽未有無源之水今必執江西一
派以求盡天下之詩是鑿井得泉者也詎復知江淮
河漢之源流子且居仁作圖名雖爲詩畫實不專主
於詩大約如制科以詩賦取士不過借以爲靖獻之
資焉耳豈眞據詩以定人之生平哉觀圖中首後山



而終子勉其寓意固已微矣後人舍立身行己不論
僅舉有韻之言稱爲宗派詩人而已嗟乎幾何不與
呂公論世尚友之旨大相逕庭也哉
紫微作圖其大意已見於自序既謂之圖則姓字自
有先後安得執此以較詩之優劣也如正平所云吾
乃居行間乎子蒼曰我自學古人均父亦以在下列
爲恥是同社已失予嘴之雅矣余意此特諸公及門
各尊其師之言也范周士曰呂公一日過書室取案
閒書讀之乃江西宗派圖也公言安得此書切勿示
人乃少時戲作耳及擧此語以問陵陽先生公誰云
居仁卻如此說宗派圖本作一卷連書諸人姓字後
豐城邑閒刻石遂如禪門宗派高下分爲數等初不
爾也細繹周士此言不無水火烏可信爲必然哉且
不特此也東坡題山谷詩云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
又云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山谷則謂
東坡作詩未知句法山谷愛陳後山詩爲之揚譽無
所不至後山云人言我語勝黃誰又何以解也豈文
人相輕自古已然雖賢者不能免耶
南州張扶長吏部作江西宗派圖錄薈萃諸書出
處甚詳但二十五人內李錞江端本揚符三人小
傳未備江子我在南渡初最知名其母夫人爲劉
原父之女見晁以道嵩邑縣君墓志見端禮弟端
本云云惟李錞僅以官傳揚符僅以字著耳因爲
補綴于後庶好事者有攷焉南湖花隱識
此書從樊榭山民厲君借鈔校過幷錄其跋語南
湖花隱其新號也雍正癸丑秋九月九日勿藥記

名家詩鈔小傳

鄭方坤撰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

閩 鄭方坤 荔鄉 撰
浙江馬俊良 嶸山 刪訂

目次

卷一

宛陵詩鈔小傳
曝書亭詩鈔小傳
梅村詩鈔小傳
三十二芙蓉齋詩鈔小傳
靜惕堂詩鈔小傳
賴古堂詩鈔小傳
田間詩鈔小傳
石臼詩鈔小傳
蘗子詩鈔小傳
龕山詩鈔小傳
舟車詩鈔小傳
南田詩鈔小傳
託素齋詩鈔小傳



溉堂詩鈔小傳
西堂詩鈔小傳
西河詩鈔小傳
采山堂詩鈔小傳
淸吟堂詩鈔小傳
湖海樓詩鈔小傳
午亭詩鈔小傳
澹園詩鈔小傳
聰山詩鈔小傳
安雅堂詩鈔小傳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一

閩 鄭方坤 荔鄉 撰

## 宛陵詩鈔小傳

施閏章字尚白一字愚山宣城人祖父俱以理學名世爲東南人士所宗先生少負異資習聞家學弱冠工舉子業兼治詩賦古文詞名噪江左順治己丑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引經斷獄多所平反朝士爭籍籍言其可大用會世祖章皇帝方右文拔曹郎尤者充學使御試名居第一遂提學山東其課士以通經學古爲先論文崇雅黜浮風氣爲之一變已奉命分守湖西所轄吉臨袁三州兵馬蹂躪之餘邑多逋賦追呼急輒相聚爲盜作勸民急公歌垂泣諭之遍歷崇山廣谷備悉民間疾苦作彈子嶺竹源坑諸篇以告諸長吏讀者感泣比諸元道州之舂陵行而民亦相勸輸賦毋敢後時於是一意休息吏不能爲暴又數平冤獄案牘益簡每高舂一視事對閣皁山色支頤賦詩築愚亭於官廨之傍環以橘柚暇即與過客觴詠其中無何以裁缺歸里民送之如歸市臨江故有江淸可以鑒先時民過之嘆息曰是江如使君淸因改名使君江至是民送之江上不能別復送至湖曾湖濱所乘舟爲御史贈物輕不能渡民爭買石實塡之已渡乏食賣其舟而歸康熙己未詔舉博學鴻詞士三相國薦其才召試授翰林院侍講又二年晉侍讀當是時愚山之名滿天下求碑版詩歌者趾錯於戶四方名士負笈問業者無虛日作爲文章極其醇雅而于詩學尤邃體氣高妙格律深穩鏘然而玉應盎然而春溫一

時詩人有南施北宋之目王阮亭先生最愛其秋風一夕起庭樹葉皆飛孤宦百憂集故人千里歸嶽雲寒不散江雁去還稀遲暮兼離別愁君雪滿衣之作謂昔人論古詩十九首以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此雖近體豈愧十九首耶又謂其清詞麗句層見疊出倣張為主客圖之例摘其尤者標出與康樂池塘生春草玄暉澄江淨如練仲言露濕寒塘艸月映清淮流并實藝苑談助云

## 曝書亭詩鈔小傳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人少聰慧絕人書過眼覆誦不遺一字為舉業文下筆千言立就童丱之時即便工詩崇禎十年浙東西大饑人相食朱氏固巨族自其曾大父文恪公以宰輔歸里無中人產至是幾絕粒猶守青氈舊物諷誦弗輟既而嘆曰河北盜賊中朝朋黨亂將作矣何以時文為不如舍之學古乃肆力於三禮左氏內外傳楚詞文選丹元子步天歌人皆笑以為狂未幾亂果作年十七作贅婿於嘉興馮氏馮公有容王鹿柴者華亭名士也一見大奇之曰此必以詩名世自後名益高郡國諸侯聘幣爭集其門所至皆以賓師禮之既以博學鴻儒徵

御試高等以檢討充內廷供奉辛酉典江南試稱得人為言者所中鐫一級尋復原官先生亦遂無用世志退而著書有日下舊聞四十二卷經義考三百卷明詩綜一百卷皆鑽穴前聞參証已說卓然有傳於後無疑古文詞剪裁淨峭潔名貴於易堂堯峰之閒高參一座詩名尤籍甚人口時阮亭尚書以風雅



號召海宇一時名流無敢相驂騎者濟河海岱間每以山薑田氏並舉為言而江南人士亦有漁洋綿津二家詩之刻此皆出於鄉曲之議門下士阿私之論附影隨聲不可為典要惟宋生體大思精牢籠萬有而澄汰鍛鍊不肯人云亦云若以匹敵正如玉溪生所云彼若陳高天氏之舞此乃引穆天子之歌彼若言太華三峰此必曰潯陽九派者迄今交遊零落壇坫荒涼而新城長水屹然為南北二大宗師比於唐之李杜宋之蘇黃更千百年而勿之有改也嗚呼盛矣



## 梅村詩鈔小傳

吳偉業字駿公一字梅村太倉人少負絕人幾過目成誦凡經史百家稗官小說山經地志釋典道藏以及酉陽之典宛陵之蠹珠琅玉笈之遺赤文綠字金匱石室之秘自十五六歲時即已原原本本兼綜共貫作為文章如兔起鶻落風發泉湧千言倚馬莫能窺其涯涘時張天如吉士以復社領袖教授里門門下士著籍者不下千人求其敦學相長罔一知十卓然稱都講生者延陵而外實不能再屈一指一時企





羨謂扶風之遇鄭康成河汾之得薛收董常此其選也年二十舉崇禎辛未科會試第一廷試賜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時猶未娶特撤金蓮寶炬花幣冠帶賜歸里第完姻於明倫堂上行合巹禮蓋自洪武開科花狀元綸後此為再見士論榮之嗣後迴翔館閣不十年遷陞至宮庶學士金鼎沙堤旦暮間物耳乃旋遭蟒賊之亂都城失守天子殉社稷倉皇行遯滿月蕭條當其時亦思引刃以自裁指軀以見志徒以雙親年老濡忍不決及入本朝遍於徵召復有北山之移論者惜之然讀其詩詞樂府故國舊君之思流連言外如我本淮王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古人一飯猶思報廿載恩深感二毛聲有餘哀情文兼至及臨終一詞云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夭高名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剖卻心肝今置地問華佗解我腸千結追往恨倍淒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炙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決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



完缺想憤自訟不作一欺人語讀者畧其迹諒其心可也所作永和宮詞琵琶行松山哀雁門尚書行思陵公主輓詩諸什鋪張排比如李龜年說開元天寶遺事皆可備一代詩史豈僅若函書眢井但說庚申慟哭荒臺徒傳乙丙已哉按節而歌猶令人掩卷而三歎也

## 三十二芙蓉齋詩鈔小傳

龔鼎孳字孝升別號芝麓合肥人前明進士官蘄水令以沬尤徵爲御史坐言事下獄甫論釋而明社屋入本朝用大臣薦以原官起用屢遷屢仆卒以才名受
世祖之知嘗謂左右龔某下筆千言如兎起鶻落不假思索眞當今才子也以此游加擢用歷官至大宗伯云時鼎革方新前朝耆舊多混迹於酒人畫師以寄其悒憀幽憂之感又少年英俊希光而待廕者翕



集京師不能無丐齒牙仰喣沬先生開東閣以招之分餘明以照之嚴冬之裘萬里三餐之糧千尋古云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者川鶩星奔於斯爲盛先生旣負宗師重望而才氣又實能籠罩羣英每當花晨月夕三爵以後擊鉢賦詩風流自賞或一題而數吟或一韻而七八叠無不扶質垂條方流圓折笑譜間作落紙如飛一時名士皆俛首攝伏而歎爲天人未曾有也全集曰三十二芙蓉齋稱其調高以逸其詞婉以麗其音節響以沉其託旨也遠深而其取材也精確新聲綺製非復人間所謂五嶽起方寸讀書破萬卷者惟先生足以當之吳門顧茂倫次先生集於虞山虞東之後有江左三大家之刻蓋貴一時如鼎三足匪僅若禹貢荊揚之稱金三品者之有所軒輊於其間也





## 靜惕堂詩鈔小傳

曹溶字秋岳別號倦圃嘉興人前明丁丑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蹇諤有直聲中朝貴人多側目旣遭中原板蕩
聖主當陽張八紘以羅才俊先生以先朝遺逸亦思踐伏艸茅終槁項黃馘以死徒以推轂者衆敦逼出山不獲遂其初志旣敭歷中外久游陞至少司農中間升沉淹速不常厥居亦時而爲嶺海關塞之行迨康熙戊午己未間



天子思得閎博之士備顧問大臣有舉先生名應詔者先生已歸隱林泉仰屋著書三徵不起矣少日即以詩名年事漸增風格日進體氣自然意匠深穩與龔芝麓宗伯異曲同工卓然爲國初一大家李天生稱其五古如羚羊挂角無迹可尋而渾金璞玉中爽爽自露神采又云意取其厚詞取其自然所以復漢京也調取其俊逸格取其整所以明選體也而渾雄悲壯馳騁兩唐者反在所畧又云七古向有獻吉如龍仲默如鳳之喻龍變化不測鳳文采斐然可謂深知李何者要之二體亦未能偏廢先生雙提並騁而行而奧衍宏深不顧時眼大有郊祀鼓吹之遺世無言漢詩者吾珍此自賞耳益其佩服若此至五七律之一氣渾成五七絕之正變互見其見稱於李秋錦陳其年潘稼堂鄧孝儀諸公尤未易更僕數昔夫子論玉有七德而申之曰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夫玉之德至於圭璋特達天下莫不貴而其精氣之著見則田夫野老皆得望而知之世之爲詩者不枕經葄史以盡其才月鍛季煉以博其趣涵濡



醞釀息深深而出之塵徙取煩音縟語希世媚俗則非玉也碈耳讀靜惕堂集其廢然而知返也夫

## 賴古堂詩鈔小傳

周亮工字元亮一字減齋又別自號櫟園學者稱之曰櫟下先生先世自金陵徙居撫州之櫟下數傳復徙大梁考其世唯櫟下居最久取以自號志不忘也少好學能文章弱冠從海內諸名士游聲稱籍甚崇禎庚辰成進士授濰令以守城功擢御史十日而京師陷間道歸里門明年王師下江南遂以御史招撫授鹽法道遷閩臬踰年陞右轄尋轉左時山海崎嶇無尺寸乾淨土公至剏以雕勦收餘燼而喣哺之使

反側子自安平李鳳毛之亂解清漳之圍見者胥驚爲神施鬼設不知皆從書卷中體驗肯人成局而變化出之者也旣以御史臺徵上章言閩事輒報可又奇有所建白頗摘抉用事者蹤擢少司農而聞者咋舌曰禍始此矣已而督臣果飛章誣劾奉詔赴閩勘時有司已鍛煉具獄比到吏民守府訟寃者以千百計按察司與五司理會鞫得其寃狀與平反撫軍不敢任請廷質詔逮法司復訊仍以辟上秋有詔朝審讞之日忽大風從西北起吹爰書入雲端移時乃下於是羣公卿揚言曰天意如此獄可疑適緣大行遺詔恩未竟朝審案援赦論釋再出爲青州海防道轉江安糧道再被論事白而卒生平詣爲詩宗仰少陵然機杼必自己出不屑爲公家言劌鉥湔濯而歸之大雅而訟繫前後數年所得詩尤多方坐獄堂下健卒猙獰立呼暑聲如沸手葉據地顧伍伯乞紙筆作送客游大梁二十絕句投筆起對簿詩語皆驚人獄成奏上人謂且不測公赫蹏細書與所親曰今日當得肯東衣待之所謂時至則行也又一札云今日尚



不得肖又活一日屬友人爲作又活一日印章卽此而論較子瞻獄中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之句其度越古人何等哉當公之被逮入都也百姓皆炷香號哭追送數千里謂公活我顧奈何反以閩事累公語悲痛不可聽詳閩人高兆四泣記中其時遮衆者近千人考治榜掠瀕死無算猶數百人從公對簿與大呼白公忠直無罪情詞慷慨卒無一言撓敗吁難已其閩人也先祖二銘公辱公文章道義之交嘗枉駕三造敝廬閭里傳爲佳話雖公遺集叢



不禁廢書而三嘆也



田間詩鈔小傳

錢秉鐙字幼光桐城人後更名澄之字飲光崇禎朝以明經貢入京師屢上書言時政得失不報遊良越間與復社幾社名流雅相引重目擊秦寇蹂中原喟指齒嚙欲以功名自奮迨南渡而後事不可爲麻衣芒鞋間關萬里崎嶇閩嶺間猶不忘　之初志焉歸後侮字風清玄黃戰息羅床土室埋照終年酒德琴心達生用老斯詠斯兩或嘿或語格每進而益上詩屢出而不窮要其流派深得香山劍南之





神髓而融會之昔賢論陶元亮詩云心存忠義地處閒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讀田間一集庶幾近之締章繪句家不能道隻字也

石臼詩鈔小傳

邢昉字孟貞一字石湖高淳人少日爲諸生有名明末社事大興淮服江表之間孟貞實爲職志每酒塲詩社座以爲無車公不樂同道爲朋流言不信聲氣廣子翕然四應明社旣屋敦蠱上履二之節伏處湖濱謝去舉業不事泉明之椒當門仲蔚之蒿塞徑彈琴賦詩蕭然有以自樂其於人世聲利之途蔑如也最工詩五言清真古澹從韋柳門庭中來陳仲璣謂孟貞詩無一暢懷語如讀孟郊東野集令人不懽施



愚山與相友善其沒也爲輯其遺詩以傳王阮亭尤最所稱賞悵未及友其人官祭酒時鄉人李某往令高淳特屬訪其後人李至問之則老妻稱孫煢煢孤寡餐粥恒苦不給李脫贈三百金爲置腴田百畝俾免飢寒而其家竟不知誰爲之嗟夫羊舌下泣之仁郈成分宅之誼皆所望於素未識面者哉錄此用表古道且以誌文人身後之遇也

燊子詩鈔小傳

紀映鍾字伯紫別號戇叟上元人崇禎間爲名諸生時張溥天如張采受先楊廷樞維斗周鍾介生輩坐棗復社四方雲集響應各以類從要必有一二人爲之宗主如貴池之劉伯宗吳次尾蕪湖之沈崑銅宣城之沈眉生是也而金陵爲陪京重地山川妍淑風物清華鐘鼓聲聞衣冠都雅是時扶質垂條星奔川騖者則必以紀伯紫顧與治二君爲職志與治早殁而伯紫獨領袖羣英繼丁陽九之厄一時名士靡身湛族取義成仁而一瞑不顧者固不乏人而岐路參差蒼黃反覆賦空床難獨守者正復悉數而未可終甚且叩首賊庭六等定罪固向之談忠說孝邦國羽儀而羣奉爲黨魁者也伯紫以青雲白雪之身遭不偶然不滓躬耕養母遠害全身古所稱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者其庶幾焉少與廬江龔宗伯友善宗伯既貴爲招之至京華下榻焉歲且十稔此外未嘗輕謁一人輕投一刺如天半朱霞可望而不可卽詩若干卷宗伯爲繡梓以傳近代徐天池盧次楩陳白埜皆得知己一人死以不恨而伯紫更躬逢其盛矣伯紫有妹名映淮窗才藻善詩幼有棲鴉流水點秋光之句後適莒州杜氏以節聞阮亭王公司理揚州作秦淮雜詩其末章云棲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伯紫見之殊不悅曰公詩卽史今以青閨嫠婦與莫愁桃葉並稱後人其謂之何公改容謝之後爲儀曹力主纂疏旌其閭曰吾以懺少年綺語之過亦可稱一段佳話也鈔伯紫詩並疏其軼事於右





畬山詩鈔小傳

方文字爾止桐城人天啟末諸生司農玉峽公之子狀貌魁傑賦性亢爽少負時譽高自標表好結四方知名士與從子以智聲名相頡頏崇禎中江上選家林立楊廷樞維斗錢禧吉士劉城伯宗吳應箕次尾諸名士狎主藝林國門一懸千金不易爾止楷柱其間所選訊雅一書壇墠相望並重雞林既因世變不就博士弟子試銳志著述其爲詩陶冶性靈流連景物不屑爲章繡句繪之學聞有粗率之句頗爲承學口實然爾止實苦吟含咀宮商日鍛月鍊凡人所經忽視之者皆其嘔心刻肺而出之者也好駁人詩與人辨論至面赤背汗不少休人亦以此嗛之而爾止已語輒忘不復省記矣所著畬山集五十卷一時耆宿若　龔芝麓施愚山林茂之孫豹人宋玉叔顧與治紀伯紫諸公皆盛相推許以爲必傳今其詩具在如萬劫不燒惟富貴五倫最假是君臣年少才如不羈馬老來心似後凋松性情最是遊不倦富貴何如詩可傳卜肆尙能言孝弟醫方猶可立君臣天下後世必有誦其詩而知其人者爾止以己壬子生命畫師作四壬子圖中爲陶淵明次杜子美次白樂天皆高坐而己偃僕於前呈其詩卷王阮亭爲題詞且語座客曰陶坦率白老嫗可解皆不足慮所慮杜陵老子文峻綱密恐畬山不免喫藤條耳一座絕倒此雖戲語亦可想見此老之興酣脫腕不暇草率時也





舟車詩鈔小傳

陶澂字季深寶應人以字行又去其復字止稱季四方識與不識咸目曰陶季陶季云季深早失怙恃崇禎末天下亂挈妻子避地吳越有運甓德耀之風福王南渡後棄諸生不事而專肆力於詩古文詞性耽遊覽窮之燕之齊之晉之吳越涉八閩浮三湘七澤遊屐所到聲名翕然其所著詩多於舟車中得之因名舟車集翛然詠歌自適其性情伉爽無一惝怳蕉萃之音蘄州顧景星所稱爲二百年來山林無此

作者也嗟夫世之號逸民者大率先貞後黷蒼黃反覆如北山移文所譏能終老蓬蓽矣或沒世而文采不表見於後世槁項黃馘亦無取焉故必隱逸與文苑合傳一洗終南捷徑之辱而逸致閒情賁能與玄眞子甫里先生後先競爽乃所謂難能而可貴也如季深者其庶幾焉

## 南田詩鈔小傳

惲壽平以字行名格一字正叔別號南田而南田筆墨之名特著生而敏慧眉目秀朗父遜菴授之書上口卽能解義八歲詠蓮花成句驚其塾師崇禎末方十餘齡遇變故隨父崎嶇閩嶺相失黃華山下旗帥某得之愛其聰穎欲留以爲子遜菴旣以緇衣得脫偵知子在某所其帥媼酷奉釋氏將挈之過靈隱因屬寺僧善言誘挽指此子慧根極深惜福薄壽促宜令出家卽日剃染留寺中而去旣歸遜菴卽褫其韓



帽易寬袍大袖日加督課學乃大成遜菴爲復社遺老學問節概東南碩果四方聲氣翕集南田張筵脂奎賓餞成禮承志曾無倦容少時流離瑣尾以畫叙得生遂創沒骨花一派賣畫養父無愧白華孝子畫筆得於天性本工山水烟雲萬態多倣黃鶴山樵旣與虞山王石谷交筆意極相似顧而嘻曰兩賢不相下君將以此擅天下名吾何爲事此乃作花卉寫生含苞怒放殘英半墮濃染纖裂別開生面間作一虫一鳥傳神阿堵刻欲飛動而題語書法兼工故世稱



南田三絕沒未十年一縑之貢購數十金又不獨以筆墨重其品也詩率幽澹淒戾托寄遙深故與月泉吟社相類其詠梅曰可憐雪霰相催急纔到春風已白頭可想見其憔悴枯槁矣性落拓雅尚遇知己或匝月爲之點染非其人視百金猶土芥不市一花片葉也每舟車返裝橐累千百金家人散漫輒隨手散盡以故遨遊半世而貧至無以爲家其事也賴故人經紀其喪所居有甌香館倡酬皆一時名士云



## 託素齋詩鈔小傳

黎士宏字媿曾長汀人負岸異姿自爲孤童卽能讀等身書嗜聲詩又不好繁艷諧俗語少游寧化李元仲之門稱入室弟子應試三山見曾弗人作蘭與蘭語詩爲贄弗人大擊節且語人曰黎生漢魏之苗裔也時新建徐世溥有文名與虞山宗伯書謂今海內人士惟長汀黎媿曾及漢陽李文孫兩人已耳而周櫟園方伯謂黎自可單行若比並漢陽恐疑噲伍其爲名公大人所傾倒若此順治甲午捷京闈廣試禮





部不第需次授廣信司理旋以裁缺補永新令舉能其職歷官至甘山道移節寧夏適邊將倡亂河西一帶無固壘人心風鶴訛言日數起顧獨以鎭靜處之督餉籌邊治軍書鞅掌達旦八年塞上勞苦功高迫于羽舞階唐功竟奏諸公多以節鉞相推而屢疏陳情卒遂初服以去一畝之宮彈琴賦詩蕭然有以自樂幾忘當日之赤羽白旗而以身爲長城之寄也昔臧文仲有言賢者急病而讓夷若此者可不謂加於人一等歟著作甚富選家謂其古文清新俊逸未嘗步武前人而動與古會詩格隨年而變大抵刊落陳言清眞樸老與周櫟園汪舟次諸公後先競爽與於以筆悅爲工者寅湖青草之奇靈洞翠華之秀吾於託素一集兼悠然而觀其深矣

## 溉堂詩鈔小傳

孫枝蔚字豹人三原人世爲大賈饒於貲崇禎末年李自成破潼關中原事不可爲則散家財結客集義勇數千思殺賊自效既乃爲賊所敗隻身走江都折節讀書交四方知名士遂以詩名世康熙己未歲公卿交章論薦舉博學鴻詞科時大司寇崑山徐公乾學通賓客盛聲氣士之附騏驥而攀鱗翼者莫不幸趨門下京師爲之語曰萬方玉帛朝東海一點丹誠向北辰東海徐郡也豹人恥之屢求罷不允促入試



不終幅而出

天子雅聞其名命賜銜以寵其行部擬正字

上薦之特予中書舍人始豹人以年老求免試不得至是詣午門謝部臣見其鬚眉皓白戲語曰君老矣豹人正色曰僕始辭詔公曰不老今辭官公又曰老老不任官亦不任辭乎何日言歧出也部臣愕謝之豹人貌魁梧身長八尺聲如洪鐘龐眉廣顙衣冠甚偉與尤悔菴初未識面一日者悔菴客揚州集某公處豹人甫入門於稠人廣座中望見即趨赴曰此孫先生耶吾固識之相與握手大笑籍本秦川遺世亂毀於賊流寓邗水遂卜居焉家無負郭田環堵蕭然左對孺人右抱稚子長年刺促乞食於江湖間入幕府爲諸侯老賓客晚播遷在外不克遂其鄉關之思則築室數楹顏曰溉堂烹魚釜鬵隱然寓西歸之意其懷抱從可知矣嘗遊焦山中流遇大風鼉作鯨吞舟人皆戰慄無人色豹人獨從容和坡賊詩曰風起中流浪打船秦人失色海雲邊也知賊命原窮薄尚欲西歸太華眠時人服其雅量所爲詩衝口而出





搖筆而書老幹紛披天真爛熳而調古格高不作一塗澤語固未可與貪常嗜瑣之徒同類而並觀之也

## 西堂詩鈔小傳

尤侗字展成別字悔菴晚自號西堂老人西堂者其所讀書處也少日博聞強記有才名補學宮弟子歷試於鄉不利貢於廷除永平府推官坐撻旗丁降調康熙十七年以博學鴻詞徵召試體仁閣下

上親擢五十人官翰林纂修明史同日入院先生齒最長四十九人者皆坐其下逾三年告歸分撰志傳多至三百餘篇同館未之有也既家居以詩文縑素請者盈庭戶揮灑不倦必滿其意以去同時汪鈍翁



居堯峰以古文詞自矜少可多怪百求不一應以是人多畏汪之嚴而樂先生之和易云先生名雖未登甲乙榜早爲文社倫魁弟子著錄者衆大學士崑山徐公元文其一也早歲所作詩文流傳禁籞如臨去秋波一轉制藝讀離騷弔琵琶諸南曲皆經

世祖皇帝賞鑒而重惜其才命相妨終受

聖祖特達之知官之翰苑又於南巡迎駕之日晉官侍講年幾九十乃終食報於文章亦不可謂不厚也已所撰西堂雜組學者皆悅奉爲兎園冊作詩甚富

上爲者爲白傅之諷諭間適次亦知誠齋之道院朝天萬斛泉源隨地湧出要爲稱其心之所欲言昔雲門說法如雲雨殊不喜人記錄覓即呵曰汝言不用反記吾語異日裨販我耶今之不事裨販者見亦罕矣鈔取荃蹄棄高宣百萬層被爲海內讀西堂集者進一解焉



## 西河詩鈔小傳

毛奇齡字大可蕭山人以避仇亡命改名姓與兄萬並知名人呼小毛子晚歲林居講學海內稱西河先生少負才縱橫爲詩歌古文又好臧否人物意稍不合即不少假顏色人皆恨切齒有欲殺者既遭亂不應試閒效元人作小詞雜曲以自娛怨家摘其語以爲誹訕按驗無實得不坐仇者憤無所洩乃欲藉他人事搆之死籍捕四出則跳身之齊之楚之鄭衛梁楚並薦複壁變觸長吟往往託之美人香草以寫其

幽憂騷激之思過淮陰於張吏部園亭倚醉扣槃賦明河篇六百餘言及旦則城中鈔爲殆遍又嘗游飲禹州揚花飛飛望署後白雲樓泣下作歌匝月而都下之妓館酒樓競相傳唱皆其生平之佳話也久之以鴻博徵授史職在館七年告歸又十餘年乃卒西河長於說經一掃訓詁習氣持論尤好與宋儒牴牾爲詩近萬首嘗自言酬應者十九宴游者十一登臨感寄無聞焉工拙概可知矣然唐人原無虛題自子美始後乃轉相沿襲蓋浮響易塡實拈難工也又生平絕不喜東坡詩謂其詞繁意盡去風騷之義遠一日者汪主事蛟門舉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之句相難謂此等詩亦得云不佳耶遽怫然曰鵝詎便後知耶獨尊鴨也衆爲捧腹然西河詩實能以雋骨幹艷彩莊而不重宕而不佻令人於千載後重見神龍景雲風度始寧女士徐昭華讀西河瀨中集而感嘆願受學稱都講焉今集後附徐都講詩一卷即受學時所存稿也西河曰吾門多才以詩則無如都講者都講蓋高弟子之稱名云





## 采山堂詩鈔小傳

周篔初名筠字青士別字簹谷嘉興人少遭亂棄去舉子業不治受廛賣米府城初頗有括故家遺書運船寓於市者買得一船積樓下每日中交易質晳斗斛權衡堆滿肆於糠秕中撥亂書讀之窮年矻矻糾史讐經鐵頭細書盈尺滿笥未嘗少暇息其爲古今詩句敦字琢超超拔俗不輕襲前人片語時同里王翃范路沈進路弟子繆泳秀水朱彝尊海寧朱一是交賓其詩與相唱和四方名士過者輒留飲或醵金會餐泊舟於門相接也胸無柴棘人有匱之傾肆中錢米給之歲凶出私錢爲粥以食餓者既急人難又交遊漸廣有請必應由是生計日窘往來嘉善桐鄉以詩格授人每出少年子弟三五執詩卷隨之行援止者或數日留留或不辭去嘗元日挈子旼至武康銅井山尋僧轉入徑山時已昏暮去山二十里雪甚虎跡交於塗循澀路前進旼哭於後不少顧造望林中燈修修就之則僧提燈所居僧曰山多虎居士遠來得不心動乎曰吾行不失道心一動則飽虎口矣因煨芋魁共啗留信宿乃歸山顚徧歷七十二精舍而返其儻蕩不羈多此類也晚年詩趨率易嘗醉書五言云似士不遊庠似農曾讀書似工不操作似商謝奔趨立言頗究元應事還粗疏饑寒不少顧吟詩作歡娛眞可當一幅寫照矣





## 清吟堂詩鈔小傳

高士奇字澹人號江村錢塘人白少好學能文家固貧年十九之京師以諸生就京闈試不利落魄鬻字賣文自給新歲爲人書春帖子往往自作聯句用寓其幽憂牢落之懷偶爲

聖祖皇帝所見大加擊節立召見旬日之間三試皆第一於是簡人內廷供奉旋授內閣中書舍人擢翰林院侍講洊陞詹事府少詹事嗟夫先生一孤豎寒儒耳當其留滯長安三旬九食殘杯冷炙時遭戴安道之辱卒能以文學自奮致身霄漢之上故論凌雲之際遇則與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者同其烜赫驚賓賚之宣呼則與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者均茲欽容覩錫予之駢蕃則與內分金帶亦恩與荔枝靑者等斯寵渥至於栖梁侍宴天祿校書行幄扈輦賡歌載筆每奏一篇

上未嘗不稱善視夫枚皋東方朔司馬相如之徒俳諧捷給富麗爲工者其氣象可同日語哉先生素謹愼口不言溫室樹徒以不由科目驟致通顯朝士多

惻目會有造蜚語上聞者賴
天子仁聖放歸田里曲示保全之意越五年復以原
官起用仍內直如故謝表所云媿寵榮之踰分致嫌
怨之紛來荷蒙曲護孤根得遂歸田之願終收散履
俾抒望闕之誠由中之言知非強設矣久之以年老
陳情卒獲初衣之請又數年乃卒亦詩人之兼禮守
義而身名俱泰者歟所爲詩諸體具備豐而不失之
靡約而不失之促和平爾雅而不爲鉤章棘句之習
所謂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者雲蒸龍變倣斯人



壽護與歸

湖海樓詩鈔小傳

陳維崧字其年一字迦陵宜興人年十七爲諸生偃
蹇至五十四歲始用大臣薦召試博學宏詞入一等
授翰林院檢討修明史又四年以疾卒京邸檢討少
淸癯長而予思學士大夫皆稱爲陳髯一時言詩古
文詞者必推髯由是髯之名滿天下大父少保公父
贈公並以淸流爲名卿佳公子有聲東林復社間丹
穴鳳毛過者不敢題凡鳥也既連不得志於場屋乃
束裝爲汗漫遊詩壇酒社到處逢迎自王公卿相而





下凡賀觴宴餞頌述之作必得其片紙以爲榮膴
之資益於堂四方之壁文錯於戶顧髯落拓視金帛
如土每出遊則貲千金輒隨手散去時府匱之則倣
尺牘書跟如是者終不悔所作詩風華典贍原本六
朝三唐後乃倣元白恣於昌黎眉山諸家而得其神
髓過花間前上尤喜倚聲度曲與酬以往落紙如飛
慢詞小令多至千八百闋振古所未見也爲文最工
駢體每於敘懷傷往悽有餘情哀豔流逸庾開府後
一人而已髯未疾時嘗以江湖山藪爲念緣史事方
殷未敢引退疾亟吟斷句云山鳥山花是故人猶振
手作推敲勢哼其可哀也已不佞少日好縱覽前輩
詩文檢討一集尤素所瓣香奉之觀髯絲禪板之遺
圖桃楊枝紫雲之軼事風流跌宕未嘗不掩卷想見
其爲人也



午亭詩鈔小傳

陳廷敬字子端別號說巖澤州人六七歲從塾師受
句讀見左氏春秋傳喜而竊誦之嗣後見他古文無
不然家固多書從兄庶常公尤好古則從學之盡發
所藏書縱觀之年二十釋褐登朝優游詞館時龔芝
麓宗伯以風雅號召天下諸名士皆出門下而新城
王貽上最有詩名先生詩不與之合王獨奇其詩因
以自負然卒不與之合閒亦爲古文以自娛長洲汪
若文見而大異之感激汪言遂肆力於古文自有得
焉其後召見殿中問朝臣誰最能詩舉貽上詔求宏
博鴻儒備顧問舉若文兩人用此官翰林益相切劘
砥礪以盡其材之兩人者一爲詩伯一爲文宗卓然
爲本朝第一手而吹噓上送名達天衢出谷遷喬聲
華赫奕實由先生一言推轂誠所謂文章報國而得
以人事君之道者矣先生少不好弄過羣兒戲則斂
肩袖手望望然去稍長衣冠偉岸凝而後言議而後
動磊砢自異蓋天性也歷仕五十餘年遭逢聖明位
爲上相既用德行事業光昭邦治黼黻皇猷而又以
文章餘事深契主知
聖朝之賜詩序有曰其氣渊若其言藹如淸醇雅厚
非積句累字之學所能窺竊其諸一字之褒榮於華
袞者歟陳乞章屢上得請歸有日旋奉
特詔再入綸扉逾年而赴玉樓之召家於午壁纂平
生所爲詩賦雜文五十卷題曰午亭文編云

## 澹園詩鈔小傳

徐乾學字原一號健菴崑山人先生昆季皆一代偉人蔚為國器視王氏之珠薛家之鳳不翅過之而仙郎法酒臚唱三聲履跡衣香集成一品尤屬古今僅事以是識與不識咸嘖嘖稱三徐云季為立齋相國其得第獨先次為果亭閣學康熙癸丑第三人及第長即先生庚戌探花由編脩洊陞至大司寇三公以博學高才連擢上第位列卿門地之隆賓客之盛一時無兩而先生尤知人能得士有人倫水鏡之目凡



崇其賞識者率飛黃騰達以去登李元禮之門不啻虬戶望韓昌黎一面有若泰山海內之士雲集星馳若百川之歸巨海纖介之宗龍也每於退朝之暇觴詠滿堂先生口酬辨問手繕簡牘耳受陳察兼施並給曾不錯誤賓退則書卷隨身暇覲鉛槧即飲闌寢倦會無休息之時先生固愛才若渴絕不爲私然以交遊太廣聲氣太通其家人門下客不能不緣之以為姦而士之失職不平者復鼓唇搖舌其間蜚語謠言傳播坊市於是督撫賢內大臣摭拾羅狀連章



劾奏賴

天子明聖置不問先生遂謝病乞歸五疏乃得請命脩一統志倣宋司馬光故事書局自隨

御賜光芒萬丈四字以寵其行聖眷固未之替也逾年詔以原官起用而宣綸之日即爲撤瑟之辰八百孤寒齊下崖州之泪矣先生與汪蛟門論詩不合至於忿爭攘臂若昔日陳艾然者蓋汪主韓蘇崇取才氣司寇則格律圓整音調和諧不離唐詩正聲者近是同時梁蒼巖相國有蕉林集王湶儒相國有西田集王儼齋司農有橫雲山人集皆肆好和平不失五堂家數而司寇尤意餘於匠情深於文蔚然成一家言余欲承學之士亟睹漢官儀也特錄澹園集於冊而他槩從略焉



## 聽山詩鈔小傳

申涵光字和孟一字凫盟永年人端愍公長子也少而穎異下筆為文章高潔宕逸絕去時俗蹊徑碩獨喜為詩十五歲補邑諸生有名庠序間會帝京失守端愍公殉國難扶柩襄事畢即閉關走江南求先人知交作志傳捧以歸遂絕意仕進以毋命浮沉博士弟子中非其志也鄉居力耕課二弟皆成名足跡絕城市以恤事至京師公卿大人皆折節行與交有欲以山林隱逸及孝行薦者辭不赴拂衣歸邑人張





蓋陰詩云草澤英豪盡上書奎章閣外即公車我甘漁父困衰老獨有涵光是隱居論者以為實錄既棄舉子業不事則益肆力於詩沉鬱頓挫一以少陵為宗與其友雞澤殷岳伯巖永年張蓋覆輿曲周劉逢源津逮邯鄲趙湛秋水更唱迭和觴咏為樂王阮亭謂河朔詩派實自凫盟開之晚歲究心性命之學并詩亦不多作謁孫徵君奇逢於蘇門執弟子禮歸來大書於堂曰眞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又自題書室云學古之志未衰每日必權書早起下世之心久絕無夕不把酒高歌栢鄉魏相國贈札云年少文壇老來理路天道之春夏而秋冬聖學之博文而約禮其見許於大賢如此亦可想見其所得矣卒年五十九或謂其數與少陵適相符云

## 安雅堂詩鈔小傳

宋琬字玉叔號荔裳萊陽人少負異才風格遒上自十八九時即以詩賦古文詞屈其儕偶每一篇出學者視若虬珠拱璧無異詞者壯歲成進士迴翔郎署其標格意氣文采風流並足推倒一世如景星鳳凰爭先覩之為快嗣出備兵秦州晉兩浙憲長淛臬用矣族不逞子以風牘飛章告寄遽入對簿一門咸就繫西曹且逾歲久之事得白自傷非常奇禍起於骨肉之間蹈險騎危慬而後免遂流寓吳越婁斷鄉



關居無何

天子察其冤抑起補蜀臬會入覲留京師而吳逆告變發憤填膺既則成都失守妻子皆在蜀卒鬱鬱不得志以死嗟夫以彼其才謂宜耕金門侍玉几一鳴

國家之盛顧乃浮沉郎署俯仰隨人及分藩建節總憲外臺方少自發舒復中蜚語幾罹不測既賜環柄用矣烽烟間隔全家陷賊中幽憂作懆終至傷生時命之窮可為扼腕然所為詩具在覽古寫懷思鄉望闕江山實其悽惋風雨壯其羈愁豪宕感激怨誹而不怒有勞人志士之思焉荔裳歿後四年　詔徵鴻博之士授翰林官有差諭者謂荔裳而在石渠天祿自當首推一席而不幸墓艸宿矣悲夫荔裳雅善詼京師有市猾某者本驟馬行牙人以附勢致至巨富一日堂成讌客壁間有孔賓客疑問之答曰手腳眼也蓋工匠登降攀附置手足處荔裳在坐應聲曰吾有對句矣乃頭口牙也又萊人某居旗常狎一婦婦齧其舌持赴刑部訴急騎追之荔裳往觀因戲曰此所謂駟不及舌新語流傳俱可入啟顏錄也



#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

閩 鄭方坤 荔鄉 撰
浙江馬俊良 嵰山 刪訂

目次

卷二

東巖詩鈔小傳
考功詩鈔小傳
帶經堂詩鈔小傳
堯峰詩鈔小傳



蓮洋詩鈔小傳
遺山詩鈔小傳
青門詩鈔小傳
西陂詩鈔小傳
南州草堂詩鈔小傳
樂圃詩鈔小傳
種字林詩鈔小傳
古歡堂詩鈔小傳
遂初堂詩鈔小傳
有懷堂詩鈔小傳
冰菴詩鈔小傳
山閣詩鈔小傳
百尺梧桐閣詩鈔小傳
舍人詩鈔小傳
飴山詩鈔小傳
陋軒詩鈔小傳
白漊詩鈔小傳
芑埜詩鈔小傳





突星閣詩鈔小傳
香草堂詩鈔小傳
笛漁詩鈔小傳

#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

閩 鄭方坤 荔鄉 撰

## 東巖詩鈔小傳

徐夜初名元善字長公慕嵇叔夜之爲人更今名字嵇菴又字東癡新城人爲考功王季木先生外孫而西樵阮亭之中表兄弟也少讀書外家漸染風氣東癡工爲詩年二十九遭世亂遂棄諸生茅屋數椽凝塵滿座晏如也順治辛丑一遊錢塘過孤山訪林和靖故居渡浙江泝桐廬登嚴先生釣臺酹謝皐羽



墓哀同賦詩而返遂不復出康熙戊午己未間詔求巖穴之士有司將以姓名上達力辭乃免東癡爲文章原本莊騷史漢工於哀艷五言詩以陶淵明爲宗險刻處更似東野中歲以往屏居田廬邈與世絕寫林木之趣道田家之致率皆世外語儲王以下不及也晚景貧甚阮亭司寇爲遺書邑令曰昔元道州狀舉處士張季秀請縣官爲造艸舍十數間給水田幾十畝免其徭役今得保遂其志使士人識廉恥之方又楊君謙蘇談記中峰草堂爲海粟嫌泥趙松雪搬運中峯塗壁吳人至今傳爲雅談今徐先生簞瓢屢空所居一畝與蓬蒿鼪鼯共之明公誠能修式廬之典捐草堂之資繼跡次山海粟松雪三君子者亦佳話也然當路終無知之者卒困頓窮餓以死詩亦散佚無存司寇爲搜得百餘首編梓以傳云

## 十笏草堂詩鈔小傳

王士祿字子底自號西樵山人舉順治乙未進士爲人清介有守自少以文章知名尤工於詩與弟東亭阮亭並馳聲藝苑海內聞人縞紵論交時號三王既登第就萊州府教授尋遷國子助教擢吏部考功員外郎癸卯典河南試旋以磨勘罹吏議下獄鍛鍊入之無所得得昭雪則跳身之異趣偕諸名士爲六橋三竺之遊銀甲彈箏金魚換酒泛月坐花遂時忘返識者嘆爲神仙中人焉嗣仍以原官補用踰年聞母



訃晝夜擗踊投地絕而復蘇勺水溢未不入口者數日既葬喪歸中夜悲號卒以哀毀成疾枕席皆辦辦血漬也蓋距太夫人小祥未二旬而歿親知哀其以孝死也私謚節孝先生云西樵少穎悟率諸弟讀書家塾授以詩法諸弟漸次成名而阮亭尤稱白眉竟以詩雄壇坫海內翕然宗之閩人林古度論次其集推季木爲先河謂家學門風淵源有自然季木矙而肆踔厲風發固自別有門庭且時代較遠而西樵嘗題孟襄陽詩曰魚鳥雲沙見楚天清詩句句果堪傳一從時世矜高唱誰識襄陽孟浩然足徵其微旨所寄漁洋詩格正復不離其宗篳路藍縷皆昆實肩焉此如東漢配天之業固歸光武而傾身結客實濟武王之首發其端也西樵性簡易豪宕作香奩詩自序云情至之語風雅掃地然不過使我於宣尼廡下無分耳蓋其托興如此當磨勘之獄解扁舟南下阮亭時爲維揚司李迎於秦郵相見持之而泣西樵都不及患難時事直取一巨編覆前日弟視吾詩境地較前差進否人嘆其放達生平撰著最夥阮亭取披



公語許其詩曰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準古論今其亦無溢美爾矣世咸目爲定評云

## 帶經堂詩鈔小傳

王士正字貽上一字阮亭又別自號漁洋山人海內所尊爲漁洋先生者也先生幼有聖童之目六七歲入家塾受詩至綠衣燕燕等篇不覺潸焉出涕遂悟興觀羣怨之旨祖方伯公年八十餘家居課諸孫而從叔祖洞庭先生善艸書又喜飲酒一日醉墨淋漓公顧諸孫命對云醉愛羲之跡先生時年十一歲即應聲曰閒吟白也詩方伯公大喜賜畫扇二又題詩作落葉詩數篇有云已共寒江湖上下況逢新燕影

差池又云年年搖落吳江思忍向烟波問板橋有落箋堂初編伯氏西樵先生爲序而刻之年十八順治辛卯舉於鄉乙未成進士年纔二十有二先生既早達因得棄帖括事而專致力於詩上溯三百篇下逮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製莫不窮其派別而折衷貫指歸其大要見於論詩三十六絕句時先生年甫二十九居然少年也而詩學已蔚然成一大家既從理官遷郎署改官禁近躋位九列風猷節概卓卓乎有與文章名迹相表裏者公之坐失出罷官即月就道歸里葺夫于亭別業日事著述不與聞門外事後七年爲辛卯歲瘍疾大作頗連床簣間自占一聯云得第重逢辛卯歲删詩斷始丙申年不數日卒先生於書無所不窺生濟南文獻之邦宦江左清華之地而使節所經遍歷秦晉洛蜀楚粵吳越之鄉所至與其賢士雅人相接辨其物產考其風土搜剔其殘碑斷簡融液薈萃而一發於詩故其爲詩籠蓋百氏囊括千古而尤浸淫於陶孟王韋諸家獨得其象外之旨弦外之音不雕飾而工不錘鑄而鍊氣超乎鴻濛



之先而味在於酸鹹之外蓋自來論詩者或尚風格或矜才調或崇法律而先生獨標神韻神韻得而風格才調數者悉舉諸此矣本朝以文治天下風雅道興鉅人接踵至先生出而始斷然爲一代之宗天下之士尊之如泰山北斗至於家有其書戶習其說蓋自韓蘇二公以後求其才足以包孕餘子其學足以貫穿古今其識足以別裁僞體六百年來未有盛於先生者也方坤少而學詩十八歲始得漁洋全集朝夕奉誦耳目開明頓足起舞如邯鄲生之嘆天人也尊而習之白首紛如能無誦賜子之言而三嘆息也哉



## 堯峰詩鈔小傳

汪琬字苕文別自號鈍翁長洲人晚居堯峰之麓學者稱堯峰先生幼孤力學能自刻苦順治乙未成進士歷官部郎會江南奏銷案起謫北城兵馬司指揮再遷主事以疾歸鈍翁於書無所不窺而尤粹於六經爲文出入廬陵震川間而碑版之作尤工海內翕然推之康熙十七年詔舉鴻博之儒修明史大臣交章論薦

御試名列甲等改翰林院編修入館僅六十日撰史





傳百七十篇遽以疾陳情懇辭者難之再三請不已年餘竟予告時年未六十自是訖其歿且十餘稔絕不作出山想矣鈍翁性卞急遇意所不可輒攘臂拏即詩文得失不少假三友相傳鈍翁好罵人然坦率無城府喜獎借後學片語之佳不難首俯至地家居弟子日進常教之曰學問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據出處不可無本末其指歸如此詩以餘力爲之要自屏絕恒蹊靈秀有致惟閻百詩每肆譏訐謂僅可粧點山林附庸風雅比於山人清客然者語涉輕薄今三復其集大致脫去唐人窠臼而專以宋爲師於宋人中所心摹手追者石湖居士而已取徑太狹造語太纖且隱逸閒適話頭未免千篇一律口實之來毋乃自授之隙而吳人香火情深直奉不祧之祖相與鑄銅事之昔宋玉不云乎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東家之子鄉曲之言存而不論可矣

蓮洋詩鈔小傳

吳雯字天章蒲州諸生所居曰永樂鎮有玉淵水唐詩人王溪生故里也天章有異才雅工詩善綠活句會一應博學鴻詞舉已而被落依人遠游倚硯田為生活亦士之失職不聊者也初天章至京師落落無所合新城王阮亭先生得其詩讀而駭嘆謂非覯近人所有目為仙才一日待漏朝房舉示館閣諸公如所云梟繞漢祠外雪明秦樹根濃雲濕西嶺春泥霜條桑河聲過雷首雨氣下風陵至今堯峰上猶上堯



時日者計不下數十句葉訒菴學士大加擊節下直即命駕往訪詩名由此大噪先生又嘗語人云僕與海內談詩幾五十年雅材固不乏然得髓者終屬蒲阪生其為哲匠所心契如此詩集亦先生所點定外間少流布者有友從蒲東來曾為予代鈔百十紙審視非完本即諸摘句亦多散佚然金薤琳瑯亦何必多之為貴耶聞天章在都日獲古銅章篆綠色河聲四字大喜謂已所卜宅合當勝處後為神昇子謂蓮洋詩鬱葱秀拔而籥泫澄深渺乎莫窺其涯涘援印語作詩評庶幾惟肖此文字之祥也河嶽英靈請即以名其集可矣





遺山詩鈔小傳

高詠字阮懷別號遺山宣城人少日即以詩古文詞見重於時與同里施愚山梅杓司耦長友善過從無虛日無蘇不醆臺孱清談分韻鬮題于喁迭唱非此族也即剡豕頻聞不少應陶潛之我醉欲眠甚斯立之余方有公事其儔傲殆無以過以是人多望而畏之弱冠為諸生歷試皆第一然數奇毋足踏省闈每報罷前後十五試不售愚山贈句有云疎狂合側時人目騰達還餘幾輩傳蓋紀實也年近六旬始以明



經貢入太學崑山徐立齋相國奇其才延致家塾一日酒間舉觴相屬曰先生早歲即籍甚聲名某甫就傳欲一見顏色不可得幾作天外真人想今竊幸自意屈致門下實慚且幸敢以此觴為先生壽阮懷唯取酒立飲絕不作遜謝語座客驚嘆皆謂高之草野倨傲此自狂奴故態而多相國之禮賢能下士也又數年召試博學宏詞授翰林院檢討未幾以老病乞休旋卒論者謂己未薦舉諸君文章之爾雅不必言而難進易退立意較然其高風亮節亦豈長安冠蓋中所易覯擬之天半朱霞可望而不可即如阮懷者庶可當此言而無愧矣所為詩音節雄宕波瀾老成與焦穫孫豹人同詣至極然澀堂刻意杜陵其卒易稍傷處時亦闌入宋派遺山色莽蒼衙詞磊磊爾才氣縱橫出大入淵而不可控制直造常侍嘉州佳境識曲聽其真願與海內談藝家共訂之



青門詩鈔小傳

邵長蘅一名衡字子湘自號青門山人居武進之澶湟里讀書目數行下十歲即隸籍學官每試輒屈其曹謂青雲可唳契致俄而奏銷案起絓誤除名時論惜之山人東髮能詩弱冠則以古文詞鳴既謝去舉子業弗事乃益枕經葄史寢食於唐宋大家者又六七年洗伐鍛鍊粹然一出於正而又境高不可攀矣會一應博學鴻詞之召輦下諸先達如愚山阮亭健菴諸公皆折輩行與交而迦陵竹垞水修西溟諸君子

則又所挹袖遊襟上嗎選唱者也久之最罷入太學再應京兆試卒不遇矣曰吾大錯五十靑裙媼猶逐少婦爲倚門耕耶遂束裝歸山人本好遊至是益縱情山水尤愛武林湖山之勝欲結廬於放鶴亭畔又思營一舫載筆床釣具爲浮家泛宅計所志皆未就而宋公牧仲開府吳會禮致之幕府談道論文敦布衣昆弟之好山人嶔然獨持古義無所貶損論者兩賢之開府序青門集畧謂本朝韋布之以古文名其家者商邱侯氏寧都魏氏已耳山人起孤生不藉家世業援刻苦踔厲與之後先揖讓于壇坫之上如鼎三足然叔子雅不以詩名朝宗力追北地而蹊徑未化山人格高氣逸嘗觀海市于之罘窮炎漲于扶胥而詩益縱肆奇偉卓然成一家言是又二氏之所瞿然退舍也夫



西陂詩鈔小傳

宋犖字牧仲號漫堂別自署綿津山人商邱人爲相國文康公冢嗣年十四以大臣子弟入宿衛屢從長楊宣曲之間善騎射聰穎傾密爲世祖皇帝所賞識逾歲分第諸內直者隨文武銓錄用試第一通判黃州以艱去補理藩院判遷刑部郎奉差榷關贛州歷中外率能於其職旋由監司藩臬兩膺節鉞以冢宰內召屢乞歸田得請又數年乃卒先生之開府西江也會湖廣有夏逢龍之亂羽檄



日四五至人心風鶴而南昌叛卒某某嘗謀聚衆以應有上變者先生佯不省而陰授弁將方畧即夜縛二渠魁斬以徇餘黨悉不問四境帖然於是條病民者十數事先奏除之然後緩征弛力通商惠工剪除豪猾振興學校政以大成淸名上達及移節吳會一如所以治豫章者然江左地大事繁財賦甲天下遂以淸靜無爲鎭之一切持大體暇日搜訪古蹟延接俊流壺觴筆硯相與嘯詠於湖山之間淸香齋戟薰閣如退院僧首尾一十四年治狀爲天下最此豈可於齷齪龐宦中求之者哉平生業詩爲專家老而不休學者恒以漁洋綿津並稱而武進邵青門有二家詩鈔之刻謂夫新城天授旣高變化遂出如遊夏胡之肆光怪瑰瑋而火齊木難之錯陳也商邱含吐醞藉標格儁上如良玉之溫潤縝栗而精采四映也其體製固不相襲而其淵源風騷斟酌漢魏三唐以自成一家者固自異曲同工蓋其持論若此兩尚書詩論者要不無軒輊即先生嘗有句云綿津三舍避漁洋詩屋新題詎敢當未敢以鴈行進也然當新城雷





動風行之日求其別開生面旗鼓相當而風流宏長力能爲一代主持文柄者恐亦舍西陂一老別無替人也邵氏題詞未可謂盡阿所好也夫

南州草堂詩鈔小傳

徐釚字電發吳江人故又自號虹亭少受業宋既庭徵君門既庭經術湛深學徒幾以千計虹亭獨英英秀絶朱長孺見而奇之曰此今之郭功甫也世有王荆公定當激賞旣屢戰南北闈不利則襆被四出敦槃縞紵徧吳越齊魯之鄉芙蓉幙下絲竹堂前城北徐公聲華籍甚歲己未召試文學之士於體仁閣下擢高等者五十人同日入史館而虹亭與焉所著俞戚劉馬諸大將傳尤高潔縝密一時推大作手徙以



賦性蕭閒不久遂左遷以去歸里後益鍵戶讀書著述不輟亦時而爲豫章閩越之遊篇章益富如是者又十年會
聖祖皇帝南巡偕在籍諸臣接駕　詔復原官兼有
御書之賜所云桑榆之暖照歟虹亭以詩名江表三十餘年早歲體尚華秀壯遊而後與四方豪俊相切劘格調一變其自述云新詩學放翁誰人識劉籍無俠記室品題因可知其得力之所自矣又所著倚聲學所製菊莊詞流入朝鮮有會寧都護官仇元吉用

金一餅晴去題一絕贈之曰中朝奇得菊莊詞請龍烟霞照海湄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此與雞林國相市白香山詩西南夷弓衣織梅聖俞春雪句者何異因并記錄以志詞林之佳話云



## 樂圃詩鈔小傳

顏光敏字修來別字樂圃曲阜人為復聖夫子之裔孫祖胤紹崇禎中知河間府城破自焚樂圃甫三歲亦陷亂軍中乳母抱之得出九齡工行草書十三嫻詩賦既連取科第官近侍旋自儀部擢銓曹頓銳意著述激揚風雅思成一家言以抗衡於黜退菴袁西樵阮亭諸公之間曾升六舍人田子綸戶部寔左右之東國風流被海內今所傳長安十子詩者是已新城公嘗語人曰吾鄉邇來英絕當讓此人獨步致





詞殊鄭重惜乎蹻足初騫而飛光忽遒年甫四十而玉折蘭摧以死也不然使天而假之十年或二十年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其格律計益大進則當旗洋騰揚虎視之秋以彼其才縱未克鞭箠羣雄主盟中夏亦豈肯低心下首以千里而畀人哉樂圃善鼓琴精騎射蹴鞠旁通勾股訣尤耽山水獨不信浮屠星命之說嘗曰軀體猶炭也神氣猶火也火傳於炭然後能為功顧其勢漸消而不可止夫炭當風則易燼扇之則立燼貯之密室覆以灰則後燼要未有不燼者然則謂人可長生者妄也謂死有時不可先不可後者亦妄也君子服其篤論樂圃詩無專刻子從十子詩畧中鈔若干首五言原本三謝七古在李頎杜甫之間近體秀逸深厚出入錢劉計甫草謂以此鼓吹休明即孔顏世室中之樂府琴瑟也當時咸以為知言云



## 種字林詩鈔小傳

吳綺字園次其先由歙徙揚之江都遂為江都人少穎悟為諸生有聲藝林溧州石學士覩學江南拔冠多士以明經貢入太學會
世祖章皇帝求易才備顧問用朝臣薦授秘書院中書舍人奉詔譜楊椒山樂府大加稱賞遷武選司員外郎蓋即以椒山原官官之寵異至矣已由工部郎出知湖州府多惠政不畏強禦湖人德之號為三風太守謂多風力尚風節饒風雅也未幾以失上官意



坐劾罷歸既解組貧不能治裝僑居姑蘇者數年吳興士大夫數請還郡力辭之後乃復歸于揚有贈買山錢者得東陵田七十畝種秫與豆僅足供半歲食有園一區荒穢不治凡索文與詩者多以花木竹石為潤筆費不數月而成林因名之曰種字林日讀書坐臥其中春花秋月陶然以詩酒自適簞瓢屢空泊如也性坦易好客賓至如歸梅村學士贈詩有云官如殘夢短客比亂山多其風致可想見也晚病目不能視因自號曰聽翁好作詩務言其意之所欲出不甚規摹初盛唐體格遴宋金元詩永行世足徵其得力所自矣為文喜作徐孝穆庾子山語見世之儇盂韓蘇飽飣史漢者適有所不詳神有所不與也所作填詞小令兒童婦女皆能習之有毘陵女子日誦其把酒祝東風種出雙紅豆句以為秦七黃九復出故又號紅豆詞人云

## 古歡堂詩鈔小傳

田雯德州人字綸霞號漪亭晚在黔別自署蒙齋猶之元次山官道州呼漫郎客樊上稱贅叟也由進士除秘書院中書舍人中書號丞相掾在昔以貲郎供職至是有御史言機務重地宜用進士於是遂如闕此徑然朝士率以異途目之諸翰林素貴尤偃蹇不爲禮其同官某詩云短氣平生惟寫字傷心此日是求官可爲余歎太息者也久之調農曹遷水部曆鴻博薦已而被落題温飛卿集後云一代才名乾膜子



八吟乂手亦徒然不教詞賦陪雕輦空讀南華第二篇難嗟鳳歎以是爲自悼之詞矣然姓名已爲當宁所識旋擢江南提學入爲京朝官出撫江南尋調黔曾不十年事也既以憂歸服闋起刑部侍郎轉戶部以疾予告又數年卒先生少即能詩官舍人時從阮亭王公愚山施公日上下其議論泝波溯源捨筏登岸而詩乃大昌嘗語人曰唐之杜韓海內知尊奉之宋之歐蘇黃陸諸家力足登少陵之壇才可入昌黎之室而庸夫豎子概皆寃抵悟之非也故夫與杜並峙者韓也善學杜韓者歐蘇黃陸氏也河水發源崑崙七萬里而入海江水發源天彭闕萬里而入海至其生於天一放乎歸墟則一而已矣蓋先生之論云爾先生享盛名四十年從游半天下學者因其所名書屋尊而奉之曰山薑先生壇坫之盛幾與漁洋埒然漁洋披一品衣抱九仞骨能於屏風上立藁龍上行固是金鄰侯一種標格山薑則如鄭伯猷之嘆崔㥄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欬作洪鐘響胸中貯千卷書令人不得不驚絕也世有評品二家詩者



請以余言質之思過半矣

## 遂初堂詩鈔小傳

潘耒字次耕一字稼堂吳江人兄檉章字力田負奇才鼎革棄諸生銳欲以史事自任破產購有明一代實錄復旁搜名家文集奏疏數千卷懷紙吮筆矻矻窮年書未成而遭潯溪之難坐極刑以死稼堂以孱童㥩然幾無生理顧念覆巢破卵之餘計惟奮志讀書庶可亢宗名世時顧亭林先生通經博古蔚爲儒宗則負笈從之遊不三四年盡得其學以去希風接武即未能稱具體要亦不離其宗如昔人之所謂買





褚得薛者歟己未公卿論薦鴻博之士御試拔五十人列禁近稼堂以布衣進齒最少亭林先生贈詩云聞有二毛人年纔三十二者是也既入直起居注分校禮闈稍抒所學矣徙以傲睨一世又褊急不能容人過坐是左遷則拂衣歸一笻一笠自放于山水之間近者三五百里遠或數千里鑿險縋幽勝情獨往謝康樂柳子厚以後乃見斯人所編詩以遊草名集自少游近游以及海岱台蕩黄廬閩粵楚粵等編外而玉堂之作則曰彝游晚歲林居諸什則曰退游蓋無適而非游也昔莊生著書首以逍遙名篇其說鵾鵬之運甚怪屈原作騷雲車風馬有修詞焉要以寫其幽憂之思奇怪不可方物之氣固不必其有事實也稼堂之以游名詩其創此物此志也夫

## 有懷堂詩鈔小傳

韓菼字元少別字慕廬長洲人少孤露刻苦讀書學既成壬子始以國子生舉北闈越明年會試殿試皆第一遂以文學受主知游歷清華超遷至大宗伯且晚且宣麻矣會以疾卒京邸朝論惜之所著有懷堂文集若干卷詩若干卷其舉子業以古文爲時文大則鯨魚碧海細亦翡翠蘭苕幹材小生牵瞠目不解爲何語及攫取大魁以去文名震一時於是一閧之市三尺之童無不知有慕廬先生也者殘膏賸馥沾丐



後人起衰之功直比昌黎山斗矣詩名頗以文掩人罕知者自序尤深致挹損之意然而刻露性情吐納風雅其要眇之思生動之致纏綿往復之音令讀者掩抑低徊不能已已固卓然成一家言而必有傳於後無疑也先生間嘗語其門弟子曰吾貴爲尚書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疏飲水多讀萬卷書嗚呼此其胸次何等又肯伈伈俔俔步武臺閣諸公拾取劍佩衣冠之牙後慧爲哉後之覽者可以興矣

## 氷菴詩鈔小傳

王吉武字憲尹別號氷菴太倉人門第清華甲於江左公生三歲不好弄唯與之書一册則翻覆不厭七歲就家塾授以唐律誦如素習師出句索對應如響而句輒新異年十五隨父武昌官署坐一小亭傲然吟諷不涉他事壬子舉於鄉丙辰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左遷國子博士稍遷民部郎出守紹興治用寬簡迕大吏意時相國遂寧張公適撫浙張固大賢所以保全良吏者數矣而瞰之者蓄怒於傍伺張之去而



遂中以計典奪其位是時氷菴年始五十然難進易退敝廬數椽汙萊二頃日徒坐手一編雖吟不輟如是者三十年終不復出太倉以經師授學里門者爲喬縣著先生氷菴少從之遊治經求濟世之用不屑屑爲章句而先大夫學憲公固爲文章鉅伯以詩名於時氷菴既性嗜吟咏又胚胎前光遂世其學凡爲諸生及宦遊所至無廢詩及爲郡遂一一行其所學故温柔敦厚人如其詩風動聲入政如其詩遠近胥嘆服如一口公於詩固由天性亦禀家風祖孫父子兄弟人有集而册吳夫人及三女咸工詩家庭無事輒命諸子女拈題分咏吳夫人爲第其甲乙標芳競秀以爲笑樂既嫁至老猶詩倚往來不絕明季若趙凡夫陸卿子沈君烈葉少君閨閫唱酬擅婁江佳話未足多也婁東固詩地而王氏多詩人前明自昌穀鳳洲而後至梅村祭酒而大振高樹標幟海内爭趨拾瀋場壇爰有婁東十子而王氏居其六自是而婁東之詩冠四郡藝林領袖輒推唐王而嘲風弄月比聲律東江恒自嘆不如氷菴也公無子養子安國爲諸生傳詩學



## 山閒詩鈔小傳

汪楫字舟次盩歙人而僑居揚州者少能詩與三原孫焦穫泰州吳野人齊名所作以古爲宗以深爲體以清冷峭蒨爲致務去陳言又不墮澀體昌黎所稱作詩三百首窅然咸池者庶幾似之屢試不第後以穎榆司訓膺宏博徵所試賦纚纚數千言詩獨用險韻授史職充冊封琉球正使賜一品服時論榮之既出知河南府連擢閩省藩臬明刑敷政綽有賢聲其素所樹立然也初刻梅齋詩周櫟園先生爲之序



追遊匡廬得詩數十首而槧地老人題曰山閒蓋取清泉白石寶閒此言之意因遂以此名集自守郡後躬親判牘吟咏遂廢然海内稱詩者數大小雅材要不能不爲屈一指李百藥題其集云五字吟成氷雪清斬新花藥價時名文章吏治原難並垂老匆匆唱渭城書生之言固未足與論名卿鉅公之德業也

## 百尺梧桐閣詩鈔小傳

汪懋麟江都人字季甪後更號蛟門故蛟門之名獨著自成童時已篤志經史既釋褐推擇內閣中書年少職閒乃益肆力于詩古文詞峭刻豪宕一掃公家言歲戊午膺博學鴻詞舉以未終制力辭久之再論薦乃以刑部主事充纂修官討論嚴審所撰著最多吏才尤明敏發姦摘伏一時驚以爲神一日禁中出宮箋白番命羣僚書擇其尤者二十四幅供御屏用蛟門與焉衆謂且晚當召見且改官無何竟坐事罷

歸歸三年遂以疾卒其臨歿絕句云惡夢虛名久未闊孤雲倦鳥乍還山平生心事無多字只在儒臣法吏罰蒸君充纂修未授職官西曹雅非所好而又未竟其用彌留哽咽誠心愴乎其言之也爲文慕王荊國而其所研練揣摩也于詩尤自喜嘗大會名士於都城之祝氏園酒半揚觶言欲粛祧開元大歷諸家獨尊少陵爲鼻祖而昌黎眉山劍南而下以次昭穆語悉數未可終崑山徐健菴先生獨抗論與爭謂宋詩頹放無蘊藉不足學學之必損風格君子一言以爲知奈何用偏詞取快一時辨難喧呶林鳥皆拍拍驚起輸攻墨守未審誰雌誰雄也然蛟門之贈徐詩固云走也肆狂縱蘇陸開披猖對君儕冠裳短衣不掩裸往往卒良辯磨治到磔死豈非士各有志固不肯帆隨湘轉人云亦云而服善虛懷未嘗不渙然冰釋而怡然理順也輇材淺夫又何足以語此



## 舍人詩鈔小傳

馮廷櫆字大木德州人康熙壬戌進士甲子授內閣中書舍人十年不調癸酉秋假歸里門便欲作遂初之計嗣爲人事所遏未得堅臥庚辰再入都一夕病卒才浮於位而年不副其名漁洋公嘗嘆息謂近今文士之厄未有如大木者也舍人生平深相契者惟趙秋谷宮贊一人蓋以同鄉同年又同在館閣晨夕過從共探六義之旨而詩乃大昌渢渢乎笙磬之同音桴鼓之互應矣朝官咸得詩篇銅鼓兩人者各賦



長歌七百言光怪陸離發皇耳目諸名士皆閣筆漁洋公尤心賞不置遂欲裒兩人唱酬之篇爲二妙集行世兩人各固謝乃止時新城主持文柄風流宏長雅道大興士之攀鱗附翼鶩趨奮而丐賸馥者幾于指不勝屈兩人近在鄉井不肯作翕翕熱公卿號好賢能得士而以禮爲羅致之門下也舍人詩隨年編次初授官爲京集校士於三楚爲晴川集薄遊近畿爲雪林集假歸卜居於厭次之墟爲曹村集身後散佚殆盡後四十年里人有留心風雅者爲之上下求索得五百首總名之曰馮舍人遺詩而宮贊尚健在作序以傳述往事感舊遊撫柳低徊猶深抱無與爲質之痛焉全詩神韻泠然論者比之蘄蘄花藥益越軼山左門庭而又不墮辟支小果正與宮贊同其旨趣然宮贊蹬豈而舍人啲儒固不妨分別觀之





## 飴山詩鈔小傳

趙執信字伸符號秋谷益都人少穎慧作詩尤有神解年十六舉康熙戊午鄉試第二人次年成進士與館選是歲徵天下鴻博之儒五十人入翰林纂修明史諸公皆以積學雄文負海內重望虎視蛟騰傲睨一世每逢接藝論文之會同館之以科目進者率面熱內慙噤不能發一語秋谷以紈綺之年旗鼓相當未肯作三舍之避竹垞迦陵西河諸君子咸引爲忘年交而企羨於鳳雛之五色也久之遷宮贊典晉闈試



行以學術顯矣而恃才傲物爲京朝官所嫉時長生殿院本盛行而秋谷尤所欣賞會國恤止樂大紅小紅已淡日而纖練未除頗大集諸名士徵歌縱酒言事者摘摭入奏各譴謫有差而秋谷遂坐是削籍年曾未三十也嗟夫齊火自煎谷風不聞孺人稱子焉敬通相對需襟王宇瓊樓孫子騎徒深戀闕傷美人之遲暮寫楚客于離憂益不勝紈扇之悲而青衫之泣矣當秋谷之初登仕版也漁洋公方踞騷壇執牛耳士之執贄于其門者稍獲奬飾片詞即無不取大

名以去而秋谷以同里故人子岸然自異雅不欲附于籍湜秦晁之列甚且作談龍錄以見意若昔人之針膏肓而起廢疾者語固未必有當然亦可謂孤情絕照不屑屑焉隨人作計者也秋谷年踰大耋始卒吳劍虹其門下士曾獻詩云斯人只許為天上今日方欣不路岐初日芙蓉吏轉為桑榆之晚照受命於地詎松栢獨也哉



## 陋軒詩鈔小傳

吳嘉紀字賓賢一字野人家泰州東淘為濱海斥鹵之區鄉人以魚鹽為業駔儈雜居習尚凌競野人一鶴孤騫倘然雲表名所居曰陋軒蓽門圭竇葺茨不剪旁有野水虛明鳧鷗出沒日惟鍵戶一編吟嘯自若飢餅無儲粟弗恤也最工為危苦嚴冷之詞所擬今樂府尤淒急幽奥皆變遷陳迹自立一宗近代疑棲之作罕有過之者性孤峭不諧俗獨與汪舟次孫豹人數君子善舟次嘗誦其詩於周櫟園司農所司





農大嘆賞亟招之至城邑而王阮亭先生為之作序聲名大起凡四方名士冠蓋來遊與邦君牧伯之以建節剖符至者罔不式廬恐後阮亭先生嘗戲謂舟次曰好一個冰冷底吳野人被君輩弄得火熱又言其出遊後詩亦漸失本色不終其為魏野楊朴今取其集讀之一卷冰雪文澄獨絕如蔡君謨品能仁院茶如段田夫携琴就松風澗響之間如王摩詰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氣專容寂初終一致異於不能唱渭城者且野人晚節固大有聞于時而篤行潛修卒甘心窮餓以死此其品概何等前說云云先生蓋別有為言之也



## 白漊詩鈔小傳

沈受宏字台臣太倉人所居在白漊水上因以白漊自號少好學能文尤邃於有韻之言自弱冠時同里吳梅村先生見其詩即大擊節嘗寓書合肥龔宗伯曰吾里中詩人近得毛生沈生毛生北遊沈生送之以詩有曰毛生自是初相識莫便輕他十九人此與唐人何以異哉其引重若此白漊家酷貧資脯以養母吳門繆念齋侍講婁東王顓菴相國皆延致賓館相與切劘文句為筆硯交嘗挾策遠遊南至閩粵



北至兗豫又一再至京師客王相國邸第與衆名士刻燭分韻擊鉢立成清詞秀句名滿長安一時鉅公顯人爭願羅致門下顧性愛閒澹不屑挾行卷干謁秋風老屋襆被言歸枕經葄史陶然有以自樂其諸古之貧賤而肆志者歟其于詩月鍛季鍊法律嚴縝蓋一以唐賢為宗而不與時流誇多競險于詞句之間婁東相國為梓其集以行王永菴太守稱其思沉力厚歸於渾成性情盎然獨見真至唐實君吏部則謂其粹然唐音上焉者追步少陵次亦不失長慶家數兩公皆鄉里中繼梅村而推為詩老者也白漊才而不遇久困童子場後補諸生入鎖闈既收復落久之竟以詩人老云

芭野詩鈔小傳

唐惲宸字埼元毘陵諸生也性豪邁喜飲酒跅跎藝苑與古爲徒幼讀三國志憤陳壽之帝魏僞蜀也慨然有意訂正後卒成季漢史若干卷義例一本春秋而文筆則出入班馬一時人極稱之詩尤刻意生造集中如大招夢魔諸篇奪奇氣不可方物骯髒飛揚其寄托亦畧可見矣高僧傳云谷之傳聲語雄而響厲然高者硯而下者肆陂者散而險者斂侈者孫而弇者鬱均未可以道古也芭野體物瀏亮淵淵然崢應金石其與午鍔細響正自判若天淵



突星閣詩鈔小傳

王戩字孟穀漢陽人少工詩年十八九即有集行世其遊嶽麓句云不借直躋寒烟裏廚香獨遊亭午時新城王阮亭先生見而嘆異又盛稱其池陽山行之作謂似詭離奇光燄萬丈過歐陽廬山高遠甚溯自前明末季公安竟陵之派盛行如走酷聾如乘車入鼠穴如聽幽獨君冥語三湘七澤之間啾啾姝姝奉一先生之言如齊人之知管仲晏子甚楚風之不競久矣嗣後一二鉅公昌言排擊彼都人士乃稍稍旋





其面目孟穀生稍晚雅不爲風土所囿迨壯遊京都既得廣大敎主以爲之師又與吳天章湯西厓諸君子同聲響答和郢中之曲而遏漢上之襟固宜其頓挫瀏灕爲此道別張壁壘也孟穀獨抱一經長年旅食癸巳甲午秋試髮種種尚踏鎖闈官一尫羸擧之召然卒無所遇其自序深致牢落之嘆僅有存者遺集二寸許耳昌黎固云可憐無益費精神有似黃金鄭虛北覽突星閣集者能無有感于斯言

香草堂詩鈔小傳

胡香昊字芋莊籍本新安後遷毘陵遂爲毘陵人少治擧子業見金陵應試者披襟跣足及隸卒搜檢狀乃喟然曰士不可賤奈先自賤何遂棄去帖括弗事而專肆力於有韻之言窮源竟委變化從心蓋京鏞三十年而始卓然成家所爲詩善用僻事又每鎔兩三事在一句中如無縫天衣減去鍼線痕迹爲騷壇別開異境亦可云嶄新日月而特地乾坤也少日事壯遊所得金錢隨手散去晚歲貧不自聊嘗擬築香草堂爲息隱計蹉跎歲月迄不能成惟南田羅飯牛均與作圖而江蓀齋題其尾曰盡裏雲山供大隱意中邱壑屬長貧亦可想其嵚奇歷落矣詩最夥不自收拾歿後同里諸君子搜刻其遺集得若干卷



笛漁詩鈔小傳

朱昆田字文盎秀水竹垞先生之令子也先生旣以文章雄一代又性好藏書插架至八萬卷文盎胥能讀之含英咀華才名掛人口一時有小朱十之目爾雅有云大山宮小山霍又云水自河出爲灉濟爲泲汶爲瀾以故馬班之史右軍大令之書眉山之策論晏氏之長短句堂構相承此物此志文盎之詩才雄鷙吐故納新無一字拾人牙慧亦其耳濡目染胚胎家學者深矣然吾聞先生雅好遊每遊輒數年不歸歸不數月復出中間供奉內廷暨謫官後寓京邸著書者又不下十數年計所得於庭訓之日蓋淺而所造顧若此豈非陶冶性情鼓吹風雅固自有其弸中而彪外者正不必抅抅謭謭覓超宗之鳳毛爲也文盎潦倒諸生中年僅四十以死才人無祿古今同嘆而遺集猶得附名父以傳人生世上詎不樂有賢父兄也哉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

閩 鄭方坤 荔鄉 撰

浙江馬俊良 嵰山 刪訂

目次

卷三

東　鈔小傳
紺碧亭詩鈔小傳
懷清堂詩鈔小傳
石虹詩鈔小傳



杕左堂詩鈔小傳
黃門詩鈔小傳
空明閣詩鈔小傳
西林詩鈔小傳
硯溪詩鈔小傳
梅坪詩鈔小傳
桐野詩鈔小傳
雄雉齋詩鈔小傳
葦間詩鈔小傳
太僕詩鈔小傳
集閒堂詩鈔小傳
雪坪詩鈔小傳
抱桐詩鈔小傳
一鶴庵詩鈔小傳
三十六湖草堂詩鈔小傳
竹栗山莊詩鈔小傳
雲溪草堂詩鈔小傳
畏壘詩鈔小傳







樓村詩鈔小傳
南村詩鈔小傳
南沙詩鈔小傳
敬業堂詩鈔小傳
吹劍詩鈔小傳
匠門詩鈔小傳
恕堂詩鈔小傳
二十四泉草堂詩鈔小傳
蔗堂詩鈔小傳
秀野草堂詩鈔小傳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三

閩 鄭方坤 荔鄉 撰

東江詩鈔小傳

唐孫華字實君太倉人居東港別號東江東港者婁中斷瀆不容刀而東江則震澤分流入海三江之一也卽小思大因居顯入指東港而緬東江自命可知也九歲織簾先生顧麟士見而奇賞之十七歲補博士弟子員三年而試恒爲諸生領袖時復社餘波判兩派曰愼交社曰同聲社各植門戶主壇坫未定誰



雌雄自先生入愼交社而壁壘一新斯將搴旗莫敢與爭鋒者里中張氏有學山園邱壑絕勝主人延館園中康熙初年文風始變㩀選政者無慮數十家坊賈爭請刊布牟利先生乃衷名流傑構丹鉛而評騭之爲學山園選本自學山園本出而諸選悉廢業科舉者人抱一編若金緘寶笈熟其程度取青衿登上第猶掇之也而先生顧浮沈諸生中且三十年省試入場屋晦不欲人知鄰舖生有間字者竊窺卷端見籍貫姓名大驚曰此唐夫子耶傾號聚觀羅拜請教益乃散去年五十一始以明經貢入大學丁卯舉京兆試明年捷南宮年五十有五矣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於史學以文章經術久負海內盛名顧不屑屑於聲律間雖偶有題咏而流傳者絕少晚歲需次京華乃舉平日學問之所積沉浸穠郁盡發之於詩文質相宣正變迭奏軒軒霞舉其標置在少陵義山之間而尤於王局爲近一時之詞客騷人莫不奉教榮進也史稱高達夫五十始爲詩而詩卽工說者謂達夫之詩在五十以後而達夫之學在五十以

前嚴滄浪固云詩有別才有別趣而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東江論詩以爲學問性靈缺一不可有學問以發抒性靈有性靈以融冶學問而後可與言詩豈非橫截衆流獨標心印與嚴氏言若合符節而爲談藝家之金丹大藥乎先生授朝邑宰行有日矣會大臣有以閎博薦者改京職嗣以攷功郎典浙闈試所摸索皆名下士偶緣他事左官遂堅臥不復出生平不服藥亦無疾苦年逾九十乃終蓋詩人之今名而壽考者也又聞先生六十以後與少女同臥起更番數輩及長則遣去皆宛然處子也視漢張丞相尤不可及焉



## 紺碧亭詩鈔小傳

趙俞字文饒一字蒙泉嘉定人高才博學與同邑孫致彌王晦侯閔國菴齊名時稱疁城四子蓋比前明唐婁程李四先生云既登進士第需次家居一時嶽論大興玄黃戰野獨以身赴師友之難邑者出不意橋之宛地㝡館覆壁亡命走京師久之事得白除定陶令其述懷詩有云平原一郡嗟連染元祐餘官許濯磨又辛沐君恩還故物笑如文嫁久愆期蓋亦喜心到極而創深痛定之思也先生本工詩亦思著作承明一抒所學而楚國亡猿寒翁失馬顛連垂尾五稔京華用是益激發其性情舉所爲牢騷不平與夫雄怪奇傑不可方物之氣胥磅礴蜿蜒於行墨間每一篇出鉅公宿老輒驚詫爲未曾有一時奉使出牧餞送投贈非得其繭紙半副則不足以壯行色耀同人姜西溟編修所云恣突如崩隉勁健如屈鐵奇古如頡文籀篆者比物連類固知非溢美之詞也花谿徐先生典庚午闈闈試先生實捉刀焉暗中摸索皆名士顧獨心賞　先子文不置榜後相逢結金蘭契及今追憶則已如塵如夢不可復尋蓋皐魚之淚斷久矣悲夫







## 懷清堂詩鈔小傳

湯右曾字西厓仁和人登康熙戊辰科進士入史館名重一時丙子典貴州試號得人久之改禮垣擢督河南學政居官三載囊不名一錢以此傳聖眷驟遷卿尹再入翰林掌院事嗣以吏部侍郎致仕
膺庶吉士又數年卒京邸論者謂未竟其用云西厓少郎工詩清遠鮮潤一洗西陂習派使黔後風格益進大抵混雅以發其情爽朗以達其氣鍛鍊澄汰神韻洽然而詩品負予無上矣在昔詞臣職司翰墨唐宋以來實以文章衣被海內明初號玉堂體結藻豐縟義之風勸遂爲世所詬病茶陵風骨雖遒然適當北地信陽龍驤鳳翥之秋力固不能自振嗣後王李代興叱咤風雲于夫皆廢下逮公安竟陵別標宗旨幾墮魔道然卒能號召羣雄自爲風氣蓋自宏正而後一百五六十年而文章之權不在館閣此亦古今所未有之屛也我朝景運光昌華蓋文星獨明東壁之府澤州新城崑山諸老既以師儒主持文柄而已未召試宸羅勝鳳同日入翰苑者五十人皆河嶽之

英靈而中興之間氣也繇此戊辰一榜登瀛者多負文名而西厓爲漁洋入室弟子初膺史職終掌院事大小雅材悉歸陶冶查田贈詩有且喜歐陽爲學士蓬山領袖得詩仙之句嗟夫木天片席地不有一二鉅公揭斗杓而持魁柄劉井柯亭不且鞠爲茂草也哉



石里詩鈔小傳

張尚瑗字宏遽一字損持吳江人才情藻逸性尤嗜佳山水既登第膺館選郎假沐歸里終歲作汗漫游岍幘江皐蠟屐林莽抉幽覽勝纍牘連篇所爲詩最工剪刻峭拔清遒不作一凡近語在昔戊辰一榜詞客聯翩如湯西厓史蕉飲唐東江趙蒙泉諸前輩皆雄踞騷壇金谷蘭亭之會月必四五舉山鳴谷應酬唱頻煩損持以同舘同年曾不肯作齊盟之狎主鮫文亭別具雅人深致而澄鮮之餘溢爲光怪所謂





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者湯史諸君子未知誰爲伯仲也久之以庶常外調終興國令遺草勵有存焉出於蟫蠹煨燼之餘而澤家一集皆嶺海作不佞少壯宦遊歷今兩紀某邱某水邈若山河惟日展是編而相把玩恍若武夷旗鼓之概狀於前而丹荔江瑤之悅我口也思鄉轉深能無感陸平原之言而喟然三嘆也哉

杕左堂詩鈔小傳

孫致彌字愷似自號松坪世所稱松坪學士是也嘉定人爲明登萊巡撫火東公之孫公坐兵變論辟其本末具明史學士幼丁家難稍長即能樹立既落魄不自聊發憤讀書不數年而名滿都邑火東公之建牙海上也幕下偏裨多奇士入本朝皆以勳爵顯有以學士姓名聞常字者召試稱旨遂以布衣賜二品服充朝鮮採訪使臨軒策遣士論榮之既成進士官庶常會邑民起折漕之難連染去官禍幾不測中外大臣頗有爲之地者獄稍解猶訟繫經年乃得釋今所傳西堂和蘇諸詩蓋皆彼時所作悱惻纏綿擬諸離騷二十五矣復官再進秩以侍讀學士卒於京邸學士半生坎壈而襟懷灑落不稍挫於憂患之餘著書滿家顧獨以有韻之言名當世常熟馮定遠題其集曰鷇吐五采雙雙玉童樹覆寶蓋猜談梵宮蓋倣黃絹幼婦之意謂絕好宋詩也然學士嘗自言某詩從劉隨州劉賓客入今集中七



言律最彩婉麗和諧誠入二劉之室至五七言古體則又排奡淋漓辯香蘇陸絕非大歷貞元蹊徑孤行已意轉益多師作者既得魚而忘筌讀者亦何必刻舟以求劍矣



黃門詩鈔小傳

史申義字蕉飲江都人有雋才年十五企長眞技索江左觀風七郡生徒以瓊花賦文選樓懷古詩命題名列第一嗣吉水李尚書視學江南試霜鐘賦璧社珠光賦復第一文名噪大江南北既而貢成均權高第案筆禁林迴翔省闥昆郵典試簾闈養疴所著詩篇如蕪城使滇過江諸集誦習家珍爲拱璧嘗取而卒讀之其用思窅然而深其結體皇然而高其遣言粹然一出於爾雅煎香摘艷傾液漱芳無徼昂駿猾

之音有朱絃疏越之致是眞足以示大雅之周行而樹風騷之準格也柳閣先生天懷散朗脫略形骸故其詩瀟灑矜貴約畧如其爲人少日與顧書宣太史同里齊名稱維揚二妙新城王司寇嘗於酒半撚髭語客曰西厓樵歆皆吾傳衣鉢之人也時又稱爲王門二弟子而澤州相國在直廬日
聖祖皇帝嘗傳問今之詩人爲誰相國以先生及桐埜周君對一時翰苑又有兩詩人之目交口攀稱嶔無一不爲職志五花箋尊大力者負之而趨矣

## 宕明閣詩鈔小傳

姚士陞字別峰桐城人負異才聰穎絕世少隨父宦秦越益得朋友江山之助故文章跌宕有奇氣其於詩也不名一家而纏綿會情曲折善肖靈心湧發藻采橫流一時人士胥嘆爲莫及也康熙癸酉應京兆試獲雋是科北闈最盛劉顧姜查聲名炬赫而別峰盧前王後與相頡頏同里張文端公偶攜其詩卷一帙至內直廬時澤州陳相國華亭王司農靜海勵司寇皆擊節稱賞交口呼才子不置顧以清白之後家



徙四壁己卯秋急友人之難赴闕道卒并其生平所爲詩文槀皆散失後三十年其嗣君綱羅蒐討得若干首爲梓以行讀者慨幸珠光劍氣不盡沉埋而猶深惜夫零落散佚之屢有存不勝太息雖然亦顧其所留遺者何如耳昔白香山詩集七十卷而傳劉眘虛僅十四首而亦傳而崔信明楓葉吳江直以片語單詞獨有千古今觀宕明閣一編鏗鏘瀏亮光景常新物以少而見珍洵無憾於貂之不足也

## 西林詩鈔小傳

陳鍊字道柔武進人所居名西林學者稱西林先生幼讀書過目成誦長以諸生餼於庠文譽大起所爲制義雄深雅健奄有前明大家之長復以餘力研索漢魏三唐造北征南山之堂而嚌其胾問關入子瞻山谷間大畧妥帖排奡不以聲貌爲工韓慕盧先生最心賞之謂能化故爲新點俗成雅墨工槧人難乎擬議已既鬱鬱無所施一切身世之緣與夫物態人情俶詭離奇之境胥於五七言乎發之卒摧傷困頓以至於死昔孟東野固云惡詩得好官好詩抱空山讀西林集得不嘆彼爲知言乎



## 硯溪詩鈔小傳

惠周惕字元龍吳縣人通經積學治古文有名於時汪堯峰先生引爲入室弟子其說詩尤解人頤著詩三卷博而不蕪辨而不詭於正可謂毛鄭之功臣而夾漈紫陽之諍子矣蓋其學問根柢于一時輩流中與同郡嚴思菴相驂鶩故能原原本本卓然成一家之言不徒聲貌爲工如明季詩人僅以五七言著已也辛未成進士與庶常選輦下諸老爲木天慶得人嗣以不練習國書外調密雲令邑當出關孔道值王





師北征軍需旁午馬瘏僕痡艱苦萬狀卒佗傺發疽以死昔劉須溪謂士方少時志科舉辛勤過古人不知心血之耗及其得也或陸沉州縣或流落遷坐念鬱屋何心至此今觀硯溪之才與其末路之所以蹭蹬者追誦前言可爲雪涕詩有北征紅豆崢嶸語等集銜華佩實老氣橫秋蓋亦瓣香於蘇陸諸家而得其髓者稍加編次而錄其尤者於左

## 梅坪詩鈔小傳

董大倫字叔魚武進人文友先生之次子也四歲而孤又二年就外傳讀書必數十遍始成誦然所誦輒記憶及長執經於湘靈錢先生之門耳濡目染者久之遂工詩及舉子業年二十補弟子員以苦吟嘔心病且死猶日向藥鼎繩床間索句歿時年三十六耳其友孫時宜爲作傳大意謂詩能窮人以故東野貧長吉夭方干羅隱孤魂及第有一於此人猶冤之叔魚兼茲數者又卒無嗣所以三復其詩而泫然不知



涕之落也語最悲痛幾于義山所云上帝深居閉九閽巫咸不下問直寃者矣詩出入中晚唐兼擷宋元諸名家之勝尤工咏物其新穎秀鬱處幾欲突過乃翁昔人稱王獻之善隸草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若梅坪之過正誼堂乃正在骨勢也

# 桐野詩鈔小傳

周起渭字漁璜一字桐野貴陽人以進士高第入史館歷官宮詹學士才名傾館閣黔固鬼方舊壤僻陋在夷自莊蹻拓疆唐宋通道以來未聞以文章振者說者謂山童川涸其地不靈卽間有一二軼材亦僅穿穴時文爲應舉求名計其於聲韻一道白首紛如採風至此自鄶無譏巳矣桐野一出顧獨以其詩鳴時輩下人文極盛若姜西溟顧書宣湯西厓諸君子各以沈詩任筆傲睨文境吮墨懷鉛之徒率不敢望其項背桐野異軍特起乃拔戟自成一隊感物懷人巡務有作歡場勝地擊鉢爲豪與紵鄭縞之英玉敦珠槃之彥雲龍追逐莫決雌雄江都史蕉飲贈句孰與夜郎爭漢大手攜玉尺上金臺若是乎傾倒之深也昔唐劉蛻之上節鎮啟云五十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錄桐野詩彌覺三復有餘味也巳



# 雄雉齋詩鈔小傳

顧圖河字書宣一字花田江都人以鼎甲入史館不數月卽乞假歸泉眀琴酒謝傳屐裙陶然有以自樂如是者十年乃復來京師供職入內庭預纂修事旋遣視湖廣學政駸駸嚮用矣長材未展而巨壑先移三楚人士益不勝木壞山頹之痛初白查先生哭以詩云江漢文星隕瀟湘士氣衰又云澤國秋多慘騷人倒豈循知己之言非泛作黃公壚頭語也太史讀書等身尤嫺辈雅麗句淸詞少作已籍甚人口旣膾炙而焚之乃獨以恢奇奧衍磊礴不羈之詞與當代名流相追逐史蕉飲黃門嘗謂顧子胸中有萬卷書此卽目未見漢魏唐宋來詩一字但畧知體製聲病以意爲之亦當妙絕時人蓋非於詩中得詩而於經史百家之言得詩也其傾寫之誠如此二公同里閈以詩學相切劘一時有二妙之目然黃門細膩而太史權肆江文通有言蛾眉詎同貌而俱動于魄芳香寧共氣而皆悅于魂淮揚有二公不僅以篠簜瑤琨稱華品矣



# 葦間詩鈔小傳

姜宸英字西溟慈溪人以古文詞馳譽江表書法亦道神

聖祖仁皇帝稔識之嘗與朱彝尊嚴繩孫並稱目之曰三布衣己未詞科之舉朱嚴皆入翰林而先生不遇久之用薦入史館食七品俸未授官年七十始捷南宮是爲康熙之丁丑科殿試進呈名稍殿 上問十卷中有浙人姜宸英乎大臣有識其字蹟者謂第八卷當是 上云宸英績學能文至老猶篤可拔置一甲爲天下讀書人勸於是以第三人及第授史職己卯主順天試所搜羅多名下士以是來謗讟者之口下獄勘問事未及白而先生已赴玉樓召矣在昔沈詩任筆兼擅爲難自韓柳歐蘇諸作家外餘率不無遺憾先生旣以古文詞雄視一代而有韻之言則又滴瀝元宮商抗墜與前人角勝毫釐間韓歐諸公安得而獨有千古也先生在史局時日與輦下詩人縱酒論文嘗謂我輩人人有集然其詩或傳與否均未可知惟嘗牽連敘姓名於集中幸有傳者卽所附載之人亦因以顯如少陵之于阮生朱老東坡之于杜伯升老符秀才是已今先生集固已大傳於世卽更數十百年當不泯泯特不知誰爲附之以傳者因鈔詩集幷爲紀其話言如此





# 太僕詩鈔小傳

嚴虞惇字寶成一字思菴常熟人生有異稟九經三史幼卽成誦長益探其閫奧每里社會文及歲科試於學使者往往屈其曹偶康熙庚午舉於鄉丁丑捷南宮遂以一甲第二人及第一時館閣文字多出其手己卯科場獄興適先生子婭連售而兩主司皆其同年友用是罣吏議蕭然閒居者數年晚乃益振曾以兩月三遷官累主文柄勤王事以殁門人陳祖范題贊所謂亦稍展其生平然未登九列而遽已者是

已先生著述甚富其爲文鼓吹六籍陶鑄羣言與衍宏深大致與歐曾爲近詩不一格大或千餘言小或數十字力厚思沈動與古合昔歸震川先生爲有明一代作者而官止於太僕今先生之名位適與相符居相近世相接學術文章後先輝映江南人士爲先生刻嚴太僕集繼歸太僕後接軫連茵識者咸以爲不媿云

## 無悶堂詩鈔小傳

張遠字超然侯官人少孤從毋氏受章句輒了了稍長遂貫串經書大義下筆有奇氣時海氛未靖軍需旁午諸長吏率以箕斂爲事戶有逋亡則瓜蔓及親黨先生以孱弱孤童穉罹此阨乃急裝作亡命計與楚粵萍踪無定處中道逆旅遭亂道路梗塞音書不達者數年比事平返里毋夫人已棄世先生亦遂含酸茹痛窮人無歸琴劍飄然不復作枌榆想矣既恭拜川廣山之勝從卜宅焉居久之乃以上舍生



領己卯科鄉薦第一晚得滇之祿豐令卒於官方先生之踐身出關也身不名一錢顧獨挈數書施以去雞聲茅店雪浪風驅千里間關未嘗輟鉛槧弗事偶道出西江題詩滕王閣上適曹秋岳侍郎持節過此大加激賞亟招入芙蓉幕所至爲延譽一日而詩名滿長安漁洋綿津二公尤深器重皆引之爲入室弟子揚雄更有河東賦俳待吹噓送上天嚴穴之士所由顧附青雲而聲施後世也

## 雪坪詩鈔小傳

梅庚字耦長號雪坪康熙辛酉舉於鄉爲竹垞先生所得士善八分書寫山水花卉皆具雅韻然不多作遇名士則揮灑無吝色晚知泰順縣尋以老病乞歸有兒童失學田園廢也算從官一度回之句病篤作詩徧別親舊至交夫一首未竟而卒署曰推枕吟云雪坪少孤失學十歲始入鄉塾頗時時好爲詩久之積成卷時同里施愚山先生以文章行誼名海內一見稱賞引爲忘年交有作輒以相示即于役千里緘



封往復相可否如面談己未庚申間諸名流翕集都下登壇分藝而新城王司寇以鉅筆鴻材主持文柄士之矯首奮翼於其門者恒恐不得一當及見雪坪則大加傾倒延爲上客若陸冰修顧赤方陳其年高遺山邵青門諸君子皆所把袂聯襟唱予和汝者也迨後隨牒注選再至京師物換星移既歷三紀諸老風流雲散無一存者館閣後賢如查悔餘王樓邨輩間舉吟社招邀入座雪坪已巋然爲鉅人長德指不數屈矣

## 抱桐詩鈔小傳

顧陳垿字玉停太倉人康熙乙酉舉于鄉以薦入湛凝齋纂修律數淵源中和樂府諸書議敘補行人司行人二年稱疾歸自是屢有薦辟終其身不出矣爲人負奇氣自少時而已然康熙戊辰科龍首浙人也時年十一謂塾師曰江南人何遽不浙若耶塾師舉黃陶菴狀元三年一人吾輩當爲千古一人語答之則大喜曰然則科名固不足重人也讀書多冥契劉彼不主故常爲詩詞數百言立就遒逸坌涌然率以





爲戲若鴻篇鉅製必窮日纍險覓狂搜力追古人而後已其在湛凝齋也所纂修半出其手書上得 溫旨王大臣雅重之禮遇出諸同館上每試期朝士皆屬目謂得此君作第一人乃稱揭曉之夕通衢列炬喧傳顧陳垿得會元者衆喙如亂鵝鴨已而寂然如是者不一次嘗成卒敘官以去士論惜之自不以介意也平生絕學有三曰字學曰算法曰樂律嘗造八矢注字圖說謂字學居六藝之半聲音樂也形體書也而口出耳入則皆有數焉初得徐文定公歷書研求一月遂剏造開方勾股諸法在湛凝齋日各省送算學三百餘員集闕下主者令與試
聖祖親策之得七十二人君爲冠內廷呼算狀元云既於字學算法溯流窮源遂通樂律亦所謂神解非閒解歟少與同里王小山爲性命交其詩名亦相伯仲然顧與博得之學力者居多王俊逸本諸天分者爲勝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婁東人士或不至河漢吾言云

一鶴菴詩鈔小傳

郭元釪字于宮江都人家世業鹽筴饒于貲維揚為東南都會俗尚侈而豪商大賈尤以財雄視閭左車鮮衣怒馬選妓徵歌載酒平山堂二十四橋為樂說者謂隋煬遺風迄千年猶未熄于宮以富家子獨好學深思傲睨一切漱芳潤而傾瀝液邈然與古為徒可云出水芙蓉嚼然泥而不滓者也弱冠為詩二十三而集成猶以學步初作為不足存兩寒燈盡冥心獨坐而殫心畢力于斯所謂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如是者又四年而拔地倚天摧斤八荒大風激海疾雷破山靈怪不可方物而極乎文章之能事矣宋中丞犖刻十五子詩行世以齒次第王樓村年長矣刻首卷于宮最少殿焉然樓村耆宿晚成臚唱第一而于宮偃蹇場屋其卒也以貲為郎何禍命相懸如是在陸先生纂大家文謂有唐一代始於韓終于孫如虞周大合樂金聲而玉振之今觀殿撰詩渾浩雄博正似韓文于宮鉥胃劌腸神施鬼設擬諸孫樵之逐店鬼文大明宮賦亦復遺貌取神在陸題詞即以移贈二公可也







三十六湖草堂詩鈔小傳

李必恆字北岳高郵人少善病稍長以詩文馳名鄉邑然數奇每足踏省闈輒報罷既罷輒不得志則發為幽憂之疾呻吟床簀經歲始出戶庭而肝火內爍耳官忽爾失職殷桐高寄詩所云仲車嗟病聵者是已康熙三十六年　法駕親征朔漠奏凱班師獻徵作鐃歌千五百言以獻高古瘦閎得未曾有時商邱宋公撫吳一見大驚亟招致入幕府待以上賓為其疾故更字曰百藥取唐賢命名意且音同也商邱公最好賢能得士網羅遍大江南北嘗選刻十五子詩行世紙貴一時中所錄百藥詩獨夥方欲以姓名薦達而百藥苫塊之餘不幸短命死矣悲夫十五子者當刻詩時俱未遇其後傳臚唱者三人而王樓村則掇大魁躋卿貳者四君而蔣南沙遂登政府餘亦各取巍科膺華選而接踵飛騰以去其鬱鬱死牖下者隴西生一人耳天之降才其愛惜而護持之等也而禍命顧相懸若此豈落花隨風簾茵藩溷將惟其所適耶不可解矣然所為詩具在贍博雄奇如韓愈盧仝之彊歷百怪追逐蔣王之間曾無愧色固自有其不朽者存矣又奚憾焉







竹粟山莊詩鈔小傳

殷嶧字桐高高郵人少日以騈體擅場而于詩學尤邃德州田山薑先生督學江南最所激賞用高才與等貢入太學司成某公者雍試以石鼓命題賦七言古詩百二十韻於縱橫排奡中仍復金和玉節神彩斕然以之追逐韓蘇亦可云如驂之靳也既教習期滿當授職未肯遽捧檄出足踏鎖闈屢報罷丁酉再厄副車作詩自悼有鴻溝畫斷飛難越劇尾燒殘化未全姓氏一般青淡墨頭銜兩次號明經之句自是

絕占名場不作月地雲階想矣謁選得太原令桐高因循良吏而個個無華不能得當路要人意坐是不安其位又前官逋負纍纍始而月沒是皆繼且李代桃僵荏苒展轉始得恩免歸里吏十餘稔乃卒計其年已開九袞矣桐高留京頗久不佞少日即與締紀羣交最喜其有韻之言時傳稿易水上歲一至都則攜箋篋種種索書近作而桐高亦欣然命筆無所靳固一日忽撫膺嘆曰僕老矣力不能自永其傳名山不朽之業將於賢輩乎託時愕眙不能答一語黽勉星移既歷三紀適有鈔詩之役亟從其後人覓舊稿追維疇曩之言幾成夙讖區分甲乙異日將繡梓以行文章有神亦詩家一大公案也



## 雲溪草堂詩鈔小傳

徐永宣字學人別號荼坪武進人爲副憲荆山先生之子少隨父任所肄舉子業於陳西林學詩於胡香草兩先生皆以學問文章推重里閈所自爲叢桂崇蘭奇玉特殊者也荼坪負絕人姿又耳目濡染得諸父師指授者爲多故當紈綺之歲而詩名籍甚同里如楊青村錢絅菴輩皆文壇老宿旗鼓中原卒未敢以常兒相畜既而聲氣漸通交游漸廣則叩青門之扉從秀水之耀賞奇析義轉益多師又與張匠門顧



秀野查梅餘徐大臨諸君子遊磨瑩去角出門有功宋漫堂先生開府江南時曾錄其詩入十五子中蓋心賞之矣康熙庚辰成進士時策名已及而意不欲遽出曰吾姑歸里鍵户讀書更十年而後仕未晚嗟夫舉世皆以進士爲讀書之終而荼坪獨以進士爲讀書之始不肯以半通之綬五兩之銅易其千秋之業其志尚居何等也後以謁選逾期援例改授部曹聞歲而卒年未滿四十也長繼未娶而蘭玉早凋鍾記室之痛悼于謝法曹者古今有同慨也夫

## 畏壘詩鈔小傳

徐昂發字大臨長洲人博學能文尤工詩與匠門張日容同里閈聲名亦如驂之靳慕廬先生最加獎賞謂大臨詩不沾沾規橅唐人而亦無意於矯之要自有事外遠致如朱子所云洗滌腸胃間葷血脂膏而芳潤易入也時海內名士之翕集長安市者川鶩星奔多用舉子業爲贄而大臨獨出宫詞百首引商刻羽雜以流徵一日而遍播於旗亭酒社之間韻事流傳擬諸拾遺之感遇矣既登上第膺華選章貢駪越





之區兩操文柄其遺逸亦與匠門相等商邱公開府三吳日刻江左十五子詩派別源流率以韓蘇氏爲職志獨二君面目稍殊於沉鬱頓挫中更饒婉麗之致固奥孤使然歟昔舒元輿記桃源圖謂人貌魁奇鶴情間暇烟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覽自覺骨戛青玉身入鏡中少陵之觀李十二娘舞劍器也壯其蔚跂畏壘詩乃奄有此妙鈔其尤者若干藏諸篋衍伸紙長吟其即崇之皐蘇嘗葺也夫

## 樓村詩鈔小傳

王式丹字方若一字樓村寶應人爲諸生即負海內重名差池晚遇年幾六十始登壬午賢書癸未會試第一臚唱復第一都人士踴躍歡呼快若景星鳳凰之先見也史館十年長假歸里乃以同年生科場事發牽連對簿久之事得白又二年卒昔者新城長水爲南北兩詩伯如諸家之有摩詰道玄禪宗之有慧能神秀分道揚鑣指麾羣雅狎主齊盟歷五十年勿替厥後廣其傳者初白太史暨樓村殿撰已耳殿撰



詩排奡陡健一洗吳音嘽緩蓋以昌黎爲的而汎濫于盧陵眉山劍南道園之間至其徵材之奧博使事之精核運以排山倒海之氣殊以欸佘餘玉之詞如入郇公廚飲食之香錯雜不假而筋骨舒也如遊建章宫千門萬戶繁駢邐而出駭玄而神明屹其特起也如坐多寶船中觸目皆木難火齊空青結綠爛然不知爲何器也雖古固云本深而末茂實大而聲宏心醉而氣和援作題詞庶幾其無虛美也巳殿撰積學嗜古久躓名場迨及暮齡卒能以第一人自奮士

論榮之然會狀率三年而一見榜墨未乾見者已瞠目不知為誰某然則殿撰之所傳者仍在此而不在彼也纂錄遺詩為私論之如此



## 南村詩鈔小傳

吳廷禎字山掄長洲人所居曰南村因自稱南村居士少負異稟為文攄惟意所適感渾然若天成初名棟前後試有司者二十有三皆第一顧不能博一衿一夕夢泥金報至以今名捷第八名進士醒而異之既久困無聊有故人官京邸招之為童子師首尾十年丙子秋陝士或援例入太學病不能至願得替人問其名則廷禎是編前夢因借貲入闈果獲雋榜後又以異籍黜遂南歸己卯




聖祖仁皇帝南巡人士多獻詩
御覽
上稱奇山掄作拔第一復鄉舉名俾入直武英殿癸未登科殿試二甲第五名進士合一甲三人則適符所夢名數也入館授職歲戊子以左論德充江西主考得士為盛而李穆堂紱實領解云吳中風尚頗急仕宦又好以聲名相軋山掄獨淡然無所營如冊封督學諸差銜中所豔為華腴者皆辭不與聞列而專致力於書局凡一切代言之作院長必以相屬宋時歐李二王稱臺閣四大家庶幾娩美久之竟積勞以卒遺疏上達有學左齊粹之褒亦可謂光於蘇尚也已所著南村集最富惜未行世宋漫堂開府三吳日選刻十五子詩山掄名在第二僅寥寥數紙耳然古人云覩鳳一羽則知五色之備正不必廣訪博搜等於買菜者之求益也



## 南沙詩鈔小傳

蔣廷錫字揚孫以己酉生因自號酉君又號南沙常熟人少承門蔭馳馬試劍顧盼自雄有魏收段成式之風稍長折節讀書文繁理富秀絕寰區出而與東南名士相角逐衆無不欲往避之者康熙癸未成進士翰林供奉內廷生平最工詩宋公漫堂撫吳時為刻入江左十五子中而尤以畫名世或奇或正或率或工或賦色或暈墨一幅中恒閒出之而風神生動意度堂皇點綴坡石水口無不超脫擬其所至直奪元人之席士大夫雅尚筆墨者多奉為模楷焉詩有青桐秋風片雲等集頓挫瀏漓直闖坡仙之室自古詩壇藝苑合擅為難自王右丞趙承旨外不數數覯而先生實兼二美其題陳仲美竹雀圖云以畫作詩詩細膩以詩作畫畫入神先生之詩情其即先生之畫理也歟性恬雅愛士凡才藝可觀及天姿穎異者罔不羅致門下指授以成其材詩未見有傳人而畫乃遂多贗本矣歷官至大學士卒謚文肅其事業載國史不具錄云



## 敬業堂詩鈔小傳

查慎行字夏重別字悔餘晚又自號初白菴主人而初白之名特著海寧人為逸遠先生之賢嗣少執經於梨州黃徵君之門紹聞衣德胚胎前光而又天縱異才深沉好古於書無所不窺而其生平所癖好者惟于詩於山水於友朋其于進取榮利之途泊如也少日為諸生即杖策從軍出入牂牁夜郎之境以及燕齊趙梁宋之匯驛壁郵亭揮灑殆徧又嘗渡彭蠡過洞庭登匡廬五老之峯探武夷九曲之勝跡無

諸之故墟訪尉佗之遺跡江山神助詩益富而且奇癸未成進士備翰林即受特達之知召入內庭供奉比歲西巡賡歌載筆凡幽岨之區甌脫之境爲從古詩人所未歷者盪胸駭目悉于五七言發之每奏一篇

上未嘗不動色咨嗟稱善者再也顧常懷引退志年未及懸車已決計賦遂初家食二十餘年嘯歌自適忽遭門戶之難全家赴詔獄而先生坐家長失教罪且不測

世宗皇帝稔識其端謹無他賜放歸田里甫歸田未兩月而卒先生繼長水新城後而稱詩伯一時壇坫於斯爲盛嘗教人作詩謂詩之厚在意不在詞詩之雄在氣不在貌詩之靈在空不在巧詩之淡在脫不在易誠詞苑之良規學海之寶筏也嘗有句云座中放論歸長悔醉裏題詩醒自嫌又人來絕域原拚命事到傷心每怕眞俯仰情深殆與玉局無二所注蘇詩抉摘穿穴得未曾有實能爲髯公道出胸臆間事惜未開雕問世世有流傳秘寶嘉惠後學如宋開府徐尚書其人者乎將且嗇過之矣



吹劍詩鈔小傳

吳士玉字荊山吳縣人爲諸生操觚寸不律丹鉛海內舉業之文名噪一時時義門遍褒諸選本盛行而篋中一集與相勝肆故海內佔畢士無不知有荊山先生者商邱宋公撫吳日延致之爲經師其子弟經指授者所爲文章皆溫醇雅正循循然守先民矩矱不少軼公雅重之然固未識其能詩也一日首夏集吳下諸名士賞芍藥爲婪尾會倡五言古體一章諸賓客皆屬和公乃謝先生酒强之詩先生亦欣然詩輒工四座大驚又和公延熹華嶽廟碑歌益縱橫排奡奇氣不可方物衆愈駭乃垂首服膺太息于通材之無不可也毘陵邵青門客幕府久與處論詩最合爲敘其集以行中丞公評其詩則曰氣清格穩庸人正派又曰原本昌黎而沈鬱頓挫直入少陵之室錄入十五子詩選中其欣賞之也如此既成進士第入史館二十餘年歷官至大宗伯卒于位賜謚文敏說者謂詩人多窮若斯之身名俱泰者見亦罕矣先生溫潤縝密比德于玉最好獎勵後進嘗于與勝會



院見余所作梅花詩八首大加擊節亟命鈔胥錄去時溧陽師偕遊既詢得其人則曰俊逸清新具有傲睨不羣之概樓村可作應嘆不虛君之涉吾地也因津津不置口予方匆匆捧檄未遑修謁比以薦舉入都而先生已赴玉樓召矣青箕泣吹號强箭射魯縞循覽遺編曷勝知己之感



匠門詩鈔小傳

張大受字日容居吳郡之干將門干將門又名匠門故以自號人皆稱匠門先生匠門生有異才又好學特甚於經史百家之言無不貫串最爲汪鈍翁韓慕廬朱竹垞三先生所賞識其秋在書懷詩云堯峰許領東南僞吏部容失弟子行更感白頭朱檢討昔將摩劍拭光芒俯仰情深如侯嬴之所云死不恨也

聖祖皇帝南巡日嘗召至御舟賦詩因宣入纂修館及爲翰林簡任貴州學政秩滿再留益聖心猶眷注之而卒不大顯有集三十卷行世各體皆工而有韻之言尤推絕唱眞所謂幹以風骨潤以丹青而諧以金石者歟自三百年來以經義取士老生宿儒卒被神理照于其中其於風雅一途未遑探指以余所見如望溪廬東諸君子皆不能詩即前明之震川鹿門諸老問一爲之亦窘蹐不成家故匠門科舉之文嫺香寒碧久已衣被士林而其詩復精詣若此是知學究一科果不足以牢籠大雅有志之士愼勿拘墟自守也夫

## 恕堂詩鈔小傳

宮鴻歷字友鹿別字恕堂泰州人篤學好古少即以聲詩鳴淮海弱歲遊京師時承平日久賢公卿折節下士被褐懷珠玉而自衒者指不勝屈恕堂以副憲之孫太史之子中丞之弟其諸子亦俱登甲科挂朝籍門地清華一時無兩顧日掩關蕭寺丙夜攤書時聞搜紙聲簌簌稍閒則騎禿尾驢持方[illegible]障面與一二貧士行歌于酒市人海之間拍手嗚嗚亦正復了不異人迨夫綺袌明燭歌接鄰陽卑色花枝酒覓裴



迸鄴中之飛蓋追隨漢上之題襟稠叠魚龍百戲落紙如風雨奏一篇座客率擊節傳觀或瑟縮不能措一辭以退昔王荊公謂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此老杜所得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昌黎所得今觀甲已稿有云剸者奔雄雷劍如飲渴蟻險句鬼可泣強韻山欲動此殆恕堂所得而有味乎其言之也歟晚歲成進士入詞館風志始一伸然正不知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矣前後兩遊恐閒詩爲最富中閒點刻山川雕鏤景物實能爲無諸放遊剔開生面修通志者奈何竟概無觀乎

## 二十四泉草堂詩鈔小傳

王苹字秋史歷城人少負奔軼之才嗜古好奇覛鄉里閒小兒輩無足當其意者獨好爲詩閉門索句息交絕游鄉里人羣起而譟之自信愈益堅德州田山薑先生視學江南歸過歷下見其詩物色之招與遊始得入諸生籍漁洋翁尤酷愛其亂泉聲裡誰通屐黃葉林閒自著書之句目爲王黃葉由是秋史之名籍甚人口所居城西郭外三里許有泉一泓是名望水齊乘所編爲第二十四者明殷棠川相國築精舍



於此斤竹已盡大石猶存秋史數椽在焉其葺屋詩所云百年竟落書生手滿郡猶呼閣老亭是已晚博一第以母老改官成山教授成山天下之窮處三面環海距會城千五百里涖官數月終未得遂其迎養之志遂投牒歸養其爲孝質直立身有本異於流俗詩人之有文無行者平生作詩最富弱冠以後即裒然成集漁洋翁稱其骯髒有奇氣不屑一語雷同而趣味澄夐如清流之貫逵德州公則謂其悲歌慷慨蕭瑟荒涼嘆爲騷體之遺才人之高致至欲援郎官湖之例易望水爲秋史泉嗟夫士固詘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秋史得名自其鄉先生田王兩司寇始兩公於風雅一途固物類之有鳳麟人倫之有周孔也其題品彰彰如是餘子巵言固可卑之無高論矣

## 蕉塘詩鈔小傳

查爲仁字心穀既罹患難而導師爲贈道號曰蓮坡故又稱蓮坡居士云本浙江籍而僑居帝里且三世遂爲宛平人年十九舉鄉試第一是爲康熙之辛卯科主試事者武進司農恭毅趙公也公故以革鋼商事與執金吾陶和氣者相水火欲甘心焉謂榜首固富人子且少年名不出里閈是奇貨可居進鉤致以興大獄既鍛鍊成而心穀當宛罪長繫請室越八年始邀矜釋嗚呼憊矣心穀固才士既頗蹶無生理乃



就白雲司葺板屋數閒日讀書習靜其中高雲上人爲榜曰花影菴七略四庫恣意佃漁結撰爲工篇章月富其自序云繅毫庭石之上染翰牢戶之中北諸侯齋寀蝸白攄胸臆含酸茹歎詞意歎然然鑑旨陶冶寔能與古人相頡頏一時名士贈答頻煩張得天尚書至稱爲唐子畏後身而嘆惜其有才無命因憐富心穀下獄之秋余方髫齔遠近喧傳僉謂其不識一丁字如廣山所嘲二元氏祭者孰知其爲蒿萊文人而才藻橫飛若此也哉心穀既出獄則結園沽水

之西臨流植柳閉門疊石賦夕烟於琴幌吟曉日于書床而津門爲水陸之衝去京師十舍而近冠蓋相錯賓至如歸投轄贈鞭徵歌對酒許渭符司馬所云庇人孫北海置驛鄭南陽而高宗山孝廉亦有東山麗句嵩綠竹北海名賢共酒尊及甲部擲經丁部史紅兒記拍雪兒歌之贈三復徵哦猶令人想見名士之風流太平之盛事也已



## 秀野草堂詩鈔小傳

顧嗣立字俠君長洲人家有秀野園梁妙巖公主塚在焉水木亭臺之勝實甲吳下少長讀書其中柒翰題箋往往自署秀野人亦以秀野呼之故秀野之名滿天下秀野性嗜書尤躭吟咏弟兄五六人如漢魚迂客韋曾振藻揚聲名滿上國秀野頏頡其間稱自創焉嘗箋註溫飛卿韓昌黎詩行世又謂詩本天籟人籍以道性情是以歷千百刼光景常新自明人倡謂唐以後無詩歐梅蘇陸槩從芟薙又何論乎大德





元貞以還暨玉山鐵崖諸君子哉因銳意蒐輯元人詩集自元遺山而下彙爲百家未已也又廣之爲三百家凡四集合千二百卷次第刊布幾於家有其書石室禮堂借鈔翻閱諸生都講給值酬庸以至梨棗之資裝潢之費計不下數萬金秀野固雄於貲至是而耗散殆盡然元人之眞面目至是乃出一代才士之英華不至與陳根宿草同歸澌滅亦可謂功在百世也已嗣以南巡獻詩召入書館纂修留京邸者十年康熙壬辰始賜進士入翰林乙未放歸田里斯時也棣萼凋傷交知零落車轍窮而啷哭英瓊報以多愁塊然獨處誰與爲歡於是感歲月之如流悼功名之不立海天空濶輒思作汗漫游而興盡而返亦復觸緒悲來其歸寒廳詩云闊盡風波兼世態餘年欲計傍僧龕亦可想見其意氣之摧頹胸懷之蹇塞矣秀野豪於飲所至立酒人社止酒詩所云壁壘壇壓幢先登期第一者是已家有古酒器三倣劉貢父所名三大雅者受十三觔而贏餘各遞殺以兩秀野與社中人飲率先盡三雅後乃奪彩爭雋歡無算爵癸下令署門曰凡酒客過門延入與三雅詰朝相見決雌雄匪是者毋相阻見者皆屏息帖伏以去亦有發憤爲雄思得一當而大敵當前飲不能一二雅醉矣叠終其身無與抗者故一時有酒帝之目而社中方觀文最少號酒皇后而莊書田繆湘芷以次稱南相北相云





#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

閩 鄭方坤 荔鄉 撰
浙江馬俊良 嶰山刪訂

目次

卷四

後圃詩鈔小傳
雲川閣詩鈔小傳
滋蘭堂詩鈔小傳
南堂詩鈔小傳



穆堂詩鈔小傳
紉蘭詩鈔小傳
小山詩鈔小傳
劍虹詩鈔小傳
陸堂詩鈔小傳
樊榭山房詩鈔小傳
弱水詩鈔小傳
東山草堂詩鈔小傳
春暹詩鈔小傳
十硯軒詩鈔小傳
冰雪詩鈔小傳
南華詩鈔小傳
竹嘯詩鈔小傳
柱湖詩鈔小傳
貞一齋詩鈔小傳
板橋詩鈔小傳
貞石詩鈔小傳
北田詩鈔小傳

居易軒詩鈔小傳
綠痕書屋詩鈔小傳
聯句合鈔小序

#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卷四

閩 鄭方坤 荔鄉 撰

## 後圃詩鈔小傳

李嶠瑞字蒼存盱眙人爲諸生盛有文名前後督學使者皆以國士相待用茂才貢入成均時海內名士翕集都下而先生獲儕其閒珠光照乘劍氣衝霄飛辟鑾座無軍不樂固韓轂之美談亦簪裾之韻事也都梁近接泗濠僻荒特甚人士率白首一經抱殘守缺無能以風雅自振先生獨挺然秀出自其爲



童子時即知聲病既冠築讀書于洪澤之陂偕二三羣從讀書其中鑪錘鎔冶而自成一家言年事漸增出而與當世之名卿大夫游錯綜其議論乃益造於有得凡所見山水崖谷之奇鳥獸蟲魚草木之華實與夫身世間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參差百變一切寓之於詩而傾囷倒廩出之淡遠風華不名一格非彼循頭畫角剞劂蠅聲所可同日語也既久困場屋則以教習期滿循例爲唐邑宰所謂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傯粘其懷者因作鶴怨猿驚圖以見志又謂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而享年曾不得下壽太息於文人無命而悲不自勝未幾竟卒殆神先告之歟先生與先君子同官爲僚雅相交好贈答倡和之章一歲必兩三見披閱篇目覺爾日情事宛然可想門堂雖無大傳而集亦足使二鍾入門便大感傷矣





## 雲川閣詩鈔小傳

杜詔字紫綸別號雲川無錫人自幼以能詩聞實得同邑嚴藕漁先生指授先生亦最咨賞謂以杜分司之俊爽發韓內翰之幽咽一時才士不得不首屈一壽也既屢躓場屋中歲始被凌雲之遇取上第入史館辭引退林居放浪山水間而詩益工且富叁自康熙丙子丁丑以來輦下諸貴人競講詩格大率宗仰西江而於西崑三十六體棄若土苴曰吾假道蘇黃用以學杜云爾雲川之論詩也獨主性靈緣情綺靡



出入于義山飛卿之間或疑其不守少陵家法而爲是每下愈況者不知中晚之有溫李猶初盛之有王楊盧駱新聲均無戾于風人旨趣故王荊公謂學杜當自義山入而虞山馮定遠亦云山谷詩粗硬槎枒殊不耐看若從玉溪生入則無此病蓋西江之詩粗才搦腹皆可以藉藝取若欲摹倣西崑則非沐以香澤比以聲音必不能含英咀華其風肆好今讀雲川閣集畧杜之形骸而得其神俊有鯨魚碧海之奇而兼翡翠蘭苕之秀洵乎大雅扶輪而善守少陵之家

法也已雲川尤工填詞小令師花間而長調又從南
渡諸家得髓殆亦擧香滿漁而少變其面目也歟



滋蘭堂詩鈔小傳

沈元滄字麟洲東隅其號也仁和人生而穎異早歲
屬文爲前輩毛西河萬充宗所驚賞稍長窮極經史
喜爲詩好事者競傳寫海寧宮詹查公聲山一見卽
妻以女名籍甚顧蹇於一遇康熙乙酉試京兆中乙
榜丙戌考教習時宮詹公以從臣供奉不翅內相方
公纂佩文韻府門下士蒐採以進先生則嘗率西排
比之進呈輒稱
旨壽 部入武英殿書局任事赴殿時總裁奏請考



試
上曰沈某學問朕素知焉用考又嘗語廷臣謂沈某
某書法逌董與其外舅正同
天語褒嘉不一而足辰入酉歸博學精勤爲同事冠
總裁陳恪勤公鵬年深委任之顧府既成復就丁酉
京兆試再置乙榜乃以修書議敘授廣東文昌縣知
縣在職四年民咸戴德而上官題用邀言劾免尋以
他案牽累急徵赴部久之事得白然吏議竟編管寧
夏扶病而行不踰年卒先生於學無弗窺尋而陶冶
情性尤工爲有韻之言探源騷雅出入于杜韓蘇陸
諸家一時朱竹垞湯西厓陳恪勤諸公咸推重之由
取法正而根柢深也嗚呼先生少負盛名且頻蒙
聖語撫栻謂當待詔承明之庭而乃兩中副車一置
散吏稍設施矣復緣逮人構禍文案牽連南北奔馳
炎風朔雪重繭萬餘里終以垂白之年客死邊塞夫
吏牘膊始得歸櫬其遇可謂窮矣然經歷世故坎壈
纏身長歌當哭無觸不懷故歷權挫困抑而觥觥獄
獄未嘗少悔者悉流注於言志永言之中是豈詩能



窮人抑歐陽子所云窮而後工者非耶予鈔本朝詩
竟以未見滋蘭堂集爲憾既從賢嗣根園觀察公處
乞得亟鈔錄之而爲論次其大概云

南堂詩鈔小傳

方貞觀字履安桐城人有異才少師工詩取明白坦
易不爲鉤屑棘吻之音大㮣於張籍王建及長慶集
爲近壯歲以鄉人南山堂案牽連隷入旗籍棄先塋
別老母形影關山人事都廢顧其屈鬱抑塞之懷羇
旅離別之感觸緒紛來往往託之謳詠言短意長沉
痛盡致豈非昌黎所云不得其平則鳴者歟益游歷
憂患者十年而得放歸田里所爲詩益造平淡今讀
者泣罷鼓歌各如其意之所欲出昔粤人陳元孝有



言感人以理者淺感人以情者深感人以言者有盡
感人以聲者無涯詩之道所以後六經而獨存也南
堂其庶幾乎

穆堂詩鈔小傳

李紱字巨來別號穆堂臨川人自幼以神童稱十歲
能爲詩十二歲卽與里中諸先生結詩社諸先生齒
長莫吳迂齋者其塾師年六十一其餘各四十五十
不等集中有云困蒙敢遠實養正乃良謀揆杖共陟
獻奉几同息賑卽髫齔時壇坫作也家貧甚嘗於大
風雪中手三百錢獨身重繭尋兄漢陽鎮上匝月走
三千里寒餓困頓之况自言爲有生所未經其得全
殆天幸云嗣發解成進士迴翔史館者一十二年後

乃出任封疆入厠卿貳所至以功名顯顯性剛不能容物三起三仆瀕於危殆者屢矣卒賴
聖明保全以宮詹放歸田里生平頗享文字之福少卿以舉子業馳名元墨尤膾炙人口三王文柄所操索皆名下士常辛丑之典禮闈也不佞曾以弱齡預試先生奇其文又鑑問嘉靖前後廣續五子等姓名所對俱悉益大喜拔魁一經旋爲遂寧相所塗乙旣力爭不可得則大恚拂衣出榜後辱府贈詩有七篇文最當雙眼淚猶滋之句嗚呼世有好士憐才如此者乎青眼高歌嗟壺欲碎矣恭嘗竊取而衡論之先生辭氣應求大郡道廣徐健菴以後一人博聞强記過目成誦何義門以後一人齗齗辨難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毛西河以後一人要其一生所瓣香者不出其鄉而奄有前古於文取廬陵南豐於制義取臨川兩大於命世之志取介甫於學術取莱山香火情深此自豫章人習氣詩則縱横爽朗出入眉山劍南不盡學西江一派也



## 納園詩鈔小傳

郭雍字仲穆一字青藜福清人僑居會城康熙癸巳舉人少即工詩最後乃出一帙問世而謂其友人曰吾前後作詩不下千篇今存其略成章法者得律詩絕句若干首古風歌行僅留一二樂府絕無所解請俟十年後別有窺尋乃敢議及夫青藜之於詩伐毛洗髓幾三十年其用功不可謂不深而其言若此則信乎寸心得失如飲水者之冷暖自知正復索解人不得也吾鄉自林松址前輩雄踞詞壇銳意學杜獨



標少谷容同爲從入之門徑後進靡然從風肉莽粗豪無復雅人深致青藜謝絕流品因心師古纖毫塵垢不以溷其筆端上焉者淡遠精微步趨王孟次亦刻露清新不失賈長江姚武功家法午坨太史所云如食哀家梨止渴雖爽而不伐性如 精鹽進酒雖海亦能醉人者殆將納園庶幾惟肖可謂鶴立雞羣而不隨人作計者也青藜素清羸畏寒特甚每凉風始戒卽重繭襲裘闔牖墐戶所以調護者甚至乾自癸巳以後心怯北地風霜絕不赴禮闈試迨雍正元年九月特開恩科則大喜襆被遄征五月過嶺伏雨炎風舟車交頓竟賜病姑蘇以死豈非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有非意計所得料者哉尻輪神馬蟲臂鼠肝游乎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斯所稱達生之旨矣





## 小山詩鈔小傳

王時翔字抱翼太倉人所居在南園叢桂中因自號小山年十四始就塾一歲而通四書及詩書易三經旣乃於子史百家二氏之書無所不讀著夙成者頗獨喜吟詩間倚聲爲新樂府流播人口四方知名之士屨滿戶外尤與同里顧玉停稱莫逆交每會文少年十餘輩咸集二人者徙倚松石間劇談今古恒至日下舂始涉筆成二篇旣經前輩評閱壓卷率不彼則此一時有瑜亮之目族子汲園先生於婁東十子



中齒最少至是稱老詩伯妙選里中能詩者爲後十子名曰積薪小山年十九與焉唐吏部東江則謂其標格清研風神秀逸如東家之子不假粉朱姑射仙人盡除烟火譚藝家服其論篤小山旣以詩名三十年落落無所遇久之適
世廟求賢有以名上聞者特
召見授晉江令旋改政和旣遷遷佐漳州移疾歸
今上改元以蒲州同知再起未幾擢成都守爲政以儒術飾吏治廉介愷悌民懷其德年七十求退未允

卒於官嗟夫小山少力學雅欲以文章馳驟當世一時大臣非無知之者而卒蹉跌以老晚被薦功名可晁契致而僅以郡縣自效弗獲大伸其志洎夫日薄西山情同倦鳥業遺兒子東歸掃除敝廬爲息關娛老計而事與願違終未得向好時柴桑亨其一日林泉之樂則固依然窮措大蠢騃福命也小山爲石檀伯兄上官最稱投契而生平之際遇亦略相等牽連及之入琴之感不禁淚下澌澌矣



## 劍虹詩鈔小傳

吳文煥字觀侯一字劍虹長樂人其先世已居會城而身猶占縣籍甲午舉於鄉辛丑第二人及第旋假歸家食者久之再入史館改部曹除御史以病乞休今林居又三年矣劍虹落拓不羈喜讀書性尤耽酒一月曾不得數日醒土木形骸似無意於當世務者然當夫酒酣耳熱奮袖起舞或泣或歌輒發洩其胸中之塊壘殆亦阮仲容石曼卿之流亞也詩最豪爽大致于蘇陸爲近吾鄉北戸能吟顧羣奉林膳部高



典籍爲鼻祖聲調圓融千手如一如所稱晉安風雅者是已劍虹辭而闢之獨標雅健盤空硬語傑出於柔筋脆骨之間雄雞一聲天下白固未易爲一二俗人言也劍虹曾有句云欲覓相知定文者近來沈韻比江花蓋指同里江爾熙暨同年沈珊友而言茲余有採詩之役輒就篋衍所藏選錄得數十首竊自比於江沈之列樽酒論文則更俟之異日



## 陸堂詩鈔小傳

陸奎勳字聚侯一字坡星平湖人南雄太守孝山公之子而內閣學士雅坪公之猶子也年十二即能詩未弱冠以文字雄吳越間幼作中秋月夜書懷詩鏗訇陶冶情文並茂嘉善匡山叔父見而奇之贈句云鴛水才華盛吾家太守賢生兒年十二詞賦自翩翩即集中開首第一章所云碧天如練夜初涼者是也顧少年善病雖性喜吟咏而父師專督時藝禁勿使爲弱歲列子衿旋遭生母憂謝絕人事兀坐小樓中



課孫姪暇則取排架書諷之手胝口沫如是者三年胸中積有卷軸而於漢魏六朝唐宋諸詩家亦各悉其源流正變不迷所往而詩學大昌久之游京師與楊次也副使沈厚餘榜眼柯進士南陔唱和城南有浙西四子之目時康熙庚午辛未間詩人競趨宋派而吳閶一帶宗仰虞山幾于團扇之畫放翁先生少長是邦頗不能不隨俗轉移而細膩風光森張骨氣固自有其君形者存非彼學步效顰輩所可同日語也嘗選定十二唐人安詩集行世各系以詩其題杜

少陵云文選理熟精宋元格具有五霸紹三王罪魁而功首石破天驚其論實古人所未發誠足開拓心胸而推倒智勇也已先生雖門第清華甲於江左而自其尊人沒後家計中落授經餬口時爲萬里之游則益研精經學寓維揚者三載于諸經皆有譔著解匡鼎之頤而折五鹿充宗之角譬蜂釀蜜如肉貫弗宋元人經解如林自貢父華谷草廬東山一二家外度未有與之並駕而齊驅者而大江南北尋章摘句之徒猶泛泛然以詩人相推重蓋亦淺之乎爲丈夫



矣庚子辛丑年六十始聯捷成進士入史館纂修明史計足踏省闥已一十三次與先公爲同學公所得士庚午之役先生實在鎖闈襄厥事賜編班荆與先公講世好甚篤柳州先友之痛能無有感於斯文

## 樊榭山房詩鈔小傳

厲鶚字太鴻錢塘人康熙庚子舉於鄉再上公車不第既以博學鴻詞徵應試又不遇遂絕意功名不復作春明夢矣家故貧以詩古文詞教授鄉里老屋三楹牙籤插架蓬蒿不翦門無雜賓法書名畫而外無儲藏也瀹茗焚香而外無功課也冒雨尋溪踏雪探梅而外無往還應接也生平諸體皆工而詩學尤邃澄汰眾慮咳唾成珠其旨溫以厚其音和以雅其詞麗以則于新城長水之後別續一燈是豈獨天分之

優哉蓋其洗伐京鍊日起而大有功矣昔虞伯生語袁伯長公文章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凡水陸之產皆擇柔廿調其滷齊登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泠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甲之珍不易故性爲文之妙亦猶是耳太鴻固浙產今品題其詩竊援左氏大官羊之例即以浙庖相方遠道寄閒嘗爲一噴飯也所著有宋詩紀事百卷天水華英網羅殆徧較諸孟棨計有功應高出一頭地知其解者固當不易吾言

## 弱水詩鈔小傳

屈復字悔翁晚自號金粟道人家世莫得而詳即同邑人亦無有悉之者其所見於詩篇大率多袞山剩水之思麥秀黍離之感如白首狂夫歌哭道中輙向黃河亂流欲渡令人欷歔增感而不能已已疑若夏肆周遺之所爲作又或附鳳攀龍與前明有瓜葛者近是自其少年時即弃帖括不事隻身走萬里寓沂鄒間最久既乃之吳楚之閩越垂老乃轉徙之京師以詩學教授弟子名公卿多從之遊武陵家宰楊公



奇其才以鴻博薦三徵不起寓僧廬日坐臥土床中諸貴人以問奇至者趾相錯作客約自白不迎不送不作寒暄語願來遊者聽至則與講論詩文源流派別并前史善敗興亡陳迹以及關河扼塞兵馬漕鹽天文律歷愷切詳明坐而言作而可行鑿鑿乎如藥石之可以伐病非彼枯槁忘世老死牖下者所可望項背也其論詩于賦比興之外端以寄托爲主謂陶之飲酒郭之游仙謝之登山左之詠史彼自有所以傷心之故而姑借題發抒必沾沾然執是數者求之

是之謂買櫝而還珠按圖而索駿今試取弱水集讀之繁音促節詞多悠謬知翁之寄托固自有出天入地而莫可窮詰者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不足爲外人道也翁年七十餘重至鄒邑寓其鄉人王大令署中時余爲沂州守見子詩便欲與訂千秋之業以詩集及所註楚詞義山詩箋相寄適予有歷亭之役不及晤比還轅而翁已先期歸里今存亡不可知念翁與余有一日知己之言也爲刪其全集得若干首付鈔胥云



## 東山草堂詩鈔小傳

潘安禮字立夫南城人雍正五年進士任戶部主事坐事謫官旋膺鴻博之薦召試列高等供館職是歲入選者二十八人皆海內知名士求其實大聲宏文章有師承議論有根據而不爲盤帨戶耳之學者要必以立夫爲第一勾山董浦未能或之先也立夫本與予不相識一日者于南華山人寓齋偶得批集讀之大擊節嘆賞立草予札遣人于七百里外訂交實爲乾隆初元事云迨余于戊午歲再入都立夫已官翰





林閒子至則大喜特枉駕蕭寺中把袂趙禊恨相見晚時留滯京邸者三閱月友朋唱酬之樂文酒追逐之歡正如桃源人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比予還廣川量移山左旋聞立夫黜擢官論方切貢禹彈冠之慶乃不逾年竟以惡疾聞矣嗟夫瓊蘂無徵彩雲易散千古才人同斯歔泣而馬行有嗷吼之妻柳州之播眞之嗣其書滿家未知流落何處斯尤可哀也已今姑就舊刻摘錄若干令讀者覩一斑以想全豹莊子云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三復斯編能無愴恫也哉

## 春遲詩鈔小傳

馬樸臣字相如桐城人家貧方學少即工詩與同里
方貞觀南堂友善楚尾吳頭聲稱籍甚一時有瑜亮
之目焉迨南堂以事隸旗籍踽踽獨行迥焉寡和則
益牢落無聊時從諸貴游子弟授經轍徙于閩粵楚
蔡之郊如是者久之年五十始登賢書屢上春官不
第推擇爲中書舍人乾隆元年徵天下鴻博士詣京
師大臣有薦之者
御試復不遇不兩年以病卒京邸亦詩人之坎壈失



職者也盍嘗聞諸前輩詩本于風風之爲物遇水而
成漪文之至也遇木而成籟聲之至也皆極其自然
而無所矯飾于其間故淺率不可也去淺率而出以
矜持則離矣鄙俚不可也鑿鄙俚而加以塗澤則妄
矣昔者康熙之季戶竊談詩錦闈諸公尚仍唐製一
二軼材之士復跌宕自恣于眉山劍南之間壘于輸
攻玄黃戰野方氏矯以清真有若彈丸脫手相如應
響而與抗袂而起風格雖微遜一籌要自有其君形
者存非苟作者南堂寄懷有云自入秋來常中酒一
從君去斷吟詩雅道交情溢於楮墨亦可想見林谷
之同聲而沆瀣之一氣矣相如詩未授梓故外人罕
識其姓名余嘗負意令成君處乞得鈔本亟爲錄入
以俟後之紬葩賦風雅者



## 十硯軒詩鈔小傳

黃任字于莘又字莘田永福人居會城之光祿坊弱
冠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匆匆捧檄得粵之四會令
澤由故名士無齷齪俗吏態坐是爲上官所不喜劾
其縱情詩酒不治事拂衣歸里宦橐蕭然惟端坑石
數枚詩束兩牛腰而已所居矮屋三楹花竹秀野圖
史縱橫飲饌諧屐間具有雅人深致最工詩菁莪部
舊務去陳言又不墮纖靡與秀水朱昆田嘉興李百
藥同其標格閒入戶能爲詩彬彬風雅領袖于晉安



一派磨礲沙瀉以聲律閭穩爲宗守林膳部高典籍
之論若金科玉律恪不敢犯幾于團扇家家畫放翁
矣莘田迥出其間聰明淨水雪欲語羞雷同可稱豪
傑之士其艷體尤宛摥細膩溫柔感均頑豔所傳秋
江集香草箋諸作傳聞林前輩謂其實有所指擬諸
玉溪之賦錦瑟元九之憶雙文杜書記之作青樓薄
倖楚雨含情殆詩家之賦而興也然昔賢謂知梵志
翻著襪法始可作無題詩知九方歅相馬法始可讀
無題詩東坡詩云多生綺語磨不盡尚有宛轉詩人
情夫詩人之情亦何所紀極哉出之宛轉蘊之遙深
可以廣騷可以恭祖慧業文人吾于莘田首屈一指
矣



## 冰雪詩鈔小傳

萬承勳字開遠號西郭鄞縣人家世襲武職自前明
時以四忠三節一義顯勳爵既除文學乃盛充宗季
野兩先生既用經術史才弁冕一時而胞姪貞一先
生復薦舉入史館聯鑣接武聲稱籍甚開遠其家嗣
目濡耳染固已迥異常兒矣旋以論修明史失當路
貴人意出爲五河知縣貴人固無意脩前隙而上官
妄承風指謂是奇貨可居搆摭細故鍛鍊成獄間危
罪閒遊時未弱冠遊諸閩以踉蹡萬里乞哀當世賢

士大夫醵金告贖當是時父因縲紲母疲窶餒發為詩歌聲淚交迸久之得論釋生還歸故里覆巢完卵艱不得食已復嚴追贖鍰秋風落日中床上別父籠下別母重繭走京師時槩皆知交零落殆盡計無復之思自投西安獄已入關遇故人子某力援之為完帑項事乃寢走馬中原放舟長江嘯歌以歸時小除夜半呼門入父驚寤墮床下痛既定出行篋所有朗誦母前且泣且笑曰兒即榮我以告身猶無此樂也嘗夜吟至病愁殘臘斜陽短寒對西山積雪長句毋聞之嘆為不祥俄雙親延逝家益壓三旬九食絕口不言貧逮雍正初元年六十矣以諸生保舉端方奏對稱

旨特授磁州牧余時為邯鄲令同官交好知其生平最悉開遠自少即以詩名氷雪一編人咸擬之孟東野查初白先生獨不謂然嘗附以詩云孟郊沒後千餘載苦語何人更別裁風雅道衰無至性海山地大得奇才翻瀾涕淚隨聲出徹骨氷霜鍊句來竊喜故人還有子一編浮白為渠開蓋傾倒之至矣為人內行醇篤磊落光明與人交絕去城府堂楹間大書温厚和平四字嘗自謂生平時文不如古文古文不如詩詩不如人一時肯服為篤論云



## 南華詩鈔小傳

張鵬翀字天扉嘉定人其所作詩書自署南華山人天下識與不識皆稱張南華云南華幼多病年十三始就外傳且所授書或未能成誦父師以常兒育之不之責也十七歲心地忽開齧取經史子集讀之皆如宿習作制義及有韻語走筆立就灑灑數千言又嘗出己意創通文賦八首芊眠清麗無一字不工穠弱冠補諸生壯歲擢科第去校史職有聲館閣間既受

今天子特達之知不數載晉宮詹乃以展墓假歸道病死計聞都人士皆惋惜以負才而未竟其用也南華木擅詩名而才情敏贍尤為海內少雙嘗客松江郡齋寸燭賦詩二十首又於京邸作雁字落葉七律自晨至午上下平韻俱就伸秘騁妍長安為之紙貴間以餘力作山水興會所至槃礴淋漓出入南宮北苑間書法亦蒼潤勁秀時稱張翰林三絕

上固雅重其才有作則使步韻又屢勑

御前作畫其所進春林澹靄圖及日長山靜畫局皆稱

旨依韻賜和并製詩褒美之有嶠頭奏對春風暖鎖出春林亦絕勝又大癡更擅東坡筆勍敵江山兩不慚之句夫大弦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臣也宮商相應玉飾金和讀金蓮紀恩一集覺卷阿遂歌虞廷賡載其氣象猶宛乎可接上下志同得不嘆為千古之榮遇也哉憶子槩歲入都南華特枉顧盪苧中尊酒論文過從無虛日羲馭不留尺波電謝披覽遺集蓋不勝山陽聞笛之感云





## 竹嘯軒詩鈔小傳

沈德潛字確士長洲人晚取韓子歸愚識夷塗之語以名其齋又自署歸愚老人云少聰穎讀書髫身為諸生自康熙癸酉科即入鎖闈連十九試不售至乾隆戊午科年七十始登賢書己未成進士入史館不十年洊陞至內閣學士禮部侍郎歸愚積學工文古文詞跌宕爽猶謹守堯峰家法無敢逾出範圍其於詩學尤邃是時江南盛詩社又宗尚蘇陸之學俚語粗詞荊榛塞路歸愚獨斤斤然古體必宗漢魏近體必宗盛唐元和以下視為別派所選有古詩源唐明詩別裁行世橫截衆流獨標心印識談藝家之金丹大藥也歸愚既晚達獨以文學結主知膺殊遇時

天子天縱多能方隆文治喜與詞臣賡唱迭和惟學士張南華能當上意而歸愚亞焉顧南華賦才敏贍走筆如飛日可賦詩百首歸愚則含毫邈然安章頓句遲久成篇兩人者嘗結詩社南華詩點筆就而歸愚苦吟未安滋愧恧南華曰遲速本之性生子不能效我速我亦不能為子遲也一日召對便殿語及

詩學
上顧德潛謂曰爾詩以風格勝然不如張鵬翀敏捷
咨嗟久之兩人造詣在聖人品藻中矣歸愚於己巳
歲致政家居年八十有二矣聞至今尚健在云



## 杜湖詩鈔小傳

先師段杜湖先生諱嶟生字相山湖廣衡州府常寧縣人康熙乙酉丙戌聯捷進士初筮仕得福建汀洲府上杭縣知縣丁酉鄉試充禮記房同考官方坤以稺齡觀場不自意膺薦拔受業稱弟子先生負天人姿過目成誦于當世知名士罕所許可顧方坤獨蒙殊獎時賜肥臘縱觀前史好議論古人成敗得失又於詩古文前後作者妄有題品先生顧慈置之於耳曾不聽瑩且時發起予之嘆其或體物緣情偶然





有作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當是時誰董昏無知亦深感知己之難逢而得出大賢之門下為可樂也先生嶽嶽懷方又嫉惡過嚴坐是不能久於其位雍正杭未十月而遐受交代之難作解任質審時適交者為汀州吳守故以嫉賄聞又廣交遊盛氣援吹影吠聲流言四布大中丞聞之意不能無少動先生即作書上撫軍直陳其事中云就使卑職不敢言而敢怒大人得無內愧於心而況卑職倔強成性固非不敢言者也等語同舍生咸為股栗先生毅然竟以書投時大中丞為粵海清端陳公固大賢壯其言亟予昭雪起復原官補廣東新安令不數月丁內艱服闋再補縣坐條陳言事削籍歸里十餘年卒先生負經濟畧雅欲以經術經世務如天文星歷之書地理堪輿之術與夫本草醫藥勾股算法靡不原原本本坐而言起而可行古稱通儒惟其有之顧不肯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秋戒白露冬申嚴霜坎壈纏身終憂讒畏譏以死將所謂鸞翮可鎩龍性難馴者非耶先生之宰上杭也陳滄州先生送之以詩有曰事當盤錯難何避功在澄清志弗違又曰車經九折途原險口記三緘道自眞識炳幾先待徵事後讀者歎為如神之照不知兩先生情意既孚志趣亦合生陳已事慮遠思深乃遂若燭照而數計耳何詩讖之足云



## 貞一齋詩鈔小傳

李重華字玉洲吳江人少承庭訓學詩出語即能越俗既從張匠門先生遊匠門故以詩自豪負笈者麕相錯顧於玉洲獨發起予之歎而何義門先生尤所咨賞為稚川之歎玄圃積玉沈湄尚書之詠森多美蘘其領倒殆不是過玉洲既天才獨絕追與諸鉅公大人遊磨礪灑濡上下其議論而詩學益進水銀丹砂入其爐鞴皆成丹也幺弦孤韻經其調和皆成樂也鮮如時花媚如美女甚其醞釀深厚而成就高



格者金玉追琢既歷多年是以意餘於匠情深于文錄鑽幽眇而自成一家言也玉洲家笠澤往來吳門日久兩地故多詩社玉洲率後至酒闌燈灺每詩成衆口皆嘿而息既乃擊節狂吟拍案高歌僉謂固宜讓斯人出一頭地也洎成進士列侍從舖陳雅頌潤渢金石益復出天入淵變化縱橫而不拘繫常應制體格極重焉既以細故去官遂得以蕭閒無事之身肆其力于詩歌而又之蜀走棧道入劍閣經白鹽赤甲弔屈原武矦杜老蘇公遺蹟客山左登泰岱謁孔林觀登萊天風怒濤青紅海市諸幻境其留關中過秦漢之故都覽潼關之防衛望華嶽終南太白武功之形勝怪瑋奇傑之才有據之而無盡者信乎其緣慧業文人而又獨得江山之助也已玉洲隨其令子視學齊魯於予有一日之雅竊嘗誦益謂夫詩有三要發竅於音徵色於象運神於意三者缺一焉不可又謂詩之在人也其始油然而生其終詘然有節要惟六義為其指歸故凡冶艷流蕩與夫怪僻險仄之調宜無復纂效焉知是解者將旦暮遇之也是豈湯

與俗人言哉

詩鈔小傳　卷四

板橋詩鈔小傳

鄭燮字克柔號板橋興化人乾隆丙辰舉於鄉遲登進士第授范縣知縣改調濰縣以疾乞歸板橋少穎悟讀書饒別解綽有文名家固貧落拓不羈壯歲客燕市喜與禪宗尊宿及期門羽林諸子弟遊日放言高談臧否人物無所忌諱坐是得狂名既得官益慕簡易與民休息人亦習而安之而跡歷落於州縣一席實不相宜世方以武健嚴酷爲能而板橋以一書生欲清淨無爲坐臻上理聞者實應且憎不則怒

詩鈔小傳　卷四　板橋　三五六

罵譏訶及矣雅善書法眞行俱帶篆籀意如雪柏風松挺然而秀出于風塵之表所畫蘭艸竹石亦竒倩別致詩內所云時時作畫亂石秋苔時時作字古與媚借者是已詩取道性情務如其意之所欲出其自序有云余詩格卑下七律尤多放翁習氣屢爲知已詬病好事者又促余付梓自度後來亦未必能進姑從謏而背直慚愧汗下云云其言可謂不自滿矣然其詩流露靈府蕩滌埃𡏖視世間無結轖不可解之事卽無梗咽不可道之詞空山雨雪高人獨立秋林烟散石骨自青差足肖之非彼藉口白戰以自詡爲毫無故實者也板橋徒以狂故不理于口然其爲人內行醇謹胸中具有涇渭所刻寄弟書數紙皆老成忠厚之言大有光霽庭誥顏氏家訓遺意異乎放蕩以爲高者信賢者之不可測也昔晉文王稱阮嗣宗爲至愼吾于板橋亦云

詩鈔小傳　卷四　板橋　三五七

貞石詩鈔小傳

石文字貞石上虞人自其先世徙于杭遂入杭籍爲諸生家奇貧少則學爲詩歌無所承受獨以巳意鑽索於散紙堆中而悽戾幽怨自成一家言與里人厲太鴻金壽門丁敬身陳授衣葦結文字交無三日不會面者家有小樓青山滿簾翠滴筆硯嘗與諸君子酬唱其間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暇則攝游屐偕吟侶徘徊于叢祠破塚之墟不日暮不返里中兒咸怪而目之曰彼狂生何爲者也年三十二卒無所遇而侘

詩鈔小傳　卷四　貞石　三五八

傺幽憂以死嗚呼玉樹土埋秋墳鬼唱古稱詩能窮人誰謂更死人耶昔東坡語道士陸惟中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今讀貞石詩如怨如慕如號三峽猿啼如日薄虞淵聞鄰人吹笛聲展卷呻吟令人終日不樂固宜其爲不壽之徵也歿後諸故人掇拾遺編得十一二而陳授衣序之以傳陳蓋其潘楊至戚云

詩鈔小傳　卷四

北田詩鈔小傳

江浩然字萬原一字孟亭嘉興人家貧好讀書又好爲有韻之言風雨晦明手一編不釋紙窗竹榻擁鼻作苦吟聲時同里朱竹垞先生以鉅儒碩學爲風雅宗與新城王尚書狎主齊盟若前代之李杜坡谷然者先生旣退居長水則以詩學引導後進凡經指授及私淑其門者率振厲成一家言屈指門下士著錄不下千人而目擩耳染守先生之微言而弗失者蓋惟吾桑梓里漸被獨深萬原則於三十年後聞風而

詩鈔小傳　卷四　北田　三五九

興焉者也以家貧不能自給所爲詩人亦無知之者則挾策作汗漫游諸公貴人爭延致幕下依綠水泛芙蓉書記翩翩阮瑀陳琳之流亞也其客濟南最久辛酉壬戌之間嘗一再視子館舍酒酣以往論文較藝凡唐宋以來詩人靡不悉其源流窮其正變剖析其離合利病如堂上人之判堂下人曲直然者閒偶舉及曝書亭詩句則頓足起舞側弁而哦鏗律長篇如缾瀉水乃知平生雖廣搜搏採轉益多師而一瓣心香固近在鴛湖繡里間也歸後不數數見客歲

晤其令嗣詢問起居則萬原歸道山已久日薄虞淵可勝嘆息議次山其遺詩讀之可刻生新無西抹東塗傭耳剽目之習而亦不以搜奇抉怪刻腎雕肝爲能事洵乎其得長水新傳而不至如昔人所譏還珠而買櫝也已萬原當少壯時銳欲以功名自奮終坎壈不遇以老則斂其拂鬱無聊之感一發于詩而詩亦未盛稱于世予故爲表而出之既惜斯人之不能常在而又慶詩卷之長留者不同於時烏之變音飄風之過耳也萬原其可少慰于身後也夫



## 居易軒詩鈔小傳

族子三才字廷贊別號參亭侯官人爲弟子員有聲儀封張相公撫閩拔入鰲峰書院舉業之外兼課詩古文詞參亭每試必上等戊子舉於鄉癸巳成進士用薦入武英殿脩書受知陳恪勤公試第一出爲東光令連丁內外艱服闋補上元未之官而虧帑事發轉徙燕趙三十年百口嗷嗷儲硯以食晚病痿蹣跚而歸不兩月遽卒參亭豐頤皤腹飲饌兼數人詩才敏捷乂手即成與人言吶吶不出口下筆輒不能自





休休異苓寂所居之地窮朋滿座狂吟縱酒六博圍棊竟日夜讙呼不倦閒閉戶孤坐則伏几欠伸少焉騶聲聞戶外突其興趣如此先君宰固安參亭時自京師來視與余兄弟唱酬比余居官數集名流結詩社參亭常往來其間故集中詩半皆同作其體格不離晉安派閩入蘇陸諸家而爽氣豪情湧出於筆墨之外如生駒振鬣使馬失鳴羯鼓數通琴聲解穢異乎閉目搖首自詫唐音者也參亭既以詩名平生志業終抑鬱不得洩則一寄之於詩遇稠人廣座張宴命題諸人方呻吟嘗度參亭已落紙如風四座勿訝意自得也蓋其豪情勝概一往無前故意到筆隨於前輩所云抑之欲其奧廉之欲其節闊而存之欲其重者實未有屑屑措意一時同社諸子咸致箴規謂君才高學富力敵萬人然當下筆臨文能痛自割捨乃佳不則易於諸言未免蛟螭之雜螻蚓若昌黎氏之譏崔侯然者豈不可惜參亭心善其言然性之所便迅筆疾書兎起鶻落不能少遲緩也參亭在都且常招吟侶至八里庄看杏花酒酣即席賦七言古詩



一章臨川李穆堂先生在他席見之擊節咨賞時冠蓋如雲彼此不相亂而散遲十年臨川總制畿輔參亭方罷官潦拓循例脩謁剌入遽延見首及杏花詩背誦不遺一字問記憶李生否參亭泫然久之乃省悟其後卒藉臨川力以完夙逋論者稱爲詩人奇遇獨是元稹才子名徹禁中韓翃暮年詩傳御筆賴皆以一聯一韻梯官貧而弋榮華參亭乃僅僅藉以免罪文章九命能勿誦鳳洲遺言而長太息也哉

## 綠痕書屋詩鈔小傳

伯兄石幢先生諱方城字則望先大夫蕉溪公冢子幼不好弄端重如成人稍長從蕉溪公學入則稟母訓不從他師蕉溪公教子嚴以長子屬望尤切日授經書尺許背誦偶訛則笞罵不少貸年二十爲諸生先是病瘧半載嘗自言幼讀書困于程限若有物橫梗胸中格格不快至是忽開豁心地空明病起復披前所習書皆有新解殆禪家所謂頓悟者幾耶顧久困場屋年四十六始舉雍正癸卯科鄉試又十年成



進士雖仕得蜀之新繁邑固彈丸然俗邇省會號稱殷繁而閭雜楚粵滇黔之民蜂屯蟻聚紛擾無已先生以慈惠忠信臨之調劑得宜民胥悅服乾隆十年計吏舉治行九異旋以蜀閫摩勘事鐫一秩先生怡然而上官深扼腕不令假裝延主錦江書院蜀士聞名畢附負笈者踵相接書舍至塡溢不可容踰年竟以疾卒方坤甫齠齓之歲先生已績學工文籍甚邦國三冬文史嘗從講業追弱冠薄有文名先生則歡然色喜引以爲友每花晨月夕捐觥遊奏一字未安推敲竟日風雨對床之樂自謂不讓前哲在都門與任釣臺陳德泉孫沛村伍覲扶洪月航周瑞峯諸公往來唱和金石爭鳴一時傳爲美談顧方坤沾沾自喜享敝帚以爭金先生則意思蕭散含毫邈然每一篇出遠近傳鈔幾于紙貴而先生顧退然如不勝也又嘗於叢臺官舍刻燭賦詩拈題得寒柝限雙字韻方坤先得句云遲久更疑六于唱唱或雙客背歎其新穎及先生詩成則云偶作行歌互應驚好夢雙于特徐靜谷先生在坐乃拍案叫絕謂是題能以神韻

勝斯爲絕無僅有豈但壓倒元白已哉其爲哲匠所吝賞如此蓋嘗竊論先生之詩有根柢焉有興會焉根柢原於學問興會發于性情二者兼之而又天骨森張才鋒側出故能銜華佩實大放厥詞世人皆以韓蘇目之而精深華妙大致於坡仙爲近入蜀後藻思綺合不名一格會以將進酒高軒過十數篇相寄奇古纖穠宛然長吉飛卿家數無老人衰颯態方竊喜爲壽徵不謂曾未半年而竟溘然長逝隙駟不留風流頓盡掩卷不知涕之何從也青箱中收季川詩

中州登敏之作而近代漁洋之撰感舊集也亦以耆功名列紙尾故方坤於詩鈔竣事之日敬援此例而以益集爲條理之終上視百年已交呂夢稱之不愧矣而豈阿私其所好也哉



## 聯句合鈔小序

聯句昉於栢梁然考尋起之歌帝作皐賡亖聲互叶實爲茲體權輿而列女傳謂式微之詩乃黎莊夫人偕其傅母所作今觀一問一答宛肖兩人口吻理或然也下迄魏晉六季代有流傳如賈充李夫人之句吳郎何從事之篇以及江革王融阻雪落贈之什尤其彰明較著者也厥後韓事增華怪奇百出觀夫韓孟鬭雞之作范歐滕石劍鶴之章幾於石破天驚盤空絕險而聯句之能事盡矣我朝



列聖相承覃敷文教鄒枚司馬應運而興鼓吹休明彬彬風雅固已人握靈蛇之珠而家懷荆山之璧矣而名流翕集笙磬同音亦復領異標新得未曾有其或一彼一此角勝爭能則如婦姑對局攻殺畧當莊惠臨濠機鋒丞敵其或三三五五衆竅争鳴則如萬壑合注滙爲大川羣山出雲混爲一氣令人歎觀止焉詎比劉侯之賦石鼎貽笑軒轅又奚至蹈山谷所嘲筆力不能相追秖成四公子棋也今我

皇上擅天縱之聰明兼中和之條貫萬幾之暇間與諸臣賡唱爲歡受玉鑾金宮商叶應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於首錄元宵粉團聯句上得窺天章雲漢之淵深下以見諸公摛藻摛詞皆以表稽古之榮而鳴和聲之盛至王宋朱査諸名稿膾炙人口者亦各以類附從焉

聖主懸日月於中天而先後諸臣相與耀星芒於環拱頡頏韓孟范歐之間固已左挹袂而右拍肩矣何大官令郭舍人之足云

# 三輔決錄

趙岐撰
摯虞注

## 三輔決錄序

賜進士出身知玉屏縣事兼翰林院庶吉士武威張澍纂

史通書志篇云譜牒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族姓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方思殿格盡氏族之事盡在是矣補注篇云若摯虞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風土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詞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細書按岐纂決錄据其自序故鮮人徵引遂竊其書不類譜牒至摯虞之法與陳壽等三書亦不相侔劉氏所考未爲精確大抵簡者爲錄詳者爲注又決錄多作韻語即史通所謂文言美詞也諸書徵引錄與注不盡分晰余鈔撮特分別之



隋志七卷舊唐志亦七卷新唐志十卷故多於隋今定爲二卷

## 三輔決錄原序

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徙公卿吏（一有大字）二千石及高貲皆（一作者）以陵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於詩秦豳也其爲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趨埶進權惟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而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午冬夢黃髮之士姓午名明字子興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閒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於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後漢書本傳注）

澍按冊府元龜引故謂之決錄下又云岐恐時人不盡其意



故隱其書惟以示同郡嚴象又按太平御覽引云子以午冬修而夜思而未之得也忽然而寐夢此黃髮之老寓姓爲午明字曰子興與寤言言必有中（夢中摘言裹臣之事）子授其人子與評之善否之閒無所依違因命操筆者書之謂之決錄字句與本傳注引微異

## 後漢書趙岐傳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令勑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圓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爲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爲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





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爲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玹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爲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爲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玹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屛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埶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阨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爲禦寇論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爲敦煌太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爲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爲帥岐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



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之道又遺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衞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荆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阯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衞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荆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

亦寓於表表不為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其上為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荊州曹操時為司空舉以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為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像居主位皆為讚頌勑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簟白衣被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墳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

謝按太平廣記引范曄後漢書云趙岐字邠卿京兆杜陵人多才藝嘗自為壽藏於郢城中畫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人居賓位自居主位各為讚頌獻帝建安六年官至太常卿



卒今書微異又按水經注地理志曰故別邑故郢矣王莽以為郢亭城中有趙臺卿冢岐平生自所營也冢圖賓主之容用存情好敘其宿尚是岐依劉表時誤葬於郢也

## 晉書摯虞傳

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太僕卿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𢥞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弃彝倫輕舉遠遊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夫任命之不可違故作思遊賦其辭超譜為世所稱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為下第拜中郎武帝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



宮親策之虞對切直擢為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留心政事又吳寇新平天下乂安虞上太康頌以美晉德帝嘉之以母憂去職久之召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為正潘岳以為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絓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奏又表論封禪事備與莊悉虞又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



以為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以定品違法為司徒所劾詔原之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詔書遠稱先帝遺惠餘澤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被於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變以主者思文不審收既往之詔奪已澍之恩臣愚竊以為不可詔從之元康中遷吳王友時荀顗撰新禮使虞討論得失而後施行元皇后楊氏崩杜預奏之制乃由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唯文稱不言滋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為節皇太子亦宜為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虞答預書曰唐稱遏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為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機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又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期詔令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從之虞又議王輅兩社事皆有依據後歷秘書監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糧絶饑甚拾橡實而食之後得還洛陽歷光祿勳太常卿時懷帝親郊自元康已來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



縱橫人饑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餒卒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決錄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為之論辭理愜當為時所重虞嘗觀元象者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其唯涼土乎性愛士人有表薦者常為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三輔決錄卷一

漢太僕趙岐撰　晉秘書監摯虞注　武威張澍書輯

趙岐初名嘉年三十有重疾臥蓐七年不棄自處奄忽乃爲命勅兄（一作遺令勅兄子）曰大丈夫生一世處無箕山二公之操仕無伊摯呂尚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圓石樹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病愈（一作疾瘳太平御覽引決錄注）

趙岐避難於四方江海岱淮（一作岱）無所不至自匿姓名布衣布裳賣餅北海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游市見趙徵察知非常人駐車呼與共載曰我北海孫賓碩終不相負岐因嵩即以實告



遂與俱歸嵩先入白母曰今日出得死友在外岐即匿孫家積年乃出後諸劉表時孫嵩流離在劉表末座不爲表所識岐遂讓之向表說嵩表甚奇（一作書）重之同共表嵩爲青州刺史（太平御覽引決錄）

謝按鄭康成傳箋漢也與同郡孫嵩等俱被禁錮即賓碩也

趙岐避難至北海於市中販胡餅孫嵩乘犢車入市見岐疑非常人問曰自有餅耶曰販之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錢亦三十嵩曰視處士之狀非賣餅者乃開車後載還家（北堂書鈔引決錄）

岐娶馬敦女宗姜爲妻敦兄子融嘗至岐家多從賓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所在岐亦厲節不以妹婿之故屈志於融也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裾撇其門也岐嘗以刺宦官二義不通一徙之賤謫如此也（後漢書注引決錄注）

謝按葉抱菘說即引三輔決錄趙岐取馬續女宗姜爲妻續兄子融岐曰妹婿之故屈志於融有脫字當作岐不以妹婿之故又按馬嚴七子固亢放鑄融留續續字季則爲融弟岐安得呼爲妹婿乎嚴弟敦官中郎將岐所娶者其女也葉氏引誤

岐還至陳倉復遇亂兵裸身得免在草中十二日不食也（後漢書引



決錄注）

岐從兄襲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代襲與羅暉並以能草見嗤於張伯英英頗自矜高與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也（後漢書注太平御覽引決錄注）

謝按藝文類聚引云趙襲爲敦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世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誇故張伯英與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又王僧虔名書錄趙襲作趙恭朱賜作朱寬

岐長兄旹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無忌字世卿郡河東從事爲唐玹所殺（後漢書注引決錄注）

岐爲皮氏長抑強討姦大興學校（後漢書注引決錄注）

是時綱紀不振閹豎專權岐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冀中不出（後漢書注引決錄注）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好黃老引之術隱遯山谷與南郡太守馬融并州刺史蘇章鄉里並時然二人純遠不及慎也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曰觀其志曰乘閑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



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汧山以兔罝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謝按皇甫謐高士傳所言矯慎其文與決錄相同是士安依趙氏爲傳也今據補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遊身修德隱於汧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吝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遊餘齒耳峻之守節不移如此遷居太史官爲李陵遊說下腐刑果以悔恡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於汧汧人立祠號曰汧居士世奉祀之不絕

謝按此皇甫士安高士傳決錄宜有其人今據補

摯恂字季直好學善屬文隱於南山之陰（後漢書注引決錄注）

謝按皇甫謐高士傳曰摯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



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渭濱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驎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既通古今而性復溫敏不恥下問故學者尊之常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南山之陰初馬融從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後果爲大儒名冠當世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中和帝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侔曾閔學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爲國領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憲舉賢良不就清名顯於世以壽終三輔稱焉

摯茂字子學以茂才爲郡法曹治財致大富恭儉以分宗人先從貧始以壽終（太平御覽引決錄）

安丘望之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爲高愈自損退爲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學扶風耿況王汲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不仕道家宗焉

謝按此皇甫士安高士傳決錄宜有其人今據補

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決錄）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遭亂世受業太學博覽不爲章句

學畢乃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其所云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爲少鴻又曰身居作執勤不懈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醜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下請鴻曰吾欲衣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閒有頃又去適吳居皋伯通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側

謝校北堂書鈔引決錄不全今以高士傳補之

高恢字伯達京兆人也少治老子經恬虛不營世務與梁鴻善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



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匿蹤終身不仕焉

謝校高士傳多本決錄今據補

鄭樸字子眞谷口人也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遂不屈揚雄盛稱其德曰谷口鄭子眞耕于巖石之下名振京師馮翊人刻石祠之至今不絕

謝校蒙書注引決錄鄭子眞名樸五字是士安高士傳必本決錄爲文也今據補又按雲陽宮記鄭子眞名樸隱於谷口高節不屈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

張仲蔚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決錄）

謝校世說新語補注引云仲蔚扶風人少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爲詩賦所居蓬蒿沒人又按皇甫謐高士傳云張仲蔚者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是士安依趙氏決錄爲文也世說云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

蔣詡歸鄉里荊棘塞門舍中有三徑不出惟求仲羊仲從之遊二人不知何許人皆治車爲業時人謂之二仲（北堂書鈔引決錄）



謝校嵇康高士傳蔣詡杜陵人爲兗州刺史王莽爲宰衡詡奏事到霸上稱疾避杜陵荊棘塞門舍中三徑終身不出時人諺云楚國二龔不如杜陵蔣翁

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惟羊仲求仲從之游二仲皆推廉逃名之士（太平御覽引決錄）

謝校文選注引推作挫御覽引廉下有潔字又之士二字文選注引作不仕司馬彪續漢書曰蔣詡字元卿父喪弔者盈門後母疾之不得止當廬自作小菴於側往如留

求仲羊仲不知何許人皆治車爲業挫廉逃名（一作世）蔣元卿之去兗州還杜陵荊棘塞門舍中有三徑不出惟二人從之遊時人謂之二仲（陶潛羣輔錄引決錄）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遊名山採藥賣於長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於康怒康守價乃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欲避名今區區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遂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時乃備玄纁安車以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佯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中路逃遁以壽終



謝校皇甫謐高士傳多依決錄今決錄闕略據補之伯休一作伯收

安陵清者有項仲山飲馬渭水每投三錢（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決錄）

謝校一引錢下有以償之三字又風俗通引潁川黃子廉事與此同太原郝子廉亦有飲水投錢井中事亦見風俗通

王邑爲從弟奇求蔣詡女盛服造之詡女辭不取但衣青布回受父命不敢違邑乃嘆曰所以與賢者婚欲爲此也（北堂書鈔引決錄）

謝校王邑王莽時爲大司空寶謙女弟爲邑小妻

法眞字高卿少明五經兼通讖緯學無常師名有高才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爲功曹何如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吏使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扶風守遂不敢以爲吏初眞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觀朝吏會會者數百人眞於窗中闚其與父語畢問眞孰賢眞曰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果歷九卿三公之位世以服眞之知人壽後徵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美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正父衍字季謀司徒掾廷尉左監（蜀志注引決錄注）

大儒弟子自遠而負笈常數百人眞性恬靜寡欲不涉人閒事太守請見之眞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



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凡辟公府賢良皆不就同郡田弱薦眞曰處士法眞體兼四業學通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明就加衮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巡翼又薦之帝虛心欲徵者後四徵眞曰吾既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刻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謝校補志注所引決錄弁高士傳同傳較詳今補之

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邽人也少失父獨以母兄居治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豪西州延熹中沛國橋玄爲漢陽太守召岐欲以爲功曹岐稱病不就玄怒勅督郵尹益收岐若不起者趣嫁其母而後殺岐益爭之玄怒益撾之益得杖且諫曰岐少修孝義栖遲衡廬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狀益敢以死守之玄怒乃止岐於是高名逾廣其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岑遂隱居以畜蜂豕爲事教授者滿於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民從而居之者數千家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爲茂才爲蒲坂令皆不就以壽終於家

謝校此高士傳今據補

三輔決錄 卷一 六

丁邯字叔春正直不撓舉孝廉爲郎以令史次輔（官 僧）也世祖改用孝廉選郎補爲郎邯托疾不就詔問實病羞爲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職耳世祖怒使虎賁杖之數十詔問欲爲郎否邯曰能殺臣者陛下也不能爲郎者臣也詔出不爲郎（北堂書鈔引 太平御覽引決錄）

謝校一引云丁邯舉孝廉爲郎以令史久次補之世祖始改用孝廉郎稱病不就詔問病羞爲郎否對曰臣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職耳

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缺補之世祖始改用孝廉爲郎以孝廉丁邯補焉邯稱疾不就詔問實病羞爲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職耳世祖怒曰虎賁減頭杖之數十詔問欲爲郎否邯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爲郎者臣中詔遣出竟不爲郎邯字叔春京兆陽陵人也有高節正直不撓後拜汾陽令治有名跡遷漢中太守妻弟爲公孫述將收妻送南鄭獄免冠徒跣自陳詔曰漢中太守妻乃繫南鄭獄誰當搔其背垢者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以邯服舉且邯一妻冠履勿謝治有異卒於官（漢書百官志注引決錄）

謝校說苑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禁之裂衣斷帶而不止晏子曰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

三輔決錄 卷一 七

於門而求買馬肉也詔語本此

竇攸（一有治爾雅三字）舉孝廉爲郎世祖大會靈臺得鼠（一有身字）如豹文問群臣莫知者攸對曰鼮鼠也見爾雅（一作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詔校祕書如攸言賜帛百疋（文選薦禰衡表注引決錄 玉海引作決錄注）

謝校竇氏家傳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爲郎世祖與百寮大會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熒有光澤世祖異之問群臣莫知攸對曰名鼮鼠詔問何以知之攸曰見爾雅詔案視書如攸言賜帛百匹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是知鼮鼠者竇攸也而郭璞爾雅注以爲終軍係記憶之誤顧野王玉篇仍其誤失之不考

三輔決錄 卷一 八

丘訢傲俗自謂無伍（太平御覽引決錄）

謝校皇甫謐高士傳云丘訢字季春扶風人也少有大才自謂無伍傲世不能弁俗人爲蕃郡守始召見曰明府欲臣訢耶友訢耶師訢耶明府所以尊崇人若極於功曹所以榮祿人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皆訢所不用也府君異之遂不敢屈

曹眾字伯師弁鄉里蘇孺文竇伯向馬季長並游宦惟眾不遇以壽終於家（後漢書注引決錄）

謝校漢文苑傳扶風曹眾伯師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又校竇章安豐侯融之少子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弁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馬融集有弁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見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章後官大鴻臚

三輔決錄 卷一 九

孫晨字元公家貧不仕居杜城中織箕爲業明詩書爲郡功曹冬月無被有槀一束莫臥其中旦收之（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決錄）

謝校晨書鈔作辰元作允

辛繕字公文少治春秋詩易隱居弘農華陰弟子受業者六百餘人所居旁有白鹿甚馴不畏人（北堂書鈔引決錄）

辛繕字公文治春秋讖緯隱居華陰光武徵不至若有大鳥高五尺雞頭燕頷蛇頸魚尾五色備具而多青棲縶槐樹旬時不去乙卯夏太守以聞詔問百寮咸以爲鳳太史令蔡衡對曰凡象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黃者鵷雛多紫者鸑鷟白者鴻鵠今五色多青乃鸞非鳳也上書其言三公聞之咸避位辟穢稱不起（太平御覽引決錄）

謝校太史令蔡衡一引作張衡

韋豹字季明司徒劉愷薦之謂曰君以疾去就大位不肯今歲垂盡選御史實欲煩君豹曰犬馬齒盡既無智力又無考課所以躊躇悉蔡者以明公禮遇隆崇未能自割因稱夙有風疾眩冒不堪久侍遂徒跣趨出公追不及（太平御覽引決錄）

謝校韋豹御覽引作韋約今據東觀記改又校平輿令韋康字叔文歷位緊平相去官以琴書自娛不應三公之命後爲

三輔決錄 卷一 十

平輿令吏民去祠社中劇郡或陽令豹字季明友人羅陵雖爲縣丞卒官喪柩流離豹弁官致喪雖比辟公府輒弃去司徒劉愷尤敬之豹弟廣都長義字季節少好學不求榮利四十乃仕三爲令長皆有惠化以兄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爲立生祠焉皆清河太守韋文高之三子皆以學行知名時人號韋氏三君見京兆耆事劉愷字伯豫般之子見漢書

公孫晨爲郡功曹其將軍馬防聞名饋錢四萬晨不敢拒受而埋之閣內（北堂書鈔引決錄）

謝校馬防字江平官車騎將軍封翟鄉侯

大鴻臚韋彪字孟達弁上黨太守公孫伯達河陽長魏仲達皆扶風平陵人同時齊名世號三達孟達名彪祖相賢五世孫（御覽引決錄）

齊相子穀頗隨時俗曹成壽之子也司徒掾察孝廉爲長垣長母爲太后師徵拜中散大夫子穀即成之字也（後漢書注引決錄）

謝校曹二句是決錄曹成壽以下是摯虞注

周季貞班固姊之子也著屬文喪婦作詞神其姊曹大家誄之（太平御覽引決錄）

長安劉氏惟有孟公論可觀者班皮叔弁京兆丞郭季通書曰劉孟公藏器於身用心篤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實也（後漢書注引決錄）

三輔決錄 卷一 十一

謝校文選王文憲序注引嘗有長安劉氏四字今補論可觀
者選注作談者取則蘇竟傳劉龔字孟公長安人善論議扶
風馬扶班彪㳡器重之

南陽舊語曰身㢘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筩言其廉儉也 太平御覽顏氏家訓引決錄

謝校北堂書鈔引上句云范仲公爲大夫倡誤

井丹字大春少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
大春 北堂書鈔引決錄

井丹舉宣庭病梁松自將醫藥治丹 太平御覽引決錄

謝校梁松字伯孫茂陵人九江太守統之子尚光武女舞陰
公主遷虎賁中郎將

彭城王國相趙牧字仲師長安人少知名以公正稱修春秋事
梁恢恢以盡諫死牧爲陳冤得申舉高第爲侍御史會稽太守
皆有稱績及誣奏覇城靖王恭安帝疑其僞乃遣御史毋丘獻
覆案其事實下牧廷尉會赦不誅終於家 後漢書注引決錄

謝校後漢書彭城靖王恭傳元初三年恭以事怒子酺酺自
殺國相趙牧以狀上因誣奏恭祠祀惡言大逆不道有司奏
請誅之恭上書自訟朝廷以其素著行義令考實無徵牧坐
下獄會赦免死



韋穠字孔衡穠弟瓚字孔正瓚弟矩字孔規太尉掾韋子才之
三子皆修仁義兄弟孝友逢盜賊一人病不能去兄弟相暴兵
至俱死時人稱之號韋三義 太平御覽引決錄

韋彪爲巴郡太守父老隨供養父嗜餅從主親太車下自進之

謝校太平御覽引作三輔舊事其文是三輔決錄今補入又
案東觀漢記蕭彪字伯文京兆杜陵人累官巴郡太守父老
乞供養父有賓客輒立屏風後應受使命父嗜餅每自買進
之據此是蕭彪御覽引作韋彪誤

第五頡字子陵爲郡功曹至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爲侍御史
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
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太史令
張衡尚書廬江朱建孟興皆舉頡故舊各致禮餉頡終不受永
建中卒官 北堂書鈔引決錄

謝校水經注引云靈臺第五子陵之所居倫少子也以清正
爲郡功曹 近梁本此田字脫 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或
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尚書廬江朱孟興等皆倫故
孝廉功曹各致禮餉並辭不受永建中卒御覽引云第五頡
字子陵倫少子以清正爲郡功曹至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
侍御史南頓令皆稱病免下接洛陽無主人云云初學記引
徵羆漢書注引功曹下無至字寄作客無末永建中卒官句



茂陵郭汲爲潁川化如時雨摯虞曰汲字細侯光武拜潁川太
守 文選注引決錄

謝校摯虞曰下是注又校汲茂陵人高祖父解武帝時以
任俠聞父梵爲蜀郡太守

金日磾字翁叔封秺侯有忠勤之節七葉侍中 太平御覽引決錄

謝校徐堅初學記引作三輔舊事非今補入決錄又校漢書
倫翁叔由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封秺侯子賞建
俱侍中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日磾弟倫字少卿爲黃門郎
子安上字子侯少爲侍中至建章衛尉四子常敞岑明
皆爲諸曹中郎將常光祿大夫敞爲騎都尉光祿大夫中郎
將侍中後至衛尉敞子涉本左曹拜侍中參使何奴拜何奴
中郎將越騎校尉關都尉饒爲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
中諸曹將大夫涉從父弟欽由京兆尹從光祿大夫侍中

張宇穆之弟二子也以父功當封自言兩曰失明天子信之乃
封其弟恭其弟子好戲無度放散家財字恭曰所得千萬弃之
天子聞而嘉之又知其讓封徵拜議郎 太平御覽引決錄

高陵顧哲伯名勳爲郡小吏東平衛展字劉卿爲諸生病之乃
客餓於勳家勳知其賢優加禮待觀面過憤會當去擔十里過
勳家優賞饋賂之展不肯受勳曰不受令勳不安展乃受曰爲
嫣婣乃相報別七八年果爲馮翊勳爲 一作勳子 門下書佐思之矣





展乃見問 一作請問 乃舉孝廉爲尚書郎左右丞魏郡太守河內
太守 太平御覽引決錄

謝校衛展事繼母至孝見搜神記

三輔決錄卷二

漢太僕趙岐撰　晉秘書監摯虞注　武威張澍輯

賈叔高名午，以明經爲郡上計吏，與會數百人，午儀狀絕衆。天子異之（書鈔作異其貌），詔言公主妻之，出同輦調笑。叔高時已（一作自）有妻，不敢言歸，方欲迎婦并訣，而詔召叔高就第成婚。（太平御覽引決錄）

澍按，藝文類聚載午妻別午書云：棄妻斥女敬白賈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已遠，彼日已親，何所控訴，仰呼蒼昊。悲哉賈生，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居斯處。又按午妻書及歌，并午時人傳之曰：煢煢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三輔決錄　卷二　一

王諶字子綱，博學有才，辯洛陽种暠伯成、原氏李高未知名，諶數稱二人於朱伯厚，有宰輔之器。退語二人曰：卿必爲公。後暠伯至司徒，李高至司空，曰：是服諶之知人也。（太平御覽引決錄）

澍按，後漢書种暠傳：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于大陽郭，遙見暠，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邪？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暠於庭，辯詰職事，暠對有序，歆甚知之，署主簿，遂察孝廉。又按朱寵字伯厚，爲州從事，與濟陰太守單匡舉吳雄，字季高，明法律，斷獄平，致位司徒，非司空也。

孝廉杜陵金敞字元休，位至兗州刺史；上計掾長陵第五巡字文休，興先之子，興先名稱司空伯魚之孫，名士也；上計掾杜陵韋端字甫休，位至涼州牧、太尉，同郡齊名，時人謂之京兆三休。注曰：光武元年察舉。（藝文類聚引決錄）

第五種子巡，字文休，辟太尉掾，與杜陵金敞、韋端齊名，時人號之京兆三休。（太平御覽引決錄）

澍按，典略云：金元休名尚，京兆人也，尚與同郡韋甫休、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爲三休。尚獻帝初爲兗州刺史，東之部，而太祖已臨兗州，尚本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爲太尉，不敢顯言，私使人諷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爲術所害。其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磾俱至京師，天子嘉尚忠烈，爲之咨嗟，詔百官弔祭，拜子瑋郎中，而日磾不與焉。

賈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太平御覽引決錄）

郭詳爲太尉長史，起大宅在高陵城西，稱曰長史宅。（太平御覽引決錄）

樂恢字伯奇，父親爲縣吏，有罪，令欲殺之。恢年十一歲，常伏寺門外，東地晝夜號泣，令感而救之。（太平御覽引決錄）

澍按，十一歲一作十三，本傳作十一，號泣伯奇泣，末句作令乃出親。又一引伯能恢，恢爲鮑永都督從事，無此事也。

樂恢子樂己，字伯文，爲郎，非其好也，去官。（後漢書注引決錄）

澍按，恢京兆長陵人，官尚書僕射，歷案竇憲，風州郡迫脅，飲藥死。憲誅，門生何融等陳恢忠節，除子己爲郎。

賈逵字景伯，建初元年受詔列春秋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名春秋左氏長義，帝大善，賜布五百匹。（太平御覽引決錄）

澍按，四十事本傳作三十事，并此違異。又近刻御覽作字梁道，誤爲魏志之賈逵也，今改正。逵扶風平陵人，七世祖誼，文帝時爲梁王大傅，曾祖父光爲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焉。又按扶風李育元春習公羊春秋，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與逵相辯，往返皆有理證。

三輔決錄　卷二　三

蘇章爲冀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爲清河太守，案得其奸贓，乃請太守，設酒，接以温顏。太守喜曰：人各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歡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藝文類聚引決錄）

蘇章爲冀州刺史，召安平崔瑗爲別駕。（太平御覽引決錄）

澍按，崔瑗字子玉，安平人，官濟北相。

杜恕字務伯，拜黃門侍郎，毋宜皆闕，威儀矜嚴。（藝文類聚引決錄）

車茂字子康，元帝時游學長安，以儒行爲給事黃門郎。（藝文類聚引決錄）

馮豹字德文，母爲父所出，後母遇之甚酷，豹事之愈謹，時人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德文。（太平御覽引決錄）

澍按，豹爲馮衍子，仕至武威太守，徵入爲尚書。德文一引作仲文，并漢書合，世稱爲講學。

馮豹爲尚書郎，每奏事未報，常伏省閣下，或自昏至明，天子默使人持被覆之。（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決錄）

馬融爲南郡太守，二府白融在郡貪濁，受主記掾岐肅錢四十萬，融子彊又受吏白向錢六十萬、布三百匹，以肅爲孝廉，向爲主簿。（太平御覽引決錄注）

澍按，馬融集云：融茂陵成權人。漢書云：融伯大匠嚴之子。本傳梁冀風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雖被劾係忤梁冀，而貪濁則有跡也。

三輔決錄　卷二　四

王調字叔和，爲河南尹，永和三年坐買洛陽令同郡杜稜竹田，及上罷城東舊渠，免官。（後漢書注引決錄注）

澍按，樂恢傳：恢入爲尚書僕射，時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憲厚，縱舍自由，恢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回避，貴戚惡之。

杜陵韋伯考鬻書力養親，既登常伯，貂璫煌煌，承事尤謹。（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決錄）

汝南何比千，字少卿，爲汝陰縣獄吏，決法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千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霑漬。雨止，送出門，乃謂比千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千，曰：子孫佩印綬者當隨（一作如）此算。嫗東行，忽不見。由比千以下，并張氏俱授璽瑞，累世爲名族。三輔舊語曰：何氏算，張氏鉤也。（太平御覽引決錄）

澍按，後漢何敞傳注引何氏家傳曰：六世祖父比千，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以下文與決錄同。末有云：比千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族。

又桉太平御覽引決錄注云茂陵何比干漢武帝時丞相公孫宏舉爲廷尉右平獄無冤民號曰何公

汝南何比干通律法元朔中公孫宏辟爲廷尉右平獄無冤民號曰何公征和初去官在家天大陰而晝寢夢有客車騎滿門一老嫗年八十餘頭盡白求寄避雨雨方甚而嫗衣履不濡比干異之延入座須臾雨止嫗辭去出送至門嫗謂比干曰君先出自后稷堯至晉有陰德及公之身當獲公一天今天賜策以廣公子孫佩印綬者當隨此策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隨此算嫗東行忽不見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後三歲復生三男徙平陵八男去一子留常祭嫗如東行及終遺令東首自比干已下并張氏俱被盛瑞累世爲名族三輔舊語曰何氏策張氏鉤也（太平廣記引決錄）

澍桉類聚云通典宣帝始置左右平而三輔決錄注云何比干漢武帝時爲廷尉右平誤矣此錢戶部儀吉之說

張氏得鉤何氏得算故三輔舊語曰何氏算張氏鉤何氏肥張氏瘦言何氏肥者輒貴瘦人輒賤張氏瘦者輒貴肥者輒賤故二族以鉤算知吉凶以肥瘦知貴賤（太平御覽引決錄注）

澍桉搜神記長安有張氏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止於牀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鳩爾來爲我禍耶飛上承塵上爲福耶飛入我懷鳩翻飛入懷乃化爲一帶鉤從爾資産巨萬子孫昌



盛蜀客至長安聞之乃厚賂婢婢竊鉤以與蜀客張氏既失鉤漸漸衰耗而蜀客亦數罹窮厄不爲己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賚鉤以反張氏復昌故關中稱張氏鉤也

何敞字文高爲汝南太守和帝（一作章帝）南巡過郡郡有刻鏤屏風爲帝張設之（一無之字）詔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敞恩禮賢命士改修德化（太平御覽引決錄注）

澍桉水經注高要縣有鵠奔亭廣信蘇施妻始珠鬼訟於交州刺史何敞處退敞又爲交州刺史也又桉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官魏郡太守其子瓊



馬援戒兄子書龍伯高敦篤（一作書）周愼口無擇言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世祖見援書卽擢伯高爲零陵太守在郡四年甚有治化（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決錄）

澍桉伯高名述京兆人爲山都長

段出老子段干木之子隱如入關去干字漢文帝時段卬爲北地都尉成帝時段會宗爲西域都護從漢桓帝世段熲爲太尉皆其裔也（氏族略引決錄）

澍桉古今姓氏書辯證引云段氏李老君之自出段干木之子隱如入關去干字路史引無漢文帝以下數句

桓帝以平陵魯寶爲太子門大夫（太平御覽引決錄）



長陵田鳳字季宗爲尚書郎儀貌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因題殿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太平御覽引決錄）

澍桉末二句類氏家訓亦引儀貌初學記作容儀

淮陽憲王宣帝愛子器異其才欲以爲嗣王特寵曰驕天子乃用韋元成爲中尉以輔導受詔并蕭望之等論五經同異於后渠閣（太平御覽引決錄）

馬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歷位九卿遂登台輔（後漢書注引決錄注）

澍桉魏志注引曰才學進句下有并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二十字又世說注引云日磾字翁叔馬融族孫獻帝時太傅并蔡邕楊賜堂谿典同校定后經

馬后志在克仁輔主不以私家干欺廷兄爲虎賁中郎將弟爲黃門郎訖永平世不遷（藝文類聚引決錄）

五門子孫凡民之伍注曰門今在河南西四十里澗穀洛三水之交傳聞馬氏兄弟五人共居居此但五門客因以爲名生營豬賣豚故民爲之語曰苑中三公鉅下二卿五門嚄嚄但聞豬聲（太平御覽引決錄）

澍桉水經注引決錄注云馬氏兄弟五人共居澗穀二水之交但五門客因舍以爲名今在河南西四十里潘岳注引注云鉅下地名也初學記獸部引注云曰下作細字馬嚴傳嚴





字威卿弟敦字孺卿援卒後嚴乃并敦俱避安陵居鉅下三輔稱其義行號曰鉅下二卿霍霍初學記引作嚄嚄

平陵之王惠孟鋒鏘激昂貫述困於東平（後漢書注引決錄）

澍桉范書王元字惠孟然馬援并楊廣等僞爲王游翁是又字游翁也東觀記元扶風人元降光武初拜上蔡令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

陳欽傳左氏遠在蒼梧（太平寰宇記引決錄）

澍桉後漢書陳元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爲厭難將軍李賢注欽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寰宇記欽封川縣人字子逸

杜欽從兄城亦有才學爲黃門郎（藝文類聚引決錄注）

澍桉此是決錄注陝西省志引作決錄非

竇太后父（北堂書鈔引云名字闕）少遭秦亂隱身漁釣（書鈔作魚釣）墜淵而死（一作）孝景帝立太后（一作尊后號）遣使者（一作有字）塡父所墜淵而築起大墳於觀津城南人開號爲竇氏青山（史記索隱引決錄注北堂書鈔引作決錄）

澍桉地理志引決錄注云孝文竇皇后父隱身漁釣墜淵而卒景帝立后爲太后遣使者塡父所墜淵而葬起大墳於觀津縣城南民號曰竇氏青山御覽引云文帝竇后父名猗清河人也末引云觀津城南青山是也又桉隋圖經云觀



津東南有冢高三十餘丈周回千步又云竇后父少翁

弭生（一作升）字仲叔其父賤故張伯英并李幼才舊曰弭仲叔高德英名命世之才也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鄉土所當出也（太平御覽引決錄）

王莽時有弭彊遼東新豐人弭仲叔（氏族略引決錄）

澍桉一引決錄云弭仲叔弭偉俱新豐人又漢更始將將軍中郎將弭彊新豐人并鄭樵通志引不同又桉弭彊爲鄧禹殺見漢書

射援字文雄扶風人也其先本姓謝并北地諸謝同族始祖謝服爲將軍出征天子以謝服非令名改爲射子孫氏焉兄堅字

文國少有英名辟公府爲黃門侍郞獻帝之初三輔饑亂堅去官弃弟援南入蜀依劉璋璋以堅爲長史劉備代璋以堅爲廣漢蜀郡太守援亦少有名行太尉皇甫嵩賢其才而以女妻之丞相諸葛亮以援爲祭酒遷從事中郞卒官（蜀志注引決錄注）

謝校太平御覽引云漢末大鴻臚射咸本姓謝名服天子命爲將軍出征以姓謝名服不祥改爲射氏名咸咸一作威又校氏族畧引云改姓射名咸咸子堅援堅蜀郡太守援中郞將堅字謂

金旋字元機京兆人歷位黃門侍郞漢陽太守徵拜議郞遷中郞將領武陵太守爲劉備所攻劫死（蜀志引決錄注）



士孫奮字撰卿少爲郡五官掾起家得錢貲至三億七千萬富聞京師也（後漢書注引決錄注）

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梁冀知奮儉悋以一錢馬遺奮從貸五千萬（初學記引決錄）

謝校梁冀傳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悋冀因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爲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

平陵士孫奮貲至一億七千萬富聞京師而性儉悋從子瑞辟梁冀掾奮送絹五匹食以乾魚（太平御覽引決錄）

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而性儉悋常痛客舍褎錢置甚少主人曰君士大夫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耶（太平御覽引決錄）

謝校一引云不知貨是撰卿下按從子瑞辟梁冀掾奮送絹五匹食以乾魚冀問奮何以相送瑞以實對冀乃以一錢安車遣奮貸錢五千萬也

士孫瑞字君榮（漢書作榮）扶風人世爲學門瑞少傳家業博通無所不達仕歷顯位董卓既誅遷大司農爲國三老每三公缺瑞常在選中太尉周忠皇甫嵩司徒淳于嘉趙溫司空楊彪張喜等爲公皆辭拜讓瑞天子都許追論瑞（一作功）封子萌澹津亭侯（後漢書注作）萌字文始亦有才學與王粲善臨當就國粲作詩以



贈萌萌有答在粲集中（魏志注引決錄注）

謝校後漢董卓傳注引微畧

士孫萌字文始少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萌父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居乃命萌將家屬至荊州依劉表去無幾允果爲李傕等所殺及天子都許追論誅董卓之功封萌爲澹津亭侯弃山陽王粲善萌當就國粲作詩以贈萌（北堂書鈔引決錄注）

謝校文選注引末云於今詩猶存也

張既爲兒童爲郡功曹游殷察異之引既過家既敬諾殷先歸勅家具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子楚託之既謙不受殷固託之既以殷邦之宿望難違其旨乃許之殷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搆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但言伏罪伏罪游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於時關中稱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子楚字仲允爲蒲坂令太祖定關中時漢興郡缺太祖以問既既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爲漢興太守後轉隴西（魏志注引決錄）

謝校御覽引云軫害殷月餘得病因脫衣但言伏辠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諺云生有知人之明死有鬼靈之驗

張既字德容爲兒童郡功曹游殷察異之（太平御覽又引云游殷字幼齊司隸校



尉胡軫有隙軫誣搆殺之殷爲郡功曹有鑒識者時未知名爲郡書佐殷察異之既過家具設云云）殷先歸勅家設賓饌殷妻笑曰（一有君其悖乎句）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於客（一無客字）二字哉殷曰（一有卿勿怪句）方伯之器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子楚託之（一作以子楚託之太平御覽引決錄）

游殷爲胡軫所害同郡吉伯房郭公休與殷同歲相善爲緦麻三月（太平御覽引決錄）

謝校九州春秋董卓以東郡太守胡軫爲大督呂布爲騎督軫性急又云軫字文才涼州人又按繁欽廟殘碑陰有故功曹司隸茂才司空掾池陽郭匡公休故功曹司空掾池陽吉㽦伯房故功曹太尉掾㝢陽游殷幼齊是公休名匡伯房名㽦也

游楚上表乞骸骨拜駙馬都尉楚無學好遊游音樂及曲（一作）歌者琵琶筝簫每行將以自隨（太平御覽引決錄）

平陵孟佗字伯郎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政讓監奴典任家計孟佗盡以家財賂監奴其結親厚積年衆奴心慙問佗所欲佗曰欲得卿（一作曹）一拜奴等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佗最後至諸奴以其至皆迎而拜之徑將佗車獨入衆人大驚謂佗與讓善爭以珍物賂（一作遺）佗佗得盡以賂讓讓大喜後以葡萄酒一斗遺讓即拜爲涼州刺史（太平御覽引決錄）



謝校後漢書注引三輔決錄注曰佗字伯郎以葡萄酒一斗遺張讓讓即拜佗爲涼州刺史

伯郎涼州人名不令休其註曰伯郎姓孟名佗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政讓監奴典護家事佗仕不遂乃盡以家財賂監奴與共結親積年家業爲之破盡衆奴皆慙問佗所欲佗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下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佗最後到衆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佗車獨入衆人悉驚謂佗與讓善爭以珍物遺佗佗得之盡以賂讓讓大喜佗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佗生達少入獄其處蜀事迹在劉封傳（蜀志注引決錄注）

謝校涼州人名不令休其句未詳疑有訛字

韋誕字仲將除武都太守以能書不得之郡轉侍中典作魏書號皆誕所書一名大魏書凡五十篇洛陽鄴許三都始成命誕銘題以爲永制以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一引作古法三字）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一作盡）徑丈之勢方寸千言（太平御覽引決錄）

謝校北堂書鈔引云韋誕奏蔡邕自矜能書兼明斯籀之法非得紈素不妄下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按文章叙錄云韋誕京兆杜陵人大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衛恆四體書勢云魏明帝起淩雲臺誤先釘榜而未題

凌雲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地
三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左伯字
子邑東萊人特工八分與毛弘等列小異於邯鄲淳又甚能
作紙漢興有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爲之而子邑尤得其
妙見書斷

韋康字元將京兆人也孔融與父端書曰前見元將來淵才高
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又見弟仲將來懿性貞實文敏
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出於老蚌引決錄太平御覽

韋元將身長八尺五寸爲郡主簿楊彪稱曰韋主簿年雖少有
老成之風昂昂如千里之駒引決錄太平御覽

謝校北堂書鈔引無末句

韋康字元將亦京兆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
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一作昨日見弟仲將又仲將又來懿性
貞實文敏一作篤誠一作開篤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
甚珍貴之端從涼州牧徵爲太僕康代爲涼州刺史時人榮之
後爲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兵不至遂爲超所殺引決錄魏志注

謝校此當是摯虞注所引較後漢書注爲詳

嚴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一作膽以督軍御史詣揚州
討袁術會術病卒因以爲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爲孫策廬江太
守李術所殺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



盡其意故隱其書惟以示象引決錄魏志荀彧傳注

謝校趙岐序云其人既亡行乃可書象敗後在決錄成書後
至韋康遇害岐卒已久尤不相及也此爲摯虞注無疑

時有京兆金禕字德偉自以世爲漢臣自日磾討莽何羅忠誠
顯著名節累葉覩漢祚將移謂可季興乃喟然發憤遂與耿紀
韋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結謀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爲丞相
掾王甚敬異之遷侍中守少府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禕慷慨
有日磾之風又與王必善因以閒之若殺必欲挾天子以攻魏
南援劉備時關羽彊盛而王在鄴留必典兵督許中事文然等
率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禕遣人爲內應射必中肩



必不知攻者爲誰以爲吳禕等夜喚禕禕家不知是必謂爲
文然等錯應曰王長史已死乎卿曹事大矣必乃更他路奔王
曰必欲投禕其帳下督謂必曰今日事竟知誰門而投入乎扶
必奔南城會天明必猶在文然等衆散故敗後十餘日必竟以
創死引決錄魏志注

謝校後漢獻帝紀注引決錄云云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
備事敗夷三族又校耿弇傳紀以操將纂漢建安二十三年
與太醫令吉平丞相司直韋晃謀起兵誅操不克夷族

金禕爲郡上計而在許都時魏武使長史伍必宜作王必將兵衛天
子於許都禕與必善必見禕有胡婢善射必害請之從後也初學



記引決錄

耿援字伯緒官至河東太守引後漢書注決錄

謝校援爲顗之子尚桓帝妹爲河陽太守後曹操誅耿氏唯
援孫弘存焉

史苞字叔文茂陵人也引後漢書注決錄

謝校苞爲張掖都尉輔錄苞爲張掖太守光武封爲扶義
侯案苞始爲張掖都尉及竇融行河西五郡將軍事以苞爲
張掖太守光武西征隗囂融率苞等會高平後封苞爲褒義
侯

耿寶字君達引後漢書注決錄

謝校寶爲弇子佐至大將軍而附事內寵與中常侍樊豐帝
乳母王聖等潛譖皇太子爲濟陰王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
怨之閻太后廢免寶遣就國於道自殺

杜陵有玉氏音肅玉況字文伯光武以爲司徒引姓氏辯證決錄

謝校謝承書云玉況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爲三輔名族
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爲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永平十
五年蝗蟲起泰山彌衍兗豫過陳留界飛逝不集五穀獨豐
章和元年詔曰況爲司徒後漢書玉音宿

扶風太守傅恭因官居焉引決錄姓氏辯證

謝校廣韻止引傅恭二字





扶風太守滿向引廣韻決錄

掾子名昕著書十卷引姓氏辯證決錄

謝校廣韻引掾昕子三字氏族略引卷作篇又按掾子或帝
時人與齊掾子是二人

希湯字子江引廣韻決錄

新豐人弭升以所居爲氏引姓氏辯證決錄

謝校廣韻引云新豐彌升彌字誤今改正

金氏日磾本下邽人也引太平寰宇記決錄注

謝校金翁叔本休屠王太子從渾邪王將十萬衆降漢佐至
車騎將軍賜田於此歿葬因家焉非下邽人也

周共字文明茂陵人引後漢書注決錄

謝校後漢獻帝紀大鴻臚周共同种拂魯旭崔烈王順等赴
戰沒張璠漢紀大鴻臚周奐爲李傕郭汜所殺

王豹出自畢門引北堂書鈔

謝校張衡傳注王豹以清謳流聲又左傳哀公六年陳僖子
囚王豹於句竇之丘係景公嬖臣非衛人也此王豹別自一
人係漢時

劉龔向曾孫引後漢書注決錄

謝校蘇竟傳延岑護軍鄧仲況擁兵據南陽陰縣爲寇而劉
歆兄子龔爲其謀主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李賢注云龔



書及三輔決錄並云向曾孫今書歆兄子則不同也

竇皇后兄竇建字長君引索隱決錄

謝校皇甫謐云竇太后名猗房史記建弟廣國字少君又[illegible]
漢書長君竇太后兄少君太后弟廣國之字也絳灌等曰兩
人所出微爲擇師傅長者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爲
謙讓君子不以富貴驕人也

宋皇后父酆字伯遇引後漢書注決錄

謝校酆爲靈帝宋皇后之父官執金吾封不其鄉侯扶風平
陵人

后從帝行幸甘泉宮居長定宮孝成許皇后廢處昭臺宮歲餘

徒長定宮（黃圖引決錄）

未央宮有延年殿合歡殿岡車殿（黃圖引決錄）

謝校三輔黃圖未央宮有宣室麒麟金華承明武臺鉤弋等殿又有壽成萬歲廣明椒房清涼永延玉堂壽安平就宣德東明飛羽鳳凰通光曲臺白虎等殿廟記云未央宮有增成昭陽殿漢宮闕疏云未央宮有麒麟閣天祿閣有金馬門青瑣門承武蒼龍二闕朱雀堂畫堂甲觀非常室又有鉤盾署弄田又漢宮闕記云未央宮有宣明長年溫室昆德四殿又有玉堂增盤閣宣室閣

鎬在豐水東豐在鎬水西相去二十五里（後漢書郡國志注引決錄注）



漢平陵縣大丘城一名櫰里城一名犬丘（太平寰宇記引決錄）

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太平御覽引決錄）

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皇鴛鴦等殿後又有增修安處常寧茝若椒風發越蕙草等殿（玉海引決錄）

謝校一引云成帝趙皇后居昭陽殿有女弟爲婕妤貴傾後宮昭陽舍蘭房椒壁班婕妤居增成舍哀帝時董賢女弟爲昭儀居舍號曰椒風

長安城西門曰便門橋北并門對面號便橋（三輔黃圖引決錄）

謝校潘岳西征賦注便門已右轉究吾覽之所暨張銑注便門便橋又按便門即晚晉傳之平城門也平便音同通用

長安面三門四面十二門皆通達九逵以相經緯衢路平正可並列車軌十二門三途洞闢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右出入爲往來之徑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別班固西都賦云建金城之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又張衡西京賦云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廛里端直甍宇齊平是也（三輔黃圖引決錄玉海所引微異）

扶風扶風化也（郡國志引決錄注）

馮翊馮依也翊明也（郡國志引決錄注）

雒陽古之周南今之雒陽（郡國志引決錄注）





謝校水經注引摯仲治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漢高祖始欲都之感婁敬之言不日而駕行矣屬光武中興寔居洛邑遺於魏晉咸兩宅焉故魏略曰漢火行忌水故去其水而加佳魏爲土德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除佳加水

京兆京大也天子曰兆民（郡國志引決錄注）

鬻魚肥炙甚美諺曰寧去累世宅不弃鬻魚羹（太平御覽引決錄）

謝校此文係三秦記今入三秦記中

# 錢塘先賢傳贊

袁韶 撰

##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臣等謹案錢塘先賢傳贊一卷宋袁韶撰韶字彥純慶元人嘗知臨安府請於朝建許由以下三十九人之祠而各爲之傳贊事在寶慶四年至景定五年甲子而祠燬至正二年有呂淵者復其祠重鋟傳贊後二年丙戌浙江等處儒學提舉班惟志序而行之是編猶元時舊刻所紀錄者雖止及一鄉之耆舊其中郎簡謝絳等十餘人亦俱見於正史然是書爲宋人所撰又在元人修史之前於事



實多所綜覈如東都事略謝絳傳稱陽夏人是書稱富陽人考宋史本傳謂其先陽夏人祖懿文爲杭州鹽官令葬富陽遂爲富陽人則是書較爲得實又錢藻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卒神宗知其貧特賻錢五十萬贈太中大夫而東都事略藻本傳不載又錢勰傳贊載王安石許用以御史勰辭謝安石不知不附己命權鹽鐵判官又載奉使高麗却烏主金銀器事而東都事略勰本傳不載凡此多得之故老流傳頗爲詳贍修正史者因採以入傳故與宋史頗相脗合傳贊亦古雅可誦固非後來地志家旁飾附會之比也乾隆五十一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 錢塘先賢傳贊序

粵自寶慶丙戌歲杭牧袁公韶稽許巽公以下三十有九人請於朝以官錢售其地若干祠於南山少北新堤之上樹碣以代其繪像且爲之繫贊又從其觀宇曰旌德者闢其旁以奉之甲子適周據有其觀宇者定香緇流也且毀其祠悉佃其祠地并仆其碣貿於摒坎者然湖山雖在而頹基遺址竟蕪於荒草野田至樵兒牧豎亦能指其彷彿而慨然大夫士過而覽之者此心其有不盡傷者乎亦未知曷日可復其舊觀得慰其高山景



行之思也眞士呂淵且念皇朝通制內一款前代名人遺迹不許拆毀事欽承佩服久矣復徵諸圖志其盤迹有不可磨堙者先捐己帑封修其寺廡至正二年以所置買腴田五畝爲本寺常業代佃其故祠地聞之於有司每歲倍其官租錢以五十緡輸之於是葢瘞經營堂宇廊廡悉循舊制非利祿計非子孫謀也觀者爲之歎息葢重其成功之不易易也吁寶慶之刱此也以其德行可師節槪可法功業可尚至丙而女師亦可睎其執範於名敎不爲小補使感於心者得之於目焉今呂氏以獨者得之於目至於老而不忘於心仍以三十九人繫贊鋟諸梓非徒爲士民游觀之具且使其心抑有所感慕於無窮然人心天理人所具有吾不知昔之毀壞者爲何心也雖然刱之者有司也復之者呂氏也然其事之昔今孰難孰易昭然不可誣呂不唯此也外置其山地一十五頃歲時以供祀享故祠田畝爲羽流蔽匿亦且經理而復其固有焉余固其復得舊圖本而重刊其事輒序其始末於前序之後庶來者知有所考云時至正丙戌上巳日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班

惟志謹識

# 錢塘先賢傳贊

宋 袁韶 撰

## 陶唐許貸公

公字仲武諱由隱於箕山師於齧缺堯知其賢遜以帝位公聞之乃臨河洗耳每飲無杯器以手捧水或遺一瓢得以操飲飲訖挂木上風吹歷歷有聲公以爲煩去之死後堯謚曰箕公按樂史寰宇記杭州義隱山公嘗隱於此入山忘歸因名曰稽留山（今中天竺左山是也）昌化縣西北六十里有千頃山父老亦相傳云公故居縣境又有溪名洗耳灘（事見莊子疏幷逸士傳臨安志）贊曰

一身遐遁　萬物土苴　黃屋垂裳　何有於我
洗耳之泉　晝夜不舍　稽留之山　可助天下



## 漢嚴先生

先生字子陵諱光一諱遵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先生乃變名姓隱帝思其賢物色訪之齊國言有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幸其館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先生良久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歎息而去復引入論道舊故因共偃臥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富春今爲富陽縣）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年八十終於家（事見後漢書）贊曰

甄殷陶周　起渭去莘　先生奚爲　畢世隱淪
西都之季　氣節不伸　以此助理　匪絜其身

## 吳將軍淩公

將軍字公績諱統餘杭人孫權征江夏時呂蒙敗其水軍而將軍爲前鋒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爲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操於烏林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從往合肥時權徹軍魏將張遼等奄至將軍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毀橋之屬者兩板復還戰左右盡死身被創度權已免乃還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拜偏將軍病卒權聞之拊牀流涕使張承爲作銘誄二子年數歲權養於宮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事見三國志）贊曰

蔑視曹瞞　芟掃蝗蜩　翼蔽仲謀　脫危虎尾
忠不顧身　有貳無二　豈曰兵家　爲古國士

## 晉文正范先生

先生字子安諱平錢塘人研覽墳索徧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吳時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皓初謝病還家棲悅儒學吳平太康中頻召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詔追謚文正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事見晉書）贊曰

涵古茹今　羅見洽聞　津航學海　從者如雲
周粟雖廿　其忍去殷　文正之謚　汗簡流芬



## 晉中尉褚公

公字季雅諱陶錢塘人少而聰慧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遷九真太守轉中尉卒（事見晉書）贊曰

龍躍鳳鳴　人物之盛　雖有他樂　亦不敢請
嘅覿清姿　肅然興敬　吾善者機　心會神領

晉孫先生

先生字文度諱曷富春人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躬親隴畝誦詠不廢欣然獨得父母起居嘗饑不離左右富春道經江川父難於風波每乘籃輿躬自扶侍兄嘗篤疾經年躬侍藥石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失見人飢寒並周贍之寒同衾食同器年饑人有刈其稻者先生自刈送與鄉鄰慙愧司空何充檄爲揚州主簿司徒蔡謨辟爲掾屬並不就卒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 事見晉書 贊曰



造物與游　盡性窮理　幽室不欺　佩仁服義
禹稷同道　飢溺猶己　天嗇其年　如顏之死

宋龍驤行軍卜壯侯

侯史逸其字諱天與餘杭人善射容貌嚴毅文帝使教皇子射元嘉中爲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劭入弑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謝侯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侯罵曰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乃見殺孝武卽位贈龍驤行軍益州刺史諡曰壯侯 事見南史 贊曰

惟節與諡　天下大閑　杲杲龍驤　爲人所難
死輕鴻毛　名重泰山　兇徒逆儔　胡不厚顏

宋范先生

先生史逸其字諱叔孫錢塘人少而仁厚周窮濟急里人疾病必躬往卹療或貧無殯飼館粥資皆給之不吝所獲全活者甚衆歲饑民多疫里有父母兄弟同時死者數家喪屍經日不收親鄰畏疫莫敢營視先生悉備




棺槥親往殯瘞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宋孝武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不就卒 事見南史 贊曰

世降俗漓　貨力爲己　鄰有急難　睨而不視
溫溫德人　藥疾埋死　榆陰孟亭　必恭敬止

齊褚先生

先生字元璩諱伯玉錢塘人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爲之婚婦入前門先生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堅禮致之至郡信宿交數言而退宋散騎常侍樂詢行風俗表薦之召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齊太祖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遣詣以疾敕於剡中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卒年八十六 事見北史 贊曰

瀑布長虹　雖比其潔　剡山白石　莫抗其節
蒲纙空還　不受羈紲　館巖之阿　太平日月

齊顧先生

先生字景怡一字元平諱歡鹽官人家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



遂隱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百人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受學者廢蓼莪篇齊高帝輔政辟爲揚州主簿及踐阼乃至稱山谷臣進政綱一卷優詔稱美東歸賜麈尾素琴永明元年召爲太學博士不起卒於剡山 事見南史 贊曰

寒松怪節　猨膏服術　蓼莪廢詩　晉裒是似
山谷謙稱　綠綱金匱　南風帝琴　草堂流水

齊杜先生

先生字景齊諱京產錢塘人少恬靜閉意榮宦專修黃

老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孔珪陸澄沈約表薦之以奉朝請召不至於會稽禹門山聚徒教授建武中召爲員外散騎侍郎先生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卒子諱棲字孟山刺史齊豫章王嶷辟議曹從事以父老歸養父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夜不絕哭朔望節歲絕而復續嘔血數升至祥禫甚春暮見其父慟而絕 事見南史 贊曰

軒冕市朝　臨雞舞鶴　肥遯丘園　道義爲重
子亦謝官　菽水歸養　橋梓俱零　死生同夢



梁太中大夫范公

公字子元一字穎孝諱述曾錢塘人幼好學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道惠曰此子必爲王者師齊高帝引爲文惠太子師友遷太子步兵校尉公爲人謇諤在官多所諫爭太子左衛率沈約以力救黜明帝卽位爲永嘉太守爲政清平不衒威儀俗便之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召爲游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公生平奉祿皆以分施及老壁立無資梁時爲太中大夫卒 事見南史

贊曰

帝師之學　措不違時　謇諤忠誠　汲直之遺
秩二千石　秋毫無私　家徒壁立　萬古清規

梁范先生

先生字伯珪一字長玉諱元琰錢塘人父死方童孺哀慕盡禮及長好學博通經史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常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家貧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遽退走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敢

其名頗不泄也或有涉溝盜衛者因伐木爲橋以度之
盜大慙一鄉無復萆竊齊建武召爲曹武參軍梁天監
九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皆不至卒於家（事見南史）贊
曰
抱璞生涯　山澤臞儒　匪瑕之德　焉俠里閭
蹐濟歷梁　蕭然隱居　孰云好爵　不如園蔬

梁記室褚公

公史逸其字諱脩錢塘人父仲都善周易爲當時之冠
梁天監中歷五經博士武陵王紀爲揚州引爲宣惠參
軍兼記室公少傳父業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及丁母
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每號慟輒嘔血遂以毀卒（事見南史）
贊曰
賾探羲文　學翫歆向　孝通於天　曰嚴與敬
溢米嬴飧　苦盧滅性　超絶古今　冠冕百行

唐太常卿褚康公

公字希明諱亮錢塘人少警敏博覽圖史一經目輒誦
於心太宗爲秦王時授王府文學高祖獵親格虎猛偪
致諫王每征伐公在中軍有神輔之益貞觀中累遷散



騎常侍封陽翟侯卒年八十八贈太常卿諡曰康陪葬
昭陵初太宗爲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作文學館收
聘賢才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於是公與杜如晦房元齡
等十八人在選號十八學士命圖其像使公爲之贊天下慕
向謂之登瀛州（事見唐書）贊曰
潛龍將翔　霧雨先集　貂珥蟬聯　康濟鴻業
鳩杖之歸　遺恨黃閣　蒼梧白楊　始終遇合

唐太尉褚公

公字登善諱遂良康公子太宗將有事泰山公諫詔罷
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欲自討遼東公固勸
無行帝寢疾召公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
今以太子委卿矣高宗即位拜右僕射帝將后武昭儀
公入諫曰先帝疾晉諸臣我兒與婦今付卿德音在陛
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過不可廢且昭儀昔事先帝身
接帷第今后之奈天下耳目何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
曰還陛下此笏匄歸田里帝大怒左遷潭州都督貶愛
州刺史卒德宗追贈太尉（事見唐書）贊曰
受遺老臣　立朝孤忠　事有至難　追恤我躬



逐魄湘水　胎禍漢宮　委階之笏　光摩蒼穹

唐禮部尚書褚文公

公字宏度諱無量鹽官人刻意墳典尤精禮司馬史記
擢第除國子博士中宗將南郊祀欽明建言皇后爲亞
獻公固爭以爲郊祀國大事折衷莫如周禮后不應助
祭惟漢有天地合祭皇后參享事末代黷神事不經見
不可爲法左遷散騎常侍母喪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
公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宰木邪自是羣鹿不復根
犯公爲終身不御其肉喪除復故官帝將幸東都而太
廟壞姚崇言廟本苻堅故殿不宜罷行公鄙其言乃上
疏諫以爲不足聽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文（事見唐書）贊曰
翳揮聖眞　經緯邦國　端委言歸　廬在空谷
松柏滋榮　麀鹿帖伏　惟孝惟忠　其人如玉

唐荊州大都督許公

公史逸其字諱遠新城人寬厚長者明吏治祿山反或
薦於玄宗拜睢陽太守張巡拔衆至睢陽與公合祿山
死慶緒遣尹子琦將勁兵十餘萬攻睢陽公自以材不
及巡請稟軍事而居其下專治軍糧戰具子琦敗詔拜



侍御史子琦復圍城公與巡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
七月賊復圍城城中食盡士多餓死巡殺愛妾公亦殺
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甲以食賊知外援絶圍
益急十月城陷公與巡俱執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
所乃送公洛陽至偃師不屈死詔贈荊州大都督立廟
睢陽歲時致祭大中時圖像凌煙閣（今新城有忠烈侯廟）贊曰
氣吞虬犖　屈事撐張　鯁賊喉牙　爲國金湯
壯哉義士　魂兮故鄉　名存忠烈　廟食相望

唐章先生

先生史逸其字諱咸編於潛人貞元八年喪母廬於墓
側手植松柏十五年墳側生紫芝十二莖烏鵲來巢褒
聚其處長吏以聞十七年四月敕旌表門閭賜粟帛州
縣存問復賦稅按唐書孝友傳序唐二百八十八年天
下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凡一百五十有八皆僻書於史
官內餘杭郡居者三人先生與何公方公是也何公諱
公弁方公諱宗史皆稱事親居喪著至行事實無考今
附見於此云贊曰
終唐之世　垂三百年　於杭大州　得三人焉
孝通神明　維德之全　殺青闕文　我永其傳



後梁吳越王武肅錢公

武肅字具美諱鏐臨安人幼時與羣兒戲大木下指麾
號令皆有法羣兒憚之及壯善射與槊黃巢掠浙東武
肅出奇兵邀擊巢不敢犯臨安劉漢宏遣弟漢宥屯西
陵武肅率十八都兵斫其營又與漢宏遇戰大敗之遂
破越州董昌反武肅遣顧全武攻昌執昌歸杭州昭宗
拜爲鎭海鎭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
詔圖形凌煙閣武肅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

梁太祖即位封吳越王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卒年八十一謚武肅事見五代史贊曰

四馬一呼　奄有吳會　積而斂之　百年有待
子孫其昌　生民永賴　錦衣故城　山川不改

後梁給事中羅公

公字昭諫諱隱新城人連舉進士不中遯於池之梅根浦池守竇潏營墅居之唐光啟中錢武肅治吳越辟爲從事既又表薦爲錢塘令梁開平中魏博羅紹威表授給事中年八十餘終於餘杭公性傲睨好譏評人物爲詞章有氣力工於詩與同姓虬鄴齊名時人號三羅令狐綯鄭畋李蔚尤敬愛之舊稱江常有二氣夜亘天後因公與杜建徽生焉不復見識者以爲文武秀氣所鍾公著讒書六十篇詩號甲乙集行於世錢塘縣治有公手植海棠云贊曰

浣西草堂　白髮參謀　奇骨非媚　與俗爲仇
錢江百篇　擬虔肆羈　異世一轍　汗漫天游

宋秦王忠懿錢公

忠懿字文德諱俶武肅孫也漢乾祐初襲封吳越王太祖受命遣子入貢王師討江南以爲東南招撫制置使李煜貽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忠懿不答以書來上率兵拔常州又進攻平潤州來朝京師歸國視事功臣堂從坐東偏曰西北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尺豈敢寧居平太宗即位忠懿來朝以十三州表獻闕下詔封淮海國王改賜寧淮鎮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端拱元年八月卒是夕有大星墮正寢追封秦王謚忠懿忠懿雖極富貴性儉素自奉甚薄常服大帛之衣幃帳茵褥皆用紫絁云事見國史贊曰

眞人龍興　揮斥六合　我有土田　圖獻闕闔
吳芮分茅　忠懿令甲　煌煌大星　流光累葉

宋吏部侍郎鄭公

公字叔雍諱㬅臨安人幼貧借書錄誦中進士第爲福淸令淩石塘陂溉廢田百餘頃邑人祠之調隨州推官召對眞宗曰歷官無過而無一人薦是必恬退者特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滕州興學養士一變其俗滕自是有舉進士者歷知泉明越諸州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九贈吏部侍郎公性和易眞率寡容即錢塘城北治園廬自號武林居士見人有疾病必扶療之鄉人慕其德孫沔知杭州榜其里門曰德壽坊後改仁壽坊事見國史贊曰

名遁公車　萬乘知己　膏馥詩書　愉嚅洙泗
遨頭倦游　宴林禊沮　醫國刀圭　乃在州里

宋知制誥謝公

公字希深諱絳富陽人天聖中河決滑州公上疏曰按洪範京房易傳政令逆時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比來干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願下詔引咎勿縈私恩更進直道辭甚切至徙三司度支判官請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行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太常禮院吏部審擬官職田多不均公覈其實以多寡爲差至今便之使契丹還請知鄧州卒公以文學知名一時爲人修潔醞藉所至大興學舍嘗請諸郡立學好施宗族喜賓客卒之日家無餘貲事見國史贊曰

決河之疏　砥柱頹波　爰田之均　縣量取禾
襲璜衆建　子衿肩摩　乃言底績　其德不瑕

宋諫院錢公

公字子高諱彥遠父易弟明逸暨公並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公遂以太常博士擢尚書祠部員外郎知潤州時歲旱民乏食公發常平倉振救之部使者詰其專且擅償公不爲屈召爲右司諫請罷數赦擇牧守增奉入以養廉吏息土木以省功費遷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時楊懷敏妄言契丹宗眞卒乃除入內副都知內侍黎用信以罪竄海島赦歸遽得環衛官許懷德高年未謝事公上疏極論之及言楊景宗郭承祐闒茸小人宜廢不用多見聽納公性豪邁其任言職數有建明後卒於官事見國史贊曰

大科異等　一翁二季　白眉最良　德稱其位
玉立朝紳　霜清諫紙　卓犖如公　百年有幾

宋和靖林先生

先生字君復諱逋錢塘人少孤刻志爲學放游江淮歸結廬於西湖之孤山眞宗聞其名賜粟帛詔州縣長吏歲時勞問先生有隱操居西湖二十年足跡不至城市善行草爲詩孤峭澄淡就輒棄去或謂先生何不錄所著以傳後先生曰吾將志林泉尙不欲取名於時況後世乎先生不娶無子卒年六十一仁宗賜謚曰和靖先生先生將終有詩云湖上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蕭疎茂陵它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詩集今行於世先生葬舍側紹興中建四聖殿於孤山凡冢隧悉遷之詔特存先生墓且命加封甚焉事見國史贊曰

優游林壑　淸畏人知　兩梅多事　漏吾天機
長風孤鶩　秋鶴與飛　山高水深　無成無虧

## 錢塘先賢傳贊

### 宋翰林學士沈公

公字文通諱遘錢塘人祖蔭補郊社齋郎舉進士第一大臣疑已仕者不得為第一乃置第二後遂為故事累遷知制誥出知杭州英宗召見勞問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逢收使丁母憂上惜其去賜黃金百兩公居喪日一食既葬廬墓側以事幾四十歲公為人修敏通世務杭公鄉郡也郡人有貧不能葬及女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數百人娼優養良家女為已子者奪歸其父母令行禁止事至立斷衆駭服屏息不敢犯其治開封亦然事見國史及臨安志贊曰

伊昔繙游　駸耀閭里　而公之歸　仁及生死
鞁花日斜　隧柏風起　哲人其萎　命也天只

### 宋太中大夫錢公

公字醇老諱藻武肅五世孫幼刻厲為學慈聖后臨朝公三上書乞還政歷同知起居注知制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平居樂易無崖岸而居官獨守繩墨為政簡靜有條理不肯徇世取顯數求罷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卒神宗知其貧特賻錢五十萬贈太中大夫



事見國史贊曰

翩翩王孫　侃侃儒素　國有大疑　庭抗三疏
平生美官　一寒如故　何以賻矜　知者明主

### 宋龍圖閣學士陸公

公字介夫諱詵餘杭人擢進士累遷知桂州奏言邕去桂十八驛異時經略使未嘗行邊臣願得一往使蠻發知有大將號令詔可自猗抵定後交人浸驕守帥常姑息公至部使者黎順宗倘偃蹇如故態公召問折諭懾伏而去遂至邕增設壯丁五萬軍聲雄張交人滋益素

遼使入貢遷知延州諒祚聲言復攻大順城公謂不稍為折詰則國威不立乃請留止時服使者及歲賜諒祚聞之大沮始謝罪共貢職改龍圖閣學士知成都青苗法出公言蜀峽刀耕火種民食常不足今稅已重脫歲儉不能償連逋陷之死地願罷四路使者詔省其三使事見國史贊曰

琱戈為節　邕桂延鄜　航琛華葉　威行令孚
青苗之議　千喙嗢噱　維瑞屬寸　膏澤叢凫

### 宋龍圖閣學士錢公

公字穆父諱勰彥遠子授流內銓主簿陳襄進班薦神宗稱之襄以公為對將任以清要官王安石使弟來見許用為御史公謝曰家貧母老不能為萬里行安石知不附己命權鹽鐵判官奉使高麗凡饋餘皆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吏來餉金銀器四千兩公曰既辭之矣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公曰汝可死吾不可受知開封府勢家貴戚皆斂手自縮哲宗涖政除翰林學士帝命草章厚謫詞厚極意排詆諷全臺攻之出知池州卒於官元符末追復龍圖閣學士事見國史贊曰



戒得若仇　口暨鉤餌　疾惡如風　雄驅蛇豕
孤雲九華　一斥不起　名振雞林　清哉屬使

### 宋秘閣吳公

公字安中諱師禮錢塘人為秘書省正字預餞鄒浩免建中靖國初擢右司諫改右司員外郎公工翰墨徽宗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極之初當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技對聞者歎其知體以直秘閣知宿州卒公游太學時兄師仁為正守春秋學他學官惡之條其疑問諸生公悉以兄說對學官怒鳴鼓坐堂上衆贊之公引據



三傳意氣自如江公望時在旁心竊喜後相遇於泌陽公望謂曰得志當如何曰但為人作豐年耳事見國史贊曰

帝學巍巍　游戲弄翰　言當格心　奚止筆諫
常棣尊經　谷風其難　施也豐年　識者三歎

### 宋龍圖閣學士吳公

公字純臣諱奕錢塘人崇寧中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洛相饑徙東路入對徽宗問行期對曰臣退即行流民不以時還則來歲耕桑廢矣上悅西部盜起徙提刑公自詭討賊悉降之入為開封少尹故時大理開封治獄得請實蔽罪其後卒任情棄法公言廷尉持天下平京師請吏本法且不行何以示萬國請自今非情法實不相當毋得輒請實從之遷戶部侍郎內侍總領左藏子奪類己視戶部如僚屬公白宰相曰計臣不才當去之而易能者不可使他人侵其官即自劾不稱職詔為龍內侍卒贈龍圖閣學士事見國史贊曰

鴻鴈安居　熙熙懷惠　㠯㠯者華　君子豈弟
若人侵官　奉特其細　投劾以爭　所重國體

### 宋八行崔先生



先生字庭碩諱貢仁和人端重有學識履行飭備黨里咸敬事之徽宗大觀中詔天下郡縣保任士有孝悌睦婣任恤中和八行者貢入太學司成考驗以聞釋褐命官政和五年郡太守蓋正封舉先生應詔以師禮延致於學授密州文學卒鄉人尊之曰八行先生後仁和縣學立三賢祠先生與褚文公許荊州竝祀焉事見臨安志并圖經會要贊曰

尸祝於庠　惟褚及許　異世竝祠　以盛德故
行歸于周　為蘊為矩　仰止高山　尚其踵武

宋太師崇國張文忠公

公字子韶諱九成鹽官人生有異質危坐讀書若與神明爲伍紹興二年廷試對策上及兩宮忠憤激烈高宗讀之感動垂涕親擢爲第一屢遷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進講日有食之曰人君之德與日同光及邪心四起非設已萌女子蕩心權臣執柄則惡氣積於上見於天秦檜不樂以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落職南安軍居住在南安歷十有四年檜卒始放還公居橫浦久自號橫浦居士有尚書中庸大學孝經語孟說理宗踐阼



改元寶慶以公有中興明道之功首加褒典御筆特贈太師追封崇國公諡文忠贊曰

關洛正傳　表微繼絕　道扶中興　大義昭揭
讜波稽天　何傷日月　揚光于今　益暢忠烈

孫氏定夫人

夫人晉虞將軍潭母也富春人孫權族孫女恭順正和甚有婦德夫蚤亡夫人尚少誓不改節諸孤藐爾躬自撫養潭始自幼童訓以忠義永嘉末爲南康太守值杜弢叛夫人勉以必死之義傾貲產以餽戰士遂尅捷及蘇峻亂潭守吳興假節征峻夫人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乃盡發其家僮助戰貿環珮以爲軍資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諡曰定夫人（事見晉書）贊曰

烈烈其母　英英賢母　惟夫人德　二美具有
歲晚鸞堂　金章紫綬　受報于天　俾昌俾壽

虞氏夫人

夫人適晉孫先生晷父諱頤初先生聞會稽虞喜隱海



嶼有高世之風欽慕其德往從之游喜遂以弟之女妻之是爲夫人先生性至孝夫人克相其德舅姑相居嘗餧不離左右躬薪水井臼之勞欣然自得先生爲學容止未嘗傾倚夫人端莊講默相敬如賓習俗競事奢靡夫人獨捐棄執業多御練葛不爲時世妝或詬之夫人曰從吾所好柰何欲相傚邪與先生同志隱居時人號爲梁鴻夫婦（事見晉書孫先生傳并世說補編）贊曰

彤史無傳　女師罔誥　展如之人　獨懷清操
野服巖居　名齊德曜　爰表芳徽　來者是傚

馮孝女

孝女唐穆宗時人居錢塘少孤無兄弟母子相依及長不嫁以養母母病侍藥石必親嘗經年不解衣母病益篤思肉食因割股爲糜以進後母死號慟嘔血哀毀骨立既葬僑人結草廬墓下日焚香蔬食刺臂血書佛經仍舍所居宅爲寺令作佛事以薦母長慶三年守以其事聞於朝詔賜粟帛仍賜寺額曰報恩竟不嫁死今錢塘縣有孝女南北兩鄉又有孝女墓在寺後山古城頭今寺改名禪智（事見臨安志并禪智院結大界相序）贊曰



孝之大端　於終於始　有女能之　愧彼男子
靡室靡家　養生表死　揭名鄉閭　永錫爾類

何氏節婦

何氏唐末五代時人嫁於潛蔡氏爲婦夫死年猶盛或勸之嫁誓弗從養姑至孝禮敬飭備黃巢亂後群盜嘯聚山谷鄰里咸奔從逃難時姑寢疾臥何氏念不可俱行抱姑涕泣匿賊夜至就慟旬賊曰吾數年寡居以有姑耳今姑老且病不忍去願貸姑死吾死不恨賊舍其姑掠何氏以去至巢穴將汚之殺所掠它婦女植刃於傍使之懼何氏計無出乃躗請櫛沐更衣賊許且使人伺之須臾具妝澤畢止言貌自如何者玩稍懈遂解襦自經賊驚視已死義而瘞之（事見錢塘遺事）贊曰

臨難守節　哲士難之　惟此烈婦　白刃弗移
殺身成仁　其甘如飴　松柏之心　匪姑焉知

盛氏孝婦（案四庫全書本缺傳贊今從咸淳臨安志補傳西湖志補贊）

昌化縣民章欽子婦事舅姑恭謹躬紡績烹飪以養欽妻何氏性急盛氏怡聲下氣伺顏色終日侍立無惰容處娣姒敬順和睦亦皆化之姑病貧無醫藥貸且乞甘



旨盛氏鬻簪珥褚稱爲費姑病劇盛氏聞人言病者餌人肝則愈乃閉閣援力剔脅取肝爲糜以進長姒潘氏亦剔股爲姑食而愈時政和六年七月權知州事轉運使劉既濟上其事詔旌表門閭（以國史乾道志淳祐志補）贊曰

婦之事姑　難於事親　乃眷淑德　今昔異聞
里閭表懿　史冊揚芬　闡門之化　式是國人

錢塘先賢傳贊完

附錄

袁韶奏建先賢祠疏

伏覩乾道中忠定史越王以故相鎮越於鏡湖立先賢祠凡會稽先儒高士揭名分享遂爲一郡盛典邇者復賜緡錢葺而新之又金陵因卞壼舊宅亦取江左諸賢萃爲一祠皆所以章禮名賢昭示民則之詮杭居吳會爲列城冠湖山清麗人傑代生廸武相望祠祀未建實爲闕文仰惟聖神御極萬化維新飾治以文增光儒道其在首善之地若茲通禮可不搜舉而振起之乎臣韶



承乏京邑職在宣化昨以三賢祠宇位置弗稱已更諸爽塏獨先賢祠典未秩茲度有日擇勝買地近闢南山之北新堤之上居民有以居廬園池求售者因捐公帑以酬其直計緡錢七千有奇嘗躬往相視其地前挹平湖四山環合爽曠窈深今欲建立堂皇表以峯門翼以廊廡繚以垣牆通以橋梁栖爲嚴奉先賢之所併欲稽攷歷代史傳及百家之書郡志所載凡忠臣孝子善士名流有德行節義學問功業足以表世勵俗者詮次事實譔像贊述勸諸堅珉列置堂中將以旌前哲而淑方來隆上都觀萬國其於敎化實非小補涓日鳩工以次興建所合具申朝廷乞劄下本府以憑遵守施行

王埜旌德觀記

皇帝嗣立之明年改元寶歷旣進賢樂良以厲在位又襃表先朝儒學之望且訪其後而官使之慕嚮所形天下風動九月吉日知臨安府袁公韶言於朝曰聖明御極留神治本微臣承乏輦轂下將何以宣布上旨爲列州率錢塘爲浙右都會名人鉅公前後相望獨未有論次章述者今將攷此邦人物倣會稽故事剏爲祠宮俾



國人有所矜式庶敎道其有補朝廷嘉焉即日報可擇南山下新隄之上水環其址平湖滿抱林巒映綴爽曠靜深爲之區畫外堂內室周以廊廡門垣橋徑各當其位眉辰賦工民以悅從遂采摭郡志旁搜史籍上下數千載間得全節之士自許箕公以下三十有一人女婦之以孝烈著者五人輯其生平大槩製贊刻石列之堂室以代繪像又明年移玉宸宮於其側俾掌灑潔之事請易其額曰旌德觀今丞相魯公爲大書而揭之旣訖工爲壁爲記壁聞一鄉之善士生同時居同里耳聞目接固有與之俱化者矣若居雖同里而生不同時其徵於父兄長老之傳如楚國先賢襄陽耆舊一傳所載士大夫或未必盡知而凡民何從知之況六飛移蹕今已百年物繁俗靡出城不跬步湖山之麗甲天下良辰美景婆娑游衍又安知許嚴高節之在此都也今也周旋祠下挹志士之流風識正女之嘉行將有起敬起慕若醇醒而夢覺者是豈不爲感發人心之地哉公於先賢去取之際進德行而退文藝先節義而後功名使聞之者有益蹈之者無弊權度森然莫不歎其精且詳也竊



攷國家盛時以三司開封爲天下劇任號稱省府必用清流而異時登擢俊異往往由此其選蓋本之儒術以觀其議投之盤錯以觀其能祖宗詳試人材蓋有深意官制行三司職歸戶部而行都繁積視開封則一公幸遇先帝自軍器少監擢兼府事歷司農太府遂由地官貳卿而陟文昌六載於茲淵源流通而上有餘財條敎明淸而下無犯令羣情肅穆百廢具舉省府二任處之裕如非平時學問明於體用則酬酢事物焉能從容不迫審所先後之若此耶先賢名氏傳贊紀述詳矣茲略

不敍獨敍建堂本意於以表明時宅攸得賢之美且若京邑所以承流宣化之意俾後來觀者知所取則焉



古書流通處景印

# 京口耆舊傳

撰人不詳



卷一

刁衎 子湛 孫約
陳升之
陳汝奭 兄舉 從子稅等
柳說
豐有孚
烏長嗣
焦千之



## 刁衎

刁衎字元賓，丹徒人。祖禮，遇亂自上蔡徙居宣城。父彥能，仕江南，周徙昇州，後從徐知誥於潤州，樂其風土。至李氏時，僞昭武軍節度使，賜田京口，遂家焉。衎在江南以父任爲祕書郎，集賢校理，以文翰入侍李煜，常會直清輝殿閣中，外章奏李後主少時遊一人於廬山精舍爽塏地構精舍極一時林泉之勝既成命宮苑使董源以心室甚其圖來上既即位以舍爲開先寺以圖畫賜刁衎家藏其圖蔡天啟之郎子衎以見之衎及江南平，從煜歸朝，授太常寺太祝，病免。太平興國中，李昉屬家在翰苑，勉其出仕，得知睦州桐廬縣，除

羣臣言事。衎上書諫用刑，請詔天下悉禁。五代以來，淮刑酷法非律文所載者，遣檢使臣所得盜賊亡卒並送本部法官訊鞫，無得擅加酷虐。古者投竄四裔，今遠方四人盡歸象闕，配役諸務，非便。自今外處罪人勿許解送上京，殿前引見司鉗黥法具並付御史臺鞫獄，勑杖不以大小並付有司，或出中使，或命法官具禮監斜，以示聖皇明刑謹法之意。皆見施行。再遷大理寺丞，獻文召試，授殿中丞，通判湖州。上疏請定天下酒稅額，修郡縣城隍，條約牧宰，除兩浙丁身錢，禁非水流屍，凡



五事。俄知婺州，遷國子博士，移光州轉運使，狀其績優，詔嘉獎。徙知廬州。真宗即位，上疏請開諫諍之門，塞讒佞之口，無以血氣方剛而惑於聲色，無以保林鼎盛而耽於逸遊案李燾續通鑑長編載此疏作無以秋毫鼎盛而耽於逸遊無以血氣方剛而惑於聲色云云與此書互異代還上疏案續通鑑長編載衎上疏在咸平元年中書與此書同時以由光州知廬州因上疏乃由廬州代還與續通鑑長編同獄所著本說十卷，得以本官爲祕閣校理，出知福州，入爲鹽鐵部員外郎案宋史本傳作入爲比部員外郎與此書所云爲鹽鐵部員外郎異，賜金紫，改直祕閣，充崇文院檢討。時杜鎬、陳彭年已爲檢討，衎

請許解職，判三司開拆司，預修冊府元龜案玉海載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乙丑上此書云六年與玉海互異。加主客郎中。丐外，得知湖州，轉刑部郎中。歲滿，復預編修，大中祥符六年書成，轉兵部郎中。暴中風眩，真宗遣使馳賜金丹，不及，卒，年六十九。衎始仕李氏，暨盛歸朝，以純謹儒雅知名，交道崇篤，士大夫推之。所爲文有野編二十卷。子湛、孫約。案原注史刁衎昇州人從宣城王介甫刁咸部墓誌稱衎江甯牛首之北廣部葬丹徒遂爲丹徒人張安道誌刁刑部墓誌又稱其先徐海又自晉以後居丹陽未知孰是以彥能嘗從徐知誥於潤又張安道刑部墓誌淺有昭武賜田一節知其來居京口蓋自是時又今傳所述所歷遺案墓誌而歐公所景純書稱刁文內翰平生坎軻數



年以來方便者建其土大用尺寸閭墓誌所載廣不曾宰文翰晚節乃居閒十六年未嘗輕改所疑○案王安石廣部郎中刁君墓誌銘稱君仕祖宗時以度支判官卒葬昭信城南曲阿刁衎也皇祖以倘書兵部郎中直祕閣卒葬牛首山則衎也皇考以屯田員外郎卒葬丹徒故居爲丹徒人然則自君之父已葬丹徒故遂爲丹徒人井自丹徒始葬丹徒也此註謂廣部葬丹徒遂爲丹徒人與墓誌文義不同

湛咸平三年進士及第，以儒術發身，長於吏事。初授大理評事，知宣州宣城縣，秩滿，遷大理寺丞，監興國軍大冶縣茶場，兼知縣。代還，遷殿丞，知潮州。真宗東封，遷太常博士。國朝封贈之典，作其慶者恩不及亡母。東封告成，肆大眚，妻已喪者得敘封。時湛母徐已死，上章以謂妻以箕帚之舊，尚蒙封邑之榮，母以劬勞之恩，不及漏泉之澤，教化之本，輕重未安。朝議然之，故徐氏封高平縣太君。士大夫父在而封及亡母者，自湛始。祀汾脽，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在朝參詳錄，因於糾察刑獄司，其獄嘗五囚，重辟，湛閱案原情，理出四人。會京府司錄闕，政府以湛名聞，真宗指之曰：此近嘗錄囚而活人者耶？是此遷，遂授開封府司錄。軍巡有重囚久已抵讞案讞二字出說文漢水經獄讞依上疏進改玉安國自陳無此詩書司引使使謂之使見安國笑曰平書居常自陳附道議論何所不道今乃更效小人欲爲抵讞耶抵讞二字與此書可以相證，不承。京尹請讞



上記前事，棟以召湛，意欲有所平反。湛得其情，因即服罪。上猶欲原減，湛不可，竟按誅之。其持平如此。丁外艱，服除，通判越州。會闕守，攝州事。時境內大蝗，湛潔齋致禱，翌日迅雷烈風，蝗溺於江，人以爲精意所感。郡城溝瀆久塞，湛率衆疏鑿，引湖水周流城中，俗大便利。及被代，百姓遮留，不忍其去，遂圖形承天寺中，歲時奉祠。遷都官，知廬州，徙壽州，課最，召還，授荊湖北路提點刑獄。仁宗登極，遷祠部郎中，徙夔州路轉運使，屬施州蠻酋田彥稠、彥晏妄干恩典，不遂，即率宗黨破寨搏殺吏民

燒官舍保險爲邊患案宋史西南溪峒諸蠻傳云乾興初宜州晏州田彥晏率其黨田承恩與宋史互異又宋史但云乾興初此書係其事於仁宗登極以後皆仁宗以乾興元年二月戊午登極與宋史可以互證朝廷命將出禁旅討擊彌年無功詔湛招輯會彥稱死罷有善意而武臣欲自爲功拒不納命疲於調輸湛密疏請罷兵詔以兵屬湛湛與蠻約親出野與之歃血立誓黔中遂安案宋史西南溪峒諸蠻傳但稱夔州發兵擒之停捕其衆明年彥晏納款據此書則彥晏納款實湛之功宋史闕書遷刑部丁內艱服除授三司度支判官闕歲舒州以疾丐閑徙居黃州再請分司西京遂歸老案宋史刁衎傳稱衎子湛登進士第終刑部郎中按此書湛從黃州之後分司西京乃歸老則不以刑部郎中終也與宋史小異



湛有風鑒識歐陽公修於未遇故湛之亡修以書唁其子約叙受知之早且言後雖有得者皆莫之先恬於榮利昭武賜田甚廣自衎在時以貧質於鄉人田沃衍歲入視他田倍維或勸湛贖以自業湛曰田誠美然鄉人致力亦勤矣何可驟奪因焚其質劑分務退居諸子從官便郡吏相迎養以致其樂遊乎自適凡十有六年卒子約知婺州扶侍之官卒於錢塘實皇祐元年享年七十有九范公仲淹時守錢唐案范仲淹傳云尋徙杭州未著出守之年宋名臣言行錄中稱皇祐二年仲淹簡浙西據此書則皇祐元年已守錢塘可與二書相考護其喪歸

約字景純少有盛名擢天聖八年進士第爲諸王宮教授時南班之制未立宗子非遇殊恩無遷官法景祐中宗室欲緣大禮推恩命約草表丞相王公曾愛其文詞遂得旨有南班之授宗室以千縑謝辭不受寶元中入爲館閣校勘慶歷初與歐陽公修同知太常禮院其冬又與修等並爲集賢校理嘗當三館祕閣四年坐蘇舜欽進奏院祠神飲酒事出通判海州案宋史蘇舜欽傳稱進奏院祠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巽輒用鬻故紙公錢召會賓客王拱辰諷魚周詢劾奏坐除名凡同會被逐者皆名士又考



九朝編年備要逐者士沐呂溱章岷江休復宋敏求吳奎宋及刁約可與此文相證奉親以行作戲綵亭邦人榮之李清臣賦詩所謂傳聞綵服朱顏客已作金章白髮翁蓋以爲約壽皇祐中仍以校理權吏部南曹尋爲開封府推官至和中溫成皇后上仙約以厚葬爲非未奏疏爲內臣所白出提點京西刑獄時知太常禮院校理吳充鞠眞卿皆以議溫成事黜時論然之太常丞直集賢院馮京入言三人者不當去亦坐落案宋史及東都事略馮京傳但稱吳充以議溫成事被黜京論不當黜者亦只充一人宋陳均九朝編年亦只云吳充及鞠眞卿而不及刁約此書皆約及吳鞠三人與諸書互異同修起居注嘉祐初還朝判度支院假太常少卿直史館使北歸塗賤用契丹正裂氈纏手爲詩雖一時諧謔亦爲當世傳誦還判度支院四年出爲兩浙運使還判三司鹽鐵院出提點梓州路刑獄八年再判鹽鐵院還戶部案元至順鎮江志于轉運兩浙之後知揚州之前不書判三司鹽鐵院提點梓州路刑獄及再判鹽鐵院還戶部等官與此書詳略互異治平中出知揚州移宣州撫州嘗初判太常寺議諡諸官嘗賜坐與呂公著爭令後雖不行議者是之約性廉勤篤至急人之急甚於己私在京師賓客無貴賤少長有謁必報日不足繼之以夜故館中頗有述爲多難之語而



約實未嘗一登權要之門故同時輩流顯進驟遷而約獨四十年周旋館學天下士無問識不識皆稱之曰刁學士而一世名德相望前後如范公仲淹歐陽公修司馬公光王公安石王公存蘇公軾皆愛敬之其老告歸而歸有以詩送之曰平生胸懷爲風義往還不論職與貴驕馬都城四十年未嘗一屯爲身計比其死也軾哭之以詩曰平生爲人耳目爲濟如窮安行終之以文亦日用然衛行之平衡然與人之周旋貴賤以同觀亦始終以相忤蓋實錄云約家世餘親故所居頗有園池之勝至約更葺園曰藏春塢塢西廣流爲屋曰逸老堂又西有山阜植松其上曰萬松岡凡當世名能文者皆有詩故藏春塢之名聞天下約從容其間年八十餘元豐五六年間卒兄子繹擢天聖二年進士第授太常博士歷仕楚蜀最後通判揚州卒王安石時簽書淮南節度判官聽公有祭文弟絳字公綽即約出使北回暫南徐二弟詩中所謂族推公綽最温良者綰字經臣以父蔭入官由戶掾歷佐幕府案歐陽修有送刁推官綰詩則知綰嘗爲推官河陽與此書相證范公仲淹歐陽公修皆有贈送之詩



陳升之本建人國史有傳墓在縣之五州山案嘉定及至順鎮江志[illegible]二子閔閎皆以父任閔終宣義郎無子閎終大理評事子憬以祖恩授承務郎亦早卒以從姪鎮爲嗣終宿州符離縣令三世皆葬五州升之自建來居從子豫及誠皆與俱來豫以升之蔭終中奉大夫四子機柄最知名機知信州劾秦檜上仲山坐擅府死起復楚州將漕淮南終知衢州柄爲韓世忠宣參謀凡世忠出師柄皆在行積功爲右文殿修撰歿文閣待制子二子官皆至陞朝辭之弟出繼升之後即鎮也再傳而絕今繼升之後者辭之曾孫應昕之子茷案宋嘉定鎮江志謂之孫雅言雅言之子應昕其應昕之子

陳汝爽字公武丹徒人自泉之晉江來居仕三司戶部副使詩之姪用詩恩補太社齋郎嘉祐中擢進士第案至順鎮江志作元元年登進士第嘗以文謁范公仲淹奇之時光祿卿胡楷屬仲淹擇壻仲淹言無踰汝爽者遂壻胡氏爲睦州遂安令繼娶民楊氏以法縣以大治改秋知眉州眉山治有能名民歌之曰明月皎皎洞照分陳公之政

不可欺兮於時嘉州不治部使者張公捘檄汝爽攝通判將使正郡守及其屬之罪汝爽到郡得守之過即諷使自改事有當行亦白守行之郡以大治而守者屬皆得善去眉山士民請於使者懼毀吾廬毋奪吾父使者以益州交子務出納叢雜衆爲監務孫帥張公方平薦之通判鄆州鄆守吳公奎亦薦之遷知秀州求官於朝得知邵武軍除知海州以歲饑不俟報發廩賑民爲監司所奏汝爽亦上章請以身坐罪及發廩朝廷嘉之置不問母憂去官汝爽性恬靜自照精初官已至太常少卿不求遷者十五年及是嘆曰仕本爲養養不及矣何以仕爲除喪乞分司西京遂告老時年六十五間居且以飲酒賦詩爲樂凡十有四年乃卒葬丹徒縣義里鄉之黃山中間以覃恩及子封叙轉至太中大夫卒之前一日召子及孫戒以清白思恕曰行此足以保家子進

輔

龍輔字資臣登嘉祐二年進士第爲濟川司法衛州宣山令改秩知開封府扶溝縣知興化軍秩滿遂不仕柳庭俊爲撰墓誌稱其賦性寬明居官清謹恬於名利爲



於孝義自莆田易守宜春汝爽已休致氣體康強安車迎請過吳江上家人以爲榮晚年集古今忠臣孝子凡修身治人可爲法者總三十卷號曰傳家至寶以遺子孫其卒亦葬黃山孫孝友孝恭孝威皆擢進士第孝友字惇仲終奉議郎孝威字德仲未改秩而卒孝恭字温卿年十四入郡學十八貢太學有盛名宣和三年以上舍擢第爲萊州膠水簿婺州兵曹掾改司參軍監温州天富監及永嘉鹽務改秩知宣之涇縣秀之華亭倅臨江軍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國子監丞丐外得知信州卒於官爲人廉謹死之日家無餘資葬金壇縣上元鄉之西張莊

柳說丹徒人擢慶歷六年進士第爲陝西司理參軍以政績聞特改大理寺丞鄭獬嘗制其詞云本道使者皆交稱等言而廉謹治官有善狀章下有司有司以爲績效明白如章所言爲陞御以廷尉丞俾其砥礪以稱茂功之意

豐有孚字資臣弟有章字漢臣丹徒人兄弟相勉以學有孚以學究出身歷知處州青田溫州樂清江寧府溧



陽縣終虞部員外治家有法居官廉平可紀有章擢皇祐元年進士終駕部郎中有孚孫浙字仲升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調上泰州海陵簿未上而卒淵字仲傑紹興八年進士第主平江府長洲簿教授太平州改秩知平江府吳縣卒今城中諸豐皆其裔也

爲良嗣字與誼丹徒人王安石爲撰墓誌稱其先家處之麗水父度支郎中源徙居明州之鄞死葬丹徒故爲丹徒人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自出其上而克厲修潔結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爲以效於世年四十餘始以皇祐五年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終於許州長社縣主簿與祖於未仕嘗苛閩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己其所歸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與祖且老矣繫于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于與祖者夫大仕之則君小仕之則忌忽不治非知德者也與祖聞之以余言爲然安石又贈良嗣挽詩云憶陪諸彥附青雲場屋聲名看出羣孫寶拜年曾主簿卜商今日更修文山川凜凜平生氣草木蕭蕭數尺墳欲爲此哀終不盡但令千載少知君子裔皆知鎮江府縕亦



擢嘉祐八年進士第云

焦千之字伯強丹徒人嚴毅方正歐陽公修敬待之常館修家累試不利修以書勉之其一勉之以孟子不動心之勇二則勉之棄去科場文字專意經術道康靖公琛之守鄆修以書薦之云千之久相從篤行之士專心學古不習治生得招致鄆學不止千之可以自此其於教導必有補益亦爲政之一端比修之守頴言公公若適通判州事請于修延之教子公著去頴復偕以歸修以詩送之所謂焦生獨立士勢利不可恐者一身窮自待九鼎重有能揭之行可謂仁者與呂侯相家子德義勝華龍焦生得相隨道合若膠漆者也公著之子希哲爲長時方十餘歲承父母之訓肅敬天成千之不少假借小有過差即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希哲恐懼畏服千之方略降詞色異時希哲德成行立爲世耆儒家傳推本以爲由千之化導之篤嘉祐六年詣路舉行義之士赴京師館太學試舍人院賜出身者七人案九朝編年嘉祐六年五月授顏復等官先是諸路舉行義文學之士二十三人至者十六人皆館於太學即舍人院試論策賜出身五人此書云七人與九朝編年互異徐州顏復爲首千



之次之爲國子監直講熙甯初以蘇宋對公試策論時政之失千之與顏復等爲考官案九朝編年但稱顏復此爲考官不及千之與書互異擢居上第直講蘇液以白執政千之與同列五人俱罷以殿中丞爲樂清令歐陽修以書勉之云更當屈伸取舍要於濟務蓋以千之方剛不能善事上官故也八年知無錫縣是歲大旱運河涸用單鍔言車梁溪水灌運河五日而通流舟楫無滯事見蘇文忠公軾錄奏單鍔吳中水利書軾有從千之求惠山泉詩並其作縣時也案蘇頌文集三十四卷外制內有除國子監直講焦千之爲大理寺丞勑一篇考之此書于千之末嘗

除大理寺丞與宋集別勅內有云外內更試於今五年遂除大理寺之屬乃從師偽之班考此書千之既從直講以殿中丞出爲樂清令及無錫令證之勅所云外內更試則大理寺丞之擢當在出知外縣之後而勅題推述湖國子直講兼義主錄川略其降官也與此書與同可以互考

沈括字存中杭人居丹徒國史有傳初括壯年嘗夢至一處登一小山花如覆錦而喬木蔽其上山之下有水澄澈夢中樂之將謀居焉自後歲嘗夢至其處後十餘年有道人爲括言京口山川之勝且云郡人有求地售括以錢三萬緡得之後十餘年道京至所買之地怳然乃夢中所遊因號夢溪遂卜居焉括博學善文於天文方志律歷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論著居八年卒歸葬故里子孫有家京口而夢溪他屬久矣



京口耆舊傳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 京口耆舊傳

卷二

米黻 子友仁
虞申
曾布 弟肇從子紆等
俞康直
王漢之 弟渙之等
許暘
孫鑑



都絜
□枋年
張扶 弟建
吳交如
霍篪
田曉
姜謙光 劉偉等

米黻字元章自言黻即芾也故又作芾太原人其父嘗家襄陽未幾遷丹徒故國史書曰吳人其先以武幹顯母閻氏與宣仁后有藩邸之舊以恩入仕芾生而穎秀六歲日誦律詩百首過目即成誦刻意文詞不剿襲前人語絕奇險要必己出以崖絕魁磊爲工作字遒勁晚更沈著雜有晉唐風流其畫山水人物自成一家尺縑寸紙人以爲玩尤工臨摹至能亂眞精於鑒裁一經品題價增數倍所與游皆一時名士元豐初以詩編贄見王公安石安石摘句書之便面蘇公軾尤愛重之集中有睡起聞元章到東園絕句自嶺南歸至白沙絕筆也其往還尺牘有云嶺外八年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





氣清雄絕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瘴毒今眞見之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臥聽未半躍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元章不盡其推重之如此補祕書省校書郎爲浛光尉知雍丘縣漣水軍使發運司句當公事入爲太常博士出知常州不赴奉祠除知無爲軍踰年召入爲書畫兩學博士擢爲禮部員外郎以言者罷知淮揚軍彌年疾作其齊卒年五十有七案宋史本傳云卒年四十九與此書所云五十七互異葬黃鶴山詔賻其家官繼仍官其子芾平居超然若不事事至官則幸職不苟時亦越法有所縱舍家故饒財既仕悉以分族人所至喜登覽山川擇其勝處立字題名來者莫能廢過潤愛其江山遂定居焉作寶晉齋聚法書名畫其中北固既火結廬城東號海嶽日吟哦其間爲京口佳絕之觀其風神蕭散趣尚高潔雅不欲與人同故冠服效唐人所居輒遊水北分數粗以自潔其眉宇軒然進趨襮如音吐鴻暢望之皆知其爲米元章也子友仁

友仁字元暉文詞書畫深得家法嘗稽首以詩首句我有元暉古印章因命以爲字陸沈州縣數十年紹興中高宗留意翰墨尤喜芾書以芾平生篆隸眞行草書分爲十卷刻石禁中召見友仁若浸被崇知擢權工部侍郎敷文閣待制卒案宋史本傳云仕至兵部侍郎元王顯鎮江志云官至戶部侍郎與此書所云工部侍郎均異

虞申字行父丹徒人幼從鄉先生姚關授易春秋略通大義姚因喻申使游京師介謁胡公瑗一見奇其能以詞他日可任朝廷事留三年歸一時名流周伯喻孔當父皆作詩誦其賢惜其去衆禮部不合元祐中制州里舉士法得守崔公度以申經行應選上之朝不報中書

性和厚勇於赴義巽時同産貧大農錢既析貲矣悉爲儐之仲弟死嫁五女貲皆已出撫其孤如已子仲子洸擢紹聖元年進士第元符二年洸爲七陽尉迎侍以行卒於官舍蔡卞爲作墓誌所叙如此

曾布字子宣肇字子開建昌人皆居丹徒紹至順鎮江志布建昌人與此書合輿地紀勝作南昌人與此書異又考方輿勝覽布於熙甯初守潤州有宅在千石壩之東今爲統制司酒庫國史有傳布薨諸子避亂徙居堡八子紘最知名

紘字元中以恩補太廟齋郎調州縣官以獄入子輒能父喪服闋嘗在京編估局改秩復從外補久之以禮部



尚書蔣猷薦除福建提舉常平改京東未赴而提舉常平罷高宗駐蹕揚州召爲工部員外郎南渡除廣東提點刑獄時隆祐太后至虔州從衞軍潰其將傅選以虔人據郴州且趨嶺外或勸紘避之紘曰部當賊衝已若先去即人人奔散賊勢張矣且其麾下皆我師未必人人有叛心招之宜定乃遣人矯太后旨安撫之果受命一路遂安入爲屯田員外郎時秦檜爲相置修政局兼檢討官紘言丞相佐天子理天下事事無不統何局之設後竟罷遷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左司員外郎擢殿中侍御史賜出身首上章言陛下即位六年之間論相者七人一有進退則自臺諫侍從百執事隨以陞黜適足以比周成風公道蔽塞乞明詔大臣消朋黨之漸開公正之路政無先後惟是之從人無彼此惟才是用繼論宋煇交結宦官不可尹天府徐蠡刻薄不可專財計遷祕書少監乞復史館修撰之職又遷起居郎乞依故事直前奏事與時相忤以祕閣修撰出知秀徽饒三州中閒嘗議召用會有欲行手實法以五等出賣戶帖者巳而手實不行但據籍之高下輸錢給之紘言其不可



復與時相忤命遂格徙州召還除太常少卿又除殿中侍御史未上升諫議大夫論經制使本戶部之職不必更置一司淮南爲兵會屢歲宜且蠲經賦諸路將兵悉横宜稍還節制於州縣臨安買端闕之數不宜均敷於本路皆見施行曾足疾懇祈補外除徽猷閣待制知婺州卒於嚴州年六十七歸葬金壇縣方山之原紘文獻故家藏書甚多紹興閒重修國史諸老諮謝無所訂正成書不紆是以傳信紘之力爲多四子忻字季仲其孫見居金壇惕字強仲子暵爲吏部尚書嘉定中卒亦葬金壇以從居常州不載

俞康直字之彥丹徒人父希言如自叙之歙縣丞居用從祖太尉獻卿恩補太廟齋郎主湖陽簿爲杭州觀察推官范仲淹爲守以政委之杭之蜀山民嘗鬻鹽之利刑不能禁康直請設官置場民壽遂售而重犯法公私便之爲泗州軍事推官民有清明日盡室出遊者盜乘閒入其家遊者還知盜未出遂圍之盜計窮縱火幸火而逃案其將寘極典康直以爲盡室以出非有人居止之室幸火以逃火非本心具獄奏讞執政者是之得減



死論改秩知舒之桐城監廣州市舶代還簽書武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通判睦州所至皆有惠政秩滿奉祠丞相韓公縝牧錢唐日與康直友善縝既相數以書招之康直謝曰崇教化以厚風俗眞宰相事然吾志定矣不可強也縝益不能奪家世有田在錢塘族人歲擅其利康直留不問會他族訟於官歸田於康直不受以與其弟曰吾食祖給以養汝弟曰吾父兄不知有官爲乎有之亦不受卒以予族人初祈祠時年五十七既祠祿再滿遂請休致即所居東西爲退圃逸堂遯軒遠樓終日嘯傲其閒蘇文忠軾嘗爲賦四詩今見集中其逸樓詩有地偏心遠似陶潛之句蓋以屬康直也居閒幾三十年年八十有三乃終其恬於名利固人所難能其壽考康寧得退閒之樂亦人所不及也葬丹徒縣大慈鄉汝山之側曰京峴原實從先兆方康直父遷居時其從祖獻卿徇家黟縣至其子希旦亦徙丹徒希旦以朝議大夫知宣州卒于官歸葬丹徒崇德鄉釜鼎山子向終朝請大夫祕閣修撰提點福建路刑獄向之子長吉字幾先父任出官中法科由蘄州司法入爲大理評事凡再遷爲丞爲正隆興初以才選除直祕閣知盱眙軍未幾卒長吉好尚清雅尤長於詩名所居曰葵軒暇日常賦詩鼓琴以自娛云



王漢之字彥昭渙之字彥舟衢人皆居丹徒國史有傳漢之之後遷金壇孫光國歷泰州滁州通判卒姪植以渙之之恩入仕終福州太平州通判植子熉字晦叔好讀書嘗論古今治亂酒後耳熱道歷代南北離合五季分爭事如身履目見年五十五始以補遺澤出仕監平江府比較務建康府大軍倉短性魄落仕非本志倉官乘觴不但志不于進抑已老矣何樞密曾公懷之子訪舊金陵邂逅同集見其飲酒數斗不亂議論英發賢邁古今襟度軒豁雖世俗齷齪氣以爲是孔北海禰平原之流非餘子可擬歸而言之懷爲編發當路詩亦曾懷自樞廷執政不兩月薦書溢格遂改宣教郎知盱眙軍天長縣事歸而疾卒其友李天才字邦美所居距熉不遠時時杖屨往來天才豪於詩紹興間獻詩秦檜喜將言之上會皁求雨不獲天才適詩天竺寺壁間云走殺東頭供御官御香頻降雨猶慳相公端坐都堂裏天竺

覩背又下山榭閣大怒天才從旃得脫隱居終身

許助字東叔丹徒人由鄉校貢辟雍政和四年以貢士釋褐（案元至順鎮江志助以政和二年上舍釋褐與此書政和四年互異）調福州閩縣尉閩縣宰職知紹興府蕭山縣擢提入朝遷大理寺正兼工部郎官權大理少卿紹興甲寅金使來迄還西北民之在東南者且欲盡江爲界以悉僞齊朝廷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給事中孫近報聘旣還道由南京久爲僞齊所留二家老幼狼狽旹下無爲言者助慨然奏疏謂人臣之義固貴於公爾忘私而人主卒不可忘人臣之私人臣固貴於國爾忘家而人君則不可忘人臣之家感悟其言而服其義秦宰相諷大將岳飛於理必欲文致反狀助不可出知南劒州以言者輟行家食垂一紀卒年五十八幼子碁野字子齊以父任爲衢州龍游尉隆興初元擢進士第乾道五年中博學宏詞科由廣德軍教授召試除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權祕書丞兼太常博士權倉部郎官容儀端整論奏詳明理宗甚器重之未幾得疾卒年四十三郎今酉千之許

孫謨字道甫丹徒人政和五年以上舍擢第爲太平州



繁昌主簿廬州合肥丞改秩知饒州鄱陽縣監在京抵當所尚書省平郡王府大小學教授鼎州教授內王府教授省罷（案宋職官志宗學教授之名始于太宗至道元年至英宗時詔年十五以上者三百九人增置教授五員即所謂大學教授也年十四以下者置小學教授十二員至崇寧崇甯五年又改稱某王宮宗子博士則無復教授之名靖康之變宗學遂廢紹興四年始復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二員此書序除書爲王府大小學教授在政和五年之後紹興三年之前乃仍蒙教授之稱刪作傳者以舊名加之也書內假此者甚多又集此書稱爲高密廣平郡王大小學教授考宗室表徽宗第二子郡王構以崇甯元年封高密郡王第二十一子楧以靖康元年封廣平郡王按之時代州非二人此書稱內惟王府省罷蓋據靖康之變宗學罷廢也）除皆以未上改差權通判台州以母疾不赴紹興三年差監尚書六部門權尚右郎官（案宋職官志紹興二年置六部監門官一員元豐官制行置尚書左右選各一員紹興八年呂希常以監制六部門兼權尚右郎官與此職正同可以互證）兼度支倉部出知興化軍知嚴州請奉祠起知眞州秩滿知泰州就除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提刑知信州以增樞密王綸帥建康避親丐祠其監尚書六部門上疏論今日用違所長不加賸官之責稱匪其人未坐繆舉之罰賞或及於無功議不加於有德乞嚴繆舉之科明黜陟之典知嚴州値大水聽民得徙占高阜及先具舟楫爲備故水不爲害朝廷以傳言之誤轉歸將漕淮南



以沿江盜賊出沒背江海亡命往嘯衆多江流淊險非巡尉弓兵所能制乞下都統司於分差水軍二百人將官一員往來巡捕朝廷從之遂爲定制自上饒歸不復出任與後湖蘇瑀君序爲詩酒之交年八十一紹興甲戌歲卒葬縣之馬鞍山卽今大港之孫

鄒棨字聖與丹徒人父邠字子文以易學爲鄉里師終惠州教授棨少傳父學著周易說義張公九成爲之序謂其有得於易異乎世之爲說者晚又因左傳載蔡墨鄭游吉等引易悟六位有定而卦變無窮者周易變體義十有六卷曾公幾爲之序棨以宣和六年擢進士第紹興中以左朝請郎知德慶府著進易說義其後以左朝奉大夫爲尚書吏部郎中著進易變體義未幾以太府少卿爲淮西總領時總司之權尚輕棨上言江東所屯見兵歲費錢七百萬斛米七十萬石而監司守令恬不加意乞將弛慢之尤者按劾黜責以警其餘朝廷從之自是總司之權始重支移往復州郡無敢玩者

楊楞年字茂良丹徒人娶吳越錢氏少師忱孫忱之女忱命以官監行在草科場兩浙轉運司幹官改秩知常



州武進縣外除知秀州華亭縣華亭賦重加以歲饑民不堪命楞年乃稍蠲賦入之無藝者縣計有闕則貸家貲繼之曰吾不忍追之縣民境多黃雀歲臨以媚權要且有萬楞年至卽嚴禁捕之禁通判揚州代歸以母老丐便家得知眞州至甫旬日以憂歸除喪奉祠尋知台州命未下改提舉福建市舶以老丐祠（案劉宰漫塘文集有楊君行狀云子三人長楞年右宣教郎次棣年承節郎次楠年云此書不載楞年右宣教郎偶有所闕）開禧九年卒年七十四楞年氣體魁梧言動詳雅爲詩有清致尤工尺牘無一凡語事母孝歲過誕節集宗親鄉黨合者常月楊氏族大楞年以禮率之月旦必具冠帶集其家擘酥釃酒從容竟日四方士友款門求見靡不納食客日不下十數來者衆而求者深故亦有觖望而去者楞年不創艾益招來之其寬博好士亦人所難及云

張扶字少持丹徒人博學有文爲鄉先生所重游大學年四十五紹興十二年始舉進士名在第四授明州教授再調太平州判官有薦者紹興二十四年春除權國子博士五月爲直講六月兼權尚左郎官十月除監察御史二十五年春除右正言兼崇政殿說書十月除太



常卿兼侍講執政以國朝之制太常例不除卿改國子祭酒（案宋本紀紹興二十五年十月辛丑以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皆出爲他官據此書則扶以右正言改國子祭酒與宋史所云出爲他官異）十一月以王珉等出使兼權禮工部侍郎辭卒年六十自太平州判官同改宣教郎竟不及嗣不競居官政治在朝奉論無一可攷惟中興小記中見其嘗論晉冠則亦非苟附秦者

弟理字少瑜有俊才與扶同擢紹興十二年進士第爲臨江軍司戶信州司理歸而不仕秦熺與之同年數從人寄聲欲見之義不往扶旣亦勉其出仕槪顧而言

仕紹興二十年卒於里中
吳大卿交如字彥會丹徒人性姿樂易重義而疏於財擢紹興十五年進士乙科爲湖州烏程尉楚州鹽城簿紹興府嵊縣丞再中法科入爲大理寺評事遷寺丞寺正除刑部郎官補出外知邵州民便安之會二弟俱没丐祠歸葬郡人惜其去老幼遮道酌酒爲別交如亦不忍違其民爲之飲醼既別作懷民之詩以貽之郡人刻之石詩召赴行在再除刑部郎中遷大理寺少卿丐外除直祕閣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未幾詔還舊班時



朝廷以法令多所抵牾詔監司郡守疏所見來上廷官議局重加定正大臣請其事者上曰吳某長者可任大臣言其丐去甚力上曰宜勉留之明年淳熙書成復丐去大臣爲言上曰吳某吉人安可使去居無何除大理卿明年國圖經筵書奏賞刑部侍郎虛位上意有屬命且下而交如被病淳熙五年四月卒於位年六十一初交如之自邵州歸也倒囊得三千緡與門人丹陽朱商霖議所以贍生朱言其里人孫生者治財可任交如即盡以緡錢委之孫以張肆未幾寖耗朱爲憂告交如過丹陽從容道所以且請過其家籍其見存者交如不答朱計窮俾孫生自以其意治具邀交如臨視朱因竊說交如酒三行則出簿籍點勘如前約交如唯唯酒三行朱目之不動卒席朱又目之顧而言他朱意其偶忘之也則顯言之不對朱恚而反至簷間故交如曰子忍迫人於死乎朱曰何至是交如曰適與孫生見其色窮蹙沮喪茫然無生氣度其意甚慮吾說及此若果及此孫不以憂死亦以愧死矣顧其家數口亦可錢物去來有分子無預焉可也時人服其長者



翟旋字和卿丹徒人紹興初京口當戎馬之衝民窘於兵荒輒相賊殺旋爲時爲府史雞初鳴上府道遇婦人問府舍所在若將告變者旋爲怪而問之不對則告之曰吾府史也汝有訴於府必介我然後達且天尚早廳未啓汝婦人旁守其門能不爲邏者疑乎盍從我歸須辨色而入婦人以爲然乃偕之歸語其妻與爲饌上私問之婦人具言本良家子失身爲屠家婢其家常市婢數十閉之空室迭夜輒殺縛其肉以售而其徒不知也我幸以織紉得以家人處不忍殺戮之慘故乘丙夜其家熟寐縋壁而來以訴於府幸府詞明而禁之旋又語之曰汝一朝釋十數人之死陰德實甚大但此事一白則是家無少長皆坐死又其家之親隣及所與相貿買者皆不免無乃所活不足以酬所殺乎且汝意欲遏絕此事今其家以汝及壁婦之亡知事且露必遂逃去去此而逃之他則無所施矣是汝所活不可勝計陰德當十倍於前也婢以爲然遂不詣府屠家亦逃去其患遂絕未幾生旋人以爲陰德之報旋少力學敏慧過人年二十首貢一上擢隆興進士第授揚州泰興



簿以才稱秩滿解淮南節度推官後守以間言疏之時和好雖定而揚民猶以往事間逃遁自張皇無固志會密院調兵京口增戍山陽道出郡下守以搖動人情爲憂閲計吏無對者咸云節推善謀守不得已延見問計旋曰此易耳盍以運糧爲辭具船瓜州檄主帥合並士卒即登舟銜枚夜過守用其言軍至山陽無人知者守由是遂爲知己詔舉廉吏守及部使者皆上其名召對改秩知秀州嘉興縣號稱巨邑大事叢爲浙右最令始至吏欲困其事抱文案旅貫而進日晏不能竟如是旬

群曰旋識其意因下令吏辰起並抱文案立廷下須事竟乃退旋因隨事裁處飢即據案而食吏憊不自勝遂不敢弄以事旋亦計慮深遠處事詳密吏莫測其端倪催科分期會爲三甄民自輸過期乃追治先豪強而後貧弱由是吏不知勞民不知擾而賦入常先諸邑郡守有怙勢而來者督積負於諸邑皆唯唯聽命旋獨不可曰令可去積負不可得守亦不能奪其後諸邑皆坐苛斂罷旋獨免且以自知名代還進備邊十五策言當世急務除提轄左藏庫遷軍器監丞光宗即位再以急務



進議者以其曲盡防邊之術將使次第口之除知盱眙軍以言者罷起知澧州遷利州路提點刑獄移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卒於官旋少脫場屋刻意爲文尤長於詩有集
田曉字就堯一字德充丹徒人父述爲府推吏紹興丙子秋試郡守林大聲竊聞士皆舉論不能奪則欲以試日逐其人大聲知之自以與衛擁其後士不勝忿拏起抗之以是罷舉大聲愧且怒士皆變服潛匿大聲投城中得六人者械之獄欲甘心焉述訶眾怒激於一時非有結約罪不專在數人者大聲畏之急述應之愈緩竟以是得罪時大聲氣燄張甚官吏承命恐後微述數人者幾殆且根究株連無已時曉猶在童稚後四請鄉舉擢淳熙八年進士第人以爲陰德之報初任秀州華亭買納鹽場又揚州錄事參軍建康府教授性疏直不能唯阿逐物世道日殊士以陞改爲重有徒如捕風而汲汲營求死不知悔者曉之在金陵積累員四或謂小屈意即及格曉笑曰窮達命也命乃在天雖屈意何爲且以直道爲不可行則吾何由也既以得左之四矣以爲必

可行也則前輩不遇者多矣獨我乎哉歸自金陵年方六十有五遂丐休致教授小園以詩終有文集藏于家初進既去史六人各在獄備嘗慘酷然皆以身任咎不外及一人後六人者皆顯官其最著者錢勰字聖俞擬應洞明韜略科有進卷行於世特恩對策授迪功郎蘄圻縣尉卒二子亦連請舉入太學

姜謙光字德明劉偉字顯道史謙字益之向公慶字元卿並丹徒人公慶即文簡公之裔皆推於鄉爲府學正謙光嚴毅偉深沈謙温厚公慶修潔皆再舉于鄉偉業于爲舉首餘三人者先後居詞賦首選其中程之文皆以板行以惠學者謙光諸允壯雖不第皆有命于世其家云

京口耆舊傳卷二



京口耆舊傳卷二　　譚瑩玉生覆校



京口耆舊傳

卷三


吳淑 子遵路

周孚

邵飾 弟餗等

諸葛賡

王存

顧方

陳輔


京口耆舊傳卷三

吳淑幼有俊才爲文敏速韓熙載潘佑以文章名江左一見深加器重曰吳正儀中林之翹楚也嘗問以唐太宗杜淹論樂同異淑曰志氣未動則聲能致和哀樂既形則樂乃思變二子數曰是以探禮樂之情矣仕江南舉進士擢第以校書郎直內史從李煜歸朝以近臣薦試文學士院授大理評事預修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始置祕閣充校理嘗獻九弦琴五弦阮頌太宗賞歎又作事類賦百篇以獻詔令注釋分爲三十卷上之至道二年兼掌起居舍人事預修太宗實錄時詔路所上閏年圖皆儀鸞司掌之淑上言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祕奧國家之急務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漢祖入關蕭何先收秦圖籍方知險要請以今閏年所納圖上職方從之（案宋史淑本傳及續通鑑長編咸平四年八月甲子職方員外郎祕書校理丹陽吳淑上言諸路所納閏年圖當在職方云云又請領諸路轉運使每十年畫本路圖一上職方此乃從淑請以閏年圖上職方又此書載淑爲祕閣校理兼起居注舍人時上言閏年圖而宋史及續通鑑長編俱均云職方員外郎與此書互異）會詔問禦戎之策淑抗疏請用古車戰之法上覽之歎其博洽嘗以俊鄴上都奕世丕業作論都賦以獻咸平五年卒年五十六初王師圍金陵城





中之長有與淑同宗而死者惟二稚女在淑收養如生及長而嫁之時多其義有文集十卷淑善筆札好篆籀撰說文五義三卷江淮異人錄三卷祕閣閒談五卷子遵路

遵路字安道少奇俊其見陳彭年以遠器許之大中祥符五年進士及第天聖二年以太常博士爲祕閣校理同知禮院頃之判登聞鼓院時章獻太后稱制無敢議政事得失者遵路條十餘事上之太后怒出知常州徙歲餘先期輸市米吳中以賑貧民推閒封推官加直史館爲淮南轉運使兼發運使凡所規畫務皆便之徙知洪州就爲江淮制置發運使詞（案續資治通鑑長編明道二年九月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吳遵路爲開封府推官始章獻太后稱制遵路條奏十餘事太后怒出知常州卽令轉市吳中米乃備歲儉已而果大志食民賴以濟范仲淹安撫淮南奏遵路爲郡得古人之風宜以遵路薦選事迹淅[illegible]州啓江并付史館遵路爲京佐府不三月又選鹽鐵判官按此書但稱權開封府推官不及仲淹之薦與續通鑑長編互有詳略又此書載遵路權開封推官後不云選鹽鐵判官亦終其身未嘗爲司封員外郎與續通鑑長編均異）未至詔修起居注同糾察在京刑獄元昊叛建請復民兵乃受詔河東料簡民兵除天章閣待制康定元年擢知開封府數更嚴肅諸縣無盜遷吕丞相夷簡嘗



國以不阿附見譏出知宣州上禦戎要略二十篇徙陝西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在鎮力疾決事後病革猶手自作奏慶歷三年卒於鎮遵路平居厚重簡默立朝敢言所處嬉恭側疏食終制與人交初若平淡久而彌篤與祕閣校理石延年同使河東延年卒力請于朝特官其子嘗采古今治亂著皇典數十篇未成而終既沒家無餘貲友人范仲淹分俸周之

孚字世濟北將家避亂南徙天資穎悟七歲通春秋左氏傳既長喜讀書過目輒成誦時有鄒氏張氏肆守且

往游焉因得盡閱天下書其友陳珙爲序集序謂其博
聞強記尤邃於楚騷選史唐韓杜氏之詩文而博以本
朝諸公名世之作爲詩始以黃陳爲法而卒歸於杜爲
思高遠鍊句精穩少而工壯而新晚而不淡爲文長於
叙事簡潔而峻厲不喜雕積雕飾循理而言理盡而止
辛亟疾少壯時兄事之擢乾道丙戌進士第爲眞州教
授案陳珙叢爲錄刀獨序謂予登第十年始爲眞州郡博士考字集有之官別鄉舊詩其下注云乙未五月
詩之此書學登乾道丙戌進士第下距乙未則十年也推若乾道辛卯字上虞丞相書已自稱左迪功郎十年辛卯
上距丙戌方六年則爲迪功郎已在前州教授之職以前五年又字集中有謝虞丞相啟云[illegible]

京口耆舊傳卷三　四　粵雅堂叢書

傷之官又云非明一命之寵已踰五年之期推南遷之制煩不容尸[illegible]
爲左迪功郎又寄作史遷之書始見於此則[illegible]可按具州此書爲陳珙集序但稱爲眞州教授他任不書可
者其端末[illegible]鄱守延攬武人欲薦之介學職以竟學職辭
以告學不答退復以書排可否答書陳誼甚高備者
避之[illegible]
[illegible]
齋集三十卷時京口之士多游其最厚者朱叔瑜字德
裕陳珙字德厚宋郭字安民未嘗請鄉舉刻意古學爲
京口七原略倣柳宗元晉問他詩文亦多擬古未第而
卒學識高見博爲朋友所推每一言出輒相與傳誦惟
德裕數與反覆是而後已嗟乎吾友云珙擢淳熙八年
進士第歷秀之崇德尉眞州司法湖州教授卒性嗜書
老不釋卷平居端重寡言及杯酒從容援古證今談論
亹亹叩之不窮始知不可及安民四舉于鄉晚以特科
拜官從蜀帥張詔辟于興州卒案宋嘉定鎭江志稱安民從張詔辟興州綱領
再請蜀帥果與此書詳略互異安民亦多識前言往行善談論性謙和

京口耆舊傳卷三　五　粵雅堂叢書

嘗接引後進學者多出其門
邵偘字去華丹陽人大中祥符元年以進士擢第賜同
學究出身初任福州福淸尉吏部銓選超等知南康軍
星子縣用薦者改秩知杭州仁和縣未滿歲移知益州
雙流縣任滿回知蘇州長洲縣凡四爲邑所至吏畏民
愛之通判處州就移知巴州案元至順鎭江志偘知長洲之後即云改知巴州不
云通判處州與此書詳略互異辭以不便婚嫁改知通州南劍州近臣
有薦堪充刑獄錢穀任者除知吉州未踰月就移提點
荆湖南路刑獄公事時衡永等郡蠻猺爲盜號黃捉鬼
者其徒寖繁出沒溪洞官兵阻險不能入偘至即設方
略分兵山下扼其隘道厚募獵者入山擾之使居不能
安出輒見獲由是計窮始相率謝罪納欵一路以寧詔
書襃美移兩浙路轉運使改知壽州召還充三司鹽鐵
判官出爲福建轉運使移淮南轉運使課最他道增秩
獎諭復爲鹽鐵判官時朝廷議改茶鹽法丞相召問利
害偘謂利歸國家而商賈不便不可行也利歸商人國
計有虧亦不可行也答歸召商人詳議以聞比歸偘召
諸商諭以公私之計並述利害裁取其中奏上之公私

京口耆舊傳卷三　六　粵雅堂叢書

兩利中外大悅居無何除江淮都大發運使曾有言其
年高改知潤州未行改宣州到任未一歲改蘇州居三
月又改明州明年致仕嘉祐三年卒年七十有三葬彭
泉村陳洙作墓誌偘之祖曰勳生二子曰進曰遇遇之
子昱先昱純昱純之子彥迴六子其三曰餘生充充生
煥皦其四即偘偘之弟曰皦曰必必生納臾納臾之孫
彪以偘兄弟多顯著且不知與昱先孰長故先偘之族
而後昱先其族又有名仲宣者亦偘從兄弟擢天聖五
年進士第終祕書省校書郎其子徙居晉陵孫文炳嶷

秦中爲中書舍人今不序
僚忘其字再舉不第義高邱園范仲淹守潤嘗薦之不
報後數年王琪爲守述仲淹意再薦之賜號沖素處士
家有溪齋仲淹自潤移越道過之得唐人許鼎所撰祖
先生墓誌於廢間頗言賀監之異至越刻之祠堂後識
守睦州作嚴子陵祠堂記致書于僚求篆有云謹奉短
書于先生邵公足下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諸先生
維舟水邊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惘然
愧薄宦之不高豐振桐廬郡有嚴陵釣臺思其人詠其

京口耆舊傳卷三　七　粵雅堂叢書

風能使貪夫廉懦夫立大功於名教築堂而祠之又爲
之記念非托之以奇則不足傳後今先生篆高出四海
或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風復于百年未泯其尊
尚之如此以詩終
必字不疑擢寶元元年進士第主上元簿擢國子監直
講案歐集有新州廣濟縣令充國子監直講邵必除大理寺丞制然則必官國子監直講之前曾知廣濟縣
官由講之後又爲大理寺丞此書不載二官與歐集異監中立石經以必篆隸選
爲唐史編修官必以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之體辭不
就進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天子且親祠執事者習
禮壇下必言周官大宗伯凡王之禘祠肄儀爲位郊祭
成釋云若今肄司徒府古禮如此今即祠所習之爲不
敬乃徙於尚書省張貴妃受册禮官議命婦入賀儀未
決或曰妃爲修媛時命婦已不敢亢禮況今日乎必曰
宮省事祕不可知既下有司議惟有外一品南省上事
百官班見之儀然禮無不答衆意乃定出知常州召爲
開封府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謫監邵武軍酒稅
司馬溫公光與正獻公充與必同年登第同官太學復
同入館契分最厚作詩懷之光詩有云因思顧閣遊南

京口耆舊傳卷三　粵雅堂叢書

去淩滇漲炎蒸巢中縣從古無書籍終朝坐箭猾權者征行商謹議我口舌解紛收毫芒不疑性高介此因安可當山川幾千里間訊誰能將會趙抃力言其無辜（案涑水紀聞載趙抃上言陳執中八事其四曰擯秘閣部知常州論決徒刑自覺察又直擬官選官陳恭忠中以宿嫌自開封府推官降充部武軍監當此書所載與涑水紀聞大略相合而其因陳執中按嫌及必以失人自劾因赦獲若此書可以互證）起知高郵軍提點淮南刑獄爲西京轉運居官振厲風采惟始至一赴郡集行部但一受酒食之餽以爲數會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并使者體也入修起居注知制誥雄州種木道上契丹遣人夜伐去又數漁界河中事聞命必往使必以理屈之還知諫院編仁宗御集成遷寶文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卒於道年六十四道中使護其喪歸必有詩名梅堯臣讀必詩卷作詩云所得在卒章小大珠落盤光彩若明月射我枕席寒末又云願執戈與戟生死事將壇其稱道之如此司馬公光集中與不疑唱酬詩甚多

納史字公言樞密將之奇之孫必守蜀死三泉道中納史始十一歲持喪如成人行路嗟嘆以恩補將作監主



簿太常寺奉禮郎爲道州僉判監儀州永平監以廉謹之條簡謂人闕額猶有羨遂以是增秩通判秀州卒年三十七家貧僚吏共賻之喪乃克歸蔡肇爲撰墓誌

彪字希文安簡公元有條澤欲及之辭不受擢宣和三年進士第主崑山簿登州教授（原补宋吉忠穆勒王記作鄱州部氏慕彪自撰勒工路作登州後叙公属慰生悲州未知孰是）秩滿還丹陽聞苗傅劉正彥之變走平江謁禮部侍郎張浚浚問今日之事計將安出彪曰以至順誅大逆易於反掌顧侍郎如何耳浚曰今張俊自誓以死援君父之辱韓世忠有伏節死難之志二將可倚以成功惟浚綿力士卒單弱恐不足任茲事然發書樞密院事呂頤浩駐兵江寧志在靖難威望爲人所信當爲天下倡彪言兵貴神速此行當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呂樞密在數百里外奈何浚曰呂樞密見事明而剛決聞國家之急必奮義而起何患不速因留幕下一時密謀多所參預浚遣傳正彥計窮變生遣辨士馮轎入說以觀其意劉正彥傾心附結授轎奉議郎尚書兵部員外郎賜五品服（案宋史苗傅劉正彥傳馮轎初往說二凶反正傅授劍頤日觀轎正彥解之曰須弘侍郎來乃可轎既歸又遣至臨平與傅等議傅曰爾尚敢來耶欲拘轎及勤王



兵大集二凶乃與轎議復辟此書云傅正彥傾心附結證之宋史當在大兵既集之後又此書稱授轎奉議郎尚書兵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宋史闕書）遣還通誠於浚以轎言語彪曰傅正彥甚悔過且懼大誅請浚挺身入覲朝廷可不煩兵而定於計如何彪曰是必有姦人謀沮軍以惑眾者侍郎惟無入入則沮上內耳浚會曰誠哉是言後必如山兵不可搖也傅正彥誅改奉議郎國子監丞尋辟江淮招討使司幹辦公事從平李誠還轉朝奉郎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出知泰州移楚州兼營內安撫以耳聵告老卒于家彪以文受知當世苗劉之誅李誠之滅皆有紀載字畫端勁世其家

元字興宗再試開封府皆第一以賦失韻棄弗取范仲淹以茂材異等薦之時被召者十四人試崇政院獨元與入等除建康府節度推官會有言其與宰相姻家者命遂格時宰相張士遜之子娶徐氏偶與元同姓實不相知元竟不自辨遁元昊叛詔求方略之士元言用兵在於擇將今天下久不知戰而所任多儒臣及故家恩倖子弟儒臣未必能應變子弟安能識攻守計況將與卒素不相附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之機固已形矣





因獻兵說十篇召試秘閣入爲國子監直講秘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議立園陵禁京城樂一月元累疏罷之遷集賢校理仁宗繼嗣未立元言此繫社稷之安危不可不亟定因集漢以來帝系承襲之迹著輿已論十卷上之時士自輔相大臣皆未敢言元以小臣首發大議時以爲難爲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比行縱火者一不獲則主吏坐罪民或自焚其居以中吏元請弛延及旁舍無坐徙爲府判官改度支判官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未至仁宗晏駕議者謂宜卻或謂宜須其及門諭之使去元請令奉國書置柩前使見嗣皇以安遠人從之神宗爲潁王選遷府僚以元爲翊善加直史館英宗訪以世務稱之曰學士真國器也相同修起居注建言欲治國者先齊家潁王且授室願采用古昏禮公主下嫁不可殺舅姑之爲帝深納之他日諭王曰以翊善端直樸厚穀爲諫官矣遂以知制誥知諫院元殿前都虞候賈逵聯親樞臣不可使典禁衛發樞密院事郭逵才望輕不可使宣撫陝西東宮建邸爲右庶子神宗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訟牒皆反覆親閱



或以爲勞元曰決是非於須臾正當俯今雖煩後乃省也獄屢閣訟少與史之廢停者一有所犯皆遷處畿下闕訟爲息拜樞密副使先是知保安軍楊定懷姦反覆夏人誘殺之朝廷延議西討元曰天下財力屈未可用兵惟當降諭安撫使不順命然後討之則師出有名矣因條上其事帝悉如其計未幾其國主諒祚死國人執殺定者來請和或欲乘此取塞門之地元以爲辛人之喪非義也乃以資政殿學士出知越州徙鄭州泰陝由陵所假郡水監梗溯之不免民間借納增築溯河堤

石臣歲省科民輸薪數百萬又徙鄆州亳州案宋史名臣琬琰錄載王莊祁安劉公元墓誌銘元徙鄆州又兼京西路安撫使又遷禮部侍郎乃徙亳州此書但云徙鄆州亳州與琬琰錄互異上遣內侍馮宗道論將復用案宋史本傳元州樞密院學士開封府踰年引疾歸以資政殿大學士知越州鄭郡臺三州卒與此書互異合東都事略本傳元既徙亳州復遷吏部侍郎及卒與此書及宋史俱異又此書載徙鄆州有奏除山陵所假都水監事徙亳州之後有上遣內侍馮宗道論將復州事宋史及東都事略俱不書可以此書補其闕熙寧七年十二月薨年六十二案宋史及東都事略元本傳元卒年六十一又考名臣琬琰錄元墓銘亦作六十一此書云六十二二或一字之訛卽鄉里賜居宅諡安簡葬縣之耿岡元忠碩方靖莊外而敏中與人不苟合為治恕以明故其去



常見思其議論文章溫雅一時聞人有所不及少歷艱難及貴盛無少易祿賜多以周宗族比其終家無以歸其立朝與叔父必齊名世號二孫司馬公光集中亦多與興宗倡酬詩

瑾字伯友父任為太廟齋郎調許州長社縣主簿遷太常寺太祝監杭州糧料院元祐初合布經略河東辟為屬掌文翰還管當文思院出知婺州金華救荒有治迹判徐州卒于官案史名臣琬琰錄載元子二瑾祕書省校書郎瓌太常寺太祝瑜此書不載瑜為校書郎與琬琰錄互異趙抃張商英皆薦之

瓌字仲恭父任為太常寺太祝登熙寧六年進士第管當在京南排岸丁父憂服除權司農寺丞尋移太府神宗親擢提舉開封府界常平哲宗卽位入為開封府推官管當使院公事以三院獄空賜五品服遷都官郎中改駕部出知鄭州召為金部郎中除京東轉運副使移河北兼措置糴便復移陝西得官專應副鄜延環慶路軍其時西邊用兵鄜延屯戍多而財用窘而此主計者率懼弗來來亦以不勝任去惟瓌久任以稱職聞呂惠卿為西帥進築沓子平及米脂皆瓌主糴饟米脂城垂就有妄傳西師至





者同列辟易惟瓌凝坐不動眾以是安方是時微議眾且潰故患卿深德之移知鄧州徽宗卽位除直龍圖閣知秦州兼秦鳳路經略安撫使議者請建原熙河各已城分要害秦鳳可罷帥府省戍守瓌言秦為國西關涇熙二府相去各數百里其間無堅城之守山谿之阻賊若間我撤備伺虛深入塊然孤城何以禦之若使得志而歸咸鎬皆震雖悔往議之非亦復何及書三上得不罷聞者服其遠慮會涇原有警命以兵赴鎮言自朝廷有事于西陲秦兵無一役不行今已十減七八若盡赴涇原臣竊危之兵以免行瓌使關陝累年出入眾上流山川之險易蕃漢之情偽金穀調度之盈虛皆所習見故其措置議論悉中事理移知青州道改鄆州除顯謨閣待制知濰州言者以瓌故司空呂公著之壻名在黨籍不宜升侍從命遂格就差知常州明年移蘇州卒

其先字伯毅擢天聖八年進士第王安石撰墓誌稱其少敏爽長老遜欲大就之為破貲聚書師資以發其才及壯內行修不標飾為名而有聲於為士者年四十始仕出佐鎮東軍積功次入尚書為屯田員外郎通判亳



州道母喪不行卒君工於詩歌喜飲酒與人交情如也光不好官得至京師一不問權貴人所合事有類若者自得選或勸君自言終不許然起家十九年更三縣以材秀君者甚衆卒之明年葬其純卒之長岡

彥字君美宗純之子試于鄉為舉首一上中治平四年進士第調淮陽軍下邳縣丁內艱再調眞州揚子尉以病去上官不能留之老于鄉中時合人察辯撰其誌言其自為童時不放肆以篤詩書出慨然入自揚子歸閉門謝客不問有無生計益落子數過君頹垣朽屋

穢敝道破齋風雨少合蕭然而君猶從容抵掌極談辨說古今道理人物成敗歷歷可聽百家諸子多行之書無不博記至于文章瑰奇偉異之變以意逆志往往入微尤刻意於為詩文長篇短句伸紙輒就清新雅健有元和間風格論之使人不厭不倦不知其窮且病也噫君所蓄可知矣自號練塘眞隱因以名其集君天資夷曠內外粹和周人急難聞善如出諸己自育窮居蓋二十年如一日客皆行勸其仕者君謝曰泰而拘約而肆以此易彼予未知所得能償所亡也答懶而去以元



符二年四月無病而終享年五十七子翰中紹聖元年進士第終承議郎

諸爲字君俞丹陽人五舉于鄉皆第一慶歷二年附楊寘榜出身出官為英州眞陽湖州德清尉饒州樂平簿宣州旌德撫州宜黃令年六十四告老以太子中舍人致仕後遇恩遷殿中丞既歸闢其居之側為圃闢竹之茂翳為洞洞之外為亭亭之側為池池珍卉環之總而名之曰歸休而自謂曰歸休子熙寧丁巳享年八十有五矣無疾一日索筆書偈云上天下地極高深幻化無蹤何處尋山靜白雲歸洞口水清明月落波心淵然而卒樞密直學士錢藻誌其墓曾孫材致和壬辰上舍釋褐終左朝奉大夫通判泰州松宣和六年擢第繼試中教官終東平府教授材之子浩字廣聲孫堅字大智同登淳熙辛丑進士第浩終江東安撫司幹官堅終臨安府錄事參軍松之子淵字淵叟乾道二年進士第終處州松陽令今大非諸爲之族

王存字正仲丹陽人案宋名臣琬琰錄載曾肇王學士存墓誌銘云其先金陵人後徙潤州之丹徒又徙丹陽與此書詳略互異年十二辭親從師問學于江西五

年而後歸時學者爭尙詞章獨喜爲古文登慶歷六年進士第歷嘉興諸上虞令密州推官修潔自重爲歐陽公修呂公公著趙公槩所知以公著薦入爲國子監直講以趙槩薦召試擢著作佐郎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案東都事略載存[illegible]之後則云爲國子監直講其間歷官上虞令密州推官俱不載與此書詳略互異又宋史但載國子監直講[illegible]太常禮院官[illegible]其爲國子直講以呂公著之薦擢著作佐郎以趙槩之薦則此書爲詳可以補宋史本傳所未備又考曾肇[illegible]存墓誌銘稱存爲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在就除檢詳兵房文字之後此其在前與[illegible]銘又考趙汝愚名臣奏議載存上神宗[illegible]疏在熙寧四年時存爲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附此書及宋史東都事略本傳均未載存故與安石厚王安石執政數引與論事意有不合謝不往入樞密院編修經武要略兼刪定諸房條例就除檢詳兵房文字案此書載存編修經武要略宋史及東都事略本傳俱不見惟宋程俱麟臺故事云熙寧三年十月詔館閣修[illegible]王存顧臨祕書省著作佐郎錢長卿大理寺丞劉奉世同編武經要略兼刪定諸房例冊此條可爲此書確證宋史及東都事略皆失載此書[illegible]存不及顧[illegible]三人又可以麟臺故事補其缺辭不就嘗召見便殿陳時政神宗察其忠實鄉意用之以爲國史院編修官修起居注乞復唐貞觀故事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神宗嘉其言先時左右史雖日侍立而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因對及

京口耆舊傳卷三　十八　粵雅堂叢書

之詔左右史許直前奏事自存始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判太常寺官制行帝切於用人存請自熙寧以來羣臣緣議論得罪或詿誤被斥而情實純忠非有大過者皆隨材召用擢以備官使又言赦令出上恩而比歲議法多請不以赦降原減官司禁詔本防詐托而中死罔狀一切杜絕皆非便執政見之不悅案涑水紀聞慶歷三年九月詔[illegible]上言[illegible]私第毋得見賓客若欲論天下之事求拔奇異之材許臨時延召[illegible]許見賓客至和二年七月翰林學士歐陽修又上言兩制以上毋得詣兩府之第與此書所云官司禁詔本防請託正合而此書載上言中死罔狀一切杜絕非便與涑水紀聞可以互證除龍圖閣直學

士知開封府中貴建言居民盜鑿汴堤以自廣請責培築如初又請民廬侵道者悉撤去詔下人情恟恟存曰此吾職也入爲上言得中止在職二年囹圄再空進樞密直學士案趙汝愚國朝名臣奏議載元祐元年閏二月存上哲宗乞刪詳定制科考格疏時爲樞密直學士此書及宋史東都事略本傳俱不載改兵部尚書轉戶部永裕陵財費不貲時告備率相繫確以存不附已徙之兵部太僕許詔內外馬事得專達所隸屬部存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正官名寺監之職使相臨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廢已成之法元祐初還戶部固辭不受拜尙書右丞

京口耆舊傳卷三　十九　粵雅堂叢書

遷左丞韓維以議范百祿罷門下侍郎存以爲去一正人天下失望於同列中論救最力案[illegible]名臣奏議載存[illegible]元祐二年十月上時爲尚書右[illegible]本此書載其事在遷左丞之後與名臣奏議小異又論杜純不當罷御史王覿不當罷諫官有建罷畿內保甲者存言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爲根本計案宋名臣奏議載存上哲宗乞依舊教畿內保甲疏首云臣伏見范純仁劄子上奏乞今後更不教閱云考范純仁元豐八年九月上哲宗乞罷保甲團教劄子稱貧民赴縣教閱一月[illegible]于是年十二月詔府界三路保甲第五等兩丁之家並免冬教故存以元祐四年上此疏但名臣奏議[illegible]存時爲尚書右丞而是書則載在遷左丞之後彼此小異四方奏讞大辟刑部按比請貸議者御之存曰此祖宗制也且有司按比欲生之朝廷破例欲殺之可乎時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還故道存曰故道已高水性趨下徙費財力恐無成功與范純仁議合專輒其役蔡確以詩怨謗爲吳處厚所奏朝廷議罪存不以確而事爲意案宋史本傳云[illegible]之力也與此書所云確前事可以相證與純仁力爭以謂言語罪人爲傷國大體確再貶新州存與純仁亦罷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用故相例得歲時過家上冢出賜錢給鄰里具酒食會父老鄉黨之召爲吏部尚書案容齋三筆云[illegible]宗朝嘗爲執政其後入朝

京口耆舊傳卷三　二十　粵雅堂叢書

爲[illegible]官者甚多自元豐改官之後但爲尚書者存嘗爲左丞復拜吏部尚書即指存自揚州召用也時在廷朋黨之論方熾存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不察則濫及善人慶歷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爲黨賴仁宗聖明不爲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與任事者忤丙知杭州紹聖初告老言者論其嘗請棄西夏地故黜其恩以右正議大夫致仕再論又降通議大夫案[illegible]存墓誌銘云後言者論公嘗爲謝景初辯理罪名又降通議大夫與此書所云再論降通議大夫可以互證又墓誌銘于降通議大夫之後又云今上即位[illegible]正議大夫與此書詳略小異每念近世學士大夫貴爲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循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家廟建中靖國元年薨年七十九案墓誌銘[illegible]存天性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顧方丹陽人皇祐五年登進士第再調明州象山令始至召邑父老詢民利病及其善惡者勉之惡者戒之又進學以敎其子弟暇日親爲講說踰年民大化服俄而方病邑民相率禱于廟者千人弗瘳則用東蒲之俗爲割股肉者三十人方竟不起百里內號泣思慕爲

京口耆舊傳卷三　二十一　粵雅堂叢書

之立祠焉君倚胡完夫皆爲方記其事刻石祠中士大夫以詩追述者不可勝紀

陳輔字輔之丹陽人其先自九江來居少負俊材不屑事科舉文詞雄偉不蹈故常尤工於詩自號南郭子人目爲南郭先生昔廬所居雲湖水山雲連縣斜茂林修竹野人家宿醒過午無人問臥聽東風掃落花或誦之於王安石安石曰詩甚佳但落花無聲宜改聽爲看耳由是出入安石之門安石嘗過之一日題安石所居壁間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腳斜身似舊時王

謝悉一年一度到君家安石和之云南郭先生北郭鄰年年過我未嫌期休論王謝堂前事大抵烏衣只舊時一日安石喪馬爲之詆齋輔之作詩戲之末章有含譏庭爲獅子去卻來重滅法王身之句安石和之末章云隱几先生未忘物爲贓猶闘化能身其他唱酬甚多見南郭集中益有臨川集所不載者一時名勝蘇公軾鄒公浩蔡公肇沈公括皆與之遊方其年少有志當時嘗着梁父牛角二吟題于沈山寺壁其梁父吟云梁父吟泰山之頂可埋金嗚嗚猶道徒崎嶮南風來舜琴梁父



吟佳人未偶頻傷心四時有恨秋偏深絲絲空滿將比其老也復爲詩號悲吉苦遊以致命遂志云其詩文自治平至元祐二十卷爲前集自元祐抵政和二十卷爲後集輔不娶無子嘗謁蘇軾曰我罪人也軾曰有弟子乎曰有軾曰爲田道州前比也輔笑曰陶彭澤不解小忍俄作詩曰賴古多此賢不知古賢能俯人否軾大笑

京口耆舊傳卷三　譚瑩玉生覆校



# 京口耆舊傳

## 卷四

翟汝文

蔡　淵子熙等

蘇　頌子嘉等

洪　擬姪興祖等

翟汝文字公巽丹陽人父思字子久擢熙甯三年進士第自洪州教授除太學博士召對爲御史起居郎出知越州應天府卒其論頗是熙豐而非元祐汝文登元符



三年進士第爲養親十年不仕親喪廬墓三年服闋大臣有知之者除議禮局編修官徽宗召對除祕書郎同列有請議封禪者汝文援王通柳宗元語斥之遂以誣忽治功譏侮盛典謫監宿州稅召還爲著作郎遷起居郎欽宗出就外傅以汝文勸講儲宮尋召試中書舍人言者論其少從蘇軾黃庭堅遊學術不正不可當內史誥書之任除顯謨閣待制知襄州尋再上降直龍圖閣知濟州未幾再落職奉祠政和壬辰復職知陳州案宋史本傳但稱知襄州移知濟州此書云除顯謨閣待制降直龍圖閣宋史俱闕書又宋史本傳知濟州之後復知鄧州乃知陳州此書不載知唐州與宋史異明年春除中書舍人一時吏制樂章勑銘彝器凡大制作皆出其手內侍梁師成能冠一時位兼三事矯旨強買百姓墳田拓關園池汝文言昔鄭簡公欲毀公孫之廟與衆墓之室以行子產不可君子以爲知禮今近幸之臣假詔不入之墓以廣游樂之所非所聞也師成怒黜守宣州山險民貧酒坊課重以負課繫者一百三十有八戶爲錢三十六萬八千有奇汝文奏除所負仍獨半額除吏部侍郎未拜改知廬州移密州密負海鹽課甲諸郡自蔡京廢平準爲権貨務



始嚴刑以杜私販犯者抵原經歷窮治獄與比汝文至從抒充斥姦縱之東武多牛朝廷歲須牛黃牛失黃輒將死民坐是多破產者汝文奏罷之丐祠得請因上章謝事詔復奉祠明年召還東省復報罷欽宗即位除直學士院汝文以時事假援非辭難之時即日造朝上疏請遣使迎立其後裔與爲居卤以抗金人因力詆和議除顯謨閣學士知越州聞二聖出狩集本道兵五千人援高宗即位赦書熙甯以後獻利之臣增賦上供物帛是議裁損汝文奏浙東和預買絹歲九十七萬六千匹越二十三萬五百案宋史本傳云越州乃二十萬五百匹此書作二十三萬五百二書必有一誤以一路計當十之三郡三邑經方賊焚劫餘亦戶口凋耗臣祗奉赦書仰體惻怛之意已將第三等戶以上減半第四等以下權行住催及百姓丁身鹽錢近皆折帛臣已令只納見直詔曰可而轉運使劾擅放物帛詔降官二等當民諸葛氏即居爲樓臨通衢歲久相傳爲鬼物所據嘯不復居悅像其上過者輒疑其爲祟汝文命徙像置中闘爲酒肆其患遂絕始至嘗顯不立里民雜居不復知紀律汝文創屋三十楹既成躬按行其間



微而乞將祠盡無不備具士卒感服以疾丐閑章十上始得祠紹興初起帥山陰復以翰林學士召未至除承旨兼侍讀在職逾月除參知政事秦檜爲相四方奏牘委堂吏重祿爲奸事多遲滯汝文語檜峻責都司程致檜不省一日因對乞治吏之尤無賴者檜面劾汝文擅治吏汝文言臣位執政按吏而宰相見劾安可無恥居位即立求去言官方孟卿遂論汝文不合與宰相不協詔以散官就第案宋史秦檜傳檜奏置修政局自爲提舉參知政事翟汝文同領此書載汝文語檜專責都司考檢蓋在同領局時與檜本傳皆統載一止二人之事正相類而檜不傳于此二

事不甚可據是書稍補其闕汝文表謝因及黼之專政謂雖號參知而
無關預人才除擢但見書於錄黃政事施行一無成於
牒檢時以爲實錄既歸謝賓客一以書自娛年踰六十
丁母憂徒步千里扶服歸葬平居奉先嚴恭每祭必先
掃除內外宿設位率族屬告於祠廟既夕迎主就位祇
內外無或敢聲欬行步不許聞履聲以爲祭求諸陰故昏
而行禮昧爽而立俟質非祝如將見之質明撤事復齊
燎瘞奉祏返室再拜綏神而退自少至老雖甚疾必自
力以爲常每遇辭祝事老病乃命傳往攝精要爲



東漢通史五十卷以士宜爲有用之學者國學五卷又
廣圖三卷人物志五卷曰亦足以垂世矣紹興辛酉卒
年六十六葬縣之九蘿山汝文善知人宰相吳敏范宗
尹皆自布衣以公輔奉檄爲德州學正官一見異之
曰公宰極人臣黼當國言忤意者必被遷謫惟汝
文免且再進職名蓋以此故自餘號政從官由其識拔
者甚衆尤工書米芾盛稱以爲非唐賢所及篆隸及刻
塑皆精絕爲世所寶既沒其子求其遺文三十卷曰忠
惠集

宗淵字子顯丹陽人爲人剛直明目論天下事甚是非
開闔入有遊山析無所隱家故饒于財兄弟以爲宗相
倘淵獨據義以遊四方若與士類人其攻畢貧淡行人
所不出或物稍分兄弟之財以自贍淵曰兄弟治產吾
治身兄弟不以家事累吾吾爲可以身計累兄弟乎因
名悅之遂從王安石學於金陵時門人皆事經惟淵聽
講不倦得兼通諸經擢熙寧元年進士第歷婺州司戶
管州儒州河中府雄王宮教授通判荊南府召爲大宗
正丞出知泰州廬州其教授專以王氏之學政事亦惟





守元豐法度論滁不至祠于五年宣和元年年八十
六卒家居清簡與賓客把酒賦詩以自娛醉墨淋漓皆
尚書度支友錄其集有云云之懷澤前折入皆雖位尊
者人稱其公于忠勝蓋其剛直如此
熙寧二年進士第父子皆名冠乙科初授州戶曹遷
者及門受淵詔之曰以汝之材宜力于學而早泊後于
州縣吾甚惜之舉朗御史從王安石薦于鍾山安
石見之殊不悅但云後生何不出仕御來此寂寞之濱
居數日稍與之語知其通敏過人頗異之因問官閒內
典否曰未也安石曰內典惟華嚴經最有理但部帙浩
大非經年不能究也舉朗借經寺中甫半月盡得其旨
一日安石論及華嚴經疑義數處舉應答如響安石驚
嘆其士山門碑詩有云從容與之語淵淺無不涉識其
必有高獨以方寸攜盡嘆其記問之博也安石起知江
甯府有惡馬人莫能御一日雨校率至庭下鞭挽馬登
而上疾馳百里而返故荊公集有贈之有曰蔡子勇成
癖能騎生馬駒又有詩曰蔡著青衫騎白馬日行三百
向娥延脚峻落持其將御是君王未能知蓋以文武



全才許之後又從蘇軾遊歷刪定官太學博士紹聖中
章惇爲相以舉爲安石門下士欲用之除衛尉寺丞案宋史及東都事略俱不傳除衛尉寺丞之事惟通判常州元一統志亦同此書不載與諸書有異議不
合出提舉永興軍路常平元符中除禮部郎官崇寧中
改吏部案宋史本傳崇寧中不歷禮部郎官入爲戶部郎中東都事略亦云崇寧初除吏部郎及改吏部與此書合惟爲禮部郎中在此爲吏部外刑獄之後此書以提點刑獄在前與二書異言者論其學術反覆出提點兩浙刑獄
擢知睦州有惠政張商英入相召爲起居郎召試中書
舍人前此試三題率以宰相上馬爲之候舉援筆立成

不加潤飾商英讀之擊節未幾以殿御史李彥言詞不
合上意力丐去罷爲顯謨閣待制案宋史本傳稱政和六年十月不因彈劾從其上先較太降同日遷顯者二十人右文殿修撰蔡乎爲顯謨閣待制之此書崇寧初顯謨閣待制其前不書爲右文殿修撰與宋史爲異知明州言者又論其與蘇軾往還
包藏異志非議時政奪職奉祠會赦復職宣和元年卒
遺文三十卷曰丹陽集

蔡字天任詩句雅健似李長吉爲常州晉陵簿宣和末
以宰相薦改官詞翰藏以才見知于元臣爲放久淹于
選調遂于版帳盡限常調司授承事郎靖康中宰相李



綱辟爲御營司幹辦公事建炎中詔宰執侍從薦士端
明殿學士黃裳亦以淑應詔皆辭疾不就以壽終

蘇頌字子容泉人居丹徒同史有傳在縣之樂亭子十
人容京祀最知名篤學其汲汲冠遊工作以靜默自守
方除子容喻將試蒙主憫熱啟容熙寧中公試對策
力言時政之弊直誠詩特千之編復皆一時名人稱之蓋
擇在首選直誠蘇頌方事兩宮勃發以白執政執政怒
千之汲同列五人皆罪去蓋亦由是罷無先是英宗即
位交頌知潁州案續本末載頌皆奏事言事建極表有云一頌之可以任外郡官守之方與此書同稍異稍類州權
可以使奉表入賀授試將作監主簿至是調亳州司戶
煩知婺州從行過杭遊公軾時爲杭倅公謂外獨與頌
游累日唱酬盈軸呼以宗弟又以書薦之守楊繪稱頌
篤學有文而沈靜若愚剛毅不可犯繪亦厚遇之中間
避親嫌凡再易任後知襄邑丞蔡京提點開封府縣鎮
公事深相接納一日怒黎驛遞檢獎記使頌廉其過頌
笑曰某豈爲人鷹犬者耶京意大沮由是遂絕高擬入
貢當凝沍之月鼓冰進舟中貴人陳衍督役驛所在令
佐戎服即事頌獨冠帶坐胡牀衍大怒奏頌慢令詔下

憎其得釋王冲寇京西侵軼幾無虛歲將捕南向坐而揖官坐東西向議譽見不設而出事聞順坐斥銅不畏强禦類此秋滿引見神宗記太學對策時且問樞密承旨張誠一嘉何如人誠一對不知遂不用改秩知富陽縣閱月庭無閙訟當路交章薦之蘇軾亦云富陽之政古循吏無以過元符元年劉拯辟爲司訴理除太學博士有旨與寺丞以父爲相引嫌下遷太常寺簿紹聖始遷太常博士出通判常州坐有詳訴理事停任丁內艱服闋復召爲宗正丞未赴丁父憂値再立黨籍不復出仕奉祠凡十有八年郡守毛友爲郡人蔡雍作墓誌稱嘉春溫雲潔退然長者人也言若不能出諸口聞人之過不忍言之亦嚴闇之規矩其行不肯一蹈繩墨之外所謂和而不同淸而能容物蓋其暮年所造如此宣和三年致仕靖康元年詔除黨籍召用其人嘉已失明矣建炎三年避寇卒于金壇葬土元鄉去茅山十里

京字世美以父任爲假承務郎授雄州防禦推官監江寧府秘務王安石聞其所爲歎蘇氏之有子辟忠武軍節度判官陽翟民相繫殺獄已具而京疑其寃已而得



眞殺人者許人神之改秩知丹陽縣建言堂於廢寺之東歲時迎侍往來邑人榮之至今呼曰相公堂邑有練湖潴水以濟漕渠歲久湮塞此歲告旱京因旱發民浚湖復疫地之宜易豐其門下數以是淤淺是歲民不知飢紹聖湖水有餘公私兩便爲察訪使孫傑過聽劾去丁父憂服除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應公事武康吏陳昱犯法合遣吏捕械繫因得復坐罷少以推帥開下監司合諸縣兵委京督捕京謂不煩兵自至武康諭以徒曰官所欲得者昱耳擁衆無名速出見我不然且併

死皆拜首躍出昱遂梟首通判沂州一日覽二疏事明然感歎投劾而歸遂不仕政和七年四月終于家葬于丹陽長岡游酢誌其墓

攜字季升頌之季子頌自滁赴御史臺對世儒獄案刻本集有到滁謝二表其追遣之詞有云累違人言上煩詔獄獄詞既其罔害衛進又有滁州到任謝二府啟云豈意吏曹之乘謗致煩詔獄之推窮無由自明分甘重責荷上恩之含垢原所坐之因人止免一官仍除寄祿此則貶滁之前頌嘗有對獄之事考此書明云自滁赴御史臺是對獄又在到滁以後與謝上表及謝二府啟但異及考宋鄉道鄉集有所謂有所籍頌行狀載頌爲京尹時失出府符令狀非罪有旨輕鞫蘇治降權按京繫州則謝上表及謝二府啟中所云也行狀于論滁後又載頌以檢世儒事被劾御史臺遂自滁赴臺道對則此書



中此條所云也上事本不相紊故先後互異又考類本集有元豐己未三院東閣詩十首其自序謂予自滁梁赴臺試鞫與此條正合其十首之一有鞫尹一年重置對之意對到滁以前後其置對者凡再故云亦一置設也攜年十三隨至京師從令御史府前朝夕入問起居狀閱諸案相府訴冤事由是得白案汪藻浮溪集蘇公墓誌云丞相自閑府尹知滁州赴御史臺詔獄待獄公年十三隨至京師介御史府前朝夕入閤起居狀衣舉子服訴其誤于有司得寬歸正與此書合其勢敵者至前與語奇之事由是得白可與此書相證攜亦以知名少以父任再轉爲武成軍節度推官案汪藻浮溪集蘇公墓誌云公用父任爲滁州防禦推官河北倉草場秋滿授武成軍節度推官此書所再轉可以相證有二死囚當論攜不可守怒欲按之攜不爲回案汪藻浮溪集蘇公墓誌云公官武成時有縣吏送鄉新詔吏曰某鑒二人于情法有可生胡不盡吏曰諸及歸守迺詢公曰官吏亡賴至捕出人于死阿曰盤矣有可惆書者乎幸曰吾二人亡不與也坐之治之公曰使新此獄者某也某當坐耳且言所以生之狀守大怒將辭公不爲回而二人卒不死二人卒免死喪服除案浮溪集蘇公墓誌云公丁內艱服除以承相恩得轉秩高請觀臨淮武成節度昱帝立相轉通直郎秩得管州福穫務發貨宜推官也與此書詳略互異以兄嫡入黨籍監兗州東廟尋知丹陽縣丞會令闕攝官且二年時高麗入貢吏重繇爲姦所過騷然攜先事爲備故使者過而民不知歲飢行賑濟朝夕親臨民被實惠通判廬州去郡民相與



遮留至於泣下中丞蔣猷薦爲御史臺主簿三遷衛尉丞倉部郎中案浮溪集蘇公墓誌云中丞蔣公薦爲御史臺主簿遷太府丞改大宗正丞尚書倉部郎中與此書所傳之遷可以互證長貳將命于朝歲滿令初至者監司吏州縣皆坐之時大旱祀止數十日而禱至者未坐攜持符不下曰其人日於下則坐者無慮數百人祈祀恩旨替不行無乃已甚乎時人服其長者擢衛尉光祿少卿紹興初召赴行在除宗正少卿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知溫州皆不拜紹興十年召爲太常少卿殺日除權尚書刑部侍郎少留以疾告老除徽猷閣待制致仕卒案浮溪集蘇公墓誌云公卒年七十六時紹興十年正月九日此書稱紹興十年始召爲太常卿歷侍郎徽猷閣待制中間仍有留拜乞老之事則不以是年月九日卒也然生卒年月墓誌決無誤此書紹興十年十字當爲傳寫之訛亦葬長岡汪藻撰墓誌

庠字彥直丹陽人其先泉人丞相頌之族庠父堅字伯固有詩名文忠公蘇軾過九江堅時爲縣丞頗多共唱和軾和其九日詩有紙落雲煙子患多之句後軾再過九江又有詩序云昔在九江與伯固倡和其略云我夢扁舟浮震澤雪浪橫江千頃白覺來滿眼是廬山倚天無數開靑壁豈日又夢伯固還與伯固相見于此耶



今得來書已在南華數日矣感歎不已先寄以詩詩前四句云扁舟震澤定何時滿眼廬山覺又非春草池塘惠連夢上林鴻雁子卿歸其相與如此晚爲延平道通判致仕卒庠幼嘗一就舉中程以犯諱黜由是悟得失有分安貧守道不復事進取堅得任子恩庠非所以處其子況酬詩酒寄傲江湖間其爲詩獨發語出輒驚人嘗作淸江引云屬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白蘋滿棹歸來晚秋著蘆花一片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醒長占烟波弄明月蘇

軾見而奇之手書此詩云使誠于太白集中誰復疑其非是者乃吾家養直所作自此詩益豪雅游故人皆一時名士東湖徐俯師川相厚善嘗從跋其遺文云吾聞宗匠推詩匠親見東湖說後湖益老其實云紹興三年正月俯在樞近薦於上令赴都堂審察辭疾不起三月詔再下令州縣以禮遣發赴及縣令詣門再以疾辭詔旨督促就道庠聞命下即扁舟遁引終莫能致天下士無問識不識皆高其節好事者往往圖其形以相贈遺為之贊頌者不可勝計有得其片言隻字者輒藏去為榮



庠雖棄置人間事而自養乃爲本其天性其子皆以錢數百緡買鄰人之居以庠出外未告也庠歸而聞哭聲問之其子具以告且言鄰姥將遷而哭庠知而惻然亟趣令以居歸之不復問所酬晚歲頗事養生之術有道人江觀湖者贈以藥令依有益服之日數粒得疾幾殆其妻取藥磨以飲之有頃而甦體更康健紹興十七年訪舊於金壇之洮湖醉而眠覺所吐有異疑藥力去矣已而卒曾慥序宋百家詩言其歲日與家人別日徵臨里翌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及矣卒走不及蓋傳聞之誤余世家丹陽先君知其死爲詳近又從其孫高借家傳見其敘得疾洮湖之因甚明而好事者援以實道家神仙之說遂失矣弟祖可

祖可字正平少以病癩爲僧江西人目爲癩可徐俯爲作詩引云伯固每稱余季之才養直數言余弟之美一日伯固集名皆文士出詩數百人皆驚歎問誰所作則可師也然後知伯固與兄而非溢美養直與視不避余特深知之蓋游及有餘遺言無窮源源而來多多益善自爲僧居廬山之下登高臨深窮幽極遠北望九江南望彭蠡取陰晴之變風雲之會水石林木春秋霜露千變萬態皆一寓於詩其發源也以家學及其成功自延安七子而劉二謝以杜甫韋應物柳宗元本朝王荊公蘇子瞻黃魯直之妙皆心得而神解餘波所及霑溉者多近漢江南諸僧逸民出其可觀皆可之化也俯又嘗爲書虎行卒章云只今耆舊無新語尚有殘僧出癩可其重之如此曾慥從僧求可之詩得數十首日數首生少陰霜暑東服盡見山風秋水險絕遂存皆襟煩無蔬在方外而僧中不易得也公之稱許無乃過乎俯賦辨不可屈



洪擬字成季丹陽人應上庠及選試南宮曾爲春秋第一擢紹聖元年進士甲科爲忠正軍節度推官辟滁州團練推官捧檄行縣宿禪窗寺聞有僧聚書數千卷誦讀晨夜不休擬識其姦曰是非釋子所爲異時必挾此以動眾歸語鍾離令速出之其後果謀不軌即張懷素人服其先見改秩爲武軍常州教授入爲太學國子博士（案宋史本傳擬官國子博士不載忠正軍節度推官及滁州團練推官當以此書補其闕）以元祐內舍不爲在勢者所引久次學官出爲利州提舉學事就移福建路歸京迎判鄆州再除廣西北路（案宋史本傳作京西北路與此書所云廣西北路異廣字當爲京字之誤）湖南河北東路提舉學士召爲監察御史遷殿中御史在福建時以醫學門事爲知廣武軍柳庭俊所公擢任久閒其後柳爲侍從擬爲御史一以誠待之無幾微見於面柳後歷與不游每對人自愧而服其容德京西月給七十萬錢緣舊籍取其半倚殿京師鐵錢雜以擬倅入鐵錢殆半遺俾屬縣議易之官吏擬不可曰吾背衆不用不可以私柔公凡所居月得奧衆亦必集甚而後入其精詳如此



於三院官兵六年時王黼罷京且用事京且復相以擬不爲黼所用欲其附己使人微諷之擬笑曰唯之與阿何以相遠吾知中立而已京怒送吏部出知信陽軍未赴改海州代歸不赴丹居都城以供甘旨會擬高之變都不能夢時母年八十九不之與僕民間後遇風雨則以身覆之再爲賊所及守死不去賊嘉其義釋母子俱全高宗駐蹕維揚召爲祕書少監以母喪不赴服除召爲起居郎執政李回薦直柔等以李成兵盛呂頤浩不能克請親御六師移蹕饒信擬以爲之乃詔江湖川廣



所輸上供皆悉留擬言恰四通五達之都而趨偏方下邑非所以示恢復形勢上疏極論議以是寢（案宋史本傳敍擬論此事在遷中書舍人之前與此書異）遷中書舍人詔六曹百官從僚上弭盜之術擬言兵興累年盜賊嘯聚出於民無屋而居無田而耕不得不已之勢無有之繇殆無虛日民所以去爲盜者令圖中之盜不可遽息則變盜大宜講所以消之江表之盜不可緩緩則勢益熾宜求所以滅之又謂與時者政事之本節用又理財之本以之寬盜以之禦敵無不可者上皆然之尋除給事中兼侍讀遷吏部尚書丐外以龍圖閣待制知溫州宣撫使孟庾總大軍討閩寇道永嘉擬以庾道過趣庾赴援乃於僚僚外貸以犒師云犒已即行擬初以補兌非本州事故不獨備旗言甫脫口衆即隨擬入州言語調詡擬亟借封樁錢用之事已自劾上嘉其識變詔許樹勞仍進一秩明年復召爲禮部尚書兼權吏部南渡草創一時禮文多所訂正省部條例出於胥吏緣爲姦至是修七司勅令擬實總之凡所更定衆論難九事經郎曹多有曲筆長貳相承不復可否擬悉裁處其中是

年蒲何再援鬪攻守之策擬對兩勢未閑將士未練財用未裕可以言守未可以言戰戰守之備要在去冗食節浮費時以為當三年秋以地震求直言上疏歷詆政事之偏謂非所以下順民心上答天變於是執政切齒即上章告歸遂以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九年再知溫州甫到任復以前職奉祠紹興乙丑三月卒年七十五初以避地居吾之甘露因家焉謚文惠姪興祖

興祖字慶善政和八年擢進士第賜上舍出身主簿單溧水簿試中教官除汾州教授改越州未赴擢太學錄士丐便親除湖州司士曹用薦者改秩就除州學教授俄拜太常博士丁父憂服除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遷著作郎尚書都官員外郎半歲三遷人以為榮會地震求言以所言切直與擬俱罷丐祠除知廣德軍所隸二邑田多高昂常以旱告興祖既至即相原隰計遠近興廢塘六百三十有四歲以屢豐郡有張王祠每歲夏五月椎牛乞靈術餌城邑興祖弟謫於神代以他供而革屠牛之禁俗以是革秩滿奉祠除江東提刑罷任久之稍坐運縣廢寇竊發謫一秩知饒州以母憂不赴知



真州時兵荒之餘民不復南畝上疏請除田租一年以勸耕者既得請而游惰未盡復則再奏除明年田租由是磽瘠相屬耕者以時墾荒田至七萬餘畝會新行保甲相攜就食者不可勝計秩滿再知饒州故例民婚葬官抑使市酒吏緣為姦小不慊則破家者民不堪則背因循不能興祖知之下車即弛其禁於是同日婚葬者千數官家其他政多可紀改知廣州言者欲其顧列請獻以明外宣者日數千人外除宮觀再奉祠除夔州之命下初紹興十七年秦檜當國興祖嘗見之私第坐間論

乾坤二卦至乾上六陰疑於陽必戰興祖謂陰終不可勝陽憑夫子正者猶以為議己大怒詔興祖曰前輩自有成說今後不須著書聞者知其必重得罪而興祖自視無愧處之恬然案宋史本傳不載興祖論乾坤二卦事可以是書所載補本傳之闕後知真州因程瑀解論語求興祖為序序引瑀解夫子弋不射宿以為聖人不陰中物又取瑀發明聖人忠厚言所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表而稱之以為詞至於此使人流涕後七年京西運判魏安行鏤版附見之疑瑀興祖借周孔議己令士聯上言謂瑀不取聖人之言



肆加腹誹興祖不合為序乙亦作行遣檜以瑀疏論興祖不力合旨德元再論序中隱誘夫子之一弋流涕周公之四言果何等語送刑部定法無可坐赦刑部員外郎仲通等直擬編管詔州至詔州半年卒案宋史本傳但云興祖坐作程瑀論語解序語涉怨望編管詔州以此書證之乃為詳盡者為其早以此廣其歿以此宦尚嗣更化之後其子上書訟冤始加恤典平生論著最多有春秋本旨二十卷周易義二十卷古易考異十卷古今易總志三卷論語說十卷左氏通解十卷孝經序讃一卷聖賢眼目一卷補注楚詞十七卷韓文辨證年譜各一卷注黃庭內外經二卷編次闕里譜系一卷其說論語注楚詞近世侍講朱熹多采用之從兄造

造字彥端擢政和戊戌上舍第授歙州黟縣尉方臘起睦州進陷歙縣睦歙為近造與縣門尉王季淵分據險阻造號俠原賊寇至懈後而來者相繼懼不能免則只言造其家使間道奉親以歸而身當其衝賊知不可破乃引兵三千攻季淵所據安坑道季淵遁走造不得已獨引所部與賊相持賊不敢進會假守不察以安坑



失守爲造罪逐繫之而遣他將拒戰賊大至他將旋收明日賊入城首出公於獄將殺之曰是復能拒戰者耶者遂下獄平帛迎鋒得其事於斃之故吏與飽歸葬南赤于朝宣和六年冬詔兹逆功郎洪炎天下有忠臣弔國而功弗白于當世者厥惟造之乃交言衛以致彼突勢不頻爲縱吏訊卒識賊于有司察實如章是用褒以通籍之秩而歟其子康幾則勸忠之志而天下亦為可國之亡亦可以少伸矣於戲若有知歆茲無斁可特贈通直郎與一子將仕郎

京口耆舊傳

卷五

湯東野 從子喬年
范㬇
陳東
竇從周
孫時升
王揚英
張綱
郭珦瑜
鍾將之
吳致堯



湯東野字德啟丹陽人崇寧間妖人張懷素謀倡亂東南蜀士范㬇知之欲馳入京言狀無以為道里費東野資之懷素伏誅㬇起布衣召對授供備庫副使白上臣非湯東野無以見陛下上問東野何人即對鎮江府學內舍生且具道所以資送之恩宰執因言朝廷興學舍法以造士固應學校之士有忠義奮發如此副作成者有詔乘遞馬赴闕既對言契上心即授忠翊郎衛尉寺主簿再轉為辟雍丞使陝西河東除直秘閣提舉秦鳳路常平建炎丁未叛京東盜起即家起知淄州入境盜息累陞秘閣修撰將漕江西靖康中知平江車駕幸杭苗劉作難明受赦至東野疑之時張公浚以禮部侍郎參贊御營軍事留平江東野謀於浚欲匿赦不宣浚曰事已如此胡可匿且卒徒飲於營賜者徒先受禍矣因相與謀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即揭其榜禁無敢登者（案宋史張浚傳改元赦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



宣按此書東野謀于浚欲匿赦不宣則是謀起東野不由浚命與浚本傳互異又取登極赦書易改元赦書張於門宋史書其事不詳討林王淵討其事乃不及湯東野之謀皆屬或考劉涉史集載湯侍郎勤王錄有日又能辨明受偽命于危急之回通言偽赦以慰一面時得以剄之人面從不動于從衡斂皆可偽此書足證）散金帛如常時郊賚之數人情晦定乃與浚議勸王之師命張循王俊提兵往行在所追遏偽詔使趨秦隴師渡城下東野大喜從邢浚開城納俊師未幾間使持偽詔令東野斬二張東野庇俊武人易動即先揭見俊與偕函浚斬使者而禁偽詔於是謀益堅貽書呂公頤浩於金陵推為盟主招韓蘄王世忠劉鄜公光世皆以兵會軍之百須東野實主之師既東東野獨留為後備皇帝復位以功超拜徽猷閣待制入為工部侍郎浚出撫川陝乞以自副將行辭不遑以侍郎兼權建康府猶李會稽同知樞密院周望宣撫浙西將屯平江奏言非東野莫可為守者再知平江兼本路安撫使進徽猷閣直學士兼制置使東野知望不足與立功辭至七八不得已而行既至調民兵實守城五壁部隊官又選機宜邵彪王彥環用防城絕大幾募士乃修治城壘樓櫓為職守之具甚備望束手無策東野所言悉屏不用即以蠟書具所與望議論本末馳奏乞別白將不然祇與俱死矣凡十餘上上手勑報曰朕知卿甚深使卿深重宜與望協心共力以扞一方勿輕相同異於是不敢復言望果敗事引咎自劾（案宋本紀建炎四年二月金游騎平江周望奔太湖守臣湯東野亦遁云亦遁者由于望之奔也但遁與奔雖有前後其失均此書不書遁但云引咎自劾蓋有所諱疑）不報而臺評纔上請正失守之罪上為之特下詔曰湯東野非若有奏陳措置守禦循行論理只緣非權不專遂致失守與其他棄城不同可止落職尋再貶祠上猶對宰執述趙鼎之言謂東野及康允之可任繁劇移江



東都轉運使提舉祠紹興初起知濠州未赴改移江淮招討使司參謀官從張俊討李成初成之叛也鄂州李允文擅殺知岳州袁植又貫綱與成通欲與成連衡成敗俊欲遂取之憚其強時有前三省樞密院屬官汪若海者與允文善被罪謫英州（案宋史汪若海傳若海通判沅州以議論落職英州此書不載通判沅州則似竟以樞密院屬官被謫者與此傳小異）行至臨川東野知其善於允文引之謁俊使詣書允文允文遂伏罪（案宋史汪若海傳東野與若海故相得遇若海道中書喜甚謂曰李允文懷反側非君莫能開其自新若海即馳往論以成敗順逆示以朝廷威德復議三策以動之允文大感悟即單東下據此則是馳往面諭不特詣書已也與此書



所云詣書允文互異）論平李成功復職為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復奉祠起知揚州會偽齊行遣合張澤拔眾四千自歸朝論以國家方屈好於豫不宜生釁欲遣之東野不可章三上得請四千人皆免死以言者落職罷奉祠明年復待制以疾致仕卒東野嘗奏補先其弟奕弟之子然後及己之子時以為難性剛嚴於宗族親舊有恩姪喬年喬年字壽卿博學工文慷慨自負所與交皆一世名人而意氣挺挺常出其上人慕與之交因不肯屈伸而喬年甘識之朋議論之偉人亦曰不能不屈入太學升內舍以選為前廊紹興間有誦所為詩於秦丞相檜檜大喜亟諭學官館致之時檜得君專政游其門官皆可立致學官以告喬年不答詰朝再問之喬年厲曰是主和和之議使國家屈好於讎敵失信於生民而竊威福以自私者吾方為天下僇之肯能伈伈俔俔出入其門乎是時秦氏之勢焰灼天下聞其言者皆辟易而喬年處之恬然尋以父病謁告歸檜亦不能害也又數年檜死喬年以春秋經就上舍試故人有為郡官者諭喬年曰某闕之要路將以某為考官春秋欲命某題作某意立

說於公意何如務年日既入院試題不異前日而立
說皆不類考官意不愜出院尤問之乃知退郎易他辭
案劉漫塘湯貢士行述乾道間何公偁爲吏部郎故與君爲同志友君將以秋試上公何謂公某題若何公因爲道所以對日何被命發試君乘易宅經據此則是何偁時宗題解于務年與此言胡邦官以題解授務年小異
後十餘年當淳熙甲午朝論以學校前此惟務年與
務秉禮二人將俾學官上其行藝年知而謝曰吾結髮
事科舉皆不從倖進若爾二十年前附奔承相久爲中
書舍人矣議遂寢晚以特恩對策入等授揚州功郎歸州
推官不赴老於家弟修年字壽卿擢紹興二十四年進
士第終揚州教授案湯貢士行述務年後終廬州教授與此書終揚州教授異又按湯貢士行述修年藝紹興甲戌進士第分教揚州帥守奧公奉涌極理民兵至數月數與幕府錄要宜皆格不行舉者林貢與慨舉延君問計君謝非職守所及貢日關府謹知若者急人之急君其無辭君不獲已係十事以獻人而之吾日吾乃今知免于戾矣問其以關不十日報下令准南民兵係蓋多自君爲之此事其有關要又行施稱故人予何公絕爲武學論以書戕食君弗啟臧還之語使者日歸諭而主吾而文執也知文執至而不來見欲折關致之禮乎何關而愧之此二事爲此書所不載附錄於此
范參字信中家丹陽本范獨公鎭之族年少客遊落魄
不羈俗迫罷參政文思之爲郡也參知其父子有
風騷卑衣丱角作方外士謁庭下願補書吏之闕思笑



遣之汝文遍從後見幽請其父延之入與語奇之因留
門下其後思立朝位顯要參猶不相聞思欲汝文持書
撫揚一日有客自外慟哭而入門下大駭問之則
參汝文德其意節之家遇之甚厚汝文陳白金器數事
于几延參一夕哭甚哀明日厚與斂之而行莫知所之
乃攜以抵宜州謁黃公庭堅時庭堅已病嘗有詩云范
侯來尋八桂路走避俗人如脫兔爲參作也寫行從庭
堅城南晚舉詩其間有云此邦雖在牂牁南宜遊不
天地間人生隨處皆可樂爲報中原舊知如昨亦以開釋

庭堅延莫之意未幾庭堅卒親友皆散去獨參在爲辦
棺斂仍護其喪還葬皆出參氏其用意委折如此還抵
和州劉張懷素以知州吳儲及弟侔有謀逆案東都事略大觀元年五月己丑張懷素以吳儲吳侔謀反伏誅不書儲侔官階宋史紀稱朝散郎吳儲承議郎吳侔與妖人張懷素謀反伏誅均不書儲知和州九朝編年與宋史同據此書稱和州吳儲則儲嘗以朝散郎出知和州宋史及九朝編年俱未書此散階皆不及此書之核實
乃變服介左右求爲僕隸懷
素閒頗識字吾曰不識懷素俾伺書室參入則偃臥
未嘗一屬目懷素遂欲試之因貴以釆俾持狀入州狀
實訴參者參佯持入設不省所謂懷素大喜自是凡與



儲侔簿謀書問悉是任參既盡知其事即佯狂脫去
欲還官變容於無爲知湯東野好事往見之具以告東
野竭力資之案九朝編年懷素自稱落魄野人挾左道術游公卿門元祐中見朝散郎吳儲因道論之所惟婣與當爲關中士紳到京又見承議郎吳侔者言星變至是有蕭裳者知其謀將入京上變而侔有能達丹陽延士湯東野責遣之其所載懷素謀反狀侍史東都事略及此書爲詳而范參之事不及陸得以盡懷素及儲侔反狀則九朝編年又不及此者之詳又馬劉漫塘跋湯傳斷上錄後有云步師湯公從范公寓于鎭中從臾上變以朝廷當進江浙數千里之民一時免於兵革可與此書相證
既
懷素伏誅攝剛嘉其功欲超進士第一人授文階蔡京
以參上變之日適其在省謂進不因己日俟素不由學
校蹊授文階不可第授供備庫副使案九朝編年懷素謀反命中書侍余深開封尹林攄及內侍官同鞫治而蔡京與懷素遊書甚密深攄皆蔡京地深悉焚京札乃乞奏盡焚往還書疏以安反側蓋以滅迹也據此則蔡京本懷素黨與值參告變窮且及已其構怕于參者甚深其沮參不得授文階者以此故也此書稱參上變之日適京在告謂進不因已故道柳之與九朝編年說是而實非也
東
野以鎭江府學內舍人對乃授宣議郎衛尉寺主簿參
後累遷職任爲穎昌府兵馬鈐轄坐不合收藏蘇軾詩
文墨迹不首毀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後遇赦
叙復紹興間嘗知邕州兼邕管安撫卒參志尚卓犖欲
以功名自見方未遇時權以濟義故不徇小節既仕局



東武升志不得伸晚年遂以詩酒自放呂本中嘗與皆
管與之唱酬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以合法貢上庠政和中命大學生
習樂東鄙樂成且命官一時歆豔預者多權要子弟東適
以職掌居前列奮然曰吾寧能與乳臭子比以求倖官
辭不就政宣以來姦倖用事蔡京梁師成亂政于內王
黼童貫致寇于外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交結怨于
東南以致叛開邊釁宗社將危天下皆知元惡大姦在
六人者而因循赫然無敢議擬靖康初政詔求直言東
乃率同舍生上書歷詆六人者指爲六賊案靖康傳信錄稱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謂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同與此書及宋史及陳東盡忠錄所載原書六賊內無蔡攸高俅盧宗原傳信錄似未足據
始同舍生聞其言皆辭易無從者
既見東言堯不去四凶則以逆無使大明誅賞皆
以爲僻縱理順從者遂眾東復于眾中自誓以爲言幸
而中朝廷命東以官不受不中卽死東不悔陳說慨慨
衆服其誠者既上中外大快京師老稚往往名數六賊
京等知罪狀昭揭大禍且至又其時北敵已迫乃挾太
上南巡方是東南制任皆其親黨東以爲京等不但紓



死避有包藏禍上書乞追回六賊以正典刑別差忠信
之臣扈從太上不報月末書再上大意以爲羣賊之虞
在腹心其於外患欽宗感悟即遣太上還京盡竄六賊
六賊雖竄案宋本紀太學生陳東等及都民數萬人伏闕上書事在靖康元年二月辛巳六賊之竄其中王黼安置永州李彥賜死朱勔歸田里俱在是年正月己巳梁師成賜死是年正月乙未俱在東伏闕上書之前惟安置蔡京十餘日竄童貫吉陽軍在其年七月乙亥故宋史陳均九朝編年于蔡京竄貫之寧均上書之後此書于東伏闕之前云盡取六賊文云闕六賊雖竄似亦與王黼等同時竄名今特據宋史藏明
而其用事久朝無正人同時宰執如李邦
彥白時中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棁輩皆阿附致身無能

遠謀所議惟割地請和棄城避難其不主和議者內廷惟李綱一人而在外惟种師道號爲宿將知兵時國勢雖危人主猶有二人以爲重邦彥等疾綱異已俾出督戰分兵小衄即罷綱相且奪師道兵柄示堅和議人情大沮東不得已復率同舍生伏闕上書斥邦彥等罪乞復用綱而將師道案九朝編年謂太學生陳東伏闕上書請復李綱种師道借職又東都事上略种師道復用綱與師道則又云師道則師復又除李綱諭之東宜神道諸傳所載略合然考東道復書並無請復師道之語已罷政將兵有云請師之書外之事盡付師道使專焉兵爲師道誰知其時時事院罷權兵使者以其諸道悉兵忠雅皆鼓言師道不立之謂蓋言見用而其意也仲興以罷之



宣撫如故盡忠竭節所報東書龔請以兵事專任師道乃其罷職而請復之也東都事略九朝編年皆以東書請復師道伯尋諸故反以東爲宗手編傳而不以又考東書有請復師道之說不可復按也此傳故反謂誤也嘗考東上書在二月二日則又以二月二十五日以有書者此錄不然考東上書二月二十五日始以師道之罷時也傳信錄本知何據七日東上書之時也傳信錄本知何據

知東等所言實契眾心不期會而會者十餘萬至殿前撾撾破登聞鼓不得達時閽官閉非一日會朱拱辰等出眾不勝忿蹂躪之東力救不能逃乃歎曰禍在是矣無何京尹殿帥各以兵來同舍生挽之去東曰一去則諸公爲戮矣公等何罪吾自是頭已在地上矣行步聞欽宗嘉其忠誠遣使宣諭以復用綱師道又令綱師道自出諭眾眾乃散謀知二公復用人心且固仰解閣去案東參軍南所爲行狀謂是日爲靖康元年二月初九日考宋本紀此事係之二月辛丑是月朔爲丁酉則辛丑乃初五日薛監誤以爲庚子與行狀及宋本紀俱不合邦彥等怒揭榜通衢斥伏闕上書人爲意在作亂學官奉承以東等爲首持君父屏出之幸欽宗聖明御批付開封尹聶山曰陳東言事出于忠義可令還學山揖御札與祭酒楊時案九朝編年謂李棁祭想上孝恭迎野悉篤都人所祁稅想大恨之請置于法又密論國子司業黃哲合屏諸生黜山閣而救正之上意少解此條最欽宗自御批十萬出自陳東言事出于忠義可令還學又似寬免陳東特出欽宗



宣而山傳祭行之其此事可以考又考九朝編年載得時請欽宗曰諸生欲忠于朝廷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義者爲之長誠即定分上言曰此無過犯者遂使爲祭酒此條謂之出御札與祭酒楊時蓋欽宗已有先命故特以此札付之合參二書尤可悉其端末學官迎之歸諫官陳公輔援近比乞命之官少宰吳敏緣以詔勅授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與學官差遣東以哲言不拜再上書極論時政因乞改正太學生上書過名及除伏闕之禁案盡忠錄載東于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欽宗第一書靖康元年正月六日上欽宗第二書正月二十日上欽宗第三書二月五日上欽宗第四書四月十八日詣命又上中書故宋史本傳謂東欽宗時凡五上書之此書與盡忠錄及宋史並合而獨遺集載建炎第二書頗後謂上欽宗書與此書反求史盡忠錄乃異不報遂謁告歸是歲寒于鄉未幾京城失守忠憤感激言與淚俱建炎之龍飛召赴行在東喜曰吾志伸矣即日就道以稻自隨案趙子崧致東書有云聞公有遜避之意何得而避耶萬一左右少須闕未起朝廷遽命之則許之奮雄蓋斯時子崧知穎江府事正奉詔以東撫此條謂東喜曰吾志伸矣即日就道則與子崧之書傳聞異辭又考東甥所爲行狀謂趙子崧文趙公行或勸公無行公曰新天子即位十月而下詔呼一亦未聞天下之言也有君如此頃踐之實矣足冊鄒城此則東官未嘗有辭遜之意子崧或得之于傳聞獻或問其故曰臣之事君言而不從罪不過死人惟畏死不敢盡言吾竊鄙之以此自隨示不敢求生以售仁也聞者壯之是歲八月十五日至行在所方詣奏論天下



大計聞李綱罷黃潛善汪伯彥以舊恩專柄任東以爲此治亂之機不可默亟上書留綱不報再上書并及時政乞還都京師下詔親征以繫天下心作天下氣又不報乃力言綱忠義必能輔佐中興汪黃誤國必不能宏濟艱難案盡忠錄于建炎元年八月十七日載東上高宗第一書八月十九日載上高宗第二書八月二十五日載上高宗第三書考之此書及東家之所述前後全合而劉後塘集載建炎第三書乃謂東有第四書與此條及盡忠錄均異汪黃大恚是晚應天府吏至出片紙行進士陳東四字東知得罪死即爲書別其家人原牒曰東八月十四日到南京十五日入門十六日具狀申省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書十九日又上書二十五日又上書

當職忽有應天府人吏來追取必是得罪死生未可知然東塞之定矣切恐死後家中不知仔細今特寫此紙忽要知只不以他故而死也來時新婦嫂姪或得男郎先人之後不絕東死無恨六五弟與六三哥同志奉二老兒勿致失所請叔嫂更不在丁背也仍嫂二弟偏齋諸房起居尊長見姑姑亦傳語四七妹使可許他成親大娘長嫂申開巳許與四六姊七五郎爲叔如其家不梅初心郎成親不然則作遲處請料此書與四六姊一看東陷身行李垂付六十郎并請僕攜去且助二老兒使用死生命也切勿念東自錄不復更言　案盡忠錄家昔一通與此書所載大略相同惟字句小異又盡忠錄所藏家書後又附載二條此書未歲令附錄之其一條曰文字片紙已上盡令六十郎收管可一一檢之六二節諸常妹不及一一作簡會請親一一遺意東八月二十五日晚南京青宮書又一條曰六十郎鄭石青慶劉婦趙處吉能姻將帶行李到宋可一多與雙羅肯遣去件州載感爲二鐘又秦宅下書恐月初到予萬千萬東又觀書畢就道無幾微見



於顏面後數日其友四明李猷始得其屍斂於所禱之稽鄉人胡中行護之以歸人多其義案李猷日歸記其大略乃少陽所館死明日潛至死所而其遺骸已不知所在敢乃于所館舍一日飲食不必一且遺體已不知所在二日會都市皆言少陽于某處有二人去秀才即今使人問其後其家之得親其尸而堆日才此是也人往其明日異于其間言有尸上收有何記一明白人對我說十二日撫說頭骨其身屍所不少陽足以植二隨以其就二人移將之家向少陽有用自二日得之其衣令移所衣冠裹內付又中行往太學來如生魯面之之方以其身之乃并以陽行李方東徵求少陽之梅以歸敕服其進以少陽得以善遂李方東死時外廷無知者後乃知潛善銳欲殺之而無其由會進士歐陽澈上書及宮禁事言不實上頗怒潛善乘上怒併捕之死而東之死實非上意也建炎三年春六飛南幸大臣有言及東死事者上驚悟贈承奉郎與一子恩澤案盡忠錄載建炎三年二月高宗南渡幸臨安少陽吳牖奏太學生陳東死于言事乃書業步得奏乞追贈陳東歐陽澈及官其子孫仍乞俯從汪伯彥黃潛善乞追職二月六日同奉旨除東歐陽澈承事郎贈二迪功郎一名黃潛善州編副使承州安置罷汪伯彥謫江州黃潛善謫英州安置夏四月回幸建康過京口又詔曰陳東嘗奏封事出于忠義大臣涉私亟請誅戮朕方深悔悟之誠旌盡忠之士已贈京秩仍官其子案元一統志稱高宗

追念東蘇其親暫三人又考東第南所著行狀稱官其有服親一人均與此書所官其子孫異今行經其鄉未忘于懷可特賜錢五百貫案盡忠錄建炎三年四月日皇帝道由京口之丹陽參知政事王綯奏太學生陳東以言事斬臣被誅此其鄉里上詔賜錢五十萬又五月四日辛巳上又顧江學士勝東之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又詔宰臣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誅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令有司致祭卿等更卹其家給與四年冬追貶南京用事之臣詔曰朕建炎即位之初昧于治體聽用匪人世布衣陳東於極典朕甚痛之已贈官與恩澤殊未足稱朕悔往之意可特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案元一統志稱追贈諫議大夫與此書贈朝奉郎祕閣修撰互異又考陳第南所著行狀不及諫議大夫之贈當以此書爲證更與兩資恩澤賜官田十頃舍人王綱中書行其詞曰嗚呼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以爲良臣身荷美名君赫顯號忠臣已腐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其始有意于爲賢臣乎由朕不德使汝不幸不得爲良臣也雖然汝固不得已不失爲忠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歎而不能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寵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者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知是魂而有知歆茲朕意詞意悽惋論者以爲得代言之義



賈從周字文卿丹陽人姿宇淳厚志向沖雅不肯自同流俗少時以所居僻左無學問之益惟慕交文士喜收法書作字詩遒勁接古法鄉里推爲好事年過知命得友曰都師中館致其家師中爲言當世閩學惟傳講朱公嘉得其正時朱方講道建陽翻然棄家往從之朱亦閔其年高念其來遠嘉其質厚爲之盡心首顏子之克己曾子之守約告之所爲人心道心皆與之反覆剖辨由是遂得操心之要悔偏乃所習一切從事於爲己之學又以其餘力收伊洛諸書日涵泳其間有問者舉以告之一時士友聞風興起蓋自南渡而伊洛之傳萃于南方近世宗工大儒相望於湖南浙東江西而尤盛於福建惟浙西之士家自爲學憫居浙浙之間見聞尤陋於後來得方不迷實自從周始其家聚族而居一夕盜入於室睥睨久之知爲從周所居謂其徒曰此賢此公門而之他朱公聞之以爲忠信可行蠻貊於此見之卒年六十有二以慶元丙辰卒葬所居呂城東南五里

孫時升字子昇丹陽人登政和八年進士第主秦州如皋簿教授保定軍治縣爲杭州刑曹掾值方臘作



亂而其誅戮甚衆悉平反之訊囚不委胥史杭人有訟咸願送孫掾獄訟爲請改秩知江寧府上元縣發遣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就知金壇縣不赴知建康府句容縣其爲縣也事之細大必親或病其苛時升曰吾謂上行爲何如人吾爲親民官事事與民接若徒拱手清談寬者衆矣上元有從官不輸賦咸仰役于代輸時升捕峻其人正其罪俾盡輸所負自是縱治慴服句容當聚斂之後取民無藝時升平其等量闔邑懽呼通判溧州還遷告老時升爲吏明敏精練平居自奉儉薄人無僮奴或問之指鄉民曰吾固與若等也性直諒中無險巇有不盡言如茹物不下故與貴者輒不見建炎俶擾家聚百指獨全晚以田園自娛預治棺衾除冢地年七十有四無疾而終人以爲賢德之報

王揚英字昭祖丹陽人擢宣和六年進士第主處州遂昌簿建康四年辟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紹興八年又爲太常博士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案中興館閣錄載揚英以紹興十年四月除著作郎此書載在八年之後十年之前與館閣錄互異十年朝廷欲依元豐舊制以史館併歸祕書省國史案以著作郎修纂日曆揚英





以國史案移文諸處多不報乞仍以國史日曆所爲名從之上中興聖德頌中興十旋上嘉之遷著作郎兼權吏部郎官案中興館閣錄揚英以紹興十二年二月爲著作郎十二年爲吏部員外郎據此書乃以著作郎權吏部可與館閣錄互考爲浙東安撫司參謀官秩滿知泰州加直祕閣知眉州歸新校令兩郡士子皆勸於學刻石紀功就除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未上報從歸臥湖資之居勝日練水草堂道遙其間以壽自終

張綱丹陽人擢宣和六年進士第紹興五年二月爲殿中侍御史嘗論新除主管馬軍王瓊討賊無功乞正其罪

郭珣瑜字道嘉丹陽人擢紹興五年進士第終揚州州學教授初建炎戊申冬高宗駐蹕維揚未經兵火井邑全盛四方冠蓋闐委珣瑜適以故抵維揚與向子因邂逅子因時方赴調共揚天甯寺佛殿之側夜半向忽呼珣瑜登而語云適夢著服金紫來領此郡皆荊榛瓦礫之場非復今日入城亦有官吏父老相迎皆潸然可憐公亦衣緋袍於衆客中不可曉也已而金人南侵六飛渡江城之內外焚蕩殆盡又數年珣瑜始登第既銓後



數年之官維揚子因適來爲帥珣瑜迓於郊外恭與夢合相與感歎信事皆前定非人力可爲也

綏靖之字仲山丹陽人紹興十八年登進士第調楚州淮陰尉改盱眙軍教授盱眙當南北之衝每歲賀使客多中貴人往來郡將率修餽迎合以爲常將之不往曰非吾職也聞者多其得體地產鹽鹺徒不至將之訓飭有方內郡學者爭趨之秩滿再調泰州教授嘗笠已壬午敵人蹂躪之餘學舍頹圮請于部使者一新之再歲以京秩薦者八人俄丁外艱服闋詔造省就近次

是者第以應銓格將之笑曰當其在天是固可以入力
計耶後授常州教授遲滯者七年常故多士而校官失
職宜有雜糅講士以入學爲恥將之取之以文廟之以
行而爲其不率者士以類至風俗爲之一變學田占於
巨室與政不敢問將之極力踐之選部討者更秩合解
印去郡將楊萬里謂是宜於師儒力留俟代將之亦恬
然於進退不復計滄速代還周益公必大知政欲旌靖
退以厲風俗俾免作吏監左藏庫益將用矣會殺例者
眾將之謂不可以廢法即退就部注知和州歷揚縣歷



陽陵令數千屯田卒二千軍民錯居易以失和將之皆
有以得其心至郡先上屯田數于朝凡五百頃軍校稍
於廢古議曰頃畝不足請可撤縣增撥而合懼罪則括
民田之寬剩者以充數軍校猶不懷請虧五之一請詞
者責無已時將之力疏其實以爲淮田之寬剩不特歷
陽在在有之況今寬剩之田皆耕耨成熟即非荒閑若
欲盡奪其羸以供軍合有去而已不忍爲也事以是止
通判滁州值歲大歉與守協謀先事而備民用不飢旁
郡有因繫者累年將之衣檄一閒知其冤破械出之闔
者駭愕已而正因果獲人服其明自滁歸度地所居之
南築松竹爲終焉計以疾卒（柔外賢道迎大夫驂誌銘謂將之自滁歸大夫人在堂勉之仕不得已遠朝遷疾而歸寧與此書所稱自滁歸以疾卒不異）將之以長厚稱於
鄉里以廉靖聞於縉紳在毗陵與楊萬里爲寮相與於
文字間故文益工在滁陽值檢詳石公宗昭爲守相與
講究仁義道德之旨故理益明弟宜之登淳熙二年進
士第終於惠民藥局

吳致堯字聖任延陵人延陵故地今隸丹陽宜和間爲
安化令以事忤當路乃歎曰論兵於刑作史於廟病茂





陵而至東風禁湘滑而者正符以窮故通以晦故明論
次爲文者歸趨集理任長於集古人句作集句調笑
甚工宜和間擢經御覽

京口耆舊傳卷五

譚瑩玉生覆校



京口耆舊傳

卷六

姚闢
張詩
陳亢 子康度等
蔣猷
丁權 族孫可久
張慤
王厚

京口耆舊傳卷六

姚闢字子張金壇人祖宗朝士尚詞章闢獨究心六經
義行未安必求其是早從歐陽公修學問亦以家近往
來金陵從王安石質疑故修作獲麟詩斷之有曰世已
無孔子獲麟意誰知我昔爲之說闢者未免疑而子獨
日然有如珠照鏡又曰子昔已好古此經常手持超然
出衆見不爲俗學卑聖門闢大道夷路肆騁驀則以春
秋受知於修者也修又于其將之云禮記雜亂之書能
如此指摘其謬其功施後世無窮非止效俗儒者逃求
一時之名而已此則以禮記受知於修者也修答集于
之書令其看闢詩說終出長迮則闢又嘗以詩請益於
修安石答闢書云觀所爲文于理悖焉者希聞論眾經
有所闡發又曰足下固已幾於道姑汲汲乎則古之路
道者將無以出足下上則所與安石反覆者術衞諸經
舉皇祐元年進士第授陳州項城令一時名士多與
之交其主項城也觀解答詩云膠西夫子近之官坐對
春秋討隱極自注云子張春秋先是朝廷置局編修
禮書嘉祐二年祕閣校理張洞奏禮官編纂齋宿及預
他局請擇州縣幕職官文學精贍者三兩人專置局編

纂於是闕與蘇洵二人依新書又以知制誥張瓌奏命參知政事歐陽修提舉至治平三年九月修奏書成詔以太常同莊禮薦者案九朝通中治平三年九月太常同年禮院此書備二年與九朝編年五異又考緣陽修年譜作行二年通歐陽修蘇則允曾之則摘因集禮例奏上表張而昔遂系時治平三年也與此書今明年春授屯田員外郎應天府教授韓琦守相州辟從之游琦集中有送闕南歸詩所謂行客忻然襟義高直自雎陽來一訪者是也秩滿通判通州卒葬本縣府安鄉行門十之原內翰蘇軾以詩哭之云京口年來皆舊識高人淪喪路人悲空開草更一經任不見帖

侯置石時致病只知爲善樂逍遙卻恨去官遲七年一別眞如夢猶記翛然瘦鶴姿其爲諸公推重如此中更兵亂遺文散失惟詩六百餘首鄉人多傳重之族弟夢升嘉祐間同五經出身官至殿中丞曰存許將牓進士出身族姪曰純孟馬涓牓進士出身時爲縣者皆稱長官二人葬金壇至今人呼曰姚長官墳夢升之後嵗卿登紹興五年進士第位不達闕之後曰愈嘗爲御史中丞以徙居不祿

張詢字直甫金壇人祖倜字大方登慶歷二年進士終



屯田郎累贈中大夫號廉能吏父君貢君貢之弟君自君爽字鳴道從安定先生胡瑗學瑗舉子之異於流輩者爲不第父欲以澤及之辭不受以特科調漢陽軍漢陽尉遷房州竹山令以嫌去官再授池州石埭令在任引年告老以朝奉郎致仕詢官於朝將漕於京畿江東皆遷侍以行極甘旨之奉以崇甯四年卒與益柔爲撰墓誌君肖字世賢一字元舒登元豐八年進士第爲江寧府上元尉再調宣之涇縣令治聲流聞用薦者改秩知河南府伊陽縣蔡寧爲作墓誌稱君肖任伊陽時辟爲衛尉寺丞見之曰君能湖南官貧不能歸今立另擇便地以規歸入湖洛相去千里而伊陽又洛之劇邑也君何就爲君曰固也某以詩賦經義七上於禮部僅乃一得酸寒羇旅憔悴困死之日久方是時私竊自念以爲幾服持版擬稱者士足矣今幸得官又以舉者右在倚書選格雖游足以自活地雖遠不徒行也人豈不自知使有不第尙當營書授徒呻吟呪囁以求斗升背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夫有求適獲求之不已當物之情豈有既乎聞悅其言元符二年到任未幾卒詞



君爽之長子搢政和五年進士第入朝爲度支郎中累遷左中大夫出爲京畿轉運副使徙江東政和六年九月除右文殿修撰權知桂州事充廣西西路兵馬都鈐轄制云朕撫有方夏涉禹之迹仁不異遐悉主悉臣咨言樂附之心宜遂懷徠之道繇時擇帥尤在得人爾韜識疏通風猷敏劭已試之績所至有稱政爲之才雖難必往班於書殿鎮此桂林其懋乃懷以惠南國秩滿再奉祠靖康元年卒自將漕江東因寓居東陵故君爽及誥皆葬金陵惟君肖葬金壇之酉千君肖死無後詔之孫猶有居酉千者

陳元字退叔金壇人少讀書以父疾不任家事仍請於師來書歸養殖貨治產家用饒衍而勇於爲義不吝施予家居邑南地方沮澤古連瀆入於塞水爲災率眾築堤延袤十許里以便行者而浚瀆以通洮湖水患遂息熙甯乙卯歲大饑明年疫癘家之儲粥餓藥病晨夜必躬所活不可勝計不幸死者具衣衾收葬又數千百人嘗自以少時爲養廢書課子弟學尤力一夕大雪往視則二子寢矣亟呼之起曰吾不強汝以書汝宜出行道





遊行者則歸以告二子奉命出門十里遇販夫負魚而趨二子問雪寒何自苦曰負販吾業也一夕不行則生理蹶已矣二子感悟歸而自勉晨夜不休元亦獎勸有方雖衣服飲食之間皆有品節及廉爲監司度陞朝元尙無恙累陛朝散郎而彥明之子珹亦擢進士第餘孫數出名禮部亦有已命官者福祿之盛世所歆豔蘇公軾嘗有帖云退叔今年四十五而有四子兩人已登第守官其叔耕且學其季游上庠藝業精甚有男女孫十四人元孫之孫古人所不知若陳君者皆見所不知何人也鄒公浩以序送其孫瑭試禮部亦云金壇有君子人焉今以承議郎致仕其少時不出戶庭而環千有餘里若爽飢急難失所賴以無虞數十年而不知幾人仁義之聲飛馳東南是生二子皆文爲學所趨操堅正甫冠登第盛年即縶又稱其諸孫之賢詞承議之德厚積而發三世矣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承議見之蓋浩作序時元已封承議矣大觀元年卒年六十八元二子曰廉曰度諸孫之著曰珹曰瑞曰瑤曰珠元孫從古兄弟之子曰序孫曰寀



廉字彥明年十七與鄉貢中熙甯九年進士第上句容簿再調長社令辟江東運司主管帳司改秩知吉水縣改楚邱縣古芒碭也盜敖坐緊者百人一夕乘守者怠脫械持兵欲殺令而肆掠人情恟懼彥明不爲動徐部分吏卒格鬭殺其首者斬以徇餘黨猶時時僞言以搖惑居民彥明窮致其尤桀黠者并裂其家破除之一境大治提刑羅適以治水自任至縣欲有所爲彥明知無益即抗言曰此白圭之術也適慚而去除鄰水監主簿遷北外丞以職事入奏哲宗察其才論以行召用矣

大名師決河入澶州故道以紓魏患澶人大恐公爲之增隄峻防水入無患兩州以安出知處州（案宋職官志都水監置局於澶州號曰外監豐正名置南北外都水丞各一人紹興九年始置南北外都水丞於應天府北丞於東京彥明此時爲北外丞正在澶州監局然猶屬於外仍隸在京之都水監故其知處州此書特標云出知處州可與宋志互證）歲饑賑救有方移廣東路轉運判官時同列多以獻羨財進用彥明曰財民力也有羨當還以及民可制民以爲己利乎奏罷餘暢所興錢監民以爲便汰假版吏（案假版吏三字名義不見於宋職官志惟燕翼貽謀錄有改假版一條云太祖嘗郡復改爲假版仕郎此書假版吏與彼所云假版官名義略同後漢書百官志有假吏鄭康成士冠禮注云若今之假吏蓋皆吏之冗可汰者此書稱假版吏名義亦本此）以保任法選用士類外選爲清就移本路提點刑獄禁當公淫祀以正風俗罷廣所置關以示無外召還饑中無南物丁內艱服除授廣西路提點刑獄未行改利州路予告東歸大觀四年卒年五十五有詩文雜說合三十卷子璣字伯成入太學升內舍中元符三年進士第主海鹽簿知錢塘丞丁艱知眞州揚子縣未上政和四年卒年三十八璹字仲修鄒公浩序送之所謂其形不滿五尺其志充宇宙與之語滔滔乎如秋水方至而東決者未第而卒璣之孫從古

度字彥法年十九中元豐三年進士第（案宋王琮甲申雜記潤州金壇縣陳元豐罰八年飢學無數作萬人成每一屍設飯一哺蘇所領紙四帖義不可紀是歲生齋又生一度皆爲監司孫登仕者無算可與此皆元本傳照齋乙卯處大飢一條相誥冊罰照背八年仰陸臨與陸時此書廟中照當九年進士則與生歲相距二年度中元豐二年進士時距生歲止四十即可登甲中進士之後又案元至順鎮江志度登元豐元年進士與通記考所載科期合此書原作三年）爲江寧尉從學於王安石安石歎其有志不倦以告之秩滿調杭州錄事參軍時蒲宗孟脩本州職爲守號剛嚴師事有過差下度放辨度數與爭是否二公更奇其能薦進之秩滿改知江寧府句容縣開封府太康縣湖州烏程縣烏程歲調



有差法當受賞歲終上課輒除去使隨及額而止曰無當以一身之私而爲方來之害遷爲鴻臚寺丞遷諸王府記室平度性情清儉自奉至約日茹蔬未嘗妄費一錢推卹孤振乏則雖費不計子璘擢紹興八年進士第未改秩而卒姪璘字秀文登紹興十三年進士第歷婺州義烏丞知海鹽縣通判池州卒居官有聲且能詩世其家與燕後湖岸游尤厚

從古字希顏紹興二十一年中進士第由當陽尉用賞改秩爲鄂州教授監行在榷貨務都茶場丞相虞允文問歲中出納幾何從古曰國家利源醒若時半自合同關子行使府當額尤文授簡擢堂律進所以於是關子罷而歲額歟增因命措置浙西鹽事擢司農寺簿能歸起知蘄州赴闕奏事上稱記務場之功獎之曰卿書生乃能通世務到郡期月權提點湖南路刑獄至衡有囚被誣更三赦不宥從古奏釋之就除本路轉運判官專任荒政論功加直祕閣京西議帥上問諸道監司職名指從古曰是有才無以易之擢知襄陽府即奏言朝廷以襄爲上游重地郡陣益成殺急須調鄂師若吳但飾



側不一莫知適從紹興隆興間各命荊鄂兩軍分地而守機乃力敵各行其說迄無成功今若合爲一軍命正副帥以其正屯武昌而副屯襄陽時許往來更戍庶號命歸一無敢首鼠疏入即以吳挺爲荊鄂都統制而以王世雄副之明年以言者罷奉祠自是擢知衢饒信三州（案元至順鎮江志從古歷知衢饒信三州與此書闕饒信三州異或以字體相近而誤）皆不果行淳熙九年卒從古喜作詩好古物法書名畫尤嗜陳去非詩稱之終編又以古今詠梅自宋繼卿以下作十餘稿盡和其韻乾道中車駕閱武近郊進詩五十篇



淳熙中都統率秘閣進詩百館上皆旌獎之府公必大爲作墓誌

序字彥倚元之兄子不事科舉而工於詩一時郭曲蘇君庠謂少卿知柔以能詩聞序皆與之游晏寇氏實萊公準之裔紹興初思濟淵之功錄準後無在者補序封州文學郡注楚州寶應尉以恐事方般罷文吏之爲邊尉者改監行在榷貨務都茶場門任滿監行在惠民局終任編估局紹興二十五年春兼權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歲滿爲眞收秩辭甚保僧軍節度判官所公事卒有漁墅稿居仁行詩集



安字倩茂元之從孫登紹興十二年進士第主當國府淳縣簿闕至之官不忍遠其親中道復歸欲遂丐祠親強之不得已乃行秩滿授平江府司理介然自守不求人知內翰先生張剛入參大政網羅其篤行薦之朝除敕令所刪定官改秩監登聞檢院兼幹辦審計司歷司農寺簿太學博士大宗正丞權尚左郎官以論事忤時相奉外祠差淮南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泉州卒衆性醇厚事親篤孝行己歲時處鄉黨射自濡既老益虔奉兄姊甚謹撫宗族鄉黨有恩其德行內外不異少長若一蓋古君子云

璐猷字冠權元豐八年進士第主武進簿已陵令改宣德郎知江寧縣舉最遷秩爲信州教授除監察御史爲尚書禮部郎官遷吏部除宗正少卿兼禮制參詳官改太常少卿詔原廟立僖祖殿工既畢言者以爲當毀朝廷下其議猷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既奉安奏告矣奈何毀之執政怒送吏部差通判南安軍踰年追前議復職召試中書舍人出知廬州俄復召凝詞被（案江藩選）

猷墓誌云坐弼論仁等黜出知廬州俄除集賢殿修撰復拜中書舍人與此書詳略互異既對上曰卿國之老成朕未嘗忘也拜御史中丞兼侍讀案此上數事宋史本傳均闕書奏論士風浮薄今羣臣無他能惟以善候伺人主承望大臣爲才或耿介特立守正不回則衆指爲愚而非笑之此風大不可長且大臣當輔佐天子今奏事殿中惟務雷同畧無可否其欲稍自異者不過退有後言爲中傷計此不可不察上嘉納在京百司自元豐肯隸六察崇甯中內侍省獨乞不隸猷論其非上曰既名有司不隸六察何也即以其言正之尋察內侍省數事以聞上寤其奏猷極論不可於是內侍劉友端等皆降官案九朝編年備要徽宗元符三年二月庚內侍郝隨劉友端先是上諭曾布曰禁中修造華侈太過云云未幾逐隨與友端上據此則友端之降官由於猷之疏與此書互異又攷汪藻所撰墓誌乃此書之所本故均與宋史異因命大臣考其疏揭之內侍省其徒皆側目案宋史本傳稱猷論內侍省不隸臺察乖元豐官制楊戩不當除節度使趙良嗣不宜出入禁中上皆嘉納至揭其章內侍省若此書則所揭之章指涉內侍劉友端等其劾楊戩趙良嗣乃在此事之後與宋史互異與汪藻所撰墓誌合楊戩建節猷言祖宗時未嘗有此雖童貫首壞舊制當時士論不平上曰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貫戰多不可以入廢猷曰楊戩何功上不答案汪藻所撰墓誌云





公徐曰楊戩何功亦曰自販御僞以來制作禮樂皆出其手亦非小勞公曰事察其源與無人敢望若使蔡錢顯倖人人有意外之得則風尚非常者反爲常突常稱善者久之與此書所稱上不答互異趙良嗣獻平燕策除祕書猷言良嗣降奴狂妄不宜出入禁中孟昌齡父子專防河之任事久不成公私騷然猷劾其勞費無益泄之才奉使淮南還言瀦水有鼎可出發民獻水鑿山役不已猷劾其狂妄雖上意先定不能奪從而猷言論風旨凜不可犯僥倖者亦因之退縮歧後極言東南應奉之擾乞一切罷去因論擬舉兩浙常平徐鑄以糴本錢界漕司爲製造衣服東輸進使徐惕以



上名羨財進奉後苑造作乞重寘典憲案劾范之才及徐惕二事宋史本傳闕書上怒遂罷言職丐去不可遷兵部尚書政和七年知貢舉改工部吏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出知婺州丙閒奉祠宣和四年起知明州以不樂應奉事復奉祠而歸案猷於丙祠之後起知明州復奉祠宋國史闕書七年以刑部尚書召至則兼資善堂翊善值敵騎薄闕猷守盡力既解嚴遷兵部尚書案汪藻所撰墓誌云天子命公特表侯上皇時童貫總兵宿衛有自疑心淵聖皇帝疑貫衛寶池州因命公持詔往問使貫退聽而毋傷上皇之心問何以處之公頓首曰願陛下付臣勿以爲憂淵聖皇帝喜以羅扇書遣行公見上皇在淮陰言國事流涕上皇亦泣因請則言貫得罪天下今朝廷正典刑惟陛下解我上皇之憂即日遂貶所公侍上皇還京師遷兵部尚書據此則猷之遷兵部尚書其功甚巨墓誌序此事較宋史爲尤詳是書乃不載謹附錄於此猷復求祠建炎三年避敵於明州卒案汪藻所撰墓誌云建炎三年避敵明州明年十一月卒於昌國縣蓬萊鄉紹興三年葬於明州鄞縣翔鳳鄉隱學山之東原因葬焉年六十六汪藻撰墓誌





丁權字□基金壇人唐末兵亂世爲金壇守將六世祖稔字德祥弱冠值偽吳祖楊行密討黃巢以勇應募戰多爲都押衙與田頵安仁義李神福皆爲行密愛將常隨行密攻孫儒相遇於廣陵儒兵振而不整稔謂行密曰當爲公破之出馬陷陣諸軍繼之儒敗被擒以功遷都知兵馬使行密起晚益性情猜忌諸將功高多見誅田頵安仁義相繼就戮稔不自安以病得歸求田問舍嘯傲林泉平生不殖貨不嗜酒不斥人非不掩人善故生於亂世而得明哲保身之義始仕僞吳歷五代至我宋乾德元年卒年九十一權擢元祐三年進士第初任復州司理參軍有大獄累歲不決能明其冤當路者奇而薦之再調宣州濰州都曹改秩爲兗州教授入爲太學博士時二蔡用事將以校定私其親權不可蔡怒權出之亟上章丐外除淮東提舉學事秩滿再除河北提







舉學事知汀州卒在河北時俾其家築室所居之南以教子姪牓曰訓義用韓愈符讀書城南韻作詩勉之族之子姪爭勵於學多由科舉進孫明字子公閉戶讀書二十年家事坐廢手編事類曰千門萬戶凡百卷諸史通考二十卷著述五十篇兩舉於鄉以特恩補官老不可仕奉祠家居年八十嘉定中卒鄉里私謚曰博雅先生

可久字商卿權之族孫擢乾道壬辰進士第爲太平州推湖衛秩滿起丁內艱服除知揚州江都縣事以疾卒可久孝於親友於兄弟雖子姪亦未嘗名呼閨門之內如春風和氣其在官嚴而於民常求以寬之其臨財廉而故人以匱告無違者故所至事多求真而死之日家無所儲遺湯邦彥表其墓曰有宋廉吏云

張慤字誠伯樂壽人家金壇元祐六年進士爲滄州事參軍錄事總財計異時河陽用度不足仰給漕司慤謂此不可常乃考覈財賦源流而剔除其蠹弊踰年郡計有餘漕司更賴其餘因下其法於他郡再調冀州錄事參軍改秩就差河北都轉運司幹辦公事召對乞糴





河北民力彫中都財用且乞久其轉運使之任皆當時然務上納其言且戒之曰卿在小官中每與監司爭議事公直聞於朝廷此節不可易會有以河北漕計爲言者陞秩再差河北都運司主管文字時州縣以匱告慤悉取諸郡財穀出入之數爲之籍號曰河朔歲計是用集其法以舊額總計列於上析近歲實出納之數爲一列於次又析歲中不時移用之數爲一列於下凡三十四郡賦入之登耗利源之興廢用度之增損一開編而盡得之因得以通融有無遷北外都水丞先是河決冀州

濮陽上埽害懋奏永靜滄民田懋措化在堤以禦奔衝又延請河兩埽疏雜爪河以導水勢使漸復故道以明年果退北流復九縣民田以頃計凡三萬九千三百有奇歲省調夫二十五萬又行視諸邑凡高仰之地皆為益堤又得民田六千六百六十餘頃信都埽距冀城不遠一夕幾潰居民奔走懋躬走堤上督役晨夕不休隄卒撫竣郡人德之秩滿代去已踰月冀人叩關請留不已有旨再任尋除南外丞又除都水監丞時孟昌齡父子並領河防宣和元年七月河溢澶流及汴懋附急脫



以開昌齡幼懋張皇有旨編管勒停且議遠斥會朝廷委官按驗懋言驗日復舊職昌齡坐褫官一等除軍器少監仍編類河防事遷軍器監東西坊卒名隸監中率充役公卿貴戚近習之家懋一日追回千餘人從左丞王安中宣撫河北河東燕山府路道除龍圖閣河北燕山府路計度轉運副使陞右文殿修撰專措置水運懋言河北根本之地博輸燕山公私匱竭所當深慮朝廷置不問郭藥師以幽薊叛懋亟請選將籍兵屯白馬守唯津為王室之衛論者是其言明年敵果陷燕河朔諸郡城守日久軍需悉仰於懋斂不及民既而退師除尚書戶部侍郎欽宗議親征為行營隨軍轉運使金人北歸歷陳備禦之策朝廷不能用太夫人年耋高乞奉祠歸宣諭使种師道及諸司交章薦懋之歸是秉河朔遂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中原士人罹金人驅掠之禍挺身而歸者既於寇攘懋與之文移所至示賊皆得善遣率公綱以宣撫使解河東之圍師次獲鹿鎮饋不繼議者欲令遠郡之民計戶輸金募開德懷衛之民以為運卒懋曰民力疲矣可重擾耶京畿諸路



有兔夫錢名為廣輸水衛實蓋八賦吏之室若朝廷以咫尺之得許令移用公私濟矣詔從之劉豫軍濟州壓自是河北河東敵騎連結所在叛卒制掠諸帥招之不從曰若張公招我則往懋遣嘗所親信諭之悉與俱來敵兵迫京城盡召天下兵分道四道總管大名北道也以大名尹趙野領之檄諸郡兵集於大名敵人乘之自青鄆掠殺少尹機宜而下數人野稱疾不出郡人環府門譟曰得張侍郎尹京則可既而副總管顏岐轉運副使張益謙等堅請攝府事懋不得已馳馬萬眾之中委曲曉諭取其為倡者梟首於市下令曰軍士即歸營保甲即歸聚落不則賊也皆斬即日內外帖然敵人自魏縣渡河鉦鼓之聲動地居民皇懼懋率士卒晝夜嚴守備賊攻西北急公命守陴者曰射强弩齊發連殪三領賊知不可破引兵而南高宗以大元帥開府於相懋以相金人往來之衝即遣將士護迎行府之大名趙野一日稱疾愈欲自以都總管將兵入衛懋撫之甚援之器械兵甲厚犒三軍以勉其行（案宗澤自大名入援作靖康元年十二月此書載野將兵入衛尚在前而宗忠簡公集有約總管趙野入援者時在靖康二年二月以十二月前入衞而次年二月猶不前進合此二者與宋史野本傳相證其逗遛日可以考見）先是除懋延康殿學士大名尹兼北京留守懋選不通野行旬日命始下欽宗蠟書趣兵解圍而野將兵去已遠乃約知磁州宗澤舉兵入援得義兵三千人率萬人部勒敵行魏之父老遮道泣涕請留曰百姓恃公以生忍棄之耶懋不可則請於大元帥府檄懋復留（案宗忠簡遺事云戊子公提兵三萬發大名此書稱懋與澤約會行師其時也時康王為兵馬大元帥以十二月丁丑自相州至大名庚寅始發大名如東平此書稱東平百姓詣大元帥府留懋當在庚寅之初前者遺事載十二月乙丑大元帥府下檄諸路勤王檄云右將送中山府陳遘亨伯知河間府黃潛善知冀州權邦彥知德信州梁揚祖知諸州王鸞卿濮州楊賜知懷州宗澤知磁州霍安國知濬州張燮知開州孫振知興源府婁汝明知保州高登知綿州李彥崇知安肅軍王徽綸中山慶源寶安開不得通除悉受假除北則河北諸路無不被圍蓋不及北時敢謀路勝之王師並去之大名獨備衛制敢不援之人援北大名有刻請諸忠本與十一月乙丑檄檄合故得遠又則也懋未嘗不檄而乃約澤入援及道申與此書相合懋之忠勳偶蹈若是皆宋史本傳所未詳謹附考於此）時諸路勤王之師大集於魏費用不給懋請於大元帥以京東河北鈔鹽錢平直之直十之二令商賈輸金於魏給鹽於青滄諸地從之方京城路梗商賈願入金於權務者率滯不通鹽久不至價增數倍至是皆又相直商賈輸金恐後軍用以饒懋從容應變公



私兼濟大率類此已而聞京城失守慟哭不食分遣義兵邀敵歸路雖嘗少有克捷顧事勢已去無所容力大元帥南濟即開梁表勸進高宗即位南京以戶部尚書召既入對首言帝王之道在知人陛下初載尤當明辨忠邪忠邪判則治亂分矣及論官吏只能內外官之非任制者上皆納之懋在大名糾集居人使五兩相比謂之巡社協力以衛鄉井盜不能侵因編類成書以進謂唐府兵遺制無事則負耒以耕有警則荷戈以戰得用兵之意而無養兵之費後必果行議者措之尋除同知樞密院事仍專一措置戶部財用（案李綱建炎進退志稱一作上拱忠乃汪伯彥知樞密院事而除懋同知余因劉奏云乙上乃止後二十餘日除懋兼領戶部財用為則同兼番命凡首下與此書詳略互異）上面諭曰周以冢宰制國用卿領職宰相職也懋輒有謝御營司建以為副使時英衆乖之務凡張虛名以總用者一切汰去逕蹕至維揚拜尚書右丞乞開講筵以輔聖德先是祖宗有介甫居鑒其要謂姦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用權懋得其印本繳進之未踰月拜中書侍郎力裁僥倖以立政本威理有援舊比以求者懋引仁宗朝杜衍

故事乞論以張慤不肯權倖屏跡時西北之兵盡屯行
在所號迎駕聚修繕營壁力勞而費倍慤請加搜揀分
屯諸鎮有方士自言能作黃金以濟國用在廷或主之
慤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用成中興之業願可以幻
金賞士乎上是其言慤自居政府綜理庶務接納中外
雞鳴而興夜分不寢他相觀成而已有勸以自思慮養
精神者慤曰國勢如此皇恤吾身一日都堂棟折卜者
目爲國祥棟者當之是夜有大星隕於正寢明日薨實
建炎二年五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四海內士識不識
皆爲流涕上震悼賜塋地金壇縣上元鄉塋張之原慤
在州縣時與溫人許公景衡厚既登政府極力爲引慤
在中書與景衡爲右轄叶心謀國他相忌之乘慤在病擠
許於外去國未百里亦得疾慤忽見許於家迎候坐語
如平時許亦見慤於舟翌日皆以訃聞聞者異之明年
三月南渡上語鎮江守臣錢伯言曰張慤在朕無此行
移蹕建業次鎮江親書祭文遣使祭其墓謂慤謀國盡
忠過寢敢諫有直之節朝野所稱朕適此南巡行經墓
所致有懷之如在顧瞻尊之已遠昔唐太宗征遼東而



恤魏鄭公之家明皇幸蜀南而祭張九齡之墓朕之此
意不愧前人又明年詔曰張慤進由直道不幸早終已
贈其官今聞其家煢孤朕甚憫之可賜銀五百兩度牒
十道以恤其妻子毋朕不忘舊臣之意又詔曰張慤忠
實剛毅盡心王室淪沒之後念之不忘夫相予負荷侍
臣致諸宋安之言屬鄉里葉令三省與其子差遣又營
謝宰執曰張慤古之遺直也其他嗟美懷念之辭不一
備載國史紹興元年翰林學士知制誥汪藻援張方平
在翰林日爲宋郊請謚故事爲慤請賜忠穆字瑜友孫

孫皆以疾仕不逵
王厚字處道韶次子以文功除大理評事案宋史厚本傳解官作通直郎之官也與此書所載大理評事異東都事畧本紹聖初上方略請經理
西事遂改武階案東都事畧本傳厚由大理評事易武階轉禮賓副使依熙河帥此所云改武階正合但宋史及東都事畧均於厚既隨熙河府帥之後始執厚與河州守將下將獻議復吐蕃故地前乎此不見厚有經理西事之請據此書則厚先請經理西事乃始改武階與二書前後互異不數年
收復鄯湟元符有棄地之意坐事貶案宋史本傳平轄正陛贊二朝廷進厚東上閤門副使知湟州後以二州不可守乃以昇陞貲而貶厚有內府率副賀州別駕東都錫李收監隨州酒稅新貶賀州別駕郴州安置與此書所載貶官互有同異崇甯中起知河
州遷熙臨帥再復鄯地又入鄜州兼武勝軍節度燕京留
後能以恩信結戎心不事殺戮終致遠俗悅德來降崇甯
五年召還京師案宋史及東都事畧本傳厚既節度武勝軍節度罷職年羅復入遂新賜大觀坐遣遁降郢州防禦使已而論降羌遂復武勝軍出後召還提舉太乙宮此書不載而官蓋從其略卒
贈省遠軍節度使禮官議謚恪敏詔以將忠許國創其
先人賜謚莊敏有奏議三十卷

京口耆舊傳卷六　　譚瑩玉生覆校



京口耆舊傳

卷七


王彥融 子禹全曾孫逵
李健
王微
莊必彊
張忞
張綱 子堅孫彥


王彥融字炎卿江州人韶之孫居金壇父宋以林慮素



尚氣節靖康改元彥融時年十九徒步走京師上書論竊
召對南宮紹興初授廬州錄事參軍會言者守將外寇
辟權府事以勢迫秩已而宣司借委偏將帥攝守皆畏
懦逗遛大彥融募鄉兵振勇敢以遏敵城賴以全時湖南
安撫司幹辦公事時湖湘盜賊蜂起徽彥融出討未幾
悉平師還上功授儒林郎帥遠復論奏以爲賞不當功
繼復官改合入官事定而武岡軍所駐東南第九將兵
以明等以衣糧不足據城稱亂案燕翼貽謀錄元豐四年二月乙卯詔東南諸路將兵爲十三將淮東第一淮西第二浙西第三浙東第四江東第五江西第六湖北第七湖南第八全邵永第九潭州第十廣東第十一桂州第十二邕州第十三此書所稱第九將即全邵永也燕翼貽謀錄云熙寧間籠絡將兵糧給將官與禁衛兵絕異他軍以此餘證之即知悟思之足以生亂也與宋兵志亦可互考
師復檄彥融權軍事先是盜賊紛紜武岡守備
甚至是賊反資以爲用彥融度不可勝則散貲防徒自
相攜詣唐明等巢自疑率首領約降既降而知我師之
弱議復中變彥融乃單騎造城下諭以逆順禍福賊悔
悟啟關請降彥融即入城視事一軍以安復被進秩之
賞知平江府長洲縣中閒權宰德請又嘗從秦使兵
部黃敏行之辟皆有可紀授無爲軍通判秩滿知柳州

未上擢知楚州撫摩彫瘵招納新附井井有條敵騎南
下通判徐宗偃先事避至揚州妄傳制使之命分甃
燒城內外屋宇彥融苦死不可事聞宗偃謫黜加彥融
直敷文閣敵退除南轉運判官兼隨軍運判時戎馬初
定瘡痍一空大軍數萬仰給夙夜盡瘁僅免乏興以是
得疾丐閑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知雍州未上卒案劉後村集有朝請大夫直敷文閣淮南轉運判官彥融發奪行後守山陽以捍禦功獲本道使者始從居潤之命增可與此書相證惟是書載彥融於丐祠之後更起知雍州乃卒沒此集第書淮南轉運判官蓋以彥融未之雍州任耳
彥融廉而喜施貧而好事所居之巷廣不盈車屋宇
隘偪僅蔽風雨門無一金之入而食客常滿雖無以稱
其求而爲之宛轉借助不遺餘力遇大比闢章堂於所
居之後集里之秀民與其子同舍肄業躬自勸奬是歲
上名春官者五人彥融二子預焉時以爲盛子萬全萬
樞

萬全字必勝一字通一父任出官授揚州高郵尉淮東
總領所幹辦公事總轄常州鎭江府戶部酒庫皆以故
不上監戶部餘杭酒庫期年之閒補負課七萬餘緡羨
利稱以萬計以憂去服除辟眞州揚子備調臨安府錄



事參軍京尹王佐課知之老廟嘗有所嘉奬佐曰非臣
所及錄事王某爲臣言之改秩知紹興府會稽縣代還
爲湖廣總領所分差襄陽幹辦公事通判舒州擢知辰
州近辰之蠻有楊氏者負強爲患萬全因其大酋之亡
析其族爲三其患遂絕居民有陳氏者挾勝勢占民
地爲一郡患萬全逮之獄破其姦三歲大比士子附試
常德疲於往來萬全爲創貢闈請於朝得自貢郡人
德之代還稍未七十上章告老萬全與人恭遇事居官
有廉稱嘉定癸酉卒年八十有一葬丹徒白兎山萬全
子遇見科舉類

萬樞字贊元父任爲平江府崑山尉秀州崇德丞改秩
知滁州來安縣案劉漫塘集故知吉州王公墓誌曰文安政既成郡以全椒令闕攺檄公暫往來安邇邇不可辭攜節之與此書僅記來安詳略互異淮南路轉運司幹辦公
事當孝廟升遐光宗御極弔劉之使相屬計費職護視
適以故去萬樞以發佐撝承比六七往反以辦治聞通
判建康府知興國軍案漫塘集故知吉州王公墓誌公進承建康倉其子遂及逮俱以妙年貢籍言者以爲私命是起知興國軍此書於判興國軍之前不書論罷與墓誌詳略互異方承平
時防河之卒賦衣淮西之衞貢斬貢輸市於興國因以



爲賦緡以端計四千一百錢以緡計萬三千皆有奇吏
太守數十不能去萬樞當臨遣之時敢以是請御史亦
繳上之案漫塘集故知吉州王公墓誌載此事爲公陪遣入奏而上之數奏劄切上意感悟遂又白御史霍以論劾此書但云御史之論不由萬樞之自有與墓誌錄小異詔蠲其半餘令郡以
他賦代輸且命漕臣補助悉不取之民郡人德之秩滿
擢知吉州道儀眞卒於舟中實開禧乙丑萬樞常言安
而行者仁者之事慮乎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者於宗
族親戚咸有恩義族弟孤甥賴以立家葬金壇白水塘
遂字去非先字穎叔西山眞公謂曰子志於道而慕職
圖策士非字也爲改去非且序其說其先來於江之德
安熙當樞密部公之高祖也樞密生學作卿案考作生
淮南運判彥融運判生吉州太守萬樞吉州生公公生
十有一能應舉十四伯兄逢試江東對策詆韓侂冑王
德謙者官舒璘劉三傑石宗萬董宮選中謀議李沐開
而大怒謂公父私屬監試劉大臨竹勘遽逐後省覈
試公與兄方勇往不候試經驗放旋以吉州任子恩銓
中主管陽衞後三年登中第又三年公亦第仍赴富陽
任而吉州卒伯兄亡公奉母治喪盡禮致師訓諸弟爲





女兄擇對孝友之行甚聞服除而侂冑誅死參政衞經
以前事白宰差教授楚州當開禧兵火後經營舍招
集生徒士風頓還淮東敵退民歸歲適苦旱條救荒事
宜上之壽郡既而權倅制使邱公崇陽公輔皆以措置
給糴委公黃公度開江淮閫羅致幕中建策畫平糴海
餘寇淮西有雄淮軍嘯聚諸郡剽議措屯以省饋運公
白制閫凡田多者以正月下旬縱遣使得春耕田少者
四五月麥登乃遣歸使有以續食其不願歸者收刺黃
公以其說復於朝行之所在賊息歲省緡錢四百萬米
斛三十餘萬幹辦淮西總所漕使眞公德秀倉使李公
道傳共議救荒事悉咨公民多全活改秩知當塗縣丁
母袁夫人憂除喪服期年不忍求仕親朋勉之往受知
溧水易山陰縣多貴近公一切繩以禮義莫敢干撓監
進江西閫中公陳郎選六察因要樞密院編議幹辦
諸計司差知鄧武軍兼招補司參議案此書僅遂知盱貳軍之前更歷楚州發抄知當塗溧水山陰三縣宋史本傳俱闕書又案宋史遂本傳遂安撕閒道在紹定二年冬李三劉政要載紹定二年閏寇晏夢彪陷汀縣諫遂提刑招捕使丸書稱遂兼招捕司發茂蓋徐陳韓捕賊也與三新使可以互證政要可以互證公至郡賊已破城公爲榜曰已歸業者



前事勿問除賊首外不殺一人捕殺賊首補官給賞賊
首出降免罪補官殺賊諜釋其在榜各付榜文使歸諭
賊復散榜以招四縣流民凡自首不係賊從賊者各給
憑由俾之歸耕乃爲郡城守備築旁蹊小徑使民旅俱
由大路過渡入門譏察發鈔賑濟就爲保甲以防
姦諜引樵溪水環城南以入自諸由城東城北入於溪
因塚土爲壘於是東南北三面水行山中城在水內西
山屯兵爲隘亦引水環之山高處見數十里外施禁伐
軍與新招軍料備教戰於是盜知不可復犯矣提禁軍

及淮兵親行討賊諸縣令爭效命擒賊巢劉安國等斬
之（案宋史本傳紹定二年兩淮寇擾甫定朝廷選嫌促更勞來安集以還知郡武事若弟於茲定之後命遂爲善後之計而已擒此書云公至郡賊已破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此者云提禁軍及淮兵剿口口行討賊諸縣爭效命擒賊巢劉安國斬之城此則補遺其急又并止勞來安集所已與宋史本傳異此則又案宋季三朝政要載賊至州籍賊首民兵申乞甘淮西精兵五千人被核淮制置使武中遺將陶勣以三千五百人來卿此書所云擒賊巢劉安國蓋郡時賊兆之農與三朝政要亦可互證）史衛王薨鄭
丞相清之佐天子更化首以奉常簿召公公知道將行
至瓜軍中入都六日除監察御史（案宋史本傳載遂初武軍任安撫功未幾言者以遂安自標致遂擇諸名從政知安豐軍及遷日子上論與宋史詳略互異）與洪公咨夔

竝命首疏論決於進君子退小人則撥亂反於治決於
進小人退君子則由治趨於亂君子小人之勢相持未
決而治亂混并未分雖有君子而一小人終於以小人
害君子則天下之似治者適階以爲亂於是首疏勸余
天錫再疏勸趙善湘鄭損陳眩三疏又勸善湘諸子并
其黨與餘述亦遭鄭趙鄭陳故相之腹心久任方
面以功自詭者公連疏及之於是人心竦朝綱精明
尋任之賢何眾正之路闢矣公又上疏論士大夫心術
之弊歷數十年得言之疾若轍跡若食掌若蠹恤若嗜
進諱以所言風旨列位若有不恢者臣嘗執官刑與安
而枝勃之自是所論劾其眾姦嫠姦之一空史嵩之制
置京湖公劾其原起於故相自固之謀大衡以兵權付
其子弟畏用兵之念太甚權然以貨賂遺敵國除右正
言上面論閣卿山陰之政甚嘉郡武之功甚不易自卿
入臺綱振起皆卿之力朕讀高宗聖政見趙鼎在臺
中率僚屬振風采一時甚賴其力朕之賴卿亦然除殿
中侍御史劾李知孝梁成大莫澤乞行追竄并論趙至
道商元英罷任因日奏曰前者蒙陛下以趙鼎事高宗



者勉臣觀趙鼎爲臺諫論事四十條疏見之施行者三
十六雖鼎多所建明實由高宗能受盡言見之行事擬
臣聞趙鼎所長在辨別君子小人之際願陛下以紹興
五六年以前爲法以八年後爲戒既而復論嵩之欺君
誤國之罪因言王檝之來只當令在建康姑使敵國小
臣容易入都窺見國家虛實又乞令脩行備奉內祠未
幾上以御劄付臺諫以史衛王有定策功令勿復擿
摭以全大體又遂乞追史嵩之亦以意諭公公
繳奏乞收回御札菲止嵩之且以去就決之（案宋三朝政要……）
撥（此書可以正二朝政要之闕）入對又乞守更化初意時楊恢孟珙亦
陰主和議私與敵交且請守江公併劾之謂當以戰爲
守時已獨行其帥乃遷公戶部侍郎公既出臺而更化
之初意遂轉移矣公在臺院踰兩年風采凜然凡所論
奏皆國大務有十疏不留於行自初至終言之者彌劾

幾七八十人雖婣舊不之私所以發陰狠伏海內豹隱
之賢次第而起有鳳鳴朝陽之風而朝廷光明俊偉庶
幾夫元祐之盛至今追想而不可復得者大抵自公發
其端也蓋知建甯府改制置四川除衛猶論和之不可
恃戰之必可守且謂臣遠去闕庭猶不敢忘忠愛者君
子小人之辨是也請爲亮出漢中上表言親君子遠小
人此乃討賊興復之第一義惟陛下念之遂行而蜀士
之賢鄭損者居中沮止之既知平江府下車首以崇學
校寬民力抑豪強爲務令兩倅及縣令賦詩勉厲之時

請學親爲諸生講說與中理學始興知衢國治紹光著
知建甯（案宋史本傳及元至順鎮江志並載遂至平江後歷知慶元府太平府泉州溫州衢國府而此書詳略互異）以邵武平寇威惠入人者深百姓自德
畀以香花迎拜幡旛擁衛以至府城公治與洪墳劉公
俱從黃公直卿遊至是思爲師門扶植綱常諸考亭拜
文公祠又數謁延安書院延見諸生闡揚訓詁作孔子
燕居堂以明宗指俄除江西帥（案宋史本傳遂知建甯之後歷知太平州又復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與此書詳略互異）歸築室建陽士友爭迎請
道師武平鹿洞皆爲諸生講說誦提舉太平興國宮自

是不復出矣居鄉猶爲士友日講發論中庸太極圖西
銘諸書猶倡邑有社倉本公與洪塘所共創至是又悉
所餘置墟田二百畝以爲經久之利焉起宗除權工部
尚書未及造朝而薨年六十有七積官至龍圖閣直學
士通奉大夫賜謚正肅公凝重堅正純篤仁厚自奉之
薄有人所難堪者所歷三部每從禁設都傳道歸途不
置一物士之游諸者未嘗有所與故能所至化起而於
崇教化修學校則一無所漸所共有論語說讀大學
中庸記咨經說及諸經講義奏議若干卷藏于家上元鄉之
白水塘子曰文子女嫁洪塘之子汝進寶祐丁巳郡祠
於學校授東陽孫維學來安之詞曰端平之元化誕初
更公與洪公召入樞密知道將興不俟爲行君子小人
首疏辨明正色張膽風生帝庭眾正路闢星聚蓬萊
邪迹掃空則有分朝綱肅隆海宇清穆何未幾時蠻
則傾一解而散風不再鳴至今吾類概想典刑妥靈道
像納以丹青植之風節以詔後生
李從字子建泗人寓居金壇擢大觀三年進士第主崔
邱縣尉任差鄧州教授任滁州教授末上除樞雍

正會罷辟雍改太學博士除祕書省正字除校書郎尚
書戶部右曹員外郎會罷右曹亦從京城之變流離在
外建炎中差知宿州復值御營司差王進據守罷奉祠
紹興二年差淮西提舉茶鹽事未上改知廣德軍任滿
差充淮西宣撫司參謀官在任除直祕閣知廬州請准
尚書省劄子依舊充參謀官未幾兼都督行府幹辦列
官兼提點屯田公事六年差知宣州七年差知和州皆
辭不果上十年奉祠十三年以言者差監德安府在城酒
稅十四年再奉祠卒雖有能詩聲方未遇時與秦檜遊
於金陵年少氣盛不能相下以是坐廢

王激字彥晡金壇人大觀三年登進士第爲紅府句
容縣尉時江賊縱據洲島劫掠行舟民旅不通郡檄激
及鄰邑尉會合諸寨兵收捕而皆以孫官激度賊勢皆
亡命非可力勝乃別其卒爲二與羸弱者東若迓輕舟
而前伏於別浦期以昏夜舉火向賊比夜舉火賊以爲
官軍且至盡銳以出激以巨艦載壯勇乘其後兩陣之
間金鼓交作賊進退失據皆不知所爲悉就擒進明
同列猶有未知者因相率述銜上功而激補官已以資



闕激遂以資改宣敎郎激意不自安欲僅改初品官而
推餘資於同列不報會令闕當路薦辟民安其政時茅
山道士劉混康貴寵之介中貴以于時好奉詔興元符
萬寧宮縣供土木之役稍愆期會則斥辱隨至激以義
折之民賴以寬混康死勅葬山南當道築亭設卒守護
一日有樵者犯其下守卒縶以告激曰安可以一死道
士故妨吾往來之人卽釋樵夫杖守者且械以徇自
是其黨褫氣不敢肆橫秩滿差通判歙州甫就道而卒
弟衛友字必先用累舉恩出官監臨安府稅院吉州龍

泉丞龍泉素難治衛友通練邑民宜之秩滿民相率走
詣臺借留部使者察其誠聞諸朝遂再任秩滿辟韓
州興國令不就遂歸老從弟貴深游太學升上舍以効
學爲時所宗旣免省試會帝劄令兩州開舉場秋從弼
令入試亦占首選與激同入對大廷中乙科以羸疾不
候臚唱而歸臥病有年政和七年卒族姪維字唐傑擢
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終黃陂令族孫康字伯詩有孝
行嘗論金壇水利謂洮湖舊有八十一瀆口實受荊城
延陵丁角蒔步四源之水今所存惟二十有七皆於塞



不通盡訪舊蹟浚而深之下流無壅則水不爲害人以
爲當晚以特恩授鄂州咸寧縣尉未上而卒卽今岳陽
諸王之族

苗必强字弱翁金壇人擢大觀三年進士第授婺州蘭
溪尉用賞改秩調太平州蕪湖縣丞知處州麗水縣坐
方臘寇境內守備不整罷宣和五年差知明州奉化縣
建炎二年差知湖州武康縣皆有治聲紹興三年差知
紹興府會稽縣未上有聽者聞其召赴行在除大宗丞
六年除尚書兵部員外郎七年七月移度支員外郎上
言閩廣盜賊有聲勢藩臣入覲兼入衆閩渡淮雖上之
師頗有離次而去者必有奸人陰間以誘我師願詔諸
將委以實問排有所諱上處悟卽詔閩都督府丁外艱
十年九月除祠部郎官十一月除右司郎中罷歸起知
常州與僚議引嫌俱罷未幾卒（案劉[illegible]集載[illegible]州有[illegible]官[illegible]承直郎[illegible]）張縣東五里樹
（[illegible]）

張悆字處文金壇人政和二年擢進士甲科五年再中
博學宏詞科入朝歷學官紹興初爲中書舍人罷未幾



卒悆平日制行欲平不爲苟異靖康間陳公東上書歷
詆時政悆非之以爲君子思不出其位東以言得罪悆
爲賦挽詞有明期探虎穴狂乃犯龍鱗之句紹興初擢
幸京口思東之忠贈恤有加而悆頗於此時以順旨黜
議者以是知制行之難

張綱字彥正金壇人幼無兼倚文以家務委之讀易於
盎夜則讀書以燭自旦肄雍升太學試內舍上舍皆第
一政和四年釋褐授承事郎王黼宜諭張綱三中首選
可特除學官蔡京與同文相胥不協後累月始除辟雍
正明年除國子監時蔡京用事士無大小皆出其門綱
初賜第族進一見後絕不往六年除辟雍博士召對首
論用人當別邪正不然恐小人得志邀功生事又論洛
佼之弊由人主弱行不至皆切時病上改容嘉納除祕
書省校書郎明年罷奉祠宣和二年依元豐法非祠祿
罷三年再除校書郎兼修國朝會要劇延議罷置獄察
殿官撫爾方綱上疏引易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必亂邦也以諫不報（案九朝編年宣和四年四月命[illegible]）除著作佐郎五年爲



屯田員外郎時王黼秉政綱疾之雖同僚以職事見亦
非疾不往一日上取班簿指綱名謂黼曰此人馳譽文
場行實相稱可與近上差遣黼尼不行七年改司勳員
外郎其冬北敵渝平兵及幾何率同列晝夜乘城比解
嚴乘城者遷秩綱愧不受靖康元年欽宗登極以親疾
丐歸除兩浙路提點刑獄陛辭上宣諭知綱不阿權貴
操守方嚴比歸甫浹旬卽奉命大臣傳上意欲以長
風憲力辭得請及聞二聖北狩遂移病棄官建炎元年
高宗登極綴召雖揚祇召未行再除兩浙提刑紹興二

年改江東以戎馬初息民疲未蘇偏遣所部多所罷行州郡當饑饉之餘不受公府所列什器亦全而歸之召爲左司郎中三年正月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二月除起居舍人五月除中書舍人兵興以來吏乘人隙詔赦論譔而秘書權與閣舊稍失建言乞依祖宗故事委大臣兼領遂爲定制四年除給事中中書舊制以其作恩凡挾有勤勞者皆不得踰人服其公兵荒之餘民窮衣食務擾以省日賦事定而仇怨告訐無已時剏奏乞截日前內後有告者勿受報下咸欣然若更生會成率



有奉文書至端門縣者枯勢爲令所囚主師訴之令坐擁綱直令筵不報自以不得職丐祠提舉江州太平觀五年除徽猷閣待制丁內外艱執喪盡禮奏檜雅知綱賢數從所親問無恙且怪絕弗通問所親馳報綱不答越歲又諭及之所親懼勉之曰縱不求福安可待禍綱曰吾少不幸值王黼用事倘不爲則今階已高旋首何爲乎弗與通議上章請老二十五年檜斃上躬覽萬幾閣任舊人不閱月旋致仕召赴行在除吏部侍郎尋兼給事中二十六年正月兼侍讀尋權上侍二月權吏部尚書五月金國賀生辰使敬嗣暉入見奉詔館伴嗣暉謂其副曰我自幼聞此公姓名今尚在耶執禮恭甚時出東方詔士庶實封言事（案宋本紀彗出東方時在六月則彗星出西方奏與此書所云彗出東方異東方或爲東井之譌侯又本紀不書求直言此書足補本紀之闕）由是言者得以綱言求言不可不廣然言不可不審蓋恐疏遠之人欲於納忠有輒出新意取便一時而悠久有弊上嘉歎尋除中大夫參知政事時其子堅已爲國子監簿亟請罷任子祠以革近世大臣進任子弟之弊自是宰執子弟皆引嫌初秦檜以嚴刑峻法鉗天下更化以後



務行寬恤綱以頒降重複官吏不能盡行且慮其闕或自相戾乃建議令有司刪煩撮要得八十餘事鏤版宣示由是德意下逮武政期年政事多所建明必歸功同列人物多所論薦必歸恩君上以衰丐歸章相繼五上上察其誠乃曰卿先朝老臣出處可觀今之求去蓋欲全進退之節豈可以朕故妨卿然卿筋力尚壯當爲朕臥理一郡綱懇辭上曰比年執政無善罷者宜勉爲朕行以彰朕體貌大臣之意遂除資政殿學士知婺州陛辭之日問輿日所以爲治之要甚悉且曰舊德去朝相見無日意悽然不懌既下殿仍宣坐賜茶至浙江亭登舟矣復遣中使賜御札一封通犀帶一條蓋自秦檜當國擠同己者爲執政稍逼己則斥逐之故有朝爲執政而暮若旅人者比公之去上恩繾綣而一時縉紳上自宰執下至百執事皆送別江上冠蓋之盛南渡所未有至婺奉行寬大惟恐不及本州歲以綾羅輸內庫遭貫



重積綱奏除之又增大禮貫羅之直民至今被賜在郡按令受蘇發境工於織羅比歸家人不識尺寸既數月曰可以休矣遂上印還家築亭曰歸一時名士多形賦詠三十一年上幸建康道出京口朝於行在所上慰勞加厚孝宗受禪復召赴闕用辭乃免詔所在常加存問乃賜羊酒乾道二年以疾薨年八十四有華陽集四十卷書解三十卷六經辨疑五卷確論十卷告獻集三卷聞見錄五卷瀛洲唱和八卷而書解尤爲時所尚業書者必稽焉綱篤行君子事親孝親沒追慕白首不衰祖母在堂再乞以妻恩回授初郊任子以奏叔父既謝事許上其子若孫三人奏叔從從姪有既受命而夭者復以郊恩官其弟豫又念行祖之後惟一人未仕亦以



郊恩奏之其意謂己之祿秩皆先世之澤故欲與先世之後共之自起家至貴田不加益曰先世之業能保守足矣何以多爲妨母喪時有錢千餘盡以賀行民旣而焚券曰吾以代世俗納黃之費若施予足以資冥福亦庶幾矣子堅孫筌

堅字仲固郊恩補承務郎再擢紹興甲戌進士第監臨安府新城稅楚州鹽場鎮江榷貨務門征榷二職關至不上鹽場出上卿歸皆以無兼侍不忍去親及湯公鵬舉爲御史中丞薦爲六部丞綱亦以昔德召父子聯舟東上時以爲榮引嫌改國子監簿會綱罷參大政遂昇祠祿請見綱傳綱解政除太常寺簿數月以親養請通判建康府綱卒復丐祠遂丁內艱喪禮無違服闋除將作監丞改添差通判常州秩滿差提舉福建市舶陛辭之日上歷言舶司之弊且問經譔所先對曰臣敢不率之以身繩之以法上稱善明日宣諭宰臣爲遴選得人到任一以嚴自律治藥須乳香亦畏不敢市朝廷歲降經總制錢及度牒博買乳香數常不足堅請權貨務自合變賣乳香並置錢十之三專充本錢自是本錢有餘舶商無滯三佛齊番首致生銅求造瓦於泉州堅以備佛寺朝廷從之堅言且欲進綠以浸銅貨詔以觀覺之舶商惟嚴以勞加直祕閣故事舶司任滿不許奏對上問舶司治績特令內引堅奏疏謂朝廷以度牒買乳香乳香多積無益度牒多出有害乞節歲出度牒所賣以爲買綱之數又奏乞免抽解香藥上曰卿在泉南措置舶司極齊整前此所陳當令大臣與卿商量後訪檢是契日御批付丞相葉衡張某福子其合朕意乳香非緊要物且欲往貿卿可與詳議則白衡以堅所議入奏上大

悅進直寶文閣知泉州兼提舉舶司已差下提舶蘇峴候既滿日赴上堅謂郡與舶司體貌相侔兼官未便爲極力峴始得上而於陛辭之日戒以每事必與張某商量堅聞之益感激自厲到任剗宿負斥遊寇扶弱抑強爲旱禱至徒行十有五里應則澍雨初紹興間閩部行經界法獨汀漳泉以寇阻自是閩帥堅奏行之民以爲便而寓公多不悅從中沮止堅亦以日告丐祠除江南路轉運判官（案容齋三筆云余於江西見轉運判官張堅衣緋張嘗知泉州裝從吳中來坐堅時江南路轉運判在泉州之後正與容齋三筆合江西當爲江南之誤）時方救荒擇所部廉明吏爲局官講明於上俾局官各擇所知奉行於下故所行無非實政又以爲議所以予之不若寬所以取之蠲所部租以石計四十三萬二千從呂稱之民持布帛竹木果實入市並除其稅居一歲興元擇牧難其人遂畀帥節在興元教閱戎士勸課農桑惟日孜孜郡境益易多苦旱乾有水出褒斜谷從高注下漢曹相國作三大堰資以溉田相周四縣夏六月三堰俱壞丁夫不可隳集而義士不可指揮堅曰擇渦身若輕與民以廢堰而候前帥以指揮而罷即出伍符起義士身自督役不旬日三堰俱復民甚德之而堅以勤瘁得疾八月除戶部郎中四川總領視事甫旬日卒



釜字君量早孤以綱庇蔭入官綱秉政與父堅同時引嫌請祠綱罷政告老仍丐祠歸養不調者十餘年好學工文歷中鎮廳試主管江東安撫司機宜文字通判饒州淳熙五年擢進士第知廣安軍不赴知興國軍池州除湖南提舉廣西運判加直祕閣知廣州初在江東佐知府劉公珙行荒政有勞秩滿進便宜十事孝宗嘉之興國旱請廢陂築水堰三十八所自是磽瘠皆爲沃腴承平時買河築場市士卒之衣於興國獨漢不蠲反易衣爲錢責以歲輸民以爲病釜請於朝欲除去未能則推公帑之贏以代下戶之輸至池州首蠲諸邑負租錢十二萬斛米數千斛又罷無名之額八萬餘緡既田坐集生則又減榷征以惠來者新武備以戒不虞收屋稅魚租以養士節燕游餽問以資士之爲送者湖南檢覈常平倒建社倉郵水災修水利惠民有局安養有方杜差役之紛爭許絕戶之立繼衣食皆足惠利無窮而又以其餘問訪閩名德之後如劉公安世之孫胡公宏之



子皆厲進之以厲風俗廣西二十五郡山嶺重複道無居人驛舖相望動以一舍行者無所憩息人或暍死每二驛增其一建屋鑿井植以佳木具器用置傳卒恐民耕旁近田以食其利仕於嶺表貧不能歸者創出錢以資遣之鹽法屢變歲本交病初許客販而官商壞於變法秋戶困於抑配及改爲官販則患額太重乃計諸郡歲賣數奏以爲額而蠲其送使等錢十餘萬緡至今稱便復興安靈渠馬援李渤故迹潛運灌溉兩得其利廣東沒入吏貲以糴米得五萬斛時浙右饑有司蠲民入聚補官因勸論富民又得四萬斛悉航海達行在所都城糴價爲之立減罷諸米除耗凡下戶皆得合零就整命關市無得並緣收米麥薪炭之征葺廢寺產業歲得錢三千緡米千五百斛以給士大夫之以喪歸者其不能歸者立廣恩館以居之士之試禮部給道里費祠池陽加倍遂爲定式比去所蠲屬縣負租二萬九千餘石以他錢補之召對除度支郎中淮西總領過闕入對兩爲倚左郎中遷右司擢殿中侍御史諫議大夫兼侍講遷兵部尚書徙禮吏部兼侍讀除端明殿學士致



書樞密院事以疾奉祠歸第



譚瑩玉生覆校

卷八

湯鵬舉 孫邦彥

譚知柔

劉公彥

褚䥥

龔孚

湯鵬舉字致遠金壇人九歲從鄉先生杭文甫受易有問於文甫者曰貞者事之幹何謂也文甫命諸生以意對鵬舉曰事不正不立如木無幹不生文甫大奇之未冠入學遂貢京師試上舍第一擢政和戊戌進士第調建平分宰簿轉常之晉陵丞改秩知太平州當塗縣屬郡兵假撥管吏遇守賊相戒獨不入鵬舉之門安撫使李光聞其事一見如舊盡付以安集之責曰知縣在此吾無憂矣師儀以來寄有餘貲而費算不除和買紬絹視他邑倍徙鵬舉析物力之出於貲與產者為二欲論於朝獨以產計會梁汝嘉為戶部侍郎故嘗同僚毗陵知其賢將薦之鵬舉請以此易薦汝嘉為之奏除減和買十之六追呼期集揭片紙於門無敢後者聽訟敏決一見姓名狀貌輒記不忘咸以為神明御史劉大中問僚江東父老答縣自言邑有賢令大中上其政詔增一秩任滿召對論帝學中庸至誠之道上嘉納差通判紹興府不旬日改知府德寧先是敵將入境從郡將以避敵去而守藏吏乾沒給曰遊騎𡉏有前政置不問郡計匆支自勘去鵬舉至而疑之未及詰問有告者盡得所失亡時諸將擁兵所過騷動有道廣德者鵬舉遣人諭之曰是不御敵報天子何擾吾百姓為坐帥主將問





金簿曰是兵帥亦知畏職改知筠州政成難其代換秩因任以直秘閣知江州時朝廷囚大將岳飛於獄其下反側不自安有逆謀案宋史岳飛及張浚秦檜諸傳於飛既下獄後遂不將飛部下史官逆謀事金陀粹編與宋史同王明清揮麈錄載工部下吏訴首張憲反狀云准使僕往說飛麾下統制王貴境諸人而亦不言諸人與憲合謀則郎當時所謂逆者張憲部下亦止張憲一人耳且在飛初解兵柄之時王於飛既下獄未聞有他將謀逆也此者云因飛於獄其下有謀與史互異鵬舉知其將董先忠義直入軍見先使搜軍中得首謀者戮之餘悉安堵董先亦率其下拜且泣曰生我者父母全我者公也除淮東轉運判官敵初通好送迎使者護致金繒禮文程式皆所釐定移知常州陞本路轉運副使問民疾苦罷行恐後自淛至杭往來苦征稅之煩鵬舉奏非州縣而征商者皆罷鎮江諸邑秋稅布豆折估或府命定其直澄汰所部吏無所假貸曰吏不奉公民之蛇虎也存而庇之為害滋大而或者猶欲以是為陰德過矣妻蔡氏卒從班戍因對及之上曰廉士也賜銀絹三百以葬蓋前所未有擢知臨安府曰尹政者吏姦法者貴近也首治吏而抑貴近姦民屏迹遷司農卿使北庭聞敵主遇弒中道而歸時天下事皆先白秦丞相檜從後上聞



鵬舉歸祗盱貽獨以奏上檜怒出知婺州加直徽猷閣十月進直龍圖閣知澧州兼湖南安撫時全州武岡闕洞丁侵掠省地帥甫歷境吏報其案以前鵬舉兩此何文書何不俟入州而後呈耶吏魁以溪洞事急對鵬舉曰吾不能細讀汝讀其切要者吏乃取二郡失利及前帥中不可深入之狀讀之鵬舉曰止吾當思之行未十里二郡申賊大入官吏駭愕鵬舉不顧既入州上事如常俄有問乃索文案一過目即械吏魁付獄根究與溪洞交通謀亂仍差官籍其家盡得其往復書問及金帛等又逃所與交通人於衡州卜肆得吏親筆曰今使非昔比多以錢帛東賂內外仍出重兵乃可以成事卽置吏於法而仿二郡合兵討溪洞主楊再興聞之亟斂兵歸悉還所侵地叩頭請罪一日部使者詣鵬舉曰某等在此久不知吏魁之奸公甫至何自知之鵬舉曰吾以情察之方吾之始至也則告賊勢以懼我及吾就案籍而色動凡官兵破賊之狀則隱而不言吾以是知之皆歎服以為不可及郡舊有玉帶其直巨萬秦熺欲得之鵬舉其貲直以白熺怒改知紹興誣言者論罷奉祠歲



餘起帥廣上親擢知平江檜語曹詠曰平江擇守非我意也及論罷更化初以殿中侍御史召入對首論君子小人不可不辨上曰朕今以臺綱付卿卿其盡力復薦族翰有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之語剩有犇中尋遷侍御史拜御史中丞一時檢察排擊殆盡朝廷為之肅清居豐以來以常平錢穀專隸戶部右曹立法嚴備宣政間移用署盡邦本以搖至是司農寺丞王珏請以州郡見管常平錢糴米赴行在而戶部郎官鍾世明亦請下諸路應解糴米十五萬石鵬舉言其不可謂斷二人言仍鐫其秩更法罷以不嗜自條奏議雖多大要欲威福之權歸於上告訐之俗易於下明處坐以取實材久任使以責功效減朋黨以厲班列飭四廢以振滯淹給閑田以養軍卒治浮費以寬窮民咸中時病兼侍讀營廄從容衛以建储為請上曰朕豈敢忘耶但已有定論晉安郡王天姿不凡氣象尤異但太母言及皇嗣事則為之不樂卿其少待鵬舉曰聖心已定宗社之福也時外廷尚未有知者知紹興庚辰貢舉一洗徇私之弊所拔多滯淹時號得人除參知政事進知樞密院案宋史[illegible]

參知政事進知樞密院事在紹興庚辰知貢舉之後考宋宰輔表鵬舉以紹興二十七年丁丑二月戊午自御史中丞除參知政事八月進知樞密院事卽於是年十一月癸未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其除與罷均在丁丑下距庚辰凡二載此書乃書在庚辰之後與宰輔表互異會堂吏有罪上顧宰臣曰自湯某入政府臺中事頗不理鵬舉以一時臺臣皆已所薦欲上章自劾未及發臺臣有知之者反與新進者比而攻鵬舉以資政殿學士奉祠逆亮寇江江而以采石爲重起知太平州時王權已敗李顯忠未至亮營楊林江表震動鵬舉被旨卽行激厲將士人人思奮會虞允文亦至遂成采石之捷事平復請老以歸於道初薨年七十有八謚敏肅鵬舉姿稟剛勁風采峻整故其中外踐揚咸有威望其知貢舉場屋嚴整皆不能及云

孫邦彥俊彥

邦彥字朝美以祖蔭入官主昆山簿未上中乾道壬辰博學宏詞科丞相虞允文一見如舊除樞密院編修官允文宣撫四川辟充大使司幹辦公事明年允文薨方允文之入蜀也以恢復自任所擬賞功之告自節察防團以下無慮數百金帛稱是比其薨也守護慎密以還於朝邦彥實主之時孝宗銳意遠略邦彥自負功名論



議英發上心傾向之除祕書丞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擢左司諫兼侍講論事風生權幸側目上手書以賜稱其以身許國志若金石協濟大計始終不移及其他聖意所疑輒以諮問御筆具藏於家使金還坐賂淳熙末復故官歸鄉里其才益老朝廷將收用之未幾卒邦彥性開爽善論樂施與少時頗有積穀盡散以救鄉窮之儀平時周人之急惟力是視內歸坐貧自得乾義井云

譚知柔字勝仲金壇人擢政和八年進士第案元至順鎮江志稱知柔政和二年進士第此書政和八年互異授宣州太平丞攝令久有能聲秩滿調泰州興化令巫以術惑民知柔發其妖妄屏絕之人服其明知江州德安縣衡州茶陵縣德安歲饑有方民德之茶陵秩滿將去矣值盜劉宜王起黃岡據險守要官軍不能下有薦知柔者可代者奉旨往說仍以兵從知柔曰事不辭難事君之義也聞命卽行旣至度賊勢無知且其勢方張未可以空言說乃與裨校密謀乘機掩襲遂就擒以功改秩倅郴州境內武寧洞賊常出沒爲害當路奏辟通判郴州攝州事賊聞其來相告曰譚茶陵來矣卽散去有旨召赴闕除宗正丞兼權



禮部郎官尋除刑部郎官大理少卿最後除左司郎中未下改授祕書少監案中興館閣錄知柔以紹興八年四月除祕書丞八月遷刑部員外郎據此書則知柔未嘗爲祕書少監與館閣錄互異又考元至順鎮江志亦云譚知柔終祕書少監與此書合以疾卒葬縣西強塘之原生平喜爲詩尤長於絕句如晚涼攜籌過竹村數家殘雪擁籬根風前有恨梅千點沙上無人月一痕低昂綠樹春驕我假塞青山氣壓人境山故作低昂恨好鳥能爲緩頰聲多爲人稱誦遂華陽居士集

劉公彥字彥輔衛人家金壇少詣闕宣和六年爲海州通判解世京家明年山東盜賈進擁衆犯淮劉延進從招安舉不生疑後命世京行世京難之公彥請代四直抵賊營諭以逆順賊悉聽命俾率乃宗提兵討之軍收身從賊曰是害我將殺之公彥曰嗟乎吾得從賊生游地下死不恨賊後知不相爲謀復害遣之且願春約四降首領五十八人誘衆數千捨兵而農者十萬餘人郡守錢伯言與提舉常平官具賞上其功勅授常州文學案宋本紀載錢伯言上平賊功在建炎元年此條繫其圖建炎二年魏鈇知海州所部懷仁縣鄰敵境數入寇掠鈇檄公彥權縣事





公彥知丐兵周珍者與敵通斬以徇敵不敢近賊張遇劉倚書犯海州公彥率勇士七百餘人破之城下招討使韓世忠回自淮陽其後巡李彥先叛掠船百艘引衆數千據東海縣復倚公彥討之公彥輒擊走復爲賊所得擐之以歸曰汝能使海州降卽釋汝不然令汝肉骨異處公彥陽許之執至城下大呼以告城中曰努力城守賊兵無糧勢不能久賊挺刃交下公彥曰吾本討賊乃爲賊獲今死晚矣毋復顧惜賊服其忠勇遂自毆刃拯之以過東海遣人寇和城以公彥意取其孥太守以下泣送之妻王氏盡散其家所有曰毋以資賊獨攜二子及孤姪行賊幽之古寺俾以要劫公彥語王氏王氏曰我死汝不可辱於賊寺有井極深是汝死所也王氏曰諾每賊召公彥王氏輒率子姪坐井旁以俟變賊以公彥威信在人要欲推之軍尊公彥以死辭一日備衣冠十餘賊載酒勸之欲申前請且以刃脅之折其下小松曰是不可用當斷去公彥不爲動因詬賊秘許畫以觀其意公彥瞻盤曰誰擁者官近短時青不肯雖古萊他時若有風霜便被向南山移處栽賊知不可強而止



會敵據海州時時抄掠東海賊死戰以拒公彥因說彥先曰公等本朝廷軍馬僅一攻海州他無大過今數與敵戰勝不爲功敗則身死而又軍無見糧難勝久支計無拙於此者今楚圍方急爲公等計莫若出舟師解楚之圍朝廷捨過錄功官賞未可量也彥先感悟奏軍聽命至楚一戰敗敵鎮撫使趙立便宜改公彥宣教郎奏辟彥先淮陽軍鎮撫使就差公彥領撫司參謀官還守東海敵遣戰船數百精銳萬人趨東海公彥逆知之出奇兵與戰擒其將徐聚等十餘人盡得其舟自是數與敵

賊未嘗敗北通商惠工用度寬儉民樂其生四年敵復
圍楚州公彥與彥先率舟師破之孫村浦彥先乘勝欲
以舟師赴楚公彥謂水淺不可入不如淮口彥先不從
舟膠敗績彥先死之公彥收餘軍轉戰七十餘里得歸
東海未幾詔赴行在所遂以舟千餘兵數千趨明今來
石水軍是也紹興改元被旨屯秀州青龍鎮以防海道
賊孫誠聚衆刼掠郡守孫根檄公彥討之誠請降收其
衆屬麾下除江東安撫大使司幹辦公事督李進彥水
軍捕江寇胥者泝流運河不繼公彥料孫誠軍必叛密



為之備不數日果叛手斬誠殲餘衆於白茅浦江行過
賊郭大刀餘黨李過等三十五人衆數百盡擒之曰此
敗壞羊西之無補軍實縱之必為民害盡斬於小焦賊
邵青謀擾建康帥呂頤浩分遣耿進李進彥水軍討之
而以公彥提舉公彥以戰艦橫江賊不敢進乃降浙西
帥劉光世案宋本紀紹興元年五月辛亥水軍統制邵青叛閏四月壬戌劉光世招降邵青六月癸未邵青帥舟師至鎮江甲戌復叛己丑邵青犯江陰軍之福山遣海州鎮撫使李進彥中軍統制耿進率舟師會劉光世討之據此則遣耿進李進彥討青在青復叛後凡十六日此書序耿進李進彥討青乃在青叛之前與本紀互異公彥曰賊在江東而降浙西此欲誑計以入海
爾疏利害於光世不聽案本紀及劉光世傳邵青叛通州光世招降之今據此書不書光世招降但書青降與本紀及光世傳詳略互異邵青至鎮江果順流而下追
捕不獲光世愧悔乃諉於劉倩公彥提舉水軍措置捕
賊公彥沿檄已過池州頤浩被旨措發浙西公彥以前
嘗不用難其行頤浩貽公彥書曰公在軍中累年輸忠
竭力衆所共知今朝廷以水賊邵青侵擾浙西正賴左
右將出奇討蕩大慰軍中望可無劇辭也公彥不得
已領軍赴領江順流七百餘里一日而至光世得之大
喜邵青望風請降案宋本紀紹興元年十月己巳王德招邵青降不書公彥與此書異冬





十月葉夢得帥江東建公彥歸案宋本紀九月丙申葉夢得為江南東路安撫大使此書稱十月與宋史異光世不從辟公彥浙西宣撫使司幹辦
公事仍舊提舉水軍奉勅授添差通判鎮江軍府事時
倉廪空虛軍無糧支相攘奪光世不能禁從容問計公
彥曰兵以食為本無食則死人豈束手就死其叛亡固
宜因進足食足兵之計光世即檄公彥權府事調度給
之軍民安安二年呂頤浩都督軍馬至鎮江前軍遣亡
道將王清追捕公彥上書曰使人捕盜不若使人不為
盜養兵之食既足為盜之心自銷頤浩事無巨細必咨
而後行制置使仇悆上殿奏公彥之功乞加召用一月
之間詔凡三下光世武人直奏云鎮江大軍屯駐若去
通判劉公彥如失劉光世左右手乃止秋八月除知眞
州以宣司委公彥措置收捕海賊餘黨未赴十二月某
日以捕賊泝風江行失舟而沒年五十七公彥自宣和
七年以招安首進功補官以說李彥先功轉至承議郎
自後間關兵中六七年歷行戰功未嘗受賞嘗作古詩
詩曰平生膽氣忠於國櫬爾何付胸臆刖盞亦有涵其
為人剛正有大節料事明審臨機剪決期以忠義取功



名故將賊者再而不屈妻王氏同陷賊營亦以死自誓
先公彥沒於江上子三人長曰餘易從公彥出入軍中
劉光世欲以勸士奏迪功郎公彥曰兒方童稚何功敢
之有奏不上夫光世者之曰堯叟上一字與光世諱予
同示親之也許奏以官以父功未錄不敢受第三子祿
祿青於族人劉剩史家公彥輕產重義死之日家無餘
財軍民爭致賻乃克斂以光世命就金山寺地卜葬遍
王氏耐嗚呼忠義如公彥功多如公彥生不得一日離
行陣死不得一官庇子孫可痛也矣可痛也

褚籍字彥文金壇人祖庭堅字季長登元祐六年進士
第為太平州繁昌丞棄官不仕時人高其隱操籍紹興
五年擢進士第為池州青陽尉秀州崇德令改知青陽
縣事歲滿召赴行在除御史臺檢法官擢監察御史明
年除工部郎中言者指為前樞密湯公鵬舉之黨罷奉
祠歸老於家青陽賦稅特重鄰邑貴池上田一畝八升
青陽一斗九升中田六升下田四升青陽一斗七合幾
於三倍蓋自南唐李氏以是邑為宋齊邱食邑齊邱厚
斂以自私江南平上版籍於有司以為經賦歷二百年



無能有所更定籍自為尉知其事及為縣請為當路言
之當路上其事詔以十分為率蠲二分半至乾道間或
申前說遂再蠲之發端實自籍始青陽人至今德之
袁孚字仲誠金壇人劉公子羽知鎮江館之門下所從
遊者即忠肅公珙也紹興十五年省試第二名賓詞賦
首選授宣城尉改揚州教授以憂歸服闋教授常州改
秋時次諸王宮教授初命教常州時知州梁仲敏適以
憂去官吏率解體孚曰事上有常禮不應以去留二其
心且緩急人所有豈忍恝然若路人乎獨奔走不懈為
之經紀後事纖悉曲盡護送越境而後反仲敏德之召
敘未上會仲敏由諫議大夫同陞衛上問可為臺諫
者仲敏以孚對即日召見除監察御史孝宗即位除右
正言時德壽宮建小人附會用事者規利百端而高宗
不之知孝宗不敢問小臣甄其姓者獻宅為酒肆大闢
梁康成者實主之泪日張設事極侈則空諫聚議以為
不知其初後有甚焉者非所以光孝治欲遂自發其禍
輒止孚曰臺諫天子耳目事當論是非安可顧利害明
日上殿奏疏大意以為陛下以天下養何至使在小很

猶如此上怒蹙去不視字手其疏不悉上亦徐察其忠好謂之曰卿豈不知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學曰臣但知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因奏疏殿上而去明日出知溫州事聞萊康成等大懼凡所張設一切徹去未幾還宮高宗從容問言者姓名孝宗具以實對且曰所言謬妄已罷言職補外矣高宗悄之曰業已補外何不俾與職名是日命下除直祕閣制云古者三諫不從則去去之以義非以爲高也爾恪遵諫官言罔攸伏何惡漸已而求去之亟嚮符之能延閣之華茲云眷懷旌爾諒直爾其勿替於義何勉焉尋遷江東提刑廷議以刑侍召而學死矣議者謂兩朝授受之際所以烜耀史冊終始無間言者學有助焉

京口耆舊傳卷八　圭



京口耆舊傳卷八

謝瑩玉生覆校



京口耆舊傳

卷九

顧　奎
張　縝
侯　晏
但　耕
李　拱
趙善澤
劉宗處　子宰

顧奎字庭文丹徒人幼從金壇好學篤行後進師尊之其爲人心地坦夷不立城府而談太一兵機一書凡二十篇以天道參人事極其機變自幼淳澹不著聲子行年六十猶有嬰兒之色而所著歌詞淸新綺靡散入管絃遇人無少長親必恭氣必和而達官貴人一語不合輒拂袖去紹興中故人有位樞近者念其貧約爲方鎮辟京口以奎托之屬甫至卽遣人迎致奎不往或不得已自往謝之謝不見賊慮孤根近之托則能以功納綵錢各百日以代贄幣奎對使者曰歸語而主吾家金壇以致比賊故里之老幼肝腦塗地吾苟生恨不食汝肉安能受職乎使者慚不敢强面負酒幣歸三衢臟部一入大學俱不第蔭道中以特恩對大廷授迪功郎縣尉未上淳熙初年卒

張縝字彥剛丹徒人後徙金壇其先自溧陽來居祖子方由進士第歷知臨潁定氏丹稜開封四縣光化軍州建昌軍以太常少卿奉祠卒葬丹徒長樂鄉王安禮爲作墓誌縝少嘗與詩僧仲殊唱酬蘇軾見而稱之以祖蔭入仕爲平江府長洲臨溪尉亳州永城丞建康軍





節度推官改秩知廣德軍建平縣江寧府溧陽縣一邑之人皆德之以親老不樂遠官乞監延陵鎮所居金壇距延陵無兩舍遂奉板輿往來從容就養往者五年蓋不知其地之僻位之卑時之久也代還擢軍器監簿再歲爲丞恬靖自守耆不登權貴之門故雖歲不遷以親疾告假不候報而歸有旨放罷旋丁內艱服除通判和州倅和之明年會北敵犯闕盜賊四起官攝州事時承平日久守備蕩然縝聞故將王逵坐廢僑寓都城卽以禮致與議城守賊至輒敗時京東西諸郡俱爲盜區獨歷陽孤城堅守聞者驚歎郡發勤王之師縝以主憂臣辱義不徒全欲提兵入觀百姓遮道不得前京城失守諸道潰兵入境動以萬計縝勉以忠義資以糧餉辨以舟楫皆投戈南渡復爲書貢及受代郡人詣闕丐留而縝以疾得奉祠去去未閱月而城陷後賊帥張遇受招赴闕時李闓鎮和州西過對使此公在某等安敢輕犯其境耶朝廷熟其治行差知和州力以疾辭會錢塘軍變甫定而守倅須才以縝通判杭州縝不敢辭至未兩月再差知和州兼淮西兵馬都監有旨不許辭避旣



渡采石和之士民傷首扶老攜幼斷境出迎旣下車令不煩而民畏兵不試而盜息以疾三上祠請最後有旨以和州正賴守禦不許丐閒明年癸丑南牽敵騎犯江瓜洲路絕維揚屯兵輟軼郡下衆號數萬勁騎乘忤人情惱惱偏將王德者亦擁衆和城縝察其可用單騎出見與論王室之艱危握手號慟德遂感奮願効死軍資不給移用貢糴數萬緡吏更諫縝以身任罪衆賴得云時敵寨近在六合烏江之間而賊將張立張彥亦衆各數萬直抵城下縝與王德晝夜攻殲賊衆敵亦望

風退卻明年春發王德全軍赴闕除績直祕閣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績去未幾和復爲酈瓊所破夏四月召赴行在陞直徽猷閣知蘄春府兼管內安撫使以疾未行秋七月改知揚州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時駐蹕金陵特揚爲屏翰朝議難其人乃命朝臣公舉宸翰親點其名比入對存撫甚寵且以委寄切於淮揚之通衢績既受命道驛赴鎮不復過家秋八月至郡承兵火之餘戶不滿百績招徠行道流民將至商旅乃通冬十一月敵帥烏珠陷建康長驅入浙所至郡邑一時奔潰



明年春尼瑪哈復遣孔雲貝勒等自楚進圍揚州以爲聲援朝廷知績力不能支詔許退保鎮江而績誓以死守火及北門亦屹然不動敵不能克遂至真州時趙立守楚薛慶守高郵所部皆擁兵武臣難於控御績飭城待之問道不絕間以掎敵之功來告即爲保奏旋被上賞以此維揚有警諸郡樂爲之助夏四月烏珠回至鎮江爲韓世忠所困案宋本紀建炎四年三月丁巳金人至鎮江府韓世忠屯金山寺邀擊之又考金本紀天會八年三月宗弼及宋韓世忠戰於鎮江不利則是烏珠已於是年三月回至鎮江爲世忠所困矣與此書所云夏四月回至鎮江爲世忠所困互異又考宋本紀四月丙申韓世忠[illegible]路屢敗之烏珠走建康丙申世忠及烏珠再戰江中世忠敗績蓋世忠於四月再敗烏珠乃遁烏珠所敗耳金本紀於四月但書世忠敗績不書烏珠之敗此詳實明尹袁宋元史質疑合金史而誤此書稱四月烏珠爲世忠所困以考金史及宋元史質又爲疑實矣詔諸將莫有應者惟績自揚遣師控扼要處使世忠專意江而離烏珠以計遁而世忠所得獲亦不可勝計追回駐會稽方知維揚倚守上意嘉歎進直寶文閣郭仲威自陷平江引兵而北所過殘虐既渡瓜洲績即單騎出見喻以腹心仲威感其義駐兵城下秋毫不犯七月移知泗州行次毗陵維揚即陷趙立薛慶死之案宋本紀建炎四年七月庚辰薛慶及金人戰於揚州城下死之九月丙辰金人攻楚州趙立死之據此則立之死也則由楚州之陷亦不在七月肅稱維揚陷在先立亦死之并二州之陷爲一事與宋史互異績以國勢之危竊憂致疾歸臥彌年遂丐休致紹興改元疾有閒除知建康府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仍命入對既至宰相前期入白上曰是向知揚州人物修偉者耶會詔燕升對語趣之官績感上知益思報稱效始至當敵人及寇盜蹂躪之後井邑蕭條財賦窘匱績至未幾即葺城隍治官室廩儲以俟時適時劉綱王冠提軍駐外邑互相吞噬境內騷然績至即遣劉綱於舊鎮而納王冠於城中由是二人之爭得息績自攝守和州時得疾後雖痊愈而猶年屢作至是復上章丐祠亦會朝廷議留大帥於金陵十二月除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九月卒葬縣西方山之原年六十三績度量豁達意氣誠篤飲酒至斗不亂與弟維友愛而得任子恩即以及之有司不可至於懷牒泣訴持其和而得旨特依所乞績既沒妻子倘寄治命以遺恩官親之子早歲連蹇不偶未嘗有滯淹之歎晚節受任於危艱之中奮不顧身三與會府子弟皆在機幕朝廷許上守禦功差次行賞而績不挂諸子名其間平居不問生計雖衣衾亦無餘前年陛對乃治書祠歸而封緘曰留以送終貲以是斂其操尚如此



侯昊字壽彥金壇人家世京兆萬年父恪建炎中游宦南來紹興十四年始與居吳爲人矜莊言動不苟字畫勁正書爲詩尤長於古樂府以風流文雅受知當世王楨之家爭館致之及任入官往撫祠監鎮江大軍倉門淮東茶鹽幹辦公事行在文思院未上卒文集藏於家

崔耕字莘父丹徒人後徙金壇早游上庠文名籍甚升上舍擢紹興三十年進士第案元至順鎮江志耕登紹興三十一年進士三十一年辛科第此書作之再爲郡教授改秩知江州德化縣淳熙八年卒於官無子耕資淳厚多識博知古今故雖場屋之文皆有本源授徒金壇寓舍從之游者多決科云

李洪字應辰金壇人其先唐宗室家傳唐誥數十散在族間稍遂其李林甫姚崇宋璟諸人書名諸尼字皆學大篆也如新紹興十二年其族父臣源字元通由舉首擢進士第文名盛於一時洪擢乾道五年進士乙科爲平江府常熟縣尉再調鄂州咸寧令未上丁內艱服除調臨安府臨安丞淳熙十一年再中博學宏詞科後三年



卒於臨安案元至順鎮江志洪登進士第淳熙十一年再中博學宏詞科歷常熟鄂州咸寧令臨安卒於官據此書則臨安府丞之後始中博學宏詞科後三年乃卒於臨安較鎮江志爲加覈洪博學強記其詞科試文該洽富贍後來所不及臨安秩滿且召試矣未及而卒

趙善擇字守道寓居金壇登乾道己丑進士第任平江司戶湖州錄事參軍自少莊重端慤不妄言笑未第時貧不自聊嘗舉其得錢百緡出貸市人計息以自給榜帖甫及門即盡焚之不復以待祿執親喪所居堊室足不履閫閾妻疾立戶外使人問狀而已燕居獨處儼然持敬如對賓客朋友雖墨尼揖必恭雖小夫孺子皆接以誠意左右圖史司馬程張氏之書不去手以劉向列女傳等日使妹與其妻諷誦宗室子孫官有廩餼戒無得預族人有官禁以倖利者輒戒門以絕鄉之先生長者皆願與之交於朋友忠告不倦後生有過失輒自愧懼曰得無爲趙君所知耶案劉漫塘集吉州王使君夫人蔡氏行狀云使君有異友曰趙君善擇爲湖州錄事參軍諸介直諒夫人常以過從之餘數驗使君之德進否每二君相與款語夫人窺見顏色曰庶矣其內大夫子也於吾而豈其大也可與此條相證在官廉公不私莫委其守而疾惡眞其部使者郡守尼必竦然起敬乎

府添差司戶柴某貪濁善淨疾之反以見譏罪去爲錄事三歲晝夜獄庭未嘗歸私室非休沐不謁覓以是得疾卒士論惜之

劉宗慶字茂先六世祖守節值五季亂自滄徙潤居丹陽義縣郭草堰之東邑人張翊誌其墓生日新日新生昱昱生瞻字去華試將作監主簿娶刁氏學士約堂弟縞之女垂死作偈語極超詣刻石於家南郭先生陳輔誌其墓監簿生蕃字伯明入府學陞內舍娶邵氏樞密亢之姪自內舍以上皆葬丹陽曰老村扶神丁義楊西內舍生杞字成德即居士之父始遷金壇葬方山之原初居士與兄嗣慶字稚先齊名友愛尤篤皆以文行爲鄉先生兄且死語居士曰吾家世葬丹陽而吾父金壇吾與汝俱葬丹陽則子孫與吾父母之塋必疏俱葬金壇則後世之松楸又可知矣吾與汝分焉未幾兄卒祔於先祖改居士葬方山之麓距先塋五里居士之沒奉直大夫知吉州王公萬樞狀其行今不敢述恐累於私不足以光潛德云子宰

宰字平國其先滄州甘城人國初徙丹陽其後徙金壇高祖瞻安定胡先生高弟主將作監簿曾祖蕃內舍祖杞鄉貢士父宗慶號雲茅居士用累舉恩對策集英以公贈朝奉郎公天姿剛大正直明敏仁恕其納善改過之美興利除害之志與夫取舍之分明去就之明審已見於少而爲士之日嘗大書於壁曰困窮節是享通日肯爲逞蹙枉尺尋蓋其趣操已早定矣兩貢於鄉俱第一其就南宮也親舊餞賸郡邑賓送皆不以一孔自汙登紹熙庚戌第調建康之江甯尉始至置三帳一曰受委以籍符移之至自臺府者一曰受詞以籍牒訴之關



於職守者一曰追會以籍帖引之下於鄉都者日治事已即手自句校吏不能欺而事無不理江甯巫風盛行公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往往改業爲農甲寅之旱帥守命救荒多所全活旋獲巨盜當上其功辭拒不受賞雖一命爲尉毅然以百里風教自守帥守張公杓舉公之詞曰學爲有用事不詭隨初公與同志者嘆世道之薄相約終任不求舉獨公與上元尉朱晞顏終始不渝張公既舉公因語之曰總漕以不屑於已爲疑須君及門皆其判上幸一往焉公謝曰某三年不求舉終乃求之豈不內媿其心外媿其友邪況以倚書有言而許猶須某及門而發亦非特達之知與竟不往調眞州法曹掾臺郡倉庫皆法曹所領公出納明允雖太守不得專守有貪墨者屬延公以後堂之飲若將有所欲言酒二三行公輒辭去守將代去又爲具甚盛且以家奴執事甫一酌薦書出袖間公力辭色厲言溫守竟不能私會漕司以朝旨下州責有出身任人狀稱不係僞學不讀周程氏書方許充考試公曰平生所學謂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也遂獨不與差是時學禁嚴切上下迎承公知時不可仕而爲養不可已賦詩云緜城不似逐家貧偏立津頭欲問船丁雲茅憂服除入京默觀時勢不樂仕領嶽祠以歸所至未嘗覓舉非其人雖溫委不肯受嘉定更化以堂審召命且再下不至時相亦屢諷執政從官爭薦挽公公峻辭以絕請公度制置江淮興言挽之入幕公曰君召不往帥可從帥府屬辛巳之夏俄取考功歷題百餘詩以述其志案劉宰漫塘集有先祖十九府君墓誌其末云官歷江甯尉眞州司法參與合淵開入浙東幕病免此書於眞州司法之後不書參與合及官浙東幕當以墓誌補其闕東冠寞而高揭之幅巾短褐種柳植蓮於雲茅西偏之



坡名堆曰漫自號漫塘病叟塘之涯有田數畝親課種蒔結廬三間疏籬曲徑穴牆爲門不容車馬雖設常關鄉曲親朋剝啄得通郡官行縣求見有論薦而後得入者縣官非數四至不得見非數回見不往報謁其報謁也不乘車不具門狀惟一僕俱持刺曰邑民劉某拜見絕交中朝及四方通顯者有先施者答札具所自號稱焉則稱丹陽監司郡守則曰部民獨章泉趙公以出處之合詩簡歲時相往來常時以經史大義授子侄合里之士友講學會課月有成規後生有賦詩者俯與唱和朋友遠方有挾箴與貲雖伺候信宿不得見見則因其所挾而教告之志學之士執弟子禮雖蔣易不敢當有可與語者充然各足其分館過圖進不厭其久置社倉而糶估平剏義役而爭訟息三爲粥以與餓者自冬徂夏日食凡萬餘人而凶年免於死亡薪粟衣纊藥餌棺衾之屬皆汲汲經理如己之責某橋病涉某路險阻雖巨役必捐貲先倡而程其事分生理素薄而見義必爲行如此者他如定折麥錢箴更縣斗斛如制之類凡可以白於有司利於鄉人者亦無不綜也上初即位渴注名勝除令籍田辭改通判建康府又辭除直祕閣主管仙都觀端平元年陞直寶謨且盡冠磨勘歲月使轉官案漫塘集辭免除直寶謨閣寂磨勘年月日第一狀辭三十年久佁滿權姓名不入考功之籍兩合計在家年月避秩非所以序功與此書避磨勘歲月可以互證未幾除奉常丞寄章五上郡太守以朝旨趣行不得已勉就道案漫塘集有辭免除直祕閣觀三狀又有辭免除寶謨閣二狀此書於僞官還擢者一辭再辭而於此二官皆不書辭以集考之當補漏嗣主吳門拜疏徑歸一時聲望收召畢迺行側席以國御史王遂且俾宜論除將作少監再除未報鎮江防江軍作亂自邑而郊焚掠甚慘陣脫金壇闔邑奔避





26A

公獨與家人僦居撫尉任事集近郭鄉兵備之號令調給皆公主之事上聞朝廷授廣東近比以鄉郡屬公命出復辭除直敷文閣知肇慶府皆不拜進職顯謨奉祠玉局至嘉熙改元又令赴行在奏事諸子曰吾本以病棄官一臥三十年晚節末路少有不謹必爲萬世譏逮死牟矣案澂濤集有薦免命赴行在奏事狀此書載牟乃諸子曰云云蓋辭免時語也以集考之則此條敘見振條年七十四以疾終於家案澂集辭免除附辨作少監第二狀有曰暫慶御極有旨令之除又考集中有薦免除第山令第一狀有云年甫六十權此謝寶慶元年來年六十以此者卒年七十四考之則當卒於嘉熙二年遺命斂以深衣大帶四冠方履鄉



人爲之罷市葬於邑之沙壁山走送殯相屬者五十里自遠來會者至無所館士祠於學農祭於社朝廷嘉其節賜諡文清寶齋王公狀其行謂公有平治天下之實材有恩濟生民之盛心使得定致之以輔相考恭儉之資則十有七年之治必不但如今日所觀寶慶元祺致之以佐今天子英偉之畧則十年水火盜賊之菑不治而自寢端平更化坐之廟闕之上則動靜有權操縱有度必能使君德治道常昭若與士大夫更始之時以其本於躬履者可以推其事功以其着於家族鄉黨者可以想見其平治天下崇齋眞公銘其墓亦謂其德慮周衛才力精強坐之廟堂可以濟世三代付之方面可以折衝千里而拔乎流俗殊視軒冕隱處三十年澹如一日二公非私且誣者天下後世所視以取信云所著書有文集三十卷語錄十卷藏於家子曰符曰汝遇汝進汝明

京口耆舊傳卷九　　譚瑩玉生覆校



叢盦日南海伍紹棠謹跋



右京口耆舊傳不著撰人名氏乾隆中修四庫全書時從永樂大典裒合成編釐爲九卷并將宋史鎭江志澱塘類藁等書同異附載各條之下致爲詳備然亦有可引申者如宋史米黻傳云卒年四十九此云卒年五十有七考米元章生於皇祐三年見米所作得謝安帖跋及岳珂寶晉帖跋至大觀元年正五十七歲若云四十九則當以元符二年卒證以元章各墨迹皆不符陳東傳詳載其別家人書云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書十九日又上書二十五日又上書按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凡草澤陳言無不備錄惟不載東上書日期得此可補其闕王象之輿地紀勝於鎭江人物蘇庠下云其卒也甚異豈道家所云尸解者乎而此獨詳述其號湖得疾之由因力辨曾慥序宋百家詩傳闕之誤凡此數條皆以此書爲允至邵經邦宏簡錄張慤傳載其巡社之法甚詳翟汝文傳載其折高麗使事此轉未載是則紀述之文時有詳略正未可爲此書晉矣中如陳升之沈括蘇頌等凡國史有傳者但著其名不述其事頗見矜愼又卷七王萬全傳末稱子遇見科舉類意是書原以有科舉各類而後來軼之觀溫叔皮跋米帖引京口耆舊傳云建中靖國改元坡歸自嶺外與客遊金山有請坡題名者坡云有元章在云云今本米黻傳並無此文或此書原有殘闕未可知也近時如朱竹垞厲樊榭皆以傳洽稱然經義考錄都氏絜周易變體義誤以張九成周易說義序爲變體義之序宋詩紀事錄陳輔北山松粉又瓢花一首誤據苕溪漁隱叢話指爲陳楊德逢之作而梁父唫諸詩亦未錄是竹垞樊榭似均未見此書者其爲罕覯蓋可知矣付之剞劂以傳之光緒乙亥

# 浦陽人物記

宋濂撰

## 浦陽人物記序

古者以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分建邦國於天下。雖其國有大小。故其制度文章亦有隆殺不相沿襲。當史氏之官。則皆得設之。而史氏之所職掌。凡時事之當否。人材之賢愚。田賦之多寡。朝聘之往來。又皆得書之。其名見於書傳者。則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也。自封建廢而爲郡縣。不復各有其官。於是舉天下之大。四海之衆。其事悉萃於一史氏。使書之。雖罄淵川之竹以爲簡牘。徂徠之松以爲煤。焉能保其無闕逸乎。後之君子有以知其然。復各以所聞見於論述。若廬陵豫章之紀舊士。襄陽東萊錦里之載耆舊。番禺會稽汝南潁川零陵武昌之傳先賢。他如幽州古今人物志。南陽先民傳。潁川名士錄。陳留人物記等書。凡九十餘家。至今與史氏之文並傳。蓋非但欲補其遺亡。而於天衷民性之發。亦有不容自已者矣。浦陽爲婺屬邑。異時人物彬彬蔚出。陳孝子以卓行聞。梅節愍以忠義顯。王忠惠以政事著。倪石陵以文學稱。與夫謝行衢門。流聲天闕。其事可紀者尚多。考之傳史。或載與否。金華宋景濂有感於斯。亦以所聞述浦陽人物記二卷。上而忠君、事親、治政、講學。下暨女婦之節。可以爲世鑒者。悉按其實而列著之。不以一處鄉黨之私。而爲予奪。何其至公而甚當也。噫、立言之法。惟其公而已。惟其公也。非唯不因鄉黨論人。亦不以窮達觀人。但察其實否爲何如爾。苟或不然。則雖入帷幄、歷臺府、贊樞機、典藩翰。曾不若匹夫之所行者固不少。世之文士好揚富貴而沒賤貧。是果何道哉。景濂斯記。惟有關治教者則書。不闕乎其他。此其學術之正。才識之高豈易及耶。予故發之。因志其所見於篇首。抑濂爲文序事有法。議論則閎闊精神。氣昌不少餒。復深惜其沈困在下。而未能進也。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歐陽元序。





## 凡例

一、楊璇傳。照後漢書修。錢遹、梅執禮、鄭綺、王萬傳。照宋史修。其餘諸傳。或采洪遵郡志。或致朱子槐縣經成。按朱叔東軒丹砂毛洪淮錄。蔣思先遺事記。謝翱補陶先民傳。更各參之行狀墓碑譜圖記序諸文。非踐皆有所據。一字不敢妄爲登載。其將傳或有舛繆者。則無如之何。姑俟博聞者正之。

一、忠義孝友。人之大節。故以爲先。而政事次之。文學又次之。貞節又次之。大概所書各取其長。或應入而不入者。亦頗示微意焉。

一、古人於傳記中多書名。非特以其質實。蓋亦爲文之體當然爾。子孫之於祖考有稱名者。則司馬遷自序謂昌生毋懌。毋懌生喜。喜生談。班固敍傳謂回生況。況生三子。伯、斿、稺。稺生彪是也。弟子之於師有稱名者。則子路答長沮之問曰爲孔丘是也。後人之於先聖先師亦有稱名者。則韓愈石鼓歌曰。柄任儒術崇丘軻是也。此類甚多。不能枚舉。蓋古者生無爵。死無諡。雖祖考亦名之。況其他乎。所謂避諱。但不敢面呼之耳。著文欲記事行遠。未必用爲之諱也。後世媚文日盛。往往不能行曾益之旨。徒於名號稱爲悲敬。諱以降。不惟諱其名。又諱其字。或以號舉。或以齋名稱。其見之文字則在當時固有知之者。稍隳一二世。則不識爲何人矣。深可一嘅。濂今一依史氏之例。皆以名書。唯於所嘗師事者。做孟子之稱仲尼。程伯淳之稱周茂叔。以字書之。蓋變例也。

一、祖父書名而子孫或書字．蓋倣司馬遷伍子胥傳例．

一、知其所自出者．則書曰自某郡來遷浦陽．不知者及已見者．則書曰縣人．至於居住何鄉．卒在何年．壽年多少．可致者亦書．

一、有名無字者．因之．不知其事之詳而姓名不可闕者．附諸傳中．

一、本傳所載．有與墓銘不同者．而墓銘又有與行狀不同者．歷官次第．行事先後．多紊亂難致．今擇其理優者裁之．

一、贊文之設．非欲專如史氏作品評．蓋以事有所疑與當知者．不言則不可．欲雜陳傳中．又恐於文體有礙．故特是以發耳．

一、梅溶六傳而絕．執禮四傳而絕．傅野之後居諸江．王萬之後居常熟．若此之類．既各載譜圖．茲不書．唯子孫可以附麗者著之．

# 浦陽人物記標目


上卷

忠義　梅溶　梅執禮

孝友　陳太竭　何千齡　錢宅

鄭綺

政事　樓璇　張敦　蔣鄴

傅柔　傅野　黃仁環

吳傅　石範　王萬

吳直方　趙大訥

下卷

文學







于房　朱臨　錢遂

何敏中　朱有聞　倪朴

方鳳　黃景昌　柳貫

吳萊

貞節

處梅妻何道璭　錢銘妻倪宜弟


# 浦陽人物記卷上

## 忠義篇

濂嘗讀隋書見史臣所載張季珣事．謂季珣家素忠烈．兄弟俱死國難．未嘗不歎其難也．蓋自古忠臣能殺身狥義者．何代無之．求其一門而再見者．爲其少哉．將父兄子弟之所志有不同耶．抑一死爲不易非大勇者不能全其節也．當宋宣和初．睦州方臘反．攻破六州五十二縣．衆官守委城邑．聞風而逝者往往皆是．梅溶以罩州助教．攝松陽丞．乃能挺身捍禦．就死弗悔．靖康末．金人大舉入寇．京城失守．輔貳大臣反面事讎．至有仗劍殺舉紹之人．而逼上如青城者．溶之從子執禮．不勝其憤．復圖結軍民十餘萬．謀奪萬勝門．夜擣敵營．以二帝歸．謀洩被害．自宣和至靖康七年之閒．而梅氏一門殺身狥義者．凡二人．豈非難哉．豈非難哉．較之季珣家．其忠烈未必少減之也．夫生者人之所甚樂．而有家之私．又人之不能遽忘．彼豈甘於頸血濺地．而自以爲得計哉．第以君上決不可背．名教決不可負．綱常決不可虧．忠義一激．雖泰山之高．不見其形．雷霆之響．不聞其聲．刀鋸在前．不覺其慘．鼎鑊在後．不知其熱．必欲得死然後爲安也．今去之雖數百歲．忠剛之氣．屹乎天地之閒．凜然如生．非烈丈夫能如是乎．使當時縱能屈膝受辱．以保其首領．受人唾罵．受人賤惡．雖至百年．又何益也．賈誼有言曰．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梅溶以之．法度之臣．誠死社稷．執禮以之．濂生也後．慕其氣節．欲爲之執鞭而不可得．備書其事．可以勵不

忠者、作忠義篇第一。

梅諮、其先吳興人。五代時有諱膂者。始避地來遷浦陽。寖成大族。在通化者爲尤著。諮以儒受爵。爲眞州助教。年七十餘。攝松陽丞。宣和二年冬。盜發青溪。儆斂眺。遂破杭。明年春。警衞處和縱兵及境。諮勢不能敵。死之。從子執禮言於朝。官其二子。敦時、敦成。敦時後爲遂安令。

執禮、字和勝。家故貧。幼又喪父。其母胡教以讀書。中崇寧五年進士第。調常山尉。未赴。以薦爲詳定一司敕令刪定官。俄遷九域志編修官。秩滿。除武學博士。或謂執禮文儒。不宜處以武事。執禮欣然就職。陳說大義。開親挾弧矢爲諸生率。大司成強淵明賢之。數爲宰相言。相以未嘗識面爲慊。執禮聞之曰。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而已。卒不往謁。轉宣德政和敕令刪定官。擢軍器監丞。以親嫌辭。改爲鴻臚。遷比部員外郎。比部職勾稽財貨。文牘山委。率不暇經目。苑吏有持茶券至爲錢三百萬者。以楊戩旨意迫取甚急。執禮一閱知其妄。欲白之長。貳疑不敢。乃獨列上。果詐也。改度支、吏部。進國子司業。兼資善堂翊善。歷左右二司員外郎。召試中書舍人。移給事中。林攄以前執政赴闕宿留。幾復用。臺諫顧望莫敢言。執禮論去之。孟昌齡居鄰賓人室廬。當償不肯與。而請中貴之外郡卒留役都中者萬數。肆不逞爲姦。詔悉令還。楊戩占不道。內侍張術登太廟。潛求寶。皆取奏不行。拜禮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其第。夸示園觀女樂之盛。有驕色。執禮曰。公爲宰相。當與天下同憂樂。今方臘流毒。吳地瘡痍未平。豈歌舞宴樂時耶。退又以詩戒之。黼愧怒。執禮上疏求去。有不能薦進人材之語。黼曰。是欲爲宰相耶。脅孟庾原責後至。以顯謨閣待制知蘄州。又奪職。明年。徙知滁州。復集英殿修撰。西洛歲供縣官炭。自元豐以來。藉林木且盡。令淮南代輸。執禮曰。滁之林木亦盡矣。經四十年久。洛都當已復舊。即奏免之。賦鹽有定數。而開者抑配以補故額。執禮曰。郡不能當杭一邑。而食鹽倍於粟數。民何以堪。請於朝。詔捐二十萬。滁人德之。皆繪像祠焉。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爲翰林學士。未上。改吏部尙書。旋改戶部。方軍興。調度不足。執禮請以禁內錢隸有司。凡六宮廩給。皆繇度支。乃得下。皆有小黃門持中批。詣部取錢。而御封不用璽者。既悟其失。復取之。執禮奏審。詔責典寶夫人。而杖黃門。繇是人不敢妄取。月省浮費三十萬。金人犯闕。執禮勸帝親征。而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者沮之。洎失守。金人質帝於營。邀金帛以數百千萬計。曰和議已定。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執禮與同列陳知質、程振、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結罪。儻寬其求。宦者挾讎。語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易粟麥。當有應者。已而果然。帥怒。呼四人責之。答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帛何有哉。顧以比屋枵空。無以塞命耳。帥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遽前曰。皆官長也。帥益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俁。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爲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擊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也。是日天宇昏冥。士庶皆咨嗟憤歎。初二帝再出。執禮力爭不從。遂大慟。歸見其母曰。主辱臣死。何以生爲。母曰。忠孝難兩全。汝受國厚恩如此。宜刳心上報。愼勿以老人爲念。執禮乃以其母屬兄弟去。與諸將謀奪萬勝門。夜搗敵營。以二帝歸。范瓊衆皆謂無益。獨吳革從





公議。以賑給爲名。與宗室子昉密圖結軍民。不旬日得十餘萬。于時雍、徐秉哲聞之。使范瓊洩其謀。故陽託根索事。殺之。秉哲即捕子昉送營中。革欲以一隊自衛。遂紿至帳下。遂斬革。執禮通諸經。尤深於周易。所著有文集十五卷。死時年四十九。高宗即位。詔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諡曰節愍。子忠恕。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忠範。承務郎。

贊曰。諮之死。執禮皆哭之曰。吾從父一老儒生耳。平日恂恂。似不能言者。乃能慨然守百里之地。以蔽衞之。繫屬虎狼之爪。至於殺身弗顧。執禮之言。其眞足信哉。凡人外柔者。內未必柔。但視其所存爲何如耳。世猶以白面書生目之。可乎哉。可乎哉。執禮之事。尤光明俊偉。足蓋無忝於諮者。使狗鼠小臣不洩其謀。則二帝未必北巡。高宗未必南渡。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悲夫。

孝友篇

浦陽、自唐天寶末置縣以來。凡歷七代。更五百餘年。而生齒之繁。至一十二萬有奇。歲月如是之久。民人如是之衆。中間豈無豪傑者與。效長才。出秘計。以自赴於功名之會者哉。又豈無提長鈚大劍。陷陣攻城。以苟徼貴富者哉。計其當時。雖視一世。勇蓋三軍。自謂可以流芳於無窮。曾未百年。聲消響絕。雖其子孫亦有不能道其名字者矣。嗚呼。是果何爲者哉。若夫陋巷布衣之家。雖其所爲不足以驚世駭俗。有能修孝友之道者。朝廷必下詔旌之。史官必求其實而書之。脫或史官失書。賢士大夫又必從而述之。則其事往往反足以傳於後世。豈非天經地義。不可磨滅。有非區區功名富貴者所能同也哉。善乎魏徵之言曰。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積萬鍾。馭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齒。其言又豈不信然也哉。嗚呼。有志之士。寧不於是重有感哉。濂雖不敏。未嘗不感激思奮。因考舊傳及諸儒之所記錄。以孝友著者得四人焉。哀麻終身。哀哭不懈。上通神明。可感異類。曰陳太竭。四代聚居。穆穆雍雍。門庭偉然。照映閭井。曰何千齡。刲肝療母。化感一門。雖非中道。亦出至性。曰錢宅。悖禮行義。世濟厥美。延於九葉。聲聞益著。曰鄭綺。作孝友篇第二。

陳太竭、縣人。武鼎之子。親沒亡。即墓手藝松柏。終身衰麻。形容枯悴。哀哭弗懈。每隻巢集木。烏鳥不喙。

何千齡、縣人。四世同居。梁貞明六年。表旌門閭。

錢宅、縣之與賢人。淳熙中。母病。宅刲肝和藥以進。病尋愈。從子則。亦刲股療母。及則有疾。則弟瀟又刲股療則。皆彰。知縣李知退義其事。爲代輸稅賦三年。宅家皆三世同居。宅之子文厚、文質。尤極友愛。文質妻求分。文質恐傷兄之心。即出之。宅有至行。其事親出於天性。而非矯揉所致。當時有金智深者。母得危疾。亦刲肝爲餌。方安。識者謂宅化之。

贊曰。太竭哀麻終身。雖過乎禮。其純孝有足稱焉。千齡當唐季人倫廢壞之時。孝行推於友睦。而禮遇之風。數世不衰。眞所謂豪傑之士矣。錢宅一家。刲肝刲股者三人。亦皆出於迫切之誠。或與韓愈氏所論鄂人者非之。非之誠是也。較於親病不嘗藥者。豈不有間然。書而列之。非嘉宅也。

鄭綺、字宗文。自齡二十一世孫也。其先居滎陽。避道遷徽。自歙遷睦。又遷浦陽。今爲浦陽感德人。而綺之

祖也。綺通春秋穀梁學。僕合經論數萬言。事父母孝。父照以非罪繫獄。當入死。綺上疏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端禮義之。白其誣。母嬰病風痺。綺侍佐若嬰兒。但適廁必抱就之。三十年不懈。綺生開。開生迺。迺生敏。敏生德珪。德璋。至元中。仇家傾德璋以死罪。將械送揚州。德珪毅然代其行。德璋泣隨之。卒欲赴吏。德珪竟以詭計先死之。德珪生文嗣。凡同居六世。歷二百年。咸如綺在時。至大二年秋九月。鄉老黃汝霖等言於縣。縣上其事。廉訪使加審按。爲文達中書禮部。四年春二月。准式旌表門閭。文嗣生鉉。鉉生渭。渭生撰。皆嬰守合數千指。無異心者。重紀至元元年冬十二月。太常博士柳貫與鄉校舉士又上狀請如故事復其家。從之。初文嗣既沒。德璋子大和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小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嘖嘖嗟歎。謂有三代遺風。雖右族家亦有所不及。名聞天下。自大丞相及翰院名公卿。多賦詩美其行。部使者行縣。以其孝友七郡咸莫之先。復書東浙第一家以寵之。大和尊禮。不奉老子浮屠經像。冠昏喪祭。必稽古乃行。子孫從化。馴行孝謹。不識廛市鬻販事。執親喪哀戚甚。三年不御酒肉。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雖絲毫事。咸有文可覆。泛日則會不公則黜親發之。諸子貲幾功入。夜輒聚坐一室。溫溫笑語。至更餘始休。雖多列顯仕。不敢挾此有一毫自驕意。諸婦唯事女紅。不豫家政。宗族里閭以恩惠之各有差。內外極嚴。與孃通傳不敢越堂限。家畜二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行義所感。有家範二卷傳於世。

贊曰。史氏之言。多有不足取信者。濂少時嘗讀唐書世系表。謂鄭白麟之後不傳。私竊信之。及觀司空圖



集賢記。則曰。白麟生師愼。師愼生倣芬。倣芬生鄰。鄰生斌卿。斌卿生唐濟州刺史庶。庶生侍中儀。儀生大理卿鄘。鄘生鯨。鯨生給事中蓉。蓉生宣州觀察使回。又觀鄭燮生遂安碑。則曰。回生宏。宏生塤。塤生僅。僅生子麟。子麟生居。居生宋歙縣令凝道。凝道生殿中侍御史自牖。自牖生贈閣校理安仁。安仁生淮。淮生照。照生綺。卽傳之所書者也。其承傳次第。灼灼可信如此。惡覩其所謂不傳者哉。考徵不廣。而欲以一人之見。開定百載之是非。難矣。

## 政事篇

嗚呼。紀載之文。其可少乎。使數百年之間。赫赫焉若前日事者。非託之於文乎。其有政事可書而不書。逮至泯泯無聞者。又非當時執筆者之過乎。濂嘗從鄉先生游。頗知浦陽事。聞五代時。其人多仕吳越。錢氏有劉英、黃子先者。或爲其國尙書。或爲其國統軍使。錢氏納土之後。又多仕於宋。嘉祐元祐之閒。方資及其子揚遠。連中進士第。揚遠之事。詳在方氏傳。揚遠之子鑄。字世範。通判秀州。贈奉直大夫。鑄之子沫。字宗叔。歷知梅衢二州。沫之族子梁。字叔毅。中隆興元年進士第。通判臨安府。梁之弟燦。字叔材。亦乘進士不第。以恩補官爲山陽尉。道不拈自睦來遷之後。孫仕以文科預者八人。或爲令丞。或爲簿若尉。其名皆班班見於登科記中。他如鄭端禮之知英德府。吳大同之爲淸遠軍節度推官。則又在所不論。凡此十餘人。豈無以治能名者。閱世未久。雖或僅知其名氏。而已不聞其行業之詳。可勝歎哉。知其名氏者尙若



是。則其所不知者從可知已。自五代以來且若是。則夫五代之前。又可知已。嗚呼。政事於人大矣。操厚倫悖俗之具。執舒陽慘陰之柄。御賞善罰惡之權。任出生入死之寄。其在朝廷。則四海被其澤。其在一郡。則一郡仰其賜。其在一縣。則一縣仰其福。苟得其人。則上明下淳。歌謠太平。一或反是。則流毒四境。神怒民怨。至有激成他變者。其所繫甚重且難也。蓋如此。人能以一善自效於官者。豈可使之泯泯無聞乎。縱曰往者之不可作。寧不使來者之知勸乎。嗚呼。紀載之文。其可少乎。濂竊舉舉於此。不可知者固已無如之何。幸猶可以考見者。輒不敢不書。自楊璇至趙大訥。凡十一人。雖官有崇卑。治有優劣。其利吾民一也。因述錄之。作政事篇第三。

楊璇、字季平。高祖父茂。本河東人。從光武征伐。爲威寇將軍。封爲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世。有罪國除。因而家焉。父扶、字聖儀。爲武源令。遷交阯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爲尙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璇初舉孝廉。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彀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淸。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緣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勢。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璇三遷爲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後尙書令張溫。特表薦之。徵拜尙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於家。



張敦、字伯仁。縣人。爲諸暨令。海寇二百餘人。剽掠爲患。敦平之。轉東陽令。民從其化。遷車騎大將軍。

蔣鄆、字景倩。縣人。爲新陽令。遷洪撫二州刺史。摸虎印縣。民懷其惠。轉交州刺史。

傅柔、字仲庶。縣人。爲寶城令。無爲而治。謳謠載路。遷鄂州刺史。

贊曰。洪遵撰東陽志。書楊扶在蔣偉、張敦、傅柔之後。且言偉歷洪撫二州刺史。轉交州。敦遷車騎大將軍。柔亦剌鄂州。扶東漢中人也。遵既如此書。則偉等又在扶之前無疑矣。濂不謂然。謹嘗攷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皆位次上卿。典京師兵衛。則車騎固漢官也。敦爲扶前人。亦未可知。若洪在兩漢時。名爲章郡。而撫之地隸焉。鄂亦名爲江夏郡。皆無稱洪撫鄂三州者。及隋平陳。始皆從之。而冠以今號。則偉柔疑隋以後之人也。遵皆不考之。是果何耶。浦陽未置縣時。地屬烏傷。扶自付祖茂來遷。考其所居處。實今縣地。故扶之墓猶在縣西北十五里。扶之子孫。不見有別居之文。遵獨援彷穢以扶隸浦陽。以扶之子喬璇隸烏傷。其又何耶。濂皆不得不正之。

梅執禮。其先世居浦。父大理評事直。始遷浦陽之通德。執多膽略。遇事精發有爲。與李綱、宗澤游。建炎元年。金兵始退。黃潛善力主和議。白上。罷宗澤所請。使吳時除官義郎。乃特遷宣教郎以優異之。未行。朝論道重臣以取信。改命周望爲通問使。李綱爲上言。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終恐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兩宮。致思慕之意

而巳。上乃命綱草二帝表。付穿以行。獻二帝表各一通。且致書於粘罕。穿與王倫俱留軍。久之乃歸。官至工部侍郎。弟光。字子温。為諸王宮教授。未幾。退歸田里。方臘反。縣民多訛之為亂。任士安統兵至。怒甚欲盡居之。光適與任厚。往諫之曰。亂者唯通化一鄉。餘皆良民。將軍奉朝廷命殺賊。奈何延及無辜耶。任悟。如光言。光之孫如松、如川。皆從太史呂祖謙學。知名於時。

黃仁環。縣之上洛人。以武悍為鄉里雄。方臘起睦州。往往聚從賊。仁環以能自歸。得官受鈐轄差遣。建炎元年。山賊何三五作亂。仁環呼諸子謂曰。吾受國恩。恨無以為報。昔當以計擒賊。乃與唐子容謀。偽與賊合。賊信不疑。仁環謂其黨曰。今欲破縣。兩主首俱行。誰守洞。汝等留此。吾先破陣。於是引衆出而東行十餘里。至朱郎分路口。將攻賊。乃遣分兩道山攻。嵐特部伍。密令子容等各插竹葉為標識。與賊兩兩相火。部分既定。仁環大呼曰。轉陣殺賊。子容衛兵夾擊。賊千餘人。得脫者無幾。諸酋留者。仁環令諸子享於家。酒酣。用斧自後斬殺之。初仁環有女嫁賊黨中。或曰。公報國固善。如愛女何。仁環曰。吾恐事不就。一女何惜。至是。竟為所殺。仁環官至訓武郎。縣人感其德。立祠祀之。

吳傳。字濟叟。縣之通化人。傳自少無所好。唯嗜讀書。中宣和三年進士第。歷官至監察御史。因持憲節。廉明之聲甚著。初州縣官過賜燕。有飲至夜分者。傳奏不許見燭。上從之。

石範。字宗卿。其先蘇青社來徙滁陽。家素貴盛。其大母杜氏有賢行。以女歸寨士鄭剛中。剛中後為名臣。人服其先見。範天資穎茂。從呂祖謙游。講索殊精切。中紹熙元年進士第。調崇化尉。歲饑。貸民將為變。範聞之。不誅一夫而定。衛寇為害。範設計捕殺之。改知廬水縣。以丁繼母憂去。選知婺源縣。縣有月椿錢二萬。皆取之民。民患之。範建請蠲其十之二。俄權通判袁州。峒寇弄兵。衛道趨吉四州。被禍尤酷。袁當其衝。人情洶洶。範攝州事。練軍旅。團民兵。嚴偵哨。博訪守禦之策。威聲甚震。峒寇不敢近。轉通判泉州。兼南外宗正丞。卒年六十六。範守正不撓。或勸其揣權貴人。美官可立至。範謝曰。吾儒者。改官為縣。亦固當爾。何以俛俛為。卒不諧。士論多之。弟嶠。亦能文。中嘉定十三年進士第。官至吉州司理。子武、戩、澈。

贊曰。古語有之。人才必隨事乃見。豈非然哉。穿之使金也。綱詞甚褒之。至有旋爾一言之合。為吾兩國之成之語。則當時任寄之重可見矣。穿亦奇男子哉。傳以虜由自將。範以振因禦寇自效。要之皆良吏。若仁環者。區區一劍之雄耳。其初未必不抄掠為人患。亦復進之士君子之列。何哉。君過錄善。春秋之義也。錄之斯進之。雖然。當賊氣正銳之時。使仁環不忿挫其鋒。則數萬生靈。血汙荒原矣。

王萬。字處一。其先出於會稽。唐之中世。始遷為偽之鳳林。萬之祖起。又自鳳林遷滁陽。父約之。游江淮間。萬因生長滁州。家甚貧。萬屬志於學。凡三舉。始中嘉定十六年進士第。調和州教授。兩浙西提舉司幹官文字。未閱月。遭父喪。端平元年。除主管尚書戶部架閣文字。轉國子學錄。明年。淮東通判揚州。以母老辭。改鎮江。萬自少忠慨有大志。究心當世急務。極知邊防要害。得為書歷告重臣大官。論邊事宜。則謂長淮千里。中間無大山澤為限。譬首尾應。正如常山蛇。執首當并兩淮。惟一制閫之命是聽。兩淮。唯滁州居中。滁之[illegible]盱眙為蔽。以達盱城。淮流深廣。敵所難渡。滁之西為安豐為光。以達信陽。淮流淺澀。敵每搗





屬以涉之。甚當鎮揚州北軍三千人。自淮東據盧。常往來宿亳間。使敵無窺於東。而我併力淮西。淮西則又惟合肥居江淮南北之中。法當建制置司合肥。而遴選安豐光州為翼。以黃岡為肘後緩急之助。又必分荊襄。每候西兵東來。輒尾之。使淮襄之勢亦合。而後規模可立也。論用兵。則謂當以五千人為屯。每屯一長。二長一大將。一路。又合一大將而并合於制置。為總統。淮東可精兵三萬。光黃可二萬。東西夾攻。而沿江制司會合避兵。共二萬。以牽制其中。行則結營陣。止則依城壘。行則齎乾糧。止則就食州縣。論屯田。則謂當於新復州軍。東則海邳。所依者水之險。西則唐鄧。所依者山之險。舍此則無地無田。不耕而歸附新軍。流散餘民。亦有固志。論守戍。則謂戎司當分地戍守。殿步兵戍真揚六合。鎮江兵戍揚楚盱眙。建康馬司兵戍滁。濠定遠都統司兵戍廬和安豐。以至池司兵戍舒蘄巢縣。江司兵戍蘄黃。浮光地勢皆斷。皆以統制部之。出外而皆常有帥臣居內。以本軍財賦。督營糧。撫士卒。備器械。以故軍事常整辦。遇警急。則帥臣親統重兵以行。此乃有以建康馬帥而知黃州者。都統而知光州者。以池司都統而在楚州。以鎮江都統而在廬。天者將不知兵。兵不屬將。往往以本軍之財。資他處之用。以致督糧擾而軍需士卒貧而莫給。器械鈍而莫修。宜與盡還舊制。其使嶽陣皆類此。多者或累數千言。文多不載。三年。授樞密院編修官。嘉熙元年。兼權屯田郎官。萬因輪對。又言於上曰。天命去留。原於君心。陛下一二而思之。凡惻然有觸於心而不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永永勿替。則天命在我矣。其言尤為精白。未幾。差知台州。萬至郡。惟疏食敝衣。終日坐公署。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多改業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丁歲祲。萬盡力振之。民無飢死者。往往感之。但言萬名。莫不舉手加額曰。吾父母也。才五月。乞祠去。三年。遷屯田員外郎。兼權侍右郎官。時兼崇政殿說書。四年。擢監察御史。首論刑部尚書史宅之。故相之子。昔皆弄權。不當從玷從班。上命丞相再三論旨。迄不奉詔。上不得已。出宅之知平江府。史嵩之自江上督師入相。氣象迫遽。人心傾搖。衆莫敢言。萬又首論之。會議相之事已決。萬入。除大理少卿。萬即日還常熟。萬命拜太常少卿。辭。差知寧國府。辭。召赴行在奏事。出為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參議官。皆辭。俄乞休致。詔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年四十八。及嵩之罷相。人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錄賜御札。謂萬立朝謇諤。古之遺直。為郡廉平。古之遺愛。特附集英殿修撰。予緡五千。緡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萬遇事敢言。衆知其人深。每咨問之。當金初滅。鄭清之欲謀乘虛取河洛。萬曰。今朝廷勇於復境。而怯於備邊。莫若移勇於怯。為自治之規。不然。非萬所知也。已而北兵壓境。三邊震動。其言果驗。理宗下罪己之詔。命中書舍人吳泳草。萬謂泳曰。用兵誠失矣。亦豈可廢示怯哉。今邊民生靈如髮。宜振厲奮發。以興感人心。泳如其言。萬初與季衍遊。衍勉萬從事朱熹之說。久之。有得於時習之語。因學莫先於言顧行。言是而行違。非言之僞也。習未熟耳。熟則言行一矣。故終身言行相顧。發於設施論諫。忠懇剴切。無所顧忌。初官不受人薦。生平不交權貴。嘗祿廩不妄取。或饋藥財甚豐。萬力卻之。至使人謝過。萬不得已。受一附子。守台時。有故人來謁。欲售銘祠附之。入白其母。母曰。不可。此固汝當得終官物也。或以萬之介潔。其母教之有素云。初謚饑節。後更忠恵。所著書名時習編。有易書

詩論語孟子中庸太極圖說及其侗奏劄論天下事者凡十卷子庭字德揚受知賈似道官終大理寺丞

贊曰人之欲猶夫疾也聖賢之書猶夫藥也以藥治疾則疾瘳而體順以聖賢之書克欲則欲去而理明自然之勢也世顧玩之以爲辭章之助雖日誦五車亦何補身心哉寅自聞季衍叢四書之一言潛思精索反以自治故其律己則義利截然表裏不欺牧小民則忠厚粹和不事威猛人自畏服居官則不畏播發擬之愈力言或不行推冠徑去嗚呼是可謂善讀書者矣當賢士妄口罷舞或謂其如白圭振鷺玉尺冰瑩或謂其振定如朱泉先見如蘇洵呂獻可無實功者能之乎嗚呼是足以貽不朽矣視彼抽祕思騁辭而與庸人儕子同一澌盡者豈何爲哉豈何爲哉

吳直方字行可其先昆陵人一遷於郡再遷於睦三遷浦陽之新田唐乾寧初有名公產者又遷縣西吳溪上至直方十五世直方年七歲母亡十歲大父恭又亡獨與其父寶居家素貧時復苦之直方雖在童子中常發憤自厲必欲伸己志乃已稍長出游浙東西習刑法於帥府及行中書復北走京師無他親朋童御一身在逆旅中凡三十六年困苦艱難無不備歷或勸其南歸直方曰生爲寄死爲乘等一死耳何分冀北與江南乎其志愈壯不少折後用薦者以說書事明宗於潛邸會明宗出鎮北邊復能太尉爲上都路學正欲上又爲代者所先遂主留守馬札兒台家教其子脫脫及也先帖木兒元統二年脫脫爲御史中丞以直方皆事先朝奏爲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中書改授副提舉未上御史臺又改授廣東廉訪使承發架閣兼照磨轉中政院架閣管勾假陸長史直紀至元末廟堂用事者専權肆虐人情嗷嗷上與近臣謀罷其政柄更新庶務直方實協贊之上多其功召至便殿賜以黃金繫帶超授集賢直學士轉侍講學士尋又陞學士時脫脫爲右丞相國有大政令多咨直方然後行直方每引古義告之民被其賜者甚衆未幾上章乞骸骨以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食俸賜終身至正中監察御史劾直方躐進官位奪其誥命除名爲民他御史辨其誣復之直方深沉有謀人莫測其喜慍夷險一致可謂以天下大事縱革胄沸騰不少動爲人謙下待人恆如布衣時受一飯之恩必思報之人以是稱焉子萊志道萊別有傳

趙大訥一名良勝字敬叔縣人周悼惠王元儼之十世孫也起家譯吏掾潮泉州錄事大盜起寧都泉之無賴男子嘯衆應之遂謀來攻城大訥作柵以禦其衝盜爲引去遷興化錄事轉福溪尹俗尚鬼巫石作祠以來紫衣神黠民將爲姦利必牲犬以祭大訥投神江中移石以修孔子廟庭縣多山谿洞獠官稍徒之澗蒔兵暴掠至煩大將出屯經年不解大訥調御得其術服從如良民邑大姓估勢殺人郡守受其賄出之大訥抱案詣府縣指其姦守怒陰中以他罪大訥略無所憎改永春以丁父艱去復改侯官未終喪不赴假遷永嘉永嘉計口賦鹽民以爲病大訥建請令富商轉售之瑞安猾吏僞爲官書罷牢民資販民自殺者三人府下大訥訊之大訥徙之臨江州城枕大江水嚙岸善崩大訥夠植巨木先以菲芒殺浪勢然後實土以石甃之岸凡數千尺得不壞除溫台等處海運千戶道母喪改知永新州州民素豪勢出守吏上謁大訥至皆投服不敢吐氣民以死獄聞官去按之卒吏千餘人從行民皆逃匿數里無煙火大訥與一二吏出田里安然鴟鶻飄颺皆靜蟄調救時出爲過客患大訥用奇計窮其巢魁除其殘散鄉飲酒





之禮久廢大訥講而行之賓主就位獻酬有節揖拜有容觀者歎悅在官二年告老解印綬而歸時至正八年夏六月也大訥性剛直不懼大吏履典劇縣皆有能聲卒胥無敢出郷宿猾元惡亦相告遠逝數年反寃獄民爲列生祠或以事如遠鄉父老攜子弟聚觀曰此趙侯也其爲人愛慕如此大訥同時有金濂潤君澤者亦縣人蘇湖南廉訪使掾歷官至嘉興推官亦以政事稱其果毅有爲議者謂不如大訥云

贊曰丈夫之以功業自見者豈必藉祖父之勢哉藉祖父之勢而成者世豈無之終不足謂之丈夫必也奮自布衣卓然有立小或作州牧大或開國政使德澤㴱在人心聲聞流於後世然後始無愧於斯名善矣哉吳趙之爲何其近是耶雖然均名爲人均生是邦均食粟衣帛顧有能有不能焉稍知自勵者可以惕然而省矣

# 浦陽人物記卷下

## 文學篇

文學之事自古及今以之自任者衆矣然當以聖人之文爲宗文之立言簡奇莫如易又莫如春秋序事精嚴莫如儀禮又莫如檀弓又莫如書書之中又莫如禹貢又莫如顧命論議浩浩而不見其涯又莫如易之大傳陳情托物莫如詩詩之中反覆詠歎又莫如國風鋪張王政又莫如二雅推美盛德又莫如三頌有開有闔有變有化脉絡之流通首尾之相應莫如中庸又莫如孟子孟子之中又莫如養氣好辨等章嗚呼濂之所言者略爾以其所書推其所不言蓋可知矣人能致力於斯得之深者固與天地相始終得其淺者亦能焜耀當世與諸子較所長於一世雖然此特論爲文之體然耳若原其本則未也其本者何也天地之間至大至剛而吾藉之以生者非氣也耶必能養之而後道明道明而後氣充氣充而後文雄文雄而後追配乎聖經不若是不足謂之文也何也文之所存道之所存也文不繫道不作焉可也苟繫於道則萬世在前不謂其久吾不言焉言則與之合也萬世在後不謂其遠吾不言焉言則與之合也是故無小無大無外無內無古無今非文不足以宣非文不足以行非文不足以傳其可以無本而致之哉浦陽雖小邑自宋以來以文知名者甚衆大抵據經爲本有足貴者故濂悉傳其人而備論所聞於其首作文學篇第四

于房縣人其先自河內來遷父默有學行尤長于文辭會五季之亂抗志不仕以布衣終後以房貴贈大理寺丞房爲文有父風而精簡過之遠邇學徒咸從之游中嘉祐四年進士第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應天府南京留守司兄立發皆舉進士於鄉弟清穆去爲浮屠亦以文顯諸子世封正封亦舉進士世封能讀記六經三史正封尤以博洽自負每兄弟論辨旁引曲證各曉誦全文一字不遺人號爲雙璧初世封善屬文頃刻數千言縱橫變通無不如意自以爲所向無敵及同正封見歐陽脩脩不然之世封慚脩因授以爲文之道世封之學於是益進晚乃著易說詩傳四十卷正封著春秋三傳是非說二十卷正封弟正容酷類顏眞卿世多傳之有方叢者皆受學世封輔其家三世能文者七人號七星集云

贊曰于房論文有曰陽開陰闔俯仰變化出無入有其妙若神何其言之善也蓋文主於變變而無迹之可尋則神矣司馬遷班固韓愈之徒號爲文章家其果能易此言哉宜其三世以文名也謙稱慕之歷求其文而不可多得近過左溪山見房之子正封所書碑字勢雄拔如蛟螭虎豹盤拏後先慨然想見其爲人登高遐望精神爲之飛動嗚呼數百載之下能令人思之不置者必有以也夫

朱臨其先家吳興五季避亂遷濟陽臨少穎悟從安定胡瑗游瑗以明體適用之學教東南人士成治經成治事各有條法長樂劉彝授周禮又兼習水利臨乃授春秋瑗嘗著春秋辨要推臨得之爲精臨晚年好唐陸淳學淳之師啖助趙匡嘗會三傳而取舍之淳遂總其說爲纂例辨疑二書臨謂孔子沒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皆膠於偏見無有出淳書之右者雖董仲舒爲兩漢通經第一然猶拘於穀梁不克別白餘可知也其所學蓋卓卓有所見如此臨初以丞相呂公著薦入官歷宣德郎守光祿寺丞以著作佐郎致仕後以子貴贈正議大夫所著春秋說二百餘篇他詩文又別有集藏於家

贊曰天聖慶歷間縣之能文章者推于房父子爲盛優於經學則臨一人而已臨之所傳有淵源蓋其所著必有大異人者今皆亡之惜哉謙幼時尚見臨所受嘉祐告身於吳明孫家明孫蓋朱氏外孫其亡亦已久今又不知何如也斯文存亡尙往往如是世沈酣聲利者爲可慨也哉

錢適字德循縣之通化人世隱於農適自少穎敏記問過人中熙寧九年進士第調洪州推官守將王韶繇樞府出威重異常他僚屬不敢仰視會有疑獄適正色爭辨至怒罵不少奪後卒如適議轉信州監常衢二州撫衛王宮三教授通判趙州吏挾守爲姦留難訟者常百數適攝府事纔二日獄爲一空及後爲守姦吏盡屈適去除校書郎徽宗立擢殿中侍御史中丞豐稷論其回邪不可以任風憲不報稷復言必用適則願罷臣乃改提舉湖北常平變峽轉運判官適興利除害發擿姦伏風采凜然人畏之如神明崇寧元年召爲都官員外郎復執法殿中劾曾布援元祐姦黨擠紹聖忠賢布去遷侍御史閱兩月進中丞首乞治元符末大臣乞復孟后而廢劉后事韓忠彥曾布李清臣黃履及議者曾肇豐稷陳瓘龔夬皆坐貶遂與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昭告宗廟天下莫不知哲宗上賓太母聽政當國大臣姦變亂紹聖之事以逞私欲因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還廢后位號當時物論固已洶洶乃至陳遘小臣游幽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今朝廷既已貶削忠彥等及追觀大正誤恩則元祐皇





后幾非所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在先朝則曰廢后今日則謂之元祐皇后於名爲不正先朝廢而陛下復於事爲不順考之典禮則古昔所無稽之本朝則故實未有詢之師言則大以爲不然況既爲先帝所廢則宗廟祭告歲時饗祀人事有嫌疑之迹神靈衡赧默之心萬世之後配祔將安所施宜早正厥非斷以大義無牽於流俗非正之論以彰聖朝明白又言典禮所在實朝廷治亂之所係雖人主之尊不得而擅又況區區臣下敢輕變易者哉元祐皇后得罪先朝廢處瑤華制詔一頒天下無間然者矣故后既廢之婦春秋譏之豈宜明盛之朝而循衰世非禮之事於是尙書右僕射京門下侍郎將中書侍郎溫益尙書左丞挺之右丞商英言元祐皇后再復位號考之典禮將來宗廟不可從享幾疑不可配祔援諸禮制皆所未安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旨后罷是復廢適遂言元符皇后名位未正乃册爲崇恩太后適章所言小臣上書者呂州推官鄧謝也其書以爲先帝既終則后無單立之義稽之違順陛下無立嫂之禮要之始終皇太后亦不得伸慈婦之恩雖已遂之事難復之失然盛悟追正何有不可辭是得召對除鴻臚主簿蔡京謀取青唐適助成其議會籍元祐黨適以爲多漏略給事中劉逵駁之左轉戶部侍郎二年遷工部尙書兼侍讀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穎昌府未行言者疏其罪黜知滁州四年徙宣州五年稍復直學士召還工部舉馮澥自代謂澥趣操端勁古人與稽皆建明典禮忠義凜凜淵默服言者又疏其罪以待制知秀州中書舍人侯綬封還之又奪待制久之除集賢殿修撰知建州卽提舉江州太平觀大觀二年會行八寶赦復脩撰復徽猷閣待制以疾請致仕四年起爲徽猷閣直學士政和三年改述古殿脩撰宮祠適家居十餘年無毫之事不爲惟築三大湖以利鄉民民深德之宣和三年方臘陷婺適走避鑾泉寺爲盜所刺年七十二遂卒州以聞有旨贈五官至太中大夫與遺表致仕恩澤賜銀絹三百匹兩適無所不學晚尤深於歷書爲文章明白簡切自成一家學者從之多爲名儒所著有遺文八十卷藏於家子楚材楚翁皆承事郎孫億年字伯壽宣和七年以祖蔭入官乾道二年以右朝請大夫致仕五年落致仕除利路提點刑獄不果上淳熙十一年轉朝議大夫卒有詩號雲巢集云

贊曰四朝史有云瑤華失位而復也太母實詔之結有逐婦之文母有放子之道播之天下合於至公誠哉是言也適在當時孰謂其不知此理耶其意蓋有所循爲爾執禮錮適之黨數其罪方少岡死生負謗其厚於揚搉者哉

何敏中字元功世家太末其遠祖延壽始來遷濟陽敏中自少學易恐飮酒廢事終其身弗御與梅執禮交甚洽每有疑難相與論定之郡縣稱其賢將以八行及遺逸薦辭敏中素仁厚游太學時同舍生方位卒敏中獨行殯持其喪歸鄱州寇起將壓境敏中携家避山中北鄙從者以百數道遇擁刃來者衆相顧泣且死敏中出告其黨黨大呼曰此補江何公也吾昔爲尉所轉賴公一言而免是皆有恩於我者不可害不可害卽命兵護出之

朱有聞字子從縣人幼孤長能刻苦爲學夏不避蚊冬不擁爐久之遂通諸家書作文尙質實有理致好飮酒視富貴無所屈縣令丞而下欲見之不能得同郡呂祖謙名重一時知其有守而多聞勸之遊旅中

再以書速之。止修報謝。亦竟不行。祖謙愈重焉。淳熙十六年卒。年六十五。子琛、字雍叔。游太學有聲。中紹熙四年進士第。

贊曰。揚雄有言曰。君子純終領聞。蓋通檢押。如敏中有聞二人是已。議者以立傳之法。必關大綱德則書。若二人者。陸陸爾。斯斯爾。何必累簡編哉。濂曰。不然。世之人揣克自恣。剝所及儀。苟臨患難。人將甘心焉。如益成敏中之恩。庇百人而不殺者。有之乎。奔走州邑。奴事上官。望塵亟拜。稽門求通。唯恐不能一見。如縣令丞欲謁有聞而不可得者。又有之乎。時非三代。人有小善必取。曾謂二人之行而可遺之乎。激而書之。知者當識之也。

倪朴、字文卿。唐戶部侍郎若水之後也。若水居婺州。唐末之亂。子孫南遷江浙閒。五代時有名登者。又自吳興遷浦陽之石陵。世爲農。至朴曾祖展。始以貲雄於鄉。初衢婺皆輸丁身錢。相傳仁宗時。永康胡則爲奏免。崇寧閒。欲復算之。適部使者行郡。展持則像。拜使者於馬前。歷訴其非。使者上其事。復獲免。祖子從。性好施。田旱及半。悉捐與租家。然又多奇謀。建炎初。山賊作亂。逼近邊邑。縣令丞揖子從問計。子從爲之籌畫。使其子航民兵爲前導。賊皆敗走。民兵別部有貪功擄至百餘人者。縣令例縛之。將斬以徇。子從聞之。急白令曰。此豈皆賊哉。不如勿殺。使自新。賊不足定也。令悟。足地曰。微公言。幾敗吾事。悉縱之。事果帖帖。朴姿雋不羈。喜舞劍談兵。恥爲無用之學。必欲見之於事功。紹興閒。聞廟堂謀遣將犄猗何洛。喜曰。依日月。乘風雲。以佐天誅。此其時矣。乃草書數千言。歷陳征討大計。精忠盛激。有古作者風。鄭伯熊見之。遽吐舌曰。男子男子。猶以無階不得上進。而朴志益堅。且以天下山川險阨戶口多寡。用兵者所當知。乃備考羣書。成輿地會元志四十卷。又合古今夷夏繪爲一圖。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城可守。猶幸一用其能。晚雖知不用。復著鑑轢錄五卷。以箴國家禦侮用策之失。惓惓猶前志也。朴好使氣。與人多不合。年四十七。尙未娶。當時人亦鮮有知朴者。獨永康陳亮敬焉。淳熙中。與知縣趙汝鈇有隙。鄉人樓發甚。遂以豪俠中之。徙家筠州。會赦東歸。朴於書、過眼不再覽。辨駁甚精。嘗言吳越受梁封爵。未嘗稱帝。其改元寶大。實當梁亡之後。且取觀音院鐘刻爲證。以破五代史之疑。論者服之。朴之友吳克己、字復之。縣之鶴塘人。窮經博古。尤邃於易。旁通釋氏書。多有著述。朴嘗評其文。汪洋恢怪。如崩厓翻浪。使人投且駭。又歎之而不忍去。竟不知爲何等語。蓋克己多讀內典。故朴頗譏之。

贊曰。宋自宣和之後。國勢不振。金人乘釁。長驅而入。破陷太原。侵軼眞定。攻擣汴京。以致天子蒙塵。生民暴骨。當時臣僚。謂宜枕戈待旦。不共戴天。以洗國恥。以克復土疆。乃復割地議和。頓首請命。忠義之士。雖欲有爲。每指斥不用。卒致淪亡。而莫之救。哀哉。朴以一布衣之微。非有爵號之榮。祿賜之厚。乃能赤心爲國。吐其耿耿。直欲抑帝閽上之。雖其書不能進。其視賈廷佐之二疏。陳亮之三書。俊快明鬯。照爍後先。如朴者。豈非人傑也哉。使朝廷用之。未必不能立奇勳。柰何姦惡秉軸。有志之士。不獲洩其忠憤之氣。推是言之。亦不獨人謀之不臧也。嗚呼。王業終于偏安。父讎終至不報。必當有任是責者。幸朴書猶存。百世之下。非惟使英雄流涕。肉食者聞之。亦或知愧哉。







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其先出唐元英處士千。千曾孫傳。字輔卿。始自睦來遷浦陽仙華山。傳生招。招生文遇。文遇生賁、字達原。中嘉祐八年進士第。歷官知眞州。未上卒。贈紫金光祿大夫。賁生揚遠。字退翁。倜儻慷慨。以文章震耀一時。亦中元祐三年進士第。以吏部侍郎。出爲河北轉運使。有能名。上屢降詔褒諭之。殁贈太中大夫。揚遠至鳳。凡七世。鳳有異材。常出游杭都。盡交海內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主瑞門舍人王斌家。教其二子大小登。斌與丞相陳宜中爲姻弟。鳳因得見宜中。三以策干宜中。宜中雖不能聽。將奏補爲初品官。既而宜中走海南。事遂寢。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鳳自是無仕志。益肆爲汗漫游。北出金陵京口。南過東甌海上。類皆悼大蝢不守。繁華無從。顧盼徘徊。老淚如霰。一日復游杭。有人自海上來。見鳳伏地泣。起相抱持。鳳問故。則曰。予大蝢也。自從陳丞相乞師南海。不得還。遂爲暹國拉。暹蓋古者文單盤越國。泛大海至泉南。始達岸。今爲其奉使上國。重違丞相故府。無一人一馬可識。不意復得見先生也。言訖泣下。鳳亦泣。因欲與俱行。人勸止之。鳳著詩。通毛鄭二家書。晚遂一發於詠歌。音調淒涼。深於古今之感。臨沒。猶屬其子樗題其旌曰容州。示不忘也。宋季文弊。鳳頗厭之。嘗謂學者曰。文章必眞實中正。方可傳。他則腐爛漫漶。當與東華塵土俱盡。已而言果驗。性不喜佛老。讀唐傅奕傳。壯其爲人。自撫奕後斷異教者數十事。以疑高識篇。趨之曰正人心。志尙未完。使所著詩三千餘篇。曰存雅堂稾。樗字壽父。亦精於詩。無愧於鳳云。

贊曰。世言杜甫一飯不忘君。今考其詩。信然。鳳雖至老但語及勝國事。必仰視霄漢。淒然泣下。故其詩亦危苦悲傷。其殆有得於甫者非耶。鳳嘗與閩人謝翱、括人吳思齊爲友。思齊則陳亮外曾孫。翱則文天祥客也。皆工詩。皆客浦陽。浦陽之詩。爲之一變。思齊以父任入官爲嘉興丞。宋亡。麻衣纏屨。退隱深山中。翱雖布衣。尤忠憤鬱鬱。或被髮佯狂。行嘯於野。或登釣臺慟哭。以酹夫群。酹已。復作楚歌以招其魂。皆可謂氣節不羣之士。而獨與鳳善。豈易所謂同聲相應者耶。

黃景昌、字清遠。一字明遠。縣之鹽泉人。其先與太史公庭堅同所自出。四歲入小學。十二歲能屬文。長從方鳳、吳思齊、謝翱游。遂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之言。尤篤意春秋學之四十年不倦。三傳異說。學者不知所從。景昌據經爲斷。各采其長。有不合者。痛辭闢之。不少恕。作春秋舉傳論。已用陽恪。著夏時考。正言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數。景昌以左氏縱不與孔子同時。亦當近在孔子後。其言當不誣。作周正如傳考。建安蔡沈。集衆說爲書傳。世無敢議其非。景昌獨疏其倍師說者數十百條。作蔡氏傳正誤。古今詩體製雖相襲。而音節則殊。近代以此名家者。亦罕知其說。景昌以古人論詩主於聲。今人論詩主於辭。聲則動合律呂。可以被之金石管絃。辭則文而已矣。乃集漢魏以來諸詩。各論其時代而甄別之。作古詩考。景昌善持論。出入經史。袞袞不窮。如議法之吏。反覆推鞫其人。辭不服不止。故其所言。皆綽有理致。他著述尙多。不能備陳。景昌年既耄。猶執筆删述不已。或勸其休。景昌曰。吾豈不知老之宜佚哉。恐一旦卽死。無以藉手見古人耳。晚自號田居子。通田開古調辭九章。賓客至。輒揭甕取酒共飲。酒酣。取辭歌之。以箕擊凡爲節。音韻激烈。聞者自失。不知世上有貴富也。景昌事親孝。親沒。哀泣至終喪。遇孤姊甚戀戀。快鄉人有

恩。重紀至元二年卒。年七十六。

贊曰。縣之立言之士。名不著者三人。宋元祐紹興間。有朱佺者。師黃山薛大觀。大觀得平陽孫復春秋之學。佺悉傳之。嘗著春秋纂疑辨若干卷。宋季有吳慶宗光遠者。以春秋舉於鄉。後以恩補官。主武進丞。亦著春秋集解若干卷。有陳訥升之者。通周易。得先儒未發之秘。亦著河圖易象本義八卷。今皆散佚無存。或僅存。人亦鮮知之者。竊意學功之實行雖亡。語言之空文易泯。故致是爾。然則世之傳者。亦何往而非空文哉。必繫其學之醇疵。醇則習之者多。疵則傳之者少也。嗚呼。信如是說。古之荒誕不經之文。縱橫捭闔之術。可謂極疵矣。至今熟在人口者。又何其多耶。是蓋有不可曉者。意亦有幸不幸存焉。幸不幸天也。天則非人之所知矣。雖然。人衆者勝天。文之得傳與否。實繫乎後之人。天何預哉。今觀坟昌所著之書。亦將散佚無存矣。濂爲此懼。故得而備論之。

柳貫。字道傳。其先居河東。宋建炎中。七世祖鑄。始從趙鼎自解遷杭。鑄子森。又自杭遷浦陽烏蜀山。父金。字時發。推咸淳三年右科進士第。爲高郵令。宋季城寶山民倡亂。火金所居。官同金捕斬之。金慨然曰。此豈其本心哉。第爲饑寒所驅爾。乃白蜀其魁。餘悉縱不問。衆感金。造室廬還之。道傳幼有異質。穎悟過人。受經於蘭谿金履祥。學文於方鳳吳思齊謝翺。自經史百氏兵刑律曆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爲文章。涵肆演迤。春容紆餘。人多傳誦之。大德四年。道傳年三十一。始用察舉。爲江山縣學教諭。遷昌國州學正。轉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延祐六年。改國子助教。陞博士。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仕。後多知名。擢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設施。必俟道傳論定。柄國大臣。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衆莫敢作。道傳毅然卻之。有神降於洛。長吏列上禮部。乞加封號。道傳謂神姦鼓民。不治將亂。宜下所部禁之。禮部如其言。沅州貢包茅。茅輕舟易溺。道傳請附他貢物以輸。監察御史馬祖常薦其材可任風憲。章再上。不報。泰定三年。出提舉江西等處儒學。新淦興郡庠。復東湖書院侵田。聘名儒爲學者師。士風大振。它書院未籍於官者。亡慮數十。各設主領。以司出內。多行貨求。檄至則乾沒爲姦。道傳禁勿設。分隸學官。吏術務比以例送進。歲爲米八十石。道傳斥去之。南康倉吏。坐飛糧株連。遝繫者百餘人。省憲二府。檄道傳訊其獄。鉤摘隱伏。所平反甚衆。至正元年。召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到官僅七閱月。以疾卒。年七十三。館閣之士。多至泣者。道傳局度凝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即之如入春風中。久與之處。未嘗見疾言遽色。雖有桀驁者。睹其德容。莫不氣奪而意消。孝友本乎天性。弟貫出爲人後。遇之有恩。不翅在家者。生平以獎進人材爲己任。人有一善。諄諄稱舉。惟恐不聞。天曆以來。與崇仁虞集、豐城揭傒斯、義烏黃溍齊名。天下人高之。號之曰四先生。善楷法。工篆籀。妙處不讓李陽冰。兼能鑒定古彝器書畫。而別其眞贋。所著書有文集二十卷。別集二十卷。字系二卷。近思錄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子卣、同、因、孫穎、穟、穎以廕入官。調永豐尉。

贊曰。浦江壤地。袤不踰一百里。仙華山拔地而起。奇形詭觀。如旌旆。如寶蓮華。如鐵馬臨關。而大江之水。又如白虹。蜿蜒斜絡乎其前。實天地間秀絕之地也。故人生其中。多以文學知名。雖去家他縣者。子孫亦





以文顯。如黃侍講晉卿。其先亦縣人。至名琳者。始遷烏傷。琳之先塋。今猶在仙華山南。豈堪輿家風氣之說。實有所鍾耶。抑適然也。

吳萊。字立夫。年四歲。其母盛氏。口授孝經論語及殺梁傳。隨能成誦。七歲能賦詩。族父幼敏。家多書。立夫每私取讀之。幼敏從旁竊覘。乃班固漢書也。指介永杜鄴傳詰曰。汝竊觀吾家書。能誦此。當貸汝罰。立夫琅然誦之。至終篇不遺一字。幼敏以爲偶熟此爾。三易他編。皆如初。因盡出所有書使讀之。方鳳時爲幼敏家。見而歎曰。明敏如吳萊。雖汝南應世叔不是過也。悉以其學授焉。立夫自是該貫古今。無所不考。年未冠。以朝廷有事倭夷。撰論倭千七百言。議論俊爽。讀者謂有秦漢風。延祐七年。年二十四。以春秋舉上禮部。若以所言不合於有司。退歸松山中。益窮諸經之說。用功既深。所造愈精。閒有論著。絕出於唐常數等。翻閱子書百餘家。辨其正邪。駁其僞真。援據皆的切可傳。四方學者。一時多師之。重紀至元三年。監察御史許紹祖以茂材薦。署饒州路長薌書院山長。未行卒。年四十四。初立夫好遠遊。嘗東出齊魯。北抵燕趙。每遇中原奇絕處。及昔人戰鬭之地。輒慷慨高歌。呼酒自慰。頗謂有司馬子長遺風。及還江南。復遊海東洲。際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見日初出海波盡紅。𥉂然長視。思欲起安期羨門而與之遊。由是襟懷疏朗。文章益雄宕有奇氣。嘗謂人曰。胸中無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水。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精識絕倫。自秦漢至於近代。但舉隻簡片簡。必能別其爲何代人作。或怪而問之。曰。辭氣音調。世有不同。人自不深察耳。工詩賦。尤喜論文。嘗言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爲法度所縛。舉眼之頃。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自歸什。伍自歸伍。元不曾亂。聞者服之。晚自號曰深裊山道人。人因稱之曰深裊先生。所著書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若干卷。唐律刪要若干卷。詩文六十卷。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考誤。未完。子士謙、士讜、士諤。金華縣學教諭。

贊曰。濂嘗受學於立夫。問其作文之法。則謂有篇聯。欲其脈絡貫通。有段聯。欲其奇耦迭生。有句聯。欲其長短合節。有字聯。欲其賓主對待。又問其作賦之法。則謂有音法。欲其倡和闔闢。有韻法。欲其清濁諧協。有辭法。欲其呼吸相應。有章法。欲其布置謹嚴。總而言之。皆不越生承還三者而已。然而辭有不齊。體亦不一。須必隨其類而附之。不使玉瓚與瓦缶竝陳。斯爲得之。此又在乎三者之外。而非精擇不能到也。顧言猶在耳。而愧學之未能。因志諸傳末。以識其傳焉。

## 貞節篇

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釋之者曰。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惟議夫酒食而已。蓋婦人之行。不出閨門。在無事之時。尚不欲以善自聞。況當哀苦之餘。釋之曰未亡人。而敢以是自衒歟。君子之論。每欲先之而不敢後者。豈非憫其志之確而不少變歟。抑將假是以勵其不能者歟。世之材士大夫。昔組豆。攻詩書。坐而危言。行而舞處。其自負誠不在古人後。一旦受人家國之寄。慨慷一心者。有之矣。況區區一女子。所事不過織紝中饋之間。反能守死自誓。如秋霜烈日不可狎玩。又可得而少之歟。是故筮之貞姬。

梁之高行。漢之桓榮。皆登於彤管之書者。殆以是歟。雖然。貞節之昭。風俗之衰也。使當比屋可封之時。果孰名其爲貞婦。貞婦之得名。蓋以世之不貞者衆也。濂又豈得不爲衰俗一慨也歟。浦陽舊志無及貞節之事者。濂今得二人焉。作貞節篇第五。

何道融。字處和。紹興諸暨人。善讀書鼓琴。年十九。歸縣人凌楠。歸一年而楠亡。遺腹產一子曰堅。道融誓不再適。惟晝夜教堅以學。俾從陳亮游。及堅能與鄉計。以姓名自見於諸君子間。喜曰。吾之不死待汝者。欲待以見汝父於地下耳。汝奮勉之。堅後以學聞。紹熙元年卒。年五十一。

倪宜弟。縣之興賢人。年二十。爲同里戴銘妻。三十而銘亡。生二子泳、治。甚幼。銘家故貧。宜弟上無所依。下無所託。米鹽日以不給。乃飲泣績絲枲。夜分燈燼猶。軋軋聲在機杼間。歷三十年。始能葬舅姑父母及夫之喪。教其子成人。又二十有一年乃終。至治中。部使者行縣。鄉老白宜弟之行。當得旌門閭。使者命縣上其事。會有沮之者。不行。

贊曰。婦人以貞節名。謂之不幸。而尚欲徼旌寵乎。旌寵、朝廷事也。

## 浦陽人物記後序

浦陽人物。載於鄱陽洪氏郡志者。不過蔣徵、張牧、傅柔、楊扶、陳太竭、何千齡六人而已。邑之儒先朱氏。因之以撰縣志。別出新意。析爲四門。會稽李知退。爲縣有善政。隸遺愛傳。太竭、千齡、錢遜、梅執禮。隸孝節傳。徵、牧、柔、扶及吳傳、王萬。隸名德傳。寶掌、祖登、元朗、鑑默。隸高僧傳。比舊增多九人。通爲一十五人。三山謝氏最後出。獨取執禮及萬。益以梅谿、倪朴作浦陽先民傳。金華宋景濂氏讀而非之。謂洪氏紀載既苦簡略。又不宜失時代後先。朱氏亦不宜以會稽之人。參於浦陽。善附之臣。入於名節。虛辭幻學之流。儕於士類。謝氏取舍謹嚴。雖或差強人意。亦不宜引枝蔓浮辭。而於事實反多遺闕。於是潛精積思。精采史傳。旁求諸儒之所記錄。上下數百年間。一善不遺。先之以忠義孝友。次之以政事文學貞節。合二十九人。區分類聚。勒成一家之言。號之曰人物記。其文奮遇而感慨。微婉而精深。有類歐陽文忠公五代史記之作。非抱良史材者能之乎。蓋景濂氏自幼以絕人之資。無書不讀。比其長也。又得柳待制道傳、黃侍講晉卿、吳山長立夫。三先生爲之師。故其撰述。往往華韡煒煒如此。嗟夫。浦陽之爲縣。不改於前。而昔之人物。若希闊寂寞。今則昭著赫奕。與通都大邑相抗者。庸非景濂氏振厲之功歟。向使景濂氏不亟爲之。更歷百餘年。顯者固若無害。而潛幽者。不隨世而磨滅幾希矣。或者則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梓且然。況鄉之先達乎。景濂氏之作。善則善矣。而微寓品評於其間。無乃不可乎。曰。非是之謂也。文之所貴者。在據事直言。





而是非善惡自見。今景濂氏所述。況又多紀善之辭。吾見其扶植綱常者至矣。何名爲品評哉。濤也不敏。嘗與景濂氏師事三先生。竊有同門之好。頗窺見其述作之意。故敢忘鄙陋而序之末簡。且以解或者之疑焉。景濂氏名濂。其先居京兆。宋遠自唐武德中移吳興。十四傳至榮。字體仁。周廣順中。又移義烏之樹溪。榮之子甫。甫之子訓。訓之子暢。暢之子詳。詳之子阜。阜之子儒。儒之子柏。宋嘉定初。又移金華之潛溪。距樹溪蓋三里。柏之子溥應。溥應之子守富。守富之子朝。朝之子。即景濂氏也。國朝至正十年三月。又移浦江感德鄉之青蘿山。山去孝門樞不百步。稱人之善必當本其家世。故復疏此以附見云。至正十年八月既望。經筵檢討兼參贊官浦江鄭濤書於京師湛露坊中。

## 浦陽人物記後序

浦陽人物記一書。蓋縣康侯到官之初年。始請縣人宋景濂氏譔成之。記凡二卷。分爲五類。合二十有九人。康侯將刻梓以傳。而俾良爲之序。良竊以爲著書之原。則翰林承旨歐陽公既言之矣。而作者之意。則經筵檢討鄭君又言之矣。將復何所云哉。雖然。是縣人物之盛。其有繫於山川之所鍾者。或未之及。良安得忘言耶。嗚呼。浦陽於婺爲小縣。其土地僅百里。人民不數萬。無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之貴。無南金珠璣瑇瑁犀象之珍。無橘柚竹箭及他草木之殊異。顧獨於人物之生。不一而足。其以忠孝貞節著者有之。其以政事文學顯者有之。彬彬乎其盛。是果何爲而然哉。蓋山川之氣。大則鍾而爲人。小則發而爲貨寶動植之類。所產者大。則於其小者嗇矣。郴州多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與夫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則未見其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犀象。與夫草木之殊異。則亦罕鍾乎其人。是又以其所產者小。而於其大者有或嗇也。嗚呼。亦孰若吾浦陽之鍾其大者哉。然世之人於其小者。則往往知愛而奇之。至其大者。則未有能宏搜廣輯以著其盛。以故浦陽之文獻。或不能勝夫郴交二州之所鍾。今景濂氏以不世出之才。蒐羅廢墜。抉剔幽隱。譔成乎此書。使夫一縣之內。數百年之間。忠君孝父之則。施政爲學之方。以及女婦之範模。莫不粲然具備。交見乎吾前。其視彼之區區土物之小者。孰得而孰失哉。吾見浦陽之爲縣。將自是而出色矣。雖然。非康侯之汲汲於表章。又烏有是哉。康侯名阿年

入哈。爲政未幾。德化大行。蓋詩之所謂豈悌君子者。至正十年。戴良謹。

# 重刻浦陽人物記後序

元至正元年。監縣廉侯阿年八哈。來蒞浦陽。興廢舉墜。有古循吏風。到縣未幾。即奉幣請縣人宋公景濂氏。撰浦陽人物記二卷。鋟梓行世。以訓厲邑之人。於時公始自金華來遊縣之青蘿山。與麟溪鄭氏比鄰。講道蓄德。却翰林之聘。隱然聲望動海內。其爲記也。本春秋褒貶之旨。暢馬班雄瑋之辭。上稽正史。旁採縣經。下搜各家譜乘誌銘之作。致其當身游歷所稔聞確見者。去取嚴而論斷核。其志將以廉頑立儒。寬鄙敦薄。使讀是書者。百世之下。猶將油然興起也。今相去已四百餘年。吾浦人物。宛如晤對一堂。其爲精神志氣。齒髮畢露。又如親見景濂氏。上下評騭。不激不阿。精一邑之望。故周舉夫物性民彝之大。與宇宙相續於不窮。非良史材而能及是乎。浦陽固浙東小邑。壤地不逾百里。昔賢稱其山川秀鬱。風俗淳龐。發而爲人物。自宜照彰若是。然非公不能成斯記。非廉侯心存乎文獻。道切乎勸懲。又不能請公以成斯記。是固吾浦立縣以來。所一日不可少之書也。其書板刻既毀。撰志者往往離其傳文。刪其序贊。析而載之。竊謂宋公文法。首尾脈絡。交相融貫。是故傳所不能備者。序以先之。序所不能盡者。贊以發之。抑揚唱歎。幾於一字不可增損。且別自成書。門弟子不編入潛溪集中。尤不可使別無完本。前邑侯吳公廳台。曾全錄於志書。而近志則又多刪易。非其舊矣。家兄叢標三氏。濬三氏。懼其久而將遂不存也。手鈔是編。商之長塘鮑以文氏。重校梓以傳。庶幾前賢叢蹟。復覩其全。且觀於人物之傳。可以知作人之法。觀於宋記之





精。可以知作文之法。觀於廉侯之舉。可以知作縣之法。一舉而三善備焉。則豈特一邑之幸已哉。將綱常名教之重。所賴以維持於是乎不淺也。昔廉侯既鐫此記。復擬立五賢祠。而請先祖九靈山人爲贊五通。刻諸祠壁。五賢者。陳公太竭、梅公溶、梅公執禮、王公萬、柳公貫。其事皆在記中。其贊文存九靈遺集。蓋同時之作。實與斯記精光相頡頏也。人物記後。又附錄宋進士題名一篇。邑志詳其未備。因採他書增入。自嘉祐五年至咸淳十年。進士共三十九人。然遺漏仍所不免。如吾宗戴氏。聚族浦陽山北。宋雍熙中。有諱紹字志遠者。景德中。有諱繼字紹宗者。皆以進士授承事郎。紹興中。有諱堯民字世遠者。由進士授迪功郎。三人皆宋時進士。著於前明譜牒。而錄皆不載。蓋缺軼多矣。題名既非舊本。亦不復補列云。乾隆壬子秋七月。浦陽後學戴殿泗謹譔。

# 國寶新編

顧璘撰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四

## 國寶新編序

僉學生逝而國子悲惠施殁而莊叟嘆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昔魏文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也袠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也我 明龍興文章之美特跨往代鴻儒巧匠川湧雲蒸興文者上規黃虞下獵秦漢晉宋以還未暇論也草創之初人文未開雖氣存渾朴而體沿卑陋劉宋諸公從容金馬猶未能鋪張功烈與謨訓媲美雅頌同風有識者未嘗不咨嗟恨惜也弘治間君臣一德爰更清晏奇英妙哲方軌並驅文體始變力追元古於時有關西李獻吉姑蘇徐昌穀信陽何仲默相與表裏以鳴國家之盛今中丞顧公華玉崛起金陵頡頏其間塤篪莫敢軒輊又如希哲之宏博伯虎之奇俊繼之之古澹升之之精工太初之清曠履吉之麗逸玄敬之沖泊伯時之醇邃欽佩之雋質叔鳴之新警咸號名家素稱國手並與顧公敦道藝之交今諸子繼謝而顧公獨存邈惟伯子絕絃之感近念同生聞篋之思綴輯遺文爰加壽梓題曰國寶新編袁袠校而序之夫文章與時高下而變履之妙存乎其人是以孔父云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今之作者其無與於斯文者乎袠於茲編而有感于斯文之興廢也編止所知存者弗錄李子而下總十三人陝二人河一人閩一人南畿九人

嘉靖丙申季冬之閏望日姑蘇袁袠撰

## 國寶新編序

人具天地之能曰才才者一心之精萬事之幹也鴻儒嘗道志士稱功學人纂言慧者創制雖鉅細異裁均以利用豈非真宰之手足生民之紀綱乎是故國家得之謂之寶朋友資之謂之澤咸有賴於弘益知才而不知愛若得几杖而棄之必失所依君子謂之聾瞽璘生陋劣無足比數游遊四方投分賢哲寔被切磋倦免失墜邇今齒髮摧落索居林藪指數交知凋謝半盡暇日檢誦遺文潸然淚下豈惟感子期惠施之先我實亦與嗟於邦國也所不可存者既已往矣安得不求諸言乎諸官盛業大如邵宗伯寶儲少宰懽諸公若干人國史他日自立傳璘得以畧乃錄李子夢陽以下或仕或隱合若干人叙其名字爵里及其行業大都爲一卷名亡友錄諸所無交者寔多其人不敢妄擬傳曰名譽不聞朋友之罪也矧今亡矣後死者奚可不任其責哉因即余家所得諸宗與家弟河南按察副使瑮詮次其詩共若干篇集爲卷附諸錄後俾觀者按文思才冀有得余悼慕之心焉文多不能錄非有軒輊也集成門人請更曰國寶新編遂以傳云

嘉靖丙申陽月朔旦姑蘇顧璘序

國寶新編

顧璘

名氏

十友十三人

江西按察副使李夢陽

陝西按察副使何景明

應天通州祝允明

雲南參政朱應登

國子博士徐禎卿

山東按察副使趙鶴

驗封郎中鄭善夫

太僕少卿都穆

太子中允景暘

太僕少卿王韋

解元唐寅

山人孫一元

大學生王寵

續十二人

江西按察副使田汝耔

江西按察使周廷用

敘贊

李夢陽字獻吉本關中人從父宦遂寓大梁仕至江西按察副使朗暢玉立傲倪當世初讀書斷自漢魏以上聞人論古昔有不解事即曰豈六代以逕書耶蓋不之讀故其詩文卓爾不群晚始汎濫諸家益濟弘博或失則麄抑矯枉之偏不得不然耳夙尚氣節當 孝宗朝上書言事直翕翕希賈生代韓司徒草奏劾諸閹危矣頼武功康子海脫其難視江西學政文教譽興不能與俗俯仰躬昭緄純誠亦負氣之過卒使譏毀叢積掘棄終身伊誰咎哉空同集六十三卷可謂富矣姑蘇黃省曾詮次至以辨獄等辭亦錯其間祇點之耳

贊曰黃初響絕詩道中微唐興二傑大發厥機世豈不逮知繼者希桓桓李君生也實後上泝風雅志則多有一鳴驚人千古爲友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仕至陝西按察副使少有神解弱冠入京身不勝衣馳才長賦使夜作者時海陵儲公巏錫山邵公寶領袖文苑咸加賞歎和粹冲夷人樂爲交挑之不濁澄之不清衆目爲台韓中人然性簡意寬不善事樞要遂出爲校文之職以勞致瘁弗臻大成咎在政人不在其身也夫文章之道初慎師承乃能立體馴臻妙境始自成家觀其與李氏論文直取舍筏登岸爲仮斯將盡棄法程專崇質性苟爲已地固非確論賦咏著述互見短長自古恒然匪徒今日若乃天才騰逸咳唾成珠實亦人倫之儁乎

贊曰辭尚體要矩矱式程昊適拔萃乃貫天人立訓範世俾也可循穆穆何君學緣宿解源出自山委折歸海既濟視筏弗舍胡待

祝允明字希哲蘇州人仕至應天通判超穎絕人讀書過目成誦鉅細精粗咸貯腹笥有觸斯應無間猥鄙學務師古吐辭命意迥絕俗界效齊梁月露之體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陸玩世自放憚近禮法之儒故貴仕罕知其蘊真州蔣山卿嘗見所撰建康觀雲記吐舌下之曰文不在茲乎偏才曲學真河伯未離龍門難與言水也余特賞其知言書學精工自急就以逮虞趙上下數千年變體罔不得其結構若篆隸具行懷素狂草尤臻妙筆本朝書品不知合置誰左

贊曰漢隱方朔明玩祝子傲晚冠紳遊戲文史蓄之海涯發也雲烝騰踏藝苑孰敢閼陵

徐禎卿字昌穀蘇州人仕至國子博士神清體弱雙瞳燭人幼精文理不由教廸著夾誠感賦諸篇詞青沈鬱遂闖首宋之藩凌稍肖魏長宿驚嘆稱爲文雄篤仕 武皇朝獄司法比請移學職斯亦可窺其雅識矣專門詩學究訂體裁上掠騷雅下括高岑融會折衷備茲文質取充棟之草刪存百一蕆成一家之言傳諸來世至今海內奉如珪璧所謂雖多亦奚以爲也其所研索具在談藝錄中可謂良工獨苦者與

贊曰博士清貧木淵斯濯遺編熒熒鳳羽麟角唯賢貴奇匪以其多有文弗粹山委則那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仕至雲南參政孝友性成篤厚人理愷悌無甚刑夷吁畦故能善下仁賢無容諂步卓弘大賢之度職錢穀則政理飭教化則才興斯忠信基之矣特詞藻彪發泉涌錦爍或當人落筆一掃千言旁觀者往往奪氣褰褻從興此雖芽孽然高舉淵視瞅然不爲意也及其拂袖歸田益窮詞奧以彼易此又豈娟嫉所能知乎今視其文賦敘綴贍麗森張武庫殆且伯仲潘陸奴僕元白有餘地矣羽儀斯世其茲數人也夫

贊曰仁哉參政不遺其親異類廣含猶我同人天授藻心讓夫側目白璧永輝蠅罪何瞷

趙鶴字叔鳴江都人仕至山東按察副使文性淵奧吏道精敷主戶曹序籌大計督學山東誓清膠庠其甚乃舉郡邑弟子十六次之士始淘淘弗仕毋亦矯枉過其正乎詩耻凡語於古愛謝靈運於唐愛孟郊於元愛劉因嘗曰此道不宜淺淺則庸耳下矣善乎嚴滄浪有言創人直取心肝喻於立命處殫力耳毛唐爲足試乎後登泰山金焦諸篇言言自作更不

閲人眞凌駕千古膽也晩註五經考論歷代史刊正
先誤自信彌篤或者以爵位驟按察不知正腐鼠等
烏能驚動之哉烏能驚動之哉

贊曰文尚已出褧乃稱賦江都會精摹謀靡愚
言曰法後政曰正邦志所嚮往迅雷長江

鄭善夫字繼之福州人仕至南京驗封郎中氣秀歲
谷發情聲詩雖才韻弗充而古色精言高映霞表飄
飄然有逍遥遠舉之志好遊名山嘗入武夷厲蕩峻
陟冥搜都忘內顧養痾自遣遨遊郎曹樂負高標始
輕人爵時與衢州方豪同好意泊如矣嘗與余期曰
明年海上有紫氣東來是吾觀化至矣赴官留省中
道奄殂吁亦奇怪也哉

贊曰蛩蹇樂遊嵇康慕僊超然駿封千載同然
南海孕靈陽春呈響鶬性鴻情永遺遐想

都穆字玄敬蘇州人仕至太僕少卿清修博學網羅
舊聞考訂疑義多所著述好遊山水雖居官曹奉使
命有間即臨賞名勝嘿其素懷所得必撰一記輯成
巨帙又廣錄古金石遺文爲金薤琳琅集齋居蕭然
樂奉賓客嘶杯道古以永終日不植生産或至屢空
輒笑曰天地之間當不令都生餓死目安如也文簡
古有法詩雖過爾沖泊竟非俗具

贊曰詞士摭華技陋雕蟲雅儒慕古力絀楊雄
懸磬非貧玄酒非薄自頤充然嚼測其樂

景暘字伯時流寓南京本儀眞人仕至太子中允事
母至孝目盲數歲復明昆弟不違故舊不遺人歸其
德厚矣少曠有度無競無傲仕旣融達好學無怠法
左氏馬遷爲文不尚鉤棘字簡語圓具有繩準詩王
盛唐蕭散遺俗厥幾高哉杜窓之憬體固所緩言矣
余器重其人每言必正三事乃弗赅五階而逝其命
也夫善書初工眞行後師周伯琦小篆頗得風骨





贊曰文以體正詩以興奇昧者志怪乃蹈支離
中允端士德厚氣直詞鋒沛發靡不中的

王韋字欽佩南京人仕至太僕少卿孝德純備喪毋
毀瘠卒父徵　憲宗朝給事中直諫有聲少卿承志
執節屹有穀範歷仕留署匪云要摧確明職司金石
不撓不日孝思難則者乎論詩專尚才情其言曰唐
風旣成詩自爲格不與雅頌同趣漢魏變於雅頌唐
體沿於國風雅言多盡風辭則微今以推文爲近詩
未嘗不流於宋也故其詩婉麗多致雋味難窮或者
謂爲纖弱豈知所操之殊向哉

贊曰王子維介明辨義利千金不拊一諾無彝
詞流別代力紹唐風涵情獨遠執象奚工

唐寅字子畏一字伯虎蘇州人舉應天鄉試第一坐
事廢垣爽陳曠宂契禪理弱居庠序漫負任名著廣
志賦踵連珠數十首跌宕融暢傾動摹類青谿倪公
見之亟稱才子以故翰苑先輩爭相引援驕妬互會
竟媒禍胎業落之餘益任放誕邪思過念絕而不萌
託興歌謡殉情體物務諧里耳罔避俳文雖作者不
尚其辭君子可以觀其處矣今司馬袁褧所刻僅僅
數篇則其絕詣也

贊曰嗟嗟伯虎孰廣備志登臺則流牖下斯滯
生疾旣一寵辱奚驚上善若水是生令名

孫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自云關中長寓吳越間
卒于湖州風儀秀朗蹤跡奇譎玄巾白袷混游貴賤
常以鐵笛鶴瓢自隨遇所會心輒一傾倒蓋隱淪之
高邁性好吟詩初談導引人疑其僊晩娶婚娶入司
空劉公湖南雅社援進儒術皆非其本色也詩辭極
備苦心所之天才耳

贊曰宦達無施愧彼塵鞅山澗考槃乃嘉高尚
龍笛吟風鶴瓢酌月皎皎太初江湖之傑



王寵字履吉蘇州人貢入大學卒清夷蕪曠與物無
競人擬之黃叔度尊官宿儒忘年友善閉不樂其溫
醇詩辭刻尚風骨擺脫輕靡閣錄李杜汰滌情文旣
正體裁復疏踐徑可謂後來之高足惜乎天不假年
進而未止學士覩其汗血可也諺曰瓔玖晉析白石
鐵業豈不信然哉行書疎秀出塵頗得晉法

贊曰有美吉人溫其如玉旣安孝友亦泯清濁
揚芳詞苑先軌是程心遠節促靳其大成

續亡二人

田汝耔字勤甫薛符人仕至江西按察副使勁直好
義不狥俗爲工任給事中持正執論糾彈不避貴勢
出爲江西提學副使以氣節立教繼李獻吉之後風
稜相競不墜道範官亦坐是不達詩宗漢魏文簡古
宗司馬氏力洗肪澤璘在開封近權墻被逮赴京初
脫錦衣獄侵尋止一縕袍勤甫解葛衣相衣又爲其
單布中衣舉酒送出宣武門會何仲默崔子鍾諸君
即席賦詩相贈自製一序立就慷慨動人其於斯世
何如哉勤甫每飲酒酣輒擊節論時事一無避諱賢
豪以此見高忌者益側目矣家食以後琛堵蕭然遂
爲不煎人比之張仲蔚云

贊曰稜稜勤甫吐氣成虹衆且雌伏獨翹爲雄
解衣患困古烈同風環堵終身樂茲固窮

周廷用字子賢華容人仕至江西按察使才禀超融
文鋒迅發兼能博洽强記培滋詞本故援筆長賦爛
然成章氣倜儻豪岸不宜于俗獨下意名品爲御史
言事多觸時忌及爲監司每不善遷合夫權近意罷
官之日浚川王公在南司馬以片楮訊璘曰子賢黜
乎惜哉其受知當世大人深矣有酒量飲終日不醉
或放口論諸人淺深略不旁顧余每勸之曰阮嗣宗
不言人短長嵇叔夜服其遠量吾子加意然卒蹈

之乃其天性剴直不回固一德也

贊曰按察人豪濶視放言揮斥塵壒吐握仁賢

文藻性成早歪鉅篇吏才斯詘德音長延

# 國寶新編䟦

東橋顧公撰新編寄吳門俾梓以傳袁生讀而歎曰

友道之不振也久矣斯編之作激偷薄以敦道義重

文華而彰化本非空言也我明當　孝皇朝學士大

夫詞章迥邁其閒雅醇和厚之文與世治躋于極盛

議者比之唐開元天寶若何李馳聲於關洛唐徐競

秀於東吳踰歷數紀後先屬躄舘閣山林揮文筆賛

皇猷者不可勝數誠休矣寔矣無以尚矣然於是竊

有感焉孔氏有言文質彬彬謂之君子夫文之盛者

安知非質之衰乎遡源沿流究其止極乃有空跡浮

衍贅牙險塞者所視甚高所趨則下棄本根而務枝

葉其造領反不可望趙宋觀之晚唐可以思過半矣

東公標數氏於遺帙品藻咸自中蘊理妙余謂實錄

今之與斯文者變通趨舍責我邦家必有所折衷也

夫必有所折衷也夫

丁酉歲穀旦吳郡袁褧題于謝湖田舍



# 䟦國寶新編後

夫懷故之情有生同抱傷才之感賢豪特深徐君不

還慕生已矣延陵猶掛劒於壠木文舉且引坐於虎

賁殆將以表著思存庶幾刑典况乎其人之遺言爛

然而有可述者哉盖觀國寶新編而見　東橋先生

篤舊之厚取善之周也然亦已悲矣玄黄之精英聚

而為材非其所殺必將培之乃斯人金方黼黻之章

抱干將之器竟轉輒淹沒也或柘落於四方或棲遲

乎再命或蒙疑負恨於來日或憂讒畏謗乎當年跡

其席珍藏寶適以頌究摧奇揚芬所繫豈造化



之玩才乎抑斯人之不遇哉三復斯編泫然歔欷不

知涕之無從也

嘉靖戊戌夏五月湖廣按察司僉事鄞陳束跋

廣州人物傳

黃佐撰

# 廣州人物傳序

傳者史事之一。而載筆立言者。恆病其難。予嘗求其故有四失焉。去取之不公也、其事誣。輯次之失倫也、其志醫。譏評之無當也、其義舛。採摭之弗精也、其詞蕪。甚矣傳之未易言也。遷固之書史學之所宗也。識直齋譏之。劉孟郭解之論。君子猶或非之。下此而失其實。雖以言信矣。余執此以觀天下之史。與夫一州一郡之所志。殆未有邁於作者。然則鄉惟忠之所聞。亦豈特在唐世然哉。廣之先賢傳。自吳陸胤始。近世以來。紀錄幾於熄矣。夫廣、巖表名都也。靈秀所鍾。發為偉異。衣冠之族聚焉。蕃文之籍典焉。如是而使之日淪以泯。豈有志者所忍恝邪。太史黃子才伯。慨先正之久而湮也。乃為傳以表之。凡二十有四卷。余得而閱之。知黃子之精於史也。綜之羣典。以核其逸。參之故實。以定其訛。暨前史之得失。以辨其徵。遺名家之義例。以畢其指。主儒先之緒論。以要其歸。事核以審矣。志辨以章矣。義嚴以斷矣。詞贍以達矣。積之十餘年。而精研始就。其用意不已勤乎。取一州之所記。以覽千百載之事。若身涉當時。見諸先正。相與揖讓其間。而鬚髮無少爽者。是故風節可仰而思也。德業可考而法也。論議可誦而擬也。先正之遺烈固賴是以顯。而後賢機與。將亦藉聲光以自壯矣。表裔海者。其在於茲錄乎。余與黃子皆史官。天下所當為者。未盡於此也。而黃子先成此者。志厚鄉也。蓋嘗論之。一簣一壑之木。蔽而障之。其波瀾濫溢。觀非不奇也。





然而所觀者小也。迨乎瀰灝瀕然後為江。導積石然後為河。溥扶桑。納蓬島。然後為海。此天下之至奇也。夫史亦猶是也。黃子之志。豈以一州之史為賢哉。示我以全且大。宜必有藏之名山石室者。而是錄之作。亦河海之濫觴焉耳。嘉靖五年臘月朔。賜進士及第翰林院國史修撰儒林郎明山姚淶序。

# 廣州人物傳序

太史希齋黃子。志古聖賢之道。博學而精探。閒以餘力。輯廣州人物傳。蓋吾邦自秦漢以來。幾二千載。其文獻之錄載在外史者。有廣州先賢傳、交廣春秋等書。書缺有間矣。世見於類書者。存十一於千百。廣州湟川等志。荒脫而不覈。正史諸傳。散渙而無統。黃子蒐遺言。繹墜緒。泝流而尋其歸。翦稗而茹其實。勒成一家言。且論次鄉先生之行事。發明其用心。以警偷俗。激頹風。予得而讀之。蓋深有味其言也。嗚呼士君子砥行立名。孰不欲施於後世。然而不盡然者。可不深求其故哉。古之賢聖人。不見信從於天下。其待諸無以異於庸眾人。後世庸眾人。夸毗以相高標。致以相報。其得譽乃過古賢聖人。然而卒有定論。若遊潤異形。天淵異位。此其故何也。蘇子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為。增益之矣。天者理之主宰也。其在人曰心、曰性、曰道。蘊之為德行。發之為事業。賢者循理。聖者樂天。是故道與天同運。性與天同體。心與天同神。其為名也自與天同久。故非天之能植其名也。其所自立者然也。蹈道而不力。謂之天之遊民。色取仁而行違。謂之天之棄民。夫奚恃而久存。故非天之能滅其名也。其所自立者然也。嗚呼。吾邦自秦漢以來二千載。登名是編者惟若此。可不謂天乎。前乎此者。其天定矣。可以俟後之君子矣。繼是而有聞者。上遂為賢聖人。未可知。下流為庸眾人。亦未可知。蓋嘗自揆諸天而已矣。後之繼黃子而修是書者。吾知其多也。

纖鄉先生而修其德行道藝，以成黃子之志者，可無致辨於心術之微哉。翰林國史修撰後學倫以諒序。

# 廣州人物傳凡例

一、先哲凡德業文章有聞者，無論隱顯，皆爲立傳。語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一、編纂之法，以史志爲主，并旁採諸書語意質綴處，稍加筆削。傳後必註曰用某書修，用某書某書參修者，明有據也。若闕文疑字，則不敢妄自增易。

一、自漢至元，皆繫世代者，所以別國朝也。卷首諸目，皆稱公者，尊先哲也。傳中不書公而直書名者，法史體也。

一、子孫有世濟其美者，皆聯書不別爲目，如馬持國子曦、李用子春叟之類。

一、行事相類者得附書，如李玉珪附何昌期之類。同邑里而行非無大顯者得附書，如鄭安石、吳誠附黃損之類。行事背戾而美惡相形者亦附書，如龔澄樞附潘廷珝之類。

一、吳陸胤所譔廣州先賢傳，多苞括交阯人，殊不可曉，今皆附書。

一、德業隆盛者得詳書，如崔清獻公者是已。張文獻公本韶產，嘗寓吾郡，故列諸流寓而不詳書。

一、是編作於正德初，故近世諸名公有不及收者。況所錄止據諸書見聞所限，不無挂一漏萬之失，尚竢後日續成之云爾，非敢妄有所擇也。

一、先哲文字有錄其全篇者，有錄其大略者，有節刪其句者，有句刪其字者，有取其意而易其詞者，要





之求詞旨簡明而已，此亦史家傳例也。

一、諸書語涉不經，與文之不雅馴者，皆芟易之。如前定錄中載黃損事，雖在所錄，然文則非其舊矣。此類是也。

一、史遷、歐陽氏作傳，或不主故常，今做之，如□□傳是其法也。

一、傳後有贊有不贊者，法五代史例也。

一、舊志多缺略，今皆補之，如廣州志不錄董正、簡克己之類。

一、舊志乖紊殊甚，今皆釐訂之。如羅威、唐頌本漢人也，誤列諸宋末；黃舒晉人也，誤列諸五代。夫先賢傳作於吳，而羅、唐已收；南越志作於南朝，而黎里山已載，則其乖紊章章明矣，姑舉此以例其餘。

一、廖冲、古成之，皆名賢，舊志誤寘仙釋中，今爲辨正。

一、忠義以下諸傳，專錄一節之士。

一、方伎止錄星曆醫卜藝術之士，仙佛則附見之，所以黜神怪也。

一、列女獨立外傳者，以閨閫懿行，最易泯沒，是以詳書之。

一、宦者止錄其最賢者三人，餘皆削之，所以示勸也。

一、流寓皆收顯人，不計賢否。蓋朝廷用舍於是乎在，所以著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也。

一、作史之法，同傳同卷皆有微意存焉，今做其例，讀者宜詳之。

# 廣州人物傳目錄


卷第一

漢徵士董公 正

漢太尉諸曹掾鄧公 盛

漢督郵徐公 徵

漢尚書郎陳公 臨

漢徵士羅公 威

漢孝廉布山令唐公 頌

卷第二

晉廣州大中正王公 範

南宋太守鄧公 暢

南梁刺史眭公 元先

南梁王國常侍廖公 冲

南梁刺史馮公 融

卷第三

唐刺史鄧忠烈公文進
唐寧國伯何公弘則
唐鄉先生區公册
唐同平章事劉公瞻
唐國學生鄧公[illegible]
唐校書郎楊公環
唐經略使何公鼎
唐進士張公鴻

卷第四

南漢尚書僕射黃公損
後唐太常少卿何公澤
南唐水部郎中孟公賓于
南漢尚書右丞鍾公允章
湖南副使石公文德
湖南巡官鄧公惟奐



卷第五

宋刑部尚書李公廷珙
宋節度副使周公渭
宋知縣古公成之
宋諫議大夫鄧公[illegible]
宋戶部侍郎馮章靖公元
宋大理評事唐公[illegible]

卷第六

宋國學生崔公[illegible]
宋知州丁公璉
宋鄉進士黃公[illegible]
宋歸正先生梁公觀國
宋知州馬公持國
宋知州黃公勳







宋提點刑獄廖公顒
宋防禦使吳公英

卷第七

宋鄉先生簡公克己
宋知州孔公元勳
宋通判吳公[illegible]
宋鄉先生譚公[illegible]
宋知州陳公[illegible]
宋知漢陽軍曾公機
宋隱如先生劉公[illegible]
宋州判饒公[illegible]
宋知錄蔡公[illegible]

卷第八

宋觀文殿大學士崔清獻公與之

卷第九

宋秘書郎溫公若春
宋吏部侍郎李忠簡公昴英
宋知縣楊公汪中
宋推官陳公[illegible]
宋右正言郭公[illegible]
宋竹隱先生李公用
宋太社司令李公[illegible]
宋鄉進士陳公庚

卷第十

宋經略安撫使張公鎮孫
宋知全州陳公大震
宋兵部尚書王公道夫
元登洲先生區公適
元南恩州教授羅公蒙正
元象山先生張公[illegible]

卷第十一
東莞伯何公真
都轉運使劉公[illegible]
知縣[illegible]公[illegible]
吏部尚書張公[illegible]
試工部尚書麥公[illegible]
戶部侍郎蔡公[illegible]
參政彭公[illegible]
卷第十二
翰林典籍孫公蕡
給事中王公佐
翰林待制黃公哲
教諭李公德
贈監察御史趙公介
卷第十三
秫坡先生黎公貞
教授廖公[illegible]
吏部主事鄧公[illegible]
[illegible]先生[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先生[illegible]公[illegible]
刑部郎中黃公[illegible]
教諭[illegible]公[illegible]



卷第十四
禮部左侍郎陳公[illegible]
按察使周公新
知府[illegible]公[illegible]
副都御使[illegible]公[illegible]
知縣[illegible]公[illegible]
府同知[illegible]公[illegible]
監察御史王公[illegible]







卷第十五
副都御史彭公[illegible]
僉都御史盧公祥
按察副使陳公[illegible]
戶部左侍郎李公[illegible]
參政何公[illegible]
副都御史魯公[illegible]
按察副使鄭公[illegible]
卷第十六
翰林院檢討陳公獻章
布政使鄺公[illegible]
府同知吳公[illegible]
知府張公[illegible]　陳公[illegible]
監察御史余公[illegible]
按察僉事何公[illegible]
都察院都事袁公[illegible]
卷第十七
忠義



宋[illegible]都[illegible]將黃公[illegible]
宋廣州判伍公[illegible]
宋義士熊公飛
贈兵馬指揮譚公[illegible]
義士張公[illegible]
禮部郎中陳公[illegible]
卷第十八
孝友
晉孝子黃公舒
宋孝子韓公[illegible]
宋孝子張公[illegible]
宋孝子阮公[illegible]

元孝子陳公 朝孫
元孝子單公 仲升
孝子梁公 孟祥
義士梁公 惠生
義士譚公 [illegible]

卷第十九

卓行
漢郡主簿尹公 牙
吳日南太守黃公 [illegible]
南宋伏波將軍周公 [illegible]
宋主簿林公 [illegible]
宋試將作主簿劉公 富
宋贈太尉廖公 [illegible]
宋權工部侍郎馬公 南寶
元訓導周公 [illegible]
參政彭公 [illegible]
伴讀湯公 有容
刑部主事金公 誠

卷第二十

列女

卷第二十一

方技
南齊隱士周公 [illegible]
唐道士軒轅公 集
宋太子洗馬周公 克明
宋光祿寺丞陳公 昭遇
錦衣衛鎮撫林公 良

卷第二十二

宦者
南漢招討使邵公 廷琄







宋敕福殿使盧公 [illegible]
太監陳公 [illegible]

卷第二十三

流寓上
漢司徒許公 靖
吳功曹虞公 翻
晉散騎常侍葛公 洪
南宋臨川內史謝公 靈運
南梁太守伏公 [illegible]
南陳中庶子蕭公 引
南陳太市令章公 華
附上開府江公 總
唐中書侍郎崔公 仁師
唐荊州長史張文獻公 九齡
唐侍御史劉公 [illegible]

卷第二十四

流寓下
宋連州文學姚公 [illegible]
宋翰林學士蘇公 軾
宋參知政事陳公 與義
宋南軒先生張公 栻
宋丞相文公 天祥
宋丞相陸公 秀夫
宋太傅張公 世傑
宋尚書徐公 宗仁
宋節度使蘇公 劉義
宋禮部侍郎鄧公 光薦
前翰林庶吉士鄺公 露

# 廣州人物傳卷第一

漢徵士董公正
漢太尉諸曹掾鄧公盛
漢督郵徐公徵
漢尚書郎陳公源
漢徵士羅公威
漢孝廉布山令唐公頌

明　香山黃　佐才伯撰

董正字伯和。番禺人也。少有令姿。就志術藝。年十五。通毛詩三禮春秋。遂以學行知名。公府以其有用世才。當詣其廬。聘香理道。數被辟命。皆不就。遂平末。張角袁術起難。天下大亂。正每仰觀天象。知漢曆之不長。輒掩涕太息。或勸使出仕。嘆曰。潛龍以不見為德。君子以藏寶自完。吾惟俟時。何適相迫邪。賦性高潔。貧寒不戚。志在規俗。躬耕以足衣食。暇即講詩書。陳禮法。遠近多從之游。鄉閭或少為不善。必相戒曰。吾伯和得無入於耳否。有不平者。多詣正直之。隱士南陽車遂聞正令名。不遠千里。徑來投正。正與同志。恩如兄弟。數年中。遂得病。正為傾家救卹。病篤。正呼遂字曰。德陽君更有以見屬否。遂瞻視曰。





以死累君。言訖而絕。正為停柩於堂。殯斂之禮。一視兄弟之喪。躬送喪於南陽而返。粵產素多奇瑰之貨。番禺為都會。商賈湊集。貿遷易以致富。加以夷獠叢雜。習尚輕悍。鬭爭射利。未嘗知學。獨正清白儉俗自樹日健。建安中。正卒。葬番禺之東。衆為刻碑表曰。有漢徵士董君之墓。過者必式。晉隆和中。南海太守袁宏。追想其風采。乃訪求世族。條列行誼。聞于朝。有詔旌表門閭。蠲禁樵牧。用南越志南海志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修　獨頂文集一洗志生修

贊曰。君子守道。非以自善也。蓋將以為天下用也。然必用舍之權定于中。乃可以用於天下而無憾。故時當可用。彈冠而往。非通也。苟非其時。雖鑿坏以遁。非固也。東漢之季。社君皆掾。紀綱陵遲。從以鴟張鯨突之盜。競拔其鼎。可謂大廈將傾。風雨交之。黨錮諸賢。翩然焚如。而尚可以仕乎。儉德辟難。茲其時也。董正從冀衡宇。泥視軒冕。嘉遯之貞。百世所師。嗚呼。遐哉而有斯人。殆豪傑特起者哉。

鄧盛字伯虎。州人也。不知其所以進。仕為秭歸令。聞母病。解印綬去。既歸。母果亡。居喪盡孝。太尉馬日磾嘉其所履服。竟即辟之。初入府為主簿。尋為太尉諸曹掾。時彭城相左尚以贓發罪。三府掾屬考驗踰年不竟。吏選盛擬拷。盛至獄。洗沐尚解械。賜席。乃謂尚曰。君受國重恩。而所坐事理如此。今遇君子。不可以小人道相待。尚感盛至意。對曰。令使君相待如此。尚獨何心不以死相歸乎。即引筆具對。時人語曰。寂闊得莛。皋陶鄧盛。公卿皆禮重之。後徙居蒼梧。用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修

徐徵字君求。州人也。家本蕭舶。少有方直之行。持節不撓。周覽群傳。尤明律令。延熹五年。由中郎為督郵。時中常侍唐衡豪貴。京師號為唐獨。諱言嫉所與校也。遣賓客至蒼梧。頗不循法度。徵便收客郡市。先啓已。乃白太守。太守大怒。收徵付獄。主簿守閣懇白曰。此人無故恃強貰買。既侵百姓。又汙婦女。徵上念明政。擬刑申恥。令不使治郡。無復爪牙之吏。後督郵當從縣行。奉諸貴戚賓客耳。太守不得已釋之。徵為人短小而果敢。世以為智過其軀。初明帝時。嶺表張重仲篤者。為日南計吏。至京師。帝訝其么麼。問之曰。何郡小吏。重抗聲對曰。臣日南計吏。非小吏也。陛下欲得其才邪。抑將稱骨度肉也。帝嘉其善對。後至通顯。徵居常以重自擬云。用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東觀漢紀參修



陳源字元流。南海人。出給郡役為戶曹佐。源性廉潔。家貧偷安不至。同郡人倫先至。呼之共食。源未肯留。由是知名。後為尚書郎。習練故事。為九卿所重。故人有譏源欲通苞苴者。源絕口不答。臨別便與訣曰。子以言汙我。從此與君絕交。從司徒上書言事。忤權貴。得罪廢于家而卒。與源同時以官業著者。有中朔黃豪。豪字元游。為九真都尉。性廉慎。嘗著布襦布袴。不事綺紈。鄉邑歎羨之。後擊狂賊有功。入為河中相。蒙字子微。為外黃令。均己節儉。粗衣蔬食。所得俸秩。悉賜貧民。凡幽滯一縣稱平。當時鄰縣蝗蟲為災。而獨外黃無有。歲皆豐熟。民先流移者。悉歸附之。閩境大治。刺本蒼梧人。而豪交阯人也。與郡陸胤為刺史。著廣州先賢傳。各紀其事。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參修

羅威字德仁。番禺人。天性純懿。髫即知禮誼。少喪父。哀毀如成人。奉母能盡色養之道。遇寒常以身先溫被席。母乃寢。夏月必撤帳而臥曰。吾寧數蚋。恐去齧吾母。制行雖傷。口不挂俚褻之言。足不及貴富

者之門。待婁學如嚴資。然先世遺以負郭之田。力耕以自給。非其力不食也。鄰家牛數犯其稻。威刈芻薦納其門而去。牛家知之。感其長者。自是收檢莫敢犯。山遇老稚負載於途。率爲代其任。邑人化之。孝慈成俗。令異其行過人。辟以爲吏。不就。強之。勉力。遂偕母遊於增城。母後卒。威泣血竹立。日進淡米食蔬醯者三年。既葬結廬于墓。朝夕盡哀。白鹿止其墓側。馴擾如家所畜者。世以爲孝感所致。威與同邑唐頌齊名。王僧孺之爲南海太守也。下教求士。有曰。此境三國錯壤。百粵舊都。識闕吳別。分是望部。風序泱泱。衣簪斯盛。其川岳所產。豈在明珠大貝。桂蠹翠羽。孝實人經。則有盧威唐頌。學惟業本。又聞陳元士燮。自是高尚獨往。相望於岷嶺。懷仁抱義。繼蹤於前史。蓋以廣之多賢。由數公者倡也。陳元者。蒼梧封川人。治左氏春秋。父欽。官至厭難將軍。元以父任爲郎。光武朝。嘗請立左氏學。又辭勿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其子堅卿。亦以文學知名。士燮者。蒼梧廣信人也。亦明左氏傳。建安中。仕至交阯太守。遂於爲政。其弟壹。領合浦太守。武。南海太守。皆以文業震一時。時謂三陳四士。然躬行親感。或少愧焉。南海民以威頌皆先賢。皆尸祝之。其祠今不存。(用舊文獻通考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南海志廣州志參修)

贊曰。三代而上。其取人也尚行。三代而降。其取人也尚言。人之所取。吾之所以斷取。皆于言焉。則勢之所至。務爲外也必矣。務乎其外。則不暇以自善。人之所取。吾之所以斷取。皆于行焉。則勢之所至。不務爲外也必矣。不務乎其外。則不容以不自善。是蓋古今大較。而君子之日難其人也。若盧威者。賢乎哉。其倫理篤。其行誼孚。其感召神。其令名昭晰而無窮。所謂匹夫而化鄉人者也。烏虖賢矣哉。世之言威者。昧於論其世。而以爲宋之南渡產也。而不知吾廣賴以變澆漓之俗者。其倡也。區區以宦業顯者。每奪譏而標指之名。德如威。莫或加焉。烏虖。其於風教何如也。

唐頌。字德雅。番禺人。奉養以孝聞。迨遭父母喪。擗毀幾至滅性。逮葬。躬負土爲墳。於墳左爲小廬。寢以苫塊。寢處其中。扶服哭踊。朝夕捧盥進膳。事之如生者凡六年。有甘露降於塚樹。鬱郁羅對。彌月不已。人咸訝頌。見白鹿拾食廬次。如家畜。咸異之。稱爲唐大孝。頌自是終身衣不純采。非祭不近酒肉。忌日必齋肅以祭。見父母所遺物。或經父母所歷。輒捧手而泣。人始以爲矯。及察之恆皆然。而後知其篤行之純。蓋天性也。有司察孝廉。仕爲布山令。布山在鬱林境中。雜以民夷。號難治。頌鎮以大和。不事威制。撫循柔遠。及歸葬。民感其仁。無梗化者。後頌卒。民報祀之。南齊永明中。范雲爲廣州刺史。至任。首遣使祭孝子。南海羅威、唐頌。蒼梧顧琦、丁密等墓。思以厲薄俗也。琦字孝異。居母喪。獨身立墳。踰年乃成。手植松柏成行。哀毀踰制。感物通靈。有飛兔白鳩栖息廬側。見人輒去。見琦而留。密字靖公。性清介。非家織布不衣。非己耕種菜菓不食。蒞盜之餽。不受於人。遭父喪。廬于墓側。有雙兔遊廬旁小池。見人馴伏。後遭母喪。復廬墓三年。歸至舊廬一宿。故雙兔復至。遊戲池中。又有交阯丁茂字仲廬者。母殁負土治冢。手足皸裂。列樹松柏。白鹿遊乎左右。之三人者。並載廣州先賢傳。故得附書。而梧州人訛呼術爲丁幽云。(用舊文獻通考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南史南海志廣州志參修)

贊曰。盧墓孝乎。曰孝。其亦有所本乎。曰有。然吾聞之也。張南軒之言曰。古不墓祭。非略也。知鬼神之情





狀。不可以墓祭也。胡致堂之言曰。送死之禮。卽遠而無近。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知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墓祭綺無嘗於禮。而況廬墓乎哉。曰古者之爲禮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是顏淵氏之教也。然則非歟。孔子葬泗上。子貢廬於塚。弟世世以時祀孔子塚。烏虖。事師且然。況親也哉。詩云。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敬親所植也。體魄所藏。當何如哉。義起而祭。因心而廬。孝之道也。禮也。二公蓋有爲而言爾。乃若孝格于皇天。化行於荊棘。唐頌近之。

#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


晉廣州大中正王公 範

南宋太守鄧公 [illegible]

南梁刺史覃公元 先

南梁王國常侍廖公 冲

南梁刺史馮公 融


王範。南海人也。好讀書。有鑒識。州閭推重之。吳孫皓時。閉戶不出。或問其類。對曰。見彈徵而弗避。非宜篤也。亂世而求聞達。非知士也。人以爲名言。郭馬亂廣州。逐刺史徐旗。範從旗避難。朝夕不離側者五年。旣歸。以琴書自娛。未嘗妄交。有司賢其行。數辟之。皆辭。晉平吳後。遵行九品官人之法。每州置大小中正。俱以本土人爲之。刺史熊睦薦州人。德光才盛。無踰範者。乃以範爲廣州大中正。選舉人才。第其高下。皆愜輿論。時赫許遜河內司馬彪號博學。嘗著九州春秋。盛行于時。範覽之。見其略於嶺服。紀錄弗稱。乃蒐羅百粵典故。爲書。名曰交廣二州春秋。太康八年。表上之。訂遜誤。衆見之稱服。自是名動京師。範爲人卓犖不羣。未嘗事流俗事。篤學至老不厭。交廣素缺修載。自範始創爲之。其後有黃恭字義仲者。復著交廣記。吳興沈懷遠則述南越志。顧徵、裴淵各撰廣州記。大率不外範所錄。以若范璦之

交州先賢傳、陸胤之廣州先賢傳、楊孚之南交異物志、嵇含之南方草木狀，乃有補其所未備者，然皆承範楙輿者也。（用川、太平御覽、藝文類聚、三國志、玉海、南海志參修）

贊曰：吾廣故荒落，文獻或不足于徵。幼學時，思式于古，我聞人來諸簡袠，莫之或睹也。或睹焉，特近世焉耳矣。乃博觀類書，見所謂傳志，爲吾廣作者，蓋寥如也。蓋但有其目焉耳矣。求諸簡袠，而卒莫之或睹也。豈兵燹之後，散爲煨燼，不可得邪。抑篡述之儒，世乏其人，無以紹邪。不爾，何寥寥也。若乃王範交廣春秋，非贍詞工，昔稱之而今不傳。嗚呼，識時之通，非上之忠，秉心之公，亦足以芳耀於亡窮矣。

鄧

鄧晉字約子，世家桂陽之郴陵里。母張氏，孕晉時感異徵。幼爽闓有至性。父思蹊當戍邊，呼晉小字曰阿發：吾今登途矣，歸期未可知也。晉應聲而泣，拜伏訣別如成人。時甫四歲，世以孝童稱之。又歲餘病死，一夕，既夢人謂曰：上帝憐汝早孤，特存汝。晉既愈，日顧天願以身代父死。未幾訃果至，殯思遂時，哭踊切至，聞者皆爲竦偈。宋元徵中，舉秀才，爲郴小吏。適館閣文帙遭火，詔郡國悉上民間所藏，郡遣晉進圖至京師。宋帝以其有功，璽典賜錢幣紵綵。命本郡太守缺，詔卽以晉代之。皆遇異人與語，自是精識敏悟，預知未來事。及領職遵郡，剖決無滯，有惠澤于民。創遊州城池，築橋梁里道，無慮日，然經畫有方，民不告擾。齊永明中卒，贈司徒。民思其德，立廟祀之。（用桂陽舊志、今連州志參修）

覃

覃元先者，南海人也。初名無名，勇力善騎射。齊末反者四起，元先召募民兵，爲鄉邦衛，據有番禺。梁高祖興王日，廣州刺史李堅識人說下之，使歸梁。任孝恭代堅爲書曰：昔陸賈與華定交，知於南越，長卿拔緒，通夷險於夜郎，故傳美於往書，流芳於篆素。足下南中盛族，嶺表豪門，聲譽既深，流芳已征，但道暢風雲，論平生而莫卽；江山阻礙，銜杯酌以何因。空想神魂，徒勞夢寐。僕世冥威儀，門勒鐘鼎，提干海岳，推轂數千。雖我不才，實兼文武，竊私弗替，應茲閫外，屢蓋所臨，實宣慈造。足下剪舉一隅，同奉家國，進止之宜，實俟高算。得書卽詣闕降。高祖召見，謂曰：公當立勳業，豈森富，奈何無名乎。元先遂改名，拜東寧州刺史。在任累著戰伐功，加雲麾將軍。侯景反，元先與蕭化侯蕭討之，擒斬賊將，所向無前。會元先卒于師，雲途遁歸南海。（用藝文類聚、南海志參修）

廖

廖冲字清虛，桂陽人。博學能文辭，於經史無所不通，飭身修行，鄉閭稱之，以儒稱知名。仕梁爲主簿，西曹祭酒。時武帝好儒學，招徠天下名士，冲與焉。皆命賦詩，稱上意，嘉賞之。湘東王之就國也，聞冲有詞藻，請以爲王國常侍。上許之。王爲人性猜忍而外浮華，喜談老子而莫知其要。冲嘗坐講，遜辭欲自靜之說以諷之。凡王所爲，多所規諫，遂日見疎薄。是時帝既耄荒，諸子又皆闒汰不法。冲私謂所親曰：根本撥矣，天下必不能久治。吾嘗去，且不去，王將以緒汝汝我。卽浩然掛冠歸，結廬靜福山居焉。時大同三年也。託迹黃老，以鍊丹服氣爲名，幽棲自適，不復知有塵俗事。人往訪之，見其吟眺水石間，猛虎怪蛇，馴狎其側，休休如也。遂共以爲得道矣。陳光大二年卒，壽九十有七。世之好事者，相傳冲白日上昇，號其地爲仙翁壇。其謬如此。唐刺史蔣防經所居，爲作碑銘，有捫巖攬雲，瞻仰不足之嘆。且謂冲棄名金飭，脩身玉堂，辭詞林學府之職，以紅霞丹灶爲家，鶴骨松貌，泉渟谷虛，寓形人間，天地無累，蓋扶桑公





陶璜居之流也。刻石山下，後人卽其地爲祠祀，不復知冲爲儒者矣。（用廣川志、文獻參修）

馮

馮融，新會人，北燕馮昭成帝宏之裔也。宏爲魏所敗，東奔高麗，使其子業將三百人浮海奔晉，因留居番禺。融，業之孫也。世爲羅州刺史。至融能以禮義威信鎮其俗，役引文華士相與爲詩歌，撥中化之蘊之域，弦誦日聞。每行部所至，蠻酋焚香具樂，與鼓旌而拜迎者相望。輒戒其下曰：偶都老來矣，毋爲不善以嬰罪戮。都老，僚言長稱也。自是溪峒之間，樂樵蘇而不罹鋒鏑者數十年。初融之蒞政也，嶺三世爲守牧，然他鄉羈旅，號令不行。乃爲其子高涼太守寶娶於郡大姓冼氏，僕人始相率受約束。融所以結人心者，婚冼氏之力也。融既卒，郡人思其德，祀之。隋初平陳，嶺南共推冼氏爲主，保境拒守，尋遣其孫魂以所部八州降附。後交州刺史李遷仕及番禺王仲宣之亂，冼氏皆討平之，累封至譙國夫人，諡誠敬，而贈寶爲譙國公。寶子僕以功拜平越中郎將，先冼氏卒。僕子盎，隋末有定亂功，統有嶺南諸州。或勸自王，盎曰：吾居越五世矣，常忝先業，何敢自王哉。武德中，歸唐，授高州總管，封越國公。二子知戴、知式，皆爲刺史，奕葉通顯，鄉邦賴以爲保障，至盎功業尤烈。自融而上，墳墓皆在新會，實以後乃居高之良德焉。（用南中一統志、新會志參修）

贊曰：鄧晉之孝，覃元先之勇，馮融之政教，可謂難矣。廖冲之見幾而作，可謂明且哲矣。故皆著于錄。嶺嘗怪夫江東分王，垂五百年，吾廣未有以德業著者，豈稚結箕踞之風未變，輕悍之習尚存，故不足於用歟。然秦漢既闢，華風日盛，才秀頎然挺生，惜所謂先賢傳者不盡傳耳。嘗觀十室之邑，果無忠信者歟。觀諸晉書、南史，其能自表見者，大都競浮虛而鮮實用，踣顛唐以貽僇辱，國亡足爲吾人歎也。嶺嶠表去天萬里，或者帝昂汲引之無其附乎。史稱揭尊之裕，重土樂鄉而不能自激以有爲，豈其然歟。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語曰：燕昭好馬，駿馬來庭；葉公好龍，真龍入室。信有自哉。

# 廣州人物傳卷第三

唐刺史鄧忠襄公 文進
唐寧國伯何公 昌期
唐鄉先生區公 册
唐同平章事劉公 瞻
唐國學生邵公 謁
唐校書郎楊公 環
唐經略使何公 鼎
唐進士張公 鴻

鄧文進。南海人。家素雄于財。至文進獨折節讀書。以故士之旅從者。競趨其門。文進皆館穀之。賓客至千餘人。因擇其勇略者。使扞鄉井。俚俐夷獠。聞風慓服。役屬唯謹。隋末宇文化及弒煬帝于江都。盜賊布滿天下。五嶺亦擾。文進散財集兵以赴難。旬月之間。衆數萬。掠地至始興。時賊帥林士宏據虔。稱兵不克。進與戰輒敗。於是保有廣韶二州。歸之者如市。蕭銑楊世略據循潮。馮盎據高羅。寧長眞據欽廉桂林諸郡。文進皆通書使。以生民爲念。定盟同歸于好。百粵之境。得免於兵革者。文進之力也。無何、士宏





稱帝。遣使至番禺。授諸帥以僞官。文進獨不受。唐高祖武德五年。諸帥次第納款。是年四月戊寅。文進遂統所部降。高祖賜敕獎勞之。即拜韶州刺史。既仕。益盡心民事。移郡治于水西。梁王蕭銑發兵攻樂昌。文進堅守。累立戰功。卒贈鷹揚衛上將軍。初理郡時。嚴正有威。爲吏民所畏。每戰必身先士卒。或奮臂一呼。風雲變色。軍中諺曰。鄧守呼。百夫避途。言其勇也。沒後多著靈響。郡人爲之立廟。祀于樂昌近側。配享張文獻公祠。故泰中追謚忠襄。子孫留韶。遂爲始興人。又有廣州大姓鄧子儀者。家有部曲。復雄于財。高元朝、每五管征討。恃以爲援云。用唐書一統志參修

何昌期。陽山人。少有膂力。能觸奔牛。羣兒長之。及長、能挽二石弓。以是知名。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叛。朝廷詔下郡邑求武士。昌期與同開李玉珪應募。郡守試之。騰踴超距加人一等。乃授隸元戎幕下。時賊帥高秀嵒大侵河北。震動。昌期時爲裨將。與衆謀曰。秀嵒故哥舒翰將也。勇悍有謀。若布陣既成。難與求勝。不如乘其未陣擊之。乃先士卒登。大呼陷陣。賊衆披靡。遂敗之。秀嵒逃走。方承平日久。士氣靡儇。追祿山叛。鼓風奔北者。十軍而九。及昌期以果敢倡。諸將皆相謂曰。南人素孱劣猶爾。可居其下乎。爭先踴躍求自効。祿山之破。自秀嵒之敗始也。有司上其功。上甚嘉之。累遷千牛衛上將軍。封寧國伯。昌期於兵書不甚覽。然能仗忠義。奮威武。氣蓋三軍。軍中目爲何十萬。言其材勇足十萬人敵也。玉珪少以氣義雄勇。爲鄉閭所欽憚。身長八尺五寸。雙手過膝。吐音洪亮如鐘。後爲郭子儀部將。子儀每愛其膽力。常置左右。卒安史復兩京。與有力焉。摧鋒陷陣。所向無前。人服其勇。隸元戎幕府。卒歸葬陽山溪下。



鄉人廟祀之。至于今不替。用道州志、廣州志參修

區册

區册。南海人也。系出區冶子之後。著於長沙。以南爲名族。册爲人喜讀書。循理。謹持雅飭。惟恐戾于典則。人樂從之遊。家徒四壁。蕭然揖盎其間。挾筴呻吟。無少倦。時下筆爲詞章。千百言衰衰不休。自郡守以下。皆重其文采。貞元十九年。監察御史韓愈以言宮市。極論天下根本。爲幸臣所譖。貶陽山令。愈大儒也。以道自任。世方之孟軻。册以道喪學絕。無所依歸。遂冒險往陽山師愈。愈亟稱許之。及册歸。送之以序曰。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章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而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其見重於愈者如此。二十一年。愈徵爲江陵法曹。累官吏部侍郎。文章爲一代鉅工。册出其門。因是知名。時又有區宏者。亦遊愈門。愈有送宏南歸詩。張籍亦有詩送宏。蓋與愈周旋頗久。愈遷法曹時。宏隨至荊門。及愈入爲博士。宏亦隨之。丹陽洪興祖謂宏即册。然其始末不類。或其族人也。夫顏淵得孔子而名益著。樂正子獲救于孟軻。而造詣乎善信之域。孟軻之沒。道幾於滅。其有明之者。識得

一人焉。曰張仲舒。唐得一人焉。曰韓愈。雖或未醇。亦可謂千一之儒矣。愈來南。册從之遊。特立興起。知所嚮慕。質炎散名垂不朽。宜也。使李賀皇甫湜之徒。皆以册之心爲心。愈之道。或者其不泯矣乎。嗟乎。此余鎭城倉之所以接述於世也。（廣州文集南海志參修）

劉瞻

劉瞻字幾之。連州人。其先出彭城。後徙桂陽。祖升。父景。鄉坊從事。瞻寄僑有文學。才思叢敏。大中元年。登進士第。辯中博學宏詞科。除西蜀掌書記府。累遷太常博士。劉瑑執政。素重瞻之爲人。薦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爲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同昌公主卒。懿宗捕大醫韓宗紹等送獄。詔逮繫宗族三百餘人。瞻喚諫官。皆依違無敢言。即自上疏固爭曰。修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醫者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差跌。械繫老幼。物議讙譁。奈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帝不說。瞻又與京兆尹溫璋等力諫。帝大怒。即日賜罷。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爲荊南節度使。韋保衡與路巖共譖之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藥。俄斥康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己有。御四方之賂。惟恐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御史中丞孫瑝。諫議大夫高湘等。坐與瞻善。皆貶嶺南。巖等殊未懼。按圖視驩州去長安萬里。即貶驩州司戶。參軍事。命李庾作詔極詆。將遂殺之。天下謂瞻鯁正。特爲讒擠。舉以爲冤。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解。巖等不敢害。僖宗即位。徙康虢二州刺史。以刑部尚書召。復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將還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居相位三月。薨。人以爲韋路之黨劉鄴者鴆之也。瞻爲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留儲。無第舍。四方獻餽不及門。行已終始完潔。弟助。字元德。性仁孝。幼時與諸兄遊。至食飲取最下者。及長能文辭。好黃老言。年二十卒。子三。曰湜。曰陟。曰延。賛謂南尉有拾遺。（按廣州志一統志瞻子賢天祐二年進士任翰林學士與史不同當考。用唐書本傳通鑑廣州志參修。）

贊曰。瞻之貶也。天下以爲戚。及其見用。市人爭讙。非德業在人耳目。曷臻茲乎。章其贊元經。世必有大過人者。何則。律身苦節。有所不爲。斯其驗也。傳曰。人有所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瞻之謂歟。惜史牒所傳。特直言一事而止耳。通鑑載瞻見斥時。鄴有力焉。及再相。鄴置酒延之。歸而卒。胡寅以謂飲仇人之酒。推誠之過也。雖然禍福之來。天也。天不可移。智者有所不逃矣。瞻尤耶。

邵謁

邵謁者。唐之詩人也。世本謂連人。後徙曲江。故後徙翁源。家焉。詩道大昌於唐。而中原荊蜀多名家者。五嶺以南。當開元盛時。以詩文鳴者。曲江公張九齡一人而已。柳宗元以謂九齡兼攻詩文。但不能究其極。顧於南士獨稱詩人廖有方者焉。其言曰。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本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徇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徇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宗元之貴有方者。其言如此。而又於世之貴有方者。加厚望焉。必其詩之果當乎其心也。其爲人之果足貴於世也。然有方之詩與其爲人之詳。不可得而傳也。後世所錄唐詩以傳者。獨謁與曲江公錄然並存。然則嶺南詩人如有方而





不傳者。不知凡幾。而可謂寥無人哉。謁以晚唐一介士。獲永其名。至與諸名家並行。其詩嘗不下人矣。使宗元見之。當何如其貴之也。世傳謁顚末可異焉。始謁之家貧也。貧且賤。屈爲縣吏。令有客至。日使梯脯者三。謁不應。又顧指之者三。謁不應。令乃怒悔辱之。謁瞪視曰。咄。吏豈供汝梯脯者耶。且爾書干祿。亦易與耳。大丈夫當仰居人上。安能俯爲人役。令益怒。大言曰。死狗骨敢爾。盡索來。於是左右提曳之。謁不爲動。推臂而出。援刀截其髮。若懸門矣之曰。學苟不成。有如髮。發憤讀書。罔間晝夕。築書堂隱起水心。距縣十里許。平居嘿嘿。遂然如里中兒。親友多笑之。謁不自沮也。久之博通經子百家。束髮苦吟。尤工古調。學既成。爲有司所舉。抵京師。隸國子。辭華婥婥。廣耕開。嗟乎謁之成名也。由寸中耿耿者激之也。天道莫不有陽則而陰渦勝之。人莫不有勁氣。而物欲柔之。故其事君必突梯滑稽以求容也。其處官必狐媚蟻屈以求媚也。其臨難必甘辱以求免也。其側事必枉道以求合也。得志則求滿。失意則求哀也。詩則僞而寄也。窮則悲而許也。苟可擬富取貴。無不爲者。無他。失其義器之本心也。苟能充其本心而擴之。其氣可以礴天地。其誠可以入金石。孚豚魚。天下事無難處者。而獨工爲詩乎哉。今有會稽之竹箭。揉而箭之。鏃以鋼金。附以南鵰之勁翮。引滿而發。貫犀兕七屬之甲不難也。徑寸寸而屈之。曾不足以爲梃。易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直方而大。利孰加哉。謁居京師最久。所與善皆名士。然剛躁與時戾。以是竟不第甲科。作詩多刺時事。其論政一篇曰。賢哉三握髮。爲有天下憂。孫宏不開閣。丙吉寧問牛。內政由股肱。外政由諸侯。股肱政若行。諸侯政自修。一物不得所。蟻穴滿山丘。莫實薄本死。不因一葉秋。朱雲若不直。漢帝終自由。子嬰一失濁。渭水東悠悠。是時藩鎮強戾。宰相多非其人。故謁詩及焉。溫庭筠以其數奇而不遇也。乃榜其所作三十餘篇。以振公道。後甫釋褐而卒。卒後降巫賦詩。自稱鄴先輩。世共神之。迹謁之爲人。大抵剛而無養。躁而無斂。躁而無制。故其言凌突而觸人。剛而無養。故其勝氣掩而自放。使或聞道而集義。以充其氣。固宗元之所謂鍾於陽德者。其所樹立。曷止是哉。志竟不施。沒有餘鑑。可哀也已。謁有詩集。南漢史官胡賓王者序之。以傳其後。吾廣詩人有何澤。孟賓于之屬。然皆不逮鄴謁。（用廣州郡志參修）

楊環

楊環。南海人。力學工詩。隱居羅浮。咸通末登進士第。初赴省時。夢登高臺拾草得玉璧。及除宏文館校書郎。人賀曰。子居是職。所謂璘璘芸閣也。始悟所夢。拜官後。時事日非。即拂衣歸隱。至梁令周鼎與環友善。極稱許之。又有裴隱居黃隱居者。家于廣州之朝臺。與環莫逆。日以琴樽自娛。時人稱曰南濱三隱。（用南海志參修）

何鼎

何鼎。番禺人。少聰悟。日記萬言。大中初進士。篤仕著作郎。遷潮州司馬。以能名。節度使李迢辟置之。累遷容管經略使。時承亂後。民生憔悴。鼎加意招徠。賴以安堵。僞賊梁宗攝叛。鼎單車往說之。賊徒皆力林立。鼎從容諭以禍福。且曰。汝曹何不兵我。宗與其徒皆拜泣曰。願聞何使君為誼之日久矣。開示逆順。大有造于吾人。是吾儕再生之秋也。其敢逆命以干天刑。即率其衆歸耕。終鼎之任。無胠篋者。康州二州歲大歉。賑濟不足。以俸周之。會鼎小疾。民有燃指禮佛爲之祈者。鼎尋昇遐。時朱全忠強逆不臣。鼎

諭諸子曰。汝愼毋事全忠。全忠兇德類祿山。必有篡緒之禍。以吾觀之。全忠必將改王。以星象言之。唐家當復興。吾分野有王氣。其在河東乎。鼎沒後。友珪弒全忠。莊宗滅友貞。一如所言。諸子守其訓。皆事莊宗。〈州南海志、南滄集參修〉

擬鴆。連州桂陽人。唐天祐末年進士。知運祚將易。遂隱遁不出。天下聞而高之。為詩精絕。世所傳誦。有集一卷。今亡。〈州連州志、連州新志參修〉

# 廣州人物傳卷第四

南漢尚書僕射黃公 損
後唐太常少卿何公 澤
南唐水部郎中孟公 賓于
南漢尚書右丞鍾公 允章
湖南副使石公 文德
湖南巡官鄭公 愉文

黃損字益之。連州人。少慷慨有大志。築室于靜福山。扁之曰天衢。讀書吟嘯其中。罕與浮俗接。以積學績文聞于時。尤善為詩。每遇山水會意處。援筆賦詩殆遍。自謂所學未廣。乃扁舟遨遊洞庭、匡廬諸名勝。納交天下士。都官員外郎宜春鄭谷。為湖海騷人所宗。一見亟稱揚之。舉其詩數聯謂曰。君殆無負幸所有也。皆相與定近體詩格。世多傳之。又嘗著書三篇。類陰符鬼谷論。修治之術。具有宏識。議者每期以公輔器。為有司所薦。登梁龍德二年進士第。歸自京師。適廣州與梁絕。乃仕南漢主劉龑。納損謀。國事多所咨詢。稍親任之。累遷至尚書左僕射。取湖南數州。皆其策也。會龑建南薰殿。彫沉香為龍柱。務極工巧。少不如意。輒誅匠者。前後十餘人。損進諫曰。陛下之國。東抵閩越。西盡荊楚。北阻彭蠡之波。南





負滄溟之險。蓋舉五嶺而有之。犀玉珠貝。果布之富。甲於天下。所謂金城湯池。用武之地也。今民庶窮落。而工役繁興。天災人怨。兵家所忌。苟或不虞。其何所恃以為戰。且汴洛未平。荊吳猶叛。正宜務農息民。以宏聖業。庶遏強敵。乃縱耳目之好。盡生民之膏。興土木之工。傷樸素之化。供一己逸欲。而失天下心。臣竊為陛下不取也。龑不說。會宰相缺。羣下多推損者。龑謂左右曰。我殊不喜此老狂。久之病卒。所譔述有桂香集行于世。損為人該博多能。性輕利重義。嘗相貫築高良之邪陂。護田疇。多所收。鄉邦賴之。其在匡廬也。與桑維翰、宋齊邱相友善。每執手論天下事。二人自以為不及。損亦自負。嘗遊五老峯。憩小盤石。有叟長嘯而至。謂維翰曰。子異日當位宰相。然而猜。猜則不得其死。謂齊邱曰。亦至宰相。然而忍。忍則不得其死。獨謂損曰。此子乃有道氣。當善終。然才大位晦。不過一州從事耳。損猥曰。有才何患無位。下僚曾足稽黃損邪。叟笑曰。非所知也。其後維翰相晉。齊邱相南唐。皆見殺。損雖位僕射。管州從事祿也。世以為前定云。同鄉有吳瀛、邵安石者。亦知名。與宰廷後。唐光化三年進士。黃巢之亂。為寇兵所獲。朱全忠深器之。從之幕府。官至大記。安石亦唐乾符三年進士。後仕全忠。全忠將兵河上。對壘晉人。遣使匣金幣通好。偽云永和重寶也。須人主莊肅發之。安石請以匣與啓鑰。機發。矢貫胸臆。全忠嘉歎。擢右諫議大夫。皆先損時。然學行不及損也。嗚呼。五季之世。天荒晦冥。賢人退隱。其得位者。大都椎埋攻剽之徒耳。損之學雖曰未純。使有所施。未必無可觀者。惜也鬼神實司之。齎志以沒。罔攸用。〈連州志、一統志、前定錄參修〉

何澤者。鼎之子也。少好學。長於歌詩。舉進士。為洛陽令。唐莊宗好臘。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遊以害多稼。使民何



以出租賦。吏何以恤民耕。陛下不為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為之止獵。拜倉部郎中。明宗時。數上書言事。明宗幸汴州。又欲幸鄴。而人情不便。大臣雖言不聽。澤伏閤切諫。明宗嘉之。拜吏部郎中。史館修撰。五代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既喪而割乳廬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號為蠲紙。澤上書言其弊。明宗下詔悉廢戶部蠲紙。民便之。澤與宰相趙鳳有隙。數求為給諫。鳳不許。乃以為太常少卿。未出而澤先知之。即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法。乃以太僕少卿致仕。居于河陽。澤時年已七十矣。晉高祖入立。召為太常少卿。以疾卒于家。嗚呼。亂世信難為臣哉。澤之仕明宗也。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顙。北面而呼曰。明主。明主。史臣以為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明宗寢年。澤慮國本未建。即遣陳宜子諸國。上章言事。請立秦王為皇太子。史又以為秦王素驕多不軌。遂成其禍。由澤而始。愚謂明宗於五代號小康。目以明主。未為太過。然亦臣子尊稱之常也。五代諸君。篡弒相尋。未有建儲者。使秦王苟立。或免弄兵之禍。國有長君。從珂未必能遽取也。可多非澤哉。雖然。昔高祖之命。澤不拜可也。使澤居唐盛際。誰謂非直臣哉。嗚呼。亂世信難為臣哉。〈州五代史本傳修〉

孟賓于字國儀。連州人。少聰穎。游鄉校。力學不怠。父以家貧。且賓于無他兄弟。力止之。賓于進曰。衆甚不

如孤月照。牛羊滿山捉獨虎。父奇其志。晉天福九年。登進士第。仕湖南江南。歷縣令水部員外郎。終郎中。賓于能詩。有盛唐風致。工部侍郎李若虛廉察沅湘日。賓于以詩數百篇。號金鑑集。獻之。大爲稱賞。因採集中尤異者數聯。馳書朝廷。聲譽藹然。李昉者。同年進士也。與之友善。後昉仕宋。官翰林。而賓于猶爲南唐郎官。寄賓于詩曰。初擲寶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名喧洛下。只今詩句滿江南。蓋惜其不顯融也。後歸老于鄉。號群玉峯叟。年八十卒。賓于以詩鳴。爲世所重。性好獎拔後進。新淦令李有中者。詩有乾坤一夕雨。草木萬方春之句。賓于稱爲方干、賈島之徒。有中由是知名。宋陳堯佐序其金鑑集。有云。如百丈懸流。瀉激澗落於翠巖間。清雄奔放。望之聳人毛骨。自五代詩人以來。未有過賓于者也。今其集不存。恐皆於類書中得賓于所爲公子行焉。其詩曰。錦衣紅奪彩霞明。侵曉春遊向野庭。不識農夫辛苦力。驕驄踏麥青青。亦佳句也。（用連川志廣東通志文獻大成參修）

鈕九章。番禺人。博學能文辭。南漢劉龑之據廣也。設科取士。九章以進士及第。累遷至中書舍人。尤見知於晟。晟喜其文思敏捷。嘗建離宮碑記。既詰勅多命九章爲之。運筆斯須。華藻眩目。由是名聞于諸國。晟遊羅浮山。應制爲詩文。多稱旨。每曰。九章倚馬才也。拜工部郎中。知制誥。乾和六年。使九章聘楚以求婚。楚不許。九章還。晟曰。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是時。馬希廣新立。希萼起兵武陵。湖南大亂。九章具言楚可攻之狀。晟遣巨象指揮使吳珣等伐之。克賀、桂、連、宜、嚴、梧、蒙七州。晟以九章與其功。賞賚不可勝紀。有司奏九章名儒宜爲儲君輔導。晟命教長子衛王繼興。晟卒。繼興即位。更名鋹。以藩府舊僚稍敬重之。擢尚書左丞。參政事。時鋹淫戲無度。委政宦侍陳延壽、龔澄樞等。女巫樊胡子、宮婢盧瓊仙。朋妖亂政。宮禁爲之汚穢。九章深嫉之。抗疏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鋹不能從。羣小皆仄目。大寶二年。鋹祀天南郊。前三日。九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彥眞望見之曰。此謀反耳。乃拔劍升壇。九章迎叱之。彥眞馳走。告九章反。鋹下九章獄。遣禮部尚書薛用丕治之。九章與用丕有舊。因泣下曰。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公可告之。彥眞聞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仇耶。復入白鋹。幷捕二子繫獄。遂族誅之。是日天色慘黷。道路以九章銜忠。輒皆爲之掩涕。彥眞誅後。始收葬焉。九章弟有章。亦有文學。累官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先九章卒。嗚呼。危行言孫。處亂世之大律也。九章一犯其禁。因于厥家。縱然脂韋浮沉。萬世猶有腥羯。當鋹時。蓋有自宮以求進者。其於九章賢不肖何如也。（用五代史南漢志參修）

石文德。連州人。少志學。一覽輒不忘。弱冠讀范曄漢書。摘其瑕疊數百條。爲辨駁。先達見之曰。公羊墨守。不能過也。素不善草隸詩律。得晉帖數紙於破箱中。及閱殷璠詩選。模倣久之。遂出儕輩上。遨遊湘漢間。無所知名。儀尾長沙。遇天策府學士桂陽劉昭禹與語。大見稱許。會端午共飲。文德賦艾虎長句。演進奇拔。昭禹驚曰。子文苑之雄也。言諸楚王馬希範。得隸詞學。秦夫人卒。王命中外有文學者爲挽歌。文德詩有云。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王大異之曰。石文德乃有此作。評以爲同列第一。未幾授水部員外郎。改其鄉爲儒林鄉。甚親重之。會宴當春堂。希範出玉杯爲賦詩者賞。李皐詩先成得之。文德臨





進。乃更盡美。王復賞以玉蟾滴。由是諸學士多嫉其能者。尋出爲融州副使。蓋入罪者之官也。希範性汰侈。營建征討無虛日。稅諸州橫木皮錢。動至數千。文德上書切諫曰。殿下承父兄之業。撫有南土。儲給國用。愛卹黔黎。惟日不足。近則土木日興。兵戈日尋。非所以保國安鄰之道也。夫農爲民本。食乃民天。今廣取皮革。牛閹戶窮。耕民逃竄。轉爲寇盜。臣不謂可。一也。外帑之儲。敝於淫巧。養兵之食。耗於工匠。或有緩急。將何所賴。臣不謂可。二也。諸侯五廟。古今所同。七廟非禮。恐非徽典。臣不謂可。三也。巨木輸于異邦。使者恣爲奸利。陸轉水運。顚墜尤難。一木之費。至踰百萬。遐邇嗟嗷。恐將不測。臣不謂可。四也。武穆王之世。四鄰不聳。九府流通。猶且節用服食。以贍軍國。今沉檀以雕柱棟。文繡以衣垣宇。倉廩無復紅腐。閭閻鮮夫赤仄。廣孝穆先。似不如是。臣不謂可。五也。既郡宮成。諸侯叛之。桓宮刻楹。春秋刺焉。今荆粵鬭我離落。吳會伺我西北。費用疲民。何以禦敵。臣不謂可。六也。臣受殿下厚遇。出蓽門而登廣庭。脫布褐而躡青紫。捐軀報德。自料無蘇。昧死盡言。惟大王思至計以慰社稷。希範得書愠怒。昭禹營救之。乃免謫。會文德亦卒。文德性剛介不苟合。或尤之。曰。君剛愎方確。與姓同。文德廣曰。寧方爲我。不圓爲瘵。且子不見石上可補天。次足攻玉邪。世以爲善謔。所著有唐朝新纂三卷行于世。（用連川志九國志域說參修）

鄭惆美。連州人。有俊才。工詩賦。時湖南朱昂博學。號朱萬卷。士類無當意者。獨推遜惆美。天福中。與孟賓于並爲李若虛薦入洛陽。擢進士。登第後還家。爲湖南節度使周行逢所辟。爲館驛巡官。設幕下。惆美背傴。時謂之鄭駝子。性頗狂僻。如其形。衆多不悅之者。行逢因此禮待日薄。故雖處府僚。而食不暇給。同年王溥爲相。聞惆美不得志。乃寄詩曰。探衣我已登黃閣。白社君猶寄故廬。自是行逢稍優給之。未幾翰林學士李昉至。亦惆美同年也。召至傳舍相見。話舊不覺號慟。因假和款。談竟日。行逢疑其泄己陰事。呵責之。斷爲易俗場官。須臾又使人詐爲山賊。突入官署殺之。聞者無不憐惜。行逢猜忌酷毒。羣下多以讒死。其妻嚴氏避於郊以避害。至是又殺惆美。士流益不附。後李昉再銜命祠南嶽。知惆美墳在近。徒步百里。爲詩哭之。古人布衣交。未有若昉者也。嗚呼。余讀五代史。嘆夫朝爲宰相。暮膏斧鑕者。往往而是。悲當時之人。何不幸也。及錄鄭惆美事。益悲。是時無妄而罹戮者。不特將相大臣也。淵道章逢。遂及黔黎可知矣。此所以爲亂世也歟。且惆美特一迂僻士耳。行逢殺之。猶失士心。然則得一士而可王。豈虛語哉。五代時。湖湘號多詩人。譚用之、廖光圖爲之冠。連郡名士。又不特惆美。有黃匪躬者。先惆美時。陳用拙、胡若防者。後惆美時。匪躬、連山人也。負詩名。有志大權宴國。恩深豈顧身之句。登唐光啓三年進士。先在江西鍾傳幕。嘗奏記楚王馬殷。傾慕之。值匪躬使事至。殷大喜。盡蠲其門戶租稅。用拙、天祐元年進士。若防、隱居皆遇羽客得吐納長年術。二人皆有集傳于時。而若防集號巢川。其句有曰。水邊閒詠處。雲島日斜明。人以爲得詩家三昧云。（用連川志三楚新錄參修）

#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宋刑部尚書李公廷珙
宋節度副使周公渭
宋知縣古公成之
宋諫議大夫邵公曄
宋戶部侍郎馮章靖公元
宋大理評事唐公鐸

李廷珙者，連州人也。其祖佐唐有功。父處覩，善屬文。明宗天成間，佐征淮甸，累功爲武軍節度幕府掌文翰。廷珙猶在襁褓，而處覩歿，遂寄食母家。幼岐嶷不羣，其舅器之曰：此千里駒也，其齒若長，當追風矣。以勳閥初調番禺簿。時羣雄割據，劉氏擅廣左，馬氏流離，聚集郴連。廷珙擺脫，出仕南漢，爲士軍都知兵馬使。時劉鋹爲不道，屠戮忠良，且戕其骨肉殆盡，横征暴斂，民不聊生。廷珙知其必亡，以乾德四年四月款塞效順。太祖嘉其忠義，詔授郴州沿邊招收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持節泰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廷珙感激，明年獻策平南漢。開寶三年，詔潭州防禦使潘美爲桂州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爲副，廷珙嚮導伐之。出師下賀州，復下韶桂，將東攻連山。南漢將盧枝戍騎田嶺。嶺號昭





嶺地。王師力攻敗績。廷珙引大兵出春陵，屯平陽，去枝屯百餘里。閩枝壁壘以拒。潘美憂形於色。廷珙進曰：枝衆皆廷珙故部曲，願輸忠久矣，若招之必下。乃單騎褐旗揮之，衆讙譟而降。枝燒壘遁去。鋹聞枝遁，內外震恐，所遣將皆敗逃。宋諸軍遂克捷。明年二月，南漢平，皆廷珙嚮導之力也。詔爲廣西總管招討使。取五管，餘迺望風歸附。詔廷珙入覲，勞賜有加。改其所居爲舉化。官至刑部尚書。(廣州府志、通川志參修)

周渭，字得臣，連州人。幼孤，養於諸父，力學，工爲詩。時州隸長沙馬氏，與南漢相持，渭爲廣人俘獲，委質南漢。妻子流離昭州，遂爲恭城人。劉鋹時，政繁賦重，民不聊生。渭率鄉人六百，踰嶺將避地零陵。未至、賊起，斷道絕糧，復返恭城，則廬舍煨燼。遂奔道州，爲盜所襲，渭脫身北上。建隆初至京師，爲薛居正所禮。上書言時務，召試，賜同進士出身，解褐白馬主簿。縣大吏犯法，渭即斬之。上奇其才，擢右贊善大夫。時魏帥符彥卿專恣，朝廷選常參官強幹者莅其屬邑，以渭知永濟縣。彥卿郊迎，渭揖於馬上，就館始與相見，略不降屈。縣有盜傷人而逸，渭捕獲，并其庇匿者按誅之，不以稟府。乾德中，通判興州，州倘置口砦，多戍兵，監軍傲狠，縱其下爲暴，居人苦之。渭馳往，論以禍福，斬其軍校，衆皆懾服。詔書嘉獎，命兼本務鈐轄。開寶元年，鳳州奏房冶主吏盜隱官錢，擇渭往代，歲羨數倍，賜緋魚。又遷知棣州。屬庖傅廷翰爲監軍，謀作亂，走契丹，爲部下所告。渭擒之以聞，命械至闕下，鞫得實，斬於西市。渭在郡以簡靜稱。及還，吏民遮道泣留。詔賜錢百萬。太平興國二年，爲廣南諸州轉運副使。初，渭之入中原，妻子留恭城。開寶三年平廣南，詔昭州訪求，賜錢米存卹之。及是，渭始返故里，鄉人以爲榮。渭奏去劉鋹時稅算之繁者，重定田賦，興學校，遷殿中丞。屬有事交阯，主將逗撓無功，有二敗卒擐甲先至邕州市，掠民錢，渭捕斬之，後至者悉令解甲以入，莫敢犯。移書交阯，諭朝廷威信，將刻日再舉，黎桓懼，即遣使入貢。就加監察御史。在嶺南凡六年，徙知揚州，進殿中侍御史，改兩浙東西路轉運使，入爲鹽鐵判官，遷侍御史，出知亳州，賜金紫。俄授宋州，加職方員外郎，爲益州轉運使，坐從子遂留市馬，黜爲彰信軍節度副使。咸平二年，眞宗聞其清節，召還，將復用，詔下而卒，年七十七。上閔其貧不克葬，賜錢十萬，召以其子建中爲乘氏主簿。渭妻莫荃，賢婦人也。渭北走時，不暇與荃訣，二子孩幼，荃尙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遠遊遠適，必能自奮。於是親績紉碓舂以給朝夕，二子皆畢婚娶。凡二十六年復相見。時人異之，宋昂著莫節婦傳，紀其事。(用宋史本傳、通川志參修)

古成之，字亞奭，本惠州河源人。五季末，避地貫增城。性簡靜，寡嗜慾，嘗結廬羅浮山，力學不怠，通貫羣籍。時或吟詠以自適，出語皆驚人，文譽殷殷動四方。宋初干戈甫息，嶺嶠文風未振，每取士合一路以一人，衆推之。雍熙改元，充秋賦，皆府勸貢，詩云：宦中有道逢千載，嶺外觀光只一人。蓋紀實也。明年上春官，有司奏以梁顥第一，成之第二。預傳聞者，有張賀、劉師道者，嫉廣南人居其上，乃召成之夜飲，寘瘖藥於食中，比黎明醒咽，成之之瘖不能應。是科上初唱名賜第，怒其不赴命，狀出之，然惜其才，因宣諭曰：卿宜勉學，以圖後舉，朕將虛席待將。既報罷，或勸盛以自明，成之殊不色愠，曰：司命者遲速有

定。非人所與也。昭者服其試端拱初。成之再舉登第。名在十九。時以賓舉推歸寮官。不復臨軒分甲。於是禮部放牓。取程宿者二十八人。時謂上應二十八舍。蓋愼選取也。都下競傳賀師道事。上聞欲從於法。成之中救。謝無有。召見。太宗嗟賞之。宋興。廣州舉進士者。自成之始。初調眞定府元氏尉。以能著改知青州益都縣。爲政以恩愛爲本。不事刑朴而衆務集。淳化三年。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校書郎。張詠與語。深器之。李順之亂蜀也。詠出知益州。辟成之知綿州魏城縣。先是寇者王繼恩討賊至縣。居民避兵者多溺死。積骸如疊。孑遺者皆扶攜老幼。旋徙爲城。成之既至。勞來而煦育之。運米以濟饑。發藥以療疾疫。經營有法。活者無慮數千人。事稍暇。即立學校。課農桑。逆亂之俗。爲之一變。咸平五年。蜀又有警。復以詠知益州。詠以成之長於撫恤。再辟知漢州綿竹縣。其政如宰魏城時。嘗歎曰。吾稟祿欲榮親。今親已沒。吾何以仕爲哉。慨然有歸歟之興。有思羅浮詩。未幾卒於官。人皆以其抱經世才。惜其不至大用也。成之以文章爲南越首倡。尤工於詩。有風騷遺舉脫略塵土之態。置諸唐律中。殆不可辨。又雅意林壑。每訪名勝。躋攀猿鳥之宅。竟日忘歸。久官於蜀。未嘗攜妻子。居常裕如也。人見其閒澹如此。遂譏以爲僊云。按循志載成之之初赴南省也。道由潭州。遇異人韓詠。以長生術邀之。使勿行。成之答曰。家寒親老。期得祿養。長生非所願也。詠笑曰。子志誠可尙。但恐轉汨塵土爾。是歲省試報罷。再至京師。復遇詠於國門外。握手謂曰。公此行成名矣。既而果然。又載成之將終前數日。廣州有衙吏自青州致書來。覽之乃詠筆也。即酬飲累日。不臨政。索諸大書一詩於後。書已擲筆而逝。縣方申州。而成之先至漢州謁太守矣。人皆謂其尸解。又傳其於武夷上升。無稽之言。大率難信如此。增城人稱爲紫虛先生。繪肖其形而祠之。宋末復祠於廣州學宮。所著有關易注疏若干卷。人士傳習之。幷詩集行於世。子孫甚繁。散處梅循間。四世孫益居梅州。擢紹熙元年進士。官至五品。（五羊仙觀碑文、郡志、南海集參修。）

贊曰。觀成之峻拒韓詠之言。趨向正矣。世猶以方外目之何哉。郡志並諸神仙之列。且謂所著詩。元時猶存。蓋誠有之。垂絕之時。肆志高曠。遂以來後人之譏耳。東坡貶謫日久。都下傳其白日仙去。石曼卿死後。世謂其得仙爲芙蓉城主。可盡然之哉。儀成之平生之賢有四。曰靜、曰寬、曰惠、曰孝。仕以爲親。親沒思止。非孝乎。西土之亂。不有善政以解其疲。詎見其轉於溝壑也。撫字之勞。非惠乎。進而尼於人。無所尤。非寬乎。山林而學有得。非靜乎。靜以爲體。寬其量也。惠其推也。孝其守之經也。合而言之。庶幾乎仁。

邵曄。字日華。其先京兆人。唐末喪亂。曾祖嶽、挈族之荊南。謁高季興。不見禮。遂之湖南。彭玕刺全州。辟爲判官。會賊鄧仁恭寇連州。即署攝國子司業知州事。遂家桂陽。祖崇德、道州錄事參軍。父簡、連山令。曄幼嗜學。恥從辟署。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解褐授邵陽主簿。改大理評事。知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張道豐等三人被誣爲劫盜。悉寘於死。獄已具。曄察其枉。不署牘。白全當核其實。全不聽引道豐等抵法。號呼不服。再繫獄按驗。既而捕獲正盜。道豐等遂得釋。全坐削籍爲民。曄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賜錢五萬。下詔以全事戒諭天下。授曄光祿寺





丞。使廣南採訪刑獄。俄通判荊南。賜緋魚。遷著作佐郎。知忠州。歷太常丞。江南轉運副使。改監察御史。以母老乞就養。得知朗州。入判三司開拆司。遷工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景德中。假光祿卿充交阯安撫國信使。會黎桓死。其子龍鉞嗣立。兄龍全率兵劫庫財而去。其弟龍廷殺鉞自立。龍廷兄明護率扶蘭砦兵攻戰。曄駐嶺表。以事上聞。改命爲緣海安撫使。許以便宜設方略。曄貽書安南。諭朝廷威德。俾速定位。明護等即時聽命。奉龍廷主軍事。詔曄俟其事定。即以黎桓禮物改賜新帥。曄上言懷撫外夷。當示誠信。不若俟龍廷貢奉。別加封冊而賜之。眞宗甚嘉納。使還。改兵部員外郎。賜金紫。初受使假官錢八十萬市私覿物。及爲安撫。已償其半。餘皆詔除之。時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宜州山川等四圖。頗詳控制之要。俄判三司三勾院。坐所舉李隨犯贓。曄當削二官。上以其遠使之勤。止令停任。大中祥符初。起知兗州。表請東封。優詔答之。及遣王欽若、趙安仁經度封禪。仍判州事。就命曄爲京東轉運使。封禪禮畢。超拜刑部郎中。復判三勾院。出爲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四年。改右諫議大夫。知廣州。州城瀕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颶風。曄鑿內濠通舟。颶不能害。俄遘疾。卒年六十三。（用宋史本傳修。）

馮元。字道宗。南海人。高祖藹。唐末自始平來官廣州。以術數仕劉氏。傳三世至父邴。皆食其祿。廣南平。邴入朝爲保章正。元幼嗜學。從孫奭授五經大義。又友崔頤正。逮冠。彊立博覽。爲詞章沉鬱有思。出入服褒衣。習矩步如大賓祭。鄉人化其謹。畫以俚語謔之。不妄交遊。惟樂安孫質、吳陸參、譙夏侯圭相友善。羣居講學。或達旦不寐。號四友。大中祥符元年。舉進士。授江陰尉。秩滿。會有詔流內銓。取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時謝泌領銓事。笑曰。古治一經。或至皓首。子尙少。能盡通耶。對曰。達者一以貫之可矣。泌奇其對。因問疑義。辨析無滯。即日聞上。授國子監直講。由是名馳京師。久之遷大理評事。擢崇文院檢討。兼國子監直講。王旦聞其名。皆令說論語、老子。羣子弟侍聽。以其淹粹亮恪。深加禮重。因薦之。八年。眞宗試進士殿中。召元講易。元進說曰。地天爲泰。以天地之氣交也。君道至尊。臣道至卑。惟上下相與。則可以輔相天地。財成萬化。要之一誠之感而已。帝悅。賜五品服。稍親近之。禁中建龍圖閣。庋經籍。置學士待制修撰。選學士時用兵部郎中李虛己、兵部員外郎李行簡待制。以元入仕資淺。乃遷太子中允。直龍圖閣。龍圖閣預內朝。直龍圖閣預內職自此始。數召入與查道、李虛己、行簡講易於宜和門北閣。遍上下經。帝稱元師說通而不泥。言外自有餘趣。非專門一經士也。俄改三品服。天禧元年。以諫議大夫假節使契丹。還遷太常丞。兼判禮院。吏部南曹。益王爲壽春郡王。將講經資善堂。帝欲得善傅。使之勸學。王旦又薦元。帝以年差少不用。更用崔遵度。四年遵度卒。即擢左正言兼太子右諭德。代其任。他職如故。數獻歌頌。兩宮褒禮。賜予甚渥。仁宗即位。改戶部員外郎。爲直學士兼侍講。與孫奭以經術並進講論。自是仁宗益嚮學。師生同升。人兩榮之。俄兼會靈觀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天聖元年。判登聞檢院。明年。同判國子監。故事國子監多宿儒典領。後頗用公卿子弟。任均管庫。及奭、元並命。士論悅服。三年改禮部郎中。五年同知貢舉。進龍圖閣學士。預修三朝正史。十一月。攝祭南郊。爲鹵簿使。七年爲翰林學士。凡三禁職。皆天下選。而元兼有。士林休之。又判尙書都省三

班院改吏部郎中八年、以國書成進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九年、判吏部流內銓兼羣牧使明道元年十月享宗廟又為鹵簿使遷給事中明年、耕籍田使任如廟禮前此宸妃李氏之喪非也命元監護其事帝親政追册宸妃為莊懿皇后改葬永定陵既發壙而流泉沮洳言者以監護不職十月、解翰林學士及侍講出知河陽辭謝見上但頓首引咎而已會太學官闕叩丞相府上書乞留元因順行到部以清靜稱不作條教王曾為上言元東朝舊臣不宜以細故棄外上悟即日馳詔景祐二年二月至自河陽改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復判太常禮院國子監獻金華五箴上納其戒賜書褒答四月、新修樂書假復為南郊鹵簿使管醴泉觀事明年七月書成賜名景祐廣樂記特遷戶部侍郎賞勞也四年春足疾氣悸因其友李淑、宋祁為銘誌四月卒年六十三賜賻錢三十萬絹百匹贈本部尚書謚章靖元性簡厚不治聲名非慶弔未嘗過謁二府終日無戲言惰色皆受詔八主貢舉於都亭館由慎恪以得之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按禮變服不為世俗齋薦遇祭日與門生對坐誦觀孝經而已並治官事夜還讀書晉卿亦簡其面故能多識古今臺閣品式之事有所咨訪咸能記之尤精易初七歲方讀易母夜夢異人以紺蓮華與元吞之且曰善讀此後必貴顯元且老率三日一讀易初善音者取上黨黍縱累為尺因裁十二律以獻遂改大樂鑄石以合其私後有建言其非者上遣中人就舍問之元即擲班固律歷志唐令兩說付中人因對古者橫黍度寸今以縱亂橫其法非是明日召見邇英閣上謂曰向者正大樂患其聲高而急今也下而緩二者不得其中失在律鼎前是矣因出橫黍新尺示羣臣比縱尺差二寸一分而弱以較衡斗皆不隸徵元言莫能正其謬也皆預註其宗集同修鹵簿記校後漢志、孟子、及律義疏又明揚雄方部學欲為諸首作章句并分撰國朝會要皆未成書家人據其遺文得數百篇詩百餘章宋祁稱其清緻平粹類其為人今不傳無子以兄之子謐為後蔭授衛尉寺丞孫二人將作監主簿（用南海志東都事略宋文鑑宋史本傳參修據一統志元閩縣封容非其地而南海志載元邵州何待書考）

贊曰古者教太子之方邪匿不接於耳目非禮不近乎動履所誦必法言所親必正人夫然後德器成而宗社有所賴也真宗雖未得為賢君然其教太子也幾於古矣宋以仁厚立國至仁宗培而豐之四十餘年隆平之治卓邁今古抑孰知其自資善堂而雍邪夫豈成若德以運諸事業溯元之功於是為大何者元雲靄雨霈雷電而潤澤物雖曰大造之仁然謂非雲雷之功不可也宋祁以賈誼、董仲舒擬之愚謂元之所得為親二子者益多矣

唐靜連州人父元、雍熙初進士歷官知渝、韶、峽、光化四州終尚書屯田員外郎靜生而穎異十歲能為文章隨父宦遊遭母喪哀毀踰禮間關川陸扶護歸葬人稱其孝大中祥符八年再舉登進士科初調澧州獄掾試秘書省校書郎歷韶州判官試大理評事當官執法不撓為張士遜、陳堯咨、晏殊所推重范仲淹、龐籍皆兄事之靜子炎景祐元年進士官至太子贊善大夫三世甲科湞川前此所未有也同靜時有與世範者工詩文登咸平三年進士大中祥符間為漳浦令有善政遷殿中丞又有歐陽經者家世業儒至經尤卓越徐鐸榜進士登第後乞歸建致一堂日勤書其中初任杭州幕官以詩文見稱時





蘇軾帥杭州表薦之云材備兩壯忠孝兼全學古入官敏於從政官至朝散大夫知封州（用湞川志）

#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宋國學生霍公暐
宋知州丁公璉
宋鄉進士黃公
宋歸正先生梁公儲國
宋知州馬公持國
宋知州黃公勛
宋提點刑獄廖公顒
宋防禦使吳公奕

霍暐字明甫南海人篤志嚮學故與馬子才遊子才者鎮南節度推官鄱陽馬存也暐之為文也淵捐奇古不與俗合或勸易其習乃貫諸存存以序送之蓋推許之也其略曰予讀書至盤庚三篇周公之誥如在宗廟武庫之中觀古器茫然不之識如登太行之崎嶇劍閣之道羊腸九折之險一步一止而九歎息也如戎狄鴃舌窮荒萬里之人聽華人之音累十譯僅乃通當時之人號曰告令於一日之間何自而知之也當時之學士大夫借曰知之可也田夫野叟閭巷之徒何自而知之切意三代之民家家

業儒。人人有士君子之識。所謂道德仁義之意。性命之說。典誥之語。一聞見而盡識之。非上之人好為聱牙僻強以駭伏之也。蓋其所習者素賤也。南海張公。好古文。日夜習誦。其下筆極有力。語艱而氣勁。讀之有不能成句者。以是並不得志於有司。同進之士。時或疑怪。頗自悔。欲為新麗軟熟之體以易業。而見謀於予。予曰。子必勉之。三代之文章。民之所知也。後之學者。有所不知也。當時以為常言相告語。後世之註釋者。不能盡也。是後世之學者。不知三代之民也。非子之恥。學者之恥也。子必勉之。初、皇祐間。新會龍山之水。色變而為紫者旬日。人皆以為瑞。暐獨持論。以謂清者水之真體也。變而為紫。非正色也。其必水之怪乎。水。陰物也。陰之類為小人。為夷狄。為盜賊姦宄。今水失其常性。吾恐其關於國家者大也。因記其事。其特立獨見此類也。後蔡京。童貫。當國。有金人之變。江南盜賊蠭起。皆知言。元祐初。入太學。時詔舉八行。人以暐之修己教於家者無間言。遂以應命。官終海豐縣尉。時東莞王知亦有學行。同預是科。廣之士以八行著者。暐暨知二人而已。鄉評咸謂無愧色云。知未及仕而卒。廣州南海志。

丁璉

丁璉字玉甫。番禺人也。少有才名。杜門讀書。如坐山谷。講明經學。遠近從之受業者。羅膚於外。元豐二年。登時彥榜進士。始授融州司戶。歲歉。民捷聚為盜。立法賑濟。邑境獲安。監司以功列薦於朝。遷宣教郎。尋拜大府丞。參知雄軍。改朝議郎。賜銀魚。元祐六年。靈州為夏人所侵。廷紳合議討之。璉言於朝。以為天下之患。當先其大者。苟知所豫防。則纖芥之患。可不勞而除。契丹猖猾。積有年所。朝廷未有以制禦之。此元昊餘孽之所以敢肆而不加懼也。請休士氣。養精銳。儲財粟。專意北邊。以為豫備之計。則西賊之膽落矣。然後以餘力討之未晚也。當國者惡其言。出為桂州學教授。訓迪有方。人材多所造就。紹聖初。以知己薦授左朝散郎。知連州。郡多水害。璉相地勢築隄防。民甚便之。陽山境有銀穴。流民多匿其中。夜每劫掠為盜。設計捕獲。闔郡以寧。元符三年。轉朝散大夫。賜緋魚。致仕卒。年七十三。璉性廉潔。與物無忤。而敦篤剛明。博學多識。退藏若愚。鄉邦稱其長者。知廣州蔣之奇以才自負。每輕廣南士大夫。嘗泛舟與璉同遊九曜石。劇談至二鼓。歎曰。君學問精博。中州士不如也。又為談諸道廣州事。曰甚有沉珠浦。人有丁玉甫。吾來嶺外甚無聊。所愛者特此而已。廣州府志南海縣志

黄洞

黄洞。南海人。性度元曠。而博於學。自經史百家。以至浮屠老子之書。罔不究心。其為文。尤工於詩。舉進士於鄉。數奇。竟不得薦南省。元祐初。蔣之奇知廣州。初下車。即聞洞名。遂與之相往還。談今古。辯底裏。終日由由然不相舍也。時或出作札。互倡酬。之奇自以為不及。洞好談神僊變幻之術。嘗言陳仁嬌之事於之奇曰。郡人陳琨女仁嬌者。女仙也。嘗夢為逍遙遊。餐丹霞。飲玉液。及寤不假。每思遊不可得。忽中秋丙夜。有仙數百。從空招之。仁嬌超然隨乘。謁於帝君。遊蓬萊紫虛洞天。得侶五人。曰瓊嬌、玉潤、伯山、蟾姬、伯瑰。元祐元年。降於洞家者再。此蓋麻姑之匹亞也。公盡傳諸之奇。即為作傳。以顯稱公自擬。而以蕊經謂之。其為之奇所親重如此。時妖人攜亂。洞為之奇畫計。先事平之。之奇益其才能。紹聖改元。蘇軾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時往來南海。洞又與軾遊焉。嘗同軾登憩寥閣。軾賦詩有曰。黃子寒無衣。對月句愈警者。能謂洞也。洞為詩瑰奇。時出新意。為人所傳頌。然志大才疏。竟不及





肅而卒。有集數卷。號南金集。廣州府志南海志

梁觀國

梁觀國字賓卿。廣州人也。志行淳慤。未嘗踰矩度。嘗再薦於鄉不第。退取經書熟師之。歎曰。聖賢垂教。乃使人嘩於口吻。誕於紙筆。小而干澤。大而迷國。此荊舒用以盲聵天下者。可守而不變哉。乃取所作科舉文。畀諸火。以自治身心為工夫。一言一動。必求與古人合。病聖道不明。由異端害之。乃力排佛老。窮其指歸。日以讀書談道為樂。尤疾儉邪而重忠義。每朝廷貶謫正人至廣。必求見焉。紹興中。漳浦高登忤秦檜。謫容州。觀國與之善。登以觀國所著文。達於侍制胡寅。寅評其文。謂氣勁語辨。卒不苟作。乃曰。人生不繫方所。但要受不與邪氣偕。則靈襟安定。自拔倫類。因與觀國交好。與之論古今人物。皆出寅意表。寅輒稱而揚之曰。豈意嶺海間有奇士如梁觀國者乎。時寅亦謫新州故也。後觀國卒。寅志其墓。且銘之曰。卓哉梁生。生在遐域。無師可親。採諸方策。得匪朋來。聞而知與。又曰。大布之衣。藜莧饘饘。其中沛然。孰為靡相。觀國有特操。不為世俗所移。蘇軾父子以文名天下。學者家傳人誦。獨觀國不與也。謂其雜以禪學。飾以縱橫。非有道者之言。遊其門者稱為歸正先生。其遺文有歸正集二十卷。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兼喪禮五卷。其用道釋者。蓋數十五卷。付其女弟。為師訓閭巷貧女。以守禮法。凡師事觀國者。喪葬不用緇黃。一時風俗賴之一變。其所為書。真德秀、王應麟皆稱之。廣州府志南海志

贊曰。佛氏之為中國禍也僭矣。有識者至比之美色淫聲。然蓋其幽微廣論。雖高明之資。猶溺也。有一焉。溺乎其學。則天下從而靡矣。何者。君子固天下之所視以為趨向者也。有宋佛氏之盛。子朱子以為倡。談蘇氏又嘗論其文字多用佛老。所以闢熟。蓋確論也。觀國之見。固子朱子之見也。是時蘇學盛行。人方欲其高蹤。而忘其駁。觀國乃能持正而攻之。可謂卓識。奮以匹夫而化鄉人。信賢矣哉。故嘗謂人心無古人。苟有所得。則與聖賢一。惟其與聖賢一也。後乎闢關而未嘗今。前乎開闢而未嘗古。

馬持國

馬持國字驥臣。南渡入欽。遂居新會。紹興癸酉。請廣州文解。凡三到省不售。乃輸貲以策干將府。張浚賓之幕下。不合求去。兵部侍郎胡銓。措置淮海。道檄持國冀議。銓見之喜曰。馬驥臣議論樣服。表裏澈如也。廬州安撫使張闡。辟持國。為銓所知。檄委招集流民。淮帥吳總王希呂。錄其功。聞於朝。淳熙二年。借補上州文學。攝武鋒軍都統司淮備差遣。值時樂屋。聚以廬葦。持國力贊主帥。請易以瓦。既而得請。凡科降錢糧。措辦木石。皆身任之。召赴都堂。執政王淮、李彥穎、龔茂良稱其論事有緒。列薦得旨補嘉州文學。依舊前件差遣。免銓。改迪功郎。淳熙十年。果州團練副都指揮使郭棣。奏於孝宗。謂持國在職六年。事事辦集。今任將滿。若改常調。恐未足以究其用也。有旨令再任。又四年。棣復薦持國宜力精敏。持論公正。乞賜旌擢。得旨召對。持國奏三劄。皆時務之可行者。上嘉賞之。特改授宣教郎。仍與近闕監官差遣。持國以國家之恥未雪。講解之謀為非。榮進非其志也。乃著十論。標曰中興自治萬全策略。撮所蘊。又哀集平生江湖淮漢間神贊成書。凡踐朝堂前後事宜。峽成曰思忠錄。繳進之。上頗嘉納。執政周必大。楊萬里見之。相謂曰。持國之文。淵宏偉傑。深中時病。有用才也。深器重之。持國以和議既不可破。乞調廣東。驥幕許之。及視事新會。舊有白皮嶺揚為民戶擾。力請罷之。蛋戶丁錢為州縣追

促。亦請蠲之。紹熙中。通判欽州。不貲交貨。遠近爲之毀譽。欽人爲立祠。知容州。政務寬厚。遠民懷之。又相與祠持國於五賢堂。持國力學有大志。每語及恢復。慨泣下。志不及竟。奉祠而歸。壽八十餘卒。子晞驥。最知名。晞驥持國長子也。弱冠入太學。首論嘗蹈中。帝臨學。晞驥誦書自若。上異之曰。卿何勤也。出謝恩。與弟奏。擢淳熙七年進士第。初調安豐六安。勾稽決牛訟。人稱神明。臺府每有事必送之辯。士民咸以清強官目之。改秩知衡山縣。將行。持國問曰。汝作縣當有何法。晞驥曰。催科政拙。撫字心勞。此第一義也。持國喜曰。如此可矣。至縣行所言。寬催科之期。定差役之例。懲預借之弊。一以不擾爲務。境內有山產茶漫野。民得採摘以爲利。雜專之者。居無何。爲勢家所占。民鬨之。上司送縣俾定奪。有主之者。欲晞驥曲筆。晞驥力爭不可。復歸之民。其公廉皆此類也。官滿。民惜其去。老稚攀持。窮日追餞。及判肇慶府。習心佐武。有以奇硯餽者。晞驥謝之曰。此非暮夜金。但吾嶺武郡。當飲水自勵。何敢以長物汚家聲耶。其人慚而退。由是名節益著。尋知雷州。時持國亦權州廷。鄉人以爲榮。壽五十四卒。官至朝議大夫。擇延子宜川。官至朝奉大夫。知英德府。三世太守。亦一門盛事也。（用新會志、州志參修）

黃勳字有功。南海人也。幼有至性。事父母得其歡心。母歿。家貧無以爲葬。或議火之。而從其俗。勳哭曰。吾母何辜。而罹焚熸之酷乎。乃爲人傭書。得錢以葬。鄉黨異之。咸嘖嘖曰。黃氏有子如此。必不久食貧矣。紹興二年。登進士第。郡守李陵。素重勳。爲之新其第宅。名所居巷曰擢甲。始授永福丞。適縣令久病廢事。勳爲辨決獄囚。滌滯除弊。民貧不能具稅賦者。勳爲代還積逋八千三百餘緡。民歡呼稱爲再生父。以監司薦。銓授修職郎。尋進秩右朝奉郎。知新昌縣。有富民子訟析貲不平。召其族長。論使直之。而訟以息。人以爲得體。郭外五里許。昏夜有殺人者。遺所剩刃驗之。則胥家背也。值旱禱於境內神祇。多使人偵家。集諸者使牽牲。其中一人刃獨新。一鞫即伏。人以爲神。久之。進朝散郎。知新州。視事首禁火葬。遂命者以殺逆論。諭俗爲改。又課民耕植。使上其數於官。自是一郡無敢私殺牛者。學田不足。缺膳羞。乃以俸貲增置之。政暇即與諸生講解。士子樂從之。而吏將日盛。當時號術吏云。終朝散大夫。致仕卒。勳爲人博洽而有深沈之思。益明經義。凡聖賢格言。皆躬自鈔寫。字如蠅頭。少時讀書。患無以爲燈費。乃廣取烏桕子。或柚子仁。營爲油。人多效之。借人書每於楮斷蠹缺處。匯意補紕。故家士流樂假之觀。以此積學。著名於時。嘗曰。好義當如求官。除欲當如除病。世以爲名言。時又有同邑李康臣者。好學嗜古。名聞州里。紹興十四年。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官知昌化軍。官至朝散郎。遷倅瓊州。嘉定十年。進士。倅欽州。守廉州。以精禮記聞。家於城東。今之李姓蕃衍。多其族。甄蓋後康臣時。香山陳天覺。紹興八年。試博學宏詞科。議論切直。爲時貴所黜。乃不復仕。時香山尚爲鎮。紹興二十二年。天覺與東莞令姚孝資請立爲縣。詔從之。天覺亦以文學知名。然三人者。其行事之詳。不可得而聞也。（用南海志、州志參修）

廖顒字季卬。連州人。父致。徐州教授。歷循潮新三州守。俱有政聲。顒聰慧博學。九歲能屬文。登紹興五年進士第。歷戶錄縣令。改秩授封州教官。時父新州秩滿。辭歸。顒迎養之。及父卒歸葬。哀號感動行路。推稱其孝。服闋知化州。郴寇李金嘯聚萬人。圍州城月餘。渴水猶乘時爲亂。大帥陳輒以顒領總管職事。





統諸將討之。金兄部分嚴整。多疑兵。遂擺。引其衆背逝。復傳檄召猺酋。開諭順逆。而猺人降。不施一力。不發一矢。竟能保全一城之命。事上其功。詔褒賞之。及守英州。招集流民。盜剿宿弊。號能吏。後又守循州。有詔措置鹽甲。頗經畫有法。一毫不科擾而事集。民稱其便。形諸歌頌。乾道八年。陞提舉廣南東路茶鹽事。淳熙三年。改廣南西路提點刑獄事。而卒。又嚴武者。弱冠中甲科。累官朝散大夫。知南恩州。時稱循良。論者謂武之大父爲獄吏時。能辯孝婦冤。武之顯揚。陰德之報也。又陳宗譖字昌言。仕湞水丞。攝湞溪令。都督張浚才之。二人者政事並過人。而莫考其詳。皆連州人也。（用連州志參修）

吳英。南海人。生而資幹魁梧。有謀略。嘉泰四年。海寇竊發。有司募人捕之。英往應命。乃設伏要害處。出其不意。擒獲無算。特授承信郎。開禧二年。有邊警。調發守把漢川。防扼江面。虜騎至。英隨於主將。自往偵之。英服漁人衣。操小舟往來洲渚間。虜不疑也。游騎覺之。手刃一人而還。因得其虛實。由是益知名。嘉定十年。除平江府駐劄御前都副統制。十三年。轉武翼郎。陞御前諸軍都統制。十五年。轉武經郎。十六年。轉武節郎。又明年。轉武德郎。淮上御敵。多建奇績。寶慶改元。上賜御筆獎之。有曰。昨因兩淮邊警。衡吳英能統率舟師。措置捍禦。功冠行列。特轉兩官。賜金帶以榮爾躬。爾尚益懋乃績。予則汝嘉。於是轉武義大夫。拜閤練使。英捧詔感激。淮口之役。躬冒矢石。爲衆隊先。乘風急縱火。焚虜舟五百餘艘。虜大犇。斬首千餘級。尋戰於北神鎮。又縱火燒斷橫江鐵鎖。虜引去。及虜圍鹽城。親率舟師。登岸死戰。連獲大捷。累功轉左武大夫防禦使。卒於家。年八十四。特封南海縣開國男。贈官至節度使。英爲人智勇。然在人前默默如無能者。愛養士卒。不吝犒賞。或官無所給。即以己貲代之。故能得其死力。所向有功。平居有馳騁伊吾之志。每聞和議成。輒眠食不安者累日。其忠憤可尚也。子三人。長宗道。知賀州。官至武功大夫。次宗遠。武功大夫。知循州。次宗邁。累官修武郎。（用廣州志、南海志參修）

# 廣州人物傳卷第七


宋鄉先生簡公克己
宋知州孔公元勳
宋通判吳公搴
宋鄉先生譚公凱
宋知州陳公康延
宋知漢陽軍甘公楓
宋隨如先生劉公鎮
宋州判錢公奎
宋知錄蔡公齊基


簡克己、番州人也。少習舉業。已而厭之。歎曰。言行未寡尤悔。遑投牒事干祿。豈古人意哉。遠遊湖湘。師事南軒張栻者數年。講性理之學。以眞知實踐爲事功。胷中羣疑渙如也。栻亦稱其精確有守。既得其傳。退歸杜門。不妄與人交。所知詢之。則曰。吾方治吾身心。藥未暇也。而敢騖外乎哉。書南軒之言爲座右銘。曰。人之性。仁義禮知四德具焉。其愛之體則仁也。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爲四



德之長。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是以爲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蓋顧名思義之意也。鄉邑以其耆宿。且有德也。皆敬禮焉。崔與之自倅邕。洎被召。往來謁見。皆執弟子禮。北面再拜。克己受之。廖德明帥廣。日往見之。時延至郡齋。講論舊學。每謁必拱立。其爲名流所重如此。性喜啓迪後進。或時燕坐。門婁里巷子弟肄業。過其門者。必呼之前。聽問所業。舉語孟要語爲之講解。有通習者。撫而勸獎之。不通者輒加警誨。其勸過於父師。士無長少咸呼簡先生云。卒壽八十餘。又廣中一學者陳去華。嘗游象山陸九淵之門。九淵問。吾與點也一段。去華覆以爲理會未得。使之據所見。去華乃曰。據某所見。三子只是事上著到。曾點卻在這裏著到。九淵喜之。去華自是益有省悟。別後謂人曰。去華方是一學者。在待歸後。率南方之士。師北方之學。蓋廣中蒙敬夫之教。故以象山爲北方。敬夫謂南軒也。九淵後又謂嚴松曰。廣中陳去華。省發倚特。惜乎此人亡矣。去華蓋蚤死云。用南海志南軒語錄象山語錄修

孔元勳者。番禺之慕德里人。爲人惇厚。居鄉謹言行。雖牧豎與吏未嘗慢易。紹興初。領鄉薦。中進士乙科。授迪功郎。連州教授。正身善誘。克稱其職。凡四任皆學官也。又三縣倅車。乃擢廣知封州。嘗上機切論防七事。多見施行。値廣寇嘯聚。薄城。邦人大恐。元勳親率僚屬。嬰城自守。每事以身先之。人爲盡力。及募善射之士。連斃二酋。餘黨奔潰。朝廷以異恩褒賞之。轉朝散大夫。知新州。撫字益有聲。未及大用而卒。人以爲觖所望焉。元勳能文章工詩。清勁沉蔚。類其爲人。有集藏於家。其父粹熙寧間知封州。亦以善政聞。故知常州。肇官庭學士。賜緋魚袋。亦至朝散大夫。元勳登朝。粹即致仕。居磻溪老焉。仲弟元凱。亦有行。一日江西有牛商數人者苦暍。汲其居傍之井而飲之。因釋裝憩樹下。遺白金百餘兩而去。過元凱見之。持歸置祖龕中。復往伺焉。有頃復至。四顧躑躅。長號欲赴井。元凱呼而止之。詢其實。引歸。舉還之。商感泣。願酬以半。元凱曰。汝數千里來販。將以求利。利未得而先去其半。吾受子之半。孰若盡取。辭讓久之。商乃領謝而去。且曰。吾必有以報子。居轉喪時。商復至。爲之擇地塟焉。指蘇坑三里許曰。此具後之穴也。故老因稱爲陰騭壠。至今子孫蕃盛。果如所言。世以其父子兄弟皆賢。欽名其鄉曰慕德里。



吳搴。字無黨。番禺人。幼而穎悟。有致遠器。少捧鄉書。登紹興壬戌進士。三歷令掾。所至有聲。以員外郎通判瓊州。時海盜竊發。搴出貲俸。立城堡以禦之。嗣黎爲亂。搴單騎諭其酋兇。開陳利害。遂戢兵歸耕。初同邑李靄者。建炎中甲科進士。爲瓊州安撫。時州惟有子城。因編民許益不欲經略。遂作亂。靄築外羅城。州人賴之。搴至是加完整。彊盜卹民。政聲與靄埒。瓊人歌之曰。前有李君。今見吳君。皆保障番禺。民之父母。邦之楨。邑人士採之。聞於當道。搴尤廉慎。未嘗一介取於民。終朝奉郎卒。子純臣。有父風。居官口不言錢。四攝州廳。告歸於家。人稱其急流勇退。在連州時。盡心民瘼。嘉定乙亥。春夏不雨。純臣露行禱日中。詣龍津之靈濟廟禱焉。頃間神物蜿蜒出水上。雨大澍。歲獲收。郡民目擊其事者。率錢刻碑頌德。菊坡崔與之素聞其賢。入覲時。上問廣中人才。因以純臣對。有旨除提點廣西刑獄。剖析無滯。民

有牒入仇家，適仇之母死，遂誣之，獄成矣。純臣察其情釋之，一境以爲神明。時廣右帥臣都驗部以大魁典鎮，有重名，最慎許可，獨才純臣，嘗書請迪仁厚四字附之，謂其平反明允，不事鉤距也。考最，進朝議大夫，賜金帶，又進通奉大夫，卒年六十二。純臣長子雍，兩畝滿考，官至太守，亦以能稱，終左朝奉大夫、沿邊安撫使。雍子葦，以蔭官將仕郎、史館檢閱。（用南海志廣州志羊川文獻集翼謏集參修）

譚

凱者，州人也。性恬靜，不妄言，讀書務自得，不爲紛華所動。年二十餘，即不赴科舉，崔與之與交，稱其賢。帥淮東日，馳書薦於廣州守帥楊長孺。長孺得書喜曰：敬老尊賢，以風勵世俗，吾心也。亟往見之，以爲學老。日甫至，長孺詣學謁先師畢，守帥以下聚拜明倫堂。長孺忽退立西偏，命兩吏挾凱以進拜之。既而武弁以下帥郡官旅拜。其爲時所重如此。壽八十六乃卒。後有南海林震者，以靜修聞。廣帥方大琮初行鄉飲禮，請以爲大賓，震時年九十四矣，威儀可則，終席無惰容。大琮稱爲衛武公之流。大琮又建濂泉書院，既落成，謀於文溪李昴英，求元老以首席。昴英答曰：是邦老成人，無如田知白者。大琮躬詣之，知白以病辭，再往問之，則逝矣。知白時年踰八十，猶能燈下細書，貧甚，得錢即買酒飲之，自號醉鄉遺老。制行甚潔，皆一時耆德也。（用南海志纖庵集文獻集參修）

陳

康延字元舉，番禺人。力學自奮，紹興庚辰登進士第，初調韓州勾簿，再調龍川錄事，三任學官，兩歷邑令。淳熙間，適康延改秩入京，朝廷議催二歲鹽，丞相梁克家與康延厚，召赴都堂，俾之分司督催，以任是責，畀威處以鹽司。康延力辭曰：二歲民力竭矣，催之則民重困，寧居卑官，決不敢以害民之事而圖



厚祿。克家以其志不可奪，鹽錢之議亦寢。遂有知梅州之除，到郡訪民利病，謂境內常有鹽商之擾，於是嚴保伍之法，不得與鹽商私販，復於江廣往來之衝，立寨募土兵，與戎兵雜居，設隅總爲之鄉導，俟有緩急，併力夾攻。又立山寨，以遏其歸，賊不敢犯，民賴以安。家居不務華飾，服食良陋，廣日造其廬，怪所居湫隘，勸康延新之。笑曰：吾耐此耳。處之裕如也。僅有田五十畝以卒歲，其清白如此。官至朝散大夫。澤延長子洪彥，端溪令。孫樾，儐鄉薦，爲府學正。（用南海志修）

曾

槐字仲卿，番禺人。大父自請江，調五羊稅官，因家焉。幼能屬文，經史皆手編成帙，從遊平陽周必大、誠齋楊萬里之門，弟樹亦力學修行，執經者踵門，其督弦誦，程行業如學規。適大比，兄弟聯薦，其門充貢者八，榮動州里。戊戌、庚戌科，伯仲先後登第。槐初調高要尉，以賞改秩，知歸善縣。郡有豐湖，可溉數里，爲一州利，隄岸圮潰幾涸，郡委公修築，不擾而辦。郡聞於上，旨令中書籍記姓名，與陞擢差遣，以親老辭，得本路遠幹。時廣帥張釜合諸司列薦，有曰：文學行義，斗南一人。得旨與在內差遣，未幾必大、萬里俱力推槐於朝，除監進奏院。嘉泰壬戌，校文春官，繼除司農寺簿，兼將大府丞。秋有事於明堂，攝監察御史。時侍郎林采、尚書黃士寅薦槐可大用，將超擢之。會與陳自強議論不合，力求補外，出知桂陽軍。槐以郡無城，奏請度牒爲費，久不報，乃措置積贏以給用，民不見其擾。郡計舊敷旗兒錢於酒家，歲得錢三百三十萬，民甚苦之。槐捐以便民，略無靳色。又郡有總所，積逋錢四千餘貫，槐爲之補解，及寄招效用五百名，所費出於此項，乞併奏聞，得旨轉朝奉大夫。居無何，劾一縣令匿錢不償，與部使者有嫌，



求易地，遂調漢陽軍。槐力乞歸，誠齋以書勉之曰：有自祝融湘江來者，皆能談仁聲義實，至於拊循大吏，發擿巨貪，解印夜遁，從本朝縣，收府曹將吏卒窮追之於郡，縛之以歸，坐之嘉石，聞之公卿，此尤卓詭絕特之舉，近世之所未見而絕無，尤老夫之所仰立而不敢者也。遂以石刻之於郡齋。槐寡合剛介，不與時俛仰，故仕止郡守，官止正郎。自號省齋，有省齋文集及桂水輯集，行於世。仲子曄，以承奉郎致仕。曄之子肅翁，登寶祐丙辰進士第，爲連州推官。（用羊川志南海志參修）

劉

鎮字叔安，南海人。兄弟三人，俱有文名。事親宗族稱其孝。嘉泰二年登進士第。性恬淡，不事干謁。鄉士大夫皆賢之，自號隨如，學者稱爲隨如先生。仲弟鎔，字叔治，尤工於詩。慶元五年登進士第，官知欽州。季弟鐸，字叔文，紹熙四年登進士第。初兄弟自爲師友，及相繼而顯，邦人榮之，附以詩曰：三子皆貢甲，一門無白丁。有司名其所居坊曰叢桂，里曰賢巷，以旌之。鎮尤長於詩，明白清潤，爲時所推，嘗與崔與之交遊，及與之薨，搢紳多弔以詩。鎮有曰：始終無玷缺，出處最光明。人指以爲實錄。其造語典實此類也。有文集行於世。時又有梁文奎者，東莞人，博學強記，爲文尚理致，開禧元年廷對，擢中首選，已而寘乙科第一，歷左藏十餘年不調，處之自如。又有梁該者，亦東莞人，長於記問，人呼之曰書篋。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倅車，皆一時文學之冠也。（用南海志修）

饒

從者，東莞人也。刻苦讀書，登淳祐元年進士第，性剛介，不可干以私，每言及貪吏，則奮髯怒罵。執親之喪，三年居廬，足迹不入寢室，既歸，當免解赴省，或謂之曰：至試期則服除矣。從曰：舍喪求而行，不能步



也。乃遲三年赴省試中第，次子夢驥生於除服次年，能世科，人以爲孝之報。歷廉州推官，在任五年，所得常俸，不歸之私，皆以補綱運之力，經總局事宜，不擾而辦，自蕃離局微勞一秩，陞司理，其政績於朝，再調靜江府簽判，適己未幹復之變，府閉城門，官多遁，從徑往赴任，謁靜江府帥李曾伯，曰：吾儕食君之祿，宜勉力共守，可先去爲民望乎？李甚義之。秩滿，授知贛州興國縣，時峒寇積年剽掠邑境，從至即申郡請兵，親帥鄉兵，併力剿捕，搗其巢穴，民賴以安。興國縣廳有碑記紀其功，從盡心獄訟，甚有德政，民呼曰饒佛子。終靜江府通判。（用廣州志修）

蔡

齊基字步傳，連州人。篤學業文，年十九領鄉薦，嘗著周易述解九卷，大意由象數而理於義，以爲三古四聖皆君卑臣，進陽退陰，無非爲天下安危治亂計。嘉定八年爲連州戶錄，連莞安撫趙善譚東萊呂祖謙門人也，見其書大喜，疏薦於朝，參政樓鑰報善譚書曰：連州有此文人，瓊莞有此僚屬，王孫典遠落，而能取此齊奏，則使行於世，皆所罕見也。齊基詩尤高，嘗自謂少從竹林先生徐賢學，詩得四大法門，律詩學老杜，長篇學東坡，絕句學荊公，古詩學飛庭，訓迪後學，每以此教之，其詞翰瀟灑自成一家，有集傳於時，今不存。時又有唐序者，字長儒，陽山人也，少力學強記，嘗登岳陽樓，阮古碑，一閱即能記憶，三預鄉薦，後舉制科，調衢西安令。（用廣州志羊川志參修）

#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宋觀文殿大學士崔清獻公與之

崔與之字正子。增城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曰不爲宰相。則爲良醫。遂究心岐黄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母夫人羅氏。嘗坐有虎墜懷而生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紹熙四年舉進士。廣之士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授潯州司法參軍。常平倉久弗葺。廩雨壞米。撤居廨瓦覆之。郡守欲移兌常平之糴。堅不可。守敬服。更薦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官。民有訴於豪民逋負。毆死其子。讞之者。其長欲流之。與之曰。小民計出倉猝。忍使一家轉徙乎。況殺子孫罪止徒。卒從之。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強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爲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買。以保名錢。吏告月解不登。曰寧能去。和糴令下。與之獨以時買糴。令民自槩。漕使趙希懌令諸邑視以爲法。通判邕州未赴。特旨留內差遣。力辭之任。論者高之。邕守武人苛刻。衣糧不時給。諸卒大鬨。漕司檄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闔郡以寧。擢發遣賓州軍州事。郡政清簡。尋特授廣西提點刑獄。徧歷所部。往返勞瘁。疑爲瘴。所至秋毫無擾州縣。而停車裁決。獎廉劾貪。風采凜然。浮海巡朱崖。吏請決諸神。與之曰。海外諸州官吏不法久矣。我欲爲民除害。豈問神耶。已而風作柁折。惟陰騭於天。須臾風浪帖息。朱崖地產苦蓋。長或取藥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織



爲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寒稚逆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爲榜免。其他利害能行甚衆。瓊之人次其事爲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遂疏爲十事。申論而痛懲之。高惟肖皆刻之。嶺海使民榜。廣右僻縣多有選攝事者。類多貪黷。與之請授廣東循梅諸邑。誠舉員貲格。以勸選人。熙寧免役之法。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州縣。與之議舉行。未果。以語顏頤仲。頤仲遂行之。名爲金部員外郎。時郎官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省決。吏爲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懾。金南遷于汴。朝議疑其進逼。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入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爲邊防第一事。既至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與堡砦城不相屬。依築夾土城往來。爲易以甓。因識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練。乃分爲等教閱。手弩以材力高強而善射者爲上。挽蹶施放合格者爲中。餘爲下。槍手以身材及等。伎而有膂力者爲上。雖不及等。伎而少壯善擊刺者爲中。餘爲下。騎兵則以人騎輕捷。武技精熟爲高下。先布陣勢。五日一演習之。月終比較。加賞罰。久之上等出。則中等爲上。下等爲中。戰則上等居前鋒。中等佐之。守則上等當衝要。中等助之。下等供戰守雜役。分强勇鎮淮兩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始擬籤牌。分爲八卦。如探得乾字。卽令旗面寨乾卦旗出北門。將卒觀所向以往。過岡坡溝澗。選前。不令迂枝取道。使人馬相得。過險不懼。緩急可恃爲用。令所部兵皆倣行之。淮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爲之。宰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餘。楚州工役繁興。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疑不前。擒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僥倖。都統劉璋承密劄。取泗州。兵度淮。而後騰報。璋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鄣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亟遣强勇軍馬。給以鎧仗及諸色馬彩旗幟。使之巡淮。隨處換易。往來莫測。金人入境。宰相遣與之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剿逐。勢必不能久駐。況東海漣水已爲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豪。若爲措置。則遐邇才以任和議。於是



益修禦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將紿幽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爲援。與之咨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荆襄俯瞰兩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稟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議遂寢。召爲祕書少監。軍民遮道乘謙。與之力辭。召命竟返。將度嶺。趣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首奏臣自外來。但知外患未息之爲可憂。致身內地。始知內治未立之爲可慮。蓋內外之情不通。最爲今日大患。人才之進退。言路之通塞。國勢之安危係焉。願於用人聽言之際。一從公論。詔大臣首請中書之務。力爲外禦之圖。合謀而參訂之。務求至當。又言立國之道。在謹邊備以爲藩籬。安

人心以爲根本。根本固則藩籬壯矣。沿邊被寇之民。宜加寬恤。春夏稅役。請行蠲免。且今邊事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陞秘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工部侍郎。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贓貨爲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爲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陛辭奏曰。天下之事。須中外相應。大小相維。而後有濟。蓋中外當如一家。貧富休戚。實同其責。而勢不可不相恤。大小當如一體。疾痛疴癢。皆切於身。而情不可不相孚。臣孤立萬里外。設或中外勢不相屬。大小情不相孚。以致獲戾。何足深計。而事體關係非輕。且闕軍興以來。帑庾告竭。設若有警。縛手無策。而後請於朝。恐無及矣。廣科撥以寬民力。厚儲積以壯邊聲。陛下當爲蜀計。上嘉納之。是時二虜交攻。往來寇蜀。加以饑故。人情惶駭。至卽帖然。時安丙提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軍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屢衂。昌祖不救。遂棄皁郊。與敵屯鳳州。張威屯西和。金人自白環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與之亦致書言金人不顧死亡。南窺淮甸。宜保障以待。蜀連年被兵。士氣未振。豈宜輕舉。蜀倚西夏。不足以爲恃也。丙不從。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皁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邊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沖與言曰。適聞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宜斂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初金人既弊。率衆南歸者。所在而



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棫等扣洋州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尋復鏤榜邊關。開諭招納金人。諜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綱茶增馬價。使無爲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隴笴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賞探者。使覘之。勵忌憑知邊防蠶叢。總計售僞皆撥成都府等從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知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性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薦達之。其有名浮於實。用過其才者。亦嚴厲以爲言。沔帥趙彥吶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它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損。史彌遠黨也。既受代。乾沒無能。金人諜知之。大入。與之再爲臨邊。金人乃退。初關外四州。和尚原、仙人大散二關。與之謂爲必守之地。悉備之。損乘以與敵。上流失勢。國遂不支。其後余玠經復。竟無成功。世皆咎損。而恨與之之不久任也。召爲禮部尚書。不拜。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理宗卽位。授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辭。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還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又辭。授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端平初。帝既親政。召爲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授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亦辭。俄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江西。又四年。每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焚惠州。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運帥崔福甘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肇慶以自固。至是與之聞之。亟拜。卽家治事。闢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參知政事。踰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孰當能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謂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嫌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在外者亟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



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疑邊之士。剴切而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來。災變屢出。賊盜跳梁。雷雹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深懼。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恣僚。凡有絲髮當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謝事還里。所得祠祿衣賜。悉辭不受。客有問者。答曰。仕而食祿。猶懼素餐。今既佚我以老。而貪君之賜可乎。聞者歎服。凡俸餘皆以均親窮。門無雜賓。運帥部使者。時候其門。歲僅一再見。未嘗一關外事。嘉熙己亥十一月薨。時年八十有二。遺表言事有萬變。而總乎微人。唯一心而攻者衆。出而大小忠良之臣。箴規之日少。入而左右佞倖之徒。承順之時多。倘戒謹之志稍衰。則清明之躬易惑。盍天下以身而爲本。惟聖人以禮而自防。毋不敬則內敬常存。思無邪則外邪難入。大書特書。用以自警。安行勉行。久而有功。事天則求其對越無愧之心。

報親則思其付託不輕之意。登延碩彥。以輔成王德。崇獎黎元。以培固邦基。經筵不徒親考歷代興衰之故。而爲之鑑戒。言路不徒廣求庶政闕失之因。而急於紀述責己。可以弭天災。正家可以厚風俗。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而辨之在早。審中國外夷盛衰之勢。而防於未然。宗廟齊莊之時。洋乎如鬼神之在其上。宮庭燕褻之際。肅然如師傅之在其旁。故凡興居食息之間。無非恐懼修省之地。此則檢身之要者。在乎恪意以行之。上以綿萬年基業之傳。下以均四海蒼生之福。遺戒不許作佛事。子姪俱不得求官階。至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累封南海郡開國公。贈少師。諡清獻。薨前數月。書曰東南民力竭矣。諸賢寬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蓋絕筆也。又嘗綱處士劉阜許爲座右銘曰。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故自中年喪偶不再娶。官至貴顯不蓄聲妓。未嘗增置園池產業。惟質宅一區。左右圖書。無玩好涉築。嘗至夜分。書室所業自箕一燈而已。官蜀時。歲賦苗頭十五萬石。着及十萬。即折輸以實私藏。與之惟儲以共國用。奇玉異錦一無所親。去之日。四路僚屬。俗節大送。悉卻之。子叔以納婦有從田六百石。責令歸之。其恬淡無欲。蓋天性也。家法清嚴。親故倚勢妄作。必見斥絕。宰臣恩例不妄予人。其姊胥爲史甥求官。曰官之賢否。係民休戚。非私附之物也。竟靳不予。邑子吳仁孫。初第之官。求先容。正色曰。入仕之始。當以職業自見。不患人不己知。後聞其清謹。薦之。嘗經連州。官民士子迎謁。將行。書數語曰。有才者固難得。苟無德以將之。反爲累爾。窮達自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人以爲名言。每言官職易得。名節難全。歷仕四十七年。未嘗一玷彈墨。愛君憂國之誠。老而不息。真純臣也。愛韓琦寒花晚節之句。築菊坡以自適。復以名其居。後李昴英侍講經筵。理宗思其風烈。嘉歎久之。大書菊坡二字。賜其家。有文集若干卷。其文明白謹嚴。家大酉書其端。以爲白麻不起。千載一人。蓋古未有辭相位者故云。然淳祐間。廣帥方大琮肖像與張九齡祠於學。爲之二獻。咸淳間。經略劉應龍祠之於高桂坊。今南海縣學是也。郡人復祠之於故第。又祠之於蒲澗之菊湖。後皆燬。元至順三年。縣尹左祥祠之於增城縣學。洪武初。其五世孫子璲尊即其居桂華堡祠之。天順改元。巡撫都御史葉盛。合祠於郡學。名曰仰高。即二獻祠舊地也。其在故第鳳凰山陽者。宏治中。巡撫都御史秦紘命有司重建。其在南海縣學者。近提學副使章拯命其九世孫復重建。其子姓至今蕃衍。多有文行者。子璲嘗以賢良徵。使觀政。將授以官。固辭而歸。論者高之。家藏御札七道。所有言行錄一卷。梓行於世。（據宋史本傳。李昴英所撰行狀。言行錄參修。）

贊曰。史臣稱與之毅然大臣之風。與張九齡齊名異代。誠吾廣百世師表也。二獻之祀。百世尤興。惜無能燭其微者。蓋盛德大業。顯可言也。君子之心。或出或處。其微不可言也。近世莆陽宋端儀乃著論曰。寧宗末。韃靼日強。金虜南徙。而李全又狐附不時。宋人立國錢唐。僅免亡滅。使當時繼統正。傳授明。縱彼驕橫之氣逼人。觸起之勢可畏。而我之民彝物則。固自若也。奈何點后權臣。相倚爲奸。利予攻廢而理宗立。旋又擠竑於死地。三綱淪。人紀壞。國之所仗以爲精神氣脈者。至是蓋已斲喪無遺。雖當時名士往往隨世以立功名。大賢君子則有的知其不可而歎息痛恨焉者。南海崔公與之。自蜀帥能歸。累





召不起。值廣城亂。登陴撫諭。朝廷聞之。即家除帥。平賊後。遂辭閫寄。徒以不忍鄉邦荼毒。黽勉一出。而帥臣六閱月。俸給悉還公帑。已而除參降麻。前後辭免至二十疏。雖祠祿衣賜亦不受。此公微意之所寓也。昔鄭宜公爲狀作者所立。公弟叔幹非焉。終其身不食兄祿。與之財。則曰我足矣。公之心。其叔幹之心乎。按史理宗初立。有鄭者水者。欲上書請帝誅權臣。謀國於趙。屬之賢者。向使其策得行。公豈不爲衛武之九十入相。文彥博之九十辨章。以副當宁思賢之心。以拯四海將溺之民。而樹功名於晚歲邪。惟其意有所主。故其出處之際。確乎有定力而不可移焉。世之評公者。或謂其清風高節。或謂其洪度雅量。或謂其知幾知微。要之皆淺乎哉其知公也。予故揣公心事之微。以自附於推見至隱之君子。嗚呼。其微蓋盡之矣。



#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宋祕書郎溫公若春

宋吏部右侍郎李忠簡公昴英

宋知縣楊公汪中

宋推官陳公應晨

宋右正言郭公閶

宋竹隱先生李公用

宋太社司令李公昔龍

宋鄉進士陳公庚

溫若春。番禺人。少力學能文。事親以孝聞。淳熙十三年領鄉薦。累計偕不第。凡三十五年。而志益堅。嘉定十三年廷對。特奏名第一人。賜同進士出身。兩調湞川英德學官。及爲府學正。作成人士。悉有模範。寶慶間。除樞密院架閣。紹定二年春。除太學正。文業燁燁。動搢紳間。夏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秋除校書郎。嘗與崔與之遊。與之素重其學行。思所薦達之奏對間。一日上問曰。卿鄉里有何人才。與之奏曰。吳純臣有監司之才。溫若春宜清要之任。於是奉玉音除祕書郎。紹定三年冬也。若春博洽古今。同列

推服。以稱職聞。無何與之帥維揚。握手道生平。曰。人之功名。全晚節爲難。若希哨然成之。遂力請掛冠。得旨朝奉郎致仕。家居節儉。手編香芸以遺子孫。壽八十餘卒。淳祐甲辰。廣帥方大琮既成二獻祠。復立四先生祠。祠古成之。李昴英。郭閶。與若淳也。祭之日。宿於春秋釋奠後焉。今列於仰高祠。（觀川蒐南事海詩志）（獻錄崔言錄行）

贊曰。友之有裨於人。豈不諒哉。溫若春詩修吉士也。年近縣車。猶應祿秩。一聞崔清獻公言。卽浩然而歸。嘗者之能資淬。蘇嘗者之能從善。皆可法也。吁後世變鑿蹙。陸沈富貴中。得一官若沾肝腸不可脫。觀此能無愧邪。

李昴英字俊明。番禺人。曾祖仙之。承奉大夫。自保昌來遷。祠擇安撫助教。父天渠、龍圖待制。皆能世其家。母夫人黎氏將誕時。夢大星降於庭。因名。少雋穎。書史一覽成誦。博學多識。文思絕人。弱冠以春秋首計偕。崔與之深器重焉。寶慶乙酉。再薦於鄉。明年。試春官。知貢舉。鄒應龍欲置第一。時方諒陰。或曰。上始卽位。宜崇帝王之學。遂擢王會龍書義第一。昴英第三。初調汀州推官。郡守陳孝嚴驕悍。不恤其下。江閩寇相挺。郡無壁壘。力請增陴浚濠。以備不虞。會守虐殺兵校十數人。又欲造州楮。強戍兵充口券。昴英爭不聽。吏持州楮歸署押。厲色叱之。從乘官歸。頭出郡郊。倅武僭士民數百邀而留之。曰。寇境皆盜。公忍棄吾民乎。洎回。悍兵王寶已閧然閉關。將殺守吏。士民挽之入。值以身翼蔽守。開諭諸賊曰。若欲得守。盡先害我。守以是獲免。既而朱積寶合礦寇攻城。設備待之。調左翼軍合民兵討賊。盡沒方略。躬督戰。相持五日。戰二十餘合。賊敗北。功聞於朝。特遷太學正。丁母艱。服闋除武學博士。端平乙未。摧鋒戍卒叛。蘇惠州趨番禺。承平久。人不知兵。郡大恐。帥守甘治鳳航海潛去。轉運使石孝淳避水之南。獨庾使黃晟歸於崔與之爲守禦計。與之登城撫諭。賊羅拜城下。昴英與楊汪中偕出諭賊。亦縋城。羣兇鑿刃森立。毅然不爲懾。從容論禍福。賊退。事聞。除大理司直。主管經撫司機宜文字。後與之平賊。以昴英有贊畫功。召除太學博士。賜對。上奏劄。略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善觀國者。推觀諸此。今雨血告妖。戎馬踐淮。襄蜀失而江陵孤。三川潰而夔門危。祖宗區宇。將半陸沈。億萬生靈。重罹塗炭。陛下自視今爲何時。反觀行事。果與治同道否邪。夫勢之安危。反掌易置。理之當否。亘古不移。鹹嗜糜爛。未或不亡。此謹身之戒也。陛下嘗因明禋之天變而撤樂。皆以滅節之燈而罷燕。蓋深自警省矣。然繼立望幸之衆。易至移人。天錫飲趾之挑。寧免過度。作無益則玩物喪志。嘗不急則宴安易懷。錫賚之數無涯。官庭之費不貲。此冠布衣帛而臥薪嘗膽之時也。槐脫貂之誅。周室所以中興。堅甕觸之志。晉元所以再造。此豈祖高難行之事。無法家拂士者國常亡。此用人之戒也。陛下選拔言官。多采直聲。或俾再入。間由外擢。其寄耳目也重矣。然切於救國者。疑其矯激。忠於報上者。謂其好名。絕江而歸。無復論留之虛文。與郡以出。似非優待之美意。儻念國所以存。僅此一脈。必使盡諫得以盡其言。儻思強本折衝。在乎衆正。必使壯士得以伸其氣。衛多君子。國未可量。設對在朝。淮南寢謀。豈無益於人之國哉。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此守法之戒也。陛下非不遵先朝之成憲。而干請爲撓。非不欲臣下之率





命。而威令漸輕。給舍繳駁之議。而終莫回。大臣進除擬之目。而不盡用。近習乘閒。而宮府非一體。多蹊徑出。而政事或多門。賞罰無章。功罪奚別。則法制不立。軍伍冗濫。朝廷之政本未清。軍國之威權幾褻。自昔陵夷。鮮不由此。無紀綱而周之祚微。有邊鎬而唐之命永。可不懼哉。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厲俗之戒也。陛下欲洗滌士心。而意向未明。欲旌崇節義。而風厲未至。權臣斃息。褒榮加溢。羣憸雖斥。節記不忘。上之好惡或偏。下之趨向必異。平居習爲頑鈍無恥之風。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士。國何利焉。倘名節而東都之祚延。賤名檢而典午之禍作。可不懼哉。閱興亡之大。無出於四者。審安危之幾。當決於一心。陛下幸歸其所以致治。戢其所以召亂者。赫然發憤。日課其事。月計其功。常若勁敵在前。禍至無日。則恢復之規模立矣。上賜金酬其直。且有膽略之褒。尋召試館職。除校書郎。兼沂王府教授。遷著作郎。兼屯田郎官。首言天變狎至。所以仁愛人君也。人言交進。所以忠愛人君也。天惟不言。故告戒寓於災異。臣嘗盡言。故論諫出於疑危。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此王安石所以誤先朝者。今災診頻仍。言路壅遏。當開心聽言。以弭天變。上嘉納。會除崔與之右相。辭不拜。上以昴英嘗從遊。俾奉御札趣召。除直祕閣。知贛州。與之力辭不行。昴英亦不拜贛州之命。遷大宗丞。擢權兵部郎中。以親老丐外便養。除直祕閣。福建提舉。登車志澄清。貪吏望風解印去。歲大荒。措俸賑貸。活饑人甚衆。會崔與之薨。歸持心喪。不許。尋丁父艱。哀毀終喪。服闋。葬宣寮下。樂宗族子弟講學。若將終身焉。累召不起。淳祐初。杜範入相。首薦爲監司。以吏部郎官召。丐祠不允。丙午赴闕奏言。陛下斥逐負國之權奸。而剛匿取容者。猶尸素充位。以俑吏挾扶之毫狀。而協贊萬幾。蓋論時相范鍾也。時丞相杜範、侍御劉漢弼、祭酒徐元杰、相繼暴卒。人皆疑史嵩之報仇。廷臣莫敢言。昴英獨斥言不避。請正嵩之罪。以伸三賢之冤。又言陛下於定國本猶未決。去權奸猶未勇。宦官閹寺猶未斥絕。是皆爲更化之累。上喜其直。書御屏記姓名。十月擢右正言。上謂宰相曰。李昴英南人無黨。中外頗畏憚之。除兼侍講。益感知遇。知無不言。首抗疏乞早正儲貳。言極懇切。時史嵩之服闋。謀復任。昴英復奏嵩之罪浮四凶。當遠竄荒裔。不報。又率同列抗疏。亦不報。於是自再疏曰。臣疏列嵩之奸狀。纔旬不報。陛下一則曰保全大臣。二則曰保全大臣。何敢不將順。然事有害大禍深。與國家不兩立者。嵩之包藏禍心。乃誤國巨姦。賊民巨蠹。疏三上。語益切。上爲動容。卽與嵩之宮觀。時執政狠愎自用。尹京者恃皇族日橫。力詆之。上問爲誰。以陳韡、趙與籌對。上卻其疏。昴英引上裾蹤奏。上怒。拂衣入。留疏御榻。再拜而退。有旨與在外差遣。三學諸生以詩餞諸國門外。有庾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聞者壯之。歸之日。父老爭持彩幟郊迎焉。除知贛州。再除福建憲。又改漳州。俱辭不赴。時趙汝騰有三老八士之薦。三老李韶、陳愷、徐清叟也。八士昴英其一。所謂國之干將莫邪者也。或謂有唐子方、劉器之之風。家食數載。杜門卻掃。會權帥邱迪嵩淫刑以逞。數及無辜。移書請審之。不從。而暴愈甚。昴英遂檄告救留都庭。乞辯平民之冤。於是全活者數百人。然亦以此爲蠢憸所中。被劾。淳祐壬子。徐清叟參大政。力薦之。上思其賢。起家除直寶謨閣、江西提刑、兼知贛州。慨然以洗冤澤物爲己任。劾贓貪。決冤滯。一道肅然。措平糴倉。以惠饑民。能官黠。猾民

自隱。而猶其征。民至今以爲使。鄉人祟像祠之。諸峒負險盤據。撫御乖方。則相挺爲亂。昴英申嚴保伍之法。使相糾察。凡諭峒首各舉子弟詣學訓治。授魯論首篇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一章。解義以諷傚之。酋豪各錄本以歸。私相告諭。自是革心向化。無復爲梗。徐清叟奏其事。詔以其本頒示天下。使爲矜式。課治最。陞直寶文閣。寶祐甲寅正月。被召除大宗正丞。兼國史編修實錄院檢討。上殿一疏。儆論時事。略曰。人主之心。必有大警悟。則天下之勢不患其岌岌。然此心雖微。而萬世基業。四海生靈關係甚大。今災譴頻仍。民情惶懼。國用日竭。犬羊猶張。陛下固勤勞於時艱。而有可娛之具陳於前。則有時而縱。固焦勞於外儆。而無可驗之言接於耳。則有時而忘。所以爲累者。必有由矣。近祠誤國之危。山交征剿滅。孫遂謂官之敗由滬將章。如聞北司竊弄勢權。掖庭邀寵干請。蜂內詞之獻助。取兩浙之上腴。文昌八座。處恩澤之庸瑣。郡國應節。多成閫之賞禁。世當承平。猶不宜有。今何如時哉。歐陽修曰。枉費財物。利悉歸衆。中外議讓。則陛下自受。朱熹曰。有私用而後有私人。有私人而後有私財。二臣之言。似爲今日發。願陛下潛消外患。無以樂玩廢時。賈似道執政。閻妃、丁大全表裏用事故也。既奏。左右皆側目。上有西太一之幸。又抗疏諫曰。方四郊多壘。正臥薪嘗膽時。湖山在目。似涉游觀。道路頗譏。翻恐必靡。意料之外。事非一端。上嘉納。除兼侍講。時皇子忠王議行冠禮。進太常卿。爲之贊禮。成。除右史。遷左史。兼權吏部右侍郎。兼權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加中大夫。封番禺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屬董宋臣巨閹。竊弄威福。御史洪天錫累疏攻之不行。昴英乃直劘數奏。疏入不報。又再疏曰。邇來北司專恣。日甚一日。它人不敢言。而天錫獨言之。假解言職以去。中外莫不驚愕。始天錫登朝。臣實薦之。如不行其言。乞與俱貶。留疏拜辭。遂與御史俱出國門。時人咸惜其去。時軍國多務。有詔除端明殿學士。僉樞密院事。辭不赴。上雅有大用意。竟爲儉壁尼焉。乙卯歸。澹然無復仕進意。家文溪之上。因以自號。上嘗賜御所居扁曰久道。曰文溪。曰賜暘堂。丁巳秋。忽一夕大星隕舍東。闔城駭觀。後數日。昴英卒。年五十有七。謚忠簡。昴英天性勁直。議論高邁。其文簡而有法。婉而成章。一時同館名流。如江萬里、文天祥皆推服之。平居溫然接物。寬而有容。至於臨大節。處大難。毅不可奪。雖鼎鑊在前。不恤也。咸淳三年。轉運使洪天錫因邦人之請。祠於海珠山。咸淳九年。士人又請於郡。與菊坡合祠。俱毁。今附郡庠之仰高祠云。近巡按御史陳言復祠之於海珠。所著有文溪存稿二十卷。行於世。（用廣州志、一統志、文溪存稿參修。）

贊曰。孔子稱叔向曰古之遺直。於子產曰古之遺愛也。李昴英信兼有之。觀其攻擊賈史董。揭綱常於宇宙間。而奸諛爲之寒膽。惠先鄉閭。寧譏嫌而不顧。粒饑民。肉白骨。在在歌舞之。非胸中仁涵義蓄。其何以有是。白沙陳獻章曰。嘗觀文溪存稿。初涉其流。渺瀰汪洋。若江河之奔駛。而又好爲生語。險怪百出。讀者往往厭絕。或不能以句。以謂文溪直文耳。徐考其實。則見其重內輕外。難進而易退。蹈義如弗及。畏利若懦夫。卓乎有以自立。不以物移。不以己惑。蓋亦庶幾乎浩然而自得者矣。斯言也。殆知言也乎。

楊汪中。字季子。番禺人。幼孤。篤志好學。弱冠月評推重。廣帥楊長孺見其文敬之。言於郡博士。補爲州學





錄。嘉定己卯。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調靜江民曹。時憲使政尚束濕。適悍卒擾郡。收以刑賞忠厚之至命題試士。憲使服其敢言。應之梓帥。以兔饒機宜辟之。及過海。既平王君佐之叛。又捕陳用成之黨。風裁凜然。端平乙未。改肇慶府推官。家居需次。推鋒戍卒干紀逃薄城下。居民大恐。汪中有絕城論賊功。及崔與之判鄉郡。因擬帥幕。密贊平叛之謀。改佐廣右經幕。市馬橫山。措置得宜。差發帖服。居無何。銓部疑之。遂知廣陵縣。爲政多所建白。其勸糴以應邊餉。閭閻有方。邑民無怨。既而改知歸善縣。事業不竟。人多惜之。官至奉議郎。後有吳文炭者。字彼發。同邑後進也。紹定壬辰進士。初試當林民曹。權宰有政聲。次任南恩糾曹。尤加意獄事。因繫者感之。授新昌僉幕。知歸善縣。行鄉飲。崇禮教。絃歌藹然。大興文治。尋倅欽州。攝守全州。又攝守舂陵。皆有惠愛。（用廣州志修。）

陳應辰。東莞人。領嘉定己卯鄉薦。爲人謙和。米鹽不安。少時從師。獨處一室。夜半讀書。忽有鄰女越垣潛至。應辰呼燈明燭。兀坐。女慚而退。黎明卽遷於他室。居邑之紹興橋。與崔且爲比鄰。有以屋前之田來售者。將立券。應辰曰。此田跨吾二家之門。吾全售則不便於崔。遂與崔分售之。凡割田之當崔門者與崔。而自取其兩傍之磽确者。其厚德多此類也。兩請嘉定貢舉。就恩出仕。初任南恩司法。將之任。適廣帥方大琮舉行鄉飲。請充大賓。次年再行鄉飲。議請大賓。以一時齒德無踰應辰者。復俾檄自南恩來行禮。再任龍川丞。滿歸。邑宰揭師懋亦久俟大賓。請應辰行鄉飲於學。後改連州推官。兼署僉判。時綱運積歲額欠。官吏每預索於民。民甚苦之。應辰在職五年。以己俸補宿逋。綱運得如故。而民不擾。連守陳中孚嘉其績。申聞於朝。改通直郎。致仕。家居作清沸亭。延師訓子孫。年八十餘卒。郡人多以詩哭之。趙覺陳大震有曰。海濱推老大。粹行比蕭穎。邑尉黃納有曰。邊廬避嫌明時論。買田分券使比鄰。皆紀其實也。（用廣州志修。）

郭閶。字開先。番禺人。治詩三預計偕。竟然爲舉首。柳南盧方春柄文衡。得其文。驚異以爲醇淳。而後復見此作。登淳祐甲辰進士第。調真陽尉。再調鬱林學官。擢知高要縣。有政聲。秩滿授梅州僉判。改秩宰中江。尋擢監察御史。知無不言。糾正奸邪。不避權要。其所彈擊。公論莫不快焉。初廣州置買鐵場。本與商舟爲市。後從而征之。歲久弊滋。吏緣爲奸。征及民戶租米。民甚苦之。又提舉司以鹽科配民戶。價多而鹽少。深山窮谷。罹其害者不少。二事皆害民之尤者。閶條奏上聞。得旨俱罷。民以爲快。作處恩齋以報之。汀贛壯丁。往來潮、惠、循、梅境。以販鹽爲事。紹定間。公征權發閩合汀。閩兵乃克靖亂。朝旨免榷四川鹺。職此之由。繼又榷之。悍民遂相挺爲盜。閶又奏罷之。又奏選廉恕以宣德意。斥貪殘以幸天下。凡所奏請。無非爲殿根本慮。遷右正言。首陳納言容言之道。以廣上心。又言士大夫奔競成習。狂躁成性。欲求遷引。直欲一蹴而造班行。至於寬縱盜賊。殘害善良。忍使盜賊成恩。而民負怨。是忍於負國負民。而不忍負盜賊。又言今天下之患。莫甚於上下不相應。易帥闕。拔偏裨。旌死節。誠方今急務。而應命者卑文具。緩急恐難倚仗。乞選朝臣出使審核虛實。庶幾寡兵得偏。不敢爲欺。時禁廷臣莫得預知邊事。閶乃言臣居言責。天下事皆當預聞。況邊廷之大者哉。於是兵糧實數。皆關白諫院。閶自官臺諫。悉心

憂鬱，形神日耗，循至病革，所言皆軍國大事，不及其私。卒年六十六。囚素清潔，家無餘財，鬻撰之曰，幾無以斂。上嗟悼之，賻恤特厚。廣人德之，以與菊坡文溪合祠，久廢，今列於仰高祠。（川南海志、廣州志參修）

贊曰：士一旦弛其負擔，而振纓立天子之廷，輔君澤物，惟職之宜，顧軒然以射利肥家爲得策，譎括營首鼠爲固機，自媚貴富貴之地，無所益於君，又從奪人所有，鄉井嗷嗷，且有凌我以生之歎，烈能波及於遠也哉。平生所學謂何，力如遺跡焉而棄之，噫可恥也已。郭昭昌言議論有聞於時，而且忘心變節寔以至沒齒，可不謂能輔君矣乎。崔李二君解賦閎出鄉人於塗炭，嗣又奏罷諸橫權，匪惟大有造於吾邦，而異縣亦得以承其澤也，可不謂能澤物矣乎。輔君曰義，澤物曰仁，既備有之，可不謂能成其身矣乎。以今之所謂士者較之，詩人之所謂有靦者也，然得聞吾邦，尚宋始祠鄉賢，祠之自從郭始，嗟乎，揭虔於俎豆間者，可少知愧矣。

李用

李用字叔大，東莞人。少孤，事母極孝愛，疏禮，雖盛暑侍母側，未嘗去巾襪，德器凝重，造次必以規矩，鄙僈之氣不形也。初業科舉，及讀周程諸書，即棄之，杜門潛心理學，非親友婚祭不出，如是者將三十年，而造履日益熟，士之從學者，館無虛日。自號竹隱，人因稱曰竹隱先生。李昴英聞其賢，就見之，與語終日，用未嘗有懈容。昴英出語人曰：吾今乃見有道君子。嘗著論語解，究明伊洛奧旨，以遡洙泗之源，訓詁明白，便於講誦，學者傳習之。昴英進其書於朝，詔授校書郎，用曰：著書豈爲干祿計哉，不受而歸，又遜承務郎，以旌其高。安貧樂道，無所求於世，其誨生徒，貌溫色和，步趨有序，人樂從之遊，以故多所造就。



卒年八十一。所著論語解，梓行天下。廣東提刑周梅叟後奏於理宗，特賜御書竹隱精舍扁。咸淳中，廣東提刑鍾叔子命祠於邑學，用明經講學，爲時名儒。有子三人，各通一經，能世其業。長春叟，最知名，次得朋，官至法曹；季松叟，有文聲，早卒。

春叟字子先，蚤穎悟。邑宰許巨川見而異之，勉其遠遊從師，遂謁桂陽林思齊、陳琡、陸鵬升，授春秋，又以諸經參訂於公巖、容盧方春、周梅叟諸公，如趙順孫、陳存、盧鉞、呂直之，皆其友也。寶祐丙辰，省試中選，以親寫謹對黜。己未試入選，奏號之夕，宰相上言西廣有邊援，宜從省試一名，以收人心，春叟厄於數，竟爲易置。廷紳深惜其才，交薦入仕，乃授連州司戶，有賢能聲。景定間，廣東提刑楊允恭狀奏曰，臣念嶺海之東，素號多賢，自許獻公崔與之力辭相任，高風邈韻，聞者興起，比年恬退清修之士，蓋多有之，臣得於所聞之眞者，有迪功郎李春叟，刻苦窮經，清嚴自守，已兩試南省，俱中前列，厄於勢要，竟黜特奏之選，春叟處之怡然無慍，間嘗攝職，則確守公廉，及其退居，則安貧授徒，未嘗汲汲於祿仕，可謂經明行修者也。乞賜獎拔，以厲浮競之俗，世道幸甚。得旨除肇慶府司理，肯辯冤獄，當路不從，即投告身於庭，歸歸事，竟得白。郡守劉叔子歎服，辟除德慶教授，秩滿而歸，絕意仕進，乃上書察院郭閶，條陳銀場鹽局之不便於民者，請在閩侍假日，著論語書，以補先志所未及，大抵多擬晦菴之要語爲之，又摘其元微者爲詩，使學者詠諷自得，號曰詠歸集。家居以經學訓後生，嶺海名士多出其門，文風益盛。朝廷敬其名，除軍器大監，辭不就，賜號梅外處士。宋末，邑人熊飛勤王，潰歸，駐兵於邑，時邑之士民多



逃竄遠鄉者，飛揭榜限三日回家，否則發兵戮之。春叟號哭諫飛，飛乃止。時寇雄四起，乘時剽掠，以春叟故，多不忍犯邑，邑人賴以免患。至元丁丑，元兵至廣，欲遣兵勦東莞，春叟扁舟往謁其帥，以死爭一邑事，遂已。邑人德之，繪像祀於竹隱祠，號二先生祠。元初分司李僉事延春叟至邑學，禮以賓師，公暇卽造問政，隱居養高，年八十卒。諸子多文藝可觀，曰同文者，皆業易說爲邑令掾，初春叟之衞鄉里也，邑人同時有功者，有趙必瑑、翟龕、張元吉、登辰之屬。

趙必瑑者，咸淳元年進士，父崇鉘同科，時稱榮梓聯輝，廣士未始有也。必瑑初任高要簿尉，郡檄署四會縣事，有異政，民爲之立生祠，再任高康丞，惠州守文璧辟爲郡從事，丞相天祥，璧之兄也，集兵勤王，必瑑往謁，相與論時事，必瑑忼慨泣下，天祥重之，後察璧無堅守意，即歸邇熊飛，駐兵於邑，欲盡括稅戶財穀，以充軍需，人情恟恟，必瑑恐爲變，請於飛，願以己貲錢三千緡、米五百石以贍供餉，使緩稅戶需擾，飛從之，卽委必瑑董其事，必瑑隨其家各寬征之，人賴其益。

翟龕以文章知名，景定二年，以書經領鄉薦，咸淳二年，再舉都魁，宋季爲邑主簿，時值亂離，與邑尉張元吉協力安輯，邑賴以完，世變後，建樓貯書，以延文學士，名曰聚秀書院，學者稱遯菴先生，其先世有翟寧石者，任濱水簿，亦以行誼稱於時云。

張元吉者，系出張九皋之後，曾祖漱有篤行，家邇城市，然足跡未嘗造公府，夜出，聞鄰婦歎息聲，卽委金戶下而去，不使之知，父光濟，漕貢進士，元吉當宋末爲邑尉，元既降，德祐帝使招討使黃世雄、梁雄



飛入廣，邑丞呂立遣元吉以全邑戶計入廣歸附，世雄委元吉權尉，既而宋制置使趙溍舉義，元吉卽從之，溍使之同熊飛捍禦南雄，飛戰死於韶，元吉歸，仍攝尉，後元張宏範率兵自惠將至，邑人驚遁，元吉使其弟登辰齎家貲賂之，元兵由是不犯邑境。登辰善屬文，有器識，舉咸淳癸酉鄉貢，試南省歸，慨然語人曰，權臣蔽柴湖山，皆蔽主聰，襄樊受兵六年，乞援不報，方且歌舞太平，粉飾文治，時事可知已。說邑宰爲保障計，及張宏範兵至，所騎往來，邑民奔竄，登辰毅然請行，齎白金千兩，造伏夜行，抵惠州行營，請紓邑難，宏範喜，遂戒兵無得犯東莞，邑人德之，後登辰攝縣丞時，帥府欲增東莞稅額，登辰力爭，得免入元邑稅，得仍舊規，登辰之力也。登辰子惟寅，亦力學有才譽，元初因南漢鄰川都之役，民採珠不勝其害，惟寅上採珠不便狀，竟得罷採，邑民至今德之。元吉、登辰死時，邑民大作緇黃以報德。李春叟爲詩輓哭之云。（用廣州志、川文集參修）

贊曰：宋世理學大明，元祐間梁觀國以崇正嫉邪爲吾廣倡，蓋聞周程之風而興起者也。南渡後，簡克己聞南軒之道於湖湘中，至其末也，李用復以道學鳴，而廣之人士賴以啟迪，儒風大張而不墜，其數君子之功歟。春叟克承先志，理獄與有聞焉。採邑子難，趙張諸人應和如響，斯非春叟有以倡之，不可也。易之蠱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其李用也夫。春秋傳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春叟其免矣夫。

李肖龍

李肖龍字叔膺，增城人。天資幼悟，未弱冠爲經義，文辭迥出儕輩，同舍者皆避之。父光發嘗歎曰，吾白首場屋，晚科入仕，非吾志也，汝其勉之，以光吾門。益淬礪力學，遂登辛未進士第，初調贛州司戶，奮入稅

糧，多私其贏餘，宥龍一無所受，郡守敬其清白，尋改循州興寧簿，攝長樂縣事，邑多大戶，凌小民以取富，宥龍至，首重其刑，立團保之法，使鄉隅各自為兵，人皆相誡，無敢為盜者，又禁邪巫，正婚娶，興學校，課農桑，一境安之，後除太社司令，累遷朝請大夫，至元中為增江提舉，時經兵燹後，學宮鞠為榛莽，增城民鄭璁老富而好施，宥龍以義說之，璁老乃讓其宅為學，初璁老家居宏麗，宥龍刻聖賢木主列祀於其家，璁老因別徙而讓焉，人兩賢之，後又捐貲立鄉賢祠，祠右廡之而下，饗舍以次而舉，弦誦藹然矣，暇日編輯崔清獻公言行錄，以傳其言曰，公以嶺海間氣，為聖代偉人，出仕也得尹之任，應物也得惠之和，遯世也得夷之清，仕速各當其可，其庶幾於聖之時乎，論者不以為過，性剛急，嘗製漆牌，繫於肘為銘以自戒曰，怒如炎火，焚燎自傷，觸來勿競，事過清涼，蓋有得於古人韋弦之義云。用廣州志修。

陳庚，字南金，東莞人，父益新，博通群書，尤邃性理之學，輔貢不就，遂隱居東湖之上，邑人尊之曰東湖先生，庚其長子也，以書經擢咸淳甲子鄉貢進士，南省罷歸，無復求仕志，日肆力古文詩律中，明暢沉蔚，有歐曾風，經略劉實奇庚才，辟置之幕府，無何以世亂歸廣，隱居東湖家塾，研心道德性命之學，學者多師之，邑人亦尊之曰月橋先生，邑宰皆延以為儒師，造門問政，皆傾實安志，人咸稱其有史才，年七十九卒，郭應木表其墓曰，生為一邑之儒宗，沒為一鄉之善士，可謂有德君子矣，弟紀，字炳元，以周禮領咸淳九年鄉薦，宋季與庚皆退隱於家，以賦詠自娛，尤工小詞，有周伯成、康伯可風韻，有越吟裘稿，傳於時，號淡軒先生。用廣州志修。

#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宋經略安撫使張公鎮孫
宋知州陳公大震
宋兵部尚書王公道夫
元登洲先生區公適
元南恩州教授羅公蒙正
元象山先生張公磻

張鎮孫，字鼎卿，南海人，少攻苦讀書，以博學強記聞，治易，貢郡庠，有司試其文，易之，咸淳辛未舉進士，廷對為天下第一，先是童謠曰，河南人見面，廣州狀元見，河南謂州南大江所面鄉務也，有司因擇見面亭以埃之，文溪李昴英未遇時，讀書海珠，以大魁自期，嘗與同志數人結龍頭會，有夢彎長弓射江，江為端者，昴英占之曰，應是讖者，其張氏子乎，鎮孫時方弱齡，弼同舍生曰，安知非僕，聞者嫚笑之，至是果為狀元，其年大江忽溢，往來相通，企望能辨府目，人始悟所謂見面之說，其所對制策曰，臣對臣聞帝王之治天下，自積一念之仁始，帝王之仁天下，自積一念之敬始，仁之為道大矣，非敬無以行之，惟無一念而非仁，則有以充其用之大，惟無一念而不敬，則有以極其體之全，故必兢兢乎方寸之微，而





後充周乎民物之眾，持守於隱微之地，而後顯行於運用之天，究諸其端，亦在乎積之而已，嘗觀之天以一元運行，無間容息，元而亨，亨此元也，亨而利，利此元也，利而正，正此元也，正下起元，而生理又續之於無窮，萬物之囿於其間，其生亦無窮也，使天之生理，有一息之間斷，則非所謂盛德，萬物之生意，有一毫之間斷，則非所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惟積故能日新，富有之謂大業，惟積故能富有，顯仁藏用，夫豈一日二日之故哉，其所積者漸也，故仁者造化生物之心，帝王得之以為心，上天生物之仁，猶以積而成，帝王愛民之仁，豈有不積而成乎，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天積此健，所以為天，帝王積此不息，所以為帝王，惟帝王之敬，與天同運，故帝王之仁，所以與天同流也，欽惟皇帝陛下，自天生德，體元長人，臨政願治，八年于茲，寰薄海內外，無一之不被吾仁矣，然猶慮夫澤不下流，治未見效，策臣等于廷，詢實惠以及民，蓋欲充此仁以極其用之大也，臣恐以為充其大用非難，而極其全體為難，謹摭聖問中治生乎積一語，紬繹以對，惟陛下幸垂聽焉，蓋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之不敬也，惻隱仁之端，積一念之惻隱，則仁不可勝用，博愛之謂仁，積一念之博愛，則仁不可勝窮，仁不止於公也，積之無不公，則仁在是矣，仁不止於恕也，積之無不恕，則仁莫近焉，由一念之仁，積之皆可極其用之大，夫仁之全體，非積其一念之敬，未易全也，何者，仁者心德之渾全，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累於人欲，而敬也者，所以克去人欲，而全其天理也，堯舜性之，固無待於積，而危微精一，納致敬焉，此堯之欽，舜之恭，



所以為盛帝也，湯武身之，則有待於積矣，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敬以勝怠，義以勝欲，必致戒焉，此湯之敬勝，武之敬用，所以為令王也，故必有堯舜性之之仁，而後有時雍不犯之仁，必有湯武身之之仁，而後有子惠安民之仁，孰謂積一念之仁，不自積一念之敬始乎，洪惟國朝以仁立國，蓋自藝祖皇帝陳橋肆一誓，眾雲棲一語，對越天地，遜恭帝王，社稷攸長，綿將觀之，此仁之積，可謂厚矣，陛下紹熙有暇，嘗論臣舞曰，藝祖誓書，皆自不嗜殺人一念基之，大哉王言，真足以知立國之本矣，抑亦知藝祖立心之本乎，乘快指麾，終日不樂，且有為天子易邪之語，戰戰兢兢，如對日星，如警雷霆，積此敬心以立其禮，故能積此仁心以達諸用，凡其不嗜殺人一念，皆敬心積而大之也，至我仁宗，撫熙治之運，此仁之積，愈深愈厚，范祖禹所謂愛人仰物之心，上極于天，下遂于地，內則諸夏，外則夷狄，山川鬼神，草木無不及者，蓋至論也，而仁宗所以積是仁者，則有由矣，纖德儲宮，不妄言笑，此一敬也，臨朝端莊，具有聖度，此一敬也，朝夕奉先，宋皆致慈，此一敬也，至忱所感，以致天臨，亦此一敬也，四十二年之間，始終積此敬，故四十二年之間，始終積此仁，體全而用大，非有所積，曷由登茲，越我理考，儷美仁宗，臣觀御製仁爲論，有以見先帝積仁之大用，又嘗拜觀思無邪，毋不敬二銘，有以見先帝積仁之全體，四十一年之積，功深力到，恩以澤浹，博無窮，施罔極，本一毋不敬之心，光積之耳，陛下紹休聖緒，覲得心傳，踐月正元日，慮仁心仁聞，隔而不通，則拳拳乎戒貪，虹流瑞旦，癸殄庖廚，嘗所不忍，則拳拳乎戒殺，即此一念，已足以追配三聖之仁矣，夫賢才所以輔吾仁也，召而來至，求而未獲，仁幾於疵，吏治所以

宜吾仁也。調而未孚。戒而未革。仁幾於罔。牧守非不選也。而厚生之仁未溥。貢獻非不御也。而養下之仁未周。發義倉。蠲田租。而吏或得以梗吾仁。露積負租賦勸。而下未得以沾吾仁。豈仁之用未能積而大之邪。毋亦仁之體未能積而全之也。夫仁之用不離積也。積之一日。則有一日之仁。積之一歲。則有一歲之仁。日復日。歲復歲。積水以成淵。積土以成山。愈浚則愈深。愈培則愈高。何患其用之不大。特患不能積其體之全耳。有一毫俄易之心。則虧此仁之體。有一毫非僻之心。則虧此仁之體。有一毫怠忽間斷之心。則離此仁之體。陛下燕閒蝬褻之中。幽獨得肆之地。亦皆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否乎。亦皆勿貳以二。勿參以三否乎。亦皆在宮如在廟。使民如承祭否乎。孔子告子張以爲仁。必先以恭。告樊遲以爲仁。必以恭敬。至於告顏淵以天下歸仁之目。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主敬之謂也。是雖聖賢講學之要。而帝王行仁之體。實不外此。臣願陛下以先帝毋不敬之心爲心。皆有以積其敬。復以先帝仁厚之心爲心。益有以積其仁。而仁之全體大用。上足以紹我祖仁宗一脈相傳之仁。聖問所及。特仁之餘用耳。臣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厥初頤穹。實生兆民。孰繼其擊。乃作之君。孰牖其迷。乃作之師。君之治之。師之教之。禮樂刑政之所由生。與有天下國家者。壹是以元元爲命脈。凡議論所講明。政事所設施。罔匪爲邦本計。爽致叢縟。率與天並言之。明威聰明。皆自我民。其不可經者。固如此。獻臣有以仰見陛下念天爲民而立君。體天以子民。欲其仁之如天也。臣聞乾坤天地之初。庇蒙人物之初。民之初生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不能不資之養也。必需之飲食。自其資於養也。厥剛者搏力強者。奪小者以懲。大者以師。紛然而莫之統一。一有聰明聖知者。生乎其間。則天必命之爲億兆之君師。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此天下所以比而歸於一人。而禮樂刑政所由生也。禮以明其分。樂以宣其情。刑以防其奸。政以齊其俗。皆所以仁之也。故天下國家以民爲命脈。聖人以仁而尊斯民之命脈。一都俞吁咈之間。講明此仁也。一紀綱法度之立。設施此仁也。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苟不能推廣一念之仁。使斯世斯民。咸囿並生之中。寧不有負於君師之初意哉。古昔聖人。所以惕然加敬畏之心。而不以下民爲微賤而忽之。敬天命也。粤稽載籍。言明畏必曰自民。言視聽必曰自民。言天畏棐忱。必曰民情可見。言來紹上帝。必曰畏于民碞。良以民心之所歸。即天命之所佑。民祇之可畏。即天顯之可畏。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惠民所以奉天也。惟天生民。惟聰明時乂。聰明時乂。乃所以奉天也。故堯不畏洪水。而畏昏墊之未安。舜不畏烈風雷雨。而畏烝民之未粒。畢非湯之畏。而慄慄之憂。惟恐塗炭之未拯。大風非成王之畏。而祇勤之心。惟恐登勳之弗寧。惟其敬心無日而不存。所以仁心無往而不周。而臣願陛下積一念之敬。而無或懈弛。則能積一念之仁。而無不洽浹矣。臣伏讀聖策曰。三聖傳心之要。不越乎執中數語。斯蓋萬世君師之大綱領。究其指歸。則曰非后何戴。非衆罔守。然則一中之妙用。倘所以爲維持固結之道歟。道之出有原。道之傳有統。前聖後聖。同一揆歟。臣有以見陛下爲三聖之傳心。本一道之無間。欲其仁之如古也。臣聞道之本原出于天。聖人之心。即天也。堯之命舜。自執中之外無他說。舜之命禹。益以三言。而且繼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





其發之益深。其言之益切矣。蓋中即仁之體。而惟精惟一。所以全是仁也。先儒胡宏曰。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惟仁者爲能盡性。豈有二道哉。堯得是道。故凡釐百工。熙庶績。光四表。和萬邦。無非此仁。舜得是道。故凡徽五典。闢四門。命九官。咨十二牧。無非此仁。禹得是道。故凡六府孔修。三事允治。萬世永賴其功。無非此仁。聖人所以維持固結斯民之心。豈它有操制之術哉。仁之感民者無窮。而民之戴其仁者亦無窮。昔之所謂守邦。即易之所謂守位也。道統之傳。本無絕續。世變所趨。自有淳漓。統一聖眞。武帝非有志於道之君乎。外施之政。終莫揜其多欲。遠宗堯舜。太宗非悅慕於道之主乎。勸行之功。卒稅駕於末年。此無它。敬心不存。故人欲足以害天理而已。臣願陛下積一念之敬。使道心不汩於人心。則能積一念之仁。而與堯舜同符矣。臣伏讀聖策曰。我國家誕受天命。以奄有九有。列聖代光。紹明大保。人斯無斁。肆我先皇帝迪畏天顯。懷保小民。四十一年。躋敬嚴仁。用能延洪基緒。式克至于今日。蓋其精神心術之妙。融會於六經之奧。要語一言。口傳面命。其示軌範者在是。朕祗涵儆訓。行其所知。臣有以仰見陛下得先帝之心傳。欲天下之仁遂也。臣切謂三代以來。未有如我宋之仁。藝祖仁之元也。仁宗仁之亨也。我理宗仁之利而正也。昔陽開動。品物發生。其元之時乎。汎措五季凝陋之宇宙。撫摩五季瘡痍之蒸黎。時則有以開天運之元。朱明假大。萬有茂長。其亨之時乎。培植豐芑之深根。遊衍參濡之厚澤。時則有以暢天運之亨。至于萬寶告成。庶物就實。是利而正之時也。人知先帝所以博仁之用者。一利澤之心。孰知先帝所以充仁之體者。一正固之心乎。先帝之心。惟純乎敬也。故尚賢則始終尙賢。不以不肖參之。布治則始終布治。不以貪黷紊之。生欲其厚。則常存愛人之心。下欲其益。則當持節用之心。荒政當行。田租當減。則此心無少怠。宿逋當貸。課額當省。則此心常如初。凡其所以持敬者。不特一思無邪。毋不敬之銘而已。四十八箴之首。揭以敬天命。又摭六經之言天者。編而圖之曰敬天圖。易之設曰。人君動靜語默。政化云爲。無非一乾。先帝之心。即乾也。書之設曰。人君深知天命之靡常。知能疾敬厥德。則可以祈天永命。先帝之心。即天也。上帝臨汝。毋二爾心。見於詩之設。則此心無時不在帝左右。誠之不可揜。誠之毋自欺。見於記之設。則此心無時不閑邪存誠。至於周官之法則。則不徒事文物典章之飾。春秋之災異。則不徒錄列國盛衰之言。敬之所積。如此其至。以其躋敬之心而爲嚴仁之心。以其迪畏天顯之心而爲懷保小民之心。仁固自敬中來也。精神心術之妙。上紹五三之傳。寔探六經之奧。而要語一言。所以口傳面命於陛下者。與堯舜禹之相授受也。陛下誠能端居而念。深心以思。玩味以紬繹。則知書之堯典曰欽。易之乾曰誠。詩之蔽曰思無邪。記之首曰毋不敬。周禮之列名度數非繁文。春秋之筆削褒貶非紀事。其要旨所在。蓋與敬天圖箴。同一關鍵。臣願陛下於此而行其所知。則敬非虛文。而仁皆實惠矣。臣伏讀聖策曰。召故老。求賢才。以尙賢也。然召未能至。求未盡獲。何以致倡順之助。臣有以見陛下虛仁之不能獨愛。而急親賢之爲務也。臣聞烏鳶之巢不毀。而後鳳凰至。鳴犢之賢不見用。則仲尼臨河而返。賢者之去就。蓋有所視也。陛下自踐祚以來。弓旌四出。旁求不遺。寘棐皆在位之賢。蓋猶無其器之嘆。氣類可謂翕合矣。王春之始。都俞賡會。當泰道之既長。思賢才

之是求。逸茹一札。趣召二老。異情實意。悲惻至到。而考槃在澗。生芻空谷。納來肯幡然而起者何耶。意者、進而在列者。非獲以容其用。故退而在野者。專甘於寂其用邪。切怪紫贊獻替。成於閫之莫甫。白簡繩愆。成車輪之難止。沽激者。敢於好名。則雖不沽激者。豈敢不容否。才高者敢於任氣。則雖不任氣者。豈敢不韜光。夫人才之在天下。當涵養以遂其成。不當摧沮以速其敗。當取其長而棄其短。不當責其備而求其全。先帝詔曰。朕以禮義遇士大夫。以仁厚培養人才。雖積習使。區區惟恐弗逮。其急於親賢如此。臣願陛下積一念之敬。篤信君子。勿有一毫厭薄之心。留意人才。每爲先時培養之計。則養賢及民。仁之所施者博矣。易之所謂信順尚賢。而獲天人之佑助者。不在茲乎。臣伏讀聖策曰。調守牧。戒貪殘。以布治也。然調未必孚。戒未必革。何以新治象之觀。臣有以見陛下盡仁不能以自遂。必傷吏以與治也。臣聞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捨大惡而論小過。張綱爲之埋輪不行。吏習之微惡。蓋必有所儆也。陛下申飭守令。加惠元元。字民牧民。有謂有銘。固宜令百里者皆撫字其人。守千里者皆養育其人。往者王泰之始。逸頌歪張。禮嚴貪殘之相尚。而貪黷司郡守不先撫實求士。將以芘匿之罪罪之。夫監司者一路之綱。郡守者一郡之綱。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有褒帷科舉之風。則受財之吏自去。有懸魚在庭之清。則獻饋之丞自戢。今任按察之寄者。或乏直清之譽。居方伯之任者。鮮聞廉介之稱。斷則濁矣。何以責流之清。甚而薦剡則立定直。辟剡則責厚報。嫉廉者之不附己。則勸而去之。喜貪者之能奉己。則舉而進之。求其不芘匿不可得也。始於小大之相背。成於上下之相蒙。小吏之貪以錙銖。大吏之貪以鈞石。小吏之貪。特穿窬之智。大吏之貪。乃蠶蠹之藏。陛下雖有仁心仁聞。誰與遂哉。先帝戒貪之詔曰。監司郡守。固望其奉法循理。正己帥下。今若此。復何賴焉。其嚴於飭吏如此。臣願陛下植一念之敬。勸獎大吏。以爲小吏之倡。禁戢大吏。以爲小吏之懲。則吏稱民安。仁之所及者遠矣。證之所謂布治乎郡國都邑。而觀萬民之觀聽者。不在茲乎。臣伏讀聖策曰。求牧與芻當謹也。既不用姻戚。每選用賢良。宜有厚生之政。而未見田里之無愁歎。臣有以仰見陛下謹選循吏。欲以厚生之政仁斯民也。臣謂欲厚民生。當先戢吏。先王爲民設官。有官則有吏。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奉行文書。奔走力役而已。後世始有所謂輕黠吏。有所謂豪惡吏。有所謂深刻吏。尹賞王溫舒之徒。納能搞制而用之。未有若今日官弱吏強也。蓋居官者遞遷。而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借於法。而爲吏者舞文法。謬者仰吏。儒者畏吏。貪者資吏。駑者任吏。吏曰可則可。吏曰否則否。據案占位。書紙惟謹。此官所以反聽命於吏也。是以政以賄成。獄惟貨宥。雖有循良之吏。果能以身任芻牧之寄乎。陛下用諫臣之言。汰去冗吏。爲蠹國蠹也。盡亦爲盜民蠹乎。先帝御筆戒飭守臣。毋縱吏奸。爲平民害。正謂此也。陛下體書之正德厚生。而以敬心行之。則循良用而姦黠屏。田里無愁嘆之聲。而仁聲洋溢矣。臣伏讀聖策曰。竭澤而漁。不忍也。既力御貢本。且禁獻羨餘。宜有益下之說。而尚聞郡國之有征斂。臣有以仰見陛下嚴止征斂。欲以益下之說仁斯民也。臣謂欲知益下。莫先損上。國家取民之法。纖悉不遺。昔以暴賦橫斂爲非。猶知賦斂之名。今直取之而已。昔以收大半之賦爲非。尚有其半也。今直盡之而已。府庫金帛。皆生民膏血。郡邑官吏。靴擁





丁壯。繫累者稚。銖銖寸寸以誅求之。以輸于督府。陛下不可得而見也。南畝之民。犂而塗足。終歲勤勵而不厭糠覈。陛下不可得而見也。徒吏坐門。呼囂隳突。吾民伐桑棗。鬻妻子以他之。愁歎之聲載道。陛下不可得而聞也。思復損上以益下得乎。陛下自初即位。止貢奉。卻羨餘。天下咸知陛下之仁。無土木營繕之侈。無匪頒賜與之濫。天下咸知陛下之儉。日積月累。固宜邦計裕而民力寬。臣來自遠方。側聞奉宸之儲。僅移大農之積乎虛。是果何爲而然耶。豈不以者漏在下。本不茂者竭在內。韓琦論減省浮費。自宮掖始。朱熹論三冗三費。終之曰人不率則不從。衣服醴膳。無益餘規。請自乘輿始。珠玉錦繡。不得浮費。請自後宮始。先帝因經筵講易豐卦。有曰豐亨盛大之時。人主之侈心易生。不可不戒。蓋此也。陛下體易之損上益下。而以敬心行之。則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郡國無征斂之政。而仁政行矣。臣伏讀聖策曰。義廩之發。將以賑饑。而使作或不免。田租之蠲。本以寬賦。而苛取或如故。至若諸州之積負。捐版曹之故額。俾紓急絕之援。深寓省費之實。而民未有憾志。勢若中隔不下流。臣思之迄未得其說。臣有以仰見陛下惓惓民瘼。欲無一事之不本於仁。無一夫之不被其澤也。臣切以爲義廩之發。田租之蠲。欲公其利。則臣前所言欲厚民生。莫先戢吏。其說粗可得行。積負之豁。故額之損。欲去其害。則臣前所言欲知益下。莫先損上。其說粗可用。請終言之。自去歲旱澇相仍。民已告歉。今春常寒爲咎。陰雨彌旬。穀再種而不入。麥雖秀而不堅。穰聚既盡。惟草根木葉是食。民不聊生甚矣。朝廷蠲租發廩。正欲民拜一德之賜。然常平之糴。平時發亦移易。以盈相付受。至是則乘時消豁者有之矣。幸而有積則借補欠之說。而官吏瓜分其錢者有之矣。甚而坐視流殍。不肯發廩。並緣支撥。攘其實儲。吏則肥矣。如民何。田賦之納。郡邑預借。或二三年。至是則文具。蠲詔者有之矣。幸而富州大邑。未至預借。則以畸零當放。而欺誑小民者有之矣。甚而包放直催。虛破補解。盜竊府庫。欺弄簿書。吏則豐矣。如民何。此臣所謂莫先戢吏是也。諸州積負。當豁則豁。仁也。上供之數。或不足以供調度之需。能保版曹之不刻剝乎。冗費未節。而先積負之豁。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版曹故額。當損則損。仁也。破分未除。或足以貽異時之害。能保州縣之不橫取乎。浮費未省。而先賦額之損。是不節其流而窒其源也。此臣所謂莫先損上是也。先帝御筆。令諸州建平糴倉。必命監司嚴督守臣。使小民無艱食之患。至蠲放水旱田租。必戒守令奉行以實。當賦取嬴於額外。敝私或見於重催。必一一申徹之。陛下倘能以敬行之。則約己裕人。戢貪吏下。仁實充塞乎宇宙矣。臣伏讀聖策曰。意奉遠者導之未明歟。豈吏習挈摩乎。治道衰歟。將治生乎積。非可速成歟。抑習狃於玩。未易遽革歟。朕寅念先帝貽謀。常恐墜之。重爲之惕然也。臣有以仰見陛下數仁道之難鑒。思所以光紹先烈也。臣於陛下治生乎積。非可速成一語。願益加聖心焉。蓋積之說有二。有積習之積。有積累之積。人心久玩。吏治久懈。命之而不從。懲之而不改。此積習之積。仁之蠹也。力行不息。持敬不怠。有恆久無間斷。有緝熙無作輟。此積累之積。仁之基也。陛下忱能體之於心。行之於身。不以末治而自止。不以小康而自務。不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不以小過爲無傷而弗改。不以災異爲適然而有忽心。不以祥瑞爲美觀而有德色。一敬之積。愈積而愈厚。則先帝貽謀數世之仁。又自

陛下益遴穀於萬世矣。彼本遠者未明訓導。爲吏者未底廉平。特積習所致爾。一繳傷間。氣象改觀。日變月化。人心之積習豈不自聖心積累之功有以成之歟。臣竊觀聖心誠者未能積其敬也。夫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思慮未萌。知覺不昧。則靜而有以養此心。事物既接。品節不差。則動而有以養此敬。今也恐懼於旱潦常寒之變。因知敬矣。悅懌於瑞芝之觀。何所積之未純邪。齊莊於非時薦享之時。因知敬矣。轉移於滾光迎導之際。何所積之有間邪。先帝毋不敬之心。恐不如是也。臣願陛下加積累之勤。以充此仁之體而極其全。博此仁之用而極其大。則治雖未可以速成。亦未有積而不成者也。陛下謙虛逮下。所以策臣者。亦以勤矣。區區愚忠。亦已歷陳。粗數於前矣。至終復策之曰。子大夫博古通今。夙抱經濟之蘊。其據經以對。毋有所隱。朕將親覽焉。臣益見陛下好問之忱。有加無已。必期臣子之盡言也。臣束髮讀書。粗知有犯無隱之義。幸逢明盛之朝。陛下詔之以毋隱。臣而有隱。是負其所學矣。輒於聖問之終。所謂習翫於玩者。條其玩之說。蓋去人心之玩。自去君心之玩始。一曰人言不可玩。蘇軾對策曰。天下無事。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多事。公卿之言。重於泰山。夫天下豈無可言之事。而亦有可言之階。視之爲重。雖輕亦重。視之爲輕。雖重亦輕。重則敬心生。輕則玩心生矣。當安平無事之時。猶不可以玩心觀之。今何如時哉。水旱盜賊之奏。日陳于前。無逸酒誥之書。日誦于左右。謇謇諤諤。言言藥石。月課風聞。事事儆規。非無敢言之人也。陛下虛心訪問。和顏容納。必精思諦聽而審其可否。則言之善者用矣。二曰天變不可玩。范祖禹奏疏曰。聖人無一日而不事天。天無一日而不佑聖人。所謂無一日而不事天。以其敬心而事之也。天亦無一日而不佑聖人者。以其無玩心而佑之也。事天之敬。有時而間斷。則天必出災異以警其玩心也必矣。人君知其然。故夙夜自儆以畏天之威。左右如在。以敬天之怒。猶懼難答。而況敢逸豫乎哉。今日食于乖王三朝。水災于江浙兩淮。玉燭未調而乖氣致異。天心之仁愛。端可識也。陛下側身修行。戰兢自持。以我之天會乎天之天。則災異之來可弭矣。三曰膚愉不可玩。夫夷狄之不仁也。猶豺狼而甚鴟梟。不若也。張耒有言曰。鴟梟不鳴。爲之孔甚。見其不噬。待以犬馬。斯亦過矣。今之夷狄何如哉。和好之使雖來。而驕黠之情叵測。境土之界日蹙。而谿壑之欲難盈。此正鴟噬迫人之秋也。陛下思祖宗之天下。尺寸不可以與人。髮女真之世仇。覆轍不可以再蹈。兢兢業業。如大敵在前。兵甲相接。而罔或怠忘焉。臣見廟廊之壽策。爲謀既臧。樽俎之折衝。其勇自倍。不然日偈歲玩。遺患將深。雖有孫吳。無所用之。此尤國家之遠慮。古今之通患也。陛下於此尤加之意。而去其積玩之心。則恢復之期有日矣。夫積習之積不可有。積累之積不可無。仁心之不能積而大之者何也。以其積敬之功未至也。敬心之不能積而全之者又何也。以其積玩之心未除也。忱能去其積玩之心而爲積敬之心。勉積敬之心而爲積仁之心。天下尙安有不被吾仁者哉。臣一介草茅。不識忌諱。藉竭忱悃。冒進狂瞽。惟陛下裁赦。臣謹對。時度宗留意禮辭。所言觀瑞芝迎滾光實事也。皆人所難言。臚唱日。天陰晦大雨如注。識者以爲非文明之兆。厥制狀元宜拜後中官催索謝恩詩。宮女倚機以俟。詩成卽繈諸鍵以進。鎭孫素不工詩。是日運筆如飛。人謂名成才涸。丞相賈似道欲市恩。乃曰。子乃似道





啓上所擬也。省試當作元。惜相遇晚耳。鎭孫不謝。例使中局取飴錢。又辭取之。人服其不阿。除祕書監正字。遷校書郎。尋通判發州。迎養其父母。德祐元年。元兵至。于時國事日非。百官奔散。鎭孫遂棄城奉二親歸廣。尋章劾其聞兵逃遁。詔罷鎭孫職。二年宋執吳堅、賈餘慶、家鉉翁、等以皇太后命舉國以降。衆立益王昰。是爲端宗。皇帝航海。幸閩廣間。廣州海上潰軍奉鎭孫爲帥。鎭孫與都統凌震結集行伍。分東西二路。聲圖恢復。景炎元年十二月。帝舟次于惠州之甲子門。詔以鎭孫爲龍圖閣待制。廣東制置使兼經略安撫使。委以軍士將校。盧震擁衆暴橫。鎭孫數其罪戮之以示衆。由是將士用命。兵威稍振。元脅帥呂師夔、張榮實已入廣州。聞鎭孫至。以衆倔不繼退走。使其將梁雄飛守之。二年四月。帝舟次於廣之官富場。鎭孫復廣州。逐元梁雄飛。雄飛等走韶州。有詔褒賞。親知多以啓賀。鎭孫有憂色。皆不哉答。十一月。元脅右丞塔出脅師夔復入。合攻廣州。鎭孫欲爲守禦計。而力不支。城陷。明年二月。師夔退師。以鎭孫歸于燕。鎭孫遂道死于大庾嶺。人皆誚其死之不早決也。文天祥作詩悼之。時陳仲微者。紀海上事。謂鎭孫死節。又張師謙亦云鎭孫死難。情無有表白之者。天順中翰林學士黃諫乃曰。賈餘慶、家鉉翁輩。奉璽納降。卒於燕京。史既特書之。至有書不食死者。文山至燕。越三載始成其志。使鎭孫不死。又未知其所處何如也。史特書塔出圍廣州。制置使張鎭孫以城降。而不書道死梅嶺事。夫既降矣。必獲偸生。旣北去矣。必冀見用。而死梅嶺。必其憂憤之不已。或絕食成疾。不可知云。用廣州志張氏世譜修。

陳大震

陳大震字希聲。番禺人。寶祐癸丑進士。釋褐爲博羅主簿。陞循州長樂令。以文辭敏捷。政事寬厚。稱薦州廣濟令。以平盜功。改奉議郎。參靜江帥府。咸淳七年。權知韶州。濬西湖久成湮廢。乃大築堤岸。延平湖書院。以祀寇準二蘇。造石井欄以護井之當道者。泉得不竭。民德之。有婦人與夫殺其母。以賊訴者。大震怪其詞色。密遣察之。果非盜。一鞫具服。州人以爲神。在郡二年。刊詣數百人到之。號遯翁山。轉朝奉大夫。以倅陞守全州。元兵至。誓與城存亡。而力不支。遂歸番禺。自勁能。宋帝入廣。召爲尙書吏部侍郎。不就。至元辛巳。有詔甄錄舊臣。宜授司農卿。廣東儒學提舉。避貴請閑居。從之。居皆深衣廣袖。自號遯發先生。立墓位以待死。日與常所往來者。飲酒賦詩曰。吾可以下見穆陵矣。卒年八十。大震性剛正。平生未嘗戲言。御子孫嚴而有禮。不冠不見。性樂山林。附郭有亭榭數所。皆樸陋低庳。風雨天色晴美。則篁輿徧賞。好事者多從之遊。雖老讀書不釋卷。爲文章典雅有法度。郡有大著述。必以屬之。文集數十卷。今不存。用陳氏家乘韶州志參修。

王道夫

王道夫。番禺人。少從陳大震遊。苦志力學。登陳文龍榜進士。咸淳中仕連山尉。有保民禦寇功。度宗溫以御札兼有金注碗盤之賜。由是以才略知名。張鎭孫敗後。凌震得脫。收集散亡。得數千人。倚文天祥諸軍爲聲援。時大震與道夫皆家居。端宗召大震爲尙書吏部侍郎。道夫權兵部侍郎。兼轉運州官。大震固辭不就。道夫拜命。與凌震各將兵相爲掎角。景炎二年三月。文天祥復惠州。道夫與震謀曰。文公旣克復國土。吾等乘此聲勢。可大舉成功。事幾不可失也。震從之。時呂師夔退兵。與道夫帥師。搗其虛。遂復廣州城。詔褒諭之。有敬於事上。忠於謀國。緬惟純誠。深用咨歎之獎。以震爲廣東制置使。道夫兵拜

兵部侍郎、廣東轉運使。是年四月，端宗崩，衛王即位，改元祥興，加道夫學士，兼兵部尚書。十月，元將李恆襲廣州，力戰不利。閏十一月庚戌，道夫遁。壬戌，崇逾、癸亥，元人復陷廣州，獲船三百艘，將吏宋遇以下二百人以去。於是二人會兵圖再舉。十二月壬午，道夫引兵先往取廣州，與李恆兵戰大敗，為元人所執。凌震繼至，亦敗退，戰于城東菱塘，又敗。明年二月，李恆與張宏範合攻厓山，震解甲降。宋亡之後，道夫不知所終。用廣州志厓山志參修

區適字正叔，南海人。幼爽邁，能文辭，於經史皆通大義。及長，重厚寡言笑，以博學多聞稱，里人慕之。多造門求講解，從之遊者數百人。所居地舊名鮀洲，適號登洲，鄉間稱為登洲先生，因更其地為登洲鄉。適父瑛字良玉，仕宋為德慶參軍，居官廉介有聲。從父翊龍，官至朝散郎。世食宋祿，適以宦家子，抱道不仕。或勸之覓官，適曰：吾南人操南音，安能與達魯花赤和偷仰邪。時元制，漢人南人不得為正印官，所謂達魯花赤者，則其蒙古種類也，語言不相通，至有因之成隙者，故適及之。家素饒于財，嘗遇歲大饑，出粟四千餘石為粥以飼貧民，鄉里皆感其德。優游巢閣，嘉遯終身。元末兵革擾攘，盜過其閭，相戒曰：勿犯此吾施粥主人也。有詩文若干卷，京口劉興于序之曰：紛德人也，予始以文士目之，不亦淺歟。又曰：扶胥之南，越臺之下，乃復有斯人哉。故老相傳，今訓蒙三字經，適所譔也。文殊馴雅，童子多習誦之，與周興嗣千文並行云。同邑有何子遠者，尚志節，嘗宋末隱遁山林間，號柏堂。元初以明經舉，竟不出，年百有一歲。又增城有葉對舟者，亦宋元間隱君子也，有所著四書缺疑，藏于家。嗚呼，元之據有華夏也，宮廟吾儒於倡丐間矣。有志之士，其肯仕之哉。仕於其時，皆當已而不已者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吾於區適子有感焉。用廣州志順德志參修

羅蒙正字希呂，其先廬陵人，父稽叔，遊學新會，遂家焉。蒙正資穎秀拔，勤學強記，諸史百家無不成誦。甫弱冠，聞肇慶羅斗明工詩，往拜之。斗明嘉其穎，又同族，譜悉以詩法授之。一歲而歸，大有詩名。縣尹沈壽卿古岡書院，禮蒙正於師席，一時學者聞風雲集。未幾，俄湖廣省檄為高州文學。秩滿歸，仍授徒于書院。至正丁亥，赴省試，遇開武功，銓人或諷其借註巡檢，不屑就，以詩答之云：儒冠不是將軍具，只作當年措大看。既不快，心志落落。遭元季亂，避地郡城，館於滄吏趙式家。式薦于司，授南恩州教授。時州判吳元良亦文士也，素慕蒙正名，一見歡如平生。元良有志併合殘醜，據有一方，欲用蒙正為幕賓，以贊厥猷。蒙正識其志，力辭不就，後因病以詩謝云：願賜一區閑養病，俯編燈火伴青衿。未幾卒，元良禮葬之。有詩集數卷傳于鄉。用廣州志新會志參修

張撝字彥謙，新會人，蒙正門弟子也。幼嗜學，性敏強記。年十八，賦崖門懷古詩，蒙正器之，惜其相從之晚也。洪武初，以足疾不能行，發憤心經籍。知縣謝景暘為構書堂于象山之麓，俾邑人往從受業，扁其軒曰發揮。晚年自號病叟，人咸以象山先生稱之。其學以明理為要，詩文以典雅為本，不事巧琢。其弟子不拘學之淺深，皆能識其大要，不問可知其為先生徒也。用廣州志新會志參修



#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一


東莞伯何公真
都轉運使劉公德
知縣簡公世英
吏部尚書張公度
試工部尚書麥公志德
戶部侍郎黎公光
參政彭公通


何真字邦佐，東莞之員岡人。少英偉，好書劍。元至正中，仕為河源務副使，淡水鹽場管勾。時中原兵起，嶺海騷動，棄官歸鄉里，慨然以生民為念。邑民王成、陳仲玉搆亂，真請於行省，舉義兵除之。無何，惠州人王仲剛與叛將黃常據惠，貪暴肆欲，民不堪命，衆舉真義，迎以守惠，遂解惠州之困。逐常戮仲剛，併有惠、循二州。行省論功，授惠州府判，尋遷惠陽路同知、廣東都元帥。歲癸卯，南海三山民邵宗愚陷廣州，守將何深死之，大肆焚掠。真聞之，率衆復其城，號令明肅，廣人大悅。陞廣東分省參政，進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階資善大夫，分省治廣。弟迪以從征功，擢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兼僉樞密院

事。遂推恩二代。祖發藻。贈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撫使。都元帥。護軍。追封廬江郡公。父叔寶。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廬江郡公。祖妣鄭氏。母葉氏。皆廬江郡夫人。未幾。令江西福建爲一省。改拜資德大夫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左丞。仍治廣州。乙巳九月。宗愚挾廉訪副使廣寧等叛。圖廣。眞傑之踰十月。部將與賊通。絕糧道。眞出避。城陷。丁未五月。眞帥惠州部曲至廣。民響應。復克之。宗愚退走。誘右丞邀里迷失以歸。明年。制授資榮祿大夫。自左丞遷右丞。洪武元年二月壬寅。勅太祖命廖永忠爲征南將軍。率舟師取廣東。時永忠在福州。即先遣人以書諭眞。略曰。元君失馭。天下土崩。豪傑之士。乘時而起。或假元之號令。或自擅其兵威。暴征橫斂。殘一方生民。塗炭可謂極矣。今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江漢既已底定。閩越又皆帖服。中原之地。相繼以平。惟兩廣僻在遐荒。未沾聖化。予受命南征。順者撫綏。逆者誅殛。恐足下未悟。輒先遣一介之使相告。據足下圖宜焉。遂航海趨廣東。三月壬辰。師至潮州。眞遣都事劉克佐詣軍門。上其印章。己亥。復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使奉表降。永忠遣人送其使及表詣京師。太祖賜詔褒之曰。自元綱解組。羣雄並爭。天下瓜分。未見定於一者。朕舉兵濠梁。創基金陵。除殘去暴。十有四年。邇者遣將四征。所向克捷。撫有七閩。肅清齊魯。廣西之師。相繼奏捷。大將軍提兵北伐。中原指日可定。朕思昔豪傑之士。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竇融。李勣。擁兵據險。角立於羣雄之間。非眞主不屈。此漢唐名臣。於今未見。正此興歎。爾眞達數郡之衆。乃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竇李奚讓焉。今特驛召來廷。錫爾名爵。以旌有德。於戲。天厭紛紜。人思平治。爾之所舉。實惟知時。堅乃初誠。以懋乃績。四月。永忠至東莞。眞率官屬出見。永忠撫諭之。仍以榜招降諸寨。誅邵宗愚等。嶺南悉平。詔至。眞乘傳入朝。太祖授眞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諭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偸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眞叩頭謝曰。昔武王伐紂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效從。臣本發邦之人。始者逢亂。不過結聚鄉民。爲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太祖曰。夫能不貽禍於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念江西地近廣東。用特授爾江西行省參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輿也。卿令名已著。尙懋脩厥德。以輔我國家。眞蒞官有德有威。施政發令。風行雷厲。人莫敢犯。而一主於寬厚。尤好儒術。平居誦書綴文無虛時。三年。移山東行省。尋定官制。改四川布政使。所至有聲。越七年。以老致其政。二十年八月。封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以鐵券。本身免二死。子免一死。祿及世世。二十一年三月。眞薨。年七十。御賜葬祭。子榮襲封東莞伯。榮字耀先。後以罹罪被戮。次貴。字奉先。有學行。爲士大夫所推重。次宏。字彥先。官至尙寶司丞。（川廣州志臣明文衡開國功臣錄叅傳）

劉德。其先眞定人。亂宦遊嶺表。家於四會。元末避兵新會。依主簿徐文可共保縣治。後黃斌以逆兵來攻。邑城失守。則北到甲林文秀獨能固守。德與衆就之。鄰境避亂者咸往依焉。時元太常卿余觀國招撫





江南。惟北到一甲尙爲國守。咨嗟太息。因命北鄉曰崇節。以示褒重焉。德稟性剛直。復勇健善戰。至洪武初年。天兵至。德往見征南將軍廖永忠。遂薦之於朝。授陝西鞏昌府通判。陞臨洮府同知。湖廣襄陽府知府。福建都轉運使。洪武十三年。引年卒於家。又區禹民者。南海之龍津人也。性剛直。爲鄉人信服。元季土豪相讎爲亂。禹民偕其族子忠吉、誠原率衆立砦保障。鄉人賴之。洪武初。廖永忠師下廣州。禹民等首請歸附。永忠令保障如初。副將軍參政朱亮祖陷於山南賊。忠走告永忠。調軍令忠等爲向導。破之。亮祖圍解。事平。禹民等入朝。詔以禹民知汀州府。以資高辭。更授仁風鎭巡檢。吉授彰德衛百戶。忠與誠原不仕而還。（川廣州志新會縣志參修）

簡祖英。字世英。東莞人。學問該博。且有才略。事元爲江西都省員外。又從左丞何眞起兵。保障鄉邑。贊畫平邵宗愚之功居多。廖永忠克服廣東。乃徵祖英赴闕。錫燕勞之。賚以綵帛。拜建平縣知縣。以母辭歸。其陳情表略曰。臣祖英九歲失怙。惟慈親鞠育。逮長知訓。冀或用世。以酬罔極之恩。臣之志也。向以明食元祿。爲何左丞參佐。適値三山蟲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女死節五人。而老母陳氏爲所拘。因臣祖英隱忍不能即死。其有愧於石苞之殉國也多矣。茲遇聖朝維新。征討不服。率土效順。咸蒙嘉休。乃者三山逆虜悉嬰鋒鏑。臣母得以生還。雖臣祖英不孝之罪。固所難逃。而得以展區區孤烏之情私者。陛下之賜也。臣母子離散復完。白骨復肉。銘感聖德。徹於肝肺。雖九死其能報耶。陛下又復甄錄。寄以民社。此正臣隕首思效之秋也。而臣僥倖自慰。不敢拜命者。以罪戾已深。不宜職在民牧。欽惟聖朝以孝道治天下。祿秩不容及不孝之徒。以仁心懷遠人。而匹夫無不遂之願。況臣經事元朝。幸已逃誅。母年逾耄。孤苦特甚。尤宜惻怛而欽恤者也。伏望聖慈。憫回成命。矜其愛日之短。俾遂歸養之願。則臣母子撫目淸平。謳歌德澤。爲賜也多矣。今臣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一。鶴髮垂堂。西山之日已薄。棄親赴任。不孝之罪益深。苟遂覥而舉主。陛下安所用之。巢盡率數之期。然後復求仕進。以盡忠節。非惟遂人子之私。亦聖朝孝理之道也。上俯從之。人榮祖英之能養焉。時上方以道德風厲天下。凡元朝叛降之臣。始嫌榮遇。終必擯辱。名士如危素、張以寧輩。皆所不免。蓋亦諷祖英之意云爾。祖英之見卓哉。又有高彬者。字文質。南海人。何眞部曲也。仕元至萬戶。佩金虎符。入國朝。乃走江湖爲巨賈。徵爲武職。固辭。久之把筆學爲詩。有奇語。孫賁稱之。晚年日坐一小樓讀易。不知其身之老也。號曾溪云。（川廣州志西庵集參修）

裴度。字汝儀。增城人。風儀偉特。未冠時。有相者見之曰。山角洞庭。柱石材也。以才學聞。元季舉茂才。爲高要縣學教諭。遭亂棄官歸。杜門誦書。而業益進。洪武壬子登科第。擢監察御史。陞常州府知府。吏部左右侍郎。進吏部尙書。望爲時所推仰。其爲御史也。彈劾不避權要。高皇帝重之。命偵蘇州守魏觀所爲不法。度稱日者。入吳縣學宮。廉得其實。還奏稱旨。嘗建議立張巡、許遠廟於歸德州以勵忠。上眞命有司舉行焉。時諸勛臣連姻帝室。多怙勢者。度毎事檢舉。風采凜然。朝署爲之屏迹。其出守常郡也。治政公勤。人不敢干以私。雖公務倥傯。不廢文業。勸勉郡人。俾知向學。禮數藹然。大爲前郡守何用修公

麟。廷岸字嗣宗。未幾以罪去。度力終其事。而民不以爲病。治行爲畿輔第一。朝廷聞其能。召之。遂大拜。其爲侍郎也。每條舉違法之不當者數十事。上之。皆見用。居法從六年。從例贈其父復禮承事郎吏部侍郎。母林氏德人。其爲尚書也。藻鑑人品。銓選得體。持廉秉公。朝野欽之。後以小謨當變徵譴。閉戶一响。憤惋卒。人皆傷之。度爲人清謹。持大體。鄉人皆之以爲有崔清獻流風云。始度本番禺人。番禺有鄉曰黃岐角。皆張姓。聚居之室廬櫛比。燈火連接。而讀書之聲相聞。宋紹興間。有諱坍者。始遷於禮園社。坍生飛一。通周易。能會萃諸家之說而折衷之。廣之士大夫推爲宗師。號曰黃岐張氏。易二子彬甫、鄰甫。皆善傳父經。彬甫生復禮。於易學尤精。發爲大義。頃刻千餘言。出入程朱二氏。無乖盭者。漢儒拘泥不通。或流於術數。痛屢斥之。學成不求仕。念居村巷。諸子見聞孤陋。乃築室城都中。俾就名儒游。見其能立。輒喜動顏色。度以是成名。復禮沒。度葬之增城之西之章山。因遷家焉。度之弟峻熙載亦以學業聞。子姓至今不絕。用廣州志、一統志、四川通志、宋學士文集修

贊曰。余少時則聞增江張冢宰之賢。父老爲余言。國初馭下。多從重典。潘臬守令。稍有贓罪。懷印未發。卽逮之去。非遠戍則門誅。其有異政者。不次旬已位朱紫矣。以故居職惴惴。惟恐不能奉法卹民以忝榮祿。由中迄外。百職盡舉。張度守常時。朝廷方遣使逮京甸諸郡守。使者道經常。常人相傳以爲捕度也。度方燕食。聞之笑曰。張度盡心民事。必不見逮。萬一有之。吾官爲大夫。有死而已。必不受獄吏辱。已而果非捕度。未幾入召矣。其後竟死於職。其實生所謂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贖盭而加者歟。噫。亦可謂大臣矣。在朝建白最多。惜其家無傳焉。

麥志德。連州連山人。少勤學。有才幹。洪武初以孝弟力田舉。上奇其謀略。拜五府斷事。累遷右參軍。洪武十七年正月。擢工部侍郎。試本部尚書。明年坐戶部侍郎郭桓所累。志德與闔部皆從於法。或勸其詣上自明。志德不敢也。用連山志修

黎光字仲輝。東莞人。博學能文。倜儻有奇氣。洪武壬子。膺鄉薦。釋褐拜監察御史。正色立朝。卓有風裁。嘗巡歷蘇州。民罹水災缺食。具實以聞。得蒙賑濟。存活者甚衆。及巡歷鳳陽。所上封事皆切時弊。遂受知於上。其在朝也。執法不阿。爲御史大夫陳寧所忌。陞刑部侍郎。纔三閱月。陳以他事中之。竟卒於謫所。人皆惜之。其父伯原。元季由連山教諭。歷德慶惠陽二郡庠教授。所至學者尊之。文風以振。有漁唱耋傳於時。然則光之學行才識。良異於人者。蓋得家庭之學云。用東莞志修

彭通字萬里。南海人。蚤失怙恃。勵志讀書。工爲詩。隱居教授。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洪武四年。由儒士舉銓部。以召入見上。親閱之。拜給事中。參勍封駁。嚴公有威。同列皆以爲勝己。時上方嚮文學。多擢近侍賓左右。俾應制焉。通詩思敏給。上稱之。嘗賜詩暨大夫宋濂以醇學士歟。通預賡和之列。九年三月。與方徵等十六人。俾轉監察御史。皆奉命巡京郡。薦達賢能。攻擊貪暴。有能聲。用事者遣人齎金帛賂之。通辭不可。其人強之受。通欲以上聞乃已。久之陞山西布政司參政。通單車赴任。能以公恕鋤積弊。河東運司官盜賣鹽不以實聞。廉得其情。遂寘於法。朝廷賜寶鏹旌之。有奘印者。官至陝西方面。本五叢寺





僧也。以材辯受上知。嘗譖殺按察僉事張丁。其家人橫非。諸藩臬事之唯謹。偶以事干通。通直其罪。且斥辱之。條其事以聞。上不之罪也。尋引年致仕。卒於家。通爲人恭謹。外柔而中實剛直。爲政若不事徼察者。然所舉刻劾無遺失。故能以功名終。同通時爲監察御史者有南海鄭毅。亦名士也。毅字德宏。洪武庚戌進士。嘗按八閩。以清直稱。才思敏贍。世言能詩者。必曰鄭御史云。用南海志修

#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二

前翰林典籍孫公蕡
給事中王公佐
前翰林待制黃公哲
教諭李公德
贈監察御史趙公介

孫蕡字仲衍。南海之平步人也。性敏邁。貌秀偉。於書無所不讀。爲詩文多不屬藁。開卷伸紙。立筆而就。初若不甚經意。而氣象雄渾。辭論深致。駸駸乎魏晉之風。自少負節槩。不妄交。耕夫販婦。望而目之曰孫先生。元季避亂山澤間。東莞何真保有南海。洪武改元戊申。征南將軍平章廖永忠至。眞求賓作書請歸附。曲盡誠款。永忠不戮一人而南海帖然者。蕡之力也。永忠尋徵蕡典郡教。三年庚戌。始詔天下設科取士。蕡以詩經中高選。會試中式。入對大廷。擢在前列。賜進士出身。授工部織染局使。尋出主虹縣簿。時經兵燹。十室九空。加意勞來。民還其業。甫一載。被選入爲翰林典籍。學士宋濂樂韶鳳、永旨詹同。雅稱許之。日侍上左右。奏對敏使。而容觀瓢逸。濂等皆自以爲莫及。八年。預修洪武正韻。九年。以奉常之節監祀於西川。居翰林三載。力求補外。爲平原簿。無何。以事逮繫。有旨輸左校板築道謫望都門

謳吟爲粵聲。皆工者以聞。召至上前。陳所作詩。皆忠愛語。特命釋之。十一年。擢歸田里。放迹雲林中。益肆力於問學。所見益深。有輕死生齊物我之意。皆和陶潛歸去來辭。以寫其情。其一曰。恢遊荃志不忘君也。十五年。被召。拜蘇州府經歷。蘇爲東吳劇郡。素號難治。眞贊畫有方。政用大和。二十二年。以非辜戍遼東。怡然就道。酌酒賦詩。無異平日。時都帥梅思祖節鎭三韓。素聞眞名。迎致家塾。是年竟以黨禍見殺。人皆勸其以疏自明。眞不答。賦一詩長嘯以就刑。天下冤之。年五十有六。門人黎貞時亦在戍。奉柩葬於安山之陽。眞平生譔述甚富。有通鑑前編綱目七卷。孝經集善一卷。理學訓蒙一卷。西庵集八卷。和陶集一卷。集古句律詩一卷。傳於學者。孝經集善。則宋濂爲之序焉。眞既沒。諸書多零落弗存。其詩文今行世者。爲黎貞所編。番禺趙紳作眞傳。稱其究天人性命之理。濂洛關閩之學。爲嶺表儒宗。宦雖不甚顯。而所至有聲。出處窮達。夷險一致云。（用廣州志西庵集參修）

王佐字彥舉。家世本河東。元末侍父官南雄。經亂不能返。因奉母寓廣州。改物後。占籍南海。時孫蕡與佐結詩社於南園。開抗風軒。以延一時名士。佐才思雄渾。體裁甚工。蕡深重之。構辭敏捷。王不如孫。句意沈著。孫不如王。會何眞開署求士。與蕡首被禮聘。眞敬二人者。使掌書記。軍旅事多見咨詢。李質者。德慶豪帥也。擁有衆。嚴佐恐其有異志。與蕡往說之。得其歡心。質遂與眞通好。然質尤號好文義。衣冠之士。多往依之。其尤知名者。則有江右伯顏子中、茶陵劉三吾、延安張智。歸言於眞。使招致之。由此士皆館穀。凡以一藝名者。莫不棄也。洪武六年。部使者薦於朝。謂佐有才學。當備顧問。徵至京師。拜給事中。論思補闕。恆稱上意。學士宋濂嘗拜賜黃馬。上爲歌。命諸詞臣和之。佐斯須而就。清新富贍。如宿構者。

有臣騎黃馬當赤心之句。上覽之而喜。賜鈔一錠。上遊幸。或遇會心處。多命之賦詩。三吾嘗同詠署中桂。歎其才高語妙。以爲名世之作。其爲名流所重如此。佐性不樂樞要。居官二載。即乞骸骨。上憐其誠。特命所請。陛辭日。賜鈔五十千。以爲道路費。士林羡之。時天威嚴重。臣僚自陳者多被譴斥。蓋十人而九。佐以悲懼得歸。故當時以爲難云。佐天性孝悌。父沒時。有庶元正者。爲料理喪事。殯諸南雄之五里山。終身事元正如父。既貴後。元正之子犯法。言於有司。以己貲贖其罪。哀慕終身。形於著述。有聽雨軒集。瀛洲集。多散逸。邦人彭森刻於延安者。僅詩一卷。評者比之高適岑參。（用番禺黃瀛洲所撰集序參修）

黃哲字庸之。番禺人。世爲荔灣著姓。哲弱冠而孤。刻苦讀書。通五經。皆借人文選手鈔之。沉玩究覽。遂能作詩。造晉唐奧域。性好山水。結廬蒲澗。棲息其中。往來羅浮峽山南華諸名勝。自以爲未足。乃辭家度庾嶺。過吳楚。遊燕齊間。一時湖海英豪。皆與遊焉。嘗風雪時。泊舟秦淮。遇朱文昭涂穎。相與握手吟咏。沽酒大噱。二人喟曰。君才如白雪。吾輩知音。如寡和何。自是益有名。龍鳳中。太祖爲吳王。駐師金陵。招徠名儒。哲爲丞相李善長、參政張昶、汪廣洋所知。交薦之。乙巳建吳國。拜哲翰林待制。入書閣。侍太子讀書。尋兼翰林典籤。輔導盡職。太子愛重之。鈔幣之賜無虛日。丙午六月。左丞相徐達北伐捷聞。上命賦詩稱旨。未幾歲旱。上祈雨鍾山。獲應。御製七言詩志喜。命哲賡之。其見重如此。洪武初。奉使青徐。論諸反側。尋出知山東東阿縣。蒞任勤於爲政。吏胥初以儒士易之。哲剖決如流。案牘無停者。且不事





徵。統苛察。民樂其寬。一縣帖服。值旱。麥苗盡槁。乃齋戒徒跣。烈日中。詣洪範池之龍祠禱焉。詞旨哀惻。甘澍應時傾注。民驩呼曰。此黃公雨也。狼溪有怪物。善爲幻。能攝人暱之。哲爲文禱於天。須臾風雷大作。一青蛟斃水上。邑人詫以爲通神。時經毛貴亂後。民多流徙他邦。聞哲善政。復其業者亡慮數千人。戶口日滋。辛亥四月。陞東平府通判。東阿士民遮道涕泣攀留。父老扛輿而至。有百餘歲者。抵府城乃返。是歲黃河決梁山中。書省發民疏浚。哲當東平之役。經畫有方。民不告勞。聞有司欲復堰黃陵岡。哲建議謂此乃胡元之覆轍。可以爲戒。不可以爲法。事遂寢。尋上疏陳時務數十事。皆人所難言。上怒其狂妄。會山東分省。奏哲損俸修先聖祠。築積水湖堤。有成績。上乃釋不問。哲亦乞歸得允。既而還。有司請哲領郡校事。橫經授徒。四方至者多名士。歲凡數百人。乙卯四月。朝廷取覆山東治。在郡詿誤。竟置於法。郡邑人爭賻之。且家爲奠祭。哲始北上時。倚篷歌雪。常自銘曰。天下奇音妙韻出自然者。莫是過也。歸構一軒。名曰聽雪篷。學者稱曰雪篷先生。子瑞輿。輯其詩文十餘卷。號雪篷集。行於世。皆經梁昭明太子蕭統。作詩弔之。評者謂當選詩中。殆不可甲乙。其精工如此。（用琴軒集雪篷集參修）

李德字仲修。番禺人。博覽羣籍。工文詞。尤邃於經學。明毛詩尚書。洪武庚戌。以明尚書薦至京師。上親策問。賜徐大全等出身有差。德預焉。授洛陽縣典史。歷遷濟南西安二郡幕。非其好也。政暇遍覽帝王遺墟。登高作賦。發其胸中磊落之氣。人爭傳誦。嘗著論謂西安南陽皆天下大形勝所在。建不拔之基者當擇而都之。江東非其匹也。士林韙其識。歷職郡邑十餘年。年漸暮矣。乃自陳不能吏。願就教官。得爲湖廣漢陽教諭。當兵革初靜。黌舍猶蓬蒿中。生徒僅十數輩。皆野獷不可與語。德盡心訓迪之。言諸有司。雖致民間子弟之俊穎者館穀焉。自是絃誦說說。人知向學矣。秩滿。改任廣西護寧縣學。其俗尤陋。德立法。凡過家有吉凶事。當告假者。隨貧富以楮幣賻之。孜孜勸諭。使約束鄉鄰。不得爲惡。習俗日美。科貢漸盛。當道方薦遷之。而德以倦遊南歸。卒於家。德爲詩多效長吉太白。孫蕡笑之曰。子其泥元臯帝遺孫也。德乃力追古作。有易庵集。行於時。序者以爲跨晉唐而躒宋元云。少嘗自號采眞子。著論如子書。晚更潛心伊洛。故世稱有理學者。必曰李長史。子季。字庭信。亦能詩。（用廣州志文翰類選大成易庵集參修）

趙介字伯貞。番禺人。博通六籍。旁及星官釋卜之說。浮屠老子之書。靡所不究。氣宇豪邁。與物無芥蔕。興到即揮毫賦詩。人莫測其涯也。父璟元。臨江路治中。與母連喪。介孤憤。閉戶讀書。遂無復仕進意。植二松於所居。扁其軒曰臨清。蓋以淵明自擬。昭其志云。時有李韡者。南海文士也。以薦起。介力止之不可。臨別介讓謂曰。堯天雖長。鶴日實短。子獨不爲高蹈念乎。韡竟去。後倅南康坐累。乃歎曰。趙伯貞眞高士也。介行嘗以一篋自隨。遇景即投詩其中。絕不爲人而題。紳縉恆病其狷。性復不喜接達官貴人。日往還西樵泉石間。獨與八十翁劉集善者相倡和以自娛。雖爲有司所薦。皆苦辭免。洪武己巳。以家累有旨逮赴京師。道南昌。卒於舟中。年四十六。介顏如渥丹。丰度類神仙中人。尤善教子。四子紹、綿、繹、純。皆善詩文。工篆隸。時稱四俊。紳亦隱居。有父風。所謂趙恢然者也。後純貢。附介爲監察御史。有臨清集行於世。方孫蕡王佐結詩社南園時。一時名士如李德、黃哲暨別駕黃楚金、徵士蔡養晦、黃希貢、長史黃

希文、梁關蕭子文、進士黃原善、趙安中、安中之弟通判澄、徵士訥、皆與焉。豪吟劇飲，更唱迭和，文士宗之。而介自成一家言，世以蕡、佐、德、哲並之，稱五先生云。李韡字成華，與介齊名，有爽白集，而今不傳。〔用五先生集、趙氏宗譜、陳璉所撰碑參修。〕

#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三


秫坡先生黎公 貞

教授廖公 謙

吏部主事鄧公 林

樂濟先生唐公 豫

學圃先生黃公 勛

刑部郎中黃公 瑩

教諭黎公 承綎


黎貞，字彥晦，新會人。性坦蕩不羈，樂以酒自放，故號陶陶生。晚更號秫坡，學者稱之曰秫坡先生。貞自少岐嶷異羣兒。七八歲時，與弟浴於塘，弟溺塘井中，雙指猶潔潔未沒，貞亟沒水，以手提其足登淺處。鄉閭異之。五羊孫蕡狂者，才美絕人，爲文章操筆立就，死生榮辱得失，一不以介意。貞從之遊，故學所成就，非一時流輩所及。發而爲詩文，滔滔自胸中寫出，無斧鑿痕。議論古今治亂興廢，與世道得失，人物賢否，類出於己意而多得之。洪武初，補郡庠生。部使者以其有事行，署爲新會縣學訓導。志不樂仕，乃退築釣魚臺於所居宅前，自擬嚴光。後以事爲讒者所誣，發戍遼東者十八年。艱危困阨之中，學愈博





而識趣愈高，氣愈充，而詩句愈出。比般伍歸，學問益著，學者從之，遠近畢至。貞諄諄善誘，每俯而就之，隨其淺深，有所造就焉。嘗自贊其像曰：江湖勝覽，滄海浪遊，飄飄一葉，浩蕩沉浮，惟酒是務，陶陶忘憂。譬彼力穡，乃亦有秋，不知老之將至，樂夫天命，死即休。年五十九卒。所著有秫坡集、古今一覽、家禮舉要，行於世。初，貞在遼時，孫蕡以事死，貞抱持其尸，以衣裹之，殯殮如禮，舉柩葬於安山之陽，典衣爲其事，爲文祭之，讀者莫不隕涕。其篤於友義如此。比其自遼歸也，適已薄暮，明月滿空，呼舟中餘酒，登所築釣魚臺，吟嘯久之，乃扣門還家。蓋其胸次脫落此類也。〔用新會志、廣州志、西庵集參修。〕

廖謙，字慎初，南海之葛岸人。恬靜力學，凡經史百家之書，靡不淹貫。不妄交遊，以濟變名其齋。永樂中，舉士，解褐出爲交趾參議，皆過蹊輿之上下，其論若繭絲衆殼，層出不窮，終不能有加也。亟以名儒稱之。爲謹題西樵巖書處，有曰：反身循理，懲忿窒欲，敬之敬之，如金如玉，稷契皋陶，何世可讀，蓋以聖賢事業期之也。當是時，讀書山中，名聞公府，識與不識，皆曰廖五經、廖五經云。以明經舉爲四會訓導，後轉通山教諭，以教績著聞。性樸實，不能媚上官，人或以俚語笑之，爲古必，謂泥古不通也。乃作古必解以自嘲。其文曰：有孤貶先生與結吉先生，同遊於廣漠之野，衣大博之衣，冠章甫之冠，昂昂然，飄飄然，若遠去世俗，而人莫知之者。有方外之客，適邂逅焉，始而睨之，中而隨之，終則逼而近之，曰：先生之遊何樂乎？結吉先生呀然歎曰：子豈能知我邪？予之遊，自樂予之樂耳，復又何求？客乃揖而前曰：夫知進而不知退者，非達也；知方而不知圓者，非智也；知易而不知險者，非識機者也；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者，非識時者也。今先生博極經史，而莫適其達；出入仁義，而莫收其功；周情孔思，千態萬狀，而莫變其通。獨不見今之人乎？不以其文而惟其人，不以其仁而惟其親，不以其直而惟其順。若先生也，久典泮芹，寂寂其身，名不爲顯，行其孰聞，德不見施，孰知爾真。乃不知此，徒大言於斯文，曷亦自反，遂以更新，不古則必，乃以我爲嚬邪。孤貶先生乃睇爾答曰：君子之於所知也，則當有言；其所不知，則當闕而不宜。汝謂何易，易知其然。夫君子進退，義爲周旋，方圓易險，中而不偏，萬變曲折，正以行權。若乃肆口騰舌，翻雲覆雨，隨圓不方，趨起旁午，此乃狂狷小人之行，豈君子正大之矩也邪。故事不合而不詭隨，事不用而不以諂爲勸，循禮則惟古人是師，不世不俗，惟古人是期。昔在先聖，其仕其止，惟義是宜，惟久惟速，惟禮是依。其非不得也，而或致喪家之譏；其非無禮也，而或致諂者之非。人之莫知也，而於鄉黨又何尉。故能垂教萬世，與日月而同輝。若予也，少願游學，長遊鄉校，友二明師，亦以明道，堅操吹風，即此是好。由西而南，忝爲人教，學不如人，功亦克造，智則不足，而禮不踰，因機與時，亦頗不恭。若乃隨時俯仰，低昂以趨，行而趦趄，口而囁嚅，則又與古人殊也。假因諂以致浮譽，買魚目以混明珠，吾則山石可攻，而心難移，是宜乎人之不我與歟。然此心亦古人之心，則我人亦古人之徒也。茲願愛古必之號，而不願詭隨罔曲以諛。使有識者吾將質而聞諸彼大方者，其將以予言爲何如。客既就去，先生亦返乎所居之庭。除久之，陞南安府學教授，致仕卒。其教人以執禮爲先，羣從兄弟皆受學者，終身莫敢與抗行。立從子愉，宣德癸丑進士，至通判。事蹟辨執服役，人以是高之。所著有濟變集，藏於家。〔用濟變文集、廣州志參修。〕

鄭林、字士齊。新會人。能爲古文章。洪武丙子。以明經中鄉選。歷貴縣南昌教職。遷吏部驗封稽勳二司主事。林嘗自謂其學詩於陶韋李杜。學文於史漢韓柳。學書於晉唐諸名家。初無所知名。作懷春賦以寄意。曰。方春陽之和煦兮。萬物育而熙熙。何使予之不樂兮。獨惆悵而歔欷。思掃鬱其若緘兮。言可結而詒。詒閨深閟而悄𥃵兮。焉知予之所懷。女生而願有家兮。及嬿婉於良時。時與願而兩睽兮。豈予德之有虧。以保傅之愛助兮。幸無非而無儀。辨貞慎以爲絜兮。節禮義以爲基。陳女圖以爲鑑兮。鑑在彼之妍媸。不外炫其姣服兮。緄自揚其蛾眉。吾有此姱節兮。諒君子之攸宜。申予好以元纁兮。亦既澀發而結褵。指初昏以爲期兮。胡中且而改逆。德無虧而見擇兮。俛顧懷而靜思。豈導言之不固兮。致兩美之參差。將其志有緯繹兮。非蹇修所能媒。摽梅之在筐兮。欲自往而謂之。念伐柯之匪斧兮。懼相鼠之貽譏。不由禮而汲汲兮。固非予之所知。時忽忽其不淹兮。亦恐繁華之不遊。心昧昧而莫喻兮。假筵篿以決疑。靈氛告予以吉兮。曰貞固之可持。雖佳期之非爽兮。孰求美而釋茲。節余情而不傷兮。聊撫箏而娛嬉。步逍遙而容與兮。玩衆芳於畹畦。崇蘭汎乎光風兮。芰芳菲而襲衣。佩申椒與若蕙兮。紉結車輿。江蘺茎好修而有取兮。終必先夫佩韋。豈余目於遠道兮。望軒車之載馳。竊芳菲之未歇兮。及公子以同歸。辭曰。有美一人。清揚婉兮。綽綽嬋娟。惟靈修之故兮。芳春永懷。無使歎夫遲暮兮。後官於朝。大學士楊士奇、祭酒李時勉。則其詩文曰。嶺南一代文人也。其他詩詞序記銘贊之屬。皆隱括有法。自號退庵。所著有退庵集行於世。同邑有梁臨仲敬者。羅蒙正高第弟子也。英華秀發。工詩文而長於舉業。蒙正稱之。洪武庚戌。薦於鄉。辛亥登進士第。賜燕中書堂賦詩。有鼓腹愧堯天。澤溥顧推餘潤逮孫民



之句。一時翕然稱之。歷永城縣丞、禮部主事。卒。又有番禺何子海百川者。臨同年也。本宋進士起隆之後。博學能詩。嘗擬秋風三疊。清婉沉郁。評者以爲過居實遠甚。歷丞暉事、永康二縣。而官不顯。二人者皆先鄭林時。又有番禺二董。則名在林之後。伯曰圓。字宗志。永樂甲午鄉薦。金谿訓導。仲曰匡。字宗輔。丁酉鄉薦。歷教諭。陞貴州道監察御史。俱能詩。而匡尤善草書隸篆。其父珣。字伯琪。洪武甲子鄉薦。吉水教諭。亦能詩。世謂二董爲克肖子。有二董集及自見集。藏於家云。（用廣州志新會志通志參修）

厝撰字用之。南海之平步人。父奎字文。洪武初鄉貢。授增城縣學教諭。博洽群書。鄉人號爲唐書櫥。有龜峯集傳於時。撰生而穎悟。少從鄉林典籍孫賁遊。作詩文有古人風度。性剛介。無諂曲。交友克盡義。尤篤於孝。作蓼莪亭以寓孝思。主事劉履爲之記。以古孝子不能過稱之。自號樂遊。學者稱爲樂遊先生。時有平步六逸。謂東皐周祖生、南軒周祖念、節庵劉子羽、芸庵何淮、素庵劉子高及撰也。皆德行符嚴。衣冠嚴肅。爲世所欽。嘗相與定鄉約。鄉人信守行之。其所爲約曰。嘗讀藍田呂氏鄉約。千載而下。藹然仁厚之風。倘使人興起。余等幸爲太平之民。可無一言以爲鄉閭規範乎。因立爲約。與鄉人守之。庶存古人風致之萬一也。其一曰。供納稅糧。民之職也。收成後即便輸納。庶使役人無違期之愆。而鄉里有守法之譽。詩不云乎。若要寬。先了官。其二曰。補解軍役。必將其少壯當行之人。不得受私囑官。恐招罪咨。戒之戒之。其三曰。冠禮當依文公所制行之。庶見習俗之美。其謝賓束帛。不必如古人之數。飲燕



之物。不必過於華盛。財有餘者。自當如儀。其四曰。婚禮舊俗。先一夕醮其子。子必據昔席而坐。以爲漸老之寔。殊非禮也。今後止許設筵聚親。子不當據昔席而坐。爲父當依醮禮命之。庶不遠古人之意。其五曰。禮曰、父在、子雖老稱宜。今後爲子者。不許坐。遠者叱以辱之。其六曰。父母之喪。不得飲宴。遠方親朋來弔。亦待以蔬菜。朔望止設饌一桌。奠畢。親朋止茶湯而退。其七曰。四時祭祀。稱家有無。須及時爲之。忌日之祭。當以喪禮處之。讀祝後。孝子哭盡哀。是日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傳所謂君子有終身之喪是也。其請親賓散胙。必待祭畢。而後令人相邀。庶不分其祭祀之誠意。親朋一請必至。無待再三也。其八曰。禮重往來。古之道也。而冠婚喪葬。又事之大者。鄰里親朋。互相輔助。不可有失。如此則鄉里和氣自藹然矣。其九曰。子弟當以讀書學問爲務。孝於父母。悌於兄長。和於親族鄉黨。其衣冠必須嚴雅。不得過於華麗。若有賭博破家。花酒無度者。爲父兄當禁之。勿使其至於大惡。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念之念之。其十曰。居處相接。當以十家爲甲。其出入務相周知。或有出入不明。衆必體察之。倘爲不善。即呈於官。庶免其累。已上所言。余等當先力行之。不可徒責人而忘自責也。苟或如此。則余等爲徒言矣。蓋因鄉閭所易曉者而裁制之。使簡易可循也。行之一年。爭訟衰息。久之頹俗漸革。一時公卿聞皆重豫。布政參議陳贊懿其文行。待以賓禮。且贈以詩。有百鳥羣中孤鳳之喻。及贊改太常少卿去。執手泣別。不能舍。謂曰。卿吾三益也。其忍一日遠卿邪。子璧亦有文行。能類其父。樂主一齋。遠近皆師之。每訓誨子弟。必使端立正坐。出入規矩。然後授以句讀。或尤其狂簡。曰文藝末事耳。苟不收其放心。其何以爲教之地邪。正統己巳之亂。避難佛山。爲其鄉人貴寵。賊不能入。著有集藏於家。（用廣州志順德志參修）



黃勳字敏功。東莞人。博極羣書。爲文奔騰縱放。出入經史。有古作者意。元季避地邑之白濠。雖在擾攘中。持志益堅。無書披閱。則假藝文類聚與兄默手自抄錄。風寒暑雨不倦。其勵志如此。洪武中。以薦授邑庠訓導。後改梧州。二庠士子後多顯達者。世稱其善教。致仕卒於家。學者因其別號。稱之曰學圃先生。子愛鑾。字盧己。世其文學。善於詞賦。尤長於古文。開門授徒。擔簦負笈者。戶外常滿。都御史盧祥副使鄭敬虛皆出其門。雅志不喜仕。永樂庚子。有司強之入試。果以春秋中選。遂隱居不出。年五十五卒。有文集十二卷。諸子皆業儒。次子結最知名。結字資友。領鄉薦。就天河教諭。居僻陋。益肆力於書史。陞泉郡教授。兩主鄉試。有權要家以白金五百兩爲其子關節。且許保薦爲御史。結斥絕之。泉人令廢於學。結嚴立科條。士皆激發。科第自是浸盛。復擇生徒之穎敏者數人。授以春秋。後皆得雋。泉中始有春秋之學矣。九歲赴銓曹考。爲天下教官學行第一。陞遼府右長史。多所規諫。王稱歎之。久乃知其賢。後丁內艱。起復轉韓府而卒。所著有雲嵒集。（用廣州志泉州志參修）

黃裳字迪吉。番禺人。少從李韓遊。明經學。善文詞。洪武癸酉鄉貢進士。卒業太學。授福建政和知縣。永樂初。縣病荒歉。裳勸富民發私粟以借饑民。而官從籍記。錄其人名。以印鈐之。授諸饑民。約至秋成令息石以二斗而歸之。且禁粟非得出境。從令者衆。民甚德之。而他縣多莩饑云。政爲一省之最。擢按察去。服闋。部使者以文學政事薦。陞禮部主事。歷刑部郎中卒。裳有學識。多所著述。其論社所以主石之義

曰。社祭土主陰氣也。夫陽氣積而成天。故其精爲星。陰氣積而成地。故其精爲石。石墜則星出。陰勦生陽也。星隕則化石。陽變爲陰也。土爲陰氣之積。而石乃其精。故社以石爲主也。時稱其讀論。他詩文亦多可採者。有黃郎中集十卷。用廣州志政和志、黃郎中集參修。

黎秉疑字宗堯。番禺人。中鄉舉爲柳州訓導。性質直。能自守。教授林仲晴酗。數諫止之。竟以醉死。秉疑具棺斂。得仲遺金滿囊中。候其子至而付之。子願酬以半。堅辭不受。丁外艱。執喪盡禮。服闋。陞惠安伯教諭。惠安適太皇太后之兄。秉疑以師道自任。而惠安亦竟盡弟子禮。惠安卒。秉疑爲治喪。歛祭一遵家禮。屏去浮屠。以疏請。上允之。時公侯之家。多尚侈靡。咸歎以爲古禮之復見於今日也。工詩文。有集傳於家。時承南園詩社之後。廣人多工詩。秉疑與族叔本寧璘毅、姪周斷串溥敬、曾知縣惟忠、儒士潘古、胡悌、梁崇、徐俊、楊肇初皆有名於時。繼之者則趙不易、何濟觀也。東莞時有鳳岡詩社。則陳靖吉、何潛淵、羅泰爲之宗。皆力欲追唐而力不逮。其流甚靡。後江門詩法既傳。始翕然從之。而學之不至者。大率傲睨乾坤。嘲詠雪月。往往高曠而累性情。於此見詩之難也。用廣州志、文翰類、羅大成參修。



#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禮部左侍郎陳公 璉
按察使周公 新
知府翟公 溥福
副都御史羅公 亨信
知縣蕭公 [illegible]
府同知陳公 [illegible]
監察御史王公 子侖


陳璉字廷器。東莞人。自幼聰敏嗜學。從黃勤受書經。領洪武庚午鄉薦。入太學。選爲桂林府學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時有謫武臣子弟皆受學。璉日進諸生。講聖賢之道。所謂忠孝仁義之說。必使身體而力行之。諸生雖文武不同。莫不皆有所得。都督韓觀總兵鎮守廣西。猛悍不下士。聞璉之教。心悅誠服。每以儒師加禮焉。秩滿。陞國子助教。永樂初。近臣言璉有治才。不宜置之散地。召試在優等。擢知許州。始至。人以儒者易之。少有特發。衆爲悚懼。乃更以寬臨事民。俗多淫祀。戒諭之。民遂更俗。未幾代還。改滁州。均徭役。時征斂。禁奸戢暴。民用大和。太宗皇帝巡幸北京。所過先遣廷臣察吏治。問民隱。治有異效







者。加陞擢焉。衆皆言璉綏撫。滁人恐失之。詣闕乞留。遂陞揚州知府。掌滁州事。賜綺衣一襲。鈔五百貫。禮部宴餞給驛還。在滁州又九年。陞四川按察使。四川去京遠。民不畏法。深吏黠胥。奸弊百出。璉至。一治以法。不少貸。蜀中豪橫。有號虎彪太歲者。人莫敢犯。犯輒受奇禍。廉得其實。爲設方略。密遣人捕之。皆寘之重典。而人以寧。乃建言修武備。愼刑獄。明禮制。復義倉。正風俗等九事。上嘉納之。召還。改南京通政使。出納命令。罔不明允。上喜其盡職。賜之誥命以示褒。而大父、父皆贈如其官。妣與妻皆淑人。俾專掌國子監事。師道特嚴。善於訓迪。士類悅之。丁內艱。正統初起復。陞南京禮部左侍郎。於稽古禮文之事。尤惓惓不少懈。又五年。以年踰七十。乞致仕。上許焉。璉德行淳懿。文詞典重。人愛之者拱璧。其所進於上。有巡狩頌、平胡頌、鐃歌鼓吹。天下傳誦之。縉紳士大夫。求碑銘序記詩賦諸作。以發德遊懷娛情寫物者。足相踵於門。應之如響。故所作最多。今傳者有琴軒集、歸田稿、若干卷。尤好著書。凡所臨郡邑。必采其山川人事風俗物產。所以供賦稅之正。而適上下之宜者。爲書以傳。若潁川、永陽、羅浮、成都等志。皆具存。其識鑒精明。取舍不妄。賓興之歲。必在主司之列。而收得人之衆。及致仕而歸。郡縣守令暨鄉之學者。考德問業無虛日。黃蕭養作亂。其所以制禦綏靖。卒保無恙者。璉之策爲多。卒年八十五。初去滁時。滁人祀之於醉翁亭。與歐陽修、王禹偁爲三賢祠。後東莞縣知縣吳中祠之。與李用、李春叟並。亦曰三賢。郡學則列於仰高祠。用廣州志、王英所撰墓誌銘、一統志參修。

贊曰。一統志稱璉孝友和厚。博通經史。以文學知名于時。及得其集而閱之。斤乎其明。確乎其肅括。平



平乎如轡神駿。馳騁於康莊之途也。信有德者之言哉。曾江林誌有翰林。嘗同事會試場屋。與之論經史。無挂漏者。遂師事之。語人每曰。當今司馬君實。又曰人中麟鳳也。其成人如此。其所操存可知矣。家有萬卷堂。所儲多祕府所無者。四方學士求觀。必館穀焉。後皆爲官府奪去。其同考會試者二皆在爲知州時。國初之制蓋如此。

周新字日新。受知於太宗文皇帝。嘗呼之爲周新。因改焉。而以志新爲字。世爲南海人。居南郭外之高第里。己卯鄉貢進士。筮仕大理寺評事。以剛直著。讞獄平允。莫有稱屈。在列咸推遜焉。每有疑獄。必決之新。新一言而白。永樂中。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要。敢直言。雖觸天威。言愈懇切不少變。貴戚皆畏之。目爲冷面寒鐵。人因稱新曰冷面寒鐵公。京師中或怖小兒。輒曰冷面寒鐵公來。皆匿。擢雲南按察使。未赴。有旨改浙江。有冤民淹繫。聞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也。吾無患矣。及至。洗其冤放之。自是異政日著。一日觀象。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僧寺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發之得婦人屍。款服加刑。人稱爲神明。一旦商遠回。未抵家而日暮。恐孤行爲人所圖。潛以其貲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故。明日求之無有也。往訴之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嚴之果然。蓋婦語時。搜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有訴爭傘者。甲曰我傘也。乙曰我傘也。彼奪之。所言記驗皆同。新命剖之。各持其半去。陰遣人尾其後。甲曰我姑欲助汝傘價之半。得非汝利也。乙答曰傘本我物。寧能低價因汝。於是甲就縛。正其罪。其擿奸類此。城中有虎害爲

文告城隍，須臾得虎格殺之。初往浙，道上蠅蚋迎馬而聚，尾之見一暴尸，惟一鎗及小木記在，收之。及至任，令人市布比印，志不同者輒發遣，無何、得相同者鞫之，乃劫布商賊也，悉以其贓名布商家給之。家人大號，始知其死於賊也。屯如辦豆獲盜，人皆服之。其除暴類此。嘗巡屬縣，微服觸縣官，收繫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苦。明日往遜，乃自獄出，縣官恐懼伏謝，遂以罪去。由是諸郡邑吏聞風股栗，莫敢恣肆。錢唐知縣葉宗行號廉能，嘗偵之，入其居無長物，惟笠澤魚腊一束，其家所寄者也，袖少許以出。明日召飲，出示葉，葉徒艤謝，號錢唐一葉清。後卒於任，爲文祭之，哭甚哀。其旌別淑慝類此。袞某一日餽以鵝炙，命懸之。後有遺者，指示之，無復有以毫髮干者。其發策或受於人，必問冷而塞鐵公知否。新未臨時，配夫人治裝以給。及在浙，清苦如平時。同官私屬內燕，荊釵布裙以往，大類田野婦，各相慚愧，吏爲澄肅。其廉介類此。故當是時，周遠使之名震天下，其所剖斷，人視以爲法。然爲政尚大體，以愛民爲本，澤及無告，民自不冤，雖三尺童子，皆頌其美。至於犴獄皆空。浙民至今猶能道其事稷稷。初錦衣衛指揮紀綱用事，使千戶往浙緝事，多作威福，受吏賕。新時覽文册如京師，過涿州，捕繫之。千戶脫走，訴於綱，綱乃更誣奏新專擅生殺，上怒，令馳馬逮新，承綱意者，榜掠之無完膚。既至，伏丹陛前，猶抗聲陳其罪不已，且曰：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詔也，臣奉詔以擒奸惡，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憾。上愈怒，命戮之。臨刑時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上尋悟其冤，顧侍臣曰：周新何許人。對曰：廣東。上歎曰：廣東有此好人，冤枉者再。後紀綱以罪誅，事發白，仁廟尤悼惜之。新爲人婁幹魁梧，好學能文章，在子行氣宇凜若成人。讀直稜厲，人無犯者，有小挫者必奮奮不平，必直之乃已。在都校同列有過，輒面責無所容，人以爲太甚。每正色曰：責善朋友道，苟阿諛，胡取友爲。有過者即改，恆恐新知之，蓋其鑒可知已。既不祿，夫人獨挈道衣及奮數卷歸廣，貧居如洗。然都御史楊信民巡撫時存問其家，每月周之以俸。嘗語人：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吾黨所未及也。新無子，其妻初，夫人卒於家，浙人在廣東藩臬者，皆會葬云。（據彭森所撰傳、水東日記、廣州志、松江志參修）

贊曰：嗚呼，新之死於紀綱也，可哀也哉。非身之廉，臨政之明，洗冤澤物之仁，與夫持風裁、臨患難之直而不撓，可謂剛且大者。語曰：直木先伐，又曰：物忌芳潔，其新之謂歟。同里彭森傳其行曰：公發姦摘伏，有廣漢風，而未有緹面御史公似過之，擬人於其倫矣。又曰：被刑之夕，司天奏文星墜，上以是悔。自後見一人衣紅立日中，呵之，問爲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爲城隍，爲陛下治奸臣貪吏。言已不見。天顏憮然。嗚呼，豈其然乎。豈亦鄭伯有、魏元徵之比乎。近世劉球、毛吉爲奸盜所殺，皆附魂於人，傳者亦著其說。夫何疑於新乎。要之，新之清風勁節，固不待於此而自可傳於不泯也。

翟溥福字本德，東莞人。永樂甲申進士，筮仕知青陽縣。青陽地僻民稀，因其土俗爲政，一以恩禮爲本。民甚戴之。縣治近九華山，饒多虎，爲民患。新沐爲文檄，告山神曰：民罹虎患，令之過也，禍於吾民，寧禍於令身。三日即殲巨虎。一境敉寧，邑人勒碑頌之。移知新淦，田里廣而政繁，俗嚚訟，能推誠布公，敦民禮讓，德政尤著。秩滿，監司以最聞，陞刑部主事。用法平恕，進本部員外郎，平反多愜公論。尚書魏源薦其





有敏民材，出爲南康府知府。至則訪民情，恤疾苦，省刑罰，薄債征。先是郡值歲歉，民有擷取宮室穀粟，及敏課流官木者百餘人，前守論以強盜，悉寘重典，溥福盡杖而遣之。闔郡服其明。封域瀕海，舟楫苦風濤，無棲泊所，遂捐俸築石隄，延袤百餘丈，舟人稱便。後共立廟祀於隄頭。政暇遊廬山，見白鹿洞書院遺址，經元兵火，蕩爲瓦礫，喟然興歎，以爲教本在是，乃捐俸率郡邑之尚義者，重鼎建之。創大成殿、明倫堂，東西二齋，貫道門，三賢祠，文會堂，并號房十數所，皆輪奐燦然。延致仕何博士爲師，簡民間俊秀子弟受業其中，會朔望親臨爲生徒講解，老稚觀聽者動以百計。自是郡民皆知崇學。白鹿洞志稱其興復之功，爲當代冠冕云。考績赴部，以老疾辭，侍郎趙新奉巡撫江右，知其爲人甚詳，嘗譽曰：翟溥福江西第一郡守也，豈宜遽退。懇乞累日，始得謝事。別郡之日，父老以其清貧，爭持白金餽送，溥福力辭不受，皆挽舟涕泣不忍舍，因留帶立廟於郡學祀焉。又配饗於白鹿書院之三賢祠。三賢者，唐李渤、宋濂溪、晦庵也。後并祀賢守，號六老堂。年六十六，即投老歸，杜門卻餽，惟觀書教子孫，諷誦而已。足跡不到公府，口不言有司政令。居官三十餘年，俸祿盡捐以營公務，故家居田宅，絕無所增，平生廉謹剛介，始終一節，超遐蕭然，清貧自甘。年七十一卒於家，鄉人祀之邑學崇賢祠。自號慎庵，有慎庵集藏於家。子慎謙，俱任教諭。（據東莞志、廣州志參修）

贊曰：儒生擅文墨而忽公務，俗吏專簿書而急操切，迂且鶩之過也。鶩則瑣瑣條貫，於風化罔所裨；迂則惕玩覬望，而下緣爲奸。夫條貫之積，而風化之遺，弊倫莫究，而奸利緣起，此守令所以難其人，而民受瘵也。秉公廉則不鶩，任禮教則不迂，若翟溥福者得之矣。入國朝，東莞號多賢，而鄉評謂溥福爲最。驗諸厥施，信哉。

羅亨信字用實，東莞人。自幼穎敏好學，年十二，喪其母，即能刻苦立志，攻舉子業。永樂癸未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其年授工科給事中，往浙江視水災，奏蠲嘉興、海鹽、崇德三縣稅糧凡五十餘萬石，民賴以甦。丁繼母憂，起復調吏科，尋陞右給事中，適小臣詿誤，連坐謫交阯，皆吏九載，素位而行，不以荒遠有無聊之歎，因自號安素。洪熙改元，用太子洗馬張瑛薦，起拜監察御史，嘗往通州察倉廒之弊，誅民之尤無良者數人，道路肅然。巡按順定等府，清軍山西，所至有聲。宣德中，楮幣壅不行，授敕權京師商賈，漸以通用。再丁繼母憂，命馳驛奔喪，即起復。大臣有言亨信堪任方面者，詔復舊任，僉按察司僉事，俾仍治鈔法。宣德乙卯，陞右僉都御史，命往平涼等處練兵，以備邊塞，殫心力，夙夜不懈。上念邊境苦寒，賜書慰諭，且賜帑以爲衣。裘盛舊。正統丙辰，與都督趙安率洮、岷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蔣貴用都指揮安敬議，逗撓不行。亨信至其營，斥之曰：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退縮，安用汝握重兵爲。且汝特畏死耳，死三尺法，孰若死敵。貴等色變，以糧芻不繼爲解，即上章劾貴等老師玩寇，敬怯懦不忠，使赴軍餉。上命兵部尚書王驥往詢，皆如言。驥責貴取伏誅狀，斬敬徇於師。自是將士股栗用命。統兵四出，獲虜首，俘斬無算。巡西以寧。奏捷，陞俸一級，賚以文綺白金。先是聞父喪，請歸守制，上以邊務方殷，奪情視事。至是始命馳驛歸葬，往返皆賜楮幣千緡。奉敕巡撫大同、宣府，總督屯種，給贍軍

倫。興利除害。爲久安計。每歲初秋。回京議事。條奏汰冗官。省虛費。飭邊儲。禁私役。又言殘虜入貢。迎送稠叠。當節之以紓民力。又言各衛土城宜修築。以絕北虜窺覘。朝廷皆行之。又言虜酋也先專伺釁端。闖爲入寇。宜預於近北要害。增置城衛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者以軍伍不敷。獨寢不行。卒有土木之難。人以爲知微云。時參將石亨暨大同推官上言。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取一爲兵。又有敕令軍餘盡撥屯種。且畝起科。亨信奏言。北虜方熾。邊民疲甚。加以邊地磽薄。若如所言。是絕其衣食。而逼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從之。戊辰冬。進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給誥命。贈考曾貤恩。己巳秋。轉左副都御史。賚文綺白金有加。會也先入寇。獨石、馬營、龍門、雲州、懷來、永寧、諸城堡降。所至州縣文武官皆遁。英廟方北狩。人心洶洶。亨信時在宣府。孤城危甚。當國者建議趣召宣府總戎官。率兵入衛京師。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爭就道。亨信乃毅然仗劍坐當門拒之。且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遂定。城中老稚歡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虜不敢南入。莫不多其功。歲庚午。以年逾七十。上章致仕。何報宣宮遣僧虜諜城下議和。密遣驍將楊俊。伏兵擒之。虜患乃息。上賜璽書。有爲國除患之褒。復有文綺白金之賜。不允所請。是秋回京陛見。辭益力。因免冠叩首。上察之。見其著兜鍪處。頰髮皆盡。乃許焉。致仕八年卒。年八十有一。所著有愆非集。子泰。能詩。宦承事郎。（用黃佐所徵行狀。宜表所觀藁。現益吟稿參修。）

贊曰。土木之變。社稷阽危。宣府鎮節苟移。犬羊必乘間深入。天下未可知也。世謂亨信有安社稷功。朝廷當從厚典。而僅循常例。有遺憾焉。雖然人臣事君。內思盡志。盡志謂之忠。外思盡職。盡職謂之功。亨信亦惟盡其爲臣者耳。而奚覬於報也哉。

蕭嘉祐者。新會人也。將赴舉於禮部。秫坡黎貞作構室說以贈之。其略曰。構室者。必先蓄材擇匠。蓄材審則百工足用。而所需協其情。匠氏良則規矩一定。而無更張之擾。古之君子大過人者無他焉。不輕用其才。積之有素。如泉之有本。蓄其發之也漸。故其費之也深。守之也確。故其得之也豐。猶作室者具百材之用。得匠氏之良。而收美觀之效也。今吾子以穎悟卓越之才。弱冠擢危科。人孰不爭先快覩。而致譽於吾子。而吾斷斷乎以未足爲說者何也。知其人所以責備其人也。嘉祐再拜受教。自是益力學養銳。堅忍其志。以縱橫自用爲終身戒。後嘉祐任廣西恭城縣知縣。處事公平。待人以信。大得民心。雖山谷猺獞。以片紙招之。聞風而至。無敢後期者。政暇與諸生講學。士風大振。後卒於官。民作祠以祀之。世稱貞爲知人。而賢嘉祐之能奉以周旋也。又同邑茹通者。初爲齊府奉祠副。改四川江安縣丞。超陞刑部山西司員外郎。再遷湖廣長沙知府。通身長大。帶圍六尺。一飯米數升。豕首一枚。然皆仰給於公廩之入。不苟取於民。嚴於律令。不受私託。有爲縣令者京覲。與通同鄉里。通往訪之。爲設酒饌。在坐相譏誚。誇其器用之美。通艴然怒曰。君非盜於民。何以得此。拂衣起。袖金杯而去。云吾將聞於上。衆恐怖失色。莫知所爲。一日因奏對。上憫其老。命致仕。通不肯去。對曰。臣日食米肉若干。臣去官。無以自飽。通聞鄉一時仕者幾人。通獨有廉聲。至於今猶未絕於人之口。又云。通守長沙時。命抄某王府。私取其金





龜藏之。通平生所得。惟此而已。然則通以廉見稱於其鄉。豈一時無人耶。考之舊志。如馬曦、駱毋端、況之一硯。曰吾當飲水自勵。何敢以長物污家聲。通猶有慚德云。（新會志、坑川志參修。）

陳壽字克忠。番禺人。永樂戊子領鄉薦。卒業太學。庚寅五月。即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不避權要。嘗奏事。聲徹甚大。聽者悚然。上命俟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爲大聲秀才云。嘗以直諫觸上赫怒。命爲坎奉天門外。瘞之。露其首。七日不死。遂釋還職。尋陞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奏事。忤旨。上命落職。謫使修貢象房。同事者先坐功降職去。壽貧不能償人。乃躬自爲之。值上至觀象。問治屋者誰也。壽前俯伏陳其故。上念壽適直。且憫其貧。尋命復官。由是盛擢愈甚。朝廷嚴肅。上自此深見付託矣。辛卯九月。奉使雲南。癸巳三月還朝。即命署通政使司事。逾年。署應天府。未幾又署刑部事。所至凡百張弛。悉中肯綮。丙申夏。又轉鴻臚寺。亦署事也。明年冬。又改署工部事。聲績顯前有加。署事凡四年。陞授順天府府尹。政尚嚴明。有漢張趙風。嘗出行輔城間。謁衛皇太子。賀太子以聞。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陛不問。其見重如此。己亥四月癸巳。有烏乳於庭樹。壽表獻之。上喜。賜金帛。廷臣稱賀。時有白烏之頌。頌之出以湖廣按察使。時以爲烏應外補之兆。非但國之祥也。歷官三載。無冤獄。前官累拌營造未成。壽規畫之。民不勞而事集。將代。吏部侍郎師逵有事湖廣。留之督事。命於衆曰。擾民者斬。民賴以安。癸卯改任山西。以事忤親王。貶知浙江海鹽縣。洪熙改元正月。封建親藩。選輔導之職。廷臣推壽重厚老成。才德兼備可用。會上一日問左右曰。大聲官人何在。此人宜爲輔導。使人得易聞過。至是超爲荊府長史。匡救多所裨益。能副上付託之重。璽賜忠良鯁直四大字以寵異之。宣德戊申。丁母憂歸。郡人素服其公直。有屈者多訴之。壽語諸當道。皆伸之。服闋。復爲長史。與王不協。遂除鎮江府同知。時戶部侍郎周忱督漕於淮。檄之修陂塘圩岸。相方設宜。隨事就緒。及郡之出川社稷壇壝學校齋堂殿廡。咸大而新之。皆有成績。未滿考。以老乞歸。不許。欲遂掛冠。鎮民遮留不得行。及京陛上。乃允。有旨命兵部撥夫隸送還家。居再期。爲正統甲子。以疾卒。年六十有八。壽爲人剛介。然賦性恢諧。當疲瘵時。戲息謂其人曰。吾今夕乃爲大聲所苦。詰其故。則罵之曰。叱嗟。汝不知耶。朝廷擢人當以塑令速死耳。瘵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中貴人阮巨隊奉命來廣索虎豹。從阮飲。乞虎皮以歸。明日草奏具言阮多用鮮肥者。以待賓從。宜拚虎使獵於道路。復勞百姓。阮見之大恐。置酒爲謝。壽旣惻乃從容謂曰。聞子非閹者。近娶妻果然否。阮請閱諸室。壽遍覩羣鬟。知其金珠也。問爲何物。曰酒。卽使人扛去。笑曰。吾故來索美醞耳。阮所哀得留其半。廣人至今傳以爲談謔。（用陳氏家傳、名臣琬錄、廣州志參修。）

王子倫名綱。以字行。南海人也。有文名。宣德初。監察御史何壽薦授長沙之攸縣丞。惠政及民。民愛之。時草寇嘯聚剽掠。子倫與百戶張本捕之。抵衡山遇寇。與戰失利。中有引弓向子倫者。衆呼曰。王父母君子人。勿傷。遂得免。旣而通政使陳璉復以有守有爲。薦知江陰縣。廉名益著。僅初考。都御史陳智聞其有學識。且操守廉介。復疏奏舉之。有旨來徵。邑民黃惇素等千餘人遮道願留不可。乃脫其靴懸於譙門。以示不忘。至京。授河南道監察御史。烨然以直聲著。歷官始終不攜妻子。正統間巡按雲南。遂以

疾卒。吏部尚書魏驥志其墓。稱爲廉能吏。賢法司云。二子。栽、質。栽能文章。隱居不仕。質有詩名。由鄉貢任南平知縣。栽子視光。亦舉人。能詩。而子倫所著有蘇齋集。余按永樂宣德間。吾廣仕宦有聲者。不獨子倫。有李晟、易善、梁逵、程勉、湯性方、鍾順、胡濟、羅密。李晟字孟昭。鄉貢進士。任都給事中。以廉能擢知南寧府。尊尚德教。夷俚悉供賦稅。陞河南布政司參政。所至有惠政。致仕家居。尤篤孝友。易善亦鄉貢進士。任給事中。陞揚州府知府。政尚寬厚。決訟明察。凡案牘一目洞然。吏不敢欺。稱爲神明。陞湖廣布政使。致泰中引年卒於家。湖廣人仕廣者。至今存問之。梁逵永樂辛丑進士。任監察御史。知柳州府。性廉潔。致仕日。擔數十篋歸。賊追劫之。啓篋則皆書籍也。鍾順字必華。由鄉舉知沔陽州。江西囚人周禮洪能起大獄。爲州人害。順杖殺之。一郡肅然。鄰郡豐利縣民。越境而訟者。凡百有七十人。受而譴之。咸得其情。監利民大悅。爲立生祠。終於廣西太平知府。程勉任江西理問。廉介勤慎。決獄無私。擢監察御史。後丁內艱。哀毀而卒。湯性方歷刑部主事郎中。陝西按察副使。以剛毅果決知名。皆發身鄉貢者。胡濟字孟時。洪熙初元御史胡啓先以賢良舉。授廣西布政司檢校。正統中知興定縣。撫平南。有築城功。後從征大藤峽。爲民辯冤。得活者二十餘人。世稱其循良廉介。羅密任武進主簿。善撫字。時遇歲歉。賑濟有法。民賴以全活。督運糧餉如京師。舟爲風所漂沒。罄己貲以償之。卒於官。民弔奠如市。留葬不克。仍留衣冠葬焉。禮部尚書胡濙爲之斂。惋惜連日。贊其像云。自古至今。有南桐鄉。蓋紀其實也。自魏而下。多南海人。獨逵與密家番禺云。用廣州志據通志參修。

#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副都御史彭公誼
僉都御史盧公祥
按察副使陳公敏
戶部左侍郎李公嗣
參政何公淡
副都御史翁公信
按察副使鄭公敬

彭誼字景宜。東莞人。由邑庠生預宣德乙丙計偕。爲博士弟子。正統乙丑。授工部司務。吏有疾批上者。事覺。尚書石璞欲以罪黜之。誼廉得其情非罪。持不可。璞卒從之。且賢誼。己巳、邊事起。有旨大臣舉風憲須老成人。部以誼應。陞湖廣道監察御史。時王文掌院事。號嚴明。御史啓事不合。輒叱曰不答。獨禮重誼。景泰庚午。兩直隸澇。民有殍。誼往賑濟。日走數邑不憚。民賴活者甚衆。壬申、河決張秋。隄水東趨不由道。奉敕修理。先是尚書璞暨都御史王巡、洪英各言方略。有欲以席裹石投之者。有欲內石籠中。繫舸以沉者。試輒敗。誼乃督役夫從旁濬之。約先畢先息。不限日。既濬。決水勢殺。隨卽塞之。水復故處。潛





輓運。以功陞正六品俸。甲戌陞大理寺丞。乙亥邊有警。陞右僉都御史。奉敕提督紫荊、白羊、倒馬等關。律將治兵。恩威並著。偏裨受成算。每出必捷。修築城堡。按古法造神臂弓守之。無復敢犯。復奉敕提督各關倉糧。保定等衛屯糧。奸弊槪貸得罪。天順丁丑。左遷紹興知府。民告饑。卽發倉賑之。或謂當上聞。待且得罪。誼曰。待請而發。則轉溝壑者多矣。吾何愛一身。而不以活萬命。明年有秋。民爭委輸。不逾月而倉復盈。先是郡縣官田稅重。耕者不得食而流移。逃賦多逋負。貴歸於官。輒不滿秩去。誼請計畝起耗。減重增輕。民便之。又因暇築白馬閘。鹵滷不入。溉良田若干頃。歲獲數若干斛。一郡蒙其利。九載陞山東左布政使。去之日。蕭山民有感德者。持海味二器爲餽。質金也。峻卻之。其人愧謝而去。其始終清謹如此。居山東一載。陞工部左侍郎。未幾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先是前任者與太監總兵不相能。不以邊儲爲意。倉無再歲之支。虜諜知之。聲言先寇。誼旣至。獲諜者訊焉。盛稱林騎騎阻。糧少士饑。以故無恐。命斬以徇。衆哀求乃免。於是反諜語之曰。汝虜恃騎。汝不見中國匠製木器乎。遣萬卒持之。使人製木。木不崇朝可盡也。芻糧又在吾度內。發民萬家運之。斯山積矣。汝虜何恃耶。諜報虜。未以爲然。秋發轉遼餉。皆儲蓄三萬。諸衛相繼於道。虜始有懼色。旣乃大閱。命將調發。建大將旗鼓。出塞搜遼陽。部伍嚴整。旌甲蔽野。命都指揮崔勝進兵。擒斬無算。獲其馬匹器械輜重。虜奔潰。乃依勝求哀。請臣服。至於再三。始班師。自是遠遁。不敢南者十餘年。成化辛卯三月。捷聞。降敕獎諭。癸巳、統師征小黑山虜寇。斬獲六十二級。燒燬建州慶州等巢穴。搜獲馬匹牛羊無算。全軍而還。讓功於下。皆獲陞賞。朝廷復降敕獎諭之。時鎮督太監橫徵諸將衛。誼乃令所屬凡移文不經本院議處者。皆令糾詰。違者以軍法從事。虐焰爲之頓息。邊人德之。在遼凡十有一年。屢有歸志。章凡四上。不允。成化戊戌。始得予告。謝事歸。凡二十有二年。乃卒。壽八十有八。兩奉恩詔。進階至資善大夫。誼爲人外柔內剛。謙以接物。未嘗爲皦皦之行。而人皆愛之。官雖尊。在鄉里惟騎一款段。或步行以自適。有後進新得官者。行輒辟人。見輒避之。笑曰。此騎行故態也。優游桑梓。扶筇弄孫。享期頤之福。爲士大夫所羨仰云。據州志劉存業所撰行狀徐溥所撰墓表徐瓊所撰墓誌參修。

盧祥字仲和。東莞人。幼多技能。年三十始習舉子業。往從其兄全州訓導寬遊。正統戊午。遂領廣西鄉薦。壬戌登進士高等。擢南京禮科給事中。多所論建。凡六年而丁外艱。服闋。補吏科。論北虜也先僭號之罪。劾大臣王文、項文曜等奸惡。爲人所畏憚。未幾以言事謫山西蒲州判官。慷慨就任。以下僚自處。或論之。則曰。吾固素位而行也。天順改元。召爲禮科都給事中。章疏剴切。多見嘉納。戊寅、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尋以內艱歸。甲申、補順天府丞。其冬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至則嚴武備。肅綱紀。明賞罰。屢平虜寇。朝廷有白金文綺之賜。議者欲進其秩。宿與銓部有憾。遂爲所沮。因以書抵其外甥鄺順。思求退休。順答曰。昔人謂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論者有納像留時之誚。舅何爲而不早決也。丁亥冬。得謝歸。明年五月卒。年六十六。祥以氣節自高。性寡合。與同官林聰獨厚。凡所獻納。必協力成之。故其名稱亦相頡頏云。祥嘗學春秋於安福吳節。教其子士廉、從子焯、嶠、瓊、俊皆預賓興。由是邑子之學春秋

者益盛。所著奏疏詩文。號行素集。藏於家。州東莞志賢川東莞志參修

陳政字宜之。世家番禺之沙村。生而秀穎。六月能言。三四歲時。客有以三人衆語命之對者。應聲曰。四皓同遊。客大奇之。七歲父恩教之大學、中庸。過口即成誦。十五能文。詞有理致。力學修省不少懈。嘗作自訟文以警勵。曰昔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夫子以君子稱之。予生也晚。然犬馬之齒日加長矣。靜而思之。此心旣往之非。奚啻伯玉也邪。夫子嘗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因檃括成篇以見意。固非敢以聖人所未嘗見者自居也。雖然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之謂。旣曰自訟矣。奚庸於辭。蓋自訟而藉心辭以發之。庶或可以備規鑑。存觀省。以示不忘焉爾。其辭曰。民之初生。曰天君者。傳國有宋。應乎人火。遂以火德。通於天下。粵若元默涒灘之歲。招搖指乎析木。時天君凝神乎虛盈之宮。遊息於三池之澳。旣而正中位。闢九門。宣玉音。降絲綸。將以咨詢乎庶職。歷選乎百官。乃命蒙擬職司觀察。別枉直於疑似。辯是非於毫髮。明命赫然。其敢或違。睃私背色。尚有敢規。乃命稽疑。職司典樂。遊放鄭之舊章。宗在齊之正學。誘知化物。類乃非經。敢隳聽德。厥有常刑。申命鄉壎。納言是職。戒朶頤之食饕。絕讒邪之罔極。務鼎鼐之調和。庶斯言之靡食。申命伯龢。屏息在公。敬奉德之馨香。斷惡臭之靡容。惟鮑魚之時遠。爰芝蘭之必從。分命叔撰。爲執金吾。衞彼兇邪。以固中都。操持非止。輕舉燎陶。分命子踏。爲大行人。奔走王事。踊踊循循。惟容斯重。罔惰其身。六命秖數。百官懷懷。愆旣往之過愆。省平居之得失。僉謀旣協。秉允者一。爾乃推卿壎而進言於天君曰。仄聞體元居正。君之極也。循理奉公。臣之翼也。風行而草偃。表端而影直。未有上克盡而下不職也。今君秉欲交擊。百慮紛紜。舉疑擬礙。諸安因循。或荒於嬉。則馳騖乎鴻鵠之將至。或湎於酒。則汩遷乎水鑑之天眞。舉下效尤。厥咎惟均。故衰職之不修。則無異於下臣。於是天君翟然若失。勃然改容。爰省前爲。以圖厥終。儼冥毓和。端一虛沖。秉時之寒燠。戒易之憧憧。一眞自如。萬事由中。於是乎正位凝命。如初火德復興。百官從令。提學僉事彭琉見之曰。此殆潛心孔孟者也。亟稱重之。正統辛酉。以詩經發解第一。是年瓊山邱濬魁首選。二場後請涵所作。歎曰解元屬之子矣。吾輸子一籌耳。遂不終場而去。揭榜果然。明年中春官乙榜。未就。卒業太學。祭酒李時勉試之曰。異材也。命與天下文學之士商輅等四十八人讀書於彝經閣下。自是所造日深。速遭內外艱。閉戶藏修。不樂仕進。家居凡八年。以五經教授。從之者先後幾千人。多知名者。



有司屢勸駕。乃改治周易。登景泰甲戌進士。選爲翰林庶吉士。邱濬時爲同年。亦在選。每見所作必推服。嘗與修寰宇通志。書成。拜湖廣道監察御史。繩愆糾謬。務存大體。嘗疏敬天勤民十事。人服其敢言。尋奉璽書提督北直隸學校。立教條十五事。設簿書以稽學者勤惰。隨其資質高下而成就之。大都以德行爲本。文藝爲末。未嘗輕易棄人。故學者咸懷其德。閱九載。郡邑諸生交章奏保。特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如故。蓋前此所未有也。先是積歲糧餉。不敷所序歲米。折半支銀。奏言京師首善之地。當以培養人才爲先。不宜吝惜小費。詔復舊典。士益激勵。久之。京堂官缺。吏部侍郎尹旻召飲。指案間服帶示意。政對曰。膺命恆愧非據。敢溢非分乎。旻嗔曰。君言是也。遂不果用。成化丁亥。上疏請追崇孔



子。謂當易大成之號。以洗胡元之陋。復元聖之稱。以正宋人避諱之失。用示一代崇道盛典。會議者加詆斥。疑其疏不行。是歲改雲南按察司副使。至則繩武弁之尤無良者數人。修舉憲度。張弛有道。民夷安之。甲午。獻績之京。至湖湘遘疾。還番禺治疾。逾二載卒。年五十有九。政爲人資性淳雅。學殖該博。存心忠厚。不言人過。孝友信義之聲。洽於鄉黨。廣之縉紳謂可以託妻寄子者。政一人而已。御史古雍、高宗本嘗曰。政之所以異於人者。非皷以智術。衒以奇巧。挾以勢力也。亦不過乎其心易其氣。宏其德。坦然行所無事而已。至於人以文叩之。則以文應。以道誼叩之。則以道誼應。以政事叩之。則以政事應。此政之所以異於人也。族人陳道亦稱其造詣深遠。踐履篤實。風力所至。足以摧奸回。數法所施。足以啓後進云。道徙家皆治。累官戶部尚書。道子大章。至太僕寺卿。川東井貞集。李嗣所撰行狀。陳氏家譜參修。

贊曰。成化末。建議者請尊孔子爲廣運帝。盡去侯號。朝旨不行。然不以爲非。夫孔子之聖。固無持於追崇。然所謂洗胡元之陋。正宋人避諱之失。則正名在也。旣斥之後。豈其命數。先大父長樂府君。稱陳憲副之賢不容口。且曰吾從之遊最久。溫乎其外。粹乎其中。表裏渾然。猶一日也。長於自修而知於徵名。故或毀方而瓦合。噫、紀之甗夏之璜。旣棺且瘞。輝於斗極。君子豈能自掩其聲哉。詎不云乎。苟有其言。必聞其聲。苟有其車。必見其式。

李嗣字克承。南海人。性端謹。質幹魁梧。年十三有司羅爲邑庠生。氣蓋時輩。識者知其偉器。中景泰甲戌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以清勤知名。嘗催督南畿江西積欠稅賦。不勞而集。乃奏增大臣一員專董其事。遂爲例。晉署郎中事。時五城兵馬司妄奏房鈔都稅司侵奪公課。蠹政戾民。嗣提所正其罪。士民快



之。尙書張鳳推重之曰。公輔才也。欲薦代己。會鳳卒。遂不果。晉實授郎中。階奉政大夫。再貤恩父母。出知金華府。下車之始。供億豐贍。一無所受。適行鄉飲酒禮。有司設主席。發核視費十倍。遽命撤之。由是吏民知風指。終嗣任不敢干以私。郡俗婚嫁論財。生女即溺殺之。雖富家亦然。嗣嚴其禁。使貧送無得過制。其俗漸革。舉女者必字以李云。慨教化不明。乃奏立正學書院。祀先儒王、何、金、許四賢。重修呂東萊、張南軒、朱考亭講學書院。俾郡人知所向慕。治地僻遠。民苦賦役。奏請割三郡近地。設湯溪縣。隸本府以便之。儲賦浩繁。邑里多逋負者。乃爲手券。貸諸富室。以紓其困。民情安堵。士風丕變。治行爲江浙諸郡之冠。壬辰入覲。與黃州守並課優等。詔命旌異。授中憲大夫。即遷浙江右參政。尋轉左。修築長堤以禦紹興寧波海溢。二郡民永賴其利。又上軍政數十事。量允轉行諸省。晉福建右布政使。一時僚寀多鄉人。居常和衷相與。臨事則凜不可犯。閩士稱其公明。播諸謠頌。漳州有狂生得幻術。醉後能人役草木。邑吏上變。藩臬議兵剿。嗣曰。討之。是激其反爾。單車往其家。命縛以歸。一省帖然。尋轉左布政使。辛丑入覲。如京師。道經金陵。民爭迓之。攀轅涕泣不忍舍。共丐御史淮南將直爲文。刻石路左。以昭功德。癸卯、遭內艱。守制於家。適蘇松多事。奪情起嗣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往巡撫焉。首陳事宜。降敕嘉獎。所至百廢具興。居無何。召還。授戶部右侍郎。丁未、廷試。預讀卷。會上太皇太后徽號。貤恩階嘉議大夫。贈祖父父如己官。祖妣妣暨妻皆淑人。孝宗即位。力疏休致。優詔不許。尋轉左侍郎。會本部

有言南雍雖法不舉。斷拙遊儲者。率羅書督戒。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行。悉心庶務。遂成疾。卽上章乞歸。得旨乘傳還鄉。後復起用。宏治甲寅卒。年六十有九。訃聞。賜祭葬。昂爲人孝友。器量宏遠。見義敢爲。遇事有斷。居官三十餘年。田園無所營增。歿之日。衣篋中惟白金十兩而已。登第後。祖業盡與兄弟。俸餘必以均宗黨。有司請大其居。力辭之。還內艱。自任坯冢。官司多致祭禮。賻金動以千兩。悉謝無所取。巡撫蘇松時。約束家人無得外接富民。斷歸請見其子。嗣聞之卽遣之還廣。其廉介如此。鄉評謂始終有守者。必曰李都憲、何中奚二人。嗣別號介軒。有子辰。以蔭爲國子生。（參用何淡所撰錄修）

贊曰。嗟乎貪夫徇財。烈士徇名。余嘗悼夫世之徇財者之衆。而徇名者何少也。前數十載。吾廣士夫多以富爲諱。爭自洒濯。以免公議。及余接世務以來。聞人仕。衆必問曰。好衙門否。聞人退。衆必問曰。有收拾否。且雖金珠。廣田宅。以驕里閭者。世不以爲過也。夫勢大則用者。父驕則子汰。卒之顚覆。而後知財爲禍梯。亦已晚矣。李嗣之名。乃今知之。爲其廉也。居官廉。故蒞事公。蒞事公。故民愛敬。民愛敬。故功業昭。功業昭。故修名立。修名立。然後仁。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信哉。富貴之不審。貧賤之不安。往往陷溺其本心。雖躋之不仁可也。

何淡字中美。順德人。天順丁丑進士。除知山東濱州。州古渤海。素難治。魃旱久。且多無名之徵。淡至以勸相耕農爲首務。定糧役料物。以貧富爲差。審爲由帖預給之。聽以粟麥布絹。通融折納。其病民者。一切罷之。及期不待督責而輸賦集。暇取呂氏鄉約教民。榜每鄉。愼選老人親爲演說大義。使訓其鄉里。按季査考。民以惡聞。則召其鄉老泣謂之曰。吾不能化若。與若不能化鄉。其罪一也。然吾則罪首也。民苟三犯。吾當自勃求退。於若何如。各慙謝而去。訟爲之稀。例得皁隸馬夫折薪錢。悉移歸公務。乃新學宮。修禮器。延聘師儒。聚民之秀者。日夕教之。初士習囂悍。解額荒甚。自是科第煥赫。甲於他州。都御史賈定巡撫至濱。疏治績。請書姓名於御屛。適南京室上員缺。詔加擢。以爲世勵。有旨旌異。給與誥命。會丁內艱去。士庶爭哭而留之。憐其清苦。乃醵錢二十萬。相與謀曰。我公素不受人贈。豫填其受乎。付鄉老余良勝。與至臨清。致贐。淡正色卻之。良勝負還。收於衆。不匿一錢。蓋化於淡也。後親淡像祀諸雙遂祠。至今事之。服闋。陞工部虞衡員外郞。把總匠通內府爲奸利。莫可誰何。皆搦令禁之。奄人請托不行。自是工匠始免害。陞湖廣漢陽知府。郡多魚利。民爭訐。又爲親藩所擾。悉奏革之。教民力農。爲築陂堰。使時瀦泄。節浮費以給民耕牛穀種。民始不惰。江右布商。聚衆誘民取倍息。因之興訟相仇殺。痛繩之。民始有寧居。尤重學校。所教造士。多取科甲。前此未有也。陞九年來。未嘗一介取於民。子弟欲役興息。則呵之曰。汝亦育邪。終任雖里胥亦亡一犯贓者。民歌之曰。何大守。築漢陂。饑得食。寒得衣。陞貴州左參政。時生苗相攻。郡縣騷然。巡撫集議用兵。淡請招之不從。用兵來晚。會朝命下。如淡言。巡撫御檄淡往。淡單騎深入。論以威德。遂釋甲返故土以萬計。尋以親老。累抗疏乞歸。得允。時年才五十餘。與從弟副都御史經。內弟參政李聰。同時致仕。人許以爲難。淡居官三十年。俸祿恆以助公費。家產無所增。貧至不舉火。自處安如也。暇惟課僕種園蔬以自娛。知縣吳廷舉稱爲吳隱之流亞。分俸賙之。寘所假朋附





之以詩。謂其淸苦尋江水云。卒年七十五。（參用舊志行狀修）

魯能字千之。新會人。其先自澧來。隸千戶所尺籍。拔萃甲戌進士。除南京戶部主事。丁內艱。服闋。改北京戶部。尋擢員外郞。進郞中。歷任逾十年。司無滯事。尙書牟俸、翁世資咸重其才。時部官至正郞者。多拜布政及參政。能年深乃得陝西參議。或以爲惜。笑曰。人臣當務盡職。豈暇計資級哉。成化戊戌。遷右參政。庚子遷右布政使。辛丑轉左。八年之間四遷。關陝重地。三面臨邊塞。巡撫都御史四人。總戎大將四人。其他監軍參將之類。又十餘人。屯聚戎馬十數萬。控制荒遠。糧餉百需。皆取給於藩司。又值邊陲多事。內地水旱相仍。能爲佐貳時。日事巡歷。凡西北山川險塞。屯堡要害。儲峙多寡。兵馬強弱。將士堅脆。皆心識而口數之。既總司事。不暇躬蒞。慨然謂僚佐曰。陝西沿邊數千里。屯重兵之所。其大者寧夏、榆林、甘肅。其他若岷、洮諸處營寨。北禦韃靼。西接羌戎。外地有生番。內地有熟羌。羈制之備。雖在乎武將。然軍儲馬秣。則出乎民也。苟非豫爲會計。一旦臨事。吾知其靡措乎也。乃市近司地。以易參議宅。刱爲會計堂。凡錢穀出納。條例簿籍。咸度其中。每歲夏秋。當徵稅糧時。會議於此。稽考一歲之所出入。因登耗以加減。量遠近以分派。而凡藩封祿米。亦均節之。自是邊儲有備。而民力不困。戶部每歲所給鹽米銀數十萬兩。舊多乾沒於權要。能惟估直分糴。升合無或斷者。其弊遂革。甲辰、關內大饑。民至相食。公私餓竭。計無所出。朝遣大臣賑濟。行一切權宜之政。能隨事裨補。凡古今救荒之策。舉行殆盡。由是多所存活。雖個至死不怨。而一方卒賴以無虞者。能之力也。癸卯。遷職至京。考爲天下方伯之最。明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勑巡撫甘肅。仍支二品俸。時父已年近九十矣。遣家屬歸侍養。獨攜一僕自隨。甫下車。卽嚴閱部伍。補剔利弊。爲合行事宜凡十。曰新號令。曰謹操習。曰修城堡。曰明賞罰。曰聚功實。曰抑虛詐。曰恤孤寡。曰稽積儲。曰行賑貸。曰撫蕃落。行下之日。軍民讙呼載道。咸曰。數十年無此也。自此朝廷可無西顧之憂矣。閱三月。而父訃至。軍民相率赴闕乞留。而不可得。時制凡守邊大臣有故。非得代不許擅離。能以哀從事。摧毀勞動。形神消耗。代者乘傳至。而疾已大作。歸至會府而卒。年五十有八。上深悼惜。遣官諭祭。命有司治葬域。能爲人溫厚坦易。愼交遊。口不道人過失。至論公事。則執定見。侃侃不回。歷官久。甘若淡泊。如布衣時。（參用名臣錄縣志修）

鄭敬字德燕。東莞人。少秀異。明敏。讀書雖易於記憶。然每誦必百遍乃止。夜誦非三鼓不休。取正統壬戌進士。授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尋改道江西。廉介自持。曹無滯牘。同官憚之。六載。陞江西按察司僉事。改河南雲南。考。將之京。士會知其行李蕭然。循故習。贐以黃金異貨。衆人咸勸之受。則大怒叱之曰。我司風紀二十年。卒有常祿。猶慨弗稱。況敢昧昧改節以欺天乎。成化丙戌。陞山東副使。食少事煩。方踰四載。而鬚鬢白。卽自陳致仕。歸卒於家。年五十八。其卒也。幾無以爲斂。人皆稱之。（參用東莞舊志修）

#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六

翰林院檢討陳公獻章

布政使祁公順

府同知吳公詢

知府張公璉　陳公琳

監察御史余公銑

按察僉事何公潛

都察院都事袁公仕鳳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所居村曰白沙，世因稱爲白沙先生。弱冠遊邑庠，工舉子業。正統丁卯，領鄉薦第九人。戊辰、辛未兩赴禮闈下第。聞臨川吳與弼名，遂從之遊。受業歸，暇日或與門徒習射於野。未幾流言四起。時學士錢溥諷順德，雅重之，勸之北上，遂復遊太學。祭酒邢讓使和此日不再得詩，覽曰：龜山不如也。由是名振京師。歷事吏部，日抱案牘與羣吏雜立廳事下，不少休。侍郎尹旻聞而賢之。成化己丑，復下第。既歸，遂不復出矣。四方從學者日益衆，天下日益聞其名。江西布政使陳煒修復白鹿洞書院，走書幣聘爲山長，使爲士子師，報書謝不往。壬寅，廣東布政使彭韶薦諸朝曰：臣等自度才德不及





獻章萬萬，猶且明食厚祿，靦於獻章醇儒，反未及見用，恐國家坐失爲善之實。請以聘吳與弼故事起之。有旨命有司以禮勸諭。獻章以母老且久病辭。巡撫都御史朱英懼其終不起也，且題薦末云：臣已趣獻章就道矣，因曰先生萬一遲遲其行，則如予罪何。乃起至京師。朝廷用故事，欲吏部考試。會疾上疏略曰：臣累染虛弱自汗等疾，又有老母朝夕侍養，不能赴部聽選。成化十五年以來，左布政使彭韶、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臣堪充任使，吏部移文廣東布政司，趣令起程。臣以疾未平，母年加老，未能輒行。府縣官吏承行文書，日夕催迫，不免強起就道，而沿途病發，隨地調醫，扶衰補弱，僅不大憊。於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朝見，乃以久勞道路，前疾復作，日復一日，病勢轉增，耳鳴痰壅，面黃頭暈，視昔所染，無慮數倍。衆目所觀，不敢自誣。又於八月二十二日得男陳景暘書，報臣母別臣以來，憂念成病，寒熱迭作，痰氣交攻，待臣南歸，以日爲歲。臣病中得此，神魂飛喪。仰思君命，俯念親情，展轉鬱結，終夜不寐。臣之愚迷，實不知所以自處也。臣自幼讀書，雖不甚解，然於君臣之義，知之久矣。伏惟我國家教育生成之恩，陛下甄錄收採，不遺卑賤之德，至深至厚。於此而不速就，以圖報稱於萬一，非其情有甚不能已者，孰敢竊虛名，飾虛讓，趦趄進卻於日月之下，以冒雷霆之威哉。臣所以一領鄉書，三試禮部，承部檄而就道，聞君命而驚心者，正以此也。緣臣父陳琮年二十七而棄養，臣母年二十四而寡居。臣遺腹之子也。方臣幼時，無歲不病，至於九齡，以乳代哺，非母之仁，臣委於溝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視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子母之愛雖一，宜未有如臣母愛臣之至、愛臣之深者也。臣於母恩無以爲報，而臣母以守節應例，爲府縣所白，已蒙聖恩表厥宅里，是臣以母氏之故，荷陛





下之深恩厚德，又出於尋常萬萬也。顧臣母以貧賤蚤寡，情抑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欲爲而力不逮，雖欲效分寸於旦夕，豈復有所措哉。臣所以日夜憂懼，欲處而未能者，又以此也。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全之士。惟陛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海宇之內，無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者，則臣之微，亦豈敢終有所避而不自盡哉。伏望聖明矜臣初年願仕之心，憫臣久病思親，不能自已之念，乞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窮餘年。俟母終養，臣病痊愈，仍前赴部，以聽試用，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陛下所賜，臣感恩益厚，圖報益深，雖死於道路，無所復辭矣。疏上，明日授翰林院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職。蓋異數也。獻章以表謝而歸，家居作詩，談道自樂，歲有薦辟，皆援詔不行。宏治庚申卒，年七十有三。提學僉事宋端儀祀之於仰高祠。獻章孝友和易，以道學見知於時。歸自臨川，閉戶讀書，徹夜不寐。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歎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與我能相涉乎。遂築一臺，名春陽，日靜坐其中，足不出閾外者數年。久之又以爲苟欲靜，則非靜矣。於是隨動靜以施其功，皆有詩答張元禎曰：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眇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至無有至近，至遠至神焉。發用茲不窮，緘藏極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

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其訓學者則曰。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又曰。不離乎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妙。蓋其所自得者在此。一時縉紳。爭先見之。雖中官緇流。番夷商賈接之。盡得其歡心。為小廬山書屋。以待學者。御史熊達為之建嘉會樓。凡致禮於其廬。暨從之遊者。日館穀之。不計其費之貲也。器物極美者。人有欲盜即畀之。無吝色。皆受知於修撰羅倫。御史袁道。經歷張黻。於其歿也。皆服緦三月。為先哲祠。獻公之為人。縣譜像。朝夕事之如師。廬山大忠祠慈元廟之建也。皆獻章創其議。其仗義愛人。往往如此。故雖小人女子。亦皆知其名。為詩精勁有法。與江浦莊昶齊名。世稱陳莊。嘗束茅代筆。人爭效之。謂之茅筆。字。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其弟子知名者。遼東賀欽。嘉魚李承箕。南海張詡。增城湛雨。東莞林光。（名臣錄）（張詡所撰行狀修）

鄺順字致和。東莞人。天順庚辰進士。大廷之對。傳者謂當舉首。以其姓名近御諱。於傳臚弗使也。乃抑置第二甲第二。授兵部主事。巡山海關。有廉稱。代歸。轉戶部。督餉臨清。陞員外郎郎中。成化乙未。進階賜一品服。使朝鮮。關人故集士兵千餘。土物萬計。從而貿易。乃悉屏斥。僅正騎從。自就館至旋歸。凡與所金繒饗伎之奉。一切麾卻。三韓君臣。相顧駭異。為築卻金亭。刻使東稿二冊。以獻。未幾陞江西左參政。三載。以詿誤。左遷貴州石阡府知府。其地僻陋。至則驅斥猺獠。開屯田。廣儲蓄。流散日復。土人素不知學。自開郡來無賓舉。乃興集儒生。親為講授。數歲而掇科者數人。宏治癸丑。陞山西右參政。乙卯。陞福建右布政使。尋轉江西左布政使。撫按交章論薦。王恕在吏部。亦疏引之。內閣邱濬、劉健。順知己也。皆欲薦順。順未嘗念勸。辭以甚力。其平生邃問學。持大體。心無一私。人亦不敢干以私。用公帑如己物。一毫不妄費。在江西積金數千。將易貨。聞人言可私為歸計者。即戒其妻子曰。若私此金。吾目必不瞑矣。事歸而餓死可也。乃悉歸於公。而分毫不與焉。卒年六十四。所著有巽川集四十五卷。冷庵翠渠倡和集各一卷。寶安雜詠一卷。使東稿十卷。子敏。宏治壬戌進士。累官戶部郎中。清約有父風。致敏鄉貢進士。（東莞志參修）

吳洽字源深。增城之石灘人。天順丁丑進士。知弋陽縣。清正勤慎。民感其惠。巡按御史陳選按邑。察其操守廉潔。政事平恕。乃上章薦洽。有曰。律己以廉。撫民以惠。學校興而農桑勸。賦役均而獄訟簡。賑饑革弊。下民悅服。劾聞朝廷。給敕褒封其父母。洽為人端謹。親案牘。未嘗左右顧人。或問弋陽錫器何似。洽不識也。陞饒州府同知。清操愈厲。未幾、卒於官。其去弋陽之日。民懷其惠。相與塑像於學宮之奎星樓。以報祀之。其為政也。清而不矯。惠而不費。蓋有古循良之風焉。性喜吟詠。自號雙白居士。以梅雪言也。集數卷。藏於家。（廣州志修）

張瓚。陳鏃。俱番禺人。瓚字德潤。威儀山立。見者起敬。天順丁丑進士。累官戶部主事郎中。知撫、漳、潮三郡。撫為江南大郡。民繁物阜。頗稱難治。瓚在任。能清詞獄。輕引疑。抑豪右。制奸吏。不徇私謁。有兄弟爭田者。當路怙其直名。久不能斷。瓚一言定之。有寄籍治內者。前官憚其勢位。莫敢差發。瓚處之以公。厲邑





鄉豪。殺人繫獄。賁緣賄囑。詭嚇百端。而不為之動。卒正其罪。他如詭立戶計。苟免科徭。隱瞞丁口。影脫軍匠。與夫背役相埋。交通富民。虐害良善。吞併窮苦等弊。革去殆盡。而文學事興。士風丕變。故郡境大旱。連年饑荒盜起。獨撫少警。成化三四年間。境內野蠶成繭。士民以為德化所致。形於歌頌。撫人謂近守土者。惟閩漳王升、和易足嘉。祥符王宇、清峻可尚。瓚能兼有。而文學過之。成化十年。守漳州。是秋洪水。百姓淹沒。發舟拯救。活數百人。給衣食。周財物。亡者設奠。招魂以弔。繼值旱災。祈禱輒應。增學館。免負租。修南橋圍港道。皆有利於民。至於士子、尊經延師。以博人材。鄉飲有備。考證禮者。頒以淳風化。漳民得免魚鱉者。為立功德碑。最後守潮州。不能徇時。即乞歸。晟字美宜。少孤貧。郡人鍾定者。稱之為子。冒其姓。舉天順壬午解首。成化丙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將授官。抗疏自首。本陳則非子。定雖教宦。恩逾所生。然天性之親。不可避也。況五喪未舉。已二十年。苟授一官。義當致身。終無葬日。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將焉用之。陳請復姓歸葬。詞甚哀惻。上報可。遂南歸。事定孝敬備至。未嘗敢言。後定知之。大怒。晟衣冠請杖。定杖至流血。終不敢起。定亦感悟。相與如初。後拜戶部主事。陞員外郎郎中。俊名為朝宁推重。出知雲南臨安府。剖斷如流。夷獠懾服。省冗費至萬兩。黔國公不悅。索歲饋。晟執其使囚之。懇請乃免。自是無敢干以私者。未幾卒於任。百姓爭護其喪。歸廣州。比其返也。哭之哀。如始喪時。蓋感之深也。晟為人最篤倫理。其妻黃氏。鍾之養女也。暨貴時。黃未配。富家欲妻之。即謝絕其人。比黃死。哀慟有句云。怪殺夭桃勝人世。落花能得再逢春。聞者墮淚。晟博學。敏於文詞。詩尤工。論古今最有鑒識。書籍一過目。終身不忘云。陳獻章稱重之。謂為詩人之冠。瓚亦詞翰如流。筆札尤為精絕。獻章謂與晟當並傳世。又嘗曰。人謂張儆。張非儆者也。瓚子翊。甲辰進士。戶部主事。今登高於家。晟後無聞者。以故家集與行路。多不傳焉。瓚所著有南山稿。（廣州名臣錄）（南山新志參修）

余毓字承之。新會人。成化丙戌進士。為行人。擢南京監察御史。上疏乞均用才。以勵官守。折奔競以通選法。雜陳糧以便軍餉。併殘伍以省冗員。禁稽弊以革奸吏。修國學以崇文教。前後奏疏數千言。皆一時之急務也。年五十餘。卒於官。卒時猶諄諄念國事云。鄉人至今稱之。（新會志修）

何濂字源清。東莞人。成化壬辰進士。授鎮江府推官。明允清慎。門無私謁。知府王衡贈詩有曰。關門共惜寒儒苦。斷獄爭誇老吏明。累陞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轉四川按察司僉事。矜念民瘼。巡歷僻阻。遂卒於官。濂平生好學。務純實。處事不苟。非其義也。一介無所取與。所至以廉慎稱。（東莞志參修）

袁仕鳳字彥祥。東莞人。成化乙未進士。初授江西廣昌知縣。廉介風厲。摘伏如神。扶弱鋤強。奸黨為之褫魄。事都人有使酒者。毆逆而去。其兄驍勇。為上司不能抗抑也。民歌之曰。袁太守。真男子。鋤豪強。貧撫字。吾今來古人中。惟有袁宜能似此。撫按以其才堪治劇。保知萬安縣。民聞風畏之。及涖事。愛民如子。惟恐或傷。薄於自奉。而厚以使民。臨事必務平心易氣。而後斷之。故每一事行。下必帖然服。其視府丹政體微不同。蓋寬猛之宜也。期年。吏部行取至京。當得科道。以無內援。乃陟都察院都事。尋卒於官。喪經萬安。民爭祭奠之。哭至不能發。今去任數十年矣。二縣人思之。猶如父母云。（東莞志吉安志參修）

#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七

忠義

宋摧鋒軍將黃公俊

宋贈州判伍公隆起

宋義士熊公飛

贈兵馬指揮關公敏

義士張公仲賢

禮部郎中陳公啟

惟君用賢明以任人。惟臣自獻厥身以事君。悉心圖功。乃能善治。適與變遇。則忠義之臣出。君亦不失乎令名。非此道也。天下其無邦矣。是故君寄我以宗社。宗社亡則死之。託我以孤。孤存則存。亡則死之。任我以郡邑。城不守則死之。責我以言。以陳受罪則死之。任我以軍旅。兵敗則死之。如不見知。猶思死難。夫是之謂能獻身之臣。為宗社而任人。則求能死宗社之士。為托孤而任人。則求能死孤之士。為郡邑而任人。則求能死郡邑之士。為言責而任人。則求能死諫之士。為軍旅而任人。則求能死戰之士。夫是之謂明於任人之君。君若莫於明。臣莫於忠。天地之義也。禮之經也。吾廣郡志。宋南渡後。始有成書。然





忠義之臣。宋之成開也。諸觀往牒。於通志略得洗勁者。曰勁。南海人。死義於晉。於通鑑長編。得植廷曉者。曰廷曉。為劉鋹大將。與郭崇岳禦潘美。崇岳無謀勇。唯日禱於鬼神。廷曉領前鋒力戰而死。廷曉死而鋹亡。嗚呼。可不謂烈丈夫哉。惜也得其姓名。而不詳其事。得其事而不詳其邑里。修郡志者之過也。考諸姓氏。曰韋、曰關、曰植、曰洗。皆南越舊姓。二人者必出吾廣。然猶不敢遽收錄焉。何則。疑以傳疑故也。今入傳者六人。非編氓則兩宦矣。謂之死郡邑、死戰則可。而死宗社、死孤、死諫諍之士。則宋之有也。傳曰。柱厲不知而死難。狼瞫受黜以奔師。又曰。平時無犯顏之士。則臨難無死義之臣。由前吾以為先哲頌。由後以望於續斯傳者焉。

黃俊。南海人。沉重有謀。宋末為摧鋒軍將。性剛毅。不能隨時俯仰。見上司指畫兵事。詰辯迴不少休。每所主持。堅不肯回。或沮之而卒如所言。由是知名。每自銘曰。鐵骨稜稜。吾豈凡子邪。會當為國家作熊虎臣耳。德祐二年。元兵陷臨安。廣東經略使徐直諒遣人赴隆興納款。元省阿里海牙、呂師夔亦來徇廣州。宋趙溍王即位。直諒乃遣權提刑郡人李性道。領摧鋒軍及水軍。往拒元所遣將黃世雄等。摧鋒軍俊與陳實為之將。水軍則謝賢為將。兵號二萬。後察實賢無忠憤心。會晦燭。每曰。奇男子當斬虜取侯王。勿福虜作兒女悼。韓世忠、岳武穆吾等儕也。至石門。遙望虜騎擁山塞川。性道大恐。俊進曰。俊觀虜衆。部伍未齊。分兵為兩翼。登途邀其後擊之。可以得志。性道不從。艤舟岸滸。不戰。既而虜結陣成列。鼓譟而前。俊奮身大呼。率衆迎敵力戰。實等退縮不為之援。遂敗績。奔還。直諒聞之。背道元。黃世雄等遂陷廣州。授性道實賢官。俊拒不授。實賢等共殺俊。俊僵屍死之。東莞人熊飛先為世雄脇守潮、惠二州。聞制置使趙溍集義勇討世雄等。飛即應溍。世雄度不可守。乃出走。飛兵至廣州。性道出迎。飛執之。後十日。溍與轉運副使趙淮至。次日安撫方興至。案陳實謝賢告俊。斬之。并戮性道。廣人萬口稱快。惜俊忠。共厚葬之。（用山新志、廣州志、彭縣所增修參修。）

伍隆起。新會人。三世仕宋。高祖琪。高宗朝為嶺南第十三將。守南恩州。卒於官。子朝凱擇新會之文章里居焉。生子之才。之才仕至陽春尉。之才生天麟。官龍井場提幹。天麟生隆起。值宋季世。帝昺舟次崖山。隆起以祖父三世受祿於宋。非死不能報。於是率鄉民為義兵捍衛。且貢米七十石。先是元元帥張宏範已入廣州。民咸附之。隆起力戰累日不沮。潛為其下謝文子所殺。以其首降元。丞相陸秀夫遣人收遺骸。以木刻首級之。葬於文選口山後。秀夫生禽得文子戮之。祭隆起之墓。故今人猶名其墳為釘頭墳。村為釘頭村云。大忠祠成。祀隆起於東廡。題曰宋義士贈州判伍隆起位。蓋當時所贈官也。（用崖山新會志參修。）

熊飛。東莞人。有武略。善騎射。宋末勤王。聞右丞相文天祥師出江西。率兵往赴。嶺下為元將黃世雄所扼絕。欲脅之降。飛陽為世雄守惠、潮二州。世雄疑之。謀殺飛。飛以舟師遁還東莞。舉兵應趙溍。世雄遣姚文虎追之。至榴花村。飛勒陣斬之。盡殲其兵。世雄懼。挈梁雄飛等出走。新會令曾逢龍亦帥兵至。與飛會入廣州。執李性道。數其罪而囚之。遂復廣州。飛以性道逆節甚明。乃沒性道家。焚其居。是年景炎改

元之六月也元呂師夔、張榮實入梅嶺十月暫遣飛與達龍禦之尋使將校劉自立守韶州達龍戰死於南雄飛退師還韶師夔等至飛守城力戰自立叛以城降飛巷戰敗績赴水死（用廣州新志參修）

鬬敏南海黃連里人至正末豪民各分據鄉土敏亦聚衆獨奉約束不同於亂屯聚保壁鄉賴以安洪武元年征南將軍廖永忠駐兵於廣敏畢令城歸附民悉復業惟龍潭未平敏率鄉民爲之嚮導擒獲蘇世巖等首從以百餘計永忠賞其功授署巡檢後爲餘寇所憾攻陷其鄉敏死於賊一門被害者二十餘人有司憫其死事旌所居曰褒忠里永忠更曰忠義鄉備忠義亭以表之優復舊役二年永忠以其事上朝廷錫以誥命褒贈之仍命有司立廟歲時致祭郡人孫蕡記其事曰元季不造土酋制險角起爲寇南海鬬敏氏以義勇戍土保民死於事洪武紀元春征南大將軍廖公行師納降討叛闢拓疆宇征南公以其忠義具實聞於朝奉敕附致武校尉兵馬司副指揮立祠以每歲秋九月祀之命下郡守徐公親督其事再閱月而廟成報其忠也其有關於名教亦大矣蕡既述其事復爲詞以展侯之忠義云詞曰風英英兮龍堂海窈彭兮湧流芳蘭椒佩兮越紵裳中牢發兮交桂漿新宮嚴且兮侯故鄉侯船來遲兮我心傷忠寥迹兮旣展因翠氣兮未遂桑青凌兮蓋波延素月兮烟兆以身爲名兮樹此孤塞哀如飄風兮山宿之巔粃粔肯兮金斗黃千秋萬夏兮侯食此邦蜚旌旗兮兩干將薦正直兮誅姦狂梟歸乎來兮噫侯可忘（用廣州志順德西庵集參修）

張仲賢南海人少剛果涉獵書史以義勇爲洪武初同鬬敏破龍潭餘賊敏死仲賢力戰獲免洪武十四年東莞海梁賊嘯聚衆構逆朝廷遣南雄侯趙庸總兵往討命仲賢率民兵先爲嚮導仲賢鑿舟設機先進奪其港口擒賊而歸由是官軍戰艦乘潮繼至賊衆大潰庸愛其勇壯復遣仲賢率衆援東莞舟經海口賊憚其驍勇悉衆攻之力戰暮死之賊爲仲賢殺傷者亦數百人賊旣平後庸嘉歎其忠不已泊潘闢皆遣祭以慰其死時賊帥蘇友興其部屬也勢亦猖獗番禺人蘇孟昭增城人湛懷德、陳仲光捍禦之有功且保其鄉里使不陷於賊賊平皆得免於譴戍鄉人至今感其德其知勇足尚云又梁竹甫者南海之泮浦人也智勇絕人元至正間舉江西行省授番禺沙灣巡檢尋遭寇起鄉人諸畨梟舉竹甫有可倚之才竹甫得檄乃據形勝立排柵流逋四歸於是發所畜以給之不足則以已田稱貸於同鄉富室黎仲達輩取穀以食之寇至則并力禦寇寇退則各事生業鄉人賴於安賊使人說竹甫降竹甫怒斬之賊率衆攻竹甫遂遇害鄉人立廟祀之謂之忠義祠（用廣州舊志參修順德志）

陳敬者世家增城之石灘洪武十四年以賢良舉授禮部主客司郎中過事剛果故爲人多忌之以事左遷雲南曲靖府經歷尋署劍川州事劍川郡寇竊發來攻州城敬不欲爲敵生計親率壯士禦之衆寡不敵其下欲退敬瞋目大罵賈勇前進竟力戰而死軍民咸聚哭賻焉事聞命有司恤其喪（用廣州舊志參修）



#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八

## 孝友

晉孝子黃公舒
宋孝子韓公經
宋孝子鄧公道眞
宋孝子阮公興子
元孝子陳公繼孫
孝子黨公仲升
孝子梁公孟祥
義士梁公崇生
義士譚公淡

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二曰六行以孝友爲先以鄉八刑糾萬民首之以不孝之刑而不睦、不婣、不弟次焉夫親親天性也倫理大經也雖成周之治猶留意於勸懲人紀之係嗟哉難矣去古日遠習俗日漓苟以孝友聞者余不敢以責備作孝友傳

黃舒、東莞人。事親至孝。家貧力業。以供滫瀡。當奉養時。雖盛暑未嘗脫冠帶。其所顧指。雖千里之外。往焉而不以爲難。人以其善養志。以純孝稱之。後父卒。守墓如欲無生。躬自負土爲墳。以葬。結茅廬其側。稱苦以居。深野無人。豺狼左右號。而舒安之。每夜寒月。號哭聲振山林。禽獸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御酒肉弗御。日進淖糜一盂。久之形容枯槁。人勸其節哀。而弗答。母喪亦如之。閭巷謂舒生能致養。死能致哀。皆曰今之曾參也。有司奏旌其門。因目其居曰參里。里之旁有山。岑蔚可愛。舊未有名。亦以舒故。遂稱曰參里山。宋沈懷遠南越志載舒事。謂不讓古人云。（用廣州志南越志藝文類聚御覽修）

韓纖、增城人。家於韓唐村。蚤喪父。與弟綽力田養母。孝友著聞。母喪。哀毀踰禮。竭力治葬。葬於葛峒山。廬其側。穴壙以入。哭撫母柩。夜則宿柩下。日則出於廬舍。白粥素食。不進鹽酪。凡三年。然後歸室。天感其孝。一日風雨晝暝。飛錢數萬入其宅。以贍不足。由是家裕。世稱韓孝子家。（用廣州志修）

張道眞、連州人。淳熙間割股療母疾。疾愈。郡守樓鑰上其事曰。連州爲郡。僻在一隅。介荊湘下流。與峒夷雜處。化理弛缺。習俗澆訛。或健訟以作孽。或傲色而醉語者有之。或關很以射利。或相挺而爲亂者有之。長敬之禁革雖勤。而不令之風漸至。於日殊性分之冥頑。既因而教施之道。有難於恥格。矧夫秉彝從善。不戒以孚。苟無所勸。其能政乎。伏見州東門外民人張道眞。稟性惇愨。不習詩書。至孝夙成。有異倫品。自幼喪父。躬耕養母。五六齡時。母衣以采色。即泣闋曰。向遺父喪。既以素矣。何爲服此。及母遇疾。日侍左右。不暇沐櫛。[illegible]。血淚盈眥。禱於鬼神不效。求藥以療之。又不效。或教以陳藏器本草人肉能已病者。道眞慨然引刀割股。爲羹以進。羹纔入口。母病如失。衆目睽睽。歎以爲難。病劇輒仆。流血露筋。天使從天門來。持籍文符。使道眞吞之。甫寤。創已合矣。非誠孝格天。其何以臻茲。夫體孝本乎因心。明倫所以成俗。州民盛道眞之事。爲父母者莫不欲得之以爲子。爲子者莫不欲傚之以事其親。而凡爲人者莫不欲道眞之行在其身也。其有關於風教甚大。詢諸耆老鄉里。同然一詞。請旌之以爲激勸。制曰可。遂於其宅里建孝感坊。（用連州志修）

阮與子、香山人。天性純篤。即讀書通大義。事父母盡色養。唯謹。德祐二年。丙子五月。父元輔病劇。與子旦夕稽顙北辰。願以身代。而病不愈。遂籲天懇禱。剖脇割肝。取一臠以療病。病爲之瘥。鄉人義之。以其事達於有司。經略使徐直諒賁以二帛。號所居爲孝行坊。將以上聞。會師旅不果。居五年。父歿。哀毀踰禮。（用香山志修）

陳韶孫、番禺人。父劉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歲。不忍父遠。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絕。遂與俱往。跋涉萬里。不憚勞苦。道過遼陽。平章塔出見而憫焉。語之曰。天子寬仁。制弗及嗣。邊地苦寒。非汝所堪。吾返汝故鄉。汝願之乎。韶孫曰。既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以之。歸非所願也。塔出甚異。以錢賞之。大德六年。父死。韶孫哀慟。見者爲之泣下。肇州萬戶府以聞。命遣還鄉里。仍旌異之。（用元史五倫書、廣州志參修）

單仲升、增城人。父喪。與兄同居。養母至孝。元至大戊申。母鄭氏卒。葬於蠶山之原。啜食水飲。不事家業。廬於墓所三年。服滿。始還鄉里。稱其孝。（缺）





梁孟祥者。南海之龍頭堡人也。性至孝。四歲時。父以吏事。徒流門北。爲仇姓擄。孟祥出牆屏之下。語之曰。吾遠行。恐無還期。見則我矣。其父果不還。孟祥自後歲時拜於牆屏下。拜則泣。終身無不然。歲久牆傾壞。人介毀之。孟祥不肯。曰是猶彷彿見吾親也。年甫壯。喪妻不更娶。終其身。（用順德志修）

梁惠生者。東莞之礦船澳人。洪武初。其兄惠堯得重罪。當解京就刑。惠生留之曰。兄承宗祀。弟請代死。遂從械繫至京師。刑於市。義士莫不傷之。爲詩文以弔。（用東莞志修）

譚漢顯、順德人。性訐直而篤孝。父母伯叔俱早喪。唯叔母甯在。漢年踰四旬。奉姊與弟事之如所生。歷三世餘。子孫克承其訓。一門四十餘口。同居共爨。庭無間言。（用廣州志修）

孝友外傳

李陶、交阯人。母終。居喪側。躬自治墓。不受傭人助。群烏銜塊助之成墳。陶、淡人也。是時廣州未建。屬交阯刺史。或有傳陶即南海人者。余不敢臆信。故附於此。（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參修）

#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九

卓行

漢郡主簿尹公（牙）
吳日南太守黃公（蓋）
南宋伏波將軍周公（遊甫）
宋縣主簿林公（修）
宋試將作主簿劉公（富）
宋贈太尉廖公（金鳳）
宋權工部侍郎馬公（南寶）
元調蒲周公（修）
參政彭公（森）
倅讀湯公（有容）
刑部主事金公（誠）

君子爲學。莫先於修行。行之在人。猶室之有楹棟也。車之有輪也。禾黍之有根也。有則立。否則墮。有則





第二册

安否則危有則生否則萎修之而賢全之而聖失之而小人禽犢同歸古人所以乾乾匪懈爲貲終乎俯首者修是而已詩曰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能進德之謂也是故立朝焉忠在家焉孝事長焉弟交友焉信睦姻敉族焉義和衷乎中輝光乎外行足範也動足則也言足傳也位不三遷而貲屢不及梯而富不文繡之裏軒雖之設而人悅樂之其窮也猶其達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一成有虧其能見於世乎譬諸棫樸之室其能立乎脫輹之車其能安乎拔苗而深其田其能有秋乎是故君子且旦而修之寸寸而累之事事而蓄之然後其行成也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之謂也昔之言純德者舜以孝禹以功皐陶以謨歷選前哲惟空谷之聲音而已記曰中庸不可能也其諸賢哲也夫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其余之意也夫嗚呼律孝以舜天下無純子矣律功以禹天下無完臣矣律言以皐陶天下無嘉猷矣傳不云乎律己則以繩度人當用檵作卓行傳

尹牙字猛德廣州人家寓合浦仕爲郡主簿太守南陽終琨到官三年哀形於色未嘗啓笑牙進膝請曰伏見明府四節悲歎有慘戚之思者何也琨曰父爲張大尉所害讎仇未報是以長愧耳牙乃爲傭僕服自貶爲人役至宛陵與張校園交通竭節於張伺其間隙出入三年乃先辭張左右近侍以夜解縱諸馬令之亂駭張果出問其故牙因手刃之持其首而返事聞天子義之而不罪君子曰周官調人掌司萬民之讎而諧和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君之讎眡父未聞代人復讎如牙者也豈以太守親君歟此純苟行則荊聶之徒交踵矣（用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東觀漢記參修）

黃董南海人吳孫權時爲日南太守日南連年反叛禮不可治董思所德之下車以供設不豐呼主簿前歎其穿揭發之一郡大閧董即出避討之乃定自是稍知上下之分斂手遵法矣君子曰董之疾惡正矣其如疾之已甚何哉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莫如禮禮達而分定矣刑焉拔用嗚呼欲草之茂則勿蹶欲水之清則勿涉欲民之善則勿殺（用太平御覽三國志參修）

周靈甫增城人有膂力善武藝頗忼慨知大義家素以財稱長雄有家兵部曲萬餘人魯國孔默之刺廣州時雅愛之其子熙先有雋才復善靈甫元嘉中熙先靈甫至建康爲之得官累遷伏波將軍後熙先謀立彭城王義康以錢六十萬使靈甫於廣州合兵靈甫知謀不從乃挺往不返熙先尋被擒靈甫聞知縱酒悒歎盡散所與錢以賙貧者而謂人曰負人之託不信敗人之事不忠失忠與信吾靦然人矣遂扼腕而死君子曰貴善朋友道也知不可諫權就也雖然爲若不受合兵之貨之爲當哉靈甫之死於是傷勇矣（用廣東文獻集南史萬姓統譜參修）

林修南海人輕財好施造淨慧寺千佛塔者其人也元祐初調官京師授鳳翔府寶雞縣主簿時司馬溫公書儀及居家雜儀未刊行修手錄以歸守爲家法修之孫曰師仲曰遜曰遂皆好學招禮山谷黃庭堅謫居涪州師仲往謁之山谷勉其教子誨書一帖曰賢夫兒已十七歲正是與擇師友時人家有貲將勸愼貲數千乃不能捐二百千聚其師友不可謂善計者也後其家墓山谷之言創義齋延賢師以教子弟及諸生隆興初有由此登第者賢夫師仲字也遜遂居母喪一遵禮制侍郎胡銓作素冠說以





貽之其說曰素冠之詩刺不能三年喪也首章言庶見素冠三章言素韠說詩者曰素冠練冠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此練冠是既練之後大祥之前冠也素衣亦既練之衣上二章同思既練之人也素韠大祥祭服之韠卒章思大祥之人也按喪服斬衰裳絰不言韠檀弓說既練之服云練衣黃裏縓緣腰絰繩屨角瑱鹿裘亦不言有韠則喪服始終皆無韠惟大祥祭服朝服縞冠朝服之制緇衣素裳禮韠從裳色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緇衣素韠士冠禮亦云朝服素韠謂素韠爲大祥之祭服是矣謂素冠素衣爲練服恐非也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註云哀素言哀痛無飾凡物無色曰素史言漢高祖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然則素冠止爲喪服哀痛無飾爾不必十三月練服乃爲素也作詩者以時人不能行斬齊之服故上二章思見素冠素衣哀素之服又以時人縱有哀素之服未必能終大祥之祭也故卒章思見祥祭之韠事之次也難者曰若如所說則初喪已無素冠是全不爲服雖期亦不能行不得云不能三年夫不能三年者謂三年將終少日月耳易曰古者喪期無數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於是始有三年之制春秋昔十二月天王崩乙未楚子卒乙未距甲寅四十二日則閏月明矣而不書閏是三年之數雖閏不數故知不能三年者謂三年將終少日月耳豈可謂全無哀素之人哉余曰不然說詩者不以辭害意是詩之作蓋喪莫大於三年人猶不知餘可知矣非必謂當時之行喪者將終三年但少日月也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不云期與大功而云小功緦者舉至輕而明至重也詩人思見素冠不云不能緦小功而云不能三年者舉至重而包至輕也明乎孟子之說可與言詩矣連人儀君爲余言廣有林氏昆弟二人居母喪有志乎古惜其志之弗張求余言以繼之余爲說素冠之詩以前二章作其哀素之心卒章勉其終之而勿怠也林氏伯仲賢乎哉伯曰遜字懋之仲曰遂字思之今林氏家藏教子帖及素冠說尙存君子曰林修守溫公法而其曾孫與於禮義弓冶之子學爲箕裘信矣獨其捐財修塔與不用浮屠之說若相悖然語曰瑜不掩瑕修之謂歟（用廣州志修）

劉富南海人仕試將作監主簿熙寧元年知廣州張田徙郡學於國慶寺之東未及營造而田卒富納貨獻材戮力以自效殿堂廊序次第將完轉運使陳安道以爲卑狹而止之繼田任者程師孟蔣之奇發



官貲庀成之富復以負郭之田讓其直與費爲錢五十萬貲於學懷化將軍辛押陁羅者番酋也聞風興起亦捐貲以完齋宇且傳田以增之復捐別舍以來番俗子弟之願學者娶合之成廩食之備富之功居多宋末從事郎東莞黎友龍者亦捐貲修邑學近宏治間建崖山全節廟大忠祠新會饑民趙思仁助錢二百千皆可謂見義勇爲者矣君子曰浮屠老氏之宮金碧晶熒門廡翼如見而膜拜望而俯趨少或頹毀爭捐施以求福田利益而吾夫子文廟豈有鞠爲茂草穴狐冤者矣任政教者視辛慎化能無泚其顏乎劉富之用財豈賢於林修遠甚彼瑰錐刀以自私而毋修捨鋼背肝以自肥而忽風化者富之罪人也（用廣州志修）

廖金鳳增城人居鄉能賙窮恤匱宋端平間廣州軍變招集義兵守謹釋治事平有司以聞朝廷將官之

而金鳳已卒，乃附太尉。太尉官最尊，而金鳳得附，蓋傳疑之最不可曉者。君子曰：保障死綏，有官守者之責也。上惟縣官，故下有使義者。正統己巳，斷賊圍廣州城，三司登城相向號泣而已。李德彰守龍江，唐璧爲佛山民畫策，而賊不敢近，父老至今猶能道之，其亦廖太尉之儔哉。（用廣州志修）

馬南寶

馬南寶，香山人。家饒於財，而能好義。宋幼主狩廣時，南寶獻粟萬石，召拜權工部侍郎。景炎二年，帝崩於碙洲，卜葬崖山，寓梓宮於南寶家。南寶募人爲疑塚於崖島者五處，其實永福陵在崖山也。宋亡，悲憤不食者數日，爲詩有目斷厓門天地改，寸心難與夜潮消之句。識其志者哀之。君子曰：元初世祖使楊髡發會稽諸陵，而真龍蛻故在，義士唐珏之力也。馬南寶之志，不下唐珏，嗚呼，賢矣哉。（用廣州志經所載馬南寶傳參修）

周衎

周衎，字望舒，新會人。讀書循禮，博通經史。既冠，邑令聞其賢，辟爲邑庠訓導。衎素剛直，疾惡如讎。值元季亂，雖名門亦虧名節，而陷於惡逆。衎每移書誚讓，詞語峭直。賊帥黃斌見而大怒，使人生致之。時諸生之在門者，咸相與圖畫營救。衎不與，曰：死生命也，安能屈辱於人以求活邪。及擁至賊前，閉目不爲禮。高聲以犬彘叱之，遂遇害，至死罵不絕口。時太常卿余觀國持節招撫江南，聞而賢之，目爲義士云。君子曰：衎之死，不得其是也。苟挾己相佐而陷於賊營，死可也。衎度賊果能用己之言而改行乎，道書以責之，自經於溝瀆而已矣。衎能閉閤高臥，不與相聞問，何至自取死哉。（用新會志修）

彭森

彭森，字伯森，南海人。少孤貧，以篋材被選爲郡諸生。所服襴衫破缺，以紙紉而補之。有司見而憫焉，爲給燈油飲食，使力學。森以是得肆力於書，援筆輒萬言，皆中規矱。永樂甲午鄉舉第一，明年登進士，授山西道監察御史，陟廣西參政。始未第時，聘同里女，蓋卑賤人也。及得解，其家以寠辭，親戚復以女貌陋止之。森不可，竟成婚，恩愛甚篤，生子皆賢而有文，有舉於鄉者。君子曰：婚姻之禮，以嗣萬世也，非以論財也。男女之居室，以正家也，非以漁色也。近世鄉俗，粧奩者僭王侯，不如色衰愛弛，乖離召咎，皆森之罪人也。森有文譽，獨居官無聞焉。論其夫婦大倫，則今之庭式。諺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用友存文獻修）

湯有容

湯有容，名載，行其字，新會人。少年能文章，勇於爲義，不擇利害，爲鄉曲時輩多推服之。洪武丙子舉於鄉。會試中乙榜，任廣西恭城教諭，又陞興安。聞其兄死，即日擁其情上聞，棄官奔喪。母者七年，母謂之曰：君恩未報，久而不去，恐有罪，吾有諸孫可矣。於是有容復官於容縣。時舉縣大疫，世謂疫能染人，人莫敢出，雖縣門無行者。知縣彭清中其病，勢然一身，自分必死。有容日令家人具饘粥，而自節宣之，晝夜不離其側，清得不死。時人以爲難，皆曰：有容今之庾袞也。或曰：庾袞處兄弟，有容處朋友，兄弟與朋友，親疏固有間，尤爲難焉。終唐府伴讀。君子曰：死生亦大矣，所欲有甚於生者乎，所惡有甚於死者乎。有容不利其生，而利人之生，非有爲而爲也，而世或以私心窺之，過矣。（用新會志修）

金誠

金誠，字誠之，番禺人，尺籍繫廣州右衛。讀書社學，掌衛指揮曰嚴張者，最無賴人也，遇諸塗執之，詬曰：爾軍餘也，乃敢儒效儒生邪。褫其衣，使薙草烈日中，少怠則捶之。誠泣曰：讀書以求顯揚，今日虧體辱親甚矣。張甚惡，遂其父，將辱之，父子相視，不敢言。予張數金乃得免。永樂丁酉誠領解，明年登進士，授工部





主事，轉刑部。會張行兇奪人財，逮至京師，有旨命誠鞫之。張望見誠，一步九頓首。誠笑而迎之，言於堂官，釋其罪。張造謝，誠執禮如平時。張感泣，歸以女妻誠子云。誠性易直，不事表襮。嘗侍文皇帝北巡，同行者親其舉動，朝夕未嘗失尺寸，蓋敦樸人也。正統初以疾乞歸，杜跡公門，怡情山水，所作詩文，皆純雅，有集行於時。君子曰：吾嘗怪夫人之好怨也，染指笑眇，動成干矛，又嘗怪夫人之好報也，睚眦不忘，而一飯以爲德，雖然小怨忘之，苟有大故，絕之可也。不然以直報之，亦其常也。張之辱誠及其親矣，以德報怨，無乃非直乎。嗟乎，其觀世之淺丈夫，何如也。故吾於誠有取焉。（用廣州志修）

470

#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列女

宋劉氏二女
宋陳烈婦
宋李昌期妻何氏
宋張一龍妻何氏
宋劉元妻周氏
元蕭梧聲妻何氏
元陳以安妻趙氏
王受祖妻馮氏
鄧守琪妻楊氏
梁明妻潘氏
蕭節婦
崔壽保妻胡氏

郭宗育妻周氏
陳才惠妻殷氏
盧寧妻王氏
李伯謙妻謝氏
馬時寧妻湯氏
花節婦王氏
陳復亨妻李氏
黎嶍叟妻陳氏
陳攸慶妻趙氏
李禮寬妻盧氏
祝勝妻崔氏

## 列女外傳

彭烈女
蘇本妻麥氏
程富妻舒氏
貞女鄺氏

余嘗怪夫世之丈夫。當事變。臨利害。風靡草靡。會不如女子之貞潔者何哉。女德於易爲坤。其道靜。其性專。其道靜。故動而有恆。其性專。故發而有執。其視挾册決科。即欲掇屣肥己。而無廉恥色者。奚翅千萬。諺云。烈女勝丈夫。信矣。故今采錄。皆其處變有大過人者。若夫在室則順父母。旣嫁則宜家人。有子則慈以教。夫死則稱未亡人以終其身。是其職之常也。然緣取其表表者。焉作列女傳。



劉氏二女。南海人。家西城之折桂坊。母病。一女刲肝。一女割股。奉母。母瘳。鄉閭感勸。經略使吳茂良上其事。且曰。孝之韓愈等人對。雖未合禮。然亦激於倜儻所創見者。宜司移此以崇褊氏。詔特旌表門閭。故今西城有雙闕道跡焉。東所張詡爲作雙闕行曰。劉氏女。髮初燔。母病不可醫。女眼血不乾。五内生火欲焚死。何惜一縷股與肝。一刲肝。一割股。赤刀拔處星斗寒。強母開口投肉液。生魂訴天天爲泣。母坐蘇。淋病如失。烏乎。墻上祖號人莫救。父尙欲爭杯羹。（用廣州志、南雄州志參修。）

陳烈婦者。東莞士人李國妻也。事舅姑孝謹。生子佳而孀。守志教子。俾知向學。宋季少帝自閩入廣。駐蹕岡川。陳遣佳應勤王之詔。臨別與之訣曰。汝宜竭忠事主。勿以老身爲念也。佳旣行。陳亦趨廣至黃木灣赴水死。而佳不知。及至匡山得湖郡教授。還家拜母不見。哀慟莫及。乃築室至崖于烏沙之陽以寓終天無涯之悲。聞者爲傷之。邑人陳璉作精衛詞表其烈。其詞曰。東海有精衛。銜石填海死。海枯石復爛。此恨何時已。天目山崩王氣消。北風夜送錢唐潮。崖山新稱行在所。萬里兵塵暗九霄。南海有烈婦。



能守陵母節。泣血滿衣襟。泣與兒訣別。萬古綱常日月明。精當盡忠吾盡節。黃木灣頭風雨來。扶胥海口浪如雷。此時孤憤同精衛。一墮滄溟竟不回。滄溟之深有時竭。烈婦之名應不滅。（用廣州志、琴軒集參修。）

李昌期妻何氏。東莞人。鄉貢士何濱臣女也。幼孤。十歲喪母。適李門。事舅姑惟謹。舅姑有疾。刲股煉糜以進。疾尋愈。鄉邑遠異之。夫逝。復能守節。足不踰閾。鄰嫗尙罕識其面。宋咸淳十年。邑令裒夢册爲立孝婦坊。炎二年。旌表門閭。仍賜東帛。元初重建孝節坊云。昌期字時可。嘗舉于鄉。梅外處士蔡叟子也。永嘉梅時舉記其事。有曰。昌期暨錫鄉人旌門爲非禮。嗚呼。人有不愛其身。起視疾於垂死。乃以不孝律之。俾與好勇鬬很同科。爲眷者傷矣。仲尼曰。有殺身以成仁。觀觀仁也。苟可復罔極之深恩。延終天之鉅痛。雖生有所不愛。於尺寸之膚何愛焉。捐父母生我之身以還父母。一念之烈。靡通神明。感天地可也。如慮其因毀滅性。則自古皆有死。鮮聞以刲股死者。不惟不死。父母疾鮮不因以瘳者。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旌之宜也。抑又有說。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一也。父子之合以天。自龍稚已知有父母。至親也。夫婦之合以人。笄而嫁。始知有舅姑。山疎而親也。事至親而不自愛其體膚。非人情所難。由疎而親。奉體膚不敢愛。此人情之至難也。唐房元齡妻劉。目五代李氏斷臂。此各爲夫爾。史尙書朔爲奇節。如何氏爲舅姑刲股。當進於房李一等。不謂之孝可乎。夫逝時。世方澒洞。何守志堅厲。皆髮遺族女之孤者。傾囊箇捐鬻珥。無靳色。是不特有孝。且知有節與義者也。嗚呼。賢龍處順。作孝節時以賦之。亭亭華表莞溪上。孝節名萬照閭巷。閭門至行勤九重。致有洪恩自天降。人誰無舅姑。反脣勃谿將何如。人誰無夫婦。失節移天紛莫數。卓哉賢婦心。不與常人同。舅姑吾所主。良人吾所從。於此尙無情。天地何處容。高堂嬰疾吾悽惻。刲股爲膳充藥食。股肉猶可生。舅姑難再得。此身豈忍爲親惜。一朝疾平百憂釋。良人早逝身無依。悲號不是傷春嗜。裴髮伴緯杼。夜雨愁空閨。事死不作他人妻。山石可轉心不移。吁嗟孝節有如此。扶植綱常厚倫理。矧當宋世風俗頹。婦中却有眞男子。小人紛紛當愧死。（用廣州志、黃川集參修。）

張一龍妻何氏者。諱坤慶。節孝何氏世父志大女也。適消貢進士張一龍。生一子乘陽。市啐而一龍卒。至元庚辰。有貴同知者至邑。利何氏貲。挾勢欲娶之。何氏哀視孀幼子行哭于市。截髮剺面。誓死不移。辭其貴求免。貴意遂止。乘陽紓殮。育子寶大爲嗣。家用亮隆。邑人高之。以其女弟復以孝節著。因謂何氏多賢女云。鄗順有節婦詩曰。孤鴻不再偶。仁獸不亂羣。破鏡難再圓。枯木無回春。妾爲名家女。長作儒門婦。夫死身未亡。含哀守貞素。身單兒幼門戶衰。兒吾教育家吾持。金鈿繡帶委塵垢。斷枕空帷生網絲。家家相淩弗相恤。勢而悲號仍截髮。將貲求免心始安。忍使汗塵點冰雪。有淚哭夫夫不聞。有恩育兒兒不存。妾心皎皎天邊月。妾命悠悠風外雲。命不可憑心可久。少壯徒教成白首。良人地下會同歸。應信平生不相負。（用廣州志、黃川集參修。）



周氏。南海平步人。鄉貢進士劉元妻也。宋季爲強賊所逼。周紿之曰。當盛服以從。賊以爲然。即投岡石海以死。後七日屍浮。衛子石衣裾嶷然。子孫遂於其地建祠以祀。成化元年。五代孫衡重飾之。（用廣州志、順德志參修。）

何氏、新會何村人。嫁同邑蕭積善爲婦。至正丁酉八月。鄉賊陳有得首亂。殺積善。意在何氏。遣賊乘娶其婦。必劫致之。何氏度不免。乃白父母。酌賊衆于室。紿伴者曰。吾遺金釵一雙于井傍石下。吾往取爲飾。伴者信之。投井以死。父母出其尸。與夫合葬。時嫁積善僅一歲耳。時人憐而傷之。形于歌詠。鄧彥良詩。地老天荒亘古今。桑田滄海幾浮沉。千年井水無風浪。猶是斯人守義心。鄧林詩。逃岡榴草賭雙瑱。今古空餘節婦村。惟有鐵骸林上月。夜深猶照井中魂。（用新會志修）

趙氏者。新會之海安場趙氏女也。適沖金村陳以安。至正壬辰。寇亂。夫婦俱逃于鄉之銅鼓村以避焉。其夫爲海寇麥秀實所殺。趙氏匿于山林。羣寇搜獲之。愛其少美。乃逼以歸。趙氏遂以簪自刺而死。（用新會志修）

萬氏、南海人。王受祖妻。洪武初。蘇友輕爲亂。萬氏爲官軍所獲。獻于南海衞指揮盧諾。諾愛其才美。欲納之。萬氏號泣投衣於火。諾怒以刃擬之。萬氏唾罵不撓。就死于衙門外。聞者爲之流涕。（用一統志修）

楊氏名妙貞。連州民可盛之女。年十九。嫁爲鄧守琪妻。守琪年二十六而蚤死。妙貞誓不再嫁。孝養舅姑。以壽終。撫其孤觥。永樂庚子鄉薦。歷官建昌教授。正統十四年。有司以事聞。旌表其門。（用連州志修）

潘氏者。順德逢簡鄉梁關妻也。黄蕭養伏誅。元戎并殺脅從者。明與妻匿草野間。軍邏其妻。則擇之爲所殺擄。潘去。潘曰。吾腰間中有金珠首飾。解以相贈。相從未晚也。卽投江而死。年二十四。男女各一人。其婢負以逃。亦爲軍所擄。賣於南海佛山民家。潘之兄弟聞難。以舟來迹。不及。明之兄昭。得其舟以濟。賊平。婢告於昭曰。公之猶子女尚在。請贖焉。昭遣使人遂贖之。以己子方瑞繼明後。明有田十餘頃。園宅五十畝。數年間。方瑞賭博一空而死。世以爲有天道焉。（用順德志修）

蕭節婦者。景泰己巳。討叛之餘。水軍擄一婦於香山小欖村。甚少艾。將犯之。不可。脅以兵刃。諭以利害。皆不可。舟還次新會東亭驛前。召人賣之。婦曰。願一死。軍怒。舉刀向之曰。肯賣乎。擬殺我刀。婦曰。我豈令汝賣。人亦豈能買我。人曰。贖汝命。送汝還家也。不聽。自跪引頸。斂髮受刀。觀者莫不泣下。邑人李達英。謝齊祖。搆錢買棺。葬于邑西象山。成化辛丑。知縣丁積訪遺事。始知婦姓蕭氏。名烏頭娘。故民蕭思敬女也。命工修其墓。且割廟田六十餘畝。命人歲守祭事。鐫獻章止邈蕭節婦墓賦曰。昔兵戈之擾兒盜兮。孰假假而挺之符。號令紛其不一兮。汨珠玉於泥塗。抹之亂之。執兵之狗。而慾兮胡寧知恥而覆誅。若美人兮宗廟之瑚。毋我卽靠兮。毋我捐袪。毋我執手兮。手可斷而不可污。猶犬豕之屬以白刃兮。覩懍懍其若蘇。死則快兮生安用。諸嗟此烈婦兮。彼丈夫弗如。丁侯爲縣兮。德教用敷。表貞據兮。營祭食。行路嗟咨兮。擬舉教於海隅。盜賊弗夷兮。詎日者以公誣。欲改封以自便兮。勸有識之長吁。匪令侯之繼軌兮。陰四尺其奚辜。我將告外史兮。作之於書。（用新會志修）

崔壽保妻胡氏。順德人。年二十三而壽保死。黄蕭養作亂。鄉人立鎮拒賊。他人爭負財物。而胡氏獨抱家廟神主而已。家甚窮困。和樂而無怨言。鄉人敬之。又甘溪堡某氏者。生子月餘。夫遠戍。及子既壯而娶婦。方三月。謀於其婦曰。吾今代吾父戍。汝善自處之。戍所且告父曰。兒恐無還期。令兒婦他適也。及父





歸。以離書付婦。婦曰。兒能代父歸。婦獨不能養舅姑耶。斷一指以爲信。（用順德志修）

周氏、新會人。年十九而歸同邑郭宗育。生一子原鑄。及三歲而宗育死。周守志不二。事姑孝。家甚貧。資女工以爲生。宣德間。年已五十二。有司以聞。復勘者七次。未及旌表而卒。人皆惜之。竊其死亦不瞑於地下矣。予切以爲不然。大凡人之得其心者。死生皆無憾也。彼豈以是區區者累其心哉。若夫激勸之道。蓋爲政之先事也。（用廣州志新會志參修）

嚴氏名貞壽。連州民陳才惠之妻。宣德九年。才惠以疾卒。時貞壽年纔二十。父威憐其少。欲再嫁之。貞壽泣曰。舅姑春秋高。兒在襁褓。未亡人背之不祥。威終不能奪其志。年九十餘卒。（用連州新志修）

王氏、增城人。適本縣廖寧。三年而寧沒。無子。王年纔二十四。誓死不再適。孀居五十餘年。事姑盡孝。族人爲其擇子以繼。天順八年。鄉耆舉其事於官。有司具聞。未奉旌表。（用廣州志修）

謝氏者。新會李伯讓妻也。年二十五而伯讓卒。謝杜門不出。能修婦道。稱未亡人者六十餘年。有司以聞。詔旌表其門。（用新會志修）

湯氏名卯娘。新會人。父曰應璧。應璧者。陝西乾州判官也。卯娘年二十而嫁爲鄉人馬時亨妻。五越月而被擄。賊徒將與之以獻於渠魁。卯娘且泣且罵。賊怒殺之。時正統己巳也。其後天順癸未冬。又有梁婦李氏者。聞流賊已臨門。遂自縊而死。宏治戊申九月。聞之博羅何宇新曰。八月。賊臨增城博羅之界。婦人被擄者十八人。經二夕。其家贖還。竟無一死者。若卯娘者。其烈婦歟。當卯娘死時。其闔含垢而不死者。不但千百婦人而已也。若卯娘者。眞烈婦也。（用新會志修）

花節婦者王氏。夫爲廣州衞舍人。病死。婦哀傷如不能生。甫殯畢。卽處與姻戚鄰里婦嫗訣。家人以爲狂。其日投井死。張翊作節婦詞以表章之。其詞曰。王氏婦。傾城姝。雄既死。雌無以爲生。夫既失。我無以爲家。千尺之井清冷冷。青天白日精衞樂。金家小女負銀瓶。與爾貞魂同芳馨。人去天來今日定。千秋名繫朱鳥影。嗚呼。犬羊蹤跡行牽宮。海波不滿胭脂井。（用南海志修）

陳復亨妻李氏。南海人。年二十八而寡。洪武十八年。奉詔旌表其門。

黎斝叟妻陳氏。東莞人。斝叟死。時陳年二十二。守志不嫁。撫遺孤至于成立。洪武十七年。朝廷旌表。蠲復其家。

陳恆慶妻趙氏。番禺人。年二十六守寡。育遺腹孤。矢無二志。年六十六。於成化六年旌表。先是同邑陳以民妻党氏。年二十九而寡。永樂元年旌表。時年六十八。

東莞李禮寬妻盧氏。年二十六。育孤守志。洪武十八年旌表。復免其徭役。（已上用廣州志修）

順節民祝勝妻張氏。既姑三月而夫死。誓不再適。父母莫奪其志。遂近莫不稱之。年六十餘卒。李承貫修順德志。削張氏事而曰。江尾黄妙順妻李氏。年二十一而守志。半步陳志亮母李氏。年二十一。夫死。志亮妻羅氏。年二十三而志亮死。誓守志。黎氏者年十八而嫁爲龍江民蘇復升妻。明年復升死。黎氏守志不出。年六十終。大良民李道妻何氏。龍江人。年二十一寡。寄民余昌妻新會陳氏。年二十四。李良妻

黎氏，年二十三，龍頭僕梁氏，年十有九，橫村民吳有進妻，嫁三月而有進死，此數人者，予以其無他善著於人，將刊之，近守莆田顧叔龍語余曰，時人多忽人之小善，婦道之善豈出閫外哉，易爲者忠臣，雖爲者孝子節婦也，風雨之朝，星月之夕，獨處帘閣，至老而不易其心，果易能哉，余以所言爲然，（用廣州志順德志參修）

## 列女外傳

德言容功，女之四德也，惟不汚其身，不易其節，然後爲賢，一失於此，雖有他長，奚取哉，昔者唐武盛時，南海進女子，七歲能詩，其兄送至京師，敕命賦別兄詩，即曰，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可謂穎敏矣，然果婦言乎，南海盧眉娘，自幼巧慧，指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字如粟，又能作飛仙蓋，以絲一縷爲蓋，五重中有十洲三島，日食胡麻三合，唐順宗時，以奇女貢，憲宗特賜金鳳環，以束其腕，後歸南海，人以爲女仙，或有見其乘紫雲遊於海上者，然果婦工乎，南漢劉龑時，宮中媚才人，博通經史，才貌兼美，掖庭以大家呼之，劉鋹時，幸媚豬李妃，皆以妖蠱亂，皆出番禺，然果婦容乎，洪武中，南海屈氏進爲美人，郡人葉碧山女，選爲女官，又有番禺王女官，則以婦婦進，然其行無聞焉，故皆不列于傳，李承箕新會志，有列女外傳，今因之，又念夫中閫之行，苟不有錄，吾見其湮沒而已，故雖近年有行者，亦收其所收者，所謂不汚其身，不易其節者也，非取其容工言詞之美而已，

新會志列女外傳，凡六人，其一曰陳氏，邑之歸德里李宗長之側室也，宗長生男女四人，而陳無所出，宗長夫婦旣死，値元季亂，陳乃收世系契券，攜子女傭於鄉人，飮食之，陳以食其子於牧所，至國初，稍稍復舊業，數千百租，皆在所掌，無少喪焉，女求田於陳，陳笑曰，此非汝先人遺意，妾豈可擅授主人田也，每有賓集，使婦主客，客辭以太賤，曰，吾豈有坐友於堂上也，其子與人博，陳厲聲哭，陳之博徒爲之斷，告其子曰，與汝共所事，如汝母何，子亦感悟，病將死，囑曰，斂我布，毋以綺紈，瘞我廡下，毋于正寢，瘞我於老婦人墓側，毋高我封，於我足矣，嗚呼，識名分，辨上下，春秋之法也，小人之所以侵君子，妾婦之所以乘其夫，夷狄之所以陵中國者，冠履倒置，上下之分亡也，陳氏豈知書者哉，可以爲世勸也，故錄之，其二曰，薛鄭都鄭氏者，馬奇生之妻，奇生遂死，其姑哭泣曰，吾早寡而特兒與婦也，兒死矣，吾何以爲生，而婦何以託也，鄭曰，婦旣字，敢言及他，鄭侍姑孝謹，姑甚賢之，正統己巳賊作，鄭奉姑投賊，姑卒，鄭於倉皇之間，極力備棺衾，不肯少有苟且，晝號夜泣，悲動鄰鄉，賊平歸葬，一不遂於禮，聞者莫不壯其志，而稱其爲賢婦也，其三曰，盧氏者，不得已而投江死者也，盧先與鄰合紗，召工織之，盧之夫有所往，工以謠言挑盧，盧變色斥之，他日工謂鄰婦曰，汝能爲我送意盧，深相謝，鄰婦不復言也，盧聞之，至工家，求一死不得，歸訴於夫，爲白之，夫素怯，又畏工之無賴，而力不相敵也，不與較，盧憤鬱快快，若不容於世者，遂投江，盧華萼東村人，年十六而嫁爲林宗婦，愼出入，里人鮮識之，二十五而死，廉恥道喪，世之號爲士大夫者，貪昧隱忍，喪其本心者多矣，此婦以一言之不可，不較而卒死之，朱文公謂屈原之忠，忠之過者也，予亦謂此婦之恥，恥之過者也，錄之以爲無恥之戒，其四曰，陳瑞妻何氏，有賢行，年二





十四而瑞沒，一子亦死，何每一悲哀，一絕斷，如是者十餘年，富民屢遣人議之，姑憐其少而語之曰，毋以我爲新婦累，何泣曰，我所以不即死者，姑耆無他子孫也，此弗顧，朝夕勤麻枲爲飮食資，日買魚乾以奉姑，衣餘惜以自用，而不肯少受於人，雖宗戚子弟，有數十餘年而不得見其面者，天順間壞家飮貧，不能養工，何即以袖包瓦礫砌之，清操烈性乃如此，識與不識，皆曰陳節婦云，吾嘗慨夫窮鄉下邑，有不幸而不得聞於世者多矣，故筆之於書焉，其五曰，宣化坊民垂白扶杖者數千輩，來告予曰，見人之善而不言，與知人之不賢而庇言之，皆穿窬之盜也，如世之能言君子，指之爲盜，則瞠目反顧，拒而不受，於己若避寇矣，然民老矣，其肯冒此名哉，切見同坊鄰翼婦蘇氏妙果者，事姑有殊孝，蘇婦翼勇已死，姑已更適人矣，姑又嫁而來，蘇曰，此果吾姑歟，言畢避室，坐作避舍，寢處避牀帷，具甘旨，聞起居，如吏民臨新官府然，雖錢寸帛，皆歸之姑，凡事稟命而行，如是者十餘年，姑以老病篤，弗能動，蘇侍側，晝夜不倦，日浣中裙廁牏者至八九，未嘗見其少有蹙眉也，如是者數月餘，姑卒，旣葬，蘇猶哀傷不已，民老矣，相與爲鄰者久矣，亦未嘗聞蘇有片言儀惡之聲，其淑順有如此者，某等豈容沒人之善乎，予曰，有是哉，可以書矣，其六曰，梁氏者，始生而母死，育於諸母，年十九而嫁爲趙不糾妻，二十有一而不糾死於非命，諸父母謂之曰，吾將擇富貴人別爲汝圖，梁歸而哭於室，其姑語曰，服已從吉，何以悲亂我也，梁不能發聲，而絕斷者半餉，自是不過父之家者五六年，梁自少律身甚謹，如老成人，一女隸已適人，聞其行不修，遂絕之，不與見，童僕稍涉輕佻者，皆逝去之，常戒其子曰，爾須務學成好人，他日爲爾父復讐，不可浪浪落人後也，知縣丁積聞之，時給胙以致激勸云，

彭烈女，番禺人，本良家子，而貧鬻爲婢女，貌性修潔，衣裳履舄，皆整淨不垢，其主欲私之，不可，稍強之，即投井以死，嗚呼，余嘗讀史，至佞臣便辟阿附事，歎夫后妃之尊，適或有愧焉，以是知女之果賢也，孰謂其賤也而可不書哉，女父母聞其事于官，知縣萬瑀治其主以罪，罰使治葬，且樹華表柱二扁之，曰彭烈女墓，墓在城北二里而近，（用彭烈女李狀修）

鄧本妻麥氏者，新會人，隨夫任所，年二十三而夫死，慟哭自投於水者二，次有老嫗者援得之，得活，歸即杜門，孀居三十餘年，鄉老上其事，知縣羅僑扁其門曰，清閨白璧，卒年六十四，（用李狀修）

程富妻鍾氏者，南海鍾穀女，年十七而富以索糧死於陣，守志不出門者五十餘年矣，日惟對富遺像，事之如生，陳白沙聞而作詩美之，布政吳廷舉表聞旌沒，翰有制輸，亦廣城名士也，（用李狀修）

貞女鄧氏，諱淑謙，南海人也，世家平溪村，爲友冠族，大父璽事府絕善，父璪，母梁氏，年未笄，媒妁紛許嫁邢庠生清濂，旣委禽矣，乃聞濂素病瘵，父母欲悔親，女執不可，私謂所親曰，吾聞婚姻質物，有定禮者，尚不食言，矧婚配邪，未幾屆歲庚午，濂以易領第四名文解，赴春官中乙榜，辭不就，南歸病作，卒于儀真，訃至，父母將分梳和濂宅，分梳者，定聘後，男或死，女家遂具取木梳，折而爲二，以與死者決而別議婚，女死亦如之，俚俗所爲也，女聞之，毅然曰，梳可作兩段，身不可許兩姓，苟若此，有死而已，哀痒遽毀，衆人爲好言慰之曰，夏溪諸宅，門閥素劣，濂雖得一第，然世有傳尸病，幸其死，妾如非福邪，女指

日自誓以必死。且閔濂父母俱老。欲往事之終身。家人斥其愚。是日。沐浴盛粧。自經于閨中。救不及而死。時年二十有二。家人怨其死。贊而瘞諸路。聞者傷之。濂字宗周。聽顯齋為舉子業。其婦人云。女未死時。夢少年儒衣冠者謂曰。我死矣。爾能不他適否。覺猶彷彿見之。未一月。而濂訃至。於乎。臣之事君。女之事夫。一道也。臣受君聘。拜自獻其身矣。而改事他人。則不足以為純臣。宋進士吳澄是也。雖為大儒。世猶非之。然則女之死。雖過。謂之貞非耶。風俗薄甚。弁髦視其夫。鄙賤視其家。朝哀麻而暮燕婉者。亦多矣。方之貞女何如也。女之一死。其關於風化綱常甚大。情無有表章之者。吾惻焉。吾聞靖州王晨女。許嫁陶菽。未行而菽死。女聞之自經。事聞。表其閭焉。蕭照孟縉受蔣文昌聘。未成婚。而文昌死。孟執喪三年。養其舅姑甚孝。宣德中。旌表之。嗚呼。世固有幸不幸哉。（以用齋元集行實錄新）

#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一

方技

南齊隱士盧公 度

唐道士軒轅公 集

宋太子洗馬周公 克明

宋光祿寺丞陳公 昭遇

錦衣鎮撫林公 良

嗚呼。聖遠術逝。異說蠭作。師心為教。面傳其學。名家法墨。乃道荆棘。捭闔縱橫。狙詐閃樞。緇黃者流。變幻詭張。謂生可延。謂禍可禳。蠱愚耳目。曷由章章。天文律曆。醫藥卜筮。日者緰師。皆挾其藝術。無害於道。是不可廢。語曰。作巫醫。貴有恆。雖小道。必可觀。作方技傳。

盧度字孝章。中宿人也。後徙始興。有材略。嘗隨張永北伐魏。言於永曰。魏人所恃者。特淮水耳。我以輕兵潛游騎擒之。以寒其心。且多張旗幟。以為疑兵。則彼必不敢渡。因而擊之。衆必披殲。此上策也。永不能用。果為魏所敗。阻淮水不得過。士卒傷亡過半。度以此知名。然自是亦厭世務。嘗有官階案之。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





食。食畢。仍次第而去。逆知死年月。永明末。忽置酒與親友別曰。吾返其真矣。至期果卒。度嘗預知未來事。毫髮皆如目睹。其阻於淮水也。仰天而呼。得南栝流來。接之。遂得濟。又行事多神異。世稱其有道術焉。在中宿時。棲息金芝巖。有枕石在焉。邑人至今目為盧公臥處。（中宿今清遠川　南史廣州志參修）

軒轅集

軒轅集者。不知何許人。武宗好談神仙。集以山人進。宣宗即位。誅趙歸真。遂流集於嶺南。因居增城之羅浮山。人傳數百歲。顏色不老。髮長垂地。坐暗室。則目有光。長數丈。每採藥於巖谷。毒龍猛獸隨之。若有所衛護。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纔容一二升。賓客滿座。傾之彌日不竭。人命飲者。百升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麴蘖之香。略無減。後宣宗思之。大中十一年。遣使迎至長安。召入問長生可致乎。對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之所以致上壽者。此道也。況長生久視乎。及退。又以金盆覆白鵲試之。時集方休于外。謂中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人不諭其意。上復召令速至。乘輿及玉階。謝上曰。盆下白鵲宜放之。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命坐御榻前。令宮人侍茶湯。集貌古而布素。有笑之者。則鬚髮朱粹。年方二八。須臾變為老嫗。雞皮駘背。鬢髮皤然。皆涕泣不已。上令謝之。卻復故。京師素無荳蔻荔枝花。上因語及。集於袖出之。二花各數百朵。枝葉方茂。如新剪者。又嘗柑子。集曰。臣山下所植。味踰於此。上嘆曰。朕無緣得矣。集取御座前碧玉甌。以寶盆覆之。頃之。徹盆。得柑。上食而甘之。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即取筆書四十年。但十字上有一畫。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留數月。求還山。命中使送之。每見其於一布囊探錢以施貧者。比至江陵。數十萬。取無不竭。未及山。忽失其所在。中使惶恐。不日南海奏集已歸羅浮矣。觀世所傳集事。大類東方朔。左慈。蓋好事者為之。非其真也。（用羅浮南日續大事記羅浮志參修）

周克明

周克明字昭文。南海人。曾祖德扶。唐司農卿。祖傑。開成中進士。解褐登嶺尉。歷宏文館校書郎。中和中。僖宗在蜀。傑上書言治亂萬餘言。擢水部員外郎。三遷司農少卿。傑精於曆算。嘗以大衍曆數有差。因衆演其法。著極衍二十四篇。以究天地之數。時天下方亂。傑以天文占之。惟嶺南可以避地。乃道其弟鼎。求為封州錄事參軍。傑天復中。亦棄官攜家南適嶺表。劉隱素聞其名。每令占候天文災變。傑自以年老。嘗稱名中朝。恥以星曆事僭僞。乃謝病不出。劉龔僭位。強起之。令知司天監事。因問國祚修短。傑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上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讖言之。當五百五十。龔大喜。賞賚甚厚。龔以梁貞明三年僭號。至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害耳。大有中。遷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傑生茂元。亦世其學。事龔至司天少監。歸宋。授監丞而卒。即克明之父也。克明精於數術。凡律曆天官五行讖緯。及三式風雲龜筮之書。靡不究其指要。開寶中。授司天六壬。改臺主簿。轉監丞。五遷春官正。克明頗修詞藻。喜藏書。景德初。嘗獻所著文十篇。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三年。有大星出氐西。眾莫能辨。或言國皇妖星為兵凶之兆。克明時使嶺表。及還。詣對。言臣按天文錄。荊州占。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黃。其光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是德星也。臣在途。聞中外之人。頗惑其事。願許文武稱慶。以安天下心。上嘉之。即從其請。遷太子洗馬殿中丞。皆兼翰林天文。又權判監事。屬修兩朝國史。其

天文律曆事命克明案之大中祥符九年坐本監擇日差互例降爲洗馬天禧元年夏火犯靈臺克明奏所製曰去歲大白犯鎮遂致曆者悉被降黜上天垂象深可畏也今熒惑又犯之吾其不起乎八月疽發背卒年六十四克明久居司天之職頗勤慎凡奏對必據經盡言及卒上頗悼惜遣內侍祿其婿祁龍圖閣待制元令主喪事賜賻甚厚初諸僭國皆有纂錄獨嶺南闕焉惟胡賓王胡元興二家纂述皆不之備克明訪耆舊采碑誌彙萃并撰成十數卷皆未成而卒（用宋史本傳參修）

陳昭遇者本南海人也世爲名醫至昭遇尤著開寶初至京師爲所知者薦授翰林醫官遂留家開封初爲醫官領溫水主簿後加光祿寺丞賜金紫初太宗在藩邸暇日多留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嘗有驗者及即位詔翰林醫官院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昭遇與王懷隱等參對編類每部以隋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之成一百卷太宗御製序賜名曰太平聖惠方初令鏤板頒行天下諸州各置醫博士掌焉又嘗被召與醫官劉翰等詳定唐本草既成賜新舊藥凡九百八十三種幷目錄二十一卷上之昭遇於醫術無所不究故其所著述皆精博可傳往來公卿間既病對證多奇驗性又謙慎自將以此被眷寵不衰（用廣州志宋史參修）

林良字以善南海人少隸警以貲爲藩司奏差能作翎毛有巧思人始未之奇也布政使陳金假人名畫良從旁疵摘商評金怒欲撻之良自陳其能金試使臨寫畫以爲神自此殿衆揄紳間矣時復結花草曲盡其妙雖祖黃筌邊文昭然枯柔之態飛動之勢頗自心得遂成一家始主事顏宗善山水知府何寅善人物皆鄉先生也良每數之獨畏宗曰面老天趣不可及也晚復爲白描小景然終不及翎毛花草之工後昇工部營繕所丞食錦衣衛鎮撫良善鑑詠已而沾士夫習微爲詩始頗有可觀者都御史何鑑號放提日與之劇飲唱和成頌刻成詩百首因結爲兄弟良由此名益顯云一時畫工之雄呂遺劉鎰以松鷹鶴以寀草陳瑞以鸇後有何浩者亦以松著終不及良名之盛焉夫庖犧畫卦則象天地倉頡造字厥有象形有虞章服登降上下大禹鑄鼎神姦莫譎道商巖之審象周室之考工而畫益因畫也者形物以審心者也後世畫家徒施諸絹素以供耳目之好不惟無益而或有蠹身蠱家者矣雖飾之尤物可也今良死已久非益見重有售之者至數十金吾懼其計良之顯在於寧成化間是時已備傳海內矣顧使陳麒亦善畫然不苟作嘗曰畫雖詞人事却不可成名每見士人學畫者輒戒之蓋深有見於此（用[illegible]參修）



#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二

## 宦者

南漢招討使邵公廷琄

宋景福殿使韋公[illegible]

太監陳公準

嗚呼漢唐任用宦者之非可鑒矣其效至於媒宗社滑天下而身亦殖隕南漢劉氏以宦豎亡國乃有甚焉者以史致之初劉龑雖寵任中官其數纔三百餘位不過掖庭諸局令丞至鋹時千餘人稍增內常侍諸謁者之稱至鋹漸至七千餘有爲三師三公者其上加內字諸宮使字不翅二百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號目百官爲門外人羣臣小過及進士狀頭成釋道有才略可備問者皆下蠶室令得出入宮闈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徒大抵皆宦者也卒用龔澄樞以亡其國鋹之亡也取船舶千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與衛兵千餘盜船舶走宋將潘美既得鋹乃有宦者百餘衆盛服請見美皆斬之當其用事時作諸淫巧淫刑苛征主存則蟻附主亡則鳥散嗚呼吾廣之民當時權其荼毒者可勝道哉然猶有邵廷琄之忠智藍繼宗之謹愿者焉千萬中而一見者也我朝廷太監之員額取有方或取才于兩廣如順德陳準者清介仁恕甚諸士君子之班殆無

愧色。澂呂強不能過也。雖然。亦豈易得者哉。程子曰。人君待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自化。而德器可成。宏治初學士楊守陳亦曰。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淸宮之時少。則心淸理明。聖德日隆矣。三復斯言。益有感於漢唐之世者。錄鄧廷瑨、藍繼宗、陳準爲宦者傳。

鄧廷瑨者。東莞人也。宗族蕃衍。其地曰鄧村。劉鋹時爲內常侍。宋太祖受禪。廷瑨言於鋹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將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自然之勢也。聞宋主有一天下之志。今益邊兵。將欲圖我也。宜修兵爲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鋹憪然莫以爲慮。鄧廷瑨言直。恨之。以邏內侍。置上柱國、內侍省使。大寶七年。宋師南伐。克郴州。鋹所遣將暨彥贇。與其刺史陸光圖皆戰死。餘衆退保韶州。鋹於是始怨廷瑨言。加廷瑨東面招討使。命以舟師屯洸口。以待宋師。廷瑨素有智勇。於是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頗以少安。會有投匿名書者。譖廷瑨將圖不軌。鋹信之。遣使賜廷瑨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瑨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洸口祠之。邑人鄒順爲辭弔廷瑨曰。世有竭忠以致怨兮。吾不知其何因。非夫子之不幸兮。直遭時之不辰。嗚呼危哉。大宋物與兮。天命歸矣。南漢炸其兮。亟圖寢矣。小不可以敵大兮。人不可以逆天。匪修備則通好兮。乃人事之當然。陳片辭之懇款兮。由忠誠之內宣。被偵偵其弗聽兮。光圖以爲狂言。怒斥弗省兮。肆蠹癡病。焚棄五穀兮。至進蘆葦。宮庭之不肅兮。置身擁搴以耽尋爲良味兮。請與塗爲喻。徑趨宮闈兮。歛觸門鑰。井石彳亍兮。悉以爲辭。於物理猶弗察兮。又何辯於奸良。緊庸愚之雍蔽兮。固賢智之所怪。事盡心於所事兮。忍坐視其覆敗。推肯兵于要壤兮。修邊備而弗懈。人方視以爲安兮。忽罹讒而遭害。讒何親而可愛兮。忠何事而見仇。豈天運之欲然。亦人事之所在。身雖致而名存兮。在夫子夫何尤。覽芳祠之遺址兮。山水瞻其清幽。系曰。浮雲冥濛。吁嗟霧兮。紹釋悽悽。嶔嶔悽悽兮。麟鳳就烹。梟狼橫兮。梁擁棟落。大厦其傾兮。比干之剖。周克商兮。吳殺子胥。國以亡兮。自古有之。吾又何傷兮。初鋹時。芝菌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非勞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皆以符瑞。諷群臣入賀。既殺廷瑨。益委任龔澄樞、李托、薛崇譽、潘崇徹。此數人者。皆宦官也。專持政柄。感顯赫奕。言必從。計必信。豈若廷瑨之一言輒斥哉。然廷瑨盡忠。後世所稱嘆而哀之者。雖死猶不死也。澄樞南海人。幼事劉龑爲內供奉官。累遷內給事。及晟襲位。任閩人林延遇爲甘泉宮使。預政事。病將死。言於晟曰。臣死惟龔澄樞可用。即日擢知承宣院。兼內侍省。改德陵使。兼龍德宮使。鋹嗣位。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萬華宮使驃騎大將軍。改上將軍。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務。皆決於澄樞。與李托薛崇譽。沮謗法之具。民甚苦之。初鋹改名。賜有術者言。不利名龑。當取龑事。遂改名與。後鋹用澄樞。以其姪卒亡其國。澄樞亦被誅。李托。封州封川人也。少習騎射。以謹愿事龑。爲內府局令。及襲位。遷內侍省內侍。充宮闈諸衛押番。兼秀華宮使。鋹立。改玩華宮使內侍監。兼列聖、景陽二宮使。托納二女於鋹。鋹以其長爲貴妃。次爲美人。政事皆諮托而後行。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甘泉宮使。兼六軍觀軍容使。行內中尉。遷驃騎上將軍。內太師。宋太祖命帥伐鋹。既克韶州。統軍使李承渥戰死。節度副使辛





延遇。開遣道人勸鋹降。托堅沮其議。及就擒至許田。太祖遣使問托等。昨已約降。復來衆拒戰。及軍敗又縱火焚府庫。誰爲之謀者。托俛首不能對。鋹諫議大夫王珪詰托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獨豐所專。火又自內起。今天子遣使案問。爾復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托乃引伏。後至京斬之。薛崇譽。韶州曲江人。菁孫子。五曹祥。延畢爲內門使。兼太倉使。鋹嗣位。遷內中尉。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簽書點檢司事。以觀火焚倉廥事。擒至京。與李托同戮。潘崇徹。南海人。事龑爲內侍省局丞。頗諳兵書。立戰功。及晉遺大將吳懷恩伐桂州。平之。懷恩爲部下所殺。命崇徹代之。鋹襲位。加西北面都統。歲餘。鋹頗疑崇徹。遣薛崇譽使其軍以察之。歸言崇徹以伶人百餘衣錦繡。吹玉笛。爲長夜之飲。不恤軍事。鋹怒。召歸。奪其兵柄。自是居常怏怏。太祖命帥渡嶺。鋹復命崇徹領兵五萬。戍賀江。不爲效命。鋹敗。至京。太祖知其事。特赦之。授汝州別駕。卒。贊曰。嗚呼。此三四璫者。其爲鋹樊也。何當妖異而鋹方寶之以爲瑞。雖然。無宋師。吾知其亡不久也。宋師之來也。一戰而暨陸二人者死。又戰而伍彥柔死。又戰而李承渥植廷瑗死。門外人亦何負鋹哉。彼澄樞背。乃至汴而後死。一何晚也。使鋹以其用澄樞者。而用廷瑨。或者其有濟乎。而長謀遠策。鬱不及施。忽罹無妄之禍。雖天之所廢。人不能支。而鋹亦自速其亡矣。嗚呼。鋹固當驕稱據之君也。又何誅焉。用宋史九國志南漢書參修。

藍繼宗字承祖。南海人。事劉鋹爲宦者。歸朝年十二。遷爲中黃門。從征太原。傳詔督陳聞。多稱旨。秦州並邊有大小洛門砦。自唐末陷西羌。雍熙中。溫仲舒論首豪。使獻其地。後衆謂北言者以爲生事。欲罷仲舒。太宗遣繼宗往按視。還奏二砦據要害。產良木。不可棄。帝悅。復使繼宗勞賜仲舒。累遷西京作坊副使。勾當內東門。元德太后章穆皇后葬。爲按行園陵使。車駕北征。勾當留司皇城司。車駕謁諸陵。近陵舊之水。繼宗疏泉陵下。百司從官皆取以濟。擢入內副都知。爲天書扶侍都監。詔與李神祐等東封居從內臣之務。而入內供奉官苑守澄等訴其不公。罷都知。祀汾陰。復爲天書扶侍都監。再遷東染院使。明年領會州刺史。進崇儀使。勾當皇城司。修玉淸昭應宮。與劉承珪典工作。宮成。遷洛苑使。高州團練使。充都監。坐章穆皇后陵隧墊。貶知京使與修景靈宮。進南作坊使。復修會靈祥源觀。車駕幸亳州。管勾當司大內公事。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勾當三班院。修國史院。爲趙德明加恩使。德明與繼宗射。繼宗每發必中。德明遺以所乘名馬。爲內侍省右班都知。遷入內都知。仁宗即位。遷左騏驥使。忠州防禦使。永定陵修奉鈐轄。屬昭宣宣政。宣慶使。累上章求致仕。特免入朝拜舞。及從行幸。頃之。復因請罷都知。以景福殿使邕州觀察使。家居養疾。卒。贈安德軍節度使。謚僖靖。繼宗事四朝。謙謹自持。每領職未久。輒請能。家有園池。退朝即而歸。同列或留之。繼宗曰。我欲歸種花卉。弄游魚爲樂爾。景福殿使。自大中祥符四至繼宗。授者纔三人。又有高居簡者。番禺人。以文思使領忠州刺史。關外廷議論。必以人告。省中目爲高直奏。仁宗時。嘗使南海。過廣州。火救者不力。居簡督衆。護軍資甲仗二庫。賴以獲全。事聞。詔褒之。然諫臨不及繼宗遠矣。用宋史本傳修。

陳準者。順德之北水堡人也。景泰間。進爲內侍。給役內廷。不好用事。歸年朝廷設一座於東華門外。號曰

竊。命太監守之。至汪直尙銘。則恃寵恣意紊亂紀綱。羅致百僚。縉紳奪氣。而銘黷貨尤甚。成化甲辰。銘敗去。赦不誅。以韋爲太監代銘。韋下令軍校曰。大逆若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也。毋與焉。由是中外安之。韋爲人卑恕詩儉。時有欲入人罪。幷籍沒其家者。令韋按之。韋逡巡屢日。盡衣冠閉門自殺。李承箕曰。於乎。漢高帝起匹夫。以智體天下而王之。亦後世豪傑主也。及國家旣定。志不伸氣。臥病則枕宦者而戒絕羣臣。豈其豪傑歟。豈色和貌厚。巧術深姦。而致悅於人。固非一端者。皆內侍歟。而豪傑亦有所不能免焉者何歟。膏粱子弟。愛其盡奴。溺於骨肉。繼世之主。又何惜歟。歐陽子曰。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曏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緩之則養禍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雖然。胡文定嘗曰。內侍豈無忠智之人。善自爲謀者。士大夫苟能陳祖宗故事。及近古之失。就使之謀其同類。豈不可也。若陳韋者。豈非賢哉。故作傳以爲內侍之勸。

#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 流寓上

漢司徒許公 靖
吳功曹虞公 翻
晉散騎常侍葛公 洪
南宋臨川內史謝公 靈運
南梁臨海太守伏公 [illegible]
南陳中庶子蕭公 引
南陳太市令章公 華
附上開府江公 總
唐中書侍郎崔公 仁師
唐荊州長史張文獻公 九齡
唐侍御史劉公 軻

唐人有言。王烈登山林泉勵色。稽康在坐。左右生光。久矣哉。名流碩士之爲天下重也。時其將有言也。





恆必爭之。將有勵也。恆必步之。心思志向之存。聲裁容觀之著。冠服之製。翰墨之工。恆必淑而傚之。其生也恆必榮之。其殁也恆必傷之。履綦所及。關結爲集。嚮塵之下。俗易風移。習與服官政司教化者。卒相埒。其何以登茲。蓋德業隆而文彩華也。否則鴻翔鸞逐。惟恐其去之不遠。肯使貽羞邦域邪。吾廣古荒徼。不通中國。秦皇帝始幷之。以謫徙民。與粵雜處。趙佗君其地。嘗上書秦皇帝。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勝廣之亂。不北走胡。則南走粵。兩漢以來。謫徙日廣。而華風日張。今之受廛長孫子者。非復椎結卉服之遺俗。亦已侈矣。蓋占版籍。保塡戎者。廣之人也。游移僑處而遜去者。則流寓者也。余採流寓以成此篇。於德業之隆。而追諸忠憤之流。死節之魄。隱淪之跡。自文彩之華。而進諸詞苑之彥。詩壇之冠。羿客之魁。徽惡兼收。備勸沮焉。耳者乃敝錄不嘗其州里者。豈其咸陽之人乎。抑流寓乎否也。於戰國一人焉。爲楚王相。而來五羊銜穀之祥。因高固於漢二人焉。爲粵郎得呂嘉。以功封隨侯。傳爵及其子者。奇功也。曰孫都。進南海香。順帝說而賜官。時稱香尉焉。曰寧仲州里可知矣。然不知其果流寓於此邦乎否也。於南齊一人焉。毋謀流交州。來爲廣州綏寧府佐。往訪而得之。世欽其孝。曰射聲校尉鄒陵庾道愍。皆不列於篇者。何也。疑也。方技之徒。不術此例者。何也。彼所謂遊方之外者也。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敍。以馬磨自給。潁川劉翊爲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尙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毖爲吏部尙書。與靖共謀議。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拜尙書韓馥等爲牧守。而遷靖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毖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叱毖令出。於外斬之。靖懼誅。出奔。從宕豫得吳會間。會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疏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嘆息。旣至交阯。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尙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靖亦與曹操書曰。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死者大半。旣濟南海。與領守兒孝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勒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卽爲賞罰。意之所存。便爲禍福。行之得道。卽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卽四方散亂。足下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羣司。審量五材。爲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讎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勳於金石。願君勉之。書竟不達。其寓南海頗久。後劉璋遂使使招之。靖入蜀。璋以爲巴郡廣漢太守。建安十六年。轉任蜀郡。則操立諸皇子爲王。嘆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孟德之謂乎。十九年。昭烈克蜀。以靖爲左將軍長史。昭烈爲漢中王。靖爲太傅。及卽皇

帝位，策靖為司徒，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章武二年卒。（用三國志本傳）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太守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絰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還矣。翻既歸，策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諶草創之計，是以行耳。後漢召為侍御史，曹操為司空，辟皆不就。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覩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侵，美寶為質，雕摩益光，不足以損。孫權以為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麋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又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翻既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衆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交好，終成顯名。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歸葬舊墓，妻子得還。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永安初，從選曹郎。孫綝廢立時，欲入宮篡不軌，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汜對曰：明公上安宗廟，下惠百姓，自以伊霍復見，今觀王未室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懌，竟立休。後為散騎中常侍，為監軍使者，討扶嚴，以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尋卒。汜弟忠，宜都太守；聳，越騎校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昺，廷尉尚書、濟陰太守。翻有園在南海，今光孝寺即其地也。廣人嘗祀之，廟在城西北三里，今廢。（用三國志、南海志、一統志參修。）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或詣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元與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翁。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元，元亦內學，逆占將來，深重洪，以女妻之，復傳元業。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檄洪為都尉，討破之，遂伏波將軍。洪見天下已亂，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始還鄉里。元帝為丞相，辟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選為散騎常侍，領國史。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砂，乃求為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之。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表為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元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迹於跛驢之伍，何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哉。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圮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棁之樂也。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予所著，於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既富，又精於析理。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用晉書本傳）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晉車騎將軍玄之孫也。少好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性豪侈，衣物多改舊，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累遷祕書丞，為劉裕從事中郎，尋坐罪免官。裕受晉禪，降爵為侯，為太子左衛率。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惋，非數執政，徐羨之等惡之，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遂遊遨旬朔，政事不復關懷，歲一周，即稱疾去職，以父祖並葬始寧縣，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舊業，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宏之、孔淳之等放蕩為娛。靈運工為詩，與族兄瞻從弟琨相抗，每有作，手自寫之，皆稱絕。文帝稱為二寶。每有一首至都下，士庶競相傳寫。徐羨之誅，徵為祕書監，使整祕閣書遺闕。接見唯文讌而已。靈運意在得政，鬱不平，多稱疾不朝，遊燕賓集，以夜續晝，為有司奏免官。時元嘉五年也。既東歸，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為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據運席祖父之資，奴僮既衆，門生數百人，鑿山浚湖，工役無已。每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所至伐木開徑，驚動郡邑。至會稽，與王宏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倮身大呼，太守孟顗極惡之。又求湖為田，顗不許，因靈運橫恣，表其異志。帝知顗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為臨川內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有司糾之，遣使收靈運，於是興兵叛逸，為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

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賞之。當誅。詔以謝元勳參微管。宜宥及後嗣。降死。徙廣州。城告疆逆。令人買兵器結健兒。欲於三江口篡取之。不果。詔於廣州棄市。臨刑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世傳靈運鬚美。死時施爲南海祇洹寺維摩詰鬚。寺人保惜。初不虧損。唐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鬭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靈運子鳳。坐徙嶺南卒。鳳子超宗。元嘉末得還。爲殷淑儀誄。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後仕齊爲黃門郎。亦以輕傲見殺。超宗子幾卿。少慧。時稱神童。能文章。性亦放誕。不至遜顯。又有謝綽者。靈運之族人也。尚文帝女長城公主。以罪徙廣州。其子朓。好學能文。善草隸。長五言詩。即所謂謝元暉者也。官尚書吏部。後亦以輕傲作物。下獄死。（用南史傳刪修）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邱人。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累徙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嘗集朝臣講。詔曼容執經。帝以其美風采。方之嵇叔夜。使人畫叔夜像賜之。爲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爲一臺二絕。升明末。爲輔國長史。南海太守。至石門。作貪泉銘。齊建元中。上書請封禪。高帝以爲其禮難備。不從。仕爲太子率更令。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施高坐於廳事。講說經義。生徒常千人。又仕梁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年八十二。子暅。國子博士。孫挺。齊末舉秀才。梁爲當時第一。官南臺侍書御史。皆以儒業知名。（用南史修）

蕭引字叔休。南蘭陵人。齊廣州刺史蕭休族子也。方正有器度。善屬文。仕梁。位西昌侯府主簿。侯景之亂。湘東王繹刺史荊州。朝士多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爲始興郡。遺愛在人。正可南行。以存家門耳。乃與宗親南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頠爲衡州刺史。往依焉。頠遷廣州卒。紇領其衆。引疑紇異圖。因事規正。由是情禮漸疎。及紇反。時都下士人岑之敬公孫挺等並惶駭。唯引怡然謂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義。何憂之有。及章昭達平番禺。引始北還。拜尚書金部侍郎。引善書爲陳宣帝所重。嘗披奏書。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趣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帝又謂引曰。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性抗直。不事權貴。帝每欲遷用。輒爲用事者所裁。及呂梁覆師。戎儲空匱。轉引爲庫部侍郎。掌知營造。在職一年。而器械充足。歷中書黃門吏部侍郎。時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甲兵精練。每年深入俚洞。數有戰功。朝野頗生異議。宣帝以引悉嶺外物情。因遣之諭靖。舉措諷令送質。及至靖即悟旨。遣兒弟爲質。後主即位。爲中庶子。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璡。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一皆不許。族子密爲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璡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用南史附傳）

章華字仲宗。吳興人。家本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游處。頗涉經史。善屬文。侯景之亂。遊嶺南。居羅浮山寺。專精習業。歐陽頠爲廣州刺史。署爲南海太守。頠子紇敗。乃還都。後主除太市令。非其所好也。乃辭以疾。禎明初上書極諫。其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





南。闢地千里。三祖之功。亦至勤矣。陛下即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地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游於姑蘇矣。書奏。後主大怒。即日斬之。未幾隋軍至。陳遂亡。（用南史參文苑傳修）

江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幼聰敏。及長篤學有文辭。仕梁爲尚書殿中郎。武帝覽其詩。嗟賞之。累遷太子中舍人。侯景寇建鄴。詔總權兼太常卿。守小廟。臺城陷。出走會稽。其舅蕭勃。先據廣州。又往依焉。及侯景平。徵爲始興內史。會魏克江陵。不行。自此流寓嶺南積歲。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遷太子詹事。總性浮靡。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頗微行。遊總家。宣帝怒。免之。後又歷侍中左戶尚書。後主即位。歷吏部尚書僕射尚書令。既當權。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時張麗華及龔孔諸美人俱艷麗有寵。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總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謂之狎客。每遊宴。則使諸美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采其尤艷者以爲曲調。選宮人千百令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皆美後宮之容色也。由是國政日頹。君臣昏亂。以至於滅。禎明三年。入隋。拜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有文集三十卷。其自序云。太建之時。權移羣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識者謂其言跡之乖。在南海時。有別賓化侯蕭詧詩。是時詧亦遁居吾廣云。（用南史南海集參修）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擢制舉。調管州錄事參軍。貞觀初。改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纍係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爲具食飲湯沐。以情訊之。止坐魁惡十餘人。它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故諺稱殺人刖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申。爲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遷度支郎中。嘗口陳移用數千名。太宗怪之。詔黃門侍郎杜正倫持簿。使仁師對唱。無一謬。帝奇之。遷給事中。後密請立魏王泰爲太子。失帝旨。左遷鴻臚少卿。征遼東時。以事除名。起爲中書舍人。檢校刑部侍郎。幸翠微宮。上清暑賦以諷。帝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被遇尤渥。中書令褚遂良忌之。會有伏閤訴者。仁師不時上。帝大怒。流連州。永徽初。授簡州刺史。卒。（用唐書傳）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曾祖君政。韶州別駕。始居曲江。祖子胄。劍縣令。父宏愈。索盧丞。皆僑寓南海。九齡之生也。母夢九鶴盤天而下。故以爲名。七歲知屬文。十二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嘆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策高第。爲左拾遺。時元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者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重郊祀。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王幼沖。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

置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故春秋非之。臣謂衡仲舒。古之知禮者。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統休累緒。於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於經。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弭。乃怠於事天。恐不可以訓。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又官乖盩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寃。況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本旱之繇。豈惟一婦而已。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爲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尙可言哉。氓庶國之本。務本之職。乃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繇不選親人以成其敝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爲僥倖。姦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盈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吏猾徒。緣姦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刻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繇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尙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爲官擇人。初無此道。故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考。乃萬計。京師米物爲耗。豈多士哉。盜冒濫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明進。是殿無高卑。唯得與否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有修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知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右拾遺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





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紱。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尙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御史中丞宇文融方事田法。有所關奏。說建議違之。融積不平。九齡爲言。說不悟。俄爲融等痛詆。幾不免。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出爲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召九齡爲之。被詔趣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皐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給祿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爲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于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尙書。九齡執曰。不可。尙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妙選有德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一使典。擢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爾。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耶。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自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與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才也。乃不堪尙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戾帝旨。固內懼恐。遂爲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尙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援讖書。帝怒杖子諒於朝堂。流瀼州。死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獻。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千秋節。王公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鑑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與嚴挺之。袁仁敬。梁昇卿。盧怡善。世稱其能終始者。及爲相。謇謇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爲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於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卽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後帝在蜀。思其忠。爲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卹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

宗賢其風烈。復贈司徒。子拯。居父喪。有節行。後爲伊闕令。會祿山亂。河洛陷焉。而終不受僞官。賊平。擢太子右贊善大夫。九齡弟九皐亦有名。終嶺南節度使。其曾孫仲方。進士。累官諫議大夫。祕書監。歷敬宗文宗朝。以直道聞。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成。余按宋會要。乾德三年。九齡九世孫元吉。詣闕獻明皇賜蹟。并九齡遺像。詔以爲韶州文學。天聖六年。九世孫錫文。以九齡告身。并明皇批答來獻。補試國子四門助教。元祐中。十世孫唐輔。爲蒼梧守。皆其正裔也。今其後浸衍。譜象可據。而劉禹錫者。乃謗九齡無後。何無忌憚歟。蓋陰懷之私云耳。九齡所著有曲江集二十卷。行於世。宋末。廣帥方大琮。建二獻祠。與崔與之並祀。今列於廣庠仰高祠。（用唐書本傳。說郛。文獻通考參修。）

**劉軻**

劉軻者。沛人。博學無所不通。馬植見其文曰。韓愈之流也。嘗流離郴湘。至韶家焉。已而入廣。聞羅浮楊生寓羅浮。講授春秋。杖策從之遊者數年。乃馳書於植曰。楊生以傳書爲道者也。三代聖王死。其道盡留於春秋。春秋之道。軻以不下牀而求之。其在生矣。每一講聞。疑周公、孔子、左邱公穀邇環在幽。假生之口。以達其心也。元和初。乃下羅浮。隱於匡廬山。耕田自食其力。所爲文。精邃追逐古人。閉戶著書。有三傳指要十五卷。漢書右史十卷。黃中通理三卷。翼孟三卷。隋鑑一卷。三禪五革一卷。三傳指要則著於羅浮者也。後以植薦。起官至侍御史。（用舊州志。廣文粹參修。）

#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流寓下


宋連州文學姚公 鉉
宋翰林學士蘇文忠公 軾
宋參知政事陳公 與義
宋南軒先生張宣公 栻
宋丞相文公 天祥
宋丞相陸公 秀夫
宋太傅張公 世傑
宋尚書徐公 宗仁
宋節度使蘇公 劉義
宋禮部侍郎鄧公 光薦
前翰林庶吉士鄒公 迪


**姚鉉**

姚鉉字寶臣。廬州合肥人。太平興國中進士甲科。文辭敏麗。善書札。藏書至多。淳化中。直史館應制。賦賞





花釣魚詩。特被嘉賞。翌日。命中使就第賜白金。促獎之。歷右司諫。兩浙轉運使。課吏寫書。采唐世文章。分門編類。初爲五十卷。後復增廣之。至一百卷。以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錄書序雜著爲次第。命之曰文粹。鉉俊爽尚氣。薛映知杭州。與之不協。摭其罪狀數條。密以聞。於是除名。貶連州文學。卒年五十二。嘗寫所著文粹。好事者於縣建樓貯之。官屬多遣吏寫錄。吏以爲苦。以礦水噴之。冀其速壞。後以火焚其樓。其論唐三百年文章。惟韓吏部超卓群流。獨高邁古。以二帝三王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激陵轢。首唱古文。遏橫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蓋亦有見。至於去取。或不能無疑。如淮西碑。取段文昌所爲。而黜韓愈之作。此其最紕繆者也。卒後。其子以其書上獻。詔藏內府。命以一官。（用唐文粹。文獻通考參修。）

**蘇軾**

蘇軾字子瞻。一字和仲。眉山人。父洵。以文章雄一世。所謂老泉者也。軾與弟轍皆從之。天下稱曰三蘇。軾生十年。其母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中。歐陽修考試禮部進士。梅堯臣與其事。得其論刑賞以示修。修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門下士曾鞏所爲。乃置之第二。後以書謝修。見之語客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又以直言薦之。策第入三等。英宗在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不可。乃以爲直史館。通判杭州。徙知密州。皆以能著。又徙徐州。治水有功。去任。徐人思之。及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爲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初軾當王安石紛更法度之際。見其事不便於民。則賦詩以諷焉。言者從而擠陷。欲置之死。神宗薄其過。貶置黃州



司馬光相哲宗。起軾。累擢中書舍人。時光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之法。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神宗改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軾爭不可。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而止。即乞補外。光薨。乃已。其耿直忤物。皆此類也。時除翰林學士承旨。紹聖中。坐草責呂惠卿制。直言其罪。誣以謗訕。安置惠州。聞命即行。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蜑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蔕芥。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始舟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即賦一詩。至廣州。登蒲澗。題詠所在而有。如鬱空閣。蒲澗寺。皆其履踐所及也。新會人以其嘗至石螺岡。構亭表之。其爲人向慕如此。居惠州三年。嘗卜居白鶴峯下。作新居。上梁文有曰。願隨父老。宴同社之雞豚。已戒兒童。恕比鄰之鵝鴨。又有爲報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之句。章惇聞之笑曰。子瞻尚爾快活耶。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渡海時。復涉廣州界。徊翔海濱。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元符初。北還。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止於常州。建中靖國元年七月卒。年六十五。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文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其所爲詩文論譔。率皆過人。晚喜陶淵明詩。和之幾徧。爲人英辯奇偉。於書無所不通。所作文章翰墨。才落筆。四海已皆傳誦。下至閭閻田里。外至夷狄。莫不知名。門下賓客。如張耒、秦觀、陳師道、晁無咎。皆一時豪傑。其盛宋世所未有也。立朝知無不爲。世稱其忠義。皆自





第101冊

比范滂孔融。議者不以為過。然皆與程頤議論不合。各立黨相攻擊。評者以此頗少之。在黃州日。自號東坡云。所著詩文奏議內外制。合百餘卷。又有易書論語等解行世。其學問大抵出入佛老縱橫。要之得於莊周為多也。（用黃陽志文獻通考參修）

陳與義字去非。洛陽人。天資卓偉。周覽部籍。輒記不忘。政和三年。以上舍甲科解褐為教官。益大肆於詩文。務一洗舊常畦逕。意不拔俗。語不驚人不出也。徽宗見其所賦墨梅詩。善之。亟命召對。有見晚之嗟。遂拜中書舍人。撥掌符璽。會兵興抒攘。避地湖嶠。從洞庭。上九疑羅浮。行路萬里。雖流離困阨。而能以山川秀傑之氣。益昌其詩。故晚年賦詠尤工。搢紳士庶爭傳誦。而旗亭傳舍摘句題寫殆遍。號新體。其在南海頗久。嘗登海山樓賦詩。惆然有杜陵登單父臺之意。讀者悲之。高宗聞其句云。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深嘉想焉。紹興初。召還。益以詩文被簡注。累遷翰林學士。觸掌內外制誥。尋拜參知政事。久之。以疾卒。其出處氣節。文詞翰墨。皆卓然可稱。有簡齋集二十卷。論者以為崇觀間。尚王氏經學。風雅幾廢絕。而與義獨以詩名。其造次不忘憂愛。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宋諸家之上。中興後。遂至顯用。陳師道謂詩能達人。與義殆其一也。又有康與之伯可者。工小詞。紹興中附秦檜得進。以詩章應制。韋太后歸自虜庭。高宗盡心孝養。每燕賀。必召與之為小詞歌之。賞賚頗豐。嘗與左璫狎。適睿思殿有徽宗御書扇。繪事特為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羹墻之悲。璫偶下庭。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竊出以示。康給璫入取殽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於上曰。玉輦宸遊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出見之。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間。扣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僅一慟而已。後以檜黨流嶺南。有舊宅在泰山下。扁曰順庵者。則高宗御書也。康之父倬。龍圖不檢。嘗見揮塵錄。與之又甚焉。嘗挾輿下妓趙芷以遁。與蘇師德有隙。遂興蘇洪之獄。洪、師德之子。而常同之婿也。與之受知於同。一朝背之。然王綎、蘇庠輩。皆愛其詭。所謂文人無行者也。又有顏博文者。官著作郎。紹興中。亦流廣州。詩文頗可觀。嘗貢諛於張邦昌。有曰。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揖遜。及為邦昌作鏡罪表。則曰仲尼從佛肸之召。本為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其反復無恥如此。方大琮帥廣時。刻南海志。芟去博文所為海山樓諸詩。而錄簡齋諸作入焉。又斥去十賢堂滕璘之祀。以其事二姓也。士論快之。嗚呼。使牧吾廣者。取舍皆如大琮焉。則勸沮明矣。使謫至吾廣者。皆如康顏從之邪慝。則朝廷之刑賞公矣。（用李文溪集文獻通考參修）

張栻字敬夫。漢州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皋晉節度劍南。一子留蜀。栻其後也。父浚。高宗朝。累官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有軍功封魏國公。紹興乙丑。因星變上疏。論時事。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栻隨侍至連州。浚為書院於湟魚池之左。栻亦開書堂以講學。浚後徙永州。復入為平章事。兼樞密使。栻皆從焉。栻穎悟夙成。以古聖賢自期。仕為直祕閣。浚開府治戎。栻間以軍事入奏。孝宗異其對。擢左司員外郎。兼侍講。每召對。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等事。宰相近習皆憚之。遷吏部侍郎。知江陵府。終右文殿修撰。卒年四十八。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





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帝嗟悼不已。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初栻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錄。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於世。在湖湘時。廣州學者多從之遊。語在前克己傳。栻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淳祐初。封華陽伯。從祀孔子廟庭。浚嘗擠排岳飛。相業將才。無大可稱者。世以栻為時大儒。故多為之諱。（用宋通鑑一統志參修）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州吉水人也。豐頰修眉。美皙如玉。自為童子時。見學宮所祀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節。即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以法天不息為對。不為藁。一揮而言萬餘。理宗親擢為第一。開慶初。元師圍鄂。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天祥時為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即自免歸。後稍遷擢直學士院。抗賈似道。輒斥。乃援錢若水例。致仕。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為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發郡中豪傑。有眾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妓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朝議方擬呂師孟為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以求好。師孟益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釁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浸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為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眾。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書奏不報。元兵破常州。宰相陳宜中留夢炎議棄平江。趣天祥移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宜中夢炎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如元軍請和。與元伯顏抗論皋亭山。伯顏怒拘之。明日。偕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簽樞密院事劉岊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滸十二人夜亡入真州。守將苗再成出迎。共謀興復。揚州制置李庭芝信諜言。以為天祥來說降。使再成殺之。再成見其忠義不忍。天祥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兵又至。眾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滸及金應而去。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滸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汎海至溫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王即位於福安府。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陳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將分軍四出。圖進多敗

死者。景炎二年正月。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衞。故將吳浚來說降。天祥誅之。遂入梅州。又出江西。入會昌。入興國縣。七月。遣監軍趙時賞等復吉水諸縣。臨洪郎郡。皆送款州縣。豪傑多響應。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元李恆以奇兵猝攻興國。與戰大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追兵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也。擒之去。天祥得脫。諸將多死。時賞亦遇害。天祥收殘兵。奔循州。祥興元年二月。出惠州海豐縣。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端宗崩。少帝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道生。與母夫人曾氏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討潮盜陳懿、劉興。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懿潛導元將張宏範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元兵至。倉皇出走。千戶黃惟義前執之。天祥呑腦子不死。諸將被獲死者殆盡。至潮陽見宏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宏範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不從。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宏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元。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心乎。宏範義之。宏範又謂國亡矣。卽死誰復書之。天祥謂商亡而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不書。宏範爲改容。遣使護送北行。天祥目擊厓山痛苦。酷罰無以勝堪。日夕謀蹈海。而防閑不可出。且以厓山所獲宋禮部郎官鄧光薦與俱。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卽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世祖求多才。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在燕凡三年。世祖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開平。疑丞相爲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是日大風揚沙石。晝晦。咫尺不辨。人城門晝閉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尸。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用厓山新志。思陵金世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徙家鎭江。登寶祐元年進士。李庭芝鎭淮南。聞其名。辟置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士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閣賓主交驩。秀夫獨斂袵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就辟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農寺丞。累擢至宗正少卿。兼權起居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返。二王走溫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





張世傑皆至。遂相與立端宗於福州。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旋與宜中議不合。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皇恐。亟召還。時端宗播越海濱。庶事疏略。楊太后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悽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慟者。端宗崩。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安置之。古人有以一成一旅致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耶。定策率羣臣奉衞王卽位。時陳宜中往占城。與世傑不協。旣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兼樞密使。與世傑共秉政。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悤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祥興二年。厓山破。秀夫走帝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先入海。且謂其妻曰。爾先去。怕我不來隨。啓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卽負帝赴海死。年四十四。方秀夫海上時。記二帝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光薦還廬陵。其書存亡無從知。或曰。元人傳之。而多改竄云。用厓山新志。

張世傑。范陽人。少從張柔戍杞。有罪。遂奔宋。隸淮兵中。無所知名。阮思聰見而奇之。言之呂文德。召爲小校。累功至都統制。與高達援鄂州有功。轉十功。歷知安東州。咸淳四年。往守鄂州。力戰不得前。元人招之。不應。鄂破。遂提兵入衞。道復饒州。乃入朝。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歎異。加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兵。遣將四出。取浙西諸郡。復平江安吉廣德溧陽諸城。兵勢頗振。七月。與元阿朮戰焦山。大敗。奔圌山。十月。進招討副使。元兵至。召文天祥入衞。以世傑爲保康軍節度使。知平江。尋亦召入衞。加檢校少保。二年正月。元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丞相陳宜中方請和。白太皇太后止之。未幾和議亦沮。兵至皋亭。世傑乃提兵入定海。石國英遣都統卞彪說之使降。世傑以爲彪來從己。供術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出言。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巾子山。四月。從二王入福州。五月。與宜中奉益王爲皇帝。拜檢校少保。兩鎭節度使。樞密副使。兼福建廣南宣撫大使。元人來攻。乃求帝入海。而自將諸軍討蒲壽庚之叛。攻之不克。十月。壽庚以唆都兵至。衆遂解去。旣而唆都遣人迎帝。又遣孫安甫說世傑。世傑拘之。元人襲淺灣。世傑兵敗。奉帝居井澳。少帝卽位。加世傑少傅。時雷州失守。世傑以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非善計。厓山在大海中。去新會縣八十里。與奇石山對峙。勢頗寬廣。中有一港。其口如門。可以藏舟。六月己未。發硇洲。乙亥。至厓山駐蹕。遣人入山伐木。造軍屋千間。立行宮三十間。正殿曰慈元殿。太后居之。兵尙二十餘萬。資糧取辦於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廣人匠。造舟楫。製器械。民頗困竭。八月。封越國公。十月。元蒙古漢軍數路並進。祥興二年正月。元張宏範趨厓山。李恆既陷廣州。亦趨厓山。或謂世傑曰。元人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舟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爲

死守計。宏範以舟師作長蛇陣來薄。且出騎兵斷汲路。帝舟堅不能動。宏範載茅茨膏。乘風縱火焚之。舟皆塗泥。縛長木以拒大舟。火不能爇。時世傑有甥韓在宏範軍中。使之招世傑。凡三往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時陳宜中逃之古城。宏範復使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爲我所執。汝復何爲。士民亦無有叛者。但樵汲路絕。兵士茹乾飲鹹者十餘日。多嘔泄。世傑猶督師。蘇劉義安撫方興等日大戰。二月癸未。有黑氣出山西。是日。宏範命恆守厓山北面。自將一軍。令諸將曰。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既而樂作。宋師以爲且讌、不設備。宏範與恆夾攻之。世傑南北受敵。兵士又多叛之。自朝至於日中。戰未已。俄一舟檣旗仆。諸舟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宏範進逼中軍。會薄暮。風雨暴作。昏霧四塞。咫尺不辨。世傑乃與劉義等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不能出。乃負帝死之。嬪御諸臣。從死者十餘萬。世傑後遁。收兵厓山。復欲奉楊太后。求趙氏後立之。太后知帝凶問。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將趨安南。土豪強之返廣。五月四日。舟抵南恩之平章港口。颶風大作。舟人欲艤舟。世傑曰。無以爲也。爲我取瓣香來。至則仰天祝曰。吾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矣。我未死者。庶幾敵退。別求趙氏立之。以存宗祀。今若此。天意果何如耶。若天不欲吾復趙氏。則大風覆吾舟。舟遂覆。世傑溺焉。諸將求得其尸。焚之。儲骨葬陽江縣潮居里赤坎頭村。用厓山志參修。

徐宗仁。信州永豐人。淳祐中進士。歷官國子監主簿。開慶初。伏闕上書。言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累遷太府少卿。兼侍講。德祐初。爲吏部侍郎。權禮部尚書。衛端宗走海上。厓山兵敗。死焉。又有劉鼎孫者。字伯鎮。江陵人。第進士。爲翰林學士。從帝厓山。秀夫既赴海。鼎孫亦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榜掠無完膚。一夕脫卒蹈海。同死者。兵部侍郎京口茅湘。吏部侍郎趙樵。樞密使汴梁高桂。余謂今厓山大忠祠。兩廡缺從祀者。宗仁諸人。當列名其中。庶爲不遺。用厓山新志一統志參修。

蘇劉義。荊湖人。景定初。從呂文德鄂州戰有功。轉十官。四年。復以守鄂功。爲吉州刺史。劉義雖出呂氏。乃心在王室。有推戴功。景炎新造。拜檢校少保。某軍節度使。殿前指揮司司馬。兼諸路經制。鎮撫大使。廣東西策應大使。劉義乏智略。遇張世傑用事。不知合變。專守法。劉義志不得展。丁丑七月。罷諸使。免兼殿司。帝在井澳。元劉深來襲。陳宜中如占城。劉義不以爲是。撥舟追之。不及而返。夜泊潮灘。俄有天火飛集劉義舟。延燒衆舟幾盡。辭與副統。進開府儀同三司。殿前指揮使。厓山兵敗後。與張世傑同斷纜。奔海洋。世傑死。劉義與其子俱得脫。文天祥謂劉義剛躁不可近。然能服義。始終不失大節。史稱劉義爲其下所殺。皆考其家乘。載厤顛詳。曰劉義字執之。家本南海之龍頭堡。性豪華多才。宋季慨然以宗社安危爲己事。寶祐六年。由上舍出身。授右廸功郎。常熟主簿。再遷靖江府靈川丞。德祐改元。詔天下勤王。劉義起兵。自靈川入衛。其逃歸也。變名爲由義云。然其邑里脅附。與史不同。姑存之。用厓山新志順德志參修。





鄧光薦字中甫。廬陵人。宋乙亥冬。攜家避地於閩。次年景炎。閩帥趙總卿以書幣辟幹官。丁丑四月。甫至。除宣教郎。宗正寺簿。元兵至。自廣圍中度嶺入廣。及廣陷。避地香山縣之黃梅山。與其友裴竹卿。俱挈家寓焉。是冬。香山警。遇土賊。一妻四兒四女三婢十二口。皆焚死。光薦脫走。明年六月。改祥興。隨船至厓山。除秘書丞。兼權禮部侍郎。己卯正月。除權直學士。二月虜至。厓山潰。國亡。投海者再。爲北軍鉤致。張元帥前。令復衣冠。爲指將。初自廣回。得與文天祥同舟唱和。有詩曰東海集。天祥爲書并序之。傳於世。宋亡。張宏範禮之。館於道冰靈家。教其次子。累辭爲黃冠。不許。後得放還廬陵。大德初卒。用厓山新志修。

鄧智字汝思。四川合州人。幼聰穎。讀書龍泉巖中。貧無繼晷之給。則摘樹葉蓄之。燃以代燭。諷誦達旦。如是者二年。文藝日益挺拔。成化丙午。舉鄉試第一。計偕上春官。道經三原。見致仕司馬王恕曰。智此行非但爲會試。正欲上疏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耳。明年丁未。登進士。簡爲庶吉士。宏治戊申。有星變之異。上疏極論陰陽之理。欲退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有以陰主之也。疏入不報。己酉。言事者。逮知州劉概。御史湯鼐。妄言朝政。嫉智者并疏其名。下錦衣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供詞略云。智與今湯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爲判案。獲免。己酉。左遷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雖不能存親識。倚道堅御不受。視事甫閱月。總督都御史秦紘。檄遣董雛修書。得居廣城。士子重其爲人。多從之遊者。與白沙陳獻章爲忘年友。時以詩文相命。居無何。以公委道順德。同年進士吳廷舉時爲知縣。因款留之。邑民李煥於邑之東北。曰右樓村者。建讀仙亭。以奉智遊息。辛亥十月。卒於順德。年二十六。布政使劉大夏暨廷舉賚之。還櫬於蜀。智雅負奇氣。與人寡合。處事慷慨。無阿比之習。孝宗即位之初。嘗謂用御史一人。侍班糾儀。湯鼐嘗論侍。智造其私第告曰。國家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但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及王恕被聘至京。智謂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勿受官職。先請見君。以時政之不便者。歷陳於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二人雖善其言。而卒莫能用。識者惜之。其撥經守義。大率類此。自號立齋。又號秋田子。有立齋遺文一卷。吳廷舉刻之以傳。用立齋遺文金獻所撰傳順德志參修。

右廣州人物傳二十四卷。明香山黃佐才伯撰。按黎民表所撰先生行狀。是書與淑芳集。皆先生少時所作。每傳斷繫以論贊。或有合論數人者。而忠義孝友以下各門。則各爲統論以冠於其首。他日脩廣東通志。則移用之。雖詳略間有不同。然亦無甚異者。迨今先生所修通志。傳本寥寥。重梓不易。則是書正未可輕矣。又先生所撰廣州先賢傳。附刊蕃泉集中。首高固。次鄭宓。次楊孚。次陳臨。而是書皆不載。其去取之義。則不可得而知矣。書中列傳與通志。亦無大異。唯張鎭孫傳。則詳略迥不侔。此則備載其廷對策。至七八千言。而通志悉芟之。豈以其晚節不終之故歟。然鎭孫道死。南宋書宏簡錄備載之。亦未明言其生降也。著書欲長。固可爲之諱耳。咸淳廷對策問。劉壎隱居通議書之。且云。視草學士。不知爲誰。氣卑文弱。黯無晶光。甚非王言之體。而鎭孫所對。則不及詳。所謂據張氏世譜參修者。恐亦終歸淪沒矣。非是書。亦烏知當日對颺之文體哉。黃廣文香石所藏鈔本。殘缺殊甚。爰取粵中志乘。悉心讐校。以付梓人。庶鮮承訛。仍恐不免。辛卯莫春。後學伍元薇謹跋。



27B
第101冊

國琛集

唐樞　撰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

國琛集上卷

　　唐樞

劉基括蒼人博學精象緯志切安攘著郁離子書始謁　太祖以天道後舉者勝一語契之遂置帷幄中多所啓沃以成大功公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知無不言每遇危急真氣勇發計畫立就人莫能測其機　太祖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且曰吾子房也封誠意伯

李善長定遠人　太祖初起兵略滁陽途迎典語稱旨遂置幃幄俾掌書紀已而郭子興欲援入麾下公強不肯行自是終其官典中書省密議寔然爲羣寮之長凡軍機饋餉開國大制度悉所替畫及推戴稱王立帝度德相時識歸真主爲天下臣民先後累陳胡黨纍卒員外王國用少卿陳汝輝疏伸其冤　太祖感悔

陶安當塗人　太祖初渡江迎謁軍門勸取金陵期以帝王救世之功定鼎後開禮樂二局首命公爲學士一代典章悉所從出其開國儒臣之宗乎李習朱善吳沉王逵王景朱升蘇伯衡危素黃稽徐一夔飽徇劉仲實劉三吾詹同葛釣潘廷堅秦裕伯陳桯李翀張以寧牛諒貝瓊或辭勝不適用或才局不善通或成見自是或臨器難伸或老歲不競皆出公之亞焉

取天下在識勢運天下在識事定天下在識本三識備以符翊真主是故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佐劉以後先着屈羣策李以國老和羣將陶以儒術飾吏事皆真主所先具而能兼用之者也精蘊朱緘子房無以辟穀不免惟庸毒殺之慘韓國先老幾矣而志綠業識依違時輩終見所累姑孰以經義倦大用自知三所不如尋亦出守命行省無以昌其所業識天下而輕自照其惟智者之千慮哉

武寧王徐達鳳陽人　太祖起義兵首謁麾下真動靜語默悉超羣英乃命爲帥長從渡江定金陵樞運西征幄麾百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謀無所不成攻無所不克王言簡慮精命出不二諸將敬讋神明所至攻城不屠受降不殺成功不矜至封姑蘇之府庫豈胡宮之美人財貨不以取忠志無疵非人所能同日語也

忠武王常遇春懷遠人忠信智勇膂力絕世佐　太祖飛渡太江霆擊電掃東南郡縣以次削平既復下兗豫遂議北征至通州禁侵暴務安輯人不知兵市不易肆皆愛戴之如父母乃進取燕都尋平河東入秦復率師破關平大寧獲以還

武順王鄧愈泗州人勇力過人能奉法以惠恩恤下從　太祖渡江命守廣德謝長鎗寇城大敗之移戍宣州領兵克徽州破苗楊攻師十餘萬遂取嚴州略浙江臨安大敗張寇於閑林寨擊走僞漢部將命守饒州討陳友諒於江州乃下江西留鎮之復出鎮襄陽西抵巴蜀北控河洛大敗王保保於定西南平溪洞窮追番部至崑崙山而廣德宣州徽嚴饒撫南昌襄陽八州民懷德獨深

岐陽王李文忠盱貽人　太祖之姊之子年十二無毋鞠於　太祖即能軍戰初守累池太及浙江杭嚴東拒僞吳西當僞漢會金華苗衆殺胡大海王率兵趨逐吳以二十萬衆寇新城王與戰衝突敵陣中格殺滑之尋提兵北伐獲元皇孫宮妃復移鎮西蜀已而副中山王驅馳山後至白登三不剌攻大寧高州大石崖皆克之王釋兵家居恂恂若儒士尤耽羣籍聲色之事澹然

襄武王湯和鳳陽人驍勇饒智略始從郭子興　太祖取和州遂委心奉之從渡江克常州江陰平姑蘇論降方國珍殄姚大勝畧定閩中諸郡同中山宋國北從趙代復下蜀討五開山猺王臨陣決機有語及兵法輒笑爲泥古又善結壘城郭海上多遺世澤

郡靖王沐英鳳陽人八歲歸　太祖憐其孤幼以子鞠之年十八出鎮鎮江綽有聲績內托肺腑外秉節鉞以麾諸夏南平閩越擒陳友定西畧昆崙達洮流河抵犍牁踏夜郎躁烏蠻生擒以世下車里八百平緬皆虎視以雄遂晉鎮之王以仁智爲理闢庠序以示禮迎官常以示制均政役以示安邦撫集以示殊破恩倫法以示怒泣俘馘以示恩諸部懷仁服義豫附輯款收真土貢以充軍實

大王元祀開國奏膚表表無以尚之以鋒鏑莫若行伍以行伍莫若幃幄以幃幄莫若神武而不殺是故有取焉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盍復有可言者乎濟濟多士揮霍歷突曾是不少則非所急聞也敢僉列如左洪武三年大封功

臣公六人李善長徐達常茂李文忠馮勝鄧愈
侯二十八人湯和唐勝宗陸仲亨周德興華雲
龍顧時耿炳文陳德郭子興王志原鄭遇春費
聚吳良吳貞趙庸廖永忠俞通源華高楊璟康
鐸朱亮祖仇德胡均美韓政黃彬曹良臣梅思
祖費聚十七年所定功次功高望重皆總兵者
八人徐達李文忠鄧愈湯和馮勝沐英耿炳文
吳良專海書而聽指示一人李善長以宿氣而
功封三人鄭遇春王志原費聚隨軍征討有功
十九人周德興郭子興趙庸仇成李新俞通源
謝成張德吳貞江興祖陳桓張赫朱壽廖永忠
陳德顧時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自建功者十
五人傅友德藍玉葉升曹震張溫王弼郭英曹
興周武吳復金朝興薛顯胡海張翼朱亮祖因
父而封四人常昇康鐸陳斡濮璵來歸者七人
韓政曹良臣楊璟陸聚梅思祖黃彬胡均美然
得與功臣廟祀惟二十一人徐達常遇春李文
忠鄧愈湯和沐英馮國用胡大海趙德勝華高
張德勝俞通海吳良吳貞康茂才曹良臣吳復
耿再成茆成孫興祖其至今子孫得襲封爵者
惟黔寧中山兩氏餘皆廢罷

長史桂彥良通經史百家言嚅嚌儒學洪武六年被
徵自本賜宴諮以治道對曰道在心心不正則好
惡顛而賞罰差太平未有期也屢援經訓獻納
太祖每稱善有以墨敗官者處死力諫當如律又
問法行數犯曰用德佚用法勞嘗進　皇太子心
圖及上太平十二策　太祖曰卿帝者師也

陳遇金陵人博究經史有治才　太祖召見禮甚稱
先生而不名日侍帷幄坐久必賜宴間命廄馬送
歸東駕三幸其第先生竭心攄悃所獻替悉保國
安民至計授學士者再固辭授侍郎固辭授禮部
尚書又固辭乃不復強之以官欲官其子亦辭謝
眷待之隆亞於勳戚

陳雅言永豐人為人明粹剛直有用世之志窮研經
史為文章充衍有格氣慷慨尚義能急人之困損
所有而不恤洪武中為教諭

章溢龍泉人弱冠從王叔剛游明用世之學嶽以布
衣集鄉族以捍大患及見　太祖擢僉營田司事
巡行江東兩淮僉浙江湖廣按察司事命征八蠻
守處州隨職效勤事咸中其區畫及識分屯料阮
德柔設水軍所計文忠取建寧不爽尺寸惜不為
大用令當安攘之寄任其馳驅耳官至御史中丞

許瑗諸暨人好學兼志能以忠信許人且識攻取之
術以儒士謁　太祖因說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海
鼎沸豪傑才勇之士勢不獨安有勇略者可以馭
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識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
非收攬英雄難以成功　太祖深然之命為博士
尋守太平偽漢陷太平許不屈死之

志士騰才不可以無具經義之為功大矣而迂
儒泥古不以為是心注腳則豈善窮以致用哉
桂陳之施章無大用而許以殞滅後世疑其泥
焉然而其為具自在矣　太祖以不礙之心隨
在聽而取之其亦一時之馮翼哉

學士宋濂金華人少慕古人之學研究經史析理精
微而泛濫於百家言悉得其旨要乃發而為文雄
麗溫雅浩然不息元末避亂龍門山太祖徵至甚
眷之命司制作一代典章文物承旨撰次皆傳後
大紀述天下無賢愚識不識企之日本得潛溪集
刻板國中高麗安南使購公文不啻拱璧公坦重
任真不忤物為人紿亦不較



待制王褘義烏人屹然有奇氣人初見若不敢卽一
言之入則情義藹然於經史百家無不究其極其
為文宏麗沉雄　太祖初渡江禮任之洪武五年
使雲南諭降梁王辭嚴義正梁君臣駭顧已有降
意會元使脫脫以徵餉至欲連兵拒我乃以危言
迫梁王拘匿歲餘殺之

吳伯宗洪武開科狀元金谿人性勁直不阿忤胡惟
庸坐謫鳳陽上疏論時政指斥惟庸罪狀不宜獨
任以政召還尋忤旨復謫教諭亦召還拜大學士
尋復以事累降檢討初業舉識者見其文嘆曰此
兒玉光錄氣終不能掩後果克然

侍郎曾魯新淦人七歲能暗誦九經稍長泛濫史籍
凡古今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革悉能言之
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橫見疊敏十九詔廣伯生
知博而反說於約　太祖起公修元史當舉言滿
騰公歷舉傳記答之時謂公能以言為筆宋潛溪
以筆為舌

胡翰金華人學博無所不究為文章明潔簡峻論議
出人意表句灑然不落塵俗之態雅好泉石幅巾
短杖著書以自樂有勸之仕劇謝之太祖聘致授
衢州教授預修元史初學古文於吳淵穎某慨宋
潛溪攻舉子業移書招之同學

趙撝謙餘姚人雅進古學欲探造化之原洪武十二
年聘至京修正韻與僚官不合歸二十二年再徵
起教授瓊州作瓊臺布學範傳六書本義聲音文
字通授造化經綸圖說集補前聖戒書隨物書之
以與起斯文為已任變俗自茲向風矣

人文以華國炳炳朗朗郁郁彬彬夫豈什藝之
締繪哉後世枝葉於言則何以利使往也茂州
之役三市街之㧑使越而國之尚或有處北山

三黜之羈玄探強記之勞皆本吕其所展然岂歸
乎成家天常以翊物理則烏乎可泯耶
宋訥大名人勤循矩獲不妄言笑洪武十三年徵詣
公車授助教橫經發難擊節廓塞學者如客得歸
歷陞太學士會國學成生徒日夥而議主者往往
異候師生相訐教尼不行　高皇簡命公爲祭酒
公釐正宿弊倡學規立師道提挈鏈磺不遺餘力
當開國初博聞擒藻尚宋公上不少公獨能得
士得吾考諸監規尚在也而垂訓迄於今爲烈
信在此而不在彼
魏觀江夏人讀書勤苦不輟倜儻有治材　太祖物
辟入詞垣多所制述擢祭酒尋謫縣令後守蘇州
時懲陳宰苛政戎事倥傯百物彫耗禮文衰落公
能力挽躬率風教勸典課績爲天下最後以御史
誣劾典士誠既滅之基遂罹害太祖卒悔之命所
在致祭哀嚮有加
尚書錢唐象山人任真有耿槩嘗被召講虞書陛立
有紂之唐曰陳古聖言不跪不爲踞諫宮中不宜
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　太祖悟賜飯
并撤圖
陶垕仲鄞人清介自持洪武中爲按察使專治贓吏
布政使薛大方貪暴亦按其狀劾罷
才不可露露必有有我之勝勝則氣召而軋之
軋則窮其不窮華乎
徐勣國初桐廬人戴黃冠服白鹿裘履綰青絲絛性
尚風義章綎不能羨自幼有俠氣視法應士如無
物已而悔受章句暴輒操觚觸然已而復悔是囊
書魚世人生貴適意乃放浪山水歌吟於雲烟出
没之間與江漢淮浙名士相摩切人莫測其涯際
兜陵故人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輒衣食之病爲



汪藥亦爲殲斃久且弗懈事平具送遲其家
王冕越人磊落有大志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
下東吳渡江入淮楚北抵燕都歷覽名山川搜訪
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呼酒悲歌隱山谷中著書
一卷坐臥輒隨秘不使人觀曰吾未即死持此以
遇明王當佳風日一賦覺盡不休皆鵰騫海怒譋
者聳毛髮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
天地間白玉合成使人便欲仙去　太祖致冕恭
府授諮議參軍尋卒
杜環金陵人侍父官游好學飭謹重然諾好周人急
父執王事常兄恭死於九江家破母張氏老投兄
恭知交無所納訪歷至杜懸鶉櫛雨謁之杜禮迓
閔猶養杜貧危強率其妻馬氏敬事母母性褊急
少不愜輒詬怒杜私戒其家順之勿以困故爲慢
卒則爲瘞且時祀焉杜後補晉王府録事
洪武宋姑蘇三高士王賓韓奕錢芹時郡守姚善右
賢請王陋巷自述名以歌王報謁至府門再拜而
返守造迎王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韓先
入避太湖守嘆曰韓先生面得幸承乎又紹介侯
錢錢請伺月朔胥會於學宮至則出一簡授守乃
守禦制勝之策守嘉尚後薦爲行軍司馬
高啓吳縣人攻苦力學詩追唐大家文亦汪洋麗則
張士誠據姑蘇公避居吳松江日詠歌自適與時
俊楊基張羽徐賁王彝杜寅張憲周砥王行宋克
輩遊尤好權畧論事數中肯綮　太祖召充兩制
史館授編修擢侍郎乞歸復居江上銳志不少衰
以故人魏觀爲其郡守坐誣以連死
花雲懷遠人驍勇絶人貌巳俠魁諤　太祖於臨濠
甚奇其才命將兵蹂躪羣盜若秦窠流屯復祭公
忠義可信任命宿衛左右後守太平城陷僞漢縛



公急公吞身太呼縛角趨吞守若刃斫五六人遂
碎公首縛於舟檣叢射之至死罵不絶口
張飛卿無錫人氣岸孤鶱面如頳玉盤雙瞳炯炯照
人見有媚側雖達貴人必面折其當孝義恭儉若
俯然有古長者嗜學愛孟子養氣章及從爲子姪
誦之援毫爲聲詩森棄國初胡豫章圍無錫呂持
莫天祐不肯下傳令屠其城張夤身往來胡莫說
解所全活數十萬人
孔子不得已而思狂彼其浩通退觀嗓嗓古人
以爲踦聖有地吾弗能已得免文宣之戚乎若
王生冕當表而列之一至梅花屋爲竟日之談
無及矣異世耿然
姚善安陸人洪武末守蘇州時承夷脩靡習豪室倨
用尚明法以整之罷者或吏籍持短長賊論蠭起
善洞達政體周合人情張地寬寄各協事宜由是
吏民畏名檢率圖趨義轄稱大治爲列郡冣功難
兵至杭大義以死
練子寧新淦人洪武乙丑對大廷即極言朝失無忌
避　太祖嘉之擢第二自少以名節自砥礪聲望
蔚然一時以文學行誼顯之建文升吏部侍郎參
所建白尋改都御史靖難兵起廷斥李景隆賣國
秘謀後以不屈族誅姻戚被逮論死者百五十一
人戍遠方者數百人
鐵鉉鄧州人初爲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太祖喜之
每法司有疑獄久不能決者屬鉉片時而成尋擢
山東參政靖難兵至城圍月餘不下忽以計紿
文皇甚知不能克乃棄去後登極擒至令一顧不
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體至死尚罵聲喃
喃也
陳廸宣城人通經術有志操任雲南布政大著軍績

陞尚書疏議清刑獄集流民免徭租皆切政體靖
難師起破命督軍餉即陳論大計及文皇登阼罵
不屈同十鳳山等六人就戮乃烹鳳山舁今僉公
尤肆指斥
悉古死事多烈情癖直即之鎮思以遊授政乃
若兩得之不尤見其從容酌就乎可與共學可
與立
方孝孺寧海人讀書務精思力踐擔荷綱常羽儀斯
文慓乎其不可拔其爲文辭甚森蔚千變萬化不
主故常而義意渥然常新一時士類推服建文倚
重之靖難兵入以衰絰哭禁掖肖其族死者八百
四十七人
甚哉死生之際之難言也公能焉信而未嘗不
好學能守死而未嘗不善道然則其至焉否乎
吾不得而知之也造化旁根不經不史不死不
生不文章不節氣古三代之英宇宙一拗故先
死事而盡其生色相太虛故隨所學而藏其用
天人同源故致其道以畢吾性公英寃入天以
繁風紀若正學不墜地以爲學士憑則尤快也
又曰嘗見許給舍談及革除事輒泫然悲之以
爲諸公只剩知了自已死事因言吾鄉嚴尚書
後事而死或老成用意不徇耳目安知其無所
存者乎又曰時侍讀樓璉當遜志處決後繼召
樓入惶懼受命歸語其妻曰吾將以全爾輩及
夕自經死是有所存者樓金華人
高巍遼州人名軼負奇氣論事欲治其先萌建文初
諸藩叢未作疏論時致借漢以爲喩效賈誼太息
欲定經制執幾先以全親厚極數千餘言人未以
爲的言及靖難兵起願使燕軍上書亦極數千餘
言狠狠陳說大義曲爲分處慷慨從容奮不顧危



禍書再上不報　文皇臨御自縊驛舍死
黄子澄分宜人少務學有俊聲建文初爲太常卿諸
藩不靖公朝夕黽勉與本兵協圖靖難師起遣將
調兵多出指畫及大將李景隆敗奔公哭諫當特
誅不聽已而徐凱盛庸相繼敗顧民等降公折膺
大慟曰大事去矣後以北檄攻公急借論南徼以
圖舉　兵文皇踐阼族誅一子易姓田奔咸寧
齊泰溧水人建文中爲兵部尚書劭　大祖召公問
邊將姓名公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圖籍公出袖中
手冊甚悉　太祖太喜漸將傳位建文公預受顧命
靖難兵起公戮力竭心五内閫外嗣君惟召學士
華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宗翰事遂不可爲矣
廼族誅
景清眞寧人氣倜儻擔負大節民有女爲妖所憑公
館其家妖不至乃書景清在此四字粘其戶妖竟
減　文皇御極死事者甚多公爲都御史獨晏然
侍朝人以其素少之一日早朝星者奏文曲犯帝
座甚急　文皇意固疑公及見公着緋衣遂檢之
而得所帶劒不屈而死
紀善周是脩博學富著述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義
不苟取靖難兵起陳論大計及指用事者誤國衆
共譏㨶之屹不爲動　文皇師駐金川門宮中悉
自焚乃留書其家别其友江仲執解縉胡廣蕭執
楊士奇付以後事入應天府學自縊死
高之死死先見者也黄之死死勤王者也齊之
死死忠事者也景之死死報讐者也周之死死
仗義者也時則有若侍郎卓敬給事中陳繼之
御史曾鳳韶長史陳通皆先見焉而死編修王
叔英拾遺戴德彝少卿胡閏尚書侯泰侍郎黄
觀郭任經歷宋徵給事中韓永知府陳彥回知



縣顔環皆勤王焉而先侍郎陳性善知縣顔伯
瑋鄭恕州判鄭華都指揮馬宣末鑑皆忠事焉
而死尚書張紞給事中黄鉞廉使王良都御史
程本立茅大方御史高翔井霖魏公冕少卿廖
昇寺丞鄒公瑾教諭王省舉人劉致教授陳思
賢皆伏義焉而死
姚廣孝長洲人從釋氏學善詩文炯有謀畧太祖命
十大高僧分往各藩府勸善公適至燕藩住慶壽
寺時　文皇已有密謀心許公可托不敢言試公
一聯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公卽對曰世亂
民貧王不出頭誰作主遂稱旨置幄中凡機遣機
向悉公指受賜今名官太子少師封榮國公謚恭
靖
佛久傳而先其宗旨故後世號名其家者盡事
寂遺棄人間事而佛之敎遠矣詎知其所謂寂
特静明正覺以肇世修豈外人道自嫉以求性
哉夫佛之爲言覺也諸法實相名員滿覺生天
生地生人生物只一點靈光不息儒與佛同之
故能主宰宇宙紀綱民物纔無量功德圓滿彼
直以頓門敎異於儒直下卽見性却墮日新之
學故非上乘根不能以小果責報分然一有證
悟造化隨在入手恭靖者已闖其門稍稍得力
夫豈小兒牟鹿之機耶高僧爲道衍似杞衆復
宗渤悉密廷峻懷渭子梗道衍郎恭靖法號
太祖親授爲崇禧寺設無遮會
胡廣大學士謚文穆吉水人　太宗簡入內閣七人
以公爲首推論思宥密十有七年始終一節而輔
導東宮扈蹕行幄時各有發明有請封禪者公作
頌卻之其纂修充總裁官鋪揚文治爲一代大典
胡儼南昌人博學爲文尚純實　太宗簡入內閣有

顧問必從容審度而後陳不以才智先人及兼宮寮所對皆切人情後擢祭酒公自處濟素謹於報施遇可否利害必撥議以求至當群論中有不合即引退不與辨以故所至能全交

解縉吉水人自幼穎悟絕人宏才浩志奕闊通捷其爲文辭勁意精不經處語出口人輒不能到　大祖寵眷大庖西室進覽萬言拜御史　太宗簡命入內閣改學士命許侍朝十臣咸切當及察議建儲公以正對淇國公丘福泄其議漢王遂構公外補尚書李至剛復誣公怨望逮繫死獄中

文閑初延膺遴訪迭七俊邇翔於齊濆之表而凡無所祖豈直以鍵翮乘風雲上乎孔子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要亦有獨螢丘隅者在二楊尚矣文穆以無機而通東湖以篤實而慎故李永終譽黃文簡金文靖亦能免於其世而大紳儁爽百倍俗輩乃竟墮時網撫世酬物之機奚侯深長思耶

楊士奇泰和人少師謚文貞爲本朝文賢獨步立朝務大體殫精從容事無不舉而卒不失其正汪如也不可以偏長目凡以名節政事文學聞於世者舉不越公度內其寵遇亦無過之在內閣四十餘年正統七年卒

文定公楊溥石首人以文學潤飾太平大制作咸出其手時號三楊以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公爲南楊云公永樂中爲洗馬下獄十餘年家人供給數絕根又朝命叵測困圄厲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公曰朝聞道夕死可也公爲人謙雅無大小無敢慢祈鄉試首選考官胡儼批其文他日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學公孫弘之阿曲後果如其言



文敏公楊榮建安人器識通敏擁佑三朝永樂中有邊急三命公往其肅討之及辨解李夏之怒己政和麗水之征兼交阯平高煦扈從延邊之駕秘殊塞外之喪治平靖難能不繁餘力而疏闊自飭無大小歸心焉

少保黃福萊州人才識夐不凡而忠貞及以居之以衛經歷上書論國大計　太祖奇之陞侍郎永樂中陞尚書命撫文趾兼綰藩臬章公政猷惻怛視民若己子勞輯訓飭通其好惡漸拊之衆依依不忍釋　仁宗召公還衆泣以送未幾復叛復命公往平之　宣宗朝舊臣依違承順公持正不阿命覲戲園棋皆以正對不擅從正統初參贊軍務憂國愛民者而彌篤謚忠宣其歷官俸餘悉分贍媚族

忠定公蹇義巴縣人初授中書　太祖命朝夕左右者九載公謹事愈篤永樂初擢冢宰時欲盡覆見行款例公從容陳說本末　文廟以公忠實從其言嗣兼宮僚留輔監國公政體明達孜孜啟論無倦及命兼禮部事撫愍應天雖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公於仁宣二廟靖獻密勿量擴交與未嘗一語傷物

尚書夏原吉湘陰人謚忠靖雅度能冒物臨政善酌大體筮仕工部若老吏同官所疑者日環左右嗣經畧南服董辨工材隨在必效成績及輔導儲宮扈從行駕特於公倚重至命統署數章其預　仁宣廟宥密汎不能述公而事各就公籌公阻　文廟北征及定國恤從征漠庶人倉卒酬理若卒居坦然

陳敬宗慈谿人莊持好禮善論議　容止沉潛於經史百家生平所自負於人鮮所推讓爲文雅厚而



暢永樂宣德間居大學一十七年卒以斯文自任常會食諸生稍有失儀即不宥公等飲至酩酊猶自儼然若未嘗飲者人服其德隅

文端公王直泰和人　文皇往來北幸或留輔或扈從正統景泰間任冢宰已巳車駕親北征公率廷臣上疏極諫不從明年議迎駕公以正對與安益不爲世阿者也時與金谿文安公王英齊名公號東王文安號西王論者以二公德業各如其名

胡濙武進人不治教能以其意周旋事爲必得其正乃已人終其身不予知究其心蓋無悔也初爲給事中　太宗察公忠實命廵訪異人公歷久還報賜坐語四鼓時意有所屬公力保護其間正統初提學黃潤玉行部田州遇建文云彼時胡濙假尋張輮捷實尋我縱我入蜀久遊雲貴至此遂傳還至京　仁宗爲監國値有飛語　太宗命往察之公密疏七事表其誠敬孝謹　仁宗頗致疑不大用公及閱舊章得密疏乃明公爲禮部尚書給事中林聰忤權貴坐死公移病　景皇帝遣問之公曰聞聰事心悸成疾聰遂得末減

平江伯陳瑄合肥人謚恭襄累立戰功永樂初歲董北京海漕百萬建倉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築淮楊海堤八百里尋罷海運浚會通河通南北餉道疏清江浦以避淮險設儀真瓜州壩港鑿徐州呂梁洪築才陽南瓩湖堤開白塔河通江築高郵湖堤自淮至臨清建閘四十七遂淮徐臨通倉以便轉輸置舍卒導舟設井樹便行者公微密綜理善任使均勞逸秋毫不政於下故能倡此永利

錢本中永樂中知吉水縣能以簡御煩民樂其故操守甚堅門無私謁去任民思之不忘後復來民歡

迎如嬰兒見慈母卒於官民乞留葬本邑爭負土
以營封塋
論本朝人物至三楊黃夏諸君子輒舉手加額
見名臣像不能不歛容有而信決善惡之機挺
乎自樹豈不偉耶嘗與萬文憲語因舉論語善
人章析辯之曰善人非質美能舉其質之美者
也人性皆善人善皆可欲可欲而不欲則受變
於俗受變則不有諸己能使其己自有非致力
猶情不即合而去乎萬曰然則善人學矣乎曰
否學則不自有其有故能善與人同以其所有
而復取人之有以爲有是以日新富有其優入
不可量故善人道實學者心虛實能立本虛能
受物立本可知可行受物可久可大萬曰然則
善人瓆乎于曰否道莫大於善矣大聖神善之
所結也賀外是而復有加焉者乎

廣寧伯劉江總戎遼東謀畧不凡永樂十七年倭艦
三十餘直逼望海堝入寇劉不經意只餉師秣馬
率其部爲伏約以識號賊至大勝之斬首無筭師
環逼令開西壁縱之復夾擊生擒數百海上倭艦
之敗無踰此者

戶部主事王良特達豪邁有機畧有御衆才太宗知
其名委督餉口北威服上下雖英國恆出師亦屈
勢相迓後有部堂繼董乃事無能比也

周新南海人永樂中爲御史彈劾不避權要知無不
言雖屢犯天威言愈懇切朝堂咸畏之號稱爲冷
面寒鐵公或有怖小兒曰冷面寒鐵公來輒匿去
擢長浙藩憲風裁益揚屬吏皆股栗倚柴相變爲
滌素有錦衣使浙受贓公捕之被誣訴於朝械公
至御前猶猛白其狀不已命肆諸市是夕奏文星
墜 天子悔之



鳥墮鷙鼠怯狸魚之畏獺也豈盡以其力勝哉
先有奪其氣耳雄者能服人心類此然以善服
人不若以養是故久而有窮其不窮者乎

顧佐太康人爲御史轉按察副使召爲府尹守正嫉
邪吏民畏服 宣廟朝爲左都御史時競侈靡仕
習援曆妓婪畧成風不爲異公剛直不撓糾肅百
僚雖豪貴置之法朝綱大振論者擬爲包孝肅天
下想聞其風采

李時勉安福人謚文毅老成修潔剛正任事永樂末
殿災公在翰林陳十五事皆中時病後復言事
忤旨繫獄洪熙初直言進諫命力士錘十數瓜不
死未幾又言事下獄 宣宗召復其官一日懷金
錢至吏部撤地令諸臣拾取公獨正立 宣宗以
袖中餘錢賜之正統時爲國子祭酒教化大行爲
王振所怒搆以罪枷於監門諸生羣疏願代之
人有爲善則信有諸己無賴於所遇

尚書周忱吉水人謚文襄宣德中始巡撫南畿前後
凡二十二年督理歲漕鑄鐵量定支撥減重額徵
稽羨餘立綱運處蘇揚鹽利計聽濟修圩岸罷水
利均加耗以蠲貧乏置編圖以奉通欠立收免以
省冊費建倉廒以便撥貯處草折以易輸送定金
花以抵京俸起布式以杜奸僞收帶徵以禁馬頭
公謀慮深長善採衆論故巨細綜畫東南賴以晏
然
文襄下心體物博詳輿情建南服永利幾於不
自有可以謂取善乎曰以其事取諸人者也即
其治漕雖聖賢之道何以過此曰禹治水后稷
教稼猶同乎曰禹稷之心無其事之心也能以
無其事取善然後爲性學曰自耕稼陶漁以至
於帝無非取何如曰舜豈取耕稼陶漁及帝事



哉隨在以正其心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其心若
決江河沛然神通莫之能禦也

況鍾靖安人宣德中知蘇州府至則舉屬僚倚卒不
法暨豪右恣侈者繩之不少恤奏減重額虛徵粮
合一百二十萬餘辨釋誣入軍千八百餘復逃戶
三萬六千七百餘他如種種興革皆紀綱大務正
統五年滿秩郡民舉八萬餘扣闕請留乃再任七
年卒於官民哀之若喪父母
時尚制科謝祿業况政特至是極乃起家吏員
卓哉雖修信無賴於所起

張宗璉吉水人宣德中常州同知廉介寬厚鞭策不
施而事無不舉有清戎御史峻法誣民爲軍張堅
執不隨卒之日衣衾不能備民老壯奔走哭於庭
皆極哀

侍郎王賢博通今古廉約自持宣德中自爲御史至
藩省毋疏食不厭人呼爲王青菜

韓偉溫州人爲御史出巡河南鎮重有體一方藉以
爲安及轉河東運使清操特著多所建白

唐海歸安人廉袍迥立報矩幾以中展宋雖權要不
少借郡曹歷守郡二十年家無拓於未仕郡民祠
之

魯穆天台人英風正誼內恕外嚴宴睹欲薄滋味壞
焉有塵外之趣而官歷都憲克就畢乾
本朝至 宣廟開國六七十年太平侈靡上下
豫遊儒素故風士不以爲習而民皆安之空谷
足音尤驗能立

英國公張輔謚忠烈脊符入歷事永樂洪熙宣德正
統累立戰功征交趾生擒黎季犛漢王謀反密遣
人計公即縛其人以白事得早覺公爲朝廷眷毗
寵渥日隆官至太師天下倚以爲重四夷咸知其

名權璫王振視大臣如屬吏獨禮公
都御史陳鎰寬厚清慎宣德中鎭陝西民賴以安者
十餘年每還朝必遮道送之不能合及復鎭歡欣
鼓舞迎之數程或久旱至則大雨饑則賑之人謂
沉恵太過而短於激揚豈知公之存哉謚僖敏
吏部尚書郭璡精吏事簡切不泛臨事從容喜慍不
形於色正統初因蝗旱旨咎諸大臣衆欲乞歸公
獨以主少不可云受先朝付托若皆罷去不以懟
乎識者韙之謚
魏驥蕭山人謙虛守禮簡朴性成雅然若不勝衣初
爲教官汲汲以成就人才爲務及入考功以清正
聞正統初歷冢宰時王振精寵大臣交媚之公曾
用一帕振亦不較且重之厚德雅望年九十八終
遺命不請謚歿後謚文端
虎據於林豝遊於澤非鴟鳶之譬鴟鳶從而嚇
之以其嗇異心之故也牛牧於田豕豝於圃非
烏鵲之馭烏鵲從而乘之以其無異心之故也
英國崇倚陳毫瞻懸郭魏終始信無所覬於外
用此道也然陸象山有曰馴海上之鷗狎呂梁
之水可以謂之無心而不可謂之道心其復有
所慊乎
學士曹鼐才志通爽預經筵敷納甚明暢正統末扈
從土木稚璫恣挾進兵成國公朱勇滕行聽命尚
書有竟日跪伏草中噤無一語者公抗聲曰臣子
不足惜社稷安危之繫曾無念乎尋被難謚文襄
尚書鄺埜郴州人饒射績處勉勉於學永樂中爲御
史命察閩鈔法按犯逆倭寇失律擒山海關賄吏
救活脅從疫人辨石州民不軌之誣皆以廉平稱
宣德中陝右牽亭宜川饑公爲移粟移民後擢尹
京兆節用愛民豪猾不得爲術正統初擢兵部公



務惜其力養其銳氣以待不虞天下總小旗例試
京師受代以公請免已已扈從遇害謚忠肅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修短有數夷險自天
土木之變死者十萬餘人而臣工且五十二員
穗偃靡腐無所見於其生則無所爾於其死中
間所惜張公輔王公佐然英國老不克役戶書
弱不任事其耿耿不死獨曹鄺兩公而已嗚呼
安得吏進於是求可夕死於生存之日哉
侍講劉球性廉介從弟爲縣令奉匹縑却之又却蜀
王厚餽議論慷慨不爲阿比之習平居切於憂時
正統四年京師大水民饑具陳築泄拯濟之方時
北虜及麓川酋不靖上疏請罷南征以專備北八
年進言權不可下移王振怒下錦衣獄指揮馬順
阿振意通有董璘圖文常順栲織令招球所書謀
當朝拵出支解其體海內冤之謚文愍
衛勢焰之初爍操政源之極戕克殺而明大愍
之不可及有世心者皆瞠乎其後矣然信而言
道也近而言情也當事而言忠也諷而言幾也
待而言重也則文愍之爲志不甚可悲乎哉
楊洪昌平侯起行伍有機智累立邊功善用奇劫虜
營搗其虛胡人呼爲楊王宣德正統間受知寮匆
謚武襄
襄城伯李隆凝重宏遠識大體守南京最久雖富貴
擬王公而雅重斯文特恭下士之禮正統中以得
人心見疑召還京乃托近聲妓以計自安後代者
數易莫能繼其美者
郭登定襄伯鎭大同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巳巳之
變力守邊疆大小十數戰設飛天網攪地龍等法
發其機須刻數里皆靡又置砲一發五百餘步謚
忠武



蔣貴定西侯起行伍有膂力與士卒同甘苦善擒賊
巢穴當陣必先直衝部下亦以死向敵用是數取
勝北胡西羌咸憚服而麓川之征公之功居多但
不識字短於謀然天性朴實能聽人指示謚武勇
都督山雲徐州人深沉有將畧用兵如神其持廉守
正文臣中不多得正統中鎭廣西踰十年馭土官
以威信且秋毫無犯終始不渝謚襄毅
開國盛時武文一允故羣功冑辭銜於文牒之
上承平久械樸化爲士始以牙纛爲藝由是天
下無武麓川之役是爲正統四年王靖遠驥始
以總督名而總兵咸聽其節制則自列於戎籍
者能復有蹶然起耿然不自屈者乎若羣公可
謂不世有矣
張需長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渠有淤者廢水田數
十年張程工費曰守疏之三月而就及守霸州置
戶籍以驗勤惰民生理日滋又善捕蝗郡郡悉效
其法嘗治豪右之復民者被譖於王振下獄杖幾
斃見謫戍邊
曹端霍州訓導專心窮理之學躬率子弟及調浦士
子爭欲得之不釋竟終於霍一郡人罷市童子亦
悲泣上官不敢以屬禮相遇至其境必敬謁之凡
考校必質之以至去取其初信佛曹作夜行燈一
書獻之父即舍去所著述尚多
李茂弘正統間考功郎爲人恬淡有識見與人寡偕
合內閣李文達雅敬之卒不樂於仕而歸
周于良錢唐人正統間爲職方郎苦節縮縮自持譏
退數竇戶產以支官費有千戶王者以事褫職周
愛其材貸之已而王祿其臧從持三百金入酬周
駁而大叱欲暴於公因伏罪哀免乃麾去凡世庶
士類儻刻削迹此知其非世庶也

鄺子輔郴州人以訓導謫職歸教其子埜登進士埜
爲陜西按察使以俸易一紅裙寄之大怒曰不才
子何緣得此不義物汚我即封還切責之埜欲致
父俾承顏之曠以聘典文衡圖之大怒曰父在子
宦壞何以示防且將以遺笑又切責之埜由是益
勵其操
　世運大康人懈於名檢瞿瞿艮士以羈孤爲能
　存乎之義千金一瓠又奚暇少之
兵部尚書于謙錢唐人自入官所至著經畧朝望特
除己巳大駕蒙塵公誓不與虜俱生整槊操練甲
勉百方動切機宜正誤國之罪懲失事之臣阻南
遷之策尊嗣君以定國威選材將以當敵懷皷協
中外輯安四方卒使社稷如故鑾輿復還纖芒皆
公力也天順復辟公磔於市卒之日道路咨嗟大
日無輝謚肅愍
　論忠贊至肅愍未嘗不高其功而悲其報及語
易儲事輒閤舌歧疑偶見唐史編論曰是有大
難處者社稷一綫繫肅愍去留以　景皇之鋭
念不可以口舌諍兩可一决未爲依違大白疵
清議之間汶然心淚不知幾成肯宣推功利計
哉又曰道不可變以難易易心非乎哉曰禮從
時事從重勢從順守故轍以覆公餗罪尤大矣
　肅愍肯怨爲耶
楊善興濟人景泰元年爲都御史　英皇北狩歲餘
欲遣迎難其人公負忠義之氣慨然願往虜遣騎
慧偵之先以辭鋒挫其鋭暴及見也先風槊射虜
應對不窮及覆開論朝廷威德及脩好生向善
之心遂回鑾輿以歸如公時奉公職不見辱而能
　成功若晉與宋千載一人而已謚忠敏
高穀直隸興化人謚文義端簡廉靜不比匪人正統



　宋入閣己巳北征公居守當乘輿播遷羽檄旁午
朝議異同中書趙榮欲迎鑾即解金帶爲贈給事
中林聰忤權貴置重辟公力救之內閣寮考官劉
儼黜其子不公命公覆試公亦爲救之時蕭鎡守
似矣而歉於公務苗衷諸似矣而歉於公施呂原
厚似矣而歉於公達馬愉慎似矣而歉於公廣
商輅淳安人本朝中三元一人正統己巳入閣時
天子蒙塵人心洶洶公力主羣議請郕王即真阻
抑南遷之說及回鑾盧忠妄言南內事并黃竑言
易儲事公多阻之已而曹石用權公數裁抑被嫉
言官構論削爲民成化改元復公官首疏新政八
事及陳弭災七事復陳弭災八事力爭慈懿塟禮
請復景皇號謚辭引立東宮疏止玉皇閣齋醮疏
　汪直十罪以罷西廠謚文毅
林聰寧德人居諫垣正色讜言劾大監王振家僮張
　伯通奸狀內侍善增駙馬石璟有罪皆劾之勸迎
駕禮宜從厚以忤時論憤沮易儲之舉至不肯署
名議牘幾入重辟有詮法未當輒指斥時宰以是
嘶之釀公左遷天順間爲都御史巡撫賑饑山東
靖盜江淮整飭大同所至有惠績及綰院章長刑
曹風裁屹屹足鎮浮薄而繫人望謚莊敏
尚書程信河澗人負才智以當世事自任正統末上
疏劾危從者失律及追罪首禍薦徵辟瑄等數人
時命公捍虜都城備出經畧皆切實用景泰中陳
中興固本十事君心政體及覆數千言聞者壯之
及督偏廣寧破松番夷寇天順中巡撫遼東著有
勞績成化初平山都掌叛夷參贊留務獻納謀謨
宣威戢暴實兼文武之功謚襄毅
布政夏寅華亭人好文學揃而爲辭能自出機杼多
　晉心當世務以諸葛武侯范文正文文山自期待



開朝廷有善政令即喜形於色嘗疏論兩京離合
之勢以制天下重臨清徐州以固南北咽喉及論
文廟禮樂之數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材之
類皆切於政本又曰此生不學此日閒過此身一
致君子之三惜識者以爲名言
陳俊莆田人慎持清白位尚書蕭然不異布衣其爲
政知大體初以部屬督天津宿遞上疏乞免尋督
餉兩廣假以便宜令越界鹽商引輸二斗以足之
京饑令監糶公約射利者糴不滿石及佐戸堂部
事凡出其所裁處諸屬輒稱如欽金然謚康懿
年富懷遠人公廉執法遇事敢爲不以利害貳其心
正統己巳督餉濟邊有勞績所至察民隱革奸弊
尤嫉贓吏流民聚南陽陳州十數萬公爲審伯撫
定之皆願爲編甿及爲戸書益懋毖以國計爲己
任關中數用兵舉楊璿余子俊可任司饟更曹以
爲侵官公上疏極論爲賢爲國之道謚恭定
都御史軒輗鹿邑人狷潔性成和資常祿非其分雖
纖介不取四時布袍疏食在任使淮上冬時溺水
衣盡濕有司製衣一襲堅却不用以衾裯裹之公
爲御史按察使振揚風紀故舊過其宦所者烹一
雞以爲款約其寮三日亦易斤肉爲食聞親喪即
發行僚屬尚不知總督南京糧儲清操益勵
王翺鹽山人端方清約任事毅然歷任邊臺鎮松番
巡廣寧征達虜總督兩廣風持凜凜官民畏而愛
之嘗築屯堡使烽燧珠連簡閱行伍處議讞辟咸
中其時宜景泰四年任冢宰剔刷姦弊嚴考察公
銓註抑倖進以用賢報國爲己任門無私謁權勢
請托不敢行於恩讐一不介意謚忠肅
章綸樂清人景泰初爲儀制郎中知無不言疏太平
致治十六事疏策樂戎論朝貢儀飭法諫幸佛寺

陳言恤民以回天變陳言中興時政論定科舉解額皆欲明國家大紀繫蠱中事情至論復儲事大忤旨廷栲一百幾死天順改元釋公獄尋陞禮侍復奏留山東租請金以賑宗室論諒陰圖婚之非條救荒四事皆協輿論謚恭毅

王竑河州人賦性正直剛毅不事詭隨立朝侃侃無顧忌且聰敏機辨過人已巳中官王振誤國指揮馬順內臣毛玉皆振黨公爲給事中聞大駕蒙塵手捽順王死成化中公以都憲巡撫所至有建立劾爲羣朝官至兵部尚書

自暘學已巳縉紳稍稍精神傑者輩出人思奮於政矣本朝治體一大機括於羣公介之他未暇論

劉實安成人初判金華行撫字之政暇則攻經史尤崇孝義且介守剛嚴有鄉友爲其屬者以覺組致饋謝弗納景泰召脩宋元史後知南雄有中貴使嶺外以會鐸窘辱公雄民數入爭蔽之中貴以狀聞逮公及廉得其情知爲良吏釋之

吾謨訓導景泰初舉薦至京屢言邊事防禦之方熟有實際本兵奏用於邊

魏純高密人治易春秋不就舉子業常號於人曰當以天理爲制事之本貧甚寢無完衾身無完褐而取與之介操而不變歲赴人塾賓之召以爲饔飧客遊金陵以直言忤權勢誣謫戍蘇州處我伍幾三十年超然自得未嘗有沮於色諸將官子從而師之景泰中有以其學行薦召至京以暴卒不及用

砥礪之氣稍稍自內而外自近而遠自達而窮矣故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國恒亡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三

國琛集下卷

唐樞

敬軒先生薛瑄河津人闢宋諸儒書知爲道學正脈即專心體究至不忘寢食務實見而篤踐履乃動合矩度終日儼然居家孝弟忠信對妻子如嚴賓凡出處取予之間毫髮不苟其學以復性爲柄曰此程朱與衆爲人處大節凜然生死利害不能動也時呼爲薛夫子爲大理卿忤王振坐死先生怡然就書另獲宥天順初入內閣尋乞老

先生倡無前之學爲有衆之宗天下無賢愚信之何也貴踐履也而近欲血食廟庭數議詞館不識可乎曰文廟報德報功天下不務力行先生崛起而持之使生民知有此一大事先生之功大矣後學茂於廸德學不大明又非信先生大過哉道無精粗學無內外語復性而性不與天通則性偏蔽質語力行而行不自性率則行猶離見神化機微體用一貫以至朕兆之不能窺則廸德深矣

康齋先生吳與弼崇仁人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遂棄其舉業收歛身心沉潛義理視世之所尚舉不足爲其志不下樓者二年乃充然深得飲餖自如風格奮揚而舉動有則家貧自食其力尤善啓廸人正統景泰間累薦不起　英廟遣行人齎幣聘至京授諭德懇辭後遣行人送歸學者不遠千里從之

先生翹然之趣已有得於天授非自來時學溺心章句纏縲轍迹可擬然其高蹲玄覽可日用作纓粒供養當時即加伊傅之位能坐致天順爲殷商之治乎不得而懸度之也

又曰自暘譬功利人心稍稍精神傑者輩出人思奮於學矣本朝理學一大機括於二先生介之位未暇論也

大學士彭時謚文憲安福人端慎貞朴外和內剛辨閣中不當有向坐伏闕號泣爭慈懿崔禮抗疏正宮闈廣儲嗣又論景帝固安公主及笄宜嫁沮太監劉永誠不當封伯及上地震十事彗見七事皆名言也景泰三年見朝政有感即引退其出處之際因見之明處之決者

李賢謚文達鄧州人天順改元入內閣迄成化丁亥卒以文學得君行政人謂三楊之繼公初嘗曹石驕恣又值徐武功爲之傑繼承門達擅權能黽勉調停遇主於恭其力可謂艱矣而海內士翕伏以于恩澤者紛如則甚嫌於自植豈亦固有爲乎然止殉葬釋庶人禁冒功黜正本安邊裁妖斥仙師號應曾歛傷辟之變皆明識所及曾可以少之也

自正統前三楊碩贊　繼世廸德海內晏安人相忘於治平之間及國事倥傯　主上多凶多懼典機密者最討慧以戕元氣如陳如王如江如徐百較蜩螗而天子孤立於上豈不畏于文達賢能而又黜機可謂梁肉興平矣然本然嘗照之靈萬物皆備之體爲天下者不可以自損則又所當講也

都御史葉盛謚文莊崑山人崇道誼尚名檢務文字正統景泰間了時多艱論疏侃侃効慮從將臣失律請誅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讎又論邊將不可留守京師及視餞陳州協督獨石經理馬營八城處置屯戍定綏兩廣鎮官府議防河套咸充裨治體

劉定之永新人謚文安文學迥邁對客揮毫運思稿

不易暢及成化初登秘閣折簸氣稽古訓武日詠
百詩一揮九制滂沱滴瀝蝡桂斧放變化不窮正
統間上時政十事景泰間上敵以十事又請還使
迎駕滔滔法語耿耿節義不徒於文已也
高明廣信人初拜御史除不職吏宣泄理枉所議獄
條多著爲令臺因晝劫獄走衆相顧駭愕公從容
馳片紙報九門毋出行者卒能復繫成化初擢都
臺嚴南青不職三十人理兩淮鹽課劾滿巡撫繼
法狀友造需亭平揚州鹽寇置永定縣處上杭寇
殯鍾同死代認趙明彈文忤旨
尚書秦紘單縣人謚襄毅歷牧州郡廉守有惠政及
巡撫陝西秦王府肆横公悉擒治因奏公欺戒
憲皇怒下錦衣獄籍公家止得疋絹故衣　憲皇
嘉其廉釋之仍賜鈔萬貫以河南約制汪直不爲
害後總制兩廣殺總兵柳景贓狀彼構誣公亦被
逮及縉院章風乖盍峻臺綱肅然
岳正漷縣人天順初以編修入內閣抱負經濟居家
孝友與人交尚氣誼性剛而志高叱吒不能下物
時曹石勢方熾因極言於帝前且退而開諭之使
爲保全計二猾雖陽諾卒羅嚴左遷欽州又追逮
戍肅州二猾敗召還成化初有已著僞爲公劾李
文達疏章遂出知興化至則政務惠民號賢守尋
致仕
耿九疇盧氏人廉介自持政尚明肅初爲都御史欲
糾石亨之罪以不容先落其所排出爲布政使
楊瑄豐城人爲御史耿節敢言劾奏石亨曹吉祥
英皇怒召至文華殿與其寮周斌同指斥二兇罪
狀乃坐於會大風雹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得
末減戍鐵嶺尋宥欲公詰二兇謝公不可後構戍
南册　憲皇既祚起公尋改按察使公振憲度塞



職著勤
侍郎林鄂太平人歷仕天順成化間簡言語澹於自
奉好古秉禮志切躬行事母盡其孝敬推待下數
過律以正於交遊不苟諸世稱爲行君子
論人材先渾厚而亞英發歛之愈密則本愈固
而化弘擴之既章則機既顯而業淺雖然惟懼
渾厚之無明明則化生惟懼英發之不篤篤則
行成前後兩述明焉並呈矣如曰可名非常名
茲惟復有所圖也乎
王信南鄭人沉毅簡重被服儒素歷鎮通州倒馬關
臨清湖廣及總理漕運靖寇荊襄諭輯永順保靖
所至經畧過人已巳虜犯京師公拒戰西直門外
後曹石犯闕公力戰東市所部劉斌張全智勇過
人即騾薦於朝嘗曰倫可以久不以倖累于孫我
所遺也人稱其脊梁鐵硬心腸木枯
鄭亨武安侯天順中守大同剛正有爲志專爲國每
議事數易中貴卒之日中貴悼惜之蓋其公能服
人耳
介胄士至　英皇時習陷綺不自墮於習非
其中有主不能也
修撰羅倫成化二年對策大廷以所學進說峻直不
阿人至今傳之奏名第一未幾劾李文達奪情罷
貶性慷慨樂善內無隱伏不逆人欺遇事無所回
避其高風峻節嘗入聞煙火一點雜乎
鄒智合州人忠耿滿腹自有毅然成化丁未冬以庶
吉士遇星變抗章極論陰陽之理欲黜萬安劉吉
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謂君子小人之進退
宦官實陰主之已而遂搆禍下錦衣獄貶石城州
吏目
楊守陳鄞縣人侍郎謚文懿獨抱遺經求心術於理



致之間不以訓詁辭章爲能故其時躬立家居官
接物動遵成矩而不以少肆家庭訓孚守阯守隨
守隅戊元茂仁戚恂恂如亦俱爲顯官而守阯讓
言抗志尤著其爲文典正祇議全章非時輩能及
也
學士張元禎南昌人晉心理學少以奇童七歲爲賦
王召見命之詩有心定萬事定之句　憲皇踐祚
勸行三年喪及上疏論王道幾萬言尋與時宰不
合歸後三赴召而出在經筵首勸閱西銘太極圖
孝皇即取二書觀之公爲人孤僻奇拔率以是
不容於時輩
莊景江浦人南吏部郎中逸思神授浩然於煙雲花
鳥之間其詩豪其文宕其行飄乎若乘風太虛寄
貴利達漠其無繫也同時遊者皆坤邁之似於是
流風潑潑人欲冲磨之不暇矣初爲庶吉士以諫
上元鰲山被謫後薦起尋去
張弼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奇節偉行其卓犖之氣
無所泄每發之詩文及草書狂醉墨流落人間
雖海外之國購求以爲異寶成化間官兵部郎不
便就俗局數以直道忤長部乃出知南安鑿梅嶺
之巖岩果横浦之崩湍定役道更番之例以求息
爭端民立生祠祀之
章懋蘭谿人謚文懿力學敦古襟懷坦蕩嗜好無入
於心居常無甚異同至臨文事決大議則摘經援
古確乎其不能易雖官至侍郎食祿不數載尋請
老歸棲林壑隱然繫天下之望者幾二十年
陳選臨海人苦立潛脩不妄言動以古聖賢爲志撫
衣觸食人不堪其憂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爲御
史正色直言不忌時諱尤嚴於君子小人之進退
提學南畿居宿學宮默焉端坐以身爲教擢布政

使務爲惠養公育材如春持憲如秋其視去就并
沉漠然
周瑛莆田人其立志欲求見聖人之一而必欲由博
以反於約於是肆力於百家摹藝事必爲之所厭
人先於靜得必隨事窮理求其自然與其當然又
會其所以然積累既多於融貫處亦自得之官至
布政使
布政張吉餘干人信古好義恥同流俗以名節自砥
礪其爲學務窮理致知體之身而驗之心直欲著
於事爲初任主事劾左道李孜省妖僧繼曉出判
貴東能申明禮治土官長及夷民咸信化之後知
梧州以聖賢之道諄諭郡生一時知所嚮向人以
爲不有本不能也
陳茂烈莆田人廉約孝純篤志古人之學以靜一爲
主臈貧甚弘治末爲御史袍服粗素僦騎一牝馬
身若無官及終養得告短床敝席敝帳不能辦身
治畦一畚頭給薪出則執小油盞妻子服食敝襤
日坐斗室體究經訓
給事中賀欽廣寧人一聞陳白沙講議輒嘆曰至性
不顯寶藏猶霾奚以爲世用即日抗疏解官執弟
子禮別則肖白沙像懸於家之別室日瞻企之弘
治初內閣首薦不就陳上治理四事正德初鄉寇
暴發戒勿犯先生家鄉人聞而請往撫之先生片
言遂獲以定
布衣陳真晟漳州人風格聳肅望之非塵埃中人能
力求程朱之學厭末作之蠱心而棄之惡異端之
害道而拒之初應舉人省見有司防察過嚴非士
自待禮遂置去其學以主一體認敬功請　闕兩
上書表章正學當念學校有正教而無正考作正
教正考會通告君請當道而卒無所遇



教諭董諒上饒人企談道德不屑功利之趨其爲學
畧傳註而事心跡九嶷出處取與之際乃傳求切
磋一時陳白沙莊定山賀醫閭羅一峯胡敬齋陳
泉南張東白書傳面訂日裨益以成深造
前七先生者有意於斯文而其於學則吾不得
而知也後七先生者有意於求學而其於道則
吾不得而知也有意於斯文則能絕其功利而
好惡定有意於爲學則能敬其趨向而德業脩
脩吳開其源諸先生揚其瀾確者揚薛達者揚
吳轉移人心之機維持治化之本流通宇宙之
道不有賴乎然人心太虛性不能添一物不可
以理障不可以見解絕功利則事不爲障矣致
趨向則解不爲殊矣而羅一峯莊定山托於豪
楊鏡川托於雅張東白托於適張東海托於曠
鄒立齋托於名檢章楓山托於德度其過於持
理以爲守乎陳克齋陳省克以苦節進周翠渠
以精博進陳南泉以適用進張克菴以劼持進
賀醫閭一齋以銳任進其專於自信以成趣
乎精微之機游衍造化清虛而適以暢五蘊安
得起而質之
敬齋先生胡居仁餘干人自幼遐慕聖賢博窮經訓
及見吳康齋慨然以斯道自任其學以主忠信爲
本以求放心爲要推尊二程朱子爲正傳謂聖人
成始成於在敬因以敬名齋清苦力行儼然終日
凡舉動悉遵古禮無所懈雖處屋漏夫婦相對如
賓應接從容議論疊疊家窘甚鶉衣簞食每有超
然自得之趣一切紛華世滋舉不足以動其心
先生者吕敬軒之流者也而後得康齋以爲印
證學其將有歸乎而先生執敬有力行仁義以
望道洋大至道無言仁義猶爲性粗以仁義爲



性粗盖不能贊一辭矣先生之徒余子積祐力
學著性書發明性無善惡反覆萬餘言
白沙先生陳獻章新會人中鄉舉不仕從學於吳康
齋求伊洛之緒恍然有所自得嘗曰學以自然爲
宗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
其德器完粹識見高明於吟詠輒稱堯夫獨超萬
物之表與舞雩相終始一時從學者如事承箕林
緝熙張詡湛甘泉先生輩錚湧而至廣兩藩部使
及殿王島夷土長罔不致禮成化末交薦於朝授
檢討不就
先生者吕康齋之流者也而獨主於自得學其
將大成乎夫至性無樂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
元公以困程子欲其自得之也胸中堯夫靜裏
坤妙人間灑落雖天下無所加於其緻至矣而
堯夫吾竊疑之不識以見及以實際乎以實際
則通坤妙通坤妙則生以見及則耽灑落耽灑
落則滯辨學之真於生滯之間無適情矣浩然
太虛恍恍釣天百奏而於穆綱維直準四海無
內外無難易無遠近又烏有憂樂哉
尚書王恕三原人奇器瑋琛直任當世事一征湖湘
三出巡撫兩贊留務凡言無不當知無不行威畧
足以平寇難貞廉足以激貪墨仁惠足以蘇困窮
耆恭縉紳典刑攸寓所在立石建祠時王敬乘傳
取寶錢能進貢貪鳥郭環私市外夷公皆劾而罪
之及執奏無驗奪帑救留林俊李興周紘處增五
府勸米弁奏却貢獻禁擅殺流民曉登銓府一時
人望悉引而置之政事之地以毗　孝皇之治謚
端毅
項忠嘉興人謚襄毅初官陝西賑饑濬渠以拯民爲
己任軍民兩請闕借留者千數立生祠後擒達蒲

四殯李翔子平洮岷番虜旅氣矯矯雖矢石如雨無懼色錦衣韋瑛校汪直爲誣察屢興大獄以公劾發戊其黨競仇公構公死公延辨慷慨不少屈僅落職後起爲尚書

張悅華亭人性素清約平居謹畏無疾言遽色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居官奉職守法以不欺爲本提學浙江始以稱名校士公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爲廉使入朝尚銘居東廠任事厖皆趨其門公獨不往佐吏部兩攝選衆稱翕然莽贊留務致仕居家杜門崇儉謚莊簡

周經陽曲人秉政執法剸繁應變如流邦西域貢獅踐黃村尼寺爲　憲廟盛德事皆公所贊成及不肯奉行傳陞奏阻李廣獻田遏諸王府自領河泊所禁中官請鹽越境乞停織造不發太倉張懋銀止靈臺增漏禱卒却雄縣獻東宮莊田皆允當事情官至戸部尚書謚文端

張璡番禺人宏才遠略筆翰俊馳歷守撫州澧州瀘州三府廉靜公正傳決物情所至剔宿弊民之所欲務與衆之私請謁不能動民感入五内善者吐氣而奸惡潛跡誦聲布浮陵在去思立碑陳江門亦企重之

尚書彭韶莆田人苦學危行才識逈出人天順成化間進言當宁宣力臬藩弘治中劾動於都臺執憲於司寇所薦王竑李秉葉盛秦紘陳獻章而攻韋眷之乞罷戸發顧恒之忿求索論沮梁芳之進貢乞正柳景王朝苗逵高永刑罪乞罷昌國公墳役皆凜凜謇諤安時服公學識醇正可決大疑有以文請節惠者不遂

鄭廷瓚巴陵人氣沉雅處事務求其濟不爲赫赫名與人不立疑至所設施其秉炳然必動中機宜守





程晉整設夷創蔚如中州鎮貴州剿撫黑苗處轄都勻流土兼治皆極綜密後總制兩廣以安靜爲治不殲細故與羣蠻結以恩信其列置治轄并及閩楚事宜悉有方度謚襄敏

余子俊青神人博達有才畧宏施利斷不殉世耳目以尼事功初守西安輒糧發賑及引渠爲民利成化中歷陝西藩便弁巡撫經畧榆林墩臺延袤二千里爲固備且請置榆林衛墾曠土爲屯繳器訓時虜至必嚙指莫敢近又開涇陽堰以便溉鑿南山道以便餉奏易南北更戍收岷春之提公畧邊務廣儲有警輒厚賞下乃用命官至兵部尚書謚肅敏

張寧海寧人力學攻文辭志負經濟授給事中謇諤自將風裁燗射其劾陳循王文私子應試鈐約石亨曹吉祥論姚文敏欽會大臣香錢忤内閣以救王徽勸天子受秕政爲修省以節省爲甦民困乃其大者朝鮮讐殺毛憐郎卜兒哈父子命公往公以陳譬代重兵感悅而罷成化初當道嫉公出爲知府

文敏公姚夔晉應變濟務可屬大事初爲給事中議朝政侃侃成化初居大宗伯達上封事央擇大儉節及謙慈懿異塋尤詞嚴義正後轉吏部釐正銓法有撓之者卒不聽時彗見四方災亦連疏歸本入士人壯之

黃孔昭太平人力學有守志趣卓然成化中在文選十有五年汲汲以人才爲念始終一節有貴勢干請堅却之謝方石稱其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信知言也鄉人有仕其地者餽以尺帛亦不受終身儉素不妄交游官至侍郎



參政陸容崑山人成化中爲兵部郎時邊報旁午封事日上凡虜情虛實地理險易兵力分合皆犁然中其肯綮事下三邊每驚服進用將臣如呂佐王欽梁宏皆大得人及世襲韋瑛雖出　睿意亦執不可士論壯之後參浙藩政亦整整公自少有志經濟典禮兵刑水利漕運罔不見極其本末利害手書之冊識者以爲百不一失也

毛吉餘姚人尚氣義不少屈筮仕刑曹嚴明無鞭訊鞫多立驗權貴無敢爲撓時朝官咸避馬門達君獨與舉鞭揖曾失朝當撻幾死成化初陞憲廣東巡惠潮推強黠畢殄海寇擒程鄉寶龍峒巨盜及敗河源清遠二巢俘獲無筭移擊雷廉高諸蠻以漸平尋追新會賊至陽江雲岫山奮前力屈受害

朱驥大興人久官錦衣　憲廟時攝衛章十四年雖柄陟崇要一務長厚不少逞於斜緝有涉詿誤者輒縱舍歲饑民以攘奪被收捕自斗粟以上法當死公矜之奏從末減時重妖言禁邏卒多鈎致徼功有真惡爲妖書株連百輩生亦公奏通藏戍邊故錦衣用巨權威公獨易之

舉公者惕警之遺自幼而老砥礪之風自子而孫渾厚英發之氣自家而國而天下刷翎鼓翮尚延昔日之所及如人身病苦於藥石而蔘朮内反充然氣腴矣

大學士丘濬謚文莊瓊州人博極羣書而欲爲適用之學乃援筆以當著述如學的世史正綱大學衍義補家禮儀節彝羅古今斟酌可行總數十萬言可以廣益聰明而權衡百度天下人誦其文家有其書晚際　孝皇召登内閣凡人才進退政事舉廢惟祖宗舊典是循其爲文務渾厚深黜儆名詭行亦以覺大啓沃　上心

何喬新南城人性嚴介攻墳史廣購書讀之毋上下數千年事論辨異同前哲不執泥成議當於著述自誓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為賞罰歷官尚書其經猷注措皆翊正國是粉飾太平之具平生文學氣節而聲色澹然謚文肅其節惠雖允當其情實出異數耳

禮部尚書倪岳謚文毅上元人生而瓌岸穎秀異人潛心經史世務然亦考諳凡民政財計遂情罔不暢意弘治中每大廷集議公慨然高論多所裁定

尚書林瀚閩縣人謚文肅剛方廉介臨事公平弘治中為祭酒侍諸生嚴而有恩其規條不為勢家子及請託所移故胄監有冀貲入堂正公悉斥之官購置諸署廨公尋叅署務凡有經國重務輒上疏極論皆剴切無忌避正德初忤逆瑾左遷落叅復黜罷瑾敗召還舊官

謝鐸黃岩人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浼然清修勇退恥絕功利不為時局所惑弘治中為祭酒持以身教復嚴約束明出納廣建置上疏正文廟祀典及申明補敝舉墜凡所建白皆師古義不狥俗見一時士大夫所推重官至侍郎謚文肅

蔡清晉江人飭躬砥行不入俗浮靡其學以六經為正宗四書為嫡傳宋四儒為真派生平精力盡於此摩擬闡解一時學者所宗口塵脅說也正德間為江西提學忤寧藩欲傾之遂致仕

程敏政休寧人風神清茂博學攻文辭力模精究欲泝伊洛宗旨誠本朝樸觚巨匠嘗定祧廟禮議立奉先殿訂文廟從祀及集文衡為道一編咸鑿鑿服人公坦直不自賢貴升其堂者叩之無際　孝皇甚器眷之後言官誤以中公公防世之疎亦不咎人也

楊廉豐城人好學攻文辭以宇宙內事當盡索理會凡禮樂兵刑之說及計賦數算雜藝稗談各取而玩之尋復歸其遊騁低昂百氏而權衡程朱公厭俗狀於功利不喻喻向前以庶吉士歷官宗伯嘉樂退休之心老而彌切謚文恪

迹諸君子之志不屑目前俗吏規規事為使能大畢其志廸知恍恂則治安之論又何可量耶

大學士徐溥宜興人當弘治盛時入掌機務因事從容調劑其苦温容柔裕使人能各盡其才盡其心能不倦不矜坐弭讒惑而消爭傷培養國家元氣然救知州劉遜之速獄却應製玄三清辨章文㬥然不可犯者時李文正亞公職而所上章奏皆出其手則公能用才可知矣謚文穆

李東陽大學士茶陵人謚文正文學雄傑一時入內閣在弘治中議罷訊安南止燒煉齋醮救劉遜速繫及屢上封事復平臺奏事禁李廣乞祠額寺僧入大內在正德初論息政救安奎張彧楊一清論為君難及指失政數事論遣軍入衛不便救逮問匿名書章翰炳然於公多之時海內治平人思渠麗公當國各以文翰淬礪以競頌物於是王九思

王鏊夏鍭羅玘喬宇邊貢都穆熊桂殷雲霄徐禎卿顧璘李夢陽何景明輩羣然起矣

劉健洛陽人弘治二年入內閣正德三年罷正色立朝以老成學條下凡諸僚下謁私第者不與交一言及入朝事關大義累數千言不乏弘治末年諫息政諫撫武當諫建齋朝陽門外諫撰真人杜永祺等誥命法言盈庭咸被采納正德初公感受先朝顧命盡言無諱瑾瑶用事患芳私媚之以公同鄉不附已遂力攻之罷

吳寬長洲人行履端潔識趣高邁居官務簡慎不欲



涉獵要津雖優召屢留而引退不置不為矯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有不可卒未嘗碌碌苟隨言詞雅淳文翰精妙嘗上疏勸東宮出講及建言祀慈懿禮侃侃便殿之對其事才益不乏也官至禮書謚文定

馬文升鈞州人性檢介以身殉國艱險不避數文飭武名聞夷夏退然若不敢自勝當出總機務生擒達虜滿四殲李胡子伏鶻兒王彪追斬北虜平章鐵烈孫三靖邊犯興復哈密國慶寶貴鬨建夷大節會忤陳鉞汪直構公戍重慶公屹然不為動晚際孝皇柄銓府倚毗甚隆謚端肅

耿裕盧氏人初授諫垣遷祭林長國學權宗伯任太宰坦夷無物必儀多士不設爰惕惟理是若而民用具瞻足為老成之器公於弘治盛時宜無所見天下以心服其德義曾不待聲色說言也

劉大夏華容人謚忠宣明識治體忠誠廉潔自兵部郎至尚書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於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當出而靖難者三行邊者二治水者一所至有成績　孝皇眷注於本兵外凡國有大政大疑每召公至內殿詢議或令隨御史中官進聞久則令中官持護以出嘗令公密進揭帖公對以恐開斜封墨勑之弊不敢從公在本兵臨事有明正德初忤逆瑾構戍肅州

戴珊浮梁人謚恭簡德氣和粹中耿耿不苟合而涖達無城府自御史至憲院章奉職惟謹不為少撓借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公屢請冠輒殲渠魁其釋沽甚多鄖陽豪右寵流狠令刻日為首練士卒能自制嘗陣法孝皇每宣面問移晷公從容啓對多所裨益

張敷華安福人謚簡肅果介不隨風采凝重辨義利

若集白事有不可不為還就不以進退得失動其
心初歷海撫賑饑弭兔處鹽課以濟民歉後督漕
黜貪墨務及掌院事請嚴天下貪酷之禁留神轂
運罷臣有坐法不少貸時咸畏之正德改元介致
仕蓋不諧於時也

韓文洪洞人謚忠定風骨玉屹脩厲亢養夙夜黽黽
以忠愛為主向初在科劾都御史王越嬖進遠謫
幾死後為戶書劉積弊均會計時宣大聲息又值
國恒大婚供費不貲公悉心經畫緩急以濟公劾
太監苗逵征費無功追究羽流妖術抑咸曉中悉
奪正寵占引鹽沮乞討織造逆瑾熾毒公首抗章
劾論得罪罷復誣旨逮獄罰米三千石

許進靈寶人謚襄毅偉器度海風論嚴法抑情不貸
權貴初授御史選副使皆有聲及巡撫大同嚴為
飭備武邑王聰沐不律奏置於法又奏太監石岩
為岩所構降知府尋處犯西陲起公巡撫甘肅乃
調赤斤罕東諸夷為聲援督大軍冒雪夜進遂興
復哈密累轉吏部尚書忤逆瑾罷然復構公幾至
不測

儲巏海陵人端默凝重雅操不群而長才傑出尤足
以濟事為考功大 巡撫戶侍所歷職咸克舉之
適逆瑾不為屈精藝翰且好文世有才滯於用無
遠近務拔引焉

謝遷餘姚人貞毅天賦鑒察不謬權械然濶累寸尺
劇發如響以狀元陟樞要輩屢始終不為越進不
隱賢亦無矯揉於時未嘗以世升降自為低昂謚
文正

陳恪歸安人狷潔剛直如凝然介然視民如子
為方伯家食會歲歉饑粥不能繼應者謂其冰清
玉潔云官至大理卿



英賢薈萃棟森列不有其後繼其替矣而
憲孝相承仁厚賢明之治又能濡洽而培植
之幾四十年豐芑流長阿菁道茂萃發於一時
是以碩才輩出文明化光猗歟盛矣當是時海
內晏安含哺鼓腹郁郁乎太平氣象不知帝力
之何有究厥所自其誰以為遺也獨念諸君子
保泰之功能備九三之德悉艱貞之義乎夫后
以裁成輔相以左右民陂平復往不可不畏耳

彭澤蘭州人嶷嶷山立競風致劇操切官箴以廉以
持且曉闇能任人遇事無所避所至文武著聲大
者弁襄奏俘及執議哈密官至兵部尚書

王雲鳳和順人廉靖剛方言動不苟處私室如在公
門暇則以史冊為師當事無忌避與人交侃侃正
誼有壁立千仞之意初釋褐觀政禮部知同僚恭
清學領執弟子禮當處部小署中朗聲誦讀不徹
未授職輒疏論國奸後為都御史脩舉延訪務為
民造福視官如傳舍

員外郎業劉豐城人剛敏守法務以正自持居刑曹
廷無留獄有事干貴戚如法不少貸與廟堂大事
輙直言弘治甲子南畿災上荒政四事乙丑應詔
陳八事正德初疏請釋給事中牧相徐蕃戴銑等
六人以來忠直起用劉大夏以收人望皆切中其
因事陳言如大理寺止應參駁不當用刑訊刑部
大理堂官序坐宜照品級寺丞不當居侍郎之上
得命旨為例人服其識

楊繼宗陽城人好善惡惡自性成人多憚其方嚴至
忠孝大節議論風采人皆信而欽之為嘉興守以



隻僕孤臧赴任勤廉厲政民多受其澤尋長新憲
振肅綱紀初藩臬諸司民苦供辦鎮守中官日費
餼給萬錢公一切罷之歸囊惟律書數卷而已後
巡撫順天奪還官軍占民莊田權貴歛迹欣化之
已以上醜左遷弘治初復原官

董杰涇縣人具器識奏論謇諤不能屈以非分氣
行行危直自州郡起歷都臺志切民瘼激揚承宣
終始不怠凡京輔青齊湖湘河洛之間所至懷公
之德正德初江右賊皆熾掠公為平之

丁璣井徒人篤躬勵行持議名檢企志古人之學日
以經籍摩擬而患未得所師初為御史上疏諫用
萬妃 憲皇怒逮繫命擊商落公毅然不為動後
擢憲副提廣東學政死於溺家業蕭然曾未嘗入
念

林俊莆田人性簡檢居官廉約至隸金公廩托以謝
之厭末俗後泰欲以身為表率自盤仕乞歸田進
退無瑕嘗奇議妖僧繼曉挾近倖界方以左道進
公極論之巡視江西先事發族人奸後尚刑書執
法不苟理崔文私人李鳳陽獄不撓申寃遂致仕

王鴻漸南陽人崇實黜浮誠信與物讀書以窮理致
用為的雖一字異同必審其義之所安善觀史務
審得失辨邪正尤明習國典 祖宗用人行政及
前輩立朝行已之詳皆能一一言之官至尚書謚
文莊

張芝歙縣人讀書慕古人之學意氣炯炯弘治中授
評事嘗嘆曰一職所效有限言而見聽所及者廣
禍福非所計也因屢疏上陳無慮數萬餘言皆見
施行正德初論時政缺失欲正體統以收威福以
保祖業言俱剴切通政司以犯權倖不敢進尋擢
憲副風采凜然格奸正法悉有成績及督學政黎

覲道人自力

陳壯京衛人弘治中爲御史鯁介特立雖溷雜都會而性氣山林不能與物湛浮遇節義廉潔士卽傾心向慕其嫉惡若將浼乎其身家窶素取與一無所苟弘治中任南臺力振風紀及轉佐憲臬悉心綜治持法惟謹尋致仕

李應禎長洲人介約寡諧合領鄉薦入太學有中貴欲致爲塾師固拒之爲中書恥伍同官乞改教職嘗以倒寫佛經上言不當尊奉異教言甚訐直雅好古博學喜面折人過卒之日無爲斂友人營其喪事

憲孝建極國運壯氣興賢毓才上述諸君子邑渾厚之流者也茲述諸君子昌英發之流者也明舊既深化行亦顯而盛衰倚伏之機固已兆於此乎

又曰能養而不能用人才亦無所見大鏗鏦巨魚羣公之幸於遇乎

陽明王先生守仁餘姚人自少負奇氣不欲爲俗學所困乃遍求百家二氏有所得輒察其敝輒遷之他求如是者數過乃獨得不傳之緒輒喟然嘆曰致良知平生三字符不可易也於是風動海內英才就學者輕千里而至先生喬然崛起挺一齊於衆楚之咻聽其言彥髦心醉雖負氣執己見者亦自致疑官至尚書以功封新建伯勳名日盛數歷政繁而時不廢講人以爲眞能致良知無疑也

此學纏綿至陽明夫子然後大明桓後時惜不得登其門蓋嘗追附致良知之說以爲千古血脉流行化生之機寂情感滌慮見而開聰明無古今賢愚所共且何其易也而昧之棄之假借影響卒弊於梏心師心又何其難也不實體而



靜研之豈願學之誠乎樞紐以良知爲夫子色相以省提爲夫子聲欬以討真心爲夫子剌贊而愧於謭餘莽莽大塵孤鶱一掬其誰幸以助予而志同君子咸定於自審天下斯文之幸也

楊一淸丹徒人博學有用才久官陝西督茶馬條上五事監茶禁茶修復靖虜諸城堆浪諸臨花馬池諸要害罔弗振擢虜大寇固原公單騎馳危亭驛預設伏寇聞宵遁復條上軍務及興復河套事宜忤劉瑾逮獄尋復用會張永征安化公授計發瑾惡復入內閣朝廷有大疑公片言以定公援拔士類體局宏肆卒以是受誣云

楊廷和新都人久入閣漫無所建白人易之武皇南巡天下洶洶侍臣竊國柄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意已而武皇崩於豹房安危俄頃禁從兵悉屬江彬公密與太監張永謀啓　太后請旨誅彬先傳令散軍士各就賞所彬覺顧瞻無人遂就擒乃定遺迎　今上禮下詔紀元釐正國條裁革傳乞陞及濫役月省食糧一十六萬餘

孫燧餘姚人樸謹不外飾然性明敏臨事縝詳自刑部擢刑部 實勑讞刑獄會瑾橫嫉公連坐罰正德末年江西宸濠畜異謀已漸彰當事者擇公巡撫其地及謀惡大著公屢疏罪狀以聞俱爲中道邀匿弗能達乃與御史范輅參議陳洪謨副使許逵協謀時粮餉旅布守要害未幾宸濠起兵誅及公不屈死之謚忠烈

許逵固始人初爲樂陵令以靖寇功陞僉事尋轉江西副使時宸濠起叛兵縛逵撫孫忠烈將殺之一時官屬駭愕不敢言獨公反覆辯論且厲聲大罵慷慨激烈分命縛斬於惠民門外刑時公顧孫忠



烈云早不聽我言當至此公至豈嘗有先發後聞之討爲忠烈所阻

吳廷舉蒼梧人耿槩雄傑百戰不回從學於陳白沙爲縣令以忤上官搆誣編管起爲府同知轉兵備忤鎭守潘牛被逮於逆瑾矯旨枷號錦衣衛門月餘幾死復編管又起江西太參姚源洞亂被執入賊巢欲加害公挺然不少動色且論以順逆之道賊感化禮公甚厚歷陞尚書士類傾服

胡世寧仁和人偉器局雄視百夫而才略足以副之初仕江西忤宸濠爲其所搆坐發戍復起歷巡撫所至有勞績禮闈孔棘公亦預當一面然獨惟公疏論議和平雝雝鳴鑾無詭遇獲禽之意公外矯矯而內纏纏摧霍詳明淵乎莫得涯涘之也

黃鞏武選郎莆田人沉毅好學志於殉國當武皇欲南巡奮疏六事留之甚剴切語刺侍臣江彬璿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同署名以進彬矯詔廷跪二臣五日杖百餘除名陸竟斃杖下君幸得甦以詩遺其弟曰不用汝誅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益無所悔之也

徐文華嘉州人莊聳偉然克兄諫任入不敢撓以私忤逆瑾坐戍尋起歷官大理丞凡朝廷大議會公職雖未列怒羣長模糊不敢發輒抗聲剖析衆亦愕然唯唯後以大獄罷

王廷相儀封人氣類亢不能撓居諫垣敢言謫縣丞益自勵督理留都職舉弊絶後久綰院章風表百司懍抑奔競有要地衆越禮趨之獨不往志好文庸集百家言吾恬究述雅述以見向晚尚玄術羣小所慍者以是黜之

梁材上元人檢滌自飭恐恐惟將巷所晃爲縣令著勤民隱節儉爲偁任泉長愼察屬省諸條治狀會

大朝一一舉對以爲黜陟有不協者力諍之時謂
大服輿論他時未有也後尚書計部値大工及邊
務倥偬公黽勉籌會以給之太倉老庫錄四百萬
執不敢動其守法類此
石瑤藁城人澹約性成孜孜自戢位躋台鼎供具如
寒素士正德末造後局肇開公不逐時好然亦不
過立異帳嘉靖初入閣嚴誠閑從不濫交與謁者
以帕爲儀受則還贄致政歸行李及奩配不滿一
輿
汪俊弋陽人敏而敦文而能質克敘倫誼質心管世
雅不與俗詭僞官大宗伯會議考典力諍之雖其
明之未諳蓋不自輕於同也
穆孔暉外樸內辨精肆舉子業每因文得悟陽明先
生主試山東以篇句時有發明拔第一後爲學士
不依違時徑雖非涉世利器甚堅鎮相觀雅俗之
不可無也
邵銳仁和人顧名檢篤孝義澹約素持退然若不勝
衣科擢春元而自視爲不文位躋卿長而家如寒
士爲提學以教行風士忠信之稱綱詳朝議同之
鄭善夫侯官人性疏闊無留伏爲禮部郎曠志辭榮
博學爲古文尤長於詩義不詭於風人浩焉卿類
縱遊名山川其意嘸嘸如也正德末以養痾終其
身
程啓充穎發有雋才敢情許國通諳典章爲明御史
敢言執憲諸寮長倚以爲重一眚大獄戍廣右
吳昴海鹽人廉靖清約隨所官歷悉著善政民至涕
泣扳送之及歸老誦讀不廢如書生然
孫一元不知何許人浪跡江湖手樂軒逸恥等富貴
詩善風格爲名家然寄假於詩洞究典章可以致
用凡履迪悉不苟動於矩度衆稱隱君子云



楊廉　生平廓落無所容慕古不弄與人不設樊
圃每任事獨了爲有司隨在有惠政官至太僕卿
當嚴愼之地亦率意以其素施之乃獲罪
徐問武進人準操繁約述古以爲法程復凌躐文壇
博採事與官歷躋上卿隨詣著勤推賢士屬
毛憲武進人質直勵飭脩爽勉敬義篤於宗姻戚故
人以是多孚服居諫垣恭劾剴激
金洲嘉定人質凝麗樸趣專著已謂道關倫修則於
所厚厚之謂學首言行則有物有恆謂政在愛民
則進心惠鮮由食息致嚴必欽有繩律令邑民深
德之
正德諸奸之夥也八黨蛇蝎義子鬼域四家兵
豺虎域中以爲擾擾而圓是尚具清議不衰其
官官蜂使武臣狐假文士狼跋天下以爲消耗
而計費有常名檢自立是以修身之士皆得各
從所欲而習氣依然憲孝之遺也濟濟傑碩魯
何少耶所慮以講學爲諱不能發明飭蠱之實
申後甲而意承考安能保其往之不見吝乎
羅欽順泰和人莊篤由衷動執型槩不能撓以非因
自號整菴人固信其爲整也凡出處取與必欲印
有成憲嘗曰人立身居業必先打破義利關否則
擾擾直到底其教人每以是致嚴官至尚書甘茹
清素晚年不下樓數載以終
桂華安仁人嚴毅天成步趨矩度而克養成見動自
有執由身而家日有定課尤以厚風俗表鄉閭爲
務世道王猷偲偲屬其圖畫止一舉
何孟春郴州人述古績文厲克自持欲以行其所知
雖於世有所睽牴不爲毀方考擬故實多著撰特
執此以往官至侍郎
許誥靈寶人究心玄微求明性命之說乃浮涉經傳



嗜擬僞腴直欲與古人究同異之案其得悟莫得
而知要亦注情者歟
崔銑彰德人自少負奇器賢標聖復淰淰修滌昴藏
馭世教辨三志去取不欲自詭於俗洽涉典訓繙
心古歸廣授徒以師道自任其肆爲文辭亦瑰瑋
自發不襲人居翰苑以爭禮罷職復起爲尚書謚
文
呂柟高陵人學以躬行爲務大意宗朱而時小異之
開誠與物和氣襲人無遠近賢愚無敢慢至義理
所執則鏗然競烈置死生利害弗顧也平居偉重
不妄言動亦不乏比人嘗禮圜甚恩公不什幟坐
貶後起爲侍郎
魏校崑山人雅慕聖賢體用之學乃肆力墳典博求
於仰觀俯察經畧民物事鉅細證究且曰當於欽
處爲舒復求之靜坐以澄其本於見內外交養之
意日持瞿瞿事必先有成法儼然朝夕守而弗渝
官歷提學祭酒太常卿澹若寒士
何瑭懷慶人篤遵古誼雖世局變推而公不受染當
逆瑾熾威羣寮入見有跪禮公獨挺乎自立瑾大
恚然止奪公官後起督浙學尋致仕張內閣當國
甚器重之舉翊　聖治期大用之始入京骨瘖輙
面數張十三從衆爲訝然官至禮部侍郎
王思編修泰和人靖謹不放孝友忠義正德甲戌抗
疏勸　武宗抑情總欲還蹕以防外患謫驛丞凡
九年四方從遊者衆正心誠意之學多所闡明
今上即位復舊銜後以爭禮詞劇峻斃於杖下
張邦奇鄞縣人秉毅才夠稽百家言欲盡物業散殊
而溥運之迺步趨前懿嘗夙典恭空默省執事敬
一語仕陟尚書謚文定
功化積而治運昌則人文蔚勃而正學漸明內

脩切而講見叢則真意流行而夾徹交力當良
知學倡茲諸公適際僉起道誼辨雄吁咈情契
雖非直打合同而揚闡廸知真脉已毋驗菁表
之遺矣顧不盛乎
良知之講布四方之知而應之者能輒弃其沉痼如
雲龍風虎其勢驟焉以起有不可以枚舉其老肖
而速顓迄於今不鮮儔雖淺深漸損生熟弗齊要
能決向背之機矣炳炳在生例末卽述惟飽完篚
榷麦爲舉之有王艮泰州人超悟於漁鹽之中能
衍說善徒擔荷甚力有薛侃揭陽人冒衆疑而信
之卒大有所就以廣其傳有董澐海鹽人老而從
吾所好有周衝贖廢力於自得有楊　楊　鄭
潮陽人徐愛餘姚人竭其才以夕死爲志有朱節
山陰人能運於展寀爲名御史有王適武城人雅
重能爲國師有馬明衡莆田人秉直耳於辭榮有
應良僊居人應典永康人堅持不失於顯晦之間
有冀元亨武陵人忘軀以從義有蕭璆辰州人英
爽不憐其趨有蔡宗兗會稽人毅確不詭於俗有
李中吉水人金克厚僊居人以質直得之有計芬
進賢人登嚴元務着已貴富不膺於中
極乎哉良知之學也不費辭而道備乾知太始
之知也此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乾以易知知之
上不容登耗毫末故然補之以人力則非易天
命之謂性言是物也錢灰德洪嘗曰克塞天地
間只有此知天只此知之虛明地只此知之凝
聚鬼神只此知之靈妙日月只此知之往來人
與萬物只此知之合散而人則此知之精粹也
此知運行萬古有定體故曰太極原無聲臭可



卽故又曰以直養而無害則通晝夜被四表徹
古今無有乎窮際究極其微視之而不見聽之
而不聞極乎哉其良知之學也養而無害其知
易之難者乎夫寡學而不得其所爲學過信良
知之易然耳以後世之欲之質之習之功欲易
良知以爲過信乃學之所爲病也是以梏心師
心能無懼而圖之可乎若天于何而養于何而
無害則有良知在諸君子云殘其所至不得深
考慎而致之是在未死
馬永通州人恭將讀書負忠義身當鋒鏑而左右毛
錐志有驍悍而出入矩矱大學士咸敬重樂與之
遊而公亦自任初鎮延綏後鎮遼東恤養戎伍與
士卒同甘苦所至感若父母而防禦飭嚴斂畧沉
容雖不能大值顯就而多無失事
本朝武臣至是一大變而人欲務文矣究厥所
原國初以將對敵舉動自由以漸而制於羣璫
之出鎮乃設巡撫以制羣璫又以漸而制於巡
撫之總督重臣握兵權籍巡按以爲糾察又以
漸而制於巡按之翻異隨在掣肘不得不文以
爲自禦之計且文臣輕辱鄙陵動以不識字爲
誚史其驁剝則右文而後武又不得不文以爲
自立之途於是天下靡然從之莫知其自爲武
矣此豈安不忘危之道哉而爲之文學士者反
學射習孫吳之書玩三式法然則武士在天下
其終不能自振而文之過於文亦可見矣
席書遂寧人志宏敞好學有沉慮讀書恒自出已識
不襲勦成說歷官巡撫所至有治聲適今上入繼
大統考　孝宗公奮然不平具疏乞正之大禮成
轉禮部尚書時兩家聚訟氣激黨成公雖堅監禮
幟要之不失和平務存國體不欲因此以傷國家



元氣以故黨似如讐獨不甚恚公也
張孚敬原名璁　御賜今名永嘉人少負學久困場
屋性競直不隨物見事輒言之不爲忍隱爲進士
觀政時　今上入正大統以　興獻王陵在藩府
下禮部會官議王祀稱號公卽上疏辨　今上乃
繼統不繼嗣時論交擊之復著大禮或問二十三
條以上舉朝老讐大禮成　上倚眷特重入內閣
上方勵精堯舜之治夙夜夾圖忠直自許而苞
克不行百執事肅然就職
桂萼安仁人家學愁修自少負奇志動以古人爲基
常謂事必有法必豫爲理會以備經世之具三任
縣令所至政善民安會議繼統禮羣蹶不伸臺閣
布忿　天子方持終失之怏公裒衆論以上而謂
強臣執國柄歟　天子幼冲　上奮乾綱大禮立
就乃眷注公歷擢冢宰入內閣公引拔賢才溫裕
識治體
霍韜南海人性介特任真剛欲流輩所爲而時欲蹭
之自負經濟談當世務疊疊任兵部主事會　今
上入正大統考　孝宗乃三上禮官書譽言不當
繼嗣說不能行輒飄然掛冠養病曰我何顏立無
父之朝哉大禮成起公歷陞尚書公怒人不務事
薦人不病其犯又善惜才無忌心其嫉惡獨至甚
云　天子雖注容亦幾懋其狂曾逮獄
聖天子嘉靖中興奮思隆古之治一時習與皆
不當　上心而四三君子適以議禮顯由是振
躋崇階以慰　帝佐豈以酬功爲㫖哉而一時
建業呈勞鋪宣　睿德刻剔宿弊漸追　祖宗
之舊亦可謂蔚然盛無以加矣而其銳前之志
當有勿恤有福之圖寓今後無疆之貽則全睿
矣

監生石大用蘇州人正統甲子魁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務強力植志會祭酒李文毅公忤權璫困首木於監門三日不釋時炎暑蒸鬱病昏不能勝石義激於衷以隻名具疏懇請自代謁銀臺則懼之以法石曰死生以義何懼之有既入案金釋之在廷文武臣咸嘖嘖嘆賞求識其面

趙同魯長洲人志氣高邁自經子百家言靡不涉獵下筆滔滔莫能禦身居田里喜論當世事見人之屈抑與民間利病及時政缺失憤然若迫於身有褒廵檢王郁史誣民爲盜能奮力論而活之遇歲青輙陳白拯濟方切中時廵撫王端毅公大奇之嘗論三吳水患特起白茅港之議越數十年後果發工如其言

韓懋成都人將家裔也自號飛霞不樂仕自名閟閟槃人善詩文沉機遠界有不可詰其際者知黃白之術托談醫事後改姓白自謂能點化己姓天無一地無寸壯去其畔皮囊故昔韓而今白矣彭幸菴總制川廣陝軍務勦撫流寇計多出飛霞功成而人不知

世不乏志士匹夫耿然則隨所運用三軍不可爲奪而况於務禮知文之士哉天下有三志而志富貴爲民下然能以富貴爲志者幾何哉世多垂涎桀指而終貧賤蓋特意興所發不足以言志甚哉志之爲難立也若三子者可以言志矣雖然一年而離經辨志期王而王期霸而霸能得其天之所以生人則知我之所以爲志又烏可不慎乎哉

太監雲奇南粵人守西華門邇胡惟庸第刺知其逆謀胡誑言所居井湧醴泉請 太祖往觀鑾輿西出雲慮必與禍急走衝蹕勒馬銜言狀氣方勃崪



舌駃不能達 太祖怒其犯左右撾捶亂下雲垂斃左臂將折猶奮指賊臣第 太祖乃悟登城眺顧見其壯士後甲伏屛帷間數匝亟返稷殿罪人就擒召奇則息絕矣 太祖追悼奇錫贈塟令有司春秋祀之墓在南京太平門外鍾山西

太監阮安交阯人清苦介潔善謀畫 太宗營建北京及治塞陽村驛諸河皆大著勞績諸畧一受成算

太監陳蕪交阯人永樂五年入宮至景泰時卒歷事五朝保抱皇子四夷征討悉與行賜更名姓曰王瑾寵眷爲本朝中璫之冠 太宗賜銀金閒書四忠肝義膽一金貂貴客一忠誠自勵一心跡雙清

太監沐敬建文宮中人 太宗北征四十日不見寇兵困糧竭六卿勸回鑾皆鏁項敬復苦諫 太宗罵曰反鑾敬舉首曰不知不知 太宗怒命禱斬之敬言猶不已 太宗悟曰使我家奴人悉如此何患不好遂釋之

太監劉永誠虎視屹屹便習騎射三扈 太宗北征奉 宣宗使偵虜邸迸謀三帥師討兀良哈俘馘無算捕執磁相妖人李宣張普祥 英宗朝監鎮甘涼耀兵境外塵陣於沙漠數取勝擒其酋景泰末召還總督團營南城之謀預勳被甲獨以滿盈求退姪屬令辭職遺榮杜謁泊如素門成化初具辭累朝所賜產第祿從

太監興安性廉守不能干以私當國家多難景皇纘業中外恐恐安雖短於才能諮信二三故老贊襄救正盡其力之所可爲但廷議迎駕多沮之蓋甚不得已者也潛諭默挽興之力居多興好佛甚遺命化沉香龕子粉其骨作浮圖供其不流染本習



亦以此

太監懷恩成化中以直道黜居鳳陽弘治改元召還司禮監預聞 朝政孝宗信任之恩首白內閣萬安不愜人望王恕以雄才淪落宜黜安進恕 孝宗即罷安召恕爲吏部尚書

王岳何文鼎弘治末年賢宦鼎力抵咸畹張司禮李榮希內旨杖之慘甚迄死罵不絕口岳清介不伍俗正德初劉瑾等用事出岳居東廠每維持士節執法認真諸要門各遣緹之科道官走謁岳門岳以正對瑾因中傷岳駕言岳授意九卿等官令論列閹宦且云請誅之諭岳欲杖朝官觀其辭否武宗如其誣岳果長褫乞宥 武宗怒甚謫戍李陵行至臨清賜死於舟中

太監蕭敬詳諳國典持重老成歷事數朝正德中諸奸疊肆誣 上行私 武宗每召之問輙對非先朝故事多所救正嘉靖初言官交中之以罷司禮

黃偉呂憲晏姝嘉靖間太監清苦雅重屛徹華玩動以書史自隨恂恂然有儒者風所鎮之地軍民皆被其澤文臣之守土者或藉以爲楊桀不敢就墨忞自壞

孫裕 孝皇時舊璫嘉靖間懷 孝皇不考及戚畹羅憲泣桎 天子頗踰激 天子欲明倫執法擁之遂自縊 廟中

孔子曰有教無類以賢否人則於我無黨以德容物則於人無比毋見搢紳道中璫多切齒孰知有傑然者架出吾輩上爲搢紳所不能爲之事乎故君子以虛應天下能收羣英以共歸有極則治理猶反掌君王何今長老尚能道其行事敬禮之若黃呂晏子親見其賢當效法之不暇而能自外之乎昔劉東山者 孝宗幾誤加

怒而太監苗逵力救以解遂成明良之遇則若
人者不惟不相仇反以爲容於吾輩面視吾輩
不爲其所笑耶

冷謙羽士武陵人能審音　太祖命爲協律郎考正
樂器樂舞凡宗廟中和韶樂及朝廷大樂以至迎
膳等樂琵琶箜篌等器悉是正之其韶樂大抵因
王虔休裴氏新書能究其辭意而加以四清聲音
律尖高非昔比矣官至禮部尚書　太祖問其八
音之理對曰聞磬聲關係本朝士臣廉節云

袁忠徹南昌人風鑑術神驗荷眷五朝寵渥殊至官
至尚寶卿未嘗藉恩以張於世每因事納忠諫議
屢出如絲大孝之情而愼密機事論養賢之實而
贍其取給乞賜孔子玉軸之誥歷言遣使取寶之
非議武職宜准給資諫服藥勿信方士皆喋喋弗
沮利害

蔣用文句容人醇厚恭謹知當世要務以精醫官太
醫院使毎侍　仁宗隨事獻規盍亟請寡欲清心
以強聖治問保和之要則對在養正氣問醫效何
緩則對善治者固本急則恐傷其本賜第則懇辭
乃僦居肅寂寬晏如也時朱丹溪徒戴原禮自負
空海內見則推之爲儒而醫者

彭德清欽天監正扈從　英廟北征時王振擅權威
焰震主大臣咸俯首順命初出師金星犯九明日
黑氣四塞又越二日火星犯土彭厲聲斥振曰衆
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誰執其咎振怒詈之
曰倘有此亦天命也尋被害

五官監候楊源豐城人正德初因劉瑾亂政上言大
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機天璇天權星不明宜絕
出遊嚴號令閑內侍寵倖天上言逆日靈霧交作
爲陰于陽小人擅權叛上之象瑾矯詔杖三十又



上言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東西往來宜思患
預防瑾大怒復矯詔杖三十發戍肅州道卒於棧
慶妻斬蘆荻覆尸瘞之

曷爲而藝成之爲下也言無大也曷爲而無恒
之不可巫醫也言無實也大小以人言妄實以
心言舍其心以爲人豈惟巫醫隨所之而不可
者也而世之爲藝者舉無若數子人信而稱之
則豈皆無其心者乎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與蹠之分於此而
已矣曰然則其所服於事者非心其誰曰以妄
而爲服也服則無大小皆實心則無妄服皆存
數子之爲心與衆人同而衆人不能如數子之
能爲用或爲利動或爲勢怵或爲氣昏或爲習
怠或爲見移而服者妄矣此有恒之義入德之
門聖功之本也

鄭牢廣西總戎府老隷性鯁直敢言都督韓觀威嚴
不可犯毎醉後殺人牢度非其罪輒留以俟其醒
出是賴全活者衆觀尤德之繼帥山寨被素厲正
下車輒延訪耆碩可任以言者人有以牢告進質
之曰廉爲官本山曰士夷之餽不納則疑柰何牢
曰不畏國法畏蠻子耶山笑而納

楊塤京衛餘丁卒當袁彬忤門達構誣重情舉朝寃
之莫敢鳴塤素不識彬擊登聞鼓懇疏暴達罪并
下衞獄達姑緩塤使誣連太學士李文達主使塤
佯諾之及會鞫午門前乃願伏無他及人吐舌壯
之

或疑二夫之取也何居乎曰能舉斯心加諸彼
二夫長於天下曰一事長矣不已淺乎予曰士
君子廣知識多思致能技畧如太倉陳貯不能
取一粒入口而二夫者升斗之積饑即入炊以



當乙二夫多乎士君子多乎曰然則不待學矣
乎予曰抑非也隻口之家苟延升斗富合四海而
無大倉以爲百萬積貯焉能國乎曰學之何如
乎予曰有土斯有財因吾之土而入吾之財未嘗
取諸其外心吾土也多識前言往行心以蓄吾
德也曷有外乎曰然則典籍非所用也乎予曰抑
非也典籍吾培漑也師友吾耒耜也見聞吾同
作也事爲吾歲候也由是而日新之謂盛德富
有之謂大業

斯集也凡若而人有聖人之學有君子之脩有
善人之質有有恒之心斯四科者不於文不於
行皆自其心論之非其心則弗取也然取於見
聞之所及取於心思之所到弗及弗到其所缺
者多矣姑俟續焉

# 續吳先賢讚

劉鳳撰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五

續吳先賢讚序

劉鳳

古賢人之節於鄉是其世德乎若出而究國家功伐在天下則太史氏存焉無不書者其鄉之行則惟同里族黨討之以無遺者是以在周游宗當正各俟爲書有以也夫吳在昔爲興賢人產焉者衆泰伯遊馬子游延陵季札其間然不附青雲之士則湮滅無聞者可勝數哉昔有襲也記諸書及吳先賢贊多不傳余重慨夫賢哲直身修行其不始於家是故古者正月朝於鄉而觀其事遂定其論及有所選也亦自其鄉登之州鄉出之四方有功烈於內外何不記於鄉哉觀今之爲吾者多採實錄撰作觀例之其所登進非陰有所附麗則戾牽且自爲地所料并不於其鄉縣則以無所於耕望進之是胡所徵信與往志作於文定公諸賢又有劉徵者則楊循吉劉秀卿徐禎卿咸尤明其著也余私其稍有所采則若其義則篇取之矣且不能泛及古始者何大前之作者既義世與人物不能有所參于故斷自今則論其行事跡其始終之概若功德於其義恭遂逢者以勞苑幽赫有顯名者類序廁列或濟濟者屢踐核要弄保無弃者精皆類能淳然廟廷者躬勤砥淳宜翊庶畝者童正彈厥空實充副者數疑危慄寒暵宜者剛述士強桓桓師武者智略輔輔鎮安宗社者伏節引義矯矯烈烈者介厲巖公侃侃諤諤者廉潔清貞標行絕俗者高邁不污遺世獨立者好博研思閎雅知物者敏麗辭致游有聲章者淹該藝事綜覈與緒素者精理微解善爲方論破石若麗文刻鏤巧擅藝事者誕惟罪隱者幻者至於婦人之節抑或有女教焉然無得而紀者以貞一自其恒範自非有美媛太任之德處濁無窮倒維難高無塞亦所不列自節義以上不爲題目者所以致於用亦各因時或未可以槩之也我君子者其庶其稍成儀王陶其或吳之盛也出處其道所無得而議焉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五

續吳先賢讚卷之一

劉鳳

## 高啟

高啟者長洲人少時以詩名饒介所推介仕偽吳間甚文學士從啟與厚遇去之隱青丘洪武初以史事召預纂修已乃命教胄子　上忽令與謝徽同對將已顧面授侍郎戶部以不能爲吏且令敕東秘遂辭當賜任乃辭所能乃　賜金遣歸葛郡魏觀爲守啟與相從游遇之觀得罪逮并坐年三十有九所著甚多曰缶鳴凫藻學者多有之

贊曰國家肇基承成武出二代上其始開以文則季迪有力焉爲詩沈淡以輸來精理閎粲加籌策焉弘於前之劉夾觀於宗臣安樂同操時以發清中良將人謝貿牟以釋難排列若成遂美致之悲夫

## 盧熊　標

盧熊字公武本武寧人家崑山父觀好讀書熊在元爲學教洪武初起守兗州時兵革後未安集亟以大役爲所畫善分別不待令趨事發覺坐法人得之初游於楊維禎輩思裒其博綜作吳之觀而未工小詩多所正之爲書甚衆子彭亂被虜爲軍官亦有著文稱吳以進士起能世其家外以為起同知州明年行州事既去民而位之敢公數無同所從留令者以不卹治而不爲動上吏民若數人使者辯愬不能奪侵守官奪不能觀吏民爲歸其去若塞途遇大雨無一人避去者熊既雅意仁人深學與名相亞于允德以善書孫孫儒亦有文字中書

贊曰熊爲吏廉公其惠足以使人給以信從守文耳法理乃非所長卸然坐之亦不辭其過公哉何偷而能脫士檣于叢結於人矣其子孫食備有興者稱不墜其風亦矣夫

## 楊基

楊基者本蜀人自其王父官於吳遂生焉幼則聰敏日誦千言已有論著欲自試不果乃隱吳赤山倘吳吳將兵降浚又遂之謀役起令荣陽復從坐徒用薦辟故之即謝去又參攸佐竹木及有所見　王師平爲從史又以罪斥也再起本使遲按其奸出按察山西見以謹選役御官卒其往來數數是時法初行少有過則從史議且以自士議所離見貴猶不能昔也



欲以嫺嫻見又不可得基工於詩與季迪張羽徐賁同著名四傑初楊維禎來吳一見驚而已不逮今其詩實傳也

贊曰漢定功以從起豐沛爲上有以哉有以哉其次舉自歸者亦時見疑而況以歛者乎得免幸矣孟載特以儒見得復用然既無他才能斥乃其分好是矜名見於作所歿與公卿伎上方異矣若其之詩盛於今其直有力哉

## 姚廣孝

姚廣孝蘇之相城人初爲浮屠學道衍號逃虛其家晉王正仲知其有當世才雖自其所以所用之會有以道衍高爲者令侍　文皇於藩一見以爲天殺即深相納數以奇謀進起兵時多其畫也既成功所嘗皆斷密人不得聞哉以爲遊移數歲幻參天道　皇始特神之其堅不受封且不置家上親愛之呼少師而不名竟從容歸出入里中不改初服逮卒　上又親幸其第問所言無不對乃官其養子焉

贊曰時運方遭則異才出焉固不一途哉當　高皇時固嬴　文皇之受命也其道衍而仁愚佐之而有定大計開萬世洪業及成功謝不居則又加于人一等矣予房學貴老謂有就此其遊於方之外自性氣宜爲當貴哉所著書多不傳若其深識未信必有見焉張洪何者其識之精矣

## 滕德茂　王璲

滕德茂者壯元爲江浙行省從討方國珍浮海風大作欲衆皆人色德茂輸以無恐頃之濟留掾台人甚德之　國初徵爲丞相掾已乃令與王海同守建昌海多自恣德茂持之力自初廣衍者并尚書以事見法其才長於雜乘又工爲奏論事典雅故見拔擢于楊與從弟權皆有職用

王璲字汝伯崑山人以進士選自御史丞上高平川功復官杜溪廉斷剖所治以廉聲尋七部能人或規之若不聽後患卒曰處患恐難隱忍不能其又得令歲竟坐法于役亦以進士任御史然直氣少折卒以于敏能不及其業

贊曰司馬以教元侯延用其初豈有所不得已者後其操尺寸退緩用所未盡況泊於不世出郡邑府縣空建衆執樞機過不當意以嫡建非以不從始起試易樹即進職且少貶然守職不回雖使後而從之易調於官下哉時以刑亂出用興華所貿要之終見容

其于操行顧用豈不至明矣哉

郁新　金炳

郁新者宋本吳人其父徙之臨淮以貲授稅新俶儻

精少年負奇氣洪武間徵主度支事　獨令名已而

更定制為郎中進侍郎數對制　上問天下戶口錢

穀轉輸古對無遺大被眷拜尚書卒　永樂中

金炳字大本崑山人家故織工少偶異書學則名儒

有賢當時洪武初選造於　廷無何遂升尚書吏部

吏部稱其是非無悔殆為人長者未嘗謂以人非以

事見疑者無異議喻有所覺將為宋太宗評從門

轉下見故時所性來必自名若未嘗貴者

贊曰郁新乃綿飾時主大計非其才長於應變者心

計無所漏失為僅免哉及壬午之際乘任無改信乎

其工為自謀也炳雖嚴厲然畏慎不被嫌猜其事乃

不能詳既總百官猶望而畏之亦有人擇矣

衛浩

衛浩字奉洪常熟人永樂時任御史本對深文詆人

罪見免後更蹴論罷之　仁宗為太子時當承被知

遇謫獄多乞付衛御史奏上觀報可嘗有大將收其

偏將上之請論於法議令以功贖後徙按察江西歸

年七十卒

贊曰衛浩覓仁本當免已且得所守不察察於城

固實深嫻吏能然其治多得公平以此家無贏財時

見原將在外如不敢申救歸之　上有命乃使拜有

此我乃戰者寡矣

錢芹　俞貞木

錢芹者長洲人幼自修立厲志於廉初不嗜獻欲以

奇節見賞從大將軍擁絕漠宿留陛辭用居官無難

為晉王及晉中姚善事士既不貞木學數之芹所

芹以守喪也不遺他日貞木見守乃知之困獄見芹

不可則吟序舟隨貴之難患出一書遺守趣其言

乃為之創從征府將軍諸議令詣事同歸門未至卒

直秦事鞏事　上書之嘉嘆

俞貞木者吳之孫吳有名前代貞木顓好學問

書洪武初為某府令又為都昌以親故罷免太

守姚善方向文學尊禮有道以風代儀俗重之數延致

於庠行已多為先哲士因以進者私往而往然

雖毀不撓愈益其不以干慕時勤學其間

遠赴可容論

贊曰緣忠難高行然本知其所出之而在行間



其奇謀秘計亦將有所效之乎貞木改行不以節著

其居平概消遺一介取予雖宦仕或以是疑之豈避

世不願者哉方其為守火眾要與俱欲志義欲如日

有光之消撫自隱何也

王英

王英者崑山人也始約時諸父老會里中宴為僧食

無不驕即他時僧食者多不以時成曰無傷也王儒

于性謹厚康仁時為博士弟子者多避不官就獨悅

然應之數虞非於國學選授御史以能舉其職明命

撫郡御史事　上手命寵之又以為刑曹出為巴丞

案劾名禁邀遷按察陝西得代歸卒泗州英始終以

廉法取於政剛果善斷臨事雖不可奪有所論說人

問之不對及已行下猶不如為英所上者嘗曰既已

出身奉職當以官下為役斯哉然其中純慎屏郊時

時過所善者數衣冠行道上人不詢官甚也明然忽

性倔食時曰吾不事諸長者未嘗少失去與時俗其

得相從游者非幸哉王公剛性嚴嚴然官與公為泉

命之數問道其事子所以御之良全時亦稱其人

不泄斯問仁張緘也

贊曰役倚木有赫赫可紀然在朝不能又有其位良

由抗直少所容貸不假顏色於人故恒不堪之然為

史實當將守於法之外市恩哉得不亂耶英宣著

能能保其終則又可謂不詭曲之流乎

金問

金問吳縣人其父道玄為元將陳友諒陳戰而敗逃

玄自投海中義不為賊得若有濟之者流不知晝夜

忽在石上乃得免人為之偽吳逃焉以耕問既貧家

無書借讀於人學於俞貞木永樂初為起官正字授

太子經令杜作與黃淮楊溥繫詔獄三人撰相得

也各以經義講論不輟洪熙間復　詔時引對有所

匡益累進二秩宣宗卒　英宗時更歷四世皆在財賦

參預時政有議述未嘗不在其學長於訓詁勤成

一代典禮之大府與涵習之博士弟子者皆有力焉

尤工書翰見者亦喜學問事之　其奉官斂崇實

時欲瀕卒仰解不是進之其友要如此

贊曰敘纂公誠倫斷為將偽行自宗乎哉王路悼惟

論任卑恒蹈觥觥屈老居之若恥恒循惟悍道塞

異趣僥幸者作雖能能蹺貞行之以豈徒豐偷乎尤

哉執心處誠忠貫乎

楊義



楊翥字仲舉本宋尚書將所中後家於吳翥少與

兄戊武皆為人講說時文貞公士奇亦寓吳見仲舉

相得文貞方出乃令諸弟子從之受業而自之他所

日往返於千里與文貞則皆不宮失也由是翥之其

富　仁宗時薦之得王府記室吏氏撰　三朝事選

侍郎王期罷役　英宗時翥蒙曰老不仕歸二年

又以府保寵起　上特所以寵之良厚公困乃以名將

朝　太上皇帝退位朕宗甲食其祿年老乞乃索

致仕以稽重稱其為人所不能堪無虞纖介於意純

心乃質君子哉可以為世表儀也

贊曰常仲舉寬哉有其方其因時尚有同尼言議

其倚卑老忠策序功　當為初恭之致而請以無侮

易仁讓以恢而果果其所留袞而能合不忌於進以

取譽於讓為是則三命而僂當依如何其其畢其士公次

余嘗從其孫

王璲　王璡

王璲者其先自毋逢寧人也自其祖父仕元宋時家吳

璲有異質幼則善屬文名動甚因辟偏侍從與王洪

孟楊士奇章敏以才助璲等既後進文獨工諸在位者

雖不能奇文自相矜許進被以經濟名　仁廟在東

宮試雕蟲試檄偶喜詼諧語詰指有謝不能及後詩

黃淮涕因謗之遂與孟俱先後論死

璡璲弟也先在滿進中以明經舉為學故以善作召

與楊溥等入直　內庭典制誥文亦不逮璲故稱

璡游兄兄璲少有逸才先被遇命代米芾學以早卒

名乃由二弟下璡為文能立就雖數語誰作實命即

久不淹刻成以為神而性又無所推讓故不免於忌

然其實未大遜無傳者

贊曰吳稱文學自言亦稍後乃盛海內然璲之能紹

者淺王兄弟實先之雖不為雜亦由傳習能以其文

見用被恭良厚有名稱於時頗不為世遇逢世推

我達其友也一問於文文與帝千史以名敗故亦安

貴名也

吳訥

吳訥常熟人幼有成人度能通論五經史為況陵海

被選詔命代宋得而聞發之家得稱有禮乃用薦辟

起　仁宗嘉其之枝以御史其所雖必與立教化焚

進自表勤於都除之意宗間世俗忠厚塞時稍

敘所法無抵縱官都御史告以仁厚病致仕歸卒

年八十六諡文恪所著書多行於世



贊曰訥豈不誠賢哉躬行孝悌務在說至誠切於人

與彼華而不致與矣至悅齊益恂恂恭謹雖貌若發

謙已有餘未嘗作意動搖人亦非初解紛密用忠賢

為化數賢者愈以飾紫致儉用亦高於古今議

者門不泯其過若其老而勤勞勤於著作故亦顯著

矣已

陳祚

陳御史祚者吳縣人字永錫自為吉士參議河南以

言事忤時州力田官德初召為御史復進言帝王之

學莫在與藉其以前言往行者所為明興壞之端在講

唱經濟舍書忠邪之辨若此之不惟徒文法為何

以制義忠君之建利去害繇世於安而不傾　上謫

其言游幸倭邪有所覆哦刺非抑損當世之盛速逮

治詔窒其家禁五年乃得釋復其官用裡已前

成獄中乞行服不聽又乞歸葬乃賜後授閩

按而下世歷代還親問隨動將清若雖宋若令怡

恐謝又按建　遣下非　上怒械治論死赦出

之待罪吳守者為其屬吳德性坐縱而文法史因文

致其罪以將陰刊上言為理者用法不乎

以私上下其手乃謂　上是之因著為令遂

被繫無事後謝歸卒年七十五祚性剛廉有所

為於不固雖不無非庭人情然能若繼附

危險若非之人亦於其此氣志忍亦復少有焉其後

世官亦有顯者乃多賢計用和謹貴矣

贊曰古從來為公于之屬史科科之豈非以

材良雖矣哉至引其非事之而立斷切人

以所不能在下者患之而況以事上乎雖數跌不悔

僕與至於其親於困困以為不為厭雖成立臣

名然以此易歲吾聞之中大夫莫中云是豈有不得

已若止其所激惟果天下大體矣不可者當是時故

無失德徒以口語忤叢至讒忌惜夫

虞安礎　虞祥

虞安礎字文度父從道而元時辟從事後避去至洪

武初以才幹官帷自全安處生而

清謹無傷世當時親文自及尚書有制存恤方

身處行不逮人笑為廷有欲試嫁之變已丈麗其

同門生當連根安子稚弱安礎謂之曰弟行我在何

忠已而女長為丁妾之子故所後弟之子也弟以女

疾難之曰吾以心許吾友何金在為學故進可焉

扁問刑典之安礎不為動既病免歲不能給朝夕

況乎鄉人　胡文貞公聞焉不能對歸而貽之論其
居其平勁諒吏之不可其介有足稱者
旦辭者乳山人也以學故擢給事禮科獄能讞不
妄設見人有過務規正之雖容容隨世為相以全者
多矣官科郎趣謹內為政大率以清靜不事紛更有
所論　上終夕不能寐舉可乃已其忱如此于家以
力學聞除拔為司馬局丞議益部所至清謹晰不拘
獨貸人間其家裝曰吾以帝德於民重不任數也當
亦辭善為所謀矣

贊曰余觀謹廉者事不官不為勤察也曰為官之詩
見之矣仲有執奇而子產鳴晏不敢盈體焉是偉直
欽樹德務謹豈厚封之謂邪仲淵用誠長者處官難
貴慎謙不乃愈教子孫不失執可謂能養業哉于鑄
不欺其友斧約沒齒無憾豈有所要固自其忠絕人
矣夫

施顯　張洪

施顯者以進士第一人官都督斷事已復行按察事
非平生論文之乞自効於御史有所議評有大事雖
本上而卒與張洪為同邑人相善也洪被選謫酒在
廷欲言洪日止之得罪論親洪以明經起永樂初被

行人使日本使還一無所受又以奉易焉於番參而
往建女與宋翁不央人稱其介稱入入玉養地及命
論貢之道所使方但兵不服六道乃詒洪所著書參
於顯年亦為其為經解皆編不專名一經也

贊曰張洪之夷狄謝說令服夜無所為屈其誠仁有
以動之尊雨稅且懷忠而柔感命則暢非獨宜者有
人事以試幽雖欲效而忠不能遂則亦有不見者當
是時法嚴獨無可服處論而旋復凡謂其保終始矣

何源　張瑞

何源者吳江人也洪武間以鄉士舉子試為吏德州
山東蝗大起獨不入州境歲饑極於病能發靖之以
功遷守梧州梧亂兵地且忠哉相仍議上所以郤之
曰使科報民不其使而寧以相發罪非遂開倉蘇
爲設方略活之已而坐事論英公張輔辟教士交州
復後召為事七廉盜教源在事久屢遷起仁理溫
晚故能晚年八十六時謂是爵之效也

張瑞永樂中以字故為御史侃侃有直聲屈出按山
西封上有所言諸者以幾事不害者泄必欲文致之
不能將柔恭政以今氣臨急政所容然於守官亦
賢有文武略





贊曰源用寬濟序雖屢克昉進幽以考終觀其所試
施無異能碌碌不與物忤故自行間起得用非有
所附亦漸識拔之剛急可謂能稱其職雖以卑世不
竟其用蓋亦無得之矣

曾鐸　于思忠

曾鐸者其先錢塘人山其父徙吳江鐸少學春秋於
鄉近源洪武間選於鄉令黃鑑石侍講　禁中齋典
令使交阯道陳黎氏所以當討狀師有功既乎之復
使往來於留良江千堅亦以春秋起官福建
于思忠吳江人以功出進永樂中官京察州方略來
同忠謂力能飾永時序難失秩官尚書呂震才之以
事被建佩所使至京為言其之後任樞密州中以
思忠參其事復被議命中馬西域以思忠能資令隨
官者使於西還至勵太守況鍾皆同推擇旌屬之序
且使其二千事焉曰此吾故人徵無辜臨失長者宜
忠亦屢之行若也

贊曰語稱使於四方宜其辭命搢擬成毀屢之豈易
能乎鐸再使交人其勤足紀思忠恢遠人致釋仇其
進也以挺有加等蓋度使小大吳不得其所用勤於
以復用自非其才不可罷耶方是時綜核詳上下不

敢苟若忠之進退亦文法所不得而裁之矣豈複無
官哉

劉璉

劉璉自永樂間仕御史歷侍御郎守遼義二十年當
英宗時虜數入璉能持重少失亡其以首功上者必
審覈之云有如不中率今猶對簿者將果降而獲於
何所過敵疾力戰勝耶故終不敢自得勳後未久輒
累功微求過當矣璉之不矜豈井人所難哉致仕歸
李於通州賓無以進退洗素公盛跛上其功狀請加
恩乃得進恤嚴先人塚其山

贊曰士議說戰功何易也使衆一障能令虜無入乎
璉在巳巳與郭登守宣府為城下盟討欲遮虜號
不克然使卻有倫不敢犯又數衍虜實使攘塞
和術必不能必遂其然也功皆抑不聞至殁而不能
返其身故身久為將故猶冀其飼湯業田宅多獲
貧家非樂哉且戒妄殺不敢徼功其遠矣或貴之成
封劉之後不能出號鉞塞上亦下清碑事識有之則
所傳闕疑未可廢其一人也

李貴

李貴者長洲人以進士任司馬屬尚書方有器遇之





是佐太傅從討遠伯征麓川又各不敢歸以罪哀從
征驥以功陞爵而貴亦遷二司官乃乞作服後以司
馬卿掌虞衡佐巳先巳之變省直事無所見維高
為其從征也由其計畫得全故以文翊其有惟麓
川之役在兵間久知道路地圖陸險遠近計以此
倚之為人長者居鄉甚若行義時有劉鞭彷者皆官
典可為賓為賓遊渠事止爛之無異功云

贊曰聞之長老云當　英宗時劉整方以虜為世望
貴謀之首當為兵當所以戚慎而中官振務熾一時
謝納偏說不參稽其席中內外黨強氣倚決策於
內苑貴去不用亦前死故得不被害云無從老成人
則計之生然於得失可知矣

施槃

施槃者吳縣人少流拓負恃不羈鄉里中人多謂之
狂生從博士弟子誦學而亦好為詩故時詩直俚猶
市門肥肺食棗便雅自爲還近對策於　廷第一
年僅二十餘官以洛陽年少遇之公卿爭前席下何
虛乎

贊曰天道不全惡在其所故盎而若冲川乃不觀豈
少年有斷名方成進用進惟析顯似其有所全之耶

且也何及多而似斯若驗過然迹之而察也已蓋溫
不天扎亦將安之乎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六

續吳先賢讚卷二

劉鳳

劉鉞

劉公鉞余從祖永樂中以吾若哉偷史進侍講
英皇帝深所器知　天語褒之云鉞開誠簡對大
有裨益已而　景皇帝御經講可勸進獨不預名及
易儲事起時為祭酒又不肯表賀既然中立在　廷
倚以為重稱嘉爲公及旨累可相而公竟不肯一見
貴倖逐棄者始進所事歸方在翰林時王汝玉並為
文若宿成公必淹時乃就然況至深切於經國匡導
劉於吾為多不與樵淵獨何也所者蓋義藏之不由
又乃敢決惟許二卷傳元工於書精法溫潤極爲時
所重不肯爲人題故蓋少存者與人雖近亦未嘗不
以為念若同官者子弟見焉拜起必令如禮而恒所之
及問道其誠無不至不好立名稱而或謂長者敬之
性雅飭不治家產故恆小耳卒時少宗伯論文悉予
諭官祠使左藏致能從其法於宗府有嗣教孫學以
公任爲郎至太常卿一品實異數也

贊曰昔汲黯在九卿中謂能直諫非經世論無所避
也即闕其風節之所推誠異哉若吾公任當時以文
學侍從無所主守何以見謂剛特當其有所發使人
不寒而栗至與物雖小必慎行已皆有尺寸皆進非
速利名哉不能易不可謂誠直臣哉以所後死靖難
特故者其身不得悲恤而劉氏自是遂以忠義世其
家雖稍陵遲子孫咸依以爲憲實有所始之矣

卯聰

卯聰者長洲人為大理丞以持法構當宦者撼奪命
人爭附之朝夕走其門惟聰與薛瑄及少卿[illegible]權敬
不肯往振宦怒瑄不測因卒沈系事逮坐贓論死除
巳而尚書俞士悅等言聰抗直且執法不顧阿不宜
斥黍若乃使復為理其執法盡職竟以不能曲附失
當路意謝歸卒聰少有骨鯁及其事之亢謹經世
里步武過門則下而趨數行自其性然
賴惟敬若縣人與聰同爲理聰事起并及瑄獨不
逮繫被自詣繫乃出之出身不久罷被怨其慎居平
不妄出一語將年八十餘

贊曰李雖為吏以縱守法張釋之判杞鄆以全不敢
勤稱獲其為法史當有所觸哉若其不詢於勢無
所馥折可謂剛矣時皆其趣和承意不敢引當否至

獄擒下乃羅致亦甚若乃能與之進退亦賢矣乎然特由於所有所式化論云義不能出乃恭不禍生時等之詞耶

## 陳鎰

陳鎰字有戒永樂間任御史進御史中丞鎮陝以西被選郡守於鎮察諸藩亦不敢犯先得人心鎰進入才惟恐後時舉上疏自代及召入行御史大夫事諸御史咸重之不事嚴威而自然若欲服不敢上欺繼亦稱入欲排鎰出之會陝旱甚吏民詣公車上章乞鎰乃復令往撫至則躬而用西人大悅又大爲興發賑恤之躬行田野察斷隱理況渝尊取川澤收租較壞佐實民力其精勤不舍晝夜益奏集陝者十餘年上所以加恩錫賚甚渥鎰者亦歲至輒召公之在西土無過也民入私相與尸祝之至有疾痛號於途若喪考者逆輔朝之幾六十餘乞歸卒謚僖敏而其勞子俱仕御史能折獄平反從輕典與優獎除升春[illegible]以不敢[illegible]至二十直[illegible]其地賊方數萬[illegible]將[illegible]入破其衆四十餘不解甲兩月又爲[illegible]所以勸之衆上春所[illegible]年賊再發於江之花溪又[illegible]計平之雖以甚生日矢石出入行間亦宜士所難使君子上其功豈遽貴州溺於叔之江中

贊曰周宋勳舊其定功甚遠所皆佐命二三臣至紹興和之不免保又非老謀其惡必遂之者則乃以哉若鎰之公陝陳常德益務之鄧秋而民知有特王焉瑞然並立之不能使人無保已悲之人人深矣夫若俱以死勤事其功乃不顯人臣之義惟其所在所有稱乎

## 俞士悅

俞士悅字仲和長洲人初[illegible]能論學　永樂間授御史以廉敏任職擢選授[illegible]法向唆上下皆不敢狗而悅所推史稱[illegible]事者與[illegible]勤所部救爲之居史皆[illegible]悅爲具[illegible]行火所及水[illegible]爲[illegible]之政爲清史悅將若不聞者已而盡得[illegible]之政爲清後入入覲自悅議作進二戍至今賴之仍入爲大理當也已而在城下以悅爲都御史與[illegible]門爲言夜不釋甲進平[illegible]刑部大[illegible]六卿皆[illegible]成化時致還復官年八十餘悅與益同時[illegible]張能[illegible]其被[illegible]者多爲[illegible]不避難無把類





乎豈柔而能立有足稱矣

贊曰人臣衛社稷死生以之春秋之義不有居者其誰與守叔武之復衛國者權之有焉功雖能定所以忠上者則無方與悅值國[illegible]時傳會[illegible]公卿其忠討或有所勤之矣至同之一時用事者謂不能廷爭削[illegible]世[illegible]亦有之若彼[illegible]則有人矣哉悅無猶也

## 徐有貞

徐有貞初名珵其先以家若徙有貞生而短小精悍目光映人[illegible]有宗[illegible]世志始從吳公訥游論其材俗[illegible]有人[illegible]之歲所爲[illegible]見之令爲詩不[illegible]此[illegible]世何其行之以進士論[illegible]中[illegible]公在內每[illegible]郎[illegible]其武文輒[illegible]有以才所以[illegible]世業乃獨以文爲[illegible]於學無不究通[illegible]故絕人非有從[illegible]之[illegible]所[illegible]而智計雄略其[illegible]正統間仕侍講時方以虜爲患乃　上言戎謀使計及討伐[illegible]不[illegible]出擊者土爲兵[illegible]中外戒嚴以有貞素[illegible]兵今之河南北兵以爲[illegible]御史事且便宜不待報使[illegible]所爲[illegible]至鄆民已[illegible]山谷不出應爲論以無[illegible]民者[illegible]之遂大集[illegible]約來教之[illegible]什伍之特不置人[illegible]當任所之[illegible]行間[illegible]用[illegible]當爲[illegible]以[illegible]河決張秋治者[illegible]不能[illegible]議卒歎不[illegible]下司空[illegible]水[illegible]行時欲以與發大役[illegible]當先自[illegible]相度[illegible]至之久水[illegible]以[illegible]以工非朝夕計[illegible]又[illegible]部[illegible]水所由[illegible]所[illegible]乃上言水之爲患雖天時[illegible]乃山作治[illegible]之治水[illegible]之作[illegible]河流自難之[illegible]此[illegible]之[illegible]其衛河[illegible]入海之道[illegible]之徙而非[illegible]防早則[illegible]





潰而消[illegible]不可止者可[illegible]所過乎之乃[illegible]決[illegible]安流[illegible]乃作[illegible]其消數十人推而[illegible]水入之[illegible]野越[illegible]又上[illegible]乎[illegible]附[illegible]是水不得東[illegible]其上[illegible]以水門[illegible]其長以爲之[illegible]祖門[illegible]水引之[illegible]姑以入於[illegible]凡沉之數[illegible]河消[illegible]議者上下之[illegible]者自古[illegible]不力[illegible]

[illegible]御史大夫[illegible]討成[illegible]彰日此社稷功也[illegible]往[illegible]自門　太上皇[illegible]不[illegible]日[illegible]在今夕不可失[illegible]海城[illegible]當[illegible]復[illegible]中[illegible]取[illegible]自曰時[illegible]閱[illegible]耶[illegible]　皇后[illegible]以都御史徐有貞　上又曰此事[illegible]然[illegible]　上[illegible]悼[illegible]已乃知　太上復立[illegible]







景帝[illegible]知焉　上曰兄[illegible]又論定策功封武功伯[illegible]　上不[illegible]已[illegible]極[illegible]制[illegible]柳[illegible]羅[illegible]不已會　上有所[illegible]之御史[illegible]言乃[illegible]能[illegible]皆之　上乃[illegible]宜[illegible]時[illegible]論[illegible]爲此[illegible]然[illegible]作自己[illegible]

得金[illegible]言乃[illegible]哉焉　上[illegible]不臣[illegible]獄[illegible]間[illegible]不[illegible]友[illegible]語人[illegible]但若[illegible]之[illegible]時[illegible]寫之[illegible]詠[illegible]之[illegible]春[illegible]衛[illegible]爲一代[illegible]

贊曰[illegible]雖定傾扶危[illegible]

觸不大失儀且其身嘗有爲微僕史所糾史不應謂不能救耶人臣義不當爾一旦破汚惡言不以威明貴誠當知者若有自非者何疑何至今論未定也試以于司馬苑罪之夫子誠有功於守若城下之役與袁與南旋信賞有功爲守南城以備二者論既服惟大臣且獨覩信何無一言于而謂其納有錯黨之意者將謂啟哉不有所除其何以興議與自本無怨而勢遽然而何云自之卒然因南將之則功乃謝迎將之舉無非者又何其身誣也惟有之使好戒者勸惡戒者惟乃已之矣情夫若士惟恐死以明有自雖任安用叔之義又何以加焉

## 葉盛

葉盛若昆山人官給事中當己巳師潰盛　廷劾將帥失律爵損　國威請正之法然後備師徒勵將武爲必報之意時成壯之命守至兵與事中外方蔵兵六七上皆義重最者便宜請事對實朱行又疏上死事遂成謝深守宜家錫卷以勸封疆之臣其失守分地不赴難者大未正軍法則何以懲不恪宜論之如律時有議留兵屯戰與言守當在四封今日之事陛關要害候而已何使獨石諸營不棄則上木何以中冠紫荊白羊能守虜豈得闌入哉若聚兵內地示之以弱知退兵之望何以成戰伐威　與譽且裝有能遷學者上公卓言逆本當如禮用事者亦難之不敢以　聞盛謂此群情所何豈不可因以動　上哉遼白之有　詔令與雖未施用而盛所持論一時爲稱盛參政山西都御史李秉言其知兵使有意謀俾米原獨石時我中虜當若多廢所以籍斜安之籍治學壁使忘則入保亭障相望爲基置避絡勢又以遂人不知程式學教之辟致有偏行者數人爲之師達與於文學與中土埒勸與學刑詩賦城相去達並沙漠無休舍行旅患之便爲之置驛又十里輒乎爲且其將僚修輝烽燧相接以備非常商賈遂集漸充實其地多所奏且爲察右都田牧之軍與役無所務不復剝之下則移大貴請而調度恒患不給乃悉汰出之計教以塞土樹藝法使無所出再歲始得入之爲耕而自將率以下占地有差由是土盛闢治公私皆贍以持服歸天順初二廣以吞置卒不相統軍伐無時與期又不如所赴輒無功乃以盛節制始開府梧州與征襲將軍同鎮之及駐兵據要害設戍守又以其要賊於尚書服焉摧之望實咸所急救貿





不能策爲續其征而歲之出實是故公有奇利而費亦滅過不能法至今賴之然後以被譴召還改守宣府以堅壁清野重則力與復求役作治邊人樂爲之久始役屬之乃坐持之不爲恤數月計殺七百里自是賞教被野無寇掠成化間進二秩宗復進少卿出命觀摩河上觀言寫討非計宜益斥地築壘耕士簡士相穫之使康習爲使卒於位　弼邦恤甚優至先征盛疑官於外以老者又名府而陪掌制書意前歷盛者畏而之不行乃云盛將非其其文者如衛之故其能得升也　勅論代盛者有無若盛處疑之跡緊卒不能退爲公論然若他時使者在外一言件觸且不測矣故時謂冬無休休度量不爲甚也盛所著書惟水東記存

贊曰盛爲給事中屢延爭引是非指斥當事者執行不回其試宜誠然才實能雖難闊處叔忽可伏謂以觀賢之邊與折衝之任恒交捩之作鎮方陲延來勝千里[illegible]不逮其所規畫粉精用[illegible]王[illegible]今是剝可謂世臣矣哉守有所係仕其職以身殉是於其身無所虞勸以人倫墨士歸向之卒乃謝以庸軒偕故論議及之若其悟於索利毋過皆以危殆妻之志身殉無悔于望功能耶

## 徐侗　桑愛　蔣廷貫　劉鉞

徐侗者長洲人始舉於鄉爲文學李默舉給事中保選五言論群所議出命事建其勤治乃皆條仁厚與爲文忠者果然又介龍甚行不爲然貴益命希承或以既有勅林例用爲爾備故自其性然所做

桑愛者其先在宋直學曹剛世洪武而南昌侯因家其隱山中爭而年十一雖誼學文弟子中元公驗壯其氣貌器之曰此子他日當知我者謝業春秋時臨川聶大年秦舉擢按後之遊業試詞則升於國學尚書馬公非才之以潮司若通判之三守無不當貴數月遂援以官推尉爲州持爲新豐地都尉僉守爲理乃祖行表屬曳民黨之山出錄猾潮少年驗勸將色命官者來闊賊將斷雖之夜半餘者以告愛起援出之衆皆已張方欲衆兵討愛衝先驅請取之遂以一騎入衆愕不敢動不殺一人止取其爲亂者嶽碩究以功遷守南寧尤在經實中家傳方能行其政于介焉之四夜戎與其族爭爲理之李氏饑爲故耳而遂之數十里外

蔣廷貫者宋侍郎堂之後也堂守蘇卒葉家焉廷貫





少時業將士有敏思以進士知嘉興思尚行以廣陵投業爲之謀覺其賦六七處州校與守以貞才受之皆諸縣調整更得其根本無不與者縣故難治令多自而皆皆能以身勞屬修之不忘卒以死官下其少時入都皆爲諸縉紳所之道延其秩去故見前介

劉鉞者其先在汴從宋南渡知衢之龍游尺喬好誼鋤雖治米易於私園教藏但邁通不忘就更益故雜之使出輕重論無所以有時版其夫不求爲累命之若有告者一訊而得情割辨爲放所裁因上下各贊文亂之其治爲邦方正甚紛無不服誠尚以定六產賦事所出與而及因以農又爲講推其謀勵禁變者便者行境內皆以貧苦上考舜知交州府務勁得能奏之以文教武史恣病參之治城取其卒擬之法難不敢動

贊曰良吏之於民若苗之植而萎之又從而擁之日盛而不知其從之法教與爲乎故有身殺爲之跡鄉之不恤而其與爲使卒既功爲利無關則攝之長者論議常條正直用法能清其史家雖其敝不知富深愿民倡亂不煩兵服之所全活者衆矣延吉勤其當而卒死甚之治解樣有功者祀不皆乎哉

## 陳鎰

陳鎰字總然正統間任史官以法從謝詔　禁中本伙制對不奉命爲祭酒國子時有以舉終弟子戲錢爲不快于前祭酒那謙者因及鎰鎰以身爲師儒率當對刀[illegible]史傳延獎不論用事者怒皆罷之未久卒議隙行兼所汚特好古嗜書貴之或爲累且爲居守陵之未及獻焉而申右在門延不能究也至今藏皆演入他室人又言其父論次義碣再見與人鑑少則係貨冠既貴因奉使求得之與父表同歸亦爲孝矣

贊曰陳鎰之始本由賓興皆孫文友對大廷冠而卒般命有以行其香其才能才多所出入周衛時亦被業推其精疑東馳罪于之國本便稱言不失秩官國之重士言爲素嗟雖廢一線苟以爲之訓爲生悲

宮　胡





紀錄叢編卷之一百七

續吳先賢讚卷之三

劉鳳

## 韓雍

韓雍者長洲人甫弱冠爲御史某敢言執斷氣直陵詰御史出其上數有飭事在延殿[illegible]有掌故爲其下所持分雍一訊達將付之即其罪又悛擢章閣賦大作徽徵兵雍遂爲將從者會復以賊降誅雖地且變未可知往而即解何害而使使者已承徵催徵賦眾未下則委其累按則右徵死人試備雍者寬事知兵失也乃遂副使有尚相陳循才之擢都御史復撫撫乃雍得據多兵盛知其委義之家撫治之吏民更足一跡天順初有所改非仍副使山西雍受之無所坐授少卿大理寺復其都御史撫按多所平反學士倪謙爲說誣以重劾力爭釋之石亨欲株連者衆爲上下其罪得無濫方擬以實雍謝此何代事可繼矣亦何直此名也出撫被逮郡國寧中御史臨徒有所黜進益固宄除盜止尺籍冊又以事出參政浙江二廣蠻猖不靖役無功大學

王竑奏非雍不能定者即以都御史召今往督且重委之得專征伐自偏裨以下行軍法不必請　詔今所將趙輔和勇來還至境上議兵所從入時諸者云全州之興安有苗出劫傷阻王旅斷道路又新會陽江有徭殺掠而大藤爲猖獗仁爲犯通焉者衆請先以兵援廣以東且斷其歸雍謂全州興安爲將之東壯喉襟新會等爲廣之西南藩籬蔓徭仁羽翼峽所峽則其根蒂窟穴也不剪其羽翼則且左右掎我而本根未除爲我腹心害乃先遣都虞廉忠等將而領合新會兵討賊之在東方者親率大軍至興安分出西延撫江敢戰淮嘯斬獲甚衆遂之入屋者暫賊巢又其已棄南諸寨迭及楚推服勢大振遂來滕峽千里賊皆奔聚窮乃移攻首亦脩仁分五道入以和勇高輔將左孫騏將右彭倫爲宗餘將兩峽自與承[illegible]中直歐信將後而侍郎達至偷及監軍御史汪等同進賊陟險阻陛石下棕人傳著矢在我林發擊之戰每合賊輒再益深入岩壑不可仰攻屢誘之屢跡其投東夜間道來襲上賊衝以屢得既不支乃棄兵潰山復斬獲無算遂削寨五百餘取其首級及械器而險隘[illegible]

黎州猾猺夾其址乃休士止令人被岡行林箐敵勸之而前所逝賊等又於斯命之平櫃與賊遇戮力戰陵之以省功來上雍仰川之河之式官爲將攻大勝謝於知地利者咸謂天險不可來且於烈助符雄入不能留往者司伐籍不能鄕所至今賊騎兵威爲守益四必設大匍因之可耳刻詐其行速役不可淹今計不時夾也遣不可爲之人衆心也固之十六百里至行數十萬鉅且卧時能無變令人舒勢人城者宜但此軍宅使復要義丞邑而於府中令以並者旅賊所向破後者皆命賊信嶺等五軍取由斗道右岩嬰奪以進山坐越輔和兆等八軍從上直搗中南巢文令孫岌程文昌等二軍及諸録曲各要害別攻且渝師賊窟已令其衛將之常險住州橫石寸嶺諸崖而留楊綫帳壁待置植守其衆士殊死奮殺傷蚓巢不敢却其爲楼以楼石者先已道死士入其中盡發之而又募百金士潛登其巔舉燧爲鳴夾方鬭驚賴寨已踏遂亂乃四向環縁上呼拜動天地大破之一日間攻園奪穴其巢穴自山南大信房屋纍刑沙田諸峻悉紀所無不焚留磔止其舉諸則復跡賊急追之頗擧及中矢刃者且盡進至横石九樓諸

並丁則離險萬重陡入曲涉所怯益又倍前賊既險祖穫險以死拒我棘林振谷悖於夕倫撒而中人不可近復說進誤之甚又深於賊所不備卒嶺且百道上前後不輟坡乃降之陂信聚奔路嶺其等又各攻林樹四面合賊不利乞後斷並乃豈漢首所取巢險三百餘社所遺將官軍必不能入者皆毀之嶺遂破心嶺服從無有求內敢屬甲其地山嶺峽險固橫行恐賊復濫以田之上隆州逕設巡鎮先以聖衆賊出之令往苞柳之東鄉爲峽後戶皆立作山峽之右據而峽上下崗州縣得有險要屯守自碧潮而郡傳及戊者皆備復之營禁治置有秩吏稱施寫服者佐之守使峽爲通道無敢弭呢其則陳堪之五屯峽之左據往所屯亦嘗備後之令李慶陳爲而盤以兵賊逝逸在外及他所未至者令鄉兵推信及恩闔擒等復分道出營林博白北流洛容慶遠之銅錢十二峽諸山悉殲盡更爲齊之海浙皆命張勇等以擒姫卒往攻既已盡殲乃遂居無何餘卑俟郊等復反側又乎之自是二廣皆定延數十年無大患者雖之力也人謂宋以來稱所據險未有能危者一旦殄滅之無不震動稱快而御史有忌者實不行遺父喪免





後議者科罪擢宣撫使必重臣鎮之無輸擢者起復雍爲都御史命至則爲總督兩廣又與帥尹不協遂謝歸卒雍遂大度慨然有安天下意若其沉毅篤實敏智識斷投持坡立軍門故士大夫樂從出入矢刃氣意自若有王佐才今觀其成功固易亦由上奉成命宜固卻之權曾建世時得其材用稱一時得人之盛光於前古豈不善哉善哉

贊曰予少則游湘桂道五嶺間瀾之父老皆稱韓之功不敢名叶而尸尸祝事之其威烈入人深如此然言其所殺傷猶爲毛悱悱何之曰有如愛之則如非傷信夫若司馬法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亦必衆矣將家者以致果殺敵爲毅與儒者守又與乎哉而其後遂微其亦殺殺過耶

### 練綱

練綱者長洲人大父垍洪武中爲太原府同知作大子宮抗言用事者不依法有所劾　上命之賜緋於翰林欲御史爲文學喜清不少避衆忌之出諸外竟中京師卒綱始以春秋補學官已而爲上八策言要撥兵使及府有刻進衆高諸物綱復上言小府水災是將恐其狂勢易衣令以　國家成憲是何足持任事

臣來計令綱卑微若少者且所倚惟千謙而已三臣宜策勵之以全取塞耳中外臣有意謀欺其勢者當屬將昆及仍大將楊洪等迎詔以兵內向屯略營遮屏分命重將門馬備其衝火撲屯迭決者與逝詩遂更不斷此宋人所以見笑於前也至有欲與和及遺避者此正奸人當亟斬以絕邇圖　上與之遂其御史其言嶺事任有觀之風矣　授之治撥案准南綱別有謝云有知宗滿感屬子孫今有臣勤治臣取不盡死不然將不取依通傷指其止有愛任者上曰志從稱命易勸何之時爲威利之亟從從筮者未刑綱案竹匪不敢出斷爲都錄石張緘其下有所擬按其舉言之　上爲擬冠履問書例文淵亦文學職推擇吏不如今爲行所私者學同列論點之且迭至鶴年富韓皓　上遂命王代而尋詩遂性追用如者以於山奈已而考遷邑失化吹論難之且正尺篇綱言此罪已本表於芳之不從又因以俸爲俊何以使人者乃自爲罷遣出按閩禁盜起雖生之未所其自休進逐綱情將之而出兵稱綱又進論說命夾遂大竹於聚紹綱劾何則時慶無揚孔在官中耳嘉之深因其各列上而車並在史部得林觀所相稽論





蔽又後之莊州將方下綱以脈況之不復起以卒綱性苛峭喜攻發人陰非膠膠無恩同時有以風衆者先深故綱將以兩輸耳

贊曰今御史持法猶與古異古所謂非夫德不本乎婦檢其部內者得以封之猶時一東倚俯使者令既以進而攻之小大無不察爲其重不以甚年漢以前命部吏監郡其行事來無所紀若練綱輩有足稱者然爲文刻深律擊好其威命盡如　上矣其而綱小有益於小陵以和及不役之評乎

### 吳忠

吳忠者其父從將裏中不勝患年十七代往役令稱降奇之使稱奇士弟子學遂以進士論上爲行人使占城風於海舟覆危甚舟人懼不知所出忠愉以無恐乃爲鶴十輻而風稍定是以無恙還自衛見制地者或與大征不復時駁舺稱其校士者而流者旅彝則征亦益困不若爲　上言論之西及成貞悉山陝服不者發兼管買入鄉校其利外因且仍舉不徵又以起朝廷宜治其首入　朝而止其餘境　上特進者供億無其選守桂林秀管衢爲不媮蕭亂我道御部使者議奏兵鑑之惠郡的工之人未

有知實姦動無亦惟是謂冗之而何遽以兵爲既撫納之寔武岡利訌者視豫言差善相與首尾攜文俏等遂自列言所以宗者恩甚深胡敢逾殺人勢遂解在果郡凡十年所紀受並治者守參政廣右御史發兒戒閩海城兵適盡出惟寺門島者使欲其走獲首虜甚盡發道況氏女已字入附其叔不欲行乃誣言匙妖惑詐王者爲重功恩留其情且釋之亡何致其仕歸雅好書有所論著十嘗輸亦名能文

贊曰先縣皆詩余海之利害也不計紛途遂邀即王者無外爲撫因夾道有所拒不住哉然衛命而使良不易也從撫險如夾即其所決不可望乃非使旨有所陳守使宜不可議事爲所爲其所者迎守封疆提枠鼓戰擇能爲愚官傷生坐談者哉其言其緩急任繁無逃履險進在官少深慶之稍豈其其故義負耶誠有之亦烏守其爲將治才也

### 盧泉

盧泉者長洲人一日宋盛度之後　景皇帝時任御史出按山東匠衆馬數時教比不大登馬爲耗泉曰費在民繁守高下歲三分使民不失本事而沃壤守之若干瘠壤守之若干輕重與天下相准今豈不能





哉故自來之馳牧地爲豪滋又按僚外但慕養亂後所在稱殿爲彼稱恭在制度所丁令督爾不專以悉用而人甚之甚滋水賊又起即衆馬至其所論以德意諭尤賊厲者不敢動遂降之使還言撫臣揭指事與道夫用事者會　內死以罪被劾始經狀水掛東帥諫官爭之甚諫　上赫怒召之入將皆與枝沃伏陛叶云　陛下刑之有殺諫臣者未聞有秋殺臣可耳無與諸人　上益怒久之竟叱出明日當委疑之朱爲古山史入顧勅將遷知能江星福陰爲而自日縣罷無汚池不益循天頻可徒情表敷民淇治若十所疏籍其利弊寫論越籍等矣兵操採龢鄉巴吳佐官歲戰其力而乎之進守叙州我爲莽作叔在山谷間與不稍獄斂其勝父與將將與共攻之前已遇而暨永在彼兵之中孫之矢亦於嶺耳拉食擊不可退與叛意聚亂復走來之羞大允使者方列上功默采以判使途觀歸役　嚴許予泉金締卿家有命

贊曰泉爲史直可然持法不貸能舉挨辨至犯顏色宗將軍權倖猶抗言殆難其氣不以挫也年乃縣道伍宜物爲盡其力晚節不紊山澤之間與士伍同勞

佚親介直而夾不避秦職可謂難爲其瘳氣而驕栫已重而行上不休見笑於俠谿可謂不安而不自知其尖見娶於食得而雜郎於多取所徙獲識於時斯亦才之過也乎

### 劉昌

劉昌者生有異材讀書數行下一過不遺成童時與諸老先生試題請老先生人人目之即奏上都試者謂爲謂老先生言已而知爲昌大驚由是名遂知以進士論上以告歸在事再調博通諸家書　景泰初授主事直衛與張伯之同校進以史事復有涸者取都水過按察河南撫學故文學郎試學故復爲昌宜侍帷帷案親近必往有所破次不當與針者不報遷參政廣東歸卒昌矜抗自喜無所推與故爲家良弘在機案直遵全右作中州文表有其書爲學者五又爲雜設叙論所以紀劉紀志并做前傲載明以來文未成

贊曰吳爲文者代變昌乃投之李趣而弘發復校之且曾好學不倦至擬其任事以之意良苦而非以盛名隆所其柞其力質不附輝厚有餘蜱向治近代

不至乎盛亦異然可觀矣乃至以詩詠帝王公大人勳未嘗門閥而已志存名高者竊亦幾焉皆狀世而則之頌處其吳可勝非哉余為被備厥文亦與有傳者故具之業不墜

劉珏

劉珏者長洲人祝字時殷爲楊廬紀博士弟子學祝盛爲俾誦業遂釋仕守王刑曹事承重坐事劾獄之滑以貨入珏曰吾嫌欲悄之今氏自買矣即命當運按察山西首壞無所受之甚田人莫知務力倫已亡何乞歸他縣受賦見法以珏爲使者督之輸焉珏曰爲長吏不以民爲事主以贓聞向可使汚吾耶乘去家故狀小耳妹婿而有婢備之辨寫其山宅母病親吮之孝友爭於閨族其持己廉嚴與人也恩而不可干以私好學不倦工爲詩書跡繪事行世故時者俗稱其惜撫游楊爲聲譽者士亦無出倒詩諸若今襟領於衡而爲文學者及借以輕重　君林杭以清貞進當所至尚年自放林壑當遂其志欲焉遊門霄十餘里有所營訓輒不敢對蓋其爲此云

贊曰珏以才著而行已尤無愧其尚德也哉蓋成有絕人者然所以重夫世徒與珏既仕不竟所爲家居者父之學士大夫則其名若不得見焉哉今爲而丘算爲存者不爲勞此豈能令至今舉其流風也

吳凱

吳凱者昆山人幼失父養母以孝聞嘗以役徵邑有督令尚渝凱自陳欲學今直免之遂從博士游始仕王事刑部易上諡二一已致一病所逮六人凱恐并死無役四詳矜之後乃得其益釋所安活者未幾以母老乞歸凱公分介立有行義鄉閭化之御史大夫李秉忠之調凱不宜棄置不用者彙盛光其人可作式後進家居者四十年嚴操訝教遠近所望牟私謚爲貞孝十餘亦矜嚴異殺鄉爲士曹刑名比許善於交者其獄上視其文辭無不驚司寇疑尚書獄且爲其才行乃出守叙叙在變夷中不知有漢官威儀命舉僚其詠得民夬心賛幣以馬湖發方徵發討之命避卒假其動節用討取之卒不煩兵而服復復以撫之失道致亂也命愈社驗之卽自歸遂安叙卒

贊曰凱父子爲吏皆吾理人雖至二千石而家不益富由凱也風義自引退不以仕爲榮寥矣夫與彼論心戚戚求益者異矣

孫瓊　張和



孫瓊者本長洲陸氏子後贅昆山孫氏遂從其姓仕刑曹時尉門達方倖撰其下株逮人以飛耳目刺察非常事下瓊者多得平反閣中玉囊千金爲利事瓊持之不少貸或物之數此權貴忤不少爲恩耶瓊謝曰知且械深繫欲盡所言卞毒刑既已而竟以事有連論遂貶化州復起爲湖廣參政倉無所營恬然而已居其官絕其苞苴約於始以其名方能時年尚強利榮在前能自退所若者十春子齡亦舉進士

張和者昆山人幼以能詩誦名亦吾者又以舉進士遂千告辟都試瑕吾爲背郎復以吾者訓名出按察瀏以卒節之抗直有操立不汲汲於進雅持門路未嘗及才見推一時無所受納與瓊同被推擇至參政

贊曰仕者貪祿和求進非必自其意見宋尉刑罪恐失之故於人雖已內心不欲必附汙恭之不敢幾微見於色而況敢顯然忤權貴乎卽瓊治獄所爭必大體不溺於法之外有所見假向背和內行脩恬於欲豈有所營而與耶大抵亦已立於獨無所附致巧恆不能奪志如瓊者異矣夫

祝顥

祝顥者長洲人正統初舉進士時詔推尹察舉四人備法曹召人試不宜就而出乃選授給事刑科素通達國體朝章多所糾正而未嘗索細碎事務苛察　上嘗令推行所立寺觀毀除之奉或庇浮屠以請顥卽先今數去不爲奉士木之役爲居變　景皇帝以都御史召不奉詔除服遂參議山西官嚴塢加以兵後盜寇因俄邊者衆而征輸賦繁頗頗招安集流移困和阜財求出給賦爲法詳公私賴之亦久之不他殺進秩參政又以比當輯少文民不知義爲博延儒生教導熏染以陽曲故有更家老桑稻左社直爲更之舉陶里於洪洞爲表其冢且節其里名士師又祠崇賢公雅忠節以重程先生熙寧州樗子弟教之隨其才習法律詩書不強所不能日與時者可措之用進各有所成才大小快與矣人德顥善誘咸父母師保之顥既明習法令多作輕刻遇有覺觸爲爭反涉州人寫爲奸欺撫乃撫循遂禁之而自贖所論十六人餘以貧從帑罰其所舉引且千餘人部使者議帶以違聞是以爲沉命閣則俄止數人其所言名捕者衆奈何乎盡力論作為但言此才六人者感生彼雖選桀未動何以人之賁報當如所上時獄因七人獨史訊已服二人嘆息顥輒得實以語御史御史不聽



因謝嗣豈庶人于其僭既殺生于而死僭自之長而甲分論宏年不快嗣授之曰僭汙發義也而卑財久顥質益悅而業由歸翁于法不宜從若何僭乃伏罪執亦泣謝所處爭者不今數既已引彼復何憾遂遣相與推讓歸然遂之皆故泣去時之伏職既有錯處者廉而訟之罪爭駐車分剛民必直親不能行又七年謝歸仕之久亦他時不有也與徐武功劉廷杜瓊日相與游而按歷卒揚充則則見伯修翰任給事官至布政所至有聲性仁厚仲之溫溫而雅尚任爲

贊曰士生以時其成也亦異若　英宗帝崩吏才出爲皆淳厚不佻以誠長者奏官非獨政俗尚汗所皆實劾自其性聽所見無非敢已植行忠恕爲務若顥者十年猶知長老言其養孤嫂嫁絕存亡撫後教誘義恩兼有爲在方岳則有功德於民平居好學不獻進與二三君近又特尚道所倫成就化一時之盛豈乎哉

陸泉　顧呂

陸泉者太倉人天順間爲郎刑部以繫者既特梏之凡當爲置獄後乃窮其利尤害通訴不聽奧薦審相過無間所從與飲食結歡而去其倜儻類陳孟公家故無餘貲而閉戶讀書不敢速程迎案既不暇而對事亦無緒案數以諸曹

顧呂正統間以孝稱爲　淮王長史已而畏都尉恩思呂性剛毅務在循禮與人違次無所避久益不見其懈有所過雖意必徙逐未嘗敢入伶時有議者亦要歸於師介

贊曰昔者嗣絕知交而鄉曲皆時詩論公皆偏其行意不同而皆以名立昭在朝已而所溺乃無狎日醮仗然不至通輕俠苟利於取予無所苟可謂孤立卽二者則呂爲皋陶孟明者有人矣哉而顯性薄事游道諸所亡也

徐瑄

徐瑄者嘉定人正統間爲御史出按福不以威屬獄人又按畿外遷都御史守邊延綏治兵卑自不殺一人而衆無敢譁平反遂所候廣閭謀廣謀斷志皆知狩入寇作難也海迎戰死之又入金塹順與海子諸也預設伏邀擊敗之捷上　甄青加勞于何乞歸子母少倒逆約不敢有所藉成化間主事刑部卽著言獄如老吏務盡隱幽然不以深文詆人罪可寇太原劇令特深許之除永議楚王倪倘爲星寧典稽憾



新簡出納自其手嘗不重用而不可爲僞宗藩職曹令吏對簿幾自免歸居平友飲自娛宴飲無所治家生

贊曰瑄聚寒不倚法而制在遼有威惠不竟其用嗤善者稍克承先志者稍於外仍父子俱退休游以終斯亦海游堪自能爲著矣

顧翰　夏壎

顧雍字敬顧於吳爲著姓父異永樂中進士以疾不就夫雖正統間爲庶吉士久之授行人歷一考乃用薦爲御史治皖浙山東已又俄使值歲饑爲作其法有所施令而人亦不敢犯議獄持死以佐荒政時太保王文爲御史大夫數稱之謂當代民乞留從之遷按察副使又爲守鞫洞穴賊捕時出討剿多世不以閒暇以爲是不一爲而云撫食給之存恤我何計之有乃偕用兵事也乎之　謫縣以會新雅才長於爲理人不能欺千餘慶既亦以進士起家故參自謝兒居久之卒自入官凡六十年從容進退有可稱矣時又有宗明顯道者仕刑部郎亦以不說衆乘自免

夏壎者昆山人以廉幹舉有治劇名詞大庾入爲御史按軍實浙其所撫爲士必留無溢于何謂歸以孝養稱於世少子飲世戒之卽止終其身之尤知禮四十年不造公府謁兄弟三人友愛甚至勤身瘠本已絕其分少有無兄同終其世不異居也

贊曰書所謂三模而進一辭而退信哉君子之節慎於出處也若順盤桓久之不謂與夫出入三事歿於進取者多乎哉而璣又登謝論苟無忠謀使討論民益主何徒干祿爲也士於利榮稍能自抑非內重已始亦時哉其用懼乎

陸容

陸容字文量少治字故家而論學諸經兼通之人謂何多學爲取叶紫觀在此耶容笑謝吾自求通經非有他慕與張亨父汪尚儀萬昌蕭與中尤器之成化間爲主事驗封又於職方武庫當學慕載封事日三四上要寄方畧數千言皆其手出而勁中事宜西域貢異獸至甘肅乞遣使以兵迎之容言獸非其土性不畜且　上方催繳而何以迎爲遂不取遂夫悔也奏入雖尼未靜然發兵討之容言不宜輕選帥且久臣服未敢亂叛我而遠加之兵險遠豈謀於萬全者哉時以爲然遷參政之府推舉映者歸役方倖用言

者不得已罷之又謀以告反者復幾乎容亡於尚書既上竟論死而被誣者皆得釋往往受者宜坐故妄言以妖惑亡罪亂坐昏迷分別之無濫自後告者乃衆有倚中貴人求將者執不下乃召之　上召面論言密對以西南夷並地特非其人恐欲生患恐結於夷與時者臣不敢任其事竟止容以小臣抗言在延為學已而復有所欲用二人都督者容益持不與言都督今之大將必有功後授彼何者亟取詐亂法柱令以私市此而不徵何以杜倖門正威罰　上從之遂著為令他所論用馬與殺錢輕重設版法致民田收又陳事四及選衛卒益實之皆經國大者遷恭政浙部其所發姦如神又列便宜十餘事上之悉見從以計入論濟衆利害誤時言益取忤遂罷見峯素有當世志其所守官無不竭盡有可益國便計即未能行必竭計之事親孝族則累月不解衣夜宵呼籲世不崇浮屠身歸之持服不離所居廬喪居殯然無舊姻色若不可親而與人則深相倚咨諸多所博綜所時有所著書若干卷及閩州志兵錄諸書有傳者

贊曰文量侃侃謀國盡忠其論將也必才武而功多者乃校寄許依附殺戮之法除道穴左右一以正格之　上亦數聽明矣哉進時之益乃能以小官數盡言容下守法豈易得也雖未竟其用然所論試錯施有可觀哉若今與與小註視當時數互如彼說夫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八

續吳先賢讚卷之四

劉鉉

吳寬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未冠從博士游雖名一經皆博涉兼通之日覽記諸家書數千言時著文雄贍獨高之屢試輒過輒不在吳等父之乃非國學時張翁千華賞賞一見不覺折下徐有貞重其器量曰必當起佐王為貞臣頗以獻上不就欲謝罷使者陳賢敦勸乃往選舉進士第一授修撰侍　孝宗帝東宮其所甚益日新輔翼　聖德實有賴以儲　憲宗書成進學士至少宰掌翰詔仍侍　武皇帝幼學以會典成進位宗伯既居宗伯德行之任以禮察交修內外翕然　元良當世崇之選謀學少闕龍　上曰米鄰於學自風雨之不時寒暑休暇歲不過一二月日又不過數刻況又有間之者古人歲始就外傅欲其近師保朝夕習業來為且然而況奉　神寰之統者乎倘令講習於內何若御講席延見儒臣訪咨弘益也　太皇太后方議弃射禮未有定焉引四官詩箴顯然於則觸春秋考仲子之宮明其公不得私其母未嘗辭也宋雖有益辭著作而不經豈足法哉從之又議元良孫配祀於學云禮所謂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者以有功於經者稱師焉故別言先聖謂不貴其全也若稱稱焉融於經有功得祀焉則從何可廢也寬之學無不考而能析衷以意於經制損益轉而加之敏性恬於崇進人或謂之淹而每拜命深執謙讓自其心非矯爲名某里貴為政父而竟未及用雖在衰暑暇治園日游焉賓客過命之賦詠益服厭冷也年甫及數引疾乞罷　上不許亡何卒重為側傷所以飭終禮有加等寬爲德也崇天下重其人至今思之然其爲其行老居狀略嘗論故老言其於乎生交友能死生之管恩與同婦賦止所爲卒奉衣之何耕者皆與游弟生適執耕罷樂曾令歸使者卒休方為虞部謫覺之寬偶處裝具貨訪為之所下士不問賢不肖及幼少皆為折節若沈周輩與伸布衣交士因寬得名者衆人以忘銘請未嘗卻故因體附以傳所著有行於時

贊曰吳公當熙洽時以醇儒居輔佐贊翊朝之謨明弼直公斷百世其度固有異哉方其困瓦時人謂公成何以其才而今又乃不以約有所絀及修





累朝以當遷入政先之公不以爲偽而也當進對每辭避此其誠諒有師師風古之人乎不可得而見之矣若其學尤邃於經術以必本以從無所阿曲其格正尚多而一尚禮樂制度彬彬質有文武可謂盛極因多行乎哉或以純直執以治勝之治休哉　國家文明之會也

孔鏞

孔鏞字長洲人宋本闕里父友游承樂開應吉士爲令雙流入酒不知學誠教之詩書選秀偶親爲講授自是始有籍於朝任至通顯者鄉有寇邊境上自行撫之悉得計上對簿功最　上復爰之對又善令入傳未久卒鏞以京秦問進士初爲連山令故越猺猺寨寓治他所爲荊蔚棘立邑屋招懷綏集使治耕稼務以寄之境因漸開道路無壅遷守高州高亦數中賊冠鏞至即按其子弟率臨之躬自行營壘堆鋒所向輒奔斬捕首虜五百餘計得所掠民四百五十人降其衆萬餘劇賊鄧公長復合衆據茅峽距高不十里所弃無兵度已亟乃單騎往喻賊駭擬弗為道欲恐脅之鏞故徐行抵其所下馬據中坐極言利害令解散即為良民倒阻兵勞苦爲酋長尚恐雖未有降意鏞偏歷其壘恥以無罪死誤不得安田里從容歸復命已深城中疑以沒賊望見公來大驚及其自歸者為酋長知衆散乃亦詣命餘冠在山谷者時自相攜破降之使者上其功遷按察副使仍守其地以安歸州人似之後以御史大夫撫貴州貴尤在鬼方有日溪判者判而溪善爲其爲訌甚凡以賄交諸偏忌吏時調我動靜為得其報鏞欲誅諸將知不可乃之詰千怪所部可用者王通假之且問以所爲通以他語對乃屏人詰以與溪通狀通俘懼引伏謝曰死罪有之然言之恐不能濟則斷乾首非者頓墓矣雖公補不復盛連武鏞曰何至是遂爲所以且曰若通無罪為必得其首乃可此兩人者溪所信可易之伏鏞極之他日者曰吾欲使行微誰可者乃以命曾昔人謂之曰爾何得過賊曾懼不敢對曰無恐第為我謀曾引端對不聽言溪剌不易制若鏞曰將若何審計某瑞曰易與耳不足患今者來見道旁徒爲我使其出吾自取之瑞乃往見溪溪迎問以新鎮官威臣試以牛往闕溪喜欲得之瑞即邀與行又言參恐非詳使卜卜又不吉顧懼瑞詭言夢忠許吉且剌以忠國今不行且怯耶剌乃俗勵行過曾以衆譬遺上瑞言曾新被命宜謁之且請去從乃為禮讓





剩見曾曾佯曰欲奉護事我今我行部何不親偵除其供張而致易剌若溪剌以狎不虞有伏甲竊睥麾兵擒之斬于格傷數人以歸遂之境上歸揚息不敢動召爲少司空卒官陽鏞生厚少文其功在西南尤為多忠誠體國知無不爲而不自列行事具在所報牘弃載以從郎所爲考書其議轍平者亦以是無傳焉

贊曰詔文割誅以忠信明察之長轄至所建立乃赫赫有武烈為故時者史必盡其賊不敢飾情妄行希冀倖曾奉成命故能制其死伏轄督無遺可謂封疆之臣公狡之處然不宜之內者亦因所長用之不者耶今久為守有可守若欲之陰易死行路耶

程宗

程宗者常熟人成化間仕至右副都御史大夫昨相柴斷於梧密欲使劉職方往對宗方行服喪畢之觀師害南喻以意宗至乃之撫監使者與減宗言其不可狀宗慰曰內嚎此久且謂若不能任何敢衛減宗受情卒遂相望大兵輕之頗邀宗來興不得已而往其益傲睨雖不避臨昧之皆故叩其詞狀者主廷伏不敢起兵左右夾之至是宗乃廷之生遂執詣要分地世其官相安無擾宗至司空猛密故屬木邦致之自立西南夷不平以兵相攻久不嶠　敬皇帝時斥宗

贊曰宗以肅爽致位顯榮無足言者特已命使出蠻得要斷不侯報而西南夷乃從中制貪者兆釁數年所殘傷不勝計且使輕中國恣其跋扈決以啟防爲哉後所以馭荒服其無以激利之臣也

徐恪

徐恪字公肅成化時以薦爲給事中所上言偷僭可循而行出為湖廣參議楚荒行沈氏刑案判郡邑吏二千石以嗣未有定九年始移河南　徽王白爵累恪謂不應令阻之　王怒上言恪　上更直之　詔謂恪守文吏何害王其勉自愛者河徙汴何以蘇徒封祖城許事下恪恪言不可者五乃止就拜都御史撫辯司畏以民所為輸不入遺使督之急恪言漕漕後尚未蘇請假其賦予之漢上與鄖襄之變督相去遠故當作應不能治地羽爲有下諸使者城略擒特不可遂罷而特命使者作監於鄖恪在撫鄖以為於法不為用非者所言有求又不應許之　上知恪忠很使施史河南為之寵亦有可以祈金俸發所治行恪悅

朝吾稙行未即何不能使人無憾已者楚嘗惜當王懼若更生爲跡建藩封使旁午於道猥欲殺其利惜補其下致之志皆偉食不使格共沮沒之 上益知其誠並進少司空不出外論上衆嫉爲惜述力辭云初未嘗敢以訓耆 上又謝絕知交孤立任一意欲有倫止惜遂何自而蒙拔擢假有阿附者 上爲喻所以用之之恩乃受命其職工似惜財貴請所籍沾句計耗佰百工飾力其材不使失秩敦抑不至權勢有所干峻拒之謹不惚惜累以年久亦不得滿六載考工奏符 賜安車歸言者猶數言惜救重守正可屬大事欲起之會卒自以受 上非常恩不有所明此爵何以稱塞已負無可言戒其家慎勿以進爵請者生平蘇魏公 熙斷素淨厚無幾微間故功名業與相比其分廉自性植養因公每臨白事皆由而致穢細其如相對語在外度力所及無不爲蹔我異必力陳所以消弭指切時弊未嘗有所畏不盡

贊曰惜儀觀甚美偉丈夫哉其所守乃不可奪不以文學議論長而遇事見卅當起以一言立斷推誠儆周公謙之有焉雖數忤時遇 明主知識不行得以肆所爲固亦以見 憲 孝 間得人盛無不侃侃間謀議可否中外相應旭有成跡豈偶然哉

李應禎

李應禎者長洲人一名甡又名雅訓與弟應祈皆生少好學尤習繪事通篆籀間選於鄉中書人午玉欲使教諸閹豎禁爲之必致之避不往已而授中書中書故侍 詔戲延有所供方顏其非其人雅不樂乞爲寧故不許適命爲浮屠書贊言寫天下有九經未有以浮屠者大怍卒 上明仁壽其言乞名世所竟罷中書遷南曹郎未久之始升職方遷尚寶卿一考進太僕少卿遂謝免當其爲中書時郊祀疏成第群臣奏以中書擬有所紀錄班給事御史前宜復罷不能從衆遷之襄楚流民所在流徙方逐之又言民有居久長子孫者因爲土斷立郡邑撫之耳此前代事不遵不應將役爲僱向那卒如其言使至湖中會吳雲尚寶纍明節歷江淮爲訪其後述揚頌之稍絀觀雖峻丞冠其偉而恂恂仁愛推轂後進成就之惟恐不至嘗與交雖其疏必恤其窮厄始終之李弟早卒養其孤又爲分與親戚賓若家故秩小卒之日殆無以葬其當世柳公從人多賻之所者有范老康

贊曰應禎嗚嗚者嚴有成人望而敬之賢乎哉其爲



中書也與諸侍詔者雖處諸侍詔間然不敢出氣獨能有所獻替爭事體格正之義後得稍以爲可實謂官無以畢既備肘掖而忘所事從諸大官衆爲其出在外與居里中遠近慕之行義猶有足稱者矣

章格　陸釴

章格字韶鳳吳程子也格爲郎刑部諸以訟自言者椎至誠待之人無敢匿其情稍著爲獄遷按察副使行海徼有琉球使人市易惹國風於境上海有司執馬欲以爲戮上其功格不可厲言勇素服從不能恤其患而因可助夫爲虐乎皆遺之再領雲南將糾吏之貪殘之誠信遂皆歸心已乃入爲光祿南京又移大理無何乞歸格除歸中外更五十年再至九卿其功名亞於吳訥而旅似之

陸釴者崑山人以進士第二人官編修預史北修孝皇帝實錄以釋義日陳之甚間於其所啓沃功多論說督見臨納甚歡相得及 嗣位進太常日侍講幄益親忽疾乞歸進卒所以進郎良厚釴性沉毅寡言笑與小亦工爲文自於高人無能當其意故或目之陰所著有長於春秋當時有傳者

贊曰章格之始由治獄史遭時執已不失法理用以寬平得稱其爲士越在微所將發王度更爲往來踐其行李後乃益崇尖於官守惟見忠誠無所容誕飾與自儲稍微以名抗已甚嚮謂人不能稍屈節匡方君經術未及有所發明得謂爲傳獲福已矣

姜昂

姜昂字恒頫太倉人成化間爲衆經令清淨不擾庭中常寂無譁崔偁而窺人稱爲仁令召爲御史論方士李孜省被杖已而遷守河南一月縣令自解去者三四人吏民傳相救亂無敢犯鞭箠懸而不用獄訟然清吾終日安然飯乞近地就秦得移汝人素聞其風不勞而治收淵不遷遷不上考徑歸卧久之進參政福建辭不赴疏請歸數年卒昂廉屬於去就尤愼乎居惟蔬食福樂之餞家人不堪至于弟學者制方不得用縣官物宿家過設雖貧無餽亦不輕也其有詐訴可一切無所假故時稱介焉于龍舉進士做僅宏遂所以見稱官按察所至流連山澤誇積後進亦好詩好相倡倩樹賦嘗與文有文學名

贊曰傳稱之戕其勢所爲僞於何不及約偶之道徑而言矣若昂者足已自恃於俗絕俗無忖熱亦繩不能合於時取舉顛乖觀其位勢稍致其所于乖張陳



皆後而卒被輕如名亦致蜚蜮語不外交於訓秩中一意乃從宋其稱道哉可謂貞一矣

楊昇　朱栻

楊昇字起同吳縣人弘治間以進士爲庶吉士除給事中以論戒勤遂爲任曾 上方論海內宜言無隱抹聞事有所規益未使逆糾者竊以勞怜得疾但存母老卒歸母且未起已而得于伊志能御史業常官御史大夫志偷爲刑部郎觀獄關流作悲鳳圖緣多所全及爲方岳懇辯憫仁官爲子言仕無失長者家兒意爲雖郎使命廉才用白思竟何辨又云嘗授之君謙語云爲恬退誰相推引者此可觀世也

朱栻者崑山人成化間令蕭山其取於民也平人人自謂得其所使者逐下其法以爲縣道式卒召拜御史所上章疏皆救民困遭族更持大體不爲峭刻然風裁特著於時亡何卒

贊曰語云事以勢知功以風成所出實爲名高而未嘗爲他計一不得逞則促蹙無復之而悲愁以死其遂得志於所爲而又以內熱攻之不久而死等死耳而二者之得失何以辨乎若昇楊本職死官下可耳未爲遂而後乃食其報栻亦皆不顧身欲有所効之而未見其業娶之皆自甘不妨假欲速好進雖然奚愧焉

牧倫　吳綝

牧倫字彥常正統間筮事刑部久乃擢守寧已歸欲久爲郎官雖多而已無瑕疵心始賢之故能以其名爲達之屬不已至成化中始復起而刑曹悉以寬仁多所全活俄升參議湖廣主守圖事故節益修清淨數引方士治道術者與術智導引辟穀長年方迷無意仕進投版歸

吳綝者成化間爲郎刑部靜嘿無外交有獄辭務在寬全之未嘗作聲勢被人且與俱言不出口爲法吏十八年始遷參議貴州貴又絕意不肯以爲淹也弘治中入 賀至京卒旅次

贊曰仕者之希躁者常急進取自非其情亦勢不得不然其有度不任則謙能而處其下耳毛無所謂而優游卒歲久之不謂此非恬然有廉靜無求之操焉能爾耶若倫者寬和有恒卒已約諸於泊淡之間無所繫者稱可與立豈立乎哉綝之靜退不矜含垢爲量兩人行已有相類者而卒之落落於時固亦其效與雖質謹無文與彼伎令者異矣



瞿俊　陳琦

瞿俊者常熟人令崇仁廉嗇不受請寄召入爲御史出按浙江刑及浙江法不貸錯亂滿而闡以患不辜流與交與疾接數不躬以往後忠實癉慮之遂皆卒以聽又奉 詔慮囚所覓寃甚衆拜撫歸復起掌獄尤以敬慎稱 上又勅令視徵上按平賞罰衆聞士大稱 勾遷按察副使故珍貨所出抗以介嚴一無染見有順者面誚讓之人益不堪當上計遂徑歸使者數爲於 斜促上道不行性方而毅寡所合卒之日至無以葬亦有所稱者

陳琦字粹之本以醫占籍成化間爲士師屬善書獄不遊意法之外邀按察僚奇禁絕謁請其行部惟飲水啖乾糒茹苦人不堪遂以嚴見彈世家子占陂澤田者無所下木琦知之即日至其下決復之豪服於官風裁悄一時遷漳貴州寇亂方作琦乘城爲備且索無可特授作戰士氣死生之必身先劇里有儒生將過人被我官執所過者皇之身曰賞有殺人自置於門不避耶訴果誣使者扶人藉引平民伍之又爲力爭今自首官而出者吏衆值當上計大與撰史與考綱求者適在位乃罷琦歸而鬻然一室無以朝夕部使者知其貧月廩於公三石南州人迄者猶望其閭拜焉

贊曰士蓋節所守豈暇自爲謀哉故苦節所身爲志不侵汚而後能沮官行法人不得干以私俊與琦皆起諸生爲法吏至方岳而家故益貧豈非自其素有執不以富貴易其趣然乎近乃仕未久而富遂相埒畢專以惡治所謂吏以賊與役思其功當復起無以不仕賊耶然所取舍稱又不逆是矣何足論爲

劉稷

劉稷者本清江人宋學士敞之後寓籍吳成化間爲武陵令其視事即如老吏有以賊籍於里而仁柔者罪甚死爲審其所守視不謹非役也傳輕劾使者孫以爲無害起復爲勝縣益明習法令婦以罪至瓜所者有挽之不得誣以盜令以罪與瓜俾告者負一瓜輒墮乃伏罪召爲御史出按閩訊獄所平反者甚衆民有刲股於世所嫁者父有司上其孝者下禹毋思已殺而況爲所嫁者僞遭道得不罪幸矣閩市秩輕重以私洩其利外內以爲虧因縛禁之財有陸秦士爲擅言他計者掩以從其利無發其發姦如此往卷積多收閩俗乃市良家子數百爲娼社聞遭

之人尤嫉其患任御史滿三考值權貴方恨命有所
伎擬在　廷擬改出氣獨持論依於正時出於從容
規諷以逆折其萌讞獄以究佞成之者鄧爲獄出之
亦不至大忤也已而擢太僕進都御史撫寧固故險
遠外與戎羶相錯習易猖往木寧編至也即此敬擊
之在所爲宜　上思遠之當奉職貢無敢違也依其
告輸文以爲若言其治蜀狀不宜久使開者甚非性
龍諸番方猖獗出爲遼東巡撫以兵威服之
爲方略捕首虜以萬計安輯其遺民開有　詔
邊功爲稱梁進福建巡撫開府要害設監守處師始
安會進理召諸撫監以例罷至秋役奉　命臨楚又
以在蜀則變起荊道避峽險不先白也怒遂被罷
對一時爭爲之言得釋　利上有所不守乃道法吏
卿訊又以辭得輕論進南京大理卿召爲刑部兵部
氏有應募爲兵者欲原食之議謂厚則耗於公不得
稱彼以表倫一時而慕誦及之耶乃罷歸進可嘉及
一考遂力請歸所以加　恩良厚居久之年已老以
年爲尹者僅之甚人謝不以介也故尤以度僩亡
何卒孫球進士弟二人爲編修
贊曰士能弘功業濟時變雅不可謂不成遂之所在

盡財俗成空乎試思扑無窮豈與夫坐談者爲屬三
代而不親事後以空文見乎譏寫正德間諸賢用事
負不純俗和而能立大於其位貽常術尊用於朝非
行善使後之不覺爲忠利多矣其後能無競之哉

劉棨

劉棨字世熙文恭公再從孫以進士爲郎刑部其詳
讞能得輿之故事諸郎所決獄必過廷尉又覆之乃
制刑其所書辭以所上多寬高者任久之言下者不
十一故得遷大理丞中法調外歷按察奉僉方其在
條章也選士得廣信婺言並稱相力請休　詔進都
御史踐歸當異數也歸而抗其法宗人故合族以食
性好盡公爲郎時嘗病處自以爲未也後且嘗受其
腦故卒作寄所取並相亦數致問于鄉舉進士至太
守汀州而卿十塋亦進士仲子琛之子仰舉進士今
爲御史
贊曰自昔保姓受氏守其宗祀數十世撫失墜其先
必秉賢有功烈篤不忘故能受祿歷有於朝常
晉稱淳熙及于孫並生乎武御史大夫公立於朝風
節婉婉雖其事不累見即其後乃熾昌非能遇爲世
祿之家坐先患殺之默乎故曰獨編無常歸於有德



者也夫

陸完

陸完者長洲人自爲博士弟子以負氣爲妖成者方
士撫監使者王公恕奇之力爲奏得免歷官至司馬
時寇起山東諸郡遂靡諸不可遏稍至畿甸縱橫殆
編道將兵好者退之輒卹乃命完討馬建大將旗鼓
從中下林馬厚食責被魏至師請謀集守婁吏士師
射收兵爲四出掩之是賊皆走在河南則御御史彭
澤在淮則張綰咸倚之戎角之賊既敗竄復敗遁楚
晉之郊無不堅壁斬捕殆盡已復集俠間則突至破
城邑殘掠自知幾成變乃陽間請降陽降所向以
兵臨之勢始大變奔而南　詔完追之至狼賊於
江東艦上下諸屯皆自衛無敢出及其大合撩無所
得則乃之逸狼山謀逃入海值大風作覆溺者半遂
困之賊故不使水而狼山又四面絕卒滅之討是役
大戰十二小戰數十斬首虜萬五千有奇完乃旋師
加賞甚厚進位冢宰及逆濠事起追論完在司馬有
所陳請衛其下其議不能力言不當與難從中役遲
之而完持兩端無大臣節遂下司寇論減殊死謫戍
故循以功贖也竟卒泉州初完寓其室山曰大武乃
其以所也頗翻於玩好有論劾議亦緣其子受賕不能
訓也後籍於官
贊曰以儒生爲將驅之前耳遂削平亂階吳亦代有人
焉已拔有負艱難於內羅盤之討安皆不世功完固磊
落有統橫略當賊起時跨數州地所亦發北劉垦甚而
一旦飛奪墨衆指蹤諸將非其謀略有絕人者則以
能任職者知郡國要理要害山川險要將之材武可用
與否故一出而所向如拉朽枯其功亦足多矣若其似
儻不羈公忠之節闕乃謝諸不然思慮之命夫豈易乎

都穆

都穆字元敬本西濠里人首爲文章有所著撫使者
於貴人所見之問爲謹諷因以庶俾隨計試在高等
授主事禮部以本使至秦中識其川嶽盜勝古建國
形勢故宮遺墟爲西使記遂少卿太僕亡何乞歸性
好游嘗偏及所在名山川所至賞其盛然多識家者
流其與游皆一時才俊楊君謙祝允明及湖王守仁
皆與善故一時稱諸甚
贊曰文學有儒實不自約勵故士吳貴文哉元敬和
令有大望在朝廟多長者遊王新建以道爲任獨
時時稱道之四方賢豪事幽交而元敬故本常相爲



遊楊樹聲界也所著書文具在論乃不甚高之豈非
以人重耶亦財者鑑木過治其故不過於鬻銀傅敏
罔聽猶未涉其涯如又何哉及徐禎卿爲倜儻說之
弊並進至於今爲名者極矣然豈數君子咎哉

楊循吉

楊循吉者元敬同里人少遊於都耕於少負與郡人
都元敬名皆推多士已而究先論上循吉次起家工事
禮部游諸王公間益有名然尚氣好競性執而污濊
不諧於時乃乞歸從少年無復之惟玩奇文史自娛
自云讀書不能記又不能遠自引日征征然行已頗
近怪事皆類可笑所惟者亦時雜聞諸獨嗜甚富
既性所嗜聞某所有異本即夙夜求之亦是時有故
家傳藏之者今悉散佚闕其篇目宋之多不得矣所
著濟金小史嘗曰金山日盛闕二志嘗手撰余而
惟手鈔一書極爲博綜自昔類者不過暫剛略求有
若是學者文學韓愈氏叡之而時有懷偽若所書訓
有明以來頁之先矣闕鄭可嚴言其皆使子上書請
復建文年不報由　孝廟明堂也
贊曰吳以文命者自汝玉後至君謙盛矣大沈雄以
渾厚未至於澆越也其學益許於不仕嗜之自其性
乃亦不以爲名務攻之不已故其疑微坐邀博通多
載稱進學命世觀今之挑易者何如哉今惟念於名
且無所辭其力而卑謂能甚至以市也嗚士大夫不
逃學而好吠登故使晉于侍蝦倒其問又何怪與

趙寬

趙寬字栗夫成化間禮部上所論士第一官至事刑
部維以文法佐史爲治而意常獨學是時同爲理者
華守陳一夔同郡泰延賢天台王存敬皆能詩與相
和甚催相得也吳公寬王公鏊及君謙時相與賦每
有劇下筆不可了衆驚嘆其所書獄斷多稱飭以
經義諸名爲文法者咸服稍遷按察浙察博士弟子
從輒試第其行能差次之待推擇上　君能知人
明智故爭自濯磨者究宜禮化已乃遷廣察叙卒
贊曰吳公寬在位時善爲進究學故一時士爭自濯
磨其出於蘇者尤盛他所若寬與君謙皆以才爲所
愛而卒不私厚之栗夫在事無不若人而備次除來
宮有所越卒未及登用而君謙亦以拓鬼濫引退雖
欲自試無由自餘未嘗進一人也吳公於持法亦少
弘哉蓋亦伴僅本已而已不及人也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

續吳先賢讚卷之五

劉鳳

王鏊

王鏊者吳縣人父琬州令光化始少時父挾遊大晉
輒下筆不休人驚倚之俄一時業公與中郎擬之王
忠肅鄭晏元彥受業最久深自抱折下之歸試論通
遂盡屈鄉之士計上成第一故時考覈者則士所業
主者必更之至是無能易一辭及對策或嫉之抑置
第三授編修以經義侍　孝廟嘗幸秘苑因講周書
文王不敢盤于游田　上爲悚然退召奉爲戒之曰
儒臣進說似嫌若等耳顧之編大司馬論擇人論德
行東宮官者咸謂鏊允遂授之以又以少宰廣從　命
佐銓以清簡稱爲方人陳所以那之者八語觸指權
倖相遂以哭具乞免焉之自代　武皇帝初立感
臣司徒韓文率諸大臣伏闕請誅逆侍邪劉瑾及其
新厥黨　上驚召相健遷等問何爲者面其意亦
是文等議言我輩自當簡法但外廷所裁二相持之
力而世宗又言　上於瑾無不納獨八人者未然蓋
逐文對稍失次衆入而事變相健與文等俱罷而鏊
以次入閣冢宰焦芳附瑾瑾得進瑾方以威虐士大
夫且嚙齧深欲中之法并及健等鏊爭得免文劉司
馬大夏以舊怨及相一清以前按邊事皆將甘心焉
相束陽數詣告焦憚不任獨力拚之故得無他異日
者楊廷以計爲除瑾亦其善俯人也尚寶卿崔璿等三人
忤瑾奉之正色言古者刑不上大夫奈何折辱至此
乃得釋至議應后服尤稱允內既離瑾又雅與焦列
也厭然見於色瑾曰王先生何鼎甚因力乞歸瑾愈
疑使義劍惟以謝客對無所通告始聞謝鏊本嚴方
當其時未可點有所出故外不示同異而內有執陰
折其萌拳之爲多焦等憚之勢不並立也既以廉節
爲名絕詞謝居惟嗜苦尤不好玩弄初請爲治第成
以務約及歸見之大非其意時游放山澤之以臨
眷于時且多才凡所題日即可袒信賴以俾者衆來
士大夫過者欲謁不得留又之去性長論著尚事於
乞言者亦未嘗不爲側解也嘉靖初進使存問興議
講學勤政矣　上省將就家拜木樂卒其書若本秋
詞命等多有歲若李于延陵以任爲中書鑑稍能嗣
其父文人謂流風不墜
贊曰今海內業博士弟子者皆誦法王先生言亦淺

矣知上先生也吳自有明以來傳者數家正吳文定公於經術蔚然明白向背之尤邃深於學能斷大事文不靡縟之習典而嚴壯以有體往者斯未振乃徵加滔摭尚左氏選史沉鬱之氣自是一開益漸趨於受矣司亦溫潤卉發部以才勝上新建乃獨取其論性者消於道行得者益弘德間文學蔚興學士大夫拜刻湛風存獨依以為重九吉知人其相毅後進勸將不及故一時向風士爭倫者咸自其方試功業雖未竟能投當貴重自退不以寵榮於雖在華要若如也輔當世之治而其名若吳亦世有人焉至罕賢者詩曰古而作寫數如清風豈其庶矣乎

毛澄

毛澄字憲清太倉人少聚於鄉位父卷未上既乃以進士第一人官翰林試都國所上士著作內庭今帳帳與皆歸適大父蒲有歲里中貲千訓不常有仍進論經得　東宮講為輔於　上以毛先生蓄閣學　孝廟崇時方學逐謙以賜後以留成進林坊庶子已遷卷以加秩不由己者有所千寬謹盡內得人為修家大人顧為寺進學士為講官教庶吉士又命都試殿部進侍郎吏部皆累進寧禰精嚴已而為大宗伯戊寅　武皇帝南幸累疏力爭要之必從大司馬彭澤以御史中丞行遵有所按忤嬖臣寧王者以澤文坐之澄復倡言澤忠臣無他不當罪會約事倚等亦言上遂得附艷而爛等皆斥宸濠欲中之何無所得初彼濠謂制其封內澤舉中府之寄力折之乃又刻上其孝行請爲稱引孝經諸侯之孝與所上不符者又斜發逆黨益憾已卯賜衣及玉束帶既群枚瀋　武皇帝駐蹕通州將召集群臣於外議避正色言戊獻之　廟社以為大戮不宜委之草莽在列爲吐舌理官竟依澄律申其論請律臣既竊柄且以權兵重人自危而澄議不少屈及奉諱迎　世宗入定使往北至人有言始見疑當致隆澄謂禮遂益篤者則將行勸進辭讓之節復何施敢　世宗闕而善之大加寵眷患諱至踐祚議效懇款　上每加慰勞大禮議興澄首引漢成帝立定陶共王子事謂義不得顧私親當為　興獻立後主祀事　上本大統又議　尊稱皆未允　上心而幾進者潛有所窺以及與舉三代禮不同而不極所奉於親何以稱孝者　上意益猶之而廷臣力爭且以宋濮議及魏明帝詔進者舉曾格於澄等議而終未能釋是秋



擬用爲家宰力辭山陵事乞歸不得　大婚禮成遂移疾不視事　命使旁問賜醫藥相繼於道而求退益力　上知之甚悉若曰卿老臣方賴以毗共為理何遽忘社稷圖治述耕致爲乾節從追辛與涉　上聞而嘆之深論文簡澄少時夜誦苦毋夫人進燭饋不肯啟門見洪自往乃出居家雖甚暑不敢露　上所賜金帶悉啟之宗黨故室無厥宇獨首為詩時時諷誦戒輒累之曰卿爲適庸足留者為賢若不及而不以為恩弘德閒士競進恬然不以遷叙經意學殿棄久　諸王有所請皆典法不可奪　上素知之又以迎奉功未及用而已謂能故獨有餘思焉

贊曰宗伯以禮佐王建保邦國典司神人亚哉澄以進輔匡弼無有大臣度當議禮不少阿人主意執已自遂庸不知建時就功名而固守其言無變哉且方其立於諸侍從間論救為多不斷其節而然有以令之非德長策能越人不至此借時方觸其有所為而未竟後諸大臣爭者致恩禮不終顧又不為幸耶

吳一鵬

吳一鵬長洲人弘治間官編修司徒閣經被讒去赧詔留之人咸稱其忠梁再王鄉國試及司徒所選士進侍講時璫劉瑾專用事見者皆勝席獨長揖而已瑾怒改南刑部郎又明習吏事書獄詞如老吏再遷祠祭郎及瑾敗復故官又以策郡國所上士語侵時貴出爲參酒南都進太常部所施官未嘗不盡節知無不為皆因啟異上言天人相應理甚懇切　肅皇帝立入繼又上疏天命及下民之情急宜崇德業以答厚望進少宗伯　命詣安陸獻皇帝主且迎之郎歸上顧約求世尹無援者　上嘉之賜金綺絲華陳洸欲假大禮希進論罷之已乃命入東閣進宗伯古何論舍歸以述所見水旱民饑食請減其賦貢之渠潸渠湮請罷之或闢他道使轉輸稀民疾困　上皆嘉納又以災變乞罷者再慰留良厚　上意浸嚮之送爲爭進者嫉且忌之部　宗人以迎請奪求復本爵而議禮者以考上援新舊孝者事為乞力持不可東皆之則又比而謗出之南矣以尚書潸一考坐吁歸次子千孝明經射策甲科為吉士時新貴用事既有所嫌又不能下之遂稱外補鄞縣今二人乃景子十得論參馬所以娛慰甚至都能孝後起復亦光祿故王太宜給賽與中貴人其事雖不樂之退朝諭書許閑不適請復見忤用事者出之命試楚王府制乃愈



得從遊嘯書不厭而相尚于精術之不宜竟兒歸初南大雅與清爲禮官建議時能少抑皆讓矣卒不爲動官乃請從實錄之知奉節未當伏快祀叔尤共激明經術各方寡自以世受恩分明吉忠少所容故數闕工爲詩有符者

贊曰皇始作制禮由是興祈求禮斷定禮經將非株宗其相飾色為弘者乎中興之始鉤山蒸抗而諸臣折折踏咸未允所刑終斷自　祚明以卓承　興獻之者澄後先雅鵬豈張桂作議不能依伯陽帝以寵宗而顧佛述始正有所自於豈適召所合材不敢變離析而從之皆莫之懲進退必由其道以無虧股肱大臣之義其斯以為有恒乎純叔克紹前獻光烈益蘊純純矣

朱希周

朱希周昆山人父文以御史按山東遷副使其治效以長厚廉恕名希周年二十五舉進士第一爲史官修撰在禁近小心翼翼人無敢以少年覷之叙事不妄言笑動止皆有恒度儼有容觀數侍講所展承顧問所對必傳以經義規獻爲益不可勝庚午遷南國所舉士稱得人當　世宗時大禮議作雖不敢激有所出然不能與新貴調遂不得進用雍容經曹不爲同異後爲尚書吏部南都五年大製其吏材當官材有所銓無私其行上下之以數精量無敢私干謁抑又為當權者欲因遂登臣晉謝已者太忤之得謝歸以重德表式州閭所居其趣里中庭階不容車至無夫燈皆無重飯所服自素執謙敦樸自始之操未之有易接遇人許詩不以造次廢禮雖老及之其介使鄉人望而敬焉卒論恭靖于尚固任為恭軍亦誠進石父風

贊曰古大夫既得謝致於鄉必可以爲楷若太宰其人乎其進休休焉令儀無不偏愛仁遠物恭惠之有焉至取舍進退袞形於色自昔之論謂便居官任職無以踰人臨利害有所執不可奪繫安危為時輕重則舍若人將安歸哉故總五經之淵論辨文質同異論禮於參娑之際延爭而析誠不能如然言不出口而衆雖為以之惡妄非己而在邦家無閒然有大臣體雖不盡用適國稱老為亦弘於時矣

盛洪

盛洪字思禹昆山人王刑部事明習文法三被　吉按獄其所當無間貴勢遍有連請關賓請命不能得



居久之進按察副使奧衷智易賈關出物私其利外國因以為市洪嚴禁遏絕之乃潛以黃金百斤餽拒不納又上章論夷情利今監以所欲陷之而又浚刻之深召黨啟悔非便宗希納既罷後以其功復召按察山東道卒洪介廉自其性為理甚平若無所縱舍而論斷常依仁恕

贊曰法史多傷不舉其職又或好繁碎不知大體曹以取名其所劉轉至深切二者皆失而苟為甚若洪治者盧獄不少貸乃其為按察又不尚嚴酷遠利遠害去猜忌其功居室蕭然無所嘗經術文雅身表數豈不謂賢乎哉

王偉

王偉者家本崑山刻隸太倉州爲令山陰又令蘭溪其在山陰有所發置官耕便民訟田久不決親行視指渠樹為界遂咒焚隱伏如神獄爲空暨叔信豈令符下封之賊攜險夜縱猝鼓之悉賊矢石乃殄之巢盡關溪多盜賊繁治獄為準差立籍之以部令覓其罪遂致盜賊伏匿居者戶不閉使者集上最召爲御史官勤疏曾貢獻罷之又勤崔尚書五人及才命甚衆雁怙雖籍母人於時勢張甚又論斥之時名剛直遷按察貴州承夷方猾府所止為治城壘撫定之夷俾无黠不安令竟皷致為移施瑕在海中黎者阿楼以兵往擊夷所俘令還擊獲者而縱之又討庄寇故疑之使不戒猝入大破之因析究其巢聲遂分不敢為非又輒自匿功狀不以上再遷至方伯討滅臨我敵撫其餘寇遷咸都衆議增為以斷賊衝謂何先示之弱也陣於前關門待賊惟而進時列騎悄逝若撫採疾且作乃皆罷之獨以錢帑雜磑建近給之撫之軍興而民不亂使者令具馬三萬無後期乃使有馬在郊者皆入保無爲賊得遂如期備又移令進四千石明日至軍則命市當夫先至者賞考上乃未午足矣使者大奇其才進都御史撫鎮內值大侵議請賑恐待報緩以軍興預發遂皆稱全虜逃射我解於出師討焉曰虜犯我西且東入設伏待之果大獲監軍御史勸退者當斬乃以為未安令稱不加罪其行司悉以司馬法不可捷故詎有功既進少司馬乞歸卒于竹步開以行人科御史即礁皇太子出就外傅當抗以古教世子者三非又論不得任奄寺與以戒察使自擅者皆當黜納其所上皆先大體既按楚還又按畿內值虜犯我急入保通州

當其衛使東節得繇完　上嘉之遷都御史奏以東
郡時議兒素備北闕獨上言請益法之以其食可蘇
選士數萬又前為外郡置四鎮為犄角示人下以形
勢已而拜榮為大將使什王偏將所安劾衆無不甚
欲危中之無由爲召還出撫山東以東寇擾浙急也
復命之視浙諸將畢誅賞乎使宜行機之盾寇已過
以役縱兵焚擊之海上則獲衆又邀之汗中皆克賊
闌犯淞江朱之急遣別將擊之得其首派入浙有復
救無餘賊衆循利獲兵是役實跳梁殲之因行部既
流所道守中所由城馬悉淡湖不能及後竟中之始
倭不忘奉令海於故王迪進爲賊鋼悉指之約是無
犯者殺用衆止則又以虜意我大同也　上親以命
竹進來兩持驍而非比至以歲之不易時火炭金錢
十萬犒之虜入合他將兵徵其得劇首虜首他所角
捐是撫閩進少可馬明年劇將博人爲可馬　上又
論虔用竹既則首吉等數萬將犯古北諸隘拒走
之上八事報可即勒諸將以馬步十餘萬分戍而閩
以奇兵往來與竹宜大岩約視際所在相為守九月
虜逐來數道入乃各起而縱擊之卻上進右都御
史奏裁諸郡踐更者馬曰守利步一馬貫可供二戰
士矢虜先後入遼碣號之得首虜數百招降者千五
百上欲召爲司馬不果時大計使又發五千人以往
九月虜犯京畔諸縣遂地降節之明年闖入灤河頓
有失亡殺掠力戰拒之　詔切責虜一官既而虜犯
節等各以十餘萬分道窺我諸節備我有備不敢入
乃復所奪官明年虜再至再敗歲三捷始議練士時
兵淵讎可戰調發六七及省縣官戰與費又以屯戍
多虛糜而梁十亦不能諸將不足任力疏十三事請
期以三歲舉之明年虜又來犯遼撫與戰之斬首虜
至八百餘官蓋無筭故事半是歸以大捷上而相嵩
故抑之功不録既乃以減戍省與私虜縱間入論滑
師不報遂犯我邊有所掠將以輕騎邀之殺傷略相
當上始信諸非鑠薄録諸將無罪竹而相嵩故承
風旨嫉竹竟陷之中以法　穆皇帝詔雪之復其
官二子皆得當世重名

贊曰倬始爲吏即在行間兵便機勢既所哲之而能
自战不爲殺戮以爲功名其所全完者多哉蓋期毫
食其報建竹尤仁心爲對余守我事爲其方畧智計
縱橫無窮在華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憂勞爲國
忠誠竭矣而卒不免豈進家所忌庶其太盛而世爲



所以功名終亦自右難之矣

## 盛應期

盛應期字思徵吳人公度之後弘治中對策甲科爲郎
都水治河漕濟工令行者監相衙進無得爭先吳公
見以少宰召翰爲留察不以推官有所挽吳甚賢
之中貴人往來者挾貨販鬻私人之時尚尹備典璽
信用事恥之因已怨會其家人私市鹽數十艘刑其
艘所拾恐見法悉投之水乃並焚其舟於　孝皇帝
曰是輕吏寛而與治　上不應諭以河漕不易若等
知之乎既不獲遂因肥時物者誣以闢　宗廟樵
大不敬　上猶不肯諸大闈以蹟怨不已乃逮置秘
獄令對吏獄之急終不易辭　上仁明知無他論主
仰時治三歲所使者爲之數十上竟報罷已乃遷泊
之監豐令監豐故爽碯爲設科條約束之數歲殿江
不可撫示以威化遂革心自新獻邑爲滿又歷蜀郡
曾王賦民則又以能賦撫又移御都尉楚王尺藉則
尺藉爲清撫守即竹奏言繫爲召除爲國不以利孫
司徒交得其案喉息久之是除其地僻舍虛隙空
八百石諸之使者張璁遂強起就徙之遂副使未
上而除已廷奏座张孔復築治水獄張克狀以李匠
其諸宗會奏疏肆得釋遷按察河南參尹濟侵吏參
之治而數其失渭吼不得對遂察其歸名輔者勞治
滿從剃封宗使者伯淵好論之云盛有賢者忌之不
愧于心乎得止進領漕山東其所雍草術帶當入心
爲公銜恨不妄一毫費也大剷管倚璫勢嚴甚弟等
估恃作威至方任事爲之物不爲意特發其姦作重
勒要恐以供織局徵取直者之乃計其價已數萬明
日詔之方作色徐出其數問所費如此計副竹安在
傾以闖　上廢弁不覺屈服論乃罷趙林復以　中
旨有所徵數十萬力拒之卒不獲遂去　武皇帝將
蹕榆林裴然陶供誅別爲論持不可爲差吹有所出
其储時符比至供億怨滿取辦做貢安縣民不知勞
邑役諸樊宦悄顧又撫監軍臣無敢吐氣獨假塞不
爲讒誦卷皆裁以法時司徒李在行嘆曰承勛自謂
男子乃今知不逮矣　上亦密聞良吏才遂擢老
群夾道擁之呼使君活我恩至矣進都御史撫蜀勒
上五符　上慶吹用之方六師討獶夷所在多捨兄
承權停甚恐不持一錢又偏絶將道路盡者平致
貴安及側蜀遂以寧　肅皇帝初起撫江西富劇綏
後界內盜賊縱横爲設兵徵責夜邏察在汙澤則以



川度守寨為賊渠者迎之使相監司皆備一時解散
敬危賊以衆若不北背衍折入之免衛得反能詰嗣
拂長府史倘其之姻全完甚衆既使得遂允濫滑監
上留都方將以淪而儲之備不時得數又盈百萬
大司農以能稱國計矣　上將賜鎮撫之且以激
示諸方岳遷少司馬移滬撫外則以政久龍歸方未
過巖轉請解校閱車百萬大有鳥汰物阵以持豐
始見服建進半劇賊令斬獲千五百除忠安張器召
撫險梁倘攻之召破劍死獲首虜千而撫其餘衆因
州茵征尤諸虎四出焚掠往者虛殖制奸息之乖閱
詔下爲方畧與使者謂汝俊等議訓征枯數不殺非
動卻之不可其以用兵便計餘上而已被命移易州
夾塞力是罷初尚尹與督將多所私索部內指揮之
無所容又今諸縣道並奉行不得擅調發不得逞
故其爲虐語中之及河決徐沛樹堤潰起社庇治
進右都御史勒不許辭時大司空議於昭陽以來徙
沙河別開渠而黃河各陳便宜俱下治河畏者
乃與所司規行其地渠所開延袤百四十里圖上
形勢又與監撫使者及諸長吏謀既協乃疏言河之
爲患與江所以異者因地與衍無所底故忿前分
爲三其二由淬之南會泗水經淮入海一則由淬以
非衆至死又分而二一出沛之飛雲一入徐淬徐以
入淮泗會淮入海正德以來乃并入北一支河全入
徐沛淬得以漸築而徐獨受之近又復向北自曹單
城武等縣口會沽頭沛橋流爲穿今之計有四曰疏
者決上游殺之也疏者順其故道也築者築隄之也
改則別爲道而不與之爭也奏下司空復謂爲便乃
詔與役時方半卻中㳂維流等先後有河伸過滿
而梁阻障河之衝又淤處等析其勢然後爲開塞
計分地賦任程事授功由四月訖成可八九而議陷
大作利雜能者尤役詢動欲自恣抑不樹遂求以守
某以倍克得罪其鑄飛語用事者遂與科俱罷二三
大臣力爭不能得鄉又盛胡世寧皆世誠直臣論
尤激戰應期卒得還一其冤上其才幾復用而今河
可數世利功者就而終成爲惜之

贊曰應則始於尤烈奮雖不顧身可謂貞亮絕俗剛
愼斷相社稷且突且其才沈密切至長於應變所斯
護無不爲絡淹緞可推行少長於里中家大人與其
學皆先生嘉發所重先生敬扯重其弟子人竊笑之
已而竟立功當世今維漸又剛其風想見其人尚有



生氣而撥奄然敵猶禁諭溢没身難患者於志節何
有若甚國家哉何時有伍先生偷藹及余先生憩哲
與家大人友而伍至守郡余少後余師為盛公亦少
所需法也

## 陳察

陳察者常熟人弟賓以對策甲科官太史察始爲郡
刑曹召拜御史時　武皇帝初進瑾權命引妖憂僧
則奉事于郝論之乞爲奉于者御史充論之皆論述
去察又奉同列絶論之乃繫治獄以梁二百石始釋
既乃請告幾十年以虜起郎陳五事一言位覽所以
繫天下望何著有敗損名不正則分何以定一言慎
起居王者高拱淵穆動止何可輕者又以舁靴方蹕
西北且議南狩言宿深居九重以安宗社寧可驅馳
道路犯霜露耶出按浙關將親討發藩入馳疏切諫
浙故治獄已罷復鑿穴取礦奄乘勢奇之甚及金陵
歸諸者皆虐人鄉地因言地氣有無穿廢誠宜止奄
玉與將爲宜所資之逸以　皇嗣未有乞於
宗室中简自　聖心有所預教育時輔弼大臣不識
言而察以小官首發大議人尤異之　肅皇帝立郎
又首陳端大化本在爲聖學崇聖德爲事觀有所規
武臣輸役皆停重斜其貪諭不報按蜀以功進秩復
力非既以敗瞿少剛大僕殷姚賢自代論潮州文舉
博士九二年所繼有爲者納卒復歷方岳至都御史
治戴平建賊低順定未一考即乞歸其所莅皆消耳
苦猾瑕之其食不恆兼味每持一錢市少虱多則
還之歸類近又窄謂而傷位一二盡校天下吉非荣
故業者無得若明尤怪之卒其言不用不然倘何
知古賢所爲者心其術不同也使　明代有措者誠
聊盖有區其所爲文者故欲稱檢胥胡罪哉其他亦
多戒所無大體特以時討餘人私乃取名過實亦多
用智計文　少經嘉惟儉足師云

贊曰縣幽幽爲悲而剛峻除虔廉公有威在蘄勸天
下雖謝免尤收孜治道知無不言自以當備位九卿
不當循默若劉李陵傑同寒興其意乃本官不在事
而實非有私也故能使縣道憚之謂之論者有以
亦志行嚴方雖有偏所不訓難也

## 方鵬

方鵬者崑山人兄鳳官史氏至師子鵬以正德則科
御史時當滿又形未具即疏言胡世寧忠其改訴者
欲以要　宗室請罪之王守仁在今日可任用皆

掾爲建康計出按畫內當　秉與南榮有所當抗言不能本　明年七事尤從敵國者皓吉一詞寨歸文納之　行宮一詞使脈繫倖脈定有直紙又勸尚書趙大爲敬守且極言災害宜急修德弭災忠大戒危言數延未嘗有所觀望隱不盡至盡宗時大體議與郎中同列言秘紀迫者不得頗私親大悖　貴兄趙時亦頗見子敬宰議移書論之倚之愈力至三疏皆言廷臣始誠不可奪不報又論司農計所以科民力者數事用事者以其論議漸廣逐補外未上會卒

贊曰御史執白簡杜衍悲無可言與言而不槩大體乃方風當其府正伏節引義力爭之日也而能決爲屢有觸忤亦乃謀其忠實含貸雖不盡從然所格正滅矣終以直見斥者竟今賢用亦無復之矣若融隨世自免不重失其故哉抑　肅宗時禮議所執不同逐以大関余聞之蓋以　孝皇帝恩澤深至臣思異故惟恐不得與所奉者逐各奮起而爭其因結於人心也如此哉

周謂

周謂者長洲人少隨父令樂會父卒有欲留娶之者曰父死之謂何而又因以爲妻乎偕匍歸其喪萬里長途勃已屬於彼推擇從　睿宗之當選以雜新受命始建邦規佐之無不用典　憲宗登極寄以後命伏地嗚咽　世宗朝多納讜言先見親信及更入制將推啟事侍讀　大禮議與諸臣不能稱順屢有論諍　上赫怒將加之罪召入密訓對以陛下制禮尊親臣本達然不敢阿同其忠諫令丞罪之則若彼條二三者何因負首諭老　上爲之動已乃進太常少宗伯卒

贊曰詔以正論臣迎時勢隆寵在日月際用儒學方嚴當諫諍密勿能以正對興　主上意奮能感悟由於從容雖一時不盡從然所見全闕矣其勤勞既久又論奏始留有佑顯盡先前然而不竟至貴達累世尚亦崇德懋功也大

顧鼎臣

當世宗時任賢諸者曰顧鼎臣昆山人始自弘治乙丑對策第一頗著作久之晉一都士歲內閣臣學有所啟不爲動至　肅皇帝初繼統以講學被知遇前後　恩眷甚渥　上所著五箴皆錄其進說有與且令以洪範日交析爲幾若其盤矣進序賞賜金綺又特諭所以異於群臣稱萊文華殿側預行禮已又召



令與輔臣同見坐講閣書謂途爲賜宴而退凡上所覽改制度正祀典行耕籍禮下議甚詳一時輿禮樂探賾世之隆君臣之際可謂殊絕存進侍郎禮部歷少宰兩命教庶吉士　上幸山陵賜服物　召見行在所燕語從容因極言典於學及育才之方且及宋一代史文宜當刪裁者　上意益向之屢　命攝祀定　九廟輪於樂備緊朝典甲奉　三后主遷於陵寢秩既蓋進恩所以報無已上疏言東南賦所出宜收民者四事　上方爲下所司議大水應地有流移而他所若承天光甚又疏言所以格孚玄化加從遠以忠元元辭甚悉　上益嘉納十七年　命都郡陽所上士至秋逐爰立作輔日救救治道值卒至　駕謁　顯陵復行　留守大臣召對討論經史同異因請節儉宜存白虎觀故事大學衍義諸論五經稱制臨決者　上爲嘉歎尚追命以居守　詔諭至再委寄之切乃封予紫燕所前後所無也輩閣出幾咸取裁兩月餘駕始旋自承天迎謁　上慰勞良深　上於迎幸所著詩皆以示庶幾庶是賡歌之盛既親禮益加歲時宴賜非諸臣敢望造次作述斷然明相繼見年於位方米敘時猶疏五事一爲睡夷二爲水旱其三皆爲邊計蓋死不忘國家也諡從曰恭主者累官執志亦有文

贊曰君臣之遇合誠難矣苟誠遇豈爲微一時榮寵哉當　世宗中興慨然欲舉三代禮樂虎已時啓沃則法令動以經義從親禮儒臣至日三接信任無加爲然臣晚乃精通其所對揚從儀若此非有所甚不盡則其術固躬與獨始終一節不爲飾臣高自飭而無當於名實終身矣乎人言其父倜儻有所男子者事則其君有由哉

查應兆

查應兆者其先婺人南唐時文徽爲御史年十四試誦延郎守少之見其業驚爲既成進士爲兵工屬命出守藏者向者實公都時在兵部與同事諸寶者爲僞已又親權覺御郡尹爲監者方然待諸使者無敢出一言適與二御史同報謁座將據上坐笑引却之曰公亦老耶何忘至啓體乃令卒無以答卒讓席對坐賴甚林司寇俊及陳最言皆以行遠因極言實者奸狀請戮之而召還俊等時相其敢言謂駕部郎丞筆有所爲歡辛士輸忿因面陳所以不可爲之悅謝既而其殺驕恣者竟歐新之家宰此曰豈有鋼私貪惰



飾哉大司馬李以論事數相忤曰人臣奉天一寅當合法有所忤亂之季公爲之疏永結相以舒也里之罷改會第中補逮　至上明察施曰可謂有君如此乃大忤觸犯件他官人逮出之參議山東轉樂達者其所灌輸法甚便又以餘鹽修守備制寇多有功脫備其下爲與貴擬之且施貸邊以撫邊軍從役遂成有休救照察者道使撫之曰罷我會公耳北從祭除上蘇奸若殺獄不久竟者一訊得其情直釋之在徐數引大體不爲苛密史深文有所剩定實力爭之使者直上南京寺丞宇以行宮不擬於大吏多被逮大司寇王廷相獨爲公才便辦護釋逮不乏而民不知勞　上悅有所加賜及餞　上命尚書吳以內帑服之累傲下監其事所全完甚衆時以謀不入獄務之他乃疏言大災流行宜詳恤者得不被株連者以左遷得者故宜爲更張几想將言之　上聞之嘆曰吾豈以是盡失其平生哉竟謝歸卒

贊曰吏道之失若設賢然有由來矣應兆守職奉上持書一當利害際不少動雖矣哉觀其執烈引分責讓權貴林酒辭彼所望者視之宜不有靦面目雖盤桓滿署不獲歷三事由峻諫肯人養自亂而不謂幾乎

杜庠　黃輔

杜庠者長洲人少游於張和人咸怨之和獨許其與異不羣已而論於鄉爲似今未久謝去益縱於游自以才氣見抑一寓於治以祿舒其志任所之概流連忘返時爲詩以其憤悒者三致焉嗟夫不平甚於怨鬱晏之不得意於時無以見所感亢故與屠酤敘賤者相爾汝人咸疑所爲不恤也

黃輔初爲工曹典漕運有才略曹治漕內獄用法平廣人發吏有所失亡司馬文升舉守杭之神木令諭以車載金三千賂者輔厲色拒之卒當其罪特庭有論死者忤權貴諸占斷性收央不嫉阿取容其後乃蓋著

贊曰公庠之放曠有所激則誠過然無所與何乃混跡市人歟以明其不屑抑又何至是也曰昇柏恒持法無所狥雖更居人猶懷其氣爲之心下則其所貴有由矣哉

趙承謙

趙承謙者常熟人宋氏之裔也少業經生數射策不中至五十乃試選爲理曹輸斬之際罪訟仰機利而



貪關持吏民短長令縣謝罷收之乃宜用文法嚴而有所分別使無侵者理刑獄消皆爲罰征流輕重著爲令已守令新縣新視事時爲盜所從而議征直出之論散其黨又守令宜報方嚴施御史行部非嚴而往謝御史御史曰吾行謝者剖謝也後召入有不使之者沮爲南銓屬以考入分宜相子曰吾能留公笑曰吾乃行斷耶久之出參議閩南其治效異爲理時尤得升奏和平益起至史行計報之曰五品累於宦益自其性然非有他利欲譏耳且益耳目哉不舍而我寄服心焉義不爲所絀而吾自卿之謂可微且夕功者豈不惜哉卒今矣半之嵗不能放折佛人語不得則色莊如申其意乃解竟以此罷使者曰此獄宜將折人角耶論罷之性既深廉絕請謁而姻爲義著故儉崇老氏言天之言卒人十餘子別賢皆太史卍祖祝其父

贊曰士必強毅勁直始雖不易合終必信覺觀之承議五十歷官政其庭事主悄然不虧卒取家余歲之吏部時老猶故而見謂長者固以一之所致和當其時取與名厚實者其所得淺深可知矣

朱鴻漸

朱鴻漸者來脩按察歲內治河間獄竟之窮其根株無所避已而妄言公車行是赴若益理果且得無坐人在其敢史歷藩方久之皆有威聲爲方伯閩尤嚴執能行其意諸使者至皆斂手無敢問職事屬吏稍不如令輒令對簿敕自投劾去者相屬一時稱能吏無及之者余入閩則已罷去吏言其操敘者時口也

贊曰古所謂文法吏未有不稱酷烈者若趙廣漢韓延壽之屬其治狀何如哉皆以嚴刻武健爲力行之故其治劇理亂鉤發摘推理鈎致連逮繫獄必得非其才有足雄不至於此吳有執及鴻漸皆以精核能任職後來者莫之逮余親見其行事審不樹難傲然專已不偷宦而外交不棄華而簡其素斯不謂賢乎哉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

續吳先賢讚卷之六

劉鳳

## 朱紈

朱紈字子純父以文學安政能斷嫡所生子爲逆婦施始孕紈生因中逆者于巳意父他所又欲取紈戕之且將圖施施以死全之父亦竟以卿先生陳埼列其冤狀免紈來進士守開州爲帆賊斗其積時相相爲鄖職方南都每讒有所使撫撫之法諸書且今鷹等議江西初來撫江縣於以遣往上公卑訴速威不決且訊得其情移撫蘇威以乖未驕時出掠宜單一矢不敢發路遠之乃去至則勒兵待寇向征爲縣與之戰大獲首功驚詔輸平又以遇所以給餉成者就運安撫患塞敗山東時以規措兵及來時其戍郭之沙縣舟當在行同相度形勢以米兵守其土衆萬內兵守毛頭鄉兵守故關而又令衆人自給饋國下議主客遠近來既相遇來貨又千里飛輓非便且守涉者爲臨在南設防出不意入我不守境則何及來入且在險後失議逐兵卒罷也進都御史撫閩以閩浙被海郡數與夷市以私其利外因勢家發與

之通至是奉敕掠禁不勝乃命移兵督捕紈廉得其狀由姦軌君冠爲之偵候急則縱飛語力能動搖閩是且一二用事者皆素庇之度不可問然義不避難即力爲謂先治其內乃敢任賴　肅皇帝神明聰之是理根排治作且動紆之旁側目者百方沮未得卒能行以兵平閩因安冠忽卽入來言貢者在浙意叵測卽又馳至納之館以待　命將備者方遵之爲變是詭詐竊以辭使不敢發盜督閩將鐘由海中趨雙嶼等陰令浙兵進與賊遇奮力戰縱火漲天斬二酋擒五十三人毒其舸一艘甚夥又連戰賊之進賊入嶼挑之不出東役突斷退其歸路烈之斧擣艘二十七又一巨艘來駐沙中經追舍前芯之推破焉及擒者斬首者愈衆兵勢遂振銅山青嶼南麂等島夾賊皆望風遁紈又親臨其覈海中至雙嶼議留屯衆難其險絕指爲禁塞而還閩人據其且將爲已不利有所論府則浮失因遂掛海遂入於江諸方繹騷又本　詔改巡視益督諸將追賊下溫盤諸出沒所大克又處賊從衢亦平之斬以無患而素與賊連者愈猶萬端壞敗其功下亦且促寢不受命紈皆以死圖劾自辨析甚寢不已明年奉命得辨鐙狀





察訶吞於閩皆出洋中踪賊至詔安之寶宮澳令諸軍設疑山上下千舸且進賊徒兵伏敗之趨紅者疾力擊之夜溺殺者甚衆擒夷王三人白番十有六黑番四十六皆斬首又獲其狀可駭賊首其等一百十二人婦二十九斬級三十餘他皆械等稱是督五澳猾賊馳縣者并殲焉及夷之貨王妻妾等浮人大恐有甚室浮海者且走往來覘詐得偶語聚黨時乃定捷聞則與進者無所釋憾又疏言其擅殺作威紈罷而請出死刀殺賊者皆召今對簿謂女之矣按使者揚九廣亦以泰上得罪與并論紈竟死於家

贊曰甚哉大功之不可成將亦難乎免也雖成忤皆權讒而斬退亦遺蹂蹶殆況紈則尤甚其難持權者從中制之乃構者毀謗曰至雖不卽自恤然讒譖爲盡力哉而紈竟以討畫求必近能左右之用衆不服習之士強擊之南週帆權破此其時略磨智權諭誠有足稱矣然大發激以忠惜可不測謂將哉余宵猶行陳臨矢刃士皆變色而不心動者然尋至衆氣以千百人枝之必死地獨何獲卽斬救則恐不能勝何者衆嘗不顧一身易而以衆存亡死生之則剛而無勇者有所不恐也紈誠爲竭無所愛故御難不避

昔有司馬安以文惡卽郡守屬門司奴爲引兵去非發斷雖桃枝爲能勝其任紈使無所恨哉紈歐而東南之患遂不可逝累十餘年將亦數以無功被收逮於定之而能忤者者不甚亦竟不免故爲兵者道家所忌惟生殺者無害耶

## 周敍

周敍者吉水人今吉水召爲御史經兩月卽抗言假子寧挑亂王度虧傷國訴罪死有餘得減質盛使人爲遣官之開行免役令建呂逆滇方肆力折退之變掌嚴樹不置再寘遂開黨皆韻杖以給說辛誅乃復召補御史屢遷按察使卷在閩者稱其廟以文法裁之使歲飲以都御史撫豫章免又起爲侍郎刑部以卒知諸非辟悼於內而深復國家是臣無敢言廣肯勝其黃人服其氣我乃有關大體者守其政平所當無不服雖儀纖細而仁愛常浮文而人盡思甫敢多士族稱皆念食窮下戶而賦法嚴使大小咸得人尤以爲難

贊曰寧彰皆以佞悖皆周廣用一小臣而氣奮所逐之識以卒全近侍之親在日月分獻逆亂之前乃相慮往來皆蹇極於病卒之悔禍始廷於究矯質執法





無所阿初厚投難其獲卽多懸督故遭之精睿能苟待半年持其得衆衆庶以和熙哉

## 陸粲

陸粲字浚明一字子餘完之族子也少倜儻故絕以添秋對策爲庶吉士試觀居上件新州者補給事中三日屬刑書傳卽疏言兵部及所當來陷要近詐已又疏言壅滯之患源由上下隔也亡時延見輔臣盡所懷輔臣旣得接少又開以衆情又能何以能從容啓沃究切事情且才可用者非出一途寬庸米納而進地不慎簡輕忖之不乃亂之度外斗令有投說內卽又劾閣洪所以耗敗之因　上未卽罪條數事進并見用及論衆馬臨災皆國之大政而在人輕收且以粒自其于大通而微故當他欲者不得　上罷都御史汪親爲有能舉其職者適衛候微者所爲獄付理官嘗而且進遣昔獄詞者卽又疏言衛微以爲僥倖恐人所倖覺無收爲乎又都御史大臣內之罷斷潤實多　上愈怒并狀之會黃河清且千里凡六日廷臣議稱賀而司徒許公讚云恐新進有立異者不果張桂方貴倖且論之謂宇敬以議禮寵極矣而剛狠自用竊威命市私恩無恭公憂當進而尋則不飾詭

甚以剛剛尤悖以進其私人濁亂時政不疎首之無以警官邪語皆峻切　上卽出納之聰乎黥而徵書驟以褒等不暴將也下之吏既而急事稍自以有所爲同之悲擗焉　上意四留手敕論黎主都驛向行人黃倫及王洪千相繼言者皆貶方黎夜草奏見爲之泣謝曰既以出身爲國不能順矣遠讒所如乎嗟以經義教我已而棄令奉新有異政愚足及人俗善爲訓獄爲亂乃歲取伏法人尤快之久之念其母乞歸惟以養母爲事雖不爲害謝所當省貴人而請貴人重之並出吳必過爲爲停累日所居以娛親周飾之頗勞新事案牘遭明施及宗尤稱有恩禮卷其親家不勝病遂華凡使者爲其皆三十餘簡竟不復用也粲外王父吳議胡琮以剛直名及副使姜龍有文學插推重黎皆不得其行事故無述焉按黎論敬者有給事鼠山泰讚言亦慨激

贊曰浚明學術至深其所解義備者多不速不獨一經能究明育向皆爲蘋前之滯疑釋之接受遠有緒於文辭尤恢封勁嚴極其力要之不詭於正而屢抗疏公車則尤烈烈引義進動光神壁誠用事者不少遷嬌雖沉寡戕厚氣未嘗折下也方來朝雖其異議





不敢爲使赫赫若此可不謂忤權臣皆忠未斯哉雖坂贖殘者蔑未或過矣

## 王庭

王庭者吳縣人少則言經義里中稱其父博士君宋甚貧故獨諸弟十食既當與計偕念其親老不至而復博士君米十何卒時歲調能考後第進士守許州可二歲乞爲大樂正屈得以爲世奉者不許乃爲郎刑曹遷恭冬政閩故在山海間多寇實廉毅無所假盜恒作都尉遲之爲所敗捕斬其首冀今自取以獻而數其餘境遂以安其在閩幽書宣誓緝遷者雖威皆救之辛出就吏已而進參議推章示之體化尤爲下所戴遂謝歸衛居衛閭方大集大賢操高皆進雖驗逐而泊然閉門無所逐往強誦時時不輟或與弟子相聚擬議俎豆典以厲勵之故閭里爲之傾動舞宗子偕行立名譽無令放縱皆爲行誼上下之且多異雖壞惡民能改觀卽與爲善故能捐棋一鄉入有過惟恐聞有仲弓風使者按部必加禮敬造其廬有所訪咨或與徭易一言立爲之更于敬臣惻孝謹尤以道爲見推於世

贊曰貞叟言不出口而化於鄉舍微陽之朔行君子

哉世以學道者多僞則放誓任情無所檢又爲賢卿近者一二少年喜爲名惟以遊謂貴勢橫里中華名文學而行無義闕故制行嚴方潔已自精與誠說之士又可少哉

## 王守

王守者其先吳江人自其父爲後於王以明經爲郡理郡召拜給事中性謹厚動止皆有幅尺秦蛇可觀嘗泰相時臺臣爭有所言故相與爲水火甚而獨能得其意衆亦不以爲嫌也從容者闡時謂中樞又之遷衛寺往來兩都間進都御史撫郎又旋游上及在臺事皆無可見而寬簡有今望其治務以清淨致之未嘗專有所變更封潔修論議無所假故時有客游諸公所稱未若今盛其待之嗅誠以好來者必察其人慎於接對不沾沾爲名稱人辭色使爲游揚故亦以穀宜稱

贊曰風之淪也非士能以計才辨智巧亂之也亦在位者不能自持故無所居屬而使輸扉日以滋蔓將謙容哉今其流漸漸隨相接於道歡以詩請者不可勝也昔聞守之言云但謹謝客孤立自行已意保無進辭何以多游從在所審湖間寬避存之使宥客

稷櫾亂天下國家爲

袁袞　裘

袁袞及裘從兄弟也袞先以明經對策中科爲郎以
寺縣馬識序之久乃用爲起按縣廨西觀文學諸弟
子所論通參事中何乞歸對詔書多所論者其言時
可推行者曰世祿亥後裘仕爲令廬陵隱俗喜衒
多所訟欺而能仙其術不任刑析曾晚之使無復者
人爲之務心故廳在單下所貯稻但批改之時已被
召當試補爲猶留請吏之及作錄賊法不使君前得
渚者皆爲邑永利有父老送之者日使君何論遂秋
多寡即爲邑可以不朽矣裘爲勸留謝已乃遷爲廷
曹郎未久遷乞歸與袞先後卒前有盧雍及弟裘皆
以明經高等雍爲御史遷樓煩脖序劃使裘爲郎吏
三曹司兵刑粮樂皆稱其守官以幾事有所爭下都
縣對詞益丘乃即出之又令試郡國士濮登皆業有
所請非不應出爲議陵以服歸兄弟皆有文學而袁
卒不竟其業

贊曰二袁少以儒素名俱一時與浚明俄躬俱起諸
生而卒乃異裘於書多所通裘之理人有遺思悲在
敢世即觀當之吏能知之矣若兩處名行足相比其

居官爲長者有功名足自表見特以世之不逮故業
未融與時之持論參交稱道若不偉矣

張宴

張宴者崑山人世爲史父甫明經爲守廟遂自免
歸宴亦以明經三爲州有治劇才所守輒以政最聞
鄞濬橫河朔名捕非得爲某少年入其黨計取之使
者前後累十其狀召爲郎拜納言以異異策免遂退
於游以絕臨自放於五湖之間恣所往未嘗問交亦
不擇人凡以好至者即相與流連故爲仟達人多賢
之在所逢迎皆抱其縣樂也初不以家人作業爲意
尤善詩接從來無可取必曲爲稱善是若有不得
已者然亦爲不擇於俗矣

贊曰納言偉矣既序與舉和而不流周旋由漆將必
使杖屨跡交馬蓋祖席江海而且縣行路矣猶賢乎
逆詐澗道還任俠爲名者哉嘗見其詩詞謝益自恭
謹綱文與彼倣晛縱恣者遠乎哉

顧存仁

顧存仁者太倉州人令餘姚能聲其職召拜給事中嘗
肅皇帝初政上言事多稽切且直指 上身請與
舉修政者詔不當言逮赫怒從遊者久之赦歸 穆





皇帝召起累遷至太僕自以嘗業謹無以稱又遇拔
擢寵貴不有奇謀便計利國家終何以報 上哉乃
思止足力請歸遂卒

贊曰太僕淳厚穆如其風即之使人親愛無已時然
不脂韋取容言議英慨諤人以德義過者陀難賑施
無所惜方抗言於 廷顧自致節欽誠豈虞其復用
尊寵哉內自惟知無可效不能與少年逐逐風勵以
稽讓雖從遊無爲其所弘益多矣

陸師道

陸師道初以明經對策時相愛其言欲寘之第一不
果爲尚糧郎令入侍以筆札從內推不欲因人進亡
何請告歸遂卧不起時高其志操有賢舉其處也尤
敦行義與弟單謝溫然長者又不治生業介廉無所
苟故能跡晦而名在士大夫前至 穆皇帝時召拜
尚 寶時已被病強起及奉使還 朝俄不肅又爲
對謝落頓 上寬仁憐其病與告歸卒同時有黃燦
官學士至御史中丞撫治徐數上言事有所興功業
益赫烈奏當權者疑其論建漸愛將不利已遷之論
死

贊曰師道安安無大過人者其爲潔廉亦自其性非
欲爲名高自憙而稱之者多失其實奉和令持慎初
恐涉跡倖門有所悔吝故引疾亦未敢顯有所出也
論若非所長而以得名崇飭不節顧以壯盛時不爲
利祿勸則安得若人哉晚之顛躓道路因病失其守
婉誠使吏好作事功論說無紀忿而不厭宜其及也
夫

皇甫濂

皇甫濂字子約父錄守重慶子沖涍汸濂錄初爲郎
禮部明習國家故事若功令勳臣世家前代制度粗
益守府之忠無所不收故一時典禮措施中外文詞
相應則爲延容及所析中恩澤請求亦良有意濮宗
侍爲進其守變方知監冤起度延蜀郡竹坐甲不敢
出與裕之獨躬率史士其蘇罷疾力窮討既平使者
方上其功會已報罷其處也和甚不爲忤而尤喜著
書若列漸所奉令甲及所傳聞與所見當世行事皆
存之沖尤喜學者猶不嶽故其所論獨多鬯明經說
不對策爲詩飄逸就多作元嘉以來語尚自持不妄
與人抑文亦長與諸兄弟自相師友與二黃爲
中表又皆應明經其論議與相上下伸涍對策高第
爲郎尤爲比李所推嘗以溪相任宗伯時所上章奏皆





草之或有故使使即代即無以當其意改 太子司
直坐法論又按接察漸卒其存者詩曰集覺填盛濂
亦以對策主都不事監所用術術司恣諸者入之少
欲亏益不從涍通由使即代歸未至而伸外徙遷
即都尉與化行守事與人故繼嵩而法令亦析淵觀
溥青期然但多暇余時爲理與共和于山澤間蕭顧
得從以奉討上數鬯之不復常來濂從玩心神明習
吐納延化術與神仙可學而復游思典墳多所撰述
閒居悲慨不適詞又書嘗此論客不令前余每
欲從之學不肯云非師所授外皆已間色之故亦不
可傳也嘗謂能知老莊少意一用之房中又不能安
接並遠以之卒兄接察游名方貴於時亦廢公四子
皆才盛矣而沖於文尊務近雅涍以五言名文甚少
濂視二仲益清精皆有集傳

贊曰皇甫氏父子五人公皆名能文動海內然前則李
何後乃王李與並時而作抑或少不逮之然士大夫
向背亦時有不同而皆能傾覩聳耳目之則非其
才有足推者焉能鼎盛哉萍與羈生書深相勵以學論
貴淹業就必無虛者惜未踐其言今觀沖雅好書獨
意稍下之乃不道然長於諸弟矣夫衆服肯恩而務
妙名至與貨易此因今之疾在斉背耶且以濂之秀
美涍之通解娶之無爽然使能夙夜不已況沒之
古所載許則安知其所至哉

瞿景淳

瞿景淳者少則涍磬所嗜多洪博士弟子即能屬詩
博士弟子故亦以詩時時論說學者多往聽已使者
倚水楊先生差治習業者獨異之進與計上至者稍
參第一對策復高第授編修至侍讀取急還鄉杜縱
嚴曰南中與且平何勞之不留口語稍稍乃不足
衆者所何也遽應曰我有之若所斷者夫將不夙夜
屬士以死而玩使實爲人日以疾不能朝夕而安得
不望之切也嚴色矜乃佯謝云爽且未式役敗王略
若之何旁爲能言督臣有聲其最後妻論思遷當爲
詰辭持不下夜觀爲揮之不顧已自學士遷祭酒南
辟雍居久之即遷南少宰適大學宰更有所黜罷乃
佐以寬明要歸之長厚其都武且數所得士爲多若
淮南相李其所進也嘗 穆宗躬尊寵用事與可勸
重惜人才於貨不肯進退無算過於慎稍之多輕用
嫌似微過淑妙寔拜業之且縣官方急可無備叚急
者李公深納其言引疾歸以少宗伯召上疏復作力





請罷浮少時道泉湖夜中若有千炬遮前後洋吃之
遊隱又嘗渦中親虎山影水中加況紫蔚異他時見
者故頗自負言貌不踰中人而氣蓋一時與人雖汎
愛而有過輒不相爲容伉於時發之和恩中其所執
固不可奪也

贊曰始景淳自諸生時論令士喜於且入亦未易
其胡必能而自沾沾足也余謂淳獨謹謹哉其不崇
已好修大也及遇時設竟又三見之處之山論議
羞寬然長者其度騫即然以被病詔及 上所欲用
之猶氣會恩竭爲者不敢極躬之舜禾乃恭各居室
謂無可復者非其意哉

章美中

章美中字近華舉進士許事大理可執不污遷按察
僉事時袁州相貴橫赫赫獨無所折下中丈事已謁
請不得過相親厥故人無敢親楊邑中者獨不說之
移參議悉栝故多舞當欲並因之又適賞州役典親
出行微若攝大戟若林投爲寫之不爲動咆以觸
福速帖然服在藩稍稍久雖希淺數貽又移按察格
當病未能往以已免家居久之有薦 上者且欲召
用亡何卒所爲七言有體裁時見慨憤欲用所長既
不能乃鬱鬱不忘猶 得一當猶仰慷慨故其辭激
越致壯使人傷哉

贊曰美中矜厲似峭直不容然實和謹遇人無所失
余每與游寡其壯志且時稱古賢有所激憤而爲離
恭逆從迎寒皆稱有意此其中豈一日忘哉至矯爲
名行詐者深嫉之雖卒不用以死其才氣略可見矣

沈啓

沈啓吳江人狀貌不踰中人而有氣幹爲吏喜興作
功業不自便安而已爲司空屬與作能節財費及爲
法比李輕重科刑之衷不肯徇權貴意有所出入大
司寇倚以聽爲守紹興尤以信義得民賦徭胥穴
爲奸亂其籍無以稽爲序山齋卒並沃衍冢次爲下
定其征無科第又令覈力視田錄推畫一故吏賦遂
爲經法至今賴之遷參無罪罷歸 其強力心計足
以大紕治帑未免予嘗見其治田賦書及吳江溝洫
志言水道甚詳吳以水爲國其利害皆智所師進年
豫民皆惠庇之與同階故爲吳麻米有急災者也若
其言支護皆言所從出亦有所滙爲澤往往爲墟家
堙沮加叢爲田奪水道使蓄洩障有所故湮沒爲患
由各自爲不虞天災自非嚴明之長深材屬之無以

爲吳也
贊曰史理多虛僞以苟一切固習性然乎其懇欵爲
事必致於理可經遠爲後來者利非踐於實心在事
者不能若啟所爲必克終非史法吏倖一時者比而
彼務使安妄附和取名者反被塗之見訓俗史事因
穀瑣碎嗚呼使後容文雅者黏納宕率遍海內其爲
交亂可勝言哉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一
續吳先賢讚卷之七
劉鳳
節義
劉政
劉公諱政字仲理其先汴人父以避難則今徙爲區也
生有至性好學闡其行義尤厲一介不爲輕論於鄉
第一方孝孺先生鄉試見其文目之爲孤鳳在島中
嘗爲座主既知其學者所出之日久矣會靖
難師起慨慎不食死無嗣
黃鉞
黃鉞者常熟人洪武初以泰常弟子爲尉已而舉進
士給事中嘗言齊泰黃子澄建議宜建代之討嘗以時決
斷之生封殷憂親以持服歸兵入投琴川橋死時倫
貞不亦勤矣守本勤王兵篤衛尉執逆虎之
贊曰士守經義須來冠冠先王諱其難容盟稍可也
及事變疑能者雖不忘死亦良難哉仲理未食其食
徒以受國士知於孝孺建以身殉耻猶有陶榮二爲
臣之節者其麻十方國家知建臨危盛滿內患哉
之臣種種而死理惑無所擇之宜若多矣故其事皆不
得而許焉至匡山淨易姓名隱約以終身此其人豈
有所畏於後哉名不名無預也而明教化以秀起風
勵來者是以君子表微乎
死事
王永和
王永和字用節崑山人永樂中爲文學博士適厳之
孔子廟成璞請翰之守不聽應和責之以太守行風
俗不知重教化何以率先吏民與羅樂哉入爲給事
中劾侯尉馬顒恃寵而驕妄爲私咸使待節解 維
世子又劾中官缺失無人臣禮尋遷侍郎工部督監
淮右治水徐州懸呂梁縣洪水正敏已已從征沒於
土木之師贈恤良厚進尚書廕官其子贊曰事侍子
敏以明經舉孝廉進士爲給事伉直不避其父風
張益
張益者吳縣人少長於郡舉進士庶吉士預修
史遷修撰進學士名人閣與議政正統間北征益與
曹鼐並從帝勸 上移至及師潰與鼐俱死益條恨
有志舉師出深憂之竟爲中官振振亦死於師
而人未知益非天敗寬自敗也益爲文直欲單
中書符皆其草初與吳寬初正編事直爲





賦獨工采定罷不復昔息采陶竹桁經益亦是不爲
也已已之變益諫獨不聽兵尤不用淵聯令少不能
戰大征伐亦爲非計而將帥之臣不無罪焉遠正統
間有許銘者思溫孫也初爲河南後以都御史總
運粮兵以嚴將被罪者因嘆其丁亂作死焉
錢泮
錢泮者常熟人以恭以家居嘉靖乙卯夏五月倭寇
入侵我邦保殘爲斬泮父稱泮忿之尹王鉞者工騎
射以功名自奮常手射二舍難之遂有輕敵心倭退
自滸浦將與在福山者合俱有船十餘可六七百人
耳謂其勢易與欲獲取之泮亦欲報其私率其子
弟兩爲敵樂發至三尖嘴遇伏不動以二百人誘我
泮大呼進爲所衆四起將愛衆逆亂泮不能整卒殲
焉敵亦爲衆所擁失不得發旋入滸止焉解歸命隸
者謂其母錢氏舞之逆鉞此令去鉞執之不屬死
贊曰大吳之風與漂將其輕心易於去就守死不變
者其嵗無論利害是難能矣哉未和封疆之役親執
舉敵殺馬而介於陣夾殺帥從亦足貫爲者益惟惺
親臣不能畫計令全遺狂監視命進退不可周旋不
能言者謂使國重繫勤皇有息哉悉益之決或欲稽
之由不從志可偶也泮誠內激於忿夫過入爾士大
夫無固心不以死悍其君死殺之哭何誅然亦可謂
慷慨丈夫
孝友
金道玄
金道玄者吳縣人陳萬戶養子也方國珍起行剽掠
頗爲收竹師討之期會戰將之禰門國珍僞降陳信
之衛不爲備道玄諫不聽已而果擒嶼止上師將爲
陳誚道玄來不得與之海曰父有知不使爲賊俘也
若有偶者至溫之沙嶼上竟得免歸或爲之士
誠所道玄閒役遁去子閭以功名顯
瞿嗣興
瞿嗣興者常熟人母當暑病甚興焚香跪請洗視撫
摩痛處夜擬坡不休又急植氣食不下興刲股作羹
毋啗之食又思非時忌羹解衣行求冰幾得之人咸
謂異于孫以萬得官至參政福建
錢廸 徐植
錢廸父廷洪武間當伏法廸年十八詣闕請代父洲
上其事詔赦之時又有徐植者父遣以稅事當刑
植亦未弱冠請代既伏鎖繫獄吏獄詳樂懼色二子





俱常熟人
顧璿
顧璿字孝泉洪武初父戍國朝以母歸行璿獨留父
之閩母歿即奔赴省母嘗歸行數千里未嘗釋於地
親判度置之宿其丁涉則號之詠焉父既放免奉事
先護旦夕自洗顧瞻親勞苦之云辛不乏食又何以
樹爲人雖代亦竟不肯忘特視父沒妄否也遂奔日
夜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不勝喪死千日亦有孝行
贊曰爲人子若無以前已者他向所事則致命焉故
甯之之愚與所生孝者能無開然者尤木之見也道
宜事陳驟驟負開有陷無成不自全也追慕異求
之進焉以免立始於事父以致之者有遭之與植
少遇變而以死獨傷哉是天性然耳非可強相慕也
之務之養稱其心而卒以良死雖云過者俯而就然
賢者之行乎可非與
殷應寀
殷應發市人也年母者母病瘖瘵刲股進而愈他
日又疾作殷彌於庭割肌以代母痛稍愈以已之年
與母夕方懇懇聞見于六星惟一星尚隱現則寬後
亦入視母母已無恙生六有六人來以水漱之霍然
孫
戴君用
戴君用者吳縣人洪武中父福以主守失火當坐君
用代之刑於市妻吳以節行旌
王涵 王淳
王涵王淳者父鑄爲御史所株累洪武初坐之當
伏法涵淳號泣累日夜爭請代死御史言父以涵故
懼禍而不能有所以事之免於過聽獄淳後進云由
淳故不當坐父兄者御史試其誠志皆堅定無二辭
於上並免焉
莫棣
莫棣字寬仲幼學好學通其具之洪武初父
繫京當刑棣年十一詣今請代父保拱斷雖旅俛
懷與恐亡死父豈人朝廷爲達上言之知其前父乃
更爲棣陳非孝竟死警棣已釋父又保即贈方孤苦
用事時法嚴棣痛恐及釋痛一人成閒人著爲其
爲罹罪兄法兄以前被征君見兄道俱死於外而
育之又嗣行求得其父骨歸葬庸觸刑事全已而棣
較有既歸其家閭鄉自刻苦當都觀俠鄉人失鞍
迎歸入夾抱其母出已受焚然若其所行者恩利人

參夫里有賊媯少年莫皆被傷椎衆執焉且陳其殺
人狀於郡郡曰易所殺三人者死溺耳欲退之不得
渾爲帨姻沈生生之有遺孤女守劉劉又他適輒乃
長而歸之鄉有舉室其疫者遺子人無敢視恐屬延
又收養之業與鄉先生張子宜易九成游故亦長於
學問

鄒文信

鄒文信文質與徐右等皆見死妻居貧信泣不已右
日使人存之且翦若生子當女之已而信生居遂行
右養信長而歸之女洪武初右坐之抵死信請代右
義不可曰而父以忠死我奈何令不祀事亦尽解後
役以他見逮信曰今辛已有子可以報矣右復不許
信潛自其名往死獄右感之竟亦不于

沈伯剛

沈伯剛者本王氏爲母之姊沈勝五所養沈且老坐
法龍代圖不許剛曬謂吏顧見刑吏憐其少上之得
屑辦又有朱且父被左符備老不堪凡亦先事逸且
請行所司少之加毙捺詞陸往者並赦無言俱長洲
人

長洲

吳淳字伯旹少與兄學兄中遺疾屢不良於行者二
十年元祭作人不仁保淳身兄趨避之遇盜暴刺以
外淳以身翼蔽中三十餘創仆於地兄竟死淳後
甦得入餘杭山表迎以歸

朱良吉　俞敬

朱良吉者當仁人母錢病篤醫言自涤者得則腎出
心剖以啖母良吉剖甚不能與已人俞敬亦見其
胃開五寸所氣涌出爲納其心遂合之頃乃甦又有
俞敬者太倉人亦剖腹刲其肝愈母疾永樂間旌
其孝官之尚實丞謝盛父亟每叢隨樹號樹皆爲枯
有馬騎犯不復賊人與俞敬咸壽旌以孝義廉異

陸安

陸安父德甫好客覓以客生法當以罪重當刑鄭無
貨安奉師與兄訣宵夜走至都伏闕請代許之嘉
善市中額已無憂時年三十一妻鍾亦以節聞

梁旦

梁旦字文輝少從諸父學爲舉業旦遷父食寢於
墓者三年與食水飲如一日見者隨計上冢年居山
觀驛者其孝親候之爲皆嗟而去郡使者孫鼎表其
孝將列上不果仕爲平定州有惠政民懷之





麥琮

麥琮少爲博士弟子會甚遇家難食卑不能保其辭
家難之已危至至且家低之良久不出呼敬將何在
乃短衣見云方以所服羅畢雖恐覺之故避耳琮嘆
息憫之周公悅懼吳恤之傳焦所從仕爲縣事
贊曰孝友之根於性且有異焉而特做者乃時有焉
非激之衆剔俗之易人淮滿之不復覺也呉禮義之
閑其君子附鬥焉溫溫焉可喟觀矣其小人竭股臚
之力誠所永柳乃其常及至臨制常觀之自外而天
性之發耳之無善又皆拜朝劃卷之人非有保傳之
教詩書之澤也固習之償觸摩者深至爲之風角有
道乎至非所自出而思無與二文加於人一等矣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二

續吳先賢讚卷之八

劉鳳

儒林

陳繼

陳繼字嗣初其先本滏城人從父仕江永相泰吳史維
允依是時家蕃元明所錄很得巳王行董皆畢學處
事之良謹曰呼也仲陳君本何自也後允死家
破母吳採存長之避害出思之遂從止仲學又
遊於俞貞木時經術顧歷乃獨獨讀先王有所論說
不敢立異而於是漢群書通究其淳人稱陳五經
能言亦參從而爲文有思致極又自見而常之爲於
仁廟召見授博士爲翰弘文閣淳其文學高其治道
伴學士淳得進見教觀焉宜從初劉賴　兩朝史
進官力辭又臨年乃得歸乞言者參論之既老已厭
苦後王學士淮來與疊城望因見其二子謝且鎮臥
應之已不爲若納之遂立不爲敵所更從與之乞謝
不然先白欲学士喬卯宿爲之何嘗更之與有適不
得已操觚病逐不文全其文流縱閱宿尚絲柴典雅
由才不逮而其天性篤淳體道閑方動有儲行間之





故老云初有司上其簡孝事徵御史蕭之則方隨母
枷鬼行譽誕俟其秦色若盜桁數觀若固母人以
安發求繼媯而御史以進母聞之乃丹前御史至
以聞　上九嗟異以爲有禮所著集曰怡菴子五人
覺完皆有文

徐達左

徐達左良夫元季時家故饒財好禮下士陽翮弘道
皆其易從受之又受春秋師董仲仁與諸儒論難發
求其說爲其學方息學者自聞遂達左教授於鄉多所
開誘洪武初守臣得蔚爲東建寧守仁辟爲文學博士
凡六年乎窮著顧學蓄因于畜同時有林大同亦力學
為通經博尚本專用朱熹氏學故理蘊存者家有
之被薦爲博士大梁以病于官永樂間再徵不就所
著有易象異

錢更生

錢更生者當熟人少絕意治經術篤信之洪武中應辟
至中書見帝帝有不拜闕之對以未見　天子故不敢
先禮喬守事久之不得召命有　詔燃元初王命為
之辭是更生所撰大契　上育卽召對欲官之謝病
免歸辛初名所以事見法于地代故易名其所為經
亦不專宋儒也至今學斯官命政楚有庾中

呂昭

呂昭克明崑山人以經明爲校官教徐長洲學則教
行不苟惟尚有當世意屬上書言事稱　旨改尉浦
城故山谷間少耕稀舟躬勸課遂以豐穫進守心明
不能治仍有者父持金賂者峻卻之然行本平道發
貫謂遂賤家貧不能自粉卑路出徐所受經弟子
傳其業其進一步貫篤哉之官于且既從進止進自
屬之廩乃亦分史性秩詞南以不合去後起爲御史
遷嚴無所校歷宮壞者不敢不以賓爲念故不能竟
魏公吳綱之利得焚

殷奎

殷奎孝章其先世學從兄被春秋義楊維楨所洪
武初以秀才貫等鄉大會精友式通一義遂明諸派
稱者官文學學故因乞近地見州同成陽州此節所
守教諭第子之孝長其家綱念其母不宜宜鮮死諭
弟子私益文懿先生奉爲文術雅深序不爲浮誇學
亦郵究通天人分際所著有世泰有成陽志關中名
勝集陝西圖經文雖奉寸二娣姓某進其名楊俱經
明爲奉章發徙步千里以其食歸賀舉秀才試守會





事

秦約

秦約文仲本淮安人來崑龍岡間從之後再徙之江
文于學爲憐有高行約至正間官博士洪武初召對
稱侍郎禮部以世老辭歸後復以求召徵上封事乞
重儒術廣教化之選文令守令新之上各爲嘉上之省
以勸各治民術煥文學源陽吳說約約舊稱冝亂之
嗣得畫屋於在深陽久之乞歸卒約爲文原本經義
貞師本雅重之所著有詩集及他書存傳者

周南老

周南老正道在元季以薦丈學夢故常堂文檄爲吳
縣功曹撥獄能刊其陰而謝上下陳六事進省掾
同初徵爲太常寺禮官放還所著集易傳說性麥會于歟
亦以門經稱

殷賢

殷賢顧中長洲人永樂間以易教授於鄉自賢始
方綴一經傳不述然成就敷化除去舊說輒以易聖
賢之然然勵威其弟子賀然兄父亦順論以易在文
學向學實于吏事了於廣宦誠傳其學緒家爲師

陳頫

陳頫承之長洲人言春秋於貴泰關受業若甚豪寓
揚武陽丈學攻應趙人守護與一馬承以出入已
乃還之辭使蓬蒙因不可未幾謝歸頫雖以經教授
文亦清絲不作老生語在當時甚見推與性介特不
宥苟容儼然終日矜嚴見於色故尤以撰擬歸不後
文也所存論長於判非而平身之正要以經義從有
地楚及辭業錄又有紀所傳聞書學者多有焉

陶振

陶振者從學楊維楨所洪武初以三經義舉上兵時則
兼書則尤春秋則安國故諸生業其近俗名周生學
爲學故吳江久之生法傳論龍官秦賦三篇多俚諧
俳調得稗役爲學攻變化振才易辭近卑俛爲斯格
本無見稱而爲經生者本之

盧應坊

盧應坊者萇子也少失父事母以孝聞力學甚苦且
易牖於鄉與同之後士習業其所爲未嘗不由性
惘惘不出日晝課如將不勝而樸厚疑自見不自
形於色鄉人子始長有名道作時日而行爲中人常
深嫉之所著有竹且勸輸德義不爲迁
贊曰儲之觸鎭林世宜空言無施之郡扶若

無不詳矣相與博議於斷裂未集之日肯風示天下知所趨尚故太史公所稱功令務以教化成俗為至王者之治務三代以下未始有易焉者然以詩書禮樂之澤存更焚亂及發掘於散佚之餘師異教人異說益是益昧故分裂為諸家人自為殿固訓詁以解道為天下喪也久矣宋人者豈能不稍稍搜獨追古始出漢以來儒者外耶且其偏其所為說皆於之學故弟子口相授受及坑燔之後所記憶十纔一二而已若孔甲諸儒中培公輩固生韓太傅高堂生伏生胡毋生穀中翁之屬皆傳自齊魯于姜子張氏之儒而澤微燼滅存焉者寡矣亦各守其師所授尚亦存孔氏之舊乎而宋人必盡以為駁而不純擯斥塞削屏絕之甚於坑燔之烈然後竊取其義勒說以之而遂皆謂自己出是何然為哉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則雖先古所傳師氏所守猶不惜已拒斥不暇則是猶有可言者即朱氏為易義皆顯為王弼之餘而云王何罪深桀紂則豈儒者不乃無罪那使古之遺棄乎嗚矣其曰經解而倍經者往往著於篇辭經汚瀆何以服往賢之心且使後來者杜口不敢談則其狼狽自用不啻屢受千收為恨可勝言也嗚呼

至於元不復以經義為事惟許衡氏吳澄氏稍涉心大義有所考覈然其論說亦多守所聞不敢出有同異若吳氏之於禮及他儒於詩書易各有傳然亦未嘗專以古也特未自名其說信從者鮮故大與雖以文學稱而經術未得其傳　明興風示海內以尊經為儒始有所裁一然未嘗令之必專以宋儒為至永樂間諸臣彙集乃有所專而學者皆嗜於欲學且不暇顧彼標取近義纂括傳註口耳求售者皆倍傳猶之未暇而況能淹該繇博通貫徹哉多聞於服鄭馬戴猶規　門戶一染指於鼎知其旨哉甚非上所以重經術明教化之意也然陶彀前數君子者亦其志行篤謹持己公亮仕不為疏不遺佐政近儒行與彼溺於文辭輕薄無檢者異科故特列之云文學

文學　王彝

王彝常宗先蜀人父教授崑山遂家焉彝師而貧好讀書嘗入天台山師事孟長文長文故事元儒金履祥既博聽廣肆於古無不窺其所為文雖況以服羅加有與劇將楊維楨有名彝文而多嫌之且不道其心獨輕之數詆訾其失　國初徵撰元史後母老乞歸與高啟皆同室視觀事



謝徽

謝徽元懋長洲人在元以言詩被薦洪武初召上預修元史授翰林編修兼今教胄子遷郎中吏部辭歸已而再徵為太常典簿假學長於訓詁而淹該多於他學者以博聞稱文辭超暢朗與高季廸齊名爰兼亦能詩曾有集傳

王行

王行止仲家本微父為人行賃於都市以仲授學從時業或詩書仲能別其上下品輕重之主嫌欲聞諸小史稱官仲輙誦數家時時為陳說主異焉與書一秩給日以誦得達仲之學乃無不通其家所藏書且參畫發陳之既已習郎群公游諸生間為言沈約生詩伏生書孔安國注灑遇不樂皆大異之然視其居伏壁且故不嘗有書也問其所授則從樂肆翁為文宗先聞議氣度一時在張士誠所以止仲故賦下客言之不甚前也洪武初府本郡文學諸生心易之推即以經義慰如響且各有奇更進與論難皆自以非所及始大服守魏觀王聘禮復為上不振將入都或止之仲自得青材欲有所見不顧往來盤玉玉武入不書儀仲以申緣禍立謀大蛻之引其謀議未久

玉以事忤誅與其家皆死焉王生有縱橫才當摩雄闔嘯欲立功名既無所就卒乃鬼曹人幾若劃通難其言不外闔然玉之威強振主性又恭昆且足與者無生平曾而一旦蓮焉名文生既無以勸之抑損而又甚之坐取夷滅非不幸也

申屠衡

申屠衡者長洲人言春秋於楊維楨與楊維楨游推其博識曾呼潘元明所客賦詩衡每因及命筆為文則彝燭有思致洪武初徵使草撤喻蜀大檄　吉授修撰不何病免疑不有仕論徙濠文有個研考術攻文有志行苑病人織絶琛考曾精精得古法與傳岩皆以游士　御彬兵間難不暇納亦禮重之洪武初徵召為文學不故琛子伯未以書學世其家

錢逵

錢逵伯行自其父良佐以文學名書錦亦適勤傳於今元文宗時召對命為奎章書又命書古賢大夫事成錦後有為者枝與將文學祿滿一考能大進攻文甚著方其命思細壁行且喉時觀而跡或數生沉鬱客入不起年四十餘猶無恙出也為至正閒介行省於蘇始就辟　尋又遷淮南儲往今米文書藏無失秋



洪武初徵拜太常議時方制作禮樂為百世法諸大學多服所聞議不合者皆放歸後復以事被逮坐之逆彝以儒臣然料辭蒲元官其學長於稽古而於六書尤所精人謂過其父君子與伯琰等推重之有所為書曰彝巢

金文徵

金文徵德瑞洪武初為文學掾故已乃舉進士同知鄭州時用法嚴徵所守與局逮獄尚未通相被逮地生法免又延為國子典從先致皆以文辭稱命可觀不多亦清苛

顧仲英

顧仲英者崑山人少為輕俠通然客豪於鄉巳三十始折節讀書家故饒財益購古圖籍彝器既與人游好多以所往莫自謂能辨驗瑕疵然不能不惜耳目談者誣其精則益工為偽習逐墮不可救流至今英架節為澄西日夜與客取酒其所交若張翥楊維楨柯九思李孝光張雨于彥成琦珠成禮一時名輩沼臺觀滿以斯綠供張春復焉樂盡妙選長袂利屣招摇者狂詩歌聞作才藝相君人皆慕之嘗辟不就張士誠欲辟史輙避去既而用子恩為府判督府

糾男晚喪母甚哀毀苦佛逃乳為益見時變恐不免故將易服而逃然洪武初遂竟以豪徙其既不暴識去戢加有輕薄名與倪元鎮皆以大家為張氏客故竟見法

贊曰吳稱古與匪才所產不之然至於元之末造方事夾焉於時以力舉洪倚者為時競滑沃壘柯宝徒贏者為貴又為事文學故而諸若嶠嶸弁走傚悦恭離聞難難其身而慷慨其志相與歌笑如平時若無足顧者而彼亦諒無心焉非州能為並貢若迷示便容故皆得全及天下既一方網羅逸遺悉致於用而猶敢倔強坎止雖起就徵遂自引退既拔擢陳湖嫌閒猜慝相因而發其將免乎哉若常宗仲檢既東帛及門禮命方爾而自負　天施罪何所避止仲又又處不可知伯英昔仕終季以雅德儒術循而見謂不稱若仲英則由承藉之厚虛名為孜非敢弄法犯義成當也又非故立然諸睢眦若稍時横州坐也而竟坐之惜夫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三

續吳先賢讚卷之九

劉鳳

文學

郭翼

郭翼羲仲崑山人少嘗學問與衛培游亦通經義旨三氏易損辭必範之古有奇氣楊廉夫極重之謂可數太史左氏詩亦頗有骨鯁與顧英孝彥倫秦等相和皆服其氣謂見廉維方逐鹿東南欲一有所用之嘗獻策張氏云明公使屬蓋下泰迪及趙數十城望風請服者人皆苦元政守吏貪殘自恣不恤其下非能極恐安危者也故民離散而其與之守今試能反其政他務之學以乘時進取則霸業可成若進自案安濕於逸樂不惟精銳坐消且四方豪傑會起相攻壞進地盡難欲閉境自守勢將日蹙且吳又所必爭也其能保乎哉言甚切竹士誠既欲致之其妻勸之云郭生策未為非然不能用當守我之使無望我留達得遠去洪武國徵受官既自以遲時不能建立功業快快卒獨所為詩有傳者時又有馬廖元震偶桓海道昔田叙自晦死圍雖言不甚為娛樂州郡豪傑多從之常引避不見將尤重之

袁華

袁華子英少好讀書與諸生學誦即他授皆能誦諸生乃不能稍時時叩之尤工為詩楊廉夫為樂府有所風剌別代別為補惟引華與同顧英家多名畫及法書日與共閱題目之賞好風流一時為美既元政益衰寇不逮久而華竟浮沉實然知幾不知變皇猶烈際　國家平亂辟郡文學又以子為吏被罪株連逮而顧英客者易恒亦以游談能兩有文重復與俱後請領官

偶桓

偶桓武孟太倉人初以年少俠游客諸公所說璞堂之勸命學遂日誦數千　試令為詩語警絕若素工然律者因為延譽曾所往來第一日起洪武中大檢故為游者至則命為吏武恐及輙盡力所守主自從事闕之崇安更桂林又徙荊衡所著有江南軒詩集又有鄭奕者　笑誤嘗　元官也洪武初徵起復命守翰州坐　法傳詣判教從置安慶二十年寒窘言其才用微還奕所為文與武相若

張適

張道文壯於元季少恬絶爲詩立成母賤其嫡稱之
名曰狗子爲諸公愛賞其甚比相如也恒從遊集
道路洪武初以秀才舉爲工部郎見疑以明經被
選得爲吏在林周旋演池王佑得無親祝金錢二十
之一永食其間或不給完抱案死爲詩若又與商君
楊叁齊名而幸免衆傳固夫之意溢於辭皆論撰所
謝嗣云自楚莊蹻略定之滇晉竹王也至漢建元間
王棣唐蒙司馬相如王然于等所招徠降下之者種
以十數置益州郡而云自秦吳之屬始爲大今之縣
爲昆明者也其至粲槐古曰葉州及所謂楯棟者今
之大理也臨安者本句町王地所謂邛人焚人也漢
爲牂牁郡而象化者漢之永昌哀牢夷南中即東所覆
者也有時以東北則從駱爲漢嘉而節在雅州則皆
蜀之徼也且漢初募夜郎置犍爲郡即今之武州乃
叅半爲道自楚道莊蹻牂牁此又疆理之所及也又云
自滇以西永昌壽國往往閒昆明則爲之南昆彝也
此又自嵩寫徼外之蹟也且滇在禹貢爲梁州界
并見所爲分則固非九州之外窮荒矣地又沃稱千
里名爲富饒水土之美生物之盛于伯他所益絶遠
其爲要劇可知矣今道所從入貴州古之鬼方也道

臨且晏飯令一夫　狂則然奉東馬之意不知所出
夫且以今兵威因秦時嘗略通五尺道黔中者大察
之諸夷閒廣爲岐塗何不可貴夫割棄者先之形使
則威無不達久安者據其要領則無偏廢不舉之患
所謂權既握其樞幹之勢在我則雖有邦高變計何
能爲乎且與其縣險鬼徑甚危險不測道一孔之所
出孰與夾衢四達分裂其支郤而關梁出入動悉由
我有事者從天而下豈足道哉又按漢所謂闌滄者
梁孫水者若水出蜀旄牛徼外而道發爲邛都以至
徙爲朱提入於江所謂朱提銀者也是水之所出自
其界也而徒爲故役焉西南夷又豈假他道哉此其
言之可推行者故斷取其要歸之正而載之他所著
有江館湖演見明諸集有傳者孫叔昶家進士爲尉
士上言於事被斥已而悉守保定

張仲簡

仲簡在元師事張伯雨爲黃冠張氏之亂反服養
母隱閑詩賦書法亦婉媚飯依爲游聞公子嘗延諸
客授館使賦李逸喜葉方鑄已詩已就爲康推第一
介贈黃金一鎰王偉嘗序其詩

葉顒





葉顒者洞庭人自其父徙游說之士多交游門客儀
顒商文學放時有方幸然事相與結摯和墨而吟
顒知鳳且慈氣然有安時意論議事形畫得其氣掌
故傳士寺新守文公謙之尚皆女客留且顒知其志
相詞嘗不禄祿至元閒選於鄉里吏不樂棄去此之
綠中欲以策干用事者但勢已傾流落淮甸久之
然所歸又耿長與納文開其名者之欲爲上自謂方
事之殷不無有所佐勸今已定何復爲吾且放意自
娛耳乎能爲吏守文法取職辱耶竟死長興所居時
有許靖亦以處士名能文　國初應　詔至京陳詩三
章請親刑寬賦　賜以布衣歸故山中有許靈
士亭存焉

周砥

周砥履道少負俊自好博學工文詞籍游無所顧畝
與義興馬治孝常日周生文宜游無錫寓荒而泰若我於
是砥往今金谿山中孝常日往見之周生多謝病不
見請當人以孝常貴之也相謂曰周君亦以時獨
遊焉其名之於孝常既至俟周生日過中不
牲身當自往迎越爲作詩客書佩飲酒作序常然
爲爲僕看遊席周生待酒不可飲曰吾無恒及諸君

而廣飲食我我不及見生明矣然使何以後者我明
自辨夫竟夜半去歸其後與季迪仲衡和張書跡
尤工亦嘗圖畫已而又去之會稽寓於兵其所賜奔
常書余見之魏先生所云砥之謂自好之士未可謂
一節者也夫時之方晝士盡欲効其尺寸思有所樹
哉伏軾相軼西馳者鳳欲輸其危之勢於將頽壓者
也伏軾結軼東馳者皆冀犀卑壁關欲以口舌說而
中之以所欲者也砥豈不無所之游會國兩歸矣生
以爲其中豈有所不得已者察然孔子大聖猶七
十餘說而不用況砥之寓氣平無所可矣論議不
依出於此功敗以爲無與於成敗得失圖而卑之俗
安所望乎哉且令處亂世而行所以避禍患取容
乎固非砥之所能也出於爲分之一苟得當以効其
所應義者豈忘然尺寸哉則又非可冀於行所難也
壹而去之自絶於清水隔曲高謝福禍無窮饑從世不
見知而不悔乎則又未嘗有禁禍患禍所不能釋而
砥之斯亦未足其氣驕於高者動也呢乎馬生視砥
何者而可天以砥不肖之身既不能致之名實功利
之際又不出於介滿得者且屬之士可游於無用而
年說詩守事隔出而已矣呢乎馬生事未可以一二





言也古之人豈獨貧賤可伏哉發深嘆於季窮於逵
季子困於易水之上而自信其書必可顯於當世亦
謬爲而已此其自命如此然大抵抑鬱無能爲也

朱應辰

朱應辰少爲陳氏禮叅舉于鄉元季數與計對獲棄
去爲古文辭亦與楊維楨遊洪武初辟爲郡學故應
辰爲文業而不與詩亦工爲長短篆籀頗勤古洪武
初嘗命書符印有集傳

贊曰方士被甲嘗爭旦夕之命豈不思披文講藝與
於文學得休息哉彼其出入訓定勞於役亦因休服
時有訪焉故諸君當亂定我遭邦以待組談宴從
容雅游故復貴耶及事已定乃稍以異時者輕重論
推崩崩著得免非以論議爲尤則才氣有足忌者耶
然此竭其力畢精綜述有所望於後其久而不衰爲
華知遲微輝書與化消歇若是迅歟觀於義仲以下
諸君咸有所著壓憤一時今求之其無幾故筐篚有
存者則士所以窮年卒歲研探繹思紬列者爲益哉
豈獨特偶盛之以爲依者益衆亦既以衡削乎則遇
與之易今而作者益衆無復稱爲文質損益何若
後之視今乎及觀張適周恂所論議數而著之篇亦

非一時所敢望矣





紀録彙編卷之一百十四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

劉鳳

文學

虞堪

虞堪者宋丞相允文後也從家長洲家富其所藏書
多雅公遺文行世堪收之日夜不休自稱爲詩
頗清潤兼好收朱諸邑陶畫相石翁耕陶故爲貧
好所棄喜其產從祖伯生尤爲重之其書乃亦頗
之傳

吳文泰

吳文泰者好而淡於寄從事其府文書排所者與
丁敏游無日夕吟不休二人者時閉戶共爲詩人見
其終日突然獨往觀之與方壯目相對亦忘其儀也
語皆屬若孟郊盧仝輩奏夫文泰洪武閒同知汝州
生累謫從軍中而被流落江淮閒有暇而頗之然故
往生不能入他遂謝去卒挾其謫以死

黃規

黃規者其先自楚家從學進二經尤長於詞古然不
求仕賦詩自怡爲文亦得戊有誰識人致從學之矣

謝不能二子曰渾淵皆能世其家以學文渾舉進士
淵以茂才選永樂中

鄭光

鄭光克明者長洲人少喜名爲文援筆無停思然
輕俠無行皆薄游爲人所要待如周公悅見其文愛
之謂之學達判府御時絶見守鍵虛之投從事吏部
已而遷御史以職事時擬扶然頗有存者所將
故宋時本皆完全與湯翁諸人共集湯翁見光
不覺自折下之詩與劉渾相若亦相服也有激方諸
集二十餘卷他所撰未成者衆弟顒仕至辰州守亦
有能詩名

張辰

張辰與弟幹中皆有雅才文辭清新而辰尤舊六體書
又有阮棣則林大同俱爲詩治元季習舉業亦稱工
夫大同尤學問言禮爲察者宗焉又嘗詩文皆有
源委洪武中辟爲學官教闕封病免永樂初舟行不赴
又嘗著易義及他文皆傳

滕用亨

滕用亨者德懋從子也少從德游既又之四方交其
英俊與遠役禪師弟子從之者頗衆於時以經義名

者不党宋儒一時並稱雖不專一家言文辭亦辨博工篆籀永樂初以善書徵則已老　上見其容止莊靜之又獻詩三篇大稱　旨命待詔翰林預修冊典時同徵召者長樂陳登登所書婉麗而實用筆遒勁近古至其精識妙解尤絕人實被　旨纂刻闕里用爲取徵見即知誰作故尤以精賞

趙友同

趙友同字彥如宋氏之裔也自其父工醫同亦以醫資命書樂博通諸家言爲文温麗宋濂與游數稱趙生待音意洪武間辟華亭訓導後姚廣孝以管觀屬遂得召對又有言其知水者令從夏原吉濬水道利濟渠工畢乃以文學奏待從撰定功令及纂脩經義勸成爲制學其第春子季數至孫皆爲林氏人謂堅其家風

梁時

梁時者吳縣人學爲文敏若其父初以博物知生時遂薦又博而有入得之去時少則風母長乃延介指山中讀書洪武中以善書選隸　王府亦甫撰列有其名號餘時有積漫者自郡來從與時同校書沙中矣又校易養入翰林都尉所叔所夏原吉與論木道盡其古吳三江入海所由及所當疏導者原吉欲爲之疏不就有林某者某傳子曰宏至孫皆以出辯名

錢仲

錢仲者自蔡州從父少以鼓琴爲人所愛仲生其家去從陳嗣初游乃得與士人商學甚厲者故其文亦頗嫻時有錢服者與同姓爲兄弟交亦有文而仲母更適人生第錢穆仕同知靖安

鄭文康

鄭文康時人性能文雖以舉子義進卒舉有奇志親殁遂棄去日吾所爲豈非斗斛哉且無所爲學哉行吾道有所建當世耶然貫中書晝夜誦所序列行事可爲師者十餘卷傳

沈愚

沈愚字通理世以泰越人方幼少有詩名與劉先等十人稱才子詩格類之而愚長於用多劉溥長於用少有質翁異然二集卻曾才亦宏麗與其季皆有名於時所著積學五篇十於論事

贊曰吳當元氏以來文下衰夫明興則季迪諸人倡之而未能大異於前是宜泰以後鄭亮文康通理耆爲詩又一變然亦無甚相遠也夫始之造制天下匙





之耳月嗜飲以情易者故謔遺必聞餘辭易稱亦雖乎先夫人誰不重違其雅而輕自炫哉其時者或稍覓則學士大夫遞屏然稱風爭自麗解文漸以盛矣然氣之渾厚尚遜而永樂時所在才亦屈眞以惡故未聯於始之質雖放益其思瀨且雖齒跪足未絕簪千里自起除也詔時發指益必陰以漸非邪

張淮

張淮者吳縣人受學博士弟子輒棄去更名他師然然嘏書傳不肯爲時儒家從四壁立而獨舞行而才性被疾爲詩賦日出雖研思不能加也衣敝履决人皆易之淮人徐志有書游無所推讓凡雅遊翰若飛池與出入念策書而題留人所詩賦者鈔錄三十石悉行通家無所聞竟以醉死

陳體方

陳體方者故酒徒也然沉深好古學會落嗔其所為但爲酒辭之五筆札其旁惟所命數語輒驚其或口授人疾書不給嘗自謂劇生非狂必我也若乃與狂耳每飲必酒酣以往才始縱發益得之天較兼隸學也嘗於酒所好一姬詠詩百篇當然之爲賦至六十餘人笑爲所惑將死游行田間並歌並進酣而卒人謂達生于大和亦有文性才敏利下筆不休語妙一時而嗜酒甚日與所賓游飲酣則相和歌旁若無人者晚益貧行家居無之寓游居合又不恆東西惟所之輒醉附

沈貞吉　恆吉

沈貞吉與弟恆吉者徵士孟淵子也孟淵當永樂朝以才徵不就吏而學二子與陳嗣初故一時士無不樂游於其父子者皆有名當世相與推重而貞吉兄弟詩亦相若自相和篇什甚衆下至並家人子亦能之我若師玄家拜又皆善繪畫觀人畜工絕每圖構輒驗時乃就亦不肯爲人作故少存者至恆吉于周如大者然二君並行簡貴所居凡韶畫選樹石梁之激水映軒極陳古彝器坐臥其中或身泳歷諸杵盾流與賞好有烈士風故能成其藝也

陳孟賢

陳孟賢者嗣初子也其詩綿深苦含蓄趣而工有輝辯然知書王賢所爲皆能論之時謂女亦說又有孫繼原王孟南者皆能詩

劉原巳

劉原巳名原初學詩於劉氏劉丘宗用尤好爲古文





謙乃以善爲方待詔非其意其詩温厚和平有餘思爲與徐用和交而程詩好綺麗情多抑以詩故不事事遂貧卒

陳繹先

陳繹先爲文簡質任內史有所諫諍不納謝歸老自號亦清閑人嗣之多不與故尤以難得其年至九十餘時沈貞吉兄弟復與繹先從游山水間悄然道老者爲

奚昌

奚昌元啓好爲詩其所賦豈世不與用郡校用於時後發試輒下其所交多名弟子皆得補史去而昌久乃被選

贊曰余聞之鄭司寇云國初言經義皆主古註疏而兼用程朱氏耳未始盡廢之也何後乃亦不說學後以宋儒爲子厚游落拓而才故起絕好作未就其炎不假思力則救生何以加之然論多不主一家言將以不當入當爲來故耶若陳簡奚昌沈鄭久而馳驚於辭故不得試而名亦世遂貧賤以飢困而不流庸不聞愛二沈和今繹先乎豁然得於宋原也之將今君子所非達大夫

張習

張習企翔吳縣人爲州學訓導教授參以文學問文章爾雅多取往聞秩述者收而傳之故古之作多賴以存

陳寬

陳寬少則以世家謙非於可後被選校文學守故濟陽爲東學時人之學者益賢作宗爲學官弟子送盛也已亦卒然恐風大

顧瑚

顧瑚文之卿以從試高第惟不足其所恭謂士當有論不專一家古者故不仕職學亦不謝杜介處居未嘗論謁人以此也

桑悅

桑悅者狂生也此學無所不窺著書講詞用詞刻往覽紛博士弟子上謁部使者而其名牒使者折下之使者驚謂何物題誕若是因進之使誦業無不通遂禮貢之士所爲學者慎行其身便乘而不敢疑文奚以爲生有大好之貿而戒剝爭棄之是之謂何特以敝長者又非所以論德行其厚命不能也悅竟以升於卿司秩論士見其怪迂無之丘公亦聞而召與語大奇之令爲文每奏稱善被選爲文學學政潘語





使者奇觀之悅復拓跪不肯求常遂謫長史以下皆避悔衛之切諧於使者所使者以嘉故虛己待之且爲其才遂拔長沙又調柳州不能任職悅爲賦俚甚文亦崖耳待游等才不相逮而以學謫服之且其時者皆相沿靡弱未有能振焉者而悅顧有異皆溺不自覺惜夫

贊曰文之關以斷由元氏來豈雁之氣衰朝未至故我　明肇造至　宣宗時始再發然當人亦不勝其質奈悅絲發皆有所發憤既已厭前之失何已之綜述乃不逮其言蓋才者不易得亦稱於學及所爲祇悅豈不知敘法左氏太史弄游等唐以降作者誠謂有所擇則其趣何嚴宗尚流弊未遑深能辨之委不聊將力有所屈是以雜指趨徑將不少假而不能援屬加之亦時者滯構望之遲疑鄭乎哉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五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一

劉鳳

文學

祝允明

祝允明顥之孫也允明生五歲能書過目即誦爲詩時有壯語長亦竭通百家緝橫肆舉紛有所撰筆不停思致鉄發如涌泉故其名揚甚奈悅無所推讓獨心服允明書法作楷習人輪性懂易不獨累累觀察衣情神與衆人甚異易至默而深思慨然有慕意不測也多見其子將時亦惡焉不問家人生産人或饋遺之隨復散去仕即功曹而子續由給事至方岳陞隆稱其新舊衰微纏積屬文由此彬彬盛矣而論抑浮擢洪於俗轉東方生云

徐禎卿

徐禎卿者吳縣人始為博士弟子試輒不售家甚貧然業而行故未嘗有書也而無不通習從他所觀其才高上而腴初與唐寅文壁游則其詩遠駢時有爲進乎進士及第何制作逐變而益遒研極詩之變想其初由鄉黨以米至西京之盛泊魏晉而下其所攻

論其厳談藝之作出鍾嶸矣其之文自昌穀始變而為六代子伯虬亦名能詩

閻秀卿

閻秀卿者長洲人有雋材沈深好書治如也文清新難未離當時識而婉麗以則逸倩翩翩若其人在目志存雅嶽後進入倫之格定將允焉其行事乃盡佚去之未遠而一無可徵

贊曰而哲佻挑而閎肆虛曠與衡吉並馳其志趣各異禍則肯偏自好獨道寡與就乃執行流易狂悠昌為雖須一時而所著瑕瑜可睹故樂損於前昌穀者起變詩之衰元矣綱其雲源泉為經宮映月仙人下遊塵歷絶執則其靡艷飄搖蕩冶離逸故為絶倫而又云渾翻之氣少謝何李其末然半大徐減假短而李之詩粗疏之有焉其何以尚之若何則比肩而遊又可誣哉

黄省曾

黄省曾生少後於昌穀而長於學於書無不覽而考研綜審精思微辨於經傳義迹古今事變典要庶物幽遐猥雜細微變化無不究通故其詩賦與學近古無比文亦多為俳儷引援揚搉廣騁肆陳纂輯之華而運序加之故篤於循軌操茂其蔵而所自放恣蔚浩汎涵包洞亦可矜于載於時者名之士咸出其下詩興雖云我則未暇然自叙外無論也蓋有言兄之行事故不從虛交為予雖水亦有傷才雅而非不逮父而其所著五七言尤深愜作者或謂勝之然延肝趣取流易徒用以求不能出六代上尤工書學者皆古賞識雅容甚都謂流風未謝

先君為吳先有吉成名其言好雅書修人事前謝賓客乃非所長落落於時與皇甫兄弟中外親特相音每相和為詩才亦近似嘗采其士有聞者著為吳唐逸遺存舊故論多傳咸于河水詩稱有膂力極淮府人亦散遺者紀為秩與父友徐禎卿與省曾同學相長晚益工於書是者益為後進宗

贊曰氣之限越也只得其華而生才也恒純之故我明百餘年來士乃逃與省曾諸閎深則兼毅于諸豈雅則擬當時而允弟承彼皆綜藝文自昌穀作而其於詩盛海內勉之六代時亦出花然闕然尚服膺獻吉闢後來者遂蓋變而古夫君子首始之者今之秩豈故誰力邪得之者春好變措成就之故得其一言乎自勵有不當惟恐闕亦可謂能篤夫嫁水





好自疑其市人之心用以為相

唐寅

唐寅吳趨里人少輕佻有逸才詩詞所長於諷刺為博士弟子時文林為之守新蔡曹公鳳大奇之名始籍籍流為梁公儲論士東南第一解而言之程唐事覺敗云所與來唐生今無比也即太常錫奏未足書生為分一斂收亦難聞論從儒詞其文資豆袞幾寫言遂大械官寅慨柒深會其當行亦可敷政文通敏政械命部諸奏上者都移贓寅游谿之謂有窮詩給事論罷之且斥寅為掾寅由此廢而人亦尤稱猜狠甚矣寅故粗霸游於酒人詩多愛怨方其少年好為俠艷語動欲發其幽傷於世有所慨惋况乃平昭之宵為書與徵明自悼其窮云孔墨皆因所遭喜之空文速史遷下蚕室賈生放流咸有叙述身雖羅戮存亂吾言存否也又常作鳴枷賦以自哀餘事尤稱將古今

蔡羽

蔡羽者西洞庭人幼習古文詞敏給其自負頗甚謂羿性皆無全者詩誠平仕未工及其自為崛尤可識元美稱之汀花水鳥游盪美乎而欲弁洲當人遊矣過矣文亦無瑕秩後歸新自紆致序藏家本皆貫稍悅籍時脅隙攻其闢故尤致譏云

戴冠

戴冠者長洲人博通多識刻意為古文詞負氣矜伉無所推與二千石祭可者亦無如生窮年廢擯試不當曉乃校文學室哉三原王公恕撫吳時重之其在燊世列上十事皆剴切語為之改容嗟嘆長沙相李亦愛其文欲為之不及渢死嘆曰天喪吾耶世汩汨耶俄推擯盤飫者斥擠衰肆鬱鬱由窮耶已乎已乎素倰廢死乎其志悲憤所著有隆燎序之太史公云俶儻非常之人恋有所鬱結則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戴先生幾是耶士有以信乎哉雖沸鬱無恨矣

王寵

王寵者守之弟與其兄學自宋克允明逸邈皆名得晉法然寵之資雅馴不以譎多於游於蔡羽所而一時名皆歸之胡守衛宗允相定重人有前規若千金欲得其一言過又當積進無以辯擬竟不幸歿之文尤為踞謝曰入所為重觀者依倚耳使自污傷不乃是輕而又因利之耶尚書顧璘極推服而惋愛悼惜不得進用惜於淵以平所為詩與徵明相若而務少





尚之

張寰

張寰本吳人子力作自給而寡生乃有奧衣選晉陳士弟子與諸從少年游尚質左道之宽所為詩能達成雖使進之亦無復加也嗜酒貧無從得賓曹共沽之所未超判之過行色日而公正醒還醒之若並能辭我者寡與之適他所見我貧亦被酒吟者謂寰曰為君舞鍾來奏者寡乃仰嗚呼和其詩貲為飲食之已而踰知二生乃大笑人以此污之使者方詢求盍為古文詞者斥為生亦寡闕豈能不逮寰

贊曰自子長遭謗亦坐所與富人子行已不自慎卒困於游觀身患才耶才者眾所餉目已文甚之其何以允從御納老博士耳以言衎時貴其氣之死靡折使得恣所欲為不快耶今其書存乃多觀猶矣譽升無行豈乃其宜然以彼其才而使摧折至死生狼撥守鍵猗撥卑獨不可少快之乎蔡稱雖老無寄其才有存者亦辛不辛耶脹言實有儒生風可謂方正博聞有道術者雖詳延之　部屋下而竟不能以高第為郎將由是淺聞不能究宜也

趙同魯

趙同魯與吾少伉爽不群於吉善小液狷有存常世其論事能深出不隨俗是非時上書三原王公恕請究辯及與使者言論開左籍言皆嘆且無訣傲與所為詩名仙半集陸燦序而傳之時有賀于夾之鄭維明樸仲若諸君子皆有文行其事並逸

錢同愛

錢同愛孔周性狂率無所屈下氣尤激揚卯與致書生既不當於時乃游志學問通達諸家言允明其肯飼撫以從訓詁爲然頗有所著或稱其養長兼皆郁郁乎沈潛熟識得其旨要不獲聲由寄

贊曰與首其先宗系甚華既所為厚矣而氣亦盛直無澆偽偏正沈儒者持論者非耶孔周之近於已過甚而何足云而沾沾自喜特以附昌穀哉之

邢參

邢參麗文淮默好古立士行稱教里中以醇和稱昌穀諸君皆與游其文亦皆而不無意無以朝夕空如也竟未嘗發祖獨居遇事累日愛無衆允生如初林諸君命之試即門見其無憔悴色方告吟共相慰勞亦不言他第論所得句自喜又嘗連日雨復往視參則塞之三角墊方怡然執書坐其一角不移亦累夕





矣昌穀論其有四毀者約而恬愉樸渠廣方吳士君任俠若參者有道君子也

史明古

史明古者吳江人秋其俶儻好俠張性奢交諸謝賓客不吝皆蒙故餞四方士歸為雖在圍左名出公卿間鄉里皆下之有所論議世不朝廟亦恒邀賢者為物有縱橫才不止地利植經業置市治生產故其賀不無論好書多所通解為五言亦為數君子所稱池館宮室古木地勝供張遊吉圖籍器陳之西序延客不足與談笑有四方志未遂少謂於徐公有貞而吳文定公與爲友王三原素好士亦以吳雅稱之故惟馬然論者稱謂其布名或以為文定累云

贊曰士以闡窮其所窮亦以雅大累之豐亦不污獨而其節行矣文為貌乎明古君於不以翊表而望士不為已所有何由窮戚搆以其術行之時可明古任因以名亦由使者騁不將于此之風　寧孝闕一時推盛雖在堂亦有人矣哉

史經

史經引之和唯有合與俯仰之温温而中實介乘以忠氣重動然率禮不妄言笑獨好為詩與二三君子雍容終日雖命稱無慊也

朱存理

朱存理性文少皆學亦工篆籀不為章句而於書無不通故時者多長者遊而性文持風素以雅道貴士亦不若今以進擬奇詭任誕放恣為故所著書或佚遺雖片言存者重於尺璧以其人也

朱凱　王涞　李詡

朱凱堯民吾知良承意能為弟子都翁與諸生游甚歡五七言亦有可觀時又有王涞濂之李詡好問皆好學向友交介敏慈可稱彬彬矣而涞尤有儁逸卒卒未極所往

吳燧

吳燧以明情智恬淡擬有清興閑為文流悅可玩難未克亦稱於篆刻仕為校事前謝客日夜不息

劉秉

劉秉封熱杏長者遊貫亦高但少不與俗沉志族文與諸子皆允明所雅好也

贊曰士所以得顯其名者故亦惟所遭值耶太史公所謂不附青雲之士烏能施于後世乎又允民等雖

知所向慕然才不踰中人特以與二三君子時聞北房從容無滯微遠服之業或冒五斗之忏惟恐先生不得配是以名仕至今故不謂李耶

文壁

文壁一名徵明生少後於允明而與徐禎卿唐寅齊名友善已又與蔡羽王寵同傾一時諸人皆先卒惟徵明在名亦益起後來者依以爲重事之甚謹徵明亦善接引隨所長稱之然因以立不者以爲非其類雖才無所成名相誇爲俗吾事少年爭命之賀人于異得其題目忘失贋鬻長者家兒欲與士人齒且夕候馬因方來者軫相接也懸衡一時輕重在口如此者數十年然徵明資質沉厚學誦亦博淹諸經義及子傳太史左氏皆覽涉不若後生務此名文亦當時習氣流易以婉懌詩在唐元稹温李間工書畫圖畫尊晉絕人求其跡者不惜重購先輩書鑒古宗彝錄年三代器及綠素品不一吳音以爲皆得其一言衡價翔故以文史玩弄蒔重於王公間亦一時治然得優游馳騖於彼或患其流使人若狂瓶踐道諸徒好名爲非其意也初以薦得待詔翰下亡何遂乞歸人尤以爲賢聞之黃生云使人齎咨詢徵明服絲坐

安其身於此不以好中國朝克不受僕又不與吉二子彭蔚彭昔稱父能其於學其人尤大名仕爲文學掌故携子而上人大邀必謂之彭乃選人持刺城門投之云管故求謂今之前朝劉云皆未也人以其行當世名久而已遊大爵稱今而居亦同物君子有父　風君學不堅故謂過之稱素樹植至了及孫若葛有其文

贊曰徵明人篤其衆辭其慈遊之不消就之不淵雖老及之而息前遊者於道而行於之爲朴儒心猶俗仰之觀視故云矜者無異而飛傷者無根而固使雕卵而後新雛扶而後興明日之不見何以無所因而傳乃選作名與與有所暴露之日崇外難以爲惜魏先生曰余少則聞文先生端亮純直思和以詞其風穆穆然之方消則發爲以馳騖于利行快場人而有名彰微故遂以名爲穢夫名易致哉且往者適廣辭多長者遊而交相佩所難能先生之故三數君子有關自其且義文藝爲名徵明與人無不容而終其身未嘗甚近婦女此雖細行可以觀其際矣

彭昉

彭昉寅之物初從名進得爲吏商學身人故易動而





令乃簡易無威儀峯止多輕躁遂不能其官使者舘以防文章尚雅未閑吏事役宏之調他所後竟以罷歸于年少游于徵明而洛思大泰端拔後事洛歸遂皆究通之徵明大相爲名日以著所爲文若詩一時聲爲向風爭相奉先爲名者出從者聞彰君無不願交雖傾蓋而語皆謂已得彰君爲吾前使者衡水楊先生宜請爲不得已而起揭先生命席食之且令禮討以其意良厚亦親此之已而竟不行將方以經義策士年雅無富貴心始宋儒章句不肯佔畢業贊文時有不問生產鑽見床頭朝夕做耳書趣進劉貴于時

贊曰寅之役少斥于外用不振亦由自恃而作不願氏叙其上乃即鹿性吞孔家辦著筆札而行猶勿皆約以辨而無悔乎自其志爲名非有所覬覦用遂用爲利

周詩

周詩若虛熟人少游吳閶有解內疑深有志以爲行非其初也時獨玩心神明縱迹慕文與子安允明遊子安規之書云觀以旨雖文多超朗不墮前人風而不自貴累吞無所成且生有其才矣又得所友而徒

爾使後之人安所徵哉徵之夫而僅若此如才與友何哉吾自判獨時遊勿妄姿之子宵與子術發其祇惆然而止

贊曰詩之稱于時由子安然其人喃以踈行已有恥特達遲頽可笑至不肯見人或聞其名意之多踈去與彼自衒者異矣士之貴名豈其爲利今乃以無行爲放達守此爲通侯猶之所盆居之不疑矣

姜玄

姜玄者黃生嘗與予言其人少則嗜酒學雖論多未嘗就博士弟子試與刑罷夫過且暴好之不以徵叢爲變足未嘗輕詣人或使其子弟學焉亦時謝擬之閉起每視幾中與稱小吠即閉戶外笑居湖濱有幽迎趣藏中所遇相善者卒不出百里其詩時有佳者黃生論其數十何皆可傳興時

贊曰古稱處賢之行亦由篤信好古守道不易玄之事甚微當山那豈有所慾發耶吳江爲邑尚通無以自遜名者若玄豈崇于俗哉其詩得黃生傳之詞亦難矣

徐緋

徐緋先生者少賞省皆一歲與同學相親愛而者何





嘗名之然羽先生其夫人行亦受其理於明名稍出者數君嘗恭前之間之物名隆于少翀謂然今收之爲人已乃改今名其從兄翔乃貴世數用來不中以不中故東乃益肆所爲詩歌絕有奇致然時從少年戲虎騖女子流連日夕或時湯致癡其產不恤也每游處輒壯其形勝大抑俊爽有抱儒子命酒劇歡興酣以往引髯出謳其所賞者所爲詩自言與欲憐世肆志焉判然爲指何以效其尺寸者時已往不置遊推所者及入見謂往中而狀猶不能識下益悄悄悲世之莫能知而道之窮也命之不可如何也所與遊者其人咸迹久獨逍遙無所之余時與過十酒所雖為其老尚與氣不衰次相脈已而相與言洋洋縱橫稍說扉辨才甚達似心乃先生詣余者亦以爲世未有也奇太粗稱善哉其交往異從之側目者衆矣爲歸道有所伐爲記上有不應事宜者徒先生執何之乃以徵調咸余笑謂今何時原涕解敢辭邪先生亦驚然而名無聞竟歸山中升歸歲始來在其所從所人亦後就之然爲名者云今所急爲游談而共與之四方賢豪長者與勢之名翀引投附溷耳若徐吏雖怨徵況約夏至繁稱譏訓詬之

故侍莂洋麻而意乃摘爲時時過人宿留非不欲君中生巾科槃果栝閣開非誰造去至湔下牛不倦也而肅然獨旅寄洋房今所謂獨出獨入從莊生言而患施者乃擇短長說先生益甚不欲以于遠又無若彼何也有子終歲大惟老女亦竊無子故歲中所過雖欲當不能久輒逃其所閭幽寂閒寂然念所當往遲慰寓之詩其言辛楚傷痒而風猶勁慶猶益遒上不謂在壁期自歲旅于鷄首之次先生年八十中閒去來其邑之數者不一嘗與余共陵嶠飲即威塞夫人之居訪問所撰書欲乘泛洞癖注決未果歲後從事之紀先生來余適爲其暨書語之投所記憶至織悉有所揚摧令余識之無遺爲然益悔其爲老躑躅雖自屈毋謝良苦追明年冬歸朝復游數相問云非徒其粥猶善鞠膽良不衰也視聽未謝昔聞曳杖耳戒擁者數竟止邀閭閭則已即長世歸於荷而可亦古者志作之士固窮雖殘不忘哉素所爲書皆散佚或爲人乞去獨在篋集幸及先生求傳之夫今之紀振治負販者之心其始欲有所自見不能遂或妄日名高士多其算普廣其謝詣是安得不溷長上不惆悵若先生以爲人知之則頼也人不知吾苟自





知也吾將終身守此勿勿故他時雖見賞識猶不釋然所至未有一人能造之昔楊雄謂時無知者然人乞其書輒卸頭叱罪則今之君子何不自喜而悲先生爲闡其稱者皆之言云北地書其所已有之尚不行胡特哉彼其自視若何而不攀下之者此也士之能傾視聽則固以掘歷和者有所以勤之亦勢然乎哉

贊曰古有以少而敏者亦有以少不如人而老始厲者歷睢年九十而存危國何不及其壯而用之乎豈則有未可也紹翀先生始所與遊者不世瞞之既皆然未辟豢乃益進使弗假之年則幾不中道而止與然非敬君子者浮瓦弗摩之則銹亦且不廉剛而成風之教亦令卸人安所效也故知所與處其可不重乎君使之自好令于外而遠心日以馳溺者甚觧辯忠而不勤安得不縮其業而功名樂者則無論也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六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二

劉鳳

醇命

劉德誠

劉公諱德誠余五世祖也先自汴來徙大父順之在元主制權茶公生而有偉度儀如也儀觀甚美於書無不窺遇時變晦遯不以才能見及洪武初使者訪廷且以經明為不得已而起授文學教沛縣學徙方輿學不滿乃大相開諭使勉於業又舉張倫同事數人以經義爲制文於是沛漸有以補邑庠籍爲吏者矣歸而補人配之於御氏子五人曰

孟公諱誠以經術教授里中里中兒皆敬事之無敢入其室弟子益並去而仕有名當世者甚衆公事親謹飲服膳織細必躬必親仲弟嬰患憂之廢寢食厘治療未年而愈偶方士間其賢乎未歸乃以孝廉辟令從兩爲政有績異善聞恩揚以孝聞謫一考徵入中書士大夫無所不傾者朝夕奉朝以從而推許者之凡有所論數萬言旅游漢陽伏帥所廉俯拿諸數則予高祖也學通諸經各爲之說人稱經師亦樂

翻以兄故前死累辟召避不應
贊曰余聞之杜瓊先生云劉氏自鍾山先生仝慶從吳幾百五十年其先卿又自汴徙在宋之中葉也代有人焉元末群盜鋒起遂失其世次僅行學成君者爲方安焉聞將介胄議討謂大興文學耀　明詔求賢自上洋延而首焉群命爲之叙宜其功勳不偉歟仕吳紅副者繁其以功伐忠徽然名負行顯於代者不勝之矣
魏先生曰劉氏之先蓋有大功德於民宋之南也當州公提一旅以從奕世以忠義著其戚封爵者數人晋暴寡見然中關扶危不能存代而主仙公而後乃以詩書之澤傳於今夫貴宋宿儒華觀國稱吳之巨室多矣若孝友樸行忠恭誠節則與有及者閩郡司法公世非辞詩長者仁郁遠物平居不肯妄言笑矣讓刑於家施於政無間然楙其道君子者其在閩析獄無避權貴訓對使者辭九得讞與有禁叛外時身至爽所置陰讓從報兵雍非此其義烈烈又豈侯身循謹者哉

## 龔遜

龔遜字希者吳江人自其父時以閩右從郎中洪武初　詔求賢才得劉璹　首賜官服使預論議與陳寧以事爭乞歸及寧來爲蘇衛建永辭欲并心焉乃令衛籍於里中俾以執入雖他所遊必繫之以謫其卑遠焉夙其力逐卑輸韓以自其友附當入金二百不能償忠走速逮又爲輸故殺之執程既及寧無以加罪而弟坐豐矣方見録父憐其少速逃之而身出就吏論從夏州初逮將奉省問遇異人授方焉之有效年九十餘子賓以醫顯

## 顧禮

顧禮者崑山人洪武初以材徵授官刑曹久之上自拔擢爲侍郎已乃以其家坐之例免十一年再徵侍郎户部會計出入以爲稱遷尚書又改刑部方用重典刑亂可憑尤爲重任禮守職謹其所當法未嘗濫至於官

## 莫禮

莫禮士敬洪武中以里籍選補無過徵爲司徒屬與同曾沈玠王讓李非等十人俱選陳諍辭入許之一考進侍郎勾較簿書精辭故法時新爲政輕重未有準程所守功歸於府者衛籍十三四曹云今所爲吳後請覽焉不累佩以實人事起潛録之



## 范從文

范從文者仲淹之十三世孫六世祖宗食邑於崑文爲吏湖州洪武初從文初則奔走未其喪哀慈道路且失所在遇雨隱焉乃露處遷程之歸人以爲孝致之洪武中以孝廉徵奉使不辱命擢御史改綜戶曹事奏條林送徒餘百人其僚賊之中以法解伏編呼曰幸以議得百世宥　上聞而知爲淹後乃免之謫徙莊浪頃復追戍金齒永樂初赦以薦召爲堂故金華麈金鄉三爲師氏歸年八十餘乃卒所論著甚衆

## 馬遠

馬遠者吳江人以賢良徵令合水又爲昌邑遼所賦政平民有訟者教論之使聽解度不可已乃受理又重自劾爲蔬食水飲妻弗能堪請去遠怒曰今汝客西欲相隨延西市耶竟聽之去

## 陳則

陳則以秀才舉治中應天俄遷侍郎戶部以闕實戶口謫岡知復遷爲守州與高啓等齊名詩亦豊靜俱以召命行役議選士法頗可采

## 沈芳

沈芳以茂才徵奉使撫察遂有政非卒又有沈應乾洪武中　詔求賢四方得召入又舉說經合意試藻章又改山東所孔道爲詩觀陳則稍有集曰泉漏

## 祖宗文

祖宗文者長洲人洪武中　詔舉賢才徵入以册光祿寺丞永樂初復以薦時應召上令都督權作有所請不從又疏忌其中法論從後則歸文性剛厳辭且像然惜爲所發無粗肖故亦以對直爲累

## 袁敏

袁敏文豐少年於余自未所永樂中召起爲潮陽令民政寬稀不能力作每征調則多執逃而令乃當堂政爲養以寧田力當治生業遂因以饒復以夏祭言爲選守遂卒於金閶止於子弟小兒衛血者奮中同知御人詰其女不果乃罷爲之恭又示之辭文安無過者依以常改歸閩於時

## 沈澄

沈澄者長洲人洪武中以徵命入將校以實見其累止以矮門腐化之閩公使撫以時出爲敗市以時政巡民令討又任受縣士之爲詩者多祀之詠爲欲食非客不辨辭不當食實時者順與好客爲像閒遊加之金剛力鄉繫詞堂寂蛻之試几十年所無



息尚後刊拜門徵試飲數矣年幾九十子曰自古恒古以言世其家而所以保喉尚者圖像與神仙方不就指年至九十

## 吳倫

吳倫者吳江人吾九今自衙門悍吏殺之殺衙備承兒謝樂入父之洪武初徵赴闕以寶氏論語所奏嚴歐來衛戍謀累多者訴實勤之授主簿崑山以疾乞所爲甚集十卷

## 李亮

李亮者崑山人永樂初以經明行修爲吉安文學安故其山邊來縣茂所授業弟子多擢仕通鄰而茂未嘗一入其庭抗以師體來見者不敢有其言惟茂吳自不就辭近體人多笑之

## 章珪

章珪字瑞宣德中　詔求賢郎邑以珪應之授以林史後命已而召入爲御史當讞獄預有分別輕重恭之辭所當無不得其平友者甚感嘆稱程爲奏聞賦六十餘尚居下何又延論大臣數事班列爲贊以數暫謝歸子依格律有象雅而格有名於時

## 伊恒

伊恒宗者其先自汴陽來與明宋之徙茨也又以閑左徙金陵恒少則從博士弟子遊善談志行特來宦洪熙初與脩撰金問同被命侍郎　闕南進待皇太子臨御時有宜諭宗者永樂中亦以爲言被陵中台合人進可對則外調宗者達人開以　宗殿事歸不許故爲　宣宗所於既卒恤視其身仕于爲縣丞卒於吳時

## 衛靖

衛靖者崑山人洪熙初　詔選者博士得召入偏法徙執備史爲閣進王事禮部及命　宣宗朝史正書牘爲時務甚厚樂能詩

## 陳述

陳述者吳江人素稱廉直宗觀甚近以賢良方正徵爲小官已而遷御史遇事能極言訟獄多所平反陵察政勞撫使者推重述薦上奏召用述乃丙歸時有閩綱者數以論劾不當御史威規程當坐龍爲其才乃被棄解永歲並典中不能晉教化鄉方爲騐說之身自行阡陌勸耕見從事者要曲辭令相壁有祿并若十八人婦爲盛稱守令訊之會得稱後其入侍金謝郎感死之去謫三哉當代王忠肅公朝撫其爲



其治狀請即用爲令益勵尊行思普宣亂綱用祭之民自爲戰功居多難以兼利充學者罪又爲作之祖義傳民十九宣論學時疏之遂大變其俗士多舉於鄉者榮公益乘輿縣秋爲爲守過卒後其子至從宦公雍征卿人對曰之曰此故雖令之子爭爲之效於遂特太爲讞丞
贊曰古之求士也或資於朝或上所自致至於公卿皆得辟士故漢三府與州郡各任人爲吏版較檄者謂所假貴者　國家初建一二下特起郎加被擢又求之衆所謂皆與觀其行能分行以不次求之如恐不及於時賢米里選之法未備也而所任人功業卓卓顯於世者非後所及至法已備選用之塗益狹而所得士視前之效偉效忠勤者以爲何如哉且士懷德不見初未有所謂然上之求之也能無重乎故財有局宴三原王公等在外推舉氏俗勞孝興廉有所爲上其禮而聞果予於內外故此不疑而士乃得內以用不由選造而程科　軍中及四敘名宜者自後雖有位王日興事治政務之才亦所從數得於此幸能自效實所於用哉

## 隱逸

## 王賓

王賓仲光獨高其道性略厭遠於俗學無不通綜形於詩衣服簡道之人不測也趣人試屏巳以爲督者賓師之原以蘇不肯侍欲使寄將折節然不可因蹤其亡且往取有大故哲齊爲方所治無不全與韓奕俱爲風執守姚公寄斯而下士閒而造之賓避去他日守乃分人立人其室始賓見之受謁納贄然弟子禮所名佑大市堂於時守欲薦之朝終不敢繫言其奉母爲孝病平呼之絕而復甦已又聞其墓者在左右謫稱見不德合母者良久乃滅其所著有吳名賢記古詩等姚公廣孝既貴歸見之掩面發號守義動王賓有好爲哭策云

## 韓奕

韓奕者宋忠獻魏王琦之後其先自安陽徙幼而矜非有廣勤止不及御里皆厭棄之乃合去游行山水閒並歎金進者往爲寓居盛開室累日不言笑人邛之於無所對或與至爲詩下筆不復蹇工洪武間乃與賓俱以醫行混於俗然守闕而造焉不得前又欲因賓致之亦竟不能一日與賓至其所亦走屋中守歎謂古稱名可聞而身不可見者韓先生之謂耶

贊曰易稱龍德而隱者矣潛夫潛者謂時然非其人
又何謂真隱也王先生行誼異人若以武近怪然潔
其身不違其親志所之不走於威武忘世絕俗雖辟
者哉于將無任於時可以免焉耳若徐貞木遂以疾
辭桃守而守其巢事頗曾發焉守之以疾固宜益耶
雖不食其祿而爲守所禮謀及大事以正對違者利
害恤齎英雖其隱而趣不同且求之若此而進者謂
已必不能有擾於時而將彼以爲名而苟遂其志非
也

張介福

張介福字厥白其先來徙宋少從許衡游衡所爲學
以道德自命福遂探軌跡踐制行有矩無或戾越自
以不及養不仕以祿食家故貧窶不能共其饘或以
新繁道之不受雖來介必以禮至亦不復與士說亂
兵入其家危坐不為起令導之他所繫其儀不爲以
刃所其面獨仆地擬復取冠戴之坐自若兵倏以爲
畫乃是物驚走去又恐或繫其墓往廬焉士誠聞而
欲致之不可使其弟往問詣以無祭亂無食大禍無
忘國家君錢之力雖焉病且死猶變然謂其友曰吾
志最古未能爲一雅毋汚於時庶幾哉

贊曰士有貞行或類於愚及臨利害不易其操非自
其性然誰可勉者介福固儒者將未可仕託以三茶
不違其親寧有爲邪而兵革不知避殺亦無所往則
義動小人不敢加害斯有道之士哉

杜瓊

杜瓊先生生而敏有孝於母併從陳繼先生遊遂綜
經傳博稽古壇其行已醇和無矜飾色所謂狷介必
待發於蒸蛤而後止者以非其性也若其操飄翩翩
許有沈思圖畫妙盡物理不徒區區規擬形似兄守
遜兩髯之　翊皆力辭不仕以生未識父皆歸躬凡
之且假其欲於母遂皆觀之母病漸得其生年有司
又欲以孝聞瓊辭乳之而雖母飾之爲求其間以貞
義所居命故來長史以鑑笑其中客非敢入不得道
歸老事之甚敬母疾則服勞之愈宜泰即慶下求賢
詔所司錄得用嘉應之知不可益禮重焉命大史
故與先生遊先生所題畫甚相推與今猶藏之先生
詩則王文恪序稱其沉深有隱士風年七十有九
門人私謚孝潔子餘舉進士御史
贊曰國家故事守令皆得自言事故往者若況守吾
況守雖其從入人深固無論而千癡之風至今詠之





所爲遷客亦甚眾若令雖不肯榮之而不敢干上者
以長部將若欲白又恐卻逆損望用爲俗杜先生雖
贊遺其所故以布衣守令願其門爭欲得先生王不
敢發言古之人有云不與秋與不女聊故庶士得申
其節名不淺亦可觀其世

龔詡

龔詡大章父詧洪武間給事中論救謝少與母避播
人之姓採蘇精辨於大時以知有物周公忱數欽之
諸必移劍所嘗發地利治渠第多其計畫兩薦之爲
學政松江太守皆力請起不仕而明得國家典故史
所書願者執理精無不載有用三十畝永食其中木
骨吳與一老婦居桂且植淋所適無遠近必賦年
八十餘

邢量

邢量用理亦不娶獨居辨疾甚以卜自隱有令王先
生每作一二卦仰閉肆不復與人接敗屋風雨不蔽
書生生隅破案自操突晉不溯其庭可以樂且而猶
歎自若也於學無不通壁下盡列圖史杖耜其間客
每就談不爲具脫屨寓瓶缽則往他所食復來與共
微遠事雖疏者已辭而猶判所未盡時有沈誠者亦
稱博極深隱自爲人莫能識有欲見者必避去然誠
賢無文故無得而稱

王錡

王錡元禹家秋卿其從父聚程有陽德存孫錡故人
安者有賢爲參贊者高錡之辭不言錡素富將自刻
鶴卿之徒學亦不時談世學論者於其鄉父劉博尤
劉禹故所遷多而於史所記事無不載與參語必自
承不爲傭雜目非孰也敢難數訂不宵惟唯故人多
不害也惟所知一二君子將就之北居水渚爲室甚
閑雜樹花木環之別爲學成介與文定公贈爲與貽
謂雖楚菊深何以過是使人樂而忘歸殆不虛然不
爲在錡其亦不能者是欲也其所記事曰寓圃志傳
爲他日為人將去

徐庸

徐庸其先自燕來從父雖賈甚儒人數與四方士游
學其子以經義今不王宋人所居具區又與地奇勝
廣故至爲詩柳耕時稱晏鋒海昌羅華韋卓有才名
既與之押相知為詩甚多劉文恭公嘗序之邑屋皆
敝焉泛於柳行與伙酒酣雄發聲之坐不有笑由笔
集者必過其且已而恐其無爲活時復遇之王公恭





謝其相勝侍其執榛弊過飯盡日而歸不以王貴屈
也

姚昺

姚昺其先宋時自閩來徙世有賢昺不納入世章服罪
棲觀朴實無應於居近市而堂涂其靜幽清寂然且石
為壇陰然有幽遐意故徐公有貞觀公瀚劉公珏皆
好焉相與游昺晚年易不知有貴人諸君子亦樂其
簡世數相和爲詩沈啟南圖之一時傳爲盛事而吳
公寬為之記李公應禎書於壁人尤愛焉雖文有朱
宗達者行衣亦卓爲時所重其處親婉內外皆有藏
尚人以為稱四方來歸者顏今之三弋五卿不爲癸
有所輕非故今皆滿入疑其有俠行然不隸於流俗
但然正氣今少則謂之先大夫云

劉丘省用　徐訥

劉丘省用隱於吳市耕以養其親尤力學好吟詠皆
鄉年行且爲詩人過之不測也雖四壁蕭然有蕭然
不汚之操時又有徐訥者以布衣抗其行無所屈王
公大人屈承顧親蕭泰衢衡知也舜友朝其家人諱
論之皆謂而退又集古賢行為書可視抑聞其厭志
過討眾正者俱相勵以教義徐訥與公尚極推重之
其季子即御史中丞怡
贊曰杜閭里儀將時有敢辱不欺其志以德隱於窮
巷市人而公卿大夫皆尚其行惟恐不得友焉或不
肯爲人知而郡邑吏乃爲稱舉屏氣斂焉至不得罪
見敢慢之非禮儀時之盛如姚自後男子未傳楓吳
而歷然者錄之必推其貴風餘澤又安得有存者乎
啟也好役而多私謁乃樸於里猶益廉士爲故雖有
好賢尊禮逸退之舉忠信之長文雅從容博求之野
冀猶見往時而風之㝡日以甚若吳且操章南尋復
君有所發禮而誦言猶謂其詳其盈虛道而寫厚度
媚頊之陰良怡謂之啟公固自古有之矣尚何怪於
今故周兄之稱世然亦時者有以成之寧非有天幸
耶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七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三

劉鳳

藝事

宋克

宋克仲溫長洲南宮里人少英俊以武力自憙擊劍
騎射學爲兵將北走中原從梁傑將遂會士誠據吳
度其無成乃以俠立俠於俗而折入論議無所假已
而謝客杜門取蔣驥臨書窮晝夜不休遂精其
藝眞行草皆有意稱魏晉古法今所傳七姬志等
貌維元常允明論書則如初發冤見三代尚彝器亦
天授非人工能述時又有宋昌裔者工力不敵克時
稱精絕

夏昶

夏昶仲昭者昆山人以經義舉進士第子爲庶吉士
文皇帝課書學仲昭書擅復官改中書舍人命書
宮殿榜春甚至　賜第與吉且　賜名從日在
上已而遷考功郎出守瑞州入爲少卿太常其所守
官皆無失名卷宦常好識進退放然不之子弑章之
亦至日爲且待所善家與之相竿畫竹石名推一時
遠夷來者皆購其蹟重賓而畫乃著於書見尚亦工
於用筆業既進知　文皇聞其所學書以爲劉遂擇
乃人武書之後中書舍人
贊曰書稱六藝居一焉自史籀創體至於秦漢代有
改作而古今之變可觀矣夫禮樂制度無不出賢而
文而書乃獨自繁而簡古之篆籀其難習世自隋以
前隸特行居以後始以楷用矣雖鍾張二王家書諸
體而便於操觚無踰行草法故日趨簡易耶我　明
宇開二宋書定權代及宣熊仲昭皆善趨米若余宗
文恭公精楷法筆意閒麗然以名德稱焉及徐武
功吳文定李太僕其所淵源有自哉而祝允明王
寵追蹤代比於中古可謂禮絕者猶謂允明書始
之允明獨為微明以下其流益繁而吳書實冠天下
無不篤學者其能圖何哉

黃子久

黃子久者本陸氏受重於黃習數絕人自書而游以
學士大夫伐其技能多所援忽遂以罪錮之後逃去
爲黃冠往來吳越間好役倍教校弟子無間所染譁
儒墨黃老以口辨稱人其畫長於山水初學董源巳
乃納變之有畫天傳於今

趙原

趙原者不師董巨然嘗爲山林竹深窈迷忘　國初徵畫士者集中書命圖往賢著功名者原應對失旨見法

張觀

張觀者嘉定人少而遊四方見山川形勢輒忘之途工圖象師夏圭馬遠及吳仲圭後其律得其法格力加遺又善鑒古其所辨三代器如役見嘗後卒爲洪武中遷吳卒開非

史公達

史公達洪武間以伍符戍延州已而用薦爲理上虞天又調丞湘陰節聚其高節爲詩而尤工術事家大父與遊所集素多爲人論去今存者論百年設色著新

沈周

沈周者相城里人郎恒吉子世隱德不曜而重於州里周有經世資尋工於圖畫至他技亦肆學之言論之辭而特對說家故所著多本稗官雜說論所聞民間事或危威載之鄰言神怪不經用爲詩亦如與兒女子語耕耘種事雖俚甚而頗切於人情其請謝者某無出者行其里入娛多隨詳其人謂之祕爲按脈無凡異常親孝母夫人殘周已八十而猶記子孫至賢與朋友相愛撫妹孤姿有超延守濟欲以孝廉爲方聯王端毅撫吳特惠之敦延聞得失則輒無所應然有閒爲必爲之動色其畫得之天性雅鑒跡緞其臨目運備極古今之變妙絕當時士以縑楮者皆假其名以行至於今尚然

贊曰世本稱史官圖書所載山龍華蟲是之此象及衬十有二宗爲形是圖畫之始也吳敬多才技而畫尤稱家趙子久起於元故日前而史遷杜瓊及周代作豈惟推求而存與刑識議一代之文無復加矣至周之跡獨多由其資於物隨所寄無不惟而亦以所者並行故即若其重則以延陵太原諸公卿爲之祈節雖欲無垂得乎故技雖所由致而有物焉余聞之故老延陵以少宰歸周救也董不下車排數往人家閒執手以訣則并古之人乎何以及此哉

王履

王履安道者崑山人學醫於金華朱彥修遂盡得其術嘗謂溪張仲景之論寒病傷寒而未言其變所謂上下無常合而並至偏害陰陽推本岐素爲立法考文





闡諸病陽明與少陽所病及太陰厥陰所病爲患篇有脫簡於三百九十七法有所簡次益入之極論內外所中及暑與風熱以自釋也名曰溯洄論及他所著上參天文下極地理人事諸家所治法爲書甚眾殫思極精手故而規矩加之博綜方論進術著爲詩若文圖畫學夏圭使腕有餘力故秀勁行筆意在蘭故虞寄情遊華山爲圖四十餘幅系以詩時稱合作若醫其所究遠後未皆不述

盛寅

盛寅啓東者吳江人少學於王仲光索脈所甚精永樂間有卷人以蠱斥居外久之　上聞見驚言而圓在廊對以寅對至之得名見拜官尚醫特有黑白操者上愛之其一忽病使寅治寅視脈謂不可爲　上怒與攻媒當之使所數寅日夜泣已而復果然竟赦之　太子妃停而欲動寅謂當與利藥諸醫歐阻之妃聞全白利藥者進治正命大臧寶宜德中使過御賦詩又嘗與戲官史禁中　上過其見之命舉戲且令賦詩　上親和以賜寅雖以醫進操立固殊嘗受以數學看杖於之第乃深自刻自家故謀又歸辭除之郁處赤精藥論傳子生孫皆能爲方時又有劉毓字思勉者假傳實術

韓凝

韓凝復陽者魏公琦之後也能論病士詠最其時方傑是士凝陸不出才變有高名炎于吳少凝介先子之承樂初徵先吳下於朝拜官吳年少待蚤歸葬承樂中馳驛延疾　上命中使視之卜史命益致而悼恤之深矣凝弟之子亦獲遇有扶蘇及其世

沈以潛

沈以潛先自汴從宋南徙世以軒黃術相授人史新父止乘官著在南代濟少孤尤精於耗方集由所治十全八九宣德初徵上人未知會有用文病　上遣人謂其代者以潛對名見編　宣升官特補事奉祥亦能爲詩其孫宗常尤篤劉經脈嘗以知人死生擅法並吧和並湯未有患衄出血無已醫以爲熱宗常投以參附發阻之日脈小而少疾非衄之不可遂以愈北作伯嘗病痛如蟋絕飲食醫益以爲熱藥謂然曰可潟以熱藥投之益以益脾藥則蟲亦不下吹宗以柴益四日此精絡不斷或作注當此果吐而痰如故臨涵入自謂無病忽覺神思有異悅然曰令日此陰氣來則晚而動宜以柔劑少加剛之良





巳吳丞妻孕而病逆病作醫以爲疾在中牌趨爲轆可爲宗當以爲胞傷耳俾服輒胎竟命產後人服而喘三日食不下嘔吳觀脈無他問何食飲對以近食羊脂日得之夫脂於則凝溫氣之所及也溫之得利而愈他所爲治以意度之於五色診病决嫌疑定可治不死論變化皆所自得晚無子其族乃多仕顯矣

劉觀

劉觀者長洲人父毅以醫於事　燕邸坐法籍入之永樂初命觀從群臣爲尚醫聯府以居貴人得所若皆令觀治之居處九載特子溥有偶實工數術以古鍾方散佚論病之淺深不能中博求之諸家書逆及陰陽形法五行星曆所不究識以醫能爲祿史已已之後知溥者大爲之朝而徐武功素善之數引與謀溥見徐鋭欲白去曾石而視徐面有異口公旦夕且有不測果被逮時有我夫天泰州馬士權以爲徐所使爲賊者收下　訊獄拷訊楚酷瀕於尋不挽曰徐有負志於國猶有天地鬼神可誣汚也徐賴以免溥雖與厚能詩惜取家故不及且首高爲詩時有晏鐸湯胤績等皆豪縱對大言然皆不檢湯所爲示溥溥觀此之溥所著曰草窗集

錢瑛

錢瑛者世爲小兒醫宣德間召斗尚醫時有嬰兒生九月忽且啼而汗眾醫不知所爲瑛見之令坐之地且以水弄之驚啼頓止或問焉曰兒在懷抑不得作衣帷掩之熱以泄也其醫熱乃甚得水則解而止以此其藝故不必殊于三人皆倚父業孔周孔昌皆其孫也時又有陳公尚者自宋爲兒醫曰良炳者著於元曰道者皆於五兼鳴氏孟故稱於王服九宮八風論道蒙通其說傳序祇仲和以建公尚少而孤母陸攜之即自刻誦其家書治療多全把携至門者常滿爲以愚名念其母遂乞歸孝親自天性其論病每腑惻雖老疾必欲全有之不問所從來若貴賤不容息其仲子曰希永尤善其業徐氏子痘而泄眾以爲不治希永視之則加數已乃稍止居頃之又作眾以爲必不可療希永曰急矣非附子不可一投少間再投而愈人謂錢氏世主寒藥而陳公用熱然希永皆能變通故無敢至今吳業療痛子者皆本二家也

王時勉

王時勉仲光之孫也仲光當遜不欲以醫名故少孤游於光交轉伯承父子劇又從盛寅受方遂爲人治





有驗有婦有娠月事不下醫謂孕者撫曰此當娠與之五分之劑果得男有從酒女子無苦也視其色則面青日此失充金也不可以耳果卒矣　雖千夫長年近二十忽瘦嘔熱且咳醫謂瘵撫曰痧也以火灸湯發之而愈前後使若郵公病於得其醫意謂何以知日肝脈深于知有孔洩污然矜之利於育之越動之髮壁討五日當發至期而殞其人長者不自以悟必上甚信而以醫自論得者之要事其方嘉獨能解論不可傳人從學之不爲故曰吾方不爲受公所顧天鮮者鮮耳子叔祥述以進士舉於朝州牧有刺子紹亦與敏名相者其所論處天道四時而治之以意所全十得八九不能盡論得其子至孫皆精於數爲時所重

張養正

張養正者中歲以疾廢而得秘嘛析其治以固護元氣爲主往往有奇效或未病即知其成知所免人望而與之又利矣五者亦善論病其治效淺深能測知人所以安之故爲時所稱大人骨骸之瘠乎入十餘斃問其人病不失毫釐

贊曰醫於數深矣論所謂如逆浮護不可得而窮也非聖人而能之乎黃帝生而神靈若岐伯大老等豈可望耶然越人之傳自長桑君則非常人矣能解肌結筋搦髓滌腸胃後世罔若是耶其之醫何不于仲光王安道韓公達公茂盛啓東劉以潛皆存至沈以潛張致和錢伯常張養正劉永嘉數君子者或以積學遲民名高當世而隱不見或以學術見以時著文自負不肯以所衍者方安傳人或秘藏傷以恩愛爲心故爲國工其稱君子而深論方術百世爲之精也豈徒然哉豈後之高賢心不精脈所目不能觀色而兒能見五臟察脈知淺深之度乎且其意在得精至聖悉心於養又何論也

沈宗學

沈宗學以易卜小事多驗宣德初安南復與吳陶公董師入其阻久無耗翠府召卜之得於大出征獲其雌鶏之兆竟以明日午捷書至已而俊果來捷至膺其王訖定之

贊曰古稱卜筮之用與天於著龜其來尚矣然三代之占不同而後出者乃益不可知豈雜存無復古之遺其兆辭往往載之他書何後乃鬱不可復睹耶至邑聚短長亦無復論自沈以某人自名家惟焦氏著

若今亭戶房翼亦不知其所用古何術耶氏利林於
稱公然今用者多假鄭玄所言五行十二辰占驗相
未之數而鄭法與書不傳矣何得其意以人事策之用
識神天惟所爲尚有往書逕成指叫之蕪不應者而
况人之所倡皆驗必先知之亦有不符合者特神而
存之胡考者乎

沈遇

沈遇者吳縣人其先有名米廣濟閣能賢然超爾淡
邑亦工用墨其興雅度偏宜士翻水樂中守吉乞

謝晉

謝晉孔昭元吾山水得其實趣然意而精潤森亦
在吾不同時一陣或喻夫亦所刻秋又善詩

蘇復性

蘇復性初以翰所論士守編州師盛德高不爲人作
畫一幅務發不凝者皆之趣性動之理各極其致又
有範世陳復皆宜泰間陳進成化中畫皆有意

陳季昭　楊玟

陳季昭者善繪山水人物畫則晉浮於季昭而益工
於古所謂六法殆庶幾之其圖象大小錦寄畜散皆
有意態時能者多以絲筆無所相長於嶺深若織樵

殿前惟臣與實其弟子仇英

陳淳

陳淳者御史大夫瑞之子舍書畫爲樹石生動有餘
名世者又吾吾子都昌鬪亦得其父用筆退又有陳
若文伯仁而淸所鬪關是伯仁杭然

贊曰吳之畫園聞於四方然翻數者皆以名行重特
游於藝以陶道故足貴也陳以下雖無高抑又因以
爲利非無者賢莫能逮者何哉夫今之視古豈獨一
藝而易者尤易見上焉則不及元宋以下者益以卑
又況不能自逊似象貼耳爲足言乎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八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四

劉鳳

道術

時蔚

時蔚樂清人姓金氏學其道者稱祖焉傳法於長干
景聚與玄基棲巖菴而自食之衣累日不進闕立
宗教建寺宇廢塌撥受其徒甚盛名爲峰師洪武辛酉
名之蔚已預知眹生而遂使至已無及數日肢體猶
溫如生

陸善護

陸善護出家尹山寺洪武壬申歲四方疫殺疫爲僧
者聚集之金陵悉使禳大翦時亢旱陰請有焚輪雨
以代成者許之稍新雨花壇下劉戒權陰登爲口自
吐火在焚取香書四字焙中伸手授使者內建而雷
植立箭節不望雨隨而降　上嘉曰此真可降雨矣
落晚付詩美之

溥洽

溥洽山陰陸氏子也洪武間住北寺　詔領其徒
及少師姚廣孝以昆戚功不及常譏之而洽以建文
時用事又預知其出也坐繫錦衣獄久之姚將卒
來與臨視問以所言猶請宥洽乃命釋之拜謝床下
燮已繫長所著有金剛經註及詩集

萬金

萬金者吳稱寺僧也洪武中令住天界謁與宗泐
等疏楞伽金剛心經其精理甚深而辭義能暢非有
神解不至是也

大訢

大訢姓吳氏初聞教有異聞經典暢然悟一語閒
十二出家心菴既又爲淨天界司議已之武陵慈
及公辭洪武間召蔣山法會住北禪永樂初召
修釋藏唐義六百卷及所著淨土指歸等解
彌陀金剛二經天台教觀二門圖諸書有傳者

趙頭陀

趙頭陀自云爲南山來不知其所諱成化中游吳幾
十年所得食亦來肉能飯盡數十斤行至千許歟
永亦一二斗或四五日不食閒之無所答夜宿北寺
門被使者王濱臨視之坐不起搖其帶笑爲死時遍
謂曾施者乞水一二石洗腸胃乃化

道信



道品爲山寺僧也閉關誦法華七軸如注水齒不遺一
字每日入城持瓢敎何化經若詔覺金光明地藏
識等皆能口述惟華嚴少復敎梵與入誦爲懺悔
謝不往

慈舟

慈舟本大弘寺僧從竹中毀藏舟去之淨游閩北都
僧講玄覺析幽耶義徒步四千里從學之歸止定慧
菴與門人論禪言戒典宗法弘闡爲多嘗示寂寓公
爲守日行殷淨居今黃有會爲博士弟子以書諫言
釋之傳自古初以來我　國家列聖其作興輔名公
卿在若其可廢豈待今哉或者除爲敎化之息系鋒
戾難馴之性使無畔渙窓雕神道設敎其始然乎今
者敝嫪除獨可私嗣撰昏之爲耳且非制禮作樂革
義尚未允而諸所毀勢家者必誼之奪彼與此忠則
有偏而起禍爭之端編畢進之彼夫所籍如達鹿挺
而走險悠其做桀於何不至往事可鑒也可無念諸
再公覽而變色即收令反之會曾造經二藏貫之天
目山送徒在道所供足給及其殁翛然無一物遺其
友楚英共依止而爲所爲不跌坐不誥哉

法華

法華者自云河南人游吳棲寒山蘇閭元寺狀貌
魁岸村鬼然大也偷行禪立五年不出且坐亦
不語已而入關所見境云魔說有四怪陰咸疑易驗
其以爲見者然入其部斷遣行所得之時有所依
衆則皆集爲祖施祐所舍去富民僉時爲饌有願
施者然得華一遍戒勸之行中道止曰是足勸吾一
念耳貲稍曾云華嚴精進亦未證其歸故法不能盡
通且宴觀久且有怡而後見魔境其實定皆未取時
有當僧者欲酒食肉而與誦爲詩華流浪語無足采
至井然王新處云其所論學誤而未可知其蟲而與
華與行皆爲賢氏所稱

贊曰噫乎吾讀釋氏書謂無不任無不應何遲速
於其間哉且爲知吾未始生未始不生也者以爲至
矣及觀釋家言又未始不慎然自失也夫萬物出於
衆入於衆其往來留且暴也而儒者劳身苦體以天
下爲煩惱肌色虧然五情寒甚勤至矣而不
過以爲名實進以清淨爲貴未始復情萬物可謂游
於方之外而未可謂嫌無有無也若釋氏言極之視
慨然寞然不得其際天地猶之有形而況運終始
如恒沙世界相代而昔與如雁然未嘗有所愛易豈



與夫所謂佛偈者可同日而語哉然其教盛於梁
隋唐宋閒至元而微今則幾乎熄矣暴厲徒存狀
所謂禁制符籙遺外之調皆不能遠而況其奇徵國
精三乘無論五宗十七世者尚其關識故非無賴
行精進神變應世佐命之徒然非復劉時之士矣因
即所暗記列之如談

周玄眞

周玄眞幼從葉慶道士李大無遊太無師杜道堅有
異術負至正間來居劉之報恩院能召雷立至其事
母尤孝已而變盡賣法於曾破又因劉渭授五雷
秘文於姜宗浩洪武甲申早李太師薦其理致之新
而雨　上問以鬼神事稱旨又問以雷所以褸對以
二氣運行誠偽者　上大嘗之至三月不雨又禱
而應乙卯又旱令無雪令祈之皆立致遂盛神之眞
好利物益棄紅紫道路冠　上所賜皆以施未嘗言
也其同受法宗浩所揚宗立者亦能行其術者有異
物之神見於荊都色重焉

黃道淵

黃道淵一名狐山嘗授鄭人衛漢立修眞術及樂論
方技又尚鄉事會華道士潘雷留已而意異有嚴棁
與者哀久不食稍稍遇於北帝通淵得見之與屬還
僉徽一臂學時之修至擅守其徒堊聚具傳其方至
今亦稱之外人無從知

李德庵

李德庵者嘉定人始爲道士宰眞官曾方論能精脈
所又遇淮人李慶授以眞大師九鍼法甚著效洪武
初召入醫院市中偶物一懸道士張形及王行
爲餘皆吳吾爲之賦入競其仙時又有郭守源者初
從張尙學詩畏方外事周玄初畫得其秘洪武初召
爲祠事與俱異之

金晉信

金晉信少好黃老物皆有婦有子時有道士能以符
役鬼物遂爲從學之及閱其洞一行嘗法劇飲市中
吮吮怒罵嘗隨之應是領身事爲盡得其秘止數
旨要其道以神所濟治然雁也陰畫則陽存閤無盡
而與氣化始終則長生之說也故以淸淨爲宗蘭有
爲累

席應珍

席應珍者常熟人少爲老氏學與衣冠交山澤間有
所訪求喜遇得祕經法亦常徧史傳其事毋存主矣

泣之衰有論常度人誦太上以忘情責何術爲者云
仙道有孝行明王豈悖而何言道始至貴微妙已而
還白鶴觀卒洪武中

張皮雀

張皮雀者一名道修體貌皆貫寂動無常人莫測也
父欲爲娶不肯去事道士爲師傳其術甚神宣德
中皐常之臣至田盡瞑焉更起設爲壇而祈初未知
崇事也毀祈大樹洪其出爲馬嗟館能見而所
大注人成服轉息後異令所之恭期以三日雨米治
術人有疾者爲噓氣治之即洞豁覺有以入送之者
應時愈馬氏婦或崇焉聞其將至即昏仆已而蘧醒
遍過神祠衆方鼓舞祠之徹甚見則噤吠向之膜爾
而去神焉所侮下教言其道成故不敢校也寄壑而
披軒緊服米奇詭而姿貌然昳徹人不覺起敬　其
所補鬼物攜之行樹如見所戲雀故以名無疾而逝
後後有見者云其蛻化所謂蛻道士者名叔道安吳
江人始謀玄妙觀驗有所遇授以青城太乙眞文及
斬勘術召呼風雷俄頃閒萬恭中皐守請之所時已
醉登壇四顧揮斥詬詈闐所擊雲隨之合雨大作時
時佯狂惟所之故以顛稱又有曰張宗茂者傳李雷

答法奉其教詳訴所多應而不好爲人禱自號其終
良驗若所謂解化者

曹大初

曹大初者不知何許人嘗寓止諸觀中亦不知其何
所師杖履口發嘯然月狀有大蛇蟠其布而嗜酤酒
日私市中啗脯而噪嘶不輟口而時時瞋目語有所
召呼或若有所對故與聞旅於怪物者人或謂顛又
或閉門臥累日其衾叶起之或儼然坐不食亦不飢
時入因疑其異弟子事之父若居然不見其所爲若
以開門馬則此之遍卑新者開陽閉陰禳磔百方士
或水之克以日又不應乃笑謂之曰待我乎衆因爲
馬則與之期旦當來而竟令去遂明雨遂大澍連日
夜不止人往觀之則方大軒及離而笑曰雨足乎故
始謂其通於陰陽變化甚神之由是祈者從衆能陰
知其識之至與不至告之曰吾無能焉蓋爲發書易
可耳故多託之筮以言而禍危殆解紛亂慝人之患
或有物崇焉則至其所默坐叱咤詈之若有所考核
者夫說利賴食益衆之乃謝弟子曰吾不敢私其
力爲人者能以此我語吾事吾奉召命不可以俟矣
附草久此吾豈不偉商誠何語齊大道者猶未能





契且憚彰遂爲冥耳吾少論內景經有悟自稱遊仙
陳拔以至身要道惟然存修之道庶幾乃有成可所
守主既見神事不可語遇有論祈精微法不得秘而
勝服拔精毒恐聖焉令乃得從所聞吾欲授備論始
精一其心齋潔沐所宗戒無敢犯者是所皆修盡誠
爲之不懈上眞鑒降自然有所獨合吾於術且能志
情誠能發吾數香爲斯傳而深妙奧微當盡以指播
不然無益也余得之道士曹守真其言如此蓋有元
冊陽長蔡之後其道或與或得不可得而知或韜者
有投受所自其世以存焉特余所接見或言能變化
修煉作黃金服食者多未驗云
贊曰夫道書所稱其言特誕皆推本黃帝而淵於老
子然其言微以無爲治國治身所謂變化恍惚役鬼
神之事乎且恐生亦十二子已亦自別爲一家未嘗
所往下也見可　兼論神仙方伎集以貴老日之誠至
於存精鄭術兵家者流俱附之道書一何猥雜不
經之甚也然能傳其術者其學宜正以禍福元入
今又何寥寥哉豈元氏因自爲朝而異端者因以顯
其爲方術變幻爲考召劾化符仙服食黃金皆
有所役之耶不然是亦人蟲高鳴者奉時余海君者

石公者固皆近於荒惟一見其跡耳乃若然者又何
爲哉若今之爲術躁也蓋獨道家者言學者卑之甚
何而可至不能名其說而望有究通者當其間耶

尹蓬頭

尹蓬頭者不知其所自來有役而遊嗣然若塵外姿
其毛髮稿而容貌若膚乎舉止甚輕健若不逮人見
之無不暴其亂髮聞蓋與言或飲食之亦多不飢
或爲少留之則深自晦其去來不恒不知其所休舍
特往往行途中與人亂隨之有聞其年者云親與至
是三百十有餘歲矣林守世遠鄉而名之問其所從
歸棲第云升來人也無所爲偶自遊行於此耳無預
人已而竟去人又有見之天台山中者時有吳其集
者好數能知物欲使者以公訪以歸人來古稱直至
令衆之曰恐難至然未及後而得其中秋日乎已
而如所見凡幾人即知其生平無異或命爲尹庵掌
則甚熱不能溺世究思累日始悟而曰是先天庭一
之數也不從死不能生非仙乎何以有此然吳生敷
人亦不知何以得之術者皆不解

裴慶

裴道人者吳市人也忽有所遇一旦遊其裴士暴其





怪異所爲養者恭妾之術乃浮游無所之後世驗時
累月不起亦不見其飲食人始異之叩焉輒不應既
而之仙之山中叩焉張氏道者宮且焉間有言事良
驗人爭爲傳之求者敘列其一二云卒秘不宣傳也古
何化夫
贊曰聞古有不死方人爭慕而求之者多矣然誠成
或不成其求者偕須海內方從事窮年宗之窮上下
而不得其得者又不絕於方性君者之耳目所觀記
是誠何哉尹事傳之故老其聚聞則近事耳人多識
之若其初無其異也而忽若有悟此誠有不可知者
不然一市人而能枇化坐忘知不然謂其無以致之
則不可胥太史公所稱燕齊迂怪之士爭言有禁方
中當世欲今卑時不知之故得從游山澤閒雜物色
之者然可爲沉溺者勸也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九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五
劉鳳

背篇

周伯琦

周伯琦者鄱陽人以任子主奉內府遷修撰翰林從
以近臣出鎮嘉禾時中外久之從征江東參政
招諭張士誠遂爲士誠所羈旅無聊時與諸文士遊
亦客潘元明雖侘傺時猶賦詩與張羽盧熊等流
連日夜或前而爲變徵之歌皆悲泣涕也又爲羽
賦像觀士惠變色投秩元以太常召士誠留之乃恢
行者丞在吳十餘年士誠敗竟得歸伯琦仕親和雅
而非甚難才處於無習雅客自免而已博學能文章
尤以善詩名

饒介

饒介者臨川人仕元亦通顯累陞方岳以參政涖吳
介長於學問時元政弛吏亦無能是是陰定其身得
患者倫且夕集諸客觴烏賦詩詞相狎相命爲樂
諸方賊猶務且及吳而介晏然未嘗爲計至張士誠
自淮濟師襲齊門介無後措已入據城內紛擾乃堅





閉門士誠知其無能爲也亦不讓之已而遣其所諳
與逸爲所虜乃佯醉者事而實無所預衆乎而已介
推勸士誠稱假元寵命以方成輸粟大都及　國家
兵討執之介伴介於京師

陳基

陳基者臨海人在元從黃溍學名侍講經筵史以時
政於其基奇前後言十數事讜直多因爲草賦上大
忤欲罪之遂隱避於吳爲人謂叔甚飢作開府從引
爲從事已又辟而之於張士誠受元太尉又以基參
府事及其謀自王也乃獨諫止之謂當且需時者遂
命以內史翰學士院凡軍旅文移書檄悉委之士誠
無大事不知攻取勢要營爲務所以文爲飾利心當
諸人與相和欲亦習無業焉及盛之處從容望寒恐
其謀甚不欲閉閥場事及其被執基既得乃索引傳
而著作修元史成放還卒

姜漸

姜漸者元暨人當元時來吳張氏起羅致之官以行
省從事然未嘗有所干祈獨時在坐席相酒從容未
當違以疾辭杜門不交游客及　國家初平吳推其
賢才用之後爲太常博士命纂元史書亦預而近

理

張羽

張羽本潯陽人判史仕後也元敗已失亂乃作寓遷
徙湖州爲掾官再徙吳洪武初以儒徵對不稱　旨
放還又徵起爲太常丞坐不治實被刑而免移之蜀
南未半道投名權自沉於江羽風好著述文亦典雅
其紀載行事詳而有體工詩書畫今其書有存者與
高啟齊名時稱有一張羽爲道士亦能詩書法甚長
客潘左丞亦潯陽人字伯雨名允顯

徐賁

徐賁幼文本蜀郡人來在常州元時徙居吳郡門甘
事吟不嗜而名逐彰欲爲張徐所奢觀欲有山澤閒
意張氏辟爲從事即謝去洪武中徵起使晉冀還擢
維所歐謝乃命爲刑部中進退有恒不失尺寸以御
史投身又改州官陝參政廣西布政績進布政河南
以征洮帳之軍與爲左將軍下命與獄所者曰北却集
布
贊曰士所遇致命於時無可言者若其觀洞濟時所
虞擊於危先自逃於外欲不見其乎詗以自異人安
得以象求之哉徐賁張羽在張氏士爲所羈縻居卑

不與謀議等免焉而亦嘗時以難叙詞學技節慵當
世之治而人問如一二其行何如也幸得何鮮不其
名高欲陳其在元龍正誠難為張氏嘗輔其身為嶺
慨故以文儒獲令若价有守土之吏而是為張氏用
謂云近曾忠有稍免其材村鄉之民何伯埼九為元
近臣安方任久地不能叙仁之又不自嘗御而日與
我客賢於不出但其食之間何而且以實史坑亦給
人之效是爲利無罪也哉得歸然皆且又何堂夫至
二三君子之才皆一川遺其事多有傳者故備論之

李幹

李幹字本雖州元將佐守許累從征役後乃與其料
樵廟鍋抗戎師兵敗戰執置京口已而選所得才足
用者任之方改剃度試典文學禮樂幹皆得出焉及
洪武六年以爲南吏部役兼相　泰王謀議軍有逆
議不合謫居安州又召入直拔擢禁内不敢執狀已
焉老歸田行　上憐之遂得歸來其依故人鹽運居
卒年八十六無子遂爲巻之幹明習故事但以國家剏
建有所制議皆繇爲不為無助

吳編

吳編者鄞人也以給事使琉球海風驚濤倘推在使
川辰惟恐憚不知所謂亂說詐慰止之云當必無悲
者但詩偶之使國朝典著作出按於豫章後入守禮
貴餘諸科職氣出奉政陝西三考遷布政閩中得謝
來居異于悲允居以壽者且以所居諸弟柱用齋
賢之謂其可比薛也

周伯器

周伯器者鬼旅職長上　短下始來寓吳以授徒自給
止稅閩圖館作而者金閶經征叙討乃拱立通旁甘
時有嘉興儒人周生頗致力于間而諸館前儒之日
生既欲從可仍儒服耶遂曰請敬易之裙衣楚鬟令
稍趣乃納之與倚事事大見信用覽今文科皆主之
常以功上命金與他使者不協故抑不叙伯器好書
年八十前鮮枚衲漢正其誤

嘗曰李幹元臣誤謀國軍敗不能亦以儒死殺役用
並委心焉出入並拜能老尉者其則擇本其亦得所
從卯稱舉使經被出焉亦其陝巖於外久才亦有見
攜者千我者廉課節其恭大吳之風而與者哉伯器
比埃來止效行間實不踰勸然其志雖戟夫

夏廷

夏廷吉安人當宿元寇作以爲夫長守崑山　國家





既定天下乃以應爲鮎屋海浦時詠詩自適然有所
寄

郭斐

郭斐字宗常本蜀人父教授崑山遂止焉斐善爲文客
於而嚴當宗張士誠所王行單皆折丁之亂元典敢
直言復苏被徵彪生之時有盧熊者閩人亦來斐地
其父母卒慟究其教海子里人皆化之所博究經傳
沒論諸家五詞洪武中徵爲博士學故揚州又有林
鍾者自華亭來寓其學長於訓詁因教授故崑山退
尹楚惡判街在衷中教相争鍾身入其嗣論辯之迹
皆出乎化擢考功吏部參政山東卒草卒

孫太初

孫太初者崑人也有逸才常有所登繼遊江湖詠絡
數千里及稱楚淡湖丘麓處處成勝焉於其來吳
太初客觀其傳所記坐潭人望而親之者諸神仙事
又善爲詩吳爲詩者皆得而君曾推焉真名者争進
門進以食服玩食酒能多而不亂於日間暢登高望
建有遺世去人間想時過野適或議朝市則又欲赦
施於者賈者爲經務故時貴後好之齋所稱人以殊
事既而食傳其業忘人亦知太初非忘情者喻之始
官乃益横慣詩多悲激有不平氣時倚柱而歌其音
哀切少年和之皆泣下治歸後自放租稱嘯叶俛仰
千載思古豪傑不得一當將此安所從焉已而入舉
之發麗促妻之蘇建業劉麟從寬亦來在吳越間相
與往來而獻吉華亦遊與相應卒年三十七耳劉公
曾稱之云與太初對令人生忘其爲人題目之如此

方太古

方太古者蘭谿人也少則有笑名能致客四方來者
日益盛會學其親諸題者冠蓋直相接士人里中父
老無不事其族之人族之乃謂其所親先吉將昌大
遂夜發其紱公焉不得且其宗人或行斷朝生之逃
之吳楊君謙見而重焉與談竟日夜不窮故遂稱一
時其性迂叙對濮山自指九有氣慨然有與者皆稱
君謂於途誦近所爲詩值雨且至咸嗟遽叙夜歸會
益徐徐誦不輟已而雨大霽遽明日乃謂客曰昨與
沿吾乃徐步然諸君固亦過雨也客釋章水以父天
爭之謹官與徐緝卿先生皆遊止之宿焉以新褐蔫
余嘗之乃從乃自命辭所偶白楊彝之後迎明觀之
補故不爲勸對若初置之無痕跡稍者此其性僻各
類始何以致之乎爲言其詩多有足觀嘗論其家則





也抵伏無有名狷人

宗伯昭

宗伯昭者吳城人父爲方伯國富男之見於卿先生
林光素時年十七許以上任才性靳好伯分但人
之簡叙忘而之無不顧焉者遂以狀聞然引其意能
詩者仰所俯出域外又不封已自多兒寺求若不及
有所避求其先後明諸君遂俯焉日與遊敏言見弟
皆稱者交時有相敬才亦相與聞之納卿先生言其
豪且穹焉與者曾有所若斷其文政解詰即篤坐
延云乃公與若子交第爲君卿且名者我年識里人
與國誠也于嘗於他所遇之時已老亦卑之無甚異
特閩誰而太史班氏書且言往所更消時申一吸有
夫人爲

皆門吳爲古名都士之以才名者必之焉則易以聞
者謂亦之遊與朱然卿又以驕之于庁焉則爾於之
事所笑罷窮月與上下其齊陶旅之功其所抑故多
耳太初故與海内士交然率止吳久入尚能言之頗
不能輕舉使化僻焚若御風去者其其人閒游於坎
墟之上不可度思夫夫方牛奇崎嶔歷軒然自爲名
高亦以二三君子皆一時平異卿之途得與相軋哉
以爲其人不可測則不知吳內伏何術仙媚俗忽之
以致不容於卿以彼其才而道遊道路猶且碎已焉
所遇無聞貴賤即與出其上人亦不覺下之其情其
要家十一日聖輕然豪之故即所謂王佐者焉在至
其所著書集本有足觀而行事相類者皆其然乎哉
則春明公之學突若是也其能無出乎





續吳先賢讚後序

魏學禮

余以端宗大淵獻之歲旅食　王都義父當世君子
貴所稱無者彼焉者且得覩十　上所建立執極創
制進法嗣承天地神祇辨物鞠之宜豈不信哉豈不
信哉盛德太業至矣極矣使以加夫君神道設教
睿明所爲制作之微雖不能窺而禮樂備在斯
乎余小子竊叙識焉而未之敢或責以觀視其盛然
所發明叙正之義者夫斯事體大固非寡學淺陋所
敢議者賢士大夫言論及見之行事者亦私欲存之
請俟他日乃有來自南者以子咸先生所爲吳賢人
有聞自者著功烈行義於時者言示余詳哉其言之
也夫傳不云乎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吳自泰伯以讓
德肇造遠後余于國揖于孫以來號爲多士而言
異事進者明夫夫言之之詳以用識考中副究康乎
游以文學稱於七十二子間則吳幹偉小必教情微
故官是以能教其職有工是以能成其身利民也以
能有信鬼神是以能有別德使不有所教之後何不
績亂失次消而無刑也哉故吾與不肖才與不才之
異夫既以刑賞于余矣存於一時而又隨以是非得
失衆毀剥議於後世故君子不畏於行所位未詳而
焉陳於是所觀不能以情易者世寧怵惕或恐保任
如不逮焉豈非以書之存乎哉傳所有求名而不得
有欲蓋而彌章或欲其文於此而表見於彼或指事
正名考見成敗無所逃於千百世者是以宗謀傳觀
備論其始卒所由雖紀列所在而義歸擁有以世
夫且將殊變成功異人私其誠執所共各自贊其行
而不同於要以度衷明於本體庶幾所信於君子謹
其端緒表見之微之直功立事有補有五者故有以
德建國家安宗廟社稷曰勳者則有若金關徐有貞
其人乎以言書見曰訓者則有若夫允文恪
文泰其人乎用力用勞曰功者則有若衆殺文在其
人乎明著其列曰閥積之以時曰閱者則有仲舉以
下不可更僕數也是多科服重列嘗宦厚廩而入有
詔於國者蓋可徵於往至大樹負信操一行樂不受
任不違其雅者覺士仲理公叙所事不有射君秀采
焉阿辟之心孤特廣方若仲光輩次才種故魏皆被
稍歟怒僻低無黨易以淫欲無科備引奉之於後者
乃咸載之策雖其文闕有不盡然本末著其明與者
闕之雖闕之故輒以見以而扣之皆人君子所以行

相合變幻形諸宜是傳世足亦當世得失之林也後
返者之跡用以裁輕重之準何必傷斷簡殘星相各
散除其疑以昭明之繼有所愿徵佚墜失之意紹前
之陰明未肖志古之道正所傳之緒意在茲乎意在
茲乎余往與子咸先生共差吳人士謂吳壤臨
偏僻以蘇吳從上之役常重天下至才之所生何歟
僕為欲聞務盈焉者若其為道遵德據信紙傷朝夕
獨有先王之遺教餘俗故其君子秉心宣叙厥其業
小人勤德齊力集勞異業雖名街居衢處之閭四方
所走業習絡穀財貨之日而厭脂膏者不自濁其風
僕僕而習織綱綸之儀匡困端獨纓營不敢為非若
其玩巧而事末技往往紀植卻幾利而食者眾亦陋
肆而遷非必其故至遊者紆游亂法數於文綱乃時
有之聞之亦一二輩優猾偷作為崖矣內挾詐力而
外以文結郡國豪傑行其私偽之論滋其何日之有
且其氣奕有以鍊之而勤色高蔡務正其閒得無望
於綱紀八經故譜譽屬之君子乎若整齊其傳以俟
後得以覽觀圖有在矣

續吳先賢讚後序

澥自總角時見於子咸先生請業因得奉所為
書則宗大人咸誦祕焉者未悚然拜曰是將以信諸
後謂盛德不可忘故記之筆記之故存之者也自伯
叔甥舅一二兄弟實筆之本也敢不再拜先生遂
延避席曰是非吾所為記也子之家有其書矣若其
志則余也敢且若古所謂記於功宗及誠之表者亦
物皆不忘善哉其為謂於世乎况我州黨稱禮義之
國紘誦之舜四徵於卻是賢士大夫之所處也夫豈
無少世嗣太夫公所欲宗臣世家必先之者謂有功
列在王室者也若其載籍之尊行稱節不顯世是
非君子比度其表上下係之著之語言以難見表微
志隱闡幽明有傷也與何不大既其跡而湮替踣絕
無傳哉然吾聞之君子於其鄉也有善學焉有能讓
焉雖無有循焉者不敢以其肝智加之况敢虛有所
論議于賢乎合則合不自退託謙讓然見於篇乎
故非先生所自為藏之也亦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與之為記以有數君子者備之矣故述詳其辭而節
發其義不有所刪然其稅則有所發改刊剟其閒寧





澗之豐厲之美孫進之溫厚之則精學之可嘆嗟之
旨弘焉之有變之文散書而不與者其辭近作而不
比於順者其緒紀稽事而有所詆傷者其辭詆深而
刻覈掃人之過者其語宣直而無所避首者其辭嚴
寬而寓焉以亂者其辭枝是以調密之於往閑而棲
驗之以圓精詳精之先所列參觀之視所與接耳而
目之與人之諂然後保然正色於華無所避　謂
善論善諫焉有近而諂側犯而陰故詆而傷善直而
許激而不近情枝而無統紀也乎哉故君子觀於是
譎責僕怨恩有所譽也乎務慕屈可明微也辨精博
澗可承義也夫負則不氣慎則不厭怨則推公思則
能量故若綱若網可循而理者畢宦聲也乎故能
信樂故不致惑故不忘愁故不恩辯故不掩精故無
厲博故滄備顯故能紀之達天緊理貫心會流通者
瀹於詳慮也微文以示而淑慝不爽則所以俟百世
也彼承壁案開不競學則以是為儀曰吳使夫人不
得專焉且何預執為而禮有所記雖徵商之文不無
專以善訴人乎故又疑其狀焉者則吳自繁物顧負
山谷之陸廣微以下皆有所著録雖頗有缺佚然代
有作者彼皆非即且無亦為陸是為權輿之歎君子
者哉故失焉則缺而編傳之徵先生亦有感焉乎以
成一家言永不敏竊附其末敬書於先生諸集末
焉後之採方隱求遺書徵郡國故事者安知不以是
往也

# 百越先賢志

歐大任撰

## 百越先賢志自序

粵越一也。禹貢別職方。揚州外境五嶺至于海。盡越之南裔。始禹周行天下。還越會計。諸侯少康封庶子無餘於會稽。以奉禹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無餘後二十餘世至允常。子句踐。竟滅吳稱王。徙都瑯琊。雄方國矣。句踐六世至王無疆伐楚。楚熊商敗之。無疆去瑯琊止東武。越遂散。諸子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臣服於楚。謂之百越。蓋揚州分野。會稽以南。星紀鶉尾。實負南海。嬴秦滅楚。王翦略取揚越漸爲三郡。曰南海。曰桂林。曰象郡。尉陀子孫歸漢。合浦、蒼梧、鬱林、交趾、九眞、儋耳、珠崖郡而九矣。今自南越北屆結當盡會稽之境。故夫越也。東自無諸都東治至漳泉。故閩越也。東海王搖都于永嘉。故甌越也。譯吁宋蒼梧湘灕而南。故西越也。牂牁西下邕宜綏建。故駱越也。漢人謂越近海。多犀角、玳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豈但然乎。陽德之盛。鍾爲人文。衣冠禮樂之不於唐虞聲教暨南交始邪。余聞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夫句踐在春秋書於越入吳。夷之也。其時越之人。蓋有爲苦身戮力深謀祕計以報羈棲之恥。號令中國而尊周室者。即秦漢以來。騶氏之爲無諸。爲搖。趙氏之爲陀。爲光。越人左右贊之者不少。至劉氏東西二京。功業文章之臣。出于越之南北七八千里。瀕海至交州。益多矣。於是綜史牒。摭遺佚。自周迄漢百二十人。荒遐逖邈。大賢小賢。故備錄焉。章武黃初下逮唐宋。別爲紀。收不據補略。此則志百越先賢云。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長至日嶺南歐大任序。



## 百越先賢志凡例

一兩漢輿地志。吳越之境。皆會稽郡。別爲丹陽豫章。故會稽之越。夏禹苗裔也。是散之後。爲王爲君長。濱於江南海上。百越之所繇名。因其君長所居地。實遠至南海桂林。漢以後。州郡分隸。名以代殊。今志人物。原本百越。按其實也。盧鳳淮揚。在漢爲東海臨淮二郡。雖漢志盡屬吳分。不得強同。

一會稽秦置郡也。地最廣。漢分爲吳郡。然地即太伯吳國。南方精華之學。蓋有孔門之教焉。今志所載漢之會稽。漢之南海。人士居多。諸郡什一。廣陵固有邵平徐璆。淮陰固有韓信枚乘。舒六固有英布文翁。沛上固有蕭曹諸人。非可因吳分而並存。即子游季札。亦不錄也。一志內人物。如隱逸方外。俱依世代。並與功業文章之士。皆曰先賢。孔門且謂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皆爲可師。故稱先賢。非故襲遷陽者。倣荊楚陳留先賢而爲斯編也。

一百越人物年歷久遠。前代記載。詳略不同。今小善必錄。不泯其名。大賢功行。即馬班紀載。或刪繁一二。固所不免。志專於詳。故不加論贊。

# 百越先賢志卷一

明　順德歐大任楨伯撰

## 歐冶子

歐冶子越人。與吳人干將同師。俱能爲劍。越王允常。使造五劍。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托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楚王召風胡子。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寡人願齎邦之重寶。因吳王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之吳。見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風胡子奏之。楚王見而大悅。問曰。此三劍何物可象。其名爲何。風胡子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釽。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釽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絕。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三年不解。楚王引泰阿登城麾之。三軍破敗。流血千里。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曰。劍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黃帝之時。以玉爲兵。各有使然。當此之時。鐵兵神也。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據吳越春秋越絕書參修。

## 疇無餘　謳陽

疇無餘、謳陽。越二大夫也。越伐吳。爲二隧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





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兵至。王子地守。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遂入吳。吳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其人告敗。惡其聞也。斬七人於幕下。據左傳史記參修。

## 大夫種

文種、字子禽、官大夫。吳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會稽。令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與之共知越國之政。種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譬如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不亦晚乎。勾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與宦士三百人。卑事夫差。勾踐請爲臣。妻爲妾。夫差用大宰嚭之言。赦越。勾踐反國。苦身焦思。坐臥飲食皆嚐膽也。問於種曰。伐吳何能有功乎。種曰。伐吳有九術。尊天地。事鬼神。一。重財幣以遺其君。二。貴糴粟槀以空其邦。三。遺之美好以勞其志。四。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榭。以盡其財。疲其力。五。遺其諛臣使之易伐。六。彊其諫臣使之自殺。七。邦家富而備器。八。堅厲甲兵以承其弊。九。勾踐曰善。種行貸粟。以卜其事。子胥諫不聽。再修下吏之獄。夫差受殿材而起姑胥之臺。樂美女而納西施、鄭旦。嚭復讒子胥。夫差大怒曰。伍員詐子鮑氏。果欺寡人。反明矣。使人賜屬鏤劍以死。因任嚭政。越乃興師伐吳。大敗之於秦餘杭山。滅吳。擒夫差。而戮嚭與其妻子。據國語史記吳越春秋越絕書參修。



## 計倪

計倪者、先蕃邱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越王勾踐既反國。欲圖吳。乃召計倪而問焉。計倪曰。君人尊其仁義者。治之門也。士民者。君之根也。開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左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願王選左右。得賢而已。昔太公。磻溪之餓人也。西伯任之而王。管仲、魯之亡囚。有貪分之毀。齊桓得之而霸。故曰失士者亡。得士者昌。越王曰。反國五年。豈不使賢任能。各殊其事。孤虛聞報復之謀。計倪曰。與師者。必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饑。不可以戰。越王曰。孤聞先生明於治歲。欲聞其術以爲教常。計倪曰。名賦斂。勸農桑。因熟積以備四方。毋如會稽之饑。不可再更。臣聞王自耕。夫人自織。此竭於庸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知此二者。形於體。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越王曰。請因其要。計倪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糴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十二歲一饑。是以民相離也。故聖人爲之豫備。湯七年旱而民不饑。禹九年水而民不流。越王曰。善。大夫扶同苦成。皆與孤議於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先生言獨與孤比。請受教焉。計倪曰。糴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草木不辟。末病則貨不出。故糴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越王又曰。善。計倪乃傳其教而圖之曰。審金木水火。別陰陽之明。用此不患無功。越王著其法。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吳也。據國語史記吳越春秋越絕書參修。

范蠡

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其始居楚宛三戶之墟。倜儻負俗。時人盡以為狂。文種為宛令。笑曰。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從官屬駕車往。終日而語。疾陳霸王之道。越王勾踐即位三年。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無早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早圖之。其事將未可知也。居三年。越王三問謀吳。三曰。王姑待之。其後四年。越王復問。范蠡曰。可矣。勾踐乃發習友三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越遂復棲吳於姑蘇之山。范蠡為書辭越王。請從會稽之誅。乃裝其輕寶珠玉。與其徒屬乘舟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齊人聞其賢。以為相。間行止於陶。稱陶朱公。後莫知其所終。越王命工以良金寫其狀而朝禮之。環會稽山三百里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據國語、史記、越絕書、會稽典錄參修。

薛燭

薛燭、越王客也。善相劍。王示之豪曹。燭曰。豪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豪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示之巨闕。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取純鈞示之。燭瞿然望之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沈沈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溢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色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鈞耶。王曰。是也。客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其可與乎。燭曰。不可。夫魚腸湛盧盤郢。皆在吳矣。赤堇之山已合。若耶之溪深而不測。歐冶子已死。雖有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可與。鄉三十、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王曰。善。據吳越春秋、越絕書、古劍錄參修。

陳音 秦伊附

陳音、楚人也。范蠡進於越王。為越射常。越王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樸質。饑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鳥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肉。於是黃帝弦木為弧。剡木為矢。黃帝之後。楚有弧父。射傳於羿。羿傳逢蒙。逢蒙傳琴氏。當是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三侯傳至靈王。桃弓棘矢以備鄰國。臣先人受之於楚。五世矣。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足蹉。右足橫。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烟。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況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越王曰。善。願悉教吾國人。音教射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音死。越王傷之。葬國西五里。射猶曰陳音山。越王又有客秦伊。善灼龜。戰必得龜兆。乃陳民山西大冢。為秦伊山。善灼龜者冢也。據越絕書、吳越春秋參修。

諸稽郢 扶同苦成皋如舌庸皓進附

諸稽郢、越大夫也。吳王夫差起師伐越。以報槜李。越王勾踐逆之江。吳大敗之於夫椒。越命諸稽郢行成





於吳。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越得罪於君王。親舉玉趾。以心孤勾踐。而宥赦。君王之於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勾踐申禍無良。以重得罪於下執事。俯翫舉二王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越固貢獻之邑也。勾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君王豈厚哉之。亦征諸侯之禮也。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君王既封殖越國。名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之無成勞也。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君王乘利度義焉。吳王許之。將盟越。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於是越王以甲楯五千。保棲會稽之上。謂諸大夫曰。何以教寡人。大夫扶同曰。昔湯繫於夏臺。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困於石室。太公不棄其國。興衰在天。存亡在人。夏殷恃力而虐二聖。兩君屈己以得天道。故湯不以窮自傷。文不以困為病。大夫苦成曰。天有曆數。德有薄厚。黃帝不讓。堯傳天子。三王臣弒其君。五霸子弒其父。今世納市賈貨以設詐。抱謀以待敵。不幸陷厄。求伸而已。大夫皋如曰。臣聞大夫種忠而善慮。民親其知。士樂為用。委國一人。其道必守。何順心佛命羣臣。大夫舌庸曰。大夫文種。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驥不可與匹馳。日月不可並照。君誠委國於種。則千綱萬紀。無不舉者。越王曰。大夫之論是也。大夫皓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從君命。修德履義。守信溫故。臨非決疑。君誠臣諫。直心不撓。舉過列平。不阿親戚。不私於外。推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事也。諸稽郢再拜曰。君苦身焦思。臥嘗膽。拊循士民。與百姓同其勞。宗廟社稷之主。是在君矣。越王曰。寡人為吳窮虜。有諸大夫以保社稷。寡人何憂焉。居七年。吳方會諸侯於黃池。越發兵伐吳。大敗之於囿。又郊敗之。三戰三北。遂入吳國王宮。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意者今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越既平吳。以兵渡淮。與齊晉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賜胙。命為霸。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據國語、史記、吳越春秋、越絕書參修。

高固

高固、越人也。世在越。稱齊高傒之族。楚熊商滅越而臣服之。是為楚威王。固歸楚為威王相。時魯左邱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傳威王。以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由固進之。楚以故文教日興。五羊銜穀萃於楚庭。後南海稱諸郡。號稱五羊城自固始。據史記、廣州記、黃佐廣東通志參修。

史祿

史祿、其先越人。贅壻咸陽。祿仕秦以史監郡。時始皇帝伐百越。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道祿轉餉。鑿渠而通糧道。祿乃自陽山道水源以湘水北流入于楚漢江。為湃洞下流。南入于海。轉餉為勞。乃壘為礙以激水。於沙磧中壘石作鏵。派湘之流而注之融。激行六十里。置陡門三十有六。舟入一陡。則閘一陡。使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通舟楫。又利灌田。號為靈渠。於是秦西甌君譯吁宋越人皆入叢

揭中與高陵處莫昔爲秦役攻殺睢秦乃發適戍以備之梅留揭嶺長子孫揭陽令定其後也。（據史記·漢書·水經·注·漢·南越交故·江參修。）

## 梅鋗 合傳胡害毋餘附

梅鋗、越人。其先越王子孫也。避楚在丹陽皋鄉。更姓梅。居梅里。周末散居沅湘。秦并六國。越後稱王者除零陵往南海。鋗從之至臺嶺家焉。乃築城湞水上。奉王居之。謂之梅將軍城。姓其嶺曰梅嶺。秦之亂。番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間民心。號番君。江中盜數千人皆歸之。百越已習畔秦。推雄傑爲長。遂長鋗。下令舉兵。戶出壯士一人。領以戶將。使令傅胡害將之。戰則編爲什伍。領以隊將。使摇毋餘將之。統其衆歸芮。留其將庾勝兄弟守臺嶺。往見芮。勸從沛公伐秦。芮遣鋗將百越兵應諸侯。至南陽遇沛公。與攻析酈降之。胡害毋餘二人者。皆爲沛公都尉。從破秦。及楚漢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而鋗爲芮將。功最多。封十萬戶爲列侯。食臺以南諸邑。謂之臺侯。項籍死。高帝以鋗有功。從入武關。二都尉又皆嫌項籍有功。比臺侯。胡害封貰侯。毋餘海陽侯。（據史記·漢書·越絕書參修。）

## 公師隅

公師隅者。粵人也。越王無彊爲楚所敗。其子孫避處江南海上。周赧王時。有自立爲王者。隅以無彊初避楚居東武。有怪山浮來。鎮壓其地。因名東武山。乃往相度南海。將依山築南武城以擬之。而越王不果遷。時三晉惟魏最强。越王與魏通好。使隅復往南海。求犀角象齒以修獻。久在嶠外。乃得諸珠、併與江樓船。會稽竹箭。獻之魏。魏王乃起師送越王往荊。棲之沅湘。於是南武蝦士。爲越貢奉邑。稱雄交廣矣。（據竹書紀年·黃佐交廣記·通志之荊州記參修。）

## 張買

張買、粵人也。父戊以越騎將軍與華無害從高帝起留。入漢定三秦有功。未及封而死。買少善射知書。拜中大夫。孝惠帝時。侍游苑池。鼓櫂能爲越謳。時切規諷。不自言父戰勳。高后稱制。丞相審食其乃言買父戊從軍時勞勤。與終陵侯華無害同。而身死子未有食邑。於是封買爲南宮侯。傳其子生。遂家長安。建元初。有罪奪爵。光和中。粵民祠買。祠曰秉正云。（據漢書·年表·廣州通志參修。）

## 鄭嚴田甲

鄭嚴田甲。武帝伐南越。二人首以越人歸漢。帝令越人善射馳馬者爲越騎。使二人將之。並封歸義侯。號其衆爲越侯兵。元鼎五年秋。蛙與蝦蟆羣鬬。占者謂南方兵兆。會呂嘉作亂。遂命四將軍衆十萬征南越。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嚴善將兵。而甲苛急。衆未得前。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已平南越。開九郡。當是時東越亦反。詔嚴與甲卽以越侯兵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平。二人不加封。以前逗遛故。先是韓安國坐法抵罪。田甲獄吏也。辱之。使至蒙獄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卽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據史記·漢書·古五行志·注·衛佚典。）





紀·參修。）

## 何遺

何遺、越人歸漢者也。爲馳義侯。元鼎五年秋。伐呂嘉時。受詔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下牂牁江。會番禺。因發爲發南夷兵。爲且蘭夷所隔滇道。故兵未下。南粵已平。帝使令遣征西南夷。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誅且蘭平之。開置五郡。亦以前稽不封。（據史記·漢書參修。）

## 畢取 史定居翁黃同蘇弘古多軍韓說劉福附

畢取、粵人。南越建德時爲郎。相呂嘉以建德反。漢令江淮以南十萬師討之。樓船將軍楊僕師至番禺東南。伏波將軍路博德師居城西北。取將粵兵出戰。會暮。樓船力攻燒敵。伏波縱令相招。於是取以軍降。封爲膫侯。食五百一十戶。同時降者。揭陽史定爲安道侯。粵桂林監居翁諭下甌駱四十餘萬爲湘城侯。又元封初。漢師入東粵。故甌駱左將黃同斬西于王。爲下鄜侯。軍卒積終古斬徇北將軍。爲禦兒侯。東粵將多軍爲無錫侯。橫海將軍韓說爲案道侯。橫海校尉劉福爲繚嫈侯。皆粵人。（據史記·漢書參修。）

## 都稽

都稽、粵郎也。元封六年冬。伏波樓船二將軍討南越。縱火燒城。伏波爲營以待降者。樓船力攻反殿而入伏波營。遲旦。城中皆降。呂嘉建德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稽知嘉必東走。高昌得之。爲臨蔡侯。伏波校司馬蘇宏得建德。封海常侯云。（據史記·漢書參修。）

## 嚴助

嚴助、會稽人。嚴忌夫子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是時征伐西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屢舉賢良文學。公孫宏起徒步。爲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閩越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大尉田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不足煩中國救也。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會稽兵。會稽守距不欲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粵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上書以聞。上多其義。遣兩將軍大發兵。誅閩越。淮南王安書諫止兵。而漢兵已出臨嶺。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令助諭風指於南越。南越王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令諭淮南王告以事。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助欲守會稽。上拜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爲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及淮南王反。與助相連。廷尉張湯論誅之。竟棄市。（據史記·漢書參修。）

朱買臣

朱買臣、字翁子。會稽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不能留。卽聽去。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說之。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後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東越王居保泉山。更徙處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遂乘傳去。會稽聞大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送迎。車馬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大守舍置園中。給食一月。妻自經死。買臣於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坐法免。復爲丞相長史。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張湯尙爲小吏。趨走買臣等前。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爲長史。湯爲御史大夫。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爲禮。買臣深怨。常欲死之。遂發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官至郡守右扶風。（據漢書・宋會稽志參修。）

鄧宓

鄧宓、粵之番禺人。有謀略權勇。武帝元狩末。交趾部刺史羅宏舉宓茂才。爲屬國都尉。尋爲南海郡丞。至日南太守。善於柔遠。民夷懷之。卒葬馬鞍山。後建武中。馬援南征交趾。徵側徵貳。駐兵南海。開拓士宇。至此每風雨晦冥。聞人馬之聲。趾之得宓墓。（據廣東通志・廣州府志參修。）

孫豹

孫豹、會稽人。父幸。武帝末爲珠厓太守。調廣幅布獻之。蠻不堪役。攻郡殺幸。豹合率善人還復破之。自領郡事。討擊餘黨。連年乃平。豹遣使封還印綬。上書言狀。制詔卽以豹爲珠厓太守。威政大行。獻命歲至。（據後漢書南蠻傳・瓊州志參修。）

吳霸

吳霸、字子公。陽山人。少以材勇爲兵率中宿湞浦關。皆親侮至湞陽。招徠流徙。民感其仁。姓所駐山曰吳山云。後徙廣鬱都尉。威聞夜郎。遷牂牁太守。爲夜郎竹王立後。天子從其請。由是牂牁舉服。昭帝元鳳五年秋。從象郡分屬鬱林牂牁。霸族在桂陽者。欲往廣鬱就服田。霸不許。惟令聚近土處居番禺之西有江浦焉。民服其不私。五世孫雄。官光祿勳。桓帝元嘉元年爲司徒。永興元年罷。（據沈懷遠南越志・廣州志參修。）

鄭吉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爲郎。吉彊執習外國事。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





道。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撣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旣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幷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下詔封吉爲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幕府。治烏壘城。鎭撫諸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據荀悅漢紀・班固漢書西域傳參修。）

何丹

何丹、字伯張。湞陽人。成帝鴻嘉初。鄉里舉茂才。爲含涯長。累遷中散大夫。以言忤王莽。出爲松滋令。慈愷豈弟。愛民如子。有嘉禾連穎之瑞。及卒於官。邑人哀慟。擇河西勝地葬之。歲六月二日。民酹奠不絕。（據湘州記・楚北廣州圖經參修。）

梅福

梅福、字子眞。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尙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成帝時。大將軍王鳳專勢擅朝。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臣莫敢正言。福上書不納。帝久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又上書言之。綏和二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云。（據荀悅漢紀・班固漢書參修。）

# 百越先賢志卷二

嚴光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遊學。光武卽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光也。遣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床褥。大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願屈語言。光不起。床上箕踞抱膝。發書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寗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耶。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尙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投札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封奏其書。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臥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據後漢書・皇甫謐高士傳參修。）

陳元

陳元、字長孫、蒼梧封川人。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曰陳氏春秋。王莽從歆受左氏學、以欽爲厭難將軍。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銳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爲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每臨朝、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于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弦、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恐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閒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存顧儒雅、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疏論不宜使有司察公輔、帝從之。李通罷、元復辟司徒歐陽歙府、數陳當世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以病去、年老卒於家。據後漢書・漢文紀參修・

沈豐

沈豐、字聖通、會稽烏程人。永平中、爲郡主簿。遷零陵太守、爲政愼刑重法、罪人詞訟、初不歷獄。嫌疑不決、一斷於口。穫扑不舉、市無刑戮。僚友有過、亦不暴揚。有善必述、曰、太守所不及也。在官七年、建初間、有紫芝廿餘之瑞。論者以爲皆豐治化之應也。據會稽典錄袁紀參修・



顧奉 公孫松 並子侯朱俊附

顧奉、公孫松、俱會稽處士。有行誼。蜀郡張霸、永元中爲會稽太守、表薦之。奉爲潁川太守、松爲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諸有行業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先是郡有高士董子儀、會稽都尉任延敬待以師友之禮。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上虞朱俊、亦明經、舉孝廉、蓋與奉松先後表著者也。據東觀漢記、後漢書參修・

陳囂

陳囂、字子公、山陰人。囂與紀伯爲鄰、伯竊囂藩地自益。囂不校、益徙地與之。伯慚懼、歸所侵地。囂辭不受。遂爲大路。鄉里上其事。刺史行部、異囂、問之。囂曰、鄰自有地、囂無所讓、路也。刺史表其里曰風義鄉。據英賢傳・會稽典錄參修・

鄭宏

鄭宏、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宏師同郡河



東太守焦貺。楚王英謀反發覺、辭引及貺。貺被收捕、疾病道亡。妻子閉繫、詔獄考掠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變姓名以逃禍、宏獨髡頭負鈇鑕、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赦其家屬。宏躬送其喪及妻子還鄉里。繇是顯名。拜爲騶令、遷淮陰太守、消息繇賦、政不煩苛。行春大旱、隨車而雨。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建初初、因辟爲尚書令。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宏奏以爲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請使郎補千石令、令史爲長。帝從其議。宏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爲故事。出爲平原相、徵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鄭衆爲大司農。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沈溺相係。宏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遂爲常路。在職二年、省三億萬計。永和元年、代鄧彪爲太尉。奏尙書張林阿附竇憲、帝詰讓宏、因乞骸骨。病卒。敕褐巾布衣素棺殯斂、以還鄉里。據袁宏後漢紀・謝承范曄後漢書參修・

蔡倫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永平末、給事宮掖。建初中、爲小黃門。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愼、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後加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不便于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天下咸稱蔡侯紙。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在宿衞、封爲龍亭侯、邑五百戶。後爲長樂太僕。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漢家法令、倫監典其事。據東觀漢記・後漢書水經注參修・



王充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師事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遊洛陽書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記憶。肅宗時、詔公車徵、病不行。嘗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蔡邕入吳、得其書、帳中祕玩以爲談助。王朗守會稽、待遇許下、人稱其才進。充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卒。據袁崧書・謝承後漢書・抱朴子參修・

楊孚

楊孚、字孝元、南海人。章帝朝、舉賢良、對策上第、拜議郎。和帝即位、用兵匈奴、孚奏言創造用武、守業尚文。故周勝殷、則有載戢干戈之頌。太宗息兵、嘗言自勝衣冠、金不及兵。先帝纖遠、廟米則應、末皆先伐。故孝章之謚、追配孝文。詩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又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二帝之謂也。願陛下繩美烈宗、毋輕用武。永元十二年、旱災、令在廷議政令得失。孚曰、漢制郡國之士、雖誦孝經、察其志行、選舉孝廉。故帝謚必稱孝者、躬行化率也。王莽不服母喪、天下誅之。然今時公卿大夫、罹父母憂、不得去位、而黎庶孝悌力田、反得爵級、非所以爲民表儀也。且郡邑僥倖、不知紀極、貨賂通于上下、治道衰矣。宜詔中外臣民、均行三年通喪、而吏治必務廉平、以勸選舉之士。庶幾克誠小民、副承天意。帝從其議、詔禁有司假勢行邪。其巧法析律、飾文增辭、貨行於言、罪成乎手者、重罪之。賜天下男子爲後者爵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鰥寡孤獨篤疾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時南海屬交阯部。刺史夏則巡行封部、冬則還奏天府、舉刺不法。

其後競事珍獻。孚乃枚舉物性靈悟。指為異品以諷切之。著為南裔異物志。自後羅浮鑄山之屬日絕。時謂能通神明。孚家江許北岸。嘗移洛陽松柏。種植宅前。隆冬蓋雪盈樹。人因目其所暫為河南。或問其故。孚曰。偶然耳。草木豈能動天哉。後為臨海太守。復著臨海水土記。世服孚高識。不徒博雅。（據黃佐通志、謝承後漢書、黃恭交廣記、藝文類聚、初學記、輿覽、三才圖會參修。）

## 張重

張重、字仲篤、合浦人。篤學善言。為衙表聖士。刺史推擇為日南郡從事上計。入洛。明帝訝其么麼。問之曰。何郡小吏。重抗聲對曰。臣日南計吏。非小吏也。陛下欲得其才邪。抑將稱骨度肉也。帝善其對。正旦大會。帝問曰。日南郡北向視日耶。重對曰。郡有雲中金城。不必皆有其實。日南日亦俱出於東。至於風氣暄暖。日影仰當。官民居止隨情。面向東西南北。迴背無定。所謂日域在南者也。帝益善之。賜以金帛。自此上計召對。皆有賞焉。（據范光古今注、太平御覽、水經注參修。）

## 養奮

養奮、字叔高、鬱林人。博通墳籍。以布衣舉方正。和帝策問陰陽不和。或水或旱。奮對曰。天有陰陽。陰陽有四時。四時有正令。春夏則予惠布施寬仁。秋冬則剛猛威行刑。賞罰殺生。各應其時。則陰陽和。四時調。風雨時。五穀升。今則不然。長吏多不奉行時令為正。舉事干逆天氣。上不恤下。下不忠上。百姓困之而不恤。衆怨鬱積。故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災害緣類。水者陰盛。小人居位。依公營私。讒言諭上。雨淫溢者。五穀有不升。而賦稅不為減。百姓虛竭。家有愁心也。奮蓋一時名儒云。（據姓譜、風俗通、氏族博考、通志略參修。）

## 包咸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為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光武初。太守黃讜署戶曹史。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賜以几杖。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特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臨視。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據黃佐通志、謝承後漢書參修。）

## 鄧盛

鄧盛、字伯直、蒼梧人。仕為秭歸令。聞母病。解印綬去。及歸。母果亡。居喪盡孝友。尉馮日磾嘉其行。薦服闋即辟之。初入府。為主簿。尋為太尉諸曹掾。時彭城相左尚以贓穢罪。三府掾屬拷驗。踰年不竟。吏選盛覆拷。盛至獄。洗沐尚。解械賜席。乃謂尚曰。君受國重恩。而所坐如此。今遇君子。不可以小人相待。盛威至意。對曰。今使君相待以禮。尚獨何心。不以死相歸乎。即引筆具對。時人語曰。淑問得覚。鼠陶鄧盛。公卿而下。皆禮重之。（據交廣記、異姓譜參修。）

## 楊扶（子喬璇附）

楊扶、字聖儀、會稽烏傷人。其先河東人也。和帝永元中。扶以處辟為武源令。遷交趾刺史。有理能名。洞民蓁黨規略。皆郵往捕。反為所傷。扶益兵縛之。縱使就業。南海行二日。盡投江中。有發蝨市物泉刀盡失。詔





諸扶。扶銜得所遺予媼州人。為之諺曰。楊聖儀。政多奇。蓋此類也。生二子。長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死。次璇。舉孝廉。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攻郡縣。璇制馬車。盛灰繫布馬尾。順風鼓灰。以火燒布。馬驚奔突。弓弩亂發。鉦鼓鳴震。賊駭破散。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詔拜議郎。三遷為南海太守。所在有異政。尚書令張溫特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乞骸卒於家。（據後漢書、浙江人物志參修。）

## 鍾離意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督郵。舉孝廉。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冬寒徒病。過宏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於道解徒桎梏。恣期俱至。除瑕邱令。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問狀服罪。不忍加刑。遣建長休。建父設酒。令建進藥而死。遷堂邑令。縣人防廣為父報讎。繫獄。母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聽廣歸家。殯斂訖入獄。意密以狀聞。廣減死論。顯宗徵為尚書。交趾太守張恢坐贓服法。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賜庫錢三十萬。轉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帝策詔意冠履。分布禱雨。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遂應時澍雨焉。特詔賜降胡子縑。尚書案事誤十為百。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為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貰郎。意遂有變異。意復上疏切諫。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不得久留。出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令瑕邱堂邑及相魯五年。愛利為化。輕刑慎罰。拊循百姓。人多殷富。以久病卒官。詔賜錢一十萬。（據東觀漢紀、後漢書、孔叢子參修。）

## 許荊

許荊、字少張、會稽陽羨人。少為郡掾。嘗拯兄子世於難。太守黃競舉孝廉。和帝時。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荊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來陽縣。有蔣均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荊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顧使吏上書陳狀。欲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郴人謝宏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千餘人。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據謝承後漢書參修。）

## 招猛

招猛、南海人。舉茂才。為郎。元初中。官大鴻臚卿。掌諸侯及四方歸義蠻夷。與郡國上計。而諸王入朝拜諸侯嗣子禮儀。皆屬焉。猛善於其職。動無違禮。四夷賓譯。若烏旬驪馬韓元菟南夷。初附及就封入覲者。至容襄肆儀行事。猛舉劇詔際之。悉愿其情云。（據東觀記、姓譜參修。）

綦毋俊

綦毋俊。會稽上虞人也。少治左氏春秋。永初中。舉孝廉。拜左校令。出爲交阯刺史。元初三年。合浦蠻夷反叛。遣侍御史任逴督州郡兵討之。俊保障蒼梧。乃往戎行。所向摧靡。功當封賞。上書歸功令便自訓致寇盜。詔美之。其後同郡虞翻稱俊拔濟一郡。讓爵士之封。謂此也。（據交阯記。會稽典錄。吳志參修。）

陳臨

陳臨、字子然、南海人也。家居海上。世俗荒陋。臨學覽經典。行誼卓然。郡舉孝廉。永建中。官至蒼梧太守。推誠而理。導民孝悌。民有遺腹子。爲父報讐殺人。吏所捕獲。臨知其無嗣。令其妻侍獄中。後產一子。郡人歌曰。蒼梧府君恩廣大。能令死囚有後代。德參古賢天報施。延安中徵爲廷尉。郡每以五月五日。祠臨東城門上。令小童潔服舞之。（據太平御覽。陳臨參修。）

李進

李進。字子賢。高興人。世農家。進獨明悟。通經傳。力耕時。嘗有一雞。毛色五彩。倏然而來。及去莫知所往。以其無主。目爲客雞云。是年禾稼大熟。進得補郡功曹。累遷騎都尉。永和二年。荊蠻反叛。遣進爲武陵太守。帥兵往討。大破之。進簡選將吏。得其情和。在郡九年。梁太后臨朝。下詔增進秩二千石。賜錢二十萬。中平間。代賈琮爲交阯刺史。奏請依中州例貢士。後阮琴以茂才仕至司隸校尉。交阯人材得與中州同選。實自進始。其子孫蕃衍。布在交廣。多仕至大官。高興人遂以客雞爲祥。比諸陳寶焉。（據交廣記。後漢書。太平御覽參修。）

龍邱萇

龍邱萇、太末人。隱居山中。志不降辱。王莽時。連辟不至。更始初。任延爲會稽都尉。掾吏白請召萇。延曰。龍邱先生。躬德履義。有伯夷原憲之節。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使者相望於道。萇乃詣府。拜議曹祭酒。其隱居九石特秀。林木色丹如蓮花。復有巖穴如牕牖。中有石床。因萇曰龍邱山云。（據後漢書。風俗通。郡國志參修。）



# 百越先賢志卷三

徐栩

徐栩。字敬卿。會稽由拳人。少爲獄吏。執法詳明。遷小黃令。時陳留遭蝗。獨無遺草。小黃飛逝不集。刺史行部。奏栩他事。栩去官。蝗即日至。刺史愧謝。令還位。蝗即去。後爲長沙太守。（據孔曄會稽記參修。）

澹臺敬伯（高彪附）

澹臺敬伯。會稽人。受韋氏詩於淮陽薛漢。當時言詩者。推漢爲長。敬伯與犍爲杜撫鉅鹿韓伯高爲弟子。最知名。又無錫高彪。常詣馬融。復擢刺道者。及餞督軍御史第五永作箴一篇。議郎蔡邕等美其文。以爲莫尚也。（據後漢書。漢書參修。）

劉熙

劉熙。字成國。交州人。先北海人也。博覽多識。名重一時。薦辟不就。避地交州。人謂之徵士。往來蒼梧南海。客授生徒數百人。乃即名物以釋義。惟揆事源。致意精微。作釋名二十七篇。自爲之序。又著謚法三卷。皆行于世。建安末卒於交州。崇山下有劉熙墓云。（據交廣春秋。文獻通考參修。）

孟嘗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少修操行。仕郡爲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

誣婦厭苦供養，加焰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察，結竟其罪。寶先知枉狀，言之太守，太守不為理，寶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寶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伸，時雨可期。丹從之，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果雨，穀稼以登。寶後察孝廉，舉茂才，拜徐令，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而海出珠，與交趾比境，通商販貿糴食。先時守宰並貪穢，詭人採求，珠漸徙於交趾郡界，行旅不至，貧者死餓於道。寶革易前敝，求民病利，不踰歲，去珠復還，商貨流通，百姓賴焉。被徵當還，吏民攀轅，車不得進，乃載民船夜遁去，隱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人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之，竟不見用，卒於家。（據冊府元龜、後漢書參修。）

黃昌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家本孤微，居近學宮，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為決曹。刺史行部，見昌奇之，辟從事。後拜宛令，好發奸伏，人有盜其車蓋者，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得之，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朝廷舉能，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老多悖政，百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為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師一人，脅使條諸縣強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他境。視事四年，遷陳相，遷河內太守，再遷潁川太守。永和五年，徵拜將作大匠。漢安元年，補大司農，左轉大中大夫，卒。（據後漢書、大紀參修。）

彭修

彭修，字子陽，會稽毗陵人。年十五，父為郡吏，得休，與修俱歸，道為盜所劫。修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耶？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為功曹。西部都尉宰祐行太守事，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祐怒，縛意欲案之，掾吏莫敢諫。修排閤入，拜於庭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毀欄檻，自非賢君，安得忠臣？今慶明府有任座、朱雲也。祐遂原意罰，貰獄吏罪。州因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作亂，郡請修守吳令。修與太守出討賊，賊飛矢雨集，修障扞太守，而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修者，餘即降散，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太守服也。（據後漢書……參修。）

魏朗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少為縣吏，兄為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讎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郄仲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會九真賊起，以朗為九真都尉，討破群賊。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遷尚書。屢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為河內太守，政為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為尚書。被黨議免歸家。後竇武誅，朗以黨被急徵，行至牛渚，自殺。著書數篇，號魏子云。（據後漢書修。）

徐徵

徐徵，字君求，荔浦人。少有方直之行，操守不撓，通書傳，尤明律令。延熹五年，由中郎為郡督郵，時當侍唐





衡安橫，京師無所與較。遣貧客至蒼梧，不循法度，徵使收客郡市，斃訖，已乃白太守，太守大怒，收敍附獄。主簿守關懇白曰：此人恃強，買賣侵侮百姓，又污婦女，徵上念明政，擬刑中恥，今不使治郡，使無爪牙之吏，後將郡當徒跣膝行，奉許貴戚貧客耳。太守不得已釋之。徵知小而果，世謂智過其驗。居常以目前掇重自擬云。（據交阯記……參修。）

中朔

中朔，字元游，蒼梧人。性廉慎，常著布褐布衫，不事綺紈，鄉邑欽慕之。舉孝廉，為九真都尉，後擊狂賊有功，民頌其德。（據……先賢傳修。）

張武

張武者，會稽由拳人也。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亡失屍骸。武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劍至亡處祭醊，號泣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哀慟絕命。（據後漢書修。）

陸續　子稠　逵　裒　孫康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幼孤，仕郡戶曹史。歲荒民困，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無一差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見續，辟為別駕從事。病還，為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徵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不堪苦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持急，無緣相聞，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續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怒，召門卒，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於是上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中子逵，樂安太守。少子褒，連徵不就。褒子康，武陵太守，轉桂陽、樂安，徵拜議郎，出為廬江太守。獻帝時，天下大亂，臨終屈指吏子蔑天下鼎分，謂少子績曰：從今以後六十年，車同軌，書同文，皆太康平吳，蓋其家傳象數云。（據後漢書、水經注參修。）

戴就

戴就，會稽上虞人。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唐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鋘斧，使挾於肘腋，覆船下，薰以馬通，以大鍼刺指爪，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耶？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冤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騃，忸行無義，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群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解械，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舉就孝廉，光祿主事。（據後漢書、風俗通參修。）

唐珍

唐珍、字惠伯、桂陽人。幼聞誦詠、即能記誦。天性恬淡寡欲。荊州刺史度尚甚稱重之。及就辟召、累官太常。熹平二年、代楊賜爲司空。督奏請沿海立族戍以防夷寇。天子不從。自言先世家本潁川、大父南徙、已居三世。同族有中常侍衡、與左悺等竊弄威福。衡常呼珍爲弟。珍恥之。然衡有弟方爲京兆虎牙都尉。珍謂所親曰、彼已有虎牙弟、又奚用弟我爲耶。自是陽狂不復出言。遂以久病罷歸。素師事鄉人成武丁、得黃老養性之術。閉戶呼吸元牝、人罕接焉。光和二年卒。鄉人屢見其出入山水間。立廟祀之、號唐司空廟。太平御覽・人代紀要・湘川志參修。

朱儁

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以孝養名。好義輕財。用母繒帛、爲友人償債。母責之。儁跪對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縣長度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後太守尹端以儁爲主簿。熹平初、端坐討賊失利。罪應棄市。儁羸服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免死輸作。端喜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舉孝廉、除蘭陵令。政有異能。爲東海相所表。會交阯部群賊並起、牧守輭弱不能禁。又交阯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和元年、拜儁交阯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合五千人、分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戶、賜黃金五十觔。徵爲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儁有才略。拜爲右中郎將、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賊破之。進封西鄉侯。董卓忌之。初平四年、爲太尉錄尚書事。以日食策免。持節鎮關東。長安中亂。留拜大司農。郭汜遂質儁等。儁素剛。即日發病卒。子皓亦有才行。官至豫章太守。據袁宏後漢紀・范曄後漢書・人代紀要參修。

謝夷吾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舉孝廉、爲壽張令。稍遷荊州刺史。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爲文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皐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傅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資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賾聖秘、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爲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勳臣懦弱、得以免戾。實賴厥勳。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荊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尋功簡能、爲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爲九伯之冠。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奧、同史蘇京房之倫。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馳騖以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然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時、尸祿負乘、





夕惕若厲。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夷吾先在荊州、能決斷難疑。行部到南陽。遇孝章皇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敕荊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誡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焉。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事與上合。而朝廷嘆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常以勵羣臣。其善績著於州郡有如此。據謝承范曄後漢書參修。

賀純

賀純、字仲真、會稽人。先慶氏也。少即博極羣藝。十辟公府、三舉賢良、不至。後徵拜議郎、侍中。時避安帝父諱、改姓爲賀。數陳災異。上便宜數十事、多見省納。遷江夏太守。徐州牧齊、中書令邵、皆其後也。據會稽典錄・元和姓纂參修。

董正

董正、字伯和、番禺人也。少有令姿。耽習儒籍。年十五、通毛詩三禮春秋。以學行知名。公府以其有用世才、常謂其盛時濟理道。數被辟命。皆不就。熹平末、張角妖術起。雖天下亂、正每觀天象、知漢曆之不長、慨然歎太息。或勸使出仕。歎曰、潛龍以不見爲德。君子以藏寶自完。吾惟竢時、何遽相迫耶。賦性高潔、貧寒不戚。志在規俗、躬耕以足衣食。暇即講詩書、陳禮法。遠近多從之遊。鄉閭或少爲不善、必相戒曰、吾伯和得無入於耳否。有不平者、多詣正直之。隱士南陽車遂、聞正令名、不遠千里、徵來投正。正與同志、恩如兄弟。數年中、遂得病。正爲傾家救卹。病篤、正呼遂曰、南陽君更有以見屬否。遂瞪視曰、以死累君。言訖而絕。正爲傳櫬於家。殯斂之禮、一視兄弟之喪。躬送喪於南陽而返。粵處素多奇瑰之貨。番禺爲都會、商賈湊集、貿遷易以致富。加以夷獠雜集、習尚輕悍、鬬爭射利、未嘗知學。感正清白、儉俗自爾日變。建安中、正卒。葬番禺之東。衆爲刻碑表曰、有漢徵士董君之墓。過者必式。晉隆和中、南海太守袁宏追想風采、乃訪求世族、條列行誼聞于朝。有詔旌表門閭、蠲[illegible]。據南越志・廣州先賢傳・太平御覽・藝文類聚・一統志參修。

疎源

疎源、字元流、南海人。出給郡役、爲戶曹佐。源性廉潔。家貧、餉妾不至。同舍人餉先至、呼之共食。源未嘗應。由是知名。後爲尚書郎。習練故事、爲九卿所重。故人有詣源欲通苞苴者、源絕口不答。臨別、便與訣曰、子以苞汚我。從此與君絕矣。嘗直遇隆寒、擁敗絮裹掠戰慄。吏獻裘、堅卻之。從司徒上書言事、忤權貴得罪。歿于家而卒。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參修。

趙曄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於厮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撫卒、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于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據謝承范曄後漢書・嘉泰會稽志參修。

韓說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頌連珠。稍遷侍中。光和元年。說言於靈帝云。晦日必食。乞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又上封事。尅期宮中有災。至日。南宮大火。遷江夏太守。公事免。年七十。卒於家。（據謝承後漢書、後漢書方伎傳。）



# 百越先賢志卷四

## 羅威

羅威、字德仁、番禺人。天性惇愨。髫齔即知禮讓。八歲喪父。哀毀如成人。事母至孝。勤身苦體。以備供養。怡顏遜言。未嘗迕辭厲色。朝暮供侍。奇果珍味。隨時進前。母年七十。天寒常身溫席。母乃寢。夏月必撤帳而臥。曰吾留蚊蚋。恐去齧母。制行雅飭。口不挂俚褻之言。足不及富貴之門。待妻孥如嚴賓。先世遺以負郭之田。力耕以自給。非其力不食也。鄰家牛數犯其稼。威刈芻潛納其門而去。牛主慚悸。陰使人廣求。乃發是威。威其長者。出遇老稚負戴於途。率代其任。邑人化之。孝慈成俗。令異其行。辟署門下史。威辭不就。強之顛力。遂偕母遜於增城縣界。去亂復故居。母喪。泣血骨立。日進溢米。食蔬醢者三年。既葬。結廬於墓側。朝夕盡哀。白鹿止其墓側。馴擾如家所畜。世以為孝感所致。威與同邑唐頌篤行齊名。王佾儒之為南海太守也。下教求士。有曰。此境三嶺與攢。百粵奧都。漢開吳別。分星畫部。風序泱泱。衣冠斯盛。其川嶽所產。豈直明珠大貝桂蠹翠羽。孝實人經。則有羅威唐頌。舉惟業本。又聞陳元士燮。自是高尚獨往。相望於巖穴。懷仁抱義。繼跡於前史。蓋以廣之多賢。由三數公倡之也。（據廣州先賢傳、藝文類聚、謝承後漢書參修。）

## 唐頌

唐頌、字德雅、番禺人。奉養以孝聞。迨遭父母喪。摧毀幾至滅性。既葬。躬負土為墳。於墳左為小廬。複以苫



塊。寢處其中。扶服哭踊。朝夕捧盥進膳。事之如生者。凡六年。有甘露降於家樹。鬱鬱彌月不已。人或訪頌。見白鹿拾食廬次。如豢畜。咸異之。稱為唐大孝。頌自是終身衣不純采。非祭不近酒肉。忌日必齋肅以祭。見父母所遺物。或經父母所歷。輒捧手而泣。人始以為矯。及察之。恆皆然。而後知其篤行之純。蓋天性也。郡察孝廉。仕為布山令。布山在鬱林境中。雜以民夷。號難治。頌鎮以太和。不事威猛。性弘拊柔惠。及犁獠。民感其仁。無梗化者。後頌卒。民報祀之。南齊永明中。范雲為廣州刺史。遣使祭孝子羅威唐頌諸墓。蓋以厲俗也。廣人立祠祀威頌。其祠今不存。（據廣州先賢傳、太平御覽、南史參修。）

## 頓琦

頓琦、字孝異、蒼梧人。居母喪。獨身立墳墓。歷年乃成。手種松柏成行。哀毀廬側。感物通靈。有飛兔白鳩棲息廬側。見人輒去。見琦而留。南齊永明中。范雲使祭琦及丁密墓。（據太平御覽、姓譜參修。）

## 丁密

丁密、字靖公、蒼梧人。性清介。非家織布不衣。非己耕種菜果不食。毫髮之饋。不受於人。父喪。廬於墓側。有雙兔遊密廬旁小池。見人馴伏。後遭母喪。復廬三年。歸舊廬一宿。雙兔復至遊戲池中。（據太平御覽、姓譜參修。）

## 顏烏

顏烏、會稽人。事親孝。父亡。負土成墳。群烏銜土助之。其吻皆傷。因以名縣。（據孔曄會稽記參修。）

## 費汛　子鳳

費汛、字仲獻、吳興人。以孝廉除郎中屯騎司馬。出為蕭令。視民如子。先教後刑。為令九年。百姓移風。惡黨不作。姦寇不生。三歲不斷獄。禎祥感應。時沛有蝗。獨不入界。由此顯名。朝廷嘉之。拜梁相。子鳳、字伯簫。言不失典。術行不違矩度。漢安二年。吳郡太守東海尹舉鳳孝廉。拜郎中。除陳國新平長。復宰棠邑。鳳退已進弟。不營榮祿。祖業良田。畝直一金。悉與弟。其行義高邈。卓不可及。（據姓譜、太平御覽參修。）



## 徐稚

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為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外學。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閭里服其德化。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稚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稚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稚、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稚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瓊卒歸葬。稚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稚也。選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喪。稚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何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稚。會卒。年七十

二子亂．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據湘水記輯侯康補參修．)

郭蒼

郭蒼、字伯起、曲江人．富有文學．舉茂才．爲荊州從事．熹平三年．太守周憬開導昌樂六瀧．流通商旅．蒼爲撰神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曰．桂陽太守周府君者．徐州下邳人也．諱憬．字君光．體性敦仁．天資篤厚．行興閨門．名高州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遷汝南固始相．遂升桂陽守．宣齊衡之政．敷二南之澤．敦以德綏．化猶風騰．撫集烝細．振發有方．進則貞直．退則錯枉．崇舉濟濟．吉士充側．招賢訓蒙．開誘六藝．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信感神祇．嘉瑞符應．嘉禾生於野．奇草俊遊甫．異根之樹．超然連理．於此之時．郡域爲寧．郡又與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於曲紅．一由此水．其水源出於王爵之山．山蓋隆崇．峻極於天．泉肇沸湧．發射其顛．分流離散．爲十二川．編陵隔岬．鑿阜錯連．隅陬隔遏．來瀑騁嶒．爾乃積山鑽石．經營溝瀦．激揚爭怒．浮沈潛伏．蛇龍詰屈．澹陵鬱泄．千渠萬瀆．落泉沿洄．下盜安嶷．六瀧作難．瀰瀰遙遙．沄沄潫潫．𣻗詩稱百川沸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蓋茲若斯．天軌所經．豈得已哉．改其下流往也．若奔車失轡．狂牛無縻．(缺) 忽觸陵不相知．及其上也．則羣䑶相臨．頹挽提攜．嗟號慷慨．沈深在前．其或敗也．非徒喪寶玩．隕珍奇．替珠貝．流象犀也．往古來今．變其終矣．於是府君乃思夏后之遺謀．(缺) 應龍之顯化．(缺) 行旅之悲窮．哀舟人之困阨．感獨守冰珍絕瓌魅．嘉天昧淵．永用爽易．迺命良吏．將帥壯夫．排移盤投之窮壑．夷高塡下．鑿截回曲．弱水之邪性．順導其經脈．斷巉巖之嵬波．弱陽侯之洶涌．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克通利．抱布貿絲．交易而至．升涉周旋．功萬於前．除昔(缺) 顛樹表於茲．雖非龍門之鴻績．亦人君之德宗．故州人致於洲渚．行旅語於途陸．孔子曰．禹不決江疏河．吾其魚矣．於是熹平三年．歲在攝提．仲冬之月．曲紅長零陵重安區祉．字景賢．遵承典憲．宣揚德訓．帥禮不越．欽仰高山．乃與邑子故吏龔臺郭蒼服頌勞．命工鑿石．建碑於瀧上．勒銘公功．傳之萬世．垂示無窮．其辭曰．乾坤剖兮建兩儀．剛柔分兮有險夷．齊中嶽兮據崔嵬．歎奮林兮獨傾欹．增隧隋兮甚隔隒．鮮莫涉兮禹不窺．仰王爵兮又崎危．衡瀨潭兮恒以悲．岸參天兮無路蹊．石縱橫兮流洶洶．波隆隆兮聲若雷．感抱貨兮以從利．或追恩兮以赴義．況自掉兮有不避．沈溺頻兮有元沚．委性命兮於芒繩．濟渠懷兮不皇計．泛隨流兮殆忘歸．懿賢后兮發聖英．閔不通兮治斯瀧．巘巨石兮以禪塡．開切促兮導曲磯．推六瀧兮弱其勢．過逶迤兮蛟龍藏．陸夫唱兮艋人歌．名冠世兮超踰倫．今稱揚兮堅流沙．功斐斐兮鎮海裔．君乎君乎譽不替．(據水經注．金石錄．歐陽六一集參修．)

姚俊

姚俊、字翁仲、錢塘人．少爲郡佐．負笈至太學受業．明經術災異．爲交阯太守．漢末棄官．入增城山中學道．遇東郭延．師事之．延教俊九精煉氣輔星存心之術．復與神丹刀圭．俊服之成道．世謂主東華宮．爲北河司命云．(據姓苑．列仙傳參修．)

董奉(附介象．)

董奉、字君異．侯官人也．生漢時．不知其歲．吳初有年少作其縣長．見君異若三十餘．不知有道也．罷去五





十餘年．爲他職．行經侯官．諸故吏人皆往見故長．君異亦往．顏色如昔．長宿識之．問曰．君無有道也．昔在縣時．年如君輩．今吾已皓白．而君猶少也．君異曰．偶爾耳．士燮爲交州刺史．得毒藥死．已三日．君異在南方．乃往以三丸藥內燮口中．後四日深活．乃爲君異起高樓於中庭．君異不飲食．惟噉脯棗．少飲酒．君異來就燮飲食．下樓忽如飛鳥．一年乃求去．還廬山下．居山間．時時爲人咒水治病．不取錢物．重病愈者．但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數年有杏七萬餘株．杏每熟時．於樹下作一草倉．語人曰．買杏者自將一器穀置倉中．取杏一器．有納穀少而取杏多者．虎隨後逐之．自是買杏更無欺者．以其所得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歲消三千斛．穀尙有餘．蓋神仙者流．仁術濟世者也．後人於其栽杏處．祠祀至今焉．又有稽介象．字元則．亦漢末人．通五經百家之言．能屬文．隱修道法．孫權徵象至武昌．稱爲介君．爲起第宅．以御帳給之．象厭求去．權賜梨一奩．象食之卽死．殯埋之次日．已至建業．以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表聞．權思象．爲祠以祭．(據列仙傳．廬山記參修．)

虞國

虞國．餘姚人．漢末爲日南太守．有惠政．行部每雙雁隨軒．及還餘姚．雁亦隨歸．國卒．雁栖墓側不去．(據萬姓譜參修．)

董黯

董黯、字叔建、越之句章人．江都相仲舒後也．事母孝．比鄰王奇之母以黯能孝譏奇．奇忌之．伺黯出．辱其母．黯候之．母死．斬奇首以祭母．自陳於官．和帝詔釋其罪．且旌異行．召拜郎中．不就．(據會稽孝行傳．寧波府志參修．)

黃豪

黃豪、字子徵、南海人．年十六．能通論語毛詩．弱冠詣交阯部．刺史舉茂才．因爲廣信．教授生徒．及徵至京師．除外黃令．約己儉節．衣疏食．所得俸祿．悉賜貧民．凡所剖決．一縣稱平．是時郡邑蝗災．而獨外黃無有．歲屢豐稔．民先流移者．皆相率歸之．闔城大治．其循良足稱云．(據廣州先賢傳．太平御覽參修．)

丁茂

丁茂、字仲盛．合浦人．少孤貧．性孝．事母服勤色養．得其歡心．母終．負土治墳．植松柏成行．白鹿游乎左右．馴擾不去．交阯郡邑．並傳以爲孝感．太守察孝廉．終身衰絰不就．吏民皆敬重之．時蒼梧丁密．亦以孝行顯聞．世謂丁氏多巨孝．(據交廣記．太平御覽參修．)

尹牙

尹牙、字猛德．合浦人．以才能仕爲郡主簿．太守南陽終瓘到官三年．哀形於色．未嘗啓笑．政治委諸牙．牙感其知己也．乃造膝請曰．伏見明府四節悲歎．有慘戚之思者何也．瓘曰．父爲張太尉所害．讐猶未報．是以長愧耳．牙乃僞僕服．自貶爲人役．至宛陵．與張校因交通．竭節於張．伺其間隙．出入三年．乃先辟張左右近侍．以夜解縱諸馬．令之亂駭．張果出問故．牙因手刃之．持其首而還．事聞．天子奇其才．因赦不問．(據交廣記．太平御覽參修．)

## 徐登（趙炳附）

徐登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為丈夫。善巫術。東陽趙炳能為越方善禁咒。時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遂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不為流。炳禁樹。樹即生荑。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以大釘釘柱。入尺許。盛氣吹之。釘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惟以東流水為酌。削桑皮為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人為立祠於永康。曰趙侯祠。蚊蚋不入也。（據後漢書抱朴子異苑等修。）

## 盛憲

盛憲。字孝章。會稽人。舉孝廉。補尚書郎。器量雄偉。與兩弟宏仲總為一時名士。路逢童子。怪而問之。答曰。魯國孔融。時年十餘。憲載歸。知其奇才。使結為兄弟。升堂拜母。憲遷吳郡太守。孫策平定吳會。深忌之。融憂其不免。乃移書論之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宏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云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於是徵憲都尉。詔命未至。果為吳所害矣。（據漢文選補志參修。）

## 沈瑜（弟儀）

沈瑜。烏程人。與弟儀少有志行。瑜十歲。儀九歲。父亡。居喪毀瘠。過於成人。外祖盛孝章撫慰之曰。汝並黃中通爽。終成奇器。何遽逾制自取滅性邪。瑜早卒。儀篤學有雅才。以儒素自業。守道不移。州郡交辟不就。（據萬姓譜修。）

## 姚文式

姚文式。合浦人。雅好誦讀。博通今古。建安中。舉茂才。仕為交州治中。時步騭為刺史。初到南海。覽土地形勢。歎曰。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為都也。乃問尉佗舊治處。人莫能知。惟文式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與番禺縣連接。今入城東南偏。有水坑陵。城倚其上。聞此縣人民。謂之為番山。縣名番禺。儻謂番山之禺也。漢書所謂浮牂牁下灕水同會番禺。蓋乘斯水而入越也。秦并天下。略定揚越。開南海以謫徙民。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聞陳勝作亂。召龍川令趙佗。告以大謀。囂卒。佗行南海尉事。乃拒關門設守。番禺其





所都也。後歸漢。築朝臺在州城東北三十里。則佗宮近是矣。騭登臨得其處。遂立城郭。以建州治。綏和百粵。遂用寧集。文式之功也。（據沈懷遠南越志水經注參修。）

## 吳碭

吳碭。字叔山。揭陽人。漢末察孝廉。為安成長。孫權使呂岱取長沙郡。碭據縣以拒之。權遣孫祖攻圍。碭突去曰。碭受天子命為長。知有漢不知有吳也。後權統有交廣。遣步騭為交州刺史。訪碭而不見。竟碭亦不復仕。（據黃佐廣東通志。三國志參修。）

## 衡毅（錢博附）

衡毅。蒼梧人。負勇謀。與同郡錢博。皆為郡太守長沙吳巨所信用。建安末。天下大亂。荊州牧劉表。以賴恭為交州刺史。孫權以步騭為交州刺史。巨逐恭。恭奔零陵。騭將至。使人諭巨。巨納騭而後圖之。騭知巨與都督區景謀。乃召二人入計事。即於中庭斬首以徇。衆遂治舟船。合兵二萬。下取南海。毅與博念巨郡曲舊恩。且騭之來。非漢命也。乃與兵拒騭於蒼梧高要峽口。與騭軍戰。幾為所敗。會毅少卻。騭乘之。毅與衆皆投水死。死者千餘人。無一生降。毅博恩義結人。非但勇謀而已。（據三國志。本紀注參修。）

## 士燮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賜。為日南太守。燮少遊學京師。事潁川太守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舉茂才。除巫令。遷交趾太守。弟壹先為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為司徒。辟壹。董卓作亂入關。壹亡歸鄉里。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䵋領九真太守。䵋弟武領南海太守。燮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為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具見稱譽。武先病沒。獻帝聞張津死。賜燮璽書。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天下喪亂。交州貢職不廢。復遷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奉步騭節度。孫權加左將軍。質其子廞。燮在郡四十餘年。黃武四年九十卒。其父子兄弟著名南土。車騎出入滿道。夷人夾轂焚香者。常數千焉。（據交廣記。三國志參修。）

## 虞翻（子汜）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為孫策功曹。待以交友之禮。漢召為侍御史。曹操辟司空。皆不就。翻與少府孔融書。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覩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孫權時為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每不悅。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力諫。翻由是得免。權因敕左右自今酒後言殺。俱不得殺。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寓南粵王趙佗故園。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又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翻既放棄。皆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

遷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衆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歸葬舊墓。妻子得還。翻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永安初。從選曹郎。孫綝廢立時。欲入宮爲不軌。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汜對曰。明公上安宗廟。下惠百姓。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立未定。而欲入宮。如是群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懌。竟立休。後爲散騎中常侍。監軍使者。討扶嚴。以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尋卒。（據三國志・會稽典錄參修。）

李祖仁

李祖仁者。合浦人。兄弟十人。同居郡北江上。事親理家。並以慈孝廉讓。吳神鳳初。交州上其事。詔賜爵三級。郡人因名江曰慈廉。（據御覽・交廣記參修。）

王範

王範。南海人。好讀書。有鑒識。吳孫皓時。閉戶不出。或問其意。曰。見矰繳而弗避。非鑑禽也。處亂世而求聞達。非知士也。人以爲名言。晉平吳後。行九品官人之法。每州設大小中正。俱以本士人爲之。刺史熊睦以範爲廣州大中正。選舉人才。皆愜輿論。範蒐羅百粵典故。爲書名交廣二州春秋。（據晉書・廣州人物傳參修。）

黃舒

黃舒。東莞人。事親至孝。盛暑未嘗脫冠帶。人以純孝稱之。父卒。躬負土爲墳。結廬藉苫。以居其側。母喪亦如之。閭巷謂舒生能致養。沒能致哀。今之曾參也。因目其居曰參里。山曰參里山。宋沈懷遠南越志載舒事云。（據廣州志參修。）

陶延

陶延。字世貲。番禺人。父琰。先爲交州刺史。教夷人以婚姻。陶埴化之。留從子居廣州。遂生延。材兼文武。晉元帝時以功至伏波將軍。湘賊杜弢誘五溪蠻寇武昌。延將兵大破之。（據廣志・交廣記・廣州舊志參修。）

張舫

張舫、字叔魚、始興郡人。明帝太寧初。舉孝廉。咸康中。爲含洭令。三年化行。民謌頌之。有白鹿羣。其治取其一獻之。民因舫所築城及城南有岡。皆以白鹿名之。（據始興記及酈道元水經注參修。）

姚成甫

姚成甫、番禺人。幼聰悟。以學義知名。及長。州辟皆不就。性耽山水。不爲世事所嬰。吳刺史陸胤。苦南海水鹹。導泉爲甘溪。後淤湮。成甫復治之。晉咸安中。採菊於菖蒲澗。遇一老父教之服菖蒲。曰此安期生所餌。可以忘老。成甫如其言。築室甘溪之上。年八十餘卒。（據水經注・廣州志參修。）

黃恭

黃恭、字義仲、南海人。刺史鄧嶽辟爲記室參軍。轉封山令。州察孝廉。舉爲佐著作郎。父憂去職。服闋補廣州大中正。蒐輯王氏交廣春秋。補其遺漏。後復廣爲十三州記。世傳其書。族子整爲平越司馬。工文詞。（據晉





書・文獻參修。）

洗勁

洗勁、南海人。家本武帥。至勁讀書。尚節操。爲廣州中兵參軍。盧循攻廣州。勁出戰。城陷爲循所執。循欲釋而用之。勁叱曰。賊奴欲凌國士邪。遂遇害。刺史吳隱之上其事。義熙中。追贈始興太守曲江縣侯。諡忠義。（據廣州人物傳參修。）

阮謙之

阮謙之、徐聞人。家本陳留。曾祖放爲交州刺史。留一子居盤古水上。至謙之仕郡功曹。遷揚威將軍。元嘉初。從征林邑王。大敗之。謙之振旅而還。其子孫多居遂溪。今猶有阮家村。（據林邑記・水經注・雷州志參修。）

廖沖

廖沖。字清虛。桂陽人。舉秀才。爲梁郡主簿。武帝招徠天下名士。沖與焉。湘東王就國。請爲常侍。凡王所爲。多規諫之。日見疏薄。即浩然挂冠歸。結廬靜福山。托迹黃老。卒年九十七。（據唐文粹・連州志參修。）

馮融

馮融、新會人。世爲羅州刺史。至融能以禮義威信鎮於俗。蠻蜑之壤。絃誦日聞。每行部所至。[illegible]焚香共樂。望雙旌而拜曰。馮都老來矣。子高梁太守寶。婚於郡大姓洗氏。俚人益受約束。隋平陳。嶺南共推洗氏爲主。寶子僕。孫盎。（據廣州人物傳・新會志參修。）

韋諤道

韋諤道、字守約、南海人。博學能詩。少爲縣吏。節度使張九章奇之。俾佐書記。遂通三禮。爲若陵令。遷柳州太守。有八子。長注遜跡不仕。闢園鑿池朝臺之陽。號韋隱居家。（缺）

莫宣卿

莫宣卿、字仲節、開建人。宣卿幼即俊拔。一日與羣兒戲題詩。有云。我本南山鳳。豈同凡鳥羣。人大奇之。構書屋於麒麟山下。大中五年。狀元及第。授台州別駕。以母老乞歸。賜其鄉曰錦衣。縣之金種村。有讀書堂片玉亭。（據肇慶志・文獻通考參修。）

楊環

楊環、南海人。力學工詩。隱居羅浮。咸通末。登進士第。先是夢登高臺採草。得玉麟。後除宏文館校書郎。人賀曰。子居所謂麟臺芸閣也。始悟所夢。亡何。拂衣歸隱。至德令周傑與環友善。又有黃隱居者。家於朝臺。往來羅浮。與環莫逆。時稱南海三隱。（缺）

右百越先賢志四卷。明順德歐大任楨伯撰。按此書明史、明史稿藝文志、焦竑國史經籍志均已著錄。蓋單行之本。而流傳絕少。此本附刻於歐虞部集中。即以冠詩文之首。特拈出重梓之。每條備注出典。惟韋審道楊璞兩傳缺焉。即仍之。東漢陳元有二。見儒林傳者。傳費氏易。見列傳者。傳左氏春秋。列傳稱元蒼梧人。辟司徒。歐陽歙府。經典釋文稱京兆陳元司空南閣祭酒。是二人里貫官資。迥不相侔。但釋文又云京兆陳元。字長孫。兼傳左氏春秋。則又誤二人為一矣。地志遂沿之。此書錄陳元傳。獨言傳春秋。而不言傳易。尤可謂識斷。四庫提要稱舊有游朴刻本。已散佚。第存鈔本第二卷。養奮、傳盧地、鄭盛、綦毋俊、李進諸傳。皆殘缺。陳某一傳。殘缺尤甚。而此并無缺字。惟載郭蒼周憬碑中缺數字。乃仍歐陽氏集古錄之文。然黃通志亦如此。又傳盧地無傳。與提要所言不合。未詳所以。辛卯秋八夕後學伍元薇謹跋。

# 三峯傳藁

萬應隆著

三峯傳藁目錄


周儀部傳
金貢萬楊合傳
吳麻沈合傳
梁解元傳
方翰林傳
萬氏五君子傳




# 三峯傳藁

明 三峯萬應隆著

## 周儀部傳

金壇周孟巖先生。名搴時。用名進士起家。以直節著聲啓禎間。其子鑣。字仲馭。號鹿谿。領甲子應天鄉試解首。戊辰成進士。年未三十。甚達矣。至死之年乙酉。凡十七載。卒於部郎。何其淹也。十七載間。家居之日多。朝居之日少。又嘗繫司寇獄。已而以獨立難臣。蒙赦出。復其官。然又不免於閹逆者之手。以賜繯終。江南建國何等時也。修社稷之計不暇。而急修戶黨。大生逆類。並傾南北。抑大慘矣。鹿谿自束髮讀書時。即發憤以綱常自任。好甄別氣類。雖居骨肉之間。尊者親者在前。不禁髮指齒裂。未成廿與之講家人父子之誼。較歲時伏臘杯酒之懽也。方其解首南國之日。海內正人多罹詔獄。狼狽都市。而侃侃不阿之士出入憲。凌冠冕留都。識者蓋以測天意未欲遽殺善類也。鹿谿亦嶽嶽以此自負云。吳有五人者。倉猝聲激緹騎。慷慨就戮。吳人皆廢市悲哭。而鹿谿爲文祭之。辭旨尤抗烈。讀之者不寒而慄。閹卑後見之。雖悻悻不平。亦無不面如土色也。然處逆閹之世。得以四載玉全。豈非天意欲留之昌正論於後。未欲以此時遽死之哉。余嘗侍鹿谿于三茅山間。抵掌促膝。縱譚世事。上下二百七十年間。大端成方卓辣于楊郭楊左周李萬黃諸公之死。未嘗不致慨于姚徐嚴魏逆禍人國之酷。鹿谿爲切齒者久之。後乃瀝血修封事。爲

遜國諸臣哀銘摘典。朝上夕可。自是而清議徒奮然知歸。同社倚為天庭。遠近通報有志之士。爭悅出乎其門。駸數千人矣。予曰。嘉靖諸。旌跡曰。然。然卒不忍節也。諸賢既衆。人人欲有以自見。徼遂閣遺。偏廠與之志。借為留都防亂之揭。予移書諫止曰。盍擲諸。旌跡曰。否。盍貞不忍抑也。後不幸予言之中。使幸而言不中。先生亦終為國死耳。豈默默苟久生者哉。甲申之變。方在籍。故少緩一死。欲與史閣部、張部院、毀力其效。未得其人。而事權已落。宵佞之手。先生安然中蠶人之法矣。苟少緩旦夕。則敵兵已入。臣主皆透。然速亡社稷。苟全軀命。徵鹿跡誅其顧之。張許指命于睢陽。亡何救。至亡何賊滅。論者尚為二公先死幸。謂天以完節付之也。況阻社稷以延其生哉。寧死耳。遲速復何論。其生也有為。其死也有故。鹿跡周儀部之謂也。

贊曰。先生之生。皆人殺之。先生不恨也。沒顧楚之私史者訶之。吾友沈耕巖大聲呼。生死交誼。不甚焯乎。





## 金黃萬楊合傳

死國一也。或在數年之前。或在數年之後。或自靖密室。或狼藉都市。等死也。然都市為尤烈矣。甲申皆節諸公。自有國史昭垂。無庸不能炳後世。後之因事而死者甚衆。予不能盡紀。紀其目見而甚著者。新安有金子駿先生。先生起自孤微。力振文章衰陳之習。以灝氣雄天下。是科戊辰。崇禎首科也。讀其文。人人有願康儕立之意。又喜其與諸奸起廢諸善政相會。蓋蒸蒸思治矣。已先生讀中秘書。且久厭承明之廬。盍武德之不競。上書請任戎事。然其事不成。人皆謂借申甫擬之。然申甫即能有為。或至豎隊生色。事亦必不成。蓋積衰之勢而黨人操縱之者盛也。使先生獲與其同志蓮菊居政府。獎用廉善。布在有位。櫛篦殲賊。民得各安其所。則盜賊何至日熾。社稷何至遽傾。生民何至盡喪也。吳天不弔。徒速國破主亡之後。介赤心白面書生。起而躬蒞戎務。論術以阻。豈不深可悼乎。方其奮義新安。士俗勸激。莫不輸貲恐後。然其大家各治一軍。蕭相帥一。夜旋器甲。非不鮮美可觀。翻卒不素習。人心固志。聞馬驟之聲。委而去之。而先生獨以一身從容會悍。無有蒽色。其素所籌畫定矣。被俘行。而其門人江天乙急責一女買米負其家。拜辭老母。從至南都。誓不獨生。此與閩之八士。同時殉石齋先生。無一人變志者。何異哉。

石齋黃先生。閩人也。以壬戌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好讀書。厲清操。士鮮有出其右者。吾鄉鄭家宰皆學人閩。擬冠數郡。數郡同試者。皆心折不敢韻顏。所為文自成一家。著有易調廣大奧密。方其濩初啓。天日高萬里。地日厚萬里。若足擬先生之高深矣。入仕二十年。以清節聽蘇。備在帝心者久之。然所言皆中黨人要害。故黨人深嫉之。毀詆時聞。以故受審般。覺獄亦般。朝居日窘。籍居日多。奪官畀獄。賜玦賜環。祖督泣星變。豈不知何者為疾風驟雨也。蓋事君之道。與事父少殊。小杖亦受。大杖亦受。呼而使之。未嘗不在旁。先生之忠蓋出也。少成若性。蓋仁矣乎。皆數千里自閩來侍鄭家宰千家。見其居屋甚備。即怫然不悅。會里中有舊僕閨思一睹顏色。剌入而寒疾陡發。蒙被臥。次蚤即趨江干覓舟去。其嚴如此。蓋抵汴時。夜尚未曉也。烈皇帝嘗謂近臣曰。黃道周冰心鐵膽。自是今時一人。其不阿似抗。敢行似任。恁人過似隘。





其敏而好學。不可逮也。意蓋欲拂拭頓挫之。變化其氣質。乃大倚任焉。然已無及矣。悲夫。方其論而歸。宿舟燕子磯。夢高皇帝大呼之。若速來事我。步中主臣皆有愀然之色。已而先生被俘來。死于白門大內之旁。未踰三年也。先生輔隆武于閩中。事已無可為矣。其時遷城未破。徵兵方銳。公以大臣督八人督師出關。冀可相為有成。至則遷城已墮。徵兵已潰。故方撫婺源。閩師亦遁而去。乃獨以大臣之直同八人各以七尺予敵。與翰林死南中。未死數月間。或絕食。或少進湯水。顧無日不從容吟詠。手錄成詩一卷。余嘗獲讀之。發揚蹈厲之中。無失忠厚溫平之意。其自署猶曰筆忘紙諱不能佳。則暇豫可知矣。臨死翔步至西華門。匡坐受刑。執兵者至投刃大泣。忠義之感人至矣。嘗遷城陷下。廢弁范甚龍倉猝又與一旅于城東。予族父行庚亦與其難。蓋金黃未敗前也。

萬白叔。名庚。禮之布素弱齒生也。性敏達。伯仲皆善屬文。顧文性不能執弓矢。見白刃則變色。乘騎步履莊。兩手共捧一聲。兢兢惟謹。然義激于心。則奮起從戎。或尼之則曰。怯、吾私也。死、吾公也。君子不以私害公。古之人有言矣。或又謂范弁孱弱。必無所成。則又怫然作色而大言曰。陳勝初起。孔子魚抱孔氏禮器歸之。彼不過憤于秦之暴也。況君子之以義自斷者。成不成非所論也。及范戰死。庚亦被執。有託為蒙師被逼留在軍中作書識者。已得釋矣。及指庚曰。彼已被脅留者。庚乃大呼曰。彼是也。我非也。我往南京見洪承疇。責以負建廟崖忠之恩。天日為昭矣。遂解南中。與兩翰林及江天一等九人皆被刑。閩八人未詳其姓氏。天一亦名諸生也。又與金先生有師弟子之分。庚與范徒一時意氣相許耳。又足未嘗謦序。疑者可以無死。關吳中楊解元之風。可以折衷斯義矣。

楊解元。名廷樞。字維斗。蘇州吳縣人也。其人容貌紫髯。步履端莊。飲酒至一石不亂。與人居。終日無疾言遽色。然亦不可犯。孔子曰。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蓋維斗兼有之矣。居鄉持大誼。斷斷如也。一郡賢士格人。莫不傾心下之。即先達如會元吳因之默。相國文湛持震孟。欲有所行。皆往取正焉。方寺人秉國。正人多脅逃者。吳門擊殺緹騎。則解元與吾年友王節寶首其事。而五人慷慨。樂承其死。後解元以不屈限身。可不負五人也已。維斗初為峨峨冠埋之文。庚午秋試。用弁一國。是役也。常熟楊彝以第一期余。解元遺予書曰。予嘗之言良是。而弟用蠢撰之作。為主者以氣象相收。偶也。已而解元三伐臨。其文一軌于先型。沖然而粹。顧六上春官。終有明之世不第。信有命哉。愍性褊切。不耐容人之過。維斗又貽予書。以親故無失之義。反復相規。予答之書甚峻。顧樂聞之。不予過也。及維斗以不降受誅。吳人皆謂邑有妄翰林死。其門人仕于時者。方娇奕欲公一往。雖其貲成事。堅振不從。且不往一弔。故言于時撫臺土者。必殺之。撫土者武臣也。反未欲殺公。力勸公薙髮。遷責維斗忿立而嗔。且謾罵撫。乃不得已流涕命往誅之。長吳兩邑人列旗于市曰。今日殺不降解元楊廷樞。傾城往觀。主者憐其生擒如五人時。乃嚴兵衛之。維斗既死。乃能按古史列傳。皆憑耕國史。復旁稽家乘。予獨取所見聞。參以其人素行。不盡不備。作諸君子傳記。俟後之窮搜者采取云。

贊曰。金黃詞臣。楊榜首。既無慚于科制矣。微白叔布衣。得無有慚不及賤者之恥乎。其弟某能為詩。嘗賦

從軍行。譔切其事。然未敢察察言。傷矣哉。傷矣哉。

## 吳麻沈合傳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孟子曰。一鄉皆稱愿人焉。非之無非也。刺之無舉也。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然則侗儻非常之士。居不必似忠信。行不必似廉潔。因有可非有可刺也。然辨大義則不疑。臨大節則不移。馴遂紛華旖旎之場。而寄情原濟。況濫于聲色貨利之流。其居心固自潔也。薄富貴。輕生死。振天綱。立人極。不學堯舜之道。有餘光矣。居今之世。一見諸貴池之吳。吳次尾。名應箕。邑諸生也。幼甚貧。嘗依人以讀書。同輩或狎之。亦不怒。顧其資穎敏絕。或詭異之。亦不驚。蓋其自視軒然。人固不得而榮辱之也。戊辰應社起。其在貴池。推劉伯宗城。伯宗因嚴次尾。遨遊。次尾稱名下士矣。次尾美鬚髯。顧盼煒如。議論風生。口若懸河。因得交于金沙裴東。遂操文選之政。論文合于大道。屬筆甚敏。坊客厚貲購其書。輙獲大利。或好獎借人。太邱道廣。然餽遺好燕之及。不甚拒也。蓋東南聲氣一大都會矣。予嘗竊意箴之。不予答。跡其所行。亦未肯改也。亡何。甲申之變。劉伯宗繩尺士也。痛哭若喪考妣。殆至滅性。竊怪次尾飲酒食肉如恆。次尾曰。今日哭泣之哀。我不如卿。異日臨難致死。卿當不如我矣。遂糾集鄉里少年。以一旅自效。時多響應之者。師敗被俘。不肯薙髮降。臨刑鬚髮目怒。噀吐刑者述布席于地。毋汚吾鬚。遂坐席受刃死。

又二見于宣城之麻。麻孟璿。名三衡。宣之諸生也。身長八尺。博膺短面。髯擊如戟。頭角嶄然。聲若洪鐘。幽





瞻甚偉。望之者謂爲傅介子班仲升之流。予一見驚曰。此俎豆血食中人也。不意今日遂爲語讖。傷哉。家世爲名吏部之後。所居不甚豐。然亦不乏于財。自巾履衣服。皆親爲之式。務出新裁。不同于時俗之所尚。尤好治僕馬。僕剪髮爲健奴。馬多五花駿足云。善騎射。力引強弓。百發不暇止。其素所尚也。社事諸子畢攀援之。令狎主齋盟。未或不沾沾自喜。然亦不甚逐逐也。吾友周仲馭與之深交。蓋以大將之才厚期之焉。歲乙酉。糾集部曲。訓練華陽山中。健將楊守壯往與之戰。孟璿馳騎負鐵戟。親角勝。擒守壯中心嘔血死。兵潰被俘。快詠絕髮之詩。屹立受刃死。

又三見于蕪湖之沈。沈昆銅。名士柱。蕪之名諸生也。爲名侍御壽嶼先生之子。幼有令譽。從侍御仕江右。與陳汝四君子相友善。先生分閩彼中。黎左嚴督學浙中。所拔皆浙中名士。推獨源所自。廉敢不避。廉昆銅者。輕財悅色。雖娼嫚俚婦。一見輒情舉。不吝厚貲。必羅而致之室中。及一光下陳。卽棄置。必不復御矣。至于急士救宿交。則始終不渝。雖閱歷升墜。如風雨晦冥。雞鳴固未已也。蹤氣所被。標榜門戶。每與諸少年厲其剝蝕。予以議清害政。經生不宜侵撓朝論。婉諷之。不予是也。亡何。論桑勢幾。遂中馬阮之毒。昆銅親詣左師南下。黨禍乃解。而北師亦乘間踐江南矣。然以小擅政。柄已失馭。卽微左師之發。豈能免敵師之飛渡哉。蕪爲水陸衝衢。四方賢不肖皆願見昆銅。昆銅無所擇。皆與宴言。朝夕同放備兵余誠伯先生抵掌譚大義。無所顧忌。卒以此敗。被執後。吟詩積卷。受刃死。其房中姬侍玉兒。指生殉節。義當併書。





贊曰。子于次尾。蓋親之而不敬也。予于孟璿。蓋敬之而未親也。予于昆銅。蓋親之敬之。而不願學也。今三子之宿志逮矣。予寸規尺矩。窮愁困悴。雖欲爲三君子執鞭。何可復得焉。

## 梁解元傳

生有爲天之治命也。死有故。人所以自立其命也。故古人見有可死。則輕以其身趨而赴之。若唯恐失之者。權因循待命牖下。卽受制于天。謂之虛死。虛死卽虛生矣。故士有死爲死。抑有死爲生。沒有餘烈。神有餘英是也。有生爲生。抑有生爲死。斵形吞聲。藏身土室。磨鏡補鍋。湖嬉市卒是也。公狄平日自命之言如此。悲哉。其爲志乎。而今皆驗矣。公狄姓梁。名以樟。北直宛平人也。中崇禎己卯解元。庚辰成進士。初仕河南大康縣知縣。調知商邱縣。治行皆最。賊殘商邱。公狄受創死。賊去而復甦。後以國變。棄其官行遯去。父某先生。以進士仕城。出守晉徽。累官至尚書。蓋爲名尚書云。梁爲仕族。今尤多在崇位者。皆其子行也。姊之夫王某。暨其子某。父子同時爲大小尚書。公狄一寘足其間。一月九遷。何慮不驟躋卿相。顧隱約遯荒。憔瘁人外。饑寒切體。百死一生。艱矣哉。其胞弟某以進士出守饒州。間關覓晤公狄。忍涕避之曰。苟相見。厭世閱歷。從何詢起。不若恝然一割之爲安也。庚辰春。與快晤于燕市。相與較論當世人物。甚移。予唯推揚維斗樞。公狄唯推金伯玉鉉。已皆以身殉節。兩人言皆不謬。戊戌。予訪公狄于寶應。相握手。悲甚。詰及介生。曰。寃哉乎。策下江南也。方賊旅見時。三問周先生何在。逡巡避不得。乃出見。然怪其不能死。又不能遁。下流惡歸。分有餘辱。此古人所爲慨然而稱死易也。方是時。公幅巾方袍。危坐而受經。從者皆偉衣冠。





予握捉甚。公狄曰。兄毋以此介意。不爾。則何以得至此。士所際不等。上有兩老人。何可以亡人爲比。若故服相覩。出則狐衣貂帽。揚揚傳矣。此吾所以敬兄也。若執一而論。則何以云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又古人所爲傲然而歎生難也。

贊曰。身中清。廢中權。公狄之權。合于經矣。已亥秋。聞予求死甚切。憮然曰。惜哉。咸疑之。笑不應。悲夫悲夫。

## 方翰林傳

崇禎庚辰年。翰林庶吉士方以知。字密之。桐城人也。桐、仕閥也。方又甲姓。密之父仁植先生。與壽州方孩未先生。皆樹持節。氣類。密之尤以文章振其家。爲一時諸方之弁冕云。密之爲文以氣爲主。其詩更雄偉。不作繁音纖響。卽其遭坎壈。走兩粵。跋涉萬里。託跡緇林。無異飄笠中。郵寄予以七言古詩二章。讀之眉軒髮豎。涕泗滂沱。眞可以興。可以怨。然不可以羣者也。字從弓馬。筆家擅場。嘗爲予寫雙鈎一類。約略數筆。神貌俱全。予因有詩贈之意。同契而爲匠。流輩何以成庭。蓋實錄也。密天資敏慧。見機明決。意之所可。寰宇趨之。一見不可。卽撤斷去之。雖生死之際。等泰岱于鴻毛。不啻作久客而悅速歸者。至人不凝滯乎物。蓋寡欲心清。其誰道當耳。淺者以古烈士之訊當之。爲不倫矣。密子又嘗自銘于坐右曰。雙斧爲伐形之器。諸內其身則身存。七尺爲妖性之根。必外其身。然後身存。嗚呼。非達天明道之士。何能爲此言乎。方其爲諸生也。日與羣俊遊。卽慨然以天下名教爲己任。及其釋朝裳。徙行燕粵之間。服方袍。晦迹匡廬。無一時不意在君父也。故人知密子之無不可。而不知其實無可。蓋其自命也歲矣。密之死在倉卒。入定時。談笑自

若甫鷄鳴而報絕。所謂外其身而身存者非耶。予愍乎俗家者流之神怪其說。思援儒以入于墨也。故據所則以傳其死非之實。併符合其素學所存如此。

贊曰。其生也近于不恭。其死也近于隘。柳下西山皆有否無可者。蓋時也。而或謂夷惠可否之間。爲聖賢居身之所珍者。叛矣乎。

萬氏五君子傳

時之方造。周有八士。天之將喪。殷有三仁。嗚呼。何所遇之不偶也。邵。宗人之崇仕。然散處四國者。雖時微人賤。莫不與起爲舉。皆彬彬盛艸。文有其質焉。若江右之時華。浙中之秦。燕。都之喬。此皆以其文著者也。若蘶命相値。仁爲己任。矯然特以節見者。耳目所親識。吾表五人焉。江西二人。曰元吉。曰發祥。湖廣一人曰日吉。皆進士。南闈徐州一人。曰壽祺。舉人。涇縣一人。曰麒。邑諸生。

元吉傳缺。

發祥傳缺。

萬日吉。字允康。湖廣之黃州黃岡人也。以崇禎己卯舉人。中庚辰進士。授南直之蘇州崑山縣尹。崑、巖邑也。地廣賦繁。紳士衆難治。允康年最少。庚辰之役。宗人以公車集于都門。予從徐州萬年少之後。治杯酒雅召之。至者十九人。宗老都尉公閎徐州而賀之曰。十九人中最年少子其最矣。已而獨允康以年二十四登甲第。來莅崑邑。崑之人士。疑其未譜于政也。其譖者謀助之。不善者謀誤之。已則允康不動聲色。而政成。教習。人心悅服。邑大治矣。吾師倪伯屏先生司吳理。使吾往問崑山何以治崑。曰。譖吾者吾善之。不善吾者。吾矜之。勢之。父事者若而人。兄事者若而人。以此治崑。予曰可矣。允康性沉靜。善爲文。潔而不劌。大雅之音也。寡言笑。不黷貨。不飲酒。少成若性。國之建士歟。亡何。滄桑革。允康不死。以外吏奉其二親。致位而去之。亦一蓮也。居一年。徽之先達金子駿先生。治兵于其郡。版授允康尹績溪。予避地過其邑。問何以輔績。曰。輕賦薄徭。與吾輔者吾敬之。不與吾輔者吾恥之。以此輔績。予曰。嘻。未最也。別而歸。居一月。徽師潰。子駿殺。允康又不死。棄績溪而去。予心疑之。又十五年而允康死。蓋久不通問矣。未識允康甯覩存否也。死之後。妻子沒入崑之人士醵金贖之。是知其政矣。其弟元咨。亦善爲文。以明經應廷試。同晤于都門。先其兄死。家亦不振。

萬壽祺。南直徐州人。字年少。改字若。一字之字。亦古也。父侍御君。用名進士居臺諫之官。以不得其言。解緇衣抽簪而歸。若博覽善爲文。中崇禎庚午科南畿舉人。五上春官不第。會國變從。徐州古豐沛之區。俗氣勁而輕動以養士。雖辱而易死。其祖勳公自常州徙居之。予長于若三歲。以昭穆之故。兄事予。翩翩作公子。幼登賢書。最有聲。善騎射御之藝。無不擅場。不水旱之田千以養。有市之聚二以居。吳姬趙女以室。登高能賦之大夫以遊。客朝至。則朝收市租以饗之。暮至則炳庭燎以接之。若此亦可以泰然而無憾矣。顧戚戚若負塗乔炭。無有一日之間然者。豈乎非聖臣。恐盜賊滿天下。而身居下位。不能救民于水火之中故也。詩曰。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此之謂也。甲申後。一夕。棄其田廬。行遁而遠遊。





此補錫爵鐵之志也。存其子追得之。強爲室于鍾山之陰。于鍾山何。志蕊也。龍髯之泣。烏號之傷也。顏之曰陋西草堂。何。美人之思。文王之操也。予是時適避居于唐祖命之家。徵予以詩。麥秀之辭也。曰。必近義焉何。擺哀而傷。怨而誹。故戒之以近憶。忠厚之意也。以膝疾廢揖拜之禮。何。長其限。廣素心。心疾之謂也。感淮清乞者之詩。恥禮失而求諸野。無疾而亂。士易死而難辱。若也以之矣。

仲弟麒。字道祥。以辛亥生。以乙酉不食死。少于予八歲。予初名龍。避妻之祖諱。更今名。次曰麟。等凡五人。其名皆祖命而父字之。皆冠之以道。言緜其道則吉。則祥。此嚴父之志也。仲與予同塾而相友愛。予讀書觀大意。仲則沈潛反覆。熟識然後已。九年能屬文。十二而小成。十四而大成。春容閑雅。方絜作者之林矣。十六從有司試。拔于府。襆被一身。走句曲就試大巡。乘勺之年。一飯之頃。七義立成。辭理兼善。舉使者器之。補邑弟子員。歲己巳。嘗從施天柱先生講程朱之學。中博文約禮之旨。以聖人之道爲必可學。以先王之禮爲必可行。其爲說曰。格物致知。躬行實踐。始也逆刻以入。繼博以之約。志于道。據于德是也。既也順生以出。從約以施博。依于仁。遊于藝。是也。故舉以聚之。忠恕以貫之。生而知。安而行。堯舜其猶病諸。孟子曰。集義而生。若合符節矣。其大指如此。舉墨有不勞而成者哉。仲所著書具在。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可也。其平居朝夕。傷若徽身之不脩。學之不講。先王之禮不行。聖人之道不明。邪說亂聰。異端充塞。有餘燒必至有龍蹼。必至有湖渦。流而放蕩。日滔天。淫御不忌。無父無君。天地或幾乎息矣。故以仁爲必不可不勉。以生爲必不可惜。是其求道之勇也。臨終。遺予以札曰。弟任道無力。姑以一死塞責爲其易者。以其難者歸之吾兄。兄其卒之。嗚乎傷哉。

贊曰。同壽者命之同姓。異壽者命之異姓。五丈夫比壽同仁。豈二三其德者乎。斯邦家之先也。子老而髦。不能以身明道。與仲氏之志吉耶祥耶。然乎否耶。

按三峯所爲前明諸君子傳。若有不敢盡言之意。而于萬元吉既存其名。而又缺之。蓋其愼也。余觀欽定明史。既爲元吉立傳矣。而傳金聲黃道周楊廷樞吳應箕等。或特傳。或附書。其言較詳于此。又嘗恭讀御製勝朝殉節錄。凡前明死義諸臣。無不蒙恩錫謚。贈官入祠。較之歲周式閭封墓。有過之無不及者。如天大度。夫豈下士之所能識乎。然則三峯所云不存可也。然三峯雖言不盡意。而健而能文。亦頗有軼事爲史所未及。故存之以俟讀史者參考云。乾隆六十年二月十五日趙紹祖識。

前徵錄

姚世錫錄

蘭廬先生前徵錄。於表揚先烈之外。旁摭逸事。原原本本。殫見洽聞。期以勸善進德。爲立心制行者樹之準的。非徒發顯闡幽。備鄉國之譔美。儲輶軒之擷拾已也。昔勾吳公子聘宮縣而知四國之升降。乘隴大夫聆歌詩而辨衆志之從違。吾浙代產偉人。著譽尤萃。英賢之地。其間嘉言懿行。散見於邦國紀載。固不勝書。而殊尤絕物。爲里巷所傳稱。則即一事之微。正不得與冠裳草澤。而不爲之潤厥芳徽。垂爲圭臬也。先生著作等身。即此一編。具史官之識之才。以視龍門班范。詎有愧色。責任蒐羅者。吾知必珍同拱璧矣。爰綴數言於首。以志心折焉。乾隆辛巳仲夏上澣八日山陰同學弟王元禮拜撰。



# 前徵錄

清　吳興姚世錫著

吾鄉前輩嘉言懿行。筆不勝書。積數十年來。未有記而傳之。錫生雖晚。猶及聞故老稱說。識之心版。弗敢忘。亦有親炙其人。目擊其事者。尤爲眞確。我年衰朽。一旦溘然朝露。後生小子。何由景仰前徵。乾隆辛未子月。寓維揚梵覺寺。旅館無事。追憶錄之。首述先世。尊祖德也。餘則記及即書。不能分別年世先後。誰揭歸。困於衣食。荏苒十年。篋藏敝簏。庚辰春。浪游鳩茲。寄跡闌署。身閒心泰。鈔錄一冊。質諸持翁方伯。商榷刪定。聊附吳興掌故之末。以俟脩郡邑志者採擇焉。七十二翁姚世錫述識。

七世祖淳庵府君。自適溪（今名姚家漾）。遷入郡城。賃綵鳳坊店市布爲業。篤生先六世祖承庵府君一人。淳庵公自以生長農家。少未就學。每見讀書人極敬禮之。訓承庵公曰。讀書清高。公善體親心。勤學弗倦。讀書市樓。晝夜不輟。咿唔與市囂者相和。有業儒者至店。淳庵公必取承庵公近作。虛心請教。呼承庵公下樓拱立諦聽。有能指摘一二者。市布不計直。故成大儒焉。一諾家子寒夜攜一鏹質布數匹而去。及旦滌視之。乃赤金也。淳庵公大駭。蹤跡其人歸之。

汪注。姚讓字淳庵。以子舜牧贈文林郎廣昌知縣。○姚舜牧。字虞佐。號承庵。萬曆癸酉舉人。知新興縣。調廣昌縣。祀鄉賢祠。

承庵公未遇時，授徒於鄉，歲暮辭歸，橋脩不過十數金，途遇夫婦二人，抱持痛哭，旁觀靡不嗟歎，公即其故，知為負勢家子母金，將鬻妻以償，公惻然，盡出橐中金予之，拂袖而歸，其人狂奔問姓名，公遜答曰：姓姚而已，及淳庵公歿，求葬地，公往來於橫山門，見山環水抱，知為吉壤，而未得結穴之所，一日正徘徊審視間，當雨驟至，山畔有茅棚數間，趨入避雨，一婦出，諦視公而去，雨稍止，一人負薪踉蹌來，亦諦視公，急入與婦偶語，移時延公入室，見一木主，書恩主姚公之位，不省何故，其人忽詢曰：君家得無姓姚，公曰：然，應未畢，婦趨出羅拜於前，曰：公忘二十年前捐金之夫婦乎，公始恍然，亟令毀木主，夫婦相顧曰：既得恩公，可無用灑祝矣，乃毀之，止公宿，問入山遇雨故，公告以為先人營葬而未得穴，其人曰：某居此久，徑路熟悉，明日當導公求之，閱數日，公已得穴，而不言其所，但咨嗟浩歎，將辭歸，其人曰：得無即在某茅店之下乎，公愕然曰：誠如子言，斷無令爾毀巢讓穴之理，我將舍是他求耳，夫婦泣告曰：我兩人感公大德，愧無以報，區區一椽安足惜，公即不受，某夫婦亦棄而他適矣，公見其意誠，乃為另構數椽於善地，且厚資贐予之，而葬淳安公暨太孺人於茅棚基，地名金蓋山，子孫繁衍，科第聯綿，已及七世，為先人求吉穴者，當法承庵公之盛德焉。

先高祖又庵府君，為承庵公第五子，盛德酷似淳庵公，為先曾伯祖郁諫公，先曾祖方伯公，曾叔祖以燕公延館師，敬禮備至，師年踰三旬，一日偶詢及子女，師默然良久，再叩之，答曰：家貧聘而未娶，公深悔失言，揖而退，數月後，張燈開宴，若將有喜事者，師亦不審何故，及暮，公至館中謂師曰：今日為先生完娶，曾



慈太夫人以下，俱迎至矣，師大駭，已而衣巾器具，靡不周備，鼓樂喧闐，婦已至門，師乃更衣出，就花燭，與子泣拜成禮，郁諫與方伯公皆此師造就也。　先高祖分產無多，率高祖母史太淑人盡貲稍豐，高祖勤苦操家，中年漸充裕，嘗以一典舖於甘棠橋，取息極薄，人有稱貸者，無弗應，以產求售者，必苦勸其耐守，偕者以萬不得已告，方願議成交，議直必滿其意，閱數年有求贖者，欣然收價，求找貼者，至再三不拒，一生嘗用紋銀出入，從無二戥，斗斛權衡，均平不苟，百數十年來，惟高祖所買之田，各房有世守者，食報可謂悠久矣，先高祖持家極勤儉，事無大小，靡不躬親，錙銖皆緊衿潔閒，一疏戚貧老無依，仰食於高祖久矣，一日高祖他出，潮落乃歸，戚正啓篋攫金，高祖急退出反扃外扉，竊立他所，候渠闢戶封固訖，始揚聲而入，終身不洩其事，先高祖居甘棠橋之宙，（此第分授郁諫公數房，其左一半，康熙年間，已售與汪氏，汪復傳之錢氏矣，右一半，雍正年間南吾弟兄售之十一房宗周弟，今名萬承堂是。）後門臨河，暇即倚檻獨坐，蓬帽布衣，蕭然寒素，見者不知為給諫大參封公也，一日步至後門，農家載舶泊岸際，正欲午餐，公曰：舟中有穢氣，此間可坐，曷不攜飯就之，農人曰：姚鄉宦後門，恐未便，公曰：無妨，遂之同坐，詢農家事，相勞苦，農人以為司閽耆頭也，問公有幾子，公曰：三子，問何業，答曰：伯仲兩北公幹，叔留身畔，正劇談間，小童出請，農人始知為封公，惶恐謝罪，公慰藉之，復命小童進茶，貴而不驕如此，至今猶有能道其事者，郁諫公與方伯公，順治丁亥同榜成進士，丁亥元旦夜，先高祖夢登佛樓，和尚舉經函視之，見金書四大字曰：雙鳳聯飛，經旁伏一小兔，已而兄弟同捷，辛卯，三先伯祖舉於鄉，年甫二十，適符小兔之讖焉，方泥金報到時，先高祖正誦經，家人奔告，曾伯祖捷，曾誦弗輟，未幾，先曾祖報





踵至，家人又奔告，誦如故，朝課畢，膜拜如常，徐步下樓，謂家人曰：區區一第，安足喜，即兄弟同登，亦祖宗積德所致，何用舉家沸騰，其恬靜如此，先高祖御下極寬厚，尤加意於小童稚婢，每舉彭澤戒子語以訓後人，童婢有過，嘗懲一輙取笞杖，設擊其肩背，但聲響以恐之，不欲其有捶楚之痛也，先高祖戒食牛犬，傳至錫，已凜遵五世，我子孫萬勿破此戒。

汪注：姚祚亩，號又庵，以子延啓封徵仕郎、戶科給事中，以子延著封大中大夫、廣東參政。○姚延啓，壬午舉人。○姚延著，庚午舉人，順治丁亥會試中式，己丑殿試，延啓字秀迪，號敬存，吏科給事中；延著字象懸，號俗似，河南右布政使，忤御府，羅織以死。○姚世瑞，字岳懷，禪州知州。○姚淳燾，字子瞻，辛卯舉人，康熙丁未進士，岳常道。

先曾祖宦績及居鄉懿行，備載本傳墓誌。

先祖念劬府君，官山東青州府昌樂令，下車即革除一切陋規，誠耗羨，招流亡，興學校，課生童，清冤獄，擒劇盜，政績卓然，時屆編審，奸吏舞弊，上下其手，致賦役不均，民坐是困，先祖審知之，盡夜坐堂上，親為編定，老吏屏息侍立，不敢措一辭，閱數十日畢乃事，而先祖以勞瘁致疾，不三年卒於官，民請祀賢宦祠，丑弟替，雍正癸卯，從弟世鏐舉於鄉，房師為東陽令劉公，即先祖縣試首拔士，劉君名從之子也，弟往謁，劉公首問曰：子得毋我邑父母姚公後人乎，弟答曰：令昌樂者門生之從祖，先祖之胞弟，於是延入內，拜見封公，備述昔年受知之雅，又詢師門後起者何，弟答曰：惟三叔無恙，一兄喬次學博，兩弟尚幼，封公曰：子歸告令叔，我邑城隍，即令叔祖也，人咸稱為姚城隍，有禱輙應，迄今香火甚盛，弟歸述之，以事涉荒唐，弗敢告人，茲因述服官政績，連類及之。　先祖宦昌樂時，有響馬積盜某，長懷者，橫行齊閩，莫可如何，先祖懸重賞，設奇計，一旦獲之，召入密室，屏左右詰之曰：某某案有汝乎，曰：有，又曰：某某案非汝為首乎，則叩頭請死，先祖曰：汝有此技勇，當為國家出力，我欲生汝，汝能改邪歸正，為我臂指之使乎，乃踊躍大呼



曰：公果生我，赴湯火不辭，先祖曰：我用汝為捕快頭，令擒盜必立致，違期即殺汝，曰：諾，於是諸縣案盜悉獲，四境宴然，鄰邑聞之，出重賞聘擒盜，唾手而得，同官用是免吏議，咸額手相慶，先祖歿後，長懷徒步護櫬至湖，哭踊盡哀而去，嗣後或一二年，或四五年，輙來省問，錫齠齡時識之，十餘歲後，不復見矣。　先曾祖歿時，先祖年甫十八，外侮盛至，能以一身禦之，何國祥者，我邑貪令也，被參後，僦居東街，猶擇人而噬，姿封之家，臥不貼席，吾家有逃奴，逃去已久，不知何由投入何寓，令作首呈，誣吾家私藏兵器畜戰馬，謀為不軌，先祖聞之曰：此當以身命敵，不可以口舌爭，選壯僕十餘人，令佩銃各持白梃，蜂擁至何寓，排闥直入，何出不意，為先祖所挾，索出逃奴及首呈，投之火，一笑而散，何竟無如之何，身家乃得保全，錫少時，老僕范鼎那猶常言之，即當日持梃中人也。

汪注：姚淳格，字子延，山東昌樂知縣。○姚世鏐，字帆溪，癸卯舉人。

本生先祖椒庵府君，嘉言懿行，錫襁褓出嗣，一無聞見，不敢妄述，惟與伯叔談及祖輩六人中，苦志讀書，老而彌篤者，實惟椒庵府君一人，困於場屋，康熙壬子，年四十九歲，始舉京兆，又不獲成進士，僅豪錄中

湖，雖享年八十有八，而京師先伯及本生先君俱早世，係枝不振，晚歲蕭條，詩文翰墨，散佚殆盡，錫中年以後，留心收拾，已不可得，去歲偶於姑子施帖贈齋中，見總稿一册，乃先姑緘笥中攜去者，請歸鈔存，并叔父大立舉被燬總稿一帙，並祖父遺容二幅，祖母趙太孺人遺容一幅，（俱吳門崔圖臨名筆，）授之於錫，敬謹裝潢，藏之笥中，最可痛者，先祖工於集唐，所製極富，竟隻字不存，天之厄我祖甚矣，猶憶康熙己丑春，先恩考中翰公，偕遊紡山，攀迎先祖遊法華山，錫得侍立左右，終身臨老祖謦欬者，只此一日而已，安能窺測祖德之萬一哉。

汪注，姚淳熙，字子雍，順天中式舉人。

先嗣考年甫二十一歲而歿，在錫未有生之前，本生先考攻苦咯血，三旬以後，臥病牀第，生平懿行，錫無從知之，不敢妄述。

汪注，姚德鑒，字祖庚，以嗣子世錫貤贈脩職郎萬安縣丞。

先恩考中翰公，天性爽直，急人之難，不惜罄貲傾囊，用是招尤，為仇家羅名陷害，事雖得白，不獲享年，直道難容，可勝歎息。

先高伯祖尚卿公，為承庵公長子，萬曆丁未進士，由江都令卓薦入西臺，巡視九邊，刷卷南畿，所至一塵不染，舉吏望風解綬，布被為衣，蕭然若寒士，熹崇朝，魏閹亂政，善類誅鋤殆盡，公以承庵公年老，不敢危言賈禍，投劾歸里門，懷宗踐阼，以太僕卿召，未幾卒，不獲大用，士論惜之。

汪注，姚祚端，字正初，號世所，庚午舉人，丁未進士，以太僕寺少卿降調南太僕丞，晉尚寶司丞。



先曾伯祖都諫公，三疏奏黨，有當劉，茲不多贅，惟請革除獄中押牀一疏，造福無窮，聞俞旨下日，夢神告公曰，革押牀之請，爾子孫福報正未有艾，嗚呼，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八世叔祖邗勳公，先曾祖之同祖弟，尤相友愛，由選拔授湖廣襄陽府南漳令，是時楚蜀未靖，先曾祖深憂之，公毅然曰，委質為臣，當急公家之難，敢計禍福，慨然就道，在任未幾，賊作，邑無兵可守，公率民登陴，不數日城陷，公朝服懷印坐堂上，賊挾利刃脅之，不為動，索印弗與，誘以爵，公大罵，遂殉，至死印堅握不可得，賊斷公手持去，事聞，詔贈按察司僉事，賜祭葬，廕一子，先叔祖叔俱早世，叔德滋以冢孫承廕，選授江南池州府銅陵令，又以虧帑追收，雍正間奉旨忠臣後裔，乃放歸，考終於家。

汪注，姚延儒，字爾賓，順治戊子拔貢，以南漳知縣升大同府同知，未離任，死以賊，郝搖旂之難，係德滋字斯原，以難廕授銅陵令。

先伯祖子明公，都諫公之長子，順治甲午舉人，辛丑會副，輕財任俠，有陳孟公之風，國初兩中諸大家，以通海逆案株連者十三四，我族亦被仇家所誣，將罹禍，公徒步走京師，不惜破家，事乃得白，我族之無恙，皆公一人力也，公識見高超，禍福利害，瞭如指掌，故能排大難，決大疑，錫聞故老言，朱佑民逆詔一案，賴公一言，舉族免禍，謹識其顛末於左，俾後之人知之，

都諫公婿李某，乃翁為明末部曹，鼎革後隱於家，其故第即錫祖父相傳之尚遠堂也，都諫公既解組，李



姑丈時時過問，翁婿極相得，先伯祖一夜忽夢有傀儡及門，趨視之，但見人頭數顆，驚悸而醒，次早至晉齋，都諫公方與李姑丈閑談，公正欲述晉來意，述夢，閽人進言，南潯朱家著人候安，有書札禮物，都諫公令持入，則紵絲銀錠光采耀目，書一部，札一通，求作序文一篇而已，公以夢故，在旁力阻曰，語言文字，召禍極易，倘書中或有忌諱，他日何以置辨，望大人拒絕之，都諫公首肯，李姑丈忽喟然笑曰，大舅何太拘，倘舉竟不許，曷不授意來使，令求老父為之耶，於是佑民舍姚而就李，滅門之禍，起於談笑調笑之一念，竟至老幼駢誅，家產籍沒，其居第先祖承買，迄今百年矣，禍福機關，判於片語，我宗無恙，豈不由先伯祖一人之力哉。

汪注，姚淳敏，字子明，順天中式〇李令晳，字研圓，歸安人，長興籍，天啓甲子舉人，崇禎庚辰進士，榜名本質，字端木，江陰知縣，宏光時，禮部主事，仲子錫淑，字宏士。

先叔楚山先生，秉性慈和，生平無疾言遽色，橫逆之加，怡然受之，不一置辨，尤好施與，有告貸者，必多方經營以應之，表兄閔采章，先祖母閔太孺人姪孫，與祖我繩先生之孤孫也，貧無立錐，而先世墳墓，公賦尚存，每遇追呼之迫，叔父必解囊代輸，不數年，復積逋若干，又代輸，如是者不知凡幾，晚年家計漸窘，猶稱貸以濟人困窮，疏族及戚屬中孤兒寡婦之窮窘者，至今稱道不置，初艱於嗣，中年以後，連舉三子，皆讀書遊庠，謹守祖訓，孫枝漸繁，詎非盛德之報耶。

從叔其章先生，少時陷貧困，二十以後，百計經營，備嘗辛苦，閱三十年，乃能成家，雖天實佑之，亦人謀之臧也，生一子，已在庠，今含飴弄孫，安享飽暖矣，錫不肖，輕棄恆產，諸子無幹蠱者，安得諸孫中有效法我叔，收殘局於既覆之後哉。



從弟玉哉，名世鈺，號蔭田，五先伯祖中翰子，晉公之冢孫，從叔孟誠公之長子，博學能文，尤長書法，性狷介，篤於孝友，叔歿後，家中落，諸弟俱髫齡，蔭田授徒餬口，撫育諸弟，不私己財，諸弟亦敬憚之若嚴父，館於桐鄉汪氏，汪巨富，繼嗣析產，西席亦有千金之贈，蔭田堅卻不受，且辭歸，未幾汪以繼事興大獄，株指者靡不波及，蔭田飄然局外，人咸服其卓識，唐改堂先生紹祖守我湖，延入幕，為諸郎君經師，出入府幕數年，從無干請，恬退不慕榮祿，年未四十，即絕意進取，不應省試，以諸生終其身，惜無後，僅一女，能讀父書，善作書，又不永年，女夫嚴季之豐垣，今成進士，蔭田從前子試中所識拔也，弟之妻倪氏，極賢淑，撫諸小叔若己子，處妯娌無間言，後蔭田一年而歿。

汪注，姚淳鎮，字子潛，內閣中書〇嚴豐垣，字暨之，乾隆甲子舉人，辛未進士，扶溝知縣，南潯鎮人。

寒家自淳庵公積德，承庵公發祥以來，傳及嫡孫，已歷十世，科第至錫字輩已七世，年來窮困者日多，讀書者漸少，非無聰慧子弟，而父兄饑驅，遂出將課無人，延師無力，以至學業荒廢者比比皆然，此正極否極衰之候，然不肖者不過弗守先訓，或以樗蒲，或以狎邪，自蕩其家，自戕其命而已，外此則誠謹如錫，乞食四方而已，從無習申韓刀筆，武斷鄉曲，故罹法網，為人所切齒痛恨者，可見祖宗開基，實由忠厚，則根本培植堅牢，縱枝葉凋零，猶留喬木氣象，不若園中灼灼者，一開即盡也，追思祖澤，自慚自艾，書此以

示後人。

外祖沈闇存先生。明南大司空贈太傅諡襄敏公五世孫。廳號鶴衣。外曾祖時兮公早世。止生外祖一人。未周而孤。母茅太孺人。祖母嚴太孺人。兩世孀居。辛勤撫育。値國變。流離播遷。家幾破。先生生而岐嶷。讀書目數行下。十餘齡。舉動端莊。笑言不苟。儼若成人。江南旣定。奉兩太孺人還尚書舊第。補完葺敝。夜寐夙興。不數年。門庭如故。家政肅然。先生好讀書。博覽典籍。旁及天文象緯形家術數之言。靡不究心。自高曾而下。兩世單傳。危如一綫。先生自採吉穴。葬父祖二十年間。連舉母舅潛庵、東甫、晉溪、芬山、四丈夫子。今孫曾元幾五十人矣。先生尤好客。篤於故舊。鄉黨宗族之待以舉火者。不可勝數。御童僕嚴而有恩。每且秉燭而起。一呼則齊至。罔敢後者。事無大小。井井有條。自尚書公而後。賀爲中興。以明經秉鐸平陽。學宮鼎新。文風振起。至今猶有能道之者。每遇省試。率多士來杭。闈畢來。請假歸里門。省視先塋。錫髫齡時。隨恩撫歸省。得瞻仰數次。豐顱廣顙。雙瞳如電。長身鶴立。聲若洪鐘。飲量無算。每夜賓朋滿座。必盡歡始能。猶憶一夕賞敦行堂雙桂。用成化甆杯。錫爲知貴重。失手損傷。先生絕無難容。笑撫曰。汝勿然。當更一完好者。又一日。先生登樓檢閱舊書。錫潛步隨上。先生回顧見之。笑曰。汝竟能拾高梯耶。啓一篋。取銀鍍觥杯一套。鳳儀亭擲戟泥人一座。手授錫。呼錫乳名曰。催郎。汝未必喜此杯。特喜此泥人耳。事隔六十年。操管皆及。恍似兒童嬉戲時也。

汪注。沈鑑。字升孜。○沈儆炌。字叔永。號泰垣。萬曆己丑進士。○沈炳震。號東甫。其弟一名炳謙。一名炳巽。

母舅東甫先生。穎悟絕倫。出語不同凡兒。外祖極鍾愛之。旣長。酷嗜詩酒。與叔季兩舅自相師友。合南垣吳氏及族人之風雅者。舉詩社。延禾中名宿桐南陸先生甲乙之。有雙溪倡和詩之刻。中年以往。鍵戶讀書。六經子史。靡不窮源探委。貫串於胸中。所著有二十一史四譜。新舊唐書考。唐詩金粉諸書。皆手自鈔錄。數易稿而成。蠅頭小楷。日書數千。其他批閱之書。皆丹黃爛然。考訂極精確。人有質疑者。舉經書答之。若水之瀉缾。滾滾而出。生平不問家人生產。晚年境日困。怡然讀書。初不知窮也。兩舉鴻博。皆辭不出。卒於家。門人私諡曰文節先生。新舊唐書考。禾中少司寇錢香樹先生於先生歿後十年。進呈御覽。手書原本。藏之內府。先生可以不朽矣。

汪注。桐煜。字南陂。○錢陳羣。字香樹。

母舅吳振采先生。先嗣妣之胞弟也。家極貧。安之若素。取與一介不苟。曾向先嗣妣貸十數金。姊弟綴急。無一人知者。康熙戊寅正月。先嗣妣見背。先生急鬻田來償。先中翰公大駭。固讓之。堅卻不受。其狷介如此。年屆冠遊庠。十餘省門得而復失者三。終老一衿。好飲酒。極醉不亂。暇則口銜烟筒。咿唔不輟。爲文極純粹。每大言曰。何所謂成宏。何所謂隆萬。大宗惟其是而已。老而不遇命也。所居之漾素堂。祖傳舊第。一日風雨閉門。偃仰木榻。耳畔微聞琤瑽聲。若斷若聯。蹤跡之。聲出北牖窗下。拾竹枝撥去浮土。聲愈洪。追視。金色燦然。呼童攜鋤開掘。則一小銅盆。簷滴盆上。乃有聲。下覆清泉一甕。甕極古樸。非近時物。旁又





一銅盆。亦覆清泉一甕而已。先生慨然長歎。不數年內。樓頂榰朽爛。一旦傾頹。中得一小皮匣。封識甚固。啓視之。有小册一。開載某某歲寄金若干。前所發二甕。亦在册中。皆先生曾祖親筆。先生笑曰。祖宗所藏。子若孫尚弗克享。豈非命耶。即投册於火。或問以故。先生曰。毋勞後人妄想。其安命又如此。

先師吳清峙先生。歙縣溪南人。祖在兌公。商於杭。遂入杭籍。康熙辛酉。先生愛我郡山水。乃遷居焉。由明經秉鐸泰順。轉國子學正。爲人豪邁風雅。生平不名一錢。少時席豐履厚。中年以往。家漸落。而座上之客常滿。有以緩急告者。傾囊不少吝。坐是晚年益困。澹如也。錫已丑婚時。先生已無餘貲。豪情如故。食客十數人。一日忽出篋中券檢視之。若趙若程輩。其人尚在者。則還之。餘皆付之一炬。券各數千金也。前輩舉動爽快如此。豈齷齪人所能步及哉。

汪注。吳世權。字民則。

沈節垣公。前明憲副明陽公第五子。南總憲贈宮保尚書諡恭靖公猶子。南大司空贈太傅諡襄敏公同祖弟也。崇禎季年。以歲貢授華亭訓導。教士先品誼而後文章。有胡安定之風。先生有二子。皆早世。值國變。猶三孤孫流離播遷。備嘗艱苦。江南旣定。卜居郡城花樓橋之北。老屋數椽而已。（即今之世綸堂。後人續建而成也。）乃鍵戶課孫。安貧樂道。不復出山。性好施與。處困境猶急人患難。傾囊不少吝。族姪某有鬻田數畝。售之於先生。屢屢請索。無弗應。某年歲除。復來請益。太夫人不無後言。公急邀之出。袖中已攜數金授之。曰此我度歲之資也。速持歸。勿以老荊之言介意。其盛德事大率如此。康熙戊申。考終於家。享年八十。越五年壬子。長房曾孫舉孝廉。迄今八九十年間。登鼎甲入詞林。捷南宮。膺顯銜。列科目者二十三人。由副車選拔、歲薦、登仕版及齒衣者。蜚聲庠序者。指不勝屈。爲我郡世族首推。天之報施善人。厥澤綿長如此。人可不勇於爲善哉。

汪注。沈儆□。字雖生。號節垣。○沈子來。字汝循。號明揚。萬曆庚辰進士。貴州副使。○沈子木。字汝楠。號玉揚。嘉靖己未進士。南右都御史。諡恭靖。○沈三曾。字允斌。號懷庭。壬子順天舉人。丙辰進士。左贊善。○沈樹本。字厚餘。三曾子。康熙壬辰榜眼。

沈公挹先生。恭靖公之孫。襄敏公猶子。都曾巽垣公之季子也。生長華冑。屹據厚貲。豪邁風雅。揮千金若草芥。大江南北及燕趙間。靡不知有沈公子者。每逢除夕。鄉里鄰黨宗族。各有投贈。傾囊篋不少惜。一日謂座客曰。某去冬度歲。不如東鄰酒店老翁。客駭問故。先生曰。人不論家道之厚薄。不足即是貧。有餘即是富。某所入不能供所出。除夕幾無一錢之剩。鄰翁飲歲酒畢。舉貯錢竹筒計之。得三千餘。藏之牀頭。笑謂媼曰。以此度歲。明年磨麫本錢乎有餘矣。豈非我不如耶。先生雖戲言。實有至理。操家政者。不可不豫籌有餘之策。

汪注。沈儆煊。字季和。號巽垣。工部郎中。

沈心齋先生。節垣公長房次曾孫也。康熙丙辰進士。由詞林歷官至閣學。督學閩中。是時初改學道爲院。體統匹督撫。公以五品官儀從卑。臬而下頗不平。覘公短長爲操縱。公一以坦白處之。所至一塵不染。

大吏循䕶例開列儒童。公東沿高閣。悉拔孤寒。文風大振。陋習盡除。迄今八閩尊祠尸祝。先中翰公每言先生飲冰茹蘗之操不可及。錫心識之。四五十年矣。後典楚試。公明之類一如八閩。聖祖深重公。將大用。爲我鄉同列擠排。引疾而退。旋亦騎鯨。士論惜之。

汪注。沈涵。字度汪。乙卯舉人。

沈樂存先生。節垣公次房第二曾孫也。康熙壬戌進士。由詞臣改西臺。巡視兩廣。罷政。痛太夫人之早逝。弗克祿養。迎母舅至署。具儀從輿蓋。長隨郊迎。偕登車。親扶以行。道旁觀者。咸歎息泣下。隆養署中。定省如事父母。後以水土不調。辭歸。贈遺稠疊。解組後。猶時時加惠於舅氏之家。終其身弗替。　凌士龍先生。公之業師也。專人迎至粵署。執弟子禮如少時。一日公宴同寮。知公飲量甚巨。分番酬酢。大醉而還。明旦。凌先生南面坐。呼公出。誚讓備至。公長跪謝罪至再三。乃於袖中出一牌。上書師命戒酒四字。命嗣後赴酌。必懸之胸前。公唯唯拜受而退。是師是弟。豈不獨絕千古。　公之長母姨嫁於張。所天乖戾異常。動以非禮相加。令郡其公胞鳴之學使者。迎歸母家。與張絕。公官兩廣時。厪念孤嫠母姨。遇便即致俸金。先後約數百兩。旣歸里。遂迎養於家。敬禮備至。先祖母閔太孺人。亦姊妹行。於中翰公亦屬母姨。是以往來寒家。先姊曾受業弟子。侍御公兩廣歸。先中翰公正多事之秋。未曾延款。直至丙戌八月。始治具召伶。舉燕張讌。鐵生隨內觀劇。公登席時。向隴前肅揖告座。席終肅揖告辭。錫時年十八。目擊其事。私心欽慕之。今之後生。安得見此古風哉。

汪注。沈愷曾。字厲士。丁巳舉人。

凌忠介公義嶼。秉性忠良。十餘歲時。卽正容厲色。不苟言笑。至戚有位通顯者。輒起著朝衣。公睨視於旁。顧者舉履玉笑示之曰。子他日得有此帶否。公答曰。此男兒分內事。烏足誇。貴在白玉無瑕耳。顧者倚貂璫爲奧援。公以此諷之。其志不凡如此。從父師觀梨園演浣紗。父師以句踐事吳題命爲文。劇未終而就。即今與歷小題中所傳名作。崇禎朝。位至大廷尉。甲申國亡殉難。爲我郡第一名臣。

汪注。凌義渠。字駿甫。號茗柯。天啓乙丑進士。大理寺卿。宏光時。贈刑部尚書。謚忠清。本朝賜謚忠介。

凌旣白先生。順治戊戌進士。江南安慶府推官。家貧力學。授徒於鄉。順治甲午鄉薦。報錄至。先生方在館。母夫人與夫人。俱身老屋。風雨不蔽。是日午餐無米。摘一南瓜寘之。姑媳方欲食。而報捷者踏門入。錫親翻。惟見南瓜置地。咸嘆歎而去。及服官。清風兩袖。未幾。裁巡方節推。先生應改官邑令。病發。家徒壁立。依然昔日貧士也。生五丈夫子。長端臣先生廩撥。康熙癸未進士。次伯候先生廩收。諸生。三宮聲先生應錦廩生。四象璣先生應鼎。雍正癸卯舉人。五錫韓先生應琦。國學生。皆先中翰公道義交。錫受業於端臣先生。長君廩生渭綸夫子。錫自幼出入師門。故於凌氏家風尤熟悉。錫拜見端臣先生時。堂太母。時年近七旬。白髮青裙。端莊慈惠。迄今宛在目前。每旦。端臣先生率子弟環立太夫人榻前。問起居。各舉可欣可喜之事。告太夫人。以博一笑。祝頌將畢乃退。太夫人手握數珠錢香。琅琅誦佛號。向諸佛拈香膜拜。垂午方食畢。夜。五君復齊集太夫人榻前。暢談史餘。命退方各歸寢。日日如是。終日如是。五夫人之孝謹。亦如





一轍。妯娌雍睦。從無閒言。太夫人有愛女。嫁雙林沈某。官清水令。科場被詿遣戍。五君曲體母志。迎妹還家。奉侍太夫人終其身。端臣先生與先中翰公交。不啻雷陳管鮑。偶因逃奴小隙。誓不登門。先中翰公悔恐負荊。數次弗納。是時先業師方設帳寒家。皇皇靡定。先生曰。汝自投徒。勿輕棄。未幾。而先中翰公罹邑侯之羅。擯背首出白冤者端臣先生也。不齒推甚先生本寒素。僅積百餘金。於汪氏典中取薄息以佐薪水。立命先業師往典取回。攜交先母。且曰。姚氏此獄。我將百倍於此數。我特盡我友朋急難之義耳。其古道如此。

汪注。凌烜。字既白。甲午舉人。〇凌應揆。己卯舉人。中正。衢州教授。〇沈允昌。清水知縣。

凌士龍先生。爲人梗方正。博學能文。所造就者甚多。三先伯瞻眇山公曾學業中延往衡文。同行者從祖姑丈錢孟常聚中先伯舟經小姑山。咸登眺焉。大姑小姑彭郎之說。本屬荒唐。先伯方年少。攜酒登山暢飲。醉後分韻賦詩。語近褻狎。凌先生拂然不悅曰。名山大川。有神主之。何可不敬。獨步登舟。座客咸嗤其迂。及開行。狂風大作。舟覆焉。與先伯及童僕無一免者。獨先生浮沉洪濤中。忽得一巨木抱之。漂近岸。爲漁人所救。是日開行之舟。俱安然無恙。

汪注。康熙十六年。湖北提學姚淳燾。

吾鄉孝友家風。以書種堂凌氏爲第一。自端臣先生五昆季。隆孝事太夫人以來。今五傳矣。咸能恪守祖訓。孝親敬長。閉戶讀書。安貧守分。從無干預外事者。又德清許遜堂蔡氏。祖法猶未替。南垣吳氏。儉勤儉宗廟祭祀極整肅。皆鄉黨中所可師可法之家也。

嚴存庵先生。康熙甲辰首薦。官至少宗伯。公未遇時。偶至一戚家。正在扶乩。公即問休咎。乩盤旋良久。大書曰。奎頭圖章。舉以奉贈。闕視印文。乃平生之志不在溫飽八字。及公大魁。始知乩筆以宋王文正公比擬也。　公飲量洪。家貧苦之酒。往同僚知其故。每會飲。必勸盡醉。公亦不辭。一日飲友人齋頭。歸已三鼓。經湖音橋。月明如晝。萬籟無聲。遂獨坐橋欄。恍惚聞橋下有人呼土地曰。明日寅刻。呂純陽仙師幻作箍桶匠。從南而來。當往迎。又有人答曰。文曲星被酒醉坐。當護衛不敢離也。公竊心動。即步至南門。天將曙。門啓。急南行至百名橋。果見一箍匠擔負而來。公牽其袂呼仙師。求長生訣。其人始而訝。繼而曰。子果有志。可入此桶。得寘令觀之。彼將桶洄深不可測。公心怖佇立。其人笑曰。子富貴中人。安得仙術。忽不見。仰觀紅日。已亭午矣。　順治甲午。公赴省試。貧不能買舟。附一糞船以行。僅攜飯一筐。船中臭穢不可嚮邇。乃於船首背風食之。及報錄至。公方僦居花樓橋南破屋一椽。瓜棚一架而已。報人不能容。借鄰家款之而去。公素不喜讀孟子。遇孟子題。每以舛謬被擯。是科同舍生爲解第三題。乃獲售。乙未戊戌。連困公車。辛丑北上。偶得爾雅注疏一部。途中披閱之。三場策問爾雅。公條對詳明。又以禮記題小有微疵。悵然出國門。全場爾雅題策。無一可進呈者。遂徧披落卷。得公文。靡不整飭。咸謂如此淹博士。何以遺棄。檢閱前兩場卷。始知爲經義微疵。遂取中。公南轅已踰千里。不及殿試。甲辰乃大魁也。公居鄉極嚴肅。人皆敬憚。縣父母誕辰。鄉士大夫製錦稱觴。一市儈援例入成均。廁名其中。竊附賓筵末座。公齒爵俱尊。居首座。

與者皆憂識。惟末座垂首無一語。公詣視之。大聲問姓名。其人舉以對。公毅然曰。此間非足下坐處。其人踧踖而去。

公家居時。一俊書新聯姻者來謁。甚其款之。面訂次日午前。公性最急。破曉設席召伶。僱丁洗手以待。將及午。即往速曰即至。又速則登輿順道謁太守矣。公已恨三速則自府出往縣矣。公掀髯曰。是材而習之訂。盍若罔聞。而斤斤於謁貴事耶。令閉門。邀門下客入座。暢飲演劇。客至。席已半闌。閽人弗納。逡巡而去。遂蹻臣先生每舉其事以為笑柄。錫熟聞之。

公易簀前數日。夢至一大叢林。見座師房師及同年同官若干人。皆方袍圓領。趺坐一堂。公大駭。問旁一人。答曰。汝忘卻本來耶。盍思之。俯首間。忽憶前生亦在此處。有棲牡二隻。豢於後院。急往視之。日影初斜。鞋方躡屨。菊花滿庭將放矣。公有絕筆詩曰。嵩山道侶來相約。笑指黃花猶未開。信乎再來人也。

汪注。嚴我斯。字就思。號存庵。順治甲午舉人。辛丑會試中式。康熙甲辰。補殿試狀元。禮部侍郎。

嚴孝翎先生。康熙甲戌進士。由孤寒起家。初宰閩之福安。以憂去。復補閩之邵武。操守廉介。聽斷平允。民無冤獄。不肯逢迎上官。每謁見。必侃侃直言。同列為之悚惕。先生挺然不少屈。久之。乃得行取入京。補戶部主事。升郎中。先生官與己闕。急賦遂初。杜門謝客。數年善終。我鄉前輩清操者先生者。良可法也。

汪注。嚴德泳。癸酉舉人。甲戌進士。戶部郎中。

吳允先封公。我邑名宿。屢戰棘闈不售。僅以歲薦終老。長子芸齋先生。喟已丑進士。歷官至泰安州守。封公如其官。次子易齋先生隆元。甲戌進士。入詞林。歷官至僉憲。封公如其官。公家極貧。授徒課子。布衣蔬食。□□□館俸以成家。中年以往。稍可自給。人極端方長厚。太夫人尤多盛德。公操心虛懇。每夜分。必攜燈徧照弄後門戶。一日照至後垣。見偷兒正從穴隙鑽入。舉燈視之。則素識之某人也。公從容慰之曰。子為饑寒所迫。故不能自愛。毋恐。當為子生計。邀入室。授以數金。勉其成家。勿再蹈前轍。其人感激痛改舊習。竟得小康。公終身不言其人。既歿。有叩頭流血慟哭於几筵者。或疑即其人也。陰德如此。子若孫安得不昌盛。

汪注。吳鶚。以子隆元贈文林郎。河南知縣。以子隆元贈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讀。○吳喟。字時青。壬午舉人。己丑進士。泰安知州。○吳隆元。字炳儀。庚午錢塘籍舉人。甲戌進士。太僕寺少卿。

芸齋先生由縣令官至州守。極廉介。儉約自持。積緡清俸數百金。某年鄉歸。分贈族人。以支派遠近為厚薄。最疎遠者猶得二三金。正值歲暮。苦中之炭。雖不威頗。猶記先嗣母則以相先生家極貧。授徒餬口與泰安公為五服外昆弟。是年母夙錫納公賦淵米二石。正摘飛猴吏坐索。舉家皇皇。呼號莫救。而泰安八金之贈。忽從天降。不特追呼沐釋。度歲之資。取辦於此。亦綽乎有餘。母夙每向錫述之。泣數行下。頓感入骨髓者也。更不可及者。人各有慰問札一通。皆公親筆。不下百十封。澄繁劇之區。而能從容若是。此風今不可復見矣。先承庭公家訓曰。祖宗積德多少年。方生出箇發科甲的子孫來。祖宗即以合族人交付與他了。可不仰體祖宗之心。加意照看。若秦越人視之。祖宗要生此富貴子孫何用。吳氏之有泰安公。其先世必含笑於九京矣。

雍正甲戌。錫浪遊京師。冬初方欲束歸裝。友人李審周志白庚子孝廉下第將歸。





邀與作同行。十一月望日。道經泰安。先中翰公與芸齋易齋兩先生。有香火之盟。審周亦有齊各其剌皆謁。先生欣然接見。握手道故。即命設席留款。徵不過五簋。曰。余性不好侈。尤不敢以口腹造孽。二公毋以簡陋見笑。暢飲劇談。至二鼓始留。次日備輿遊泰山。子稱喜。當周以歸心甚迫。力辭而出。甫歸寓。公復來答。出贐二封。於仙中各四金。猶以涼薄致歉。其篤於鄉誼又如此。

汪注。李志白。長興縣人。溫州州同。

吳士安先生。康熙壬戌進士。家極貧。饔飧不給。衣穿履敝。處之泰然。長於制義。尤工小題。性嗜酒。欲得先生文者。以一壺進。欣然捉管。壺未罄。數藝已就。工巧絕倫。吳蘭次太守綺。歲科試童生。糊名編號。場規極嚴。先生招覆至七次。自一字至七字。題皆首選。特有一州六縣都案首之稱。惜不享年。僅以一第終。或謂過飲致疾也。

汪注。吳啓宗。字汝翰。乙卯舉人。壬戌進士。乙丑補殿試。

吳翰維先生。老明經也。皆姓金氏。太傅文通公曾孫。中翰辰垣公之子。先生姑氏嫁於吳。無子。親支無可繼。乃抱先生為嗣。吳族無知之者。久之。事微洩。嗎之官。吳勢不敵。金伏辜。及先生既長。讀書作家產日豐。孝養嗣父母備至。先生於吳族中默留意擇昭穆相當而稍慧者。延師訓於家。各為授室。一日置酒。召親族里鄰。悉舉昔日所受於吳之產。分給之。人咸稱先生盛德。乃二嗣弗克負荷。不數年蕩盡。先生既歿。反加橫逆於先生之家。令嗣品若。善承親志。弗與校。復讓公產。先生父子篤行。豈近世所有。宜其後人熾昌。品若長君位中。已乘錫三衛之盐州矣。

吳漢南封公。明經不得志。元配蔡太夫人。生眉庵先生。康熙乙未進士。由詞林歷官至少司馬。繼配孫太夫人。生穎庵先生。雍正甲辰進士。由詞林歷官大京兆鴻臚光祿卿。皆封公如其官。眉庵生而穎悟。過目不忘。孫太夫人初舉一子。質魯鈍。封公庭訓嚴。恆受夏楚。未幾殤。太夫人曰。生子不慧。母之過也。及娠穎庵。即齋居一室。日誦心經金剛經若干遍。數月後。口有異香。生時見空際蓮花無數。五齡入塾。穎悟與兄無二。長歷官階。亦如其兄。可見胎教之不可不講。佛法之不可思議如此。

汪注。吳靖。字天壽。康熙甲申歲貢。以子應棻贈資政大夫。湖北巡撫。○吳應棻。字小眉。康熙甲午順天舉人。乙未進士。由編修官河南學政。署湖北巡撫。○吳應枚。字小穎。康熙庚子舉人。雍正甲辰進士。由編修歷官奉天府丞。大理寺少卿。

戚季環贈公。新安人。商於我郡。遂家焉。為人極長厚。如渾金璞玉。中年以後。業漸豐。公仍布衣草履。節儉若寒士。遇人急難。傾囊周恤。生五子。伯氏頤園先生。仲氏友篁先生。叔氏蕙芳先生。季氏滄若先生。最少元徵先生。俱善承庭訓。謹守忠厚家風。宜其孫曾挺秀。科第蟬聯。今為我郡右族矣。以長房孫貴。贈公按察使司按察使。

汪注。戚為藏。字季環。以孫永椿累贈通議大夫。江蘇按察使。○戚溶。字石涵。以子永椿累贈通議大夫江蘇按察使。○戚浩。字滄若。以子永樸贈文林郎。政和知縣。

葳卯君先生季琛，贈公之孫，頤園附公次子，雍正癸卯進士，由詞林改西臺，歷官山西江蘇按察使，左遷粵西潯州守，卒於官。雍正己酉，先生奉命清查江南府七邑積逋，并各案入官田房。江南省會之區，案如山積，延余入幕，虛懷諮詢，不寬不嚴，吏民悅服。庚戌歲底，余歸奉母，明旦將就道，先生深宵至齋中，謂余曰：故鄉親友，貧無以度歲者，不知凡幾，力薄不能徧賙，姑舉其最關切者，子為我賚之。於是臚列數十人，自十二金至二金，約需百三四十金，題額曰：飯籮無此數，將奈何。沈吟久之，呼吳子壽民來，告以故，賜破睦至某處稱貸，僅得五十金，即盡出其囊中所有佐之，復舉昨所擬者，稍縮之，始成此美事。余為攜歸分餉，無不感激涕零，有誦佛號以祝者。先生止生一子，名文燈，已登黃甲，官儀曹矣，諸孫皆能文，遊庠鵲起，正未可量。彼若輩豈皆善人哉。　先生繼配沈淑人，賢而能，卒於山右臬署。先生年未五十，人皆謂不日當續膠，否則必納寵。及余歸自西江，先生亦於江蘇丁內艱，同籍，獨宿健松齋尾，枯寂如退院僧。余曰：先生今方讀禮，固當如是，服闋後將何如。先生正色曰：君知我者，何亦談及此。我已抱孫矣，豈可再求苦喫。人家弟兄不睦，大半由嫡庶嫌端，我一不慎，遺禍靡窮，且得因此保養身體，我蹔老弟兄看花飲酒，豈非極樂。定欲向脂粉叢中討生活耶。先生見地高明如此，余識之弗敢忘。

汪注，葳永椿，初名永楨，字翼皇，號卯君，康熙辛卯仁和籍舉人，雍正癸卯進士，由編修遷御史，江蘇按察使。○葳文燈，字麹齋，甲子順天舉人，丁丑進士，禮部主事。

葳計六，雍正己酉副車，卯君先生同祖弟，猶若先生次子，余再從妹壻也。就湖南衡州薄太守之聘，同由長江赴任，賓主各一舟，又薄之眷屬一舟，泊洞庭湖北岸。是夜萬里無雲，一輪皓月初吐，輕風飄至，兩湖面作縠紋，於是聯三舟為一，乘月宵渡，列酒殽於鷁首，團坐歡飲。微洞庭舊事，若柳毅傳書之類為觴政，未免語近於謔。忽異雲一片自北起，舟人相顧失色，須臾雲氣蔽天，狂飈大作，聯舟索盡絕，各不相顧。計六舟如簸巨浪中，門窗盡失，積水一船，幾殆者數次。天將曙，風勢稍殺，漸近南岸，相慶更生。特未知太守二舟凶吉如何，及旦艤舟，薄已先泊，太守之眷，無異於葳，而眷屬安穩如故，絕不知有風波之險，吁亦異矣。是以君子貴居敬。

汪注，葳永樹，字計六，壬子副榜。

葳閒庭先生，康熙戊辰進士，歷官至邵武知府。先生為人和平坦白，胸無城府，與人交，淡如水，往來亦疎略，生平不作一誑語。由縣令起家，歷官儀曹，出典大郡，一介不取，官囊蕭然，與先中翰公交莫逆，結香火盟，及入仕，十年不通札。意謂先生忘貧賤交，孰知先中翰公罹患時，乃言於朝，為白冤者，惟先生一人。先中翰公見背，自長安來者，往往述先生高誼，沈太孺人聞之欲泣，是以先生殁後，闔中喪歸，太孺人命錫往迎，撫棺號慟，以明先人之銜感於泉下也。先生在官，初無疾病，一日公坐，錄囚，忽擧硃筆向空中若判字者，投筆退入後室，危坐，家人莫知其故。案下囚納甫伏聽命，公揮手曰：帶交經歷司錄供。又謂幕友曰：速具交代，册我行矣。呼湯沐浴，更朝服，面南坐，閉目垂眉，不發一語。諸郎君號泣請命，公微目，大聲答曰：正直無私。及旦微聞空中呼殿鼓樂聲，公已逝矣。我家有僕沈文隨公任所，歸而詳言之如此。邵武去湖





四千餘里，公既卒，家鄉猶未聞之，忽一日，武康城隍廟祝叩公門，問在任安否，家人疑之，詰問再三，祝曰：昨夜夢見新城隍到任，審視之，乃我公也，故敬問近狀。及訃音至，卒之日，正夢見之日，幽明一理，呼吸相通，公一生正直，沒而為神，理有固然，安足怪哉。

汪注，葳振河，字灣文，丁卯舉人，德清縣人。

明經韓怡園先生，明萬曆庚戌會狀求仲先生之孫，遜菴先生之仲子，少聞庭訓，習於掌故，人極風雅，尤長於詩，兄弟怡怡，享天倫之樂。淑配閔孺人，錫表姑也，白首相莊，宛若嚴賓，有梁孟遺風。先生素奉佛，持梓跡金剛呪，行住坐臥，誦弗輟。樓牆傾圮，全壓先生臥榻，舉家號慟，謂兩老必無幸，少頃，先生從旁踉蹌而出，毫無損，孺人亦無恙。又竹兩次墮水，若有扶掖以出者，先生自謂皆持呪之力。錫屢求傳授，先生曰：少年戒律不嚴，反足召禍，姑俟他日。乃錫未老，而先生遽歸道山矣。

汪注，韓獻，字希一，康熙丙子副榜。○韓敬，字求仲，明萬曆己酉舉人，庚戌會狀，行人司副。子純玉，字蘧處。

韓竹君贈公，即怡園先生之胞弟，以子貴，贈奉直大夫，四川會理州知州。公天性孝友，事伯仲叔三兄若嚴君，極爽直，朋友有過，直言規正，不作一軟款語，好麗擧，多方外交，尤善醫，辨別古器及書畫之真贋。蒔花種竹，風雅絕倫，某年種菊數百本，皆異種，五色畢具，花時環列如屋，燦若雲錦，前若徐贅村少宗伯，查他山編修，談未庵選君，沈懷庭宮詹，曹鳳山檢討，汪謝庵戶部，先贈檢庵公，皆折簡招至，名酒佳餚，賦詩豪飲，極一時之盛，旬日後，復以花分餉。先中翰公得正黃粉紫二本，錫已十餘歲，實親見之。先生長身鶴立，聲如洪鐘，望而知為非常人也。歲丁亥，先中翰公自外歸，謂先母曰：韓竹君得異夢，恐不久人世矣，家貧子少，將奈何。先母亟問故，中翰公曰：韓數日前夢有持寅弟紅柬來迎上任者，少頃，儀從旋樂齊至，鳳辰前，一人進冠服，恍惚登輿，出南門，日光慘淡，風沙蔽天，耳畔聞波濤洶湧聲，至一衙，榜曰海神司，既升階，一冠服者降迎拜坐，揖升座，迎者居左，韓居右，吏役叩首，若人世然，吏持一紅示，請判上任日期，韓欲舉筆，忽念太夫人喪服未滿，遂懇問迎者，曰：公之孝思，上帝默鑒，可緩至服闋日也。韓遂屈指服期，判明年某日，復揖讓入後堂，設南北二席，邀韓南面，迎者北向陪宴，韓問職司何事，答曰：海上風波。宴能仍升輿，儀從引導入南門，歸至家，蹶然而醒。異夢如此，豈能長存。先生果於次年除服後，患痾數日，端坐而逝。雍正丙午秋，我浙海嘯，衝去老鹽倉一帶七十餘里，海寧海鹽石塘幾決，危而復安。冬間，錫至海甯，謁陳補齋師，偶談及海患，師曰：兩邑之不為魚鼈，實賴神助，方極危時，空中忽現海神司燈一對，聞遙呼曰：此係韓公本省桑梓，但許冒塘，不得衝塘。水勢徐殺，此萬耳萬目所共見共聞，特未知韓公為何人耳。錫駭然，備述二十年前先中翰公所言以實之，至今海甯人靡不尸祝海神司韓公也。

汪注，韓獻以子口贈奉直大夫，會理州知州。

徐贊村先生，康熙癸丑進士，由詞林官至閣學。先生久困場屋，年四十九，猶為諸生，禱於關壯穆祠，得五十功名心已灰之籤，壬子年五十，舉於京兆，癸丑聯捷，止生一子元正，乙丑接武而起，官至大司空。先生

七十致政徜徉林泉以詩酒自娛二十餘年司空七十告終養先生詩登九旬又奉侍數年而後考終司空雖處苫凷中哭泣稽顙如少壯有以高年宜節哀勸者弗納也公之曾元登科第入詞林爲顯宦者踵相接我鄉科甲之盛清溪徐氏首屈一指焉

汪注徐倬字方虎壬子順天舉人癸丑進士侍讀加禮部侍郎德清縣人〇徐元正字子貞戊午順天舉人乙丑進士工部尚書

胡南莪先生康熙丙辰狀元歷官至大司寇先生以改葬封公請假旋里居第密邇縣署一日留故人夜飲將及二更聞縣官比較糧朴聲公曰爲民父母日間所作何事而忍於寒夜酷比殊無人心矣命開之一概停比寒冬無一受杖者司寇之啓諭縣官之補過於今不可復得矣

汪注胡會恩德清縣人字孟綸壬子順天舉人丙辰榜眼刑部尚書

談未庵先生康熙丙辰進士歷官至吏部文選司郎中先生博學能詩文尤工行草書倜儻不羈意氣豪邁極好談諧每發一語合座爲之傾倒筮仕沙河令政績卓然報最入銓部選人無淹滯者徒以才氣凌人爲儕輩擠排落職林下三十餘年極詩酒友朋之樂甲申十月先中翰公四十誕辰先生不遠百里扁舟來祝先生爲中翰公父執輩行齒席奉款演玉茗堂邯鄲夢劇終先生掀髯大笑曰富貴浮雲誠如斯夢惟懷中幼子難忘情耳先中翰公謂先生晚年亦有庶出之子尚在襁褓故情見乎辭及先中翰公見背先生又親來弔奠痛哭篤於世誼如此

汪注談九乾德清縣人字旋方乙卯舉人丙辰進士吏部郎中

費鳳山先生康熙壬子解元丙辰進士入詞林以子貴贈湖北巡撫先生極謹飭有萬石君之風家居數十年杜門謝客惟督童僕勤農桑一絲一粟不敢暴殄時或扶杖循行阡陌間講求耕耨樹藝與老農老圃爲伍見者不知爲玉堂貴人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其儉德謙光實可爲後人師法

汪注費之逵字鳳山壬子解元丙辰進士編修以子金吾贈光祿大夫湖北巡撫

費曉亭先生鳳山公之叔子康熙癸酉孝廉歷官至湖北巡撫先生守永昌丁外艱歸里既除服將赴補一日大開筵宴徧召故舊鄉世誼子姪亦孱見招演玉茗堂全本還魂記午後入座直至次日巳刻乃罷賓主酬酢極歡盡醉嗣後宦成而歸者不復見此盛舉矣　三先兄嗣周抱病垂危向有薄田售之先生命錫代往以找價請先生一諾無辭三兄身後之費藉以早辦求之今日亦不可得也

汪注費金吾字曉亭之逵子湖北巡撫

費君漁先生我邑雙林鎮人生於明末見國政日紛封關日甚絕意進取未幾鼎革以布衣終老有子名家璵康熙五年舉於鄉未入仕而卒先生好行善事人無知者既歿有一子衿踵門撫棺大慟慟畢自言某嘉興人某年爲逋賦六金幾不得生縣吏云聞湖郡雙林費某好施與盍往求之某不得已走謁翁具以實告翁唯唯而入良久不出某竊疑之將欲不辭而行翁已手攜白金二封出謂某曰輸官必足色因爲君選擇故少遲外具四金佐君膏火某感激涕零拜謝而去昔圖寸進以報長者乃某淪倒如故而翁





已作古人將奈何言畢復慟哭而去先生陰德如此者甚多使斯人不來哭告人亦無從而知也余得受於令曾孫文洲故略聞先生之盛德而述其一非以概其餘焉

汪注費爾璵字[illegible]叔丙午舉人青田縣教諭升金華教授此云未仕誤

丁羽玉先生康熙己未進士先生績學能文鄉里推爲祭酒竹墩沈懷庭宮詹心齋閣學之業師也壬子先生與宮詹同舉於鄉丙辰宮詹閣學先後成進士入詞林己未分校禮闈先生獲售而房師即心齋閣學先生謁見閣學先具章服北面肅拜謝少時授受恩誼然後先生亦就北面執弟子禮兩人交相師弟士林至今傳爲美談

汪注丁翔字羽玉長興人壬子舉人己未進士

錢朗亭先生順治庚子孝廉由涇陽令起家歷官至山東巡撫先生初入西臺首參一貪劣撫臣奉旨著某明白回奏忽一日先生枕畔得匕首一書札一札中備言劍術之奇勸勿再參皆以黃金千鎰爲壽否則旦夕取首級去公即秉燭具草明日參本復上某竟伏辜公以是受知於上不數年擢至開府

汪注錢珏字斐玉長興人庚子舉人御史山東巡撫

錢鄂皆應棨即中丞公之孫由明經遵例歷任河南寶豐湯陰儀封甘肅狄道鎮原中衛知縣六齡寄名於先中翰公與余襁褓同懷每來即同寢處一室或數月或旬日去輒依依不忍舍此我兩人總角歡情也及長學爲文互相砥礪同應童子試弟先我一年補博士弟子員皆出汪學使門下余嗜酒弟亦豪於飲又同好圍棋相見即溺於此二者此我兩人壯歲之歡情也服官以後屢札見招雍正癸卯余策騎游中州弟方攝汝州篆適試本州及所屬之魯郟伊寶文武童生命代爲校閱款留半年辭入都門贈遺極厚此我兩人中年之歡情也弟天性慈和篤於故舊居官不輕鞭朴一人方欲杖猶再三躊躇必使其理屈辭窮而後加刑戚友遭罹者靡不加意投贈賓客沈健安者挾余札北去渡舟黃河所攜之箠僅存十之二三資裝盡失徒步至寶豐兩踝皮肉盡脫時方除夕投札入署弟歎然延納見踝髓之狀詢知其詳惻然動念不數日健安積勞病作幾死賴我弟維持調養月餘乃瘥出本技之筆重加修整厚爲延引大獲而歸弟與健安素無半面止以余片紙之囑爲生死而肉骨如此弟通籍三十年六綰銅符兩攝方州宦囊蕭然無半畝一弓之棲息其清操可概見矣元配潘孺人賢能識大體惜不永年余初至寶時聞皆因中年口決調襄河工署中無人然竟延余入署款以上賓命諸子女出拜次早索觀鄂符出四十金借車馬費余再三辭弗獲竟付執轡者余久銘諸心故附識之

汪注錢應棨長興人字岳崖鎮原知縣例仕〇學使汪濊湖北人

潘遂徽先生康熙己卯孝廉二先伯祖肖雷公之壻也先生丰度凝凝動遵禮法終身無疾言遽色博學能文書法遒勁尤長小楷少即蜚聲庠序乃屢困省門中年始領鄉薦又不獲一第齎志而歿可惜也乾隆丁卯孫敬止仁捷秋闈步武有人先生可無憾矣猶憶先生己卯計偕家貧艱於脂秣一日問同年凌端臣先生曰鹽當商可拜否端臣先生曰所獲不過數十金何可喪此名節先生極口稱是爾時年十一

親聞斯語。敬識不忘。今則士風日下。有一新貴家本素封。乃用晚生帖拜當軸。僅獲三星之貽。而論者不以往拜爲非。蜀勝浩歎。

汪洼。潘美發。字遂微。己卯舉人。中書舍人。○潘仁。字敬之。丁卯舉人。

閔民瞻。封公國學生。以子貴。封工部屯田司主事。我親家心泉廷楣之尊人也。封公曾祖。崇禎朝大司馬。特公叔受先生。以命案破家。封公承板蕩之餘。勤苦操持。銖積寸累。復歸完好。生平無鮮衣美食之奉。望明而興。和衣而寢。矻矻孜孜。維日不足。止生心泉一人。延師訓課。會文舉社。不惜多費。故能成名入仕。身膺榮封。其儉樸家風。至今不改焉。

汪柳亭先生。官戶部員外郎。先生少孤。祖與叔撫育之。既長析箸。豐於貲。先生秉性仁厚。富而不驕。尤好施與。鄉里鄉黨之藉以舉火者。不知凡幾。通籍數年。以太夫人年高乞養歸里。柳南陂草堂。疏池累石。聚琴書萬卷於其中。教子課孫。有終焉之志。郡中興大工。若修驛路僨鳳岩鋪諸橋梁。昇學宮。捐建育嬰堂。疏濬城河。先生必首捐重貲。曾千百弗少吝。冬夏施茶湯。散衆餌棉衣絮被蚊帳之類。歲費數千金。每歲除出白金贈道友朋親戚之窮困者。又累千金。四方挾一技來游者。皆謁先生。必滿其意而去。用是家中落。先生之散財自若也。令祖劬庵先生。與本生先祖。康熙壬子。同舉京兆。命以世好。待交於先生。故稔悉先生之爲人。禾中徐城玉。以鐵筆游我郡。假館於慈感寺之三邃房。辛亥夏中暑暴卒。客囊如洗。余走白於先生。慨然捐棺。復贈殮資。所作善事如此類者。筆不勝書。家財幾散盡。年六十餘考終。人皆稱之爲積善汪家焉。

汪洙。先高祖諱亮采。字章甫。號柳亭。官戶部員外郎例仕。○先七世祖諱以澄。字致遠。號訥思。休甯人。仁和商籍庠生。康熙壬子浙江舉人。考授中書。官至刑部郎中。此云訥庵。并云舉京兆。誤。○六世祖始遷居湖州。後遂入籍焉。

程孟綸觀察如絲。其尊甫南嵒先生。與先中翰公結香火盟。觀察少余二年。以世好成總角交。觀察性豪邁。好結交賓客。輕財重義。揮千金若草芥。余目中所見。眞知朋友通財之誼者。實惟觀察一人。然少年意氣太盛。未免恃才傲物。終以此買禍。初任湖州府。調守夔州。以除私鹽積弊。觸大僚怒。一蹶幾死。大僚敗。復起爲四川觀察。忌者中傷之。竟以身殉。年僅三十有八。論者謂其一誤於年。再誤於才。余曰不然。觀察服官太早。聰明太過。少十年讀書養氣之功。以變化氣質耳。嗚呼伏波戒兄子。勿學杜季良。子弟以才勝者。斯言當三復。觀察喪歸。余哭之慟。有詩曰。完卵僅能留一子。殘骸肯忍付雙親。嗚呼。斯人何在。余豈有此晚年之困哉。

汪洙。程如絲。四川按察使例仕。○程蕃。字寀臣。以子如絲封通議大夫四川按察使。

周澤西先生之德。康熙丙子舉於鄉。歷官至江西萬安營都閫。先生人品端方。老成持重。口不臧否人物。經裘緩帶。有儒將風流。與余同官四年。歡如昆弟。余食指繁。佐武俸廉無幾。時有懸釜之憂。先生出俸錢周急。至再至三弗倦。至今猶負數十金。知我貧。難歲困窮。從不齒及。乙卯軍政鐫級去官。先生曳履步行





至余署。笑謂余曰。無官兩腳輕。從此可免著靴之累矣。家居年踰八旬。正欲乞歸回籍。書下考幸事也。肅然襆被而歸。奉太翁甘旨以終。先生寂處苦由。作太翁遺櫬。不離尺寸。既非掃除一室。枯坐其中。自西江歸來。杜門歛跡。視出舉觀其面。乾隆丙子。重赴鄉試之宴。年八十四。卒於家。清節高風。眞不可及也。

周之德。字羽玉。丙子武舉。江西萬安營都司僉事。

章甫市贈公。以孫貴。贈給事中。世業農。贈公以忠厚勤儉成家。其行事與先高祖又庵公相彷彿。中年以後。漸豐饒。延師訓子。極忠敬之誠。仲子玉虹先生。康熙壬午副車。偕次孫博孫容齋先生。雍正庚戌進士。由部曹歷官侍御。轉給諫。曾孫智之。乾隆壬戌進士。由中翰遷部郎。一門科第。三世蟬聯。皆贈公盛德之報也。公爲人極樸實。取與一介不苟。晚年布衣疏食。依然老農老圃。與人相接納。拙於言詞。有江西商人。病垂危。舉橐中金授公曰。我病且死。身後事累君。遺金聽君經營取息。鄉信召我子來。播骨還鄉。他日以原數歸吾子足矣。言訖而逝。未及詳詢其籍貫並其子之名號。徧訪十年。乃得其子。向牀頭取原橐金付之。積塵數寸。封識如故。其子號泣拜受而去。盛德如此。後嗣昌熾宜矣。

章嘉猷。字遐升。以孫有大。贈朝議大夫山東道監察御史。○章廷宏。字玉虹。壬午副榜。○章有大。字容谷。己酉舉人。庚戌進士。禮科給事中。○章贊傳。字智之。有大之子。戊午舉人。壬戌進士。禮科給事中。宜其

章太翁文煥。以貿易起家。人極樸實。白手創業。至萬金。終身衣素食不兼味。年踰四十無子。有勸納妾者。愀然曰。我何人斯。敢蓄側室。兄之少子亦芬。經年甫十齡。於諸猶子中最爲翩秀。翁已屬意立之。而未出諸口。除夕。亦芬忽自來拜翁膝曰。姪今爲叔嫜子。不歸矣。翁大喜。即走白兄嫂。元旦告之祖宗。立爲嗣。翁極慈。嗣子極孝。天倫之樂。勝於親生。未幾。爲嗣子援例入成均。考授州司馬。身膺封典。享大年而終。孫曾皆讀書游庠。翁歿時。嗣子哀毀盡禮。見者莫不嗟歎。謂翁付托得人也。

張權六先生。海鹽硤石人。由明經秉我郡程邑鐸。歷官休甯令。先生風雅能文。長於書法。善談豪飲。與先中翰公交忘形。先生初艱於嗣。抱養他姓子。晚年乃得少子。養存恐不及見其成立。時慨隱憂。及官休甯。有程庠齋友王叶飛過訪。其時先岳吳清峙先生。亦在署中。見先生迎叶飛入。欣欣有喜色。越數日。盛設款先岳及叶飛。酒半。先生舉觴謂先岳曰。僕之家事。君所稔知。三尺孤將安託。不早計。他日爲几上肉矣。王君生平極重然諾。有愛女。僕將聘爲少子婦。即以幾孤累之。敢煩長者作紅絲。成百年好。並且不朽。於是先岳執柯。籤吉定盟。先生出裝金三千兩。授叶飛曰。小子母子之命。咸新是以延。君其好爲之。叶飛攜金歸。爲置田宅。先生歿後。迎養存母子來湖。卵翼教誨。實不負死者之託。養存天性聰慧。美如冠玉。幽靜如處子。年十二三。即有文名。未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試輒拔前茅。人皆擬權六先生有子。不日定爲玉堂人物。及贅入王氏。伉儷極相得。或謂叶飛自受金日即生覬覦。此鐵鈹羅織之言也。惟是田宅契券。俱書買到於王。養存成立而不歸之。納賦戶名。久不更正。似可疑耳。叶飛有子曰講田。貪狠暴戾。虎視於旁。惟恐養存有荊州之索。未幾。王氏夭。繼娶戴氏。適若先生之女。索存計人之胞妹也。斯時叶飛乘歸不中。養存卜居於西門外之龍泉渡口。朝夕薪水。取給於王。反若仰食於外家者。養存母子不無後言。講田則如

取如攜。忘乎其爲張氏之物。而養存有械。謀愈急。忽一日要養存於途。抵家。扃前後門。大聲詬養存曰。若翁所遺之千金。皆內帑。本應呈之官。因子年幼乏食。姑隱忍。若母子十數年來。陸續支用殆盡。可即書一收票以完前案。否則惟有白刃相加耳。養存出不意。號泣哀求。堅不肯握管。講田舉棒交下。區區弱質。何堪遭此毒手。不得已先書五百金一紙。弗允。又書三百金一紙。欲仍未滿。講田入內取紙。必欲再書千金。養存乘間負痛踰垣而逃。講田追至渡口。失足墮水。乃得奔歸。遍體受傷。不能吐一辭。母妻哭詢。張目曰。王講田逼寫收票毆殺我。我死爲我索命。言畢氣絕。究未知收票寫否。姑媳呼天號泣而已。同人聞此異變。後先往哭。亦無從知收票之寫否。余與養存交最厚。不勝忿恨。講田爲我毅齋從父之長壻。帆若從弟之胞姊壻。余遂往訊帆若。見渠舉止倉皇。謂余曰。初不料講田作此喪心事。將奈何。因出二收票示余。一紫紙。一紅箋。皆有涙痕血跡。而見收則列姚帆若一人。余曰。此禍將及我弟矣。帆若曰何故。余曰子列見收。非同謀而何。況收票在子手。何辭置辯。帆若曰。我未畫押。姊自攜票來我家耳。余曰。計惟有速將二票呈於官。庶不爲池魚林木也。使帆若果從吾言。則兇徒以謀殺論。立決抵命。可少慰養存於地下矣。乃帆若既不忍首。而原詞主稿者與叶飛有舊。但曰口角鬪毆。無一字及謀財害命。講田之得保首領。皆此一詞之力。既而同人欲予指證收票。予曰。投鼠忌器。是欲殺我弟也。烏乎可。於是同人中有□紹庭。獨取周沈遞求。藏計人。奮袂而出曰。我四人某日過帆若於渡。詢及收票。伊云有諸。此語可質公庭。遂聯名上控。直至撫軍。拍公案下。將加三木於帆若。此時帆若自爲計。不得不以死抵賴。號泣爭辯曰。四人詢問時。但對以若有收票。當令取出。未言實有。四人誤聽。並忘卻若有二字耳。撫軍見所辯近理。不復窮詰兇徒。竟以醉後口角鬪毆釀命。擬秋後決。世廟登極。援赦出獄。臧氏懷三月娠。視養存殮畢。吞金殉節。權六先生竟絕嗣。嗚呼慘哉。叶飛被勸逐歸鄉里。無齒及者。又十餘年。祖孫父子。於百日內相繼死盡。天之報施仍不爽。余因述權六先生風雅前徽。追痛養存之死。牽連書之。非欲揚人之惡也。

汪注。權六名韜。府志學藝表失載。○養存名翼。○帆若即世鏘。○張翼妻臧浩女。見府志列女。

張老。我邑菱湖鎮之細民也。賣粉食以餬口。每早負擔至市。晨後而歸。鎮有窮民。欠富家子母錢。攜女至杭。賣於旗。得白金十餘兩。附舟回鎮。破曉登岸。行急遺金於途。張老適至拾之。默念我本窮人。焉能享此。況遺金之人。殉亦窮困。失此必有性命之憂。決意還之。朝市畢。候於道左。未幾見有踉蹌號泣而來者。具詳鬻女得金之慘。張老舉原封授之。其人欲分半以酬。笑而卻之。旁觀者或稱其義。或笑其迂。弗顧也。至次年。遺金者田稔。以白粳四斛登門叩謝。張老不能卻而無貯米之甕。其妻曰。某宦家。我房主也。空甕甚多。盍往假焉。宦家令其自取。則空甕之下。得白物二甕。遂成富室。夫婦安享。至九十餘。無疾而終。天之報施善人。豈爽哉。

談秩五者。安邑戶房書吏也。客先祖門下多年。同至昌樂任所。司出入。人極謹慎誠實。絲毫不苟。先祖歿時。先中翰公年二十有二。家政悉委任之。井井有條。未幾。患瘤疾。垂危。以孤子見託。既歿。中翰公經紀其喪。撫遺孤如己子。與錫同館讀書。質鈍。乃爲捐府學撰典。年滿考職。又爲之娶婦。惜不永年。先中翰公之





篤於友誼也如此。

沈子明者。安邑糧房書吏也。弟子莊。業外科。兄弟極友愛。終身不分爨。錢帛不入私室。妯娌相好如姊妹。事母至孝。每晨起。兩人各覓甘旨供母。午餐而後出門。母有微恙。兩人衣不解帶。各扼母足而寢。左右扶持。頃刻不離。俟愈而後安。母歿時。子明年踰六旬。子莊亦將花甲。哭泣如孩提。喪葬盡禮。此求之士大夫中。不可多得者。 一日。子明見漁人攜一巨鱉。直斷應。遂買之。將烹以下酒。其母曰。天已暮。毋殺生。子明謹奉母訓。留之甕。次日觀之。乃一毒蛇也。設誤食。舉家盡登鬼錄矣。人皆謂孝弟之報信然。

明末我郡有某封公者。投番食糧。見讀書成名者。心豔羨之。自恨未學。欲其子讀書。又聞人言。惟敬惜字紙。可獲福相。於是篤信而行之。不敢褻瀆字。每於道路污穢處。見有遺棄字紙。輒提籃檢拾。攜歸以清泉濯之。精而投之火。埋其灰。如是五十餘年。其子初入村塾。三字經二句。竟日不能成誦。將弱冠。忽夢文昌帝君詔之曰。汝父篤志可嘉。當令汝有成以爲勸。舉筆向胸前書一藍字。次日十行齊下。過目不忘。某科成進士。位至監司。太翁生受榮封。享壽至九十而歿。

吾鄉風俗。本尚儉樸。簪纓世胄。咸謹守禮法。無敢僭侈。即如宴會。予十數歲時。見鼓舍之視履堂。彝敘堂。抱宏堂。前近之葆素堂。疊瀞堂。竹坡之受祉堂。我族之濟美堂。章慶堂。仁壽堂。諸尊長家。設不過十簋。先用冷設四簋。繼坐既定。陳設六簋。酒十數巡而罷。絕無羅列珍錯。徹夜長夜之飲。康熙己卯年。先中翰公宴新太守陳公一筵。錫親見時樹姪應人戒之曰。我每筵紋報四分。汝須加意豐潔。俱用可二新碗。不可苟簡草率。宴太守之席。不過如此。報去未及六十年。竟以可二爲家常日用之器。設有用以供客者。咸嗤爲村俗鄙吝。動輒用大五簋。每碗非數百文不辦。一席之費。或至三四金。而筵產不及前人十之二三。衙役之侈靡僭越。更不可枚舉。風俗頹壞。何時得返樸還醇哉。

# 高士傳

皇甫謐撰

## 高士傳序

玄晏先生　皇甫謐　撰

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洪崖先生創高道於上皇之代許由善卷不降節於唐虞之朝是以易有束帛之義禮有玄纁之制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顯子臧之節明堂月令以季春聘名士禮賢者然則高讓之士王政所先厲濁激貪之務也史班之載多所闕略梁鴻頌逸民蘇順科高士或錄屈節雜而不純又近取秦漢不及遠古夫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稱其德而贊其事哉謐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於王公名不耗於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錄也

## 高士傳目錄

卷上
被衣　王倪　齧缺
巢父　許由　善卷
子州支父　壤父　石戶之農
蒲衣子　披裘公　江上丈人
小臣稷　弦高　商容
老子李耳　庚桑楚　老萊子
林類　榮啟期　荷蕢
長沮桀溺　石門守　荷蓧丈人
陸通　曾參　顏回
原憲
卷中
漢陰丈人　壺丘子林　老商氏
列禦寇　莊周　段干木
東郭順子　公儀潛　王斗
顏斶　黔婁先生　陳仲子
漁父　安期生　河上丈人
樂臣公　蓋公　四皓
黃石公　魯二徵士　田何
王生　摯峻　韓福
成公　安丘望之　宋勝之
張仲蔚　彭城老父　韓順
鄭樸　李弘　向長
閔貢
卷下
王霸　嚴光　牛牢
東海隱者　梁鴻　高恢
臺佟　韓康　丘訢
矯慎　任棠　摯恂



法真　漢濱老父　徐穉
夏馥　郭太　申屠蟠
袁閎　姜肱　管寧
鄭玄　任安　龐公
姜岐　荀靖　胡昭
焦先

高士傳目錄終

# 高士傳

晉 皇甫謐 撰
明 吴琯 校

## 卷上

### 被衣

被衣者堯時人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大道不鑿　至人秀世　被衣冠出
超然釋智　齧公聆敎　無言相契
暢悻長歌　冥筌排去

### 王倪

王倪者堯時賢人也師被衣齧缺又學於王倪問道焉齧缺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位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王倪天士　鈌也問道　育艾爾神
一綿虛抱　寒暑何侵　風雷弗耗
大準玄黃　權輿上敎

### 齧缺

齧缺者堯時人也許由師事齧缺堯問於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夫何足以配天乎

齧缺由師　蘊含上智　至道相延
宗王祖被　遯言未卒　哅然睡寐
滅影山隅　弗求天配

### 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

巢父鳥棲　弗營棟宇　由進塵言
嚴擯不與　乃蹄其清　乃洗其耳
箕潁高風　千齡無已

### 許由

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爲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後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由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沒葬箕山之巓亦名許由山在陽城之南十餘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世世奉祀至今不絶也

武仲絜修　毫邪不處　黃屋將歸
紫芳高舉　頼汲箕田　羞頼汗鄙
俎豆公神　綿綿無已

### 善卷

善卷者古之賢人也堯聞得道乃北面師之及堯受終之哉舜又以天下讓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不知善今子盛爲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丕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爲之其何益乎予立於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

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處

遏矣善卷　君堯北面　鹿衣牧世
自豨從勤　虞欽玄德　讓之赤縣
貴適心神　永棲荒嶽

## 子州支父

子州支父者堯時人也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又讓之亦對之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休休支父　道重人延　陰寢陽覺
神寂而恬　巍巍二帝　大器告傳
不違長謝　繕性自全

## 壤父

壤父者堯時人也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壤父年八十餘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老父皤髮　愉愉壤戲　吐厥鳴歌
朝興夕憩　虛渴咸充　帝爲何利
醇和未斲　陶哉寓世

## 石戶之農

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也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也

虞皇御世　虛諮禪者　石戶之農
至人在野　天位以干　棄如屣捨
滅迹滄溟　清蹤莫寫

## 蒲衣子

蒲衣子者舜時賢人也年八歲而舜師之齧缺問於





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也後舜讓天下於蒲衣子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終

蒲衣妙紀　德與天侔　大舜虛襟
模範是求　發評虞泰　致一馬牛
擾勞民宰　胡可縻留

##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旣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負薪炎暑　吳有一翁　粗絺弗御
冒彼衆茸　季札相近　遺拾不從
姓名終秘　空仰高風

## 江上丈人

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爲不受而別莫知其誰員至吳爲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輒祭之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唯江上丈人乎

丈人遺俗　鼓棹江隈　楚胥求濟
夜亂蘆漪　笑辭星劍　意遣鮮魚
匆匆戒別　何用名爲

## 小臣稷



小臣稷者齊人也抗厲希古桓公凡三往而不得見公嘆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則無以助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則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焉桓公以此能致士爲五霸之長

小臣之稷　傲爾齊侯　巍崖獨拔
苦節自貞　君軒數過　聊得瞻迎
區區管鮑　何足班倫

## 弦高

弦高者鄭人也鄭穆公時高見鄭爲秦晉所逼乃隱不仕爲商人及晉文公之返國也與秦穆公伐鄭圍其都鄭人私與秦盟而晉師退秦又使大夫杞子等三人戍鄭居三年晉文公卒襄公初立秦穆公方強使百里西乞白乙帥師襲鄭過周反滑鄭人不知時高將市于周遇之謂其友蹇他曰師行數千里又數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知其情也必不敢進矣於是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爲備杞子亡奔齊孟明等返至都晉人要擊大破秦師鄭于是賴高而存鄭穆公以存國之賞賞高而高辭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政廢矣爲國而無信是敗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智者不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返

弦公鄭賈　托跡遷貿　秦穆揚兵
子周避迂　矯命犒師　陰抒國禍
辭賞居吳　飄焉弗顧

## 商容

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

天下事盡矣
商容大道　聃也之師　形將蛻化
敎厖瓊遺　三言甚寡　萬務何餘
喜編後授　屢發其規

老子李耳

老子李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爲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爲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靑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望氣先知焉乃物色遮候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强使著書作道德經五千餘言爲道家之宗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爲老子

伯陽聖老　人貌天行　壽經億代
道冠羣生　龍稱禮得　牛候書成
西關度跡　玄化冥冥

庚桑楚

庚桑楚者楚人也老聃弟子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于老聃之言

庚桑耳役　晝去挈遠　息意三年
風尊羣嶽　俎豆不樂　形生自晏
賢知明揚　世心何淺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爲牆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蓍艾爲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終也

楚萊避紛　蒙陽寄耜　草宮木榻
水菽怡志　駕屈楚君　經綸將貽
内贊遐謀　相携遠逝

林類

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衞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林類穌遊　取資帶楝　踽踽行歌
蕭蕭子影　素王載覲　令賜乞請
果得高言　不虛停軫

榮啓期

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乎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榮公何族　弗美身隅　揚歌郕野
撫絃而嬉　淸言自寬　絃吐宣尼
契天符命　孤引東墟

荷蕢

荷蕢者衞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孔子擊磬於衞乃荷蕢而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旣而曰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聞之曰果哉末之難矣

荷蕢者何　逃名衞地　宣尼鳴樂
聞音知意　翩然出諷　比之厲揭
斯行斯言　果於忘世

長沮桀溺

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逃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是孔丘曰是魯孔丘歟曰是也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悠悠沮溺　竝耦荒墟　敬詢渡濟

暫駐浮車　飄然無荅　齊口致譏
物情不足　隱德有餘

石門守

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爲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子路從孔子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遂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與時人賢焉

石門閽者　閽闢是尸　仲路寄校
適詢其師　魯尼入耳　强仕政譏
閟光韜彩　百世所希

荷蓧丈人

荷蓧丈人不知何許人也子路從而後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且享焉而見其二子明日子路行以告夫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丈人絕軌　倨接洙賢　天涯日暮
雞黍是延　載陳夫子　尋返客轅
先幾掃跡　虗室依然

陸通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卻曲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以爲衣食飽衣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游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菁子隱蜀峨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爲仙云





接輿厭濁　放隱佯狂　徵羅上士
徙適遐方　歌衰鳳德　車下道傷
洞天周涉　妙藥爲糧

曾參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不仕而遊居於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後卒于魯

孝哉子輿　領道洙濱　浩浩之氣
常驕大人　爲都不樂　好爵難嬰
單居秘論　傳耀千春

顏回

顏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弟子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爲絲麻鼓宫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

顏氏之子　不怍簞瓢　心齋白日
志避青雲　圃衣田食　大聖遊交
鼓琴蓬蓽　可以逍遥



原憲

原憲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弾琴子貢樞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韋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原生匱盂　室侵風雨　滿炊經旬
彤裘歷紀　友賜榮華　駿驕卒止
闡剖病貧　終身含恥

高士傳卷上

# 高士傳

晉　皇甫謐　撰
明　吳琯　校

## 卷中

###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爲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此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槹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而笑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憮然慙俯而不對有閒丈人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獨絃歌以賣名聲於天下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二十里而後愈

丈人治圃　搰搰其勞　賜爲逢讙
進說爲槹　前陳後詰　反覆見嘲
風波全德　私語其曹

### 壺丘子林

壺丘子林者鄭人也道德甚優列禦寇師事之初禦寇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物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自以爲不知游將終身不出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至哉壺子　列老下趨　龍藏鄭圃
眞與道俱　側聞玄語　宣發希微
載陳生化　繼述黃書



### 老商氏

老商氏者不知何許人也列禦寇師焉兼友伯高子而進於其道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老商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洽時履虛乘風其可得乎

老商樹教　列冦下趨　居門七載
席始相携　眼耳都融　業幹忘機
乘風枯槁　得道而歸

### 列禦冦

列禦寇者鄭人也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爲相專任刑法列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飢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而與之禦寇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人見其妻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安然獨全終身不仕著書八篇言道家之意號曰列子

禦冦隱鄭　四十餘年　台衡大餽
頓首拒焉　麾使悟妻　保體消怨
軿風駐世　表籙蓬仙



### 莊周

莊周者宋之蒙人也少學老子爲蒙縣漆園吏遂遺世自放不仕王公大人皆不得而器之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爲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掉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或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爲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莊周傲世　洸洋寓言　文窮萬妙
學守一玄　戲游自快　國聘難延
浩然就盡　弗避烏鳶

### 段干木

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游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璜吳起等居於魏皆爲將唯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踰墻而避文侯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爲相不肯後卑己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夫文侯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干木自晉　萍寓西河　羣賢分組
樹介巖阿　于乘登門　跳躍逃徂

騰光韋素　耿照弗磨

東郭順子

東郭順子者魏人也修道守真田子方師事之而爲魏文侯師友侍坐於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文侯曰子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也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清而容物物無道則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曰遠哉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眞爲我累耳

灝灝東郭　動展如天　清虛應物

獨抱自然　迷窺高弟　欲述難言

文侯夫志　爵國可捐

公儀潛

公儀潛者魯人也與子思爲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爲相子思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爲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魯者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潛竟終身不屈

魯慕公儀　崇階以釣　援意孔思

迺非誠到　而返君言　高陳友操

考槃弗諼　畢景怡道

王斗

王斗者齊人也修道不仕與顏歜並時曾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斗入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王起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人任之以官齊國大治王斗之力也

卓犖王斗　抗節齊門　褰衣奔走

至訓希聞　方聆嗽規　省過以承

聊揚五彥　境庶咸寧



顏斶

顏斶齊人也宣王見之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繼曰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太牢乘安車妻子衣服麗都顏斶辭去曰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遂辭而去

特哉齊斶　剸折廟堂　上陳二帝

下搴三王　賓師靡諾　彤翀恐妨

終身不辱　野籙有光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爲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爲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黔婁物表　著撰存志　却相魯公

辭卿齊使　捐世蕭條　伋余弗備

賢矣配人　以康爲謚

陳仲子

陳仲子者齊人也其兄戴爲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爲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不義之食不食遭歲飢乏糧三日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實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身自織屨妻擘纑以易衣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爲人灌園

陳仲迷情　於陵控玩　輞飢覓李

螬食過半　楚相敦求　山妻了算

遂嫁雲蹤　鋤丁自竄

漁父

漁父者楚人也楚亂乃匿名隱釣於江濱楚頃襄王時屈原爲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爲上官靳尚所譖王怒放之江濱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萬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汨其泥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歠其釃何故懷瑾握瑜自令放爲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遂去深山自閉匿人莫知焉

楚老垂竿　漁于斶水　族氏無彰

鱗鬐自舉　偶覩三閭　開敷數語

擊棹揚歌　冥潛何許

## 安期生

安期生者琅琊人也受學河上丈人賣藥海邊老而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直數千萬出置阜鄉亭而去留赤玉舄爲報留書與始皇曰後數十年求我於蓬萊山下及秦敗安期生與其友蒯通交往項羽欲封之卒不肯受

安期高蹈　療俗千祀　緑海孤遊
朱顏常駐　揮璧阜亭　酬舄始帝
去矣銀臺　永遁塵世

## 河上丈人

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國人也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故世號曰河上丈人當戰國之末諸侯交爭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唯丈人隱身修道老而不虧傳業於安期生爲道家之宗焉

伯陽倡教　嗣流河上　句跡章鈎
宣機顯象　戰世紛紜　玄心坦蕩
鶴髮葆真　仙民景嚮

## 樂臣公

樂臣公者宋人也其先宋公族其後別從趙其族樂毅顯名於諸侯而臣公獨好黃老恬靜不仕及趙爲秦昭王滅臣公東之齊以老子顯名齊人尊之號稱賢師趙人田叔等皆尊事焉

臣公貴閑　或擁旄旌　獨窮玄牝
不滑神精　兵墟故國　蓬轉揚聲
教承瑕翁　振鐸千齡

## 蓋公

蓋公者齊之膠西人也明老子師事樂臣公漢之起齊人爭往于世主唯蓋公獨遁居不仕及漢定天下曹參爲齊丞相盡延問長老諸生以百數何以治齊人人各殊參不知所從聞蓋公善治黃老乃使人厚幣聘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遂推此類爲參具言之參悅乃避正堂舍之師事之齊果大治及參入相漢導蓋公之道故天下歌之蓋公雖爲參師然未嘗仕以壽終

嬴末龍爭　畜圖封拜　韙矣蓋公
遲棲東海　無爲教參　齊方底泰
行輔漢庭　玄風猶在

## 四皓

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甪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己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敗漢高聞而徵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己

皇皇四老　同襟齊志　遠屣藍田
芝糧蘿被　弗鑿天真　重歸地肺
隆準膺圖　空勞聘幣

## 黃石公

黃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知者初張良易姓爲長自匿下邳步游沂水圯上與黃石公相遇未諳黃石公故墮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素不知詐愕然欲毆之爲其老人也强忍下取履因跪進焉公以足受笑而去良殊驚公行里所還謂良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旦與我期此良愈怪之復跪曰諾五日平旦良往公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雞鳴往公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夜半往有頃公亦至喜曰當如是乃出一編書與良曰讀是則爲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不見良旦視其書乃是太公兵法良異之因講習以說他人皆不能用後與沛公遇於陳留沛公用其言輒有功後十三年從高祖退濟北穀城山下得黃石良乃寶祠之及良死與石并葬焉

何者老翁　托名黃石　蚤鑒留侯
脫履令拾　玉弢金版　授之不惜
定帝謀王　穀城留跡

## 魯二徵士

魯二徵士者皆魯人也高祖定天下卽皇帝位博士叔孫通白徵魯諸儒三十餘人欲定漢儀禮二士獨不肯行罵通曰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而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之德而後可舉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通不敢致而去

姬魯兩生　孔庭遺學　叔孫佐命
儀聲適作　謂方荊棘　難與禮樂
弗納玄纁　翶飛寥廓

## 田何

田何字子莊齊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及秦禁學以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何傳之不絕漢興田何以齊諸田徙杜陵號曰杜田生以易受弟子東武王同子仲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等皆顯當世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爲易者宗

商瞿授易　驛駢周孫　子莊嫡繼
孔脉繩繩　一務客土　四嗣俱興
親勞萬乘　造拜執經

## 王生

王生者漢文景時人也善爲黃老退居不仕與南陽

張釋之交當時釋之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人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劾奏太子梁王不敬文帝善之遷至廷尉及文帝崩太子代立爲帝是謂景帝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乃見上謝之景帝不過也王生嘗與釋之及公卿召會庭中立王生韈解顧謂釋之爲我結韈釋之前跪而繫之既退或讓生曰獨柰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繫韈乎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繫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皆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碩矣王生　道研軒李　斐爾張公
素交一臂　韈解虛庭　趨風敬繫
凡百華裾　悉高廷尉

## 摯峻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身修德隱於岍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悋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太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遊餘齒耳峻之守節不移如此遷居太史官爲李陵遊說下腐刑果以悔悋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于岍岍人立祠號曰岍居士世奉祀之不絕

京兆伯陵　岍峰屏獨　太史騰書
與言報復　知凡無虞　守玄袪辱
居士靈祠　春秋自續



## 韓福

韓福者涿人也以行義修潔著名昭帝時將軍霍光秉政表顯義士郡國條奏行狀天子謂福等五人行義兒高以德行徵至京兆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策曰朕愍勞福以官職之事賜帛五十疋遣歸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福歸終身不仕卒于家

北郡韓福　潔白修躬　博陸訓奬
迺下旌弓　疾稽中驛　帛獎幽蹤
荷衣鳩杖　陶陶令終

## 成公

成公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成公全朴　稱謂不傳　途遭玉輦
峻峙幅邊　詞歸方外　克免帝愆
書郎迺還　茅戶乞言

## 安丘望之

安丘望之者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爲高愈日損退爲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學扶風耿況王汲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不仕道家宗焉

安丘丈人　中林自命　龍位來師
豹潛逾勁　岐業周流　老編刪定
振教玄玄　道家衡鏡

## 宋勝之

宋勝之者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年五歲失父母家于穀城聚中孝慕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勝之每行見老人擔負輒以身代之獵得禽獸嘗分肉與有親者貧依姊居數歲乃里長安受易通明以信義見稱從兄褒爲東平內史遣使召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去遊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聞而就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于太原

勝之敦孝　聚居風動　力施衰白
食損姻衆　附姊饔飧　拒兄錄用
獨綜絃歌　羲光是弄

## 張仲蔚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

仲蔚遐輪　景卿並轍　洞探乾曜
兼長槧業　闔戶棲神　荆榛掩絕
塵襞何知　馨香不滅

##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楊雄少從之遊屢稱其德李強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爲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沖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沖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

沖大憝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君平賣卜　子雲所師　覃文是闡
迺作指歸　牧不可屈　錢常有餘
眞人淡泊　亶哉匪虛

彭城老父

彭城老父者楚之隱人也見漢室衰乃自隱修道不治名利至年九十餘王莽時徵故光祿大夫龔勝欲爲太子師友祭酒恥事二姓莽迫之勝遂不食而死莽使者及郡守以下會飲者數百人老父痛勝以名致禍乃獨入哭勝甚悲旣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哭畢而趨出衆莫知其誰也

彭城老父　陸沈晧首　炎劉將移
麟摧鳳蹂　弔哭低回　曾非儕友
薰膏之規　哲士宜守

韓順

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也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詣王莽末隱於南山地皇四年漢起兵於南陽順同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修道山居執操不回囂以道術深遠使人齎璧帛卑辭厚禮聘順欲以爲師順因使謝囂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卽欲相師但入深山來實囂聞矍然不致强屈其後囂等諸姓皆滅唯順山棲安然以貧潔自終焉

世道交喪　子良隱息　寧極靑山
恥歌白石　求於井蛙　責之貢笑
兎戢狐收　泰然林澤

鄭樸

鄭樸字子眞谷口人也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遂不屈揚雄盛稱其德曰谷口鄭子眞耕於巖石之下名振京師馮翊人刻石祠之至今不絕

谷口子眞　甘恬秉默　非服弗服
非食弗食　不答徵車　爲農草澤
吁嗟法言　撰其玄德

李弘

李弘字仲元蜀人也居成都里中化之班白不負擔男女不錯行弘嘗被召爲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喩之仲元遂遊奔不之官惟揚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于可否之閒

仲元所居　俗用拭新　授之百里
非其素情　中途遁絕　卒老高深
先英評許　未忝玄眞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旣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子平上哲　賦德淵沖　玩辭觀象
損退自崇　伉男儷女　家務不宗
周攀五嶽　禽老是同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以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旣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檄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其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

仲叔高棲　藏寶迷國　一介弗取
卓然貞白　投牒司徒　寄形安邑
枯槁當年　風流九域

高士傳卷中

# 高士傳

晉 皇甫謐 撰
明 吴 琯 校

## 卷下

### 王霸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立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故梁令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儒仲處英　放獨新世　光武中興
守禮不試　草覆野耕　甘於沉翳
賢室高明　濟欣遯事

###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遊學及帝即位光乃變易姓名隱逝不見帝思其賢乃物色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光也乃遣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霸與光素舊欲屈光到霸所語言遣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霸封奏其書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臥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而言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



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

吁嗟子陵　少與龍潛　飛騰天位
書玉連遯　北車親就　內榻同眠
富春之濱　客星皎懸

### 牛牢

牛牢字君直世祖為布衣時與牢交游嘗夜共講說讖言云劉秀當為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帝友眾大笑及世祖即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手君與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常先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輒奉詔就家存問牢恒被髮稱疾不答詔命

君直峻守　恥交萬乘　清夜片言
終身為信　卯金復興　幣玉不應
葆蓋煌煌　遵廬慰問

### 東海隱者

東海隱者不知何許人也漢故司直王良之友建武中良以清節徵用歷位至一年復還通友不肯見而讓之曰不有忠信奇謀而取大位自知無德曷為致此而復遠去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距良終身不納論者高之

隱者閒曠　避世滄瀛　其友樹節
迺餌華纓　進輕退促　奉動不經
交攜長絕　時議所欽

###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遭亂世受業太學博覽不為章句學畢乃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其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



為少鴻又以身居作執勤不懈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埶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醜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荅妻乃下請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居皋伯通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

伯鸞者何　脩遠之子　介恥攀龍
貧賓畜豕　仰頌逸民　庶追芳趾
貞配孟光　骨埋吳土

### 高恢

高恢字伯達京兆人也少治老子經恬虛不營世務與梁鴻善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游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光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匿耀終身不仕焉

高恢總髮　道德是求　伯鸞脊志
泉石胥遊　車飛西駐　歌以寫憂
形容萬里　遠蹈同流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不仕隱武安山中峰鑿穴而居采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魏郡刺史執棗栗爲贄見佟語良久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此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正性存神養和不屏營於世事以勞其精除可欲之志恬淡自得不苦也如明使君綏撫牧養夕惕匪忒反不苦耶遂去隱逸終身不見

孝威特邁　稅跡武安　獸居土穴
不願彈冠　郡公温勞　有語足寛
終齡超遂　大璞得完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遊名山采藥賣於長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於康怒康守價乃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欲避名今區區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遂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聘乃備玄纁安車以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佯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中路逃遁以壽終

伯休謝俗　劚藥青冥　遁都樹價
細女舉名　飄然敗茶　遯蔽霸陵
佯膺國聘　俄蹈虛眞

丘訢

丘訢字季春扶風人也少有大材自謂無伍傲世不與俗人爲羣郡守始召見曰明府欲臣訢邪友訢邪師訢邪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於功曹所以榮祿人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皆訢所不用也郡守異之遂



不敢屈

季春傲俗　自矜無伍　國守逢迎
翩翩鳳舉　寵祿塵如　清言爛吐
鄙爾扶風　誰攀冠屨

矯愼

矯愼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慕松喬導引之術隱遯山谷與南郡太守馬融并州刺史蘇章鄉里竝時然二人純連不及愼也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兎燕雀所敢謀也愼不荅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愼於燉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愼同郡馬瑤隱於汧山以兎罝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仲彥鸞揚　孤翔不娶　友贋殷勤
淡無應昇　入島尋仙　還家告逝
復見他邦　的然靈異

任棠

任棠字季卿少有奇節以春秋教授隱身不仕龐參爲漢陽太守到先就家候焉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先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傲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置一盂水者欲諭太守清也拔一本薤者欲諭太守擊強宗也抱孫見當戶者欲諭太守開門卹幼也終參去不言郡徵不至及卒鄉人圖畫其形至今稱任徵君也

季眞懿貫　弘通卜藝　超崎匪表



棄榮絕利　龐守來瞻　默形三餘
屢色鴻姿　圖傳鄉地

摯恂

摯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渭濱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驎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既通古今而性復溫敏不恥下問故學者宗之嘗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南山之陰初馬融如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後果爲大儒文魁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中常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侔顏閔學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爲國碩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賓武舉賢良不就清名顯於世以壽終三輔稱焉

摯氏之恂　光于祖德　博貫無倫
幽潛不惑　聲薄九霄　經傳四國
樂矢弗諼　空勞物色

法眞

法眞字高卿扶風郿人也學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關西號爲大儒弟子自遠而至者數百人眞性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眞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凡辟公府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眞曰處士法眞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躡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明就加袞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眞曰吾既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難得

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高尙宿學　門衆紛如　功曹而却
孤峻所希　再薦知巳　四下鸞書
杳然長絕　德撰穹碑

漢濱老父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荅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也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漢濱老父　操鉏沔上　翠華雷動
不屑瞻仰　台臣屈問　理辯如響
俯首含羞　匆匆塵鞅

徐穉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以經行高於南州桓帝時汝南陳蕃爲豫章太守因推薦穉於朝廷由是五舉孝廉賢良皆不就連辟公府不詣未嘗荅命公喪輒身自赴弔太守黃瓊亦嘗辟穉至瓊薨歸葬江夏穉聞即負笈徒步豫章三千餘里至江夏瓊墓前致酹而哭之後公車三徵不就以壽終

孺子清妙　超絕代俗　屢辟鴻臣
不瑕皎玉　萬里赴喪　炙雞芧束
以力術體　安安自足



夏馥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爲諸生質直不苟動必依道同縣高儉及蔡氏凡二家豪富郡人畏事之唯馥閉門不與高蔡通桓帝即位災異數發詔百司舉直言之士各一人太尉趙戒舉馥不詣遂隱身久之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等專朝禁錮善士謂之黨人馥雖不交時官然聲名爲節等所憚遂與汝南范滂山陽張儉等數百人並爲節所誣悉在黨中詔下郡縣各捕以爲黨魁馥乃頓足而嘆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翦鬚變服易形入林慮山中爲冶工客作形貌毀悴積傭三年而無知者後部黨放儉等皆出馥獨歎曰已爲人所棄不宜復齒鄉里矣留賃作不歸家人求不知處其後人有識其聲者以告同郡止鄉太守濮陽潛使人以車迎馥馥自匿不肯潛車三返乃得馥

八顧夏馥　不通紈綺　抱影烟霞
灰情辟舉　紊網載張　夭形返毀
容作將終　圍迎歸止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身長八尺家貧郡縣欲以爲吏歎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辭母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傳洽無不通又審於人物由是名著於陳梁之間步行遇雨巾一角墊衆人慕之皆故折巾角士爭往從之載贄盈車凡太知之于無名之中六十餘人皆言後驗以母喪歸徐穉來弔以生芻一束頓太廬前而去太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不堪此豫耳凡司徒辟太常趙典舉有道皆不就以建寧二年卒于家

介休林宗　行師伯彥　廣膺常虛
躬衣不掩　察觀乾象　懷珍高卷



有道之碑　揚光竹簡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少有名節同縣緱氏女玉爲父報讎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建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淸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稱之蟠父母卒哀毁思慕不飲酒食肉十餘年遂隱居學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禮三業先通因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學無常師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病困以身託蟠蟠即步負其喪至濟陰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閒從事義之爲符傳護送蟠蟠不肯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家前後凡蒲車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壽終

子龍尚節　抗論生枯　博經舉贊
殯友浮河　標標初燦　獨嘆坑虞
巢依梁碭　得以安歌

袁閎

袁閎字夏甫汝南人也築室于庭中閉門不見客旦暮於室中向母禮拜雖子往亦不得見也子亦向戶拜而去首不著巾身無單衣足著木履母死不列服位公車兩致不詣范滂美而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可謂至賢矣

汝南夏甫　杜門深處　日朝母氏
揮絕宵侶　科頭自放　不閑俗禮
長歌白駒　逍遙桑梓

姜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兄弟三人皆孝行著聞肱年最長與二弟仲海季江同被卧甚相親友及長各娶兄弟相愛不能相離肱習學五經兼

明星緯第于自遠方至者三千餘人辟重於時凡一舉孝廉十辟公府九舉有道至孝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仲孝亦不應徵辟建寧二年靈帝詔徵爲犍爲太守肱得詔乃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盛明之世尚不委質況今政在私門哉乃隱身遯命乘船浮海使者追之不及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又逃不受詔名振于天下年七十七卒於家

伯淮英朗　經通緯治　四海摳衣
多齊孔氏　天使圖形　幽房韜被
碧海浮桴　青州逃世

## 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靈帝末以中國方亂乃與其友邴原涉海依遼東太守公孫度虛館禮之其後中國少安人多南歸唯寧不還黃初中華歆薦寧寧知公孫淵必亂乃因徵辟還以爲太中大夫國辟不就寧凡徵命十至輿服四賜常坐一木榻上積五十五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皆穿常著布裙貉裘唯祠先人乃著舊布單衣加首絮巾遼東郡國圖形於府殿號爲賢者

寧也何自　管仲之孫　片金弗顧
劃席逢歆　實德既顯　豹隱是徵
甘心玄冥　郡閣圖形

##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少好學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習孝經論語兼通京氏公羊春秋三正曆九章算術周官禮記左氏春秋大將軍何進辟玄州郡迫脅不得已而詣進設机杖之禮以待玄玄以幅巾見逃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後十餘辟竝不就

康成叁顙　博極羣典　得五馬門
大道是應　几杖尊高　蚤崇溫儼
八尺之軀　終焉閉欽

## 任安

任安字定祖少好學隱山不營名利時人稱安曰任孔子違辟不就建安中讀夫記奮遷傳歎曰性以潔白爲治情以得志爲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人號爲任徵君云

定祖儒流　世有贊言　欲求遷傳
感激仲逃　性情咸得　出去憂纏
清虛無染　珪組永捐

##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得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龐公眞隱　志凌未雪　弗慕榮華
自寧巢穴　遺與人殊　身於世絕
茹秀鹿門　就怡雲月

## 姜岐

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邽人也少失父獨以母兄居治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餘玄爲漢陽太守召岐欲以爲功曹岐稱病不就玄怒敕督郵尹益收岐若不起者趣嫁其母而後殺岐益爭之玄怒益撾之益得杖且諫曰岐少修孝義栖遲衡廬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狀益敢以死守之玄怒乃止岐於是高名逾廣其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岑遂隱居以畜蜂豕爲事教授者滿於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民從而居之者數千家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爲茂才爲蒲坂令皆不就以壽終于家

子平幼孤　俞俞守道　功曹爰致
托疾以報　守計劫迫　尹郵宣秋
牧畢調蜂　天涯嘯傲

## 荀靖

荀靖字叔慈潁川人也少有儁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曰八龍闔門悌睦隱身修學動止合禮弟爽字慈明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及卒學士惜之誄靖者二十六人潁陰令丘禎追號靖曰玄行先生潁川太守王懷亦諡曰昭定先生

八號矯首　里署高陽　叔慈樞化
物外遊翔　終身肥遯　至寶含章
玄昭二諡　永世遺芳

## 胡昭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也始避地冀州不應袁紹之命武帝亦辟昭昭自陳本志帝曰人各有志出處不同勉卒高尚義不相屈昭乃隱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至嘉平初年八十大卒于家

胡昭高尚　不事袁曹　陸渾之下
耕誦逍遙　樂亭相營　由免奔驟
辭賢避薦　已入冥寥

## 焦先

焦先字孝然世莫知其所出也或言生漢末及魏受禪常結草爲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袒不著衣

臥不設席又無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汙皆如泥滓不
行人間或數日一食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近視
口未嘗言雖有警急不與人語後野火燒其廬先因
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臥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
後百餘歲卒

孝然奇士　少避白波　食草吸水
露寓于河　色姝髯體　伐國彥歌
饑寒待盡　風節高裁

高士傳卷下

紹陶錄

王質撰

雪韜堂紹陶錄序

孔子之詠歎鮮矣一歎顏子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再歎曾子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孔子閒微宣其至情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惟忘世故能濟世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在顏子固從容矣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在孔子抑標末哉好事功者事功起而本身沉好名義者名義著而貞心隱聖賢超然道之數內在世數外在天世有推移天無變遷而死生觀聖賢然耶又況逆順成虧乎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既知矣何加焉晝夜之道幽明之故死生之說一也朝聞道夕死可矣非耶子欲無言此之故也嗔簞瓢之所欣回玩沂雩之所適點以曲肱會之則紹陶之錄姑存可也王質序



紹陶錄卷上

泰山　王質　述

晉陶元亮譜

元亮高風發于宋晉去就之際君曾祖事晉愁著勛勞自宋武帝興元復馬逆揣其末流節不出武帝將收賢士以繫人心見要亦不應陶謝皆世臣君世地已高俱避而靈運為武帝乘任最後乃欲論忠義雜江海遊師送君過虎溪而御靈運不入蓮社素心皆所鑒知譜具左方

晉陶通明譜

通明高風發于梁齊宋去就之際君祖父皆食宋祿身又生宋代自齊高祖代宋旋引去梁武帝代齊益退藏平時以師待君然大節有定操豈復以恩禮推移哉至丹陽應簡文之命不少至京都慰武帝之懷抑何其堅忍壯年果子遺世熠之審故判之不疑譜具左方



晉栗里華陽閒窩辭

淵乎栗里諡哉華陽也當時所感異代所傷栗里嘗言風波未定已為剩語華陽畢于之詩死而秘讖出之雖本草亦屈去世乃傳生安死樂度此足矣安樂之窩伊洛自有乾坤栗里華陽其安樂也已辭具左方

栗里譜

興寧三年乙丑晉哀帝　君生于潯陽柴桑今德安縣楚城市是父賤名命子詩云於穆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冥茲慍喜陶氏自侃以武功挺世後裔稍襲故風多流亂蚊蓋析翼之祥發之夢詆傳君父子皆以隱德著稱侃女適孟嘉嘉女適君父是生君其氣所傳造化必有可言者　大元元年丙子晉武帝　君年十二失母祭妹文云慈妣蚤世我年二六　大元



九年甲申　君年二十失妻苑調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妻翟氏偕老所謂夫耕于前妻鋤于後當是翟湯家湯非矯法賜四世以隱行知名亦柴桑人　大元十九年甲午　君年三十有歸園田居詩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初為州祭酒當在其前不堪乃解歸故云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尋亦卻主簿　隆安四年庚子晉安帝　君年三十六五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當是參鎮軍銜命自京都上江陵故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後父在柴桑故云一欣侍溫顏又云久游戀所生父為人度不肯適都當是已舍單行見遊舊居詩軍僚差疆郡吏故云時來苟冥會婉孌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田園疏　隆安五年辛丑　君年三十七正月有遊斜川詩云開歲倏五日方三十七作五日是皆是故歲五月還潯陽今歲七月適江陵有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詩西潯陽踰年當是予告在鄉至是往赴云閒居三十載自未參鎮軍以前得三十六年當是不堪勞役遂起歸意故云詩書敦夙好園林無俗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荊失父祭妹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解事未遠書疏猶存當是妹自武昌報江陵時父在柴桑　元興二年癸卯　君年三十九正月有始春懷古田舍詩當是自江陵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盜城故有懷古田舍又云瞑苗懷新十二月有與從弟敬遠詩云寢跡衡門下在都亦當是處耶

元興三年甲辰　君年四十有連雨獨飲詩云僶俛四十年有飲酒詩云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當是在壬辰癸巳為州祭酒之時所謂投耒去學仕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至是得十二年　義熙元年乙巳　君年四十一三月有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會是故歲自

都還里卽吉庚子始事鎭軍綿事建威中經罹憂至是得六年復銜命至都其家尚未歸柴桑還舊居詩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往來時經鄉閭不當留稍成疏故云所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殷歷周故居隣老罕復遺至是始定居斷他適十一月有歸去來辭九月家罾柴桑身往彭澤至是免歸當是不堪軍役故求縣不堪縣役故歸家所謂風波未定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足以爲酒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平生之志始決見序及辭甚詳失妹所謂情在駿奔自免去職是歲劉將軍錄尚書　義熙三年

紹陶錄卷上　四

丁未　君年四十三有祭程氏妹文自乙巳至是所謂服制再周　義熙四年戊申　君年四十四有六月遇火詩云奄出四十年　義熙五年己酉　君年四十五有九日詩　義熙六年庚戌　君年四十六有西田穫早稻詩　義熙七年辛亥　君年四十七有祭從弟敬遠文云絕粒委務致粲山陰屢採上藥夕閑素琴當時同志見文甚詳　義熙十年甲寅　君年五十有雜詩云奈何五十年棄官來歸至是得十年故云荏苒經十載暫爲人所羈　義熙十一年乙卯　君年五十有一有與子儼等疏云年過五　又云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懽然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見疏甚詳　義熙十二年丙辰　君年五十二有下潠田舍穫詩云曰余作此來三四星火頹當是得此在癸丑甲寅之間　義熙十四年戊午　君年五十四有楚調詩云僶俛六九年召爲著作佐郎不應是歲宋公爲相國　元熙元年（晉恭帝）已未　君年五十五王休元爲江州自造不得見邀其故人龐通之齎酒于半道栗里要之卽引酌野亭休元出與相見極懽竟日嘗九日把菊無酒休元餉之有九日

紹陶錄卷上　五

閒居詩所謂秋菊滿園時醪靡至當是未獲所遵休元在江州凡六載未審的在何年自乙巳至丁卯訖死未嘗他適獨暫爲休元入州　永初元年（宋武帝）庚申　君年五十六全隱周續之召至都下爲顏延之迹拙義熙間檀韶爲江州邀續之在城北講禮讐書有示周掾祖謝詩云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又云但願還渚中從我潁水濱江城尚不欲周往矣況京師劉遺民亦同隱有和劉柴桑詩云挈杖還西廬又云春醪解飢劬其還以春有酬劉柴桑詩云嘉穟養南疇又云慨然已知秋其還至是及秋初自西廬移南村有移居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遷居殆爲遺民之徒尋還西廬度相距亦不遠與遺民更相酬酢不改賓文折養之時未審的在何年或恐劉柴桑似縣令劉或嘗爲此縣存此呼或有命不爲猶續之嘗命爲撫軍參軍不就因呼周掾皆不可知但非時爲宰者語皆冷交非熱官酬丁柴桑詩云秉直司聰于惠百里此乃當官撫疑尋詩鎭情于劉遇厚于周遺民自隱之餘無問續之在隱之中微婉君與周劉號潯陽三隱校情義稍有淺深是歲宋武帝踐祚　景平元年（宋營陽王）

紹陶錄卷上　六

癸亥　君年五十九顏延之爲始安過潯陽日造飲酣醉臨去留二萬錢悉送酒家相知久別驟見益歎延之未審何時來柴桑所謂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閈鄰舍當是不詣劉穆之之時又未知何時去柴桑當是爲豫章世子參軍之時據誄參得略見　元嘉三年（宋文帝）丙寅　君年六十二檀道濟爲江州時抱羸疾多瘠餒往候餽以粱肉不受　元嘉四年丁卯　君年六十三有自祭文云律中無射擬挽歌詩云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當是秒秋下世顏延之誄云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其臨終高態見誄甚詳君平生好談佛蕭統以爲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悠忽白駒寄遇逆旅與大塊而榮枯隨中和而放蕩豈能勞于憂畏役於人間最卽深心形贈影答神釋本趣略見所謂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惟患不知既已洞知安坐待化夫復何言杜甫許避俗未許達道識者更詳之癸卯二月泰山王質謹

華陽譜

孝建三年（宋世祖）丙申　君生于丹陽秣陵今上元縣治村是母郝氏夢兩天人持爐焚香來前有娠今世

紹陶錄卷上　七

爲君再世爲孫思邈而世璧啓于郝故其兆先形當是本居天仙趣報盡還入人趣植根弗凡受形亦異生以火年火月又夏至極陽日悉稟純陽多起飛心累功積行所升當益高推佛言參君迹略見　大明四年庚子　君年五歲常持拔遺灰學書　泰始元年（宋明帝）乙巳　君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卽有志養生語人仰青天睹白日不覺爲遠及長博讀書遂解文武諸伎自後天文地理人事雖至淵妙咸臻底極當時已罕傳歷年愈遠行世寖稀梁傳所載十二種今傳惟三種傳不能紀十種唐志所載九種今傳惟四種傳有志無入種傳無志有五種本草後人增衍致証益詳閒與集註差異　元徽二年（宋蒼梧王）甲寅　君年十九蕭將軍錄尚書引爲諸王侍讀故事止典文學無他務除奉朝請故事止奉朝會請召本不爲官雖在官途亦居靜地及求縣乃不遂終勢可見　永明十年（齊世祖）壬申　君年三十七家貧求宰縣不遂脫朝服挂神武門去止句曲山體卽輕捷性嗜山水所歷必吟詠盤旋不已語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難立止自常欲就之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不稱

紹陶錄卷上　八

豈得為今日之事亦緣勢使然此語甚眞是事先有
根次有緣次有勢相符乃入所謂道生之德畜之物
形之勢成之惟難契故嘅世難就　隆昌元年齊鬱林王癸酉　君年三十八沈約為東陽屢要不至自樓
句曲不出所謂過歷名山求訪仙藥或未然一至句
章禮育王塔一至丹陽太子召他適皆無攷又言往
東陽從孫遊嶽受符圖經法亦無攷惟楊羲眞寶五
符傳句容葛粲粲以傳陸靜修陸以傳孫許翽翽二
景歌東陽章靈民出都遇得以與孫度所得止在蘇
陵句曲之朋非遠適而後得　永元二年己卯齊東昏侯　君年四十四在句曲築樓凡三層身處其上弟
子居其中賓客止其下與物遂絕不娶無子他谷亦
不通先斷此根可識他事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聆
響為樂間獨遊泉石此門忌濁便清神仙上景多雲
霞下景多山水物多金玉色多紫碧他皆類是所謂
熟之養之覆之若欲成辦必加將護大要離壓擇境
為上　中興元年齊和帝辛巳　君年四十六蕭衍都
督至新林道弟子戴猛之迎謁初齊末作水丑木之
歌至是援讖文成梁字令弟子進之遂以梁興國後
覆沒亦預言朱默已已詩嘆朝陽重離七元卒驗雖



隱茅山不卻人主諮謀中大通初獻善勝成勝二刀
度武帝扭陳慶之覆魏洛陽好大之心寖移參會侯
景大觴駭機豈盡忘救世者但觀時爾早蓀張良甚
深黃石編書蓋傳眞秘諜兵法其間餘事推已及物
亦致平緒術此門隱除魔顯定亂學道者聞及君著
水鏡握鏡當是早為豈挂娩念　天監元年梁武帝
壬午　君年四十七梁武帝在西邸與遊及即位恩
禮彌篤問訊勿絕屢招不出畫兩牛一放水草之間
一金絡頭人執杖驅之知不可復致旁族李直亦不
肯事梁武帝常歎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門風何由

乃附　天監四年乙酉　君年五十移居積金澗
泉石益奇無蛇虎有佳木及雜藥初乏胥林及來居
皆自茂在句曲東塾　中大通元年己酉　君年七
十四遇異人宣聞以本草用蝱蟲水蛭之屬傷物遲
一紀可解形至期果化尸解凡十餘種世傳圖自青
城來句曲先昇以君聞帝錄其積水之功化後為蓬
萊都水監見仙傳及拾遺甚略今茅山相傳稍詳但
微涉異　大同二年丙辰　君年八十一雙眼或
方瞳勝力菩薩授菩提記乃詣鄮縣禮阿育王塔自
誓受戒世傳呂嵒從鍾離權授劍訣後二百年來參



黃龍惠南始竟佛言不俯正覺別得生理休止深山
大谷絕于人境雜蟲遐來救入諸趣晚年始堅此願
唐志有所著草堂法師傳當時佛教雖隆禪宗未開
圓覺以大通元年至以是年去國蠶城十九日度君
不及相見　大同六年庚申　君年八十五逝世
亡日乃為告逝詩及卒顏色如常香氣彌山華陽頌
云號期行當滿亥數未終丁迨乃承居世將賓來聖
庭化後一遇丁亥為陳海陵王光大元年再遇丁亥
為唐太宗貞觀元年昇平之盛隆古所稀聖庭皆是
此時初隨文帝輔周以國子傳士召孫思邈不應密
言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以濟人宣政元年至
貞觀元年適滿五十年應命來見太宗官之不受辭
歸太白山風累極類隱居它無種不類形有轉移神
無變易自是至丁卯獨孤信鎮洛陽之時正七歲至
丁亥太宗召至長安之時得八十七歲若齡有少容
所以盧照鄰稱其自謂生開皇辛酉當時已不
信若爾豈得聖宣之稱博士之召貞觀丁亥方二十
七歲豈得少容之歎若言數百歲豈得七歲弱冠之
甚度思邈之生適繼隱居之沒其為後身何疑挺郭
頌又云重離倘或似謂簡文與武帝俱非令終又云



七元乃扶胥謂武帝凡七改元世稱推戴為梁立侯
扶胥為懷朔鎮功曹史至是篡東稱漢故云扶胥所
謂篇中字皆有微旨後人自以篇中字求之則機萌
一頌二十字願豈虛設須又彰明業運頌又云濟神
既有在去留從所宜神既濟矣在於何所華原孫氏
即其所在也已當知佛言報盡還來及舍生趣生至
確可信識者更推之癸卯二月奉山王質謹

栗里華陽窩辭

移南村詩

見集謀居南村甚久所謂謀此願有年今日
從茲役想南村甚堅所謂此理將不勝無爲
忽去茲未審何時復還西廬所謂山澤久見
招胡事乃躊躇直爲親友故未忍言索居當
是居南村經多時

多柴多桑兮繁陰栗裂兮山前山後而多閑有人兮
累心休密休疎兮溪山自爲秋春不見兮相思相思
兮起下牀而攬衣南疇兮嘉種北牖兮新葵轉南村
兮西廬夫豈眾芳兮要之何所獨無芳草兮惟吾字
其增非紛有此內美兮奚適而非良期勿知太元兮
又焉知義熙



去彭澤辭

見集彭澤歸從叔嘗致當是陶夔官太常君
平生上至曲阿下至江陵所謂在昔曾遠遊
直至東海隅即在曲阿阿在丹陽至是所謂
恐非此名計息駕歸閑居自後不見所之

西田下潠兮將荒胡不歸彭澤洵美兮惟柴桑其是
恩米五斗兮何薄帶一束兮何卑乾坤赫蒼兮懷有
道之無期山興兮江衡魚龍波濤兮蠢人無子猶怔
忡朝上英兮暮下雄山林自有棄燕兮白鶴水精之
飛龍

遊斜川辭

見集闕曲同遊無致劉遊　之麗通之
麗遵祖企謝景夷羊和鄰劉子驥鄉親張野
從弟敬遠仲德見傳見集顔延之見誄君親
友之情甚敦停雲詩龐參軍序略見晚息交
遊獨悅親戚見歸來辭所以敬德云亡傷懷
深深見文甚詳張野無見

風物兮美且閑瀾鷗馳魴兮各適所天南阜兮斜川川雖斜兮心不然二隣三曲兮爲誰劉郎周兮祖謝羊龐皆從而命之隔沙奔兮烟脊回鋒轉兮雲卿上



下猿湍兮無乃丹陽之築人不恨廬山之兆秀兮恨廬山之弗深

穫西田下潠辭

見集世事度甚微常抱饑寒有乞食詩極哀
歸去來辭餅無儲粟有會而作序　火幾通
旬日可見

平疇兮交遠風良苗兮懷新新欲升兮未升猿鳥兮悲嗟鵲霜露兮深山風氣兮先城郭而先寒堇不苦兮將辭其貨難倍伊薳周兮又奚著而奚作青山白蓮兮遠遊邀劉玉臺兮金闕

居句曲山辭

見傳始隱句曲山立館中茅號華陽隱居南
最高爲大茅北孤峯嶽石爲小茅中三峯此
立近後最高爲中茅同爲句曲

林壑兮峨嵋岱宗羅浮兮綠之幅員既長兮無極杳烟起兮雲陂谷高陵深兮別明陽岑廬之翻覆萬春千禩兮句曲東麓兮南岡桂椒蕭艾兮同香湛洌遂兮永碧岌茵山兮長蒼

移積金澗辭

見傳大茅中茅長阿中進石爲積金今居東





面橫層多積石深穴發壁狹洞皆有湧泉大
率冬溫夏冷水旱不增減色白味甘美隱居
東洞宅爽許長史南洞宅最奇長史即翽又
有掾即許翽舍人即楊羲並在旁迫三君皆
生東晉諸仙故迹多出所傳

長史御風兮舍人驂雲掾左右兮山高谷深昔游聖兮何世今茫茫兮何代王謝兮埃中楊許兮塵外五明重雲兮咫尺而脩眺東春兮西秋芝兮遊芳木花參花兮似不同人兮焉往藥杳無蹤兮人生不可以久留

禮育王塔辭

見傳臨作先用道家制錄鈐棄鈴佩符服下
敘符醫上次用佛家儀裂以裂裟衛絕粒行
桐柏弟子到順林等學仙泉法等堅學佛居
兼辭于仙特崇極

乾坤分吳越兮隔以海潮之飛鴻曲號十度而九回胡句曲之嶙峋兮狎育王之參差乖老遠遊兮豈其舍人長史之非工耕行式絕行兮非道行照行之可希天石縱兮天河橫星辰日月兮欹危度錢唐兮江碧而山蒼斯行兮非當



築府樓辭

見傳華陽頌紀居上多種果林藏圖神泉石
竈亦弗避未見及樓常是在東洞前居既遷
故迹不甚省頌所包羅甚闊偶不及之如欲
立閣到頌安經將飛室前頌亦不及經臺

樓危高兮世俗遠半壞兮府符松遊風颿週松兮信美而弗超笙簫兮雲陂波濤兮野川夢已隔而非間兮別捽塵之入飛烟樓安得兮表卓松安得兮穹嚴大分有終兮大空無終斯時有幾仙之是從兮宅時無一人之與同

籃輿　柴車

見傳門生暨兒輩籃輿適廬山爲王休元入
湓城亦用此見集日暮巾柴車

柴桑雖寂寥兮亦扶疎不孤吾灶兮吾車紙筆梨栗兮物計有酒兮聊可與娛洲寒兮桑落久阻脩兮江淮慘其如作崔怨兮猿悲淮菲宿莽兮無依湓城倘可以且泊兮廬山未越天來怖

舫舟　見集舫舟蔭門前

有事兮春疇趾垂車兮攜游觴回回兮峪溤浸何斯兮何舟潺湲兮虎溪東林兮遠師溪深兮撈度溪淺



兮行歸蕭玩兮　痕遊知兮履綦林有影兮挨無聲路下月明兮過之到家兮掩門癡其不爾兮闕遂亦可以棲身

琴

見傳有琴無絃以爲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
聲見集上弦驚白鶴下絃操孤鸞

寫意兮濕聲寄無所兮夫何能陶我心酤我滑我兮勿充豈其餘兮于琴山空兮聲幽溪空兮聲澈遲有絃兮何時溪山兮爲我流水而白雪虎溪石兮擬機瀑山樹兮樂錄柏下之人已往兮清吹毋爲之輕彈

壺觴

見集多及壺觴次及杯樽無定器多言濁流
皆言偶有名酒當是難得至作二十首平生
賦詩未有若此其多矜情未有若此其適者
尋詩可見

乾爲天兮爲圜有時兮不然醒復醒兮日月皆爲之右轉醉復醉兮天勿爲之左旋覺返觀兮北晚斂孤照兮南睨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兮天何波浪之翻漫柯藥藥兮我呵松鶴鶴我撫阿舒阿宣兮姑去我獨歌兮獨舞花無與兮曷乘壺無宅兮曷歸今茫茫

兮何是昨莽菲兮何非

鹿皮巾　葛巾

見傳武帝遺鹿皮巾不用後見簡文丹陽以葛巾進謁

爛爛兮斑斑毋落落兮其間蒼茸黃精之本兮杳生後而生前山葛兮山巾勿問山中兮君其問諸水濱濱邇兮秋露溥蕭蕭兮秋風生淨居示福兮胡可得爲孤山之寒入荷荷兮已矣膠膠兮何耶去復來兮願采茹山之藥花

笙

見傳少便馬閑射晚皆捐惟喜聽吹笙

山不風兮風不松碾礴兮自生松風夫何所嗜之太酷兮山林將安爲容坂兮飛粒袞川兮深兮去彼取此兮但空斯情兮馬窮王母去兮雲歸王子來兮新靠鳳皇兮鶴飛明月在天兮星稀嚼昔兮成非是耶非兮焉知



栗里車及輿見歸田園詩其制無考今所用如左

山轎　轍

宜用紫竹斑竹以輕北爲良織用竹亦如花葉紙梧桐油爲頂衣以清滑爲良



蹣跚以出乾乾以趣山樸淺草溪稻深蒲在我窩兮不可傷竹竿欒欒桐油香遮雨遮風遮夕陽

栗里杖見和劉柴桑等詩其制無考今所用如左

柱杖　塵拂子

宜用山茶木櫻桃木或紫竹或斑竹白花藤以堅闊爲良塵拂子柄用竹毗用白馬尾以輕柔爲良

溪皆霧多潤即搓挪略微石根弱倒搪柯在我窩兮不可從十二紅適千百紅入山轉深春轉濃

栗里舟及櫂見過火等詩其制無考今所用如左

船篷

宜用鴈子船拖篷船腰篷船板頭船又網板船敝槽船多拖源其材宜用杉木楮木欇木以輕捷爲良篷用篠皆可以厚密爲良

山崎水嶇無軌可濡草踏木槳無轡可攬在我窩兮不可喚孤篷秋風秋葉飛露冷波寒宜早歸

蓑笠　背篷

宜用蓑草花背胸爲蓑衣在腰爲蓑裙芒繩縈領笠宜用箬葉笋籜筋竹背篷亦如之或椶毛爲衫笠以鮮密爲良



横江斜風雨其蓑無蓑無笠誰適爲容在我窩兮不可殃濺濺濕濕壓牛羊負餧轉入魚龍鄉

槳　櫂橈

宜用白楊木白楠木烏圓木樟木椿木爲宜

用篙竹以堅緻爲良

潑潑其槳潑潑其盪吾非傍人惟意所向在我窩兮不可攜菌桂木蘭皆不必何材不動能浮碧

栗里履雖見貧士詩

宜用芒草蘺草稻草椶毛或用黃麻皮麻鞋紉嫩者號遏街新以輕靭爲良

有黃其繡有青其綺履聲哆哆不利走趨在我窩兮不可排白沙何嘗破青鞋柳絮滿花鋪滿街

栗里枕見擬詩

枕宜用藤枕竹枕栢枕如胡牀爲繩枕如吸筒爲藥枕純貯甘菊荊芥其佳它方稍繁雜集以輕平爲良

塊不枕頭防兒來偷疾攜探投安枕長流在我窩兮不可忘無煩酥酥入枕冀但乞野菊花風香

栗里杯觴及壺罇見飲酒等詩

酒杯宜用貓頭竹根或松根栢根堅老者亦



佳筆竹筒拓木馬盂馬瓢長頸葫蘆扁腹葫蘆以輕穩爲良

松陵木瘿草堂竹根不貧仍有瓦盆在我窩兮不可擬自古英宗于此觴或作酒不英不豪杯可銜

栗里燭見歸田園詩

燭　燈

宜用松脂樺皮燈宜用烏桕油紅子油茶子油梧桐油無燈草用紙撚布縷亦可以明澈爲良

有月未生與誰爲朋姑閱我老少須爾明在我窩兮不可陵疎幹一任稍浮雲我自傳燈仍續燈

栗里衣見歸田園詩

衣宜用迥垂衫旋襴裙襠膝褲袴襠袴腿袴腳襯皆用布以簡潔爲良

芰荷我衣芙蓉我裳秋風易彫相從勿長在我窩兮不可侵薪姑稻姨不可綢樹有遊絲茹有針

栗里布及冠見飲酒詩

布宜用烏紗青葛冠宜樺皮榭皮椶櫚皮白藤皮斑竹皮簪宜用箭竹以輕潔爲良

東莊有紵西莊有葛剛哉附蟬棲我枯茁在我窩兮



不可譏斜日西鳴竹絲暗樹鉤冠休夜歸

栗里牀及席見移居詩

席　薦

宜用竹牀松牀席宜用燈草心莞草薦宜用稻草或蒲草號蒲薦以潔軟爲良

豈亦蝴蝶夜亦蝴蝶晝天長春芳草無歇在我窩兮不可妨瑤珮珊瑚終剝牀枕中江漢菰蒲香

褥

宜用蒲花柳花蘆花青麻布囊之或用零陵香荊穗姿編作團以氣厚爲良

仙江錦茵白㦸紅巾我茵不文雖吐奚嗔在我窩兮
不可驕深蹈溪山花柳毛松房竹館棲身牢

交牀　嬾牀

宜用筋竹水竹麻條交紮嬾牀用竹用條皆
如之或黃牛革代條以牢堅爲良

礴礴其麄姸姸其緊夫惟無華可與相永在我窩兮
不可唾遝微樹繁行稍遲倦即倚牀夠片時
栗里案見撫歌詞

机　椅

宜用紫竹黃竹椅宜用竹椅竹机蒲團竹榻
椅可負以輕便爲良



昔水我眼今寧我身豈惟我身又玉我心在我窩兮
不可鄙班坐春莎憩吾椅怡陰春山亦吾机
栗里琴見時運詩

宜用常栞不必好古尚奇樸宜用多恬愉少
悲怨多幽猰少繁急不可求傳反嬰神勞心
以輕緻爲良

宜竹宜松宜山宜溪有月無風無適不宜在我窩兮
不可攖千頭萬緒叢關心纔聞一聲無一星
栗里鋤見歸田園詩

鋤　鏟　刀　斧

宜用鋼爲刀黃檀木白桐木爲柄以堅利爲
良

我藥務滋我蔬務榮閒并閑花任其死生在我窩兮
不可沉鏟欲平平鋤欲深爍刀鈎林多借薪

紹陶錄卷上



紹陶錄卷下

書唐濟民事

廬山異人多前聞久寂矣近得一人焉出于士大夫
之間可　也已同年臨川唐君名汝舟字濟民其奉
趣可見小名宜僧小字僧兒其奉趣之外又可見也
君亦偉哉少業儒專決科年四十有五始有成乃援
南康儒官武陵守靳春之黃梅居久之易祠官歸途
江人莫知何爲也初娶黃繼娶張居無何出隻子贅
秀舍無他唐夫婦淡處勢也不求官不治生不接親
朋至不見其子人亦莫知何爲也臨川豐城盛江且



薄有生理官廩亦微有嬴資一日盡裒施廬山諸寺
及諸庵夫婦往來傅食無定所亦無多時閒旬月輒
他徙人莫知其爲也飲食固隨眾衣服亦不加以紈
綺下知其何以度寒暑錢幣皆無所挈持不知其何
以應緩急也有所過耶人亦莫知自有所得耶人亦
莫知惟不言故不知也或訪求即深避逢者聯焉終
莫知何爲也今天年六十有九歸不知年輕行蠍谷
甚駛其能與君全固宜皆康強常悅豫從君同皇管
鏄叔廉得之及從他得皆相符今君不可得見悲夫
癸卯正月六日泰山王質書

書鹿伯可事

士大夫挾才宏者交世深脫然遁之才空則世疎同
年鹿君鄉之奇哉君名何字伯可再舉登庚辰中科
養精悍才踔厲徵官已張奇聲貳廬陵益著能事遇
事如照鏡取形馭吏如聚火爍石也以故臨蒞者多
訟體降心接之他所扞格者屬君從容如辨白黑入
稍遷爲　駸駸矣無何然引章求謝事年五十有一
也謝公廓然聞之與君同自出天台尊事如師資閑
之承上喚遲甚覬鼎席近矣衆推致邇近列見君退
心堅歸辭若不遺餘力挽之侵尋遁簡上意上亦愛





恰勿忍使去也君自以喪室家喪兄弟嶽哀抱病他
撓者以爲不舍去無以延于世人皆覺其爲辭端不
爲是也君寧獨知其深情寓直延闇遁之將以感勤
其有懷而未決而風厲其不然者于邦風豈小補哉
君今居鄉强健初無他怡愉且有適也問語所厚曰
吾無心路酧世態爾姑蘇沈繼祖遂之君聯官者宜
之他皆同辭矣時同題名大公巨卿班班矣先有濟
民後有伯可兩君振此風大豈無繼之者癸卯正月
十五日泰山王質題

奉白山野無闕世賞其闕疏固宜周旋贊㬊之間
拔出亦雖晉陶元亮柔陶通明皆棄官遁世者今
濟民伯可宦途方通年齒未頹而飄然去之膏之
爲紹陶錄云王質題

兩同年爲余執遐山林之心至切矣既書其事已遂
閑趣者他辭今附于後

山友辭

拖白練

身全白背微紅尾長尤鮮白聲清簡又有拖
紅練通體深紅

拖白練拖白練翡翠陰中玉一片翻枝倒葉露微若



風動樹鳴忽不見穿向北穿向南山藤茎蔓何能繞
嗚呼此友兮可儕顛溪山縈繞多林巒

青菜子

身青綠頭烏臍後一綫細白圍之聲清急多
書吟又謂之碧[illegible]

青菜子青菜子林靜山空倏驚耳闍中娟妙度將圓
東林陰罷西林起葉青青菜青青飛到山深聲轉清
嗚呼此友兮相會心猶騷楚[illegible]生寒林

泥滑滑

身信黃雜黑斑點如鷄而小聲信急多鳴則

有陰雨在篠簜間故又號竹雞
泥滑滑泥滑滑林雨林風交颯颯蒼皮翠羽啄鮮香
樹外行人何時歇山有果園有蔬楓脂松膠香有餘
嗚呼此友兮慰所須埜草山花滿地鋪

黃栗留

身黃而光鮮背紅而眉黑聲清圓喜啄細青
蟲如云動便不喫你
黃栗留黃栗留寂寂寞寞傳聲幽桃花吹墮杏花起
逝水春岡春樹稠 聞之心黯然花飛花落溪潺湲
嗚呼此友兮直忘言空山無人春亦寒



提葫蘆

身麻斑如鴿而小觜彎聲清重初稍緩已迺
大激烈
提葫蘆提葫蘆東呼西呼聲不孤豈惹花繁蔚蔚蔬
埜香埜氣藹藹縷過相頻為我攜攢砂點漆彝鼎嗚
呼此友兮堅相期山樊亂蕊瀉瓢皮

屈陸兒

身黑背足皆黃頭有髻張翅有兩白圈如毬
歛翅則隱如云鬼叫聲清急多傷人呈巧語
屈陸兒屈陸兒元無屈陸何呼為雜樹庭除襍花靜
相招相喚無人知風兮陸陸兮屈凌亂衝花花繂□
嗚呼此友兮莫相疑相伴空山深掩扉

山和尙

身灰褐而長胸背俱黑聲濁圓間若誦牟尼
號者旋襍他聲
山和尙山和尙低叢之下高林上深飛掠動聲稍稍
穠翠參差不能蹄不蘭若不招提丁丁啼罷還棲栖
嗚呼此友兮堪同栖鮮枝潤葉潑蒼畯

啄木兒

身間黑白腹深紅又一種身間青黃腹白背
如錐啄蠹白飽
啄木兒啄木兒鮮鮮剝剝尋幽期山樊深淨眠躚躚
樹聲忽鳴林葉飛耗戢重聲聲山風摵摵聲遮遮
嗚呼此友兮識相知樹林要深不要稀



蘄州鬼

身黑背足俱白聲清悠別一聲不類蘄州鬼
如云奚啾背
蘄州鬼蘄州鬼江南淮北隔江水淮山嵬嵬深又深
鬼哭狼頭險無此術且鳴我目睡花草窺人令人醉
嗚呼此友兮斷相逢谷烟溪霧深重重

百舌兒

身黑背足皆黃他禽皆鳴者輒效之俄頃作
數種鄙聽知其為皆此禽
百舌兒百舌兒發口及時莫過時柳色花香皆可掇
林光水光多足娛花洽舌柳洽舌吟咏山風共山月
嗚呼此友兮相追隨樹巔一聲春夢歸

不如歸去

身灰褐啼極則倒垂春殘多啄紅苞故物如
染血狄紫則化為鵑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花稠草繁胡不住春山春林烟



日暮山花慘悽無意緒溪可飲林可啄甘草且為樂
嗚呼此友兮勿偷約月明滿埜松毬落

山樂官

身全褐能作歌音又能作拍彈音如嬰噪者
聲清軟性極從容
山樂官山樂官自歌自和間追歡杉風梢月都清圓
松烟竹露何圍欒林為兒溪為紘深山飛鳴相拍彈
嗚呼此友兮且相許樹香樹粉山珍珍

畫眉兒

身褐眉細長而為背白形聲皆妍類百舌能
襍音而此又能為歌舞
畫眉兒畫眉兒林下何須更畫眉菲菲蘿蔓迷東西
聲高聲低聲總奇非真畫即真畫棘刺藤梢時一望
嗚呼此友兮長相陪樹杪聲來樹欲飛

雪錢子

身白如飛流黃而大尾長頸上一點深黑痣
鮮末棲即棲見燈火即死又號見燈滅
雪錢子雪錢子非雪非錢但相似天清雲淨雪獨飛
樹聲寂定溪聲起只愛雪不愛錢梨花影下月明前
嗚呼此友兮豈相違重花疊葉欒山枝



白頭翁

身間背臈上一點探圓一點鮮白飛上下不
橫斜又號打綠子
白頭翁白頭翁蜚蜚淺紫指深紅樹枝翻翻過山陂
樹葉駮駮離山蟲不料飛不倒挂一蹤擲上一擲下
嗚呼此友兮久相同半銜蘿月半衫風

婆餅焦

身褐聲焦急微清等調作三語初如云婆餅
焦次云不與吃末云歸家無消息後兩聲若
徵于初聲
婆餅焦婆餅焦深山無草奚多勞青杯窺宴臥展轉
綠樹蘚薜飛逍遙脆枝弱軟枝強閒呼餅不聞香嗚
呼此友兮頻相招暮烟淒淒風瀟瀟

脫卻布袴

身褐立即無聲飛迺鳴雄雄相警先曰脫卻
後隨曰破袴聲無間斷又如云燒香撥火稍
急破類
脫卻破袴脫卻破袴空潤冥濛濕交股層層山草襍
山花刈漢衣裳總無數燒杉香燒楓香茵挂蔓椒紛
眾芳嗚呼此友兮毋作惡冥巢幽夢頻相呼

郭公

身黑㲀稍綴如呼郭公音頗重稍急且緊如呼布穀脊頗清烈餘聲如呼郭婆

郭公郭公上田下田催野翁婦媼若翠錯青紅汪汪活水聲交通爸布穀爸收穀稻花垂垂香撲撲嗚呼此友兮真相識肝披豈披既陰濕

山鷓鴣

身青翅赤背黑足青如鷄而小臆前有白圓點背間有紫色赤毛多鳴即有雨稍緩則如云行不得哥哥

山鷓姑山鷓姑林深瀼瀼交榮枯鈎輈格磔半雲水山谷轉聲深轉孤沙易行泥難行蚤呼春晴回春朔嗚呼此友兮全所歸石藤風肖古人衣

水友辭

鴛鴦

身麻褐襍花點如鴨而小稍長夜傍灘岸雌雄交頸卽成睡賦性好思

鴛鴦鴛鴦一雌一雄春水鄉　所思在何方葡萄顏色桃花香溪南岸溪北岸且往中流莫相伴嗚呼此友兮堪同調烟淨波明影可照

鸂鶒

身襍色雌者白毛間黑花如鴨而小尾有毛如船柁夜停蘆穴深棲聲清急

鸂鶒鸂鶒水花蕭疎蓮花立夜倚蔌花眠荃香平蘋溪山總如律春水温秋水寒歛岸側傷陰樹稽嗚呼此友兮常相安慮舟楫渡人衆

翡翠兒

身粉青背上一縷濃翠背紅腹白如飛流黃而大小者爲翠碧巢先極高後殺低恐墮其雛

翡翠兒翡翠兒請毋淨綠深依歸浮空凝風香不動翻身一擲碎花飛穩無矰撫無弋波上沉浮沙上立嗚呼此友兮宜相從晚潮榜人收水功

鷺鷥

身全白頂上數縷纖毛如絲背足皆黑頸細長頂鳴將宿則多繁聲一種比鷺鷥稍大背尾背黃標落差低

鷺鷥鷺鷥三花兩花乾雪飛荷花淨紅葉淨碧輕來輕去掠寒霏或孤翔或旅立落日橫波　影直嗚呼此友兮獨相敦水衰石老秋容深

江鷗

身全白背足皆紅眉黑飛如鴿立如鶴聲微波清捕魚頗迅于鷺

江鷗江鷗茫茫萬波同一秋蒹葭蒲風不自由浮世浮生亦更浮一寸白三寸白烝碎波紋聲濺濺嗚呼此友兮堪相邀石村沙市江則遙

青樁

身青如鷺頸足皆長眉黑腹白背紅聲差烈而不潛亦不迅捷故得樁稱

青樁青樁樁樁孤影橫清江上磯下磯江入江腹斜碕亂磯聲漂漂有如癡還不癡波動魚行飯知嗚呼此友兮嘗同規落蒲水荇秋風褐

野鴨兒

身麻褐間班花如鴨而小亦與鴨全聲雄者頂翅微綠寒則聚他時稍稀

野鴨兒野鴨兒長蘆短葦風披披不寒不暖天與睡足搖漪橫斜飛飛劃劃鳴軋軋菰蒲澎湃花欲敗嗚呼此友兮奚可闕斷岸欹樹連深山

紅鶴

身白如鵠而大背上一路深褐自頭至尾不斷背足皆黑背微彎而長飛則色紅立則色白

紅鶴紅鶴東江飛度西江泊蘆蒲晚烟和夜霜寒魚沉波不可啄轉松梢轉松梢孤聲不停直步搖嗚呼此友兮宜求與江天能復心

鸕鷀

身全黑眉白如鴨而頸極長能入水捕魚夜則棲林又號水老鴉卵生謀傳口吐

鸕鷀鸕鷀江烟渺渺波瀰瀰稍空欲下不肯下投深未飛俄飛碧中食青中眠風吹亂聲譁滿川嗚呼此友兮良可嘉高紅低紫無乾花

漁鷹

身全黑背足皆黃如鷙而小空中視波間甚的捷于他禽聲清洌

漁鷹漁鷹江空谷空同一音風頂衝破礙撩過波沸安能遮眼明忽飛上忽飛下碎玉橫斜口中挂嗚呼此友兮不厭多看看桑田生白波

陶河

身蒼白背足皆黑如青樁而大喉下有囊如拳可貯水極護其囊淺深能令水涸魚露故號陶河又號洿澤

陶河陶河江文萃蔡擢江莎岸盤石相蕩摩吳音洞流添涉波東在梁西在梁飄風紛霧無斜陽嗚呼此友兮相與永倒影忽翻水聲併茫

鵁鶄

身淡背如鴨而足甚高故其行輕頂有冠多毛白細而長于樹　生雛稍長則啣其翅而舉飛

鵁鶄鵁鶄嘔咽秋水潘秋聲石樹巑巑崖移移蹈蹴藻輕　行啁兒飢啼兒痴淋漓雜推相挾飛嗚呼

此友兮常相存淡子通知魚鳥心

魚姑

身白間黑花觜足皆黑而長如啄木傍淺水
啄細鱗多栖蘆葦間聲焦急

魚姑魚姑溪南溪北遞相呼烟深霧重棲沉魚荒荒
秋漢秋星疏要姑活怕姑死姑且間飛歇深渚鳴呼
此友兮貢足稱草平樹安波不湍

魚燕子

身全黑腹麻花如燕而加俊聲清急並岈低
飛捕小魚最捷



魚燕子魚燕子葉餡不下銀花甯荷香芰香溪清冷
瀏蘋喋喋全無饜蒲槌黃菰蠶黑波痕蕩搖諸花蝕
鳴呼此友兮能相寬人生水貧歡水賢

水鵒子

身灰褐間白斑花色如鴨而小不能入水游
岈啄魚蝦聲細急

水鵒子水鵒子不愛朴花愛溪水春岈春莎翕習飛
波動狼搖　身堅箭入淺聲入深東渚拋輪西拗臂
鳴呼此友兮貞相宜水光樹光翰嗜輝

魚鳥子

身全黑如鴉觜足皆黃晝傍水啄魚夜鳴雛
雄相應如云鳴斟

魚鳥子魚鳥子相喚相挨擦風渚春莎滲子漸成鱗
的鑠銀光入波底曉草牙曉楊花勃勃春深吹春莎
鳴呼此友兮宜接跡溪氣溪香午猶濕

科斗兒

身黑頭圓尾銳初遊莖成色藉物寄之多淺
渚晴草發蟄則蠢恬漸變為蛙蟲又變為蝦
蟲泰形始全

科斗兒科斗兒移移聿聿成描嬉賴溫春水調春泥



噆深噆淺隨高低傍春草石莫向空中亂潑碧鳴呼
此友兮貞可擬羽葆鼓吹春風前

水鴞鵲

身間黑白似鵲而小尾長多巢軟荷育雛則
倚芰葉竊弗長者為捲水荷挺能高者為花
下荷高荷或暫立少久存聲如鵲而清婉

水鴞鵲水鴞鵲軟荷搭水身可泊高荷俯芰雛著腳
一盤一窩足安樂寵有新飯有餘謝人漁子事皆辨
鳴呼此友兮宜相倚溪風來定水香歸

寐卑子

身麻褐似鴨而小入水捕魚真捷且能久聲
如野鴨多穴桑為巢

寐卑子寐卑子春菰秋蒲老烟水一鍜飛上一鍜飛
斜景淨空光陸離戀桃花戀麥黃瓜蔓荻苗皆故鄉
鳴呼此友兮宜同方江風吹子魚花香

山友續辭

枸杞

花紅紫實紅葉青春苗可食清甘人呼甜菜
得名甚多最佳為仙人杖西王母杖

我取友兮得枸杞左陂花頭野聲起鶉藜霏雨雜斜



陽半濕半乾西春水仙人杖王母杖所思兮可曠野
鶯懲惡野花旺

黃精

花青白子白葉青春苗可食甘脆人呼筆菜
根尤美生肥土或如柑窮土小亦如橘多喫
可飽

我取友兮得黃精竹葉豈花交埜陰人不圖仙只圖
飽鵶鵲窠雕龍爪雲白可擷青可捋所思兮何由摭
半巖斜陽孟溪潑

山藥

花白莖紫葉青根可食極美人呼蠶蘇頂之
粟則獲稱謂則無得相傳為蠶

我取友兮得山藥蝶花開蠶鈴子落幾日幾日黃不
成笋莫日蠶施少蠶狼父上猴子下所思兮安可捨
一重空巖一重野

甘菊

花黃莖紫葉青春苗可食甘香尤宜茶莖青
者氣微帶蒿女號若薏不堪食

我取友兮得甘菊發高低葉貯溝發石盂蟠纍乳花
飛錯落紛數聞寒綠入顧渚入蒙山所思兮可捐椿



兒桂子爭芳鮮

牛蒡

花褐莖如芋殼如栗實如葡萄苗根皆可食
人呼牛菜又號鼠黏子

我取友兮得牛蒡稠蹤捉鼠走不上深山誰伏又誰
牽唇龐舌皴膝頭壯實雖惡食不惡所思兮奚可卻
和闌竹塌隔沙漆

石耳

色面黑背紫氣薄生深巖危壁餘木耳地耳
皆珍

我取友兮得石耳石壁峻峭下無底非脾非腎非肝
腸馬齒馬牙銜不起耳無是耳無非所思兮何可葉
石笋石花職不脂

合蕈

色黑為楷蕈最珍白蕈紫蕈各隨樹而生又
麥蕈竹蕈稜蕈蕨蕈類甚多產于坏濕地亦
多類

我取友兮得合蕈山深樹底風不進彈子團欒數未
數飛偏騰猿母口麄藤花迷荳花肥所思兮焉可道
溪山撩亂將安歸

槐芽

花黃葉青莽芽可食或兎目鼠耳不堪食餘葉芽皂芽搖芽初嫩皆可食

我取友兮得槐芽綠蔽濃淺偃裸花纔茁嫩莢摘枯極誕流山鵲并山鶏膠着蜂房舊蟻所思兮安可去碧鮮冷淘思露寒

蕀頭

色褐葉青堅硬生深山峻壁極辛亦帶微苦稍傷大烈緩鹽漉淋之皆可食

我取友兮得茵頭猛吐烈香驚伏蚪石羊石蛇齒不得彈鱗燕雞胡可偷常風寒常雪寒所思兮奚可堪陰崖瀉冰號飛湍

山姑

花白葉莖皆青木防風莽芽可食除天門冬芽草薢芽芎芽地黃芽牛膝芽皆可食又號赤腳姬

我取友兮得山姑春雨春風沙土蘇山麓屣纔不䘖腳祇恐又頭胃花落拜頭婁摘菜娘所思兮豈可忘苦楝風高須索防

水友續辭



蓮子

花紅或白房莖葉皆青子外黃中白清脆可食花有他味

我取友兮得蓮子月白風清影橫水烟消露飛香愈茂風標宜夜不宜晝慧肯肯的白白所思兮將焉歎中抵阻躊不可越

藕條

花紅白葉青根白而圓長方物初嫩堪滋蔬精爽宜咀嚼吳人欲肥根兇葉翔人號光秀希見之稱

我取友兮得藕條花近可招遠可撥鮑魚到底亦不見但見紅開酒碧凋風蕭蕭露溥溥所思兮焉可移光秀聊見幽并兒

雞頭

花紫苞莖葉皆青子外綠中白甘韌莖亦美

又號雞頭

我取友兮得雞頭雨時斜狂況不肯流鶏栖鴈栖卑不飛雁或浮水鷄何爲溪無泥沙無蟲所思兮安有濕沙階蟲聲哦哦

菱角



花黃白子外綠中白四角或兩角紫者皮薄而肌厚尤佳又號水栗

我取友兮得菱角碎葉參差水邊浦重重疊疊底相儉雞見啄鴨不可捉收藍發收黃綠所思兮宜相資採菱採菱樹秋蟬啼

水棕

花白莖紫苞青子如栗根如棕根莖皆可食

春採莖秋採根

我取友兮得水棕結花甚輕結根重竹筒楝葉瀟湘綠隨波淺亂飄江湖勝籠閑潚莵閒所思兮奚可煙盧所樓籬門早撥

水芽兒

色黃葉青狀如嬰兒可食味如黃精人呼水

黃精

我取友兮得水芽荷花鳩娘蔣爲翁不聞兒聲聞水聲短碕長漵鳴奔沙霜欲飛水欲歸所思兮不忍欺東渡南露秋風稀

慈菰

花白葉青根外黃中白狀如大蒜可食葉如車前者爲小慈菰



我取友兮得慈菰秋風纔沒藏莎餘開州剪刀聊姑剪得開花開子疎燕搖尾龍掀鬚所思兮有與媿秋波索索秋聲孤

木芹

花白根亦白可食葉似芎藭色亦爲萩芹又號水英

我取友兮得水芹深青淺綠鬖鬖開半沉半浮輕去來溪毛石髮相毶毶健魚亦弱魚碧所思兮不勝楫疎烟淡川淨如拭

水蓴

花黃白子紫莖赤葉柔滑可食爲絲蓴色似紫菜者爲石蓴冬爲猪蓴鱸蓴古稱芳

我取友兮得水蓴黃黃白白花深深美餘得非龍子孫秋風不退香涎痕東魯思東吳思所思兮宜相語草木溪山兮是非

山水友餘辭

婆看蠶

色黑似尼陸兒雄者先如云婆看蠶一百箔絲車轆轆雌者次云如作田作掘又來掘初

夏多鳴



一百箔一百箔千百箔遍村落官絹不厭厚私絹不厭薄婆看蠶婆看蠶蒲桶衲包共作田晚龍秋風搖稻穗

鶻嘲

身全褐背足皆黑似畫眉而大翠定蹲且繁

鳴聲焦急又號鶻鵰

鶻不扶鵰不剛各很伴毋猶彼一愁將花裂二愁踏花折鶻嘲鶻嘲相呼窺脂弁博勞同尋念佛婆雜巢

銅觜

身灰褐腹白觜足皆黃雄者眼黑翅微綠正

旅立忽雙起人以搖時名蟻背
不銀眉不金翅尋歇粲般草子啄花蝦蟹猛啄粟銅
嘴猛銅嘴銅嘴春還春覓好兒郎來喝自飛莫同咲
浣鳴
身全綠腹白間黑細點花嘴足皆黑
幸裘寵聊春容有水齊無竿倚雪姑樫揠婦乃婦堅
正翁浣鳴浣鳴尋花尋柳無山無繁陰漸合春模糊
黃頭兒
身全黃足白或黑腹白夏多鬬秋稍息鏖戰
至死不聲以作聲爲貴
紹陶錄卷下
山鮑老甘受嘲山婆婆措得驕翔子來解腕大頭來
開交黃頭兒黃頭兒白黃頭兒有老時鴉綠靴頭相
伴飛
綠毛龜
殼褐背生綠毛如苔苔甚小莒蒲盆養之可
觀次金線次黑文金線亦小黑文皆常品有
純大者產山爲秦龜鼇龜
似太平自開元錐垂老不踰錢只愛綠苔淨拂愛金
綠鮮綠毛龜綠毛龜三三入入總不知彷徉露精風
蒲稀
秋鷄
身金黑嘴足皆黑似鷄而小聲清徹水濱秋
生則多集
望水白鳳來黃鴨山袍先拖秧卯子何日圓馬牙何
日長秧鷄秧鷄兩家秋溪成鬭溪蝶蝴蛺子澎澎肥
水涝子
身褐腹白紫鼠尾細長似鼠而小依湖岸或
湖草爲巢又號湖鼠一種竹鼠全與湖鼠不
類多傍竹根爲窠
頻展黠鼠更黠知水情識水脈荷花不禁掐稻花不
紹陶錄卷下

禁稻水涝子水涝子鵜鶘惟隨江風起自伏秋莎唼
秋水
水划蟲
身褐腹白四足兩長浮水啶草　輕跳極駛
人呼水馬兒
足爲棹鬚爲楫艇子何名勞黑油急旋　玉掌輕
搖搖水划蟲水划蟲鵝鴨鷗鷺同從容實倣綾波無
點風
水蛾兒
身灰白頭黑四翅六足如蠶蛾而小掠水啶
飛蚊爲食草木發化蛾甚多石蕊亦能化化
不窮何化
任霜葉任霜花啶飛蚊味亦佳浪穩無篙狐波平撫
釣蛇水蛾兒水蛾兒石頭春風放蕊綠松根共掠蕊
花飛
刺椿
花紫如茶莢莖褐通體皆刺獨樹無旁杪梢
短苗從顛生深如芽莢芽可食
喚春呼根春時莫錯呼非茶莢前林迎榆耶後林接
榆姑刺椿刺椿黏飯招樹餘姑存土卯蕨鷄無宿根
紹陶錄卷下
金櫻子
花白葉青實黃如山梔而多刺夏熟醃漬可
食深秋尤美冬入藥甚力又名刺梨子
薔薇花棍椊實多呼嗟吁渴渴柳子亦成酒釀沙亦
成蜜金櫻子金櫻子速梳背浦出溪水仍招伏苓弄
遐志
甜藤
莖淡褐葉青味甘餚人加苦芙穢米爲圖當
初春時多食過上態卽止又號甘藤
元姓甘不姓丁引清風含常春鷄翁呷甘露郁渡插

金孩甜藤甜藤粥香錫白度淸明一片碧山活活鮮
苦菜
花黃似野菊葉背如苦苣而小莖淡褐如燈
心草而大採春莖葉皆可食又號游冬經寒
不萎然不堪食
王瓜後靡草前菜卻苦荼卻甘具毋花哆哆龍葵葉
團團苦菜苦菜空山自有閒人愛竹筍木瓢越甜絲
甜推
花白葉青樹甚壯秋結實殼黑肌白人呼烏
圓子苦者殼褐毬皆類栗但無刺
紹陶錄卷下
花成穗子成毬雖相似終非儔芋栗低坡尾旋栗高
岡頭甜推甜推秋後秋樹倚斜暉苦者擲與看牛兒
薏米
花紅莖葉皆青多節花謝子結如粟可食晚
秋人多採又有茨米蓝米苡米草木實間有
糯米者御米甚佳蛇米不可食
無馬纓無蝦鬚羅裙帶色無願花變流沙願花變
穿珠薏米薏米秋風易搖入秋水太平中期難屈指
水芋頭
莖葉皆青葉圓而大春深水生則抽莖可食
根如薑芋外褐中白不堪食
不粤卯不岷鴟雖沉波堪作魁蒻䕸紫檉牙芥薤苗
整齊水芋頭水芋頭江湖百年無一愁南海北捲背
膳羞
蓴蒿
莖青近山多赤葉亦青杪冬發土取嗌多土
氣初春抽莖清脆可食盛夏成蒿能辟蚊
觴老白鬲子烏喁未荊我已煎筵笋茁蕺蕺荻笋抽
瑾瑾蓴蒿蓴蒿風枝雨葉老孫蕪草堂泰氏不得騷

紹陶錄卷下





紹陶錄二卷

宋王質撰質有詩總聞已著錄質於紹興中奉祠山居以陶潛陶宏景皆棄官遁世其同時唐汝弁鹿何可羈其風因作此書上卷載栗里華陽二譜而各摘其遺文遺事爲題別爲詞以詠之下卷紀唐鹿事而附以林居詠物之詩其曰山友詞者皆詠山鳥曰水友詞者皆詠水鳥曰山友續詞者皆詠山草曰水友續詞者皆詠水草曰山水友續詞者則雜詠禽蟲諸物蓋質以耿直忤時阨於權倖晚歲欲絕人逃世故以鳥獸草木爲友蓋亦發憤之作舊於雪山集外別行

# 宋遺民錄

程敏政輯

宋遺民錄序

予嘗讀宋王鼎翁謝皋羽唐玉潛三子者之事而悲之
且名不載於史而其平生著述兵燹以來又多淪蝕獨
其倡和稱述之附見於諸家別集中者猶可考也齋居
之暇因哀輯以傳而附以其一時意氣相與之人爲十
五卷題曰宋遺民錄序而藏之曰嗚呼甚哉宋待士之
厚而獲士之報如此也江南北矣帝子臣矣勤王拜難
之卿相携且死矣而三子者皆布衣爲文丞相客初未
始都高爵享厚祿也乃獨拳拳思宋之不置或欲死其



主於方生以成其名或欲生其主於既死以暴其志或
欲存其廟食於既亡續其王氣於已斷以求盡此心而
不負其主天理民彝藉之以不泯焉夫然後知宋貽謀
之善而士厚報之可以爲有天下國家者鑒矣嘗見
前代亡國之君暴虐備至其臣有斷首就戮甘九死而
不悔初未始繫於國之貽謀焉者誠以君臣之義截然
有定而秉彝好德之良心不容已也然亦有以其綱常
之身與其君父之國委而與人以偷生苟活倖富貴於
一時且自以爲得計者雖本諸其人之知愚賢不肖而

國之貽謀亦容有未盡耳此秦隋之君一經敗亂卽如
潰瓜不可復救而靖康之末忠臣義士死者接踵又相
與維持立國至於百五十年之久國亡主執而猶有如
文丞相者挺然以其綱常之身百折不屈就死如歸以
明大義於天下後世而三子者之志於是誠可悲矣至
今言者每以其名不載史爲恨然予嘗竊觀三子者之
事而得其心矣方其運去物改之後徜徉徙倚於殘山
剩水閒孤憤激烈悲鳴長號若無所容其身者苟可容
力就白刃以不辭瑕而視之非不自知其身淪海之一



粟也而綱常繫焉故寧爲管寧陶潛之貧賤而不悔者
誠有見夫天理民彝之不可泯也然跡其平生則亦將
求以不負此心而已豈必人之已知也哉而其志則已
光耀研鉤於靑天皎日之下雖歷萬世光景常新不與
海桑而俱化矣固非若世之賤丈夫建尺寸之功必待
銘之鼎彝刻之琬琰而後名可永也由是觀之夫三子
者豈以史之載不載爲加損者哉區區孤臣每摭拾其
殘編斷簡而伏讀之其言勁如風霆煒如日星而黍離
麥秀之感溢於言辭之表殊使人不能終篇固已毛髮
上指涕泗交頤如見其人於九京凜有生氣欲從之游
而不可得也矧夫一時相與者又皆慷慨悲歌之士或
倡和焉或稱述焉皆足以起人心之忠義振末世之委
靡百代之下讀其文想其人將必有任天理民彝之責
於一身而與之冥契神交於百代之上者矣然則有天
下國家者可不鑒於此哉編之末復附以元主爲宋裔
之說一本諸故老之傳聞參之史傳之登載卓卓乎可
以信後世而無疑蓋又將以慰夫三子者不忘宋之心
於地下而宋貽謀之善之報亦於是乎見焉成化己亥



春三月上浣新安程敏政序

# 宋遺民錄目錄


卷第一
王鼎翁
卷第二
謝皐羽一
卷第三
謝皐羽二
卷第四
謝皐羽三



卷第五
謝皐羽四
卷第六
唐玉潛
卷第七　附錄一
張毅父
卷第八　附錄二
方韶卿
卷第九　附錄三
吳子善
卷第十　附錄四
龔聖與
卷第十一　附錄五
汪大有
卷第十二　附錄六
梁隆吉
卷第十三　附錄七
鄭所南





卷第十四　附錄八
林景曦
卷第十五　附錄九
宋遺事



# 宋遺民錄卷一

## 王鼎翁

### 梅邊先生吾汶稾序　歐陽玄

論人行事枚舉而稱之者其善爲可數論人文章舉一以蔽之者其善爲不可勝數也廬陵梅邊先生與先君渤海侯爲太學存心齋同舍咸淳甲戌隨路漕補入學又同生淳祐之壬子先君嘗稱其才器卓犖有佐哲風運改世遷篤志稽古斷爲文章以見志予恨未及一識他日從其門人劉君省吾得吾汶稾讀之至生祭文丞



相文作而歎曰嗚呼王鼎翁宇宙奇士也士之挺人以自裁者惟朱雲於其師蕭望之然望之特一身計耳鼎翁之爲言爲天下萬世之爲人臣者計也嗚呼斯哉我嘗論之斯文者宇宙之元氣也幸而治平措諸事業則爲典謨爲雅頌不幸而反是則爲春秋爲變風雅爲離騷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雖見於治平無事之時而屹然可仗於流離顛沛之日然後知斯文之所繫如是其重歟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夫天人維持之際惟是心耳何其深厚悠長之味溢出言表耶文武之道在人其未泯歟鼎翁是編與是詩辭氣雖若不同實相表裏焉故表而出之他詩文奇氣壯節類是

### 書王鼎翁文集後　豫章揭傒斯

予舊聞宋太學生廬陵王鼎翁作生祭文丞相文每歎曰士生於世不幸當國家破亡之時欲爲一死而無可死之地又作爲文章以望其友爲萬世立綱常其志亦可悲矣然當是時文丞相興師勤王非不知大命已去天下已不可爲驅數十萬生靈爲無益誠不忍坐視君

父之滅亡而不救其死國之志固已素定必不待王鼎翁之文而後死使文丞相不死雖百王鼎翁未如之何況一王鼎翁耶且其文見不見不可知而大丈夫從容就義之意亦有衆人所不能識者近從其邑人劉省吾得王鼎翁集始見所謂生祭文丞相文旣歷陳其可死之義又反覆古今所以死節之道激昂奮發累千五百餘言大意在速文丞相死國使文丞相志不素定一讀其文稍無苟活之心不卽伏劍必自經於溝瀆豈能閉關顚沛至於見執又坐燕獄數年百計屈之而不可然後就刑都市使天下之人共覩於青天白日之下曰殺宋忠臣文丞相何其從容若此哉故文丞相之死國必不係於王鼎翁之文其文見不見又不可知而鼎翁之志則甚可悲矣卽鼎翁居文丞相之地亦豈肎低首下心含垢忍恥立他人之朝廷乎鼎翁德之粹學之正才之雄詩文之奇古則劉會孟先生言之備矣玆不復論獨論文丞相之心與鼎翁之志云爾



生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丞相再執就義未聞奚俟之見固難測識因與劉堯舉對牀共賦感愴嗟惜之堯舉先賦云天留中子墳孤竹誰向西山飯伯夷子聞其下句義則謂伯夷久而不死必有飯之者矣予謂向字尚有憂其飢而願人餉之之意遂改作在字如何堯舉然之予以寂寥短章不足以用吾情遂不復賦蓋丞相初起兵僕嘗赴其（一作公）召進狂言有云願明公復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他所論議狂斐尤多慷慨懃懇丞相嘉納委師幕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以身在太

學父沒未葬母病危殆屬以時艱恐進難効忠退復虧孝倥偬感泣以母老控辭丞相憐而從之幾扶之分旅養之私丞相兩盡矣僕於國恩爲已負於丞相之德亦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堯舉讀之流涕遂相與羣錄數十本自贛至洪於驛途水步山牆店壁貼之冀丞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耳堯舉名應鳳廣甲科第授建康軍判簽與其兄堯咨文章趙卓爲安成名士



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采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於丞相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第（一作甲）郊祁斯文不朽可死矣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西迎養之樂爲子孝可死二十而魏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踉蹡子胥脫走丞相自敘幾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卽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已無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論者猶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尚欲有所爲耶或以不屈爲心而以不死爲事耶抑舊主尚在未忍棄捐耶果欲脫去耶夫伏橋於廁舍之後投筑於自矐之餘欲以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爲不智矣尚欲有所爲耶識時務者在俊傑昔東南全勢不能解襄樊之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況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旣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爲而國君大臣皆爲執矣臣子



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爲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以吳卿張巡諸子爲正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爲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僞旣不可知況形拘勢禁不及爲者十常八九惟不刎刎豈足以見志向使陵降後死他故則纔且不及刎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爲陵不待智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不死邪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師讎也丞相事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劍於韡曰夫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利當自刎李存勗伐梁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晉吾世讎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進刃於帝而亦自刎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貔貅之寄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下乎屈且不保況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自死者義也死於勢死於人以怒罵爲烈死於怒罵則肝腦腎腸有不忍言者矣雖湯鑊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以（一作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耶李昪篡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於廣陵嚴兵守之至男女自爲匹偶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昪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爲德反速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旣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回巧於報施然違其誓處結坐苟安舊主正坐危疑羈臣猶事羈縻而聲氣所通猜嫌必生豈無李昪之疑或有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

主不足爲惜而反爲害矣炎午丞相牙之鄕進士也前成均之弟子員也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愧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恥丞相起兵犬鄕國時有少年狂子持謁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儕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邪痛惟千載之事旣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啓手啓足非曾參乎得正而斃乃取童子之一言血指慷慨非南八乎抗義還同終待張巡之一呼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輓歌願與丞相商之廣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行遣



汝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向南颺之庶幾遺魄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鄕不忍飄棄仇讎外國況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得蹈漢蹤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爲一傳矣嗣主得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蔕噴鼻死溺死畏死排牆死盜賊死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而或貽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弑君亦將愧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乎嗚呼一節四忠待公而六爲位其間聞訃則哭

望祭文丞相文

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予嘗爲文生祭之已而吉水張千載心宏毅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丞相旣得死矣嗚呼痛哉謹痛哭望奠再致一言





嗚呼扶顚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與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乘鈞名相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事謬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簀何知天意佑忠儕才賢公一死易水金臺乘風捐軀（一作乘氣）輕命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松霜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間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髮侍中之血日月韜光山河改色生爲名臣死爲列星不然勁氣爲風爲霆干將莫邪或寄其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沁園春詞

又是年時杏紅欲臉柳綠初芽奈尋春步遠馬嘶湖曲賣花聲過人唱窗紗暖日晴煙輕衣羅扇看遍王孫七寶車誰知道十年魂夢風雨天涯　休休何必傷嗟謾嬴得靑靑兩鬢華且不知門外桃花何代不知江左燕子誰家世事無情天公有意歲歲東風歲歲花拚一笑且醒來盃酒醉後茶

書王梅邊遺像　無名氏

予嘗讀先生所爲生祭死祭信國公文二篇其忠烈之



氣眞可與天地削風霆日星相永偉哉言也使當時非以親老去幕下則發謀出慮爲信國左右手者豈在杜架閣諸君子後哉今諸君子皆以信國奉聯挂名於宋史則先生之志知者鮮矣豈不良可慨邪雖然先生見義明信道篤固不足以史書爲輕重二祭文不朽也悵生晚無緣親炙敬再拜遺像而識以斯語庶百代之下有能覩先生風神者尙足以感發而興起云

閱文山集漫述　豫章胡儼

誓死成仁永不忘勤王發憤更奮揚虞淵日落山河慘

吳苑春歸草木長萬里羈囚拋骨肉百年忠義見文章可憐有客王炎午生祭臨風淚幾行

張縣尉慊祠堂記　知不足齋補　王炎午

宋端平太學生張公安世字履道調衡陽縣尉世居永新之龍溪其孫某避亂徙煙溪公病且革戒其子聖翁曰吾祖考祠於是者嘗也而龍溪則其初也我死魂必從焉其返葬先塋而以先廬爲友梅菴永奉舊祠聖翁旣從先志其子性源恐來世不究祠菴之義求予文記之余惟父子孫之行事雖殊而孝則一也遂不辭周制



官師一廟官師古之中下士也下士今之縣長丞尉當之衡陽尉古下士可廟也而不廟時也禮齊祭于禰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求諸遠者與說者曰禰求也禰廟門也亦曰待賓客處也彼寢也此堂也夫廟麗於家也堂室廟門相去跬步者也聖人制禮猶慮神無定在使祝求諸室求諸堂求諸廟門外求諸賓客之處復求諸遠盡慮無想像庶幾其一之遇今張氏望故家百里外祖考生於彼歿於彼墳墓於彼而保其神爲必來此乎先人臨別之言他事且不敢負矧葬祠重事忍死其父違其言乎或譏之曰一家二祠主必兩設禮與余曰禮非天子不議然漢立原廟原賓也且廟於所嘗幸郡國至宣帝時合一百六十七所諸儒不與焉漢不必論也周公制禮者也魯公周公之後也周公祀文武於洛邑魯公建別廟於許田非耶此禮之變而厚者也朱文公以洛祀文武爲得禮之意漢明帝遺詔無起廟寢事以後世世藏主於世祖廟至積多無別廟宋禮令文武官立私廟此有其禮有其時有其財者王珪以祭寢廟被劾下至豪門富室貯聲伎藏貨賄列棟連甍猶

以為隘誰能為先人專掃一室者此禮之變而薄者也禮以義起觀過知仁過而薄行道之人猶或非之過而厚聖人復起不能禁也季札葬其子嬴博而號曰骨肉復於土命也而魂氣則無不之也是葬其骨嬴博而魂延陵也溫序死節光武命葬洛陽夢於其子曰久客思故鄉其子棄官乞骨歸葬是魂之不能返故鄉者骨未離乎洛陽也張氏新祠之合祀者季札之望也胄上而從先人者溫序之思也余方將張之以勵薄俗而願有議其戾於禮者獨不知議之者之於祠祭為何如也其世世守之常祀行於家祠歲序拜掃謂菴以祭塋翁字某歷儒選將仕矣他時復其家辭易祠而廟未可知也而余因是重有感矣余四十年前太學諸生也亦守墳墓而老且死者於衡陽公有異世同舍之好而公又南渡後之臣子也丘冢既無恙而新祠舊祀又奉出祭如此彼晉宋穹陵新廟寄之南國者且不可復識矣矧東都汴水之裔者哉余因是重有感矣

宋遺民錄卷一





宋遺民錄卷二

謝皐羽

謝翱傳　　鄞江任士林

謝翱者字皐羽閩人也父鑰性至孝喪母行服廬墓終身不仕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中慨然以古文倡作宋祖鐃歌鼓吹曲騎吹曲上太常樂工習之人至今傳其詞倜儻有大節嘗布衣杖策參人軍事未幾散哭如唐衛道姑胥臺夫差之臺慟哭終日過勾越行禹穴開北向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濤山感夫子乘桴之歎則又哭睋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



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失聲哭何其情之悲也所知淪沒碧血濺空山川池樹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裴回顧盼悲不自已夫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蹰焉然後乃能去之若翱者章皇山澤悲天涕之無從也旣客浦汭往來桐廬人翕然從翱學所為歌詩其稱小其指大其辭隱其義顯有風人之餘類唐人之卓卓者尤善敘事有良史才作南史帝紀二十贊宋獨行秦楚之際月表所歷浙東西州佳山水必有遊記當天下廣大足歷燕魏趙代間遺事故迹且涉大瀛海外盡識風物鴻濛之初度越子長矣惜其悲鳴煩促天性固然其亡乎其亡乎士充充又與相持卿不去憫闕翱翱自若也易曰浚恆貞凶无攸利翱之謂乎或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屈乎非怨者耶精神漂散鬼語神詞變幻不測翱豈乎伍耶初翱無恙時得唐方干裔隱白雲村建炎四年江端友呂居仁朱翌





諸賢為文祭臨水之神避地於此翱曰死必葬之作許劍錄追疾革語其妻劉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方鳳果聞訃至與吳思齊馮桂芳方幼學方爾翁衡翁登奉骨如志夫以死生託人不爽斂日信矣哉其徒吳貴賈田月泉精舍嗣曰晞髮處士歲時奉蒸嘗云

贊曰唐宰相董晉為汴州辟韓愈從事愈激知己稱隴西公而不姓晉死從喪喪乃不引愈用愈作弔田橫文以著其哀若翱者夫亦橫之客也歟

金華胡翰

謝翱字皐羽建寧人也家故饒於財父鑰居喪哀毀人稱其孝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翱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翱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勾越多聞閩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翱時出所長請公見者皆自以為不及不知其為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去人將疑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鄞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三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吳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翱嘗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禹穴思諸陵而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所至欷歔流涕晚登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嚴光釣臺北面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咮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謂何唯鳳與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翌避地白雲源故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翱率其徒游焉顧即此為葬地作許劍錄及翱居錢塘病革語其妻

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劒之地鳳聞訃訖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堯中當國薦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同郡黃溍柳貫皆出其門好獎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簿責文及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漸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聾遇事不以勢移不以貧屈自號歸全子云



金華宋　濂

謝翺字皐羽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鑰性至孝居母喪哀毁廬墓終身不仕通春秋著春秋衍義左氏辨證傳於時翺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倜儻有大節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議參軍辭逺衆悲閉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翺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有子陵臺孤絕千丈時天凉風急翺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酹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暮歸來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聞者爲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覊視世間事翺足當其意者獨嗜佳山水如雁山鼎湖蛟門候濤沃洲天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抉祕所至卽造游錄持以誇人若載七寶歸者遊倦輒憩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村尋隱者方鳳吳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其詩直遡盛唐而上不作近代語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嶄拔峭



勁雷電恍惚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避之其苦索多類此甕牖人士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去家虎林西湖上前代遺老尚多存者咸自詫見翺晚明年乙未以肺疾作而死年四十七濵死屬其妻劉氏曰吾去鄉千里交游唯方韶卿吳子善最親不翅兄弟愼收吾文及吾骨授之韶卿卽鳳子善卽思齊已而鳳等果至與方幼學方幾馮桂芳翁登登之弟衡葬翺子陵臺南以文窆伐石表之曰粵謝翺墓初翺以朋友道喪盡吳越無挂劒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劒錄勸諸石未就復爲建許劒亭於墓右從翺志也翺無子其徒吳貴稱之月泉書院云翺好修抱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游不務諧於流俗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每燕居平託興遠遊自號晞髮子遇談勝國事輒悲鳴煩促涕泗潸然下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憎聞翺翺自若也所著手鈔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詞芳草圖譜一卷宋鐃歌鼓吹曲騎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跡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間集



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游錄九卷餘倣秦楚之際月表作獨行傳及左氏傳續辨歷代詩譜皆未完所選唐韋柳諸家詩及東都五體詩不在集中

贊曰翺一布衣爾未嘗有爵位於朝往以被天祥之知麻衣纚屨窘皇山澤間若無所容其身使其都重祿受社稷民人之寄其能死守封疆決矣翺不負天祥詎肯負國哉翺蓋天下之士也昔田橫不降漢拔劒自剄客之從死者五百人若翺之志其有類橫之客者非邪吾聞之任先生云

謝君皐羽行狀　　浦江方鳳

君諱翺字皐羽姓謝氏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曾祖景暉祖爲至其父鑰以春秋學爲婦翁繆正字烈所器重嘗著春秋衍義十卷左氏辨證六卷藏於家君世業發冠已行聲試有司不第落魄泉漳閒會丞相信公開府杖策詣公署諮事參軍其略見西臺慟哭記後避地浙水東西永嘉括蒼四年往來鄞越復五年戊子夏至婺遂西至睦及杭羇屈原懷郢都讀離騷二十五託與遠遊以晞髮自命爲詩厭近代一意遡盛唐而上文



規橅及韓當欲倣太史法著季漢月表宋獨行全節事爲之傳大率不務爲一世人所好而獨求故老與同志以隨其所得會友之所名汐社期晚而信蓋取諸潮汐嘗爲許劒錄覬時降交廢者哲淵淪盡吳越殆無挂劒者思集同好姓氏年爵居里擇地昔賢所嘗游作亭立石他日示宿草不忘意其游跡非勝絕處不到如鴈山鼎湖蛟門候濤沃洲天姥野霞超越四明金華洞天探幽發奇所至卽以遊錄述所賦詠多昔賢文字所未及持以與人若藏異寶歸者遊倦輒憩睦之江源月泉仙華岩小嶙峯三瀑布復登子陵臺下白雲原唐元英處士舊隱有終焉之志且欲爲文冢瘞所爲橐臺南甲午寓杭遺人劉氏女以女至是買屋西湖日與能文詞者往還乙未元成宗元貞元年復來婺畈再汐社舊盟夏由睦之杭肺疾作以秋八月壬子終壽於是距生年己酉宋理宗淳祐九年四十有七矣妻孥殁時詔妻劉吾去鄉遠交遊惟婺睦間方某翁某數人眾親死必以託愼收吾文及遺骨俟其至以授之辛酉訃聞婺方鳳方幼學吳思齊睦馮桂芳翁登及弟衡會小嶙峯相攜哭明日鳳與幼學

方鳳先往臺南度可葬地甲子具册之杭與諸劉氏劉
循治命俟庚午以遺骨歸殯桐廬買山營兆所度處越
明年正月二十八日丁酉窆以文稾殉兆在故起居舍
人范公端臣墓右地名嚴陵郡以著名鄉其地從初志
作許劒亭伐石表於墓曰粤謝翶墓蓋君嘗入剡見戴
顒墓表云然窆之日同生年吳謙字仲恭浦人志壙其從孫
貴以門人虞而歸藝祠之月泉君遺槀在時舊所爲悉
棄去今在者手錄詩六卷雜文五卷唐補傳一卷南史
贊一卷楚詞等芳草圖譜二卷宋鐃歌鼓吹曲騎吹曲
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跡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
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遊錄九卷春秋左氏續辯
歷代詩譜未脫稾遊唐韋柳諸家及東都五體在集外
惟君始至府留金華山中歲晚爲文祭信公望天末共
哭復賦短歌行以寄餘悲自是與余爲異姓兄弟不忍
離離輒復合每臥起食飲相與語意不能平未嘗不撫
膺流涕也君好修抱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遊
其樹立有如此者顧死中年無後癸衡與予子肯俱嘗
從君授春秋未卒業諸學者經指授卒異稱所能余雖



早衰尚擬相從盡衡霍之興歸而潛文字以老今已矣
能無痛乎姑述顛末起所知求爲銘且以俟後世君子

友人方鳳謹述

詠霜葉寄謝臯羽善夫　　方鳳

秋盡吳江道丹楓樹樹奇葉爲詩者色霜乃畫之師望
似醉鄉近疑猶花事遲停雲低在念倚杖未歸時

呈臯羽

依依蓮社客斗酒共相酬與昧語中得榮名杯上浮世
間餘百變吾道合千秋有信艰乎子窮居但四愁

贈友人謝臯羽　　鄧牧心

我在越君在吳攜背邀我遊西湖我還吳君適越逢儀
一江共明月明月可望佳人參差與君攜手西湖上相
思空誦停雲詩知君去禱嚴陵基祇把清樽酹黃土浮
雲茫茫江水深感慨空勞弔今古孤山山下見陳實連
騎東來踏春色湖邊千樹花正繁莫待春風吹雪白有
酒如澠有肉如陵鼓趙瑟彈秦箏與君長醉不用醒何
必千秋萬歲名

酬謝臯父見寄南劍人　　林德暘



入山采芝薇豺虎據我丘入海尋蓬萊鯨鯢掀我舟山
海兩有礙獨立凝遠愁美人渺天西瑤音寄青羽自言
招客星寒川釣煙雨風雅一手提學子屢滿戶行行古
臺上仰天哭所思餘哀散林木此意誰能知夜夢幾勾
越落日冬青枝

過謝臯羽墓　　金華黃　溍

識子今無日風流可復尋山林餘絶製弟子解聞音滄
海他年夢青天後夜心平生匣中劍零落遂如今

弔謝翶文并序　　會稽楊維楨

予讀謝翶西臺慟哭記爲之掩卷歎曰嗟乎翶以至誠
惻怛之心發慷慨悲歌之氣世知其爲盧陵公慟也吾
以翶慟夫十七廟之世主不食三百年之正統斯翶也
蓋是慟節箕子過故國之悲魯連蹈東海之憤留侯報
韓靖節存晉之心也天經地義於是乎在異日楊璉發
陵事翶又有險移冥轉之功嗟乎自箕魯而下讀千載
有國士風者非翶而誰翶三山人字臯羽自號晞髮宋
景者詩似二李文似太史公盧陵客養之拜爲弱友至
正丙申予爲李官睦州道出桐廬過子陵釣臺翶冢在

臺之對山因披莽上臺祭以薇酒而又爲文以弔之明
年僚長督侯惣都奉治書王公命刻吾文於石以表其
墓辭曰

皇輿弗軌兮宗社以屋叶忠臣售殺兮天綱罔仆哀哀
盧陵兮罹此閔屯矢靈修以俱逝兮胥衆醜而胥淪盧
陵告凶兮敬弔夫子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逵止
望靈修於海涯兮念美人兮朔莽天既裂於北維兮地
復陷於南柱三百年之統傾兮十七廟其不食叶熟過橋
山之攢陵兮冀又罹彼璉毒儀不容於一髮兮幸首丘
之遺復豈人力之我假兮實在天之遺靈封坏土之手
植兮指冬青以爲徵復骨攅土植冬青木記自賦冬青引豈予身之後
死兮不碎嘗以載頷也誓冢穿而無從兮天吾慟而莫
之諒也登高臺以大招兮涕與身兮共靡也矢報韓之
夙志兮雖九死其猶未瞑叶泯也已焉哉嚴之臺兮樓樓
桐之廬兮幽幽江滔滔其東下兮山宛宛兮相繆邈千
齡以尚友兮羌夫子之故丘挹客星其汝鄰兮招桐仙
其汝遊交吾神以著面兮睎汝髮兮陽之陬儼靈衣之
被被兮邁夫帝之九州折疏麻以汝些兮靈之來兮秋



秋

吾於三史義士傳不入謝先生抱此遺憾今得鐵厓
賦文傳不作可也廬陵歐陽玄

吳郡吳　植

歲庚子植過浦陽得謝翶西臺慟哭記植既識丁之疏
其記矣厥後乃再爲之詞以弔翶而與之歌曰
宗社隕絕兮相國死忠生獨何爲兮逝將誰從歲華晏
兮山澤空木石爲伍兮參逐蛇龍激狂讀兮振頹風力
雖靡兮心弗降悵美人兮日遠曷云展兮予悰攀高臺

以慟哭託餘悲於無窮嗚呼海水可測兮山石可移夫子秉志兮世莫窺尚友前哲兮邈千齡以爲期嗚呼敬弔先生兮悠悠我思

眉山蘇伯衡

昔田橫死而橫之客自剄海島中者五百人古人之於知己義之盡有如此者謝翺先生之於文山公不爲匹夫之諒而其義雖視橫之客蓋無愧焉予每讀其西臺慟哭記至於招魂詞無卷於邑夫公務於遷祚垂絕之際而先生與其謀固將大有爲也或以死自靖或甘老



山林豈其心哉豈其心哉迺探其情而爲之歌曰

轅門促膝兮謀之孔臧誓迴日兮慨以慷何天之不我畀兮而與國偕亡一身孑孑兮四顧茫茫神之交兮涕泗滂

括蒼林公慶

余讀謝皐羽登西臺慟哭記未嘗不壯其文辭而悲其志也浦陽張丁旣疏其義括蒼林公慶復爲文以弔之

登高望兮有所思思夫人兮若或見之精誠內充兮神不外離將爲雲而來歸兮爲風而南飛雲不可招兮風不再儀擊竹長歌兮子將疇依有聲徹天兮白日爲遲江流無聲兮百靈屣兆劉劉而交咽兮樹蕭蕭而含滋子陵有鬼兮爲子諮咨嗟爲臣死忠兮士死所知死者不可作兮生獨何爲上爲天下慟兮下哭吾私吁嗟先生兮其使予悲

玉帶生傳　會稽楊維禎

玉帶生者宋文丞相家藏研也後傳於其客冬青謝先生翺翺歿幸歸於予研北箱文紫之衣兮云云廬陵文天祥造凡四十四字



玉帶生石氏名端字正平世居端溪性廉直風裁方整紫衣玉帶以入品自貴重時文文山提刑浙西器而聘之呼以玉帶生而不名自是機防密議一與生謀之生緘默不泄公益重之嘗拊其背與之盟曰紫之衣兮綿綿玉之帶兮卷卷中之藏兮固外之澤兮日宣於乎磨爾心之堅兮壽吾文之傳兮文山旣相通渥國難徵兵嶺海閩會黃相失閩謝翺文山客也閩道攜生往來桐廬山中已而文山殉國死翺登子陵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辭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喙焉食生瘞哉歌曰魂之化兮鳴於火兮魂之泣兮血吾石兮千秋其碧兮遂失聲竹石俱碎乃卽月泉精舍共修南史稀紀及獨行傳秦楚之際月表翺之史學類多資於生也翺卒瘞自韜因者六十年後會稽楊維禎氏爲睦李宮謁子陵祠南譚月泉閱見紫衣曰佳哉殆有端人焉訪之得生垢衣塵面介如也載與俱東以上客居七者衆且爲歌之曰有客有客來文山淵如玉兮堅匪頑文山瓶兮不可攀頭臂亦足銷聲奸靜以安兮方以直帶蒼玉兮佩文石星燭然兮守玄默



追盜起邦城借隱海上禎資之修鐵史若干卷晚年禎客俱流離解散獨生守其玄於七者齋云

史氏曰諸葛亮匡略未半而天夭其年文山氏未及匡略而大運已去其遺千載英雄之痛也亦厚矣石生者以端方廉直輔孤憤激烈之節丞出師檄勍虜錄北征傳之翺客志東陵哭西臺傳獨行足爲死友矣於乎血史之後有南史南史之後有鐵史豈斯文之託於生乎生託於斯文乎噫

玉帶生歌　玉笥張思廉

鸞刀夜劃墨龍尾礪作端溪蒼玉砥花翁鐵面一尺方紫霧紅光上書几銀絲雙纏玉腰圍翡翠青斑縛紫衣金星鴝眼不敢現案上臺花皆倒飛景炎丞相魁龍榜撫玩不殊珠在掌背銘刻骨四十四血錄至今猶可想謝公古文今所師西臺一慟神血垂獨持老豆出門去冬青樹邊香慎詞天翻地覆神鬼怒九廟成灰陵骨露廬攜忠魄上騎箕流落端生何所寓抱遺老人生計拙愛把文章寫忠烈霜臺一夜電光飛不必鑄梨重鑄鐵

晞髮集引　海陵儲巏



晞髮集有宋遺民謝翺皐羽所著翺之出處志行其友方鳳吳萊有狀有志太史宋公暨諸先輩有傳翺著殆百卷此集蓋其一也維宋以仁厚立國以禮讓遇士大夫比其亡也又値强隣竊據而有之故食焉仕於朝者往往死其封疆社稷以殉夫義命之所安而丞相文公尤光明俊偉震動一世迄收宋三百年養士之效至於觸碩廉傑之士竄處於家者恥淪異姓以毁冠裂裳爲懼則相率遯匿山谷閒服宋衣冠以終其身而翺則丞相嘗署以職者計其時所以感戚敗利鈍死生去就者豁謀已定及丞相死於燕翺徧從山澤長往不返慷賢憤世鬱幽之意一吐於詞卒窮以死視一時督府相從之士等死耳翺與丞相之客也蓋其君臣之所感召師友之所切劘故底於成就者如此嗚呼是豈一日而然哉此集雕鈔於建安楊晉叔家閒閱之作而歎曰翺之樂府諸體似李賀張籍近攜出入郊島閒古文則直邈柳柳州之派其志潔其行廉有沈湘蹈海之風是宜傳也同時之士泯焉不傳者多矣翺獨賴是集之存傳翺可以想見其餘其不傳者亦或有殘編斷簡流落

人間者乎將又因之以傳也

宋遺民錄卷二



# 宋遺民錄卷三

## 謝皋羽二

### 登西臺慟哭記

登西臺慟哭記者粤謝翱之所作也宋丞相文信公値國亡數起兵南服翱布衣也倜儻有大志會丞相開府時杖策軍門署以爲諮事參軍後丞相死翱慟知已之不復故登斯臺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其魂若其慟西臺則慟乎丞相也慟丞相則慟乎宋之三百年也西臺者子陵之西臺也始翱哭於夫差之臺勾踐之國又於此升臺而哭者亦登覘歎嗟之意

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予以布衣從戎明年別公漳水湄按文公丙子七月開督於南劍時德祐二年也公時年二十八明年正月文公引兵趨漳州諜入衢道阻不通三月入梅州五月兵出梅嶺其別者是年也按稱唐魯公而不姓者猶韓愈稱盧晉爲隴西公之類後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常往來處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遊今其詩具在可考也按戊寅十月文公引兵至潮陽十一月兵潰被執遂北從至燕至元壬午得死時年四十七謂其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遊者蓋指其題詩張睢陽廟也余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卽於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樹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敢泣又後三年過姑蘇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焉按乙亥文公募兵於贛州後守吳門除江浙制置使知平江府公過姑蘇而哭也在乙酉之歲時年三十七乃落魄兵起閩始有厲乎遺蓋之志而其志誠可哀已又按公祭文公云章貢之別言猶在耳水寒天空老淚如霰其所以記別時語而不忘可知矣夫差臺在州治之西又後四年而哭之於越臺此丙戌年也按行邁謂公是年過勾越行禹穴之闕北鄉而泣焉時有冬青樹引別唐珏玉潛云又後五年及今而哭於子陵之臺按乙丑年公從先君輪登臺時年始十七後丁亥公復過而哭焉今則在庚寅之冬時年四十二矣公之所以必記其年者蓋不忘其先後本末之事云先是一日與友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午雨未止買榜江涘登岸謁子陵祠憩祠旁僧舍毀垣枯甃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治祭具須臾雨止登西臺設主於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按友人甲乙若丙者







邇爲吳思齊馮桂芳翁衡也今雖不知其然唯三人同時詩可考見也三人者皆知公之心故與之俱而此其名者隱之之詞歟者三蓋慟之以禮也又念予弱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余且老江山人物睠焉若失復東望泣拜不已有雲從西南來渰浥浡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江山人物睠焉若失云者其乃痛宗社之隕絕乎謂昔從先君及有雲西南來云者其乃念家邑興亡而思親之不可見乎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暮歸來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古之人有遺讒逆者魄雖散而不復遺故爲諷其之人未嘗死也杜甫謂招我魂正此類也然文公既面公以厥招之者其有得於古道焉蓋公雖其而不過於衡而衡之在彼是皆至誠惻怛得情性之正非若人物而已按朱鳥南方宿也春秋傳古之火正或食於咮故咮謂之鶉火而火正配食於火星者以其於火有功故也蓋宋以火德王而興於南化云者以其雖化而化必於南文公有功於宋猶星有功於火也亦以朱鳥況於宋爲其友方鳳過公墓有詩懷之朱鳥食何向正此謂也歌闋竹石俱碎蓋哀之深而不自知也於是相向感喟復登東臺撫蒼石還憩於榜中榜人始驚予哭相向者與客相向而悲也唶歎聲其或有感而歎也東臺去西臺若干步云云適有邏舟之過也盍移諸遂移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爲詩以寄所思薄暮雪作風凜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邏舟者巡邏舟也移榜中流舉酒相屬爲詩寄所思者蓋哭始後而悲之未忘也亦情性之正而不爲事物所移所感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而念深此子之心忠厚之至也至於雪作風凜畢不可留又且登岸宿乙家復賦詩懷古其於登臺之心則一而已斯可見公不忘之意也哉明日益風雪別甲於江予與丙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其後甲以書及別詩來言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後濟既濟疑有神陰相以著茲遊之偉予曰嗚呼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茲遊亦良偉其爲文辭因以達意亦誠可悲已明日者登臺之明日也別甲者別思齊於江也與丙獨歸者與桂芳而歸又明日至其居也甲後書來謂風帆怒駛蓋甲與公同氣其所見者審慮若此非真有神助也蓋公之至情達於中正而若有見焉其悲憤慨之著也如此按阮籍爲步兵者此特擬其哭之一聲耳公者則非其比矣余嘗欲倣太史

公著季漢月表如禾黍之縣今人不有知予必後之人
必有知予者於此宏碩書故紀之以附季漢事後時先
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某字某登臺之歲在乙
丑云按公行述謂多所著書如季漢月表皆未獨行惟禾黍之際余未得而盡見也登臺後二十六年者在庚寅之冬其後六年公卒於杭思齋方鳳徑往杭買弁山載櫝至釣臺而葬焉其後會稽楊先生維禎為文以表之而刻之墓上仍題其墓曰粵謝翱墓並從其初志為予謚被文公死年四十有七今公之死也如之嗚呼慨歎
箕子痛殷亡過故墟而欲泣焉以為近於婦人乃
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歌詠者愛宗社之音也今



翱之慟哭西臺也又豈異於箕子歟且翱在勝國
時無祿位之寄及運窮物改而能慟夫知己以及
於國跡之異於箕子也然則居箕子之位者乃反
不見其歌而亦不見其慟也其本心空何如哉百
世之下秉貞尚義以能發於中心之憤憤者非翱
其誰歟余後翱之生於是忘其愚陋本諸遺意以
詳釋其記使後世知有箕子之歌於前而有翱之
慟於後也雖然若翱固未可以喻於箕子也吾獨
惜翱之時有箕子之位者而無翱之慟也後之秉
史筆者尚庶考於斯　清河張丁識
子陵臺荒寒壓江水過者低徊古賦詩未聞於此野
哭者而翱也於此野哭蓋不獨異於今之人也鳳讀
其所為文辭竊以不及與於斯哭為恨或者他日得
攜手相與大笑胡盧絕倒於斯臺之上由百世之下
觀之詎謂哭者之非笑笑者之非哭也　東陽方鳳
昔楚屈原傷其君之既死憂其國之危亡而離騷諸
篇作焉然說者往往失其旨趣於是乎原之志鬱而
不得伸矣至朱夫子集註之出而後其義皦然大明





故朱子自謂死者可作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
焉蓋不誣也今觀粵人謝皐羽父所為登西臺慟哭
記蓋亦慟斯人之云亡閔宗社之既屋義激於中而
憤見乎辭亦庶幾屈原之志哉然其文多隱語不有
好古急義之士殆莫能羽翼發揮以暴白其事於來
世也而浦陽張丁乃獨能為之分章析句次其日月
定其名氏必求當時之事以實之忠厚哉若人之用
心也抑又觀皐羽父之辭有曰今人不有知余心後
人必有知予者請以朱子之自謂者而頌丁固將可
以少慰皐羽父於地下乎　金華許元
文丞相忠義明白世多為之記載禮部侍郎鄧公光
薦作續宋書最為詳備文公之辯校名姓往往在焉
然不及於賓客故謝皐羽先生幾失其傳賴其遺文
多傳於學者而西臺慟哭記則有張丁為之注釋考
訂精密儒林稱之然記云過張睢陽所嘗往寒處此
蓋題信之未豈張睢陽廟非嘗所往來處也冀之發
大父汝南郡公為吉州司理參軍公適家居知過才
厚尺牘尚存讀此記者之太息久之婺為文獻之邦



比諸老淪謝丁之博雅誠可嘉已　前史官臨川危素
識
常人之情久則渝渝則忘故忠臣義士慷慨奮激於
一時者易久而不變者難文丞相拘囚燕獄百計務
之不得死之時距宋亡已四年謝皐羽西臺之哭距
文丞相之死又十二年此豈常情之所可論哉張孟
兼為皐羽注釋能羽翼夫忠義者是亦忠義之流也
豫章揭汯識
宋三百年以道為國三百年後士之死社稷者相望
而丞相文山先生之死嗚呼烈哉死宋死於道也當
時士之受知於先生者不一人而謝皐羽獨不忘皐
羽之不忘文山由文山知皐羽者厚文山之知皐羽
皐羽之不忘文山皆道也後之讀西臺慟哭記者將
有感於斯夫清河張丁學古道者也皐羽之死久矣
而丁獨表暴之義章之詠歌之君子曰文山之英風
盛烈與日月爭光於天地腑囿不待於記不記然不
記則皐羽之義不白而丁之服膺皐羽者不著然則
丁者其太史公所謂附青雲者非耶　臨海陳基書



謝公以布衣從文丞相起兵翱中其事不見宋史而
任士林蓋嘗為方鳳書之是時元始有天下言者尤
多諱辟翱既慟西臺尋卜地於臺之南岸賴人許之
作許劍錄及翱死錢塘嘗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
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鳳與吳思齊遂如其言而葬
焉三人者予嘗合而為傳高風餘韻至今令人慕之
丁固方先生之子也宜於潛德有以發其幽光觀翱
此記雖羈孤山水間未嘗不慷慨自偉以是知天下
之可悲者有所在矣彼不自悲而人亦莫悲之何哉
洪武二年夏六月既望金華胡翰敬題
文信公忠義之盛近世罕比其英聲烈節雖使亘萬
世不朽可也謝翱先生公門下士也國既亡而公亦
死傷悼激烈之情每託於文辭以自見於是西臺慟
哭記作焉太史公曰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
能施於後世豈先生之謂乎吾友後君丁雅好古道
取先生所為記訂其歲月演其旨意而使之傳其用
心甚厚又豈太史公所謂附驥尾而行益顯者耶嗚
呼是其可傳也已　烏傷王褘謹跋

宋丞相廬陵文信公當德祐乙亥開閫郢都興師勤
王一時賓客將校號稱多士皐先曾大父監簿府君
實與焉嘗著幕府錄紀其姓名爵里甚悉皐幼時先
人每爲歷指其人而道其終始大槩皐至今識之後
從先友杜徵君又聞其道公客謝翱先生行事心尤
奇之獨竊怪錄中乃遺其名姓及觀翱所著登西臺
慟哭記然後知翱以次年丙子秋始從公閩閫則是
時先大父已從樞密家公辟遂去而歸隱矣蓋與翱
已不相接宜翱之姓名不著於錄中也公以元至元
壬午伏節燕市後二年甲申其弟文惠公守臨江首
訪先大父玉笥隱居適公客何時先生亦自臨川來
會遂相與入紫霄巖登九仙臺賦凌雲之稿悲歌慷
慨聞者悽愴山中人至今傳之讀翱西臺之招益先
後而同音者也於乎悕矣翱文與古此記尤類廋辭
隱語浦江張君孟兼爲之考歲月徵事實使讀者欣
然張君之用心其賢矣乎然則讀斯記者其亦有所
感發矣夫洪武辛亥暮春之初臨川曾魯題於永豐
羽皐翁之記至欲倣太史公著秦漢月表如秦楚之



際蓋太史公之著月表也以月爲紀記事之所起而
不書元年所以明天下之無統也夫秦之既壞楚之
方與天下擾攘運數迫促不可以年紀此月表之所
由著也羽皐之爲豈不忠乎國亡矣天下不復宋矣
而翁獨以其無統也尚有其爲朝周者乎且記之作
猶諱避於詞豈有俟於後之知也嗚呼翁之爲固不
望於後知則詞之諱避又安得不藉於人而始明乎
愚讀張丁之疏而益有感焉河東李耆
予家有先子手鈔謝皐羽詩文一編予自年十五六
時輒喜讀之如西臺慟哭記至今猶能成誦然非胸
中磊塊有悲歌慷慨之意者未必知好之今張君乃
爲之章分句析而疏其義則其深知篤好抑有甚於
予者矣余所藏本首篇稱丞相信公不稱故人唐宰
相魯公篇中又無楊人始驚予哭以下至移榜中流
數語餘亦有數十字不同似爲善本恨不得見張君
相與考其異同而定其句讀也淅源徐尊民
宋丞相文公死國之十二年其客謝羽皐父舉同志
者三人爲位哭諸子陵之臺作楚歌以招之後復紀
其事名曰西臺慟哭記以俟夫知其心者浦陽張丁



述以示予予得蕭觀焉曰嗟乎忠義之在人心猶元
氣流行於四時初不以古今而有間也羽皐父嘗客
姑蘇過越臺而哭公矣而必登斯焉以哭而記者其
以東都節義之盛始於子陵而宋三百年養士之報
終於文公也子陵之於故人不以貧賤而易其守羽
皐之於知己又豈以存亡而異其心哉君臣朋友出
處死生之際必如是而後爲無愧也其義微矣今去
之百有餘年忠憤抑鬱之氣尚勃勃於言意之表則
當時之蜑物助哀江流有聲理或然也嗚呼羽皐父
其亦悲歌之士歟丁也從而表章之殆所謂後之知
予者矣然則羽皐固無負於文公而丁又有助於羽
皐也邪鄞上翱丞直諸廷博案皐羽文中偶作羽皐與李耆跋同悉仍其舊
予嘗聞之禮經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今觀
謝皐羽之哭文信公於西臺也殆不可以斯律求矣
皐羽始參文信公軍事其志將以有爲也未幾國亡
而公竟以節死故皐羽之哭哭宋祚之不救也哭公
與己志之不得伸也夫哭宋祚之不救哭公與己志





之不得伸則雖終皐羽之身不能無哭矣又惡計其
墓之有宿草與否邪若曰皐羽徒慟公之歿而哭之
豈知皐羽者哉浦陽張君孟兼出西臺慟哭記示予
故書皐羽哭之之心以歸之永嘉鄭思先
登西臺慟哭記粵謝先生翱之所著也先生故丞相
文公之客記爲丞相作也先生沒將百年矣是文雖
在而鮮有知者浦陽張丁一旦表章而出之且復訂
其歲月疏其事實條分而章析焉余聞天下有大戒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義也丞相盡君臣之義於艱
危之時先生盡朋友之義於死生之際君臣朋友之
義一而已矣當先生作斯記時已逆知後世之必有
知其心者百年之後而張君爲之發揮豈非天理民
彝不可泯滅而義之在人心者千載而一日乎翱也
昔日慟哭於西臺今也吾知其含笑於地下矣蘭江
吳沈
晉處士陶潛疾劉裕之篡遂作飲酒詩以自宣其悒
鬱之氣然皆廋辭隱語人莫能測後數百年獨韓子
蒼疏而註之俾讀者皆得知潛之用心亦忠厚哉吁



微子蒼誰知潛心者後滯數百年下有若謝先生翱
者痛宋社之屋悼文公之忠登臺而慟哭遂爲之記
其詞類潛時人亦莫能識後翱數十年有若張丁疏
而釋之使先生之事不泯微丁則誰與歸吁張亦子
蒼之流歟衞人高廷
當宋之亡丞相文公舉兵閩粵起而從之者多一時
名士粵人謝翱時在軍府爲諮事參軍後軍敗公就
俘執留燕京九年卒不屈以死翱感憤無聊徃來
吳中遇幽闃孤絕之所輒設位慟哭以泄其悲思翱

眞奇男子也而公之忠義足以結人心激士氣無可
想見然則宋祚之不復豈非天乎西臺慟哭記翺所
著也文極高古而言多廋隱浦江張丁爲之疏釋將
以傳於學者今世之士弄筆墨爲藻繪之文日不暇
給而丁獨用心於此噫殆亦有志者哉臨江鎦永之
識（案別本豈非天乎重一句）
漢丞相諸葛武侯卒蜀人巷祭野哭當時不能禁宋
丞相文公欲爲武侯事而不可得卒不屈其志以死
江南人哀之有甚於蜀人哀武侯者三山謝翺皐羽



其起兵時諮事參軍也暨夫婁藉過越臺登子陵臺
觸物悲慟不能自已固宜然旣自號晞髮宋纍又作
爲歌詩慷慨懷古且匿名記其事以自諱豫求葬地
於子陵臺側將自附於嚴伯鸞類若有意於警發憤
懷者張孟兼恐其事湮沒取其文稍釋廋隱而傳之
蓋有見於此雖然先正有言觀大節必於平日新安
病士敬題

嘗謂以忠義名世者人雖云亡後之士君子仰之企
之不翅猶日星之麗天蓋以扶植彝倫有繫於風敎
爲文信公爲宋社而死忠也晞髮翁爲信公而慟義
也忠於革命義於知己死爲君慟爲友忠義兩盡彝
倫攸著宜乎諸公歔欷賛詠之不已也張孟兼氏敷
演成卷旣章分句析詳釋其記且復題識於左方亦
莫非顯忠義而發是則慎賢尚哲秉彝好德之心從
可知已豈不爲世勸哉浦陽鄭濤

予每讀鄧廉𨼆公撰曾大父處士墓誌有曰閩人謝
翺奇士也嘗與處士雪夜放舟登子陵西臺擊石作
楚歌聲振林谷音悲憤人莫識也新安汪九成書其
碑陰謂人莫識讀者誠莫識徵諸故老始得其詳謝
字皐羽宋文丞相客文公死於義胥與招魂望祭感
慨悲歌亡國遺民空山共涕意有在也今以是而觀
之則所謂登臺若甲若乙若丙者疑非予處士乎玆
亦不必詳矣獨恨夫爲處士子孫者不能追先代之
志而浦陽張孟兼氏乃能壹心考古於西臺慟哭記
章分句析大義昭白使謝之心昭如日月可謂善於
發揮古人之遺意者歟今人不知予後人必有知予
嗚呼君臣朋友之義有關於世敎不淺百世之下孰
不聞其風而興起謝之心其亦深有望於此矣惜乎
予不能親見孟兼而請先世之舊也東睦馮瑊

宋相文信公日不能圖矣公起兵閩中尚多應者翺
勉赴難路而復奮所謂親疾雖不瘵子不容不進之
劑也時江東病先生枋得亦起勤王兵久之無功三
山謝先生翺以布衣參信公軍公甚禮之洎公北上
以死翺於蘇臺越臺嚴臺九年凡三哭之蓋深悲南
風之不競而思自附於節義之士也後謝江東被徵
不食死翺亦悲憤亡聊以終吁亦偉矣公不負國翺



豈忍負知己哉向使或徵而激之則將如江東之爲
矣予聞江東好論申包胥魯仲連事言輒憤若身履
翺之三哭得非有感於昔人成敗之故哉九京不作
誦其慟哭記冬青樹引等篇令人毛髮森豎張君又
從而訓釋其實翺之義益白矣他日二謝伯仲以稱
尚有徵於君言也夫博陵林光弼敬識

嗚呼古所謂忠臣義士者豈以國之興廢人之存亡
而異其心哉觀謝翺西臺慟哭記可知已翺嘗客於
宋丞相文信公之門公署爲諮事參軍宋亡七年而
公死之公死九年而翺凡三哭之公於宋爲忠臣翺
於公爲義士公之心不以宋亡而異翺之心亦不以
公死而異忠臣義士之所爲固如此也雖然古人之
哭者多矣若趙孟之哭馬陵也阮籍之哭哭窮途
也唐衢之哭亦不過自悲其身世而已皆在所不必
論獨申包胥秦庭之哭所以存楚於旣亡也賈誼之
所謂可慟哭者將以銷漢七國之亂於未形也至今
讀左丘明春秋傳及班孟堅漢書者未嘗不稱包胥
之忠而服誼之先見噫翺之心豈異於二子者哉向



使景定咸淳之際國無憸壬翺豈不能效誼陳可慟
之策以救宋於未亡四淳之國有如秦之强者翺又
豈不能效包胥之哭以興宋於旣滅惜乎天命已去
翺無所施而徒爲無益之慟於銅駝荊棘之餘此有
識之士所以不能不悲也吾嘗讀公傳公客如杜滸
等皆牽聯得書而翺獨不與焉惜哉括王錡識

宋有天下三百年人主之馭下率以禮義故廉恥之
風不忘追其衰也臣子之秉義者一何多耶文公之
盛跡著在當世間不待贅一辭至其門人故吏亦往
往濤之守志不移放浪山水間悲歌慷慨嗚呼宋之
得人何其盛哉金華蕭困

皐羽此記讀者嘗稱其感知己之遇而多文公之得
士然記作於至元中辭旨隱約時已不能盡曉況傳
之愈久乎予友張丁乃釋之如燭照數計秋毫無遺
所以闡其不泯者至矣噫張之存心抑何厚歟吳郡
吳植（字子立蘇州人以處士徵授蘇州知州）

右文一首粤人謝翺記哭文丞相之作今國學兼張
丁考記中地方人名歲月爲之註嗚呼古稱畸人翺

客兼士奇才若翺者似之矣盖義而有俠氣者歟此
等人閔已志之欲伸甘殺身而不悔顧生世之不偶
獨抑鬱而無誰與語故嘗青春白日潛行曲江西遊
咸陽縱觀秦皇帝宮闕時之人焉得而知之也哉嗚
呼使天下士皆不負丞相如翺者時事未可知也嗚
呼翺沒後又幾年天生我皇起自江淮提三尺劍用
天下智謀勇力抵大梁擣故宮竃行幽冀蹂其九廟
幕南遁逃穹廬滅迹珍寶圖籍輦歸中土廓天地之
正氣洗日月之重昏雪諸夏之積憤雠胡王之見辱
翺不幸不生斯時其功名豈不可立致也歟予又聞
襄古之臣楊璉眞伽者毀宋渡江以來諸陵有士人以
牛馬骨至彼易之負歸瘞蘂邏寺冬青樹下惜不得
士人姓名豈不可與翺同傳也哉或曰士人會稽唐
珏也安成劉夏題

題謝皐羽西臺碑　安陽韓　性

零陵斷石青如天七星下貫寒蛟泉神訶鬼護萬萬古
中有處士西臺篇盡前月色爲君好斷港馳啼蕙花老
酪瓶羊炙試招魂一片丹心向晴昊邯鄲枕冷泰山秋



海樹不著人家愁啼髮陽阿向天籟鳳凰作使追雞修
紫霧黃塵竊下土清都仙人半空語汝揪十九春鬼長
玉雞吐綬闌扶桑

西臺慟哭詩　括蒼劉　基

阮籍哭窮途墨翟哭素絲賈誼上書期痛主卞和抱玉
無人知人生有情不可宰謝生慟哭非狂癡神弥鬼遁
天地革龍魚貓虎三辰黑黯雲元衰損眊翼覘唱羌歌
滿中國生也何辜逢此時有才不用空男兒伯益丘墟
管仲殺孤根弱質誰扶持既不能學申胥頓首血沾臆

郤夾再逮荆社稷又不能學鄒衍長號徹帝隕飛霜六
月淒燕山空將淚灑荒岡雨添作秋濤撼江浦君不見
杞梁之妻善哭夫哭得城崩又何補夜猿叫罷天晦冥
哭聲搖動虛危星瀟湘竹死鳳凰去但見白波連洞庭
嗚呼此士今安在金石可銷心不改應將魂魄化精衛
銜取南山塡北海

義烏傅　藻

一生忠義薄雲霄慟哭西臺賦楚騷今日淒涼江上路
何人重爲薦溪毛



金華潘　闕

謝公昔爲蒼生起從事會蒙相國知杖策轅門知畫諸
運籌幕府異能爲渡江此日初云別大厦當年已不支
祇道關邊同所誓可憐鑄錯悔應遲血詞懷古悲歌處
白練如霜賜死時太史直書無以貶先生慟哭有餘思
同心胥學哥舒翰抗節能儔介子推哭越傷心非補土
金湯觸目盡遺基百年驚見文章在一代仍嗟氣運衰
南土衣冠方寂寂中原禾黍更離離正人端士餘無幾
孝子忠臣更有誰遙睇西臺堪墮淚清風穆穆子陵祠

渤海高　敞

哀哀子陵臺其下大江奔何人此登高慟哭白日昏哀
哉宋遺臣舊客丞相門丞相既死節有身恥空存北望
萬里天再拜冀酒尊陰雲暮飛來恍如載忠魂所哭豈
途窮中抱千古冤上悲宗周隕下念國士恩淒涼當世
事感慨平生言空山誰知哀惟有猴與猿豈不畏衆驚
聲發不忍存人言天有耳此哭寧不聞願因長風還吹
此血淚痕往墮孤山隅一灑宿草根田疇一作橫疇事相若未知
孰是去已遠茲道不復論作歌悼往事庶使薄俗敦





豫章涂　穎

炎精昔年淪海底天下兵戈猶未已南冠孛相獨羈囚
壯士悲歌咸義起謝翺皐羽古遺直解種冬青向蘭沚
時從嚴瀨俯高臺慟哭無言懷憤恥梟卿巡遠往來處
淵淚秋風別知己山川荏苒變星霜歧路蒼茫暗榛枳
誰憐宗廟盡禾黍鳳杳龍沈天萬里金鐘大鏞世所重
喬嶽泰山人仰止綱常千古在扶持忠義一誠那可比
燕雲回首生愁絕楚些招魂空徙倚乃知亳社屋實成
三百餘年若流水當時南北莽空闊大運由來有興否
申甫云亡返嶽靈傅巖歸去騎箕尾丁君慷慨思前哲
珍重遺編襲緗綺蒐賢鉅筆等長杠競以文章誇侈靡
嗟予拙樸才力薄高揖清風酹芳醴煙雲浩渺江海空
徙使作詩傳信史

雲陽宣　昭

朔風捲地氣冥冥山色江南失舊青弔古登臺惟慟哭
寒墟隕絕少微星
鄒郢丘墟社稷傾包胥盡夜哭秦庭當時自藉扶顚力
今日馮虛涕獨零



豫章揭　傒

忠義所尚殺身且已悲酒滴可穿石此志寧有終死
者既與國哭者將爲誰俛焉念疇昔五內斯如摧高臺
曠茫茫浮雲莽西馳捲冉蔽寒日於以增所思疇昔百
年後識者猶淚滋尚其作青鑑播以爲警詩

會稽唐　肅

宮中六更初絕鼓藍田重玉沈崖浦廬陵忠肝一斗血
去作燕然山下土桐川木落秋日頹有客歌上嚴光臺
石根敲斷竹如意萬里北魂來不來南風又涸灘河水

故老寥寥知者幾誰似睢陽李棻孫龔猶能稗兩朝史
洪武四年春二月九日題於會試之對讀所

書西臺慟哭記後

謝臯父先生宇宙奇士也傷國之亡悼知己之死其
忠憤之情悲傷之意見於西臺慟哭記詳矣先宗遂
學士篁翁所集宋遺民錄於臯父之作并諸大家傳
述題跋之語凡有攸繫者搜輯不遺可謂深知臯父
者矣率溪確齋宗丈於篁翁有師生之義欲終篁翁
之業猶臯父之於文山也錄凡十五卷而臯父之文



居其四未有刻之者因命工余刻之以助其成百世
之下欲知臯父者當有賴於此云
嘉靖乙酉冬十月初吉後學臨溪程思柔謹識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四

謝臯羽三

宋騷歌騎吹曲序　吳萊

自宋之南遷說者常欲復中原地蓋謂大江之南東至
滄海西兼巴蜀而北以淮河為外屏然而禹跡所及但
自舜江而下文王之化亦且止行江漢汝墳之域不及
江南春秋列國無慮百數江南惟吳越楚三國楚之始
封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吳越亦斷髮文身披草萊以立
國大江以南半為山海險阻無人之地此天地之氣化
所以極衰於古西併盛於今也嗚呼世之迂者果不諳



國勢達時務哉春秋之世吳最強越乘其弊而襲吳越
王勾踐乃能無事於霸而自安於蠻夷及王無疆方強
戰國游士之說而欲霸楚遂擊越而走之東甌吳故地
北接齊韓魏之邊西歷巫黔中固大國也曾不旋踵又
一折而盡輸於秦子女玉帛犀兕材木終不足以抗秦
入天府陸海之饒矣當漢氏盛時江西一境人民戶口
不滿六萬唐之中世江淮遂為財賦之淵藪牽朝廷而
度支經費猶不能給自今觀之魚鹽米粟漕運牧養灌
溉之利過於古乎抑不及也謀不審力不蓄兵不練財
不阜欲以空言復中原地不亦難乎蓋昔晉德渙渙之
變上方以北兵深入兩河震動而不以歲幣講和為廣
是國欲捐銀絹數十萬匹兩而棄之苟安而已宣和末
城受圍未暇一戰已請和而納幣紹興再造不思其禍
之已成復踵而行之馴至完顏氏之大壞可以鑒矣開
慶鄂渚之虜且欲進其覆轍卒以不及踐言而致滅宋
之禍自祖宗之世兵弱而不修於內財匱而復割於外
此其實已久敝矣當完顏氏大壞人孰不曰時可為機





可乘大河東北彼已委而去之關輔以西隴以陷沒山
東十數郡奄為盜有宋之設施號令幾若可行於青齊
然彼以既衰就盡之國猶能遣使來督歲幣遣兵直窺
江淮且不得以必勝之也況欲以是當西北方王之氣
哉當東都盛時每以天下貢賦之全而猶不足三司條
例青苗保甲害民蠹國曾不之恤紹興以後國愈蹙財
愈匱山林原隰陂澤之所出一切毫計而縷數斷之至
不足自給東南民物之凋敝者極矣賈公田造關子亦
猶三司條例之遺也雖然亦何補哉此蓋自守不能雖
與言戰宋亦不復知有中原地矣故老云理宗在宮中
常被酒上芙蓉閣見淮上有黑祲十有餘年不散甫倡
江淒然淚下已而彗星竟天與異若此徒論春秋戰國
時事以鼓其說何世之迂也是豈國勢之不諳時務之
不達者歟非耶武夷謝翱臯羽故廬陵文公客也於是
本其遺基立極親征遣將東討西伐作為鐃歌騎吹等
曲文句炫爍音韻雄壯如使人親在短簫鼓吹閒斯亦
足以盡孤臣孽子之心也已嗚呼尚何言哉初漢曲二
十二篇魏晉又更造新曲十二篇但頌國家功德不言



兵事大槩氏失職唐柳宗元崎嶇龍城山谷之間亦擬
魏晉未及肆樂府今翱又擬夫宗元者也鐃歌自日出
至上之回凡十二篇騎吹曲自親征至耶吏謁故主凡
十篇云

宋鐃歌鼓吹曲　粵謝翱

太祖嘗微時歌日出其後卒平僭亂建於日為

日離海第一

日離海青瞳朧沃以積水盪著穹神光照豹豸氛氣呼
吸為虵能赤雲衣紫氣從吹白衆宿歌大風天吳遊清

海宮
右日難海十四句十二句句三字二句句四字
宋既受天命爲下所推戴懲五季亂奮將整師
秋毫無所犯爲天馬黃第二
天馬黃產其方龍爲馬白照夜氣汗雲聲彝野備法衣
引旗翳騰天垠倏變化闔之餘劇以新閩八姓瞬代謝
驅祥奎入宮擁皇上帝監於下普無謹出既禡市日中
不易貿坐明堂朝諸夏賓萬方錫純嘏
右天馬黃二十六句句三字



宋既有天下李筠憤不軌據壺關以叛王師討
平之爲征黎第三
黎之埜彌巷莽遍壺關屬上黨有雄矯健曰余宿將子
故之思泣示厥像倚華狐勳方張辯臣獻議勸下太行
趨懷孟虎字計之上爭洛邑以東鄉王師奄至扼其吭
帝授方略中厥狀獸窮駭突死卒以燭骨從已速孥肆
放凱歌同皇威暢太行依吳被劓如輩行之行
右征黎二十六句十四句句三字十一句句四字
一句五字
上親征李重進至廣陵臨其城拔之爲上臨墉
第四
上臨墉戈耀日蛛𢊁指顧流電疾皋止其魁不及卒其
魁則頑曰予號自出坐於蘄門斧以卒歸子往諭泣股
栗語中其肝至暴逃待不及升汎回遍鞫投於燉甘所
卽皇仁閱下焉字如止躍貔貅徹鎧歸數賞獲其賴欠納
世室
右上臨墉二十四句十二句句三字十一句句四
字一句五字





湖湘亂命將拯之至江陵周保權已平賊出軍
澧南以拒卒取滅亡爲軍澧南第五
軍澧南潰飛烏戰華北來能蛇天矯帝有初命奉致討
臨于荊妖壁既擒胡驅而爭稚入荅莽以保王旅長驅
颯振槁以仁易暴戒喈荊帷荊衡爻拂上如林戢其鋒
蚤春葩秋隕我有造於南尼心切式敷德音
右軍澧南二十句七句句三字九句句四字四句
句五字
王師拯湖湘道渚宮高繼沖懼出迎恐以版籍
來上爲鄉之蹶第六
鄉之蹶竄于戶戒登降儆兮御神威掩至不及拒淞楚
以南寶茅宿莽獻于王吏奉厥土天子有詔侯西楚自
南北東皆我疆龍旗虎節拜降王森戈鑿甲期韜藏是
旒常中垂衣裳
右鄉之蹶二十句十一句句三字九句句四字
蜀主昶懼陰結太原獲其謀六師征之昶至以
母託上許歸母數日昶卒母以酒酹地因不食
亦卒爲母思悲第七



母思悲母于歸母問帝語妾歸無所妾生并土蜀擾茫
茫奄失其疆初帝謂母子昶來小者侯大者王有疾其
肌戮畢于創畢有下土方歸母子鄉天不汝舂朕言不
忘
右母思悲十七句五句句三字十一句句四字一
句五字
劉鋹亂嶺南爲象陣以拒王師象奔鋹反踐俘
鋹以獻爲象之奔第八
象之奔斯惟迹蹶蹶象麗鶩空雲烏潰南草浮浮順于
貔貅焚其巢實弃厥陬皇風播平散霧星辰起皆北走
唐季以來逆維來味嶺海滿淆無罰後于汴獻囚凱歌
奏
右象之奔十八句八句句三字十句句因字播協畢后
上命將平南唐晉城陷毋得輒戮一人衆咸聽反走晉奏
命爲征誓第九
帝命將臣誓師于征伯鴉開牙于庭曰無劉我人曲阿惟
唐以及豫章夢于南國汝粤是疆我師孔武聿禽其王



始怒頷頷將臣不憚曰如上命卽起予鋏弓韜于衣刃
以不血收其石程焚其侈淫視于丁字害羽不飲作餌取
其銷磬作磬以獻于京于廟告成垓埏既平
右誓征二十四句二十三句句因字一句五字
錢氏雖有吳越朝會貢獻不絕于道至是以版
圖歸職方爲版圖歸第十
版圖歸歸職方昔服肆注備戎行帝錫之旆龍烏章醑
獻命與胥今上及秦王外臣拜稽首笑頷帝色康畢同
軌來于梁煜鑒爽奕數重光顯止劾履觀帶袋四海臣
妾配虞唐
右版圖歸十八句九句句三字五句句四字四句
句五字
陳洪進初恭南唐崎嶇得達於天子至是歸其
圖封略來獻爲附庸畢第十一
清源無諸邦力關臣秣陵閘道遐進表九門寞日旗顛
齒鄉與郯自遠天子庭四鄰凋瘵棄國除洗天兵皇靈
暢遐外蕃俗還聲明歸其所隸州乞身奉朝請音靖帝命
得陪祀湯沐在王城從茲附庸畢歌以頌河清

右附屬畢十六句句五字

太祖征河東班師以伐功遺太宗卒成其志爲

上之回第十二

上之回舞干戚鳴鸞在鑣士飽力桴鼓轟騰罩山北餘
刃恢恢單衣肅穆王春王辰參後服神繼聖伐功卒拒
以偏師斷北狄矢蔽鳴房蝟集的質子拔絕親銜璧幷
俗頓顙附于化以安得其所產歸帝闕四夷君長來稱
藩奮飾夷樂示子孫

右上之回二十六句十三句句三字十二句句四
字一句五字

宋騎吹曲

親征曲第一

雲屯列霍驅熊貔殿前殺馬祭蚩尤勾陳蒼蒼太白凝
戢帳拳驚繞營日單呼萬歲撼太行華岳東抹流電光
重華雞塞坐垂拱幷土再竭無葛驪

回鑾曲第二

建陽親征回鑾二之一

祖暑黎陽車駕歸掃清氛翳兵更衣江都朔雲車駕出



凱歌淸冰伏尚食都人引領望翠華征人一月俱還家

開寶親征回鑾二之二

長堤夜幸士素飽孤城洗濯無飛鳥從征鹵簿拜上恩

太常朝上回鑾表

太平興國回鑾二之三

都人霎氣歸瑤闕星掃黃頭落參伐西人冉冉屆紫霄
六飛擁日歌回軍

遣將曲第三

平荆湖遣將三之一

天門雷動開風雲內前盡給羽林軍聖人神武授方略
斬將搴旗各驍奔王師所過如時雨洗濯焦枯蘇荆楚
重宣德意弔遺黎衆服軍前釋俘虜全家到闕拜上恩
詔書爲築先臣墓

下劍門遣將三之二

神風流霆驅偃草天兵夜下西南道虎賁長載來夔州
歸峽銜枚疾如掃廟謨萬里諭諸將山川曲折圖形狀
天同鬼授羿若符坐減眾恩虜供帳歸來論功授節鎮
鐃鼓殿前歌破陣



歸朝曲第四

南平王歸朝四之一

荆南萬里朝天道巫女雲荒產芳草錦韉道賜帶繫鵰
方物南來進龍腦願陪郊祀依日光供張歸朝親聳袁
勳階邑食及隸人移鎮徐戎作家廟人生富貴侯與王
四海爲家皆故鄉

吳越王妃歸朝四之二

勾吳月令牽牛中（紀以開寶九年三月隨王入朝）雲髻乘風來闕宮隨
王劍履朝上殿黃門夜趣長春宴昭容引班入內朝龍
袞當中開雉扇寶龍朝辭生局促詔賜離宮作湯沐先
王孫嘗得有差上恩許歌聞上花

論歸朝曲第五

淮南草澤網蟲霧家在先朝父尚主眞人御極四海歸
偃蹇不朝稱節度夜持鐵券爲爾賜上恩特遣儀鑾使
神離魄奪取族夷功臣効命錫龍旂

李侍中妾歌第六

李筠愛將惟僭珪美人姓劉約侍兒城危槍搖不得力
雨損鉛華帳下啼擁髻前言馬有幾猶說閨中那聞此



赤龍從東乘日車火繞城門內蛇死英雄際會風雲奔
婦人思報雞婁恩

孟蜀李夫人詞第七

春荒曲謝義士屈狄歸朝辭廟主官家呼毋恩許歸
劍閣幷門無處所（一作如雨）故衣升屋棺四繞出門哭子
汴州道回腸酹酒三致辭巴蜀如歸化啼鳥老身不食
追爾魂鹵簿臨門拜上恩

南唐李使曲第八

孤城圍中拜右史侍書猶對重瞳子請行攘慨期綏師
奉命日馳三百里河流迴風車北首便殿紫恩引天袖
臣肝有血不濺衣寸舌欲存建王後奇胸如江湧從鬼
慟哭不得天顏回

伎女洗藍曲第九

後庭朱黃作衣裏伎女帳帷青曳地碧綠夜挂寒不收
緣此洗藍浮寧水外閒學染因得名不省歸朝爲國氏
他年寄生產鴟尾夢懷宮中烏銜子

邸吏謁故主曲第十

嶺南使鶴日教戰巫女才人誰相見南橈欲載遠遊冠



衛士盜船去不懸夢見隨伴上江邸道謁凄涼唯故吏
自言昔邸本先王方物入朝緣此至閒言含咽涕灑江
況乃國人舊姓胤淚辭嶺海無歸處叢恩祗向江陵住

古敘歎

荆徒鬼火去飄忽息婦堆前殘萏發白蠅淚溼棋與來
拾得慈獻陵中髮青長七尺光照地鬟下宛轉金釵二
持歸薰沐置高堂包裹恐爲神所將妻兒朝拜復暮拜
冉冉臥病不得瘞皆知天物厭凡庸夜送白龍潭水中
叩頭卻願新免死永入幽宮伴龍子

秋風海上曲

秋風吹水龍上天龍女抱珠海底眠水花生雲起如葑
神龍下宿藕絲孔巨鰲鼎鼎鼉鼓隨赤魚鱗鬣陳旌旗
海人見此失操網歸對妻兒月下紡自言移家來磧中
十載秋風潮不上老夫一八語門前見此已是開皇年

結客行

結客衞京師棄家南斗陲相看各意氣欲取遼陽歸裏
左脫身去豈爲無所爲宋藏楚王子手執五陵兒泣奉
先主令白旄綿天握鞭屍鞾必報面首捷終馳力盡志



不遂以死謝漸離

擬古傍何大卿

山人食木實竹實以飼鳳鬧此來空煙三載脫塵鞿不
見玉笙音唯聞溪鳥弄西臺慍故人野祭忽如夢仰規
浮雲馳不覺哭之慟

寄所知

何處識君面青天雲霧裾攜琴上衞霍元髮向風梳別
去看流水三年此躊躇倆同海鳥夢爲致空中書

哭所知

總戎臨百粵花鳥瘴江村落日失滄海寒風上薊門雨
青餘化血林黑見歸魂欲哭山陽笛鄰人亦不存

哭廣信謝公

自爾逃名姓終喪哭木濱海僧疑見貌山鬼舊爲鄰空
死留衣物囊空出告身他年越鄉値賓卜有斯人

西臺哭所思

殘年哭知已白日下荒臺淚落吳江水隨潮到海迴故
衣猶染碧后土不憐才未老山中客唯應賦八哀

廣情往日





宋眞院絕粒示兒宋禮部侍郎謝枋得所作也

粵人謝翺用其語爲楚歌以節之其詞曰

漢有臣兮龔勝卒嘆不食兮十四日今忍飢兮我復渴
道閉關兮踰年月幸求死兮得死苟不得兮無術風空
兮龍笛燕遵仙兮月將夕風吹衣兮珮蕭瑟驂龍兮窮
天行成兮絲畢

宋遺民錄卷四



宋遺民錄卷五

謝皋羽四

金華遊錄　　謝翺

翺傳云所著有浙東西遊錄九卷此特其一也

己丑歲正月謝翺皋羽方鳳韶卿約遊洞天
十一日辛卯韶卿攜子楫自翁入邑與皋羽及陳公凱
君用弟公舉帝臣會韶卿夜賦詩示同遊者
十二日壬辰陰寒韶卿拂曉取道上洛之吳溪過吳似
孫續古約俱行至横溪訪柳時舉父子君用不至帝臣



從五路嶺先過門皋羽繼至會宿時舉居
十三日癸巳枕上聞雨是晚以雨宿柳明府新居各賦
一首
十四日甲午陰未曉即行午度太陽嶺晚泊上坦欲訪
雙巖鄭子有子有聞之先至旅寓邀宿陵雲山房城友
葉謹審言適相過於陵雲約翌日同至赤松是夕子有
出家藏先資政北山先生遺墨及久近諸賢書帖共觀
至夜分韶卿書北山感雪竹賦後皋羽亦題
十五日乙未曉聞窗外葉聲疑雨起而視之則霽既飯
話良久子有之姪復謂飲凝香閣晚抵赤松自源口入
一里許萬松蔽壑有亭踞中路扁赤松山舊樞密潛齋
王公埜書今住觀唐元素易以他書矣沿溪入橋亭扁
金華福地郡人潘緇先篆過橋入三門勅寶積觀觀大
中祥符元年所賜與殿中四鐵旛及獻花四木孩俱今
猶存入門而右有堂臨池上爲灑綠堂默成先生潘待
制良貴書入而爲松遊亭又入而爲枕流亭觀之前爲
臥羊山卽皇初平叱石成羊處也道士王元台謂天與
款宿謁沖應養素二眞祠二眞初起初平兄弟也松下

有遇仙石坐其上相傳往年唐公李度有目眚嘗觀中嘗憩茲石遇二仙問故采草拂其目遂明且祝曰後十八年當相見郴州及唐登第授郴教有二道士過之唐不知省道人曰子亦記松下治眼時語乎既而邀之不知所適方知爲二仙云時韶卿病目甚故道士言之爲詳同宿王謝房各賦上元遊赤松詩

十六日丙申徽陽道士水竹唐元素妙虛王德厚竹泉倪守約房中觀羊石皋羽作觀羊石記云金華洞爲皇初平叱石處予髫而聞之髮種種乃一至而叱石處復不在余華洞未至洞十五里有山曰赤松今爲寶積觀觀旁祠二仙二仙卽皇初平兄弟是其處也石故在山之顚變怪詭譎宛然如羊形多爲樵牧及好事者取去道士拾其餘畱觀中予得借而觀之者二處其一在天井東僅十數角嶄然羣伏且起狀無抵觸意昔蒙茸若草藉地可近而玩其一拉曲池之北岸纍石爲山參布伍列犬牙其上臥者十八九伏者十七抵者巘者十五履險而跛者十三倚而齕跪而乳者十一若觀古鼎彝尊之跡於石形不求完而意自足其一積小坻位置加



簃跂伏齕乳抵巘與前變態略同復有披而人立者奇崛特甚非前所有道士易以他名使不與羣羊伍予曰是不可易左元放之遇曹瞞其化而爲羊與茲羊之化爲石是或一物也今而後觀茲石若馮而遊若蛻而休茫乎日與之對而汨不知所求其有不復化爲是物乎道士頗笑衆皆寂起立若植以余言爲然故書以啟後之來遊者其所觀二處道士曰倪守約唐元素王德厚云石去初平仙後若干年爲樵牧好事所取及移來此又若干年道士懸能言之於遊者非有所繫故不書妙虛石旁有方竹一

叢篠疎可愛堂名蕭閒樓有減筆隸物化二字極佳水竹留飲錯王倪各爲瀹茗倪之徒石泉趙元清疽發臏觀愈未接客入小桃源路口有小桃源物外洗耳三石刻奇古皆餘杭虞似良仲房八分書未過橋爲物外亭過橋有亭泉上有疊名滄浪溪石皆磊磈水激射爲峭峽爲盤渦道士徐南華攜酒肴升青窗王易所書超元清夢遊小桃源四時詩來青窗卽故楓窗王公之孫名進思官惠院號淳齋善書而好吟以避世立兄子爲子使出贅復分田送其妻歸母家而自爲道士於此南華



酌酒滄浪臺榭陰下行至巖扉閒新構小亭名別有天地復酌亭上巖扉有諸公題墨新種桃梅夾道道士周雲巖世昌要會酌樓上石泉之徒王德謙益之攜琴鼓再行午從觀右登丹山行窮林巨石閒觀丹竈及丹石相傳某年丹光見石上有道人養雞見雞啄丹取之丹卽飛去今立祠與菴祠前舊有老樹並其一中斷倒架上半於其一附著而生下半則偃立不相接狀甚怪奇今爲改祠道士伐去會遊者以爲言丹山而左稍下有丹井泉極甘冷一徑出小桃源之上抵二仙祠同宿寶積觀中西廡石刻赤松山三大字李陽冰篆偉甚以赤字從大下作火揭之有火災故寘不用而存其刻云

十七日丁酉雨欲往三洞不可遂入城泊祥符寺待霽取道智者以往

十八日戊戌雨留祥符皋羽有塔影雲中深之句韶卿足之

十九日己亥陰入寶婺觀謁星祠登八詠樓寶祐丙辰歲郡守謝奕修改創潛齋王埜書扁今易以他書矣時挐丁夫急所帶奚奴不敢出市衞韶卿自同皋羽訪其



春盛太博共劇談世故晚歸祥符

二十日庚子新霽約審言自湖溪門會於北柵韶卿父子續古審言登七寶寺塔樓拂塔院至道年碑石遇且菴徐玉汝於盧士安小肆韶卿皋羽甚欲留訪諸老以雨餘得霽亟於妨泉遂行既出城遇折齋劉檟院梅居郡梁道成齋王玉成於斐塘之東王謝二道士自赤松來西鹿田寺僧懷玉留而相導韶卿賦北山道中衆客皆和晡至智者寺山路有亭扁北山唐乾元二年八月縉雲縣令李陽冰篆書入而爲倚松亭過橋有亭扁靈源小憩亭上又潛齋王公書靈源勝地四大字寘之雲堂後廡寺僧莫之貴也日夕過鳳凰山法淸院山形如鳳皇舊爲法嚴石笥開運二年爲國寮今改法淸山西有一怪松偃蹇如盤龍院僧國矩云昔潛齋王公嘗讀以楓楠遊憩其下是夜宿院中

二十一日辛丑有徐生館法淸酒狂士也曉起攜詩見贈有鳳皇山上鳳皇翔之句聯中又以耕田鹿化石羊爲對臨別密謂審言曰子以鹿比僧羊比道士鳳皇比諸君子審言途中述其語衆皆絕倒從法淸而西過故



康懿泰國長公主墳園未至觀半里有岐徑行五十里至金華觀登山可至九龍寺上有劉先生講堂劉孝標讀書處也三洞上爲朝眞中爲冰壺下爲雙龍三石扁皆飛帛書立下洞口觀有天下名山四大字觀之左爲椒亭所從入洞路也以山下平地言之此則山顚然而逍遙寬衍觀之前居民成聚則此乃洞天之趾爾雙龍洞口石室明淨坐可三二百人仰視石室紺碧其隱約可名狀者爲雲物爲仙桃爲道人比肩而立龍首見其左而尾懸右石壁上又懸石至地獨黃色俗呼呂先生

藏身霞衣挂其旁有北斗星窠洞穴如甕頤水淙淙從
中出卽流入右偏暗出洞外溪澗衆束炬揭裳傴僂踏
水入內洞凡三數丈首背皆據石蒲臥小舟而入今徹
漏閣水際既入復虛曠如外洞水從右流莫測其淺深
執炬者一一相指告見蜂窠石水蛙石石鐘手搥之鐘
聲仙珠纍纍貫巖上石門限雪山山前雪山後雪峯之
皎然仙笠懸巖石石鼓搥之鼓聲有形蜿蜒頭角鬚尾
凡二屈蟠隱見爪尖皆白石如玉所謂雙龍也猶一獅
子一頭足尾具額有珠大龜黑色白蛇斜繞其背首入



甲下奇甚犖格一霜崖架如驚霜有卷石小竅指面大
有水正滴竅中名仙人硏滴候片時纔一滴仰觀洞中
他無漏泉獨此爾浴室石榻三足蟾懸鐘寶瓶如名剎
講堂上所設而加高大海角虎蹲立雲霞五色欲飛極
裏從暗處俯伏遠望洞口水中所從入處僅一小隙透
明如十五夜月名仙人望月又象足大二小一仙桂水
波石粼粼然大者如滇轉雲山後而左爲滑臺爲池爲
田畦町高下可數仙人挂衣橫十數丈衣純素袪裏襞
摺皆天成又仙人眠石方整可臥仙人帽日月二宮復
從洞口踏水而出凡洞中所見不假一毫鐫鑿而形狀
自然其妙處殆不可言也登山幾半里至中洞洞口視
深處乃暗穴但聞潺潺水聲束數炬相後先若入井然
稍斜向內衆魚貫而下石滑且險約三十丈至水簾自
高巖噴出下有巨石盛之卽不知水之所往水簾出處
前有懸石如鐘又如飛鳳覩水簾以下復沈沈深黑入
多不敢復入阜羽毅然揚炬而前韶卿續古從之由水
簾之石轉而深入巨石無數間覩水簾乃在目前愈入
愈深下復無水有石筍入空曠中高可三四丈色瑩如



玉從石筍而下極底有石室燥潔曾遊者題在焉向
至水簾漸可望明而上不如入之險也然不能深入則
不得盡其奇來遊者率望水簾而止爾又登山二里韶
卿父子阜羽續古倩兩山童買竹薪束炬至上洞入洞
而右爲觀音洞從巖罅越石限而入屈轉愈高扳援至
觀音前其石像天成垂衣伸一足如土偶者但高入巖
罅以炬燭之僅得其半而髻與面莫盡見也旁有潭深
不可近名觀音井又名龍潭復路出從大洞正面而入
歷三數坡陀其石上雲氣波濤霜雪屋室之類皆不減
下洞所見洞口天日之光斜射洞中石壁上淡如月色
奇甚內有石梁高挂深可二三十丈白龍護其左蒼龍
護其右又入有天池深廣四畔峻壁不可下池之裏有
崖如兩屏而敞其一極黑暗中遠望石屏啟處天光下
燭蕋洞天漏明而人莫知其處名一綫天既偏天池不
得復深入也雙龍洞口題名石上韶卿賦三洞云金華
北山三洞天垂髫欲往今華顛春風吹衣雨洗屐瘦筇
忽拄蒼山煙山高地平走幽澗根絡石上森楠梗步從
飛橋躡石洞崖色閱世知幾年風痕霧迹化異物龍首



昂左尾右旋就中暗穴如甕頤急水瀉碧鳴嫣紆迴流
東炬照徒涉肩背擦石行拳攣水窮路夷內景得以炬
交燭窮幽玄細紋疊波涌浪接皓彩凝雪飛霜鮮大爲
獅子虎犀象瑣碎亦復蜂屯然蜿蜒雙蟠角尾具一一
玉爪拏蒼堅穹龜負甲色深墨長蛇白質相縈纏鐘能
鏜聲鼓能鼓不假椎簴知誰懸直標斜欞藏渦室短畦
長町移原田青雲白霓五色霞笑畫敗穀留丹鉛中途
經過最深窅伏身低眺洞口泉空明一隙隔遠見秋蟾
浴海光嬋娟左巖架衣頗橫亘疊摺衆皺垂綿纏自餘
神怪不可極似鑿非鑿鐫非鐫出登山腰叩中洞外觀
石井闇潺潺入深路險思緪綆長竿揭炬後且先水簾
可俯心爲掉到此十九歸言遊嗜奇不憚壓磊砢足以
目放差輕便翻身卻望水簾處銀河天落懸吾前常情
疑復下百尺積水定作神龍淵石乾徑闊卻易進玉筍
拔地倚而圓定爲淵處乃爲屋亦或摩蘚題新篇同遊
疑我久未出笑謂豈欲井底眠林幽風起日已晚猶睨
高洞山之顛新茶可買樵我導不遠數里仍攀緣傍從
右壁入深坼如鐵戶限壇爲枵儼然海相挂珠絡熟視



始信非夸傳左爲朝眞正而入便想笙鶴遊羣仙雲霞
波濤仙衣裳奇詭豈必下洞尋歘然俯深架巖起左右
蒼白龍形全望中極底勝漆黑雙扉隱隱起半邊天光
一道燭扉內知此閉鑰從何穿竇深壁峭不可往安得
插羽如飛鸞嗟余茲遊尚牽俗身所繫梏詞難宣但思
乞水學坡老洗眼看字消餘年姑与僧懷玉同歸西鹿
田寺止宿寺丈室後有奇石峭立絣坼開可行林泉幽
勝特甚默成先生潘公大書其處云予往來南北兩山
餘二十年獨未曾至鹿田紹興七年四月十七日同智
者長老法銓來於崎嶇險隘之中得虛曠寬敞之地倚
翠喬木巨石激泉氣象雄偉此蓋未之見不獨甲於金
華也自是評吾鄉山水以此爲第一云其丈室逐榻第
一軒上爲思賢閣是夜聽雨軒中
二十二日壬寅曉霽過東鹿田寺廊廡列詩石內有葉
丞相衡集杜五言四韻中二聯云水花分塹弱山木抱
雲稠更宿招提境還同退遠遊又僧舍壁間有鄰倅金
陵吳琳題詩中一聯云雲暗雨來疑是夜山深寒在不
知春潛齋王公嘗和其後行數里至潛齋所嘗山橋穆

慶御書山橋書堂四大字下有偪璘巖巖上有亭亭之西有石箭又傍巖臨溪為亭臺遠望州城城中之塔鐙小雙溪如篆紋路口有亭扁北山今亭臺皆蕪廢既下山王謝進士登山取別徑歸赤松至潛岳寺前帝臣寡言同入城韶卿阜羽續古竹翁取赤松源口虎頭巖下道遇雨抵上坦旅宿

二十三日癸卯曉霽近午度太陽嶺晚宿柳時磐居聖傳之蘭溪留詩以待續古先歸

二十四日甲辰　過松巖陳粹翁午與阜羽別晚復雨

二十五日乙巳韶卿父子同抵吳氏書塾客有問金華勝遊者韶卿以詩敘其槩云赤松上下雨霏微八詠樓頭重拂衣西港晴來汀草長北巖幽處洞泉飛風藏定碧鹿春過月滿丹臺鶴夜歸歷覽因知古詞客盛誇靈夢未全非阜羽歸後作金華洞入物古蹟記

跋

右金華遊錄一小帙益巖南方先生晞髮謝先生與諸老并先伯父續古同遊之所紀述也當時距宋失國纔十四歲然觀諸老情思咸有黍離餘韻而紀述巨細詳悉不遺寫出北山勝槩宛然在目中信非諸老不能作也然要之己丑實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也書歲而不書年者亦猶靖節不書永初之例耳後之觀斯帙者庶幾識前人忠厚之風云吳士譔



又

方韶卿浦江人號巖南先生黃文獻公溍柳文肅公貫皆出其門先生宋時未及仕而宋亡遂抱其遺經隱仙華山往往過遺民故老於殘山剩水間握手欷歔低佪



而不忍去緣情託物發為歌詩以寓麥秀之遺意冀望子嘗論其詩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謝皐羽建寧人號晞髮先生宋相文天祥開府延平先生長揖軍門署諮事參軍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遂流匿民間之浙水東日以吟詠為事每遇談宋事輒悲咽淚下宋景濂先生謂其詩直溯盛唐而上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斬拔峭勁餘若康爵臣吳翰吉等亦皆時之高士文章巨家也其為此卷去今豈易得哉然懼世遠而莫之知予故手錄一過而略述二先生之行槩於後餘亦不復考矣北山泉石雖自若而寺觀消毀過半欲究其遺蹤亦尚賴此卷之存云



天順庚辰十月朔後生郭瓊述

右遊錄一卷從家藏錄出俱無作者主名但云方謝共成之而已愚故曉髮集阜羽自有遊赤松觀石羊記金華洞古蹟人物記二篇其全華洞記末云友人方鳳既集為行紀志其變怪有差則遊錄為韶卿作無疑矣謝記合三洞所見以類叢之總六十有四併十二而五得五十七別出載行與此不同而形容變怪物無遁形則一也允宜與方紀並行而圖觀遺之惜哉至石羊記韶卿全錄其文不自為記自是行文變化之法而兩人相與之情亦且見於此云嘉慶庚辰十月十四日適介叟鮑廷博識

宋遺民錄卷五

# 宋遺民錄卷六

## 唐玉潛

### 唐珏傳

金華張孟兼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屠總統楊璉眞伽利宋殯宮金玉故為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貨家具行賞得白金若干為酒食陰召諸惡少年於家衆皆醉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為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殯之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事也然



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終志奈何珏曰我已籌之矣更當易以他骨焉衆如珏言夜往收骨遺骸瘞蘭亭山後上種冬青樹為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帛為人人壽戒勿泄也璉又易宋內為諸浮屠及哀陵骨雜馬牛枯骼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為陵骨已鎮而不知眞之他存也亡何汴人袁俊為越治中招珏為子師閒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義宋諸陵骨豈君也坐有指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珏遜謝不及也竊嘆尚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俊亟為買田宅居之先是珏臥疾一夕夢吏持文來召曰帝召君遠之行至見宮闕邃麗一人見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報其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門翻然而去比覺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夢中見也有謝翱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為作冬青樹引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流泣翱字皐羽閩人亦奇

士云

傳者曰予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而其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骸之難獨珏能瘞之其義予哉嗚呼珏一布衣爾蓋其義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珏誰歟吾所以傳之毋亦使其無傳焉

唐義士傳　　羅靈卿

辛亥秋友人端叟倪君過予溪上示遊杭雜稾中有識唐玉潛事一篇予讀大驚頓足起立曰異哉今世乃有此人有此事願詳告我叟乃言曰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滫髓以養其母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屠者楊璉真伽怙恩橫肆勢燄爍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胔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羅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爲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有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耽耽餓虎事露奈何唐曰余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斵文木爲匱複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遺之瘞地以藏爲文而告詰旦事訖衆集出白金醻餘酬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哀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捽首禍者北焉山陰人始有藉藉傳唐事者由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聲生勢長若浙江柢



八月之濟名雖亡而困固自若明年己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瘠息奄奄若將絕者良久始蘇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導我往視闕巍峩宮宇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數黃衣貴人趨迎降揖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吾乃歷諂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窶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固不知其何也踰時越有治中袁俊至始下車爲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賓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邪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款益篤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袁意爰度不數月二事俱愜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一自袁出人固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遇兩高之曰二公眞義士義士爾後獲三丈夫子鼎立頎頎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咄咄怪事乃如此唐葬骨



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問髐形南面欲起語野麕尚純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蛻龍桂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坏自築珠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眞帖落





誰家珠兎玉雁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捧香來予客錢塘久熟悉其事唐至今無恙靈卿既具聞始末謂端叟曰江左運窮天水淪滔宋之亡非有商辛流毒爲白旄黃鉞之招也直以千載河淸六合勢一大火運移衣冠道盡臥榻側難容他人鼾睡耳聖朝兼包覆幬恩完猶狨煦育亡國遺亂坦無驚猜何物異端無忌憚敢爾至今言之可爲痛哭已抑吾不能無慨異時會稽近畿世家林立雖蓬萊清淺陵岸變遷豈無一二慷慨僅存者卓哉斯舉乃出閭里一寒士何歟豈所養非所用面民彝物則獨具於勢卑位下者之資稟與予又怪世之言命者窮通禍福罔不在厥初生一成而不可變今忠義所感定命靡常六極轉移易若反掌乃知元命自作多福自求樞機由人雖天有所不能制聖言豈欺我哉一分行通神明捷於影響況力又有大者其積彌厚其澤當彌長又可以槩量乎哉吾謂趙氏昔者家已破程嬰公孫杵臼強育其眞孤今者國已亡唐君玉潛匱藏其眞骨兩雄力當無能優劣以其繫人倫關世教有足多尚援筆以紀待編野史者采焉

跋　　董幾重　石林吉翁

釋敎禹天蠱毒殘骨不啻鞭屍刖骸之慘勢張威攝孰攖其鋒儒流唐進士念世籍陽和生育雨露涵濡之恩忠憤激發毀宅捐貲仗義集儕潛遺骼於恭睿之復拔游魂於獸髑之中身首免異處支體脫烈燄視漆身隕鉞者蓋在下風精誠動天奇節震世錫佳麗偶送麒麟兒陽施陰報捷若影響善者勸矣

詹載采　厚齋　道藏

嘗疑武王伐商鈇鉞斬紂事竊意王者之師未必爾也紂死矣旣擊之又斷其首懸大白不已甚乎當時舉天下無非之者而西山餓夫獨非之昌黎頌之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古而不顧者也會稽諸陵非有商辛之虐不幸而遭樊崇當時曾無一人動孟陽之哀者嗚呼痛哉唐生一寒士耳其勢位非如孤竹君之子徒以故國遺黎不忍視其上之人之禍之慘憤激於中毀家取義爲人所不敢爲於不可爲之時深謀祕計全而歸之智名勇功足以驚世絕俗視伯夷固未易同



日語而一念之烈行之而不顧豈非韓子所謂千百年乃一人者與余讀羅君所爲傳爲之掩卷泣下嗚呼尚忍言哉天地惟一感應之理有感必應其得報固其理耳不然天者有時而難必神者有時而難明善者殆矣厥後越有新治中來問其事與其人下車首物色得之亟拜亟爲禮羅而致之館下又從而振德之唐固義士治中亦偉人皆出秉彝好德之眞微唐君不能成治中之義微治中不能著唐君之忠是大有功於人倫世教者也此傳之所以不可不作也皇慶二年夏五月題

冬青樹引別玉潛　　謝翺

冬青樹引者宋文丞相軍門諮事參軍謝翺之所作也宋嚴宮在會稽境而元楊總統欲利其金玉以宋王氣在是鎭壓之當是時山陰唐玨見諸陵已發遂乘其夜使人收所遺骸骨藂埋蘭亭之山種冬青樹爲識翺與玨之故入也至元丙戌入越宿登越臺慟哭丞相故時有斯作焉自古忠臣義士所見略同若唐謝之爲豈易所謂同聲相應者邪玉潛玨字也

冬青樹山南陲九日靈禽居上枝山南陲者山之南邊也九日者陽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上枝一日居下枝昔羿射日中其九日九烏皆死唯一日爲靈禽者烏也烏者陽精也精爲魂今九日居上枝者魂升其上也日者君之象也知君種年星在尾根到九泉雜龍髓按至元丙子元兵入錢塘歲後楊總統易宋內爲諸浮屠造白塔於與元寺後置諸陵遺骨及天下



炎籍戶口其內皆在尾箕歲在箕也錢唐薛仁輔以蒲所數歟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之新以今所言其必有不利於時者矣恆星隱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厲星者當見之徑藏天文志恆星者在位人君之象也夜不見猶有私倂日夜食之類七度未詳山南已見上與鬼藏未詳廢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見離離白衣人拜樹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金粟山名昔唐玄宗至崇宗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蟠鳳翥之勢謂近臣曰吾千秋萬歲後宜葬此今宋陵發骸矣故僕此以比爾離離字猶言其陵之多也白衣者白衣也昔漢丹進判將易宋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況其有君臣之義乎寄命鄭鳥也杜甫拜蜀鳥之號者良有是乎

予既注臯羽登西臺慟哭記又以此詩讀者未易通其詞旨故爲之疏以便參考而自質焉嗟文獻黃先生之門人傳藻氏以書來謂聞之文獻者曰楊總統初欲利殘宮之金玉故爲妖言以惑主聽而發之鑑中王修竹一日出金帛與諸惡少衆皆驚駭而詠曰乎月且不敢見今乃有賜不審欲何爲雖死不敢避因徐謂曰爾曹皆宋人也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殯俯衆皆諾遂夜往收貯遺骸骨而葬上種冬青樹爲識此歌詩之所爲作也其



說如此予以舊注頗有異同亦旣以書致諸鄙見於傳君矣故未卽以舊聞非是而未加改定姑錄一通寄傳且書來言於此以問諸冶者庶幾予言或可再正而未晚也丙午正月十日張丁識

浦陽張君孟兼取閩人謝翺爲宋丞相文公所作西臺慟哭記詳疏其文復取其至越中所作冬青樹引併疏之於卷末且以定宋遺骸事爲唐玨及王修竹而疑其異同予謹按郡先生霽山林君當宋亡時忠義耿耿有南山有嘉樹及商婦怨等詩見所著集中嘗與唐玨收宋遺骸於山陰種冬青樹其上刻詩有丙之年子之月冬青花不可說之句葢先生乃王修竹門客先生與玨所爲王葢與知之矣夫謝翺在文公之門傳公者曾不及翺非張君茲述殆泯滅不傳今書玨之事而霽山林君不與焉豈非闕乎余因併識其事以釋君之疑且以副君好古博雅之盛心云洪武四年二月十九日孔希普識

淸明日　　唐玨

萬花正鬧風雨惡曉起新晴花正落老夫未起失芳期
賞心但覺隨年薄今年花落明年開去年看花人不來
死生榮悴俱可哀綠陰滿地成蒼苔



穆陵行有序

宋理宗葬永穆陵傳祚未幾而國亡元至元二十一年僧嗣古建言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攝眞人楊璉眞伽與丞相桑哥表裏爲姦惡奏發諸陵金寶以其遺骸營白塔於錢塘故內基上且截頂骨爲飲器此皆夷狄禽獸所不忍爲而爲之者也太祖臨御之時盜發鳳翔古帝王諸陵有司上聞卽命禮部復改葬國亡陵寢豈期至此大明洪武二年正月皇上手敕相國李善長遣使北平追索飲器於西僧汝訥旣至卽命瘞京之南門高座山八月復返會稽故陵四年六月予以儒忝徵因感其事作穆陵行云

君不見漢文在昔晏駕時霸陵儉葬盜莫窺又不見贏秦當日天位棄侈葬驪山盜遍至一時總抱萬乘材修德行仁幾難擬宋南渡後稱理宗禮樂制作宣皇風朝

廷有道邊境謐壑壞康衢歌歲豐漢文可師秦可監龍
駕賓天淚盈頷羽衛匆匆相後先永穆陵頭瘞弓劍國
祚衰微社稷亡有元朔漠歷數當山河一統混夷夏諸
番琛貢朝明堂豈期姦僧與權相奏發諸陵會稽上蠱
成白塔貯殘骸屹立故宮增感愴玉魚金盌甃載歸設
心為獸猶或稀理宗之理說莫比道統丕闡天人微姦
僧肆奸志截頂為飲器終天之憤痛莫伸誰料今逢大
明世大明天子坐紫宸手校祖圖言諄諄西僧驚悚遣
函獻差日瘞藴施至仁既擇高壓山復返會稽攢精神
魂魄得全歸聖算睿謨咸戴仰緬思古陵發鳳翔敕葬
醴服尊前王冥冥報復信不爽千載史書昭耿光

貝瓊

至元中胡僧楊璉真伽利宋諸陵寶玉因倡妖
言惑主盡發獲宮之在會稽者斷理宗頂骨為
飲器璉敗歸內府九十年矣洪武二年正月詔
宣國公求之得於僧汝訥所乃命葬金陵聚寶
山立石以表之余感而賦詩一首

六陵草沒迷東西冬青花落陵上泥黑龍斷首作飲器



風雨空山魂夜啼當時直恐金棺腐鑿石通泉下深固
一聲白雁渡江來寶氣竟逐妖僧去金雁猶思宮女侍
玉衣無復祠官護可憐持比月氏王寧飼烏鳶及狐兔
真人欻見起江東鐵馬九月踰崆峒百年枯骨卻南返
雨花臺下開幽宮流螢夜飛石虎殿江頭白塔今不見
人間萬事安可知杜宇聲中淚如霰

書穆陵遺骼 以下知不足齋補輯 宋濂

初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
諸陵江南總攝楊璉真加與丞相桑哥相表裏為姦明
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二僧言發諸陵寶器以諸帝遺骨
建浮圖塔於杭之故宮截理宗頂以為飲器大明洪武
二年戊申正月戊午皇帝御劄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
工部主事谷秉義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索飲
器於西僧汝訥監藏深惠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
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
辰上覽浙江行省與宋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云嗚呼
上之德可謂至矣哉

白塔行并引 王逢

冬青花不堪折南風吹涼積香雪擒擒翠盃蕊
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羊兒年犬兒月辟歷一
聲天地裂右雷門唐珏玉潛先生感雷震白塔
而作也始宋諸陵被總統楊璉真伽遷置故內
鎮以白塔先生嘗與尚書省衆閣林景熙躬拾
不盡遺骨別葬山中既先生植冬青為識遇寒
食則密祭之一夕夢黃袍者數人率一嬰兒狀
玉雪指示日以此報掩埋之德先生後得子因
名珙珙字溫如褒於詩至正己亥予遊錢塘會
平章張士信壞塔甃城且聞松江僧慶講主道
宜傳講是詩宜勸從珙學有請乃為賦白塔行
并系前後事歸之宣云
塔成始刺天塔壞漸平地一曲冬青花江山蕭秋思

右詩載王逢梧溪集諸所引皆無及珙者特附錄此 通介叟鮑廷博記

南宋諸陵復土記 王賓 仲光

至元十三年丙子宋鼎北上圖陵廬驅關衛趨二年羌
僧賊楊暱恩關犯后妃皇族體魄皆沈壓塔下塔在臨
安宮近故內至正十九年己亥雷火震壞塔太尉海



陵公飭勵徒旅浚發塔下深石峯跡沈壓疏理藻雪潔
嚴虔聚設櫬陳樂厝送歸舊興陵后妃皇族體魄皆往
焉
始皇冢不四年項羽發之漢唐諸陵樊無遺斷發之
其民人也宋諸陵發之乃西羌稍賊何詐焉如唐林
諸民人漢唐不聞有之羌賊所埋將百年海陵公啟
還舊藏亦奇事焉

右記見別本與新日錄予前所輯未有也趙君晉齋從維揚鈔得之會予刻遺民錄告成亟補錄之以[illegible]聞海陵太尉蓋張吳王士誠正王梧溪所云[illegible]時也嘉慶庚辰六月廿八日寓粵會館識 通介叟 時年八十

寄常州簿鄭宗仁 連文鳳

稽山為穴葬為狐兔神龍遺蛻散亂榛蕪孝子
仁人一夕悉取而歸之有人心者能無愧乎聞
此慰泣寄以詩

玉立蓬萊閱淺深仙蛻不受海塵侵千年愛護神龍骨
萬里淒涼老鶴心夜月照愁低草色秋風吹淚哭松林
錢塘流水情何限誰采蘋花學越吟

右詩采自百正集讀此知冬青之役鄭亦與其事矣亟附存之 通介叟



唐義士事行備載傳文及諸題詠名曰義士信不誣
矣鄉先達學士程公編入宋遺民錄中載士之名千
載精以不朽義士無所為而為者亦豈計其名之傳
不傳哉然心同具此理者不能不一表章之愚刻此
卷蓋亦竊慕前人而為之役耳晚學休寧臨阜戴勉
謹識

宋遺民錄卷六

張毅父 附錄一

張毅父遺事　陶九成

張毅父先生別號千載心廬陵人而丞相文公友也公貴顯時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內屬公自廣還過吉州城下先生求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既至燕寓于公囚所側近日以美饌饋凡三載始終如一且潛製一櫝公受刑日卽以藏其首復訪求公之室歐陽氏於俘虜中俾出焚其屍先生收拾骸骨襲以重囊與先所



函櫝南歸付公家葬之後公之子忽夢公怒云繩鋸髮斷明日啟視果有繩束髮其英爽尚如此劉須溪紀其事贊于公畫像上曰閒居忽忽萬古咄咄天風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約亦念東𦈡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𩛩泚昔忌其生今妒其死鄧中齋題曰目炯炯兮疎星曉寒氣鬱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璧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曾謂斯人不在世間

書集杜詩前

是編作於前年不自意流落餘生至今不得死也斯文固存天將誰屬嗚呼非千載心不足以語此壬午正月元日文天祥書

題文山集杜句　楊士奇

右信國文公集杜句二百首皆在燕獄所作每首有公自序其後鄧中齋撰督府忠義傳劉白齋撰公傳皆有資於此初公得死後吉水士人張宏毅（卽序中所稱千載心者）自燕以公爪髮及遺文歸而此詩亦在其中鄉郡嘗刻公遺文兵後板廢今士大夫家閒存其本永樂丙申子於京師遇此詩及督府忠義傳遂錄藏之





張千載

收骨燕山白日寒梟卿髮尚直衝冠誰將千載交游義著入文山傳裏看

千載字義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求見曰丞相赴北某亦往遂以宋故官營求江西省咨之北寓於文山囚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文山知是千載義焉凡留燕三年潛造一櫝文山受刑後卽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屍千載拾骨寘囊併櫝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父文山怒云繩鋸髮斷其子心動毅然必啟視之則有繩束其髮當其云云夢爾且髮爾何足計又焉無繩繫理繩見衆服公英爽可畏劉須溪紀其事贊於文山像後曰閒居忽忽萬古咄咄天風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約亦念東𦈡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𩛩泚昔忌其生今妒其死

廷補案歐陽夫人先丞相自到死丞相獄中作文祭之見張樞文丞相傳補遺又汪水雲浮丘道人招魂歌其第五云有妻有妻不得顧飢走荒山行如兩一朝中道逢虎不肯偷生作人婦左挾虎



嫗右陵母一綿捐身剛自許天上地下吾與汝夫為忠臣妻烈女元量在燕時與丞相獄中倡和忠臣烈女述丞相祭文中語得之目擊安得有張千載心尋訪夫人於俘虜中事此與黃冠歸故鄉之說皆當時降元諸臣造作以汚蔑之者正須溪贊中所謂昔忌其生今妒其死也陶九成既誤信之載在輟耕錄篁墩又從而轉述之不知與第十卷所收張樞丞相傳相矛盾也

宋遺民錄卷七



方韶卿 附錄二

方先生墓碣銘 并序　柳貫

浦陽江之始源在婺州浦江縣有山直其東北曰仙華山山之南里大姓方氏居之先生方氏睦州譜自五代末徙來出唐玄英處士干宋有戶部侍郎贈光祿大夫諱楊通與眉山二蘇公同爲嘉祐二年進士其子滋亦卒官戶部至先生六世先生隱君子也雅志游覽常欲發之以昭德森性汲汲然恨行地不廣接人不多益老



而益銳初本陳氏子在襁褓而先府君命爲後曰是能叢吾業者何必吾宗踰冠出客杭都主賈外祖閤門舍人俞公所將作監丞方公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於時陳丞相尤器惜之將具奏請補初品官而丞相去江南已內附先生未嘗有仕籍然追記其一時所予非班序之顯人則庠塾之閒士於書無不通究毛氏詩其最邃者也始益用爲文以應有司後乃束其興觀羣怨之旨而一發於詠歌體裁純密聲節嫻婉不纖珍鑱而神融氣浩成一家言詩既益工業日益落里士吳明府渭因與其伯兄弟闢家塾延致先生吳溪上過好賓客則採摭雲月嘲嘯林水閒晚晤括蒼吳思齊謝翺皐羽序其倡著諸詩曰風雨集以識皐羽無子死數百里赴其喪爲函骨葬嚴子陵釣臺南閒歲西游訪遺攬古興愴增鬱自陵陽牟公獻之新安方公萬里而下若淮陰龔聖予剡源戴帥初永康胡穆仲南陽仇仁近莆田劉聲之吳興陳無逸皆聯文字交積其橐卷滿數十便束歸山中如有德色然嘗遊京口泝江至建業又東南出括蒼行尋雁蕩大龍湫

抉摘貝物率藉為賦詠無一毫徵世意或以是迂先生則笑曰彼豈知我哉家故貧至先生一倚吟誦尤不事生殖遂以艱窶終其可傳者古近體詩及他著述合若干篇未詮次得諸甥無若貽諸後先生庶幾為不死者

先生諱鳳字韶卿年八十有二夫人李氏先卒於貫為從表姑曾祖某祖某父志仁其卒以至治元年正月某甲子而葬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兆在仙華南黃嶺男二人樗梓克以儒承家女三人適張佐黃旒趙必俊孫男三人孫女二人貫少親事先生比長走外歸輒哀其道路所得求先生而糾正焉先生每獎張之迨茲齒士獲有祿食於朝是敢忘先生教指哉去年冬先生嘗手寫詩一章介其孫婿吳萊來試春官言近得聾疾畫紙與人語則僅可識自視若外域人將死無日矣然行朋整整不見老人歎側愴方意其雖聾豈遽衰者乘還而趙錄事以訃至貫為位哭失聲已乃曰先生既葬矣碣詞表墓非貫則誰宜為蓋用其所知者酬焉尚先生之志也夫銘曰

不顯于奔而遊于恬維蓄之實以鳴其謙有鞈鏜鏞槃



君笙磬鼓閒出聲震轟嚴嚴器之碩者則罔不兼先生中身退然潔廉發其和音不滯不逿不處廟郊卒死于淹歸蘇仙華越人所瞻瞻之維何匪字用占有封斯隧如車如幢門人作銘式昭厥潛

## 方鳳小傳　縣志

方鳳一名景山字韶卿唐玄英處士干之後遠祖逵原中嘉祐八年進士第歷官知眞州未上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子揚遠以文章震耀一時亦中元祐二年進士第以吏部侍郎出為河北轉運使有能名殁贈太中大夫至鳳凡七世鳳有才學嘗遊杭都所交皆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主閤門舍人王斌家教其二子大登小登斌與丞相陳宜中為親舅弟鳳因得見宜中三以策告之雖不能盡奏補初品官既而宜中走海南事遂寢後以恩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鳳自是無仕志鳳善歌詩通毛鄭二家言晚遂一發於詠歌音調淒涼激切臨沒屬其子樗題其旌曰宋容州示不忘也所著詩三千餘篇目存雅堂稿二子樗梓皆能詩無愧於鳳云



## 方先生詩集序　黃溍

黍離麥秀其為音之哀以思一也黍離出於周之大夫而與文王清廟俱傳者雖鼎未遷風雖變猶有所繫也麥秀出於商之仁人義士而不與猗那長發竝存者商社已屋風不止於變且其知所繫也夫既無所繫矣而其詞見於今卒不泯者豈非所謂民之性先王之澤歟然則先生之詩固君子所不廢也先生在勝國時未及仕而遷去物故抱其遺經隱於仙華山之陽窮深極幽殆與世隔久之稍出遊浙東西州遇遺民故老於殘山剩水間往往握手歔欷低回而不忍去緣情託物發為聲歌凡日用動息居遊合散耳目之所屬靡不有以寓其意而物理之盈虛人事之通塞至於得失廢興之迹皆可槩見故其語多危苦激切不暇如他文人藻飾穠麗以為工也先生沒其音遂絕蓋至是而百年之耆舊盡矣先生有友二人曰吳氏善父曰謝氏皐父素以風節行誼相高而皆前先生死先生二子樗梓懼時無知先生者不敢輒以遺稾示人柳君道傳方官子太常自以游先生門最早圖其不朽者甚悉既紬繹銘其墓且





採其家藏摘五七言古律詩三百八十篇釐為九卷屬永嘉尹趙敬叔刻置縣齋以溍幸嘗及先生之門伻來俾為之敘夫誦其詩而欲知其人必也尚論其世先生之盛年不得從周大夫之後晚乃於商之仁人義士而有志焉不亦悲乎此溍所為掩卷太息而不已也異時龔公聖予見先生於錢塘覽所賦詩識以二十二言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筭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言先生之詩者無以易此矣溍復何云哉先生方氏諱鳳字韶卿父婺浦江人年壽卒葬具諸墓銘此不著

## 祭方先生文　柳貫

至順元年歲次庚午冬十有一月丁丑朔十又六日壬辰門人柳貫齎奉仙華處士方先生之主寓祠於其藏所之北化城僧舍并樹碣墓之碑乃以牲酒之奠為文告之曰嗟通塞之在人而道固不為之磷緇苟其行之弗信則有言焉其庶幾出於心而宣於口其最精者為文辭徵於辭則有險有易得於氣則有醇有醨若其賦物而寫象悼屈而傷離勤乎性情之正而要之禮義之歸開闔變化其神於詩雖古人其既遠尚述作之昭垂



始先生之播學將敵秀而揭菲驀方勝而遂厭修初服而去之以雲月為戶牖以泉石為弦韋悲天末之迴風折瑤華其遺誰攬物華於篇詠不啻夫纂組繡而嘯瓊瑰惟游興之飄飄匪山巔則水涯蓋晚交吳謝之二子深有志於雲龍上下之相隨夫何麗澤之益已含宿草之悽於是酌飛泉於中峽之東送夕陽於冶城之西瀰銅仙之清淚睎釣瀨之風漪舉匏樽而徑醉掃苦壁而留題或登高慷慨或弔古嗟咨或躊躇而徙倚問耆長與遺黎故其卷軸之隨身無非殘山剩水之遲茲鄉閭

之一鑑雖年沓西未衰鸞風欹其夕與騎玉軑而驂雲
螭卜吉土於陽岡奄十霜其若馳適揭德而振華豈承
學之敢私緝衆美而爲銘亦旣琢於卷石之碑重斯託
於僧廬并陳主而寓祠在古人有祭社之義曰以示高
山仰止之思雖所因之非據幸松楨之堪依邈仙華寶
掌之間有先生之履綦緬風晨與月夕魂彷彿其來娭
予意夫斯文之英豈終掩於蕪穢不揚於列星則蒸爲
蘭芝溷方來之未涯庶不朽其如斯貫夙親矩矱竊仰
光儀悲莫酬於樹劒涙徒沾於主衣爰因爲位之初併



矢心以薦卮來格來寧鑒其有知尚饗

雨夜呈韶卿　謝翺

相看隴上雲一夕幾回分預恐今宵雨他年獨自聞野
花同楚越江鴈雜朝曛不得鋤芝术逢樵卻寄君

寄韶卿

莫因梅柳慠西湖且守仙華小隱居霜木絕憐諸老盡
雨燈動是十年疎休官陶令長思友厠巷嵇康懶報書
衣食有餘休涙出我愁無地可耕漁

寄方韶父先生　黃溍

年落江南賦知音寄渺茫鹿裘行處有芝草夢中香遶
輿滄溟闊悲歌白髮長平生今古淚滴破綠蘿裳

送韶父先生遊京口

不到南徐三十春好將夢寐弔遺民也知往事如流水
祗想重來是後身樽鬱官河山色森雲離野服鬢毛新
舊遊偶念扶桑路須向滄江一問津

喜韶父先生至兼懷山南先生

夢憶秋符失薜蘿尚煩靑簡慰蹉跎山中舊別期猶在
歲晚相逢感易多華表神仙成寂寞靈光風雨見嵯峩





百年珍重斯文寄跰足修程可奈何

和韶父先生以滿城風雨近重陽爲韻七首

掩卷坐中宵增悲葉落滿不見舊中人蒼煙夢秋館
豈不有膏沐所慕非傾城翠袖日以薄勞哉歲寒情
棲遲憐紫瓜夢寐追飛蓋去去半荆州尖帆渺霜風
當年白衣人願以慰風雨不飲政復佳有酒無用濟
江瑤配荔枝勝處終不近好醜定勿爭天道有定分
蟬丞逢已矣目斷千山重煙霞故無恙勝會何由逢
寒蕪哀復榮東籬幾殘陽蟠桃亦何好千里期一嘗

和韶父先生詩韻　吳師道

兩翁故復可憐人傾蓋長安四十春華屋山丘如隔日
夜牀風雨得彌旬書籤藥裹仍仍在橘刺藤梢一一新
漫寫餘哀寄冥漠大荒誰見下麒麟

遊仙華山　方鳳

仙華矗萬仞我乃屬其東日夕與山對今茲踏玲瓏起
左信奔鹿當前任峥峨大墉屋石裂一覽天宇空蒼松
飽風雨絕壑挂老龍樵斧不得睨撫根憩吾躬邈哉軒
轅氏問道由崆峒龍髯一以遠千載悲遺弓猶傳少女



靈鍊玉於焉宮山林重帝胄香火明民衷我來重懷古
攬涕臨西風何當刺飛流一洗磊磈胸

仙華山招隱

軒后悲蒼劍神機下玉霄攀髯初失夢遺蛻尚陵歊碧
腦升棺彩青分產桂苗山精依鹿竹天雨溼鶏翹有約
成孤憤無人重久要紫龍因姓氏使鶴誤軒韶冉冉將
終老冥冥不可招無書寄靑雀有恨在中條

遊寶掌山寺

玆辰欲有適軒車偶來馭斷杳北村南看竹晴窗陰椄
靜未及久相邀詣叢林澗行任詰曲巖既經欹巖於崎
嶮早暄生意見草心紅紫寂未動萬山蒼翠深伊予夙
好遊忽忽老見侵孤興尚衡霍遐思或巫黔況此近居
里而能盡朋簪裂石發悲嘯沿流引清斟捫蘿復忘疲
古洞窮幽尋豈無聲利痴見笑山水淫人生本來浮世
故未易任蘚崖拂前題俛仰已昔今我法始用我瞻言
屬同襟

仇仁父詩序

山村仇君過予說詩余觀其年甚茂才識甚高處紛華



勢利之場而吟淡生活之味混混盆盎中見此古罍洗
令人心醉及披華帙標格如其人蓋得乾坤清氣之全
者也余謂作詩當知所主久則自成一家唐人之詩以
詩爲文故寄興深裁語婉本朝之詩以文爲詩故氣渾
雄事精實四靈而後以詩爲詩故月露之清浮煙雲之
鮮麗今君留情雅道滌筆冰甌其執之從仇君曰近體
吾主於唐古體吾主於選（宋下似有脫誤）融化事往往於融暢
圓美中忽而濃淺蘊結有離騷三致意之餘韻然後知
嚮之所以爲仁父者窮而故在也今夫水雖萬折必東
爲鳥獸大者喪其羣過鄉翔回焉鳴號躑躅焉小者至
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鳴焉由人心生也使遭變而不悲
黍離居鬱而不念儀髮望白雲而不思親過州西門
聞山陽笛而不懷故是無人心矣而尚復有詩
哉此予於仁父之詩獨疑其不爲窮所移又明年復相
見乃序而翔之人嘗有因予言而深知仁父之心者世
之人不有知其心則仁父自知之乎知之後世亦必有
知之者矣友人東陽鄉遺民方鳳韶父

宋遺民錄卷八

宋遺民錄卷九

吳子善附錄三

## 吳思齋傳

任士林

吳思齋者字子善婺永康人其先處之麗水人父遂龍川陳氏所自出大父時家焉以父任入官有能聲旣老失仕悁悁爲鄉人嫁兄弟之孤無歸者殺其鄰之免女欲棄者棺死無以斂者意洽如也遂貧不悔有寒疾耳輒聾不聞人事憪不與世接獨與婺方鳳闕謝翱睦方鳳友善著老氏闕疑等書晚號全歸子全歸子生穎悟



仲父監丞公天澤器其材卒授所學初父遂仕員郎嘗補官讓庶兄者再監丞公曰毋廢嫡然非其志志在科目自奮故征商新城日猶築舉子試中鼎福嘉興令善聽徵決疑語在全歸子自述洪提刑起畏辟置類田吏用事者言辦此可通籍思齋曰以民怨籍非得也婦翁方饒州登爲人少裁制謀以自近思齋執子壻禮不衰終不就其有守自立如此賈氏方柄國上將以鹵簿臨其母喪文侍郎及翁晉不可然畏禍中悔思齋以書局之曰吮嗟而毋婢也公不可默已御史俞淅以論謝堂出臺爲太府少卿留丞相直堂有勸籍思齋以書正之曰公宅百揆以貴戚廢公論世誰顙乎其自強敢言如此惟自強故不以貧屈惟有守故不以勢移屈且移則終始相渝或齘其中以取曾其能以全歸乎或曰人事通塞胥智今愚常遂其固也何全爲是不然玆其所謂全也山林川澤之間引者入以自媚如橫空之蔘耿耿生白察曙色者有徵借乎其自闕者深其根於遠者不宏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及觀俟命錄斷自孔曾以



下死生瞭然貞矣哉

贊曰余識謝翱得其詩以唐杜甫自律翼以二李其傳乎過方鳳道謝翱已死葬於釣臺之南與方千鄰相望言且於邑泣下出所書全歸子自述至曰天奪炳燭之鄰畸窮孤危如鼎一足悲矣夫其以古道自信者夫

## 吳思齋傳

宋濂

吳思齋字子善處之麗水人祖潔有奇才永康陳亮以子妻之遂來家永康父遂武學博士官至朝散郎知廣德軍思齋少穎悟倣邃爲古文郎可誦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遂用辭淳家知名尋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鎮廳試漕司中舉上禮部不利後從常調爲嘉興縣丞會令以言去攝縣事縣獄多兩繫思齋坐獄戶識問凡株連疑罪悉縱出之死刑多平反事有檢覈得實郡首吏持之上下承望不敢動亟闕部使者黜之郡有盜殺其贓於貸獄畏延不決下思齋議思齋曰盜犢盜貨與民殊科獄久不斷者由吏較囚以贓累民爾者正其殺人罪置寄贓不問則得矣廉囚者



如其言民有育人之子者恆出入父母家一旦忽不知所往其父訟求之思齋召父母至庭一訊而情無隱卒白其事提點刑獄洪起畏辟思齋類田吏或謂通籍可立致思齋曰斂怨以干祿非策之上也辭尋監戶部糴賞酒庫䆮畏時守鎭江復檄入幕府起畏議築城思齋諫曰京口以長江爲天塹城之何爲郎城徒厲民耳其役遂輟賈似道喪母上將以太常鹵簿臨其喪禮部侍郎文及翁欲上疏言懼禍且中止思齋曰吮嗟而毋婢也公不可默也未幾遷饒州節制司準備差遣監察御史俞淅以論謝堂出爲太府少卿留夢炎當國言當有勸籍淅劾之過思齋曰公宅百揆畏勢家而屈臺論天下其謂何似道丞相堂貴戚力能生殺人思齋以小官中其諱惡不處宣泄人爲危之而思齋弗顧也俄不願仕請監南嶽廟流寓桐廬婦翁方登嘗知饒州以思齋賢每謀以自近思齋不樂依婦勢避去性好施與兄弟孤女無歸者嫁之比鄰免女欲殺者全之死無以斂手足者棺之宦遊十年田無半畝之增後値宋改物家益艱廩至無儋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曰譬猶處子業



已嫁矣雖凍餓者不能更二夫也中遇寒疾耳失聽交游苦其聾語未畢馳去獨婺方鳳粵謝翱睦方韶卿談每至夜指畫手書傷慨咄咄而睥睨倦意先墓在麗水不能數歸省歲時必遙望隕涕因自號全歸誓不失身以病父母也思齋天性眞愨雖行人所難坦然不見崖異心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學者尊其行爭師之方鳳評思齋之爲人如徐積陳師道君子不以爲過大德辛丑年六十四手編聖賢順正考終之事曰俟命錄錄成賦詩別諸友遂卒臨卒神明湛然無怛化意所著書有左氏傳闕疑擬周公瑾平荆州碑魏司馬孚贊汶社詩集陳亮葉適二家文選又倣眞德秀文章正宗輯宋一代論文卷袠多未就子三人翼之棫之成之棋之蚤卒

贊曰濂遊浦陽仙華山間思齋舊遊處見其石壁題名尚隱隱可辨故老云思齋與方鳳謝翱無月不遊遊輒連日夜或酒酣氣鬱時每扶攜向天末慟哭至失聲而後返夫以氣節不羣之士相遇於殘山剩水間奈之何而弗悲著思齋者其知事君不以存亡貳

其心者與士有哀思齋者云睨碣石其如卷兮鉅海
籟而不移其言信矣哉

九日前子善來會山中　謝翺

朝尋巖露枝真摘不盈把風吹西南雲幽情誰與寫有
客來縉州遺我古甕缶中有鶯鶿文色如銅雀瓦浮以
鬱金裝蒼蘚藉其下此物寧足慼聊用助歌者但懷鄙
曲悲豈計所知寡

雪中方四臨君訪宿有詩憶鹿田風雨舊遊奉和
併呈吳六贊府

金華入北山空礬出靜竚鹿田在其巔肺石來風雨有
客六七人昔遊至其處唯我愁不眠起坐蹴君語謂此
定何聲百感生離緒既非琴與瑟復異砧將杵醉者呼
不應愁者自爲苦空檐寄孤衾展轉如巢樹浩歌散餘
悲以足拊柱礎爾來又七年欲至困羈旅俛出老聶門
已復蟬蛻去入山愿少年巾鉢空其聚乃知人世間何
者爲客主而我同懷人忽復異處所夢中遙相望各抱
不售賈有客不同遊亦是同懷者地主況有期與馬不
待假倘規宿山中吟人不應舍



和吳贊府齋居十詠（趙注本案十詩原本署名楊仲宏檢黃溍及薩都剌集十詩相同未知孰是楊集自有十首題日東陽十題今仍原本之舊而附楊詩於後以正之云）

焦桐

爨爾抱奇質無香亦（一作已）自爽材高初偶得音苦（一作古）（一作）
竟誰聞天海空遺操冰霜見裂紋中廚（一作官誤）方煮鶴終
得舍大君

鐵簡

六籍灰燼久名山餘（一作依）舊藏漆痕微有字芸草寂（一作殘）
無香後死嗟猶及斯文豈遂亡世方珍貝葉掩卷一



淒涼

破硯

巨璞何年人（一作）礬磨穿偶至今纈紋（一作系文）虛綠潤雨氣
失（一作其）元陰瓦礫看無異塵埃積轉深明光幾攜入往
事復何心

殘畫

勝境不可得微（一作生）綃餘舊圖丹青初彷彿塵土半糢
糊蛺（一作胡）蝶飛疑去波濤坼漸（一作折）轉無良工今豈有爲
爾一長吁

舊劍

憶啟（一作昔）蛟龍匣（一作劍）提攜徑（一作竟）出門紅塵走馬處
白日報人恩歲月銅花澀雲煙斗氣（一作牛斗）昏淒涼（一作然）
中夜舞回首暗銷魂



塵鏡

古鏡色如墨千年獨此留玉臺蟲網暗珠匣土花浮真
契塵埃滿曾令鬼魅愁盤（一作蟠）龍驚已化雲雨夢悠悠

廢槊

不解明珠翠早同文字盟何言（一作年誤）中路棄無復向人
明兩宿（一作宿雨）高齋夢秋吟麼館情相看幾今夕及此慨
平生

敗裘

襲爾亦已久霜風兩袖（一作雙字誤）穿甘從稱子笑未受
故人憐雖裂餘（一作邊）前古深期在（一作及）暮年素絲今化
盡念汝獨依然

斷碑

零落秋風臥何年廢（一作敝）斷碑圖經愁莫載耆舊說頻
稀野燒龜趺（一作文誤）失荒苔鳥跡疑遙知千載後拂拭轉



堪悲

臥鐘

龍簴久摧折塵（一作沙）埋來爾何耕民誰睥睨野衲自摩
挲雖委多年歇銘文幾字訛斜陽荊棘裏長伴舊銅駝

東陽十題（知不足齋補）　楊仲宏

焦桐

貞作全生計惟存半死心翻嗟猶不置斤斧重相尋遂
使爨焦釜誰爲變古琴有材不足恃愁絕念知音

鐵簡

往古鼎編在何年始汗青戲幽深卜宅科斗少成形泯
滅陷秦火搜羅出漢庭斯文天未喪不敢望全經

破硯

彼美端溪石家藏歲月多廉隅皆破缺筋力盡研磨玉
亦堅而已星如粲者何向來曾自詭持用擬高科

殘畫

斷裂無邊幅雖堂舊價餘蒼松深踞地白鶴上凌虛風
格猶森若丹青總射如若心絕人事誰見用功初

舊劍

匣裏雌雄劍通神世所聞潛精依厚地吐氣切高雲亦
有蛟龍會寧無星斗文不逢雷煥識埋沒復何云



塵鏡

收藏無寶匣歎息網絲纏孰使明爲暗如觀醜勝妍玉
臺終寂寂金鵲尚翩翩政謂開元日應將盛事傳

廢槊

二尺蒼槊在如今久棄捐魚齒雖有焰鎧獨無緣橫
下偕遺碟窗間帶舊煙卻觀提挈處辛苦悔當年

敗裘

寂寞牛衣子能無斂縕袍塵埃須浣濯幾益費爬搔吾味存鷄肋寒涼覩馬毛千金既銷鑠猶聽朔風號

斷碑

摩抄不成讀上有蘚斑斑字畫鍾王𣵠文章漢魏閒蠅趺凋贔屭螭首落孱顏渤海神明遠令同礎石頑

臥鐘

漢殿經焚後嗒然臥草中雕鐫牙板髣鏽澀土花蒙追蠡雖陳力華鯨不奏功待賢初設簴想見古人風

跋吳善父哀辭　黃溍



右吳善父先生哀辭永康胡氏穉仲作始余未識先生得先生所爲詩而讀之其氣盈而不肆志伏而不折言無緣飾而忠厚惻怛之意躍如也私心慕焉元貞丙申秋予遊仙華實掌閒因得拜先生浦陽江上先生顧予喜曰吾二十年擇交江南有友二人焉曰方君韶父曰謝君皐父今皐父已矣子乃能從吾游乎子其遂爲吾忘年交予謝不敢先生益予大父行也然自是閒歲輒一再會會則必歡欣交通如果忘年者先生閒爲予上下今古人物使寄所操而尚友焉先生之心其有望於予者哉大德庚子秋有越客道浦陽境上謂予先生且死已而知其妄也厥明年某月戊又謂先生死矣予不敢卽哭蓋猶幾其爲越人之傳也既閱月而韶父之子高以訃至育先生壻也嗚呼先生眞死矣先生之先處州人由大父壻龍川陳氏故又爲婺之永康人先生嘗以父任入官仕未顯而所爲要以直遂其志中歲頗慕晉幼安陶淵明之爲人因自放山水閒時與畸人靜者探幽發奇以泄其羈孤感鬱之思遇意所不釋或望天末流涕其所居室扁曰愚隱先生古冠服不妄言笑樵



見牧豎或戲紿之先生不疑欺我不知者以先生誠愚也晚乃取所謂全而歸之者自號全歸子云先生死時年六十有四嗚呼先生之壽不必滿於德而其存遠也志不必究於物而其行得也稽其存不可謂夭徵其行不可謂窮先生雖死何憾矣顧天所以佑善人者君子恆若以爲歉焉此哀辭之所爲作也先生之死予既哭之以詩故復爲辭以相之姑追敘疇昔以志予感愴之私云

吳贊府挽詩三首

鶴去愁滄海鴻飛困朔風冥冥方獨往已已竟長終莫挂還鄉劍寧隨厭世弓向來曾慟哭不是爲途窮

百代龍川子風流見外孫餘生唯白帽舊業自青門浩蕩期千載蒼茫哭九原仙華雲縹緲愁絕刻舟痕

懷古餘哀思憐君尚典刑清談無俗子白髮死遺經客社荒春汐鄉山隕夜星夕陽鄰舍笛悽切可堪聽

宋遺民錄卷九





宋遺民錄卷十

龔聖予　附錄四

龔聖予小傳　姑蘇志

龔開字聖予號翠巖山陽人嘗寓於吳博學好古負才能尚節氣而甚邃於經術閒爲詩文皆淸勁古雅遊戲翰墨爲山水人物尤卓絕不凡時多尚之嘗爲韓蘄王孫亦顏作淸涼居士圖淸涼居士卽王也涼帽野服按一長耳二三童子相後先遨遊湖山閒且題曰王有補天浴日之功而自逃於佛乘有驅羈絲洗河洛之志而



自晦於麴糵之上悲夫想像其布置及所題之辭幾可見矣居吳之日高郵龔璛爲忘年友時人謂之楚兩龔以比漢之兩龔方虛谷嘗稱其詩老筆有骨議論典刑平生長髯及腹行走如飛意氣令人感動

桑海遺錄序　吳萊

頃予嘗從鄉先生學見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吳思齊子善論文丞相宋瑞事云自江西初起時崎嶇山谷購募義從耕甿洞丁造轅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玉實爲驍將大衣冠指麾衆皆諂附感泣求效死已而當國二柄交沮用兵帥無宜論卒無稍賞盤桓月餘僅令守姑蘇一路張彥提重兵居毘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絕太湖栟櫚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趣棄聊城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陷復令駐兵餘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慶遂吝其印不予漢輔遁德剛遁北軍入城與權又絕江遁乃卽日拜樞使又拜右揆補與權處且令往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囚以北中道奔逸收集亡散無兵無糧天下大勢去矣帝

竊交馳正僞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爲大臣元老者視易姓如閱傳郵況當滄海橫流之際而彼乃以異姓未深得朝廷事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屈微箕二子且有愧色於宗周矣其書大略如此予後又獲見淮陰龔開所作文宋瑞陸秀夫二傳蓋益詳焉方唐末五代之季藩政跋扈武臣驕矜君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地甲兵之強類無不欲黃屋左纛自爲者先宋知其然一旦蹤大位即罷諸節度兵符遂用儒臣以爲治終不足以盡復乎石晉所割之境土迨乎宣和衰亂北兵南下急若建瓴曾不得乘一障設一堠而遂至奔亡不守後宋再造東南區區山海之閒內政不修外猶恃夫江淮以爲固久之南北夾攻而汴蔡之藩籬自撤其襄荆受圍鄂渚有警巴蜀俊陷廣西之烽燧亦不絕此其國勢垂盡受兵處多殆如戮中探丸圍中逐鹿無復有潛藏隱伏地矣所可幸者天下學士大夫二三百年祖宗培養作成之澤薰蒸者久忠臣義士或死節或死事蓋無愧焉卒之宋瑞秀夫前後死國精忠激烈誠有在於天地而不在於古今者嗚呼吳晉陳隋之變豈復有一人若



是哉龔開者字聖予少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洳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俛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鬉霧鬣豪骭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飢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志節旣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愈高古至爲此二傳大率類司馬遷班固所爲陳壽以下不及也此其人殆亦無負於秀夫者哉予故私列二傳以發其端詢之故老徵之雜記題曰桑海遺錄且以待太史氏之采擇

## 宋文丞相傳

龔開

文宋瑞諱天祥吉州富田人初生祖父夢宋瑞身騰紫雲而上名曰雲孫長而字之曰天祥寶祐乙卯歲大比以字爲名應舉得薦改字履善明年禮部奏名廷對策有司奏在第五奏讀擢居第一父革旅舍感疾及見宋瑞成名而逝護喪歸廬陵服除檢會授承事郎僉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宋瑞入京行進士門謝禮將之任會鄂渚交兵吳丞相潛再相入內都知董宋臣主遷幸中外洶洶宋瑞上書乞斬宋臣以安人心及團結抽



兵破資格用人數事不報還里晨定庚申除鎮南軍節判主管仙都觀歷祕書省正字著作佐郎爲郎試郡知瑞州再除禮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公事改守宣城歷節中外踐更不常及往來周行人稱以清要望之其權直也賈似道託疾歸越乞休致而實有要君之心宋瑞草不允詔裁以正義是時王言多先呈稟於權臣而後行宋瑞徑行且無所忌避似道怒使臺臣論奪職除湖南運判俄以提刑知贛州甲戌冬十有二月北軍渡江乙亥改元德祐謝和聖福太皇太后垂簾與幼君同聽政詔諸道入衛宋瑞除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江南安撫副使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使夏四月領兵東下權兵部侍郎仍舊職丁祖母憂改官承重既葬起復總兵起發吉州中途進權刑部尚書領舊職八月至闕駐兵西湖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進端明殿學士領舊職出兵援常州敗績獨松關危急趣師入衛進資政殿學士浙西江東制置大使守獨松關丙子正月十八日伯顏丞相駐軍皐亭山是夕丞相陳宜中遁去十九日甲申



早除宋瑞樞密使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已而解兵權詣北軍講解二十日詔以資政舊職詣北軍留營中明日宰臣吳堅賈餘慶率廷紳以國降勤王兵盡放散二月八日北軍遣宋瑞偕祈請使俱北二十日至鎮江三十日宋瑞夜同其客杜滸及廝役共十一人以舟西走儀眞三月一日入儀眞城後三日郡守苗再興以閫府令命給宋瑞出門以輕兵護出境聽所之經維揚不見內從者四人亡去趨高沙道遇哨馬殺一人縛一人去宋瑞與同行伏叢篠得免歷七水寨由泰至通州所歷諸郡以閫府命皆不見內遂海而南至溫州謁景炎新主授通議大夫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辭改樞密使同都督駐軍南劍州入汀州移漳州龍巖縣至福州進銀青光祿大夫領舊職仍經略江西五月入贛州會昌縣六月戰雩都乘勢遣兵攻贛吉新汀州僞天子黃從臨洪袁瑞衆僞並起應之興國黃州新復號令通江淮已而吉贛兵敗移軍惠州至崖山朝行在所封信國公職仍舊封母齊魏國太夫人其九月丁齊魏國太夫人憂奪情起復十一月屯潮陽



移屯海豐二十日北兵追及所將兵潰被執己卯三月張元帥遣都鎮撫石嵩管押宋瑞北去至會同館赴樞密院見博羅丞相張平章及諸院官博羅丞相令譯者問德祐何君何爲棄德祐別立景炎豈得爲忠宋瑞曰德祐旣失國二王在南中立以存宗廟社稷豈不爲忠從懷愍者非忠從元帝者爲忠從徽欽者非忠從高宗者爲忠衆皆笑忽一人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來歷二王何所受命立不正豈非篡立宋瑞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之兄如何不正踐位在德祐旣去天位如何是

纂陳丞相率二王出宮具稟太皇太后之命如何是無所受命博羅丞相曰若將三宮走爾是忠臣不走出城與伯顏丞相一戰決勝負亦是忠臣宋瑞曰此說當責之陳丞相他人何預博羅丞相又曰既知做不得如何又做宋瑞曰譬如父病在膏肓明知不可爲豈有不進藥之理不可救則天也今日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用多言歲在壬午乃至元十九年也於是祥興亡且三年矣宋瑞囚中作贊幷序曰吾身居將相不能救社稷安天下軍敗國亡辱爲俘囚其當死久矣被執以來欲



引決而無附今天與之機謹南嚮再拜以死其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宋丞相文天祥絕筆龔開曰僕見青原人鄧本之藏文公手書紀年皆小草首尾備具因求得謄本取其始末爲傳與趙陸二傳並存而有感於古之立國者權臣握重兵在外必有重臣居中以制之若國之危殆則權臣與重臣合而爲一正須聲援相應此又一時不可同日而語宋將亡兩淮重鎮居西者無讓爲而東鎮又在遠地文公自江右提烏合之衆入衛遇戰則北及獨松失守一身在朝擁將相虛名而遺解兵印駕單車稱使者不辭徒曰抒君之急云耳使事有人未聞都督軍馬爲之而受執者也五代時李嗣源告莊宗曰王彥章敗段凝未知縱知救兵必渡黎陽數萬衆須舟楫豈能一日而濟此去汴不數百里信宿可到汴既入段兵何施蓋是時梁朝虛內重兵盡在外故唐兵肆行無忌嗣源以千騎先鋒至封丘門扣關而入梁君臣束手相顧而已嗚呼似者尚可取譬況身親之以此知兵力與天時人事未始不相倚爲用也



## 宋陸君實傳

陸君實諱秀夫字君實一字實翁楚州鹽城人生三歲父母攜抱避地南來居京口比免幼出從師肄業聰明穎悟異他兒郡有二孟先生以宿學教授生徒大小學多逾百人知君實不凡刮目待之學舉子文下筆有奇語不待師煩日進不休年十五應鄉舉得貢補太學牒非其好也後三年歲在丙辰用鄉書登乙科是時殿撰章子美致居京口負時望以兒之孫子妻之因留婦家需次淮尉李祥甫庭芝制置淮東君實當斂板謁賀而同年進士錢淳甫眞孫與制使有連又殿撰贊揚於是相攜入淮南幕府淮尉書考歷而已淮南幕府號小朝廷人物如林淳甫與君實能自植立其爲人沈靜寡言與人交不翕翕熱凡僚吏因公事過閤要以主賓情接爲貴而君實退然託處非謝稟謁告未嘗過閤有集則持敬尊俎間終日與衆客俱退制使以此雅器重之不欲撓拂其志馴以舉格改合入官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分擬諸房公事職無不舉京湖制使呂少傅爲詔李制使改鎮江陵君實仍以機宜佐行襄陽失守李制使



投閑寓朱方君實與親友朝暮見不以前疎爲少後密爲多日從事詩酒如在山林間也未幾印制使應雷李於維揚開治大敵壓境人心易搖金字牌命李制使往維揚用乙夜絕江小駐瓜洲維揚出鐵騎三千來迓擁元戎兩時頃入城君實以鞍馬從自是帷幄之謀無不與而機職領之如故召赴都堂稟議樞臣誘進之君實恬無自獻之意循比除提轄文思院出爲制置大使參議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淮憲與浙右不侔既無兼治亦無公使供給以故多制垣上介兼領因之望幕爲君實處之晏如也事會艱危制臣令赴闕奏請留中未幾隨王師府過浙東景炎新造君實以端明殿學士參贊都督軍事陳宜中既得政兼將相樞知君實久在兵間歷諳戎事引以自近多所咨訪君實亦傾心贊助之期底於濟議又不合以言者被論大將張少保世傑請宜中曰大業未濟人才有限動輒令臺諫排論人世傑若不可相容亦當如此宜中惶恐卽日召還遷海上君實遂執政事海濱誅茅捧土爲殿陛遇時節朝會君實端笏盛服如立右文班未嘗少怠既罷則望海



山淒然至以朝服拭淚悲動左右草莽中百種疏略君實隨宜裨補盡心力而爲之及祥興繼立兩軍相見於崖山南軍大舟三百枕分前後中三部以對敵者爲前鋒而以中部居宸扆中堅反居其後前鋒失利波濤掀舞旌旗交錯部伍爲之混亂君實出倉卒仗劍驅妻子先入海號哭拜幼君曰陛下不可再辱拜起抱幼君以匹練束如一體用黃金璽腰閒君臣赴水而死己卯歲二月六日癸未（昭海錄無癸未字）也年四十二君實在海上與青原人鄧中甫光薦善嘗手書日記授中甫曰足下若後死以此冊傳故人僕嘗託實唐佐圭後中甫取冊不得姑以所聞輯爲此傳用申桑梓之義先是僕嘗序大略成長句四韻率朋從賦詩或謂僕盍疏一傳存公之大體勿以詳略爲拘僕聞之泣下既而歎曰吾郡以忠孝聞死節有趙公師旦至行有徐節孝先生今再君實趙公則有三歲孤兒不幷死較之君實不甚重可哀也然在當時趙公孤兒有收養者幸而成人可爲公後無他說至若君實之子年已弱冠假令不死託之何人此

君實寧有愧於節孝受無後之罪而於趙公不能作烈士斷腕之事時勢有不同者庸詎知其心不爾然則傳其可以不作朋友之言其可以不愼筆力短不能使潛德幽光浮於傑節斯爲可愧焉耳

龔開曰昔趙簡子使尹鐸治晉陽請曰繭絲乎保障乎曰保障哉尹鐸結民心壁壘以備其入也及襄子爲智伯所攻卒以晉陽獲濟自甲戌大敵渡江東南如晉陽可走者何所再造而無幾及五年竟無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使其民效死勿去惟有邊遷轉而已國之亡國有天數抑亦人事有不至與而吾君實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嗚呼悲夫天耶人耶（延博案此篇元本所佚從蹈海錄補）

陸君實傳後序（延博案元本無後序今從蹈海錄補）

陸公秀夫之死楚人龔光生開既爲立傳且曰君實死事得之里人尹應許尹得之翟招討國秀翟得之辛侍郎來辛而君實在海上乃有手書日記日記在鄧禮部光薦家數從鄧取之不得故傳所登載殊弗能詳至公之官位爲丞相爲樞密使亦且貳其傳而莫能定國字稱之曰君實而不爵謚闕疑也僕往在金陵客有來自



番禺者頗能道厓山事云宋益王之踐帝位也不踰年而改稱景炎明年南遷化之硇洲又明年四月戊辰殂於舟中越三日庚午衛王襲位是日黃龍見海上羣臣皆賀乃升其地爲翔龍縣拜張世傑少傅爲樞密使蘇劉義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揮使陸秀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餘進官有差會雷州失守而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乃稍北徙廣州之境五月寓梓宮于香山縣尋葬其地上廟號曰端宗陳宜中以宰相爲山陵使事畢宜中一夕浮海去莫知所之六月世傑等遂



奉御舟抵厓山厓山者在新會縣南八十里距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山故有鎭戍世傑以爲此天險可阨以自固始不復事轉徙矣宜中之去劉義追之不能及夜泊仙女灣俄有天火飛集其舟延燒衆舟幾盡八月庚申月貫南斗己巳夜復有星大如缶衆小星千百隨之自西北流墮東南海水中聲隆隆如雷蓋天狗云其年十月蒙古漢軍數路並進江東宣慰使張宏範以舟師由海道出漳潮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李恆以步騎出梅嶺明年正月己酉朔宋改元



祥興行元會禮丁巳登海舟己未宏範兵至厓山庚午恆亦以兵來會乃先遣斷其汲道舟人茹乾糗餘十日渴甚則下掬海水飲之海鹹不可飲飲者亦輒病嘔洩軍中大困二月戊寅朔世傑部將陳寶降癸未大戰恆南向隨潮下宏範北向隨潮上夾攻之自朝至日中戰未決會日暮而暴作昏霧四塞宋師部伍大亂秀夫朝服抱宋主赴水死后宮及百官吏士從死者以萬數國秀等文武班行之降者猶百餘人是歲實至元之十六年也世傑知大事已去乃抉鬬艦十八潰圍奔南恩州五月庚戌還至海陵港遇颶風舟敗死焉餘衆盡沒自是廣海閒無復宋軍旗幟矣其事往往傳所不書竊嘗有志論錄附傳而行以備本事然恨其不能記陸公終何官爵又慮所談三十年前事道里時日不容無小失謬故久未敢稱述頃游宣城有蘇寶章者縣小吏也僕解后見之戲謂曰前朝貼職乃有寶章誰以是字汝縣吏亦帶職耶其人無所對旁一人曰是人乃蘇劉義之子以恩補官嘗直寶章閣人習呼之而莫能變其名非字也僕爲之聳然起將以向所記客語質之寶章其人





故爲不聞者徑去僕嗟惋久之因念曰杞宋大國也其不足徵久矣他何議焉姑敘客語傳末庶幾傳疑之義云爾至大二年春二月東陽布衣黃溍謹敘

文丞相傳補遺　張樞

淮陰龔開作文丞相傳序其事甚備予每讀之未嘗不廢卷流涕也丞相少以英才茂學射策冠多士踐服中外官政歷歷有稱以勇於爲義不爲權臣所喜起輒躓及德祐初始被大用而國已不可爲矣王師至吳門一月閒超遷至右丞相奉命來使講解足未及轅門而大臣以國降矣既非丞相之志遂挺身而竄崎嶇險阻危者數矣獲至於閩丞相將以有爲也而陳宜中忌之防之甚於防姦卒於以無成與國俱滅嗚宋國天亡之也否則丞相之志豈特一死而已哉丞相既俘其夫人歐陽氏爲大將軍將校所執將逼而辱之夫人曰吾有死耳義不以潔白之軀辱於賤卒夫吾天也夫既執尚安所顧藉哉夫不負國我獨安忍負夫也遂自剄死丞相聞之哭而祭之曰節婦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地之閒惟我與汝乎既美龔氏能序丞相之忠之烈亦憾



其無聞於夫人之義故書之以補其闕文云爾

輯陸君實挽詩序　龔開

處死丈夫之能事哀死（亡一作）朋友之至情（一本云挽歌哀亡之至情）固能事而寓（一作）至情尚幽明相須之理也至若無聞親疎久近而能使人一切哀之如漢之李廣將軍知與不知皆爲出涕此其理又安在哉故嘗求其說於太史公傳贊有云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曰否不然也夫李將軍英偉傑特人也當其窮而自裁非命與非義相爲重輕義重則命輕命輕則不知死之爲非故人

之哀之也不復以久近親疎爲閒益知哭其私而不知爲人才世道悲也嗚呼以英偉傑特之人窮而自裁時人哀之尚無閒於親疎久近之別而況舍生就義爲萬世綱常立本絕無而僅有之事乎是固大中之道也陸公君實其謂是矣往僕自泉南回浙西聞公死事悲憤不勝情將以詩弔而不敢輕爲懼傳聞之失實也及其既久有聞於鄉人尹聖子云得其詳於翟招討國秀翟得之辛侍郎來華侍郎公安藕池人仕海上目擊其事可信無疑然後成長句一首併爲之序又自惟念公之



事在人心在天下後世顧欲存一己之私非是於是乃逡謄寫備似諸作者伏惟諸作者與之素交或聞名而未及識或識而未至於稔一切以天理民彝處之幸惠之詞異時刊刻以傳其亦庶乎其可也詩無先後次第至則登載惟公出處大略已見鄙文或曰厓山敗時公位右丞相樞密使非也雖然擯席本兵皆一時外物不足以爲公之重輕既述其傳執爲之定名故字而不爵如布衣云壬辰三月二十八日淮陰龔開序

悼陸君實　　方回

亘古無斯事于今有若人龍綃同把手鮫室共沈身蹈海言能踐囊天志不伸曾微一抔土魚腹瘞君臣

方鳳

詐儀方擁幼勢極尚扶顛鼇背舟中國龍胡水底天鞏存周已晚蠡漢無年獨有丹心皎長依海日懸

龔開

五事寧將敢事論在邊難與在朝分從來大地爲滄海可得孤臣抱幼君南北一家今又見乾坤再造古曾聞他年自有春秋筆不比田橫祭墓文廷博案此首元本不載從鮚埼錄補





數關天地人何預分在君臣豈可無周粟如山夷叔餓史書猶日曰與誣舊邦新命方開化公法私情本不論忠義未須論彼此後先禁長是昌圖

高馬小兒圖　以下知不足齋補輯

華驕料肥九分膘童子身長五尺饒青絲鞚短金勒緊春風去去人馬驕異作尋常厮養看沙陀義兒皆好漢此兒此馬俱可憐馬方三齒兒未冠天真爛熳好容儀楚楚衣裝無不宜豈比五陵年少輩胭脂坡下鬬輕肥四海風塵雖已息人才自少當愛惜如此小兒如此馬他日應須萬人敵老夫出無驢可騎乃有此馬騎此兒呼兒回頭爲小駐停鞭聽我吟新詩兒不回頭馬行疾老夫對之空嘖嘖

黑馬圖

八尺龍媒出墨池崑崙月窟等閒馳幽州俠客夜騎去行過陰山鬼不知

瘦馬圖

一從雲霧降天關空盡天閑十二閑今日有誰憐瘦骨夕陽沙岸影如山



自題中山出遊圖

人言墨鬼爲戲筆是大不然此乃書家之草聖也豈有不善眞書而能作草者在昔善畫墨鬼有姒頤眞趙千里千里丁香鬼誠爲奇特可惜去人物科大遠故人得以戲筆目之頤眞鬼雖甚工然其用意猥近甚者作髯君野溷一豪豬一即之妹子持杖披襟趯逐此何爲者耶僕今作中山出遊圖蓋欲一洒頤眞之陋庶不廢翰墨清玩譬之書猶眞行之間也鍾馗事絕少僕前



後爲詩未免重用今即他事成篇聊出新意焉耳

髯君家本住中山駕言出遊安所適謂爲小獵無鷹犬以爲意行有家室阿妹韶容見靚妝五色胭脂最宜黑道逢驛舍須少憩古屋無人供酒食赤幘烏衫固可烹美人清血終難得不如歸飲中山釀一醉三年萬緣息卻愁有物覷高明八姨豪買他人宅待得君醒爲掃除馬嵬金馱去無跡



侯爲處谷先生作玉豹馬先生有詩見謝極筆勢之馳騁乃以此詩報謝

南山有雄豹隱霧成變化奇姿驚世人毛物亦增價天上房星混瑞光孕成白馬而黑章爲誰容易來中國風雪天山道路長頭爲王欲得方目爲相欲得明脊爲將軍欲得強腹爲城郭欲得張絕憐此馬皆具足十五肋中包腎腸嗟予老去有馬癖豈但障泥知愛惜千金市駿已無人禿筆松煤聊自得君侯昔如汗血駒名揚萬馬曾先驅山林鐘鼎今何有歲晚江湖託著書白雲未信仙鄉遠黃髮鬖鬖健有餘飲酒百川猶一吸吟詩何雄萬夫敵我持此馬將安歸投之君侯如獻璧君侯作詩凜馳騖八荒滿盈動雷雨定知此馬知此意獨欠老吳通馬語昔將軍杜工部各有一心存萬古其傳非實亦非詩要在我輩之襟期君侯君侯知不知

自題山水卷

谷口長松澗底藤石橋山路晚登登奚琴斗酒來何暮空負寒齋昨夜鐙

題趙鷗波高士圖

雪氣侵人臥欲僵苦勞明府到蓁牀主賓問苦皆情語

何尸閉名入薦章

題昭陵什伐赤馬圖

赤驥馳僧去玉關摠他白馬載經還誰憐什伐飛龍子
贏得金創臥帝閑

一字至七字觀周曾秋塘圖有作

秋秋瀟灑淸幽入静處水邊瑣波紋細細風色颼颼鷗
鷺情相狎鳧鷖樂自由疎葦敗荷池沼白蘋紅蓼汀洲
幾竿漁釣去已盡一段晩雲寒不收

兒子咸畫鴈老人作江天仍作詩命咸書卷上

朔方六月猶有雪江南十月冰未結鴈門一夜起秋風
飛到江南未八月江南處處多稻粱果物何獨爲瀟湘
沙汀月暗漁火起警奴一夜空荒忙休言汝肉不登俎
全身已被家兒取猶幸先生有愛心放汝長江得容與

題自寫蘇黃像

海風吹髮如短蓬精魄弄成禿鬢鬅歸來已覺陽羨鄰
里喜不似雪堂橫江空六年歲月懷鄉中何況如今一
螺巢安能及公目如初生犢細觀此畫尤崛奇兩顴巉
巖無剩肉百年光景春夢婆人間遂少天上多一炷清



香留永日奈此堂堂不語何譬如寶鼎淪洄水萬夫之
力那能起後來博古彼誰子猶寫雄深吞寰盡不然豈
徒有三足兩耳　天地中閒泣神鬼　人之龍文
之虎人言海內四學士又云蘇門六君子洪崖肩高萬
丈餘談笑拍摩何斷渠當爲誰作前者王當爲誰作後
者盧詩到聖時不讀書高處豈獨煮湯坐圖蒲豈非詔
趨百世下好事亦爲蘇黃圖又非中郎虎賁之有身又
非叔敖身後之　死典刑摩詰劣少須一丈精神三尺
素光芒射人數百步布袍便是山谷禍可能其中有桀



肚

宋遺民錄卷十



# 宋遺民錄卷十一

汪大有附錄五

汪水雲遺事　陶九成

汪元量先生大有號水雲元兵平杭日詩曰西塞山邊
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
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
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溼鈴鑾童兒賸遺追徐福厲鬼
終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應是嫁呼韓此語
尤悲哽先生詩有水雲集



題水雲汪詩集後　週　賢南豐人

水雲汪元量字大有錢塘人以善琴受知宋主國亡
奉三宮留燕甚久世祖嘗命奏琴因賜爲黃冠師□
歸後數往來匡廬彭蠡之間若飄風行雲世莫能測
其去留之跡江右之人以爲神仙多畫其像以祠之
像至今有存者予至京師因徐君敏道得水雲集詩
凡若干首多記其亡國時事讀而哀之成二律以識
其後

三日錢塘海不波子嬰繫組納山河兵臨魯國猶弦誦
客過殷墟獨嘯歌鐵馬渡江功赫奕銅人辭漢淚滂沱
知章喜得黃冠賜野水閑雲一釣蓑

一曲絲桐奏未休蕭蕭笳鼓禁宮秋湖山有意風雲變
江水無情日夜流供奉自歌南渡曲拾遺能賦北征愁
仙人一去無消息滄海桑田容白頭

汪水雲詩敘　劉辰翁

杭汪水雲以布衣攜琴渡易水上燕臺侍禁時爲太皇
王昭儀鼓琴奉卮酒又或至丈丞相鎖所爲之作拘
幽以下十操文山亦倚歌而和之昔者烏孫公主王昭

君皆馬上自作曲鍾儀之縶南冠而操土音自作樂使人聽樂孰樂或謂作者之悲不如聽者之悲聽者之樂復不如旁觀者之悲也汪氏之琴天其使之娛清夜羇羇旅邪何其客之至此也琴本出於怨而怨者聽之亦樂謂其能寫其心之所謂也當其奏時如出乎天上落乎人間殆泊與游相遭而卒歸於無有其亦有足樂邪歸江南入名山著黃冠據槁梧以終又起而出乎江湖遇者名人勝士以詩見其詩自奉使出疆三宮去國凡都人羲悲恨歎無不有及過河所歷皇王帝伯之故都遺跡凡可喜可詫可驚可痛哭而流涕者皆收拾於詩辭其羲南吟北嘯如賦史傳亦自有可喜乎蓋不忍觀之孰不游也以琴過少琴能詩又少余欲盡其卷計之而不勝其登巒也則復使之進琴焉廬陵須溪劉辰翁會孟書

書汪水雲詩後　　文天祥

吳人汪水雲羽扇綸巾訪予于幽燕之國袖出行吟一卷讀之如風檣陣馬快逸奔放詢其故得於予長之游嗟乎異哉乃爲之歌曰南風之薰兮琴無弦北風其涼



兮詩無傳雲之漠兮水之國佳哉斯人兮水雲之仙一百五日廬陵文山文天祥履善甫

馬廷鸞

余在武林別元量已十年矣一日來樂平尋見予且臥病殭欲一起迎肅不可得也家人引元量至榻前相與坐語恍如隔世戚然有所感焉元量出示湖山藁求余爲序展卷讀甲子初作微有汗出讀至丙子作潸然淚下又讀至醉歌十首撫牀慟哭不知所云家人引元量出予病復作不能爲元量吐一語因題其集曰詩史三月十一日碧梧馬廷鸞翔仲

周方

予讀水雲詩至丙子以後爲之骨立再嫁婦人望故夫之隴神銷意在而不敢出聲哭也水雲生長錢塘曉節聞見其事奮筆直情不肎爲婉孌含蓄千載之下人聞得不傳之史山陽夜笛聞之者四壁皆爲悲咽正平操撾聽之者三臺俱無聲韻憶水雲之詩眞能使人至如是至如是其感哉渡黃河歷太華望燕雲之日慨易水之風則水雲續集予尚能無感能無喜古盱義山周方



方叔

趙文

讀汪水雲詩而不墮淚者殆不名人矣水雲杭人善琴嘗以琴事謝后及王昭儀旣國亡親見黃荅歸附又展轉北行道途所歷痛心駭目不可具道臣燕日久尚能和王昭儀歌詩訪文丞相於囚中三宮幸得不死沒者爲青冢存者爲浮屠皆史記所未有蓋昔人絃千山頭之歌水西流朕東上之歎世世勿生天王家之恨一披史冊尚能感涕君皆耳聞目見又能爲詩幽憂沈痛殆不可讀今君巳入名山作黃冠師飄然與亡得喪之外獨留此斷腸泣血遺千古羞與千古恨昔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不能令孟嘗君悲也及爲言千秋萬歲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壞曲池漸塡墓下嬰兒豎子採樵者躑躅而歌其上然後孟嘗君泣焉承臉周引琴而鼓之孟嘗君泣涕增哀若破國亡邑之人況予亡國賤俘未聽君之琴而先讀君之詩其泣焉承臉已不可禁矣君請余吾取琴爲先生鼓之何如予拭淚而謝之曰止止廬陵靑山趙文儀可



李珏

往時讀泣血錄爲之淚下因歎德祐之事意必有杭之文章鉅公書於野史後人見而悲之未必不若余今日之讀泣血錄也一日吳友汪水雲出示類稾紀其亡國之戚去國之苦艱關愁歎之狀備見於詩微而顯隱而彰哀而不怨欷歔而悲甚於痛哭豈泣血錄所可並也唐之事紀於草堂後人以詩史目之水雲之詩亦宋亡之詩史也其詩亦鼓吹草堂者也其愁思耆鬱不可復伸則又有甚於草堂者也噫水雲留詩與後人哀邪留詩與後人愁耶可感也重可感也敬賦二十字書綴卷尾云天地事如許英雄鬢巳斑淚添東海水愁壓北邙山吉人鶴田李珏元暉（鶴田詞寄汪生云四壁見鄰如鐵閩一經濃占補衣見桐江集）

謝翺

續琴操哀江南　四章

宋季有以善鼓琴見上者出入宮掖閒汪姓忘其名臨安不守太后嬪御北汪從之宿留薊門數年而文丞相被執在獄汪上謁且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將歸死江南及歸舊宮人會者十八人釃酒城隅與之別援琴鼓再行淚兩下悲不自勝後竟不知所在嗜汪蓋死



矣客有感之者爲續琴操曰哀江南凡四章

我赴薊門四之一

我赴薊門我心何苦我本南人我行北土睎被翼軫客星光先自陪輦數久涉我行彝歲不戰何兵不潰偷生有感就死無罪蒼莽黃沙依依翠華我皇何在忍恤我家

矚彼江漢四之二

矚彼江漢截淮及楚起兵海隅亡命無所枕戈待旦憤不顧身我睎王室誰非國人嚨嗜昊天使汝纍纍衆黨

心寒健兒膽裂黃河萬里冰雪載裂爾死得死我生謂
何

我操南音四之三

我操南音發酸我酒風擁我裳冰裂我手薄送于野曷
云同歸自貽伊阻不得奮飛持此盈觴化爲別淚胄也
姬姜今焉憔悴山高水遠無相見時各保玉體將死爲
期

興言自古四之四

興言自古使我迷老麋鹿是遊姑蘇荒草起秣我馬裴



回舊鄉江山不改風景　亡誰觸纍埃不見日月梨園
雲散羽林鳥沒吞聲躑躅悲風四來爾非遺民何獨不
哀

跋　吳萊

右續琴操哀江南者四章章四解或傳粵人謝翱作讀
其辭甚悲因其辭以推其心則其所悲又有甚於此辭
者謂非翱作不可也當宋季年元兵壓境兩宮且以琴
酒自娛故老言度宗在宮中嘗以罍觴自隨盡日不醉
權臣弄國江上之師不暇一戰反以捷聞蓋必有以壅
塞其耳目蠱惑其心志而然歟否則慄慄危懼之不恤
而又何樂於酒耤令長江天塹北軍不能飛渡安能坐
守東南數郡爲一蘊茲國哉梁蕭繹時江陵戒嚴百官
戎服聽講老子中既輟講諜者言魏軍不出四境帖然
又復開講一日以至力屈就擒身困縲紲雖拔刀斫案
不得悔噫宋季然矣夫人者乃能以善鼓琴見上吾意
其不爲鄒忌必爲雍門周縱不能一悟主聽使之少有
更張亦能使之泫若破國亡邑至聞疾風飛鳥之聲竊
竊焉固無樂已及大事已去獨其心怏怏奔走萬里若





不釋然者噫亦晚矣天寶盛時歌者李龜年恩遇無比
祿山亂龜年流落江南每歌數闋四座莫不歔欷泣下
又況天地黯然山河頓異使夫人者尚在庸不有以泣
龜年者泣之乎予謂琴操多出於憂愁窮苦之人而有
所守者翱之於辭適契焉故錄之若曰南風不競則自
古見之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贈汪水雲　李吟山

青雲賓客玉鱗兒曾逐鑾輿入紫闈王母窗前窺面日
太真膝上畫眉時滄溟水闊龍何在華表秋深鶴未歸
三尺焦桐千古意黃金誰與鑄鍾期

摸魚兒送汪水雲之湘　王學文

記當年舞衫零亂霓裳忍按新闋杜鵑枝上東風晚點
點淚痕凝血芳信歇念初試琵琶曾識關山月怨弦易
絕奈笑罷顰生曲終愁在誰解寸腸結　浮雲事又作
南柯夢徹一簪聊寄華髮乾坤滄海無窮事不歷昆明
劫誰共說都付與焦桐寫入梅花疊黃花送客休更
問湘雲獨醒何在沈醉浩歌發

送汪水雲入湘　吳仁傑

碧水初翻海亦攙奮身鼇背護蓬萊忽隨天上紅雲散
却馭潮中紫氣回天道有常須變化元關無鑰任敲推
攜琴更拜蒼梧野　想南薰入調來



讀汪水雲集　碧窗嘉守貞

一夕繼塵蔽海東潮頭無力障西風汗沾鐵馬唐陵在
淚灑銅仙漢祚終昨日又聞金盌出他年誰信玉棺空
中郎未抵支郎慘地老天荒恨莫窮

題汪水雲集後　元　黃建可

南音誰與調陽春戀戀餘香舊舞茵漢有銅仙空化淚
楚因賣劍不全身美人粉黛塵俱幻放客風騷恨轉新
一卷長留天地外爲公歌此淚盈巾

右詩二篇載永樂大典第二萬二千五百六十三卷第十七頁仁和余錫修集自京師寄示因錄於此以存滄海中一粟可謂幸已嘉慶丁卯重九日介眉鮑廷博寓甬東會館時年八十

浮丘道人招魂歌　以下知不足齋補輯　汪元量

有客有客浮丘翁一生能事今日終齎氈雪窖身不容
寸心耿耿事蒼穹睢陽臨難氣塞充大呼南八男兒忠
我公就義何從容名垂竹帛生英雄嗚呼一歌兮歌無
窮魂招不來何所從



有母有母死南國天氣黯淡殺氣黑忍埋玉骨崖山側
蒙恥劬勞淚沾臆孤兒以忠報罔極拔舌剖心命何惜
地結蕃宏血成碧九泉見母無言責嗚呼二歌兮歌復
憶魂招不來長歎息
有弟有弟隔風雪音信不通雁飛絕獨處空廬坐縲絏
短衣凍指不能結天生男兒硬如鐵白刃飛空肢體裂
此時與汝成永訣汝於何處收兒骨嗚呼三歌兮歌聲
咽魂招不來淚流血
有妹有妹天一方良人去後逢此殃黃塵暗天道路長
男呻女吟不得將汝母已死埋炎荒汝兒跣足行雪霜
萬里相逢淚滂滂驚定拭淚還悲傷嗚呼四歌兮歌欲
狂魂招不來歸故鄉
有妻有妻不得顧飢走荒山汗如雨一朝中道逢猩虎
不肯偷生作人婦左挾虞姬右陵母一劍捐軀剛自許
天上地下吾與汝夫爲忠臣妻烈女嗚呼五歌兮歌聲
苦魂招不來在何所
有子有子衣裳單皮肉凍死傷其寒蓬空燼燼不得安
叫怨索飯飢無餐亂離走竄千里山荊棘蹲坐膚不完

失身被繫淚不乾父聞此語摧心肝嗚呼六歌兮歌欲
殘魂招不來心鼻酸
有女有女婉且淑學母曉妝顏似玉憶昔猖狂走空谷
不得還家收骨肉關河喪亂多殺戮白日驅人夜燒屋
一雙白璧委溝瀆日暮潛行向天哭嗚呼七歌兮歌不
足魂招不來淚盈掬
有詩有詩吟嘯集紙上飛蛇噴香汁杜陵寶唾手親拾
滄海月明老珠泣天地長留國風什鬼神護呵六丁立
我公筆勢人莫及每一呻吟淚痕濕嗚呼八歌兮歌轉
急魂招不來風習習
有官有官位卿相一代儒宗一敬讓家亡國破身漂蕩
鐵湯生擒今北向忠肝義膽不可狀要與人間留好樣
皆故斯文天已喪我作哀章淚悽愴嗚呼九歌兮歌始
放魂招不來默惆悵

文山道人事畢壬午臘月初九日

尾山會得到燕山此老從容就義難生愧夷齊尚周粟
死同巡遠只唐官雪平絕塞魂何在月滿通衢骨未寒
一劒固知公所欠要留青史與人看



宋遺民錄卷十一



宋遺民錄卷十二

梁隆吉 附錄六

梁先生詩集敘　胡　適

先生姓梁諱棟字隆吉其先湘州人曾祖諱翼字羽之祖諱琛字仲玉父諱定字安道皆仕金國金亡安道公過江南寓鄂州先生以壬寅年十二月十六日生於鄂後遷鎮江弱冠領漕薦戊辰登龍飛第初選寶應簿丁父憂壬申再調錢塘仁和尉辟入帥幕一時聲名張甚甲戌避地建上丙子宋亡歸武林閑處守道安貧遊如也弟諱柱字中砥入茅山從老氏學先生依焉庚寅遭詩禍自是名益聞卜居建康時往來茅山中江東人士從學甚衆乙巳歲七月七日無疾坐逝壽六十有四葬城南鳳臺西鄉先生平日好吟詠稾無存者門人問曰先生何故不存稾荅曰吾詩堪傳人將有腹稾在可謂名言惟先生清風峻節無愧古人世罕知者詩抑末耳先生豈欲以是名世顧詩無傳孝子慈孫不忍也乃裒集門人所記者得古律絕若干首樂府若干首并錄其平生出處大槩以俟後之君子云皇慶癸丑上元金華胡適書



大茅峯

杖藜絕頂窮追尋青山世路爭嶇嶔碧雲遮斷天外眼
春風吹老人間心大龍上天寶劒化小龍入海明珠沈
無人更守元帝鼎有客欲問秦皇金顛崖誰念受辛苦
古洞未易潛幽深神光不破黑暗惱山鬼空學一作難
騷吟我來俛仰一慨慷山川良是人民今安得長松撐
日月華陽世界收層陰一聲長嘯一作長嘯一聲下山去草木
為我露清音廷輝案隆吉登大茅峯題此詩於壁有薦冠訴於句容縣以為訕謗朝廷行省聞之





都省收梁於獄禮部免罪放還事詳至正直記

四禽言四首

不如歸去錦官宮殿迷煙樹天津橋上一兩聲叫破中
原無住處不如歸去

又

脫卻布袴貧家能有幾尺布織盡寒機無得裁可人不
來廉叔度脫卻布袴

又

行不得也哥哥湖南湖北春水多九疑山前叫虞舜柰
此乾坤無路何行不得也哥哥

又

提葫蘆年來酒賤頻頻沽衆人皆醉我亦醉哀哉誰問
醒三閭提葫蘆

金陵唐宮

六代俄然又一唐青山坐閱幾興亡心知江左非王業
口說中原是帝鄉落日有時登北固春風吹夢過錢塘
荊墳檜宅依然在留與烏衣話短長

鳳凰臺

白髮久孤鷗鷺盟碧梧自老鳳凰臺管夷吾亦僅如許
李謫仙今安在哉城郭是非秋雨外江山形勝暮潮來
小留只等中秋月且放青冥萬里開

白鷺亭

荻花蘆葉老風煙獨上秋城思渺然白鷺不知如許事
赤烏又隔幾何年六朝往事秦淮水一笛晚風江浦船
我輩人今竟誰許只堪漁艇夕陽邊

雨花臺

孤雲落日倚西風歷歷興亡望眼中山入六朝青未了

江岸五馬恨無窮客懇已付蒲萄綠遮雨空餘瑪瑙紅
我亦欲談當世事無人喚醒紫髯翁

題寅叔小圃

深巷渾無市井喧主人有客便開樽數竿脩竹三間屋
幾樹閒花一畝園巷柚和雲移怪石秦淮流月下高源
此身且比淵明樂母在高堂子候門

久雨有感二首

冥雲生八荒驟雨忽然至中宵揭屋破漏溼無處避牀

牀不得乾僵立見憔悴嬌兒莫啼哭少須待晴霽
少年不學稼老大生理拙入山採黃精窮冬一尺雪虎
狼正縱橫原野有白骨傷心重傷心吾飢何足恤

贈嘉興徐同年

憶昔青龍在戊辰馬蹄同踏杏園春歸田令尹空書晉
執戟郎君謾美新萬事不醒中酒聖一貧無奈訟錢神
相逢莫效窮途泣自古求仁要得仁

野水孤舟

前村雨過溪流亂行路迷漫都隔斷孤洲盡日少人來
小舟繫在垂楊岸主人空有濟川心坐見門前水日深
袖手歸來茅屋下任他鷗鳥自浮沈

登鳳皇臺

枕寒流碧紫衣帶高臺平與雲倚燕來鶯去誰爲主麝
滅謫仙吟句愁思裏待說與山靈還又羞拈起黛韶已
矣甚竹實風摧桐陰雨瘦景物變新處 江山在記得
劉郎阿寄年來聲譽休磨英雄不博胭脂井誰念故人
憔悴時有幾便風去臺空莫厭頻遊此興亡過耳任北
雪迷空東風換綠都付夢和醉

右調摸魚兒




黃裳

乾坤有正氣間色皆爲臣名葩據中央紅紫誰敢鄰傾
日不忘君衛足恐傷身冥然無知識忠孝出本眞林林
天地間戴履而爲人明靈秀萬物孰不奪君親嗟嗟叔
季後利欲泯天倫邈哉望帝國產此瑞世珍九夏不韙
炎三月不爭春高秋風露冷孤標出清塵青時還獨立
攬芳淚沾巾 廷博案闇吉有種菊詩云家貧忽暴富柔種三十六畦兒不解事問我從何得千義苟有進香軍饑不貪見至正直記

金陵三邊有感

憔悴城南短李紳多情爲帽染黃塵談書不了平生事
國世空存後死身落日江山空喚酒西風天地正愁人
任他蜂蝶黃花老明月園林是小春

淵明攜酒圖

淵明無心雲繼出便歸曲東皐半頃秫所種不常有苦
恨無酒錢聞卻持盃手今朝有一壺攜之訪親友惜無
好事人能消幾壺酒區區謀一醉豈望名不朽聞吟籬
下菊自傳門前柳試問劉寄奴還識此人不

春日郊遊和友人韻

憶昔東風御柳斜枯腸一日萬周車壯心難起泥中絮

老眼羞看霧裏花巷陌幾家無主燕池塘一種爲官蛙
江南寒食無煙火白晝沈沈似月華

登鎭海樓聞角聲賦

聽徹哀吟獨倚樓碧天無際思悠悠誰知盡是中原恨
吹到東南第一州

念奴嬌 春夢

一掬春夢待從頭說與旁人聽著盡溪山紅錦幛舞
燕歌鶯臺閣碧海傾春黃金買夜猶道看承薄雕香剪
玉今生今世盟約 須信歡樂過情閒嗔冷妒一陣東
風惡韻白嬌紅消瘦盡江北江南零落骨朽心存恩深
緣淺忍把羅衣著蓬萊何處雲濤天際冥漠

送李北山歸建康

人生無百年胡爲在道途遊子悲故鄉王孫怨芳草有
田歸去來無田歸亦好
貧賤有饑死富貴履危機東海不可渡西山采無薇四
方已一氣我今將安歸

哀昆陵 德祐元年元兵攻常州城破知州事姚訔通判王安節等死之○以下知不足齋續補


荆溪水腥泊船早落日無人行古道髑髏有眼不識春
東風吹出青青草荒基猶認是人家敗櫓曾將當城堡
當時壓境兵百萬不脫鞾尖堪蹴倒短兵相接逾四旬
毒手聲拳日攻討內餽外援兩消沈一縷人心堅自保
孤臣守土輕性命赤子效死塗肝腦朝廷有爵愧降附
幽壤無恩澤枯槁顯箋司命錄英雄收拾忠魂畀穹昊

送存書記

一聲兩聲松子落一片兩片楓葉飛夕陽在山新月上
道人相伴一僧歸

題葉東叔寂月堂

人生自是人間客月亦天邊寄此身彼此虛空無著處
誰歟是主復誰賓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三

鄭所南 附錄七

宋鄭所南先生傳 案此篇元本脫五十一字　佚名

先生名所南字思肖號憶翁福州人宋末太學生也博學多技能爲文不以章而豪怪可愕又善畫蘭蘭成卽毀之人求之甚靳

當世無不憾

之貴要者求其蘭尤靳弗與庸人孺子頗契其意者則



反與弗計然亦不畫土人詢之則曰一片中國地爲番人所得吾忍畫耶凡平日所作詩多寓於宋若題鄭子封書塾曰天垂古色映柴門千古傳家事具存此世只除君父外不曾重受別人恩譏宋之臣子復仕於元也若題其畫蘭曰求則不得不求或與老眼空闊淸風萬古識一世之士無足當其意也若題其畫菊曰花開不並百花叢獨立疏籬趣未窮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墮北風中自謂志節不爲元氏富貴所奪也若題其畫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敢懸此頭於洪荒洪荒之表爲天下不忠不孝之榜樣大忘國而事仇者也平生寡慾而好遊凡遇窮山大澤必竊日忘返咄咄書空心與口語人爭覩之彼則茫如也著書甚多行於世者有太極祭錬文一帙多隱語艱苦難讀其知所謂書後題十一字云大無工十空經臣嘔血三斗書此後有具眼者當識之好事者藏於家後以壽終葬於姑胥之西所謂所南者以南爲宋也憶翁憶乎宋也思肖者思乎趙也凡其爲人類若此修宋史者遺其人故宋史無傳余故備而爲之傳云



論曰蜀孟昶侈肆之後袁右爭相誇尚若惜生於其時畫孫兆旒狀以辱之彼所南者無乃悟之徒與昔王裒痛父非命終身不東向而坐夫君父一道也彼所南者抑又裒之徒歟嗚呼自有天地以來所以彝倫不墜者以有節義爲之閑也通國者哂其狷介又孰知有所不爲者亦聖人之所取乎

鄭所南小傳　盧熊蘇州府志

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福之連江透嶼人也祖咸卒於枝江縣主簿父震字叔起號菊山淳祐道學君子爲安定和靖二書院山長景定壬戌卒於吳葬長洲縣甑山母樓氏妹爲比丘尼名普西公太學生應博學宏詞科侍父來吳寓條坊巷元兵南下扣闕上太皇太后幼主疏辭切直忤當路不報初諱某宋亡乃改今名思肖卽思趙憶翁與所南皆寓意也誓不娶子然一身念念不忘君形言於詩文中如過徐子方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鄭子封寓舍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贈人云天下皆變吾覩其不變惟其不變乃所以變其變



者物也不變者道也又云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立身者蓋超乎千古之上與天地周流於不知不識之天也養身者惜一粟以活微命役於萬物死於萬變者也何足道哉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人莫測識焉聞北語必掩耳亟走人亦知其孤僻不以爲異也坐臥不向北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也精墨蘭自更祚後爲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故則云地爲番人奪去汝猶不知耶不欲與誰追以勢權不可得也天目本中峰禪林之白眉聞公名欲見未果偶會於孝子梅應發家一見各默不語坐久之本忽云所南何不說法曰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及別去本又云博學老子公卽曰世法和尙趙子昂才名重當世公惡其宗室而受元聘遂與之絕子昂數往候之終不得見歎息而去無何貸其所居得錢則遺人之急田亦舍諸刹惟餘數畝爲衣食資仍謂祠者曰我死則汝主之蓋不以家爲矣自是無定跡吳之名山禪室道宮無不徧歷多寓城之萬壽覺報二刹疾亟時屬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煩爲書一位牌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



思肖語訖而絕年七十八蓋公之意謂不能死國與無後也自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荒洪荒之表以爲不忠不孝之榜樣宋社旣墟適意編貴自稱三外野人嘗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空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寓爲大宋經造語奇澀如廋詞其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具眼識之又著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太極祭鍊一卷覺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自敘一百二十圖詩一卷與菊山先生詩集幷行於世

題鄭所南行錄後

右所南先生行實一卷吳門唐謙自牧所纂錄也錄成以示予予讀之至其末云公之行可尙惜無人爲作傳姑記其槩如此因歎曰自牧之錄此其有關於世敎哉蓋先生亡國一太學生耳非有官守言責而享祿位之榮也顧其不屈也若是則夫受國恩承顧託乃俛首帖耳若無所與而詭曰運數有歸者獨何心哉先生遂至於終身坐臥未嘗北向則有秋霜烈日之難犯者蓋凜乎其不可向邇矣故其歿也平日之靦然自欺而不能

無愧異於先生者方自慶幸又烏肯執筆以發揮之也
哉此先生之高節峻行所以日遠而日亡也今自牧乃
能於殘章蠹簡之餘故老凋零之緒掇拾纂綴得不至
於湮沒而其賢不肖用心之不同於此可見矣嗚呼使
伯夷之風不聞於後世頑夫安得而廉懦夫安得而立
哉予故曰自牧之錄此有關於世教也歲癸卯三月姑
蘇王行書

題宋太學鄭上舍墨蘭 有序　　王逢

公諱思肖字所南肖與南何居蓋不忘趙北面他姓也
世家三山曾大父咸仕宋父起淳祐道學君子公太學
上舍應博學宏詞科會元兵南叩闕上宋太皇幼主疏
不報國初諸父老猶能記誦之語切直犯新禁俗以是
爭目公公遂變今名隱吳下所居蕭然坐必南向過歲
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而返人莫測識焉有田三十畝
爲學柔閒精墨蘭不妄與人因給（一作紿）以賦役取之公
怒曰頭可得蘭不可得宰奇而釋之又嘗詩題蘭云玉
珮戔風挽不回春雲長合楚王臺青春好在幽花裏招
得香從筆硯來過徐子方書塾云天垂古色照柴門昔



日傳家事具存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寒
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水仙云與
不藉水爲命去國自同金鑄心其爲文操行率類此晚
年益究天人性命之學竟以壽終

舊傳獨行老康成文物衣冠魯兩生甘與秦民潛避世
恥如殷士祼如京天池水淺鯤南息衡岳峰高雁北征
三百年終遺墨在秋風九畹不勝情

鄭所南宅　　王賓

樂橋東條坊巷（所南遭宋末亂爾事日非上書切言之宋亡不願蓬業寄身僧）



（舍常圍南哭泣坐不向北其菊花詩有日寧向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
自從宋鼎被遷移此宅飄零竟與誰人問先生垂淚答
國亡何用念家爲

題多景樓 以下知不足齋補輯　　鄭思肖

英雄登眺處一劍獨來遊男子抱奇氣中原入遠謀江
分淮浙土天闊楚吳秋試望斜陽外誰憐西顧憂

聽琴

洋洋盈耳間一派水潺潺意不隨聲盡心應與物閒行
雲穿竇出飛鳥御風還却喜無人識支頤看遠山



送友人歸

年高雪滿簪喚渡浙江潯花落一杯酒月明千里心鳳
皇身宇宙麋鹿性山林別後空回首冥冥煙樹深

夏駕湖晚步懷古

豈獨吳王事可憐人生回首總淒然空嗟落日猶如夢
不記東風幾換年寶鞬跡消前古地菱歌聲斷晚涼船
如今城郭都遷變茅屋荒頹草積煙

訪隱者

石竇雲封隱者家一溪流水繞門斜滿山落葉無行路
樹上寒猿劇薜花

春日登城

城頭啼鳥隔花鳴城外遊人傍水行遙認孤帆何處去
柳塘煙重不分明

春詞

春氣晴妍御夾紗玉釵雙裊綠雲斜倚欄看遍庭前樹
盡是枝頭結子花

懷友

今日尊前忽憶君爲憐秋事又平分坐來凝睇西風久





過盡天邊數片雲

春日遊承天寺

野梅香軟雨新晴來此閒聽笑語聲不管少年人老去
春風歲歲闔閭城

湖上漫成二首

蘚厓苔澗雨初乾石罅飛泉噴雪寒啼斷禽聲山更靜
青松影下倚欄干

一望湖光鏡面平暮鴉過盡斷霞輕狂來飛上高峰頂
趺坐松柯叫月生

仙興

跣足蓬頭炯碧瞳劃然長嘯響天風千巖萬壑無人跡
獨自飛行明月中

宋遺民錄卷十三

宋遺民錄卷十四

林景曦附錄八

林義士事跡　鄭元祐

宋太學生林德暘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為杭匃者皆竹籮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籮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



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其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又曰喬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移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悽怨則忘之矣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植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蟻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首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山石裂閱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

跋　陶九成

吳興王筠菴先生國器示予以所藏唐義士傳讀之不覺令人泣下蓋雲溪羅先生所撰也及見遂昌鄭明德先生所書林義士事跡有五詩與前所錄語句微不同而詩中有雙匣字則是收兩陵骨之證得非林義士詩而羅雲溪以傳者之誤而竄入傳中者乎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函土上而作冬青詩吾意會稽去杭止



隔一水或者可以致之若夫東西相望千餘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去又豈能不枯瘁作如此想則又疑是唐義士詩矣且葬骨一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耶抑得唐所易之骨耶或各行其所志不相知會理固有之矣徵考之齊人周草窗癸辛雜識所記則雲溪所傳歲月又絕不同蓋嘗論之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乙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竊恐此時庶事草創而妖髠得以肆其惡與妖髠就戮函兇捷躍躅於非命天之所以禍淫者亦嚴矣但云高宗陵骨髮盡化孝宗頂骨惟餘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者何骨也林義士所收者又何骨也惜乎生晚不及識宋季以來老儒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以待熟兩朝典故之人問焉

序白石樵唱

霽山林德暘前釋褐進士也壯年英華果銳之氣無所於託如水發洪源木梗石捍而借詩以鳴之有一編屬朋友胡汲古轉致石峽山中請予評余惟詩所以道情性蓋直洩其中之蘊而無待乎外者然而騷人文士之



得意處每曰神助殆思與境遇而草木禽魚皆吾性情所寄以發唐張燕公守岳陽而詩益悽惋得江山助也德暘自罹宕游會稽禹穴荒寒雲愁木愴凭高西望而錢塘潮汐之吞吐吳山煙靄之舒卷紛然互發凡以寫吾鬱陶者何限故其詩悽惋而悠以博徵以章宛然六義之遺音非湖海嘯吟風月而已於詩家門戶當放一頭因書卷端以歸蛟峰居士方逢辰君錫序

題白石樵唱

先生諱景熙字德暘姓林氏溫之平陽人也宋咸淳辛未太學釋褐授泉州教官歷禮部架閣轉從政郎時異事殊遂不復仕乃棲隱故山以詩書自娛既而會稽王監簿移書屈致與尋歲晏之盟於是先生往來吳越間殆二十餘年戊申歲歸自武林感疾迨庚戌冬終於家時年六十有九先生少工舉業有場屋聲時文既膾傳為古文發為騷章往往尤臻其奧晚年所著雜文十卷外有詩六卷題曰白石樵唱行於世愚嘗熟玩其詩大抵皆託物比興而所以明出處繫人倫感世變而懷舊俗者至矣卷首數篇尤為親切其他題詠酬唱雖有不



同然而是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讀者倘以是求之則庶乎不失其本領而有以知其詩之不苟作也至於遣詞之妙用字之精法度之整而嚴格力之清而健又未易以名言今輒為之註釋云崐陽後學章祖程和父頓

註白石樵唱

詩自三百篇楚詞以降作者不知幾人求其關國家之盛衰係風教之得失而有合乎六義之旨者殆寥乎其鮮聞也惟陶淵明以義熙為心杜子美以天寶興感為得詩人忠愛遺意霽山先生之詩蓋祖陶而宗杜者也熟味之可見矣抑嘗思之詩固出於人之情性然非發之以句法之清英諧之以音節之和暢綿之以趣味之悠遠則亦枯淡淺促而不能以入妙寧保其不使人玩之易厭索之而易竭也哉善乎先生之為詩也本義理以為元氣假景物以為形質濯冰雪以為精神煎煙雲以為態度朱絃疏越而有遺音太羹元酒而有遺味其眞詩家之雄傑歟予嘗伏讀而竊愛之沈潛反復益亦有年於是童課之暇不揆僭踰妄輒舊聞為下註腳間有見其意之所指義之所在亦輒為之發傳而不敢隱

焉第胸無積學家無儲書其間援據尚有未盡明者姑
寘請問以備其全一日子安儀中二友生請曰夫註草
堂詩者數百家註雪堂詩者亦不下百餘家迨今猶不
能無遺憾而況以一人之見乎盍缺之以俟後賢予嘉
其言因出此稿俾錄以示初學固未敢傳諸作者惟博
雅君子訂其舛謬補其疏略使鄭翁之詩久而不墜則
於風雅亦未必無少助云元統甲戌暢月後學章祖程
謹書

書白石樵唱註

吾鄉霽山林先生前朝遺老頗和踏貞晚年英氣融折
為詩其立言命意欲關風節蓋彷彿草堂翁忠愛之餘
思也今空竹軒章君和父獨喜其詩為之箋註誠以其所
作有關世教民彝非特尚其融液句度之清妍亦非自
示其援擥故實之瞻詳而已昔李善輯註文選援據該
博而無其義子邕能補其缺章君所註辭義兼得而其
學識之正尤有可觀者曩年君嘗與予翰札辨論河洛
圖書往復數四予固已知其學有根柢別後久客湖海
齒載侵尋彌與年少爭一資半級於端簪澤笏中每用



自愧念欲東歸與君行讀追逐雲泉選羊文字之樂何
可得也重念鄉山寥泬文物殷孤章君乃獨能慨然前
修之流風發揮遺稟之芳韻必使光塵遠暢有永以傳
等而上之復將有大著述以迪後俾予又當拭目云至
元元年歲在乙亥十月一日鄭僖書於赤霞城

白石樵唱　林霽山

南山有孤樹（先生之居南對崑巖上有老松常有烏集故因之咸詩以寓出處之意）

南山有孤樹寒烏夜遶之驚秋啼𥄉𥄉風撓無寧枝託
身未得所振羽將逝茲高飛犯霜露卑飛觸茅茨乾坤
豈不容顧影空自疑徘徊向殘月欲墮已復支

秦吉了（鄧氏歸兒錢達商有秦吉了者能作人語洪商欲以錢十萬買之其人告以貧欲鬻之秦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胡夷山不食而死）

爾禽畜於人性巧作人語家貧售千金寧死不離主桓
桓李將軍甘作單于鬼

孫供奉（幕府燕閒錄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止有弄猴人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之緋袍號孫供奉朱溫篡位取此猴殿下起居猴望殿陛見溫徑趨其所奮擊溫令左右殺之）

緋衣受天恩日瞻唐殿稱朱三爾何爲欲使兩膝下跪
翳長樂老歷代如傳舍（詩意以秦吉了孫供奉二物皆禽獸爾尚知伏節死義不忍事



非其主而李馮二公以堂堂將相一則偷生異域一則濫祿累朝是誠何心哉）

雲門郎事（雲門山在會稽南三十一里今名雍熙）

最愛林中過客稀坐分片石憶忘歸偶開時與雲來往
鶴老不知城是非蕭灑山光秋入畫清寒花氣曉侵衣
一溪截斷紅塵影西有任公舊釣磯

舜廟（在會稽東南一百里）

蒼斷蕭森萬壑幽三千年事水空流袞衣剝落星辰古
野廟淒涼鹿豕秋孝友風微惟故井神明胄冷尚荒州
九疑回首孤雲遠老淚斑斑趁竹愁

寄林編修（名千之字能一平陽人）

大雅凋零尚此翁醉鄉一笑寄無功衣冠洛社浮雲散
弓劍橋山落照空東觀有書藏古壁西湖無樹挽春風
巾車莫過青華北城角吹愁送寒鴻

題陸大參秀夫廣陵牡丹詩卷後

南海英魂叫不醒舊題重展墨香凝當時京洛花無主
猶有春風寄廣陵

道中

程入江鄉宿新炊飯帶砂亂山愁外笛孤驛夢中家野



水平菰葉春風足楝花西來三兩客閒說舊京華

春暮

乾坤萬事上眉端寂歷東風獨倚闌白髮餘春能幾醉
綠陰細雨不多寒香飄苔逕花誰惜影落沙泉鶴自看
碧眼野僧知我意素琴攜就竹西彈

春感

柳花霰雪春冥冥溪風一夜吹爲萍萍隨風去涉流水
人生無根亦如此故山入夢草芊芊半窗疎雨寒食天
曉來白髮稀可數多少朱顏化黃土高原冉冉青煙斜
麥飯澆松能幾家子規叫殘金粟堆繭紙蘭亭已飛去

贈天目吳君實（天目山在臨安縣西五十里）

詩與翩翩度雪溪巖雲猶護舊盟題夢回殘月蒼梧曉
家在春風秀麥西莒草堂深衣屢寄桃花觀冷酒重攜
故山石鏡無人問空與寒猿照影啼

太學同舍徐應鑣誓義沈井後十年衆爲營墓立
碑私諡正節先生

高名不與魄俱沈魚腹孤忠耿至今翠碣已書身後諡
寒泉猶照死時心神遊舊月山河改夢斷疎槐風雨深
埋骨誓終從武穆棲霞嶺樹隔秋陰



聞家則堂大參歸自北寄呈（丙子春伯顏兵至杭用則堂家鉉翁以參知政事與丞相吳堅等充祈請使詣燕中辭請之議國亡守志不仕賜河中府十九載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召還放自便乃歸江南時年八十有二矣）

瀕死孤臣雪滿顛冰氈嚙盡偶生全衣冠萬里風塵老
名節千年日月懸清唳秋荒遼海鶴古魂春冷蜀山鵑
歸來親舊驚相問禾黍離離夕照邊

寄柴主簿二首（名杰號觀齋瑞安人）

相隔雲江有夢尋篇詩寄舊重兼金山林未遂鹿麋性

風雨空愁冀蘊心老氣十年看劒在秋聲一夜入燈深
銅槃消息無人問寂寞西樓待雁音
閒采秋荷自製衣相逢舊雨語依依學窮科斗心空老
夢踏蟠蜍肉不飛幾喚江帆和雁渡長歌巖戶見雲歸
何須化鶴千年後城郭人民半已非

別方槐庭山人一首

半生書劒孤心老萬里山川兩眼醒空向西陵問佳氣
舜田禹穴草青青

王監簿名樓曰與造物游命予賦 王公諱英孫號脩竹會稽人仕至將作監簿素與先生友善革命後先生游越多居其莊子上



秦望諸峰入几看仙居縹緲五雲端天高地迴三千界
月白風清十二闌碧海氣侵珠佩溼明河影落玉簫寒
超然身在鴻濛上何必蓬萊跨紫鸞

東山渡頭胡汲古韻 汲古名脩號天放嚴州人

客來時酒溼煙霏空想高風意欲飛老洞藏雲安石臥
孤舟載雪子猷歸一川白鳥自來去千古青山無是非
欲上危亭愁遠眺嚴陵殘樹隔斜暉

山窗新糊有故朝封事稾閱之有感

偶伴孤雲宿嶺東四山欲雪地爐紅何人一紙防秋疏
卻與山窗障北風

雜詠二首酬汪鎮卿 名鼎號桐陽平陽人

垂垂大廈顛一木支無力精衛悲滄溟銅駝化荊棘英
風傲几碟消死猶鐵脊血染沙場秋寒日亦為碧惟留
吟嘯編千載光奕奕
權臣坐使月東宮如飄蓬及茲顛沛秋翩然挺孤忠一
死未得所網羅挂飛鴻渡淮已不食蛇槁夷齊風何人
續遷史表為節義雄





天台隱者

谷鶯不曾到瘦笻時復攜肺肝清澗飲鬢髮老巖棲野
老猶雞犬春城自鼓鼙未應人世外別有武陵溪

讀秦紀

瑯琊臺上晚雲平虎視眈眈臨八紘萬里不知人半死
三山空覓草長生兆來鬼璽沙丘近威動神鞭海石驚
書外有書焚不盡一編圯上漢功名

元日即事

宿霧沈城海日遲十年冉冉鏡中絲江湖舊夢衣冠在
天地春風鼓角知杜曲桑麻歸已晚尚平婚嫁畢何時
野人問我行藏事自向庭前採柏枝

挽浙西提舉李公 公錫字宗禹永嘉人

文獻凋零半隴雲荊花舊宅冷溪濱欲知禮樂千年事
曾寄行藏八表身旌節自天驚隔世衣冠入地見全人
鵲袍猶憶談經處風雨宮槐暗落薪

重過虎林 虎林山在錢唐舊治北半里亦曰武林今為郡稱

滇滇江湖夢蕭蕭禾黍秋清笳吹落日白髮過西州地
迥神龍逝山空老鳳愁惟餘關外水寂寞自東流



故宮

驚風吹雨過歷歷大槐蹤王氣銷南渡僧坊聚北宗煙
深凝碧樹草沒景陽鐘愁見花飄月荒秋咽亂蛬

辟雍 天子學宮之名

冠帶百年夢晉遊今重嗟璧池春飲馬槐市暝藏鴉堂
鼓昏寒廟碑風雨斜石經雖不火歲歲長苔花

禮闈 禮部貢院也

楓陛將親策蘭宮此並馳凡鱗風雨化滄墨鬼神司染
柳春衣浮看花曉馬遲偶來追昨夢戍屋草離離

西湖

繁華已如夢登覽忽成塵風物顰西子笙歌醉北人斷
魂三竺曉殘柳六橋春太一今誰問斜陽自水濱

拜岳王墓 岳飛葬西湖之棲霞嶺

零落一坏在英雄萬古冤孤忠懸白日遺恨寄中原樹
老殘霞濕臺深斷碣昏東南天半壁往事泣寒猿

葛嶺 宋度宗賜賈似道第於西湖葛嶺

不讀螢光傳炫然桃李門湖山變朝市烽火滿乾坤膽
落冰天騎魂飛瘴雨村春風吹秀麥誤國竟何言



次翁秀峰 溫州在城人

花柳西湖別此翁十年螢雪忽重逢唐陵愁問永和帖
楚水夢聞長樂鐘黃卷秋燈餘舊癖紫袍野服拜新封
世情雲雨何時了千古青青太玉峰

立春郊行次唐玉潛 越州人

道人清事飯溪蔬無酒閒愁已破除五夜雪聲梅角底
一春煙景竹笻初園林芳信醒愁蝶田野豐年入夢魚
冰下流泉清老耳東風先已到郊居

寄七山人 平陽州治北五里有七星山鄭初心先生隱居於此稱為七山人

十年疏髮為誰斑天借儒冠日月閒敬枕寒生雙澗
關門春滿七星山鶴歸尚覺遼城是鵑老空聞蜀道難
欲見九邊憑寄語青牛何日度函關

端午次韻懷古或疑屈原曹娥死非正命是不知
殺身成仁者也併為發之

投楫入眼明得酒慰哀齒胡為淚自悲懷古淚紛委湘
江沈忠臣趙江沈孝子沈骨不沈名清風兩江水或云
非正命是昧舍生理歸全甚發膚所懼本心毀哭父天
為驚憂君國將墜于焉偷吾生何以立皷懦俯短在百

年芳穠垂千紀之人死猶生滔滔眞死矣

初夏病起

靑衫莽塵夢江海一畸人舊國愁生故我年病過春天
垂湖色湛雨洗月痕新猶抱遺經在心銜復載仁

五日次韻

客鄉弔古重登臨隔水斜陽鳥語深腸斷尚餘庭闕夢
傾葵猶抱楚臣心蒲邊醽醁供華髮楝後春風在綠陰
桃印靈符何必佩乾坤正氣古猶今

喜監簿得陶山舜田

耕隱山中久卜鄰愛奇不厭買山勤重華事往人何在
萬古春深鳥自耘開拂巖花閒陵谷獨懸茅屋管煙雲
滿林剩竹供揮灑天錫斯文正屬君

別王監簿

元鬓相逢雪滿顚一番欲別一淒然離亭落日馬嘶渡
西風人喚船湖海已空彈鋏夢山林猶有著書年
蓬萊不隔青禽信還折南枝寄老仙

荅金華王玉成（金華婺州郡稱以其地有金華山也）

詩吞楚澤渺無邊不用神丹骨已仙九萬里程驚落羽
三千年事撫遺編銅盤老淚胡笳裏金粟荒愁杜宇前
惟有雙溪溪上月清光照客尚依然

夢中作四首（元兵破宋河西僧楊勝吉祥行軍有功因得於杭置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所以管轄諸路僧人時總楊總統盡發越上宋諸帝山陵取其骨漬浙江築塔於宋內朝舊址其餘骸骨棄草莽中人莫敢收適先生與同舍生鄭樸翁等數人在越上痛憤乃不能已遂相率爲采藥者至陵上以草囊拾而收之又聞理宗顱骨爲北軍投湖水中因以錢購漁者求之幸一網而得乃盛二函託言佛經葬於越山且種冬青樹識之在元時作詩不敢明言其事但以夢中作爲題下篇冬青花亦此意也）

珠亡忽震蛟龍睡軒敝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
四山風雨鬼神驚
一抔自築珠丘土雙匣猶傳竺國經獨有春風知此意
年年杜宇泣冬青
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
不知眞帖落誰家
珠鳧玉雁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祭
天家一騎捧香來

冬青花（冬青一名女貞木一名萬年枝漢宮嘗植後世因之宋諸陵亦多植此木）

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淸影空五月深山
護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蟻不敢穴移來此種
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遶百鳥臣夜半一聲
山竹裂

讀文山集

黑風夜撼天柱折萬里飛塵九溟竭誰欲扶之兩腕絕
英淚浪浪滿襟血龍庭戈鋋爛如雪孤臣生死早已決
綱常萬古懸日月百年身世輕一髮苦寒尚握蘇武節
垂盡猶存杲卿舌膝不可下頭可截白日不照吾忠切
哀鴻上訴天欲裂一編千載虹光發書生倚劍歌激烈
萬壑秋聲助幽咽世間淚灑兒女別大丈夫心一寸鐵

知不足齋錄附

六陵祠祭議與紹守杜君　　鄞全祖望

六陵之事尚有所商蓋唐林故祠在攢宮旁彭李山以爲尚應有王修竹乃本之張孟兼則多其一黃梨洲以爲尚應有鄭朴翁謝皐羽則又多其二萬季野續考之以爲尚應有癸辛雜志之陵使羅銑則又多其一羅事雖不與唐林宿相謀而其義則同不可爲非一體也況周公謹言羅發孟后時一老翁得后髮事羽則有古釵歎以紀其事則固非不相謀者矣是固前人所未及之證佐也故當合而稱之曰六義士祠若章祖程引厓山志以爲尚有余則亮乃無稽之言余則亮者政和人余應也明洪武中會官紹守同知事卽賦皇宋十六飛龍以志庚申君遺事者也其人在政和蓋稱宿儒圖經中有傳可考而相去八十餘年附絕三朝其時不與唐林接則於六陵事定無預且祖程引厓山志以爲據是書予家有之然並無此語放益見其誣也今執事但增脩竹以下三人而未及陵使愚尚以爲缺也當時同事自尚多人以趙東山之識可想見也今其幸傳於世者不當失之若其祠址旣不復在攢宮愚以爲可移之天章蓋天章冬青之跡不久湮沒寺僧甚陋幾不知爲鳳巢龍穴之所在矣故宜立穹碑以表之而祀六義士於寺中以存其地不當在城內也執事欲移穆陵祀矣於天章而大吏格之是在黃宋史早有此言然大吏亦不爲非也蓋國家命祀根據正史不以稗野之言攺移是乃定例況穆陵遺顱明祖返之攢宮則固未可改置矣故不若移六義士之祠則兩得之耳其中又有宜論定者宋之蘭亭在天章王厚齋之言可據也今之蘭亭亦在天章然而宋蘭亭去今幾二里則今之天章亦非宋之天章也蓋天章在元末爲火燬明永樂六年浮屠智譓始重建之其遷地當在是時然則前此唐林之瘞其在舊址無疑也故祠或不得已而寄於今之天章若碑則當立於舊址姚江黃宋史物色冬靑於今之天章不得而痛心於浮屠之剗其蹤跡南上萬西郭亦主其說所謂刻舟而求劍者矣

冬靑義士祠祭議二與紹守杜君

冬青之役王脩竹鄭朴翁確然同功者也羅陵使亦必不可遺者也獨謂謝皐羽有陰移其蓮之功此出自楊廉夫之臆說愚初亦誤信之而今始知其妄夫欲審皐羽之同功與否先當定發陵之年羅雲卿作唐雷門傳以爲戊寅周公謹志以爲乙酉宋濂從公謹乃其於元史又先一年以爲甲申則已自相矛盾故續綱目從雲卿若以皐羽之詩合之知君種年星在尾則雲卿之言是也近人邵廷采疑以爲戊寅宋少帝元年蒙古不應竟無顧忌若此因以爲乙酉而冬青引不可解則始



闕之不知南渡之初汴陵已自不保況厓山彈丸豈爲敵之所懼是眞迂儒之言不足辨也發陵既在戊寅則其時文丞相未死皐羽甫從前一年辭而東歸西臺慟哭記所謂別公章水湄者是也祥興初元□謚尚徘徊嶺嶠安得由閩而浙深入東越條於冬□之役此不辨而可知其非者也蓋宋亡之後摭韶父所言則皐羽避地甌括閒四年其後以癸未始入吳以丙戌始入越卽記中所云哭文公夫差之臺與越臺是也是時始聞有冬青之事而感賦之故讀其文自是局外記事又屬追遡之辭知君種年星在尾則已之不豫可知矣其爲追遡又可知矣是時龔山已歸東嘉故皐羽頻有詩寄之是則就皐羽之言以考皐羽而可以了然者也楊廉夫之言妄也況皐羽以其子初逢世務始棄家出遊終身不返矣未皐羽年三十五其子可冠始出遊耳戊寅非其時也以梨洲之精覈且爲其所惑野公爲皐羽作年譜固知不能辨及此然則皐羽之祀享當去乎曰是不然皐羽之大節宋末爲最卽白衣而拜靈奮之下亦是千古附之唐林之後未爲不可但不當以爲其事者



以其年考之有不合也天章古跡既已湮沒則今日立碑之舉尤不可緩恐亦是雷門諸君之所深望也



冬青義士祠祭議三與紹守杜君

弟前作宋蘭亭右柱銘其中言度宗曾以天章寺地賜吾家易代之後始以爲書院事在至元甲午此僅見於吾家世譜史志固未之載也然剡源游蘭亭序我於遺院之役謂以全氏嘗爲之則其說非無徵者矣天章自宋時屬吾家迨至元甲午乃輸官則宋亡之次年唐林義舉謂非吾家其任其事不可也蓋先泉翁固遺民其於脩竹爲同志故是役也不於他所而於吾家別營謂脩竹爲謀主羅林使則櫕宮之地主泉翁則山南之地主唐林鄭則身主其事而皐羽則特謂其事而歌詠以發之者也蓋櫕宮無地主則事且立沮山南無地主則亦無以妥七戰之驚魂也事蓋必萃羣力而始成而乃以各懷忌諱致雖唐林二君尚且彼此傳聞不合況其餘乎弟非敢爲先世強附此事但考索所及固不可得而晦也然竊以爲六義士當崇祀而泉翁則可以不必是又何也吾家固宋室世戚也三王四公重圭疊組先



太尉位在二府矣國亡身去不能救是所抱心豈敢以此爲功而望後世之報哉且是天章者敬先太師徐公墓道所在也其因先墓而以寺爲香火之院固宋室之賚予也一坏之土其又何辭如或因畏禍而有難色則屬之不如矣故泉翁之其任此事不足奇也特其地之所屬不可不著明耳先泉翁諱璽字君復太尉永堅之從父也宋時待官祕閣晚年遷居於杭之城東所稱孤山社逸初子者也世亦稱爲城東處士其詩見皐羽月泉吟社中尤與剡源善嗚呼故國之文獻消沈羣言迭出五百年來爲搜審覈而後略具首尾也悲夫

奉浙東孫觀察論南宋六陵遺事帖子

昨謁幕府蒙以南宋六陵遺事下問卒卒未竟其語冬青之舉爲世人所豔稱然止唐玉潛林白石耳同時豫其事者雖不能一一著姓氏如王脩竹鄭宗仁鑿鑿可考謝皐羽則陰移其轉其間草窗紀竣使羅銑事雖與諸公不相謀要亦先後奔走是役者也獨厓山志所云余則先尚當闕之以俟考明初既返穆陵遺骼建雙義祠於鄉大夫祠之左以祀唐林已而移之陵右凡有事



於六陵卽井及之夫其祠之是也而惜於闕義諸公有未盡者余嘗走櫕宮山下摩崖宋學士碑文所有享殿周垣雖已摧殘殆盡尚有約略可尋之跡而徧問樵夫牧豎獨失遺址所在爲之悵然當時江南舊臣宦上都者不少曾不能出一言以保橋山弓劍至使楊髡縱其滔天之惡玉匣珠襦狼籍殆盡諸君子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爲故君護龍髓堀是肯隨七度山南踰垣折足幾陷虎口百世而下卽分麥飯一盂以酬明德其亦誰忍替之乃更有大不幸者楊髡西邊謬種原屬豺虎不食之餘而同惡泰寧寺僧則櫕宮首禍所啟也茲者西泠道上雖至五尺之童爭殘楊髡遺跡鑿飛來峰之塔折六一泉之像甚者貽累地藏波害天女而泰寧殿宇近在陵寢之側巋然獨存佛燈魚鼓不隨麒麟辟邪石馬並泯茂陵秋風猶餘劍鳥之響豈待冬青靈鳥將其杜鵑泣血山鬼有知亦應發指夫祠祭在有司今唐林祠宇鞠爲茂草則與廢舉墜是明使君之所以脩典禮也逆脩故址羣其地而潛之抑亦屬風教之一端也合當日以義之羣使共食於一堂正明使君之所以表幽

瀋也滄桑岸谷又歷數百祀而遙四山風雨之地一望
蒼茫然而向蘭亭而鳴咽索眞帖於誰家諸君子之魂
魄猶在此閔其宗何過而毀之罰也敢以告之執事幸
勿以其迂而棄之

再奉浙東孫觀察帖

某前此劄帖幕府欲毀攢宮山之泰寧寺聞者笑之以
爲是殆丁零盜蘇武牛羊使曹公按其事也不知其所
以當毀者不僅以其當日祿於楊充之惡而已蓋所謂
泰寧寺者何地乎乃卽永茂陵之故址也方寧宗之崩
也吏部侍郎楊華奏曰泰寧寺山岡偉特五峰在前直
以上皇紹村青山之雄翼以紫金白鹿之秀以此知先帝
弓劍之藏當在於此詔遷於此而以其基定卜仁烈后
楊氏祔是泰寧寺所以改爲永茂陵也至元二十二年
楊光言會稽有泰寧寺宋以之建攢宮錢唐有龍華寺
宋以之建郊壇皆係勝地宜復爲寺以爲皇上東宮祈
壽時攢宮已改爲寺并敕毀郊壇是永茂陵所以復爲
泰寧寺也嗟乎吾聞攢宮之建趙清獻公陸楚公二家
先塋皆包入焉朝廷許其歲時墓祭通道如故天子錫



類之仁且然而寺僧之悖一至於此然愚竊怪明洪武
閒之遺官審視也浙江行省繪圖以進僅孝理二陵尚
有殘垣其餘祗存封樹於是置守衛之戶嚴芻蕘之禁
而寧宗兆域早已犁平安得尚有封樹之可言禁山之
中居然有侵龍穴以爲道場者是有司特以讕言奉行
未嘗確爲清覈也正統弘治兩朝亦嘗再行檢勘欲復
民閒所占豈知是寺本屬諸陵之一非喙地所可比而
返縱而不治其爲樵牧孰有過於此者方今雖再屬易
代之餘然故國之陵寢皆爲令甲之所加意明使君誠



以此諭有司使其清而出之則有功於金粟之堆豈淺
鮮乎嗚呼一坏未築雙匣親傳當時義士之力不能勝
逆僧而今何有矣愚意以爲當盡毀寺室大題曰宋永
茂陵故址而爲周垣以藩之至若冬青古樹開花無日
近巳梵宇雜揉湮沒莫可蹤跡若以整繕攢宮餘力并
及天章是乃白衣之錢所深望於後世之志士者敢復
爲執事瀆言之

宋遺民錄卷十四



宋遺民錄卷十五

宋遺事 附錄九

讀虞集所草庚申君非周王巳子之詔有作 原注此詩似是節文 余應

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尚公主
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
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
公主夜泣沾酥胸瀛公晨馳見帝師大雄門下參禪宗
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



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
乞歸行營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文宗降詔移南海
五年仍歸居九重壬癸枯乾丙丁發西江月下生涯終
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雄惟昔祖宗受周禪
仁厚綿有三王風雖因浪子失中國世爲君長傳無窮
延傳案水東日記無雖因二語別結二句云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雄其他亦多刪節不復校注

跋　何喬新

此詩敍元順帝爲瀛國公之子迺閩儒余應所作也其
詩有壬癸枯乾丙丁發之句蓋壬癸爲水丙丁爲火元
以水德王而宋以火德王也又云西江月下生涯終故
老相傳順帝北遁殂於應昌倉猝取西江寺梁以供梓
宮之用梁閒隱隱有字亟視之迺西江月一調有龍蛇
踤馬亂如麻可汗卻在西江寺下之句或云太保劉秉
忠所作故應云爾也考之於史瀛國公以德祐丙子降
元時年六歲矣後十有二年爲至元戊子瀛國公學佛
法於吐番又二十八年爲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鎮
雲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漠北其與瀛國公締交蓋在此
時也安懽帖睦爾以元統癸酉卽位是爲順帝時年十

四其生當在延祐庚申上距丙子凡四十四年而瀛國公年始五十矣應之詩或有徵也史又云文宗以上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上非其子黜之江南召虞集閣學士虞集書詔播告中外而不言順帝爲何人之子蓋諱之也予年二十時赴江西鄉試於館人家見古樂府一帖內有沙漠主一篇云楊廉夫所作予方從事科舉之業不暇錄但記其篇末云吁嗟乎鳳爲鳩龍爲魚三百年來龍鳳爵臣壓左衽稱單于又識其後云宋太祖之德至矣肇造帝業不傳諸子而傳諸弟太宗負約全人之禍舉族北遷而太祖之末孫復紹大統有江南者百餘年爲元所滅而瀛國公之子陰篡元緒世爲漠北主天之報太祖一何厚哉其言頗與應合近考鐵崖樂府無此篇豈出於假託邪抑有所遺邪新安程克勤錄此詩示予因具疏予所聞見者以廣異聞云時成化丁亥冬十有一月朔椒丘子識

紀瀛國公事實　袁忠徹

予幼時聞諸先生與先人言宋幼主北遷元降封爲瀛國公一夕世祖夢金龍舒爪纏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



所夢柱下世祖感其事欲除之謀諸臣下瀛國知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過朔北札顏之地謁周王即明宗見瀛國后罕祿魯氏郡王阿兒廝蘭之裔孫也明宗愛而納之未幾生妥懽帖睦爾後有言於文宗詔曰明宗在朔漠之時素謂非己子遂兩徙高麗海島尋移廣西文宗崩丞相燕帖木兒請於文后卜荅失里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明宗次子亦鄰質班是爲寧宗寧宗崩燕鐵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后曰吾子尚幼明宗長子妥懽帖睦爾在廣西年十三矣乃命中書右丞闊里吉思往廣迎之至良鄉燕鐵木兒既見具陳迎立之意妥懽帖睦爾幼且畏之一無所荅於是燕鐵木兒疑之適太史亦言不可立立則天下亂遂不果文后親政一年燕帖木兒薨學士虞集上封事不胥草詔文后與大臣及學士巙巙等定議立延妥懽帖睦爾爲皇帝且詔曰文后下有脫文日燕帖木兒猶懷兩端遷延數月天殞厥躬永惟皇太后復其所生之子一以至公爲心親挈大寶畀子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隆盛下有脫文帝以虞集之上封事乃曰唵嚕餓秀才怎麼



知我家事集驚懼喪明帝立之八年六月撤文宗廟主徙文后幽於東安放其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中道謀殺之嗚呼順帝享國實由文后然聽讒臣之言遂至文后母子被害夫宋待柴世宗之後代居顯官詳見史冊而瀛國孤兒寡婦元君忍不相容也瀛國居燕八年因殺文丞相方給衣糧此待之薄甚追夢感有疑瀛國逆知假往西天又遇周王娶其后而生順帝以明宗朔漠之言觀之明爲遺腹也而天不負宋而又享國之久然順帝之負文后豈其少恩哉國祚之歸於大明宜矣予歸老於家政誦虞文靖公詩所紀瀛國之事因而有感遂并書舊所聞者使知宋三百年之德澤不泯也如是順帝幽文后殺其太子此又天使宋之遺孽滅元之報復也永樂十年五月十八日我太宗文皇帝御武英門命內官李謙王吉於古今通集庫取宋列帝遺像命臣忠徹及畫士百戶徐英觀之上笑謂忠徹曰宋太祖以下雖是胡羊鼻其氣象清癯若太醫然十九日上復御武英門命臣忠徹同內官王吉看元列帝像俱魁偉雄邁上曰都喫綿羊肉者及觀順帝像顧謂臣忠徹曰睢



此何爲類太醫也忠徹斯時承命未實俯首莫對今蒙賜老田里得以歷考宋元史傳暨元學士虞集所作第十六飛龍之詩果符太宗文皇帝之言感念聖鑑之明愧當時不能對此爲恨庸書以俟秉筆者補之

按此說似是而不得其實今以史考之宋恭帝以德祐丙子降元時年六歲後十六年爲至元戊子學佛法於吐番又二十八年爲延祐丙辰仁宗命北宗出鎮雲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漠北與恭帝相見實在此時而順帝以元統癸酉即位時年十四其生當在延祐庚申審如此說以爲明宗奪恭帝之后而順帝乃遺腹子則其生當在丙辰丁巳間矣以史之年證之世安有遺腹子踰四五年者宜以余詩爲是

贈虞伯生詩　無名氏

蓋世文章凌日表驚人風采動朝端窮經白首討論易草詔丹墀潤色難憂國淚多雙眼暗歸田計早一身安不堪回首昭陵道落日西風莎草寒

右詩得於傳聞而末句之意有不可解者故老云伯生嘗私於文宗妃故嘲者因以譏之不知其果然否也



西江月詞

至元十三年江南初內附民間盛傳武當山眞武降筆書長短句曰西江月者鏤刻於梓黃紙横印帖壁間即此詞也

九九乾坤已定淸明節後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繼一作暨馬依醫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盡生涯死在西江月下延陵家郎瑛七修類稿云詠二句乃言元世祖德祐二年滅宋至順帝至正十五年我太祖三月起兵和陽正當九九八十一之數而三月乃清明時也米田言番人也

直待龍蛇繼馬是太祖以甲辰建國卽位乙巳伐元都至丙午元亡登并蘿蛇繼馬耶死在西江月下爲言順帝殂於應昌并取西江寺梁爲帝之驗耳○右說足以補此注所未備然疑宋吉剌氏非瀛却并北語無定音元史徹思吉爲中郤作發吉剌氏也

右詞近世皆傳爲太保劉秉忠所作而陶宗儀記之如此未知孰是或曰元主皆娶甕吉剌氏爲后而此云云指蒙韃生涯毒陰寓順帝非甕吉剌氏所出之意也

## 元史順帝紀略

順帝名妥懽貼睦爾明宗之長子母罕祿魯氏名邁來迪郡王阿兒斯蘭之裔孫也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兒斯蘭率其衆來降乃封爲郡王俾領其部族及明宗北狩過其地納罕祿魯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於北方當泰定帝之崩太師燕鐵木兒與諸王大臣迎立文宗文宗旣卽位以明宗嫡長復遣使迎立之明宗卽位於和寧之北而立文宗爲皇太子及明宗崩文宗復正大位至順元年四月辛丑明宗后八不沙被譖遇害遂徙帝於高麗使居大靑島中不與人接閱一載復詔天下言明宗在朔漠之時素謂非其巳子移於廣西之靜江三年八月巳酉文宗崩燕帖木兒請文宗后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而命立明宗次子懿璘只班是爲寧宗十一月壬辰寧宗崩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文宗后曰吾子尚幼妥懽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之長子禮當立之乃命中書右丞闊里吉思迎帝於靜江至良鄕具鹵簿以迓之燕鐵木兒旣見帝並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帝幼且畏之一無所荅於是燕帖木兒疑之故帝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帝不可立立則天下亂以故議未決遷延者數月國事皆決於燕帖木兒奏文宗后而行之俄而燕帖木兒死后乃與大臣定議立帝且曰萬歲之後其傳位於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諸王宗戚奉上璽綬勸進四年六月巳巳帝卽位於上都至元六年六月丙申詔撤文宗廟主徙太皇太后不荅失里東安州安置放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其略曰昔我皇祖武宗皇帝昇遐之後祖母太皇太后惑於憸慝俾皇考明宗皇帝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正統寖偏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朔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肇啓大事於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之攸當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卽授以皇太子寶文宗稔惡不悛當躬迓之際乃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飮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思欲自解於天下乃謂夫何數日之間宮車弗駕海內聞之靡不切齒又私圖傳子乃構邪言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祖宗大業幾於不繼內懷愧歉則殺也里牙以杜口上天不祐隨降殞罰叔嬸不荅失里怙其勢焰不立明考之冢嗣而立孺稚之弟懿璘質班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位國之大政屬不自遂者詎能枚舉每念治必本於盡孝事莫先於正名賴天之靈權姦屛黜盡孝正名不容復緩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旣往之罪不可勝誅其命太常撤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荅失里本朕之嬸乃陰構姦臣弗體朕意僭膺太皇太后之號迹其鬩門之禍離間骨肉罪惡尤重揆之大義削去鴻名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昔雖幼沖理難同處朕終不陷於覆轍專務殘酷惟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也里牙已死其以明里董阿等明正典刑監察御史崔敬言燕帖古思不宜放逐不報

## 虞集傳略

光人鄭伯璲以才俊爲馬祖常所喜祖常爲御史中丞伯璲游其門祖常亟稱之欲集爲薦引集不可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器亦恐不得令終祖常猶未以爲然一日邀集過其家設宴酒半出薦牘求集署集固拒之祖常不樂而罷文宗崩集在告欲謀南還弗果幼君崩大臣將立妥歡帖穆爾太子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在召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荅剌爲皇太子乃以妥歡帖睦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阿鄰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于脫卜赤顏又召集使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體之人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諷集速去而已伯璲後以用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元統二年遣使賜上尊酒金織文錦二召還禁林疾作不能行屢有勅郎家撰文褒錫勳舊侍臣有以舊詔爲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

先師呂文懿公嘗謂予言順帝卽位後京師有爲十七字之詩者謔於虞文靖公之門曰昔謂非其子今日作天子說與老虞子請死虞因此懇遂謝病而歸然不知所出姑識於此云

## 虞伯生草詔

虞伯生際遇文宗留奎章閣爲學士天歷至順閒文治蔚然可觀順帝爲明宗子文宗忌之遠竄海南詔書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以爲非其子伯生筆也文宗晏駕

寧宗立八月崩國人迎順帝立之帝入太廟斥去文宗神主而命四方毀棄舊詔伯生時在江西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嫉之者爲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稾呈順帝親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遂得釋兩目由是喪明不能作楷書此與宋晏殊撰李宸妃碑事相類妃實誕仁宗而殊承章獻太后旨謂妃無子生一公主早卒仁宗雖甚恨之而卒不重罪皆盛德事也

## 知不足齋附錄

荅史雪汀問宋瀛國公事帖子　全祖望 紹衣

來諭以宋瀛國公事諸書所載多相牴牾兼之不見正史爲疑此在元史順帝本紀及虞集傳已啟其端但未詳紀通鑑續編因元史綱目又因通鑑是以其事多未悉者常熟　荅章諸書考其顛末已無滲漏符臺外集宋幼主北遷時降封爲瀛國公一夕世祖夢金龍舒爪纏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感其事欲除之瀛國知之大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



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按宋恭帝以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丙子亡國時方六歲以至元十九年二月徙上都其日卽殺文丞相蓋因奸民薛保住告變謂有興復宋室之謀也以二十五年十月學佛於吐番時年祇十八耳余應詩曰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尚公主時衆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瀛公晨馳見帝師大雄門下參禪宗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也庚申外史瀛國爲僧白塔寺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因嬉遊至其寺憐國公年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與之延祐七年女子懷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其寺上有龍文五采氣卽物色得之乃瀛國所居室也因問子之所居得毋有重寅乎曰無有因問之明日今早五更後舍下生一子明宗大喜因求爲子幷其母以歸元史順帝本紀母罕祿魯氏名邁來迪郡王阿爾斯蘭之裔孫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爾斯蘭帥其衆來降乃封爲郡王俾領其族部及明



宗北狩邁其地納罕祿魯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於北方此與外史言雖參錯然實相合余應詩曰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是也元史順帝本紀當泰定帝之崩太師燕鐵木兒與諸王大臣迎立文宗文宗既卽位以明宗嫡長復遣使迎立之明宗卽位於和寧之北而立文宗爲皇太子及明宗崩文宗復正大位至順元年四月辛丑明宗后八不沙被讒遇害遂徙帝於高麗使居大青島中不與人接閱一載復詔天下言明宗在朔漠之時素謂非其己子移於廣西之靜江虞集傳文宗將立其子阿剌納荅剌爲皇太子乃以妥歡帖木兒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阿憐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於脫卜赤顏又召集使播詔書告中外余應詩云文宗降詔居南海是也庚申外史文宗疾大漸召丞相燕帖木兒月昔者晃忽叉之事爲朕平生大錯悔之無及燕帖古思雖朕子然今日大位乃明宗之位順召妥歡鐵木兒立之





庶可見明宗於地下言訖而崩晃忽叉者乃明宗皇帝從北方來飲毒而崩之地燕帖木兒內懼蹐累日自念晃忽叉事已實造謀恐妥歡帖木兒至而治其罪姑祕遺詔不發因謂文宗后曰阿裔且權守上位安懽帖木兒居南徼荒瘴之地未知有無我與宗戚諸王徐議之可也是時燕帖木兒以太平王爲丞相宗戚諸王無敢言者遷延至至順四年三月上位虛攝已久內外頗以爲言始迎明宗幼子懿璘質班登位不發詔不改年號踰月而崩廟號寧宗燕帖木兒復欲立燕帖古思文宗后固辭曰天位至重吾兒少年妥歡帖木兒在靜江可取爲帝且先帝臨崩言猶在耳燕帖木兒知不能已遂遣使去廣取妥歡帖木兒太子來京行至良鄉以郊祀鹵簿禮迎之欲以此取悅太子之意既而燕帖木兒驅馬並行道上舉鞭指示太子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由太子迄無一言以荅之燕帖木兒心疑懼留連至六月方使登位通鑑綱目疑太子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數月至是燕帖木兒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



且約後當傳於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余應詩云五年仍歸居九重是也庚申外史太后每言帝不用心治天下而乃專作嬉戲至元五年乙卯臺官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乃陛下嬸母也前嘗推陛下母墮燒羊鑪中以死父母之讎不共戴天乃貶太后東安州安置太子燕帖古思番陽路安置尋皆遇害尚書因希旨謂文宗在日謂陛下素非明宗子帝大怒撤去文宗廟主幷逮當時草詔者瞿宗吉詩話時虞集已謝病在家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疾之者作

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瞽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棄呈上帝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脫脫亦爲之言得釋然兩日由是喪明水東日記後至元二年追尊帝母邁來迪爲貞裕徽聖后余應詩云壬癸枯乾丙丁發西江月下生涯終至今兒孫主沙磧吁嗟趙氏何其隆惟昔祖宗受周禪仁義締有三皇風雖因漫子失中國世爲君長傳無窮是也其閒印合之奇又有不可解者宋太祖以庚申卽位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於四更末卽轉六更方鼓嚴



鳴鐘太祖之意恐有不軌之徒竊發於五更之時故終宋之世宮中無五更而不知更之爲庚也歷眞宗天禧四年一庚神宗元豐三年二庚高宗紹興元年三庚孝宗慶元六年四庚至理宗景定元年爲五庚而元世祖以是年卽位希夷所謂怕聽五更頭也越十七年遂以亡國乃從世祖至元元年歷仁宗延祐七年又得庚申則六庚也而庚申君適以是生非所謂莫知爲而爲者乎又陶宏景胡笳曲有負扆飛天歷終是甲辰君之句元文宗生年甲辰紀年天歷當時以爲受命之符乃元讖亦有曰大元之後有庚申彰　以爲甲辰君者元之所以亡也庚申君者宋之所以復也符叢集又載永樂中曾侍太宗觀歷代帝王遺像至太宋祖以下太宗癸曰雖都是胡羊鼻其氣象淸癯若太醫然至元列帝曰都與黏羊肉者及順帝曰惟此何類太醫也忠徹俯首不能對退問同里黃潤玉得之因歎不得以此對爲恨是其賦形之異又有冥合非與事乎楊維禎曰宋太祖之德至矣雖造帝業不傳諸子而傳諸弟太宗負約金人之禍舉族北遷而太祖之末孫復紹大統有江南者

百餘年爲元所滅而瀛國公陰襲元緒世爲漠北主天之報太祖一何厚也庚申君以洪武元年北遁而其次年卽得太行隱士權衡所著外史是其事在元人皆知之而明聖王奉太祖詔纂序博論直云瀛國外婦之子綿延宋末六更之讖正與國史所書相爲證助然謂元史潦草卒業原屬未成之書然則庚申軼事直元史一定案不得以呂嬴牛馬之疑等諸曖昧也



## 書宋遺民錄刻後

宋既亡文山被執天下盡爲元人有矣當時之士若王鼎翁謝皐羽唐玉潛輩忠憤激烈於其所知或受助之而欲全其名節或傷悼之以招慰其精爽或感惻傾貲以收拾其舊主之遺骸而不顧於禍患迹其所爲固有不同然亦各盡其心而已他若張毅父之致愛於文山閒關遠道而無死生之閒方韶卿之重傷於國亡歔欷歌哭而有黍離之思吳子善甘於凍餓而不肯再仕龔聖予撰二忠傳而紀述甚核汪大



有之幽憂沈痛發諸詩梁隆吉之守道安貧終其世鄭所南之勁節峻行志向眞過於王炎林德暘之深匿遠遯而高潔可繼於靖節若宋遺事之附載而天不亡宋之意亦隱然見於言外又足以慰數子者之心於九泉之下焉其有關於天理民彝豈淺淺哉予先師篁墩先生官翰苑時有感於數子者之事彙次成編爲十有五卷先生沒且久嘗忘其固陋因所訂卷目鈔次而校之以卒先生之業予族弟士儀乃倡刻之陽湖孫陽甫隆阜戴以立繼之久未克就緒而臨溪宗人思柔及先生猶子本一復命工以終之嗚呼微先生之敎錄則諸子之事無以著微諸君之繡梓則是錄之傳無以永是皆無所爲而爲之者也秉彝好德千古同情不於此可徵哉刻完謹綴數語於末簡以諗觀者如此

嘉靖乙酉冬十月初吉休寧率溪程曾謹識於獨善閣之草堂

壬辰之秋余從書肆見此書首卷出一奚奴袖中乃梨本也問坊人云是高陽氏藏書把翫片晌欲竟讀



而不得然心儀之不置已而訊之吏先生辰伯先生故以好書稱者言吾向者從虞山借得以授平原氏鈔存可得而覩也旋爲予取來書凡四冊前冊錄竟方易其次大蟄之年步屧擲節不辭僕僕往返余甚感其意焉書係鈔本惜亥豕之訛未爲正爾鈔成爲識之如此癸巳歲四月五日竹里老人書

平原陸氏本鈔於順治丁亥此冊又後七年矣陸本久歸家篋末卷失去二葉得此補錄遂爲完書竹里姓氏莫詳存其跋語庶不沒老人苦心云

# 逸民傳

皇甫淳撰
劉鳳補遺

逸民傳目錄


卷之一

晉

孫登　夏統　朱沖
瞿硎先生　董京　陶淡
董養　董景道　郭文
石垣　翟湯　譙秀
索襲　郭瑀　邴郁
玄晏先生　戴逵　龔玄之
孟陋　虞喜　氾毓
劉驎之　魯褒　許邁
公孫永　范宣　劉兆
徐苗　孫晷　伍朝
韓績　龔壯　范喬
張忠

宋

漁父　翟法賜　郢野老
宗炳　關康之　孔淳之
朱百年　劉凝之　樓惠明
沈道虔　辛普明　郭希林
龔祈

卷之二

齊

宗測　蔡謫仙　徐伯珍
趙僧巖　孔祐　沈驎士
杜京產　臧榮緒　褚伯玉
庾易　明僧紹

梁

阮孝緒　鄧郁　范元琰
沈覬　庾詵　何點
劉訏　庾承先　諸葛璩

魏

鄭脩　眭夸　李謐

隋

徐則　張文詡

唐

朱桃椎　仲長子光　李元愷
終南山隱者　孫思邈
秦系　衛大經　司馬承禎
崔覲　盧鴻　田遊巖
王希夷　陸羽

五代

騎牛者　張荐明

宋

松江漁翁　杜生　南安翁
蘇雲卿　順昌山人　郭某氏
筴叟　魏野　李瀆
戚同文　章登　楊璞
林逋


逸民傳目錄終

# 逸民傳卷之一

少玄山人皇甫涍撰
羅陽山人劉鳳補遺
金陵荆山書林梓行

## 晉

###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居郡北山土窟中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及出大笑時往來人間或設衣食即弗受辭去嘗有人見之宜陽山不似常人因與語不應文帝聞而異之使阮籍見之與語亦不應籍曰故是向人耳尋求之不知所在後乃知其姓名嵇康從之游三年問所圖終不荅康每欲息將別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燿用才在乎識眞所以全其天以子之才性烈而識寡其能免乎後康遭非命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後不知所終

###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幼孤貧養親以孝聞事兄弟每采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濱拘蠊䗯以資養雅善論談宗族勸之仕曰卿淸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奈何甘辛苦于山林畢性命于海濱也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愷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汙共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耕耦沮溺豈有辱身曲意于郡邑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帀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慚統自此不與宗族相見也後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太尉賈充見之怪而問之統初不應徐荅曰會稽夏仲御也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因爲水戲乃操柂正檣折旋中流初作䴇鶂躍後作鯆䱐引飛鷁首掇獸尾奮長稍而船直逝者三風波振駭雲霧杳冥儀而白魚跳入船者八九觀者快懼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俛首而不荅統又爲歌土曲大禹慕歌曹娥河女之章伍員小海唱以足叩船引聲喉囀淸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潄天雲雨響集叱咤讙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以下皆恐止之乃巳充耀以文武鹵簿覩其來觀幢幡鼓樂妓女錦繡花翠照耀耳目繞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欲曰此吳兒是木人心也統歸不知所終

### 朱沖

朱沖字巨容南安人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爲事鄰人先犢誤以沖犢歸後得犢大漸以犢還沖沖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沖屢持芻飼牛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咸寧四年詔補博士尋又詔爲右庶子皆稱疾不庭沖每聞徵書至即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帝之流沖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沖以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道村無凶人毒虫猛獸皆不爲害以壽於

### 瞿硎先生

瞿硎先生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爲名桓溫嘗造之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爲之銘贊竟卒于山中

###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在洛陽隱居白社時被髮行吟于市乞殘絮敗繒結以自覆號百結衣或與好帛輒不受或排辱不與亦無怒色時孫楚數就社中載與俱歸又貽書勸其仕進京荅之以詩曰周道斁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爲歡淸流可飲至道可全何爲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古之至人藏器乎靈緼袍不令能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翫豈合物情玄鳥紆幕而不被害鳫集遠巢咸以欲死眄彼梁魚逡巡倒尾沈吟不決忽焉先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鳥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闚我顰顣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

靜以圓堵爲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其寢處遺一石竹子及詩二篇詩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大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誰知其實遊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陶淡

陶淡字處靜廬江人侃之孫也幼好導養之術十五六便服食絶穀不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相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遂逃羅縣山中終身不返

董養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泰始初到洛不干祿求榮時楊后廢養因遊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爲乎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二鵝蒼者胡家白者國家家象也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不知所終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博學精究經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于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嘯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旁是以劉氏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因



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以壽終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忘返父母終服不娶辭家遍游名山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于樹苫覆其上居之時猛獸爲暴文獨宿十餘年卒無害常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亦即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粗者示不逆而已嘗有猛獸張口而文文視知橫骨所若以手探去之明旦獸致一鹿于其室前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爲擔水無倦色顏颺葛洪共造之贈以常衣文不納麗容置衣室中後至毀爛竟不服用王導遣人迎之文不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居文西園朝士咸往觀文頹然箕踞傍若無人溫嶠嘗門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而未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飢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爲烏獸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先生獨不畏耶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德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導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眄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居導園



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逼歸臨安廬于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以爲神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以疾終

石垣

石垣字弘孫自云如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麤叔或有遺以衣服受而施人人有喪葬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之又能暗中取物如晝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翟湯 子莊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潔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饋贈雖釜庾一無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人賴之司徒王導辟不就隱于縣界南山成帝康帝皆常徵之湯固辭不起年七十三卒于家子莊字祖休篤守父操不交人物惟弋以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皆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至一何哉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釣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蓽門歠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年五十六卒莊子矯矯子法賜皆樂遜遁世有隱行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周之孫也少而靜默不交于世知天下將亂豫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李氏據蜀

有巴西嘉秀名具東帛安車徵之不庭常冠皮弁服弊衣躬耕山藪桓温滅蜀薦于朝以秀年老道遠故不徵勑所在四時存問後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秀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筆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索襲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虛靜好學不應州郡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精于陰陽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長欲涕泣或請問不言陰澹爲敦煌太守奇而造焉經日忘返出而歎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卒時年七十九澹素孤會葬曰世人之所有餘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悦者五味音也先生棄家人之所收收家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于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妙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蹤莊生之不願蔑以過焉乃謚居先生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舉賢良家于臨川漁獵自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乃暫業之稻將熟有認之者坐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里道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欲貴焉與翟湯俱爲庾



亮所荐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墓庾翼躬造翻欲强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强逼翼又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于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敢固辭翻曰爾尚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復沈没取之翻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

邴郁

邴郁字弘文城陽人魏徵士原之曾孫少有原風勑身謹潔口不妄説耳不妄聽端拱恂恂舉動有禮與高密劉鯿及韓續並有高名鯿字長魚幼不慕俗長而希古篤學厲行化流邦邑咸康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三人及翟湯等例於博士徵郁辭以疾鯿隨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拜皆以壽終

玄晏先生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年二十餘始從鄉人席坦受書帶經而農勤力不怠博綜典籍百家之言嘗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與之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時人謂之書淫沈静寡欲有高尚之志自號玄晏先生或勸謐脩名廣交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勢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荅之景元初相國晋王辟謐等三十人七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畢至



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獨謐以疾辭不及國寵其後鄉親責之謐遂著釋勸論以通志其略曰進者身之榮也退者欲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尚當容之況余實篤又曰天玄而清地静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寄身聖世記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元元柔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又曰若乃聖制之創化也參德乎三皇齊風乎虞夏欲温温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根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能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幾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召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遁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跡于西隣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于至貧榮期以三感樂尼父黔婁定謚于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荊萊志邁于江岑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于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令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俗之主全欲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于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于羣賓故能棄外

親之華過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眛眛之疾塵死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吾心所安也前後徵辟敦勸九十餘次皆辭以疾竟不仕子方回亦克遵父志卒時年六十九在太康三年嘗爲篤終之說命其子曰人之死也精竭形散魂無不之故柔屬于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又曰今之爲制者不石槨儉不露形柔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遽篨裹尸麻約二頭置尸床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坑訖舉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遽篨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魄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其著論如此

##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所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于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後徙居會稽剡縣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爲非著論譏之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辟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于吳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虎丘山逵潛詣之與珣游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遁不反上疏曰逵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或時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其召命帝許之逵復還剡後珣復請徵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復不至以病卒子勃有父風義熙初徵命不起

## 龔玄之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好學潛默安于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潔已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于懷抱哉可並以爲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尋常以稽側席之望郡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尋卒時年五十八

##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嘉之弟也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嘗交遊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于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或謂桓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命非敢爲高也陋博學長于三禮註論語行于世以壽終

## 虞喜

虞喜字仲寧餘姚人諸葛恢臨郡屈爲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喜懷帝即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賀循難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就及咸和永和間又京徵薦竟不仕年七十六卒

## 氾毓

氾毓字稚春濟北人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秘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畜門人清靜自守年七十一卒

## 劉驎之

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脩儀表人莫之知嘗采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澗水南有二石囷一閉一開木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者問徑得還或說囷中皆仙靈方藥驎之至更索之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

冲聞其名請為長史固辭不受其家在官邁之側麟之餉給資旅一無所惜鄉人死無所歸輒身為營棺殯後以壽終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不仕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著錢神論以刺之莫知所終

許邁

許邁字叔玄句容人家世仕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為之筮遇泰上六爻發璞謂曰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之知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以親故未忍遐逝擇餘杭懸雷山去茅山為近于是結廬居焉而往來茅領關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惟朔望一歸定省而已及親終遂棄家徧遊名山茹芝斷穀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隱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咏巖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暐徵至業及見暐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歲餘陽暐柱送之平郭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年十歲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客人問痛耶荅曰不足為痛但受全之體而



致毀傷不可處耳少尚隱遯加以好學遂博綜經籍郗鑒命為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一時顯者欲為改築居室或遺以厚饟皆固辭之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講誦為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辨有若齊魯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竟不仕

徐苗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義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否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博露車載尸葦席尾器而已

孫晷

孫晷字文度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雖庶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親龍畝吟咏不廢欣然自得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晷見而避之既而自刈送之鄉人感愧不敢復犯司空何充司徒蔡謨辟之及公車特徵咸不就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少有雅操閒居樂道不脩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尚書郎胡濟奏曰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



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白衣為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尚朝竟不就卒于家

韓績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少好文學以潛退為操布衣蔬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土並宗敬焉王導辟以為椽不就咸康末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于家

龔壯

龔壯字子瑋巴西人潔己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為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讎及李壽戍漢中與特孫期有隙壯因說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于晉人必樂從壽遂率衆討期果克之壽循襲偽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受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假壽殺期私仇以雪數說壽使歸朝以明臣節壽不從壯遂稱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攷經典彈思文章而已

范喬

范喬字伯孫陳留外黃人弱冠受業于樂安蔣國明濟陰劉公榮見之深相器重劉彥秋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純和理思精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不能喬安貧樂道行身不穢其父粲因齊王芳廢遷素服拜送哀慟左右後遂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沒足不出邑里元康中詔求寒素時多若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皆不就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

不聞邑人愧而歸之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爲卒時年七十八

## 張忠

張忠字臣和中山人永嘉之亂隱于泰山冬則縕袍夏則帶索食用瓦器鑿石爲釜端拱若尸不事琴史脩導養之法以至道虛無爲宗鑿地爲窟以居弟子皆效之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符堅徵至長安賜以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一見而還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于西嶽命也奈何及關遂卒

## 宋

## 漁父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尋陽太守孫緬一日出遊江渚見一輕舟陵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瀟灑垂綸長嘯緬心異之因爲取魚漁父笑而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耶緬蓋怪爲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覩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何不贊緝熙之美而自晦若是也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湖水悠悠相忘爲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歌竟悠然鼓棹而去

## 翟法賜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曾祖湯祖莊父矯並高尚不仕法賜少守家業立屋廬山喪親不復還



家不食五穀以獸皮及結草爲衣後家人至石室求之因復遠徙逃避徵聘遁跡幽深卒于巖石間

## 鄖野老

鄖野老不知何許人宋衡陽王義季嘗大蒐于鄖有野老苦而耕左右斥之老人對曰昔楚子盤遊見譏于令尹今陽和播植之始非勸農之意也義季止馬曰此賢人也賜之食老人曰不奪農時則一時皆受王賜也飯不敢當問其名氏不告而去

## 宗炳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宋武帝辟爲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于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守南平逼與俱還乃于江陵江湖立宅閑居無事武帝又累召之處以顯職後受禪及元嘉中皆頻徵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後西陟荊巫南登衡嶽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惟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遊履皆圖之于室爲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其孫測從弟或之皆隱遯終身

## 關康之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特進顏延之及一時諸名士嘗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巾帊席松葉枕白石而臥了不相酬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後徵辟一無所就棄絕人事守志閑居



惟精深經學點定左氏傳及所撰禮論齊高帝甚愛重之臨崩遺詔以人玄宮也帊音帕

##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後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教弘等共爲人外之游教弘以女適其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之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郡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老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居惟牀上有書數帙元嘉初復徵之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爲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

## 朱百年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少有高情親之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採藥爲業以樵藥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之而去或遇寒雪不可售無以自資即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綵三五尺與同縣孔覬友善性皆嗜酒相對輒酣飲盡歡百年室家素貧母以冬月卒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寒時就覲宿衣悉裌衣飲酒醉眠覲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

具玄體謂覬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覬亦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頒峻爲東陽州發教餉以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爲衣冠所重峻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卒于山中會稽守蔡興宗餉其妻米百斛其妻遣婢詣郡門固辭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劉凝之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慕老萊子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于野外非其力不食辟召一無所就娶郭氏梁州刺史銓女也遣送豐麗悉散之屬親共安儉苦夫婦當共乘蒲笨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令家中覓新者償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首復取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荅書頓首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焉曰荅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顒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荊州年饑義季慮其餓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跡爲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卒年五十九

樓惠明

樓惠明字智遠東陽人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禽獸毒螫皆避之藏名匿人跡莫之知宋



明帝齊高帝皆召不赴文惠太子苦延方至仍又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徑逹臨安衆不知所以旬日之間唐寓之妖賊破郡惟臨安獨全

沈道虔

沈道虔武康人隱居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所得贈遺悉以供其衣食宋文帝聞之遣使存門賜錢三萬米三百斛及以給其嫁娶之資道虔京世事佛兼好老易嘗有人竊其園菜及還見之乃自逃匿待竊者去乃出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穟道虔悉以所得與之郡州府凡十三命及徵員外散騎侍郎皆不就子慧鋒亦修父業

辛普明

辛普明字文達河南人少就閑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士子高其行悉以金賻之後至者不復受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及之意今實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耶齊豫章王嶷爲揚州徵爲議曹從事不就嶷音付

郭希林

郭希林武昌人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召一無所就卒于蒙亦隱居不仕

龔祈

龔祈字孟道武陵漢壽人從祖玄之父黎人並不應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欲曰此荊楚之仙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時或賦詩而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

逸民傳卷之一 終



# 逸民傳卷之二

少玄山人皇甫涍撰
羅陽山人劉鳳補遺
金陵荊山書林梓行

## 齊

### 宗測

宗測字敬微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少靜退不樂人間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齊驃騎豫章王嶷徵爲參軍測荅府召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後嶷復請之測荅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永明建武中又累徵不起測欲游名山乃寫其祖所畫尚子平圖于壁上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一無所受齎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舊宅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道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後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惟與同志庾易劉蚪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而已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于行障上坐卧對之頗好音律善易老續玄晏先生高士傳三卷尚之自敬之亦好山澤與劉蚪俱以驃騎記室不仕宋末及武帝和帝時並徵不就壽終蚪音仇

蔡謫仙

永明間鍾山有隱者姓蔡養馴鼠千頭解其意言語狂易時人呼為謫仙後不知所終

徐伯珍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少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箬葉甘蕉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隣皆奔走獨伯珍累床而坐誦讀不輟太守王曇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而退如此者凡十二焉蚤喪妻不復更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栢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巖後伯珍移居之階戶之間木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舘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儀尔而滅白雀一雙栖其石脁論者以為隱德之感刺史豫章王又辟議曹從事不就兄弟四人向首相對時人呼為四皓

趙僧巖

趙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友善明為青州欲舉為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為沙門栖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至夜而亡

孔祐

孔祐山陰人至行通神隱于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如瓦石采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九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為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子道徽少高厲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





身不窺都邑齊豫章王辟為西曹書佐不至道徽兄子總亦有操行（櫟音歷）

沈麟士

沈麟士字雲禎武康人居貧織簾誦書不輟鄉里號為織簾先生嘗為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涕而還或怪而問之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嘗謂其子曰山藪故多奇士若雲禎黃叔度之流也豈可澄清淆濁邪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或勸之士荅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器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後隱居餘不吳差山時為之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所居成市征如張永為吳興請麟士入郡欲以為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于文冕走雖不敏清附高節有蹈東海死耳不忍受此黥劓永乃止昇明末太守王奐永明中中書沈約並表薦徵之梁天監元年又與何點同徵皆不就麟士家世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秋琴採薪行歌不輟再日而食守操終老年八十五卒於家

杜京產

杜京產字景齊錢塘人少恬靜不樂榮宦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不就永明十年名臣多表荐京產徵為奉朝請不至于會稽日門山聚徒教





授建武初又徵員外散騎侍郎曰莊生持釣豈為白璧所回遂以疾辭

臧榮緒

臧榮緒東莞呂人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後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徵為主簿不就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齊降位李釋教試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嘗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京口世號為二隱

褚伯玉

褚伯玉字元璩錢塘人少有隱操寡嗜欲父為婚婦入前門伯王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矣自非折節下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于茲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飡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僧達荅曰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此子索然惟朋松石分于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蘚蘿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齊高帝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道固

辭不欲違其志勑于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

庾易

庾易字幼簡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初豫章王辟爲驃騎參軍不就臨川王上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于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永明建武中又徵竟不就

明僧紹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由宋元嘉以迄昇明中累徵辟不就弟慶符嘗爲青州僧紹以乏食隨之鬱州住弇榆山栖雲精舍欣翫水石竟不一入州城齊建元元年詔徵正員外郎又以疾辭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亦堯之外臣朕雖不接有時通夢遺僧紹竹根如意筍籜冠後僧紹嘗侯釋僧遠定林寺太祖欲就見之僧遠問之曰天子若來祭何對曰山藪之人正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永明初又再召竟不肯見（鬲音革）

梁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性沉靜雖與兒童游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既冠其父誡之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荅曰願迹松子于瀛海追許由于窮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外兄王晏貴顯屢至



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問其茹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晏誅孝緒竟獲免所居以一鹿床爲精舍以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欲造不敢望而欲曰其室雖迹其人甚遠一時名公屢表薦之後與吳郡范元琰同徵俱不起陳郡袁峻嘗詣之荅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己何關人世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命駕欲就之游孝緒鑿垣而遁卒不肯見嘗著高隱傳上自炎皇終于天監末列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年五十八卒謚曰文貞處士

鄧郁

鄧郁荆州建平人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年惟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梁武帝敬信殊篤一日魏夫人忽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著絳紫羅繡袿襹色艷桃李質勝瓊瑶謂郁曰君有仙分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郁謂弟子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惟聞香氣（袿音圭襹音屬）

范元琰（音琰）

范元琰字伯珪錢塘人隱居不仕嘗有人涉溝盜其筍者元琰伐木爲橋以度之盜者大慚鄉人化之居常不出城市獨坐如對嚴賓見之者



莫不改容正色齊建武及梁天監中皆被辟召不赴年七十卒于家

沈覬

沈覬字處默吳興武康人幼淸淨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每還吳興覬不至其門勃就見覬送迎不越于閾勃欲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儀徵爲南郡王左常侍不就永明建武永元中又三徵俱不赴覬素不治家産値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以梁肉者閉門不受惟以樵採自資梁天監四年卒

庾詵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修産業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我百五十詵嘿然不言恣其所取梁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爲平西府記室參軍不出普通中詔以爲黃門侍郎又稱疾辭晚年尤精釋教年七十八卒謚貞節處士

何點

何點字子晳廬江灊人容貌方雅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甲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爲通隱宋太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

玄竟陵王子良問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議遣以稽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黙常自得遇酒便醉交游宴樂不隔也梁高祖與黙有舊及踐祚詔起之黙以巾褐入見竟不受職年六十八卒 潯音尋

劉訏

劉訏字彥度平原人其兄嘗爲之娶妻訏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不就主者敦召訏乃挂檄于樹而逃

庾承先

庾承先字子通潁州鄢陵人少沈靜有志操是非不涉于言喜慍不形于色人莫能窺也嘗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游衡岳又居五臺山鄱陽忠烈王欽其風尚要與游處承先爲講老子深發玄義得所未聞卒于山中

諸葛璩

諸葛璩字幼玫瑯琊陽都人幼師事關康之及臧榮緒博涉經史齊辟從事梁舉秀才並不就卒于家

魏

鄭脩

鄭脩北海人隱于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不交世俗耕食水飲皮冠卒服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一見尋還山舍後不知所終

眭夸 眭音爲

眭夸趙郡高邑人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少與崔



浩友善浩爲司徒奏徵爲其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後浩以詔書授于夸憿夸曰桃簡已爲司徒何足以勞國士也吾便于此將別桃簡浩小名也夸竟逃歸或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來愉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

李謐

李謐字永和涿郡人嘗徵著作郎佐及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惟以琴書爲業有絕世之心年三十二卒博士孔璠奏謚貞靜處士

隋

徐則

徐則東海剡人嘗欲曰名者實之賓也吾其爲賓乎遂懷栖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中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時應召來憩于至真觀朞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穀養性五十餘年所資惟松栢水而已年八十二卒 剡音[illegible]

張文詡 音許

張文詡河東人嘗遊太學一時名士莫不宗仰蘇威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其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焉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州縣以其貧素將加振贍輒辭不受每閒居無事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處



所持人方之閔子騫原憲年四十年于家

唐

朱桃稚

朱從稚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爲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鹿靴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贏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屩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屩也爲鬻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高士廉爲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荅瞪視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邪乃簡條目薄賦斂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輒走林草自匿 瞪音根

仲長子光

仲長子光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王績嘗從之游子光瘖未嘗交語惟與對酌甚歡而已後不知所終

李元愷

李元愷邢州人博學善天步律曆性恭慎未嘗敢語人宋璟嘗師之既當國厚遺以東帛將薦之朝拒不荅洺州刺史元行冲邀致之問經義畢贈衣服辭曰吾軀不可服新麗懼不稱以速咎也年八十餘卒 璟音景 洺音名

終南山隱者

終南山隱者不知何許人也長慶間有巖士則者性好真道一日採藥終南誤迷于巖嶂之間所賚糗糧既盡四遠復無居人忽見茅屋數間還出松林之下烟　四合繞通小徑士則連叩

其門竟無出者窺其籬隙内有一人于石榻偃臥因推戶直造其前隱者方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遺坐于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曰天子嗣位幾年吾自安史犯闕居此也遂于梁棟間啓紙囊其中有百餘顆如蓮豆狀取鐺拾薪汲泉煮之良久盛有香氣視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則取鐺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啗其半已極豐飫乃告以歸路言士則位壽履歷後皆驗云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隱居太白山隋文帝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欲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元元年稱疾還山思邈于陰陽推步醫藥靡不精善盧照鄰師事之甞語之曰心爲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知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照鄰又問養性之道要荅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慎以畏爲本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已者不制於彼慎于小者不懼于大戒於近者不侮于遠知此則人事畢矣



年百餘歲卒

秦系

秦系字公緒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訓奏爲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而系未嘗至城門其後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爲立亭號其山爲高士峯

衛大經

衛大經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之固辭疾開元初畢構爲刺史使縣令就謁辭不見大經邃于易人謂之易聖豫筮死日鑿墓自爲志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後辭去遍遊名山廬天台不出武后嘗召之未幾去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人中掖廷問其術荅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于淡合氣于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開元中再被召至都玄宗詔于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年八十九卒謚貞一先生

崔覲

崔覲梁州城固人以儒自業身耕耨取給老無



子乃以田宅資財貲分給奴婢各爲業而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嘯咏相視爲娛節度使鄭餘慶辟爲參謀敦趣就職不曉吏事餘慶稱長者後文宗以左補闕王直方荐以起居郎召辭疾不至

盧鴻

盧鴻字顥然其先幽州范陽人從洛陽博學善書籀廬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徵不至五年下詔敦諭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狀荅曰禮者忠信所薄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復下制許還山將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恩禮殊渥後卒于其中

田遊巖

田遊巖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其母及妻皆有方外志與共棲遲山水間自蜀歷荆楚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入疾箕山居許由祠傍自號曰由東隣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賜藥物帑帛帝親至其門游岩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令左右扶止謂田先生比佳否荅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帝勅游岩赴都欲處顯職裴炎死坐素厚善放還山蠶衣耕食不交當世

王希夷

王希夷徐州滕人隱于嵩山師黃頤學養生四十年頤卒更居兗州徂徠善讀周易老子餌松栢葉雜華年七十餘筋力柔強刺史盧齊卿就

謂問政杳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言足矣玄宗東巡詔州縣敦勸見行在時年九十餘令張說訪以政事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拜國子博士聽還山

陸羽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水諸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上元初隱居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今接輿也詔拜太子文學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職羽嗜茶嘗著茶經三篇貞元末卒

五代

騎牛者

騎牛者在婺州山中古貌巾褐手執鞭光樂日色扣角而歌曰靜居青嶂裏高嘯紫烟中塵世連仙界瓊田前路通時有僧入仙見之揖之不應馳步趨之不及望赤松而去

張薦明

張薦明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宋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安袵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又曰一者萬事之本也能守一可以治天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宋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過吳江遇而異焉起揖之曰予視先生氣貌固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以發蒙陋翁瞪視曰君不凡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猒喧煩處閒曠遯跡于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之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惟飽食以嬉尚何所事裕曰先生澡身浴德如此今聖明在上曷出而仕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栖隱岩穴追園綺之縱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曰裕也不才幸聞先生之高義敢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况居舍耶飲畢長揖使裕反其所鼓枻而去

杜生

杜生者潁昌陽翟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爲杜五郎所居縣去三十餘里有屋二間與其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即爲籬門生不出籬門者三十餘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其人顏灑落自陳村人無所能官人何爲見顧軫問所以不出門之由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嘗納涼其下何爲不出但無用于時無求于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所以爲生曰昔居縣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所



耕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携妻子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惟與人擇日賣藥以具飯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使之耕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業者多念已食既足不當更兼他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嘗有人遺一書册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矣時盛寒布袍草屨室然中枵然一榻而生氣韶閒曠言辭精簡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性純質未嘗妄言嬉游唯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也軫嗟欲留連久之乃去

南安翁

南安翁者漳州人陳元忠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去會日莫投宿野人家茆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人雖麻衣草履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耳因雜以他語既而二子歸拾鋤揖客人物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別去後其子以鬻果先稅爲關吏所拘郡守釋之翌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待隣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敬愛之稱曰蘇

翁身長七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善于蒔植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疏滋豐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欲者先期輸直夜則織屨堅韌過于革鬻人爭貿之以故薪米不乏有羨則以周急應貸假者勿償一不經意溉園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游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乃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恐未便了得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置几上雲卿欲息若自咎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且遣使迎伺則扃戶闃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其所往帥漕復命浚撫几歎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于傅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出潛木杳遯不可柔弗力弗早余罪



易鍼

## 順昌山人

順昌山人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靖康末有避亂于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惟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能至是邪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邪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爲仁宗朝人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有幾何年矣

## 郭曩氏

郭曩氏者史稱其爲蜀之隱君子也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逮于曩數涪陵人譙定字天授嘗從之學易後亦棲遁于青城蜀人指其地曰譙巖

## 篋叟

篋叟者不知其姓名史稱其爲蜀之隱君子也初程頤之父守廣漢頤與兄顥皆隨侍游成都見治篋箍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舉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漫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于頤頤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之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于郿邛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得何從也

## 魏野

魏野字仲先陝州陝人世爲農母嘗夢引袂于月中承兔得之因有娠遂生野及長嗜吟咏



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肴從之游嘯咏終日前後郡守雖武臣舊相皆所禮遇或親造謁趙昌言性尤倨傲特署賓次戒閽吏野至即報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巾白衣以見出則跨白驢過客名士往來留題會話累宿而去祀汾陰歲與李瀆並被薦還陝令王希招之野自陳本性不願登仕年六十卒

## 李瀆

李瀆字長源河中人淳澹好古博覽經史杜門不仕往來中條山中不親產業所居木石幽勝談唐室以來衣冠人物歷歷可聽罕著文前後州將皆厚遇之王旦李宗諤與之世舊每勸其仕瀆皆不答所乘馬嘗爲宗人借憩于廡間人有見者以語瀆瀆即斥之其惡囂如此真宗祀汾陰直史館孫冕言其隱操請加扶乘陳堯夫復薦之命使召見辭足疾不起因自陳世本儒墨習靜避世之意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疾舍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年六十三卒

## 戚同文

戚同文字同文宋之楚丘人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爲名字幼從邑人楊慤授禮記讀書累年不解帶慤嘗勉之仕對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性好施予未嘗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爲貴焉用此爲鄉里

有不循孝弟者同文必諭以善道遠近推服之年七十三卒揚徽之云陶隱君號堅白先生今同文純粹質直以道義自富進與其門人追號堅素先生

章登

章登字隱之成都雙流人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發隱三篇明用著索道之法知以數寓道之用三摹九據始終之變蜀守多以逸民荐之反一賜粟帛再命州助教不就嘉祐中賜號冲退處士後益以道自裕尊生養氣憂喜是非一不以撓其心形嘗訪里人范百祿謂曰子辟穀二十餘年今强力尚足子亦嘗知以氣治疾之說乎百祿因從扣太玄嘗爲解述大旨再復擁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强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太玄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於太玄也述斯而已若若其思艱其言迂溺其所以爲數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夫道哉年七十六卒

楊璞

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善歌詩士大夫多傳誦與畢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里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構思爲歌詩後與宛丘萬適歷城田誥俱以翰林學士韓伾之荐召至闕下璞自陳不願仕進遂放還作歸耕賦以見志年七十八卒

林逋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弗以爲念客遊江淮久之歸杭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嘗畜兩鶴逋或泛小艇出遊有客至逋所則童子開籠縱鶴逋隨放棹而歸逋高逸倨傲多所學惟不能碁嘗謂人曰逋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着碁耳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後卒于仁宗朝賜謚和靖先生逋善爲詩既就稾輒棄之或謂何不存之以示後世曰吾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

周履靖

周履靖字逸之浙江嘉興人少廢去經生業專力爲古文詩詞廢著于金皮古今典籍編菲引流雅植梅竹讀書其中自號梅顛道人又號螺冠子所著書百卷手書篆隸章草晉魏行楷文休承王元美芊順甫劉子威尤爲莫逆與曹劉車四郡侯皆顏其門曰高士云

卷之下終

# 貧士傳

黃姬水撰

## 貧士傳序

吳郡黃姬水撰

粵天生民。惟民有欲。迺作君師。俾齊平理。故帝王之治。井授廛分。務存普濟。而玉燭之化。人隣戶給。自遂大同。粒被之外。靡闗淫溢。富貧之目。於斯未分。自夫鴻古既降。窮縱肆逸。茹杯士茅之俗遐。珍甘飾雕之風起。故天下之民。五性錯其衷。十盜集其室。盈則驕奢。僭干宸御。歉而匱悴。蹈趾頓陶。貨鏹豐盈者。力適而勢彰。金篋單虛者。友疏而家譖。於是各人其人。各心其心。含子身胥胡越。區一姓為仇讎。攫而爭也。如猛獸鷙鳥。貪而吞也。如豚肥欄畜。然祿以德享。財非悖入。精英之聚。鬼神所殃。玄藏之門。鮮不離咎。如漢卓以郿塢而族。晉崇以金谷而收。若是熾滅者。不可勝紀。良足鑒矣。然皆蹈沉淪。危亡安樂。莫不熙熙利來。懷懷利往。貪婪克脩。而禁心充愾。饕殘苟得。而跖行寒闇。貲𧷤積貨於丘山。元庶槁骸於溝壑。嗚呼。此天下所以日就于匪康。而貧士之所以罕覯也。困亨貞于剝辭。無怨蹶于洙訓。豈我誣哉。然屑屑縈縈。雖貧者特受。情澗雖倒。清介者獨持。則代亦有其人焉。由今論世。即事考心。或逸伺高蹤。非附塵鞅。或懷沖襟順。恐保天和。倦仁飫德。則游觀如雲。苦節清修。則哀擇若蛻。保身明哲。以遠害而輕。履命舛乖。以居易而俟。皆樹卑玄造。齊軼遐邇。不以欲疚。不以俗磷。不以移遜者也。吁哉。卓乎。其蹈蜂營蟻旋。而鸞鳳丹山。蚌龍滄海。超然無累矣乎。使天下皆貧士之心焉。則揖讓成而雍熙登矣。詎可易觀之哉。惜其不樂世聞。





名跡韜隱。間有發見經史百家者。不有類傳。曷便披抑。馬遷之紀富殖。但刺淫奢。揚雄之賦逐貧。未融嗟抑。陶歌貧詠。翔佚不遺。予幽幼遭坎壈。雖處壓空之時。竊慨古人。貧賤晏如之抱。癸巳之春。背瘍臥疾。乃就榻上。徐為編纂。姬周迄今。凡得七十五人。列為二卷。務皆業老無榮。斯登芳簡。倘先微後達。老乏少般。有一朝之遇者。皆所未逮也。始之敘述。繼以頌揚。庶乎校褒懿德。與揄楊風。則是傳也。匪徒為一己之私好。將以望天下之固窮君子。庶幾有聞而起也。

## 貧士傳上卷

吳郡黃姬水撰　檇李王子逸校

###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路有遺金。公當夏五月。披羊裘負薪而過之。季子呼公取焉。公投鎌于地。瞋目拂手而言曰。子何居之高而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字。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也。遂去。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

札也行國。公逃中逵。負薪力負。多裘反披。黃金可拾。米操豈移。秘名□□。佇覽莫追。

###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世亂。逃耕蒙山之陽。牆以莞葭。室以蓬蒿。牀以枝木。席以蓍艾。水飲菽食。墾山播種。窅然世表也。楚王親先其門。當萊子織畚而言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萊子許之。其妻曰。妾聞酒肉我者。可鞭箠我。官祿我者。可鈇鉞我。妾能為人所制哉。遂投其畚而去。萊子亦隨至于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愕然改容于斯言。

老萊鴻冥。蒙中耕隱。草木遊遊。水菽驪飲。綠幽陳蔬。朱方儕庭。績毛食粒。愕容宣父。

### 榮啓期

榮啓期者，周時人也。値衰世，隱居窮處，遺物求己，時披裘帶索，行吟于路，曰，吾著裘者何求，帶索者何索。嘗鼓琴而歌。孔子過之，問曰，先生何樂。曰吾樂有三，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而吾得爲人，以男爲貴，而吾得爲男，或皆不免于襁褓，而吾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命之終也，居常持終，當何憂乎。孔子聞其語，爲之三日悲焉。

榮啓期至素，拒外抱中，以放舒詠，因服表衷，志揚舜絃，詞慨尼聰，三樂弗叛，一丘固窮。

春秋三子

春秋三子者，楚之交子，魯之周子，齊之狂子也。三子生當衰世之季，目覩王綱之廢，思欲絕貨異表，濕志溟滓，乃相與居泰山之陽，處環堵之室，蓽戶不扃，蓋夾不窮，而高歌不輟，君子謂可方之倪缺云。

殊方三子，同道一心，螭黻姬邦，風遠泰岑，作幾舉色，含和保眞，豈謂隨樞，廢厥高吟。

鮑焦

鮑焦者，不知何許人也。衣敝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于此也。吾聞之，世不己知而行之，乖行也，上不己用而干之，毀廉也。乖行毀廉，然且弗舍，惑于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于洛水之上。





於烈鮑焦，踽步周行，恥辰叔季，結想上皇，曰賜啓言，投蔬立僵，孤潔名流，洛水並長。

齊餓者

齊餓者，不知何姓字也。齊大饑，黔敖爲食於道，以待餓人。有蒙袂輯屨，貿貿然來者，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適揚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濫埃萃凶，敖也設食，槁瘁有來，虛饑孔棘，呼嗟致聲，舉臉作色，簠豆移揮，含餒甘歿。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者，魯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魯公以鍾粟聘爲相，齊王以黃金聘爲卿，俱辭不就。著書四篇，抱潔而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藁，縕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蓋，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至于此。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妻曰，以康乎。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何樂于此，而謚爲康邪。妻曰，否否。先生之生也，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欣欣于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其斯可謚爲康也已。曾子喟然嘆曰，惟斯人也而有斯婦。

有稱先生，正以矩身，厥辭兩國，蜜之嫌辰，缺斂甘恤，抵謚凄陳，存雖苦節，殁乃康名。





北郭騷

北郭騷者，齊人也。結罘罔，捆蒲葦，織履屨，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于君，出奔。北郭子曰，吾聞之，養及其親者，身伉其難。於是以身死白之。

騷尙盤盤，銖陳皆謐，母資其充，和門斯踵，衔惠何深，酬身析補，取不賤廉，死非傷勇。

仲尼三弟子

仲尼三弟子者，顏回、曾參、原憲也。回嘗簞食瓢飲，處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它日，皆列弟子之行，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及回死，無以葬，厥父顏路，請夫子之車以爲槨云。參不仕，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膾，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而卒傳孔子之道。憲居以環堵，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木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盛服軒車往見原憲，憲華冠縰履，杖藜應門。子貢曰，先生病矣。憲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道不能之謂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退，有愧色。

崇王樂天，水飲疏飯，道繞三賢，器同一範，乃回發化，乃卷聞貫，彼不受命，爲知貧憲。

河上貧者

河上貧者，宋人也。家貧，緯蕭而食。其子沒于淵，得千金之珠。貧者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尙奚微之有哉。君子謂其不以貧而苟得焉。





宋有玄人，希微游寂，淵泝幽盤，織葭聊食，厥嗣淵投，月珠乃獲，益龍作戒，碎擲它石。

子桑子

子桑子者，不知何許人也。子輿與之友，霖雨十日，子輿恐其病也，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我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矣夫。

桑也居困，與貧良朋，淚句病雨，一飯造門，歌絃而奏，思故方深，究之莫得，歸彼生辰。

列禦寇

列禦寇者，鄭人也。穆公時，子陽爲相，專任刑法，列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饑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有道之士，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子陽與粟數十乘，禦寇見使辭之。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不受，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居一年，子陽與其黨皆見殺。列禦寇編至著書八篇，曰列子。

鄭圃列子。遊丘是已。刑名山藪。講盛女儀。彼以人餽。我以身辭。垂言窮巷。世仰沖虛。

莊周

莊周者。宋之蒙人也。家貧。往貸粟于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以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著書內外篇。不仕而終。

莊生知樂。濠間曠逸。郊犧不為。塗龜自厄。假粟監河。將金三百。遂言舉營。秩有倫脊。

鶡冠子

鶡冠子者。楚人也。隱居幽山。衣敝履空。以鶡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之用。龐煖嘗師事之。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己也。乃與煖絕。終身不仕。

荊有哲嶷。幽嚴芳躅。服不周形。冠因作號。赤縣隱名。丹書闡道。有朋師顯。斥交終操。

顏斶

顏斶者。齊人也。居齊下邑。宣王致見與語。以為君子也。願請受為弟子。斶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而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雖貧。晚食以當肉。緩步以



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悅而已。因再拜辭去。君子曰。斶知足矣。終身不辱。

斶居側邑。叫擢齊宣。侯師雖顯。山玉弗完。至道一陳。鄙邑言還。貞璞無虧。君子誦焉。

陳仲

陳仲子字子終。齊人也。其兄戴為齊卿。食祿萬鍾。仲以為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食不非義。遭歲饑。乏糧三日。乃匍匐而取井上李食之螬者。三咽而能視聽。身織屨。妻辟纑。以易衣食。楚王遣使持金。欲聘為相。其妻曰。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也。遂相與逃去。為人灌園。

子終剛操。於陵自宜。辭違兄饋。李充螬半。乃屨乃纑。乃衣乃餐。楚聘內規。高潛園灌。

王高

王高者。秦時人也。當秦末饑亂。父母兄弟死者十有五人。家貧。徒壁立。夫婦晝則傭耕。夜則伐草燒博。飢食蓬藿。寒衣草衣。而夫婦安然。不變所守焉。

高生不辰。命秦鹿失。煢然匹夫。蕭條四壁。晝耕夕薪。草衣藿食。素思與貧。而無戚戚。

宋勝之

宋勝之。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居穀城聚中。孝慕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家貧。不能自贍。乃依食姊家。數歲。往受易長安。以信義稱。從兄賢為東平內史。遣使招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去太原。從



郇越。牧羊以學。書自娛。丞相孔光就太原辟之。不至。

勝之德淳。至孝作人。姊食從書。兄爵蔑輕。樂游郇閭。恥就孔勳。蔬榮綜玩。履也為生。

張仲蔚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閉門養性。不治榮名。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

仲蔚側智。韜世自闇。玄珠則保。浮名弗顯。朶椽唯何。惟蓬其蒿。獨彼劉魏。雅素締交。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人。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潛隱于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

向子委順。棲遯屏居。食淡每匱。受饋返餘。潛玩微象。暢契玄知。緣海攜友。名岳偕歸。

孫期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不仕。事母至孝。獲腊莫供。乃于大澤中牧豕。以養奉養。遠人從學者。皆執經隴畔。黃巾賊起。過期里陌。輒相勑約曰。莫犯孫先生舍。司徒黃琬特辟之。不行。終於家。

期也居約。職共為子。乃從兌澤。牧厥婚豕。肯於孝實。芳聲昭語。猶懷盜寇。名徵天府。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稱節士。雖以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吾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弗食。建武中。司徒侯霸辟。至。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令聞。勑吏常給焉。仲叔怪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以壽終。

清矣仲叔。廉節與推。友饋弗替。公聘再辭。蟠蹤在旅。鮮食莫治。潔躬從沛。卒老於斯。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鴻幼遭亂。父卒。卷席而葬。受業太學。家貧尚節。學畢。牧豕於上林苑中。誤遺火。延及它舍。悉以豕償其主。猶以為少。鴻無它財。以身居作。後聘同縣孟光。入門不荅。乃更椎髻布衣。操作而前。鴻喜曰。此真梁鴻妻也。有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復至吳。居皋伯通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孟光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知非凡人。乃舍之于家。鴻潛閉著書。既卒。伯通等為葬於要離冢傍。

伯鸞清白。幼遭屯厄。推梟作舍。彼美令德。力耕陵山。為舂吳國。良耋偕心。烈士並域。

張楷

張楷字公超。不知何郡人也。治嚴氏春秋。古文尚書。就學。車馬填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以候過客之利。

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輒還鄉里。

公超克學。融博古今。蹤從旣廣。諸徙何深。花邑時錫。玉壺永春。傲遊郊里。忘厥處貧。

孔嵩

孔嵩字仲山。南陽人也。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爲新野里卒。友人范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俱曳長裾。遊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于卒伍。不亦惜乎。嵩曰。昔侯嬴長守于賤業。晨門肆志于抱關。子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勑縣令代嵩。嵩以爲先傭未竟。不肯去。

嗟爾仲山。諭賤攻苦。才成國器。旅編邑伍。觸侯新郊。節達故與。握手論交。報言稽古。

吳祐

吳祐者。不知何地人也。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贈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祐方弱冠。卽抱貞操。匿却將賂。牧諷典書。父交相遜。豕生歲規。人各有心。厥志莫移。

婁壽

婁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孩童岐嶷有志。捥髮傳業。好學不厭。榮沮溺之耦耕。甘山林之杳藹。遁爽衡門。樂以忘憂。郡縣禮請。終不回顧。褞縕大布之衣。糲粱蔬菜之食。蓬戶茅宇。棬樞甕牖。樂天知命。確乎其不可拔也。是以守道識貞之士。高尚其事。年七十八卒。國人相與論德處。諡曰玄儒先生。

元考純叟。性澹不誘。致志墨帷。滅景窮藪。在歎克熙。于天宜者。玄儒國諡。懿遠弗朽。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家貧。郡縣欲以爲吏。歎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錢五千。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并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蠶輙自障出入。入則蔽前。出則掩後。以母喪歸。凡司徒辟。大常趙典舉有道。皆不就。以建寧二年卒。

懿哉林宗。胥吏豈羈。退追聖學。言邁王畿。蛾習典學。麟獲授書。奔寂歸處。藏器棲遲。

符融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州郡禮請。孝廉連辟。皆不應。會黨事。妻亡。貧無殯斂。穎川張元節來存融。推所乘贏車牛馬。欲爲其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卽土埋藏而已。與同郡郭林宗。田盛。並不仕以終云。

偉明逸韻。杭頑虬蟠。婦亡無斂。友欲備棺。乃行古志。肯對埋捐。同榜偕逝。用晦林泉。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少有名節。鄉人稱焉。父母卒。哀毀思慕。遂隱居。學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禮。因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前後凡蒲車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壽





終。

猗歟子龍。被褐處空。沖心玄境。汚跡傭工。瞻依早失。經緯成通。蒲輪數返。考命以終。

徐氏父子

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讀書豐城橫山之崖。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常辭府辟。具到所住。備以自給。桓帝以玄纁備禮徵聘。陳蕃胡廣黃瓊交辟。不就。靈帝欲以蒲輪聘稚。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隱居不仕。躬行稼穡。倦則誦經。貧窶困乏。執志彌篤。不受惠于人。太守華歆禮請相見。辭疾不詣。建安中卒。

孺子者何。挺生杰出。田耕止共。鑑辟行給。臣僉徵求。帝爾旌辟。子胤丕承。是昭先德。

# 貧士傳下卷

扈累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也。遭亂播遷。徙鄴喪婦。乃留洛陽。遂不復娶。獨居道側。以瓦爲障。施一廚床。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觀星宿。吟詠不輟。衣弊襤褸。嘉平中。縣令圖其孤老。給廩不足。就工作。褌襦糲出。後以疾亡。

伯重弱師。青牛戶堂。遠播京洛。孑止深傍。潛道觀文。理素詠緗。須挺縣服。甫保索糧。

寒貧

寒貧者。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乃就學長安。宿儒欒文博氏。通詩書。於衆羣中最爲玄靜。關中淆亂。南入漢中。不治產業。不畜妻孥。晝夜誦詠道書。後還長安。獨居窮巷。冬夏敝衣。連結。里人與之衣食。不取。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時乞於市。亦不多取。人問姓名。不答。故因號之曰寒貧也。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所欲。瞪而不言。因與餅糈及衣。取其餅一胞。糈一升而已。

德林玄默。範彼鰥儒。廢業弗務。道與日拔。寒貧致號。芳字莫知。戎臣則遺。取食却衣。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居郡北山。窟土爲室。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琴。性無

遊怒。見者皆親樂之。時辭邑都。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皆住宜陽山中。文帝使阮籍往觀。與語。不應。嵇康從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以才多識寡戒之。後不知所終。

公和弗偶。宜陽居穴。炎隆亂草。寒暑被髮。文係嵐紘。載鼓載嘯。阮叩緘首。嵇游戒別。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常宿白社中。或乞于市。被髮而行。逍遙吟咏。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綿。棄而不受。著作郎孫楚。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復贈詩之任。京詩以辭之。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寢處。唯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而已。

威輦飄踪。洛陽客至。潔栖幽社。浮游闤市。逢矣行吟。鄙哉言仕。倏焉遐舉。獨遺玄賦。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友聞。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螊螁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統勃然作色曰。使統屬太平當與元凱評議。遇濁代。念與屈生齊潔。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屈節于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毛戴汗顏。顏赤心熱。口張耳聾也。言者大慚。

統幼孤匱。孝睦則聞。采林暴往。拘水海征。顯棄族勸。沮溺自任。斂形越世。舉步高標。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服畢不娶。步擔入吳興大辟山窮谷。倚木于樹。苫覆而居。恆著鹿裘葛巾。不茹酒肉。區種菽麥。采竹貿鹽以供。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攜與俱歸。颺贈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颺追遣使者置衣而去。後衣爛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船車迎之。文荷擔而至。居導西園。温嶠嘗問曰。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後逃歸臨安。既卒。葛洪庾闡。並為作傳。贊頌其美云。

郭文嘉尚山水遐思。名島既厭。荒谷攸居。颺服弗御。導園豈栖。一朝捐遯。二哲揚徽。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翻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家于臨川。以漁釣射獵。不涉世交。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至稍將熟。有伊認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給之以稻。翻讓不受。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不取其直。亦不告姓名。嘗墜刀于水。路人有為取者。因遂與之。路人固辭。翻曰。爾所不取。我豈能得。復沈刀于水。其廉不受惠。皆類此也。

武昌郭翻。臨川寄窒。乃耕汙萊。禾成弗穫。乃躬漁獵。售人無直。沈器遠溺。允符清德。

沈道虔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與諸孤子弟共釜庾。以拾拾自資。同拾者爭穟。道虔悉以所得與之。爭者愧恥。後每拾輒云。勿令居士知。冬無複衣。戴顒聞而迎之。周以錢服。及還。悉供諸衆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虔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恢之。相與饋給。受業者始得有成。道虔年老。菜





食。恆無經日之儲。而琴書為樂以終。

道虔玄游。老易析文。讓仰拾穟。褒鮮複衿。藏周姻族。孔給淑人。老年遊食。琴典欣欣。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孔子二十六代孫。性好墳集山水。為太原王公所稱。居會稽剡縣。茅室蓬戶。庭草蕪徑。牀上有書數帙而已。與處士戴顒王弘之王敬弘等。並為人外之交。又申之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迷暮而歸。或怪其若此。答曰。固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鄭方明要之。不至。使謂曰。苟不入我郡。何為入我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元嘉初。復徵為散騎侍郎。乃逃去。家人莫知所在。後東歸。七年卒。

淳之屬懷。紫丘山水。徑草芃芃。牀書楚楚。三星締姻。一壺成禮。郡招階風。帝徵逃徙。

翟法賜

翟法賜者。潯陽柴桑人也。曾祖湯莊。父矯。並口高尚不仕。法賜結屋廬山。以獸皮結草為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焉。徵辟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後卒于巖石之間。

翟世清高。法賜尤皎。柄秀髮鑑。服毛御草。遁避轍求。復投杳渺。違人就巘。青巖陳殍。

劉凝之

劉凝之字隱安。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嚴子陵為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作舍野外。非其力不食。妻亦不慕榮華。能甘儉苦。共乘薄笨車出市。貨易周用。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遣使存問。凝之答書稱僕。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也。荊州年饑。義季慮其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自甘饑餓。後攜妻子入衡山。不返。元嘉二十五年卒。

白衡凝之。古逸自期。于宗謝乘。于野受府。晉嫗同德。賢王抗儀。衡陽終隱。遂厥遐思。

朱百年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家貧。少有高志。談玄尉詠。攜妻入會稽山。業採。以樵箬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復然。人稍怪之。積久。知是朱處士所貨。須者隨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不售貨。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追念母氏亡于冬月。衣無綿絮。自此不御。嘗寒時就孔顗宿。衣敝單袂。顗以臥具覆之。既覺。引臥具去體。謂顗曰。綿定奇溫。即衹涕悲慟。顗悵為東揚州。餉穀三百斛。不受。百年卒。蔡興宗為會稽太守。贈米以給孔氏。遺婢詣郡門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云。

百年玄遊。樵山自給。一日不售。兼旬無食。孝不御溫。廉能卻物。淑妻辭餽。並彰清德。

顧歡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並為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壁舍後聽。無遺亡者。

夕則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居剡中天台山。每日出戶。山鳥集其掌上取食。年六十四卒。

歎也農流。性賢秀悟。年方岐嶷。推甲作賦。居垣造業。然糠宵度。機心永絕。山禽馴嘯。

吳蔡二隱

吳苞字懷德。濮陽鄄城人也。學善三禮老莊。過江教授。爲巾竹屨。蔬食二十餘年。與劉瓛俱于褚淵宅講授論語。隆昌元年。徵大學博士。不就。蔡曾字休明。陳留人也。常慕苞清抗。圭篳自守。不與俗交。李撝謂江數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逞而不獨曰白。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

懷德鍾儲。北學南師。縱揮朱組。翰關爲雷。休明披式。高抗亦特。古稱夷白。撝亦不虛。

徐伯珍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少而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箬葉甘蕉及地上學書。及長。讀誦不倦。妻亡不娶。自比于曾參。宅南九里。有九巖山。遂移居之。家極貧窶。而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前後徵辟。凡十數。皆不就。

伯珍幼艱。抱影長嘯。藝翰尋精。古墳探奧。九巖逸棲。四人齊耄。自擬曾參。世稱商皓。

沈麟士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敏慧博學。有高尚之心。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人號爲織簾先生。又傭人伐竹。以繼饘糜。嘗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稱疾歸鄉。無所營求。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彌老。徵處不就。著易禮老莊等要略數十卷于家。

麟士後敏。倘志窮居。誦口而畜。業手以儲。討典都游。彌履鄉歸。昭昭經述。來嗣足垂。

沈顗

沈顗字處默。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家貧。惟讀書著述。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還吳。賓客填門。顗獨不往。勃就之。顗迎送不踰閾。勃歎曰。吾今乃知貧不如賤也。齊末兵荒。與家人同甘困餓。二日一餐。或饋粱肉。閉門不受。惟采蓴荇根供食。以樵采自資。怡然不改其樂。

處默高步。遐稱欽風。守我沖寂。傲彼爵榮。饑戎並遘。髮膝皆空。山植溪毛。日寥以供。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孝緒七歲。出繼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受。盡以歸胤之姊琅琊王晏之母。聞者歎異。性至孝。既冠。答父彥之誡曰。願跡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窮谷。庶保餘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貧無爨。僮僕竊鄰人墓樵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拆屋而炊。所居惟竹一叢而已。

卓哉士宗。年芳行偉。百萬推金。一廬甘寢。瀛海將蹤。穎陽高軌。叢竹安愉。沒窮無悔。

劉訏

劉訏字彥度。平原人也。幼貧。性不欲仕。時有辟之者。訏即挂檄于樹而逃。事息乃還。亦不願娶。與陳留阮





孝緒及族兄歊。日夕招攜。都下謂之三隱。卜築車澗。有終焉之志。每遭窘迫。併日而食。隆冬或無氈絮。處之公然。人不堪其饑寒也。常著穀皮巾。披納衣。每遊山澤。輒留忘返。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天監七年卒。謚曰玄貞處士。

訏當緇紀。孤困即遺。觀資勇利。比友相招。東澗槃止。遠嘯遊遨。玄貞清謚。千歲猶昭。

胡叟

胡叟者。不知何許人也。居家蕭室草逕。唯酒自適。嘗謂人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光。不治產業。饑貧不以爲恥。養子字蜈蚣。以自給。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牸牛。布囊容三四升。飲噉醉飽。便盛餘肉餅以付蜈蚣。見車馬榮華。視之蔑如也。

叟不家治。貴勝焦光。碧草寄趾。黃流適情。仰供蜈子。時乞華門。視彼榮富。太虛馳鶩。

范元琰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塘人也。少通經史。兼精佛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仰之。家徒四壁。唯以園蔬爲業。縣令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卒于家。

吳有元琰。敏求慧性。既涉九經。復昭三乘。寂矣獄紛。儼乎居敬。藝疏足老。終違辟命。

朱桃椎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也。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麂鞾。逼署鄉正。委置不服。更結廬山中。夏則贏。冬則緝木皮葉以自蔽。贈遺一無所受。嘗織十芒屩。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屩也。爲鬻米茗易之。置其所。輒取去。終不與人接。高士廉爲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答。瞪視而去。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存問。輒走林草自匿云。

桃椎恬淵。裘索閑默。裕微弗諫。世網苦厭。揚屩取非。緝草由頤。友治請言。默示無爲。

孟浩然

孟浩然。襄陽人也。骨貌淑清。風神散朗。灌蔬藝竹。以全高尚。然游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挂于選部。聚不盈于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郡守韓朝宗偕浩然入秦。先揚于朝。約日引謁。及期。會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預諾而忘之。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遂畢席不赴。由是眼能。終于治城南園。

楚嶽降鑑。孟實挺生。林壑懸尚。文妙匠心。放適情志。任適天眞。臨觴負諾。樂豈易名。

高釋

高釋者。長安人也。有古人絕行。廣曆中。召至京師。上欲命官。抑辭歸山。賜號曰安素處士。家甚貧窶。妻子寒餒。終不以困故受鄉人饋遺。閉門讀書而已。

高于勵行。卓希遐古。德閑帝擢。號錫山處。室用雖艱。鄉周弗取。唯勤遁志。披文暢容。

杜生

杜生者莫知其名。時人呼爲杜五郎。潁昌人也。所居去邑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卽爲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自陳村人無能。公何見顧。軫問所以爲生。對曰。昔有阪田。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携妻子至此。僦屋居之。與人擇吉醫藥。聊以供飦粥。有時不繼云。

杜生野寄逾紀。潛門。讀畝敦睦。俗室裕貧。嚴卜韓方。以粒以薪。孫尉惠綏。階厥條陳。

### 俞澹

俞澹字清老。金華人也。貧而無室。栖山以居。人呼之曰半山道人。荆公王介甫嘉其潔尚。乃强爲釋牛山。以資澹曰。無錢得祠部耳。公爲買之。牒名紫琳。已戒期祝髮。愆而不至。公訝詰之。澹曰。吾思僧不易爲。生盡飯筒。亦難堪忍。祠部已付酒家償負矣。

清老放達。風神蕭洒。既偶弗僧。芳林孤蹈。名公致嘉。迥棠強造。曠性不堪。徒所厥好。

### 賈收

賈收字耘老。烏程人也。以詩著名。喜飲酒。家素貧。東坡先生每念之。嘗作古木怪石。書其後以贈云。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爲作古木怪石一紙。每遇饑時。輒一開。若還他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當便以贈之。不爾可令侍姬寶貯。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賈生茂士。擬蟹吐珠。綠醑則嗜。白衣罕携。室當交謫。友實致愚。嘉圖雖撤。玩豈忘饑。

### 丁時習

丁時習字行可。邵武人也。父廷憲爲太學錄。以忤蔡攸歸。卒。時習遂棄諸生業。僦舍掩關。玩讀經史。晏如也。鄉朝貴有以薦爲於有司。終不往謁。妻危氏同甘苦。未嘗以貧窮見辭色。子百之千之。夙與供酒掃。具菽食。畢卽受業。甚謹。終日。杜來爲之立傳。

廷憲邦直。克陶哲器。國止宵蠅。園藏白賁。令妻有偕。賢子繩箕。處士昭指。播芳百嗣。

### 蘇雲卿

蘇雲卿者。豫章南昌人也。初與丞相張德遠爲友。宋旣渡南。德遠貴顯。雲卿乃遁跡結廬於東湖之小洲。家貧。春磔爲圃。織屨以自給。垂三十年。後德遠復相。函金帛移書帥府云。有故人蘇雲卿在治下。斯人管樂流亞。非折簡可招。必禮致之。帥漕乃以計造見。賀曰。適使迎候。書幣不啓。而雲卿已遁矣。

雲卿國產。乃丁世亂。故交顯達。湖洲遯玩。管樂致忻。幣書藜薦。松閒一語。明發遐竄。

### 蘇扶

蘇扶者。隱士蘇庠仲子也。工詩善書。貧甚而有介。郡守招之。諸子姪勸曰。吾何以獲知時人。特以先世名存耳。殆不過衰吾貧而周之。甯忍以父名賣錢耶。因辭不往。死至無以斂葬云。

庠叟用晦。逸範夙傳。乃生麟角。亦尙遺潛。歌彰清藴。書適熙天。抱窮以殁。碩軌弗全。

### 河溥





河溥字商霖。永嘉人也。淵深洋溢。爲時知名。簞瓢常空。而道趣悠然。貧不爲累也。某水心嘗稱其凍餓自守之樂。死之日。殯具無貸。其友翁忱率素往來者葬之。

溥也哲儒。理步賢閫。玉振徽德。實偶彰儀。躬遵育物。心嗜道腴。獻稱有試。友殯無歸。

### 周方叔

周方叔字矩道。居丹徒。築室五洲山下。讀誦不休。家貧。或終日不得食。陳僧乞米送之。一日。與處鄉華孫常州吳會造其廬。無以爲具。乃烹犬食之。二公忻然盡飲。歎息而去。

矩道嚚處。考墳自娛。如何稚施。乃繼儒臛。朝軒有造。山餐無儲。犬獻作饌。式宴樂胥。

### 呂徽之

呂徽之。天台人也。居芳山中。綜博述詠。安貧逃名。常漁以自給。一日。携蟹楮。詣富家易穀。露頂短褐。布襪草屨。値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庭前。聞閣中諸貴遊子弟詠雪。苦吟弗就。徽之晒焉。逎出悔之。徽之口占以答。無不精美。問其姓字。終不言。諸子弟曰。嘗聞吾鄉有呂處士者。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耶。曰。吾農家。安知呂處士。因惠之穀。徽之怒曰。不義之貨。我何庸取。逐去。諸子弟廉識其所。亟携覓訪。唯草屋數立。忽米桶內有人。乃徽之妻也。以天寒無衣。坐爲除耳。因問先生何在。答曰。溪上捕魚。乃至彼見之。徽之隔溪謂曰。少留之。得魚易酒。飲諸公也。俄頃。携魚酒至。盡歡散別。翼旦。復躡其蹤。則徽之已行矣。

作者徽之。絕塵不羈。霽來山據。網罟捕魚。遁趾一出。俳臚人知。諸少甫扣。孤雲復移。

### 胡汲仲

胡汲仲字長孺。天台人也。特立獨行。凍餓有守。趙子昂嘗爲羅司徒寧鈔百錠。請作墓銘。長孺怒曰。我豈爲宦官墓銘耶。是日長孺絕糧。其子以情白。坐客咸勸之受。長孺遂堅。嘗送蘇知過歸東陽云。飱不繼。褎不溫。諷吟猶是鏗球鳴。嗟之曰。此余秘密藏牛休糧方也。

爽風治濁。卓生長孺。嚴有確守。困無饑累。鏖當粒絕。鏘辭墓舉。歸友贈言。堅哉見志。

### 杜有開

杜有開字伯陽。江陰人也。家貧。授徒以給。妻吳氏辟纑助之。天屑歲歉。學徒散去。吳之弟潛勸驟嫁地少延。餒死。有開在屈櫃中。堅持不可。繼欲挈吳歸。吳曰。夫能繼孝。我獨不能盡婦道乎。遂相繼枕藉死。鄉人憐之。

伯陽碩儒。產炊莫給。釋褎而寶。載絹以易。孔鞠儼然。克全守德。子經婦義。甃焉弗失。

### 張介福

張介福字子祺。崑山人也。從姑氏來吳。少志鄉哲許衡。遂斬斬以禮自持。爲學誠篤。周旋規矩。張士誠入吳。兵掠其舍。介福詈不從。乃刃其面。流血仆地。復蹶冠危坐。而顏色自若。家素貧。寒冬不具衣。羅戒道以被襖。固辭之。雖小物亦不受。及死。語人曰。吾學古人一無所成。死有餘憾矣。

崑山秀產。吳邑卽旋。志在希賢。動能中禮。白刃莫懾。素介無取。生雖聞道。没猶含悔。

王逵

王逵字志道。錢唐人也。足一跛。家極貧。無以朝夕。因賣藥。賣藥夜不繼。又市卜。博究子史百家。客至。輒談今古不休。人知其辨博。每以疑難質之。無不口應。

跛者王生。外歉內足。山釉奏方。市隱楚卜。學必窮乎。談唯稽觝。身屬隘陋。實皆彰暴。

王賓

王賓字仲光。吳郡人也。志不願仕。永樂中。自壞其面。終身獨居。無妻子。髮毀布袍。游行市中。家貧無業。賣藥以貧。所至。蘇兒隨焉。郡守姚善。枉謁衢門。賓據坐受拜。以道論之。若師弟子。姚少師廣孝貧歸來訪。弗背見。方盥。掩面而走。

仲光耽漁。獨影窮栖。毀顏佯癡。檣髮寄婦。性僻亦孑。道屾貴與。同邦企德。屣矣我師。

邢量

邢量字用禮。吳郡人也。平生不娶。僻儐儴無之。弊屋三間。青苔滿壁。室中唯左右古書披覽。薪水躬自秉執。惟炊爨。分而食焉。未嘗得一粒食。折鐺敗席。壞麻破被。蕭然其居也。及扣之經史傳記。無弗通者。客至清談。不設湯茗。有奇書數人。每擕之。必挾鈔以往。午則買食宅寮。復就讀焉。益以是畢老。

邢叟好古。緗袖史究。室之御舍。身勞井臼。甚炊骨髮。蕭麻塞襪。間奇有來。如鐙在卯。



# 貧士傳後序

噫。易表窶貧之義。禮著下流之餕。其奏與約爲不同。非與儉爲弗一者。何也。蓋時有哲人。則豊公以大辜。類分中上。則秩節以攻施。在昔帝王無黜于接下者之道也。世降風移。名浮實掩。淑慝之分既爽。貞黷之嫁遂昏。始有不得其職者衆矣。故尸祿曆飧。食貨每積於侈傚之公卿。竊權罔疑。富傲咸溺于樂康之近戚。形儀嗾。徒厭鄙方。號歸瞈兒。庭窮絕糧。行危朝野。儲倉石而一瓣騷。舉貫天人。聚三多而四壁立。豈但執瓢之回。懸鶉之憲而已乎。然又士室芽茨。居其身而樂道者。不知其非縣綺也。漁樵傭保。入其伍而倘志者。不知其非師賓也。粗糲草樹。充其腹而守貞者。不知其非膏粱也。極鐘㕘毀。立其家而抱備者。不知其非貝玉也。在士則然。而於非貧擇見者。自罄甕而弗安。寔不富人。閭者將貨憤而不已。與涵饕怪。傷勤啬祇。其可以燕越之情。爲同人之盛乎。嗚呼。食力者先民幽世之務。求己者元窶調人之方。飲河非餘。安枝惟一。憐乎。日昇復而齧粒食。禽歸林而飽稻粱。黃白雜逝。拆闍投粟。詐錢失母。給晨夕而耕窮。力屏非少壯之剛。奚周戔作。身孤無亞旅之助。必匱菑畜。貨客疑人。穢形耳目。佛冠衽服。雁即襟懷。富仁溫淡之真知。特方桑翳。擢蓮席珍之弗許。說比偽宜。殊不知鋼臭之聾。喇譏自古。守財之說。首議謙今。石崇郭況之巔。報殊禍福。陶朱程鄭之術。迹辨遍遐。豈挾有于夜哉。無愧於泉路。微彼子姓。終爲馬豎之封。乘背僮奴。半作牛犂之壇。地司鬼錄。難別于萬鎰之失。巖魄游魂。未幽夫千金之子。乖尤世世。貽笑人



人。而貧士者廉儉之操。粟人嚴恥。明清之抱。洗物澄江。播若八紘。飛芳千祀。長夜斯卽。永逝非共盡之流。沉明炎寒。不朽豈同腐之族。恐磔記栽竹素流傳。遞鼎改朔。而義則不移。變海徙田。而德音孔固。此蓋貧于財而富于德。公之于一朝而優崇于萬世也。若彼富人。寶紳何守。精爽猶存。玉食力珍。方丈之豐。而陳儀。妖宮梅美。翔天之廣。而雞輿聽廉士於清蟬。日饑夫於餓鳥。貸貫錢而德色。何能指屋而藥舟。舍一簞而沈吟。豈就投珠而抵璧。欲如丘壑。至素首而未盈。貪似鷹狼。底污身而何毒。仇斂萬民之食。戲傲百物之精。之斯人也。不亦愚且悖耶。且賜瘴無憤。兌之私。白藏有滲長之慝。鄰繇謂之同被。鑑肉乃曰齊容。豈成懲尤乎一時之遇。而忘彼大道之無疑羨也哉。蓋貧者士之常。素者易之極。舍車徒步。在林之鶴可歌。却釜躬耕。于磐之鴻莫鼓。無嚴令而不援垂衡之寶。非好名而不拾在道之金。嗟來弗食。嬰甯豈安。黍粥忘乎在幸。塊蚓安于食槁。孤竹採薇。有時可逝。赤松辟穀。無地能求。性忍滑甘。既無累于羣欲。生還遺物。尤不繫于一心。使天下而多若人。則耕畝不分。何患未均之歎。公卷無設。誰與貳篇之思。出入相忘。勸止以道。莫傷太清之化。克保太公之風。人趨不含之徒。家臻必封之俗矣。吾曾有操弧之志。無授筆之祥。學疑買櫝而還珠。迹類登蓮而獻玉。詩共莫致。素服旗塵。少年結裳馬之場。衰祖闕儺風之習。向平之事未畢。貧禹之家孰知。百畝之田。未登伏臘。數楹之室。聊適起居。攜筆題詩。窺陶謝以爲門戶。舉杯說劍。執韓白以作機符。海舒既逍。詔祿罔及。亦惟多文爲富。牽羲以尊。玉餽之人。均作說鼓之旋蟻。執袴之子。等於化草之流螢。固與性而樂天也。距機世而傲物哉。娃姬水著貧士傳。各係以贊。而又冠以序。其文爛然也。予始志于近取。未嘗一覽。而晚節末路。困塞屯否之餘。讀之深有所感。是用作後序。以足其未盡之意箴。

嘉靖辛亥歲七月七日中南山人黃省曾識

# 小隱書

敬虛子著

## 小隱書序

僕昨予齓齒便有岩壑想。欲離數畝園。築操室三五堵。寢寤其間以漱滌。且園中植花木成陰。而猶有甚有鶴。情俗出戶相狎。遇勝日輒迎韻人佳士。講經論道。或飲酒賦詩。閒時又可來釋子仙氏。談空說元。探傳真秘。此其初心也。洎長。人事日來。漸與俗化。內困病其嬌拂。外未免於酬應。夫抑情而行。久則弗堪。年逾伍十。衰且紙事盛而嘆曰。人生有志。貴乎自適。何為乃爾浪自苦也。矧予父母既終。婚嫁已畢。苟於此時莫知止。是謂迷而不復。寧不大負伊心乎。惕惕然弗敢自已也。因退耕先人田。聊以卒歲。偶披古人行事。得會心者若干傳。間比事附之。各屬詞贊之。總帷一帙。曰、小隱書。將展玩於暇。澈其清遠。用證畸偏。果緣此而神情有契。相與游翔於寥廓之外。亦尚友之一益也。然而俗病其將有瘳乎爾而已耶。則而初心其或有遂乎爾而已耶。抑而生人之志。其終乃有適乎爾而已耶。則亦庶乎小隱之願諧矣。嘉靖三十九年秋九月朔。西村畸人敬虛子序。



## 目例


傳三十則

古 許由　巢父　伯夷 叔齊

秦 鄧平　漢 鄭子真　蔣詡

東漢 向長　嚴光　梁鴻

韓康　龐公　魏 管寧

晉 戴逵　陶潛　劉宋 孔淳之

齊 明僧紹　北魏 陸參　北周 韋敻

唐 王績　張志和　司空圖

陸羽　宋 种放　林逋

王樵　俞汝尚　譙定

松江漁翁　杜生　順昌山人 桃花源記


敬虛子曰。傳凡三十則。蓋奢慨退者之所適也。首許、巢。定鄭鼓也。夷、皓、正根宗也。陶、邵、標趣味也。終於順昌山人傳。洎桃花源記。必若此。方得以階小隱之願也。中間雜見諸家。色色俱備。無非欲合成一適。

將求夫唯人能人耳。豈有他哉。



# 小隱書全帖

明　敬虛子著

## 許由

許由。字仲武。陽城槐里人。修道沖虛。隱於沛澤之中。堯致天下而讓焉。由乃逃去。耕於箕山之下。潁水之陽。以手掬飲。人遺一瓢。挂於樹。風吹歷歷作聲。以爲煩。棄之。

漢揚雄法言。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爲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

敬虛子曰。古稱萬物無足以撓其心者故靜。許由有焉。蓋人性本靜。故心即好靜。其不靜者。物撓之也。夫物撓起於煩。煩者必求。是故枉己徇人。廢廉捐恥。膠膠之爽。不啻紛麻。擾擾之顏。有如鱗甲。此皆煩者之爲也。欲頃刻而靜。得乎。夫靜者、心之本。無頃刻靜。不知此心如何安頓。而性亦敝矣。性敝、則凡造物予我者。皆不能認取。豈不哀哉。用是觀之。煩之害大矣。無求之義至矣。茲二者。庸非小隱修靜分步之第一路岐乎。

## 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常山居不榮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爲巢父。及堯之讓位於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責之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

敬虛子曰。古今咸稱巢許爲忘世之人。然而忘世亦大難矣。夫忘世之難。由其忘我之難也。忘我之難。





由其未見眞我也。奚爲眞我。世俗橫執七尺之軀以爲我。此色相之我也。豈眞我哉。古之人有曰。今者吾喪我。夫吾與我何辨。而曰吾喪我。此妙道之旨也。是故蟬之蛻也。豈繫枯殼。龍之變也。何有蛻骨。作是觀者。應見眞我。凡人未見眞我。則內境不寧。臣得好事。外塵忽來。便爲所縛。又惡能忘世。故忘世難。忘我尤難。見眞我方爲忘我也。嗚呼。安得見夫眞我者。而與之共小隱哉。

## 伯夷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避紂居北海之濱。聞西伯善養老。與其弟叔齊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克殷。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秦有南山四皓者。蓋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東園公是已。其時道滅德銷。坑黜儒術。於是退而作歌曰。漠漠南山。深谷逶迤。奕奕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之定。

敬虛子曰。民之鮮能於隱者。多爲紛華不堪其寂焉。或爲困厄不勝其感焉。以故炎炎勢焰。蠅利者靡靡。而山無巢居之子。世乏中林之士矣。予次小隱書至夷皓。未嘗不嘆其困厄於薇餓。紛莫於芝饑。如是栖栖耳。然紛華堪其寂。困厄勝其感。非中心之定者不能。夫中心不定。則外皆蟊賊。將軀志而別圖。雖有至情。莫遂其發。雖有眞操。莫保其存。又何以隱。嗚呼。夷皓者。非山林之本祖正宗耶。

## 邵平

邵平。廣陵人。嘗爲東陵侯。秦滅後。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故世謂之東陵瓜。從邵平爲名。又云青門瓜。青門即長安東門也。

魏阮籍詠懷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晉陶潛飲酒詩。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唐李白古風詩。莊周夢蝴蝶。蝴蝶爲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

敬虛子曰。邵平當秦之滅。乃避地而東門種瓜。蓋得天下無道則隱之義。其賢乎。詩人又借其事。諄諄焉以明物理盛衰。反復無常。倏忽易象。其端叵測。可謂洞消息之微。探變化之賾者也。向予曾聞道家言有名東門大瓜者。無亦取之邵平歟。亦如詩人之詠歎。抑或發揮元理。浩浩無涯。不但此歎惜也。未得見之。

## 鄭子眞

鄭子眞。褒中人。隱居於谷口。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和平二年。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

眞子眞遂不屈而終。揭雄著書言當世士。稱其爲人曰。谷口鄭子眞。不屈其志。耕於岩石之下。名震於京師。

金、方古。容城人。大定間。嘗舉進士不第。遂歸。獨居一室。置琴書其側。不妄與人交。縣令佐公服候門。亦惟遜詞謝遣之。有田數十畝。食其所穫。如歉。則惟食歉。鄉人好事者欲以米易之。不聽。曰。天所食者。不可易也。

敬虛子曰。凡人大爲心害者。皆生於妄有所求。妄求者。多見己不足。人有餘也。若鄭子眞、方古。服岩石之耕。不屈其志。守田畝之穫。不易其食。聊不見己不足、人有餘。又何求也。人之言曰。耕磽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旱。耕心田者日日豐年。嗚呼。二子殆耕心田而日日豐年者。不然。何其自足無求。乃如是耶。乃如是耶。

敬虛子曰。予既比鄭子眞方古之事。後再見唐人元結之父延祖。三歲而孤。長不仕。年過四十。親黨強勸之。調舂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飢寒。不宜復有所須。每灌畦掇薪以爲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鳥虖。若此者。甚慊予心。因知後人所欲爲。前人靡不有之。陶子曰。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謂徒虛語耳。乃今知其信然矣。

### 蔣詡

蔣詡。字元卿。杜陵人。哀帝時爲兗州刺史。以廉直著名。王莽居攝。奏事到灞上。遂稱病不進。歸鄉里。臥不



出戶。舍前竹下開三徑。惟故人羊仲、裘仲從之游。二仲皆逃名不仕者。

趙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自昔士之閒居野處。必有同道同志之人。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與朱山人爲鄰。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見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徑。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詩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爲千歲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范野人者。是亦可人之流也。

敬虛子曰。山林交與世俗大別。世俗尙委曲周悉。山林惟眞耳。且世俗泛交。泛交而復委曲周悉。中間怨得無僞。山林雖匹。非氣同志合者不相與。多無過一二人。觀蔣之從游、陶杜李之往還者是見。嗚呼。天下惟無所爲而結者乃眞。彼若而人更復何爲。是則小隱者於此可以識友道矣。

###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潛隱於家。安貧樂道。嘗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嫁娶旣畢。勑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禽慶俱



游五嶽名山。不知所在。

敬虛子曰。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山林一種逸味。細細含咀。方發美出。若對世俗言之。鮮不嗤笑。未知死何如生。疑詞也。元人有李道純者嘗言此。李之言曰。有生即有死。欲知死必先知生。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大哉聖人之言也。繫辭所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學人欲要其終。先原其始。欲明末後。究竟只今。只今脫灑。末後脫灑。只今自由。末後自由。只今做底工夫。便是末後大事也。嗚呼。小隱者讀此而解。則死生之疑。脫然釋矣。非出世之第一義耶。

晉、宗炳。字少文。南陽人。精元理。入廬山依遠公蓮社。後還江陵。閒居絕俗。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其室。炳角巾布衣。引見不拜。王曰。處先生以重祿可乎。對曰。祿如秋草。時過即歇。炳雅好山水。西陟荊巫。南登衡嶽。結宇山中。懷向平之志。

晉、雷次宗。字子倫。豫章南昌人。博學明詩禮。入廬山。預蓮社。元嘉十五年。召至京師。除給事中。不拜。久之。還南昌。與子姪書曰。吾弱稚之年。已懷遠略。弱冠託廬山。事釋和尙。游道疲風二十餘載。淵匠旣傾。復與汝曹歸耕先隴。自今以往。家務大小。一勿見關。

敬虛子曰。昔有沙門慧遠者。於廬山開白蓮社。用修靜業。同修者有十八大賢。而宗雷在十八大賢中爲稱首。故黃太史詩曰。白蓮社裏覓宗雷。今据二人本傳。又皆慕向子平者。頓脫家獄。總激清颺。其實霄中人物也。我輩迷惑。終日浮沉於世故。羈絆於俗緣。豈不眞同壤蟲之仰黃鵠耶。悲夫悲夫。



###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游學。嘗夜宿息。寢不得寢臥。更相謔曰。後日貴。憶此勿相忘。及光武即帝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令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設樂陽明殿。命宴會日暮。留宿。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居。乃耕於富春山中。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

敬虛子曰。人唯不美外物之爲美。始無心累。無心累。始見天眞。見天眞。始知人之所以爲人也。奈何世俗率羨美外物。輒累其心。雖留人之形。而不得嘗人之味、享人之趣。殊可悼也。予亦小隱。嘗至嚴子陵。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域中之大。天子也。避而弗就。諫議大夫。請貴之秩也。辭而弗屈。斯二者曾不屑以爲美。外更有何物足羨。得以累其天眞也。子陵其達人之爲人者歟。嗚呼。小隱者有欲不負乎人之生也。將嘗其味。將享其趣。則夫道術之所在。不有風於斯人而起耶。

趙宋蘇雲卿。廣漢人。靖康之亂。避地豫章東湖。鄰曲皆稱曰蘇翁。少與魏公張浚爲布衣交。浚旣入相。遂欲共濟大事。然莫知所在。高宗令其尋訪之。聞在東湖。浚作書。托守臣躬親宣諭。及造其所。乃獨居茅舍。以澆園織屨爲生。得書不斜。佯許諾勅。其夕遁去。翌早守臣丞李迎接。唯見書留案邊。一詩云。多年別作一家風。豈料渺名達帝聰。自有時人貪富貴。莫將富貴汙蘇翁。

敬虛子曰。人之所欲者富與貴也。所惡者貧與賤也。然富貴者行其勢。貧賤者行其志。顧天下必有志

而必無勢，若子陵之於光武，寠卿之於魏公，可見已。夫光武魏公本以故人之情延二子，二子者飄忽而去，曾無繫留，光武魏公卒不能致，果哉志可必而勢不可必也。豈特二子，巢許逃於箕潁而堯不能聲，夷齊竄於首陽而周不能致。嗚呼，本一微末也，非不能致，正欲遂其高尚，全其操節，將藉此以洗滌濁之習，而起清明之俗也。用是觀之，世可少隱士哉。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同縣孟氏有女，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字之曰德耀，名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鴻乃易姓名，與妻子居齊魯間，又去適吳，及卒，遂葬要離冢旁。

敬虛子曰，山林之人，其德在於默足以容。梁伯鸞初隱與妻之隱霸陵也，其能以此撰德。及其出關過京而五噫之歌，使適時致炙為而佩戾初心也，至於奔亡竄徙，幸而得脫，豈不為後來之永戒者曰，靜中不忍技癢，著書立言，亦但可澈開懷之芳潤耳，一時是非得失無關可也。雖然，絕非所謂著忘者，世豈無含眞抱素，完性命以自綽，視著書立言皆贅物也。嗚呼，安得夫斯人而與之共小隱哉。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起。桓帝備禮聘之，康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與之，因逃遁，以壽終。[illegible]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呂徽之先生，家傳居萬山中，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詣富室易穀種，值其開分韻作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衆聞而出，見其蓬頭短褐，布襪草履，輒侮之，且詢見笑之由，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蛺蝶事耳。衆咸服，問其姓字，不答。衆曰，嘗聞呂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呂先生。惠之穀，不受，必易之而去。衆隨遣人尾其後，路甚僻遠，雪晴往訪之，惟魚換酒，蕭然而歸，衆回，翌日再躡其蹤，則已遷居矣。

敬虛子曰，人亦有言，名者造物所忌，又言造物忌無實而得名。夫觀其所忌，是名本人患，世慎以為人利而兩爭之，何也。韓康、呂徽之乃大有所見，是故一則避名深入而不出，一則逃名長往而不反。方且柴車幅巾，方且草履短褐，脫去外飾，渾然不露，殆將忘乎形骸者，而又奚事於名。嗚呼，至人之行如此，所非小隱之上根大器，獨觀素樸之深者歟。

敬虛子曰，夫韓之避名，呂之逃名，固以為至人之行矣，何仲尼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曰，非如俗訓也。按此乃聖人開人之了死關耳，疾是不疾而速之疾，其字取義於矢，沒世、言死也，疾沒世、言死之逸也。且君子平時處世，今日沒世，不但沒世而必曰疾沒世，殆如矢之飄激而逝，曾無係留，若然者，臨





賢之際，豈有異睨之纏，愛欲之牽，炳宄悲苦而弗忍離者，死何如其逸也。夫既疾沒世矣，仍復名不稱焉，若然者，是初之生世，清淨而來，終之沒世，清淨而往，杳無形跡之痕可見，猶藴之氣可挹，本然性體，象矣之際，脫洒出世，不滯絲毫也，將取奚贏而名稱。古人有言，鴈逸長空，影落寒水，鴈本無留影之心，水無繫鴈之意，正夫子名不稱焉義也。云何世人多有未了，嗚呼，吾何以遶韓康呂徽之之良而與之了此哉。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所而已矣。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反。

敬虛子曰，自上代之風漓，人咸習功利以成性，中而豈無孤潔之士被習而出者，然富貴之甞外溢，貪時之盛內激，曾未幾時，初志輒遷，而習性竟勝矣。此北山所以起移文之嘲也。予讀龐公傳，未嘗不廢書而嘆其志之巢也，性之定也。是故服耕而處，既善避人，采藥而行，遂大忘世，杳然不見天地間富貴貧賤為何物，聊無一點習氣，謂非上代之遺民矣乎。嗚呼，鳳不容以籠而絷，麟不可以羈而游，杜子美謂劉表焉得取識哉，劉表焉得取也。

管寧

管寧，字幼安，朱虛人，家貧好學，坐一藜牀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常著皁帽，布裙而已，吟詠詩書，不改其樂。事本東漢人，避魏受禪，尚在，明帝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年八十四歲。

三國，其時魏有張臶胡昭者，俱發志不仕。臶少遊太學，學兼內外，袁紹前後辟命不應，袁除樂平令不就，戴鵀巢門陰，臶曰，戴鵀陽鳥也，巢門陰，此凶象也，乃援琴歌詠，旬日而卒，年一百五歲。昭居陸渾山，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正始趙儼薦曰，天眞高潔，老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

六朝馬樞，字要理，扶風人，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梁末隱居茅山，宋元嘉初，文帝徵為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樞目睛洞黃，能視闇中物，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櫚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

五代鄭遨，字雲叟，滑州人，舉進士不中，乃入少室山為道士，聞華山有伍粒松脂，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屍，因徙居華陰，求之，唐明宗以左拾遺、晉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

敬虛子曰，論語說賢者避世，又說作者七人，古注云作謂高尚其事，避世則君莫得而臣也。若然，非易所謂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之義乎。彼三國六朝五代之世何世也，正自古以來

天地不交之大否。管幼安諸人各皆儉德。不染世祿。辟之不應也。徵之不就也。召之不起也。按其行。固賢者之避。擬其倫。殆作者之倘矣。嗚呼。天下將亂。道在小隱。逸鴻而高翔。其諸君子亦有樂取於是歟。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性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嘗作閑遊贊曰。物莫不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彼閑遊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是畢矣。

趙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予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苔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詩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牕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出步溪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入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

敬虛子曰。以予觀於戴安道與夫羅大經。可謂善逃自適之趣歟。雖然。亦特外境耳。要之內心定而外境適者方爲善。苟徒外適而內弗定。或有時而厭惡其寂。則不勝馳擾矣。是以上士居常涵養其內心而能定。能定者必能靜。靜則湛然無累。偶與外境相值。則情之所發者正。樂之所得者真。其適爲有本矣。若但以得外境爲自適。吾恐猶非古之善自適者矣。



陶潛

陶潛。字淵明。後以字爲名。更字元亮。潯陽柴桑人。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因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解歸。後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潛好書。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爾有喜。嘗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牕下。清風颯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宋元嘉四年卒。諡曰靖節徵士。

趙宋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後徙居洛陽。王拱辰之尹洛也。爲市宅於天津橋南。富鄭公弼。命其客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雍在洛四十年。安貧樂道。未嘗攢眉。所居爲安樂窩。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喜吟詩。作大字書。興則爲之。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春秋乃遊。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爲詩以自咏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士大夫識其車者。爭相迎候。乃脫之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可謂風流人豪也歟。好事者別作屋以候其至。名之曰行窩。過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初本欲有爲。以開悟而止。年六十。始爲隱者服。烏帽縚褐。見卿相不易也。年六十七卒。諡康節先生。

敬虛子曰。天之生物。恆以至趣委諸人。故萬物之性人爲貴。奈何人弗能盡性而人其人也。莊子曰。惟



蟲能蟲。惟蟲能天。言蟲之受於天者無弗能也。而人反弗能人其人。是非大可哀乎。前予於嚴子陵傳。併嘆世俗蹤冒人之形。不得皆人之味。享人之趣。玆見淵明堯夫之爲人。外適其境之順。內樂其情之閒。忘乎富貴。而官爵祿位安於遇。脫然而無所滯也。超乎貧賤。而居動服食遊於淡。泰然而無所附也。凡天地間一切物事。舉莫得以累其元眞。而天德常存。則是不惟得以皆人之味。而且得以享人之趣矣。則是不惟有以能人之人。而且有以能人之天矣。嗚呼。若此者庶乎無負於天之所委而全其所貴。然則小隱之儀型。不亦的的有在於斯人歟。有在於斯人歟。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與徵士戴顒等共爲人外之遊。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既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元嘉初。徵爲散騎侍郎。乃逃於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

敬虛子曰。孔淳之性好山水。雅尚遊涉。予讀其傳愛之。因懷金壇王樗菴先生。向以僉憲飭兵我州。嘗多叢獨書來。問其故。曰。初謂官於此。即闢地無山水登越。恐爐淬肺肝。假此有時展眺滌除耳。大抵高人之抱。類如此。願隱也。乃予亦篤山水之好。奈何僻此荒寂。後樗菴官滿南去。憐予有志。欲引過江。卜勾曲山下以居。久之。將往觀雁蕩、天台、匡廬、武夷、峨嵋、羅浮諸山。仍還勾曲。講學而終。予欣然欲從之。輒以母老家貧不果。雖然。傳稱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說者乃謂聖人之志不在山。則夫樗菴之志。果在山耶。抑別有所關耶。



明僧紹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鬲人也。明經有儒術。隱居長廣郡勞山。宋累徵不就。齊建元初。徵爲正員外郎。亦稱疾不應。後住江東攝山。謂沙門遠宿儒。往候定林寺。高帝欲見之。遠問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正性鬱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既而遁還攝山。帝甚以爲恨。仍遺竹根如意、筍籜冠。隱者以爲榮焉。

趙宋南安翁陳元忠。赴省試。日暮投宿其家。見几案有書籍。陳曰。翻子讀書乎。曰。秘園爲生耳。問讀書何用。曰。偶有之。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明日。陳別去。以事帝城中。忽見翁倉皇而行。陳追詰。十五年不出。何爲到此。曰。吾有訟事。乃大兒於關外竊泉失稅。送郡當杖。遂與小兒詣郡願代。大兒又以罪在己。忽小兒來翁耳旁者有所諳。郡守疑問。對曰。我父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嘗與州郡。訪勸見堰於山下。守遣吏隨兒發取符之。延翁上座。謝而釋其子。次日枉餌訪之。室已虛矣。

敬虛子曰。小隱之爲德。名跡祕者上也。名祕而跡弗祕者次也。跡不祕而人莫能逸之。又其次也。乃若名跡並著。走弓旌以聘者斯下矣。亦以隱稱。其實有疵。不見夫投骨者乎。蟻必聚而吮之。骨何心於蟻。而蟻必吮之者。脫羶之氣招之也。名跡並著。是猶羶之招。身既隱矣。焉用此乎。明僧紹在當時。乃爲宋齊所賢。累徵特賜。遁遁而來。謂我無以招之。彼何緣而至也。自世俗而觀。誠爲榮遇。自隱德而言。不亦

有旂乎。於此所以有取於甯安翁也。正以其名秘而跡非秘。過此以往。則名跡俱秘矣。嗚呼。窮山僻谷。安知無有若而人者。殆何日股櫂而往從耶。

陸夸

陸夸。趙郡高邑人。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好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高尚不仕。寄情邱壑。少與崔浩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赴。或謂夸。昔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

敬虛子曰。予嘗考論古今隱逸傳。至北史見陸夸著知命論。於是喟然嘆曰。嗚呼。命也者。寔於有生之初者也。死生壽夭貧賤富貴。以至存亡得喪榮辱顯晦。蓋皆一定。人不可得而易。亦非人之可能而易也。知命則不怨天尤人。而修身以待之。由是於一切儻然之遇。來莫之迎。去莫之將。且復安於命而無所用易矣。是故知命者大快活法也。安命者大休歇事也。小隱者未齊乎此而欲與天爲徒。得乎。



韋夐

韋夐。字敬遠。杜陵人。志尚夷簡。澹於榮利。所居之宅。枕帶流泉。夐對翫琴書。蕭然自逸。至有慕其閑素者載酒從之。亦爲盡歡。接對忘倦。明帝爲詩貽之。號曰逍遙公。

唐方干。字雄飛。桐廬人。性不羈。一舉進士不第。遂隱居於嚴陵釣臺東之白雲原。又別業在越之鏡湖上。嘗吟咏以自愉云。世人如不容。吾自縱天慵。落葉憑風掃。香秔倩水舂。花朝連郭霧。雪夜隔湖鐘。身外無事。頭宜白此峯。

趙宋魏野。字仲先。陝州人。性嗜吟詠。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繞。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笑歌終日。出則跨白驢以遊。

元王冕。諸暨人。幼依僧寺讀書。及長。應進士舉不中。棄去。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李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

明謝承祐。海陽人。少遊京師。見勢利烜赫。怏怏不樂。歸遁寶婺山中。見野鳧飲啄沙岸。悠然自得。語其友曰。人生斯世。如輕塵依弱草。而乃以簪冠拘繫。良可恥也。於是結齋郡南。有長溪嘯對。可以游適。買驢一頭。舟一葉。興至。幅巾野服。任意所之。既倦而休。休而復作。謂居處事業盡在是矣。

敬虛子曰。世有談清福者。然而知清福者孰人哉。至於享清福者又孰人哉。近時有胡九韶者。寒士也。每日晡。焚香九頓首謝天賜一日清福。妻曰。三飡菜粥。何名清福。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若胡九韶者。可謂知福之人也。而韋夐而方干而魏野而王冕而謝承祐。庸非享福之人歟。雖然。內典嘗言一物無所累心之謂福。夫一物無所累心。觀此不更別有一般清味。嗚呼。小隱者又曷可不咀此等味耶。又曷可不臻此等福耶。

王績





王績。字無功。絳州人。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慶弔婚冠不與也。隋大業中。舉孝廉。爲六合丞。嗜酒不任事。還歸。遊北山東皋。著書號東皋子。貞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爲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歎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棄官還鄉里。有潤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醉吟先生傳。醉吟先生者。忘其姓氏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其爲誰也。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船具體而微。先生安焉。性嗜酒。耽琴淫詩。往往乘興。屐與適野。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因自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有幾時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閑日月。吟罷自哂。揭甕撥醅。快飲數杯。兀然而醉。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云。

敬虛子曰。人之性情。以自適而和。自適而和、則天與將不遠而至。然自適本於內。無俟於外。待外而適。則非適矣。是其故何也。凡有待、則物爲主。物爲主、則有時而莫供。作意因非遂而動。操心由有滑而生。衡乎適之恤而奚有於適之和。是以古之善自適者。一物無所待於外。正欲從乃天眞耳。王無功、白樂天。世稱自適之賢。奈何必有待於酒也而後適。是酒適也。自適也。夫酒適與自適必有辨。人之言曰。醉中雖可樂。猶是生滅境。用是觀之。以酒適者。仍是幻作。更在自適之外。而豈所謂天眞之適耶。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年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時見賞重。待詔翰林。以親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元眞子。亦以自號。帝嘗賜奴婢各一人。志和乃配爲夫婦。名之曰漁童樵青。或問其故。答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以此故浪。終於江湖間。憲宗畫像訪之。卒不能致。



敬虛子曰。天地間大有清事。唯至人得而領之。是故物之蔑無以涅其純氣。俗之慾無以淈其膽質。蕭然超於物象之上。洒然游於諸塵之外。是至人之風天下以清也。張子同昔著元眞子數十百言。向子偶見之。似非喫煙火食腸。茲讀其傳。又如此孤逸。昔人謂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果矣。嗚呼。小隱者未逮元眞子之風。寧識別有天地之清事哉。

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人。擢進士。爲侍御史。時天下離亂。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名其亭曰三休。作文以見志曰。益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瞶三宜休。又豫爲冢榷。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徘徊。客或難之。圖曰。何不廣耶。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年七十三歲卒。

敬虛子曰。昔人豫貢壽藏。東漢趙岐已有之。又唐姚勗。宰相崇之孫也。於萬安山館。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眞堂。刳土爲床曰化臺。是皆古達人齊死生之奇行也。乃若司空表聖之坐壙賦詩。蓋又太忘乎死生。游於無方之外。愈出而愈奇者也。嗚呼。小隱者曷可以少此等奇哉。

敬慮子曰。近檢佛藏。到此土撰述。憑宗頌古聯珠集。見樵子和尚擲人唱云。你既無心我便休。因而悟道。夫何以悟道也。蓋釋氏之教。有假我。有眞我。你者假我也。我者眞我也。人之所以不得休者。正假我有心。日擾擾而多事。夫既假我無心。是一切幻緣不起。則眞我便無事而休矣。非道而何。然則司空表聖之三休。果你無心而我便休者耶。又見古詩云。誰人肯向死前休。且表聖豫爲冢槨。賦詩酌酒於壙中。此非向死前休者不肯也。是知三休始肯死前休者耶。嗚呼。表聖作矣。今也其何以逢我便休者、死前休者。相與而共此小隱哉。

陸羽

陸羽。字鴻漸。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上元初。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徘徊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接輿也。

宋國人謝翺。字皋羽。所著詩文。名晞髮集。宋之亡也。避地浙東。隱不肯仕。晚愛子陵臺下白雲原。有時登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江水黑。化爲朱鳥兮其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失聲慟哭。

敬慮子曰。哭乃人之一懷也。情有所傷。則感而爲哭。若陸羽謝翺之所蹈。庸非山林無聊之慨耶。然而羽誠自慨。翺猶有所關。蓋悉宋國之亡。抱伯夷叔齊首陽餓死之節也。翺又嘗撰西臺慟哭記。有曰。昉步兵死。空山無哭聲。抑竊論之。阮步兵之哭。狂也。陸接輿之哭。慨也。謝晞髮之哭。忿也。無非情有所慨。感而爲哭者也。往予少時。甞有感傷。欲到泰山巓。俯候旭日。噏其紅焰。噴嵐吸露。披髮叫曰。長號大嗷。僋步而東。任其顛蹶以自盡。附者靡不醜然一笑。昧其痴騃。由今日觀之。則甘然一笑者之所昧。是誠大有譏於我也。嗚呼。古有善哭者。其音旨殊絶。清感哀婉。寫出腸內之幽悰鬱悃。不待惻人而人顧勃然動懷。蓋本城中之奇氣逸響。烏可不收。以備小隱一種超世風悲云爾已耶。

种放

种放。字明逸。洛陽人。少與母俱隱終南山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爲廬。以講習爲業。自稱退士。嘗作傳以述其行事。淳化初被召。因母恚未起。母卒。咸平中再召。乃詣京師。拜左司諫。直昭文館。明年請暫還山。許之。

退士傳。退士不知誰氏。然嘗自稱仲山甫之後也。以耕食於南山中。號退士。退士性恬易。善自持。常以聖賢方正之言。鑒諸己。或未善。則悔恨立遜。平生寡嗜慾。樂游豈蕩空荒間。常自足。不厕窮困。幼時拘父兄教。以章句奇偶之學。干於時。不遂志。已而遂棄所學。退居深山窮谷中。取經史愁讀之。著書十二篇。大抵務黜邪反正。義礎蠢蠹。又條自古之文精粹者。使學者窺之。雅尚山林之居。每登高眺。步遂谷。延留宴坐。見懸巖瀑流。高木垂蘿。閴遠岑寂之處。則終日忘返。亦忽忽杜門稱疾。隱几常百餘日而人不知其然。吉凶慶弔之外。平時亦罕接人事。不交權貴。所與朋類。自非道義所在。亦不設設而取過





事感激。亦卑爲歌詩箴頌。或有請之曰。是退也。退其迹耶。退其名耶。退士則曰。不退而迹。庸爲關直。不退而名。庸爲謝程。嗚呼。名迹斗於時。神心交於機。俾道降而下。嶽峩式而中離。予獨無退乎。予獨無退乎。

敬慮子曰。种明逸初與母隱時。嘗以野服見陳希夷。陳豫令人跪扶。种至拜庭下。陳挽而上之曰。君他日斯仕也。然母卒。果應召受爵。眞廟待以殊禮。恃恩傲物。大爲王嗣宗所排。清節頓損。若种者。似非嚴中眞品也。雖然。此其後來事耳。彼早歲閒適。若退士傳之烈也。亦足以抗巢由、拉夷齊。奈何其質不堅。頗撲而破。其根不深。引拔而遷。焉得不起昔人北山移文之嘲也。嗚呼。庸非小隱一不遠之鑒耶。

林逋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澹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游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嘗自爲墓於其廬側。終時作一絶云。湖上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卒。仁宗賜謚和靖先生。七世孫洪。亦淸隱不仕。著書自適。題其書曰山家淸事云。

林洪山家淸事。擇故山濱水地。環籬植荆棘。間栽以竹。內植梅。舍三。蔬一、讀書一、治藥一。後舍二。一儲酒穀。列農具山具。一安僕役庖廚稱是。童一、婢一、園丁二。犬十二足。驢四蹄。牛四角。客至。具蔬食酒核。暇則讀書課農圃事。每感謝天所賜。律身以廉介。成家以安順。待下無。交隣睦。爲子子孫孫悠久地。

敬慮子曰。閒適之事。天常限人。近聞南中一富翁。每緣公務入城。殊憚其煩。揭四字於其室曰。望城欲哭。一日禱告天曰。願薄田二十畝。自爲耕穫。老於山林足矣。忽空中應聲云。欲富貴則與之。此則不可。是知閒適難於富貴。天不輕以與人。何林氏祖宗之閒適。世系若此也。書云。皇天輔德。林氏必世德天輔之德者。不然。天豈私之。小隱者可以觀矣。

敬慮子曰。楊慈湖遺書云。人生一世。只忙迫一場便休。又云。凡有家者。或棟宇可居。穀粟可食。更圖議足用。已屬於富。惜人不知。是以人間得知足之樂者鮮。予謂人雖解得知足之樂。所以只忙迫一場便休。豈不卽是世間大苦。抑以觀於林氏祖孫之閒適。卻離這此苦而自由自在矣。夫自由自在。本生人無上之快事。若此者奚嘗不忙而已也。奚嘗知足而已也。嗚呼。小隱者可以悟爲人處世之方矣。

王樵

王樵。字肩望。淄川人。居縣北梓桐山。博通羣書。尤善老易。咸通中。契丹游騎渡河。舉家被掠。樵卽挺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葬。北望慟哭。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絶。自號贅世翁。累甎自環。謂之繭室。中設石榻。刻石其上曰。生前收骼。以虞不備。沒後寄魄。以備不虞。病革。入室自掩戶卒。

敬慮子曰。天地之道。有順有逆。人之所値。莫非命也。奈何世俗之爲謀。率向順而背逆。然順非向之而可致。逆非背之而能透。惟聽其來而安之。斯之謂正。予亦小隱書至王肩望。未嘗不歎伊人之逆乃容

丁孤苦若是耶。杜遁東山。孑身隻影。環堵蒯石。以死自誓。厥後果如其誓死焉。可謂安於逆矣。夫天下祇知有順之隱。博奕彩者。取樂魚鳥已爾。詎知又有此安逆者。夫逆能安之。然後爲眞隱。昔人嘗隱之外。別有眞隱之樂。豈不以此爲尤賢乎。

俞汝尙

俞汝尙。字退翁。湖州烏程人。少時讀書於郡南之峴山。爲人溫溫有禮。議論不苟。不肯料理生事。澹於勢利。不以貧乏挫其懷。擢進士第。涉歷州縣。無少營進取之心。親故有責以不爲子孫地者。汝尙笑曰。是乃所以爲之地也。嘗六月徂暑。寢室不可居。出作於門。妻黃氏就諷之。汝尙曰。人生七十者稀。吾與汝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尙庀其喪。爲作銘。召諸子告曰。我亦從此逝矣。隱几而終。相去纔十日。

趙宋李邈師友談。記東坡公云。日老王晉見訪。晉韓持國壻也。因問持國安否。曰。自謂已衰老。且將屏樂酒色以娛年。東坡曰。唯其殘年。正不當爾。頃有一老人。盛酒會親友。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乃惶懼呼號。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只宜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喻。老人曰。唯五更可以勾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事皆自家事。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且吾平居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請君言於持國。勾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爲可以死時將去計也。

敬虛子曰。人之死生亦大矣。二者均爲重焉。世俗多狗生之欲而罔念其死何也。方其狗生也。以爲死期尙遠。擾擾於恩愛之途。汲汲於利名之競。了莫知止。然曾未幾時。少壯忽老。日復一日。俄罹災而臨簀。始嗟困而悲悔此時也。筋骨委敝。喘息綿微。過已無補。善將奚遂。抑且奈何。齎恨而輒沒。永含無益之悲。豈不痛哉冤苦也哉。觀俞退翁夫婦之死。臧時刻日。從容而逝。寧無道乎。是蓋學於佛氏而有得焉者也。世謂佛氏之學。爲死人之事。夫死乃人之所不免。固大事也。重事也。奚爲而不學乎。旣述退翁之傳。再附東坡之談。正欲小隱之人。知所學焉。以善其死。嗚呼。閉林靜宇之下。洗濯心慮。擺脫物累。收斂元眞。繇發至性。順不應遲遲爲之。臨了一旦倉卒。徒恨而無所將也。

敬虛子曰。予旣次退翁東坡。以明善死之學。又嘗聞之。昔吾有先正曰。人之形有死生。而性無死生。猶人之形有老少。而性無老少。此言可謂善喩。人唯不達性無死生。嘗貪生厭死。惑矣。其在孔門。子貢問死。子曰。待汝死時自知之。夫死則無知矣。乃曰自知之。可見形死而性不死也。夫形死而性不死。此性之所以妙老少而融貫死生而活。或者竊謂性與死生原不相干。噫乎性與死生原不相干。則見性矣。嗚呼。安得夫見性之人而與之共了死生耶。

譙定

譙定。涪陵人。學易於郭雍氏。郭雍氏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聞程頤講易於洛。往學焉。遂得聞精義而歸。初頤與兄顥侍父珦官遊成都。見治篾箍桶者。挾冊讀之。易也。欲





致詰。竊者先曰。若曾學此乎。因指宋濟男之窮發聞。二程遜而聞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省。其後袁滋問易。頤曰。易學在蜀。滋入蜀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郭雍氏、譙叟、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

敬虛子曰。甚矣易道之大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仲尼所以五十而學易。玆何歷取易於蜀之隱人也。豈以學易者往往而不得其門。尙訓詁則穿鑿其意。好文章則支離其詞。致使天地之義不立。作者之心俱晦而然耶。傳曰。禮失求諸野。蓋言世之行禮者太文而失眞。反不若野雖質朴而古意猶存也。然則歷取易於蜀之隱人者。無乃求禮於野之謂歟。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往來波上。扣舷飮酒。酣歌自得。蜀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過而異焉。揖之曰。先生氣貌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翁瞪視曰。君不凡。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脈宦族。盧閒曠。避迹於此三十年矣。幼習誦經史百家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唯飽食以終。裕曰。先生深身搢紳若此。豈仕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圖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發志者忘形。發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請其舍。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況居室耶。使裕反其所。鼓櫂而去。

敬虛子曰。予每讀松江漁翁傳。未嘗不振刷而起。羨其飄飄然遨遊於塵外。瀟灑風於城中。忘世審道如是哉。如是哉。昔者竊聞之郭象注莊子。有曰。旣遣是非。又遣其所遣。然後無所不遣。而是非去也。謝靈運括其義而詠之曰。一悟得所遣。大凡道理皆由悟而得。一有所悟。眞見夫天地之間。遊而無事。其有累吾身心者。奚容而不遣。遣之遣之。而又遣之。以至於無所遣。遂乃一切消熔。無物罣礙。將與太虛同妙。而常樂自然。斯老聃莊周之能事也。不意乃翁悟而得之。契大教之元旨。謂生人之本趣焉爾。嗚呼。古來高士多寓於漁釣。豈閑寂能生至心。抑虛明必知所止也。

杜生

杜生。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爲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有屋兩間。其前空地丈餘。即爲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問其不出門之因。生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問其所以爲生。曰。唯眞人擇日及賣一藥。以其附粥。後子能耕。自此食足。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顧觀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時盛寒。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軫嗟嘆留連久之乃去。

明敖英綠雪亭雜言。鄒子元由翰林補外。十餘年不得賜環。皆侘傺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憒如步。或發譫語。不作。無異平時。或曰。眞空寺有老僧能治。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懽離合。及種種閑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卻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

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怕念起。唯怕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必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変。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着。皆銷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勞。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於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

敬虛子曰。佛言人都在陷溺世界。由今觀之。豈不誠然哉。是故得此求彼。無少休息。卒之淪溺以死者。皆坐是也。然究竟其所從來。率緣根器淺薄。兼以習氣難除。遂大爲一切諸塵所迷留耳。乃若杜生所爲。與夫眞空寺老僧所言。非渡迷一筏耶。小隱者果能返觀內照。研尋靜眞。而有時得以乘此筏也。達彼岸也。自能遣離自能圓滿。將開其一隻眼。瞰破大千劫累。拈出一枝法。向毗盧頂上行。夫豈終作此陷溺世界哉。嗚呼。此可以易易能之。

## 順昌山人

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出。風儀甚整。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起耶。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吾父爲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於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於今幾何年矣。

晉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平地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旣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敬虛子曰。予述小隱者。終於順昌山人傳。且系以桃花源記何也。蓋歎生民之眞。今獨見於窮山僻谷間。雖然。非異也。憶邃古之代。天下沉冥無事。舉一世而咸游於泥蒸淡泊之中。熙熙皞皞。與物無容而守乎自然。當是時。無地不桃源也。無民不順昌山人也。此之謂大同。此之謂至樂。奈何風之變也。淳偽日出。澆淳散朴。其眞乃離。然後桃源之地特遠。而順昌山人者孤絕。衆相劫爭。皆隨惑溺。無異樊籠





穽。則亦何樂乎爲人。予重感之。潸然流涕。若有大不得已者。因發揮小隱之道。聯絡幽人蹟行。而輒以此終。正謂生民之眞。本來如是。要必如是也。而後眞始見。將吮其味。勉強自寬。以無負此生耳。雖不在窮山僻谷間。與在窮山僻谷之樂同。嗚呼。是書之所由述也。不然。豈好夫孟浪之行。而懸臆逞言。甘爲縉紳先生所不道耶。

# 古列女傳

劉向編撰
顧凱之圖畫

## 古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複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或有錄而亡



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群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



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叙論以發其端云編校館閣書籍臣曾鞏序

## 古列女傳序

古列女傳八篇劉向所序也向爲漢成帝光祿大夫當趙后姊娣嬖寵時奏此書以諷宮中其文美刺詩書已來女德善惡繫於家國治亂之效者故有母儀賢明仁智貞慎節義辯通嬖孽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狀總爲卒篇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爲屏風云然世所行班氏注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并頌爲十五卷其十二傳無頌三傳其同時人五傳其後人而通題曰向譔題其頌曰向子歆譔與漢史不合故崇文總目以陳嬰母等十六傳爲後人所附予以頌考之每篇皆十



五傳耳則凡無頌者宜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爲斷也頌有齊倉公女等亦漢時人而秦已上女史見於他書而此顧不錄者猶衆亦不特周郊婦等四人而已頌云畫之屏風而史有頌圖在八篇中今直秘閣呂縉叔集賢校理蘇子容象山令林次中各言嘗見母儀賢明四卷於江南人家其畫爲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然崇文及三君北遊諸藏書家皆無此本不知其傳果向之頌圖歟抑後好事者擬其頌取古佩服而圖之歟莫得而考已余讀向書每愛其文嘉其志而惜其所序散亡脫繆於千歲之間幸存而究者此一書耳復爲他手竄疑於其真故并錄其目而以頌證之刪爲八篇號古列女傳蓋凡以列女名書者皆祖之劉氏故云餘二十傳其文亦與雅可喜非魏晉諸史所能作也歟又自周郊婦至東漢梁嫕等以時次之別爲一篇號續列女傳余友介甫嘗謂余曰子政述諸狂女而成書証其君迂哉其所學也子何區區喜治之耶余以謂先王之俗既熄學士大夫誦詩書修仁義進取當路之功有卓犖顯赫若不可攀者試窮其迹其不繫於聖人多矣然聖人之道亦未嘗廢狂狷也況女子哉且其所列其惡者固足以垂家國之戒狂者雖未中禮義而壹志於善行成於房闈使其皆遵先王之俗追琢其質而充其美自家形國則雖列於賢妃治臣著之詩書可也余是以

閔其不幸而與向之舉於其君固有直諒多聞之益也
竊明而存之以告後世君子何尤焉嘉祐八年九月二
十八日長樂王回序并撰



# 新編古列女傳目錄

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　向　編撰
晉大司馬參軍顧　愷之　圖畫

## 第一卷

母儀傳（右一列傳頌義大序一篇小序七篇　舊本頌五章云劉歆撰大序見篇）

惟若母儀賢聖有智行爲儀表言則中義
胎養子孫以漸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功業
姑母察此不可不法

右係頌義小序頌見逐傳篇末


一 有虞二妃　二 棄母姜嫄
三 契母簡狄　四 啓母塗山
五 湯妃有㜪　六 周室三母
七 衛姑定姜　八 齊女傅母
九 魯季敬姜　十 楚子發母
十一 鄒孟軻母　十二 魯之母師
十三 魏芒慈母　十四 齊田稷母


## 第二卷

賢明傳

惟若賢明廉正以方動作有節言成文章
咸曉事理知世紀綱循法興居終身無殃
妃后賢焉名號必揚

右頌義小序




一 周宣姜后　二 齊桓衛姬
三 晉文齊姜　四 秦穆公姬
五 楚莊樊姬　六 周南之妻
七 宋鮑女宗　八 晉趙衰妻
九 陶荅子妻　十 柳下惠妻
十一 魯黔婁妻　十二 齊相御妻
十三 楚接輿妻　十四 楚老萊妻
十五 楚於陵妻




## 第三卷

仁智傳

惟若仁智豫識難易原度天道禍福所移
歸義從安危險必避專專小心永懼匪懈
夫人省茲榮名必利


一 密康公母　二 楚武鄧曼
三 許穆夫人　四 曹僖氏妻
五 孫叔敖母　六 晉伯宗妻
七 衛靈夫人　八 齊靈仲子
九 魯臧孫母　十 晉羊叔姬
十一 晉范氏母　十二 魯公乘姒
十三 魯漆室女　十四 魏曲沃婦
十五 趙將括母


## 第四卷

貞順傳

惟若貞順修道正進避嫌遠別爲必可信
終不更二天下之俊勤正潔行精專謹慎
諸姬觀之以爲法訓


一 召南申女　二 宋共伯姬
三 衛宣夫人　四 蔡人之妻





五 黎莊夫人　六 齊孝孟姬
七 息君夫人　八 齊杞梁妻
九 楚昭貞姜　十 楚平伯嬴
十一 楚白貞姬　十二 衛宗二順
十三 魯寡陶嬰　十四 梁寡高行
十五 陳寡孝婦


## 第五卷

節義傳

惟若節義必死無避好善慕節終不背義
誠信勇敢何有險詖義之所在赴之不疑

姜嫄法斯以爲世基

一 魯孝義保　二 楚成鄭瞀
一 晉圉懷嬴　四 趙昭越姬
五 蓋將之妻　一 魯義姑姊
九 代趙夫人　八 齊義繼母
一 魯秋潔婦　一 周主忠妾
十一 魏節乳母　十二 梁節姑姊
十三 珠崖二義　十四 郃陽友娣
十五 京師節女

## ○第六卷



辯通傳

惟若辯通文辭可從連類引譬以投禍凶
推摧一切後不復重終能一心開意甚公
妻妾則焉爲世所誦

一 齊管妾婧　二 楚江乙母
一 晉弓工女　四 齊傷槐女
五 楚野辯女　十 阿谷處女
七 趙津女娟　九 趙佛肹母
九 齊鍾離春無鹽　十 齊威虞姬
十一 齊宿瘤女　十二 齊孤逐女
十三 楚處莊姪　十四 齊女徐吾
十五 齊太倉女

## ○第七卷

孽嬖傳

惟若孽嬖亦甚嫚易淫妬熒惑背節棄義
指是爲非終被禍敗

一 夏桀末喜　二 殷紂妲己
三 周幽褒姒　四 衛宣公姜
五 魯桓文姜　九 魯莊哀姜
七 晉獻驪姬　九 魯宣繆姜
九 陳女夏姬　一 齊靈聲姬



十一 齊東郭姬　十六 衛二亂女
十三 趙靈吳女　十四 楚考李后
十五 趙悼倡女

## ○第八卷



續列女傳

一 周郊婦人 續仁智第十二
一 陳國辯女 續辯通第七
二 聶政之姊 續節義第十三
四 王孫氏母 續節義第十四
五 陳嬰之母 續賢明第十六
一 王陵之母 續節義第十九
九 張湯之母 續仁智第十八
八 雋不疑母 續母儀第十七
九 漢楊夫人 續賢明第十八
十 漢霍夫人 續孽嬖第十七
十一 嚴延年母 續仁智第十七
十六 漢馮昭儀 續節義第十八

右十二傳漢成帝前人而無頌

一 王章妻女 續仁智第十九
十四 班女婕妤 續辯通第十七
十五 漢趙飛燕 續孽嬖第四



十六 孝平王后 續貞順第十一
十七 更始夫人 續孽嬖第十八
十八 梁鴻之妻 續賢明第十七
十二 明德馬后 續母儀第七
二十 梁夫人嫕 續辯通第十八

右三傳成帝同時人五傳後時人而
皆班氏前人或同時人並無頌

崇文總目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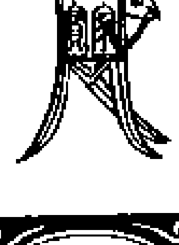
右列女傳劉向撰後漢班氏注按向作列女
傳八篇一曰母儀二曰賢明三曰仁智四曰
貞順五曰節義六曰辯通七曰孽嬖八曰傳

○頌

謹按列女傳頌義大序小序及頌或者皆
以爲劉向子劉歆作驥謹按隋書崇文總
目及本朝曾校書序則非歆作明矣然崇
文總目則以續二十傳無頌附入向七篇
中分上下爲一十四篇并傳頌一篇共成
一十五篇今人則以向所撰列女傳七篇
并續列女傳二十傳爲一篇共計八篇今
止依此將頌義大序列於目錄前小序七
篇散見目錄中間頌見各人傳後觀者宜
詳察焉嘉定七年甲戌十二月初五日武



夷蔡驥孔良拜手謹書



新編古列女傳目錄終

#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一

## 母儀傳

### （一）有虞二妃

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父頑母嚚父號瞽叟弟曰象敖游於嫚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四嶽薦之於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歸告二女曰父母使我塗廩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叟焚廩舜往飛出象復與父母謀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舜潛出時既不能殺舜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

與舜藥浴汪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繫憐之與二嫂諧父母欲殺舜舜猶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號泣日呼旻天呼父母惟害若茲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篤厚不怠既納于百揆賓于四門選于林木入于大麓堯試之百方每事常謀於二女舜既嗣位升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封象于有庳事瞽叟猶若焉天下稱二妃聰明貞仁舜陟方死於蒼梧號曰重華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君子曰二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

頌曰

元始二妃　帝堯之女　嬪列有虞
承舜於下　以尊事卑　終能勞苦
瞽叟和寧　卒享福祜

### 棄母姜嫄

棄母姜嫄者邰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為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乃取置寒冰之上飛鳥傴翼之姜嫄以為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

使棄居稷官更國邰地遂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居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至周文武而興為天子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謂也

頌曰

棄母姜嫄　清靜專一
履跡而孕　懼棄於野
鳥獸覆翼　乃復收恤
卒為帝佐　母道既畢

### （三）契母簡狄

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為司徒封之於亳及堯崩舜即位乃勅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

教在寬其後世世居亳至殷湯興為天子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娀方將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

頌曰

契母簡狄　敦仁勵翼
吞卵產子　遂自修飾
教以事理　推恩有德
契為帝輔　蓋母有力

靜庵余氏模刻

古列女傳第一卷

### （二）啓母塗山

啓母者塗山氏長女也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啓辛壬癸甲啓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不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啓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禹為天子而啓為嗣持禹之功而不殞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爾士女從以孫子此之謂也

頌曰

啓母塗山　維配帝禹
辛壬癸甲　禹往敷土
啓呱呱泣　母獨論序
教訓以善　卒繼其父

### 湯妃有㜪

湯妃有㜪者有㜪氏之女也殷湯娶以為妃生仲壬外丙亦明教訓致其功有㜪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妬媢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其有㜪之謂也

頌曰

湯妃有㜪　質行聰明
媵從伊尹　自夏適殷
勤慇治中　九嬪有行
化訓內外　亦無愆殃

### （四）周室三母

三母者太姜太任太姒○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呂氏之女太王娶以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導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君子謂太姜廣於德教○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為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溲於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于邪色耳不聽于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人生而肖萬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文王母可謂知肖化矣○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

莘姒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為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太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謂太姒仁明而有德詩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又曰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此之謂也

頌曰

周室三母　太姜任姒
文武之興　蓋由斯起
太姒最賢　號曰文母
三姑之德　亦甚大矣

## （七）衛姑定姜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為慈姑過而之厚定公惡孫林父孫林父奔晉晉侯使郤犨為請還定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而弗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宥



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患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定公卒立敬姒之子衎為君是為獻公獻公居喪而慢定姜既哭而息見獻公之不哀也不內食飲歎曰是將敗衛國必先害善人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鱄者獻公弟子鮮也賢而定姜欲立之而不得後獻公暴虐慢侮定姜卒見逐走出亡至境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於廟定姜曰不可若令無神不可誣有罪若何告無罪也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其後賴鱄力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辭教詩云我言惟服此之謂也鄭皇耳率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獲皇耳於犬丘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此之謂也

頌曰

衛姑定姜　送婦作詩　恩愛慈惠　泣而望之
數諫獻公　得其罪尤　聰明遠識　麗於文辭

## （八）齊女傅母

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為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為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為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頎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為人君

之子弟為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莊姜者東宮得臣之妹也无子姆戴媯之子桓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弗禁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毋教猱升木此之謂也

頌曰

齊女傅母　防女未然
稱列先祖　莫不尊榮
作詩明指　使无辱先
莊姜姆妹　卒能修身

## （九）魯季敬姜

魯季敬姜者莒女也號戴己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礼穆伯先死敬姜守養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卻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為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袜絕左右顧无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伯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於窮



閭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者皆過己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為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處者皆黃耄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於教化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尽在經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不彊故幅可以為將畫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畫可以為正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故物可以為都大夫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梱也梱可以為大行人也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為關內之師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為內史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為相舒而无窮者摘也摘可以為三公文伯再拜受教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



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組織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宣敘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令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隸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自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否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辟吾冀汝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也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記之季氏之婦不淫矣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為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堵父為客羞鱉焉小堵父怒相延食鱉堵父辭曰將使鱉長而食之遂出敬姜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鱉於人何有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日魯大夫



辭而復之君子謂敬姜為慈母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樂言尊賓也文伯卒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祀先祀者請毋瘠色毋揮涕毋陷膺毋憂容有降服毋加服從礼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詩曰君子有穀貽厥孫子此之謂也敬姜之處喪也朝哭穆伯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礼矣愛而无私上下有章敬姜嘗如季氏康子在朝與之言不應從之及寢門不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毋乃罪耶敬姜對曰子不聞耶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內朝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康子嘗至敬姜闆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詩曰女也不爽此之謂也

頌曰

文伯之母　號曰敬姜　通達知礼　德行光明
匡子過失　教以法理　仲尼賢焉　列為慈母

楚子發母

十

楚將子發之母也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耶客有獻醇酒一器王使人往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子爲將士卒并分菽粒而子獨

朝夕芻豢黍粱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內之君子謂子發母能以教誨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頌曰

子發之母 刺子驕泰
將軍稻粱 士卒菽粒
責以無礼 不得人力
君子嘉焉 編於母德

十一

鄒孟軻母

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爲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賈人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旁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謂也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

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修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礼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礼而責礼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礼而明於姑母之道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閒居擁楹而歎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礼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无

攸遂詩曰无非无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无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礼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礼君子謂孟母知婦道詩云載色載笑匪怒匪教此之謂也

頌曰

孟子之母 教化列分
處子擇藝 使從大倫
子學不進 斷機示焉
子遂成德 爲當世冠

圖見前

十二

魯之母師

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休作者歲祀礼事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礼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少繫父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正礼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反於是使少子僕歸辦家事天陰還失早至閭外而止夕而入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使人

間視其居處礼節甚脩家事甚理使者還以狀對於是大夫召母而問之曰一日從北方來至閭而止良久夕乃入吾不知其故甚怪之是以問也母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臘日礼畢事閒從諸子謁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返妾恐其醻醉醲酣人情所有也妾返太早不敢復返故止閭外期盡而入大夫美之言於穆公賜母尊號曰母師使朝謂夫人夫人諸姬皆師之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夫礼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爲天既嫁則以夫爲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无二天之義也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頌曰

九子之母 誠知礼經 謁歸還反 不揜人情
德行既備 卒蒙其榮 魯君賢之 號以尊名

十三

魏芒慈母

魏芒慈母者魏孟陽氏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令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遠前妻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人不愛母至甚也何爲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於假子而不爲何以異於凡母其父爲其孤也而使妾爲其繼母繼母如母爲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

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
妾可以忘義乎遂訟之魏安釐王聞
之高其義曰慈母如此可不救其子
乎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
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之漸率
導八子咸為魏大夫卿士各成於禮
義君子謂慈母一心詩云尸鳩在桑
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
一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鳩
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
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
君此之謂也　頌曰

芒卯之妻　五子後母　慈惠仁義
扶養假子　雖不吾愛　拳拳若親
繼母若斯　亦誠可尊

二八

齊田稷母

齊田稷子之母也田稷子相齊受下
吏之貨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為
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修士
大夫之費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
於下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為
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偽非義之事
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
若一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
祿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為人
臣而事其君猶為人子而事其父也
盡力竭能忠信不欺務在效忠必死
奉命廉潔公正故遂而無患今子反

二九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一

是遠忠矣夫為人臣不忠是為人子
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
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稷子慚而出反
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宣王
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復
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君子謂稷母
廉而有化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無
功而食祿不為也況於受金乎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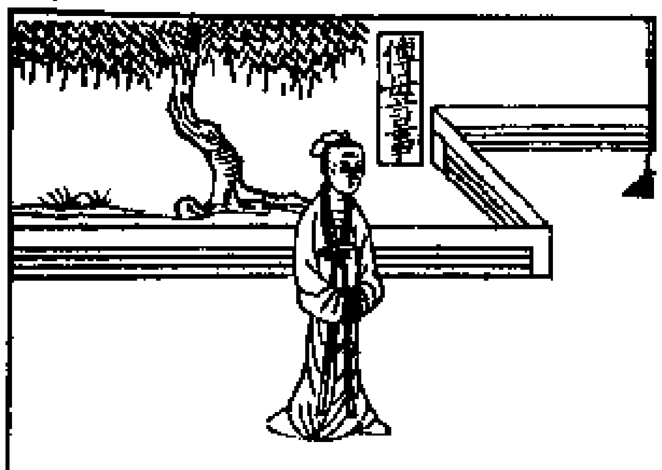
田稷之母　廉潔正直
責子受金　以為不德
忠孝之事　盡材竭力
君子受祿　終不素食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二

賢明傳

周宣姜后

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賢而
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
宣王常早臥晏起后夫人不出
房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
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
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
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
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
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
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
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
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




中興之名君子謂姜后善於威
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於
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
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于
君雞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
人鳴佩而去詩曰威儀抑抑德
音秩秩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
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
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
謂孔膠也

頌曰

嘉茲姜后　厥德孔賢
由禮動作　匡配周宣
引過推讓　宣王悟焉
夙夜崇道　為中興君

賢明傳

齊桓衛姬

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
人也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
聽鄭衛之音桓公用管仲甯戚
行霸道諸侯皆朝而衛獨不至
桓公與管仲謀伐衛罷朝入閨
衛姬望見桓公脫簪珥解環佩
下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
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耶對曰
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然喜樂
容貌淫樂者鐘鼓酒食之色寂
然清靜意氣沉抑者喪禍之色
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
色今妾望君舉趾高色厲音揚

意在衛也是以請之桓公許諾
明日臨朝管仲趨進曰君之蒞
朝也恭而氣下言則徐無伐國
之志是釋衛也桓公曰善乃立
衛姬為夫人號管仲為仲父曰
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
足以立於世矣君子謂衛姬信
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
媛也

頌曰

齊桓衛姬　忠款誠信
公好淫樂　姬為修身
望色請罪　桓公加焉
厥使治內　立為夫人

晉文齊姜

齊姜齊桓公之宗女晉文公之夫人也
初文公父獻公納驪姬譖殺太子申生
文公號公子重耳與舅犯奔狄適齊齊
桓公以宗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
乘將死於齊曰人生安樂而已誰知其
他子犯知文公之安齊也欲行而患之
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妾告姜氏
姜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
聞者吾已除之矣公子必從不可以貳
貳無成命自子去晉晉無寧歲天未亡
晉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
臨子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必死於
此矣姜曰不可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
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況欲懷安將

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亂不長世
公子必有晉公子不聽姜與舅犯謀醉
載之以行酒醒公子以戈逐舅犯曰若
事有濟則可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豈
有饜哉遂行過曹宋鄭楚而入秦秦穆
公乃以兵內之於晉晉人殺懷公而立
公子重耳是為文公迎齊姜以為夫人
遂霸天下為諸侯盟主君子謂齊姜潔
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詩云彼美孟姜
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頌曰

齊姜公正　言行不怠
勸勉晉文　反國無疑
公子不聽　姜與犯謀
醉而載之　卒成霸基

秦穆公姬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太子申生之同母姊與惠公異母賢而有義獻公殺太子申生逐羣公子惠公號公子夷吾奔梁及獻公卒得因秦立始即位穆姬使納羣公子曰公族者君之根本惠公不用又背秦賂晉饑請粟於秦秦與之秦饑請粟於晉晉不與秦遂興兵與晉戰獲晉君以歸秦穆公曰掃除先人之廟寡人將以晉君見穆姬聞之乃與太子罃公子宏與簡璧衰絰履薪以迎且告穆公曰上天降災使兩君匪以玉帛相見乃以興戎婢子娣姒不能相

教以辱君命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惟君其圖之公懼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公以功歸今以喪歸將焉用遂改館晉君饋以七牢而遣之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爲晉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

頌曰

秦穆夫人　晉惠之姊
秦執晉君　夫人流涕
痛不能救　乃將赴死
穆公義之　遂釋其弟

楚莊樊姬

樊姬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即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飢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哉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今虞丘

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智也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爲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也

頌曰

樊姬謙讓　靡有嫉妒
薦進美人　與己同處
非刺虞丘　蔽賢之路
楚莊用焉　功業遂伯

賢明傳

周南之妻

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爲之者爲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罹患害而已夫鳳凰不離於蔚羅麒麟不入於陷穽蛟龍不及於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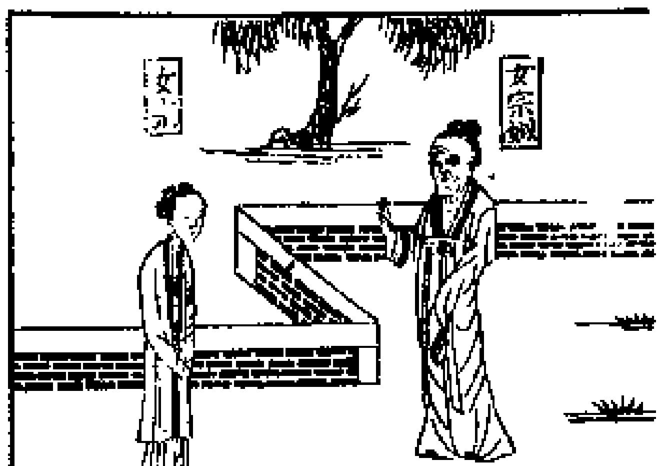
於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

頌曰

周大夫妻　夫出治土
維戒無怠　勉爲父母
凡事遠周　爲親之在
作詩魴魚　以敕君子

宋鮑女宗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愈謹因往來者請問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女宗姒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姒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澈漠酒醴羞饋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若其以淫意爲心而扼夫室之好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見




去夫無一去義七去之道妒正爲首淫僻竊盜長舌驕侮無子惡病皆在其後吾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爲見棄之行將安所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二故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頌曰

宋鮑女宗　好禮知理
夫有外妻　不爲變己
稱引婦道　不聽其姒
宋公賢之　表其閭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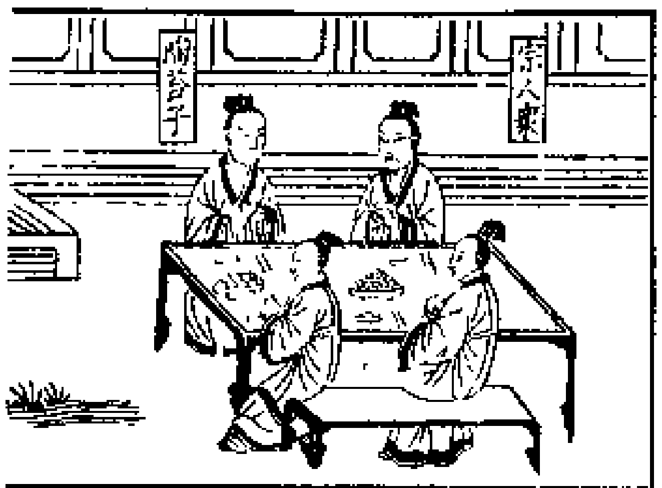
晉趙衰妻

晉趙衰妻者晉文公之女也號趙姬初文公爲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於公子公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及返國文公以其女趙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而納之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嫚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妻亦無以侍執巾櫛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況於安新忘舊乎又曰燕

爾新婚不我屑以蓋傷之也君其逆之無以新廢舊趙衰許諾乃逆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為賢請立為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婦姬親下之及盾為正卿思趙姬之讓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為公族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許之屏括遂以其族為公族大夫君子謂趙姬恭而有讓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趙姬之謂也

頌曰

趙衰姬氏　制行分明
身雖尊貴　不妬偏房
躬事叔隗　子盾為嗣
君子美之　厥行孔備



## 陶荅子妻

陶大夫荅子妻也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

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期年荅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老以免婦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卒天年君子謂荅子妻能以義易利雖違禮求去終以全身復禮可謂遠識矣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頌曰

荅子治陶　家富三倍
妻諫不聽　知其不改
獨泣姑怒　送厥母家
荅子逢禍　復歸養姑

## 賢明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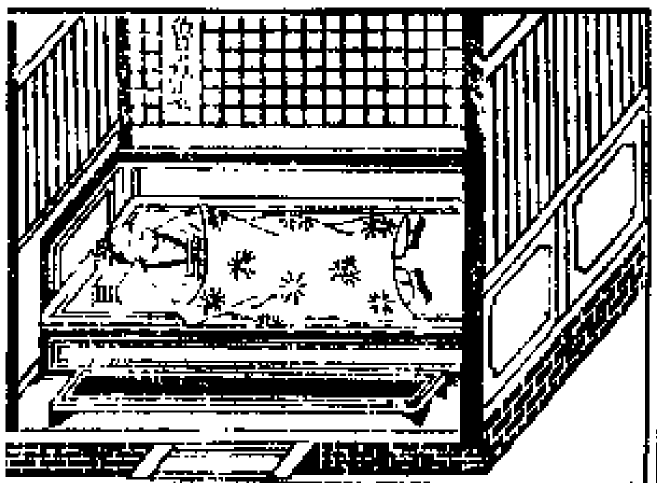
### 柳下惠妻

魯大夫柳下惠之妻也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也柳下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為彼我為我彼雖裸裎安能污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柳下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

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為惠兮門人從之以為誄莫能竄一字君子謂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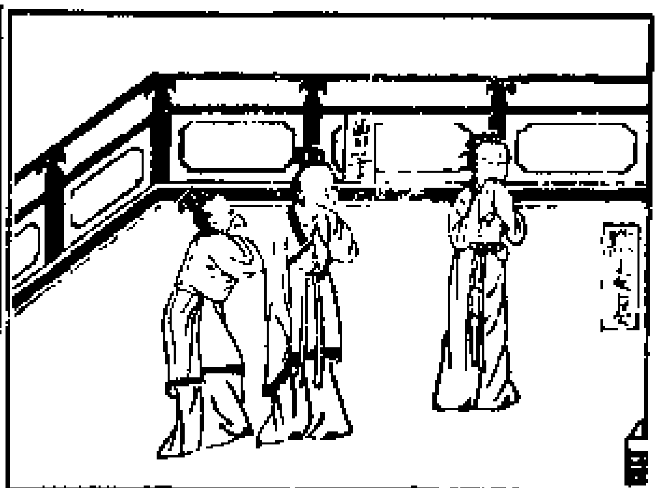
頌曰

下惠之妻　賢明有文
柳下既死　門人必存
將誄下惠　妻為之辭
陳列其行　莫能易之



## 魯黔婁妻

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稾縕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諡其妻曰以康為諡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諡為康乎




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諡為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為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頌曰

黔婁既死　妻獨主喪
曾子弔焉　布衣褐衾
安賤甘淡　不求豐美
尸不揜蔽　猶諡曰康

## 齊相御妻

齊相晏子僕御之妻也號曰命婦晏子將出命婦窺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既歸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吾從門間觀其志氣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為之僕御耳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且吾聞寧榮於義而賤不虛驕以貴於是其夫乃深自責學道謙遜常

若不足晏子怪而問其故具以實對於是晏子賢其能納善自改升諸景公以為大夫顯其妻以為命婦君子謂命婦知善故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傅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為其善也

頌曰

齊相御妻　匡夫以道
明言驕恭　恂恂自效
夫改易行　學問靡已
晏子升之　列於君子

## 楚接輿妻

楚狂接輿之妻也接輿躬耕以為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以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跡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駟來聘其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義士非礼不動不為貧而易操不為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為食親績以為衣食飽衣暖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

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之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所之君子謂接輿妻為樂道而遠害夫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言以怠於道也

頌曰

接輿之妻　亦安貧賤
雖欲進仕　見時暴亂
楚聘接輿　妻請避館
戴紝易姓　終不遭難

## 楚老萊妻

楚老萊子之妻也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葭牆蓬室木床蓍席衣縕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之楚王曰老萊賢士也王欲聘以璧帛恐不來楚王駕至老萊之門老萊方織畚王曰寡人愚陋獨守宗廟願先生幸臨之老萊子曰僕山野之人不足守政王復曰守国之孤願變先生之志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戴畚萊挾薪樵而來曰何車迹之衆也老萊子曰楚王欲使吾守国之政妻曰許之乎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為人所制也

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投其畚萊而去老萊子曰子還吾為子更慮遂行不顧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之据其遺粒足以食也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此之謂也

頌曰

老萊與妻　逃世山陽
蓬蒿為室　莞葭為蓋
楚王聘之　老萊將行
妻曰世亂　乃遂逃亡

## 楚於陵妻

楚於陵子終之妻也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為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曰僕有箕箒之妾請入與計之即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遣使者持金來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為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

懷楚国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為人灌園君子謂於陵妻為有德行詩云愔愔良人秩秩德音此之謂也

頌曰

於陵處楚　王使聘焉
入與妻謀　懼世亂煩
進往遇害　不若身安
左琴右書　為人灌園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二終

靖庵余氏模刻

#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三

## 仁智傳

### （一）密康公母

密康公之母姓隗氏周共王遊於涇上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

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康公不獻王滅密君子為密母為能識微詩云无已大康職思其憂此之謂也

頌曰

密康之母　先識盛衰
非刺康公　受粲不歸
公行下衆　物滿則損
俾獻不聽　密果滅殞

建安余氏模刻

### （二）楚武鄧曼

鄧曼者武王之夫人也王使屈瑕為將伐羅屈瑕號莫敖與群帥悉楚師以行鬬伯比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見王曰必濟師王以告夫人鄧曼曰大夫非衆之謂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於是王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令於軍中曰諫者有刑及鄢師次亂濟至羅羅與盧戎擊之大敗莫敖自經荒谷群帥囚于冶父以待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君子謂鄧曼為知

人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王伐隨且行告鄧曼曰余心蕩何也鄧曼曰王德薄而祿厚施鮮而得多物盛必衰日中必移盈而蕩天之道也先王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毋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君子謂鄧曼為知天道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此之謂也

頌曰

楚武鄧曼　見事所興
謂瑕軍敗　知王將薨
識彼天道　盛而必衰
終如其言　君子揚稱

## ㈢ 許穆夫人

許穆夫人者衞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為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衞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衞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衞侯遂奔

走渡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衞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衞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驅歸唁衞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頌曰

衞女未嫁　謀許與齊
女諷母曰　齊大可依
衞君不聽　後果遁逃
許不能救　女作載馳

## ㈣ 曹僖氏妻

曹大夫僖負羈之妻也晉公子重耳亡過曹恭公不禮焉聞其駢脅近其舍伺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負羈之妻言於夫曰吾觀晉公子其從者三人皆國相也以此三人者皆善戮力以輔人必得晉國若得反國必霸諸侯而討無禮曹必為首若曹有難子必不免子胡不早自貳焉且吾聞之不知其子者視其父不知其君者視其所使今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其君必霸王之主也若加禮焉必能報施

矣若有罪焉必能討過子不早圖禍至不久矣負羈乃遺之壺飧加璧其上公子受飧反璧及公子反國伐曹乃表負羈之閭令兵士無敢入士民之扶老攜弱而赴其閭者門外成市君子謂僖氏之妻能遠識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頌曰

僖氏之妻　厥智孔白
見晉公子　知其興作
使夫饋飧　且以自託
文伐曹國　卒獨見釋

## ㈤ 孫叔敖母

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者出遊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

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為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

頌曰

叔敖之母　深知天道
叔敖見蛇　兩頭岐首
殺而埋之　泣恐不及
母曰陰德　不死必壽

## ㈥ 晉伯宗妻

晉大夫伯宗之妻也伯宗賢而好以直辯凌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妒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色何也伯宗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實穀不華至言不飾今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其妻曰諾於是為大會與諸大夫飲既飲而問妻曰何若對曰

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之仕國不可易也且國家多貳其危可立待也子何不預結賢大夫以託州犂焉伯宗曰諾乃得畢羊而交之及欒不忌之難郤害伯宗譖而殺之畢羊乃送州犂于荊遂得免焉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熇熇不可救藥伯宗之謂也

頌曰

伯宗淩人　妻知其亡
數諫伯宗　厚許畢羊
屬以州犂　以免咎殃
伯宗遇禍　州犂奔荊

七

衛靈夫人

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變節不為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

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為有蘧伯玉尔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

頌曰

衛靈夜坐　夫人與存
有車轔轔　中止闕門
夫人知之　必伯玉焉
維知識賢　問之信然

八

齊靈仲子

齊靈仲子者宋侯之女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為太子夫人仲子與其娣戎子皆嬖於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為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夫廢常不祥閒諸侯之難失謀夫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无故而廢之是專絀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在我而已仲子曰妾非讓

也誠禍之萌也以死爭之公終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為太子高厚為傅靈公疾高厚微迎光及公薨崔杼立光而殺高厚以不用仲子之言禍至於此君子謂仲子明於事理詩云聽用我謀庶无大悔仲子之謂也

頌曰

齊靈仲子　仁智顯明
靈公立牙　廢姬子光
仲子強諫　棄適不祥
公既不聽　果有禍殃

九

魯臧孫母

臧孫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為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壁〻鄰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者又皆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焉於是文仲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而興兵欲襲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曰歛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

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召大夫相與議之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於是召而語之曰吾使臧子之齊今持書來云何也臧孫母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歛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鬭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是善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覓有木治係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於是以臧孫母之言軍於境上齊方發兵將以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臧孫母識高遠詩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頌曰

臧孫之母　剌子好威　必且遇害　使援所依
既厚三家　果拘於齊　母說其書　子遂得歸

晉羊叔姬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叔向叔魚之母也一姓楊氏叔向名肸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於三室之邑是於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為肸與鮒亨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肸

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於是乃盛以甕埋壚陰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君子謂叔姬為能防害遠疑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覯此之謂也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美而有色叔姬不欲娶其族叔向曰吾母之族貴而無庶吾懲舅氏矣叔姬曰子靈

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尔不懲此而反懲吾族何也且吾聞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今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无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髮黑而甚美光可監人名曰玄妻樂正夔娶之生伯封宕有豕心貪惏毋期忿戾无饜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用不祀且三代之亡及恭太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為哉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叔向懼而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食我號曰伯碩伯碩生時侍者謁之叔姬曰長姒產男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遂不肯見及長與祁勝為亂晉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遂滅君子謂叔姬為能推

類詩云如彼泉流无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叔姬之始生叔魚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賂死遂不見及叔魚長爲國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入其女於叔魚以求直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遂族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叔魚卒以貪死叔姬可謂智矣詩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頌曰

叔向之母　察於情性　推人之生
以窮其命　叔魚食我　皆貪不正
必以貨死　果卒分爭

圖見前

## 十一　晉范氏母

晉范氏母者范獻子之妻也其三子遊於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曰柰何長者曰明君不問不爲亂君不問而爲中者曰愛馬足則无愛民力愛民力則无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伐株於山將有馬爲也已而開園示之株夫山遠而園近是民一悅矣夫險阻之山而伐平地之株民二悅矣既畢而賤賣民三悅矣簡子從之民果三悅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喟然嘆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施勞鮮能布仁乘僞行詐莫能久長其後智伯滅范氏君子謂范氏母爲知難本詩曰无忝爾祖式穀爾訛此之謂也

頌曰　范氏之母　貴德尚信　小子三德　以詐與民　知其必滅　鮮能有仁　後果逢禍　身死國分

## 十二　魯公乘姒

魯公乘姒者魯公乘子皮之姒也其族人死姒哭之甚悲子皮止姒曰安之吾今嫁姊矣已過時子皮不復言也魯君欲以子皮爲相子皮問姒曰魯君欲以我爲相爲之乎姒曰勿爲也子皮曰何也姒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礼也後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內不習禮而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爲相子皮曰姒欲嫁何不早言姒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子誠不習於礼不達於人事以此相一國據大衆何以理之譬猶揜目而別黑白也揜目而別黑白猶无患也不達人事而相國非有天咎必有人禍子其勿爲也子皮不聽卒受爲相居未期年果誅而死君子謂公乘姒緣事而知弟之遇禍也可謂智矣待禮然後動不苟觸情可謂貞矣詩云蘀兮蘀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又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頌曰

子皮之姊　緣事分理
子皮相魯　知其禍起
姊諫子皮　殆不如止
子皮不聽　卒爲宗恥

## 十三　魯漆室女

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爲之慘者其隣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爲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隣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

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愚僞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鬭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頌曰

漆室之女　計慮甚妙　維魯且亂
倚柱而嘯　君子嗣幼　愚悖姦生
魯果擾亂　齊伐其城

## 十四　魏曲沃負

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母也秦立魏公子政爲魏太子魏哀王使使者爲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王亂於無別汝胡不匡之方今戰國彊者爲雄義者顯焉今魏不能彊王又無義何以持國乎王中人也不知其爲禍耳汝不言則魏必有禍矣有禍必及吾家汝言以盡忠忠以除禍不可失也如耳未遇閒會使於齊負因款王門而上書曰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王召入負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脆於志窳於心不可以邪開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謚所以就之也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所以開善遏淫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隨從貞女之義也今大王爲太子求妃而自納之於後宮此毀貞女之行而亂男女之別也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莘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大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礼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爲萬物始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則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務敵國五六南有楚西有橫秦而魏國居其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无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妃而賜負三十鍾如耳還而爵之王勤行自修勞來國家而齊楚彊秦不敢加兵焉君子謂魏負知礼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此之謂也

頌曰

魏負聰達　非刺哀王
王子納妃　礼別不明
負款王門　陳列紀綱
王改自修　卒无敵兵

十五 趙將括母

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使括代廉頗爲將〻行括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曰始妾事其父〻時爲將身所奉飯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者尽以与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〻无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尽藏之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爲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遣王曰母置之吾計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



#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三 終

即有不稱妾得无隨乎王曰不也括既行代廉頗三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誅君子謂括母爲仁智詩曰老夫灌〻小子蹻〻匪我言耄尔用憂謔此之謂也

頌曰

孝成用括　代頗距秦
括母獻書　知其覆軍
願止不得　請罪止身
括死長平　妻子得存

靜庵余氏模刻

#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四

## 貞順傳

一 召南申女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爲

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

頌曰

召南申女　貞一修容
夫礼不備　終不肯從
要以必死　遂至獄訟
作詩明意　後世稱誦

二 宋恭伯姬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〻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〻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於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來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

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録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尽矣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爲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与聚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君子曰禮婦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淑慎尓止不衍于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

頌曰

伯姬心專　守礼一意
宮夜失火　保傅不備
逮火而死　厥心靡悔
春秋賢之　詳録其事

三 衛宣夫人

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国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〻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〻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

頌曰

齊女嫁衛　厥至城門
公薨不反　遂入三年
後君欲同　女終不渾
作詩譏刺　卒守死君

四 蔡人之妻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壹与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〻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捋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无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壹也

頌曰

宋女專慤　持心不願
夫有惡疾　意猶一精
母勸去歸　作詩不聽
後人美之　以爲順貞

五 黎莊夫人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傳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路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

頌曰

黎莊夫人　執行不衰
莊公不偶　行節反乖
傳母勸去　作詩式微
夫人守壹　終不肯歸

六 齊孝孟姬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礼貞壹過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躡男席語不及外遠別避嫌齊中莫能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脩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房之中結其衿誡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誡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母誡之兩階之閒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尔之衿縭父母之言謂何姑姊妹誡之門內曰夙夜無愆尔之衿鞶無忘父母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綏自御輪三曲顧姬與遂納于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既居久之公遊於琅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墮

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軿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三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傅母救之不絕傅母曰使者至輜軿已具姬氏蘇然後乘而歸君子謂孟姬好禮禮婦人出必輜軿衣服綢繆既嫁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別也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此之謂也

孟姬好禮　執節甚公　避嫌遠別
終不冶容　載不並乘　非禮不從
君子嘉焉　自古寡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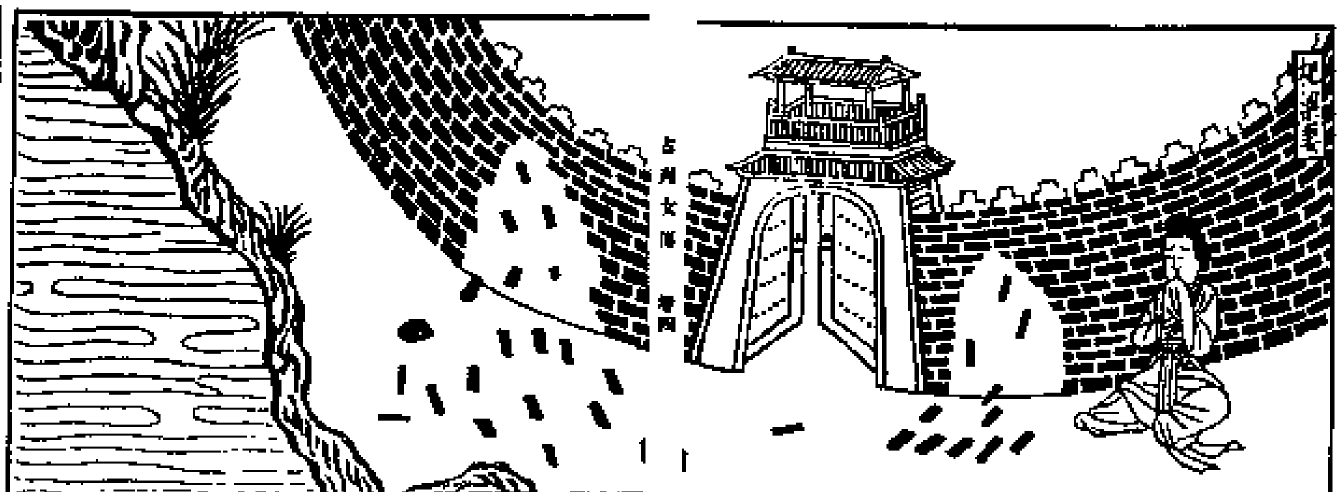
七 息君夫人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无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

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為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頌曰

楚虜惠君　納其適妃
夫人持固　彌久不衰
作詩同穴　思故志新
遂死不顧　列於貞賢



八 齊杞梁妻

齊杞梁殖之妻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与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礼然後去杞梁之妻无子內外皆无五屬之親既无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无父中則无夫下則无子內无所依以見吾誠外无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礼詩云我心傷悲聊与子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

杞梁戰死　其妻收喪
齊莊道弔　避不敢當
哭夫於城　城為之崩
自以无親　赴淄而薨

九 楚平伯嬴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為伯莒之戰吳勝楚遂入至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乱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椸枷異巾櫛所以施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為仁失可復以義〻失可復以礼男女之喪乱士與焉夫造乱亡之端公侯之所紀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弃儀表之行縱

亂亡之漸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世壹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為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慚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君子謂伯嬴勇而精壹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

闔閭勝楚　入厥宮室
盡妻後宮　莫不戰慄
伯嬴自守　堅固專一
君子美之　以為有節

## 十 楚昭貞姜

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行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

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夫守義死節不為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曰貞姜君子謂貞姜有婦節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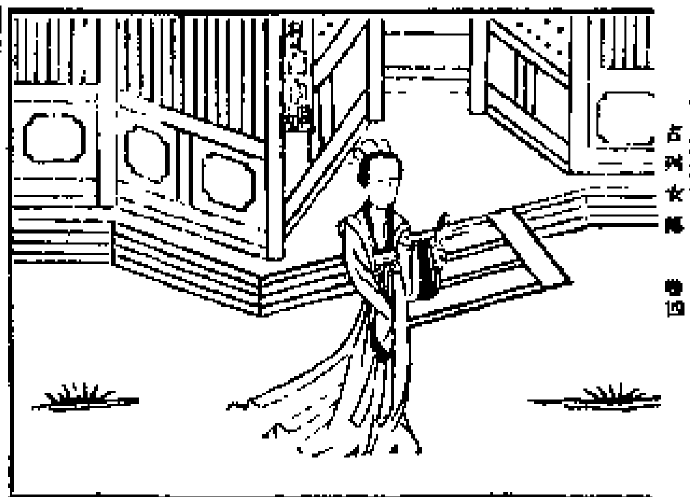
頌曰

楚昭出遊　留姜漸臺
江水大至　無符不來
夫人守節　流死不疑
君子序焉　上配伯姬

## 十一 楚白貞姬

貞姬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以輜軿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大夫致幣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託為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污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污之人王何以為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





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楚貞姬君子謂貞姬廉潔而誠信夫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頌曰

白公之妻　守寡紡績
吳王美之　聘以金璧
妻操固行　雖死不易
君子大之　美其嘉績

## 十二 衛宗二順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及其傅妾也秦滅衛君角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傅妾有子傅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夫人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聊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絀之人也而得留以盡其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慚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傅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耶公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怠倦時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小貴之故變

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爾眾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傅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修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傅妾留終年供養不衰君子曰二女相讓亦誠君子可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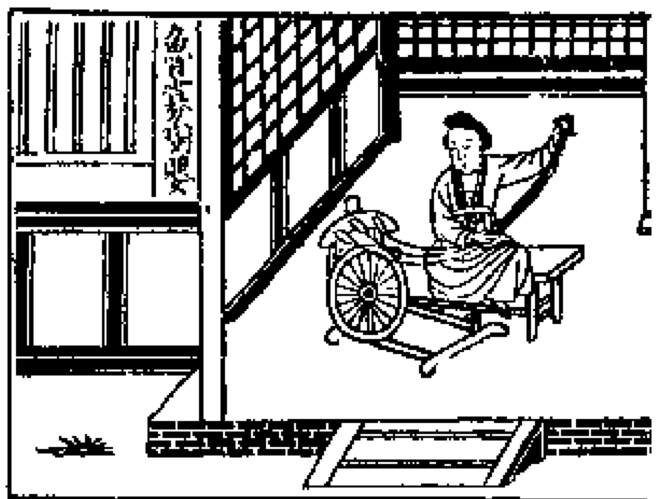
頌曰

衛宗二順　執行咸固
妾子雖代　供養如故
主婦慚讓　請求出舍
終不肯聽　禮甚閑暇

## 十三 魯寡陶嬰

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其歌曰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鵷頸獨宿兮不與眾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哉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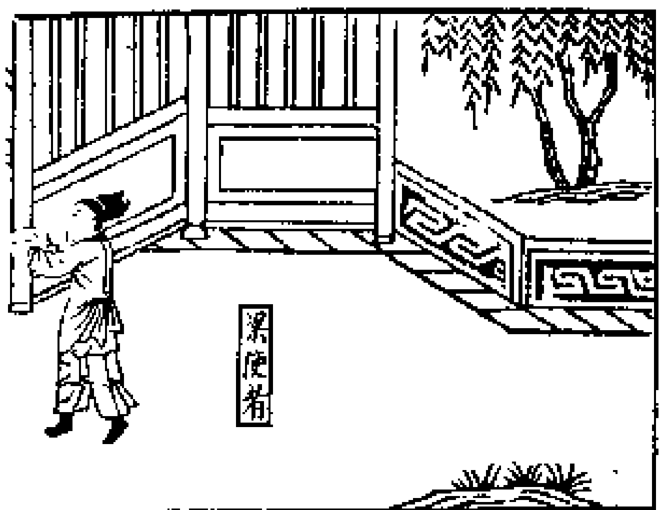




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寡終身不改君子謂陶嬰貞壹而思詩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此之謂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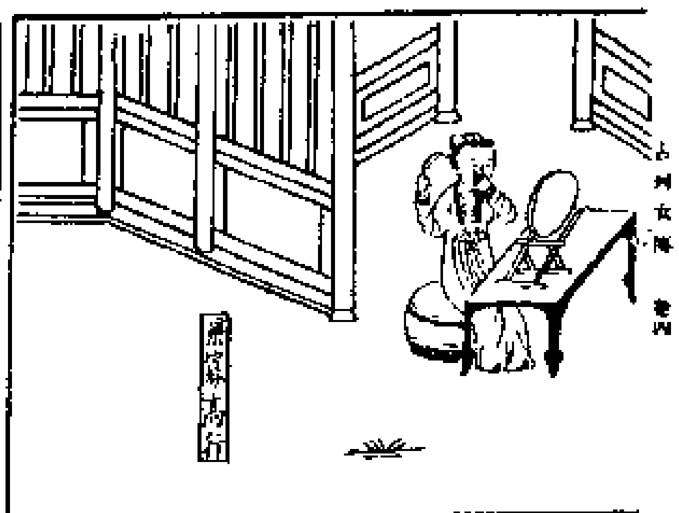
陶嬰少寡　紡績養子
或欲取焉　乃自修理
作歌自明　求者乃止
君子稱揚　以為女紀




十四 梁寡高行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爲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娉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妾守養其幼孤曾不得專意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弃義而從利无以爲人乃






援鏡持刃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君子謂高行節礼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此之謂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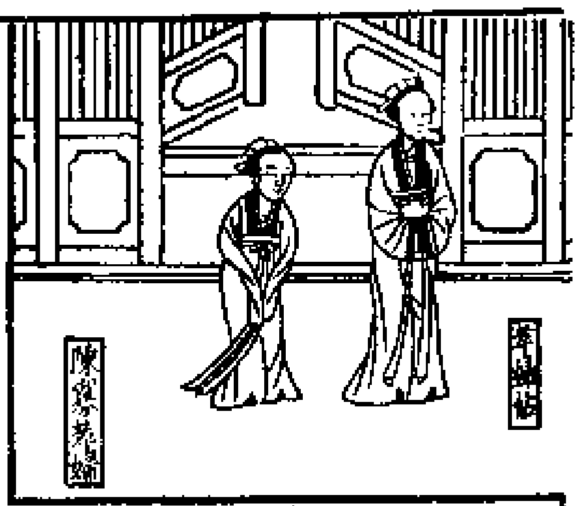
高行處梁　貞專精純
不貪行貴　務在一信
不受梁娉　劓鼻刑身
君子高之　顯示後人

十五 陳寡孝婦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无它兄弟備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爲家業終无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无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其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弃哉弃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曰吾憐汝少年早寡也孝婦曰妾聞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夫爲人婦固



# 新刊古列女傳貞順卷之四




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爲人子之礼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无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皇帝高其義貴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君子謂孝婦備於婦道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之謂也

孝婦處陳　夫死无子
姑將嫁之　終不聽母
專心養姑　一醮不改
聖王嘉之　號曰孝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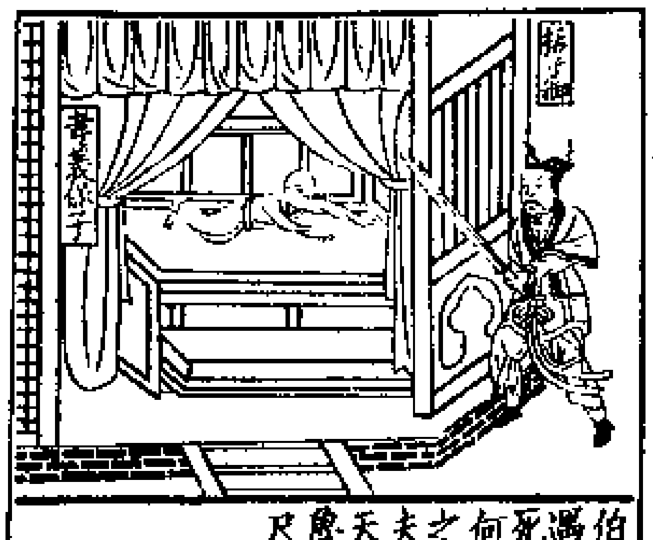
#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五

## 節義傳

一 魯孝義保

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爲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卧於稱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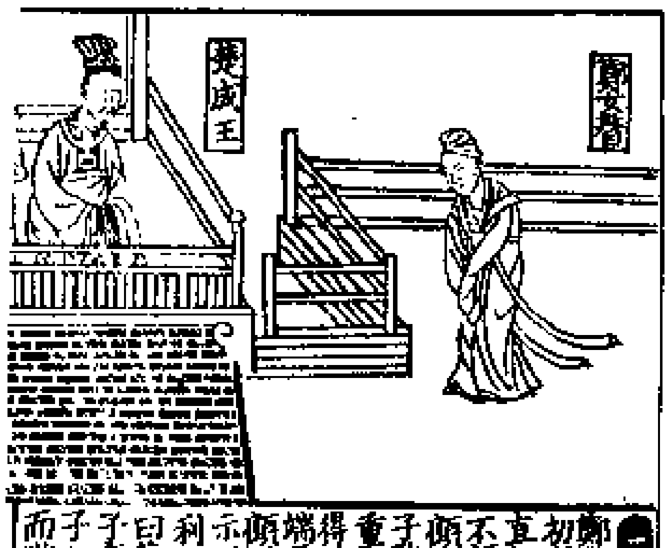


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遇稱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爲孝公魯人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其義保之謂也

頌曰

伯御作亂　由魯宮起
孝公乳保　臧氏之母
逃匿孝公　易以其子
保母若斯　亦誠足恃






一 楚成鄭瞀

鄭瞀者鄭女之嬴媵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傾觀子瞀直行不顧徐步不變王曰行者顧子瞀不顧王曰顧吾以女爲夫人子瞀復不顧王曰顧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瞀遂一顧於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祿也壹顧可以得之已得而遂不顧何也子瞀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爲容今者大王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節也不顧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則是妾貪貴樂利以忘義理也苟忘義理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爲夫人處期年王將立公子商臣以爲太子王問之於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寵子既置而黜之必爲亂矣且其人蜂目而豺聲

忍人也不可立也王退而問於夫人子瞀曰令尹之言信可從也王不聽遂立之其後商臣以子上救蔡之事譖子上而殺之子瞀謂其保曰吾聞婦人之事在於饋食之間而已雖然心之所見吾不能藏夫昔曰子上言太子之不可立也太子怨之譖而殺之王不明察遂辜無罪是白黑顛倒上下錯謬也王多寵子皆欲得國太子貪忍恐失其所王又不明無以照之庶嫡分爭禍必興焉後王又欲立公子職職商臣庶弟也子瞀退而與其保言曰吾聞信不見疑今者王必將以職易太子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於王王不吾應其以太子為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夫見疑而生衆人孰知其不然與其無義而生不如死以明之且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保母以其言通於王是時太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興師作亂圍王宮王請食熊蹯而死不可得也遂自經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誠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

子瞀先識 執節有常 興於不顧 卒配成王

知商臣亂 言之甚強 自嫌非子 以殺身盟

## 二 晉圉懷嬴

懷嬴者秦穆之女晉惠公太子之妃也圉質於秦穆公以嬴妻之六年圉將逃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而秦晉之友不加親也夫鳥飛反鄉狐死首丘我其首晉而死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子晉太子也辱於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

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行雖吾不從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子圉遂逃歸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

頌曰

晉圉質秦 配以懷嬴

圉將與逃 嬴不肯聽

亦不泄言 操心甚平

不告所從 無所阿傾

## 四 楚昭越姬

楚昭越姬者越王句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弊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以婢子之身為

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而不可久也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對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

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弊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闇死為榮妾不敢聞命於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史曰是害王身然可以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為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昔日之遊淫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為君王死而況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言

心既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病甚讓位於三弟三弟不聽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越姬之謂也

頌曰

楚昭遊樂 要姬從死 蔡姬許王

越姬執禮 終獨死節 群臣嘉美

維斯兩姬 其德不比

圖同前

## 五 蓋將之妻

蓋之偏將丘子之妻也戎伐蓋殺其君令於蓋群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丘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其妻謂之曰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故士民盡力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故能存國安君夫戰而忘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子獨何生忠孝忘於身何忍以歸丘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君不幸而死吾固自殺也以救故不得死其妻曰曩日有救今又何也丘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無益於君其妻曰吾聞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

背故君而事強暴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恥之況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焉遂自殺戎君賢之祠以太牢而以將禮葬之賜其弟金百鎰以為卿而使別治蓋君子謂蓋將之妻絜而好義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

蓋將之妻 據節操精 戎既滅蓋

丘子獨生 妻恥不死 陳設五榮

為夫先死 卒遺顯名

## 六　魯義姑姊

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尓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尓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則魯

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国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公正誠信果於行義夫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国猶賴之況以禮義治國乎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頌曰

齊君攻魯　義姑有節　見軍走山
棄子抱姪　齊將問之　賢其推理
一婦爲義　齊兵遂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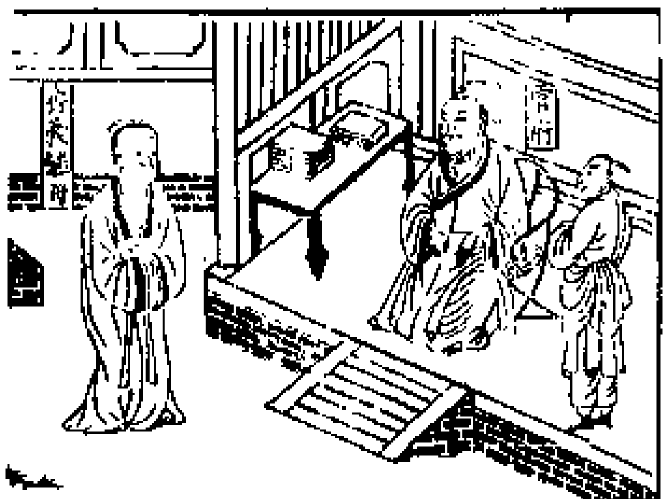
## 七　代趙夫人

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簡子既葬襄子未除服北登夏屋誘代王使厨人持斗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一斗擊殺代王及從者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夫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王今十有餘年矣代无大故而主君殘之今代已亡吾將奚歸且吾聞之婦人執義无二夫吾豈有二夫

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於靡笄之地代人皆懷之君子謂趙夫人善處夫婦之間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

頌曰

惟趙襄子　代夫人弟
襲滅代王　迎取其姊
姊引義理　稱引節礼
不歸不怨　遂留野死



## 八　齊義繼母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鬭死於道者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之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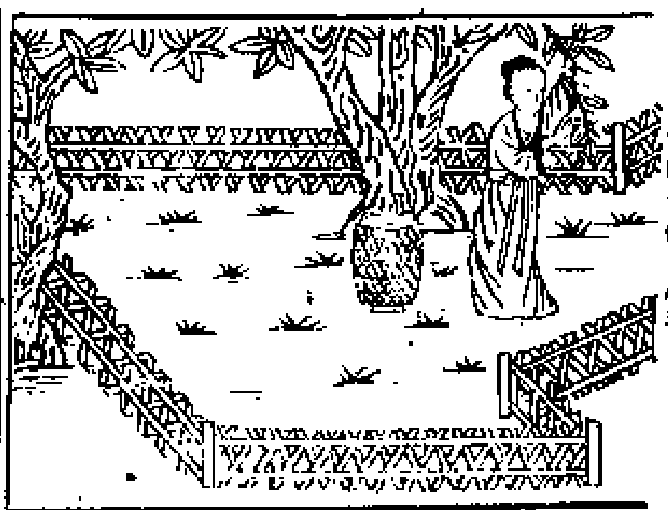
母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之於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以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耶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相入言於王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絜而有讓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此之謂也

頌曰

義繼信誠　公正知禮　親假有罪　相讓不已
吏不能決　王以問母　據信行義　卒免二子

## 九　魯秋潔婦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若曝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下飡下齎休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卿无有外意妾亦无淫泆之志收子之齎與笥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乃嚮採桑者也秋胡子慚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傍婦



人下子之糧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汚行也汚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君子曰潔婦精於善夫不孝莫大於不愛其親而愛其人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也詩云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此之謂也

頌曰

秋胡西仕　五年乃歸
遇妻不識　心有淫思
妻執无二　歸而相知
恥夫无義　遂東赴河

## 十　周主忠妾

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號主父自衛仕於周二年且歸其妻淫於鄰人恐主父覺其淫者憂之妻曰無憂也吾爲毒酒封以待之矣三日主父至其妻曰吾爲子勞封酒相待使媵婢取酒而進之媵婢心知其毒酒也計念進之則殺主父不義言之又殺主母不忠猶与因陽僵覆酒主大怒而笞之既已妻恐媵婢言之因以他過笞欲殺之媵知將死終不言主父弟聞其事具以告主父主父驚乃免媵婢而笞殺其妻使人陰問媵婢曰汝知其事何以不言而反幾死乎媵婢曰殺主以自生又有辱主之名吾死則死耳豈言之哉主

父高其義貴其意將納以為
妻媵婢辭曰主辱而死而妾
獨生是无礼也代主之處是
逆理也无礼逆礼有一猶愈
今尽有之難以生矣欲自殺
主聞之乃厚幣而嫁之四鄰
爭娶之君子謂忠妾為仁厚
夫名无細而不聞行无隱而
不彰詩云無言不讎无德不
報此之謂也

頌曰
周主忠妾　慈惠有序　主妻淫僻　藥酒毒主
使妾奉進　僵以除賊　忠全其主　終蒙其福

十一　魏節乳母

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
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
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
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
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
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
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
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
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儻言之則
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
類矣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之處
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
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
曰今魏國已破亡族已滅子匿之
尚誰為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
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

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為也且
夫凡為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為殺
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
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
禽也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
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
母以身為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
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
死義乃以卿礼葬之祠以太牢寵
其兄為五大夫賜金百鎰君子謂
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礼為孺子室於宮擇諸母及阿者必求
其寬仁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次為慈母次為保母
皆居子室以養全之他人无事不得往夫慈故能愛乳狗搏虎伏鷄
搏狸恩出於中心也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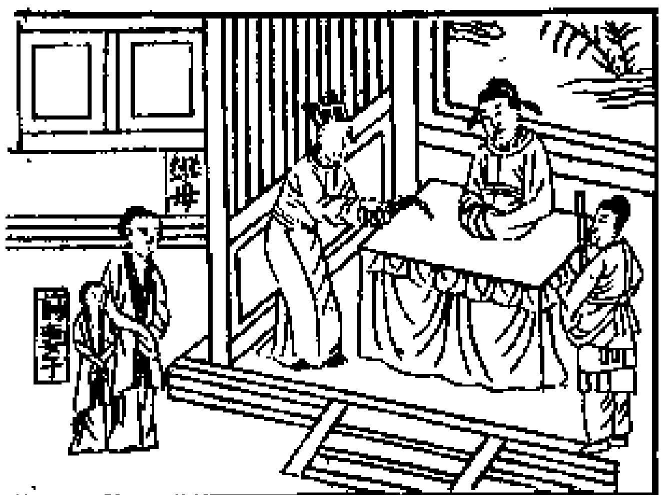
頌曰
秦既滅魏　購其子孫　公子乳母　與俱遁逃
守節執事　不為利違　遂死不顧　名號顯遺

十二　梁節姑姊

梁節姑姊者梁之婦人也
因失火兄子與其己子在
內中欲取兄子輒得其子
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
入婦人將自趣火其友止
之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
恐卒誤得尔子中心謂何
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国
豈可戶告人曉也被不義

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国
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為失
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
赴火而死君子謂節姑姊
絜而不污詩曰彼其之子
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
梁節姑姊　據義執理
子姪同內　火大發起
欲出其姪　輒得厥子
火盛自投　明不私己



十三　珠崖二義

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也
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
以為繫臂及令死當送喪法內珠入於
關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
歲好而取之置之母鏡奩中皆莫之知
遂奉喪歸至海關關候士吏搜索得珠
十枚於繼母鏡奩中吏曰嘻此值法無
可奈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顧心恐母
云置鏡奩中乃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
何如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
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
也繼母聞之遽疾行問初初曰夫人所
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奩中初當坐之
母意亦以初為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
願且待幸無劾兒兒誠不知也此珠妾
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

迫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
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
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
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活初身夫人實
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葬者盡
哭哀慟傍人莫不為酸鼻揮涕關吏執
筆書劾不能就一字關候垂泣終日不
能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
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
而遣之既去後乃知男獨取之也君子
謂二義慈孝論語曰父為子隱子為父
隱直在其中矣若繼母與假女推讓爭
死哀感傍人可謂直耳

頌曰
珠崖夫人　甚有母恩　假繼相讓
維女亦賢　納珠於關　各自伏愆
二義如此　為世所傳

十四　郃陽友娣

友娣者郃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
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
爭葬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
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
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乎遂
振衣欲去問曰所与共殺吾兄者
為誰延壽曰田建田建已死獨我
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
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延壽曰吾
不敢留汝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
盡以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吾當
安之兄死而讎不報與子同枕席
而使殺吾兄內不能和夫家又縱
兄之仇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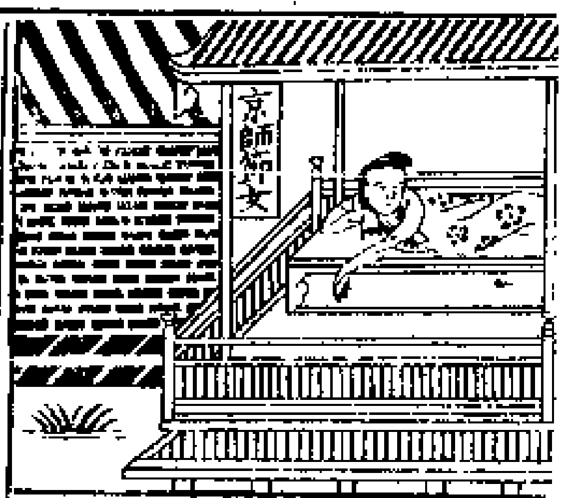
乎延壽慙而去不敢見季兒季兒
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
可以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
死善視汝兩弟遂以繈自經而死
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
三子而表其墓君子謂友娣善復
兄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季
兒可以為則矣

頌曰
季兒樹義　夫殺其兄
欲復兄讎　義不可行
不留不去　遂以自殃
馮翊表墓　嘉其義明

京師節女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人欲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為中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沐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夫使臥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臥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為有義遂釋不殺其夫君子謂節女仁孝厚於恩義也夫






重仁義輕死亡行之高者也論語曰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

頌曰

京師節女 夫讎劫父
要女間之 不敢不許
期處既成 乃易其所
殺身成仁 義冠天下

余氏勤有堂刊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五



#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六

## 辯通傳

齊管妾婧

妾婧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无從乃為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婧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婧曰妾聞之也毋老老毋賤賤毋少少毋弱弱管仲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為天子師九

十而封於齊由是觀之老可老耶夫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耶睪子生五歲而贊禹由是觀之少可少耶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耶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耶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乃修官府齊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為佐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婧為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頌曰

桓遇甯戚 命管迎之
甯稱白水 管仲憂疑
妾進問焉 為說其詩
管嘉報公 齊得以治

楚江乙母

楚大夫江乙之母也當恭王之時乙為郢大夫有入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絀之處家無幾何其母亡布八尋乃往言於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之寡人不為其富貴而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其使人盜奈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為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而盜賊自息今令尹之

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使盜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以異也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日妾之子為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絀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為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鎰母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失大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君子謂乙母善以微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頌曰

江乙失位 乙母動心
既歸家處 亡布八尋
指責令尹 辭甚有度
王復用乙 賜母金布

晉弓工妻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當平公之時使其夫為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繁人之子弓人之妻也願有謁於君平公見之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為民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秦穆公有盜食其駿馬之肉反飲之以酒楚莊王臣援其夫人之衣而絕纓與飲大樂此三君者仁著於天下卒享其報名垂至今昔帝堯茅茨不翦

采椽不斲土階三等猶以為為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造此弓其為之亦勞矣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荊麋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之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而賜金三鎰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詩曰敦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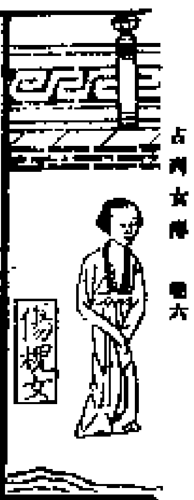
頌曰

晉平作弓 三年乃成
公怒弓工 將加以刑
妻往說公 陳其幹材
列其勞苦 公遂釋之

## ④ 齊傷槐女

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婧懼乃造於相晏子之門曰賤妾不勝其欲願得備數於下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爲老而見奔殆有說內之至哉既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對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爲公民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於名山神水不勝麴蘖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罪故當死妾聞明君之蒞國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六畜傷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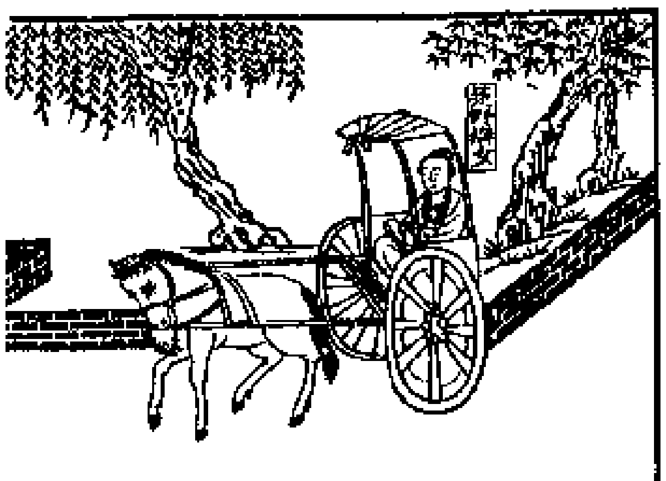



人不爲野草傷禾苗昔者宋景公之時大旱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之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爲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欲以槐之故殺婧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崇玩好威嚴令謂之逆刑殺不正謂之賊夫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君窮民財力以羨飲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即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此之謂也

頌曰

景公愛槐　民醉折傷　景公將殺　其女悼惶

奔告晏子　稱說先王　晏子爲言　遂免父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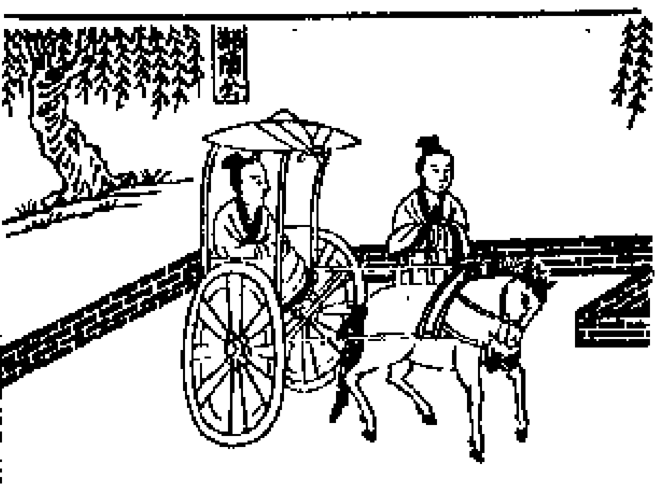




## ⑤ 楚野辯女

楚野辯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荊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轂擊而折大夫車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於狹路之中妾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是以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而反怒妾豈不貳過哉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今子列大夫而不爲之表而遷怒貳過釋僕執妾輕







其微弱豈可謂不侮鰥寡乎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之喪善也大夫慙而无以應遂釋之而問之對曰妾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盍從我於鄭乎對曰既有狂夫昭氏在內矣遂去君子曰辯女能以辭免詩云惟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

頌曰

辯女獨乘　遇鄭使者　鄭使折軸　執女忿怒

女陳其冤　亦有其序　鄭使慙去　不敢談語

## ⑥ 阿谷處女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遊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紘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紘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辨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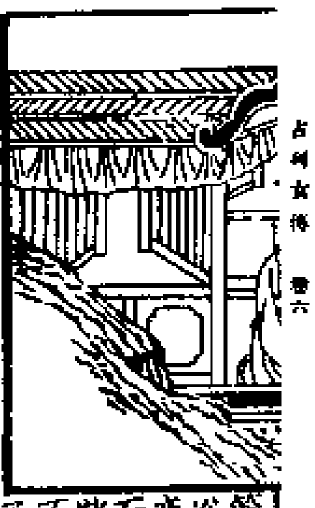
孔子出遊　阿谷之南　異其處子　欲觀其風

子貢三反　女辭辨深　子曰達情　知禮不淫

## ⑦ 趙津女娟

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懼持檝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爲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巫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檝者少一人娟攘卷操檝而請曰妾願備父持檝







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夫齋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娟對曰妾聞昔者湯伐夏左驂牝驪右驂牝靡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驂牝騏右驂牝騑而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主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悅遂與渡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檝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櫂兮行勿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穀夢娶妻豈此女乎將使人祝祓以爲夫人娟乃再拜而辭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爲夫人君子曰女娟通達而有辭詩云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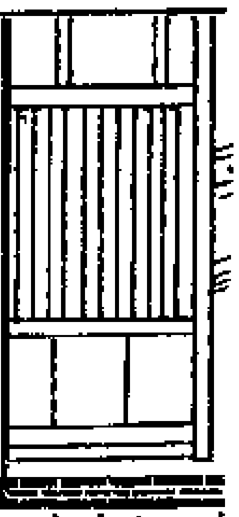
頌曰

趙簡渡河　津吏醉荒　將欲加誅　女娟恐惶

操檝進說　父得不喪　維久難蔵　終遂發揚

## ⑧ 趙佛肸母

趙佛肸母者趙之中牟宰佛肸之母也佛肸以中牟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肸之母將論自言曰我不當死士長問其故母曰爲我通於主君乃言不通則老婦死而已士長爲之言於襄子襄子出問其故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爲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



何爲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爲有說也乃以母無教誨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爲子長則爲友夫死從子妾能爲君長子君自擇以爲臣妾之子与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无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肸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肸之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頌曰 佛肸既叛 其母任理 將就于論 自言襄子
陳列母職 子長在君 襄子說之 遂釋不論

## 九 齊威虞姬

虞姬者名娟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於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使有司即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者誣其辭而上之王視其辭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娟之幸得蒙先人之遺躰生於天壤之間去蓬廬之下侍明王之讌泥附王著薦床蔽席供執掃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惓惓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爲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見而與之語妾聞玉石墜泥不爲汚柳下覆寒女不爲亂積之於素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躡履過李園不正冠妾不避此罪一也既陷難中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不能自明妾聞寡婦哭城城爲之崩亡士歎市市爲之罷誠信發內感動城市妾之寃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衆人莫爲毫釐此妾之罪二也既有汚名而加此二罪義固不可以生所以生者爲莫白妾之汚名也且自古有之伯奇放野申生被患孝順至明反以爲殘妾既當死不復重陳然願戒大王群臣爲邪破胡最甚王不執政国殆危矣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齊国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尽其職齊国大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頌曰

齊威惰政 不治九年 虞姬譏刺
反害其身 姬列其事 上指皇天
威王覺寤 卒距強秦

圖見後

## 十 齊鍾離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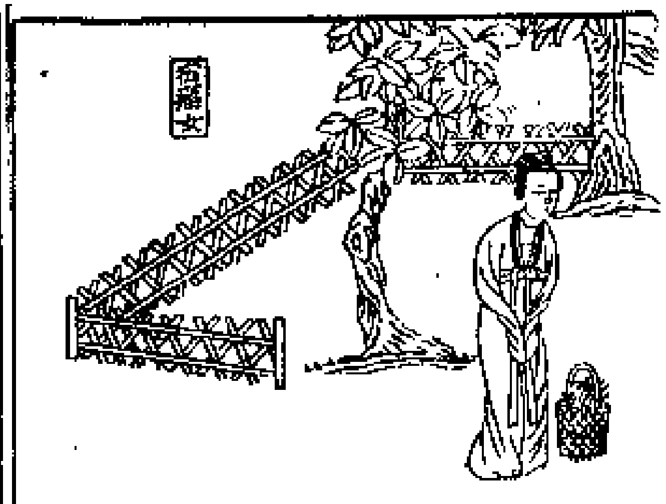
鍾離春者齊無監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爲人極醜無雙臼頭深目長指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

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豈不異哉於是宣王乃召見之謂曰昔者先王爲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今夫人不容于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亦有何奇能哉鍾離春對曰無有特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問之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鍾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籠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万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乃今一聞於是拆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爲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頌曰

無鹽之女 干說齊宣 分別四殆
稱國乱煩 宣王從之 四辟公門
遂立太子 拜無鹽君

圖同前






## 十一 齊宿瘤女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慚曰寡人失之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加金百鎰往聘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往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王大慚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爲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爲奇文造爲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饜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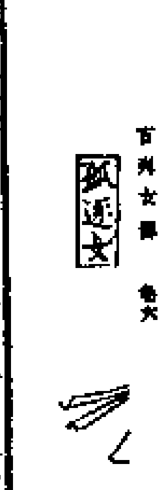




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慚閔王大感宿瘤女以爲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立帝號閔王至於此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弒死於外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頌曰

齊女宿瘤　東郭採桑　閔王出遊　不爲變常
王召與語　諫辭甚明　卒升后位　名聲光榮



## 十二 齊孤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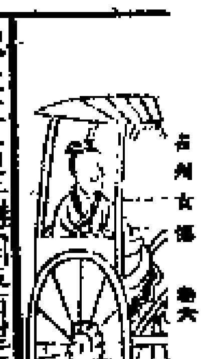
孤逐女者齊即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父母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齊相婦死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三逐於鄉五逐於里孤無父母擯棄於野無所容止願當君王之盛顏盡其愚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也五逐於里者少禮也不忠少禮之人王何爲遽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始一日曰大王知國之柱乎王曰不知也逐女曰柱相國是也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榱橑墮則屋幾覆矣王則棟矣庶民榱橑也國家屋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知而國相不可不審也王曰諾其二日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何謂也逐女對曰明其左右賢其夫妻是外比內比也其三日王曰吾相其可易乎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爲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丘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用之奈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螳螂之怒而勇士死之葉公好龍而龍爲暴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頃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齊國以治詩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此之謂也

頌曰

齊逐孤女　造襄王門　女雖五逐　王猶見焉
談國之政　亦甚有文　與語三日　遂配相君

## 十三 楚處莊姪

楚處莊姪者楚頃襄王之夫人縣邑之女也初頃襄王好臺榭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蔽塞屈原放逐國既殆矣秦欲襲其國乃使張儀間之使其左右謂王曰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往是時莊姪年十二謂其母曰王好淫樂出入不時春秋既盛不立太子今秦又使人重賂左右以惑我王使遊五百里之外以觀其勢王已出姦臣必倚敵國而發謀王必不得反國姪願往諫之其母曰汝嬰兒也安知諫不遣姪乃逃以緹竿爲幟姪持幟伏南郊道旁王車至姪舉其幟王見之而止使人往問之使者報曰有一女童伏於幟下願有謁於王王曰召之姪至王曰女何爲者也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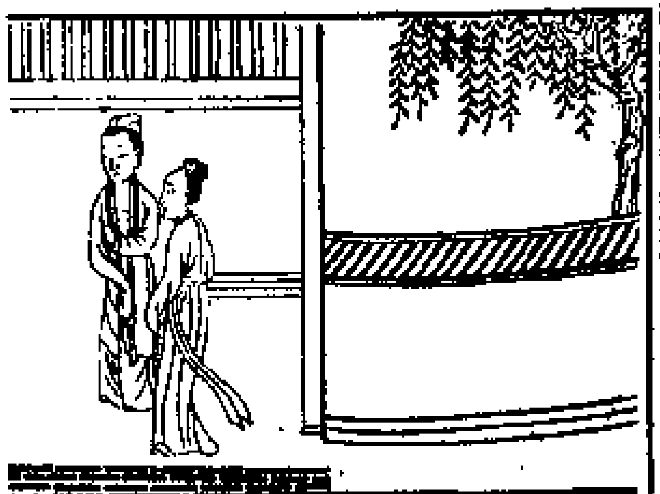




事於王恐壅閼蔽塞而不得見聞大王出遊五百里因以幟見王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對曰大魚失水有龍無足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也姪對曰大魚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知禍之起於後也有龍無足者王行年四十無太子也國無強輔必且殆也牆欲內崩而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也王曰何謂也姪曰王好臺榭不恤衆庶出入不時耳目不聰明春秋四十不立太子國無強輔外內崩壞強秦使人內間王左右使王不改日以滋甚今禍且構王遊於五百里之外王必遂往國非王之國也王曰何也姪曰王之致此三難也以五患王曰何謂五患姪曰宮室相望城郭闊達一患也宮垣衣繡民人無褐二患也奢侈無度國且虛竭三患也百姓飢餓馬有餘秣四患也邪臣在側賢者不達五患也王有五患故及三難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還反國門已閉反者已定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僅能勝之乃立姪爲夫人位在鄭子袖之右爲王陳節儉愛民之事楚國復強君子謂莊姪雖違於禮而終守以正詩云北風其喈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

楚處莊姪　雖爲女童　以幟見王　陳國禍凶
設王三難　五患累重　王載以歸　終卒有功





## 十四 齊女徐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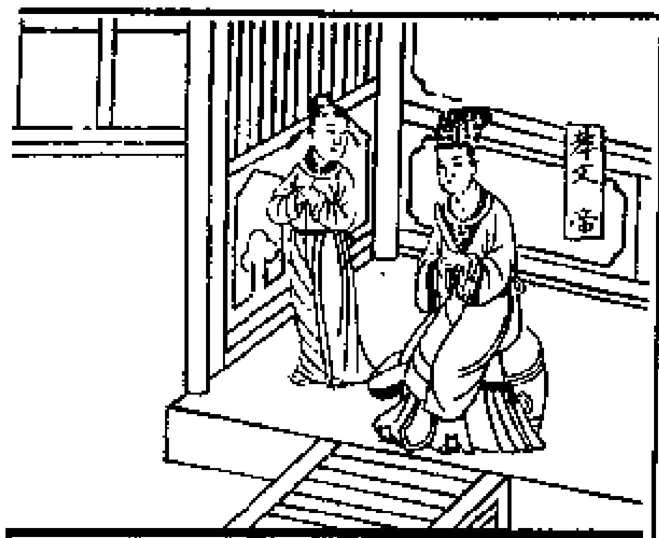
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其屬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以貧燭不屬之故起常先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自與敝薄坐常處下凡爲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明損一人燭不爲暗何愛東壁

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爲妾役之事使諸君常有惠施於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君子曰婦人以辭不見棄於鄰則辭安可以已乎哉詩云辭之輯矣民之協矣此之謂也

頌曰

齊女徐吾　會績獨貧
夜託燭明　李吾絕焉
徐吾自列　辭語甚分
卒得容入　終没後言






## 十五　齊太倉女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淳于公無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是時肉刑尚在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

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歟吾甚自媿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其道毋繇朕甚憐之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後鑿顛者髡抽脅者笞刖足者鉗淳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

頌曰

緹縈訟父　亦孔有識　推誠上書　文雅甚備
小女之言　乃感聖意　終除肉刑　以免父事

古列女傳辯通卷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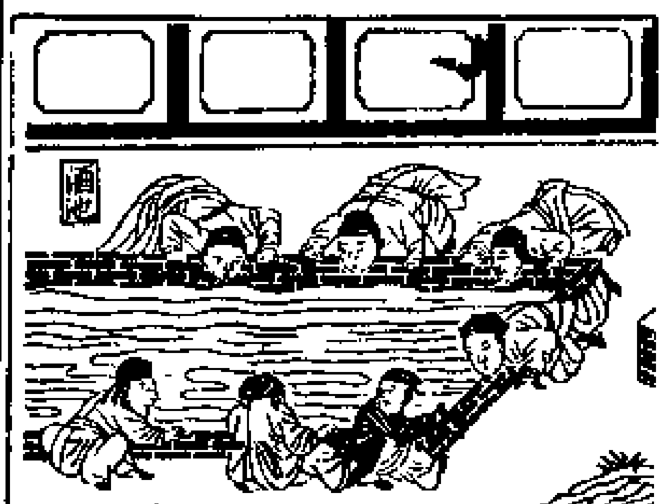
#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七

○孽嬖傳

## 一　夏桀末喜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於色薄於德亂孽无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劍帶冠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美女積之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爲奇偉戲者聚之於旁造爛漫之樂日夜与末喜及宮女飲酒无有休時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驕奢自恣爲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輢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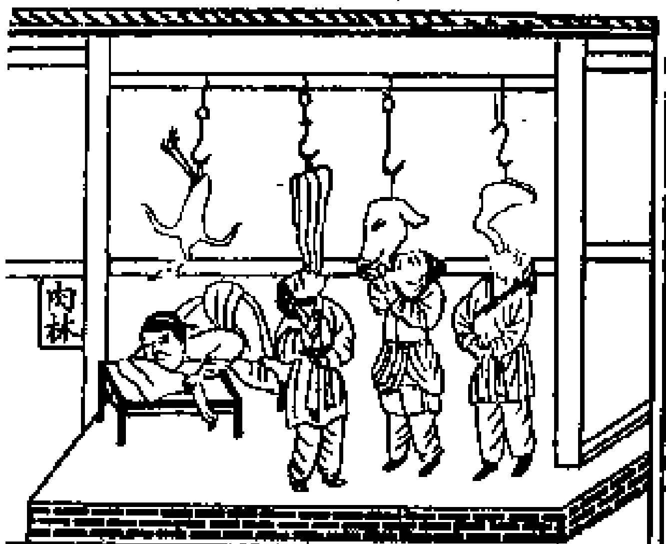

之以爲樂龍逢進諫曰君无道必亡矣桀曰日有亡乎日亡而我亡不聽以爲妖言而殺之造瓊室瑤臺以臨雲雨殫財盡幣意尚不饜召湯囚之於夏臺已而釋之諸侯大叛於是湯受命而伐之戰於鳴條桀師不戰湯遂放桀与末喜嬖妾同舟流於海死於南巢之山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此之謂也

頌曰

末喜配桀　維亂驕揚
桀既无道　又重其荒
姦軌是用　不恤法常
夏后之國　遂反爲商








## 二　殷紂妲己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嬖幸於紂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距諫辯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爲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所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作新淫之声北鄙之舞靡靡之樂收珍物積之於後宮諛臣群女咸獲所欲積糟爲丘流酒爲池懸肉爲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爲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比干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

至無日紂怒以爲妖言妲己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於是剖心而觀之囚箕子微子去之武王遂受命興師伐紂戰於牧野紂師倒戈紂乃登廩臺衣寶玉衣而自殺於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妲己頭懸於小白旗以爲亡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无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共維王之邛此之謂也

頌曰

妲己配紂　惑亂是修
紂既无道　又重相謬
指笑炮炙　諫士刳囚
遂敗牧野　反商爲周

## 三　周幽褒姒

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卜請其漦藏之而吉乃布幣焉龍忽不見而藏漦櫝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譟之化爲玄蚖入後宮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之時產无夫而乳懼而棄之先是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宣王聞之後有人夫妻賣檿弧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逃聞童妾遭棄而夜號哀而取之遂竄

于褒長而美好褒人姁有獄獻之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姁故號曰褒姒既生子伯服幽王乃廢后申侯之女而立褒姒爲后廢太子宜咎而立伯服爲太子幽王惑於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流湎倡優在前以夜續晝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万端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悦之數爲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忠諫者誅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咎是爲平王自是之後周與諸侯无異詩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此之謂也

頌曰

褒神龍變　寔生褒姒　興配幽王　廢后太子
舉烽致兵　笑寇不至　申侯伐周　果滅其祀

衛宣公姜

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爲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壽及朔夷姜既死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公使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曰有四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行乃與太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旄不得遽

往追之壽已死矣伋子痛壽爲己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乃我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二子既死朔遂立爲太子宣公薨朔立是爲惠公竟終無後亂及五世至戴公而後寧詩云乃如之人德音無良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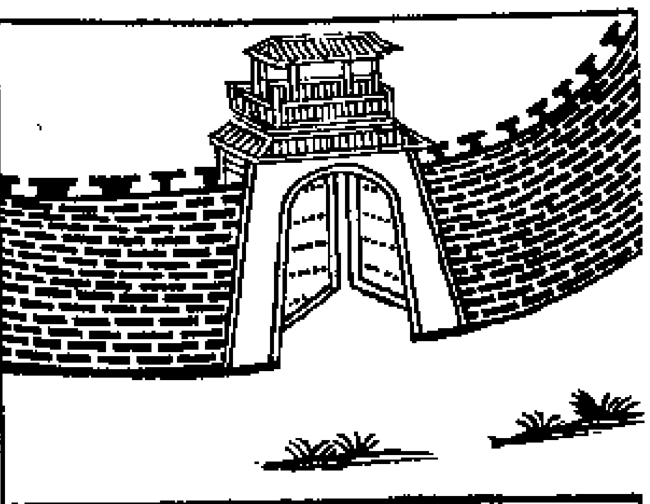
頌曰

衛之宣姜　謀危太子
欲立子壽　陰設力士
壽乃俱死　衛果危殆
五世不寧　亂由姜起

## 孽嬖傳

魯桓文姜

文姜者齊侯之女魯桓公之夫人也內亂其兄齊襄公桓公將伐鄭納厲公既行與夫人俱將如齊也申繻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礼易此必敗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桓公不聽遂與如齊文姜與襄公通桓公怒禁



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而殺之遂死於車魯人求彭生以除恥齊人殺彭生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之謂也

頌曰

文姜淫亂　配魯桓公
與俱歸齊　齊襄淫通
俾厥彭生　摧幹拉胷
維女爲亂　卒成禍凶

魯莊哀姜

哀姜者齊侯之女莊公之夫人也初哀姜未入時公數如齊與哀姜淫既入與其弟叔姜俱公使大夫宗婦用幣見大夫夏甫不忌曰婦贄不過棗栗以致礼也男贄不過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贄用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国之大節也無乃不可乎公不聽又丹其父桓公廟宫之楹刻其桷以夸哀姜哀姜驕淫通於二叔公子慶父公子牙哀姜欲立慶父公薨子般立慶父與哀姜謀遂殺子般於黨

氏立叔姜之子是爲閔公閔公既立慶父與哀姜淫益甚又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遂使卜齮襲弑閔公于武闈將自立魯人謀之慶父恐奔莒哀姜奔邾齊桓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父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酖而殺之魯遂殺慶父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頌曰

哀姜好邪　淫于魯莊
延及二叔　驕妒縱横
慶父是依　國適以亡
齊桓征伐　酖殺哀姜

晉獻驪姬

驪姬者驪戎之女晉獻公之夫人也初獻公娶于齊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公子重耳夷吾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生奚齊卓子驪姬嬖於獻公齊姜先死公乃立驪姬以爲夫人驪姬欲立奚齊乃與弟謀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逐太子與二公子而可間也於是驪姬乃說公曰曲沃君之宗邑也蒲與二屈君之境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畏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寇生其心民嫚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與二屈則

可以威民而懼寇矣遂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二屈驪姬既遠太子乃夜泣公問其故對曰吾聞申生爲人甚好仁而强甚寬惠而慈於民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国乃以国民之故行强於君君未終命而殁君其奈何胡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惠其民而不惠其父乎驪姬曰爲民與爲父異夫殺君利民民孰不戴苟父利而得寵除亂而衆說孰不欲焉雖其愛君欲不勝也若紂有良子而先殺紂毋彰其惡鈞死也毋必假手於武王以廢其祀自吾先君武公兼翼而楚穆弑成此皆爲

民而不顧親君不早圖禍且及矣公懼曰奈何而可驪姬曰君何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治之殆將釋君乎公曰不可吾將圖之由此疑太子驪姬乃使人以公命告太子曰君夢見齊姜亟往祀焉申生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田不在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施毒于脯公至召申生將胙驪姬曰食自外來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犬死飲小臣小臣死之驪姬乃仰天叩心而泣見申生哭曰嗟乎國子之國子何遲爲君有父忍之况國人乎弑父以求利人孰利之獻公使人謂太子曰爾其圖之太傅里克曰太子入自明可以生不則不可以生太子曰吾君老矣若入而自明則驪姬死吾君不安

遂自經於新城廟公遂殺少傅杜原款使閹楚刺重耳重耳奔狄使賈華刺夷吾夷吾奔梁尽逐群公子乃立奚齊獻公卒奚齊立里克殺之卓子立又殺之乃戮驪姬鞭而殺之於是秦立夷吾是爲惠公惠公死子圉立是爲懷公晉人殺懷公於高梁立重耳是爲文公乱及五世然後定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又曰哲婦傾城此之謂也

頌曰

驪姬繼母 惑乱晉獻 謀譖太子
毒酒爲權 果弑申生 公子出奔
身又伏辜 五世乱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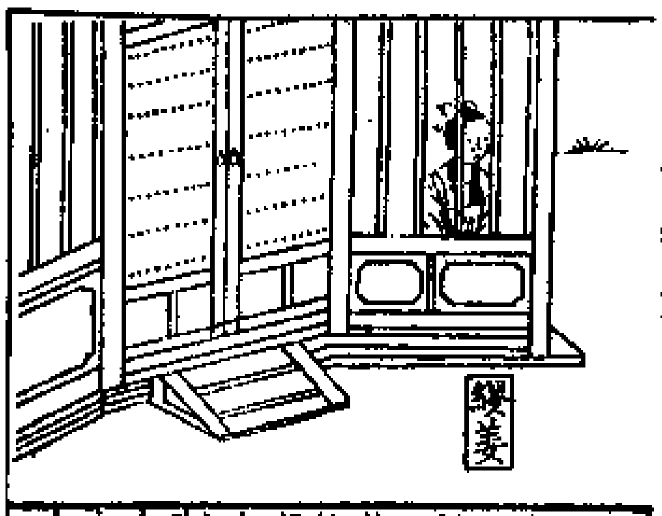
圖在前

二〇四

## 八 魯宣繆姜

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聰慧而行乱故謚曰繆初成公幼繆姜通于叔孫宣伯名喬如喬如与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国晋楚戰于鄢陵公出佐晋將行姜告公必逐季孟是背君也公辝以晋難請反聽命又貨晋大夫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許殺仲孫蔑以魯士晋爲内臣魯人不順喬如明而逐之喬如奔齊魯遂擯繆姜于東宮始往繆姜使筮之遇艮之六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善之長也亨嘉

二〇五




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終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与於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国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放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卒薨於東宮君子曰惜哉繆姜雖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乱之罪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 頌曰

繆姜淫佚 宣伯是阻 謀逐季孟
欲使專魯 既廢見擯 心意摧下
後雖善言 終不能補

二〇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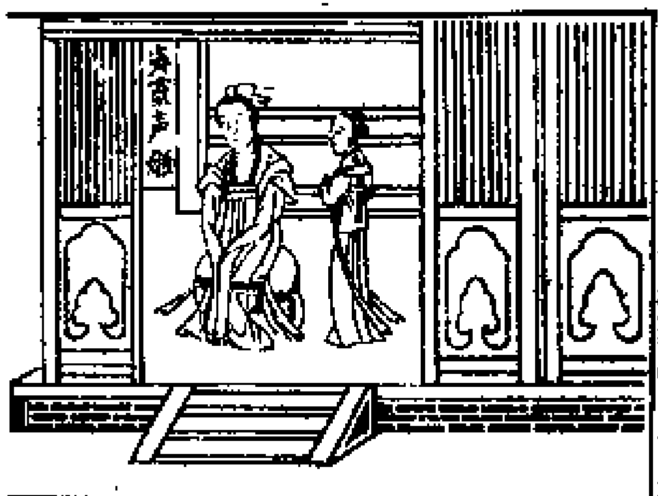
## 九 陳女夏姬

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无匹内挾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侯争之莫不迷惑失意夏姬之子徵舒爲大夫公孫寧儀行父与陳靈公皆通於夏姬或衣其衣以戲於朝泄冶見之謂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而爲之不待幽閒於朝廷以戲士民其謂尔何二人以告靈公靈公曰衆人知之吾不善无害也泄冶知之寡人耻焉乃使人徵賊泄冶而殺之靈公与二子飲於夏氏召徵舒也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亦曰不若其似公也徵舒疾此言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廐門射殺靈公公孫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晋其明年楚莊王舉兵誅徵舒定陳国立午是爲成公莊王見夏姬美好將納之申公巫臣

二〇七

諫曰不可王討罪也而納夏姬是貪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願王圖之王從之使壞後垣而出之將軍子反見美又欲取之巫臣諫曰是不祥人也殺御叔弑靈公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国天下多美婦女何必取是子反乃止莊王以夏姬与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亡其尸其子黑要又通於夏姬巫臣見夏姬謂曰子歸我將聘汝及恭王即位巫臣聘於齊盡与其室俱至鄭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從之巫臣使介歸幣於楚而与夏姬奔晋大夫子反怨之遂与子重滅巫臣之族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言嬖色殞命也 頌曰

夏姬好美 滅国破陳 走二大夫
殺子之身 殆誤楚莊 敗乱巫臣
子反悔懼 申公族分



## 十 齊靈聲姬

聲姬者齊侯之女靈公之夫人太子光之母也號孟子淫通於大夫慶剋与之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国佐国佐召慶剋將詢之慶剋久不出以告孟子曰国佐非我孟子怒時国佐相靈公會諸侯于柯陵高子鮑子處内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内君而欲立公子角国佐知之公怒刖鮑牽而逐高子国佐二

二〇八

人奔莒更以崔杼爲大夫使慶剋佐之乃帥師圍莒不勝国佐使人殺慶剋靈公與佐盟而復之孟子又愬而殺之及靈公薨高鮑皆復遂殺孟子齊亂乃息詩云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此之謂也

頌曰

齊靈聲姬 厥行乱失
淫於慶剋 鮑牽是疾
譖愬高鮑 遂以奔亡
好禍用亡 亦以事喪

二一〇

## 十一 齊東郭姜

齊東郭姜者棠公之妻齊崔杼御東郭偃之姊也美而有色棠公死崔子弔而說姜遂与偃謀娶之既居其室比於公宮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知之異日公以崔子之冠賜侍人崔子慍告有疾不出公登臺以臨崔子之宮由臺上与東郭姜戲公下從之東郭姜奔入戶而閉之公推之曰開余東郭姜曰老夫在此未及收髮公曰余聞崔子之疾也不開崔子与姜自側戶出閉門聚衆鳴鼓公恐擁柱而歌公請於崔氏曰孤知有罪矣請改心事吾子若不信請盟崔子曰臣不敢聞命乃避之公又請於崔氏之宰曰請就先君之廟而死焉崔氏之宰曰君之臣杼有疾不在侍臣不敢聞

命公踰牆而逃崔氏射公中踵公反墮遂弑公先是時東郭姜与前夫子棠毋咎俱入崔子愛之使爲相室崔子前妻子二人大子城少子疆及姜入後生二子明成成有疾崔子廢成而以明爲後成使人請崔邑以老崔子哀而許之棠毋咎与東郭偃爭而不與成与疆怒將欲殺之以告慶封慶封齊大夫也陰与崔氏争權欲其相滅也謂二子曰殺之於是二子歸殺棠毋咎東郭偃於崔子之庭崔子怒愬之於慶氏曰吾不肖有子不能教也以至於此吾事夫子国人之所知也唯辱使者不可以已慶封乃使盧蒲嫳帥徒衆与国人焚其庫廐而殺成疆崔氏之妻曰生若此不若死遂自經而死崔子歸見庫廐皆焚妻子皆死又自經而死君子曰東郭姜殺一国君而滅三室又殘其身可謂不祥矣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敗此之謂也

頌曰

齊東郭姜 崔杼之妻 惑乱莊公 毋咎是依
禍及明成 争邑相殺 父母无聊 崔氏遂滅

二一一

古列女傳　卷七

十二　衛二亂女

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也南子者宋女衛靈公之夫人通於宋子朝太子蒯聵知而惡之南子讒太子於靈公曰太子欲殺我靈公大怒蒯聵蒯聵奔宋靈公薨蒯聵之子輒立是為出公衛伯姬者蒯聵之姊也孔文子之妻孔悝之母也悝相出公文子卒姬與孔氏之豎渾良夫淫姬使良夫於蒯聵蒯聵曰子苟能內我於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与盟許以姬

為良夫妻良夫喜以告姬姬大悅良夫乃与蒯聵入舍孔氏之圃昏時二人蒙衣而乘遂入至姬所已食姬杖戈先太子與五介胄之士迫其子悝於廁強盟之出公奔魯子路死之蒯聵遂立是為莊公殺夫人南子又殺渾良夫莊公以戎州之亂又出奔四年而出公復入將入大夫殺孔悝之母而迎公二女為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二一三

頌曰

南子惑淫　宋朝是親　譖彼蒯聵　使之出奔
悝母亦嬖　出入兩君　二亂交錯　咸以滅身

十三　趙靈吳女

趙靈吳女者號孟姚吳廣之女趙武靈王之后也初武靈王娶韓王女為夫人生子章立以為后章為太子王嘗夢見處女鼓琴而歌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兮命兮逢天時而生曾莫我嬴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人吳廣聞之乃因后而入其女孟姚甚有色焉王愛幸之不能離數年生子何孟姚數微言后有淫意太子无慈孝之行王乃廢后与太子而立孟姚為惠后以何為王是為惠文王武靈王自號主父封章於

二一四

代號安陽君四年朝群臣安陽君來朝主父從旁觀窺群臣宗室見章儽然也反臣於弟心憐之是時惠后死久恩衰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遊沙丘宮章以其徒作亂李兌乃起四邑之兵擊章章走主父主父閉之兌因圍主父宮既殺章乃相与謀曰以章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乃探雀鷇而食之三月餘遂餓死沙丘宮詩曰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

二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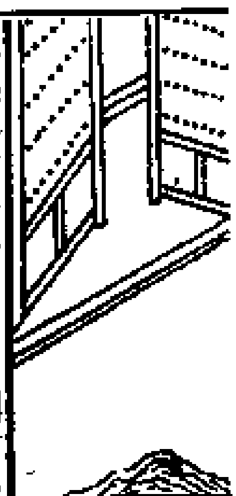
頌曰

吳女苕顏　神寤趙靈　既見嬖近　惑心乃生
廢后興戎　子何是成　主閉沙丘　國以亂傾

十四　楚考李后

楚考李后者趙人李園之女弟楚考烈王之后也初考烈王无子春申君患之李園為春申君舍人乃取其女弟與春申君知有身園女弟承間謂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三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立兄弟即楚更立君後彼亦各貴其所親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

二一七



於楚王楚王必幸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之言之考烈王考烈王召而幸之遂生子悼立為太子園女弟為后而李園貴用事養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及考烈王死園乃殺春申君滅其家悼立是為幽王后有考烈王遺腹子猶立是為哀王考烈王弟公子負芻之徒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哀王乃襲殺哀王及太后盡滅李園之家而立負芻為王五年而秦滅之詩云盗言孔甘亂是用餤此之謂也

頌曰

李園女弟　發迹春申　考烈無子　果得納身
知重而入　遂得為嗣　既立畔本　宗族滅弑

十五　趙悼倡后

倡后者趙悼襄王之后也前日而亂一宗之族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家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與不亂在寡人為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為太子倡后既入為姬生子遷倡后既嬖幸於王陰譖后及太子於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為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為幽閔王倡后淫佚不正通於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武安君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遷遂見虜於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共立嘉於代七年不能勝秦趙遂滅為郡詩云人而無禮不死胡俟此之謂也

二一九

頌曰

趙悼倡后　貪叨無足
隳廢后適　執詐不慤
淫亂春平　窮意所欲
受賂亡趙　身死滅國

古列女傳孽嬖第七卷終

# 新刊續列女傳卷第八二十傳無頌

一 周郊婦人

周郊婦人者周大夫尹固所遇於郊之婦人也周敬王之時王子朝怙寵爲亂與敬王爭立敬王不得入尹固與召伯盈原伯魯附於子朝春秋魯昭二年六月晉師納王尹固與子朝奉周之典籍出奔楚數日道還周郊婦人遇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其過三歲乎至昭公二十九年京師果殺尹固君子謂周郊婦人惡尹氏之助亂知天道之不祐示以大期緊如其言詩云取辟不遠昊天不忒此之謂也

二三一

二 陳辯女

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汝采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飢饉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辯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云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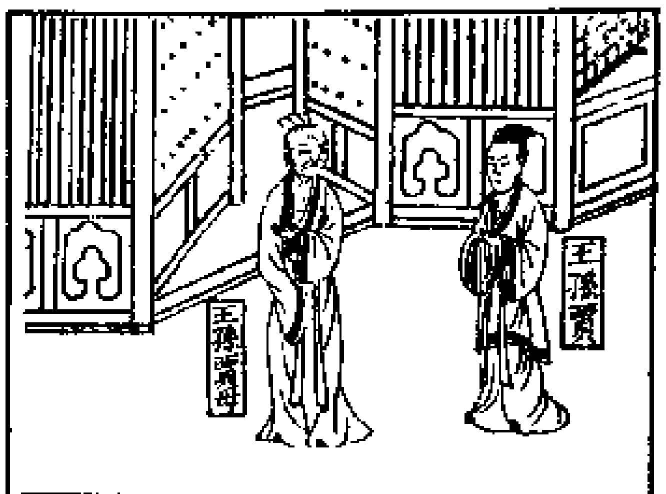
二三二

三 聶政姊

齊勇士聶政之姊也聶政母既終獨有姊在及爲濮陽嚴仲子刺韓相俠累所殺者數十人恐禍及姊因自披其面抉其目自屠剔而死韓暴其尸於市購問以千金莫知爲誰姊曰弟至賢愛妾之軀滅吾之弟名非弟意也乃之韓哭聶政尸謂吏曰殺韓相者妾之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尸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

二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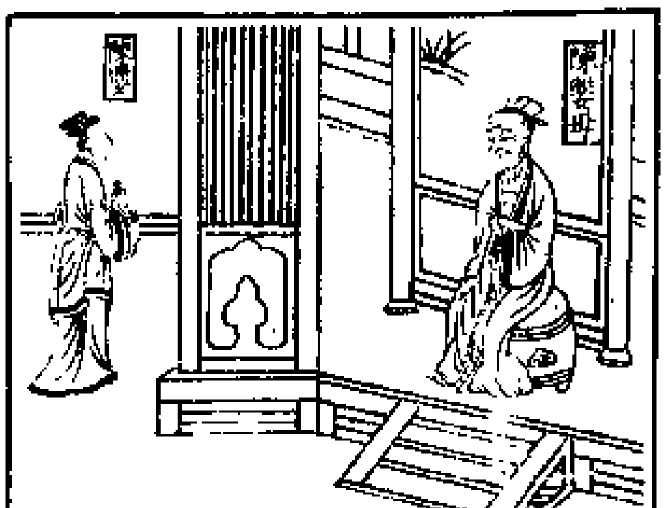



四 王孫氏母

王孫氏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出見弑國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乎王孫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弑閔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二三四






五 陳嬰母

漢堂邑侯陳嬰之母也始嬰爲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秦二世之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未有所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之縣中從之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母曰我爲子家婦聞先故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爲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爲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棠邑侯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二三五

六 王陵母

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爲縣邑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以兵屬漢王項羽與漢爲敵國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而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以固勉陵項羽怒烹之陵志益感終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七 張湯母

漢御史大夫張湯之母也湯以文法事漢孝武帝爲御史大夫好勝陵人母數責怒性不能接改後果爲丞相嚴青翟及三長史所怨會趙王上書言湯罪繫廷尉丞相及三長史共致其罪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亦何厚葬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嚴青翟自殺君子謂張湯母能克己感悟時主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二三七

八 雋不疑母

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仁而善教不疑爲京兆尹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由是故不疑爲吏不嚴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詩云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于下土也

九 楊夫人

楊夫人者漢丞相安平侯楊敞之妻也漢昭帝崩昌邑王賀即帝位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更立帝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

二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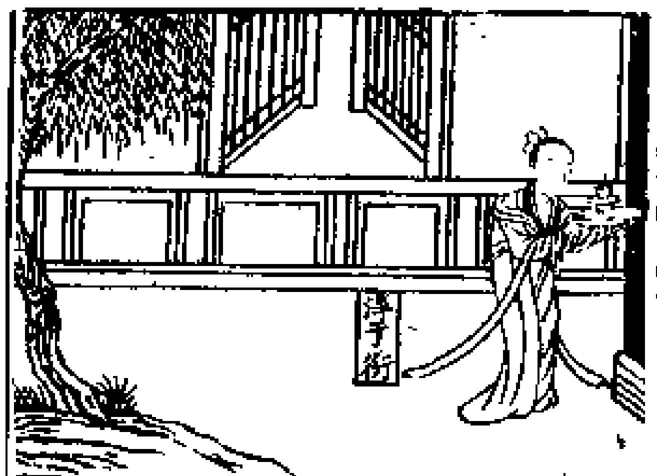
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居月餘敞益封三千五百戶君子謂敞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二三〇

十　霍夫人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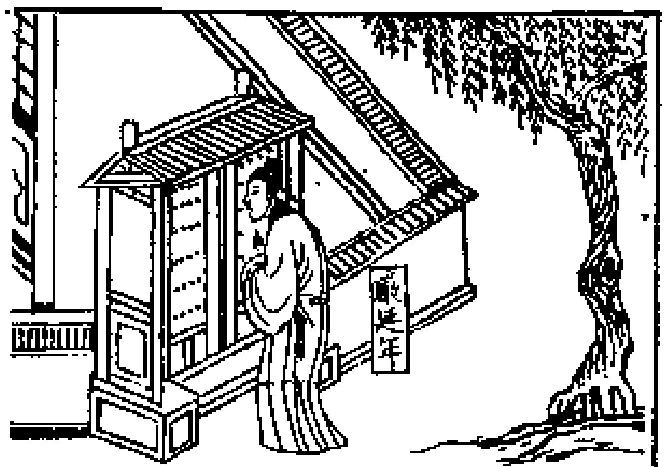
霍夫人顯者漢大將軍博陸侯霍光之妻也奢淫虐害不循軌度光以忠慎受孝武皇帝遺詔輔翼少主當孝宣帝時又以立帝之功甚見尊寵人臣無二顯有小女字成君欲貴之其道無由會宣帝許后當產疾顯乃謂女監淳于衍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藥去之使我女得爲后富貴共之衍承其言擣附子碎太醫大丸中持入遂藥弒許后事覺顯以情告光光驚愕業已治衍奏因令上署勿論顯遂爲成君衣補治入宮具果立爲后是時許后之子以正適立爲太子顯怒嘔血

二三一




不食曰此乃帝在民間時子安得爲太子即我女有子反當爲王耶復教皇后令毒殺太子皇后數召太子食保阿輒先嘗之光既薨子禹嗣爲博陸侯顯改更光時所造塋而侈大之築神道爲輦閣幽閉良人奴婢又治第宅作乘輿輦尽繡絪馮黃金塗爲韋絮侍婢以五采絲輓顯遊戲又與監奴馮子都淫亂禹等縱恣日甚宣帝聞霍氏不道又聞許后事泄顯恐怖乃謀爲逆欲廢太子而立禹發覺霍氏中外皆腰斬而顯棄市后廢處昭臺宮詩云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言快於惡不知其爲過霍夫人顯之謂也

二三二




十一　嚴延年母

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延年爲河南太守所在名爲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

二三三

安愚民顧秉刑罰多刑殺人欲以致威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爲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海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爲言之後歲餘爲府丞所章結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案驗遂棄延年於市東海莫不稱母賢智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之憂矣寧自全矣其嚴母之謂也

二三四

十二　漢馮昭儀

漢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爲長使數月爲美人生男是爲中山孝王美人爲婕妤建昭中上幸虎圈鬭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

二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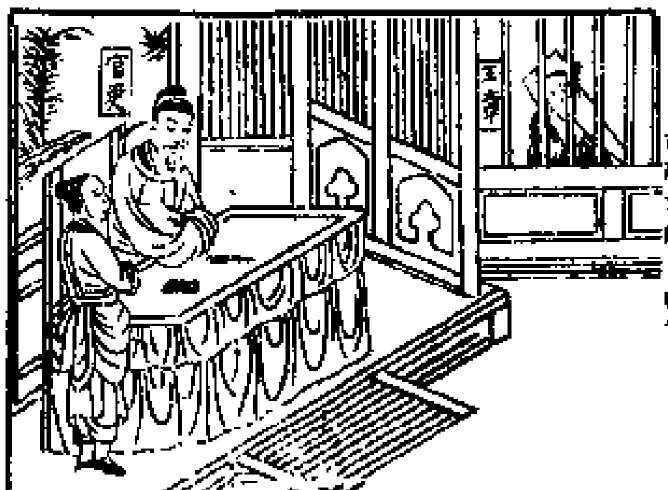
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歎以此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慙明年中山王封乃立婕妤爲昭儀隨王之國號中山太后君子謂昭儀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於狩論語曰見義不爲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二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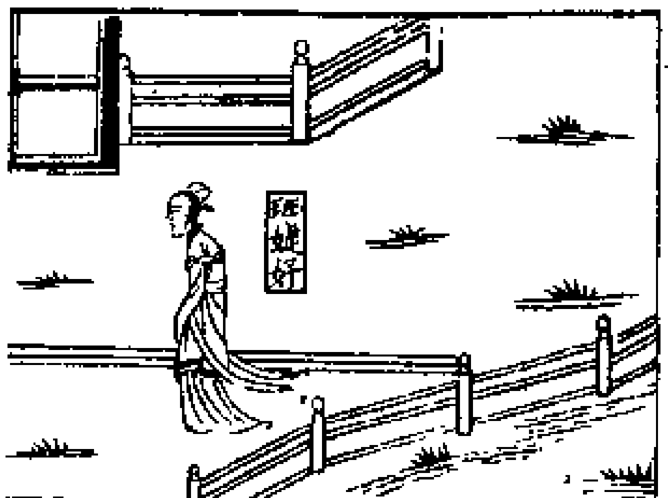
十三　王章妻女

王章妻女漢京兆尹王仲卿之妻及其女也仲卿爲書生學於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則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妻呵怒曰仲卿尊貴在朝廷誰愈於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至京兆尹成帝舅大將軍王鳳秉政專權章雖爲鳳所舉意不肯附會有日食之變章上封事言鳳不可任用事成當上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

二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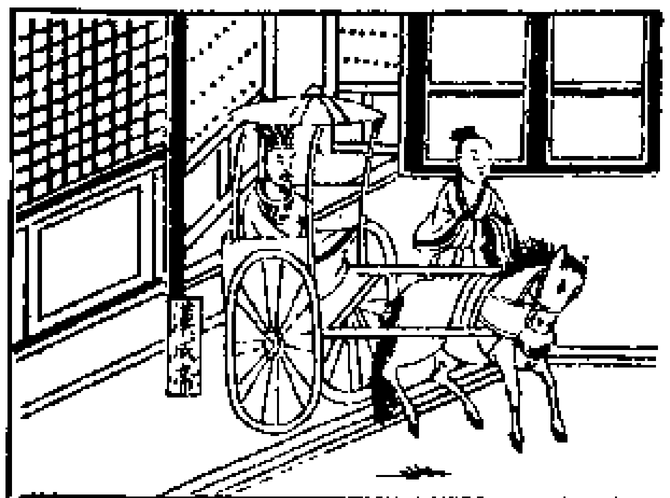



流涕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書遂上天子不忍退鳳章猶是爲鳳所陷事至大逆收繫下獄章有小女年十二夜號哭曰平日坐獄上聞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也明日問之果死妻子皆徙合浦鳳薨後成都侯王商爲大將軍聞章無罪白還其妻子財產田宅衆庶給之君子謂王章妻知卷舒之節詩云昊天已威子慎無罪言王爲威虐之政則無罪而遭咎也




十四 班婕妤

班婕妤者左曹越騎班況之女漢孝成皇帝之婕妤也賢才通辯始選入後宫為小使伃而大幸為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无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每誦




詩及窈窕德家女師之篇必三復之每進見上疏依古礼自鴻嘉之後成帝稍隆於女寵婕妤進侍者李平〻得幸立為婕妤帝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妹有寵驕妬譖訴婕妤云挾邪詛祝考問班婕妤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且使

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无知訴之何益故弗為也上善其對而憐閔之賜黄金百斤時飛燕驕妬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宫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宫作賦自傷曰承祖考之遺德兮荷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宫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城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而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艷之為尤美皇英之女舜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繁華之不滋痛陽禄與柘觀兮仍襁褓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以移光兮遂奄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尤奉供養於東宫兮託長信之末流供酒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願歸骨於山足兮



依松柏之餘休重曰潛玄宫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階菭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屋陰兮帷幄闇房櫳虛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綷縩兮紈素聲神眇眇兮密靖處君不御兮誰為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下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壹過兮若浮已獨嚮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娛情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綠衣白華自古兮有之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君子謂班婕妤辭同輦之言盖宣后之志也進李平於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詛祝之譖定姜之知也求供養於東宫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哀而不傷歸命不怨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其班婕妤之謂也

圖見前

十五 趙飛燕姊娣

趙飛燕姊娣者成陽侯趙臨之女孝成皇帝之寵姬也飛燕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成童常從行出過河陽主樂作上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宫乃封父臨為成陽侯有頃立飛燕為皇后其弟為昭儀飛燕為后而寵衰昭儀寵无比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殿上漆砌皆銅沓黄金塗白玉階壁往往為黄金釭函藍田璧玉明朱翠羽飾之後宫未嘗有焉姊娣專寵而悉無子嬌媚不遜嫉妬後宫帝幸許美人有子昭儀聞之謂



帝曰常紿我從中宫來今許美人子何從生懟手自擣以頭擊壁戶柱從床上自投地涕泣不食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耳帝曰我故語之反怒為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如是不食何為陛下常言約不負汝今許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之上者無憂也乃詔許氏夫人令殺所生兒葦篋盛緘之帝與昭儀共視復緘封以御史中丞印出埋獄垣下中宫史曹宫字偉能御幸生子帝復用昭儀之言勿問男女殺之宫未殺昭儀怒掖庭獄丞籍武因中黄門奏事曰陛下無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帝不聽時兒生八九日遂取去殺之昭儀與偉能書及藥令自死偉能得書曰果欲姊娣擅天下且我兒額上有壯髮似元帝今兒安在已殺之乎乃飲藥死自後御幸有子者輒死或飲藥自墮由是使成帝無嗣成帝既崩援立外蕃仍不繁育君子謂趙昭儀之凶嬖與褒姒同行成帝之惑亂與周幽王同風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盖亦池泉之勢也

續列女傳

十六 漢孝平王后

漢孝平王后者安漢公太傅大司馬王莽之女孝平皇帝之后也為人婉淑有節行平帝即位后年九歲莽秉政欲只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穀誘以成其礼諷皇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政尚書令納采太師大司徒大司空以下四十人皮弁素積而告宗廟明年春遣司徒司空左右將軍奉乘輿法駕迎皇后于安漢公第司徒授璽紱登車稱警蹕時自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前殿群臣就位行礼畢大赦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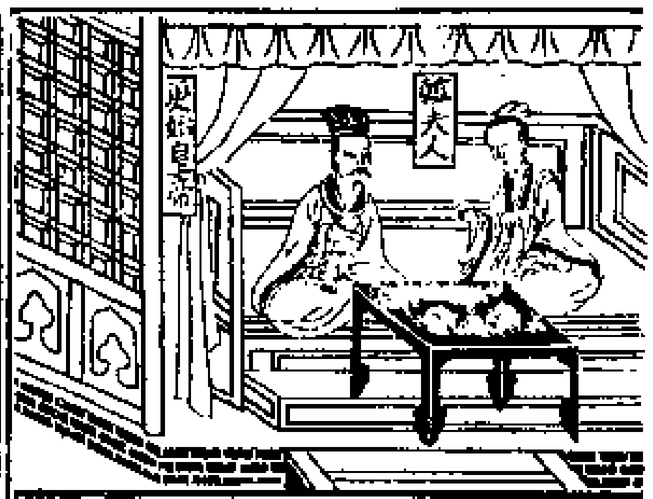
下賜公卿下至騶宰執事皆有差后立歲餘平帝崩後數年莽篡漢位后年十八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意欲嫁之令立國將軍孫建世子豫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旁侍御因發疾不肯起莽遂不敢强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宫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躰自然貞淑之行不為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污者矣詩曰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續列女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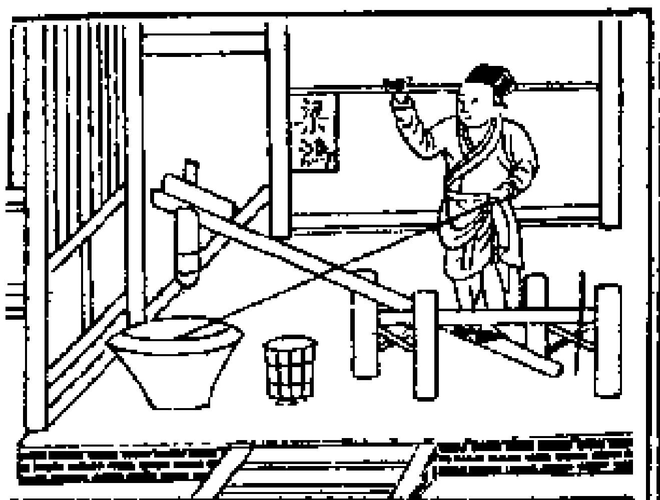
第十七傳

更始韓夫人

漢更始韓夫人者更始皇帝劉聖公之夫人也倢諂邪媚嗜酒無禮初王莽之末更始以新市平林下江之衆起自立為更始將軍兵成日盛遂自立為帝以詔漢拔及申屠建討莽首詣兖更始覩之曰不如此當与霍光等韓夫人曰不如此帝那得之其倢巧得如此更始意如此更始既情於




政事而韓夫人嗜酒淫色日與更始醉飽沉湎乃令侍中於幃幕之內詐爲更始與群臣語群臣知非更始聲莫不怨恨尚書奏事韓夫人曰帝方對我飲樂正用是時來奏事由是綱紀不攝諸侯離叛赤眉入關不能制乃將妻子奉天子璽綬降於赤眉爲赤眉所殺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其更始與韓夫人之謂也




十八 梁鴻妻

梁鴻妻者右扶風梁伯鸞之妻同郡孟氏之女其姿貌甚醜而德行甚修鄉里多求者而女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扶風世家多願妻者亦不許聞孟氏女言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礼不成妻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斥數妻妾亦已偃蹇數夫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与共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縞傅黛墨非鴻所願也妻曰竊恐夫子不堪妾幸有隱居之具矣乃更麁衣椎髻而前鴻喜曰如此者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名曰運期字侯光共遯逃霸陵山中此時王莽新敗之後也鴻与妻深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誦書彈琴忘富貴之樂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爲事雖雜庸保之中妻每進食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礼修身所在敬而慕之君子謂梁鴻妻好道安貧不汲汲於榮樂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續列女傳

十九 明德馬后

明德馬后者漢明帝之后伏波將軍新息忠成侯馬援之女也少有岐嶷之性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家接待同列如承至尊先人後已發於至誠由此見寵時及政事后推心以對无不當理意有所未安則明陳其故是時後宮未有妊育者常言繼嗣當時而立薦達左右如恐弗及其後宮有進見者輒奉養慰納之其寵益進者与之愈隆是時宮中尚无人事皆自爲舞衣袿裁成手皆瘃裂然未嘗與侍御者私語防僮御雜錯或因有所請恐万分見於顏色故預絕其漸其慎微如是求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登后位身衣大練御者禿裙不緣率皆羞胡倭越未嘗請舊人僮使諸王觀家朝請望見后袍極麤疏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染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無不嗟息性不喜出入游觀未嘗臨御窗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以故希從輒戒言不宜晨起及每因陳風邪霧露之戒辭意甚備上納馬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略說大義讀楚辭不覓賦頌過耳疾浮華聽言觀論輒摘發其要讀光武皇帝本紀至於獻千里馬寶劍者上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手不持珠玉后未嘗不嘆息時有楚獄因證相引繫者甚多后恐有單辭妄相覆冒承閒爲上言之惻然感動於是上夜起彷徨思論所納非臣下得聞后志在克己輔佐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爲虎賁中郎弟黃門侍郎訖永平世不迁明帝躬不安召黃門侍郎防奉參醫藥夙夜勤勞及帝崩后作起居注省去防參醫藥事公卿諸侯上書言宜遵舊典封舅氏太后詔曰外戚橫恣爲世所傳永平中常自簡練知舅氏不可恣不令在樞機之位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飢餓而施封拜失宜不可且先帝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王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自束修冀欲上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之德身服大練縑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身帥衆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克但反共言太后素自喜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流水馬如龍蒼頭衣綠直領領袖正白顧視旁御者遠不及也亦不譴怒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止讙耳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人之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食養其親奉脩祭祀身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太官之牲郡國既珍司農黍稷身則衣御府之餘繒尚未足耶必當得一縣乎令長樂宮有負言之責內亦不愧於世俗乎先是時城門越騎校尉治母喪起墳微大後太后以爲言惶懼即時削減成墳上下相承俱奉法度王主諸家莫敢犯禁廣平鉅鹿樂成王入閒起居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爲不踰六尺章帝緣太后意白賜錢五百萬新平主衣紺縭直領讁以不得厚賜於是親戚被服如一教化不嚴而從以躬親率先之故也置織室蠶室濯龍中后親往來占視於內以爲娛樂數諸小王試其誦論術術和樂日夕論道以終厥身其親養章帝過所生章帝奉之竭盡孝道君子謂德后在家則可爲衆女師範在國則可爲母后表儀詩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此之謂也

二十 梁夫人嫕

梁夫人嫕者梁竦之女樊調之妻漢孝和皇帝之姨孝和恭懷皇后之同產姊也初恭懷后以選入掖庭進御于孝章皇帝有寵生和帝立爲太子竇皇后母養爲和帝之生梁氏家相慶賀聞竇后寵驕恐梁氏得志專寵外家乃誣陷梁氏竦在本郡安定詔書收殺之家屬徙九真後和帝立竇后崩諸竇以罪誅嫕從民間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育生明聖乾卦陛下爲竇憲兄弟所譖訴而破亡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万里獨妾脫身竄伏草野常恐殁命死由自達今遭陛下神聖之德覽總万機竇兄弟奸惡伏誅海內曠然各得其所妾幸蘇息拭目更視敢昧死自陳父既湮沒不可復生母垂年七十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本郡收葬竦枯骨書聞文帝即位傳氏家世寵宣帝妃號史氏後世貴自悲何有傳史之親彼不得家外戚館聞章寵上天子感悟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知事明審引見嫕對上泣涕具陳賜衣裳妃嫕既素有節行又首建此事上嘉寵之稱梁夫人擢嫕夫樊調爲郎中遷羽林郎將於懷后遂乃改殯於承光宮葬西陵追謚竦爲褒親愍侯徵還母及弟棠等棠兄弟封侯食邑五千戶君子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家門悟帝主宗女之魂返母万里爲宗門開三國之拜使天子成母子之礼詩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也

新刊續列女傳卷第八終

列女傳八卷宋建安余氏所刻余氏名仁仲曾刊注疏何義門學士所謂萬卷堂本也卷末有余靖庵摸刊款靖庵豈仁仲之孫與汲古閣冊上藏經紙標藏為子晉手書下題秋閣藏書者蓋明內府藏本也書尾有永樂二年云云一條不知為何人書矣予少時聞此書在吳中迎駕橋顧氏家恨不得一見乾隆戊申此書為亡友顧君抱沖所有始得見之覺為之色飛眉舞抱沖跋弟千里以此本開雕因王回序有好事為圖之語遂不知上方畫像予謂千里曰此圖即好事者為之亦宋畫也孛之為是然書已殺青不能重刻矣後於宋文芝山家見趙文敏臨愷之列女傳仁智圖如蘇子容之言各題頌于像側異畫像佩服與刻本一一吻合始悟此圖乃顧畫之縮本王回特未之見耳嘉慶二十五年三月十一日甘泉江藩題後時年六十

摹刊宋本列女傳跋

明內府藏宋刻列女傳本為南宋建安余氏所刻曾藏錢遵王家乾隆戊申在元和顧君抱沖家嘉慶庚辰轉入予家　家大人付福曰此圖當分別觀之余嘗見唐宋人臨顧凱之列女傳圖長卷福案此家大人編定內府書畫時所見不止一卷有仁智等畾又案宋鄭夾漈通志圖譜畧亦載有顧凱之列女畾其中衣冠人物與此圖皆同若衛靈公所坐之矮屏漆室女所倚之木柱皆與顧圖中相似而微有所減其宮室樹石如孟母圖中書院之類或有唐宋人所增然即此尚可見唐宋人古制至于人物鐙扇之類亦絕似虎頭畫洛神賦圖定為晉人之本無疑福案劉向七畧別錄曰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効是非得失之分畫之于屏風四堵據別錄此語知漢已畫列女圖于屏是顧圖尚本于漢屏風覩此猶可見古人形容儀法也惟是顧圖臨本之全今不可見庚子消夏記新安汪注宋鄉跋云晉顧虎頭列女傳畫凡一十五變四十九人男二十四女二十一童子四歷歲滋遠流落遺脫僅偶得其蹤僅存八變男十五女九童子四總二十八人錢七變二十有一人後于蕭文肅公耳孫家見有輝翼紙臨本止一十四變男女童子總四十四人少一變錢五人券末有元友方回塗源榮夢得跋因求假摹寫以補真跡之缺處且並錄四跋于後寶慶改元端月人日識賴有此宋本首尾完具

尚見其全又考米南宫畫史云今士人家收得唐摹顧筆列女圖至刻板作扇皆是三寸餘此本除去傳頌但度圖之高下與米史所言三寸恰合然則余氏蓋出于北宋摹刻本北宋出于唐摹顧虎頭本而縮低為三寸無疑顧君抱沖跋稱據王回序則呂縉叔等所見圖止母儀賢明二傳後并無從更得今此圖蓋余氏所補繪殆未然也唐臨仁智等圖今世猶傳有絹紙本呂縉叔所見殊為未備未可據王呂說而反疑此圖為南宋人補繪也蓋漢屏風不可見而見于顧虎頭本顧虎頭本不可全見而全見于北宋三寸板扇本北宋本不可見僅見于此南宋余氏本矣又案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記宋本列女傳曰卷首標題晉大司馬參軍顧凱之圖畫卷末一條云一本永樂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蘇叔封買到當時採訪書籍必貼采買人氏名鄭重不苟如此內府珍藏流落人間展轉得歸于余今此本卷末小白紙條宛然尚在是此本即遵王所藏明內府本無疑福九妹季蘭曾用紙素于此圖描摹一通毫髮畢肖余復令良工將傳頌影鈔與圖畫合而付梓此冊舊為蝴蝶裝如今之冊頁作兩翼相合對之形今摹刻之本乃反折之如兩翼相背蓋以線裝為今書之式不得不與宋人蝴蝶裝相反福復以佳紙印數部致蝴蝶裝為冊則更妙也至于顧君千里所校本惟刊傳頌未及圖畫未附考證極為精確今予所摹刻者特以圖畫為重如言考證自有彼本在又予本全摹宋式絲豪不改是以傳頌中宋時俗寫之字如李国之類不可枚舉皆不校改庶存宋本之舊不失其真至於此本沿晉唐而來其中古隸不誤可證今經史之誤者即如汝居稷播時百穀不誤后稷與鄭注合惟是褊心不作維是与漢石經合此乃最古之本勿因李国等字而反疑不誤者為誤也

道光五年秋揚州阮福識于嶺海節樓

婦人集

陳維崧 撰
冒褒 注

婦人集

宜興陳維崧其年撰
如皋冒褒無譽注

長平公主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曰公主名徽媞 明思宗女皇后產也甲申之變御劍親裁傷頰斷腕越五宵且復甦順治二年上書 書曰僟死臣妾跼蹐高天髡緇空王庶申罔極先是主請降太僕公子都尉周君名世顯至是詔求故劍仍館我周君焉尋薨張宸長平公主誄曰當扶桑上仙之日距擄李下嫁之年星纏初周芳華未歇又曰公主悲彰義門之賜庶礙也 世祖章皇帝甚有音旨

明思宗田貴妃維揚人性明慧沉默寡言笑最得帝寵 吳偉業永和宮詞曰貴妃明慧獨承恩 甲申李賊入燕妃先一年薨

長安女尼妙音舊先帝時宮人也國破後出居民間祝髮于北城之文殊庵與海昌相國居址切近常出入相國家談宮中舊事及甲申三月事甚悉言十九日夜漏欲盡先帝徧召內人命其出宮避賊是時黃霧四塞對面不相見帝泣下沾襟六宮皆大哭又言宮中侍姬都以青紗護髮外施釵鈿自遭喪亂香奩寶鈿悉爲人奪惟存青紗數幅猶昭陽舊物也 吳江吳兆騫白頭宮女行云長安女冠頭似雪曳地黃絁懸百結手數金經課時流云是前朝舊宮妾又云一札香臺已十秋每談舊事自生愁室中謾禮金仙席夢裏還隨玉輦游擱擾生年盡陽九戒珠持偏甘眞村天家能種樹飄零殘妾歸蠹亦何有既樹沉沉禁苑斜山川滿目思悲緒傷心欲到扶風市零落金釵憶漢家

鄭婦故襄王宮人遭亂爲沔陽漁人所得常椎髻跣足釣于黃金谿頭獨着慘紅袍服云是故襄妃物也 見冀以寧楚游聞見錄張獻忠假楊嗣昌兵符破襄陽事出倉卒宮中無得免者姈奉命往資賀家送生日銀絲團扇乘井上獲免又聞賊盡斬城中婦女纖趾囊之于酒間以媵姈之就足意或悼此見原注

姑蘇女子圓圓 字畹芬 陳家女子也色藝擅一時如皋冒先生常言婦人以姿致爲主色次之碌碌雙鬟難其選也蕙心紈質澹秀天然生平所覯則獨有圓圓耳崇禎末年戚畹武安侯劫置別室中侯武人也圓圓若有不自得者李自成之亂爲賊帥劉宗敏所掠我兵入燕京圓圓歸某王宮中爲次妃 吳縣葉襄贈姜埰百韻詩有云酒識尊卞賽花底出陳圓按卞賽亦金陵名妓家伯兒有斷腕芬絕句瀟湘一幅小屏收萬首香餘身色幽細細白雪生梳鬢夢圍今夜不知秋秋水波迴春月姿淡然遠岫學雙眉清微妙氣蟬蠡吸谷襄幽蘭許獨寡

臨淮老妓某戚畹府中淨持也後爲東平侯女教師甲申京都失守侯欲偵兩宮音息而賊騎充斥麾下將無一人肯行妓習然曰身給事戚畹邸中久宜往迹易韎韐持匕首間關數千里穿賊壘而還 戚畹蓋田貴妃長兄弘澤濟也

金屋恭順侯 侯名吳惟華 姬人殳筆工也幼頴悟讀書善強記侯寵之專房一日偶有他事失侯意錮別室中姬乃以小赫蹏作書敘其辛楚中有長生殿卷中人語侯見之不辨所出典戲其曰此用玉環崔徽二事實侯大喜即日迎歸邸第寵愛如初 蘭陵鄒推官有金屋歌長不載

寇白門南院教坊中女也朱保國公娶姬時令甲士五十俱執絳紗燈照耀如同白晝 國初籍沒諸勳衛朱盡室入燕都次第賣歌姬自給姬度亦在所遣中一日謂朱曰公若賣妾計所得不過數百金徒令妾死沙吒利之手且妾固未暇即死尚能持我公陰事不若使妾南歸一月之間當得萬金以報公度無可奈何縱之歸越一月果得萬金 按姬出後流落樂籍中與祭酒作詩贈之有江州白傅之歎

顧夫人識局朗拔尤擅畫蘭蕭散落拓畦徑都絕固當是神情所寄 顧字橫波合肥龔大中丞名鼎孳其尊撫齋集中孤負香衾事早朝及不知何福得消君諸絕俱爲夫人作也

人日河東君風流放誕是永豐坊底物 河東君姓柳名是字如是錢尚書謙益姬人尚書築藏閣室以居之常予鴛湖舟中作有詩以贈卿有云河東論氏族天上問星躔漢殿三眠貴吳宮萬縷連瑤光朝孕碧玉氣夜生元又云蠟屧宜猜竊芹稱翾鶴天爲妝墨笑人從爭博鵝又云擬眸嗔亦好蓀樣坐生憐薄病如中酒輕寒未拆綿消慈長約略微笑與遷延君之風神才藝概可見矣

徐湘蘋 名燦 才鋒遒麗生平著小詞絕佳蓋南宋以來閨房之秀一人而已其詞娣視淑眞姒畜淸照至道是愁心春帶來春又歸何處又衰楊霜徧灞陵橋何處是前朝等語纏綿辛苦兼攝屯田淮海之勝直可憑矜 湘蘋海寧陳相國之耦賢而嫺政圖詩餘初集再逢其感舊二首西江月翦燭閒愁往事看花偶記春遊侯門東去小紅樓曾共翠帆杯酒閒說城尚在可憐舊日風流勿勿彈指十三秋忘了幾人白首水龍吟合歡花下流連當時曾向君家道悲歡轉眼花還如夢那能長好莫个而今臺空花盡亂烟荒草算一番風月一番花柳各自門春風巧依歎花神去杳有題花錦箋香稱紅英舒卷綠陰濃淡對人猶笑把酒微吟譬如舊侶夢中重到悲請從今秉燭看花切莫待花枝老

或于臺城舊内見二絕句云南朝天子一愁無石子岡連元武湖草綠離宮人不到日長惟勅阮佃夫臨春閣外渺無涯烽火連天動妾懷十懷長圍今夜合君王猶自在秦淮中有字畫爲苔蘚剝蝕或以意補之詞意悽婉類宏光時宮中語 宏光時廣寧院大鋮方貴幸用事詩中所云佃夫意或指阮

海昌彭幼玉 名琰 進士孫遹從姑也遺集一卷最新警王十一曾以小密花牋寄其銀河吹笙一詩詩云銀河吹

徵玉笙遲清漏迢迢睡覺時巫峽雲歸俱是夢敲人淚滴盡成絲霜衾抱月羞孤影露葉經風別故枝王偶選記末二句幽思怨緒政自使人不能終曲也（王惟官集中有舟中懷彭十駿孫時讀其從姑幼玉遺集一詩詩曰鳳臆燈寒共帝城銀河小院語平明蜀川消渴人如昨洛水微波賦競成寂寞武源春峭遠迢迢江浦暮潮生瀟娘鄉紫玥嫗扇欲問仙源上玉清）

秣陵紀映淮有秋柳句云棲鴉流水點秋光世多誦之（映淮字阿男詩人紀映鍾妹也　漁洋山人秦淮雜詩云十里清淮水蔚藍板橋斜日柳毿毿棲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

計孝廉（名東）婦吳夫人善排調孝廉故貧士嘗置一妾夫人揶揄之曰古聞糟糠之妻如何（見汪琬鈍翁說鈴）

吳江葉進士（名紹袁）三女長昭齊次蕙綢三瓊章俱有才調而瓊章尤英徹如玉山之映人詩詞絕有思致載午夢堂集中（瓊章有侍兒名紅于天台泐大師序曰汾河諸葉葉葉交輝中秀雙株尤爲殊麗）

桐城姚夫人（名維儀）無大師（方檢討以智法號無可）姑母也酷精禪藻其白描大士尤工所著清芬閣集文章宏贍亞于曹大家矣

宗梅岑（名元鼎）母陳夫人郡丞九室公（名篤亮）女有婦德兼工文嫻熟唱隨外不以示人每有所作梅岑欲受而錄之輒不許恐言之出于閫也臨終取生平所作盡焚之故不傳一字梅岑每言及痛手澤之不存猶歎慕者久之王吏部爲予言如此

昭陽李夫人（名李嬋）游心元虛托情道味賦詩不多殊復令人咨賞可謂德音（夫人一字元衣女子所撰詩集五卷文集一卷）

石城卞元文（名夢珏）女門吳嚴子（名山）夙擅詩歌西曲諸女郎能音占者靡不宗卞後適廣陵劉孝廉（孝廉名師峻與梅岑西谷鄰咏序曰嚴子著詞聲之賦元文賦嫡女之篇詞旨幽閑才情明慧又曰盥詠金石之餘卷軸無存叢中明蘆月之辭紙墨猶存詩凡四首今錄其二五詠衣低壓綠鬟珠玉爲心冰雪膚綠綠侍兒春蛾舞紅牙小妹夜擣蒲愛窗日暖櫻桃試粉箋風颭蛺蝶圓頻斂翠蛾人不識自將書札問麻姑石城楊柳暮成行對女詩篇張女彈鵑啼歌調銀箏細浪纖字刻玉奴寒瘦笑蛇柳連珠格八體纖纖倒薤看閑整筆牀雖茶杂紫梨花發侍鬭于）

黃北部（名永）與夫人蒲氏（名映淮字湘青）伉儷甚篤一日鄒大（名麻）謔戲北部曰君得毋昔人所謂愛猶賢妻有終焉之志乎北部曰下官正復賞其名理夫人有題周絡隱坐月浣花圖滿江紅一闋詞云彼美人兮宛相對嬋娟欲下恰此夕月華如洗花枝低亞盼到圓時仍未滿看當開半還愁謝與花神月姊細商量歸來能　憐嫩蕊銀瓶瀉迴清影晶簾挂奈曉粧猶怯鏡臺初架二十餘年芳草恨兩三更後長吁態幾時將絡秀舊心情呼兒話附錄艾菴往來賀新郎詞一首往事卿思否十年來幾嗔幾喜相偎相守漫道悲歡如水去提起心頭都有卿自道一觴一笑拔金釵閒指點椿椿欲說還搖手恐化作皤然叟　何妨憒憒居人後更誇甚筆搖千字曾盤二酉對酒當歌卿試舞長袖離披紅溜爲卿盡先生五斗醉看諸兒騫遠勝待長成五岳容吾走卿好做舉山偶（蒲氏有詩名北部弟京婦巢氏淑只亦能詩）

玉峯顧文康小女（名謐）亂後歸蘭陵董侍御一日與弟姪輩讌集小有唱和顧因笑謂阿寧（名以寧侍御從姪也）曰著紅鬭衫弄虎邱浮圖飄爲捉搦歌新婦不如賢從賢風日清佳作曲室中語爾時瞿瞿賢從應亦不如新婦也侍御循環音理大加撫掌（董以寧曰家婦以國破家亡流離不偶每論舊事不勝悅歎嘗有詩曰昔嫁儂來詢老母嫁衣裳盡典空箱每喚二語輒爲泣下未幾云逝家侍御刻其遺集百餘篇顏曰翰墨有遺蹟）

金沙王朗學博次閏（名彥泓）女也學博以香奩艷體盛傳吳下朗亦生而夙悟詩歌書畫靡不精工尤長小詞爲古今絕調生平著說極多兵火以來使成遺失嘗于扇頭見其浪淘沙閨情三首云幾日病淹煎昨夜遲眠強移心緒鏡臺前雙鬢淡烟低髻滑自也生憐　不貼翠花鈿懶易衣鮮碧油衫子襯紅邊爲怯遊人如蟻擁故揀陰天　一陣雨濛濛花壓重簷綉幃人倦思懨懨昨夜春寒眠不足莫捲湘簾　羅袖護搓搓怕拂妝臺獸爐香倚侍兒添爲甚雙蛾長翠鎖自也憎嫌　二斜倚鏡臺前長歎無言菱花蝕彩个人舊分付侍兒收拾去莫拭紅綿　滿砌小榆錢難買春延若爲留住艷陽天人去更兼春去也煩惱無邊三　才致如許眞所謂卻扇一顧傾城無色矣又王吏部爲予言夫人有春愁浣溪紗詞前段云抱月懷風繞夜堂看花寫影上紗窗蕭寒春嬾被池香愛咏之抱月懷風四字非溫尉韋相不能爲也綠肥紅瘦何足言哉又有詞云昨夜睡濃兼好夢一身春嬾起遲遲亦是好句（張明遠粱溪秦氏父彥淑任楚中學博朗集唐以餞其行中有君向瀟湘我向秦之句可謂雅當又有學綉青衣閒刺鳳自把金針代補倒毛空一詞才思聯翩殊爲巧妙矣）

余嘗與諸賢品第閨秀或謂鉛黛之餘偏饒韻致筆墨之外別有興託當今那得如許寧馨余沉思久之忽曰噫自有人來或嗤余爲騃（吳語謂人不甚了了者爲騃夫鍘鳴山應理由冥契勝同儕勤慇豈人爲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皆是物也愚不可及顛從實武情至之談豈諸賢所能尋味乎）

向于董二青舍見箋數幅寫曾眞詞曲字法婉逸如花隨風後有遇云桃花便嫁東流水不比楊花更化萍全詩殊耐尋想其印識爲采蘋女郎云得于童子手中以炊餅易之者

虞山吳永汝（字小法）母故某尙書姬也七歲善琴箏十歲工染翰樂府詩歌一見即能詮識人有霍王小女之目

其母攜之毘陵十二而字予友鄒大後爲崔角所匿見其訣別詞有云質如蒲柳敢稱姬姜年登桑榆忍甘驅儈念一生其已矣將九死以何之其如夢令一闋曰簾外一枝花影月到花梢陰冷夜坐穗燈悄寂寂小窗寒曉夢醒夢醒重把離愁細整又蝶戀花半闋云傷心只怕天公遠好運何時薄命應須轉西鄰姊妹閑相勸抽幾步入桐陰院餘俱楚楚可誦鄒大有惜分飛四十四闋并製序以悼之惜分飛序中有云靈玉小女母號琤持衞氏少見父名鄭季清風細雨無不詩其針神綺月流雲咸共歎其墨妙直爲籽寘無靈巫云鄒郎才人終歸厮養左拔弟子坐賦嬌姿金犢車西不見臺邊之鄒畫船南北徒開渡耳之挑則千古傷心不獨我友爲然矣



會稽商夫人祁撫軍彪佳夫人以名德重一時論者擬于王氏之茂宏謝家之有安石憲孺魏耕曰撫軍居恆有謝太傅風其夫人能行其教故玉樹金閨無不能詠當世題目以夫人爲冠

山陰王端淑字玉映意氣磊落尤長史學父季翁名思任常撫而憐愛之曰口口陵山陰王家卿俱有鳳毛季翁情鍾寶女遂擯舉兒癖蕭山毛奇齡詩云女士一代稱王家玉映聲先知我昔不數漢時史纔鵠豈憐機上詩清暉閣中父書在落筆爭開寫昏黛吟成紅雨輸口脂行卽青廬競謝紫鳳流遺世姿獨殊猜嫌西堂我無如寧甘蓬藊居愁不寐天寒袖薄侵肌膚口今兵革滿途路欲走西陵過江去崎嶇宛轉進退難祇恐行來更多誤昨宵行李陰巷衍綉帔昏夜解背帕今朝寂歷風雨來今我倚鈍心曲播宮木落無復愁情溪桃葉今難再君行渺欲向何所長江浩浩焰更流

秦淮董姬小字宛才色擅一時後歸如臯冒推官名襄明秀溫惠與推官雅相稱居艷月樓集古今閨幃軼事爲一書名曰奩艷王吏部撰朱爲遐吏往往律述之姬後夭卒影梅庵旁張明弼撰爲傳吳綺兵曹爲誄詳載影梅庵憶語中

黃名運泰毛名奇齡撰越郡詩選一書其凡例曰閨秀則梅市一門甲於海內忠敏擅太傅之望夫人孚京陵之德閨中類婦博學高才庭下謝家香草摘句楚纖趙璧援婦誡以著書卞容湘君樂譜兄之同硯其他巨室名姝



香奩繡帙董閨徐鄭詠覽頗多玉映靜因流傳最久編選姓氏約十二家閨閣風流莫此爲盛識者以爲實錄云張楚纖名德蕙適祁奕慶朱趙璧名德蓉適祁奕喜祁卞容名德瓊祁湘君名德茝嘗見山陰徐蕙詩云其子國中許小妹錦官城內王夫人風流歷代不相接筆陣一門驚有神令儀前祁才藻以方王許似儕輩之楚纖鬪牌詩轔遣離懷白晝香紅牙牌象嗟爭論不因嬌懶無情緒輸却金釵未敢言趙璧和湘君詩海棠枝上落輕紅花片隨春散碧空但得尊前同轉酬不愁此夜遲春風郁君夜坐詩夏雨初晴後長空萬里天花閒吹玉笛月下數金錢宿燕驚猶熟落楓覽欲然於秋裁自好獎罷自何年寄贈女弟湘君詩深閨小妹動鳥盈繁內題詩早得名初見落梅能弄笛還宜新月照彈箏又云春光點點還春江春水悠悠度夕陽自理回琴千種恨空留錦字十年香匣琴鍾宇無消息故將天壤怨王郎



雲間章玉質名有湘龍眠孫進士名中麟婦也工才調常作詩寄姊云憶昔同在翠微閣飛文聯句誇奇作那知江海各天涯青鳥無情雙寂寞蘇合房中愁索居尺素遙傳錦鯉魚爲問江淹五色筆擬成團扇近何如此詩亦何減唐人韓君平也玉質著作有淹心堂集望雲集姊瑞麟妹玉璜並擅詩名妹迴瀾妹掌珠俱以文章顯隱荊君序曰夫人之詩其麗則月中楊柳露下芙蓉其沉鬱則寒榮隱霄白雲不動琉璃硯匣瑤翮對其之鳳翔舞翠縷掩映徐家之名媛荊隱君夏璞公先生女也

虞山許太守夫人奕片霞有詩才其梨花雙蝶一詩世



先誦之詩曰如玉雙雙透珠幃鏡中斜見粉依稀西施舞罷春衫冷道蘊詩成柳絮飛影過香梁朝日滄夢醒巫峽片雲歸梨花深院無人到不是閑籠放雪衣太守名瑺字文玉夫人名綺

武進徐太守名可先夫人謝玉英名瑛詩名籍甚性簡遠厭膠不嬰世務太守之官後夫人竟斥其橐中數千金買青山庄居之時于橋上憑闌小立吟哦竟日其風味如此著有博依小草近留心禪理并詩亦不多作云

武林顧若璞黃少參名汝亨子婦也早年稱未亡人盛有



綺才所著倒月玉西樵曰似晦月軒稿行世中有舅姑墓誌銘及外行狀文章詳贍學者媿之孫女埈兒法名智生生而端麗能詩嘗撰小令記其宮詞一首曰長信宮中侍宴來玉顏偏映夜光杯銀箏彈罷霓裳曲又報西宮侍女催又咏雪一首霏霏玉屑點窗紗碎碎瓊瑤輭翠華乍可庭前陰柳絮不知何處認梅花清警殊甚顧性喜學佛歲癸巳病甚父母痛之女曰金鈴馬麥定業難逃大人獨不聞之乎且女特身痛耳心無所苦年十九夭又大人子嫓婦丁玉如字遴璧抗慨好大略常于酒間與論天下大事以屯田法爲根其言曰邊屯則忠戍婦官屯則悉客言鮮實事夫與子戮力經營備得金錢二十萬使當北關上書請淮南北閒田墾蔔數好義者出而助之則粟賤而餉足兵宿飽矣然後仍舉鹽筴名商田塞下則天下可平也其大言如此西樵昔言夫人賦月一集中多經濟學大丈夫經生所不能爲者其于婦丁繼母張名姒音才學與夫人相亞嘗作討逆闖李自成檄詞義激烈讀者如號易水歌嘗惜未之見也

劉夫人江西吉州劉忠烈公忠烈諱鐸揚州知府天啟時爲魏奄所殺女王撫軍子次諸婦也名淑幼穎甚能小詩甲申之變語其夫曰先忠烈與撫軍兩姓皆世祿吾恨非男子不能東見滄海君倩椎報韓然願與一旅從諸侯擊楚之弒義帝者遂建義旗適滇帥纘兵猜悍冠諸軍聞夫人名請



謁夫人闢壁門見之旦日報謁滇帥具牛酒于軍中高宴極歡然帥武人也陰挾兩端又醉語爭長語不遜夫人怒即於筵前按劍欲斬其頭帥環柱走一軍皆擐甲夫人擲劍笑曰殺一女子何用也索紙筆從容賦詩一首辭旨壯激帥悔且懼夫人曰妾不幸爲國難以至此然妾婦人也顧將軍好爲之遂跨馬馳去見吳農林史闕文補

長山劉節之名孔和青嶽相國名鴻訓之次子讀書懷大略慕陸渭南之爲人所著有日損堂詩數百首亦學放翁明末棄諸生從戎隸劉東平麾下其婦鄒平王氏女亦

善馳騎射南渡時節之與婦各將一軍婦號令之嚴過于節之每相見有孫權妹刀環風節之亦敬憚之後節之爲東平所戕王聞關北歸爲尼王吏部爲寺筆述其事如此

海鹽陳若蘭名麟端著閨詞一百首中有云垂柳依依綠影生芰荷亭上設棋枰局中彈出縱橫影笑問檀郎若個贏又云春閨三月養吳蠶南陌攀桑滿竹籃爲避行人回步急不知鬟上墮牙簪又云女伴相邀織綺羅織素手弄金梭晚來爭取紅牙尺較得工夫若个多又



云閨中喜作道家粧雲錦裁成綠羽裳學戴星冠簪日月侍兒羨絹鬢雙雙又云一自檀郎赴玉京殘燈挑盡淚盈盈黃昏又值芭蕉雨不管人愁滴到明如此吟詠去花莊夫人何遠若蘭詩集有綠窗閒詠一帙

康鄰字相雪直隸邢臺人黃更生內子也所著有臨風閣集其菩薩蠻詞有云徙倚聽疏鐘臨眠愁無價又玉樓春詞云羨顏自媿石邊花君心莫化花邊石其警句多如此戴燃脂集中西樵有贈更生詩云殿前筆札凌雲賦樓上鶯花織錦妻蓋紀康之能文也康又有小重山起句云春雨猶蕭杜宇愁倚憑鸞曉夢甦眉頭亦致語也

王吏部夫人張鄒平總憲文定公之孫亦擅詞賦西樵官萊子時嘗作寄內詩萊子淹留我共君滯人春月復秋雲迴檣幾夜頻搔首海國鐘聲已厭聞夫人屬和末二句曰海邊休恨還留滯猶喜離鴻得共聞後王官國博宦貧不能攜家每詠此未嘗不歎其有思也

陶令則名琰儀雲間陸進士名鳴珂夫人也有九日登高憶芳兒一詩云有意登高去遙看江水環長江連合浦何



日夜珠還見雄縣馬之驪詩防初集

吳中閨秀贈海陵宮婉蘭一詩曰雲鬟偏宜試晚妝石床苔潤恰新涼探蘭愛向花前立贏得羅衣滿袖香婉蘭宮進士名偉鄴女歸余友言無寒名寶曲室唱酬才情朗暢伉儷之篤亞于埧篪矣媿蘭尤工畫墨梅雪葉風枝翛然有傲寒瑤臺之思

仁和俞瑣英名桂詩文纔一十六篇才思顧清綺而遇合坎壈年二十而夭其擬義山無題云才唱驪歌日漸曛牽裳官道淚紛紛紅英陌上花無主錦翼雲中鴈斷羣



玉鏡幾時還照影金爐從此罷燒熏聞知天上無離別願得相攜駐白雲江南古意云江南三月花柳香青春欲徂白日長杏梁陰陰燕新乳顏頭差池弄輕羽美人午起自結束曳髮垂髻手如玉春草滿園蝴蝶飛金梭少年他日歸中秋云玉鏡澄青漢金波蕩碧流桂枝應欲謝窈倚最高樓錢塘毛先舒有閨俞瑣英集詩云朱玉真愁容江淹本恨人何當誦遙稿甫髻又添新

錢塘女子陸幺鳳十四而善吟嫁夫遊學於外陸頗愁思秋閨晚思三首云晚來疏雨過人頭風靜羅衣暖不



休漫拾亂紅題小字暗驚新句又悲秋湖烟漠漠晚啼鴉自掃楓香坐煮茶一帶芙蓉寒映水那知秋思屬兒家翠黛宜嚬不耐嚬病逢秋氣轉傷神空堂莫挂疏簾起黃菊丹花惱殺人見毛先舒詩族姝

嘉興黃皆令名媛介詩名噪甚恆以輕航載筆格詣吳越間余常見其僦居西冷段橋頭凭一小閣賣詩畫自活稍給便不肯作吳偉業題鴛湖閨詠四律有夫婿長楊須執戟之句想黃所適定楊氏也

閩玉錢唐人甲申之歲生十三年矣容貌端麗又有借年之覺父母從小絕珍憐之已父亡獨與母暨兄嫂同



宏光時徵選宋女誤爲賈棠儒所紿竟嫁其子曰令玉職褧炊嬰家稍暇令鋤泥蒔灌足去纏約頭如蓬葆面目黃黑衣服泥污玉悲甚仰天痛哭而作歌聞者莫不悲焉未幾死歌曰父生我兮中道以逝母煢煢兮門衰岸兄嫂雖與居兮恨我如目中之塵沙伊又遭此佻巧兮胡罪我之實多彼六禮之成己怨兮曾貞女之不從制要予以桑中兮夫豈其爲予之匹雙我獨有母兮癡思泣血我父而有知兮愁衝髮我兄摩挲兄之金兮骨肉相殘嫉易晚之兮笑言啞啞我忽憤氣兮如雲指漆室女以爲匹兮又告夫司命與湘君曰予不愛一死兮弗忍遺阿母之下世願死而有依恩兮爲凶之厲嗚呼哀哉我絕死兮魂獨歸去明告母兮幽訴我父倶我風夜兮胡爲遭此行露也從謂行多露兮寧我之污也亂曰嘉名爲玉父之命兮幽辱黃塚終保貞兮憂思悄悄淚淫淫兮紫此恐誣曰當心兮　王西樵



曰相其語意殆是女中之左徒徐淑蔡琰無其婿矣

辛卯冬宜興史孝廉名鑑宗北上道經淇水夜宿宜溝客舍見壁間有數行云馬足飛塵到鬢邊傷心羞整舊花鈿回頭難憶宮中事衰柳空垂起暮烟後又云妾廣陵人也從事西宮會不二載馬上琵琶逐塵長去愴悽賦此和淚濡毫促裝心亂語不成章時庚寅七夕後四日廣陵葉子眉識呼主者問之知爲宏光西宮也

王考功筆述云孫祉亭相公南征紀畧載女子趙雪華題李家莊壁三詩並有感寄不記其詞



鄒平西青羊店逆旅中有女子題壁者自署萬里女郎詩云獨抱寒衾憶夢眠第二句不記馬跡得得行何已歸鴈提提又近年蓋和唐人韻也亦宛轉可誦

又有題濟南東王舍莊壁者不記姓名詩云夢寄車塵馬足中依稀綺疏夜燈紅無媿對鶴鳴寒柳驚起愁心對曉風後小字旁注隨外北征作

鵰邱道上盧氏店中曾有女子于七夕題絕句壁上前一小序末署云天孫渡河之夕夢兒書夢兒蓋其名也詩後二句云惆悵佳期不復還有似銀瓶墜胥井餘不

復記憶矣數條予並載入朱鳥逸史中以供琅嬛詩故識于此

江都倪氏有鸝怨集其本序云內子爲閩中巨族依其舅氏于白門孟夏歸余一病不起客有善李少君術者爲余招內子魂叩生前事歷歷如響復作詩十數章本序後附懺詞云生于閩海長于西江又曰衣不曳地七襄錦織鴛鴦案可齊眉六禮書連鴻雁乃以兵戈萍散魂驚狼裏悲笳兼之骨肉花殘影落天涯甚角爰求媒妁締此姻緣纔咏關雎忽嗟瘖馬前踹腸之一日鈿翠烟幽肸合巹之幾時爐香化燼又云二十五年之粉黛辛苦同休一十九日之牀帷沉疴不起（氏詩有云已作蘼蕪蹤恨草莫看茵苔並頭蓮）

柴貞儀（字如光）杭州人也能詩其咏羅巾絕句云拭去盈盈淚攜來冉冉香殷勤纏素手縷縷似愁腸亦極有思致

通州陳契（字無垢）幼博學詩文絕工著有綉佛齋集常作閨怨五言詩有夢去不關愁曉來心自惡之句從叔文起（名宏）見之極形嗟賞（月詠妹有寄于內子數絕句一云碎管嗟成字字珠才高皇甫並三都寄言小妹嫻游市莫采江南護大蘇又云院櫳介金又借詩千秋能叔即名師枯腸索句懶非鄰聊當梅花寄遠思蓋姊有笏蕙集即余作序）

秣陵周羽步（名瑱一字瑯卿）詩才清俊作人蕭散不以世務經懷傀俄有名士態生平尤長七言絕句居如皋冒先生深翠山房八閣月嗟咏頗多如贈范洛仙云黯淡消魂獨倚樓登山臨水又逢秋擔前垂柳絲千尺只繫柔腸不繫舟蘇貞仙云一架薔薇滿袖香同行誰不羨紅妝生平最愛清幽事肯惜淩波遶曲廊又寄懷洛仙云蕭騷越客獨淹留汗漫西風柳岸秋安得東風解我意好吹此恨到揚州此等語俱極似唐人截句也（又羽步贈吳湘逸詩云紫語花陰夜未央細聆音韻轉悠揚君今孝作吹簫侶儂願期爲雙鳳凰蓋有爲也）

虔苑吳蕊仙（名琪）才情新婉當其得意居然劉令嫻矣與飛卿著有此玉新聲集蕊仙尤好大略精繪染飛卿贈詩云箭上白雲朝入畫構前紅燭夜談兵蓋實錄也（黃皆令此玉新聲集序曰不意庚山房中而後復聞正始惜未能借江醴陵五色筆屈薛洪度十樣牋倩衛茂漪手書之載諸白閨觀閨閣耳）

吳湘逸儀真人亦官推官侍兒也一名叩叩蓋擷紫歛定情詩中語資性穎異好讀書文選杜詩一二遍即能覆誦年十九夭閨者惜之（松湖滿樓本集有吳邦相小傳附謂姊也家伯氏有同湘惠木歸庵看桃花二絕云林幽深杳怨聊淑小喬儂紅靈扉光病態若雲誰得見盡提飛起兩鴛鴦小闌湘中寺水鄉有人如玉共文房三五昔日應無此贏得幽情惱殺郎）

王繡君（名彤卿）通州人馬孝廉（名振飛）之妻也閨房唱和時以小幅行世風調綿整人甚稱之嘗見其一絕句云青草湖頭花正妍綠蘋汀畔水連天輕舟載得春多少無數飛紅到岸邊蓋咏舟前落花者筆情波娟與題頗稱云（又嘗見綉君一絕云春寒日日雨如絲草滿蘭亭水滿陂寄語東風須著意惜花人去未多時亦自成調自注綉君妹亦工詩余內子嘗以白紈乞二王楷書便覺瓊枝璧月爭映行間也）

西軒集（西軒淮南郎象賢所居軒名）載真江女子燈夕寄答一絕情怨迢迢耐人尋味詩曰荒樓何處忍吹簫寂寞燈前涕淚遙忽看病中書信至却傷今夜是元宵閨閣中有如許思理惜已軼其姓名原唱係襄陽年少所作有一行清淚了元宵之句辛楚欲絕亦不知誰家年少殊可惜也（王阮亭感事三章附錄于後少小愁多不自持綠床初綉合歡枝春風鏡上迴巾後夜雨燈前擁鬢時雙燕痕消翡翠減單衾香細鶺鴒知定情三五遙相憶誰倚繁紋解賦詩是漾橫波澄曉氣紅蘭窗戶柳垂條爲歡白石笙郎曲曾約黃金貯阿嬌消病正濃過上巳春愁難奈近花開那更迷香雲去楚水巫山萬里遙金鵑鴣鬟烏桕門外川春水記啼痕幾中錦字勞相憶射後香囊是舊恩縈約離忘松柏樹新居閶傍亭）

蘇郡春江花月千餘里悵望流光欲斷魂（又附錄郎象賢摘語爲起句一首夜雨燈前擁髻時上紅初引第三絃玉鈎壓壁重簾靜海燕雙棲夢遲十七雲鬟年最少一雙星鵲暫先知風流意極消魂處半近妝臺有所窺）

吳門家大僕（名庚生）示余以望遠閣乃十四歲女子所作霧鬢雲鬟翩施水墨真遺世獨立矣（錢塘陸圻望遠曲十四首今錄其三采罷蘼蕪望故夫頹姑仙子不曾孫屏間懸鏡青道上明月種白榆巢鶯乍飄連理帶定情玉合歡穡可憐深泊刀頭約坐看天街夜月孤雙喻玉筯淫羅巾爲結相於訪故人自是日中生石闕何搖腹內轉車輪儂問梧子心難變郎北連花貌侍倫何事小姑偏獨處詩簫鼓夜迎神皓腕輕羅驗守宮織纖手爪似春葱常將小婦誇中婦不疑賢雄是故嫌九階滿浮金鑿落兩鬟真怯玉玲瓏何妨深鎖青苔徑說與昭陽絕不同）

蘇州李翰林（名長祥崇禎癸未進士官庶吉士）亂後僑居金陵娶姚夫人善丹青得北宋人筆意曾爲雲間董大（名黃）母夫人畫一粉箋烟巒離離深秀不可言香奩畫手中逸品第一（或曰夫人又工畫仕女圖）

江西康孝廉（名范生）夫人亦金陵女也工畫竹最似管夫人手法孝廉頗矜重之嘗以一扇貽余綠篠明玕便覺白日欲縛（王考功曰朱遠山夫人文江集有和康夫人寄外詞似又不僅楷繪事也）

江陰女子周淑禧處士周榮起女也工畫花鳥在徐熙黃荃間好事者爭以餅金購之（同時又有宜興盧丹菁畫美人每作一圖皆婦爲之點睛云）

海昌女子李因字今是庵作水墨花鳥幽淡欲絕王吏部嘗題其芙蓉鴛鴦畫云寒入金塘花葉孤非烟非雨態模糊姚家女子丹青絕寫作芙蓉匹鳥圖姚月華小傳嘗作芙蓉匹鳥也李是菴葛光祿徵奇夫人著有竹笑軒集又以節著

秦淮宋蕙湘教坊女也被北兵掠去題詩郵壁悽然有去國離家之痛焉（詩凡四首猶記其一云風動江聲羯鼓催降旗飄颺鳳城開君王下殿將）

葬死，絕代紅顏馬上來。（王西樵曰絕代一作薄命）

秣陵崔秀玉父吳門老教授家貧僦居鷄鳴埭下常日授秀玉書史無不明曉著有耽佳閣詩集一卷如咏杜鵑花句云恰喜花名似鳥名絕可想（丹陽賀宿述）

蘩明弟（名玉瑩）自北歸以郵亭女子一詩示予予爲憮然詩曰凌波卻卻換宮鞋女作男妝實可嗟扶上高鞍愁不穩淚痕多似馬蹄沙黃流人羈子過之繫念矣（詩有自序云乙酉六月一日過雍實林莊傍徨無地灑淚而書以爲異日訪尋之具歲十七歲女子張氏淚筆書于方順橋店中）

耕塢老人爲余言予壬寅過鄭州見驛亭有姑蘇女史芳芸詩猶記其末句云銀釭燒盡心還熱畫鼓金針月已西最爲清麗其全首錄藏敝篋曾栞似映然子即采人名媛詩緯王考功所載亦余言之也予聞人亦有和韻

乙酉澄江之變士子黃姓者妻秦氏被擄不屈過金山題詩壁上末二句曰蒲團夜坐三更月懺悔今生未了緣明日投屋頹兵尖復甦適遇乳母夫過攜歸復合

劉阿李者李氏字小鳳長干里人也其父母故貧幼鬻于耿進士璋光家耿罷平陵之難自妻姚朱以外隨死者凡四人小鳳法當入官蘭陵劉生拊金贖之左右其事者則馬大將軍之力爲多（將軍名尤昌吳東人大將軍天兵南下因東身來歸古故將之裔則末爲然南嘉之賜田宅金帛有差戚諸侯同秩天子）聞者義焉與小鳳同時入官者一曰雙壽後代小鳳進入掖庭一曰服益則年最少後不知所終云鄒祗謨有傳（新城王士正詩曰天涯芳草影氤氳擁髻燈前感少君共道朱家輕一諾非因蕭寺識雙文定情欲賦明璫贈心字初濃斗帳垂雲鬢芳前關上去還如瀟穗識香雲花枝似玉映紅顏曉鏡明燈幾寸山小閣春濃香藏蝶後空蝶拂玉交閨佳容剪枕衾生咏自貢清淺處女還卷畫樓壺烟月夜劉郎應不憶人間）

李姬（名香）秣陵教坊女也母曰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千金立盡姬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尤亟稱之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琵琶得其音節然不輕發也嘗一日者故開府田仰以金三百鍰邀姬一見開府向鬼事魏閹者又姬嘗以他事獲罪阮懷寧至是嘲然歎曰田公寧異于阮公乎峻卻之卒不往（姬與歸德侯方域善曾以身許方域設誓最苦旣辭今尚存湖海樓儷稿中又方域與陳處士小札曰昨城歸來有人備關私語謂足下與城至契旣如此衆必在河亭展望冀月暮墨薩少中夙諸不意足下謗李君褒作薄傳十卯也然則一夜彷徨失卻十年相知羅袖拂衣又謗信此塵週乎城一朝前負受德答太過之嫌然有意外之逢此即至誠之報也足下表章自是不藏善之美其實天王明聖不介而學遭際如此臣願畢矣今日雅集亟欲過談而香姬盛怒足下謂昨日乗其作王而私議十郎堅不可解則城雖欲過從與人臣無私交之義求有當也藏此言解姬生平風調爾爾）

松陵吳氏（名銀）與鄰邑王生以才藝相昵後事露庭鞫氏被所供狀洒洒數千言廟露致語一時爭傳誦焉多辭不載（中有云昔淡君卓文雅綺素而奔相如漢皇弗禁紅拂張姬着紫衣而歸李靖楊相不追古有是事今亦空然益放誕于閨房寄情狂于蜂黛矣）

陸姬孟珠或曰蓼城大家女也曾爲侯門寵伎侯栽于法姬邑邑不得志流落江湖間慘然擁髻有東京夢華想製詩一卷自名紅袖道人（漢金人賦姬詩二首云曉西圍東閣己成灰莫嫌烏爪麻姑少曾見滄桑幾度來剩水殘山花信稀瑣聰鸚鵡舊巢非儂家十二珠簾外可有尋常燕子飛）

穎冰劉公戢比部（比部名體仁）寄王推官家集數種中有賢媛詩三卷一名雲錦樓詩係進士劉楷妻李氏著李氏中丞某女孫一名紉蘭軒詩進士劉佐清女著一名寶田堂詩秀才劉振女俱可誦孜穎風流卯金爲最李威諸有天人之舉矣（此係西樵筆述并注雲錦樓偶成一絕曰花前閒步影蜉蝣色初晴小院黯乃試金釵移日影闌干獨處拈紅線紉蘭軒針月一首曰宿雨夕方收雲開天氣清星河仍欲靜涼月復來迎簾捲花初好螢飛火自明虛欄移徙久新茗摘新茶又攬枝起句曰竹實方成筍朱櫻已及時寶田堂雪夜起句曰雪飛忽滿徑入夜白成天）

臨邑邢慈子（名侗太僕）先生之妹善畫觀音大士莊嚴妙麗用筆如玉臺風鬟春日游絲（慈淨適武定馬方伯夫人馬夫人雅工詩文著有非非草蘭雪齋集二種僅宗伯選入列朝詩集者非其甘製也從馬中丞于官大人拱極還迎中作然送別一書如筆爲古有班惠姬之風予在萊海時于劉均孫光先家見夫人答劉一書詞極雅健又于張海家見其研銘二首亦皆有致又工書酷類太僕刻之寶集帖婦人筆蹟見于金石者房瑗妻高而外殆不多有然詞章不少見則夫人兼長爲尤難矣）

余嘗遊宿遷北司峪山有石刻女郎湯文玉遊山詩云山雨初晴洗佛螺春風幾處揭青莎朵香不倦溪邊路多少飛紅趁轆羅詞極新倩然與他游詩雜書一石蓋他人爲刻之非其自書也

女子琅玕濟南德州人也曾有句云自憐身似楊花願向天涯情死字數不多讀之居然悵惘（琅玕題德州旅舍一序二詩序云妾家齊右歡是吳儂王村其人紅葉贈我既見君子信綠綺之可媒我思古人願作友生久要今命好緣背侯來生若斯離多聚少弟只爲人賤歇馬踏來剛千夜老貧窮所用之彩雲飛去向天邊莽此利從茲去矣孤短句用示情痂小詩一云何須押衞妙手五更度香設譜窈寄女子傳小名唤作琅玕二云昨宵紅拂深閨今日高唐去矣後二句則所謂其他女子不持準覺人亦復奇）

王菊枝工小詩侍令孫甚廣東程內史（名可則）爲余說徇可謂珠璣之絕調矣（粵中女生號珠數莿枝有絕句一首記其末句云與伍家阿一般聽語甚偕令選家或改作伍家兩一般聽夜雨甚矣）

無錫顧文婉自號避秦人詩詞極多懾與王仲英相唱和詞見倚聲右集（文婉浣溪紗云風雨妨春苦不覺開懶一身扶不起愁痕爲點鏡慵看且垢妝新寒早春寒新云倚坐無聊對偏偏關想鈎字備花葉夕陽西去轉凄然掩淚依稀照閣暈憔簾私語夜夜宵此時試問阿誰情又云曉日微妝上翠樓惱人春色倩枝頭翔鸞風細萬銀鈎落子未歸寒惻惻梅花初卷非愁悠悠重門深鎖一天愁）

長沙女子王素音爲亂兵所得題詩古驛有云可憐魂

魂無歸處應向枝頭化杜鵑見者莫不憐之王阮亭有咸字衣蘭花云寧愁滿眼日將長抄秋色亞潮竹湘花壓斷南雲是妾家腸斷帝空歸魂化杜鵑無氣力鄉思雜哉楚女樓空楚雨來蓋爲素音作也

乙未歲阿貽偕全邑傳侍御辰北上至白溝河頓此郎中見壁間有和素音詩者覓原題不得以問居停指墻邊積木堆五六尺許云在此中堵舜上時方隆冬阿貽與侍御亟欲讀素音詩乃飭從奴其運木及半而詩盡出侍御執炬阿貽呵凍離筆錄詩竟其讀讀已復各爲和章書之壁書竟乃命酒劇飲如覺手腕欲僵各大笑相顧謂癡絕也此事亦極可傳余後至此郎亦和韻末



有也學低頭拜杜鵑之句素音原詩共三絕前有小序是儷語凡二百許字其精麗可與琅玕女子相敵載余燃脂集中自劉比部以後其人係俱係西樵先生筆述并注以下俱係湘海樓自撰并注

江西李侍郎名元鼎字梅山與夫人朱中楣有文江唱酬一集盛行于世常熟錢謙益文江集序有云珊瑚筆格緣流之瞽交輝所瑠璃書鐙雲母之屏雙擘花牋詩戶每刻燭以分題燕乳新藏或據書而徵事又云騁軒文驕鑾玉馬以北朝叢萬物衣冠角巾而東下木精蒸蟆蟆日禁香雲母蓮花千年辟蠹若散通見概但對孺人子美儒旅長隨妻子

湯畹生名炎敢長洲人適休寧吳㑹工詩善奕年三十六



天其莫春南樓子云天氣微陰乍雨還晴又微陰時候困人三月也清明時買韶光柳醉金杯酒悉閒吟衰貧春庭門草心院花黃昏簾幙靜深深獨坐掩門又起更王西樵爲予言畹生詞佳者最多予錄二十餘篇燃脂集中

范嬌珠休寧人范眉生名良妹詩才與兄相稱述母一詩曰獨眠不禁冷風呼權移梨花滿地鋪可奈壻亡西女在那堪兒死更孫無枕前有夢誰人伴燈下無言已淚枯不是彼蒼昏昧久如何伯道暮年孤詩語絕痛又旅夜絕句曰殘燈明滅亂蟲啼展轉鄉心月漸低夢對家人纔欲語雞聲依舊到窻西淒淒楚楚可念也詩名繡



蝕草紅豆老人爲之序

周明娛名䌊莆田人諸生陳承績妻也生平褻讀所見不多會覽其尺牘一卷清潛邈秀映尤爲玉臺之名構矣與仲嫂書云感念化者欲爲陳立傳以之才之美無子無年摒管乖毫慷閒猿哭是以頁端而未就當續成之敢不誠于陳郎又云三國志經嫂所點定庚鷹翦其賸辭但不解于古人何所厚薄只覺此心爲劉與外一書曰離騷之所以妙者在亂辭無緒緒益亂則憂益深所寄益遠古人亦不能自明讀者當危坐誠正以求然後



知其卓然一出于正郎不得以與夔高深奇之也又云林嫂松石圖已見蔑集之志欽其至性以一絕風之嘗首奕亦不敢展玩恐風雨悲鳴也仲嫂能定三國志林嫂能作松石圖新婦俱於此不凡惜俱逸其姓氏見尺牘新抄王西樵曰周詩名叢綉集凡百餘首是宗貴訖若亦有一二可錄小札名十七帖語語清脩鮮燭臉集中

甲申之難賊入後宮有宮人費氏者爲賊所獲將污之氏紿賊曰身是長公主也賊聾誼敢脅賊舍之房無何侯賊沉湎後挾匕首立斷賊首遂自殺南昌陳弘緒詩云衛天截盜棄金與令元數化錄林履新袍日角不知爲鳴鵶飛向前呼圖營去盡感喚走踪點風沙掩陽烏玉鏡暉銷散



如雨紅飛樹樹中迴首家城女明光紥巧手丹青不能圖英雄豈井井水涸銀牀不覆誘翡翠鴛鴦覆羽堂寧殺出共惜花開鋤色磚妹生妙封獻嗚賊爾舞是家禰公生躬負義何放狠能德後主遺聞蘇汝徙渠雕侯蕤恕非是儂向帳房于思胡身識七首口佯許錄衣醉倒樂無恩輪煥及立刺門恨亂殘香被我仇既報我安但七尺應須傳與湖談笑自睹鑄錦燦鬢髮不愛黃陵污盈延壯少卿賊戮幾頭男兒纖劍者寒姆哭拜拔香影三十六宮春草枯

錢塘女子吳柏字柏舟未嫁而夫卒柏衰麻往哭遂不歸母家苦節十餘年遘疾而歿所著有柏舟集數卷詩極鍛鍊詞尤宮而長調頁絕工不減徐夫人湘蘋也古文尺牘在明媛之上眞奇女子矣



洞庭女子遭亂自投漢陽江流至壽昌士人憫而瘞之獲寸帛于裙衣油楮密固展視爲絕句十首聞者爭傳誦焉詩有云征帆又說過雙姑掩淚聲聲泣夜烏葬入江魚沉底後不留青塚在單于結髻愁逢運格端好詎在班婕好下令千古以下王嬙蔡琰花蕊夫人流覽讀之寧不愧赧欲死哉錄其詩四首生小伶仃畫閣時詩書曾托母兒師轉聲夜夜悲何急猶記挑燈讀楚辭當年闖閣惜如珍何事漂泊遠水濱報與雙親休悵戀人江原是女兒身生年猶未過笄死後狂瀾救不齊河伯有情憐薄命東流爲遠洞庭西照影江干不勝悲永辭鸞鏡斂雙眉朱門空許成秦晉死後相逢總未知耕塢老人云女姓藺名玉眞戊曰湘潭人戊日卯孕邑人以人水無月餘尚能湧流之埋然玩其句有雙姑語文似從下江而上者



王十一爲余說林四娘事幽窈而屑瑟蓋搜神酉陽之亞也四娘自言故衡邸宮人王太史有林四娘歌首載一小序序云晉江陳君寶鑰分臬青州人署之夜坐上忽聞纂作空中環璐鳴殿勞如貴人繫從至則炬燈輝煌杯饌羅列賓客雜沓于堂上俄傳呼奔走于堂下晉役大駭走白陳君君固已心異矣因率衛卒呵禁之不止挾弓矢撲前射之不止持蠱大炮擊之復不止越數日陳方寶歲坐小齋而風雨聲有自遠至齋中窸窣如人行雜少頃覺小寒儼人昭曰林四娘侍兒青兒啟事娘子願謁使君陳情恍未答而美人燃侍至兵頁偉雪錦發花映術蝶自啟紆紅半紵袷以前向陳而拜拜畢就坐徐徐啓曰集金陵林四娘也幼給事衡王巾遺仙去今皆還舊宮見殿閣跌于有詩花竹倫于木黍某故有宮中傍偕話舊情深停車無所敢假片席于使君之堂



某固無能有德于使君然亦非有苦于使君今與使君爲方外交可乎某有小酒食願同醉能及從者儀行有薄倖事深訝焉陳且畏且畏然度無可如何遂行從及下箸則珍肴也引杯則良醞也從者觀其精則朱提青蚨也如約稍定後則夜分必來更闌即去數入內與陳夫人姬媵縛交若娣姒然陳之客過燭者成請得賴見無不歎好即席酬和落紙如飛詞中悲鳴故苑離鴻之鶴之音爲多嗚咽此詩者耶又謂男女無以身本上流妝從吳普秀髻鬢饕如遠烟霧以簇餘以珠璧娥身藥手腎足繡翠靴錦繡雙環緊緊利劍冷然如瑣娘紅線一流也東兒青兒皆殊麗恆侍左右人亦無敢調者居二月一夕別陳君欲去且以青兒爲托把酒賦詩陳嬪悵別身婚姻深蹤影頓絕青兒後一二來久亦不至矣興萬會記其一詩云玉墻小立盡蛾蓬黃昏月暎香剗綠金床玉几不歸來空悵人間可哀也

閻素華字雲衣以長板橋人事宛陵唐內史名允甲或稱

其羅羅癡秀孤情絕照緲有林下風宣城[illegible]爲立傳傳畧曰唐先生宮中秘七歲何爲王人所屏逐令人至與牛衣時相發嘗如晦昔自是不復居國門歸而投駕屏絀故居耳又時時有勝之者游嶽綿于道屬象相局無弗屑匿者唐先生此令人曰嗟嗟盡夫諸令人對日景者姿不以令貧故不樂事公安別離之危則逝之失事人省禮且葬嗣者流除閒關安所措足死即死耳已事卒定爲唐先生友者罔不以令人能執義云

周姬字寶鐙江夏女子也湘楚中人傳其事神纖婀娜好如佚女性傲給知書歸漢陽李生生名以篤字雲田生固慕姬既得當姬則益大喜過望也然家先有大婦在姬有無間恒有楚色李生愛客遊常攜姬淺斟數幅



以示友人人無不色飛者生篋中有擬姬自寫坐月浣花圖雙鬟如霧烘染欲絕圖尾有小篆二一曰絡隱或曰姬又字絡隱云華以寧周姬傳云姬江夏府某女也集官山東按察使僉事湯閩辨崎節死姬哀之作悼憾之賦其畧曰偕江流之浩浩兮吊臟衡與偕平後填江而不溢兮何以抒其懷發草參差而並生兮孰辨其爲杜蘅馬之之嚶咿亦終有所謂兮兩人魂相知其情賦長陰不錯誼之如恐二三閭大夫姊婁吟也樊有柔傳云寶鐙年十九所至羅護自嚴匿人得窺見寶鐙蓋天人也寶鐙有女妹文貞顧有王玉暎詩云天子南歸後承夜遊名媛步小附余居弱蘭芳玉現海桑夫靡歆竹葉易剿錦處附尋時時動鍁扇芰荷綠鬢嬰天真寫素綃眠紫謝女匡織錦蘇娘彥僎是小家女長令仙人見注目倚鏡閑內風當方便所得一一方心豹的花容綠又有開外求將香子將歸一律云茶花嫌蓮府發殘小閒身如生第徵不定除晴天欲憐何方燕雀曉知歸王孫歲歲攜芳草傳女朝朝倚繡幃見說猿肩人且近湘山如畫未應稀





婦人集補

如臯冒丹書青若著

秣陵丁雄飛字菡生婦卜氏名素字四香婉孌柔惠歸丁以後每每有憂生之嗟常讀奮小玉及小青傳淚簌簌如雨性穎悟雄飛在燕都得四香手書皆中念字俱少一畫始悟念字从人從二心中去一畫殊見用意也年三十夭雄飛悼之作家人緒語錄云不亂取予香不淫色體香不妄語口香不嫉害心香命字四香以此

清河丁氏潘尊貴妻也幼有劉三娘之目能詩歌其舟泊蕪城云流離一孤舟魂黯蕪城路不見折殘花催闥悲玉樹二十字中乃使人易然悽惘見潘尊詩又山陽蘭氏亦能詩嘗有絕句云花落紅亂燕雙飛鶯水香泥春獨歸爲憶金釵擲上夜琵琶度月下簾幃

麗貂芳名蕙吳江吳聞瑋名綺婦有紫藤花下分賦一詩詩曰年來愁病強支離也向花前醉酒卮綉閣關尊同北海金釵雅集勝南皮錦箋夜月千層浪紫玉春風萬縷絲何事今宵稱絕勝筵前遍觀總能詩見鼓吹新編陽羨陳先生日緣芳曾丁衍波繼上書春詞一首詩云春深詩句滿經雨小字紅箋手自織摒起有情疑好夢愁來無力懶尋彩紫花滿樹空教謝芳菜盈庭未忍芟蕩子天涯歸未得雙函噴發蒸晚晴詩絕佳字畫亦極明秀



女冠能隱俗姓夏氏華亭人也嘗因六姊孫儷纔沒于丁亥家難爲賦一詩云憶昔于歸稅綺叢郎家聲譽擅江東蕭蕭自叶房中樂散朗仍歸林下風日煖晝樓形管麗春深珠箔霧蘭通紛雲散後空憑吊野哭荒郊恨幾重又閨思一律云碧天明月影遲遲翠袖輕寒香霧滋海內風塵勞客夢江東羅綺擅文辭頻驚桂棹迴前渚時整花鈿立小墀午夜明燈猶未寢魚箋珍玩感婚詩詩句清綺豈獨君家大家一賦獨擅才子耶又有王氏道元首亦女冠也陳留人其禪坐書懷一律最流麗詩云碧雲靜鎖梵王宮猶似明霞拱禁中玉樹將枝歸淨業內家新調擬宗風三千里外賜埸析十二年前淚暗紅欲將無生何處是禪燈移照鏡臺空清句如此可謂女中慧休矣王考功曰孔稚在京師納一小姬姓宋貌絕婉麗一日于几上寫明月兩字孔稚閒書此云何姬笑不答孔稚作爲手言之余爲賦一絕云雙眼學書指初擡偷觀紅毫小字佳應難識新何好願隨明月入君懷孔稚特示姬姬復爲一笑末七字明遠句也又東將夫人能爲小詞其如夢令一闋頗爲人所傳誦全錄人燕脂集中不記其詞矣又云東昌有尼名泉王亦有詞句劉司李孔植名楷爲余道之



張氏湖廣黃岡爲林鎮人工詩詞先是巳字某父忽以他故悔將改字富商女聞之泣曰爾毙何在遂至此乎引刀自刎死衣帶中有詩云搖落林居風日清黃花白露容心驚頗問洵美非吾土却憶當年散再生隱几芳魂飛海嶼捲簾秋色滿山城年年轉換俱塵迹戾事猶牽世上名啓王野峯曰張氏類得道儀不以前著亦當以才顯矣雖然與其爲班姬蔡琰爲若爲共美叔姬之光爲乎

吳琹琹字青姑蘇人錢進士名位坤姬也兒年十七亦美豐姿善音律能爲大小李將軍書倩妹設色鮮妍遠過其兄兄嘗師朱文甫朱書冠當時每稱若妹殊勝阿大也琹琹書技蓍蓍李夫人簫史圖孫夫人放鴿圖錢位坤曼琹小傳曰壬午八月與望琹琹子歸時請爲晨演晡星夜落若虛若近縹緲可念也

王賓娘湖廣黃岡人七歲能誦唐人絕句千首十歲能

屬文十五博通經史家人以女博士呼之後因所天不偶心恆侘傺詩文諸稿都不以示人也黃媛王貞定（名進驗丁丑進士）女

女道士曹素侯姑蘇人曾有一詩云梧桐一葉早經秋鶴夢醒人塵夢收情逐綺雲飄玉宇心隨碧露蕩銀鉤浪遊清院難消日偷上層樓未散愁空憶舊時衣帶緩不勝遙夜淚痕流據此才思或亦魚元機一流

張一娘吳東張太史（名溥）長女太史無子遺書數萬卷盡歸一孃自十三經以及二十一史無不淹貫文擬左國





詩法漢魏尤喜臨十三行人以為徽之復生適同邑吳綿祖（陳黃門子龍稱太史詩曰若從此日論天道應有傳靜觚小同後太史遺腹又生一女言之三歎）

王兆淑（字仙琬）通州人有和秋柳詩云春來眉展試羅衣過眼繁華今又非吳苑笙歌愁月盡隋隄花草怨人稀風吹荒岸流螢墜葉落村墟黃蝶飛片影涼光秋欲滴貲心如夢肯相違夕陽疎影使人憐殘恨西風冷碧烟彭澤樂孤初濃帽秦川罷織欲纏綿營中畫角思歸日馬上章臺憶別年最是悲涼成九辨鷓雞啁哳寂寥邊二詩殊濯濯有致

勝朝彤史拾遺記

毛奇齡錄



南滙　吳省蘭　泉之輯
江寧　胡　鐘　山音校

# 勝朝彤史拾遺記

毛奇齡錄（作撰已見）

彤史者後宮女官名也其制選良家女子之知書者充之使之記宮闈起居及內庭燕褻之事用示勸戒而禆其書不外傳予幼時得先子石門府君授所藏宮闈記一卷自洪武至崇禎凡十三朝可謂小備與所闕亦無幾第載事未確其文不雅馴予承乏爲史官值修明史嘗闕題起草得順成弘正四朝后妃列傳因歷採中祕以爲必有與聞時事可補訛畧而遍搜史宬但得詳冊封年時及后妃崩薨喪葬諸禮節而他無所有乃不得已仍取外史所記與前後稍不謬者覈成應之而拾其餘賸歸而雜之先子之所藏復爲其編大抵事取可驗辭閑勿備謂之拾遺既無彤史稱彤史者曰非史官之正史焉

太祖洪武孝慈高皇后馬氏宿州徐王馬公女也馬之先有宋太保黙者家于宿之新豐里（一作閔子鄉新豐里）數傳及公以貲豪里中喜施而貧元至順間其母鄭媼生后卒公殺人避讐投所好友定遠郭子興以后託焉會江淮亂子興起兵據濠州太祖在軍中子興與妻張氏奇太祖力勸子興妻太祖以后曰是人有異相非常當籍此收之且馬公不可負也子興以爲然遂贅太祖于其家獨子興子三與太祖不相能數構太祖間以他事幽太祖別室絕日食后竊懷餅餌之値蒸餅纔熟后乘熱竊其一懷之爇乳傷乳爲之糜幸張氏憐后意以言解之時諸軍四出多鹵獻獨太祖無有子興怒后竊釧張氏蛇轉且以裝飾爲子興子興置不問后善承人意而知書稱女紅太祖毎出軍一切軍狀皆屬后籍簿井井



雖擾攘時詢之不少遺戰創給諸校妻縫綴衣補以備不給至太祖渡江后多智恐元兵躡其後必倒陷不侯太祖命急率諸校妻遊太平止繁昌陽迎家而元兵果掘渡如后慮后遂予迎家朱長子爲時先渡接擄戮無虞日后時時贊太祖毋嗜殺太祖曰定天下在得人心人心者天下之不也又曰用兵爲能不殺人但不嗜殺人則殺亦罕也太祖深然之洪武元年上即皇帝位冊后既冊謁奉往曰昔光武受命眷國恩辨浩麥飯以勞嫣異唐德長孫后以其能周旋于隱太子構閥之間今皇后同朕起布衣閱艱難悉每不懈灼肌髓觀餅食飼朕此不止麥飯也至郭氏猜嫌幾罹阨湖后卒能委方彌縫以脫朕于難其與長孫之周旋險易何等諸曰要者齊也又曰家貧思賢妻非后德齊一安有今日其毋以貧賤忘貧賤哉羣臣呼萬歲旣而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不忘妾妾願陛下尤不忘羣臣百姓乃追封馬公爲徐王鄭媼爲夫人以無嗣且不得公塚死所乃祭衰冕衣冢戶立廟新豐里后歲時饗祀哀焉請立嗣人者劉女史后令說古今賢后事至竇太后后曰黃老者何教而太后好之曰黃老者清靜無所爲不必爲仁義而民孝慈是其教也后曰孝



慈節仁義也世有合仁義爲孝慈者發左右諸嬪有以明德馬后比后者后曰吾妾所及之亦放之耳第后性本儉嘗命練故織爲衾衢以賜貧民縑裁餘綺屬及織工治絲有荒纇者纂纂爲衣帔以賜諸王公主身御澣濯久敝不即易曰此弋綈遺法也周王之國遣慈母江貴妃從（一作孫貴妃）賜以己所御紕衣一杖一曰王有過則披衣杖之即遺馳以聞歲畱六宮皆蔬食請上賑卹上許之后曰儲備之不先以致有此夫賑以卹其後不如儲之備于先爲有要也上深然其言上意氣豪恣威福多不測后順事承指毎從容開導其所補救有爲外庭所未悉者先是參軍郭景祥總制和州或言景祥子不孝嘗持槊逐景祥上曰若此當誅之后從容曰妾聞景祥止一子獨子者必驕情也然亦安至是且陛下殺一人而遂至絕人之後此非細也毋亦廉而後殺之及廉之果不實上曰微后言幾誤斬郭氏祀矣李文忠守嚴州上聽楊憲言欲召改爲揚州守后曰文忠賢其行信于人改則失人心且嚴方壓境守將未易動也上然之文忠遂克杭州春坊李希顏爲諸王授經擊王額以啓上怒甚后解之曰幾有使製錦而惡其翦者夫曲謹婦寺之愛也而以責師傅可乎宋濂以學士歸里坐孫雖



被逮將刑后念其有師傅功急進曰宋學士家居豈知情者妾聞里塾延一師尚終身敬禮之況官家乎上曰此非汝所知也會后侍上食撤匕向鋤覷潛然而卻上問故后曰妾爲宋學士之刑而欲爲諸兒服心喪也上即投箸起明日赦濂改安置茂州吳興民沈秀貲富侔國嘗爲上犒軍而築都城三之一上忌欲誅之后諫曰妾聞法也者所以誅不法也非所以誅不祥民富侔國民自不祥爾夫不祥之民天實有之於國法何預焉乃釋秀戍雲南嘗令死囚築都城贖刑后曰以役贖死仁也然以久瘵之囚而重之力役得徵仍以役死乎上爲

罷其役釋之后慈愛性成而又持大體嘗曰施恩必使遍然推之有差等也今民間衆庶困多艱難獨念京朝官去井里挈妻子僮僕奔走事上而俸入有限反多備辦菜蔬之謂何乃勸帝厚日給別賜諸賚錢且請太學生之儲妻室者

必親飪貴猶自主饋事近臣及奏事官朝罷必會食后每取嘗之即不肯必爲上言責光祿則至御饍日上后必省視宮人請自重后曰事夫親饋食禮也且上性嚴急萬一偶失飪者得承之汝輩堪此耶他日羹寒上翻羹汚后衣后令婦再進供無所貰上益怒宮人后亦怒



令付宮正司治罪上稍解問后曰不自責付宮正何也后曰妾聞賞罰惟公足以服人故明主不以喜怒加刑蓋當陛下怒時恐有偏重付宮正則酌之矣即陛下論罪人亦有司者治之耳上曰爾怒何也后曰妾之怒所以解陛下怒也后初知書及貴益好學嘗爲上曰法屢更必弊法弊則姦生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生上曰至哉言也命女史書之冊嘗得元寶玉至陳于廷后謂之曰元有是何以失之意者此非寶與上曰朕知之矣后多學必謂珠玉非寶惟賢爲寶也后拜曰如陛下言

洪武十五年八月后疾羣臣請禱醫后曰生死命也禱醫何益且醫一不效或致誅醫是重吾過也上問有言乎曰陛下與妾起布衣藉陛下神聖得貴爲母后足矣復何言所願言者惟陛下求賢人納諫諍而已是月丙戌崩年五十一上悲慟終身不再立后九月葬孝陵逾年宮人思之作歌曰我后聖慈化行家邦撫我育我懷德難忘懷德難忘于萬斯年毖彼下泉悠悠蒼天后生懿文太子樉秦王棡晉王棣成祖文皇帝周王橚寧國安慶兩公主初謚曰孝慈皇后永樂元年上尊謚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嘉靖十七年復



上尊謚曰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初后生成祖有龍見于寢嘗夢徵時野燒遍城皆紅光追之成祖門馬難扶后執箭賊見成祖皆避去后以故鍾愛之然勿言所夢及上既太子柔弱

夢告仍戒勿洩而其後卒有靖難之事

貴妃孫氏陳州人父和卿以仕元官妻晁氏至常州家焉元末兵亂妃父母相繼死獨長兄瑛有材幹蕭家遊游久未歸妃年十三隨其次兄璠避兵江都將以次北還而江都城陷璠又死元帥馬世熊妻得妃育爲女年十八未字也上求有容德者納宮中人或以妃告及按果然遂納之妃敏慧端麗而嫻禮法言動皆中矩高后嘗謂上曰古賢女也妃病無外家聞一請上求兄瑛所在久之得瑛官參省上即位冊貴妃位冠諸妃上妃佐高后相六宮事高后以慈妃以法皆相濟得治洪武七年九月癸未（一作庚寅）薨年三十二上震悼賜謚成穆妃無子祇生四女上命周王橚主其喪服慈母三年皇太子諸王皆期并敕詞臣撰孝慈錄凡庶子爲生母服三年衆子爲庶母皆期推妃恩也時命有司營厝於朝陽門外褚岡之原賜兄瑛田租以供歲祀而其後祔高后陵

郭寧妃臨淮郭山甫女也山甫善相人上龍潛時嘗游



臨淮過山甫家山甫自外至見上大驚急呼內治饌治畢夫婦捧匕箸侍上飲笑語甚歡中酒闔外戶跽曰公非常人也自愛嘗言鍾離有王者氣當在公矣上去山甫謂諸子若曹皆田舍郎爾而有封侯之相者初疑之今始知以是也乃遣其二子從渡江而親飾妃納乙室侍孝慈皇后行閣洪武三年封寧妃孝慈崩妃攝六宮事妃生一子名樞封郢王上甚念山甫及妃追而山甫已死乃累贈山甫爲營國公二子皆以開國勳封侯如山甫言長子興鞏昌侯次英武定侯

皇淑妃李氏壽州人其父傑當洪武初嘗以廣武衛指揮北征戰而死十七年九月冊淑妃以高皇后服闋不立后進爲皇淑妃攝六宮事

郭惠妃者滁陽王長子郭大舍女滁陽生三子皆非命死獨大舍遺一女封惠妃人有謂郭天

帝大賞初惡其言至是驗徐王託孝慈于滁陽滁陽育之亦郭氏女也妃生蜀王椿代王谷王及汝陽永嘉二公主豫王即代王

胡妃臨淮人父顯以世開國功襲定遠都指揮同知遂都督既而改武昌護衛妃生一子名楨封楚王

建文朝

孝康皇后常氏懿文皇太子妃開平王遇春女也



洪武四年冊爲皇太子妃既而有疾薨太祖哀之爲輟朝三日高后素服臨謚曰懿敬建文元年追尊懿文皇太子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遂尊妃爲孝康皇后永樂改元復降稱懿敬皇太子妃祔懿文陵其後嘉靖二十年孝宗張皇后崩廷臣議尊謚有以孝康進者或曰此興宗皇后謚也世宗曰興宗既降尊號之何害遂謚孝康蓋世宗有微意云

建文太后呂氏壽州人洪武十一年冊爲皇太子繼妃國初有呂本曾仕元爲總管府已而歸順官吏部尚書出爲都轉運鹽使是其父也妃生虞懷王雄英及建文皇帝吳王允熥衡王允熞徐王允熙建文元年尊妃爲皇太后靖難兵至金川門遣人迎太后太后至軍中成祖再拜自陳不得已起兵之情太后無一言慰勞而返及返未至宮宮中火起遂于是年七月隨幼子允熙居懿文陵永樂改元革太后號復稱皇嫂懿文太子妃

建文皇后馬氏光祿少卿馬全女洪武二十八年十月冊后爲皇太孫妃建文改元立爲后生二子文奎文圭靖難兵入城而后崩于火聞者哀焉

成祖永樂朝

徐皇后成祖后也武寧王徐達以張夫人娠太祖爲之娶謝氏生后而賢幼時誦書史一過不忘人稱

諸生然纔愼不狎獵每觀書得一善事必一再思曰如何做之太祖聞其賢親召至乞聘爲燕王妃洪武九年正月授封冊高皇后深愛之曰眞吾婦也燕王之國后理王宮政甚治乃以居高皇后喪斷酒肉三年毎語及高皇后輒流涕成祖問后高皇后遺言多可誦頗何言后疑后能舉之乎后一一舉之無所遺靖難兵起后留與世子居守李景隆攻城城幾陷后親率諸將校妻授甲登陴拒矢石卻之敵遂以卻洪武三十五年上卽皇帝位乃以十一月壬辰冊皇后后明于治理每言南北兵爭久民敝宜急休息而上方用人稍稍以新舊爲間后力爲解釋有曰伊呂宮散卽勝朝猶用之況太祖所遺者乎后弟增壽嘗建文時會以國情輸之上而建文君誅之至是議贈爵后不可上曰后欲爲漢明德耶顧今豈以外戚故封之竟封定國公而命其子景昌襲其爵命下始告后后不謝曰非妾志也會冊皇太子及漢趙二王后以爲太子仁可不忝主器而二王不馴勸選宮僚且請仍用廷臣兼署之曰一則任使一則疑隙不生此高皇帝舊制所宜萬世永遵者嘗問陛下所與共治者何也上曰六卿理政務翰林職論思皆是也后曰請得悉召諸命婦親之上許諸及召入迎覲言甚召



賜以冠服鈔幣且諭之曰凡婦相夫豈止衣服饋食云爾必將有德行之助焉古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其能助成夫德載籍節縱矣今上所共理者六卿翰林之臣也爾諸命婦詎無所以贊于內者夫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夫婦皆安此所當共勉者也且夫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而易入爾其思之又爲翰林學士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妻見柔德殿各賜勸勉且賞賚甚至后嘗輯女憲女誡諸書採其要者作內訓二十篇曰德性曰修身曰愼言曰謹行曰勤勵曰儆戒曰節儉曰積善曰遷善曰崇聖



曰景賢範曰事父母曰事君曰事舅姑曰奉祭祀曰母儀曰睦親曰慈幼曰逮下曰待外戚又纂古嘉言善行爲一編名勸善書頒行天下永樂五年七月后疾上臨問后以求賢才明邪正厚宗室抑外戚爲辭上納之旣而謂皇太子曰往者靖難時諸從征婦之居留者皆爲我授兵嬰城捍敵往往扯衿纏臂粉汗竝憊無以謝之聞上將北巡吾欲于此時爲追謝恩澤今不逮矣又曰積善如登山久必高積惡如穿坎久必陷乙未崩年四十有六后生仁宗及漢庶人高煦趙王高燧永安永平安成咸寧四公主上慟曰吾從此不得聞善言矣乃爲后



爲大齋于靈谷天禧二寺聽羣臣致祭光祿卿營齋事惟謹十月甲午冊謚曰仁孝皇后七年葬天壽山升祔太廟二十二年仁宗卽位改葬長陵上尊謚曰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昭獻王貴妃蘇州人也隨父宦在京永樂初選擇良家女妃入宮冊爲昭容時宮中上下多嫉產寡少委曲獨妃具才德能從婉婉以行其意以故妃佐理宮政稱愜仁孝愛之永樂七年仁孝服闋進貴妃上自仁孝崩後在宮多任性間或躁怒宮人皆惴惴懼妃特緩轉調護徐候意解自皇太子親王公主以下皆重賴焉十八年七月丙子以疾薨上震悼輟朝五日賜祭謚昭獻貴妃命禮臣考高皇帝成穆貴妃故事一視其喪葬以寵卹之

權妃者朝鮮人永樂七年五月朝鮮貢女充掖庭妃隨衆女入上見妃色白而質復穠粹問其技出所攜玉簫吹之窈眇多遠音上大悅擢妃出衆女上逾月冊賢妃授妃父永均爲光祿卿八年十月妃侍上北征凱還而疾至臨城曰不能復侍上矣遂薨上哀慟親賜祭謚曰恭獻命瘞其柩于嶧縣敕縣官守之有朝鮮所貢女其見封號者復有任順妃李昭儀呂婕妤崔美人四





人皆命其父爲京朝官順妃父添年爲鴻臚寺卿昭儀父文俊仟父貴其爲光祿少卿美人父得霖爲鴻臚少卿其後永均以宣德[illegible]甲午卒計聞上仰推先澤遣中官賜祭賜其家白金二百兩文綺表裏有差

# 藝海珠塵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嘉興　錢　俊　宅三校

## 勝朝彤史拾遺記二

毛奇齡纂

仁宗洪熙朝　仁宗皇后張氏河南永城張麒女也麒由兵馬指揮使封彭城伯生二子一女即后也后以洪武二十六年冊燕世子妃永樂二年四月改冊爲皇太子妃時仁宗體肥腰腹徑數圍而腳跛上命與諸王馳馬仁宗辭不能上大恚命有司減仁宗膳仁宗危甚會上令監



國二王播流言中之幾易儲后內覺仁宗而外事成祖及仁孝皇后甚謹重得仁孝心仁孝每言于成祖成祖亦意解嘗曲宴內苑仁宗侍成祖見仁宗色變噎而詈移時指后曰此佳婦他日當承我家脫微此廢爾久矣后起頓首謝頃之忽失后所在上怪使覓后則后方親入宮庖手湯餅出薦上且啓且感顧仁孝仁孝爲感勞泣下乃呼仁宗及后前劇飲盡懽乃罷由是太子得不易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仁宗既即位命英國公張輔持節冊皇后明年仁宗崩宣宗立尊爲皇太后凡軍國大事悉上皇太后皇太后亦每事咨諭不敢以戀政白君擬外廷議方是時海內太平上入奉起居出侍遊宴四方貢獻雖瓜果微物亦必先上皇太后然後嘗食兩宮慈孝聞天下宣德三年太后遊西苑上親掖輿皇后皇妃皆從行從舟登萬歲山上捧觴上壽獻詩頌太后太后亦賜觴諭上以保境安民意上稽首謝五年二月謁長陵獻陵上親櫜鞬騎導至河橋下騎扶輦行既過復騎畿民觀者夾道旁皆感悅呼萬歲時陵旁父老蟠迎至太后顧上曰百姓以君能安民故不憚遠赴趨承踊躍爭欲得一望顏色倘無以安之恐天下之望君者不止是矣上拜謝及還上奉太后過農家召婦女





問生業安否婦女應對俚朴如家人然太后喜賜鈔幣飲食時有以野蔬村酒獻者后皆嘗復賜上曰此農家味當知之歷臣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諸侯見行殿太后慰勞之賜酒饌及白金文綺且曰爾等皆先朝舊臣今日之治皆得脩舉雖祖宗賁祐之亦卿等輔相力也其勉導嗣君無忽輔等頓首謝是日論上作當春賦他日上謂士奇曰太后謁陵還恐能道汝輩姓名及所行事謂張輔武臣也而達大義蹇義厚重小心但少斷耳惟汝能正言無所避先帝或數不樂然終能從汝以至不敗特三事未從可悔也士奇謝太后遇外戚嚴兄昶彭城伯弟昇忠安伯亦醇謹時論以然儉是飭保家族不許預議國事楊士奇每言昇賢非他戚比即所議事無非是者其令預議願太后終不許暨宣宗又崩英宗方九歲太后謂國賴長君欲召立襄王不果英宗既嗣大臣請太后聽政太后曰毋壞我家法凡事付閣議然後行致書兄昶及弟昇兼朝參勿干預一切特除去宣宗宮中諸玩物及不急諸務時勸上以學又數語洪宣間委任股肱事故是時天子尊師傅興學校與任賢才爲一代極盛正統二年太后御便殿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上東立近榻輔等立



西下女官佩刀劍維侍太后召輔等前曰卿等皆舊臣嗣君幼幸同心爲社稷計又諭士奇溥曰先皇帝監國時念二卿孤忠及在位猶時時道之言在耳不忘也士奇等伏地謝乃顧謂上曰此五臣皆先朝所簡命其重之凡事非五臣贊決勿行也先是中官王振者在宣宗時曾以技巧逆上意後用英宗伴讀恩承司禮監振未著也然而太后知其奸故當大臣請垂簾時太后令一切政務必閣下裁決越日遣使一至閣詢若日議若事候閣臣列奏太后親覽之始行或出獨不進閣議者必立召振責格其事其防如此然終恐振不可制至是令呼振振至太后色頓異曰汝侍帝起居多不法今賜汝死女官抽刃加振頸帝跪請五臣隨帝跪太后曰此豎誤人國多矣帝爲知之既而曰且以帝及諸公故宥汝勿再也由是振終太后世不敢預大政七年十月乙巳太后崩遺詔曰吾自洪武中配仁宗皇帝三十餘年茲爲未亡人又十有八年今得全歸從先皇帝地下足矣惟是國家至重當以愛人爲保國之本爾諸臣咸佐帝行仁政秉忠勤勿懈諸后妃家遵皇祖訓戒勿干預國事喪服遵仁宗遺詔以日易月天地祖宗社稷之祭不可以卑廢尊及百神之祀皆循常例勿停十一月丁巳



上尊諡曰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啓聖昭皇后遷日祔太廟合葬獻陵后生宣宗及越王瞻墉襄王瞻墡方太后大漸時召大臣榻前問國家尚有何大事未舉者士奇言建庶人立四歲雖已亡當復其位號修其實錄太宗詔有收方孝孺諸臣遺書者死宜弛其禁太后然然未答皆不省者諸臣受顧命遽出故遺詔不及爲

宣宗宣德朝　恭讓胡皇后者宣宗廢后也名善祥濟寧人父榮生七女洪武初長女名善圍以才色給事掖庭充尚宮頗見任使榮故于兒時得授錦衣衛指揮至永樂十五年有詔選皇太孫妃司天奏星氣見奎婁當在濟河間求之使者下濟寧因以榮第三女進則后也按之合法相遂于是年冊皇太孫妃先是鄒平孫忠者由太學生擢永城主簿生一女嫵皙而慧仁宗張皇后永城人也其母彭城伯夫人曾見孫氏女于主簿官舍奇之會永樂八年太宗詔皇太孫長當擇配彭城夫人稱孫氏女賢乃因張皇后言于太宗太宗取孫氏入宮甫十歲即令張皇后育之已七年矣至是詔選妃以司天奏故竟冊立胡氏而以孫氏爲之嬪彭城夫人每爲張皇后唧唧而張皇后賢不肯也是時仁宗知其事故于仁宗嗣位冊孫氏嬪時特賜孫氏得服妃冠服宣德改元尊

張皇后爲皇太后皇太后有前詔兩家定位久無可議
仍冊胡氏爲皇后孫氏爲貴妃故事冊皇后用金寶金
冊皇貴妃而下金冊無寶時宣宗初嗣位意亦稍稍向
孫氏特爲孫氏請寶于太后較尚寶製金寶如后賜孫
氏當時疑之既而上縱事遊幸且好言后數數規諷上
稍厭后適后疾無子而貴妃宮人有身者貴妃隱之爲
已有二年十一月宮中傳言貴妃生皇第一子上遂召
張輔蹇義楊榮夏原吉楊士奇入論之曰朕有一大事
與卿等議因出不得已然亦決矣朕三十無子而中宮
屢身不得有皇且病日者言中宮壽命必無子今貴妃
有子當立爲嗣夫母以子貴禮也特何以處中宮輔等
皆不答上乃舉后過一二顧榮榮進曰是可廢也上曰
廢后有故事耶義曰宋仁宗廢郭后爲仙妃是也時輔
與原吉士奇嘿然無言上特問士奇士奇曰臣事帝后
猶子事父母也寧有爲人子而議廢母者榮曰上命也
士奇曰非惟上命勿輒出耳輔與原吉是士奇且曰此
大事非詳議不可上曰不然外議乎士奇曰宋仁宗廢
后孔道輔范仲淹極言其非因率臺臣十數人入諫見
黜夫廷臣非之至今史冊猶議之誰謂無議哉既退榮
謂原吉曰上志久矣恐非臣下所能止者原吉曰然廢



之不可也士奇曰即上所舉中宮過亦何一當廢者而
輕言若是明日上召榮士奇至西角門問曰昨議云何
榮出懷中紙條后當廢事以進上覽未及竟艴然曰榮
爲有此顧士奇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有曰異
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而後復悔之願陛下詳
愼之勿以休禍而貽後悔上不懌罷他日又詔問五人
輔原吉對如前士奇曰皇太后神聖豈無言者上曰與
卿等議即太后旨也是日議未決既後乃獨召士奇于
文華殿屏左右論曰朕包卿必欲卿處之如何士奇曰
此非臣敢能處也上曰雖然以告卿如是者三士奇稍

久之仰而曰中宮與貴妃無嫌乎曰無之國中宮病踰
月而貴妃日過視且倍慇也士奇曰若然易若乘中宮
有疾而陛下導之使辭讓禮上曰善卿第勿言俟朕入
導之數日復召士奇曰如卿言中宮果辭讓雖太后不
許貴妃亦不受然中宮意決矣士奇曰若此願陛下待
兩宮均等無所異無宗廟終之始之昔宋仁宗廢郭后
而恩意稱篤可鑑也上曰朕不食言明日以諭義等義
等皆曰善上乃敕禮部皇后自稱多病不能承饋祀重
以無子懼讓退上表請閑朕命仍優禮殿拒不納而后
懇而三不得已已從所請矣夫固其謙德而遂尊之禮



也其稱號服食侍從悉仍舊不改如故乃更立孫氏爲
后而后竟廢后乃退居長安宮性本恬不喜事華飾至
是學清靜奉黃老爲仙姑張太后甚憐之恃召入居清
寧宮凡內廷朝宴饗賓必命后居孫后上孫后常怏怏
英宗立尊張太后爲太皇太后孫后爲皇太后后益謙
讓然觀后如故正統七年太皇太后崩后祭奠列名妃
嬪中竟不得與孫后尚因衍哭不已踰年亦崩不外延
議喪禮時楊士奇病在告諸臣就問之士奇請用后禮
葬諸臣以此非內廷意也士奇面承陰不言諸臣竟用
嬪御禮別葬于金山諡靜慈仙師天順六年孫太后崩
英宗皇后錢氏嘗舉后卸后賢每爲英宗言后無罪廢
羣臣挽太后殮葬諡號皆無禮傷之英宗問李賢胡母
后以疾請閒耳諡仙師敕令典耶朕欲尊上皇后諡且
飾其陵寢饗殿神主皆得更制如奉先殿式何如賢頓
首謝稱善上數舉臣對以胡母后多疾聽其請閒朕
以沖齡當母后令終上諡無狀心甚歉然其改議尊諡
令所司修葺陵寢饗殿如制七年七月已未禮部尚書
姚夔等議上尊諡曰胡太后入嫡先皇久事宮闈嗣任
姒之徽音慕黃老之清靜謙位別居優游卒歲顧典禮
未行虧違素志尊崇有自特發宸衷夫有至行者必受



今名偵迫遠者可風末俗先太后謙讓如彼我皇上克
念如此至德大孝古今罕有臣等躬逢盛事不敢掩忽
謹議上尊諡曰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乙丑修陵
寢甲戌遣駙馬都尉石璟詣陵所上冊寶焉
宣宗繼后孫氏鄒平人永樂八年選入宮十五年爲皇
太孫嬪二十二年改稱皇太子嬪宣德改元冊貴妃時
雖立皇后胡氏而后以無子且多病將遜位與妃妃乃
陰被后病妃故朝夕視陽爲憂勞及妃稱有子后上
表退讓請定國本妃猶固辭曰皇后病已自有子吾子
敢先皇后子耶宣德三年三月以后表遜位竟冊貴妃
爲皇后子爲皇太子是爲英宗英宗即位上尊號曰皇
太后車駕北狩后用于謙策斥議遷者而命郕王入監
國社稷安郕王即位尊后曰上聖皇太后時英宗在迤
北后時寄禦寒衣裘手自縫紉及居南內后時時遣使
問候遣珍饌且數自入勞問守者王誠舒良等謀伺后
入當白景皇帝詔后南內后繼始不往既而石亨曹吉
祥等謀奪門密白后后許之英宗復辟上徽號曰聖烈
慈壽皇太后先是宣宗冊后爲嫡時賜后冠服及冊妃
賜妃寶皆非制明初宮闈無上尊者時嘅王徽焯因禮
部尚書楊善以請英宗難之曰恐非祖宗法貽後議也



其後尚寶卿錢溥兵部尚書陳汝言復以爲請且曰復
辟時非太后有詔誰敢提兵入禁門者今曹石等皆受
賞而太后尊號缺然是違卑而反遺尊也上從之然而
明代之廢后上后徽號凡宮闈破例皆自后始矣后端
愼而有裁決然故識大體其待外家皆有法初王振肆
橫祭酒李時勉遇振車不下振怒廉時勉他過械其首
示文廟前太后聞大驚召上曰祭酒者國子師也至重
何得罪余何職褻頭辱之謂假賂何上謝不知太后大
怒曰即不知何用汝作皇帝帝遊閒知振所爲立釋之
土木之變太后知于謙能任難即以侍郎陞本兵復姓

後太后憐讓忠社稷以不當死面詰上曰何爲不留謙
上深悔悟至若后父忠任永樂初爲永城主簿母董氏
年九十有子五人繼宗紹宗顯宗續宗純宗及諸孫數
十人並以后故賜官爵繼宗爵會昌侯遺與董太夫人
弟亦以奪門功封海寧伯然太后無私外家遂時繼宗
已侯復有爲紹宗言者上謂李賢曰孫氏授官必數請
而後得之然太后猶怫怫不樂曰我家有何功而冒濫
至此今左右復爲之求恩謝慰太后心不知正不爾也
賢頓首稱歎因曰祖宗家法外戚總不得預政今會昌
侯與禁軍太后知之乎上曰近侍初言京營者所以譬



非常非皇躬領之不可故與之實非太后意且太后未
嘗不悔也會顯宗奴客奪莊田私造店房截估人貨上
命議如法其兄會昌侯乘間請且乞太后念董太夫人
太后曰豈可以親故骫國法也敕還田毀店房摯械其
奴客戍之天順四年淸冒迎駕功許檢舉繼宗檢舉其
子弟家人共二十餘名上用李賢言令革去家人存子
弟名曰若白太后不侯矣六年九月崩上尊謚曰孝恭
懿憲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合葬景陵主祔廟
景泰帝太后者宣宗妃景帝母也丹徒人宣宗以宣德
中冊吳氏爲賢妃景帝即位尊爲皇太后英宗復辟復
稱宣廟皇賢妃成化中襲父彥忠先官都督卒子安封
安平伯天順元年削爵
郭嬪名愛字善理鳳陽人穎悟警敏有文章名宣宗聞
之納爲嬪入宮二十日卒嬪自知死期書楚聲以自哀
其詞曰修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而如夢兮死則覺也
先吾親而歸兮獨慚予之孝也心悽愴而不能已兮
是則可悼也
英宗朝天順正統　睿皇后英宗后也姓錢氏直隸海州人洪
武初有錢萬者以軍功封昭勇將軍世襲金吾指揮使
再傳及貴由金吾指揮使歷中軍都督追贈安昌伯一作





后族貴外家無封爵襲明威將軍燕山衛指揮僉事包諒女一作后父
貴以燕山衛陞指揮僉事襲生后正統六年正月奉太皇太后懿旨
敎禮部選擇直隸南京鳳陽淮徐河南山東陝西宮
民家女子年十三至十五容貌端淑資性醇美中禮度
者有司聘給其父母親送詣闕時后年十四中選迎入
宮八年四月冊爲后十四年上北狩后盡出中宮所有
貲佐迎駕費每夜露告天籲即臥地困壞一股
復以久泣故傷目景泰改元遷后仁壽宮及迎上還后
乃隨上居南城上復辟太監蔣冕白於皇太后謂后無
子周貴妃有子請立周貴妃爲后上怒斥之先是太
后隱以上爲子人無敢言者至是太后崩后具言狀且
爲胡廢后白所枉上始悟然終莫知母宮人者誰也
甚恨會后弟欽鎮以從征殉土木難上念之欲封其子
雄而后辭甚至上以是益重后然終念后無子恐他日
蹈胡后轍特手詔留將遺命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朕
同葬大學士李賢書冊藏閣中憲宗立上兩宮尊號周
貴妃尙子貴故不欲與后齊曰豈有皇帝非其子而稱
太后者倘言錢后無子損目體久病當視胡廢后故事
獨尊上生母爲太后遂傳封妃旨使太監夏時宗外廷
議大學士彭時李賢交爭之且曰胡太后以讓位故遜



于上尊今太后名位在未嘗讓也是時曰即讓何不可
時曰胡皇后讓位貞廟在也先帝已大行臣子誰敢爲
太后讓者夏時厲聲曰公等致二耶二即罪矣彭時仰
天立語曰兩宮同尊皇上之孝也臣子所不敢不爭者
正爲皇上全孝德耳錢太后已無子又無利耶有太祖
太宗之遺法在又誰二耶夏時入請命良久出令草並
尊詔時復與賢議特加正宮二字以別之乃上后曰慈
懿皇太后而上周后曰皇太后當是時上方營裕陵時
與賢復疏營三壙以俟而上不之許成化四年太后崩
復集廷臣議葬事彭時首言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祔廟

故制也有何議夏時曰所議者謂慈懿無子損皮體必
難以入山陵耳彭時曰慈懿母儀三十年當先皇帝在
時未嘗以損皮體無子逢寢御也夫先皇帝不與室而
爲臣子者反謂其難與同穴吾未敢聞況先皇帝遺命
在耶他日上御文華殿召閣臣至問慈懿禮如何彭時
仍以合葬對上曰朕豈不知但與皇太后有礙耳時曰
皇上以孝事兩宮禮之所合孝之所歸也何礙時商輅
劉定之等皆言之且曰孝從義不從命上曰不從命尚
孝耶彭時曰合葬亦先帝命也臣惟陛下從先帝合葬
之命而後成其右壙以曲從太后之命庶孝兩全耳夏



時曰前議三壙已不行今可再乎彭時曰慮今有爭前
所以議也前既不行今所以爭也上不能難彭時出明
日復上疏謂大行皇太后正位中宮陛下既尊之爲慈
懿皇太后在先帝伉儷之情與陛下母子之義俱無猜
矣今復以祔葬之禮反多異議是必以皇太后千秋之
後當與先帝並尊陵廟然恐二后同配非本朝制耳夫
有二太后自今日始則並祔陵廟亦當自今日始且前
代一帝二后其並配祔者未易悉數即如漢文帝尊薄
太后雖呂后得罪宗社尚得與高帝並葬長陵宋仁宗
尊李宸妃雖章獻劉后無子猶得與眞宗同祭太廟何
則並尊不相格也今陛下纘孝邁過前代而祔葬一節
反出漢文宋仁下臣未之信且慈懿既祔則皇太后千
秋之後正足驗兩宮雍穆在生前既共所尊而身後更
同其享此後禮觀型所由起也疏入再下議吏部尚書
李秉禮部尚書姚夔廷臣九十九人皆議如時言且曰
爲一大行皇太后與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不合葬同祔
安保後來無議改者上曰卿等言是也但朕屢請皆未
得承禮非孝違親亦非孝卿等爲朕嗣之明日詹事柯
潛給事魏元等疏上又明日尚書姚夔等合疏上持執
議如初內旨猶傳别擇葬地夔等乃率百官跪伏文華

門候旨自巳至申上諭羣臣退衆叩首曰不得旨不退于是商輅劉定之等皆入內勸上陛旨加羣臣議羣臣嗟呼萬歲退七月丙子上尊謚曰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九月庚申祔裕陵然猶異隧去英宗元堂約數丈中窒之而虛右壙待周太后則隧道通焉且又不得與於奉先殿配祭弘治十七年周太后崩孝宗問劉健李東陽謝遷出裕陵圖指示曰此有二隧然是隧中通而是隧則否此皆日中官為之外廷未曉也朕見成化間有彭時姚夔等疏嘆先朝大臣為國如此而猶餘遺憾爾健遷等乃極言當時委曲先帝不得已之意上曰然昔先帝亦惑于形家言耳司天謂上于陵堂恐泄風氣故因循聽之朕今欲為之一決因以指諸紙曰皇堂鑿天地閉叶音必列反 皇堂一通風氣流行朕意既定可無慮此健等力贊之他日御便殿開健等曰太后祔廟禮如何健等言祔二后自唐人始也祔三后自宋人始也漢以前一帝一后而已與著定議合祔禋享以孝莊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如唐宋故事臣等以是不敢復請上曰二后已非況三后乎遷曰彼三后者謂一繼立一生母也上曰凡事須師古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朕豈敢忘顧私情耳祖宗舊制一帝



一后今設竝祔則破壞祖制自朕始矣不可且廟違尚不知奉先殿祭也皇祖特座一飯一匙而已夫孝穆皇太后生朕朕且設奉慈別祀之今仁壽宮前殿宜朕意欲奉太皇太后于此他日奉孝穆皇太后于旁歲時享祀如太廟禮何如東陽對曰陛下言是也上曰雖然此大事須卿等確議時吳寬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立議曰魯頌義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廟也漢唐亦然自宋始祔祭其禮已紊然猶是諸帝繼室生前作配非後世子孫所追尊者惟李宸妃沒仁宗悲慟乃為追祔雖至情然實非禮不足法上覽議大喜詔曰出奉先殿圖示羣臣指仁壽宮前可廟處曰廟成并遷孝穆太后于此皆對曰善再問再對遂命為廟名孝肅太皇太后廟在仁壽宮前奉先殿西其制中奉孝肅左奉孝穆中外稱合禮贊之欽天監奏道陵事成向不利內官監亦言英廟穿傍難以輕動竟不行上意終不已就陵殿移英廟神座居中孝莊居左孝肅居右

憲宗太后周氏英宗妃也昌平人初入宮為貴嬪正統十二年十月生太子即憲宗也天順元年四月冊為貴妃八年正月憲宗立尊為皇太后與慈懿並成化二十三年四月上徽號曰聖慈仁壽皇太后是年一月孝宗



即位加尊為太皇太后而徽稱如故太后當憲宗時憲宗孝所以事養者備至五日一朝燕饗必躬親每出游至尊必躬導輿太后意所欲得惟恐不得當稍不豫即憂形見顏色以故慈懿祔葬事獨難太后意久不能決及孝宗入宮紀太后暴薨懼怪不測太后親育之飲食起居必護視得以無恙故孝宗之事太后過于憲宗日夕問寢饍定省不輟太后偶病孝宗夜禱天適春郊當宴以太后未安詔罷太后病已特詔諭羣臣謂疇昔憲宗以天下養克盡子道今皇帝嗣位實能紹述先志奉養加厚予偶嬰疾皇帝夜起籲天為予請命春郊罷宴閉祠惟謹頃者齋戒奏功飲食如舊以昔視今父子一道予甚嘉焉又謂予感帝孝以為天下物皆帝所有無以報帝意故託之語言以彰聖德且命副藏內閣傳之無窮而上于是時亦奉表稱謝一時中外稱慈孝焉十一年十月太后以清寧宮災遷居仁壽宮越一年清寧宮成太后還居之先是太后家以恩澤封者甚衆太后父能由慶雲伯進侯加太傅及死追贈寧國公謚榮靖弟壽嗣慶雲侯彧封長寧伯每加世襲壽子瑛璉瑀璟彧子瑞瑁皆授錦衣衛指揮千百戶或書與張鶴齡兄弟爭閙闕上前上以太后故不問至是或家有賜田



藝海珠塵

有司請禁正上難之太后詔曰奈何以我故令皇帝不得守法使歸地于官而后有長弟名吉祥者兒時好游游即去其家爾時太后未入宮也久之不歸至天順中為僧大慈寺好游如故晝游他所夜即宿報國寺伽藍殿中太后亦忘之報國寺者都城宣武門外小寺也太后夜忽夢伽藍神來告妃弟在我殿中宿妃知之乎其夜英宗夢亦如之醒而相語初不信遣小黃門物色之至則小黃門見吉祥坦腹臥伽藍殿中遂擁以行入白太后太后時為妃以告帝帝召入大喜使具言生平太后泣下因曰弟為僧何如為皇親即吉祥曰為皇親何如為僧乃遣還寺厚賜之憲宗嗣位太后為拓報國寺建大慈仁寺居之賜莊田數百頃其後壽與彧歸所賜田或身後暨見奪而吉祥莊田藏寺中者雖至今猶存焉弘治十七年三月太后崩議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太皇太后詔撰冊文未及上孝宗尋與劉健謝遷議立奉慈殿別祀不祔廟遂罷謚仍稱太皇太后語在睿皇后記嘉靖十五年遷太后奉慈殿主與紀邵二太后主竝祀于陵殿不繫帝謚別嫡庶云

王皇妃順天人與胡惠妃皆有寵英宗遺命止宮妃殉葬有云皇妃他日宜合葬惠妃葬桃山亦宜遷來以下



諸妃皆從其年終次第陪葬其後惠妃仍葬桃山諸妃皆別葬金山然竟無殉者初太祖以四十六妃附葬孝陵其中所殉惟宮人十數人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建文帝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賓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由錦衣衞所試百戶散騎帶刀舍人進為本所千百戶其官皆世襲以諸人皆西宮殉葬宮人父兄世所稱朝天女戶者也成祖以十六妃葬長陵中有殉者仁宗殉五妃其餘三妃以年終別葬金山洪熙元年七月宣宗追謚皇庶母貴妃郭氏謚恭肅淑妃王氏謚貞惠麗妃王氏謚惠安順妃譚氏謚恭僖充妃黃氏

諡恭靖其郭妃二王妃即永樂二十二年十月所冊立者宣宗殉十妃宣德十年八月英宗追贈皇庶母趙妃何氏為貴妃諡端靜趙氏為賢妃諡純靜吳氏為惠妃諡貞順焦氏為淑妃諡莊靜曹氏為敬妃諡莊順徐氏為順妃諡貞惠袁氏為麗妃諡恭定諸氏為恭妃諡貞靜李氏為充妃諡恭順何氏為成妃諡肅僖其冊辭曰兹委身而蹈義隨龍馭以上賓宜薦徽稱用彰節行嗣後皆無殉自英宗始惟景泰帝尚以唐妃殉則天順元年事在遺詔前





# 勝朝彤史拾遺記三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江夏 張 大維 思孟校

毛奇齡稾

景泰朝 景皇后汪姓順天人祖泉金吾左衛指揮使父瑛中兵馬指揮使皆以后封故進都督正統十年八月英宗選擇郕王妃得后而賢冊立之十四年英宗北狩郕王由監國即帝位冊爲皇后時京師新破凶凡死事及老弱殺傷者纍纍滿原野后下懿旨令官校掩埋且勸



帝設荊醮䬸之第后無子生二女而次妃杭氏生一子名見濟景泰三年五月將廢英宗子憲宗爲沂王而立見濟爲皇太子議定后執不可謂若此恐礙監國名夫猶是祖宗之天下已代之爲帝而反其子讓也讓則公公則賢名皆歸之上怒曰謂見濟非而子耶竟廢英宗子立見濟并冊見濟母杭氏爲后而后竟廢禮部郎中章綸上彈疏首請復中宮位號以正切儀忤旨搒掠幾死英宗復辟仍令稱王妃會景帝崩廷臣議王妃之殉時杭氏先景帝崩及后李賢曰景泰妃雖嘗爲后然旋見幽抑生亦何恩而死殉之且遺二女幼可憫也上憫然曰卿言是而憲宗時爲太子雅知后不欲廢已感后意因言上令仍妃殉遷后外王府而留養二女下宮中當是時錢皇后在宮憂勞哭泣日藉后慰恤寵如妯娌而孝肅孫太后以母后烜赫頗失勢危疑見門搆賴后事恭謹多保護厥有以報后至是后淪落一興一衰固于后歸國時澣滌飲殘凡在宮所有服御貲器及其故宮人皆應令隨后遷外王府而于是外王府新葺與宮禁等后既歸齋素事佛每歲時令節太后與后猶必召人飲宴敘家人禮而二女稍長亦齋素矣不下嫁至憲宗強之始嫁其一于駙馬王憲惟后父瑛



于天順改元仍降都督爲兵馬指揮使然亦隨進爲錦衣僉事終后之世皆無恙正德元年十二月薨壽八十廷臣議祭葬王鏊曰葬以妃祭以后遂用皇妃禮合葬金山明年上尊諡曰貞惠安和景皇后后性本醇懿然多執持不輕徇英宗既復辟嘗入內務撿故物問太監劉桓曰記有玉玲瓏繫腰今何在桓言景帝取去當在汪所上遣使再三索皆對以無有左右勸后出進上后不肯慨而謂人曰是實有之但景帝雖廢亦曾爲天子七年一腰繫何不可消受乃追取耶且景之天下尚歸之上何有此數片玉當上索時皆憤怒而投之井矣其執持如此後有言后出攜甚多者英宗命撿取得銀二十萬他物稱是則所攜可知矣后賢而壽與景帝同函閣歷數朝復位號而杭氏以景泰七年庚子崩諡孝肅祔廟至天順初革封號遷主別室其一子即懷獻太子早卒

唐氏者景帝妃都督唐興女也以景泰七年進宮八月封皇貴妃寵倖冠後廷嘗乘馬隨帝遊西苑馬驚妃墮帝乃命中官劉茂選御廐之馴良者日操習以待天順元年二月革封號郕王薨羣臣議殉葬及妃妃無言遂殉之葬金山



憲宗成化朝 憲宗廢后吳氏順天人天順八年七月冊立爲皇后方憲宗居東宮時有宮人萬氏侍太子起居者即萬妃也寵甚多無禮后立而惡之摘其不法加杖焉先是英宗擇太子宮妃有司以十二人進英宗親選得三人一吳氏一王氏一柏氏也三人皆留居宮中而第王爲首會孝肅太后與英宗先後崩憲宗不敢主從奉太后命禮部選擇三人遂如故而掌選者爲司禮牛玉遂選立吳氏至是憲宗怒謂吳氏徵不循輕率好歌曲不足母天下且選立非先帝意下掌選諸獄重鞫之詞連后父俊及后弟雄謂立后特玉以王氏宋已發就

太后更易而後雖父子為賜玉獄上上乃白太后敕諭
中宮而輕浮躁率留心幽閑不足以敬承宗廟式正
闈其上皇后冊寶退居別宮且下詔羣臣朕仰遵遺命凡
勉舉大婚時方在疚不忍輒命別致知其事特命皇后
位重當先帝臨御親為朕簡擇寶冊其時已定王氏
係及冊而太監牛玉朦朧奏請易選吳氏禮成之後朕
燕見舉動輕率德不稱位因察其實始知非預立者用
是不得已請命母后已廢吳氏別住別宮更冊王氏以
仰承先帝遺意聯后父俊已授都督同知乃赦與其弟
雄同戍登州而發牛玉孝陵種菜閣者覺之初典璽局



局丞王綸者侍憲宗東宮侍讀錢溥嘗教內書館綸受
學焉時尚寶司丞朱奎以幼童時讀書相狎及英宗不
豫溥意綸必入司禮密遣奎通綸綸因偕奎造溥宅歡
飲必至夕而大學士陳文者居第與溥鄰每綸至溥必
邀文俱而是夕獨否文覘之則屏人語選婚事然未有屬
也既而英宗崩李賢當草詔文掣賢筆曰無庸有嘗之
者矣錢侍讀與閣綸計且代公賢領之未發也會英宗
大殮綸侍立外衰而襲貂上惡之玉亦恐綸卯柄用遂
惡數綸過且發其通溥狀降綸南京閒住而謫溥為順
德縣知縣凡與通者皆得罪玉勢大振至是傾玉者亦
互相根株玉姪侍讀牛綸甥吏部員外郎孫琮皆革職
而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朱寬李翔李釣等復擧
起劾玉詞連李賢謂賢與玉通上重賢徽等乃罷然兩
家傾陷者皆借兩后事抵巇言詞暧昧多周章而于是
廢立之勢成竟難挽焉后退居西宮適紀氏以懷娠故
懼萬妃不測居后宮旁生孝宗而后保護之備至孝宗
即位念后恩命服饌起居一如母后禮且將復后位號
而誓于孝肅遂已之時罷卒有捕后姪盜幽宮寶器者
召問之曰吳后自門隙投出非盜也上憐之置不問且
復官其姪錦衣衛百戶正德中后薨劉瑾欲焚屍以滅





其跡閣臣力持之乃罷既而議以妃禮[illegible]
于皇后上元人中軍都督追贈阜國公王鎮女也英宗
初擇太子妃以后與廢后吳氏栢氏留宮中意屬后英
宗崩太監牛玉請太后冊立吳氏而后與栢皆別宮憲
宗不悅下牛玉詔獄仍廢吳后立后焉時萬妃有寵吳
后與妃不相中因見廢后賢而有智鑒吳事一以曲處
之嘗游西苑妃車先后行歲時朝見不執妃禮昭德宮
醮饌每加于中宮帝嘗令妃戎服侍酒使大璫取茸擊
皆后一無所忌成化二十三年孝宗即位尊稱皇太后
孝宗崩后傳諭內閣自古帝王能力學孝行竭事[illegible]
如大行皇帝者恐不多得先生輩應定一佳謚傳之故
事上列帝謚率上十六字而未統以孝惟孝宗獨用為
廟號感后言云弘治十八年武宗即位加尊太皇太后
正德五年加上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十三年二
月后崩合葬茂陵三月上尊謚曰孝貞莊懿恭靖仁慈
欽天輔聖純皇后祔太廟
孝穆紀太后者憲宗妃孝宗母也賀人本蠻土官女成
化中征蠻太后在俘中久之中宮人選受女史以警敏
俾守內藏時萬貴妃寵而妒他妃幸上者皆治使傷任
即任百計使墮由是他妃勿敢進上嘗行內藏紀太后



應對稱上意上悅之就幸焉太后萬貴妃察知恚甚至
不食嚬蹙數月令婢鉤治之婢謬報曰病痞于是謫處
禮太后上前請居安樂堂久之孝宗生太后使門監張
敏溺焉敏驚曰上未有子今縱不敢使上知顧奈何棄
之稍哺粉餌飴蜜藏之他室當是時貴妃雖日伺無所
得且甚秘至五六歲尚不敢翦其胎髮唯吳太后廢居
西內近安樂獨往來知其事時時就哺養上不知也他
日上召張敏櫛髮鑑嘆曰冉冉秀而無子敏伏地曰死
罪萬歲見有子何言無邪上叱安得有敏伏地叩頭曰
有祇恐不能保耳倘能保子兒在也上曰吾自當保之

願安得有有安在敏叩頭言狀上意起入西內令召皇
使至安樂堂見后后抱孝宗出曰事已覺君無生矣兒
去見黃袍有鬚者兒父也乃衣孝宗易衣置小車中舁
之行既至孝宗髮被地走入上懷奉上衣上傾視大喜
且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一云太監懷恩乘間為妃言急已不及知乃殺上召見非是）
會其年五月乾清宮災外廷變上無繼嗣者稍稍見章
奏上乃使司禮監懷恩出謂大學士商輅等曰主上有
子六歲矣秘之知因具道故羣臣聞之皆大喜即請爲
命名擬上不稱旨上自名之於是使令報行于者相繼
乃上乃移太后居永壽宮數數召飲酒其懼貴妃日夜



並恚曰羣小紿我不使我知其六月後上召太后欲置
毒酒中暴薨上悲悼之意貴妃而不敢言賜謚恭恪莊
僖淑妃張敏懼亦吞金死孝宗竟立為太子成化二十
三年十月孝宗嗣位即以其年十二月追封皇太后謚
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遷葬茂陵奉主
奉慈殿時貴妃已死中外譁然指切貴妃家監察御史
曹璘等請告貴妃罪于大行皇帝斥其葬削其謚號孝
宗不許曰何以安先帝遂已乃特遣太監蔡用之賀求
紀家得紀父貴紀旺兒弟二人以聞上既悲傷念太
后冀得其家兒弟來大喜詔改名父貴爲貴授錦衣指
揮同知祖旺爲旺授指揮僉事賜予金帛第宅莊田奴
婢不可勝計追贈太后父爲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妣爲
夫人其曾祖祖父亦如之遣修太后先塋之在賀者置
守墳戶復其家而其既以僞敗也先是太后在宮中嘗
自語世爲賀縣姓紀親族幼不能知也太監郭鏞陸愷皆
聞之愷故廣西人姓李籍中紀與李同音因妄稱太后
兄（時一云愷故無兄自稱太后兄世官錦衣百戶其人）遣諜鎮守兩廣太監
訪其族來而族屬無人唯愷女兄夫韋父成者出冒之
有司遂待父成以戚畹名所居里曰迎恩里于是貴旺
者謀曰父成本韋氏而猶冒爲况我姓李因詐爲宗系

上有司有莫辨也既而父成詣闕爭辨者遂以成爲
仍不能察賜出是否及上使使者修治后先塋至入凡
姓李者皆自稱太后家數輩見使者詭之謂紀也
而李及還泰眞出不對上復遣給事中孫珪御史滕祐
間行連偕閩訪之珪祐微服入猺獞中察得其僞狀歸
奏上謫罪鐫等而成賁出還海于是數求太后家竟不
得弘治三年八月庚寅禮部尚書耿裕奏曰臣伏見陛
下追念太后深慨陽之思重力微之痛（據書力微無男家）使者
數輩相訪兄似喻喜上聖之隆屈昊天之極感也但粵
西當大征之後人民奔竄歲月悠遠蹤跡難明陛下求
之益勤恐天下繁宕以應陛下者益巧昔者孝慈高皇
后爲求家族久不克獲乃立廟宿州春秋祭祀以表霜
露今紀太后幼離西粵賓天已久連類非徐宿中原之
地嬪宮無母后正位之年陛下屬木雖悲訪詢雖切安
能得其眞繒矯其跡爲誑臣愚謂可仿徐王故事定擬
太后父母封號立祠桂林春秋致祭必有在天之靈來
歆所祀者上曰孝穆皇太后蚤棄朕躬每一思念悲痛
如割向謂宗親尚可旁求寧受百欺冀獲一是卿等謂
歲久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以慰聖母地下之孝朕
雖有此心終天痛之其依我皇祖故事封后父推誠宣



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慶元伯謚端僖后母伯夫
人有司立祠桂林府歲祀大學士尹直撰冊有略
蒙家甕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慟二語上覽悶念誦輒
流涕

邵貴妃者昌化人興獻王母也父林澗沙軍杭俗軍衛
子宮入無棄取民屋旁沙澗之得金以易食他人則否
後凡澗沙者訓非軍亦皆以軍名之十（一作四　妃兵家女年十四時者七人賴）
（死有佑攜之已上馬吮而死其父兄痛之幸居妃至貴）生一女鬻于杭鎮守太監
太監賞其慧寫授書讀唐詩餘數千首稍長有容色
知禮太監攜還京舍中官選掌禮嬪妃應選時萬妃妒
甚妃託疾居外宮未進也偶夜坐自詠所製紅藥詩
憲宗過問之大喜遂召幸（紅藥一本作紅葉）成化十二年冊爲
宸妃二十三年進貴妃生三子一興王祐杭一岐王祐
棆一雍王祐橒興王即睿宗也與王之國妃不得從興
王作思親詩上妃妃谷之正德十六年世宗繼大統妃
老矣尚在宮目盲喜其孫爲皇帝摸世宗身頂至踵乃
推本所生推尊制進稱皇太后嘉靖元年三月壬戌頒
詔曰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尊親之禮其來遠矣朕祖
母邵氏聖善隘仁靜專明哲克事憲祖贊理內政燕禖
兆祥澤隆啟佑濬發慶源若斯之遠而徽號未加朕甚



悲焉其尊稱曰壽安皇太后大赦乃封太后弟昌化伯
大爲林治墳西湖封可十餘萬名邵皇親墳杭人訛呼
爲邵王墳是年八月上遐婚初傳昭聖皇太后懿旨昭
聖者孝宗張皇后也既而諭內閣候壽安皇太后旨行
改傳奉昭聖旨十一月太后崩卜葬像于獻世宗欲祔
大學士楊廷和等再疏言事不歸一乖以昭示中外仍
葬茂陵下廷臣集議禮部尚書毛澄等知上意所在不
敢爭楊廷和言宋寧宗欲祔孝宗于裕陵諸陵朱熹以
爲祖陵不當數興工作驚神靈今祔葬安于茂陵不幾
驚憲祖靈乎如原議便上新擇未決後用工部侍郎賈
詠奏卒合葬茂陵明年上尊謚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
協天佑聖太皇太后別祀奉慈殿尋遷主陵廟改稱皇
后郎孝肅孝穆亦如之皆前此未有者太后嘗曰女子
六宮無生人樂飲食起居皆不得自如如幽繫然以後
選女入宮毋下江南此我留大恩子江南女子者也江
南人家亦幸無以丐恩澤送女子入宮者時皆以爲良
言太后姪喜既爲昌化伯一年卒子蘭嗣五年又卒無
嗣其族人爭襲下吏部會郭勛張瓚方獻夫胡世寧李
承勛議世寧議曰皇上必欲嗣邵氏封者推皇考所自于
皇太后又推皇太后所自于其父母與其族氏子姓可



謂盡矣今皇太后子孫不幸皆絕而爭嗣者又世次不
明誠恐賜之一門之爵反瀆其百代之宗祚祀不享竊
謂宜覈眞若能封爵量加恩澤不報久之特降旨令其
族人杰嗣伯又久之革去其後族人貧毀邵王墳拆其
石賣官築澗甚焉

萬妃青州諸城人父貴爲本縣掾吏以坐法謫居霸州
妃生四歲選入掖廷爲聖烈孫太后宮人及笄而妍充
小答應給事仁壽宮憲宗爲太子時見而悅之因竊侍
太子旋命司禮改侍太子宮有日矣及即位吳后初立
猶以宮人禮覲之加朴責吳后廢王皇后繼立簪吳后
事每損節優容之妃亦譬敏善迎帝意且麗貌諸
嬪御諸媵御畏之無敢忤者上嘗游幸諸宮必令妃穆
禤爲前驅獵裝備至然猶未立爲貴妃也成化二年正
月生皇第一子上大喜爲遣中使四出祈禱諸山川之
神三月封貴妃既而皇子薨妃亦自是不再娠于是大
嫌忌絕嬪御進幸偶有進幸者必藥之墮其胎且有
從是死者紀淑妃生悼恭太子皇子即孝宗之生頃上
有寸許無髮皆藥所中也宮中外洶洶皆知妃無狀上
將乏嗣深憂之言者每勸上溥恩澤廣御幸然未敢顯
言妃之妒也惟給事中李森言及之而妃寵益甚初妃



昭德宮後復移安喜宮進封皇貴妃服用器物每僭在
中宮上會彗星見六科給事魏元等上疏曰竊見春來
災異疊仍近者彗星又見東方光侵台垣此皆陰陽相
薄之所致也臣聞陰陽分政不可參貳頃傳中宮昭德
彼此相亢一若有參貳之者變者大學士彭時禮部尚
書姚夔條以爲言陛下謂此係內事朕自處置臣等聞
命以來屏息傾聽將半年矣而處置未聞但傳尚食所
司昭德進饌不減中宮夫昭嗣雖深祇禦甚近雖膺
微睨象甚著陛下富有春秋儲位尚缺可以宗廟社
稷之大聯其蠱惑而不思固國本安民心哉不聽妃益

驕溢凡四方所進獻珍異奇巧必歸之妃中官用事
猜忤妃立見斥逐妃所親侍者出外鎮守如錢能覃勤
汪直梁芳韋興輩皆假貢獻科民財中外騷甚至爲妃
求福凡一切祠廟宮觀齋醮讖禮之費耗水衡輸之宮
中帑藏爲之一空上嘗指語芳輿曰帑藏之空由汝二
人汝知之乎輿懼不敢言芳仰言曰臣爲陛下造齊天
之福何謂藏空即以所建祠宇歷數之上曰我或恕汝
恐後人無汝恕者蓋指東宮也芳等退而懼時上方鍾
愛興王或爲芳等謀曰不如語昭德勸上易之立興王
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興王無國而有國如此則共保富
貴無已豈直免禍哉然之言于妃先是東宮生母紀孝



肅皇太后護之每戒之曰貴妃召爾食勿食也既而妃
進太子羹太子卻之曰疑有毒不食妃恚曰是兒數歲
即如是他日魚肉我矣氣憤不能語至是力勸上易儲
會泰山屢震官奏東朝有戒心上覽奏悟曰天意也事
遂寢二十三年春上郊天大霧人皆訝之明日慶成宴
罷上還宮忽報貴妃薨妃體肥是日以拂子撻宮人怒
甚中痰死上聞報憮然曰萬侍長去吾亦安能久矣爲
輟朝七日諡曰恭肅端慎榮靖皇貴妃葬天壽山初妃
父貴以兵馬指揮使進都督同知兄通錦衣衛都指揮
使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大學士萬安呼邸嫂每邀之來
家敬禮之朝士倖進者爭趨通門弘治初言者藉藉御
史曹璘請削妃謚號而魚臺縣丞徐頊請鞫萬氏家
屬治紀太后暴薨狀孝宗不從遂已紀太后記

藝海珠塵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嘉定　張　式愼　德華校

勝朝彤史拾遺記

毛奇齡　卷四

孝宗朝 弘治 張皇后孝宗后也興濟人父巒母金夫人夢月
入懷生后后當適人其所當適者忽大病及選爲太子
妃則前所當適者病已孝宗即位立爲后篤愛宮中同
起居無所別寵有卯氏問仇儼然者敢自都督同知封
壽寧伯其卒也加贈昌國公子鶴齡嗣侯而鶴齡弟延



齡亦從都督同知進封建昌伯並加保傅其他蓋從以
后故受中書舍人及錦衣百戶諸官者不可勝數帝又
爲后立家廟于興濟土木閎麗明世外戚之盛無過張
氏者后知大體不干預政事而外家稍盛多側目帝臨
爲之解由來劉健楊茂元以河決論事言水陰象失職
以后故后怒其必殺茂元上爲后激茂元至薄謫之而
御史周臘論延齡鶴齡上下之獄竟解戶部主事李夢
陽言二齡奏夢陽謗訕母后當斬金夫人入泣訴
上下夢陽詔獄他日上與后夜遊南宮二齡侍酒半上
召鶴齡膝前飲之曰毋使我以外戚殺諫臣鶴齡免冠
謝乃已帝之所以內德后而外慶羣臣若此后生武宗
及蔚王厚煒至武宗即位尊爲皇太后正德五年加慈
壽皇太后武宗崩太后受政楊廷和散豹房收江彬神
周下獄罷威武團練官軍革皇店撤校而遣各邊鎮守
太監之在京者凡喇嘛哈密諸屬國留侍者皆使還國
一切政務皆整飭儲備以待世宗世宗入嗣加稱聖母
昭聖慈壽皇太后已而復進聖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
后上初尊太后已用張璁議尊本生太后而以后爲皇
伯母居仁壽宮十五年進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
二十年八月辛酉崩謚曰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贊



聖徽皇后合葬泰陵主祔廟后正位中宮侍孝宗者十
八年歷武宗朝爲太后十六年及世宗嗣位又二十年
其長年享尊富中比之孝誠張太后獨太后定策迎立
世宗而世宗事之不以禮初興國太后迎入宮后尚以
藩妃相覷稍抑之及上入朝后后頗倨上以此銜后當
大婚時仍傳昭聖旨而即以請安易之及三年二月興
國太后誕節敕命婦朝賀燕賚倍常至后誕獨免賀修
撰舒芬具疏言昭聖誕節乃陛下承懽之會所當豫天
下歡心以奉事其親者也今遽傳免賀恐近薄宜別降
綸音以彰至孝敕奪俸三月御史朱淛言昭聖手撫聯
器親授陛下母子至恩天日昭見幸值千秋義應請覲
縱母后固辭陛下猶宜敦請豈可以傳免之旨出自陛
下命逮詔獄又御史馬明衡言暫免朝賀在平時則可
當此議禮紛更之時忽聞報罷安得無疑使此旨出自
太后則必有因事拂鬱生今昔之感此不可不有以慰
之若出聖意則母后在宮恩同一體豈可以本生嗣統
分等殺哉下北鎮撫拷訊已而御史陳逅季本員外郎
林惟聰又言陛下以召問之故能及言官其于本生正
統之義軒輊已極忠臣義士尚敢忼慨言天下事乎并
逮訊之會后弟延齡爲人上變以殺人謀逆坐族誅刑



部尚書聶賢獄言無左證即有謀亦未成世宗怒曰論
謀逆者謀不謀耳以成否耶詰責賢等使急促窮治太
后皇恐無所出會哀沖太子生太后請入賀上知太后
欲有言謝不見太后使人請亦不許閣臣張孚敬乃上
奏曰延齡過惡有之顛貲未反且孝宗皇帝獻皇帝兄
也延齡其懿親陛下宜推獻皇帝友愛之情以全椒房
之誼毋傷伯母心世宗降手書曰親不過同姓同姓爲
逆其能免乎天下者高皇帝天下孝宗皇帝守高皇帝
之法者卿慮傷皇伯母心亦慮傷高孝二廟心邪孚敬
復奏曰臣何敢爲延齡游說此臣受恩重不敢不對嘗

陛下嗣統時昭聖太后欲子陛下在制諸臣亦曾多設
謬妄哉俟太后陛下獨用臣言排破衆議孝陵所生始
尊太后曰伯母然而朝上歸過陛下至今未已茲者延
齡被罪大小臣丁無一言豈以為延齡果可誅太后
不足顧哉誠恐太后一旦不得所安以深陛下之過耳
夫謀逆之獄滅人種類必欲成獄當坐族誅昭聖皇太
后獨非張氏人乎臣又不審陛下何以處此世宗乃第
坐延齡殺人罪綾降鶴齡南京錦衣衛指揮僉事冬月慮
囚上欲即誅之令考問漢薄昭故事字敬又奏曰明律
皇家祖免以上親太皇太后皇太后緦麻以上親皇后



小功以上親皇太子妃大功以上親犯罪皆議今侯譬
奏有免死文延齡戚則皇太后親也爵則侯也宜緩其
獄似應議上曰且為卿已既而有男子班明者奏鶴齡
私通諸王逆行咒壓帝星上逮鶴齡道死而市人劉
東山者險賊人也以他事繫獄與延齡居延齡久繫怨
望時采摭故事為成帙題其端曰君道不明東山竊取
之他日牢吏弛延齡誼繁縛東山東山不受縲吏答詬
東山怨因挾延齡手書上奏奏及吏上復大怒曰死革
無君果矣召赦東山加延齡罪斬而罷諸刑部官前後
弛繫者東山又誣偽張疏皆持喝延齡家日鮮衣怒馬
恣行長安中百官畏之大學士夏言曰誰能治此御史
陳讓曰讓能一日東山怨其父關弓射之不中父告讓
讓窮捕東山東山急反誣讓子與延齡通謀爲壓皇
圖壓鎮聖母皇上其詞凡五十餘年班明所言皆實延
齡家人往來仁壽宮為內藏伺上動靜皆御史讓陰主
之上大怒逮讓等與延齡俱移繫詔獄東山因盜株引
所不快定國京山諸公侯俱坐繫太后至衣敝襦席藁
為延齡請上猶不許陳讓從獄中上書曰東山等結搆
奸黨濫毀皇躬妄連宮禁陛下有帝堯既睦之德而東
山敢言漢武巫蠱之禍陛下有帝舜底豫之孝而東山



敢言暴秦遷母之事若復赦不誅則將肆毗殺人如郭
解離間骨肉如江充矣且天下未有忍于弑父而可以
殯人家國事者惟陛下詳察書奏不省會按詔獄者指
揮王佐謬與東山知次第飾之得其情擴上反坐乃始
械死東山出讓等而延齡竟長繫不釋暨后崩而延齡
誅矣於戲故宦族卿貳入太學父為夔州守有聲從兄
岐為都御史負佩名獨二齡以外戚故陷其家聞者
悲之

沈氏選侍名瓊蓮烏程人昭慶宮民沈秀後也秀行萬
三洪武初徙家雲南而其族仍留烏程氏父廷禮仕于
朝弘治初被選入掖庭孝宗試選女知書者命為守宮
論氏援筆立成其發端曰甚矣秦之無道也宮何必守
故孝宗悅擢居第一使給事御前賜名曰女學士弟瀞
舉人官通判氏有寄弟試春官詩傳于外

鄭金蓮者初名王女兒武成中衛軍李鄭旺女也幼鬻
之高通政家因採入內備選侍得侍上疑其後遷周太
后宮侍太后名鄭金蓮宮中有訛言皇太子為鄭金蓮
生者時皇太子已冊立會金蓮父旺陰結內使劉山求
自通山遂與言若女鄭金蓮即皇太子母也在周太后
宮汝何不濟發其事而受尊寵旺聞之大喜遂稍稍



播其語謂門者孝宗怒磔山于市并論旺死罪尋赦
免至武宗嗣位旺悻悻以為及今不即發則何待矣乃
仍偽浮言如初而市儈王璽謹與旺共牟利因于正德
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潛帶揭貼將入東安門宣言國母
鄭娘娘幽居太后宮若干年矣欲面見皇上有所奏東
廠執以聞下刑部訊無實擬妖言律兩人不肯伏大理
寺駮擬者再乃具獄評閱議如山例詔候刑鄭金蓮不
問

武宗朝
夏皇后大興人（一作上元誤考實錄作大興當是）武宗后也正
德元年冊立其父儒以授錦衣衛指揮僉事中軍都督
府都督同知時監察御史杜旻上言入君戚屬咸患在
不教蓋其人多起側微一旦翊運帝室非功由請爵則
侵官罔利以所與居者非端謹之士未嘗聞禮義之訓
故也都督同知夏儒以后父得爵錫恐驕侈易成暨
懿必至宜慎選儒生俾為師友吏部議如旻言乃選老
成端潔堪為師友者一人授以訓導之職令為儒講學
未幾封儒慶陽伯尊后以世宗即位歲上尊號曰莊
嫂莊肅皇后十四年崩禮部上喪儀請上素服冠經帶
舉哀臣民二十日如禮上曰嫂叔無服又兩宮在上朕
服青足矣臣民則如母后服可禮部尚書夏言請皇上



以嫂叔絕服則群臣不敢素服見皇上請罷朝發許
之既而下群臣議謚故事凡后謚並用十二字至是
大學士張孚敬持異議曰大行皇后皇上嫂也與累朝
元后異謚宜用二字或四字大學士李時則皆用八字
而都御史王廷相曰均帝后也何殊之有夏言集上其
議因奏古人尚質謚法簡今以漸而增非獨飾嫂抑亦
臣子之情矣夫少可多不可少大行皇后謚其于皇
上服制有無名分尊卑固不相涉惟是帝后始美妻以
夫尊今列聖元后皆用十二字而獨于大行皇后謚
之減損嫌以降殺二四與八了禮無據不如仍用十二
字為當上曰朕昔在藩臣子也今則無事嫂如母后之
義且兩宮在上昭聖皇太后于皇嫂為歷姑道不便其
再議禮部請如孚敬言用二字上曰其用六字數既中
合陰爲于是上謚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十五年上忽
曰禮不備不稱配武宗加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
聖毅皇后十二如故

沈賢妃吳德妃皆武宗妃也賢妃父傳德妃父讓皆以
妃貴授指揮僉事故事選后以二女陪選正德改元上
大婚二妃陪后進慈聖太后即命封為妃越一月命禮
官上冊妃儀上乃具衮冕告大行皇帝几筵頒命鴻臚

寺官設節冊案綵輿教坊司設中和韶樂及大樂錦衣衛設鹵簿法駕上御華蓋殿皮弁服陞座傳制遣冊寶使節冊由殿左門出正副二使跪受制制曰正德元年九月初七日皇帝冊沈氏為賢妃吳氏為德妃卿等其持節行禮于是執事官舉冊寶綵輿中樂用鼓樂至右順門正使持節副使捧冊北向授內官內官賚之內正門入詣二妃所二妃禮服讓以俟宮人隨者各擎執迎節冊入弁受之女官贊冊授二妃而以節授內官賚之出右順門授使使持節復命于是二妃詣奉慈二殿几筵詣太皇太后皇太后兩宮行禮還內殿上皮弁皇后具禮服陞座女官導二妃詣前行禮禮畢還宮方是時二妃固嫻禮當太后意而上甫新政需寵之徹動合矩度一時宮中皆稱之既而賜后家及二妃家各給莊田若干頃時奸民投獻者咸謂近畿土地腴利饒嘗佃諸近畿而近畿之不便者多怨望至奪疇改元奸民覩世宗意薄無復舊賜恩遂陳之上詔而莊田盡除

王妃解天人能詩工篆札以才色為武宗所幸宮侍上春嘗明湯泉命妃爲詩妃手自書之刻于石（外附詩 靄泉宴）（與常水池何事暖如湯浴落一泓流今古不爲人間洗冷腸）

馬氏昂妹豹房供奉女也美豔江彬白之上時已適



畢指揮有娠（昂人稱妹指揮妻非是）上令中使召迎之豹房馬氏善騎射解胡樂能道番語遂絶幸封兄昂右軍都督馬氏一門無大小皆賜蟒衣內庭中皆呼昂為舅賜弟太平在東上昂從數騎過飲其第六科都給事中呂經等言近聞昂往將官馬昂獻其有孕女弟輒見御疑且懷內昨已超授右軍都督臣等惶懼不知所為夫以失身之婦而寵幸宮闈必其人之有異耳夫天生尤物亂人聽視苟非德盛鮮不及禍況其身已失也今昂以子弟出入禁闥楊劍之寵裏見今日昔者王氏封侯前鑒四案昂今拜官與亦若是恐失今不治漸致難測伏乞誅昂并斥孕婦以遠禍本御史徐文華亦言中人之家尚恥再醮之婦以萬乘之尊而顧有是誰為陛下進此者罪可族也竊料其奸謀既遂不過曰是姬殊色多技能而又宜子陛下悅彼甘言謀黨寵納已婚未婚有身無身皆所不計爲一防杜閫閨而不恭李園之徒抵瑕以進所繫甚細故哉且陛下降等威飾苟處與昂兄弟子姪褻服共坐或同臥起尊卑無章倖臣皆降禮而從敢抗其權寵可知矣馬姬專寵于內昂等擅權于外欲禍機不發得耶俱不報未幾六科都給事中石天柱等又言馬昂進納孕婦臣等已疏論逆



令再旬未蒙進止竊臣陛下之意將爲其有身諱與秦以呂易嬴而嬴亡晉以牛易馬而馬滅彼二君者特不知而陷其計耳今陛下知之而復爲之何也萬或陛下急于宗嗣蹤跡曖昧真偽未明言之咋舌寧立賜裁決絶覬望御史程啓充等又言內寵為孽是謂女戎外寵爲孽是謂男戎妹嬉伐夏妲己伐商褒姒伐周此女戎也恭卓伐漢賈后伐晉安史伐唐此男戎也夫兵戈之禍伐易知而中肸之伏機難測馬昂兄妹竊弄後宮子嬪無賴猥處中禁臣等昧死有言未蒙聖斷夫乃本竊釁懸橫而濟之以姦馬嬪桀傲多能而濟之以媚是兼內外之戎于一家稍夏商周漢晉唐之患于一時也復不報後上幸昂第酒酣召昂妾昂忤上旨上怒起昂懼乃謝病歸既復得劉美人而馬氏寵衰

劉美人亦稱劉夫人太原民劉良之女（世廟美人名時女非是）晉王府樂戶楊騰名下妓也正德十二年上幸大同駐蹕偏頭關遍索女樂于太原美人僑與妓雜進上遙見美人悅其色及聆謳大喜遂從榆林還再召之載以歸命爲美人大見寵幸初居豹房後漸入西內專寵飲食起居必與偕言事輒聽左右或觸上怒陰求之輒一笑而解江彬諸近倖雖甚貴倖見必觸首以母事之呼之曰





娘娘十四年上南征隱將美人至潞河約以簪先發而隨以他舟迎美人美人脫一簪贈上行且以爲信曰見簪而後赴上藏簪衣袖過盧溝馳馬失簪大索數日不獲去及至臨清州上遣中使召美人美人辭曰不見簪非信不敢赴上乃獨乘舸晝夜行傍從至張家灣親迎美人載而南當上發臨清時倉卒內外從官無知者既而有數人追及之亦竊甚民船爭傍見上舟不能避抵觸幾訶湖廣參議林文纘衛上舟過怒止之入其舟奪一妾行及上至揚州每以數騎獵揚州城西止宿上方寺後遂無厭屢出獵馳突不測美人諫乃止時又稱爲夫人自上方寺至南京所臨寺觀施幡幢錦綺悉具夾冊有寫上所錫賚書悉署上與夫人劉氏名字其上正德十六年世宗入嗣用南京給事王紀言以爲至尊別號嫌媟褻傷不可示天下後世自今南北凡大行皇帝御駕所臨驛道寺觀有書威武將軍鎮國總督及夫人劉氏名者悉令撤去從之

浣衣王滿堂者霸州民王智女也以麗色與選嬪嬙既而罷歸里不肯適人又時時感異夢謂必有趙萬興者來聘嘗許之其人皆不可言里中僧出入智家知其夢聞以語人道士段鋐挾妖術聞之遂潛易姓名以贈



儕使儕先一旦謝智家曰明日當有大貴人至詰旦鋐至問其姓名曰我趙萬興也智家懽呼羅拜之遂妻以滿堂鋐乃出妖書轉相煽亂愚民既神其夢及見書大信從之者日益衆鋐與事涉滿堂逃之嶧陽既而嶧陽人亦信之有嶧縣儒生潘依道孫爵杖衆至臨受其術時時衆人行主臣禮于是鋐遂僭號改元大順平定往來牛闌神仙二山間久之鋐出行新城民掩獲鋐并得其妖書撫按以聞詔釋愚民之從者獨斬鋐與依道爵三人西市乃特降中旨令勿殺滿堂沒人之以官奴送浣衣局既而召入豹房大幸世宗嗣位復出浣

衣局人謂之王浣衣云





藝海珠塵

勝朝彤史拾遺記五

毛奇齡撰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龍游　徐　鯤　玉山校

世宗朝嘉靖興王妃蔣氏世宗母也其先徐州人以尺籍隸京師父斆初授兵馬指揮使嘉靖間進贈玉田伯生妃通詩書嘗著女訓十二篇弘治五年冊爲興王妃生二子長岳王厚熜次卽世宗也興王薨妃居邸一年世宗入繼大統卽位甫三日卽奉箋詣藩邸迎妃而令廷臣



議推尊禮廷臣集大議謂宜考孝宗而稱興王爲皇叔父妃爲皇叔母議三上不允時妃已迎至通州聞稱皇叔母大恚曰安得以我子爲他人母乎不肯入上聞之啟慈壽太后願奉母歸藩而進士張璁者迎上意謂宜考興王而母太妃上大喜乃始迎妃來將入宮禮臣具儀注請應由崇文門進東安門皇帝出東華門迎而入不許再議自正陽門進大明門承天門午門之東從王門入又不許崇文門京師東門也正陽門者正門也御道在焉王門諸王所出入門也上曰聖母當從御道入朝太廟于是群臣相顧爭謂王妃無謁廟禮不聽又謂當具諸王妃儀仗不聽乃尊稱興獻太后具太后車服儀仗竟以太后從正陽門直入謁奉先殿不廟見頃之加稱興獻皇太后群臣又力爭謂稱皇非是大學士楊廷和至辭位去不聽會清寧宮傍室災論者謂議禮所致乃始稱興國太后然非上意也越三年上尊號曰本生章聖皇太后當是時張璁桂萼等揣上意有在益任情與群臣辨謂上宜考興獻帝而母興獻后去本生二字乃成禮上是之遂以是年秋尊妃爲聖母章聖皇太后去本生二字五年爲興王作世廟成奉妃入謁廟大學士石瑤等力爭之不聽七年加尊稱曰慈仁九年



頒所製女訓于天下十五年四郊廟宇禮成加尊稱曰慶靜貞壽九月奉妃謁天壽山七陵又謁恭讓章皇后及景帝后陵十六年奉妃幸金山命諸臣進賀行殿十七年九月奉妃居慈寧宮十二月癸卯崩諭禮工二部曰朕皇考獻皇帝陵遠在承天升遐之日尚以諸王禮葬藩衛淺薄堂隧狹隘比者展觀山陵于成祖長陵之北得支山曰大峪林巒行質殊吉卽欲起遷梓宮遷祔于此朕不敢專卜吉于皇祖既得吉卜二三勳輔近臣咸贊曰宜爾部臣其擇期製事又諭曰聖母升遐山陵爲重分遣大臣祭告大峪山預建顯陵于是以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爲奉迎行禮使兵部尚書張瓚爲禮儀護行使大監鮑忠爲奉侍官指揮趙俊爲吉凶儀仗官又敕太師翊國公郭勛知聖母山陵事上親幸大峪視之忽諭曰皇帝體魄藏顯陵者二十年北遷遥遠大不寧于朕心朕將奉慈宮南詣合葬其議以聞於是禮臣嚴嵩等議謂靈駕北來慈宮南詣共一舉也而春秋享祀遥近迥殊如初議便上曰孰謂四海非王土與且孝陵何以尚在南也因止崔元等毋行第令趙俊往承天啟視元宮乃上太后尊謚曰孝慈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明年趙俊還言顯陵不吉上乃議南



巡九卿大臣許讚等暨左都御史王廷相各疏諫不聽已而侍郎唐胄給事中曾烶御史劉賢郎中岳倫皆相繼諫不聽已而太學生陳良璉上書諫不聽良璉下詔獄上乃至承天作新宮廟其一以待合葬工竣歸過都御史謝少南言陵廟有藝母陵侯于祀典請祀之上怒曰帝堯母有藝陶少合并非古也卽拜少南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更議聖母葬大峪山四月上躬謁長陵忽召禮臣嚴嵩曰大峪山何如純德山耶仍命崔元葆梓宮南祔七月合葬顯陵主祔睿宗廟

陳皇后元城人少與諸女擲錢戲錢四側既長昭聖張

太后爲世宗選婚臺官言大名有佳氣得后迎入宮嘉靖元年冊爲后授后父萬言都督同知賜第西安門外工部尚書趙璜言西安門近宮治萬言第請毋過高廣上怒逮營繕郎中葉寬員外郎翟璘下獄而封萬言泰和伯給世券既而萬言侵牟其縣民縣令張好古執爲言家人杖之好古亦下獄時上方議禮以爲禮始自宮闈每講關雎講教化儀上與后坐張文二妃者尚茗上循覩其手后恚投盃起上大怒后以驚悸怨墮娠既而崩當隆卿時萬言乞喪入覲上以非祖制不許至是議喪禮欲從殺因勑禮官所上儀注上玄冠素衣十二日



更淺色衣聽政西角門朝兩宮則具如常服百官三日臨喪服十二日朝則玄冠素衣通二十七日除閣臣張璁執不可請上素衣經帶十二日乃更服玄冠素衣百官則素衣經帶侍西角門通二十七日除上曰不如朕言朕且以九日除張璁曰不然天子與后猶父與母春秋天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焉爲后也古人服妻三年後世易以期期之喪諸侯絕旁期也妻之喪正期也日易月殺矣殺之九日後若有殺者則皆無也且寧忍臣子不終君母之服者上曰以上有兩宮皇太后故也終不聽既而詹事霍韜奏曰今百官有妻之喪不當公右人父在喪母杖不上于堂避尊也臣請陛下玄冠素衣御西角門十日即玄冠玄裳御奉天門百官朝則玄冠玄裳退則素二十七日除謝夫陛下二十七日皆御西角門則無辨于大喪也百官衷衣朝中門則禮不肅敬也陛下即以玄冠玄裳御奉天門者當陽之義也猶之百官有妻之喪不當公也百官退而素不敢見陛下避尊之義也猶之古人杖不上于堂也庶幾變于禮者之禮也上可其奏乃謚曰悼靈皇后以其年別葬之天壽山襖兒峪作之日出梓宮王門牒辭祖禮百官一日臨都給事王汝梅諫不聽十五年禮部尚書夏言議謂先



皇后正位中宮母儀天下者七年而崩謚悼靈雖倣古法而靈義有六嫌其美稱請下翰林更謚上意既久釋乃改謚曰孝潔皇后其後懷后謚孝烈先祔廟而后祇祔奉先殿西室（一作西夾室一作東室地）隆慶初禮臣議孝潔大行皇帝元配也宜合葬而廟若遵遺制祔孝烈則舍元配也若同祔則二后也皆不合典制臣竊以大行皇帝升祔時宜奉孝潔配遷葬永陵孝烈移主陵廟制曰可乃上尊謚曰孝潔恭懿慈睿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

廢后張氏世宗第二后也父楫錦衣衛指揮僉事后初入宮封順妃嘉靖七年陳皇后崩兩宮皇太后命上自擇諸妃中可者因下詔曰皇后之尊與朕同體承宗廟母天下者也順妃張氏侍朕以來克盡禮道其冊立爲皇后當是時上方追古禮而后親蠶婉稱上意舜蠶祭后必從上分獻宗廟方春奉嬪御行親蠶禮日誦章聖太后女訓于宮中詹翰林所撰內則新詩使宮人歌之以當古房中之樂如是者六年至十三年正月癸卯忽降諭禮部曰朕惟陰以相陽者地承天妻繫于夫道在敬順而已朕元配早失繼冊張氏爲其內助恩遇特隆近乃不思敬巽自顧承乾倭其自恃竟成驕怠歷收皇后冊寶退閒別所其天下箋賀恩停如故十五年薨



上命喪葬視憲廟吳后禮十六年改稱廢后葬金山

方后江寧人安平侯方銳女以嘉靖九年選入宮十年奉章聖皇太后旨選九嬪先是祖制無九嬪名自后妃下雜置諸嬪宮而間以婕妤昭儀貴人美人諸位號（今史官言明代宮中無昭儀非也雖稱秦漢制要其所以爲儲嗣計）未嘗之也至是用張璁言謂上未有子古者天子立后並建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廣儲嗣陛下春秋鼎盛宜博求淑女爲似續計于是下懿旨爲九嬪之選而后居其首三月后與鄭氏王氏閻氏韋氏沈氏盧氏沈氏杜氏九人並受冊並冠九翟冠

大衫朝衣圭用次玉穀文冊黃金寶視皇后殺五分之一至期上衮冕告太廟還服皮弁御華蓋殿傳制遣大臣行冊禮既冊乃從皇后謁奉先殿禮成百官入賀上仍服皮弁受之當是時后冊名德嬪上以其行禮敬且升降有儀度悅之然未爲后也越二年廢張皇后欲立后以問夏言言拔避上意頓首曰臣爲陛下賀夫天圓而地方者也上大喜遂以其年立爲后而以德嬪沈氏爲寶妃懷嬪閻氏爲麗妃嗣之故事立后謁內廟而已內廟者奉先殿也上謂天子立三宮所以承宗廟故禮經有廟見之文何以不謁廟下翰林禮部議謁



廟是正月壬子上御奉先殿遣太傅武定侯郭勛爲正使少傅李時爲副使持節冊立上乃率后謁太廟及世廟越三日頒詔天下明日受命婦朝賀于未央宮自是之後上尊高祖及高后尊號后捧高后主亞獻上稱其有禮嗣皇后升祔及禁日后親扶寶幄尚七族惟謹唐皇后祥后奉几筵帥嬪御行享祀皆恭恪稱上意上嘗特褒之二十一年十月上性卞待宮人多不測宮人懼會所幸曹妃及王寧嬪侍上寢疑鬭宮人楊金英等謀弒逆用組繫上頸而以紱服雜剿上勝間李縶組竊卒濶縛絲死結得不絕金英懼同事張金蓮者知事敗走告后后馳至解組上蘇然猶悸不能言后命太監張佐高忠捕宮人雜治詞皆云曹妃者雖不與然亦知之后乃傳上命收曹妃及金英等十餘人磔于市并捕斬其族屬十餘人而籍其家先是曹妃有容色上寵之冊爲端妃故每侍上寢事覺上猶疑妃冤曰端妃我所愛寧無此心因德后救已而銜以妃故憾后逾年進后父銳安平侯以報后功二十六年十一月宮中火中官請救后上不應后遂崩已而復悔曰后救我而我不能救后乃欲厚其喪葬禮且欲再抑孝潔以厚之遂稱后爲元后豫名所葬地曰永陵遣太傅兼

太子太傅成國公希忠爲正使持節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高儀爲副使捧册寶曰孝烈皇后故事凡册謚使臣至宮門內侍傳節册以入上又諭謚后禮重其命二使上殿拜命于門內勿如舊明年二月庚午日將終事于永陵禮官請孝臣齋戒十日是日皆素服辦事五月葬永陵將葬禮官請儀注上命梓宮從中道行虞祭如禮用九虞百官送葬者皆制服至入朝以素服加烏紗帽黑角帶退而以素服素冠辦事至迎主之日仍用制服至思善門外行安神禮主還更以素服素冠辦事禮畢除時廷臣謂諭舊制且有引孝潔而事爭者皆不聽二十八年十一月后大祥禮官請安主奉先殿東夾室先是孝潔葬襖兒峪後主不議祔至十五年禮官始請祔奉慈殿邵太后傍以爲喪服小記有婦祔祖姑之文因祔主焉及邵太后遷陵廟而奉慈殿毀廷臣議遷孝潔主于奉先殿旁室而殿旁地隘惟斜廡兩廡窄以奉安于是有奉先殿盡西夾室之祔蓋迫于所請也今請安后主于奉先殿東則位先孝潔此明以元后尊后者而上復不許謂當祔太廟下輔臣嚴嵩尚書費宗等議嵩等言祔祖姑禮也請藏埒饗獻則入太廟藏主則據憲廟皇祖妣之傍以從祔于祖姑之



義而上曰不然祔禮無遷就者后雖非帝然帝之配也帝自有一定之序而后卽因之今后以朕存不敢櫃不定祧已矣安有饗在此而主藏彼之禮其依祖制奉祧仁宗而祔以朕他日之新序其勿違蓋上意尊后且慮他日祧廟者故欲乘己生存時預祧仁宗而借后以定序也嵩等謂諭及新序則非臣子所敢言乞下廷臣議上命暫已待再期則姑藏主皇妣睿后傍明年再期奉主隨后傍入享于太廟位設新序不及祧而上終欲祔主太廟命再議禮部尚書徐階都給事楊思忠皆以爲不可餘無言者時帝使人覘會議得狀及疏入怒曰爾等懷二三之心獨爾耶此非專論后也又非子爲親改爲婦也第以朕躬論正序定位禮所應有乃無肯奉行者階思忠二人議定卽是矣於是階思忠懼恐言臣等愚昧不能仰知聖諭竊惟周建九廟三昭三穆卒六世而祧今後兄弟相及亦有不及六世者國朝廟制同堂異室與周禮不同今太廟九室皆滿若以聖躬論仁宗當祧固不待言但此係異日聖子神孫之事而陛下自言之是自豫廟也臣聞舜人之廟五商以七周以九禮由義起五可七七可九九之外亦可加也請于太廟及奉先殿各增二室爲十廟祔孝烈皇后毋祧仁宗陛下



亦無豫爲上曰會議當人人盡言今兩人各一言而止此會議耶臣子之誼當祧當祔自應上請而乃自爲見且禮有一定苟定矣何避豫爲於是階等乃如旨議上報聞隨條上祧祔儀注并請曰忌祭近矣至可臣奏上猶銜初議報曰孝烈繼后非元后其所配者又入繼之君不忌祭亦可階等惶恐請盡力上曰非天子不議禮后當祔廟朕久諭之爾謂未宜徒飾繁言惑衆聽肯欲待俎朕主矣因諭禮官曰禮官卽從朕言勉強耳諸臣爭親爭帝爭祔爭名三十年矣至今猶未化耶今創不忍祧仁宗且置后主別廟他日任臣下處之今已日爽一卮酒不致以仁宗傷衆情也于是禮臣不敢復言第請如敕行許之後二年六科官表賀正旦思忠首署名上猶修前卻摘其表語詰責之杖之百削籍以杖興議然當時廷臣從無敢爲孝潔言者隆慶初上后尊謚曰孝烈端順敏惠恭誠祗天衞聖皇后不稱肅字且移孝潔配世宗祔廟遷葬永陵而別祀后主弘孝殿見陳皇后記

皇貴妃王氏指揮僉事王除之女嘉靖九年選入宮十年册爲昭嬪十五年生皇子載壡生時有他妃夢星官以嬰兒送昭嬪上異之是年進昭妃明年册爲貴妃皇



子有奇質嘗見上叩頭曰兒不敢時府衆乎者以天在上也上奇其言寵皇益重妃十九年進皇貴妃二十八年皇子薨年十有四時初冠行冠禮甫日而病命太醫視之不治忽北面拜曰兒去矣端坐而逝上悼之謚莊敬太子明年妃薨先是閻麗妃生一子薨謚哀沖太子至是命妃與閻妃同葬而以哀沖莊敬二太子祔之其地在天壽山已而禮部言妃當與閻妃同祔主孝潔皇后陵廟詔可妃弟朝用累官都督僉事

杜康妃者穆宗生母也大興人父林封慶都伯嘉靖九年妃應選入掖庭明年封康嬪十五年進封康妃十六年正月皇子生是爲穆宗二十三年妃薨是時穆宗以裕王居邸上下禮部議喪禮尚書歐陽德等言舊朝皇妃或未生皇子或子非居長而受封國或子立爲東宮而先薨與與今不同惟成化中淑妃紀氏孝所生皇子倫序居長與妃事相類但彼時孝宗尚幼也今裕王既已成婚禮宜持服主喪送葬乃議上輟朝五日裕王主喪遵孝慈錄斬衰三年其儀使人數皆視舊有加上不許于是輔臣引洪武七年太祖命周王橚服貴妃孫氏故事以對曰彼慈母猶爾況生母耶上命考賢妃鄭氏例以聞於是德等復上儀注制可册謚爲榮淑康妃葬



金山及穆宗入嗣以隆慶元年正月己未諭禮部曰朕仰荷天眷嗣守丕基幽惟慶源所自我生母榮淑康妃恩勤大焉朕幾居外邸奉養之禮既闕生前光揚之典未從身後追思罔極痛切丁衷夫孝莫先于所生愛必由于親始今朕方以孝治天下而封恩未報大禮未舉其何以表因親之誼立成敎之本哉昔孝宗皇帝上生母淑妃尊謚祔葬茂陵並奉慈殿大內歲時祀享爲世稱孝焉朕當如故事仰循懿德恭薦鴻稱與遷祔之上儀禮祀享之事宜禮部其詳議以聞丙寅上尊謚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遷祔永陵祀乇神

賓殿
李嬪延津人嘉靖十四年十月夏言請慎選賢淑補嬪御以廣儲嗣上命夫人女官出諸王館選擇妃父李拱臣自詣通政司上白有女端麗堪充下陳因轉送禮部以請上曰此非大臣獻諛也既係親陳當從所願遂令拱臣送至京既至適上行郊禖夏言請淑女赴諸王館擇日選親上曰淑女至京適逢郊享此高禖之兆也敕勿赴館選徑進大內既進冊寧嬪無子薨

隆慶朝 穆宗皇后姓李氏昌平人封德平伯李銘女穆宗爲裕王冊爲妃生憲懷太子嘉靖三十七年薨王即



穆宗即位諡曰孝懿皇后六年秋神宗即位加上尊諡曰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儷天襄聖莊皇后合葬昭陵主祔廟

繼后姓陳氏通州人一作大名 父景行封固安伯嘉靖中孝懿李皇后爲太子妃早薨冊后繼之隆慶元年進爲后已而后無子出居別宮越一年后疾左右無侍者外廷憂之既疾甚試御史詹仰庇上疏曰皇后者本先帝所聘以配陛下宜遵先帝命奉宮闈之好上承宗廟下以立四方家人之則舊聞皇后與上端脩久拂聖意兩去歲東還陽陵園皇后隨駕朝野皆喜以爲樹典或失賓客疑總擇貞又聞皇后離坤寧置之別宮左右失起居以致抑鬱成疾陛下又略無眷顧之意中外憂懸萬一不起如聖德何亦何以承先帝命上曰后無子多病近移居別宮冀稍安適或可從此却病耳爾不曉內廷事乃妄言神宗即位上徽稱曰仁聖皇太后六年進懿安十年進康靜二十四年七月崩諡曰孝安貞懿恭純溫惠佐天弘聖皇太后祀奉先殿別室與孝烈皇后同先是神宗在東宮時后病居別宮而神宗生母李太后者斯時尚爲貴妃也神宗每晨謁奉先殿朝帝及貴妃畢即往候后曰娘娘寂寞禮不可曠后聞覆辭即宮







彊起取經書指而問之神宗應對答后且感且喜貴妃聞后喜亦喜神宗既嗣后稱仁聖貴妃稱慈聖兩宮既同尊而后與慈聖皆賢素無猜嫌至是益親諡神宗又孝事兩宮一無所間由是后無疾優游慈宮者二十五年神宗嘗設四齋近侍二百餘人陳百戲爲兩宮歡每遇令節先于乾清宮大殿設兩宮座使貴嬪請尊上預候雲臺門下拱而立北向久之仁聖輿至景運門慈聖輿至隆宗門上居中北向跪少頃兩輿齊來前已復齊至乾清門上起于是中宮王皇后扶仁聖與皇貴妃鄭氏扶慈聖輿導而入少憩請陞座自捧觴安几以及獻饌更衣必膝行稽首屏氣攝息皆從來儀註所未有者于是始陳戲劇歡乃罷凡大饗多此類

孝定皇太后李氏神宗生母也漷縣人一作東安 父武清侯李文全一作偉 母王媼生后時里中聞異香經日不散后初爲宮媛進貴妃生神宗進皇貴妃隆慶元年上徽稱曰慈聖皇太后故事天子非嫡生而尊皇后稱皇太后若生母亦稱皇太后則加徽號于皇后以別之時太監馮保欲媚上風大學士張居正議並尊禮于是下議尊皇后曰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曰慈聖皇太后而兩宮無少別焉慈聖徙居乾清宮視上臨御講外廷事一切倚



任閣臣不敢預獨于上起居務極嚴切上偶不讀書召使長跪每御講筵入嘗傚作講臣進講后前后亦以是驗其記否每朝日五更至上寢所呼曰帝起令日上朝敕左右掖上坐取水爲盥而挈之登車以出故上在宮中頗祇畏而一二中官奉太后懿旨左右夾持將至過當六年上大婚太后將返慈寧宮敕諭輔臣謂吾不能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聖德先生親受先帝付託有師保之責其爲我朝夕納誨用終先帝憑几之託社稷蒼生不有賴焉是年進徽號曰宣文太后雖還宮嚴切如故八年十一月上曲宴西苑兩宮人侍上醉嗔之使之歌新聲辭不能既退取劍擊兩宮人左右勸止之遂戲割其髮以出翼日太后聞大怒召尚青布袍屏簪珥御語閣臣居正具狀切諫且令草罪已御札又召上跪地數其過至云必用汝作皇帝耶時宮中喧傳太后令馮保向閣中取霍光傳將湛上立潞王上大懼跪泣不起久之方解乃答其所狎宦用孫海二人逐之十年進明肅十二年太后與仁聖太后同謁山陵二十九年進貞壽端獻三十四年進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四十二年二月崩遺詔曰予以眇躬獲侍穆廟欽恭圖繹幸誕育今皇帝踐祚四十餘年天



下頌太平之休者咸歸功啟佑予實意焉茲者遘疾瀕危皇帝齋居禱祠命數已終予亦怡然大漸其奚恒化之有皇帝至孝哀慟必過毀予懷當順變節哀益承帝眷親賢圖治永保鴻業皇太子亦宜及時進學撫綏元良大小臣工相與戮力共理郅隆以副予惓惓至意其赦恤事已親爲皇帝懇儀悉遵典制特詔上尊諡曰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合葬昭陵別祀崇先殿后性慈愛雖親上甚嚴而保護備至上事太后孝能得意承指竭力奉養時特以設宴陞座特具優席供奉陳宮戲外戲名四齋近侍玉熙宮近侍各二百餘人次第承應后晨夕歡燕尋薦益縱且究心內典好施予凡天下名勝地皆置梵剎動費鉅萬時天下宴安物力充牣上亦助施無所吝嘗侍后慈寧宮看花時已秋節有銅盆生紅蓮通心抽莖九而攢簇四向如臺蓮然上令文書官宋紳傳外廷觀看看畢仍送慈寧上親飾后妃稱賀且賦詩以爲太后慈壽之端嘗于太后千秋節爲太后祈福收取內庫所藏吳道子畫觀音像臨橅之易以慈容使梵剎懸仰勅石刷千頁以布天下天下梵剎皆供之又諭內閣朕而奉聖母慈諭謂浙之南海有普陀山大士現身處也其剎燬于火而基址尚存

欲發問修復不費官錢自捐粧銀爲造仍舊已完功矣卿等當撰文製碑頌聖母功德其孝如此後以冊立事未定給事中姜應麟等疏以請定國本且見斥革后聞而罷之會上入侍膳后問其故對曰以彼是都人子故也后大怒曰爾亦都人子也上遽跪伏地不敢起蓋當時內廷呼宮人爲都人后初亦由宮人進故云既而羣臣請福王之國行有日矣鄭貴妃難之復以祝太后千秋爲辭且多設禮辭欵以悅后后揮卻之且曰不知吾潞王可肯來上壽否貴妃乃不敢留曹學程以建言論死后憐其母老言于上釋之王熙宮女伎能戴燈舞自

言家大梁曾許里中人爲儒生后遣還其家使配焉后雖不預政而明于大義且善御外家后父封武清伯進侯子誠銘嗣弟誠鏓誠鉅等皆都督僉武清舍人給軍士布花多乾沒軍士譁內使以聞上命取所支布一疋驗之果紕裂即謁太后言狀太后怒甚遣諭內閣革武清職上御講筵召閣臣言狀居正爲營救得止太后乃召武清父子立宮門外遣中使出數之而抵其家人于法后生神宗及潞王（時有服勤執妃辨名妃皆失傳不載）段恭妃無子萬曆中猶存嘗以外家舊選中使持金茶甕一私遺外家爲門者所奏上曰此雖妃所有然大內



器物豈可闌出詔答中使而自以百金遺妃曰即妃家貧以此給賜之先帝所賜物勿出也

（神宗朝）萬曆皇后王氏餘姚人生京師父偉以后貴封永年伯萬曆六年孝定太后爲神宗擇配冊后爲皇后后性端謹上下承平久天下無事中年好靜攝一切章奏盡留中不下后封識藏弆每語一事即隨取上之光宗在東宮危疑數矣后調護備至且善事孝定太后得太后歡心上寵幸鄭貴妃待之不校宮中皆稱后盛德比孝貞焉萬曆四十八年四月崩諡孝端光葬定陵光宗即位擬上尊諡曰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媲天毓聖顯皇后

未及上帝崩熹宗立始舉大禮焉主祔廟后與新建伯守仁同族時守仁孫承勳方襲侯上嘗問后家有官乎后對曰猶記新建伯後猶子行也見在京翼曰召見坤寧宮賞賚甚厚因奉差爲南京守備十九年提督操江掛漕運總兵官印三十五年加太子太傅用皇親品服時稱餘姚王氏有二伯聞者榮之（一云后本姓黃呂毛氏見通志）

王貴妃者光宗生母也初爲宮嬪無寵年長矣偶幸有娠上諱之故事宮中承寵必有賞賚文書房內官即記年月日及所賜以爲驗上侍慈聖宴語及之上不應慈聖命取內起居注相示且以好語相慰藉曰吾老矣猶



未有孫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貴寧分差等耶十年四月封恭妃八月光宗生是爲皇長子既而鄭貴妃生皇三子進封皇貴妃而恭妃不封后既無寵又不得見上一切恩禮盡爲鄭氏所抑二十九年冊立皇長子爲皇太子妃無封如故三十四年元孫生加慈聖皇太后徽號然後進封皇貴妃光宗每至后宮鄭氏必使人尾之四十年病革光宗馳至宮門猶閉抉鑰而入后目眚手光宗衣泣曰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恨言訖遂薨光宗泣左右皆泣鄭氏猶令閉三日不傳閣臣葉向高言皇貴妃薨四日未見傳諭且禮儀未定難循典所載願詳

而皇太子母妃前所未有宜另議從厚不報向高又言之乃議諡溫肅端靖純懿皇貴妃葬天壽山光宗即位下詔曰朕奉皇考遺命嗣承基緒撫此萬方溯厥慶源則我生母溫肅端靖純懿皇貴妃恩莫大焉朕昔在春宮既莫親于溫凊今居禁闥徒有痛于栖橖欲申罔極之深悰惟有肇稱乎殷禮昔我皇祖穆宗皇帝上生母榮淑康妃尊謚祔葬永陵建奉慈殿于大內歲時享祀茲當如故事仰稽懿德恭薦徽稱與選祔之隆儀飭闕宮而孝享爾禮部其詳議以聞熹宗即位上尊謚曰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天胤聖皇太后遷祔定陵祀奉慈



殿



鄭貴妃大興人萬曆六年上以大婚下選擇令民俗稱大婚曰官婚爭嫁娶雖城司禁之不止妃故許鄰家子爲婦然闕聘物妃家不能娶而鄰家強之兩家爭且鬩妃隔門哭適中官過門見妃美即籍姓去既入宮冊貴妃及生皇三子進皇貴妃妃權譎善媚後庭寵倖者無出妃右時恭妃既生皇長子顧無寵冊立未有屬妃恃寵請立己子爲太子上許之先是大內北上有大高玄殿祠星君最神妃嘗以祈嗣過祠進禱焉至是請謁誓還上設誓許妃曰冊立因御書一紙緘玉合中賜妃人

未知也第妃加位號而恭妃不及人頗疑之至冊立未定多飛語外廷爭之者且紛紛至凡請冠請婚請豫教不一而足至二十九年羣臣爭不已而慈聖皇太后又堅持立長妃復于是時小失歡于上上乃發皇長子居迎禧宮既而冊立爲皇太子同日冊妃子爲福王皇五子爲瑞王皇六子爲惠王皇七子爲桂王既立上遣人取玉合視之封識宛然而內所書字則蠹已盡蝕之矣上觀悚然因助妃廣建祠宇以祈福焉初刑部侍郎呂坤爲按察時作閨範圖說一書太監陳矩從坊間購之持以進上上偶賜妃妃爲之重刻坤不知也二十六年



有撰閨範圖說跋者名曰憂危竑議以爲此書本呂坤媚妃爲之其中首頌漢明德馬后且首載其由貴人進位中宮一事則明明以明德指妃而妃之刻之因以自指此易儲之本也故其文託朱東吉爲問答朱東吉者謂東朝也其名憂危則以坤曾上憂危一疏因即借其名風之且曰此可變危事然即變危者焉之也時其跋盛傳京師然不得其人久之有疑出于給事中戴士衡與全椒知縣樊玉衡者以士衡曾糾坤玉衡曾彈妃也妃弟鄭國泰所爲言于上上重論二人然置妖言不問越五年又有爲續憂危竑議者其題曰國本攸關是時皇

勝朝彤史拾遺記　卷五

太子已立然又恐東易者之隨之也其文試鄭福成爲問答鄭福成者謂鄭之福王當成也曰朱賡爲相賡者更也更易之義也而賡所用者文則有王世揚孫瑋李汶張養志四人武則有王之楨陳汝忠王名世王承恩鄭國賢五人共九人合妃而十同之十亂有婦人焉閣宮聞其間皆內命賊書四出捕期在必得於是詔下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即此是也上聞之大怒詔訪大臣或借以傾危人人重足立既久得皦生光者抵之乃已至四十一年又有王曰乾者上疏言奸人孔學等爲巫蠱將不利于聖母及太子語侵妃賴閣臣葉向高



勸上以靜處之禍遂寢其後挺擊事起王之宷親鞫張差其所供龐保劉成則坤寧宮內使也妃大懼而劉廷元等合詞謂差風癲差之供係之眾指使廷臣各相持不能解于是貴妃向上泣上曰外廷語籍籍可畏若自乞東朝解之妃乃向太子號訴哀禱上召見羣臣于慈寧殿太子降諭毋株連因立殺張差獄而他不之及神宗崩遺詔封妃皇后未及行而光宗又崩乃與光宗選侍李氏共踞乾清宮邀封賴大臣力爭于是又有移宮事而國事已壞崇禎三年七月妃甍諡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葬銀泉山鄭國泰鄭養性皆以妃貴官都督



# 勝朝彤史拾遺記六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　輯
仁和　韓　元章　菁思　挍
毛奇齡　譔

光宗泰昌朝　光宗后郭氏順天人萬曆二十九年冊爲皇太子妃生皇一女四十一年十一月丁未薨諡恭靖四十八年九月進諡恭靖慤温惠元妃熹宗即位十一月上尊諡曰孝元昭懿哲惠莊仁合天弼聖貞皇后遷葬慶陵主祔廟后父初封博平伯進侯既死子振明襲



王皇后熹宗生母也順天人初入東宮爲選侍萬曆三十四年十一月生熹宗進才人四十七年三月丁未薨諡昭肅恭和章懿皇貴妃熹宗即位十一月上諭曰孝和恭獻温穆徽慈諧天胤聖皇太后遷葬慶陵祀奉先殿封后父王昇爲新城伯昇卒子國興襲崇禎末殉難

孝純皇太后姓劉氏海州人後居河間父應元（一作應元貴 懽叢應忠槐）初入太子宮爲淑女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生莊烈愍皇帝旋以譴故失光宗意被譴甍既而光宗悔恐神廟知之戒掖庭勿復言葬于西山懸皇帝封信王進賢妃天啟中信王未之邸嘗居勖勤宮問近侍曰西山有申懿王墳乎曰有其傍有劉娘娘墳乎曰有密封金錢往祭焉及即位上尊諡曰孝純恭懿淑穆莊靜毗天毓聖皇太后遷葬慶陵而封后父瀛國公母瀛國太夫人稱太母數也弟效祖和陽衛正千戶封新樂伯繼祖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姪文炳文耀錦衣衛指揮同知後皆加保傅進都督上五歲失太后問左右以遺像莫能得傅懿妃者亦東宮淑女也生皇六女皇七女進封懿妃嘗與太后比宮居自言宮人有相類者雜指其肩睫及類輔問召太后母瀛國太夫人詔之時武英殿中書梁崧善形庳瀛國太夫人回鶩妃出宮人指

勝朝彤史拾遺記　卷六



示揣以意令善爲圖圖成貌具法駕由正陽門齋而入上親跪午門迎之俛入懸像乾清宮呼老宮媪及彝侍太后者來前使瞻視或曰是或曰否上爲之雨泣六宮皆泣（瀛國太夫人謝表有云聖孝難窮慈容不閟上御文華殿以所圖四軸賜其一令供于家及國戚文炳孝家人襄于孝繪像前問門目裝凡死者四十二人）乃加傅懿妃封號晉爲太后家及承奉王裕民中書梁祝各有差上既追念太后且自以薄祜嘗憂勞于加上太后尊號時羣臣奏冊寶以進上以手拭淚欷歔不能已故事生母忌日不得設祭服青十五年六月上以太后故欲追宣宗以來生繼七后同建一廟而祀太后于其末乃御德政殿召輔臣及禮部尚書林欲楫侍郎蔣德璟等議上曰太廟制有九皆一帝一后祧廟亦然今祧廟自德懿熙仁四祖外加以仁宣英憲孝五帝凡九廟而其廟已滿且其制一帝一后其繼后及生后七位仍不得入即宮中奉先殿亦一帝一后雖嘉靖後有以繼后及生后入者而前此七位尚無祭也上意在太后而特未顯言德璟曰奉先之外有奉慈殿亦祀繼后及生后者今雖廢孟饗行焉上曰孝宗皇帝建奉慈而世廟廢之然尚有弘孝神霄本恩諸殿不止一奉慈也德璟曰內廷規制臣未之悉但既有諸殿則似隨在可奉祀者上曰太廟



之禮一帝一后朕豈敢輕易惟是奉先地廣可以恢拓朕欲將祧廟之主祔祀奉先未審可否德璟曰大禘之禮在歲暮已行于太廟今復欲以祧廟之主並入奉先終恐瀆耳上曰奉先殿中已見有繼后及生后七位主矣德璟曰此萬曆初始增入非舊制也上曰然按故事弘治初別建奉慈以奉孝穆紀太后而孝肅孝惠亦並祀之嘉靖中遷三主祔陵廟能奉慈之祭至隆慶初奉安孝烈于景雲殿更其名曰弘孝又奉孝恪于神霄殿萬曆三年即奉孝恪孝烈于奉先而弘孝神霄之祭又罷此奉先附祀所由來也然以朕思之奉先之祀既有

定禮則諸殿沿革歷世可驗似不若別建一殿以祀七后爲較便德琪曰善于是鬭殿祀太后而七后共之崇禎十七年都城破嚴文炳文燿入衛帝時李邦華請太子南遷不得及事急上召文炳及駙馬都尉鞏永固使護行文炳叩頭言外戚親臣不藏甲臣等徒手安能護皇上傳賊皆相向哭既而城陷文炳文燿闔門死

李妃者光宗選侍也時宮中有兩李選侍無所別因以所居東西宮別之莊妃居東宮稱東李此居西宮稱西李然西李最有寵神宗初以熹宗早失母命西李母之既而信王亦失母仍以命西李與西李生皇八女遂改



命東李母之皇八女即後稱皇八妹者也光宗即位妃與鄭貴妃同住乾清宮時上諭封郭元妃爲皇后王才人爲貴妃又諭封李選侍爲皇貴妃及上不豫召大臣入乾清宮上御榻憑几諭曰李選侍鳳保震器無育國本宜速封如是者再禮部侍郎孫如游對曰今孝端孝靖兩太后及元妃才人大典未竣俟四大禮畢後行未晚也既而上崩選侍遂踞乾清宮因挾制皇長子邀封皇后傳言欲垂簾聽政於是大學士劉一燝吏部尚書周嘉謨都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等力請移宮而選侍始踉蹌移仁壽殿去于是移宮之案興焉熹宗即位下詔曰朕昔幼沖皇考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毆聖母以致崩逝使朕抱終天之痛朕雖幼未嘗忘也前皇考病篤大臣進內問安選侍威挾朕躬使朕傳封皇后復用手推朕向大臣靦顏口傳至今念及尚含羞報朕因避李氏暫居慈慶宮又令李進忠劉遜等傳旨每日章奏文書先呈選侍方付朕覽仍欲垂簾聽政且欲處分御史所言選侍他日必有武氏之禍者朕思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李氏於噦鸞宮仰遵皇考遺愛有此懲惡外廷誤聽李黨讒謗未識朕心之故也其李進忠劉遜等皆係盜庫首惡自干





憲法勿使渠魁脫漏當事猶弄脫罪卿可傳示遵行故諭十二月復下詔曰朕沖齡登極仰荷祖宗眷祐內外清平以爲大小臣工開誠布公定無異議不意外廷近來乃妄生謗語輕聽訛傳誠有如科臣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再申諭避宮始末以釋羣疑九月初一日皇考賓天閣部文武大臣科道等進宮哭臨畢請朝見朕躬李選侍阻朕于煖閣司禮監等官設法請朕出見羣臣選侍許而復悔及朕出煖閣又使李進忠等請回如此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清宮丹陛大臣扈從前導還擁又使李進忠等持朕衣不得若非司禮監等請朕前進不可退又不能此時顏面存乎何處及至宮門選侍又差人數次著朕還宮不令御文華殿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諸臣欲行此護之謀先蒞安選侍爲趙曰使是非淆亂朝政不寧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何在如初一日朕躬視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于閣中不令出入及翼日恭送皇考梓宮于仁智殿選侍必欲朕朝見彼後方許回慈慶宮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皇考派在選侍照管亦不住彼宮其飲膳衣服皆係皇祖皇考所賜選侍何嘗慮朕饑



寒朕痛念皇考自知其悔親來勸朕此其親疏自有分別請所行事朕曾祕諭閣臣不令傳抄若避宮不早則爪牙成列盈虛在手朕亦不知如何矣選侍因毆崩聖母自知有罪每使宮脅王壽花等時來探視不許朕與聖母下原在各宮娥說話如有即捕去重處朕之苦衷外延豈能盡知今朕奉養選侍及皇八妹俱從優厚各宮何以待庶遊自稱曰賢如翼日選侍屈病而逝將用人以抵命乎將歸咎于朕乎豈不聞聖母之崩由選侍之職可不問乎邀求名官不爲聖母只爲選侍失其輕重申法何在前日刑部執奏父母之恩如天地爾后土

則恩母德戴皇天則思父仁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然父母之讎不共戴天朕不加封選侍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奉養選侍敬遵皇考之意該部亦可仰體朕心矣太小臣工惟知私于李黨背朕躬不顧大義姑不深究卿等可傳諭大小臣工務令和衷各供乃職毋得植黨背公自生枝節以取罪愆故諭天啟元年二月上復諭曰賈繼春暗揭流毒造言誣朕若黑夜行刺使人莫防朕本不深究然自繼春出揭以來引類彌天爭端大起大臣求去小臣紛擾咸惧繼春莫敢直言其非朕皆隱忍今繼春全不改省乃敢然肆辨自無君父況選



侍移宮以來未嘗見繼春有疏明其可否御僭揭爲樓鸞逆耳之說箝制朕躬要名減罪如著鄉原爲回話閏二月又諭曰朕以沖年皇考見背仰體在天之靈敬念選侍其移宮一事大小臣工連章奏請始末情節舉朝共知獨賈繼春首創邪說捏造李選侍雉經皇八妹入井讕語流言誣詆朕躬若不窮究分明何以傳信天下後世乃繼春奉旨回話初則一揭朦朧再則遁辭支吾本欲速訊今自認風聞無影顯是明肆誣捏姑從輕削籍永不敘用當是時上方識選侍移宮一案尚無疇見獨賈繼春有選侍自縊皇八妹投井之說以爲當安選侍故有是諭而其既密魏用事而上意遂變四年七月詔封選侍爲康妃翠小命移宮之名正不足以殺諸賢乃創爲封疆一案親驗四出大獄勇午至五年九月賈繼春召至忠賢遂矯詔諭羣臣曰先帝升遐朕躬嗣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臣子何得居功而楊漣左光斗等妄希定策串通王安倡爲移宮之事捏造垂簾等語王安奸惡異常乘機報怨內外交結黨衆力强不許康妃從容奉旨而逼令踉蹌出宮先帝體尚未寒言猶在耳漣等即有權勢固亦人臣乃棄禮忘君犯上不道至于此極使非賈繼春等明揭于前天牖朕心補封于後

藝海珠塵

將終始嘗蒙恩禮有虧即寸斬楊漣左光斗何救于事
況與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深盟固結招權納賄窮護
熊廷弼移壞封疆鐵案既定猶負其重賂力爲出脫詭
汪文言內探消息暗弄機關遍樹私人布滿津要壞法
亂紀欺蔽朝廷及汪文言事發奸謀畢露自知理屈乃
巧借他題以掩其罪信口裝誣毫無影響肺肝如見欲
益彰彰朕言念及此深切痛恨已將熊廷弼處決傳首
九邊楊漣等雖追贓身死而顧大章係同惡之人即送
法司從重擬罪兼書既成將諸奸罪狀及守正諸臣同
來疏揭并近日屢次明旨俱著史臣編輯成書頒行天
下垂示將來以昭朕孝思據事直書毋得回護使善惡
邪正炳如日星而黨與不得借口文奸飾非亂聽違者
治以妖言惑眾之罪特諭由此璫難大起而國運隨之
毀其論自移宮始先是熹宗初立時值九月旱災宮南
下而宮中李花齊開咸以爲選侍當封相與賀而其後
閣亦李姓識者謂此草妖云
東李妃亦光宗選侍也以別西李妃故稱東李性簡直
寡言笑乞位素居西李前而寵不能及嘗奉光宗命撫
視皇五子皇五子成立入繼大統選侍功居多天啓元
年二月冊封莊妃後魏忠賢用事妃持正抵牾凡宮中禮數

藝海珠塵 彤史拾遺記卷六 玖

多被裁抑妃不平會忠賢同官徐應元爲承奉正輒詬
妃鬱鬱不以禮得在妃前者宮使鴟跽無忌妃以致氣
憤先是皇五子在宮每日起拜天畢退而謁母選侍亦
之禱夢舉龍蟠殿柱以告選侍選侍私自喜囑勿
所居東宮後有井二皇五子隨選侍過之戲汲井
忽魚汲出井亦如之至是廷臣言不能奉侍王矣崇
禎初上念翰有勞加上妃封號與其弟李成棟官給田
千頃而應元以忠賢敗發南京賜死
選侍趙氏者未有封號與忠賢客氏不合熹宗即位後
矯旨賜死選侍間命出光宗所賜物列案上沐浴西向



禮佛畢痛哭自縊客氏復矯旨用宮人禮葬而斥其宮
應王堯等發鳳陽陵園
熹宗天啓懿安皇后祥符人張姓太康伯張國紀女天啓
元年四月冊爲皇后后性嚴正數于上前以顏側舊章
爲言蓋指客魏也客氏橫肆宮闈后召至欲繩以法客
魏大恨遂于宮中搖流言謂后本孫二女犯辟以女託
之生負張國紀張國紀女之非已女也罔上大不道上
亦疑之幸其說不根無左驗乃已三年后有身客魏盡
逐宮人之異己者而以其私人承應后爲痛假按摩陰
傷之竟損元子焉時有匿名帖粘于宮門列忠賢逆狀

藝海珠塵 彤史拾遺記卷六

并及忠賢黨七十餘人忠賢怒疑出國紀非後逮諸人
所爲而逆黨邵輔忠孫杰等欲因此興大獄盡殺諸門
戶而借國紀以動搖中宮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爲后劉
知遂與知之召上疏參國紀處發繼之禍且匪測賴
閣臣力救得免熹宗大漸后折逆奄謀力與大臣傳遺
命定迎立事愍帝立上尊號曰懿安皇后居慈寧宮時年方
匪測不知何者皆其黨后隱戒信王宮勿食宮中食
及即位猶從戚畹家取饋食進至是上見后感激諸臣
王之激乃召選戚臣張國紀于河北崇之而諭知選發
擇以議從先帝中宮之罪崇禎十四年刑科給事中胡
周應詣上后徽號時謂曰日既上恐畢大典多費嘆曰
吾之不能盡孝非徒遺言周燾行所接已下理而頓
釋之曰恐傷后心后嘗語周后曰吾宮中尚有家可居
又曰延儒誤皇叔因歷言延儒附上乃周后以闘上
怒詰周后所從來周后以后對遂已十七年三月都城
陷賊梁李常者中州人知后賢特覓后宮中護衛之后
自縊死
裕妃張氏有嚴性不爲客魏所容魏怒之會妃已有身
鋪宮摩冊妃禮畢而遲久不乳遂誣其有後言矯旨閉
禎道中盡逐其內官及宮婢等絕其飲食經數日天雨

藝海珠塵 彤史拾遺記卷六 十一

藝海珠塵

妃力疾匍匐詣前觸死乃復矯旨革妃封如宮人例楚
其屍忠賢敗始復妃位號改葬如禮
李成妃順天人天啓四年二月生皇二女封成妃是日
地大震宮瓦皆墮俄而皇二女殤妃失寵會張皇后病
皇貴妃任氏以孕皇三子臨月成妃仍踞夕上慰之先
是范氏慧妃者願見帝生悼懷太子封皇貴妃以忤客
氏意被斥妃與慧妃好每見慧妃輒悵惋至是侍上寢
從容爲慧妃乞憐客氏聞大怒曰彼欲樹兵向我耶遂
矯旨革封幽妃別宮而逐內庫曾理李謙于海子殺之
幸妃故藝裕妃事預藏乾食穢瓦壁間半月得不死後
乃斥爲宮人而遷之乾西崇禎元年詔復妃封號并傳
禮且請慈慶後宮醫供奉焉
熹宗六妃惟王良妃段純妃居東西兩宮任容妃即皇
貴妃生懷獻太子不受璫禍張裕妃以幽死李成妃范
慧妃俱被斥又有定嬪裴嬪皆禁居乾西崇禎初
復加封冊使宮中供養如法他有馮貴人惡忠賢嘗
勸上罷內操忠賢矯旨謂貴人誹謗賜死前貴人胡
爲上所幸以非忠賢黨恐見寵乘上出郊日掩殺之而
報以暴疾卒上不問
愍皇帝崇禎莊烈皇后周姓其先蘇州人徙居大興父奎

藝海珠塵 彤史拾遺記卷六 十三

以醫名娶繼妻丁氏生后家貧弱操作頗性貞靜倨不
不見齒天啓中選信王邸妃以后進故事宮中凡選婚
每選一必以二副者陪升即中選皇太后幕以諸紗帕
取金玉跳脫繫其臂不中則以年月帖子納淑女袖而
侑以銀幣遣還時神宗劉昭妃攝太后寶而中宮之政
悉聽成于熹宗懿安后懿安后疑后弱小將及其次昭
妃力贊之曰今雖弱小他日不長大耶因冊爲信王妃
上即位立爲皇后以后父奎爲南城兵馬副指揮進都
督嗣加既而封奎嘉定伯后家本御齒而入典宮政務
減儉嫌宮中麗靡不爲外家乞恩澤即歲時大臣命婦

入朝餽亦費必以禮時天下饑荒府庫虛上以勞議節用而后所行合上意上甚敬之初神廟以孝養故設兩宮百戲自宮中齋戲以及民間雜弄無不備至是悉裁革而獨留諸戲承應知所痛過鍾鼓者彷彿古優伶供奉取時事諧謔以備規諷時旱蝗中州賊大起戲者作驅蝗及避賊狀后見之徐謂上曰有此耶因掩面泣上亦泣是日遂罷戲上澹于聲色宮中不甚寵惟田貴妃者頗愛之妃見后稍倨后每欲抑之以禮會歲旦朝正妃詣坤寧宮朝適天寒雨雪雜肩輿止門外不即入又不令傳報久之袁淑妃車至時淑妃亦進為貴妃即



傳入相見日故為妒語謝之去于是始命妃車入坐訓之朝已退下無他言妃大恨向上泣訴妃父教之上書陽引愆而別為微詞挑之上存交泰殿與后語不合上推后仆地后憤不食欲自戕上等悔遣中使持貂褥賜后且問后起居后勉為一餐上傳旨令貴妃省愆退居啟祥宮三月不召既而后在永和門看花請召妃上不應后遽令以車迎之乃相見如初后嚴正自處而性最仁初丁太夫人入宮必先朝后始行家人禮后見母之朝已也而命太子為謝左右力言不可乃止後闖逆漸棘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嫌意在南遷也上問何從知之后不語后凡有所言不欲盡且不使言外多此類先是宣懿康昭劉妃者神宗妃也萬曆六年立中宮時隨冊稱昭妃於嬪御中最賢而有年崇禎改元上使之居慈寧宮掌太后印稱太妃周后之避昭妃猶成之以是也至是歲節上必朝太妃朝畢坐而賜以茶上甫就坐忽欠申慶椅花射腳徐問太妃戒勿驚命尚衣者覆以帔左右皆植立屏息以侯有頃上覺攝衣起謝曰皇祖時天下少事宮中皆燕安太妃所親見也至兒子苦多難〔北人呼多為多害〕枝梧兩夜省文書自謂年甫踰艾尚已勝耗不記蔽兩夕在太妃前悄然不自持



至此太妃亦上顧為后言后亦泣聽上念寇禍殊號慟詔后見上體瘁且洒飲為上解柔上接瀛國大人奏瀛國夫人者孝純太后母也瀛國夜夢孝純歸語上瘁而哭言動舉止如平時又云與其不若解柔者上勿卻也上持奏入宮見后解柔驚詢曰汝何以為此豈亦有所聞耶曰無有外人有導之者耶曰無有因念先后慈在冥冥尚保惜至此后亦賢能感先后意乃出奏示后再拜舉觴相向哭淚流滿幅后生皇長子及長平昭仁二公主皇長子已冊立出閣講書昭仁主六歲未封以居昭仁宮故名故事太子既出閣非上命不朝后偶上坐便殿皇長子以出閣故來請朝時案有急奏明冠破河南報也上嘆曰兒見母有幾而關我耶今後竟入朝勿問也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都城陷上至宮曰事急矣后即于上前再拜自經死〔清兵定京師〕世祖章皇帝特謚曰莊烈愍皇后與愍帝同葬田貴妃寢園名思陵

皇貴妃田氏西安人世行估侶揚州父宏遇以著自豪生妃而慧妍揚故多行女習伎能宏遇娶之為後妻教妃鼓琴天啟中選妃入信王邸信王入嗣冊禮妃時同冊者為袁氏淑妃禮妃父宏遇授遊擊將軍錦衣衛指



揮淑妃父祐授錦衣衛正千戶二妃雖並冊居東西宮而禮妃最寵未幾進禮妃為皇貴妃貴妃體潔有癖癖香雖盛暑無汗寢被禮服上令嗅之以試之終如常微般慧善伺上意指上寵之嘗鼓琴上問師何人以後母對上不信妃恐上疑已逾月以他師請召母入乘間令鼓琴上前一再行上悅賜勞之自是母出入常往宮門籍不復禁妃善粧擬每以新飾變宮中儀法燕見御首服別作副髮藏髮開宮衣用紗縠雜纈諸顏績而隱以他色如翟畫然上冠舊綴將青石與珠相間妃去珠易以珠胎而嵌鴉青于其中望之有光焉紹中燈多鏤金匣匣雖婉麗而炬不外洩妃乃創燈罩每當幽處夾一方以疏納燭之炬影左右微覩者稱快將旗內側過蔽迴宗杜大牖所居不適意乃就廊房為低檻曲楯蔽以敞楯雜採揚州諸什器牀榻供設其中宮西建一亭築石為洞鞘花繞每張羅坐其傍曰敵月臺又以永巷接宮門御溢往來必行風日中妃令為蘆之夾板簾覆之凡用心工巧多此類雖變易舊制然較便故上亦聽之且嘗去小黃門之昇已輿者而易以宮婢上稱其有禮特妃頗干預每兄上輒為外家乞恩澤而宏遇以妃故官左都督交游結納極園林聲伎之盛朝士附勢者爭



相造請每以外情輸宮禁上頗厭之先是宮中凡令節宮人以插戴相餉偶貴妃宮婢戴新樣花他宮皆無有中宮婢齊向上叩頭乞賜上使中官出採洒數百里不能得上以問妃妃曰此象生花也出宏遇家吏部家人攜來京而妾家買之上不悅至是妃以擠后故上怏怏本欲斥妃以洩后忿會上入不食妃叩之上曰吾欲破格用朝臣而朝臣孰可用者妃曰聞霍維華好及上出而薦維華者適至上大怒摘妃冠斥妃啟祥宮令省愆妃生皇三子永王及皇五子皇五子遂處于啟祥宮既而用后言召妃復妃禮如故而妃遂病當妃居啟祥宮時皇五子有疾兩河餓殍者日三至武清侯孽子李國正訐其兄國瑞藏禁物自莊房出出外外精鏐環寶累萬上召見國瑞諭以輸餉國瑞辭不能上怒責之時瀛國太夫人宿定伯李駙馬都尉局同辭為上請不聽既而國瑞死皇五子疾劇有憑之為言者曰吾九蓮菩薩也上待吾家薄吾將去此皇五子甚至隨我行先是神廟時孝定李太后有言慈聖為九蓮化身宮中遂以慈聖像裝九蓮菩薩祀之武清侯即慈聖家也至是宮中禱九蓮而三日夜而皇五子終不起上悔嘆息曰竟以我故殺此兒謚曰悼靈王而武清賞

免後上至妃宮思悼寵哀之値逆亂甚河南諸王多被害追念骨肉間傷懷呼老宮婢能言宮中往事者使言之因言福王之國時神廟鍾愛王出宮門召還者三且約三歲當入朝上詰指曰三歲一千日但恐皇父不待汝如何時上年高于皇后稱進見當大漸時猶顧視貴妃嗚呼以河南為念今何如矣上唏噓而悲其後妃居承乾宮病篤上數自臨視妃無言惟以外家女兄弟為囑上雅知妃意且亦微聞其女弟甚美然無意求也妃以十五年七月薨謚恭淑端惠靜懷皇貴妃葬天壽山其後上與后亦就其地非稱思陵焉

青霞女子青霞室中答應女也上自后妃諸嬪外不欲多召寵務有選淑可承侍者于乾清宮傍室與名青霞令雜居室中名女子賊入宮女子共奔入乾西闈戶自焚死

昭仁宮宮婢費氏為賊得自稱昭仁主賊以獻自成自成令宮監驗之非是以賜賊帥羅讓費氏曰吾雖非主然故名家子必欲犯者須以禮飾乃張宴集諸渠豪飲擁入室費氏挾刃舂帥喉斃數渠遂自剄頸到口吾之不能殺自成天也時諸宮宮人多殉者不得其姓氏

附 洪武五年□令定女職□部倣周制後宮設內官

以贊內治衛說內宮一十四等凡數百人唐設六局 [illegible]

六尚所需大小衣食金銀錢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宮取旨署牒尚寶司用印內使監覆奏後部取諸若尚宮不署及奏內使監不覆奏輒劄下部者論死

或以私書出外罪如之

二十二年令六局官服勞既久或五載六載許歸其父母從宜婚嫁年高者亦許歸以終天命願留者聽其在宮監有兒受職者蒙給與祿賜外舍



勝朝彤史拾遺記六卷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皆明一代后妃列傳自稱初得其父所藏宮閨紀聞一卷載事不確文不雅馴後預修明史分撰天順成化宏治正德四朝后妃傳因稽考史宬闕略特甚乃仍取外史所紀與實錄參修而掇其賸稾合之宮閨紀聞撰為此書凡六十五傳其中如鄭金蓮王滿堂於史例不得立傳崇禎末宮人費氏青霞女子等於史例當別入列女傳即是書以拾遺為名不得拘以史例亦應隨事附錄不得自為一傳雜於后妃中也其敘述則頗有法然大端已採入正史此無庸複錄矣

# 藏書紀事詩

（一）

葉昌熾撰

吾鄉黃蕘圃解元好藏書尤好宋元本與先祖文恭公相善嘉慶時曾刻四元唱和詩字仿宋刻甚工緻與其所刻影宋國語國策等數種盛行於時所謂黃氏叢書者也其子同叔茂才壽鳳善篆刻其篆專師錢十蘭與先世父小浮先生最相得猶記道光甲辰乙巳間蔭歸里時無日不見於鳳池閣坐上閣中楹聯扁額皆其所篆先世父夢印三十六方亦所刻也（先世父有夢錄借卷今已失有詩必錄既必刻印圖亦皆名下士爲之今亦失矣）未幾下世蕘圃先生所藏書晚年盡以歸之汪閬源觀察汪之家婦蔭姑母也其所藏蔭猶及見之前年曾爲刻其宋元本書目來致汪氏亦漸散矣道光辛亥壬子間往往爲楊致堂河督所得至庚申而盡出矣今吳平齋丈陸存齋觀察亦頗得之戊辰庚申三月蔭所藏書存申衙前汪氏義莊者四十箱皆失八月中澄懷園之所藏亦盡於是蔭之書蕩然矣而結習未忘又復時時收之得先生藏書不及十種因思先生一生精力盡在於是乃從楊致堂河督之子協卿太史錄得先生手跋百餘條又從平齋存齋錄寄跋若干條柳門侍讀筱珊太史芾卿太史助我蒐輯若干條繫而刻之吉光片羽賴此以存蕘圃之書雖散猶不散也且以見吾鄉承平時士大夫耽書好古其風尙類如是也可慨也夫光緒壬午十二月吳縣潘祖蔭識

先生之印曰士禮居曰讀未見書齋曰百宋一廛曰陶陶室曰老蕘曰復翁合附記之

## 序

三代方策邈哉邈矣漢初典書皆竹帛班志所謂篇竹書也卷則帛書也後世書不用竹帛但篇卷之名失其指矣風俗通義劉向典校書籍先書竹改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蓋西京之末猶用竹寫多故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多脫簡而班志所載亦篇多於卷也後漢宦者蔡倫因縑貴簡重不便於人以意造爲紙史稱莫不從用然攷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取爲帷囊吳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靑以寫經書是東京之世紙猶不甚行矣抱朴子自敘家貧乏紙所寫皆反覆有字世說戴安道從范宣學所爲宣鈔紙亦鈔紙然則廢竹帛用紙其在魏晉間乎書序正義引顧氏曰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聘禮疏引鄭君論語序易詩書禮樂春秋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此古簡策之制隋書經籍志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赤軸靑紙文字古拙煬帝卽位祕閣之書分爲三品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瑠璃下品漆軸唐書藝文志凡四部庫書皆以益州麻紙寫其集賢院御書經庫皆鈿白牙軸黃縹帶紅牙籤史庫鈿靑牙軸縹帶綠牙籤子庫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綠牙軸朱帶白牙籤此古卷軸之制夫筆行而書刀廢紙行而縑帛廢日趨便易造述愈滋故向歆著錄財爲三千至唐臣修隋志則幾六七倍焉開元時兩京書庫所儲則幾十倍之焉唐以前書皆寫本放失最易故世傳唐籍祇有釋氏寫經絕無儒家言近獨山莫氏得說文木部又日本澀江全善等訪古志中所載卷子本甚夥皆未可盡信也書有槧印濫觴於鄭覃之璧經迨唐長興三年國子監刻九經漢乾祐二年刻儀禮周禮公羊穀梁周顯德二年刻經典釋文而其風始盛矣夫以綫裝代卷軸便已以鏤板代寫官則更便焉士大夫估誦家置一編省傳錄之煩救播遷廣五季而後亡書較少槧本是賴獨是舊經複刻譌謬滋多帝虎陶陰所在皆是宋初胄監刻經史命儒臣校正號稱精審然宋景文校監本漢書中脫兩行岳倦翁稱監本經史多仍五季之舊與俗本無大相違則亦未爲善本也宋時官私刊刻不勝僂指監本外大耑約略可數一曰家塾本相臺岳氏刻川姚氏瞿源蔡氏之類是也一曰書棚本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道人書籍鋪太廟前尹家書籍鋪之類是也一曰州郡官刻本宋諸道監帥司及州軍邊縣或帥皆有公使庫詳朝野雜記朱子集按唐仲友狀云據蔣輝供斷配台州牢城差每日開書籍供養去年三月唐仲友叫上輝就公使庫開雕揚子荀子印板又紹興本太平聖惠方卷末云福建路轉運司今將國子監太平聖惠方一部修改開板於本司公使庫印行蓋宋時州郡俾用公使庫錢因就庫開局刻書故今時有台州泉州撫州公使庫本此外官本或稱漕臺或稱郡齋郡庠凡不言公使庫者當是捐貲自刻耳南渡以後所至郡府多刊文籍故吳明可帥會稽獨不傳書王明淸以爲異也葉石林謂福建本徧天下攷今時所傳閩本以建安余氏爲最著有宋有余仁仲余恭禮余唐卿余彥國元有余志安勤有堂及雙桂書堂然元之勤有堂刻書雖多不逮仁仲萬卷堂遠甚他若建安虞氏及黃善光阮仲猷之屬亦皆精好蓋宋刻惟麻沙鋟本最僞劣耳元又有高氏日新堂鄭氏宗文書堂劉氏南澗書堂名雖家刻實則坊賈此閩本之大槩也元時官刻內則興文署外則諸路儒學及書院咸稱精善余所見元刻之佳者以茅山志及張伯雨集爲最綜而論之北宋字體方勁純是率更筆法紹興以後漸敝之中仍含遒古元則圭稜盡去一覽無餘矣宋刊宋印大都用公私簿帙以余所見若爾雅單疏宋文鑑洪氏集驗方北山小集皆是也宋元舊槧明代傳世尙多故鈆山堂書錄以數千部計至明季燬亂而古刻始漸就散逸以蒙叟遵王兩世之勤搜宋刻不及百種述古延令書目均別出宋板而汲古藏書至以宋本二字鈐卷耑其珍貴可知矣三百年來凡大江南北以藏書名者亡慮數十家而既精且富必以黃氏士禮居爲巨擘蕘翁之書有竹汀澗蘋爲之攷訂香嚴壽階仲魚諸君與之通叚故自摹刻以泉校鈔靡不精審洪北江論藏書家次弟厈蕘翁爲賞鑒家列傳是瓶花之支非篤論也蕘翁晚年其書歸汪氏藝芸書舍繼又歸昭文瞿氏聿使歸聊城楊氏今士禮精本大半在瞿楊兩家其餘各家所得不過一鱗片甲而已光緒初元余與管子操敦葉子鞠裳爲瞿氏

編校書籍鐵琴銅劍樓之藏無不寓目既兩葉子館潘氏滂喜齋凡文勤公所藏又得闚之葉子自恨家貧力薄不能多得異書又歎自來藏書家節食縮衣勾集善本曾不再傳遺書星散有名姓翳如之感因罔羅前聞摭摭遺事竭八九年之力由宋元迄今得詩二百餘首貫如明代衡徵諸藩徵如安麓村暨錢聽默之屬無不甄載采集可謂富矣蕘翁所見古書錄今既無傳獨翁擬撰藏書家精華錄著一錄亦未克就乃君書竟及身寫定夫非藝林絕業乎世有竹坨其人必當爲珍襲之賸矣君著書宗旨意在搜揚潛逸故於考槃幽鬱鄉曲閭閻發迹尤具吾吳先哲如柳安愚吳方山陸藏雲王蓮涇之屬皆生不越室巷名不挂通人君一一致其生平宋槧甚菊又如紅雁里草堂之誤補璜川吳氏之世繫訂陳蒐殘碑益志乘非細昔顧俠君選元詩夢古衣冠人來拜君闡章之功什百秀野其亦有冥通之異夫光緒辛卯孟陬同邑王頌蔚譔



卷一


毋昭裔守素
孫光憲孟文　丁顗　孫長孺
徐鍇楚金　王鍇鑑祥
江正元叔
劉式叔度　張邦基子賢　元申屠致遠大用　國朝朱緒曾
朱遵度　朱昂舉之　王師範
貝王宗晟　榮王宗綽
趙文定安仁
趙元考彥若
趙令時德麟
南都戚氏　九江陳氏　胡仲堯
郭延澤　元千奴
畢文簡士安　畢良史少董
姚鉉寶臣
晏元獻殊
宋宣獻綬　子敏求次道





王洙原叔　子欽臣仲至
黃晞景微
周啟明昭回　高頔子奇
杜鼎昇大峰　程賁季長
李淑獻臣
富文忠弼
田偉　子鎬　亳州祁氏　饒州吳氏
司馬文正光　信陽王氏　遺經堂主人
劉恕道原　子羲仲壯輿
蘇魏公頌
呂正愍大防　張玠
沈思持正
李常公擇　彭惟孝孝求
沈立
滿須蔡氏
錢勰穆父　弟龢咨仲
張壆子厚　宋璹
趙爲王氏　胡定之
賀鑄方回　曾旼彥和
王莘樂道　子銍性之　孫廉靖仲信　明靖仲言
葉夢得少蘊
辛莊簡光





魏衍昌世
蔡致君
趙明誠德父　李清照易安
黃伯思長睿
董逌彥遠
方漸
東平宋氏
吳與可權　吳祕　莆田李氏　劉氏
鄭樵漁仲　林霆時隱
井度憲孟　晁公武子止　鮑慎由欽止　金宇文虛中叔通　宇文時中
劉儀鳳韶美
石邦哲熙明
陸游務觀　子子遹
尤文簡袤
閩人遊次裦
張鑑伯壽　張用道夢卿
樓宣獻鑰　潘景憲叔度
劉之稱
周煇昭禮
岳珂肅之
史守之子仁





鄭寅子敬
徐鹿卿德夫　陳文定宗禮
衛湜正叔　李衡
蔡瑞　陳伯明
許棐忱父
陳振孫伯玉　程榮隨齋
賈似道　廖瑩中　明嚴嵩
俞琰玉吾　孫貞木立庵　杜瓊用嘉
周密公謹


卷二


東丹王倍
元好問裕之
趙文敏孟頫　李維桂本石
莊肅恭叔
張雯子昭
袁易通甫
袁文清桷
吳郡陸君　陸友友仁
景春忱君
蘇天爵伯修　張貞毅思明
孔文昇退之　子克齊行素
曷帥粗鄒之孫

倪瓚元鎮
孫道明明叔　夏庭芝伯和
陳季模
周定王橚　朱睦㮮灌甫
甯獻王權　朱謀㙔鬱儀
晉莊王鍾鉉　靖王奇源　端王知烊　簡王新㙈
蔡儁王誠泳　定王惟焯
光澤王寵瀼　衡王祐楎　高唐王厚煐　廬江王見
滿　徽王
宋文憲濂　曾魯得之
徐達左良夫
虞堪勝伯　虞子賢
浦江鄭氏
楊文貞士奇
周文襄忱　國朝丁日昌禹生
袁忠徹靜思
葉文莊盛　元孫恭煥伯寅　七世孫國華白泉
郁文博文博　老寃四
邢量用理　邢參麗文
沈周啟南　子雲鴻維時
史鑑明古　裔孫兆斗辰伯　李鑑明古
陸容文量　王時敏遜之
吳文定寬　伊儼
王文恪鏊　子延喆子貞　徐文敏縉
徐源仲山　弟澄季止　陸完全卿
朱存理性父　朱堯民凱
楊循吉君謙　劉昌欽謨
邵文莊寶
王獻臣敬止
邊貢庭實
顧璘華玉　弟瑮英玉
都穆元敬
唐寅子畏

李文敏延相
陳察盧習　張寰允清　顧珵孝柔
陸文裕深　黃標良玉　施大經天卿　宋懋澄幼清
孫道宗景暗　孫楨仲檣　孫育思和　賀烜　賀裳
黃公
文壁徵明　子彭壽承　嘉休承　孫元發子悱　曾
孫文鼎震孟　從鼎定之　從簡彥可
錢同愛孔周
朱良育叔英
徐霖子仁　黃琳美之　羅鳳印岡
黃省曾勉之　省曾勉之　史臣紀載之
袁褧尚之
柳僉大中　俞弁子容
閻起山秀卿
王寵履吉　彭年孔嘉　周天球公瑕
顧仁效　顧元慶大有
袁褧尚之
朱承爵子儋
豐坊存禮
楊儀夢羽
唐順之應德　唐宇昭　唐仁良士
李開先伯華
范欽堯卿　從子大澈子宣

卷三

秦汴思宋　子柄汝操　柱汝立
安國民泰
茅坤順甫　孫元儀止生
陸師道子傳　陳道復復甫
錢穀叔寶　子允治功甫
顧德育克承
顧從禮汝由　從德汝修　從義汝和
何良俊元朗
晁瑮君石　子東吳叔權

姚翼翔卿　國朝姚覲元彥侍　子慰祖公䕫
劉鳳子威
孫七政齊之　孫朝肅功父　朝讓光父　曾孫孝若
潘孝維
孫樓子虛
孫允伽伏生
孫江岷自
孟守約
王世貞元美　世懋敬美
高濂深父
張應文茂實　子丑青父　國朝張秋塘
盛時泰仲交
朱大韶象元　孫克宏允執
華夏中父
姚咨舜咨　唐詩以言
顧起經元緯　顧宸修遠
周良金
吳元恭　吳惟明康虞
何鈁子宣　子允泓季穆
何鏜子端　孫建稷公翰　建卑公遠　雲士傳
何大成君立
沈節甫以安　沈啟原
沈與文辨之
吳岫方山　元伍德
項篤壽子長
項元汴子京　項禹揆子毗　項德棻
潘允端仲履
歸有光熙甫　妻王氏
邱集子成
趙文毅用賢　子琦美元度
胡應麟元瑞
莫雲卿廷韓
秦四麟季公　秦景暘

黃居中明立　子虞稷俞邰
祁以爾耳鋤　李可教受甫
焦文憲竑
張民表林宗
謝肇淛在杭
曹學佺能始　馬荼敬森　陳邁
姚士粦叔祥　呂兆禧錫侯
胡震亨孝轅
祁承㸁爾光　子忠敏彪佳
謝兆申耳伯
陳第季立　高儒
李如一貫之　姪忠毅應昇
趙宧光凡夫　子均靈均
潘曾紘昭度
鈕石溪
陳亘卿　陸元厚
陳繼儒仲醇
徐𤊹惟起　子延壽存永
耿憲國　裔孫應皎
沈嗣選仁舉
許元溥孟宏　許心扆丹臣
高承埏寓公　包檉芳子柳
陸寶敬身　陸宇燝春明
陳煌圖鴻文　陳帆際遠
黃翼聖子羽
毛晉子晉　子褒華伯　表奏叔　扆斧季　孫綏萬
嘉年
王成典公
周榮起研農
金俊明孝章　子侃亦陶
顧韡開林　顧道隆
王逋昭
馮舒已蒼　弟班定遠　知十彥淵　知十子武寶伯

陸貽典敕先
蔣之翹楚穉　蔣石林
譚應明公亮　應徵公度

卷四

怡賢親王　果毅親王　成親王
錢謙益受之
錢謙貞履之　子孫保求赤　孫艾仲顧　族孫興祖
孝修
錢裔肅嗣美　子曾遵王　孫沅楚殷
陳士業宏緒
孫承澤耳伯　梁清標玉立
曹溶潔躬
周亮工元亮　子在浚雪客
黃宗羲太沖
吳之振孟舉
呂留良莊生　子葆中无黨
馮文昌研祥　江立玉屏　韓泰華小亭
葉奕林宗　子裕祖仁
葉樹廉石君
張拱端孟恭
朱之赤臥庵
蔣奇絢臣　蔣玢絅臣
張備文通
顧苓云美
顧湄伊人
季振宜詵兮
孫潛葴園
翁澍季霖　子校秀升　栻猶張
王文簡士禛
張惟赤　子皓小白　孫芳湄葭士　曾孫宗松　宗柟　載華　柯　元孫鶴徵
宋犖牧仲　子筠蘭揮
錢陸燦爾弢

徐乾學健庵　弟秉義果亭　元文立齋　子炯章仲
陳自舜小同
納蘭性德容若　揆敘愷功　失研齋
安岐儀周
曹寅子清
朱彝尊錫鬯　孫稻孫稼翁　李延昰辰山
馬思贊仲安
汪森晉賢　弟文柏季青
胡介祉循齋
陳昂書匡
龔翔麟天石
鄭梁寒村　子性義門
惠周惕元龍　子士奇仲孺　孫棟定宇
黃叔琳崑圃　子登賢雲門　厲守謙子大
查慎行悔餘　孫岐昌藥師
李紱巨來
顧嗣立俠君
林佶吉人
蕭夢松靜君
何焯屺瞻　弟煌心友
蔣杲子遵　蔣重光子宣
陸漻其清
席鑑玉照
孫祺寶洲
曹炎彬侯
李馥鹿山　鄭杰昌英　劉筠川
王聞遠聲宏
張位艮思　子德榮光之
朱定國賓王　錢杕方蔚　厲夏珍
浦見龍起潛　許仲墀眉岑
王孝詠慧音
吳銓容齋　子用儀拙庵　成佐嬾庵　孫泰來竹嶼
元潤韓打　英簡舟　曾孫志忠有堂

顧若霖雨時　孫珮聽玉　顧至於山
顧階升步廉　子顧昌桐井　顧楷方水　潘子健肇
贅
卷五
富察昌齡敷槎
丁敬敬身
金檀星軺　孫可琛心山
吳允嘉志上
吳焯尺鳧　子城敦復　玉墀蘭陵
趙昱功千　弟信辰垣　子一清誠夫
馬曰琯秋玉　弟曰璐佩兮
王德溥容大
杭世駿大宗　汪一之
沈廷芳畹叔
全祖望紹衣
黃炝湘瑄　董蠡舟鑄範
王藻載揚　楊復吉列歐
孫從添慶增
魚元傳虞巖
顧士榮文甯
孫宗濂栗忱　子仰曾　蔣升瀛蕙堂
汪憲千陂　子汝瑮坤伯　璐仲連　瑜季懷　孫誠
孔晢　曾孫遠孫久也
馮應榴星實　弟集梧軒圃
翁方綱正三
盧文弨紹弓　盧青厓
蔣宗海春農
紀文達昀
王昶德甫　王鳴韶鶴溪
朱筠竹君　子錫庚少河
周錫瓚仲漣　子謝盦
朱邦衡秋厓　姪奐文游　余蕭客仲林
李文藻素伯

周永年書昌
王棟鈞圃
周春芚兮
汪啟淑秀峰
周厚堉仲育　沈紹賓廷作
鮑廷博以文
郁禮佩先
姚瑚古香　姚虎臣
孔繼涵誧孟
程晉芳魚門
陸時化潤之　金元功
陸烜子章　沈采虹屏
吳翊鳳伊仲
吳騫槎客　子壽暘虞臣　孫之淳範卿　姪昂駒解
圖　春熙子撰
宋大樽左彝
張燕昌文魚　張廷濟叔未
汪中容甫　子喜荀孟慈
金德輿鄂巖
張敦仁古餘　張敘齋
王宗炎穀塍　王紹蘭南陔　陳春東爲　汪繼培因
可
法式善開文
丁杰升衢　錢馥廣伯
孫星衍伯淵
秦恩復敦夫　江藩子屏
張燕鞠園
阮文達元
袁廷檮又愷　貝墉簡香
顧之逵抱沖
黃丕烈紹甫
張燮子和　孫若鏡芙川　姚畹眞
黃錫蕃椒升　韓配基

戴光曾松門　戴大章堯聲
卷六
陳鱣仲魚
程世銓叔平　張思孝白華
顧廣圻澗薲
何元錫敬祉
張紹仁學安
陳墫仲遵
沈慈十峰　弟恕綺雲
許宗彥周生
倪模迂村
嚴可均鐵橋
嚴元照久能　張秋月香修
劉桐舜輝
陸芝榮香圃　杜煦尺莊　煦弟春生禾子
翁廣平海琛　彭桐橋
陳徵芝蘭鄰
錢天樹仲嘉
汪士鐘閬源
葛香士
張海鵬若雲　姪金吾月霄　大鑑友柏　邵恩多服
仙
黃廷鑑琴六
陳揆子準
楊端勤以增　子紹和彥合
曾釗勉士　吳蘭修石華
李筠嘉修林
馬瀛二槎　馬玉堂笏齋
童鈺佛庵
程廷獻晉城
許光[illegible]曦伯
王雨樓
錢熙輔鼎卿　熙祚錫之　熙泰鱸香　熙[illegible]嘯樓

照經心傳
劉喜海燕庭
瞿紹基蔭棠　子鏞子雍　孫秉淵敬之　秉淸性之
季錫疇菘耘
朱緒曾述之　甘福德基
劉位坦寬夫　子銓福子重
陸鈞凱尊　章金翁齋
胡惠墉鏡江
曹言純種水　管庭芬芷湘
錢泰吉輔宜
路愼莊子端
葉名澧潤臣
邵懿辰位西
蔣光煦生沐
胡珽心耘　楊文蓀秀實
勞權平甫　弟格季言
郁松年萬枝　顧秉源潤齋
沈栅惠翠嶺
顧沅湘舟
莫友芝子偲
劉康春祁　袁芳瑛漱六
劉履芬彥淸
楊繼振幼雲　崇恩語鈴
座主潘文勤公諱祖蔭　黃子壽師諱彭年　子再同
國瑾
朱澂子淸　孫鳳鈞銓伯
陸心源剛父
蔣鳳藻香生
卷七
續補九首
李芝綬申耆　趙宗建次侯
趙之謙益甫　孫古徐
周星詒季貺
丁丙嘉魚
李文田仲約
黎庶昌蒓齋
方功惠柳橋
宗室盛昱伯希　王文敏懿榮
江標建霞
附錄二十三首
江南王別駕　無攷三首
泰山趙氏　宛陵太守　沈率祖
杭州張氏
釋文瑩道溫　釋一首
陳景元　無爲道士　道一首
換書士人　換書一首
蘇叔敬　訪書一首
程洪溥木庵　賭書一首
沈時公　當書二首
陳坤維
畢昇　華燧文輝　華理　華堅　活字板一首
建安余氏　書賈八首
陳起宗之　陳思　陳世隆彥高
尹家書籍鋪　平水書籍王文郁
童珮子鳴
老韋
陶正祥庭學　子珠琳蘊輝
錢聽默
侯駝子　陳駝子
傅琛漢孺　周慈寫官二首
許翰屏
胡賀　虞山孫二　錢半巖　裝訂一首
王廷珸越石　黃正賓　骨董一首

右藏書紀事詩七卷原稾六卷尙爲未定之本及門江建霞太史校士湘中錄副出都遂鋟諸木今盛鵠刪議書本是也其閒引書徵引舉例踳駁如郭延澤杜大珪程季良皆生沛京盛時不應附兩宋之末徐長夫虞勝伯皆嘗仕明不應入元末歸熙甫與沈以安同年曹彬侯爲席玉照之客敘次先後不應違絕爲生建錄亥豕之譌亦多皆而未刊客春刊諸石旣畢遂取舊稾手自釐訂舊例不錄生存斷自蔣香生太守爲止今以續得九首移原稾附錄諸詩別編爲一卷都七卷正史有傳者據史爲次有科目者以釋褐先後爲次無者以其同時人序跋題咨參稽而互訂之詩注亦小有增損辨几塵風葉未敢遂謂定本粗可殺靑旨識弱冠即喜爲流略之學顧家貧不能得宋元槧覩藏家書目輒有望洋之歎因念古人愛書如命山澤之癯楊項黃蔵吾吳如孫道明朱叔英吳方山沈與文皆名不挂於通人之口縹緗旣散蕩菜寂然可爲隕涕願潤蘋先生嘗欲舉藏弆家流輩所見國朝爲一編稍傳文獻之信竊不自揆肆業所及自正史以逮稗乘方志官私簿錄古今文集見有藏家故實即裒而錄之光緒丙戌以後度嶺而南暨客都門見聞稍廣僅衍遂充初欲人爲一傳白維才識蕭陋綠麻習蒯始終條理之不易乃援厲樊榭南宋雜事詩施北研金源紀事詩之例各爲一詩條舉事實詳注其下稾成置笥中初未敢示人旣而稍稍就正於有道　先師潘文勤公一見輒賞即欲付梓奉命惕若旋有龍蛇之厄痛梁木之遽摧撫牙絃而輟響方謂茲編將與元文同置醬瓿豈建霞固與聞侍坐之言者越十年辛丑取而傳之其可感也已然自是不能自祕承海內宏達君子商榷疑義糾正譌字竊又自悔流傳之太早仲午比部繼思重刻謂是本出理棼緒甫拔疊帮可爲桑榆之補炳燭餘光遑羅疑患校讎編輯衎賴助我敝帚雖不足自珍師友之誼不敢忘刻旣竣爰書其顚末如此宣統二年歲在庚戌長洲葉昌熾書於花橋老屋

藏書紀事詩卷一

長洲葉昌熾

蜀本九經最先出後來孳乳到長興蒲津毋氏家錢遺海內通行價倍增　毋昭裔守素

宋史毋守素性好藏書在成都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鏤板守素齎至中朝行於世　焦氏筆乘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而已蜀毋昭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自是始用木板摹刻六經景德中又摹印司馬班范諸史並傳於世　又云蜀相毋公蒲津人先爲布衣嘗從人借文選初學記多有難色公歎曰恨余貧不能力致他日稍達願刻板印之庶及天下學者後公果顯於蜀乃曰今可以酬宿願矣因命工日夜雕板印成二書復雕九經諸史兩蜀文字由此大興洎蜀歸宋豪族以財賄禍其家者什八九會藝祖好書命使盡取蜀文籍諸印本歸闕忽見卷尾有毋氏姓名以問歐陽炯炯曰此毋氏家錢自造藝祖甚悅即命以板還毋氏是時其書徧於海內初在蜀雕印之日衆嗤笑後家果千金子孫祿食嗤笑者往往從而假貸焉左拾遺孫逢吉詳言其事如此　昌熾案揮麈餘話亦載此事云唐明宗平蜀命太學博士李鍔書五經倣其製作刊板於國子監監中印書之始今則盛行於天下蜀中爲最明清家有鍔書印本後題長興二年又按王氏以毋昭裔爲毋邱儉則大誤毋邱三國時人

突兀書櫃世姓孫悍然竟尋謝公墩納權雖共陵川富大室居然駟馬門　孫光憲孟文　丁顗　孫長孺

宋史荆南高氏世家孫光憲字孟文陵川貴平人高從誨署爲從事歷保融繼沖三世皆在幕唐太祖授黃州刺史乾德六年卒光憲博通經史尤勤學聚書數千卷或自鈔寫孜孜讎校老而不廢自號葆光子　宋史丁度傳其先恩州清河人祖顗後唐清泰初陷契丹逃歸徙居祥符父逢吉以醫術事眞宗潛邸然好聚書與書者游　涑水紀聞丁度祖顗盡其家貲聚書至八千卷爲大室以貯之曰吾聚書多矣不能讀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矣昌熾按據此則丁氏聚書不自逢吉始也　郡齋讀書志孫文懿集三十卷皇朝孫抃字夢得眉山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貯以樓蜀人號書樓孫家抃天聖中進士諡文懿

道家藏室安遷萊建業文房與蜀才想見錦城朝罷日白藤擔子相公來　徐鍇楚金　王鍇鍇祥

陸游南唐書徐鍇字楚金會稽人與兄鉉號二徐鍇嗜讀書隆寒烈暑未嘗少輟後主嘗得周載齊職儀江東初無此書人無知者以訪鍇一一條對無所遺忘其博記如此既久處集賢朱黃不去手少精小學故所讎書尤審江南藏書之盛爲天下冠鍇力居多　焦氏筆乘蜀相王鍇字同楚金字鍇祥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擔子內寫書書法精謹二人風尚相似如此　無事爲福齋隨筆潼川城外有琴泉寺即杜詩之慧義寺也昔有塔於乾隆年間爲雷所圮內貯法華經全部皆蜀鍇所書筆法娟秀竟墨寶也　吳省欽白華詩集蜀王鍇書妙法蓮華經第一卷殘葉三疊鄭尹出自琴泉寺圮塔下同魚門璞函作墨華香簇蓮花青僞朝平章工寫經熟難翼正樹功德梓州窣堵牢藏扃丙寅末月倒霹靂梵夾灰燼鑿剎零令君好事拾殘葉紙色黯淡光晶熒　又云想當蚤朝暮歸第白藤笈子平頭拾霞光百番出天府眉硯安傍朱窗欞毒倘已濡茲蠲佩妙明頓見琉璃屏伏梨蘭櫃庋藏牙簽伏白業貽儔儕

易頭方得由拳紙一舊醫還當一炊亦似江南新下日念家山破不勝悲　江正元叔

揮麈後錄樊若水釣采石世多知之宋咸笑談錄云李煜有國日樊若水與江氏子共謀江年少而黠時李主重佛法即削髮投法眼禪師爲弟子隨入禁苑因遂得幸法眼示寂代其住持建康清涼寺號曰小長老群握無闕凡國中虛實盡得之先令若水走闕下獻下江南之策江爲內應其後李主既俘各命以官江後累典名州家於安陸子孫亦無聞鄭毅夫爲江氏書目記載文集中云舊藏江氏書數百卷缺落不甚完予凡三爲安陸大爲搜訪殘帙遺編往往得之閭巷歸無遺矣僅編五百十卷通書藏凡千一百卷江氏遺書具此矣江氏名正字元叔江南人嘗爲越州刺史越有錢氏時書正借本謄寫遂并其本有之及破江南又得其逃書兼吳越所得殆數萬卷老爲安陸刺史遂家焉盡輦其書築室貯之正既沒子孫不能守悉散落於民間火燔水溺鼠齧蟲蠹棄并奴僕盜去市人裂之以藉物有張氏者所購最多其貧乃用以爲鬻凡一篋書爲一炊飯江氏書至此窮矣然余家之所有幸而僅存者蓋自吾祖田曹始喜之至予三世矣於余則固能保有之於其權則非余所知也故記盛衰之迹俾子孫知其所自則庶乎或有能保之者矣書多用由拳紙方易如勿頭書雜爲楷字體工拙不一史記晉書或爲行書筆畫尤勁其末用越州觀察使印亦有江氏所題余在杭州命善書者補其缺末具也明清案馬令南唐書及龍袞江南野史云北朝聞李後主崇奉釋氏陰選少年有經業口辯者往化之謂之一佛出世號爲小長老朝夕與論冥果報後主因是襟懷縱脫兵機守禦之謀慌然而弛及王師圍城後主乃鴆殺之觀宋鄭所記則知李氏國破之際所鴆者非眞又以計免而歸本朝遂堅岳牧之任也

墨莊兩字濫觴誰最歸還文一攷之公是公非家集外鄂州詩與考亭詩　劉式叔度　劉[illegible]　張邦基子賢　元申屠致遠大用

阮文達揚州文樓巷墨莊考揚州文樓巷墨莊者宋劉斆武賢祿三世之所居也劉式者李唐新喻人生五子其第四子立禮立德生斆斆生武賢武賢生祿祿生靖之靖之式字叔度國賓中國李氏入宋官工部員外郎判三司磨勘司唐太保魏郡尚書臺陵夫人既寡以遺書教諸子曰先大夫秉行清謹有書數千卷以遺後是墨莊也安事隴畝諸子盍於學者則爲之不食由是諸子皆以學爲郡官孫廿五人世稱墨莊夫人此宋初墨莊之在江西者也立德官秘書監贈太尉斆官太中大夫歷守淮揚湘灃始遷居於揚州文樓巷武賢官承議郎知郡貽祿生祿於全椒祿字全因兩監鄂州南嶽廟以通直郎致仕武賢歿妻李氏當建炎時議揚州將亂與祿避地江西載兵戈不能書之祿奉超氏賢而文夫婦手寫經以課子靖之子和官

鄂州教授清之子澄判鄂州與朱子雅頗相友善滁請徐蕆吳說各以所善篆楷書墨莊字此墨莊之在北宋及南宋初而羅願鄂州集所謂太中以來居揚州文樓巷者也外此則集賢公是先生敞舍人公非先生攽皆立德仲兄之子居撫之金溪其八世孫與吳草廬虞道園相友善滁爲武賢第四子其第三子忻亦奉母命由揚州避地豫章之新吳忻生蕭羅願代陳舜爲蕭傳后郢王紹興六年與爲新喻劉氏寫墨莊二字此墨莊之在南宋江西者也海陵胡安定先生戡陳墨莊夫人事入賢惠錄此在揚州之事也朱子墨莊五詠一曰墨莊二曰冽軒三曰靜春堂四曰玩易齋五曰君子亭明楊廉和朱子五詠詩序曰劉氏靜春與集賢舍人各自爲派蓋靜春堂爲劉敞尊派敞與攽故爲從兄弟故其孫曾清之等皆以靜春自稱金溪公是先生等派不襲靜春之名然則靜春等堂軒五名亦皆宜在揚州矣元居揚州文樓巷文選樓側時方纂揚州圖經檢舊志但知有文樓巷不知巷有墨莊事乃考致宋史朱子羅鄂州劉公是吳草廬虞道園等集及江西地志朱高安墨莊石刻跋而述之如此　張邦基墨莊漫錄序僕性喜藏書隨所寓榜曰墨莊　四庫提要墨莊漫錄十卷宋張邦基撰邦基字子賢高郵人仕履未詳自稱宣和癸卯在吳中見朱勔采石又稱紹興十八年見趙不棄除侍郎則南北宋間人也　元史申屠致遠字大用其先汴人金末從其父義從東平之壽張與李謙孟祺等齊名爲杭州總管府推官西僧嘉木揚喇勒智作浮屠於宋故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之乃止大德二年僉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使事行部至和州得疾卒致遠清修苦節聚書萬卷名曰墨莊　劉將孫申屠致遠博古堂記東平申屠公往以御史出使江西一日而斯文生氣吾先君須溪先生尤爲吾道吾世有斯人喜山窗袁君自金陵歸言一家父子讀其孫磨古書積盈宅儲嗜好名堂博古客來終日讀書談坐前橋後梓交務輝映蓋欣然未見如既見也公名致遠字大用以忍名齋人皆稱忍齋先生其子名伯驥字之叟　李果墨莊記朱君愚溪比部員外孝國公之六子傳雅好古居郡城之南新治小軒於其堂之後藏書頗多遂取宋人劉式事以墨莊名之而揭岳忠武王書墨莊二字重事勒石　又宋刑部傅君諱成家字宜之又字孝國其先新安人祖台日家於吳父啟亮字立庵君卒年五十七子八人緒雍昭繼暉繼晟勤繼瞻繼暄繼曦　昌熾案愚溪爲孝國第六子則是名繼瞻矣

青州萬卷一書生鐙灺篝香秋下城淡然故鄉揚從事但司藏室不論兵　朱遵度　朱昂皋之　王師範

焦氏筆乘金陵舊事朱遵度本青州書生好藏書寓居不仕保大中卜築金陵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群書麗藻一千卷漆經數卷　昌熾案書錄解題羣書麗藻崔遵度編焦氏作朱未詳　宋史文苑傳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父從隋山人稱小萬卷所得俸賜以三之一購奇書以諷誦爲樂門人私謚正裕先生　厲鶚借書詩鐙灺風背親勘處篝香露曉手鈔時里中今得小萬卷黃甚或甄無一頲自注東都事略朱昂篤學人目爲小萬卷　五代史楊彥詢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好學聚書萬卷使彥詢掌之

御府圖書燼玉宸情明攜復上河人豈知潛邸龍飛後好學依然數懿親　昌王宗晟　郢王宗綽

宋史宗室傳濮安懿王二十八子宗晟紹聖元年六月以武安軍節度使判大宗正事加檢校司徒嗣濮王明年三月薨年六十五贈太師昌王謚端孝宗晟好古學藏書數萬卷仁宗嘉之益以國子監書　又宗綽官至河陽三城節度使檢校司徒紹聖三年二月薨年六十二贈太師追封郢王謚孝靖　高似孫史略濮安懿王之子郢王宗綽聚書七萬卷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引洪景盧隨筆云宗綽始與英宗偕學於邸每得異書必轉以相付宣和中其子淮安郡王仲𤣱進目錄三卷忠宣公在燕得其中帙云除監本外寫本印本書籍計二萬二千八百三十六卷觀一帙之目如是所謂七萬卷者爲不誣三館秘府所未有也

不善刻書書一厄弄與面目數全非舊鈔莫怪如星鳳三館已圍傳本希　趙文定安仁

宋史趙安仁傳安仁字樂道河南洛陽人雍熙二年登進士第補梓州權鹽院判官會國子監刻五經正義板本以安仁善楷書遂奏留書之直集賢院歷官御史中丞謚文定　又安仁嗜讀書所得祿賜多以購書三館舊闕虞世南北堂書鈔惟安仁家有本眞宗命內侍取之嘉其好古手詔褒美　嚴可均書北堂書鈔原本後王伯厚云三館舊闕書鈔惟趙安仁家有本是北宋已極罕覯明中葉常熟陳禹謨得舊鈔本其竄禹謨改補梓行明人習氣好作聰明變亂舊章是謂刻書而書亡

兩如卵膜白如肪讚紙先求辟蠹方鳳雪更調寒食麪不須黃蘗煮成漿　趙元考彥若

後山談叢澄心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燕居也趙內翰彥若家有澄心堂書目才三千餘卷有建業文房印後有主者皆牙校也　又云建業文房書目三千餘卷有金陵圖書院印　又云余於丹徒高氏見楊行密節度淮南補將校牒紙光潔如玉膚如卵膜今士大夫所有澄心堂紙不逮也　又云趙元考用寒食麪糊月雪水爲黏則不蠹南唐煮黏用黃丹王文獻公以皁莢末蠟書葉闇然不如也

早登元祐諸賢籍晚作征南誡子書盡取九經束高閣潁川士子是前車　趙令畤德麟

簡明目錄侯鯖錄宋趙令畤撰令畤晚節頹唐而早年坐與蘇軾游入元祐黨籍所往還酬唱皆一代勝流故曰染耳濡典型猶在　又德隅齋畫品一卷宋李廌撰記趙令畤家諸畫凡二十二種各爲敘述品題　皕宋樓藏書志侯鯖錄宋聊復翁趙德麟撰盧紹弓手跋曰德麟宋宗室名令畤太祖子燕懿王德昭之五世孫與蘇子瞻同官潁川故其所交多一時名士後從高宗南渡襲封安定郡王紹興四年薨　李廌德隅齋畫品自序趙德麟藏畫數萬卷舊畫數十函皆留京邸　侯鯖錄比來士大夫借人之書不錄不讀不還便爲已有又欲使人之無本潁川一士子九經各有數十部皆有題記是爲借諸人不還者每燃本多余未嘗不戒兒曹也

匹夫立就歐適成學官輟講謝諸生一元貞下循環起廣廈
千間粒誦聲　南都戚氏　九江陳氏　胡仲堯

揮麈錄承平時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鄱陽吳氏俱有藏書之名今皆散佚　周密齊東野語世間萬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爲甚宋室承平時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鄱陽吳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獻晁以道劉壯輿皆號藏書之富靡不厄於兵火　御塌編五代之亂天下無復學校富人曹誠首建書院遂楚邱戚先生主之先生名同文生唐天祐中歷五代入本朝皆不仕以文學行義爲學者師士爭趨之曹氏益復買田市書以待來者事聞京師有詔賜名應天府書院先生沒私諡正素先生其子綸復以儒學顯歷事太宗眞宗兩朝官至樞密直學士　釋文瑩湘山野錄僞吳故國五世同居者七家先主昇爲之旌門閭免征役尤著者江州陳氏乃唐元和中給事陳京之後長幼七百口上下雍睦食必羣坐廣席未成人者別一席犬百餘隻一巨船共食一犬不至則羣犬不食別墅建家塾聚書延四方學者伏臘皆資焉江南名士皆肄業於其家　宋史孝義傳胡仲堯洪州奉新人累世同居至數百口構學舍於華林山別墅聚書數萬卷設廚廩以延四方游學之士

濠梁水閣知魚樂濮上祠堂對醉華同是投簪歸去也隨身
皆有惠施車　郭延澤德潤　元千奴

宋史郭延澤傳延澤字德潤南唐試秘書省正字乾德中四遷著作佐郎轉殿中丞知建州咸平中授虞部員外郎致仕居濠州城南有小閣以自娛其詠牡丹詩千餘首聚圖籍萬餘卷手自刊校景德初卒　元史和尚傳子千奴退居濮上築宣聖宴居祠堂於歷山之下聚書萬卷

殘字偶添令狐義眞方雄寄衛衆花南冠非復綠衫日身到
東京見步華　畢文簡士安　畢良史少董

宋史畢士安傳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乾德四年舉進士郡帥楊廷璋辟幕府掌書奏眞宗登位拜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景德初拜平章事卒年六十八贈太師中書令諡文簡士安美風采善談吐年耆目眊讀書不輟手自讎校或親繕寫又精意詞翰有集三十卷　小畜集禹偁讀官解梁收得令狐補闕毛詩音義乃會昌三年所寫數行殘缺後人添之其筆蹟乃工部畢侍郎所補也因作詩云偶收毛鄭古詩義認得歐虞舊筆蹤　東觀餘論敘唐摹十七帖後予嘗見畢文簡叔云家有唐初人所摹此帖來龠等四物外又有密蒙華一種先丞相文簡答王黃門寄密蒙華詩云多病眼昏書嬾讀煩君遠寄密蒙華慈無內史詞翰爲寫眞方到海涯蓋謂此也　三朝北盟會編畢良史字少董以買賣書畫古器赴行在思陵方搜訪古玩得良史甚悅月給俸二百千而食客滿堂時號貧孟嘗後權知東明縣搜求書畫古器復載以達行在人又號畢骨董　春渚紀聞畢少董文簡之孫妙於鼎篆而亦多見周秦以前彝盃之銘　玉照新志紹興庚申金人以河南故地歸我朝以孟富文庾爲東京留守富文辟畢少董良史以自隨未幾金敗盟少董身陷僞地累年嘗於相國寺閱故書肆得熙豐日曆殘闕數帙無復倫序

末見諸人投虎豹一官先議到珠崖能夫荷擔隨身役亦若
劉伶死便埋　姚鉉寶臣

郡齋讀書志文粹百卷姚鉉字寶臣廬州人太平興國中進士文辭敏麗善書札藏書至多頗有異本爲兩浙漕司課吏寫書采唐世文章分門編類爲辭映持其事奪官斥連州卒　直齋書錄解題鉉爲兩浙轉運使在杭州與知州薛映不協映摭其罪狀數條密以聞當奪一官特除名貶連州文學　歷史鉉謫居連州嘗寫所著文粹一百卷好事者於縣建樓貯之官爲多遣吏寫錄吏以爲苦以鹽水噀之冀其速壞復以火焚其樓　宋史鉉藏書至多頗校讎所編備尤精倘以自隨

尉斗親舒紙凸凹宦文書可給傳鈔臨川世說留佳本不似
王原叔本殘　晏元獻殊

宋史晏殊傳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帝召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賜進士出身　避暑錄話晏元獻平居書簡及公家文牒未嘗棄一紙皆積以傳書雖封皮亦十百爲沓暇時手自持熨斗於火於旁灸香匙親熨之以鐵界尺鎭案上每讀得一故事則書以一封皮後批門類蓋今類要也王莘樂道尚有數十紙余及見之　文昌雜錄晏元獻家有相務積古吉凶十可八九　藝林世說新語敘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釐爲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載余家舊藏蓋得之王原叔家後得晏元獻公手自校本盡去重複其注亦小加翦截最爲善本

誰說長安不易居春明宅子卜鄰餘縱穿戶限門如市亦似
鴻都碑下車　宋宣獻綬　子敏求次道

宋史宋綬傳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幼聰警外祖楊徽之無子家藏書悉與綬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爲時所尙以兵部尚書參知政事卒年五十贈司徒兼侍中諡宣獻子敏求字次道龍圖閣直學士元豐二年卒年六十一贈禮部侍郎敏求家藏書三萬卷皆略誦習熟於朝廷掌故士大夫疑議必就正焉　孫公談圃宋宣獻家藏書過祕府章獻明肅太后稱制未有故實於其家討論盡得之　葉氏過庭錄公卿名藏書家如宋宣獻李邯鄲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饒州吳氏荊州田氏吾皆見其目多止四角卷惟宣獻擇之甚精止二萬卷而校讎精密勝諸家　郡齋讀書志序宋宣獻得畢文簡楊文莊家書故所藏之富與祕閣等而常山公以鑒博聞於時　夢溪筆談宋宣獻常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猶脫謬　曲洧舊聞宋次道藏書皆校三五遍世之藏書以宋爲善本居春明坊時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比他處僦值常高一倍　陳叔易常爲予言此事歎曰此風豈可復見耶　陸游跋京本家語本朝藏書之家獨稱李邯鄲公宋常山公所蓄皆不減三萬卷而宋校讎尤精不幸兩遭回祿之禍而方策掃地矣　魏了翁遂初堂書目跋宋宣獻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不減中秘而元符中蕩爲煙埃

海內傳書大有人補折紙比黏賜新衡嫂子弟皆常本第一
難求鎭庫珍　王洙原叔　子欽臣仲至

宋史王洙傳洙字原叔宋城人翰林學士見子堯臣參知政事改洙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前此未嘗有也洙汎覽傳記至圖緯方技陰陽五行算數音律詁訓篆隸之學無所不通著易傳十卷子欽臣字仲至清亮有志操歷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徙饒州徽宗立復待制知成德軍卒年六十七性嗜古藏書數萬卷手自讎正世稱善本　卻埽編予所見藏書之富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萬三千卷而類書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廣記之類皆不在其間聞之其子彥朝云先人每得一書必以廢紙草傳之又求別本參校至無差誤乃繕寫之必以鄂州蒲圻縣紙爲冊以其緊慢厚薄得中也每冊不過三四十葉恐其厚而易壞也此本傳以借人及子弟觀之又別寫一本尤精好以絹素背之號鎮庫書非己不得見也鎮庫書不能盡有纔五千餘卷蓋嘗與宋次道相約傳書互置目錄一本遇所闕則寫寄故能致多如此宣和中彥朝已卒其子問以鎮庫書獻詔特補承務郎然其副本具在建炎初問渡江時書稍稍散亡不可知可惜也　老學庵筆記前輩傳書多用鄂州蒲圻縣紙云厚薄緊慢皆得中又性與麪黏相宜能久不脫

空閣羔雁聘黃晞著論歔欷述瑣微不惜黃金擲虛牝買書歸去借無衣　黃晞景微

宋史隱逸傳黃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經聚書數千卷自號聱隅子著歔欷瑣微論十卷以爲聱隅者弃物之名歔欷者歎聲瑣微述辭也　涑水紀聞黃晞好讀書客游京師數十年不歸家貧滿索以爲生衣不蔽體得錢輒買書所費殆數百緡自號聱隅子石守道爲直講聞其名使諸生如古禮執羔雁束帛就里中聘之以補學職晞固辭不就故歐陽永叔哭徂徠先生詩云羔羊聘黃晞晞驚走鄰家是也著書甚多至和中卒一子甚愚魯所聚及自著書皆散無存

古人得本皆親寫至與貧兒暴富同雕印流傳千百部置書雖易馬牛風　周啟明昭回　葛蘭子奇

宋史隱逸傳周啟明字昭回其先金陵人占籍處州後遷中舉賢良方正科仁宗即位試助教遂編書省秘書郎改太常丞卒藏書數千卷多手自傳寫而能口誦之　又文苑傳高頔字子奇開封雍邱人後唐清泰中舉進士力學強記手寫書千餘卷雍熙二年卒年八十四　蔡桃軒雜綴東坡自鈔兩漢書既成謂以爲貧兒暴富唯手寫校勘經幾番注意自然融貫記憶無鹵莽之失今人買印成書連屋充棟多亦不耐看亦不精書日多而學問日疏子弟日墮可歎也

莫言炳燭僅餘光耳目聰明筋力強揮灑白如無點竄欲從君乞玉泉方　杜鼎昇大舉　程賁季長

茅亭客話杜鼎昇字大舉形氣清秀雅有古人之風鬻書自給夫婦皆八十餘每遇芳時好景選勝借行人皆羨其高年遂舉進士張及贈之詩曰家本榮川老蜀都世家冠劍豈寒儒筆耕尚可儲三載消戰猶能敵百夫僻愛舜琴湘水弄每懸孫畫醉仙圖孟光語笑長相逐喚作梁鴻得也無嘗手寫孫思邈千金方獨之凡借本校勘有疑誤處損之處必黏背而歸之或彼此有錯誤之處則書劄改正而歸之且曰使人臣知方則忠使人子知方則孝自於千金方中得服玉泉之道行之筋體強壯耳目聰明每寫文字無點竄之誤至卒方始閣筆　又程先生名賁字季長自號邛岡子江陽人也世習儒少孤力學立身介潔雖步一言必循禮則喜藏書自經史子集之外凡奇訣要錄未嘗闕於人者畢珍收之亦多手寫焉其間復閱以名畫古琴瑰異雅翫之玩無所不有雖年齒已暮而志好益堅日游簡編未少暫息每謂所知曰余五十年簡冊銷棄未嘗離手其勤至也如此嘗撰太元經義訓功未就寢疾而卒年七十有四　昌熾案茅亭客話黃休復撰其所紀述自宋開寶訖於大中祥符而止兩人在休復前當爲宋初人且亦隱逸之流也故次於黃晞周啟明之後

圖書充牣邯鄲志猶向恆河算聚沙惟有宛陵真本子相傳不異碧雲騢　李淑獻臣

宋史李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子淑字獻臣年十二眞宗幸亳命賦詩賜童子出身從興初遷大理評事以龍圖閣學士知河中府卒贈尚書右丞　郡齋讀書志邯鄲圖書志十卷李淑獻臣撰淑若谷之子也載其家所藏圖書五十七類經史子集通計一千八百三十六部二萬三千一百八十六卷其外又有藝術志道書志書畫志通爲八目　直齋書錄解題邯鄲書目十卷學士河南李淑獻臣書十志皇祐己丑自作序以示子孫曰朋圭贇者其子壽朋復圭德爵也　遂初堂書目錄類有李邯鄲書目邯鄲圖書志　邵氏聞見後錄李邯鄲孫亨仲言吾家有梅聖俞詩善本世所傳多爲歐陽公去其尤者忌能名之壓已也予謂歐陽公在諫路頗詆邯鄲亨仲之言恐不實　陸游跋京本家語李邯鄲所藏三萬卷靖康之變金人犯闕散亡皆盡　揮麈後錄李邯鄲命諸子名世人難曉後見孫長文云邯鄲之長子壽朋取三壽作朋之義次子復圭本三復白圭幼子德爵以三德爵其指如此宜乎人所不解也

昨夜隣閭弧矢聞寫書時有市人來滿箱殘帙因公重韓范同時論將才　富文忠弼

宋史富弼傳弼字彥國河南人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晏殊殊妻以女仁宗復制科舉茂才異等元豐六年薨　東觀餘論元和姓纂富鄭公家書甲子歲洛陽大水公第書無慮萬卷率漂役放失市人得而鬻之鎮海節度印章猶存是書尚帙數卷以鄭公物藏之　又云卷首有鎮海軍節度使印富韓公家舊本也

亳州祁氏饒吳氏書錄並爲天下稱此外荊南三萬卷西齋聊可比吳兢　田偉　于鎬　亳州祁氏　饒州吳氏

葉氏過庭錄公卿名藏書家如宋宣獻李邯鄲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饒州吳氏荊州田氏等吾皆見其目多止四萬許卷其間頗有不必觀者　郡齋讀書志田氏書目六卷皇朝田鎬撰田偉居荊南家藏書幾三萬卷鎬偉之子也因成此目元祐中袁默爲之序　又坤鑿度二卷隋唐志及崇文總目皆無之至元祐田氏書目始載焉　又韓李論語筆解十卷唐韓愈李翱撰國史邯鄲書目皆無之惟田氏書目有韓愈論語十卷筆解兩卷亦不同　又周

易口訣義七卷唐史端撰田氏以爲魏鄭公諫也　崇桃
軒雜纂荊州府志載宋田偉爲人爲江陵尉因家焉作博
古堂藏書三萬七千卷　輿地紀勝田偉藏書三萬七千
卷無重複者黃魯直與其子游曰文書之富未有過田氏
者政和中詔求遺書嘗上千卷補三館之闕　黃庭堅戲
簡田子平詩不逃吏部省中眼且給高沙湖裏魚雖無季
子六國印要讀田郎萬卷書　又戲贈李材叟兼簡
田子平詩田郎杞菊荒三徑文字時追二叟游萬卷藏書
多未見老夫端擬乞荊州　昌熾案田子平疑爲偉子卽
贈翁所與游者也

獨樂藏書訓再三後來青更出於藍重陽上伏晴明日暴奉
公言爲指南　司馬文正光　信陽王氏　遂經堂主人

宋史司馬光傳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　梁谿
漫志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而公晨夕所常
閱者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賈
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
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卽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
曝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於啟卷必先視几案
潔靜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卽承以方版未
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看竟
一板卽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撚而挾過故
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
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汝當志之
昌熾案士禮居題跋記宋本新序信陽王氏藏者卽載此
溫公語於卷端蓋亦留心嗜古者又東湖叢記有藏書一
印云昔司馬溫公藏書甚富所讀之書終身如新今人讀
書隨手拋置甚非古人遺意也夫佳書難得易失稍一殘
缺修補甚難每見一書或有損壞輒爲憤惋如對殘廢之
人數年來蒐羅略備卷帙嶄然所以遺吾子孫者至厚也
後人觀之宜加珍護卽借吾書者亦望諒愚意也遂經堂
主人記惜其名字不傳附識於此以俟方聞者致焉

宋時諸州公使庫刻書常有挨條將家書自比官書善何不
精雕付子民　劉恕道原　子羲仲壯輿

黃庭堅劉道原墓誌銘道原高安劉氏諱恕博極羣書以
史學擅名一代年四十有七卒於元豐元年九月　又云
道原生三男羲仲和叔稱和叔以文鳴而稱禧行不幸相
繼死　宋史文苑傳劉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渙與歐陽公
同年進士恕篤好史學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召爲局僚
遇史事紛錯難治輒以諉恕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
且鈔殆忘寢食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枉道借覽次道日
具饌爲主人禮恕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殊廢吾事悉去之
獨閉閣晝夜口誦手鈔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爲之翳
郡齋讀書志十國紀年四十二卷劉恕道原撰　卻埽編
劉羲仲字壯輿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學自命羲仲世其
家學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誤爲糾謬　老學庵筆記劉
道原壯輿再世藏書甚富壯輿死無後書錄於南康軍官
庫後數年胡少汲過南康訪之已散落無餘矣　魏了翁
眉山孫氏書樓記劉壯輿家於廬山之陽所儲亦博今其
子孫無聞焉　高似孫史略劉壯輿家廬山之陽自其祖
疑之以來圖書多有藏印今不存

祠祿新兼太一階玉堂仙吏度江淮石林何幸曾親炙卻來
渾儀叩歲差　蘇魏公頌

宋史蘇頌傳第進士調南京留守推官歐陽修委以政皇
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建中靖國元年卒
年八十二　四庫提要新儀象法要三卷宋蘇頌撰頌字
子容南安人徙居丹徒慶曆二年進士官至右僕射兼中
書門下侍郎爵趙郡公是書爲重修渾儀而作南宋以
後流傳甚稀此本爲明錢曾所藏後有乾道壬辰九月九
日吳興施元之刻本於三衢坐嘯齋蓋從宋槧影摹云
嘉定鎮江志蘇丞相頌家藏書萬卷祕閣所傳者居多頌
自維揚拜中太一宮使歸鄉里是時葉夢得爲丹徒尉頗
許其假借傳寫夢得每對士大夫言親炙之幸　呂祖謙
入越記蘇仁仲子容丞相孫出曾書數種皆子後子容手
書紙尾云惟蘇氏世官學以儒何以遺後其惟此書非學
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

過直鈔書貫傳錢先築文字義雲傳西崑何似瞥官本自古
中郎有仲宣　呂正獻大防　張珣

宋史呂大防傳大防字微仲藍田人皇祐初登進士第元
祐二年拜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紹聖四年貶
年七十一諡正愍　郡齋讀書志呂汲公文錄二十卷掇
遺一卷大防紹聖初貶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未踰
嶺卒大防既相常分其俸之半以錄書故所藏甚富　又
古文尚書孔安國以隸古定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改
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一二於釋文呂大
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
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　邵氏聞
見後錄神宗欲更修後漢書求東觀漢紀久之不得後高
麗以其本付醫官某來上神宗已厭代矣元祐中高麗使
人言狀訪醫官已死於其家得之藏於中祕予嘗寫本於呂
汲公家亦棄之兵火中矣昌熾案今　四庫本二十四卷
輯自永樂大典然則其書明初尚存不亡於南渡也　陸
游西崑酬唱集跋涵直鄭張珣河陽人呂汲公家外甥藏
書甚富

神仙長揖出門去猶染指皮壁上痕同是黃金等閒盡撒珠
簾下且留髡　沈思持正

王會同仙碑記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湖州歸安縣之東
林有隱君子沈思字持正隱於東林因以東老名焉能釀
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稱回道人長揖東老願求一醉
因出與飲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殊無酒色　避暑錄話
東林去吾山東南五十餘里沈氏世爲著姓元豐間有名
思者字東老家頗藏書喜賓客東林當錢塘往來之衝故
士大夫與游客勝士聞其好事必過之沈亦應接不倦嘗
有布裘青巾稱回山人風神超邁與之飲終日不醉薄暮
取食餘石榴皮書詩一絕壁間曰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
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卽長揖
出門越石橋而去追躡不見意其爲呂洞賓也　陳師道
次韻回山人贈沈東老二首一杯觸意不須沽六字持身
已有餘蘇子未知天上樂先生今解世間書蘇世功名非
所望稱家豐儉不求餘青衫出指騎奇字白髮挑燈寫細

書　又蘇軾詩世俗何知窮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
白酒留佳客不問黃公覓素書又云符離道士晨興際華
嶽先生尸解餘忽見黃庭丹篆句猶傳青紙小朱書又云
援涼兩窮三年後彷彿塵埃數字餘至用榆皮緣底事中
書君豈不中書　齊東野語吳興東林沈偕君與卽東老
之子也少游京師好狎游時蔡奴聲價甲於都下沈欲訪
之乃呼一賣珠人於其門首茶肆中論價再三不售撤其
珠於屋上賣珠者窘甚君與笑曰第置我來依故所索還
錢蔡於簾中窺見令取觀之珠也大驚惟恐其不來後數
日乃詣之其家喜相報曰前日擲珠郎至矣旣而擢第盡
買國子監書以歸

五老峯前白石庵萬籤叢實建彭睥匡廬山色皆如卽
山房遺佛龕　李常公擇　彭惟孝孝求

宋史李常字公擇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旣擢第
留所鈔書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熙甯初爲祕閣校理
累遷禮部侍郎哲宗立遷戶部尚書　蘇軾李氏山房藏
書記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
僧舍公擇旣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
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旣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剝其華實
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
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
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
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揮麈錄承平時士大夫
家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鄱陽吳氏
俱有藏書之名今皆散佚　齊東野語藏書之富若南豐
及李氏山房皆一二萬卷其後厄於兵火　陸游求志居
士彭君墓誌銘廬陵太和有士曰彭君惟孝字孝求力於
學聚書萬餘卷號彭氏山房延老師宿儒主講說命子姪
執弟子禮惟謹

雖爲羈窮與都梁挈歸來品異香但恨太倉稊米盡空檣
飢雀噪饑糧　沈立

宋史沈立傳立初在蜀悉以公粟留書積卷數萬神宗問
所藏立上其目及所著名山水記三百卷卒年七十二

周紫芝書洪駒父香譜後曰歷陽沈諫議家昔號藏書最多
者今世所傳香譜蓋諫議公所自集也以爲盡得諸家所
載香事矣以今洪駒父所集觀之十分未得其一二也
簡明目錄香譜四卷宋陳敬撰集沈立以下十一家香譜
彙爲一書

維宋元祐年月日具官臣某讀天威嚴金可析書休析伏乞
朝廷降指揮　濡須蔡氏

直齋書錄解題蔡氏書目一卷濡須蔡氏元祐二年有爲
金部員外郎者因於朝請以宅舍及文籍不許子孫分割
昌熾案今世風俗衰薄祖父遺書子孫擅弃往往各私扃
鑰不容互觀絕冊不能分者甚至各據其半其後卒不能
翼延律之合莫可慨歎蔡氏此厚法良意美實爲藏書者
百世之師獨惜其名字湮如爲可悼也

切雲高閣鬱嵯峨繞屋蒼松九里多豈是西來龍象力年來
總住病維摩　錢勰穆父　弟龢昌仲

武林紀事宋錢龢字昌仲居九里松建傑閣藏書甚富東
坡榜之曰錢氏書藏　蘇軾和錢四寄其弟龢詩再見濤
頭湧玉輪煩君久駐浙江春年來總作維摩病堪笑東西
二老人旋注錢四蓋穆父龢字昌仲時穆父守越公守杭
故云東西二老人又注云穎賜穆父詩云穆父名勰吳越
諸王諸孫以蔭入官元祐初拜中書舍人哲宗時入翰
林擢知池州以卒後追復龍圖閣學士昌熾案爲拜香帳
筆記愿撰宋人藏書有錢穆父則是兄弟皆好藏書也

高臥林皐四十年蒔蘭藝菊桂連蜷青溪不與麻鈔近空賦
淮南招隱篇　張舉子厚　宋璣

宋史隱逸傳張舉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調青溪主
簿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元祐
大臣薦起教授潁州辭不就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
其賢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爲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
拜祕書省校書郎竟不出崇甯四年卒賜諡曰正素先生
又列傳宋璣解褐青城主簿好寫書秩滿載數千卷以
歸

花霧氛氳散綺窗山猿悲嘯谷泉淙主人被甲長征去不及
岐亭監酒樓　爲王氏　胡定之

蘇軾寄爲王氏書樓詩樹木幽翠滿山谷樓觀突兀起江
濱云是昔人藏書處磊落萬卷今生塵江邊日出紅霧散
綺窗畫閣青氛氳山猿悲嘯谷泉響野鳥嚶嚶巖花春借
問主人今何在被甲遠戍長苦辛先登搏戰事斬級區區
何者爲三墳書生古亦有戰陣爲巾羽扇揮三軍古人不
見悲世俗回首蒼山空白雲　養新錄蘇東坡在黃州有
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見與蔡太虛
書

鑑湖不住住橫塘梅子江南總斷腸一自渡江歸祕府小朝
兼取蔡元長　賀鑄方回　曾旼彥和

葉石林賀鑄傳賀方回名鑄衞州人自言唐諫議大夫知
章後故號鑑湖遺老長七尺眉目聳拔面鐵色博學強記
工語言深婉麗密如次組繡尤長於度曲家藏書萬餘卷
手自校讎無一字脫誤所與交終始厚者惟信安程俱致
道　中吳紀聞賀方回本山陰人徙姑蘇之醋坊橋有小
築在盤門之南十餘里地名橫塘方回往來其間嘗作青
玉案詞淩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華年誰與
度月橋花院瑣窗朱戶惟有春知處碧雲冉冉蘅皋暮綵
筆新題斷腸句試問閑愁知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
子黃時雨山谷有詩云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
回其爲前輩推重如此　老學庵筆記方回狀貌奇醜俗謂
之賀鬼頭喜校書朱黃未嘗去手潘邠老贈方回詩云詩
束牛腰藏舊集書訛馬尾辨新書有二子曰房曰廩於文
房從方廩從回蓋寓父字於二子名也　太平清話方回
居吳下昇平橋及橫塘別墅藏書萬餘卷　又云鏡湖本
鑑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爲鏡湖故賀方回自號
鑑湖居士　蘇州府志企鴻軒在昇平橋賀鑄所居其親
題書籍云昇平坤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高宗渡江書籍
散失紹興初有言賀方回子孫獻故書於道者上命有司
市之洪玉父爲少監言蘇州僧有蔡京所寄書籍因取之
以實三館　野客叢書曰僕得毗陵賀方回家所藏繕寫
嵇康集十卷　天祿琳琅呂氏春秋有鏡湖道老識語云

此本得於東平王氏因明使君於元豐初奉詔修書於資善堂嘗取太淸樓藏本爲之校定元祐壬申余嘗得此書校讎始就爲一客挾去後三年見歸因募筆工錄之　昌熾案香祖筆記稱宋人藏書曾旼彥和賀鑄方回宋史藝文志曾旼等尚書義三十卷困學紀聞曾旼字彥和爲書解朱文公呂成公皆取之館閣書目書講義博士曾旼等解蓋誤以旼爲皎

對書雙淚落靑衫不忍重開舊日緘半倒家兒嘗一臠清貧太守不勝饞　王莘樂道　子銍性之　孫廉淸仲信　明淸仲言

直齋書錄解題雪溪集八卷汝陰王銍性之撰國初周易博士昭素之後也其父莘樂道嘗從歐公學爲曾紆壻嘗撰七朝國史紹興初詔給札奏御會秦氏柄國中止書竟不傳其子明淸著揮麈錄　昌熾案性之之父今直齋書錄解題刻本作莘致葉石林避暑錄話有王莘樂道卽其人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其字樂道當以作莘爲正莘字形近致誤　又揮麈錄三卷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餘話一卷朝請大夫汝陰王明淸仲言撰　老學菴筆記王性之記問該洽尤長於國朝故事對客指畫誦說動數百千言退而質之無一語謬予自少至老惟見一人方大駕南渡典章一切掃蕩無遺方是時性之近在二百里內非獨博記可詢其藏書數百篋無所不備惜護致劉山密路藐然不問也　又王性之旣卒秦熺方恃其父氣燄薰灼手書移郡將欲取其所藏書且許以官其長子仲信名廉淸苦學有守號泣拒之曰願守此書以死不願官也郡將以禍福誘脅皆不聽熺亦不能奪而止　揮麈後錄先祖早歲登科游宦四方留心典籍經營收拾所藏書逾數萬卷皆手自校讎貯之於鄉里汝陰士大夫多從而借傳元符末坐黨籍謫官湖外乃於安陸卜築爲久居計輦置其半於新居建炎初寇盜蜂起惟德安以邑令陳規元則帥眾堅守秋毫無犯事聞擢守本郡先祖之遺書留空宅中悉爲元則載之而去後十年元則來守順昌亦保城無虞先祖汝陰舊藏書猶存又爲元則所掩有二處之書悉歸陳氏先祖每以太息然無理從而索之先人南渡後所至窮力鈔錄亦有書幾萬卷明淸嘗思之初年幼力弱秦伯陽遣浙漕吳彥猷渡江擇取太半丁卯歲秦會之擅國言者論會稽士大夫家藏野史以謗時政初未知爲李泰發家設也是時明淸從外氏曾宏甫守京口老母懼焉凡前人所記本朝典故與夫先人所述史稿雜記之類悉付之回祿每一思之痛心疾首後來明淸多寓浙西婦家煨燼之餘所存不多諸姪輩不能謹守又爲親戚盜去或他人久假不歸今遺書十不一存每一歸展省舊隱不忍復啟但流涕而已

長夏消磨在六經門生莊誦倚聲聽奇編森列平泉第一燎倉皇付六丁　葉夢得少蘊

宋史葉夢得傳夢得字少蘊吳縣人淸臣之孫紹聖四年進士高宗朝除尚書右丞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居吳興弁山自號石林居士　馬端臨經籍考引葉氏過庭錄曰公卿藏書家惟宋宣獻擇之甚精止二萬許卷而校讎詳密吾家舊所藏僅與宋氏等而宋氏好書人所未見者吾不能盡得也自六經諸史與諸子之善者通有三千餘卷讀之固不可限以數以二十年計之日讀一卷亦可以再周其餘一讀足矣惟六經不可一日去手吾自登科後每以五月後天氣漸暑不能泛及他書卽日專誦六經一卷至中秋時畢謂之夏課守之甚堅宣和後始稍廢廢亦必一周也　避暑錄話余家藏舊書三萬餘卷喪亂以來所亡幾半山居狹隘餘地置書囊無幾雨漏鼠齧日復蠹敗今歲出曝之閱兩旬纔畢其間往往多余手鈔覽之如隔世事因日取所喜觀者數十卷命門生等從旁讀之不覺至日昃　揮麈錄靖康假館中祕所藏與士大夫家者悉爲烏有南渡後惟葉少蘊少年貴盛平生好收書踰十萬卷寘之霅川弁山建書樓以處之極爲華煥丁卯年其宅與書俱蕩一燎　直齋書錄解題石林集一百卷葉夢得撰其居在弁山下奇石森列藏書數萬卷旣歿守者不謹屋與書俱燼於火

燕雀君臣正議和且從嬉海事編摩可憐壁簡搶桑後贏得入閒涕淚多　李莊簡光

四庫提要讀易詳說十卷宋李光撰光字泰發上虞人崇寧五年進士官至參知政事謚莊簡光爲劉安世門人學有師法紹興庚申以論和議忤秦檜謫嶺南自號讀易老人嘗作胡銓易解序曰昔遷謫之士率多怨懟感憤邦衡流落瘴鄉而玩意三畫可謂困而不失其所亨非聞道者能之乎雖爲銓作實自明其著述之旨也　揮麈錄葉少蘊書逾十萬卷丁卯年俱蕩一燎李泰發家舊有萬餘卷亦以是歲火豈厄會自有時耶　至正直記予至上虞聞李莊簡公光無書不讀書數萬卷子孫不肖且粗率鄙俗不能保守散於鄉里之豪民家矣讀其家訓不覺爲之痛心也

平生不識新經義眾勢時風豈所趨煮餅燒薪誰約我寫書今日破工夫　魏衍昌世

陳師道朝奉郎魏君墓誌銘君諱琦字仁卿其先自魏徙彭城有子曰衍君產萬金委諸弟不問人有難之者君不答召衍而指其書曰讀此不患貧矣　又招黃魏二生詩魏詩黃擊令未有顧我獨得禪所鍾徑須相就踏泥濘已辦煮餅燒枯薪　卻埽編陳無已詩惟魏衍所編二十卷最善衍字昌世彭城人無已高弟也自以不能爲王氏學不事舉業家貧舊未嘗以爲戚惟以經籍自娛名所居之處曰曲肱軒自號曲肱居士政和閒余兄弟從其學時年五十餘見異書猶手自鈔寫故其家雖貧而藏亦數千卷

剛羨欲訪龐居士月夜扁舟過鹿門具紙善工我自樂翛然身到小桃源　蔡致君

蘇過夷門蔡氏藏書目序比游京師有爲余言吾里有蔡致君隱居以求志好古而博雅閉門讀書不交當世之公卿類有道者也余矍然異之一日造其門見其子從容請交焉其子爲余言吾世大梁人業爲儒吾祖吾父皆不事科舉不樂仕宦獨喜收古今之書空四壁捐千金以購之常若飢渴然蓋求善工具紙手校而積藏之凡五十年經史百家雜騷風雅傳記道德陰陽卜筮技術之書莫不兼收而並取今二萬卷矣且吾父有癖不離常異人知棄冠冕而避世久矣必不能從子游余悵然自失悠然而返予

惟古之逸民未嘗以一藝自名於世雖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以其所踐履者絕乎流俗故也龐德公隱於鹿門妻子躬耕或疑其不仕以爲何以遺子孫也龐公曰我遺子孫以安不爲無所遺也今居士口不談世之爵祿身不問家之有無所付子孫者獨書耳龐公之意殆無以過此居士之子敏而文學日富人不知其所以然者抑所謂不見異人必得異書中郎爲有子矣余將負笈而請觀焉乃持其總目三卷爲敘而歸之庶幾附託於斯與藏書者羨始

不成部帙但平平漆室燈昏百感生安得歸來堂上坐放懷一笑若區傾　趙明誠德父　李清照易安

癸巳類藁易安居士事輯易安居士李清照宋濟南人父格非母王狀元拱辰孫女皆工文章居歷城西南之柳絮泉上易安幼有才藻元符二年年十八適太學生諸城趙明誠　易安居士金石錄後序金石錄三十卷者何趙侯德父所著書也余建中辛巳始歸趙氏侯年二十一在太學後連守兩郡竭其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同共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爲率故能紙札精緻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余性偶强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收書既成歸來堂起書庫大廚簿甲乙置書冊如要講讀即請鑰上簿關出卷帙或少損污必懲責揩完塗改不復向時之坦夷也是欲求適意而反取憀慄余性不耐始謀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無明珠翡翠之飾室無塗金刺繡之具遇書史百家字不刓闕本不譌謬者輒市之儲作副本自來家傳周易左氏傳故兩家者流文字最備至靖康丙午歲侯守淄川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爲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艫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仍鎖書冊什物用屋十餘間期明年春再具舟載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謂十餘屋者已皆爲煨燼矣建炎己酉夏五月被旨知湖州赴召病痁不起時猶有書二萬卷又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長物稱是余又大病僅存喘息念侯有妹壻任兵部侍郎從衛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人陷洪州遂盡委棄所謂連艫渡江之書又散爲雲煙矣獨餘少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彝十數事南唐寫本書數篋偶病中把玩搬在臥內者巋然獨存紹興壬子將家中所有寄剡官軍收叛卒取去聞盡入故李將軍家所謂巋然獨存者無慮十去五六矣惟有書畫硯墨可五七簏更不忍置他所常在臥榻下手自開闔在會稽卜居土民鍾氏舍忽一夕穴壁負五簏去余悲慟不得活重立賞收贖後二日鄰人鍾復皓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盜不遠矣萬計求之其餘遂牢不可出今知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所謂巋然獨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殘零不成部帙書冊三數種平平書帖猶復愛惜如護頭目何愚也耶紹興二年元默歲壯月朔甲寅易安室李清照題

靜几明窗書校讐古書時見太清樓[illegible]黻留得雞林紙兩面文從縹背求　黃伯思長睿

李綱左朝奉郎行祕書省祕書郎贈左朝請郎黃公墓誌銘公諱伯思字長睿父姓黃氏邵武人天資警敏自幼學至强仕手未嘗釋卷所至雖假室暫寓必求明窗靜几圖史滿前欣然處其閒上自六經下至諸子百家歷代史氏之書無不精詣亦好道家言自號雲林子別字霄賓男二人長韶次訪　四庫樓藏東觀餘論三卷宋黃伯思撰樓鑰跋東觀餘論歐陽公集古錄趙德甫金石錄攷訂甚工然猶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爲盡善又云以雲林之美才又仕於洛多見故家名帖及居館閣盡見太清樓所藏異書嘗自言曰攷校往古事蹟先須熟讀强記羣事加之精審決擇疏略　東觀餘論跋章草雞林紙卷後攷邪丁酉歲五月二十一日於丹陽城南第舉舊書得此雞林小紙已爲人以章草書盈軸矣紙背尚可作字因以索靖體書章草急就一卷藏於家庶幾顏文忠牒背書彙事云　張萱疑耀長睿得雞林小紙一卷書章草急就余嘗疑之幸獲校祕閣書籍每見宋板書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如治平類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甯五年公私文牒牋啟之故紙也其紙極堅厚背面光滑如一故可兩用若今之紙不能也

韓國口授無章句入闕安得齊詩故但看坐上快徵瓜便識廣川九經庫　董逌彥遠

困學紀聞董彥遠除正字謝啟敘字學姓識該洽閩汪彥遺名逌東平人即撰廣川書跋十卷畫跋六卷書翁元圻注王明清玉照新志載宋齊愈獄贓得司業董逌在坐則靖康末官司業也丁特起孤臣泣血錄記其受張邦昌僞命則人品殊可議　直齋書錄解題廣川藏書志二十六卷徽猷閣待制董逌彥遠撰以其家藏書考其本末而爲之論說及於諸子而止　又廣川家訓三十卷中書舍人董弅令升述其父逌之學　又廣川詩故四十卷董逌撰其說兼取三家謂齊詩尚存傳詩雖缺猶可參攷案逌藏書志有齊詩六卷逌自言隋唐已亡不知今所傳何所從來或疑後世依託爲之然則安得便以爲齊詩尚存也　又班固藝文志論陰陽家者流出於羲和之官所載二十一家之書皆不存隋唐以來子部遂闕陰陽一家至董逌藏書志始以星占五行書爲陰陽類昌熾案廣川藏書志已佚惟賴陳氏書得以攷見崖略云　揮麈前錄尋居安食瓜令坐上徵瓜事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識者謂彥遠必不能久於內後數月果補外

書簏隨身度嶺遙爲梅花送一封貂寒鐙不照重衾臥依舊雞鳴誓早朝　方漸

澹生堂藏書約方漸知梅州所至以書自隨積至數千卷皆手自寫定就寢不解衣林光朝貲之答曰解衣擁衾會有所檢討則懷安就寢矣堵四壁爲閣以藏其書榜曰富文　昌熾案漸與林光朝同時光朝孝宗隆興元年進士

及第年已五十又嘗從尹焞學則亦靖康紹興間人也
補寰寄丁巳十年家山回首黍離邊異時儻遂冬郎願喜見
香奩第一篇　東平朱氏
周紫芝朱氏藏書目序文林郎朱君軒世居大梁其祖官
東平因徙居焉靖人犯順東平陷歿君方以事在江南遂
與其家不相聞今既十年矣一日與僕言爲之出涕且曰
吾家藏書萬卷在東平今所存惟書目耳因出以示僕皆其
祖朝議君所藏自五經諸子百氏之書皆手校善本其餘
異書小說皆所未嘗知名秦漢以來至於有唐文人才士
類書家集猶數千卷嗚呼可謂富矣哉君因俾余序而藏
之余詰其所以序之之意曰吾祖以善人稱於鄉里子孫
俟不至於中絕吾有季弟陷東平時年十五今有二十有
五六歲矣有幼子未能勝衣而眉目偉秀嶷嶷如成人使
其不死今亦年可二十餘萬有一吾書不爲灰燼猶幸其
復存他日可爲吾家舊物子其爲我記之余聞其言爲之
愴然而告之曰事有興壞物有成壞此理之常所不可逃
者今子家雖陷虜而身猶能抱遺書之總目念家世之勤
勞以幸朝廷克復境土再有中原倘能保其所藏以不失
中朝賢士大夫之家則其志固亦可嘉矣昔韓偓著香奩
昭宗之亂散失不全而□□得其第一篇偓自述以爲可
喜他時使君得其全書則其爲喜當何如哉子姑俟之朔
蹤　昌熾案朱軒之祖名字無攷據軒所述在靖康兵火
以前故與方愉同有南渡之前汴京之末
青蓋傳言入洛陽文思縑帛變帷囊惟餘海上無譜地不共
中原燬靖康　吳與可權　吳祕　莆田李氏　劉氏
直齋書錄解題吳氏書目一卷奉議郎漳浦吳與可權家
藏閩中不經兵火故家文籍多完具然地遠苦蠹損　又
藏六堂書目一卷莆田李氏云唐江王之後有家藏誥命
其藏書自承平時今浸以散佚矣　又後執閩典三十卷
唐太常少卿元行冲撰從莆田劉氏借錄　昌熾案少室
山房筆叢引鄭漁仲曰古文尙書音唐宋並無今出漳州
吳氏又漳州吳氏書目辨僞一家有古書皆四庫三館所
無又師春二卷甘氏星經二卷漢官典儀十卷京房易鈔
一卷今世所傳皆出吳氏據此則吳氏藏書在夾漈之前
矣又按閩中地志載漳浦吳氏藏書目錄四卷與直齋所
記一卷不同又建安吳祕有吳氏家藏書目二卷
漁仲求書有八道廟廊經濟堪絕倒猶有人矜探寶珠盈以
三說總一巧　鄭樵漁仲　林霆時隱
宋史鄭樵傳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好著書自負不下
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
訪古遇藏書家必借讀盡乃去初爲經旨禮樂文字天文
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詔
藏祕府　又云同郡林霆字時隱擢政和進士第博學深
象數與樵爲金石交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讎謂子孫曰吾
爲汝曹獲良產矣　直齋書錄解題羣書會記二十六卷
鄭樵撰大略記世間所有之書非必其家皆有之也　又
夾漈書目一卷圖書志一卷鄭樵記其平生所自著之書
又夾漈家傳一卷所著書目附莆田鄭翁歸述其父樵
漁仲事樵死時翁歸年八歲安貧不競頃佐莆郡時猶識
之　澹生堂藏書約鄭漁仲論求書之道有八一卽類以
求二旁類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
曰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可謂典籍中之經濟
矣余於八求之外更有三說如書有亡於漢者漢人之引
經多據之亡於唐者唐人之著述尙存之亡於宋者宋人
之纂集多存之卽從其書各爲錄出不但吉光片毛自足
珍重所謂舉馬之一體而馬未嘗不立於前也是亦一道
也又如一書之中自宜分析如水經一書注乃侈於其經
後人但知酈道元之有注而桑欽著經之名反湮矣又如
世說詞旨本自簡令劉孝標注援引精覈微言妙義更自
燦然可與世說各爲一種以稱快書如此之類析而爲兩
使竝存於宇宙之間是亦一道也若夫世家所祕省郡所
藏卽同都共里尙難兼收況粵有剩而吳未必知蜀有本
而越未能徧如此者更多也海內通行之書大都此數十
百種耳倘一概求之或以千里致至或以重值市歸乃聞
舊已有不意興索然者乎余聞梓行之書其序往往載
於各集今以某集有序某書若干首某書之序刻於何年
存於何地采集諸公序刻之文錄爲一目自知某書可從
某地求也某書可向某氏索也與本日集重複無煩斯員
夜行之燭而探寶之珠也是又一道也卽此三端可以稱
類總之一巧以用八求故曰心思欲巧者此也
第四坊迷養素園瀛洲雖大亦仙府井公未必無賢裔息壤
何緣竟食言　井度憲孟　晁公武子止　晁偷由執止　金宇文虛中叔通　宇文時中季蒙
困學紀聞攷之東京紀宣德門前天街東第四昭德坊晁
文元公宅致政後闢小園號養素窩元祈注晁迥謚文元
著昭德新編二卷　直齋書錄解題昭德新編晁迥撰昭
德者京師居第坊名也晁氏子孫皆以爲稱　又昭德易
詁訓傳十八卷敷文閣直學士濟北晁公武子止撰晁氏
居京師昭德坊故號昭德晁家沖之叔用其父也　又晁
氏讀書志二十卷晁公武撰　袁本讀書志杜鵬舉序鵬
舉作邑嶰下望先生滄洲之居雖大相萬暇卽問奇字於
古松流水之間　郡齋讀書志自序公武家自文元公來
以翰墨爲業者七世故家多書至於是正之功世無與讓
焉然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及兵戈之後尺素不存也
南陽公天資好書自知興元府至領四川轉運使常以俸
之半傳錄時巴蜀獨不被兵人間多有異本聞之未嘗不
力求必得而後已歷二十年所有甚富既罷載以舟卽廬
山之下居焉雅與公武厚一日貽書曰某老且死有平生
所藏書甚祕惜之顧子孫稚弱不自樹立若其心愛名則
爲貴者所奪若其心好利則爲富者所售恐不能保也今
舉以付子他日其間有好學者歸焉不然則子自取之公
武惕然從其命書凡五十篋合吾家舊藏除其複重得二
萬四千五百卷有奇今三榮僻左少事日夕躬以朱黃讐
校舛誤終篇輒撮其大旨論之書則固自若也倘遇其子
孫之賢者當如約紹興二十一年元日　緣書雜記備本
讀書志序但稱南陽公不著其姓陳氏書錄解題謂南陽
公未知何人或云井度憲孟也則所見讀書志亦衢本也
袁本序文作南陽井公趙氏希弁後志序明言井晁二家
晁氏於宋書條下云嘉祐中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詔
館職讐校政和中始鏤之學官民間傳者尙少未幾遭靖

康丙午之亂中原淪陷此書幾亡紹興十四年井憲孟爲四川漕始檄諸州學官求當日所頒本時四川五十餘州皆不被兵書頗有在者然往往亡闕不全收合補綴獨少後魏書十許卷最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於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焉讀此知井公收刊史籍之功亦甚鉅也　昌熾案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有書譙郡先生文集後云余頃得柯山集十卷於大梁羅仲共家已而又得張龍閣集三十卷於內相汪彥章家已而又得張右史集七十卷於浙西漕臺而先生之製作於是備矣今又得譙郡先生集一百卷於四川轉運副使南陽井公之子晦之然後知先生之詩文爲最多猶有網羅之所未盡焉晦之泣爲余言百卷之書皆先君無恙時貽書交舊而得之手自校讐爲之是正凡一千八百三首歷數年而後成君能裒其所未得者以補其遺是先君子之志也觀此文則井公有子且能讀父書矣公武何未嘗道輒也甚矣幾言之難也又案讀書志呂夏卿兵志三卷公武得之於宇文時中季蒙題其後云夏卿戒其子弟勿妄傳鮑欽止吏部好藏書苦求得之因借錄於吳興之山齋季蒙卽藏後魏書者欽止名慎由括蒼人元祐初以任子試吏部銓第一復登六年進士乙科甫脫選卽爲郎然自是數坐累官竟不進撰夷白堂小集二十卷別集三卷見直齋書錄解題　晉記宇文虛中爲人媒孽指家藏圖書爲反具罪至族高士談圖書尤多亦見殺士大夫家藏圖籍固是美事然聚書之禍不可不知

卷泥尺深雲如磐寫書不畏宦彈兩舟已遂普慈岸一舟不渡秭歸灘　劉儀鳳韶美

宋史劉儀鳳傳儀鳳字韶美普州人紹興二年登進士第在朝十年奉入半以儲書凡萬餘卷國史錄無遺者御史張之綱論儀鳳錄四庫書本以傳私室遂斥歸蜀紹熙二年卒年六十六　范成大雨中報韶美侍郎詩花落滿城雨雨餘雲重陰驅車有底急卷泥三尺深平生貴貧舫漏櫚有清音斗升得苦相懷剩衡愁疑歸來掩關臥一枕直兼金作詩詫比鄰幸勿譏褊心　又次韻劉韶美大風雨壞門屋首煙挪論墨池翻縹緗如山書掩圖已許六丁收散落只愁雷電費攜蘿　沈欽韓注庚溪詩話劉韶美酷嗜書傳錄又置副本親自讎校至杜門絕交張持國之綱爲副端言其書癖至曠廢職事以是罷歸蜀闕書鄉以詩贈行云飛因翻故紙不覺墮危機　老學庵筆記劉韶美在都下累年不以家行得奉專以傳書必三本雖數百卷爲一部者亦然出局則杜門校讎不與客接既歸蜀亦分作三船以備失壞已而行至秭歸新灘一舟爲灘石所敗餘二舟無他遂以歸普慈築閣藏之

開道詩人石曼卿雲車羽葆上蒼城遂州留得神仙齋法帖圖書事事精　石邦哲熙明

陸游朝奉大夫石公墓誌銘公諱繼曾字興宗會稽新昌之石實自靑之樂陵南徙左朝議大夫累贈正奉大夫諱端中朝散大夫大理正出爲福建參議諱邦哲迪功郎溫州平陽縣主簿諱祖仁公之三代也寺正築堂名博古藏書二萬卷每撫公歎曰吾是書以遺爾無恨矣　昌熾案曾見明刻本徐幹中論有宋石邦哲跋稱紹興二十八年校於博古堂又陸友仁跋云邦哲字熙明再世藏書至治二年得之錢唐仇遠氏

或藉於牀或栖積四圍書似亂山堆百錢拾得華胥紙顚倒黃朱日幾回　陸游務觀　子子遹

渭南文集書巢記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書巢客有問曰今子幸有屋以居而謂之巢何邪陸子曰吾室之內或栖於櫝或陳於前或枕藉於牀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痛呻吟悲憂憤歎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觀而風雨雷雹之變有不知也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槁枝或至不得行則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邪乃引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　又跋尹耘師書劉隨州集備書人韓文持束紙支頭而睡視之劉隨州集也以百錢易之手加裝池紹興二十五年正月　又跋京本家語異時藏書之家百不存一此書得自京師遺兵火之餘一日於故篋中偶尋得之而蟲齕鼠傷殆無全幅綴緝累日僅能成帙乃命工裝去圖周所損者別以紙裝背之遂成全書嗚呼子老益目昏雖不復讀然嗜書之心固未衰也後世子孫知此書得存之如此則其餘諸書幸而存者爲余寶惜之紹興戊午夔滴堂書　又跋子遹所藏國史補子遹得書至輟衣食不少吝也吾世其有興者乎　又示兒詩人生百病有已時獨有書癖不可醫　又雨後極涼料簡篋中舊書有感詩笠澤老翁病蘇醒欣然起理西齋書十年燈前手自校行間顚倒黃與朱區區樸學老自信要與萬卷歸林廬　昌熾案放翁題跋多自署笠澤翁或曰笠澤漁隱或曰九曲老樵或曰龜堂病叟或曰可齋其跋先左丞使遼語錄云三十八伯父自幼被疾以左手書平生凡鈔書至數十百卷又跋世父大夫書稱云世父大夫公自幼苦末疾以左手作字性喜鈔書嘗鈔王岐公華陽集百卷筆筆無倦意

饋當肉兮寒當裘足消孤寂遣幽憂此尤無恙公書癖萬物撲邊罷書癖　尤文簡袤

宋史尤袤傳袤字延之紹興十八年進士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藁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諡文簡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第三十七名尤袤字延之小名龍卿小字季長本貫常州無錫縣開化鄉白石里　尤玘萬柳溪邊舊話文簡公官禮部尚書以奉政大夫致仕贈太師　直齋書錄解題遂初堂書目一卷錫山尤氏尚書袤延之撰蓋名臣藏書至多法書尤富皆燼於火今其存無幾矣　又梁溪集五十卷尤袤撰家有遂初堂藏書爲近世冠　陳景雲絳雲樓書目注遂初堂扁額光宗御書也堂在無錫九龍山下　毛幵遂初堂書目序延之始自胄衿迨夫白首嗜好旣篤網羅斯備日累月益晝誦夕思蓋之不以借人新若未嘗觸手耳目所及有虞監之親鈔子孫不忘多杜侯之手校表樹橫而儷窗託名山而其久不已盛乎　又魏了翁跋子生晚不及拜遂初先生寶慶初元冬得罪南遷過錫山訪前廣德使君則書厄於火者累月矣爲之徬徨不忍去因惟國朝以來藏書之盛鮮有久而弗厄者斯理殆不可曉雖然是亦

裘雖有饑饉亦有豐年吾知有穰裴耳豐凶非我知也
又李大史蘊云延之於書靡不覩覩書靡不記每公退則
門戶謝客日記手鈔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鈔書一
日謂予曰吾所鈔書今若干卷將彙而目之餽讀之以當
丙寒箭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
當金石琴瑟也　顧錫疇志李嗣初名權卿字雅翁幼嘗
爲外家尤後尤鈔書之富與文翁埒文簡書燬於火而此
尤獨全故所得遍讀自經史子集下至稗官小說釋典道
教無不畢覽

門客牙兼書籍行客來豆腐作羹湯如翁好事我何廬日日
南湖即草堂　閩人茂德溉

老學庵筆記閩人茂德名溉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過蔬
豆而已郡人求館客者多就謀之又多蓄書喜借人自言
作門客牙充書籍行開豆腐羹店子少時與之同在敕局
爲刪定官談經義袞袞不倦發明極多尤邃於小學云
施吾錫[illegible]湖擷歌草堂湖上草萋菲屐齒斑斑客款扉
幾載令丞爲事者貯書兩屋蠹魚肥自注閩人茂德名溉
喜留客又多蓄書作德興丞終進賢令有爲南湖草堂記
習習涼風銷軟熱迢迢游子羈長征湖江清瀨同消受落日
輩飛照郭明　張從伯壽　張用道夢卿

洪遵萬卷堂記同郡張伯壽學邃而根識壁彌堅暇日踵
其門升其堂則緹帙標囊鱗貫櫛比伯壽儃佯其間如枵
腹者之須哺倦游者之企歸執熱者之思濯清風也夫六
藝出累塊至今千三百餘歲蝌蚪所紀金鐵所書嵐齋松
窗之所纂削方殺青日紛月夥好事者汲汲求之終其身
不能以盡致伯壽歸心端思宅無嗜玩旁裒博訪惟恐與
篇異牘之不我有手鈔目校黃墨謹嚴俗客聊來未始應
接斯堂也伯壽名從紹興乙丑鄱陽洪某記　劉將孫長
沙萬卷樓記一日聞長沙新有建萬卷樓者如其名者
主人爲前管軍總管張侯他人想見湘江之上藏庋之外
龍飛照郭落日端非翁竹籬之娛牙籤插架鑑列
山積清風佳客考古訂今恨不得身至其間讀所未見侯
名用道字夢卿眞定世家人稱之曰篇齋

閉戶書淫似孝標擁雲高戶竹洲橋東廣元與鴻臚並插架
三層寶麗譙　樓宣獻鑰　潘景憲叔度

四庫提要攻媿集一百十二卷宋樓鑰撰鑰字大防鄞縣
人隆興元年進士官至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大學士謚宣
獻　全祖望湖語前王後樓貴錦之府雙闕相仍皋公之
祖餘光瑩瑩環橋如組登封閣中當衍可擁攻媿東樓揮
雲高戶自注樓楚公晝錦坊在湖之南首其東有錦照堂
則竹洲也成化志即以竹洲之橋當之　又云藏書之富
南樓北史自注宣獻東樓鴻禧碧沚最有名　攻媿集以
六經左氏傳莊子遺伯中弟有詩來謝次韻手披欲究百
家編奴婢年來識鄭玄顧我李多千卷蓄念君未有一經
全詩書心醉不容醒父子筆耕期有年此但古人糟粕爾
更須從此悟眞筌書種傳來直到今讀書雙似孝標淫欲
君終就九經席與予平分一片心更向淥園解妙言何殊
清廟奏遺音中郎書籍付王粲想得知余此意深　又趙
資政建三層樓中層藏書詩四山疊閣城作中地平樸小
窒易窮安得高臥陳元龍曜迪公府雖從容　又跋春秋
繁露繁露行世者皆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
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
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
篇前所未見　天祿琳琅目宋先生詩集有四明樓鑰印
鑰古鄞字

劉狗何緣得冉陳鄭侯籤架望如新白雲親舍觴臺下莫使
前人笑後人　西山劉君

劉將孫劉氏勤有堂記西山劉君之稱發吾郡乎豐尾官
士者皆矜詡於得師乃其家尊君者年猶學爲里大宗居
西山之下世至天賢列其左右誦經其上築堂奉親念
詩書歷世辛勤插架取韓公語名之爲勤有予歎曰有未
易言也回思隋唐科舉幾二千年富貴利達山林皓首各
不相爲謀或欲盡見未讀書不可得或一往遂於書有不
暇顧此則勤而不能有者也東坡歎士方田野有志華渭
出試大謬如劉狗之不足重陳蓋自予收以來及王介甫
輩若此者多矣此則有非其有者也復有不必有而有者
鄭侯牙籤萬卷新若手未觸安陸連舊雜藏一篋供一炊
彼得之不以勤有之而無所口者又如此又有不當有而
有者成都之經驛之以版築黃樓之刻毀之以泗水彼有
之非其任而敗喪之無何有者又如此則君之斯堂宜不
使余咸哉　樓鑰寄題江西劉氏勤有齋詩橫浙數前賢
用勤況吾儒者務多聞積書插架非關我一卷入心方屬
君爲學從來無止法立身當孤寄多文自憐習氣今猶在
肯欲焚膏到夜分

華亭仙客和花宜空有遺詩柰爾何參透子西茶具說不留
些子書心窩　周煇昭禮

兩浙名賢錄周煇字昭禮淮海人紹熙間居錢唐清波門
之南嗜學工文隱居不仕當世名公卿多折節下之而陶
元自寫木牆報謝嶽書萬卷父子自相師友撰清波雜志
十二卷　清波雜志借書一瓻還書一瓻後誤爲癡殊失
忠厚氣象頃手鈔書前後遺失亦多未免往來於懷因語
唐子西庚失茶具說竊然不復芥蒂其說曰吾家失茶具
戒婦勿求　曰何也吾曰彼竊者必其所好也得其所好
則寶之惟恐其泄而秘之惟恐其壞而安置之是物得所託矣
復何求哉　又云聚而必散物理之常父兄藏書惟恐子
弟不讀讀而無所成猶勝腐爛篋笥陳亞少卿藏書千卷名
畫一千餘軸晚年復得華亭雙鶴及怪石異花作詩戒其
後曰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
賣便是吾家好子孫亞死悉歸他姓

監蜀何能比相臺九經三傳例搆推決科機要編成未笑倒
承平好秀才　岳珂肅之

四庫提要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一卷宋岳珂撰珂字肅
之號倦翁湯陰人居於嘉興岳忠武王飛之孫數文閣待
制霖之子也官至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制置使　桯史雜
記宋岳倦翁刊九經三傳以家塾所藏諸刻并興國于氏
建安余仁仲本凡二十本又以越中舊本注疏建本有音
釋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專屬本經名士反覆參訂始
命良工入梓其所撰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於
書本字畫注文音釋句讀脫簡考異皆羅列條目詳審精

確不可不家置一編也　岳珂愧郯錄場屋編類之書建陽書肆方日輯月刊時異而歲不同四方傳習率攜以入棘闈以眩有司謂之懷挾營致承平時嘗禁遏奏舉者比年以來於時文中採摭陳言區別事類編次成集便於剽竊謂之決科機要欲望聖斷特行禁毀庶使人知自勵先朝盛時而此風已見於議者之目顧至今日固無怪也

叢訟紛紜識總非碧沙碧沚認依稀月湖自有甘盤裔碧沚芳叢早息機　史守之子仁

清河書畫舫宋人小楷史記松雪翁物計十帙紙高四寸字類半黍不惟筆精墨妙中間絕無譌謬內有舊學史氏及碧沚二印宋通直郎史守之所用守之越國公浩孫禮部侍郎彌大子衛王彌遠之姪仕終朝奉大夫中年避世遠嫌退處月湖與慈湖諸公講肄爲樂甯宗御書碧沚二字賜之蓋清修好古之士也・昌熾案樓賓獻有史子仁碧沚二絕句見攻媿集　文徵明跋宋通直郎史守之告身越國公浩孫仕不甚顯今吳中藏書家所收古書有舊學史氏及碧沚印者多其遺書　全祖望湖語忠宣在北湖蘊在東清衣長橋碧沚芳叢又云藏書之富南樓北史宛委之山不過爾爾注云宣獻東樓鴻禧碧沚最有名又云舊學甘盤黑頭爲國三經簽教之書爲儒苑所矜注云史忠定相孝宗御書舊學二字賜之　又碧沚賜文元公書院記淳熙四先生吾鄞得其三沈端憲公楊文元公袁正獻公也文元之館於碧沚以史氏也先是史忠定王館端憲於竹洲又延文元於碧沚袁正獻公時亦來預忠定既逝端憲正獻亦下世忠定之孫子仁不滿其叔彌遠所爲退居湖上復請文元講學故其居碧沚也甚久碧沚牙籤最富文元因思修葺書以正邪說未就而卒　天祿琳瑯續編宋刻三禮圖皆有史氏家傳翰苑收藏書畫圖章又四明志有舊學史氏復齋書印史浩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旋予祠淳熙五年復爲右丞相十年除太保致仕治第鄞之西湖建閣奉兩朝賜書上爲書明良慶會名其閣舊學名其堂故有舊學印章其曰復齋蓋在請老再歸後也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徐度御訪編三卷宋書棚本有舊學史氏復齋書印一印碧沚一印舊學圖書一印不知誰氏　愛日精廬藏書志藝文類聚嘗已有跋曰卷末有胡應碧沙印又舊學圖書四字方印未知何家物　昌熾案此兩書皆史氏物黃以碧沚爲碧沙已誤又誤爲碧沙皆以篆文相似耳又案天祿琳瑯通鑑考異三十卷有奉華堂記又有史氏家傳翰林收藏書畫圖章印奉華堂者宋建炎間劉夫人掌內翰文字善書畫上用奉華堂記見書史會要此本南渡初當在禁閣史氏蓋賜是以得之解題以爲眉山史炤恐亦非也又九家集注杜詩宋刻本亦有史氏一印

鶚鼓琵琶隸教坊但挑翹老一登場毅然不與韶咸齒三館史才無此良　鄭寅子敬

澹生堂藏書訓邯鄲李淑臣所藏圖籍五十六類一千八百三十六部一萬三千三百八十六卷而藝術道書及書畫之目不與焉莆田鄭子敬所藏卷帙不減於李　直齋書錄解題鄭氏書目七卷莆田鄭寅子敬以所藏書爲七錄曰經曰史曰子曰藝曰方技曰文曰類寅知樞密院僑之子博聞強記多識典故端平初召爲都司執法守正出爲漳州以沒　昌熾案書史會要鄭寅官至尚書左司除寶章閣致仕作包蒙七卷所叙歷官與直齋略異　又云前志取樂府教坊琵琶羯鼓之類以充樂類與聖經並列不亦悖乎晚得鄭子敬氏書目獨不然其爲說曰儀注編年不附禮春秋則後之樂書固不得列於六藝　又中興綸言集二十八卷左司郎中莆田鄭寅編寅藏書數萬卷於本朝典故尤熟

平疇清豊殆庶幾甘端茲眾太牢肥先生此語真知味願過屠門大嚼歸　徐清正鹿卿　陳文定宗禮

劉壎隱居通議吾盱傅幼安自得工古賦泉谷徐尚書鹿卿豐城人也嘗搆閣以藏書名之曰味書閣幼安爲之賦曰山水明秀邑稱劍江於其中而擇勝建傑閣之巍昂貢簾緗帙之開牙籤玉軸之藏出則連車入則充梁是書也猶芻豢之甘太牢之肥仁人之所先得而古今之所同嗜君子所以哺其膏液而鮮能知之者所以爲凡民之所難也　又千峰先生陳文定公寓居盱城作一堂名之曰訓畬幼安爲之賦其序云提刑寶謨常卿千峰陳公書諗予曰予昔爲泉谷徐公賦味書閣今吾治一堂置書數千卷扁曰訓畬予爲我暢厥旨詞曰相彼寓居巋然棟宇據高面勝開闢洞戶挹盱水於襟懷納軍山於指顧草木之華滋烟雲晨夕之變吞吐乃建庭階乃飾屏著几席儼若籤庋得所熟黃緗素之前陳綠蒂黃簾之珍護約以百計卷以千數上則庶幾乎韓衛豐之儲下亦可與荆田亳鄆而並駕　宋史徐鹿卿傳鹿卿字德夫隆興豐城人博通經史以文學名於鄉嘉定十六年進士端平中提舉鴻禧觀致仕進華文閣待制卒謚清正　又陳宗禮傳宗禮字立之淳祐四年舉進士度宗即位以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卒贈盱江郡侯謚文定

日融月釋心形化聲色玩好如委灰但見山聚復林列不言燠館與涼臺　衛湜正叔　李衡

四庫提要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宋衛湜撰湜字正叔吳郡人寶慶二年官武進令時表上於朝得擢直祕閣後終於朝散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　葉適櫟齋藏書記余友衛君湜清整而裕談泊而詳酷嗜書山聚林列起櫟齋以藏之夫其地有江湖曠遠之思園有花石奇詭之觀居有燠館涼臺之適皆略不道而獨以藏書言者志在於學而不求安也　又云日融月釋心形俱化聲色玩好如委灰焉然後退於櫟而進於道矣固宜偏取美而以書言也　宋史李衡江都人官祕閣修撰致仕居崑山聚書萬卷號樂庵

碧石華碉進士出如荀解擇草斷世自勝仙都奇絕處投囊書裏諷行庵　蔡瑞　陳伯玥

葉適石庵藏書目序石庵書若干卷承奉郎蔡君瑞藏之始蔡君之伯父曰居士葬母因其地爲廬居絕與十九年大旱居士斷以所餘裝散之而甚無名時廬旁有石冒土而奮如蟠根叢萌欲勢而尚鬱者遂爲萬夫傭使出之高二丈廣可三之石溫潤如玉故名石庵云蔡君念族人多

貧不甚能學始買書置石屋椐其屋爲便房願讀者處焉
蔡君可謂能教矣　又仙都行序陳伯興建箭壽堂於仙
都歲益糈蠶最勝特處市書名田役大費鉅嘗用羣力一
家不能専也余爲作仙都行以堅其成詩云書惟見多參
互解食要良田宜廣買便鈔有語人未知嚮塈接鹽事終
在

繞屋梅花映水紅秦溪如在畫圖中屋中圖史誰同享不是
香山定長公　許棐忱父

嘉興府志隱逸傳海鹽許棐號梅屋隱居秦溪築小莊於
溪北儲書數千卷丹黃不休室中懸白蘇二像事之稿梅
屋之四稿著有梅屋叢戲醮集樵譚看融小稿　暴書雜
記余先世居梅墅之秦溪宋嘉熙中許梅屋先生種梅結
屋之所也梅屋獻醜集刻入百川學海有梅屋書目序云
予貧喜書舊積千餘卷今倍之未足也肆有新刊知無不
市人有奇編見無不錄故環室皆書也或曰嗜書好貨均
爲一貪貪書而俶不若貪貨而飽貪書而勞不若貪貨而
逸人生不百年何自苦如此答曰今人予不知之自古不
義而富貴者書中略可考也寬何如哉予少安於貧壯樂
於貧老忘於貧人不鄙夷予之貧鬼不揶揄予之貧書之
賜也如彼百年何樂之有哉

不見神仙白玉蟾但求龍尾訪吳炎隱齋姓字非無致周鼓
秦斤訂少詹　陳振孫伯玉　翟棨儀甫

四庫提要直齋書錄解題二十二卷宋陳振孫撰原本久
佚從永樂大典錄出　蘇新錄陳振孫宋史無傳案辛雜
識別集載徐元杰暴亡或以爲史嵩之毒之少司成陳振
孫察官江萬里並有疏遂將醫官置獄是振孫於淳祐四
年官國子司業也厲鶚宋詩紀事稱端平中仕爲浙西提
舉改知嘉興府攷會稽續志浙東提舉題名有陳振孫端
平三年二月初六日以朝散大夫知台州兼權八月正除
十月二十六日到任嘉熙元年五月改知嘉興府是振孫
由浙東提舉改知嘉興府非浙西也今　四庫全書總目
又引癸辛雜識陳周士一條稱周士直齋侍郎之長子謂
振孫始仕州郡終官侍郎不止浙西提舉予檢汲古閣刊
癸辛雜識無此條不知總目所據何本也　又云此書有
隨齋批注不著姓名攷元時有楊益字友直洛陽人官至
撫州路總管所著有隨齋詩集或卽其人乎　暴書雜記
直齋知嘉興嘗新錄載之矣茲讀書錄解題求其平生事
蹟蓋嘗分敎鄞學宰南城倅莆田　又云沈雙湖吏部甫
隨齋爲程棨書錄解題卷三鄭樵石鼓文考批注有先文
簡字宋龍圖閣學士吏部尚書新安程泰之大昌韻文簡
曾孫棨字儀甫號隨齋元時人文簡自敘淵子孫世安
吉與直齋同時同里而批注所云樵以秦斤秦權有秀殿
兩字遂以石鼓爲先秦物先文簡論而非之其說具載演
繁露則隨齋爲棨確然無疑矣錄於此以告讀書錄解題
者　齋東野語直齋仕莆傳錄夾漈鄭氏方氏林氏吳氏
舊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且倣讀書志作解題極
其精詳近亦散失　書錄解題九經字樣一卷往宰南城
出謁有持故紙鬻於道者得此書乃古京本五代開運丙
午所刻遂爲家藏書籍中之最古者　又寵氏家藏祕室
方南城吳炎晦父錄以見遺　又龍龕經至二十八鶴山
圖以上七種徐楙書凡二十三種又有拾遺亦吳晦父所
錄　又白玉蟾集其姓葛之閩清人嘗得罪亡命蓋姦妄
流也余宰南城有寓公者稱其人云近嘗過此識之否余
言不識也此誰何可使及吾門李士齊張懷素之徒皆殷
鑒也是以君子惡異端

狎客平津慣吮癰九經新造墨光濃冰山一簇錦天水留得
人間曲腳封　賈似道　廖瑩中　明閩黨

居易錄研北雜志云韓侂胄閱古堂圖書皆出向若水鑒
定此亦賈似道之廖瑩中也　志雅堂雜鈔廖瑩中號藥
洲邵武人登科爲賈師憲之客嘗爲太府丞知某州　癸
辛雜識賈師憲選十三朝國史台要諸雜說如曾慥類說
例爲百卷名悅生堂隨鈔板成未及印其書遂不傳其所
援引多奇書廖羣玉諸書則始開韓柳文備載江上之
功事雖誇而文可采江子遠李雁父諸公皆有跋九經本
最佳凡以數十種比校百餘人校正而後成以撫州草鈔
紙油煙墨印造其裝褫至以泥金爲籤然或者惜其刪落
諸經注反不若韓柳文爲精妙又有三禮節左傳節諸史
要略及建甯所開文選其後又欲開手節十三經注疏姚
氏注戰國策注坡詩皆未及入梓而國事異矣　又云賈
師憲還越待罪堂中從不捨一夕與賈公煇欲終夕悲歌
兩泣歸舍命愛姬煎茶以進自於篋中取冰腦服之而斃
持靜齋書目韓昌黎集宋廖瑩中世綵堂精刊本相傳
刊書時用墨皆雜泥金香麝爲之此本爲當時初印紙寶
墨光醉心悅目　莫氏宋元舊本書經眼錄明東雅堂韓
刻世綵堂韓文一仍舊式而不著其所從來今觀此本每
葉中縫下載悉有世綵堂字徐氏悉以東雅堂易之紙墨
精好字體在歐褚間徐氏猶未能畢肖也　天祿琳琅春
秋經傳集解世綵堂刊中興藝文志載世綵堂集三卷稱
咸和中廖剛曾祖母與祖母孿年高皆及見五世孫剛作
堂名世綵以華之士大夫爲作詩　吾子行閒居錄賈師
憲所藏書畫皆有古玉一字印相傳是封字又諸之缺角
封乃長字也印大將及二寸其篆法用李陽冰新意盤屈
成文前無此制蓋是唐時所造　張丑真蹟祕藏賢者而
使樂此贋似道印　式古堂書畫攷楊少師神仙起居帖
標綾上有曲腳封及悅生胡盧印蓋似道柄國御府珍祕
多歸私家　又嚴氏書品冊頁目手鈔宋元書籍二千六
百十三本沒入大內一應經史子集等書計五千八百五
十二部套勢各儒學貯收一應道佛各經訣計九百一十
四部套勢各寺觀供誦　王世貞朝野異聞錄籍沒嚴嵩
家宋板書籍六千八百五十三部

石礀先生善言易直探月窟躡天根古營充物遇傳本日短
天寒老眼昏　俞琰玉吾　子貞木立庵　孫仲寬用嘉

七十二峰足徵集俞琰字玉吾卑洞庭之西山寶祐間既
菊存馬性齋玉韜中皆白首北面稱爲石礀先生　又俞
仲溫字子玉石礀之子元時爲平江路醫學錄　又俞貞
木初名楨以字行號立庵又稱洞庭外史石礀之孫修身
砥行績學能文洪武中仕樂昌都昌二縣丞以終　陸心
源元槧周易集說跋七經後跋曰嗣男仲溫命兒楨歸寫
謄綴梓於讀易樓家傳後跋略同使改爲命兒楨楨玉吾

無子以仲溫爲嗣楨楨爲玉吾孫皆有書名擩染家學手
書上板故能精美如此也　撫書闕錄宋本誠齋易傳朱
叔英跋稱出俞石磵家石磵生平邃於易學所著周易集
說諸書皆覃精研思積數十年而始成此本或即其手蹟
耶俞生宋寶祐初入元徵授温州學錄不赴隱居吳之南
園老屋數椽古書金石充牣其中傳四世皆讀書修行號
南園俞氏云　四庫提要丙子學易編李心傳撰元初俞
琰所鈔琰有跋曰此書係借閩肆坊周家書肆所鬻者天
寒日短老眼昏花幷日而鈔其可家者云云蓋所存不及
十之一矣　天祿琳琅續編載直齋王先生易傳有石磵書
隱俞貞木立庵圖書三印　列朝詩傳國初有俞氏笠
澤虞氏廬山陳氏書籍金石之富甲於海內景天以後俊
民秀才汲古多藏杜東原其尤也　又云杜瓊字用
嘉吳縣人從陳繼先生學博綜古今自號鹿冠道人晚而
徙家東園得朱長文樂圃家爲學者稱東原先生戴鹿皮
冠持方竹杖出游朋舊迎邀移日怡怡如也卒年七十有
八門人趙同魯私諡曰淵孝先生

高氏牟氏三李氏鄉里齊賢與月河同爲書田留種子不敎
孫肄書嘉禾　周密公謹
杭州府志周密字公謹寶祐間爲義烏令入元不仕自號
四水潛夫　蓉塘詩話周密晚年寓居錢塘癸辛街作癸
辛雜志浩然齋視聽鈔昌熾案密所著又有齊東野語志
雅堂雜鈔雲煙過眼錄皆行於世　齊東野語世間萬物
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爲甚吾鄉石林葉氏藏書多至十
萬卷其後齊齋倪氏月河莫氏竹溪沈氏程氏賀氏各不
下數萬餘卷亦皆散失無遺近如秀嵒東窗鳳山三李高
氏牟氏皆蜀人號爲史家所藏僻書尤多今亦無餘矣吾
家三世積累先君子尤酷嗜至鬻負郭之田以供筆札之
用冥搜極討不憚勞費凡有書四萬二千餘卷及三代以
來金石之刻一千五百餘種庋置書種志雅二堂日事校
讎居然籍甚之富余小子遭時多故不善保藏一旦掃地
因致今昔有感斯文爲之流涕　又山谷云四民皆坐世
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

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蘇東坡嘗書對書太息曰
吾老矣非求聞者姑下後世種子耳余家有書積堂甚兼
取二公之說云

藏書紀事詩卷一終

藏書紀事詩卷二

長洲葉昌熾

海上小山壓大山大山力比小山孱寄語未可藏書卷望海
堂中竟不還　東丹王倍
遼史東丹王倍小字圖欲太祖長子也幼聰敏好學太祖
破渤海大諲譔改其國曰東丹以倍爲人皇王主之天顯元
甘露後讓位德光德光旣立見疑以東平爲南京徙倍居
之置衞士陰伺動靜唐明宗遣人跨海持書密招倍
倍立木海岸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
人從此投外國傳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唐明宗賜姓東
丹名慕華復賜姓李名贊華倍初市書至萬卷藏於醫巫
閭絕頂之望海堂通陰陽知音律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
經善畫本國人物　謝啟昆詩建國東平恨徙居數峰擎
石壓穹廬大山無力乘桴去望海堂中萬卷書　志雅堂
雜鈔王介石有東丹王贊華所畫番部行程圖道君題云
世所謂東丹王者也所畫絕妙與王子慶西域圖相伯仲
昌熾案元耶律楚材東丹王之八世孫著湛然居士集
其子鑄著雙谿醉隱集漠北世家專精文學罕有能過之
者未始非醫巫閭萬卷爲之貽謀也王爲五季時人但遼
史有傳斷代仍宜從遼次於宋後
女几三羅悵避兵遺書散履不勝情金齊文獻空山在野史
亭前夜哭聲　元好問裕之
郝經遺山先生墓銘先生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
及漢唐國史實錄在順天道萬戶張公府廟爲撰述乃爲
中州集百餘卷又爲金源君臣言行錄往來四方采摭遺
逸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爲紀錄至百餘萬言捆束委
積塞屋數楹名之曰野史亭先生諱好問字裕之太原定
襄人登興定五年進士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亡不仕
而卒　劉祁歸潛志百年圖籍有蕭相一代寶錄誰蔡公策
書卷紛紛少顏色空山夜哭遺山翁自註亡朝蔡公以金
實錄遺遺山書數卷遺山故物諸子家所藏書宋
元號以前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雋
卒先夫人命僕河北而付之太原縣舊家自餘雜書及先

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等尙千餘冊幷畫百軸載二
鹿車自隨是歲寓居三鄉其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
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往往鄉里嘗得諸
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
書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
雖散亡其雜緝裝褙簽題印識猶夢寐見之或因物之閲
人多矣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爲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偸豪
奪遺簪敗屨惻然興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草本有
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至以庸愚處之
予以爲不然三代鼎鍾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不曰子用享
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聖人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
一物耶蓋自莊周列禦寇之說盛識者遂以天地爲逆旅
形骸爲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況外物之外
者乎丙申八月二十有二日洛州元氏太原房某引

開卷猶肩一笑間道人舊住水晶宮寶書轉展歸天上空自
傷心到牧翁　趙文敏孟頫　明李維柱本石

式古堂書畫攷元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又號鷗波水晶
宮道人宋司戶參軍入元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贈魏國公
謚文敏　七頌堂識小錄宋板書所見多矣然未有踰前
漢書者於中州見之本出王元美家前有趙文敏小象陸
師道亦寫元美小象於其帙襟鑑文衡山八分書　天籟
琳琅漢書宋刻本王世貞跋云余平生所購宋本班范二
書尤爲諸本之冠桑皮紙白潔如玉四旁寬廣字大者如
錢有歐柳筆法細書絲髮膚致墨色精純前有趙吳興小
象　又錢受之跋趙文敏家藏前後漢書太倉王司寇得
之吳中陸太宰家余以千金從徽人贖出藏弆二十餘年
今年鬻之四明謝象三牀頭黃金盡生平第一殺風景事
也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爲懷李後主去國聽教坊雜曲揮
淚別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略相似又云吾家藏書畫爲
六丁下取此書卻在人間武林坦公司馬攜以見示嗚呼
佛言昔年奇物經歷年歲忽然復覩記憶宛然皆是藏識
變現良非虛語又云景山李維柱字本石本甯先生之弟
也嘗語余若得趙文敏家漢書每日焚香禮拜死則當以
殉葬余深愧其言目識要文敏漢書今歸　天府以上諸
跋虞菴所叢無可攷故詳錄之　又元本大廣益會玉
篇趙孟頫藏本有水晶宮道人印孟頫以湖州四面皆水
自號水晶宮道人解縉春雨集云文敏早年書畫每印以
水晶宮圖書浙中有瑪瑙寺或譏以爲對遂不用　張應
寶清秘藏論書畫印識云趙子方印二印太雅印天水趙
氏印並趙孟頫　陳繼儒讀書十六觀趙子昂書跋云聚
書藏書良非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靜几焚香勿捲腦
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
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幷奉贈此法　暴書雜
記汲古影寫許棐梅屋詩稿第四卷後有朱文方印云趙
文敏書卷末云吾家業儒辛勤置書以遺子孫其志何如
後人不讀將至於鬻頹其家聲不如禽犢若歸他姓當念
斯言取非其有無寧舍旃凡五十六字

博進新償十萬緡將珠爲燭蠟爲薪江南空有求書詔故紙
原難換告身　莊肅蓼叔

松江府志莊肅字恭叔號蓼塘居靑龍鎭仕宋爲祕書小
史宋亡棄官匿迹海上性嗜書聚至八萬卷手鈔經史子
集下至稗官小說靡所不具書目以甲乙分十門至正開
修宋遼金史詔求遺書危素購於其家得五百卷　輟耕
錄蓼塘旣沒子孫不知愛惜或爲鼠齧或爲鄰識盜
竊或供飲博之需或應傭役之用編帙散亂所存無幾至
正六年詔求遺書有以書獻者予一官江南藏書多者止
三家莊其一也繼命危學士素特來選取其家恐兵遁圖
藏子孫悉付祝融其孫羣玉收拾燼餘覲領恩擇留日
久仍布衣而無書之不幸如此　五茸志逸元文宗時經
筵語及唐諸臣中詩詞其有文集否諸學士以未聞對或
言莊氏富藏書特旨訪其家果有唐集上之敕授敎授
楊瑀山居新語上海縣士人莊蓼塘者藏書至七萬卷其
子欲售之爲諸彌年無有好事者可觀其鮮

寫相江頭髮微聲銅山傾處洛鐘鳴趙家已是無完土樓上
遺民擁百城　張雯子昭

鄭元祐張子昭墓誌張雯字子昭其先汝陰人祖父世居
吳雯少嗜學時宋社已屋三十稔矣故老遺黎猶有存者
子昭從其人問宋遺事得其什一喜游錢塘山川城邑徘
徊瞻眺感歎不能已兼通聲律家臨市衢構樓蓄書自經
傳子史下逮稗官百家無不備日繙閱研究年六十四卒
於至正十六年十一月子由次子里孫男一名肯　昌熾
案以至正十六年上推子昭之生尙在宋咸淳之季應次
莊肅之後　杭州府志雯南渡居錢塘精律呂每歲坐開
樂輒俯首嚬蹙曰吾其不免乎子田字耘已亦工文詞田
子昔字耕孟一字寄夢從宋濂學昌熾案蘇州府志雯亦
有傳藝文類書畫記補遺續譜錄歷記皆雯撰覲鄭元祐
所撰志雯眞吳人特寄寓於錢塘耳　又案天祿琳琅說
文解字有子昭印據嘉興府志以爲盛懋字子昭非是亦
雯所藏也　鐵琴銅劍樓書目簡齋外集卷首有張子昭
印朱記

荒江寒雪釣蒼葭一葉煙波不繫艖擁得華林茶竈去舞鑑
怪牒寫元包　袁易通甫

黃溍靜春先生墓誌銘君諱易字通甫曾大父璉樂室長
洲之嶠龍浦君不樂仕進所居西偏爲堂曰靜春左江右
湖鳥魚飛泳於煙波莽蒼間堂中有書萬卷悉君所校定
客至輒欸卷與縱飲劇談留連竟日　稽載靜春堂詩集
序通甫有宅在郡城東南二十里蛟澤之濱蛟澤當吳淞
江之下其水甚深　陸文圭跋袁靜春詩具區甫里之間
近世有隱君子焉結茅構亭出蒼莽之墟椎村漁舍混爲
一區城市之跡疏而麋鹿之性馴嗜欲之機淺而鷗鳥之
情親所交皆時人逸士西鄰北里詩筒往來淸江白月舉
樽相屬優游不仕者四十餘年　四庫提要靜春堂集四
卷元袁易撰易居吳淞具區之間築堂曰靜春聚書萬卷
或棹舟載筆牀茶竈古器遊於江湖趙孟頫嘗爲繪臥雪
圖稱易與龔璛郭麟孫爲吳中三君子

祠祿難言領洞霄一枝避迹等鷦鷯欲知梅磵藏書富南上
南湖學士橋　袁文清桷

四庫提要延祐四明志十七卷元袁桷撰桷字伯長慶元
人宋知樞密院事韶之曾孫少爲麗澤書院山長以薦改

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累遷侍講學士卒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諡文清所著易說春秋說世久無傳惟清容居士集及此志尚存　至正直記袁伯長學士承祖父之業廣蓄書卷國朝以來甲於浙東伯長歿後子孫不肖盡爲僕幹竊去轉賣他人或爲婢妾所毀者過半　全祖望湖語淵然清容不振剡源遺老之墟而牙籤之於王氏亦復並峙彼津逮者蓋未易以稗語自注甬溉藏書前王後袁　又胡梅磵藏書窖記甬湖學士袁清容之故居也其東軒有石窖焉予過而歎曰此梅磵藏書之所也宋亡遺老避地來慶元者多先生館袁氏注通鑑成編而已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

家世何嫌賣布翁圖書研北自玲瓏豹胎熊掌兼珍味豈獨蜒蝸萬水蟲　吳郡陸君　陸友友仁

黃溍陸氏藏書目錄序吳郡陸君居闤闠中四壁之外輒與賈區直君殊不以爲涸一榻蕭然環以古今書凡若干卷自經史傳記下至權謀數術汜勝虞初旁行般若百家眾技之文備北而列次入其室如登羣玉之府而探延英道家之名山忘其爲居之隘也君既第其篇帙部分類別爲之目錄以便覽者且屬予使序之夫稻粱稷黍魚肉果蔬人所資以爲生養之具不可一日缺者也得之足以飽而不足以極天下之味言珍異之味至豹胎猩脣封熊之蹯可以爲美也而非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須彼木草小蟲蝸蓏蜒蝸野果之實入所易致而未必皆知好其味也世蓋有嗜昔若嗜飲食者顧所嗜之不同而有不可得兼耳君其兼而取之者耶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好奇之士苟游於君而獲其所嗜爲染指而出足矣倘無以爲人之笑易吾之炙也哉　古夫于亭雜錄大名門人成文昭字周卜寄陸務觀南唐書宋槧本也凡十五卷與今刻十八卷編次小異前有陸友私印陸友仁印燕處超然印　昌熾案陸友即撰研史及研北雜志者　四庫提要稱友字友仁亦字宅之平江人徐顯稗傳載友仁生市廛闤闠間父以市布爲業獨能與其所好攻苦於學博極羣物自號研北生著研史墨史印史杞菊軒藁所言與黃文獻記悉合則陸君之爲友仁無可疑者仍兩列之以示闕疑

愛書癖亦等憐才擁篲分庭事郭隗未有千金求駿骨望諸何日自齊來　景春沈君

顧宋樓藏書志廬堂集古錄千文傳跋景春沈君居樂圃坊與余同游可郁賀先生之門平生窮皆欲惟酷好收書有別業在閶門西去城僅數里景春昔嘗居之人有挾書求售至必勞來之飲食之酬之倍償於是奇書多歸沈氏集古錄其一也昔人有以千金市馬者得駿骨予五百金踰年而千里馬至者三景春嘗書何以異哉元統後元十一月

新市春風有故亭論思不但證松臨先求宋本書堂記再讀清容藏室銘　蘇天爵伯修　張貞毅思明

四庫提要元朝名臣事略十五卷蘇天爵撰天爵字伯修眞定人由國子學生試第一釋褐授從仕郎薊州判官終浙江行省參知政事　又元文類七十卷目三卷蘇天爵編天爵所著尚有松廳章奏春風亭筆記諸書於當代掌故最爲嫻習　元史蘇天爵傳至正十二年以江浙行省參知政事總兵於饒信卒於軍中年五十九　宋本滋溪書堂記蘇伯修家多藏書習知遼與金故實且謂予昔吾高王父玉城嘗國初自汴遷眞定置別墅縣之新市作屋三楹貯書數千卷虞久堂燬先人蒐之且購市書益之又嘗因公事至江之南獲書萬卷以歸　袁桷蘇氏藏書室銘趙郡蘇氏崇其書檻剖史雲章經緯有程釐根湛虛服習粹精　元史張思明傳思明字士瞻其先獲嘉人後徙居輝州穎悟過人讀書日記千言延祐三年拜中書參知政事重紀至元三年卒年七十八思明平生不治產不蓄財收書三萬七千餘卷謚貞毅

讀書種子傳東家油幕深嚴護碧紗祇稱桂秸餡讖可憐片片女郎花　孔文昇退之　子克齊行素

開有益齋讀書志至正直記四卷元闕里孔克齊撰克齊字行素一字靜齋至聖五十五世孫祖宗善爲建康路教授父文昇字退之爲建康書掾因家居山克齊嘗於沈氏憲司薦授黃岡書院山長召爲國史編修　至正直記吾家自先人寓溧陽分沈氏居之半以爲別業多蓄書卷平昔愛護尤謹雖子孫未嘗輕易檢閱必告於先人得所請乃可置於外館晚年子弟分職任於他所惟婢輩幾人在侍予一日自外家歸省見一婢執選詩讀半卷又國初名公柬牘數幅皆剪裁之餘者急叩其故但云某婢已將幾卷補鞋幫某婢已將幾卷覆醬瓿予奔告先人先人曰吾老矣不暇及此爾等居外幼者又不曉事婢妮無知宜有此哉不覺歎恨亦無如之何矣　又先公嘗以十六字作座右銘云當人負我毋我負人當存書種無苟富貴

溯帙舟輕灎澦堆黃牛灘畔載書回十家何惜中人產一擲躊躇沃野財　蜀帥紐鄰之孫

少室山房筆叢張萱疑耀鈔云元至正初史官遺履官馳驛求書東南異書頗出時有蜀帥紐鄰之孫盡出家貲遍游江南四五年間得書三十萬卷溯峽歸蜀可謂富矣　又云隋文父子以天下之力收書僅三十七萬遂冠古今元邊帥子孫其一家之產遽得三十萬卷亦宇宙奇事然但欲其多而不計重複則在今甚不難顧正本不知幾何耳古今書籍統計一代前後之藏往往無過十萬統計一朝公私之蓄往往不能十萬所謂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也況元時板本尙希又非文明之世紐氏子三十萬卷笈其重複政恐不能三萬耳

祗陀山下雲林閣奇石碧梧交映窗脫屣田園人莫笑圖書盡上九峰巔　倪瓚元鎭

明史倪瓚字元鎭無錫人家雄於貲工詩善書畫所居有閣曰清閟幽迥絕塵藏書數千卷手自勘定古鼎法書名琴奇畫陳列左右自號雲林居士　無錫縣志清閟閣在縣東南梅里鄉之祇陀里旁列碧梧奇石非楊維楨張雨諸人不得至焉　列朝詩傳瓚見俗士避去如恐浼至正天下無事忽盡賣家產推與知舊人皆竊笑及兵興富家盡被掠元鎭扁舟箬笠往來湖泖間人始服前識也　馬仕秋窗隨筆余家所藏雲林自書清閟閣題云家在梁谿穰底之里以泥水自閉柴門積於白日藜牀穿而未毳傳舞書淫聊以卒歲　式古堂書畫攷瓚號荊蠻民又號淨

名居士朱陽館主蕭閒仙卿雲林子曲全叟幻霞子如幻
居士滄浪漫士奚玄朗玄映又號倪迂初名珽　又李伯
時三猗圖有蕭閒圖書蕭閒畫印朱記　王世貞跋元人
名蹟雲林又自稱嬾瓚

泗北郭居舍外披逕人好事喫茶多有時山色水光裏自倚
洞簫和櫂歌　孫道明明叔　夏庭芝伯和

松江府志孫道明字明叔華亭人居泗涇博學好古藏書
萬卷遇祕本輒手自鈔錄築映雪齋延接四方名士校閱
藏書爲樂又造一舟曰水光山色徜徉南浦自號停雲子
晉與陶宗儀共汎宗儀製詞道明即倚洞簫吹之與櫂歌
相荅極鷗波縹緲之思　鄭元祐孫高士象贊引雲間孫
高士明叔隱於其里九峰三泖之間藏書績學築草堂三
間偃息其中故雖甚貧用前人苦志篤學名其齋曰映雪
手鈔書數百卷皆小楷爲截然自以爲無所用於世視田
野閒寂若將終其身於是全眞教主鄺眞人號之曰清隱
處士　四友齋叢說孫道明家於泗涇乃一市井人也在
勝國時日惟以鈔書爲樂其手鈔書幾千卷今尚有流傳
者好事者以重價購之　汪巽東雲間百詠映雪齋云名
士頻頻折簡招讐書同坐夜迢迢水光山色秋江裏更譜
新詞入洞簫　張雨題孫明叔映雪齋詩生白定知虛室
妙殺青唯積古書多　學津討原刻封氏聞見記後有元
人跋云予素有藏書之癖凡親友見借者暇日多手鈔之
此書乃十五年前所鈔者至正丙申歲不幸適時艱雖焚
火四起煨燼之餘尚存殘書數百卷今僻居漴村賴以自
適亦不負愛書之癖矣至正辛丑上元日重觀於泗北疑
夢軒雲間夏庭芝伯和父謹誌　昌熾案鄭元祐停雲軒記
松江夏頤貞甫其上世已稱善人丙辰兵變室廬盪燬來
人僦宅以城北之泗涇有舊別墅也徙家居之未卯前和
即頤貞否讀書敏求記雲煙過眼錄有至正日年夏頤鈔
本顛下疑脫貞字又按孫先生晚歲寫書題跋皆有歲月
見於諸家藏目彙而錄之以當先生之年譜可也菰里瞿
氏藏閒居錄一卷末題識云至正十八年戊戌之秋七月
旦日鈔於泗北村居之映雪齋又讀書敏求記自號錄一
卷至正壬寅華亭孫道明手鈔於泗北村居之映雪齋時
年六十有六又愛日精廬藏書志北夢瑣言二十卷後有
跋曰武林忻悅學家藏至正二十四年甲辰五月七日寫
起至二十七日轄卷華亭在家道人孫道明識於泗北村
居時年六十有八也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衍極孫明叔
跋曰至正二十六年歲在丙午鈔於映雪齋時年七十歲
又顧宋樓藏書志玉峰先生腳氣集後有跋云錄於城南
寓舍時吳元年歲在丁未臘月廿八日庚午華亭孫道明
明叔父年七十有一又海昌查櫟亭孝廉藏南部新書有
先生跋云洪武五年歲次壬子仲夏九日乙卯在華亭集
賢泗北村居且喫茶處寫畢清隱老人時年七十有六又
臨漢隱居詩話一卷宋魏泰道輔撰洪武九年丙辰映雪
老人寫於華亭集賢外坡草舍雨窗時年八十亦見錢氏
敏求記錢又云予見道明所鈔書不下數十種皆在崦嵫
景迫之年老而好學炳燭之明也

舉竹清溪比若耶江心湧出馬駝沙築樓正在沙灘畔三字
新題恭不華　陳季模

鄭元祐藏書樓記維揚陳君季模家馬駝沙之上沙當揚
子江之心而百川之水悉匯焉既久於是至其子天民字
舜儀生有異稟自弱齡以至於冠惟理義是說惟圖籍是
玩若愛其子之嗜學也於是以其家所藏書合新購而得
之者凡五萬餘卷築樓於居之東而藏書於樓之上樓之
前鑿池以播水其後萬竹森立都水庸田使白野泰公爲
篆三大字以揭之乞予爲之記藝社徵君原父尋道陳君
之賢今徵君已逝海內猶所稱尚則君之賢詎不信夫故
爲記於樓壁俾讀之者皆知陳氏藏書之意不爲科名務
也不爲利祿設也蓋以爲反身窮理非誠有志於聖賢之
學者不足與語陳氏藏書之意也

一線鶯湖遜處讓西亭萬卷數標籤經衣史縠何從見樸下
生歌汴上謠　周定王橚　朱睦㮮灌甫

明史諸王傳鎮國中尉睦㮮字灌甫鎮平王諸孫幼端穎
及長被服儒素覃精經學所撰有韻譜五卷學者稱爲西
亭先生　徵刻唐宋祕本書目朱睦㮮授經圖二十卷
千頃堂書目西亭中尉萬卷堂書目十六卷朱勤美編昌
熾案勤美西亭之子朱竹垞所稱孫侍郎耳伯與西亭之
子竹居交契竹居疑爲勤美字也　萬卷堂書目跋余宅
西乃游息之所建堂五楹以所儲書環列其中倣唐人法
分經史子集用各色牙籤識別經類凡十一易詩書春秋
禮樂孝經論語孟子經解小學凡六百八十部六千一百
二十卷史類凡十二正史編年雜史制書傳記職官儀注
刑法譜牒目錄地志雜志凡九百三十部一萬八千卷子
類凡十儒道釋農兵醫卜藝小說五行家凡一千二百部
六千零七十卷集類凡三楚詞別集總集凡一千五百部
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卷編爲四部入代姓名各具撰述之
下東陂子曰余垂髫時即喜收書然無四方之緣不能多
見大梁又自金元以來屢經兵燹所書之家甚少間或假
之中吳兩浙東郡權州濟淵廬山諸處或寫錄或補綴蓋
亦有年所得僅此信積書之難也隆慶庚午八月中秋日
東陂居士睦㮮書　明詩綜小傳灌甫周定王六世孫萬
歷初舉宗正有陂上集錢受之云灌甫年二十通五經中
年築室東陂之上取古人經解絡寫藏弆敘而傳之先是
海內藏書富者推江都葛氏章丘李氏灌甫傾貲購之起
萬卷堂誦諷其中汴亡之後漂溺於洪流悲哉可勝歎哉
靜志居詩話世所傳萬卷堂書目不列卷數撰人非善
籍也予家藏有聚樂堂藝文志四冊俱詳列卷數撰人係
陂上鈔本　曹溶靜惕堂集有明宗室灌夫宗正爲之最
往孫北海少宰令祥符就其第鈔經注二百餘冊載歸京
師崇禎壬午賊決河隄書堂付之巨浸徒其目存耳　周
亮工汴上謠河決後民多有以書紙蔽體者詩云糞箱霧
穀經衣史服又責書云責奇字去黑水蹋斷老蠹魚蝴蝶
登土壁　天府琳瑯續編春秋經傳集解明周王橚賜
有周府御書樓寶朱印

匡廬山前雲氣濃爲雲作裝密密縫氤氳宮闕白雲裏此是
酉陽錯幾峰　甯獻王權　朱謀㙔鬱儀

明史諸王傳甯獻王權太祖第十七子正統十三年薨
明詩綜小傳錢受之云王博學好古諸書無所不窺志慕

沖舉自號羅仙令人往廬山之願救雲以歸結小屋曰雲齋障以簾幕每日放雲一囊四壁氤氳如在巖洞凡羣書有秘本莫不刊布　又朱謀㙔字鬱儀甯獻王七世孫以中尉攝石城王府事既卒豫章人士私諡貞靜先生有枳園近稾　趙一清水經注釋附錄甯獻王諸孫曰石城王奠堵奠壏諸孫曰石城鎮國將軍宸浮中尉宸澤之曾孫也　列朝詩集小傳鬱儀著書百有十二種皆手自繕寫未嘗假手小胥常著書告余願盡出其藏以相佽助繕寫經歲卷帙宏多餘干令爲余邑子屬以相寄令迺人也懈其書而棄之至今念之猶有餘恨　明畫錄朱統鑽字伯曼號羣玉山樵石城王孫其父謀㙔以著書名世鑽承家學復精於繪事　千頃堂書目簿錄類甯獻王書目一卷　四庫提要甯藩書目一卷不著撰人名氏初甯獻王權以永樂中改封南昌日與文士往還所纂輯刊刻之書甚多其目凡一百三十七種詞曲院本道家鍊度齋醮諸儀俱附焉　張芳徵刻唐宋祕本書例中州之西亭豫章之鬱儀兩王孫家藏與天府埒西亭所藏盡付黃流鬱儀之書亦遭劫火

九師易是劉安授三傳詩能衛武監編比河間無愧色遺經往往出山巖（晉莊王鍾鉉　靖王奇源　端王知烊　簡王新㙉　秦簡王誠泳　定王惟焯）

棗餘茗話明代藏書周晉二府　天祿琳琅穀梁注疏晉藩藏本朱謀㙔藩獻記晉莊王鍾鉉憲王之子高皇帝曾孫也正統七年以榆林王進封博古善法書皆令世子奇源刻寶賢堂法帖今世傳書畫多晉府章即其人也　又唐柳先生集晉莊王鍾鉉藏本　甘泉鄉人稾跋明晉藩刻元文類晉藩自太祖子恭王棡始封太原嘉靖十六年丁酉長史馬朋作序時爲簡王新㙉嗣封之二年明史諸王表端王知烊嘉靖十二年薨無子新㙉以新化王知烊長子奉敕管府事十五年嗣封序稱志道堂先王殿下刻文類未完我虛益堂賢王殿下仰承先王之統克紹厥志先王當謂端王知烊也端王之祖靖王爲世子時嘗取國朝大觀寶晉諸帖益以所藏宋元明人墨蹟爲寶賢堂帖端王合刻文選文粹文鑑文類文衡諸王能遵成其志馬氏身爲長史蓋親見兩賢王美行者其文以河間獻王爲比無愧辭矣　又跋秦藩本史記嘉靖十三年秦藩鑒抑道人序以明史諸王傳表致之乃定王惟焯也序稱我簡祖呻吟佔畢以力學終其身則爲簡王誠泳定王爲簡王從孫傳稱有賢行序言昔崇衛武以耄抑名軒則信乎其有賢行矣　藏元照書宋板王明之公詩注殘卷後乾隆乙卯予從友人借得宋刻兩冊有敬德堂圖書印子子孫孫永吉用印蓋明晉藩藏書也　式古堂書畫彙考趙待詔瑞鳥會題副有晉國奎章道濟書府晉府書畫之印清和珍玩乾坤清氣各朱記

光澤系出自遼府高唐系出自衛府廬江系出自鄭府與稼府書共千古（光澤榮端王寵瀎　廬江王見湖　衛恭王祐櫸　懷王　高唐王厚煐）

明詩綜小傳光澤榮端王寵瀎遼惠王成鍊次子成化二十三年封何喬遠云王積書萬卷世宗賜堂名曰博文　居易篆岳珂玉楮集衛府高唐王家鈔本從傳絕少高唐王諱某號岱翁工篆隸嗜古書寫錄多秘本鼎革後散諸市肆紙墨精好裝潢工緻康熙乙巳青州市中得劉貢父春秋權衡意林二書亦高唐府中物　天祿琳琅史記明興宗第四子衛王允熥藏本有衛王圖書印昌熾案興宗子封衛王者名允熞非允熥也允熞靖難時改封懷恩王此衛王爲憲宗第七子衛恭王祐楎高唐王名厚煐衛恭王之從父以博雅圖俱見明史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圖繪寶鑑黃蕘圃跋云收藏爲廬江王猶是幾百年前故物拜經樓主人以爲裝潢極精非民間藏書吾見成化時閣本大唐開元占經每冊俱用黃綾作簿面黃絹作籤條此可見官書鄭重即裝潢可辨也簡莊復有跋云廬江王藏書甚富余所見凡數種皆舊本云昌熾案天祿琳琅續編元本貞觀政要有宗藩清暇廬江王文房記二印明宗室世系表鄭簡王祁鍈第十子見滿別封廬江王悠圃世孫歸厚光載在　持靜齋書目宋刻鄭君胄詩有廬江王文房印　讀書敏求記蟋蟀經二卷予昔藏徵藩芸窗道人五綵繪畫本爲季滄葦豪奪去　千頃堂書目簿錄類徵府書目一卷衛府書目一卷

憔悴廬山一炬寂寥簃子已無存精靈未絕青霞水不見中郎見虎賁（宋文憲濂　曾魯得之）

贈生堂藏書約勝國兵火之後宋文憲公讀書青蘿山中俱已聚書萬卷　百宋一廛賦廬山長慶見取六丁金華太史獨善精遷往長慶集北宋時鋟板所謂廬山本者庚寅一炬種子斷絕唯此金華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板劂記宛然古香可愛推希世珍昌熾案此書亦見讀書敏求記今藏潘文勤師滂喜齋　天祿琳琅續編宋本春秋經傳集解有文淵閣印金華宋氏景濂諸印又史記文選皆有景濂印　持靜齋書目羣書事林廣記前集卷之一後集卷之二陳元靚撰宋刊本有陶九成宋景濂藏書諸印跋明史藝文志類補宋有陳元靚事林廣記十卷蓋即其殘帙陶宋二公藏書至今尚存吉光片羽固不得以尋常殘編視之矣　宋濂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公諱魯字得之所藏子史制數百家各攬其精而擷其華間有僻書隱牒不憚道里之遠必購得之

偶來山廨倒蒼北斝尊對欄流我到松雲堂上坐圖書散盡五湖秋（徐達左字良夫）

蘇州府志徐達左字良夫受易於鄱陽邵宏道又受書於天台董仁仲隱居光福山中洪武初鄉人擁仁守建甯請爲其學訓導卒於學官　倪雲林集外詩七日訪徐良輔十三日至七寶泉上及移舟過耕漁軒桂樹窗開臥看雲風吹花落紫綸巾偶來山廨倒蒼北又向江波采白蘋　又八月七日借耕雲東訪耕漁隱者留三日有圖書筆硯之樂雲臥兩聲集庭樹楓以秋身同孤飛鶴心若不繫舟燕俎登松菌葯尊對稠漆　吳寬題東坡遺張平陽詩眞蹟書藏光福徐良夫家良夫所藏書籍大傳甚富今不存矣　百宋一廛賦觀溫國於徐巘傳家之寶肯社司馬公文第八十卷每半葉十二行每行廿字有朱書一行云洪武丁巳秋八月收於以小方章一文云徐達左印又大方章一文云松雲道人徐良夫藏書　式古堂書畫攷朱澤民秀野軒圖良夫題有松雲生耕漁軒良輔三印　昌熾案良夫明初爲建甯學官虞堪亦曾仕雲南府學教授

皆舊入明　四庫提要堪集著錄於楊文貞之前今從其例列明初又宋文憲之後又案耕漁軒在光福鎮同治中先師馮揆亭先生即背其址重建其地直虎山橋三面臨水湖光山色皆在襟袖間日熾每登其堂徘徊不忍去青城館今在校長亭行請才一見欲俯仰遺文太息星梁諸月照酒□□□庚子

姑蘇志虞堪字克用一字勝伯宋丞相允文諸孫後家長洲隱居行義家藏書甚富多手自編輯雅重先世手澤聞有身公遺文千里外必購得之　列朝詩傳克用爲雲南府學教授卒於官子鏞教授里中孫堤始去偶堤之子權家益貧斥賣先世故物以供衣食權死時勝伯遺文及所藏詞翰無慮數篋畫子以鬻醫冀富屋梁久之并其醫亡矣徵文獻者爲三歎焉　倪瓚笠澤留別勝伯詩請才卓行虞徵士食粥三年致毋喪詩法道劉能繼武叢傳洪谷早升堂　皕宋樓藏書志何水部集三卷文嘉跋云後有虞茂題一詩而用虞戡之印戡字勝伯茂或其別名也又載樵棠一卷元虞戡叔勝撰目錄案勝伯一字叔勝倪雲林有次韻叔勝先生詩亦號青城山樵楊廉夫鄭羽詩序云至正庚寅予游錢塘過西壁山中與青城山樵遇出示古樂府其先參雍園所遺節揭摹也又鄭羽次韻克用詩畢子來歸自盤擢爲親虞君猶遁栖青城從子識丹鳳西郊草堂懷碧雞　蘇州府志虞子賢世居支硎家蓄書史及古今法書名畫甲於三吳後又得朱子城南雜詠眞蹟構堂貯之顏曰城南佳趣

燕子飛來勸革除義門高揚筆籑書方黃須臨樓常在本房王遽忽諸　浦江鄭氏

明詩綜小傳鄭淵字仲養浦江人　靜志居詩話鱗溪鄭氏先世自滎陽徙歙再徙睦州其居鱗溪自冕始淮之餘綺乾道中賜號沖素處士是爲義門第一世綺之子間問之子蓮蓮之子政政之子德璋德璋之子文融文融嗣子欽仲養蓋欽之叔子也凡歷五十三世一千六百六十餘年逮元季明初門才益盛曰濂曰濟曰渙曰沐曰渙曰淵曰湜曰潛曰洧曰湜曰沂出處不齊先後以才行著一門羣從又有榿梗杖枋材榦彬楷棧桐梢棠機柏栻本皆爲士林所重於是公卿大夫先後詩文貽贈書標爲麟溪集二十二卷洵盛事矣　蛛桃軒雜綴國初浦陽義門鄭氏藏書八萬卷家有藏書樓建文君爲書樓額大字作扁古名賢書畫妙蹟亦不下五六百種　人海記浦江鄭氏八萬卷燬於火

村塾何從得佩觽百錢惟有煠雞棲平泉草木荒衰甚東里家風尚斷齏　楊文貞士奇

明史楊士奇傳名寓以字行泰和人早孤隨母適羅氏已而復宗建文初以史才薦召入翰林充編纂官成祖即位改編修仁宗即位擢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英宗正統九年三月卒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　徐𤊹筆精楊文貞士奇少孤貧十六歲出爲村落童子師欲買史略二冊百錢不能得其母夫人畜一牝雞數歲命以易之世有此母安得不生此子　又楊文貞文籍志序云吾先世藏書幾萬卷元季悉燬於兵吾早有志於學而孤貧不能得書稍長寫鈔錄無以爲楮筆之費則往往從人借誦不能數得年十四五出教童蒙頗有所入以供養不暇市書也弱冠稍遠出授徒所入頗厚始蓄書不能多也及仕於朝有常祿又時有賜賚節縮百費月月積之一爲收書之資歷十餘年經史子集雖不能備視吾先世所藏千百之什一視吾少時可謂富矣夫人於其所好勞心苦力以求得之必將詳護珍藏不至於毀壞廢逸後之人未嘗知得之之難蓋有棄之如瓦礫者吾懼後之人不知守也志吾之所以得而勉其所以守蓋昔人愛一草一木猶戒子孫以勿壞矧書籍聖賢至訓之所寓乎儆之哉　又宋濂世和甫最愛黃庭堅每得佳墨精紙奇玩必歸儲直閣初王羽儀之最善楊士奇楊蓐收書或數月不相見相見輒閱一書皆贈遺得人者也　讀書敏求記朝方平易學啟蒙通釋二卷昔楊文貞公得此書於伯氏無何失去伯氏不樂至形諸詩嘗昔人猶重書籍如此後學勿漫視之　天祿琳琅續編常建詩集明楊士奇家藏有東里草堂廬陵楊士奇印二朱記

牧馬眞能除害馬車船來往載書隨里中但說庚桑楚朱有桐鄉朱邑祠　周文襄忱　國朝丁日昌禹生

明詩綜小傳周忱字恂如廬陵人戶部尚書改工部諡文襄性好儲書其藏室詩云聖經既並奮百氏無棄捐所至舒充棟來往勞車船　乾隆蘇州府志名宦傳周忱永樂二年進士宣德五年用大學士楊榮薦授工部侍郎巡撫江南諸泰四年十月卒　丁中丞名日昌字禹生廣東豐順人同治間開府吾吳御史嚴而愛民如子身後謗譽參半實則精明慈惠文襄之後能福吾吳民者公其一也藏書極富其爲上海道時宜稼堂郁氏宋元舊本都歸插架有持靜齋藏書目五卷其尤精者録爲本漢書世綵堂昌黎集及宋刊禮記要義禮記集說兩漢會要東都事略皆至寶也中丞後改閩撫解官後芸籤縹帶載歸韓江吾友袁貫瑛撰仲曾寓其齋一飽眼福　中丞百蘭山館集有鳳居雜詠云中歲嗜古籍偏編時在手俵宋復佞元第恨乏科斗人或嗤蠹龍我自饕餮狗思誤亦一適窮源須秘即不嫌萬卷陳但恨二豎蹂文岡豈猾渴昌谷輒千嘔噺覺入膏肓何自致枯朽夜夢儒冠人自言忘年友指示痾疾由忱若肝膽剖琅嬛本福地俗客奚可守君非蓬島仙藝苑竊蒐取譬如雞皮翁強擁處家婦情意不聯屬白頭增老醜又如濁鳳夫遽膺青紫綬進退失常度有若被械桎彼蠹客滿編不在富貴後胡爲聚寶叟事之若徽靑何不學處仲闢閤任奔走送書如送窮去病猶去垢闕言意闌豁默審心沮怩思欲捐夙好又恐受䛐誚去書若存病無苗徒贕莠吾書亦有神放一卜休咎擒首決從違神曰然否否　莫友芝宋元本經眼錄俱詩鄭注宋椠熙本同治甲子得諸蘇松太道丁禹生使之上海市中審定爲武林求是齋經籍之冠

一騎傳宣至北平叩頭伏地頌神明傳家忠孝空言耳但解從橫效蒯生　袁忠徹靜思

明詩綜小傳袁珙字廷玉鄞人有柳莊集　靜志居詩話家本士族其父彥章仕元爲翰林國史檢閱世稱菊村先生嘗作布衣歌云我家頗讀書初非田舍翁道其實也

今言類編廷玉少游海上遇異人授相術論人吉凶輒驗
成祖聞廷玉名洪武二十三年九月徵召至北平一見伏
地叩頭曰眞太平天子靖難後召爲太常寺丞子忠徹序
班未幾珙請老歸卒贈太常少卿忠徹能傳父術宣德中
嘗侍上言天顏慘肅恐宗人有急變未七日高煦反書至
官尙寶少卿致仕卒年八十有三　莫氏經眼錄皇朝仕
學規範四十卷宋淳熙本有尙寶少卿袁氏忠徹印及袁
氏靜思齋引顧氏家譜六十五稽字長木記　陸心源蜀
大字殘本漢書跋袁忠徹字公達一字靜思天順二年卒
年八十三性好學博涉多聞陳敬宗澹然外集所稱忠徹
退朝之暇日與縉紳文士磨礱諷詠故其收藏亦富　式
古堂書畫跋東坡書劉錫敕有忠徹南昌袁氏家藏珍玩
子孫永保袁申儒印諸朱記　又趙待制臨洛神賦有忠
徹珍賞堂朱記　又袁伯長同日分途帖有袁氏父子列
卿忠孝世家袁氏忠徹朱記

涌出飛泉映佩刀霜寒絕徼憶麾旄百餘年後方星散傷竟
書庫鎖尙牢　葉文莊盛　元孫恭煥伯寅　七世孫國華白泉

明史葉盛傳盛字與中正統十三年進士吏部左侍郎謚
文莊成化十年卒　歸有光本學生葉君墓誌銘文莊生
鄉進士諱晨晨生衡州府同知諱夢祺君之考也君諱貞
材字世德爲文莊公世嫡曾孫子二人長恭煥次恭炌孫
男二人儀封儀圭　乾隆蘇州府志崑山縣文莊公盛宅
在東城橋西公生平嗜書手自讐錄至數萬卷嘗欲作堂
以藏之取衛風淇澳學問自修之義名曰菉竹至公之元
孫恭煥堂乃克成王世貞爲記恭煥又於宅東作蒨園其
孫工部國華拓地增葺鑿池得泉味甘色白因自號白
泉云恭煥曾孫　本朝刑部侍郎方藹猶居此昌熾案恭
煥字伯寅嘉靖丙午舉人見府志婁東又號括蒼山人
國朝葉奕苞字九來一號二泉亦文莊裔孫　錢大昕江
兩軒集跋文莊藏書之富甲於海內服官數十年未嘗一
日輟書雖持節邊徼必攜鈔胥自隨每鈔一書成輒用官
印識於卷端其風流好事如此（又）　鐵琴銅劍樓書目輪誥
一卷文莊藏書嚴棟記云文莊歿後百十有餘年而其圖
書府扃鑰未寬此帙有鎭撫燕雲關防巡撫宣府關防印
　靜志居詩話文莊儲藏之目爲卷止二萬餘然奇祕者
多亞於冊府二百年子姓善衍瓜分豆剖難以復聚今披
菉竹堂目商盤匜鼎要非近代物惜不可得而覩矣　東
齋脞語文莊書廚銘云讀必謹鎖必牢收必審闕必補子
孫子世學敬借非其人亦不孝昌熾案此銘亦附菉竹堂
書目序後愛日精廬藏書志金石錄三十卷文莊手跋署
吳郡葉仲盛仲盛疑爲其號又案王聞遠蛻庵集跋蛻庵
者崑山先輩文莊葉先生別號也開卷有葉氏菉竹堂藏
書圖印乃葉孝廉白泉圖記文莊又號涇東道人又號蛻
東老漁張楝所藏論語又云有雄於南面百城大樹軒文
莊七世孫三印上兩印是否出葉氏不可考余所見有楷
字長方印其文曰葉文莊公家世藏則其後人所鈐也又
有下學齋圖書記一印出葉九來

八十樓中校說郛但供蠹餌當途何如南部煙花本高庋
妝樓四大廚　郁文博文博　老屋四

上海縣志郁文博字文博景泰五年進士湖廣副使致仕
歸居萬卷樓年七十有九丹鉛校校不去手往甫志遷事
蹟文傳家居校刊陶九成說郛一百二十卷自賦詩云白
頭林下一書癡終歲樓閒校說郛目力心思俱竭盡不知
有益後人無其風趣如此（又）　書影余初時在金陵閱舊曲
中老鴇四家有說郛全部以四大廚貯之近見虎林刻本
纔十六套每一種爲數少者倘全錄多者咸爲選去甚至
每一集有存不四五葉者陶氏當時卽有去取未必如是
之簡此刻未出時博古之士多有就寇氏鈔錄者及此刻
出不知者以爲說郛盡於此更不知求其全余嘗言自刻
本說郛出而說郛亡矣　邵懿辰簡明目錄評本說郛明
人有書帕本往往刷印此書數十種卽稱某種叢書予曾見
唐宋叢書卽是也

邢生邢生磊無種不居北郭亦東莊折錯敗席家風在自寫
奇書資野燕　邢量用理　邢參麗文

黃省曾賁士傳邢量字用理吳郡人也敝屋三間靑苔滿
壁室中惟左右古書薪水躬自執賀曰邢寬好古經紬
史究窒乏御令身勞井臼晨炊昏爨著麻寒覆門奇有來
如鐵在門　姑蘇志用理蘇居葑門以醫卜自給折鐺敗
席蕭然如野僧其學無所不通室中臥榻之外皆藏書手
自校定　列朝詩傳邢參字麗文教授鄉里以著述自娛
遇雪累日囊無粟兀坐如枯株人往觀之見其無慘悽色
方苦吟庸得句自喜又遇日雨復往視屋三角墊恰然執
書坐一隅不覺亦累日矣其祖用理遺叱鼠賦人謂麗文
君誠盈登之體正不必攷乃題作賦也昌熾案乾隆蘇州
府志謂麗文量之族孫未知孰是常熟瞿氏藏太元集注
宋鈔本有對鉧邢參題字則參所居猶是用理葑門老屋
矣　靜志居詩話明初高季迪有北郭十友麗文亦有東
莊十友吳爟次明文徵明徵仲吳奕嗣業蔡羽九逵錢同
愛孔周陳淳道復湯珍子重王守履約王寵履吉張靈孟
晉故其詩云昔賢重北郭吾輩重東莊　讀書敏求記韻
語陽秋二十卷丹陽葛立方撰朱性甫借得此書宋槧本
邢麗文命工摹寫二部舉其一贈性甫朱存中又從性甫
借歸雲彭亥金成性又錄成此本存中爲題其卷尾三
君皆徵山好友安貧樂志吳中雅士也

豈有通靈畫一廚鑑槧羅藏毀須慨然請返連城璧不必
分吹一一竽　沈周啟南　子雲鴻維時

無聲詩史沈貞字貞吉弟恆字恆吉長洲相城里人徵士
孟淵子也恆吉子周字啟南號石田人稱石田先生爲於
詞翰自娛墳典丘索以及雜家言無所不窺嘗以重直購古
書一部陳之齋閣一日客至見而諦觀之問書所從得先
生曰客何問也客曰公幸無訝書吾書也失之久矣不意
乃今見之先生曰有驗乎曰某卷某葉某嘗書記某事或
者猶存乎先生發而視之果驗卽歸之終不言售者姓名
亦不議何售者　明史沈周傳年八十三以正德四年卒
　屠公肇記沈雲鴻字維時石田之子也好古書遺往往
傾槖購之縹囊緗帙爛然充室又喜積聚勤勤劇曰從
人觀非貨財必不易散萬一能讀則吾所遺厚矣先石田
而卒　式古堂書畫考石田有寫周鼎題詩云顧
自詫今雨汗舊古書吳寬元玉和云有田皆種石無屋

不藏書又徐熙梅花圖卷沈貞吉跋有陶庵墨妙香處朱記昌熾案陶庵爲貞吉之號又號陶然道人又白石翁潤東草堂圖有居南江鄉漂處二朱記 鐵琴銅劍樓書目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卷首有朱文圖印曰鏡及吳興有竹居蓬壺侍史飛華亭諸朱記

亭館相通旁五湖衣冠如見列仙圖自從西史新傳歌文燦製客悵我吳 史鑑明古 翁孫兆斗辰伯 李鑑明古

列朝詩傳史鑑字明古吳江人吳文定公表其墓云吳江穆發之上有隱士曰史明古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熟於史家居水竹幽茂亭館相通客至陳三代秦漢器物及唐宋以來書畫相與鑑賞好著古衣冠曳履揮麈望之者以爲列仙之儔也又云居西村人稱西村先生有西村集 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元本南史有史鑑之章子孫保之西史村人三印 池北偶談史兆斗字辰伯鑑之後徙居長洲博雅多藏書康熙初卒年八十餘汪若文曰此翁死吳中文獻絕矣 汪琬史辰伯傳辰伯少受學於劉鳳王穉登爲諸生不得意即棄去書書所購舉皆祕本或手自繕錄積至數千百卷齋居蕭然惟事讎校或偶有所得輒作小行楷疏注其旁 昌熾案義門弟子姓氏錄有李鑑明古亦好藏書顧潤蘋黃蕘圃屢稱之士禮居題跋記所藏博雅中吳紀聞李校書集皆其家書也兩人名字皆同殆亦如吳壽之慕藺生乎

亭父鼎儀謝弗及廉州石谷同名家可比浚川與隰潁難言毘陵及瑯琊 陸容文量 王時敏遜之

明詩綜小傳陸容字文量太倉州人成化丙戌進士浙江右參政有式齋集 靜志居詩話參政與瘦亭父陸鼎儀齊名號婁東三鳳其藏書之富見閎之周洽非亭父鼎儀所能及也 祝允明付泉陸氏藏書目序故浙江參政式齋陸先生文量以雅德碩學偉才高識立言於憲孝兩朝平生蓄書甚富既歿其子鄉貢進士安甫黨列其目序已所得者通纂之凡爲經史子集合若千卷 千頃堂書目簿錄類陽顏賓氏藏書目二卷賞詠又浚川何山書目一卷又陸容式齋藏書目錄 明畫錄王時敏字煙客太倉人文肅公錫爵之孫衡之子以門蔭官撫丞工詩善楷隸山水 吳偉業和王太常西田雜興韻其六云蕭齋散帙知耽舞高康談理早解圍 又歸村躬耕記吾友王煙客太常怡西田於歸涇之上去城西十有二里 天祿琳琅續編內經素問有婁東瑞花庵譽昔王時敏印煙客氏四朱記 平津館鑒藏書籍記通典許衡有王時敏鑒賞習靈記印 昌熾案太倉王氏文肅郡望爲太原弇州山人郡望爲琅琊文肅藏書有王氏賜書堂印記

吏部東廂晚年筆後來一字一琅玕從橫深得蘇意攀律蛟螭溯底蟠 吳文定寬 伊似

明史吳寬傳吳寬字原博成化八年會試廷試皆第一授

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長子奭次子奐 蘇州府志藝文類吳寬叢書堂書目一卷 朱彝尊書翁前集後康熙辛酉冬予留吳下有持吳文定公手鈔本吉儒書法精楷卷首識以私印書尾索值三十金 靜志居詩話匏庵遺書流傳者悉公手錄以私印記之蕭散風流不可及也 何焯金石錄跋匏山集文莊公故物首尾二紙則公手所自書余收得吳文定公寫本亦皆然乃知前賢事事必有體原貴乎多見而識之也 翁方綱題吳沈詩草合卷後匏庵手鈔諸卷帙自署吏部東廂書者皆晚年筆 藏書紀要匏庵鈔本用紅印格其手書者佳 昌熾案余所見叢書堂鈔本公手書者穠粲奕奕筆法絕似蘇長公其藏印曰古太史氏曰延州來季子後曰雙井村人又案明藝閱錄博乙丑進士亦字原博今人得稽藪本若偉有原博一印未可遽定爲文定物也 文定家藏集伊氏重修族譜序伊氏自沭陽徙吳中歲久遂爲著姓其居城西之通貴坊吾猶及見其盛也家書叢書多延接郡中儒流正統初有曰佩字士剛者擢甲科給事兼中

一月何能付棗梨新城瞻語太無稽館甥亦有癡人祕紙是澄心墨是煤 王文恪鏊 子延喆子貞 徐文敏縉

明史王鏊傳鏊字濟之吳縣人成化乙未進士第三授編修累官至太學士卒贈太傅謚文恪 池北偶談明尚寶少卿王延喆文恪少子也其母張氏爲壽寧侯鶴齡之妹昭聖皇后同堅延喆少以椒房入宮中性豪侈一日有持宋槧史記求售者索價三百金延喆給其人曰姑留此一月後可來取直乃鳩工就宋本摹刻甫一月而畢其人如期至給之曰以原書還汝其人不辨眞僞持去旣而復來曰此亦宋槧而紙差不如吾昔鬻者邪延喆大笑告以故因取新雕本數十部散置堂上示之曰君意在我三百金耳今如數予君且爲君書幻千萬億化身矣其人大喜過望今所傳有震澤王氏摹刻印卽此本也 錢泰吉王刻史記跋文恪後人有居海昌者假其家譜觀之延喆字子貞爲文恪長子以蔭入官由中書舍人擢太常寺右寺副出爲兗州府推官謝病歸予有王爲尚寶寺丞贈如其官故王氏稱子貞爲尚寶公今觀跋尾述文恪語惆吳中刻左傳鄭中刻國語閩中刻漢書兩史記尚未板行延喆因取舊藏宋刊重加校讐翻刻於家塾則宋本爲文恪舊藏又言工始於嘉靖乙酉臘月迄丁亥之三月則亦非一月而成子貞早歲豪放世傳其軼事汪洋遂筆之於書如謝延喆爲尚寶少卿文恪少子亦猶之未容也昌熾案卻實撰文恪墓誌銘子男四長延喆中書舍人次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次延陵郡諸生次延昭 七十二峰足徵集王延陵字子永號少溪文恪季子以父蔭爲中書舍人希心風雅早歲與皇甫子循張幼于輩結社有春社編王中舍集 明詩綜小傳徐縉字子容吳縣人弘治己丑進士歷官吏部左侍郎謚文敏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書苑菁華二十卷徐元佐跋謂其先文敏公所遺文敏王文恪之壻西洞庭人昌熾案今林屋徐氏猶崇族而遇亡矣徐君致仁號變杉丙子傳貢官江西知縣所居東宅河頭老屋郎文敏舊第 天祿琳琅文選五臣注跋云此本麻刻極精紙用澄心堂製川箋氏往見於同年朱太史家云得之徐太宰又張鳳翼跋云予舊見於徐文敏嗣君架上云是文敏所鍾愛以貽其後之人者紙墨精好神采煥發且有趙文敏手識則知此書曾入松雪齋中矣前後相去二百年去一文敏復歸一文敏豈有夙緣邪 又云玉臺新詠崇行細字滿朗照人明王鏊藏本有濟之印又有御題文

學侍從印御書樓北書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
與細論文二十字印又明刻六子全書有吳趨㵎閣印三
槐之裔大宗伯章方印　娓古錄思陵草書一卷有王濟
之圖書及三槐堂印　紅豆樹館書畫記沈度寶穡圖文
恪跋有雁澤世家印　邵文莊容春堂集文恪序引首用
顏樂堂印
望洋欲叩草堂門襟帶江湖亦水邨汎汎瓜皮尖艇子田田
荷葉舊裝痕　徐霽仲山　徐登季止　陸完全卿
王文恪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墓誌銘公諱
源字仲山成化乙未進士當官涖政未嘗一日去書不觀
文章博雅書有米家父子風　又襟帶江湖樓詩爲仲山
都憲作三江東去五湖西特起高樓枕碧溪桐里波光天
外小洞庭山色雨中迷　李東陽瓜涇集序公世居蘇之
長洲卜築於瓜涇之上因地爲號別號楓園道人　吳文
定望洋書堂記徐君季止鄉校士之良者家夾浦之南瓜
涇之上面松江陳湖背在其目睫間蓄將聚書數千卷築
室而然之因題曰望洋書堂昌熾案徐氏家譜季止名澄
宏治元年科貢江西南昌府經歷少有文行王文恪送徐
季止還南雍詩云君家兄弟世所稀文采風流仍孝友蓋
實錄也　吹網錄避暑錄話瓜涇徐氏荷葉裝舊鈔本與
禾中項氏藏陳仲醇手鈔本互有詳略　天祿琳琅續編
宋刻史記有木邨陸氏珍玩朱記陸完字全卿號水邨長
洲人成化丁未進士官吏部尚書　又陸平集有水邨校
藏珍玩朱記　又諸臣奏議有水邨陸氏珍藏朱記
拼閱狂呼月未闌籠頭更酌一杯殘野航又猶堯民逝散帙
琳瑯與木難　朱存理性父　朱堯民凱
文徵明朱性甫先生墓誌銘吾蘇朱性甫存理朱堯民凱
人稱曰兩朱先生正德壬申堯民死明年性甫又死　又
云兩人皆不業仕進又不隨俗爲廛井小人之業日惟扶
囬呻吟求昔人理言遺事而識之素皆高貲悉費以貿其
好不恤也　又云性甫聞人有奇書輒從以求以必得爲
志或手自繕錄動盈篋帙蒙經諸史下逮稗官小說無所
不有尤精楷法手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集有經

子鈞元吳郡獻徵錄名物寓言鐵網珊瑚野航漫錄鶴岑
隨筆總數百卷　昌熾案今所傳鐵網珊瑚十六卷乃趙
清常所輯性甫書八卷名珊瑚木難　列朝詩傳性甫從
杜瓊先生游有異書手自繕錄既老不厭而坐貧無以自
資其書旋亦散去每撫之欵息　四友齋叢說朱野航乃
葑門一老儒也在荻扁王氏教書與主人晚酌罷主人入
內適月上野航得句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生幾見月當
頭喜極發狂大叫叩扉呼主人起詠此二句主人亦大擊
節取酒更酌興盡而罷　靜志居詩話祝希哲贈性甫詩
云書鈔滿篋皆親手詩草隨身半在舟
婺婦蓬頭襪子嘆可憐斷爛到籤題逢人願解奚囊贈莫使
飄零歎蠹腐　楊循吉君謙　劉昌欽謨
明史文苑傳楊循吉字君謙成化二十年進士授禮部主
事善病好讀書每得意手足蹈掉不自禁用是得顛主事
名　列朝詩傳君謙善病致仕年才三十有一居家好讀
書聞某所有異本必購求繕寫結廬支硎山下課讀經史
以松枝爲籌不精熟不止多至千卷卒年八十九其詩文
爲松籌堂集　澹生堂藏書約略聞楊儀部君謙性最嗜
書家本素封以購書故晚歲亦貧所藏書十餘萬卷竊其
異同爲奚囊手鏡　人海記楊循吉既老散書與親故云
令湯子婺婦無復著手亦一道也　靜志居詩話君謙好
著異書題書廚詩吾家本市人南濠居百年自我始爲士
家無一錢畜編辛勤二十載購求心頗專小者雖未備大者
亦略全經史及子集一一義貫穿當怒讀則喜當病讀則
痊恃此用爲命縱橫堆滿前當時作書者非聖亦大賢豈
待開卷看撫弄亦欣然奈何家人愚心惟財貨先墜地不
肯拾斷爛無與憐朋友有讀者悉當相奉捐勝付不肖子
持去將鬻錢又鈔書詩云扶疾已在床猶書不廢何間
有奇籍多方必羅致手錄兼對人假權衣食資往來絕紊
行點畫勞指觀成編亦艱難把玩自珍賞家人怪我癖既
宦安用是自知身有病不作長久計偏好固莫捐聊以從
我意是時吳中藏書家多以秘冊相尚若朱性甫吳原博
閻秀卿都元敬輩皆手自鈔錄今尚有流傳者實存錄僧

之也　鐵琴銅劍樓書目元氏長慶集有楊循吉跋曰宏
治元年從對門陸進士士脩借得宋本元氏集命筆生徐
宗器校錄藏於雁蕩村舍之臥讀齋中存爲珍翫且又借
得白氏集亦方在錄可謂聯珠並秀合璧同輝矣　式古
堂書畫攷趙子固梅竹譜卷循吉跋後有雁村居士印
吳寬跋劉參政與楊君謙手簡親公欽謨博學多聞所著
書與崑山葉文莊公等觀此小簡與楊儀曹君謙訂以購
書者意甚懇懇可見矣君謙於公爲甥　乾隆蘇州府志
劉昌字欽謨正統九年鄉試第一明年會試第二歷廣東
左參政
海鶴詩中萬卷堂曬書儀類麥登場不關沈水都梁味二十
廚中別有香　邵文莊寶
無錫縣志邵寶字國賢別字泉齋亦曰二泉成化二十年
進士戶部侍郎兼左僉都御史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
又文莊第有容春精舍庋藏書萬卷其中　文莊勿藥集
復爲司馬精舍狀精舍在無錫城東南隅冉涇之上邵吾
七世祖元處士容春府君舊居也扁曰容春精舍未幾別
建於西門之口扁曰二泉精舍中堂三間仍扁曰容春前
堂五間中爲廚二十度古今書籍萬餘卷扁曰泉齋　又
容春堂續集曬書二首其一云連日曬書如曬麥人間耕
學本來同　又偶閱書香詩少愛所書翰墨香不辭書價
借錢償坐來精舍逍遙皆海鶴詩中萬卷堂注云予二十
歲時海鶴寓於家甞歎先世書有萬卷一堂邀我共之句
天祿琳琅元本史記有錫山二泉邵氏家藏印　又玉
篇有二泉朱記　又三禮攷注吳澄撰明邵寶藏本有容
春堂錫山邵氏家藏朱記　又續纂宋刻初學記葉文莊
蘆菉竹堂藏書有文莊家學邵以成氏藏書之記二印昌
熾案二泉謂文莊以成當其後裔非崑山葉氏也又宋刻
春秋經傳集解有性命可輕至寶是寶鐘式印又一橢方
印其文云顏氏家訓曰借人冊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
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其餘藏印三家曰金華
宋氏景濂曰二泉邵寶曰汪北槎臺賞印前二印具見愛
護書心未知出於謙氏附記於此姚舜咨亦有顏氏家訓

一印與此小異　楹書隅錄北宋本王摩詰集每卷有二
泉主人聽松風處印
萬藏何如打馬圖可憐一喝未成盧空爲子孫計已共
名字付傳徒　王獻臣敬止
蘇州府志王獻臣字敬止以錦衣衞籍弘治六年進士
授行人擢御史巡大同邊營令部卒導從皆山行東廠緝
事者所發謫上杭丞再謫廣東驛丞武宗立遷永嘉知縣
尋移高州通判致仕　又拙政園在婁齊二門之間嘉靖
中王御史獻臣因大宏寺廢地營別墅其子以樗蒲一擲
失之歸里中徐氏　平津館鑑藏書籍記經籍攷有吳門
王獻臣家藏書印詩禮傳家王氏圖書子子孫孫永寶之
虞性堂書畫印四朱記　昌熾案潘文勤師藏宋刻國語
補音亦王氏藏書圖記略同又有己丑父印臨頓書樓二
朱記

奕如聲如淵鏈如何事斯文竟祝予華不注陽一憑弔舊時
月色上蓼蘭　李貢廷資
李廷相邊公神道碑公諱貢字庭資別號華泉其先淮陰
人也六世祖覩用元至正兵亂避地歷城華不注之陽公
宏治丙辰進士官南京戶部尚書癖於求書所蓄不啻數
萬卷子二長贊次習　列朝詩傳華泉弱冠舉進士雅負
才名美風姿諳吏事好交游天下豪俊久官留都優閒無
事游覽六代江山揮毫浮白夜以繼日王鈍爲華泉忌其
名論去之癖於求書搜訪金石古文甚富一夕燬於火仰
天大哭曰嗟乎甚於喪我也病遂篤卒年五十七　華泉
集雨後讀三國志詩蕭齋架底黃昏月且抱書留學做半
尚書江左擅詞宗藍蔚何曾非萬鍾三日於陵飢欲死錯書
門巷署寒松　顧璘華玉　弟瑛英玉
明史文苑傳顧璘字華玉吳縣人宏治丙辰進士南京刑
部尚書　四庫提要浮湘集四卷山中集四卷憑几集五
卷緩集二卷息園存稿詩十四卷文九卷緩慟集一卷明
顧璘撰史稱璘詩矩矱唐人以風調勝今觀其集遠抱首
安之皺近娶信陽之乘在正嘉閒不失爲第二流之首也
列朝詩傳顧瑛字英玉華玉之從父弟也歷官河南副

使罷歸蕭然無以給晨夕臨街一小樓扁曰寒松詠
家童數人以自給貧絕根華玉饑以斗粟不受遷消屋爲
南宗伯以廢寺田百畝貸之堅拒不納　愛日精廬藏書
志晏子春秋八卷吳方山藏書有手跋曰顧英玉先生南
都清介丈夫也以憲副罷官家無長物出官日所得書貨
以給日用躬疊冊門左顧無愧色予重其所爲得二書嗚
呼誦往哲之遺言怯時賢之景行小子何幸於此兼得
千頃堂書目簿錄類顧尚書書目六卷注云顧璘
風雨翠蹊迴叩門讀書燈木誠深昏都生竟爲耶潛誤白髮
慈嫌種種癡　都穆元敬
列朝詩傳都穆字元敬吳縣人宏治進士官太僕少卿嘗
奉使至秦中訪其山川形勢故宮遺址作西使記搜訪金
石遺文作金薤琳琅歸老之日齋居蕭然日事探討或至
乏食輒笑曰天豈困當不令都生餓死吳門有髮縞者夜
風雨大至滅燭徧乞火無應者穆然曰南濠都少卿家有
讀書燈在叩其門果得火其老而好學如此　文嘉何水
部集跋楊飛都南濠每得一異書則爭相誇示以爲樂故其
所成皆卓然名世今異書間出而學者視之泛然而譏不
可及也　邊華泉集送都元敬詩才高憐晚達十載尚爲
郎書買黃金盡愁生白髮長夏曾分武庫秋晚別文昌木
脫霜臯冷何人共宋芳　式古堂書畫彙考周東村瑞日雲
山圖都穆題詩有乙卯舉人己未進士一印

臯廡來觀蕨瓶經卷壺巾巷並荒庭邢參寂獸蹤靈笑一醉
同登夢墨亭　唐寅子畏
乾隆蘇州府志唐寅字子畏一字伯虎晚皈心佛乘自號
六如築室桃花塢與客日般飲其中年五十四而卒　文
徵明飲子畏小樓詩君家在臯橋誼闐井市區何以掩市
聲充樓古今書左陳四五冊右傾三兩壺　梅花草堂筆
談高杏東先生得杜氏通典一部唐子畏所校也子畏每
夜盡一卷用朱黃識其旁卷盡輒寫山水人禽竹木其端
或書小詩或括前意爲一二語或紀日月識一時佳玩也
藏書徵求記咸元英華莊子二十卷南東解元唐寅藏
書北宋槧本之極佳者　又三辰通載南宋槧本有南京

解元唐寅印記並題字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新雕注解
珞珠子三命消息賦三卷校正李燕陰陽三命二卷勝朝
登學圖堂　鐵琴銅劍樓書目太元集注末有題識云宏
治乙卯臘月蘇溪邢參觀於臯橋唐伯虎家　天祿琳琅
宋板前漢王先生易傳公是先生七經小傳皆有唐寅
有唐伯虎印夢墨亭二印班馬字類
有唐居士印　昌熾案余在滂喜齋見宋刻袁樞通鑑紀
事本末唐子畏藏書有南京解元印每卷後皆有子畏題
字一云蘇臺唐寅子長甫學圃堂珍藏書籍一云晉昌唐
寅蘇中讀一云唐子畏夢墨亭藏書一云吳郡唐寅桃花
庵中夢墨亭書其餘大致略同夢墨亭者子畏乞夢仙遊
九鯉湖夢惠之墨一擔因而作亭祝京兆有記滿蟾小品
載其事又按式古堂書畫攷唐伯虎金昌暮煙圖有吳趨
圖印又青山讀書圖有夢墨亭六如居士印
陽波墨妙妙天下猶藉海東圖繪多完好如新雙槍本鬼神
在在爲撝呵　李文敏廷相
甲乙膳言劉元子從朝鮮還言彼中書籍多中國所無且
刻本精頁無一字不做趙文敏惜爲倭殘毀圖籍之厄往
往以書幅拭穢亦典籍一大厄也　天祿琳琅前編新刊
詁訓唐昌黎先生集明李廷相賦本廷相字夢弼濮州人
巡撫順天提督紫荊關李瓚之子宏治壬戌進士第三歷
官南京戶部尚書謚文敏　又歐陽文忠公文集字法規

做趙彼元刊之精者明李廷相收藏　又積編松雪齋文
集宋錫跋云先少師官豫章時所得爲濮陽李氏物集中
鐵字圖健宛然文敏手筆尤爲可愛有濮陽李廷相書畫
記印　楹書隅錄元刊王狀元集註東坡詩咸豐辛亥先
公購於吳門每冊有濮陽李廷相雙槐堂書畫私印嘉靖
郡李文敏故物三百餘年屢轉復歸吾郡猶珍寶之好如
新斯誠文字精英在在有鬼神呵護也　千頃堂書目簿
錄類李蒲汀家藏書目二卷李廷相　式古堂書畫攷李
龍眠羅漢圖卷有濮陽李廷相家圖籍印李廷相子孝元
跋後有松櫓君山道人洗心書舍太保尚書之嗣三印
石川張氏崇古樓潁川陳氏至樂樓藏書充棟與汗牛足敵

懷煙顧孝柔　陳察原習　張寰允清　顧珵孝柔

蘇州府志陳察字原習常熟人宏治十五年進士僉都御
史巡撫南贛乞休歸　又張寰字允清正德辛巳進士通
政使參議致仕歸惟以圖史自娛人望之蕭然有神仙之
氣　又顧雲鴻字朗仲江陰繆昌期長洲文震孟皆嚴事
之曰朗仲我師也　海虞詩苑顧珵字孝柔朗仲先生子
也幼承家學錢宗伯爲之師所著寸灰集皆言情之作子
欽字僧虔歲貢生　昌熾案張翀伊華庵有秋深過鳳鄔有
懷顧丈僧虔詩書淫傳癖貧猶在禪榻口燈老更親則僧
虔亦好書也　天祿琳琅續編漢雋有石川張氏崇古樓
收藏印　式古堂書畫攷解祓期臨蘭亭序有張寰跋用
張氏允清石川世居朱記　鐵琴銅劍樓書目雪樓集卷
首有石川張氏崇古樓珍藏印　又道鄉集卷首有巨印
其文曰蘇州常熟虞山樹舍至樂樓主人河南道御史陳
察原習之記　又舊唐書明刊本有記云借得錢遵王所
藏至樂樓鈔本校　又李文公集卷首有顧孝柔懷煙閣
讀書記朱記

懶餘真成紺命膠衣如百衲莫輕拋但嫌著錄開新例有雜
軒岐一例包　陸文裕深　黃標良玉　施大經天卿　宋懋澄幼清

上海縣志陸深字子淵號儼山宏治十八年進士歷官詹
事卒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裕文章有名於時　松江府志
文裕子楫字思豫才思警敏有蒹葭堂稿　藤陰雜記紀
兩樓陸文裕舊邸在正陽宣武二門之間東曰素軒北曰
儼室中爲書窟　文裕江東藏書目錄序余家學時喜收
書然觀覽屑屑不能舉其有也壯游兩都見載籍然限於
力不能舉羣聚也間有殘本不售者往往廉取之故余之
書多斷缺缺少者或手自補綴多書幸他日之偶完而未
可知也正德戊辰夏六月寓安福里寓痾新起命童出暴
既乃次第於寓樓數年之積與一時長老朋舊所遺歷歷
在目顧而樂焉余四方人也又慮放失是故錄而存之各
繫所得僕後益焉將以類納入是月六日史官江東陸深
　昌熾案文裕書目世無傳本此序見式古堂書畫攷其
書錄之例十三經第一理性第二史第三古書第四諸子
第五文集第六詩集第七類書第八雜史第九諸志第十
韻書第十一小學醫藥第十二雜流第十三以小學醫藥
合爲一類爲諸家所未有其言云不幼教者不懋成不早
醫者不速起其道一也亦好奇之過歟書畫攷又載陸子
淵白雁詩卷後題嘉靖丁亥儼山人陸深試東坡藏研書
於三十六峰之齋懷堂有國史經筵官印朱記又夜燕詩
帖題西齋試筆儼山老人　上海縣志黃標字良玉藏
書甚富構閣無關寒暑陸深臨文有疑義必屬標攷核輯
古今濟輯一百四十二卷著書學異同二十二卷　又萬
曆蘇郡中藏書之富者王洪州圻施石屏大經宋幼清懋
澄俞仲濟汝楫四家爲最幼清尤多祕本及名人手鈔石
屏歿後子沛然復購益之其書目四冊高五寸許石屏有
收藏印章曰施氏獲閱藏書古人以借鬻爲不孝手澤猶
存子孫其永寶之　又秦酉巖嘉楫手鈔書甚多皆見吳
郡志三卷楷法學趙吳興宋幼清題其後曰此秦侍御手
書蓋先輩之惓惓於文獻者　昌熾案大經字天卿萬曆
十三年舉人仕至惠州通判獲闕疑有奪字

歸水京山天下秀搶江虹月本來多東齋若欲尋雞犬且挂
輕帆過曲阿　孫道靜景曾　賀裳黃公　孫楨仲幹　孫育思和　賀泰

好古堂書畫記嘉靖時孫楨字仲幹號石雲丹陽人收藏
書畫古物最富致據甚精　又云丹陽孫氏收藏書畫最
富嚴嵩得丹陽孫育畫二冊重題祕藏之見直齋　楹
書隅錄宋本史記索隱張杅守桐川時用蜀小字本重雕
有孫育私印曲阿孫育南徐孫育思和印章孫思和圖籍
篆京山孫育七峰道人開皇山下人家碧山草堂北園山
第一峰諸印　又宋本元豐類稿有曲阿孫氏寓見珍玩
照庵曲水山房蜀山草堂擷論隱者諸印　昌熾案皕宋
樓藏書志湖北提舉茶鹽司新刊前漢書一百二十卷有
跋字云正德二年三月吉旦裝潢成又一跋云余見宋板
漢史不下五六部未有若此之全口者子孫其永保之正
德二年三月丹陽孫道靜重裝卷中有飛雲閣師印鼎臣
方印二跋同年同月又皆云重裝道靜景曾定當爲一人
名字其人在正德中則前於仲楨思和諸孫莫先於此矣
再見不可致贏宋志又有盧浦筆記十卷謝兆申錄於丹
陽賀進士烜家即池北偶談所稱丹陽賀氏本也　天祿
琳琅詩緝明趙府刊本有賀黃公藏書印載酒園詩話賀
裳字黃公丹陽人有少鹿齋集

書法獻虞畫右丞傳家遺趣吳興辛夷塢竹孫枝秀繼體
先聲有二承　文璧徵明　子彭壽承　嘉休承　孫元發子悱　曾孫文震孟　從鼎定之　從簡彥可

乾隆蘇州府志文林字宗儒成化壬辰進士溫州知府
楊循吉溫州知府文公墓誌銘子男三人奎壁室　明史
文徵明初名壁以字行更字徵仲別號衡山父林溫州
知府正德末以薦授翰林院待詔乞歸嘉靖三
十八年卒年九十矣長子彭字壽承次子嘉字休承　王
世貞吳中往哲傳彭號三橋善書以貢授秀水訓導擢南
京國子助教卒年七十六嘉畫得待詔一體以貢授烏程
訓導擢和州學正乞歸卒年八十三　式古堂書畫考彭
號雁門嘉號文水文伯仁字德承號五峰又號葆生攝山
老農徵明姪　昌熾案雁門乃文氏郡望非彭號也　讀書
敏求記象經箋得述宋刻印證文氏二承齋刻之故藏書
皆精妙絕倫　文嘉有嚴氏書畫記　陸坡源子相傳衡
山初名壁因文信國子璧仕元不欲與同名故以字行然
證以其兄名奎及徵明之字俱與壁宿義近作璧爲是某
晉卿林藏衡山作海月圖署正德丁丑九月文璧其字从
二不从玉陵子與日黃佐衡山墓誌公孫五人元質元發
彭出元補元弼盎出元善嘉出臺先卒元發字子悱　明
史文震孟字文起徵明曾孫父衛輝同知元發震孟天啟
二年殿試第一授修撰歷官東閣大學士諡文肅弟震亨
字啟美中書舍人國亡發病死　國朝通諡節愍　天祿
琳琅續編戰國策元板長洲文氏藏本書中鈐章三處凡
例後楷書萬曆戊子七月望日手裝於顧賢堂定之筆卷
五後八分書戊子八月一閱於心遠閣鈐印二文從鼎定
之卷十後八分書戊子十月惜陰齋漫閱鈐印一文從鼎
又楷書庚戌三月十八日梧言室閱過從鼎字定之萬歷
甲午舉人嘉之孫也　乾隆蘇州府志文從簡字彥可嘉
孫元善子郡諸生隱於寒山之麓子枏字端文　又文楨

字賓日稱子志尙高潔居停雲館終歲不出　朱彝尊
文與也墓誌文點字與也遷孟孫晚自號南雲山樵子亦
字周臣　昌熾案文氏自明中葉迄於　國初文采風流
照映江左今彫謝盡矣文肅公墓在石湖旁猶存十餘年
前欽韻珊地師爲余言澗畔有前明兆域規模宏敞鄉人
將謀鬻之他姓不知爲誰氏之隴意其爲文肅墓鄉中文
氏子弟無應試者當是喬木世臣故國故君之感垂爲彝
訓然門祚則自此衰矣所見待詔藏書引首皆用江左二
字長方印或用竺塢印或用停雲圓印其餘藏印曰玉蘭
堂曰辛夷館曰翠竹齋曰梅華屋曰梅溪精舍又有煙條
館一印見天祿琳瑯明刻文選又有悟言室一印惟庚寅
吾以降一印臨池用之藏書不常見也又曰滌陽子曰清
白堂壽承印也曰歸來堂曰文水道人曰肇錫余以嘉名
休承印也曰元珠室曰五峰山人或曰五峰樵客德承印
也德承又有雙玉蘭堂一印亦見天祿琳瑯宋刻昌黎集
後以徵明有玉蘭堂故仿爲之曰三楚精神子悱印也曰
石經堂曰兩月平章文肅印也文肅故宅在郡城寶林寺
東有世綸堂圖曰藥圃中有青瑤嶼公讀書處見郡志
又案錢儀吉跋遺山詩集云前後有文嘉休承文彭文撥
實日諸印又有玉蘭堂圖書記第四冊前葉有十二研齋
及東吳文獻衡山世家印　又案鐵琴銅劍樓書目資治
通鑑文氏藏本有題字云丁亥年九月玉磬山房閱又曰
萬歷丁酉十二月廿三日看畢清涼居士記又曰家中書
籍散亡此書幸存萬歷辛丑湘南老人記又曰此書祖父
手澤藏於石經堂震孟謹記考錢謙益列朝詩傳待詔築
室於舍東曰玉磬山房則第一跋爲衡山筆文肅父爲子
悱則清涼居士湘南老人皆其號也　昌熾案文文肅墓
在竺塢石湖非其兆域也昌熾自閩歸爲亡兒卜葬下新
阡於天池之麓其前即爲竺塢村人云去一牛鳴地有古
塋不知幾何年矣即往覩之石闕倚斜立艸田中題故大
學士湘南文公之墓墓前一短碣則題曰明大學士文文
肅公墓亡兒地下得傍先賢悲痛之餘竊以私幸始知前
所聞於欽韻翁者實非文肅葬地湘南爲文肅之號亦非
子姓今重刊此集不復追改但識其誤於此宣統紀元四
月二十一日

靚室含醺坐碧梧彈棋握槊并呼盧即非左馬班揚業亦作
囊中記事珠　錢同愛孔周

文徵明錢孔周墓誌銘君家本溫厚室廬靚深嘉木秀野
足以游適肆陳圖籍時時招集奇勝滿座中酒壺列前棋
局旁陳握槊呼盧憑陵翔舞含醺賦詩邈然高寄不知古
人何如也　又云性喜蓄書每併金懸購所積甚富諸經
子史之外山經地志稗官小說無所不有而亦無所不窺
尤喜左氏司馬班揚至所不喜雖世指以爲切要而君未
始一挂目也　又云君自宏治辛酉至正德丙子凡六試
應天不售奇窮慨慷迄於不偶　又云君諱同愛字孔周
別號野亭其先江都人五世祖銘避亂來吳遂爲長洲人
君子二人寵徵竹徵生成化乙未卒嘉靖己酉年七十五
昌熾案衡山嘉靖三十八年卒年九十是生於成化庚
寅同愛生乙未又在其後五年　眉公筆記錢孔周喜蓄
書遇有所得隨手劄記積數巨帙文先生極重之嘗贈以
稽高士圖　又婉古齋文選祝京兆跋云余向嘗三五種
亦皆舊刻此蓋秀才本尤佳又楊君謙跋孔周得此紙墨
印刻精好倍余所藏豈非天緣耶

草堂寂寞面湖開林昇山窗老此才儕仰古今同一慨鄭俞
姓字亦蒿萊　朱良育叔英　元鄭希聖

蘇州府志選舉類吳縣貢生正德年有朱良育叔英又藝
文類朱良育草堂詩集十卷　百宋一廛賦注殘本迂齋
標注崇古文訣有一印文曰吳郡西崦朱未學讀書印又
有叔學西崦各一印吾鄉明初之藏書者也予竊欲搜訪
藏書家起元明之交終於所聞見各撰小傳合編一集然
後如叔學者不致有名氏闇如之歎此好古者之責也
天一閣書目鄭氏古詩一冊卷面一長圖書刻吳郡西崦
朱淑英書畫印一方圖書刻山窗林昇四字　昌熾案淑
英之淑疑叔誤　楹書隅錄宋本誠齋易傳有鄭希聖題
云雲書客鄭生所借置諸巴溪林中讀書處時至大二年
歲在己酉端陽日又朱叔英跋云希聖題字在至大己酉
距今二百八年矣予得之與希哲希哲得之朱性甫性甫
得之南園俞氏知其爲俞石磵先生家藏也追慕古人感
慨繫之正德十一年丙子有希聖印三家村芭蕉林中散
人吳郡朱未英西崦草堂印各朱記　昌熾案張刻封氏
聞見記有朱良育跋云昔友人唐子畏見借特以不全爲
恨近又於柳大中借鈔前五卷庶幾爲全書古書之難得
如此富室子弟積書萬卷而不讀亦獨何心哉觀此則先
生惜書之癖不減安愚且於唐祝諸公皆有苔岑之契也

豹房昨降五雲箋收取新聲付管絃但恨生逢楊得意不薦
老作李延年　徐霖子仁　黃琳美之　羅鳳印岡

閣有益齋讀書志金陵收藏家徐霖髯仙黃琳蘊真羅鳳
印岡謝少南與槐並著於時後多散佚惟印岡太守傳至
其元孫籌字原博與姚崗元白暨黃子實俱精鑒賞　松
江府志徐霖字子仁自號九峰道人人或呼爲髯仙　尤
侗擬明史樂府徐髯仙一首自注徐霖在金陵築快園極
游觀聲伎之樂武宗南巡臧賢薦入行宮撰制詞曲嘗從
幸京授官固辭　讀書敏求記韓釋二十七卷杜村先生
手筆雪浦子盛時泰題於後古人於書率多手鈔相傳徐
髯仙有宋槧本甚精妙後歸毛青城復還蜀中前輩好書
夙癖淘可嘉也　式古堂書畫彙考米元章五洲圖有江表
黃琳黃美之黃氏淮東書院圖籍朱記又鄒復雷春消息
圖有黃氏淮東書院圖籍印　千頃堂書目金陵羅氏書
目四卷羅鳳

五嶽歸來憶昔游黃金散盡異書收莫言叢苑醫腸祕庭甲
題名在虎邱　黃魯曾德之　弟省曾勉之　史臣紀載之

列朝詩傳黃省曾字勉之吳縣人弱冠與其兄魯曾散金
購書羣稱藝苑王新建講道於越參預講堂作會稽問道
錄湛元明振鐸成均則又學於元明名王湛兩家之學李
獻吉以詩雄於河洛則又北面稱弟子有五嶽山人集子
姬水字淳父　又黃魯曾字德之正德舉於鄉分宜聞其
名欲招致之不能得也父授產千金悉以置書　昌熾案
郡志選舉魯曾中正德十一年丙子科鄉試　王文恪申
鑒注序吾蘇黃勉之好蓄異書爲之訓釋多得荀悅之旨

式古堂書畫致趙文敏書畫冊黃姬水跋題丙寅上日定劍于黃姬本有姬水黃孟二朱記　天祿琳瑯明板追昔游詩集有黃印姬水積山二朱記　昌熾案士禮居題跋記畫鑒一卷嘉靖乙丑春三月十三日鹿甲居士史臣紀謝事皕宋樓所藏陶隱居集亦有史臣紀題字史君字載之見穰梨館過眼錄其事與鄰食惟虎卯山有其題名云隆慶戊辰冬平度崔旦吳郡黃姬水徐獨元史臣紀來游題此知其為郡人且與淳父為友也又從廢肆見莊子通義有史臣紀書籍五字小楷長木印又案宋史載之以紫苑醫蔡京腸秘今傳有史載之方與鹿甲居士姓字偶同敘詩辨之

藝菊一畦書滿架自言嗜好別無多如何結得清波恨幾欲投文告亞駝　袁翼飛卿

姑蘇名賢小紀袁翼字飛卿十歲能為文稍長益事博綜奇文祕苑日討尋不厭聞有異書輒奔走求之餅金悉歸至解衣為質弗惜也正德丙子舉於鄉以母病不赴公車晚益恬懶深藏不出蒔花樹藝自娛而已闢小圃藝菊數百本嘗曰吾於世萬事可捐惟積書藝菊不能忘情　姚咨清波別志跋予幼業舉子見同儕所讀者皆坊肆糟粕之文心竊鄙之既長棄去幡然從事六籍聞風而售者日至一人稱姑胥袁飛卿家奴肩一簏手一編乃清波別志也其人視為奇貨索價太高因持去三十年來求之弗得今始得之貞山陸給事家前有雜志十二卷後別志三卷比錄者為全予喜而執筆日鈔五葉積七十日訖事追惟袁陸皆吳產也袁以規利陸以結義賢否之分如此宜其顯晦壽夭亦殊塗云　讀書敏求記博雅十卷正德乙亥支硎山人手跋云士人袁飛卿有此書求之半載童數十往返始得繕錄償白金五十星乃去錢物可得書不可得雖貴當勿校耳

山居何有苦吟心得一奇編一苦吟若讀安愚適守約豈知笙碧本同音　柳僉大中　俞弁子容

全祖望柳氏水經校本跋柳大中名僉吳之隱君子也生當武宗之世所校水經以宋槧手鈔改正錯譌如續水篇渠水篇經水篇皆大有功也　讀書敏求記沈雲卿集二卷吳門柳氏藏書柳君名僉別號味茶居士摹寫宋本唐人詩數十種今歸述古書庫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錄異記五代杜光庭所纂正德己卯三月吳門柳僉錄於桐涇別墅之清逆樓述一章以紀之鈔書與讀書日日愛樓居窗下滿池水菲陽卻餌魚時名隨巧拙天道已盈虛莫信村居好山居樂有餘俞弁題云己卯首夏訪大中假錄原韻奉謝生平酷好書僻性厭城居洗杓嘗鷗酒焚芸辟蠹魚荷君函裹祕鑑我腹中虛好諾田園闢辛勤廿載餘端陽後二日長洲守約道人俞弁志何焯跋云余生三十五年但知有安愚不知有守約今讀其詩二老風流可愛自識案安愚亦大中別號　皕宋樓藏書志樂府古題要解二卷柳氏跋云正德乙亥七月二十二日錄訖以詩寄與云偶病不粒食鈔書二十番娛生無此癖守死亦為冤把筆頭敬幘衣簪酒罷褐時名付逝水此外復何言布衣柳僉又題陳後錄五卷有跋云從柳大中氏借歸錄畢口占絕句以記之心嗜奇編兩忤流山妻笑我不封侯偷閒八日閉中寫一筆看來直到頭嘉靖丙戌秋守約居士俞弁志　鐵琴銅劍樓書目劉後詩話後有題云從柳大中假錄丁丑六月十七日俞弁子容甫書於紫芝堂中

家本靈威古洞天積書連屋突無煙彭璐雖亦關時命苦恨憑劉未牙年　贈趙山秀卿

文徵明閻起山墓誌銘君喜積書見書必力購家惟一敝日走從友人家借所未讀書手鈔口吟窮日夜不休所獲學俸盡費為書資家甚貧或時不能炊至質衣以食而玩其書不忍棄竟以積勞得羸疾　又云閻之先臨江人翔初以事謫隸蘇州衛父鐵生君於洞庭山中因名起山而字秀卿卒年二十四正德丁卯正月乙亥也　列朝詩傳秀卿著述自二科志以外無傳

雅宜山人王履吉隆池山人彭孔嘉同是文門館外客論古更約周公瑕　王寵履吉　彭年孔嘉　周天球公瑕

文徵明王履吉墓誌銘君於書無所不窺手寫經書皆一再過少學於蔡羽先生居洞庭三年既而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省祭不入城生宏治甲寅十一月八日卒嘉靖癸巳四月三十日年四十　又云君諱寵字履仁後更字履吉別號雅宜山人　列朝詩傳寵兄守字履約舉進士擢治郎跡而履吉已前死死後數十年履吉名滿天下人之猶知有履約者以履吉為之弟也　蘇州府志寵有越溪莊在石湖上中有采芝堂御風亭小隱閣　又彭年字孔嘉父昉正德辛未進士年性穎異嗜讀書詩宗盛唐旁及香山郢州精法書宗顏歐以貧死　又周天球字公瑕太倉人年十六隨父徙吳從文徵明游善大小篆古隸行楷一時豐碑大碣皆出其手　愛日精廬藏書志游志續編有錢叔寶跋云辛酉九月望遇孔嘉覽先閱見此本抽歸之以為齋中臥遊之玩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和靖先生詩有彭年跋云此集為匏庵相國所藏標題尚公手跡也嘉靖戊申春禮部陸君購得之以遺余隆池山樵彭年書於寒綠堂　式古堂書畫致趙子昂墨蘭圖有臺玉山樵六止居士印　昌熾案滂喜齋藏宋刻雲齋廣錄有王履吉印錢研齋二朱記又宋刻東觀餘論元本楊子法言並有古吳王氏王履吉印與竺塢玉蘭堂翠竹齋梅溪精舍五峰樵客文氏諸印雜廁不分當是雅宜遺書身後盡歸竺塢余在罟里瞿氏所見兩家藏本亦如此也滂喜潘氏又有宋刻淮海居士長短句明吳文定文壽承周天球皆有藏印

文房遠在白雲關獄往從之不可攀但聽道旁樵父說顧家門外有青山　顧仁效　顧元慶大有

王文恪鑒陽山草堂記顧仁效結廬陽山之下棄去舉子業獨好吟咏兼工繪事坐對陽山拄頰搜句日不厭或起作山水人物悠然自得人無知者　天祿琳瑯資治通鑑綱目明顧仁效藏本有靜學文房之印　鐵琴銅劍樓書目春秋經傳集解宋刊本有彥先顧仁效二朱記　楹書偶錄宋本禮部韻略每冊有南京兵馬指揮司副指揮關防夷山人書畫印長洲顧仁效水東館收藏圖籍私印各印　皕宋樓藏書志通鑑殘本有顧仁效水東館收藏圖籍之印　王穉登顧大有先生墓誌顧元慶字大有吳之

長洲人家陽山大石下學者稱之曰大石先生　列朝詩傳元慶家滸市兄弟多娥齋治產山人獨以圖書自娛所居曰顧家青山在大石左麓山中有勝蹟皆自爲之記名其堂曰夷白藏書萬卷擇其善本刻之署曰陽山顧氏文房王伯穀往訪之年七十五猶吟對不倦　俞仲蔚顧山人元慶大石山居詩白髮無王事門當大石山雲盡陵樹宴歌賦向人閒谷口聽琴至松根治蘭還客留唯茗椀日覺古心閒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開元遺事陽山顧氏藏本顧名元慶在吳中爲藏書前輩　又宋刻本新序陽山顧大有所藏　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元刻范文正遺跡有大石山人印吳郡顧元慶珍藏印　昌熾案元慶刊有文房小說四十二種又刻明朝四十家小說中瘞鶴銘攷顧元慶著又著山房清事一卷十友圖贊一卷茶譜一卷刻入格致叢書雲林遺事一卷大石山房十友譜一卷夷白齋詩話一卷陽山新錄一卷刻入梓吳郡王百穀墓誌其所撰又有簷曝偶談一卷樂府奇書一卷雲林新編三卷稍異珠一卷大石八景記一卷

江左清談擅雅咸選樓尹叢五臣衡兩書巳足沾來學九白虞初大可芟　袁褧尚之

王世貞袁尚寶墓誌銘君祖鼎生四子曰表曰褧曰褒其最少者曰胥臺公褧與其伯父之子衮褒皆用文章顯名吳中時人目之曰汝南六俊胥臺公實生君名以尊尼而字之曰魯望　蘇州府志表字邦正臨江通判褧字尚之吳縣學生晚耕謝湖之上自號謝湖褒字與之太學生晚築室桃花塢抱膝長吟於聲勢泊如也衮字補之嘉靖乙酉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袞字補之嘉靖戊戌進士袠字紹之吳縣學生　昌熾案謝湖所刻有六臣本文選世說新語四十家小說後四十家小說廣四十家小說列朝詩傳云褧累試不利意殷古家有石磬齋集九逵爲之記　宋槧藏書志傷寒總病論十卷有袁氏尚之朱文方印玉韶齋圖書朱文長印　式古堂書畫彙攷趙子固墨蘭圖袁褧題詩後有謝湖采碧亭研北閒情萬山流水四印　天祿琳瑯文選袁氏昌安堂珍藏有與之父銳檝子朱記

碧石山樵西舜城侍兒開闢不斷懷奇書到手輕籤素桃葉何人打槳迴　朱承爵子儋

無錫詩史朱承爵字子儋號舜城漫士又號左庵江陰人文徵仲稱其爲文古雅有思致　讀書敏求記阮嗣宗詠懷詩行世本惟五言八十首朱子儋取家藏舊本刊於存餘堂多四言十三首覽者勿漫視之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魚元機集宋本朱子儋藏子儋江陰人世傳有以愛妾換宋刻漢書事亦好事之尤者　天祿琳琅宋刻文選有朱印子儋存餘堂印二朱記　又續編羣經音辨有朱子儋印存齋圖書記左庵集瑞齋碧石山樵西舜城居士各朱記　鐵琴銅劍樓書目離騷集傳末葉有舜城朱承爵校書記一行卷首有舜城居士子儋朱記　式古堂書畫致張來儀懷友書僞合卷後有一行云嘉靖壬午存餘堂重裝下鈐朱氏子儋左庵二朱記　昌熾案子儋始末未詳壬午爲嘉靖元年文徵仲尙及見其爲文是其人當生正德前袁褧之少弟褒嘉靖四年乙酉鄉試余非二妙集跋有友顧仁效過訪云云跡在嘉靖十五年丙申然王文恪爲作記是丙申至錫山時其齒已病皆正德閒人也故以子儋與仁效裴皆次於正德之末嘉靖之前

潦倒書淫墨癖中滑稽世乃有人翁紫清舊宅歸來日元祐圖書一旦空　豐坊存禮

列朝詩傳豐坊字存禮鄞縣人嘉靖進士除吏部主事以吏議免官居吳中貧病以死張司馬時徹序其集曰片語合意輒出肺肝相暱既就蒙瞋即援戈矛相刺亦或與嬉毋爲蹶斯斥爲齒萃爲贅其知者以爲激詭不知者以爲窮奇也　昌熾案坊字存禮改名道生嘉靖癸未進士除禮部主事非吏部也附見明史豐熙傳熙擢下天官大夫印梨洲考功云云又似官吏部未詳　黃宗羲豐南禺別傳豐坊更名道生字人翁別號南禺外史藏書往目而觀子嘗覽匹外半寸人有出其左右不知也自考功遷滿尖職而歸書淫墨癖無所不知亦繇目空今古猖獗玩世沈洋自恣而已　全祖望天一閣藏書記豐氏爲清敏公之裔清敏之子安常安常子治監倉揚州死於金難治子讙官吏部以文名誼子有俊以講學與象山慈湖善有俊子雲昭雲昭子稷稷子昌傳派以學行爲時師表而雲昭從從曰邑菴皆有名蓋萬卷樓之儲實自元祐以來啟之自吏部以來遷居紹興其後至庚六遷居奉化庚子茂四遷居定海茂孫寅初明建文中官教諭寅初子慶隆念先時歸鄞父於鄞城西大卿橋以南紫清觀者宋豐尚書故園也以其餘治宅於是元祐以來之圖書由甫上而紹興而奉化而定海者復歸甫上處官河南布政子耘耘子熙官學士卽以諫大禮拜杖遣戍者也豐氏自清敏後代有聞人故其聚書之多亦莫與比迨熙子道生晚得心疾潦倒於書淫墨癖之中喪失其家殆盡而樓上之書凡宋槧與寫本爲門生輩竊去者幾十之六其後又遭大火所存無幾范侍郎欽素好藏書至是以其幸存之餘歸於是閣　又云道生自以家有儲書故謬作河圖石本傳詩石本大學石本則以爲膚敏得之祕府謬作朝鮮尙書日本尙書則以爲膚得之譯館貽笑儒林欺罔後學皆此爲卷書爲之厲也　式古堂書畫攷最南禺臨養生論有清敏公家譽解出身南禺外史三朱記又跋後有四明人翁天官大夫三印　又登瑞石山詩帖有豐氏人季印

稚子迎門婦下機庭前七檜是耶非空山猿鶴休相訝爲戀殘書解組歸　楊儀夢羽

與立本常熟志楊集字浩然璟泰甲戌進士安州知州子儀成化丁酉舉人莒州知州儀字夢羽嘉靖五年進士山東副使移病家居惟以讀書著述爲事構萬卷樓聚書其中多宋元本　蘇州府志楊副使儀宅在迎恩橋東北有萬卷樓　松窗快筆楊夢羽初歸詞曰萬卷樓前百花徑裏年來草色荒蕪天涯客子歸夢久稅劍猿猜己甚故山遙千里歸途念少日煙霞色相落魄帶經鉏其下閒云人生何自苦風波險惡歲月奔徂笑候門稚子驚問征夫惟有下機山婦應私訝貧似當初覽囊中虎符龍敕猶恐事虛無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新論舊藏七檜山房鈔本立齋相國手校七檜山房海虞楊夢羽書齋名也其藏書所曰萬卷樓人所共知七檜山房則罕知矣

式古堂書畫攷松雪淵明象楊夢羽題有華陰世家印
昌熾案夢羽一號五川

整齊舊聞扱放失左右文武儒稗販好學玄采收腳本一圖
一擲莫忘筌 唐順之應德 孫字唱孔明 唐仁員士

明史唐順之傳順之洽貫羣籍年三十二舉嘉靖八年會
試第一改庶吉士調兵部主事盡取古今載籍剖裂補綴
區分部居為左右文武儒稗六編行於世以禦倭擢右僉
都御史代李遂為鳳陽巡撫三十九年卒年五十四崇禎
中追諡襄文子鶴徵隆慶五年進士亦以博學稱 吳偉
業汲古閣歌嘉隆以後藏書家天下毘陵與琅邪整齊舊
聞扱放失後來好事知誰及 彭文勤公知聖道齋讀書
跋余見李滄萼所藏正德年初印盡忠錄尚無補錄二卷
有滄萼手跋其夫人唐氏乃毘陵孔明父之女荊川四世
孫也以是見貽朱墨皆荊川筆云細閱書中絕無批評但
有圈抹不能得其讀書之意既取荊川右編勘之圖者皆
入右編抹者節去始知即其錄右編時底本滄萼之言益
信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唐宇昭字孔明家富藏書毛斧
季嘗問其有宋槧趙孟奎分類唐詩一百卷輒轉借之而
未得 天祿琳琅續編宋刻孝經有唐宇朱文圓印又晉
昌融發記唐仁員士毘陵唐員士藏書四印 楹書隅錄
北宋本孟東野集有毘陵唐員士藏書千辰員士三印

雲煙已逐濼劉散又自江南到濟南積劫微塵歷悟徹本來
薄諦及瞿曇 李開先伯華

明詩綜小傳李開先字伯華章邱人嘉靖己丑進士除戶
部主事歷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罷歸有閒居集錢受之
云伯華罷歸治田產蓄聲伎徵歌度曲自謂馬東籬張小
山無以過也 靜志居詩話中麓最為好事藏書之富甲
於齊東詩所云豈但三車富還過萬卷餘又云借鈔先館
閣博覽及瞿曇是也先時邊尚書華泉劉太常西橋亦好
收書邊家失火劉氏散佚無遺獨中麓所儲百餘年無恙
近徐尚書原一購得其半予嘗借觀鐵帙必精研朱點勘
北方學者能得斯趣殆無多人也聞中麓後人尚餘殘書
數十部遞擁丹徒張公物色之中有陸農師禮象一冊張

公殁後訪之不能得矣 王文簡跋山谷精華錄予與中
麓為鄉里後進曾購其藏書目錄累年不可得僅於京師
慈仁寺得小冊西漢文鑑朱印宛然後聞其書盡捆載歸
崑山徐司寇矣康熙戊寅司寇次子章仲為工部郎中以
朱槧本山谷精華錄八卷見貽覩其卷首即中麓印記在
焉此書藏濟南李氏二百年而歸於江南又十餘年而復
歸橋南似亦有數焉 昌熾案翁覃溪題王文簡載書圖
十部唐藝未備觀精華山谷輯來難自注先生所見精華
錄乃明人偽本 讀書敏求記斧季從輦下還解裝出書
二百餘帙皆融本也近代藏書家推章邱李氏金陵焦氏
灰劫之餘未知金陵圖籍猶有存焉否今斧季所購乃中
麓藏之物也 何焯孟子音義跋孟子篇敘自世綵堂
以下諸刻皆闕毛丈斧季為東海司寇購得章邱李中麓
少卿所藏北宋本乃有之

煙波四面劚玲瓏第一登臨是太沖玉几金蟾無恙在買舟
欲訪甬句東 范欽堯卿 從子大澈子宣

明詩綜小傳范欽字堯卿一字安卿鄞縣人嘉靖壬辰進
士累官兵部右侍郎有天一閣集 茶餘客話欽號東明
喜購書本兩浙藏書以天一閣為第一 全祖望天一閣
藏書記天一閣書始於明嘉靖間而閣中之書不自嘉靖
始固城西豐氏萬卷樓舊物也豐道生晚得心疾樓上之
書為門生輩竊去又遭大火所存無幾范侍郎欽素好購
書先時嘗從道生鈔書且求其作藏書記至是以其幸存
之餘歸於是閣又稍從弇州互鈔以增益之雖未能復豐
氏之舊然亦雄視浙東焉吾聞侍郎二子方析產時以為
書不可分乃別出萬金欲書者受書否則受金其次子欣
然受金而去今金已盡而書尚存其優劣何如也 又天
一閣碑目記是閣之書明人無過而問者康熙初黃先生
太沖始破例登之於是崑山徐尚書健庵聞而來鈔其後
登斯閣者萬徵君季野馮處士南耕而海鹽陳詹事廣陵
纂賦彙亦嘗求之閣中 又云閣之初建也鑿一池於其
下環植竹木然尚未署名也及搜碑版忽得吳道士龍虎
山天一池石刻元揭文安公所書而有記於其陰大喜以

為適與是閣鑿池之意相合因即移以名閣 東齋脞語
范氏立法盡善其書不借人不出閣子孫有志者就閣讀
之故無散佚之患其閣四面皆水讀者不許夜登不嗜煙
草故永無火厄迄今三百年雖十亡四五然所存尚可觀
也 阮文達天一閣書目序此閣構於月湖之西宅之東
牆圍周迴林木蔭翳閣前略有池石與闤闠相遠寬閒靜
悶不使持煙火者入其中其能久一也司馬歿後封閉甚
嚴繼乃子孫相約為例凡閣廚鎖鑰分房掌之禁以書下
閣梯非各房子孫齊至不開鎖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
不與祭三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廚者罰不與祭一年
擅將書借出者罰不與祭三年因而典鬻者逐不與祭其
例嚴密如此所以能久二也 又定香亭筆談云余兩登
此閣閣不甚大地甚卑溼而列匱書乾燥無蠹蝕是可異
也 昌熾案吾友王勝之同年云書乾燥不蝕由置芸葉
石英之故詳隨園集登天一閣詩注 鄭梁訥庵范公傳
訥庵范公諱大澈字子宣又字子靜從仲父兵部右侍郎
欽游京師官鴻臚寺序班使琉球遼東朝鮮等處經書七
下遷秩二品月俸所入輒以聚書聞人有鈔本多方借之
長安旅中宮屋善書者屢寫多至二三十人年六十七致
仕築室郡城西郊編經閱史品畫評書者垂二十年萬歷
庚戌九月八日卒春秋八十有七所著有讀閣叢談臥雲
山房遺稾 又為陳怡庭嵩范觀巖七十序鄞邑好古藏

書之家豐氏而後推范氏然人知司馬東明公之所藏特
富而不知鴻臚訥庵公為其猶子其所藏不止如南北阮
也百餘年以來故家皂隸華屋山邱而司馬天一閣之書名
天下然至論其籤題裝潢奕世如新則鴻臚手澤擬諸司
馬正如石渠之於玉牒矣 昌熾案天一閣書目所列范
氏諸印有四明范氏書記甬東范氏家藏圖書古司馬氏
萬古同心之學東明山人東明草堂七十二峰一吾廬和
鳴園家之盛司馬印也范子受氏靜思齋崑崙山人西郭
草堂范伯子子受少明摘窗宇宙中人皆司馬之子少明
印也 又案天祿琳琅初學記有范大澈印子宣父西園
生平樂事滄洲外史藝文類聚有范氏子宣明州范生臥

雲臥墨齋四明頁逸南海釣者典屬國印典客侍從之印
句章逢閭叟對此展玩咀嚼自謂爲天之民金峨玉几丹
山赤水諸朱記皆子宣印也丹山赤水爲剡源之第五曲
亦名三石都全謝山湖語所云獨剡源之九曲忽孕爲丹
霞之古文迅流成雷來歸於三石之邨是其地矣

藏書紀事詩卷二終



藏書紀事詩卷三

長洲葉昌熾

儘李居然可代桃劉郎一字誤題糕學堂自在梁溪畔樹石
家風秦汝操　秦汴思宋　子柄汝操　柄汝立

天籟琳琅重修王先生易傳劉日新宅鋟梓有錫山秦汴
次山秦子思宋少保秦端敏公仲子諸記秦汴字思宋無
錫人秦金仲子金字國聲宏治進士官刑部尚書謚端敏
鐵琴銅劍樓書目二妙集無名氏跋曰吾友顧仁效過
訪次山秦思宋執是爲贄嘉靖丙申爲繡石堂識　又續
談助五卷皇象山人姚咨跋云故友秀水令江陰徐君子
貞家藏于寅歿後其家人售於秦汝立氏汝立乃余門人
汝操之弟儲書甚富　又穆天子傳錫守老人跋云崇禎
己卯借得錫山秦汝操繡石書堂本　又蟬月集卷末有
秦柄閒書雁里草堂二朱記　昌熾案無錫縣志秦柱字
汝立金之孫工書師歐陽率更草學孫虔禮以爲援中書
舍人又有生長萬歷五年有秦柄汝操當爲柄字余所見
秦氏藏書又有雁里子柄一印因是知雁里草堂爲秦氏
藏書處也猶憶修郡志時同年徐君愛樹問余雁里草堂
謂之宅也童時不知爲疑以此對文告徐君即據以纂入
第宅園林類而不知沈君藏書處名野竹家塾里自在梁
谿也附志於此以明余過且冀後之覽者爲改正之

膠山樓觀甲天下曲橋華薄蕩煙樹海內珍遺收得一
珠船價廿千　安國民泰

無錫縣志安國字民泰富幾敵國居膠山因山治圃植叢
桂於後岡延袤二里餘因自號桂坡好古書畫彝鼎購異
書　又安紹芳字懋卿所居膠山西林廣池十頃帶以華
薄崇臺傑觀曲橋飛樓邃迪天矯雜置國書彝鼎其中名
士過從置酒刻燭垂宿日夜　又西林膠山安氏園也嘉
靖中安桂坡穿池廣數百畝中爲二山以擬金焦至國孫
紹芳即故業大加丹臒與天下名士游賞其中二百年以
來東南一名區也　無聲詩史紹芳自號研亭居士後更
名泰來字未央　錢受之跋高誘注戰國策天啟中二十
千購之梁谿安氏不曾獲一珍珠船也　又跋春秋繁露
金陵本籌幷得錫山安氏活字本校改數百字深以爲快
今見宋刻本知爲錫山本之祖　天祿琳琅初學記板心
上標安桂坡刊每卷標題之下又稱錫山安國校刊安國
所刊書甚夥此書取九洲書屋本翻刻昌熾案安國所刊
有顏魯公集熊朋來集吳中水利書　又史記有大明錫
山桂坡安國民太氏書畫印　又元本博古圖有桂坡安
國賞鑑印　紅豆樹館書畫記徐幼文秋林草亭圖有安
字國印錫山安氏西林祕玩印墨顚齋圖書印

隸市高樓擁百華鈐存世學爲專家將軍未奏匡山績且種
東陵五色瓜　茅坤順甫　孫元儀止生

湖錄茅坤字順甫號鹿門歸安人明嘉靖戊戌進士大名
副使以事謫聯爲作烏人傳三益先生傳以見志著有白
華樓藁玉芝山房藁年九十卒子翁積國縉維國縉子元
儀字止生號石民佐孫承宗行師歷官提督大將軍旋以
兵譁下獄遣戍漳浦遭事急請募死士勤王爲權奸所忌
悲憤縱酒而卒　吳興藏書錄茅坤白華樓書目下引湖
錄云鹿門茅先生藏書甲海內隸市新構書樓凡數十間
至於充棟不能容其孫大將軍止生稱爲九學十部目自
述云九學者一曰經學二曰史學三曰文學四曰說學五
曰小學六曰兵學七曰類學八曰數學九曰外學十部者
即九學之部而加以世學世事不可以示來世然時王之
制吾先人以茲名於世吾敢忽諸其後攜至白門遭國變
散去

湖上垂綸二十年縣光佳埔得神仙白陽何似元洲客香火
停雲有兩賢　陸師道子傳　陸道復復甫

無聲詩史陸師道字子傳長洲人進士工部都水司主事
改禮部儀制司請急歸益肆力於學手鈔典籍後先積數
千百卷州鉛儼然小楷精絕林下逾二十年起補南儀部
召爲精部郎中擢尚寶少卿告歸卒年六十四先生初號
元洲尋更曰五湖女敩陸卿子適隱士趙宧光子士仁字
文近號承湖昌熾案郡志子傳嘉靖戊戌進士　列朝詩
傳子傳文待詔弟子善詩工小楷古隸旁及繪事人謂待
詔四絕不減趙吳興子傳約略似待詔而風尚標置亦相

亞云　乾隆蘇州府志陳道復初名淳後以字行更字復甫別號白陽山人少從文徵明游所棲曰五湖田舍　又云陳都憲璚宅在大姚都憲孫道復亦居此有聞瓢堂碧雲軒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中吳紀聞六卷陳白陽山人手校　皕宋樓藏書志湖北茶鹽提舉司新刊漢書一百二十卷有陳道復印陳淳私印　式古堂書畫攷趙子固墨蘭圖陸師道跋有陸氏子傳五芝元淵二印又陳道復梅雪帖有姚里圓印　昌熾案子傳號元洲觀字疑有誤

徵行門巷有倡條遺事宣和譜玉簫此卽人間希有本虞山不牘待青瑤　錢穀叔寶　子允治功甫

列朝詩傳錢穀字叔寶少孤貧游文待詔門下日取架上書讀之以其餘功點染水墨得沈氏之法晚葺故廬讀書其中閒有異書雖病必強起匍匐請觀手自鈔寫幾於充棟窮日夜校勘至老不衰子允治酷似其父年八十餘隆冬病瘍映日鈔書薄暮不止功甫歿無子其遺書皆散去自是吳中文獻無可訪問先輩讀書種子絕矣　明詩綜小傳允治初名府後以字行更字功甫有少室先生集　明畫錄穀子允治字功甫字文甫亦善山水　靜志居詩話叔寶晚箸懸磬室王元美爲賦詩所謂空梁頗受落月色北窗靜俟涼風者也昌熾案劉子威集有懸磬室記言錢君少學於文徵仲先生爲題其室曰懸磬言能貧也據此則竹垞晚葺之說未審矣　讀書敏求記功甫老屋三間藏書充棟白日檢書必秉燭緣梯上下所藏多人閒罕見之本　又也是園書目序吳門錢功甫爲士也牧翁稍後卽與之交一日語公吾老矣藏書多人閒未有本子公明日來當作蔡邕之贈我欲闍轉就公借他年屬稿時公與我料理身後事牧翁喜甚質明往其意色閒默已不肯寢諸奐嗟予讀書種子習氣未除斤斤護惜非獨一功甫然也功甫有李師師外傳一卷卽筌翁云道君在五國城所作從榷場中來者功甫歿此書不知散落何處今雖懸百金購求豈可復見　李果徐瑤圃書畫間往哲遺象贊吾吳先賢象爲錢叔寶手筆功甫欲歸之文文肅公有貲郎以厚利賺奚於功甫功甫不可文肅感其意王買其家藏宋槧史記酬之後人爭實功甫　愛日精廬藏書志叢上人集有木記云百計尋書志亦迂愛護不異隨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誅子孫不寶真其愚錢叔寶藏書印記也昌熾案所見懸磬藏書尚有十友齋一印及中吳錢氏收藏印

廉吏還山版寂郎貲書有俸未爲饒三間老屋猶傳寫惟有東吳顧可求　顧德育克承

蘇州府志顧祖辰字子武祖蘭宏治戊午鄉舉令來安於潛二縣歸隱吳之臨頓里有地數弓竹木翳然結椽三楹署曰春靄閣子德育家貧好學手錄幾數千卷祖辰號祖父餘風老屋三間破楇竹几雖闤闠中寂若空山嘗作小詩及畫自娛而已　鐵琴銅劍樓書目石刻鋪敘義門跋曰辛卯得顧可求家鈔本稍正數字顧名德育廉吏第甫之子也　又吳中書事顧德育鈔本跋云隆慶改元丁卯四月安雅生顧德育記時年六十有五　式古堂書畫攷周復卿小齋雅致圖顧德育跋有克承安雅堂二印

鳧鼎云同古篆疑茗爐香沸玉河冰至今石室蘭臺裏秦韓牙籤半武陵　顧從禮汝由　顧從德汝修　顧從義汝和

松江府志顧定芳字世安上海人明世宗時召拜御醫子從禮字汝由工書夏言入閣值世宗狩承天以從禮薦歷官光祿寺少卿弟從義字汝和善書能詩嘉靖庚戌詔選擧行善書從義名第五授中書舍人隆慶初擢大理評事家居構玉泓館手摹宋本淳化帖有研山山人詩稟行世　眉公筆記文壽承云在長安時過顧舍人汝由研山齋見其窗明几靜折松枝梅花作供鑿玉河冰烹茗啜之又新得鳧鼎奇古目所未見炙內府龍涎香恍然如在世外不復知有京華塵土　天祿琳琅漢晉宋刻本有趙孟頫象石方上書趙文敏公小象下書長洲陸師道題於顧汝修芸閣按秦漢印統黃姬水序稱爲東川御醫顧公所集厥嗣汝由光祿汝修鴻臚汝和廷評共成之考松江府志從禮字汝由從義字汝和而不及汝修今卷中有顧從德印當卽汝修之名也　又新唐書糾繆宋刻本明鴻臚顧汝修藏有武陵世家顧汝修印顧家三朱記唐書直筆新例同　又資治通鑑釋文蜀板顧從德藏有武陵聯珠印　又新刊唐柳先生文集顧從禮藏有武陵郡圖書記長印又有子先之印疑爲從禮之別字　嚴元照書春秋張氏集傳後每冊有顧汝修印　鐵琴銅劍樓書目春秋胡傳有顧從德印顧從義氏二朱印

四萬卷書百籤畫清森閣似米家船陸沈金馬眞無謂東海歸來署墓田　何良俊元朗

松江府志何良俊字元朗華亭人居柘林少與弟良傅皆負俊才時人以二陸方之良俊由貢謁選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子元之字又元亦以淹雅見稱良傅字叔皮嘉靖十九年登鄉薦明年登進士禮部郎中　列朝詩傳元朗少而篤學二十年不下樓以歲貢授翰林院孔目鬱鬱不得志每喟然歎曰吾有淸森閣在東海上藏書四萬卷名畫百籤古法帖鼎彝數十種棄此不居而僕僕牛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有何氏語林四友齋叢說行於世　四友齋叢說序何子少好讀書遇有異書必厚貲購之撤衣食爲費雖僮僕不顧也所藏書四萬卷涉獵殆徧　四友齋叢說余家藏書幾四萬卷後皆燬於倭近日西亭殿下以爲余家藏書尙存書來假錄恨無以應其求矣　鐵琴銅劍樓書目句曲外史集何元朗鈔本有東海何元朗朱記　式古堂書畫攷蘇子美南浦詩帖有何氏元朗柴貓眞賞兩印　又呂賓臣子安學問帖有何氏元朗柘湖居士兩印　又孫之翰處侯還帖有橋里淸賞何氏元朗兩印　又呂望之崇恩進職帖有何良俊印陸沈金馬門兩印　又吳壼壑急足帖有何元朗氏而山二印

昭德先生書滿家自言黎昧不如舊禮堂翻定重烏本稱極假盤頭刻花　晁瑮君石　子東吳叔權

千頃堂書目傳錄類寶文堂書目三卷晁瑮　四庫提要瑮字君石號春陵開州人宋太子太傅迥之後嘉靖辛丑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其子東吳字叔權嘉靖癸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父子皆喜儲藏此本以御製爲首上卷分總經五經四書性理史子文集詩詞等十二目中卷分類書子雜樂府四六經濟舉業等六目下卷分韻書政書

兵書刑書陰陽醫書農譜藝圃算法圖誌年譜姓氏佛藏道藏法帖等十五目其著錄極富雖不能盡屬古本而每書下輒爲注明某刻亦足以攷見明人版本源流　錢輔通志誠痛錄明晁東吳撰東吳瑮次子弱冠舉進士年二十三卒其父瑮手錄其遺文總四卷並跋一卷名曰誠痛錄　亡兒恭彝生於同治甲戌歲髫齡而嗜學余每得古碑精鑿助余著錄喜形於色尤留心鄉邦文字某人著某書或存或佚隨問隨答瞭如指掌蓋其沈默篤識天性然也去歲春忽得氣虛腫證百治不瘳至十月朔竟不起年適二十三歲此章不幸遂成詩讖悠悠蒼天尚何言哉亡兒在里曾布敎於西叔彥內翰內翰皆許以爲高第諸稗故訓爲鄭氏雅許君諸書涉禮學者爲許氏禮闕纂祖具未有定本他日擬爲理董精抒童烏之痛崦嵫暮景精力幾何未知能償此願否耳光緒丁酉上元日錄製記

老子韓非竟同傳孫公集令每滿議藏書偶補吳興錄海屋流風晉石厂　姚翼翔卿　國朝姚覲元彥侍　子慰祖公藝

湖錄姚翼字翔卿號撝夠歸安人嘉靖中以貢爲新淦訓導再爲黃州教授遷廣濟知縣告歸傍南城構屋數楹貯圖書萬卷晚年自號海屋子年六十九卒　吳興藏書錄姚翼玩畫齋藏書目錄自序略云金玉珠璣之好舉世所同也而則聚於吾也垂涎者必眾而況其人所好既終身於此則其子若孫率皆溺於紈綺膏粱作業蕩而財日匱其末必不能自給又無義禮以養其心而孝敬之念既衰則其於祖父精神手澤渺然不爲介意舉而棄之如視敝屣以予孫如觀敝屣之心而乘之以舉世垂涎之欲吾見聚之以數十年之力者不終朝而斯滅無遺矣乃若書之好千萬人而無二三焉方吾之好而聚之也人將嗤之不暇焉有同好者睥睨其旁哉而況爲其子孫者雖非皆能讀父書而目染耳播之餘或稍稍習儉素以自保且非甚狂病不肯當不忍死其親而捐其所甚好雖欲捐之又或苦於售之不易而中沮然則吾之好書雖限於力而不能多致使汗牛充棟竊獨喜其可久據以爲吾有也故特齋而藏之又籍而錄之　姚彥侍方伯名覲元歸安人文僖公之孫由農曹出爲川東道創忠介公莞司農公與楊鳩山諸君同被劾罷官僑寓吾吳蕭家巷公子慰祖字公藝父子皆好藏書方伯所刻咫進齋叢書有功藝林甚鉅公藝刻晉石厂叢書僅成吳興藏書錄經籍跋文鄭氏學錄古今僞書攷四種初鋟木時即以見貽今父子相繼宿草每檢遺編不勝山陽之感晉石厂者方伯在蜀得晉楊宗石闕題字攜以東歸顏其藏書之室也

丹甲靈宮祕道經盧孰爲庋戶持扃紅爐丹鼎神仙字待諦丹成降列星　劉鳳子威

明詩綜小傳劉鳳字子威長洲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河南按察僉事有澹思太霞二集　余寅劉子威文集序夫人世諸閣祀不足屬先生目也使天上有錄若靈宮丹甲地下有藏若汲冢羣釜先生盡耿諸其胸矣　又魏學禮序劉子威先生超絕有奇質家多藏書學勤博記安世之篋不足稱焉　子成扉載闕記扉者何扉也載者何載籍也載籍則何言乎扉東而載之乎扉也戶牖之閉爲扃內謂之家大者謂之棋長者謂之閣闔謂有所置也何言乎置賞余之世有所謂簡策者則未知其爲韋竹之紀與科斗之曰敷予何以嗜嗜者逢古之遺尚於是乎徵則因以求之也　又云古所謂閣今所謂樹也樹從以櫻櫳柵直而遂交以受備其橋也方鑒垣而周之植傳之窔以爲戶持戶持謂之扃扃而加鑰虛廓爲庋則置典焉實之以四方之書其言乎闕不足乎載也曰可矣乎未乎則求之乎方來者之辭也　又清華樓記予居循郭之西左控河渠諸川匯焉四方之所走集也右招西南山經都絡繹有若圖衛然閣其餘構爲樓北址名之清華以藏古圖籍且以游目放志焉　又雅廣記余嘗書游四方每所遇必錄散遺不可讀者亦補緝錄之故所載雖無復往古之盛其在於今庶幾哉爲贈完已乎　玉蓼尊聞西陽雜俎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脈望狀如髮卷規四寸許得此者夜持向天從規中望星星便立降可乞丹度世劉子威聚仙經令童於他書中取蠹魚置其上每日檢視冀有仙名被食書皇甫子循謂之曰我當刻一印記贈子曰蠹魚弟子

湘靈雪屋共追攀何氏三高大小山爽氣西樓超物表藝封東郭近壩閒　孫七政齊之　孫朝肅功父　朝讓光父　曾孫□孝若　□孝維

蘇州府志人物傳孫艾字世節父紀官刑部員外郎艾任俠豎山得美泉劇匡石錄高下結廬以待游者自號西川翁子舟未舟進士官工部主事未子七政字齊之七歲能詩長與王世貞汪道昆諸人游才名籍甚所居西爽樓請暉館蓄古彝鼎書畫客至觴詠其中著松韻堂集行世二子林森皆能詩森舉萬歷丙午鄉試官至高州同知　又孫朝肅字恭甫更字功父七政孫萬歷丙辰進士廣東布政使弟朝讓字光甫崇禎辛未進士江西布政使未赴而明亡時年未五十優游林泉年九十而終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李義山集三卷護淨居士跋曰先朋錢副憲孫池本寫有篇次無卷目乙亥六月孫方伯功父以一本見示煥然若披雲霧几鑿本之可疑一朝冰釋孫本爲無錫華氏物北宋本也　鐵琴銅劍樓書目陸士衡集舊鈔大石山房孫氏有朝讓孫光父朱記　愛日精廬藏書志李商隱集三卷陳鴻跋曰丙戌正月借孫孝若家北宋板校昔歲余孝若爲錢塘之之婿擬博集有館之九月七日孝若婿移酌令叔光甫新閣承光南訂九日登高至期遂同已暮夕公登山行紀事詩詩云歲惟甲申月在九孫甥錫餅酌吾酒既稱光甫爲孝若之叔則孝若爲朝肅子可知其所藏北宋本李集即功父所得華氏之本蓋其家檔書也夕公錢龍惕之字龍惕有孝若所藏禪月大師詩十六羅漢歌一首又有同孝若送士龍歸吳門詩爲仲舒有孫孝若方底居招看八面重臺牡丹詩又按天祿琳琅續編集圖互注尚書宋光宗時刻本有虞山孫藩雙玉氏之印踰宋樓藏書志國語二十一卷有虞山孫藩仲孝維攷藏圖書朱文方印主司巷八家朱文長印依韻堂題跋宋槧國語有孝維印及虞山孫氏舊封堂內舍圖書朱文長印瞿氏書目鄭季友書傳音釋亦有孫仲孝維收藏印攷孫藩字孝維爲孝若之異母弟見梅村所撰金孺人墓誌銘及郭孺人壽序梅村集中有高涼司馬行贈孫孝若注云孝若初授衢州推官升高州同知又有孫孝維三十贈言詩

虞詩苑有孫牙菴香屋借湘靈孝雞飯破山寺詩又有春
日過孝維南園詩一門羣從風雅相尙梅村詩云何氏三
高推小阮一門羣從重中郎殆不誣也
一枝一梧狀若丁以藏長物乎不敢吾樓高廣義取是衡廿
九尺縱半之 孫樓子虛
蘇州府志人物傳孫樓字子虛舟之孫嘉靖丙午舉人選
湖州府推官改漢中致仕歸性好書杜門校讐晝夜不輟
所藏踰萬卷略無脫誤 又藝文類孫樓麗詞百韻百川
集十卷詩集四卷 百川集有丁冊庋記云庋物者負壁
爲依一枝一梧於兩端以承片木狀若丁者則謂之庋蓋
臨於居而多長物者之爲也余嗜書插架幾盈卷家所稱
長物亦惟書最多貫中以阜護表以藺類崇於楷藏亦珍
矣思夫鼠蠶蠹之能齧溼暑蒸之能浥局若爽而塏之登
之重屋之上陳諸疏櫺之中樓之其庶乎而居無隙地篋
無羨金木之能樓也嘉靖乙丑積貲文金若干緡以易東
鄰隙地數武處茲可樓矣於是南向爲樓者三楹高二十
尺衡一十有九尺縱半之右之偏復爲一楹以階下上於
是移所藏而藏焉周遭高下通戶竇外四非書者而予日
讀於其中不知寥廓之爲廣吾樓之爲隘也樓以書建命
書因以名遂顏其額曰丁冊庋客時有叩命名之義者予
不勝若也故爲之記云 又博雅堂藏書目錄序余家自
先考功高曾而下故多藏書自中落雖有子道而厥咎滿
墜米家船來余先眾以往推遷恣搜買亦苦之或赴試薄
游兩都日遊列肆閱一觀所未觀輒大叫喜不自禁若一
旦獲拱璧恨相遇晚與之直或倍其索弗恡既獲雖寒
暑必諷之卒業家人曰日下春矣可食矣夜向闌矣可眠
矣即附耳大呼若弗聞也者嘉靖庚戌俞梓人作鉅廚六
類而聚之殆踰萬卷咸躬自讐校手爲裝池錯簡脫幅百
鮮一二越明年辛亥孟夏朔樂安文樓木天父書於拱宸
堂中其分類一經二史三諸子四文集五詩集六類書七
理學書八國朝雜紀九小說家十志書十一字學書十二
醫書十三刑家十四兵家十五方技十六釋學而道書附
之十七詞林書又特錄制書類而附以試錄登卷

呼嗟彈鋏食無魚豔雪談觚衍子虛飲餞原非求醉客且同
司馬慕相如 孫允伽伏生
懷舊集小傳孫允伽字唐卿一字伏生子虛之孫秦季公
之壻也子虛名樓季公名四麟皆講書嫺古君亦衍其遺
風與先府君游來必治具君不飲酒爲設饌予性迂緩而
短於視同行者侮之每急食其稱對者此君非答無所得
予少侍食觀左右君君曰非小主人我終日作東方生飢
欲死耳所蓄書多異本今尙存於家 讀書敏求記葛洪
神仙傳十卷袁陶齋藏書後歸秦四麟流傳至允伽居士
春雪樓三君皆好古碩儒所藏率多舊鈔本故其書正定
可傳 東坳叢記酉陽雜俎續集鈔本萬歷戊戌七月既
望生洲居士孫允伽跋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文房四譜
有趙清常跋云戊申八月友人孫唐卿自家山來吳袋中
持此書因借錄并校其譌 而宋樓藏書志廣川書跋六
卷某氏跋曰萬歷甲寅假得瞿氏惜盦本校肩柳雜識昌
熾案此即孫唐卿也唐卿名字皆本唐孫伏伽陸氏不攷
誤伽作枷柳者連枷說文所謂柫也又案唐卿著有玉臺
外史談觚豔雪齋集見郡志藝文類
烏有子虛亡是公姓名本屬寓言同孫江何必非眞我嫿燭
傳書課學童 孫江岷自
海虞詩苑孫江字岷自百川先生之元孫也嘗倣徐孝穆
玉臺例錄唐詩豔麗者爲綺情集所著有半山花游閒庚
諸集 讀書敏求記唐僧宏秀集十六卷元人鈔本予獲
之於孫岷自岷自購一古圖記刻鐫孫江字絕佳若愛之
即改名江亦吾鄉俊民也昌熾案據此則江非原名也瞿
氏書目有沈下賢集葛氏藏本葉奕傳錄孫明志再錄之
又古文苑有岷自跋云趙凡夫藏宋刻鐵筆鮮明字畫端
楷靈均鈔摹一本友人葉林宗見而異之亦錄一冊辛巳
夏假歸分諸童子三日夜鈔畢江與林宗爲友沈集亦錄
自林宗頗疑明志即其原名但無可攷耳 愛日精廬藏
書志武林舊事陸敕先跋曰此本余姻友孫岷自舊藏岷
自不祿屈指已十有三年矣不勝人琴之痛康熙丁巳識
稽瑞樓書目孫岷自詩選一卷 昌熾案孫樓嘉靖丙
午舉人與秦之倘同時允伽爲秦季公之壻當在萬歷末
岷自入 國朝方卒年代遼不相及今以一門羣從連類
而及便於致索援史家父子祖孫同傳之例如何之子埼
子宣諸人錄之牧翁選王皆以一家先後爲序附錄最先
一人之後在全書爲變例

錫氣延津射斗牛朱甍高敞揭牙籤其疑金谷河陽宅兼兩
瑤籤在上頭 孟守約
孫樓百川集守約孟君藏書於樓扁曰玉輝詩以贈之孔
璧聖祕啟汲冢靈詮抽七略名已逾五厄燬不收君家富
緗素庋之重樓朱甍敞綺疏緯帷揭纖鉤不以貯歌舞
娛酒工吟謳瑤函燿琪琛瑤軸麗雕鏤兼兩擬芸先滿架
夸鄴侯文光貫奎壁虹氣干斗牛御疑羣玉府忽在三江
頭珠淵白光發劍律赤煙浮剡牀援神契具闕邃古幽君
試發其藏燦然聚如卵英華一以咀鯨粕旋爲留書捏任
時韻錢癖非吾疏子亦勉書子元覽思披搜家藏匪易盡
覩肆市無償何當入帳中逼珍恣探偷貸光豈獨貴餘輝
齊交游
得一奇書失一莊園焦猶戀舊書箱眼前東筍呼奴子身後
騈枝問貨郞 王世貞元美 世懋敬美
明史王世貞傳世貞字元美太倉人右都御史忬子也生
有異稟書過目終身不忘年十九舉嘉靖二十六年進士
授刑部主事屢遷後擢南京刑部尙書移疾歸二十一年
卒於家弟世懋字敬美嘉靖三十八年進士太常少卿先
世貞三年卒 少室山房筆叢王長公小酉館在弇州園
凉風堂後凡三萬卷二典不與構藏經閣貯焉爾雅樓庋
宋刻書次公亦多宋梓 天祿琳琅憶書宋刻本王世貞
跋云余平生所購周易禮經毛詩左傳史記三國志唐書
之類過三千餘卷皆宋本精絕最後班范二書尤爲諸本
之冠前有趙吳興象余失一莊而得之支頁繪象旁有小
楷書王弇州先生象六字 又王士騏跋云此先尙書九
友齋中第一寶也近爲國稅歸之質庫書此誌愧男史識
士騏世貞子字冏伯萬歷十七年進士終吏部員外郎亦
能文 又六臣注文選世貞跋云此本繕刻極精紙用澄

心堂墨用奚氏舊爲趙承旨所藏往見於同年朱太史家幾欲奪之義不可而止太史物故有客持以見售余束身圖焦五體外無長物前所得漢書已不復置几頭病更購此因題而歸之壬午春日書於暨陽觀大參同齋中　又曹子念跋云予於萬卷樓見弇州公所得兩漢書爲宋板第一後復有持文選至者從臾公得之以爲合璧公以奉道屏去一切玩好猶爲題數語令客持去念之當以爲恨

海幢小品王弇州書室中一老僕能解公意欲取某書某卷某葉某字一脫聲即檢出若有夙因余官南雍常熟陳抱沖禹謨爲助教其書滿家亦有一僕如弇州　人海記王元美所著讀書後四本捐館後公子士騏於貨郎擔中重得刻以行世　東湖叢記毛子晉云王弇州藏書每以貞元二字印鈐之又別以伯雅仲雅季雅三印　吳子偲經眼錄晉書宋本有鼎元仲雅印毛晉跋云此書爲王弇州先生所藏貞元本唐德宗年號印恰符先生名字故其秘冊往往摹而用之下必繼以三雅印昌熾案貞从鼎文作鼎故天祿琳琅凡遇鼎元印皆誤作鼎又案式古堂書畫攷弇州藏法書畫曰爾雅樓藏范文正與師魯二帖王世貞跋後有貞元五朙長乾坤清賞三印又弇州雜詩帖有默然守吾口一印又王晉卿煙江疊嶂圖元美跋有天弢居士太僕寺卿撫治鄖陽等處關防三印王世懋跋有澹東居士印案前有有明王氏圖書之印

殿讀遵生第七箋講求雙綫與單邊豈知五嶽眞形印更有道關出稚川　高濂深父

高深甫燕閒清賞箋論藏書云藏書以資博洽爲丈夫子生平第一要事宋元刻書雕鏤不苟校閱不訛書寫肥細有則印刷清朗況多奇書未經後人重刻惜不多見佛氏醫家二類更當然醫方一字差誤其害匪輕故以宋刻爲善宋人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寫格用單邊間多諱字用墨稀薄雖著水濕燥無湮跡開卷一種書香自生異味元刻仿宋單邊字畫不分粗細較宋邊條闊多一線紙鬆刻硬用墨穢濁中無諱字開卷了無臭味有種官券殘紙背印更惡宋板書以活襯紙爲佳而蠶繭紙鵠白紙藤紙固美而存遺不廣若粘褙宋書則不佳矣余見宋刻大板漢書不惟內紙堅白每本用澄心堂紙數幅爲副今歸吳中眞不可得又若宋板遺在元印或元補欠缺時人執爲宋刻元板遺至國初補欠人亦執爲元刻然而以元補宋其去猶未易辨以國初補元內有單邊雙邊之異且字刻迥然別矣若國初慎獨齋刻書似亦精美近日作假宋板書者神妙莫測將新刻摹宋板書特抄微黃厚實竹紙或用川中繭紙或用糊扇方簾綿紙或用孩兒白鹿紙筒捲用槌細細敲過名之曰刮以墨浸去臭味印成或將新刻板中殘缺一二要處或濕黴三五張破碎重補或改刻開卷一二序文年號或貼過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將宋人姓氏扣塡兩頭角處或用沙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燈火燎去紙毛仍用草煙熏黃儼狀古人傷殘舊迹或置蛀米櫃中令蟲蝕作透漏蛀孔或以鐵線燒紅錐書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轉折種種與新不同用紙裝襯綾錦套殼入手重實光膩可觀初非今書仿佛以惑售者或札夥囤令人先聲指爲故家某姓所遺百計瞽人莫可窺測收藏者當具眞眼辨證昌熾案屠赤水考槃餘事論宋板一則與此大略相同明人喜竊書不知誰爲郭象誰爲向子期也余所見高氏藏書甚多其印記曰妙賞樓藏書曰高氏鑑定宋刻板書曰武林高深父妙賞樓藏書又有五嶽眞形印每冊首皆用之其事出抱朴子外篇謂可禦不祥又攷天祿琳琅明刻漢書有武林高瑞南家藏書畫印瑞南二字印楹書隅錄宋本周易本義有高丙家藏武林高瑞南家藏書畫印二朱記又蕘圃元朝秘史跋中有古杭高氏藏書印高瑞南與中葉藏書家何夢華有宋刊朱氏集驗方余舊藏宋本外臺秘要亦有其圖記又跋云外科秘方明高瑞南刻也序云余少志博習得古今書最多更喜集醫家書　又案四庫提要遵生八箋十九卷明高濂撰濂字深父錢塘人所言止此亦不詳其始末其下爲張應文清秘藏二卷今姑依其例次張茂實之前

千番不換一番羅繭靈光紙貫精摩挲淮南篋出清河舫三百年來十刹水　張應文茂實　子丑青父

乾隆蘇州府志張情字約之嘉靖戊戌進士福建兵備副使張應武字茂仁情子　四庫提要清秘藏二卷張應文撰應文崑山監生屢試不第其曰清秘藏者王穉登序謂取倪瓚清秘閣意也　青霞雜志張丑字青父情之孫父應文字茂實博綜古今與王世貞相善自嘉定徙居長洲丑好法書名畫搜討古今上自秦漢下及當代爲清河書畫舫十二卷　張茂實清秘藏書貴宋刻大都書寫肥瘦有則佳者有歐柳筆法紙質勻潔墨色清純爲可愛耳若夫格用單邊間多諱字雖辨證之一端然非考據要訣余向見元美家班范二書乃眞宋朝刻之秘閣特賜兩府者無論墨光煥發紙色堅潤每本用澄心堂紙爲副尤爲精絕前後所見左傳國語老莊楚詞史記文選諸子諸名家詩文集約千百冊一一皆精好較之元美所藏不及多矣　何焯李賀歌詩編跋方文翰從常州一士人借得北宋本歌詩編有文衲端文繙寫之異且記目錄後云此書半偈翁舊藏今歸青甫張氏半偈庵王百穀所築精舍青甫則張丑也　昌熾案聽文一號彝齋青甫原名謙德清河書畫舫云謙德丑舊名也故字叔益萬曆丙戌先子獲秦人張丑古印而不購寶以丁丑生遂易今名云又式古堂書畫攷張情與雲巢記青父跋稱孫男牛郎丑牛郎當是其小字醉春山圖跋題亭亭山人其別號也又米士趙屆題贊記屢言得自張秋壑其賢書甫掌云余得諸顏家老張秋壑處云是其先世青父公所藏然則清河世澤遠矣惜秋壑名不可攷

家住怡城西復西筆蹤蒼潤似迂倪得書歲月從頭記留與飛鴻證雪泥　盛時泰仲交

無錫書史盛時泰字仲交號雲浦金陵人王元美贈之詩能令陸平原不敢賦三都　列朝詩傳仲交才氣橫逸善畫水墨竹石居近西治城家有小軒文徵仲題曰蒼潤以仲交畫法倪迂沈啟南有筆蹤要是存蒼潤畫法還應入有無之句也子敏耕字伯牛博學強記諸生　香祖筆記遜園居士言金陵盛仲交家多藏書前後副葉上必有字或記書所從來或記他事往往盈幅皆有鈐印　開有益

齋藏書志元蹟記者明上元虞仲交禪帖跋語也仲交有
蒼潤軒楊升庵爲之記維時姚汝循鳳麓司馬泰西虹黃
甲首鄭李登如眞朱之蕃元价黃居中明立俱以收藏名
夜霜如月月如雪玉楮雜鈎助我吟是虎是龍空一歎已隨
賓客入秋琳，朱大韶象元，孫克宏允執
松江府志朱大韶字象元華亭人由華莊遷郡城嘉靖二
十六年進士選庶常授檢討以親老改南雍司業未幾解
任歸築精舍構文園以友朋文酒爲事晨起登閣手丹黃
點勘異書數紙始就櫛盥應賓客騷人墨卿履交於戶
又禮部何喬孫文簡子克宏字允執以父蔭爲應天府治
中擢漢陽知府忤高拱罷歸築室北俞塘以老　天藏琳
瑯宋刻六臣注文選趙文敏跋云霜月如雪夜讀阮嗣宗
詠懷詩九咽皆作清冷氣而是書玉楮銀鈎若與鐙月相
映助我清吟之興不淺至正二年仲冬三日夜子昂識又
王穉登跋瑯琊長公所藏漢書有趙魏公小象此書有公
手書皆公鄴架中本也流傳三百年既免盡飯之腹又不
落雌黃之手豈盜發祕笈神物呵護之耶今歸朱司成象
元出示諸賓視漢書亦猶蜀得其龍吳得其虎矣　又六
經圖孫克宏收藏有漢陽太守印　通志堂雜鈔嘉靖中
朱吉士大韶性好藏書尤愛宋時鏤板訪得吳門故家有
宋槧袁宏後漢紀係陸放翁劉須溪謝疊山三先生手評
飾以古錦玉籤遂以一美婢易之蓋非此不能得也婢臨
行題詩於壁曰無端割愛出深閨猶勝前人換馬時他日
相逢莫惆悵春風吹盡道旁枝吉士見詩惋惜未幾捐館
　偃曝餘談吾郡陸祭酒儼山最稱博雅徐長谷何柘湖
張王屋朱察卿董紫岡繼之朱太史文石廣蓄宋板而鈔
本書亦不下諸君捐館之後散落人間孫漢陽收得之至
今借讀皆朱氏收藏印記昌熾案長谷徐獻臣伯忠也柘
湖何元朗良俊也紫岡董宜陽子元也張王屋名之象朱
察卿名邦憲並松江人千頃堂書目有華亭徐氏書目一
卷疑出自伯忠家　明畫錄雪居工詩居東郭草堂列名
羅於秋琳閣焚碑鶴隊客至如歸　何義門跋王半軒文
集王止仲雜文一冊本孫雪居舊書藏生子遵得之吳興



書賈乃從國散出殘帙也　鐵琴銅劍樓書目通鑑外紀
詳節有橫經閣收藏圖籍印末有宋文石氏朱記　又通
鑑殘宋本有朱象元氏朱記　皕宋樓藏書志雜峰普濟
方二十四卷有文石朱象元氏白文長印　又陸宣公集
有宋文石氏華亭朱氏印
吾服南禺翁才按圖一一索龍媒冰生於水寒於水青宋
遺文此服膺　華泉中父
豐道生眞賞齋賦暨乎劉氏史通玉臺新詠上有建業文房之印則
南唐之初梓也蕭崇義三禮圖俞言等五經圖說乃北宋
之精帙也荀悅前漢紀袁宏後漢紀紹興間刻本汝陰王銍序嘉史久
遺許嵩建康錄陸游南唐書戴紀攸平宋批五禮五宋如
新古注九經南雝多關蘇子容儀象法要巫稱於諸子裴
彥遠名畫記暨收於子昂相臺岳氏左傳建安黃善夫史
記六臣注文選郭知達集注杜工部詩共九家曾南豐校序
文李翰林集三十五百家注韓柳文在宋刻劉賓客集共十卷
內外集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陶家藏集十三卷
蘇全集王臨川集世所一百六十卷惟此本一百卷管子韓非三國志
大字本熙寧乙巳撫州情運使公刊卷範參軍集十卷花間集紙墨精好雲溪友議
十二卷詩話總龜百卷阮閱編粹劍堂雜志金石略
氏寶晉山林拾遺孫勳東觀餘論
畫錄朱景五代名畫補遺宋名畫評
傳有宋元遺有端緒　又云齋中有白玉蟾三印改刻
瓢印曰眞賞方印曰華夏一日眞賞齋印扁則李西涯八
分書以米元章有平生眞賞印也嘉靖二十八年南禺外
史豐人叔爲敘賦昌熾案顧澗蘋百宋一廛賦即自人翁
賦脫胎但後來居上耳　何義門跋茅鹿門評王荊公文
鈔內閣宋刻臨川集其行字卷帙與此皆同惟華中父眞
賞齋所藏獨爲一百六十卷不知何在人間否以中甫之
力能重刻以傳而獨私之爲齋中珍玩吁可慨已　天府
琳瑯明袁刻文選有眞賞齋圖記　述古　三萬六千頃湖
中畫船錄仇十洲鍾馗圖尾有華夏私印白文引首印二
曰眞賞齋印曰東沙居士昌熾案當爲眞半之誤
皇象山人姚舜咨石東居士亦吾師黃門遺訓書紳佩有關

先當爲補治　姚咨舜咨　唐詩與言
明詩綜小傳姚咨字舜咨無錫人有潛坤集　無錫縣志
華察傳有姚咨者字潛坤與察善多唱和之作　又咨述
類春秋名臣列傳姚咨撰　天一閣書目春秋五論一卷
宋溫陵呂大圭延祐編修王堯衢懋中家藏本隆慶改元
夏六月五日皇山樵老姚咨重錄　又漫堂隨筆一卷明
唐寅撰卷末跋云所載多元祐閒事雜以幽冥報應余祗
摘其涉於倫理者書之皇山人姚咨　士禮居藏書題跋
記續談助三卷茶夢齋主人手鈔本眞奇書也近得一帙
耳錄續又得古手跋之稽神錄華勝皆同可稱三絕談助
卷三有一小印其文云顧氏家訓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
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皇山人述
鐵琴銅劍樓書目馬令南唐書嘉靖辛丑茶夢主人姚咨
從洛川張氏鈔本手錄葉心有茶夢齋鈔四字咨字舜咨
亦號皇象山人喜藏書遇善本手自繕寫古雅可愛　又
志雅堂雜鈔跋友人石東居士唐以言詩鈔以遺余嘉靖
甲子秋七十翁姚咨識昌熾案士禮居所藏稽略亦有唐
詩姓名明詩綜小傳唐詩字子言無錫人有石東山房稿
　皕宋樓藏書志廣陵九賢事實始末九卷姚氏跋遞嘉
靖辛酉夏四月下弦句吳後學姚咨識於鴻山華學士之
西齋時微雨灑窗麥風颼颼與快然識節　昌熾案山人藏
書印曰茶夢庵曰茶夢散人曰茶夢主人收藏士禮居藏
小畜集有潛坤子印
少年跌宕爲書忙晚歲牢騷款下場付與豪家全不管劉飾
藏箱棲牛僮　顧起經元緯　顧宸修遠
常州府志顧起經字長濟無錫人以國子生謁選授廣東
鹽課副提舉弟起綸輯明萬家詩名國雅爲世所重　無
錫縣志起經更字元緯學信公司學弟子爲可學後　又
顧宸字修遠崇禎十二年鄉舉有盛名所至逢迎接迹館
舍絡繹不絕於途遲宸亦好書所藏甚富嘗輯宋文選刻之
既成病篤轉鬻矣　池北偶談蜀鑑十卷姚咨跋云予
得之羅浮外史顧元緯元緯得之兵侍鄭范東明翁又
得之李中麓又云梁溪顧氏書至李廉修遠宸尤富後歸

吳中丞與祥　儀刻唐宋秘本書例錫山顧修遠宋板顛
茲則一時然不免歸於叢家　昌熾案酒書敏求記考古
圖十卷稍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北宋鋟本予得之梁溪
顧修遠湖樣甚異物也又錢曰楠廬藏書志昭忠逸詠陸
敕先跋云斧季購得顧修遠家藏本據此則顧氏遺書流
入琴川者不少未必盡入延陵也

**七十老生周九松薁書上重篆下重炳燭餘明還要錄不教**
**倒用等詞豈**　周良金

楹書隅錄宋本後漢書有毘陵周氏九松迂叟藏書記周
良金印周氏藏書之印周誥之印口雅私印又卷中每於
字旁識以朱點眉間鈐一印印作兩重上重篆書曰古義
下重篆書曰七十三老生記朱文　又元本四書輯釋有
毘陵周廷口氏鑒賞印識周氏藏書之印　鐵琴銅劍樓
書目四書宋刊本有毘陵周氏九松迂叟藏書記周良金
印周氏私印　昌熾案九松藏印見於各家書目者甚多
天祿琳瑯前編元刊柳州集歐陽文忠集新編古賦題皆
有其印續編四書辨疑有周氏私印諸周惟良金為明嘉
靖三十年歲貢光祿寺署丞見武陽合志選舉類餘不可
攷

**太素校書勝舊館校文何翻郡南杠溪南亦有州來翁翻帶**
**樓前繫落牕**　吳元恭　吳惟明康虞

阮文達爾雅注疏校勘記明仿宋刻爾雅經注三卷嘉靖
十七年秋七月東海吳元恭校刊有後序每葉十六行每
行十七字卷末總計經若干字注若干字間有一二小誤
絕無私意竄改處為經注本之最善者必本宋刻　昌熾
案郡志選舉嘉靖三十四年乙卯科鄉試吳縣有吳元恭
又元聚二卷無年代可攷首尚書帝院校正新刊入
字故稱古篇本　楹書隅錄藏書志汲古閣書有吳元恭
及吳興沈論兩印　皕宋樓藏書志蔣籀新書有壬申十
一月吳元恭校於太素館題字　昌熾案天祿琳瑯續昌
黎集有元共印共重恭字刻印从古文首附本穀梁注疏
有吳印惟明康虞父璽雅齋三朱記余所見萬曆甲寅焦
竑刊橫浦集吳康虞校見竑自序式古堂書畫攷孫虔禮

千字文有檇李馮夢禎題云吳審叔所藏審叔名士諤友
人康虞之子萬歷乙巳夏四月寓溪南吳氏翠帶樓書又
米元暉五洲圖有吳審叔吳士諤印

**爛然朱銳縫中黏舊本相傳自建炎重到西州長慟日蠨蛸**
**絲滿鄴侯籤**　何鈁子宣　子允祉季穆

錢受之故淮府左長史何公墓誌銘公諱鈁字子宣嘉靖
乙卯科舉人知溧州之平陽縣升南京錦衣衛經歷淮王
左長史子三人世祉允祉允祉　蘇州府志何允祉字季
穆淮府長史鈁季子　鐵琴銅劍樓書目三朝北盟會編
鄭恩多跋曰季穆藁家鈔本每葉有何子宣勘讎記者
最古　秦蘭徵元芳經舅氏何季穆先生故居詩鄴侯架
在蠹生網內史池空雨結苔　昌熾案元芳四麐之孫也

**草索相從敢畏譏論惟郭亮後王咸自從不見何郎集市簡**
**遺書密密耗**　何鏐子端　孫建侯公基　建皋公適　雲士

皕宋樓藏書志何水部集有葉林宗跋曰何鏐字子端秦
季公之友也好聚古書嘗擬元人書例選集一卷筆精墨
妙字字有法在其季孫士龍處一旦為人竊去此本乃從
士龍鈔得者後人其寶之　錢受之何仲容壙誌銘仲容
諱德口父鏐通內典工小楷仲容沿襲素風食貧自守性
好潔焚香布席書帙井井娶秦氏生子五人建禹建稷建
契建皋雲吾徒也　海虞詩苑何雲字士龍祖鏐好藏
書多善本君服習家教自少即能為古文錢宗伯愛其才
延致家塾宗伯被訐下獄君草屨相從世以比郭亮王咸
焉又從瞿中丞至閩粵流離艱苦歷十五載乃歸　又何
文學建禝字公藝自號嘯民道人著有嘯民草堂集　懷
舊集何建皋字公建娶於秦名淑季公之孫女也

**夜爇巨燭擁皋比風雨何嘗誤一期踏雪登高屐聯健袖中**
**炊餅且充飢**　何大成君立

蘇州府志選舉類舉人萬歷甲戌孫繼皋榜常熟有何
鑛字子啟興化推官　懷舊集何大成字君立晚自稱慈
公鑛萬歷甲戌進士君其孤孫也以孤故嗣少習舉子
業為設皋比南面據案坐夜爇兩巨燭若官府治事者所
居去城七十里曰何家市君性倜儻善為人婦買奇賂會
嗃嗃相構時考入見其大婦若蘇蘇額出角與余試書得
一書必相通假約日還風雨不誤歲癸酉卒無子遺書散
為雲煙矣　慈公同馮己蒼昆季入寒山鈔玉臺新詠畢
遂游天平詩吾儕真晝徑餘事了游齋既理支硎棹旋放
天平屐自惟老腳硬尚堪年少敵登登及山椒千步始一
息巖嶠高一以眺萬木靜如拭湖光浩渺平山容透迤出憶
昨小宛堂鈔書忘日昃手如蠶食桑心似蠶營蜜今朝始
舉功探奇何孔棘蝸營滿天地此樂無人得游山擬為樵
蒐書甘作賊幸茲江南安二事乃吾職　昌熾案黃琴六讀
知不足齋賜書圖記云吾鄉馮己蒼昆仲同寒山趙氏藏
有宋槧本玉臺新詠未肯假人嘗於冬月挈其友蘇舟支
硎山下於朔風飛雪中挾紙筆袖炊餅數枚入山逕造其
廬遣詞出書傳錄墮指呵凍窮四晝夜之力鈔副本以歸
今觀慈公此詩則與二馮同游者實慈公也又湧喜齋藏
明刻文敏公集前有趙琦美印後有借書鈐記云吳郡何
慈公家野鷗珍藏書籍卷末有慈公手跋云崇禎壬午吳
君平以是集求售故內兄元度物也元度即琦美之字然
則慈公婦為趙氏矣

**小兒送塾含飴樂巧婦深藏得寶藏去恐不來來欲色愛書**
**結癖比卿何**　沈節甫以安　沈啟原

湖錄沈節甫字以安號錦宇烏程人嘉靖己未聯捷進士
工部左侍郎萬歷辛丑年六十九卒贈都察院右都御史
子宗蘇州同知次漼大學士次演南刑部尚書　吳興藏
書錄沈節甫玩易樓藏書目錄自序云余性迂拙無他嗜
好獨甚愛書每遇貨書者惟恐不余售既售且去惟恐其
不復來也顧力不足不能多致又不能得善本往往取其
直之廉者而已即有殘闕必手自訂補以成完帙丙寅在
告偶閱陸文裕公藏書序訝其言有類予者噫薄富貴而
厚於書蘇長公所以自笑也寓意則樂留意則病今予得
無病乎過然予癖已成未之能革也藉嚴靈根脫去華葉
端故他日因仿文裕公之意更為編次如左　千頃堂
書目詩錄類湖州沈氏玩易樓藏書目二卷又沈啟原存
石草堂書目十卷注云秀水人嘉靖己未進士　昌熾案啟

原嘉興府志無傳據選舉表官至副使

問訊吳趨野竹齋井闌遺刻正當街夜深恐有蛟龍攫地下春藏古畫埋　沈與文辨之

四友齋叢說余家有漢人畫非縑非楮畫於車蓋上此是姑蘇沈辨之于山東賣書買得者聞彼處盜墓人每發一墓其中不下數十石其畫皆作人物如今春畫意用以壓勝恐蛟龍侵犯之也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梁公九諫首葉有辨之印此姑餘山人沈與文也　又刻錄十一卷周丈香嚴藏本爲姑餘山人沈與文所藏卷中有吳門世儒家野竹齋兩長方印　又跋鄧氏圖見錄云吳中杉瀆橋嘉靖時有沈與文頗蓄書刻詩外傳　昌熾案杉瀆橋在胥盤二門之間橋側有宋咸淳井闌刻亨泉二大字　經籍訪古志韓詩外傳十卷朝鮮國刊本錢惟善序序後有吳郡沈辨之野竹齋校雕記在亞字形內昌熾案此蓋覆翻沈本也　鐵琴銅劍樓書目純全集沈辨之鈔本每葉欄外右角有吳縣野竹家沈辨之製九字　愛日精廬藏書志山海經三卷文彭跋云己亥六月得觀於沈辨之有竹居昌熾案有竹居沈啟南齋名也張氏其有誤乎

訪經藏書老下帷翛然塵外寄高蹤濠南若奉三賢祀合與鄒楊配瞽宗　吳岫方山　元佐德

列朝詩傳百年以來老生宿儒起於古學衰落之餘訪經藏書往往有之吳岫方山吳通人也聚書踰萬卷　千頃堂書目傳錄類姑山吳氏書目一卷方山吳岫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抱朴子卷末有吳岫小方印及姑蘇吳岫題外軒讀一過小長方印余藏李文饒集爲嘉靖時人沈與文所藏有云壬戌五月借方山吳上舍本校勘則吳亦嘉靖時人矣　天祿琳琅續編晞髮集有方山吳岫二印　鐵琴銅劍樓書目大慧普覺禪師普說一卷有蘇郡吳岫圖書朱記又純全集有方山濠南居士吳岫朱記　昌熾案明都少卿元敬楊主事君謙皆住南濠皆喜藏書余嘗欲於南濠建三賢祠以奉方山及都楊二公栗主斯士大夫無可與言者附其說於此以俟後世留心文獻之君子

又案愛日精廬藏書志詳馮己蒼跋手鈔有舊鈔舊燕公集卷末識云吳元年南濠老人伍德手錄此時何時嘯歌不廢云云方山先生藏書家知者已希若伍老入世無有能舉其氏名者矣是亦南濠之先哲淮張之逸民宜就紀元吾生之粟二已酉補識於香溪寓廬

仰屋微聞嘆惜聲千金享帚太癡生銘心絕品原無價出納何妨讓阿兄　項篤壽子長

嘉興府志循吏傳項篤壽字子長嘉靖壬戌進士廣東參議　朱彝尊書萬歲通天帖舊事子長性好藏書見祕冊輒令小胥傳鈔儲之舍北萬卷樓其季弟子京以善治生產富能鑒別古人書畫所居天籟閣坐質庫估價海內珍異十九多歸之顧嗇於財交易既退予價或浮輒悔至寢形於色饍飯不啖子長偵諸小童小童告以實子長過而問曰弟近收書畫有銘心絕品可以寓心悅目者乎子京出其價浮者子長賞鑒不已如子京所與值償焉取以歸其友愛若是子京子六人無一達者子長子德楨萬曆丙戌進士夢原萬曆己未進士德楨子鼎鉉萬曆辛丑進士舉崇禎甲戌進士鄉人以爲厚德之報也　昌熾案項希憲爲子長仲子見太平清話希憲當是夢原之字聲國字叔公見嘉興府志其藏印曰聖錄曰師孔顏項囊也曰馬生角篤字藥合體也曰浙西世家曰少谿主人曰萬石主人曰萬卷堂藏書記又有桃花源裏人家杏花春雨江南兩印

十斛明珠聘麗人爲防奔月替文身紫茄白莧秋風裏一度題詩一愴神　項元汴子京　項禹揆子毗　項德棻

明詩綜小傳項元汴字子京號墨林子又號香嚴居士退密齋主人　韻石齋筆談墨林生嘉隆承平之世資力雄贍出其緒餘購求法書名畫三吳珍祕歸之如流每得名蹟以印鈐之纍纍滿幅譬如石衛尉以明珠精鏐聘得麗人而虞其他適則黥面記之抑且遍黥其體無完膚較蒙不潔之西子更爲酷烈矣復載其價於楮尾以示後人此與賈豎甲乙帳簿何異不過欲子孫長守縱或求售亦照原值而請益焉貽謀亦既周矣乙酉歲大兵至嘉禾項氏累世之藏盡爲千夫長汪六水所掠蕩然無遺誰非枉作千年計乎物之尤者應知煙雲過眼觀可也　朱彝尊還鄉口號詩墨林遺宅道南存祠客留題向在門天籟圖書今已盡紫茄白莧榜詩孫自注云天籟閣下有皇甫子循居韓員題詩句存　昌熾案竹垞稱子京有子六人嘉興府志項穆字德純元汴子國學生以子皐謨贈中書舍人著貞元子集季弟德明字鑑臺諸生無聲詩史穆字元貞一號蘭臺明詩綜小傳元汴子德新字又新一字復初又竹垞跋蘭亭神龍本云子京分授其子德宏式古堂書畫攷陸柬之蘭亭詩有李日華跋云項子京物以遺長公元貞則諸子中無能最長藏新第三元度爲墨林第五子皆見陳眉公筆記以字義求之元度疑卽德宏之字眉公又屢稱項德棻項穩過是否墨林子未詳元汴諸孫最有名者曰聖謨嘉謨昭代名人尺牘小傳聖謨字孔彰號易庵又號胥山樵元汴之孫有朗山堂集眉公筆記稱項西山卞令之藏孔彰蘭竹圖有大西山人印是西山卽其號也明詩綜小傳嘉謨字向形一字君禹有湖選堂集靜志居詩話向形墨林之孫乙酉城破投天星湖死又案子京昆弟三人仲卽子長長名元淇字子瞻著少嶽山人集子道民字民逸能詩逃於禪皆見嘉興府志式古堂書畫攷子京荆筠圖後有跋云季父此卷入元鎮孟端堂與萬曆癸巳項德裕識稱子京季父疑亦元淇子又有項禹揆字子毗秀水學生不知其輩行　士禮居藏宋刻崗集卽其家本也子毗印曰眾山書齋子京遍跋書畫署攖寧庵其藏印曰寄敖曰退密曰墨林山人曰世濟美堂曰傳家永寶曰神游心賞曰古檇李狂儒墨林山房史籍印天祿琳琅明刻春秋經傳集解六臣文選皆有世美堂古狂二印疑亦項氏物也德棻藏書處曰宛委堂吾家鞠生丈所得避暑錄話棘仲蘇手鈔者其舊藏也

海上天然圖畫樓道人何處訪元鄉黃門壞寨堆場圃賸野衣冠歎蟄舟　潘允端仲履

昌熾案天祿琳琅前編明刻文選有書賈潘氏仲履父圖書印續編史記元祐時槧本有御史大夫章橋印允端天然圖畫樓收藏書籍印唐室分封舉姓皇明科甲世家四

印六臣文選河東裴氏刻本同惟多潘印璐如一印上海
縣志潘恩傳子允端字仲履嘉靖四十一年進士以四川
右布政移疾歸構樂壽堂以奉父其父恩以南京工部尚
書都御史致仕故有御史大夫章　持靜齋書目考古圖
十卷翁闔五卷有豫園主人印　紅豆樹館書畫記孫雪
居蘆冊有南賓老人元鄭道人圖書雲間潘氏仲履父圖
書三印

新阡背颺寢邱貧夫婦歸來堂上人但見安亭金寶氣卿雲
如蓋覆綸闈　歸有光熙甫　妻王氏

明史歸有光傳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嘉靖十九年舉鄉試
四十四年始成進士授長興知縣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
趙貞吉引爲南京太僕丞　震川集世美堂後記余妻之
曾大父王翁致謙成化初築室百楹於安亭江上扁曰世
美嘉靖中曾孫某以罪官物鬻於人余適讀書堂中吾妻
曰君在不可使人頓有黍離之悲余亦自愛其居閒靚可
以避俗囂也遂貿金以償鬻者安亭俗呰窳而田瘠人爭
以不利阻余余稱孫叔敖請寢邱韓獻子遷新田之語以
爲言吾妻以余好書故家有零落篇牘輒令里媼訪求遂
置書無慮數千卷　又題金石錄後余少見此書於吳純
甫家至是始從友人周思仁借鈔復借葉文莊公家藏本
校之觀李易安所稱其一生辛勤之力頃刻雲散可以爲
後世之戒然余生平無他嗜好獨好書以爲適吾性焉耳
不能爲後日計也　池北偶談歸熙甫與門生王子敬一
帖云東坡易書二傳曾求雕人不與此君殊俗惡乞爲書
求之段公作科道不敢秘也倘得雕人車乃亦耐勞力如
此且在嘉靖間世風已爾矣　黃宗羲天一閣藏書記歸
震川曰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卿雲輪囷覆護其上
鐵琴銅劍樓書目宋刻鄧析子有朱文方印曰世美堂
印又有長方朱文印曰魏國文正公二十二代女歸震
川先生配王夫人印記震川居安亭夫人嘗勵里媼訪求
古書也昌熾案天祿琳琅明刻文選有世美堂琅邪王氏
珍玩一往有深情諸朱記亦王夫人印也　又案熙甫先
生晚達明嘉靖四十四年始成進士此書有科目者以釋

禍先後爲序故次在後

積項黃緘山陰曠闌門遺事出可憐邑居一一署緘尾橋西
涇北河南閣　邱集子成

嘉定縣志邱集字子成精三禮家貧或日不舉炊而誦讀
不輟晚依妻族周氏居太倉雙鳳里萬曆癸卯卒年八十
學者稱寒谷先生　又藝文別集類勝春草堂集六卷西
行小藁二卷橫槊小藁二卷皆邱集著注引馬舒曰子成
沒後其子攜父書求售予典鐵付之得書數種　天祿琳
琅後編宋刻唐六典書末有墨迹云蘇州嘉定服禮鄉沙
岡里寒谷邱集橋西茭門浜北河南邱氏藏書押有可印
後展又有婁東學宮郎嘉定邱家蘊禎堂邱集依叔諸
求記　愛日精廬藏書志書蔡傳旁通邱氏跋曰予得之
昌門市中致其印記乃盧嘉威藏書也予性嗜書如飢與
寶辛卯伏日租船裝載識而藏之年六十八歲歷十有九
年嘉定寒谷邱集子成　又跋題黃泥田父手記　又跋
丁亥仲夏再閱一過在邑居致義堂三完老人時年七十
九

死後精英尚不磨荒山靈鬼哭煙蘿但聞白首無書歎何有
充箱篋屋多　趙文毅用賢　子琦美元度

明史趙用賢字汝師隆慶五年進士歷吏部左侍郎天啟
初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諡文毅　常熟縣志用賢子琦
美字元度以蔭至刑部郎中陞美字文度由刑部郎中出
知敘州府士春士錦皆其子也　錢受之刑部郎中趙君
墓表君天性穎發博聞強記欲網羅古今載籍甲乙銓次
以待後之學者損衣削食假借繕寫三館之祕本兔園之
殘冊刓編齧翰斷碑殘璧梯航訪求朱黃讎校移日分夜
窮老盡氣好之之篤摯與讀之之專勤近古所未有也官
南京都察院照磨修治公廨費省而功倍君曰吾取宋人
將作營造式也丞太僕印烙之事人莫敢欺君曰吾自有
相馬經也　香祖筆記常熟趙定宇少宰脈舊藏唐書每卷
必有朱字數行或評史或閱之日所遇某人某事一一着
之　蔡四麟錄異記跋趙子元度爲余大司成定宇公冢
嗣好古博有父風　讀書敏求記洛陽伽藍記五卷
清常道人跋云吳琯刻本錯謬不可句因購得陳錫元秦酉
巖顧寧宇孫蘭公四家鈔本改謂四百八十八字增脫三
百廿字丙午又得舊刻本校於燕山龍驤邸中復改正五
十餘字凡歷八載始爲完書清常言讎勘之難如此予嘗
論牧翁絳雲樓讀書者之藏書也趙清常脈望館藏書者
之藏書也清常歿其書盡歸牧翁武康山中白晝鬼哭嗜
書之精爽若是予厭詩輩疏鄙無任散子之異本然絳雲
一燼之後凡清常手校秘書都未爲六丁取去牧翁悉作
蔡邕之贈豈非幸哉　又也是園書目後序趙元度初得
李誡營造法式中缺十餘卷徧訪藏書家罕有蓄者後於
留院得殘本三冊又借得閣本參攷而閣本亦缺六七數
卷先後蒐訪竭二十餘年之力始爲完書圖樣界畫最爲
難事用五十千命長安良工始能措手今人巧取豪奪請
滄易盈焉知一書之難得如此元度收藏二酉五車斯架
塞屋磚老乃嘆無書之歎非無書也挂一漏萬之意也
昌熾案琦美自號清常道人有脈望館書目

祖龍之所弗能燔仲尼之所存弗論玉京人烏須鬢頂一切
奇書皆寓言　胡應麟元瑞

明詩綜小傳胡應麟字元瑞更字明瑞蘭溪人萬曆丙子
舉人有少室山房藁　澹生堂藏書訓婺州胡元瑞以一
孝廉聚書至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　人海記義烏虞
守愚侍郎藏書萬卷蘭溪胡孝廉應麟賤值得之隨亦散
佚　王世貞二酉山房記余友人胡元瑞性嗜古書籍少
從其父憲使君京師君故宦薄而元瑞以嗜書故有所購
訪時時乞月俸不給則脫婦簪珥而酬之又不給則解衣
以繼之元瑞之嗜無所不窺而獨其載書陸則惠子水則
宋生盡十餘歲而盡毀其家以爲書錄其餘貲以治屋而
藏焉屋凡三楹上固而下隆其阯使避濕而四敞之可就
日爲度二十又四高皆麗棟尺度若一所藏之書經史子
集四部二千三百八十四卷元瑞自言於他無所嗜所嗜
獨書飢以當食渴以當飲誦之可以當韶濩覽之可以當
夷施憂藉以釋忿藉以平病藉以起惟既畏容客亦見擾
門屏之閒斜陽都盡亭午深夜坐榻隱几焚香展卷就筆

於硏取丹鉛而讐之倦則鼓琴以抒其思如是而已噫元
瑞於書聚而讀之幾盡矣居龍之技彈而世亦無所用子
矣盍亦舍而從吾游乎玉京人鳥須彌之頂有飛龍之火
不能燔而仲尼之博姑存之弗論者吾將發其一二以窺
子卽二酉之藏皆糟粕已　少室山房筆叢張文潛柯山
集一百卷余於臨安僻巷見鈔本印記奇古裝飾都雅余
黨喜時不持一錢顧奚囊有綠羅二匹幷解所衣烏絲直
掇靑蜀錦半臂罄歸之其人苦書不售得値慨然因約明
旦余返寓通夕不寐黎明不巾櫛訪之則夜來鄰火延燒
此書倏煨燼矣悵惋彌月

得一古書益一友劉梓之乃似其屬餘事素聞作畫師清談
霞外詩僊叟　莫雲卿廷韓

陸文定中江莫公墓誌銘公諱如忠字子良中江其號浙
江右布政使子男九人是龍恩貢生有文名先公卒　上
海縣志莫雲卿傳莫是龍字雲卿以字行更字廷韓號秋水
華亭方伯如忠子工古文詞書法亦陵轢古今一時名流
無敢抗衡　無聲詩史廷韓得米海嶽石下刻雲卿二字
因以爲號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府瑱新論楊夢羽藏書
後有舉筆題識出莫雲卿陳子準云五川身後因事被累
舉所藏書歸諸莫氏蓋雲卿爲五川之甥也又詩云七檜
山房萬卷樓楊家書籍莫家收自注雲卿與董文敏相傳
是甥舅今又云爲五川之甥未知其的當謂子準昌熾案
陳眉公偃曝餘談亦云廷韓得其外家常熟楊夢羽藏書
眉公與董文敏爲石交雲卿若爲其甥不容不知也　雲
卿筆塵蓄一古書須考校譌謬及耳目所不及見者眞似
益一良友　又與友人書古梅花放時以磬石置彝鼎器
焚香點茶閉內與素書讀之正似共百歲老人捉麈談霞
外事　東城雜記明雲間莫是龍有聞於時近吾杭莫雲
卿如錄亦以文雅好事負名就所置毛雅黃賜詩所謂昔
字雲卿者君其伯仲間是也　天籟琳琅宋板南華眞經
有莫雲卿賞識印又唐柳先生文集雲間莫氏城南精舍
藏書有莫氏雲卿城南精舍莫生秋水朱記　紅豆樹館
書畫記莫廷韓秋山無盡圖有淸味少人知山有壽兮松

有其二印　式古堂書畫攷雲卿印有曰思元亭曰碧山
樵曰虛舟子曰玉關山人

爲纂元亭揚子雲又元亭亦寄斯文但觀元覽中區字便識
貍奴典守勤　秦四麟季公　秦景陽

悞菴集小傳孫允伽秦季公之壻也季公名四麟讀書嫻
古　蘇州府志選舉類嘗熟萬歷八年貢秦三麟字仲祥
宜興訓導昌熾案當爲季公之兄世無有知者矣　海虞
詩苑秦酉巖字元芳世居邑西大河祖四麟善塡詞曲嘗
以省試至金陵行囊惟挾琵琶西廂兩記同伴訶之公笑
曰吾患曲不工耳不患文不中也其放誕多此類　蔡徵
與冀士達乞雛貍詩那有餘糧愁鼠耗只勞架上守殘書
愛日精廬藏書志鈔本穆天子傳六卷板心有元覽中
區四字秦酉巖藏書也　又吹劍錄板心有元覽中區四
字孫岷自跋曰秦公手鈔甚當筆法流逸是蓋老年筆也
寶之寶之　鐵琴銅劍樓書目極元集每葉板心有又元
齋三字卷末題云此吾鄉秦酉巖手錄庚寅上元日避王
見賜弗乘卷中有五嶽山人又元齋校閱過二朱記　又
烏靈甫案邑秦氏藏卷首有口石秦氏四麟之印二朱記
天籟琳琅東觀餘論有秦季公四麟書隱雍門世家又
元亭收藏善本印諸朱記　錢受之虞道夏君墓誌銘君
諱時中字夏父少從景陽秦君游而與少楠蔣君爲童子
師秦君家故饒於貲喜藏書朱黃丹白開卷爛然從人得
祕書多用行書好寫篝燈讐勘老而不倦蔣君尤貧不能
購書入開多有之書皆手自繕寫盈箱溢几尤爲專勤昌
熾案景陽疑卽四麟並存之以俟攷

玉笈珠籤製駱駝鬢儀未較竹眉多晉江父子藏書處石戶
分明有鬼訶　黃居中明立　子虞稷俞邰

明詩綜小傳黃居中字明立晉江人萬歷乙酉舉人自上
海教諭遷南京國子監丞有千頃齋集　靜志居詩話監
丞敍意藏書手自鈔撮仲子虞稷繼之歲增月益太倉之
米五升文館之燭一把曉夜孜孜不廢讐勘　籀篆前錄
虞稷字俞邰一字楮園　周亮工黃母周宜人七袠壽序
海鶴先生綴世長公俞言有樹才已先先生朝露宜人撫
俞邰成立能守先世之藏書更必昌盛必實猶時時借人
虛本稽其同異昌熾案俞邰名虞龍　錢受之黃氏千頃
齋藏書記戊子之秋余頌繫金陵方有采詩之役從人借
書林古庚曰晉江黃明立先生之仲子守其父書甚富賢
而有文盡假諸余於是從仲子借書得盡閱本朝詩文之
未見者於是歎仲子之賢而幸明立之有後也仲子來告
我曰虞稷之先人少好讀書老而彌篤自爲舉子以迄學
官修膊所入衣食所餘未嘗不以市書也藏書千頃齋中
約六萬餘卷余小子頗能而附益之又不下數千卷惟夫
子之於書有同好也得一言以記之庶幾劫灰之後君父
子之名與此書猶在人間也　又云闖賊一炬內閣之書
盡矣而內府秘殿之藏如故也煨燼之餘繼以狼籍舉凡
珠囊玉笈丹書綠字梯几之橫陳乙夜之進御者用以汗
牛馬製駱駝蹈泥沙藉糞土求其化爲飛塵蕩爲烈燄而
不可得自有喪亂以來載籍之厄未之有也海內藏書之
富莫先於諸藩今秦晉蜀趙燼矣周藩之竹居衡藩之樂
僕家寫與天府埒今皆無尺蹏片紙矣汝洛齊楚之閒士
大夫之所藏又可知也黃氏之書儼然無恙則豈非居福
德之地有神物呵護而能若是歟　黃宗羲交游姪俞邰
兒贈詩秣陵焦氏外千頃聚書多石戶樓千祕宗人許再
過從來眈怪應豈以易鳴珂況叔今加富應知有鬼訶
東湖叢記千頃堂藏書有晉江黃氏父子藏書印

海上驚沙起浪淘樓船十丈駕飛濤投綸那得任公子一釣
扶桑連六鼇　祝以幽耳翔　李可教受甫

人海記藏書之厄如吾鄉祝侍郎耳翔之萬古樓武原駱
侍郎駿曾非旗散卿友巖　杭州府志祝以幽字耳翔海
寧人萬歷丙戌進士知隨州入爲兵部員外時日本攻朝
鮮尙書石星力主招撫以幽曰日本劫賊朝鮮屬國今以
朝鮮急而遽招撫是棄朝鮮也京藩折於日本勢必及我
朝議是之居鄉十六年起江西按察使尋擢應天府尹進
工部左侍郎致仕　松江府志李可教字受甫年十二能
夏文壽貞齋遺爲贊壻年十八補諸生其先世僻樓萬餘
卷遭倭寇悉散佚可教多方訪購風鈔點寫得還十五六

校讐勤劬丹黃爛然子違原達中委宛羽陵方蔑如廣寒清暑殿中儲校讐但惜無臣向七略於今未有書　焦文憲竑

明詩綜小傳焦竑字弱侯上元人萬歷己丑賜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謫甯州同知追謚文憲有澹園集　王文簡說構毀澹園山東日照人以軍籍居金陵　千頃堂書目錄類焦氏藏書目二卷焦竑　澹生堂藏書訓金陵焦太史弱侯藏書兩樓五楹俱滿余所目覩而一一皆經校讐探討尤人所難　徵刻唐宋祕本書例前代藏書之富南中以焦澹園太史爲最　黃宗羲天一閣藏書記余在南中聞焦氏書欲賣急往訊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爲售主時馮鄴仙官南納言余以爲書歸鄴仙猶歸我也鄴仙大喜及余歸而不果後來聞亦散去　四庫提要國史經籍志六卷明焦竑撰蓋萬歷間陳于陛議修國史引竑專領其事書未成而罷僅成此志其書叢鈔舊目無所考核最不足憑　國史經籍志自序宣德以來世際昇平篤念文雅廣寒清暑二殿及東西琅島遊觀所至悉置墳典委宛羽陵之有方之蔑如矣　天祿琳瑯宋板漢業齋明板事類賦有擁業焦氏珍藏子子孫孫牙僅拙齋軒竹摳齋品四印　鐵琴銅劍樓書目六經正譌有弱侯濟南生王朱記

陵藥老杏酒旗招峩峩高冠醉欲飄東嗣盟言留息壤西亭著錄邀寒潮　張民表林宗

周亮工張林宗先生傳先生諱民表字法幢一字塞庵大梁之中牟人世居晶澤里宮保孟男之子也家藏書數萬卷皆手自點定自稱旃然漁隱又號瀗淵道人　明詩綜小傳林宗一字武仲有原圃塞庵詩集　列朝詩傳林宗萬歷辛卯舉於鄉任俠好客時泛舟於郭外之南渡頂高冠飄二帶帶上繡東坡半升鐺瀗淵酒三寸羅容子夏冠之句乘敝車無頂幔一老悖牽之朗吟車中每日醉臥頭老杏下門人子弟扶掖而歸崇禎壬午寇圍大梁守死不去水灌城而歿與祥符王損仲友善余之交於林宗以損仲也宗尉西亭多藏書余屬林宗購其書目天啟中余以奄謫里居客從大梁來林宗猶寫閒關萬余酒闌月言皷如信皆生平篤可知矣

十指如椎凍不信濟霜初下寫書頻可知石鼎松聲裏桃葉擁書未是眞　謝肇淛在杭

明詩綜小傳謝肇淛字在杭長樂人萬歷壬辰進士除湖州推官遷東昌遷南京刑部主事調兵部轉工部郎中出爲雲南參政升廣西按察使歷左布政使有小草堂集　漁洋居易錄宋楊大年武夷新集二十卷閩謝在杭寫本　又古靈集二十卷宋陳襄著亦謝氏寫本　又宋謝竹友集謝方伯在杭跋云時方恆寓京師傭衛甚貴鬻錢京邸貲用不贍乃手自鈔寫每清鐙寒凍十指如椎幾二十日始竣萬歷己酉十二月二十四日　杭世駿竹友集跋在杭收藏宋人集覊官近多散失惟此係其手書子孫裝界成冊乎捌陸編修次友典閩試鈔得之　榕城詩話謝在杭小影予得見於鼇峰坊薛士玉家豐頤隆準粹容光悅姬人桃葉就其所執之卷而舒之流視睥睨若燕翔董子貴茶石鼎沸聲與松籟互答曾鯨所寫也　又云在杭小草齋游燕下蘇居東越江諸集而外有五雜俎文海披沙西吳核乘滇略百粵風土記支提山志長溪瑣語薛士玉悉以贈予薛囊是其元孫故能道其家世今皆散落板亦散失矣手鈔文集及所輯郡國職志諸考倘在士玉家

白馬西來十二部青牛東去五千言建當羅失求諸野舍衛空桐例可援　曹學佺能始　馬恭敏森　陳暹

四庫提要易經通論十二卷明曹學佺撰學佺字能始侯官人萬曆乙未進士官至四川按察使後爲朱聿鍵禮部尚書聿鍵敗自縊　昌熾案能始亦號石倉　明詩紀事曹學佺字能始嘗謂二氏有藏吾儒無藏欲修儒藏與之鼎立采擷四庫之書十有餘年而未能卒業也　筆精吾鄉前輩藏書富者馬恭敏公森陳方伯公暹馬公季子能諸能守陳公後昆蔑徵則散如雲居矣又林方伯公懋和王太史公應鍾亦喜聚書捐館未幾書盡亡失四公之書咸有朱黃批點句讀余間得之不啻拱璧也予友鄧參卿原岳謝方伯肇淛曹觀察學佺皆有書嗜鄧則裝潢齊整觸手如新謝則銳意搜羅不施批點曹則丹鉛滿卷枕籍沈酣三君各自有癖然多得祕本則三君又不能窺予藩籬也

課虛責有叔求音徑寸元珠竟陸沈知與雒朱同試否日光不到九淵深　姚士粦叔祥　呂兆禧錫侯

嘉興府志海鹽姚士粦字叔祥與胡震亨同學以奧博相尚萬羅秦漢以來遺文撰祕冊彙函跋尾各爲考據其有原委馮夢禎爲南祭酒校刊南北諸史多出其手有集四卷呂兆禧字錫侯年十二能文章買書萬餘卷與士粦繙誦花晨雨夜不休早卒　叔祥尙白齋祕笈序吾鄉未嘗無藏書家卒無有以藏書聞者蓋知以祕惜爲藏不知以傳布爲藏耳何者祕惜則箱囊中有不可知之秦劫傳布則毫楮間有遞相傳之神理此傳不傳之分不可不察者然所謂不知傳布之說有四大抵先正立言有一時怒而百世輿者則子孫爲門戶計而不敢傳副奇炫博樂於我知人不知則寶祕自好而不肯傳卷軸相假無復補壞刊謬而獨竊嗤讓一謬則處惜鈔而不樂傳舊刻精整或手書妍妙則懼翻摹致損而不忍傳一旦三災橫起流覊減沒余未暇遂引爲身所知見如吳伯度自言有虞氏春秋余馳往索書則云厥矣遂不信有此頃見趙元度言方自楚中寄鈔則此書固自有也役聞其太史姻家呂氏有盛玄之荊州記便乞太史尋求而竟成烏有此二書尙屬有無之際若吾友呂錫侯有靑康私記天興聖政以物故而不可再見李元白有尙書大傳爲項逸之所借亡朱芃正有尸子爲親知轉匿郁伯承有彝州別錄見竊於倫者沈汝納有楊泉物理論沒棄於幼齡若此諸書政猶重寶雁手墜入深淵無復得理惟項子王家有子夏易傳若干卷吳公甫家有宋刻御覽若干卷沈汝納有十六國春秋百二十卷儻能刻布亦同好一大快也此刻爲友人沈天生及其弟水部白生手校剞劂可謂以傳布爲藏眞能藏書者矣　昌熾案此書題秀水沈德先沈孚先同校當是二沈之名　漁洋居易錄萬歷間學士多撰僞書以欺世

今類晉中所刻唐韓鄂歲華紀麗乃海鹽胡震亨孝轅所造於僞子其友姚士粦所作也姚有後梁春秋則千慮惜未見。

傳家有集不虛來墨盬朱明出劫灰得見哀師痾無匹慨然發憤爲南雷　胡震亨孝轅

嘉興府志胡震亨字孝轅爲諸生即以經濟自負萬曆丁酉舉於鄉知合肥縣崇禎季年薦補定州知州擢員外郎乞歸藏書萬卷日夕搜討凡祕册僻笈曾無漫遺者無不補綴搜摭所著有唐音統籤　帶經堂詩話張宗柟附識云吾鄉前輩在明神廟時推孝轅先生爲博雅第一備載古籍與鄭端簡公將遺編藏錄記宛然最少時侗及親其一二今盡散入雲煙過眼錄中矣　又云先生集名赤城山人稾　兩浙輶軒錄補遺胡夏客字宣子一字鮮知海鹽人著谷水集俞寶華曰宣子明職方郎中震亨子少年以諸生貢成均鼎革後隱居不仕　黃宗羲天一閣藏書記海鹽胡孝轅考索精詳意其家必有異書訪其子令修慨然發其故篋亦有宋元集十餘種然皆余所見者孝轅筆記稱引姚牧庵集令修亦言有其書一時索之不能即得餘書則多殘本矣　南雷詩歷謝胡令修借孝轅先生藏書詩聞說匡牀揚子居何期得見昔人書塵封蠹走精神在墨點朱明歲月除寶海被兵方畯士傳家有集勝垂魚一瓻還借我雖有慚悔此來幸不虛

宜裁包角藏經箋不抵當時裝訂錢遺否曉亭朱栩畔牙籤風過一經鐵　祁承㸁爾光　子忠敏彪佳

明詩綜小傳祁承㸁字爾光紹興山陰人萬曆甲辰進士歷江西右參政有澹生堂集又祁彪佳字幼文天啟壬戌進士巡撫應天都御史謝病歸乙酉閏月投園池死又駿佳字季超豸佳字止祥熊佳字文載昌熾案皆忠敏弟　全祖望祁六公子墓碣銘公子諱班孫字奕喜小字季郎忠敏第二子也其兄理孫字奕慶以大功兄弟次其行故世皆呼曰祁五祁六兩公子昌熾案舉書事集有題柯山寺壁詩偕游者爲理孫奕慶班孫奕喜數孫奕僕誠孫奕明奕僕奕明亦於奕慶之下書爲其弟奕明爲熊佳子竹垸又有訪祁七明府熊佳留題公子誠孫詩可證也又有祁鴻孫字奕遠忠敏兄子明詩綜亦采其詩　全祖望曠亭記忠敏尊人少參夷度先生治曠園於梅里有澹生堂其藏書之庫也有曠亭則游息之所也有東書堂其讀書之所也夷度先生精於汲古其所鈔書世人多未見校勘精核紙墨潔靜忠敏亦喜聚書嘗以朱紅小楇數十張頓放經碧諸函牙籤如玉風過有聲鏗然其所聚則不若夷度先生之精忠敏殉難江南壓起幾二十年曠園之盛自此衰歇今且陵夷殆盡書卷無一存者并池樹皆爲灌莽其可感也　馬瑗閩嫺齋集跋澹生堂儲經籍銘識款印將爲子孫世珍百年之閒散落人手近人有詩云宜裁包角藏經箋不抵當時裝訂錢　靜志居詩話參政藏書甚亂其家悉載至雲門山寺惟遺元明來傳奇多至八百餘部而葉見樂府不與焉予猶及見之其手錄書目八册今存古林曹氏寺中所儲已散流轉於姚江黃兒熊矣其藏書印曰山陰祁氏藏書之章曰子孫永珍曰曠翁手識曠翁夷度先生自號也又有藏書銘一印其文曰澹生堂中儲經籍主人手校無朝夕讀之欣然忘飲食典衣市書恆不給後人但念阿翁癖子孫益之守弗失夷度先生又撰澹生堂藏書約以示子孫分子目四曰讀書訓曰聚書訓曰購書訓曰鑒書訓附入鄭不足齋叢書其約簡明足爲藏書者法今錄其略曰今與爾輩約及吾之身則月益之及爾輩之身則歲益之子孫能讀者則以一人盡居之不能讀者則以眾人遞守之入架者不復出蠹嚙者必速補千孫取讀者就堂檢閱閱竟即入架不得入私室親友借觀者有副本則以應無副本則以借正本不得出密園外書目視所益多寡大較近以五年遲以十年一編次勿分析勿覆瓿勿歸商賈手如此而已

黃金布地花雨天寶幢瓔珞綺爐煙語言文字歸何所闢士排南供佛前　謝兆申耳伯

明詩綜小傳謝兆申字耳伯邵武人　靜志居詩話晉江黃明立序耳伯集稱其喜交異人購異書擔員閩自墳典邱索經緯流略稗官瑣語靡不甄錄交遊既廣橐中裝半以侵佛牟以市書有三十乘留僧舍已散佚予嘗入閩購其手鈔張伯雨詩與世所傳者迥別借予三十乘者悉蕩爲煙塵矣　筆精予友邵武謝兆申好書盡蓄家貲而貿墳籍兀坐一室四面皆書儼容一身予與謝君極稱契昧交謝君藏書廣蓄五六萬卷又多祕册合八郡一州未有能勝之者　池北偶談蘆浦筆記十卷乃萬曆中叙安謝兆申所鈔丹陽賀氏藏本　皕宋樓藏書志蘆浦筆記十卷有跋云是書藏丹陽賀進士烜家借錄以備稗官一種萬曆三十有九年辛亥十一月叙安大弋山樵謝兆申寫清涼寺之唯心庵樓　愛日精廬藏書志水經注四十卷顧已蒼手校紅筆增者謝耳伯所見宋本也　又文心雕龍南都有謝耳伯校本從牧翁所得本而附以諸家之是正者也錢耳伯借之牧翁時祕隱秀一篇

老去書城許策勳藍田誰識故將軍靈威廣迹搜羅徧更請佉盧梵字文　陳第季立　高儒

列朝詩傳陳第字季立連江人爲學官弟子教授漳生徒雲集俞都督大猷召致幕下教以兵法爲游擊將軍督府私人行賈塞下侵冒互市金錢季立力持之督府恚將中以文法拂衣歸里角巾雞弄得閩佛藏閉關緘侯老而好學戲搜來白門叩擊廣年弱侯歎服　世善堂書目題詞吾性無他嗜惟書是癖雖老承世業頗有遺本然不足以廣吾聞見也自少至老足跡徧天下遇書輒買若惟恐失之故不擇善本亦不爭價直又在金陵焦太史宣州沈刺史家得未曾見書鈔而讀之積三四十餘年遂至萬有餘卷雖未敢云汗牛充棟然以資閱見備采擇足矣足矣今歲閒居西郊粗爲位置因成目錄得便查檢吾貲諸盍以自娛子孫之藏不讀禍其自然至於守與不能守亦數有必至吾雖不悉之其可得耶萬曆丙辰溫麻山農誌　靜志居詩話余游閩林秀才佩持錄後人所觀世善堂書目求借鈔下問之見唐五代遺書舉瑣滿目如披靈威唐述之藏多平生所未見不覺狂喜秀才許至連江代募膾年得報書則已散佚徒有惋惜而已　錢以文世善堂書目跋明萬曆閒連江陳第手自編定子孫時時增益聚弄二

百餘年後嗣不復能守乾隆初年錢塘趙谷林齎多金往購則已散佚無遺矣目錄一冊余從趙氏得之斷種祕冊約三百餘子按其目求之積四十年一無所得則當時散落誠可惜也　居易錄涿州高儒武弁也家多藏書有百川書目　徵刻唐宋祕本書目高儒百川書志二十卷儒涿州人志其家藏書如晁公武之例

東原赤岸李如一意氣性情殊不羣覓得異書頻下拜刊編鬱翰盡歸君　李如一貫之　李忠毅應昇

錢受之李貫之先生墓誌銘江陰李君諱鶚翀字如一後以字行字貫之家世力耕給公上其餘悉以購書搜闕本訪逸典藏弆刊緝齒敝老而食貧指其藏書曰富猗頓矣其讀書也刪必補譌必正同異必審勘病不輟衆衰不息勞像宋晁氏尤氏書目自為詮次發凡起例井如也天啟中舉小附璫人亂政繆宮允昌期妹之夫也御史應昇弟子也相繼被難君執應昇手曰勉之李氏有人矣君祖戒庵府君諱詡以儒有聞詡生後庵府君諱果用孫應昇死忠贈太僕卿君之父也君以崇禎庚午卒享年七十有四子奕茂孫男五人貫知成之及功遠之挺之銘曰江陰東原赤岸里有明碩儒葬於此　又李貫之七十序貫之積經籍書朱黃錯互廣監之親鈔杜侯之手較充棟宇而羞横衿江以南藝林之余與貫之皆有好書之癖每從借書未嘗不傾筐相付也　又草莽私乘嶽江上李如一性情意氣可敬可愛見異籍輒破產以收獲異書則焚香肅拜遇祕冊必貽書相假有求假必朝發夕至　池北偶談南唐書今止傳陸游馬令二本胡恢書久不傳惟江陰赤岸李氏有之李即忠毅公應昇之叔忘其名矣昌熾案即貫之先生也貫為忠毅之伯父余見其得月樓書目又有南唐錄十卷徐洪撰放通志藝文略江南錄十卷徐鉉湯悅等撰記江南李氏之事疑即此書而鉉誤為洪也又有周淙臨安志十五卷足本宋敏求河南志二十卷李宗諤蘇州圖經六卷趙抃成都古今記三十卷皆世所不傳之本　明史李應昇傳字仲達江陰人萬歷四十四年進士授建道監察御史以劾魏忠賢削籍李實劾周起元逮入獄昇名逮下詔獄酷掠斃之崇禎時贈太僕卿福王時追諡忠毅著有落落齋集　天祿琳琅大觀錄記明李應昇藏本有江陰赤岸李氏落落齋藏書記方印　梨洲思舊錄李遜之字膚公江陰忠毅公之子好讀書錢牧齋嘗謂江陰李氏家多殘本膚公無子然所著三朝野記足以傳矣　魏叔子落落齋記李忠毅公有賢子曰膚公嘗國變棄諸生性甚嚴不治事爾獨好學以詩文自娛入其齋書帙縱橫凝塵滿席　昌熾案士禮居所藏賓晉英光集為戒庵老人李詡藏書據錢受之所作墓誌即貫之先生祖也惟詡作詡江陰縣志亦作詡

塞上寒山石徑青神仙眷屬草堂靈丞婁異典翰何處推中郎蹤後星　趙宧光凡夫　子均靈均

蘇州府志寒山別業在支硎之南高士趙宧光葬父於此自闢巖壑如仙源異境與其妻陸卿子偕隱焉構小宛堂藏書其中　馮時可趙凡夫先生傳凡夫姓趙氏名宧光故宋王孫神明之胄父含元子諱廷梧配陸碩人子傳先生諱師道所自出　錢受之趙靈均傳君諱均字靈均父宧光處均娶於文諱淑字端容其高祖父為衡山公父為貢士從簡端容性明慧所見幽花異卉小蟲怪蝶信筆渲染皆能摹寫得千種名曰寒山草木昆蟲狀靈均玩其妻施丹調粉日晏忘食欣欣如也崇禎甲戌端容卒年四十有三又七年庚辰六月靈均亦卒年五十無子以從弟之子劍為後一女曰昭歸平湖馬氏余讀李易安金石錄序歎其伉儷之賢才藻之美而惜其不終如靈均夫婦其才可以耦其窮亦可以老而天不與之壽且析其後何邪先趙氏之金石今獨其目在耳小宛之堂芸籤縹帶亦如所謂煙飛雲動散為雲煙者有無聚散不可重為歎邪　珊瑚網崇禎癸未重九寒山趙子愆攜其先凡夫所遺物徵借余得觀衡山手錄甫田集李北海靈巖及古瓷硯楊龔彩描漆囊魚耳宣鑪予惠近作云盛夏非關遠歲除凱風偏不借吹噓款翦扶風馬昭從夫姓也詩與字不下其先陸卿子至寫生遠過其母氏文淑也惜不免為婢歎耳

嚦繇太倉箱自古篇燕燕家藏琳瑯緗帙誌何氏郡趙宧光家諸子印又姓氏急就篇有寒山趙宧光家諸子趙凡夫蒐殘書二朱記　持靜齋書目書法鉤元四卷元刊本眉端丹黃皆趙宧光手蹟後有草篆書萬歷壬子仲春二日胡蝶寢閣云云有吳郡趙宧光家經籍寒山梁鴻墓下凡夫諸印昌熾案寒山志凡夫有廬曰尺宅習日澄上寒山石徑斜曰雲深處有人家其內院曰蝴蝶寢寢前佛閣可藏三車經籍曰悉曇章閣悉曇章者華梵互稱五天大藏之祖萬國文字皆從流出也又案式古堂書畫攷造崙宮文石頁盧圖有寒山蘭閨畫史喬叢真猗蘭操有從陶閣有容三朱記

細柳旌旗首渡江將星暗澹落連幢亂書盡石人耶塚不用飛絮瀰急瀧　潘曾紘昭度

吳興藏書錄後林潘氏書目下引柳錄潘曾紘字昭度烏程人萬歷丙辰進士崇禎七年巡撫南贛九年移書徵天下勤王曾紘提兵入衛獨先諸鎮渡江以勞成疾卒於軍賜祭葬　又云中丞公曾紘有意復古廣儲縹緗觀學中州羅致更夥鼎革時遭劫土兵至以書於溪中壘橋為渡以搬運什物書之受厄至此書目已不復存　黃宗羲天一閣藏書記語溪呂及父吳興潘氏婿也言昭度欲改宋史網羅宋室野史甚富緘固十餘簏在家約余往觀先以所改歷志寘示未幾而及父死矣此願未遂不知至今如故否也　閒元稀貴耳集跋潘昭度中丞嘗語余曰古人恐蕪表見而著書使不傳何假於著吾輩愛書擁而不使之傳亦豈異愛令而後宜以郡之羅書而不一借者為戒

虞初九百有新說更演酉陽支諾皐家近太倉嘗一粟侏儒飽死笑商商　鈕石溪

居易錄唐王定保摭言足本凡十五卷宋嘉定中柯山鄭昉刻今會稽商氏刻僅十之一耳商刻稗海多得之浙東鈕石溪家　黃宗羲天一閣藏書記古今書籍之厄不可勝計以余所見言之越中藏書之家鈕石溪世學樓其著也余見其小說家目錄亦數百種商氏之稗海皆從彼借刻崇禎庚午間其書初散余僅從故書鋪得十餘部而已昌熾案人海記數藏書之厄亦及會稽鈕氏萬卷樓　天

蘇琳琅漢晉有會稽鈕氏世學樓圖籍印
舉舉方嚴兩塾師居諸平觀里中兒且捐儒服拈書攀袖有
漸漸麥秀詩　陳眞卿　陸元厚
紫桃軒雜綴陳眞卿性嗜異書年踰立即釋儒服謝學使
者隱抄水竹樹之間與吟翁野衲相往還遇有奇書隱槩
不惜破產購之江南故家遺帙搜抉殆徧一日寄示余月
泉吟社一編皆故宋遺老以此耗磨雄心而寄酒慰藉眞
非護者若眞卿當盛明之世英茂之年輒自斂藏恣其探
奇索祕翔泳無竊之性抑何高也固知巢許於堯一毅根
廉于古原未嘗廢事又陸元厚家貧爲童子師性方嚴行
止舉舉里中居諸兒不敢狎觀公卿折節交之者僅七報
謁不數往也喜蓄異書學奉多爲書盡余嘗得其周禮圖
策雜騷王子年拾遺記諸書皆精本元厚書摹急就篇婉
逸有態畫工草蟲不多爲人作　昌熾案陳陸兩人始末
未詳紫桃軒雜綴明李日華竹嬾所著日華萬歷閒進士
兩人與同時故次於萬歷之末

餅師竈妾呼名字宿老貧酸丐唾餘一語先生差不惡不知
棋局但鈔書　陳繼儒仲醇
明史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松江華亭人爲諸生與董其
昌齊名年甫二十九取儒衣冠焚之隱居崑山之陽後築
室東佘山杜門著述年八十二卒　列朝詩傳仲醇能延
招吳越閒窮儒老宿使之尋章摘句剌取其瑣言僻事詮
次成書寡聞者購爲枕中之祕　靜志居詩話仲醇以處
士虛聲傾動朝野市骨董者如赴畢員史校揚品書畫者
必求題識估價時無英雄互相矜詡甚至吳綾越布皆
被其名竈妾餅師爭呼其字未免名不副實爲　眉公尚
白鹿讀書十六觀余嘗藏異書每成然指謂子弟云吾讀
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遇故人　又太平清話余
得古書校過付鈔鈔後復校校過付刻刻後復校校過即
印印後復校然魯魚帝虎百有二三夫眼睛相對尚然況
以耳傳耳其是非與書僞有與乎昌熾案眉公寶顏堂秘
笈改竄刪節眞有不如不刻之歎未能副其言也惟其論
藏書云鈔本書如古帖不必全帙皆是斷圭殘璧戲機

幽事中有一言云看棋不若鈔書皆爲名論其所居曰寶
顏堂者以得顏魯公書朱巨川告身故以名其堂也雲閒
城外又有兩精舍一頑仙廬一來儀堂見梁溪思舊錄又
有婉孌草堂仲醇嘗題詩云艮者爲營栽竹地中年方悔
住山心見巖棲幽事自序其所藏書皆用一印曰一腐
儒

武夷神君不可見擬亭仙樂奏雲飄欲尋三島人閒世無恙
鼇峯汗竹巢　徐𤊹惟起　子延壽存永
列朝詩傳徐熥字惟和布衣𤊹字惟起又字興公閩
縣人秀甯令榻之子也兄弟皆擅才名興公萬歷閒與曹
能始狎主閩中詞盟後進皆稱興公詩派家多藏書著有
精榕陰新檢崇禎己卯偕其子訪余山中約以暇日互搜
所藏書討求放失遺時喪亂興公能始俱謝世而余頹然
老無志於斯文矣興公之子延壽能讀父書林茂之云劫
灰後興公鼇峯藏書尚無恙也　漁洋詩話徐延壽字存
永徐興公之子也家鼇峯藏書與曹能始謝在杭埒亂後
並田園盡失之　明詩綜兩廣書評云興公所居鼇峯麓
客從竹兩入環堵蕭然而牙籤四壁縹緗之富卿侯不能
敵也　靜志居詩話嚴儀卿論詩謂詩有別才非關學也
其言似是而實非興公藏書甚富予嘗見其遺目大半點
勘或寫其端或跋其尾好事者是故其詩典雅清穩
與惟和足稱二難命有桐詩者翻以比略西都莊然如豐
壹寡願好坐壇拈說詩其亦不自量矣　紅雨樓家藏書
目序予少也賤性喜博覽嘗取父書讀之覺津津有味既
長稍知訪輯然室如懸磬力不能舉猶有也會壬辰乙未
辛丑三歲吳越之游庚子又有書林之役遇撮其要者購
之因其未備者補之更有罕觀難得之書或即類以求或
因人而乞或有朋售見遺或借故家鈔錄積之十年合先
君子先伯兄所儲可盈五萬三千餘卷存之小樓排比充
棟頗有甲乙次第欲藉暇日遂做鄭氏藝文略馬氏經籍
考之例爲書目四卷萬歷壬寅初秋三山徐𤊹興公書
又藏書屋銘少弄詞章過書輒喜家乏貲財但存經史先
人手澤遑顧累紙珍惜裝潢不忍廢棄補缺拾遺朔唐肆

市五典三墳六經諸子詩詞集說總兼樂府稗官咸備蘇
舊匱積汗牛充棟頻精亥豕雖破萬卷之有餘不博人閒
之青紫若夫香爐明窗靜几開卷朗吟古人在此名士見
而歎嘉俗夫聞而竊鄙俗嗜生應不休寧辭死而後已此
樂何假南面百城豈曰誇多而鬬靡者也　又題兒陸書
軒菲飲食惡衣服減自奉買書讀積二年堆滿屋手有校
編有目無牙籤無玉軸置小齋名汗竹博非蔚記非叢將
老矣竟不熟青緗業教兒陸繼書香爾當勖　又筆精一
則云余嘗謂人生之樂莫過閉戶讀書得一僻書識一奇
字遇一異事見一佳句不覺踴躍雖絲竹滿前綺羅盈目
不足喻其快也六十公有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几案余
友陳居吉云居常無事飽煖讀古人書即人間三島皆旨
哉言也　涵宋樓藏書志晏子春秋八卷元刊徐榆亭舊
藏末題萬歷戊戌中秋購於閶門肆中徐𤊹識　又榆亭
雜九卷元刊本而缺徐興公手書丁榆亭集徐氏汗竹巢
珍藏本元板十四字　又丁鶴年詩集三卷興公書丁鶴
年集徐氏汗竹巢珍藏本元板十四字

蘇門學識閱百樓火傳東甌編中州閱律欲涉富春否一葉
印須太乙舟　耿鼎圃　裔孫迪吉
陳用光太乙舟文集河南耿氏富春軒藏書目錄序富春
軒者耿徵君麟閣與其兄華國讀書之齋名也耿氏居襄
城自奉政君驥以學行仕宦著於明者歷世崇禎末富春
君偕二子殉難及我　朝而以文學稱者相接也富春君
嘗購書金陵合奉政所積得三萬五百七十卷傳至顏導
君應蚊而目錄遂失又五世孫迪吉乃就其父孝友君所
藏書并先世所藏重加編目又書著孝友君所手鈔及累
世自著書目附於後仍藏之富春軒者從其朔也予與宗
以示余余謂耿氏後能貞其遺書兢兢守之惟恐失墜富
春君游高忠憲黃石齋之門而百樓先生爲孫徵君奇逢
弟子雖鄙西平別於襄城然固與宗五世從祖也孫徵君
嘗眉伊洛寶關潛庵之學余觀耿氏自著書中有中州道
學編孝友君手鈔書有蘇門大社講意其所述者孫氏之
學者　國朝先正事略耿先生名介字介石號逸庵河南

登封人順治八年進士由檢討出爲福建巡海道康熙元年轉山西河東道因裁缺改直隸大名道遂歸不復出詣蘇門受業於孫徵君鍾元志躬行倡明絕學所著有理學正經性理要旨中州道學編孝經易知敬恕堂存稿天祿琳琅續編文心雕龍元刊本有耿嘉祚印字會侯耿會侯鑒定書畫之章三朱記　昌熾案嘗考耿君殉明季之難自沈仁舉以下與皆明之遺老人　本朝始卒者也

南渡遺文檢劫灰蔭川手眼出東萊黃巾亦爲康成屈法宋樓前萬騎回　沈嗣選仁舉

錢泰吉記沈氏嗣選南宋文鑑目嘉定張雲章撰贈嘗輯南宋文鑑未成蔭川王西莊光祿續成之乾隆甲午舉人海甯蔣顯業字壽平亦有南宋文鑑然與先於吾鄉先哲沈果庵之書也果庵字仁舉名嗣選嘉興貢生乙酉舉毋以兵燹川舉知爲老孝子戒勿犯所著有儉娛堂集卒年七十六私謚孝貞　又南宋文鑑序目康果庵先生當兵燹之際彼亷聚書有法宋樓書目興卷

錢屋梅花墅萬錢道書竺典社中添南陽舊秀高陽婦紙尾猩紅小印鈐　許元溥孟宏　許心扆丹臣

康熙蘇州府志許元溥字孟宏父自昌中書舍人以篤行稱構梅花墅聚書舉屋元溥生而沈靜日出其書偶觀之於經藝閱不淹通書賈書自裝千卷生崇禎庚午舉於鄉　乾隆府志梅花墅者甫里許自昌所構今爲海藏庵隳

繼借詩青山解殺修從約紅袖焚香罷道書徐釚詩篇來竺典添香誦出世因多業未除　黎洲思舊錄孟宏長洲人余與劉伯宗及孟宏約爲鈔書社　又南雷集感舊詩鈔書結社自劉城余與金闔許孟宏好事於今仍舊否煙雲過眼亦傷情　昌熾案士禮居題跋記所載劉子新論甫里先生文集蜺庵集皆許心扆藏堯翁述周香嚴云丹臣爲葉九來婿故藏書具有淵源甫里集中丹臣題記有先中翰云云中翰當指自昌愛日精廬藏書志揭文安集王蓮涇跋曰王辰購書於甫里之高陽氏丹臣許兄慨然示余孟宏及見黎洲而蓮涇在康雍之交丹臣與之同時必在孟宏之後矣致蘇州府志藝文類孟宏長子王儼字孝酌著有稱圖雜志閣柳軒文集滄浪亭集代耆集手懺集嶺怡草蕭雕詩草大子辯字賓屋著有辛苦吟一卷黔詩一卷從子定升著有香谷林文集清蔭閣詩集惟心扆無致劉子新論後轉入秋石蘇氏東湖叢鈔云有歸高陽許氏印卷末有楷印南陽圖秀二朱記按此即九來之女丹臣之婦也

杉青牖畔表孤忠父子南湖世殺工八十樓書前進士西臺涙灑杜鵑紅　高承埏寓公　包檉芳子柳

錢受之嘉興高氏家傳宏光元年四月工部虞衡司主事高承埏爲其父屯田司郎中道素伏闕訟冤詔復原官越十四年虞衡千佑紀乞爲家傳屯田君諱斗光字明水改名道素字元期萬歷己未進士承埏字寓公崇禎庚辰進士知遷安寶坻遷三縣宏光初量移工部虞衡司主事昌熾案佑紀字念祖與其弟佑釲並能文見嘉興府志　朱彝尊前進士高公墓表公一字澤外以虞衡歸誓墓不出隱居竹林村寫著有稽古堂集　又吾妻鏡跋康熙甲辰從觀於郭東高氏之稽古堂　又靜志居詩話先生家藏書八十櫝與項氏萬卷樓爭富雖千戈假擾不輟吟哦其病中述志云惟將前進士慘澹表孤墳者比之澤畔行吟西臺痛哭　朱辰康高工部傳公亦好聚書多至數萬卷寢處其中校勘不倦時復卒卷掩抑曰先人有知魂魄猶應在此也　王劍尊聞包檉芳字千柳嘉興人嘉靖丙有異本即鈔卷環堵必徒步相訪得之則分命左右傳寫手自編垂丙夜不休客至盈帙縱横几案間幾無所布席而了不爲異

桂井牙籤比鄴侯大參門第白檀留荒亭滄盤典亡淚碧血書攤弔蕭曠　陸寶敬身　陸字燁若明

全祖望中條先生墓表先生諱寶字敬身一字青遐學者稱爲中條先生鄞之白檀里人也陸氏爲甬上四姓之一家在細湖之西畔門施樂戟者相望鄞人各以其房別之其曰給諫房則以先生大參之官書而先生所居有雙桂皆藏本先生使工人甕兩籍之其狀如井鄞故鄞人別稱曰桂井陸氏先生之初集曰霜鏡文集曰肆廬曰梧香惟霜鏡行於時梧香當改步之後興事君書頌言不諱故世莫得見近者先生後人喪失其家靑氈故物遂無一草一木之得保於是東築之屬皆出而予得見之嗚呼是亦督井之藏也矣先生藏書最富多善本吾鄉之以藏書名者天一閣范氏次之四香居陳氏又其次則先生南軒之書三十年來亦西散予從飄零之後撫拾之尚得其宋槧開慶寶慶四明二志及草廬春秋纂言皆世間所絕無也　又陸披雲先生阡表先生諱宇爆字春明別署爲披雲頓庵副使之第五弟也丙戌後棄諸生與喪職之徒游荒亭本末時闘野哭性嗜異書晚年家既貧不能具寫官乃手鈔之溺病不倦從子官山左令其訪東萊趙隱君士哲遺書垂殁尚以其書未至爲恨著櫰日堂集八卷　昌熾案鄞庵副使名宇燝字周明四明六狂生之一　又明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墓碑公諱翊字完勳慈谿人國變糾結於大蘭以起事爲大兵所執梟示甯城而廬門鄞之故鄰察陸公宇燝故都督江公漢以奇計竊得藏之陸氏書櫃中奠之以歸其家人亦卯之知也康熙癸卯觀察以海上事牽連赴逮其家被籍有司見書櫃中故紙陳爛因棄之而去觀察之女昇當書櫃得一錦函發之則人頭也觀察之弟宇爆哭曰此侍郎之首也而得不爲有司所錄其天也夫

哭下藏書鐵甕齋柳塘紫墟辭雷階東林喬木嗟何在慨望師門一愴懷　陳煌圖鴻文　陳帆隱濬

楊死告陳典籍家傳君諱煌圖字鴻文生萬歷戊午仲冬有冬蘭之瑞乳名蘭孫崇禎壬午副榜官翰林院典籍兼待詔事未及半載南都失君痛不欲生顧念兩親老遂歸隱於西湖泪舍北山草堂　海虞詩苑是時馬素修楊維斗二先生爲江左人望公兩游其門稱入室弟子　又陳帆字際遠號南浦詩宗晚唐遺宗梅道人字宗柳試懸　昌熾案煌圖後改名鴻子逢午字方中逢午子祖范即見復先生也南浦亦工詩牧翁有學集有題南浦曉窗詩云陳子家貧而學富齒壯而才老　愛日精廬藏書志汗簡七卷孫本芝鈔本陳氏跋曰崇禎辛巳余年二十有四讀

書於吳門雜斗舖之古柏軒秋日同覃孟慈至城隍廟古
書舖見此孟慈解金購歸後爲已着鈔傳余於庚寅從已
蒼借鈔寶之微友葉姓今春初知本翁有此藏本仍寫一
冊存之壬戌清明日太郎陳鴻記　又李商隱詩集三卷
跋曰丙戌正月借孫孝若北宋板對正時家南浦影鈔全
部三卷。又溫庭筠集末有南浦題識云假錢遵王鈔宋
本重勘　鐵琴銅劍樓書目瀟灑堂集古錄補先覺陳鴻文
先生手寫先生工篆籀書　又鹿門集陳鴻文氏傳錄舞
雲本板心有翡翠齋藏本五字卷首有古吳陳鴻文太郎
氏書記朱印　陸階昭平呈鴻文詩柳穀榮書帶橋錢歷
辭衣邨薑荷鋤去稚子抱書歸

蓮蕊自開常見佛桑田已變不言官一編中有遺臣淚歲月
圖章子細看　黃翼聖子羽
錢受之黃子羽墓誌銘子羽姓黃氏名翼聖子羽其字也
世家常熟之璜嵇里宏治中割隸太倉萬歷己丑進士參
政陝西諱元勳者其考也崇禎中以諸生應聘起家蜀新
都知縣升安吉州知州致政以歸考其歷官也卒於己亥
十月八日春秋六十有四其所享年也瑜子也偃孫也學
曾孫也　又蓮蕊居士傳子羽服官州邑晚而削迹息心
禁蓮蕊樓精修香光之業遂自號蓮蕊居士云性好古彝
器及宋雕古書搜訪把玩如美人好友篤有楷度事輒
隨手散去其在蜀過郫縣搨王稚子闕數紙歸而摩挲移
日日點焦官鑪爇在此矣　又蓮蕊樓記子羽謂人心內
典正八和合爲蓮華心華自然開自見佛又此花含蕊寶
池視行人動憬以爲歎萎顧其室曰蓮蕊所以志也　讀
書敏求記建炎寶錄黃子羽藏嘉靖年間鈔本吾猶及見
之此則子羽家小胥所鈔也　百宋一廛賦參寥歸攜六
之物注云參寥子詩集十二卷雖其收藏最先爲蓮蕊閣
舊物有黃子羽讀書記小印也　鐵琴銅劍樓書目林和
靖詩太倉黃翼六藏本有跋云余購之於武林徐門子舖
中後歸趙重均壹均身後藏書盡散此冊獨存戊子夏趙
昭攜過運上因復留之如異鄉之見故人也攜六黃翼卷
首有有明黃翼收藏圖朱記昌熾案戊子爲順治六年子

羽國變後杜門不出此跋僅題戊子而無紀元闕記冠以
有明二字蓋猶有故國故君之思焉　又案黃子羽毛子
晉行輩皆在牧翁之後惟以其入　本朝未仕故援遺民
之例錄之明季若孫耳伯梁玉立之流概將周京皆至九
列臣錄既改旧不以前明科目爲次餘人可以類推
律詩流連到紅什家錢蟬卿鴻毋昭祖因玉留泉香消滿架
新材貴石紀子晉嘉年　子襄華伯　表奏叔　扆斧季
錢受之隱湖毛君墓誌銘毛子晉初名鳳苞晚更名晉世
居虞山東湖父清孝弟力田爲鄉三老子晉通明好古強
記博覽壯從余游益深知學問之指意經史全書勘書流
布毛氏之書走天下生五子襄褒袞表扆襄袞皆先卒晉
生於己亥歲正月五日卒於己亥歲之七月二十七日年
六十有一昌熾案晉又號潛在亦宋借藏書志薛許昌詩
集有毛子九藏書記鳳苞諸印子九當亦其號也襄字華
伯號質庵表字奏叔號正庵扆字斧季生於崇禎十三年
六月二十六日余曾見黃蕘圃有斧季跋自述生年甚詳
可致也晉有孫二十人見宋彝尊所撰晉妻嚴孺人墓誌
銘　海虞詩苑毛太學綏萬字嘉年號破匡汲古主人孫
也前身爲吳昌白椎庵文照闕師汲古孫行最盛惟君知
名於時昌熾案士禮居題跋記元英先生集汲古後人毛
綏萬校卽其人也　同治蘇州府志留世居迎春門外七
星橋少爲諸生性嗜卷軸湖州書船樓集於門邑中寫之
諺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書於毛氏前後積至八萬
四千冊構汲古閣目耕樓以庋之　天祿琳瑯毛晉藏宋
本最多其有世所罕見而藏諸他氏不能得者則選善手
以佳紙墨影鈔之與刊本無異名曰影宋鈔一時好事家
皆爭倣效而宋槧之無存者賴以傳之不朽　吳焯柴汲
古閣藏嘉隆以前藏書家天下毘陵與琅邪然齋閣汲
放失後來好事知誰及比閣充棟虞山翁里中又得小毛
公搜求遺佚懸金購繕寫精能鏤板工顧來斯事推翹宋
獸虎楷法看飛動集賢院印校讐精太清儀本裝潢重損
齋手跋爲抜圖蘇氏題識在直置館題百家分四庫巾箱
一幅壁三都本朝儒臣典制作昇代縹緗輸祕閣徐廣雖

稿石室書孝穆好編華林略兩京太學藏經史峯韶重修
賜金紫高齋學士賞饌錢故事遐如寫黃紙釋典祕傳自
洛陽中官經廠護焚香諸州各請名山藏總目難窺內道
場南渤主人爲歎息十年心力恣收拾史家編撰過神堯
律論流通到羅什當時海內多見廬石綠馬矢言印廢已
送書藏稱作將復舊本冊嚴爲新君家圖偏無恙主人
留樹傾家醵醉來燒燭夜搜書雙眼摩挲覺神王古人閣
書借三鱗獲君自數五千卷又云獻書輒拜官誤君帶索
躬耕田伏生藏壁避書禁卯鄭樵惜於談進君獲奇書好
示人難林巨買爭摹印讀書到死苦不足小學雕蟲留廢
業君今萬卷盡刊訛邢家小兒徒碌碌客來詩酒話生平
家近湖山擁百城不救當年耕慧閣亂離羅身似雲林
茶餘客話子晉家藏本或云王駙馬以金錢篡之去駙馬
吳三桂之壻也　汲古閣刻板存亡考相傳毛子晉有一
孫性嗜茗飲購得洞庭山碧螺春茶虞山玉蟹泉水患無
美薪因顧四唐人集板而歎曰以此作薪其味當倍佳也
遂按日劈燒之　東湖叢記毛氏於宋元刊本之精者以
宋本元本橢圓式印別之又以甲字印鈐於首其餘藏印
曰毛晉祕篋審定眞蹟曰毛氏藏書曰東吳毛氏圖書曰
汲古閣世寶曰子孫永寶曰子孫世昌曰在在處處有神
物護持曰開卷一樂曰筆研精良人生一樂曰載谿曰弦
歌草堂曰仲雍故國人家曰汲古主人曰汲古得修綆又
有宋文大方印其文曰趙文敏公書卷末云吾家業儒辛
勤置書以遺子孫其志何如後人不讀將至於鬻頹其家
鬻不如禽犢若歸他室當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寗舍旃天
祿琳瑯毛表藏荀子有西河汲古後人叔陽後裔中吳毛
奏叔收藏書畫記四印覺日精廬藏書志爾雅注疏有西
河季子之印則毛所藏也蓋元槧書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後斧季校正精鈔爲舊以朱文長印鈐縫甚精好其文曰
虞山毛扆手校又集士禮居題跋記題天場詩集子晉手
鈔板心有篤齋居三字元英先生集毛晉跋於簡書齋變
日積廬藏書志靈臺稿毛晉跋於載耕堂爾宋樓藏書志
韓內翰別集毛晉跋於續古草廬此皆汲古遺聞可資參

攷者也

緑雨梅花讀業臘短歌當哭酒澆愁隆湖高閣今何有欵墨
題詩到古膠 王咸與公

愛日精廬藏書志郭茂倩樂府王氏手識曰己卯四月十
八日坐資月堂校始讀梅花曲令人幽冷欲啼紫騮馬令
人雄鶴及後梳歌對酒諸作又不覺忘念俱消欷歔泣數
行下也長洲王與公識又曰己卯八月二十五日坐池上
閱竟衰年讀書但可量力而止兩日頗費翻閱發頭涔涔
然作痛也長洲王與公 瞿中溶古泉山館集近得王與
公咸爲毛子晉所畫汲古閣圖上有五古一首因次其韻
虞山有書閣可望不可躋羨溪尺幅絹珍逾鄴中籤滿
重什襲擬乞畫賢題更惜畫師名志乘無從稽琳瑯散已
久蕪基沒荒畦惟餘與公畫猶照太乙藜斯閣傳斯圖壽
與天乙齊 昌熾案與公爲高士爲畫師非藏書家贅於
子晉之後爲汲古之附庸即以存南朔之掌故謂此詩亦
爲子晉作可也

昌歜芰角各有嗜不與世味同酸鹹請觀鍾法十二意論書
亦到梁天監 周榮起研農

居易錄梧溪集七卷細書工緻似鍾太傅終卷如一云是
周研農榮起手錄周江陰老儒常爲毛子晉刻校古書多
其刊正其子長孺字鄭侯予在淮南時從游門下甚久研
農年八十七乃卒今歿幾五六年耳書雜八分信可寶也

女蘿館皆工畫蘿名允著 東湖叢記余所藏明周研農
手鈔朱性父鐵網珊瑚其珍惜之意甚至卷前有紀綠一
篇云性父朱先生遺名山幽玩輒摷弄而手錄之積久成
十四卷其字畫之精二百年如新簇藏姚宮詹近世鼎遷
流入虞湖爲汲古閣物祕不借人汲古今似難爭適能不
靳慨然借我老年目力不勝苦身繕謄兩年卒業時有誚
讓者曰書頗不奇子何憊憊爲所役予予謝之曰昌歜芰
角其嗜不同人各有懷非儞所知也竊念朱先生勞於結
綢予乃逸而坐致猶丈珍奇貧兒暴富石家金谷圖王家
紫絲步障鬬靡爭高不如此帙多多矣記得少陵句曰詩
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予於此十四卷亦云癸
卯十一月三日六十四老人周榮起述 靜志居詩話吳
中趙凡夫子婦文淑設色畫本草曲盡其妙江陰周榮公
二女淑祜淑禧臨之亦成絕品

春水蛟龍臥釣磯脩冠已改姓名非商孫豈是俊書客父子
空山賦采薇 金俊明孝章 子侃亦陶

鈍翁朱參軍家傳吳門之隱君子曰金俊明余見之年七
十一矣父曰朱參軍本姓金氏名允元七歲而孤母貧不
能自存有姊適朱氏屬養焉遂冒朱姓更名矛昌云入貲
授叙州衛天啟乙丑卒俊明始爲諸生亦姓朱氏名袞後
復姓更今名字孝章吳民稱曰孝章先生 汪琬金孝章
墓誌銘先生既善書平居繕錄經籍祕本以訖交游文棠
凡數百種無不裝潢成帙度置縢緘惟謹余嘗走訪先生
老屋數間塵埃滿案自起焚香瀹茗稍出其書畫與所錄
者娛客而已壽七十有四男四長上箴次侃次祐次預蚤
卒先生篤於孝友晚而自號耿庵又嘗自書其堂額曰孺
宜以志之 明詩綜小傳俊明初名袞字九章 靜志居
詩話孝章既卒門人私謚貞孝先生平生好錄異書辟闕
寒碧仲子侃亦陶繼之矮屋數椽藏書滿楹皆父子手鈔
本也 乾隆蘇州府志孝章長子逊字祖生攻篆隸善騎
射少子侃字亦陶亦工書畫能詩杜門鈔書校讎精審宋
元人名集祕本插架甚富 又春草閑房在臥龍街西雙
林巷金俊明孝章所搆晉齋也葵圃詩春水蛟龍臥芳洲

蘇荔衣經綸人爭老兵甲客仍穫寶世名山大編年信史
非行藏所辨畫不是戀懷殘 居易錄顧廷容贈所刊范
石湖集凡詩三十三卷外無古賦一卷金侃亦陶寫校宋
板本也亦陶老友孝章之子 帶經堂詩話隱宗楷附識
云綴嘗購得張蛻庵集卷尾有學圃李樂系跋云是集久
無刊本傳世從金亦陶手鈔全本借錄凡五卷 持靜齋
書目金侃鈔元人詩秋聲集四卷黃儒溍成圭峰集五卷虞
琦清江碧嶂集一卷杜本懷軒吟稿一卷胡乘龍揭叟碩
詩集四卷揭傒斯石田集五卷馬祖常所安遺集一卷陳
泰實泉藁集五卷貢伯敢金圃集一卷元淮萬鑒集十卷
鄭元端樗亭藁五卷丁復黃文獻公集五卷黃溍南湖詩
集二卷貢性之南湖集四卷陳檜居竹軒集四卷戚廷
珪霞外集十卷馬臻傳與礪詩集八卷傅若金道園學古
錄八卷虞集靜思先生集八卷郭鈺皆其六十歲後手鈔
人品與翰墨俱足珍寶不獨所選詩超然物外也有金侃
仲子老迂等印 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寫本琴史有春草
閑房手定印 鐵琴銅劍樓書目張憤詩集冊首有俊明
明檀不寐畫人二朱記 天祿琳琅續編韋蘇州集有有
商孫子芳草王孫孝章殷孝章四印昌熾案此亦先生印
也改姓爲殷而託於有商孫子可悲也已

張燈披衣起達旦寫書目允彘竈瞞子蕪子細世不知蜀日
君言爲三歎 顧蕪閒林 顧道隆

彭士望長洲顧文學顧君生壙誌君名韡字閒林東吳之
務實君子也嘗以文章受知於提學御史倪公元璐甲申
之集辭諸生業獨好書甚於飢渴飲食其有裨於身心家
國天下之務足備一代之文獻者耳目所及輒展轉窮後
之必購得之爲快或書貴重及未板行而屬祕者求之益
力得之則狂喜神色飛動或力有所不能得則手自鈔寫
窮日夜可盡百十紙夜嘗不寐寐亦止盡數刻而張燈披
衣往往達旦手不釋卷不停鈔自以爲愉快極雖老至不
知也凡鈔圖校讎精審不訛一字精涉疑義則盡記之與
其辨聞晰乃已尤嗜古金石文彌聲鼎彝亦所珍惜竭力
購之食脫粟衣懸鶉不顧也書有日者言君之子命當奇
貴君愀然曰吾生平無大難違吾子何忝壽至此知戚傳
以爲笑君曰君未讀徐無鬼篇乎九方歅相馬得而相子
綦之子細也爲失抑知世之所祥神人之所謂大不祥者
乎君生萬歷乙卯今庚申之閏得三百七十甲子子男六
人長執桓次國祺文煥俱諸生執祀執中執圭鄉居黃埭
河濱橋因自稱河濱遺人子庚申秋在吳門君從魏叔子
朱臥庵所見予文即畫鈔藏弆之皆而歎曰先生此集道
德經濟非文章也今盡爲予有也矣 錢受之顧君升墓
誌銘君諱世峻字君升原名延祐世家長洲埭川下堡村
祖道隆爲名士藏書萬餘卷與祝京兆文待詔父子爲文
字交昌熾案道隆與閒林同姓顧氏同居埭川疑一家

平生目冷與心熱六十頭顱如此鬚儆雪齋松壑真癡甚又編了藏書録　王遒昭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汪水雲詩集有遒昭印信樂飢兩圖章近日見虞山王遒昭手錄詩稟始知遒昭與牧翁同時而稍後善於書法　昌熾案余藏遒昭手錄沈石田詩亦士禮居物有虞山王乃昭圖書及樂飢療饑諸印堯翁跋云余偶讀金孝章春草閒房詩集有贈樂飢翁一首詩云虞山有客王鼎臣歷落嶔崎世無偶孤蹤寄寓子鄉所急初非爲升斗平生苦愛竊奇書見輒相誇得某某叢函巨軸姑舍諸小品遺編時在口開來袖錢向書肆目鈔手探疑立久吾儕一二老蠹魚假借搜羅費奔走不知老至況云拔砑砑鈔藏辰至酉曳更苦心能覆讎臨別收藏尤不苟前惟古戲並二王近體河咸堪勁後小鎔自起旋烹茶與務遲傾斗壺酒寓樓朝暮總看山挂書攤書增二友君不見東鄰老翁富田畝日困催科容拆點聶將參玩售逸人倘恐抱期過吏毆又不見西家主人書滿屋高弃不觀供鼠囓子孫持貨不論錢輕走塵封亂綿束曳無孰愛且密緘心藏目冷與寒殊親人取友亦如此意貴立俗存廉隅只今六十頭如雪斷斷不肯因人熱樂飢有志誰可遣窮老彌堅厲高潔謂予斯世少完人宜共初終保清節試看嶺上歲寒松傲雪凌霜可交結予聞叟言益深然敢不矢心如鐵古來貧士凡幾何爲爾悠悠數前哲

據此則樂飢之愛書可見其手鈔書籍與孝章先生同樂此不疲矣因附著於此以見此書出名人手鈔未可以尋常鈔本論也　又案天祿琳瑯續編宋文鑑公藝林詩集有乃昭及乃昭氏兩印又有王氏家藏王印積德王印慎德三印積德慎德疑是先生後人

滄海橫流自閉門莫城西畔有孤邨箇中靈秀何須融化作春風蛺蝶魂　馮舒巳蒼　弟班定遠　知十彥淵　知十子武竇伯

乾隆蘇州府志馮復京字嗣宗御史玘之元孫　海虞詩苑馮文學舒字巳蒼嗣宗先生長子與弟定遠有二馮之目爲人悻悻負氣觸忤縣令瞿君撰懷舊集成延坐以詛謗論殺之士林痛惜焉　又馮班字定遠憤宗奕子爲人懷募慈忽動不諧俗胸有所得輒長吟行市井閒里中指目爲癡先生怡然安之遂自署曰二癡著有鈍吟雜錄　蘇州府志馮知十字彥淵復京季子縣學生明亡大兵至邑格鬭死班子行賢字補之行貞字服之知十子武字竇伯亦能詩紆採修字念修從陳瑚游昌熾案錢受之題馮子永日草馮子先哲吾故人定遠之子也易无咎者善補過也无咎當爲補之之別號又按海虞詩苑行貞號白庵武號簡緣毛潛在無錫藏書汲古閣歷十餘年祕冊異本多所窺覽著有書法正傳二卷鈍聯稾十卷

愛日精廬藏書志汗簡七卷馮巳蒼手鈔後有跋云崇禎乙酉避兵莫城西之洋湯村大海橫流人情鼎沸此鄉猶幸無恙屋小炎蒸無書可讀架上偶攜此本歸與書之二十日而畢猶憐予家有舊鈔張燕公集卷末識云吳元年南徐老人伍德手錄此時何時嘯歌不廢他年安知不留此祥瑞老人本邪　何焯文心雕龍跋巳蒼記云謝耳伯舊借功甫本於牧齋宗伯宗伯仍祕隱秀一篇巳蒼以天啟丁卯從宗伯借得因乞友人謝行甫錄之其隱秀一篇恐遂多傳於世聊自錄之則兩公之用心頗近於陰後之君子不可不以爲戒隱秀篇元至正乙未刻於嘉禾者即闕一葉錢功甫得阮華山宋槧本後歸虞山而傳錄於外甚少　莫氏宋元本經眼錄鹽鐵論有馮武題識云先太史藏書萬卷子孫不能讀且不知愛惜斷宋元精板盡化爲胡蝶飛去昌熾案先太史謂復京則馮氏藏書不自巳蒼始矣馮氏藏書有長樂印有上黨馮長方印有馮氏藏書方印巳蒼藏印曰空居閣曰上黨大馮收藏圖書記竇伯藏印曰簡緣子巳蒼自號詞道人又號孱守居士讀書敏求記云友馮巳蒼則號癸巳老人藏書家多異本昌巳之嗣恭也黃蕘圃校云巳巳冬見馮鈔汗簡上有癸巳人三字印章知老字衍文原本癖之也辨符周舉論季與校云癸巳人藝本於五代楊凝式之自稱也詒生年與兩君同亦刻一小印恆以識藏書祕冊見寅慕之後尋得松雪翁自稱甲寅人因亦以爲號

初歲仿化之才子汲古季子之婦翁東澗老人之高足其父則大馮小馮　陸貽典敕先

海虞詩苑陸瑞徵字兆登以歲貢遷江甯學博擢知撫之新城縣鼎革不仕所居原志棠在城西南隅深林曲沼最爲靜外子貽典　又陸貽典字敕先號覿庵自少篤志墳典師東澗而友鈍吟學問最有原本篤於友誼鈍吟孫岷自遺詩皆賴君編輯付梓君歿後所著詩亦樸其友張文鎮之子道淙出諸藏蝕之餘爲付梓爲人謂食報不遠云

錢受之唐詩鼓吹序內府鐵板用教童豎里中陸敕先子子撤子顧倩子從孫次飛校讐刻之　黃廷鑑愛日精廬藏書志序吾邑藏書稱盛之後尚有汲古毛氏述古錢氏羽翼之者葉石君馮巳蒼陸敕先諸君子互相搜訪有亡通假故當時數儲藏家莫不以海虞爲稱首　楹書隅錄影宋精鈔西崑酬唱集二卷毛斧季跋曰外舅覿庵先生從錢功甫本影寫又覿庵跋曰此書出郡人錢功甫手鈔余從毛倩斧季叩錄者也牧翁絳雲未燬時刻陵馮偶甲於江南生平竊此獨未得見尚期籍錄一編焚諸宮以申私之義也昌熾案據此二跋則斧季爲覿庵之壻孟說庵與猶在同游東澗之門故兩家遂聯姻晉也又案平律館鑒藏書籍記元刻千家注杜詩有陸貽典名貽芬印當是覿庵原名貽芬又愛日精廬藏書志武林舊事覿庵跋題康熙丁巳小春識於山涇老屋

獨從地老天荒後收拾遺文比碎瓊海內羽陵錢宗史一編藉到射囊城　蔣之翹楚稚　蔣石林

嘉興府志秀水蔣之翹字楚稚舞家貧好藏書明末避盜村居收羅名人遺集數十種湯有甲申前後集又嘗重輯晉書校注昌黎河東集　明詩綜小傳蔣之翹秀水布衣甲申後隱於市　靜志居詩話楚稚闢射囊城以尚晉書韓柳文集鑴板以行又嘗輯李詩乘四十卷晚年集子晝籍散佚無餘詩乘亦亡可歎也　皕宋樓藏書志九靈山房集有啟曰我里蔣之翹隱居市闠有藏書之癖虞山錢宗伯綱圖朝詩集嘗就其家借書此卷首甲乙題字宗伯蹟也壬戌上元前二日鈕棻菜翁記昌熾案鈕菜翁曾倦圃自號也蔣布衣所著天啟宮詞倦圃刻入學海類編又案

1446019
081·18
0022



天籟琳瑯元刻本宋吳儆竹洲集有檇李蔣石林藏書印
記楹書隅錄宋本履齋示兒編有檇李蔣石林藏書畫印
蔣氏家藏各印記石林未詳姑附此

五陵少年誰見憐偏於墨汁有因緣作詩我亦虞山志忍使
兩生竟駢然 譚應明公亮 譚應徵公度

錢受之歎眞語此鈔依金陵焦氏本繕寫里中有二譚生
長應明字公亮伉爽傲物攀附海內鉅公名士好聚書多
鈔本客至鄭重出示沾沾自喜次應徵字公度此本則公
度所藏也公度紈袴兒耶尤爲里中兒所慣不知其於汗
簡墨汁有少因緣如是余悲兩生身沒家亡有名字歸然
公之藏故錄而存之昌熾案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屢言譚
公亮面冷頭方世人競拾其疏遠高華之好以相嘗詆又
記譚公亮一片熱腸金盞熱色皎皎八文亦復作羊叔子
之有毛砌氈氈而已八文者其家歌童也有譚家文一則
云文眞如一樹梨花溶溶夜月文箏如楚畹數莖香蘭舞
非文圖文明如天半朱霞疏梅掩映文鷰如出水芙蓉不
紡林老八文名字可攷者僅此天籟琳瑯明刻市唐書有
譚隱微印公度公度氏三朱記積絹晞髮集有臣極公度
氏六朱記皆牧翁所謂紈袴兒書也登翁齒冷矣猶字書其
藏之藏余積采藏書家故實於姓字籍貫者雖記載寥寥
亦必表而出之猶東觀錄意也

藏書紀事詩卷三終

21101000178032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１０１
作者＝
页数＝７９０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